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一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二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三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四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五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六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七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八冊

I222.7/11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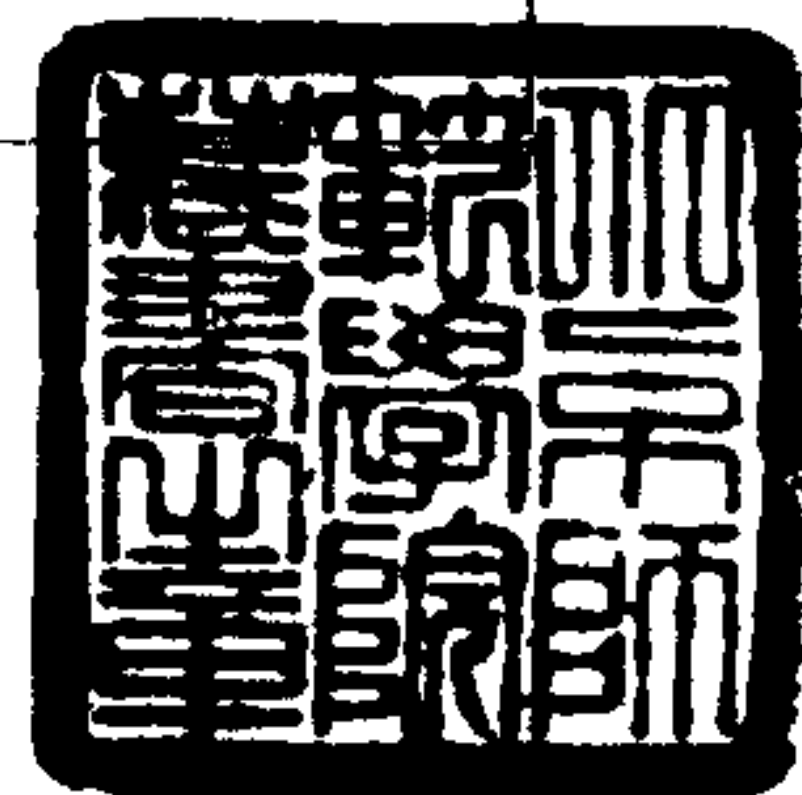
〔清〕王文誥輯註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6233

856233



1222.7/11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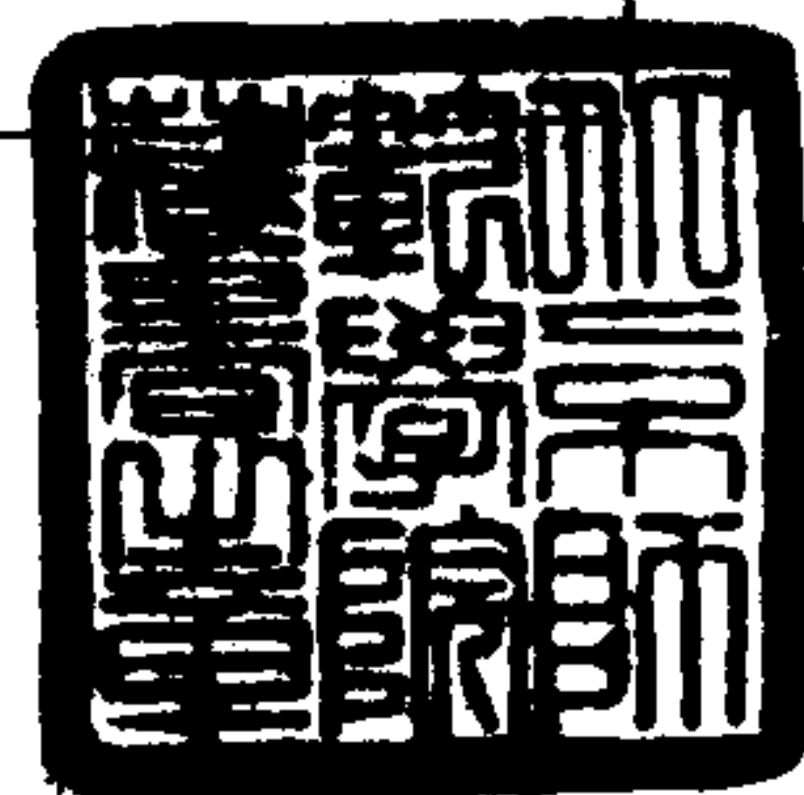
〔清〕王文誥輯註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6242

856242



I222.7/11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三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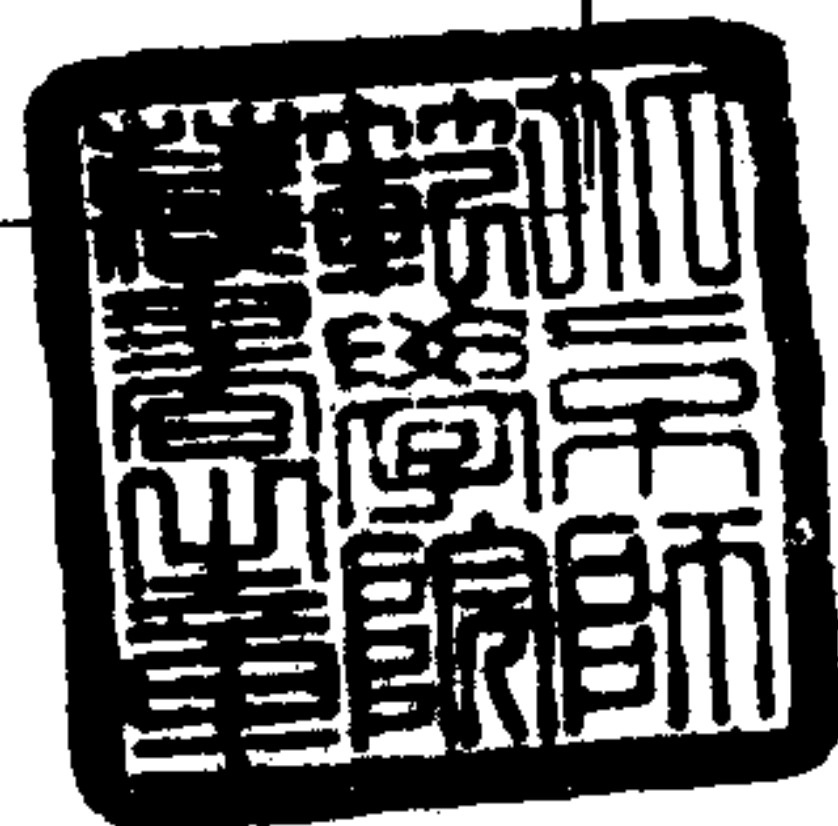
〔清〕王文誥輯註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6255

856255



I 222.7/11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四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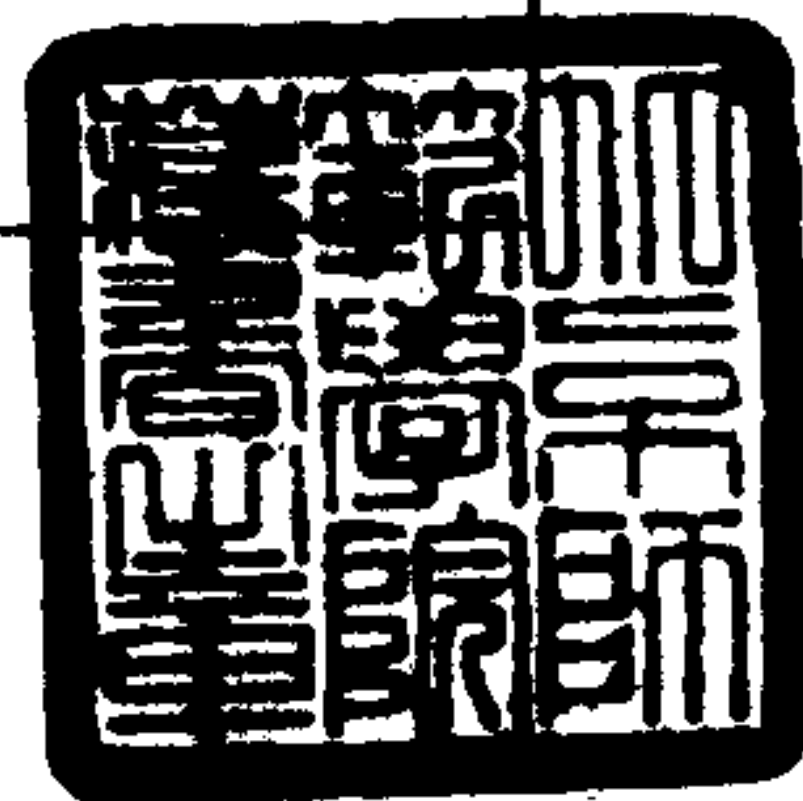
〔清〕王文誥輯註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6266

856266



I222.7/11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五册

〔清〕王文誥輯註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6276

856276



I222.7/11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六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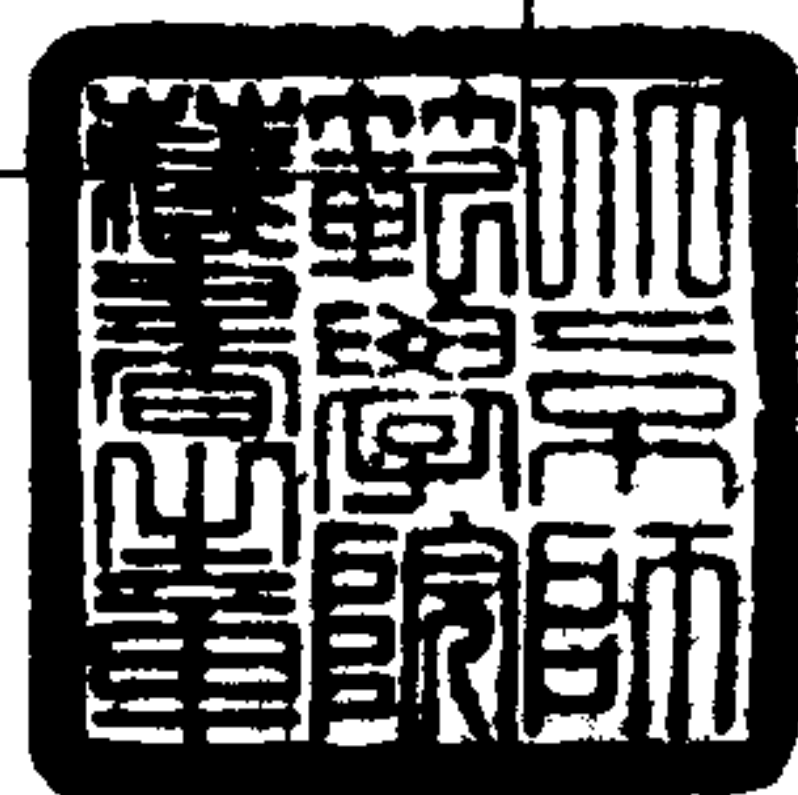
〔清〕王文誥輯註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6285

856285



I222.7/11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第七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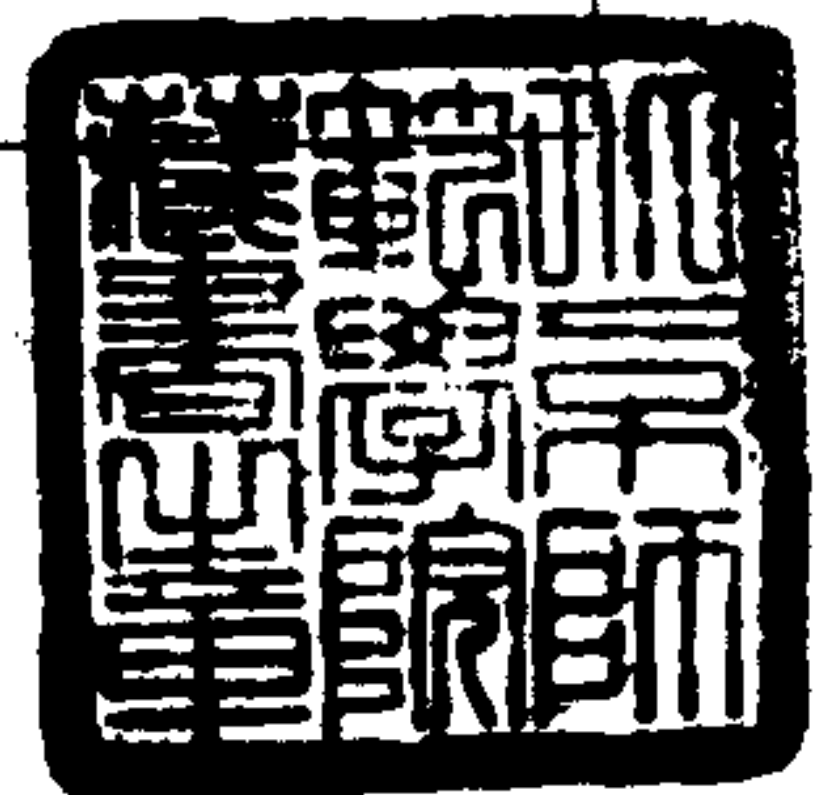
〔清〕王文誥輯註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56300

856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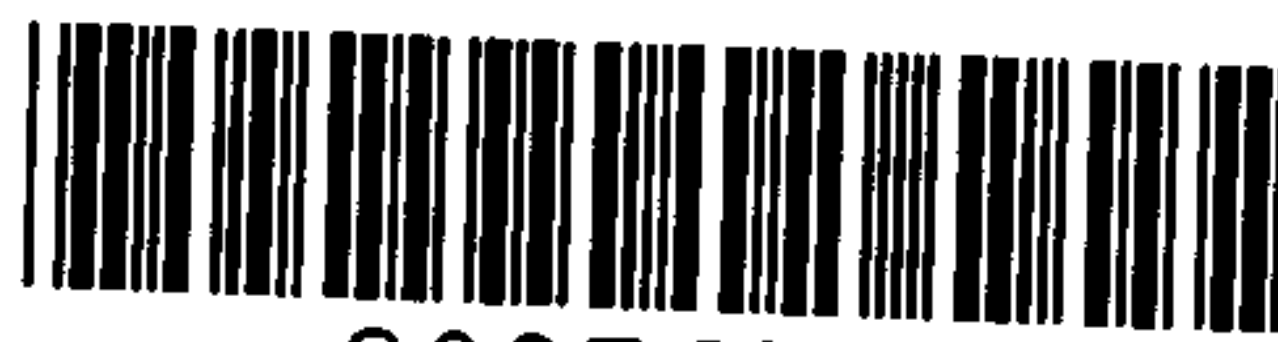
I222.7/11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蘇軾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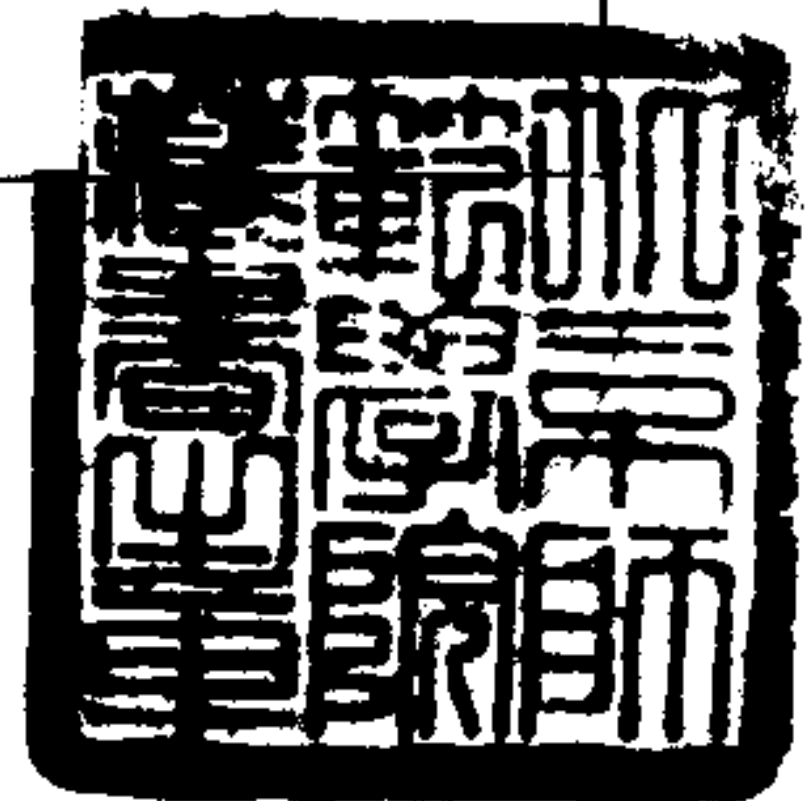
第八冊

〔清〕馮應榴輯註



20856304

856304



蘇軾詩集

(全八冊)

〔清〕王文誥 輯註

孔凡禮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95³/₈。印張·1,647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8,500 冊

統一書號：10018·443 定價：10.60 元

東坡笠屐圖



東坡笠屐圖(石刻)

自秋來黃州之過王實
 存惜春。士不
 惜今年之昔而志月稀
 葉葉紛紛似葉落
 牙遊支香閣中偷
 手夜來真香口何殊
 年不病起。經。
 春江欲下而城東
 不見而小風如浪
 水空哀哀在葉葉
 破甕甕境何事
 東正寒亦何人
 街，路，在門
 九言吹卷在
 哭滄窮子吹不
 起

右等則實各二首

東坡寒食詩帖(墨迹)

東坡集卷第十九

詩三首

息壤詩一首 并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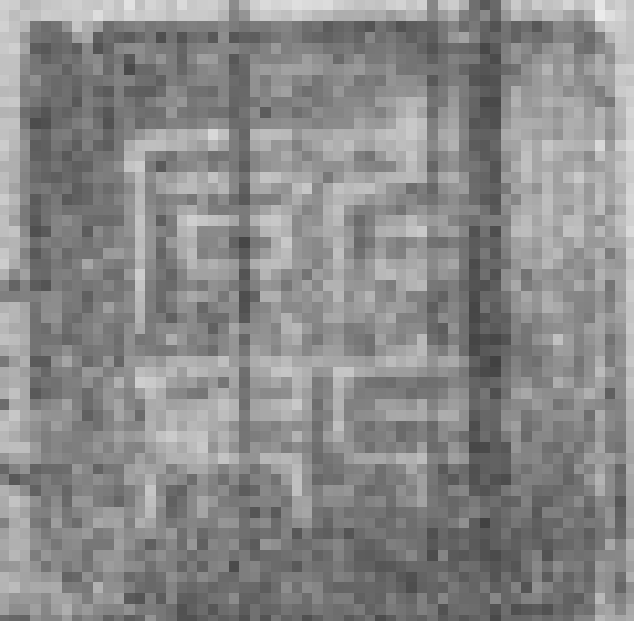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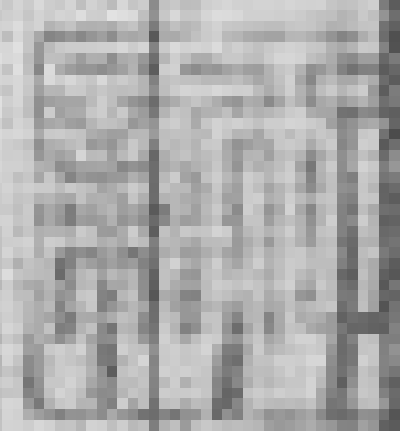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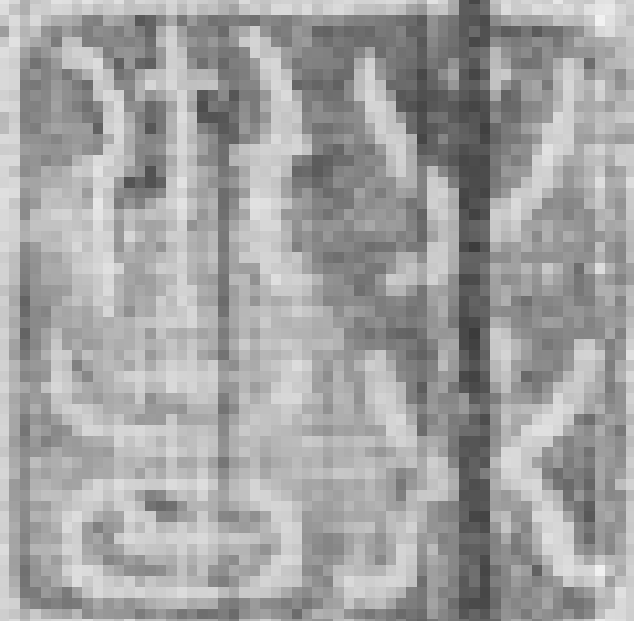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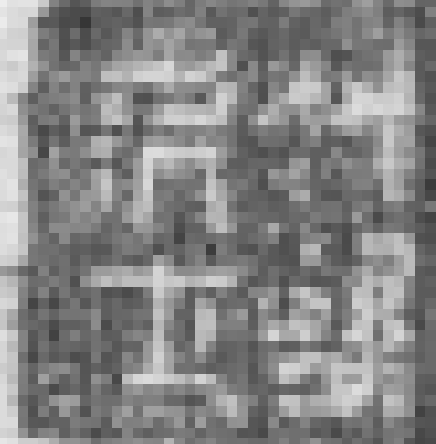
淮南子曰：絲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于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旁有石記云：不可犯，舂鉞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歲大旱，屢發有應。子感之，乃爲作詩。其詞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勃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

錫山

東坡後集

詩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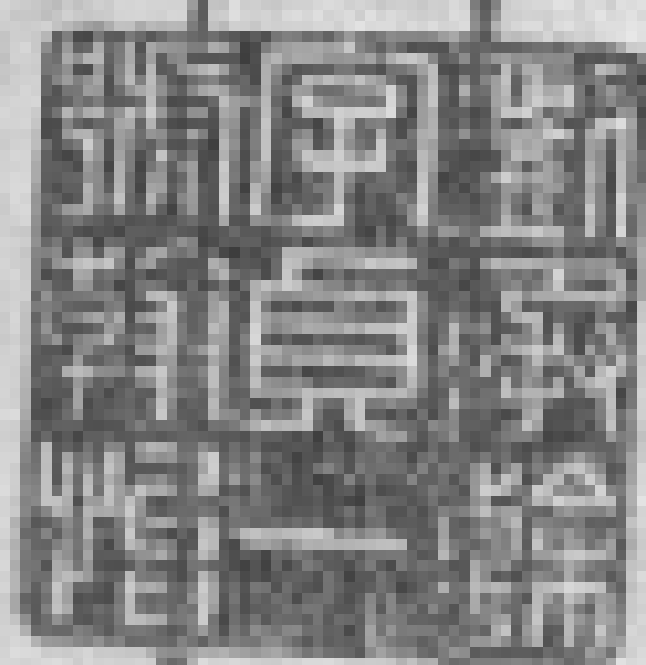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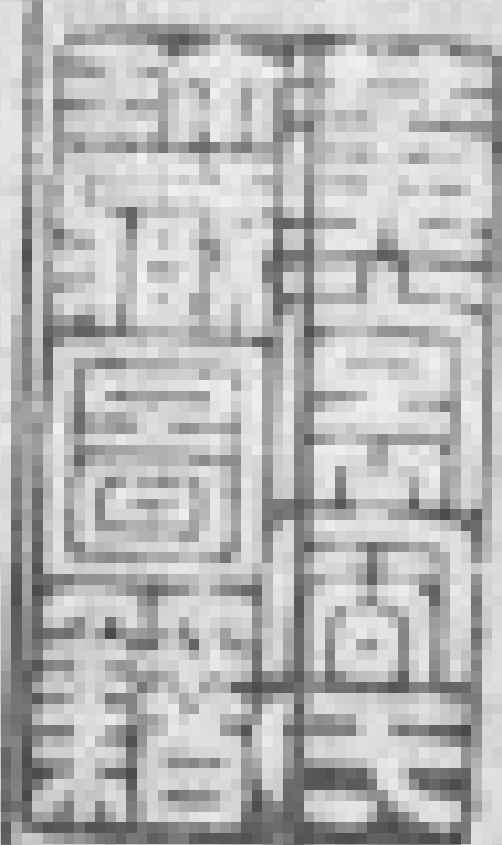


軾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
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
謹和子功詩并求純父數句

紫澤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獨有潭上月倒挂紫翠屏我若不
看書默坐養此昏花睛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又
世界一泡影大小真偽何足評笑彼三子歐蘇梅無事自
雪羽爭事見三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極愈極大范
長謠語出月帝令人驚皇帝有天心出月小范常經之
說破星心如鐘鳴孟郊問星似似林頭復一月下有
休橫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木

玉妃謫墮煙雨村先生作詩與招婿人間
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桂成幽昏闇香入戶
尋短夢青子綴枝留小園披衣連夜喚客
飲雪膚滿地聊相溫松明照坐愁不睡井
花入腹清而瞰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
入不三門多情好事真習氣惜花未忍終
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領百罰空疊樽

東坡先生後集卷第四



猶可復放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詩各已遠

東流水赴海歸無時白易詩去後去兮如長河東流其

西場太白詩黃河之水天上來東流亦肥且為一日歡古詩有云百川東流其何時

酒初熟西舍荒亦肥且為一日歡西場太白詩黃河之水天上來

萬世之名勿嗟年暮感別行與新城辭去去勿回頭萬世之名

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以壯擊鼓猶憐單已沒矣擊鼓猶憐單已沒矣

擊鼓猶憐單已沒矣雖勤知奈何兒童盡不眠雖勤知奈何兒童盡不眠

誰諱展難且勿唱甲鼓畏添機坐久燈殘落定看誰諱展難且勿唱甲鼓畏添機坐久燈殘落定看

無年心事恐難施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無年心事恐難施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文安和子由踏雪尋梅和子由踏雪尋梅

正朝八日壯歌正朝八日壯歌

和子由踏雪尋梅

春風陌上草
 游東翰城中
 人聚聚
 人遊道
 道費公付色
 怒明且
 使使
 道高使欲羊如
 買履獲新春
 道人得錢徑沽酒
 醉倒自謂吾
 好
 和子由
 築市
 劉人衣食
 苦
 窮人遊樂
 不知還
 千人耕種
 萬人食
 一年辛苦
 春
 閑時尚以
 為市共志
 辛苦
 還欣

宋刊《集註東坡先生詩前集》書影之二(十註)

鳴夜半

北山藝文惠頓空兮夜鶴怨春秋繁盛曰

為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

贈孫莘老七絕

嗟予與子久離群

子憂曰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耳冷心灰百不聞

浮君

莊子形固可知操木

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道須舉白便

千百里

浮君賦曰味不味者浮以大白吳郡歐陽公象不仁以

者舉而

先生詩家太熙年五年十二月作詩與

不得說說亦不便更

天目山前淥漫裾

天目山在湖州按蔡史象字

歐度律及避水災天目海陵山為第一而水經云

吳興郡於滄餘北天目山極高峻虛曠極上

湖上有屬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寶蓋其下有

湖州於水經則係之於潯而於碧瀾堂下看

作堤捍水非吾事關送若溪入太湖

堤捍水非吾事意謂於此可以為堤而事不在已

善水善水之別名深不可測中多鯨魚而太湖

長與縣界北入常州晉陵界又入無錫縣界晉陵之東

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常州七十四里此所謂

甚溪之入太湖宜矣先生詩樂供與陳覺詩又去作堤捍

木非吾事關送若溪入太湖皆以

時得與昔不同而水利不便也

夜來雨洗碧嶺岼浪湧雲屯遶郭寒

有巖高白雲屯如波之湧如聞有弁山何處是為君四面

雲之屯所以言山之多也

意求看

夜橋燈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暫借官奴遣吹笛明

車錄
也

送張天覺得山字

先生為長松賦此詩本卷謝
王澤州寄長松燕簡天覺云
速寄長松作解朝吞天覺又
有且要長松作土毛之句

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晴空浮五髻瞻

靄卿雲間華嚴經疏清涼山若鴈門郡五
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故

曰清涼五華嶺出頂無林木如有星之狀
故曰五臺海東文殊傳五臺即五方如來

之座亦象菩薩頂有五髻劉禹錫送僧東
游詩釋子道成神氣閑住持曾上清涼山

晴空禮拜見真像金毛五髻罽雲間楚舞
紫騮揚雲霓之曉萬尚書大傳百工相和

始得飲酒憑仗千鐘洗別愁孔子飲千鐘孔子百

脫帽風流餘長史杜子美飲中八仙歌

相露頂王公前法書苑張旭官至右率府

長史東坡士君喜草書而不工故以此為

錢埋輪家世本留侯後漢張綱傳綱為使

曰射狼當路安問狐狸綱七世祖良漢張

良封留侯東坡云綱武陽人墓在今彭山

君宜其子河駿馬方爭出東坡云麟府

義疫兵亦少休唐李抱真傳昭義步兵為

澤路弓定向秋山得佳句杜子美韋左丞

故關黃葉滿行軒左傳隱公十一年顛考

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我輩

百人習工草管扶同韻而指其腹曰外此中何所有也

孤山二詠并引

孤山有陳時栢二株其一為人所薪山下老人自為
兒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金石愈於未枯者僧志
作堂於其側名之曰栢堂堂與白居易竹閣相連
余作二詩以記之

栢堂

道人手種幾生前道人指栢樹於白居易詩

然雙幹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太平年指唐高宗武周中宗及代宗

栢未枯君記取栢樹在孤山白居易詩

灰心聊伴小乘禪小乘禪指空觀

師謂栢樹本空觀真之理不修者是上乘禪也

宋黃善夫家整刊《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
東坡先生詩》書影(類甲)

前言

一

蘇軾，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四川眉山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一〇三七），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一一〇二）。

蘇軾的曾祖、祖父都是布衣。他自稱是「寒族」（《西樓帖·家書》）「世農」（《東坡先生全集》卷六十七《題淵明詩》）。他說過「有田不歸如江水」（卷七《遊金山寺》），他家鄉的田產大約不多。他小時住在眉山城裏，住過租賃的房子（《東坡先生全集》卷七十三）。大約也在鄉下住過（卷三十六《書晁說之考牧圖後》）。他的家庭，大約屬於中小地主。父親蘇洵，雖說也是布衣，但從青年時代起，就「發憤」學習，「大究六經百家之說」（《歐陽文忠公集·居士集》卷三十四《蘇洵墓誌銘》），後來成爲著名的散文家和學者。蘇軾和他的弟弟蘇轍少時就以蘇洵爲師（《樂城集·亡兄端明子瞻墓誌銘》），受到了豐富的封建文化的教養和薰陶。

少年時，蘇軾就「奮厲有當世志」（《墓誌銘》）。他努力考察「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東坡集》卷二十八《上韓太尉書》）。「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墓誌銘》）。

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蘇軾中進士。他的「無所藻飾」（《東坡集》卷二十六《謝梅龍圖

啓》的文風，一反當時「險怪奇澀」之「太學體」（《宋史·歐陽修傳》）的「浮剽」習氣，受到了當時執文壇牛耳的知貢舉歐陽修的特殊重視，受到了和歐陽修一起倡導詩文革新運動的詳定官梅堯臣的重視，也受到了元老重臣文彥博、富弼、韓琦的重視。

嘉祐六年（一〇六一），蘇軾應仁宗直言極諫策問，入三等，授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從此，蘇軾邁入了仕途。

蘇軾在仕途數十年，升沉不定，幾經入出朝廷。自嘉祐六年至英宗治平三年（一〇六六）丁老蘇憂回蜀，他由鳳翔簽判入判登聞鼓院，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自神宗熙寧二年（一〇六九）還朝至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八月被逮進御史臺獄，他由判官誥院，權開封府推官，出爲杭州通判，繼知密、徐、湖三州。自元豐二年十二月出獄至宋哲宗元祐八年（一〇九三），他先後任黃州團練副使，汝州團練副使，知登州，入爲禮部郎官，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出知杭州，入爲翰林承旨；出知潁州、揚州，入爲兵部尚書，端明、侍讀二學士。自元祐八年至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出知定州，貶惠州、儋州。建中靖國元年，度嶺北歸。蘇軾仕途數十年，是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度過的。

一一

在嘉祐六年應仁宗直言極諫的對策中，蘇軾發表了一系列改革弊政的言論。他分析

了北宋王朝建立一百多年來逐步形成的政治、經濟危機，指出「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因為遼、夏「二虜之大憂未去」，朝廷執行的「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長此下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又因土地兼併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有兼併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加以官僚機構臃腫，「率一官而三人共之」，「無事而食」（《東坡七集·應詔集》）。真實地反映了日益嚴重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實際。在嘉祐八年（一〇六三）的《思治論》（《東坡集》卷二十一）中，他強調「豐財」、「強兵」、「擇吏」是「存亡之所從出」，明確提出了改革目標。

這時，王安石的變法運動，正處於醞釀準備階段。王、蘇之間，在要求改革這一點上，並無重大分歧。分歧在於：王安石覺察到，當時國家形勢，已經到了「如藥不瞑眩，厥疾弗瘳」的地步，必須講求「法度」（《臨川文集》卷三十九《上時政疏》）。根據這種分析，他後來大刀闊斧地提出了變法措施，作為醫治國家的藥石。和王安石比較，蘇軾對當時潛在的嚴重危機，認識得還不充分。他由此認爲：「天下之所以不大治」，「非法制之罪」，法制可以不變（《應詔集》）。他在這個基礎上提出的「課百官」、「安萬民」、「厚貨財」、「訓兵旅」等措施，就帶着十分溫和的色彩，顯得無力，而且沒有付諸實施。

熙寧二年（一〇六九），王安石任參知政事，變法運動進入實踐階段。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豪強兼併勢力，損害了特權階層的一些既得利益，在歷史

上有進步意義。守舊的封建士大夫逐漸集結在以司馬光爲代表的包括原來重視蘇軾的那些人在內的反對變法的中堅力量周圍，掀起了有聲勢的反對變法的浪潮，蘇軾也被卷了進去。熙寧四年（一〇七二），他在《上神宗皇帝書》（《東坡續集》卷十一）中，鼓吹「國家之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淺深」，「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強與弱」、「富與貧」，反對王安石的富國強兵主張，也否定了自己過去的觀點。蘇、王之間分歧的日益擴大和激化，情況十分複雜。在變法派和守舊派之間，蘇軾有時處於中間地位。王安石主張「生天下之財」（《上仁宗言事書》），他的青苗、方田均稅、均輸等法，是要解決北宋王朝的經濟危機。蘇軾這時反對「言利」，是青苗等法的持異議者，但是他却和頑固的守舊派不同。他在《上神宗皇帝書》中，憂慮青苗等法會帶來流弊，其着眼點是人民。他不是要維護豪強兼併勢力的特殊利益的。還有，他並沒有全盤否定新法。他肯定了新法中「裁減皇族恩例」的措施，因爲這和他的《諫買浙燈狀》（《奏議集》卷一）要求限制皇族特權的精神是一致的；他還肯定了新法中「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旗鼓」等措施。蘇、王交惡的主要原因，是雙方政治見解的不同。整個說來，在蘇、王的論爭中，蘇是偏于保守的。

熙寧九年（一〇七六）十月，王安石二次罷相。從此，新法逐漸失去打擊豪強的激進色彩，封建統治階級內部變法派和守舊派的鬥爭，部分地失去了原來的性質，變成封建宗派的傾軋、謗訕和報復。蘇軾在地方官任上因被指控寫了一些譏諷的詩而入獄，並且牽連了

很多人，這個史稱「烏臺詩案」的事件，就是在上述情況中發生的。這一事件的主謀者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進行文字陷害的目的，不僅在除掉蘇軾，而且在除掉與蘇軾有過交往的包括司馬光、張方平、范鎮等人在內的一些人（《烏臺詩案》）。在這場險惡的政治風浪中，蘇軾險些遭到了滅頂之災。

元豐八年（一〇八五）三月，神宗死，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司馬光重新上臺，着手逐步廢除全部新法。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初，司馬光奏復差役法，廢除新法中的免役法。圍繞着這個關係着全部廢除新法還是保留某些新法的問題，展開了一場相當規模的論爭。蘇軾認為：對於新法，應當「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不可盡改」。他肯定了免役法「使民戶率出錢，專力于農」，免除了「差役之害」，對生產發展有好處（《奏議集》卷三《辯試館職策問劄子》）。蘇軾的看法，是以自己的實踐為依據的。他熙寧中在密州，曾經親自實行過與免役法精神相符的「給田募役法」，即「買民田以募役人」，實行結果，「民甚便之」（《奏議集》卷二《論給田募役狀》）。實踐教育了他，他對免役法採取了維護態度。他和司馬光就此進行過激烈的爭辯。他的「獨立不倚」的立場，遭到了守舊派的不滿，守舊派和他結了仇（《奏議集》卷九《杭州召還乞郡狀》）。愈演愈烈的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包括「洛蜀黨爭」一類朋黨之間由學術宗派與政見論爭轉化而來的傾軋，他經常處於被人「忿疾」、「猜疑」的境地，不斷遭到造謠中傷者的襲擊。

元祐八年（一〇九三）九月，高太后死，哲宗親政。守舊派下臺，已經變了質的變法派上了臺。蘇軾被作為守舊派的重要人物，接二連三地遭到了更沉重的迫害，一直到他死去和死後一段時間。

蘇軾的升沉、出入，是和王安石變法運動及其深遠影響，特別是後來統治集團內部宗派鬥爭緊密相聯的。

三

蘇軾忠于趙氏王朝，反對遼、夏，有着正統的儒家忠君愛國思想，但又主張適當限制皇權，擁護郡縣制。他勸皇帝要「以至仁為德」（《東坡續集》卷九《上初即位論治道二首》），有着儒家的仁民思想，但謫貶黃州，「閉門却掃」，「歸誠佛僧」（《東坡集》卷三十五《黃州安國寺記》）以後，仁民中又夾雜着佛家憐憫的成分。他有儒家的「樂天知命」思想，但這又往往和老莊的曠達結合起來。蘇軾思想中的佛、道因素，是在政治上遭受打擊時發展起來的。他認為道家「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東坡後集》卷十五《上清儲祥宮碑》，元祐六年作）。雖然儒、佛、道三種思想在他身上，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適應，但「以釋氏書」「參之孔、老」（《墓誌銘》、《東坡紀年錄》），把儒、佛、道幾種思想調和起來，則更具有普遍意義，特別是晚年。他「認為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似

懶，達似放」（《東坡集》卷三十《答畢仲舉書》），在調和、適應中，保持了儒家人世思想相對的獨立性。透過錯綜的局面，可以這樣說，在政治思想上，他的儒家思想起着主導作用。

蘇軾同情人民，他的譏諷新法的詩篇，有些就針對新法的弊端，是從人民的現實生活出發的。他給人民辦了很多好事。在徐州，率領軍民修堤抗洪，保全了州城。在杭州，疏浚西湖，興修水利。政治上的坎坷，大大縮短了他和人民的距離。在黃州，他「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墓誌銘》）。在惠州，踐父老的約會，「步從父老語」（卷三十九《和陶歸園田居》），希望「長作嶺南人」（卷四十《食荔枝》）。在儋州，他親密無間地生活在黎族羣衆中。他認為「漢黎均是一民」（卷四十一《和陶勸農》），第一個作爲一個文人把黎、漢兩族同胞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他爲海南的文化和生產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到現在，海南儋縣，「東坡話」還作爲一種方言流傳（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人民日報》郭沫若：《儋耳行》）。人民的評價總是最公正的，蘇軾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紀念。

蘇軾對待人生的主要傾向，是進取的。他的一生，無論是在朝，還是在州郡，都「盡言無隱」，不怕「犯衆怒」（《奏議集》卷九《杭州召還乞郡狀》），「不顧身害」（《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宋孝宗趙昚序）。在海南「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房屋，僅足以蔽風雨」（《墓誌銘》）的艱難環境中，他仍然堅持創作，堅持著述，堅持對海南後進的培養。元符三年北歸，他雖然已是六十多歲身體衰弱的老人，「却登梅嶺望楓宸」（卷四十四《次韻韶倅李通直》），仍眷眷于朝廷，他那埋藏在

心中的「齊物」、「濟時」(卷六《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的火焰，並沒有熄滅。

蘇軾的立身操守，受到了當代和後代很多人的贊揚和欽慕。「東坡胸次廣」(陳毅《冬夜雜咏·冬讀》)，江河湖海，山陵田野，花草樹木，乃至日月星辰，風雲雨露，都在他胸中。他對它們傾注着深厚的感情，歌唱它們，表現它們。他至誠待人，「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腑臟」(《東坡續集》卷十二《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保留到現在的一千三百多通尺牘，就具體記錄了這個情況。他正直不阿，在王安石變法初期，由於對新法的不理解，一再說自己「方拙」(《西樓帖·家書》)，「方慙迂闊」(《東坡集》卷二十四《牡丹記敘》)。他不肯「少加附會」，以圖「進用」(《奏議集》卷九《杭州召還乞郡狀》)。

蘇軾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士大夫，有很多可以稱道的地方。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他身上，進步和保守，積極和消極，高尚和庸俗，往往交織在一起，有着鮮明的個性色彩，表現了深刻的時代烙印和階級烙印。這是我們不能回避的，儘管保守、消極、庸俗的東西對他來說是支流。

四

蘇軾走上詩壇的時候，他的前輩歐陽修、梅堯臣所倡導的反對缺乏實際內容、詩風濃艷艱澀的詩體革新運動正在開展。歐陽修「學韓退之」，以文為詩；梅堯臣「學唐人平淡處」

（《滄浪詩話》），主張平淡。歐、梅的實踐和主張，起了很好的作用。但其影響所及，在含蓄和文采上顯得不足，流於淺俗。也出現了「『平』得常常沒有勁，『淡』得往往沒有味」（錢鍾書《宋詩選註》）的情況。蘇軾橫溢的才華，突破了前人的局限。他廣泛地向前代、前輩詩人學習，用他創造性的、豐富的藝術實踐，顯示了宋詩的獨立力量。他繼承了歐、梅的成就，超過了歐、梅。

蘇軾引用父親蘇洵的話，贊揚「詩文皆有爲而作」的作者（《東坡集》卷二十四《龜繹先生詩集序》）。他不輕易給別人寫墓誌銘，很少給別人的詩文集作序文。「託事以諷」（《墓誌銘》），詩是他的武器。「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有觸於中，才不能不爲，」而發於咏嘆」（《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六《江行唱和集敘》）。詩是他通過山川草木這些形象發抒真情實感的工具。

「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卷六《次韻張安道讀杜詩》）。蘇軾一再強調現實生活對於詩的作用。「身行萬里半天下」（卷六《龜山》），「踏蹬奔波給他提供了廣泛的題材。這些題材到了他手裏，「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欲出」（葉燮《原詩》）。他的很多詩，和文一樣，「大略如行雲流水」（《東坡後集》卷十四《答謝民師書》）。他解放了詩體，用「芳鮮」的文字，繪出了十一世紀中後期我國封建社會的廣闊畫面。在卷三《李氏園》和被譽爲「史詩」的卷三十九《荔支歎》裏，他控訴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在《聞捷》（卷二十一）中，他歡呼對夏戰爭的

勝利。他別開生面地塑造了「兩足如霜不穿屨」、「青裙編袂」的於潛農家勞動婦女的形象，「逢郎樵歸相媚嫵」，歌頌了他們建立在勞動基礎上的純真動人的愛情（卷九《於潛女》）。在卷三十八《秧馬歌》中，他熱情贊揚了勞動人民創造了而又熟練運用着的插秧工具——木馱馱秧馬。他寫出了「總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葉送迎翁」（卷四十二《被酒獨行……》）的生動場面，表現了黎、漢兩族人民的深厚感情。他贊賞「半酣論刀槩，怒髮欲起立」要為國殺敵的勇士狄崇班季子（卷十七《贈狄崇班季子》），為人民辦了好事的官吏趙尚寬、王慶源、柯述、何智甫（卷二《新渠》、卷三十《慶源宣義王丈……》、卷三十一《異鵲》、卷四十四《何公橋》），「期於活人」、「不志於利」的醫生王復（卷十六《種德亭》），機智勇敢殺死兩個強盜的童子劉醜厮（卷三十七《劉醜厮詩》）。他寫道人畫符賣錢騙人，而且也騙他自己（卷四《和子由踏青》）；他希望行船遇逆風的船客，不要老是給神靈添麻煩（卷六《泗州僧伽塔》）；對社會的可笑現象作了嘲諷。

蘇軾繼承並發揚了詩歌創作中的現實主義傳統。他十分重視作品的藝術性，有着深厚的藝術素養。

他富于想象。他要賞梅花，却說梅花要來拜訪他，梅花知道他正「醉卧」着，又派遣啄木鳥來敲門（卷三十八《再用前韻》）。在卷二十一《武昌銅劍歌》中，他在小引「江岸裂出古銅劍」七個字上馳騁幻想。他運用《廣異記》中蛇變劍的神話故事，渲染出一個「雷公躡雲捕黃蛇」的令人心驚目眩的戰鬥場面，顯示出這劍的不平凡。奇思妙緒，層出不窮。

他長于比喻。他把「老檜」比成「蒼雲」（卷三十四《和趙景貺栽檜》），新穎、貼切。他用專吃同類甚至吃自己母親的鬼車（即「鴟梟」），比成酷吏（卷三十一《異鵲》），有力地揭示了酷吏的殘暴本質。卷二十八《百步洪》用七種形象，比喻水波沖瀉，以物喻物；卷十一《和錢安道寄惠建茶》，用幾個歷史人物的不同性格，比喻不同的茶味，以人喻物；「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卷二十《寓居定惠院……》），則是用美人的行動、表情來比喻海棠，比起靜態的以人喻物，又進了一步。蘇軾在使用比喻這個我國詩歌的傳統手法上，是有發展的。

蘇軾善于體物，「隨物賦形」（《東坡先生全集》卷六十六《自評文》）。如月，明月則是「潑水」（卷二十一《次韻孔毅父久旱……》）；中秋滿月則是「鎔銀百頃湖，挂鏡千尋闕」（卷十七《中秋月寄子由》）；月從未出到出，先是「羣山高」，接着「瑞光萬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闕涌，亂雲脫壞如崩濤」（卷十七《中秋見月和子由》）；花下月，則是「炯如流水涵青蘋」（卷十八《月夜與客飲杏花下》）。蘇軾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東坡後集》卷十四《答謝民師書》）。他能迅速地捕捉到隨時變化着的事物的特徵，用眼前語點染成鮮明的形象，做到情景交融。他初到潁州，行船潁水中，「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寫船停下來，船上的東坡和映在水中的東坡互相致問。船一開動，平靜的水面不見了，「忽然生鱗甲，亂我鬢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卷三十四《泛潁》），波浪的翻動、展開和收攏，映在水中的人的形體的變化，都十分生動地表達了出來。

蘇軾熟練地運用着他自己總結出來的藝術方法：「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

之外（《東坡集》卷二十三《書吳道子畫後》）。他的詩歌，呈現多樣化的風格。他有雄渾的《黃河》（卷三十七），有宛轉的《陌上花》（卷十），有清新，有平淡。他有閑適：「鶴閑雲作幣，駝卧草埋峯」（卷十一《劉孝叔會虎丘……》）；「老鷄卧糞土，振羽雙瞑目，倦馬驅風沙，奮鬣一噴玉，垢淨各殊性，快愜聊自沃」（卷四十二《次韻子由浴罷》），不同於陶潛、白居易的閑適。他有幽默：「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卷三十一《壽星院寒碧軒》）。不同於以前人的幽默。在各種風格中，豪放是本色。「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鏞」（卷四十一《行瓊儋間……》）。他行進在瓊儋間，「天風浪浪，海山蒼蒼」（司空圖《詩品》），他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音樂裏，忘記了是在謫貶中。這樣的境界，更是他所獨有的。

蘇軾擅長各種體裁，但七古更適合於他的縱橫馳騁，議論開闔。他有時把縱橫的議論，納之於短小的篇幅中。在這中間，他通過習見的事物，生活中的瑣事，提出社會上、人生中富有普遍意義而人們還沒有認識到或認識不夠的問題，做出形象的、精辟的回答，啓示人們做多方面的思考。這種富有理趣的詩，是哲理詩。蘇軾的《題西林壁》、《題沈君琴》、《霜筠亭》及《書焦山綸長老壁》等都是這樣的詩。

南宋嚴羽在《滄浪詩話》中對於宋詩「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的特點的歸納，其意義超過了他本人着眼的批評方面。因爲上述特點，其中有缺點，有優點，有包括蘇軾在內的宋人在前人的基礎上在詩歌領域的創造。上述特點，反映了宋詩的時代風貌。

蘇軾的詩，就表現了這樣的風貌。

如前所述，蘇軾基本糾正了詩體革新運動中出現的散文化、議論化傾向中的弊端，但也偶有「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卷二十《萬松亭》）這樣生澀乏味的句子和「停顏却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卷四十《贈陳守道》）這樣的說教。蘇軾強調生活對於詩的作用的同時，也強調過「讀書萬卷詩愈美」（卷六《送任佖》）。「我欲然犀看，龍應抱寶眠」（卷五《仙遊潭》），用典貼切，屬對自然；「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卷二十五《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驅使佛典，很有風趣；皆得力於讀書。從此生發開去，就出現了用典堆砌、隱僻，使詩句艱晦的缺點。但他並沒有被典束縛住，大多數情況下，是信手拈來，和他往往自覺、不自覺信手運用人民羣衆語言一樣（如「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夜半潮來風又熟」等句子中的「飽」、「肥」、「熟」，都活在人民口頭上），不同於江西詩派詩人的着意擷摭古書。

思想影響着作品。蘇軾思想中的保守因素，妨礙了他的現實主義創作的深度和廣度的發掘和開拓。他思想中的消極因素，使他的少數詩篇流露出「行樂當及時」（卷三十五《和陶飲酒》）的情緒。他思想中的庸俗因素，浪費了他的才華，他寫了八百多首和韻詩，其中有往復至四五次的，難免湊數，有一小部分是應酬之作，缺乏真實感人的力量。

全面權衡，我們應當充分肯定蘇軾在詩歌創作上的多方面的成就，加上在散文方面的建樹，他繼續有力推進了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他在文學創作上的革新精神，更爲突出地表

現在詞上，他擴大了詞的領域，解放了詞體，開創了豪放一派。這些，就是蘇軾在文學史上創造出來的業績。

五

蘇軾獎掖後進。著名詩人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都游于他的門下。他是繼歐陽修之後的文壇領袖。就在他活着的時候，他的作品已在包括契丹統治區在內的廣大地區廣泛流傳（卷三十一《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自註）。他死後不久，黨禍復起，他的著作和墨迹，都在禁燬之列。然而，「禁愈嚴而傳愈多」，「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索」（《梁溪漫志》、《清波雜誌》、《風月堂詩話》）。有宋一代，各種蘇詩刊本（包括單行本），約有二十種。

江西詩派的詩人，把黃庭堅配蘇軾，稱為蘇、黃（《東都事略·黃庭堅傳》）。蘇軾「以才學爲詩」的那些詩和這方面的主張，對江西詩派是有影響的。然而，蘇詩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他的一些格調清新的詩，開了陸游《劍南詩稿》同類詩的先聲。他的一些描寫民生疾苦和風土人情的詩，在范成大《石湖集》裏，可以找到痕迹。他寫的山川草木一類的詩，對楊萬里的影響較大，以致後人誤把楊詩當做蘇詩（見卷四十八有關校記及《增補》第一條校註）。更爲重要的，則是蘇軾豪放的、行雲流水般的、直抒胸臆的詩風，便利了廣大北宋南宋之交、南宋詩人愛國願望積極、熱情的表達，其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蘇軾的詩，「流入于金源，而有元好問」（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復李叔則書》）。「蘇學盛于北」（翁方綱《齋中與友論詩》）。在金代初中期，學習蘇詩，形成了廣泛的運動。

在明代，當前後七子鼓吹的「詩必盛唐」的口號泛濫成災時，公安袁氏兄弟、竟陵鍾氏以及臨川湯顯祖都大力提倡蘇詩，蘇詩成了解脫「復古主義」、「形式主義」的桎梏的武器。

在清代，出現了不少研究蘇詩的專家和評論家，出版了不少專著。他們中有的人如查慎行、趙翼、紀昀、翁方綱，是負有盛名的詩人或學者。他們肯定了蘇軾是繼李白、杜甫等之後的一個大作家。他們的研究和評論，對傳播蘇詩和認識蘇詩起了很好的作用。

六

自北宋末以來，註釋蘇詩的人很多。較早的有趙次公、程續等四家註，以後又有五註、八註、十註，大約在南宋中期，出現了題名王十朋編纂的百家分類註。南宋嘉泰年間，開始流傳施元之父子及顧禧合編的編年註本。到了清代又有不少學者整理蘇軾詩集，其中馮應榴和王文誥做了一些總結性的工作。馮應榴（一七四〇——一八〇〇），字星實，浙江桐鄉人。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進士。官至鴻臚卿。他是具有素養的樸學學者。有《踵息齋詩文集》。王文誥（一七六四——？），字見大，浙江仁和人。游粵三十年，做過幕僚，

接觸過近代科學知識，有《韻山堂集》。善畫山水。馮氏沿查慎行《蘇詩補註》的規模，「取王、施、查三註」，擇精去複，「援証羣書」及各舊註本，「考稽辨訂」，成《蘇文忠詩合註》五十卷（以下簡稱合註，以上引號中的話，見合註馮氏自序）。王氏編撰了《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以下簡稱集成）。其書之總案四十五卷，乃是比較詳細的蘇軾年譜（本集校點說明已作簡要介紹）。其詩註四十六卷，乃主要就合註編訂而成。合註四十七、四十八兩卷爲他集互見詩，馮氏認爲，其中只有個別詩，有可能爲蘇軾作，王氏刪去了這兩卷詩。合註四十九、五十兩卷爲補編詩，其中一些作品，馮氏亦疑爲非蘇軾作。對於這兩卷詩，集成少數入集，大部則刪去；聯繫集成刪去合註一至四十五卷中包括《南行集》在內的個別篇來看，其刪詩的體例，是不够謹嚴的。馮氏以註見長。王氏在蘇軾一生立身行實上下過很多功夫，他調整了合註中一些詩的次第，大體可信。合註資料翔實，但徵引過繁，往往喧賓奪主。集成刪去了合註中的繁冗注文，對蘇軾詩句，間有發明，增補了紀昀的評語，詩註部分的篇幅略減於合註十之二，比較簡明，但是有的地方，刪略不當。馮氏潛心考據，個別處拘泥於一字一詞的來歷，使得詩旨晦澀。王氏認爲詩乃「性靈所發」（卷三《和子由澗池懷舊》），然「性」之所之，有的地方顯得主觀武斷，立論不周密。

總的說來，王氏的編訂，對傳播蘇詩、認識蘇詩，是有意義的。集成的詩註部分，創見雖不多，但在前人的基礎上，還是有所發展的，它是比較切合實際需要的。我們選用集成

作爲校點蘇詩的底本，意實在此。

集成問世後，曾經受到馮應榴的孫子馮寶圻的責難。馮寶圻在清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新修補蘇文忠詩合註序》中批評王氏調整編年及對合註「剪裁移易」，「多失之鑿且固」、「陋且略」，批評王氏「對《南行集》及他集互見詩、補編詩恣行刪削」，「專輒僭妄」，批評王氏「陰據」合註而「陽盤」合註。現在看來，馮寶圻的意見，有些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些則顯然是片面的。

見於合註而集成未收諸詩，真偽雜糅。對於這些詩篇，我們採取審慎的態度，還是從合註中移編過來。其詳，已見本集校點說明。

不論是合註，還是集成，從篇目、編年到註文，都還很不完善，都只能作參考。我們寄希望於比較完善的新版本《蘇軾詩集》的編註。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給將來的新版本多提供一點方便。

孔凡禮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點校說明

一、今存蘇軾各種體裁的詩，達兩千首以上。早在宋朝，蘇詩就有了三種不同的傳本，即（一）全集本，蘇詩分別收在《東坡集》、《東坡後集》、《和陶詩》中；（二）分類註本，即題名王十朋編的《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係從四註、五註、八註、十註發展而來；（三）編年本，施元之與顧禧等合撰《註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在元、明兩朝近四百年間，全集本和分類本迭經翻刻，略有補正，亦有竄改，摻進偽作。到了清朝，註家蜂起，宋犖、邵長蘅、查慎行、翁方綱、沈欽韓、馮應榴、王文誥等人，分別對蘇詩的刊行、箋註、編年……，各自做出了有價值的貢獻。

二、我們這次整理蘇詩，用清人王文誥編的《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道光二年武林韻山堂王氏原刊本做爲底本（以下簡稱集成）。

清康熙間，查慎行搜集全部蘇詩，編了《東坡先生編年詩》五十卷（即《蘇詩補註》，以下簡稱查註）。乾隆間，馮應榴的《蘇文忠詩合註》（以下簡稱合註），保持了查註五十卷的規模。合註綜合了分類註本、施顧註本、查註本的註文，刪去了重複部分，對其中一些註文，進行了認真的考訂，加上了「榴案」，即他自己的補註；缺點是繁瑣。集成無《他集互見詩》

卷、《補編詩》卷，故爲四十六卷，卽一至四十五卷爲編年詩，四十六卷爲帖子詞口號和致語口號，大體上保持了查註、合註前四十六卷的規模。集成於東坡一生立身行實，考證較詳，比較合理地調整了查註、合註中一些篇目的次第，受到了人們的重視。集成注意擺脫乾嘉學者用考據方法註詩的習氣，刪去了合註中繁瑣的部分，增加了紀昀等人的一些評語和他自己的案語（卽「誥案」）。比較便利讀者。

集成有總案，「分爲四十五案，以弁四十五卷編年詩之首」（語見總案卷一），每案一卷。這個用力頗勤、載述東坡一生之「進退出處，是非得失」（同上）的長達六十萬字的總案，實際是一部詳盡的蘇軾年譜，是可以單行的專著。它「有助」於對蘇詩的了解，但對蘇詩研究的直接意義並不大，我們暫不收入。惟誥案中時有涉及「總案」云云，一般則從總案中做適當摘引，空一格用「案」字附於各該條「誥案」之後。

三、查氏查註、馮氏合註的「某一作某」的校勘，已不能令人滿足。不少重要版本和一些有重要校勘意義的資料，他們沒有看到。校勘是我們整理工作的基礎。爲此，我們以北京圖書館所藏善本爲主，搜集了海外的個別重要版本，參考了前人的部分校勘成果，採用匯校方式，逐條寫成校勘記，希望對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些方便。

四、我們所用的校本有：

1 宋刊《東坡集》（殘存三十卷，一至十八卷爲詩，十九卷有詩三首，中缺第三卷，又一、

二、四至十八各卷亦間有漫漶殘損。凡缺殘處用日本京都大學《蘇詩佚註》影印本補足）、《東坡後集》（一至七卷爲詩，亦採用《蘇詩佚註》影印本）。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簡稱集甲。

2 宋刊《東坡集》（殘存詩十卷，卽六至十五卷）、《東坡後集》（殘存詩六卷，卽一至三、五至七卷）。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簡稱集乙。

集甲、集乙合稱集本。

3 宋眉山刊《蘇文忠公文集》（殘存詩不足二卷，分見前集卷十七、十八，又卷十三存詩不足二首）。原書未見。傅增湘、章鈺曾用以校繆荃孫覆刻明成化《東坡七集》，章鈺謂該宋本半葉九行，現用傅、章校錄本過錄。簡稱集丙。

4 宋黃州刊《東坡先生後集》（殘存詩三卷，分見第四、五、六卷，間有缺葉）。傅增湘、章鈺曾用以校繆荃孫覆刻明成化《東坡七集》。傅增湘謂該宋本係自內閣大庫散出者。原書存上海圖書館，今據照片校。簡稱集丁。

5 宋刊《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四卷。簡稱集戊。

6 宋刊趙夔等撰《集註東坡先生詩前集》（殘存詩四卷，卷一至三爲十註，卷四爲五註）。簡稱集註。

7 宋嘉泰刊施元之、顧禧撰《註東坡先生詩》（殘存四卷，此四卷中，亦間有缺損）。簡稱施甲。

8 宋景定補刊施、顧《註東坡先生詩》（殘存三十四卷，原書未見，用影印本校）。簡稱施乙。

施甲、施乙合稱施本。

9 宋刊施、顧《註東坡先生詩》上下卷，爲《和陶詩》。黃丕烈謂此「係全部之第四十一、四十二卷，雖不全而自可單行」。簡稱施丙。

10 宋黃善夫家塾刊《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存十七卷，其餘八卷配另一印本，行款基本相同）。簡稱類甲。

11 宋泉州刊《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殘存一至十四卷）。簡稱類乙。

12 元務本書堂刊《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四部叢刊影印本）。簡稱類丙。

類甲、類乙、類丙，合稱類本。

13 元熊氏刊《王狀元集百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劉辰翁批點）。簡稱類丁。

14 明成化刊《東坡七集》。簡稱七集。

15 明萬曆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簡稱外集。

16 清查慎行撰《補註東坡編年詩》五十卷。簡稱查註。

17 清馮應榴撰《蘇文忠詩合註》五十卷。簡稱合註。

我們用作參考的校勘資料有：

1 金石碑帖和著錄金石詩文專著的有關部分。前者有宋搨西樓帖、閱古樓三希堂石刻、北京圖書館藏蘇詩石刻搨本。後者有清王昶《金石萃編》、阮元《兩浙金石志》及《山左金石志》等。

2 清人、近人的蘇詩校勘批語和校勘記。這裏有何焯校清康熙刊《施註蘇詩》（以下簡稱清施本）、盧文弨、紀昀校清乾隆刊查註、章鈺校繆荃孫覆刻明成化《東坡七集》用《國朝文鑑》校勘的那部分。個別地方用了繆荃孫覆刻《東坡七集》的校勘記。

3 清人、近人蘇詩專註的個別條。這些專著是：翁方綱《蘇詩補註》、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張道《蘇亭詩話》、陳漢章《蘇詩註補》。

五、關於「新王本」和「清施本」。

合註有舊、新王本之稱。「舊王本」，即類本。「新王本」指明萬曆間茅維刊、崇禎間王永積翻刻、清康熙間朱從延重刊之《東坡詩集註》。合註卷首又稱朱刻本為通行王註本。

「新王本」增收了見於七集而不見於類本的詩（包括《和陶詩》），加上見於類本的詩，重分為三十類（朱刻本又併酬和、酬答為一類，則為二十九類）、三十二卷。與通行類本（如類丙）之分為七十八類、二十五卷者不同。「新王本」的註文來自類本，增收的詩無註文。「新王本」任意刪削類註註文達十餘萬字。以類本卷一的《壬寅二月……寄子由》詩為例：全詩

注文七十九條，全部被刪去的二十條，部分被刪去的五條（其中包括「憶尋」句下次公「皆有詩，見《南行集》」這樣對蘇詩研究有重要資料意義的注文）。再以同卷《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詩為例：類註三條注文，全部被刪去。「新王本」的註者姓氏，往往與類本不同。再以類本卷一《壬寅二月……寄子由》詩為例：註文中有「師曰」七條，「新王本」刪去了二條；「師曰」的「師」是師尹、徐師川，還是陳師道，很難弄清楚，而「新王本」却一條作「陳師道」，二條作「師道」，一條作「師川」，一條作「師尹」，根據則沒有說。宋、元各類本，還有幾種保留到現在，兩相對照，我們認為這個仍題「王十朋纂輯」的「新王本」，很可能是經茅維芟改重編的，已失類本原貌。

這裏附帶提一下，「王註」這個標法是不够準確的。因為類本編者是否為王十朋，懷疑的人居多。比較準確的標法，應該是「類註」。因為相沿已久，我們沒有改動。

「清施本」任意刪削施、顧注文，前人已有責難。這不過是它的缺點的一個方面，其二，「清施本」往往改動施、顧註本的正文，不加說明。以「清施本」有施甲為依據的卷十一為例。我們拿施甲同它對照了一下，發現異文五處：施甲《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中的「金橙徑」，「清施本」作「香橙徑」；《和潞公超然臺》中的「煩君」，「清施本」作「煩公」；《趙既見和復次韻答之》中的「如何」，「清施本」作「亡何」；《劉貢父見余歌詩……》中的「漂然」，「清施本」作「飄然」；《大雪青州道上……》中的「君不是」，「清施本」作「君不見」。在這一卷

中，自註注文也有改動的地方。即此兩點，足以說明「清施本」多少已失去宋刻原貌。明代一些人浮而不實的毛病，「清施本」是有的。

因爲查註、合註校勘文字的牽涉，我們極個別地方引用了「清施本」。總的說來，我們對通行本的「新王本」和「清施本」採取了審慎的態度，沒有用它們做校本。

六、校勘記的撰寫。

凡屬下列情況之一者，寫入校勘記。

1 正文和自註脫訛的補正。在補正時，更多地尊重集本和施本。

2 正文和自註的異文。

凡屬下列情況之一者，不寫入校勘記。

1 避諱字。如「元」之諱「玄」，「邱」之諱「丘」，等等。

2 明顯的誤刊、誤字。前者如卷十五《除夜大雪……》詩「逃戶連敲棟」，集乙「棟」作「棟」；卷九《癸丑春分後雪》詩，集甲「丑」類「田」字。後者如卷十一《梅聖俞詩集中……》詩

「飽聽衙鼓眠黃紬」，類甲「眠」作「眼」；卷十五《次韻蔣夔赴代州學官》詩「牀頭雜說爲爬梳」，集乙「雜」作「雖」。

3 常見的異體字。如「弦」與「絃」，「暫」與「𦉳」，「俯」與「俛」，「階」與「塔」，「仙」與「僊」，「牕」與「窗」……

校勘記着重反映宋刊本的情況；異文同見於集本、施本、七集的，不提七集。校勘記又注意反映初見本的情況；異文同見於類本、七集（續集）、外集、查註、合註的，不提查註、合註。查註、合註的校勘異文，已見於上列校本的，不提。

校勘記集中于每卷之末，順序編號，每卷自爲起訖。

七、關於註文的整理。

王文誥《蘇詩編註集成》彙集了施註、王註（類註）、查註、合註、邵註、翁註等諸家註文。我們沒有一一核對這些註文，大部分註文仍保持底本（集成本）原貌。個別明顯的錯誤，我們做了改正，如卷一《竹枝歌》「哀唱」句下合註引《漢書·司馬遷傳》，《漢書》原誤爲《史記》。

在標點時，在詞句和事理難通的地方，我們翻檢了原書和有關資料，做了校正。如卷十三《寄劉孝叔》詩「忽令獨奏《鳳將雛》」句，底本爲「施註：應璩新論」云云，查《太平御覽》，乃知「論」爲「詩」之誤。又如卷十五《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題下，查註引《宋史·地理志》有「厚陵以齊州防禦使人繼升節度」之語，查《宋史·地理志》及《英宗紀》均無「厚陵」云云，《揮塵錄·前錄》却記載着「英宗以齊州防禦使人，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節度」，可知《宋史·地理志》爲《揮塵錄·前錄》之訛。類似這樣較大的誤訛，我們在校勘記中做了說明。

另外有些小的補正，未入校勘記。如卷二十《王齊萬季才……》「仲謀公瑾不須弔」句，王註引李厚曰：「周瑜以兵三萬，敗曹公於赤壁，赤壁山在鄂州蒲圻縣。」赤壁山之「赤壁」，據類本補，有此二字，文意乃明。又如卷三十一《參寥上人……》「飛雲思故岑」句下引「施註：白樂天《別傷穎士》云云，「穎」原誤爲「穎」。

爲了方便讀者，凡見於十三經、李白和杜甫詩集的各家註文，我們一般地補足了篇名。其它有關註文的出處，也部分補了一些。這類的補正，皆未入校勘記。

合註中所引施註，間有殘缺，集成從之。現據施乙做了一些添補。刪去了「誥案」中個別地方因殘缺而妄加增補以及因妄加增補而做的說明文字，并在校勘記中簡要交代；一般添補，不入校勘記。

「誥案」時有妄自尊大處。如卷二十四《次韻蔣穎叔》「罨畫溪山指後期」句下東坡自註之後，王文誥有一段話，對詩句和自註做了說明，然後自我欣賞起來，說：「凡此類詩，七百餘年以後未可知，七百餘年以前斷無註解之人矣，諺云棋力酒量，不可強也。」有的地方，甚至引用別人的話，來替自己吹捧。如卷三十三《感舊詩》末句「我心久已降」句下引江藩云：「以本詩證本詩，亦以經註經之例也。案斷精確，妙有神解。」還有，王文誥有時借攻擊前輩註家，以抬高自己。如卷四《中隱堂詩》其五，「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句下，說「世有畢生讀此集而始終不懂此集者」，乃是包括趙次公在內的「此曹誤之」，下面又說「次公本不了

了」；《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詩「既得又憂失」句下，說「查註、紀評無能，故茫然不知」。「誥案」中類似上述文字，既佔篇幅，又於詩義闡釋沒有補益，對讀者則可能有不良影響，現做適當刪削，不入校勘記。

諸家註文及「誥案」均用小五號字單行排在所註詩句下，以便閱讀。同一題下多篇的組詩，補加「其一」、「其二」等為副題，以便查引。

八、關於補編詩和他集互見詩。

爲了使讀者看到蘇詩全貌，掌握有關蘇詩的比較完備的資料，我們從查註、合註中，收入了補編詩和他集互見詩，編成第四十七至五十卷，恢復了查註、合註五十卷的規模。其第四十七卷，收一至四十六卷見於合註而集成未收諸詩。其第四十八卷，收除已編入集成的合註全部補編詩，其第四十九、五十卷，收查註、合註他集互見詩。我們斟酌集成體例，這四卷採用合註註文，並集中排在每篇之末，順序編號，正文加相應的序號，在排印格式上與前四十六卷稍有區別。和前四十六卷一樣，這四卷也撰寫校勘記。

九、關於查註、合註未收的蘇軾詩。

我們於五十卷外，另行輯錄，附於書末。

十、關於書名號和引號的使用。

本書使用新式標點，不分段。這裏要特別交代一下書名號和引號的使用。

書名號用《》。由於十三經、前四史、《世說新語》、《文選》諸書，文、註合刊，爲時已久。

出處見於上述諸書註文的，書名號的下限，包括「註」字。如《漢書·趙充國傳註》、《爾雅疏》。此外，「註」字一般不包括在書名號內，如《舊唐書》註。單獨提「註」、「箋」字，或冠以姓氏如「郭註」、「鄭箋」的，不加書名號。單獨提「文」、「詩」、「賦」、「銘」的，一般不加書名號，如「韓愈文」、「白樂天詩」等等。

引號先單後雙，分別用「」和『』號。註文中的引文有所刪節或概述大意的，一般不加引號。特指引語、人物獨白、對話，加引號。

孔凡禮 一九七九年三月於北京

目次

點校說明

蘇軾詩集總目

卷一 古今體詩四十首

郭綸	四
初發嘉州	六
健爲王氏書樓	七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八
夜泊牛口	九
牛口見月	一〇
戎州	二
舟中聽大人彈琴	三
泊南井口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	

復來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二首	一四
渝州寄王道矩	一六
江上看山	一六
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	一七
留題仙都觀	一八
仙都山鹿	一九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	

字，次子由韻……………二〇

屈原塔……………二二

望夫臺……………二三

竹枝歌并引……………二四

過木樨觀……………二六

八陣碛……………二七

諸葛鹽井……………二九

白帝廟……………二九

入峽……………三一

巫山……………三三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鳶無數，取食於
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三六

神女廟……………三六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四〇

昭君村……………四〇

新灘……………四一

新灘阻風……………四二

黃牛廟……………四三

蝦蟆背……………四三

出峽……………四四

遊三游洞……………四六

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為留三絕句於
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
未足，乃復以此詩授之……………四六

寄題清溪寺……………四八

留題峽州甘泉寺……………四九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五〇

卷二 古今體詩三十八首

息壤詩并敘……………五九

渚宮……………六〇

荊州十首……………六二

荊門惠泉……………六八

次韻答荊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六九

涇陽早發……………七〇

夜行觀星	七〇
漢水	七一
襄陽古樂府三首野鷹來 上堵吟 襄陽樂	七二
峴山	七五
萬山	七五
隆中	七六
竹葉酒	七七
鱖魚	七八
食雉	七八
新渠詩并敘	七九
許州西湖	八一
雙鳧觀	八二
穎大夫廟	八二
阮籍嘯臺	八三
大雪獨留尉氏，有客人驛，呼與飲，至醉，	
詰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誰	八四
朱亥墓	八五

次韻水官詩并引……………八六

卷三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

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九五

和子由澠池懷舊……………九六

次韻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

散流民間，劉購得之……………九七

鳳翔八觀并敘 石鼓歌 詛楚文 王維吳道子畫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真湖、真興寺

閣 李氏園 秦穆公墓……………九九

次韻子由除日見寄……………一一九

新葺小園二首……………一二一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

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郟、

盤屋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

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

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乃歸，

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一三三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一三九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一三〇

留題仙游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
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
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一三〇

樓觀……………一三一

郿塢……………一三二

磻溪石……………一三三

石鼻城……………一三三

次韻子由岐下詩并引 北亭 橫池 短橋 軒
窗 曲檻 雙池 荷葉 魚 牡丹 桃花 李
杏 梨 棗 櫻桃 石榴 樗 槐 檜 松
柳……………一三四

真興寺閣禱雨……………一四〇

捷雲篇并引……………一四一

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一四二

卷四 古今體詩四十六首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游普門寺僧閣，有
懷子由……………一五一

太白詞并敘……………一五二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一五四

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口占……………一五五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一五五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
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一五六

歲晚，相與饋問，為饋歲，酒食相邀呼，
為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為守歲。蜀
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
而不可得，故為此三詩以寄子由 饋歲
別歲 守歲……………一五九

和子由踏青……………一六一

和子由蠶市……………一六二

客位假寐……………一六三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善飲酒，未七十而致仕	一六四
中隱堂詩并敘	一六五
題寶雞縣斯飛閣	一六六
重游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一六八
和子由寒食	一六九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題畫文殊、普賢	一七〇
妒佳月	一七二
次韻子由以詩見報編禮公，借雷琴，記舊曲	一七三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礮溪。是日宿號縣。二十五日晚，自號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一七三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礮溪，天未明	一七四

是日自礮溪，將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	一七四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一七五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一七六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	一七九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一八〇
讀道藏	一八一
南溪有會景亭，處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予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向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爲製名曰招隱。仍爲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	一八二
扶風天和寺	一八三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	一八三

小酌，至晚……………一八三

九月中曾題二小詩於南溪竹上，既而忘

之，昨日再游，見而錄之……………一八四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茅堂，予以其所

處最爲深邃，故名之曰避世堂……………一八四

溪堂留題……………一八五

卷五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次韻子由種菜久旱不生……………一九一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

遊，往返四日，得十一詩，寄子由同作

樓觀 五郡 授經臺 大秦寺 四遊潭 南寺

北寺 馬融石室 玉女洞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

兩瓶，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給，因破竹爲契，使寺

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 自仙遊

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復憩其上……………一九二

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游南溪，醉後，

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

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

也。次其韻……………一九八

大老寺竹間閣子……………一九九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

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

德泉世亂則竭」者也……………一九九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二〇〇

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二〇八

次韻子由論書……………二〇九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澄泥硯……………二一一

竹籟……………二二二

羨陂魚……………二二二

凌虛臺……………二二四

和子由苦寒見寄……………二二五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

以其徒會獵園下……………二二六

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甲辰十二月八

日鳳翔官舍書	二二八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二二九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	二三〇
和董傳留別	二三一
驪山三絕句	二三二
華陰寄子由	二三四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	二三五
謝蘇自之惠酒	二三六
入館	二三七
贈蔡茂先	二三七
卷六 古今體詩五十六首	
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	二三三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二三四
石蒼舒醉墨堂	二三五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二三七
次韻楊褒早春	二三八
次韻柳子玉見寄	二四〇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二四〇
送劉放倅海陵	二四二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二四四
綠筠亭	二四六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二四七
送呂希道知和州	二四八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二五〇
次韻王誨夜坐	二五一
送蔡冠卿知饒州	二五二
宋叔達家聽琵琶	二五四
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	二五五
送劉道原歸觀南康	二五七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爲和之	二六〇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二六三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二六五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二六九

傅堯俞濟源草堂 二七一

陸龍圖詵挽詞 二七二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二七三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 二七四

陪歐陽公燕西湖 二七五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二七七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二七八

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二八一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二八二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二八三

濠州七絕塗山 彭祖廟 逍遙臺 觀魚臺 虞姬
墓 四望亭 浮山洞 二八四

泗州僧伽塔 二八九

龜山 二九一

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還 二九二

十月十六日記所見 二九三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 孫巨源 劉莘老 二九四

卷七 古今體詩四十五首

游金山寺 三〇七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三〇八

甘露寺 三一〇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三一四

次韻柳子玉二首地爐 紙帳 三一五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三一六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 三一九

再和 三二一

遊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三二三

戲子由 三二四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三二六

姚屯田挽詞 三二八

送岑著作 三二九

雨中明慶賞牡丹 三三〇

吉祥寺賞牡丹 三三〇

吉祥寺僧求閣名	三三一
和劉道原見寄	三三一
和劉道原詠史	三三二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	三三三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三三四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	
無花，今歲盛開二首	三三五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三三七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	三三七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三三九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三四二
宿餘杭法喜寺，寺後綠野堂，望吳興諸	
山，懷孫莘老學士	三四二
宿臨安淨土寺	三四四
自淨土寺步至功臣寺	三四五
遊徑山	三四七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	

湖上	三五〇
宿望湖樓再和	三五二
夜泛西湖五絕	三五二
卷八 古今體詩六十八首	
求焦千之惠山泉詩	三六一
答任師中次韻	三六二
沈諫議召遊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	
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	
首，因用其韻	三六三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三六四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三六五
監試呈諸試官	三六六
望海樓晚景五絕	三六八
試院煎茶	三七〇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三七一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	
世者	三七三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三七五
 催試官考較戲作……………三七六
 八月十七日，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
 日榜出，余與試官兩人復留，五首……………三七七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三七九
 和陳述古拒霜花……………三八〇
 梵天寺見僧守誼小詩清婉可愛，次韻……………三八〇
 聽賢師琴……………三八一
 秋懷二首……………三八二
 哭歐陽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三八三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三八四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
 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
 賀之……………三八六
 湯村開運鹽河中督役……………三八八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三九〇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三九一

鹽官絕句四首 南寺千佛閣 北寺悟空禪師塔
 塔前古檜 僧爽白雞……………三九二
 六和寺沖師闡山溪爲水軒……………三九四
 冬至日獨遊吉祥寺……………三九四
 後十餘日復至……………三九五
 戲贈……………三九五
 和人求筆迹……………三九五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三九六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三九七
 再用前韻寄莘老……………三九八
 畫魚歌……………三九八
 鴉種麥行……………三九九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四〇〇
 和邵同年戲贈賈收秀才二首……………四〇一
 吳中田婦歎……………四〇四
 遊道場山何山……………四〇五
 莘老葺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

說乞名與詩	四〇六
贈孫莘老七絕	四〇六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老	四一〇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四二二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四三二
卷九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四三一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雜興》，作《古意》一首答之	四三二
次韻答章傳道見贈	四三四
法惠寺橫翠閣	四三六
祥符寺九曲觀燈	四三七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四三七
正月二十一日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	四三七

春	四二八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爲移廚飲湖上	四二九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四三〇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四三〇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	四三二
獨游富陽普照寺	四三三
自普照遊二菴	四三四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琉璃盆，盆既破碎，丹亦爲人爭奪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二首	四三五
新城道中二首	四三六
山村五絕	四三七
癸丑春分後雪	四四〇
湖上夜歸	四四〇

同曾元恕遊龍山，呂穆仲不至……………四四一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四四二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四四三

贈別……………四四四

次韻代留別……………四四四

月兔茶……………四四五

薄命佳人……………四四五

吉祥寺花將落而述古不至……………四四六

述古聞之，明日即至，坐上復用前韻同賦……………四四六

李鈐轄座上分題戴花……………四四六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四四七

於潛僧綠筠軒……………四四八

於潛女……………四四八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

二首……………四四九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四五〇

寶山晝睡……………四五一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四五一

五月十日，與呂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同泛湖遊北山……………四五三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四五三

席上代人贈別三首……………四五五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電也……………四五六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九首 暴雨初晴樓上晚景 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 韓子華石淙莊……………四五六

贈上天竺辯才師……………四六四

卷十 古今體詩五十二首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四七三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四七四

病中遊祖塔院……………四七五

虎跑泉……………四七六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四七六

弔天竺海月辯師三首……………四七九

孤山二詠并引 柏堂 竹閣……………四八〇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四八一

有美堂暴雨……………四八二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四八四

東陽水樂亭……………四八六

與周長官、李秀才游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韻二首……………四八八

臨安三絕將軍樹 錦溪 石鏡……………四八九

登玲瓏山……………四九二

宿九仙山……………四九二

陌上花三首并引……………四九三

游東西巖……………四九四

宿海會寺……………四九六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四九七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五〇〇

再遊徑山……………五〇一

洞霄宮……………五〇三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五〇四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韻……………五〇五

九日，尋臻闍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五〇六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二首……………五〇七

遊諸佛舍，一日飲齏茶七盞，戲書勤師壁……………五〇八

九日，湖上尋周、李二君，不見，君亦見尋

於湖上，以詩見寄，明日，乃次其韻……………五〇九

送杭州杜、戚、陳三掾罷官歸鄉……………五二〇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

以新詩為貺，歎味不已，次韻奉和……………五二一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餞魯少卿……………五二二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五二三

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五二三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

可以覆而不蹶，以為鼎則不足，疑其飲

器也。胡有詩，答之……………五二四

卷十一 古今體詩七十四首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五三一

贈治易僧智周……………五三二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今作

詩……………五三三

書雙竹湛師房二首……………五三四

寶山新開徑……………五二五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五二五

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五二七

觀子玉郎中草聖……………五二七

李頎秀才善畫山，以兩軸見寄，仍有詩，次

韻答之……………五二七

雪後至臨平，與柳子玉同至僧舍，見陳尉

烈……………五二八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卧病退院……………五二九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五二九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五三一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

湖……………五三二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五三三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五三四

古纏頭曲……………五三五

刁同年草堂……………五三六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	五三七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	五三八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五三九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	
道人	五四〇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	五四〇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	
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五四一
柳氏二外甥求筆迹二首	五四二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	
吳中	五四四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游金山	五四四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卧寶覺禪榻，	
夜分方醒，書其壁	五四四
送柳子玉赴靈仙	五四五
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退圃 逸堂	
遯軒 遠樓	五四六

遊鶴林、招隱二首	五四七
書普慈長老壁	五四八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五四八
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之什，	
余時以劉道原見訪，滯留京口，不及赴	
此會，二首	五五〇
書焦山綸長老壁	五五二
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	五五二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五五三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	五五六
遊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	
特奇，爲作小詩	五五六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	
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	五五七
無錫道中賦水車	五五七
虎丘寺	五五八
劉孝叔會虎丘，時王規父齋素祈雨，不	

至，二首……………五六〇

蘇州閭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五六一

次韻沈長官二首……………五六三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二首……………五六四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五六六

安平泉……………五六七

贈張刁二老……………五六八

卷十二 古今體詩四十二首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人一小院，闐然無人。有一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鄰之僧。曰：「此雲閣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五七五

聽僧昭素琴……………五七六

僧惠勤初罷僧職……………五七六

遊靈隱高峰塔……………五七七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元素……………五七八

海會寺清心堂……………五七八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茶，有懷子由弟二首……………五七九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迹罕到……………五八〇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五八一

梅聖俞詩集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五八二

與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五八四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五八五

贈寫真何充秀才……………五八七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菴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西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

湖	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五八八
單	同年求德興俞氏聚遠樓詩三首……	五九〇
潤	州甘露寺彈箏……	五九一
平	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五九三
次	韻陳海州書懷……	五九四
次	韻陳海州乘槎亭……	五九四
次	韻孫職方蒼梧山……	五九五
次	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見寄五絕……	五九六
王	莽……	五九九
董	卓……	五九九
虎	兒……	六〇〇
鐵	溝行贈喬太博……	六〇一
雪	後書北臺壁二首……	六〇二
謝	人見和前篇二首……	六〇五
除	夜病中贈段屯田……	六〇七
卷	十三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喬	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六一三
二	公再和亦再答之……	六一四
蘇	州姚氏三瑞堂……	六一六
莫	笑銀杯小答喬太博……	六一七
送	段屯田分得干字……	六一七
和	段屯田荆林館……	六一八
出	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六一八
遊	廬山，次韻章傳道……	六一九
廬	山五詠 廬敷洞 飲酒臺 聖燈巖 三泉 障	
日	峯……	六二〇
次	韻章傳道喜雨……	六二二
謝	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六二四
惜	花……	六二五
和	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	六二六
和	子由四首 韓太祝送游太山 送春 首夏官舍	
即	事 送李供備席上和季詩……	六二七
西	齋……	六三〇

小兒……………六三一

寄劉孝叔……………六三一

孔長源挽詞二首……………六三七

寄呂穆仲寺丞……………六三九

余主簿母挽詞……………六四〇

答陳述古二首……………六四一

張安道樂全堂……………六四一

張文裕挽詞……………六四三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六四四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六四五

祭常山回小獵……………六四七

和梅戶曹會獵鐵溝……………六四八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六四九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六四九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過舊游 見題壁 竹閣……………六五二

見憶……………六五二

送趙寺丞寄陳海州……………六五三

和蔣夔寄茶……………六五三

光祿菴二首……………六五五

卷十四 古今體詩六十五首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

僕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倚几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撥滯悶也。二首……………六六三

答李邦直……………六六五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湖橋 橫湖 書軒

- 冰池 竹塢 荻蒲 蓼嶼 望雲樓 天漢臺 待月臺 二樂樹 瀟泉亭 吏隱亭 霜筠亭 無言亭 露香亭 涵虛亭 溪光亭 過溪亭 披錦亭 禊亭 菡萏亭 茶蘼洞 篔簹谷 寒蘆港 野人廬 此君菴 金橙徑 南園 北園……………六六七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六七九

玉盤盃并引……………六八〇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六一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六八二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六八三
奉和成伯兼戲禹功……………	六八三
寄黎眉州……………	六八四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六八五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六八六
薄薄酒二一首并引……………	六八七
同年王中甫挽詞……………	六八九
七月五日二首……………	六九〇
趙郎中見和，戲復答之……………	六九一
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一首并引……………	六九二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六九三
趙既見和復次韻答之……………	六九四
趙郎中往莒縣，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仍用前韻……………	六九五
蘇潛聖挽詞……………	六九六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六九六
送喬施州……………	六九七
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二首……………	六九八
雪夜獨宿柏仙菴……………	七〇〇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七〇〇
別東武流杯……………	七〇二
留別零泉……………	七〇二
留別釋伽院牡丹呈趙倅……………	七〇三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留詩屋壁……………	七〇四
卷十五 古今體詩六十四首	
除夜大雪，留維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	七二三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	七二四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七二五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七二六

送范景仁游洛中……………七二七

次韻景仁留別……………七二〇

書韓幹[△]牧馬圖[▽]……………七二一

京師哭任遵聖……………七二三

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七二五

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七二六

宿州次韻劉涇……………七二七

徐州送交代仲達少卿……………七二八

和孔密州五絕見邸家園留題 春步西園見寄……………七二九

東欄梨花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堂後白牡丹……………七二九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七三一

司馬君實獨樂園……………七三二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七三四

次韻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七三五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七三七

次韻李邦直感舊……………七三八

次韻答邦直、子由五首……………七三九

送顏復兼寄王鞏……………七四二

蝎虎……………七四四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七四五

留題石經院三首……………七四七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七四八

贈王仲素寺丞……………七五〇

陽關詞三首贈張繼愿 答李公擇 中秋月……………七五一

和孔周翰二絕再觀邸園留題 觀靜觀堂效韋蘇州詩……………七五三

答任師中、家漢公……………七五四

初別子由……………七五七

次韻呂梁仲屯田……………七五九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
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
不類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七五九

九日邀仲屯田，爲大水所隔，以詩見寄，
次其韻……………七六〇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
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七六一

代書答梁先……………七六三

送楊奉禮……………七六四

河復并敘……………七六五

登望嶠亭……………七六七

韓幹馬十四匹……………七六七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
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
石，不果。還，游聖女山，山有石室，如

墓而無棺槨，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
子有詩，次其韻，二首……………七六八

贈寫御容妙善師……………七七〇

哭刁景純……………七七二

答呂梁仲屯田……………七七四

答孔周翰求書與詩……………七七五

顏樂亭詩并敘……………七七六

卷十六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送李公恕赴闕……………七八七

張寺丞益齋……………七八八

春菜……………七八九

送鄭戶曹……………七九一

《虔州八境圖》八首并引……………七九一

讀孟郊詩二首……………七九六

章質夫寄惠《崔徽真》……………七九八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七九九

送孔郎中赴陝郊……………八〇〇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八〇一

寒食日答李公擇三絕次韻 八〇二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八〇三

坐上賦戴花得天字 八〇五

夜飲次韻畢推官 八〇六

芙蓉城并敘 八〇七

續麗人行并引 八一一

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二首 八一二

傅子美召李公擇飲，偶以病不及往，公擇
有詩，次韻 八一三

觀子美病中作，嗟歎不足，因次韻 八一三

起伏龍行并敘 八一四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
詩，戲用其韻 八一五

送李公擇 八一六

送筍芍藥與公擇二首 八一七

和孫莘老次韻 八一八

游張山人園 八一九

杜介熙熙堂 八二〇

次韻答劉涇 八二〇

攜妓樂遊張山人園 八二二

種德亭并敘 八二二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
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八二四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八二四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八二五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
甚熟，將入京應舉 八二六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
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
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
作詩謝之 八二九

雨中過舒教授 八三一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八三二

送鄭戶曹	八三三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八三四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八三七
送鄭戶曹賦席上果得榘子	八三九
送胡掾	八四〇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之	八四一
答范淳甫	八四二
次韻答王定國	八四四
和鮮于子駿 [△] 鄆州新堂月夜 [▽] 二首	八四四
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	八四六
卷十七 古今體詩五十三首	
答仲屯田次韻	八五七
次韻子由送趙屺歸觀錢塘，遂赴永嘉	八五八
中秋月寄子由三首	八五九
中秋見月和子由	八六二
答王鞏	八六三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八六四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	八六五
次韻答頓起二首	八六六
九日黃樓作	八六八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	八六九
九日次韻王鞏	八七〇
送頓起	八七〇
送孫勉	八七一
李思訓畫 [△] 長江絕島圖 [▽]	八七二
張安道見示近詩	八七四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八七五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八七六
次韻王鞏獨眠	八七六
登雲龍山	八七七
題雲龍草堂石磬	八七七
次韻王鞏留別	八七八
次韻僧潛見贈	八七九
次韻潛師放魚	八八二

滕縣時同年西園……………八八三

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二首……………八八四

鹿鳴宴……………八八六

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寥師同游戲馬臺，
書西軒壁，兼簡顏長道二首……………八八七

夜過舒堯文戲作……………八八八

十月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八八九

答王定民……………八八九

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八九〇

百步洪二首并敘……………八九一

次韻顏長道送傅倅……………八九四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八九五

祈雪霧豬泉，出城馬上作，贈舒堯文……………八九七

次韻舒堯文祈雪霧豬泉……………八九七

和田國博喜雪……………八九九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九〇〇

贈狄崇班季子……………九〇一

石炭并引……………九〇二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九〇三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
進士不得……………九〇四

送參寥師……………九〇五

卷十八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
槍急萬人呼」為韻，得鳥字……………九一七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九一九

和參寥見寄……………九一九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九二〇

臺頭寺送宋希元……………九二一

種松得徠字……………九二一

游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
多奇峰」為韻，得澤字……………九二二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九二三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今

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和答之	九二五
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九二六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九二六
雪齋	九二七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九二八
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遊， 走筆爲此詩	九三〇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絕	九三一
再次韻答田國博部夫還二首	九三二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 句，次韻答之	九三三
答郡中同僚賀雨	九三三
留別叔通、元弼、坦夫	九三四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九三五
書泗州孫景山西軒	九三九
過泗上喜見張嘉父二首	九三九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九四〇

舟中夜起	九四二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 長老	九四二
大風留金山兩日	九四三
遊惠山并敘	九四四
贈惠山僧惠表	九四六
贈錢道人	九四六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關彥長、徐 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二首	九四七
次韻答參寥	九四八
次韻關令送魚	九五〇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九五〇
端午遍游諸寺得禪字	九五一
送劉寺丞赴餘姚	九五二
卷十九 古今體詩四十九首	
書上訪道人不遇	九六一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	

詩，憶與僕去歲會於彭門折花饋筍故
 事，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亦
 以戲公擇云……………九六二

王鞏清虛堂……………九六四

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九六五

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三首……………九六六

次韻孫祕丞見贈……………九六八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九六八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飢疫，故人往往
 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淨
 慈本長老學者益盛，作此詩寄之……………九七〇

送表忠觀錢道士歸杭并引……………九七〇

舶趨風并引……………九七二

丁公默送蝓蚌……………九七三

送孫著作赴考城，兼寄錢醇老、李邦直，
 二君於孫處有書見及……………九七四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

苦炎「字四首……………九七五

與王郎夜飲井水……………九七八

次韻李公擇梅花……………九七八

送淵師歸徑山……………九八〇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九八一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歿，追
 和其韻……………九八三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花，登峴
 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
 四字……………九八五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九八六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九八七

與胡祠部遊法華山……………九八八

又次前韻贈賈耘老……………九八九

趙閱道高齋……………九九一

送俞節推……………九九二

次韻答孫侔……………九九三

重寄	九九五
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并寄子由二首	九九五
吳江岸	九九八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	九九八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	一〇〇〇
十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以軾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二章	一〇〇〇
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 槐 竹 柏	一〇〇二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一首	一〇〇五
卷二十 古今體詩五十七首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	一〇一七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一〇一八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	一〇一九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	一〇二一
過淮	一〇二二
書磨公詩後并引	一〇二三
游淨居寺并敘	一〇二四
梅花二首	一〇二六
萬松亭并敘	一〇二七
戲作種松	一〇二七
張先生并敘	一〇二八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	一〇二九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	一〇三一
初到黃州	一〇三一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一〇三二	首	一〇四四
次韻前篇	一〇三三	五禽言五首并敘	一〇四五
安國寺浴	一〇三四	石芝并引	一〇四七
安國寺尋春	一〇三五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一〇四九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 株，土人不知貴也	一〇三六	武昌銅劍歌并引	一〇五〇
次韻樂著作野步	一〇三七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 月，子由復至齊安，以詩迎之	一〇五一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洲，正與伍 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從渡江也	一〇三八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一〇五二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 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	一〇四〇	遷居臨臯亭	一〇五三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 寺前東岡上歸，二首	一〇四〇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	一〇五四
雨中看牡丹三首	一〇四二	次韻答子由	一〇五六
次韻樂著作送酒	一〇四三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 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一〇五七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一〇四三	定惠院顯師為余竹下開嘯軒	一〇五八
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	一〇四三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	一〇五九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一〇六一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一〇六二

鐵拄杖并敘……………一〇六三

卷二十一 古今體詩八十六首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

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一〇七七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一〇七八

東坡八首并敘……………一〇七九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一〇八四

任師中挽詞……………一〇八五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為壽，二首……………一〇八六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一〇八七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

詩戲之……………一〇八八

聞捷……………一〇八九

聞洮西捷報……………一〇九〇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一〇九〇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一〇九一

四時詞四首……………一〇九二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一〇九四

雪後到乾明寺遂宿……………一〇九六

冬至日贈安節……………一〇九七

伯父^八送先人下第歸蜀^九詩云：人稀野店休

安枕，路人靈關穩跨驢。安節將去，為

誦此句，因以為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一〇九八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一一〇二

記夢回文二首并敘……………一一〇二

三朵花并敘……………一一〇三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

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

韻……………一一〇五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

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

筆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

予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一一〇五

浚井……………一一〇六

紅梅三首……………一一〇六

次韻子由寄題孔平仲草菴……………一一〇八

二蟲……………一一〇九

陳季常見過三首……………一一〇九

謝人惠雲巾方寫二首……………一一一〇

寒食雨二首……………一一一二

徐使君分新火……………一一一三

次韻答元素并引……………一一一四

蜜酒歌并敘……………一一一五

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一一一六

謝陳季常惠一措巾……………一一一七

贈黃山人……………一一一八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一一一九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并引……………一一二〇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一一二一

魚蠻子……………一一二四

夜坐與邁聯句……………一一二五

次韻和王鞏六首……………一一二六

弔李臺卿并敘……………一一三一

曹既見和復次韻……………一一三三

弔徐德占并引……………一一三四

李委吹笛并引……………一一三六

蜀僧明操思歸書龍丘子壁……………一一三七

卷二十二 古今體詩四十一首

正月三日點燈會客……………一一五三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一一五四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一一五五

食甘……………一一五八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一一五九

元修菜并敘……………一一六〇

日日出東門……………一一六二

寄周安孺茶……………一一六二

南堂五首……………一一六六

次韻子由種杉竹……………一一六八

孔毅父妻挽詞	一二六八
初秋寄子由	一二六九
和黄魯直食筍次韻	一二七〇
聞子由爲郡僚所摺，恐當去官	一二七一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一二七二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一二七五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黑蟻，且誦萬遍，脅不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二首	一二七五
鄧忠臣母周氏挽詞	一二七六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一二七八
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	一二八〇
徐君猷挽詞	一二八一
橄欖	一二八二
東坡	一二八三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	一二八三

十一片	一二八三
和秦太虛梅花	一二八四
再和潛師	一二八五
海棠	一二八六
次韻曹九章見贈	一二八七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爲詩，故辭無倫次	一二八八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余云爲甚酥。	一二八八
潘邠老家造逡巡酒，余飲之，云，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攜家飲郊外，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	一二九〇
贈楊耆并引	一二九一
卷二十三 古今體詩四十四首	
別黃州	一二〇一
和參寥	一二〇二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	一二〇二
岐亭五首并敘	一二〇三

初入廬山三首……………二〇九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

為塵陋。又偽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

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豈至是

哉，乃戲作一絕……………二二〇

圓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

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乃手寫寶

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僊公。僊公

撫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

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

逮事訥長老，識先君云……………二二二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

其婿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

由。曹過廬山，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

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跌坐化

去。子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答余，一

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

次慎韻……………二二二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

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

遵已退居圓通，亦作一絕……………二二四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二二四

廬山二勝并敘 開先漱玉亭 棲賢三峽橋……………二二五

贈東林總長老……………二二八

題西林壁……………二二九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里野

人舍……………二二九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二三〇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二三一

端午游真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二三四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二三五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二三七

白塔鋪歇馬……………二三八

同年程筠德林求先墳二詩 思成堂

歸真亭	……	一二二九
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	……	一二三〇
和李太白并敘	……	一二三二
次韻道潛留別	……	一二三三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二古銅劍	……	一二三四
龍尾硯歌并引	……	一二三五
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	一二三七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	一二三八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生子遯，小名幹兒，頎然穎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	一二三九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	……	一二四〇
卷二十四 古今體詩六十首		
次荆公韻四絕	……	一二五一
張庖民挽詞	……	一二五二

次韻葉致遠見贈	……	一二五四
次韻致遠	……	一二五五
次韻段縫見贈	……	一二五五
次韻杭人裴維甫	……	一二五六
題孫思邈真	……	一二五六
戲作鮑魚一絕	……	一二五七
次韻答寶覺	……	一二五八
同王勝之遊蔣山	……	一二五八
至真州再和二首	……	一二六〇
眉子石硯歌贈胡閻	……	一二六二
贈袁陟	……	一二六四
次韻蔣穎叔	……	一二六五
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游	……	一二六六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二首	……	一二六七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	一二六八
送沈遠赴廣南	……	一二六九

豆粥……………一二七一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一二七二

金山夢中作……………一二七四

次韻周種惠石鈔……………一二七五

贈潘谷……………一二七六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一二七七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一二七八

王中甫哀辭并敘……………一二八〇

廣陵後園題扇子……………一二八二

徐大正閑軒……………一二八三

元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徐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一二八五

別擇公……………一二八五

邵伯梵行寺山茶……………一二八六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一二八六

蔡景繁官舍小閣……………一二八七

和王旂二首……………一二八九

和田仲宣見贈……………一二九二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一二九二

贈梁道人……………一二九四

龜山辯才師……………一二九五

次韻張琬……………一二九六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一二九七

雍秀才畫草蟲八物促織 蟬 蝦蟇 蛭娘 天水牛 蝎虎 蝸牛 鬼蝶……………一二九九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一三〇二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一三〇四

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五十一首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一三二七

書劉君射堂……………一三三八

孫莘老寄墨四首	一三一九
留題蘭皋亭	一三二三
和人見贈	一三二四
和王勝之三首	一三二四
南都妙峰亭	一三二五
記夢并敘	一三二六
寄蘄簞與蒲傳正	一三二七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一三二九
漁父四首	一三二九
春日	一三三一
贈眼醫王彥若	一三三一
李憲仲哀詞并敘	一三三三
王伯敷所藏趙昌花四首	一三三三
梅花	黃葵
芙蓉	芙蓉
山茶	一三三四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一三三六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一三三九
觀杭州鈐轄歐育刀劍戰袍	一三四〇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一三四〇
題王逸少帖	一三四二
書林逋詩後	一三四三
和仲伯達	一三四五
過文覺顯公房	一三四五
雲師無著自金陵來，見余廣陵，且遺余 [△] 支遁鷹馬圖 [▽] 。將歸，以詩送之，且還其畫	一三四五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	一三四六
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三首	一三四九
常州太平寺法華院蒼蘆亭醉題	一三五〇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一三五〇
次韻答賈耘老	一三五二
墨花并敘	一三五三
送竹几與謝秀才	一三五四
贈章默并敘	一三五五
卷二十六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次韻許遵	一三六五

溪陰堂……………一三六六

送穆越州……………一三六七

小飲公瑾舟中……………一三六八

金山妙高臺……………一三六八

贈杜介并敘……………一三六九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
送竹西亭下，留詩為別……………一三七一

贈葛羣……………一三七二

贈王寂……………一三七二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一三七二

送楊傑并敘……………一三七四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為賦此詩……………一三七五

迨作《淮口遇風詩》，戲用其韻……………一三七六

次韻送徐大正……………一三七七

次韻徐積……………一三七七

元豐七年，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
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

歎其壯麗，留一絕云……………一三七八

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絕……………一三七九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一三八〇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一三八一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一三八一

雜詩……………一三八三

遺直坊并敘……………一三八三

鰓魚行……………一三八四

登州孫氏萬松堂……………一三八七

登州海市并敘……………一三八七

奉和陳賢良……………一三九〇

留別登州舉人……………一三九〇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一三九一

書文與可墨竹并敘……………一三九二

次韻趙令鑠……………一三九二

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一三九四

次韻趙令鑠惠酒……………一三九五

送范純粹守慶州	一三九六
次韻王震	一三九八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一三九八
次韻馬元賓	一四〇〇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一四〇一
次韻周邠	一四〇二
次韻胡完夫	一四〇二
次韻錢穆父	一四〇四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毘陵，與完夫 有廬里之約云	一四〇六
次韻穆父舍人再贈之什	一四〇六
次韻答李端叔	一四〇七
次韻答滿思復	一四〇八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一四〇九
卷二十七 古今體詩三十九首	
正月八日招王子高飲	一四二一
和王晉卿并引	一四三二

次韻王觀正言喜雪	一四二四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 《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 一絕	一四二六
送陳睦知潭州	一四二七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	一四二九
再次韻答完夫穆父	一四三一
和蔣發運	一四三二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一四三二
和人假山	一四三五
送王伯敷守虢	一四三五
道者院池上作	一四三七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一四三八
題文與可墨竹并敘	一四三九
次韻錢舍人病起	一四四〇
次韻和王鞏	一四四一
用王鞏韻贈其姪震	一四四二

用王鞏韻，送其姪震知蔡州……………一四四三

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洛州……………一四四四

次韻朱光庭初夏……………一四四五

次韻朱光庭喜雨……………一四四六

奉勅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一四四七

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一四四九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一四五〇

送賈訥倅眉二首……………一四五二

送程建用……………一四五三

次韻李修孺留別二首……………一四五六

次韻黃魯直赤日……………一四五七

武昌西山并敘……………一四五七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用前韻為謝……………一四五九

狄詠石屏……………一四六一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一四六一

號國夫人夜游圖……………一四六二

卷二十八 古今體詩四十五首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一四七三

戲周正孺二絕……………一四七四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一四七四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一四七五

杜介送魚……………一四七六

送杜介歸揚州……………一四七六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一四七七

再和二首……………一四七八

送楊孟容……………一四七九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
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
歲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
舊，亦太平盛事也……………一四八〇

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為謝……………一四八二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一四八二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一四八四

次韻三舍人省上……………一四八五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	一四八六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一四八八
再和二首	一四九一
次韻劉貢父省上	一四九三
再和	一四九三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一四九四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	一四九六
諸公餞子敦，軾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一四九七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一四九八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一四九九
和張昌言喜雨	一五〇〇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一五〇〇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延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一五〇一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一五〇二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一五〇五
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	

由相繼人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	一五〇五
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	一五〇八
郭熙畫秋山平遠	一五〇九
次韻張昌言喜雨	一五二〇
金門寺中見李西臺與二錢惟演、易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	一五二一
卷二十九 古今體詩四十一首	
和穆父新涼	一五三一
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	一五三二
戲用晁補之韻	一五三三
書皇親畫扇	一五三四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	一五三四
書鄆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一五三五
和張耒高麗松扇	一五三六
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	一五三八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	一五三〇

送張天覺得山字……………一五三二
 贈李道士并敘……………一五三三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一五三四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一五三五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一五三六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一五三八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一五四〇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一五四〇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
 讀史官燕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
 各一首，臣軾得《紫薇花絕句》，其詞云：
 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
 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翼日，
 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一五四一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懷
 其人……………一五四四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一五四四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一五四五
 上韓持國……………一五四八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一五四九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一五五〇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一五五〇
 送喬全寄賀君六首并敘……………一五五一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一五五四
卷三十 古今體詩六十三首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一五六三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二首……………一五六五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一五六六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一五六七
 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
 得第，愧甚，作詩送之……………一五六八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一五七〇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
 月二十日，同遊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

爲答	一五七一
韓康公挽詞三首	一五七二
書艾宜畫四首竹鶴 黃精鹿 杏花白鷗	一五七二
蓮龜	一五七四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一五七六
柏石圖詩并敘	一五七八
謝宋漢傑惠李承宴墨	一五七九
慶源宣義王文，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	
雅州戶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樂之。既	
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	
書來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爲戲，請	
黃魯直、秦少游各爲賦一首，爲老人光	
華	一五八〇
次韻許冲元送成都高士敦鈐轄	一五八二
次前韻送程六表弟	一五八三
送周正孺知東川	一五八四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一五八五

虛飄飄	一五八七
碣石菴戲贈湛菴主	一五八七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一五八八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絕句二首	一五八九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一五九〇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一五九一
送曹輔赴閩漕	一五九二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	一五九四
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	
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	
家	一五九五
書《黃庭內景經》尾并敘	一五九六
送蹇道士歸廬山	一五九七
次韻黃魯直戲贈	一五九八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	
圖後	一五九八
卧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	

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法酒，書呈

同院……………一六〇〇

送周朝議守漢州……………一六〇一

木山并敘……………一六〇三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一六〇四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一六〇六

書王定國所藏《烟江疊嶂圖》……………一六〇七

王晉卿作《烟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晉

卿和之，語特奇麗。因復次韻，不獨紀其

詩畫之美，亦為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

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明友忠愛之義

也……………一六〇九

和吳安持使者迎駕……………一六一一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一六一二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

國，小飲清虛堂。定國出數詩，皆佳，而

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

定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稍醒，

各賦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國也……………一六一二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一六一三

和黃魯直效進士作二首歲寒知松柏

款塞來享……………一六一四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

半，書其後……………一六一六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一六一七

范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一六一七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一六一九

再和……………一六二〇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一六二一

再和……………一六二二

卷三十一 古今體詩四十四首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一六三五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傅第

中……………一六三六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宴端門	一六三六
王鄭州挽詞	一六三七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一六三八
呈定國	一六三九
寄傲軒	一六三九
送呂昌朝知嘉州	一六四〇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穎州西齋二首	一六四一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一六四三
次韻錢越州	一六四四
同秦仲二子雨中游寶山	一六四五
去杭州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一六四六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一六四七
送子由使契丹	一六四七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一六四八
坐上復借韻送岢嵐軍通判葉朝奉	一六四九

始於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芡實，可作枕。聞梅丈嗜石，故以遺其子子明學士，子明有詩，次韻	一六五〇
次韻錢越州見寄	一六五一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淘灑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一六五一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	一六五二
送鄧宗古還鄉	一六五五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軾得心字	一六五六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	一六五七
異鵲并敘	一六五九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	一六六〇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一六六一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	

小詩……………一六六二

次韻王忠玉遊虎丘三首……………一六六三

寄蔡子華……………一六六四

和錢四寄其弟蘇……………一六六五

故周茂叔先生濂溪……………一六六六

次周燾韻并敘……………一六六八

送南屏謙師并引……………一六六八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一六六九

卷三十二 古今體詩六十二首

卧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闈黎以詩見招，
次韻答之……………一六七七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
盡，獨牡丹在爾，劉景文左藏和順闈黎詩
見贈，次韻答之……………一六七八

仲天貺、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
歲，既行，作絕句五首送之……………一六七八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一六八〇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
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
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
之……………一六八一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饋其母，有詩相謝，
次韻答之……………一六八二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一六八三

壽星院寒碧軒……………一六八四

書劉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一六八五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一六八五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一六八六

真覺院有落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
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一六八七

又和景文韻……………一六八八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一六八八

觀臺……………一六八八

遊中峰杯泉……………一六八九

贈善相程傑	一六八九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一六九〇
再和并答楊次公	一六九一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	一六九二
菩提寺南漪堂杜鵑花	一六九四
寒具	一六九四
題楊次公春蘭	一六九四
題楊次公蕙	一六九五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一六九六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	一六九六
次韻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	一六九八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一六九八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一六九九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一七〇二
介亭餞楊傑次公	一七〇四
葉教授和溥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井之	

遊	一七〇五
次韻林子中見寄	一七〇六
安州老人食蜜歌	一七〇七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一七〇八
送張嘉州	一七〇九
絕句	一七一〇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一七一〇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一七一〇
和公濟飲湖上	一七一一
次韻景文山堂聽箏三首	一七一二
贈劉景文	一七二三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一七二三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余往見之。嘗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一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一七五七
次韻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	一七五八
書《渾令公宴魚朝恩圖》……………	一七五九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	一七六〇
次前韻答馬忠玉……………	一七六一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 自覺出處老少，羸似樂天，雖才名相遠， 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 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 贈行，作二絕句……………	一七六一
和林子中待制……………	一七六三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一七六四
留別蹇道士拱辰……………	一七六五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 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一七六六
破琴詩并敘……………	一七六八
書破琴詩後并敘……………	一七七〇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和 二首……………	一七七〇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一七七二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雪溪乘輿 四明狂 客 西塞風雨……………	一七七三
題王晉卿畫後……………	一七七四
聽武道士彈賀若……………	一七七五
感舊詩并敘……………	一七七五
卷三十四 古今體詩六十七首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 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 寐，戲作放魚一首……………	一七八七
復次放魚韻，答趙承議、陳教授……………	一七八八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	一七九〇
復次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 弼兄弟……………	一七九〇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	一七九三

泛穎……………一七九四

六觀堂老人草書……………一七九五

次韻劉景文見寄……………一七九六

贈朱遜之并引……………一七九七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一七九八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
飲……………一七九九

臂痛謁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一八〇〇

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一八〇一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唱和，已
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一八〇一

贈月長老……………一八〇二

次韻答錢穆父，穆父以僕得汝陰，用杭越酬
唱韻作詩見寄……………一八〇四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
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抑昌其詩也？來
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一八〇四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一八〇六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一八〇七

獨酌試藥玉滑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
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一八〇八

歐陽季默以油烟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
作小詩……………一八〇九

明日復以大魚為饋，重二十斤，且求詩，
故復戲之……………一八一〇

和趙景貺栽檜……………一八一〇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一八一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一八二

聚星堂雪并引……………一八三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
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一八四

喜劉景文至……………一八五

禱兩張龍公，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一八六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

一絕其後	一八二八
西湖戲作一絕	一八二八
送歐陽季默赴闕	一八二八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	一八二九
和劉景文見贈	一八三〇
和劉景文雪	一八三一
次前韻送劉景文	一八三二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	一八三三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旁睨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致，坐皆驚歎	一八三三
次韻趙景貺春思，且懷吳越山水	一八三五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	一八三五
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兄弟，贈趙景貺、陳履常	一八三七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一八三八

送王竦朝散赴闕	一八二九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	一八三〇
閻立本《職貢圖》	一八三一
次韻王滁州見寄	一八三二
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壺作潤筆也	一八三四
洞庭春色并引	一八三五
送路都曹并引	一八三七
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貺佳篇，次韻爲謝	一八三八
次韻陳履常雪中	一八三九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爲謝	一八四〇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二首	一八四一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一八四二
閱世堂詩贈任仲微	一八四三
新渡寺送任仲微	一八四四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一八四四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一八四五	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	一八四六	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為謝	一八七九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一八四七	雙石并敘	一八八〇
卷三十五 古今體詩五十首		和陶飲酒二十首并敘	一八八一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游塗山、荆山，記		次韻范淳甫送秦少章	一八九二
所見	一八六五	聞林夫當徙靈隱寺寓居，戲作靈隱前一首	一八九四
次韻晁无咎學士相迎	一八六八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一八九四
淮上早發	一八七〇	送晁美叔發運右司年兄赴闕	一八九五
次韻徐仲車	一八七一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留余，夜歸，書小詩賀上	一八九六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堤書事見寄	一八七二	石塔寺并引	一八九七
送陳伯修察院赴闕	一八七三	王文玉挽詞	一八九八
送張嘉父長官	一八七五	山光寺送客回，次芝上人韻	一八九八
軾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	一八七六	送芝上人遊廬山	一八九九
次韻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	一八七七	送程德林赴真州	一八九九
再次韻德麟新開西湖	一八七八		

古別離送蘇伯固……………一九〇〇

谷林堂……………一九〇一

余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
矣。都梁山中見杜輿秀才，求學其法，
戲贈二首……………一九〇二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一九〇三

次韻劉景文贈傅義秀才……………一九〇四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
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憂樂出
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
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余衰病，心形
俱瘁，感之作詩……………一九〇四

九日次定國韻……………一九〇五

卷三十六 古今體詩六十五首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一九一九

次韻定國見寄……………一九二〇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一九二一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一九二三

軾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
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
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
詩，并求純父數句……………一九二四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一九二六

次韻錢穆父會飲……………一九二八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
相慶，引滿醉吟……………一九二九

郊祀慶成詩……………一九三〇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一九三三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見和仇池 玉津園 藉田……………一九三四

頃年楊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於
板橋。僕嫌其地湫隘，移書使遷之文
登，因古廟而新之，楊竟不從。不知定
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僕不能

記其云何也，次韻答之……………一九三八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一九三九

余舊在錢塘，同蘇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伯固，可復來開鏡湖耶？伯固有詩，因次韻……………一九四〇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一九四〇

次天字韻答岑巖起……………一九四二

次韻蔣穎叔二首扈從景靈宮 凝祥池……………一九四三

和叔盜畫馬……………一九四四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爲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語。僕以爲晉卿豈可終閉不與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一九四五

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二詩之意……………一九四七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謝……………一九四九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一九四九

次丹元姚先生韻二首……………一九五〇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一九五三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宴射……………一九五四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一九五五

戲答王都尉傳柑……………一九五六

送蔣穎叔帥熙河并引……………一九五七

再送二首……………一九五八

次韻穎叔觀燈……………一九五九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一九六〇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一九六〇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一九六一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一九六二
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以「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爲韻，軾得先字，且贈	
以魚枕杯四，馬箠一	一九六四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一九六六
呂與叔學士挽詞	一九六七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	
繼作，復次其韻	一九六九
次韻王定國書丹元子寧極齋	一九六九
王仲至侍郎見惠釋栝，種之禮曹北垣下，	
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一九七〇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首	一九七一
表弟程德孺生日	一九七二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於浴室東	
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汶公乞	
詩，乃復用前韻三首	一九七三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	一九七四

大行太皇太后高氏挽詞二首	一九七六
贈王觀	一九七九
卷三十七 古今體詩四十九首	
東府雨中別子由	一九九一
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一九九二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	一九九四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一九九四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支	一九九六
再次韻曾仲錫荔支	一九九六
次韻滕大夫三首雪浪石 同前 沉香石	一九九七
石芝并引	二〇〇一
鶴歎	二〇〇三
劉醜厮詩	二〇〇三
題《毛女真》	二〇〇五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二〇〇六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二〇〇七
紫團參寄王定國	二〇〇八

寄錮合刷瓶與子由……………二〇〇
 次韻劉燾撫勾蜜漬荔枝……………二〇〇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二〇一
 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二〇二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二〇四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
 篆盤爲壽……………二〇五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
 由……………二〇六
 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進……………二〇七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馱[△]鴛鴦竹石圖[▽]……………二〇八
 次韻聰上人見寄……………二〇九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二〇〇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二〇一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二〇三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二〇三
 臨城道中作并引……………二〇四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二〇五
 黃河……………二〇六
 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二〇七
 過杞贈馬夢得……………二〇八
 過高郵寄孫君孚……………二〇八
 僕所至，未嘗出游。過長蘆，聞復禪師病
 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問矣。明
 日阻風，復留，見之。作三絕句，呈聞
 復，並請轉呈參寥子，各賦數首……………二〇九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
 寄詩爲謝……………二〇一
 贈清涼寺和長老……………二〇三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
 蒸熱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
 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
 年六月，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
 而作是詩……………二〇三

慈湖夾阻風五首	二〇三四
卷三十八 古今體詩三十九首	
壺中九華詩并引	二〇四七
過廬山下并引	二〇四八
望湖亭	二〇四九
江西一首	二〇五〇
秧馬歌并引	二〇五一
八月七日，初入顛，過惶恐灘	二〇五二
鬱孤臺	二〇五三
廉泉	二〇五四
塵外亭	二〇五五
天竺寺并引	二〇五六
過大庾嶺	二〇五六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二首	二〇五七
月華寺	二〇五九
南華寺	二〇六〇
碧落洞	二〇六一

峽山寺	二〇六三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	二〇六四
廣州蒲澗寺	二〇六五
贈蒲澗信長老	二〇六六
發廣州	二〇六七
浴日亭	二〇六七
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二〇六八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二〇七一
寓居合江樓	二〇七一
試筆	二〇七二
無題	二〇七三
朝雲詩并引	二〇七三
寄虎兒	二〇七四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	二〇七五
再用前韻	二〇七六
新釀桂酒	二〇七七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二〇七八

花落復次前韻……………二〇七八

白水山佛迹巖……………二〇七九

詠湯泉……………二〇八二

江郊并引……………二〇八三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二〇八三

卷三十九 古今體詩八十二首

寄鄧道士并引……………二〇九七

上元夜……………二〇九八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
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遊
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
韻，寄邁、迨一首……………二〇九九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
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
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
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二一〇〇

龍尾石硯寄猶子遠……………二一〇一

惠州近城數小山，類蜀道。春，與進士許
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且醉，作詩以記。
適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
上諸友，庶使知予未嘗一日忘湖山
也……………二一〇二

二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
槐葉冷淘……………二一〇二

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并引……………二一〇三

次韻正輔表兄江行見桃花……………二一〇七

追錢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為別……………二一〇九

再用前韻……………二一一〇

游博羅香積寺并引……………二一一一

戲和正輔一字韻……………二一一三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并引……………二一一四

贈王子直秀才……………二一一八

江漲用過韻……………二一一八

連雨江漲二首	二二〇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二二一
枕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	二二二
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二二三
真一酒并引	二二四
次韻程正輔遊碧落洞	二二四
荔支歎	二二六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	二二八
和子由次月中梳頭韻	二二八
和陶讀山海經并引	二二九
和陶貧士七首并引	二三六
江月五首并引	二四〇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二四二
和陶己酉歲九月九日并引	二四四
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	二四五
佛	二四五
同正輔表兄游白水山	二四七

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	二四八
與正輔遊香積寺	二五〇
答周循州	二五一
食檳榔	二五二
送惠州押監	二五四
送佛面杖與羅浮長老	二五四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	二五四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二五五
小圃五詠人參 地黄 枸杞 甘菊 薤苢	二五六
雨後行菜圃	二六一
殘臘獨出二首	二六一
卷四十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新年五首	二八一
和陶詠二疏	二八三

和陶詠三良……………二八四

和陶詠荆軻……………二八五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

士宗一問疾……………二八七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二八八

贈曇秀……………二九〇

和郭功甫韻送芝道人游隱靜……………二九一

和陶移居二首并引……………二九一

食荔支二首并引……………二九二

寄高令……………二九四

遷居并引……………二九四

和陶桃花源并引……………二九六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二九八

兩橋詩并引 東新橋 西新橋……………二九九

擷菜并引……………三〇一

悼朝雲并引……………三〇二

縱筆……………三〇三

丙子重九二首……………三〇三

和陶乞食……………三〇四

和陶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三〇五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三〇六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三〇九

贈陳守道……………三二〇

辨道歌……………三二一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

陸道士皆和，予亦次其韻……………三二三

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

首……………三二四

和陶酬劉柴桑……………三二六

和陶歲暮作和張常侍并引……………三二六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盡，

乃得泉……………三二七

和陶時運四首并引……………三二八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三三〇

又次韻二守許過新居……………二二〇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二一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二二三
 和陶答龐參軍六首并引……………二二三
 種茶……………二二五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二二六

卷四十一 古今體詩六十首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
 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
 及，作此詩示之……………二二三
 和陶止酒并引……………二二五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
 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
 雨，戲作此數句……………二二六
 次前韻寄子由……………二二八
 儋耳山……………二二五〇
 和陶還舊居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二二五〇

夜夢并引……………二五一
 和陶連雨獨飲二首并引……………二五二
 和陶示周掾祖謝遊城東學舍作……………二五三
 糴米……………二五四
 和陶勸農六首并引……………二五四
 聞子由瘦……………二五七
 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
 坐，乃無一事……………二五八
 和陶赴假江陵夜行……………二五九
 和陶九日閑居并引……………二五九
 和陶擬古九首……………二六〇
 和陶東方有一士……………二六六
 次韻子由三首東亭 東樓 椰子冠……………二六七
 和陶停雲四首并引……………二六九
 和陶怨詩示龐鄧……………二七一
 和陶雜詩十一首……………二七二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二七九

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并引……………二二八〇

和陶贈羊長史并引……………二二八一

入寺……………二二八三

獨覺……………二二八四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二二八四

謫居三適三首 旦起理髮 午窗坐睡 夜卧濯

足……………二二八五

卷四十二 古今體詩三十六首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二二〇一

次韻子由浴罷……………二二〇二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二二〇三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

皆粲然可觀。子由有詩相慶也，因用

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二二〇四

和陶形贈影……………二二〇六

和陶影答形……………二二〇七

和陶神釋……………二二〇七

和陶使都經錢溪……………二二〇八

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已上冢。余攜

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

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儋人之安貧守

靜者也……………二二〇八

去歲，與子野游逍遙堂。日欲沒，因並西

山叩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於

西堂。今歲索居儋耳，子野復來，相

見，作詩贈之……………二二〇九

觀棋并引……………二二一〇

和陶和劉柴桑……………二二一一

新居……………二二一二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二二一二

宥老楮……………二二一三

和陶西田穫早稻并引……………二二一五

和陶下撰田舍穫……………二二一六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

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

無此味也……………二三二六

和陶戴主簿……………二三二七

和陶游斜川……………二三二八

子由生日……………二三二九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二三三〇

和陶與殷晉安別……………二三三一

贈鄭清叟秀才……………二三三二

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

三首……………二三三三

倦夜……………二三三四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二三三四

和陶王撫軍座送客……………二三三六

和陶答龐參軍……………二三三六

縱筆三首……………二三三七

夜燒松明火……………二三三八

貧家淨掃地……………二三三九

卷四十三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

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二首……………二三四一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

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二首……………二三四四

追和戊寅歲上元……………二三四五

五色雀并引……………二三四六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二首……………二三四七

安期生并引……………二三四九

答海上翁……………二三五〇

和陶郭主簿二首并引……………二三五〇

司命宮楊道士息軒……………二三五二

贈李兕彥威秀才……………二三五二

葛延之贈龜冠……………二三五四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二三五四

和陶始經曲阿……………二三五五

歸去來集字十首并引……………二三五六

真一酒歌并引……………二三五九

汲江煎茶……………二三六二

別海南黎民表……………二三六二

儋耳……………二三六三

余來儋耳，得吠狗，曰烏紫，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泅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二三六四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二三六四

洞酌亭并引……………二三六五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二三六六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二三六七

兩夜宿淨行院……………二三六八

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二三六八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已居其中，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二三六九

歐陽晦夫惠琴枕……………二三七〇

琴枕……………二三七〇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岳，留詩壁上云：閑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二三七一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謝之……………二三七二

留別廉守……………二三七三

瓶笙并引……………二三七三

卷四十四 古今體詩三十五首

次韻王鬱林……………二三八五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二三八六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僕與小兒過同游東山浮金堂，戲作此詩……………二三八七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二三八八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二三八九

書韓幹二馬……………二三八九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二三九〇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二三九一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二三九二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二
 首……二三九三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倅蕭
 大夫……二三九四
 跋王進叔所藏畫五首徐熙杏花 趙昌四季
 〔芍藥 躑躅 寒菊 山茶〕……二三九五
 韋偃牧馬圖……二三九七
 廣州何道士衆妙堂……二三九八
 和黃秀才鑑空閣……二三九九
 題靈峰寺壁……二四〇〇
 何公橋……二四〇二
 次韻鄭介夫二首……二四〇四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二四〇七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夢
 扁舟浮震澤，雪浪橫空千頃白。覺來
 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

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
 示予，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
 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知己
 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
 寄此詩……二四〇八
 追和沈遼贈南華詩……二四〇九
 曹溪夜觀《傳燈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
 占……二四一〇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二四一〇
 狄韶州煮蔓菁蘆菹羹……二四一二
 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二四一三
 李伯時畫其弟亮工《舊隱宅圖》……二四一三
 書堂嶼……二四一四
卷四十五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
 竿。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此山長老。
 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爲他

時語錄中第一問……………二四三三

贈嶺上老人……………二四二四

贈嶺上梅……………二四二四

余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
北，次前韻……………二四二四

過嶺二首……………二四二六

留題顯聖寺……………二四二七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峰，豐
下銳上，俚人謂之雞籠山，予更名獨
秀峰。今復過之，戲留一絕……………二四二八

鬱孤臺……………二四二九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復次前
韻……………二四二九

贈虔州術士謝晉臣……………二四三〇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二四三〇

次韻陽行先……………二四三一

乞數珠贈南禪湜老……………二四三二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二四三三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二四三四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二四三六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
之，二首……………二四三六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二四三八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二四三九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二四四〇

崔文學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
之，則孫介夫之甥也。故復用前韻，賦
一篇，示志舉……………二四四一

畫車二首……………二四四二

寄題潭州徐氏春暉亭……………二四四四

次韻江海叔二首……………二四四四

次韻江海叔兼呈器之……………二四四五

寒食與器之遊南塔寺寂照堂……………二四四六

絕句……………二四四七

器之好談禪，不喜遊山，山中筍出，戲語	
器之可同參玉版長老，作此詩	二四七
王子直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	
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	二四八
戲贈虔州慈雲寺鑑老	二四八
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二，讀書作詩不	
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	二四九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鬢髮，問其年，生	
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二五〇
贈詩僧道通	二五一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二五二
劉壯輿長官是是堂	二五二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	
口，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	
自解云	二五四
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	二五四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二五五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二五六
戲贈孫公素	二五六
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	
子	二五七
夢中作寄朱行中	二五八
答徑山琳長老	二五九
卷四十六 帖子詞口號六十五首	
春帖子詞 皇帝閣六首 太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后	
閣六首 皇太妃閣五首 夫人閣四首	二四七
端午帖子詞 皇帝閣六首 太皇太后閣六首 皇太	
后閣六首 皇太妃閣五首 夫人閣四首	二四八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二四九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二四九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二四九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二五〇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致語口號	二五〇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二五〇

齋日致語口號……………二五〇六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二五〇八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二五〇八

黃樓致語口號……………二五〇九

王氏生日致語口號……………二五一一

卷四十七 補編古今體詩六十七首

嚴顏碑……………二五一九

永安宮……………二五二〇

戲作賈梁道詩并引……………二五二一

嘲子由……………二五二二

題永叔會老堂……………二五二三

留題徐氏花園二首……………二五二四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二五二五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二五二五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二五二六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二五二八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二五二八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二五二九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二五二九

次韻回文三首……………二五三〇

附江南本織錦圖上回文原作三首……………二五三一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二五三二

贈人……………二五三三

寄子由……………二五三四

題沈君琴……………二五三四

洗兒戲作……………二五三五

贈江州景德長老……………二五三六

半山亭……………二五三六

常山贈劉鋹	二五三七
送范德孺	二五三七
獲鬼章二十韻	二五三八
次韻子由題《憩寂圖》後	二五四一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二五四二
次韻黃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二五四三
次韻黃夷仲茶磨	二五四四
和錢四寄其弟蘇	二五四五
病後醉中	二五四五
謝曹子方惠新茶	二五四五
此君軒	二五四六
參寥惠楊梅	二五四七
秋晚客興	二五四七
秋興三首	二五四八
書辯才白雲堂壁	二四九九
觀湖二首	二五五〇
醉題信夫方丈	二五五一

龐公	二五五一
戲書	二五五二
三萼牡丹	二五五二
美哉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	二五五三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二五五四
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	二五五五
散郎亭	二五五六
柏家渡	二五五六
清遠舟中寄耘老	二五五七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 是蜀僧隱巒所作，題詩於其下	二五五八
贈包安靜先生茶二首	二五五八
過海得子由書	二五五九
過黎君郊居	二五六〇
和陶歸去來兮辭并引	二五六〇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	二五六三
南華老師示四韻，事忙，姑以一偈答	二五六三

之……………二五六四

過嶺寄子由……………二五六五

夢中絕句……………二五六六

卷四十八 補編古今體詩一百七十五首

戲足柳公權聯句并引……………二五八四

送別……………二五八四

顏闔……………二五八五

夢雪……………二五八六

戲贈田辨之琴姬……………二五八七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二五八七

寒食夜……………二五八八

和寄天選長官……………二五八八

次韻張甥棠美晝眠……………二五九〇

陸蓮菴……………二五九〇

書寄韻……………二五九一

謁敦詩先生因留一絕……………二五九一

絕句二首……………二五九二

春夜……………二五九二

醉睡者……………二五九三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諭馬者，用「吃蹶」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二五九三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二五九三

題李景元畫……………二五九四

又答蘊帳……………二五九五

壽陽岸下……………二五九五

春日與閑山居士小飲……………二五九六

村醪二尊獻張平陽……………二五九六

失題……………二五九七

題王維畫……………二五九八

和張均題峽山……………二五九九

題女唱驛……………二五九九

送虢令趙薦……………二六〇〇

謝張太原送蒲桃……………二六〇〇

讀 [△] 晉史	二六〇〇
讀 [△] 王衍傳	二六〇一
讀後魏 [△] 賀狄干傳	二六〇二
送司勳子才丈赴梓州	二六〇二
送宋君用遊輦下	二六〇三
詠怪石	二六〇五
題西湖樓	二六〇六
題雙竹堂壁	二六〇六
風水洞聞二禽	二六〇七
法惠小飲以詩索周開祖所作	二六〇七
次韻陳時發太博雙竹	二六〇七
周夫人挽詞	二六〇八
天聖二僧皆蜀人，不見，留二絕	二六〇八
會飲有美堂，答周開祖湖上見寄	二六〇九
和吳少卿絕句	二六〇九
題沈氏天隱樓	二六一〇
和人登海表亭	二六一〇

會雙竹席上，奉答開祖長官	二六一一
次韻答開祖	二六一一
北山廣智大師，回自都下，過期而歸，時率開祖、無悔同訪之，因留淥淨堂、竹鶴二絕	二六一二
欲往湖州，見孫莘老，別公輔、希元、彥遠、醇之、穆仲	二六一二
富陽道中	二六一二
贈青灘將謝承制	二六一三
過雒州驛，見蔡君謨題詩壁上云：「綽約新嬌生眼底，逡巡舊事上眉尖。春來試問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不知爲誰而作也？和一首	二六一三
黃州春日雜書四絕	二六一四
晚遊城西開善院，泛舟暮歸，二首	二六一五
和人雪晴書事	二六一六
奉酬仲閔食新麪湯餅，仍聞糴麥甚盛，因	二六一六

以戲之……………二六六

讀仲閔詩卷，因成長句……………二六七

送酒與崔誠老……………二六七

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喜作
挽歌，酒酣發聲，坐為淒然。郭生言吾
恨無佳詞。因為略改樂天《寒食》詩歌
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二六八

戲作切語竹詩……………二六八

山行見月四言……………二六九

憶黃州梅花五絕……………二七〇

訪散老不遇……………二七一

和王定國……………二七一

試院觀伯時畫馬絕句……………二七一

出局偶書……………二七二

覓俞俊筆……………二七二

鼠須筆……………二七三

琴枕……………二七三

書李宗晟《水簾圖》……………二七四

書《龍馬圖》……………二七四

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
心是道，只言道在西方妙。還如瞽者
望長安，長安在東向西笑。」東坡居士
代答云……………二七四

燈花一首贈王十六……………二七五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
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
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以記異
夢矣，復說偈云……………二七五

和芝上人竹軒……………二七五

戲贈秀老……………二七六

和晁美叔老兄……………二七六

暮歸……………二七六

待旦……………二七七

約吳遠遊與姜君弼吃曹饅頭……………二七七

除夕，訪子野食燒芋，戲作……………	二六二八
北歸度嶺寄子由……………	二六二八
《鳴泉思》，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	
時弗與，民咸思之。鳴泉故基堙圯殆	
盡，眉山蘇軾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	
思之……………	二六二八
豐年有高廩詩……………	二六二九
萬菊軒……………	二六二九
韓幹馬……………	二六三〇
送煮菜贈包安靜先生……………	二六三〇
沿流館中得二絕句……………	二六三〇
夢中賦裙帶……………	二六三二
王定國自彭城往南都，時子由在宋幕，求	
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句與之……………	二六三二
贈黃州官妓……………	二六三三
六言樂語……………	二六三三
題領巾絕句……………	二六三四

書裙帶絕句……………	二六三四
虎跑泉……………	二六三四
端硯詩……………	二六三五
張無盡過黃州，徐君猷爲守，有四侍人，	
姓爲孫、姜、閻、齊，適張夫人攜其一往	
壻家，既暮復還，乃閻姬也，最爲徐所	
寵，因書絕句云……………	二六三六
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	二六三七
咏檳榔……………	二六三八
醉中題鮫綃詩……………	二六三八
無題……………	二六三九
雅安人日次舊韻二首……………	二六四〇
和代器之……………	二六四一
自題金山畫像……………	二六四一
《歸來引》送王子立歸筠州……………	二六四二
黃泥坂詞……………	二六四三
清溪詞……………	二六四四

上清詞……………二六四四

山坡陀行……………二六四六

醉翁操并引……………二六四八

次韻借觀[△]睢陽五老圖[▽]……………二六四九

題金山寺回文體……………二六五〇

贈姜唐佐……………二六五〇

水月寺……………二六五一

半月泉附題名蘇軾、曹輔、劉季孫、鮑朝
懋、鄭嘉會、蘇固同遊。元祐六年三月
十一日……………二六五一

遊何山……………二六五二

自題臨文與可畫竹……………二六五二

寶墨亭……………二六五二

雙井白龍……………二六五三

瑞金東明觀……………二六五三

題清淮樓……………二六五四

西湖絕句……………二六五四

戲答佛印……………二六五四

失題三首……………二六五五

來鶴亭……………二六五五

劉顥宮苑，退老於廬山石碑菴，顥，陝西
人，本進士換武，家有聲伎……………二六五六

龍山補亡并引……………二六五八

牡丹……………二六六〇

蓮……………二六六〇

西湖壽星院明遠堂……………二六六〇

牡丹和韻……………二六六一

慈雲四景 甘露泉 白雲居 娑羅樹 鸚鵡院……………二六六一

過金山寺一首……………二六六三

失題二首……………二六六三

雪詩八首……………二六六四

失題二首……………二六六五

戲答佛印偈……………二六六六

過都昌……………二六六六

登廬山……………	二六六
無題七絕一首……………	二六七
送馮判官之昌國……………	二六七
句……………	二六八
卷四十九 他集互見古今體詩四十七首	
老翁井……………	二六九
送蜀僧去塵……………	二六九
和人回文五首……………	二六九
送淡公二首……………	二七〇
黃州……………	二七〇
古風……………	二七〇
無題……………	二七〇
古意……………	二七〇
雷州八首……………	二七〇
申王畫馬圖……………	二七一
老人行……………	二七一

又贈老謙……………	二七一
送公爲游淮南……………	二七五
池上二首……………	二七六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	二七七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二七八
再過泗上二首……………	二七九
驪山……………	二七〇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	二七二
滄洲亭懷古……………	二七三
戲咏子舟畫兩竹兩鸚鵡……………	二七三
贈山谷子……………	二七四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	
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爲賦之……………	二七五
題廬鴻一《學士堂圖》……………	二七六
李白謫仙詩……………	二七八
飲酒四首……………	二七八
游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	二八一

輓轡歌	二七三二	贈仲勉子文	二七五六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	二七三三	講武臺南有感	二七五六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	二七三四	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二七五七
卷五十 他集互見古今體詩五十二首		題懷素草帖	二七五七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	二七四七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又二十年，在惠州，追錄之以付過，二首	二七五八
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	二七四八	萬州太守高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二小詩	二七六〇
答晁以道索書	二七四八	送柳宜歸	二七六一
陳伯比和回字復次韻	二七四九	謝都事惠米	二七六一
與道源遊西莊，遇齊道人，同往草堂，為齊書此	二七四九	絕句三首	二七六二
答子勉三首	二七五〇	睡起	二七六三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為一噓	二七五三	秋思寄子由	二七六三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章淨館，書贈王觀	二七五四	侯灘	二七六三
東園	二七五四	火星巖	二七六四
藏春塢	二七五五	謝惠猫兒頭笏	二七六四
次韻參寥寄少游	二七五五		

題淨因壁	二七六四
題淨因院	二七六五
同景文詠蓮塘	二七六五
竹枝詞	二七六六
寄歐陽叔弼	二七六六
和黃龍清老三首	二七六七
過土山寨	二七六八
跋姜君弼課冊	二七六九
惠崇蘆雁	二七七〇
和陶擬古九首	二七七〇
次晁无咎韻閻子常攜琴入村	二七七三
增補 輯佚詩二十九首	
和南都趙少師	二七八三
寄汝陰少師	二七八三
秋日寄友人	二七八三
雷巖詩	二七八四
治易洞	二七八四

次韻錢穆父還張天覺行縣詩卷	二七八四
失題一首	二七八四
絕句一首	二七八五
扇	二七八五
僧	二七八五
馬子約送茶，作六言謝之	二七八五
甘蔗	二七八六
謝人送墨	二七八六
送竹香爐	二七八六
山村二首	二七八六
送玉面狸	二七八七
壽叔文	二七八七
潮中觀月	二七八七
獻壽戲作	二七八八
舒嘯亭	二七八八
宿資福院	二七八八
金沙臺	二七八八

題陳公園……………二七八九

題雙楠軒……………二七八九

雨中邀李范菴過天竺寺作……………二七八九

安老亭詩……………二七九〇

題王晉卿畫……………二七九〇

句……………二七九〇

附錄一 銘傳

樂城集墓誌銘……………二八〇三

宋史本傳……………二八一五

附錄二 序跋

趙夔序……………二八三一

王十朋序……………二八三二

陸游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二八三三

鄭羽 補刊施註本跋……………二八三五

宋肇 施註蘇詩序……………二八三五

邵長蘅 題舊本施註蘇詩……………二八三六

查慎行 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例略……………二八三七

翁方綱 蘇詩補註序……………二八三九

馮應榴 蘇文忠詩合註自序……………二八四〇

紀昀 蘇文忠公詩集序……………二八四一

王文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自序……………二八四一

《蘇軾詩集》篇目索引

蘇軾詩集卷一

古今體詩四十首

【誥案】起仁宗嘉祐四年己亥十月，公還朝，侍官師自眉山，發嘉陵，下夔、巫，十二月至荊州作。〔查慎行註〕《南行集敘》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凡與耳目所接者，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之《南行集》。十二月十八日，江陵驛書。按子由《辛丑除日寄》詩云：初來寄荆渚，魚雁賤宜客。楚人重歲時，爆竹聲磔磔。新春始涉五，田凍未生麥。相攜歷唐、許，花柳漸芽坼。蓋己亥十月，先生自眉州入嘉陵江，經戎、瀘、渝、涪、忠、夔諸州，下峽，抵荊州度歲。明年庚子正月，自荊門出陸，由襄、鄧、唐、許至開封，道里歲月，歷歷可考。故《樂城前集》以《郭綸》一首壓卷，《初發嘉州》以下諸詩次之。明萬歷朝焦弱侯敘《東坡外集》，自言得祕閣善本，其編次一如《樂城集》，今從之。施氏原本以《辛丑十一月初赴鳳翔》詩爲冠，己亥、庚子所作弗錄。〔馮應榴合註〕子由所撰先生《墓誌銘》云：有《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明成化間，海虞程氏得宋時曹訓所刻舊本及仁廟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閱，仍依舊本卷帙。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爲《續集》，并刻之，見於李紹《序》中。卽今所稱《東坡七集》也。其《前集》卷首以《辛丑十一月初赴鳳翔》詩爲冠，而《南行集》中詩，皆在《續集》內。則

前、後二集之詩必係先生及子由所編定，其續集諸詩，皆經刪削。是以宋刊施、顧註本，亦照前、後集次序，而續集所載，除遺詩一卷外，皆不採也。今仍從查氏。【語案】趙次公註「江上同舟詩滿篋」句云：即今所謂南行集。次公及見此集，可見南行集當日自爲一集，不在正集之內。此即起辛丑十一月初赴鳳翔之證。合註專苛查註，而首立駁案，引前明作據，知其無能爲矣。其前、後集名之可考者：倅杭爲錢塘集，見烏臺詩案；守密爲超然集，守徐爲黃樓集，見本集與陳師仲書；歸常爲昆陵集，人翰林爲蘭臺集，見傅藻紀年錄，謫儋耳爲海外集，北宋士大夫編次者，見惠洪題跋，今行世者，乃瓊、儋人傳本，語有數冊，皆彼中守牧所遺也。以上諸集詩，分見王、施本中，而其續集詩之有無得失，不可知矣。墓誌所載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惟奏議、內制、外制、和陶集不在內，餘如策論、敘傳、碑、銘、詞賦，並在其中，而其詩之分合，今本多不同。查註謂施編起辛丑赴鳳翔，開卷便錯，固非；合註舉七集本之前、後集，指爲即墓誌之前、後集之所自，以公與子由編定駁之，亦誤。公固自言世之蓄軾詩文者率真僞相半，傅藻亦言全集詩文顛倒錯亂，不可勝計。蓋公盛時，其流傳本已淆矣。註則趙次公編年，趙夔分類，至王本始滙爲集註。施本雖與王異，其排纂實類次公，均有參錯。今施本誤編實繁，查註以客位假寐詩譌陳公弼爲陳襄，指爲施編口舌，此其誤之小者，何足自矜。若神宗挽詞，乃公迫切呼號之甚者，而夾雜起知文、登詩後，以是知此集必非公與子由編定者也。然編年本流傳已久，其諸註於題不了了者，誥以本集所見事實正之，往往與施編符合。如黃州卷內之魚蠻子、惠州卷內與程正輔唱和之類，未易悉數。以是知施編實有所受，而起

自辛丑鳳翔，亦爲公所自定，但其本流傳不一，勢不能無錯亂耳。今凡施編之顯誤者，固當更正，補其不足，而其後先有不盡知者，亦當以施編爲指歸，未可輕議。茲以查、合二註訟蔓，因刪論之。其本集編註集成體例，載卷二總案公赴鳳翔任條下。「案」總案「赴鳳翔任」條下云：施註編年詩，自卷一辛丑赴鳳翔起，至卷二十九辛巳歸常止，又以翰林帖子詞及遺詩爲卷四十，和陶詩爲卷四十一、四十二。邵氏補施註本仍之，外增續補遺二卷，益以錢唐馮景之註。查氏蘇詩補註本，從《樂城集》起嘉祐己亥庚子以《郭綸》詩爲冠之例，採南行之《郭綸》諸詩編爲卷一、卷二。查氏又以施註編年之辛丑鳳翔起，編爲卷三，迄於辛巳歸常，至卷四十五止。其施註之誤編者，爲之改編，而續補遺之非南行諸詩，其時地可爲補編者，及和陶二卷，並分編卷三至卷四十五之內。又以施註目錄有帖子詞，經邵註刪去，仍採編而益以口號，爲卷四十六。其續補遺之未編者十九首及查氏自爲搜採諸詩，列爲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又以施註遺詩、續補遺諸本內之與唐、宋人集內互見諸詩，列入卷四十九、卷五十。此查註本分五十卷之大略也。馮氏合註卷數，仍查註之舊，惟改編《新城道中送張山人歸彭城二首》。誥此本雖分合間有不同，亦仍查註，卷一起嘉祐己亥至卷四十五歸常止，而卷四十六之帖子詞及原採之口號附焉。凡四十五卷中，有施註原編尚誤，而查註、合註並從誤者，有查註改編反誤或經合註駁正及從誤未知者，有原編、改編俱誤而合註從其一者，有合註苛駁致此詩兩無歸宿者，有查註補編續補遺之誤，或經合註駁正及從誤未知者。其類繁多，不能盡舉，今皆據本集考定，分別改編。而補編續補遺之太濫者，仍刪去以歸嚴潔，或以記事例改歸總案條下。再如施註倅杭卷內之《寒食未明至湖上》一首，本集

爲《瑞鷓鴣詞》，而強作七律；南遷卷內之《何公橋》一首，本集爲《何公橋銘》，而強作四言古。如欲援此例，則《瑞鷓鴣詞》可指爲七律者，詞類尚有，而銘、贊中可截取作四、五、七言古者尤多。今此二首，姑仍其舊。又偈語一類，方外問答，不以詩論，舊本多搜採人詩，致查氏補編入集。如欲援此例，則送紀公作偈之類，舊本未採，而查註未編者，尚不乏也。今凡已編者，刪存什一，或附見於總案。又卷十一施註原有之《戲錢道人二首》，亦屬偈類，並列總案卷三十六。《聞潮陽吳子野出家》一首，亦見《斜川集》，查註未能檢對此集，故補編入集，合註已考此集，而仍從其誤。今以無互見卷可歸，則竟刪去。至查註補編僞託淺劣詩太多，今一概嚴刪。合註五十卷後亦附有別採之詩，今詳閱，皆非公作，應毋庸議。又查註卷四十七、卷四十八未編之續補遺及別收外集諸詩，與本集人事時地有據，或採於他書，間有可信者，並詳考補編入集。至查註、合註於詩下引註各本互異之字，今約取紀曉嵐氏所定者什七，合註所從及誥所改定者什一二，作爲定本，刪去所載互異各字。

郭 綸

〔公自註〕綸本河西弓箭手，屢戰有功，不賞。自黎州都監官滿，貧不能歸。今權嘉州監稅。【誥案】公自註，各本小異，有舊註引公語後註作自註者，有取公跋語作自註者，今詳加審定。〔查註〕《漢書》：武帝初，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郡，爲河西五郡。歐陽忞《輿地廣記》：陝西路涼州，漢武威郡，前涼張軌、後涼呂光皆據此。唐武德二年，立涼州，後改河西節度。

《宋史·兵志》：鄉兵者，選自戶籍，團結訓練，以爲防守。陝西保毅，開寶八年發平涼、潘源二縣民治城隍，因立爲保毅弓箭手，因周舊制也。咸平五年，點沿邊丁壯六萬八千人，與正兵同戍邊郡。慶歷初，悉刺爲保捷軍，環慶、保安亦各籍置。蘇轍《樂城集·郭綸》詩云：郭綸本蕃種，騎鬪雄西戎。流落初無罪，因循遂龍鍾。嘉州已經歲，見我涕無窮。自言將家子，少小學彎弓。長遇西鄙亂，走馬救邊烽。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平生事苦戰，數與大寇逢。昔在定川寨，賊來如羣蜂。萬騎擁酋帥，自謂白相公。揮兵取其元，模糊腥血紅。戰勝士氣振，赴敵如旋風。蚩蚩旣裘將，不信勇且忠。遙語相勸誘，一矢摧厥胸。短兵接死地，日落沙塵蒙。馳歸不敢息，馬口銜折鋒。誰知八尺軀，脫命萬死中。忽聞南蠻叛，羽檄行恩恩。將兵赴危難，瘴霧不辭衝。行經賀州城，寂寞無人蹤。攀堞莽不見，人據爲築壙。一旦賊兵下，百計燒且攻。三日不能陷，救至遂得通。崎嶇有成績，元帥多異同。有功不見賞，憔悴落巴賚。已矣復誰信，言之氣恟恟。予不識郭綸，聞此爲歛容。一夫何足言，竊恐悲羣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計功。郭綸未嘗敗，用之可前鋒。

河西猛士無人識，〔馮景註〕《史記·高祖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合註〕《後漢書·竇融傳》：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

日暮津亭閱過船。〔合註〕梁劉孝儀《連珠》：津亭掩馥。【誥案】紀昀曰：二句寫出英雄失路之概。路人但覺驄

馬瘦，〔合註〕杜牧之《聞廣州趙使君死》詩：將軍獨乘鐵驄馬。不知鐵槩大如椽。〔合註〕《說文》：槩，矛也。

椽，椽也。因言「西方久不戰」，〔合註〕《續通鑑長編》：仁宗康定元年，九月，西賊寇三川寨，三班借職郭綸固守，定

川堡得不陷。截髮願作萬騎先。〔合註〕《晉·陶侃傳》：王貢挑戰，侃諭之，截髮爲信。《文選·子虛賦》：選徒萬

騎。我當憑軾與寓目，〔王十朋百家註〕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次於城濮，楚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誥案〕合註以舊王本、集百家註及現行王註本，統稱王註，今從之。看君飛矢集蠻氍〔一〕。〔合註〕文選潘岳馬汧督諫：飛矢雨集。〔誥案〕謂矢集氍廬之上也。

初發嘉州

〔王註胡仔曰〕嘉祐己亥冬，先生與子由侍老泉舟行適楚。〔誥案〕王本集註之各自箋釋者，合註或標明王註某某曰，今從之。〔查註〕應劭漢書註：順帝改青衣縣爲漢嘉，以公孫述稱帝，青衣人不賓，光武嘉之也。十道志：嘉州犍爲郡，禹貢梁州之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犍爲郡之南安縣，接近漢中之漢嘉舊縣，因名。大業二年，并嘉州入眉州。武德二年，改嘉州，割通義、洪雅等四縣，別置眉州。王存九域志：成都府路嘉州犍爲郡，皇朝爲上州，治龍游縣。范成大吳船錄：自眉至嘉百二十里。

朝發〔二〕鼓闐闐，〔馮註〕詩·小雅·采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鄭箋：振旅伐鼓，闐闐然。〔合註〕楚辭屈原九章：朝發枉渚兮。西風獵畫旂。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錦水細不見，蠻江清可憐〔三〕。

奔騰過佛脚，〔王註林子仁曰〕錦水，岷江也。蠻江，陽山與青衣江也。三江合流於嘉州城東南，過九頂山、凌雲寺、大像閣而下。〔查註〕樂史太平寰宇記：濯錦江，卽蜀江，水至此濯錦鮮潤，異於他水。嘉州距成都三百餘里，故云錦水細不見。太平寰宇記：青衣水，濯衣卽青，故名。至龍遊縣，與汶水合，以其來自徼外，故曰蠻江。又云：沫水自陽山縣流入。輿地紀勝：開元中，僧海通於瀆江、沫水、濛水三江合衝之濱，鑿石爲彌勒大像，高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陸放

翁《謁凌云大像》詩註云：一泉泓然，正在髻下，每歲漲水，不能及佛足。曠蕩造平川。〔馮註〕杜子美《樂遊園歌》：秦川對酒平如掌。野市有禪客，〔合註〕陸龜蒙詩：留之問禪客。釣臺尋暮煙。〔註案〕紀昀曰：接得挺拔，彷彿孟公「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二句筆意。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公自註〕是日〔四〕，期鄉僧宗一，會別釣魚臺下。〔合註〕魏文帝《丹霞蔽日行》：谷水潺潺。〔註案〕紀昀曰：氣韻脫灑，格律謹嚴，此少年未縱筆時。

犍爲王氏書樓

〔查註〕桑欽《水經》：江水東南過犍爲武陽縣。《史記》：武帝拜唐蒙爲郎中將，入夜郎，以爲犍爲郡。《元和郡縣志》：漢南安縣地。周置沈犀郡，并立武陽縣。開皇二年，改犍爲縣。西北至嘉州一百五十六里。郭璞《記》：犍爲縣北百里，有書樓山。又，按先生在黃州《與王齊萬秀才》詩云：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塞江流枿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山谷。齊萬蜀人，時寓居武昌縣，當卽書樓主人也。〔註案〕王齊愈，字文甫。齊萬，字子辯。查註以文甫爲齊萬字，合註從誤，已刪。又，查註以施註爲施氏，合註以查註爲查氏，今以王註不能槩稱王氏，體例不一，因以王註爲例，凡應指稱某氏者，槩云某註，并記於此。

樹林幽翠滿山谷，〔合註〕王昌齡詩：深篁引幽翠。樓觀突兀起江濱。〔馮註〕《爾雅》：狹而修曲曰樓。《說文》：樓，重屋也。《爾雅》：觀謂之闕。《釋名》：觀，於上觀望也。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生塵。〔合註〕《博物志》：蔡邕有書萬卷。《文心雕龍》：磊落如琅玕之圃。江邊日出紅霧散，〔合註〕唐蘇頌詩：飛埃結紅霧。綺窗畫閣青氛氳。〔合註〕《文選》：古詩：交疏結綺窗。庾肩吾詩：歌聲臨畫閣。白樂天詩：桑麻青氛氳。山猿悲嘯

谷泉響，野鳥嘒夏巖花春。借問「主人今何在」？「合註」曹子建「七哀」詩：借問歎者誰。「被甲遠戍長苦辛」，「合註」《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古者被甲嬰冑。蔡邕《述行賦》：勸諸侯之遠戍兮。先登搏戰事斬級，「馮註」《左傳》：隱公十一年：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蜚以先登。「合註」《史記》：白起傳：趙括出銳卒，自搏戰。《樊噲傳》：先登，斬首二十級。區區何者爲《三墳》。「馮註」《左傳》：昭公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扇揮三軍。「馮註」《世語》：諸葛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古人不見悲世俗，回首蒼山空白雲。

過宜賓見夷中亂山

【誥案】王註題作「夷中亂山」。《樂城集》：同公行，戎、涪一路，與黔境接壤，而不知其名，故云夷中亂山也。查註據《方輿勝覽》，改題爲「夷牢亂山」，謬甚。合註引《一統志》，夷牢譌夷牟，尤無謂。今復原題，餘詳案中。「馮註」《一統志》：宜賓在敘州。漢犍道，後周改外江，唐義賓，宋宜賓。「查註」《元和郡縣志》：漢南安縣地，屬犍爲郡。天寶元年，改爲義賓，屬戎州。東南至州一百六十里。《九域志》：太平興國元年，避太宗諱，改義賓縣爲宜賓。【誥案】詩題之下，註家箋釋地理，與自爲地理州郡考等書不同。如此題，馮註「唐義賓、宋宜賓」六字，已盡之矣。查註復增引《元和志》、《太平寰宇記》、《九域志》、《方輿勝覽》，紛然辯說，致合註駁所引出處，駁書名，駁沿革，駁字形，駁字音義，凡似此一註而逐段割截指駁，至於不可句讀而竟者，所在皆是。其中所謂甚當者，固是不乏，而苛之已甚，查註瘖不能申者尤多。今所定此集，與本事本詩毫無干涉者，

皆不重。如互見卷諸詩，已不致詞，又無論乎此矣。故凡遇二註膠轄，輒泯之以便讀。其未經攻擊及所引數書次敘聯屬者，仍載以存查註面目，然不以存者爲盡是，亦不以去者爲必非也。首記於此，後不更載。

江寒晴不知，遠見山上日。朦朧含高峯，〔合註〕潘安仁《秋興賦》：月朦朧以含光。陶弘景《答謝中書書》：高峯入雲。晃蕩射峭壁。〔合註〕《樂府·子夜冬歌》：晃蕩無四壁。陳後主詩：峭壁迴難臨。橫雲忽飄散，〔合註〕韓退之詩：橫雲時平凝。翠樹紛歷歷。行人挹孤光，〔合註〕沈約《詠湖中雁》詩：單泛逐孤光。飛鳥投遠碧。蠻荒誰復愛，穠秀安可適。豈無避世士，高隱鍊精魄。〔馮註〕《黃氣陽精經》：金門之上，日之通門也。金門之內，有金精冶鍊之地，故立春之節日，更鍊魄於金門之內。誰能從之游，路有豺虎跡。

夜泊牛口

〔查註〕《樂城集·夜泊牛口》詩云：行過石壁盡，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燈照疎樹。見我各無言，倚石但箕踞。水寒雙脛長，壞袴不蔽股。日暮江上歸，潛魚遠難捕。稻飯不滿盂，饑卧冷徹曙。安知城市歡，守此田野趣。只應長凍饑，寒暑不能苦。

日落紅霧生，繫舟宿牛口。居民〔五〕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負薪出深谷，〔馮註〕皇甫謐《高士傳》：披裘公曰：「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見客喜且售。煮蔬爲夜飧〔六〕，安識肉與酒。朔風吹茅屋，破壁見星斗。兒女自咿嚶，〔查註〕趙壹詩：「飢憐自飢憐，咿嚶自咿嚶。」〔翁方綱註〕盧文弨云：「後漢書·趙壹

傳：伊優北堂上，抗讎倚門邊。古今詩總集中，亦未有如查註所引兩句。《東方朔傳》云：伊優亞者，辭未定也。又在趙壹前。亦足樂且久。人生本無事，苦爲世味誘。富貴耀吾前，貧賤獨難守。誰知深山子，甘與麋鹿友。置身落蠻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獨何者，汲汲強奔走。

牛口見月

〔查註〕仁宗嘉祐元年丙申，先生舉進士，過扶風，本集有《鳳鳴驛記》。以《年譜》攷之，公甫舉進士，明年丁酉，丁成國太夫人憂，歸蜀，己亥冬，侍老蘇公再入京。此詩乃己亥作，故云「忽憶丙申年」，通篇多是追遡語。

掩窗寂已睡，月脚垂孤光。披衣起周覽，飛露灑我裳。〔合註〕魏文帝《雜詩》：白露霑我裳。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荒。〔合註〕《山海經》：大荒之中。幽懷耿不寐，四顧獨徬徨。〔誥案〕紀昀曰：起八句極佳。忽憶丙申年，〔王註〕子仁曰：時先生舉進士在京。京邑大雨霧。〔查註〕王偁《東都事畧》：嘉祐元年夏四月，河北大水。壬子，河決商胡。六月乙亥，社稷壇壞，詔令中外實封言時政缺失。〔合註〕《文選·東京賦》：京邑翼翼。蔡河中夜決，〔查註〕《宋史·河渠志》：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洧水、淇水。王應麟《困學紀聞》：建隆元年，浚蔡河，通陳、潁之漕，古琵琶溝也。杜佑《通典》謂：漢運路由浚儀十里人琵琶溝，絕蔡河，入陳州。卽此矣。李濂《汴京遺跡志》：蔡河貫京師，爲都人所仰。閔水自尉氏，歷祥符，合於蔡，是爲惠民河。洧水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於蔡。淇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潁，歷鄆陵、扶溝，合於蔡。凡許、鄭諸水悉會焉。其自尉氏北流，至戴樓門東廣利水門入城，名西蔡河。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復接舊蔡河，名東蔡河。橫浸國南方。車馬無復見，紛紛

操棧郎。「合註」《爾雅疏》：桴棧，編木爲之，大曰棧，小曰桴，乘之渡水。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合註」陸機《鼈賦》：肆志汪洋。龍津觀夜市，「合註」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龍津橋正對內前。又云：州橋夜市，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燈火亦煌煌。新月皎如畫，疏星弄寒芒。「合註」《晏子春秋》：變星有芒。不知京國喧，「合註」曹植《王仲宣誄》：表揚京國。謂是江湖鄉。【詰案】自「忽憶丙申年」句至此，皆追憶京中事。今來牛口渚，見月重淒涼。却思舊遊處，滿陌沙塵黃。

戎州

〔查註〕《元和郡縣志》：戎州，古夔國。秦軍破滇，通五尺道，至漢武通西南夷，置夔道縣，屬犍爲郡。戎獠之中，最有人道，故其字從人。梁大同十年立戎州。《太平寰宇記》：梁於此置大同郡，又置戎州。隋初郡廢而州存。天寶元年，改南溪郡，羈縻三十六州一百二十七縣，並荒梗無戶口。乾元元年，復爲戎州。《輿地廣記》：宋政和四年，改戎州爲敘州，蓋取西戎卽敘之義。《吳船錄》：自犍爲縣至敘州，一百五十里。《樂城集·戎州》詩云：江水通三峽，州城控百蠻。沙昏行旅倦，邊靜禁軍閑。漢虜更成市，羅紉斬不還。投氈揀精密，換馬瘦孱顏。兀兀頭垂髻，團團耳帶環。夷聲不可會，爭利苦間關。

亂山圍古郡，市易帶羣蠻。「查註」《太平寰宇記》：其土有四族，黎、蒯、虞、牟，夷夏雜居，風俗各異。其蠻獠之類，不識文字，言語不通。瘦嶺春耕少，孤城夜漏閑。往時邊有警，「合註」曹植《白馬篇》：邊城多警急。征

馬去無還。自頃方從化，〔合註〕《漢書·匡衡傳》：百姓從化。年來亦款關。〔馮註〕《戰國策》：由余聞之，款關請見。頗能貪漢布，〔馮註〕《漢·食貨志》：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是爲布貨十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註：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但未脫金環。〔查註〕《南史·西南夷傳》：狼牙修國，其王及貴臣，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唐書·南蠻傳》：投和，在真臘國南。王宿衛百人，衣朝霞，耳金環。《太平寰宇記》：戎州，蠻獠風俗，椎髻跣足，鑿齒穿耳。按，金環，耳飾也。何足爭強弱，吾民盡玉顏。〔詰案〕紀昀曰：對獠人之獠陋者言之，故曰玉顏。通作順筆寫出，有揮灑自如之致。

舟中聽大人彈琴

〔合註〕子稱父爲大人，始見《家語》。〔詰案〕紀曉嵐謂「獨激昂」三字，不似聽琴，此不懂琴者之言也。古之秦聲，酒後耳熱歌呼嗚嗚者，此卽激昂也。今之秦腔北調，皆其遺意。然非出凡一，不能成其聲也。所謂五六工尺上者，卽宮、商、角、徵、羽也。所謂凡一者，卽變宮、變徵之類是也。捨宮、商而言工尺者，取其便於用也。今琴曲之不出凡一者，如《平沙》之類，其聲沖和澹遠，不可悉數。若《陽關》之用黃鍾調，《瀟湘水雲》之用蕤賓調，此出凡一而其聲激昂者也。非黃鍾不能道《渭城》別狀，非蕤賓不能盡《水雲》聲之變，故其聲皆繁音錯節，與他調異也。今之琴曲，不皆古調，然今之琴瑟簫管，皆古所遺，其聲只有五六工尺上，凡一七位至第八位，卽是一位之應聲，猶琴之仙翁也。故古樂雖不可知，而古聲終不可變，其激昂者，不能使爲和平也。曉嵐又謂此

三字與下文不貫，彼何由知《風松》、《玉佩》諸曲必非激昂者乎。所論皆謬。

彈琴江浦夜漏永，斂衽竊聽獨激昂。〔合註〕《戰國策》：江乙曰：「莫不斂衽而拜。」註：衽，衣袷也。《史記·范

睢傳》：左右多竊聽者。《漢書·王章傳》：不自激昂。風松瀑布已清絕，〔馮註〕《琴錄》：吳忠懿王得天台寺中對瀑

布泉屋柱，斲二琴，一號洗凡，一號清絕，爲曠代之寶。李太白《琴贊》：嶧陽孤桐，石聳天骨。根老冰泉，葉苦霜月。斲爲

綠綺，微聲粲發。秋風入松，萬古奇絕。更愛玉珮聲琅璫。自從鄭、衛亂雅樂，古器殘缺〔九〕世已忘。

〔合註〕《漢書·藝文志》：載籍殘缺。千家寥落獨琴在，〔誥案〕宋琴法去今不遠，可見古意猶存也。有如老仙不

死閱興亡。〔合註〕李太白《大鵬賦》云：南華老仙。世人不容獨反古，強以新曲求鏗鏘。〔馮註〕王子年

《拾遺記》：師涓造新曲，以代古樂。衛靈公情湏心惑，怠於政事。鏗鏘，見《禮記》。微音淡弄忽變轉，數聲浮脆

如笙簧。〔誥案〕凡琴曲起結入慢，多用泛音，或爲緩急之變，或爲跌蕩之終，或因實以間虛，或以其流走不定，而夾入

破之，所用至廣，即「數聲浮脆」是也。此二句專指泛音，而查註以「浮脆」作「浮泡」，引《翻譯名義》：「受想行起似浮泡」作

解，此與曉嵐所論正等，可發一粲。無情枯木今尚爾，〔合註〕《漢書·鄒陽傳》：枯木朽株。何況古意墮渺茫。江

空月出人響絕，夜闌更請彈《文王》。〔王註程續曰〕古琴調有《文王操》〔二〇〕。〔馮註〕《史記·孔子世家》：孔

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有問，曰：「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

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查註〕《吳淵穎集·古琴操九引曲歌辭序》云：「琴有十二操，《將歸》、《猗

蘭》、《龜山》、《越裳》、《拘幽》、《岐山》、《履霜》、《雉朝飛》、《別鶴》、《殘形》、《水仙》、《襄陵》。」其中《拘幽》、《岐山》二操，即

《文王操》也。

泊南井口〔三〕期任遵聖長官，到晚不及見，復來

〔查註〕曹學佺《名勝志》：瀘州江安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有縣市，有井市，宋南渡後置。南井監，在縣東北。《東都事畧》：任孜，字遵聖，眉山人。以學問氣節雄鄉閭，名聲與蘇洵相上下。仕至光祿寺丞。按，遵聖曾爲平原令，故稱爲長官。先生詩有「平原老令更可悲」之句，見本集。〔合註〕平原當作平泉，遵聖時爲平泉令，故期其來見也。詳後卷六《送任伋》詩註。〔查註〕《樂城集》：泊南井口期任遵聖詩云：期君荒江濱，未至望已極。朔風吹烏裘，隱隱沙上立。愧余後期至，先到犯寒色。既泊問所如，歸去已無及。繫舟重相邀，雨冷途路濕。

江上有微徑，〔合註〕張籍詩：田裏有微徑。深榛煙雨埋。〔馮註〕韋應物詩：一郡荆榛寒雨中。崎嶇欲取別，〔馮註〕陶潛《歸去來辭》：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合註〕杜子美《送長孫侍御赴武威判官》詩：取別何草草。不見又重來。下馬未及語，固已慰長懷。〔合註〕鮑照詩：長懷無終極。江湖涉浩渺，安得與之偕。

〔詰案〕伯淳創爲明道之論，天下驚疑，公此類詩，正如北宋道學變而未化之時，非具體也。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張道陵所

寓，二首〔三〕

〔王註〕子仁曰：山在瀘州合江縣。〔查註〕《元和郡縣志》：瀘州合江縣，舊名安樂縣。安樂山，在縣東八十三里，縣取名焉。陸游《入蜀記》：黃牛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者。落葉有黑文，

類符篆，葉葉不同。《後漢書》：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三國·魏志》：張陵客蜀，學道鶴鳴山，造作符書，以惑百姓。【誥案】葛洪《神仙傳》云：張道陵者，沛國人也。本太學書生，博通《五經》。晚乃歎曰：「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得黃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藥，皆糜費錢帛。陵家素貧，欲治生營田牧畜，非己所長，乃不就。聞蜀人多純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與弟子入蜀。忽有天人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於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爲師。弟子戶至數萬，卽立祭酒，分領其戶，有如官長。并立條制，使諸弟子隨事輸出米、絹、器物、紙筆、樵薪、什物等。領人修復道路，不修復者，皆使疾病，縣有應治橋道。於是百姓斬草除溷，無所不爲，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將爲此文從天上下也。後白日冲天而去。

其一

天師化去知何在，〔外集毛九苞註〕按，何在之在，疑是處字。玉印相傳世共珍。〔馮註〕《張真人傳》：名道陵，良八世孫。所遺經訣、符章、印劍，授子孫世守之。故國子孫今尚死，滿山秋葉豈能神。

其二

真人已不死，外慕墮空虛。〔馮註〕《莊子·大宗師篇》：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人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史記·封禪書》：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又：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

不死之名。〔合註〕江文通詩：玄風豈外慕。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書。〔馮註〕宋史：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鵠尾上，守門卒塗榮告有司以聞。上召羣臣拜迎於朝元殿，啓封號稱天書。

渝州寄王道矩〔三〕

〔馮註〕重慶府志：周巴子國，秦置巴郡，漢曰江州，漢末曰永寧，梁曰楚州，隋曰渝州。〔查註〕十道志：渝州南平郡，古巴國也。元和郡縣志：劍南道，東川節度所轄。東至魚復，西抵樊道，北接漢中，南極牂牁，是其界也。劉璋分巴郡，自墊江以下爲永寧郡，先主又以固陵爲巴東郡，由是巴郡分而爲三。梁武陵王於巴郡置楚州，開皇〔四〕元年爲渝州，因渝水爲名。東北至涪州水路三百四十里。吳船錄：所謂恭州，卽渝州也。後以光宗潛邸，始陞府名重慶。【誥案】王道矩，青神人。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馮註〕白帖：十里一長亭，五里一短亭。惟有夢魂長繚繞，共論唐史更綢繆。舟經〔五〕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合註〕庚肩吾春夜應令詩：刻燭驗更籌。

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羣。〔馮註〕莊子：應帝王篇：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儵，同倏。〔查

註「馬思贊云：起句用少陵『前出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二語。前山槎牙忽變態，「合註」陸龜蒙『太湖石』詩：槎牙真不材。後嶺雜沓如驚奔。「合註」揚雄『甘泉賦』：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詰案】杜子美『鐵堂峽』詩：山風吹游子，縹緲兩俱絕。乃此句所本。馮註引『洞庭縹緲峯』，合註已云其謬矣。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合註」獨孤及『送盧秀才歸長沙』詩：風帆若鳥飛。

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一六〕

「公自註」山胡善鳴出黔中〔一七〕。「合註」舟過涪州而得，故題云然。查氏以巴之南鄙，卽秦黔中，遂改題目涪州二字爲黔中，不知自註乃言出處也。今仍改正。「查註」『元和郡縣志』：巴之南鄙，秦黔中也。蜀先主以爲涪陵郡。武德元年，立涪州。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元『方輿勝覽』：涪江自思州之上費溪發源，經五十八節名灘，方至黔州，溉凡五百餘里，與蜀江會於涪州之東。『九域志』：涪州屬夔州路。東至忠州二百五十里。按，涪州，古巴國，漢涪陵。

終日鎖筠籠，「合註」『說文繫傳』云：籠，舉土器也，一曰笥也。回頭惜翠茸。「馮註」『左傳』：僖公五年：狐裘龍茸。註：亂貌。此云翠茸，蓋翠羽也。補衡『鸚鵡賦』：閉以雕籠，翦其翅羽。誰知聲嘑嘑，「馮註」『揚子』：通諸人之嘑嘑。亦自意重重。「合註」隋煬帝詩：遠意更重重。夜宿煙生浦，朝鳴〔一八〕日上峯。故巢何足戀，「合註」『易林』：鳥反故巢。鷹隼豈能容。

留題仙都觀

〔查註〕《水經註》：平都縣，有天師治。《名勝志》：道書號爲平都福地。《太平寰宇記》：平都山，漢陰長生白日昇天，卽此。張道陵二十四化之一也。道藏有《平都山仙都觀記》二卷，註云，山在忠州陰長生成仙處。《輿地紀勝》：仙都觀，在酆都縣平都山，唐建，宋改景德觀，又名白鶴觀。段文昌《修平都觀記》云：平都最高頂，卽漢時王、陰二真人蟬蛻之所。《百川學海》：治平末，東坡泝峽，泊舟仙都觀下。道士持陰長生石刻《金丹訣》，就質真贗。坡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請，久久自有知之者。【詰案】公以治平三年丙午載喪歸蜀，四年丁未四月，到家。其再過仙都觀，正四年事。英宗崩於是年正月，故云治平末也。《百川學海》並不誤。查註乃妄駁之，謂治平末公在鳳翔任，焉得泊舟觀下，公以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罷鳳翔任，此又一大誤也。今已刪。

山前江水流浩浩，〔馮註〕屈原《懷沙賦》：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山上蒼蒼松柏老。〔合註〕《東坡題跋》云：余嘗遊忠州酆都觀，古松柏數千株，皆百圍。舟中行客去紛紛，古今換易如秋草。空山〔二〕樓觀何崢嶸，真人王遠、陰長生。〔王註〕子仁曰：王方平、陰長生，皆在此山學道得仙者。故子由詩云：道士白髮尊，面黑嵐氣染。自言王方平，學道古有驗。道成白晝飛，人世不留窻。後有陰長生，此地亦所占。並騎雙翔龍，霞綬紫雲擔。揚揚玉堂上，與世作豐歉。蓋紀實也。【詰案】此子由佚詩，在《南行》百篇之內者也。〔馮註〕《列仙傳》：王方平，名遠。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遍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題宮門扇四百

餘字，帝令削之，墨皆徹人木。又嘗過吳門蔡經家。陰長生，新野人。漢皇后之親屬，不好榮貴。從馬明生得度世法，偕入青城山中，乃以《太清神丹經》授之。後丹成，著書九篇，白日昇天。飛符御氣朝百靈，〔馮註〕顧況《步虛詞》：飛符超羽翼。悟道不復誦《黃庭》。龍車虎駕來下迎，〔馮註〕《列仙傳》：寶子明好釣魚，於旋溪釣得白龍，解放之。三年，龍來迎去。又呼子仙者，漢中卜師也，壽百餘歲。夜有仙人持一茅狗來，子仙持一與嫗，乃龍也，騎之上華陰山。又：龔聖者，結菴於道人峯上，每乘龍往來。〔合註〕《茅君傳》：斑龍輿，素虎駟。去如旋風搏紫清〔三〇〕。〔合註〕《爾雅》：迴風爲飄。註：旋風也。李白《春日行》詩：深宮高樓人紫清。真人厭世〔三一〕不回顧，〔馮註〕《莊子·天地篇》：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世間生死如朝暮。學仙度世豈無人，〔合註〕《史記·封禪書》：黃帝且戰且學仙。餐霞絕粒長苦辛〔三二〕。〔合註〕曹植《驅車篇》：餐霞漱沆瀣。孫綽《游天台山賦》：絕粒茹芝者。安得獨從逍遙君，〔馮註〕《莊子·逍遙遊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泠然乘風駕浮雲，〔王註〕《莊子·逍遙遊篇》：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超世無有我獨存〔三三〕。〔合註〕《晉書·阮修傳》：超世高逝，莫知其情。

仙都山鹿

〔王註〕老泉《詩敘》云：至鄆都縣，將遊仙都觀，見知縣李長官。云：固知君之將至也，此山有鹿，甚老，而猛獸獵人，終莫能害，將有客來遊，鹿輒夜鳴，故常以此候之，而未嘗失。予聞而異之，乃爲此詩。〔查註〕按《嘉祐集》不載此序，亦無詩。《霏雪錄》所載，與此畧同。《方輿勝覽》：景德宮，麋鹿時出沒林間，皆與人狎甚。《志》云：自平都西去一里，樹木叢密者，白鹿山也。景德觀，

卽仙都觀。註見上首。

日月何促促，〔合註〕魏文帝《蒼舒諫》：促促百年。塵世苦局束。仙子去無蹤，故山遺白鹿。〔馮註〕《春秋運斗樞》：瑤光星散爲鹿。任昉《述異記》：鹿千年化蒼，又五百年化爲白。虞世南《白鹿賦》：應嘉賓於雅什，寓仙客於宜春。《明皇別錄》：芙蓉園得一白鹿。山人王旻曰：「此漢時鹿也。」果於角際雪毛中，得一銅牌，刻曰宜春苑中白鹿。上目之曰仙客，命圉人善蓄之。〔合註〕《述異記》：餘干縣有白鹿，晉成帝遣捕，得銅牌，在角後，書云：漢元鼎二年，臨江所獻白鹿。仙人已去鹿無家，孤棲悵望層城霞。〔馮註〕《淮南子》：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孫綽《遊天台山賦》：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又：赤城霞起而建標。至今聞有遊洞客，夜來江市叫平沙。長松千樹風蕭瑟，仙宮去人無咫尺。夜鳴白鹿安在哉，滿山秋草無行迹。〔合註〕韋應物詩：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

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次子由韻

〔查註〕歐陽公原作，載《聚星堂雪》詩後。

縮頸夜眠如凍龜，〔合註〕《史記·龜策傳》：神龜縮頸而却。雪來惟有客先知。江邊曉起浩無際，〔合註〕《列子·力命篇》：窈然無際。樹杪風多寒更吹。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方知陽氣在流水，沙上盈尺江無澌。〔馮註〕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後漢書·王霸傳》：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

隨風顛倒紛不擇，下滿坑谷高陵危。江空野闊落不見，人戶但覺輕絲絲。〔合註〕唐李餘《寒食》詩：玉輪江上雨絲絲。沾裳細看巧刻鏤〔三〕，豈有一一天工爲。〔馮註〕《世說》：羣公對雪。尚隆之曰：『麪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玉滿天山，難刻佩環。』坐間服其韻精。霍然一揮遍九野，〔合註〕司馬相如《大人賦》：霍然雲消。《呂氏春秋》：天有九野。吁此權柄誰執持。世間苦樂知有幾，今我幸免沾膚肌。山夫只見壓樵擔，豈知帶酒飄歌兒。〔合註〕李義山《魏侯第東北樓堂郢叔言別》詩：帶酒玉崑崙。《史記·日者傳》：從姬歌兒。天王臨軒喜有麥，宰相獻壽嘉及時。〔馮註〕張鷟《朝野僉載》：要宜麥，見三白。《宋書》：大明五年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爲瑞，公卿並作《花雪》詩。凍吟書生筆欲折，夜織貧女寒無幃。高人著屐踏冷冽，〔馮註〕褚少孫補《史記·滑稽傳》：齊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合註〕韓退之詩：酒味既冷冽。飄拂巾帽真仙姿。〔馮註〕《晉書》：王恭，字孝伯。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野僧斫路出門去，寒液滿鼻清淋漓。〔查註〕東晉《餅賦》：玄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合註〕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詩：元氣淋漓障猶濕。灑袍人袖濕靴底，亦有執板趨堦墀。〔合註〕《吳志·朱治傳》：每進見，孫權常親迎，執板交拜。庾信《皇夏歌》：顧步堦墀。舟中行客何所愛，願得獵騎當風披。草中咻咻有寒兔，〔合註〕高適《送族侄式顏》詩：旅雁悲咻咻。孤隼下擊千夫馳。〔語案〕自「世間」至此一段，妙在拉雜而前後過脈。敲冰煮鹿最可樂，我雖不飲強倒卮。楚人自古好弋獵，誰能往者我欲隨。紛紜旋轉從滿面，馬上操筆爲賦之。〔合註〕《後漢書·陳球傳》：趙忠曰：『陳廷尉宜便操筆。』

屈原塔

〔公自註〕在忠州，原不當有碑塔〔三〕於此，意者後人追思，故爲作之。

楚人悲屈原，〔馮註〕《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千載〔三〕意未歇。

精魂飄何處，〔馮註〕李華《弔古戰場文》：「弔祭不至，精魂何依。」父老空哽咽。〔合註〕《古樂府·焦仲卿妻詩》：

「哽咽不能語。至今滄江上，〔合註〕《文選》任彦昇詩：「滄江路窮此。」投飯救飢渴。遺風成競渡，〔王註〕宗懷

《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馮註〕吳均《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

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

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五綵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

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蓋其遺風也。〔合註〕《藝文類聚》引《續齊諧記》：「區曲作「歐回」。哀叫楚山裂。屈原古

壯士，〔合註〕《戰國策》：「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南賓舊屬楚，

〔王註〕子仁曰：「南賓，古之巴子國也。」〔查註〕《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忠州南賓郡，理臨江縣。梁大同六年，立臨江郡。後

魏改臨州。唐武德二年，分武寧置南賓縣，屬臨州。天寶元年，改南賓郡〔三〕。乾元元年，復爲忠州。忠州，卽南賓也。」

山上有遺塔。〔查註〕《輿地碑目》：「忠州有《屈原碑》。《九域志》亦引之。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滅。〔合註〕

《後漢書·馬融傳》：「淪滅潭淵。」〔詰案〕完出證據，若實有其事者然。公凡隨手起波，必於隨手抹到處敲進一層，此終其身

用筆如一轍者，而其法初見於此。亦猶曲工必送足五六上而後回至四合，工中有天籟存焉，不可強也。此事雖無憑，

此意固已切。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馮註〕《尚書·洪範》：五福，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合註〕《漢書·鄧都傳》：奉職死節官下。

望夫臺

〔公自註〕在忠州南數十里〔三八〕。〔查註〕《名勝志》：南山卽翠屏山，在忠州城對岸，山中有朝真洞、望夫臺。

山頭孤石遠亭亭，〔馮註〕《晉·蘇峻傳》：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合註〕張平子《西京賦》：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若若。江轉船回石似屏。〔王註〕子仁曰：武昌山上，有婦望夫不歸，身化爲石，卽此類。〔馮註〕《郡國志》：昔人往楚，累歲不還，其妻登山望之，久乃化爲石。《後山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可憐千古長如昨，船去船來自不停。浩浩長江赴滄海，〔馮註〕《尚書·禹貢》：江漢朝宗于海。紛紛過客似浮萍。〔馮註〕《韓詩外傳》：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又按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周禮·秋官》：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遊者。《埤雅》引鄭氏云：以不沈溺取名。《月令》：季春萍始生。舊說，萍善滋生，一夜七子，一日萍，浮於流水則不生。又，《埤雅》：世說楊花入水，化爲浮萍。劉伶《酒德頌》：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誰能坐待山月出，照見寒影高伶俜。〔合註〕潘安仁《寡婦賦》：少伶俜而偏孤兮。註：伶俜，單子貌。《古猛虎行》：伶俜到他鄉。

竹枝歌 并引

〔合註〕王明清《揮塵前錄》云：東坡祖諱序，是以文多稱引，或作敘。陸游《老學菴筆記》云：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安，遂改作引。〔誥案〕官師已作引。〔查註〕竹枝，其聲本出於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九歌》，作《竹枝新》歌。〔合註〕《唐書·劉禹錫傳》：爲朗州司馬。諸夷風俗喜巫鬼，每祠，歌《竹枝》。禹錫謂屈原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十餘篇。李義山《河陽》詩：楚絲微覺《竹枝》高。〔誥案〕鑊錢祭鬼，皆見於《竹枝詞》內，自唐以前已有之，故方密之以爲起於晉也。

《竹枝歌》本楚聲，幽怨惻怛，若有所深悲者。豈亦往者之所見有足怨者與？夫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亦楚人之意相傳而然者。且其山川風俗鄙野勤苦之態，固已見於前人之作與今子由之詩〔三九〕。故特緣楚人疇昔之意，爲一篇九章，以補其所未道者。〔誥案〕紀昀曰：每段八句，過接處，若斷若連，章法甚妙。

蒼梧山高湘水深，〔馮註〕《一統志》：禹貢荊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周爲百粵地，秦屬桂林，漢置蒼梧郡，地總百粵，山連五嶺。柳開記：桂林全州分水嶺下，卽湘、灘二水，東自海隅至此，分南北而離也。北爲湘水，南爲灘水。中原北望度千岑。〔合註〕唐張喬《送韓處士歸少室山》詩：江外歷千岑。帝子南遊飄不返，〔王註續曰〕湘君，堯之

二女，舜之二妃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惟有蒼蒼楓桂林。楓葉蕭蕭桂葉碧，萬里遠來超莫及。乘龍上天去無蹤，《馮註》《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廼上去。餘小臣不得上，廼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叩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頰號。草木無情空寄泣。《馮註》《博物志》：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水濱擊鼓何喧闐，相將扣水求屈原。《合註》《高陽樂人歌》：相將入酒家。見《樂府詩集》。屈原已死《三》今千載，滿船哀唱似當年。《馮註》《晉·夏統傳》：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合註》《漢書·司馬遷傳》《三》：當年不能究其禮。海濱長鯨徑千尺，《馮註》《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長千丈，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異物志》：鯨鯢長百丈，大亦稱之，雄曰鯨，雌曰鯢。食人爲糧安可人？招君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直？《合註》此數句卽用《招魂》意。吁嗟忠直死無人，可憐《三》懷王西入秦。秦關已閉無歸日，《馮註》《史記·屈原傳》：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章華不復見車輪。《合註》《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君王去時簫鼓咽，父老送君車軸折。《王註》《漢書·臨江王榮傳》：上徵榮，榮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千里逃歸迷故鄉，南公《三》哀痛彈長鋏。三戶亡秦信不虛，《馮註》《史記·項羽本紀》：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一朝兵起盡譁呼。當時項羽年最少，《馮註》《項羽本紀》：項籍者，字羽。

初起時，年二十四。提劍本是耕田夫。〔合註〕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提劍揮鼓，橫行天下，竟何事？〔合註〕史記·伯夷傳：盜跖橫行天下。棄馬烏江，馬垂涕。項王已死，無故人。〔馮註〕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欲東渡烏江，亭長橫船待。王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首入漢庭，身委地。〔王註〕史記·項羽本紀：王翳取其頭，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合註〕莊子·養生主篇：如土委地。富貴榮華豈足多，至今惟有〔言〕冢嗟峨。故國淒涼人事改，楚鄉千古爲悲歌。〔馮註〕史記·項羽本紀：夜聞四面皆楚歌。又：項王乃悲歌忼慨。〔誥案〕第九章總結。紀昀曰：勢須有一總收，音節確似《汾陰行》，其聲哀曼動人。

過木樨觀

〔王註〕老泉詩叙云：許旌陽得道之所，舟人不以相告，卽過，至武寧縣，乃得其事。縣人云：「許旌陽棺槨，猶在山上。」旌陽，許邁也，嘗爲旌陽縣令。〔查註〕太平寰宇記：木樨山，在萬州武寧縣東南十三里。輿地紀勝：許旌陽舊宅，今之白鶴寺也。

石壁高千尺，微蹤遠欲無。飛簷如劍寺，〔公自註〕出劍門東，望上，寺宇彷彿可見。〔查註〕輿地碑目：劍門山頂有一寺，曰梁山寺。〔合註〕張平子西京賦：飛檐轆轤。古柏似仙都。〔查註〕元方輿勝覽：自鄆都縣東行二里，石徑縈回，翠柏殆數萬株，又名平都福地。許子嘗高遜，行舟悔不迂。斬蛟聞猛烈，〔馮註〕南昌府志：許邁，南昌人。母夢金鳳銜珠墮掌而生。晉初爲旌陽令，得異人術，周游江湖，悉斬蛟蜃，除民害。精修山中，年一

百三十六，舉家飛昇。〔查註〕《列仙傳》：許遜，字敬之。晉永嘉中，爲蜀之旌陽令。從吳猛，得神方，棄官，居洪州西山。時海有大蛇，真君用正一斬邪之法殲之。《十二真君傳》與此畧同。提劍想崎嶇。寂寞棺猶在，修崇世已愚。隱居人不識，化去俗爭吁。洞府煙霞遠，人間爪髮枯。〔合註〕《列子·天瑞篇》：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飄飄乘倒景，誰復顧遺軀。

八陣磧〔三〕

〔外集註〕夔州。〔王註〕《晉書·桓溫傳》：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行，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馮註〕《水經》：江水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注，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作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荊州圖記》：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中，有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廣十圍，歷然棋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成都圖經》：武侯八陣凡三，在夔者，六十有四，方陳法也。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鸞勢，衆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巴蜀雪消之際，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礧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分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淘灑椎激，迨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心爲玄德效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才所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圖經》：夔人重諸葛公，每歲以人日，傾城出游磧上，謂之踏磧。〔查註〕《困學紀

聞·考史。八陣圖。薛士龍曰：「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蔡季通曰：「魚復石磧，迄今如故。」太平寰宇記：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按，奉節縣，本漢魚復縣地。桓溫征蜀過此，見常山蛇陣，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人蜀記：夔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跡。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合註：方以智通雅所載八陣圖凡四：沔陽、新都、魚復、棋盤市。【誥案】孔明文集，諸圖具存。

平沙何茫茫，仿佛見石蕝。〔馮註〕唐韻：蕝，束茅表位。漢書：叔孫通爲綿蕝野外。註：立竹及茅索營之。

春秋傳：置茅蕝。按，石蕝字，先生特借用其意耳。合註：漢書註：蕝與蕝同，並音子悅反。查註：晉語：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說文：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按此云石蕝，謂八陣磧以石表位，如茅蕝也。縱橫滿江上，歲歲沙

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三〕非學到，〔合註〕陸士衡辨亡論：神兵東驅。自古不留

訣。至人已心〔三〕悟，〔查註〕蜀志·諸葛亮傳：亮性長於巧思，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後世徒妄

說。自從漢道衰，蜂起盡姦傑。〔合註〕史記·項羽本紀：楚蜂起之將。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

〔王註仔曰〕謂曹操、孫權、袁紹、劉表之屬。驅民市無烟，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合註〕李太白經

亂離後天恩流夜郎詩：天地賭一擲，未能忘戰爭。殺盡如沃雪。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合註：何焯

曰：蜀志·廖立傳曰：關侯作軍無法，故前後數喪師衆。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查註

蜀志：建興十一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

於涇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合註〕干令升《晉紀·總論》：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合註〕《說文》：瞥，過目也。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諸葛鹽井

〔公自註〕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每盛夏〔三〕水漲，則鹽泉迤邐遷去，常去於江水之所不及。〔馮註〕《漢書·貨殖傳》：成都羅哀，嘗至鉅萬，擅鹽井之利。〔查註〕《太平寰宇記》：八陳圖下三里有一磧，東西百步，南北四十步。上有鹽泉井五口，以木爲桶，昔嘗取鹽，卽時沙壅。冬出夏沒。

五行水本鹹，〔王註〕《尚書·洪範》：五行，水曰潤下，潤下作鹹。〔馮註〕《甘泉記》：甘露泉，在林縣，五行之理，相尅者相勝，山泉多甘而海鹹。蓋鹹者水歸本，甘者土勝之也。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人，此意誰復〔三〕省。人心固難足，〔馮註〕《後漢書》：光武曰，人苦不知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四〕未多，井上無閑綆。〔馮註〕《莊子·天運篇》：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又，《至樂篇》：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白帝廟

〔王註續曰〕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改夔子國爲白帝城。〔馮註〕《寰宇記》：公孫述至魚復，有白

龍出井中，因號爲白帝城。〔查註〕元方輿勝覽：白帝廟，在奉節縣東八里舊州城內，有三石筍猶存。《人蜀記》：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百年物。《輿地碑目》：白帝廟碑凡三，其一，元和元年；其二，長興二年；其三，廣政元年立。廟前有柏柱，大可十圍，高二十餘丈，乃公孫述時樓柱。盛弘之《荊州記》：巴東郡峽上北岸，有一山，孤峙，甚峭，巴東郡據以爲城。《水經注》云：白帝山，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東傍瀼溪，卽以爲隍，寒山九坂，最爲險峻。公孫述據蜀，自以爲承漢土運，故號曰白帝城。

朔風催人峽，慘慘去何之？共指蒼山路，來朝白帝祠。荒城秋草滿，古樹野藤垂。浩蕩荆江遠，淒涼蜀客悲。遲回問風俗，〔合註〕孟襄陽詩：林下莫遲回。涕泗憫興衰。故國依然在，遺民豈復知。一方稱警蹕，萬乘擁旌旂。〔馮註〕《後漢·公孫述傳》：字子陽，扶風茂陵人。更始遣李寶、張忠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有自立志。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爲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龍興。〔合註〕《後漢書》本傳：述出入法駕，鑾旂旄騎，陳置陛戟。遠略初吞漢，

雄心豈在夔。〔合註〕《左傳·僖公九年》：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傅休奕樂府：雄心志四海。崎嶇來野廟，閔默

愧當時〔四〕。〔合註〕梁吳均《送歸曲》：攬衣空惘默。破甑蒸山麥，〔馮註〕《後漢書》：孟敏買甑，墮地，徑去不

顧。郭林宗異之，問其意，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長歌唱竹枝。荆邯〔四〕真壯士，〔馮註〕《後漢·公孫述傳》：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

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卽言，而不能用。吳柱〔四〕本經師。〔合註〕《漢書·平帝紀》：校學置經師一人。失計雖無及，圖王固已奇。〔合註〕《大戴禮》：是以慮無失計。《漢書·徐樂傳》：臣聞圖王不成。猶餘帝王號，皎皎在門楣。〔合註〕《釋名》：楣，眉也，近前各兩，若面之有眉也。〔誥案〕紀昀曰：通篇老健，結不作謾罵語，亦脫蹊徑。

入 峽

〔馮註〕《漢書·趙充國傳註》：山陷而夾水曰陜。《太平寰宇記》：瞿塘峽，在夔州府城東。古西陵峽，兩崖對峙，中貫一江，灩澦堆當其口，乃三峽之門。巫峽，在巫山縣。庾仲雍《荊州記》：巴楚有明月峽、廣德峽、東突峽，今謂之巫峽、秭歸峽、歸鄉峽。〔查註〕《吳船錄》：發泥碛村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合註〕余視學蜀中，自成都水程至夔州，凡過涪、忠諸險地，皆不稱峽，至夔府以下，方入三峽。《樂城集》編次不誤。〔誥案〕此題《樂城集》編次在灩澦堆後。查註疑其誤，改編涪州詩前。今考本集《灩澦堆賦》，叙所論形勢，大畧謂：蜀江會百水，直下千里，使無灩澦堆先當其衝，則瞿塘峽口之險，尚不止此。故其賦云：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據此，則《樂城集》不誤，查註誤矣。今如《樂城集》，改編《巫山》詩前。合註所言不詳，惟親經其道者知之，茲則并其說瞭然矣。

自昔懷幽賞〔四〕，〔合註〕李太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幽賞未已。今茲得縱探。長江連楚蜀，〔馮註〕《輿圖》：大江源出蜀之岷山，歷荊州、夷陵、宜都、枝江、公安、石首，而東與漢江合。萬派瀉東南。〔合註〕唐李建勳《春水》：萬派爭

流雨過時。合水來如電，〔查註〕《水經》：江水，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強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合南流注之。〔合註〕李太白《望瀑布水》詩：歟如飛電來。黔波綠似藍。〔查註〕《吳船錄》：黔水自黔江來，合大江，江濤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其下悉是石底，自成都至此，始見清江。餘流細不數，遠勢競相參。〔合註〕杜子美《朝》詩：雲木曉相參。人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龜。〔合註〕庾信《麥積崖佛龕銘》：禮花首於山龜。紫紆收浩渺，〔合註〕班固《西都賦》：步甬道以紫紆。蹙縮作淵潭。〔合註〕劉禹錫《杏潮歌》：驚湍蹙縮悍而驕。風過如呼吸，〔合註〕《莊子》：刻意篇：吹呬呼吸，吐故納新。雲生似吐含。〔合註〕王褒《洞簫賦》：并包吐含。墜崖鳴窅窅，〔合註〕杜荀鶴《寄崔博士》詩：窅窅陰風有鬼聽。垂蔓綠毵毵。〔合註〕孟襄陽《高陽池送朱二》詩：綠岸毵毵楊柳垂。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合註〕白樂天詩：冷翠落芭蕉。《文選·古詩》：冉冉孤生竹。《酉陽雜俎》：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大如牡丹，亦有無花者。飛泉飄亂雪，怪石走驚駭。絕澗知深淺，樵童〔四〕忽兩三。人煙偶逢郭，沙岸可乘籃。野戍荒州縣，〔查註〕本集《與荊州王兵部書》云：自蜀至楚，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合註〕庾信詩：野戍孤煙起。邦君古子男。〔馮註〕荆楚及夔子，皆古子男國也。放衙鳴晚鼓，留客薦霜柑。聞道黃精草，叢生綠玉簪。〔馮註〕《神仙傳》：鄧伯元、王元甫，俱在霍山，服青精飯。杜子美《贈李白》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登真訣註》：乾石青精即黃精，其法，以南燭草汁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黥珠，食之延年。〔合註〕司馬相如《上林賦》：珊瑚叢生。梁簡文帝詩：斜柯插玉簪。盡應充食飲，不見有彭、聃。〔合註〕嵇紹《贈石季倫》詩：遠希彭、聃壽。氣候冬猶煖，星河夜半涵。遺民悲昶、衍，〔公自註〕孟昶從此人觀〔四〕。〔王註〕孟昶、王衍皆蜀主。舊俗接魚鼈〔四〕。〔王註續曰〕魚鳧、鼈，先為蜀主。〔馮註〕李太白《蜀道難》詩：鼈及魚鳧，開國何茫

然。《一統志》：黃帝子曰昌意，取蜀山氏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歷夏、商始稱王。首名蠶叢，次曰柏灌，次曰魚鳧。又：蠶叢氏初爲蜀侯，後稱蜀王，教民蠶桑，俗呼青衣神。又：成都有昇仙橋。相傳魚鳧王與張伯子，俱乘虎仙去，橋因以名。〔查註〕《輿地廣記》：三代以前爲蜀君，曰蠶叢、曰伯雍、曰魚鳧、曰杜宇、曰開明，相繼王之。板屋漫無瓦，巖居窄似菴。〔合註〕《廣韻》：菴，小草舍也。《後漢書·皇甫規傳》：親人菴廬。伐薪常冒險〔四八〕，得米不盈甌。〔合註〕《廣韻》：甌，小甕。陸龜蒙詩：家儲不滿甌。歎息生何陋，劬勞不自慚。葉舟輕遠泝，大浪固嘗諳〔四九〕。矍鑠空相視，〔馮註〕《後漢·馬援傳》：矍鑠哉此翁。《莊子·大宗師篇》：相視而笑。嘔啞莫與談。〔合註〕《集韻》：嘔啞，小兒學言。蠻荒安可住〔五〇〕，幽邃信難尠。〔合註〕孫綽《游天台山賦》：幽邃窈窕。《爾雅·釋詁》：尠，尠，般，樂也。獨愛孤棲鵲，〔馮註〕《風土記》：鵲鳩，一名鵲鳩，又名鵲舟，喜朝鳴。〔合註〕張衡《東京賦》：鵲嘲春鳴。高超百尺嵐。橫飛應自得，遠颺似無貪。〔馮註〕《後漢·呂布傳》：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合註〕《廣韻》：颺，又餘亮切。振翮游霄漢，〔合註〕《文選·古詩》：高舉振六翮。《後漢書·仲長統傳》：可以凌霄漢。無心願雀鷁。〔合註〕《詩·鄘風》：鷁之奔奔。《音義》云：鷁，鳥。鷁，鳥南反。塵勞世方病，〔合註〕《維摩經》：弟子衆塵勞，隨意之所轉。局促我何堪。〔合註〕《文選·古詩》：蟋蟀傷局促。韓退之詩：豈必局束爲人鞿。盡解林泉好，多爲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詰案】通幅整暇，自能入妙。紀昀曰：刻意鍛鍊，語皆警峭，氣局亦寬然有餘。人結，忽借一鳥生波，便覺淫佚詠歎，意味深長，故詩家當爭用筆。

巫山

〔查註〕《水經》：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注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

峽，蓋因川爲名也。《太平寰宇記》：自三峽取蜀數千里，惟三峽七百里，兩岸連山，畧無缺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所謂高山尋雲，怒湍流水，絕非人境。神女廟在峽北岸。

瞿塘迤邐盡，〔查註〕《水經注》：白帝城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樂府解題》：瞿，盛也；塘，陂池也。言盛水其中，可以行舟也。又云：夏則爲瞿，冬則爲塘。《人蜀記》：瞿塘關西門，正對灘頭堆。《太平寰宇記》：瞿塘在夔州東一里，古西陵峽也。連崖千丈，奔流電激。《方輿勝覽》以爲三峽之門。《吳船錄》：泊夔州，視瞿塘水，僅漫灘頭之頂，盤渦散其上，謂之灘頭撒髮。十五里，至瞿塘口。〔合註〕梁簡文帝詩：迤邐觀鵝翼。巫峽崢嶸起。連峯稍可怪，石色變蒼翠。〔合註〕謝朓《冬日晚郡事隙》詩：蒼翠望寒山。天工運神巧，漸欲作奇偉。〔合註〕《文選》揚雄《劇秦美新》文：奇偉倜儻譎詭。塊軋勢方深，〔馮註〕劉安《招隱士》：塊軋兮山曲拂，心淹留兮恫荒忽。結構意未遂。〔合註〕左太冲《招隱》詩：巖穴無結構。旁觀不暇瞬，步步造幽邃。〔合註〕《魏志·顏斐傳註》：步步稽留。蒼崖忽相逼，〔合註〕李義山《幽人》詩：蒼崖萬歲藤。絕壁凜可悸。仰觀八九頂，〔查註〕《人蜀記》：巫山十二峯，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俊爽凌顛氣〔五〕。〔馮註〕《文選》班固《答賓戲》：超忽荒而踈昊蒼。司馬相如《封禪文》：肇自顛穹。師古註：顛，瀕也，元氣浩汗故曰顛。〔合註〕《晉書》：裴楷容儀俊爽。班固《西都賦》：鮮顛氣之清英。晃蕩天宇高，〔合註〕蔡邕《胡公碑》：充天宇。奔騰〔五〕江水沸。〔合註〕《詩經·小雅·十月之交》：百川沸騰。孤超兀不讓〔五〕，直拔勇無畏。攀緣見神宇，〔馮註〕劉安《招隱士》：攀緣桂枝兮聊淹留。憩坐就石位。巉巖隔江波，〔合註〕韓退之詩：倚天更覺青巉巖。一一問廟吏。遙觀神女石，〔查註〕按峽中十二

峯，曰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來鶴、淨壇、上昇、起雲、飛鳳、登龍、聖泉，無神女峯之名。《吳船錄》云：陽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峯上。《入蜀記》云：十一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真所托。竊意來鶴峯，卽神女峯之別名。〔合註〕查註本《名勝志》。來鶴，《志》作聚鶴。綽約誠有以。俯首見斜鬟，拖霞弄修帔。〔合註〕《說文》：帔，謂裙帔也。《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人心隨物變，遠覺含深意。野老笑我〔五〕旁：「少年嘗屢至。去隨猿猱上，反以繩索試。石筍倚孤峯，〔合註〕《後漢·任文公傳》：蜀武擔石折。注：其石俗今爲石筍。突兀殊不類。世人喜神怪，論說驚幼穉。楚賦亦虛傳，神仙安有是？」〔詰案〕以上借野老口中述舊游，洗滌穢，賦爲後《神女廟》詩章本。其下人掃壇竹，至游歸，寫得在有意無意間，高貴之甚。次問「掃壇竹」，云「此今尚爾。翠葉紛下垂，婆娑綠鳳尾〔五〕。風來自偃仰，若爲神物使。」〔王註子仁曰〕《永嘉記》：川江緣岸有仙石壇，有竹嬋娟青翠，風來枝動掃石壇，壇上無塵，卽此類。〔馮註〕《荊州圖記》：天門角上，特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永嘉記》：陽嶼有仙石山，頂上有平石，方十餘丈，名爲仙壇。壇陬凡有四竹，葳蕤青翠，風來動音，自成宮商。石上淨潔，初無塵籜，相傳云，曾有却粒者於此羽化，故謂之仙石。婆娑、偃仰，見《詩經》，神物見《易經》。絕頂有三碑，詰曲〔五〕古篆字。〔合註〕劉禹錫《蒲桃歌》：修蔓蟠詰曲。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窮探到峯背，採斫黃楊子。黃楊生石上，堅瘦紋如綺〔五〕。〔合註〕《埤雅》：黃楊木，性堅緻難長。貪心去不顧，澗谷千尋縋。〔合註〕孫綽《蘭亭集後序》：高嶺千尋。山高虎狼絕，深入坦無忌。溟濛〔五〕草樹密，葱蒨雲霞膩。〔合註〕江文通《雜體》詩：青林結溟濛，丹巘被葱蒨。石竇有洪泉，甘滑如流髓。〔馮註〕《仙經》曰：神山五百歲一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相畢，金玉之精也。《神仙傳》：王烈入太行山中，

忽見山破石裂，青泥流出如髓，烈取食之，如飴。〔合註〕江總詩：風窗穿石竇。終朝自盥漱，冷冽清心胃。浣衣挂樹梢，磨斧就石鼻。徘徊雲日晚，歸意念城市。不到今卅年，〔誥案〕原作十年，當是卅字之譌。曉嵐謂不以辭害意也。衰老〔五〕筋力憊。當時伐殘木，牙蘖已如臂〔六〕。〔合註〕〔古今注〕：藤大如臂。〔誥案〕自「次問掃壇竹」句至此，亦述老人相告之詞也。忽聞老人說，終日爲歎喟。〔合註〕〔楚辭〕：九章：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神仙固有之，難在忘勢利。貧賤爾何愛，棄去如脫屣。〔馮註〕〔史記〕：封禪書：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嗟爾若無還，絕糧〔六〕應不死。〔誥案〕紀昀曰：波瀾壯闊，繁而不沓，一篇大文，如何收束，趁勢以野老作結，極完密，又極灑脫。

巫山廟上下數十里，有烏爲無數，取食於行舟之上，舟人以神之故，亦不敢害

〔查註〕〔吳船錄〕：凝真觀前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迎於數里之外，舟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

〔人蜀記〕：神女祠中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

羣飛來去噪行人，〔馮註〕韓退之文：一斥不復，羣飛刺天。杜子美詩：白鷺羣飛太劇乾。〔西京雜記〕：陸賈曰，乾鵲噪而行人至。得食無憂便可馴。江上飢烏無足怪，野鷹何事亦頻頻。〔馮註〕揚子〔法言〕：學行：頻頻之黨甚於鸞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神女廟

〔查註〕盛弘之《荊州記》：神女廟在峽之北岸。《人蜀記》：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世所謂巫山神女祠，正對巫山，峯巒上人霄漢，山脚直插江中。【詰案】《集仙錄》：雲華夫人，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瑤姬。受徊風混合萬景鍊神飛化之道。嘗東海遊，還，過江上，有巫山焉。峯巒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山下，大風卒至，崖振谷隕，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卽勅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斷石疏波，決塞導扼，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崇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爲游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忽見雲樓玉臺，瑤宮瓊闕，森然靈官侍衛，不可名識。獅子抱關，天馬啓途，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於瑤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聖匠肇興，剖大混之一璞，發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爲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成歲紀，兌離以正方位，山川以分陰陽，城廓以聚民，器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以養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震有出人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清氣浮乎上，而濁衆散於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敘，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爲紀也。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至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飄輪，渡飛砂而無雲軒，陟扼塗而無所攀，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

漂淪，將欲以導百谷而瀆萬川也，危乎悠哉。吾所授寶書，可以出入水火，嘯叱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拜受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導波決川以成其功，奠五岳，別九州，而天錫玄珪也。祠在山下，神女石即所化也。壇側有竹垂之，若簞，有槁葉飛物着壇上者，竹則因風掃之，終瑩潔不爲所污焉。考《古岳瀆經》載，禹授童律，庚辰頸鎖巫支祁事甚備，而巫支祁猶存。堯舜以德稱聖，而禹獨以功稱神。孔子曰：「禹致孝乎鬼神。」是禹之神未可思議，而巫山之助非無因也。子由《巫山廟》詩有云：「堯使大禹導九州，石隕山隊幾折股。山前恐懼久無措，稽首山下苦求助。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壁山洩江幸無苦，庚辰、虞余實相禹。功成事定世莫知，空山俄頃千萬古。是全本此文也。公詩別出手法，以治水作骨，詩旨皆同，因補載其事焉。」

大江從西來，上有千仞山。〔合註〕劉向《上列子序》：「迂誕恢詭。」〔浩案〕起四句，從江山入手，領起治水。〔馮註〕《左傳》：宣公三年：「使民知神姦。」

江山自環擁，恢詭富神姦。〔馮註〕《左傳》：宣公三年：「使民知神姦。」

聲〔合註〕劉向《上列子序》：「迂誕恢詭。」〔浩案〕起四句，從江山入手，領起治水。〔馮註〕《左傳》：宣公三年：「使民知神姦。」

宜亟翦戮，彼今化爲黃牛，我當化黑牛以逐之。」俄，龍沙洲一黑牛奔赴黃牛而來。太玉以劍揮之，中其左股，因投於井。先是少年以珍寶數萬，娶潭州刺史賈至女。至是，真君見賈曰：「聞君有貴婿，乃蛟蜃老魅，焉敢遁形。」蜃遂變本形，爲吏所

殺。雷雨〔合註〕移滄灣〔合註〕。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環。〔王註〕《神異記》：蜀守李冰降毒龍蹇氏，鎖之於江上，

水害遂息。〔馮註〕《誓水碑記》：李冰鑿山導江，其神怒，化爲牛，出沒波上。冰操刀入水殺之，因立五石犀於水旁，誓曰：

「淺母至足，深母至肩。」水患遂息。縱橫若無主，蕩逸侵人寰。〔合註〕後漢書·馮衍傳：蕩逸人間之事。【詰案】自「深淵」至此一節，以二比代本事，跡不露而神自到。上帝降瑤姬，上帝降瑤姬，【詰案】五字棒喝，喚醒多少癡兒偵女。來處荆巫間。〔馮註〕神女廟石刻《塘城記》云：瑤妃，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赤帝女曰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神仙豈在猛？【詰案】此句明翻治水以自蓋不敘本事之跡，實乃坐實前比一節，究竟是治水也。落墨高潔之甚。玉座〔六七〕幽且閑。〔合註〕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金缸暖兮玉座寒。【詰案】此句掃除凡穢，出落清楚。紀昀曰：「神仙」十字精警。飄蕭駕風馭，〔合註〕庚信《雍夏歌》：風爲馭。弭節〔六八〕朝天關。倏忽巡四方，不知道里〔六九〕艱。【詰案】自「上帝」至此一節，敘神女在不卽不離之間，意有所避就也。古粧具法服，邃殿羅煙鬢。【詰案】此二句始敘人廟所見。曉嵐謂「飄蕭」四句可刪，欲以「古粧」接「玉座」句，乃全不知作者意也。公乃特意下「幽閑」二字，又不欲着跡，故以「玉座」二字架空，乃敘事，非敘游也。「飄蕭」四句，全包助禹在內，特蓄此氣，納人前比一節，刪去，則格法亂矣。百神自奔走，雜沓來趨班。【詰案】此二句結「神女」一節，完他治水本事。妙在下一「自」字，作想像之辭，收人眼界。雲興靈怪聚，雲散鬼神還。【詰案】此二句結前比一節，妙在忽聚忽散，以有爲無，仍是公口吻中。以上自「古粧」至此一節，敘人游廟中。茫茫夜潭靜，皎皎秋月彎。〔查註〕《人蜀記》：神女峯，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峯頂上，峯頂猿皆鳴，達旦方止。還應搖玉佩，來聽水潺潺。【詰案】結有遠神，通篇藏「水」字不露，至末句出落「水」字，點明詩旨。紀昀曰：神女詩不作豔辭，是本領過人處。

過巴東縣不泊，聞頗有萊公遺迹

〔查註〕《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巴東縣，在歸州西六十里，本漢巫縣地。後周置樂鄉縣，開皇十八年改爲巴東縣。〔王註〕子曰：萊公，本朝宰相寇準也。嘗守官巴東，世傳「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卽巴東詩也。〔馮註〕《宋史·寇準傳》：字平仲，華州下邽人。中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大名府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輒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百姓莫敢後期。累遷同平章事，封萊國公。〔合註〕《續通鑑長編》：真宗天禧四年，六月丙申，以寇準爲太子太傅萊國公。七月辛酉，李迪既除宰相，而準爲太子太傅萊國公如故。又：仁宗明道二年十一月，寇準以謫死。既十一年庚寅赦書，始復太子太傅。甲戌，贈準中書令，復萊國公。《宋史》與《長編》同。

萊公昔未遇，寂寞在巴東。聞道山中樹，猶餘手種松。〔馮註〕《荊州府志》：巴東，漢巫縣地，梁信陵，隋巴東。有寇萊公祠。祠中有二柏，乃公作令時手植者，民比之甘棠。〔合註〕王梅溪《宿巴東縣懷寇忠愍》詩：堂前雙柏今何在。江山養豪俊，禮數困英雄。執板迎官長，趨塵拜下風。〔合註〕《晉書》：望塵而拜。《左傳》：僖公十五年：羣臣敢在下風。當年誰刺史，應未識三公。

昭君村

〔馮註〕《漢書·匈奴傳》：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查註〕《漢書註》：應劭曰：王嬙，王氏女，名嬙。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也。《太平寰

字記：歸州興山縣，有王昭君宅，王嬙卽此邑人，故曰昭君之縣。村連巫峽。又：香溪在邑界，卽王昭君所游處。《方輿勝覽》：歸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合註》：《王梅溪集·昭君村》詩云：十二巫峯下，明妃生處村。至今粗醜女，灼面亦成痕。自註云：按《圖經》，昭君村，在歸州興山縣，而巫山亦有之，在十二峯之南神女廟下，未知孰是？杜少陵詩云：若道巫山女粗醜，安得此有昭君村。劉夢得《竹枝詞》云：昭君村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回。則在巫山者是。據梅溪此說，則先生詩亦指在巫山者也。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七〇〕。誰知去鄉國，萬里爲胡鬼。〔王註〕白樂天《昭君》詩云：生爲漢官妃，死作胡地鬼。人言生女作門楣，〔王註〕樂史《太真外傳》：楊貴妃寵幸時，童謠有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馮註〕《韓非·說難》：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

新灘

〔王註〕《水經》云：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注：此山晉太元二年又崩，水逆流百餘里，故謂之新崩灘。〔查註〕《吳船錄》：歸州下五里，至白狗灘，三十里至新灘，名豪三峽。《人蜀記》：新灘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銳石，故爲峽中最險處。至江濱南廟，有一碑。碑言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

知歸州趙誠疏鑿之，灘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絕於天聖中，至是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

扁舟轉山曲，〔馮註〕江淹別賦：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涓。未至已先驚。白浪橫江起，槎牙似雪城。番番從高來，一一投澗坑。大魚不能上，暴鬣〔七〕灘下橫。〔合註〕文選：謝玄暉詩：乘流畏曝鰓。又，辛氏三秦記：龍門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故云暴鰓龍門。小魚散復合，澗澗如遭烹。〔馮註〕司馬相如上林賦：臨坻注壑，澗澗貫墜。鷓鴣不敢下，〔合註〕爾雅：鷓鴣。郭註：即鷓鴣也，鶩頭曲如鉤，食魚。漢書註：引楊浮異物志：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飛過兩翅輕。白鷺誇瘦捷，插脚還敲傾。〔合註〕文選：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傍敲傾兮。區區舟上人，薄技安敢呈。〔馮註〕前漢：司馬遷傳：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只應灘頭廟，〔查註〕人蜀記：江濱北廟，正臨龍門，江南岸又有江濱南廟。賴此牛酒盈。〔合註〕史記：司馬相如傳：獻牛酒以交驩。〔詰案〕紀昀曰：純是香山門徑。

新灘阻風

北風吹寒江，來自兩山口。初聞似搖扇，漸覺平沙走。飛雲滿巖谷，舞雪穿窗牖。灘下三日留，識盡灘前叟〔七〕。孤舟倦鴉軋，〔合註〕元稹詩：鴉軋深林井。短鏡困牽揉。〔合註〕廣韻：揉，人九切。嘗聞不終朝〔七〕，今此獨何久〔七〕。〔馮註〕老子：飄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猶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只應留遠人，此意固亦厚。吾今幸無事，閉戶爲飲酒。

黃牛廟

〔王註子仁曰〕黃牛山下，有灘名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墨牛黃，人跡所絕，莫得而究焉。〔查註〕〔荊州記〕：此巖既高，加以江湍紆迴，雖途經信宿，猶望見之。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吳船錄〕：過新灘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沼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疏川者。〔人蜀記〕：黃牛廟神，封嘉應保安侯。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

江邊石壁高無路，上有黃牛不服箱。〔王註〕〔詩·小雅·大東〕：睨彼牽牛，不以服箱。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馮註〕杜子美〔玉臺觀〕詩：自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山下耕牛苦磽确，〔查註〕〔詩疏〕：阪田，崎嶇磽确之處。兩角磨崖四蹄濕〔七六〕。青芻半束長苦飢，〔查註〕杜子美〔奏行〕：與奴白飯馬青芻。仰看黃牛安可及。〔馮註〕李太白〔上三峽〕詩：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復三暮，不覺鬢成絲。

蝦蟇背〔七七〕

〔馮註〕〔峽州志〕：扇子峽石，中突而洩水，獨清冷，石狀如圭頭，俗謂蝦蟇石。其水煎茶爲第一。培，一作碕，音佩。〔查註〕〔歐陽公集〕校者註云：碕，土人寫作背字。〔荊州記〕：蝦蟇碕在夷陵石鼻山下。黃山谷云：從舟中望之，頤項口吻，甚類蝦蟇。尋泉入洞中，石氣清寒，泉出石骨，若虬龍吼。水流循蝦蟇背，垂鼻口間，乃入江。〔人蜀記〕云：蝦蟇在扇子峽麓，頭鼻吻頤絕類，而背脊

飽處尤逼真。

蟄背似覆孟，〔馮註〕張揖《廣雅》：蛙，蝦蟇也。《埤雅》：蝦蟇一名蟾蜍。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

孟。蟄頤似偃月〔七六〕。〔合註〕《戰國策》：犀角偃月。謂是月中蟄，〔馮註〕張衡《靈憲》：姮娥奔月，是謂蟾蜍。

《易乾鑿度》：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註：穴鼻，兔也。開口吐月液。〔合註〕王勃《上明員外

啓》：瑤兔浮輪，候方諸而吐液。根源來甚遠，百尺蒼崖裂。當時龍破山，此水隨龍出。入江江水

濁，猶作深碧色。稟受苦潔清〔七九〕，獨與凡水隔。豈惟煮茶好，〔馮註〕《輿地紀勝》：竹泉在荊州松滋

縣南。宋至和初，苦竹寺僧浚井得筆。後，黃庭堅謫黔過之，視筆曰：「此吾蝦蟇碣所墜。」因知此泉與之相通。其詩曰：

松滋縣西竹林寺，甘竹林中甘井泉。巴人謾說蝦蟇碣，試裹春茶來就煎。〔查註〕曹能始云：陸羽品其水爲天下第四。陸放翁詩：巴東峽裏最初峽，天下泉中第四泉。釀酒應無敵。

出峽

〔查註〕《吳船錄》：黃牛峽盡，則爲扇子峽，過此，盡峽中灘矣。三十里，得南岸，則盡平地，曰平善壩。舟出峽。至此，人皆相慶如更生。三十里至峽州。〔誥案〕紀昀曰：《出峽》詩却寫未出峽事，一到本題，戛然竟住，潑洄掩映，運意玲瓏。

人峽喜巉巖，〔合註〕宋玉《高唐賦》：登巉巖而下望兮。出峽愛平曠。〔合註〕陶淵明《桃花源記》：土地平曠。吾心淡無累，〔合註〕賈誼《鵬賦》：德人無累兮。遇境〔八〇〕卽安暢。東西徑千里，勝處頗屢訪。〔合註〕《水

經注：嬉游多萃其上，信爲勝處。幽尋遠無厭，高絕每先上。前詩尚遺略，不錄久恐忘。憶從巫廟回，中路寒泉漲。汲歸真可愛，翠碧光滿盎。〔合註〕《說文》：盎，盆也。忽驚巫峽尾，〔馮註〕《夔州志》：巫山在大江之濱，形如巫字。《三峽記》：巫峽與瞿塘峽、歸峽，世稱三峽。《水經》：江水又東逕巫峽。註：杜宇所鑿。又，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巖腹有穿壙。〔合註〕王維《燕子龕禪師詩》：巖腹乍穿。《周禮·春官·小宗伯註》：窳，穿壙也。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向。〔八〕。宣尼古廟宇，〔查註〕《人蜀記》：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在峭壁，人迹不可至，彷彿若有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按《王梅溪集》：巴東之西近江，有夫子洞，亦曰聖洞。巫山縣有孔子泉，泉傍之民，雖童子皆能書，夫子胡爲洞於此，且有泉耶？詩以辨之。據此二說，則峽中當有孔子廟，而無可考。叢木作幃帳。鐵楯橫半空，俯瞰不計丈。古人誰架構，下有不測浪。石竇見天囷，〔合註〕《星經》：天囷十二星，主倉廩之屬。瓦棺悲古葬。〔馮註〕《路史》：舜崩，以瓦棺葬於紀，是爲鳴條。〔合註〕《藝文類聚》引《帝王世紀》：舜南征，崩於鳴條，殯以瓦棺。新灘阻風雪，村落去攜杖。〔合註〕《史記·五帝紀註》：聚，謂村落也。亦到龍馬溪，〔馮註〕《寰宇記》：馬鳴溪在夔州府，俗稱龍馬溪，昔土人牧馬於溪上，產龍駒，四蹄利爪，朱鬃赭尾，高可七尺。州將聞，以貢行在所，載至溪口，攘鬣長鳴，躍於江。溪以名。〔合註〕此註本《潛確類書》。茅屋沾村釀。〔查註〕《水經注》：魚復戍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玉虛悔不至，〔查註〕《晏公類要》：玉虛洞，周圍石壁，隱出異文，日居左而圓，月居右而缺，龍虎草木之狀，不可殫述。《太平寰宇記》：玉虛洞在興山縣南五十里，唐天寶五載，其洞忽開。《人蜀記》：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洞門小，纔表丈。既入，則可容數百人，有石成幢，蓋旛旒、芝草、竹筍、仙人、龍虎、鳥獸之屬。實爲舟人誑。聞道石最奇，寤

寐見怪狀。峽山富奇偉，得一知幾喪。苦恨不知名，歷歷但想像。【詰案】紀昀曰：「玉虛」以下四韻，得此一虛，實處皆活，且前路逐一鋪敘，難免掛漏，有此一補，方滿足無罅，凡不盡處皆到。今朝脫重險，【馮註】易·坎卦：習坎。朱註：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彖曰習坎，重險也。楚水渺平蕩。魚多客庖足，風順行意王。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

遊三游洞

【查註】白樂天詩序云：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之郡，與知退會於夷陵。翼日，微之返棹，送予至下牢戍，聞石間泉聲，因舍棹，步人缺岸。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各賦古詩二十韻，書於石壁。以吾三人始游，故因名三游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厥間。【王註】老泉詩云：洞中蒼石流成乳，山下寒溪冷欲冰。天寒二子苦求去，吾欲居之亦不能。子由詩云：昔年有遷客，攜手過嵌巖。去我歲三百，游人忽復三。

凍雨霏霏半成雪，【合註】梁劉孝綽錢張惠紹應令詩：凍雨晦初陽。游人屢凍，【合註】蒼苔滑。不辭攜被巖底眠，洞口雲深夜無月。

遊洞之日，【合註】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絕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詩【合註】授之。

〔王註子仁曰〕三絕句，老泉及東坡、子由各一也。〔查註〕《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楚蜀分
畛。《輿地廣記》：魏武平荊州，分置臨江郡，蜀先主改爲宜都，後周改曰硤州。《九域志》：峽州夷
陵郡，屬荆湖北路。唐初改硤爲峽。東界至江陵府二百六十五里，西界至歸州一百五里。

一徑繞山翠，〔馮註〕《世說》：羊元所居，山當戶，峯巒奇秀，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合註〕此見《潛確類

書》。紫紆去似〔八〕蛇。〔馮註〕柳子厚《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文：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忽驚溪水急，爭看洞

門呀。〔合註〕《說文》：呀，張口貌。《玉篇》：大空貌。班固《西都賦》：呀周池而成淵。滑磴攀秋蔓，飛橋踏古

槎。〔合註〕劉禹錫《登司馬錯故城》詩：墉高秋蔓綠。江總《山庭春日》詩：古槎橫近澗。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

斜。〔查註〕《人蜀記》：過下牢關，繫船，登三游洞，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著脚。洞大如三間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

黑可畏。繚山腹，僂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下臨溪潭，石壁二十餘丈。又一穴，後有壁可居，鍾乳歲久垂地，正當穴

門。歎息烟雲老〔八〕，〔合註〕枚叔《七發》：烟雲闇漠。追思歲月遐。唐人昔未到，古俗此爲家。洞煖

無風雪。山深富鹿豕。相逢衣盡草，〔合註〕《後漢書·黨錮傳》：解草衣以升卿相。環坐髻應髮。〔馮

註〕《禮記·檀弓》：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於狐貍。始也，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髻。柳子厚詩：風移魯婦髻。

竈突依巖黑，〔馮註〕《淮南子》：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魯連子竈五突，分烟者衆矣。《呂氏春秋》：竈突決，上棟焚。

樽疊就石窪。〔合註〕《樽疊》見《周禮》。顏真卿《石樽聯句》：李公登飲處，因石爲窪樽。洪荒無傳記，〔合註〕《漢

書·劉歆傳》：信口說而背傳記。想像在羲媧。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山翁〔八〕勸留句，強爲寫

槎牙。〔合註〕陸龜蒙詩：槎牙費度詞。

寄題清溪寺

〔公自註〕在峽州，鬼谷子之故居。〔查註〕《太平寰宇記》：清溪在峽州遠安縣南六十五里，源出清遠山下，冬夏無增。《鬼谷先生傳》云：楚有清溪，下深千仞，其水靈異。郭璞《遊仙》詩：清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借問是何人？云是鬼谷子。

口舌安足恃，〔馮註〕《漢·婁敬傳》：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韓非死說難。〔馮註〕《史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自知不可用，鬼谷乃真姦。〔馮註〕《史記·蘇秦傳》：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又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張儀傳》：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尹知章《鬼谷子序》：蘇秦、張儀往事之，受《捭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臚箴》三章。儀、秦知道未足，行，復往見。先生曰：「爲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遺書今未亡，小數不足觀。〔王註續曰〕劉向《七畧》有《鬼谷子書》。〔查註〕柳宗元《辯鬼谷子》：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學者宜其不道。〔合註〕《隋書·志》載《鬼谷子》三卷。秦、儀〔八九〕固新學，〔查註〕程明道曰：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鉤鈞。〔合註〕《文心雕龍》：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見利不知患。嗟時無桓、文，使彼二子顛。死敗無足怪，夫子固使然。君看巧更窮，〔馮註〕《文心雕龍》：轉丸騁其巧辭，飛鈞伏其精術。不若愚自安。遺宮若有神，頷首然吾言。〔合註〕《說文》：頷，低頭也。

留題〔九〇〕峽州甘泉寺

〔公自註〕姜詩故居。【誥案】姜詩以後漢爲正。〔查註〕歐陽修詩自註云：甘泉寺，在臨江一山上，與縣廨相對，寺有清泉一泓，俗傳爲姜詩泉，亦有姜詩祠。按，詩，廣漢人，疑泉不在此。〔人蜀記〕：峽州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法堂之右小徑數十步，至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有祠，歐陽不以爲信，故其詩云，事跡難尋楚語謠。

輕舟橫江來，弔古悲純孝。〔馮註〕後漢·列女傳：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營力作供，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合註〕左傳·隱公元年：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透迤尋遠跡，婉孌見遺貌。〔合註〕易林：透迤高原。〔婉孌〕見詩經。清泉不可挹〔九二〕。涸盡空石窖〔九三〕。〔合註〕月令：穿窰窖。註：人地方曰窖。古人飄何之，惟有風竹鬧。行行翫村落，戶戶懸網罩。〔合註〕王建詩：窗窗戶戶院相當。李義山異俗詩：戶盡懸秦網。爾雅：霍謂之罩。註：捕魚籠也。民風坦和平，開戶夜無鈔。〔合註〕說文：鈔，又取也。後漢書·高句驪傳：鮮卑濊貊，連年寇鈔。叢林富筍茹，平野絕虎豹。〔合註〕梁簡文帝銘：遼遼平野。嗟哉此樂鄉，〔合註〕馬援詩：嗟哉武溪兮多毒淫。毋乃姜子教。

夷陵縣歐陽永叔至喜堂〔九三〕

〔馮註〕《史記·白起傳》：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查註〕《吳錄》：昭烈帝立宜都於西陵，卽夷陵也。歐陽修《居士集·至喜堂記》畧云：景祐三年，修有罪來是邦，朱公至縣舍，於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與賓客偕至而落之。按：峽州又有至喜亭，歐公亦有記，堂在縣署中，非至喜亭也。

夷陵雖小邑〔九四〕，自古控荆吳。形勢〔九五〕今無用，〔合註〕《南史·劉善明傳》：國之形勝。英雄久已無。

誰知有文伯，〔合註〕唐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及行狀》：天下謂之文伯。見《文苑英華》。遠謫自王都。〔馮註〕

《宋·歐陽修傳》：人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人去年年改，堂傾歲歲扶。追思猶咎呂，〔馮註〕史稱呂夷簡爲相，成

郭后之釁，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歐陽之貶，由救仲淹也。〔查註〕韓魏公《歐陽墓志》：文正范公權京尹，直陳時政得失，大忤時宰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夷陵令。感歎亦憐朱。〔公自註〕時朱太守爲公築

此堂〔九六〕。〔查註〕《宋史》：景祐二年，朱慶基以郎中出守峽州。〔語案〕紀昀曰：用同時人作對偶人律詩，長慶法也。舊

種孤楠老，〔查註〕《歐陽集》有《至喜亭新開北軒手植楠木》詩云：爲憐碧砌宜佳樹，手刷蒼苔選綠叢。新霜一橘

枯。〔合註〕歐陽修《夷陵縣至喜堂記》云：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又《戲答元珍》詩：殘雪壓枝猶有橘。又《夷陵書

事》詩：綠叢紅橘最宜秋。清篇留峽洞，醉墨寫邦圖。〔公自註〕三游洞有詩。《夷陵圖經》〔九七〕後有公題處。

故老問行客〔九八〕，【詰案】行客，公自謂也。長官今白鬚。著書多念慮，許國減歡娛。〔合註〕《晉書·陸玩傳》：以身許國。寄語公知否，還須數倒壺。【詰案】自發嘉州至荊州，水路一千六百八十餘里，其經由郡縣古蹟先後次第，查註據《樂城集》、《吳船錄》編次，其不當者，分別刪正。

卷一校勘記

- 〔一〕集蠻氍 類本、七集、外集作「射蠻氍」。
- 〔二〕朝發 查註：「朝」一作「初」。
- 〔三〕清可憐 類本、七集、外集作「清更鮮」。
- 〔四〕是日 類甲、類丙無「是」字。類丙「日」作「日」。
- 〔五〕居民 類本、外集作「民居」。
- 〔六〕夜飧 類本、七集、外集作「夜飧」。
- 〔七〕不自 類甲、類乙作「自不」。
- 〔八〕飛露 外集作「霏露」。
- 〔九〕殘缺 外集作「殘破」。
- 〔一〇〕古琴調有文王操 此七字，外集爲「夜闌」句下原註。
- 〔一一〕泊南井口 類丙、七集作「泊南牛口」。

- 〔二二〕過安樂山……二首 外集收其一「天師」一首，無其二；無「二首」二字。
- 〔二三〕王道矩 七集作「王道祖」。
- 〔二四〕開皇 原作「開寶」，據《輿地紀勝》卷一七五引《隋·志》改。
- 〔二五〕舟經 外集作「舟維」。
- 〔二六〕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韻 查註「涪州」作「黔中」，合註謂誤。七集無「次子由韻」四字。
- 〔二七〕山胡善鳴出黔中 「山胡」二字據類本加。
- 〔二八〕朝鳴 類本作「朝吟」。
- 〔二九〕空山 外集作「空中」。
- 〔三〇〕搏紫清 七集作「搏紫清」。
- 〔三一〕厭世 外集作「厭色」。
- 〔三二〕苦辛 七集作「辛苦」。
- 〔三三〕獨存 原作「獨行」，據外集改。盧文弨校（以下簡稱盧校）：「存」字是，「行」字古韻不通用。
- 〔三四〕巧刻鏤 原作「若刻鏤」，據類本改。「巧」義長。
- 〔三五〕碑塔 類丙、七集無「碑」字。
- 〔三六〕千載 七集作「千歲」。
- 〔三七〕南賓郡 「郡」原作「縣」，據《舊唐書》卷三十九校改。
- 〔三八〕在忠州南數十里 類本無此自註。七集、外集有。

- 〔三九〕今子由之詩 類丙無「今」字。
- 〔四〇〕已死 類本作「死已」。
- 〔三一〕漢書司馬遷傳 原作「史記司馬遷傳」，誤，今校改。
- 〔三二〕可憐 類本、七集、外集作「可惜」。
- 〔三三〕南公 外集作「南宮」。
- 〔三四〕惟有 類丙作「猶有」。
- 〔三五〕八陣磧 類丙作「八陣圖」。
- 〔三六〕神兵 類甲、類乙作「神名」。
- 〔三七〕已心 類甲作「心已」。
- 〔三八〕每盛夏 七集無「每」字。
- 〔三九〕誰復 七集作「復誰」。
- 〔四〇〕嫌取 類乙、類丙作「取嫌」。
- 〔四一〕愧當時 原作「愧常時」，據類本改。盧校：「常」字當作「當」字。
- 〔四二〕荆邯 類丙、七集作「荆都」，合註謂「都」訛。
- 〔四三〕吳柱 類丙作「天柱」，疑誤。
- 〔四四〕幽賞 類本作「清賞」。
- 〔四五〕樵童 類本、七集作「樵僮」。

- 〔四六〕孟昶從此人覲 「覲」後原作「王衍亦蜀主」，從類本改爲「王註：孟昶、王衍皆蜀主」。
- 〔四七〕魚蠶 外集「蠶」字下原註：「魚鳧、蠶叢。」
- 〔四八〕常冒險 外集作「嘗冒險」。
- 〔四九〕嘗諳 類甲、類乙作「無諳」。
- 〔五〇〕安可住 類本、七集作「安可駐」。
- 〔五一〕顛氣 類乙、類丙、外集作「浩氣」。
- 〔五二〕奔騰 類本、七集作「崩騰」。
- 〔五三〕兀不讓 外集作「亢不讓」。
- 〔五四〕笑我 類甲、類乙、七集作「笑吾」。
- 〔五五〕綠鳳尾 查註、合註：「綠」一作「綠」。
- 〔五六〕詰曲 外集作「詰典」。
- 〔五七〕紋如綺 外集作「文如綺」。
- 〔五八〕溟濛 七集作「洪濛」。類本作「冥蒙」。
- 〔五九〕衰老 類本作「衰疾」。
- 〔六〇〕已如臂 盧校：「已」字作「應」字更穩。
- 〔六一〕絕糧 類乙、類丙作「絕粒」。
- 〔六二〕千仞山 類本作「千高山」。

〔六三〕類本原註橫去聲。類本原註「四字原缺，今補。

〔六四〕蛇龍 查註作「龍蛇」。

〔六五〕雷雨 類甲、類乙作「雪雨」。

〔六六〕滄灣 類本、七集作「蒼灣」。

〔六七〕玉座 類本作「玉堂」，外集作「王座」。

〔六八〕弭節 類甲、類乙作「持節」。

〔六九〕道里 外集作「里道」。

〔七〇〕漢妃子 七集原校：「妃」，一作「家」。外集作「漢家子」。

〔七一〕暴鬣 類甲作「暴顛」，類丙作「暴腮」。「顛」、「腮」通。七集原校：「鬣」，一作「搥」；「搥」，疑爲「腮」之誤。

〔七二〕灘前叟 類本作「山前叟」。

〔七三〕終朝 類本、外集作「終日」。

〔七四〕獨何久 七集作「何其久」。

〔七五〕只應 外集作「應爲」。

〔七六〕四蹄濕 類本、外集作「四蹄脫」。

〔七七〕蝦蟇背 原作「蝦蟇培」。按，《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附宋丁朝佐校記云：「《蝦蟇碇》詩，諸本皆作『碇』。朝佐考字書無此字。按，《東坡集·決囚經歷》詩『忽憶尋蟻培』，其字從土。又，《南行

集、二蘇皆有《蝦蟆培》詩，《樂城》作「培」，東坡作「背」。今秘書正字項安世嘗自蜀來，云：「土人寫作『背』字，音佩。」外集作「蝦蟆背」，今從。又按：此詩題下查註云：「《歐陽公集》自註云：『碓』，土人寫作『背』字。」據丁朝佐校記，歐陽集卷一《蝦蟆碓》題下註「土人寫作『背』字」云云，乃校者語。改此條查註「自註」二字爲「校者註」三字。又，《決囚經歷》詩，在《東坡集》卷一，本詩集卷三。又，項安世，南宋人，與陸游有交往。

〔七八〕似偃月 類本、七集作「如偃月」。

〔七九〕潔清 類甲、類丙作「清潔」。

〔八〇〕遇境 類本作「過境」。

〔八一〕南向 類甲、類乙、外集作「兩向」。

〔八二〕屨凍 類本、外集作「屨冷」。

〔八三〕蒼苔 類本作「蒼崖」。

〔八四〕遊洞之日 七集「遊」字上有「遊三游洞」四字。合註：外集此句前有「遊三游洞」四字，疑以前題誤併入此題也。按：七集在前，當非併入。

〔八五〕此詩 類本、七集、外集無「詩」字。

〔八六〕去似 類甲、類乙作「似去」。

〔八七〕烟雲老 七集作「烟雲去」。

〔八八〕山翁 外集作「田翁」。

- 〔八九〕秦儀 類甲、類丙作「儀秦」。
- 〔九〇〕留題 外集無「留」字。
- 〔九一〕不可挹 查註、合註：「挹」一作「掬」。盧校：「掬」字必「掬」字之誤。
- 〔九二〕空石窞 外集作「空山窞」。
- 〔九三〕至喜堂 外集作「至喜亭」。
- 〔九四〕夷陵雖小邑 類本作「西陵有小邑」。
- 〔九五〕形勢 七集作「形勝」。
- 〔九六〕時朱太守爲公築此堂 外集無「時」，「堂」作「室」。
- 〔九七〕夷陵圖經 「經」字據類甲、類丙補。
- 〔九八〕行客 外集作「行止」。

蘇軾詩集卷二

古今體詩三十八首

【誥案】起嘉祐五年庚子正月，自荊州陸行，二月至京師，合六年辛丑七月作。

息壤詩〔二〕并敘

《淮南子》曰：鯀湮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於羽淵。今荊州南門外，有狀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猶見其脊者。〔合註〕《錦繡萬花谷》：江陵南門外甕門內東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三尺許，此息壤也。禹鑄石造龍之宮室置穴中，以塞水脈。傍有石，記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如故。又頗以致雷雨，〔合註〕《游宦紀聞》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開元中，裴宙牧荊州，掘得石城，徑六尺八寸。是年霖雨不止，復埋之而水止。歲大旱，屢發有應。予感之，乃爲作詩。其辭曰：

帝息此壤，以藩幽臺。有神司之，隨取而培。帝勅下民，無敢或開。惟帝不言，以雷以雨。惟民知之，幸帝之怒〔三〕。帝茫不知，誰敢以告。〔查註〕「誰敢以告」，告字叶韻，似當作訴。存疑，再考。帝怒不常，下土是震。〔合註〕《集韻》：震，升人切。又，柳子厚《天對》：盜堙息壤，招帝震怒。使民前知，是役

於民。無是墳者，誰取誰干。惟其的之，是以射之。

渚宮

〔王註〕子仁曰：子由同賦此詩云：楚塞多秋水，荆王有故宮。又云：湘東晉宗子，高氏楚元戎。鑿沼長千尺，開亭費萬工。

渚宮寂莫依古郢，〔查註〕〔蜀鑑〕：江陵有津鄉故城，在今江陵縣東，渚宮卽其地。按〔左傳〕：楚子西沿漢沂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太平寰宇記〕亦引此也。〔渚宮舊事〕：鬻熊爲周文王師，成王封其孫熊繹於楚。後六世，熊渠立，又數世，至文王，國始大，遂都郢，今江陵北郢城，紀城是也。楚地荒茫，〔三〕非故基。〔合註〕沈約詩：九服荒茫。二

王臺閣已鹵莽，〔公自註〕湘東王高氏。〔查註〕〔渚宮舊事〕：湘東王繹於子城中穿構池山，長數百丈，上有通波閣，跨水爲之。南有芙蓉堂，東有禊飲堂，西有鄉射堂。堂置竹棚，可移動。東南有連理堂，堂北有映月亭，修竹堂，臨水齋。齋前高山，山有石洞，潛行苑中。山上有陽雲樓，北有臨風亭，明月樓，顏之推詩「屢陪明月宴」是也。竹林堂庭前有桂竹，其西有篠箭，冬月抽筍，味如桂而辛。下有花房，其間花草雖繁，竹林彌盛，故號竹林堂。〔太平寰宇記〕謂之湘東苑。高氏事無可考。〔合註〕〔名勝志〕：後梁高從誨鑿城西南，築亭，亦名渚宮。何況遠問縱橫時。〔王註續曰〕謂六國

時楚也。楚王獵罷擊靈鼓，〔馮註〕〔史記〕司馬相如〔子虛賦〕：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是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又：擊靈鼓，起烽燧。猛士操舟，〔四〕張水嬉。〔合註〕張協〔七命〕：乘鳧舟兮爲水嬉。釣魚不復數魚鼈，大鼎千石烹蛟螭。〔馮註〕〔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當時郢人架宮殿，

〔查註〕〔渚宮舊事〕：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而爲章華之臺。翟人來朝，王誇之，與客登章華之臺，三休乃至。〔太平寰宇

記。章華臺，在江陵東三十三里，臺形三角。《名勝志》云：楚離宮也，又謂之豫章臺。《水經注》：江水又東，得豫章口，是也。陳子昂詩：遙遙下巫峽，望望得章臺。意思絕妙。《墨子》：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合註》《戰國策》作「般」。又《馮註》《尚書·舜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韓退之詩：雕鏤妙工倕。飛樓百尺照湖水，《合註》《晉書·樂志》：百尺高樓與天連。上有燕趙千蛾眉。《合註》《文選·古詩》：趙燕多佳人。臨風揚揚意自得，《馮註》《史記·管晏列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長使宋玉作楚辭。《馮註》宋玉《高唐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王曰：「試爲寡人賦之。」《九辨序》：《九辨》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秦兵西來取鐘簾，《合註》《史記·秦始皇本紀》：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人之。《釋名》：所以懸鐘鼓者，橫曰筩，從曰簾。故宮禾黍秋離離。《馮註》《史記·王翦傳》：李信攻平輿，蒙恬攻襄，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又殺其將軍項燕，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詩·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序：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而作是詩。千年壯觀不可復，今之存者蓋已卑。池空野迴樓閣小，惟有深竹藏狐狸。《馮註》元稹《連昌宮詞》：連昌宮中滿宮竹。又，夜夜狐狸上牆屋。臺中絳帳誰復見，《馮註》《荊州記》：府城西南有馬融絳帳臺，與渚宮不遠。《合註》《名勝志》：江陵城西鼓角樓，卽馬融教授弟子處。臺下野水，《合註》《浮清漪》。《合註》江總《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詩：浮棗漾清漪。綠窗朱戶春晝閉，《合註》唐崔顥詩：綠窗明月在。梁簡文帝詩：玲瓏朱戶開。想見深屋彈朱絲。《合註》岑參詩：寒燈靜深屋。腐儒亦解愛聲色，何用白首談孔、姬。《馮註》孔、姬謂孔子、周公。沙泉半涸草堂在，破窗無

紙風颼颼。陳公踪跡最未遠，〔查註〕《宋史》：天禧中，陳堯咨以右正言知制誥，出守荆南。七瑞寥落今何之。〔馮註〕《南史》：梁元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瑞，武帝第七子也。十三年封湘東王。百年人事知幾變，直恐荒廢成空陂〔七〕。〔合註〕杜子美《南池》詩：不應空陂上。誰能爲我訪遺迹，草間〔八〕應有湘東碑。

荊州十首

〔王註〕子仁曰：庚子正月，先生與子由侍老泉，自荊州遊大梁。〔翁方綱註〕第七首有「殘臘多風雪」句，蓋十首非一時所作。〔查註〕《元和郡縣志》：荆南節度，屬江南西道。《太平寰宇記》：荊州江陵郡，屬山南東道，楚郢都，秦爲南郡，卽今州也。〔誥案〕紀昀曰：篇章字句，多含古法，此東坡刻意摹杜之作，意思純是《秦州雜詩》。

其一

游人出三峽，〔查註〕《太平寰宇記》：三峽者，西峽、巫峽、歸峽也。《峽程記》：三峽者，明月、廣溪、仙山也。按三峽之名有二，或以瞿塘、灩澦、巫山爲三峽，或云州境之明月峽、黃牛峽與西陵峽爲三峽。楚地盡平川。北客隨南賈，吳檣間蜀船〔九〕。江侵平野斷，風捲白沙旋。欲問興亡意，重城自古堅。〔馮註〕《古今注》：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左傳》：哀公七年：民保於城，城保於德。《藝文類聚》引《博物志》：禹始作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唐書》：大河以北無堅城。〔誥案〕紀昀曰：此首總起。

其二

南方舊戰國，慘澹意猶存。〔合註〕杜子美《送從弟亞赴安西判官》詩：慘澹苦士志。慷慨因劉表〔二〇〕，淒涼爲屈原。廢城猶帶井，〔馮註〕《易·井》：改邑不改井。古姓聚成村。〔馮註〕《韻註》：村，聚落也。〔查註〕《太平寰宇記》：武昌郡六姓，吳、伍、程、史、龍、郢；武陵郡三姓，卞、伍、龔。皆載山南東道荊州下。亦解觀形勝，昇平不敢論。〔詰案〕紀昀曰：結卽高常侍「豈無安邊策，諸將已承恩」意。

其三

楚地闊無邊，〔查註〕《元和郡縣志》：春秋以來，楚國之都，謂之郢都，西接巴巫，東連雲夢，亦一都會之所。《史記》：鶉首，楚之分，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二度，楚之分野。〔合註〕鶉首，盧文弼以爲鶉尾之譌。蒼茫萬頃連。〔合註〕《前漢·刑法志》：提封萬井。《食貨志》：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耕牛未嘗汗，〔馮註〕高承《事物紀原》：漢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耕植，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投種去如捐。農事誰當勸，〔馮註〕《左傳·昭公十七年》：九扈爲九農正。註：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民愚亦可憐。平生事遊惰，〔查註〕《太平寰宇記》：荆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故人多剽悍。唐至德之後，流傭爭食者甚衆，五方雜居，風俗大變。五月五日，競渡戲船，楚俗最尚，廢業耗民，莫甚於此。那得怨凶年。

其四

朱檻城東角，〔合註〕杜子美《西閣雨望》詩：滂沱朱檻濕。高王此望沙。〔馮註〕《五代史》：高從誨嗣爲荆南節度使，封渤海王，改封南平王。晉高祖立，遣學士陶穀爲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祖大喜。〔查註〕《五代史·南平世家》：高季興於後梁開平二年爲荆南節度，末帝時封渤海王，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南平王，子從誨，嗣封父爵。《荆州志》：城東南有望沙樓，後梁時高季興建，以望沙津，陳堯咨知荆州，更名仲宜樓。江山非一國，〔馮註〕《五代史》：南漢與閩、蜀皆稱帝，從誨所向稱臣，故公詩有「江山非一國」語。烽火畏三巴。〔查註〕常璩《華陽國志》：劉璋改永寧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徙龐羲爲巴西太守，是爲三巴。戰骨淪秋草〔二〕，〔馮註〕江淹《恨賦》：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合註〕張籍《關山月》：年年戰骨多秋草。危樓倚斷霞。〔合註〕陰鏗詩：接路上危樓。百年豪傑盡，〔合註〕《續通鑑長編》：乾德元年，高繼沖奉表來歸。自先生作詩時，上溯至高季興封渤海王，蓋百二十餘年矣。擾擾見魚蝦。〔查註〕此詩因南平而致慨於五季也。季興初爲荆南節度，所領止江陵、歸、峽三城，地狹而兵弱，難與諸國爭衡，父子祖孫與五代相終始，假其封號，竊據單州。是時楊、李擅吳，王氏保閩，劉氏鴟張於南粵，王、孟跳梁於蜀中，莫不帝制自爲，志圖兼并，獨高氏所向稱臣。中間不自揣量，間一構兵，初敗於王宗壽，再敗於孔勅，及後唐伐蜀，請以本道兵自取夔、萬等州，終不敢出，畏蜀如虎之譏，其能解免乎。未幾而強弱大小，同歸漸滅，百年以來，戰骨已銷，孤城猶在，千秋形勝之區，惟「危樓倚斷霞」耳。一時豪傑自命者，細瑣么膺，無足比數。「魚蝦擾擾」一語，說得五代君臣及僭號諸國可憐、可憫、可鄙、可羞，又無論孱弱之高氏也。【誥案】紀昀曰：結卽羅江東《甘露寺》後半篇意。

其五

沙頭烟漠漠，〔查註〕元微之《江陵玩月》詩：闐咽沙頭市。《荊州志》：市在江陵縣東南十五里，謂之沙頭市。來往厭喧卑。〔馮註〕鮑明遠《舞鶴賦》：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野市分塵鬧，官船〔三〕過渡遲。遊人多問卜，僮叟盡攜龜。〔馮註〕《史記》：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褚少孫《補史記》：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查註〕攜龜，譏楚人尚巫也。〔合註〕《晉書·左思傳》：陸機《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僮父，欲作《三都賦》。僮叟，即僮父之意。日暮江天靜，無人唱楚辭。〔語案〕紀昀曰：譏古風之不存也。

其六

太守王夫子，〔查註〕先生全集有《上荊州王兵部書》，又有《與王刑部書》，二人皆爲荊州守，又同姓，其名字失考。山東老俊髦。壯年聞猛烈，〔合註〕《隋書·張昺傳》：雖云致仕，猶克壯年。白首見雄豪〔三〕。〔合註〕《晉書·劉琨傳》：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食雁君應厭，〔馮註〕《後漢·王符傳》：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驅車我正勞。中書有安石，慎勿賦《離騷》。〔王註〕子仁曰：指時相有如謝安，則王守不當如屈原放逐而作《離騷》也。〔馮註〕《晉·謝安傳》：字安石。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史記·屈原傳》：乃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語案〕紀昀曰：結結得好，夾此一首，章法生動，從杜公《游何氏山林》詩「萬里戎王子」一首得法。

其七

殘臘多風雪〔二四〕，荆人重歲時。〔馮註〕《荆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肴蔌，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合註〕此泛言楚人以時節爲重也。客心何草草，〔馮註〕《詩·小雅·巷伯》：驕人好好，勞人草草。里巷自嬉嬉。〔合註〕皮日休詩：幾日嬉嬉活。爆竹驚鄰鬼，驅儺聚小兒〔二五〕。〔王註子仁曰〕爆竹驅儺，皆殘歲事。〔馮註〕東方朔《神異經》：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名曰山臊。人嘗以竹著火中，爆竹而出，臊皆驚憚。案，鬼惡金姑聲，聞人謂破竹聲爲金姑聲也。〔查註〕《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鷄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魃惡鬼。十二月八日，爲臘日，村人並擊細腰鼓，作金剛力士以逐疫。《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呂氏春秋》註：歲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是也。故人應念我，相望各天涯。〔誥案〕紀昀曰：不脫自己，方不是泛陳風土。

其八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馮註〕《周頌》：猗與漆沮，潛有多魚。赤鱗如琥珀，〔馮註〕郭璞《江賦》：或鹿舩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璀璨，煥爛錦斑。〔查註〕《本草》：青魚生江湖間，多以作鮓，所謂五侯鯖也。其頭中枕骨，蒸令氣通，曝乾，狀如琥珀，荆楚人煮拍作酒器，梳篦甚佳。〔合註〕《文選·別賦》：聳淵魚之赤鱗。老枕勝玻璃。〔查註〕《爾雅》：魚枕謂之丁。註云：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合註〕劉禹錫《秋夜不寐寄樂天》詩：老枕知將雨。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詞》：玻璃枕上聞天雞。上客舉雕俎，佳人搖翠篋。〔合註〕《玉篇》：篋，釵篋也。〔誥案〕紀昀曰：雙

拘格。登庖更作器〔二六〕，何以免屠割。

其九

北雁來南國，〔馮註〕韓退之詩：嗷嗷鳴雁鳴且飛，窮秋南去春北歸。依依似旅人。縱橫遭折翼，〔合註〕漢息夫躬《絕命詞》：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感惻爲沾巾。〔馮註〕張衡《四愁》詩：側身北望涕霑巾。〔詰案〕紀昀曰：有意無意，映帶生情。平日誰能挹，〔詰案〕紀昀曰：接法好。高飛不可馴。〔馮註〕《九域志》：韓憑妻何氏美，宋康王欲之，何氏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故人持贈我，〔馮註〕陶弘景詩：不堪持贈君。三嗅若爲珍。〔查註〕荆俗食雁，合第六首「食雁君應厭」句觀之，可見。〔詰案〕紀昀曰：此首格意特高。

其十

柳門〔二七〕京國道，〔查註〕《楚辭》宋玉《招魂篇》：魂兮歸來，人修門些。王逸註：郢城門也。盛弘之《荊州記》：郢南門二門，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唐吳融《留獻荆南成相公》詩：行行柳門路，回首下離東。則荊州別有柳門〔二八〕。驅馬及春陽。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馮註〕白樂天《春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北行連許、鄧，〔查註〕《太平寰宇記》：許州許昌郡，屬河南道，西南至汝州一百八十里。鄧州南陽郡，屬山南東道，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北至汝州四百九十里。南去極衡湘〔二九〕。〔馮註〕范仲淹《岳陽樓記》：北通巫峽，南極瀟湘。〔查註〕《文獻通考》：荆湖南路衡州，秦屬長沙郡，吳以地置衡陽、湘東二郡。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馮註〕《史記·張耳陳餘傳》：趙王

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踞置高，趙午乃怒曰：「吾王辱王也。」註：辱，弱也。【詰案】紀昀曰：此首總收結句，寓自負之意，此猶少年初出意氣方盛之時也。黃州以後，無復此種議論矣。

荆門惠泉

〔查註〕《太平寰宇記》：荆門本漢舊縣，荆、襄州之要津。唐末，荊州高氏割據，建爲軍。北至襄州界一百七十里。葛立方《韻語陽秋》：荆門軍有惠泉。李德裕有詩題於泉上云：茲泉由太潔，終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只自貧。至今碑版存焉。曹學佺曰：荆門州西有蒙、惠二泉，卽州城隍所引以爲池者。蒙山又名象山，山下有泉二派，北曰蒙，南曰惠，蒙泉常寒，惠泉常溫。

泉源從高來，〔馮註〕《說文》：泉，水原也。《易·蒙》：山下出泉。《爾雅》：泉，一見一否爲澗。溢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沆泉穴出，穴出，仄出也。走下隨石脈。〔合註〕溫庭筠《西嶺道士茶歌》：孔竇濺濺通石脈。紛紛白沫亂，〔合註〕劉孝標《東陽金華山棲志》：白波跳沫。隱隱蒼崖坼。〔合註〕司馬相如《上林賦》：沈沈隱隱。縈回〔三〕成曲沼，〔合註〕王勃《滕王閣序》：窮島嶼之縈回。清澈見肝膈。深瀉爲長溪，〔合註〕孟東野《秋雨聯句》：深瀉殊未終。奔駛〔三〕蕩蛙蠃。〔合註〕《玉篇》：駛，疾也。初開不容梳，漸去已如帛。傳聞此山中，神物懶遭謫〔三〕。不能致雷雨，〔馮註〕《僧史》：僧聞禪師，住邵武山中。一日，有老翁來謁，曰：「我龍也，以疲倦行雨，天罰當死，賴道力可脫。」乃化小蛇，延緣人袖。中夜風號霆擊，山岳爲搖，而師危坐不傾。達旦，蛇飛去。灑灑吐寒碧。〔合註〕何遜《望新月示同羈》詩：灑灑逐波輕。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麥。

次韻答「三」荆門張都官維見和惠泉詩

〔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十年正月，有前原州臨涇縣令張維除名送康州編管事。此事在後十八年，即答詩之張維也。〔誥案〕張子野是年已七十矣。查註引《吳興志》，謂維即子野之父，已刪。

楚人少井飲，地氣常不洩。蓄之爲惠泉，坐若「三」有所折。〔合註〕《廣韻》：坐，蒲悶切，聚也，並也。又《前漢書·溝恤志》：河水溢溢。師古註：溢，踊也，音普頓反。泉源本無情，豈問濁與澈。貪、愚彼二水，〔馮註〕《圖經》：貪泉，在廣州南海縣石門口，即吳隱之所酌也。《舊經》云：登大庾嶺，則濁穢之氣分；飲石門泉，則清白之質變。《荊州記》：桂陽郡西南宿山水出，注大溪，號曰橫溪。水甚深，冬夏不乾，飲者輒冒於財賄，俗謂之貪泉。《南史》：苑柏年見宋明帝。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曰：「卿州復有此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曰：「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柳宗元《愚溪序》：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故更之爲愚溪。註：愚溪在永州府城西。終古恥莫雪。只應所處然，遂使語異別「三」。泉傍地平行，〔合註〕《穆天子傳》：天子大朝於平行之中。泉上山嶧嶧。〔合註〕張平子《西京賦》：託喬基於山岡，直嶧嶧以高居。《集韻》：嶧通作覓。君子慎所居「三」，此義安可缺。古人貴言贈，〔馮註〕《史記·孔子世家》：適周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王勃《滕王閣序》：臨別贈言。敢用況高節。〔合註〕《史記·魯仲連傳》：好持高節。不爲冬霜乾，肯畏夏日烈。泠泠但不已「三」，〔合註〕陸士衡《招隱》詩：山溜何泠泠。海遠要當徹。

涘陽早發

〔合註〕吳省欽曰：今鍾祥麗陽驛，居荆、襄孔道。〔縣志〕曰：利河，土人曰涘口，口距驛止六十里。以二蘇詩證之，始信麗陽之於宋爲涘陽，而志地者不之審也。〔查註〕〔樂城集〕涘陽早發詩云：春氣入楚澤，原上草猶枯。北風吹栗林，梅蕊颯已無。我行亦何事，驅馬無疾徐。楚人信稀少，田畝任榛蕪。空有道路人，擾擾不留車。悲傷彼何懶，歎息此亦愚。我今何爲爾，豈亦愚者徒。行行楚山曉，霜露滿陂湖。

富貴本無定〔三〕，世人自榮枯。〔馮註〕〔史記〕蔡澤傳：富貴吾所自有。班固〔答賓戲〕：朝爲榮華，夕爲顛頽。囂囂好名心，嗟我豈獨無。不能便退縮，但使進少徐。我行念西國，已分田園蕪。〔馮註〕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南來竟何事，碌碌隨商車。〔馮註〕〔漢〕武帝紀：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註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自進苟無補，乃是懶且愚。人生重意氣，出處夫豈徒。永懷江陽叟，〔王註〕子仁曰：江陽，指眉州也。〔查註〕〔水經注〕：江水東南過犍爲，又東過江陽縣。〔蜀鑑〕：江陽，今瀘州。〔名勝志〕：晉曾置江陽郡於眉州。此爲得之。種藕春滿湖。〔詰案〕紀昀曰：途中感懷，適在涘陽，遂以涘陽命篇，不爲涘陽作也，故不及山川地理。

夜行觀星

天高夜氣嚴，列宿森就位〔三九〕。〔馮註〕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晉書·天文志》：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後漢·明帝紀》：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大星光相射，小星鬧若沸〔三〇〕。天人〔三一〕不相干，〔合註〕《漢書·董仲舒傳》：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嗟彼本何事。世俗強指摘，〔合註〕《列子·黃帝篇》：無傷痛指擿。一一立名字。南箕與北斗，〔馮註〕《詩·小雅·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乃是家人器。〔馮註〕《漢·儒林傳》：轅固曰，此家人言耳。天亦豈有之，無乃遂自謂。〔馮註〕劉勰《新論》：微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莊子·大宗師篇》：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唐書》：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合註〕《詩》言箕斗之類人，皆以形似而自謂之，非星象之本有此名也。迫觀知何如，遠想偶有似〔三二〕。茫茫不可曉，使我長歎喟。〔皓案〕紀昀曰：語特奇恣。

漢水

〔查註〕漢、沔二水，〔水經〕通稱漢。有二源：出鞏昌、秦州之蟠冢，至四川，由重慶江津縣入江，此西漢水也；出漢中府沔縣之蟠冢，至漢陽府入江者，東漢水也。〔水經〕所紀，沔與漢合者也。

捨棹忽逾月，沙塵困遠行。襄陽逢漢水，〔馮註〕《詩·小雅·君之華》：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查註〕《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襄州，本楚邑，澧溪帶其西，峴山亘其南，爲楚之北津。建安十三年，始置襄陽郡，以地在襄山之陽爲

名。南至荆門軍三百二十五里，東北至唐州二百五十里。《輿地廣記》：屬京西南路，去江陵步道五百，勢同唇齒。偶似蜀江清。蜀江固浩蕩，中有蛟與鯨。漢水亦云廣，欲涉安敢輕。文王化南國，遊女儼如卿。
〔王註〕見《詩·漢廣》。洲中浣紗子，〔馮註〕《舊經》：浣紗溪，在荊州府夷陵州西北，秋冬之月，水色淨麗，若浣紗然。
〔合註〕見《潛確類書》及《名勝志》。環珮鏘鏘鳴〔三〕。〔馮註〕《史記》：環珮玉聲璆然。古風隨世變，寒水空泠泠。過之〔三〕不敢慢，佇立〔三〕整冠纓。〔馮註〕《史記·滑稽傳》：冠纓索絕。《古詩》：李下不整冠。

襄陽古樂府〔三〕二首

〔誥案〕紀昀曰：樂府音節失傳，不過摹其字句，不似，何取乎，擬相似，又何取乎。擬少陵，純製新題，自是斬斷葛藤手。太白雖用古題，多是不敢明言而托之古，亦非以此體爲高。

野鷹來

〔王註〕《水經注》：沔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表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查註〕《襄陽記》：劉表墓，在城東。又：東二十里有呼鷹臺。

野鷹來，萬山下，〔馮註〕《圖經》：萬山在襄陽城西，相傳鄭交甫所見遊女，居此山之下。〔合註〕《潛確類書》引《襄陽記》同。荒山無食鷹苦飢，飛來爲爾繫綵絲。〔馮註〕《晉書·載記》：權翼諫秦王堅曰：「慕容垂爪牙名將，世

豪東夏，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北原有兔老且白，〔馮註〕《廣志》有雉鷹、有兔鷹。《瑞應圖》：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葛洪《抱朴子》：兔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合註〕庚信碑：風秋北原。年年養子秋食菽。我欲擊之〔三〕不可得，〔馮註〕《禮記》：立秋之日，鷹隼乃擊。〔合註〕《禮記》：孟秋之月，鷹乃祭鳥。山公誤以《白孔六帖》之文作《禮記》，而《六帖》又本於《漢書·孫寶傳》也。年深兔老鷹力弱。野鷹來，城東〔三〕有臺高崔巍。臺中公子著皮袖，東望萬里心悠哉。心悠哉〔三〕，鷹何在！嗟爾公子歸無勞，使鷹可呼亦凡曹，天陰月黑狐夜嘯。〔合註〕《說文》：嘯，咆也。

上堵吟

〔王註〕《水經注》：堵陽縣，堵水出焉，有白馬塞。孟達爲新城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堵水，蓋入沔者也。〔查註〕《水經注》：沔水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焉。歷新城郡，故漢中之房陵縣，漢末爲郡，又分置上庸郡。其城三面際水。《九域志》：竹山縣有堵水。

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人空〔四〕。臺邊游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兩稚子。〔查註〕《元和郡縣志》引盛弘之《荊州記》云：孟達爲《上堵吟》，今人猶傳此聲，音韻憤激，其哀思之音乎。《蜀鑑》：昭烈遣孟達攻房陵，下之。遣劉封乘沔水，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以耽爲上庸太守，耽弟儀爲西城太守，定漢中地。上庸、西城，皆今荊州地也。章武元年，孟達以上庸降魏，令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爲新城，以達

領之。達後入城，登白馬塞，歎曰云云。〔合註〕《漢書·張良傳》：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白馬爲塞，鳳爲關。〔馮註〕《襄陽記》：鳳林關，在峴山。《衡州金城山記》：武岡金城山，道書第六十八福地，石真人修煉於此，有白馬關。〔查註〕《元和郡縣志》：白馬塞山，在竹山縣西南三十五里。《荊州記》：孟達登白馬山，卽此。按，竹山舊屬襄陽府之均州。山川無人空自閑〔四〕。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鱸魚冷難捕。〔王註子仁曰〕鱸魚，襄陽所出。孟浩然所謂「槎頭縮項鱸」。悠悠江上聽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詰案】紀昀曰：此首有太白之意。

襄陽樂

〔查註〕《南史·劉道產傳》：道產初爲無錫令，後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使君未來襄陽愁，提戈入市裏氈裘。〔馮註〕《漢·司馬遷傳》：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合註〕梁元帝檄：提戈蒙險。自從氈裘南渡沔，襄陽無事多春遊。〔合註〕《宋書·劉道產傳》：自鎮漢南，境接凶寇，威懷兼舉。襄陽春遊樂何許，峴山之陽漢江浦。使君朱旆來翻翻，〔合註〕許渾詩：朱旆聯翩曉樹中。人道使君似羊、杜。〔王註子仁曰〕羊祜、杜預皆鎮襄陽，有德政。〔馮註〕《晉書》：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杜預，字元顛，京兆杜陵人。道邊逢人問洛陽，〔合註〕《漢書·地理志》：河南郡，高帝更名洛陽。中原苦戰春田荒。北人聞道襄陽樂，目送飛鴻〔三〕應斷腸。〔馮註〕《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

易，日送歸鴻難。」

峴山

〔馮註〕在襄陽府城南。〔查註〕《襄沔記》：紫蓋山、萬山、峴山，謂之三峴。宋時改紫蓋山爲中峴，以峴山爲峴首。

遠客來自南，游塵昏峴首。過關無百步，曠蕩吞楚藪。登高忽惆悵，千載意有偶。〔馮註〕晉·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佳，必造峴山。嘗慨然歎息，願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山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等，乃當如公言耳。」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息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所憂誰復知，嗟我生苦後。〔詰案〕紀昀曰：「登高」四句，寫出遠懷，自是有人語。團團山上檜，〔查註〕《名勝志》：晉柏在峴山下，相傳羊叔子手植，有碑，題曰晉柏。〔合註〕韓退之《羅池廟碑》：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歲歲閱榆柳。〔詰案〕紀昀曰：借喻便蘊藉。大才〔四〕固已殊，安得同永久。可憐山前客，倏忽星過留〔四〕。〔王註〕《詩·小雅·若之華》：三星在留。註云：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笥之中，其去須臾，不可久也。賢愚未及分，來者當自剖。〔詰案〕紀昀曰：十字深警。

萬山

〔公自註〕時獨不游，問轍而作〔四〕。〔查註〕《元和郡縣志》：萬山，一名漢皋山，在襄陽縣西

十一里，與南陽郡鄧縣分界處。古諺云：襄陽無西。言其界促近。太平寰宇記：萬山北隔沔水。

西行度連山，北出臨漢水。漢水蹙成潭，

〔查註〕孟浩然萬山潭詩自註云：即沈碑潭。旋轉山之趾。

〔合註〕易林：行於山趾。禪房久已壞，古蹙含清泚。

〔合註〕洛陽伽藍記：禪房一所。陳陶：和西江李助副使詩：蛟龍蟠古蹙。下有仲宣欄，

〔王註〕杜子美一室詩：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馮註〕襄陽志：萬山東有王粲井，即仲宣樓，在府城東，粲依劉表即此地，非荊州也。

〔查註〕襄陽耆舊傳：王粲與繁欽並鄰同井，其墓及井現在。曾鞏元豐類稿：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上元二年，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歐陽修集古錄：井欄記有二。貞元十七年者，于頔撰，胡證書；上元二年者，甄濟撰，彭朝議書。

〔合註〕曾子固文，亦兩記並載。綆刻深容指。回頭望西北，隱隱龜背起。

〔合註〕說文：廋似龜背。傳云古隆中，〔馮註〕輿地志：隆中山，在襄陽府城北，下即諸葛亮隱居，有三顧門。萬樹桑柘美。月炯轉山曲，山上見洲尾。綠水帶

平沙，盤盤如抱珥。〔馮註〕漢書·天文志：抱珥，蜃蜺註：皆日傍氣也。凡氣在傍，直對爲珥，在傍如半環，向日爲抱。山川近且秀，不到懶成恥。問之安能詳，畫地費簪筆。

〔馮註〕後漢·馬援傳：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

〔蜀志·許慈傳〕卓犖強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合註〕釋名：簪，髮也，連冠於髮。又：枝也。集韻：筆，馬策也。

隆中

〔王註〕漢晉春秋：諸葛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查註〕王韶南雍

州記：隆中有諸葛故宅。《荊州記》：宅西有山臨水，孔明嘗登之，鼓琴，爲《梁父吟》，因名此山爲樂山。《太平寰宇記》：襄陽縣有諸葛宅。《蜀地記》云：三顧草廬，卽此宅也。有井深四丈，迄今壘砌如初。《商芸小說》云：孔明躬耕南陽，乃襄陽之南陽墟，非今之南陽郡也。按，襄陽東二十里，有鄧城。習鑿齒《記》所云楚王城鄧之濁水，卽斯地矣。蓋鄧之南鄆也，今爲鎮。裴松之謂在南陽鄧縣者，譌。《合註》《輿地碑目》：襄陽府載《諸葛武侯故宅碣》，晉李興撰；《蜀丞相諸葛公碑》，大中三年李景遜撰。今在隆中。

諸葛來西國，《馮註》《蜀志·諸葛亮傳》：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千年愛未衰。今朝游故里，蜀客不勝悲。誰言襄陽野，生此萬乘師。《馮註》揚雄《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山中有遺貌，矯矯龍之姿。龍蟠山水秀，龍去淵潭移。空餘蜿蜒迹，使我寒涕垂。《誥案》紀昀曰：意亦猶人，寫來脫灑。

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馮註》《輿地志》：宜城，楚鄆陵，漢宜城，梁率道。梁昭明太子《將進酒》篇：洛陽輕薄子，長安游俠兒。宜城溢渠槐，中山浮羽卮。《查註》《太平寰宇記》：宜城，襄陽屬縣，在府南九十五里。本楚之鄆都，天寶元年改宜城縣，故城在今縣南。其地出美酒。又俗號宜城美酒爲竹葉春。《名勝志》：宜城有金沙泉，在縣東二里。其泉造酒甘美，世稱宜城醞，又名竹葉春。春風吹酒熟，《查註》梁元帝詩：宜城醞酒今朝熟。猶似《四》漢江清。

耆舊人何在〔四六〕，〔馮註〕襄陽有耆舊傳。丘墳應已平。〔馮註〕江淹恨賦：琴瑟滅兮丘隴平。惟餘竹葉在〔四九〕，〔馮註〕酒譜：蒼梧之地，釀酒，以竹葉雜於中，極清潔。張協七命：荆南烏程，豫北竹葉。古詩：竹葉清香好，何妨飲數杯。杜子美詩：三杯竹葉清。又，九日詩：竹葉於人既無分。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宣城九醞醞。留此千古情。

編魚

〔馮註〕埤雅：魴，一名魴，比今之青編也。郊居賦曰：赤鯉、青魴。細鱗縮項闊腹，魚之美者，蓋弱魚也。其廣方，其厚編，故一曰魴魚，一曰編魚。魴，方也；編，扁也。襄陽志：漢江出編魚。土人以槎斷水，編多依槎，因號槎頭編。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編。

曉日照江水，遊魚似玉瓶。誰言解縮項〔五〇〕，〔查註〕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編魚，極肥美。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檣船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編一千八百頭。貪餌每遭烹。〔馮註〕晉書·翟莊傳：莊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爲名言。晚節亦不復釣。〔詰案〕紀昀曰：點綴警切。杜老當年意，臨流憶孟生。〔王註〕杜子美解悶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只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編。〔查註〕孟浩然詩：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編。吾今又悲子，輟筴涕縱橫。

食雉

雄雉曳修尾，〔查註〕《坤雅》：雉之健者爲鷓，尾長六尺。《傳》曰：四足之美有麋，兩足之美有鷓。〔合註〕鍾會《孔雀賦》：裁修尾之翹翹。驚飛向日斜。空中紛格鬪，〔馮註〕張華《禽經》：雉，介鳥也，善搏鬪。〔合註〕《易林》：膠雞無距，與鷓格鬪。綵羽落如花。喧呼勇不顧，投網誰復〔三〕嗟。〔馮註〕《詩》：王風·兔爰：雉離于羅。百錢得一雙，新味時所佳〔三〕。〔合註〕《後漢書·鄧皇后紀》：凡供薦新味。烹煎雜鷓鴣，爪距漫槎牙。〔合註〕《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鷓，饗人竊更之以鷓。《南史·褚澄傳》：羽翅爪距具足。誰知化爲蟹，〔馮註〕《月令》：孟冬，雉人大水爲蟹。〔合註〕鄭註：大水，淮也。《搜神記》：千歲之雉，入海爲蟹。海上落飛鴉。〔查註〕《坤雅》：蟹形如蛇而大，噓氣成樓臺，如在烟霧中，高鳥倦飛，就之以息，氣輒吸之而下，俗謂之蟹樓。

新渠詩〔三〕并敘

庚子正月，予過唐州。〔查註〕《十道志》：唐州淮安郡，秦爲南陽郡。《元和郡縣志》：後魏太和中，於此置東荊州，恭帝時改淮州，開皇五年改顯州，貞觀元年改唐州。北至汝州葉縣一百八十里，東至許州二百七十里。按，《太平寰宇記》謂武德五年，分置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二陂、疏召渠，〔查註〕《東都事略》：趙尚寬，字濟之。知唐州，按視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發卒復三大陂、一大渠，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爲支渠，轉相浸灌，四方之民雲集。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廢田盡爲膏腴。仁宗聞而嘉之，進秩，賜金，再留，民畫像祠之。章俊卿《山堂考索》：嘉祐五年，三司使包拯言：唐州治四縣，田之人草萊者十八九，知州趙尚寬，興復召信臣渠并境內之陂堰，下溉民田數萬頃。非獨流民自歸，又有淮湖之民至者萬餘戶，請留再任。從之。按，公過唐州，正趙尚寬再任時也。〔合註〕《續通鑑長編》載：比部員外郎知唐州趙尚寬，嘉祐五年七月，詔留再任。尚寬，安仁子也。〔查註〕《水經

注：東荊州有馬仁陂、湖陽陂、唐子陂。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諸書皆失載。輿地記：漢召信臣爲南陽守，興水利，露宿課耕，民呼爲召父。有召堰，在今唐縣界內。荊州圖副：湍水作湍，在鄂州城北七里，有六門堰，擁湍水而成，亦召信臣所作也。招懷遠人，散耕於唐。予方爲旅人，不得親執壺漿簞食，

以與侯勸逆四方之來者，獨爲新渠詩五章，以告於道路，致侯之意。其詞曰：

新渠之水，其來舒舒。合註韓退之詩：淮之水舒舒。溢流於野，合註東都事略：溢來其野。至於通

衢。合註漢書·東方朔傳：播之於四通之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爲之？邦君趙侯。合

註字典引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索隱曰：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又，字典云：今，侯古韻通。通雅亦云：今與侯通，侯又與唯通。然則先生與知字押，正同韻也。

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識杭稼。

詰案以上二章，告唐民也。

新渠之民，自淮及潭。合註元和郡縣志：江南道有潭州。挈其婦姑，或走而顛。王命趙侯，宥我

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詰案趙尚寬當以至和元年甲辰知唐州，故詩云七年也。

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爲爾有。

詰案以上二章，告流民也。

築室於唐，孔碩且堅。生爲唐民，飽粥與饘。合註左傳·昭公七年註：饘，糜餼屬。檀弓疏：厚曰

饘，希曰粥。死葬於唐，祭有雞豚。詰案此章總結。天子有命，我惟爾安。

許州西湖

〔馮註〕《寰宇記》：許州，周許國，魏許昌，北齊南鄭，後周許州。《一統志》：河南西湖，一在許州，一在鄢陵。《湖誌》：舊傳許、潁、陳、蔡接壤之間，皆有西湖，而汝陽爲最。孔武仲詩：亭下湖光凝不流，百尺樓臺蘸春綠。〔查註〕《九域志》：京西北路許州，宋升潁昌府。程大昌云：神宗初爲忠武軍節度使，封潁王，故元豐三年升爲府。葉夢得《石林詩話》：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云。是曲環作鎮時，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潁水滯之，廣百餘畝，中爲橫隄。初但有其東之半，其西廣於東倍增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爲守，因起黃河村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故其詩云：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

西湖小雨晴，灑灑春渠長。〔合註〕梁劉孝綽《三日侍華光殿曲水宴》詩：帳殿臨春渠。來從古城角，夜半轉新響。〔五〕。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紛紜〔五〕具畚鍤，〔合註〕東晉《廣農議》：雲雨生於畚鍤。鬧若蟻運壤。〔合註〕《藝文類聚》引《管子》：隄防日，蟻壤寸而有水。天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合註〕《廣韻》：快，悵也。《漢書·蕭望之傳》：塞其怏怏心。惟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五〕。〔合註〕杜子美《奉贈李八丈判官》詩：早年見標格。游人空已集，〔合註〕司馬相如《哀二世賦》：空人曾宮之嵯峨。《唐書·儒學傳》：空集京師。挈榼三且兩。〔馮註〕劉伶《酒德頌》：止則操卮執觥，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說文》：榼，酒器也。醉客卧道傍，扶起尚偃仰。池臺信宏麗，〔合註〕鮑照《河清頌序》〔五〕：宮宇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

歡，不知田野愴。穎川七不登，〔合註〕〔漢書·文帝紀〕：詔曰，歲一不登，民有飢色。註：登，成也。野氣長蒼莽。〔馮註〕〔莊子·逍遙遊篇〕：適莽蒼者三餐而返，腹猶果然。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詰案〕紀昀曰：忽歸莊論，妙非迂詞，此從杜老〔觀打魚〕詩化來。

雙鳧觀

〔公自註〕在葉縣。〔查註〕〔元和郡縣志〕：汝州葉縣，〔後漢書〕謂之小長安。開元三年，於縣置仙州，以漢時王喬於此得仙也。

王喬古仙子，〔馮註〕〔後漢·王喬傳〕：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京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鳧焉。乃詔上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又或云，此卽古仙人王子喬也。時出觀人寰。〔詰案〕此句卽用示變化之跡語，可見馮註刪去之謬。常爲漢郎吏，厭世去無還。雙鳧偶爲戲，聊以驚世頑。不然神仙迹，羅網安能攀。〔詰案〕紀昀曰：解說得好。紛紛塵埃中，銅印紆青綸。〔王註〕綸，姑頑反，綬也〔亮〕。〔合註〕〔前漢·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後漢書·仲長統傳〕引〔昌言·損益篇〕：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註引〔說文〕：綸，青絲綬也。又引鄭玄〔禮記註〕曰：綸，今有秩，奮夫所佩也。〔法言〕：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安知無隱者，竊笑彼愚姦。〔合註〕〔戰國策〕：臣竊笑之。

穎大夫廟

〔公自註〕穎考叔也。廟在汝州穎橋〔六〇〕。〔馮註〕《一統志》：洧川縣有純孝伯廟，即穎考叔。〔查註〕《太平寰宇記》：穎大夫廟，在許州許昌縣，隋大業九年重建。汝州別有一廟，未詳。

人情難強回，天性可微感。世人爭曲直，苦語費搖撼。大夫言何柔〔六一〕，暴主意自慘。〔詰案〕紀昀曰：純用諫五從諷之意，而語特明透。荒祠傍孤冢〔六二〕，古隧有殘坎。〔馮註〕《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因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合註〕江總詩：缺碑橫古隧。千年惟茅焦，世亦貴其膽。不解此微言，〔合註〕微言，用「談言微中」意。脫衣徒勇敢。〔王註〕子仁曰：秦始皇遷母后於雍，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乃解衣立井幹之上而諫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有遷母之名，恐諸侯由此倍秦。」秦始皇即駕輿，執轡虛左，親迎其母。〔馮註〕《史記》：秦王夷嫪毐三族，免相國呂不韋。齊人茅焦說秦皇。《說苑》：秦嫪毐之亂，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曰：「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解衣立井幹之上而諫。始皇釋之，迎歸太后，母子如初。《法言》：茅焦雖辯，劇虎牙矣。〔合註〕《戰國策》：聶政，勇敢士也。

阮籍嘯臺

〔類本題下原註〕在尉氏東南城隅〔六三〕。〔馮註〕江微《陳留風俗傳》：阮嗣宗善嘯，聲與琴諧，陳留有阮公嘯臺。〔查註〕《太平寰宇記》：阮籍臺在尉氏縣東南二十步。籍每追名賢，攜酌長嘯，登此。

阮生古狂達，〔馮註〕《世說》：袁羊，古之遺狂。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馮註〕《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嗜酒，能嘯，善彈琴。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嘯也。又：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合註〕《淮南子》：盧敖遊乎北海，見一士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高情遺萬物，〔合註〕謝靈運詩：高情屬天雲。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合註〕班固《西都賦》：聲激越，管厲天。醒爲嘯所發，飲爲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

大雪獨留尉氏，有客入驛，呼與飲，至醉，詰旦客南去，竟不知其

誰〔查〕

〔查註〕《水經注》：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漢書·地理志》：應劭曰：尉氏，鄭之別獄也。《太平寰宇記》：晉時南阮所居。《九域志》：在開封南九十里。《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將歸死於尉氏。」王使司徒禁掠樂氏者。云云。註：尉氏，討姦之官。〔合註〕《漢書註》：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遂以爲邑。師古曰：鄭大夫亦以掌獄之官，故爲族耳。蓋周、鄭必皆有尉氏之官，《漢書》之尉氏，則鄭之獄官地，《左傳》之尉氏，則周之獄官名也。

古驛無人雪滿庭，〔馮註〕《左傳·文公十六年》：楚子乘駟。《爾雅》：駟，遽傳也。《漢書註》：傳，若今之駟，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騎，謂之駟騎。有客冒雪來自北。〔馮註〕《晉·光逸傳》：送客冒雪，舉體凍濕。紛紛笠上已盈寸，〔馮註〕《詩·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陸璣《詩疏》：夫須，莎草也。下馬登堂面蒼黑。苦寒有酒不能飲，見之何必問相識。我酌徐徐不滿觥，看客倒盡不留澀。〔馮註〕《詩·公後有「飲酒但飲澀」句，此似蜀中語也。千門晝閉〔六六〕行路絕，相與笑語不知夕。醉中不復問姓名，上馬忽去橫短策。〔馮註〕《左傳·文公十三年》：繞朝贈之以策。註：馬撻也。〔合註〕《左傳·襄公十七年》：左師爲己短策。

朱亥墓

〔公自註〕俗謂屠兒原〔六七〕。〔查註〕《太平寰宇記》：朱亥墓，在封丘縣西三十里。《汴京遺蹟志》云：朱亥墓，在開封西南朱仙鎮，未知孰是？

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追。今來遊故國，大家屈稱兒。平日輕公相，千金棄若遺。梁人不好事，名姓〔六八〕寄當時。〔王註〕《史記》：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魏使晉鄙救趙，實持兩端。公子請朱亥，遂與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進兵救趙。〔馮註〕《史記·信陵君傳》：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魯史盜齊豹，求名誰復知。慎無怨世俗，猶不遭仲尼。〔馮註〕《春秋·昭公二十年》：

秋，盜殺衛侯之兄繫。《穀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左傳》：賤而書名，重地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查註〕按信陵既誘竊兵符，復使朱亥椎殺晉鄙，而奪其軍，所報者私恩，所負者大義，史遷不美晉鄙之死節，而多朱亥之豪俠，取予似乎失當。故公詩意謂以《春秋》之義責之，則必曰盜殺晉鄙矣，幸而不遭孔子，獲免盜名，然則世俗呼爲屠兒，猶未爲辱也。

次韻水官詩并引〔六九〕

淨因大覺禪師，〔查註〕釋普濟《五燈會元》：汴京自周毀寺，太祖建隆間，復興兩街，止是南山律部慈恩賢首抄疏義學而已。天台止觀達摩，禪宗未行也。皇祐中，內侍李允寧始施汴宅一區，剏興禪席，賜額十方淨因院。《僧寶傳》：仁宗皇祐中，初剏淨因院，止有道者住持。歐陽修、陳師孟奏請廬山居訥，訥稱目疾不起，聽舉自代，乃以懷璉應詔。《禪林寶訓》：明州育王寺懷璉禪師，字器之，漳州陳氏子。嗣泐潭、懷澄、青原下十四世。宋仁宗皇祐二年，詔住京師十方淨因院，賜號大覺禪師。〔合註〕《五燈會元》：懷璉在青原下十世，此作十四世，再考。以閻立本畫水官〔查註〕朱景元《唐朝名畫錄》：立本位居宰相，與兄立德齊名。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立本，顯慶初爲工部尚書，總章元年，拜右相，封博陵縣公。有應務之才，兼工畫，號爲丹青神化。遺編禮公。〔查註〕《宋史·蘇洵傳》：嘉祐間，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主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合註〕《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七月，蘇洵同編纂禮書。又：八年三月載禮院編纂蘇洵貽書韓琦，言山陵事。故先生詩引稱編禮公也。公既報之以詩，謂軾，汝亦作，軾頓首再拜次韻，仍錄二詩爲一卷獻之〔七〇〕。〔七集附錄〕老泉詩云：水官騎蒼龍，龍行欲上天。手攀時且住，浩若乘風船。不知幾何長，足尾猶在淵。下有二從臣，左右乘

魚龍。嬰鑠相顧視，風舉衣袂翻。女子侍君側，白頰垂雙鬢。手執雉尾扇，容如未開蓮。從者八九人，非鬼非戎蠻。出水未成列，先登揚旗旛。長刀擁旁牌，白羽注強拳。雖服甲與裳，狀貌猶鯨鱣。水獸不得從，仰面以手扳。空虛走雷霆，兩電晦九川。風師黑虎囊，面目昏塵烟。翼從三神人，萬里朝天關。我從大覺師，得此詭怪編。畫者古閩子，於今三百年。見者誰不愛，予者誠已難。在我猶在子，此理寧非禪。報之以好詞，何必畫在前〔七〕。

高人豈學畫，用筆乃其天。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馮註〕莊子·達生篇：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詰案〕紀昀曰：起四句透脫之至。閩子本縫掖，〔合註〕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疇昔慕雲、淵。〔馮註〕江淹別

賦：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註：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查註〕漢書：終軍，字子雲；王褒，字子淵。二人合傳，故先生並稱之，非揚子雲也。丹青偶爲戲，〔馮註〕唐書·閩立本傳：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閩外傳呼畫師閩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恨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管屈，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應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染指

初〔三〕嘗龍。〔馮註〕左傳·宣公四年：楚人獻龍於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宰夫解龍，食大夫，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愛之不自己，筆勢如風翻。傳聞貞觀中，左衽解椎髻。〔合註〕唐書·南蠻驩傳：東謝蠻，俗椎髻，緇以絳，垂於後。南夷羞白雉〔七〕，佛國貢青蓮。詔令擬王會，〔馮註〕譚賓錄：貞觀三年，東蠻謝元深入朝。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遠國歸款，乃集其事爲王會篇，可圖寫貽後，以彰服遠之德。從之。乃命尚書閩立本畫之。唐畫斷：閩立德，創職貢圖，異方人物詭

怪之狀。弟立本，畫國王粉本。昔南北兩朝名手，不是過也。〔查註〕洪景盧云：《汲冢周書》七十篇，所載事物多過實。《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所記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別殿寫戎蠻。〔合註〕顏延年《曲水詩序》：別殿周徹。熊冠金絡額，豹袖擁旛旛。〔合註〕《舊唐書·東謝蠻傳》：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以金銀絡額，身披毛帳。豹袖見《詩經》。《釋名》：旛，幡也。《周禮》：通帛爲旛。傳人應門內〔七四〕，俯伏脫劍卷。〔合註〕《史記·蘇秦傳》：俯伏侍取食。《前漢·司馬遷傳》：李奇曰：卷，弩弓也。天姿儼龍鳳，〔馮註〕《唐書·太宗本紀》：龍鳳之姿，天日之表。雜沓朝鵬鱣。神功與絕迹，〔合註〕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箋》：神功無紀。司馬相如《封禪文》：殊尤絕迹。後世兩莫扳。〔合註〕「扳」與「攀」同。自從李氏亡，羣盜竊山川。長安三日火，〔合註〕《漢書·地理志》：長安縣，高帝五年置。至寶隨飛烟。尚有脫身者，〔合註〕《漢書·高帝紀》：脫身去。漂流東出關〔七五〕。〔合註〕庾信《和張侍中述懷》詩：漂流從木梗。三官〔七六〕豈容獨，〔合註〕《黃庭內景經》：傳得可授告三官。註：三官，天、地、水也。得此今已偏〔七七〕。吁嗟至神物〔七八〕，會合當有年。〔合註〕此用延平劍意也。京城諸權貴，欲取百計難。贈以玉如意，〔馮註〕《胡琮別傳》：吳時，秣陵掘地，有得白玉如意，大帝以問琮。琮對曰：秦始皇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殆是乎。見《太平御覽》。豈能動高禪。惟應〔七九〕一篇詩，皎若畫在前。〔合註〕以上諸詩，宋刊施註本不載，七集本惟《息壤》詩，《新渠》詩在前集，餘皆在續集，補施註本皆在續補遺卷中。

卷二校勘記

- 〔一〕息壤詩 集甲「詩」下有「一首」二字。
- 〔二〕幸帝之怒 「怒」原作「恕」，據集甲改。刪去查註「幸帝之怒」，「恕」字似當作「怒」十字。
- 〔三〕荒茫 查註作「蒼茫」。
- 〔四〕操舟 類甲、類乙作「操船」。
- 〔五〕絕妙 類本、外集作「妙絕」。
- 〔六〕野水 類本作「野鴨」。七集原校：「水」一作「鴨」。
- 〔七〕成空陂 外集作「如空陂」。
- 〔八〕草間 類本、七集作「草中」。
- 〔九〕問蜀船 類丙、外集作「問蜀船」。
- 〔一〇〕因劉表 外集作「因劉季」。合註謂「季」訛。
- 〔一一〕淪秋草 外集作「埋秋草」。
- 〔一二〕官船 類本、外集作「官帆」，七集作「官帆」。
- 〔一三〕見雄豪 類本、外集作「更雄豪」。
- 〔一四〕多風雪 類甲、類乙作「方風雪」。
- 〔一五〕聚小兒 七集作「逐小兒」。
- 〔一六〕更作器 查註、合註謂「更」一作「兼」。
- 〔一七〕柳門 查註、合註謂「柳」一作「脩」。

〔二八〕查註……荆州别有柳門。「門」下原有「他無可考」四字。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卷一謂：「荆州府治城門六，小北門舊名維城，大北門舊名柳城，蓋卽此柳門。以其北出，故云『京國道』。」今刪去「他無可考」四字。

〔二九〕衡湘 外集作「瀟湘」。

〔三〇〕縈回 類本作「灣回」，外集作「彎回」。「灣」、「彎」通。

〔三一〕奔駛 類甲、類乙作「奔快」，類丙作「奔駛」，外集作「奔決」。

〔三二〕懶遭謫 類本作「頗遭謫」。七集原校：「懶」，一作「頗」。

〔三三〕次韻答 類甲、類丙無「答」字。

〔三四〕岔若 類本作「溢若」。

〔三五〕語異別 類本、外集作「語異月」。

〔三六〕慎所居 類本作「謹所居」。

〔三七〕不已 類本作「不足」。

〔三八〕無定 七集作「先定」。

〔三九〕森就位 外集作「森然位」。

〔四〇〕若沸 類本作「如沸」。

〔三一〕天人 合註謂「人」，一作「文」。

〔三三〕有似 七集作「有以」。

〔三三〕鏘鏘鳴 外集作「鏘以鳴」。

〔三四〕過之 外集作「遇之」。

〔三五〕佇立 合註謂「佇」一作「停」。

〔三六〕古樂府 七集、外集無「古」字。

〔三七〕擊之 七集作「繫之」。

〔三八〕城東 合註謂「東」一作「中」。

〔三九〕心悠哉 七集無第二句「心悠哉」。

〔四〇〕飄人空 七集作「飄人宮」。

〔四一〕空自閑 類本、七集、外集作「空且閑」。

〔四二〕飛鴻 類本作「征鴻」。

〔四三〕大才 類本作「天才」。

〔四四〕倏忽星過留 「留」原作「雷」。句下王註云：「詩：三星在留。註云：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不可久也。」王註中之「留」，原亦作「留」。按，「雷」誤。四部叢刊初編影宋巾箱本《詩經》即作「三星在留」。王註中之「註云」，即《詩》之鄭箋原文。留乃魚笱，《詩·小雅·魚麗》有「魚麗于留」之句。作「留」，義合。本詩爲有韻，「留」屬有韻，作「留」，韻合。又，「雷」，《說文》：「屋水流也。屬宥韻。義、韻均與本詩不合。今改「雷」爲「留」。

〔四五〕時獨不遊問轍而作 七集無此註。

- 〔四六〕月炯 外集作「月出」。
- 〔四七〕猶似 類丙作「尤似」。
- 〔四八〕人何在 類本、外集作「何人在」。
- 〔四九〕竹葉在 類本、外集作「竹葉麴」。查註作「竹葉酒」。
- 〔五〇〕縮項 類本作「縮頸」。
- 〔五一〕誰復 類本、七集作「復誰」。
- 〔五二〕時所佳 類甲、類乙作「時在佳」。
- 〔五三〕新渠詩 集甲「詩」字後有「一首」二字。
- 〔五四〕雞豚 集甲作「雉豚」。
- 〔五五〕轉新響 類本、外集作「傳新響」。
- 〔五六〕紛紜 類本作「紛紛」。
- 〔五七〕若矜爽 類本作「苦矜爽」。
- 〔五八〕鮑照河清頌序 原作「鮑昭清河頌序」，今校改。
- 〔五九〕姑頑反綬也 類甲、類丙謂爲自註。
- 〔六〇〕穎考叔也 廟在汝州穎橋 七集無此條自註。外集題下原註：汝州。
- 〔六一〕言何柔 類丙、類丁「言」下原校：一作「語」。類甲、類乙作「言可柔」。
- 〔六二〕傍孤冢 類本、七集作「旁孤冢」。按：傍讀仄聲，作傍，切。

〔六三〕類本題下原註在尉氏東南城隅。類本題下原註，原作「王註」，今從類本。七集、外集亦爲題下原註，無「東南城隅」四字。此題下原註，當爲自註。

〔六四〕有客人驛云云十九字。類本、七集無。外集有。

〔六五〕不留澀。類本作「不流濕」，七集、外集作「不留濕」。

〔六六〕晝閉。類本、外集作「盡閉」。

〔六七〕俗謂屠兒原。七集無此自註，外集亦無。類本「屠兒原」作「屠兒墓」，盧校同。

〔六八〕名姓。類本、七集、外集作「名字」。

〔六九〕并引。七集無此二字。

〔七〇〕淨因大覺禪師……謂軾……軾……獻之。外集以此引爲題，題云：「京師淨因院大覺禪師，以閻立本畫《水官》遺編禮公，公既報之詩，謂軾，汝亦作，軾頓首再拜次韻。」七集「軾」作「某」，「獻之」作「以獻」。

〔七一〕七集附錄老泉詩云云。七集附錄「原作」「王註」。類本未收「次韻水官詩」，無此附錄。此所云之「王註」，合註乃指清康熙間朱從延刊《蘇東坡詩集註》，即合註所稱之「新王本」，不足爲據。現存各蘇詩刊本，首收《次韻水官詩》附錄老泉詩者爲七集本，自當從。老泉詩，用明成化原刊本校過，異文如下：七集「衣袂翻」作「衣袂翻」，「強拳」作「強拳」，「雨雷」作「雨雹」。又，宋孫紹遠所輯《聲畫集》（該書爲題畫詩專輯）卷一收有老泉詩、東坡詩。先列老泉詩，以此詩之引爲題。茲附志於此。

〔七二〕初嘗鼈 外集作「聊嘗鼈」。

〔七三〕羞白雉 外集作「修白雉」。

〔七四〕傳人應門內 外集作「傳呼人應門」。

〔七五〕東出關 原作「出東關」。《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一引袁文《甕牖閑評》（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七冊）：蘇東坡《和編禮公水官》詩云：「長安三月火，至寶隨飛烟。尚有脫身者，漂流東出關。夫「東出關」三字，出《前漢·終軍傳》。東坡用古人句語押韻，精切如此。而舊本乃作「出東關」。且長安之地，初無東關，可見舊本之誤也。今從袁說。

〔七六〕三官 外集作「二官」。

〔七七〕今已偏 原作「今已編」，外集作「固已偏」。盧校：此却當作「偏」。今改「編」爲「偏」。

〔七八〕至神物 外集作「至誠物」。

〔七九〕惟應 七集作「信應」。

蘇軾詩集卷三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誥案】起嘉祐六年辛丑十一月，赴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任，至七年壬寅三月後作。《宋史·職官志》：大理寺評事，正八品；諸州簽判，從八品。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二〕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王註次公曰〕先生除簽書鳳翔判官時，老泉被命修禮書，留京師。先生既當赴官，子由送至鄭州，而還侍老泉之側也。〔查註〕《元和郡縣志》：春秋鄭國，晉置滎陽郡，開皇三年改鄭州，貞觀七年自武牢移於今理。東至汴州一百四十里。《九域志》：屬京西北路奉寧軍節度。

不飲胡爲醉兀兀，〔王註〕白樂天《對酒》詩：所以劉阮輩，終年醉兀兀。齊己詩：愛陶長官醉兀兀。又，樂天詩：不飲長如醉，加飧亦似飢。〔誥案〕紀昀曰：起得飄忽。此心已逐歸鞍發。〔合註〕張說詩：醉舞拂歸鞍。歸人猶自念庭闈，〔王註次公曰〕歸人指子由。東哲《南陔》補亡詩：眷戀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隴隔，但見〔三〕烏帽出復沒。〔王註〕杜子美《相從歌》：烏帽塵拂青螺粟。〔查註〕《許彥周詩話》：《詩》云：「燕燕于

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泣鬼神矣。東坡《送子由》詩：登高回首坡壠隔，但見烏帽出復沒。遠紹其意。〔合註〕《隋書·禮儀志》：帽，古野人之服也。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又曰：隱居道素之士，被召人謁見者，著黑介幘。〔詰案〕紀昀曰：妙寫難狀之景。苦寒念爾衣裳薄，獨騎瘦馬踏殘月。〔王註〕白樂天詩：如何爲不念，馬瘦衣裳單。路人行歌居人樂，〔王註〕古語云：相視如路人。《列子·天瑞篇》：拾穗行歌。又《漢·朱買臣傳》：行歌負薪。又《詩·鄭風·叔于田》：巷無居人。童僕〔三〕怪我苦悽惻。〔王註〕《文選》陸機《歎逝賦》：步寒林而悽惻。〔合註〕陸機詩：感物情悽惻。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王註〕晉陸機《歎逝賦》：時飄忽而不載。又，宋劉鑠《七夕》詩：飛光已飄忽。又，梁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有曰：歲月飄忽，性靈不居。寒燈相對記疇昔，〔王註〕《禮記·檀弓》：疇昔之夜。又，左太冲《詠史》詩：疇昔覽穰苴。夜雨何時聽蕭瑟。〔詰案〕紀昀曰：收筆處又繞一波，高手總不使直筆。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公自註〕嘗有夜雨對牀〔四〕之言，故云爾。〔王註〕韋蘇州《與元常全真二生》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次公曰〕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嘗讀韋詩，至此句，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共爲閒居之樂。正在京師，同侍老泉時近事，故今詩及之。其後，子由與先生彭城相會，作二小詩，其一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至先生《在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有曰：對牀空悠悠，夜雨今蕭瑟。蓋皆感歎追舊之言也。

和子由澠池懷舊

〔王註〕《前漢·地理志》：弘農郡澠池縣。註：景帝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爲縣。〔查註〕《太平寰宇記》：澠池，卽秦、趙所會之地。城與澠池水源，南北相對。《說文》：鼃似蛙而腹大，池內產此，

因名。〔合註〕《說文》：𧈧，龜𧈧也。從蛇，象形，頭與蛇頭同。臣鉉等曰：象其腹也。〔查註〕《輿地廣記》：灑池有古東西俱利二城，元魏置灑池郡，今爲縣。《元和郡縣志》：廣陽山，亦名灑池山，在縣東北。自灑池東至河南府，一百五十里。《樂城集》：懷灑池寄子瞻兄。詩云：相攜話別鄭原上，共道長途怕雪泥。歸騎還尋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嶠西。曾爲縣吏民知否，舊宿僧房壁共題。遙想獨游佳味少，無言騅馬但鳴嘶。自註云：轍曾爲此縣簿，未赴而中第。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王註〕歐陽永叔詩：瘦馬尋春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詰案〕公後與王彭遇，始聞釋氏之說，本案已立專條，非比往時註家指東畫西皆可傅會也。查註引

《傳燈錄》義懷語，謂此四句本諸義懷，誣罔已極。凡此類詩，皆性靈所發，實以禪語，則詩爲糟粕，句非語錄，況公是時并未聞語錄乎。《敬業堂集》：清通幽秀之句不乏，今槩以禪語實之，如初白有知，能不奮然怒罵以頭搶地下乎。合註不知刪駁，反謂義懷語出《五燈會元》，不出《傳燈錄》，可謂以五十步笑百步矣。今皆刪。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查註〕子由詩註云：昔與子瞻應舉，過宿縣中寺舍，題老僧奉閑之壁。往日崎嶇還記否，〔王註〕杜子美《行次昭陵》詩：賢路不崎嶇。路長人困蹇驢嘶。〔公自註〕往歲，馬死〔五〕於二陵，騎驢至灑池。〔王註〕賈誼《弔屈原賦》：騰駕罷牛，蹇蹇驢兮。杜子美《偈仄行》詩：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詰案〕紀昀曰：前四句單行人律，唐人舊格，而意境恣逸，則東坡之本色。

次韻劉京兆〔六〕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

〔王註次公曰〕京兆府卽長安也。劉京兆，乃劉敞，字原父。〔查註〕《東都事略》：劉敞，袁州臨江

人。進士甲科。在長安得古器數十，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考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歐陽修《六一題跋》：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學士出爲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讀古文銘識，而長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蔡條《鐵圍山叢談》：劉原父出守長安，長安多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太平寰宇記》：關西道京兆郡，漢乾祐初改永興軍，其京兆府仍舊，宋因之。東至西京八百五十里，西至鳳翔三百十里。《輿地碑目》：石林亭，在麟游縣治東。宋劉敞有詩，蘇軾和，石刻尚存。〔合註〕王昶《金石粹編》載先生《次韻》詩石刻，前列將仕郎守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蘇軾，後列此詩。〔查註〕《麟游縣志》載劉敞《石林亭》詩云：朝廷人忘返，山林往不還。念無高世資，聊處可否間。築基做崔巍，鞭石輕險巖。羣玉相磊落，萬峯正孱顏。種樹亦蒼蒼，激流復潺潺。澗活歛在眼，崑閬若可攀。自我撝世網，爾來鬢毛斑。丘壑誠若喪，簿書常自環。及爾滅聞見，曠若遠塵寰。豈願同避世，庶幾善閉關。子牟固懷魏，謝傅悲徂山。茲焉可娛老，詎厭終歲閒。

都城日荒廢，〔王註〕《左傳·隱公元年》：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查註〕《文獻通考》：京兆府乃周之舊都，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唐，並爲帝都。往事不可還。惟餘古苑〔七〕石，漂散尚人間。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忽從〔八〕塵埃中，來對冰雪顏。瘦骨拔凜凜，〔王註〕《河圖括地象》：地以石爲骨。蒼根漱潺潺。唐人惟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屬牛氏，刻鑿紛斑斑〔九〕。〔王註師曰〕奇章公，牛僧孺也。白樂天《太湖石記》云：今丞相奇章公嗜石，於此物獨不謙讓。東第南墜，列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

丙之中，乙之下。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王註〕白樂天《記》又云：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誥案〕自此以下四折，皆文情所必有，非用樂天語也。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王註〕《家語》：楚共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合註〕錢起詩：未必謝區寰。君看劉李末，不能保河關〔二〇〕。〔王註〕次公曰：劉指漢，李指唐也。顏延年《秋胡》詩：離居殊千載，一別阻河關。況此百株石，鴻毛於泰山。〔王註〕司馬遷《報任安書》：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閑。〔合註〕張謂詩：眼前一樽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閑。〔誥案〕紀昀曰：意境開拓，理趣亦極圓澈。

鳳翔八觀并敘

〔查註〕《元和郡縣志》：鳳翔，項羽封章邯爲雍王，卽此地。漢爲右扶風，唐武德元年爲岐州，至德元載改鳳翔郡，乾元元年改府。東至東京一千一百七十里。《九域志》：屬秦鳳路。〔誥案〕自此詩起以下，皆鳳翔作。

《鳳翔八觀》詩，記可觀者八也。昔司馬子長登會稽，探禹穴，不遠千里；而李太白亦以七澤之觀至荊州。一二子蓋悲世悼俗，自傷不見古人，而欲一觀其遺迹，故其勤如此。鳳翔當秦、蜀之交，〔查註〕《九域志》：鳳翔府地里，自界首，東至京兆府一百七十里，西至隴州一百十四里，南至鳳州七十五里，北至涇州九十里，東南至洋州四百五里，西南至鳳州一百三十里，東北至邠州六十七里，西北至渭州八十

里。士大夫之所朝夕往來此八觀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觀焉，故作詩以告欲觀而不知者。

石鼓歌

〔邵註〕歐陽修《集古錄》云：石鼓久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今在鳳翔縣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三四。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耳。【誥案】宋舉本，邵長蘅、馮景分註。〔查註〕《困學紀聞》：石鼓在天興縣南，乃雍縣也。《太平寰宇記》：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遊獵之事，其文卽史籀之迹。唐貞觀中，蘇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雖歲久譌缺，然尚有可觀。《名勝志》：鳳翔縣南，有石鼓鎮。石鼓初散陳倉野中，韓文公爲博士，請於祭酒，欲興致太學，不從。後，鄭餘慶始遷於鳳翔孔子廟，元季移燕京國子監。按《石鼓文》，歐陽《集古錄》始設三疑，然前此已多紛紛之說。王厚之《石鼓文考正》云：周王之獵碣也，鄭樵以爲秦鼓，馬定國以宇文泰曾蒐岐陽，指爲後周物。董道曰：《傳》云，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於岐陽。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蕪。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迹，則此爲番吾可知。程大昌《雍錄》亦以爲成王鼓。自韓、蘇詩以爲宣王，後人無敢有異議者。其實按諸《左傳》及《杜

註，言成王而不及宣王，其爲成王鼓無疑。【諸案】《詩·車攻章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此韓、蘇之所本，至當不易者也。其後《集傳》竊取復古之說而抹殺之，增出一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等句，亦無成王「田獵車徒」之語。蓋復古之文自「宣王」句起至「復會東都」句止已畢。其下「因田獵而選車徒焉」句，乃宣王自有之事。曰「因」，曰「焉」，書法甚明。《集傳》亦看清此文下手，故於成王不加出田獵車徒之事。《左傳》引《詩》最備，而《車攻》不載，信兩事矣。韓所見在是。公好用《傳》而此獨不道，亦以《傳》虛《序》實故也。查註非是。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王註次公曰〕魯叟指言孔子。李白《贈裴十七》詩云：魯叟悲匏瓜。石鼓，周宣王時物，在孔子廟。〔合註〕陶淵明《飲酒》詩：汲汲魯中叟。【諸案】公《渡海》詩云：空餘魯叟乘桴意。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王註〕張衡《西京賦》：隱鱗鬱律。揚雄《甘泉賦》：雷鬱律於巖竅。【諸案】紀昀曰：精悍之氣，殆駕昌黎而上之。細觀初以指畫肚，〔王註續曰〕虞世南學書，常於被下，以指畫肚。〔合註〕見張懷瓘《書斷》。王紹宗云：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肚。〔查註〕陳思《書苑菁華》：鍾繇初師劉德昇，後傳蔡邕筆法。臨終，謂其子會曰：「吾精思十餘年，行坐未嘗忘，若寢息則畫其被，皆爲之穿。」周越《法書苑》云：虞七被中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王註次公曰〕箝在口，以言讀之難也。韓退之《苦寒》詩：濁膠沸人喉，口角如銜箝。歐陽永叔詩：有口欲說嗟如箝。韓公好古生已遲，〔王註〕韓退之《石鼓歌》云：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

傍推點畫，〔合註〕景德修廣韻敕，偏傍由是差謬。王右軍題筆陳圖，後但得其點畫爾。時得一二遺八九。

〔合註〕干令升晉紀·總論：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鱖貫之柳。〔公自註〕其詞云：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云：其魚維何，維鱖維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惟此六句可讀，餘多〔二〕不可通。〔王註次公

曰〕韓愈石鼓歌云：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堯卿曰〕永叔云：石鼓有十，其一無文，其九有文，

可見者四百一十七字，可識者二百七十二字。古器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王註次公曰〕

以言衆字不可識，而獨識六句，若古器中之鼎，衆星中之斗耳。模糊半已隱癢胝，〔合註〕杜子美送蔡希魯

都尉詩：駝背錦模糊。〔說文〕：腫，癢胝也。詰曲猶能辨跟肘。〔王註次公曰〕言字中之漫滅缺損者，如瘡瘡之癢

痕，手間之胼胝，與夫形體不全，但餘足跟臂肘者耳。〔合註〕說文：跟，足踵也；肘，臂節也。娟娟缺月隱雲霧，

濯濯嘉禾秀稂莠。〔王註次公曰〕又以言字之見存者，如雲霧中之缺月，稂莠間之嘉禾也。〔合註〕尚書：周公作嘉

禾〔二〕。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穀穀。〔王註次

公曰〕穀，音丘候切，鳥子生哺者。穀，音乃候切，乳也。〔合註〕爾雅·釋鳥：生哺穀。註云：鳥子須母食之。〔說文〕：

穀，鳥子生哺者，口豆切。穀，徐錯曰：楚人謂乳曰穀。〔玉篇〕：穀，奴豆切。〔王註續曰〕軒，軒轅也；頡，蒼頡也；斯，李

斯也；冰，李陽冰也。頡爲黃帝史，因觀鳥迹，始作書契，古文是也。〔詰案〕自起至此，爲第一段，敘所見之石鼓，乃撫摩

其傍之詞也。憶昔周宣歌鴻雁，〔邵註〕小雅·鴻雁詩序曰：美宣王也。鄭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

之道，以安集衆民也。〔詰案〕紀昀曰：歌鴻雁與石鼓無涉，只圖與蝌蚪作對，未免湊泊。所論非是。此句特出周宣，乃提

筆也。使他人爲之，必要將當時勞來還定無不得所之意承明，此則得過便過，其捷如風。公此類大篇，大率用單行法，讀者

惟當以氣勝求之。如或截出一句，求其一二字疵累，此非知詩者也。李太白不怕疵累，而杜子美最忌疵累，此天工人巧，勢

不能合一者。朱彝尊七古以杜法行李筆，前人未嘗無此志，而始終不能者，正以逐句撮出似杜，而一串讀下，不似李也。公詩未嘗無李、杜，而妙在下筆不必定似李、杜。故自敘云：未嘗有作文之意，而所作爲多。當以是參之。當時籀史變蝌蚪。〔王註續曰〕周宣王時，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稍異，謂之籀書。秦相李斯取籀文，或頗省改，謂之小篆，焚先典而古文絕矣。漢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以不復知古文，故謂之科斗書。而斯號爲一篆。諸山刻石荆玉璽文及銅人銘，皆斯所書，謂之玉箸體。唐李陽冰獨得斯用筆意，論者謂冰愈於斯也。〔查註〕虞世南《書旨述》：史籀循科斗之書，采蒼頡古文，別署新意，號曰籀文。《宣和書譜》：史籀書，今之所存者石鼓，以籀之所創，故曰籀書，以其爲太史氏而得名。又曰史書。許氏《說文解字序》云：秦兼天下，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耆。〔王註次公曰〕厭亂，則夷王、厲王之亂，中興則宣王也。生耆耆則指史籀及方召、申甫、尹吉甫之屬。〔合註〕《詩·蒸民序》：周室中興焉。東征徐虜闕虢虎，〔王註〕《詩·大雅·常武》：省此徐土。又云：進厥虎臣，闕如虢虎。北伏〔三〕犬戎隨指嗾。〔王註次公曰〕案《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征之。而《詩》載宣王北伐，則曰「北伐獯豸」而已。嗾，蘇后切，使犬之聲也。《左傳·宣公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公嗾夫獒焉。〔邵註〕《左傳註》：嗾，素口反。《說文》：使犬也。〔合註〕《史記·蕭何傳》：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象胥雜沓貢狼鹿，〔王註〕《周禮·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國語》：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方召聯翩賜圭卣。〔王註次公曰〕方叔，召虎也。案《詩·嵩高》曰：王遣申伯，錫爾圭。《江漢》曰：王命召虎，釐爾圭鬯，桓鬯一卣。方叔雖不見錫圭卣明文，而可以召虎推之矣。遂因鼓鼙思將帥，〔王註〕《禮記》曰：鼙鼓擊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豈爲考擊煩矇矇。〔王註〕《詩·唐風·山有樞》：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又曰：矇矇奏公。何人作頌比《嵩高》？

〔王註〕《詩傳》：《嵩高》，尹吉甫美宣王也。《詩》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故云作頌比《嵩高》也。萬古斯文齊岫嶺。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合註〕《詩》：行葦序。周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王註〕宣王之詩，作者仍叔、尹吉甫。《石鼓》無名氏。〔語案〕此二句收到見鼓，作一頓，自「憶昔周宣歌鴻雁」句至此，爲第二段，敍鼓之出於周宣也。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王註次公曰〕七國，秦、楚、韓、趙、燕、魏、齊也。其後秦并六國，遂有天下。《書》：咸有一德。曰：以有九有之師。掃除詩書誦法律。〔合註〕《史記·李斯傳》：更爲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王註續曰〕《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瀛池君，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上蔡公子牽黃狗。〔王註次公曰〕上蔡公子，李斯也。《史記·李斯傳》：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願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登山刻石頌功烈。〔王註次公曰〕秦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德，其詞總三十六句，以三句爲韻。又，南登琅邪，作琅邪臺，刻石頌秦德，其詞總七十二句，二句爲韻。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總三十六句，復以三句爲韻。具見《史記》。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王註〕《之罘之詞》曰：皇帝東遊，巡登之罘。又曰：烹滅強暴，振救黔首。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六經》既已委灰塵。〔合註〕掃除灰塵，皆言焚書。《六經》字，見《史記》。此鼓亦當遭擊剖。〔四〕。〔王註〕《莊子·人間世篇》：掊擊於世俗。〔邵註〕《莊子·逍遙遊篇》：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註：擊而碎之也。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王註〕《史記·始皇本紀》：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於泗水，使

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暴君縱欲窮人力，神物義不污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工（三）令鬼守。〔王註〕韓退之《石鼓歌》：雨淋日炙野水燎，鬼物守護煩搗訶。〔誥案〕自「自從周衰更七國」句，至此爲第三段，敍鼓之至今猶存也。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王註〕次公曰：此詩人因物起興，以結一篇之成也。自周宣卽位，歲在甲戌，至大宋英宗踐祚之初，歲在癸卯，時已幾二千年矣。更秦、漢、魏、晉、隋、唐之代，其物宛然而存，豈不謂之壽乎。〔誥案〕雖四句煞尾，而興亡分結中二段。「物閑」收起一段，只七字了當，故其餘意無窮。詩完而氣猶未盡，此其才局天成，不可以力爭也。起敍見鼓，極力鋪排，仍不犯實。忽用「上追」、「下揖」二句一束，乃開拓周、秦二段之根，其必用周、秦分段者，不但鼓之盛衰得失可興可感，本意以秦之暴虐形周之忠厚，秦固有詩書之毀，而文字石刻獨盛於秦，明取此巧，以周、秦申作，一反一正之間，處處皆《石鼓文》地位矣。「歌鴻雁」句開拓中興全段，緊接史籀，其法至密。此係大篇，斷無逐句皆石鼓之理，且此句借點歌字，順手又開發作歌，並非閑筆，故通篇歌字不再見也。

詛楚文

〔公自註〕碑獲於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遷於蜀，至雍，道病卒，則雍非長安，此乃古雍也。〔誥案〕王註所引《亞駝神文》與合註所引《大沈久湫文》，句字有無互異不同。合註以董道《廣川書跋》、姚寬《西溪叢話》本，分註逐字之下。又《亞駝神文》頭上落「又」字，其脫「二字下，連落二十四字，此《久湫文》所有也。檢對董、姚本，字多古文，皆音識其下。如王本《亞駝神文》「怠」字，廣

川本作忒，音府。又云：巫咸本作意，籀文億字，叢語本作意。類若此者，不可勝計。大約王本所引已多略古文而取釋文矣。今以廣川本獨不闕，乃悉取其字，以補王註、合註本之闕，而未補者都爲一通，庶幾可誦，俾約略見其全而已。如尚古者以爲未當，則津逮諸書，皆可問津，本案於此集所言者，大不沾沾於金石之學也。其文曰：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宜璧，使其祝宗邵馨布壑告於丕顯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王及楚成王，是勳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婚姻，袵以齊盟，曰：萬葉子孫，毋相爲不利，親仰丕顯大神亞駝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淫佚湛亂，宜修競縱，變淪盟制。內之則誅虐不辜，刑殺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櫛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闕，不畏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盟詛。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我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之郊祠圭玉犧牲，逮取我邊城新鄆，及於長鄆，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忿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逼我邊境，將欲覆其貳迹。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賦輻輸棧輿，禮使介老將之以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亞駝之威靈德，賜克剗楚師，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一六〕。〔查註〕六一題跋：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史記楚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疑相傳寫爲橫也。〔合註〕詛楚文石碣有三：得自渭水者，告大沈久湫文；祈年觀下者，告巫咸文；洛水所出者，告亞駝文。〔西溪叢語〕云：岐陽告巫

咸，朝那，告大沈，要册，告亞駝。岐陽之石，在鳳翔府署；朝那之石，在南京蔡挺家；亞駝之石，在洛陽劉忱家。以史記·世家考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楚懷王同時，此詛正爲懷王也。廣川書跋云：得大沈文於郊，得巫咸文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詞盡同，惟用質於神，則隨其號以異者是也。大沈在安定朝那大沈河沔江，巫咸在安邑巫咸河，亞駝爲渚池，周爲漚夷水，在靈丘。楚本以熊爲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自成王十八世爲莊襄，其頃襄時，楚猶盛，宜秦人之畏也。然則此爲秦惠文時詛楚頃襄矣。【誥案】前明時粵中發劉龔康陵，其墓碑所載年月官位，多與史不合。近代事且不能考，況秦、楚之際乎。公此詩極得作此題之法，凡同異之迹，不足較也。

崢嶸開元寺，仿佛祈年觀。〔王註〕秦始皇本紀註：祈年宮在雍。〔查註〕雍錄引水經注：雍縣中牢井，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祈年宮也。孝公又謂之橐泉宮。太平寰宇記：祈年宮在天興縣。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橐泉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又有祈年觀，註詳後秦穆公墓詩下。舊築掃成空，古碑埋不爛。〔王註〕堯卿曰：杜子美登歷下古城新亭詩：迹藉臺觀舊。言其久也。蓋自秦至本朝嘉祐千餘年，舊日版築掃地盡矣。甯戚之歌曰：南山粲，白石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王註〕莊子·應帝王篇：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萬葉期不叛。〔合註〕顏延年曲水詩序：固萬葉而爲量。今其後嗣王，乃敢構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園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王註〕次公曰：秦嗣王至此，皆詛楚文。中語。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王註〕史記·商鞅傳：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

距，軼遣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社鬼亦遭謾。【諸案】紀昀曰：秦之無道，何須謾罵，借一小事作點綴，筆墨條然。遼哉千載後，〔王註〕堯卿曰：〔新論〕：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千秋萬歲之後，高臺已傾，曲池已平。」發我一笑粲。〔王註〕郭璞《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邵註〕《穀梁傳》：昭公四年：「軍人粲然皆笑。」

王維吳道子畫

〔王註〕唐朱景元《畫斷》：以道子爲神品，上上；摩詰爲妙品，上上。《名畫記》：王維，字摩詰，太原人。年十九，進士擢第，以詞學知名，官至尚書右丞，工畫。〔查註〕《名勝志》：王右丞畫竹，兩叢交柯，亂葉飛動若舞。在開元寺東塔。吳道子畫，詳見《記》所見開元寺畫《詩註》。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王註〕次公曰：普門、開元，二寺名。〔查註〕《鳳翔府志》：開元寺在城北街，唐開元元年建。內有《詛楚文》及吳道子畫佛、王維畫竹。〔合註〕今寺門懸開元寺三字，八角匾額，正殿一間，形亦八角，俗因呼爲八角寺。後殿三間，明隆慶中里人楊照等修。殿宇既非舊制，兩畫自早亡矣。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合註〕韓退之詩：助叫波翻海。當其下手風雨快，〔王註〕杜子美《寄李十二白》詩：筆落驚風雨。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王註〕佛書：佛說法於雙林樹下。〔堯卿曰〕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林間，二月十五日入大涅槃。涅槃者，譯言滅度，又謂之常樂。我淨弟子迦葉追共撰集其教，爲十二部。〔合註〕《傳燈錄》：釋迦牟尼佛欲入涅槃，往娑羅

雙樹下，泊然冥寂。【詰案】吳畫乃如來滅度。彩暈扶桑暎。〔王註次公曰〕扶桑，日所出之處。暎，日光也。〔堯卿曰〕《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湯谷上，有扶桑，日始出之地也。朝日始出，謂之暎。故謝靈運詩云：晚見朝日暎。杜子美《貽華陽柳少府》詩亦曰：絕壁上朝暎。言此者說佛之圓相耳。中有至人談寂滅。〔合註〕《維摩經》：妙意菩薩曰：「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悲不癡，是名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合註〕《古蒿里曲》：鬼伯一何相催促。見《樂府詩集》。相排競進頭如龜。〔合註〕《晏子春秋》：古冶子得龜頭，鶴躍而出。【詰案】紀昀曰：宛如見畫。摩詰本詩老。〔王註〕王維詩：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佩芷襲芳蓀。〔王註〕謝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沕露馥芳蓀。又杜子美《別李義》詩：小橋繡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弟子盡鶴骨。〔王註次公曰〕祇園亦佛之所舍。佛書云：佛說於祇樹園也。〔合註〕《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齊己詩：瘦應成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王註〕《莊子·齊物論篇》：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合註〕《水經注》：交柯雲蔚。李洞《題趙處士林亭》詩：亂葉落寒墟。一一皆可尋其源。【詰案】紀昀曰：七字妙契微芒，凡古人文字皆如是觀。詰謂本集獨不傳畫法，以上四句，即公之畫法也。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王註〕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之善者，妙絕時人。杜子美《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絕動官牆。〔查註〕《唐朝名畫錄》：太宗幸玄武池，見鸞鶴戲，召閣立本圖之。左右誤云宜畫工，立本大恥之，遂絕筆，戒子弟不令學畫。【詰案】此句非薄道元也。吳、王之學，實自此分支。其後荆、關、董、巨皆宗王不宗吳也。曉嵐眼下苛深，乃輕易放過此句，殊屬疏忽。摩詰得之於象外。〔合註〕《三國·魏志·荀彧傳》注：象外之意。有如仙翻謝籠樊。〔王註〕《列仙傳》：王次仲變家爲隸，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次仲

化爲大鳥，振翼而起，以三大翻墮，與使者。始皇因名爲落翮仙。【誥案】紀昀曰：雙收側注，寓整齊於變化之中。吾觀
二子皆神俊，【合註】江淹傷愛子賦：生而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王註】潘安仁秋興賦：且斂衽以
歸來。王儉褚淵碑：人無間言。張顛傳：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顛曾無間言。【誥案】紀昀曰：
奇氣縱橫，而句句渾成深穩。道元、摩詰，畫品未易低昂，作詩若不如，則節節板對，不見變化之妙耳。誥謂道元雖畫
聖，與文人氣息不通，摩詰非畫聖，與文人氣息通。此中極有區別。自宋、元以來，爲士大夫畫者，瓣香摩詰則有之，而傳
道元衣鉢者，則絕無其人也。公畫竹實始於摩詰。今讀此詩，知其不但詠之、論之，并已摹之、繪之矣。非久，與文同遇
於岐下，自此畫日益進，而發源則此詩也。曉嵐未嘗於畫道翻過筋斗，故其說隔膜，而失作者之意。此詩乃畫家一本清
帳，使以文人之擅長繪事者，如米黻、吳鎮、黃公望、董其昌、王時敏之流讀之，即無不瞭然胸中矣。

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

【邵註】五代名畫補遺：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迹，號爲畫友，工藝並著，而道子聲光獨
顯。遂焚棄筆硯，發憤專思，塑作能奪僧繇，畫相與道子爭衡。【查註】名勝志：維摩詰像，
在鳳翔縣天柱寺，爲揭摩室示疾者。鳳翔志：天柱寺，在鳳翔縣東北。唐李洞宿鳳翔天柱
寺詩：天柱暮相逢，吟思天柱峰。

昔者子輿病且死，【誥案】紀昀曰：直寫自老。他人如此便單弱，此由筆力不同。其友子祀往問之。跼蹐蹙
井自歎息，造物將安以我爲。【王註】莊子：大宗師篇：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
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跼蹐而鑑於井。

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邵註〕《莊子》註：「駢躄，病而不能行貌。今觀古塑維摩像，病骨磊砢如枯龜。」〔合註〕《論衡》：「枯龜之骨。」乃知至人外生死，此身變化〔一〕浮雲隨。〔王註〕《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世人豈不碩且好，〔王註〕《詩》·陳風·澤陂：「碩大且卷。身雖未病，心已疲。」此叟神完中有恃，〔合註〕韓退之詩：「神完骨騰，脚不掉。」談笑可却千熊羆。〔王註〕《文選》左太沖詩：「談笑却秦軍。」當其在時或問法，俯首無言，心自知。〔王註〕《維摩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人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至今遺像兀不語，與昔未死無增虧。田翁里婦〔二〕那肯顧，〔王註〕《詩》·魏風·碩鼠：「莫我肯顧。」〔誥案〕紀昀曰：「又作一觀，總不使直筆。」時有野鼠銜其髭。〔王註〕堯卿曰：「晉謝靈運髭美，臨刑，因施作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髭。寺人保惜，畧不污損。子由嘗和此詩云：「長嗟靈運不知道，強翦美髭插兩顛。彼人視身如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況塑畫已身外，豈必奪爾庸自全。」〔誥案〕凡似此隨手找截填補之句，奇情異想，如有證據者然。在本集不可勝計，此其當行家風也。見之使人每自失，〔王註〕《莊子》·應帝王篇：「神巫見壺子，自失而走。」誰能與詰〔三〕無言師。〔誥案〕紀昀曰：「純用一掀一落之法，故單行而不直不板。」

東湖

〔查註〕《鳳翔志》：「東湖在縣東門外鳳泉，自北繞城南流。」《名勝志》：「東湖在鳳翔城治東，雍、渭二水所溢。今城介於東北二湖間。」〔合註〕東湖周里許，容四十畝，北臨通衢，有東湖攬勝坊。

額。向有二亭。今宛在亭尚存，前臨湖，後爲東坡祠，亦皆後人重修者。君子亭舊址雖在，亭已傾頽矣。【誥案】東湖，卽古飲鳳池，鳳翔府得名之來歷也。

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藍。【三】。【王註】李太白《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詩：山光水色青於藍。白樂天

詩：春來江水綠如藍。李商隱《望喜驛別嘉陵江》詩：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帶月碧如藍。【邵註】《詩·小雅·采綠》：終朝采藍。鄭箋：藍，染草也。爾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況當岐山下，風物尤可慚。有山秃如赭，

【王註】韓退之《南山》詩：或赤若秃鬣。【堯卿曰】赭，謂無草木也。《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有水濁如泔。【合註】《廣韻》：泔，米汁也。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泉

源從高來，隨波【三】走涵涵。【合註】韓退之《王公碑銘》：涵涵而停。東去觸重阜，【合註】《文選》：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慷慨重阜之巔。盡爲湖所貪【三】。【王註次公曰】秦少游《龍井泉記》：言西湖之美，則曰岸湖之山，多

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言湖江之壯，則曰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先生嘗愛其「所誘」「所脅」之句，自今觀之，蓋自先生「湖所貪」之勢來矣。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爲目眈眈。【王註】

《易·頤》：虎視眈眈。【誥案】合註引何焯曰：似指太守陳公弼。誤甚。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珮簪。深有龜與魚【三】，淺有螺與蚌。【王註】韓退之《溪堂》詩：淺有蒲蓮，深有葭葦。《物類相感

志》：蚌溪水，其味如蜜，東方朔得以獻武帝。【合註】《集韻》：蚌，螺之小者。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浮沉無停餌，倏忽遽滿籃。【合註】《廣雅》：籃，一名筐。絲緝雖強致，【王註】《詩·召南·何彼穠矣》：其釣維何，維絲

伊緡。瑣細安足戡。〔合註〕《廣韻》：戡，勝也，克也。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王註〕《寰宇記》：岐山亦

名天柱山。《河圖括地象》云：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山上，亦謂爲鳳凰堆。〔合註〕李斯《諫逐客書》：建翠鳳之旗。飛鳴飲

此水，照影弄粼粼。〔公自註〕此古飲鳳池也。〔王註〕皮日休詩：粼粼被其體。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王

註〕《莊子·秋水篇》：鵷雛非梧桐不止。彩羽無復見，〔王註〕《東觀漢記》：鳳凰毛羽五彩。上有鷓搏鶴。〔詰案〕

自「聞昔周道興」句至此一節，乃完題之正面，且公已自註明矣。曉嵐誤以爲忽起一波，是并忘此詩爲鳳翔題也。凡諸詩

誤論，有詳於案中者，不再及，其無足輕重者，則畧之，并記於此。嗟予生雖晚，好古意所攸。〔三五〕。圖書已漫

漶，〔合註〕《文選》張平子《歸田賦》：詠周、孔之圖書。《前漢·揚雄傳》：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註：曼漶，不分別貌。

猶復訪僑鄰。〔王註厚曰〕僑，鄭子產也。辨實沈臺駘之崇。晉侯曰：「博物君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鄰子者，言

少昊氏以鳥名官。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

〔王註〕《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扶風古三輔，〔王註次公曰〕漢太初元年，更渭南郡爲京兆尹，

即今之長安；更河上郡爲左馮翊，即今之同州；更主爵都尉爲右扶風，即今之鳳翔府；謂之三輔也。〔師曰〕《前漢·趙廣

漢傳》：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一輔也。」〔邵註〕《三輔黃圖》：京

兆在故城南尚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扶風在夕陰街北。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

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後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政事豈汝諳。聊爲湖

上飲，一縱醉後談。〔三六〕。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驂。〔合註〕盧仝詩：日車劫劫西向沒。問胡不回首，

毋乃趁朝參。〔王註〕杜子美《重過何氏》詩：頗怪朝參懶。予今正疎懶，官長幸見函。〔詰案〕此二句指太

守宋選之厚遇也。後有《和子由除日》詩之「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句可證。義門、曉嵐強拉作與陳公弼不合之詩，而

以此二句爲牢騷之反說，不止毫釐千里之差也。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合註」《宋史·選舉志》：守官及三年，例得磨勘。暮歸還倒載「三」，「王註」《晉書·山簡傳》：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鐘鼓已鎔鎔。「集甲原註」音譜「三」。「王註」《官韻註》：鐘鼓，微也。《周禮·春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凡聲有十二，而其一日微聲鎔。是已。【詰案】鳳翔通流汧水甚濁，獨此湖則清，此作詩之本意，並無高憤之詞也。頭上加人「蜀江清」一層，以形城內汧水之濁，引入城外東湖，層次已多，即又敘東湖是飲鳳池一段。曉嵐之誤，已詳案中，而義門亦以爲指陳公弼，皆由不知宋選爲守厚遇一層，而「官長幸見函」句落空，遂多謬說。「泉源從高來」句起至「目眈眈」止八句，皆敘湖之來源，下之「但見蒼石蟻」四句，即指上四句內之「重阜」其形類蟻，而水源如從蟻口出也。王集註不詳此山，而義門失看此層，又落去上截，遂疑「目眈眈」爲指陳公弼發狠之狀。今出落此詩。「案」總案「歷觀岐陽石鼓」條下云：此詩以蜀江之清，折入東湖，喜其不同岐水之濁，因而縱棹，并及湖中物產，故有「人門便清奧，恍如夢西南」之語，是爲前一大段。而紀氏點論云：「純寓牢騷。」中間「聞昔周道興，翠鳳依孤嵐」一段，公自註其下云：此古鳳池也。據註，完他題面甚明。而紀氏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猶言我爲幕屬，所幸上官見函，不必休沐而出，如不及時爲樂，則成資且去，將不可至。蓋其意仍歸結至湖。宋選顧遇之厚，與詩意合。查註謂陳公弼相遇之薄，與詩意顯背。紀氏胸有成見，故多謬誤，考此詩確爲壬寅夏後作，如人癸卯，即無「幸見函」之語矣。今以并人八觀總題，因提編於前。

真興寺閣

〔查註〕《鳳翔志》：真興寺閣，宋節度使王彥超建，在城中，高十餘丈。

山川與城郭，漠漠同一形。「王註堯卿曰」此詩用古人意，而不取其字。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詩：秦山忽破碎，

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王註〕杜子美《早行》詩：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誥案】紀昀曰：奇恣縱橫，不可控制，他手卽有此摹寫，亦必有數句裝頭。其說是矣，但謂與《懷賢閣》詩「南望斜閣口」四句同一起法，則謬。此四句爲一節，彼八句爲一節也。且此四句有魄無魂，所謂王中令者，不足稱道，故詩意但言塵市中一傑閣而已。若《懷賢》起四句，則展開斜谷之路，下四句乃孔明從此路出師。此則有不敷般演之患，彼則有約繁就簡之難，二詩各有斟酌，未可輕議也。此閣幾何高，何人之所營？側身送落日，〔合註〕《楚辭·九章·惜誦》：願側身而無所。引手攀飛星。〔王註〕楊文公詩：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合註〕《事實類苑》載：楊文公《數歲吟》詩云云。《儀禮註》：引手曰厭。當年王中令，〔王註續曰〕名彥超，周末國初爲鳳翔節度使。〔查註〕《宋史》：王彥超，臨清人。歷後唐、晉、漢，至周祖革命，遷節度。顯德中，累功加侍中，歷永興軍節度，移鳳翔府，初加中書令，代還。太宗朝封邠國公，致仕。斫木南山楨。〔王註希仲曰〕楨，赤色，猶赭山也。寫真留閣下，鐵面眼有稜。〔王註〕《晉書·桓溫傳》：劉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身強〔三九〕八九尺，〔王註〕杜子美《洗兵馬》詩：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與閣兩崢嶸。古人雖暴恣，作事今世驚。登者尚呀喘，作者何以勝。曷不觀此閣？其人勇且英。〔王註〕李太白詩：張子勇且英。【誥案】通幅一派蠢氣，是此題本旨，俗諺所謂扣頭作帽子也。

李氏園

〔公自註〕李茂貞園也，今爲王氏所有。〔王註次公曰〕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僖宗光啓三年六月，鳳翔節度使李昌符反，犯大安門，不克，奔於隴州。七月，茂貞攻拔之，斬昌符。十

月，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賜姓名，帝親製字曰正臣。昭宗景福元年七月反，遂犯京師。以爲中書令，進封岐王。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以鳳翔府節度使秦王卒。【語案】合註謂王註進封秦王句，乃岐字誤刊，否則，末句不當云以秦王卒。所論是，今已改正。其邵、查二註並刪。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修竹。〔王註〕楚辭《七諫》：婬娟之修竹。下有朱門家，〔合註〕《晉書·麴允傳》：南開朱

門，北望青樓。破牆圍古屋。舉鞭叩其戶，幽響答空谷。人門所見夥，十步九移目。〔合註〕李太

白《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詩：十步九太行。異花兼四方，〔王註〕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

異花開絕域。野鳥喧百族。【語案】紀昀曰：竟以敘記體行之，樸老無敵，而波瀾又極壯闊，不是印板文字。其西

引溪水，活活轉牆曲。〔王註〕《詩》：北流活活。東注入深林，〔王註〕《詩》：大雅·文王有聲。豐水東注。韓退之

詩：我不如水東注。林深窗戶綠。水光兼竹淨，〔王註〕杜子美《野望》詩：遠水兼天淨。時有獨立鶴。

林中百尺松，歲久蒼鱗蹙。〔合註〕賈島《題劉華書齋》詩：青松樹有鱗。豈惟此地少，意恐關中

獨。小橋過南浦，〔王註〕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夾道多喬木。隱如城百雉，〔王註〕《左傳》：百雉

註：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後漢書·吳漢傳》：隱若一敵國矣。挺若舟千斛。〔王註〕《太白陰經》曰：船闕狹長短，皆

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陰陰日光淡，黯黯秋氣蓄。〔合註〕陳琳詩：黯黯天路陰。盡東爲方池，野雁雜

家鶩。紅梨驚合抱，映島孤雲馥。〔王註〕韓退之詩：欲知花鳥處，水上覓紅雲。春光水溶漾，〔合註〕杜牧

之《漢江》詩：溶溶漾漾白鷗飛。雪陣風翻撲。其北臨長溪，波聲卷平陸。北山卧可見，蒼翠間礪

秃。【語案】紀昀曰：以東西南北作界畫，便不是一屋散踐。此法本之漢人都邑諸賦。我時來周覽，問「此誰所

築？」云「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合註〕衰世見《易經》，叔世見《左傳》。抽錢算間口，〔王註續曰〕《漢書·惠帝紀》應劭注：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文獻通考》引《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五，出口錢。《唐德宗紀》：稅屋間架。〔邵註〕《漢書·貢禹傳》：禹以爲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但未榷羹粥。〔合註〕《漢書·武帝紀》：初榷酒酤。註：榷者，步渡橋。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權焉。當時奪民田，失業安敢哭。〔王註次公曰〕按章衡《編年通載》：茂貞卒於鳳翔。而歐陽所立《傳》則云：茂貞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今先生云「抽錢算間口」，又云「當時奪民田」，豈有所據而言邪。〔查註〕江鄰幾《雜志》謂：茂貞幽昭宗於紅泥院，自據使宅，民獻善田，令簿出租以佃之，稱秦王戶。後子孫以券收田。有二孫，府西上腴各百餘頃，不十年，蕩費盡，與先生詩脗合。意其奪田開園，乃唐末事。誰家美園囿〔三〕，籍沒不容贖。〔合註〕《三國·魏志·王修傳》：太祖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此亭破千家，〔王註〕賈島詩：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鬱鬱城之麓。〔王註次公曰〕按歐陽公所立《傳》尾，言茂貞之子從暉有田千頃，竹千畝，在鳳翔，懼侵民利，未嘗省理，鳳翔人愛之。則北園有水竹者，必其地矣。將軍竟何事，蟣蝨生刀鞞。〔王註〕《漢·嚴安傳》：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邵註〕《廣韻》：鞞，弓衣。何嘗載美酒，〔王註〕《漢書·揚雄傳·贊》：家貧嗜酒，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來此駐車轂。空使後世人，聞名頸猶縮。〔公自註〕俗猶呼皇后園，蓋茂貞謂其妻也。〔查註〕《五代史》：唐亡，諸侯之強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但稱岐王，開府置官屬，以妻爲皇后，鳴梢羽扇，視朝出人，擬天子而已。〔合註〕韓退之《送窮文》：疎肩縮頸。我今官正閑，屢至因休沐。〔王註〕《史記》：石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漢書》：楊惲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張安世傳》：休沐未嘗出。人生營居止，竟爲何人卜。

何當辦一身，永與清景逐。〔王註〕杜子美《漢陂西南臺》詩：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皓案〕紀昀曰：不惟掃倒茂貞，乃并園字一齊掃倒，一篇累墜文字，忽然結入虛空，真爲超忽之筆。

秦穆公墓

〔王註〕《三輔黃圖》：秦穆公冢，在秦泉宮祈年觀下。〔查註〕羅璧《識遺》云：穆公葬秦泉祈年觀。《雍錄》：劉向言，穆公葬無丘壟處矣。惠公、孝公，並是繼世之君，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惟《三輔黃圖》謂祈年宮，穆公所造。〔合註〕秦穆公墓碑五字，爲明嘉靖五年巡按御史郭登庸題，陝西按察司僉事任維賢立，今猶春秋奉祀。墓地十二畝二分有奇，圍以土牆，外地八畝，給墓戶耕之。〔查註〕《樂城集·秦穆公墓》詩云：泉上秦伯墳，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豈爲無益死。當年不幸見迫脅，詩人尚記臨穴憐。豈如田橫海中客，中原皆漢無報所。秦國吞西周，康公穆公子，盡力事康公，穆公爲不負。豈必殺身從之遊，夫子乃以侯嬴所爲疑三子。王澤既未竭，君子不爲詭。三良殉秦穆，要自不得已。

秦泉在城東，〔查註〕《鳳翔志》：秦泉在城內東南隅，秦穆公建宮於上。墓在城中，〔三〕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王註〕《左傳·文公元年》：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王註〕《左傳·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合註〕何焯曰：《詩·黃鳥》鄭箋云：從死，自殺以從死，此公詩所本也。疏家謂穆公命從己死，此臣自殺從之，則頗非鄭之本意。故公詩復舉不誅孟明，以證明其不然。〔查註〕《括地志》：三良冢，在雍縣南一里故城內。乃知三子徇公意〔三〕，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王註〕《前漢書》：高帝詔田橫來，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維陽，至戶鄉廐置，自剄。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合註〕《唐韻》：橫，又音胡光切。又，《集韻》：姑黃切。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王註〕《後漢·李固傳》：切感古人一飯之報。註云：靈輒也。按《左傳·宣公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與爲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史記·范雎傳》：一飯之德必償。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王註次公曰〕詩意蓋不欲罪秦穆公之遺命，而以三子自感恩以死。故謂穆公不殺孟明，則知其不忍強三子，謂田橫之客甘心於從死，則知三良亦必有所爲。〔合註〕《漢書·匡衡傳註》：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公薨，皆從死。先生詩意疑翻用也。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詰案〕曉嵐論此詩之誤，已詳案中。〔案〕總案云：《秦穆公墓》詩，以不誅孟明作骨，全翻《詩經》後詠三良詩以晏子作骨，併翻前作。其意以行文自寓其樂，故不爲雷同之詞。公詩既翻《詩經》，而子由和作必本《詩經》，此一定之理也。乃紀氏點論云：純寓與上官不合之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又論子由和詩云：力翻東坡之案。乃與作意全隔。

次韻子由除日見寄〔三五〕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編本年之末，合註已駁之，今移編於此。

薄宦〔三〕驅我西，〔馮註〕陶淵明《乞食》詩：飢來驅我去。〔查註〕《史記》：鄭當時傳：年少官薄，然其同遊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合註〕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薄宦東朝。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夕。〔王註〕援曰：《後漢書》：有歲夕。強歡雖有酒〔三〕，〔合註〕《新論》：強歡者，雖笑不樂。冷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隴饌有熊腊。〔馮註〕《淮南子》：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周禮》：天官：腊人掌乾肉。又，脯腊註，腊，小物全乾者。念為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合註〕白樂天詩：請君屈十指，為我數交親。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驅讎，〔王註〕《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雩旁磔。註云：此月有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馮註〕《後漢》：禮儀志：季冬，先臘一日大雩，謂之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侏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以逐惡鬼於禁中。矍鑠驚遠客。愁來豈有魔，〔合註〕《楞嚴經》：常憂愁魔人其心腑。煩汝為攘磔。〔查註〕《月令》：季春，命國雩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氏註云：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寒梅與凍杏，嫩萼初似麥。〔合註〕前詩云關中無梅，今云嫩萼似麥，亦言其難長也。攀條為惆悵，〔合註〕《文選》：古詩：攀條折其榮。玉蕊何時折。〔合註〕晉庾闡《遊仙》詩：朝嗽雲英，玉蕊。不憂春艷晚，行見棄夏蕞。〔查註〕《周禮》：地官：其植物宜蕞物。鄭氏註：通作核，謂李、梅之屬。《前漢》：陳平傳：亦食糠蕞耳。又與乾同。人生行樂耳，〔王註〕《漢》：楊惲傳：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安用聲名籍〔三〕。〔王註〕《漢書》：陸賈傳：名聲籍甚。胡為獨多感，不見〔三〕膏自炙。〔馮註〕《漢》：兩龔傳：龔勝不飲食，死。有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詩來苦相寬，子意遠

可射〔四〕。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小官，幸忝佐方伯。〔合註〕《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州有伯。鄭註：殷之州長曰伯。〔誥案〕時宋選顧遇甚厚，故云「幸忝佐方伯」也。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查註〕《爾雅》：水決之澤爲汧。《水經注》：渭水過陳倉縣西，汧水入焉。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有二源，一出縣西山，謂之小隴山，其一發源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古之汧山也。自水會上下，咸謂之龍魚川。臨池飲美酒，尚可消永日。〔馮註〕《詩·唐風》：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但恐詩力弱，〔合註〕鄭谷《寄題方干處士》詩：暮年詩力在。鬪健未免馘，〔馮註〕《魯頌》：在泮獻馘。《禮記·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莊子·列禦寇篇》：槁項黃馘。一作馘。《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詩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馮註〕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一月〔四〕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新葺小園二首

〔誥案〕葺園事，詳後《次韻子由岐下詩敘》。此二詩，外集謂鳳翔作。查註從邵本收入續採詩中，今補編入集。

其一

短竹蕭蕭倚北牆，斬茅披棘見幽芳。〔合註〕韓退之《燕喜亭記》：斬茅而嘉樹列。《後漢書·馮異傳》：帝曰，爲吾披荆棘。張九齡詩：欲贈幽芳歇。使君尚許分池綠〔四〕，〔誥案〕使君謂宋選也。《次韻子由岐下詩敘》云：各

爲一小池，皆引汧水。蓋此水引於府廨也。鄰舍何妨借樹涼。【語案】鄰舍，乃東鄰也。借樹，謂鄰多白楊也。詳後《軒窗》詩註。亦有杏花充窈窕，更煩鶯舌奏鏗鏘。身閑酒美誰來勸，坐看花光照水光。

其二

三年輒去豈無鄉，種樹穿池亦漫忙。【語案】前詩有「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句，卽此池水也。所植各樹，並見後詩。暫賞不須心汲汲，再來惟恐鬢蒼蒼。應成庾信吟枯柳【語案】，【合註】庾信《枯樹賦》：昔年楊柳，依依漢南。誰記山公醉夕陽。去後莫憂人剪伐，西鄰幸許庇甘棠。【語案】簽判廨宇，在府之東，故以宋遷爲西鄰也。如府帥已是陳公弼，卽無幸庇之詞矣。

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於南溪溪堂，遂並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遊潭。十九日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

〔王註次公曰〕鳳翔有十縣，曰天興、曰岐山、曰扶風、曰盩厔、曰郿、曰寶雞、曰虢、曰麟遊、曰普潤、曰好畤。故有詔減決囚禁，則令郡吏分往屬縣，而先生所得則寶雞、虢、郿、盩厔四縣也。〔十朋曰〕按《年譜》：嘉祐七年壬寅，先生年二十七，在鳳翔任。〔查註〕《九域志》：秦鳳路鳳翔

府領縣十，寶雞、虢、郿、盩厔，其四也。太平寰宇記：寶雞在府西南九十里，虢縣在府南四十里，郿縣在府東南一百里，盩厔在府東南二百里。按：寶雞、郿二縣，今屬鳳翔府。虢縣地，今并入岐山縣。盩厔縣，今屬西安府。〔合註〕宋史·仁宗本紀：嘉祐七年二月，命官錄被水諸州繫囚。【詰案】紀昀曰：大段似香山東南行，而五百字一氣相生，不見窘束，不及紛雜，筆力殊不可及。

遠人罹水旱，王命釋俘囚。〔合註〕韓退之詩：且待獻俘囚。分縣傳明詔，〔王註〕前漢書：發德音，下明詔。

尋山得勝遊。〔王註〕溫飛卿過華清宮詩：承平事勝遊。韓退之詩：江山多勝遊。【詰案】紀昀曰：二句領起一

篇。蕭條初出郭，〔王註〕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此意竟蕭條。又，卜居詩：初知出郭少塵事。曠蕩實消

憂。〔王註〕漢書：曠蕩之恩。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敘王師曠蕩之德。陶淵明歸去來辭：樂琴書以

消憂。薄暮來孤鎮，登臨憶武侯。〔王註續曰〕鎮，卽武城鎮也。在寶雞東。相傳孔明常圍郝昭於陳倉，築此城

以拒魏兵。〔查註〕九域志：武城鎮屬寶雞縣。蜀鑑引寰宇記：陳倉有上下二城，上城秦文公築，下城是郝昭築。

崢嶸依絕壁，〔王註〕文選：吳都賦：南北崢嶸。上林賦：刻削崢嶸。又謝靈運詩：晨策尋絕壁。〔邵註〕楚辭：遠

游：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註：崢嶸，深遠貌。【詰案】說文：山峻貌。西都賦註：高峻貌。崢，通嶠。蒼

茫瞰奔流。〔查註〕陳鶴著舊續聞：李嘉祐詩：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嫫媧幾日歸。又張祜詩：洛水暮天橫蒼茫，邛

山落日路崔嵬。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皆作仄聲。〔翁方綱註〕元李冶敬齋古今註：莊子：適

莽蒼者三淦而反，莽蒼並仄聲，東坡用蒼茫，蓋本此。〔盧文弨云〕曾見抄本蒼茫下註：揚子雲羽獵賦：鴻濛沆茫，顏

師古註：茫，音莽。又一處引白樂天春雪詩：寒消春蒼茫。皆讀上聲。半夜人呼急，橫空火氣浮。天遙殊

不辨，風急已難收。曉入陳倉縣，〔王註次公曰〕陳倉，前漢地理志係之右扶風，則鳳翔府矣。地志載三秦記云：陳倉以山得名，山有石鷄，與山鷄不別。趙高燒山，山鷄飛去，而石鷄不去，晨鳴山頭，聞三十里，蓋玉鷄也。自唐至德二載，更名寶鷄。〔陳師道曰〕漢書·郊祀志：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鷄，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查註〕水經注：渭水又東過陳倉縣，西有陳倉山，山上有寶鷄祠。猶餘賣酒樓。〔查註〕名勝志：陳倉城內酒樓，自唐至宋，城邑累更兵燹，獨此樓尚存。烟煤已狼藉，〔王註〕史記·滑稽傳：杯盤狼藉。吏卒尚呀咻。〔公自註〕十三日宿武城〔望〕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云：孔明所築。是夜二鼓，寶鷄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雞嶺雲霞古，龍宮殿宇幽。〔公自註〕縣有雞爪峰、龍宮寺。〔王註陳師道曰〕雞爪峰，在寶鷄之東。南山連大散，〔王註厚曰〕縣南乃大散關，秦蜀通塗。〔查註〕五經要義云：終南，長安南山也。長安志：終南山，在長安縣南七十里。雍錄：終南，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郿、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連綿持踞其南者，皆此一山也。又大散關，在漢中府西南。太平寰宇記：在寶鷄縣西南五十二里，通褒谷大道。宋中興四朝志：大散關隸興泉縣，爲秦蜀往來要道，兩山斗絕，出可以攻，人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勝也。歸路走吾州。〔王註次公曰〕指言蜀中也。韓退之赴江陵詩：胡馬首歸路。走，音奏。漢書：文帝指新豐謂慎夫人曰：此走邯鄲道也。欲往安能遂，將還爲少留。〔王註次公曰〕易·大壯：不能退，不能遂。楚辭：曾何足以少留。已上蓋述在寶鷄事也。回趨西虢道，〔王註續曰〕西虢，虢叔所封，平王東遷，虢徙上陽，故謂之西虢。〔查註〕水經注：雍縣，秦德公所居。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虢縣。文獻通考：西虢在今鳳翔縣。太平御覽引帝王世紀曰：虢有三焉，周興，封虢仲於西虢，此其地也。却渡小河洲。聞道磻溪石，猶存渭水頭。〔查註〕水經注：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注於溪中，有泉，謂之茲泉，即

《呂氏春秋》所云「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林障秀阻，人迹罕交。東西隅有石室。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稱。《太平寰宇記》：魏縣有磻溪，其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於渭。蒼崖雖有迹，大釣本無鈎。〔公自註〕十四日，自寶雞行至魏。聞太公磻溪石在縣東南十八里，猶有投竿跪餌兩膝所著之處。〔王註師曰〕太公以直鈎釣。盧仝詩：人鈎曲，我鈎直，嗟哉我鈎反無食。〔堯卿曰〕《楚辭》：以直針而爲鈎兮，又何魚之能得。蓋古人所釣，其意不在魚耳。若任公之釣，其幾是乎。〔合註〕《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鈎。東去過郿塢，孤城象漢劉。〔公自註〕十五日至郿縣，縣有董卓城，其城〔四〕象長安，俗謂之小長安。〔邵註〕《後漢·董卓傳》：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查註〕《水經注》引《漢獻帝傳》曰：董卓發卒築郿塢，高與長安城等。《太平寰宇記》：董卓塢，在郿縣東北十五里，卓封郿侯，據北阜，築塢以寫長安城形。誰言董公健，〔王註〕《後漢·袁紹傳》：卓議廢立。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竟復伍孚仇。〔王註〕《後漢·董卓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憤卓兇毒，懷佩刀刺之，不中。左右執殺孚，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賊於都市。」白刃俄生肘，〔王註〕《後漢·董卓傳》：王允與呂布謀誅卓，李肅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卓大呼：「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持矛刺卓，斬之。〔次公曰〕生肘字，諸葛亮論法正所謂「生變於肘腋之下」，言布嘗與卓結爲父子而卒殺卓也。〔黃魯直曰〕《潘子真詩話·補遺》曰：杜甫《草堂》詩：當知肘腋事，自及梟獍徒。肘腋，是趙滅智伯事。黃金謾似丘。〔王註〕《後漢·董卓傳》：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平生聞太白，〔王註續曰〕太白山在武功縣。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言其高也。乃往郿縣之道。〔謝無逸曰〕唐柳宗元《太白山祠堂碑》云：雍州西南界於梁，其山曰太白。〔洪駒父曰〕《三十六洞天記》：第十一，太白山洞，周迴五百里。〔查註〕《水經注》引《地理志》曰：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也。亦曰太白。冬夏積雪，望之皓然。一見駐行騶。〔合註〕元微之詩：步步駐行騶。鼓角誰能試，風雷果致不。巖崖已奇

絕，冰雪更瑯鏤。〔王註〕左太冲《魏都賦》：木無彫鏤。春旱憂無麥，山靈喜有湫。蛟龍懶方睡，瓶
罐小容偷。〔公自註〕是日晚〔四〕，自鄆起至清秋鎮〔四〕宿。道過太白山，相傳云：軍行鳴鼓角過山下，輒致雷雨〔四〕。
山上有湫，甚靈，以今歲旱，方議取之。〔王註次公曰〕偷字韻，蓋方言取龍水，謂之偷湫也。〔洪龜父曰〕《莊子·列禦寇
篇》：河上有家貧持葦蕭而食者，其子得千金之珠。其父曰：「珠在驪龍頰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饒德操曰〕《北
夢瑣言》：江南沿江多蘆荻，冬月縱火焚之，多燒起睡龍。〔查註〕《九域志》：鄆縣有清秋、橫渠、號川、斜谷四鎮。一曲林
泉勝，〔王註次公曰〕《西京賦》：右極盤屋，并卷鄆鄆。李善註云：盤屋，山名。《寰宇記》、《長安志》皆云山曲曰盤，水曲
曰屋。故今詩言二曲也。三川氣象侔。〔王註續曰〕古謂伊、洛、河爲三川。唐以劍南東西及山南西道爲三川。〔堯
卿曰〕韓退之詩：氣象難比侔。近山麩麥早，臨水竹篁脩。〔公自註〕十六日至盤屋，以近山地美，氣候殊早。縣
有官竹園，十數里不絕。先帝膺符命，〔公自註〕十七日，寒食。自盤屋東南行二十餘里，朝謁太平宮二聖御容。此宮
乃太宗皇帝時，有神降於道士張守真，以告受命之符所爲立也。神封翊聖將軍，有殿。〔王註徐師川曰〕《翊聖保德真君
傳》云：乾德中，太宗皇帝在晉邸，頗聞靈應，遣近侍致醮。太祖皇帝設醮於建隆觀，真君降言曰：「吾乃高天大聖玉帝輔
臣，降衛宋朝社稷，來定遐長基業。」凡百餘言。〔查註〕《隆平集》：神號黑殺將軍，守真每齋戒祈請，必至，聲如嬰兒，獨守
真能曉。開寶元年，太祖不豫，驛召守真問焉。曰：「上天宮闕成，玉鎖開矣，晉王有人心。」言訖，不復降。太平興國六
年，封神爲翊聖將軍。行宮畫冕旒。〔王註〕《禮記·玉藻》：天子之冕藻，十有二旒。〔合註〕杜子美《冬日洛城北謁
玄元皇帝廟》詩：冕旒俱秀發。侍臣簪武弁，女樂抱箜篌。〔王註次公曰〕箜篌之制，二十三弦。李賀《李憑箜篌
引》云：二十三絲動紫皇。〔堯卿曰〕《釋名》曰：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蓋空國之侯，淫聲也。《史記》：今上祠太一后
土，始用樂舞，作空侯。《漢書》：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應劭曰：用樂人侯調，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

姓冠章耳。〔陳師道曰〕許亨周云：筮篔，狀如張箕，探手摘絃出聲。〔潘邠老曰〕盧仝詩：捲却羅袖彈筮篔。秘殿開金鎖，〔合註〕《文選·魯靈光殿賦》：乃立靈光之秘殿。杜牧之《宮詞》：銀鑰却收金鎖合。神人控玉虬。〔王註〕司馬相如《子虛賦》：乘鑊象，六玉虬。黑衣橫巨劍，被髮凜雙眸。〔王註〕劉焯曰：翊聖像，皆被髮跣足，伏劍擾龍，相承舊矣。邂逅逢佳士，〔王註〕《詩·鄭風》：邂逅相遇。杜子美《丹青引》詩：必逢佳士亦寫真。相將弄彩舟。投篙披綠苻，濯足亂清溝。〔王註〕韓退之詩：清溝引污渠。晚宿南溪上，森如水國秋。遶湖栽翠密，〔合註〕王勃《游廟山賦》：芸場翠密。終夜響颼颼。〔公自註〕是日，與監官張杲之泛舟南溪，遂留宿於溪堂。〔王註〕堯卿曰：南溪之上，繞湖松竹，翠密成林。《廣雅》曰：小風曰颼，涼風曰颼。孟郊詩云：颼颼卧江汰。又云：不枯亦颼颼。並韓退之《聯句》。冒曉窮幽邃，操戈畏炳彪。〔公自註〕十八日，循終南而西，縣尉以甲卒見送。或云，近官竹園，往往有虎。〔王註〕《揚子》：聖人虎別，其文炳也。《說文》：彪，虎文也。尹生猶有宅，〔王註〕十朋曰：本篇公自註：崇聖觀謂樓觀，乃尹喜舊宅也。老氏舊停輅。〔王註〕厚曰：尹喜爲函谷關令尹，候氣，知真人西游，當過此。老子乘青牛薄板車出。關喜曰：子將隱矣，爲我著書。乃授《道德經》。〔合註〕沈約詩：西壑已停輅。問道遺踪在，〔合註〕《高士傳》：齧缺問道乎被衣。登仙〔三〇〕往事悠。御風〔三一〕歸汗漫，〔王註〕《淮南子》曰：有若士者，謂盧敖曰：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閱世似蜉蝣〔三二〕。〔王註〕劉禹錫詩：閱世甚東流。郭璞《遊仙》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白樂天詩：長生無得者，舉世如蜉蝣。〔邵註〕《詩·曹風》：蜉蝣之羽。《毛傳》：渠畧也，朝生夕死。羽客知人意，瑤琴繫馬鞅。〔王註〕李太白《山中與幽人對酌》詩：明朝有意抱琴來。〔合註〕王褒詩：羽客屢相逢。江淹《雜擬》詩：瑤琴詎能開。不辭山寺遠，來作鹿鳴呦。帝子傳聞李，〔王註〕次公曰：帝子即先生本註唐玉真公主也。《九歌》：

帝子降兮北渚。言堯女也。〔堯卿曰〕《新唐書·諸帝公主傳》：睿宗之女，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師。天寶三年，上言曰：「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爲賤，何必名係主號，資湯沐，然後爲貴，請人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許之，與金仙宮主皆爲道士。巖堂髣像緜。〔王註〕《女仙列傳》載：西王母姓緜，其所居，有玄碧之堂。〔師川曰〕周靈王太子晉，乘白鶴於緜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其地卽今河南緜氏縣、會稽緜嶺也。〔合註〕《文選·海賦》：仿像其色。輕風幃幔卷，落日髣髴愁。〔王註次公曰〕此以狀玉真遺迹之景，而追傷之也。人谷驚蒙密，〔集甲原註〕谷，音浴〔五三〕。登坡費挽摟。〔王註次公曰〕《文選》：范蔚宗詩：遵渚攀蒙密。挽，摟一義，摟亦挽也。〔合註〕《說文》：摟，曳聚也，又牽也。亂峰攙似槩〔五四〕，〔王註〕唐王建《溫門山》詩云：曉人溫門山，羣峰亂如戟。一水澹如油〔五五〕。〔王註〕白樂天詩：噴時千點雨，澄處一泓油。中使何年到，金龍自古投。〔王註次公曰〕此言朝廷遣內官投金龍於潭，以祈禱者也。自唐以來，謂之中使。杜子美《橋陵詩三十韻》：中使日夜繼。〔韓子蒼曰〕《東齋記事》：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投於名山洞府。金龍以銅制，玉簡以階石制。〔查註〕周昭禮《清波雜誌》：天下名山洞府，朝廷每歲投龍簡。天聖中，下道錄院，定歲投龍簡二十處。千重橫翠石，百丈見游儵。〔王註次公曰〕儵者，浮陽之魚，音細。《莊子·秋水篇》：與惠子游於濠上，儵魚出游，故謂之游儵。〔堯卿曰〕沈約詩：百丈見游鱗。最愛泉鳴洞，初嘗雪人喉。滿瓶雖可致，洗耳歎無由。〔公自註〕是日游崇聖觀，俗所謂樓觀也。乃尹喜舊宅。山脚有授經臺，尚在。遂與張杲之同至大秦寺早食而別。有太平宮〔五六〕道士趙宗有，抱琴見送，至寺，作鹿鳴之引，乃去。又西至延生觀。觀後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迹。下山而西行十數里，南入黑水谷，谷中有潭名僊游潭。潭上有寺三，倚峻峰，面清溪，樹林深翠，怪石不可勝數。潭水，以繩縋石數百尺不得其底，以瓦礫投之，翔揚徐下，食頃乃不見。其清澈如此。遂宿於中興寺。寺中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甚甘，明日以泉二瓶〔五七〕

歸至郿。又明日，乃至府。忽憶尋蟆培，方冬脫鹿裘。〔公自註〕昔與子由游蝦蟆培時方冬〔五六〕，洞中溫溫如二三月。〔王註〕後漢·虞延傳：晏嬰輔齊，鹿裘不完。註：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奚衣之惡也。山川良甚似，水石亦堪儔。惟有泉傍飲，無人自獻酬。〔誥案〕紀昀曰：一路雜述風土如何，挽到子由，如此趁勢打合，借作總收，真乃心靈手敏。

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王註十朋曰〕太白山，見前詩註。〔查註〕一統志：崇壽院，在郿縣東五十里橫渠鎮南。樂城集。次韻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題崇壽院詩云：山下晨光晚，林梢露滴昇。峰頭斜見月，野寺早明燈。樹暗猶藏鵲，堂開已饌僧。據鞍應夢我，聯騎昔嘗曾。

馬上續殘夢，〔翁方綱註〕李雁湖王荆公詩註引東坡詩，作「馬上兀殘夢」。汪師韓云：此句直用劉駕詩。藝苑卮言嘗舉之。不知朝日昇。亂山橫翠幃〔五〕，〔誥案〕紀昀曰：查初白謂「亂山」句從「殘夢」生出。落月澹孤燈〔六〕。奔走煩郵吏，〔合註〕方干詩：泊岸旂幡郵吏拜。安閑愧老僧。再遊應眷眷，聊亦記吾曾。〔誥案〕前詩純以氣勝，如水流曲折，任其所之，自成蹊徑。題云五百字，而不云五十韻者，蓋其意不欲爲長律所囿，且有意留爲分詠地也。自此以後七篇，皆襍兩再游之作，妙在一分一合，面貌皆別，而不覺其複，此以重游別出手眼故也。今指出之，餘詳案中。〔案〕總案「自太白山下」條云：是時張橫渠與其弟天祺，並已從仕於外，惟公時往來於郿者三年，而彼此不遇，不知有關學也。逮周燾出公門下，始爲作「濂溪」詩。如與二張相接，必有契合過於他人者，且於洛中亦有氣類之通矣。

留題延生觀後山上小堂

〔王註次公曰〕先生前詩本註云：西至延生觀，觀後上小山，有唐玉真公主修道之遺跡。此則云小堂者，玉真之堂也。按，唐景雲元年，睿宗第八女西城公主，第九女昌隆公主，並出家爲女冠。二年，西城改封金仙，昌隆改封玉真。雖長安輔興坊西南有玉真女冠觀，而今云有修道之跡，宜乎後人爲之立堂矣。〔堯卿曰〕本朝端拱元年十月十八日，奉勅賜此名額。

溪山愈好意無厭，上到巉巉第幾尖。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纖。〔王註次公曰〕上方仙

子，指言唐玉真公主也。〔楊曰〕杜子美《山寺》詩：上方重閣晚。〔誥案〕紀昀曰：取其生造。不慚弄玉騎丹鳳，〔王註〕

《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遂教弄玉吹簫作鳳鳴。一旦，弄玉乘鳳，蕭史乘龍，昇天而去。應逐娣

娥駕老蟾。〔王註〕《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姮娥，羿妻也。服藥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

〔次公曰〕韓退之作《毛穎傳》，戲言兔竊娣娥騎蟾蜍，而此云娣娥駕老蟾，蓋揆傍造詩，以對騎鳳實事也。澗草巖花自

無主，〔王註堯卿曰〕唐崇微公主詩：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澗草自春秋。晚來蝴蝶入疎簾。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

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王註〕《終南圖經》：讀書臺，在縣城西一百步。〔查註〕《太平寰宇記》：寶雞縣有玉女祠，秦穆公

女弄玉鳳臺之地也。玉女洞當以此名。《麟游縣志》：玉女潭在縣南二十里魚塘峽內，其水自永安宮前流入此潭，從半山飛下，聲振巖谷。舊志謂有仙浴此。《元和郡縣志》：馬融讀書臺，在盩厔縣東北二十七里。

清潭百尺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王註〕杜子美《信行遠修水筒》詩：山木陰陰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蜀客曾遊明月峽，〔王註續曰〕明月峽，在古巴郡枳縣，今在忠、涪二州之境。峽首南峰石壁，有員孔，形如滿月。〔次公曰〕蜀客則先生自謂，其與子由舟行趨京師時所經由也。〔查註〕《太平寰宇記》：明月峽，在利州綿谷縣界。又云：渝州巴縣東。《華陽國志》：巴郡江州縣，有明月峽，卽此。秦人今在武陵溪。〔邵註〕用桃源漁人事。獨攀書室窺巖竇，〔王註次公曰〕按《後漢書》：馬融，扶風人。宜有石室於此。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之陰，馬融時從其游學。還訪仙姝款石閨。〔王註次公曰〕仙姝，指言玉女也。〔堯卿曰〕吳人謂美女爲姝。《詩·邶風·靜女》曰：靜女其姝。故仙女謂之仙姝。石閨，乃玉女洞門。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脚踏飛梯。〔合註〕庚信詩：飛梯聊度澤。〔詰案〕結二句畏險不渡，乃完題中所有也。查註引治平元年與章惇同游事，以爲未句註脚，非是。已刪。

樓觀

〔公自註〕秦始皇立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修此廟〔六一〕。〔查註〕《元和郡縣志》：樓觀，在盩厔縣東三十七里，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居之。晉惠帝時，重置。其地舊爲

尹先生樓。《錦繡萬花谷》引《樓觀記》云：周穆王尚神仙，因尹真人草樓之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雲笈七籤》：樓觀在京兆府盤屋縣神獸鄉聞仙里。《華陽錄記》云：始皇好神仙，於尹先生樓南，立老君廟。晉元康中，重更修葺，蒔木萬株，連亘七里，給供灑掃戶三百。

門前古碣卧斜陽，〔查註〕《雲笈七籤》：尹喜遇老君，得道，穆王爲建祠修觀。故《樓觀碑》云：昔周康王大夫關令尹所立也。〔合註〕《文選》班固《封燕然山銘》：封神丘兮建隆嵎。李善註引《說文》云：碣，立石也。碣與嵎同。閱世如流事可傷。〔查註〕陸機《歎逝賦》：川閱水而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成世，人冉冉而行暮。長有幽人〔六一〕悲晉惠，強修遺廟學秦皇。丹砂久窖井水赤，〔王註〕《抱朴子》：臨沅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後徙去，子孫轉天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白朮誰燒廚竈香？〔王註次公曰〕《本草》：朮，條下註：陶隱居引《仙經》云：朮能除惡氣，弭災疹。〔合註〕王昶《金石粹編》載戴璠《玄元靈應頌碑》，中云：後遇皇唐，易樓觀爲宗聖，藥井尚渌，仙軾仍存。又云：其始迓也，焚芝朮，避葦籬。故先生此聯云然，非泛語也。聞道神仙亦相過，只疑田叟是庚桑。〔王註〕《莊子·庚桑楚篇》：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徧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

郿塢

〔王註〕《前漢·地理志》：左扶風縣二十一，其八曰郿。註：郿，音媚。〔查註〕《後漢·董卓傳》註云：今按，塢，舊基高一丈，周迴一里一百步。

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裏金多退足憑。〔查註〕《後漢·董卓傳》：築塢於郿，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

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王註〕《後漢·董卓傳》：「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者積日。」

磻溪石

【詰案】磻溪距虢縣十八里。公前以奉王命滅決，未嘗往游，見前詩中。以是知自橫渠鎮以下分詠各詩，皆重到作也。

墨突不暇黔，孔席未嘗煖。〔王註次公曰〕《淮南子·修務訓篇》曰：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而班固《答賓戲》曰：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二書異文。杜子美《發同谷縣》詩：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則主用《答賓戲》語，今先生又因之。安知渭上叟，跪石留雙胛。〔王註次公曰〕渭上叟，太公也。〔合註〕《爾雅註》：胛，脚脛也。一朝嬰世故，辛苦平多難。〔王註次公曰〕言太公起從文王，而輔武王伐紂也。亦欲就安眠〔《詩》〕，旅人譏客懶。〔王註〕《史記·齊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詰案】紀昀曰：借寫仕宦之勞，渾然無迹。

石鼻城

〔王註厚曰〕石鼻在汧水之北，南去陳倉三十里。

平時戰國今無在，〔王註次公曰〕石鼻寨，先生前註，卽武城鎮也。戰國，指言蜀與魏也。〔查註〕《水經注》：魏明帝遣太原郝昭營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不下。今汧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陌上征夫自不閑。北客初來

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王註次公曰〕自北來而人蜀者，至此漸入山，故曰試新險。自蜀來而趨京洛者，至此已出山，故曰送殘山。〔項曰〕唐《獨孤及集》有《招北客文》。〔若拙曰〕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殘山碣石開。〔誥案〕此聯畫出川陝山疆水界，妙在關合蜀事。紀昀曰：三四天然清切。獨穿暗月朦朧裏，愁渡奔河蒼茫間。〔王註次公曰〕先生前篇云：蒼茫瞰奔流。蓋於此地見渭河故也。漸入西南風景變，〔王註次公曰〕自此地前往寶雞，爲人西南矣。道邊修竹水潺潺。

次韻子由岐下詩〔六〕并引

〔誥案〕紀昀曰：五絕分章，模山範水，如畫家之有尺幅小景，其格倡自輞川。爾後輾轉相摹，漸成窠臼，流連光景，作似盡不盡之詞，似解不解之語，千人可共一詩，一詩可題千處，桃花作飯，轉歸塵劫。此非創始者過，而依草附木者過也。此二十一首，要自我行我法，固知豪傑之士，必不依托門戶以炫俗也。又案：此二十一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予既至岐下逾月，於其廨宇之北隙地爲亭。亭前爲橫池，長三丈。池上爲短橋，屬之堂。分堂之北廈爲軒窗曲檻，俯瞰池上。出堂而南，爲過廊，以屬之廳。廊之兩傍，各爲一小池。三池皆引汧水〔六〕，種蓮養魚於其中。池邊有桃、李、杏、梨、棗、櫻桃、石榴、檉、槐、松、檜、柳三十餘株。又以斗酒易牡丹一叢於亭之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和答，凡二十一首。

北亭

誰人築短牆，【詰案】公後以隋仁壽宮中石，植喜雨亭北，子由有詩，即其處也。橫絕擁吾堂【六一】。不作新亭檻，幽花爲誰香。〔公自註〕舊堂北有牆，予始去之爲亭。【詰案】北亭即喜雨亭，而斯時猶未有名。

橫池

明月入我池，皎皎鋪紵縞。何日變成緇？〔合註〕論衡：白紗入緇，不染自黑。太玄：吾懶草。〔王註〕文選：揚雄芳草太玄，或嘲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馮註〕揚雄解嘲：吾默默獨守吾太玄。

短橋

誰能鋪白簟，永日卧朱橋。〔合註〕盧綸詩：朱橋夜掩津。樹影欄邊轉，波光版底搖。〔馮註〕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卧波。

軒窗

東鄰多白楊，【詰案】以新葺小園，詩合此詩，敘考之，簽判解字，在府治之東。據凌虛臺記，臺建於林木之間，而詩有「西鄰」、「甘棠」之句，此府治也。又，詩有「鄰舍何妨借樹涼」句，此東鄰之白楊也，但東鄰無考耳。夜作雨聲急。窗下獨無眠，秋蟲見燈人。

曲檻

【誥案】題雖曲檻，兼詠浮萍，邵、查、合三註皆作「青紅亂明鑑」，上有「朱欄」句，此「青紅」之「紅」字，又是何物？今更正。其有題作「曲欄」者，亦非。

流水照朱欄，浮萍亂明鑑。誰見檻上人，無言觀物泛。【誥案】此指浮萍，上改「青紅」，則句無着。

雙池

汧流入城郭，【誥案】公爲此池由府治而通，故詩有「使君尚許分池綠」句。《說文》：汧水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水經注》：出汧縣蒲谷鄉弦中谷，卽此水也。又，公詩有「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句，可證。諸刻本以此句作「汧流」，顯誤，自應以外集本汧流爲是。 豐豐渡千家。【合註】《禮記·禮器》：天時雨澤，君子達豐豐焉。不見【六】雙池水，長漂十里花。

荷葉

田田抗朝陽，【合註】《古樂府》：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節節卧春水。【合註】《續博物志》：藕生應月，閏月益一節。顧況詩：藕泥封藕節。晉《俳歌》云：節節爲雙。平鋪亂萍葉，屢動報魚子【六】。【合註】謝朓詩：魚戲新荷動。丘遲詩：荇亂新魚戲。

魚

湖上移魚子，初生不畏人。【詰案】此種極細微處，他人不留意，公必搜索出之，着落到地，自成妙文。自從識
鈎餌，欲見更無因。【詰案】紀昀曰：《列子》狎鷗事化出。

牡丹

花好長患稀，花多信佳否。未有四十枝，枝枝大如斗。【公自註】牡丹花〔七〇〕有四十餘枝。【合註】《古
樂府·焦仲卿妻詩》：枝枝相覆蓋。

桃花

爭開〔七二〕不待葉，密綴欲無條。【詰案】十字自是桃花，與梅花有別。傍沼人窺鑑，驚魚水濺橋。【合
註】暗用「人面桃花」及「三月桃花水」意。

李

不及梨英軟，應慚梅萼紅。【詰案】此二句，與前《桃花》詩，同一手法。西園有千葉，淡佇〔七三〕更纖穠。
【公自註】城西有千葉李，若茶蘼〔七三〕。

杏

開花送餘寒，結子及新火。【合註】《周禮註》：夏取棗杏之火。關中幸無梅，【公自註】關中地不生梅。【查

註〕宋《中興四朝志》：潘岳以爲秦在隴、函二關之間，是爲關中，然鳳州之散關、隴西之隴關、商州之武關、原州之蕭關、藍田之曉關，其名皆先秦而出，則凡地在四關之內，皆當繫關以爲名也。汝強充鼎和。【誥案】紀昀曰：寄托兀傲。

梨

霜降紅梨熟，〔查註〕杜子美《冬日洛城謁玄元皇帝廟》詩：紅梨迴得霜。柔柯已不勝。未嘗蠲夏渴，長見助春冰。【誥案】梨性冷利，陶弘景謂之快果，此猶助春冰之意也。

棗

居人幾番老，棗樹未成槎。汝長才堪軸，〔合註〕白樂天《杏園中棗樹》詩：君求悅目艷，不敢爭桃李。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吾歸已及瓜。〔公自註〕棗樹至難長。〔王註〕《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櫻桃

獨遶櫻桃樹，酒醒喉肺乾。莫除枝上露，從向口中溥。【誥案】公《橄欖》詩：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或言崖蜜，卽櫻桃也。而辯者以爲非是。

石榴

風流意不盡，獨自送殘芳。色作裙腰染，〔合註〕梁元帝詩：芙蓉爲帶石榴裙。名隨酒盞狂。〔公自註〕酒名有石榴〔註〕。〔合註〕梁簡文帝詩：蠶杯石榴酒。

樗

自昔爲神樹，〔合註〕魏志·邴原傳註：原嘗行，得遺錢以繫樹枝。而繫錢者愈多，謂之神樹。原乃辨之，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空聞蜩鳴鳴。〔合註〕詩箋：蜩，蟪也；鳴，伯勞也。社公煩見輟，〔合註〕後漢書·費長房傳：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爲爾致羊羹。〔公自註〕樗，舊爲土地廟所蔽，余始遷廟牆北。〔合註〕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羊羹不徧。

槐

采擷殊未厭，〔馮註〕抱朴子：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忽然已成陰。〔馮註〕左太冲《魏都賦》：槐以蔭塗。蟬鳴看不見，鶴立赴還深。〔公自註〕上有野鶴三四。

檜〔七〕

強致南山樹，來經渭水灘。〔誥案〕此二句，謂檜自終南移至，非使檜事實也。各本以此詩爲松，查註以爲檜，究應以後詩詠松爲當。合觀二作，則查說爲可信矣。生成未有意，鴉鵲莫相干。〔誥案〕柏葉松身爲檜。公《石經院》詩：天矯庭中檜，枯枝鵲踏消。與此詩意正同。

松〔七六〕

依依古松子〔七五〕，鬱鬱綠毛身。〔合註〕《太平御覽》引《列仙傳》：偃佺好食松實，體生毛。每長須成節，〔合註〕《格物總論》曰：松樹磔柯多節。又袁宏《松》詩云：森森千丈松，磊砢非一節。明年漸庇人。

柳

今年手自我，問我何年去？他年我復來，搖落傷人意〔七八〕。〔馮註〕《世說》：桓溫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歎曰：「物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眞興寺閣禱雨

【誥案】公從宋選禱雨作也。查註、合註均指張琥，誤甚。已刪。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下卷癸卯，亦誤。今改編於此。〔案〕總案云：詩有「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杯清」句，明言宋選禱雨，而往取湫水也。本集既有代宋選《乞封太白山神狀》及《太白山神記》可考，應編詩七年三月。

太守親從千騎禱，〔馮註〕《隋書·禮儀志》：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干寶《搜神記》：諒輔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太守內省責己，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若至日中無雨〔七九〕，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自環，將自焚焉。至禹中時，雷雨大作，一郡霑潤。神翁遠借一杯清。〔誥案〕神翁，太白山神也。時方往取湫水，故云遠借一杯也。

雲陰黯黯將噓遍，雨意昏昏欲醞成。已覺微風吹袂冷，不堪殘日傍山明。【詰案】以上二聯，謂秋水將至，雨未下而天色慘變也。並詳案中。今年秋熟君知否，應向江南飽食稞。【馮註】釋名：稞，稞米也，稻不黏者。

撻雲篇 并引

〔查註〕《莊子·至樂篇》：撻蓬而指之。註：音搥。揚子《方言》：撻，取也，南楚曰撻，音蹇。【詰案】此詩乃公與宋選迎湫水時作。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列入八年癸卯，誤甚。今改編。

余自城中還道中，【詰案】公初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因禱真興寺閣，入城。至是，禱畢，又復出城，故云「自城中還道中」也。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以手掇開，籠收其中。歸家，雲盈籠，開而放之，作《撻雲篇》〔10〕。

物役會有時，星言從高駕〔八〕。【馮註】《詩·鄘風·定之方中》：星言夙駕，稅于桑田。【合註】王僧達詩：君子聳高駕。道逢南山雲，【馮註】《禮記·孔子閒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釋名》：雲猶云，云，衆盛意也。歛吸如電過。【合註】謝朓《高松賦》：卷風飄之歛吸。竟誰使令之，袞袞從空下。龍移相排撻，【馮註】撻，子達切。韓退之《雪》詩：崩騰相排撻，龍鳳交橫飛。注：排撻，密撻也。鳳舞〔八〕或頽亞。散爲東郊霧，【馮註】《後漢書》：河南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凍作枯樹稼。【馮註】《韻註》：木稼，一曰木介，亦

曰樹稼。《春秋·成公十六年》：「兩木冰。」即此。師古注曰：「氣著樹木，結爲冰也。」或飛人吾車，偪仄礙肘。跨〔八三〕。〔馮註〕杜子美詩有「偪仄行」。搏取〔八四〕置笥中，提攜返茅舍。〔合註〕《蜀志·秦宓傳》：「卧在茅舍。」開緘乃放之〔八五〕。〔合註〕謝惠連詩：「幽緘待君開。」掣去仍變化〔八六〕。〔馮註〕《謝氏詩源》：「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處不必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家啓視，皆有雲氣，白如綿，自囊而出。」雲兮汝歸山，無使〔八七〕達官怕。〔馮註〕唐諺語：「木若稼，達官怕。」〔合註〕見《舊唐書·讓皇帝憲傳》。又，《穀梁傳註》：「木介，甲冑兵之象〔八八〕。」

讀《開元天寶》遺事》三首

【誥案】唐王仁裕撰《開元天寶遺事》，而查註以爲漢人。合註從誤。此三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其一

姚、宋亡來事事生〔九〇〕。〔馮註〕姚、宋、姚崇、宋璟也。元微之《連昌宮詞》：「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一官銖重萬人輕。朔方老將風流在，不取西蕃石堡城。〔查註〕《舊唐書·王忠嗣傳》：「玄宗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之畧。忠嗣奏云：『石堡險固，若頓兵堅城之下，恐所得不如所失。玄宗不快。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僂俛而從。及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故無功，因徵入朝，以哥舒翰代之。其後翰大舉兵，拔之，死者大半，竟如忠嗣之言。』《吐蕃傳》：「吐蕃陷石堡城。天寶初，令皇甫惟明、王忠嗣爲隴右節度，不能克。七載，哥舒翰攻而拔之，改石堡城爲神武軍。」

其二

潭裏舟船〔九二〕百倍多，〔查註〕《舊唐書·韋堅傳》：天寶元年，擢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擁渭水作輿城堰。於長樂坡下、漕水之上架苑牆，東面有望春樓，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廣陵銅器越溪羅。〔馮註〕《通鑑》：天寶二年三月，上幸望春樓觀新潭。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以謁之，紅袖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集。四月，加堅左散騎常侍，名其潭曰廣運。〔查註〕《舊唐書·韋堅傳》：作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於潭側，皆署牌表之。若廣陵郡船，卽堆積廣陵所出錦、鏡、銅器、海味，會稽郡船，卽銅器、羅、吳綾、絳紗。凡數十郡。三郎官爵如泥土，〔查註〕《嬾真子錄》：嘗記開元中有劉朝霞獻俳文於明皇，云：遮莫你古來五帝，怎如我今代三郎。按，明皇兄弟六人，其一早亡，寧王、薛王，兄也，申王、岐王，弟也，故稱三郎。〔合註〕見《開天傳信記》。爭唱《弘農得寶歌》。〔查註〕《舊唐書·韋堅傳》：先是人間戲唱歌詞曰：得體紇那也，紇囊得體耶？潭裏舟船鬧，揚州銅器多。三郎當殿坐，看唱《得體歌》。至開元二十九年，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云：有寶符在陝州桃林縣尹喜宅。發中使求得之，改桃林縣爲靈寶。及潭成，縣尉崔成甫，翻出此詞，使婦人唱之，言：得寶弘農野，弘農得寶耶。云云。鄭榮《開天傳信記》：上於弘農得寶符，白石篆文，成乘字。識者云：乘者，四十八年，得寶之年。遂改天寶也。又案，得體「體」字，《舊唐書》註云，都董切。此體字之本音也。

其三

琵琶絃急袞梁州〔九三〕，〔查註〕《開天傳信記》：西涼州新製曲曰《涼州》。鄭處晦《明皇雜錄》：上歸自蜀，乘月登樓，

命歌《涼州》，即貴妃所製。程大昌《演繁露》：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要》曰：自晉播遷內地，古樂遂分散不存，苻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及宋武定關中，收之人於江南。隋平陳，獲之，文帝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後遂譌爲梁州。洪邁《容齋隨筆》：涼州，今轉爲梁州。《樂府詩集》：涼州歌，序亦稱梁州曲。《分門古今類事》：唐天寶中，樂府皆以邊地爲名，如《涼州》、《甘州》是也。《蔡寬夫詩話》：教坊大曲，猶是唐本，而弦索守之尤嚴。故言涼州者謂之護索，取其音節雄繁也。唐起，樂皆以絲聲，而竹聲次之。羯鼓聲高舞臂轉。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馮註〕《太真外傳》：八姨爲秦國夫人，上《羯鼓曲》，罷。上戲曰：「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查註〕《御覽》云：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

卷三校勘記

- 〔一〕鄭州西門 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引《東京夢華錄》等書，謂汴京西城有新鄭門，俗呼鄭門，以其通往鄭州。沈謂查「以鄭州滎陽郡解之，非是」。按，集註目錄「鄭州西門」卽作「鄭門」。
- 〔二〕但見 集甲、集註、類本作「惟見」。
- 〔三〕童僕 集甲作「僮僕」。
- 〔四〕嘗有夜雨對牀 類丙「嘗有」作「常有」。「夜雨對牀」，原作「夜牀對雨」，今從集甲、類丙。
- 〔五〕往歲馬死 類丙作「往日死馬」。
- 〔六〕次韻劉京兆 集甲韻後有「和」字。
- 〔七〕古苑 集甲、集註、類本作「故苑」。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五劉敞、蘇軾詩石刻，亦作「故苑」。

- 〔一八〕忽從 劉敞、蘇軾詩石刻作「盡從」。集甲作「盡從」。
- 〔一九〕斑斑 集甲、集註、類本作「班班」。
- 〔二〇〕保河關 劉敞、蘇軾詩石刻作「愛河關」。
- 〔二一〕餘多 集註、類本無「多」字。
- 〔二二〕周公作嘉禾 「禾」後原有「稂莠」二字，乃涉註文而誤衍，今刪。
- 〔二三〕北伏 類本作「北伐」。
- 〔二四〕遭擊剖 集註、類本作「隨擊培」。「剖」原作「培」，今從集甲。
- 〔二五〕天工 集甲作「天公」。
- 〔二六〕又秦嗣王云云 用明抄《廣川書跋》校過。
- 〔二七〕將安以 集註、類本作「將奚以」。
- 〔二八〕變化 集註、類乙作「變作」，類甲作「變如」。
- 〔二九〕里婦 集甲、集註、類本作「俚婦」。
- 〔三〇〕與詰 集甲作「與結」。
- 〔三一〕清如藍 集甲、集註、類本作「綠如藍」。
- 〔三二〕隨波 集甲作「隨坡」。
- 〔三三〕湖所貪 何焯校（以下簡稱何校）：「貪」疑作「噉」。
- 〔三四〕龜與魚 集註、類甲、類丙作「魚與龜」，類乙作「龍與龜」。

- 〔三五〕意所耽 集註、類甲、類乙作「意所耽」。
- 〔三六〕醉後談 集註、類本作「醉復談」。
- 〔三七〕還倒載 集註、類本作「仍倒載」。
- 〔三八〕集甲原註音譜 「集甲原註」四字原缺，今補。
- 〔三九〕身強 類丁作「身長」。
- 〔四〇〕兼竹淨 集註、類甲、類乙作「兼竹靜」。
- 〔四一〕南浦 集甲、集註作「南圃」。
- 〔四二〕園囿 集甲、集註、類本作「園圃」。何校同。
- 〔四三〕城中 集註、類甲、類乙作「城西」。
- 〔四四〕徇公意 「徇」原作「殉」。今從集甲。
- 〔四五〕除日見寄 外集「除」字前有「辛丑」二字。
- 〔四六〕薄宦 類本、七集作「薄官」。
- 〔四七〕雖有酒 外集作「須有酒」。
- 〔四八〕聲名籍 外集作「聲籍籍」。
- 〔四九〕不見 外集作「石火」。
- 〔五〇〕子意遠可射 類本「子」作「予」，外集「可」作「相」。
- 〔五一〕一月 外集作「一日」。

- 〔四二〕分池綠 外集作「分池淥」。
- 〔四三〕枯柳 合註謂「柳」一作「樹」。
- 〔四四〕尋山 集甲、集註、類本作「循山」。
- 〔四五〕武城 類本作「武成」。
- 〔四六〕董卓城其城 原無「其城」二字，據集甲補。
- 〔四七〕是日晚 類乙作「是日曉」。
- 〔四八〕清秋鎮 類乙、類丙作「清湫鎮」。
- 〔四九〕雷雨 集註作「雷吼」。
- 〔五〇〕登仙 集註、類本作「登山」。
- 〔五一〕御風 集甲作「馭風」。
- 〔五二〕似蜉蝣 類乙作「以蜉蝣」。
- 〔五三〕集甲原註谷音浴 「集甲原註」四字，原作「王註」，今校改。
- 〔五四〕攙似槩 集甲、類丙作「巉似槩」。
- 〔五五〕澹如油 集甲、類丙作「淡如油」。
- 〔五六〕太平宮 原作「太平觀」，據集甲、集註、類本改。卷四有《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詩。
- 〔五七〕二瓶 集註、類本作「一瓶」。
- 〔五八〕時方冬 「時」字據集甲、集註、類本加。

〔五九〕翠幃 集甲作「翠障」。

〔六〇〕澹孤燈 集甲、類丙作「淡孤燈」。

〔六一〕立老子廟於觀南晉惠始修此廟 集甲、集註、類本「立」前有「始」字，「此廟」作「此觀」。

〔六二〕幽人 集甲、集註作「遊人」。何校同。

〔六三〕就安眠 類乙作「從安眠」。

〔六四〕次韻子由岐下詩 類本題作：「和子由岐下二十一韻。」七集無總題，缺《北亭》、《橫池》二韻。外集題作：「次韻子由賦予岐下廡宇池亭，」缺《魚》一韻。

〔六五〕三池皆引汧水 原無「三池」二字，據類丙補。

〔六六〕擁吾堂 外集作「壅吾堂」。

〔六七〕浮萍 七集作「青紅」。

〔六八〕不見 外集作「不謂」。

〔六九〕報魚子 外集作「見魚子」。

〔七〇〕牡丹花 外集作「此花」。

〔七一〕爭開 外集作「爭多」。

〔七二〕淡佇 外集作「淡綴」。

〔七三〕若茶蘼 類本作「如茶蘼」。

〔七四〕有石榴 類丙、外集作「有榴花」。

〔七五〕檜 類本作「松」。

〔七六〕松 類本作「檜」。

〔七七〕古松子 類本、外集作「古仙子」。

〔七八〕傷人意 類本、外集作「傷人思」。

〔七九〕若至日中無雨 原爲「日無效今」四字，難通，今據清刊本《搜神記》校改。

〔八〇〕余自城中云云 七集以此引爲題。外集「山中」無「中」字，「撥開」作「撥開」。

〔八一〕從高駕 外集作「促高駕」。

〔八二〕鳳舞 外集作「風舞」。

〔八三〕礙肘胯 七集作「入肘胯」。

〔八四〕搏取 外集作「搏收」。

〔八五〕乃放之 七集作「仍放之」。

〔八六〕仍變化 外集作「任變化」。

〔八七〕無使 外集作「勿使」。

〔八八〕木介甲冑兵之象 「木」前，原有「五行傳曰」四字。查《穀梁傳》原註，無此四字。《漢書·五行志》

所引《五行傳》亦無「木介」云云；其《五行傳說》中之文字，亦與「木介」云云有異。刪去「五行傳

曰」四字。

〔八九〕開元天寶 類本無「天寶」二字。

〔九〇〕事事生 類本、外集作「事事新」，七集作「事事興」。

〔九一〕舟船 此處，類丙、外集作「春船」，類乙作「船車」，類丁作「車船」。

〔九二〕衰梁州 類甲、類乙作「輓梁州」。

蘇軾詩集卷四

古今體詩四十六首

【誥案】起嘉祐七年壬寅，在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任，八年癸卯，以覃恩遷大理寺寺丞，至十二月作。《宋史·職官志》：大理寺寺丞，正八品。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一〕

〔查註〕石刻題云：壬寅重九，以不與府會，故獨遊至此，有懷舍弟子由。《鳳翔府志》：普門寺，在東門外，唐建，金大定六年重修。【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花開酒美盍言歸〔二〕，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馮註〕杜子美《恨別》詩：憶弟看雲白日眠。望鄉心與雁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馮註〕杜子美《九日崔氏藍田莊》詩：明年此會知誰健。昨日追歡意正違〔三〕。〔合註〕韓退之詩：追歡罄縹緲。不問〔四〕秋風強吹帽，〔馮註〕杜子美《九日崔氏藍田莊》詩：羞將短髮還吹帽。《晉書》：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溫宴龍山，僚佐畢集，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秦人〔五〕不笑楚人譏。【誥案】後倅杭，亦有《重九不預府會》詩。查註指此詩爲不堪者，以陳公弼事誣之也。

太白詞〔六〕并敘

〔查註〕《舊唐書》：天寶八年，太白山人李渾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玉版石紀聖皇福壽之符。命
中丞王珙往求，獲之。因御勤政樓大赦，封太白山神爲神應公。柳宗元《祠堂碑序》：雍州西南，
界於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其人以爲神，故歲水旱則禱之。本集《乞封太白山神狀》：伏見
當府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探之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
試加禱請，必獲響應。既至之日，油雲蔚興，化爲大雨，鬼神雖幽，報答甚著。〔合註〕山在郿縣。
此文，先生代太守宋選作也。本朝乾隆三十九年，勅封昭靈普潤太白山之神，因山頂有三池，
禱雨取水，屢著靈應也。【詰案】此詞施編不載，王註、七集本有之，查註從全集補編。

岐下頻年大旱，禱於太白山輒應，故作《迎送神辭》一篇五章。【詰案】此五章，從《有騷》化出，曉
嵐謂訪漢《郊祀》諸歌之作。

其一

雷闐闐，〔合註〕《楚辭·九歌》：雷填填兮雨冥冥。宋玉《九辨》：屬雷師之闐闐。山晝晦。風振野，神將駕。
載雲罕，〔合註〕漢司馬相如《上林賦》：載雲罕。從玉虬。旱既甚，歷往救，〔合註〕救字，讀平聲。道阻
修兮。

其二

旌旂翻，疑有無。日慘變，神在塗。飛赤篆，訴閭闔。走陰符〔七〕，行羽檄，萬靈集兮。〔合註〕
陰符，見《戰國策》。《漢書·高帝紀》：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史記·封禪書》：皇帝接萬靈明廷。

其三

風爲幄，雲爲蓋。滿堂爛，〔合註〕《楚辭·九歌》：滿堂兮美人。又：爛昭昭兮未央。神既至。紛醉飽，錫
以雨。百川溢，施溝渠，〔合註〕《字典》引《正韻》：渠，又白許切，音巨。先生此詞，亦作上聲讀也。歌且
舞兮。

其四

騎裔裔，〔合註〕宋玉《神女賦》：步裔裔兮曜殿堂。車斑斑〔八〕。鼓簫悲，神欲還。轟振凱，〔合註〕《左
傳·僖公二十八年》：振旅愷以人於晉。隱林谷。執妖厲，歸獻馘，千里肅兮。

其五

神之來，悵何晚。山重複，路幽遠。〔合註〕顏延年詩：河山信重複。《莊子·山木篇》：彼其道幽遠而無人。
神之去，飄莫追。德未報，民之思，永萬祀兮。〔合註〕《參同契》：衆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象，
夢寐感慨之。祀字作平聲讀。《字典》云：叶詳茲切。先生此詞，亦押平聲也。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弟二首〔九〕

其一

岐陽九月天微雪，〔王註次公曰〕岐陽，卽鳳翔府也。〔查註〕元和郡縣志：岐陽縣，漢杜陽地，唐貞觀七年割扶風、岐山二縣置，以在岐山之南也。〔文獻通考〕秦內史地，漢爲右扶風，後魏置岐山，西魏改爲岐陽郡，唐鳳翔府。已作蕭條歲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王註〕韓退之詩：陰風攪短日。〔合註〕樂府·子夜歌：萬結砧杵勞。冷官無事屋廬深。〔王註〕杜子美醉時歌：廣文先生官獨冷。〔誥案〕詩用冷官，不必定廣文也。師註引治平元年公兼府學教授事，誤。已刪。紀昀曰：屋廬深三字傳神。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王註〕杜子美詩：白髮不勝簪。近買貂裘堪出塞，〔王註次公曰〕貂裘，蘇季子之裘也。見史記。忽思乘傳問西琛。〔王註〕詩·魯頌·泮水：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其二

江上同舟詩滿篋，〔王註次公曰〕言昔與子由趨京師，泛舟而往也。詩滿篋，則今所傳南行集是已。〔誥案〕趙次公生當宋時，而云今所傳南行集，是當日南行集，別有傳本，卽不人正集之證。誥以刪詩斷自辛丑立案，雖本施註，實參用此條。如專主施編，則此案不可立也。但原書具在，而王本有載有不載，或以之人註，皆不可解也。鄭西分馬涕垂膺。〔王註次公曰〕此則前所謂別於鄭州西門之外也。未成報國慚書劍，〔王註次公曰〕昔鄭生攻書，學劍兩不

成。豈不懷歸畏友朋。〔王註〕詩·小雅·出車：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又，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詩云，豈不懷歸，畏此友朋。註：逸詩也。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遙知讀易東窗下，〔王註次公曰〕先生與子由之於易，蓋家學也。〔查註〕蘇籀雙溪集載子由言：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以觀其辭，皆迎刃而解。又云：作易傳，未完，命二子述其志。初，二公少年，皆爲易說，既而東坡成書，公乃送所解與坡，今蒙卦獨是公解。籀，子由之孫也。車馬敲門定不膺。〔詰案〕膺有平、去二音。說文以言對也。類篇：答言也。韻會：通作應。李密陳情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

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口占

〔查註〕二曲：韋曲、杜曲也。〔詰案〕李庠，字彭年。時監太平宮。又，烏臺詩案：有李庠者，別一人，時彭年已故矣。

霜乾木落愛秦川，興發身輕逐鳥翩。貪看暮山忘遠近，強陪歸客更留連。〔二〕。貂裘犯雪觀形勝，〔合註〕貂裘，見微雪懷子由詩。〔詰案〕此即貂裘出塞之意，使查註已編此詩入集，曉嵐必又謂與上官不合之詞矣。駿馬隨鷹搏野鮮。〔三〕。爲問南溪李夫子，壯心應未逐流年。〔詰案〕公後與監承事書云：舊與李庠彭年一詩，彭年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多慷慨。所指彭年淚下，即「爲問」一聯也。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王註次公曰〕子由除商州推官，而知制誥王介甫猶不肯撰辭，告未卽下，故先生自去年十一月，

先赴鳳翔，至今年秋，子由方告下，而以傍無侍子，乃奏乞養親三年，此所以得告而不赴也。〔查註〕《十道志》：商州上洛郡，禹貢梁州之域，周豫州境，漢武置上洛縣於此。《輿地廣記》：商州，商契始封於此，秦內史地，西魏置洛州，後周改商州。《九域志》：屬永興路古商國，秦商君之邑，張儀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賂楚，卽此。【詰案】是時，子由爲宰執兩制躡錯之甚。自其年少釋褐，又舉直言，一鼓足氣，至是消磨盡矣。公既憐之痛之，又欲解之勉之。讀此三詩，真乃可歌可泣，非深知其故不可得其情也。曉嵐多以較館後進試帖法繩此集，而其中茫如，又惡足以語此哉。

其一

病中聞汝免來商，旅雁何時更著行。〔王註次公曰〕商州，雖屬山南西道，而在鳳翔之東南。子由若赴商州，可以至鳳翔，今既不然，是爲羈旅之雁，不着行矣。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多暇真良計，〔合註〕《魏志·曹仁傳》：非良計也。從宦無功漫去鄉。〔合註〕沈休文詩：從宦非宦侶。惟有王城最堪隱，〔王註次公曰〕王城堪隱，言子由尚在京師也。萬人如海一身藏。【詰案】凡從無賴中尋出好處，必要完出證據，於虛中占實步，此其天性生成，落筆處所在皆是也。

其二

近從章子聞渠說，〔公自註〕章子惇也。〔查註〕《宋史》：章惇，字子厚，浦城人。舉進士甲科，初調商洛令。曾慥《高

齋漫錄：子瞻任鳳翔節度判官，章子厚爲商令，二人相得甚歡。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慚直道。〔王註續曰〕說客，指言張儀。《戰國策》：張儀說楚絕齊，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果絕齊求地。儀曰：「止聞六里，未聞六百里。」〔次公曰〕直道以言子由之正直，當爲儀之所慚也。逋翁久沒厭凡才。〔王註援曰〕逋翁，四皓也。避秦，隱於商山。〔任曰〕白樂天詩：漢容黃綺爲逋客。〔次公曰〕李商隱《商於》詩云：割地張儀詐，謀身綺季長。亦言此也。夷音僅可通名姓，〔王註堯卿曰〕商山之人，語如夷人。瘦俗無由辨頭顛。〔王註任曰〕商人多瘦。〔邵註〕歐陽公《汝嬾》詩：無由辨肩頸。《答策》：不堪宜落此，〔查註〕《樂城集》：策畧云：今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官中無益之用，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無有。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而又內自爲一阱，以耗其所遺餘，恐以此獲謗，而民心不歸也。《穎濱遺老傳》：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上書求免亦何哉。〔王註次公曰〕按《穎濱遺老傳》云：轍年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因所問，極言得失。《策》人，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推官。

其三

辭官不出意誰知，敢向清時怨位卑。〔合註〕李陵《答蘇武書》：策名清時。萬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人霜髭。〔三〕。〔合註〕王筠《東南射山》詩：握髓駐流年。〔語案〕凡此等句，皆說得傷筋動骨，但看去不覺耳。策曾忤世。〔四〕人嫌汝，《易》：可忘憂家有師。〔王註師曰〕老蘇有《易傳》。此外知心更誰是，〔王註〕韓退之

《別知賦》云：惟知心而難得。《堯卿曰》禪月師貫休詩：此心能有幾人知。夢魂相覓苦參差。《王註》《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劉禹錫詩：夢尋歸路多參差。

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

〔查註〕《元和郡縣志》：號縣在鳳翔府北三十里，古號國，周文王弟號叔所封。趙薦，字賓卿，臨邛人。皇祐三年鄭獬榜登第。〔合註〕考後《七月二十四日》……詩，王註堯卿云：薦字賓興。皇祐三年鄭獬榜及第，臨邛人。

經旬卧齋閣，終日親劑和〔一五〕。〔合註〕《漢書·藝文志》：醫經者，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註：齊，才詣反；和，平卧反。不知雪已深，但覺寒無那〔一六〕。飄蕭窗紙鳴〔一七〕，〔王註〕杜子美《義鵠》詩：飄蕭覺素髮。堆壓簷板墮。〔公自註〕關中皆以板爲簷。風颯助凝冽，〔合註〕陳子昂詩：豈不厭凝冽。幃幔困掀簸〔一八〕。惟思近醇醲，〔王註〕《文選》左思《魏都賦》：著馴風之醇醲。註云：以酒之醲喻政厚。未敢窺璨瑳。〔王註次公曰〕璨瑳，以玉比雪之明也。何時反炎赫，〔王註〕韓退之《謝鄭羣贈簞》詩云：却願天日恆炎曦。又先生《薪簞》詩云：皇天何時反炎燠。〔合註〕李太白詩：炎赫五月中。却欲躬白磨。〔王註次公曰〕《後漢書·馮衍傳》：馮衍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以言勞則體中生熱也。誰云〔一九〕坐無氈，〔王註〕杜子美《贈鄭虔》詩：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尚有裘充貨。〔王註〕《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慙，以所著鸕鶿裘就市人楊昌貫酒，

與文君爲歡。西鄰歌吹發，促席寒威挫。崩騰踏成逕，繚繞飛入座。人歡瓦先融，〔王註〕韓退之詩：坐暖銷那怪。又，唐章孝標《雪》詩：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又，歐陽永叔詩：喜氣銷殘雪。飲雋瓶屢卧。 〔王註〕《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伯瑕曰：「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註：言投壺中不足爲雋異。歐陽永叔詩：不覺長瓶卧牆曲。〔合註〕《能改齋漫錄》又引註云：張籍詩：酒盡卧空瓶。〔誥案〕紀昀曰：自「西隣」句下至此，忽生一波，便筆有起伏，不至直瀉。此於無頓挫處作頓挫，不必真有其事也。嗟予獨愁寂，〔合註〕杜子美《歸雁》詩：愁寂故山薇。空室自困珂。〔合註〕《說文》：珂，坎珂也。欲爲後日賞，恐被遊塵涴。〔王註〕韓退之詩：勿使塵泥涴。寒更報新霽，皎月〔三〕懸半破。〔王註〕韓退之詩：新月憐半破。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查註〕按杜子美《哭李尚書之芳》云：詩家秀句傳。何當暴雪霜，庶以躡郊、賀。〔王註續曰〕孟郊、李賀也。〔誥案〕紀昀曰：語自峭拔。

歲晚相與饋問，爲饋歲；酒食相邀，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眠，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余官於岐下，歲暮思歸而不可得，故爲此三詩以寄子由〔三〕

〔合註〕先生此數語，本於周處《風土記》。《樂城集》·守歲詩有「於菟絕繩去」句。自註：是歲壬寅。〔誥案〕紀昀曰：三首俱謹嚴有法。

饋 歲

農功各已收，〔王註〕《左傳》：襄公十七年：妨於農收。歲事得相佐。〔王註〕《詩》·商頌·殷武：歲事來辟。

左傳·襄公十四年：以相輔佐。爲歡恐無及〔三〕，假物不論貨。山川隨出產，貧富稱小大。〔王註〕大，唐佐反。杜子美《天狗賦》云：不愛力以許人兮，能絕甘以爲大。真盤巨鯉橫，發籠雙兔卧。〔集甲原註〕籠，去聲〔三〕。富人事華靡，綵繡光翻座。貧者愧不能，〔王註〕王符《潛夫論·浮侈篇》：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微摯出春磨。〔王註次公曰〕微摯，微渺之操摯也。在《官韻註》。摯，訓握持，蓋《周禮·秋官》各以其貴寶爲摯是已。〔查註〕摯與贊同，《曲禮》作「摯」。官居故人少，里巷佳節過。亦欲舉鄉風，〔查註〕梁何遜《入東經諸暨下浙江作》詩：鄉鄉自風俗，處處皆城市。獨唱無人和。〔誥案〕紀昀曰：查初白謂歸思自在言外。

別歲

【誥案】紀昀曰：此首氣息特古。

故人適千里，臨別尚遲遲。〔王註〕《莊子·逍遙游篇》：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人行猶可復，歲行那可追。問歲安所之，遠在天一涯。〔王註〕《文選·古詩》：各在天一涯。已逐東流水，赴海歸無時。〔王註〕白居易詩：去復去兮，如長河東流赴海無回波。《古樂府》：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李太白《將進酒》詩：黃河之水天上來，東流到海不復回。又：東流不作西歸水。東鄰酒初熟，西舍歲亦肥。〔合註〕李白《江夏行》：東家西舍同時發。且爲一日歡，〔王註〕《列子·楊朱篇》：舜、禹、周、孔，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謝靈運詩：且盡一日娛。韓退之詩：無念百年，聊樂一日。慰此窮年悲。〔王註〕《淮南子》：木葉落，長年悲。〔合註〕《莊子·寓言篇》：所以窮年。勿嗟舊歲別，行與新歲辭。去去勿回顧，〔合註〕《文選》曹植《雜詩》：去去莫復道。還

君老與衰。

守歲

【誥案】全幅矯健，此爲三詩之冠。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查註〕李商隱《樊南甲集》：赴壑而一去無返。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况欲繫其尾，〔王註〕《晉書·賈后傳》：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雖勤知奈何。兒童強不睡，相守夜譚譚。〔三〕。晨鷄且勿唱，更鼓畏添過。〔合註〕《後漢書·禰衡傳註》：槌及過，並擊鼓杖也。坐久燈燼落，〔合註〕鄭谷《寄膳部李郎中》詩：靜燈微落盡。起看北斗斜。【誥案】紀昀曰：十字真景。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王註〕子仁曰：白樂天詩：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

和子由踏青

〔王註〕次公曰：子由《踏青詩》敘云：眉之東門十數里，有山曰藝頤，山上有亭樹松竹，山下臨大江。每正月人日，士女相與遊嬉飲酒於其上，謂之踏青也。〔合註〕子由詩、敘，《樂城集》皆不載。〔查註〕陸放翁詩云：只怪今朝空巷出，使君人日宴藝頤。眉之故事也。李綽《歲時記》：上巳日，都人於曲江禊飲，踏青草，曰踏青。劉禹錫《竹枝詞》：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則踏青之俗，所在皆然，不獨眉州也。【誥案】自此首起以下，嘉祐八年癸卯作。

東風〔三〕陌上驚微塵，遊人初樂歲華新。【誥案】《樂城集》題作《記歲首鄉俗二首》，故詩從歲首起，此意并該

後篇也。人閑正好路傍飲，麥短未怕遊車輪。城中居人厭城郭，喧闐曉出空四鄰。歌鼓驚山草木動，簞瓢散野鳥爲馴。何人聚衆稱道人，〔合註〕〔智度論〕：得道者名曰道人。遮道賣符色怒嗔〔三六〕。宜蠶使汝繭如甕，〔王註堯卿曰〕〔太平廣記〕：園客者，濟陰人。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焉。至蠶出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得繭百二十頭。繭大如甕，每一繭練六七日乃盡，練訖俱去。宜畜使汝羊如麕。〔王註次公曰〕〔爾雅〕：麕，大羊。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興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數百斤，試令四求，今者各得一枚。豈〔爾雅〕所謂麕者乎。麕與麕皆從鹿，挨傍押韻。路人未必信此語，強爲買服禳新春。道人得錢徑沽酒，醉倒自謂吾符神。〔王註十朋曰〕按趙抃〔成都古今記〕：三月三日，太守出北門，宴學射山。蓋張伯子以是日上升，卽此地也。男覲女巫會於此，寫符篆以鬻人，云，宜田蠶，辟災疫。佩者戴者，信以爲然。〔誥案〕詩和〔歲首鄉俗〕，故有〔歲華新〕、〔禳新春〕二句，如賣符事，不必定三月三日也。凡註家引此類，不加按語，找截乾淨，皆非是。曉嵐謂首尾兩截，渺不相屬，不喻其故，卽又不知看到何處去矣。

和子由蠶市

〔誥案〕〔樂城集〕原題〔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一曰〔踏青〕，二曰〔蠶市〕。其蠶市，亦正月人日事也。王註引子由詩〔眉之二月望日鬻蠶器〕，與原題歲首不合。考〔樂城集〕亦無此〔絃〕。今刪去，餘詳卷二十一〔點燈會客〕詩註中。

蜀人衣食常苦艱，蜀人遊樂不知還。千人耕種萬人食，〔王註師民瞻曰〕後漢王符〔潛夫論〕：浮侈篇

云：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一以奉百，孰能供之？〔合註〕《前漢·賈誼傳》：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一年辛苦一春閑。閑時尚以蠶爲市，共忘辛苦逐欣歡。去年霜降斫秋荻，今年箔積如連山。〔查註〕《詩·幽風·七月》：八月萑葦。註：曲簿，卽箔也。破瓢爲輪土爲釜，爭買不啻〔三七〕金與紈。〔王註次公曰〕狄箔，乃薦蠶之具；瓢輪、土釜，乃繰絲之物。爭買三者，以急於用，所以甚於金紈也。憶昔與子皆童卯，〔王註次公曰〕卯音慣，束髮之貌。《詩·齊風·甫田》：總角卯兮。年年廢書走市觀。〔王註〕《史記》：太史公曰：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市人爭誇鬪巧智〔三八〕，野人啞啞遭欺謾。〔王註〕韓退之詩：厥罪在欺謾。〔合註〕欺謾字，屢見《漢書》。詩來使我感舊事，不悲去國悲流年。〔王註〕杜子美《久客》詩：去國悲王粲。〔詰案〕「悲流年」句結到歲首，與前篇起句相合。當如《樂城集》於前列總題云：和子由記歲首鄉俗二首。則此意自見。

客位假寐

〔公自註〕因謁鳳翔府守陳公弼〔三九〕。〔詰案〕此詩僅係解嘲之作，蓋同僚有愠色者，故以是爲戲耳。查註、合註務坐實以陳慥不共履戴之讎，於詩有益乎，於註有益乎？

謁人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合註〕王僧孺書：布葉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王註〕《莊子·齊物論篇》：今者吾喪我。〔合註〕《莊子·田子方篇》：雖忘乎故吾。同僚不解事，〔合註〕杜子美《彭衙行》：小兒強解事。愠色見髻髮。〔詰案〕時王彭監府諸軍，於公弼未嘗降色辭，所稱同僚，當卽其人也。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

與。〔王註〕《晉書·郗超傳》：遷中書侍郎。謝安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

和劉長安題薛周逸老亭，周善飲酒〔三〕，未七十而致仕

〔誥案〕《禮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其詩言早退者，雖五六十，皆得以未七十論。〔王註次公曰〕劉長安，劉敞原父也。薛周善飲酒，子由詩亦專稱其能飲。〔合註〕劉貢父《彭城集》有《薛顏神道碑》云：河東萬全人。孫三人，次曰周。公葬京兆府萬年縣，子孫因家於京兆。周爲駕部員外郎，夷曠恬謚，遂以中歲謝事不仕，與詩中早退正合也。又，石刻：國子博士監上清太平宮薛周至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留題樓觀》詩，元祐元年三月廿一日姪紹彭書。

近聞薛公子，早退驚常流。〔合註〕任昉《桓宣城碑》：擢奇取異，不軌常流。買園招野鶴，鑿井動潛虬。

〔王註〕《晉書》：如野鶴之在雞羣。左思《蜀都賦》：下高鶴，出潛虬。自言酒中趣，〔王註〕《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一斗勝涼州。〔王註〕《續漢書》載熒煌《張氏家

傳》曰：扶風孟陀，以葡萄酒一斗遺張讓，卽得涼州刺史。翻然拂衣去，親愛挽不留。〔王註〕《晉書·鄧攸傳》：

吳人歌之曰：「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隱居亦何樂，素志庶可求〔三〕。所亡嗟無幾，所得不啻酬。青

春爲君好，白日爲君悠。〔王註〕盧仝詩：天上白日悠悠懸。歐陽修詩：青春固非老者事，白日自爲閑人長。山鳥

奏琴筑，野花弄閑幽。雖辭功與名，其樂實素侯。〔王註〕《史記·貨殖傳》：太史公曰：今有無秩祿之奉，

爵邑之人，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又：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至今清夜夢，尚驚冠壓頭。誰能載美酒，往以大白浮。〔王註〕《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釀者，浮以大白。」文侯不盡，不仁舉白浮君。之子雖不識，因公可與游。

中隱堂詩并敘

【誥案】紀昀曰：此亦摹杜子美《何氏山林》諸作，句句謹嚴，不失風格。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爲作此五篇。〔王註〕李彭曰：《前漢·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二，其一曰長安。註：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查註〕賈耽《縣道記》：長安縣故城，今謂之苑城，蓋古鄉聚名，在渭水南。漢於其地築未央宮，謂大城曰長安城。《元和郡縣志》：岐山縣本雍縣地。《太平寰宇記》：太王徙於岐山，卽此。西至鳳翔府五十里。宋屬鳳翔。〔合註〕《文與可集》：太子中舍王君墓誌：君諱紳，字公儀。上世，唐末因官居閬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君累遷知岐山縣，有大第，乃唐官寺遺址。老株巨石，氣勢甚古，亭觀臺榭，號一城之甲。名公巨卿，才人豪士，過雍未嘗不登覽。君生五子。《誌》作於治平二年。先生作詩時，紳尚官岐山，故敘云然也。

其一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誥案〕《樂城集·次韻中隱堂詩》有「唐朝卿相

宅，此外更應無，試問歸登物，林間翠石孤。又自註：或云此即歸登宅。但公意借以言王君之祖。查註謂昔人指歸登，則首聯不可通矣。鑿石清泉激，開門野鶴飛。〔王註〕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野鶴清晨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王註次公曰〕此篇以言王君之祖自蜀而來長安也。杜子美詩：翻用寸心違。

其二

徑轉如修蟒，坡垂似伏龍。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誥案〕有杜神韻，非尋常襲杜面目者比。好古嗟生晚，〔王註〕韓退之《石鼓》詩：嗟予好古生苦晚。偷閑厭久勞。〔合註〕《詩·幽風·東山》：我徂東山。箋：既久勞矣。王孫早歸隱，塵土污君袍。〔王註次公曰〕此篇以招王公之歸也。劉安《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堯卿曰〕《晉書》：王導嘗遇西風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汚人。」韓退之詩：勿使塵土污。白樂天詩：青袍塵土涴。

其三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王註堯卿曰〕長安梅花最少，而開又晚。韓退之詩：二月初驚見草芽。蓋氣候稍晚，故凡開者皆晚，不獨梅耳。杜子美《寒雨朝行視園樹》詩：丹橘黃柑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合註〕陳後主詩：淇上待吳姝。〔誥案〕紀昀曰：對法生動。不恨故園隔，空嗟芳歲徂。〔合註〕鮑照詩：節徒芳歲殘。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王註次公曰〕此篇專詠梅花也。落句「汝」者，梅花也。杜子美《決明花》詩：涼風蕭蕭吹汝急。〔堯卿曰〕此地絕少，而又開晚，正當桃杏亂時，則梅之羈孤可知矣。《北史》：顏延之見其子峻起宅，謂曰：「善為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謝希逸《月賦》云：羈孤遞進。

其四

翠石如鸚鵡，〔合註〕皮日休《石板》詩：翠石數百步。何年別海堧。〔王註次公曰〕此篇專詠石也。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堧，而宣切。《韻註》云：江河邊地也。貢隨《三》南使遠，載壓渭舟偏。〔詰案〕紀昀曰：分明是《萬里戎王子》一首。已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王註次公曰〕意者，此石乃漢唐故苑中物，所以云耳。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潸然？〔王註續曰〕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其序云：官官既坼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蓋漢武鑄金銅仙人，捧盤承露，魏明八年取歸洛也。

其五

都城更幾姓，〔王註次公曰〕班固《西都賦》：三成帝畿。註曰：周、秦、漢也。周之姓姬，秦之姓嬴，前漢都之，姓劉；前秦據之，姓苻；後秦又據之，姓姚；唐都之，姓李。是爲更幾姓矣。到處有殘碑。〔詰案〕此二句故作開筆，實乃挽到王氏得園也。次公牋更幾姓，固佳，然專讀此註，則詩法爲所誤。其下次公又云：此詩專賦碑。乃知次公本不了了，今刪。古隧埋蝌蚪，崩崖露伏龜。〔王註汪革曰〕夏英公竦《古文四聲韻序》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形多，頭龐尾細，腹壯團員，似水蟲之蝌蚪也。〔次公曰〕伏龜所以載碑也。〔堯卿曰〕《隋書》：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安排壯亭榭，〔合註〕《莊子》：大宗師篇：安排而去化，乃人於寥天一。收拾費金貨。〔詰案〕此二句歸結中隱堂，已在首聯安根，詩乃雙管並下，非專詠碑也。故其下以韓公作總收，謂韓如至此，則可悲可詠者尚多，蓋以韓自況也。曉嵐謂安排收拾，皆指石刻，於法尚須總束一首。此乃作者手法太高，未能稍卑以就後人繩墨，且其作意收拾無餘，亦無紹

可續也。岫嶠何須到，韓公浪自悲。〔王註〕韓退之詩：岫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蘊葉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迹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查註〕《湘水記》：衡山南有岫嶠峰，禹登此，得金簡玉牒治水之書。其山，上承翼宿，鈐得鉤物，故名岫；下據離宮，攝統火師，故名嶠。《名勝志》：岫嶠峰，在衡州城北五十二里。又，徐靈期曰：《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昔樵者見之，自後無有見者。

題寶雞縣斯飛閣

〔馮註〕《詩·小雅·斯干》：如鸞斯飛。〔查註〕《寶雞縣志》：斯飛閣，在縣治西南。〔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卷三壬寅，誤。今改編，餘詳後註及總案中。〔案〕總案云：〔嘉祐七年〕三月過寶雞斯飛閣有懷宋選之去，作詩。原註云：詩有「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句，此因陳公弼之來，而感宋選之去。又云：此詩爲春日所作。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合註〕陸龜蒙詩：久雨倚檻冷。宋玉《招魂》：乃下招曰，魂兮來歸。野闊牛羊同雁鶩，〔合註〕《文選·廣絕交論註》：魯連子曰：君雁鶩有餘粟。天長草樹接雲霄。〔合註〕阮籍詩：寄顏雲霄間。昏昏水氣浮山麓，泛泛春風弄麥苗。誰使愛官〔三〕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合註〕何遜詩：予念返漁樵。〔誥案〕此詩懷宋選之去也，至以「此身無計」爲言，其慨之也至矣。詩乃春日所作，而公云從陳公弼二年，其爲八年春日所作，審矣。

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三〕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卷五甲辰，誤。今改編。

去年新柳報春回，今日殘花覆綠苔。溪上有堂還獨宿，〔王註〕溪堂在南溪上。誰人無事肯重來。古琴彈罷風吹座，山閣醒時月照杯。〔王註子仁曰〕令趙宗有彈鳴鹿與張杲之宿南溪堂，皆去年詩中事也。懶不作詩君錯料，舊逋應許過時陪。〔三〕。〔王註〕子由所寄詩云：定邀道士彈鳴鹿，誰與溪堂共酒杯。應有新詩還寄我，與君和取當游陪。【誥案】甲辰春游終南，有詩十一首，惟癸卯無詩。

和子由寒食

〔查註〕後漢·周舉傳：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既到州，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然則漢以前寒食，乃在冬中，不在二三月間也。〔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日寒食，亦不言在春。惟〔鄴中記〕云：并州冬至後一百五日，爲介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後世以清明前一日爲寒食節，本此。【誥案】古書不嫌瑣碎穢褻，最肯拉雜登載者，莫若丘明，而丘明僅有介子推隱死之文，是其事不足考也。查註已詳，其合註之介子綏一說，刪。〔查註〕樂城集·寒食前一日寄子瞻詩云：寒食明朝一百五，誰家冉冉尚廚烟。桃花開盡葉初綠，燕子飛來體自便。愛客漸能陪痛飲，讀書無思懶開編。秦川雪盡南山出，思共肩輿看麥田。

寒食今年二月晦，樹林深翠已生煙。〔合註〕王昌齡詩：江明深翠引諸峰。遼城駿馬誰能借，到處名

園意盡便。〔合註〕《世說》：顧辟疆有名園。但掛酒壺那計盞，偶題詩句不須編。忽聞啼鴉驚羈旅，〔王註次公曰〕《詩·幽風·七月》：七月鳴鴉。李善註《思玄賦》：鴉鳴而不芳，引《臨海異物志》：鴉，一名杜鴉，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又引伏虔云：鴉，一名鴉。詳先生詩意，應爲催耕之鳥鳴，故人治廢田。然三月當鳴，於二月晦聞之，旅況之驚可知也。〔堯卿曰〕鄭康成云：鴉，伯勞也，伯勞鳴卽寒食後。江上何人治廢田。

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題畫文殊、普賢

【詰案】原題至「答子由」止，王、施本皆然，與詩意不合。今以《樂城集》原題補。紀昀曰：題不了，當云「子由以畫文殊、普賢詩見寄，因記所見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之」；不然，末二句不知爲何語。若如紀說，則此題拖沓之甚。且此詩應從子由入手，當別作一篇矣。今以其原題補者，乃相詩補題之法，且不當別爲生造也。〔王註〕《名畫記》：吳道玄，陽翟人，工畫，初名道子。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下筆有神。〔查註〕邵博《聞見後錄》：鳳翔開元寺，大殿九間。後壁，吳道玄畫。自佛始生修行說法至滅度，山林宮室，人物禽獸，數千萬種。如佛滅度，比丘衆躡躑哭泣，皆若不自勝者，雖飛鳥走獸，亦作號頓之狀，獨菩薩淡然在傍，如平時，畧無哀戚之容。豈以其能盡生死之致者歟？其識，開元三十年云。曹學佺謂吳畫在普門寺，第勿深考耳。《釋迦氏譜》：世尊人初禪二三四禪，至非非想定，人滅盡定。從定起已入涅槃。於是大地震動，幽冥大明，諸比丘等悲慟殞絕。阿耶律告止諸天滿空，比丘等悲號搔擾，恐有怪責，既聞此喻，互相裁抑。

西方真人誰所見？〔查註〕《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李知幾云：意其說佛也。衣被七寶從雙
狻。〔邵註〕《穆天子傳》：狻狻日走五百里。郭璞註：獅子也，一名狻，獸中之王也。〔查註〕七寶有二種：一者七種珍寶，
二者七種王寶。七種珍寶者，《無量壽經》云：金、銀、琉璃、玻璃、珊瑚、瑪瑙、磲磔七種。王寶者，《華嚴經》註：一金輪寶，
二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主藏臣寶，六玉女寶，七兵主臣寶。當時修道頗辛苦，柳生兩肘〔三〕烏巢肩。
〔王註厚曰〕《傳燈錄》：佛於雪山入定，有野鶴於佛頂置窠，時去時來。〔合註〕《莊子·至樂篇》：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
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王維《能禪師碑銘》：蓮花承足，楊枝生肘。初如濛濛隱山玉，
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邵註〕《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人般涅槃，卧北首，大地震動，
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奔會四海悲人天。〔合註〕劉孝綽詩：辨論悅人
天。翔禽哀響動林谷，獸鬼躑躅淚迸泉。〔王註〕杜子美《杜鵑》詩：淚下如迸泉。龐眉深目彼誰子，繞
牀〔三〕彈指性自圓。〔王註次公曰〕自「當時修道」至此，以鋪陳佛滅度時事也。隱如寒月墮清晝，空有孤光
留故躔。〔王註次公曰〕月墮清晝，以譬佛之滅度，光流故躔，以譬佛之雖寂滅而猶在。蓋月之晝隱非亡故也。日月
之所行曰躔。春遊古寺拂塵壁，遺像久此靈香煙。畫師不復寫名姓〔三〕，皆云道子口所傳。縱
橫固已蔑孫、鄧，〔王註續曰〕孫知微、鄧隱也。〔蔣元肅曰〕《圖畫見聞志》：孫知微，字太古，通義彭山人。凡畫聖像，
必先齋戒疏淪，方始援毫。〔合註〕《圖畫見聞志》：鄧隱，梓州人。工畫佛像鬼神。有如巨鰐吞小鮮。〔王註洪炎
曰〕鄧名隱。《物類相感志》：南海有鰐魚，其狀若鼉，有四足，見人影則飛躍齧人，長六七尺，有齒如劍。《老子》：治大國，若
烹小鮮。來詩所誇孰與此，〔合註〕《孰與此》用《易經》。《皓案》來詩所誇，指子由《題畫文殊普賢》詩也。安得攜掛

其旁觀。〔王註〕子由詩：吾兄子瞻苦好異，敗繒破紙收明鮮。自從西行止得此，試與記錄一代觀。

妒佳月

【諸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狂雲妒佳月，怒飛千里黑。〔馮註〕《莊子·逍遙遊篇》：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鮑照詩：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佳月了不嗔〔三〕，曾何污潔白。爰有謫仙人，舉酒爲三客。〔查註〕李太白《月下獨酌》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今夕偶不見，沈瀾念風伯。〔馮註〕《韓非子》：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風伯進掃。《雲笈七籤》：風伯姓方名道彰。《呂氏春秋》：風師曰飛廉。〔合註〕馮衍《顯志賦》：淚汎瀾而雨集。見《後漢書·馮衍傳》。毋煩風伯來，彼也易滅沒。〔合註〕《列子·說符篇》：若滅若沒。支頤少待之，〔馮註〕《莊子·漁父篇》：漁父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合註〕王摩詰詩：如意方支頤。寒空淨無迹。〔馮註〕《世說》：司馬太傅齋中夜坐，於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耶。」粲粲黃金盤，〔馮註〕杜子美詩：月落如金盤。獨照一天碧。玉繩慘無輝，〔馮註〕《禮斗威儀》：玉衡北兩星爲玉繩。謝朓《暫使下都》詩：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見《文選》。玉露洗秋色。〔馮註〕《五經通義》：和氣精液凝爲露。杜子美《秋興》詩：玉露凋傷楓樹林。李太白《古風》詩：秋露如白玉，團團下庭綠。浩瀚玻璃淺〔四〕，〔合註〕《淮南子·俶真訓篇》：浩浩瀚瀚。和光入胸臆。〔合註〕《列子·湯問篇》：正度乎胸臆之中。使我能永延，〔合註〕馬融《廣成頌》：歷萬載而永延。約君爲莫逆。〔馮註〕《莊子·大宗師篇》：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次韻子由以詩見報編禮公，借雷琴，記舊曲〔四〕

〔查註〕《樂城集》題云：大人久廢彈琴，比借人雷琴，以記舊曲，十得三四，率爾拜呈。

琴上遺聲久不彈，琴中古義〔三〕本長存。苦心欲記常迷舊，信指如歸自著痕〔四〕。應有仙人依樹聽，〔合註〕《太平御覽》引《東陽記》曰：王質入山伐木，見童子彈琴，質因留跌斧柯而聽之。俄頃，起所坐，斧柯爛盡。空教瘦鶴舞風騫。〔馮註〕《韓非子》：衛靈公之晉，平公觴之。靈公起，召師涓援琴撫之。師曠曰：「此清商也，不如清徵。」師曠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誰知千里溪堂夜，時引驚猿撼竹軒〔四〕。〔公自註〕過終南日，令道士趙宗有彈琴溪堂。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會閣。閣故會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間〔四〕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

〔合註〕本集有《禱雨磻溪文》。磻溪神，卽太公也。〔誥案〕曉嵐不讀全集，故有疏於律法之譏。

龕燈明滅欲三更，〔合註〕溫庭筠詩：龕燈落葉寺。敲枕無人夢自驚。〔王註〕《煙花錄》載陳後主詩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合註〕元微之詩：誰憐獨敲枕，斜月透窗明。深谷留風〔四〕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

【詰案】寫景入神，皆隨手觸發而毫不費力，獨此集爲擅場。故魯直每謂是不食烟火人語也。故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磻溪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合註】《史記·天官書》：攝提者，直斗杓所指。又註：斗，第五至第七爲杓。【詰案】末二句，道盡當官行役之況。蓋祭禱必在黎明，又必以五更前往，故夜久而不能寐也。不寐則起而閑行，始見題壁作詩，既而猶未五更，因以屢問僕夫，而山中并無更漏可聽，故惟以斗杓爲驗也。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

〔王註〕任居實曰：嘉祐八年，在鳳翔作。

夜入磻溪如人峽，照山炬火落驚猿。〔合註〕《後漢書·任光傳》：各持炬火。山頭孤月耿猶在，石上寒波曉更喧。至人舊隱白雲合，〔王註〕次公曰：至人舊隱，以言太公。神物已化遺踪蜿。安得夢隨霹靂駕，〔王註〕《酉陽雜俎》：李鄴在北都介休縣。百姓送解牒，夜止晉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門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至介休收麥。」良久，數人共持一物，如幢，上綴旂旛，凡十八葉，有光如電，以授之。次日，介休大雷雨，損麥千餘頃。馬上傾倒天瓢翻？〔王註〕次公曰：李靖爲客，嘗夜投宿一巨宅，有老婦延之。中夜，叩戶甚迅，婦變色，曰：「天符至矣。」實告靖，曰：「老婦，龍也。二子俱出，今天命行雨，欲煩一行。」卽以一竿使跨之，以一瓢與之，曰：「跨此。所至，以楊枝灑瓢水，則雨也。」詩意主禱雨，故用此。又，韓退之詩：舉瓢酌天漿。〔師民瞻曰〕李衛公微時，路迷，宿龍宮。龍宮夫人夜半請行雨命。請雨器。乃一小瓶子，繫於鞍前，戒曰：「馬蹶地嘶鳴，卽以瓶中水一滴滴馬鬃上，慎勿多也。」

是日自磻溪，將往〔兗〕陽平，憩於麻田青峰寺之下院翠麓亭

〔查註〕《九域志》：號縣有陽平鎮。《蜀鑑》：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梁州褒城縣西北。《岐山縣志》：翠麓亭，在縣東南一百八十里青峰禪寺之下。

不到峰前寺，空來渭上村。此亭聊可喜，修徑豈辭捫。谷映朱欄秀，山含古木尊。〔詰案〕此「尊」字押得瓊瓏剔透，惟久於山行者知之，若僅以厚重論，則失之淺矣。路窮驚石斷，林缺見河奔。馬困嘶青草，僧留薦晚飧。我來秋日午，旱久石牀溫。安得雲如蓋，〔王註〕隋孔範賦白雲抱幽石詩云：白雲浮遠蓋，飄飄遠石飛。董思恭詠雲詩：帝鄉白雲起，飛蓋上天衢。〔師民瞻曰〕三水小牘，唐皇甫牧撰。云：安定郡有峴陽峰，峰上有池，若雨，則雲起池中，若車蓋然。故里諺曰：峴山張蓋雨霧霈。能令雨瀉盆。〔王註〕杜子美《白帝》詩：白帝城頭雲若屯，白帝城下雨翻盆。共看山下稻，涼葉晚翻翻。〔詰案〕紀昀曰：一氣相生，化盡堆排之跡。

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於南山中蟠龍寺

〔查註〕《鳳翔府志》：蟠龍寺，在郿縣西南三十里。《元和郡縣志》：郿縣亦曰斜城，城南當斜谷，因爲斜口。《蜀鑑》：斜口谷中，褒水所流，穴山架木以行。《長安志》：褒斜谷長一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橫槎晚渡碧澗口，〔王註〕謝靈運詩：銅陵映碧澗。〔查註〕韋應物詩：榆柳飄枯葉，風雨倒橫槎。騎馬夜入南山谷。〔集甲原註〕谷，音浴。〔三〕。谷中暗水響瀧瀧，〔合註〕《說文》：瀧，雨瀧瀧貌。嶺上疎星明煜煜。〔合

註〕梁簡文帝《朝日》詩：煜煜上層峰。寺藏巖底千萬仞，路轉山腰三百曲。風生飢虎嘯空林，月黑驚麝竄修竹。人門突兀見深殿，〔王註〕杜子美《宿贊上人房》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照佛青燐有殘燭。愧無酒食待遊人，〔誥案〕此句述寺僧致詞。旋斫杉松煮溪蕨。〔誥案〕此句敘寺僧供客。板閣獨眠驚旅枕，〔查註〕《太平寰宇記》：斜谷有橋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九百九十二間。木魚曉動隨僧粥。〔誥案〕以上自日暮寫至黎明，與《夜投竹林寺》詩，同一章法。起觀萬瓦鬱參差，〔合註〕虞世南詩：萬瓦青光曙。劉孝綽詩：城寺鬱參差。日亂千巖散紅綠。〔誥案〕千巖綠，是南山，紅是蟠龍寺，日亂散，是曉色也。深黑到寺，都無所見，至是一切皆見，而時方早起，故日爲之炫也。觀前半著「人門突兀」二句，截清夜境，知其必欲寫至此矣。自首句「晚渡」起至此，爲一大段，記夜宿事已畢，此是敘傳體。其後「門前」四句作結，是論斷體。章法井然，讀者不得牽混。門前商賈負椒薜，〔查註〕《蜀鑑》：常璩謂蜀以褒斜爲前門，則南鄭者，蜀之扞蔽也。南鄭本古褒國，自褒谷至鳳州界，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口在郿縣谷中，今地名石門。何時歸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飛鵠？〔誥案〕此句仍挽到夜作結，落筆有千鈞之力，但公似此者多矣，其筆鋒便捷之甚，故收縱並不難也。

是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有閣曰懷賢，南直斜谷，西臨五丈原，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

〔查註〕石刻云：題合龍懷賢閣。《九域志》：鳳翔岐山縣，在府東四十里，有驛店、馬磧二鎮。《長安志》：石橋山，在岐山縣南三十里，渭水所逕，其側有五丈原，諸葛屯兵處。又十里卽南山。

《元和郡縣志》：五丈原在郿縣西南二十五里。《太平寰宇記》引《魏氏春秋》云：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郭淮策其必登積石原，遂先據之。亮至，果不得上，因屯渭南。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是其勇也。若西屯五丈原，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餘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誥案】公詩法神變，不可測識，誥讀老而後知難。如懷賢閣，是作此詩本旨，而詩中不露懷賢閣，讀者須看清此題，方許讀詩。否則，未有不似次公之註，曉嵐之評，而欲窺其堂奧，難矣。

南望斜谷口，【誥案】「南望」與下之「西觀」，不是轉用閑字，乃預爲着落所從出之根。三山如犬牙。【邵註】《漢

書·文帝紀》：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註：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誥案】紀昀曰：起勢鬱律。西觀【西】

五丈原，鬱屈【五】如長蛇。【王註次公曰】《長安志》引《水經注》曰：斜水北歷斜谷，過五丈原東，亦謂之武功水。

又曰：武功蓋在渭水南，郿縣地是。今先生禱雨於虢縣之礪溪，故所經由，望見郿縣之五丈原。【李彭曰】唐李筌曰：營壘之法，據山憑岡，如蟠龍走蛇。【誥案】起四句，拓開山川形勝，皆漢、賊之舊，獨其事閱寂久耳，忽地成圖，風雲爲之變色。

有懷【五】諸葛公，萬騎出漢巴。【王註】《蜀志》：建興十二年，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

司馬懿對，於渭南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誥案】諸葛亮《出師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

也。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槳。【王註】《詩·小雅·車攻》：馬鳴蕭蕭。【邵註】《毛傳》言：不謹譁也。公詩用此

意。《韻註》：馬槳，鞭也。【誥案】前四句，畫就自斜谷出五丈原之路，後四句，孔明從此路擁騎出也。以上八句一節。後

四句當加在前四句上看，前乃軀壳，後乃魂魄，猶之雙層燈影，又若套版書冊。此種作法，惟公有之。公恐後人不喻其

意，故其題有「諸葛孔明所從出師」也。句如詩序然，自下註脚。無如自王百家以來，並皆活圖讀過，而紀曉嵐且以前四句起法，方諸「真興寺閣」，則大可笑矣。「聞馬槌」句，即「銜枚疾走，不聞號令」景狀，但公自從老杜「中天懸明月」奪胎寫得，全是孔明神氣。司馬懿舉生考語，則曰：拒諸葛亮經制之師。而其以賊吞賊，實由於此。須知他招架此五言四句，不是易容之事。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王註」《蜀志·諸葛亮傳》：先主病篤，召亮，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定大事。」【詰案】此二句，乃孔明到五丈原地位。如一直敘下，墮入詠史窠臼，便歇手不得。故就昭烈語作提筆，即下斷語，了當孔明身分。顧瞻三輔間，勢若風捲沙。「王註」李太白詩：颯颯風捲沙。【詰案】此因出師四句，氣勢太盛，收束不住，故爲此跌蕩語也。雖字面將氣勢儘量送足，而其運筆之巧，已暗中歇下矣。孔明志在復舊都，以忠職分，而始終不能到，詩特搶到「三輔」，可見上句將五丈原隱藏不露，乃有意躡過之也。一朝「毛」長星墜，「王註」《諸葛亮傳》載《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俄而亮卒。「查註」《蜀志》：建興十二年八月，亮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名勝志》：五丈原西有落星村。竟使蜀婦髮。「王註」《左傳·襄公四年》：滅紇敗於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髮。「次公曰」詩言緣亮之死，將遂敗亡，而蜀士卒之妻，服其夫之喪而髮。【詰案】《禮·檀弓》亦載髮弔事。但長星墜乃孔明卒，非蜀兵皆死也。王註以載出處則可，若謂蜀亡婦髮，則誕甚矣。當孔明之卒，蜀人皆爲制服，而私祭於野，蠻夷掛孝不除，至於成俗。故公特借婦髮以道其事，非比以狐貍之敗也。然前敘皆其忠武而德未見，蜀爲制服，德斯見矣。有德則賢，本意欲爲賢字安根，却不肯別起頭腦，故借長星墜之勢出婦髮，而以竟使二字敲實之也。山僧豈知此，【詰案】上句坐實賢字，此句翻落懷賢，「知」即懷也，「此」即賢也。「豈知此」者，謂山僧老於懷賢閣而不知，而已則知而懷之也。下句「一室」借點「閣」字。曉嵐謂山僧二句，勒轉無痕，乃全不了了者也。一室老煙霞。「王註」秦系《山中奉寄錢起員外》詩：逸妻相共老煙霞。【詰案】「公才與曹丕」至此八句，爲第二節也。第一節乃敘事體，第二節乃論事

體。第一節皆孔明實跡，故敘；第二節人公之意，故論。往事逐雲散〔五〕，故山依渭斜。〔王註次公曰〕《長安志》引《水經》曰：渭水經行武功縣北。則渭在此矣。〔詰案〕此二句，清出古戰場及找足五丈原地位，故云「故山依渭」也。其前半有意躐過，即此可證。如不解明，即當轉手閉句讀過矣。客來空弔古，〔王註張栻曰〕唐李華有《弔古戰場文》。清淚落悲笳。〔王註〕杜子美詩：客淚墮悲笳。〔合註〕魏文帝《與吳質書》：清風夜起，悲笳微吹。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

〔王註萬申之曰〕《翊聖保德真君傳》：太宗皇帝遣起居舍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真君忽降言，曰：「此地乃修建上帝宮闕之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題曰上清太平宮。〔查註〕《揮塵錄》：祖宗神御像，設在鳳翔者，曰上清太平宮。〔詰案〕讀書，謂讀太平宮之道藏也。詳後詩。

役名則已勤，徇身〔五〕則已媮。我誠愚且拙，身名兩無謀。始者學書判，〔王註師民瞻曰〕唐有書判、拔萃科。近亦知問囚。但知今當爲，敢問向所由。〔詰案〕以上四句，是陳公弼任內簽判語，斷不是宋子才任內簽判語。土方其未得，惟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詰案〕此句當與後《得館職謝執政啓》「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掛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四句參看。蓋是時陳公弼實有舉劾之事，非泛言憂得憂失也，當論之者。此心浩難收。譬如倦行客，中路逢清流。〔詰案〕此二句，真乃吉祥文字，看他要放下，就便放下，故不可以憤詞論也。塵埃雖未脫，暫憩得一漱。〔合註〕《集韻》：漱，先侯切。〔詰案〕至此直以憂得失爲戲事，可謂

以清流身而得度者矣。曉嵐謂忽插此喻。皆毫無根蒂之譚。我欲走南澗，春禽始嚶呦。鞅掌久不決，爾來已徂秋〔六〇〕。橋山日月迫，府縣煩差抽。〔王註次公曰〕〔史記〕黃帝崩，葬橋山。在今寧州真寧縣。是歲嘉祐八年，仁宗皇帝三月上仙，十月葬永昭陵。方秋時，府縣應副山陵事所需也。王事誰敢愬，民勞吏宜羞。中間罹旱暵，欲學喚雨鳩。〔合註〕〔續博物志〕暮，鳩鳴即小雨。陸璣〔詩疏〕：鶉鳩，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誥案〕此二句謂應副山陵之時，又以禱雨至礮溪也。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王註〕〔前漢〕溝洫志：武帝歌曰：隤林竹兮捷石菑。捷，音其偃切。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按：樹之，水稍弱，布令密，謂之捷。師古曰：石菑者，謂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對之食不飽，〔王註〕〔詩〕秦風：權輿。今也每食不飽。〔誥案〕以上敘挽木，乃公專職，故云對之食不飽也。餘事更遑求。近日秋雨足，公餘試新筍。〔邵註〕〔廣韻〕：筍，酒筍。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鏹。秋風欲吹帽〔六一〕，西阜可縱游。聊爲一日樂，慰此百日愁〔六二〕。〔誥案〕紀昀曰：一氣湧出，而曲折深至，無一直率之筆。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鬚，富貴何啻葭中草。〔王註〕〔漢書〕景十三王傳：非有葭草之親。註云：葭，葭，裏之白皮者，喻輕薄也。惟將翰墨留染濡，〔合註〕李義山〔韓碑〕詩：濡染大筆何淋漓。絕勝醉倒蛾眉扶。〔王註〕〔詩〕衛風：碩人：螭首蛾眉。我今廢學如寒竿，〔合註〕〔禮記〕學記：燕辟廢其學。久不吹之澁欲無。〔邵註〕〔韓非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國處士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潛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歲云暮矣嗟幾餘，〔王註〕歲聿云暮。〔詩·小雅·小明〕全語。欲往南溪侶禽魚〔六三〕。秋風吹雨涼生膚，夜長耿耿添漏壺。窮年弄筆衫袖烏，〔王註〕趙壹非草書歌：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脣齒皆黑。古人有之我願如。終朝危坐學僧趺，〔王註〕子仁曰：〔南史·劉穆之傳〕：終日斂膝危坐。閉門不出閑履。下視官爵如泥淤，〔王註〕白樂天詩：人間榮與利，擺落如泥塗。嗟我何爲久踟躕。歲月豈肯與汝居〔六四〕，僕夫起餐〔六五〕秣吾駒。〔王註〕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膏吾車兮秣吾馬。又，天星詩：僕夫起餐車載脂。

讀道藏

〔王註堯卿曰〕終南縣有上清太平宮，宮有道藏，先朝所賜書也。

嗟余亦何幸，偶此琳宮居。宮中復何有？戢戢千函書。〔王註〕韓退之贈崔立之詩：戢戢已多如束

筍。盛以丹錦囊，〔王註師民瞻曰〕漢武內傳：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黃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

曰：此五岳真形圖也，其文祕禁。即令女宋靈寶更取一圖以與帝。靈寶探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因以付帝。冒

以青霞裾。〔王註萬先之曰〕乾闥子：何讓之遊光武陵，見一翁眉鬢皓然，南望吟，讓之欲執，翁躍入丘中，讓之從

焉。翁復本形。見一狐跳出几案，上有一帖紙，辭曰：何以蔽蹀，霞袂雲裾。王喬掌關籥，蚩尤守其廬。〔王註

次公曰〕蚩尤，神名。〔堯卿曰〕道藏中多畫蚩尤守禦之狀。〔合註〕西京賦註引山海經曰：蚩尤作兵，伐黃帝。〔史記

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乘閑竊掀攪，〔合註〕前漢書·趙充國傳：得乘閑之勢。陸龜蒙詩：慣曾掀攪大筆

多。涉獵豈暇徐。〔王註〕《前漢書》：賈山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查註〕《莊子·人間世篇》：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心閑反自照，皎皎如芙蕖。〔王註次公曰〕道家存想法，當想心如未開蓮花。千歲厭世去，此言乃簾條〔六六〕。〔邵註〕《韻註》：簾條，蔽竹器也。〔查註〕簾條，《詩疏》：竹席也。〔合註〕《說文》：簾條，粗竹席也。〔查註〕《晉書》：皇甫謐自爲葬送之制，氣絕之後，以簾條裹尸，不用棺槨。人皆忽其身，治之用土苴。〔王註〕《莊子·讓王篇》：道之真以治其身，其土苴以治天下。何暇及天下，幽憂吾未除。〔王註〕《莊子·讓王篇》：堯以天下讓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南溪有會景亭，處衆亭之間，無所見，甚不稱其名。予欲遷之少西，臨斷岸，西向可以遠望，而力未暇，特爲製名曰招隱。仍爲詩以告來者，庶幾遷之。

飛簷臨古道，高榜勸遊人。未卽令公隱，聊須濯路塵。茅茨分聚落，煙火傍城闐。〔合註〕鮑照詩：驅駕越城闐。林缺湖光漏，窗明野意新。居民惟白帽〔六七〕，〔王註次公曰〕白帽，隱者之服。杜子美《別董頭》詩云：嘗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師民瞻曰〕《南史·和帝紀》：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過客漫朱輪。〔王註〕《漢·楊惲傳》云：乘朱輪者十人。山好留歸屐，〔王註〕《南史·謝靈運傳》：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風迴落醉巾。他年誰改築，舊製不須因。再到吾雖老，猶堪作坐賓。

扶風天和寺

〔查註〕《扶風縣志》：天和寺，在城南。《鳳翔志》：此詩石刻，在扶風縣南山馬授祠中。先生自題其後云：癸卯九月十六日，挈家來遊。眉山蘇軾題。遺涕，石刻作遺響。今改正。又宋人陳雄題云：天和寺在扶風縣之南山，東坡蘇公留詩於廳壁，迄今二十年矣。予承乏斯邑，因暇日與絳臺田愿子立、洛陽趙印勝翁同觀，愛其真墨之妙，慮久而漫滅，乃召方渠閻、圭公儀就模於石。時元豐癸亥六月二十三日。終南陳雄武仲題。〔合註〕宣室志：扶風縣西有天和寺，在高岡之上。張墳云：碑在飛鳳山。坡詩橫刻碑側，豎刻看經女子題名。當是先有碑，而刻坡詩者借用其石耳。〔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遠望若可愛，朱欄碧瓦溝。〔查註〕陳奕禧《益州于役記》：扶風南山，取公詩首句，有遠愛亭。今此詩石刻尚存。聊爲一駐足，且慰百回頭。〔誥案〕此二句乃道其登陟不易，非見道之言也。水落見山石，塵高昏市樓。臨風莫長嘯，遺響〔六六〕浩難收。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

南溪得雪真無價，走馬來看〔六六〕及未消。〔王註〕韓退之詩：大明宮中給事歸，走馬來看立不正。獨自〔七〇〕披榛尋履迹，〔王註次公曰〕晉趙景真《與嵇茂齊書》曰：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履迹，蓋用東郭先生雪中履迹也。最

先犯曉過朱橋。誰憐屋破眠無處，〔王註〕杜子美有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坐覺村飢語不囂。〔王註〕杜牧之詩：澤闕鳥來遲，村飢人語早。惟有暮鴉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

九月中曾題二小詩於南溪竹上，既而忘之，昨日再遊，見而錄之

其一

湖上蕭蕭疎雨過，山頭靄靄暮雲橫。〔王註〕韓退之詩：靄靄春空雲。陂塘水落荷將盡，城市人歸虎欲行。

其二

誰謂江湖居，而爲虎豹宅？〔誥案〕公前由終南而西，縣尉以甲卒相送，則南溪一路，信有虎矣。焚山豈不能，愛此千竿碧。

南溪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茅堂，予以其所處最爲深邃，故名之曰〔七〕避世堂

〔查註〕《名勝志》：避世堂在盤屋縣東南二十五里。

猶恨溪堂淺，更穿修竹林。高人不畏虎，避世已無心。〔王註〕《晉書·郭文傳》：郭文少愛山水，游名山，歷華陰之崖。入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苦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人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杜子美《貽阮隱居》詩：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隱几頽如病，忘言兀似瘖。〔王註〕《莊子·齊物論篇》：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似喪其耦。又，《田子方篇》：仲尼見溫伯雪子而不言。茅茨追上古，〔王註〕陸龜蒙《笠澤叢書·苔賦》云：茅茨上古，机格南朝。《史記》：李斯曰，堯茅茨不剪。冠蓋謝當今。曉夢猿呼覺，秋懷鳥伴吟。〔詰案〕紀昀曰：二句似九僧一派。暫來聊解帶，〔合註〕沈休文詩：解帶臨清風。屢去欲攜衾。湖上行人絕，堦前暮靄深。應逢綠毛叟，扣戶夜抽簪。〔王註〕皮日休詩：劉根昔成道，茲塢四百年。毳毳被其體，號爲綠毛仙。〔次公曰〕唐大中年，有禪師居南岳，忽見一物，綠毛厚體，人行而前。師曰：「爾何時至此？」其物曰：「爾知晉、宋乎，爾知姚泓乎？我前泓也。」見《太平廣記》。

溪堂留題

【詰案】溪堂在終南山之南溪，壬寅二月，公與張杲之泛舟南溪，留宿於溪堂。

三徑縈回草樹蒙，忽驚初日上千峰。平湖種稻如西蜀，高閣連雲似渚宮。【詰案】公前詠

《渚宮》詩云：渚宮寂寞依古郢，楚地荒蕪非故基。二王臺閣已鹵莽，何況遠問縱橫時。自註云：湘東王高氏。殘雪照

山光耿耿，輕冰籠水暗溶溶。【詰案】此聯寫初日結構人細。溪邊野鶴衝人起，飛入南山第幾重。

卷四校勘記

- 〔一〕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 北京圖書館有此詩搨本，詩尾有「趙郡蘇軾子瞻」字。此搨本，即查註所云之石刻。「子由」外集作「舍弟」。（又：王昶《金石萃編》卷一三五收有此詩。）
- 〔二〕盍言歸 石刻、外集作「曷不醉」。盧校：諸字皆以石刻爲是（包括下二條）。七集作「盍不歸」。今仍從底本。
- 〔三〕意正違 石刻、外集作「意已違」。
- 〔四〕不問 石刻、外集作「不向」。
- 〔五〕秦人 外集作「北人」。
- 〔六〕太白詞 集甲「詞」後有「五首」二字。
- 〔七〕走陰符 集甲作「走陰傳」。
- 〔八〕車斑斑 集甲作「車班班」。
- 〔九〕九月二十日云云 類丙題下原註：時嘉祐壬寅。
- 〔一〇〕歸客 查註作「羽客」。外集作「歸客」。
- 〔一一〕留連 外集作「留連」，今從。本詩爲七律詩，末句有「流年」字，作「留連」是。原作「流連」。
- 〔一二〕搏野鮮 查註、合註作「搏野鮮」。外集作「搏野鮮」，今從。
- 〔一三〕霜髭 集甲、集註作「雙髭」。
- 〔一四〕忤世 集註、類本作「悞世」。

- 〔一五〕親劑和 集甲原註：和，去聲。
- 〔一六〕無那 集甲、集註、類本作「無奈」。
- 〔一七〕窗紙鳴 集註、類本作「窗紙明」。
- 〔一八〕掀簸 集甲、集註、類本作「軒簸」。
- 〔一九〕誰云 集註、類本作「誰言」。
- 〔二〇〕皎月 集註、類乙、類丁作「皎日」。疑誤。
- 〔二一〕以寄子由 集甲作「寄子由弟」。
- 〔二二〕無及 集甲、集註作「無見」。
- 〔二三〕集甲原註籠去聲 原無「集甲原註」四字，今補。
- 〔二四〕謹譁 集註作「誼譁」。
- 〔二五〕東風 集甲、類本作「春風」。
- 〔二六〕色怒嗔 集甲作「色怒瞋」。
- 〔二七〕不啻 集甲作「不翅」。《說文通訓定聲》：「翅」，假借爲「啻」。後不重出。
- 〔二八〕巧智 集註、類本作「智巧」。
- 〔二九〕因謁鳳翔府守陳公弼 集甲、類甲、類丁、七集無此註。類丙有。
- 〔三〇〕善飲酒 集甲「善」前有「最」字。類丙無「酒」字。
- 〔三一〕庶可求 集註、類甲、類乙作「亦可求」。

〔三二〕貢隨 集註、類本作「莫隨」。

〔三三〕愛官 外集作「愛山」。

〔三四〕重遊終南子由以詩見寄次韻 外集題作「次韻子由聞予重遊終南」。

〔三五〕過時陪 外集「陪」下原註：「定邀道士彈鳴鹿，誰與溪堂共酒杯」；「彈鳴鹿」，「飲溪堂」，皆前遊終南時事。

〔三六〕柳生兩肘 各本作「柏生兩肘」，據類丙改。合註引《莊子·至樂篇》：「俄而柳生其左肘」，是。刪去合註「至柏生肘事俟再考」八字。又：卷三十六《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詩，有「宴坐柳生肘」句。

〔三七〕繞牀 集註、類本作「繞林」。

〔三八〕名姓 原作「姓名」，據集甲、集註、類本改。「姓」，仄聲落腳，合。

〔三九〕了不嗔 類甲作「曾不嗔」。

〔四〇〕浩瀚玻璃瓊 類本、外集「浩瀚」作「浩歌」，外集「玻璃瓊」作「玻璃杯」。

〔四一〕次韻子由以詩見報編禮公借雷琴記舊曲 原作「次韻子由彈琴」，據外集改。盧校：「趙瞰江云：此編禮公彈琴，非子由也，俱用元題爲得。」刪去合註「外集題云」一條共二十字。

〔四二〕古義 類本、七集作「古意」。

〔四三〕自著痕 七集作「自看痕」。

〔四四〕撼竹軒 類丙作「憾竹軒」。

〔四五〕是日宿號縣二十五日晚自號縣……見壁間 集註無「是日」二字。類本無「是日」、「晚」、「間」字，「號縣」均作「號」。集甲無「間」字。

〔四六〕留風 何校：「流風」。

〔四七〕斗杓 集甲作「斗標」。《正字通》：「杓」音標，與「標」通。

〔四八〕天未明 集甲無「天」字。

〔四九〕將往 集註、類本無「將」字。

〔五〇〕晚飧 集甲作「晚餐」。

〔五一〕蟠龍寺 集甲作「礮龍寺」。

〔五二〕集甲原註谷音浴 此七字原無。今據集甲增補。

〔五三〕椒菽 集註、類甲作「椒菽」。

〔五四〕西觀 查註：石刻作「西臨」。

〔五五〕鬱屈 合註：「屈」一作「曲」。

〔五六〕有懷 查註：石刻作「緬懷」。

〔五七〕一朝 查註：石刻作「奈何」。

〔五八〕逐雲散 集註、類甲作「逐烟散」。

〔五九〕徇身 原作「殉身」，今從集甲、集註、類本。

〔六〇〕已徂秋 集註、類甲、類乙作「又徂秋」。

〔六一〕欲吹帽 原作「迫吹帽」，今從集甲、集註、類本。

〔六二〕百日愁 原作「百年愁」。集甲、集註、類本作「百日愁」。按此詩「橋山日月迫」、「中間罹旱暵」、「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云云，作「日」是。

〔六三〕侶禽魚 類丁作「旅禽魚」。

〔六四〕與汝居 集甲、集註作「爲汝居」。

〔六五〕起餐 集註作「起粲」。

〔六六〕簾篠 集甲作「蘆蔭」。

〔六七〕惟白帽 集甲、集註、類乙作「誰白帽」，何校同。

〔六八〕遺響 七集作「遺涕」。

〔六九〕來看 盧校：「來觀」。

〔七〇〕獨自 原作「得自」。今從集甲、集註、類本。

〔七一〕名之曰 集甲、集註、類甲、類丙無「曰」字，類乙有「曰」字，無「之」字。

〔七二〕暮靄 原作「暮雪」。今從集註、類甲、類乙。

〔七三〕連雲 外集作「連空」。

蘇軾詩集卷五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誥案】起英宗治平元年甲辰正月，在大理寺寺丞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任。是年，磨勘轉殿中丞，十二月罷任，至華陰度歲。二年乙巳正月，還朝，判登聞鼓院，二月，直史館，至八月作。
宋史：殿中省，監、少監、丞各一人，監掌并奉天子玉食、醫藥、服御、幄帟、輿輦、舍次之政。凡值六局，曰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丞正八品。

次韻「子由種菜久旱不生」

【誥案】此詩施編及邵本皆不載，查註從別本補編。

新春堦下筍芽生，廚裏霜螿倒舊罍。【誥案】子由詩云：園中汲水亂瓶罍。指南園也。時繞麥田求野薺，強爲僧舍煮山羹。園無雨潤何須歎，身與時違合退耕。【誥案】子由詩云：強有人功趨節令，恨無甘雨困耘耕。故此聯答之也。欲看年華自有處，【合註】庾信杖賦：年華未暮。鬢間秋色兩三莖。【王註】子由詩云：家居閒暇厭長日，欲看年華上菜莖。

自清平鎮遊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仙遊，往返四日，得十一詩，

寄子由〔三〕同作

〔查註〕按《樂城集》題云：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自《樓觀》至《玉女洞》止。此外又有《調水符》、《姚氏山亭》二首，合成十一首之數。〔合註〕《宋史》載：盤屋縣清平鎮，大觀元年升爲軍，復置終南縣。李攸《宋朝事實》，亦載大觀二年復以清平鎮置終南縣。當是元年置軍，二年置縣，卽此詩之清平鎮。與郿縣之清秋鎮，自是兩地也。

樓觀

鳥噪猿呼晝閉門，寂寥誰識古皇尊。【詰案】紀昀曰：起得有力有神，肅肅穆穆，彷彿見之。青牛久已辭
轅軛，白鶴時來訪子孫。〔王註〕《搜神後記》：丁令威化鶴歸遼東，集華表柱，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
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山近朔風吹積雪，〔王註〕《古樂府》：朔風吹積雪。天寒落日淡孤
村。道人應怪遊人衆，汲盡堦前井水渾。〔王註〕杜子美《示從孫濟》詩：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詰案】
紀昀曰：反托出起處之意，措語沈着。

五郡

〔查註〕《名勝志》：盤屋縣有五郡城，舊說有兄弟五人並居此，後爲道觀，唐明皇豎碑。

古觀正依林麓斷，居民來就水泉甘。亂溪赴渭爭趨北，飛鳥迎山不復南。〔合註〕似用雁北向之意。【誥案】此乃習於山川形勢之言，前《石鼻城》詩「北客初來試新險，蜀人從此送殘山」，已講明矣。曉嵐疑此句拙者，正以其識力淺薄，不能貫串諸詩故也。合註非是。羽客衣冠朝上象，野人香火祝春蠶。【誥案】必襯托此句，意乃沈着。汝師豈解言符命，山鬼何知托老聃。〔公自註〕觀有《明皇碑》，言夢老子告以「享國長久之意」。〔王註〕《楚辭》有《山鬼》之章。

授經臺

〔公自註〕乃南山一峰耳，非復有築處。〔查註〕《名勝志》：授經臺，在鳳翔城南，崇聖觀在其側。尹喜既見老子，授五千言，退而居此。

劍舞有神通草聖，〔王註〕《國史補》：張旭善草書，自言吾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晉·衛恒傳》：草書張伯英轉精甚巧，韋仲將謂之草聖。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詩：張旭三杯草聖傳。海山無事化琴工。〔王註援曰〕《樂府解題》言《水仙操》曰：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瀕洞崩坼之聲，山林宵冥，羣鳥悲號，愴然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此臺一覽秦川小，〔王註〕杜子美《望嶽》詩：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查註〕《地理志》：陸川，陝之平川盡處，過此而東，則雍之秦川也。不待傳經意已空。〔王註〕《列仙傳》：尹喜既見老子，授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此授經之實證也。詩意以登此臺之高曠，如觀劍舞而通草聖之神，在海山而得彈琴之妙，豈有文字

相傳哉。故曰，不待傳經意已空。

大秦寺

〔查註〕法苑珠林：終南山有大秦嶺、竹林寺。

晃蕩平川盡，坡陀翠麓橫。〔邵註〕漢司馬相如哀二世：登陂陁之長坂兮。註：陂陁，不平之貌。忽逢孤塔

迴，獨向亂山明。〔誥案〕紀昀曰：格力道緊。信足幽尋遠，〔王註〕韓退之詩：幽尋事隨去，孰能量近遠。李太

白尋高鳳石門山中元丹丘詩：幽尋無前期，乘興不覺遠。臨風却立驚。〔合註〕史記：藺相如傳：却立倚柱。原

田浩如海，〔查註〕鄭康成詩箋：周原，在岐山之南。〔史記〕徐廣音義：岐山，在扶風，其南有周原。〔名勝志〕周原

在岐山縣東四十里，東西橫亘，肥美寬平，即詩：大雅·緜：周原膺膺者也。地在岐山陽，故左傳曰：成有岐陽之

蒐。〔合註〕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原田每每。滾滾〔四〕盡東傾。〔王註〕杜子美登高詩：不盡長江滾滾來。〔誥

案〕紀昀曰：收得闊遠。

仙遊潭

〔公自註〕潭上有寺二。一在潭北〔五〕，循黑水而上，爲東路，至南寺。渡黑水西里餘，從馬北上，

爲西路，至北寺。東路險，不可騎馬，而西路隔潭，潭水深不可測，上以一木爲橋，不敢過。故南

寺有塔，望之可愛而終不能到〔六〕。〔翁方綱註〕鄂縣草堂寺石刻云：惇自長安至終南，謁蘇君軾，

因與蘇遊樓觀、五郡、延生、大秦、仙遊。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題。〔誥案〕原題仙遊潭五

首，又分列潭、南寺、北寺、馬融石室、玉女洞五題，蓋以仙遊潭五首一行爲總題也。考諸本與

樂城集題皆同，今以前列十一首總題已該此五首之數，不應重出，特刪去「五首」二字及「潭」字一行，符體例也。

翠壁下無路，〔合註〕江總賦：聳翠壁以臨危。何年雷雨穿。光搖巖上寺，深到影中天。〔詰案〕紀昀曰：五字極平而極幻。我欲然犀看，〔王註〕晉書：溫嶠旋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然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怪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龍應抱寶眠。〔王註〕裴駰傳奇載：周郎有奴，善入水，名曰水精。相州八角井，夜常有光如虹，邯鄲命水精入井，良久，出曰：「有一黃龍，極大，抱數顆明珠熟寐。」〔詰案〕紀昀曰，接法挺拔。誰能〔七〕孤石上，危坐試僧禪。〔詰案〕紀昀曰：言禪定則臨深不懼。

南 寺

東去愁攀石，西來怯渡橋。碧潭如見試，白塔苦相招。野饋慚微薄，〔查註〕詩·七月音義：饋，野饋也。村沽慰寂寥。〔詰案〕章惇同至仙游，詳玩此詩，乃是日留章惇飯，故有此慰藉之詞。殆後匯編十一首，以題與諸題不符，復刪去題字，未及註明耳，觀慚字、慰字，必非無因發也。路窮斤斧絕，松桂得干霄。〔王註〕北山移文：干青雲而直上。

北 寺

唐初傳有此，亂後不留碑。畏虎關門早，無村得米遲。〔王註〕杜子美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詩：小

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山泉自入甕，野桂不勝炊。〔王註〕《戰國策》：蘇秦對楚王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信美那能久，〔王註〕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應先學忍飢。

馬融石室〔八〕

未應將軍聘，初從季直游。絳紗生不識，〔王註〕《後漢·馬融傳》：舉恂隱於南山，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鸞聞融名，召爲舍人，不應命。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邵註〕《三輔決錄》註：舉恂，字季直。〔查註〕《後漢·馬融傳》：永初二年，鄧鸞召，不應命。既飢困，乃悔而歎息，往應召。《鳳翔志》：馬融，扶風人。今縣東南二十里，有絳帳村。蒼石尚能留。豈害依梁冀，〔詰案〕紀昀曰：第五句放活一筆，以鬆爲緊，以逼下句。何須困〔九〕李侯。〔王註〕《後漢·吳祐傳》：梁冀誣李固，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吾詩慎勿刻，猿鶴爲君羞。〔王註〕《北山移文》：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查註〕《後漢·馬融傳》：融爲梁冀草奏李固，以此爲正直所羞。〔詰案〕二句清出「豈害」、「何須」四字，必當如是完結。曉嵐謂結句太直太露者，非也。

玉女洞

洞裏吹簫子，終年守獨幽。石泉爲曉鏡，〔合註〕潘岳《懷舊賦》：俯鏡泉流。山月當簾鉤。〔王註〕杜子美《月》詩：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歲晚杉楓盡，人歸霧雨愁。送迎應鄙陋，誰繼楚臣謳。〔王註〕續

曰「沅湘間，其俗信鬼，作歌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見其辭鄙陋，遂爲作《九歌》之曲。」〔合註〕沈亞之《屈原外傳》：「原棲玉笥山，作《九歌》，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

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恐後復取而爲使者見給，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

〔王註〕趙若拙曰「先生留題仙遊潭中興寺，自註云：中興寺有玉女洞，洞中有飛泉焉，甚甘。」〔誥案〕此條在《壬寅減決囚禁》詩公自註內摘出。若拙但云留題自註，並未誤也。合註駁之云，前詩無此自註，卽《仙遊潭》詩亦無此自註，皆自誤也。

欺謾久成俗，關市有契繻。〔王註次公曰〕《漢書註》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終軍棄繻是已。誰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古人辨淄澠，〔王註續曰〕《列子·說符篇》：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師民瞻曰〕易牙，齊桓公大夫。淄、澠二水爲食，牙能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試之果驗也。皎若鶴與鳧。〔王註〕《莊子·駢拇篇》：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吾今既謝此，但視符有無。常恐汲水人，智出符之餘。多防竟無及，棄置爲長吁。

自仙遊回至黑水，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復憩其上

〔查註〕黑水，谷名，見《壬寅二月詩》公自註中。

山鴉曉辭谷，似報遊人起。出門猶屢顧，慘若去吾里。道途險且迂，繼此復能幾。溪邊有

危構，歸駕聊復柅。〔邵註〕《易》：繫於金柅。註：柅，止輪木。愛此山中人，縹緲如仙子。〔王註〕杜子美《敬贈鄭諫議》詩：築居仙縹緲。又，杜牧詩：神仙高縹緲。平生慕獨往，〔王註〕《淮南子》：莊子要畧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子細萬物而獨往。杜子美詩：野人時獨往。官爵同一屣。胡爲此溪邊，〔王註〕韓退之《漉吏》詩：叩頭謝。胡爲此水邊，神色久慊慊。眷眷若有俟。國恩久未報，念此慊且泚。〔王註〕韓退之《漉吏》詩：叩頭謝。吏言，始慊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竟未酬。臨風浩悲叱，〔二〇〕，〔合註〕郭璞詩：撫心獨悲叱。萬世同一軌。〔詰案〕紀昀曰：後半幅，語自沈著。何年謝簪紱，〔合註〕陸機《周處碑》：簪紱揚名。丹砂留迅晷。

二月十六日，與張、李二君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也。次

其韻

〔查註〕按，朱子《韓文考異》於《山石》詩下引此題云：見《坡集》。〔詰案〕張君即監承事張杲之，李君即李彭年也。

終南太白橫翠微，〔詰案〕起句似李太白。自我不見心南飛。行穿古縣並山麓，野水清滑溪魚肥。〔詰案〕紀昀曰：老健非東坡不辦。須臾渡溪踏亂石，山光漸近行人稀。窮探愈好去愈銳，意未滿足枵如飢。忽聞奔泉響巨碓，隱隱百步搖窗扉。〔詰案〕此句言溪堂也。公與張杲之泛舟南溪，嘗留宿於此，亦有《溪堂》詩。跳波濺沫不可嚮，散爲白霧紛霏霏。〔詰案〕以上敘南溪游事。醉中相與棄拘束，顧

勸二子解帶圍。褰裳試人插兩足，飛浪激起衝人衣。【詰案】此四句人解衣濯足。君看麋鹿隱豐草，豈羨玉勒黃金鞿。人生何以易此樂，天下誰肯從我歸。

大老寺〔三〕竹間閣子

〔查註〕《鳳翔志》：竹閣在城東北五里，唐光啓中李茂貞建，後爲大老寺。【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殘花帶葉暗，新筍出林香。但見竹陰綠，不知汧水黃。〔查註〕《鳳翔志》：汧水在縣西二十里，由汧陽縣西又南流入寶雞。樹高傾隴鳥，池浚落河魴。〔馮註〕《詩·小雅·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又《陳風·衡門》：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栽種良辛苦，孤僧瘦欲尪。〔馮註〕《禮記·檀弓》：吾欲暴尪而奚若。註：瘠病之人也。

周公廟，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異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王註〕李堯祖曰：自華以西名山七，其四曰岐山。徐廣云：卽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俗呼爲箭括嶺。〔林子敬曰〕《湘山野錄》云：雍熙二年，鳳翔奏：岐山縣周公廟有泉湧出。相傳時平則流，時亂則竭。至大中復流，賜號潤德泉，後又涸。今其泉復湧，澄甘瑩潔。太宗嘉之。〔查註〕

《名勝志》：鳳山之麓，有周公廟，廟前有筍竹園，園內有泉，引泉入池，日不溢池。《岐山縣志》：唐鳳翔節度使崔珙奏：岐山縣棲鳳鄉周公廟，舊有泉水，枯竭多年，去冬忽因大風，其泉五處，一時湧出，各深一尺。詢諸故老，咸稱此泉出，必時泰歲豐者，請宣示史官，以光典冊。詔答曰：朕以虛庸，敢膺元貺，披圖見瑞，省表增慚。今賜名潤德泉。

吾今那復夢周公，尚喜秋來過故宮。翠鳳舊依山硤兀，

《雪後》詩：氣象硤兀未可攀。〔查註〕《竹書紀年》：周文王元年，有鳳集於岐山。清泉長與世窮通。〔誥案〕「窮通」

二字，押得精細，非此二字，則一二三聯皆貫不得。至今游客傷離黍，故國諸生詠雨濛。〔誥案〕此聯用《毛詩》

詩序：閔宗周及東征事，曲折而切當。牛酒不來烏鳥散，白楊無數暮號風。〔王註〕《文選·古詩》：白楊多悲

風，蕭蕭愁殺人。

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

〔誥案〕南園在京師宜秋門內，公在京所置業也。時子由奉宮師居其中，已詳卷二總案。據《樂城集》賦園中所有十首，自註云：時在京師。其詩，一萱草、二竹、三種蘆、四病榴、五葡萄、六叢篔、七果贏、八牽牛、九柏、十葵。每章十二句。公和作以詠夢中「蟋蟀悲秋菊」詩一首，系於十首之後，故凡集本作十一首。查註以第十首撤出，別作《記夢》之詩，而以第十一首詠蟋蟀頂替第十首之數，合註既從誤，曉嵐點論亦為所給。今仍作十一首。餘分詳本案及詩註中。

〔案〕總案卷二「公於宜秋門內得南園」條下引本集《與楊濟甫書》：都下春色已盛，所居廳前有小

花園，課童種茶，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又云：公後在鳳翔，子由賦園中草木十詩以寄云：「南園地性惡」，是此園名南園也。又云：「吾兄客關中，果羸施吾字」，是顯爲公之園也。公答詩云：「煌煌帝王都，閉門觀物變」，是園在京師也。又云：「吾歸與汝處，慎勿嗟歲晚」，是亦公之園而將罷歸也。總案卷五「和子由所記園中草木共得十詩」條下云：《樂城集》賦園中所有，十詩分詠。公和十詩畢，復以但記說秋菊句，限於篇幅，未及蟋蟀悲之之意，故從此句紉而繹之，作《蟋蟀悲秋菊》一篇。又以此詩之根在前作，而詩亦一色，不當別列一題，故并爲十一詩也。子由又作「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一詩，以復和公之第十詩，更作「蟋蟀感秋氣，夜吟抱菊根」一詩以和公之第十一詩。而原作分詠草、木，不可列入，直以二詩別列一題云：和子瞻記夢二首。此公之和園中草木所以多一詩，而子由則原作十詩之外，又有《記夢》二詩之原委也。紀曉嵐評其頂補第十首之詠《蟋蟀悲秋菊》一詩云：「收得感慨，於文爲結到題外，於意爲結到題中，雖就菊說，已隱隱收盡前九首。」此詩乃蚤菊交互之作，紀氏但知有菊，是不知蚤卽蟋蟀也，又欲以此詩收盡前九首，不知何以墮入雲霧中。然如《中隱堂》之第五首云：「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岫嶼何須到，韓公浪自悲。」此真乃雖就碑說，已隱隱收盡前四首者，何不亦以文結題外、意結題中論之，而謂其疏於律耶！又接評其掣出之第十詩改題爲《記夢》者云：「蟋蟀悲秋菊，儘有妙義可衍，不應草草如是。」然則《蟋蟀悲秋菊》詩，甫經點論，卽已茫如，又何以始終不見也。今仍刪《記夢》之題目，還十一詩之舊觀，并分註各詩下而總論於案。又，詩爲秋中作。施註原編正月十九日清平鎮

十一首前，查註仍之，編入治平元年甲辰之首，合註踵承其誤。今改編於後云。

其一

煌煌帝王都，〔王註〕《古樂府》有《煌煌京洛篇》。赫赫走羣彥。嗟汝獨何爲，閉門觀物變。微物豈足觀，汝獨觀不倦。牽牛與葵藿，〔王註〕《本草》：牽牛生花，如鼓子花而稍大，作碧色，結實，內作小房，實黑，類蕎麥。陶隱居云：此藥始出，田野人牽牛易藥，故以名之。〔查註〕《本草》：牽牛，三月生苗作藤，蔓繞籬牆，高二三丈。《炮炙論》謂之草金鈴，《酉陽雜俎》謂之盆甌草，近人隱其名爲黑丑，以丑屬牛也。《爾雅》：葍戎葵。郭璞註：今蜀葵也。歐陽詹詩：芭蕉一葉妖，戎葵一花妍。〔王註〕陶隱居曰：葵有二種，一紫葵，一香葵，一青葵。〔合註〕《本草》：葵有七種，六葵花皆紅白，惟木葵花黃白。采摘入詩卷。吾聞東山傅，置酒攜燕婉〔三〕。富貴未能忘，聲色聊自遣。〔王註〕《晉書·謝安傳》：謝安棲遲東山，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安石妻，劉挾妹也。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後贈太傅。【詰案】紀昀曰：又作一層襯托，非惟氣機頓挫，亦覺烘染生姿。汝今又不然，時節看瓜蔓。〔合註〕《關駟》《九州志》：五月瓜蔓水。懷寶自足珍，藝蘭那計畹。〔王註〕屈原《離騷》：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王逸註：十二畝曰畹。《說文》：三十畝曰畹。吾歸於汝處，〔王註〕《詩·豳風·九罭》：公歸無所，于汝信處。【詰案】公是年冬，成資將解還。慎勿嗟歲晚。【詰案】此首總起，從京師入手，所用牽牛、葵、藿、瓜、蘭，皆隨手點染，非答園中所有也。熟讀後四篇，當自知之。公每自賞其詩文而深歎世之識真者少，茲屢復查註、紀說及合註之續刻，而竊有慨於斯言也，因分疏於後云。

其二

荒園無數畝，草木動成林。春陽一以敷〔二〕，妍醜各自矜。葡萄雖滿架，〔合註〕《漢書·西域傳》：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博物志》：張騫使西域，還得蒲桃。困倒〔四〕不能任。〔合註〕韓退之書：倒廩傾困。【詰案】《樂城集·葡萄》詩云：蒲桃不禁冬，屈盤似無氣。春來乘盛陽，覆架青綾被。可憐病石榴，〔查註〕《博物志》：張騫使西域，得塗林安石榴以歸，故名安石榴。花如破紅襟。〔合註〕丁仙芝《餘杭》詩：曉幕紅襟燕。【詰案】《樂城集·病石榴》詩云：堂後病石榴，及時亦開花。身病花不齊，火候漸已差。葵花雖粲粲，蒂淺不勝簪。【詰案】《樂城集·葵》詩云：葵花開已闌，結子壓枝重。憶初始放花，岌岌旌節聳。叢葵晚可喜，輕紅隨秋深。〔合註〕《爾雅》：翼蓼，有紫、赤、青等種。李義山詩：將泥紅蓼岸。【詰案】原作無蓼詩，此因首作有「牽牛與葵蓼，采摘人詩卷」句，故又以之作襯，自變其法也。物生感時節，此理等廢興。【詰案】必總此二句，方收束得住。飄零不自由，盛亦非汝能。【詰案】此詩答葡萄、榴、葵三首也。從園中人手，中間葡萄、榴、葵各二句，三實一虛，不落板實，此又一章法也。

其三

種柏待其成，柏成人已老〔二〕。【詰案】《樂城集·柏》詩云：南園地性惡，雙柏不得長。柏生嗟幾年，失意自悽愴。不如種叢簪，春種秋可倒。〔王註次公曰〕簪，帚竹也。《莊子》所謂操拔簪者是已。方言曰倒簪。〔查註〕《爾雅》：前王簪。郭璞註：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爲掃簪，江東呼之曰落帚。【詰案】《樂城集·簪》詩云：隣翁笑我拙，教我種叢草。經霜斫爲簪，不讓秋竹好。陰陽不擇物，美惡隨意造。〔合註〕庾信《蕩子賦》：細草橫階隨意生。柏生何苦

艱，似亦費天巧。〔王註次公曰〕韓退之詩：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天工巧有幾，肯盡爲汝耗。君看藜與藿，〔王註〕前漢·蓋寬饒傳：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生意常草草。〔詰案〕此詩答柏、簪二首也。從柏人手，簪次之，法似並起而句則單行，其後柏則明點，簪則暗結，兼雙收側注之意，此又一章法也。紀昀曰：純乎正面說理，而不入膚廓，以仍是詩人意境，非道學意境也。理喻之，米，詩則釀之而爲酒，道學之文，則炊之而爲飯。

其四

萱草雖微花，〔王註次公曰〕本草：萱草，一名鹿葱。嵇康養生論：萱草忘憂。〔詰案〕詩·衛風：焉得諼草。註：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孤秀能自拔。〔合註〕梁昭明太子啓：儼然孤秀。亭亭亂葉中，一一勞心〔二六〕插。〔詰案〕樂城集·萱詩云：萱草朝始開，呀然黃鵠嘴。仰吸日出光，口中爛如綺。美女生山谷，不解歌與舞。君看野草花，可以解憂悴。牽牛獨何畏，詰曲自芽蘗。走尋荆與榛，如有夙昔約。〔詰案〕樂城集·牽牛詩云：牽牛非佳花，走蔓人荒榛。開花荒榛上，不見細蔓身。南齋讀書處，亂翠曉如潑。偏工貯秋雨，歲歲壞籬落。〔詰案〕此詩答萱草、牽牛二首也。萱草四句，牽牛四句，結四句，此又一章法也。趙次公謂此詩以萱草比君子，以牽牛比小人，此因「孤秀自拔」、「走尋荆榛」等四句而傅會作一解也。曉嵐主查註，以「首首寓感慨不露怒張」爲論，故亦同趙說。今考之，但就原唱致意，且此時尚無小人，卽陳公弼亦非小人，公未嘗以小人待之也。其說誣，應駁正。

其五

蘆筍初似竹，〔查註〕《爾雅》：葭蘆，莢蘆，其萌蘆。註云：今江東呼蘆筍爲蘆。蘆，音拳。【詰案】《樂城集·蘆》詩云：蘆生井欄上，蕭騷大如竹。稍開葉如蒲。方春節抱甲，漸老根生鬚。不愛當夏綠，愛此及秋枯。【詰案】《樂城集·蘆》詩云：莖青甲未解，枯葉已可束。黃葉倒風雨，白花搖江湖。江湖不可到，移植苦勤劬。【詰案】《樂城集·蘆》詩云：移來種堂下，何爾短局促。強移性不遂，灌水惱童僕。安得雙野鴨，飛來成畫圖〔二七〕。〔合註〕《宣和畫譜》：崔白、唐希雅俱有《蘆鴨圖》，當本唐人畫格，故先生詩云然。【詰案】此詩專答種蘆一首，又一章法也。紀昀曰：結句展開，却仍是兜轉。

其六

行樂惜芳辰〔二八〕，〔王註〕《前漢書》：楊惲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謝靈運序：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合註〕梁元帝《纂要》：辰曰芳辰。秋風常苦早。誰知念離別，喜見秋瓜老。【詰案】《詩·幽風·七月》：七月食瓜。此秋瓜也。果羸卽栝樓，亦名天瓜。詩意似欲答果羸，其下忽從秋瓜追問，而意緒橫生，詩爲一變，遂不復終果羸之意矣。秋瓜感霜霰，莖葉颯已槁。宦遊歸無時，【詰案】此句從秋瓜生出，自此作法全變矣。身若馬繫阜。悲鳴念千里，耿耿志空抱。〔王註〕顏延年《赭白馬賦》：飛黃服阜。魏武帝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多憂竟何爲，使汝玄髮縞。【詰案】前二三四五共四首，皆答園中草木也。此詩忽觸瓜期之感，因人「馬繫」數句以終之。自此奮迅而下，置原作於不問，遂遺果羸、竹二首，不復答和矣。前五首，公似檢對原作，變換章法，皆構思而出，其成之也緩。自此以下六首，皆任意揮灑，頃刻立就者也。紀昀曰：此首忽跳出題外，取興在即離之間。曉嵐知其跳出題外讀此詩，尚不爲失眠，但究未理清逐詩線索，故其後所論作法皆誤，冰炭之不相入矣。今選

其近是者各條存之。

其七

官舍有叢竹，結根問囚廳。下爲人所徑，土密不容釘。〔合註〕《晉書·陶侃傳》：以所貯竹頭作釘裝船。詩意則言竹萌也。殷勤戒吏卒，插棘護中庭。遶砌忽墳裂，〔王註〕墳，房吻切。〔邵註〕《左傳·僖公四年》：公祭之地，地墳。註：高起也。走鞭瘦冷癩。〔王註〕《談助》：竹根曰鞭。〔合註〕《玉篇》：伶，行不正也。我常攜枕簟，來此蔭寒青。日暮不能去，卧聽窗風冷。〔詰案〕此詩自詠官舍叢竹，以至近而來寓目者言之。

其八

芎藭生蜀道，〔王註次公曰〕按《本草》，芎藭雖生武功川谷，而陶隱居註云，蜀中亦有而細。〔查註〕《大觀本草》：芎藭，一名山鞠藭，出蜀中者，名川芎。白芷來江南。〔王註次公曰〕《本草》：白芷生河東川谷下澤，如掌。〔查註〕《本草》：芷，一名葍。許氏《說文》：楚謂之薺，晉謂之薺，齊謂之薺，生於下澤，故有澤芬之名。漂流到關輔，〔王註饒德操曰〕關輔，關中三輔也。猶不失芳甘。濯濯翠莖滿，愔愔清露涵。〔合註〕傅咸《燭賦》：嘉湛露之愔愔。及其未花實，可以資筐籃。〔王註次公曰〕芎葉名靡蕪，可以爲菜，芷葉名蒿麻，可作浴湯，此所謂資筐籃者也。秋節忽已老，苦寒非所堪。剮根取其實，對此微物慚。〔詰案〕此詩自詠芎藭、白芷，以至遠而來寓目者言之。

其九

自我來關輔，南山得再遊。【詰案】謂前遊終南二曲諸勝也。山中亦何有，草木媚深幽。菖蒲人不識，生此亂石溝。〔王註次公曰〕《寰宇記》：咸平中，姚成甫常採菖蒲，澗側遇一丈夫，謂甫曰：「此菖蒲，安期生所餌，可以忘老。」倏忽不見。山高霜雪〔一九〕苦，苗葉不得抽。下有千歲根，蹙縮如蟠虬。長爲鬼神守，〔王註師民瞻曰〕《神仙傳》：茅君丹砂，二千歲乃結成，上帝常使鬼神毒蛇守焉。〔德權曰〕《物類相感志》：菖蒲若紅蒲，芳氣酷烈，世言有花無人見，見者必大富貴。趙隱之母傅氏，曾於山澗中，見花大如車輪，傍有神人守護，誠之勿洩。年至九十四。德薄安敢偷。〔查註〕《法華經》：薄德之人，不種善根。《抱朴子·仙藥篇》：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亦終不能得也。【詰案】此詩因游南山，而詠人不可見之菖蒲，觀其終以鬼神德薄之詞，知後幅必將化入夢境矣。

其十

我歸自南山，山翠猶在目。〔合註〕庾肩吾詩：山翠下添流。心隨白雲去，夢繞山之麓。汝從何方來，笑齒粲如玉。【詰案】九首南山游與十首之南山歸，特有意自爲開闔，并人子由作結，豈可折散別編。探懷出新詩，秀語奪山綠。覺來已茫昧，但記說秋菊。〔公自註〕八月十一日〔三〇〕夜，宿府學，方和此詩。夢與弟游南山，出詩數十首〔三一〕，夢中甚愛之。及覺，但記〔三一〕一句云：蟋蟀悲秋菊。【詰案】時陳公弼命公兼府學教授，故夜宿學中也，說見王註，而載於壬寅九月詩下，與本集《陳公弼傳》「從公二年」不合，因刪去，附記於此。有如採樵人〔三一〕，入洞聽琴筑。歸來寫遺聲，〔合註〕繁欽《與魏文帝牋》：遺聲抑揚。猶勝人間曲。【詰案】此詩因南山歸，而記夢說之「秋菊」、「採樵」四句，乃和子由十首之總結，故云「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也。至是，十詩已畢，復以夢說秋菊之意，未能暢達，又作《蟋蟀悲秋菊》一首次其後，故并爲十一首也。子由既得公詩，復和第十、第十一兩首，其詩別列題，

曰，《和子瞻記夢二首》。據《樂城集·和子瞻記夢》第一首云：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探懷出詩卷，卷卷盈君把。詩詞古人似，弟則吾弟也。相與千里隔，安得千里馬。攜手上南山，不知今乃夜。晨雞隔牆唱，欹枕窗月亞。百語記一詞，秋菊悲蚤吒。此語鮑、謝流，平日我不暇。我本無此詩，嗟此誰所借。

其十一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自知。〔王註〕呂溫《山樓》詩：幽處竟誰見，芳心空自知。無人驚歲晚，惟有暗蚤

悲。〔合註〕《爾雅》：蟋蟀，蚤。註：今促織也。〔詰案〕合註既引此條，何以不識此詩也。曉嵐六年五閱，而謂「蟋蟀悲秋

菊」句儘有妙義可衍，不應艸艸如是。又謂此詩雖就菊說，已隱隱收盡前九首，始終不悟蚤即蟋蟀，而獨指爲詠菊，何也？

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湄。菊衰蚤亦蟄，與汝歲相期。楚客方多感，秋風詠江離。〔王註〕李

商隱詩：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離。〔邵註〕《楚辭·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註：香草生於江中，故曰江離也。

離、薺，通。落英不滿掬，〔王註〕《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何以慰朝飢。〔詰案〕此詩詠蟋蟀悲秋菊，從第十

首之「但記說秋菊」句，紬而繹之也。據《樂城集·和子瞻記夢》第二首《蟋蟀悲秋菊》詩云：蟋蟀感秋氣，夜吟抱菊根。霜

降菊叢折，寸根安可存。耿耿荒苗下，唧唧空自論。不敢學蝴蝶，菊盡兩翅翻。蟲凍不絕口，菊死不絕芬。志士豈棄友，

列女無兩婚。查註以第十首《我歸自南山》撤出，別爲《記夢》詩，特載子由《和記夢》第一首《兄從南山來》，以作改題記夢

之證。又以子由多《蟋蟀悲秋菊》詩一首，即乾沒不載，以符各十一首之數。今分列子由二詩於本詩後，俾讀者究其

全云。

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三〕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編上卷，誤，今改編。

中朝鸞鷲〔三三〕自振振，〔合註〕詩·魯頌。振振鷲。豈信邊隅事執鼓。〔詰案〕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鼓。

註：鼓長八尺。周禮·地官。鼓人，以鼗鼓鼓軍事。古用賁，詩·大雅。賁鼓維鏞。共怪書生能破的，〔合註〕

晉書·王濟傳。一發破的。也如〔三六〕驍將解論文。穿楊自笑非猿臂，〔合註〕穿楊用戰國策。養由基事。

又，前漢·李廣傳。為人長愛臂，其善射亦天性。註：如猿臂通肩也。射隼長思〔三七〕逐馬軍。〔查註〕易·繫辭下。

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杜子美詩：洗盡開營對馬軍。觀汝長身最堪學，定如髯羽便超羣。〔合註〕三國·蜀

志·關羽傳。諸葛亮答羽書曰：「孟起一世之傑，跡、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若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須髯，故

亮謂之髯。馬超，字孟起。張飛，字益德。

次韻〔三八〕子由論書

〔查註〕韻語陽秋。東坡與子由論書詩，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

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不見其刻畫嫵媚之態，而章甫端冕，若有不可犯之色。

少年喜二王，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一家風氣，俗子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

規規於翰墨積習也。樂城集·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詩云：堂上岐陽碑，吾兄所與我。吾兄自

善書，所取無不可。歐陽弱而立，商隱瘦且臃。小篆妙詰曲，波字美婀娜。譚藩居顏前，何類學顏

頗。魏華自磨淬，峻秀不包裹。九成列賢俊，磊落雜么麼。英公與褒鄂，戈戟聞自荷。何年學

操筆，終歲惟箭筈。書成亦可愛，藝業嗟獨夥。余雖謬學文，書字每慵惰。車前駕騏驥，車後繫

羸跛。逾年學舉足，漸亦行駸駸。古人有遺蹟，筭短不及鎖。願從兄發之，洗硯處兄左。【詰案】查註採編唱和詩，輒曰原作、和作，刪去原有題目。視其詩，若馬嵬、昭君、梅花、白燕，一題可類編數十首者，然此豈知詩者所爲。唱和各詩，其中往往時地不同，人事已改，必非一題可該兩人之作，亦有各道己意，但借韻爲詩者。往往屢讀不喻其故，必檢閱出處而後恍然，或無其書，惟有付之不求甚解而已，初未嘗享其成也。合註間亦補之，然彼欲自見，皆離詩別載，不肯爲查註補列詩前，殊不便於讀者。今以必應補者，皆爲查註補載，如子由此詩，查註題曰原作，復又註明《樂城集》原題，凡似此者，刪去原作、和作字樣，載入原題。其有原作、和作爲題，詩意已明，及不載逐人原題，未暇詳考他集者，則仍其舊云。

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王註堯卿曰】學書者，須得書外之意，如《晉書》陶侃用法，恒得法外意也。魯直常謂，東坡心通，得於翰墨之外。【合註】何焯曰：張懷瓘云：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僕雖不能其事，而輒言其意。公用以發端。貌妍容有曠，【邵註】《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曠其里。璧美何妨橢。【王註次公曰】橢，音吐火切。《爾雅》：蠙，小而橢。註：卽小貝，橢謂狹而長。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譏，不獨【元】子亦頗。書成輒棄去，謬被旁人裹。體勢【三】本闊落，結束入細麼。【邵註】班彪《王命論》：么麼不及數子。註：細小曰麼。子詩亦見推，語重未敢荷。【詰案】下入學射，却特意抹倒，以足上意。爾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笥。【公自註】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三】箭耳。【合註】《考工記》：玃胡之笥。多好竟無成，不精安用夥。【王註】《前漢書·陳涉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註：楚人

謂多爲夥。〔合註〕《後漢書·馬融傳》：鄭君博而不精。何當盡屏去，萬事付懶惰。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查註〕《長公外紀》：趙子固云：徐會稽之濁，在跛偃；李北海之濁，在敲斜。世俗筆苦驕，衆中強鬼駝。〔王註子仁曰〕子由「左」字一聯上有「鎖」字一韻，此乃闕焉。〔堯卿曰〕鬼駝，不安帖貌。《說文》：謂馬搖頭曰駝。鍾、張忽已遠，〔王註續曰〕鍾繇、張芝也。〔查註〕孫過庭《書譜》：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此語與時左。〔合註〕韓退之書：身勤而事左，非計之得也。《韻會》：不適事宜曰左計。

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澄泥硯

〔馮註〕《硯譜》：虢州澄泥硯，唐人品硯，以爲第一。米芾云：絳縣人善製澄泥硯，以細絹二重，淘泥澄之，取極細者，燻爲硯。有色綠如春波者，細滑著墨不費筆，但微滲耳。〔合註〕《樂城集》詩末句：報君湘竹筆身斑。今先生押「班」字，與原唱不同。〔誥案〕公元祐還朝詩，如「綴兩班」、「尚爛斑」、「踏舊班」、「亦如班」、「筍籜斑」、「昨夜班」，皆隨便押，當日並不論也。

舉世爭稱鄴瓦堅，〔王註子仁曰〕魏於鄴都建銅雀臺，後世以其瓦作硯，爲世所貴重。〔查註〕胡仔《茗溪漁隱叢話》：銅雀臺瓦硯，以古物而見貴於世。瓦頗有青色，其內平瑩，厚有及寸許者，多印工人姓氏，皆八分，隸書也。一枚不換百金頒。豈知好事王夫子，〔誥案〕王頤，字正父。時爲武功縣。公後與頤詩云：我昔識子自武功。自採臨潼繡嶺〔三〕山。〔查註〕《輿地廣記》：陝西永興軍路，京兆府臨潼縣。驪山在南，故驪戎國。漢新豐，唐慶山，宋祥符八年改臨潼。《雍錄》：臨潼縣，秦驪邑也。《山海經》：驪山左右皆峻嶺，雲霞繡錯，因有繡嶺之名。〔合註〕《太平寰宇記》：硯

石福地。《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川中有阜，曰風涼原，西川水出硯山之研盤谷是也。經火尚含泉脈暖，〔合註〕鮑照詩：金澗測泉脈。此則言臨潼之溫泉也。弔秦應有淚痕〔三〕潛。〔王註〕《史記》：葬始皇鄜山。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王註〕《後漢·班超傳》：常爲官傭書，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合註〕張正見詩：善馬出從戎。〔誥案〕時夏人大舉入寇，聲搖三輔，朝廷方遣王素視師平涼，因有此句。

竹 腳

〔查註〕《埤雅》：栗鼠若竹腳之類。蓋鼠食竹，故曰竹腳。《燕山錄》云：煮羊以腳，卽此也。野人獻竹腳，腰腹大如盎。〔王註次公曰〕竹腳，食竹根之鼠也。韓退之詩：腰腹空大何能爲。自言道旁得，采不費置網。鴟夷讓圓滑，〔王註續曰〕：揚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合註〕《漢·陳遵傳註》：顏師古曰：滑稽圓轉，縱捨無窮之狀。混沌慚瘦爽。〔王註〕《神異經》曰：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名爲混沌。兩牙雖有餘，四足僅能仿。逢人自驚蹶，〔合註〕陸龜蒙詩：忽愁自驚蹶。悶若兒脫襪。〔合註〕《易林》：脫於襪。念此微陋〔三〕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倉卒，〔合註〕《宋書·武帝紀》：係頸就擒。《漢書·王嘉傳》：臨事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孤熊，擇獸行舐掌。〔王註〕韓退之詩：擇肉於熊羆，肯視兔與狸。〔合註〕庚信詩：熊飢自舐掌。《埤雅》：熊，冬蟄不能食，飢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

羨 陂 魚

〔公自註〕陂在鄂縣。〔王註次公曰〕此杜子美詩有《漢陂行》者也。以其陂中魚美，故得名。〔查註〕《元和郡縣志》：漢陂，在鄂縣西五里，周圍十四里。《長安志》：出終南諸谷，合胡公泉爲陂。《十道志》：地有五味陂，產魚，甚美，因名之。唐寶曆間，勅漢波令尚食使牧管，不得採捕。《樂城集》：次韻漢陂魚詩云：漢陂霜落魚可掩，枯芡破盤蒲折劍。巨斧敲冰已暗知，長叉刺浪那容閃。鯨鯨鮫子誰復惜，朱鬣金鱗漫如染。邂逅相遭已失津，偶然一掉猶思慙。嗟君游宦久羊炙，有似遠行安野店。得魚未熟口流涎，豈有哀矜自欺僭。人生飽足百事已，美味那令一朝欠。少年勿笑貪匕筯，老病行看費鍼砭。羊生懸骨空自飢，伯夷食菜有不瞻。清名驚世不益身，何異飲醯徒酷醎。霜筠細破爲雙掩，〔查註〕掩，揜同。《曲禮》：大夫不揜羣。石經作掩，蓋襲取之義。今用爲魚具之名。〔合註〕《字典》掩，又於瞻切。先生詩雖是首句，亦押去聲，但《字典》去聲之掩，作「練絲以手振出緒也」解，非魚具之義，再考。中有長魚如卧劍。〔王註〕孟浩然詩：游魚擁劍來。〔合註〕《西溪叢話》引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紫荇穿腮氣慘悽，紅鱗照座光磨閃，〔合註〕白樂天詩：膾縷落紅鱗。《廣韻》：閃，舒瞻切。〔誥案〕紀昀曰：十四字居然杜意。攜來雖遠鬣尚動，烹不待熟指先染。〔合註〕《瓊臚閒評》：東坡詩，染在去聲押，然《左傳》載染指事，染字，音如琰反，豈錯落耶？考《廣韻》，去聲亦收，無二義，則去聲押亦可。坐客相看爲解顏，香粳飽送如填塹。〔王註〕韓退之詩：匙抄爛飯隱送之。曹植《與吳季重書》：食若填巨壑。杜子美《雨》詩：半濕擣香粳。韓退之詩：浙玉炊香粳。早歲嘗爲荆渚客，〔王註次公曰〕先生應制科時，同子由侍父舟行適楚，是爲荆楚客。黃魚屢食沙頭店。〔王註〕子仁曰：杜子美《戲作俳諧體遣悶》詩：頓頓食黃魚。沙頭鎮，屬荆南府。濱江易採不復珍，盈尺輒棄無乃僭。〔誥案〕紀昀曰：「早歲」四句，勢須一拓。自從西征復何有，欲致南烹嗟久欠。〔王註〕韓退之《南食》

詩：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游儵瑣細空自腥，亂骨縱橫動遭砭。故人遠饋何以報，客俎久空驚忽瞻。東道無辭信使頻，〔合註〕《文選》：諭巴蜀檄。故遣信使。西鄰幸有庖壘醢，〔合註〕《說文》：醢作醢，酢漿也。《廣韻》：酒醋味厚。【詰案】紀昀曰：窄韻巧押，神鋒駿利，東坡本色。

凌虛臺

〔王註師民瞻曰〕在鳳翔廡後園。〔堯卿曰〕乃陳希亮知鳳翔時建也。〔饒德操曰〕先生集載《凌虛臺記》云：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此凌虛之所爲築也。《樂城集》次韻凌虛臺詩云：棄我謂我遠，求我謂我還。我一爾則二，視此臺上山。山高上干天，獨不照我顏。無乃我自蔽，誰謂山則慳。遠望不見趾，近視不得鬢。山實未始變，任子自擇刪。北風吹南崖，山上秋葉斑。道遠又寒苦，皴裂辭難攀。晴空卷朝雲，照夜霜月彎。強爾登此臺，免爾趨闌闕。

才高多感激，道直無往還。不如此臺上，舉酒邀青山。〔合註〕何遜詩：躊躇慚舉酒。青山雖云遠，似亦識公顏。【詰案】謂陳公弼也。據此詩，兩意釋然久矣。崩騰赴幽賞，披豁露天慳。〔合註〕《晉書》：陸玩傳，披豁聖懷。落日銜翠壁，暮雲點煙鬢。〔王註〕李太白《烏棲曲》詩：青山猶銜半邊日。韓退之詩：擢玉紆煙鬢。浩歌清興發，放意末禮刪。〔合註〕《列子》：楊朱篇。不逐世故，放意所好。是時歲云暮，微雪灑袍斑。吏退迹如掃，〔王註〕杜子美《贈李白》詩：山林迹如掃。賓來勇躋攀。臺前飛雁過，臺上雕弓彎。

聯翩向空墜，一笑驚塵寰。〔王註次公曰〕此乃韓退之《雉帶箭》詩云：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取其意變其句者也。〔合註〕陸機《文賦》：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層雲之峻。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王註〕《文選》古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一別費三年。〔查註〕先生於嘉祐辛丑十一月赴鳳翔任。又三年，爲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二年吾有幾，〔詰案〕紀昀曰：真至語。棄擲理無還。長恐別離中，摧我鬢與顏。念昔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乃爲憂所緣。吾從天下士，〔王註〕《史記·魯仲連傳》：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莫如與子歡。羨子久不出，讀書蝨生氈。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詰案〕紀昀曰：語意嶄然。西羌解仇隙，〔王註〕《前漢·趙充國傳》：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註：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人漢爲寇也。〔合註〕《漢書·宣帝紀》：遣趙充國、許延壽擊西羌。《後漢書·質帝紀》：爵在仇隙。猛士憂塞壩。〔邵註〕《漢書·申屠嘉傳》：太上皇廟壩垣。註：宮外垣餘地也。壩，壩同。按，塞壩，塞垣也。廟謨〔三六〕雖不戰，〔王註〕杜子美《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詩：廟謀善長策。〔合註〕《後漢·光武紀·贊》：明明廟謨。虜意久欺天。〔王註〕《欺天》引《論語》。〔詰案〕是年，夏人大舉犯邊，寇靜邊砦，圍童家堡，聲搖三輔。詔以王素三知渭州，及素至，夏人即日解去。素積粟練兵，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弓箭手行陣之法，三輔復安。以上四句，蓋指此也。山西良家子，〔王註〕《前漢·趙充國傳》：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又《贊》云：山西出將。錦緣貂裘鮮。千金買戰馬，百寶粧

刀鐙。〔王註〕杜子美《後出塞》詩：千金裝馬鞭，百金裝刀頭。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王註〕《左傳》：僖公二十三年：重耳曰：「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任居實曰〕《晉書》：謝玄謂苻融曰：「諸君稍却，今將士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不亦樂乎。」

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

〔查註〕《漢書註》：芒竹，在盤屋縣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水經注》：芒水又北徑盤屋縣之竹圃。《漢書·翟義傳》：王莽下詔曰：「翟義作亂於東，霍鴻負倚芒竹。」卽此也。《元和郡縣志》：司竹園，周圍百里，置監丞，掌之。《唐六典》：司竹監掌植養園竹之事，副監爲之貳。凡宮掖及百官所須簾籠筐篚之屬，命工人擇其材幹以供之。按，《漢書》有司竹長丞，後魏有司竹都尉，後周有司竹監及丞，唐因之。在京兆、鄠、盤屋、懷州、河內界中。宋時惟鄠、盤屋一監，在鳳翔。《宋史·職官志》：諸縣巡檢司，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掌訓治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孫彥同《職官分紀》：嘉祐三年詔，諸路每一州軍，巡檢有至三五員者，又兩三州至八九州有都同巡檢，軍馬勢分，罕能獲賊，其一州軍止留巡檢一員，數州留都同巡檢一員，其邊海河汴江湖險僻之地，舊有巡檢處皆留之。《咸淳臨安志》：左藏掌受四方財賦之人，以待邦國之經費。其原蓋起於周，職內、職歲、外府，皆其職也。漢更隸大農少府，至晉始置左右藏，分建東西庫。國初，左藏止一庫，置使領焉，率居以清望官。今惟才是用，四選通得人轄。

官園刈葦留枯槎〔三〕，深冬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詰案】起四句燒

葦，乃官司年例也。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家。
〔王註〕韓退之《宴喜亭記》：猿狖所家，魚龍所宮。〔詰案〕此四句入狐兔，先作悼歎之文，爲之絕倒。風迴焰卷毛尾
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詰案〕此四句點獵字，前分三層，如
溪流曲折，而至是爲首一段。紀昀曰：引入不驟。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叉。〔合註〕屈原《九歌》：風
颯颯兮木蕭蕭。戍兵久閑可小試，〔王註〕《史記·孫武傳》：吳王闔閭曰：「可以小試勒兵乎？」戰鼓雖凍猶堪
搗。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王註〕《孫子》言：兵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
擊其中則首尾俱應。杜牧之詩：常山蛇陣勢縱橫。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呀。迎人截來
若逢箭，〔四〕，〔合註〕《莊子·養生主篇》：庖丁解牛，砉然騞然。註：若，呼鳴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避犬〔四〕逸去
窮投置。〔詰案〕會獵正面，只此十四字了當，可見其通篇魄力之大。擊鮮走馬殊未厭，〔王註〕《漢·陸賈傳》：謂
其子曰：「數擊鮮，毋久溷汝爲也。」註：鮮爲新殺之肉。但恐落日催棲鴉。弊旗仆鼓坐數獲，〔王註〕《周禮·
夏官》：大司馬，羣吏弊旗。註：弊，仆也。鞍掛雉兔肩分麋。〔合註〕《爾雅》：鹿，牡麋，牝麋，其子麋。主人置酒
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啖直欲追羲媧。〔王註〕《禮記·禮運》：昔者先王未
有火化，食鳥獸之食，茹毛飲血。〔合註〕《漢書·霍光傳》：與從官飲啗。〔詰案〕自「巡邊」句起，至此燒葦會獵皆畢，是爲
中一大段。青丘雲夢古所咤，〔王註〕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過，咤烏有先生，言對齊王，曰：「楚有七澤，嘗見其一，
名曰雲夢，方九百里。」又，烏有先生曰：「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與此何啻
百倍加。苦遭諫疏說夷羿，〔王註〕《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於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於原獸。」於是晉侯

好田，故魏絳及之。〔合註〕《前漢·司馬相如傳》：嘗從上至長楊獵，因上疏諫。又被詞客〔四三〕嘲淫奢。〔王註次公曰〕賦客指言司馬相如、揚子雲也。相如《子虛賦》云：烏有先生曰：「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揚雄傳》：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諫。豈如閑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合註〕《晉書·桓石秀傳》：性放曠。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賓殊嘉〔四四〕。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王註〕《北史》：獨孤信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文選》鮑明遠《還都》詩：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道。〔詰案〕自「青丘」句起至終，爲結一段，以餘波作收煞也。紀昀曰：一路如駿馬之下坡，須如此排宕盤旋，方收得住。

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鳳翔官舍書〔四五〕

〔查註〕本集《蘇廷評行狀》云：生三子，次曰渙，以進士得官，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詰案〕《樂城集·伯父墓表》，已詳載各案中。

其一

才賢世有幾，廊廟忍輕遺。公在不早用，人今方見思〔四六〕。〔詰案〕本集《蘇廷評行狀》云：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樂城集·伯父墓表》云：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故山松鬱鬱，舊史〔四七〕印累累。惟有同鄉〔四八〕老，〔詰案〕同鄉老，謂蔡子華、王淮奇、惟簡諸人。聞名尚涕洟。

其二

揮手東門〔見〕別，朱顏鬢未霜。【誥案】嘉祐六年辛丑之秋，公與中都公別於京師，時年六十一，次年，以暴疾卒於官。至今如夢寐，未信有存亡。後事書千紙，【誥案】《墓表》云：爲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磨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洩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新墳天一方。【誥案】《墓表》：治平二年二月戊申，葬於眉山永壽鄉高遷里。公爲詩，正不欺等營葬時也。誰能悲楚相，抵掌悟君王。【誥案】此用優孟事，據此，則不欺、不疑，時猶未仕，且患貧也。

和子由木山引水二首

【誥案】此卽宮師所有木山三峰也，時在京師南園。宮師詩云「堂前三小山，本是山中楂」者是矣。餘詳卷二總案及本卷案《木假山記》。〔案〕總案卷二「公於宜秋門內得南園」條云：子由《木山引水》詩：幽泉二句云云，是以木山置盆池中。公答詩蜀山二句云云，是此山爲宮師攜來物也。又以宮師都中所作《答二任》詩之「庭前三小山」、「當前鑿方池」諸句證之，是宮師居此而自以木山三峰引水庭前也。〔查註〕《樂城集·木山引水》詩云：引水穿牆接竹梢，谷藏峰底大容瓢。將流旋滴廬山瀑，已盡還來海上潮。亂點落池驚睡覺，半山含潤沃心焦。瓦盆一斛何勝滿，溢去猶能浸菊苗。其二云：簷下枯槎拂荻梢，山川迤邐費公瓢。幽泉細細流巖鼻，盆水瀾瀾漲海潮。但愛堅如湖上石，誰憐收自竈中焦。蒼崖寒溜須佳蔭，尚少冬青石齒苗。

其一

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去國尚能三犢載，〔合註〕歐陽修《菱溪石》詩：愛之遠徙向幽谷，曳以三犢載兩輪。汲泉何愛一夫忙。崎嶇好事人應笑，冷淡爲歡意自長。遙想納涼清夜永，窗前微月照汪汪。〔合註〕班固《典引》：汪汪乎。

其二

千年古木卧無梢，浪捲沙翻去似瓢。幾度過秋生蘚暈，至今流潤應江湖。〔王註〕堯卿曰：江有潮來，枯木相潤，若相應也。泫然疑有蛟龍吐，斷處人言霹靂焦。〔王註〕唐柳宗元《霹靂琴贊序》：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倅然倒卧道上，超道人取以爲三琴。材大古來無適用，〔王註〕杜子美《古柏行》詩：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合註〕《晉書·職官志》：或隨時適用。又，何焯曰：句取「慮爲大樽」意。不須鬱鬱慕山苗。〔王註〕左太冲《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寄題興州晁太守新開古東池〔五〇〕

〔查註〕《太平寰宇記》：山南西道興州，白馬氏之東境，漢分置武都郡，晉永嘉末，楊茂搜據武都，後魏改東益州，廢帝改興州。《九域志》：利州路興州順政郡，在興元府成、階、鳳三州之間，今漢中府興安州是也。晁太守，名仲約。《司馬溫公集》有《寄題興州晁都官仲約束沼》，沼上有唐鄭都

官詩刻石。又，文與可《丹淵集》：余過興州，太守晁侯延之於東池晴碧亭，具道其所以爲此池亭之意，使予賦詩。按，鄭谷《興州東池》詩云：南連乳郡流，闊碧浸晴樓。徹底千峰影，無風一片秋。垂楊拂蓮葉，返照媚漁舟。鑑貌還惆悵，難遮兩鬢羞。司馬君實詩云：名郎遊勝地，心跡繼風流。昔爲題詩著，今因好事修。四山相照映，五馬屢淹留。相見波光淨，依然一片秋。子由詩云：山繞興州萬疊青，池開近郭百泉并。昔年種柳人何在，累歲開花藕自生。波暖跳魚聞樂喜，人求野鴨望船鳴。西還過此須終日，爲問使君行未行。文與可詩云：鄭谷題詩處，荒涼不復知。使君來問日，景物欲歸時。

百畝清池〔三〕傍郭斜，居人行樂路人誇。自言官長如靈運，能使江山似永嘉。〔王註〕《宋書》：謝靈運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愛好。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永嘉志》云：永嘉縣本漢東甌縣，晉太康二年，明帝立永嘉郡。〔查註〕《太平寰宇記》：永嘉有南亭、北亭、白岸亭、楠溪、石帆、石室、謝公池、謝公巖諸名勝。靈運皆有詩。縱飲座中遺白帽，〔王註次公曰〕帽，音乞，帽也。魏初有白帽之製，猶白接羅、白綸巾也。〔合註〕「白帽」見《晉書·五行志》，「白接羅」見《山簡傳》，「白綸巾」見《謝萬傳》。幽尋盡處見桃花。〔王註援〕陶淵明《桃花源記》：晉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逢桃花林。不堪山鳥號歸去，〔王註任居實曰〕子規啼云，不如歸去。長遣王孫苦憶家。

和董傳留別

〔王註堯卿曰〕董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於時。嘗在鳳翔，與東坡相從。韓魏公鎮長安，傳

有詩云：古來風義遺才少，近世公卿薦士稀。韓舉而已卒矣。【誥案】時董傳家於二曲，此詩則作於長安也。自此首起以下，皆罷鳳翔還朝作。

麤繒大布裹生涯，【查註】陶潛詩：御冬足大布，麤絺以應陽。腹有詩書氣自華。【查註】韓退之詩：由腹有詩書。厭伴老儒烹瓠葉，【王註續曰】後漢書：劉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次公曰】詩·小雅·瓠葉：幡幡瓠葉，采之烹之。鄭氏註云：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瓠葉而飲。強隨舉子踏槐花。【王註】南部新書載：長安舉子，自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作新文章，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囊空不辦尋春馬，【王註】孟郊及第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合註】南史·虞玩之傳：爲少府，猶躡屐。高帝問曰：卿此屐已幾載？曰：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眼亂行看擇壻車。【合註】王註援曰：唐進士開宴，常寄曲江亭。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鈿車珠鞅，櫛比而至，中東榻之選者十八九。【合註】唐摭言：曲江之宴，行市羅列，長安幾於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揀選東牀，車馬闐塞，不可殫至。【誥案】董傳未娶，故有此句。其後熙寧二年正月，公在長安，重見傳於旅次時，有彭駕部者，許嫁以妹，竟以不及娶而終。詳卷六案中。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王註】盧仝示添丁詩：閑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查註】南史·王韶之傳：遷黃門侍郎，領著作，凡諸詔黃，皆其辭也。王恹野客叢書：唐中書制詔，畫旨而施行者，曰發日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

驪山三絕句

【查註】程大昌雍錄：驪山，周爲驪戎國，卽藍田山也。輿地廣記：天寶元年，更名會昌山。

太平寰宇記：驪山，在昭應縣東南二里，溫湯出山下。〔合註〕三詩皆詠唐玄宗，故首章言華清，次章言上皇，末章言朝元也。〔誥案〕宋時，朝元閣猶存，公罷任至長安，與陳陸游驪山，飲於朝元閣上，乃賦詩時也。餘詳案中。〔案〕總案卷五「作驪山詩」條云：本集送陳陸知潭州詩「二十三年真一夢」云云。送陳陸詩，作於元祐元年丙寅，逆數二十三年，爲治平元年甲辰。公以是年罷鳳翔任，過長安，始游驪山，作詩。今改編。

其一

功成惟欲〔晉〕善持盈，〔合註〕國語：持盈者與天。可歎前王恃太平。辛苦驪山山下〔晉〕土，阿房纔廢又華清。〔查註〕元和郡縣志：阿房宮，在長安縣西北十四里。太平寰宇紀：始皇築阿房宮，十五年始成，以在山阿之旁，故名。雍錄：華清宮，開元十年建，初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改華清宮。明皇每歲十月往幸，歲盡乃歸。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故宮在繡嶺之下，今靈泉觀是也。宋敏求長安志：華清宮四面皆有繡牆，內有朝元閣，長生殿，羯鼓樓。

其二

幾變雕牆幾變灰，舉烽指鹿事悠哉。〔王註續曰〕周幽王舉烽火會諸侯，以悅褒姒，趙高指鹿爲馬，以欺秦二世。俱見史記。上皇不念前車戒，〔合註〕漢書·賈誼傳：前車覆，後車戒。却怨驪山是禍胎。〔馮註〕枚乘上書諫吳王：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其三

海中方士覓三山，〔合註〕《史記·封禪書》：始皇東游海上，祠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四曰陰主，祠三山。萬古明知去不還。咫尺秦陵是商鑑，〔馮註〕《詩·大雅·蕩》：殷鑑不遠。〔查註〕《元和郡縣志》：始皇陵，在長安縣東八里。始皇即位，治驪山陵，役徒七十萬人，蓋以驪山水源本北流者，陂障使東西流。又，此土無石，取大石於渭北諸山，其費功力由此也。朝元何必苦躋攀。〔王註續曰〕唐明皇作朝元閣於驪山。〔查註〕《長安志》：天寶七載，玄元皇帝見於朝元閣，即改名降聖閣。老君殿，在朝元閣之南。《事實類苑》：繡嶺山半有玉蕊峰，所謂朝元閣者，峰側有夾柱，作王母之像。其御階，甃以蓮花磚千條。次一石柱，柱端有孔，相傳云，天寶中貫以紅錦組，宮女攀援而上，天聖末尚在。至慶歷中，王母像已失，石柱亦爲道士燒爲灰矣。〔合註〕杜子美《早起》詩：緩步有躋攀。

華陰寄子由

〔查註〕《元和郡縣志》：華州華陰縣，漢屬弘農郡，太華山在縣南八里。《輿地廣記》：禹貢華陰之地，秦更名寧秦，漢高八年，改爲華陰縣。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去國，〔合註〕岑參詩：臘酒飲未盡。東風吹雪滿征衣。三峰已過天浮翠，〔王註援曰〕三峰，謂太華三峰，蓮華、松檜、毛女也。〔查註〕《名山記》：華岳有三峰，直上數千仞，基廣而峰峻，有如削成，今博山香爐形，實象之。四扇行看日照扉。〔王註〕韓退之詩：荆山已去華山來，日出潼關四扇開。〔誥案〕貽上「高秋曉日」一聯，不但襲韓，兼襲此聯。但其「曉」字換得辛苦，後勝於前也。後人有此機

巧，亦許襲用舊句。里埃消磨不禁盡，〔邵註〕韓退之《路傍埃》詩：堆堆路傍埃，一雙復一隻。註：埃，封土爲臺以記里也。速攜家餉勞驂駢。

夜直祕閣呈王敏甫

〔查註〕《文獻通考》：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端拱初，建祕閣，亦在崇文院中。《職官分紀》：端拱元年，置祕閣，每夜輪校理校勘一人直宿。《隆平集》：祕閣初隸京百司。淳化元年，祕書監李至等言，願與三館同列，不隸京百司。詔自今祕閣宜次三館。按宋時祕閣之秩，視三館較卑。三館者，昭文、集賢、史館也。《墓志》：英宗治平二年，公自鳳翔罷還，召試祕閣，人三等，得直史館。題中所云直祕閣，疑當作直史館。〔合註〕李攸《宋朝事實》云：三館書八萬餘卷。端拱元年詔，分萬餘卷別爲書庫，日曰祕閣。〔誥案〕題未必誤，或是時以史館兼祕閣耳，但此種差事，在旬月之間者，無從稽考，誌、傳亦不載也。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自此首起，皆治平二年直史館作。

蓬瀛宮闕隔埃氛，〔合註〕王融《淨行頌》：矯步寫埃氛。帝樂天香似許聞。〔合註〕唐李郢《贈羽林將軍》詩：馬隨仙仗識天香。瓦弄寒暉〔吳〕鴛臥月，樓生晴靄鳳盤雲。〔合註〕《唐文粹》李庚《東都賦》：鴛瓦鱗萃。鮑照詩：鳳樓十二重。共誰交臂論今古，〔合註〕《九州春秋》：韓遂、樊稠交臂相加，共語良久。只有閑心對此君。〔馮註〕「此君」，用晉王子猷語。〔翁方綱註〕白樂天《效陶》詩云：乃知陰與晴，安可無此君。「此君」指酒也。大隱本

來無境界，〔馮註〕白樂天詩：大隱在朝市。北山猿鶴漫移文。

謝蘇自之惠酒

〔查註〕《謝蘇自之》詩，外集編第四卷。自鳳翔還朝直史館時作。〔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高士例須憐麴蘖」，此語常聞退之說。〔馮註〕韓退之《贈崔立之》詩：高士例須憐麴蘖。我今有說殆不然〔五〕，麴蘖未必高士憐。醉者墜車莊生言，全酒未若全於天。達人本是〔五〕不虧缺，何暇更求全處全。〔馮註〕《莊子·達生篇》：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又：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況得全於天乎。〔誥案〕紀昀曰：旋轉自如，止如口語而不落淺易，格力高也。然此種殊不易學，無其格力，而以頽唐出之，風斯下矣。景山沉迷阮籍傲，〔馮註〕《三國·魏志》：徐邈，字景山。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醉。《晉書·阮籍傳》：傲然獨得，任性不羈，嗜酒能嘯。畢卓盜竊劉伶顛。〔馮註〕《晉書》：畢卓，字茂世。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劉伶傳》：字伯倫。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貪狂嗜怪無足取，世俗喜異矜其賢。杜陵詩客尤可笑，羅列八子參羣仙。〔合註〕《樂府詩集·古雞鳴曲》：羅列自成行。流涎露頂置不說〔五〕，爲問底處能逃禪。〔馮註〕杜子美《飲中八仙歌》：道逢麴車口流涎，脫帽露頂王公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我今不飲非不飲，心月皎皎常孤圓〔六〕。〔馮註〕《傳燈錄》：心月孤圓，光吞萬象。有時客

至亦爲酌，琴雖未去聊忘絃〔六〕。〔馮註〕《晉·陶潛傳》：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微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吾宗先生有深意，百里雙罌遠將寄。〔合註〕《晉書·孔嚴傳》：餉吾兩罌酒。且言不飲固亦高，舉世皆同吾獨異〔七〕。不如同異兩俱冥〔八〕，〔詰案〕紀昀曰：一路莊論，幾無轉身之地，忽化出此意作結，可謂辯才無礙。得鹿亡羊等嬉戲。〔馮註〕《列子·周穆王篇》：鄭人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合註〕《史記》：孔子爲兒嬉戲。決須〔九〕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馮註〕《楚辭·漁父》：衆人皆醉我獨醒。

入館

黃省文書分道山，〔合註〕《唐書·百官志》註：門下省，開元元年曰黃門省。靜傳鐘鼓建章閑。天邊玉樹西風起，知有新秋到世間。〔詰案〕紀昀曰：二句自佳。

贈蔡茂先

京城三日雨留人，〔詰案〕《東都事畧》：治平二年八月庚寅，大雨，詔曰：比年以來，水潦爲沴，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於有秋。吳市門前訪子真。赤脚長鬚俱好事，新詩軟語坐生春。鄴侯久有牙籤富，太史猶探禹穴新。〔詰案〕此聯從「三日雨留」生出，亦茂先家內之辭也。不惜爲君揮尺素，却憂善

守備三鄰。〔合註〕《左傳》：昭公七年：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詰案】紀昀曰：此似東坡不經意作。

卷五校勘記

- 〔一〕次韻 類本作「和」。
- 〔二〕得十一詩寄子由 集甲、集註、類本「子由」前有「舍弟」二字。
- 〔三〕告以 集註、類本無「以」字。
- 〔四〕滾滾 集甲、集註、類本作「袞袞」。
- 〔五〕有寺二一在潭北 集甲、集註、類本作「有寺三二在潭北」。
- 〔六〕不能到 類本作「不可到」。
- 〔七〕誰能 類甲、類乙、類丙作「誰言」。
- 〔八〕馬融石室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
- 〔九〕何須困 類甲、類乙作「何用困」。
- 〔十〕悲叱 集甲、類丙作「悲吒」。
- 〔十一〕大老寺 外集作「天和寺」。
- 〔十二〕燕婉 集甲作「嬾婉」。按，《康熙字典》：「嬾」通作「燕」。
- 〔十三〕一以敷 集甲、集註、類本作「一已敷」。
- 〔十四〕困倒 集甲、集註、類本作「困倒」。

〔二五〕人已老 集甲作「人亦老」。

〔二六〕勞心 集甲、集註、類本作「芳心」。盧校同。

〔二七〕蘆筍初似竹云云 此詩，七集續集重收，題作《蘆》。章鈺校（以下簡稱章校）：宋刊《國朝文鑑》（以下簡稱《鑑》）「愛此」作「憂此」。

〔二八〕芳辰 七集作「芳晨」。

〔二九〕霜雪 集甲、集註、類本作「雪霜」。

〔三〇〕八月十一日 集甲、集註、類本作「八月十二日」。

〔三一〕數十首 集甲、集註、類本作「數十篇」。

〔三二〕但記 集甲、集註、類本作「唯記」。

〔三三〕採樵人 集甲、集註、類丙作「採樵子」。

〔三四〕次韻和子由聞予善射 合註謂一本無「和」字。

〔三五〕鸞鷲 外集作「鸞鷲」。

〔三六〕也如 類本作「亦如」，外集作「亦知」。

〔三七〕長思 外集作「良思」。

〔三八〕次韻 集甲、集註、類本作「和」。

〔三九〕不獨 集甲、集註、類本作「不謂」。盧校同。

〔四〇〕體勢 集甲、集註、類本作「皆云」。

〔三二〕十一把 類乙、類丙作「下一把」。

〔三三〕和子由欲得 外集作「子由尋」。

〔三四〕繡嶺 七集作「繡領」。

〔三五〕淚痕 外集作「涕痕」。

〔三六〕念此微陋 集甲、類本「念此」作「念茲」。集註作「念茲微漏」。

〔三七〕廟謨 集甲、集註、類本作「廟謀」。

〔三八〕漢書翟義傳王莽下詔曰 原作「漢冲帝詔曰」，誤。今據《漢書》校改。

〔三九〕留枯槎 集甲、集註、類本作「歲留槎」。

〔四〇〕曉出 查註「曉」一作「時」。

〔四一〕爆野 原作「暴野」，今從集甲、集註、類本。盧校同。

〔四二〕砮逢箭 查註、合註謂「砮」一作「苦」。

〔四三〕避犬 合註謂「犬」一作「火」，並謂「火」譌。集甲作「避犬」。

〔四四〕詞客 集甲、集註、類本作「賦客」。盧校同。

〔四五〕賓殊嘉 集甲、集註、類本作「客殊佳」。

〔四六〕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鳳翔官舍書 西樓帖題作：「軾謹賦挽辭二章寄獻故提刑

郎中伯伯靈筵。」題下書：「姪殿中丞頓首再拜。」外集題作：「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西樓帖、外

集「甲辰」十字，俱另行書詩後。

〔四六〕見思 西樓帖、外集作「嘆悲」。

〔四七〕舊史 西樓帖作「舊吏」。

〔四八〕同鄉 西樓帖作「桐鄉」。

〔四九〕東門 西樓帖作「都門」。

〔五〇〕古東池 合註謂一本無「東」字。

〔五一〕清池 集甲、集註、類本作「新池」。

〔五二〕眼亂行看擇壻車 此句句下，原有查註「申培詩說標有梅女父擇壻之詩」一條。沈欽韓《蘇詩查註

補正》謂《詩說》乃明豐坊僞撰。刪去此條查註。

〔五三〕驪山三絕句 類本、外集作「驪山絕句三首」。

〔五四〕惟欲 類本、七集作「雖欲」。

〔五五〕山下 外集作「山上」。

〔五六〕寒暉 七集作「寒蟬」。

〔五七〕有說殆不然 外集作「有所獨不然」。

〔五八〕本是 外集作「本自」。

〔五九〕置不說 外集作「置勿說」。

〔六〇〕常孤圓 七集、外集作「長孤圓」。

〔六一〕忘絃 外集作「亡絃」。

〔六二〕吾獨異 外集作「君獨異」。

〔六三〕不如同異兩俱冥 外集作「不知同異兩俱空」。

〔六四〕決須 外集作「快須」。

蘇軾詩集卷六

古今體詩五十六首

【誥案】起神宗熙寧二年己酉二月還朝，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任。四年辛亥正月，權開封府推官，六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通守杭州，七月，出京至陳州，九月，自陳至潁，十月，抵揚州作。
▲宋史：太常博士，正八品。殿中丞，有出身，轉太常博士，無出身，轉國子監博士，內帶館職，同有出身。

送任伋通判黃州兼寄其兄孜

〔王註堯卿曰〕孜時爲簡州平泉令，字師平。伋，字師中。皆名士，眉人也。慶歷間登第。〔查註〕▲宋史·任孜傳：其弟伋，亦知名，嘗通判黃州，當時稱大任、小任。▲元和郡縣志：黃州，春秋時邾子之地。後又爲黃國之境，蕭齊於此置齊安郡。隋開皇三年，罷郡，置黃州。【誥案】自此首起以下，皆熙寧己酉還朝後作。

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壯日千里。〔王註〕▲史記·荆軻傳：田光曰：「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無媒自進誰識之，〔合註〕▲戰國策：女無媒而嫁。有才〔一〕不用今老矣。別來十年學不厭，

【誥案】前以官師。送任伋宰清江詩，載入嘉祐五年庚子，乃本此句作十年別也。但自此以後，公與二任皆不復見矣。讀破萬卷詩愈美。【王註】杜子美贈韋左丞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州小郡夾溪谷【二】，【合註】南史·謝恂傳：不可屈爲小郡。茅屋數家依竹葦。【王註】佛書：稻麻竹葦。【合註】維摩詰經：譬如甘蔗竹葦，稻麻叢林。至此詩似用退之送區册序：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之語。知命無憂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平泉【三】老令更可悲，【合註】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簡州，屬縣平泉。任孜必爲此令，故先生前過江安縣，有泊南牛口期遵聖長官詩也。七集本作「平泉」，與王註合。又子由次韻任遵聖見寄詩，有「梅福辭官晚作仙」句，似任是時已罷退也。【誥案】合註既有「似已罷退」語，其後熙寧十年，京師哭任遵聖題下，又謂當卒於平泉官舍，何也？六十青衫貧欲死。桐鄉遺老至今泣，【王註】前漢書：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誥案】此句，任罷去已久。合註何弗見耶？穎川大姓誰能箠。【王註】漢書·趙廣漢傳：遷穎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擒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慄。因君寄聲問消息，莫對黃鸝矜爪嘴。【王註】韓退之詩：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鸝子。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嘴。【誥案】子由與師中別僅五載，此詩據樂城集改列卷首。但公自此起歷杭、密、徐、湖詩，皆託諷而止於謫黃，其題即從黃起，竟有數在。

秀州僧本瑩靜照堂

【查註】元和郡縣志：嘉興縣，本長水縣。秦爲由拳，孫吳時有嘉禾生，改禾興，後以孫皓父名，改爲嘉興。五代史·職方考：秀州，吳越王錢元瓘置，割杭州之嘉興縣爲屬而治之。柳琰嘉

興舊志：招提講寺，在郡治西北三里，唐曹刺史捨宅爲院，賜名羅漢院。宋治平四年改招提院，僧慧空住院內。有靜照堂，蘇文忠、王介甫諸公皆有詩。慧空，卽本瑩字也。

鳥囚不忘飛，馬繫常念馳〔四〕。〔合註〕庚信銘：身雖繫馬。靜中不自勝，不若聽所之。君看厭事人，無事乃更悲。〔王註〕《史記》：陳軫謂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軫謂曰：「吾請令公廢事，可乎？」〔誥案〕紀昀曰：本之香山《病人多夢醫》一章，而以下機調不同，故非剽襲。貧賤苦形勞，富貴嗟神疲。作堂名靜照，此語子爲誰〔五〕。江湖隱淪士，豈無適時資。〔合註〕郭璞《江賦》：納隱淪之列真。隋煬帝檄：器用適時。老死不自惜，扁舟自娛嬉。從之恐莫見，況肯從我爲。〔王註次公曰〕以譏本瑩之在人間，亦不能終靜也。

石蒼舒醉墨堂

〔王註子仁曰〕蒼舒，京兆人，字才美。善行草，人謂得草聖三昧。官爲承事郎，通判保安軍，嘗爲丞相汲郡呂公微仲所薦，不達而卒。〔查註〕文與可《丹淵集》有《石屯田墓志》，畧云：石君瑜世居關中。男一人蒼舒，雋慧脩爽，雜習可喜，工詞章，善草隸，前爲高陵縣主簿。〔合註〕何焯曰：石才美家藏褚登善《聖教序》真跡。見《玉照新志》。〔誥案〕石才美，本集作石才翁。公判鳳翔，過長安，必至其家。熙寧戊申，公還朝，在長安度歲，與王頤、石才翁會於韓魏公座上。此詩乃京中寄題者也。餘詳各總案中。〔案〕總案云：「子由題此詩，亦編京師。以是知非過關中作也。」餘畧。

人生識字憂患始，〔王註〕杜子美《醉時歌》詩：子雲識字終投閣。姓名粗記可以休。〔王註〕《漢書·項羽傳》：

項籍季父梁。籍少時學書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不足學，學萬人敵耳。」〔誥案〕一起兀突，自是熙寧二

年詩。公自謂錢塘詩皆縱筆，誥謂實發端於此詩也。但無此一路詩，即非公之所以爲人，而亦不成此集，故史家以「詩人

託諷，庶幾有補於國」予之，未嘗稍詆之也。獨曉嵐牢騷剝露等語，在處塗抹，務彊使之變方而爲圓，豈猶及冀其自新也

耶。何用草書誇神速，〔王註〕杜子美《醉歌行》：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塗紛紛。開卷愴怳令人愁。〔王

註〕張衡賦：神愴怳以疑愁。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六〕瘳。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道

遙遊。〔王註〕《莊子》有《至樂》、《逍遙遊》二篇。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消百憂。乃知柳子語不

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王註〕柳子厚《答崔黯書》云：凡人好詞工書，皆病癖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

酸鹹者，不得則大戚，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君於此藝亦云至，堆牆敗筆如山丘。〔王註〕《國史補》：長沙僧

懷素，好草書，棄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冢。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誥案〕此句狀草書之神

速也。我書意造本無法，〔王註〕《南史·曹景宗傳》：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點

畫信手煩推求。〔合註〕許瑤詩：醉來信手兩三行。胡爲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合註〕陸機《見

原後謝齊王表》：片言隻字。《晉書·衛恒傳》：張伯英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猶寶其書。不減鍾、張君自足，〔王

註〕《法帖》懷素書王右軍云：吾真書過鍾，而草不減張，僕以爲真不如鍾，草不及張。下方羅、趙我亦優。〔王註〕

《晉·衛恒傳》：羅叔景、趙元嗣與張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

羅、趙有餘。〔合註〕《法書要錄》：羅暉、趙襲，並京兆人，工草書。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王

註〕《三國·魏志·韋誕傳註》：張伯英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王頤赴建州錢監求詩及草書

〔查註〕《九域志》：福建路建州建寧軍節度，縣六，監一，咸平三年置，鑄銅錢。〔合註〕王頤，太原人。《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二月，三司請如勾當官王頤奏，廢在京雜賣場。王昶《金石粹編》載：《宋永興軍香城善感禪院海公壽塔記》，爲宣德郎守尚書虞部員外郎管勾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騎都尉賜緋魚袋王頤書碑。

我昔識子自武功，〔王註次公曰〕武功，縣名，屬永興軍，今之長安也。〔邵註〕《漢書·地理志》：武功縣，屬右扶風。

〔查註〕《元和郡縣志》：武功縣在渭水南，今郿縣地是也。按舊縣境有武功山斜谷水，亦曰武功水，則縣本以山水立名。寒廳夜語樽酒同。〔王註〕韓退之《答張徹》詩：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酒闌燭盡語不盡，〔查註〕《唐

書·柳公權傳》：充翰林學士。文宗夜召對，燭盡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合註〕《禮記·曲禮》：燭不見跋。註：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倦僕立寐僵屏風。〔王註〕《漢書》：陳萬年病，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

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誥案〕紀昀曰：對面烘托。丁寧勸學不死訣，自言親受方瞳翁。〔王註厚曰〕真人之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誥案〕公判鳳翔，王頤爲武功令，相與厚善。以上一節，皆追敘岐下事也。嗟予聞道不

早悟，醉夢顛倒隨盲聾。〔合註〕《易林》：耳目盲聾。邇來憂患苦摧剝，意思蕭索如霜蓬。〔合註〕《文選》

謝惠連《雪》詩：氛氳蕭索。王僧達詩：孤蓬卷霜根。羨君顏色愈少壯，外慕漸少由中充。河車挽水灌腦

黑，〔王註〕《黃庭經》云：北方正氣名河車。〔次公曰〕《道訣》云：脊腹腰曲綠，黃河水逆流。河車挽水，蓋搬運之法也。丹砂伏火人頰紅。〔王註〕張孝祥曰：《古嵩子真訣》云：大丹第六轉，以文武火養，一伏時成，其伏火朱砂以楮汁丸如麻子大，駐顏定色。大梁相逢又東去，〔合註〕《史記·魏世家》：惠王徙治大梁。〔誥案〕《樂城集》題云：京師送王頤殿丞公。此詩亦作於京師，故云「大梁相逢又東去」也。但道何日辭樊籠。〔王註〕《莊子·養生主篇》：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北史》：陽休之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未能便乞勾漏〔七〕令，〔王註〕《晉·葛洪傳》：洪以年老欲鍊丹，聞交阯出丹，求爲勾漏令。帝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官曹似是錫與銅。〔合註〕庾信《司馬裔碑》：官曹案牘。留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緣恩恩。〔王註〕《晉·衛恒傳》：張伯英下筆必爲楷，則曰恩恩不暇草書。

次韻楊褒早春

〔施註〕楊褒，字之美。嘉祐末爲國子監直講。治平間，出通判潁州。劉貢父同在學舍，多與倡酬，載貢父集。好收法書，蔡君謨多從借搨，刻君謨帖中。歐陽文忠公見其女奴彈琵琶，有詩呈梅聖俞云：楊君好雅心不俗，太學官卑飯脫粟。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奇書古畫不論價，盛以錦囊裝玉軸。亦可見其人也。〔合註〕楊褒，華陽人。見《澠水燕談》。劉貢父《彭城集》有《次韻楊褒早春》詩二首。〔誥案〕此詩乃公在京過楊褒家作，今改編，餘詳總案中。〔案〕總案卷六「正月和楊褒《早春》詩」條下云：此詩，施註原編初到杭州詩前，查註、合註從誤。考其

詩意，乃早春時公到楊褒家和之，情境如繪，必非過穎及赴杭寄和之詩也。又案《樂城集》有《和楊褒直講攬鏡》一詩，編《送錢藻出守婺州》詩前。時褒方官於都中，而錢藻守婺，乃三年三月事，今據此改編三年正月爲當。查註以楊褒於治平間通判穎州，疑爲過穎所作。考治平初元至公赴杭，已越八年，難以懸斷。而合註謂劉貢父《彭城集》亦有《和楊褒早春》詩，時貢父正在京，信爲同時和作。

窮巷淒涼苦未和，〔施註〕《漢·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辭瘦馬衝殘雪〔八〕，〔施

註〕白樂天詩：憐君馬瘦衣裘薄，許到江東訪鄙夫。又，《日高卧》詩：未裹頭時傾一盞，何如衝雪趁朝人。來聽佳人唱《踏莎》。〔施註〕《漢·外戚李夫人傳》：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今曲名有《踏莎行》。破恨徑須煩麴蘖，〔施

註〕《世說》：孔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增年誰復怨羲娥。〔施註〕韓退之《石鼓歌》：倚

撫星宿遺羲娥。《山海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娥，方日浴於甘淵。羲娥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合註〕《宋書·樂志》：常願主人增年，與天相守。良辰樂事古難並，〔施註〕謝靈運《擬太子鄴中詩序》：天下

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並。白髮青衫我亦歌。〔王註〕本朝盧秉詩：青衫白髮病參軍。〔施註〕白樂天詩：白髮

更添今日髮，青衫猶是去年身。細雨郊園聊種菜，〔施註〕杜子美《小園種秋菜》詩：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

飯之半，牛力晚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隣。冷官門戶可張羅。〔施註〕《漢·鄭當時傳》：先是下邳翟公爲廷

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放朝三日君恩重，〔施註〕白樂天《雨雪放朝因懷微之》詩：歸騎紛紛滿九衢，放

朝三日爲泥塗。〔查註〕司空圖詩：高秋期步野，積雨放趨朝。睡美不知身在何。〔施註〕杜子美《逼仄行》：曉來急

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

次韻柳子玉見寄

〔查註〕柳子玉，名瑾，吳人。與王介甫同年，集中有詩。又梅聖俞有《送柳瑾秘丞》詩及《柳秘丞赴大名知錄》詩。〔誥案〕柳瑾，丹徒人。其子仲遠，爲中都公婿，公之妹婿也。已詳載各總案中。〔案〕總案「二月和柳瑾所寄詩」條下云：此詩作於寒食之前，當爲二月。《樂城集》同和此韻，有「新年始是識君初」句。考熙寧二年正月，公與子由並在長安。則兩公之詩，皆三年所作也。

薄雷輕雨曉晴初，〔合註〕沈佺期詩：流澗含輕雨，虛岩應薄雷。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有酒，出門無侶漫看書。遙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鳴夷載後車。〔王註〕《漢書》揚雄《酒箴》：鳴夷滑稽，腹如大壺，常爲國器，託於屬車。〔邵註〕《漢書·陳遵傳註》：鳴夷，韋囊以盛酒，卽今鳴夷勝也。他日見邀須強起，不應辭病似相如。〔王註〕《漢書》：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多富人。卓王孫、程鄭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座盡傾。〔合註〕《後漢書·來歙傳》：蓋延收淚強起。

送錢藻出守婺州得英字

〔施註〕錢藻，字醇老。武肅王鏐五世孫。第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熙寧三年三月，以尚書司

封郎秘閣校理出守婺州。嘗爲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改翰林侍讀學士，除審官東院，卒。「查註」《東都事畧》：錢藻爲人，清謹寡過，爲治簡靜，人稱長者。神宗時遷直舍人，擢知制誥，除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不及守婺州事。曾子固《送錢婺州詩序》云：醇老以明經進士制策人等，入館閣，編校書籍，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險之地，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意，而不能已也。《元和郡縣志》：江南道婺州東陽郡，本會稽西部都尉。孫皓始分會稽，置東陽。隋平陳，置婺州，取其地於天文爲婺女分野也。《烏臺詩案》：錢藻知婺州，舊例館閣補外任，同舍錢送。席上，先索藻詩，欲各分韻作送行詩。藻作五言絕句一首，某分得英字，作古詩。

老手便劇郡，「王註」《前漢書》：張敞自謂治劇郡。「施註」《漢·朱邑傳》：遠守劇郡，馭於繩墨。高懷厭承明。「王註」《漢·嚴助傳》：爲會稽太守。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施註」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聊紆東陽綬，「施註」《揚子》：使我紆朱懷金。《後漢·輿服志》：郡太守二千石，銀印青綬。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九」，「王註」劉禹錫《答東陽于令涵碧圖》詩：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施註」《後漢·岑彭傳》：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出郭壺漿迎。「施註」《古樂府·木蘭歌》：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白樂天《初到江州》詩：遙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子行得所願，愴恨「二〇」居者情。「施註」《文選》班叔皮《北征賦》：心愴恨以傷懷。吾君方急賢，「合註」任昉《求薦士詔》：稱朕急賢之旨。日旰坐邇英「二一」。「公自註」邇英，閣名「二二」。「施註」《左傳·襄公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杜預曰：旰，晏

也。又，《昭公二十年》：「伍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漢·張湯傳》：「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盱，天子忘食。」仁宗皇帝景祐二年，置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南隅。〔查註〕《事實類苑》：「延義閣、邇英閣，皆講讀之所也。」黃金招樂毅，〔王註續曰〕《白孔六帖》：「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史記》：「樂毅使燕，遂委質爲臣。」李白《行路難》詩：「昭王白骨繁蔓草，何人更掃黃金臺。」白璧賜虞卿。〔王註〕《史記》：「虞卿躡屣擔簞，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上卿。子不少自貶，陳義空崢嶸。」〔王註〕《孔子世家》：「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莊子·讓王篇》：「楚王反國，賞國人，屠羊說不受。王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施註〕李太白《大鵬賦》：「吐崢嶸之高論。」古稱爲郡樂，漸恐煩敲撈。〔施註〕《漢·項籍傳·贊》：「執敲撈以鞭笞天下。」《漢·東方朔傳》：「郭舍人曰：『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撈百。』」顏師古曰：「撈，擊也。韓退之《赴江陵》詩：「何況親犴獄，敲撈發姦偷。」〔邵註〕撈，音崩。臨分敢不盡，〔施註〕韓退之《示爽》詩：「臨分不汝誑。」醉語醒還驚。〔施註〕《烏臺詩案》：「熙寧二年三月，作古詩一首送錢藻，言朝廷方急賢才，多士並進，子獨遠出爲郡，不少自勉強求進，但守道義，意譏當時之人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輸納不前，爲郡者不免用鞭筆催督，醉中道此語，醒後還驚恐得罪朝廷，以譏諷新法不便之故也。」

送劉放倅海陵

〔施註〕劉放，字貢父，臨江新喻人。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與王介甫爲友，介甫得政行新法，貢父時在館閣，詒書論其不便，曰：「今百姓取青苗錢於官者，公私債負逼迫，故稱貸出息以濟其急。介甫爲政，不能使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而特開稱貸之法，以爲有

益於民，不亦可羞哉。今郡縣之吏，方以青苗錢爲殿最，未足，不得催二稅。如此，民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天乎。又謂，皇甫鏞、裴延齡之聚斂，商鞅、張湯之變法，未有保終吉者。介甫怒斥，通判泰州。題館壁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元祐間，拜中書舍人，卒於官。〔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四月，詔館閣校勘劉攽，與外任。攽初考試開封，與王介甫爭言，爲臺諫所劾，既贖銅，又罷考功及鼓院。〔查註〕《宋史》：劉攽與兄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直講，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嘗貽王安石書，非新法，安石怒斥，通判泰州。《輿地廣記》：泰州有吳太倉，《枚乘傳》：「不如此海陵之倉」是也。晉安帝置海陵郡。《太平寰宇記》：淮南道海陵監，煮鹹之務也。唐置縣，僞唐於海陵縣置泰州。按，泰州今屬揚州府。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四〕舌在齒牙〔二五〕牢，〔王註〕師民瞻曰：《烏臺詩案》：此詩譏諷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不若耳不聞而口不言也。〔施註〕《史記·張儀傳》：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掠笞。其妻曰：「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尚在不？」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韓退之《贈劉師服》詩：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是中惟可飲醇酒。〔王註〕《南史·謝朓傳》：謝朓爲吳興，其弟朐於征虜渚送別，朓指朐口曰：「此中惟宜飲酒。」〔合註〕《史記·微子世家》：飲之醇酒。讀書不用多，〔施註〕《南史》：衡陽王鈞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焉用多讀而不行乎。」作詩不須工，〔施註〕白樂天《與楊汝士》詩：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詩名。海邊無事日日醉，〔施註〕杜子美《曲江》詩：朝迴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夢魂不到蓬萊宮。〔王註〕杜子美《莫相疑行》詩：憶獻二賦蓬萊宮。〔施註〕《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共傳在渤海。

海中。〔查註〕貢父時從館閣謫官，其題壁詩，有「却從雲氣望蓬萊」句。秋風昨夜入庭樹，〔王註〕劉禹錫《秋風引》：「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又《團扇歌》：「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蓴絲未老君先去。」〔王註〕《晉·張翰傳》：齊王罔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罔敗，人皆謂之見幾。杜子美《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詩：「豉化蓴絲熟。」《齊民要術》云：四月，蓴生莖而未葉，名雉尾蓴，葉舒，長足，名絲蓴。君先去，幾時回？〔王註〕柳子厚詩：「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回。」〔合註〕杜子美《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詩：「天遣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施註〕劉禹錫《還京師》詩：「南曹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桃花開不開〔二六〕。〔王註〕堯卿曰：劉夢得《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師戲贈看花諸君子》詩：「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太和二年，重遊茲觀，蕩然無復一樹，唯免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再題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查註〕韓持國撰《曾子固神道碑》，畧云：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修史館書籍。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踰月，罷。出通判越州。〔誥案〕史載曾鞏判越州，則贍田野饑，守齊州，則平章丘盜，餘若濟河省驛，救疫儲藥，凡便民事，不可勝書；又能戡征南之師，不爲地方擾害，此皆政事之卓然者也。其廉潔自守，至於自人之利皆罷；又天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此皆行義之卓然者也。且鞏素與王安石

善，神宗問安石何如人，則以勇於有爲吝於改過爲對，是鞏之不敢朋比欺君，與韓維、呂公著之交相稱薦而至誤國者，賢不肖相去遠矣。史又云呂公著嘗告神宗，鞏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若如其說，則凡當日大小臣工史不載者，皆當出鞏之上，而何以史家立傳諸人，其行義、政事、文章不及鞏者多耶？神宗素不喜鞏文章，公著特爲此語中之，故其視鞏行義、政事爲尤可吐棄，而因以流落不偶。夫以鞏之行義、政事、文章，卓然可見，人所信尚者，公著尚讒之如此，則如伊川、明道之學，當日天下之所驚疑而未盡信者，宜其激怒太皇，立時逐去也。跡其設心之毒，與其父夷簡之逐范仲淹、孔道輔一轍。然夷簡恣行奸利，尚不自諱，而公著則深中多數，不可測識，且以鞏與其弟布並論。人皆知鞏之賢而布之奸矣，公著何不亦一言去之，而竟以貽禍國家，究其是非之顛倒，雖公著亦不能自解也。

醉翁門下士，雜選難爲賢。〔王註〕《漢書·劉向傳》：雜選衆賢，罔不肅和。〔誥案〕王安石初未知名，因曾鞏游於歐陽永叔之門，爲薦於朝。及安石得政，遂叛永叔，排之不遺餘力。又，常秩者，隱居樂道，永叔高其名，屢薦不起。安石更法令，海內沸騰，秩獨以爲是，遂應召拜右正言，直集賢院兼舍人院，遷天章閣侍講，同修起居注。又，蔣之奇者，永叔知舉所得士，公同年也。拜殿中侍御史，永叔建濮議，之奇盛稱之。及爲言者所攻，之奇忽彈以帷簿事，考驗無實，謫爲監稅，永叔亦以是罷參知政事，典郡。詩言「雜選」，皆指此曹也。查註不能引論，故曉嵐有「憤激招尤，殊乖溫厚」之說，皆非是。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王註次公曰〕韓退之詩：異質忌處羣，孤芳難寄林。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王註次公曰〕醉翁爲參政時，子固亦在館閣，故云「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合註〕是時，歐公當知蔡州。〔誥案〕永叔由參知政事罷知亳州，移青州。時諸路散青苗錢，乞令民止納本錢，罷提舉官，不報。除判太原府，以不任重寄，力

丐蔡州，逾年而歸。公作此詩，正其初到蔡州之時，故云「憔悴」也。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王註厚曰〕《漢書·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出爲長沙王太傅。長沙，楚地也。樂生老思燕。〔王註〕《史記·樂毅傳》：毅畏誅，西降趙，燕王以子樂閒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那因江鱸美，遽厭天庖羶。〔合註〕《抱朴子》：劉安謫守天庖。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蟬。〔王註〕晉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賓客盈座，鳴聲聒耳。安得萬頃池，〔合註〕晉孫綽《蘭亭集後序》：長湖萬頃。養此橫海鱣。〔王註〕賈誼《弔屈原賦》：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謝晦詩：偉哉橫海鱣，壯矣垂天翼。李太白詩：魯國一杯水，難容橫海鱣。〔查註〕《烏臺詩案》：熙寧三年，曾鞏準勅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軾探得燕字韻，作詩一首。中云「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蟬」，譏諷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聒喧如蝸蟬之鳴，不足聽也。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以此比鞏橫才也。

綠筠亭〔七〕

〔查註〕綠筠堂，一作綠筠亭。本集先生自書此詩後云：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瑄，請書此本。時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誥案】此詩，王註、施註本皆作《次韻子由綠筠堂》，考《樂城集》無原作，且與本集跋語不合，似題有譌也。今更正改編，餘已詳總案中。〔案〕總案熙寧三年四月「綠筠亭詩」條下云：公自跋此詩云云。查註據以爲熙寧四年所作者。但公題跋所扣年限不一，有僅按年扣者，亦有扣足年月者，率多一年，如此跋，即當以二十六年爲二十五年也。據公所作《趙清獻公神道碑》，是年四月

知杭，到杭即徙青州，及公赴杭倅任，而趙即移知成都，自此更遠矣。今據跋改編趙抃罷政之日，庶幾爲當。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掛牆。〔施註〕唐·陳子昂傳：委棄有司，掛牆屋耳。風梢千蠹亂，〔王註〕本朝宋子京詩：概竹生烟燾。月影萬夫長。〔王註〕杜牧之《晚晴賦》：竹林外裏兮，十萬丈夫，甲刃縱橫，密陣而環侍。谷鳥驚棋響，山蜂識酒香。〔合註〕杜子美《上白帝城》詩：谷鳥鳴還過。又《題鄭縣亭子》詩云：花底山蜂遠趁人。只應陶靖節，會聽〔二〕北窗涼。〔施註〕晉·陶潛傳：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南史·陶潛傳》：卒號靖節先生。〔合註〕何焯曰：李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作》詩：何處聞秋風，條條北窗竹。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查註〕《宋史·奸臣傳》：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紹聖初，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使與蔡京雜治元祐諸臣者，即其人也。〔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十月，詔國子監上舍生安惇，如不得解，與免解，已得解，免禮部試。此雖在後，可以證安惇之屢困場屋也。又《後漢書·黃瓊傳·論》：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王註續曰〕人有從董遇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回，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合註〕見《三國·魏志註》：百回作百遍。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棲遲那可追。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暇〔二〕窺園葵。〔王註〕《漢書》：董仲舒，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園。〔次公曰〕「園葵」字，則使《史記》「公儀子拔去園葵」也。揭來東游慕人爵，棄去舊學從兒嬉。狂謀謬算百不遂，

〔合註〕《唐書·舒元興傳》：詭謀謬算。惟有霜鬢來如期〔三〇〕。故山松柏皆手種，行且拱矣歸何時。〔王註〕《左傳·僖公三十二年》：秦穆公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蹇叔哭之。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萬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寧非癡。〔王註〕《南史》：沈攸之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與君未可較得失，臨別惟有長嗟咨。

送呂希道知和州

〔施註〕呂希道，字景純，河東人。丞相文靖公之孫，翰林侍讀學士公綽之子。慶歷六年，獻所爲文，召試，賜進士出身。人判登聞鼓院，歷知解、和、滁、汝、澶、湖、亳七州，河南監牧使，三司都勾院。景純性寬厚，沈靜端默。熙寧、元豐間，士急於進取，獨雍容其間，安分隨所適而樂，遇事有不可，必力爭。及元祐之初，吏治寬平，景純雅量自如，亦不改其故。爲郡，皆有惠政，去而人思之。〔合註〕《續通鑑長編》：呂希道知澶州，以治績稱。保甲白晝持鋌，公然爲盜，教隊巡檢和德挾提舉司勢，希道發其賊，捕德下獄。提舉官聞之，馳驛至澶，取保甲囚盡釋之。希道曰：「山可移，獄不可變。」既窮治，取其首領於劫掠處斬之。張適上河朔鹽利，以助邊計，詔推行之。希道曰：「祖宗手詔，在河朔之人，可安不可擾。」適深恨怒。初，澶河未徙，南北城相望，河貫其內，故并河爲禁地。河既徙而北流，有盜十餘人，劫掠他州縣，夜道退灘，適因奏強賊由城中過，法當按責守臣，希道遂罷。元祐五年三月，爲少府監。【詰案】希道嘗留守南都，在公赴湖州時也。

去年送君守解梁，〔施註〕《九域志》：解州。解梁城事，見《左傳》。僖公十五年。〔查註〕《水經注》：涑水逕解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因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卽此城也。《太平寰宇記》：解州，漢舊縣。五代漢乾祐元年，於解縣置州。今年送君守歷陽。〔查註〕劉禹錫《和州廳壁記》：歷陽古揚州之域，秦爲九江治所。梁之亡也，侯淵明與王僧辯盟，二國協和，而州得名。年年送人作太守，〔王註〕《世說》：襄陽羅友好道嗜酒，桓溫雖以才遇之，許而不用。人有得郡者，溫爲席送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門，逢一鬼，大見擲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曾見人送汝作郡，遂慚怖却回，不覺成淹緩之罪。」溫心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坐受塵土堆胸腸。君家聯翩二將相，〔查註〕按《宋史》·宰輔表及《宰輔編年錄》：呂蒙正，於太宗端拱元年參知政事，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咸平六年封萊國公。呂夷簡，於仁宗天聖七年除同平章事，景祐元年封申國公。呂公弼，於英宗治平二年除樞密副使，四年進樞密使。富貴未已今方將。〔施註〕《毛詩》·商頌·長發：有城方將。註云：將，大也。鳳雛驥子生有種，〔王註〕杜子美《人奏行》詩：寶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毛骨往往傳諸郎。〔王註〕堯卿曰：晉、宋時，江左謂王、謝子弟爲烏衣諸郎。〔施註〕《世說》：王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觀君崛鬱負奇表，便合劍珮趨明光。〔王註〕師曰：西漢有明光宮。〔施註〕《漢》·蕭何傳：賜何帶劍履上殿。唐王昌齡《寄崔員外》詩：我有故人曰鳳皇，腰佩金玉趨明光。胡爲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施註〕《韓退之》《岳陽樓》詩：嚴程迫風帆，劈剪人高浪。我生本是〔三〕便江海，忍耻未去猶徬徨。〔施註〕《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趙孟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毛詩》·黍離·序：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無言贈君有長歎，〔施註〕白樂天《庚七》詩：相悲一長歎，薄命與君同。美哉河水空洋洋。〔王註〕《史記》·孔子世家：孔子

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施註〕《毛詩·衛風·碩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送文與可出守陵州

〔王註堯卿曰〕與可名同，梓州鹹亭縣人，皇祐元年馮京榜及第。〔施註〕與可爲人靖深，操韻高潔，超然不撓世故。熙寧初，王介甫得政，時論紛然，與可時爲集賢校理，請遠郡以去。後知洋州，改湖州，未到郡而卒。自以文翁之後，號石室先生，所著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查註〕《元和郡縣志》：劍南道東川陵州，南北二面，懸崖斗絕，南臨鹹井。《太平寰宇記》：陵州，漢犍爲郡之武陽縣東境也。《丹淵集》中有《乞改陵州州名狀》云：州之所以得名之由，據地理志，本犍爲與蜀二郡之地，在梁爲懷仁郡，西魏時改爲陵州，因境內有陵井，故名。陵井始後漢張陵開興，因以名井，復以井名以名其州。

壁上墨君不解語，〔註案〕本集《墨君堂記》云：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見之尚可消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施註〕《後漢·孔融傳·論》：凜凜焉，皜皜焉，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合註〕張九齡詩：苟能秉素節。清詩健筆何足數，〔王註〕杜子美《貽阮隱居》詩：清詩近道要。又《奏贈太守張卿均》云：健筆凌鸚鵡。〔施註〕杜子美《戲爲六

絕句詩：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逍遙齊物追莊周。「施註」《莊子·內篇》有《逍遙游篇》、《齊物論篇》。奪官遣去不自覺。「查註」范百祿《文與可墓志》：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時，執政欲興事功，多更釐，附麗者衆，公獨遠之。及與陳薦等議宗室襲封事，執據典禮，坐奪一官，再請鄉郡，以太常博士知陵州。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施註」杜子美《光祿坂》詩：山行落日下絕壁，四望千山萬山赤。君知「三」遠別懷抱惡，「施註」《晉·王羲之傳》：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杜子美《送長孫侍御赴武威判官》詩：使我不能食，令我惡懷抱。時遣墨君解我愁「三」。「合註」陸雲書：解愁忘憂。

次韻王誨夜坐

〔查註〕王誨，字規父。熙寧中爲蘇州守。〔合註〕《續通鑑長編》：王誨，舉正子。又，熙寧三年五月載：羣牧判官王誨上《羣牧司編》，敕行之。四年八月，以度支判官司勳郎中爲遼國正旦使。【誥案】誨後出知平江，公有爲王誨《題御飛白記》。

愛君東閣能延客，「施註」《漢·公孫弘傳》：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顧我閑官不計員。「施註」韓退之《留別李襄州》詩：應許閑官寄病身。策杖頻過知未厭「三」，卜居相近豈辭遷。「施註」《卜居》，《楚辭》篇名。杜子美《過朱山人池亭》詩：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莫將詩句驚搖落，「王註」《九辨》：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施註」杜子美《搖落》詩：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漸喜樽罍省撲緣。「施註」《莊子·人間世篇》：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蚋撲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待約「三」月明池上

宿，夜深同看水中天。〔施註〕李太白《送弟昌鉅》詩：人乘海上月，帆落湖中天。賈島詩：船壓水中天。

送蔡冠卿知饒州

〔查註〕《鄱陽記》：蔡冠卿，字元輔。慶歷六年進士，知鄱陵縣，遷大理少卿。〔施註〕初知登州。許遵因婦人阿云傷夫獄，遵言大理審刑，所定刑名不當，翰林學士王安石是遵議。熙寧元年七月，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富弼、曾公亮爲相，皆不然之。二年二月三日，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裁，而安石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奏言，謀殺刑名，論辨已一年，宜早裁處。先是呂公著、韓維、錢公輔定案問欲舉如安石議。詔依所定。而審刑院大理寺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皆以爲不當。安石與參政唐介數爭議於上前，上卒從安石議。冠卿既與安石不合，遂補外得饒州。〔查註〕徐湛《鄱陽記》：饒州郡北有堯山，地加饒衍，蓋食而爲饒矣。《九域志》：江南東路饒州鄱陽郡，治鄱陽縣。〔誥案〕合註謂《宋史》定刑名事，在熙寧二年，則蔡之出知饒州，必在三年。此詩施、查二編並誤，今據此改編。

吾觀蔡子與人遊，〔合註〕張衡《歸田賦》：感蔡子之慷慨。掀脛〔三〕笑語無不可。〔王註〕杜子美《憶昔行》詩：倏忽東西無不可。〔誥案〕《正韻》：喧脛，鬨聲。掀脛，當卽喧脛之意。平生〔三〕儻蕩〔三〕不驚俗，〔施註〕《漢·史丹傳》：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註：儻蕩，疎誕無檢也。〔合註〕韓退之詩：東野動驚俗。臨事迂闊乃過我。〔合註〕班固《答賓戲》：彼豈樂爲迂闊哉。橫前坑窳衆所畏，〔合註〕陳琳《爲袁紹檄豫州》：坑窳塞路。布路金珠誰

不裹。〔施註〕《左傳·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夜飲，朝至，未已。朝者皆自朝布路而罷。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強今亦頗。〔合註〕《漢書·馮野王傳》：剛強堅固。憐君獨守廷尉法，〔施註〕《漢·百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秩千石。《張釋之傳》：釋之爲廷尉，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晚歲却理〔三九〕鄱陽柂。〔施註〕杜子美《短歌行》：君今起柂春江流。莫嗟天驥逐羸牛，〔施註〕《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漢道興而天驥呈才。杜子美《錦樹行》：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馬跛足隨羸牛。東方朔《七諫》：服罷牛而驂驥。欲試良玉須猛火。〔王註〕《淮南子》：鍾山之玉，灼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得天地之精也。〔施註〕白樂天《放言》詩：試玉要燒三日滿。世事徐觀真夢寐，〔施註〕李太白《醉起言志》詩：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人生不信長轆軻〔三〇〕。〔施註〕《文選·古詩》：無爲守貧賤，轆軻長苦辛。知君決獄有陰功，〔施註〕《漢·于定國傳》：父于公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他日老人酬魏顒。〔施註〕《左傳·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顒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顒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顒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墮而顒，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查註〕《烏臺詩案》：大理少卿蔡冠卿，準勅差知饒州，軾作詩送之。其云「橫前坑竅衆所畏」，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竅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誰不裹」，以譏朝廷用事之人，有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以金珠布路也。又「爾來變化」二句，以譏士大夫爲利所誘脅，變化從之，雖舊號剛強，今亦然也。又云「憐君獨守廷尉法」，言冠卿屢與朝廷爭議刑法，以致不進用，出守小郡。又云「莫嗟天驥逐羸牛」，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不才比羸牛，以譏諷進用之人不當也。又云「欲試良玉須猛火」，玉經火不變，然後爲良，言冠卿經歷艱險挫折，節操不改也。〔誥案〕冠卿別有爭婦人減等坐失出，故用魏顒事，此詩所指也。施註阿云案，乃冠卿指欲舉不當者。合註引《長編》秦州民曹政案，乃坐失人者。與詩旨相反，

並誤。

宋叔達家聽琵琶

〔查註〕《范忠宣集·朝請大夫宋君墓志》云：公諱道，字叔達，河南人。少孤力學，登進士甲科，與弟迪同榜。累遷祕省著作郎，尚書屯田員外郎中。英宗朝，提點福建刑獄，人爲開封推官，出知同州。年高倦於民事，提舉西京崇福宮。與賢士大夫遊，善爲詩歌。元豐六年，終於洛之歸仁坊私第。〔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四年三月，上論農兵欲行宋道召人免稅充弓箭手事。道，泌孫也，時爲都官郎中，同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嘗應詔上五事，又請做古民兵之法，可得戰士二十萬事，多施行。官止朝請大夫。【誥案】宋選與道、迪皆兄弟行，惟選是否爲泌孫，卽無由知也。此詩施編倅杭卷內，合註已疑其誤，今改編於此，餘詳案中。〔案〕總案熙寧三年十月後「過宋道家」條云：宋家於洛中。此詩不作於洛，卽作於京，以宋叔達方仕於朝故也。本集雖無至洛明文，然作《別子由詩跋》，有「其後雖不過洛」之語，《題盧鴻草堂圖》詩，亦有過洛之跡，是公未嘗不至洛也。西京乃原廟所在，差事旁午，經旬往復，無可稽考。謂公必不至洛者，獨查註耳。今附編於此。

數絃已品龍香撥，〔王註厚曰〕楊妃琵琶，以邏迤檀爲槽，龍香板爲撥。鄭嵎《津陽門》詩：玉奴琵琶龍香撥。〔邵註〕《楊妃外傳》：妃子琵琶，以邏迤檀爲之，絃乃末訶彌羅國所貢綠冰蠶絲也。〔合註〕《論衡》：數絃之聲。半面猶遮鳳尾槽。〔王註〕白樂天《琵琶行》：猶抱琵琶半遮面。《楊妃外傳》：寺人白季貞使蜀還，進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鑑，有金

縷紅文，蹙成雙鳳。〔合註〕《明皇雜錄》作白秀貞。新曲從翻《玉連鎖》〔三〕，〔王註厚曰〕《玉連鎖》，今曲名。〔次公曰〕歐陽《贈沈博士歌》云：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玉連鎖聲入黃泉。舊聲終愛鬱輪袍。〔邵註〕《廣林記》：王維微時，爲岐王所知，將應舉，王令作琵琶新曲引。至公主家，維自彈，主問何曲，曰：鬱輪袍也。主大愛之，是年遂爲舉首。夢回只記歸舟字，〔王註續曰〕昔有李生，遇盧生。生號二舅。盧邀李生入北亭命酌，曰：兼與公求得佐酒者，頗善箜篌。須臾，引一女子至。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樹。李生其年往汴，陸長源以女嫁之。既婚，頗類北亭子所覩者，復解箜篌，果有朱書字，視之，「天際」之詩兩句也。見《太平廣記》云。賦〔三〕罷雙垂紫錦條。〔王註堯卿曰〕紫錦條，見張說《琵琶賦》。〔查註〕周憲震詩云：西園蹴鞠醉蒲萄，北里琵琶紫錦條。何異烏孫送公主，〔王註〕傅玄《琵琶賦序》：故老云，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易傳於外國也。碧天無際雁行高。

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三〕

〔查註〕《水經注》：陳州故陳國，伏羲、神農並都之。舜後媯滿爲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太姬，而封諸陳。《九域志》：京東北路陳州鎮安軍節度，治宛丘縣，去東京二百四十五里。《樂城集》：初到陳州《詩》云：謀拙身無向，歸田久未成。來陳爲懶計，傳道愧虛名。俎豆終難合，詩書強欲明。斯文吾已試，深恐誤諸生。其二云：久愛閑居樂，茲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飽食更悠悠。枕畔書成癖，湖邊柳散愁。踈慵愧韓子，文字化潮州。

其一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合註〕杜子美《題省中院壁》詩：腐儒衰晚謬通籍。那更治刑名。〔施註〕《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誥案〕此詩次首有「舊隱三年別」句爲證，作於四年六月倅杭命下之後，故云「那更治刑名」也。查註引《穎濱遺老傳》：「子由爲條例司屬，行青苗法，議事多悟」，以釋「更治刑名」之語，誤甚。卽子由爲陳州學官，亦不用更治刑名也。此乃公借子由舊韻自道其意，猶言爾我各已衰晚，而我更須學俗吏奔走，日事敲朴，蓋極不然之詞也。若從子由原題尋著落處，全非二詩之旨矣。懶惰便樗散，〔王註〕《莊子·逍遙遊篇》：吾有大木，人謂之樗。又《人間世篇》：曲轅櫟社樹，其大蔽牛。匠石曰：「散木也。」〔施註〕杜子美《鄭十八貶台州司戶》詩：鄭公樗散髮如絲。又：堂成詩懶惰，無心作解嘲。疎狂託聖明。〔施註〕白樂天《寄微之》詩：疎狂屬年少，閑散爲官卑。〔合註〕《宋書·樂志》：承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施註〕《晉·列女周顛母李氏傳》：顛等既長，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中興時，顛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爾等並貴，列我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李氏，字絡秀。顛，字伯仁。謨，小字阿奴。〔合註〕《莊子·養生主篇》：可以全生。

其二

舊隱三年別，〔誥案〕公以熙寧己酉還朝，至是四年辛亥爲三年，故云「舊隱三年別」也。必看清此句，扣出年限，二詩之旨方出。餘詳總案。改編四年六月條下。〔案〕總案熙寧四年六月「因和子由」條下云：「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施註原編在《綠筠堂》、《送劉放倅海陵》詩前，卽爲三年作。查註、合註從誤。詩有「那更治刑名」句，謂不合作杭倅也。又有

「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句，謂在京送別子由之處，作詩以寄。此乃四年六月倅杭命下之後，用子由舊韻以寄。今改編於此。杉松〔三〕好在不在？〔施註〕白樂天詩：好在王員外，平生記得不？我今〔三〕尚眷眷，〔施註〕《毛詩·小雅·小明》：眷眷懷顧。〔合註〕《詩經》作睠睠，與眷同。此意恐悠悠。〔施註〕《毛詩·鄭風·子衿》：悠悠我心。閉戶時尋夢，〔誥案〕紀昀曰：昌谷詩「楚魂尋夢風颯然」，二字本此。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南州。

送劉道原歸覲南康

〔王註堯卿曰〕道原，名恕。熙寧二年，爲秘書丞，編修文字。〔施註〕劉道原，筠州人。父渙，爲穎上令，不能事上官，棄之去，家廬山。道原少穎悟，書過目卽誦。既第，篤好史學，上下數千載間，可坐而問。博學強識，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司馬公編次《通鑑》，英宗令自擇館閣英才，公曰：「館閣文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恕耳。」卽召爲局僚。書成，公推其功爲多，而道原亡矣。家至無以養，而不以一毫取於人，冬無寒具，司馬公遺衣褥，亦封還之。與王介甫有舊，介甫執政，道原在館閣，欲引寘條例司，固辭，而謂曰：「天子方付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不應以利爲先。」是時，介甫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道原憤憤，欲與之校。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介甫怒，變色如鐵，道原不以爲意。或稱人廣坐，對其門生，誦言得失無所忌，遂與之絕。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此詩端爲介甫而發。其云「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是輕張湯」，蓋以孔融、汲黯

比道原，曹操、張湯況介甫。又云「雖無尺箠與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蓋著其面折之實也。子義仲，字壯輿，其學能世其家。「查註」《太平寰宇記》：江南西路南康軍，本江州星子鎮，太平興國三年，以地當要津，改鎮爲星子縣，仍割江州之都昌、洪州之建昌等縣以屬焉。又，贛州舊名南康府，與此有別。【誥案】道原與公之出，最後詩意甚明，施註編此詩於《出都來陳》題前，可證。餘詳見總案中。「案」總案熙寧四年六月「送劉恕歸覲南康作詩」條下云：此詩，施註原編於此，在《出都來陳八首》之前。是時公將出京，乃熙寧四年作也。先是治平中司馬光奉命編次《通鑑》，辟劉道原爲局僚。光出知永興軍，道原以親老求爲南康軍監酒以歸，過公言別，因贈此詩，詩有「交朋」二句云云，是道原與公之出最後，可爲四年確證。又子由《劉凝之哀辭》述其子道原云：「君得請以歸養其親，二年，得疾不起。」考公以四年至杭倅任，七年春中在潤州，道原相約來會，似道原已罷酒官，故出游也。是時距公出京，已幾及三年，約道原之卒，即在七八兩年之間。子由紀年，概用約略之詞，故云三年。《續通鑑長編》：三年九月，司馬光出知永興軍。據此，則光出在前一年，與兩集詩文皆可合。

晏嬰不滿六尺長，高節萬仞陵首陽。「施註」《史記·晏嬰傳》：晏子爲齊相，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出。其御之妻請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史記·伯夷傳》：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合註」馬融《長笛賦》：臨萬仞之石磧。青衫白髮不自歎，富貴在天那得忙。十年閉戶樂幽獨，「施註」李頎詩：十年閉戶潁水陽。《楚辭》屈原《九歌》：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百金購書收散亡。「施註」《漢·張安世

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安世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揭來東觀弄丹墨，〔施註〕《後漢·和帝紀》：永元十三年，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三國志》引《魏畧》：董遇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韓退之詩：丹墨交橫揮。〔合註〕曾子《歸耕操》：揭來歸耕。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揭來。聊借舊史誅姦強。〔施註〕韓退之《答崔立之書》：將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合註〕《續通鑑長編》：治平三年四月，司馬光奏，翁源縣令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勾當公事劉恕，史學爲衆所推，望差同修《通鑑》。從之。至恕所著史書，詳載《宋史》。孔融不肯下曹操，〔施註〕《後漢·孔融傳》：見曹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褊宕，多致乖忤。汲黯本自《三》輕張湯。〔施註〕《漢·汲黯傳》：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張湯於上前，憤怒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雖無尺箠與寸刃《三》，〔施註〕《莊子·天下篇》：一尺之棰。韓退之《送張道士》詩：恨無一尺棰，爲國笞羌夷。又《月蝕》詩：臣有一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施註〕《舊唐書·嗣虢王巨傳》：楊國忠曰：「比來人多口擊賊，公不爾乎？」《新書》：「擊」作「打」。《西京雜記》：淮南王著《鴻烈書》，自云字中皆挾風霜。【誥案】此五句明借修史事，以詆介甫，詩必如是作，方可謂之史筆，亦爲維持綱常名教之文。曉嵐所見卑陋，故凡遇此類詩輒詆之，殊不知文忠二字，皆由此一片忠憤中來，而古人之足當此二字者，爲卒鮮也。自言靜中閱世俗，有似不飲觀酒狂。〔施註〕《漢·蓋寬饒傳》：無多酌我，我迺酒狂。衣巾狼藉又屢舞，〔王註〕《詩·小雅·賓之初筵》：屢舞僛僛，屢舞僛僛。〔施註〕《史記·滑稽傳》：淳于髡曰：「履舄交錯，杯盤狼藉，當此之時，能飲一石。」傍人大笑供千場。〔王註〕李太白《短歌行》：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交朋翩翩去畧盡，〔施註〕《史記·平原君傳》：翩翩濁世之佳公子。惟吾《三》與子猶徬徨。【誥案】《宋史·本紀》：熙寧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呂誨罷知鄧州。八月，侍御史劉琦貶監處州鹽酒務，御史裏行錢顛貶監衢州鹽稅，同知諫院范純仁知河中府，侍御史知雜事劉述貶知江州。十月，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富弼罷，判亳州。三年正月，判尚書省張方平罷，知陳州。三月，右正言孫覺貶知廣德軍。四月，御史中丞呂公著貶知穎州，參知政事趙抃罷知杭州，右正言李常貶通判渭州。九月，翰林學士司馬光，罷知永興軍。四年六月，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致仕，富弼坐格青苗法，徙判汝州。以上二句指此。世人共棄君獨厚，〔施註〕《漢·貨殖傳》：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杜子美《曲江對酒》詩：縱飲已拚人共棄。豈敢自愛恐子傷。〔王註〕韓退之《答胡直均書》：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朝來告別驚何速，歸意已逐征鴻翔。匡廬先生古君子，〔查註〕《東都事略》：劉渙，字凝之。舉進士，爲穎上令，以剛直不屈，卽棄官而歸，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且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居廬山三十餘年，以壽終。朱文公《壯節亭記》畧云：凝之官至屯田員外郎，家居四十年，八十五卒。二子，長名恕，次名格。挂冠兩紀鬢未蒼。〔施註〕《後漢·逢萌傳》：解冠掛東都城門。《南史·陶弘景傳》：上表辭祿，脫朝服，挂神虎門。定將文度置膝上，〔施註〕《晉·王述傳》：愛子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字文度。喜動鄰里烹豬羊。〔施註〕《古樂府·木蘭歌》：小弟喜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君歸爲我道名姓〔三九〕，幅巾他日容登堂。〔王註〕《後漢書》：符融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襖，談辭如雲。〔施註〕《後漢·法真傳》：太守請見，真乃幅巾詣謁。《傅子》：漢末，王公皆委正服，以幅巾爲雅。見《魏志註》。

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四〇〕，

聊爲和之

【誥案】自此題起，赴倅杭任，以下皆道中作。

其一

蛙鳴青草泊，蟬噪垂楊浦。〔施註〕《說文》：泊，止舟也。《玉篇》：水源枝注江海邊曰浦〔四〕。吾行亦偶然，
〔施註〕《後漢·劉昆傳》：偶然耳。〔註案〕紀昀曰：亦字承上二句。及此新過雨。〔施註〕《松陵唱和》陸龜蒙《銷夏灣》
詩：古岸過新雨，高蘿蔭橫流。

其二

鳥樂忘罝罟，〔查註〕《月令》：田獵罝罟，羅網畢翳。按，罟，音浮，通作罟。〔合註〕《左傳·襄公十八年》：鳥鳥之聲
樂。魚樂忘鈎餌。〔王註〕《莊子·胠篋篇》：鈎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
澤矣。何必擇所安，〔施註〕《莊子·人間世篇》：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
之至也。滔滔天下是。

其三

烟火動村落，晨光尚熹微。〔王註〕陶淵明《歸去來辭》：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田園處處好，
淵明胡不歸。〔王註〕《晉書·陶潛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
里小人。〔即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

其四

我行無疾徐，〔施註〕《史記·項羽紀》：徐行則免死，疾行則及禍。輕楫信溶漾〔四三〕。〔合註〕梁簡文帝詩：浮蒼染輕楫。船留村市鬧，開發寒波漲，〔王註〕堯卿曰：《說文》：謂開閉門曰鬧，江淮之間，作堰閘以制水，而時放決之。〔施註〕《文選》丘遲詩：浙浙寒波漲。

其五

舟人苦炎熱，〔施註〕《唐·柳公權傳》：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宿此喬木灣。清月未及上，黑雲如頽山。〔王註〕《後漢·光武紀》：王尋、邑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施註〕庾信《詠懷》詩：哭市聞妖獸，頽山起怪雲。歐陽文忠公《答梅聖俞大雨》詩：夕雲若頽山，夜雨如決渠。〔合註〕《後漢書·杜篤傳》：屯黑雲。

其六

萬竅號地籟，〔施註〕《莊子·齊物論篇》：子綦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也。」衝風散天池。〔施註〕《楚辭》屈原《九歌》：衝風起兮水揚波。《漢·韓安國傳》：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莊子·逍遙遊篇》：南溟者，天池也。喧豗瞬息間，〔王註〕李太白《蜀道難》：飛湍瀑流爭喧豗。〔合註〕王僧孺文：瞬息不留。還掛斗與箕。

其七

潁水非漢水，〔查註〕《名勝志》：潁水在陳州南五十里，通上蔡，水出南頓，而注於淮。亦作蒲萄綠。〔施註〕李太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醅。恨無襄陽兒，令唱《銅鞮曲》。〔王註〕《晉書·山簡傳》：鎮襄陽，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古樂府》云：襄陽《蹋銅鞮歌》云：梁武帝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鞮，反縛揚州兒。」識者言銅爲金，鞮爲馬也。及義師之起，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

其八

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施註〕《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聲，亦如味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年來煩惱盡，〔施註〕《圓覺經》：斷除一切煩惱障蔽。古井無由波。〔王註〕孟郊詩：妾心古井水，波瀾誓不起。白樂天詩：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

次韻子由柳湖感物

〔查註〕《名勝志》：柳湖在陳州城北。子由爲教授時，剏亭於上。《樂城集》原作云：柳湖萬柳作雲屯，種時亂插不須根。根如卧蛇身合抱，仰視不見蜩蟬喧。開花三月亂飛雪，過牆渡水無復還。窮高極遠風力盡，棄墜泥土顏色昏。偶然直墜湖水中，化爲浮萍輕且繁。隨波上下去無定，物性不改天使然。南山老松長百尺，根入石底蛟龍蟠。秋深葉上露如雨，傾流入土明珠圓。乘春

發生葉短短，根大如指長而堅。神農嘗藥最上品，氣力直壓鍾乳溫。物生稟受久已異，世俗何始分愚賢。【誥案】此詩作於陳州，今改編，餘詳總案中。【案】總案熙寧四年七月「出都赴陳州，至陳，與子由同遊柳湖」條下云：本集《記鐵墓、厄臺》云，「舊遊陳州，留七十餘日，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又，「和子由柳湖感物詩」條下云：此詩，施註原編初到杭州詩前，查註、合註從之。

憶昔子美在東屯，〔王註續曰〕東屯，今夔州故城之東。數間茅屋蒼山根。〔施註〕杜子美《移居東屯》詩：東屯復瀼西，一種住清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爲稻畦。嘲吟草木調蠻獠，〔施註〕《北史·蠻獠傳》：蠻之種類，蓋盤瓠之後。

獠者，南蠻之別種。欲與猿鳥爭啾喧。子今憔悴衆所棄，〔施註〕《左傳·成公九年》：《詩》曰：雖有姬姜，無棄憔悴。驅馬獨出無往還。〔施註〕《毛詩·邶風·載馳》：驅馬悠悠。惟有柳湖萬株柳，〔王註〕杜牧詩：萬株楊

柳拂波垂。清陰與子供朝昏。〔施註〕柳子厚《飲酒》詩：清陰自可庇，竟夕聞佳言。胡爲譏評〔四〕不少借，

〔施註〕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遊序》：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史記·荆軻傳》：願大王少假借之。按子由《柳湖感物》詩意，謂柳花入水爲浮萍，松性堅耐，其露墜地爲仙茅，功力十倍鍾乳，故東坡有是句。〔合註〕此見子由詩自註。生

意凌挫難爲繁。〔施註〕《世說》：桓玄既敗，殷仲文還，爲大司馬諮議，視廳前老槐樹，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查註〕庾信《枯樹賦》：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柳雖無言不解慍，世俗乍見應慍然。嬌姿共愛春濯濯，

〔施註〕《晉·王恭傳》：恭美姿儀，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豈問空腹修蛇蟠。〔施註〕白樂天《悟真寺》詩：根株抱

石長，屈曲蟲蛇蟠。朝看濃翠傲炎赫，夜愛疎影搖清圓。〔施註〕杜子美《宿贊公土室》詩：松門耿疎影。〔合

註〕杜子美《舟中》詩：昨夜月清圓。風翻雪陣春絮亂，〔施註〕《晉·列女傳》：雪驟下，謝安曰：「何所似也？」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蠹響啄木秋聲堅。四時盛衰各有態，〔施註〕白樂天《松庭》詩：四時各有趣，萬木非其儔。搖落悽愴驚寒溫。南山孤松積雪底，抱凍不死誰復賢。〔合註〕庾信《奉答賜酒鵝》詩：寒魚抱凍沈。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誥案】張安道，詳後題註中。此詩，王註謂熙寧四年辛亥五月作，誤。考《樂城集》此詩亦編《送赴留臺》詩前，則公詩作於陳州無疑，究當從施編也。〔查註〕張安道原作詩云：文物皇唐盛，詩家老杜豪。雅音還正始，感興出《離騷》。運海張鵬翅，追風騁驥髦。三春上林苑，八月浙江濤。璀璨開蛟室，幽深閉虎牢。金晶神鼎重，玉氣霽虹高。甲馬騰千隊，戈船下萬艘。吳鉤銛莫敵，羿毅巧無逃。遠意隨孤鳥，雄筋舉六鼇。曲嚴周廟肅，頌美孔圖褒。世亂多羣盜，天遙隔九臯。途窮傷白髮，行在窘青袍。憂國論時事，司功去諫曹。《七哀》同谷寓，一曲錦川邀。妻子飢寒累，朝廷戰伐勞。倦遊徒右席，樂善乏干旄。萬里歸無路，危城至輒遭。行吟悲楚澤，達觀念莊濠。逸思乘秋水，愁腸困濁醪。耒陽三尺土，誰爲剪蓬蒿？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王註〕裴說《題杜公祠》詩：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合註〕《漢書·董仲舒傳》：王道雖微缺。《史記·游俠傳》：暴豪之徒。〔施註〕李太白《古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誥案】李陽冰取太白此詩以冠集，公亦取作讀杜首段總論，施註雖徵其事，於詩旨則茫如也。張爲詞客賦，變作楚臣《騷》。〔王註次公曰〕《荀子》有《雲》、《蠹》等賦，其後《文選》所載《兩都》、《二京》，皆詞客之所爲也。

屈原作《離騷經》，初有騷之名。〔施註〕班孟堅《兩都賦·序》云：賦者，古詩之流也。梁昭明太子《文選序》：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滋以降，源流實繁。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髦。〔施註〕《毛詩·周南·關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後漢班固《東都賦》：方軌並迹，紛綸后辟。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粉黛迷真色，〔施註〕杜子美《玉華宮》詩：況乃粉黛假。魚鰕易豢牢。〔合註〕于公異撰《李晟收西京露布》：瘦狗吠豢牢之主。〔誥案〕自首句至此，仿太白《古風》第一首意，作總起，下四句以李陪杜，仍是李、杜並論，是作此詩手眼。誰知杜陵傑，〔施註〕杜子美《進西嶽賦表》：臣本杜陵諸生。名與謫仙高。〔王註〕《舊唐書》：賀知章見李白，賞之曰：子天上謫仙人也。〔施註〕《唐·杜甫傳》：少與李白齊名，時稱李、杜。〔誥案〕太白還山之日，正杜陵省親東郡之時，故其後初投李詩，有「李侯金闥彥」等句可證。李、杜詩可並名，人非齊名也。《杜甫傳》并《飯穎山》亦摭拾人之，皆史之失。掃地收千軌，〔施註〕《韓退之集》：掃地赤立。《後漢·杜密傳》：劉勝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爭標看兩艘。〔王註〕唐盧肇《競渡》詩：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誥案〕二句謂甫已兼諸家之長，獨與太白相抗。詩人例窮苦，〔施註〕歐陽文忠《梅聖俞詩序》：詩人少達而多窮。〔誥案〕此句「例」字，總束太白，却是放去太白。下句「天意」，乃人甫事之開筆。趙次公以流夜郎并論，則氣脈不清，且不當以亂定後事敘入亂離之前也，今已刪去。即查註於此詩，亦不清楚，彼如了了，則所引《唐書》當載「謝王褒」句下，必不載「遺奔逃」句下，亦倒置也。天意遺奔逃。〔查註〕《舊唐書·杜甫傳》：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拜右拾遺。明年，房瑄罷相，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畿亂離，甫寓居同谷。〔誥案〕此句虛籠下段事，未說出，先為註實，謬甚。塵暗人亡鹿，〔施註〕《漢·蒯通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誥案〕此句將甫陷賊中，順手帶過，本集凡不肯別起頭腦，又不輕易放過者，皆用此法。溟翻帝斬鼈。〔王註厚曰〕此言肅宗誅安、史，再造唐室。〔施註〕《列子·湯問篇》：昔者

女媧氏揀五色石以補其缺，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詰案】此句又將甫從賊中奔赴行在，蓄人氣內。艱危思李牧，〔施註〕《漢·馮唐傳》：文帝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述作謝王褒。〔王註〕《前漢書》：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益州刺史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爲聖主得賢臣頌。上令與張子僑等並待詔。〔合註〕此聯言遭值兵亂之時，尚武而輕文也。【詰案】此聯謂甫坐救房瑄被逐也。甫實事只此，斷不能少，如不實排，其下亦落不到嚴武也。公平生論甫多矣，從無貶詞，而甫之救瑄未免議者，詩用一思字表其心跡，亦公之苦心也。合註非是。失意各千里，〔施註〕《樂府》鮑明遠《結客少年場行》：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詰案】此句仍又兼管太白。哀鳴聞九臯。【詰案】謂甫聞白流夜郎諸詩。騎鯨遁滄海，〔施註〕杜子美《送孔巢父》詩：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又：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東方朔《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中，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捋虎得綈袍。〔施註〕《唐·杜甫傳》：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西川，往依焉。嘗登武牀燈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欲殺甫，其母奔救得止。《雲谿友議》：甫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擬捋虎鬚。」《史記·范雎傳》：魏使須賈於秦。范雎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賈，賈驚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賜之。雎爲賈御入秦相府，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賈大驚，謝罪。於是雎盛帷帳見之，數賈三罪，曰：「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詰案】敘甫事至此已畢，前以杜、李對起，此以李、杜對結，提起放倒，無不如意，已開文章家偏全題法門，前此所未有也。行氣至此，一頓。以下是公斷語，而評註諸家未有指出之者，率爲光芒所炫矣。巨筆屠龍手，〔施註〕《莊子·列禦寇篇》：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詰案】此句讀杜斷語，找足題面。微官似馬曹。〔邵註〕《世說》：王子猷爲桓冲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詰案】此句總束敘甫一段。迂疎無事業，【詰案】此句亦專指杜，但其意欲於下句搭進李也。醉飽死遊遨。〔施註〕《莊子·列禦寇篇》：

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查註〕《舊唐書·杜甫傳》：永泰元年，蜀中大亂。甫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沿沔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縣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合註〕「遊敖」字見《詩經》。【詰案】醉指李，飽指杜，非專言白酒牛肉，諸註皆失之。翁註且辯施註引《摭遺》之誤，並刪。簡牘儀型在，〔施註〕《毛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又《大雅》：儀式刑文王，萬邦作孚。

【詰案】句謂李、杜文章，其表見者如此也。兒童篆刻勞。〔王註〕《揚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詰案】此用韓退之

「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一首。以上六句是斷，亦李、杜雙收。今誰主文字？【詰案】上句「主文字」者，卽元微之。

因有「今誰」一問，此處人安道，最易脫氣。而詩從上句直下，明討便宜，其故作開筆者，花假也。不如是解，則主字無來

歷，卽非公之家法矣。公合抱旌旄〔四三〕。〔王註〕子仁曰：韓退之詩：文字銳氣在，輝輝見旌旄。【詰案】公謂安道也。

開卷遙相憶，〔王註〕陶淵明《與子儼等疏》：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知音兩不遭。〔施註〕《文選·古詩》：但傷

知音稀。魏文帝《與吳質書》：痛知音之難遇。般斤思郢質，〔王註〕《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

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

曰：「臣則常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施註〕《揚子》：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合註〕

《晉·稽康傳》：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詰案】以上三句，謂安道讀杜作詩。鯤化陋儵濠〔四六〕。〔施註〕《莊子·逍遙

遊篇》：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

樂也。」【詰案】此句落到次韻。恨我無佳句，〔施註〕杜子美《贈韋左丞》詩：猥誦佳句新。時蒙致白醪。〔合註〕白

樂天詩：白醪充夜酌。殷勤理黃菊，〔施註〕《漢·司馬相如傳》：通殷勤。未遣沒蓬蒿。〔施註〕《高士傳》：張仲蔚

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詰案】詩家以五排爲長城，而欲以難韻和讀杜，又欲全幅似杜，已屬棘手。此詩以太白《古

風。提唱，卽以太白對做，是難中之難也。却又主賓判然，疏密相間，於排比之中，寓流走之法，面目是杜，氣骨是蘇，非杜不能步步爲營，非蘇不能句句直下，其驅遣難韻，若無其事焉者，不知何以輾泊至是，而杜排無此難作詩也。評註去公之意遠甚，拾級聚足，未能連步以上。「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而今而後，凡梯山航海者，蓬瀛其在望乎。紀昀曰：字字深穩，句句飛動，而結意蘊藉，此爲詩人之筆。

送張安道赴南都留臺

〔施註〕張文定公名方平，字安道。神宗擢參知政事。會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安道極論不可，未幾以憂去位。先是知皇祐貢舉，嘗辟安石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遂檄使出。老蘇公嘗作《辨姦論》，以譏安石，謂必亂天下，安道爲載於所撰墓碣。安石當軸，神宗欲再使共政，安石每力排之。而安道論新法之害，皆深言危語不少屈。知陳州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安道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故詩云「一言有歸志，闔府諫莫移」也。〔合註〕《續通鑑長編》：知陳州張方平判南京御史臺，載在熙寧四年八月。〔查註〕《元和郡縣志》：河南道宋州，卽高辛氏之子閼伯所居商丘，今州理是也。漢爲梁國，隋於睢陽置宋州。《太平寰宇記》：後唐同光元年，改爲歸德軍，至東京三百里。《輿地廣記》：宋景德四年，陞應天府。《九域志》：祥符七年，改應天府爲南京。《宋史·職官志》：舊制，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是爲東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兼之。《晉書》：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留臺

之名始此。

我公古仙伯，〔王註次公曰〕道科有仙卿、仙伯，如《集仙錄》·大茅君傳有云紫陽左公、太極仙伯是也。〔施註〕杜子美《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詩：諸公乃仙伯，杖藜長松陰。超然羨門姿。〔王註〕《前漢》·郊祀志：始皇東遊海上，求仙人羨門之屬。應劭曰：羨門名子高，古仙人也。偶懷濟物志，遂爲世所縻。〔施註〕《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周易》·中孚：又《繫辭上》：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黃龍遊帝郊。〔王註〕《揚雄傳》：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施註〕《瑞應圖》：黃龍居四龍之長，神靈之精，舜東巡狩，黃龍負圖置舜前。簫韶鳳來儀。〔王註〕《書》·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終然反溟極，豈復安籠池。〔施註〕《文選》潘安仁《秋興賦》：譬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之思。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歸意，闔府〔四〕諫莫移。〔施註〕《漢》·翟方進傳：闔府三百餘人，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吾君信英睿。〔合註〕《晉書》·李嵩傳·贊：武昭英睿。搜士及茅茨。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王註〕《後漢書》·陳蕃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薛勤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虛白以自怡。〔施註〕《莊子》·人間世篇：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游於物之初，〔施註〕《莊子》·田子方篇：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施註〕《晉》·王獻之傳：謝安問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外人那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王註〕韓退之《示爽》詩：我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施註〕白樂天《覽鏡喜老》詩：須鬢盡生絲。出處良細事，〔施註〕《周易》：或出或處。孟東野《百憂》詩：出處各有時。《漢》·黃霸傳：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韓退之《閔己賦》：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從公當有時。〔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四年，軾將赴杭州，張

方平陳乞得南京留臺。本人有詩一首送軾，只記得落句云「最好乘船遊禪扉」，其餘不記。却有一詩送本人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比方平之賢，朝廷當堅留要任，不可令閑也。

傅堯俞濟源草堂〔四八〕

〔王註堯卿曰〕堯俞，字欽之。孟州濟源縣有別業。〔施註〕傅欽之，本鄆人，官孟州，樂濟源風土，徙焉。〔查註〕《水經》：濟水出王屋山。註云：山下有濟源廟。《太平寰宇記》：孟州濟源縣，在州西北四十里，濟水在縣西北三里，出平地，有二源。《名勝志》：濟源草堂，在濟瀆廟西，宋知河陽軍傅堯俞建，俗呼其遺趾爲傅家林。〔合註〕子由詩自註云：時欽之在許州。〔誥案〕元祐元年，傅堯俞與朱光庭、王巖叟合力攻公，誣以謗訕，自是開端，構成黨禍，宋社以屋。《東都事畧》斷謂君子不仁，《宋史》謂小人忌惡擠排，堯俞其一也。

微官共有田園興，〔施註〕《文選》：歐陽堅石詩：咨余冲且暗，抱責在微官。老罷方尋隱退廬。〔施註〕杜子美《憶舊》詩：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栽種成陰十年事，〔王註〕《史記》：十年之計，樹之以木。〔施註〕《管子》：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倉黃求買百金無〔四九〕。〔施註〕白樂天《閑忙》詩：倉黃日下山。《南史》：呂僧珍傳：宋季雅市宅，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一千萬買隣。」先生卜築臨清濟，〔王註胡銓曰〕《洞天福地記》：濟瀆源出王屋山，名沈水，係清源王所理。喬木如今似畫圖。〔施註〕杜子美《反照》詩：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鄰里亦知偏愛竹，春來相與護龍雛。〔王註〕《襄沔記》：辛仲宣多植竹，截竹爲甕，人問其故。仲宣曰：「我性愛竹好酒，欲令此二物相並耳。」〔施註〕杜子美《秋清》詩：愛

竹遣兒書。吳僧贊寧《筍譜》：俗間謂筍爲龍孫。盧仝《寄抱孫》詩：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籜苞龍兒，攢迸溢林藪。

陸龍圖詵挽詞

〔王註堯卿曰〕詵，字介夫。熙寧己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成都府。

〔施註〕陸詵，餘杭人。進士起家，除知延州，人覲，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刀耕火種，民食常不足，至種芋充飢，今省稅科折已重，脫歲儉不能償官，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并言差役水利事，皆不當改。詔獨置成都府一路提舉，省其三使，先生詩云「挺然直節庇峩岷」，蓋謂是也。所歷桂、延、秦鳳、晉、真定、成都六州。秦鳳未上而改命。詩曰「六州巷哭」，蓋總言之耳。〔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八月丙戌，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陸詵卒。〔查註〕《宋史·職官志》：龍圖閣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員。凡館閣久次者，必遷直龍圖閣，元豐後，爲補外者貼職閣中，奉太宗御製及世譜圖書符瑞之物。何氏《語林》：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待制謂之小龍，直學士謂之大龍，學士謂之老龍。凡帶此職，例呼龍圖。

挺然直節庇峩岷，〔合註〕《晉書·劉毅傳》：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羣。韓退之詩：屹起高峩岷。謀道從來不計身。屬纊家無十金產，〔王註〕《禮記·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註云：纊卽今之新絲，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

《漢·揚雄傳》：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過車巷哭六州民。〔王註〕《晉書》：羊祜卒南州，人聞羊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其德所感如此。〔施註〕《後漢·祭遵傳》：喪還，光武幸城門，過其車騎。〔合註〕李義山詩：淚痕猶墮六州兒。塵埃輦寺三年別，樽俎岐陽一夢新。〔王註堯卿曰〕東坡與介夫相別於京師，而會於

鳳翔，故詩及之。〔施註〕《唐·地理志》：鳳翔府，貞觀七年置岐陽縣。〔合註〕《晏子春秋》：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他日思賢見遺像，〔公自註〕成都有思賢閣，畫諸公像。〔施註〕《成都古今集記》：大聖慈寺思賢閣，歷政知府一繪像，因以爲名。鮑照《從過舊居》詩：遺像在陶漁。不論宿草更沾巾。〔王註〕《禮·檀弓上》：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施註〕杜子美《熱》詩：爲爾一沾巾。

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詞

〔查註〕《東都事畧》：胡宗愈，晉陵人，胡宿弟之子也。舉進士甲科。英宗朝，同知諫院。李定自秀州推官，除御史，蘇頌、李大臨不草制，落職。宗愈封還詞頭，坐奪職，通判真州。哲宗卽位，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累遷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卒謚修簡。後坐元祐黨籍。〔合註〕何焯曰：夫人非嫡，故題係以子。〔誥案〕此詩用周顛伯仁事，義門之說尚可通，若《潘推官母李氏挽詞》，則大謬不然矣。其說究非是，不可以該此集也。

柏舟高節冠鄉鄰，〔王註〕《詩·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勿許。絳帳清風聳搢紳。〔施註〕《晉·列女傳》：韋逞母宋氏，父授以《周官音義》。逞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太學，問博士經典時，博士盧壺曰：「惟《周官禮註》未有其師，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隔絳紗幔受業。豈似凡人但慈母，〔施註〕《史記·李斯傳》：韓子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合註〕兼用《禮記·仲尼燕居》：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意。能令孝子作忠臣。〔王註〕《南史》：劉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桓序謂其父宰之曰：

「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施註〕《後漢·韋彪傳》：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當年織履隨方進，〔施註〕《漢·翟方進傳》：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晚節稱觴見伯仁。回首悲涼便陳迹，〔施註〕《文選》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莊子·天運篇》：《六經》，先王之陳迹也。晉王羲之《蘭亭序》：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凱風吹盡棘成薪。〔王註〕《詩·凱風註》：棘薪其成就者。〔施註〕《毛詩·邶風·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五〇〕

【誥案】是時柳子玉謫官壽春，舟過宛丘，以詩寄子由，見《樂城集》。此二詩，亦同時所作也。

其一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嗚叫強知時。〔王註〕《詩》：風雨蕭蕭，鷄鳴膠膠。又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施註〕《毛詩·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多才久被天公怪，〔王註〕《晉書·陸機傳》：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韓退之《雙鳥》詩：天公怪雙鳥，各捉一處囚。闕食惟應饜婦知。杜叟挽衣那及脛，〔施註〕杜子美《寓同谷縣》詩：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顏公〔五〕食粥敢言炊。〔王註〕顏真卿《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詩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今底處虧〔三〕。〔施註〕韓退之《瀧吏》詩：潮州底處所。

其二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合註〕《易經·觀卦註》：自觀其道。《梁書·劉孝綽傳》：存問相尋。圖書跌宕悲年老，〔王註〕《文選》江文通《恨賦》：脫畧公卿，跌宕文史。梁蕭統《陶淵明文集序》曰：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燈火青熒語夜深。〔王註次公曰〕青熒，燈燭光也。《文選·羽獵賦》：炫燿青熒。杜子美詩：兒女燈前語夜深。〔施註〕韓退之《湘西寺獨宿》詩：曙燈青燄燄。後漢班固《西都賦》：琳珉青熒。註云：青熒，其色光也。〔語案〕紀昀曰：澹語傳神。早歲便懷齊物志〔三〕，〔施註〕《莊子·齊物論篇》郭象註：謂是非雖異，而彼己均也。微官敢有濟時心。〔施註〕潘安仁詩：豈敢陋微官。白樂天《與李賓客同游》詩：可惜濟時心力在。南行千里何事成〔四〕，一聽秋濤萬鼓音。〔查註〕《錢塘潮候圖》：聲如雷鼓，猶不足以形容之。〔合註〕枚叔《七發》：將以八月之望，觀濤於廣陵之曲，江聲如雷鼓。高適詩：萬鼓雷殷地。

陪歐陽公燕西湖

〔王註堯卿曰〕潁州西湖。〔施註〕歐陽文忠公，廬陵人。仁宗擢爲參知政事。事英宗、神宗，堅求退，除觀文殿學士。出典毫、青二州，擢宣徽使，判太原。遣內侍賜告，諭赴闕，欲留共政，力辭，乞守蔡。在毫六請致仕，至蔡復請，乃許。公年未及謝，天下高之。舊號醉翁，晚又號六一居士。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郡有西湖，公尤愛之，作《念語》及十詞歌之。是時，王介甫得政，推行新法，小人用事。公爲郡，不忍以法病民，在青州，以便宜止散青苗錢，且上疏論之。介甫舊出公門，至是懼其復用，間恚始深，毀沮不已，謂必無補時事，但使異論者附之，遂聽歸老。東坡用桓伊事，意實在此。然居潁纔一年而薨，年六十有六。〔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

四年六月，歐陽修爲太子少師致仕。【詰案】時子由從公至穎，謁歐陽永叔，自此詩起及以下四首皆穎州作。

謂公方壯鬚似雪，謂公已老光浮頰，揭來湖上飲美酒，〔施註〕《文選》古詩：不如飲美酒，被服素與紈。醉後劇談猶激烈。〔王註〕《世說》：謝車騎在安西艱中，林道人往就語，將夕，乃退。有人問曰：「公何處來？」答曰：

「今日與謝孝劇談一出來。」〔施註〕《漢·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文選》蘇武詩：長歌正激烈。【詰案】著此一句，已該攻法諸事。湖邊草木新著霜，芙蓉晚菊爭煌煌。〔施註〕宋玉《高唐賦》：玄木冬榮，煌煌熒熒。插花起舞爲公壽，〔施註〕《史記·魯仲連傳》：平原君酒酣，起爲壽。《漢·蓋寬饒傳》：許伯入第，長信少府起舞。公言百歲如

風狂。〔王註〕韓退之詩：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赤松共遊也不惡，〔施註〕《史記·張良世家》：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晉·列女謝道韞傳》：王郎逸少子不惡。白樂天《西征》詩：閑行亦不惡。誰能忍

飢啖仙藥。〔王註〕陸龜蒙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見《食杞菊賦》序。已將壽夭〔王註〕付天公，〔施註〕白樂天《思舊》詩：且進一杯酒，其餘皆付天。彼徒辛苦吾差樂。〔王註〕

《前漢書》：陳遵謂張竦曰：「足下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蹉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故不優耶。」〔施註〕韓退之《贈侯喜》詩：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爲。【詰案】彼徒辛苦，指王安石也。其前已有激烈二字安根，故後以桓伊事作結也。義門指爲英宗朝事，不但時局不類，而此句亦落空。城上烏棲暮靄生，

〔施註〕《後漢·五行志》：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李太白詩：姑蘇臺上烏棲時。杜牧之詩：暮靄生深樹，斜陽下小樓。銀缸畫燭照湖明。〔施註〕《文選》班孟堅《西都賦》：金缸銜璧。註云：缸，燈盞也。〔合註〕《文選》作缸，註引《說文》，

缸，穀鐵也。梁元帝《草名》詩：銀缸影梳頭。【誥案】紀昀曰：插此二句，便有情致，似從杜老《越王樓歌》化來。不辭歌詩勸公飲，坐無桓伊能撫箏。【施註】《晉·桓伊傳》：謝安女壻王國寶，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孝武末年，國寶讒諛行於主相之間，嫌隙遂成。帝召伊飲，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一弄，乃請以箏歌。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爲，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霑襟，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合註】何焯曰：歐公以濮議爲臺諫所攻，故云。【誥案】紀昀曰：末四句有樂往哀來之感，桓伊事，亦用得蘊藉。曉嵐專取末四句，故有樂往哀來之誤。誥立治平案，無片言及永叔者，以公親見濮議，而終身不置一詞也。

歐陽少師令賦所蓄石屏

【查註】《揮塵前錄》：國朝百官致仕，庶寮守本官，以合遷一官回授，任子侍從仍轉一官，宰執換東官官。熙寧初，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自是遂以爲例。

何人遺公石屏風，【合註】《釋名》：屏風，以屏障風也。上有水墨希微踪。【施註】《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搏

之不得名曰微。【合註】劉禹錫《墨石硯》詩：水墨兩氣氤。不畫長林與巨植，獨畫蛾眉山西雪嶺。【王】上萬

歲不老。【毛】之孤松。【王註續曰】松高尺餘，四時不改色，今蛾眉有之。崖崩澗絕可望不可到，【王註】唐周

夔愛看山水，遙望之而不能到，乃作《到難》。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風偃蹇得真態，【施註】《左傳》：哀公六年：

齊陳乞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楚辭·離騷》：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刻畫始信天有工。【施註】

《晉·周顛傳》：刻畫無鹽，唐突西施。《尚書·卑陶謨》：天工人其代之。我恐畢宏、韋偃死葬號山下，骨可朽

爛心難窮。〔王註〕杜子美《戲爲雙松圖歌》詩：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儂少。〔施註〕朱景玄《歷代畫斷》：畢宏，大歷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以詩詠之。韋儂工老松、異石，咫尺千尋，駢柯攢景。神機巧思無所發，〔合註〕阮籍《答伏羲書》：神機無準。化爲烟霏〔五〕淪石中。〔施註〕韓退之《山石》詩：出入高下窮烟霏。〔詰案〕紀昀曰：借事生波，忽成奇弄，妙在純以意運，不是纖巧字句關合，故不失大方。古來畫師非俗士，〔施註〕《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請迴俗士駕。摹寫物像〔五〕畧與詩人同。〔施註〕《唐文粹》元稹《杜甫墓誌》：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像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願公作詩慰不遇，〔施註〕班固《漢武故事》：顏驥三世不遇。無使二子含憤泣幽宮。〔施註〕《文選》江文通《別賦》：慚幽宮之琴瑟。〔合註〕江淹《詣建平王上書》：含憤獄戶。〔詰案〕紀昀曰：有上四句之將無作有，須有此四句，方結束得住。

潁州初別子由二首

〔施註〕神宗求治甚急，子由以書言事，卽日召對。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使爲檢詳文字。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子由議事多悟，介甫大怒，將加以罪。同列止之，除河南推官。會張安道知陳州，辟爲教授。東坡通判杭州，出都來陳，子由送至潁，同謁歐陽公而別。此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蓋謂是也。〔查註〕《元和郡縣志》：河南道潁州，漢汝南郡之汝陰也，後魏孝昌四年，改置潁州。西北至汴七百里，東至壽州二百六十里。《演繁露》：神宗初封潁王，故元豐二年，升爲順昌軍者，爲王封之舊也。〔合註〕子由詩第四句

云：親愛形隨影。則先生詩亦當讀影字。【詰案】紀昀曰：二首皆悱惻深至。

其一

征帆掛西風，〔施註〕孟東野送任齊詩：一帆天外風。別淚滴清潁。〔施註〕庾信詠懷詩：別淚損橫波。〔查

註〕元和郡縣志：潁水自項城縣界入州。名勝志：古語云，世亂潁水濁，世治潁水清。留連知無益，〔施註〕北史·

王恹傳：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惜此須臾景。〔施註〕漢·賈山傳：願少須臾毋死。楚辭·

劉向九歎：聊假日以須臾。【詰案】紀昀曰：用李陵且復立斯須意，而上句作一頓，意境便別。我生三度別，〔施

註〕元微之別白樂天詩：自識君來三度別，遮回白盡老髭須。【詰案】嘉祐六年，公赴鳳翔，與子由別於鄭州。治平二年，

子由赴大名推官，公別於京師。熙寧三年，子由赴陳州學官，公又別於京師。前和初到陳州詩，有「還來送別處，雙淚寄

南州」句，可證。查註失考京師再別，而以本題潁州之別，湊足三度之數，凌躐下句題面，已刪。詩意謂潁州之別，較前三

別爲可慨耳。此別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辭真吉人，〔施註〕周易·繫辭下：吉人之

辭寡。晉書·王獻之傳：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

「小者佳，吉人之辭少，以其少言故知之。」介石乃機警。〔施註〕周易·繫辭下：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

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合註〕晉書·顧和傳：王導謂和曰：卿圭璋特達，機警有鋒。至今天下士，〔施註〕史記·

魯仲連傳：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去莫如子猛。〔查註〕鳥臺詩案：熙寧四年，軾

赴杭州，時弟轍至潁州相別，作初別子由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爲弟轍在制置條例司，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

不合，乞罷，既喜弟轍去之勇決，意亦諷朝廷新法不便也。【詰案】子由和詩，別於霜降之後，公以十月二日至渦口，有詩，

皆九月別於潁州之確據也。詩案作十月誤，今刪去，餘已駁正總案題下。嗟我久病狂，〔施註〕《漢·匈奴傳》：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意行無坎井。〔王註〕劉禹錫《蠻子歌》：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施註〕《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漢·賈誼傳》：乘流則逝，得坎則止。《莊子·秋水篇》：培井之龜。柳子厚《愚谿對》：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有如醉且墜，幸未傷輒醒。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合註〕韓退之詩：默坐念語笑。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省。〔施註〕柳子厚《田家》詩：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日三省〔引〕《論語》。

其二

近別不改容，〔施註〕《文選》宋玉《高唐賦》：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遠別涕霑胸。〔施註〕《文選》潘安仁《悼亡》詩：不覺淚霑胸。咫尺不相見，實與千里同。〔施註〕李太白《巫山屏風》詩：高唐咫尺如千里。人生無離別〔六〇〕，〔施註〕李商隱詩：花發多風雨，人生足別離。誰知恩愛重。〔施註〕《文選》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誥案〕紀昀曰：意本蘇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始我來宛丘，〔施註〕《毛詩·陳·宛丘註》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查註〕《元和郡縣志》：宛丘本漢陳縣，高齊時移項縣理於此，隋改宛丘縣。《爾雅》：丘上有丘爲宛丘。郭璞註：今在陳郡陳縣。《太平寰宇記》：東南至潁州三百里。牽衣舞兒童。〔王註〕李太白《別內赴徵》詩：出門妻子強牽衣。又《南陵別兒童入京》：兒女嬉笑牽人衣。便知有此恨，留我過秋風。秋風亦已過，別恨終無窮。〔誥案〕紀昀曰：曲折之至，而爽朗如話，蓋情真而筆亦足以達之，遂爲絕調。問我何年歸？我言歲在東。〔誥案〕公當以寅年成資，故云歲在東也。王註謂辰卯年誤，查註以求爲東州守實之，則先知後事矣。皆刪。

離合既循環，〔施註〕《文選》陸士衡《爲顧彥先贈婦》詩：離合非有常。《史記·漢高帝紀》：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憂喜迭相攻。語此〔六〕長太息，〔施註〕《楚辭》屈原《遠遊》：長太息而掩涕。我生如飛蓬。〔施註〕《文選》潘安仁《西征賦》：陋吾人之拘繫，飄萍浮而蓬轉。多憂髮早白，〔合註〕魏文帝《短歌行》：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亦何早。不見六一翁。〔王註師民瞻曰〕歐陽公自號六一居士。《傳》云：我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語案〕一結本地風光。如二詩在杭補作，公未必遽及此也，可爲施註類編之證。

十月〔六〕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

〔查註〕《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註云：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是也。

《困學記聞》：渦口在濠州鍾離縣西北九十里。陳克《東南防守利便》云：淮南之浸，有淮水、淝水、渦水，皆在淮北，晉、魏侵吳，必自譙入渦，元魏時作十三城於渦口。《泗州志》云：渦河發源，自葛河口西來，至亳州界，黃河從西北注之，至亳城北，與馬當河合，經蒙城，流至懷遠縣，東入淮，謂之渦口。以水勢曲折旋轉，故名。

長淮久無風，〔查註〕《圖經》云：淮河四瀆之一，自泗州龜山東北流，與汴河合，東北入海，卽長淮也。放意弄清快。今朝雪浪滿，〔施註〕孟東野《有所思》詩：寒江浪起千堆雪。始覺平野隘。兩山控吾前，〔查註〕《水經注》：荆、塗二山對峙爲一脈，自神禹以桐柏之水汎溢爲害，乃鑿山爲二以通之。按，兩山今在懷遠縣南。吞吐久不

嘬。〔王註師民瞻曰〕嘬，楚快切。〔施註〕《禮記·曲禮上》：毋嘬炙。鄭氏云：嘬，謂一舉盡嚙。〔合註〕鮑照書：吞吐百川。孤舟繫桑本，〔王註〕《左傳·成公二年》：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查註〕《易·否卦》：九五，繫於苞桑。疏云：苞，本也，凡物繫於桑之苞本，則牢固也。終夜舞澎湃。〔施註〕《漢·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沸乎暴怒，洶湧澎湃。舟人更傳呼，〔施註〕《漢·蕭望之傳》：倉頭廬兒，傳呼甚寵。弱纜恃菅蒯。〔王註〕《左傳·成公九年》：《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合註〕杜子美《水宿遣興奉呈羣公》詩：弱纜且長隄。平生傲憂患，久矣〔《詩》〕恬百怪。〔合註〕韓退之詩：百怪入我腸。鬼神欺吾窮，戲我聊一噫〔《詩》〕。〔施註〕韓退之《感二鳥賦》：雖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瓶中尚有酒，信命誰能戒。〔施註〕杜子美《僮僕行》：男兒信命絕可憐。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詩》〕

〔施註〕東坡嘗縱筆書此詩且題云：予年三十六，赴杭倅過壽，作此詩。今五十九，南遷至虔，烟雨淒然，頗有當年氣象也。墨蹟在吳興秦氏。集本作平淮，墨蹟作長淮，今從墨蹟。〔查註〕《水經》：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又東北流，經壽春故城西。《元和郡縣志》：秦九江郡，南北朝爲壽春，隋改壽州。《太平寰宇記》：淮南道壽州壽春郡，本朝升忠正軍節度。西北至東京八百五十里，東至濠州二百二十里。《五代會要》：周顯德四年，移壽州於下蔡，以舊壽州爲壽春縣。我行日夜向江海，〔語案〕此極沈痛語，淺人自不知耳。楓葉蘆花秋興長。〔王註〕白樂天《琵琶行》詩：楓葉荻

花秋索索。杜子美《寄彭州高三十五君》詩：秋來興甚長。長淮〔六六〕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施註〕白樂天《山鷓鴣》詩：黃茅岡頭秋日晚，苦竹嶺上寒月低。〔合註〕戴叔倫詩：短櫂晚烟迷。波平風軟望不到，〔施註〕杜牧之《六言》詩：河橋酒旆風軟，候館梅花雪嬌。故人久立烟蒼茫。〔王註〕杜子美《樂遊園歌》詩：獨立蒼茫自詠詩。〔施註〕庾信《蕩子賦》：搖蕩寒關，蒼茫日晚。

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

〔查註〕《揮塵前錄》：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徧歷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於正卿，蓋濟南人也。《烏臺詩案》：李定承受無譏諷文字。〔誥案〕查註二條，皆已刪正，餘詳總案中。〔案〕總案熙寧四年十月「李定出餞」條云：此李定，即《烏臺詩案》承受無譏諷文字之李定，當即指此詩也。其不服母喪之李定，時爲御史裏行。又，李定爲晏元獻之甥者。考晏殊爲相，在仁宗慶曆三年，似其甥年齒至是亦稍長，且與本集毫無關涉。查註既引《揮塵前錄》之三李定，《烏臺詩案》之兩李定，輒云未詳孰是。此不難分別也。〔查註〕《水經注》：淝水又西逕東臺下，即壽春外郭東北隅阿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滙成潭，謂之東臺湖。《名勝志》：魏安豐郡，自晉至宋，或爲壽陽郡，隋改壽州。芍陂在城東。後漢建安十四年，鄧艾重修此陂，所謂「龍泉之陂，良疇萬頃」也。

山鴉噪處古靈湫，〔合註〕杜子美有《湯東靈湫》詩。亂沫浮涎繞客舟。未暇燃犀照奇鬼，〔施註〕《呂氏

春秋：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醉歸者，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合註〕燃犀，見前《仙游潭》詩註。欲將燒燕出潛虬。〔王註續曰〕燕肉，水族嗜之，今釣魚聚蛇，其術多以燕肉。〔次公曰〕梁四公記載震澤洞事。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燕，啓之武帝，燒燕五百枚，教羅子春以燒燕往，而得寶珠。〔胡銓曰〕物類相感志：龍之爲性粗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燕肉，故食燕肉之人，不可以渡江海。〔施註〕《北夢瑣言》：李宣之子，釣於潭上，一旦龍見，蓋以煎燕爲餌，發龍之嗜欲也。使君惜別催歌管，〔施註〕《三國志·蜀先主傳》：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村巷驚呼聚獼猴。〔施註〕韓退之《南山》詩：微瀾動水面，踴躍躁獼猴。驚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此地〔施註〕他年頌遺愛，〔施註〕《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觀魚并記老莊周。

濠州七絕

〔查註〕《通典》：濠州，春秋末鍾離之國，隋開皇二年，改濠州，因濠水爲名。《元和郡縣志》：濠州本屬淮南，與壽陽阻淮帶水爲險。自貞元以後，州西渦口對岸置兩城。東北至楚州四百一十里，西南至壽州二百二十里。

塗山

〔公自註〕下有鯀廟，山前有禹會村。〔施註〕《唐·地理志》：濠州鍾離縣有塗山。《九域志》：當塗城，塗山氏之邑。〔查註〕《水經注》：沙水出荆山之左，當塗之右。《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

川鎖支祁水尚渾，〔施註〕《古岳瀆經》：禹理淮水，三至桐柏，水功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搜命九馮，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狖，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輪五象，搏擊騰越，疾奔輕利，倏忽之間，視之不可久。禹授之同律，同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遂頸鎖，大鐵鼻穿金鈴，徙淮之陰，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於海。李肇《國史補》：永泰初，楚州有漁者於淮中釣得古鐵鎖，挽之不絕，以告刺史李揚，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獼猴躍復沒。〔合註〕《畫墁集》云：龜山寺後山脚有石穴，以磚塞其戶，俗云無支祁所宅也。地理汪罔骨應存。〔王註厚曰〕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防風，汪罔氏之君也，守封禺之山。樵蘇已入黃能〔六八〕廟，〔王註援曰〕舜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入於羽淵。〔林致約曰〕《左傳》稱鯀化爲黃熊。《國語》作黃能。按，熊，獸名。能，奴來切，三足獸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鯀爲膳，抑亦以《左傳》、《國語》不同，兼存之也。〔施註〕《漢·韓信傳》：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顏師古曰：樵取薪，蘇取草。烏鵲猶朝禹會村。〔查註〕《太平寰宇記》：塗山西有禹村。《帝王世紀》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在揚州之城，今鍾離邑界有當塗故縣存。宋濂記畧云：自塗山足曳杖，入山三四里，至聖水泉亭，又一里，至山巔，禹廟在焉。游目四顧，壽春、臨濠、宿州皆在冥濛昏杳中。山下聚落甚盛，名禹會村。山麓有鯀廟。

彭祖廟

〔公自註〕有雲母山，云，彭祖所採服也。〔查註〕《世本》：陸終之子，其二曰鑊，是爲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太平寰宇記》：彭祖廟，在濠州子城上東北角。

跨歷商周看盛衰，〔王註次公曰〕《神仙傳》：彭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至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故云跨歷

商周。欲將齒髮鬪蛇龜。〔王註〕《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又云：蛇有無窮之壽。空餐雲母連山盡，〔施註〕《神仙傳》：彭祖善於補導之術，服木桂雲母粉、糜角散，常有少容。〔查註〕《方輿勝覽》：雲母山，在臨淮縣南四十里，山出雲母。縣西有慶壽坊，以彭籙嘗寓此。不見蟠桃著子時。〔王註〕《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女以玉漿盛仙桃七顆，形圓青色，此桃三千年一生實。

逍遙臺

〔公自註〕莊子祠堂在開元寺，即墓爲堂也〔六九〕。〔查註〕《太平寰宇記》：南華真人冢，在州東二里開元寺講堂後。《名勝志》：唐刺史梁延嗣累土爲之，刻莊生像於其上，《九域志》以爲莊周墓在焉。又云：潛龍殿在莊臺寺，南唐主李昇微時，常寓寺中，即今開元寺。〔合註〕《蘇子容集》有《遊逍遙臺，睹南華塑像，獨置一榻，傍無侍衛，前無香火，因抒長句》，即此臺也。

常怪劉伶死便埋〔七〇〕，〔王註〕師民瞻曰：公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死矣，何必更埋。見《東坡志林》。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王註〕《莊子·列禦寇篇》：將死，弟子欲厚葬之，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予此，何其偏也。」誰信先生無此懷。

觀魚臺

〔施註〕《九域志》：濠州有莊子觀魚臺。〔查註〕《元和郡縣志》：莊周臺在鍾離縣西南七里，濠水經其前。《太平寰宇記》：莊子與惠子觀魚即此，又名觀魚臺。〔合註〕《名勝志》：惠、莊觀魚臺，在

鳳陽縣城東十五里濠水上。

欲將同異較錙銖，〔施註〕陸士衡文賦：考殿最於錙銖。鄭玄禮記註：八兩曰錙。漢律曆志：二十四銖而成兩。肝膽猶能楚越如。〔王註〕莊子·德充符篇：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若信萬殊歸一理，〔施註〕淮南子：斟酌萬殊。文選：陸士衡文賦：體有萬殊，物無一量。子今知我我知魚。〔施註〕莊子·秋水篇：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又曰：「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虞姬墓

〔施註〕九域志：陰陵城，項羽迷失道於此，蓋虞姬死所。〔查註〕太平寰宇記：虞姬墓在定遠縣南六十里，高六丈。名勝志：俗名嗟虞墩。〔合註〕史記註引楚漢春秋：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則虞姬之死可知。〔史記〕美人名虞，與漢書虞氏不同。

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施註〕漢項籍傳：壁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白樂天答諸少年詩：饒君壯歲氣如雲。倉黃不負君王意，只有〔七〕虞姬與鄭君。〔王註續曰〕項羽垓下之敗，虞姬自刎，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

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見前漢·鄭當時傳。〔查註〕鄭君，史記不載其名。按南宋俞德鄰佩韋齊輯聞引唐世系云：鄭君名榮，大司農鄭當時乃其後云。〔合註〕唐書·宰相世系表：鄭氏公子魯六世孫榮，號鄭君，生當時。

四望亭

〔公自註〕太和中，刺史劉嗣之立。李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過濠爲作記，記今存〔七三〕而亭廢者數年矣。〔查註〕李紳四望亭記：濠城之西北隅迴環者可數百里而遠，盡彼目力，四封不閱。郡守彭城劉君嗣之步履所及，悅而創亭焉。雲山左右，長淮縈帶，下繞清濠，俯瞰城邑，四封五達，皆可洞然。

頽垣破礎沒柴荆，〔合註〕宋武帝詩：拱木秀頽垣。說文：礎，礎也。礎，柱下石。故老猶言短李亭。〔施註〕唐·李紳傳：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白樂天詩云：閑吟短李詩。又云：借教短李作歌行。〔查註〕白樂天詩：悶勸迂辛酒，狂吟短李詩。敢請使君重起廢，〔王註〕唐·柳宗元文集有起廢一篇。〔施註〕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修舊起廢。落霞孤鶩換新銘。〔王註〕唐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

浮山洞

〔公自註〕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查註〕水經注：淮水又東逕浮山。元和郡縣志：梁時童謠云，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遂於鍾離南起浮山堰。太平寰宇

記：浮山在泗州招信縣西七十里，下有石穴，每淮波汎濫，不能沒其穴。

人言洞府是鼇宮，升降隨波與海通。「施註」《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共坐船中那得見，乾坤浮水水浮空。「王註」杜子美《洞庭》詩：乾坤日夜浮。漢張衡《渾天儀》：天如鷄子青，地如鷄子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施註」《晉·天文志》：黃帝書曰：天在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

泗州僧伽塔

〔查註〕《元和郡縣志》：秦泗水郡，漢武分置臨淮郡，周大象二年，改泗州，開元中，自宿遷縣移於今理。《太平寰宇記》：泗州南至淮水一里，與盱眙分界。《東南防守利便》：泗州夾河爲城，古盱眙縣在淮岸北，今城鎮淮泗之衝。「施註」《東坡志林》：泗州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何國。見《東坡志林》。「查註」《高僧傳》：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何國在碎葉國東北，伽在本地，少而出家，始至西涼，次歷江淮。當龍朔初，至臨淮，就信義坊居人乞地下標志之，穴土獲古碑，乃齊香積寺，得金像，衣葉刻普照王佛字。嘗卧賀拔氏家，現十一面觀音形，其家遂捨宅，其香積寺基，卽今寺也。中宗景龍二年，詔赴內道場，仍褒飾其寺，曰普光王。四年示寂，歸葬淮上。多於塔頂現小僧狀。於是

乞風者分風，求子者得子。太平興國七年，勅重蓋塔，務從高敞，加其層累。釋氏稽古畧云：宋太宗詔修增僧伽塔，加謚大聖二字。劉貢父中山詩話：泗州塔，人傳下藏真身。退之云：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真身焚矣。塔本喻都料所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門。蘇國老詩云：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誥案】此詩施編不誤，查註改編卷十八自徐赴湖時，誤甚。今復舊編，餘詳總案中。【案】總案熙寧四年十月「作泗州僧伽塔及龜山」詩條下云：甲寅自杭守密，公由江淮取道海州，後自宜興起知登州，亦出此道，皆不過泗州。此二詩如「去無所逐」、「飄蕩何求」等句，明寓上言被出之感。若人移湖卷中，氣局全別。其「再過五周」句，合註已引「丙午載喪過淮至是五年」爲據。

我昔南行舟繫汴，逆風三日沙吹面。

〔王註〕杜子美東屯北嶼詩：步壑風吹面。〔合註〕先生於治平三年護老蘇公喪，舟行還蜀，必自汴入泗入淮，計至倅杭時，正周五歲。故下詩云「再過龜山歲五周」也。舟人共勸禱靈

塔，香火未收旂脚轉。

〔施註〕白樂天詩：本結善隄香火社。回頭頃刻失長橋，却到龜山未朝飯。〔王註〕梅聖俞龍女祠祈順風詩：龍母龍相依，風雲隨所變。舟人請予往，出廟旂脚轉。又云：長廬江口發平明，白露洲

前已朝飯。〔施註〕泗州圖經：龜山水陸院，在城東三十里。宋元嘉中，文帝遣臧質拒魏太武於此山，築長城，造浮橋，

絕水路。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施註〕劉禹

錫何卜賦：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沂者之凶。同藝於野，其時在澤。伊穰之利，乃糝之厄。若使人人禱

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施註〕文選：賈誼服賦：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今我〔三〕身世兩悠悠，去無所

逐來無戀。〔誥案〕公以攻新法被出，反去爲奉行新法之官，是此官無可做也。此句是通篇主腦，却不道破，其在廣陵

與劉貢父詩，有「吾邦正喧闐」句，即「去無所逐」四字註脚也。即前之「我行日夜向江海」句，後之「我生飄蕩去何求」句，一線穿下，皆同此意，豈可折編二處？此卷與徐、湖卷氣息全不類也。合註明知查編之誤，而肯爲苟安者，究未貫通諸詩之故，使具知之，則改之惟恐後矣。得行固願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施註」韓退之《送僧澄觀》詩：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恢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查註」《韻語陽秋》：唐中葉，浮屠中有四澄觀。架支提以舍僧伽者，洛陽之澄觀也，退之元和五年爲洛陽令與之詩者也。不嫌俗士污丹梯，「王註」杜子美《卜居》詩：著處覓丹梯。「施註」《文選》謝靈運《擬鄴中》詩：躡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杜子美《丈人山》詩：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一看雲山繞淮甸。「施註」《文選》鮑明遠詩：登臚眺淮甸。

龜山

「施註」《九域志》：泗州盱眙縣龜山鎮。「查註」《宋書》：元嘉二十七年，遣臧質拒魏，遂於梁山築長圍城。《太平寰宇記》：梁山又改爲長圍山，在楚州西南盱眙縣北，即下龜山也。上有絕壁，下有重淵，宋文帝築城拒魏處。「詰案」此詩施編不誤，查註改編卷十八自徐赴湖時，誤甚。今復舊編，餘詳總案中。「案」總案云云，見《泗州僧伽塔》詩所引。

我生飄蕩去何求，「王註」杜子美《別贊上人》詩：我生苦飄蕩。「詰案」此句領起全章，即「去無所逐來無戀」意，確爲被出赴杭之作。若列守湖卷中，即大謬矣。再過龜山歲五周。「施註」韓退之《別知賦》：將歲行之兩周。「詰案」公自治平丙午秋中載喪歸蜀過此，至是熙寧辛亥九月再過，凡六年中，扣足五周，確不可易。餘分詳總案中。身行萬里

半天下，僧卧一菴初白頭。【詰案】此聯謂五周之飄蕩，皆名場所致也，今再遇菴，僧頭已初白，而我之飄蕩正無已時，將頭白而止矣。如頭白而僅與此僧比肩，是反不如亦卧一菴也。不如是解，則此聯隨處可用，而本意緊接上文。王安石欲改日頭以對天下，蓋惡其作此等語，特意攪亂之，非不喻其旨也。地隔中原勞北望，【施註】《文選》曹子建《七啓》：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潮連滄海【七四】欲東游。【詰案】此聯是龜山地面層次，而詩乃借形勢以發揮，上句即「浮雲蔽日」意，下句即「乘桴浮海」意。皆有意運用空靈，故人不覺也。其下但借本地一事，輕輕一問，作收全篇，並無弔古之意，并亦不暇弔古也。曉嵐解直是倭話。元嘉舊事無人記，故壘摧頽今在不。【公自註】宋文帝遣將拒魏太武，築城此山【七五】。【施註】元嘉，文帝紀年也。《文選》應休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詩：毛羽日摧頽。【詰案】紀昀曰：霸業雄圖，尚有今昔之感，而況一人之身乎。前四句與後四句，映發有情，便不是弔古套語。

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還

【施註】《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洪澤鎮。【查註】《名勝志》：洪澤在清河縣東南六十里，湖長八十里。

風浪忽如此，吾行欲安歸。【施註】《晉·謝安傳》：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掛帆却西邁，【施註】《文選》木元虛《海賦》：維長綯，掛帆席。【合註】傅亮《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揚鈴西邁。【詰案】謂逆風不可前，故順風而還也。此計未爲非。洪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王註】《唐書·王義方傳》：道南海，酌水誓曰，四維廓氣，千里安流。李太白《巴女詞》詩：巴水急如箭，巴船去如飛。【施註】《楚辭·九歌·湘君章》：使江水兮安流。《文選》王仲宣

《從軍》詩：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居民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施註〕《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望風懷想，能不依依。《後漢·馬援傳》：其意依依，嘗獨爲西州言。〔合註〕《後漢書·黃憲傳》：未及勞問。攜酒就船賣，〔施註〕杜荀鶴詩：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此意厚莫違。〔施註〕鄭嵎《津陽門》詩：今夕一尊君莫違。醒來夜已半，岸木聲向微。明日淮陰市，〔查註〕《水經注》：淮水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說文》：陰，水之南也。《太平寰宇記》：淮陰本漢舊縣，在楚州城西五十里，宋於此置北兗州，隋重置淮陰縣。白魚能許肥。〔王註次公曰〕白魚惟淮楚有之。杜子美《峽隘》詩：白魚如切玉。又《解悶》：溪友得錢留白魚。我行無南北，〔施註〕杜子美《別贊上人》詩：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適意乃所祈。〔施註〕《文選·古詩》：眴眴以適意。何勞舞澎湃〔七六〕，〔施註〕《漢·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洶湧澎湃，湔弗宓汨。終夜搖窗扉。妻孥莫憂色，更典篋中衣。〔王註〕韓退之詩：篋中有餘衣。

十月十六日〔七七〕記所見

風高月暗雲水黃，淮陰夜發朝山陽。〔查註〕《太平寰宇記》：楚州淮陰郡，理山陽縣，本漢射陽縣地，在射水之陽也。晉改射陽爲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施註〕《漢·于定國傳》：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白樂天詩：白日冷無光，黃河凍不流。〔合註〕《廣雅》：炯炯，光也。雲收霧卷已亭午，〔施註〕白樂天《吳中好風景》詩：兩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韓退之《游青龍寺》詩：須知節候卽風寒，幸及亭午猶妍暖。有風北來寒欲僵。忽驚飛雹穿戶牖，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合註〕《漢書·尹翁歸傳》：百賈歸之。

疾雷一聲如頽牆。〔施註〕《莊子·齊物論篇》：疾雷破山。《漢·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乃命有司，隴牆填塹。使君來呼晚置酒，〔施註〕《史記·李斯傳》：置酒於家，百官長者皆前爲壽。〔詰案〕謂楚州守也。坐定已復日照廊。怳疑所見皆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共言蛟龍厭舊穴，〔施註〕韓退之詩：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擊雌雄隨。〔合註〕于公異露布：妖狐就擒，猶守舊穴。魚鼈隨徙空陂塘。〔合註〕《水經注》：水積之處，謂之陂塘。愚儒無知守章句，〔施註〕《漢·張湯傳》：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後漢·徐防傳》：《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鮑照詩：愚儒守章句，未足識行藏。論說黑白推何祥。〔施註〕《漢·五行志》：言之不從，則有白眚、白祥；聽之不聰，則有黑眚、黑祥。《左傳·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宋襄公問周内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惟有主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

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爲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

〔施註〕劉攽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與王介甫素厚，迨當國亦屢譴之。雖每爲絕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初以館閣校勘同知禮院，與王介甫考開封試，因爭小畜二音，語言往復，爲御史彈奏，罷禮院及考功矣。介甫又告神宗曰：「司馬光朝夕所與切磋者，乃劉攽、蘇軾之徒，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尋出倅海陵。貢父先已被劾，今又爲介甫所斥，故詩云：「夫子

少年時，雄辯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羽念前痛。」錢公輔，字君倚，時正在郡。「況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者，謂君倚也。「合註」《續通鑑長編》載：熙寧四年五月，錢公輔知揚州。先生十月過揚與之相會也。

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施註」《文選》顏延年詩：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詩案」即前《送倅海陵》一篇也。如今各飄泊「七六」，「施註」《文選》謝靈運《擬鄴中詩序》：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泊之歎。杜子美詩：如今飄泊將安用。筆硯「七五」誰能弄。「施註」《唐·祖君彥傳》：弄筆生有餘罪。韓退之《寄盧仝》詩：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我命不在天，「王註」《書·西伯戡黎》云：我生不有命在天。羿穀未必中。「施註」《莊子·德充符篇》：游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辯輕子貢。「施註」《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爾來再傷弓，「施註」《文選》諸葛孔明《出師表》：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荀子》：傷弓之鳥，見曲木而驚。「合註」《晉書·前秦載記》：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戢翼念前痛。「施註」《毛詩·小雅·鴛鴦》：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戰國策》：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有閒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廣陵三日飲「八〇」，「查註」《太平寰宇記》：淮南道揚州廣陵郡，州城置在陵上，一名崑崙岡。漢爲江都國，隋開皇九年改揚州，唐天寶元年，改爲廣陵郡，本朝爲大都督府，治江都縣。西北至東京一千九百四十里。相對恍如夢。「施註」杜子美《羌村》詩：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況逢賢主人，「王註」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冰》詩：山公醉後能

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杜子美《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詩：始知賢主人，贈此遺愁寂。〔施註〕《文選》王仲宣《公燕》詩：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詰案】指錢公輔也。白酒潑春甕〔八〕。〔合註〕《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一曰昔酒。註：今之酋久白酒。竹西已揮手，〔施註〕《文選》劉休玄《擬古》詩：揮手從此辭。灣口猶屢送。〔王註次公曰〕杜牧之《題禪智寺》詩：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灣口，則揚州地志載之。〔查註〕《寶祐維揚志》：竹西亭，在禪智寺前官河北岸，取杜牧之詩語也。《名勝志》：茱萸溝在江都縣東北十里，從合瀆渠，東過茱萸埭七十里，至岱石湖，又西四里對張網溝，入海陵縣界。阮昇之記謂：吳王濞開邗溝，通運，至海陵倉北，有茱萸村云。《揚州志》：茱萸灣，俗名灣口，亦曰灣頭。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闐。〔施註〕《揚子》：一闐之市。〔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四年十月內，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攽并館職孫洙、劉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爲韻。內寄攽詩「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闐」，言杭州監司所聚，初行新法，事多不便也。

孫巨源

〔施註〕孫巨源，名洙，廣陵人。未冠，擢進士第。歐陽公、吳文肅舉應制科進策，指陳政體，韓忠獻讀之，太息曰：「今之賈誼也。」在諫院時，王介甫行新法，多逐諫官御史，巨源心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懇乞補外。知海州。既會於此，東坡與劉貢父、劉莘老皆坐論新法以去。巨源既同舍，雅相厚，又居諫省，而此詩云「終歲不及門」，則異趣可見。又用柳子厚《王孫猿》事，終以「子通真巨源，絕交固未敢」之句，其責之深矣。子由亦和此詩云：立談信無補，閉口出國門。然東坡與巨源交契甚厚，既別於海州景疏樓，後懷巨源，作《永遇樂》詞以寄。元祐間，同子

由微雪訪王定國，子由言昔與巨源同過定國，感念存沒，爲之悲歎。〔查註〕《宋史》本傳：孫洙同知諫院，神宗主王安石新法，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外補，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斂取贏，洙力爭之。尋勾當三班院，進知制誥，自直學士擢翰林學士。時參知政事缺，將用之，竟卒。〔誥案〕是時公與貢父、莘老皆以攻法被出，風節凜然，獨巨源在座，隳靡不振，可想見其慚，然不終日矣。諫院如是，將焉用此言官爲。公素與之厚，故劾之以義，然巨源究以求去自全，與紛然希進者不同，終不失爲君子，故云「絕交固未敢」也。子由詩與公同旨。其後巨源在海州，與使者力爭免役，皆此詩一激之力。此與韓愈《責陽城》大畧相似，世爲之解者，未嘗以陽城爲小人也。查註乃引陳訐曲說，謂施註以巨源爲小人，誤甚。至施註謂公後登景疏樓懷巨源作《永遇樂》詞，其說亦謬。今分別刪正，餘詳卷十三總案《永遇樂》詞條下。〔案〕總案卷十三熙寧八年正月「永遇樂」條下云：此詞有「別來三度，孤光又滿」句，乃與巨源相別三月，而客至東武，爲道巨源寄語，故作此詞。時巨源以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召還，計其必已自淮入京，故又有「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及「此時看回廊曉月」等句，道其鎖宿之情事也。此詞作於乙卯正月。

三年客京輦，〔施註〕《後漢·周舉傳》：出入京輦，有欽哉之績。憔悴難具論。〔施註〕《楚辭》劉向《九歎》：憂憔悴而無樂。《文選》謝靈運《入彭蠡》詩：風潮難具論。揮汗紅塵中，〔施註〕《史記·蘇秦傳》：揮汗成雨。班孟堅《西都賦》：紅塵四合，煙雲相連。但隨馬蹄翻。人情貴往返，〔八三〕，不報生禍根。坐令平生友，〔施註〕韓退之《感春》詩：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終歲不及門。南來實清曠，〔施註〕《宋·謝靈運傳·山居賦》：捷清曠於山川。

但恨無與言。不謂廣陵城，得逢劉與孫。異趣不兩立，〔施註〕韓退之詩：與衆異趣誰相親。〔合註〕
《戰國策》：燕、秦不兩立。譬如王孫猿。〔施註〕柳子厚《憎王孫文》：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靜
以常，王孫之德躁以囂，雖羣不相善也。吾儕久相聚，〔施註〕《左傳》：襄公十七年：宋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
以避燥濕寒暑。」《漢·張良傳》：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恐見疑排根。〔施註〕《漢·灌夫傳》：竇嬰失
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孟康曰：根，音痕，欲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我編類中散，〔誥案〕既有此
句，可見通篇皆責詞也。施註解並不誤，查註駁之誤甚。子通真巨源。〔施註〕《晉·嵇康傳》：初婚魏宗室，拜中散
大夫。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與濤書告絕。康作《幽憤》詩曰：惟此褊心，顯明臧否。又《與山濤絕交書》云：足下傍
通，多可而少怪。書見《文選》。山濤，字巨源。絕交固未敢，且復東南奔。〔施註〕唐沈傳師《嶽麓寺》詩：承明年
老輒自論，乞得湘守東南奔。

劉莘老〔八三〕

〔施註〕劉莘老，名摯，永靜東光人。中甲科。韓忠獻薦除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
中書禮房，非其好也。纔月餘，爲監察御史，卽奏論亳州青苗獄，謂小人意在傾搖富弼，今弼已得
罪，願少寬之。自此極論新法，章數上，中其要害。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曾布作《十難》折
之。仍詰兩人向背好惡之情，繪懼謝罪。莘老獨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
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若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
安石大怒，將竄嶺外。上不聽，監衡州鹽倉。安石始爲小官，不及汲於仕進，屢辭官不就，由是

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後除知制誥，自是乃不復辭。初，安石黨友傾一時，造作言語，以爲幾於聖人，至是遂以其學亂天下。先生詩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涓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謂此也。治平丙午夏，奉老蘇公喪，舟行歸蜀道江陵，而莘老正在荊州幕府，故云「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此會蓋去御史謫衡陽時也。〔合註〕《續通鑑長編》載：劉摯監衡州鹽倉事，在熙寧四年七月。先生作詩，正摯道經廣陵時也。〔詰案〕劉摯在熙寧間，頗著風節，大有虎變豹變氣象。其後人相元祐，則結死黨排善類，援引小人，陰納姦臣，邢恕、章惇以爲囊橐。且邢恕乃程伊川門人，亦伊川之所薦。摯既與恕厚善，曷不少爲伊川地而務欲首攻逐之乎。觀摯後之所爲，又無異犬羊之羶矣。

江陵昔相遇，〔施註〕《唐·地理志》：江陵本荊州南郡，天寶元年更郡名。幕府稱上賓。〔王註〕《晉書》：郗超在

桓溫幕下。謝安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施註〕《漢·馮唐傳》：上功幕府。〔查註〕《東都事畧》：摯初舉進士，調知南宮縣，徙江陵府觀察推官。再見明光宮，〔王註〕《前漢·武帝紀》：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元后傳》：成都侯商病，欲

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師古曰：《黃圖》云，在城中，近桂宮。《三秦記》曰：明光殿以金爲階，以玉爲階。〔施註〕《漢武故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杜子美《十二月一日》詩：明光起草人所羨。峨冠挹搢紳〔八四〕。〔王註〕

韓退之詩：峨峨進賢冠。〔施註〕韓退之《赴江陵》詩：復聞顛天輩，峨冠進鴻臚。《史記·封禪書》：搢紳者不道。李奇註曰：搢，插笏於紳。紳，大帶。如今三見子，坎坷爲逐臣。〔施註〕《戰國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朝遊雲霄

間，欲分丞相茵。〔王註〕《漢·酷吏周陽由傳》：汲黯爲校，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施註〕《漢·丙吉傳》：馭吏醉嘔丞相車上。吉曰：「第忍之，不過污丞相車茵耳。」暮落江湖上，〔施註〕韓退之《赴江陵》

詩：朝爲青雲士，暮作白首囚。遂與屈子鄰。〔施註〕楚辭·離騷序：遷之江南。〔查註〕烏臺詩案：贈劉摯詩「暮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隣」，意謂屈原放逐潭湘之間而非其罪，今摯亦謫官湖南，故言與屈子相隣近也。緣是時聞說摯爲言新法不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卽是謂摯所言爲當也。了不見愠喜〔三〕，〔施註〕晉·嵇康傳：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子豈真可人。〔施註〕晉·桓溫傳：嘗行經王敦墓，曰：「可人可人。」邂逅成一歡〔八六〕，〔施註〕毛詩·鄭風·野有蔓草：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醉語出天真。〔施註〕杜子美寄李白詩：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涓與莘。〔施註〕史記·齊世家：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孟子〕：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出試乃大謬，〔施註〕漢·司馬遷傳·報任安書：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合註〕漢書·劉向傳：出而試之。芻狗難重陳。〔施註〕莊子·天運篇：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查註〕烏臺詩案：莊子詆毀孔子之言，皆先王之陳迹，譬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軾意以譏執政大臣在田里時，自比太公、伊尹，及出而試用，大謬戾，當便罷退，不可再施用也。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施註〕前漢·夏侯勝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文選·古詩：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卷六校勘記

〔一〕有才 集甲作「有材」。

〔二〕夾溪谷 集甲作「隔溪谷」。

〔三〕平泉 類丙作「平原」。合註謂諸本作「平原」，非是。集甲作「平泉」。類甲亦作「平泉」。

- 〔四〕常念馳 類本作「嘗念馳」。
- 〔五〕子爲誰 集甲、集註、類本作「子謂誰」。
- 〔六〕何能 集甲、集註、類本作「何年」。
- 〔七〕勾漏 集甲作「峒嶼」。合註謂「峒嶼」誤。
- 〔八〕衝殘雪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騎衝雪」。
- 〔九〕東陽佳山水 查註、合註謂「烏臺詩案」(以下簡稱「詩案」)作「平生好山水」。
- 〔一〇〕愴恨 集註、類本作「愴恨」。
- 〔一一〕坐邇英 合註謂「詩案」作「伏延英」。
- 〔一二〕邇英閣名 集甲、施乙無此條自註。集註、類本有。
- 〔一三〕敢不 集註、類本作「不敢」。
- 〔一四〕莫誇 集註、類本作「休誇」。何校同。
- 〔一五〕齒牙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牙齒」。
- 〔一六〕開不開 查註作「開未開」。
- 〔一七〕綠筠亭 集甲、施乙、類本作「次韻子由綠筠堂」。
- 〔一八〕會聽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會聽」，今從。原作「會取」。
- 〔一九〕不暇 集甲、集註、類本作「不復」。
- 〔二〇〕如期 合註謂「如」一作「無」。

〔三二〕本是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本自」。

〔三三〕君知 此處，集註、類丙作「知君」。

〔三四〕解我愁 類本作「消我愁」。

〔三五〕知未厭 集甲、集註、類本作「如未厭」。

〔三六〕待約 此處，集註、類本作「但約」。

〔三七〕掀脰 合註謂「脰」一作「逐」。

〔三八〕平生 集甲、集註、類本作「平時」。

〔三九〕儻蕩 查註、合註謂《茗溪漁隱叢話》（以下簡稱《叢話》）作「儻」。查註作「久理」，謂《叢話》作「却理」。施乙作「却理」。

〔四〇〕轉軻 集註、類本作「坎軻」。

〔四一〕從翻玉連鎖 集註、類本「從翻」作「翻從」。集甲、類丙「鎖」作「瑣」。

〔四二〕賦罷 合註謂「賦」一作「舞」。

〔四三〕次韻子由初到陳州二首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次韻」作「和」，「州」後有「見寄」二字。集甲、集

註題下原註：次韻。

〔四四〕杉松 集註、類丙作「松杉」。

〔四五〕我今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吾今」。

〔四六〕本自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查註作「本自」，今從。原作「本是」。合註作「本是」，不知所本。

〔三七〕與寸刃 集註、類本作「當寸刃」，合註謂誤。集甲、施乙作「與寸刃」。

〔三八〕惟吾 集甲、施乙、類本作「惟我」。

〔三九〕名姓 集甲作「姓名」，集註、類本作「姓字」。

〔四〇〕有感於余心者 集註、類本無「者」字。

〔四一〕玉篇水源枝注江海邊曰浦 原無「玉篇」二字，「注江」作「註云」，今訂補。

〔四二〕尚熹微 類本作「向熹微」。

〔四三〕溶漾 施乙作「容漾」。

〔四四〕譏評 集甲、集註、類本原註：評，去聲。

〔四五〕抱旌旄 集甲作「把旌旄」。

〔四六〕儵濠 集甲作「鱗濠」。集註、類本作「鱗濠」。

〔四七〕闔府 原作「閭府」，今從集甲、集註、施乙、類本。

〔四八〕傅堯俞濟源草堂 盧校：此詩亦載《山谷集》。何校同。

〔四九〕倉黃求買百金無 施乙「求買」作「欲買」，集甲、集註、類本「百金」作「萬金」。

〔五〇〕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 集甲作「和柳子玉過陳絕糧」，「糧」下原注：次韻二首。集註、類本作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二首」。

〔五一〕顏公 集甲、集註作「顏翁」。

〔五二〕試問於今底處虧 集甲、類本「於今」作「於君」，集甲、集註、類本「底處」作「底事」。

〔五三〕齊物志 集甲、施乙作「齊物意」。

〔五四〕成何事 類丁作「知何事」。

〔五五〕壽夭 七集作「夭壽」。

〔五六〕雪嶺 集註、類丙無「雪」字。

〔五七〕不老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不長」。

〔五八〕煙霏 集註、類本作「煙飛」。

〔五九〕物像 原作「物象」。盧校：「物像」，施註註文引《杜甫墓誌》作「物像」，今從。

〔六〇〕離別 集註、類本作「別離」。

〔六一〕語此 集甲、集註、類本作「悟此」。何校同。

〔六二〕十月 集註、類本作「十二月」。

〔六三〕久矣 集甲、集註、類本作「久已」。

〔六四〕聊一噫 集註、類本作「留一噫」。

〔六五〕出穎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安徽通志稿古物考稿》卷十四收此詩石刻，乃據施註所云之墨蹟刻出者，文字與施註全同。

〔六六〕長淮 集甲、集註、類本作「平淮」。

〔六七〕此地 集註、類本作「北地」。

〔六八〕黃能 集註、施乙、類本作「黃熊」。

- 〔六九〕即墓爲堂也 集甲、施乙無「也」字。
- 〔七〇〕死便埋 集甲、集註作「死更埋」。
- 〔七一〕只有 集註、類本作「獨有」。
- 〔七二〕記今存 原脫「記」字，據施乙補。
- 〔七三〕今我 集甲、集註、施乙作「我今」。
- 〔七四〕滄海 集註、類乙作「蒼海」。
- 〔七五〕宋文帝云云 集註、類本謂爲趙次公註。
- 〔七六〕舞澎湃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弄澎湃」。
- 〔七七〕十六日 集註、類本無「十」字。
- 〔七八〕飄泊 集甲、集註、施乙、類丙作「漂泊」。查註亦作「漂泊」。
- 〔七九〕筆硯 集註、類丙作「筆研」。「硯」、「研」通。
- 〔八〇〕三日飲 集註、類本作「三語」。
- 〔八一〕撥春甕 集甲、集註、施乙、類甲作「撥春甕」。
- 〔八二〕貴往返 集甲作「責往返」。
- 〔八三〕劉莘老 類本「老」字下原註：劉丞相摯。
- 〔八四〕挹搢紳 集註、類本作「揖搢紳」。
- 〔八五〕愠喜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喜愠」。

〔八六〕成一歡、集註、類甲作「成二歡」。

蘇軾詩集卷七

古今體詩四十五首

【誥案】起熙寧四年辛亥十一月發潤州，赴太常博士直史館杭州通守任，至五年壬子七月作。

遊金山寺

〔王註〕高荷曰：〔圖經〕：金山龍游寺，屹立江中，爲諸禪刹之冠。舊名澤心。梁武帝天監四年，親臨澤心寺，設水陸會。聖朝天禧初，真宗夢遊此，賜今額。〔查註〕：〔太平寰宇記〕：金山澤心寺，在潤州城東南揚子江中，因頭陀開山得金，故名金山寺。〔頭陀巖記〕：謂金山之名，始於李錡奏請。王象之云：〔唐書〕：建中之難，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韓滉亦總兵臨金山。則建中時，已有金山之名，非始於李錡也。

我家江水初發源，〔王註〕：〔家語〕：孔子曰：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盪觴。〔施註〕：〔文選〕：郭景純《江賦》：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盪觴。〔漢·地理志〕：岷山註：在蜀郡。宦游直送江入海。〔施註〕：〔尚書·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於海。〔漢·司馬相如傳〕：宦游不遂而困。【誥案】一語破的，已具傳《禹貢三江考》本領。聞道潮頭一丈高，〔施註〕：〔杭州圖經〕：枚乘《七發》云：江水逆流，海水如潮。天

寒尚有沙痕在。中冷南畔石盤陀，〔王註續曰〕揚子江有中冷水，爲天下點茶第一，見張又新《水記》。〔合註〕
《名勝志》：中冷亦曰南零。古來出沒隨濤波〔一〕。試登絕頂望鄉國，〔施註〕杜子美《望嶽》詩：會當臨絕頂。
韓退之詩：眼中了了見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施註〕韓退之《洞庭阻風》詩：非懷北歸
興，何用勝羈愁。〔合註〕杜子美《寄韋有夏郎中》詩：歸楫生衣卧。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文細〔二〕，
〔合註〕陸放翁詩「水紋靴皺風初緊」，當卽先生詩意也。斷霞半空魚尾赤。〔王註陳知柔曰〕《詩·周南·汝墳》：
魴魚鱗尾。註：鱗，赤也，魚勞則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施註〕《尚書·武成》：月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
魄。《禮記·鄉飲酒》：月三日而成魄。二更月落天深黑。〔誥案〕公以十月十六日至山陽，自應以十一月初二日至
金山，且有「二更月落」之句爲證，卽非十六日之事矣。邵、翁二註，徒滋訟說，皆刪。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
山棲鳥〔三〕驚。〔王註汪革曰〕先生嘗云：山林藪澤，晦明之夜，野火生焉，散布如人秉燭，其色青，異乎人火。〔施註〕
《嶺表異物志》：海中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卽不復見。木元虛《海賦》云：陰火潛然，豈謂
此乎。悵然歸卧心莫識，〔合註〕傅亮《感物賦》：悵然有懷。非鬼非人竟何物。〔公自註〕是夜所見如此。江
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四〕。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施註〕《左傳·僖公
二十四年》：晉文公謂咎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查註〕《晉書·祖逖傳》：元帝以逖爲奮威將軍，渡江，中
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誥案〕紀昀曰：首尾謹嚴，筆筆矯健，節短而波瀾甚闊。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王註張拭曰〕《潤州圖經》云：焦山普濟院，在金山之東。〔施註〕《潤州圖經》：焦山，焦先所隱，故以爲名。〔查註〕焦光，一作先。《高士傳》云：世莫知其所出。或云，生漢末。嘗結草爲廬於河之湄，後野火燒其廬，因露寢，冬雪大至，袒卧不移。

金山樓觀何耽耽，〔施註〕《文選·西京賦》：大厦耽耽。註：深邃之貌。撞鐘擊鼓聞淮南。〔施註〕《晉·夏統

傳》：甲夜之初，撞鐘擊鼓。《楞嚴經》云：食辦擊鼓，衆集撞鐘。〔合註〕《唐書·地理志》：淮南採訪使，治揚州。焦山何

有有修竹，〔施註〕《毛詩·秦風·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采薪汲水僧兩三。雲霾浪打人跡絕，〔合

註〕江總詩：虛宇宿雲霾。杜荀鶴詩：山根浪打鳴。時有沙戶祈春蠶。〔公自註〕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爲沙。我來

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懷慚。同遊興盡〔五〕決獨往，〔施註〕淮南王《莊子要畧篇》：山中之人，輕天子

細萬物而獨往。《列子·力命篇》：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破之？賦命窮薄輕江潭。〔施註〕《漢·揚雄傳》：或橫

江潭而漁。〔合註〕鮑照詩：賦命有厚薄。清晨無風浪自湧，〔施註〕《文選》曹子建樂府：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中流歌嘯倚半酣。〔施註〕《列女傳》：趙津女娟，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白樂天《琴酒》詩：心地忘機酒半酣。老

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公自註〕焦山長老，中江人也〔六〕。〔施註〕《文選·宋玉對楚王問》：下里

巴人。自言久客忘鄉井，只有彌勒爲同龕。〔施註〕《法帖·褚遂良書》：久棄塵滓，與彌勒同龕，一食清齋，六

時禪誦。困眠得就紙帳暖，飽食未厭山蔬甘。山林飢餓〔七〕古亦有，無田不退寧非貪。展禽

雖未三見黜，〔施註〕《左傳·文公二年》：臧文仲下展禽。杜預曰：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

叔夜自知七不堪。〔王註〕嵇叔夜《與山巨源書》：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三。行當投劾謝簪組，〔施註〕《後

漢·崔駰傳：祖篆辭甄豐辟命，投劾而歸。〔邵註〕後漢·列傳四十三·序云：閔仲叔世稱節士。建武中，應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遂辭出，投劾而去。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爲我佳處留茅菴。〔合註〕司空圖詩：終南最佳處，禪頌出青霄。王子年拾遺記：編茅爲菴。〔皓案〕紀昀曰：前半以金山縈繞，後半借鄉僧生情，布局極有波折，語亦脫灑。

甘露寺〔八〕

〔王註林致約曰〕圖經：甘露寺在北固山，唐寶曆中李德裕建。時甘露降此山，因以名之。〔施註〕李德裕祭言禪師文：因甘露之降瑞，立仁祠於高標。東坡自註此詩云：欲遊甘露寺，有二客相過，遂與偕行。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狼石，云：「諸葛亮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也。」大鐵鑊二案銘，梁武帝所鑄。畫師子一、菩薩二，陸探微筆。衛公所留祠堂在寺，手植柏合抱矣。近寺僧發古殿基，得舍利七粒，并石記，乃衛公爲穆宗皇帝追福所葬也。

江山豈不好，獨遊情易闌。〔施註〕劉禹錫別浩初師詩：近郊有時景，獨游常鮮歡。但有相攜人，〔施註〕韋應物陪王卿游詩：君子有高躅，相攜在幽尋。何必素所歡。〔施註〕漢·張耳傳：如平生歡。〔文選〕陸士衡擬古詩：置酒宴所歡。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閑官。〔施註〕白樂天贈吳丹詩：終當乞閑官，退與夫子游。〔合註〕韓非子：當塗之人擅事要。一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古郡山爲城，〔施註〕史記·秦始皇本紀：斬華爲城。註云：斷華山爲城。層梯轉朱欄。〔施註〕杼情集：權審著題山院詩：薄日度朱欄。樓臺斷崖上，地窄

天水寬。〔施註〕白樂天《游悟真寺》詩：地窄虛空寬。一覽吞數州，山長江漫漫。〔施註〕白樂天《新樂府》：海漫漫，直下無底旁無邊。却望大明寺，〔王註〕林子敬曰：大明寺，在揚州。〔施註〕徐鉉《吳錄》：太祖入廣陵，造大明寺，迎明相術僧法進以處之。〔查註〕《輿地紀勝》：大明寺，在揚州蜀岡側。盛儀《維揚志》：寺在江都縣西北，古之棲霞寺也。惟見煙中竿。狼石〔九〕卧庭下，〔施註〕《潤州類集》：《輿地志》，石羊巷在城南，吳時孫氏隧道也。劉備詣孫權，權與俱獵，因醉，各據一石羊。羅隱《石羊》詩：紫髯桑蓋此沈吟，狼石猶存事可尋。漢鼎未安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穹窿如伏獬。〔王註〕次公曰：獬，羊也。《史記》云：狼如羊，貪如狼。〔合註〕梁簡文帝詩：天閣復穹窿。《爾雅·釋畜》：獬如羊。註：似吳羊而大角。緬懷卧龍公，挾策事瑯鑽。〔施註〕《文選》：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合註〕見《答賓戲》，作「挾三術」。一談收獅子，〔施註〕《吳曆》：曹公聞孫策平定江東，意甚難之，嘗呼獅子，難與爭鋒。獅子，狂犬也。〔語案〕以策比權也。再說走老瞞。〔王註〕《蜀志·諸葛亮傳》：說孫權，與先主并力敗曹操於赤壁。名高有餘想，事往無留觀。〔施註〕《文選》謝靈運《入彭蠡》詩：三江事多往。蕭公〔一〇〕古鐵鑊，〔施註〕《三國典畧》：高歡謂杜弼曰：「江東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梁武，姓蕭名衍。《潤州類集》：甘露寺，有梁天監中所鑄鑊，有銘可驗。〔查註〕《名勝志》：甘露寺中鐵鑊甚鉅，梁天監十八年造。在解脫殿前。銘曰：滿貯甘泉，種以荷葉。供養十方，一切諸佛。後二行書官人名并「五十石鑊」四字。〔合註〕李義山詩：不得蕭公作騎兵。相對空團團。陂陀〔二〕受百斛，〔施註〕《漢·司馬相如傳》：罷池陂陀，下屬江河。積雨生微瀾。〔施註〕韓退之《南山》詩：微瀾動水面。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王註〕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云：攜盤獨出月荒涼，渭城已遠波聲小。〔施註〕《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引魚豢《魏畧》：景初元年，徙長安鐘簾、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山川失故態，〔施註〕《後漢·嚴光傳》：狂奴故態也。韓退之《韋大尉孔雀》詩：飄零失故態。怪此能獨〔三〕完。

僧繇六化人，〔王註續曰〕晉左軍張僧繇。〔潘大觀曰〕《畫史》：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版長八尺許。〔施註〕《潤州類集》：甘露寺有張僧繇畫菩薩。《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霓衣掛冰紈。〔施註〕《後漢·章帝紀》：詔齊相省冰紈。註：紈，素也。冰，言色鮮潔如冰。《文選》范蔚宗《宦者論》：冰紈霧縠之積，盈切珍藏。〔合註〕劉禹錫詩：玉清臺上著霓衣。隱見十二疊，〔合註〕十二疊者，當是六板之陰陽，兩面皆畫也。如本集《四菩薩閣記》云：八板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可以互證。觀者疑夸謾。破板陸生畫，〔王註續曰〕陸探微，南齊吳郡人。〔鹿伯可曰〕《畫史》云：探微神面黃口，神采驚人。青猊戲盤跚。〔施註〕《潤州類集》：甘露寺有陸探微畫狻猊。《史記·平原君傳》：民家有躡者，盤跚行汲。〔合註〕《柳行錄》云：甘露寺菩薩二，神一，師子一，世傳陸探微筆。上有二天人，〔合註〕《涅槃經》：佛爲天人師。揮手如翔鸞。〔施註〕《文選》劉越石詩：揮手長相謝。〔合註〕嵇康《琴賦》：翔鸞集其顛。筆墨雖欲盡，〔施註〕杜子美《畫鶴》詩：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典型垂不刊。〔查註〕杜預《春秋傳序》：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赫赫贊皇公，〔王註續曰〕李德裕，其先贊皇人。〔施註〕《唐·李德裕傳》：初封贊皇縣伯。《毛詩·小雅·正月》：赫赫宗周。杜子美《遣興》詩：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英姿凜以寒。〔施註〕杜子美《丹青引》：英姿颯爽來酣戰。古柏手親〔三〕種，挺然誰敢干。〔施註〕《潤州類集》：甘露寺，今有李德裕祠堂畫像及所植檜。〔合註〕米元章《甘露寺詩序》：張僧繇四菩薩，吳道子行脚僧，元符末爲火所焚，李衛公手植檜亦焚。〔誥案〕柏葉松身爲檜，是檜亦似柏也。枝撐雲峰裂，根人石窟蟠。〔合註〕鮑照詩：霽旦見雲峰。《晉書·郭瑀傳》：鑿石窟而居。薤草得斷碑，〔施註〕《周禮·秋官》：薤氏掌殺草。鄭玄曰：薤，薹也。〔合註〕《文選·頭陀寺碑》：爲之薤草開林。斬崖出金棺。瘞藏豈不

牢，見伏理可歎。〔施註〕《玉壺清話》：潤州甘露寺，熙寧四年春，江中漁者見神光累夕起於溷廁間，一旦，其廁無故自圯。長老應夫再營之，方築基墾土，去地數尺，一礎覆土中。刻曰：有唐太和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於上元縣禪衆寺舊塔基下，獲舍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日，重瘞藏於丹徒縣甘露寺東塔下。金棺一，銀椀一，錦襪九重，皆余之施也。余創甘露寺寶刹，重瘞舍利，以資穆皇之冥福也。江浙西道觀察等使兼潤州刺史李德裕記。四雄皆龍虎，〔王註次公曰〕四雄謂諸葛孔明、孫仲謀、蕭梁武帝、贊皇公也。〔誥案〕紀昀曰：張、陸皆梁人，因鐵鑊連類及之，併入梁武之下，不在此數。遺迹儼未刑。〔施註〕《國語》：靈王不顧其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前漢·韓信傳》：刻印刑。〔邵註〕《韓信傳》註：刑，五丸反，手弄角訛也。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施註〕杜子美《贈閻丘師兄》詩：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搏。〔施註〕漢賈誼《服賦》：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文選》王仲宣《登樓賦》：遭紛濁而遷逝。況彼妄庸子，〔王註〕《前漢書》：灌嬰熟視魏勃，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而欲事所難。古今共一軌，〔施註〕《禮記·中庸》：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合註〕《聶夷中詩》：古今同一軌。後世徒辛酸。〔施註〕《文選》劉越石《答盧諶詩序》：備辛酸之苦言。杜子美《別賀蘭鈞》詩：自古鼻酸辛。聊興廣武歎，〔王註援曰〕《晉·阮籍傳》：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今孟州汜水縣。〔次公曰〕先生《詩話》：嘗辨廣武歎事云：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曰：「阮籍登廣武而歎，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潤州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遺迹，感而賦詩，猶此意也。〔查註〕《元和郡縣志》：榮澤縣有廣武城，在三皇山上，或謂之三寶山。上有二城，曰東廣武、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二百餘步。《水經注》：高祖與項羽對語，羽射漢祖中胸處也。不待雍門彈。〔施註〕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使文悲乎？」對曰：「竊爲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

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鼓之，孟嘗君遂歔歔而就泣。【誥案】紀昀曰：以敘記體行之，首尾完整，可爲長篇之式。其說是。至所謂與《李氏園》詩同法者，誤，已刪。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誥案】鄧元錫《函史》云：直史館蘇軾具條法弊事上。當是時，諸臣僚類虛言訶譴或至已甚，惟軾指事陳擿，往往切當，帝大稱善，而安石大惡之。侍御史謝景溫詆軾罪，窮治無所得，出判杭州。自此詩起以下，皆倅杭作。公舊名《錢塘集》。

其一

眼看時事力難任〔一四〕，〔施註〕韓退之詩：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四年十二月內，初到杭州，《寄子由》詩「眼看時事」云云，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貪戀君恩退未能。〔施註〕白樂天詩：未報君恩歸未得，慙君爲寄《北山文》。遲鈍終須投劾去，〔施註〕《漢·翟方進傳》：號遲頓不及事。註：頓讀曰鈍。使君何日換聾丞。〔施註〕《漢·黃霸傳》：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

其二

聖明寬大許全身，〔施註〕《後漢》：春日下寬大詔。〔合註〕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蘇軾，欲害之，未有以發。會

詔近侍舉諫官，范鎮薦軾，謝景溫劾軾向丁父憂歸蜀，往還多乘舟載物貨賣私鹽等事。安石大喜。事下八路，按問水行及陸行所歷州縣，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訊問，賣鹽卒無其實；眉州兵夫乃近候新守，因送軾至京。既無以坐軾，會軾請外，例當作州，巧抑其資，以爲杭倅。士論無不薄景溫云。衰病摧頹自畏人。〔施註〕白樂天《早秋》詩：悶默向隅心，摧頹觸籠翅。《文選》魏文帝《雜詩》：客子常畏人。莫上岡頭苦相望，〔王註〕《詩》：魏風·陟彼。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吾方祭竈請比鄰。〔王註〕《漢書·孫寶傳》：張忠爲御史大夫，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後署主簿，徙人舍，祭竈請比鄰。【誥案】一結妙甚。

次韻柳子玉二首

地 爐

細聲蚯蚓發銀瓶，〔王註〕韓退之《石鼎聯句》詩：時於蚯蚓發，微作蒼蠅鳴。擁褐橫眠天未明。〔施註〕《纂異記》：陳季卿遇終南山翁，擁褐而坐。衰鬢鑷殘敲雪領，〔王註〕李錞曰：杜牧之詩：金鑷洗霜鬢。〔施註〕鄭嵎《津陽門》詩：笑云鮒老不爲禮，飄蕭雪領霜垂頤。壯心降盡倒風旌。〔王註〕《史記·蘇秦傳》：齊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施註〕《毛詩·召南·草蟲》：又《小雅·出車》：我心則降。杜子美《江樓夜宴》詩：更覺寸心降。孟東野《京山行》：此時游子心，百尺風中旌。自稱丹竈鎔銖火，〔王註〕秦少儀曰：《大還丹祕契圖》曰：凡一斤藥，有十六兩，每兩有二十四銖，從冬至建子日辰起火，分兩鎔銖相應。〔施註〕《文選》江文通《別賦》：守丹竈而不顧。倦聽山城長短更。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公自註〕俗謂竹几爲竹夫人。〔施註〕《世說》：王安豐婦卿安豐。豐曰：「婦人卿婿，於禮不敬。」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遂恒聽之。

紙帳

亂文〔三〕龜殼細相連，〔合註〕《續通鑑長編》：太平興國七年，詔錦綺鹿胎透骨六銖敲正龜殼等匹段，自今不須買織。〔誥案〕此句言紙也，故云「亂文龜殼」。下三句全恃此句領起，若如合註以錦綺匹段實之，則「慣卧」、「潔似」、「暖於」三句，皆不可通矣。慣卧青綾恐未便。〔施註〕漢尚書郎，更直建禮門，給青綾被，今西掖之任也。子玉官爲尚書郎。〔誥案〕《說文》：被，寢衣也。故鄉黨云長一身有半，北宋以前惟知寢衣爲被，不知其他也。元晦爲張敬夫作《廣西舜廟碑》，謂舜崩蒼梧之野，不見經傳。彼於《禮·檀弓》且不讀，況《說文》乎。潔似僧巾白氈布〔一六〕，〔王註〕《南史》：高昌國多草木，有草實如齒，齒中絲如細纒，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甚軟白。〔施註〕《舊唐書·南蠻傳》：婆利國有吉貝草，緝花以爲布，細者名爲白氈。杜子美《贊公房》詩：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氈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暖於蠻帳紫茸氈。〔王註蘇庠曰〕《趙后外傳》云：帝賜后紫茸雲氣帳。錦衾〔一七〕速卷持還客，〔施註〕杜子美《張舍人遺褥段》詩：錦衾卷還客，始覺心和平。破屋那愁仰見天。〔王註〕韓退之《寄盧仝》詩：破屋數間而已矣。〔施註〕《神仙傳》：董奉居豫章時，大旱，縣令丁士彥請致雨。奉曰：「雨易得耳，貧道屋皆見天，恐雨至何堪。」令曰：「先生但致雨，當爲立架好屋。」明日，士彥令起屋，立成，暮乃大雨。但恐〔一八〕嬌兒還惡睡，夜深踏裂不成眠。〔施註〕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誥案〕題是紙帳，故云嬌兒踏裂，與杜無涉，引註其下，則本義晦矣。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王註吳憲曰〕《杭州圖經》云：孤山去錢塘治四里，湖中獨立一峰。〔施註〕東坡通守錢塘，見歐陽文忠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問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東坡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遂賦此詩。〔查註〕《咸淳臨安志》：惠勤，餘杭人，同時有惠思。王安石《送惠思》詩云：綠淨堂前湖水綠，歸時正復有荷花。花時亦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今於潛西菩明智寺，有思所作《浴堂記》。〔誥案〕參寥似屬惠思之高弟，故是時亦住於潛，而其後歸於孤山。觀《臨安志》，此中有支系在，然本集何不及此耶？〔查註〕文同與可《次韻》詩云：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胡爲放浪檢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籃輿往往從以孥，靈運石壁無此娛。窮深極險興未已，豈復更憚梯磴紆。過客休誇衡與廬，天下此景君勿孤。欲將文字寫物象，當截無限春江蒲。登高能賦屬大夫，游覽未厭嗟已晡。安得世上有絕筆，盡取君詩粧此圖。此身之外何贏餘，栩栩然而覺其夢蘧。請看湖上人，名逋，此子形相誰解摹。蘇頌子容《次韻》詩云：臘日不飲獨游湖，如此清尚他人無。唱酬佳句如連珠，況復同好相應呼。君常聽事嗟罪孥，雖在樂國猶寡娛。是社稷臣魯顛臾，直道自任心不紆。最愛靈山之僧廬，彼二惠者清名孤。案上梵夾牀龍鬚，爐銷都梁饌伊蒲。潔行自欲敦薄夫，長吟擁褐忘昕晡。坐客不設氍毹，對境如看方輿圖。君懷經濟才有餘，名聲妖孽徵顏蘧。且來山林尋逋，更玩四營兼參摹。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施註〕杜子美《雨》詩：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白樂天《望香山》詩：反照轉樓臺，輝輝似圖畫。冰浮水明滅，雪壓松偃亞。王維《漢江臨峴》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水清石出〔二〕魚

可數，〔施註〕《古樂府·豔歌行》：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林深無人鳥相呼〔三〕。〔王註〕李太白詩：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施註〕杜子美《倦夜》詩：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施註〕《漢·薛宣傳》：爲左馮翊，出教曰：「日至，吏以令休。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名尋道人實自娛。〔施註〕《漢·楚元王傳》：辟彊常以書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施註〕《文選》謝玄暉《登三山》詩：佳期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王註〕呂祖謙曰：《圖經》云：寶雲寺，乾德二年，吳越王錢氏建寺，有寶雲菴山。〔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子虛賦》：山則盤紆峩鬱。沈休文詩：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孤山孤絕誰肯廬，〔查註〕《咸淳臨安志》：孤山在西湖中，稍西，一嶼聳立，傍無聯附，爲湖山勝絕處，舊有智果觀音院、瑪瑙寶勝院、報恩院、廣化寺。《西湖遊覽志》：孤山歸介湖中，碧波環繞，唐宋間樓閣參差，彌布椒麓。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三〕。〔施註〕《說苑》：齊景公敗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夢五丈夫。〔合註〕顧況詩：蒲團坐如鐵。天寒路遠愁僕夫，〔施註〕《毛詩·小雅·出車》：僕夫況瘁。整駕催歸及未晡。〔施註〕《文選》張平子《思立賦》：爰整駕而亟行。韓退之《贈同遊》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合註〕《玉篇》：晡，申時也。《淮南子》：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施註〕柳子厚《浮圖鶻說》：有鶻曰鶻，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查註〕《翻譯名義·宰堵波西域記》云：浮圖，此翻方墳，亦翻圓冢，亦翻高顯義。依梵，本瘞佛骨所，是名曰塔。茲遊淡薄〔三〕歡有餘，〔施註〕《晉·陶侃傳》：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合註〕顏延之《五君詠》：向秀甘淡薄。到家恍如〔三〕夢蘧蘧。〔施註〕《莊子·齊物論篇》：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作詩火急追亡逋，〔施註〕《前漢·韓信傳》：追亡者耳。〔合註〕《北史·齊武成帝紀》：取求火急，皆須

朝徵夕辦。清景一失後難摹。〔施註〕《文選》江文通《恨賦》：詎能摹暫離之狀。〔詰案〕紀昀曰：忽疊韻，忽隔句韻，音節之妙，動合天然，不容湊拍，其源出於古樂府。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答之〔三〕

〔查註〕按李杞熙寧七年，以三司判官提舉成都茶事，初立茶法，禁止民間私賣。先生詩有「茶爲西南害，岷俗記二李」，謂杞與稷也。〔合註〕杞，字堅甫，見《龍泓洞題名》。先官華州渭南縣主簿權華陰縣事，見石刻《皇祐辛卯題名》。

獸在藪，魚在湖，〔王註〕《莊子·田子方篇》：草食之獸，不疾易藪。又《大宗師篇》：魚相忘乎江湖。一人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王註〕《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大夫以旌。〔施註〕《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坐使鞭箠環呻呼。〔施註〕《列子·周穆王篇》：昔者夢爲人僕，數罵杖撻，無不致也，眠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合註〕《國語》：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追胥連保〔三五〕罪及孥，〔公自註〕近屢獲鹽賊〔三六〕，皆坐同保，徙其家。〔施註〕《周禮·地官》：小司徒之職，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尚書·湯誓》：予則孥戮汝〔三七〕。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合註〕《古詩》：憂傷以終老。朱綬豈合山人紆。〔王註〕《揚子》：紆朱懷金之樂。〔施註〕《後漢·輿服志註》：太子及諸王，金印龜紐繡朱綬。人生何者非蓬廬，〔王註〕《莊子·天運篇》：仁義，先王之蓬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王註〕任居實曰：《晉書》：劉伶常乘鹿

車。〔施註〕《風俗通》：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掃除白髮煩菖蒲。〔王註〕杜子美《丈人山》詩：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蘇庠曰〕《抱朴子·內篇》云：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施註〕《神仙傳》：九疑仙人見武帝，云：聞有石菖蒲，一寸九節，可以服食却老，故來採耳。麻鞋短後〔三〕隨獵夫，〔王註〕杜子美《曲江》詩：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又：《述懷》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施註〕《莊子·說劍篇》：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文選》張景陽《七命》：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衣。射弋狐兔供朝哺。〔查註〕趙與時《賓退錄》：古之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合註〕《史記·匈奴傳》：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陶潛自作《五柳傳》，〔施註〕《晉·陶潛傳》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潘閔畫人三峰圖。〔王註續曰〕潘閔詩：高愛三峰插太虛，回頭仰望倒騎驢。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移家向此居。好事者畫爲圖。〔施註〕魏野詩：從此華山圖帳裏，更添潘閔《倒騎驢》。吾年凜凜今幾餘，〔施註〕《文選·古詩》：凜凜歲云暮。知非不去慚衛蘧。〔施註〕《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歲荒無術歸亡逋，〔合註〕《宋史·神宗紀》：熙寧四年秋七月，振卹兩浙水災，與先生「歲荒」句正合。鵠則易畫虎難摹。〔施註〕《後漢·馬援傳》：誠兄子嚴敦書曰：效龍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查註〕《烏臺詩案》：軾任杭州通判，於十二月內與發運司勾當公事，大理寺丞李杞因獵出遊孤山，作詩四首，內第二首有譏諷。「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諷朝廷新法行後，公事鞭箠之多也。又曰「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以譏諷朝廷鹽法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曰「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意取馬援言，言歲既饑荒，我欲出奇畫賑濟，又恐朝廷不從，反似畫虎不成類狗也。

再和

【詰案】蘇頌以封還李定詞頭罷官，客於杭者甚久，公答李杞而未嘗答頌，何也？但公與頌時有湖上題名，而錢塘集獨無與頌詩，其後元祐同朝，頌和詩亦無答者，豈公詩佚去者多耶？官師嘗與頌同講宗盟，而本集並無與頌書牘。公爲文，大約止於口授過之薦頌一疏，使無此文，則兩公之契合，皆不可知矣。頌以全德爲元祐相，獨巋然自立於紹聖、元符之間，不爲讒邪所污，而公平生知交之淚，亦爲頌一慟而止，不應集中遺其唱答詩句。竊謂此篇，乃答和頌者，故有「君才敏贍」數句，而李杞非其人也。此蓋落去題字，編集者以再和二字補之。若烏臺詩案載與李杞因獵出游孤山作詩四首，其說顯有謬誤，不足爲據。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

〔施註〕唐·王維傳：維善畫，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

野人疎狂逐漁釣，刺史寬大容歌呼。

〔施註〕漢·百官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景

帝中二年，更名郡守曰太守。唐·百官志註：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漢·曹參傳：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請參游後園，幸召按之，迺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查註〕時沈立爲杭州守。君恩飽暖及爾孥，

〔王註〕劉子翬曰：王黃州謝上表云：全家飽暖，盡荷君恩。【詰案】此王禹偁也。〔施註〕白樂天詩：歷想爲官日，無如刺史時。歡娛接賓客，飽暖及妻兒。才者不閑拙者娛。〔施註〕莊子·列禦寇篇：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食而遨遊。穿巖度嶺脚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施註〕後漢·姜肱傳：盜就精廬，

求見謝罪。文選：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守碑表：精廬妄啓，必窮鑄勒之盛。杭州圖經：附郭二邑，所管寺院，內

錢塘二百七十，仁和六十五，合三百三十五所，外七邑不與焉。〔查註〕《西湖遊覽志餘》：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以前爲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後，增爲四百八十。僧之派有三，曰禪、曰教、曰律。出遊無伴籃輿孤。〔施註〕白樂天《投簡陽明洞天》詩：出多無伴侶。《晉·陶潛傳》：王弘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至州。作詩雖未造藩閼，〔施註〕元稹《杜甫墓誌》：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破悶豈不賢擣菹。【語案】合註據《韻會》，改菹作蒲，但似此者，本集不一而足，未能概以韻通盡改之也，今仍從菹字。〔施註〕《博物志》：老子入胡作擣菹。《宋·高祖紀》：桓玄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擣菹一擲百萬。」〔查註〕《演繁露》：擣菹之名，至晉始著，其流派自博出，博用六子，擣菹則用五子，刻木爲之。〔合註〕唐李翱有《五木經》。君才敏贍兼百夫，〔施註〕《毛詩·秦風·黃鳥》：維此奄息，百夫之特。〔合註〕《陳書·蔡微傳》：隋文帝聞其敏贍。朝作千篇日未晡。〔施註〕韓退之《贈崔立之》詩：朝爲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道緊。揭來湖上得佳句，〔施註〕《後漢·張衡《思玄賦》：迴志揭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從此不看營丘圖。〔王註次公曰〕李成，營丘人。以畫山水得名，自號李營丘。〔續曰〕《水經注》：衡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知君篋積富有餘，莫惜錦繡償菅蘆。〔合註〕《左傳註》：菅似茅。《爾雅》：蘆菴註：似土菌，生菰草中。窮多鬪險誰先逋，賭取名畫不用摹。〔施註〕韓退之《畫記》：獨狐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明年，至河陽。座有趙侍御者見之，蹙然進曰：「噫，余之手摹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合註〕《晉書·謝玄傳》：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

游靈隱寺，得來詩，復用前韻

〔王註〕《寰宇記》：靈隱山，以許由、葛洪皆隱此山，人去忘歸，本名稽留山，今立寺焉。〔查註〕
《四朝聞見錄》：虎林山即靈隱山，因避唐諱，改爲武林山。樓攻媿詩：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
毋乃是。

君不見，錢塘湖，〔王註〕晏殊《地志》云：錢塘湖在杭州西。《圖經》云：周回三十里，一名西湖，其源出於武林，言景物華麗爲天下之勝。〔施註〕劉道真《錢塘記議》：曹華信立此塘，防海。始開，募有致土石一斛者與錢一千，旬日間來者如雲。塘未成，而謬云不復取土，於是載土者皆棄置而去。塘成，一境蒙利。縣本名泉亭，因是改爲錢塘。錢王壯觀今已無。〔施註〕《五代史·吳越世家》：錢氏自唐末有國，兼有兩浙幾百年。宋興，俶朝太祖，厚禮遣還國。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俶舉族歸於京師，國除。《漢·司馬相如傳》：斯事天下之壯觀。屋堆黃金斗量珠，〔施註〕王子年《拾遺記》：後漢郭況，庭中起高閣，置衡石於其上，以秤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劉禹錫《泰娘歌》：斗量明珠鳥傳意。運盡不勞折簡呼。〔王註〕《晉·宣帝紀》：王凌面縛水次，謂宣帝曰：「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四方宦游散其孥，宮闕留與閑人娛。〔查註〕徐一夔《吳越圖考》：吳越國，治在杭州鳳皇山下。其子城南曰通越門，北曰雙門。錢氏納土後，二門猶存。〔合註〕《咸淳臨安志》：府治舊在鳳皇山之右，自唐爲治所。子城，吳越王錢氏造。《西湖游覽志》：宋初，即其宮爲州治。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施註〕《文選》魏武帝樂府：人生如寄，多憂何爲。曹子建詩：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杜子美《秋行官詩》：鬱紆遲暮傷。溪山處處皆可廬，最愛靈隱飛來孤。〔王註〕陳德溥曰：晏殊《輿地志》：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歎曰：「此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爲仙靈之所隱，今此亦復爾耶？」因挂錫造靈隱寺，號飛來峰。喬松百尺〔三九〕蒼髯鬚，擾擾下笑柳與蒲。〔王註〕《晉·顧悅之傳》：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

「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高堂會食羅千夫，〔施註〕《楚辭·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尚書·牧誓》：千夫長。〔合註〕《史記·淮陰侯傳》：今日破趙，會食。【詰案】此言靈隱寺飯僧也。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氈毼，〔施註〕韋應物《郡齋詩》：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淮南子》：聖人處環堵之室。高誘註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爲方丈，故曰環堵。《風俗通》：織毛褥謂之氈毼。《三輔黃圖》：武帝建溫室殿，規地以屬賓氈毼。李賀《秦宮詩》：醉睡氈毼滿堂月。絕勝絮被縫海圖。〔王註〕杜子美《北征詩》：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清風徐來〔三〕驚睡餘，遂超羲皇傲几蓮。〔施註〕《莊子·人間世篇》：伏羲、几蓮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邵註〕《莊子》註：几蓮，古之帝王也。歸時棲鴉正畢逋，孤煙落日不可摹。【詰案】此四詩，乃公初至西湖之作，特意就湖摹寫景物，確是西湖神氣，非此湖不足以當之。若置之他處，氣體皆不類，其前後集中亦少此一派也，久讀當自知之。

戲子由

宛丘先生〔三〕長如丘，〔施註〕鄭玄註《禮記》云：先生，老人教學者，故弟子於師皆稱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宛丘學舍小如舟。〔王註次公曰〕時子由爲學官。〔合註〕《後漢書·儒林傳序》：學舍頽敝。常時低頭誦經史，〔施註〕《史記·日者傳》：宋忠、賈誼，伏軾低頭。《後漢·梁鴻傳》：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韓退之《感春詩》：今者無端讀書史。忽然欠伸屋打頭。〔王註〕《開元天寶遺事》：唐進士張象，志氣高大，未嘗低折於人。嘗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遯於嵩山。〔施

註〕《禮記·曲禮》：君子欠伸撰杖屨。斜風吹帷雨注面，〔施註〕《文選》潘安仁《秋興賦》：勁風戾而吹帷。先生不
愧旁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王註〕《前漢·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肯爲兩立求秦優。
〔施註〕《史記·滑稽傳》：優旃善爲笑言。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居有頃，殿上上壽。優
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眼前勃蹊〔三〕何
足道，處置六鑿須天游。〔施註〕《莊子·外物篇》：心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
〔合註〕《漢書·張安世傳》：上自處置。讀書萬卷不讀律，〔王註〕《南史》：梁元帝之敗，盡焚圖書，曰：「讀書萬卷，猶
有今日。」唐沈全交《嘲諷詞》：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施註〕《三國志·魏·陳矯傳》：子本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
致君堯舜知無術〔三〕。〔施註〕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韓退之詩：致君豈無術，自進
誠獨難。勸農冠蓋鬧如雲，〔王註〕班固《西都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送老齏鹽甘似蜜。〔王註〕韓退之
《送窮文》：太學四年，朝齏暮鹽。〔施註〕杜子美《秦州雜詩》：送老白雲邊。門前〔三〕萬事不挂眼，〔王註〕韓退之
詩：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施註〕《晉·職官志》：州置刺史別駕治中
從事。〔查註〕《太平寰宇記》：江南道杭州餘杭郡，因縣以立名。隋平陳，合錢塘、綏安、鹽官、餘杭四縣置杭州，在餘杭
縣。十年，移州於錢塘城。十一年，復移州於柳浦西，依山築城，即今郡也。煬帝初，廢爲餘杭郡。唐武德四年，復爲杭
州。吳越時，爲衣錦軍。國朝改鎮海軍節度。畫堂五丈容旂旄。〔施註〕《史記·秦始皇本紀》：作前殿阿房，上可以
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施註〕庾信《小園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
而雲低。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合註〕韓退之詩：疲氓墜將拯。【詰案】是時犯鹽者，例皆徒

配，得罪者歲萬七千人，公執筆爲之流涕。道逢陽虎呼與言，〔王註次公曰〕陽虎事，見《論語·陽貨篇》。又潘正叔《迎大駕》詩：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心知其非口諾唯。〔施註〕《世說新語》：何晏註《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註《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喏喏。《史記·趙世家》：簡子曰：「諸大夫朝，徒聞唯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今無幾。〔合註〕《史記·汲黯傳》：任氣節。文章小技安足程，〔施註〕杜子美《貽柳少府》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呂氏春秋》：後世以爲法程。《文選》陸佐公《新漏刻銘》：爲世作程。先生別駕舊齊名。〔施註〕《南史·王僧虔傳》：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三〕。〔施註〕《烏臺詩案》：「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兩立求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死」及《滑稽傳》「優旃謂陸楮郎，我雖短，幸休居」。言弟家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所以比東方朔、陸楮郎，而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優旃也。《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是時朝廷新興律學，軾意非之，以爲法律不足以致君於堯舜，今時又專用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萬卷書不讀法律，蓋聞法律之中無致堯舜之術也。《勸農冠蓋鬧如雲，送老蠶鹽甘似蜜》，以譏諷朝廷新差提舉官，所至苛細生事，發摘官吏，惟學官無吏責也，弟轍爲學官，故有是句。《平生所慚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是時多徒配犯鹽之人，例皆飢貧，言鞭箠此等貧民，軾平生所慚，今不復恥矣，以譏諷朝廷鹽法太急也。《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口諾唯》，是時張覲、俞希旦作監司，意不喜其爲人，然不敢與爭議，故毀詆之爲陽虎也。

越州張中舍壽樂堂

〔施註〕傅給事崧卿《記》云：堂在判官廳事之西南，熙寧五年，簽書公事太子中舍張次山字希元實始創建。余從伯父奉議館於張，爲之記。兒童時，嘗見石本，大抵謂此堂面山臨泉，可以資仁

智之養而享其成，故名。張，建康人，號能吏，工書，蓄古畫甚富。嘗見其跋玉軸黃庭，數百字，小楷精妙，有二王筆法。方作堂時，召能文詞者往，往，爲賦詩。今考《掇英集》，東坡詩外，惟錄太守諫議沈立之律詩一篇而已。廳事今爲通判南廳。〔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四月載：張次山力詆新法，辭提舉常平倉，弗就。會廣濟遣連闕官，陳升之亟言次山可用。命既下，而中旨謂次山資淺，改付向宗道，實王安石惡次山異己，言於上而罷之。〔查註〕按《烏臺詩案》：熙寧五年，軾通判杭州日，太子中舍越州簽判張次山，有書求作《寶墨堂記》。《元和郡縣志》：浙東觀察使治越州。秦，會稽郡。漢順帝時，浙江東西分吳越。隋，改越州。《太平寰宇記》：宋爲鎮東軍節度使。《職官分紀》：太子右春坊，有中書舍人，從七品。〔合註〕《王梅溪集》有《題壽樂堂用東坡韻贈楊元賓簽判》詩云：樂壽堂西面卧龍，壑月巖風滿窗戶。

青山偃蹇如高人，〔施註〕《楚辭·離騷》：何瓊佩之偃蹇兮，衆憂然而蔽之。常時不肯入官府。〔王註〕《後漢·逸民傳》：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施註〕杜子美《遺興》詩：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合註〕官府見《國語》。高人自與山有素，〔施註〕《漢·張禹傳》：忽忘雅素。註云：素，故舊也。不待招邀滿庭戶。〔施註〕《文選》謝惠連《泛湖歸》詩：並坐相招邀。杜子美《陪李司馬》詩：招邀屢有期。〔語案〕紀昀曰：了無深意，而說來通體精采，此真善於蹈空。卧龍蟠屈半東州，〔查註〕元稹《州宅記》：越州子城，因種山之勢，盤龍迴繞，若卧龍形，故取以爲名。《會稽志》：府治據卧龍之東麓。〔合註〕越在浙東，故稱東州。王梅溪《蓬萊閣賦》亦云：縱遠目於東州。萬室鱗鱗枕其股。〔施註〕《文選》左太冲《蜀都賦》：比屋連甍，千廡萬室。《楚辭》屈原《九歌》：魚鱗屋兮龍堂。背之不見與無同，〔施註〕李義山《雜纂》：背山起樓，殺風景事。《漢·晁錯傳》：射不能中，與亡矢同。狐裘反衣無乃魯。〔施註〕《漢·匡

衡傳。楊興說史高曰：「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張君眼力覲天奧，〔施註〕韓退之《答孟郊》詩：規模背時利，文字覲天巧。〔合註〕姚合詩：簿書銷眼力。能遣荆棘〔三六〕化堂宇。〔合註〕「荆棘」見《左傳》。蔡邕文：下有堂宇斤斤之祚。持頤宴坐不出門，收攬奇秀得十五。〔施註〕《三國志·龐統傳》：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文選》任彥昇《讓吏部表》：拔十得五，尚曰比肩。才多事少厭閑寂，〔合註〕梁昭明太子詩：茲地信閒寂。卧看雲煙變風雨。筍如玉筍椹如簪，強飲且爲山作主。〔合註〕梁簡文帝詩：金簪髮下垂，玉筍衣前滴。宋之問詩：強飲離前酒。不憂兒輩知此樂，〔王註〕《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樂歡之趣。」但恐造物怪多取。春濃睡足午窗明，〔施註〕陳後主詩：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長傍小窗明。〔合註〕杜子美《懷嶺上游》詩：春濃停野騎。想見新茶如潑乳。〔施註〕《茶苑總錄》：湯少茶多則乳面聚。劉禹錫《試茶》詩：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人。〔合註〕何焯曰：越州產日鑄茶。

姚屯田挽詞

〔查註〕《職官分紀》：工部官屬，有屯田郎中及員外郎。

京口年來者舊衰，〔施註〕《建康實錄》：孫權於朱方築城，因京峴山，謂之京鎮，又因門，謂之京口。建安十三年，自吳遷於京口而鎮之。〔王註次公曰〕晉習鑿齒著《襄陽耆舊傳》。高人淪喪路人悲。〔施註〕《尚書·微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劉禹錫詩：貴人淪落路人哀。空聞韋叟一經在，〔施註〕《漢·韋賢傳》：宣帝初即位，賢以

先帝師爲丞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不見恬侯萬石時。〔施註〕
《漢·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少子慶爲相，諡恬侯。
貧病只知爲善樂，〔施註〕《後漢·東平憲王傳》：顯宗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
甚大，副是要腹矣。」逍遙却恨棄官遲。〔施註〕《後漢·趙溫傳》：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
伏。」遂棄官去。七年一別真如夢，〔施註〕《文選》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猶記蕭然瘦鶴
姿。〔施註〕白樂天《新秋病起》詩：病瘦形如鶴。

送岑著作

〔施註〕岑象求，字巖起，梓州人。時以提舉梓州路常平還蜀，故詩云：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
〔查註〕《文獻通考》：《吉凶影響錄》十卷，岑象求於熙寧末閑居江陵所撰。蓋岑自梓州罷任後事
也。《職官分紀》：祕書省有著作佐郎。〔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四年七月，朝奉大夫岑象求
爲考功郎中，先生文集有《岑象求知果州勅》。

懶者常似靜〔三〕，靜豈懶者徒？拙則近於直，而直豈拙歟？夫子靜且直，雍容時卷舒。〔合
註〕《淮南子》：羸縮卷舒。嗟我復何爲，相得歡有餘。〔施註〕《史記·灌夫傳》：魏其、灌夫，其游如父子，然相得
驩甚。我本不違世，而世與我殊。拙於林間鳩，〔施註〕《毛詩·鵲巢疏》云：鳩拙於營巢。孟東野《投所知》
詩：自慚所業微，功用如鳩拙。歐陽文忠公《林間鳩》詩：人皆笑鳩拙，無以家室爲。懶於冰底魚。〔施註〕《禮記·月

令。孟春，魚上冰。未解凍之時，魚於冰下自藏也。人皆笑其狂，子獨憐其愚。直者有時信，靜者不終居。而我懶拙病，〔施註〕杜子美發同谷縣詩：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不受砭藥除。〔施註〕許慎說文：砭，以石刺病也。臨行怪酒薄，〔施註〕莊子：肱篋篇：魯酒薄而邯鄲圍。已與別淚俱。〔施註〕白樂天曉別詩：請君斷腸歌，送我和淚酒。後會豈無時，〔施註〕孔叢子：言子高之別，後會何期。文選：謝惠連雪賦：傷後會之無因。遂恐出處疎。〔施註〕唐文粹：獨孤及酬于逖詩：出處未易料，且歌緩愁容。惟應故山夢，隨子到吾廬。〔詰案〕紀昀曰：以文爲詩，始元次山，或以爲宋調，非也。

雨中明慶賞牡丹〔三九〕

〔查註〕咸淳臨安志：明慶寺，在木子巷北。唐大中二年，僧景初建爲靈隱院，祥符五年改今額。武林梵志：明慶寺有蘇文忠公書觀音經碑。〔詰案〕此詩施編不載，外集載歸宜興卷，誤。查註據咸淳臨安志補編。

霏霏雨露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合註〕韓退之芍藥詩：紅燈爍爍綠盤龍。明日春陰花未老，〔合註〕崔塗詩：雨暗江花老。故應未忍著酥煎。〔馮註〕洛陽貴尚錄：孟蜀時，兵部貳卿李昊，每牡丹花開，分遺親友，以金鳳箋成歌詩以致之。又以興平酥同贈，花謝時煎食之。

吉祥寺賞牡丹

〔查註〕《武林梵志》：吉祥律寺，在安國坊。乾德三年，睦州刺史薛温捨地爲寺。治平二年，改曰廣福。其地多牡丹。本集《牡丹記敘》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璘之圃。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王註〕劉禹錫《看牡丹》詩：今日花前飲，甘心醉數杯。只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醉歸扶路人應笑，〔施註〕晉羊曇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西州門。附《謝安傳》。十里珠簾半上鉤。〔王註〕杜牧之詩：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施註〕白樂天《新葺水齋》詩：洞戶斜開扇，疎簾半上鉤。

吉祥寺僧求閣名

過眼榮枯電與風，久長那得似花紅。〔查註〕《翻譯名義》：律云，瓶沙王稱佛弟子爲上人。《維摩經》：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觀色觀空色卽空。〔施註〕《般若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查註〕《楞嚴經》：觀空非色，見卽消亡。

和劉道原見寄

〔施註〕劉道原與王介甫異論，絕交，力請歸養。前詩既以汲黯比道原，而此詩益致歎美之意。「坐談足使淮南懼」者，又用汲黯事，以淮南喻介甫也。〔誥案〕公此時真無可與語者，故與道原三首獨佳。

敢向清時怨不容，〔王註〕《家語》：顏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施註〕《史記·孔子世家》：夫子推而行

之，不容何病。直嗟吾道與君東。〔施註〕《後漢·鄭玄傳》：玄從馬融受業畢，辭歸。融喟然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坐談足使淮南懼，〔施註〕《魏志·郭嘉傳》：劉表坐談客耳。《漢·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汲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查註〕《漢書·辛慶忌傳》：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困學紀聞》：今人多以淮南謀寢，稱汲黯而不及青。按「汲黯在朝，淮南謀寢」二語，見《吳志》步騭疏中。歸去方知冀北空。〔施註〕《左傳·昭公四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韓退之《送溫造赴河陽軍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鳥未可辨雌雄。廬山自古不到處，〔施註〕喻鳧詩：平生不到處，落日獨行時。〔詰案〕時道原侍其父渙於九江。得與幽人子細窮。〔施註〕《周易·履》：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柳子厚《攜謝山人至愚池》詩：自諧塵外意，況與幽人行。〔合註〕《北史·源思禮傳》：何必太子細也。〔查註〕《烏臺詩案》：軾爲劉恕有學問，性正直，故作此詩美之，因以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恕於是時自館中出監酒務，非敢怨時之不容，「汲黯在朝，淮南寢議」，以比恕之直。又韓愈云「冀北馬羣遂空」，言館中無人也。嵇紹昂昂，如獨鶴在雞羣。又《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衆人爲雞也。《詩·小雅·正月》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意言今日進用之人，君子小人雜處，如烏不可辨雌雄也。

和劉道原詠史

〔王註〕十朋曰：道原，劉居士渙子也。渙，筠州人。天聖中進士第。居官有直氣，不屑輒去。卜居星渚。〔查註〕《東都事畧》稱道原有史學，於魏、晉以後事尤精詳，考證前史差謬，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通鑑外紀》十卷，其精於史學如此，惜《詠史》詩不傳也。

仲尼憂世接輿狂，臧穀雖殊竟兩亡〔四二〕。〔王註〕《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臧則挾策讀書，穀則博塞以游。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吳客漫陳豪士賦，〔施註〕《晉·陸機傳》：吳郡人也。齊王罔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桓侯初笑越人方。〔施註〕《史記·扁鵲傳》：姓秦氏，名越人。與魏中庶子論方曰：「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過齊，齊桓侯客之，人朝見曰：「君有疾，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體病，召扁鵲，鵲已逃去。桓侯遂死。【誥案】紀昀曰：三四警刻，而不甚露。名高不朽終安用，〔王註〕《晉書》：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施註〕《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惟令德爲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杜子美《醉時歌》：名垂萬古知何用。日飲無何計亦良。〔施註〕《漢·爰盎傳》：盎徙吳相，辭行。兄子種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幸得脫。」〔邵註〕按，絲，盎字也。獨掩陳編弔興廢，〔施註〕韓退之《進學解》：窺陳編以盜竊。窗前山雨夜浪浪。〔施註〕韓退之《別知賦》：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誥案】著此二句，匡廬五老，呼之欲出。紀昀曰：收得生動，著此七字，便有遠神。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四三〕

仁義大捷徑，〔王註〕《唐·隱逸傳》：至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誥案】司馬承禎譏盧藏用語也。〔施註〕《莊子·天運篇》：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楚辭·屈原·離騷》：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詩書一旅亭。〔施註〕《列子·仲尼篇》：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楞嚴經》：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食或宿，食宿事畢，

倣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相夸綬若若，〔施註〕《漢·石顯傳》：顯與牢梁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猶誦麥青青。〔施註〕《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曰：「詩固自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腐鼠何勞嚇〔四三〕，〔施註〕《莊子·秋水篇》：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惠子恐。莊子曰：「鴟得腐鼠，鵙鷄過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鹽鐵論》亦云。高鴻本自冥。〔施註〕《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施註〕杜子美《江畔尋花》詩：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查註〕《烏臺詩案》：軾任杭州通判，有劉恕字道原寄詩三首，軾依韻和，即不曾寄張師民。師民者，亦不曾識。此詩譏諷朝廷近日進用之人，以仁義爲捷徑，以詩書爲逆旅，但爲印綬爵祿所誘，則假《六經》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冢」，故云麥青青。又云：小人之顧祿，如鴟鷂以腐鼠嚇鴻鵠，其溺於利，如人之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

送張職方吉甫赴閩漕六和寺中作

〔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六年五月，三班借職張吉甫爲上界勾當公事。吉甫辭以見爲李璋指使，璋方在降謫，捨去，義所不安。上曰：「可遂其志。」〔查註〕《職官分紀》：兵部官屬，職方郎中從六品，員外郎正七品。《西湖遊覽志》：龍井之南爲九溪，其西爲十八磡，路通月輪山。六和塔，在月輪峰傍。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卽錢氏之南果園建塔，以鎮江潮。高九級，五十餘丈，海船夜泛者，以塔燈爲指南，開化寺卽塔院也。《翻譯名義》：僧伽，此云和合衆。和有六義，戒和

同修，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無爭，意和同悅。

羨君超然鸞鶴姿，〔施註〕《漢》班固《敘傳》：超然遠覽，淵然深識。白樂天《懷錢舍人》詩：因詠松雪句，永懷鸞鶴姿。

江湖欲下還飛去。空使吳兒怨不留，〔施註〕《晉書》：賈充謂夏統，吳兒，木人石心也。〔合註〕此用「鄧侯挽不

留意，似張吉甫初授江南之官，即改除閩漕，故云「欲下還飛去，吳兒怨不留」也。青山漫漫七閩路。〔施註〕《楚

辭》屈原《遠遊》：路漫漫其修遠兮。《樂府題解》商陵牧子《別鶴操》：將乖北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周禮》·夏

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之人民。林世程《閩中記》：閩之人居海隅，

有七種，故謂之七閩。門前江水去掀天，〔施註〕白樂天《風雨晚泊》詩：白浪掀天盡日風。寺後清池碧玉環。

〔王註次公曰〕六和寺後有池，蘇子美所賦金鯽魚是也。劉禹錫詩云：水繞亭臺碧玉環。君如大江日千里，〔施註〕

《文選》江文通《休上人》詩：桂水日千里。我如此水千山底。〔誥案〕此水，指池水也，猶言伏處下寮，一步不可行

也。公當得州，而安石抑其資以出，故自云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正其時也。

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開元寺山茶舊無花，今歲盛開二首〔四〕

其一

太昊祠東鐵墓西，〔王註次公曰〕太昊祠與鐵墓，皆在陳州。〔施註〕《左傳》·昭公十二年：梓慎曰：「陳，太昊之墟

也。〔查註〕《揮塵錄》：太祖詔修先代帝王祠廟，每廟須及百五十間。太昊祠，在陳州，以金提勾芒配。一樽曾與子同

攜。〔施註〕孟東野《夜集郡齋》詩：一樽歡暫同。〔誥案〕公過陳州，與子由同游柳湖。回瞻郡閣遙飛檻，北望檣

竿半隱堤〔四五〕。〔合註〕杜牧之詩：秋風郡閣殘花在。劉禹錫詩：沙頭橋竿上。飯豆羹藜思兩鵠，〔施註〕《漢·翟方進傳》：字子威。初，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方進爲相，奏罷之。王莽時，常苦旱，郡中追怨。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飲河喫水賴長霓。〔王註〕援曰：漢昭帝時，大雨，虹下屬宮中飲井水，井水竭。又，天投蜺，則大雨也。〔施註〕《春秋元命苞》：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京房《易傳》：曰蜺，日旁氣也。劉禹錫《競渡曲》：蟬螭飲河形影聯。如今勝事無人共，花下壺盧鳥勸提。〔王註〕提壺盧，鳥語也。〔施註〕歐陽文忠公《啼鳥》詩：獨有花上提壺盧，勸我沽酒花前傾。白樂天《早春聞提壺鳥》詩：喜聞春鳥勸提壺。

其二

長明燈下石欄干，〔施註〕劉餗《唐朝傳記》：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劉禹錫詩云：長明燈是前朝焰，曾照青青年少時。長共松杉守歲寒〔四六〕。葉厚有稜犀甲健，〔施註〕《周禮·冬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杜子美《海棕行》：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花深少態鶴頭丹。〔施註〕《文選·北山移文》：蕭子良《古今文體》曰鶴頭書。劉禹錫《步虛詞》：華表千年一鶴歸，凝丹爲頂雪爲衣。久陪方丈曼陀雨，〔王註〕《法華經》：拘髀陀羅樹，曼陀羅花香。〔施註〕《法華經》：天雨曼陀羅花。羞對先生苜蓿盤。〔王註〕厚曰：薛令之爲東宮侍讀，時官僚閒澹，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無所有，苜蓿長闌干。〔誥案〕謂子由爲學官也。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開後〔四七〕更誰看。〔施註〕杜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詩：明年此會知誰健，更把茱萸子細看。

雨中遊天竺靈感觀音院

〔王註何覲曰〕《圖經》：晉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木，乃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像。治平中，郡守蔡襄表其異事上之，賜靈感觀音院額。〔查註〕《咸淳臨安志》：上天竺靈感觀音寺，錢忠懿王夢白衣人求治其居，乃卽其地，創佛廬，號天竺看經院。咸平初，郡守張去華以旱迎大士至梵天寺致禱，卽日雨，自是水旱必謁焉。嘉祐末，沈文通請於朝，賜名靈感觀音院。

蠶欲老〔四〕，〔合註〕《荀子·賦蠶篇》：善壯而拙老者與？麥半黃〔四〕，前山後山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廢筐，〔施註〕《漢·酈食其傳》：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合註〕《南史·賀革傳》：年二十，始輟耒。廢筐字，俟考。詩意反用「女執懿筐」也。白衣仙人在高堂。〔施註〕釋氏有《白衣觀音懺》文。〔查註〕慧光《奏事錄》：孝宗宣上天竺僧若訥人對選德殿，問上天竺起因，今得幾時？訥曰：「起石晉天福四年。太祖開寶間，吳越王錢俶夢白衣天人，爲廣殿宇。」

和蔡準郎中見邀遊西湖三首

〔合註〕蔡準，京之父，官侍郎，見《曲洎舊聞》。《老學菴筆記》云：蔡太師父準，葬臨平山。〔查註〕《咸淳臨安志》：明聖湖，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溪谷縷注，下有淵泉水道，瀦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以爲明聖之瑞，故名。以其負郭而西，故又稱西湖。

其一

夏潦漲湖深更幽，〔施註〕《宋·謝靈運傳·山居賦》：窈窕幽深，寂寞虛遠。西風落木芙蓉秋。〔施註〕杜子美《客亭》詩：秋窗猶曙色，落木更高風。飛雪閣天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註案〕起四句，從「春水滿泗澤」奪胎，妙在化板實爲虛靈也。紀昀曰：平排四時，四句奇崛，不裝頭，尤奇崛。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施註〕《文選》賈誼《鵬賦》：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五〕錢塘游宦〔五〕客，〔施註〕《文選》鮑明遠《行樂》詩：擾擾游宦子。朝推囚，暮決獄，〔施註〕白樂天詩：推囚御史定違程。《史記·燕世家》：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查註〕宋吳革《北廳記》畧云：熙寧中，蘇文忠公由史館來貳杭郡事時，方行新法，公常因法以便民。不因人喚何時休。

其二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螻蛄語春秋。〔施註〕《莊子·逍遙遊篇》：朝菌不知晦朔，螻蛄不知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合註〕《楚辭》：寧汀洲兮杜若。〔註案〕紀昀曰：一意圓轉，快而不薄。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舊留不得，遇所得意終年留。〔施註〕范傳正《李翰林新墓碑》：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君不見拋官彭澤令，〔施註〕劉禹錫詩：何事陶彭澤，拋官爲折腰。琴無絃，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施註〕《晉書》、《南史·陶潛傳》：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

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其三

田間決水鳴幽幽，〔施註〕《毛詩·小雅·斯干》：幽幽南山。插秧未遍麥已秋。〔施註〕《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麥秋至。〔合註〕杜子美《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詩：插秧適云已。相攜燒筍苦竹寺，〔施註〕唐王操《聞孟太保病愈》詩：遙想公餘資味興，煮茶燒筍伴僧餐。〔查註〕《咸淳臨安志》：苦筍，端午前多充餽遺，以其性涼也。却下踏藕荷花洲〔三〕。〔王註〕杜子美《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詩：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船頭斫鮮細縷縷，〔施註〕杜子美《姜少府設餽歌》：無聲細下飛碎雪。船尾炊玉香浮浮。〔施註〕杜子美《稻畦水歸》詩：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毛詩·大雅·生民》：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蒸之浮浮。臨風飽食得甘寢，〔施註〕《楚辭·九歌》：臨風悅兮浩歌。《莊子·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韓退之《策》詩：倒身甘寢百疾愈。肯使細故胸中留。〔施註〕《文選》賈誼《鵬賦》：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君不見壯士憔悴時，〔施註〕《漢·高祖紀》：壯士行何畏。飢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施註〕《史記·孫武傳》：吳王曰：將軍罷休。」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三〕

〔王註洪朋曰〕《圖經》：望湖樓，一名看經樓，乾德七年忠懿王錢氏建，去錢塘一里。〔查註〕《西湖游覽志》：樓在昭慶寺前，一名先德樓。

其一

黑雲翻墨未遮山，〔施註〕杜子美《茅屋歌》：俄頃風定雲墨色。白雨跳珠亂入船。〔施註〕白樂天《悟真寺》詩：赤日間白雨。又：《三游洞序》：水石相薄，跳珠濺玉。卷地風來忽吹散，〔施註〕韓退之《雙鳥》詩：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望湖樓下水如天。〔施註〕柳子厚《別宗一》詩：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李賀《貝宮夫人》詩：空光帖妥水如天。

其二

放生魚鼈逐人來，〔王註〕張栻曰：天禧四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查註〕《西湖游覽志》：放生亭在寶石山麓。無主荷花到處開。〔王註〕杜子美《江畔獨步尋花》詩：桃花一簇開無主。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施註〕李太白《月下獨酌》詩：我歌月徘徊。〔合註〕曹子建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其三

烏菱白芡不論錢，〔施註〕《周禮》：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註云：菱，芰也；芡，雞頭也。杜子美《峽隘》詩：朱橘不論錢。〔查註〕《咸淳臨安志》：菱初生，嫩者名沙角，硬者名餛飩，湖中生如栗樣者，極鮮。雞頭古名芡，又名雞壘，今錢塘之梁渚、窰頭，仁和之藕湖、臨平湖所產特佳，西湖尤勝，可飾爲粉。亂繫青菰裹綠盤〔查註〕。〔王註〕韓退

之詩：平池散芡盤。〔合註〕《博雅》：菰，蔣也。其米謂之胡菰。劉禹錫詩：青菰寒菽非適口。忽憶嘗新會靈觀，〔王註次公曰〕會靈觀，在京師。〔施註〕歐陽文忠公《食雞頭》詩：凝祥池鎖會靈園。註云：京師賣。五嶽觀雞頭最佳。〔查註〕《汴京遺蹟志》：會靈觀在南薰門外，宋祥符五年建，初名五岳觀，觀成，賜名會靈。南有奉靈園，東有凝祥池。滯留江海得加餐。〔施註〕《史記·太史公自序》：留滯周南。《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憶。

其四

獻花游女木蘭橈，〔施註〕任昉《述異記》：木蘭川在尋陽江中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至今猶在。唐皇甫冉《潤州南郭》詩：縈回楓葉岸，留滯木蘭橈。細雨斜風溼翠翹。〔施註〕張志和《漁父詞》：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劉禹錫《武陵書懷》詩：拾羽翠翹翻。〔合註〕《七啓》：揚翠羽之雙翹。李義山詩：我爲分行近翠翹。皆言首飾也。無限芳洲生杜若，〔王註〕屈原《九歌》：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遜齋閒覽》云：杜若，山薑也。〔合註〕梁武帝詩：連山去無限。吳兒不識楚辭招。〔施註〕杜子美《歸夢》詩：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其五

未成小隱聊中隱，〔王註〕王康琚《反招隱》詩：大隱隱朝市，小隱隱藪澤。〔施註〕白樂天《中隱》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可得長閑勝暫閑。〔施註〕白樂天《和裴相閑行》詩：偷閑意味勝長閑。〔查註〕韓退之詩：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我本無家更安往，〔施註〕杜子美《陪鄭八丈南史飲》詩：此身那得更無家。故鄉無此好湖山。【誥案】以上八

詩，隨手拈出，皆得西湖之神，可謂天才。

七月一日出城舟中苦熱

涼颿呼不來，〔王註次公曰〕趙昞長嘯呼風，亂流而濟。〔合註〕見《搜神記》及《後漢書·徐登傳》。昞，作炳。〔施註〕

《文選》班婕妤《怨歌行》：常恐秋節至，涼颿奪炎熱。流汗方被體。〔王註〕杜子美《木皮嶺》詩：汗流被我體。稀星

乍明滅，〔施註〕《文選》曹孟德詩：月明星稀。杜子美《倦夜》詩：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陳陶《登浮玉山中峰》詩：蓬壺

乍明滅，巨浸何瀾漫。暗水光瀾瀾。〔施註〕《毛詩·邶風·新臺》：新臺有泚，河水瀾瀾。香風過蓮芡，〔施註〕李太白

《宮中行樂詞》：繡戶香風暖。驚枕裂魴鱧。〔五〕。欠伸宿酒餘，起坐濯清泚。〔施註〕《文選》謝玄暉《始出省》

詩：寒流自清泚。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施註〕杜子美《貽華陽柳少府》詩：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暉。身

微欲安適，〔合註〕《史記·伯夷傳》：我安適歸矣。坐待東方啓。〔施註〕《毛詩·小雅·大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鄭氏云：日且出，謂明星爲啓明。

宿餘杭法喜寺，寺後綠野堂〔五〕，望吳興諸山，懷孫莘老學士

〔施註〕《杭州圖經》：法喜院，在餘杭縣東北半里，光化三年置，爲吉祥院。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查註〕《吳興記》云：始皇二十七年，將上會稽，途出此地，因立爲縣，捨舟航於此，仍以爲名。蓋留杭而名其地，則禹也；因地名而置爲縣，則秦也。《咸淳臨安志》：餘杭有法喜院，在縣

郭內溪北。舊名吉祥，光化二年建。大中祥符八年，改今額。左有亭，跨城。東坡嘗宿於寺，留題亭上，後人名爲懷舊亭。《元和郡縣志》：吳興古防風氏之國，三國時置吳興郡。隋仁壽二年，改湖州。東至杭州一百九十里。《太平寰宇記》：宋爲宣德軍節度使。《宋史》：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登進士第，嘉祐中編校昭文書籍。《東都事畧》：孫覺傳：熙寧中，修起居註，以言事黜知廣德軍，踰年，徙知湖州。《事實類苑》：開元故事，集賢校書郎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徙倚秋原上，〔施註〕《楚辭》：遠遊章句：步徙倚以遙思。《文選》：謝叔源詩：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窮。問諜〔至〕知秦過，〔誥案〕施註作問諜，查註、合註作問牒。又云：一作諜。

《咸淳臨安志》作路。今考《左傳》：宣公八年：「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乃公之所本。諸說皆非是。〔王註〕援曰：賈誼作《過秦論》，指秦之過失也。〔續曰〕《秦始皇紀》：三十七年，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註云：餘杭也，以其捨舟於中，故名。〔施註〕《史記》：三代世表：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看山識禹功。〔公自註〕

餘杭，始皇所舍舟也〔五〕。西北舟杭山〔五〕，堯時洪水，繫舟山上。〔施註〕《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館於維汭，歎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查註〕《咸淳臨安志》：舟杭山，在餘杭縣西北二十五里。山頂有石穴，古老云，禹治水維舟之所。稻涼初吠蛤，〔施註〕韓退之詩：蛤卽是蝦蟇。柳老半書蟲。〔施註〕《漢·五行志》：昭帝時，上林柳樹斷，仆地。

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杜子美詩：蟲書玉佩辭。荷背風翻白，蓮腮雨退紅。追游慰遲暮，〔施註〕《楚辭》：屈原《離騷》：恐美人之遲暮。覓句效兒童〔六〕。〔施註〕杜子美《示宗武》詩：覓句新知律。北望苕溪轉，〔施註〕《杭州圖經》：苕水出天目山，古老相傳，夾岸多苕草，秋風吹花，浮如飛雪，因以名溪。遙

憐震澤通。〔王註續曰〕若水北人太湖，乃古震澤也。〔施註〕《尚書》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烹魚得尺素，〔王註〕《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好在紫髯翁。〔王註次公曰〕張遼以紫髯將軍目孫權。見《三國志》。孫權傳註。今莘老多髯，又姓孫，故用此事。〔施註〕杜子美《送蔡希魯都尉》詩：好在阮元瑜。〔合註〕李廌《師友談記》：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鬚孫學士，孫巨源爲小鬚孫學士。〔語案〕紀昀曰：不必精深而自然華妙，此由氣韻不同。

宿臨安淨土寺

〔王註程天祐曰〕《臨安縣圖經》：淨土禪寺，在縣南二里。周顯德中，吳越王錢氏建，號光孝明因寺。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施註〕《杭州圖經》：淨土寺在臨安縣南半里，周顯德三年置。〔查註〕《元和郡縣志》：臨安縣在杭州西北一百二十八里。《吳志》云：建安十六年，分餘杭立臨水縣，晉太康中改臨安縣，有臨安山故名。

雞鳴發餘杭，到寺已亭午。〔王註〕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曰亭午。〔施註〕晉孫綽《天台賦》：羲和亭午，游氣高蹇。褚亮《奉和日午》詩：曦車已亭午，浮箭未移暉。參禪固未暇，〔合註〕皮日休詩：林間孤鶴欲參禪。飽食良先務。平生睡不足，急掃清風宇。〔施註〕李太白《代壽山答孟少府書》：清風掃門，明月侍坐。《文選》劉休玄《擬古詩》：玉宇來清風。閉門羣動息，〔王註〕司空圖詩：夜久羣動息。〔施註〕陶淵明《飲酒》詩：日人羣動息，歸鳥趨林鳴。香篆起烟縷。〔施註〕白樂天《待漏人閣》詩：碧縷爐烟直。覺來烹石泉，紫筍發輕乳。〔王註次公曰〕紫筍，茶之佳品。《茶譜》曰：蒙頂有研膏茶，作片進之，亦作紫筍。見吳淑《事類賦》。〔施註〕李肇《國史補》：湖州有顧

渚之紫筍。陸羽《茶經》：「與楊祭酒書」：顧渚山中紫筍茶。周絳《續茶經》：「點茶在甌，浮顆如粟。」晚涼沐浴罷，衰髮稀可數。〔施註〕白樂天《沐浴》詩：「髮少不勝梳。」浩歌出門去，〔王註〕杜子美《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浩歌彌激烈。」李太白《南陵別兒童入京》詩：「仰天大笑出門去。」暮色人村塢。〔施註〕柳子厚《西山宴游記》：「蒼然暮色，自遠而至。」微月半隱山，〔王註〕杜子美《薄遊》詩：「團團月隱牆。」圓荷爭瀉露。〔施註〕杜子美《爲農》詩：「圓荷浮小葉。」白樂天《白蓮》詩：「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相攜石橋上，夜與故人語。明朝入山房，〔王註〕僧善權曰：「臨安縣圖經」：真寂院在縣南二里。天成元年，吳越王錢氏建，舊號山房院。治平二年，改賜今額。在石鏡山東。石鏡炯當路。昔照熊虎姿，〔王註〕續曰：「吳越王錢鏐布衣時，嘗照石鏡，鏡起而聳戰。」〔孫彥忠曰〕《唐·地理志》：「臨安有石鏡山，高二十六丈。」〔黃魯直曰〕《太平寰宇記》云：「山之東峰有石鏡，徑二尺七寸，其光如鏡。」《五代史》：「昭宗詔改爲衣錦山。」〔施註〕《左傳·宣公四年》：「楚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今爲猿鳥顧。廢興〔三〕何足弔，萬古〔三〕一仰俯。〔施註〕王羲之《蘭亭敘》：「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

自淨土寺〔六三〕步至功臣寺

〔王註〕林明仲曰：「臨安圖經」：功臣山，在縣南二里，本名大官山，吳越王錢氏建爲功臣院，祥符元年改賜今額。〔施註〕《杭州圖經》：「臨安縣開化院，梁開化五年，置爲功臣院。」〔查註〕《咸淳臨安志》：「唐昭宗詔改錢鏐所居大官山爲功臣山。」《樂城集》和詩云：「山平村塢連，野寺鐘相答。晚陰生林莽，落日猶在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雲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真性，往事

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象與王，遺跡今岌業。功勛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摧壓。詩人巧譏病，牛領恣挑挾。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是非亦已矣，興廢何倉卒。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落日岸葛巾，晚風吹羽扇。〔王註〕《晉書》：謝奕爲桓溫司馬，岸幘嘯詠，溫曰：「我方外司馬。」杜子美《北鄰》詩：

白幘岸江皐。〔施註〕《晉·劉隗傳》：岸幘大言，意氣自若。裴啓《語林》：諸葛武侯與司馬懿在渭濱，將戰，懿戎服莅事，

使人視武侯，乘素車，白葛巾，持羽扇，指麾三軍。懿歎曰：「可謂名士也。」《殷芸小說》亦云。松間野步穩，竹外飛

橋轉。神功鑿橫嶺，巖石得巨片。直渡千人溝，下有微流泫。〔王註〕洪炎曰：《臨安縣圖經》：寺有溝，

名曰千人，相傳錢氏役千人，一日而成。溝上橋，以紫石爲之，徑闊各丈餘。〔施註〕《晉·佛圖澄傳》：敕龍取水，泫然微

流。岡巒蔚回合，〔合註〕張衡《西京賦》：岡巒參差。謝靈運詩：洲島驟迴合。金碧爛明鈎。〔施註〕杜牧之《宣

城》詩：城高跨樓滿金碧。〔合註〕《文心雕龍》：明鈎以雅贍。緬懷異姓王，〔王註〕援曰：郭璞《天目山》詩：五百年生異

姓王。錢鏐自謂已應此運。〔施註〕《漢書》有《異姓諸侯王表》。《漢·傳四·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

負擔此鄉縣。〔王註〕續曰：吳越王少貧困，負擔，及其貴也，以錦囊盛此擔焉。〔施註〕《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

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天復二年封越王。〔邵註〕《吳越世

家》：昭宗詔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梁太祖卽位，封吳越王兼淮南節度使。

長逢胯下〔六四〕辱，〔施註〕《史記·韓信傳》：始爲布衣時，貧無行，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

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屢乞桑間飯。誰謂〔六五〕山石頑，識此希世彥〔六六〕。凜然英氣〔六七〕

逼，〔合註〕《漢書·楊惲傳·與孫會宗書》：凜然皆有節概。屹起猶聳戰。〔查註〕《吳越備史》：武肅王錢鏐，杭

州安國縣人，生於本縣之衣錦鄉。王嘗憩後山，忽一石屹然自立，王志之。後建功臣精舍，遂以石爲佛坐。他年萬騎歸，父老恣歡宴。錦繡被原野，金珠〔六八〕散貧賤。〔施註〕吳越世家：錢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孳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竇融既入朝，〔施註〕《後漢·竇融傳》：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查註〕《吳越備史補》：興國三年，吳越王錢俶於二月六日發國城，三月二十四日至京師，居於禮賢宅。五月四日，再上表，請以吳越封疆歸。有司所部州十三，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七千，兵十五萬五千，盡獻於朝。改封俶爲淮海國王。《五代史·錢鏐傳》：子元瓘，孫佐，佐弟俶，四主，凡八十四年，國除。吳芮空記面。〔施註〕《漢·吳芮傳》：高祖以其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一年薨。《三國·諸葛誕傳註》：魏黃初末，吳人發吳芮冢，容貌如生。後與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語案〕此句謂錢氏子孫如通教者，在臨安尚多也。紀昀曰：竇融二句，用得當，敍得簡淨，他人須四五句方了。榮華坐銷歇，〔施註〕《楚辭·離騷》：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庾信《詠懷》詩：壯情已銷歇。劉禹錫《秦娘歌》：繁華一旦有銷歇。閱世如郵傳。〔施註〕《漢·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寬饒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劉禹錫《宿誠師山房》詩：視身如傳舍，閱世甚東流。惟有長明燈，依然照深〔六九〕殿。〔施註〕《文選·江文通別賦》：謝主人兮依然。《雜體詩》：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

遊徑山〔七〇〕

〔王註十朋曰〕李照《徑山山門事狀》云：徑山，乃天目東北峰也，中有徑路，以通天目，故謂之徑

山。〔查註〕《徑山事狀》：五峰周抱，中有平地，人迹不到。〔詰案〕此詩及下一首，查註謂應從《烏臺詩案》改編熙寧六年癸丑者，誤。此一路詩，施編甚當，《樂城集》和此二詩，亦與和前淨土、功臣二詩同編，未可以好異而亂之也。

衆峰來自天目山，〔查註〕《咸淳臨安志》：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周八百里，有三十六洞。按《大藏洞淵集》，第三十四洞天，天目山，左目高三千丈，右目高二千五百丈，洞周圍一百里，名太微玄蓋洞天。勢若駿馬奔平川。〔詰案〕紀昀曰：與「船上看山如走馬」設譬畧同，而工拙相去遠矣。中途勒破千里足，〔施註〕《漢·武帝紀》：太初四年，斬大宛王，獲汗血馬。應劭曰：號一日千里。金鞭〔七〕玉鞭相廻旋。〔王註〕劉禹錫詩：飛鳥挾慶雲，清景相回旋。〔施註〕李太白《相逢行》：高挹黃金鞭。徐陵《紫駟馬》詩：玉鞭繡纏髮，金鞍錦覆轡。人言山住水亦住，〔詰案〕此用青烏家語。下有萬古蛟龍淵。〔施註〕《山門事狀》云：天目之頂，有龍居焉，中常出水，四方而下。南派由睦，西派由歙，皆入浙江。東派由餘杭，北派由安吉，皆會太湖，而入吳江。徑山之頂，乃天目，龍之別居。〔王註十朋曰〕《徑山事狀》云：國一大師，因獵者導自重岡之西，坐於石牀之上。有素衣老人者，龍也，曰：「師到此，我將挈其屬歸天目，願捨此地爲師立錫之所。」師許之。乃請師登山絕頂，入五峰之間，中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漲，留一穴水，慎勿湮之，我將時至而衛師。」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霽，湫水盡涸。北峰之隙，復有草庵可居，師乃止焉。庵蓋龍所爲。今庵基見在，諸草不生。道人天眼識王氣，〔施註〕《金剛經》：如來有天眼否？〔查註〕《翻譯名義》：佛獨有天眼通者，於眼得色界，四大造清淨色，是名天眼，所見諸色，無不能照。結茅宴坐荒山巔。〔王註十朋曰〕《事狀》云：大師諱法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年二十一，馬素禪師見而識之，躬爲去髮，謂師曰：「汝乘流而行，遇徑而止。」師至臨安東北山下而問之，樵者曰：「此山中謂之徑塢。」乃求挂錫之地，適遇古蓋覆置罽，師就之宴坐。〔查註〕《咸淳臨安志》：唐大歷

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號國一禪師。王顏、邱丹撰《塔銘》，崔元翰、李吉甫撰《碑銘》。精誠〔七〕貫山石爲裂，〔王註十朋曰〕《事狀》云：永泰中，師坐北峰石屏下，見白衣儒士拜於前，自言是天目巾子山人也。師曰：「汝有何術？」對曰：「我誦《俱胝觀音呪》，其功無比。」師曰：「吾坐後石屏，汝能呪令破否？」曰：「可。」遂叱之，石屏裂爲三片。今謂之喝石巖。師知神異，爲去髮給衣，賜名惠崇。〔施註〕《西京雜記》：李廣獵冥山之陽，射虎沒矢飲羽，進而視之，石也。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天女下試顏如蓮。〔施註〕《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欲壞佛意，佛言：「革囊衆穢，爾來何爲，去，吾不用。」天神愈敬，因問道意，佛爲解說，即得須陀洹果。僧皎然《答李季蘭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寒窗暖足來朴朔〔七〕，〔王註十朋曰〕《事狀》云：師有二白兔，常跪於杖履之間。〔次公曰〕撲渥，免也。《木蘭歌》：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撲朔，一本作撲渥。〔合註〕《通雅》引《說楛》云：兔名朴握。見《古文苑》。夜鉢呪水〔七〕降蜿蜒。〔王註厚曰〕《晉書·佛圖澄傳》：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敕龍取水。」乃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有頃，水大至。〔合註〕《晉書·僧涉傳》云：每旱，苻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大人賦》：騶赤螭青虬之蚴蟉宛蜒。雪眉老人朝叩門〔七〕，願爲弟子長參禪。〔合註〕《山門事狀》：巾子山人拜法欽爲師事，已見上註。〔誥案〕此二句，實本《宣室志》老人求孫思邈事，公乃借作徑山用耳。趙次公原註並不誤，王梅溪以爲牽合者，非也。今雖不載，不可不正。爾來廢興三百載，〔施註〕《山門事狀》云：永泰中，國一大師至山，大歷四年，敕創寺。〔查註〕《咸淳臨安志》：徑山能仁禪院，在臨安縣北三十里。唐代宗時，詔卽其廡所建徑山寺。乾符六年，改爲鎮國院，祥符中，改賜承天禪院。奔走吳會輸金錢。〔施註〕《後漢·蔡邕傳》：遠迹吳會。《文選》魏文帝《雜詩》：行行至吳會。〔查註〕范成大《吳郡志》云：吳本秦會稽郡，後漢分吳、會稽爲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莊子釋文》

浙江註云：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宋元嘉時以揚州浙西屬司理校尉，而以浙東五郡立會州，以隋王誕爲刺史，此單稱會之證也。〔合註〕《史記·平準書》：龜背金錢刀布之幣興焉。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仰見〔七六〕浮海蜃，〔施註〕《史記·天官書》：海傍蜃氣象樓臺。韓退之《贈崔立之》詩：頃刻青紅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林〔七七〕鳶。有生共處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王註〕《莊子·人間世篇》：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近來愈覺世路〔七八〕隘，〔施註〕《文選》鮑明遠詩：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每到寬〔七九〕處差安便〔八〇〕。〔查註〕《烏臺詩案》：游徑山，留題云「近來愈覺世路隘」，以諷朝廷用人多刻薄褊隘之人，不少容人過失，見山中寬閒之處爲樂也。其詩係朝旨降到册子內。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王註〕李白《行路難》：拔劍四顧心茫然。〔誥案〕時新學盛行，故自以爲舊學，其祝文宣王，則曰敢忘其舊，皆此意也。問龍乞水歸洗眼，〔查註〕《吳興掌故》：徑山有洗眼池，昭明太子嘗於此讀書。欲看細字銷殘年〔八一〕。〔公自註〕龍井水，洗病眼有效。〔王註〕《南史》：齊衡陽王蕭鈞，常自蠅頭細書《五經》。韓退之《短燈檠歌》：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眇昏頭雪白。杜子美《曲江》詩：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上

〔施註〕察推，名仲甫，字穆仲。丞相文穆公蒙正孫。〔查註〕《宋史·職官志》：諸路有觀察推官。〔合註〕《續通鑑長編》載：元豐七年，提點河北東路刑獄呂仲甫。紹聖四年十二月，河東轉運判官呂仲甫爲發運副使。又：元符元年七月，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呂仲甫，爲直祕閣知荆南。多君貴公子，〔施註〕《漢·灌夫傳》：上必多君有讓。《晉·嵇康傳》：潁川鍾會，貴公子也。愛山如愛色。〔施

註「韓退之《假山》詩：公乎真愛山。心隨葉舟去，」〔王註〕韓退之詩：共泛青湘一葉舟。〔施註〕《軒后本紀》：見浮葉乃爲舟，觀轉蓬乃作車。夢繞千山碧。新詩到中路，〔施註〕《文選》嵇叔夜《琴賦》：臨清流，賦新詩。阮嗣宗《詠懷》詩：中路將安歸。令我喜折屐。〔施註〕《晉·謝安傳》：兄子玄等既破苻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了無喜色。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古來軒冕徒，〔王註〕《莊子·繕性篇》：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物之儻來，寄也，故不爲軒冕肆志。〔施註〕《管子》：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操舍兩悲慄。〔施註〕《莊子·天運篇》：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捨之則悲。數朝辭簪笏，〔合註〕江總詩：簪笏奉周行。兩脚得暫赤。〔王註〕韓退之詩：赤脚思當流。杜子美《早秋苦熱》詩：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歸來不入府，却走湖上宅。寵辱吾久忘，〔王註〕《老子》：寵辱若驚。寧畏官長詰。〔施註〕杜子美《偈仄行》：徒步反愁官長怒。《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詩：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飄然便歸去，〔王註〕誰在子思側。君能從我遊，〔施註〕王維《與裴秀才迪書》云：儻能從我游乎？出郭及未黑。

宿望湖樓再和

新月如佳人，出海初弄色。〔施註〕高適《人日寄杜二》詩：柳條弄色不忍見。娟娟到湖上，〔施註〕《文選》鮑明遠《翫月》詩：娟娟似蛾眉。澈澈搖空碧。〔施註〕白樂天《西湖晚歸》詩：煙波淡蕩搖空碧。〔合註〕楊夔《送鄭谷》詩：春江澈澈清且急。夜涼人未寢，〔施註〕顧況《臨海所居》詩：月上春林人未眠。山靜聞響屐。騷人故多感，悲秋更慄慄。〔王註〕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爲氣也，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君胡不相就，〔施註〕

杜子美^{《偈仄行》}：速宜相就飲一斗。朱墨紛黝赤。^{〔施註〕}^{《北史·蘇綽傳》}：拜大行臺左丞，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合註〕}^{《爾雅》}：黑謂之黝。我行得所嗜，十日忘家宅。但恨無友生，詩病莫訶^{〔八〕}詰。^{〔施註〕}白樂天謂詩有八病，若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傍紐、正紐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劉季緒才不逮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掩摭利病。君來試吟詠^{〔九〕}，定作鶴頭側。^{〔合註〕}此似兼用李義山詩「熟寢初同鶴」意也。^{〔詰案〕}謂側頸而吟也。如以鶴頭書解，則下與「蛟蛇」複，刪。改罷心愈疑，^{〔施註〕}杜子美^{《解悶》}詩：新詩改罷自長吟。滿紙蛟蛇黑。^{〔施註〕}杜子美^{《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

夜泛西湖五絕

其一

新月生魄迹未安，^{〔王註〕}杜子美^{《初月》}詩：影斜輪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施註〕}^{《文選·古詩》}：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今夜吐艷如半壁，^{〔王註〕}盧仝^{《月蝕》}詩：是夕吐艷如長虹。又云：初露半箇壁，漸吐滿輪魄。游人得向三更看。

其二

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王註〕}武元衡詩：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施註〕}杜子美^{《杜鵑行》}：蒼天變化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王註〕}次公曰：蒼龍，角亢之宿，夜半而沒。^{〔施註〕}

《漢·天文志》：東宮蒼龍星。韓退之詩：東方蒼色龍。

其三

蒼龍已沒牛斗橫，〔查註〕《漢書·天文志》：杓攜龍角。孟康曰：杓，斗柄也；龍角，東方宿也；攜，連也。東方芒角昇長庚。〔施註〕《漢·天文志》：天一、槍、棊、矛、盾動搖，角大，兵起。《律曆志》：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北夢瑣言》李浣詩：長庚冷有芒，文曲澹無氣。漁人收筒及未曉，〔合註〕《松陵唱和集》詠魚具，有《釣筒》詩。船過惟有菰蒲聲。〔公自註〕湖上禁漁，皆盜釣者也。

其四

菰蒲無邊水茫茫，〔施註〕杜子美《城上》詩：春動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查註〕周密《癸辛雜識》：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泠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余之所居，在積慶山巔，每夕觀之無少差，凡看二十餘年矣。

其五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合註〕宋之問詩：風恬魚自躍。盧綸詩：估客晝眠知浪靜。須臾兩兩人寺去，〔合註〕《史記·天官書》：兩兩相比。就視不見空茫然。〔合註〕《後漢·馬皇后紀》：就視乃笑。

卷七校勘記

〔一〕濤波 施乙作「波濤」。

〔二〕靴文細 「靴」原作「鞞」，集甲、施乙、類丙作「靴」，今從。按，《廣韻》：「鞞」，亦作「靴」。今統一作「靴」，後不重出。

〔三〕棲鳥 原作「棲鳥」。合註作「棲鳥」。集甲、集註、施乙、類本、查註作「棲鳥」，今從。合註不知所本。

〔四〕驚我頑 查註、合註「驚」作「警」。

〔五〕興盡 集甲、施乙、類丙作「盡返」。

〔六〕焦山長老中江人也 施乙無此條自註。

〔七〕飢餓 集甲、施乙作「飢卧」。

〔八〕甘露寺 集註、類本有引。集甲無引。施乙以此引入自註，引文及自註中之「諸葛亮」，類本作「諸葛」，「大鐵鑊」，類本作「大鑊」。章校：引文及自註中之「梁武帝所鑄」，《鑑》作「□桓帝所鑄」；「李衛公」，《鑑》無「李」字；「所留祠堂」，《鑑》無「堂」字；「手植柏」，《鑑》作「梁武柏」。

〔九〕狠石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很石」。

〔一〇〕蕭公 集甲作「蕭翁」。

〔一一〕陂陀 集甲、施乙、類本作「坡陀」。按，《說文通訓定聲》：坡，陂也，卽「陂」之或體。

〔二二〕能獨 查註、合註作「獨能」。

〔二三〕手親 集甲、集註、類本作「親手」。

〔二四〕力難任 原作「力難勝」。今從集甲、類本。盧校：「任」字是。

〔二五〕亂文 此處，集註、類本作「亂紋」。參本詩「錦衾」條校記。

〔二六〕白氎布 集甲、集註、施乙作「白疊布」。案，《康熙字典》：「氎」亦作「疊」。參本卷第十七條校記。

〔二七〕錦衾 宋樓鑰《攻媿集》卷七十三《跋東坡紙帳詩》：「坡公《次韻柳子玉》二詩，曰地爐，曰紙帳，此紙帳詩也。集中「紋」作「文」，「氎」作「疊」，「煖」作「暖」，「祇」作「但」，皆可通。惟以「鯨」爲「衾」，則非也。少陵有《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有云「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後又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坡正用此事，而編集者未之考也。」沈欽韓謂「東坡改鯨爲衾」，乃「取便觀者」，參卷三十一「錦衾」條校記。今仍作「錦衾」。

〔二八〕但恐 宋樓鑰謂墨迹「但」作「祇」，詳本卷第十七條校記。

〔二九〕石出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出石」。

〔三〇〕相呼 類乙、類丁作「自呼」。

〔三一〕團蒲 集甲、集註、施乙作「圓蒲」，類甲作「圓滿」。

〔三二〕淡薄 集甲、集註、類本作「淡泊」。

〔三三〕恍如 集甲、施乙作「恍如」。案《集韻》：「恍」與「恍」通。以後不重出。

- 〔二四〕復用元韻答之 集甲、集註、類本無「答之」二字。
- 〔二五〕連保 查註、合註謂《詩案》作「保伍」。
- 〔二六〕近屢獲鹽賊 集註作「近屢獲私鹽」，類丙作「時屢獲私鹽」。
- 〔二七〕予則孛戮汝 「予」上原有「不用命戮於社」六字，乃涉《尚書》注文而誤衍，今刪。
- 〔二八〕短後 查註、合註：《叢話》「後」作「襪」。
- 〔二九〕百尺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百丈」。
- 〔三〇〕徐來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時來」。
- 〔三一〕先生 合註謂《名勝志》作「博士」。
- 〔三二〕勃蹊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勃磎」。
- 〔三三〕知無術 查註、合註：《叢話》「知」作「終」。
- 〔三四〕門前 類甲作「門生」。
- 〔三五〕「先生」三句 類甲缺。
- 〔三六〕荆棘 集註、類本作「荆榛」。
- 〔三七〕常似靜 類丙作「常以靜」，疑誤。
- 〔三八〕有時信 「信」下集甲、集註、類丙原註：信，平。
- 〔三九〕雨中明慶賞牡丹 類本無「明慶」二字。
- 〔四〇〕似花紅 查註作「比花紅」。

〔四一〕竟兩亡 施乙作「意兩亡」。

〔四二〕張師民 類丙作「張思民」。

〔四三〕何勞嚇 查註、合註謂《詩案》「何」作「相」。

〔四四〕和子由……二首 集甲無「二首」二字。

〔四五〕半隱堤 類乙作「半隱梯」，疑誤。

〔四六〕守歲寒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鬪歲寒」。

〔四七〕開後 集甲作「歸後」。

〔四八〕蠶欲老 合註謂一本「老」字後有「兮」字。

〔四九〕麥半黃 類乙作「麥欲黃」。

〔五〇〕君不見 施乙無「君」字。

〔五一〕游宦 集註、類甲、類乙作「宦遊」。

〔五二〕荷花洲 集註、類本作「蓮花洲」。

〔五三〕五絕 集甲、施乙作「五首」。七集無「五絕」二字。

〔五四〕綠盤 查註、合註：「綠」一作「綵」。施乙作「綠槃」；「盤」、「槃」通。

〔五五〕魴鱧 原作「魴鯉」。集甲作「魴鱧」。按《詩·小雅·魚麗》：魚麗於罟，魴鱧。今從集甲。

〔五六〕寺後綠野堂 寺後之「寺」據集甲補。集甲「堂」作「亭」，類本亦作「亭」。

〔五七〕問諜 集甲作「問諜」。查註、合註：《咸淳臨安志》（以下簡稱《志》）「諜」作「路」。盧校：「問

謀」。

〔五八〕 始皇所舍舟也 施乙作「始皇舍舟所也」。

〔五九〕 西北舟杭山 集甲、集註、類本作「西北有舟枕山」。

〔六〇〕 效兒童 類乙、類丁作「憐兒童」。

〔六一〕 廢興 集註、類本作「興廢」。

〔六二〕 萬古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萬世」。

〔六三〕 淨土寺 集甲、集註、施乙無「寺」字。

〔六四〕 跨下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跨下」。按，《集韻》：「跨」，或從足。

〔六五〕 誰謂 集註、類本作「誰知」。

〔六六〕 識此希世彥 集註、類本「彥」字下註：謂石鏡也。或爲自註。

〔六七〕 英氣 類本作「陰氣」。

〔六八〕 金珠 集註作「珠金」。

〔六九〕 深殿 此處，施乙作「金殿」。

〔七〇〕 遊徑山 此詩石刻，阮元《兩浙金石志》卷六收，并校。題下有「眉山蘇軾」字，詩尾書「熙寧八年九月四日」。

〔七一〕 金鞭 阮元校：石刻作「金鞍」。

〔七二〕 精誠 集註、合註作「精神」。

〔七三〕朴朔 集註、施乙作「扑握」、類本作「扑渥」。阮元校：石刻作「扑握」。盧校：「朴朔」字出《木蘭詩》，作「渥」非是。紀校：朴朔。今從盧校、紀校。又，集甲作「朴渥」。原作「朴渥」。

〔七四〕呪水 查註、合註謂「呪」一作「沉」。

〔七五〕朝叩門 盧校：「來叩門」。

〔七六〕仰見 施乙、類本作「偶見」。

〔七七〕投林 集甲、集註、施乙、類本作「投村」。紀校：鳶當投林，作「村」非是。

〔七八〕世路 集甲、施乙、類本作「世議」。阮元校：石刻作「世議」。

〔七九〕寬 查註、合註謂《詩案》作「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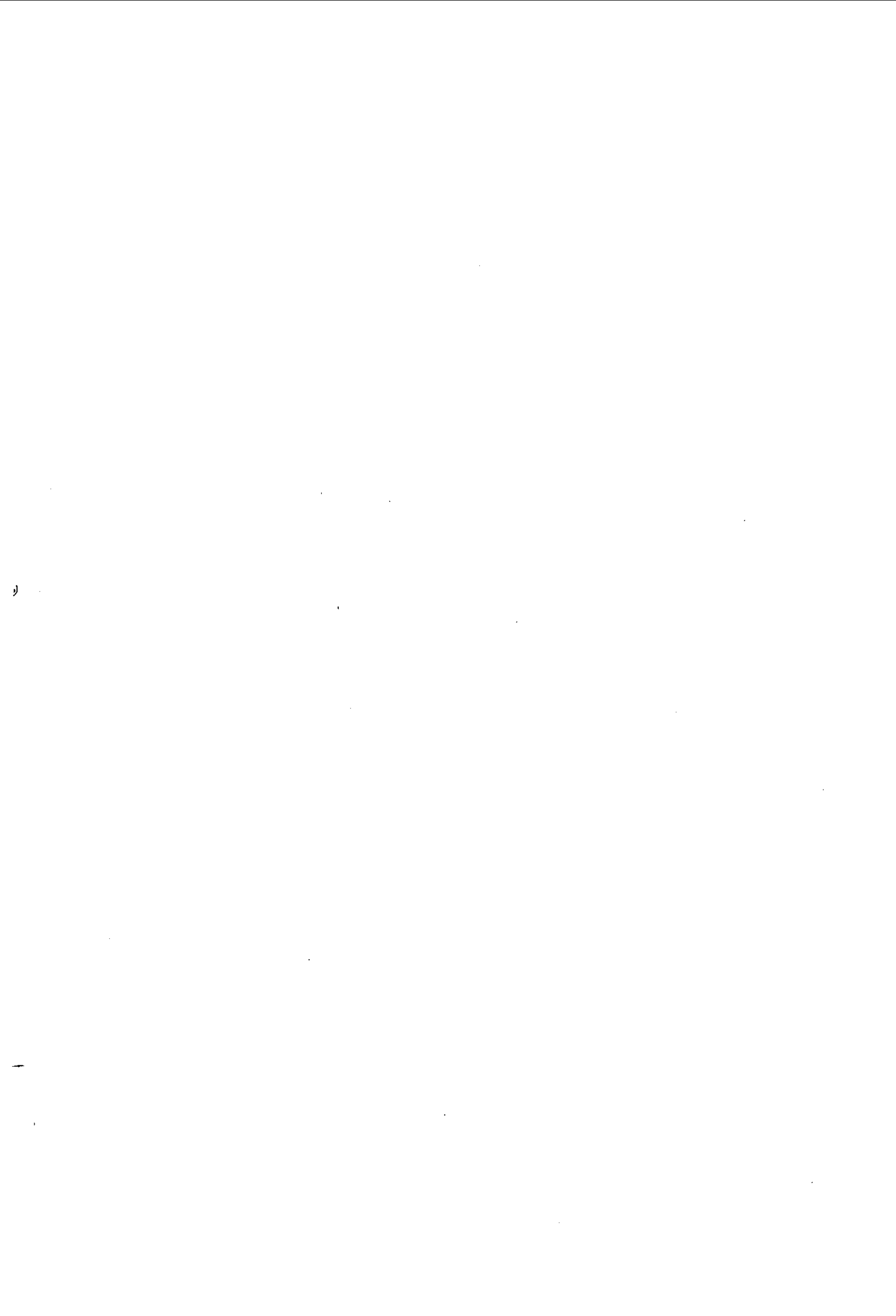
〔八〇〕安便 集註、類甲作「便安」。

〔八一〕殘年 查註、合註：《志》「殘」作「長」。

〔八二〕歸去 集甲、集註、類本作「欲去」。

〔八三〕訶 合註：一作「相」。

〔八四〕吟詠 施乙、類本作「吟味」。



蘇軾詩集卷八

古今體詩六十八首

【誥案】起熙寧五年壬子八月，在太常博士直史館杭州通守任，盡十二月作。

求焦千之惠山泉詩

【誥案】各本詩題皆作《焦千之求惠山泉詩》。合註謂題首當有寄字，今詳究此題，乃謾求字於下耳，不必定有寄字也，今已更正。〔查註〕焦千之，字伯強。與王深父兄弟同爲歐公門下客。《名勝志》：焦千之，潁州焦陂人。以文學受知文忠，後授祕書校理，終知無錫州。呂純希知潁，爲起第於城南，號曰焦館。〔合註〕《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五月，賜潤州焦千之進士出身。熙寧四年十一月，管勾國子監常秩等言：朝旨索取直講所出題及試卷，看詳優劣，焦千之等五人，並罷職與堂除，合人差遣。〔王註張拭曰〕陸鴻漸《煎茶水品》：常州無錫縣惠山寺泉第一。〔查註〕獨孤及《惠山寺新泉記》云：寺居西山之麓，山小多泉，山下有靈池，其泉伏湧潛洩，無汙無竇，始發表丈之沼，疏爲懸流，及於禪牀，周於僧房，灌注於德池，潌洄於法堂。《太平寰宇記》：惠山寺在無錫縣東七里，一名九隴山。張又新《煎茶水記》：陸鴻漸言無錫縣惠山寺石泉水爲天下第一。

△晏公類要：惠泉在普利寺，南廡有曲水亭。

茲山定空中，乳水滿其腹。〔合註〕何焯曰：蜀志·秦宓傳：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遇隙則發見，臭味實一族。〔邵註〕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淺深各有值，方圓隨所蓄。〔誥案〕紀昀曰：意新語規，得此一起，併下四「或」字，習調亦覺生趣盎然，不爲耳目之厭。或爲雲洶湧，或作線斷續。或鳴空洞中，雜佩間琴筑。〔王註〕僧善權曰：白樂天《廬山草堂記》：堂東有瀑布瀉階隅，落石渠，夜中如環珮琴筑聲。或流蒼石縫，宛轉龍鸞。〔一〕蹙。〔王註〕賈巖老曰：《酉陽雜俎》：允街縣有泉，泉眼中水交旋如盤龍，驢馬飲之皆驚走。〔合註〕《文選》·魯靈光殿賦：蟠螭宛轉而承楣。瓶罌走千里。〔二〕，〔合註〕韓退之詩：瓶大瓶罌小。真僞半相瀆。貴人高宴罷，〔合註〕庾信《趙廣墓誌銘》：平樂高宴。醉眼亂紅綠。赤泥開方印，〔王註〕盧全詩：白絹斜封三道印。〔合註〕赤泥印用劉禹錫《試茶》詩句。《後漢書》·蔡邕傳：方印磊落。紫餅截圓玉。〔王註〕崔肅之曰：《茶錄》：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合註〕庾信《昭夏歌》：圓玉已奠。傾甌共歎賞，竊語笑僮僕。〔三〕。〔合註〕嵇康《家誠》：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豈如泉上僧，盥灑自挹掬。故人憐我病，蒟籠。〔四〕寄新馥。〔王註〕饒德操曰：《茶錄》：茶宜蒟葉，收藏之家，以蒟葉封裹入焙中。欠伸北窗下，晝睡美方熟。精品厭凡泉，願子。〔五〕致一斛。〔合註〕千之知無錫時也。

答任師中次韻

〔公自註〕來詩勸以詩酒自娛。

閑裏有深趣，常憂兒輩知。已成歸蜀計，誰借買山貲。〔王註厚曰〕《南史》：王秀之爲晉平太守，暮年求還，曰：『吾山貲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邵註》《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鄰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貲。世事久已謝，〔合註〕張衡《歸田賦》：與世事乎長辭。故人猶見思。平生不飲酒，對子敢論詩。

沈諫議召游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用其韻

〔查註〕《宋史》：沈立，字立之，歷陽人。第進士。歷右諫議大夫，出爲江淮發運使，知越州、杭州。《嘉泰會稽志》：熙寧三年，沈立以右諫議大夫出知越州，四年正月，移知杭州。

其一

湖上棠陰手自栽，問公更得幾回來？〔查註〕沈立之不久當替。水仙亦恐公歸去，〔王註援曰〕湖上有水仙王廟。〔胡銓曰〕按《圖經》，廟在錢塘門外二里。故遣雙蓮一夜開。

其二

詔書行捧縷金箋，〔合註〕《宋史·職官志》：文武官，綾紙五種，分十二等。一二等，滴粉鏤金花，錦標緜，色帶。樂府應歌《相府蓮》。〔王註續曰〕王儉爲南齊相，所薦皆名士，世謂紅蓮映秋水，今號蓮幕，自儉始。〔次公曰〕《國史

補：于司空以樂府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之。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相府蓮，自是後人語譌，相承不改耳。」〔查註〕陳景沂《全芳備祖》：于頔因瑞蓮製曲，名《相府蓮》。莫忘今年花發處，西湖西畔北山前。〔王註林明仲曰〕《杭州圖經》云：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又云：北山之形，如獅子，名獅子峰。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查註〕《蔡寬夫詩話》：歐陽文忠與趙康靖同在政府，相得甚歡。趙歸老睢陽，歐相繼謝事，歸汝陰。一日，康靖單車來訪，逾月而反，年八十矣。文忠因榜其地爲會老堂。《居士集·會老堂致語》註云：熙寧壬子，趙康靖自南京訪公於穎，時呂正獻爲穎州守。〔合註〕《澗水燕談》：呂學士宴二公，文忠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之句。〔查註〕歐陽永叔《會老堂》詩云：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酬一鍾。已勝山陰空輿盡，且留歸駕爲從容。

一時冠蓋盡嚴終，〔王註次公曰〕嚴助、終軍，二子皆少年之貴。〔合註〕《漢書·嚴助傳》：武帝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此詩「一時冠蓋」用此意。〔詰案〕此言使者分佈天下，皆新進少年也，本意以此翻起趙概。舊德年來豈易逢。聞道堂中延蓋叟，〔王註〕《漢書》：曹參爲齊相，避正堂，舍蓋公。〔詰案〕蓋叟，謂趙槩也。定應牀下拜梁松。〔王註〕《後漢書》：馬援有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不答，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詰案〕梁松，謂後進也，指呂公著。蠹魚自曬閑箱篋，〔王註〕《世說》：郝隆以七月七日曬書。科斗長收古鼎鐘。〔王註子仁曰〕謂歐陽公收古鼎鐘銘刻甚多，見《集古錄目》。〔詰案〕此聯

著落「堂」字，主人不到而自到矣，故下以「重問道」句緊接之也。我欲棄官重問道，寸筵〔六〕何以得春容。「王註」東方朔《答客難》：以筵撞鐘，豈能發其音聲。韓退之詩：東野不回頭，有如寸筵撞巨鐘。《禮記·學記》：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註云：從，讀如戈春之春。【誥案】疏曰：每一春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查註〕《東都事畧》：趙概，字叔平，應天虞城人。神宗朝，官尚書左丞，數求去位，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卒謚康靖。爲人樂易，與人無所怨怒。張安道《樂全先生集》中《趙康靖神道碑》云：始歐陽修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修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公獨抗章，言修無罪。上感悟，修以故得全。公既老，修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誥案】此文公代作。查註徵諸《樂全集》，可見其一意務外，於本集全未致力，宜其謬誤多也。〔查註〕歐陽永叔《擬剝啄行寄趙少師》詩云：剝剝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至，信士百金諾。搢紳相趨動顏色，閭里歡呼共嗟愕。顧我非惟慰寂寥，於時自可警媮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相從。酒醒初不戒徒御，歸思瞥起如飛鴻。車馬闐然人已去，荷鋤却向野田中。

朱門有遺啄，〔合註〕杜子美《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朱門酒肉臭。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呼無一諾。〔合註〕《韓詩外傳》：一呼再諾者，人隸也。平生親友半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臘酒醲，交情自古春雲薄。【誥案】通幅出色，全恃此二句，撐得結實。二公凜凜和非同，疇昔心親豈貌從。

〔王註〕韓退之詩：直置心親無貌敬。白鬚相映松間鶴，清句更酬〔七〕雪裏鴻。〔合註〕白樂天詩：清句三朝誰是敵。何日揚雄一塵足，〔王註〕〔漢書〕揚雄居嶧山之陽，曰邨，有田一壠，有宅一區。却追范蠡五湖中。〔王註〕〔史記〕范蠡汎扁舟浮於江湖。〔誥案〕紀昀曰：謹嚴而不局促，清利而不淺薄，自是用意之作。

監試呈諸試官

〔誥案〕試官二人，其一乃劉摯也。〔王註〕胡銓曰：熙寧五年，先生在杭州監試。〔合註〕先生〔答范夢得書〕：某被差本州監試，得閒二十餘日。

我本山中人，寒苦盜寸廩。文辭雖少作〔八〕，勉強非天稟。既得旋廢忘，懶惰今十稔。〔邵註〕〔左傳〕僖公二年：虢公敗戎於桑田，卜偃曰：「不可以五稔。」麻衣如再著，〔邵註〕晚唐劉得仁詩：一著麻衣便白頭。〔查註〕唐劉虛白詩：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火一般紅。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墨水真可飲。〔王註〕續曰：梁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子仁曰〕北齊選舉，濫者飲墨水一斗。〔查註〕〔隋書〕禮儀志：後齊每策秀孝，皇帝坐於朝堂，秀孝各以班草對。其有脫誤、書濫、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一升。〔誥案〕紀昀曰：真語，非通人不能道。每聞科詔下，〔查註〕〔三國志〕魏·程曉傳：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宋史〕選舉志：宋之科目，初惟進士及諸科，歲以爲常，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諸州以本判官試進士，錄事參軍試諸科。白汗如流瀼。〔合註〕〔說文〕：瀼，汁也。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合註〕溫庭筠詩：武庫方題品。〔誥案〕本集〔詩敘〕：是科杭州解禮部者九人。此係刊本落字，杭必不止九人也。芻蕘盡蘭蓀，〔合註〕王勃〔上明員外啓〕：蘭蓀不替。香不

數葵荏。〔合註〕後漢馬融《廣成頌》：「桂荏梟葵。」貧家見珠貝，〔合註〕《文選·蜀都賦》：「珠貝汜浮。」眩晃白

難審。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王註次公曰〕嘉祐初，文格雕鏤磔裂，如劉幾、魏宜之屬〔九〕。〔合註〕《續

通鑑長編》：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先是，進士益相習於奇僻，鈎章棘句，寢失渾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嚴禁挾

書者。及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鷲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或爲祭歐陽修文，投其

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於法，然文體自是亦少變。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合註〕《莊子·山木篇》：「林回棄

千金之璧。皇甫冉詩：「百衲老空林。」抱朴子：「小文雖巧，猶之寸錦。」調和椒桂醞，咀嚼沙礫礮。〔合註〕《文

選·上林賦》：「咀嚼菘藕。」鮑照樂府：「沙礫自飄揚。」《廣韻註》：「食有沙礮。」廣眉成半額，〔王註〕《後漢·馬廖傳》：「長

安語曰：「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學步歸蹕踈。〔王註〕《莊子·秋水篇》：「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

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又，夔謂蛟曰：「吾以一足跼蹕而行。」〔邵註〕「蹕，同蹕。」維時老宗伯，〔查註〕

時歐陽永叔以禮部知貢舉。〔誥案〕歐陽修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者八年，故公《謝啓》云：「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靡

弊。可與「老宗伯」句互證，非權知貢舉也。合註據《長編》以駁查註，非是。其「文格」句下所引《長編》誤處，並刪。氣

壓羣兒凜。蛟龍不世出，魚鮪初驚滄。〔王註續曰〕《禮記·禮運》：「以龍爲畜，故鮪魚不滄。滄，魚駭貌。」〔合註〕

《漢書·王吉傳》：「欲治之主不世出。」至音久乃信，〔合註〕《後漢書·陳元傳》：「至音不合衆聽。」知味猶食椹。

〔王註〕《詩·泂宮》：「翩彼飛鴉，集於泂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至今天下士，微管幾左衽。謂當千載後，

石室祠高朕。〔查註〕《太平寰宇記》：「文翁學堂，一名周公禮殿。」《華陽國志》云：「文翁立文學精舍，作石室，一作玉室，

在華陽縣城南。後遇火，太守陳留高朕〔二〇〕更修立，又增造二石室。其樂榘節制尤古，畫古人之像，及禮器瑞物。〔誥

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神宗議更法，王安石謂：「古之取士，俱本於學。」於是改法。進士科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謂春秋有三傳，難通，罷之。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限千字。舊特奏名人試論一道，至是亦制策焉〔二〕。【詰案】春秋以斷爛朝報廢，非以三傳難通罷也。此學初誰論。權衡破舊法，芻豢笑凡飪。高言追衛、樂，〔王註次公曰〕衛玠、樂廣。言其時尚虛無之學也。〔合註〕新書：見教一高言。篆刻鄙曹、沈。〔王註次公曰〕曹植、沈約。言時以詩賦爲篆刻而不用也。先生周、孔出，弟子淵、騫寢。〔王註〕揚子：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在寢。」却顧老鈍軀，頑樸謝鐫侵〔三〕。〔合註〕盧綸詩：老鈍晝多眠。廣韻：鉞，爪刻鏤板也。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噤。〔合註〕沈約詩：吏部信才傑。廣韻：噤，塞而口閉也。聊欲廢書眠，秋濤舂午枕。

望海樓晚景五絕

〔王註芮曄曰〕杭州圖經：東樓，一名望海樓，在舊治中和堂北。太平寰宇記云：樓高十八丈，唐武德七年置。【詰案】公與范夢得書云：被差監試，在中和堂望海樓閒坐。與王註合。樓在鳳凰山半，故見潮也。詩乃闌中作。查註引望潮樓、望濤樓，二說牽混，徒滋紛亂，并不知前後望海樓及墨妙亭、黃鶴樓諸詩，皆闌中作也。今刪此謬註，則前後題氣脈通矣。

其一

海上濤頭一線來，〔查註〕盧肇《海潮賦》：夾羣山而遠入，射一線而中投。樓前指顧雪成堆。〔合註〕《漢書·律曆志》：指顧取象。劉禹錫詩：八月潮聲吼地來，頭高數丈促山回。須臾却入海門去，捲起沙堆似雪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銀山二十〔三〕回。〔合註〕庾信啓：銀山或動。

其二

橫風吹雨人樓斜，壯觀應須好句誇。雨過潮平江海碧，〔註案〕七字極有斟酌，確是逐日閒坐樓上看潮人語。電光時掣紫金蛇。〔查註〕白樂天詩：蛇騰電掣光。

其三

青山斷處塔層層，〔合註〕張籍詩：層層勢不危。隔岸人家喚欲膺。〔王註〕汪彥章曰：《杭州圖經》：浙江渡在候潮門外，對西興。江上秋風晚來急，爲傳鐘鼓到西興。〔查註〕《越絕書》：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水經注》：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城也。施武子《嘉泰會稽志》：西陵在蕭山縣西十三里，謝惠連有《西陵阻風》詩，吳越改曰西興。

其四

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初涼。〔合註〕李義山詩：悵望銀河吹玉笙。臨風有客吟秋扇，〔合註〕吟秋扇，當用樂府晉王珉《白團扇歌》事，非用班婕妤好事也。拜月無人見晚粧。〔合註〕司空圖詩：晚粧留拜月，卷上水精簾。

其五

沙河燈火照山紅，〔王註〕李堯祖曰：〔唐·地理志〕：錢塘縣南五里，有沙河塘，咸通二年，刺史崔彥曾開。昔潮水衝擊錢塘江岸，至於奔逸入城，勢莫能禦，故開沙河以決之。河有三，曰外沙、中沙、裏沙。〔查註〕程大昌《演繁露》引潘洞《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鑿石以爲棧道，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坦，州司馬李珣始開沙河，水陸成路。胥山者，今吳山也。《杭州圖經》云：此時河流，去胥山未甚遠。李紳詩曰：猶瞻伍相青山廟。景龍沙漲之後，至於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去胥山已逾三里，皆爲通衢，居民甚盛。歌鼓喧呼笑語〔四〕中。爲問少年心在否？角巾敲側鬢如蓬。〔合註〕《晉書·羊祜傳》：當角巾東路。又庾信《小園賦》：敲側八九丈。

試院煎茶

蟹眼已過魚眼生，〔王註〕任居實曰：蔡君謨作《茶辨》，辨水泉、煎飲等，極爲詳備，有蟹眼、魚眼、用湯之法。《茶經》云：凡候湯有三沸。如魚眼微有聲，爲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爲二沸。騰波鼓浪，爲三沸，則湯老。颼颼欲作松風鳴。〔查註〕吳許次杼《茶疏》：水一人銚，便須急煮，候有松聲卽去。〔合註〕《水經注》：風颼颼而颼颼。蒙茸出磨細珠落，眩轉透甌飛雪輕。銀瓶瀉湯誇第二，〔王註〕續曰：惠山泉，煎茶爲第二。〔次公曰〕此乃是尋常點茶時，先略傾瓶中湯，方點，謂之第二湯也。未識古人煎水意。〔公自註〕古語云：煎水不煎茶。君不見昔時李生好客手自煎，〔合註〕《史記·馮諼傳》：聞孟嘗君好客。貴從活火發新泉。〔王註〕《因話錄》：李約嗜茶，能

自煎，謂人曰：「茶須煖火炙，活火煎。」活火，謂炭之有燄方熾者。又不見今時潞公煎茶學西蜀，〔合註〕潞公煎茶事，無考。定州花瓷琢紅玉。〔查註〕《茶疏》：茶甌取古定甌兔毛花者，亦磴礪茶用之宜耳。其在今日，純白爲佳，兼貴於小定甌。我今貧病常苦飢，分無玉盃捧蛾眉。且學公家作茗飲，博爐石銚行相隨。〔合註〕《廣韻》：銚，燒器。不用撐腸拄腹文字五千卷，〔王註〕盧仝《新茶》詩：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合註〕鄭谷詩：願渚一甌春有味。〔翁方綱云〕是時甫用王安石議，改取士之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專以策，限定千言。故先生呈諸試官詩云：聊欲廢書眠，秋濤春午枕。正與此篇末句意同。〔未識古人煎水意，且學公家作茗飲〕，亦皆此意。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王註〕劉子翬曰：先生《墨妙亭記》云：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查註〕曾鞏《墨妙亭》詩云：隆名盛位知難久，壯字豐碑亦易忘。棗木已非真篆刻，色絲空喜好文章。峴山漢水成虛擲，大厦深簷且閉藏。好事今推書溪守，故開新館集琳琅。

蘭亭繭紙入昭陵，〔邵註〕《法書苑》：王右軍《蘭亭楔序》，真本以繭紙書。唐太宗初，得之，命趙模、馮承素、諸葛貞之流搨本，以賜諸王。真本人玉匣，從葬昭陵。〔合註〕《北戶錄》云：晉宋間有一種紙，長丈餘，就船抄之，世謂繭紙。世間遺迹猶龍騰。〔王註〕汪革曰：梁武帝評右軍書云：字勢雄據，如龍躍天門，虎卧鳳閣。〔查註〕歐陽公《集古錄》：《蘭亭修楔序》，世所傳本尤多，世言真本葬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爲溫韜所發，所藏書畫，皆剔取裝軸金玉而棄之。太宗時搜

訪，集爲十卷，模傳之，分賜近臣。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顏公變法出新意，〔王註續曰〕《書斷》：唐顏真卿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查註〕《書苑菁華》：凡書通則變，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至於顏真卿等，皆得法後自變其體，若執法不變，號爲奴書。〔合註〕杜預《左傳序》：此蓋《春秋》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查註〕衛夫人《筆陣圖》：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又云：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徐浩論書云：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徐家父子亦秀絕，〔王註厚曰〕徐浩父子皆工草隸，人狀其書，爲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查註〕寶泉《述書賦》：廣平之子，令範之首，姪姪鍾門，逶迤王後。註云：徐嶠之，東海人，廣平太守。子浩，中書舍人，國子祭酒。字外出力中藏稜。〔詰案〕鍾、王之法，七字道盡。嶧山傳刻典刑在，〔查註〕《述書賦》註：李斯作小篆，書《嶧山碑》，其後石燬失，土人刻木代之。千載筆法留陽冰。〔王註續曰〕《嶧山碑》，李斯書也，所謂小篆者。唐李陽冰得其筆法，號玉箸體。杜子美詩：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查註〕《述書賦》：趙郡李君，嶧山並驚。註云：李陽冰，趙郡人。《唐朝書評》：陽冰篆書，若古釵倚物，力有萬夫，李斯之後，一人而已。杜陵評書貴瘦硬，〔王註〕杜子美《八分小篆歌》：書貴瘦硬方通神。〔次公曰〕亭中有顏、徐、李斯等石刻，故序言之。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一五〕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王註〕《楊妃外傳》：妃小字玉環。明皇覽《漢成帝內傳》：飛燕身輕，不勝風，帝置七寶避風臺。上曰：爾則任吹多少。蓋妃微有肌也，故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足掩前古。〔詰案〕紀昀曰：此真通人之論，詩、文皆然，不但書也。江淹《雜擬詩序》已明此旨，東坡移以論書耳。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查註〕《吳興掌故·墨妙亭碑目》：僧智永集義之書作《聖教序記》。《漢故梁相費君碑》、《漢堂邑令費君碑》、《漢堂邑令費鳳別碑》、甘陵石助撰此三碑，名三費碑，其鄉因以名。《陳孝義寺碑》，徐陵撰，唐湖州刺史十代孫嶠之書。《舞綃堂記》，齊慶胄撰。《石柱碑》，魯公書、記。《射堂記》，顏魯公書。《項王碑》陰述，魯公書。《項王蔬食文》，丘除書。

千祿《字書》，魯公書。晉吳興太守謝公碑，唐刺史裴清撰，僧道誥書。《太守歷官記》，自王逸少泊陳任忠，凡四十四人，唐人所勒，在《謝公碑》陰。《白蘋洲五亭記》，白居易撰，馬續書。《白蘋亭記》，《湖州刺史廳壁記》，顧況撰。《袁高〔一七〕茶山述》，于頔撰。《沈府君墓銘》，諱縉，字章甫，乾元元年韋卓撰并書。《胡夫人墓銘》，天復三年于景休撰并書。《金氏墓銘》，大中十二年李翊述并書。《吳氏墓銘》，太和九年胡季良書。斷碑二，一咸通五年僧翰書，一乾元元年鄔彤書。羊欣、宋翼二帖。褚摹《蘭亭帖》。秦篆《嶧山記》。梁太守柳惲《江南曲》。至和二年刻張逸《碧瀾堂》詩。陳堯佐《芳菲園》詩。《寶章法帖》一部。陳吏部《修城記》。《晉謝傅塘碑》，先在謝公鄉，後移入亭。杜概《長興雜詠》，子希爲郡守刻於亭。東坡《墨妙亭記》，蔣燦書。龜趺人座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王註次公曰〕登登，打碑聲也。《詩·大雅·緜》云：築之登登。奇踪散出走吳越，〔合註〕陸機《辨亡論》：以奇踪襲於逸軌。勝事傳說誇友朋。書來乞詩要自寫，〔誥案〕收到墨妙句，似率易，而手法細密之甚。爲把栗尾書溪藤。〔王註次公曰〕栗尾，筆也。溪藤，剡溪紙也。〔張孝祥曰〕《唐國史補》云：紙則有越之剡藤。後來視今猶視昔，〔王註〕《蘭亭敘》：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誥案〕《孟子·盡心下》曰：由孔子來，至於今百有餘年矣。即是此種念頭，而詩不甚顯，故佳。過眼百世如風燈。〔王註〕韓退之詩：百歲如風狂。杜荀鶴詩：百歲風前短焰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王註〕劉禹錫詩：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筆蹤龍虎騰。又云：偶因獨立空驚目，恨不同時便伏膺。〔誥案〕紀昀曰：句句警拔，東坡極加意之作。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馮當世者

〔查註〕《宋史》：李常，字公擇，建昌人。擢第，歷宣州觀察推官。熙寧中，知諫院，言均輸、青苗流

毒天下，出判滑州，累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哲宗立，進戶部尚書，尋出知鄧州。所著有文集、
奏議、詩傳、元祐會計錄。以樂城集考之，公擇時知鄂州。合註蘇子容集·李公擇
墓誌云：所厚善者蘇公子瞻，嘗坐此贖金而益親不悔。查註太平寰宇記：黃鶴樓在武昌江夏
縣西二百八十步，昔費禕登仙，每騎黃鶴，於此憩駕。宋史：馮京，字當世，江夏人。富鄭公
壻。謚文簡。

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查註王定國聞見近錄：鄂州黃鶴樓下，有
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一守關老卒，每晨夕即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
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可速抱一塊去。卒持
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卒以實告官，就其家取
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石，非玉非鉛，至今藏於軍資庫中。羽衣著屐響空山。合註漢書·郊祀志：使使衣
羽衣。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叩聲清圓。合註劉孝綽詩：方夜勞石扉。洞中鏗鉉落門關，合註
文選·吳都賦：鐘鼓之鏗鉉有殷。門關見周禮。縹緲人石如飛烟。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
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合註呂氏春秋：水居者腥，草食者羶。黃金乞得重莫肩。詰案紀昀曰：以
上三句，他人須數行方了。持歸包裹敝席氈，合註淮南子：包裹天地。夜穿茅屋光射天。里閭來觀
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詰案隨手填寫，亦如斷磚碎瓦，皆成黃金。或取而有衆憤喧，訟歸有
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詰案紀昀曰：遜人別徑，遜崔顥耳，此狡獪處，即寸心
自知處。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詰案若實詠黃鶴樓，必要首出去字，而鳳凰臺、鸚鵡洲

亦同。崔顥首將黃鶴放去，故李白不道，若以後半論，則顥詩並不佳也。白去而爲《鳳凰臺》，首云「鳳游臺上」，次云「鳳去臺空」，亦以避顥故也。及爲《鸚鵡洲》詩，則并爲《鳳凰臺》所壓，故其詩云「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既不能去，只可說來，而其出去字在第三句，又落《鳳凰》之後矣。此二詩極力經營，強於顥者遠甚。白作詩亦未有如是辛苦者。無如顥之前半，取巧勦說，已占盡地步，不容有兩，與之爭執不得。凡此種傳題詩，只爭首句，並不重後幅也。杜陵於此類題，立意不作，正以崔、李在前耳。但此是論傳題法，若其題已有名篇，後人不妨別出手眼，故如王昭君一題，自李白而下，名作未易悉數，不得謂古已有之，後人必不可作也。若公此詩，難在寄題，故幾於無語可道，使登此樓，必有傑作，以彼時不必更論去與不去一層也。曉嵐所謂遜人別徑者，論寄題則是，論遜顥則非，故詳論之。紀昀曰：得此二語，方非小說、戲劇；不然，則游騎無歸，收束不住。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

〔查註〕崔度時爲陳州教授。張方平《樂全先生集·舉崔度劄子》云：伏見陳州州學教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崔度，通經有文，周知世務。韓琦薦舉，盛稱其才。後緣張昇再奏，方得此助教名目。竊見每次科場以舉數推恩者，亦便注官，至如度者，賜之一官，不爲忝冒。〔合註〕先生《與歐陽仲純書》云：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

宛丘先生自不〔二〕飽，更笑老崔窮百巧。一更相過三更歸，古柏陰中看參昴。〔王註〕《詩·召南·小星》：維參及昴。去年舉君苜蓿盤，〔合註〕此指辛亥出都在陳時。夜傾閩酒赤如丹。〔王註〕張孝祥曰：李賀詩云：小槽酒滴真珠紅。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知范叔

寒。典衣自種一頃豆，〔王註〕漢·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菘。那知積雨〔二〕生科斗。〔合註〕言豆田生蟲也。歸來四壁草蟲鳴，不如王江常飲酒〔三〕。〔公自註〕王江，陳州道人。〔查註〕張耒《明道雜誌》云：陳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語言不常而中有理。止無常處，惟持藁一束，或至京師，今不復見矣。〔合註〕《龍川志》云：丐者王江居宛丘，喜飲，大雪埋之，氣勃然，雪輒融液。自云本考城人。嘗舉學究。〔詰案〕熙寧三年，子由至陳時，脾肺多疾，有授以道士服氣法者，遂行之終身，當即得之王江及李若之也。

催試官考較戲作

〔查註〕吳自牧《夢梁錄》：「八月十五日，放貢舉應試，諸州郡及各路運司，並於此日放試。」蓋宋時定制，放榜在中秋日。以後詩考之，是年八月十七日始出榜，故公有催試官之作。

八月十五夜，月色隨處好。不擇茅簷與市樓，況我官居似蓬島。〔合註〕陶淵明詩：藍縷茅簷下。許

渾詩：市樓賒酒過青春。李義山詩：蓬島烟霞閬苑鐘。鳳唵堂前野橘香，〔查註〕文與可《丹淵集·寄題杭州通判官居詩》云：鳳唵堂，在鳳凰山下。此山真如鳳有兩翅，翅上各建一塔，而鳳唵正落所居池上。舊有一堂，在山欲落處，近葺之，謂之鳳唵堂。劍潭橋畔秋荷老。〔詰案〕杭州無此橋名，指蜀中也。「月色隨處好」句，不專指杭州，「況我官

居」本意，直貫下「劍潭」也。其下別起頭腦，而前半是總論，故不礙。吾杭自唐、宋以來，所有山川、園寺、樓閣、橋道、井里，其名百倍他省，而前人載籍，亦甲天下，斷無有宋時之橋且入公詩，至於漫不可考者也。八月十八潮，〔王註〕堯卿

曰：「正和中，呂昌明所定浙江潮候云：春秋同候，初三、十八，未正潮。〔邵註〕《錢塘候潮圖》：八月十八日，獨大常潮，遠觀數百里，若素練橫江，稍近，見潮頭高數丈，捲雲湧雪，混混庀庀，聲如雷鼓，猶不足以形容之。〔查註〕《夢梁錄》：臨安每

歲八月內，潮怒勝於常時。自十一日起至十八日，傾城而出，最爲繁盛。自廟子頭直至六和塔，水軍教閱，於潮未來時，下水打陣展旗，百端呈藝，號天下壯觀。《咸淳臨安志》：每仲秋既望，潮怒特甚，杭人執旗泗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戲，始於此。壯觀天下無。鯤鵬水擊三千里，《王註》《莊子·逍遙遊篇》：北冥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組練長驅十萬夫。《王註》《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紅旗青蓋互明滅，《王註次公曰》：紅旗青蓋，言弄潮也。黑沙白浪相吞屠。人生會合古難必，此景此行那兩得。《合註》《荀子》：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三〕。〔查註〕王林《燕翼貽謀錄》：國初仍唐舊制，有官者服皂袍，無官者白袍。楊文公《談苑》：晉開運詔兩制各作詩賦一篇，付禮部，爲考試之式。獨學士李懌不肯，曰：「懌識字有數，因人成事，使再衣白袍人貢部，下第必矣。」洪邁《貢院詩》：慚愧紛紛白袍子。

八月十七日，復登望海樓，自和前篇，是日榜出，余與試官兩人〔三〕

復留五首

其一

樓上烟雲怪不來，樓前飛紙落成堆。〔合註〕《全唐詩話》：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篇爲新曲。須臾，紙落如飛，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乃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詞氣已竭，宋詩猶陡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非關文字須重看，却被江山未放回。【誥案】紀

昀曰：本色得好。

其二

眼昏燭暗細行斜，【誥案】與後句「秋花不見」同意。考閱精強外已誇。明日尖杯君莫怪，早知安足不成蛇。【王註】《戰國策》：陳軫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

其三

亂山遮曉擁千層，【合註】方干詩：積翠千層一逕開。睡美初涼撼不膺。昨夜酒行君屢歎，定知歸夢到吳興。【誥案】試官二人，其一劉摛，乃湖州人也。

其四

天台桂子爲誰香，【王註厚曰】唐垂拱中，天台桂子落十餘日，方止。見陸龜蒙詩註。【子仁曰】白樂天詩：天台桂子落紛紛。倦聽空階點夜涼。【合註】徐惟妻劉氏詩：落日更新粧。

其五

秋花不見眼花紅，〔王註次公曰〕言在試院中，秋花不得見，但見眼花紅而已。身在孤舟兀兀中〔三〕。細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皓案〕紀昀曰：爾時新學盛行，去取必不如東坡意，故有金菊蒿蓬之感。觀呈諸試官詩可見。

和沈立之留別二首

〔王註〕《咸淳臨安志》：熙寧三年十二月，趙抃自杭徙知青州。是月庚申，和州人沈立自越移杭，五年壬子，立除審官西院，福州人陳襄來代。

其一

而今父老千行淚，〔合註〕王僧孺詩：獨寫千行淚。一似當時去越〔三〕時。不用鐫碑頌遺愛，丈人清德畏人知。〔合註〕《世說註》引《晉陽秋》云：胡威爲徐州。世祖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

其二

卧聞鐃鼓送歸艎，〔合註〕馬載詩：山鐘可卧聞。《晉書·宋纖傳》：具威儀，鳴鐃鼓，造焉。謝朓《辭隋王牋》：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夢裏恩恩共一觴。試問別來愁幾許，春江萬斛若爲量。〔公自註〕去時，予在試院。〔王註次公曰〕李後主詞：問君能有幾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庾信《愁賦》：豈將一寸心，能容萬斛愁。

和陳述古拒霜花

〔查註〕古靈先生行狀：公名襄，字述古，文惠公堯佐長子。慶歷二年進士及第。熙寧中除知制誥，不數月，出知陳州，未期，改移杭州。〔咸淳臨安志〕熙寧五年五月，陳襄自陳州以尚書刑部郎中移知杭州，七年六月，移知應天府，與楊繪兩易其任。〔誥案〕宋史：襄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是商鞅之術，望貶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劉述、范純仁無罪。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踰年，爲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襄涖官所至，必務興學校，以講求民間利病爲急。在經筵時，神宗訪人才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蘇軾至於鄭俠三十三人對，帝不能用。〔查註〕古靈先生集：二十五卷，有《中和堂木芙蓉盛開戲呈子瞻》詩。

千林〔三六〕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合註〕本草：芙蓉，一名拒霜，艷如荷花，八九月始開，故名拒霜。細思却是最宜霜。〔誥案〕紀昀曰：用意頗爲深曲，查初白以淺譏之，似乎未喻其旨。

梵天寺見僧守詮小詩清婉〔三七〕可愛，次韻

〔王註〕杭州圖經云：梵天寺，在鳳凰山。〔查註〕咸淳臨安志：梵天寺，乾德中錢氏建，舊名南塔，治平中改今額。周紫芝竹坡詩話云：余讀東坡和梵天僧守詮小詩，未嘗不喜其清絕。

過人遠甚。晚游錢塘，始得詮詩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又人青蘿去。乃知其幽深清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老人雖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誥案】紀昀曰：東坡之喜此詩，蓋亦偶思螺蛤之意，談彼法者，勿以藉口。

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誥案】此種句調，猶之盤筵中，間以小食，雖亦適口，然終非一飽物也。公以其僧而嘉之，亦猶廬山之取可遵也，讀者識此意則善矣。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聽賢師琴

〔合註〕此詩自書真蹟，載橋李汪珂玉《珊瑚網》中，詩後一行，有「聽賢師定慧琴」六字。

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王註續曰〕管子地員篇：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窟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門前剝啄誰叩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誥案】尚書·益稷：搏拊琴瑟。《韓非子》：師涓撫琴。搏、拊同義，拊、撫同字，是韓非本《尚書》也。《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註：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詩·小雅·鹿鳴》：鼓瑟鼓琴。鼓，亦撫也。撫與摹同，此琴瑟並用撫摹之證。《史記·舜彈五絃之琴》。彈屬右手，一字一聲，而撫屬左手，義又爲按。右聲易盡，則左按而摹之，故其聲疏通而遲緩，是搏拊已有吟猱，但古時簡易耳。《說文》：周加二絃。合考三經，則五七絃皆有曼聲也。今古樂雖亡，而器猶古制。琴面圓

而順下，微不隆起者，爲撫摹過指之地。如左按右彈，一字一聲，微必隆起。且各調具存，字位不皆在微，調變則微幾分皆易位，不用綽注，無由按準字位。是搏拊已兼綽注。古無綽注，亦不能彈，無論古樂今樂，制度不能改也。又若黃鍾、蕤賓，調出凡一。立變高亢，其聲燕秦，勢必繁促。琴得天地全氣，不能獨缺西北。孔子取韶樂，放鄭聲，古樂既有鄭聲，而琴獨無之，豈琴之具體哉。鄭聲同此琴瑟簫管，故孔子惡其亂雅。如鄭有鄭器，聲不能亂，則爲邦之答，當自韶舞而止，何須及鄭。正以韶、鄭同器，不能不放，是凡器皆有鄭聲，又不獨琴也。昌黎恩怨爾汝，軒昂敵場，所聞殆此類，而永叔詆爲琵琶，公此詩因永叔而發，而昌黎詩由是傳爲口舌，至今屈抑莫申，無有敢正之者。特詳論之，餘載例中。〔案〕總案熙寧五年九月「聽惟賢琴，用歐陽修論琴詩之旨，作惟賢琴詩」條下云：此詩，施註原編罷杭倅後。查註、合註從誤，編入十二卷甲寅九月後。今改編於此，蓋公爲是詩時，尚未聞歐陽永叔之訃也。

秋懷二首

其一

苦熱念西風，常恐來無時。及茲遂淒凜，又作徂年悲。蟋蟀鳴我牀，黃葉投我帷。窗前有棲鵬，夜嘯如狐狸。〔王註〕《漢書·賈誼傳》：誼爲長沙王傅，有鵬入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次公曰〕《傳》云：鶴鶴嘯夜。正所以言鴉。露冷梧葉〔三〕脫，孤眠無安枝。〔王註〕曹操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遠樹三匝，無枝可依。熠燿亦有偶〔三〕，〔王註〕《詩·東山》：熠燿宵行。註：熠燿，螢火也。〔邵註〕《詩疏》：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之貌，故曰熠燿燐也。高屋飛相追。定知無幾見，〔邵註〕《詩·小雅·頍弁》：無幾相見。迫此清霜期。〔王註〕杜子美《螢火》詩：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物化逝不留，我興爲嗟咨。〔王註〕《詩》：我

興視夜。便當勤秉燭，〔王註〕《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戒暮遲。【詰案】紀昀曰：斂才以效古人，音節意旨，遂皆去之不遠。

其二

海風東南來，〔王註〕李白《望廬山瀑布》詩：海風吹不斷。吹盡三日雨。空塔有餘滴，〔王註〕何遜詩：夜雨滴空塔。似與幽人語。〔王註〕《易·履》：幽人貞吉。【詰案】紀昀曰：平語却極奇幻。念我平生歡，寂寞守環堵。〔王註〕《禮記·儒行》：環堵之室。張景陽詩：環堵自頽毀。杜子美《貽阮隱居》詩：車馬人隣家，蓬蒿翳環堵。壺漿慰作勞，〔王註〕《晉書·載記》：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陶淵明詩：壺漿勞近隣。《漢書·楊惲傳》：與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斗酒相勞。《尚書·盤庚上》：不昏作勞。裹飯救寒苦。〔王註〕《莊子·大宗師篇》：裹飯而往食之。今年秋應熟，過從飽雞黍。嗟我獨何求，〔王註〕《詩·魏風·園有桃》：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萬里涉江浦。居貧豈無食，自不安吠畝。【詰案】紀昀曰：亦人不肯道語。念此坐達晨，〔王註〕陶淵明詩：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合註〕潘安仁《懷舊賦》：驟長歎以達晨。殘燈翳復吐。〔王註〕杜子美《法鏡寺》詩：曳雲蒙清晨，初日翳復吐。

哭歐陽公〔三〇〕，孤山僧惠思示小詩，次韻

〔王註〕胡銓曰：《杭州圖經》：孤山去錢塘治四里。〔查註〕《歐陽公年譜》：熙寧辛亥六月，以觀文

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七月，歸穎。明年壬子閏七月，薨。年六十六。【誥案】公舉哀孤山，有《祭歐陽公文》，爲本集祭文之冠，載總案中。【案】祭文畧。

故人已爲土，【王註】《莊子》。在宥篇：上見光而下爲土。衰鬢亦驚秋。猶喜孤山下，【誥案】其地卽寶雲菴也。相逢說舊遊。【誥案】本集六一泉銘敘：歐陽永叔並未到杭。詩謂惠勤、惠思二僧，嘗從其游也。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查註〕《宋史》：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舉進士南省，擢第一，歷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薦制舉，對策萬言，力論王安石理財用人之法爲非是。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按其過杭唱和，正文仲罷舉復還台州推官時也。〔合註〕《蘇子容集》所撰《墓誌銘》：文仲，登慶歷二年乙第。【誥案】公與文仲同爲范景仁所薦，並斥於外，是作此詩本意也。但是時文仲當自台州再罷至杭，非罷還台州也。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王註】《漢·灌夫傳》：武帝怒曰：「局趣效轅下駒。」君如汗血馬，【王註續曰】《前漢·大宛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作駒已權奇。【王註】顏延年《赭白馬賦》：雄志倜儻，精權奇兮。《前漢·禮樂志·郊祀歌》：太一貺，天馬下。露赤汗，沫流赭。志倜儻，精權奇。籥浮雲，曉上馳。齊驅大道中，並帶鑾鑣馳。【王註】《詩·秦風·駟鐵》：輶車鑾鑣，載獫狁驕。聞聲自決驟，【王註次公曰】《莊子·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以上云「我本麋鹿性」故也。那復受繫維。【王註】《詩·白駒》：繫之維之。謂君朝

發燕，秣楚日未斂。〔王註〕顏延年《赭白馬賦》：且刷幽燕，晝發荆楚。李白《天馬歌》：雞鳴刷燕哺秣越，神行電邁
躡恍惚。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驟隨。〔王註〕賈誼賦：騰駕罷牛，蹇蹇驢兮。〔次公曰〕揚雄《反騷》云：驢驟連蹇
而齊足。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青絲。〔王註〕杜子美《聽馬行》：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高都護《聽
馬行》：青絲駱頭爲君老。梁簡文帝《紫驪》詩：青驄懸玉轡。〔合註〕庾信《馬射賦》：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旁
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均爲人所勞，何必陋鹽輜。〔王註厚曰〕《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
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扳而哭之。驥於是俯而噴，
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援曰〕賈誼賦：驥垂兩耳，伏鹽車兮。〔次公曰〕李太白《天馬歌》：崔嵬鹽車上峻坂。君看
立仗馬〔三〕，不敢鳴且窺。〔王註〕《唐書·李林甫傳》：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無敢言
者。補闕杜璉，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飲三品芻豆，一鳴，
則黜之矣。」調習困鞭箠，〔合註〕《詩·馴鐵疏》：調習車馬之事。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
持。〔合註〕《漢書·儒林傳》：仲舒善持論。他人聞定笑，聊與吾子〔三〕期。空齋〔三〕卧積雨，病骨煩撐
支。秋草上垣牆，霜葉鳴堦墀。門前自無客，敢作揚雄麾。〔王註〕《揚子》：在夷貊則引之，倚門牆則
麾之。候吏報君來，弭節江之湄。〔王註〕《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班彪《北征賦》：釋余馬於
彭陽兮，日弭節而息思。《爾雅》：水草交爲湄。〔詰案〕據此句，文仲確自台州至杭，故弭節江湄也。一對高人談，
稍忘俗吏卑。〔合註〕《漢書·兒寬傳》：非俗吏所及。今朝枉詩句，粲如鳳來儀。上山絕梯磴，〔合註〕
盧仝詩：皇天不爲臣立梯磴。墮海迷津涯。憐我枯槁質，借潤生華滋。〔王註〕《後漢·郭伋傳》：帝勞之

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莊子·列禦寇篇〕：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古詩〕：綠葉發華滋。肯效〔言〕世俗人，洗刮求癩瘡。〔王註〕後漢趙壹賦：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瘡。賢明日登用，〔合註〕《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有賢明之臣。《清廟》歌緝熙。〔王註〕《詩》：清廟，祀文王也。《維清》，奏象舞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胡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邵註〕《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病甚，天子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查註〕文與可《送朱郎中詩序》云：熙寧三年，同自蜀還臺，宿臨潼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問其所以西行之因，欲然曰：「不肖不幸，少與母氏相失，及今五十年矣。去歲在廣德，一日若有所感，遂解官，決欲走天下，冀萬一或遇之。當先出函谷、上雍，宜有得，道其迹，彷彿可信。乃斷葷血食，刺臂鏤板，寫摹佛書，散於所經由道，祈徹母氏之聽聞。」又言：「倘在金州者，明日且復如南矣。」言罷，涕泣嗚嗚，上馬而別。至京，未幾，長安大尹錢明逸表於朝曰：「朱某向棄官尋母，今既得之馮翊矣，宜還舊秩，以勸激天下。」其秋，康叔侍太夫人入都，上嘉賞，特召見。復其官，封其母長安縣太君。康叔，名壽昌，今爲駕部郎中。《東都事略》：獨行傳：朱壽昌，揚州天長人。父巽，真宗朝爲工部侍郎。壽昌七歲，父守長安，出其母劉氏，嫁民間。又，《宋史》本傳：劉氏，

巽之妾也。出嫁黨氏。有數子，壽昌悉迎以歸，既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合註〕《續通鑑長編》：壽昌行次同州，得之，劉氏年七十餘矣。居數歲，母卒。【詰案】《溫公日錄》：壽昌以同母弟妹在同州，乃折資判河中。故詩以長陵爲比。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合註〕白樂天詩：誰知臨老相逢日。喜極無言淚如雨。〔合註〕魏武《善哉行》：惋歎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王註次公曰〕《史記·儒林傳序》：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又：荀爽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昇青天，〔王註次公曰〕《史記·始皇本紀註》引茅盈《內紀》：盈曾祖父蒙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邵註〕《烈士傳》：老萊子年七十，著五色斑斕之衣，戲舞於當庭，爲小兒啼以悅親。烹龍爲炙玉爲酒，鶴髮初生千萬壽。〔合註〕蔡邕表：上千萬壽。金花〔三〕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燈繡。〔查註〕《宋史·輿服志》：白藤輿，金銅轎車，內外命婦通乘。【詰案】敘壽昌事至此畢，以下入公本意。感君離合我酸辛〔三〕，〔合註〕阮籍詩：悽愴懷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翁方綱註〕王介甫亦有《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詩，李雁湖註：蘇內翰子瞻詩云「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聞」，王荆公薦李定爲臺官，定嘗不持母服，臺諫給舍皆論其不孝，不可用。內翰因壽昌作詩貶定也。【詰案】公後記蔡延慶追服母喪事，引朱壽昌、李定爲論，是此二句信因李定發矣。前註疏漏，而公以此詩構成臺獄，不可以不詳也。長陵謁來見大姊，〔王註〕《漢書·外戚傳》：王太后，武帝母也。微時，爲金王孫生女。武帝車駕自往迎之。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仲孺豈意逢將軍。〔王註〕《漢書·霍光傳》：霍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不相聞久之。去病既壯大，爲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迎中孺，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註：中

讀曰仲。【誥案】陳堯叟父嘗以堯叟之母借人生子，其後堯叟極貴，而母則往來於兩家。又若賈似道，乃其母與人苟合所生，其後似道迎歸，備極寵榮，朝廷尊禮，至於人宮與太后寢處。死之日，似道託理學，居喪，不肯奪情，朝廷但月下數詔，敦促師相還。於是交飾此虛文者日久，置國是於不問，而元兵至，宋再亡矣。大凡自三代以至唐、宋，此等事皆不知忌諱，後自習僞者起，始務掩蓋，至并經史所載亦詆誣之。如此二句，曉嵐以爲非佳事，率意亂扛，豈亦習僞之末流哉。開皇苦桃空記面，【王註】《隋書·外戚傳》：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爲楊廣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外祖母姚氏。建中天子終不見。【王註】《舊唐書》：代宗皇后沈氏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太后所在。德宗卽位，建中元年，遙尊爲皇太后。以陸王述爲奉迎太后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終貞元之世無聞焉。西河郡守誰復譏，【王註】《史記·吳起傳》：吳起出衛郭門，與其母訣，嚙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爲西河守。潁谷封人羞自薦。【查註】西河郡守，借吳起而指李定也。陳訐曰：李定不服母喪，而壽昌棄官求母，恰在同朝。王介甫左袒李定，反忌壽昌，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故云「西河郡守誰復譏」，不獨刺李定，亦以深罪介甫。「潁谷封人羞自薦」，則言壽昌不欲與世爭名，故乞河中以去也。【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定素與王安石善，密薦於上，乃命焉。宋敏求等不草詞頭，旋命體問李定不持所生母喪事虛實，以陳薦言也。【誥案】查註所引《事實類苑》，公爲壽昌作敘事，合註所引《老學菴筆記》李定與佛印、蔡奴同母事，皆誤。今已刪李定及其母事，分見各案中。

湯村開運鹽河雨中督役

【王註李堯祖曰】《圖經》：仁和縣湯村鎮市，在安仁東鄉，去縣四十一里，而都鹽倉在天宗門裏。

〔查註〕《九域志》：仁和縣有四鎮，湯村其一也。《咸淳臨安志》：仁和縣有湯村鎮市。又云：前沙河在菜市門外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港，可通湯鎮、赭山、巖門鹽場，東坡嘗於此督役開河。

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合註〕《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胡不歸去來，滯留愧淵明。鹽事星火急，〔查註〕《宋史·食貨志》：熙寧五年，以盧秉提舉兩浙鹽事，竈戶益困，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課皆獄治，王安石言捕鹽法急，可以止刑。七年，以秉鹽課雖增，刑獄實繁，以江東漕臣張靚代之。靚言秉在事，至有母殺子者，詔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課升一資。〔合註〕李密《陳情表》：急於星火。誰能卹農耕。萋萋曉鼓動，萬指羅溝坑。〔合註〕林寬《苦雨》詩：窮巷變溝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詰案〕此四句與下四句分兩層，上四句役，下四句督役。皆雨中實事，其文如經，其筆如史。下馬荒堤上，四顧但湖泓。線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詰案〕一路敍雨中督役固妙矣，其下一轉人結，可稱絕倒。歸田雖賤辱，豈失泥中行。〔邵註〕《詩·邶風·式微》：胡爲乎泥中。寄語故山友，慎毋厭藜藿。〔王註〕《莊子·讓王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陶淵明《貧士》詩：弊襟不掩肘，藜藿常乏樹。〔查註〕《烏臺詩案》：與王詵干涉一條下，內《差開運鹽河》詩云云。是時，盧秉提舉鹽事開運河，差夫千餘人，軾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爲般鹽，既非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湧沙數里，軾宣言開得不便，自嗟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事，又媿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夫千餘人，故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意天雨又助，官政勞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與豬。又言：軾亦在泥中，與牛羊爭路而行，若歸田，豈至於此哉。故云「寄言故山友，慎勿厭藜藿」而

思仕宦，以譏諷朝廷開運鹽河不當，又妨農事也。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王註〕劉子翬曰：〔按〕《圖經》，水陸院在清湖橋，今廢。〔查註〕《咸淳臨安志》自「太平橋北前沙河」至「臨平上塘」條下，有水陸院，東坡督開湯鎮運河，宿此。《冷齋夜話》：西湖僧清順，字頤然，清苦多佳句。嘗賦詩云：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聞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絕處。荆公遊湖上，愛之。東坡亦與遊，多唱和。

其一

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合註〕《後漢書·承宮傳》：為諸生拾薪。溫庭筠詩：煮藥石泉清。掃地焚香淨客魂。〔王註〕潘大臨曰：《國史補》：韋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在焚香掃地而坐。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四〕，思與高人對榻論。〔王註〕次公曰：高人，指言清順也。〔合註〕韋應物詩：對榻遇清夜。〔誥案〕前六句，公自道。後二句，結入清順。下首同此作法。

其二

長嫌鐘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却自然。〔合註〕《老子》：道法自然。乞食遶村真爲飽，〔邵註〕晉陶淵明有《乞食》詩。無言對客本非禪。〔誥案〕紀昀曰：三四放平，愈有身分。披榛覓路衝泥人，〔查註〕《抱朴子》：葛

洪貧無僮僕，籬落頓決，披榛出門，排草入室。洗足關門聽雨眠。【詰案】題云是日，必當有此二句，方是真境。卽「乞食」「無言」一聯，語中有骨，並不平也。遙想後身窮賈島，【邵註】《唐書》：賈島，字浪仙。初爲浮屠，名無本。韓退之有《送無本歸范陽》詩。夜寒應聳作詩肩。【王註】韓退之詩《石鼎聯句序》：彌明袖手竦肩而高吟。

鹽官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王註〕劉子翬曰：《鹽官縣圖經》云：縣管六鄉。隋開皇九年置杭州鹽官縣，縣屬有鹽場十所。〔查註〕《元和郡縣志》引《吳志》云：孫權爲將軍，陸遜始仕幕府，出爲海昌屯田都尉，卽此地。《太平寰宇記》：本漢海鹽，由拳二縣之境。《咸淳臨安志》云：《漢·志》但有海鹽縣，晉、宋《志》乃有海鹽、鹽官兩縣。鹽官之置，當在吳時。今嘉興、海鹽與此接壤，必置縣之初，析海鹽爲之，以地有鹽官，故因以名縣。吳王濞煮海爲鹽，在此。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羊共，曉鼓却隨鴉鵲興。【詰案】二句極鍊，的是開河官語。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眉應人夢，【合註】李太白《王昭君》詩：上馬啼紅頰。韓退之文：曲眉而豐頰。【詰案】接得挺拔。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我州賢將知人勞，【查註】《漢書·嚴延年傳註》：謂郡守爲郡將者，以其兼統武事也。【合註】《漢書·韓信傳》：項王不能任屬賢將。【詰案】杭守帶節鎮所部六州至京口止。已釀白酒買豚羔，耐寒努力歸不遠，兩脚凍硬須公《三》軟。【王註】《唐·楊國忠傳》：帝歲幸華清宮，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帝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貲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軟脚。《大唐稽疑》：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錢三百千。【詰案】一結妙甚。以上四詩，筆墨一色，皆同時作也。

鹽官絕句四首

南寺千佛閣

〔查註〕《咸淳臨安志》：慶善寺在鹽官縣西南二百步。天監七年，土人弘靈度因井中有光，三日不止，捨宅爲寺。地濱海，遂以觀海爲名。祥符元年改今額。有千佛閣，門外有唐大中間石經幢，有寶思永撰《銅僧伽像記》、葛紫撰《天台教院記》。

古邑居民半海濤，師來構築〔四〕便能高。千金用盡身無事，〔王註〕李太白《將進酒》詩：千金散盡還復來。坐看香烟繞白毫。

北寺悟空禪師塔

〔公自註〕名齊安。宣宗微時，師知其非凡人。〔王註〕《鹽官圖經》：安國寺在縣西北，寺中有悟空塔，塔前有古檜存焉。〔查註〕《武林梵志》：安國寺在鹽官，唐建，名鎮國海昌院。會昌五年廢，大中四年復置，名齊豐。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高僧傳》：鹽官海昌院釋齊安，姓李氏，實唐帝系，出家，從南京大寂禪師。元和末，遊越之蕭山時，海昌有法昕者，於放生池廢地，肇葺禪居，請安主之。懸知宣宗隱曜繼行，預戒知事曰：「當有異人至此。」明日行脚數人參禮。安默識帝，令維那高位安置，且語帝曰：「時至矣，無滯泥蟠。」囑以後事而去。帝本憲宗子，穆宗異母弟也。武宗恒忌之。宦者仇公武拯護，俾髡髮爲僧，縱之而逸。武宗崩，百官迎立之，聞安已終，

勅謚悟空，爲建塔。王象之[△]碑目[▽]：唐宣宗[△]悼安國寺悟空禪師碑[▽]，在鹽官縣。按，宣宗爲憲宗第十三子。初，憲宗納李錡妾生光王怡，幼時，宮中皆以爲不慧。武宗疾篤，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爲皇太叔。後卽位，是爲宣宗。見於[△]唐書[▽]者如此。其爲僧出亡事，正史無可考。

已將世界等微塵，[△]合註[▽]法華經[▽]：三千大千世界，抹爲微塵。空裏浮花夢裏身。[△]王註[▽]華嚴經[▽]：如目翳人，見空中花。[△]圓覺經[▽]：譬彼病目，見空中花。豈爲龍顏更分別，[△]王註[▽]前漢書[▽]：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只應天眼識天人。[△]王註[▽]三國志[▽]：邯鄲淳見曹植曰：「真天人也。」

塔前古檜

[△]查註[▽]石林避暑錄[▽]云：悟空禪師塔前檜，亦唐物。徽宗詔取之。檜大不可越橋梁，乃以大舟泛海，出楚州以入汴。行一日，張帆，風猛，檜枝與帆低昂不可制，舟與人皆沒。[△]咸淳臨安志[▽]：鹽官安國寺，悟空禪師塔前有古檜。宣和間，朱勔移以去。今悟空塔，現在安國寺中。

當年雙檜是雙童，相對無言老更恭。庭雪到腰埋不死，[△]王註續曰[▽]三祖名惠可。以求佛法，夜立中庭，雪齊於腰。[△]邵註[▽]傳燈錄[▽]：有僧神光，聞達摩大士住止少林，乃往彼晨夕參承。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師遂與易名曰慧可。此詩借用其意。如今化作兩蒼龍。

僧爽白雞

[△]公自註[▽]養二十餘年，嘗在[△]四[▽]坐側聽經。[△]查註[▽]陶隱居云：學道之士，居山宜養白犬、白雞，可

以辟邪。梅聖俞詩：禪庭鳴白雞，祖道歌黃鵠。

斷尾雄雞本畏烹，〔王註〕《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是憚其犧也。」年來聽法伴修行。還須却置蓮花漏，〔王註〕援曰：遠法師在山中，置蓮花漏，眠其早晚，以爲行道之節。老怯風霜恐不鳴。〔詰案〕此用山中畜雞應更而鳴事。

六和寺冲師闡山溪爲水軒

欲放清溪自在流，〔王註〕杜子美《放船》詩：江流大自在。忍教〔四〕冰雪落沙洲。出山定被江潮澆〔四〕，〔邵註〕杜子美《佳人》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能爲山僧更少留。〔詰案〕二句從「我如此水千山底」，自爲翻案，可見其游行自在也。

冬至日獨遊〔四〕吉祥寺

〔查註〕《西湖遊覽志》：自觀橋南至衆安橋街，東有安國坊，宋時有吉祥寺，治平二年改廣福，中有牡丹，蔡襄有《吉祥寺賞牡丹》詩。

井底微陽回未回，〔王註〕《禮記·月令》：冬至水泉動。〔合註〕《逸周書》：十有一月微陽動。蕭蕭寒雨濕枯菱。〔合註〕潘岳詩：枯菱帶墳隅。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四〕來。〔詰案〕紀昀曰：率筆而極有風致。

後十餘日復至

東君意淺著寒梅，〔合註〕屈原《九歌》有《東君篇》。千朵深紅未暇裁〔四〕。〔王註次公曰〕首言東君，止著寒梅而已，此所以爲意淺也。千朵深紅，則言吉祥寺之牡丹。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五〕。〔王註厚曰〕《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周寶移鎮浙西，七七忽到鶴林寺。杜鵑花高丈餘，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之花，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妾爲上元所命，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卽歸閻苑去。」於是女子倏然不見。及九日，爛漫如春。其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查註〕《西湖遊覽志》：外沙河自永昌門北繞城，前沙河在菜市門外，後沙河在艮山門外。〔語案〕此條舊在前卷《望海樓晚景》「沙河燈火照山紅」句下，與題不合，今改載於此。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樓〔三〕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王註〕《古樂府》：舞有大垂手、小垂手。〔邵註〕梁吳均曲：垂手忽迢迢，飛燕掌中嬌。又：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

和人求筆迹

麥光鋪几淨無瑕，〔王註次公曰〕麥光，紙名，蓋南中竹紙之流，今成都以麻屑競爲之。〔合註〕《一統志》：徽州府歙

縣龍鬚山，出紙，有麥光、白滑、水翼、凝霜之名。人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剡藤真可弔，〔王註續曰〕唐舒元興作《弔剡溪藤文》，言今之世錯爲文者，皆天闕剡溪藤之流也。剡藤可作紙。半紆春蚓縮秋蛇。〔王註援曰〕唐太宗《論蕭子雲書》：行行若繁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譏無骨力也。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

【誥案】公時以相度孫莘老議築松江隄堰，至湖州。

餘杭自是山水窟，仄聞〔三〕吳興更清絕。〔合註〕陸雲《與兄書》：實自清絕。湖中橘林新著霜，〔合註〕《石林避暑錄》：吳中橘惟洞庭東西二山最盛。《吳興備志》：橘出洞庭。宋時洞庭山屬吳興。溪上茗花正浮雪。

顧渚茶芽白於齒，〔查註〕《元和郡縣志》：顧渚山，貞元以後，每歲以紫筍茶進奉。《太平寰宇記》：茶產長興邑界生

顧渚山中者，與峽州、光州同。顧渚，在縣西北三十里。《吳興山墟名》云：吳王夫槩顧其渚次原隰平行，今崖谷林薄之中，多產茶以充歲貢。梅溪木瓜紅勝頰。〔王註〕杜子美《秋日夔州詠懷》詩：色好梨勝頰。〔張拭曰〕《吳興統紀》云：

梅溪一名東海堰，在烏程縣西南六十里。又曰：顧渚泉上有木瓜堂，其庭除列植木瓜，引泉。〔查註〕《吳興備志》：湖州唐時貢連蒂木瓜。牟巖《陵陽集·四安道中》詩自註云：木瓜園，人折山數里，土人取瓜，埋其半於沙中，以紙鏤花貼上，以溪水灑之，日曬乃紅。吳兒膾縷〔三〕薄欲飛，〔王註〕杜子美《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詩：刀鳴膾縷飛。〔查

註〕談鑰《吳興志》：唐吳昭德，吳興人。善造鱸膾，時人嘲之曰：「膾若遇吳，鏤細花鋪。」未去先說饒涎垂。〔合註〕皮日休詩：猥獮垂饒涎。亦知謝公到郡久，〔王註〕《晉·謝安傳》：嘗爲吳興太守。〔查註〕顏魯公《題謝公塘碑

陰云：太保謝公，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應怪杜牧尋春遲。〔王註厚曰〕杜牧佐宣城幕，聞湖州多奇麗，往遊之。刺史崔君張水嬉，使州人畢觀，令杜牧閱之。因見一女姝，期之曰：「吾不十年，來守此郡，不來，從所適。」洎牧守湖州，女已從人三年矣。牧因賦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鬢絲只可〔吾〕對禪榻，〔王註〕杜牧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烟輕颺落花風。湖亭不用張水嬉。〔查註〕吳興掌故引〔統紀〕云：清明日，繞彩舟於溪上，爲競渡之戲，謂宜田蠶。〔荆楚歲時記〕則以五月五日，吳興止是寒食爲此者。崔元亮爲牧之張水嬉卽此。

送張軒民寺丞赴省試

〔查註〕〔職官分紀〕：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鴻臚、司農、大理、太府皆有丞。

龍飛甲子盡豪英〔吾〕，〔王註次公曰〕李太白自廣平乘醉走馬六十里至邯鄲詩：談笑盡豪英。豪英字本出〔袁盎傳〕：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也。〔合註〕〔東京賦〕：龍飛白水。天聖爲仁宗卽位改元，故詩云龍飛甲子也。嘗喜〔吾〕吾猶及老成。人競春蘭笑秋菊，〔王註〕〔烟花錄〕：煬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芳。陳崇業云：蘭菊異芳，胡有廢者。〔邵註〕〔楚辭〕：九歌：春蘭兮秋鞠。天教明月伴長庚。〔王註次公曰〕長庚，太白也。韓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對殘月。傳家各自聞詩禮，與子相逢亦弟兄。洗眼上林看躍馬，〔王註次公曰〕上林，漢苑名，以言京師。若瓊林苑者，乃新先輩所宴之處。〔史記〕：蔡澤云：「躍馬食肉，富貴四十年足矣。」賀詩先到古宣城。〔公自註〕伯父與太平州張侍讀同年，此其子。〔合註〕〔樂城集〕：伯父墓表：天聖元年，始就鄉試，爲第三人，明年登科。〔太平寰宇記〕云：太平州本宣州當塗縣，故詩云「古宣城」，蓋今之太平府也。

再用前韻寄莘老〔五〕

【誥案】施註原編在鹽官歸後月餘。合註謂此詩乃鹽官督役時作，其說非是。詩有「今我不往行恐遲」句，與施編將發湖州之時甚合，但移「春晝」一首於後，則次敘清矣。

君不見夷甫開三窟，〔王註〕《晉書》：王衍，字夷甫。居宰輔，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不如長康號癡絕。〔王註〕《晉書》：顧愷之，字長康。桓溫嘗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癡人自得終天年，智士死智〔六〕罪莫雪。〔合註〕言莫爲昭雪也。又，「洗雪」見《後漢書·段熲傳》。困窮誰要卿料理，舉頭看山笏挂頰。〔王註〕《晉書》：王徽之爲桓沖參軍，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野鳧翅重自不飛，黃鶴何事兩翼〔五〕垂。〔合註〕野鳧，自喻；黃鶴，指言莘老也。泥中相從豈得久，〔王註次公曰〕《詩·邶風·式微》：胡爲乎泥中。註雖以爲地名，鄭玄婢所言，則指泥淖之中矣。今我不往行恐遲。江夏無雙應未去，〔王註援曰〕《後漢書》：黃香博學經典，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此以言魯直也。恨無文字相娛嬉。〔公自註〕黃庭堅，莘老婿，能文〔六〕。〔王註子仁曰〕韓退之詩：文章自娛戲。〔查註〕《山谷後集》云：庭堅初室，曰蘭溪縣君孫氏，故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莘老之女。庭堅年十七，從舅氏李公擇學士於淮南，孫公憐其少，以蘭溪歸之。

畫魚歌

〔公自註〕湖州道中作。〔邵註〕畫，胡麥切，音義並同劃。以鈎畫魚，今三吳水鄉，往往有之。〔查註〕《樂城集》自註云：吳人以長釘加杖頭，以杖畫水取魚，謂之畫魚。

天寒水落魚在泥，短鈎畫水如耕犁。渚蒲披折〔六〕藻荇亂，〔王註〕杜子美《醉歌行》詩：渚蒲芽白水荇青。又《漫成》云：渚蒲隨地有。此意豈復遺鰕鮓。〔王註次公曰〕鮓有二，有鮓鮓之鮓，有魚子之鮓。今此言魚

子也。〔合註〕《廣韻》：鰕亦作鮓。《爾雅》：鰕鮓註：今泥鮓。《莊子·外物篇》：守鮓鮓註：皆小魚也。偶然信手皆虛

擊，本不辭勞幾萬一〔六〕。〔合註〕《後漢書·劉瑜傳》：冀臣愚直，有補萬一。一魚中刃百魚驚，蝦蟹奔

忙誤跳擲。漁人養魚如養雛，插竿冠笠〔六〕驚鵝鷓。〔合註〕《爾雅》：鵝，鷓鴣。郭註：今之鵝鷓也。沈水

食魚，故名滄澤。豈知白挺〔六〕鬧如雨，〔合註〕漢賈誼《過秦論》：鉏耰白挺，橫行天下。攬水覓魚嗟已疎。

〔合註〕末諷當時刑罰之煩也。〔誥案〕紀昀曰：喻誅求之殫民也。

鴉種麥行

霜林老鴉閑無用，畦東拾麥畦西種。畦西種得青猗猗，畦東已作牛尾〔六〕稀。〔誥案〕起四句，

純乎古意，有此一起，則後幅觸手都成奇語。明年麥熟芒攢〔六〕槩，農夫未食鴉先啄。徐行俯仰若自

矜，鼓翅跳踉上牛角。〔合註〕《晉書·諸葛長民傳》：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憶昔舜耕歷山鳥爲耘，

〔王註堯祖曰〕《笠澤叢書》云：世謂舜之在下，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次公曰〕《夏禹本紀》：《會稽》註引《地理志》云：山上有禹祠，相傳以爲下有羣鳥耘田。故《文選》註左思賦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

耘。如今老鴉種麥更辛勤。農夫羅拜鴉飛起，〔合註〕《唐書·薛仁貴傳》：突厥下馬羅拜。勸農使者來行水。〔查註〕《通典》：勸農謁者，梁武天監九年置。《唐大詔令》：開元十二年，置勸農使，巡按郡邑，安撫戶口。《職官分紀》：景德三年，詔諸道轉運使、副使、開封府知府，及諸道知州刺史少卿、監以上，並兼勸農使，其餘知州、知軍、通判等並兼勸農事。天禧四年，改諸路提點刑獄爲勸農使副。天聖四年，令逐路轉運使，自今勸農，更不置司。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六七〕

〔查註〕《吳興掌故集》：張子野仕至都官郎中，晚年漁釣自適，至今稱張釣魚灣。周公謹《齊東野語》：孫莘老《十詠圖序》云：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以吟詠自娛，不出仕，以子先封正四品，年九十有一。公卒十八年，子尚書都官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愛詩十首，寫之緜素，號《十詠圖》。胡安定《言行錄》：慶歷六年，郡守宴六老於南園，其一爲衛尉寺丞張維。《十詠》詩中如「灘頭斜日鳧鷖隊，枕上西風鼓角聲」，皆佳句也。〔誥案〕此詩乃和張子野《春晝》舊作也。合註謂詩有「東風屈指無多日」句，當爲湖州作，施編《再寄莘老》詩前，似稍失次敘。所論是。今改編於此。

投紱歸來萬事輕，〔王註〕潘安仁《秋興賦》：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消磨未盡〔六八〕只風情。〔合註〕白樂天詩：客中誰最有風情。舊因蓴菜求長假，〔合註〕《晉書·段灼傳》：取長假還鄉里。新爲楊枝作短行。

〔王註續曰〕白居易妾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白既年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爲《楊柳枝詞》以託意。〔合註〕樂府有長短歌行。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六九〕難沒是詩名。淺斟杯酒紅生頰，

細琢歌詞穩稱聲。〔王註次公曰〕細琢歌詞，則張喜爲小詞也。蝸殼卜居心自放，〔王註續曰〕焦先、楊沛，並作小廬，形如蝸牛殼，故曰蝸牛廬。〔合註〕〔古今注〕蝸牛，陵螺也，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圓舍，形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蠅頭寫字眼能明。〔王註〕〔南史〕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五經》，置於巾箱，以備遺忘。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跪履數從圯下老，〔王註〕〔漢書〕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而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逸書閑問濟南生。〔王註〕〔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東風屈指無多日，只恐先春鶉鴉鳴。〔王註〕〔離騷經〕：恐鶉鴉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

和邵同年戲贈賈收秀才三首

〔查註〕〔吳興志〕：邵迎，字茂誠，高郵人。本集《邵茂誠詩集序》云：茂誠與余同登進士第，十有五年，而見之於吳興孫莘老座上。〔合註〕〔澗水燕談〕：邵迎官止州縣，窮死，無嗣。〔查註〕賈收，字耘老，烏程人。所著有《懷蘇集》。見《吳興志》。

其一

傾蓋相歡一笑中，〔王註〕〔前漢書〕鄒陽《上梁孝王書》：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從來

未省馬牛風。〔王註次公曰〕左傳·僖公四年：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疏云：馬逐上風而去，牛逐下風而來，故云不相及也。又書·費誓曰：馬牛其風。卜鄰尚可容三徑，不相及也。〔王註〕白樂天《與元八卜隣》詩：明月好同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左傳·昭公三年》：非宅是卜，惟隣是卜。〔邵註〕《三輔決錄》：漢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太守，王莽居攝，以病免。官居鄉里，卧不出戶，於舍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投社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緝佩，〔王註〕《離騷》：紉秋蘭以爲佩。招詞閑詠桂生叢。〔王註〕劉安《招隱士章句》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此身自斷天休問，〔王註〕杜子美《曲江》詩：自斷此生休問天。白髮年來漸不公。〔王註〕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

其二

朝見新萸〔七〕出舊槎，〔王註次公曰〕此篇，先生本註云：時賈欲再娶。則詩意皆涉夫婦事也。〔新萸出舊槎〕使枯楊生萸之義。舊註乃引《甘泉賦》「列辛夷於材薄」，又杜子美《偃仄行》詩「辛夷始花亦已落」，以新爲辛，以萸爲夷，非是。騷人孤憤苦思家。〔王註次公曰〕韓非有《孤憤篇》，言孤獨而憤悶也。五噫處士大窮約〔七〕，〔王註〕《後漢·梁鴻傳》：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官室崔巍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三賦先生多誕誇。〔王註援曰〕《漢書》：相如奏《子虛》、《上林》、《大人》三賦。先是文君新寡，相如繆與臨邛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帳外鶴鳴匳有鏡，〔合註〕鏡匳用温嶠事，切娶婦也。筒中〔七〕錢盡案無銚。〔王註張孝祥曰〕先生《答秦太虛書》曰：初到黃，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仍放大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

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玉川何日朝金闕，〔合註〕《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二金闕。白晝關門守夜叉。〔公自註〕時賈欲再娶〔七〕。〔王註〕盧仝詩：夜叉當晝不肯啓，夜半醮祭夜半開。〔查註〕《維摩經》註：夜叉有三種，一在地，二在虛空，三天夜叉也。地夜叉不能升空，天夜叉能飛行，佛轉法輪，地夜叉唱，空夜叉聞，空夜叉唱，四天王聞，如是乃至梵天也。〔合註〕《齊東野語》：賈耘老隱苕城南橫塘上，晚娶真氏，人謂賈秀才娶真縣君，以爲笑。【詰案】夜叉作耶叉，則讀平聲。

其三

生涯到處似檣鳥，〔王註次公曰〕杜子美《公安送二十九弟》詩：檣鳥相背發。又《夜宿西閣》曰：檣鳥宿處非。又《登舟將適漢陽》曰：檣鳥終歲飛。此特檣杆上刻爲鳥形，以占風爾。晉令車駕出入，相風在前。晉傅玄《相風賦》云：棲神鳥於竿首，俟祥風之來征。是也。科第無心摘領鬚。〔王註〕韓退之詩：年年收科第，如摘領底髭。黃帽刺船忘歲月，〔王註〕《前漢書》：鄧通以權船爲黃頭郎。註云：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白衣擔酒慰鰥孤。〔王註〕《晉陽秋》云：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花盈把。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江州刺史王弘送酒，即便獨酌，醉而後歸。狙公欺病來分栗，〔王註〕《莊子·齊物論篇》：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疏云：芋，橡子也，似栗而小。水伯知饑爲出鱸。〔王註〕《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爲水伯。莫向洞庭歌楚曲，〔七〕，烟波渺渺正愁予。〔王註〕《九歌》：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吳中田婦歎

〔公自註〕和賈收韻。

今年粳稻熟苦遲，〔查註〕《大觀本草》：粳與秔同，有早、中、晚三收。諸家獨以晚稻爲粳者，非也，凡不粘者皆爲粳。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鎌生衣。〔王註〕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猶能蒸出芝菌。又，杜子美《寄韋有夏郎中》詩：歸楫生衣卧。〔合註〕《說文》：杷，平田器。《戰國策》：商人無杷鈹柱耨之勢。《方言》：刈鈎，自關而西，或謂之鎌。〔註案〕紀昀曰：常景寫成奇句。眼枯淚盡雨不盡，〔王註〕杜子美《新安吏》詩：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忍見黃穗卧青泥。茅苦一月隴上宿，〔合註〕《爾雅》：白蓋謂之苦。郭註：白茅苦，今江東呼爲蓋。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肩頰載入市，〔王註〕韓退之《城南聯句》云：刈熟擔肩頰。價賤乞與如糠粃〔七六〕。〔合註〕《玉篇》：糠，穀皮也。《廣韻》：粃，碎米也。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飢。〔合註〕《後漢書·班超傳》：任重慮淺。官今要錢不要米，〔王註〕子仁曰：司馬溫公曰：百姓有米，而官不要米，百姓無錢，而官必要錢。〔查註〕司馬溫公論青苗及坐倉糴米之害云：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註案〕宋法，任納米、錢，從民便也。自新法行，官爭取錢，在處皆錢荒米賤，官於是要錢不要米。農民賣米二石，僅納一石之值，此爲折色之濫觴矣。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王註〕續曰：龔遂，勃海太守；黃霸，潁川太守。二公皆以郵民稱善治。不如却作河伯婦。〔王註〕《史記·滑稽傳》：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得數百萬，爲河伯娶婦。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共粉飾之，浮之河中。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豹至，始禁絕之。〔合註〕《後漢書·張衡傳》註引

▲聖賢冢墓記：馮夷服八石，得水仙，爲河伯。又引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

遊道場山何山

〔查註〕▲釋氏稽古畧：梁乾化二年，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卓庵於山，乘虎遊行。勞鉞▲湖州舊志：吳越建十聖殿爲真正寺，宋改萬壽禪寺。▲太平寰宇記：何口山在烏程縣南十里，昔曰何山，亦曰金蓋山。▲吳興掌故：何山與道場山聯接，爲北一支，金蓋是南一支。

道場山頂何山麓，〔王註次公曰〕何山以何錯讀書得名。上徹雲峰下幽谷。〔王註〕謝幼度詩：滅跡入雲峰。江淹詩：平明登雲峰。▲詩：小雅：伐木：出自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尚愛此山看不足。【詰案】湖州有愛山書院，以此名也。陂湖行盡白漫漫，〔合註〕元稹詩：自投名利占陂湖。青山忽作龍蛇盤。山高無風松自響〔七七〕，誤認石齒號驚湍。〔合註〕皮日休詩：三尋鑿石齒。謝靈運詩：頽節驚驚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瑤席。〔合註〕楚辭：九歌：瑤席兮玉填。階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王註次公曰〕詳味其意，蓋言桂樹也。出山回望翠雲鬟〔七八〕，【詰案】紀昀曰：若斷若連，有自在流行之妙。碧瓦朱欄縹緲間。〔王註〕杜子美▲越王樓歌詩：碧瓦朱甍照城郭。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詰案】紀昀曰：何山只似帶作，點染輕便之至。高人讀書夜達旦，〔王註次公曰〕高人謂何錯。▲前漢書：劉向或不寐達旦。〔查註〕汪藻▲何氏書堂記：圖經相承，以何氏爲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爲吳興守，以其居爲寺而名其山。顏魯公▲杼山碑亦曰：寺西南有何楷釣臺。則楷嘗居此無疑。至今山鶴鳴夜半。〔王註〕▲春秋說題辭曰：鶴知夜半。

註：鶴，水鳥也。夜半，水立，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王註〕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梗陽人有獄，魏子將受賂，魏戊謂閻沒、女寬必諫。饋人，召之，比置食，三歎。魏子曰：「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曰：「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已。」〔誥案〕此詩用唐人轉韻體，而讀去絕無轉韻之跡，此其筆力不同故也。

莘老葺天慶觀小園，有亭北向，道士山宗說乞名與詩

〔查註〕《湖州舊志》：天慶觀在府治北，梁大同二年建，名玄風觀。唐改龍興，宋祥符元年改天慶。

春風欲動北風微，歸雁亭邊送雁歸。〔查註〕《吳興掌故》：歸雁亭，孫莘老作。道士乞名，東坡以歸雁名之，蓋

自寓思歸之義。〔合註〕《月令》：季冬，雁北鄉。先生詩取此意，當亦十二月作也。蜀客南遊家最遠，吳山寒盡

雪先晞。〔誥案〕紀昀曰：風調自佳。扁舟去後花絮亂，〔合註〕梁簡文帝詩：花絮時隨鳥。五馬來時〔七〕賓

從非〔八〕。〔王註〕援曰：《海碎錄事》：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郡，五馬參差於亭。故殷文圭云：柳氏亭邊，參差五

馬。〔吳憲曰〕洪慶善《韓文辨證》云：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邵註〕漢制，太守駟馬，其有加秩中二千石者，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合註〕《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賓從有代。〔誥案〕句謂他年當乞湖也，結意從此生出。惟有道人應不忘，抱琴無語立斜暉。

贈孫莘老〔八〕七絕

其一

嗟予與子久離羣，〔王註〕《禮記》：檀弓上。子夏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耳冷心灰百不聞。
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三〕舉白便浮君。〔王註〕《吳都賦》：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註：行觴如飛。大白，杯名，有犯令者，舉而罰之。〔查註〕《烏臺詩案》：熙寧五年十二月，蒙運司差往湖州，相度隄堰利害，因與湖州知州孫覺相見。賦作詩云：若對青山談世事，直須舉白便浮君。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時事，是亦賦意言時事多不便，更不可說，說亦不盡也。

其二

天目山前綠浸裙〔三〕，〔王註次公曰〕樂史《寰宇記》：湖州安吉縣天目山，高三萬六千丈。父老云，欲渡難及，避水災，天目海陵山爲第一。而《水經注》：浙江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厓嶺竦疊。西陵後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碧瀾堂上〔四〕看銜鱸。〔查註〕《吳興掌故》：碧瀾，乃霅溪館中堂名。杜牧之佐宣城時，來遊吳興，爲書堂額，作《霅溪館》詩。吳興自郡齋外，凡治中、別駕之廳，俱名爲館，惟霅溪館以待過從之客，今館廢而碧瀾之名獨存，重牧之也。〔合註〕郭璞《江賦》：舳舻相屬，萬里連檣。作隄捍水非吾事，〔查註〕《東都事略》：孫覺知湖州，以松江隄爲民害，易以石，長百餘里。按東坡往湖州，相度隄岸，正是築隄事。閑送苕溪入太湖。〔王註次公曰〕《寰宇記》：苕水出自浮玉山。又云：霅水，苕水之別名，深不可測，中多鯨魚。〔邵註〕《輿地志》：苕溪，一源自天目，一源自獨松嶺，合浮玉山水，至吳興，入太湖。〔查註〕《元和郡縣志》：苕溪，西南自長城、安吉兩縣東北流至湖州城南，與餘不溪、苕溪水合流入太湖，在州北。長城，今長興也。《烏臺詩案》：「天目山前」一首，賦爲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

轉運司差往相度隄岸，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時世與昔不同，水利不便而然也。

其三

夜來雨洗碧巖岼，浪湧雲屯遶郭寒。〔王註〕《文選》謝玄暉詩：茲嶺復嶺岼。謝靈運詩：巖高白雲屯。〔合註〕

張說詩：雨洗亭臯千畝綠。《文選》宋玉《高唐賦》：盤岸嶺岼。聞有弁山何處是，〔邵註〕《寰宇記》：弁山，一名卞山，

山石瑩然如玉。〔查註〕劉敬叔《異苑》：卞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稱卞王，故改名。《吳興備志》引《吳興山墟名》云：卞

山峻極，非清秋爽月，不見其頂。《太平寰宇記》：卞山當作冠弁之弁。徐陵《孝義寺碑》云：高弁蒼蒼，遙聞天語。《圖經》：

卞姓居之。《風土記》：加山爲岼。按《左氏·昭九年》：爲弁髦。杜註：弁，冠也。陸曰：弁，亦作卞。然則古蓋通用矣，謂

山形爲弁，亦與卞通。爲君四面意求看〔八五〕。

其四

夜橋燈火照溪明，〔王註次公曰〕溪，苕溪也。《寰宇記》：烏程縣書溪條下云：書者，四水激射之聲，蓋四水合爲一溪

也。曰苕溪，曰前溪，曰餘不溪，曰霅溪也。欲放扁舟取次行。〔合註〕白樂天詩：醉把花枝取次吟。暫借官奴

遣吹笛，〔合註〕《漢書·淮南王傳》：令官奴人官中。先生詩似言官妓也。明朝新月到三更。

其五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王註〕《書·禹貢》：淮夷蠙珠暨魚。〔查註〕《邵氏聞見錄》：至和間，皇后

好食糟淮白魚，呂文靖公夫人欲以十匳爲獻。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人臣家安得有十匳也？」梅聖俞詩：頭尾接清

淮，淮魚日登網。吳莼菹羹美，楚糟增味爽。今日駱駝橋下泊，〔王註次公曰〕駱駝橋，唐垂拱元年造，以形似駱駝背，名之。劉禹錫詩曰：駱駝橋上蘋風起，鸚鵡杯中若下春。〔查註〕《湖州舊志》：橋跨霅溪上，又名迎春。恣看修網出銀刀。〔王註〕杜子美詩：出網銀刀亂。

其六

烏程霜稻襲人香，〔王註次公曰〕《寰宇記》曰：古烏程氏居此，能釀酒，故以名縣，而又指酒爲烏程。張景陽《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邵註〕韋昭《吳錄》：烏程下若酒有名。《輿地志》：若溪，在長興縣南溪，南曰上若，北曰下若。村人取下若水釀酒，醇美勝雲陽。若溪，亦作箬溪。蓋長興故屬烏程也。〔查註〕《吳興統記》：秦時有烏金程林，善釀美酒，因置縣。熊明遇《若下酒疏》云：義興爲荆溪，而若下在其南，故曰烏程若下，蓋當時尚未分長興也。釀作春風書水光。〔邵註〕韋昭《吳錄》：霅溪在湖州府城。霅者，以衆流合集爲義；一曰四水蕩激時，霅然有聲，故名。〔查註〕《太平寰宇記》：霅溪在烏程縣東南一里。凡四水合爲一溪。自浮玉，曰若溪；自天目山，曰餘不溪；自銅峴山，曰前溪；自德清縣東北流至州前興國寺前，曰霅溪。時復中之徐邈聖，〔王註〕《三國·魏志》：徐邈爲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文帝踐阼，問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一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無多酌我次公狂。〔王註〕《前漢·蓋寬饒傳》：字次公。爲司隸校尉。平恩侯許伯人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其七

去年臘日訪孤山，【誥案】公到官三日事也。曾借僧窗半日閑【八六】。不爲思歸對妻子，道人有約徑須還。【合註】用前詩「臘日不歸對妻孥」二句意，蓋是時將歸杭州矣。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並寄其弟惠山老【八七】

〔查註〕《東都事畧》：錢顛，字安道，無錫人。自知烏程縣，召爲御史裏行。熙寧初，與劉述、劉琦等上疏劾王安石、曾公亮，貶監衢州鹽稅。按，唐時，御史裏行稱端公。〔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十一月，金部員外郎監秀州稅錢顛，復合人差遣。【誥案】此段合註駁查註誤引《東都事畧》錢顛通判秀州之說，確，今已刪。惠山老，卽後題之錢道人也。公赴常、潤賑饑，及移守湖中過惠山，皆有贈詩。

鴛鴦湖邊月如水，〔邵註〕《南湖記畧》：鴛鴦湖，名南湖，在府城南。其禽多鴛鴦，故名。一曰兩湖相麗，若鴛鴦然。五代時，湖東有烟雨樓，今尚仍之。〔查註〕宋聞人滋《記》畧云：橋李，澤國也。東南皆陂湖，南湖尤大，計百二十頃。孤舟夜榜【八八】鴛鴦起。平明繫纜石橋亭，慚愧冒寒髯御史。〔王註次公曰〕安道髯而爲御史。結交最晚情獨厚【八九】，〔合註〕《史記·荆軻傳》：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論心無數今有幾。〔合註〕《荀子》：相形不如論心。寂寞抱關歎蕭生，〔王註〕《前漢·蕭望之傳》：霍光秉政，丙吉薦王仲翁與蕭望之等數人，皆召見。

先是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於是光不除用望之。三歲間，而仲翁至光祿大夫，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傳呼甚寵，願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焉。」望之曰：「各從其志。」耆老執戟哀揚子。〔王註厚曰〕前漢·揚雄傳·贊云：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蓋黃門郎掌守門戶，故執戟。潘岳詩云：執戟疲揚。怪君顏采却秀發，〔王註〕楚辭·遠遊章句序：文采秀發。〔合註〕晉書·慕容超載記：精采秀發。無乃遷謫反便美。〔合註〕蘇頌詩：舊史饒遷謫。史記·匈奴傳：不如溷酪之便美。天公欲困無奈何，世人共抑真疎矣。毘陵高山錫爲骨〔九〇〕，陸子遺味泉冰齒。〔王註次公曰〕毘陵，常州也。高山，惠山也。陸子，陸羽也。包佶贈劉尊師詩：曉漱瓊膏冰齒寒。〔呂祖謙曰〕韻語陽秋：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卽成瘵，夾錫錢所以治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甲於二浙者，以有錫也。〔查註〕元和郡縣志：常州晉陵郡，漢曰毘陵，晉元帝時，避諱改晉陵。賢哉仲氏早拂衣，占斷此山長洗耳。〔王註〕晉書：孫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山頭望湖光潑眼，山下濯足波生指。倘容〔九一〕逸少問金堂，〔王註〕許邁嘗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在焉，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記與嵇康留石髓。〔王註〕晉書：嵇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凝而爲石。烈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不遇，命也。」〔合註〕神仙傳：烈攜歸，與叔夜，已成青石。烈私語弟子曰：「叔夜未合得道故也。」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查註〕石刻題云：題秀州本覺鄉僧文長老方丈。姚綬《本覺寺碑記》：橋李西郭二十七里外，有空翠亭遺址。唐宣宗時，僧冀來自臨海，宿亭下，感異人夢，結庵以居。事聞，額報本禪院。宋蜀僧文及主之，請易爲寺，爰賜今額。周必大《吳郡諸山錄》云：早行至本覺寺，登岸卽古橋李也，舊號小長蘆，東坡過此，爲文長老賦詩。

萬里家山一夢中，吳音漸已變兒童。〔合註〕《南史·顧琛傳》：吳音不變。每逢蜀叟〔九三〕談終日，便覺峨眉翠掃空。〔王註〕《洞天記》：峨眉山在嘉州，係第七洞天。〔諸案〕紀昀曰：三四寫來警動。師已忘言真有道〔九三〕，我除搜句〔九四〕百無功。〔合註〕《文心雕龍》：搜句忌於顛倒。明年採藥天台去，〔王註〕謝邁曰：《洞天記》：天台赤城山，高一萬八千丈，周回五百里，在台州天台縣。更欲題詩滿浙東。〔王註〕次公曰：末句使杜子美《題鄭縣亭子》詩「更欲題詩滿青竹」。〔合註〕《元和郡縣志》：浙東觀察使管州七：越、婺、衢、處、溫、台、明。

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

〔查註〕王復，錢塘人。所居在杭州候潮門外。詳後《種德亭詩敘》。

其一

吳王池館遍重城，〔合註〕吳王指錢鏐，見前《步至功臣寺》詩註。閑草〔九五〕幽花不記名。青蓋一歸無覓

處，〔王註〕《晉書·陳訓傳》：孫皓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與觀衝壁之事。」尋而吳亡。只留雙檜待昇平。

其二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誥案〕王安石「不知龍向此中蟠」句，公所本也。其後鞫案，即舉安石以對。世間惟有蟄龍知。〔邵註〕《續通鑑》：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今陛下飛龍在天，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不臣孰甚焉。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

卷八校勘記

- 〔一〕龍鸞 集註、類甲、類乙作「龍鳳」。
- 〔二〕千里 集甲作「四海」。
- 〔三〕僮僕 集註、類甲作「童僕」。
- 〔四〕蒨籠 集甲、集註、類甲、類丙原註：籠，上聲。
- 〔五〕願子 類甲、類乙作「願予」。
- 〔六〕寸筵 集甲作「寸筵」。盧校：「寸筵」。
- 〔七〕更酬 集甲、集註、類本原註：更，平聲。

〔八〕少作 查註、合註作「久作」。

〔九〕王註次公曰嘉祐初文格雕鏤磔裂如劉幾魏宜之屬 「屬」下原有「皆不與選士論頗洵洵」九字。此九字，類本及茅刊本俱無。查註引《石林詩話》釋「文格變已甚」句，有此九字。此九字，蓋涉查註而誤衍者，今刪。

〔一〇〕高朕 原作「高朕」。卷二十九《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蒼苔高朕室」句，施本作「蒼苔高朕室」，據改。

〔一一〕宋史選舉志云云 其中「謂《春秋》有《三傳》難通，罷之」句，不見《宋史·選舉志》。

〔一二〕鑄鏝 「鑄」原作「鑄」，合註作「鑄」（光緒本）。集甲、查註作「鑄」，今從。按，《集韻》：鑄，音攜，日旁氣；《廣韻》：大鐘。「鑄」與「鑄」不可通，合註誤刊。以後遇「鑄碑」、「鑄鏤」，逕改「鑄碑」、「鑄鏤」，不另出校記。

〔一三〕二十 合註謂舊王本作「十二」。類甲、類乙、類丙皆作「二十」。

〔一四〕喧呼笑語 集甲、類本作「喧喧語笑」。集註作「喧呼語笑」。

〔一五〕肥瘦 集甲作「肥瘠」。查註：石刻作「肥瘠」。

〔一六〕誰敢 查註：石刻作「誰與」。

〔一七〕石柱碑魯公書記……袁高 「石柱碑魯公書記」原缺，「袁高」原作「奉高」，今據《吳興掌故集》補訂。

〔一八〕自不 盧校：「不自」。

〔一九〕積雨 集註、類本作「積雪」。

〔二〇〕常飲酒 集甲、集註、類本作「長飲酒」。盧校同。

〔二一〕立鵠 類丙作「鵠立」，不叶，疑誤。

〔二二〕八月十七日……余與試官兩人 集甲無「日」字。集註、類本無「日」、「余」字，「兩人」作「五人」。

「余」字據集甲補。

〔二三〕點夜 集註、類本作「夜點」。集甲本此二字有殘缺處，似「夜點」；一本缺卷。

〔二四〕身在孤舟兀兀中 類丙夾注：「眼既眩矣，身如在舟中。」

〔二五〕去越 集甲、集註、類本作「初去」。

〔二六〕千林 原作「千株」，今從集甲。

〔二七〕清婉 集註、類丙作「清遠」。

〔二八〕梧葉 合註：「葉」一作「桐」。

〔二九〕有偶 集甲、集註、類本作「求偶」。

〔三〇〕歐陽公 集甲、集註、類本無「陽」字。

〔三一〕立仗馬 集甲、集註、類甲作「立仗色」。合註謂「色」訛。

〔三二〕吾子 類本作「君子」。

〔三三〕空齋 集註、類本作「空塔」。

〔三四〕肯效 集註、類本作「豈效」。

- 〔三五〕金花 合註謂「花」一作「馬」，清施本作「金馬」。
- 〔三六〕酸辛 集註、類本作「傷心」。
- 〔三七〕留愧 查註、合註：「叢話」作「恨非」。
- 〔三八〕泫然 查註：「叢話」作「泣愁」。合註：「詩案」、「叢話」俱作「泣愁」。
- 〔三九〕豈失 查註、合註：「失」一作「識」。
- 〔四〇〕慎毋 查註、合註：「詩案」、「叢話」俱作「慎勿」。
- 〔四一〕幽居味 查註、合註：「志」作「閑居味」。
- 〔四二〕須公 集甲、集註、類本作「公須」。
- 〔四三〕構築 查註、合註：「志」作「基築」。
- 〔四四〕嘗在 集甲、類本作「常立」，集註作「嘗立」。
- 〔四五〕忍教 查註作「忽教」。
- 〔四六〕江湖流 類甲作「江湖阻」。
- 〔四七〕獨遊 章校：「鑑」無「獨」字。
- 〔四八〕肯獨 章校：「鑑」作「獨肯」。
- 〔四九〕未暇裁 查註作「未暇裁」。
- 〔五〇〕遣花開 查註、合註作「把花開」。
- 〔五一〕小樓 原作「小橋」。集甲、集註、類本作「小樓」，今從。

〔五三〕仄聞 類丙作「側聞」。

〔五三〕膾縷 七集作「繪縷」。

〔五四〕只可 集甲、類丙作「只好」。

〔五五〕盡豪英 類本作「蓋豪英」。

〔五六〕嘗喜 集甲作「常喜」。

〔五七〕再用前韻寄莘老 類本題作「用和人求筆跡韻寄莘老」，合註謂訛。盧校：此詩係用《將之湖州戲贈莘老》韻，今當從宋刻本改正。集甲作「再用前韻寄莘老」。

〔五八〕死智 類甲作「無智」。

〔五九〕兩翼 查註作「兩翅」。

〔六〇〕黃庭堅莘老壻能文 集註無此條自註，類本「江夏」句下援註有「黃魯直莘老壻」之語。集甲有此條自註。

〔六一〕披折 類本作「拔折」。

〔六二〕幾萬一 集甲、類丙原註：「幾」平聲。

〔六三〕冠笠 查註作「貫笠」。合註謂「冠」一作「披」。

〔六四〕白挺 集註、類本作「白挺」。

〔六五〕牛尾 集甲、集註作「牛毛」。

〔六六〕芒攢 查註、合註：宋刻本作「芒鑽」。集甲作「芒攢」。

- 〔六七〕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集甲「晝」作「書」，類本「晝」作「晝」。
- 〔六八〕未盡 查註作「不盡」。
- 〔六九〕深藏 集甲、集註作「苦藏」。類甲作「舌藏」，當爲「苦藏」之誤。
- 〔七〇〕鷓鴣 集甲、集註、類丙作「鷓鴣」。
- 〔七一〕新萸 查註作「新叢」。
- 〔七二〕大窮約 集甲、集註、類本作「太窮約」。
- 〔七三〕筒中 查註：宋刻本「筒」作「笛」。集甲作「筒中」。合註：七集本「筒」作「笛」。
- 〔七四〕公自註時賈欲再娶 據集甲、集註、類本補。
- 〔七五〕楚曲 原作「此曲」，「此」無着，據集甲、集註、類本改。
- 〔七六〕糠粃 合註：「糠」一作「糟」。
- 〔七七〕松自響 查註作「韻自響」。
- 〔七八〕翠雲鬢 盧校：「翠雲環」。
- 〔七九〕來時 類甲作「時來」，疑誤。
- 〔八〇〕賓從非 集註作「賓從飛」。
- 〔八一〕孫莘老 集甲無「孫」字。集註、類本有。
- 〔八二〕當須 合註：「當」一作「直」。
- 〔八三〕綠浸裙 集甲作「淥浸裙」。合註：《詩案》、《叢話》「裙」作「蕪」。

- 〔八四〕堂上 集甲、類丙作「堂下」。
- 〔八五〕意求看 類丙作「竟求看」。
- 〔八六〕半日閑 類本作「半日間」。
- 〔八七〕并寄其弟惠山老 集甲、集註「惠山老」作「惠山山人」，類甲、類丁無此七字。
- 〔八八〕夜榜 類丙作「夜傍」。
- 〔八九〕情獨厚 類甲作「情獨清」。
- 〔九〇〕錫爲骨 類乙作「錫無骨」。
- 〔九一〕倘容 集甲作「儻容」。《康熙字典》：「儻」，俗作「倘」。以後不重出。
- 〔九二〕蜀叟 類甲、類乙作「蜀客」。
- 〔九三〕有道 查註、合註作「得道」。
- 〔九四〕除搜句 合註作「餘搜句」。
- 〔九五〕閑草 集註、類本作「奇草」。

蘇軾詩集卷九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誥案】起熙寧六年癸丑正月，在太常博士直史館杭州通守任，至六月作。

元日次韻張先子野見和七夕寄莘老之作

〔查註〕《齊東野語》：是時有兩張先，俱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爲作墓志。其一湖州人，天聖八年進士，《宋史》不立傳，故其家世不詳。《吳興志》：張子野，烏程人。康定進士，仕至都官郎中，致仕，年八十九卒，葬弁山多寶寺後。其第進士年，兩處不同。〔合註〕《吳興備志》亦云：宋有兩張先。三影，吳興人，知吳江縣，歷知虢州、渝州。其一開封人，孝章皇后戚黨，見《玉照新志》。此詩與莘老唱和，當是三影也。【誥案】先之父維，卽有《十詠圖》者，非卷二題內之都官張維也。查註既以之註前卷《春晝》詩，又以之註卷二《都官張維》詩，此又云先之家世不詳，何也？

得句牛女夕，〔王註續曰〕七月七日，河鼓、織女二星當會，守夜者見天漢中，奕奕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也。〔合註〕見《御覽》引周處《風土記》。轉頭參尾中。〔王註〕《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青春先人睡，白髮

不遺窮。酒社我爲敵〔一〕，詩壇子有功。〔王註〕杜牧《贈趙嘏》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縮頭先夏鼈，〔公自註〕見《玉川子》。〔王註〕《玉川子·月蝕》詩：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人獄。又云：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以其肉充臙。實腹鄙秋蟲。〔合註〕《唐文粹》載羅隱《秋蟲賦序》云：秋蟲，蜘蛛也。致身羅網間，實腹亦羅網間。莫唱裙垂綠，〔王註〕永叔詞：舞餘裙帶綠雙垂。無人臉斷紅。〔王註〕元稹《鶯鶯傳》：雙臉斷紅而已。舊交懷賀老，〔王註〕李太白《憶賀監》詩：稽山無賀老。新進謝終童。〔王註〕《前漢·終軍傳》：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後爲諫大夫，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袍鵲〔二〕雙雙瑞，〔合註〕樂天詩：魚珮茸鱗光照地，鵲銜瑞帶勢冲天。又：魚綴白金隨步躍，鵲銜紅綬繞身飛。雙雙〔字見〕《公羊》。腰犀一一通。〔王註〕李堯祖曰：《漢·西域傳·贊》曰：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註：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小蠻知在否，試問囁嚅翁。〔王註〕厚曰：寶鞏世號囁嚅翁。〔次公曰〕囁嚅翁，乃樂天也。李林宗，字直木，嘗謂白爲囁嚅翁。出《雲溪友議》。蓋張子野有妾，故以樂天比之。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雜興》_二，作《古意》_一一首_三，答之

【詰案】王、施本詩題皆作：得鮮于子駿所寄《古意》，作《雜興》一首答之。查註據《鮮于子駿集》原題作雜興，更正。合註已從查本，今仍之。〔王註〕洪芻曰：《杭州圖經》：有美堂在郡城吳山。〔查註〕《庚溪詩話》：嘉祐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儀守杭，上特製詩寵賜。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既到杭，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修爲記。《西湖遊覽志

餘：有美堂，在鳳凰山之頂，左江右湖，舉陳目下。《宋史》：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舉進士。神宗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升副使，提舉常平。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作詩平淡淵粹，尤長於楚詞。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宋玉，自以爲不可及也。《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四年十月，利州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鮮于侁，權發遣轉運副使。又，《宋史》本傳云：凡居部九年。則先生答詩時，正子駿在利州也。

衆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合註》：《後漢書·朱浮傳》：交易紛擾。何意《四》琵琶絃，常遭腰鼓鬧。《合

註》：《古樂府》：共戲樂腰鼓，鈴杵各相競。二杯忘萬慮，醒後還皎皎。《王註》：韓退之詩：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

萬慮醒還新。有如轆轤索，《合註》：《廣韻》：轆轤，圓轉木也。已脫重縈繞。《誥案》：紀昀曰：人手直插兩喻，筆力

奇峭。家人自約飭，《五》始慕陳婦孝。可憐原巨先，放蕩今誰弔。《王註》：《漢書》：原涉，字巨先。或譏涉

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

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爲盜賊所污，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

還。吾猶此矣。」平生嗜羊炙，識味肯輕飽。烹蛇啖蛙蛤，頗訝能稍稍。《王註》：韓退之《南食》詩：我來

禦魑魅，自宜味南烹。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瘳。又《答柳柳州食蝦蟆》詩：彊號爲蛙蛤，於實無所較。余初不下喉，近亦

能稍稍。憂來自不寐，起視天漢渺。闌干玉繩低，耿耿太白曉。《誥案》：起四句，指有美堂飲，後言雖處

流俗，不爲所污。中都公遇子駿甚厚，意必有所規，故答之如此也。

次韻答章傳道〔六〕見贈

〔查註〕章傳道，名傳，閩人。《吳郡文粹》載蘇子美答詩，內二句云：南閩章其氏，傳名字傳道。即其人也。

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王註〕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出《尸子》。〔合註〕又見《淮南子》。視下則有高，無前孰爲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彀。〔王註〕《南史》·宋高祖紀：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戰國策》曰：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范傳正《李太白墓碑》云：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合註〕「達人」，見《左傳》。「一弛」，見《禮記》。《廣雅》：彀，張也。下士沐猴冠，〔王註〕《漢書》·項籍傳：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王註〕《漢·枚乘傳》：太山之溜穿石，漸靡使之然也。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秀》。〔王註〕《史記》·宋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而況彼區區，何異壹醉富〔七〕。〔王註〕《詩》·小雅·小宛：彼昏不知，壹醉日富。箋云：無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也。鷓鴣〔八〕非所養，俯仰眩金奏。〔王註〕《左傳》·文公二年：臧文仲不知者三，其一祀爰居。《莊子》·至樂篇：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櫛，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鬻馮有餘樂，不博南面后。〔王註〕《莊子》·至樂篇：莊子之楚，見空鬻馮，撒以馬捶而問之。鬻馮見夢，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嗟

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疾。〔王註〕《莊子·讓王篇》：原憲應子貢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自從出求仕，役物恐見囿。〔王註〕《莊子·齊物論篇》：方且爲物役。《徐無鬼篇》：皆囿於物。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實〔九〕。效贖〔二〇〕豈不欲，〔邵註〕《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頑質謝鑄鏤。〔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六年正月，作詩《次章傳韻》。馬融既依梁〔四〕云，所引梁冀、竇憲，並是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驟躋顯位，驕暴竊威福用事，而馬融、班固二人，皆儒者，並依托之。賦詆毀當時執政大臣，我不能效班固、馬融苟容依附也。〔合註〕《後漢書·橋玄傳》：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張華賦：不煩錐鋒之鑄鏤。仄聞長者言，〔王註〕司馬遷《答任安書》云：僕雖罷駑，亦側聞長者遺風矣。倅直〔二〕非養壽。〔王註〕《離騷經》：余曰倅倅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合註〕《史記·老子傳》：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唾面〔三〕慎勿拭，〔王註〕《唐書·婁師德傳》：其弟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出胯當俯就。居然成懶廢，敢復齒豪右。〔合註〕張衡《四愁詩序》：豪右兼井之家。子如照海珠，網目〔三〕疎見漏。〔王註〕《唐書·狄仁傑傳》：可謂滄海遺珠矣。《前漢·志》：網漏吞舟之魚。宏材乏近用，〔王註〕《後漢書·伏侯、宋傳·論》：器博者無近用。巧舞困短袖。〔王註〕《史記》：韓非曰：「長袖善舞。」〔合註〕梁簡文帝詩：工歌巧舞人人意。坐令傾國容，〔王註〕《前漢·外戚傳》：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臨老見邂逅。〔邵註〕《毛傳》：邂逅，解悅之貌。吾衰信久矣，書絕十年舊。門前可羅雀，感子〔四〕煩屢叩。願言歌《緇衣》，子粲還予〔五〕授。〔王註〕《詩·鄭風·緇衣》：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誥案》傳道，一老者也，勸公稍卑以適時，宜公謂如爾自貶，終不諧俗，

故不爲也。紀昀曰：鋒芒太露，而縱橫之氣，自爲可愛。

法惠寺橫翠閣

〔王註〕《杭州圖經》：法惠寺，在天井巷，吳越王錢氏建。舊額興慶寺，治平二年，改賜今額。〔查註〕《咸淳臨安志》：西林法惠院，乾德元年吳越王建。舊名興慶寺，祥符中改今額。《西湖遊覽志》：自清波門折而南，爲方家峪。峪畔舊有法惠院。慶歷間，法言作西軒於此。

朝見吳山橫，〔查註〕《咸淳臨安志》：吳山在城中，吳人祠子胥山上，因名曰胥山。暮見吳山縱〔二六〕。吳山故多態，轉折〔二七〕爲君容。〔詰案〕紀昀曰：起得峭拔。幽人起朱閣，〔合註〕陸機詩：玄雲拖朱閣。空洞更無物。〔王註〕《晉書》：王導嘗枕周顛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惟有千步岡，東西作簾額。〔合註〕李賀詩：彩鸞簾額著霜痕。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二八〕春更悲。已泛平湖思濯錦，〔王註次公曰〕濯錦，成都濯錦江也。〔邵註〕《輿圖考》：錦江在成都府城南，一名汶江。織錦濯此則鮮麗。其地曰錦里。更看橫翠憶峨眉。〔王註次公曰〕峨眉，嘉州峨眉山也。〔邵註〕《名山記》：峨眉山，在蜀嘉定州，南北有臺。山有六寺，光相居絕頂，白水寺居其中。自白水至光相，歷八十四盤，山徑如線。如是者六十里，至山頂，卽普賢示現處，屋皆以板爲之。雕欄能得幾時好，〔合註〕李後主詞：雕欄玉砌應猶在。不獨憑欄人易老。〔合註〕韓偓詩：紫泥封後獨憑欄。百年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遊人尋我舊遊處，但覓吳山橫處來。〔詰案〕紀昀曰：短峭而雜以曼聲，使人愴然易感。

祥符寺九曲觀燈

〔王註李彭曰〕按《杭州圖經》：大中祥符寺，在城北，國朝大中祥符初，賜今號。九曲法濟院，在錢塘門外，寺有明軒、爽軒云。〔查註〕《咸淳臨安志》：錢塘門外有九曲路，又有九曲法濟院、九曲寶嚴院。〔誥案〕《武林舊事》：錢塘門外有九曲城，疑寺以地名也。

紗籠擎燭逢門〔二〕人，〔王註〕李賀詩：蠟光高懸照紗空。〔合註〕白樂天詩：紗籠耿殘燭。銀葉燒香見客邀〔三〕。〔王註李彭曰〕《諸香名譜》：燒香餅子一枚，以灰蓋或用一薄銀碟子尤妙，置香在上，常令烟得所。〔查註〕沈立之《香譜》：用黑角沈臘茶定粉白蜜等爲末，收沙瓶中，久窰尤佳，燒時以雲母、銀葉襯之。金鼎轉丹光吐夜，〔王註〕《抱朴子》曰：《黃帝九鼎神丹經》云，第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合註〕江淹《別賦》：鍊金鼎而方堅。寶珠穿蟻鬧連朝〔三〕。〔王註次公曰〕《小說》載：有以九曲寶珠欲穿之而不得，問之孔子，孔子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焉。〔查註〕唐楊濤《蟻穿九曲珠賦》：蟻爲質兮微渺，珠有竅而虛圓。苟一縷之是繫，雖九曲而可穿。〔誥案〕紀昀曰：三四刻畫九字。波翻焰裏元相激，魚舞湯中不畏焦。〔王註續曰〕三國時，有術士以藥傅魚，投沸鼎中，徘徊不死。〔次公曰〕此言琉璃瓊水，置魚其中，其後點燈，魚游泳而不畏耳。今燈富處皆然。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半逐夢魂銷。

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

〔查註〕《咸淳臨安志》：西湖僧作詩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兩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所居皆

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升，以瓶貯几上，日取二三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人尤重之。《武林梵志》：法師可久，錢塘錢氏子。天聖初，得度，學教觀於靜覺。喜爲古律詩，先生監郡日，與師爲詩友。居西湖祥符。先生元夕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師室，了無燈火，但聞薔薇餘香，歎仰留詩。晚年送客不踰闕。如此十餘年。窗外惟紅蕉數本，翠竹百箇，一日謂人曰：「吾死，蕉竹亦死。」未幾皆驗。

門前歌舞〔三〕鬪分明，〔合註〕庾信《春賦》：分朋人射堂。《舊唐書·中宗紀》：自芳林門人，集於梨園毬場，分朋拔河。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邵註〕《維摩經》：法門名無盡燈，譬如一燈然百千燈。

正月二十一日〔三〕病後，述古邀往城外尋春

〔查註〕陳襄《和蘇子瞻通判在告見寄》詩云：郊原芳意動游人，湖上晴波見躍鱗。閑逐牙旗千騎遠，暗驚梅萼萬枝新。尋僧每拂題詩壁，邀客仍將漉酒巾。寄語文園何所苦，且來相伴一行春。

屋上山禽苦喚人，檻前冰沼忽生鱗。〔王註〕次公曰：郭景純《游仙》詩：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註云：鳧爲閭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也。老來厭伴〔二〕紅裙醉，〔王註〕韓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病起空驚白髮新。〔王註〕李白《寄遠》詩：朱顏彫落盡，白髮一何新。卧聽使君鳴鼓角，〔王註〕《晉書·王羲之傳》：王述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巾。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次公曰〕後

漢公孫瓚言，鼓角鳴於地中，太守之出，得鳴鼓角。〔合註〕晉書·郗超傳：帳中卧聽之。試呼穉子整冠巾。〔王註〕杜子美江村詩：穉子敲針作釣鉤。又九日藍田崔氏莊：曰：笑倩傍人爲整冠。〔次公曰〕韓退之詩：我欲收斂加冠巾。曲欄幽榭終寒窘，〔合註〕白樂天詩：獨上危樓憑曲欄。鄭谷詩：幽榭名園臨紫陌。一看郊原浩蕩春。〔王註〕杜子美古柏行：崔嵬枝幹郊原古。〔諸案〕紀昀曰：二語寫出胸次。

有以官法酒見餉者，因用前韻，求述古爲移廚飲湖上

〔查註〕鄭谷詩：花落移廚送晚香。〔合註〕周禮·天官：酒正爲公酒。註謂以公事作酒。〔史記·叔孫通傳〕置法酒。

喜逢〔三五〕門外白衣人，欲膾湖中赤玉鱗。遊舫已粧吳榜穩，〔王註〕晉·張載傳：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舞衫初試越羅新。〔王註〕李賀詩：越羅衫袂迎春風。〔查註〕杜子美白絲行詩：越羅蜀錦金粟尺。〔老學菴筆記〕云：遂寧出羅，謂之越羅，似會稽尼羅而過之。欲將漁釣追黃帽，未要靴刀抹絳巾。〔王註厚曰〕唐制，以戎服見者，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鞞。抹絳巾者，言紅抹額，乃帕首之謂也。〔邵註〕韓退之送李端公序：紅抹首，袴袴，握刀。又元和聖德詩註：實錄：禹會塗山之夕，大風雷震，有甲兵卒千餘人；其不被甲者，以紅綃帕抹其額。自此，遂爲軍容之服。芳意十分強半在，〔合註〕韓退之詩：芳意饒呈瑞。隋煬帝詩：強半爲多情。爲君先踏水邊春。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

其一

朝曦迎客艷重岡〔三六〕，晚雨留人人醉鄉。〔王註〕援曰：唐王績作《醉鄉記》。此意自佳君不會，一杯當屬水仙王。〔公自註〕湖上有水仙王廟。〔查註〕《咸淳臨安志》：水仙王廟在西湖第三橋北。《西湖遊覽志餘》：在孤山南麓。

其二

水光〔三七〕潑潑晴方好〔三八〕，山色空濛雨亦奇。〔王註〕《文選》謝玄暉詩：空濛如薄霧。若把〔三九〕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四〇〕。【語案】此是名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公凡西湖詩，皆加意出色，變盡方法。然皆在《錢塘集》中。其後帥杭，勞心裁賑，已無復此種傑構，但云「不見跳珠十五年」而已。

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

〔王註〕《前漢·地理志》：秦分三十六郡，富春屬會稽。漢哀帝封河間孝王慶子元爲富春侯。晉武帝太元中，避簡文鄭太后諱，改曰富陽。〔查註〕《古蹟考》：富陽城，唐咸通中縣令趙訥所築。《太平寰宇記》：縣有潮戶，地近海，朔望迎潮而歌。《宋史·職官志》：軍府幕職，有節度推官。《咸淳臨安志》：節度推官廳在府前，近民坊。《烏臺詩案》：熙寧六年正月二十七日，遊風水洞，

有本州節推李必知軾到來，在彼等候。軾到，乃留題於壁，其卒章不合云「世上小兒誇疾走」，以譏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其詩即不曾寫與李必。【誥案】與李必三詩，皆六年同時作，【詩案】誤作七年。是時公在常、潤賑饑，並不在杭也。今已改正，餘詳案中。【案】總案熙寧六年正月「和風水洞諸詩」條下云：「紀年錄」：二十七日，遊風水洞，作詩。又作李必留待及和等詩。八月望，觀潮作詩。又再遊風水洞作詩并「臨江仙」。據此，公詩凡五首。今僅有李必留待一首及和必二首，其前後遊風水洞二首，皆佚去矣。此三首，施註原編并載於此，即爲六年正月同時之作，不誤。

春山磔磔鳴春禽，【合註】皮日休詩：磔磔如蝦鬚。先生詩似用格磔之意。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

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誥案】紀昀曰：磊磊落落，起法絕佳。金鯽【三】池邊不見君，【王註夏倪曰】按

先生【詩話】云：舊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圖經】：開化寺，開寶三年建，僧智曇即此建六和塔。金魚池在寺後，山澗水底有金鯽魚。追君直過定山村。

【王註張孝祥曰】「杭州圖經」：定山在錢塘舊治之西南四十七里。【楊符曰】「太平寰宇記」：定山突出浙江數百丈。【查註】「咸淳臨安志」：定山高七十五丈，周迴七里一百二步。山下居民數百家。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

婉。【邵注】「詩·齊風·野有蔓草」，又「鄭風·猗嗟」：清揚婉兮。風巖水穴舊聞名，【查註】「咸淳臨安志」：風水洞，

在楊村慈巖院，舊名恩德院。有洞極大，流水不竭，頂上又一洞。立夏清風自生，立秋則止。白居易【遊恩德寺】詩：雲水埋藏恩德洞，簪裾束縛使君身。即此也。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王

註】杜子美【晚登瀛上堂】詩：繫馬林花動。出城【三】二日尚透遲【三】，【邵註】「詩·小雅·四牡」：周道透遲。妻孥

怪罵歸何時〔三〕。【詰案】歸何時，乃未歸之詞也。歸何遲，乃已歸之詞也。詩雖代爲設想，必既未歸，自應作「歸何時」。今既定時字韻，則上句之「尚逶迤」，應仍作「尚逶遲」。合註從「尚逶迤」，似不若王本之妥也。世上小兒誇疾走，〔合註〕《爾雅疏》：「迅，疾走也。」如君相待今安有。【詰案】「真然便住，奇絕。」

風水洞二首和李節推〔三〕

〔王註〕高荷曰：《杭州圖經》：洞去錢塘縣舊治五十里，在楊村慈巖院。洞極大，流水不竭，洞頂又有一洞，清風微出，故名曰風水洞。白樂天長慶三年秋九月來遊，觀泉石竹木，留詩。

其一

風轉鳴空穴，泉幽瀉石門〔三〕。虛心聞地籟，〔王註〕《莊子·齊物論篇》：南郭子綦謂顏成子游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妄意〔三〕覓桃源。〔王註〕十朋曰：《留題仙游潭》云：秦人今在武陵溪。〔厚曰〕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自云先世避秦來此。停數日，辭去。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即遣人隨其往，遂迷不復得路。〔合註〕《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聖也。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歸瓶得冰雪，清冷慰文園。〔王註〕《漢書》：司馬相如有消渴疾，拜爲孝文園令。

其二

山前乳水隔塵凡〔三〕，山上仙〔三九〕風舞檜杉。〔合註〕沈約《風賦》：此蓋羽客之仙風也。細細龍鱗生亂石〔四〇〕，〔合註〕《新書》：龍之神也，能與細細，能與巨巨。團團羊角轉空巖。〔王註續曰〕羊角，風也。《莊子·逍遙游篇》：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次公曰〕《淮南子》：扶搖，抄抱羊角而上。許慎註云：扶，攀也；搖，動也；抱，了戾也。扶搖如羊角，轉如曲繁行而上。珍讀如珍。馮夷窟宅非梁棟，〔邵註〕《九歌·河伯》〔四一〕：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御寇車輿謝轡銜。〔王註〕《楚辭·惜往日篇》：無轡銜而自載。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王註〕《列子·黃帝篇》：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次公曰〕蓋言世態可厭，欲從馮夷之故居，御寇之風馭，爲可以脫譏讒。《烏臺詩案》：《遊風水洞》云「世事艱難吾欲去」，意謂行新法之後，世事日益艱難，小人爭進，各務譏毀。軾度思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棄官卜隱居之地也。

獨遊富陽普照寺

〔王註曹夢良曰〕《圖經》：淨明院在縣北五里。昔唐朝舊寺，號普照，後廢。石晉天福七年，重建。治平二年，改賜今額。〔查註〕李白《普照寺》詩：天台國清寺，天下爲四絕。今爲普照遊，到來復何別。與本詩第二句正合。

富春真古邑，此寺〔四二〕亦唐餘。鶴老依喬木，龍歸護賜書。〔查註〕《咸淳臨安志》：淨明寺，枕高山，名曰舒壁。山坳有龍潭澗水橫流，上有橋亭，有御書閣。〔合註〕《漢書·敘傳》：家有賜書。連筒春水遠，〔王註〕杜子美《春水》詩：連筒灌小園。出谷晚鐘〔四三〕疎。欲繼江潮韻，〔王註次公曰〕宋之間遊江南靈隱寺，夜月澄明，獨

行廊下，因吟曰：「鷲嶺鬱岩峩，龍宮鎖寂寥。」沈思久之，不就。有老僧坐大禪牀，曰：「何吟之苦？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宋歎警策。逮明訪之，不復見。寺僧知者曰：「此駱賓王也。」何人爲起予。

自普照游二庵

〔王註饒德操曰〕《富陽縣圖經》：延壽院，在縣北四里，院前有東西二庵。〔查註〕《咸淳臨安志》：大明院在縣北四里，四峰環繞，前如連壁，俗呼裏庵，卽東坡所謂東西二庵是也。舊名普明，乾德三年建，治平二年改今額。

長松吟風晚雨細，東庵半掩西庵閉。山行盡日不逢人，裊裊〔四〕野梅香人袂。〔合註〕李義山《見梅花》詩：非時裊裊香。〔誥案〕紀昀曰：查初白謂劈頭二句，全題已無餘景，以後却人議論。居僧笑我戀清景，自厭

山深出無計。我雖愛山亦自笑，獨往神傷後難繼〔四〕。〔王註〕《三國·魏志註》：荀彧婦亡，不哭而神

傷。〔查註〕杜子美《題鄭縣亭子》詩：晚來幽獨恐傷神。〔誥案〕此句「獨往神傷」，《咸淳臨安志》作「幽獨神傷」。紀昀曰：

「幽獨神傷」，全用杜句，作「獨往」非是。今屢復此詩，必如「獨往」字，始與下句緊接，若用「幽獨」，則前後脫氣矣。紀氏專主查註，故失於細究耳。周益公嘗言：凡墨蹟石刻與集本互異，恐集本乃後所改定，不可輕動。其說最當。如此句，究應從王本爲是。不如西湖飲美酒，紅杏碧桃香覆髻。作詩寄謝採薇翁，〔王註〕《史記》：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本不避人那避世。〔誥案〕觀結句，「往」字是通篇詩眼，去此一字，其病尚不

止「出無計」句承不清也。

富陽妙庭觀董雙成故宅，發地得丹鼎，覆以銅盤，承以琉璃〔四〕盆，盆既破碎，丹亦爲人爭奪持去，今獨盤鼎在耳，二首

〔王註饒德操曰〕《富陽圖經》：妙庭觀，在縣西十五里。〔查註〕《咸淳臨安志》：妙庭觀舊號明真，治平二年改賜今額，世傳董雙成故宅。天聖中，道士朱去非發地得丹鼎。紹興初，建香風堂、玉笙庵。里人謝伋，取李白《月華詞》名之。〔合註〕《西溪叢話》：富陽北十里，有妙庭觀，洵經焚毀，無碑誌可考。其鼎，宣和間取去三足，中空，病者取以煮藥，甚有效。

其一

人去山空鶴不歸，〔王註次公曰〕人去，指言董雙成也。昔之仙人歸鄉，多化爲鶴，如丁令威爲鶴，集於華表之上，又如蘇耽之歸廬，皆爲鶴也。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查註〕鮑照《升天行》：九龠隱丹經。註云：《仙經九轉丹金液經》，篇以藏經也。《抱朴子·金丹篇》：丹九轉九變。第一丹名丹華，第二名神丹，亦曰神符，第三名神丹，第四名還丹，第五名餌丹，第六名煉丹，第七名柔丹，第八名伏丹，第九名寒丹。却把飛昇乞內芝〔四〕。〔王註次公曰〕《宣室志》：河中永樂縣道淨院，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鍊丹於藥院中，丹成，疑轉功未完，留貯院內，人共掌之。太玄死，其徒周悟先主院事，時有蒲人侯道華者事悟先，以供給使。諸道士皆奴畜之，而道華愈欣然。一旦，味爽，衆晨起，道華房中無所見。獨留偈一首云：「帖裏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却，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重鄧法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鍊莫爲遲。三清專相待，大羅的有期。」其下列細詞，稱：去年七月一日，蒙韓君賜

姓李名内芝，配住上清善進院〔四八〕。

其二

琉璃擊碎走金丹，無復神光發舊壇。
〔合註〕《漢書·禮樂志》：夜常有神光，集於祠壇。時有世人來舐
鼎，欲隨雞犬事劉安。〔王註〕《神仙傳》：漢淮南王安臨仙去，餘藥在庭中，雞犬舐啄之，盡得升天。故雞鳴天上，
犬吠雲中。

新城道中二首

〔王註〕《新城縣圖經》：管十二鄉。吳大帝黃武五年，置東安郡，新城屬焉。唐高宗永淳元年，分
富春西境，置新城，號上縣。皇朝仍之。距杭州之西南一百三十三里。〔誥案〕此題第二首，查註
據《瀛奎律髓》，改爲晁君成和作，合註已辨其誤，今仍更正。餘詳總案及詩註。〔案〕總案熙寧
六年二月「早發新城」條下云：「查註非不知其誤者，乃有意立異耳。」（餘略。）

其一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
嶺上晴雲披絮帽，〔王註〕韓退之詩：晴雲如擊絮。杜牧詩：晴雲似
絮惹低空。《漢·周勃傳》：勃下廷尉。太后以冒絮提文帝。註：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查註〕應劭曰：
陌，額絮也。顏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樹頭初日挂銅鉦。〔王註〕張平子賦：右素威以司鉦。〔次公

曰「銅鉦，今所謂鑼也。」【詰案】此詩上節，敘早發新城也。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王註次公曰」杜子美有「赤谷西崦人家」詩。煮芹「四九」燒筍餉春耕。【詰案】此詩下節，行及半道，時已餉耕也。

其二

身世悠悠我此行「五〇」，溪邊委轡聽溪聲。「合註」管子：「奔馬之委轡後。」漢書·崔實傳：「馭委其轡。」散材畏見搜林斧，「合註」曹子建「七啓」：「搜林索險。」疲馬思聞卷旆鉦。「合註」王融「曲水詩序」：「綏旌卷悠悠之旆。」【詰案】此詩上節，時已亭午，山行漸疲，寄慨於行役也。細雨「三〇」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人間岐路知多少，「合註」列子·說符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試向桑田問耦耕。【詰案】此詩下節，行近新城，山城在望，以題屬道中，故就道中結煞也。第三聯以官清民樂作骨，係美晁之詞，詩以「戶喜」脫去民樂，人遂弗覺耳。二詩自爲開闔，次敘井然。

山村五絕

「合註」子由詩云「似恐田家忘帝力，多差使者出催耕」，又「近來南海波尤惡，未許乘槎自在游」等句，亦係譏諷時政，而當時獨免於指摘，豈有幸不幸耶？

其一

竹籬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合註〕韓退之詩：種桃處處惟開花。無象太平還有象，〔王註〕《舊唐書》：延英對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牛僧孺奏曰：「太平無象，今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孤烟起處是人家。〔誥案〕五絕並佳，而此篇第一。『還有象』亦帶諷意，却以下句瞞過上句。如着意寫炊烟，上句必不如是設想。曉嵐評此一路詩，皆非是。

其二

烟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王註〕《漢書》：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布穀何勞也勸耕。〔王註次公曰〕布穀，鳥名，其聲云然。俗云催耕鳥也。〔查註〕《烏臺詩案》：《山村》第二首，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仗，故取前漢龔遂事，意謂但將鹽法寬平，令人不帶刀劍而買牛買犢，則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諷朝廷鹽法太峻不便也。〔誥案〕本集《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云：「軾在餘杭時，姦民以兵仗護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數百人爲輩，特不爲他盜，故上下通知，而不以聞耳。」可與《詩案》互證。

其三

老翁七十自腰鎌，〔王註〕鮑明遠詩：腰鎌刈葵藿。〔查註〕元結詩：老公七十自腰鎌，將引兒孫行時稼。〔合註〕《古樂府》：腰鎌八九月，俱在束薪中。慚愧春山筍蕨甜。〔王註〕引《論語》。又引班固《幽通豈是聞韶解忘味，

賦云：虞韶美而鳳儀兮，孔忘味於千載。邇來三月食無鹽。〔查註〕《烏臺詩案》：第三首，意言山中之人饑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饑，時鹽法太峻，僻遠之人無鹽食，動經數月，若古之聖人，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樂乎？亦以譏鹽法太峻也。〔詰案〕本集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云：「私販法重，而官鹽貴，則民之貧而懦者，或不食鹽。往在浙中，見山谷之人，有數月食無鹽者。」據此文，則詩爲實錄矣。

其四

杖藜裹飯去匆匆，〔王註〕《莊子》：讓王篇：原憲藜杖，應門裹飯。過眼青錢轉手空。〔詰案〕公奏狀：每見散青苗錢，則縣中酒庫暴增，鄉民有徒手而歸者，可爲流涕。是此七字註脚。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查註〕《烏臺詩案》：第四首意言百姓雖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又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此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著次第，但學得城中語音而已。以譏諷朝廷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其五

竊祿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合注〕白樂天詩：古往今來底事無。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王註〕《後漢·馬援傳》：援擊交趾，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抗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詰案〕江藩曰：此首因時政之弊，約子由解組歸田也。我，公自謂也。汝，謂子由也。故用馬少游事作結，與「阿奴須碌碌」二句同意，特未註明子由耳。

癸丑春分後雪〔五〕

雪人春分省見稀，〔王註〕韓退之詩：以火來照所見稀。〔合註〕《漢書·東方朔傳》：未得省見。半開桃李〔五〕不勝威。應慚落地梅花識，〔王註〕蘇子卿《梅花落詞》：祇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施註〕梁簡文《雪朝》詩：落梅飛四注，翻翼舞三襲。又，《梅花賦》：梅花特早，偏能識春。却作漫天柳絮飛。〔王註〕韓退之《晚春》詩：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胡仔曰〕世傳王淡交雪句，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風。不分東君專節物，〔施註〕梁李君武《詠泥》詩：不分高樓妾，持況別離情。杜子美《送杜侍御》詩：不分桃花紅似錦。《文選》陸士衡《擬古》詩：踟躕感節物。故將新巧發陰機。〔施註〕韓退之《辛卯雪》詩：翕翕凌厚載，曄曄弄陰機。〔合註〕《晉·王羲之傳》：制殊非新巧。從今造物尤難料，更暖須留御臘衣。〔施註〕《毛詩·邶風·谷風》：亦以御冬。

湖上夜歸

我飲不盡器，〔王註〕飲不盡器，出何諷《夢渴賦》。半甜味尤長。籃輿湖上歸，春風灑面〔五〕涼。〔王註〕杜子美《東屯北嶼》詩：步壑風吹面。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雜夢寐〔五〕，得句旋已忘。〔誥案〕紀昀曰：二句神來。尚記梨花村，依依聞暗香。人城定何時，賓客半在亡。〔查註〕《漢書·爰盎傳》：且緩急人所時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睡眠忽驚覺，〔合註〕《說文》繫傳註：覺，左右驚顧也。繁燈鬧河塘。〔王註〕曹夢良曰：沙河塘，乃杭州街名也。〔誥案〕《咸淳臨安志》云：裏沙河

堰，在餘杭門外仁和橋東。又，查註引《西湖游覽志》云：沙河塘，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檐，歌管不絕。此二條，卽此詩所指之河塘也。唐、宋北城舊基，展至夾城巷下今之武林門者數里，凡馬陸、河塘諸處，皆圍入城中。又，宋時居民市井，皆繁盛於城西，而寥落於城東，據《開河狀》，歷歷可辨。是此塘在餘杭門內，以其門外爲裏沙河堰，而因以沙河塘名街也。宋之錢塘門，當在錢塘尉司石函橋相近處，故由孤山而入，必轉出河塘街，圍以形勢，準之於詩，無可疑矣。但公帥杭日，出至孤山，每令導從出錢塘門，自以小舟截湖而往。劉景文督湖工，亦日由萬松嶺至新堤，以府寮逐官皆分居錢王舊邸，在鳳凰山上故也。茲公歸北廳，仍當截湖至萬松嶺，或由暗門跨吳山。道不出此，而經河塘街者，似其夜與賓客別有所詣，未必歸北廳也。查註所引《游覽志》，乃合註載於《望海樓晚景》之「沙河燈火照山紅」句下者。此句所指沙河，當自鈐轄司前至開口一路，故下句云「歌鼓喧呼笑語中」。樓在府治，與中和堂鄰，高出鳳凰山之半，是以俯視山下，目見與耳聞相接。若以眺河塘街，卽遠不可見矣。此二詩所指之沙河，極有區別。故刪《望海樓晚景》「沙河燈火照山紅」句下合註所引「王註堯祖」云云而移查註於此云。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麋。〔合註〕《法苑珠林》：失林窮虎。始悟山野姿，異趣難自強。人生安爲樂，〔王註厚曰〕《三國志·秦宓傳·答王商書》：安身爲樂，無憂爲福。吾策殊未良。〔誥案〕自謂山野之狀，本不合作官人，故城市以其不類而笑也。全用此意作結，亦自慨之詞。

同曾元恕游龍山〔五〕，呂穆仲不至

〔查註〕《咸淳臨安志》：龍山在嘉會門外，去城十里，一名卧龍山。田汝成《西湖總序》：自清波門折而南，爲方家峪，又西南爲慈雲嶺，嶺之南爲龍山，山上有天真禪寺，呂穆仲時爲杭州察推。《宋史·職官志》：軍府幕職，有觀察、防禦、團練推官。〔合註〕《梁溪漫志》有《熙寧六年與曾孝章同游臨安石屋洞題名》。〔誥案〕曾元恕乃與公同游鳳凰山靈化洞者。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

邵本補編。

青春不覺老朱顏，〔馮註〕按梁元帝《纂要》：春日芳春、青春、陽春。強半銷磨簿領間。愁客倦吟花似酒〔六〇〕，〔合註〕紀昀曰：此似用「杜曲花光濃似酒」語。佳人休唱日銜山。〔查註〕李太白《烏棲曲》：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共知寒食明朝過，〔馮註〕按《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且赴僧窗半日閑。命駕呂安邀不至，〔馮註〕按《晉書》：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浴沂曾點暮方還。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來，兩縣令先在

〔王註〕劉子翬曰：杭有錢塘、仁和二縣倚郭。〔查註〕《輿地廣記》：錢塘縣，五代時，晉改爲錢江，後別置錢塘縣，與錢江分治州郭下。太平興國四年，改錢江曰仁和。本集《立秋日禱雨同周、徐二令》詩：周名邠，字開祖，時爲錢塘令；徐爲仁和令。《咸淳臨安志》：仁和縣令，北宋時有徐璠。【誥案】徐璠，據合註，當作徐疇。又考本集《瑞鷓鴣詞》凡二首，此其一也。王、施註強以爲詩，今姑仍其舊耳。

城頭月落尚啼鳥，烏榜紅舷早滿湖。〔王註次公曰〕烏榜紅舷，遊湖之船也。【誥案】此二句定是詞體，必非詩體，宋人有謂公詞似詩者，當由此詞牽誤。今本案錄詞多矣，願與識真者共辨之。鼓吹未容迎五馬，〔王註〕《古樂府》載漢明帝樂四品，三曰黃門鼓吹樂，用之天子宴羣臣。〔查註〕《演繁露》：太守五馬，莫知的據。《古樂府》：五馬立騰

踏」，即其來已久。或言《詩》有「良馬五之」，侯國事也。漢有驪馬車，正用四馬。而鄭玄註《詩》曰：《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五馬，則太守之用五馬，後漢已然矣。若其制之所始，則未有知者。【詰案】其始出於左驂、右驂之別，至漢加秩，則增馬也。《南史》：柳元策兄弟五人，並爲太守，亦有五馬之稱。水雲先已颺雙鳧。【王註厚曰】雙鳧，謂二縣令也。【合註】王昌齡詩：日暮蒹葭空水雲。映山黃帽螭頭舫，【王註】白樂天《杭州》詩：小航船亦畫龍頭。夾道【六二】青烟鵲尾爐。【王註】《法苑珠林》：費崇先，吳興人。少尤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杜陵集》載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查註】《海錄碎事》引《珠林》云：香爐有柄，曰鵲尾爐。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王註】柳子厚詩：且寄須臾間。【詰案】一結平澹，公往往不脫此意，故能晚年肆力於陶。

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

【查註】史容《山谷詩註》云：莘老以言事謫知廣德軍，踰年徙湖州，又徙廬州。【合註】《宋史》本傳、《東都事畧》皆載徙廬州。

鑪錘【六三】一手賦形殊，【合註】《莊子·大宗師篇》：皆在鑪錘之間耳。造化【六四】無心敢望渠【六四】。【邵註】《莊

子·大宗師篇》：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合註】詩言賦命各殊，不敢怨望也。我本疎頑固當爾，子猶淪

落況其餘。【王註】《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吾性疏頑。《欄衡傳》：固當爾邪？柳宗元啓：乃今彫喪淪落。《後漢書·

崔實傳》：況其餘哉。龔、黃側畔難言政，【王註援曰】龔遂爲渤海太守，黃霸爲潁川太守。見《前漢·循吏傳》。羅、

趙前頭且眩書。【公自註】莘老見稱政事與書，而莘老書至不工。【王註】劉禹錫詩：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

木春。〔查註〕葛立方《韻語陽秋》：世之言惡札者，必曰羅、趙，東坡蓋譏之也。惟有陽關一杯酒，殷勤重唱贈離居。〔王註〕李白《代寄情人》楚詞體云：使青鳥兮銜書，恨獨宿兮離居。

贈別

青鳥銜巾久欲飛，〔王註〕《太平廣記》引《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忽青鳥從西來。東方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杜子美《麗人行》詩：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黃鶯別主更悲啼。〔王註〕援曰：唐韓湜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酒妓，善歌，色亦閒妙，昱情屬甚厚。湜聞其能，召至籍中，昱不敢留，為歌詞以送云：「好去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妓至，唱戎此詞，湜即時歸之。殷勤〔六五〕莫忘分攜處，〔合註〕李義山詩：洞中屐響省分攜。湖水東邊鳳嶺西。

次韻代留別

絳蠟燒殘玉翠飛，〔合註〕皮日休詩：西施不及燒殘蠟。王融詩：玉翠挹泉珠。離歌唱徹萬行啼。〔合註〕沈佺期詩：沾衣惜萬行。他年一舸鴟夷去，〔王註〕續曰：范蠡既佐越滅吳，復得西施，與之共去。乘舟浮海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應記儂家舊住西〔六六〕。〔王註〕次公曰：《寰宇記》載：西施，施其姓也，所居在西，故有東家施、西家施。〔查註〕《呂氏童蒙訓》曰：東坡詩「應記儂家舊姓西」，乃是「舊住西」傳寫之譌。即姓西，何問新舊，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王楙《野客叢書》所辨，與此略同。

①

月兔茶

〔查註〕《黃山谷集》有都濡月兔茶。按涪州有廢都濡縣，月兔茶此地所產。

環非環，玦非玦，〔合註〕《爾雅·釋器》：肉好若一謂之環。中有迷離玉兔兒〔查註〕。〔合註〕盧士開《日月如合璧賦》：金鳥共色，玉兔增輝。一似佳人裙上月，月圓還缺缺還圓，〔王註〕《禮記·禮運》：夫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月一缺圓何年。君不見鬪茶公子不忍鬪小團，〔邵註〕歐陽公有《鬪茶歌》。上有雙銜綬帶雙飛鸞。〔王註次公曰〕唐制，詔書有鵠銜綬帶、雁銜威儀之別。〔合註〕《唐書·車服志》：賜節度使鵠銜綬帶，謂其有威儀也。又，袍襖之制，三品以上服綾，以鵠銜瑞草，雁銜綬帶。非言詔書也。

薄命佳人

〔王註〕白樂天《陵園妾》詩：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合註〕《清波雜誌》云：輝在建康，於老尼處得東坡元祐間綾帕子，上所書《薄命佳人》詩。尼時年八十餘矣。

雙頰凝酥髮抹漆，〔王註〕白樂天詩：面因衝冷作凝酥。眼光人簾珠的皪。〔王註〕柳子厚詩：的皪沈珠淵。〔次公曰〕先生詩集，一本云「爲試經者作」，則「眼光人簾」是也。〔邵註〕《廣韻》：的皪，白狀。故將白練作仙衣，〔王註〕《冷齋夜話》：東坡作《尼童》詩「應將白練作仙衣」事，見則天長壽三年詔書曰：「一應天下尼，當用細白練爲衣。」不許紅膏污天質。吳音嬌軟帶兒癡，〔王註〕李白《示金陵子》詩：楚歌吳語嬌不成。無限閑愁總未知〔六八〕。自

古佳人多命薄，〔王註〕《古樂府》有《妾薄命曲》。閉門春盡楊花落。〔誥案〕詠尼童確極。

吉祥寺〔六〕花將落而述古不至

〔誥案〕謂吉祥寺牡丹也。

今歲東風巧剪裁，〔合註〕賀知章《柳》詩：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含情只待使君來。〔合註〕王粲詩：含情欲待誰。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

述古聞之，明日卽至〔七〕，坐上復用前韻同賦

仙衣不用剪刀裁。〔王註〕劉禹錫詩：仙人衣裳棄刀尺。宋之問《立春詠剪綵花應制》詩：今年春色早，應被剪刀催。國色初酣〔七〕卯酒來。〔王註〕續曰：唐玄宗內殿賞牡丹，謂穆脩己曰：「今京邑詩誰爲首出？」脩己曰：「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早酣酒』。」時楊貴妃侍側，上曰：「妝臺前飲以一紫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事出《南部新書》。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王註〕嚴憚詩：酒盡花殘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七〕

〔查註〕《宋史·職官志》：總管鈐轄司，掌軍旅屯戍、營防、守禦之政令，或一州一路，有兼二路三路者。

二八佳人細馬馱〔七言〕，〔王註〕李太白《對酒歌》：葡萄酒，金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查註〕《唐六典》：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粗、良。細馬之監稱左，粗馬之監稱右。細馬謂馬之良者。〔合註〕宋玉《招魂》：二八侍宿，二八齊容。十千美酒渭城歌。〔王註〕曹植詩《名都篇》云：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王維詩：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奈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合註〕鮑照樂府：須臾奄冉零落銷。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王註〕《晉書》：石崇妓綠珠，善吹笛。欲把〔七言〕斜紅插皂羅。〔合註〕梁簡文帝詩：分粧開淺靨，繞臉傅斜紅。《宋史·輿服志》：簪花謂之簪戴。大羅花以紅、黃、銀紅三色，藥枝以雜色，羅大絹花以紅、銀紅二色。又：重戴，唐士人多尚之，蓋古大裁帽之遺制，以皂羅爲之。〔詰案〕紀昀曰：氣味頗似玉溪。

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王註胡銓曰〕按《圖經》：岢嶧山在縣西二里，野翁亭在山之北。〔查註〕《元和郡縣志》：於潛縣西有晉山，因名。舊晉字無水，至隋加水焉。武德七年置潛州，八年廢爲縣。《太平寰宇記》：秦徙大越鳥語之人置晉、闕、駟十三州。《志》：晉讀爲潛。《九域志》：於潛縣，在杭州西二百二里。《咸淳臨安志》：刁璫與東坡同年，熙寧中爲於潛令。今浮橋立三賢祠，與東坡、毛國華並祠。

山翁不出山，溪翁長在溪。〔公自註〕前一令作二翁亭。〔查註〕《咸淳臨安志》：山翁亭，在縣圖東山白雲庵之側。溪翁亭，在縣西北之潘洲。不如野翁來往溪山間，上友麋鹿下鳧鷖。問翁何所樂，三年不去煩推擠。〔翁言〕此間亦有樂，非絲非竹非蛾眉，〔王註〕左太沖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人醉後

鐵冠落，溪女笑時銀櫛低。」我來觀政問風謠，〔合註〕「觀政」見《書經》。《後漢書·羊續傳》：採問風謠。皆云「吠犬足生釐」，〔王註〕《後漢·岑彭傳》：岑熙爲魏郡太守，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吠犬不驚，足下生釐。但恐此翁一旦捨此去，長使山人索寞溪女啼。〔公自註〕天目山唐道士，常冠鐵冠，於潛婦女皆插大銀櫛，長尺許，謂之蓬沓。〔合註〕《文心雕龍》：索莫乏氣。

於潛僧綠筠軒〔七五〕

〔查註〕於潛僧名孜，字惠覺。見《參寥子集》。《咸淳臨安志》：寂照寺，在於潛縣南二里豐國鄉。寺舊有綠筠軒，後徙縣齋。寶慶初，避御名，易以此君軒。仍用坡詩，晉王徽之語也。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六〕居無竹。〔王註續曰〕《晉書·王徽之傳》：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七〕不可醫。旁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六〕此君仍大嚼，〔邵註〕魏曹植《與吳質書》：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世間那有揚州鶴。〔王註厚曰〕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爲揚州刺史，或願多貨財，或願騎鶴上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蓋欲兼三人者之所欲也。〔合註〕見《殷芸小說》。

於潛女

青裙縞袂於潛女，兩足如霜不穿屨。〔王註〕李太白《越女詞》：屣上足如霜，下著雅頭鞮。〔邵註〕李太白《浣

沙石上女詩：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簷沙鬢髮絲穿杼，〔王註次公曰〕韓退之《月蝕》詩：赤鳥司南方，尾秃翅簷沙。杼當作杵。字書：杼同楮字耳。於「絲穿」之下無義。杵，《說文》曰：機之持緯者。絲穿杼，言髮如絲之穿杼也。

蓬沓障前〔七九〕走風雨。〔邵註〕杜子美《秋雨嘆》詩：稚子無憂走風雨。老溈宮粧傳父祖，〔王註厚曰〕老溈，

吳王溈也。杜牧之詩：老溈卽山鑄，後庭千蛾眉。此指吳越王錢氏也。〔查註〕《晉書·陸機傳》：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耶？杜子美《貽阮隱居》詩：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至今遺民悲故主。茗溪楊柳初飛絮，〔合註〕《名勝

志》：茗溪源出天目山，東流臨於潛界。照溪畫眉渡溪去。逢郎樵歸相媚嫵，〔邵註〕《舊唐書》：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我但覺其嫵媚耳。」不信姬、姜有齊、魯。〔王註程天祐曰〕齊女姜姓，魯女姬姓。

自昌化雙溪館下步尋溪源，至治平寺，二首

〔王註子功曰〕按《昌化縣圖經》云：雙溪館，在縣治前。〔查註〕《太平寰宇記》：昌化縣在杭州西二百四十里。唐初爲紫溪縣，後改唐山，梁爲金昌。《咸淳臨安志》：太平興國三年，改吳昌縣爲昌化。又，雙溪在昌化縣前一百一十步。徐冠《新亭記》略云：縣治之前，溪分南北流，舊有雙溪館。熙寧間，縣令陸元長臨北流爲亭，東坡經游亭上，題詩紀事，有「雙澗響空」之語。《武林梵志》：治平寺在昌化縣西一里，舊名忻平。唐大中二年建，開平二年改今額。

其一

亂山滴翠衣裘重，〔王註〕杜牧詩：水聲侵笑語，嵐翠撲衣裳。王維詩：山路元無語，空翠濕人衣。雙澗響空窗

戶搖。飽食不嫌溪筍瘦，穿林閑覓野芎苗。却愁縣令知游寺，尚喜漁人爭渡橋〔八〇〕。正似醴泉山下路，〔查註〕楊慎《四川通志》：醴泉山在眉州治西八里，環繞州城。山半有八角井，清甘如醴，故名。按先生《送程六表弟歸蜀》詩，有「醴泉寺古垂橘柚」之句。桑枝刺眼麥齊腰。〔王註〕杜子美《奉陪鄭駙馬韋曲》詩：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

其二

每見田園輒自招，倦飛不擬控扶搖。〔王註〕陶淵明《歸去來詞》：鳥倦飛而知還。共疑楊惲非鋤豆，誰信劉章解立苗。〔王註〕《史記·齊悼惠世家》：朱虛侯劉章，忿劉氏不得職，常人侍高后燕飲，進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曰：「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吕后嘿然。老去尚貪〔八二〕彭澤米。〔王註〕《晉書·陶潛傳》：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秔。乃以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夢歸時到錦江橋。〔王註次公曰〕錦江橋，今在成都大慈寺前，所過石橋是也。宦游莫作無家客，舉族長懸似細腰。〔王註〕韓退之詩：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懸。

與臨安令宗人同年劇飲

〔查註〕蘇舜舉，字世美。時爲臨安令。見《烏臺詩案》及《樂城集》。《唐書·許孟容傳》：李絳與孟容弟季同，舉進士爲同年。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爲同年，本

非親與舊也。」

我雖不解飲，把盞歡意足。〔合註〕羅隱詩：所思惟把盞。試呼白髮感秋人，〔王註續曰〕白樂天有《初見白髮感秋》詩。令唱黃雞催曉曲。〔王註〕白樂天詩：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與君登科如隔晨，敝袍霜葉〔八三〕空殘綠。如今莫問老與少，兒子森森如立竹。〔合註〕子由詩云：聞道渠家八丈夫，他日歸耕免幽獨。即先生此句意也。黃雞催曉不須愁，老盡世人非我獨。

寶山晝睡

〔王註〕《杭州圖經》云：寶山在吳山之南。〔查註〕《西湖志》：遡吳山西上，有寶月山，又東爲淺山，淺山之支爲七寶山。

七尺頑軀走世塵，〔王註〕《文選》陸士衡詩：昔爲七尺軀。十圍便腹貯天真。〔王註〕《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晉書》：尹緯腰帶十圍。〔合註〕《琴操》：返其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八三〕，何止容君數百人。〔查註〕先生自題此詩後云：余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壁。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輩哉。

僧清順新作垂雲亭

〔王註李錡曰〕《杭州圖經》：寶嚴院，天成二年錢氏建。其亭館有借竹軒、垂雲亭。亭乃詩僧清順

作。〔查註〕《西湖遊覽志餘》：東坡一日遊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即日求得之，聲名頓起。《咸淳臨安志》：寶嚴院，舊名垂雲，治平二年改額。僧清順作垂雲亭，借竹軒。陳述古《垂雲亭》詩云：「小亭巉絕出雲間，萬象升沈不得閒。莫怪詩翁頭白早，時來向此寫湖山。」

江山雖有餘，亭榭苦難穩。〔合註〕《史記》：呂不韋傳：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路窮朱欄出，晚。天公〔合註〕《左傳》：天公，天也。爭向背，詩眼巧增損。〔合註〕《史記》：呂不韋傳：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路窮朱欄出，山破石壁很。海門浸坤軸，〔王註〕杜子美《南池》詩：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合註〕王昌齡詩：殘月生海門。湖尾抱雲巘。〔合註〕陶弘景《許長史舊館壇碑》：通氣雲巘。葱葱城郭麗，〔王註〕《後漢》：光武紀：論：蘇伯阿望春陵郭，暗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淡淡烟村遠。〔合註〕《高唐賦》：潰淡淡而並入。紛紛鳥鵲〔合註〕《去》，一一漁樵返。雄觀快新獲，微景收昔遁。〔詰案〕紀昀曰：真之《韓集》，不可復辨。道人真古人，嘯詠慕嵇阮。〔王註〕《晉書》：周顛於王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耶？」顛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空齋卧蒲褐，芒屨每自捆。〔王註〕《唐書》：隱逸傳：朱桃椎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為糞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又引《孟子》注云：捆，猶叩椽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荒澀旋鋤墾。從君覓佳句，咀嚼廢朝飯。〔詰案〕紀昀曰：力摹昌黎，但氣機流走，仍是本色耳。

五月十日，與呂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肅、義詮同泛湖游北山

〔查註〕《西湖志》：自寶雲山、葛嶺、棲霞嶺一帶，統謂之北山，以其在西湖之北也。呂仲甫，卽穆仲。〔誥案〕孤山僧志詮作柏堂，見本集《詩敘》。義詮，當亦孤山僧也。

三吳雨連月，湖水日夜添。尋僧去無路，〔王註〕杜牧詩：石路尋僧去，此生應不逢。潏潏水拍簷。駕言徂北山，得與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景分穠〔八七〕纖。〔合註〕曹植《洛神賦》：穠纖得中。縹緲朱樓人，〔合註〕《後漢書·馮衍傳》：伏朱樓而四望兮。斜陽半疎簾。臨風一揮手，悵焉起遐瞻。世人驚朝市，獨向溪山廉。此樂得有命，輕傳〔八八〕神所殲。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二首，時周有服

〔王註〕周邠長官所寄《簪履》詩云：堂上歌聲想遏雲，玉人休整碧紗裙。粧殘粉落胭脂暈，飲劇杯深琥珀紋。簪履定知高楚客，笑談應好却秦軍。莫辭上馬玉山倒，已是遲留至夜分。

其一

靄靄〔八九〕君詩似嶺雲，〔王註〕韓退之《贈張秘書》詩：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

屐穿山翠，惟見輕橈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彥道，〔王註〕《晉書》：袁耽，字彥道。桓溫少時遊於博徒，資產俱盡，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難邀罵座灌將軍。〔公自註〕皆取其有服也。〔王註〕《漢書》：灌夫嘗有服。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寶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丞相與夫有隙。」嬰強與俱。夫行酒，蚡不能滿觴。夫怒。次至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迺效女曹兒咕囁耳語。」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蚡怒，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其二

載酒無人過子雲，〔王註〕《漢·揚雄傳·贊》云：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掩關晝卧客書裙。〔王註〕《南史》：羊欣長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歌喉不共聽珠貫，〔王註〕《禮記·樂記》：歌者上如抗，下如隊，累累乎端如貫珠。嚴尚書《與于駙馬》詩：莫損歌喉一串珠。白樂天《與于駙馬》詩：何郎小妓歌喉好，嚴老呼爲一串珠。醉面何因作纈紋。〔王註〕李賀詩：龜甲屏風醉眼纈。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斂鸛鵝軍。〔王註〕續曰：鸛鵝，陳名也。《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於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憑君遍遶湖邊寺，漲綠〔九〇〕晴來已十分。

席上代人贈別三首

其一

淒音怨亂不成歌，縱使重來奈老何。淚眼無窮似梅雨，〔王註〕《風土記》：夏至前兩名黃梅雨，水潤土溽。三月雨曰迎梅，五月雨曰送梅。一番勻了一番多。

其二

天上麒麟〔九〕豈混塵，〔王註〕《南史》：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寶誌。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籠中翡翠不由身。〔王註〕籠中翡翠，見白樂天詩。〔合註〕羅隱詩：世間難得不由身。那知昨夜香闥裏，更有偷啼暗別人。〔合註〕陳後主詩：中婦夜偷啼。白樂天詩：惟有潛離與暗別。

其三

蓮子劈開須見臆〔九〕，〔王註次公曰〕此吳歌格，借字寓意也。蓮子曰菡，菡中么荷曰蕙。〔須見臆〕，以菡之蕙言之。楸枰著盡更無期。〔王註次公曰〕楸枰，碁檠也。更無期，以碁言之。破衫却有重逢處〔九〕，〔王註次公曰〕重逢處，以縫綻之縫隱之也。一飯何曾忘却時。〔王註次公曰〕忘却時，以匙匕之匙隱之也。〔邵註〕按《古樂府》：子

夜歌云：霧露隱芙蓉，見蓮不分明。又：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又：理絲人殘機，何悟不成匹。《讀曲歌》云：芙蓉腹裏萎，蓮子從心起。又：石闕生口中，銜杯不得語。此詩全祖其意。〔查註〕《韻語陽秋》：古詞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古詞又云：圍碁燒敗襖，著子故依然。皮、陸嘗擬之。陸云：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皮云：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此皆以下句釋上句，與藁砧異矣。至東坡「蓮子劈開須見臆」，是文與釋並見於一句之中矣。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色〕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王註善權曰〕按唐道士，字子霞。嘗作《天目山真境錄》。〔查註〕《咸淳臨安志》：天目山有雷神宅，在西尖峰半山間。

已外浮名更外身，〔合註〕李白《留別西河劉少府》詩：歸隱謝浮名。區區雷電若爲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王註〕《三國·蜀志》：曹操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於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何至於此也。」

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九首〔九首〕

〔誥案〕施註前列總題云：《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五首》。又下一字題云：《暴雨初晴樓

上晚景。其後《過廣愛寺》、《韓子華》二題，仍上一字，與總題一式。是追和子由，只有《暴雨》五首也。查註從王註，以《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暴雨初晴樓上晚景五首》，并爲一題，其後二題，仍上一字，與總題一式，亦誤。合註以《追和子由去歲試舉人洛下所寄》爲總題，又下一字題云《暴雨初晴樓上晚景五首》，又《韓子華石淙莊》一題如之。其追和子由，雖該九首，而總題之語氣未完也。詳考諸本，以施註總題爲當，但誤以九首爲五首耳，今更正九字。而後二題改下一字，則追和九首，無所不該矣。〔查註〕子由於熙寧壬子八月赴洛陽，於妙覺寺考試舉人，及還，道出嵩、少之間，至許昌。

暴雨初晴樓上晚景〔九六〕

其一

秋後風光雨後山，滿城流水碧潺潺。〔施註〕白樂天《悟真寺》詩：藍水色似藍，日夜長潺潺。烟雲好處無多子，〔王註〕《傳燈錄》：大愚禪師曰：「如今却道黃孽佛法無多子。」及取昏鴉未到間。〔王註〕杜子美《對雪》詩云：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雅。詩尾自註云：何遜詩曰，城陰度壑黑，昏雅接翅歸。

其二

洛邑從來天地中，〔王註〕《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又曰：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施註〕《史記·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

【誥案】邵堯夫詩：有「水竹腹心裏」句，亦詠洛中也。嵩高蒼翠北邙紅。〔王註李彭曰〕二十四化記：北邙山，在東都西濯龍池北。〔施註〕禮記：孔子閑居引毛詩：嵩高維嶽。太平寰宇記引楊佺期洛城記云：北邙連亘四百餘里。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十道四蕃志：河南北邙山，上無林木，惟北嶺古樗樹，婆娑四五畝。〔查註〕名山記：北邙山在偃師縣北。水經注以爲芒山。【誥案】紀昀曰：蒼翠青紅，未免太複。據詩，蒼翠指嵩高樹色，紅指北邙塵壙，分析甚明。曉嵐加入青字，自爲響轉，又云太複，與詩毫無干涉。風流耆舊消磨盡，只有青山對病翁。〔公自註〕謂富公也。〔查註〕富鄭公神道碑：公名弼，字彥國，河南人。熙寧二年八月，以病辭位，出判河南，改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病。許之。尋封鄭國公致仕，元豐六年閏六月，薨於洛陽私第。【誥案】鄭公自此居洛，又十一年，至元豐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查註誤以六年牽入熙寧，而謂子由赴洛在五年，公已卧病，是薨於熙寧六年矣。今分別刪改存之。紀昀曰：末二句，有世道之感。

其三

白汗翻漿午景前，〔王註〕杜子美貽華陽柳少府詩：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渴死，汗踰水漿翻。〔施註〕淮南子：擊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雨餘風物便蕭然。〔施註〕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環堵蕭然。應傾半熟鵝黃酒，〔施註〕杜子美舟前小鵝兒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照見新晴水碧天。〔施註〕文選：謝靈運人彭蠡詩：水碧綴流温。〔查註〕演繁露：李白詩多言采水碧。碧，玉類也，水中有此碧也。字書云：碧者，玉之縹青者也，古大夫佩水蒼玉，殆用此乎。

其四

疾雷破屋雨翻河，〔施註〕《莊子·齊物論篇》：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一掃清風未覺多。應似畫師
吳道子，高堂巨壁寫降魔。〔王註〕《唐明皇雜錄》云：畫師吳道玄，神清氣俊，善圖佛像，尤長於模寫鬼神。下筆神
速，勢若飛動。〔查註〕按《傳燈錄》：天魔念世尊成道，且受折抑，率衆作難，世尊以指按地，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

其五

客路三年不見山，〔誥案〕子由以熙寧三年庚戌，出爲陳州學官，至五年壬子，至洛試舉人，故有此句。上樓相對
夢魂間。明朝却踏紅塵去，〔施註〕白樂天《詠拙》詩：亦曾舉兩足，學人踏紅塵。羞向清伊照病顏。〔查
註〕《水經注》：伊水經前亭西。《名勝志》：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伊闕中，又東過洛陽縣，南入於洛。

過廣愛寺，見三學演師，觀楊惠之塑寶山、朱瑤畫文殊、普賢〔九七〕

【誥案】紀昀曰：題脫「和子由」三字。此因前列總題錯誤。而曉嵐不喻其故，特有此說，是總題
不可不正也。〔合註〕梁簡文帝文：道隆三學。《翻譯名義》云：三學法，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
者戒律，二者禪定，三者智慧。〔查註〕《名畫錄補遺》：楊惠之於河南府廣愛寺三門上塑五百羅
漢及山亭院楞伽山。先是惠之將塑楞伽山，乃爲大義淨三藏呪其上，故至今蠕物飛禽，悉不敢
至山所。唐末黃巢亂，京洛焚毀寺宇，惟惠之手跡，率不殘毀。又《名畫錄補遺》：神品
三人，惠之其一也。《名畫錄》：朱瑤，字溫琪。學吳道子筆跡，由是知名。客游雍、洛時，河南府
全真觀請瑤畫經相及周廡中門列壁，世稱神筆。〔施註〕《圖畫見聞志》云：朱瑤，長安人。工畫

佛道。洛中廣愛寺，有文殊、普賢像，酷類吳生。

其一

寓世身如夢，〔施註〕《維摩經》：是身如夢，爲虛妄見。安閑日似年。〔施註〕白樂天《北窗閒坐》詩：自有延年術，心閒歲月長。敗蒲翻覆卧，破衲再三連。〔施註〕《阿彌陀經》：各以衣被盛衆妙華。〔邵註〕《釋典》：衲，行戒衣也。〔合註〕許渾詩：敗衲倚蒲團。勸客眠風竹，〔王註〕杜子美《寄題江外草堂》詩：嗜酒愛風竹。長齋飲石泉。〔施註〕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詩：蘇晉長齋繡佛前。回頭萬事錯，自笑覺師賢。〔查註〕右《和見三學演師》。

其二

妙迹苦難尋，〔合註〕《晉書》·王羲之傳：常歎妙迹永絕。茲山見幾層。亂峰螺髻出，〔施註〕皮日休《縹緲峰》詩：似將青螺髻，撒在明月中。絕澗陣雲崩。〔王註〕《史記》·天官書：陣雲如立垣。〔施註〕《文選》·木元虛《海賦》：崩雲屑雨，泫泫汨汨。措意元同畫，觀空欲問僧。莫教林下意，終老歎何曾。〔施註〕《雲溪友議》：江西韋大夫丹《與東林僧靈澈》詩曰：「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峰前必共君。」澈公奉酬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查註〕右《和觀楊惠之塑寶山》。

其三

朱瑤唐晚輩，〔王註續曰〕瑤，唐末人，善畫。世傳吳道子畫多瑤筆。得法尚雄深。〔施註〕劉禹錫文：雄深雅健。

滿寺空遺跡，何人識苦心。「王註」杜子美《貽阮隱居》詩：識子用心苦。「施註」《文選·古詩》：晨風懷苦心。杜子美《題松樹障》詩：更覺良工心獨苦。長廊敲雨脚，「施註」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詩：雨脚如麻未斷絕。李賀《秦王飲歌》：洞庭雨脚來吹笙。「合註」張平子《西京賦》：長廊廣廡。破壁撼鐘音。成壞「六」無窮事，「施註」唐神童《逢春》詩：莫思身外無窮事，且樂生前有限杯。與杜子美詩句同，但杜「且樂」作「且盡」。他年復弔今。「王註次公曰」王羲之《蘭亭序》：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查註」右《和朱瑤畫文殊、普賢》。

韓子華石淙莊

〔施註〕韓獻肅公名絳，字子華。父忠獻公名億。平日嘗語子弟曰：「進取在於止足，寵祿不可過溢，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謝事。」公薨，子華誓於墓前。及進參大政，因《辭免表》具述情事。最後手疏言：「昔晉王羲之爲會稽太守，去郡不仕，亦嘗自誓於父母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復召之。臣今志願雖與羲之頗殊，然誓於先臣墓前，則無異矣。」然章屢上，終不允。後拜昭文相。元祐二年致仕時，年七十六矣。次年薨。此詩云：「誓言雖未從，久已斷諸內。區區爲懷祖，頗覺羲之隘。」蓋用子華表意也。石淙莊，在許昌。唐武后嘗燕於此。子由考試洛陽，及還過許昌，賦詩《東坡蓋和其韻》云。「查註」《宋史》：韓絳，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出爲陝西宣撫使，卽軍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慶卒作亂，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按，子由赴洛，正知許州時也。「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六年二月，知許州韓絳知大名府。然則子由赴洛時，絳在大名，不在許州也。查註誤。【詰案】子由赴洛，乃五年事。公詩作於六年，故題云

「追和子由去歲洛下」。查註謂韓絳在許，亦指五年也，合註所引《長編》六年二月絳尚在許，已坐實查註之不誤，而反謂其誤，乃忘却前之總題是去年事，故以六年子由赴洛爲論，此自誤也。應駁正。〔查註〕《樂城集》自註云：「水中有石曰淙。唐天后朝，嘗宴羣臣於此，石刻尚存。」《名勝志》：石淙山，在登封縣東南二十里。唐則天與羣臣會飲於此，賦詩。薛曜《碑》云：石淙者，卽平樂澗也。近接嵩嶺，俛屈箕峰，瞻少室兮若蓮，睇潁川兮如帶。施氏推重子華。按子華前後兩人相，皆在熙寧中。初創役法之議，安石倚以爲助，後與呂惠卿不合，請帝再用安石。計其歷仕三朝，出入中外，垂四十年，至元祐初年致仕。生平汲汲仕宦，不甘閒退，概可知矣。以史傳考之，熙寧三年，自副樞密出爲陝西宣撫，以素不習兵，致慶卒作亂，罷知鄧州。此詩起四句，用絳侯事，正指此。既而移許州，進觀文殿大學士，再相之機，駸駸已兆，而謂迹同伊、呂，心慕巢、由，天下其誰信之？故一則曰「誓言雖未從」，再則曰「田園不早定」，此身碌碌，方以官爲家，彼石淙莊者，洵美而非吾土，其可謂歸宿之地乎？故終之以勸勉之詞曰「請公試回首，歲晚餘蒼檜」，雖自托於放言，實緣賓舊之故，而不敢自外，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也。覽者不攷生平，猥舉誓墓一節，謂子華爲恬退一流，失作者本旨矣。〔翁方綱云〕施註並未推重子華，查註誤。〔合註〕子華爲先生舉主，於推重之中，寓規勸之意，故曰「我舊門前客，放言不自外」，施、查、翁諸說，皆未得其平也。【誥案】韓絳本無能爲之人，僅可浮沈保位。在公之意，以爲絳於斯時，相則可憂，將則可危，惟當早退以自全。故此詩但就其誓言，反復申明之也。絳爲公之座主，公並未師其學術，然以舊門之感，而此心勸拳所不能已，故又有不自外之詞也。兩宋於韓氏，惟

有推重，不敢詆譏，此其當時陋習。施註尚沿其陋，查註駁之，未爲不可。但查註論事論詩，均不得其要領，是以啓翁註之駁。翁註不及查註遠甚。公本意不欲道破絳短處，故其措詞甚隱，合註所論，亦未到地。諸註分別存刪。

絳侯百萬兵，尚畏書牘背。〔王註〕《漢·周勃傳》：勃從高祖，封絳侯，免相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令家人持兵以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以爲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功名意不已，數與危機會。〔王註〕《晉·諸葛長民傳》：劉裕誅劉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醜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劉禹錫《題敲器圖》詩：秦國功成思稅駕，晉臣名遂歎危機。無因上蔡牽黃犬，願作丹徒一布衣。我公抱絕識，

凜凜鎮橫潰。〔施註〕《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時橫潰以陽遂。欲收伊、呂迹，〔施註〕《史記·殷本紀》：伊尹名

阿衡，湯舉任以國政。《齊世家》：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載與俱歸，立爲師。遠與巢、由對。〔施註〕《高士

傳》：許由隱於箕山，堯召爲九州長，不欲聞之，洗耳於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由語之。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迹所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俗間，苟求名譽，污我犢口。」牽上流而飲之。誓言雖未從，

久已斷諸內。〔施註〕《晉書·載記》：苻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區區爲懷祖，頗覺

義之隘。〔王註〕《晉·王羲之傳》：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

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境，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恥爲之下，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

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去官。此身隨造物，一葉舞澎湃〔九〕。田園不早定，歸宿終安在。〔合註〕〔荀子〕：「偶然無所歸宿。」彼美石淙莊，每到百事廢。泉流〔一〇〕知人意，屈折作濤瀨。〔施註〕〔漢·揚雄傳〕：「何必湘淵與濤瀨。」寒光洗肝膈〔一一〕，〔合註〕〔木蘭歌〕：「寒光照鐵衣。」清響跨竽籟。〔施註〕〔文選〕王仲宣〔七哀〕詩：「流波激清響。」嵇叔夜〔琴賦〕：「激清響以赴會。」〔合註〕〔高唐賦〕：「聲似竽籟。」我舊門前客，〔施註〕唐李適之〔罷相〕詩：「試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放言不自外。園中亦何有，蒼蔚可勝計。〔王註〕〔詩·曹風·候人〕：「蒼兮蔚兮，南山朝隲。」請公試回首，歲晚餘蒼檜。〔王註次公曰〕：「末四句，乃一篇之妙旨也。蓋云草木雖蒼蔚盛茂而歲晚黃落，其不彫者，惟蒼檜耳，所以重比韓公子華也。」〔誥案〕紀昀曰：「此詩特爲深警，故知有物之言，不同浮響。其說本之查註，未見有所發明也。」

贈上天竺辯才師

〔王註〕〔辯才塔碑〕，蘇轍撰，子瞻書，歐陽棐書額。云：師姓徐氏，名元淨，字無象，杭之於潛人。生而左肩肉起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滅，及師之終，實八十有一。師生十年出家，二十五賜紫衣及辯才號。沈公邁治杭，請住上天竺，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觀，冠於浙西。〔施註〕蘇文定公作〔辯才法師塔銘〕云：「心具定慧，學具禪律，人無賢不肖，見之者，知尊其道奉其教。」沈公邁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後退居龍井。東坡守杭，作亭風篁嶺上，名過溪，亦曰二老。有〔次辯才韻〕詩。〔查註〕〔咸淳臨安志〕：「郡守沈禮部文通，以大士以聲音爲佛事，非禪那所居，卽謝去住持智月，以辯才法師元淨爲其主。仍請於朝，以教易禪，元淨乃益增廣殿宇。」

熙寧中，詔歲度僧一，每遣中使致香幣，歲給大農錢作佛事。【詰案】此詩施、查二編並誤。今改編於此，餘詳總案中及本詩註。【案】總案熙寧六年六月「贈上天竺辯才師詩」條下云：據公元豐八年乙丑自云，迨十六歲。則生於熙寧三年庚戌。而四歲摩頂及贈辯才詩，皆六年癸丑事也。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王註堯鄉曰】錢塘諸寺，天竺最盛，山有一門，南北相望，而上下兩天竺寺。【施註】

白樂天《寄天竺韜光禪師》詩：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查註】嘉祐末，沈文通以爲天竺起於司馬晉時，踰七百載，而觀音發跡西峰，甫及百年，遂分爲二。按舊志並載三天竺，而云兩者，嘗見南宋人王信《華嚴閣記》云：南北山浮屠之居，幾四百所，而受禪家學者三，惟靈隱、淨慈及中天竺耳。乃知上下兩天竺皆律寺，其並稱，蓋由此也。中有老

法師，【合註】《文選·頭陀寺碑》：以法師景行大迦葉。瘦長如鸛鵲【二〇三】。【王註】《唐·裴寬傳》：韋詵有女，擇

所宜歸。見裴寬，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

既人，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施註】《高僧傳》：達摩大師，眼紺青色，後稱碧眼胡僧。

見之自清涼，【合註】宋玉《風賦》：清涼增歎。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施註】《漢·地理志》：吳亦江

東之一都會也。男女【二〇三】禮白足。【王註援曰】《高僧傳》：釋曇始者，晉武時人。足白於面，時稱爲白足和尚。謂僧

爲白足，蓋始於此。【施註】《高僧傳》：魏武帝時，有白足禪師。我有長頭兒，【施註】《後漢·賈逵傳》：自爲兒童，常

在太學。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合註】本集《迨硯銘》：旌苦學，昇長頭。角頰峙犀玉。

【施註】《國語》：鄭史伯曰：「今王惡角犀豐盈。」《後漢·李固傳》：狀貌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韓退之《送僧澄觀》

詩：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頰顙。四歲不知行，【詰案】迨生熙寧三年庚戌，至六年癸丑四歲，此公六年作詩之

確據也。餘詳總案中。抱負煩背腹。師來爲摩頂，【王註】《南史》：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寶誌，摩其頂

曰：「天上石麒麟也。」起走趁奔鹿。〔王註〕子由《辯才塔碑》云：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爲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施註〕《晉·唐彬傳》：身長八尺，走及奔鹿。乃知戒律中，妙用謝羈束。〔施註〕《史記》：越石父免於羈束。〔合註〕張協詩：羈束戎旅間。何必言法華，佯狂啖魚肉。〔王註〕援曰：京師開寶寺僧，俗姓張，好誦《法華經》，故等輩呼爲張法華。其言語散亂，不謹細行，故亦呼爲風法華。又，蘇州義師，狀如風狂，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之。〔語案〕言法華已載案中。王、施註皆引張法華，或當日以其能言《法華》，因呼爲言法華，卽不可知，今存王註備考。

卷九校勘記

〔一〕我爲敵 查註謂宋刻本「爲」作「無」，集甲、集註皆作「爲」。紀校：「爲敵」字不妥。如作「無敵」，又與東坡不飲不合，未喻其故。

〔二〕袍鵠 原作「袍鵠」，今從集甲、集註、類本。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卷一謂：「鵠」作「鵠」者非。

〔三〕雜興作古意一首 集甲、集註、類本作「古意作雜興一首」。

〔四〕何意 集甲、集註、類丙作「何異」。

〔五〕約飭 集甲作「約敕」，集註、類本作「有約」。

〔六〕章傳道 集甲、集註、類本作「章傳」。

〔七〕壹醉富 集甲、集註、類本作「一醉富」。

- 〔八〕鷓鴣 集甲作「爰居」。
- 〔九〕事實 集註、類本作「仕竇」。
- 〔一〇〕效贖 集甲作「效贖」，集註、類本作「效嘖」。
- 〔一一〕倅直 集甲作「倅直」。
- 〔一二〕唾面 原作「吐面」，據集甲、類本改。按此乃用婁師德事，作「唾」是。
- 〔一三〕綱目 類丙作「綱目」。
- 〔一四〕感子 類本作「感子」。
- 〔一五〕還予 集甲作「予還」。
- 〔一六〕吳山縱 集甲、集註、類本作「吳山從」。按「從」讀平聲。
- 〔一七〕轉折 集甲、集註、類本作「轉側」。
- 〔一八〕秋悲 集甲、集註、類本作「悲秋」。
- 〔一九〕逢門 原作「迎門」，集甲、集註作「逢門」，今從。繆荃孫謂「迎」誤。
- 〔二〇〕銀葉燒香見客邀 查註、合註句下有自註云：「事（查註無「事」字）見《諸香名譜》。」
- 〔二一〕連朝 查註作「連宵」。
- 〔二二〕歌舞 集甲、集註作「歌鼓」。
- 〔二三〕二十一日 類甲、類丁作「二十二日」。
- 〔二四〕厭伴 集甲、集註作「厭逐」。

〔三十五〕喜逢 查註作「喜聞」。

〔三十六〕艷重岡 查註作「宴重岡」。

〔三十七〕水光 查註、合註：「水」一作「湖」。

〔三十八〕晴方好 查註、合註：「方」一作「偏」。

〔三十九〕若把 集甲、集註、類本作「欲把」。

〔四十〕總相宜 查註此句，「總」字作「也」。

〔四十一〕金鯽 查註、合註：《叢話》作「金魚」。

〔四十二〕出城 查註：《志》「城」作「行」。

〔四十三〕透遲 查註、合註作「透迤」。

〔四十四〕何時 查註作「何遲」。

〔四十五〕李節推 查註無「李」字。

〔四十六〕瀉石門 類本作「寫石門」。

〔四十七〕妄意 盧校：「忘意」。合註：「妄」一作「忘」。

〔四十八〕隔塵凡 查註、合註：《志》「隔」作「洗」。

〔四十九〕山上仙 查註作「山下仙」。查註謂宋刻本「下」作「上」，集甲、集註皆作「上」。查註、合註：《志》

「仙」作「清」。

〔五十〕生亂石 查註、合註：《志》「生」作「鋪」。

〔四一〕九歌河伯 原作「離騷」。今改。

〔四二〕此寺 合註：「寺」一作「地」。

〔四三〕晚鐘 集註、類本作「曉鐘」。

〔四四〕衰衰 集甲作「浥浥」。按，說文通訓定聲：「衰」，假借爲「浥」。

〔四五〕後難繼 查註：「後」一作「復」。

〔四六〕琉璃 集甲「琉」作「瑠」。按，正字通：「瑠」，或作「琉」。以後不重出。

〔四七〕內芝 查註、合註：「志」內作「肉」。

〔四八〕王註次公曰宣室志云云 類丙此註「太玄觀化」作「太玄死」，「鄧天師」作「鄧法師」。今從。「留著與內芝」句後，類丙有「吾師知此術」四句，今據補。

〔四九〕煮芹 按此二字，類甲、類丙作「煮葵」。

〔五〇〕此行 合註：「此」一作「自」。

〔五一〕細雨 合註：「細」一作「小」。

〔五二〕有生 查註、合註：「生」一作「身」。

〔五三〕安生 合註謂詩案：「生」作「身」，並謂「身」訛。

〔五四〕但令 集甲作「但教」。

〔五五〕癸丑春分後雪 查註、合註：一作「二月十日雪」。

〔五六〕桃李 類本作「桃杏」。

- 〔五七〕灑面 集甲、集註、類本作「吹面」。
- 〔五八〕雜夢寐 類甲作「雖夢寐」，疑誤。
- 〔五九〕同曾元恕游龍山 「同」，據外集增。外集無「龍」字。
- 〔六〇〕花似酒 查註作「花以酒」。
- 〔六一〕夾道 查註、合註：「夾」一作「橫」。
- 〔六二〕鑪錘 集甲、集註、類本作「鑪鎚」。
- 〔六三〕造化 集甲、集註、類本作「造物」。
- 〔六四〕望渠 類本作「忘渠」。
- 〔六五〕殷勤 集甲作「慇懃」。「殷勤」、「慇懃」通。今統一作「殷勤」。
- 〔六六〕舊住西 集甲、集註、類本作「舊姓西」，查註謂「姓」訛。
- 〔六七〕玉兔兒 類本作「月兔兒」。
- 〔六八〕總未知 合註謂「未」一作「不」。
- 〔六九〕吉祥寺 七集無「寺」字。
- 〔七〇〕卽至 集甲、集註、類本作「卽來」。
- 〔七一〕初酣 查註作「初含」。
- 〔七二〕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同。
- 〔七三〕細馬馱 集甲作「細馬馳」。「馳」，卽「陀」。

〔七四〕欲把 七集續集作「莫把」。

〔七五〕於潛僧綠筠軒 盧校：石刻在「顧之慶處」後題元祐二年五月十四日書。

〔七六〕不可使 盧校：石刻無「使」字。

〔七七〕俗士 盧校：石刻作「士俗」。

〔七八〕若對 查註：石刻「若」作「欲」。

〔七九〕障前 集甲作「鄣前」。《說文通訓定聲》：「鄣」假借爲「障」。

〔八〇〕尚喜漁人爭渡橋 類丙句下原註：是使舍者與之爭席之意。

〔八一〕尚貪 集註、類本作「尚餐」。

〔八二〕霜葉 合註謂「葉」一作「雪」，并謂「雪」訛。

〔八三〕渾無物 合註「渾」一作「全」。

〔八四〕苦難穩 類本作「着難穩」，集甲作「著難穩」。「着」、「著」通。

〔八五〕天公 集甲、類本作「天功」。

〔八六〕鳥鵲 集甲、類本作「烏鵲」。

〔八七〕穠纖 集甲作「濃纖」。

〔八八〕輕傳 原作「輕薄」。查註：宋刻本作「輕傳」。集甲、七集作「輕傳」。紀校：「傳」字是。

〔八九〕靄靄 集甲作「藹藹」。

〔九〇〕漲綠 集甲、類丙作「漲綠」。

〔九一〕麒麟 集甲作「騏驎」。

〔九二〕見臆 集甲、類本作「見憶」。

〔九三〕重逢處 查註作「重縫日」，合註作「重逢日」。

〔九四〕天目山上 類甲、類乙無「上」字。

〔九五〕九首 集甲作「詩五首」。

〔九六〕晚景 合註：「景」後一本有「詩」字。

〔九七〕文殊普賢 集甲「賢」後有「三首」二字。

〔九八〕成壞 類本作「成敗」。

〔九九〕澎湃 盧校：「崩湃」。

〔一〇〇〕泉流 合註：一作「流泉」。

〔一〇一〕肝膈 集甲作「肝鬲」。

〔一〇二〕鸛鵠 類丙作「鸛鵠」。

〔一〇三〕男女 集乙作「勇丈」，七集同，疑誤。集甲作「男女」。

蘇軾詩集卷十

古今體詩五十二首

【誥案】起熙寧六年癸丑六月，在太常博士直史館杭州通守任，至九月作。

立秋日禱雨，宿靈隱寺，同周、徐二令

百重堆案掣身閑，〔施註〕劉禹錫《竇員外新居》詩：莫言堆案無餘地。白樂天詩：堆案拋來眼較明。一葉秋聲對榻眠。〔王註〕《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施註〕白樂天《新秋》詩：西風飄一葉。牀下雪霜侵戶月，〔施註〕李頻《月》詩：看與雪霜同。韓退之《月》詩：幽坐看侵戶。枕中琴筑落階泉。崎嶇世味〔一〕嘗應遍，〔施註〕《漢·陸賈傳》：崎嶇山海間。《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曰：「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寂寞山棲老漸便。〔施註〕《楚辭》屈原《遠遊》：野寂寞乎無人。《揚子》：種、蠶不強諫而山棲。惟有憫農〔二〕心尚在，起占〔三〕雲漢更茫然。〔施註〕《毛詩·大雅·雲漢》：倬彼雲漢。又：旱既大甚。〔邵註〕鄭箋：時旱渴雨，故宣王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答之

〔施註〕《杭州圖經》：淨慈寺，周顯德元年建，爲報恩光孝寺，大中祥符年改今額。〔王註堯卿曰〕周邠長官云：竊聞子瞻學士，昨日飄然單乘，獨出南屏，旋至北山，窮幽覽勝，真得物外自適之趣。邠嘗誦歐陽公詩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然明公今日之樂，正得於此。因成詩一章上寄云：放歸騎獨尋山，直入青蘿翠靄間。謝客杖藜方自適，阮公蠟屐許誰攀？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應向林泉真得趣，徜徉終日未經還。

卧聞禪老人南山，〔查註〕《釋氏稽古畧》：元豐初，蘇州瑞光寺禪師宗本，移住杭州淨慈寺。按是時，有兩本長老，一圓照禪師宗本，姓管氏，熙寧中住淨慈；一大通禪師善本，姓董氏，元祐初亦住淨慈。世謂之大小本。此大本也。淨掃清風五百間。〔施註〕《南史·謝謨傳》：人吾室者，但有清風。〔查註〕《釋氏稽古畧》：杭州永明寺禪師道潛，謁法眼益禪師。益曰：子向後有五百龜徒，爲王侯所重。至廣順元年，吳越忠懿王建慧日永明寺，請師居之。師請塔下羅漢過新寺，符王之先夢也。《咸淳臨安志》：淨慈寺有五百羅漢堂，曹勛作記。〔誥案〕五百間，當卽田字殿也。我與世疎宜獨往，〔王註〕杜牧之《晚晴賦》：倒冠落佩兮，與世闊疎。〔施註〕《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且申獨往志。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施註〕白樂天《晚歸早出》詩：筋力年年減，風光日日新。難得高人日日閑。欲問雲公覓心地，〔王註堯卿曰〕法雲母吳氏，初生雲時，忽見雲氣滿室，光色瑩澈，因名法雲。〔施註〕《華嚴

經：文殊告善財童子，言：「妙峰有比丘曰德雲，汝可往問，云何學菩薩行。」要知何處是無還。「公自註」《楞嚴經》云：我今示汝無所還地。「施註」《楞嚴經》：阿難言我心性，各有所還，別妙明元心何故無還？佛告阿難，今當示汝無所還地，因答以八種無還。

病中遊祖塔院

〔王註陳師道曰〕《杭州圖經》云：祖塔法雲院，開成二年唐文宗建。「查註」《咸淳臨安志》：祖塔法雲院，唐欽山法師建，舊名資慶，大中八年改大慈，開運二年改仁壽，太平興國六年改賜今額。《武林梵志》：定慧禪寺，俗稱虎跑寺。唐元和中，僧寰中建，賜額廣福院。大中八年，改大慈禪寺。僖宗乾符間，加定慧二字。「誥案」《西湖誌》：釋來復和公《遊祖塔院》詩云：金沙泉湧雪濤香，灑作醍醐大地涼。倒浸九天河影白，遙通百谷海聲長。僧來汲月歸靈石，人到尋源宿上方。欲著《茶經》校奇品，山瓢留待羽仙嘗。考此詩，查註從《名勝志》收入續探詩中，其說以子由和詩二首，公原唱亦應有二。合註又據公墨蹟之跋語，謂一首在集中，一首已鐫石，即查註補探之詩。二說皆易惑人，恐後有補編之者，特錄載以明其誤。

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施註」杜子美《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詩：百過落烏紗。李太白《答贈》詩：領得烏紗帽。「查註」杜子美《送段功曹歸廣州》詩：韶州白葛輕。閉門野寺松陰轉，敲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閑殊不惡，「王註」《晉書》：王凝之妻謝氏，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叔父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安心是藥更無方。「施註」《傳燈錄》：二祖謂達摩曰：「我心未安，請師安心。」達摩曰：「將心來與汝安。」二祖良久，

曰：「見心了不可得。」達摩曰：「與汝安心竟。」道人不惜階前水，借與匏樽自在嘗。〔合註〕鄭玉詩：「供廚惟有舊匏樽。」

虎跑泉

〔王註徐師川曰〕《杭州圖經》：性空禪師嘗居大慈，無水，或有神人告之，曰：「明日當有水矣。」是夜二虎跑地作穴，泉水湧出，因號虎跑泉。〔查註〕《高僧傳》：杭州大慈山寰中姓盧氏，蒲坂人，年二十五，隨計中甲科。遭母憂，服闋，往北京童子寺出家。宋濂《虎跑泉寺碑記》云：虎跑泉，在杭之南山大慈定慧禪院。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棲禪其中。

亭亭石塔東峰上，〔施註〕《文選》魏文帝詩：亭亭如車蓋。此老初來百神仰。〔合註〕杜子美《投簡成華兩縣諸子》詩：此老無聲淚垂血。虎移泉眼趁行脚，〔合註〕皮日休詩：細挑泉眼穿新脈。《傳燈錄》：有小僧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施註〕杜子美《丈八溝》詩：幔卷浪花浮。《晉·王羲之傳》：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至今遊人盥濯〔四〕罷，卧聽空塔環玦響。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施註〕《維摩經》：維摩詰言：「斷取三千大千世界，著右掌中，擲過恒沙世界之外，又復還置本處，不使人有往來想。」

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五絕〔五〕

〔王註韓駒曰〕《杭州圖經》：淨慧禪院在永和鄉，天福七年吳越王錢氏建，舊額佛日院，祥符元年改今額。〔查註〕《太平寰宇記》：阜亭山，西爲黃鶴山，舊有黃鶴樓，在山巔。吳越錢氏建佛日院

於此。《咸淳臨安志》：佛日山，在母山之東北，中有佛日淨慧寺。《武林梵志》：明教嵩禪師道場也。按《北史·李士謙傳》：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佛日之義取此。

其一

陶令思歸久未成，〔施註〕《文選》：石崇有《思歸引》。遠公不出但聞名。〔施註〕《廬山記》：遠公送客，未嘗過虎谿，過則虎輒簇鳴。山中只有蒼髯叟，〔施註〕《高僧傳》：東晉法潛，王敦之弟也。王茂弘、庾元規皆友敬焉。隱剡山，或問曰：「山中勝友者誰？」則指松曰：「蒼髯叟也。」〔查註〕《武陵梵志》：佛日山，徑下有大松二株，皆唐、宋舊物。數里蕭蕭管送迎。〔王註次公曰〕「管」字乃劉禹錫《楊柳枝詞》「惟有垂楊管別離」之意也。

其二

千株玉槩攬雲立，一穗珠旒落鏡寒。〔王註次公曰〕以言松或檜也。珠旒，謂瀑布也。〔師民瞻曰〕玉槩，謂竹也；珠旒，謂泉溜也。何處霜眉〔六〕碧眼客，〔王註次公曰〕言榮老。結爲三友冷相看。〔施註〕白樂天《雙石》詩：石雖不能言，許我爲三友。

其三

東麓雲根露角牙，〔王註〕韓退之詩：蒼龍露角牙。〔次公曰〕唐人多使「雲根」字爲石。白樂天《天竺石》詩：下檐拂雲根。〔師民瞻曰〕李商隱詩：江風搖浪動雲根。〔施註〕白樂天《太湖石》詩：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細泉幽咽走

金沙。〔施註〕白樂天《琵琶行》：幽咽泉流水下灘。《阿彌陀經》：池底純以金沙布地。〔查註〕《咸淳臨安志》：金沙泉，在仁和縣永和鄉。不堪土肉埋山骨〔七〕，〔王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巧匠琢山骨。〔合註〕《博物志》：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土爲之肉。未放蒼龍浴渥洼。〔王註〕《漢·禮樂志》：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歌云，今安匹，龍爲友。〔施註〕《漢·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查註〕《咸淳臨安志》引《祥符志》云：黃鶴山，在佛日山之北，高百餘丈。巔有龍池，一名渥洼，出雲必雨。周必大《吳郡諸山錄》：淨慧禪院，面對黃鶴峰，上有渥洼泉，出石罅中。〔誥案〕渥洼池，在巔，距寺尚十餘里。周必大誤以寺中池當之，與《祥符志》矛盾。已刪。

其四

食罷茶甌未要深，〔施註〕白樂天《食後》詩：食罷一覺睡，起來兩甌茶。清風一榻抵千金〔八〕。〔王註〕杜子美《春望》詩：家書抵萬金。〔施註〕李後主《箭》詩：天才見脩竹，何啻抵萬金。腹搖鼻息庭花落，〔施註〕孫樵《經緯集·乞巧對》：九衢喧喧，交路朱門，曉鼓一發，車馳馬奔。予方高枕，偃然就寢，腹搖鼻息，夢到鄉國。槐陰撲庭，鳴蜩噪晴，懷軸囊刺，門門買聲。予方屏居，詠歌吾廬，對松敲石，不知其餘。還盡平生未足心。

其五

日射回廊〔九〕午枕明，〔施註〕杜子美《香積寺》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水沉銷盡〔一〇〕碧烟橫。〔合註〕《本草》：木之心節，置水則沉，故名沉水，亦曰水沉。山人睡覺無人見，只有〔一一〕飛蚊繞鬢鳴。〔王註〕唐何諷《夢渴賦》：窗日斜照，飛蚊繞鬢。

弔天竺海月辯師三首

〔查註〕釋氏稽古畧：杭州天竺靈山寺慈雲靈應尊者，遵式人寂，嗣法明智大師祖韶。韶有二弟子，曰慧辯，即海月禪師；曰元淨，即辯才法師也。海月，華亭人。天竺事蹟：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海月大師慧辯，晨起盥漱謝衆，趺坐而寂。杭州通守蘇公，弔以三詩，敘而贊之。

其一

欲尋遺跡強沾裳，本自無生可得亡。〔王註〕張湛列子註云：本自無生，故曰不死。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王註〕劉禹錫詩：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其二

生死猶如臂屈伸，〔查註〕十六觀行經云：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即生西方。情鍾我輩一酸辛。〔王註〕晉書：王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樂天不是蓬萊客，〔王註〕白樂天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憑仗西方作主人。〔王註〕白樂天又與果上人訣別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合註〕陳後主樂府：憑仗一相招。

其三

欲訪浮雲起滅因，無緣却見夢中身。安心好住〔三〕王文度，〔王註〕晉·王坦之傳：字文度。初坦之

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合註」戎昱詩：「好住好住王司戶。此理何須更問人。」

孤山二詠并引

孤山有陳時柏二株。其一爲人所薪，山下老人自爲兒時，已見其枯矣，然堅悍如金石，愈於未枯者。僧志詮作堂於其側，名之曰柏堂。堂與白公居易「三竹閣相連屬。余作二詩以紀之。」

柏堂

〔查註〕《咸淳臨安志》：陳文帝天嘉二年，建廣化寺。寺有當時所植二栢。東坡作《孤山二詠序》。堂久廢，孝宗御書坡詩刻石，覆以小亭。

道人手種幾生前，〔王註次公曰〕道人，指意志詮。手種幾生前，乃詩人之高意也。鶴骨龍筋〔四〕尚宛然。雙幹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王註續曰〕九朝，謂陳、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及本朝也。〔次公曰〕所謂三見太平，豈指隋、唐與本朝耶？〔施註〕《漢·食貨志》：三登曰太平。《伍被傳》：雖未及古太平時，然猶爲治也。忽驚華構依巖出，〔合註〕陸雲《歲暮賦》：痛華構之丘荒。乞與佳名到處傳。此柏未枯君記取，〔王註〕《傳燈錄》：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趙州曰：「庭前柏樹子。」灰心聊伴小乘禪。〔邵註〕《釋典》：阿羅漢果，獨了生死，不度衆生，故名小乘，如車乘之小者，僅能自載；聲聞緣覺乘爲中乘；菩薩乘爲大乘。

竹閣

〔查註〕《傳燈錄》：鳥窠禪師，富陽潘氏子，九歲出家。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人山禮謁，乃起竹閣於湖上，迎師居之。白樂天詩：晚坐松籬下，宵眠竹閣間。《咸淳臨安志》：白公竹閣，舊在廣化寺柏堂之後。王象之《碑目》：唐白舍人《鳥窠禪師問答頌》，在定業院。

海山兜率兩茫然，〔施註〕盧子《唐逸史》：會昌元年，有海商遺風，至蓬萊山，宮內一院扃鎖，云是白樂天院。故白公《答李浙東》詩云：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合註〕《傳燈錄》：釋迦牟尼佛，生兜率天。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後語，〔施註〕《唐宋類詩》李遠《失鶴》詩：華表柱頭留語後，不知消息到如今。蒼龍猶是種時孫。

〔王註〕援曰：蒼龍，謂竹也。兩叢恰似〔一〕〔二〕蕭郎筆，〔施註〕白樂天《蕭悅畫竹歌》：蕭郎下筆獨逼真，森森兩叢十五莖。〔查註〕悅善畫竹，唐人。十畝〔一〕〔二〕空懷渭上村。〔王註〕《史記·貨殖傳》：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施註〕白樂天《退居渭上村》詩：聖代元和歲，閒居渭水陽。又《池上篇》云：十畝之宅，有竹千竿。欲把新詩問遺像，〔合註〕竹閣有白香山遺像。病維摩詰更無言。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誥案〕歐陽修《有美堂記》：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餘杭，於其行也，

天子寵之以詩。於是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

娟娟雲月稍侵軒，潏潏星河半隱山。〔王註〕《文選》謝靈運《遊南亭》詩：遠峰隱半規。〔施註〕鬼詩：星河易

翻。魚鑰未收清夜永，〔施註〕丁用晦《芝田錄》：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唐司空曙詩：漏促雙魚鑰，車

喧百子鈴。晉陶淵明《擬古》詩：佳人美清夜。鳳簫猶在翠微間。〔施註〕《荀子》：鳳凰秋秋，其聲若簫。《爾雅》：

山未及上曰翠微。《文選》左太冲《蜀都賦》：鬱芬蓋以翠微。註云：翠微，山氣輕縹者。淒風瑟縮絃柱，〔施註〕

《左傳》：昭公四年：春，無淒風。《毛詩》：邶風·綠衣：淒其以風。《玉臺新詠》：朝時篇：纖絃感促柱。〔邵註〕張協《七

命》：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古詩》：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合註〕《呂氏春秋》：瑟縮不達。香霧淒

迷〔一七〕著髻鬢。〔施註〕杜子美《月夜》詩：香霧雲鬢濕，清輝玉臂寒。李賀詩：白晝萬里閑淒迷。杜子美《送重表姪王殊

評事使南海》詩：自陳翦髻鬢。共喜使君能鼓樂，萬人爭看火城還。〔施註〕《國史補》：每元日、冬至，立仗大官

皆備珂傘，列燭有至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將至，則衆撲滅避之。

有美堂暴雨

〔查註〕賈耘老《有美堂》詩云：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知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嘗占

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拙意，畧無蹤跡到波瀾。耘老所著《懷

蘇集》，世不傳。《庚溪詩話》云：有美堂，士大夫留題甚衆，東坡倅杭，令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

名，默定詩之高下，遂以賈收詩爲冠。皖上陳焯《宋元詩會》中亦選此詩，今因題附錄。

遊人脚底一聲雷，〔王註師民瞻曰〕俗說高雷無雨，故雷自地震，卽暴雨也。滿座頑雲撥不開。〔施註〕杜牧之《雪中書懷》詩：臘雪一尺厚，雲凍寒頑癢。〔合註〕陸龜蒙《苦雨》詩：頑雲猛雨更相欺。天外黑風吹海立，〔王註次公曰〕世間本皆云「吹海去」，王立之詩話作「海立」。云：使杜甫「海水皆立」字。極是。〔查註〕《法華經·普門品》：若有衆生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容齋隨筆》：東坡有美堂會客詩，讀者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合註〕《能改齋漫錄》：長水校尉關子陽，謂天去人尚遠，而黑風吹海，東坡兼用此。〔語案〕杜甫《雨》「風吹滄江樹，雨灑石壁來」之「樹」字，亦作「立」字解。朱元晦謂「樹」不對「來」，欲改「樹」爲「去」，殊不知《論語》「樹塞門」，元晦亦作「立」字解也。凡言理者，一沾染詩，無不糊塗。浙東飛雨過江來。〔施註〕《文選》謝玄暉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查註〕《石林避暑錄》：浙江不見於《禹貢》，以錢塘江爲浙江，始於《秦紀》。陸廣微《吳地記》：漢順帝永建四年，山陰殷重獻策，分江置兩浙。詔司空王襲封從錢塘江中分，向東爲會稽郡，向西爲吳郡。十分激灑金樽凸，〔施註〕《文選》木元虛《海賦》：激湍激灑。杜牧之《羊欄夜宴》詩：酒凸觥心激灑光。又《寄李起居》詩：雲疊心凸知難捧。千杖敲鏗羯鼓催。〔施註〕韓退之《城南聯句》：樹啄頭敲鏗。〔王註高荷曰〕唐南卓《羯鼓錄》：明皇嘗遇二月宿雨初晴，遣取羯鼓，臨軒縱擊，反顧柳杏皆拆。〔施註〕南卓《羯鼓錄》：羯鼓，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宋開府善羯鼓，嘗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取譬端直而急。〔查註〕南卓《羯鼓錄》：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合註〕《唐語林》云：李龜年善打羯鼓，明皇問：「卿打多少杖？」對曰：「臣打五千杖訖。」喚起謫仙泉灑面，〔施註〕《唐·李白傳》：賀知章一見，呼爲謫仙。玄宗坐沈香亭，欲得白爲樂章。召人，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類面，稍解。援筆成文。《舊書》云灑面。倒傾鮫室瀉瓊瑰。〔王註〕《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左傳·成公十七年》：初，聲

伯夢涉洄，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劉禹錫詩：每逢詞客餽瓊瑰。〔施註〕〔文選〕木元虛〔海賦〕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八月十五日看潮〔二〕五絕〔二九〕

其一

定知玉兔十分圓〔三〇〕，〔施註〕〔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鑰，〔施註〕〔周易〕繫辭：重門擊柝。〔周禮〕地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司農云：管謂籥也，鍵謂牡。夜潮留向月中看。

其二

萬人鼓譟懾吳儂，〔施註〕吳儂見〔南部煙花記〕。〔左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鼓噪而進，吳師大亂，遂敗之。猶是〔三〕浮江老阿童。〔施註〕〔晉書〕羊祜傳：咸寧切，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衝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耳。」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因表留監諸軍事，密令修舟楫，為順流之計。欲識潮頭高幾許，〔查註〕〔越絕書〕：子胥死，其神依潮往來，有見其素車白馬於潮頭者。越山渾在浪花中。

其三

江邊身世兩悠悠，〔施註〕《文選》鮑明遠詩：身世兩相棄。《毛詩》：悠悠我思。久與滄波共白頭。〔王註〕白樂天詩：黃梅縣邊黃梅雨，白頭浪裏白頭翁。〔施註〕白樂天詩：愁見舟行風又起，白頭浪裏白頭人。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三〕。〔施註〕李太白《白頭吟》：東流不作西歸水。〔查註〕枚乘《七發》：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蓋江水本自東流，潮自海門逆入，江勢不能敵，往往隨潮西流。

其四

吳兒生長狎濤淵，〔施註〕《左傳》：昭公三年：鄭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查註〕《咸淳臨安志》：治平中，郡守蔡襄作《戒弄潮文》。熙寧中，兩浙察訪使李承之奏請禁止，然終不能遏也。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公自註〕是時新有旨禁弄潮。〔王註〕《太平廣記》：麻姑自言：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昔，會時畧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王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漢·溝洫志》：終古爲鹵兮生稻梁。師古曰：鳥，卽斥鹵也，謂鹹鹵之地也。〔施註〕「斥鹵」見《爾雅》。《尚書·禹貢》：海濱廣斥。孔安國昌言復其斥鹵。〔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六年，任杭州通判，因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五首，寫在安濟亭上。前三首，並無譏諷，至第四首，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而死者，故朝旨禁斷。軾謂主上好興水利，不知利少而害多，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此言事之必不可成者，譏諷朝廷水利之難成也。其詩係冊子內。

其五

江神河伯兩醯雞，〔王註〕《莊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海若東來氣吐霓。〔施註〕《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蔡邕《月令章句》：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查註〕《咸淳臨安志》：海門在仁和縣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赭山，與越州龜山對峙，潮水出其間。郭璞《地記》所謂海門一點巽山小，指此。安得夫差水犀手，〔王註〕杜牧詩：夫差傳裏水犀軍。〔施註〕《國語》：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三千。三千強弩射潮低。〔公自註〕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頭，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城。〔王註次公曰〕「三千強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施註〕《漢·張騫傳》：漢兵三千人，強弩射之。〔合註〕《野客叢書》云：《五代世家》，亦有二千強弩事。〔施註〕《北夢瑣言》：杭州連歲，潮頭直打羅剎石。吳越錢尚父俾張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漸退。羅剎石化而爲陸地，遂列康庚焉。〔查註〕《吳越備史》：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作捍海塘，王因江濤衝激，命強弩五百以射潮頭，既而潮遂趨西陵。

東陽水樂亭

〔公自註〕爲東陽令王都官槩作。〔施註〕《東坡志林》云：錢塘東陽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自然宮商。〔查註〕《元和郡縣志》：東陽縣西至婺州，一百五十里。《名勝志》：縣南有山，二峰相對，曰東峴、西峴。飛瀑數丈，自巔而下，注於澗，淙淙如漱玉。宋熙寧中，縣令王槩作亭澗上，號水樂亭。【誥案】凡公自己註明而註家猶復申其說者，謂之註註，其格已低。乃查註於此，與潛說友、賈似道辨別杭州之水樂洞，幾及五百字，合註猶復仍之，殊失體裁。今刪。

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斗黃泥一鍾水，〔王註〕《漢書·溝洫志》：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

櫟陽，注渭中，表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民歌之曰：「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合註〕《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戶一鍾。」註：六斛四斗曰鍾。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施註〕李太白《寒夜獨酌》詩：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合註〕陸龜蒙詩：安知寂寞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涼州〔三四〕。〔王註〕續曰：《唐書》：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世居安西。翰封涼國公。涼州，曲名也。唐以州名曲，如伊、梁、甘、涼之類。羯鼓外，夷樂以戎羯名之。如漆桶，下以牙牀承之，擊用兩杖。〔施註〕傳載：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爲名。但向空山石壁下，〔施註〕杜子美《夜》詩：露下天高秋氣清，空山獨夜旅魂驚。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施註〕《因話錄》：李勉奉使至陝州硤石縣，愛渠水清流，旬日忘發。流泉無絃石無竅，強名水樂人人笑。〔施註〕《老子》：強名之曰道。元結《水樂說》：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嶺之懸水，淙淙然。慣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照。洞庭不復來軒轅，至今魚龍舞鈞天。〔施註〕《漢·律曆志》：黃帝垂衣裳，始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曰軒轅氏。《莊子·天運篇》：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又，《至樂篇》：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漢·西域傳》：魚龍角抵之戲。《史記·扁鵲傳》：趙簡子疾，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聞道磬襄東入海，遺聲恐在海山〔三五〕間。鏘然澗谷含宮徵，〔合註〕李漢《韓昌黎集序》：鏘然而韶鈞發。節奏未成君獨喜。不須寫人薰風絃，〔施註〕《家語》：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琴操》亦云。縱有此聲無此耳。

與周長官、李秀才遊徑山，二君先以詩見寄，次其韻二首

〔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六年，因往諸縣提點，到臨安縣，隔得一兩日，周邠、李行中二人亦來，與軾同遊徑山，周邠作詩一首，軾和答。即後勝字韻詩也。

其一

少年飲紅裙，酒盡推不去。呼來徑山下，試與洗塵霧。〔施註〕《晉·列女王凝之妻謝氏傳》：嘗譏玄學殖不進，日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耶？癡馬惜障泥，臨流不肯渡。〔施註〕《晉·王濟傳》：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李太白《紫驪馬》詩：臨流不肯渡，似惜錦障泥。獨有汝南君，〔誥案〕謂同遊周邠也。〔施註〕《千姓編》：周，姬姓國也，望出汝南。從我無朝暮。肯將紅塵脚，暫著白雲屨。嗟我與世人，何異笑百步。功名一破甑，棄置何用顧。〔王註〕《後漢·郭太傳》：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施註〕《世說》：鄧遐免官後，見桓溫，溫曰：「卿何以瘦？」答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註：孟敏，字叔達。更憑陶靖節，往問征夫路。〔查註〕右答周長官。

其二

龍亦戀故居，〔誥案〕此句憑空插入「故居」二字，蓋其意後欲入孔明也，且屬五丈原之孔明，非草廬之孔明也。通篇

寓當歸之意，讀者試看清此意，更論之，未晚也。百年尚來去。〔王註堯卿曰〕山中有龍窟也。〔查註〕蔡襄《徑山記》：其間小井，故龍湫也。歲卒一來，雷雨暝曠。至今雨雹夜，〔施註〕《春秋經·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殿閣〔三〕風纏霧。而我棄鄉國，大江忘北渡。便欲此山〔三〕前，築室安遲暮。〔施註〕《毛詩·斯干》：築室百堵。《小旻》：如彼築室于道謀。又恐〔三〕太幽獨，〔王註〕杜子美《久雨期王將軍不至》詩：空山無以慰幽獨。歲晚霜人履。同遊得李生，〔誥案〕謂同遊李中行也。仄足〔三〕隨蹇步。〔施註〕《文選》謝宣遠詩：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孔明不自愛，〔施註〕《漢·高祖紀》：吾非敢自愛。臨老起三顧。〔王註〕諸葛亮《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合註〕何焯曰：孔明始從昭烈，年二十七耳，何謂臨老？〔誥案〕紀昀曰：孔明出時未老。非也。誥謂孔明討賊，正以受昭烈三顧之重，故臨老不能自已也。此「起」字從「不自愛」貫下，謂臨老猶起此念，與起卧龍之「起」字不同，且此詩非着意用孔明事，乃以孔明作龍使耳。意謂龍知戀故居，而卧龍不知戀故居，公蓋以龍自比，故其下緊接吾歸也。本集凡弄巧處，皆李、杜、韓諸集所無，讀者多爲所欺。曉嵐點論，往往不透此關，義門何亦爾耶？吾歸便却掃，〔王註〕《南史》：沈炯，字初明。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施註〕《文選》江文通《恨賦》：閉關却掃，塞門不仕。《晉·葛洪傳》：閉門却掃，未嘗交遊。〔合註〕《文選》李善註引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門却掃，非德不交。誰踏門前路。〔查註〕右答李秀才。

臨安三絕

【誥案】三詩筆墨一色，氣體皆佳，而與《陌上花》三章，用意則同。

將軍樹

〔王註〕呂祖謙曰：「按《臨安縣圖經》：此木今在淨土寺西小橋之側，乃女貞木也，至今茂盛。」〔施註〕
《五代·吳越世家》：臨安里中有大樹，錢鏐幼時與羣兒戲樹下。及貴，歸宴故老，山林皆覆以
錦，號其樹曰衣錦將軍。

阿堅澤畔菰蒲節，〔施註〕《晉·載記》：秦苻洪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
氏。其後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又，《苻堅傳》：堅強盛時，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
年。玄德牆頭羽葆桑。〔王註〕《三國·蜀志·先主傳》：字玄德。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
小車蓋。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不會世間閑草木，與人何事管興
亡。〔王註〕《晉書·謝玄傳》：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唐沈彬《再過金陵》詩：江山不管
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

錦溪

〔王註〕李堯祖曰：「晏殊《輿地志》云：石鏡溪，一名錦溪，在縣東南一里。」

楚人休笑沐猴冠，〔施註〕《漢·項籍傳》：韓生說羽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
人沐猴而冠，果然。」越俗徒誇翁子賢。〔施註〕《漢·朱買臣傳》：字翁子。上拜爲會稽太守，謂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合註〕《史記·漢武帝紀》：越俗有火裁，復起屋。五百年間異人

出，〔王註援曰〕郭璞《杭州歌》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其末句云：五百年生異姓王。自東晉迄五代錢鏐時，適當五百年，錢鏐亦自謂當此運也。〔施註〕晉郭璞《題臨安山》詩云：海門山氣橫爲案，五百年間異姓王。《漢·公孫弘傳》：羣士嚮慕，異人並出。盡將錦繡裹山川。〔查註〕《湘山野錄》：開平元年，梁太祖封錢鏐爲吳越王，改臨安縣爲衣錦軍。是年，省瑩壘，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自昔遊釣之所，盡蒙以錦繡。爲牛酒，大陳鄉飲，別張蜀錦爲廣幄，以飲鄉婦。凡男女八十已上，金樽；百歲以上，玉樽。鏐起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明兮愛日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斗牛光起兮天無欺。」

石鏡〔三〕

〔王註十朋曰〕《臨安縣圖經》：衣錦山，在縣南一里，本名石鏡山，高二十六丈，周迴二百六十步。武肅幼時遊此。顧其形服冕旒，如王者狀。唐昭宗時，改賜今名。〔施註〕山謙之《吳興記》：臨安縣東五里石鏡山東，有石鏡一所，徑二尺四寸，甚清亮。

山雞舞破半巖雲，菱葉開殘野水春。〔王註次公曰〕鏡有菱花之名，故用「菱葉」字。永叔《金雞》詩：山雞稟其粹，舞影還自愛。李巨鑑詩：無波菱自動，不夜月常明。〔施註〕《異苑》：魏武時，南方獻山雞，以大鏡著其前，雞鑑形而舞不止。庾信《畫屏》詩：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應笑武都山下土，枉教明月殉佳人〔三〕。〔王註〕《成都記》：武都山，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武擔山。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登玲瓏山

〔王註〕《臨安圖經》：玲瓏山，在縣西十二里，兩山屹起，盤屈凡九折，上通絕頂，名曰九折巖。南行百許步，有亭，下瞰百里山，名曰三休亭。〔譜案〕通篇寓玲瓏意，而曉嵐不辨，初白又誤，謂以虛對實，故曉嵐益不解矣。

何年僵立兩蒼龍，瘦脊盤盤尚倚空。翠浪舞翻紅罷亞，〔王註厚曰〕罷亞，稻多貌。〔施註〕杜牧之《郡齋獨酌》詩：罷亞百頃稻，西風吹半黃。〔合註〕《齊民要術》有赤芒稻。韋蘇州詩：沃野收紅稻。陸龜蒙詩：翠浪舞綃幕。白雲穿破碧玲瓏。〔施註〕謝靈運《北山》詩：徑側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三休亭上工延月，〔王註〕《唐書·司空圖傳》：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雞跖集》：楚王誇客以章華之臺，三休乃至。九折巖前巧貯風。脚力盡時山更好，莫將有限趁無窮。〔施註〕《文選》左太冲《招隱》詩：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唐人詩：浮世無窮事，勞生有限身。

宿九仙山

〔公自註〕九仙謂左元放、許邁、王、謝之流。〔王註韓駒曰〕《圖經》：無量院，在縣西十二里九仙山，東晉葛洪、許邁煉丹之地。

風流王、謝古仙真，〔施註〕《南史·王儉傳》：儉嘗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杜子美《壯遊》詩：

王、謝風流遠。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餘漢士，〔查註〕《晉書·許邁傳》：邁，字叔遐。嘗謂餘杭懸雷山是洞庭西門。於是立精舍，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永和二年，移人臨安西山。乃改名元，字遠遊。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帳，夢遶千巖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雲峰缺處湧冰輪。〔王註林致約曰〕今寺中有冰輪閣。〔合註〕王初詩：涓涓清月濕冰輪。

陌上花三首并引

遊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父老云〔三〕：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凄然，而其詞鄙野，爲易之云。〔查註〕謝臯羽《晞髮集·歸朝曲》：勾吳月令牽牛中，翟菲乘風來闕宮。又云：先王烝嘗澤有差，上恩許歌《陌上花》。自註：吳越王妃以開寶九年三月，隨王入朝。《五代史》：吳越錢宏俶，宋太祖時常來朝，遣還國。太平興國三年，詔俶來朝，始舉族歸京師。

其一

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施註〕《文選》魏文《與吳質書》：節同時異，物是人非。遺民幾度垂垂〔四〕老，〔施註〕《五代史補》：僧貫休入蜀，獻王建詩曰，一餅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遊女長歌緩緩歸。

【註案】紀昀曰：真有相思宛轉之意。

其二

陌上山花無數開，〔王註〕杜子美《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詩：河陽縣裏雖無數。路人爭看翠駟〔三〕來。〔施註〕《文選》陸士衡《羅敷艷歌》：北渚盈駟軒。《蒼頡篇》曰：衣車也。《唐韻》：駟，四面屏蔽，婦人車也。若爲留得堂堂去，〔施註〕唐薛能詩：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且更從教緩緩回。

其三

生前富貴草頭露，〔王註〕杜子美《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施註〕《晉·張翰傳》：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選》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已作〔三六〕遲遲君去魯，猶教緩緩妾還家〔三七〕。

遊東西巖

〔公自註〕卽謝安東山也。〔王註〕程天祐曰：《臨安縣圖記》：東永安巖，西永安巖，卽謝安東山也。〔孫彥忠曰〕《韻語陽秋》：謝安登台輔，於土山遊集，在建康，亦號東山。〔施註〕東山，在會稽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晉太傅文靖公謝安字安石所居。一名謝安山。巋然特立於衆峰間，拱揖蔽虧，如鸞鶴飛舞，千嶂林立，下視蒼海，天水相接，蓋絕景也。下山，出微徑，爲國慶寺，乃安石故宅。《安石傳》云：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出則漁獵山水，人則言詠屬文。後雖受

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汝陰王性之銓《遊東山記》云，今臨安境中，亦有東山，金陵土山，俱非是。臨安山，則許邁所稱文靖「嘗往坐石室，臨濬谷，謂與伯夷何遠者」，蓋爲海山之遊。〔查註〕《韻語陽秋》：會稽、臨安、金陵皆有東山，俱傳以爲謝安攜妓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山。此會稽之東山也。本傳又云：安嘗往臨安山中，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遊東西巖》詩註云：卽謝安東山。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遊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此金陵之東山也。按葛常之所考正，但止言東山，而不及西山。考《咸淳臨安志》，縣北有東西二永安巖。西山乃許遠遊所居也，見《晉書》本傳。東山則安石所常遊者。後人但知有謝，故洪平齋有詩云：西山許邁無人問，只說東山有謝安。今先生詩亦專爲謝而作，特並著之。

謝公含雅量，世運屬艱難。況復情所鍾，感慨萃中年。〔施註〕《漢·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慨。註云：感慨者，感意氣而立節概也。劉夢得詩：中年多感慨。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嘗恐兒輩覺，坐令高趣闌。〔合註〕《南史·陶潛傳》：少有高趣。獨攜縹緲人，〔施註〕《宣室志》：謝朓詩云，空添滿目淒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麗情集》盧諫議詩：謝安山上娉婷女，馬季紗前縹緲人。來上東西山。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施註〕白樂天《自餘杭歸》詩：行行弄雲水。一旦功業成〔三八〕，管、蔡復流言。慷慨桓野王，〔王註厚曰〕野王，伊小字也。〔施註〕《楚辭》宋玉《九辨》：好夫人之慷慨。哀歌和清彈。挽鬢起流涕，始知使君賢。意

長日月促，〔施註〕《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何命促而意長。卧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王註〕《晉·謝安傳》：欲須經畧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吾病殆不起乎。」尋薨。〔施註〕羊曇，謝安甥也。自安薨後，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唱樂，不覺至西州門，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往駕那復還〔三九〕。空餘行樂處，古木昏蒼煙。

宿海會寺

〔王註〕徐持晦曰：《臨安縣圖經》：海會寺，在縣西三里，梁大同中建，號竹林寺。祥符中改今額。〔查註〕《咸淳臨安志》：海會寺，在縣西二里。蔡襄《碑記》云：臨安海會寺，梁大同中始作，號竹林。及五代正明之初，吳越王又新之，益廣前制。是時吳中浮屠居雖千百數，無是倫者。祥符間，例易天下寺名，遂賜今額。天禧五年冬，火，僧有明積費錢二千萬，役十一年而後成。《武林梵志》：海會寺，在臨安縣西二里南北鄉。

籃輿三日山中行，山中信美少曠平。〔王註〕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下投黃泉上青冥，〔王註〕《楚辭·九章》：據青冥而據虹。杜子美《成都府》詩：青冥却垂翅。又《桔柏渡》：青冥寒江渡。〔施註〕《莊子·田子方篇》：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白樂天《長恨歌》：上窮碧落下黃泉。線路每與猿狖〔四〇〕爭。〔王註〕次公曰：狖，音弋授切。鼠屬，善旋。韓退之《宴喜亭記》：有猿狖所家，魚龍所宮。〔師民

瞻曰：「漢揚雄《長楊賦》：『盛狄獫之收，多麋鹿之獲，狄似獼猴，仰鼻而長。』」〔施註〕劉禹錫《鍾田歌》：『田塍望如線。重樓束縛遭澗坑，兩股酸哀飢腸鳴。北渡〔四〕飛橋踏彭鏗，〔施註〕韓退之《記夢》詩：『我亦平行踏翫戲，神完骨蹠脚不掉。側身上視豁如盲，杖撞玉版聲彭觥。繚垣百步如古城。』」〔王註〕班固《西都賦》：『西郊則有上囿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施註〕《文選》左太冲《魏都賦》：『繚垣開囿，觀宇相臨。又，張平子《西京賦》：『繚垣綿聯。大鐘橫撞〔四〕千指迎，』〔施註〕《漢·貨殖傳》：『通都大邑，童手指千。』注：指千則人百。高堂延客夜不扃。杉槽漆斛江河〔四〕傾，』〔王註〕師民瞻曰：『杉槽漆斛，謂浴室也。本來無垢洗更輕。』〔施註〕《維摩經》：『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倒牀鼻息四鄰驚，』〔施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序》：『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統如五鼓天未明。』〔王註〕《晉·鄧攸傳》：『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木魚呼粥亮且清，』』〔王註〕次公曰：『《廣記》載《幽明錄》：『鬼詩云：『夜闌寂已清，長笛亮且鳴。』』〔施註〕劉斧《摭遺》：『有一白衣，問天竺長老曰：『僧舍悉懸木魚，何也？』』答云：『用以警衆。』』曰：『必刻魚，有何因？』』地琅山悟下師曰：『魚晝夜未嘗合目，欲修行者日夜忘寐，思所以至於道，而魚可爲龍，亦變化之義也。』不聞人聲聞履聲。』〔王註〕次公曰：『此禪家規矩也。』〔施註〕《漢·鄭崇傳》：『爲尚書僕射，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徑山道中次韻答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誥案】周長官卽邠，蘇寺丞乃臨安令蘇舜舉也。

年來戰紛華，漸覺〔四〕夫子勝。』〔王註〕厚曰：『謝玄暉詩：『方同戰勝者，去翫北山萊。』』〔施註〕《韓非子》云：『子貢見

子夏肥而問之。子夏曰：「吾苦戰勝，人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中，而夫子之義勝，故肥也。」
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王註〕王右丞喜潔，所居室，日使十人給掃灑掃。學道恨日淺，問禪慚聽
瑩。〔王註〕〔莊子·齊物論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施註〕韓退之〔送文暢師〕詩：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
喝。〔邵註〕〔莊子〕註：聽瑩，疑惑也。不聽瑩，則無所疑矣。聊爲山水行，遂此麋鹿性。〔施註〕白樂天〔中書寓
直〕詩：自憐野物將何用，土木形骸麋鹿心。獨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施註〕〔左傳·昭公十
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又，〔僖公五年〕：晉吾宗也，豈害我哉。窮達付前定。〔施註〕〔鄭侯李泌家傳〕：
肅宗命誅竇庭芝。泌因奏瓠蘆生筮告之事，上遽赦之，因曰：「天下事皆是前定。」舖糟醉方熟，〔王註〕〔楚辭〕：漁父
謂屈原曰：「世人皆濁，何不汨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飲其醪？」灑面呼不醒。〔施註〕〔五代史·唐
紀〕：李克用過汴州，朱全忠饗於上源驛。克用醉卧。伏兵發，侍者郭景銖以水醒面，而告以難。奈何效燕蝠〔四〕，
屢欲爭晨暝。〔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六年，因往諸縣提點，到臨安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本縣界外太平寺
相接。軾與本人爲同年，自來相知。見軾，復言：「舜舉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軾問其故。舜舉言：「我驛劃得人戶
供通家業役鈔規例一本，甚簡。前日去呈本州諸官，皆以爲然。呈轉運副使王廷老等，不喜，差急足押出城來。」軾取
其規例詳看，委是簡便。因問訓狐事。舜舉言：「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爲旦，日人爲夕，蝙蝠以日人爲旦，日出爲
夕。爭之不決。訴之鳳凰。至路次，逢一禽，謂燕曰：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云鳳凰渴睡。都是訓狐權攝。」舜舉意以此
譏笑王廷老等不知是非也〔四六〕。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施註〕〔世說〕：王長史亡，劉尹以犀柄塵尾著柩中。
陸龜蒙〔村夜〕詩：遇敵舞蛇矛，逢談捉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公自註〕太平寺，俗號小徑山。〔查

註〕《咸淳臨安志》：天目之東北峰下，有大徑口、小徑口，世傳爲龍所往來之地。幽尋〔四〕自茲始，歸路微月映。
南望功臣山，〔查註〕按《五代備史》及《咸淳臨安志》，改大官山爲功臣山，唐昭宗朝事。雲外盤飛磴。三更渡
錦水，再宿留石鏡。緬懷周與李，〔施註〕時東坡、周長官、李秀才遊山，有唱酬詩，見卷中。能作《洛生
詠》。〔王註〕《晉書》：謝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直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韻而莫能及，或手掩其鼻以效之。〔施註〕
《顧愷之傳》：或請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令。〔施註〕白樂天《謝西川杜相
公詩》：詩家律手在成都。〔合註〕「號令」見《禮記》。籃輿置紙筆，〔施註〕杜子美《春陵行》：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
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敲傾。得句輕千乘。〔王註〕杜牧《贈張祜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史
記》：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玲瓏苦奇秀，名實巧相稱。〔施註〕《後漢·孔融傳》：名實相副，綜達經學。九仙
更幽絕，笑語千山應。〔施註〕《駱賓王月夜詩》：山虛響似應，水淨望如空。空巖側破甕，〔合註〕《易林》：毀罍
破甕。飛溜灑浮磬。〔施註〕《尚書·禹貢》：泗濱浮磬。〔合註〕《水經注》：常吐飛溜。庚信詩：水流浮磬動。山前
見虎迹，候吏鏡鼓競。〔施註〕《後漢·王霸傳》：光武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南史·曹景宗傳》：華光殿
賦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我生本艱奇，〔王註〕次公曰：「奇字讀如李廣數奇之奇，
居奇反。塵土滿釜甑。〔施註〕《後漢·范丹傳》：丹字史雲。所止單陋，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桓帝時，丹爲萊蕪長。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王註〕孫倬曰：「潘耀：老夫蹭蹬，任意拙於王
事。〔施註〕《文選》：木元虛《海賦》：蹭蹬窮波，陸死鹽田。杜子美《贈李四丈詩》：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笑謂候吏
還，遇虎我有命〔四〕。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施註〕《左傳·僖公三十年》：燭之武見秦伯曰：「若舍

鄭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又，《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杜預曰：「行人也。」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王註」《晉·王徽之傳》：「字子猷。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但報菊花開，吾當理歸榜。「王註師民瞻曰」榜，比孟切，進舟也。「施註」《文選》謝宣遠詩：「榜人理行艫。」杜子美《九日》詩：「不嫌蓬髮改，但媿菊花開。」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季子應嗔「四九」不下機，「施註」《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至家，妻不下衽，嫂不爲炊，秦喟然歎曰：「是秦之罪也。」秦，字季子。見《史記》。白樂天《讀史》詩：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棄家來伴碧雲師。「王註厚曰」僧惠休，姓湯氏。詩曰：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次公曰」江淹《雜體詩》，凡三十篇，各借著元姓名。至此詩，題曰僧惠休，故後人誤以爲惠休詩。白樂天云：不似休上人空多，碧雲莫更相承誤。「子仁曰」按先生詩有云：雜篇直欲擬湯休。則蓋未嘗誤也。中秋冷坐無因醉，「合註」元微之詩：礪溪冷坐權門咽。半月長齋未肯辭。擲簡搖毫無忤色，「公自註」汪善書，託寫諸人「五〇」詩。「王註次公曰」阮瞻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終日達夜無忤色。「施註」韓退之《贈立之》詩：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投名人社有新詩。「王註」杜子美《柘樹爲風雨所拔歎》詩：我有新詩何處吟。「張拭曰」《九華山錄》云：龍池菴僧清宿，與張扶爲詩社，趨者如歸。「施註」《廬山蓮社雜錄》：謝靈運欲投名人社，遠公不許。靈運謂生法師曰：「白蓮道人將無謂我俗緣未盡，而不知我在家出家久矣。」飛

騰桂籍他年事，〔查註〕《石林避暑錄》：世以登科爲折桂，此郡說對策，自云桂林一枝也。唐以來皆用之。溫庭筠詩：猶喜故人新折桂。莫忘山中採藥時。〔施註〕後漢韋著入雲陽山，採藥不反。見《韋彪傳》。

再遊徑山〔五〕

〔合註〕大德七年重刻石，與集中數字小異。

老人登山汗如濯，倒牀〔三〕困卧〔三〕呼不覺。覺來五鼓日三竿，〔王註〕劉禹錫《竹枝詞》：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競蘭橈。《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高三竿，朱色赤黃，日暈。始信孤雲天一握。〔公自註〕古語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王註次公曰〕《芝田錄》：興元有路，通巴州險峻處，謂之孤雲兩角。諺云，孤雲兩角，去天一握。言極高也。〔施註〕《廣異記》：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巴州，三日而達山頂，謂之孤雲兩角。其絕頂，淮陰侯廟在焉。王仁裕詩云：一握寒天古木深，路人徒識漢淮陰。平生未省出艱險〔五〕，兩足慣曾行犖确。〔王註〕韓退之詩：山石犖确行徑微。含暉亭上望東溟，〔施註〕東方朔《十洲記》：蓬萊島，別有圓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合註〕晁无咎《徑山》詩云：含暉孤亭立曉晴，此地覽景尤難逃。凌霄峰頭挹南岳。〔查註〕蔡襄《遊徑山記》：四面五峰，如手豎指，一峰南，絕卓，爲巨擘。《徑山志》：五峰羅列，凌霄一峰，最高而秀。共愛絲杉翠絲亂，〔查註〕蔡襄《遊徑山記》：環山多傑木，絲杉翠椹，千千萬萬，若神宮蒼土，聯幢植葆。誰見玉芝紅玉琢。〔查註〕《僊書》名白鼠爲玉芝，餌之長生。白雲何事自來往〔五〕，明月長圓無晦朔。〔公自註〕山有白雲峰，明月菴。〔查註〕晁无咎《徑山》詩：明月菴前醉松醪，白雲峰頂瞰吳郊。冢上雞鳴猶憶飲，山前鳳舞遠徵璞〔五〕。〔王註次

公曰「憶欽，欽禪師也。徵璞，郭璞也。欽禪師說法時，常有白雞來聽。」〔十朋曰〕「徑山事狀」云：自國一大師居山，猛獸不搏，鷲鳥不擊。有雞常隨法會，不食生類。師之長安，雞長鳴三日，不食而死。今有靈雞冢。雪窗馴兔元不死，煙嶺孤猿〔五〕苦難捉。從來白足傲死生〔六〕，〔王註〕堯卿曰「高僧曇始入道之後，大有殊迹，游化關中，足白於面，跣涉泥水，未嘗濡污，天下咸呼白足。按，曇始和尚在關中時，赫連勃勃斬戮關中，而曇始連遭數刃不傷。後拓拔燾再入關中。博陵崔浩猜忌佛法，而專信天師寇謙之。浩爲燾所任。僞魏太平七年，盡滅佛教，燒掠寺院，僧尼竄者，追捕梟斬。曇始聞之，乃下山杖錫宮門，燾令斬之，不傷。燾怒，自以所佩刀斫之，數下，俱無傷損。不怕黃巾把刀槩。」〔施註〕「後漢·靈帝紀」：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部師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合註〕「晉書·苻生載記」：性耐刀槩。〔公自註〕以上皆山中故事。〔王註〕「徑山事狀」云：第三代法濟大師，諱洪誼。咸通八年，嗣法位。始至是山，遇黃巢之亂。巢之偏帥，領卒千人至，而見師晏坐不起，以劍揮禪座者再。見師神思湛然，帥乃異之，獻金寶再拜而去。今禪座尚在，三劍迹亦存云。〔莊子·則陽篇〕：吹劍首者，映而已矣。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嗟我昏頑晚聞道，〔施註〕「莊子·漁父篇」：惜哉，子之早湛於僞，而晚聞大道也。與世齟齬空多學。〔施註〕宋玉〔九辯〕：圓鑿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靈水先除眼界花，〔公自註〕龍井水，洗眼有效〔六〇〕。〔施註〕白樂天〔悟真寺〕詩：眼界吞秦原。清詩爲洗心源濁。騷人未要〔六二〕逃競病，〔施註〕「南史·曹景宗傳」：帝於華光殿宴飲，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帝止之，猶求作不已。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須臾而成。云云。禪老但喜聞剝啄。〔施註〕韓退之〔剝啄行〕：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此生更得幾回來，從今有暇無辭數。〔施註〕杜子美〔春日江村〕詩：問我數能來。

洞霄宮

〔王註徐持晦曰〕《真憶錄》：杭州餘杭縣西一十八里，有天極山宮曰洞霄，舊名天柱觀。〔查註〕《茅君傳》：第三十四洞天，名大滌玄蓋之天。《咸淳臨安志》：洞霄宮，漢元封三年，創宮壇於大滌洞前，爲投龍祈福之所。唐高宗時，遷於前谷，爲天柱觀。《大滌洞天記》：天柱觀，高宗弘道元年建。中宗朝，賜觀莊一所，錢氏改天柱宮。祥符五年，陳堯佐奏，改洞霄宮。

上帝高居愍世頑，〔施註〕杜子美《玉臺觀》詩：上帝高居絳節朝。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到，

〔施註〕按洞霄宮，自皖坎鎮度谿，行十數里，有山回環，中通小徑。自山罅而入，則有田疇。稍前，亦復亂峰交鎖，如是九疊，始上陟平陸，而宮居其陽，世謂其山爲鎖云。〔查註〕《咸淳臨安志》：九鎖山，其勢九折，曰天關、曰藏雲、曰飛鸞、曰凌虛、曰通真、曰龍吟、曰洞微、曰雲璈、曰朝元。下有石門夾道，今不存。作者七人相對閑。〔公自註〕《論語》云：作者七人矣。今監宮凡七人。〔查註〕《咸淳臨安志》：大滌東南叢竹間，有磐石，可坐。東坡倅杭時，同蔡準、吳天常、樂富國、聞人安道、俞康直、張日華，凡七人來，爲林泉之遊，遂名其巖曰來賢。〔詰案〕《洞霄圖志》：來賢巖，在宮東南青檀山前，嵌空數丈，盤石叢竹，可以遊息。宋熙寧間，東坡賦詩，有「長松怪石宜霜鬢」句。後人名巖曰來賢，作亭其上，曰宜霜。至公自註監宮七人，並引《論語》，作者七人甚明。《咸淳志》遺其一人，以公充數，輒云凡七人來遊。查註引載，不加按語，尤非。均應駁正。庭下流泉翠蛟舞，〔施註〕杜牧之《弄水亭》詩：弄水庭前谿，颺灑翠綃舞。〔查註〕《咸淳臨安志》：撫掌泉，在洞霄宮殿階之西，深三尺許。熙寧初，有物狀如蛟鰻，遶欄楯間，人以杖撲之，卽墜入泉。須臾，雲霧周布一山，大水自天柱源來，洶湧可畏。或云，龍之怒也。《洞天記》：翠蛟亭，在洞霄宮門外三十餘步。洞中飛鼠白鴉

翻〔六三〕。〔合註〕宋刊本作翻。【詰案】公書皆作翻。〔翁方綱註〕按翻卽翻字。二十七刪有翻字，飛逸貌，戶關切。〔王註胡仔曰〕按李太白《仙人掌茶詩序》云：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雅。〔施註〕李太白《答族姪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如白鴉，倒懸清溪月。〔查註〕《咸淳臨安志》：大滌洞中，有白鼠長可二尺，僊書名爲玉芝。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駐顏。〔施註〕韋應物《官人入道詩》：金丹擬駐千年貌。白樂天《洛歌行》：又無大藥駐朱顏。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查註〕《咸淳臨安志》：治平四年，祖無擇以右諫議大夫龍圖學士出知杭州，作介亭於鳳凰山。【詰案】府治在鳳凰山之半。祖無擇所作介亭，在山之極巔排衙石處。南宋所稱御較場者是也。〔查註〕蒲積中《歲時雜詠》陳述古《次韻》詩云：山頭高會喜初涼，翠石排衙夾徑香。原憲杖藜空有病，陶生漉酒且和光。江潮帶月來雲外，天籟和琴歷耳傍。小妓不知君倦起，歌眉猶作遠山長。

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施註〕《文選》謝靈運詩：賞心不可忘。登臨病眼怯秋光。〔施註〕杜子美《發秦州》詩：登臨未消憂。白樂天《除夜》詩：病眼不眠非守歲。慣眠處士〔六三〕雲菴裏，〔王註〕堯卿曰：唐方干處士，嘗居雲菴，有《雲菴集》行於世，唐末五代人也。〔施註〕《風俗通》：處士者，隱居放言者也。倦醉佳人錦瑟旁。〔王註〕杜子美《曲江對雨》詩：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施註〕《古詩話》：李商隱有《錦瑟》詩，云是令狐楚青衣。猶有夢回清興在，卧聞歸路樂聲長。〔王註〕梅聖俞詩：一見天顏萬人喜，却回宮

禁樂聲長。〔施註〕王維《從岐王燕衛家山》詩：還將歌舞出，歸路莫愁長。【詰案】此二句，指前《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詩也。

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會，再用前韻

〔查註〕蒲積中《歲時雜詠》陳述古《次韻》詩云：雙蓮高卧正淒涼，應檢芸編閱舊香。桃葉樽前生悵望，菊花籬下減精光。雲山人眼屏千疊，翠木分庭幄兩傍。得酒且歡君強起，雲霄歸去路岐長。

月人秋幃病枕涼，〔施註〕《文選》阮嗣宗《詠懷》詩：薄帷鑒明月。霜飛夜簟故衾香。可憐吹帽狂司馬，

〔施註〕《謝奕傳》：桓溫辟爲安西司馬。奕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空對親春老孟光。〔王註〕《後漢書》：梁鴻妻孟光。鴻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

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椀齊眉。不作雍容傾坐上，〔王註〕《漢書·司馬相如傳》：車騎雍容閒雅甚都，一座盡傾。翻

成骯髒倚門傍。〔王註厚曰〕漢趙壹刺世疾邪，作詩曰：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註云：骯髒，高亢倬直之貌也。

〔師民瞻曰〕骯髒，體胖也，一目向立貌。【詰案】以此詩合後詩「示病維摩元不病」句觀之，公必有故，而不可知也。若以

查註《鳳翔集·重九不預府會》詩指爲不堪論之，是又將以此爲與述古不合之作，可乎？人間此會論今古，〔施註〕

杜牧之《九日》詩：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更霑衣。細看茱萸感歎長。【詰案】紀昀曰：結句用於登高，則常語；

用於不登高，則兩層俱到。

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查〕

〔查註〕《咸淳臨安志》載二詩於《報恩院》條下。報恩院，開寶七年錢氏建。舊名報先，在孤山，有六一泉、東坡菴。時惠勤住此，故名勤師院。

其一

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盃深。〔施註〕韓退之《寒食夜歸》詩：飲酒寧嫌盞底深。南屏老宿閑相過，〔查註〕《上天竺紀勝》：仁宗皇祐五年，呂溱知杭州，請法智下第一世實相法師梵臻，以天台教主天竺看經院。《教苑遺事》：熙寧五年，實相法師梵臻，移居南屏興教寺。東閣郎君懶重尋。〔施註〕《摭言》：李義山師令狐文公楚。大中中，趙公綯在內廷。重陽日，義山謁不見，因以一篇紀屏風而去。云：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離。郎君漸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試碾露芽烹白雪，〔王註〕胡銓曰《國史補》：風俗貴茶，茶之名品益衆，福州有方山之露芽。〔施註〕柳子厚詩：晨朝掇露芽。休拈〔查〕霜蕊嚼黃金。〔施註〕《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扁舟又截平湖去，〔施註〕王羲之《筆勢論》：第三條云：橫，則正若長舟之截江渚。欲訪孤山支道林〔查〕。〔施註〕《高僧傳》：支遁，字道林，姓關氏。二十五出家，住支山寺，謝安與之遊。

其二

湖上青山翠作堆，葱葱鬱鬱氣佳哉。笙歌叢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施註〕白樂天《寄山僧》詩：會擬抽身去，當風抖擻衣。白足赤髭〔六七〕迎我笑，〔王註援曰〕劉禹錫文：「在席硯者，多傍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白足、赤髭，皆高僧也。〔施註〕《續高僧傳》：後魏佛馱耶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論》，時號赤髭毗婆舍。〔查註〕《魏書·釋老志》：世祖得沙門惠始，世號之曰白脚師。拒霜黃菊爲誰開。〔王註〕杜子美《九日寄岑參》詩：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又：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明年桑苧煎茶處，憶著衰翁首重回。〔公自註〕皎然有《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號〔六八〕桑苧翁。余來年九日，去此久矣〔六九〕。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二首〔七〇〕

〔查註〕《宋史·循吏傳》：魯有開，字元翰。以從父宗道廢人官，知確山縣。富弼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初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何如，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秦少游《官制策》云：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惟一名而已。按《職官分紀》：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太府，俱有少卿，不止於四也。

其一

指點雲間數點紅，〔施註〕杜子美《少年行》：指點銀瓶索酒嘗。笙歌正擁紫髭翁。〔施註〕白樂天《隋堤柳》詩：紫髭郎將護錦纜。王維詩：嚴城時未啓，前路擁笙歌。誰知愛酒龍山客，〔施註〕《晉·孟嘉傳》：嘉爲桓溫參軍，好

酣飲，雖多不亂。却在漁舟一葉中。〔施註〕白樂天詩：三聲猿後思鄉淚，一葉舟中載病身。

其二

西閣珠簾卷落暉，〔王註〕十朋曰：王勃《滕王閣》詩：珠簾暮捲西山雨。〔施註〕《西京雜記》：漢昭陽殿，織珠爲簾，風至則鳴，如珣珮之聲。杜牧之《九日》詩：不用登臨恨落暉。水沉煙斷珮聲微。〔施註〕《文選》：江文通《休上人》詩：膏爐絕沉燎。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施註〕《伶元》：趙飛燕外傳自序云：子于買妾樊通德，頗能言飛燕姊弟故事。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盛時疲精力，馳驚嗜慾盡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元，字子于。〔查註〕《長公外紀》云：時魯元翰使事已完不還朝，家有美妾，故子瞻戲之。

遊諸佛舍，一日飲釀茶七盞，戲書勤師壁〔七二〕

〔查註〕《傳燈錄》：夾山偈云：釀茶三五椀，意在饅頭邊。

示病維摩元不病，〔施註〕《維摩經》：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在家靈運已忘家。〔施註〕《傳燈錄》：鳥窠禪師曰：「汝若了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卽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爲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流也。」何須〔七三〕魏帝一丸藥，〔施註〕《宋·樂志》：魏文《折楊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且盡〔七三〕盧仝七椀茶。〔王註〕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

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腕肌骨清，六腕通仙靈；七腕喫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九日，湖上尋周、李二君，不見，君亦見尋於湖上，以詩見寄，明日

乃次其韻

湖上野芙蓉，〔合註〕野芙蓉，指拒霜花也。含思愁脈脈。〔施註〕《文選》古詩：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合

註〕鮑照詩：含思歌春風。娟然如靜女，〔王註〕王銍曰：《詩》邶風·靜女：靜女其姝。〔施註〕《西京雜記》：文君臉際，

常若芙蓉。杜牧之《晚晴賦》：復引舟於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姍然如婦，斂然如女。不肯傍阡陌。〔施註〕《史記》·秦

紀：開阡陌。《漢·成帝紀》：詔二千石勸勉農桑，出入阡陌。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杜子美《吳十侍御江上宅》詩：日

色傍阡陌。詩人杳未來，霜艷冷難宅。君行〔七四〕逐鷗鷺，出處浩莫測〔七五〕。葦間聞擘音，〔施註〕

《莊子·漁父篇》：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擘音而後敢乘。雲表已飛

屐〔七六〕。〔王註〕續曰：此用後漢葉令王喬飛鳥意也。〔合註〕《水經注》：狀有懷於雲表。使我終日尋，逢花不忍

摘。人生如朝露，〔施註〕《漢·蘇武傳》：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要作百年客。〔施註〕《文

選》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白樂天《渭上》詩：浮生同過客。喟彼終歲勞，幸茲一日澤。願言竟不

遂，〔施註〕《毛詩》邶風·終風：願言則嚏。《漢·司馬相如傳》：宦遊不遂而困。人事多乖隔。〔施註〕陶淵明《答

龐參軍詩序》：人事好乖，便當語離。〔合註〕蔡琰《幽憤》詩：存亡永乖隔。悟此知有命，沉憂傷魂魄。〔王註〕李

太白《怨歌行》詩：沉憂能傷人。〔施註〕《文選》曹子建詩：去去莫復道，沉憂令人老。孔文舉《論盛孝章書》：若使憂能傷

人，此子不復得永年矣。

送杭州杜、戚、陳三掾罷官歸鄉〔七〕

〔查註〕《烏臺詩案》：熙寧五年，杭州錄事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爲承勘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沈香澣衣井旁姓裴家小女孩在井內身死不明事。當時夏沈香只決醫杖二十板，放。後來本路提刑陳睦舉駁上件公事，差秀州通判張若濟重勘，決殺夏沈香，三官因此衝替。意陳睦舉、張若濟駁勘不當，致此三人無辜失官。軾作詩送之云：「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蟆行復皎。」意取盧仝《月蝕》詩云「傳聞古來說，月蝕蝦蟆精」，同意比朝廷爲小人所蒙蔽也。軾亦言杜子方等本無罪，爲陳睦舉、張若濟蒙蔽朝廷，以衝替逐人，後當感悟牽復云。「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意謂張若濟不久自爲公事被勘也。此詩係册子內。《宋史·職官志》：各州諸曹有錄事、戶曹、司法、司理，俱從八品。又按三掾罷官，乃熙寧五年事。此詩似應編入上卷。或罷任在五年冬，而去杭則在六年秋耳，故編次仍依原本。【誥案】凡舉劾參處，必定讞始議上，至其往復文字甚緩。此獄以杖改決殺，法司必再三駁詰而後定，其文字更緩矣。《詩案》乃五年承勘，非五年衝替，查註此中茫如，故其輕議者多，若編五年冬月，卽大可笑矣。

秋風撼撼鳴枯蓼，〔王註次公曰〕撼，所革反。潘安仁《秋興賦》：庭樹撼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註：撼，葉落貌。

〔施註〕《文選》盧子諒《時興》詩：凝霜沾蔓草，悲風振林薄。撼撼芳葉零，藥藥芬華落。船閣荒村〔七〕夜悄悄。〔施

註〕白樂天詩：高枕夜悄悄，滿耳秋泠泠。正當逐客斷腸時，〔施註〕孟東野《峽哀》詩：逐客零落腸，到此湯火煎。君

獨歌呼醉連曉〔七九〕。老夫平生齊得喪，〔合註〕《北史·高允傳》：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尚戀微官失輕矯。〔施註〕韓退之《同冠峽》詩：囚拘念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小。〔施註〕《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君言〔八〇〕失意能幾時，〔施註〕《古樂府·滿歌行》：鑿石見火，居代幾時。月啖蝦蟆行復皎。〔施註〕《史記·龜策傳》：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毛詩·陳風·月出》：月出皎兮。殺人無驗中不快〔八一〕，此恨終身恐難了。〔誥案〕十四字到地法家語。徇時所得無幾何〔八二〕，隨手已遭憂患繞。〔合註〕《史記·韓信傳》：公亦隨手亡矣。期君正似種宿麥，〔施註〕《漢·武帝紀》：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忍飢待食〔八三〕明年麩。〔王註次公曰〕西人呼擣麥屑爲麩。〔施註〕《杜子美》：故祕書監武功蘇公源明詩：忍飢浮雲嶽。《唐韻》：麩，糗也。

元翰少卿寵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仍以新詩爲贖，歎味不已，次韻奉和〔八四〕

〔馮註〕《方輿記》：谷簾泉，在南康府城西，泉水如簾布巖而下者，三十餘派，陸羽品其味，爲天下第一。〔查註〕《廬山紀事》：面陽山南有康王谷，谷簾泉在康王谷中，漢陽坡頂之水下注，數十百縷，班布如瓊簾，下有水簾洞。王禹偁《序》云：水之來，計程一月矣，而其味不敗。〔合註〕康王谷，在今南康府屬星子縣。〔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附編《九日舟中二首》之後，但是日公連作五詩，查註以此詩夾雜其中，是全未看清前後諸詩也。且公《與元翰書》云：「通前共三

篇矣」，可見元翰惠物寄詩，皆九日以後事，今改列於後。

巖垂匹練千絲落，〔馮註〕《韓詩外傳》：顏回望吳門，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註：匹練，言其光如練也。雷起雙龍萬物春。此水此茶俱第一，共成三絕鑑中人。〔八五〕。【誥案】此詩，本集載書牘中，其前長題字卽書也。

次韻周長官壽星院同錢魯少卿

〔查註〕《咸淳臨安志》：壽星院在葛嶺，天福八年建。有寒碧軒、觀臺、盃泉。東坡皆有詩。〔合註〕後卷十五有《送魯有開知衛州》詩。時熙寧十年春，先生與元翰俱在京師，則此詩之餞行元翰，並非卽赴衛州，未詳何往也。【誥案】《西湖志·靈鷲寺題名》：熙寧七年，楊繪、魯有開、陳聖俞、蘇軾《石屋洞題名》云：熙寧甲寅十月二十五日，扶風魯元翰游石屋洞，君彥、君亮侍行。《南屏題名》云：魯元翰，熙寧乙卯仲夏再游。據此，則元翰實未嘗去，公赴密後，尚在杭也。

琉璃百頃水仙家，〔王註〕杜子美《漢陵行》詩：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風靜湖平響釣車。〔合註〕韓退之詩：偷來傍釣車。寂歷疎松敲晚照，〔施註〕柳子厚《郊居》詩：寒花疎寂歷。劉禹錫詩：寂歷斜陽照懸鼓。伶俦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褐，歸路相將踏桂華。〔王註〕子仁曰：桂華，意指月也，胡瓜反。舊註引天台桂子，是重押花字韻矣。更著綸巾披鶴氅，〔施註〕《晉·謝安傳》：簡文召爲撫軍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他年應作畫圖誇。〔施註〕歐陽公《送謝中舍》詩：故事已傳遺老說，世人今作畫圖誇。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

二更鐃鼓動諸鄰，百首新詩問八珍。〔王註〕《周禮》：天官：膳夫，珍用八物。食醫，掌和八珍之齊。鮑明遠詩：八珍盈彫俎。〔施註〕《文選》：張茂先《答何劭》詩：良朋貽新詩。杜子美《麗人行》：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絲絡送八珍。已遣亂蛙成兩部，〔王註〕《南史》：孔珪，字德璋。不樂世務，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更邀明月作三人。雲煙湖寺家家境〔八六〕，燈火沙河夜夜春。〔施註〕白樂天《杭州上元》詩：燈火家家境，笙歌處處樓。曷不勸公勤秉燭，老來光景似奔輪。〔施註〕曹子建《名都篇》：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施註〕白樂天《春遊》詩：大限年百歲，幾人及七旬。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坂輪。

述古以詩見責屢不赴會，復次前韻

我生孤僻〔八七〕本無鄰，老病年來益自珍。肯對紅裙辭白酒，〔施註〕白樂天《朱陳村》詩：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但愁新進笑陳人。〔施註〕《漢·趙廣漢傳》：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莊子·寓言篇》：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也。北山怨鶴休驚夜，南畝巾車欲及春〔八八〕。〔王註〕陶淵明《歸去來辭》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糶孤舟。多謝清時〔八九〕屢推轂，〔王註〕《前漢·鄭當時傳》：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豨膏那解轉方輪。〔公自註〕來詩有「雲霄蒲輪」之句。〔王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合註〕《魯

連子。譬以方爲輪也。揚子。方輪廣軸，坎軻其輿。

胡穆秀才遺古銅器，似鼎而小，上有兩柱，可以覆而不蹶，以爲鼎則不足，疑其飲器也，胡有詩，答之。

〔施註〕銅器，卽古爵也。

雙耳獸齧環，〔施註〕李賀詩：銅龍齧環似爭力。韓退之。石鼎聯句。傍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撐。長唇鵝擘喙。三趾下銳春蒲短，〔合註〕繁欽。硯贊。鈞三趾於夏鼎。兩柱高張秋菌細。君看翻覆俯仰間，覆成三角翻兩髻。〔王註次公曰〕神仙傳。上元夫人三角髻。古樂府。何當垂兩髻，團圓雲間鳴。古書雖滿腹，〔公自註〕有古篆五字不可識。〔九〇〕。〔王註〕後漢趙壹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苟有用我亦隨世。嗟君一見呼作鼎，纔注升合已漂逝。不如學鴟夷，盡日盛酒真良計。〔施註〕漢。陳遵傳。揚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以盛酒，人復借酤。

卷十校勘記

〔一〕世味 查註作「世路」。查註。宋刻本「路」作「味」。集甲作「味」。

〔二〕憫農 集甲作「問農」。

〔三〕起占 查註、合註謂「占」一作「瞻」。

〔四〕盥濯 集甲、類本作「灌濯」。

〔五〕五絕 集甲「五絕」二字爲題下原註。此五詩之第四詩，七集續集重收，題作「睡起」。

〔六〕霜眉 合註謂「眉」一作「迷」，并謂「迷」訛。

〔七〕埋山骨 查註：「志」埋作「藏」。

〔八〕抵千金 查註：「志」抵作「直」。七集作「直千金」。

〔九〕回廊 查註作「西廊」。

〔一〇〕銷盡 查註作「燒盡」。

〔一一〕只有 查註：「志」只作「惟」。

〔一二〕好住 合註：查註謂「住」應作「在」。按：查註未見此條。

〔一三〕自爲兒時……白公居易 集甲、類本無「時」字。類本無「公」字。

〔一四〕龍筋 集甲、類本作「龍姿」。

〔一五〕恰似 七集：「恰」作「却」。

〔一六〕十畝 集甲、類本作「千畝」。

〔一七〕淒迷 查註：宋刻本「淒」作「萋」，疑當作「低」。集甲作「淒迷」。合註：宋刻本亦作「淒」，查

註誤。

〔一八〕看潮 查註、合註：「看」一作「觀」。

〔一九〕五絕 集甲此二字爲題下註。

- 〔三〇〕十分圓 合註：「圓」一作「團」。
- 〔三一〕猶是 集甲、類本作「猶似」。
- 〔三二〕向西流 集甲、類本作「更西流」。
- 〔三三〕輕生 查註、合註：《詩案》「輕」作「忘」。
- 〔三四〕打涼州 查註、合註：「涼」一作「梁」。
- 〔三五〕海山 類乙、類丙作「山海」。
- 〔三六〕殿閣 盧校：「殿閣」。
- 〔三七〕此山 類本作「北山」，疑誤。
- 〔三八〕又恐 盧校：「只恐」。
- 〔三九〕仄足 類本作「側足」。
- 〔四〇〕翁子 類甲、類丁作「公子」，疑誤。
- 〔三一〕石鏡 類本作「石照」。查註謂作「照」訛。何校：宋諱「鏡」，作「照」是也。
- 〔三二〕殉佳人 集甲作「徇佳人」。
- 〔三三〕父老云 類本無此三字。
- 〔三四〕垂垂 查註：《志》作「年年」。
- 〔三五〕翠駢 類甲、類乙作「翠駢」。
- 〔三六〕已作 類甲、類丙作「且作」。

〔三七〕猶教緩緩妾還家 集甲作「猶歌緩緩妾迴家」，類本作「獨歌緩緩妾回家」。

〔三八〕功業成 類乙作「成功業」。

〔三九〕那復還 合註謂「那」一作「乃」，並謂「乃」誤。

〔四〇〕猿狖 集甲作「猿猱」。查註、合註作「猱猿」。

〔四一〕北渡 集甲作「北度」。

〔四二〕橫撞 類本作「一撞」。

〔四三〕江河 類本作「江湖」。

〔四四〕漸覺 查註作「頗覺」。

〔四五〕燕蝠 合註：「蝠」一作「蝙」。

〔四六〕查註烏臺詩案云云 原引此條查註，係摘錄。摘錄後，有誥案「此條全文詳總案中」一條。今錄查註此條全文，刪去誥案。

〔四七〕幽尋 類本作「尋幽」。

〔四八〕遇虎我有命 集甲、類本作「禦虎吾有命」。

〔四九〕應嗔 集甲作「應瞋」。

〔五〇〕諸人 集甲作「衆人」。

〔五一〕再遊徑山 此詩石刻，阮元《兩浙金石志》卷六收，并校。石刻題下有「眉山蘇軾」字，詩後書：紹興念八年六月五日住山佛日大師宗杲重立，大德七年二月十日住山虎巖淨伏重入石。

〔五二〕倒牀 集甲、類本作「到山」。

〔五三〕困卧 阮校：石刻作「困睡」。

〔五四〕出艱 阮校：石刻作「陟艱」。

〔五五〕自來往 阮校：石刻作「任來往」。

〔五六〕遠徵璞 石刻作「遙徵璞」。

〔五七〕孤猿 類本作「寒猿」。

〔五八〕死生 原作「生死」，集甲作「死生」。阮校：石刻作「死生」。盧校：「死生」。今從。

〔五九〕何須 阮校：石刻作「誰能」。

〔六〇〕龍井水洗眼有效 集甲無此條自註。

〔六一〕未要 阮校：石刻作「屢欲」。盧校：「屢欲」。

〔六二〕白鴉翻 盧校：「翻」，疑當作「翺」。

〔六三〕處士 查註、合註：「處」一作「居」。

〔六四〕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 此二詩之第二首，七集續集重收，題作：「重九日以病辭府宴，來謁損之，啜茶清話，復留小詩。」類本「勤」作「懃」。

〔六五〕休拈 類本作「休粘」。

〔六六〕支道林 類丙作「支遁林」。

〔六七〕赤髭 七集續集作「赤鬚」。

〔六八〕羽自號。「羽」字，據集甲、類本補。七集續集作「羽自稱」。

〔六九〕余來年九日去此久矣。七集續集「九」上有「重」字。合註：宋刊施本惟此九字作自註。

〔七〇〕有美堂上魯少卿飲以詩戲之二首。合註謂一本無「上」字。集甲、類本「飲」字後有「處」字。集甲無「一首」二字。

〔七一〕遊諸佛舍一日飲醞茶七盞戲書勤師壁。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六月六日以病在告，獨遊湖上諸寺，晚謁損之，戲留一絕。」

〔七二〕何須。集甲作「何煩」。

〔七三〕「且盡」句。七集續集此句尾，有自註：是日淨慈、南屏、惠昭、小昭慶及此，凡飲已七椀。

〔七四〕君行。查註：宋刻本作「君子」。集甲作「君行」。

〔七五〕莫測。集甲作「莫策」。

〔七六〕飛屐。類丙作「飛屨」。

〔七七〕歸鄉。查註作「還鄉」。

〔七八〕荒村。合註：《詩案》「村」作「涼」。

〔七九〕連曉。合註：《詩案》「連」作「達」。

〔八〇〕君言。合註：《詩案》「言」作「今」。

〔八一〕不快。查註：《詩案》「快」作「決」。合註：《詩案》亦作「不快」。

〔八二〕無幾何。類本作「能幾何」。

〔八三〕待食 查註作「更待」。查註：宋刻本作「更待」。集甲作「更待」。

〔八四〕元翰少卿云云 外集題作：「魯元翰少卿惠谷簾水一器、龍團二枚，且貺詩，次韻。」

〔八五〕鑑中人 七集作「景中人」，外集作「境中人」。

〔八六〕家家境 盧校：「家家鏡」。

〔八七〕孤僻 集甲、類本作「孤癖」。

〔八八〕及春 類甲作「及辰」。

〔八九〕清時 集甲、類丙作「清詩」。

〔九〇〕有古篆五字不可識 合註謂宋刊本無此自註，所見未周。集甲有此自註。

蘇軾詩集卷十一

古今體詩七十四首

【誥案】起熙寧六年癸丑十月，在太常博士直史館杭州通守任，十一月沿漕檄賑饑常、潤，至七年甲寅五月事竣還杭州作。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

〔合註〕先生在黃《答濠州陳章朝請》二書，有「錢塘一別，中間述古捐館」語。餘無考。

鬱葱佳氣夜充閭，〔王註〕《晉書》：賈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始見徐卿第二雛。〔王註〕杜子美《徐卿二子歌》詩：徐卿二子生絕奇。又同上詩云：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甚欲去爲湯餅客，〔王註續曰〕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手舉湯餅，祝詞天麒麟。〔援曰〕《唐書》：玄宗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帝憫然動容。惟愁錯寫弄麯書。〔王註〕《舊唐書》：李林甫舅子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麯之慶。」客視之，皆掩口。參軍新婦賢相敵，〔王註〕《晉書》：王渾妻鍾琰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

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邵註」《世說註》：渾弟淪，字太沖。醇粹簡遠，貴老、莊之學，歷大將軍參軍，年二十五卒。阿大中郎喜有餘。「王註」《晉書》：謝道韞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蓋謂謝安也。

「合註」此借以指述古。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王註」《晉書》：桓溫生未期，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以其爲溫嶠所賞，故名曰溫。

贈治易僧智周

寒窗孤坐凍生瓶，「王註」唐鄭榮詩：凍瓶粘柱礎。尚把遺編照露螢。「王註」《晉書》：車胤，字武子。恭勤不

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閣束九師新得妙，「王註厚曰」《漢書·

藝文志》：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文中子》云：九師興而《易》道微。《晉·庾翼傳》：京兆杜乂、陳郡殷浩，

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韓退之詩：《春秋三傳》束高閣。

「查註」劉向《別錄·易傳九·師道訓》：淮南王聘善爲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署曰《淮南九師書》。夢吞三畫舊通

靈。「王註」《三國·吳志註》：虞翻立《易》註，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

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查註」潘安仁賦：願假寐以通靈。斷弦挂壁知音喪，「公自註」師與契嵩深

相知，時已逝矣。「合註」《相山野錄》：契嵩，熙寧四年沒於靈隱。嵩，字仲靈，藤州人。《事實類苑》云：沒於靈隱之翠微

堂。揮塵空山亂石聽。「王註厚曰」生法師講經，人無信者，乃聚石爲徒，與談至理，石皆若點頭。齋罷何須更

臨水，「王註」《晉書》：佛圖澄，嘗齋時至流水側，從腹傍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胸中自有洗心經。

「王註」《易·繫辭上》：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詰案」紀昀曰：結句綰合得好，兩層俱到。

張子野年八十五，尙聞買妾，述古今作詩〔三〕

〔查註〕《石林詩話》：張先郎中，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家猶畜聲妓。子瞻贈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

錦里先生自笑狂，〔王註次公曰〕此句學者多不曉，蓋以杜子美詩「錦里先生烏角巾」，成都謂之錦官，故亦謂之錦里。杭州臨安縣，昔日錢王時，賜名衣錦城，而先生《臨安三絕》，又有題，名《錦溪》。今句特取「錦里先生」四字，以言子野。時陳述古守杭，令作此詩，可以推見。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王註厚曰〕唐貞元中，有張生者，遇崔氏女於蒲，小名鶯鶯。元稹爲作《續會真三十韻》。嘗與李紳語其事，紳又作《鶯鶯歌》。出《麗情集》。公子歸來燕燕忙。〔王註援曰〕《漢·外戚傳》：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趙飛燕而悅之。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蓋帝每微行，嘗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有張公子。〔任居實曰〕或說張祐妾名燕燕。柱下相君猶有齒，〔王註〕《漢書》：張蒼，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漢文帝四年爲丞相，十餘年，病，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年百餘歲乃卒。江南刺史已無腸。〔王註〕白樂天《山游示小妓》詩：莫唱楊柳枝，無腸與君斷。〔合註〕《本事詩》云：劉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李司徒罷鎮，在京慕劉名，邀飲。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鬢髮梳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又：李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不果納。猶在席，目張，張題詞盤上，李卽命妓歌以送酒。疑先生所用指此，但「無腸」二字，又借用白詩也。何焯亦云：江南刺史，似用張又新事。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

堂。〔王註〕《前漢書》：張禹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禹愛崇，敬宣而疎之。崇每候禹，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人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弦管，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邵註〕禹封安昌侯。

書雙竹湛師房二首〔三〕

〔查註〕司馬光《詩序》云：杭州廣嚴寺，有雙竹相比而生，舉林皆然。其尤異者，生枯樹腹中，自其頂出，森然駢聳，樹如龍蛇相縈。余見之，爲詩。《咸淳臨安志》：廣嚴院，清泰元年錢氏建，舊名瑞隆。治平二年，改賜今額。按《趙清獻集》，亦有《題杭州雙竹寺》詩。

其一

我本西湖〔四〕一釣舟，〔王註〕劉禹錫詩：我本山東人。杜子美《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詩：平生一釣舟。意嫌高屋冷颼颼。羨師此室纔方丈，〔王註〕《維摩經》：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人維摩方丈室中，無所妨礙。一炷清香盡日留。

其二

暮鼓朝鐘自擊撞，〔王註〕韓退之詩：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閉門孤枕對殘缸〔五〕。白灰旋撥通紅火，卧聽蕭蕭雨打窗〔六〕。〔合註〕白樂天詩：蕭蕭暗雨打窗聲。

寶山新開徑

〔查註〕《咸淳臨安志》：寶山在御廚營門內第一巷，上有廣嚴寺、寶奎閣。

藤梢橘刺元無路，〔王註〕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有作》詩：竹寒沙碧浣花谿，橘刺藤梢咫尺迷。竹杖屨鞋不用扶。〔合註〕戴叔倫詩：一兩椽鞋八尺藤。風自遠來聞笑語〔七〕，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八〕青螺髻，〔王註續曰〕《南史·扶南國傳》：梁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人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踏遍仙人碧玉壺。〔王註〕《神仙傳》：費長房爲沛掾，有壺公來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坐上，日人之後，輒跳入壺中。長房隨公，試展足，則亦入壺，見樓觀五色，重門閣道。公語長房曰：「我神仙人也，見謫，暫還人間耳。」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暝禽呼。〔王註〕白樂天詩：天寒路曠何處宿？棠梨葉戰風颼颼。〔合註〕張喬詩：喬枝聚暝禽。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九〕

其一

一朵妖紅翠欲流，〔查註〕高似孫《緯略》：翠，鮮明貌，非色也。不然，東坡詩既曰「紅」矣，又曰「翠」，可乎？〔合註〕《老學菴筆記》：東坡《牡丹》詩。初不曉「翠欲流」爲何語。及遊成都，有大署市肆，曰「鮮翠紅紙舖」。問士人，乃知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東坡蓋用鄉語。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查註〕

《烏臺詩案》：熙寧六年任杭州通判時，知州係知制誥陳襄字述古。是年冬十月內，一僧寺開牡丹數朶，陳襄作四絕句，軾嘗和云云。此詩皆譏諷當時執政大臣，以比化工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閑也。

其二

花開時節雨連風，【誥案】謂春間多風雨也。却向【二〇】霜餘染爛紅。【合註】僧齊己詩：行苔踏爛紅。漏洩春光私一物，【王註】杜子美《臘日》詩云：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此心未信出天工。【合註】述古詩，有「直疑天與凌霜色，不假東皇運化工」句，故此云然。又似言新法之害，由於時相，不盡出神宗之本意也。

其三

當時只道鶴林仙，解遣秋光【二一】發杜鵑。【查註】《容齋隨筆》：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躑躅。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枿放春妍。【合註】李洞詩：霜枿欠啼猿。

其四

不分【二二】清霜入小園，故將詩律變寒暄。【誥案】點染和字，情致灑然。使君欲見藍關詠，更倩韓郎爲染根。【王註續曰】韓湘，愈之姪孫也。自言：「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愈曰：「子豈能奪造化而開花乎？」湘乃聚土，以盆覆之。俄而舉盆，有碧牡丹二朶，葉有小金字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愈後謫潮州，至藍關遇雪，乃悟。今集中有《示姪孫湘》詩，第三聯是也。

和柳子玉喜雪次韻仍呈述古

詩翁愛酒常如渴〔三〕，瓶盡欲沽囊已竭。〔合註〕賀知章詩：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燈青火冷不成眠，一夜撚鬚吟喜雪。〔王註〕賈島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詩成就我覓歡處，我窮正與君彷彿。曷不走投陳孟公，〔王註〕《漢書》：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客雖有急，終不得去。有酒醉君仍飽德。〔王註〕林致約曰：《詩》：大雅·既醉傳：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瓊瑤欲盡天應惜，更遣清光續殘月。安得佳人擢素手，〔王註〕《古詩》：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笑捧玉盃兩奇絕。〔王註〕李白《越女詞》：新粧蕩新波，光景兩奇絕。艷歌一曲回陽春，〔王註〕白樂天詩：艷歌一曲酒一盃。《文選》：客有歌《陽春白雪》之曲。坐使高堂生暖熱。

觀子玉郎中草聖〔四〕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柳侯運筆如電閃，子雲寒悴〔五〕羊欣儉〔六〕。〔馮註〕引韋續《書訣墨藪》：唐太宗論蕭子雲書。又，《法書苑》：梁武帝評羊欣書。百斛明珠便可扛，〔合註〕韓退之詩：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此書非我誰能雙。

李頎秀才善畫山〔七〕，以兩軸見寄，仍有詩，次韻答之

〔查註〕《西湖游覽志餘》：李頎，字粹老。少舉進士，得官，棄去。爲道人。遍歷湖、湘，晚樂吳中

山水，隱於臨安大滌洞天。往來茗上，遇名人勝士，必與周旋。善丹青，間作小詩。東坡倅杭日，粹老以幅絹作春山橫軸，且書一詩於後，不通姓名，付樵者，令伺坡出投之。坡展視詩畫，即散問西湖名僧輩，云是粹老。久之，偶會於僧舍，相得甚歡。因和其詩云：詩句對君難出手，雲泉勸我早抽身。是也。粹老畫盡物之變，而秀潤簡遠，不能爲人特作，故世絕少。【誥案】此詩施編在《雪後至臨平》詩前，以後皆赴常、潤道中之作，查註改列於後，誤。今仍更正。

平生自是箇中人，欲向漁舟便寫真。詩句對君難出手，【合註】《陳書·徐陵傳》：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雲泉勸我早抽身。【查註】白樂天詩：宜當早罷去，收取雲泉身。年來白髮驚秋速，【王註次公曰】白樂天有《白髮感秋》詩。長恐青山與世新。【王註】劉禹錫詩：不改南山色，其餘事事新。從此北歸休悵望，囊中收得武陵【二】春。

雪後至臨平，與柳子玉同至僧舍，見陳尉烈【二九】

【查註】《咸淳臨安志》載此詩題云：「雪霽過臨平邈師房，會陳烈少府。」《九域志》：仁和縣有臨平鎮。《宋史·隱逸傳》：陳烈，字季慈，侯官人。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以宣德郎致仕。又，《陳襄傳》：襄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相與倡道於海濱，謂之四先生。《古靈集》：陳襄《舉人自代狀》：前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直講陳烈，振誠明之學，躬孝弟之行，窮泰不累於心，出處必由於道。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觀述古之推重如此，當是徐仲車一流人。

落帆古戍下，【合註】何遜詩：落帆依暝浦。積雪高如丘。強邀詩老出，疎髯散颯颯。【誥案】謂柳子玉，

故云髻也。僧房有宿火，手足漸和柔。靜士素寡言，相對自忘憂。【詰案】謂陳季慈也。〔合註〕《續通鑑長編》：烈性介僻。銅爐擢烟穗〔三〕，石鼎浮霜漚。征夫念前路，急鼓催行舟〔三〕。〔合註〕《吳志》：孫策傳註：手擊急鼓。又「征夫」二句，宋刊施註本在缺卷中，諸本皆脫去，今從《咸淳臨安志》中採補。【詰案】此二句必不可少。我行雖有程，坐穩且復留。大哉天地間，此生得浮遊。〔王註〕杜子美《發秦州》詩：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合註〕《史記》：屈原傳：以浮遊塵埃之外。

夜至永樂文長老院，文時臥病退院

〔查註〕石刻云：再過本覺，文老已病退。柳琰《嘉興志》：秀水縣治西北十五里永樂鄉，有本覺寺，即第八卷中文長老之報本禪寺，詳見本寺碑記中。

夜聞〔三〕巴叟卧荒村，來打三更月下門。〔王註〕賈島詩：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往事過年如昨日，【詰案】此句明言上年過此，而今則已病，正言其速也。查註強欲以兩十年作來去論，故失之於詩者多也。此身未死得重論。老非懷土情相得，病不開堂道益尊。〔合註〕《傳燈錄》：長老未開堂，不答話。惟有孤棲舊時鶴，舉頭見客似長言。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

〔查註〕錢安道，名顛。《輿地廣記》：建州，秦屬閩中郡。吳永安三年，分置建安郡。唐武德四年，立建州。宋升建寧軍，有茶山，屬建安縣。熊蕃《北苑貢茶錄》：陸羽《茶經》、裴波《茶述》皆

不第建品，至唐末，然後北苑茶出，爲之最。〔合註〕《夢溪筆談》：古人論茶，未言建溪，然唐人重申茶，已近建餅。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惟叢茭而已。

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與山茗。胸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爲君細說我未暇，試評其略差可聽。【詰案】錢顛、劉琦力攻王安石、曾公亮，並請罷斥，被逐。顛將出臺，於衆座罵御史孫昌齡

曰：「君以奴事安石，得爲御史，自謂得策，卽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遂拂衣上馬。以上史傳所載。公此詩雖和寄茶，特有意搭人錢顛并作，故於首節提清脈絡如此。建溪所產雖不同，一天與君子性。森然可愛不可慢，

〔合註〕郭璞《桂讚》：森然雲挺。骨清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王註〕子仁曰：「雪花、雨脚，謂茶也。見《駢珠集》。啜過始知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三〕寬饒猛。〔王註〕《漢書》：汲黯曰：「陸

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上怒，變色而罷朝。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蓋寬饒傳》：爲司隸校尉，好言事，奸犯上意，自到北闕下。又，鄭昌訟寬饒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頑曠〔三〕。

〔查註〕《品茶要錄》：陸羽號爲知茶，然所知者，皆今之所謂草茶。蓋草茶味短而淡，故嘗恐去膏，建茶力厚而甘，故惟欲去膏。體輕雖復強浮沉〔三〕，性滯偏工嘔酸冷。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鯁。〔王註〕《漢

書》：張禹罷相家居。永始、元延之間，日食、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成帝以示禹，禹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王氏。《贊》曰：禹以儒

宗，居宰相位，其醞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合註〕《史記·專諸傳》：無骨鯁之臣。【詰案】紀昀曰：將人比物，脫盡用事之痕，開後人多少法門。葵花玉斝不易致，〔查註〕建安貢茶，方者爲斝，葵花乃其形製也。道路幽險隔雲嶺。〔合註〕江道詩：鴻雁薄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王註〕盧仝《謝孟諫議新

茶詩：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嗅香嚼味本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批糠團鳳友小龍，〔王註〕《歸田錄》：茶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大者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轉運使，始造小品龍茶以進，其品精絕，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每南郊致齋，中書、樞密各賜一餅，官人縷金花於其上，其貴重如此。〔合註〕《莊子·逍遙遊篇》：是其塵垢秕糠。奴隸日注臣雙井。〔王註〕《歸田錄》：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制作尤精，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查註〕施宿《會稽志》：日鑄嶺在會稽縣，其陽坡名油車，朝暮常有日色，產茶絕奇，故謂之日鑄。《避暑錄》：草茶極品雙井，在分寧縣黃氏。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王註〕《漢書》：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合註〕《唐書·韋陟傳》：頗餉謝權倖，欲自結。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人怒生瘦。〔王註〕《三國志》：賈逵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發憤生瘦。〔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六年，軾任杭州通判日，因本路運司差往潤州勾當公事，經過秀州，錢顛在秀州監酒稅，曾作臺官，始於秀州與之相見。顛作詩一首，送茶與軾，軾復與詩一首謝之。除無譏諷外，「草茶無賴空有名」二句，以譏世之小人，乍得權用，不知上下之分，若不諂媚妖邪，卽須頑獷狠劣。又「體輕」二句云云，亦以譏世之小人，體輕浮而性滯泥也。又「其間」二句云云，亦以譏世之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防，終非骨鯁之臣。又「收藏愛惜」四句，以譏世之小人，有以好茶鑽貴要者，聞此詩當大怒也。上件係降到册子內。

錢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

〔查註〕史能之《咸淳毘陵志》：周開祖《次韻詩》云：舊立霜臺吐肺肝，高風猶自襲人寒。曾將白簡清朝擲，却把《黃庭》靜處看。谷口退翁親有道，江邊歸客本無官。君家別有長生術，不用金爐

九轉丹。

烏府先生鐵作肝，〔王註〕《漢書·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上，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出暮來，號爲朝夕烏。

〔查註〕《吳興掌故集》：錢顛初爲烏程令，熙寧中，召爲御史，上疏論新法，謫衢州鹽稅。時人號爲鐵肝御史。霜風捲地不知寒。猶嫌白髮年前少，故點紅燈雪裏看。他日卜鄰先有約，待君投劾〔三〕我休官。

如今且作華陽服，〔王註厚曰〕句曲山，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也。名曰華陽洞。以三茅所居，故曰茅山。〔邵註〕《茅山志》：華陽洞，在茅山側，三茅二許，俱得道於此，金龍玉簡，多投其中。華陽玉柱洞，中懸石乳，其大如椽。醉唱儂家

七返丹。〔王註續曰〕《古歌》云：七還七返三五一，龍虎相交入神室。灰池燄燄天地精，金液還丹功了畢。〔林子敬曰〕道書《大還秘契圖》曰：從寅至申爲七返，子至申爲九還。〔查註〕《參同契》：九還七返。註云：地一生火，天七成砂，魂魄相戀，砂火之精，返照鼎中，故曰七返。陳少微《七返靈砂論》：七返七還，異名同體。返者是丹砂，化爲金，還者是金，歸於丹。第一返丹砂，第二返寶砂，第三返英砂，第四返妙砂，第五返靈砂，第六返神砂，第七返玄真絳霞砂。

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湖

〔查註〕錢道人卽安道之弟，先生有《至秀州贈錢安道并寄其弟惠山老》詩。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流連〔一〕。獨攜天上小團月〔二〕，來試人間第二泉。石路縈回九龍脊，〔查註〕《太平寰宇記》：九龍山亦曰冠龍山。陸羽《惠山寺記》云：山有九隴，若龍之偃卧然。水光翻動五湖天。〔查註〕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太平寰宇記》：五湖，晉陵、無錫兩縣中，分湖爲界。

又云：《南徐記》云，無錫西有長渠，南有五湖，向南又有小五湖，非《周禮》所云五湖也。孫登無語空歸去，半嶺松聲萬壑傳。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查註〕《元和郡縣志》：常州，吳延陵季子之采邑。《越絕書》謂之淹君城，漢爲毘陵縣。《晉·志》：太康二年，爲毘陵郡。後改晉陵。《隋·志》：開皇九年，別置常州於常熟縣，後移治晉陵。東至蘇州二百里。

其一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查註〕「病眼」句，白樂天《除夜》詩也，先生一時偶用之耶？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脚冷知霜重，〔合註〕張華詩：重衾無暖氣。新沐頭輕感髮稀。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其二

南來三見歲云徂，〔合註〕杜子美《今夕行》詩：今夕何夕歲云徂。直恐終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歷日，〔王註次公曰〕唐李君虞有《書院無歷日》詩。退歸擬學舊桃符。〔王註〕《前漢·志註》：大儺馭除畢，立桃梗於門戶，畫鬱鬪持葦索以禦凶。〔邵註〕《風俗通》：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通典》：周人木德，以桃爲梗，

言氣相更也。桃梗，今之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尋病客鬢。但把窮愁博長健，〔合註〕許渾《王居士詩》：有藥身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王註〕崔實《四民月令》：元旦進椒柏酒，次第從少至老，今屠蘇，其遺意也。〔堯卿曰〕屠蘇，草庵也。古人居庵作酒，因以爲名。〔查註〕《容齋隨筆》：今人元日飲屠蘇酒，自小者起，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元旦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鏡新書》：董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顧況詩：手把屠蘇讓少年。方干云：纔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東坡云：但把窮愁博長健。其義亦然。

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

〔查註〕是歲熙寧七年甲寅。《元和郡縣志》：秦曲阿縣，唐武德五年於縣置簡州，天寶元年改丹陽縣。〔誥案〕自此詩起以下，熙寧七年甲寅作。

堆盤紅縷細茵陳。〔三〇〕，〔邵註〕《風土記》：元日作五辛盤。庾肩吾詩：聊傾柏葉酒，試奠五辛盤。杜子美詩註：茵陳，蒿類，經冬不死，更因舊苗而生，故名茵陳。〔查註〕陶弘景曰：茵陳，似蓬蒿而葉緊細，秋後莖枯，至春又生。張揖《廣雅》及吳普《本草》，皆作因塵。巧與椒花兩鬪新。〔王註〕《晉書》：劉臻妻陳氏，正旦獻椒花頌。〔邵註〕庾信詩：椒花逐頌來。竹馬異時寧信老，〔王註厚曰〕竹馬，小兒之戲，本出《郭伋傳》。而白樂天詩：一見竹馬戲，每思童騃時。土牛明日莫辭春。〔王註〕《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氣。〔查註〕《困學紀聞》：土牛之法，以歲之干色爲首，支色爲身，納音色爲腹。如立春日，干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脛，納音色爲蹄。景祐五年，以《土牛經》四篇，頒行天下，丁度作序。〔合註〕《藝文類聚》引《續漢·禮儀志》曰：立春之日，京都百官，皆衣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

西湖弄水猶應早，〔合註〕李白《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詩：弄水窮清幽。北寺觀燈欲及辰。〔王註〕堯卿曰：北寺在潤州，上元最盛。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王註〕次公曰：世傳爲人所思則嚏。《詩》：邯風·終風：願言則嚏。〔查註〕《漢書·藝文志》有《鼻嚏耳鳴雜占》十六卷。宋馬永卿云：俗說以人嚏爲人說，蓋古語也。今人嚏則云道我。〔詰案〕紀昀曰：寄魯意，轉從對面寫出，筆法靈活。

古纏頭曲

〔邵註〕杜子美詩註：纏頭以賞歌舞者。

鷓鴣絃鐵撥世無有，〔王註〕段安節《琵琶錄》：開元中，梨園則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清。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鷓鴣筋作絃，用鐵撥彈之。樂府舊工惟尚叟。一生喙硬眼無人，〔合註〕《朝野僉載》：陸餘慶筆頭無力而喙頭硬。坐此困窮今白首。翠鬟女子年十七，指法已似呼韓婦。〔王註〕厚曰：王昭君，字嬀。元帝選人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乃請行。呼韓邪臨辭，昭君豐容靚麗，帝見大驚，欲留之，而難於失信。昭君善琵琶。〔邵註〕《漢書》有呼韓邪單于。輕帆〔三〕渡海風掣回，滿面塵沙和淚垢。青衫不逢湓浦客，〔王註〕白樂天《琵琶詩序》：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爲作《琵琶行》。末云：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紅袖漫插曹綱手。〔王註〕《琵琶錄》：曹綱善運撥如風雨，裴興奴善於攏撚，人謂綱右有手，奴左有手。白樂天詩：誰能截得曹綱手，插向重蓮衣袖中？〔合註〕張華樂府：羅袿徐轉紅袖揚。爾來一見哀駘佗，〔王註〕《莊子·德充符篇》：衛有惡人曰哀駘佗，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便

著臂鞬躬井臼。〔王註〕《史記·滑稽傳》：淳于髡云：若親有嚴客，髡希鞬鞠臆，侍酒於前。註：鞬，臂扞也。又，《漢書·東方朔傳》：董君綠幘傳鞬。註云：鞬，卽今臂鞬也。《後漢書·西羌傳》：傅育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我慚貧病百不足，強對黃花飲白酒。轉關、濩索動有神，〔王註〕《樂府·琵琶曲》有《轉關》、《六么》、《濩索》、《梁州》，皆其名也。雷鞞空堂戰窗牖。〔王註續曰〕唐僧善本彈《綠腰曲》，下撥一聲如雷發，妙絕人神。〔合註〕見《樂譜》。《綠腰》作「六么」。四絃一抹擁袂立，〔王註〕白樂天《琵琶行》：曲聲如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再拜十分爲我壽。世人只解錦纏頭，〔王註厚曰〕唐開元中，富人王元寶嘗會賓客。明日，親友問之曰：「昨日高會，有何高談？」元寶不答，視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邵註〕杜子美《即事》詩：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與汝作詩傳不朽。

刁同年草堂

〔查註〕本集有《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詩。【詰案】此詩卽刁璠罷任年月確據，查註才手牋此詩，後已茫然，今先註明。

不用長竿矯繡衣，〔王註〕《晉書》：阮咸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燦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南園北第兩參差。〔合註〕張協詩：胡蝶飛南園。《漢書·夏侯嬰傳》：賜嬰北第第一。青山有約長當戶，流水〔三〕無情自入池。歲久醱醲渾欲合，春來楊柳不勝垂。〔王註〕杜子美《春望》詩：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合註〕劉夢得詩：數枝楊柳

不勝春。主人不用恩恩去，正是紅梅著子時。

刁景純賞瑞香花，憶先朝侍宴，次韻

〔查註〕陸游《南唐書·刁彥能傳》：彥能，宣州人。子衍，入國朝，仕至崇文院檢討。衍孫約，亦名士，久在三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塢。張安道《刁大中墓志》：子四人，繹、約、紆、紡。景純，卽約也。〔合註〕《續通鑑長編》：康定元年十月，命館閣校勘刁約、歐陽修同修禮書。慶歷元年十二月，殿中丞刁約爲集賢校理。四年十一月，太常博士刁約通判海州。至和元年十月，以開封府推官祠部員外郎提點在京刑獄。嘉祐元年八月，判度支勾院，代范師道爲契丹國母正旦使。〔王註〕張拭曰：《廬山記》云：瑞香花紫而香烈，非羣芳之比，其始蓋出此山。〔查註〕吳曾《能改齋漫錄》：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產他處。天聖中，人始稱傳。東坡諸公，繼有詩詠。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字？張祠部以瑞爲睡。《廬山紀事》：南唐時，從廬山移植瑞香花於蓬萊殿，號曰紫蓬萊。〔合註〕《楊升庵集》云：瑞香花，卽《楚辭》所謂露甲也。

上苑天桃自作行，〔合註〕唐文德皇后《春遊曲》：上苑桃花朝日明。李尤《東觀賦》：好綠樹之成行。劉郎去後幾回芳。厭從年少追新賞，閑對宮花識舊香。〔合註〕江淹詩：點翰詠新賞。李太白《宮中行樂詞》詩：宮花爭笑日。唐彥謙詩：金鴨舊香焦。欲贈佳人非泛洎，〔王註〕《詩·溱洎》：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好紉幽佩弔沉湘。〔合註〕白樂天詩：蘭索紉幽佩。王褒《九懷》：屈子兮沉湘。揚雄《反騷》：欽弔楚之湘纍。鶴林神女無消息，〔邵註〕《古今詩話》：潤州鶴林寺杜鵑花，相傳唐貞觀中，外國僧種之鉢盂中，自天台攜來。爲問何年〔三〕返帝

鄉。【誥案】紀昀曰：後四句，寓興深微，置之《玉溪生集》中，不可復辨。

同柳子玉遊鶴林、招隱，醉歸，呈景純

〔王註次公曰〕鶴林，竹林寺也。宋高祖潛龍時，常遊寺，有黃鶴飛舞，因名黃鶴山。鶴林、招隱，潤州二寺也。〔查註〕《元和郡縣志》：招隱山，在丹徒縣西南九里，即隱士戴顓之所居。《京口志》：戴顓初居竹林，後乃築館於此。至景平元年，顓女捨與曇度爲寺。《太平寰宇記》謂昭明太子曾遊此山讀書，因名招隱，今石案古迹猶存。

花時臘酒照人光，歸路春風灑面涼。劉氏宅邊霜竹老，〔合註〕何焯曰：劉氏宅，謂劉悛也。吳融《過丹陽》詩：水連劉尹宅基平。戴公山下野桃香。〔王註次公曰〕劉氏宅，言劉裕家也。裕，楚元王之遠孫。本家彭城，晉氏東遷，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堯卿曰〕《南史》：戴顓世居剡下，衡陽王鎮京口，顓來止黃鶴山。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巖頭匹練兼天淨〔三〕，〔王註〕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又，杜子美《野望》詩：遠水兼天靜。泉底真珠濺客忙。〔王註〕杜子美《大歷二年春白帝城放船》詩：奔泉濺水沫。〔查註〕《名勝志》：招隱寺有真珠、鹿蹟二泉。安得道人攜笛去，一聲吹裂翠崖岡。〔王註〕《國史補》：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烟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蕃。蕃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維舟吹之。俄有客獨立於岸，呼船共載。既至，請笛而吹，甚爲精壯，山河可裂，蕃未嘗見，疑其蛟龍也。又，按杜子美《赴奉先縣詠懷》詩：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查註〕《春渚紀聞》云：蘧家藏公墨本詩。後註云：昔有善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聲。別不用事也。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其一

解組歸來道益光，〔合註〕唐明皇《送賀知章詩序》：解組辭榮。坐看百物自炎涼。〔合註〕《水經注》：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捲簾堂上檀槽鬧，〔王註〕堯卿曰：張籍詩：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益高。紫檀出扶南，堪爲琵琶。送客林間樺燭香。〔王註〕白樂天《早朝》詩：月隄槐露氣，風燭樺烟香。〔查註〕《演繁露》：古燭未知用蠟，直以薪蒸，卽是燒柴取明耳。或亦剥樺皮蒸之。《本草》：樺木似山桃皮，堪爲燭。淺量已愁當酒怯，非才猶覺和詩忙。何人貪佩黃金印，〔王註〕李太白《別內赴徵》詩：來時儻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千柱耽耽瑣北岡。〔合註〕《易林》：千柱百梁，終不傾偃。

其二

人間膏火正爭光，〔合註〕《史記·屈原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每到藏春得暫涼。〔王註〕堯卿曰：景純有藏春塢。歐陽文忠公題詩云：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尚多情。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香。溪山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爲底忙。老去此身無處著，爲翁栽插萬松岡。〔王註〕堯卿曰：藏春塢前一岡，皆松林，命曰萬松岡。司馬溫公題詩云：藏春在何許？鬱鬱萬松林。永日門闌靜，東風花木深。主翁今素髮，野服遂初心。付與鄉人飲，高歌散百金。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兄子璋道人

不羨腰金照地光，〔王註〕鮑照詩：鞍馬光照地。白樂天詩：君看裴相國，金紫光照地。〔合註〕韓退之詩：腰金首翠光照耀。暫時假面弄西涼。〔王註〕白樂天詩：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弄獅子。晴窗曠日肝腸煖，〔王註〕堯卿曰：〔陳書〕高祖夢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合註〕〔真誥〕：日出二丈，正面向之，口吐死氣，鼻噴日精。又：霍山鄧伯元，受吞日丹景之法。古殿朝真履袖香。〔合註〕元微之詩：朝真趨廣庭。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閑底處更求忙。先生官罷乘風去，〔合註〕子玉時必已聞靈仙之命，詩以送之，則「先生」字指子玉也。何用區區賦陟岡。〔王註〕〔詩〕：周南·卷耳。陟彼高岡。〔合註〕此用「陟彼岡兮」，以切兄弟，非用〔卷耳〕詩也。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

自酌金樽勸孟光，〔合註〕謝靈運詩：金樽盈清醕。更教長笛奏伊涼。〔公自註〕子玉家有笛妓〔三五〕。〔查註〕〔太平寰宇記〕：隴右道伊州，漢鐵勒國。唐貞觀四年，始置伊州。涼州，漢武威郡。〔合註〕馬融有〔長笛賦〕。牽衣男女〔三六〕遶太白，〔王註〕李太白〔南陵別兒童入京〕詩：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扇枕郎君煩阿香。〔王註〕〔東觀漢記〕：黃香事母至孝，暑月扇枕，寒則以身溫席。詩病逢春轉深痼，愁魔得酒暫奔忙。醒時情味吾能說，日在西南白草岡。〔合註〕似即白日西馳之意。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查註〕景純之兄名繹。本集《廷評公行狀》：公三子，次日渙，以進士得官，終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按題中所稱伯父，即渙也。

其一

靈壽扶來似孔光，〔查註〕《漢書·孔光傳》：太后賜靈壽杖。師古曰：靈壽木，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感時懷舊一悲涼。蟾枝不獨同攀桂，〔王註〕《酉陽雜俎》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晉書》：郤詵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雞舌還應共賜香。〔公自註〕亦同〔三〕爲郎。〔王註〕《漢官儀》：尚書郎含雞舌香奏事。〔查註〕《翻譯名義》：雞舌香，五馬洲出。《異物志》：是草，萎可以合香，外國人說衆香共是一本，華爲雞舌香。《日華子》云：治口氣，故三省郎含香奏事。等是浮休無得喪，〔王註〕《莊子·刻意篇》：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次公曰〕張鷟取之，自號浮休子。麤分憂樂有閑忙。〔王註續曰〕國朝嘗召處士种放爲司諫以論事，公卿惡之，賜金歸華山。又有紫微舍人者，素不能文，制誥嘗令張君房代之。一日，賜日本國正使詔書，紫微已受詞頭，而失君房所在。君房時未第，方與所親飲醉都市。中使促之，紫微不勝其窘。暇日，楊大年與錢若水廣閒，忙二令。楊曰：「世上何人最得閒？」司諫賜金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最得忙？」紫微失却張君房。稱名對。〔合註〕見《湘山野錄》。年來世事如波浪，鬱鬱誰知柏在岡。〔王註〕韓退之詩：波浪沄沄去，松柏在高

岡。

其二

屢把鉛刀齒步光，〔王註〕賈誼賦：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史記〕仲尼弟子傳：越王使大夫種，奉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喜。〔查註〕《詩話總龜》：坡公和岡字，至第七篇「屢把鉛刀齒步光」，乃用曹子建《七啓》中「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雖第一韻衆人所更易，而七篇未嘗改，又貫穿精絕如此。更遭華袞照厖涼。〔王註〕范甯序《穀梁春秋》曰：一字之褒，寵踰華袞。《左傳》：閔公二年：晉太子申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曰：「厖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蘇門山上莫長嘯，薜蘿林中無別香。〔王註〕任居實曰：「薜蘿，梔子也。其花六出，天下之至香。」《維摩經》：如入薜蘿林中，唯嗅薜蘿，不嗅餘香。〔邵註〕按：薜蘿，亦名林蘭。燭燼已殘終夜〔三〕刻，〔王註〕《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槐花還似昔年忙。〔王註〕《唐進士》，每以八月投牒赴舉，時爲之語曰：槐花黃，舉子忙。背城借一吾何敢，〔王註〕《左傳》：成公二年：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慎莫樽前替戾岡。〔王註〕《晉·佛圖澄傳》：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捉得劉曜也。」〔合註〕借言不敢再出和篇之意。

柳氏二外甥〔三〕求筆跡二首〔四〇〕

〔查註〕柳氏二甥，長名閔，字展如，次名關，先生妹婿柳仲遠之子。本集《跋楞嚴經後》云：吾甥

柳闢，孝弟夙成，自童子能爲文，不幸短命，其兄閱爲手寫此經。黃山谷《詩序》云：柳閱展如，蘇子瞻之甥也，才德甚美，有意於學。【誥案】此詩施編秀州道中，誤。二甥，卽柳瑾子玉之孫，仲遠之子。本集《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云：宮傅之孫，十有六人。蓋仲遠妻爲中都公女，公之親堂妹也。子玉，丹徒人，與公同至京口，始有《家晏》詩。則此二詩，亦京口作也。今改編。查註譌柳仲遠爲文遠，亦改正。

其一

退筆如山〔四〕未足珍，〔合註〕《太平廣記》云：智永住吳興永欣寺。積學書後有秃筆頭十甕，每甕皆數千，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冢。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王註續曰〕柳公權，在唐元和間，書有名。劉禹錫《酬柳宗元》詩：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誥案】柳子玉善草書，故前有《觀子玉草聖》詩，所謂「柳侯運筆如電閃」者是也。二甥皆子玉之孫，故有此聯。次章之「何當火急傳家法」句，意與「電閃」意合，亦指子玉也。公本意用柳家事，續註並不誤。查註不知發明其詩，而乃引《復齋漫錄》，謂「元和脚」當改作「元和手」，合註猶復存之，今刪。莫厭家雞更問人。〔王註〕《南史·王僧虔傳》：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

其二

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鬢鬢已成絲〔三〕。〔王註續曰〕褚遂良有一帖云：卽日，遂良，鬢髮盡白。何當火急

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王註〕《唐書》：柳公權，字誠懸。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筆諫也。

成都進士杜暹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

〔查註〕唐、宋時發解，舉子皆稱進士，殿試取中，爲及第出身。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韁鎖，〔王註〕《漢書·敘傳》：班嗣曰：「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料得如今似我能。」〔公自註〕柳子玉云：「通若及第，不過似我。」〔王註〕謝幼槃曰：「按，先生《詩話》：僕偶問通師：「子若不脫屣場屋，今何爲矣。」柳子玉云：「不過似我能。」因戲爲此詩。

子玉以詩見邀，同刁丈遊金山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君年甲子未相逢，〔四〕，〔王註〕《左傳·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師曠曰：「七十二年矣。」難向人前〔四〕說老翁。更有方瞳八十一，〔查註〕景純長東坡四十二歲，見本集祭文中。熙寧甲寅，坡公年三十九，則刁年八十一矣。奮衣矍鑠走山中。

金山寺與柳子玉飲，大醉，臥寶覺禪榻，夜分方醒，書其壁

〔查註〕此詩真跡，鄱陽洪邁得之。淳熙十六年，刻石於當塗郡齋，題云：與柳子玉、寶覺師會金

山作。

惡酒如惡人，相攻劇刀箭。頽然一榻上，勝之以不戰。詩翁氣雄拔，禪老〔四〕語清軟。〔王註〕杜子美《贈蜀僧間丘師兄》詩：夜闌接軟語。我醉都不知，但覺紅綠眩。〔王註〕劉夢得詩：看朱漸成碧。李太白《前有樽酒行》詩：看朱成碧顏始酡。醒時江月墮〔四〕，〔王註〕李白《烏棲曲》詩：起看秋月墮江波。撼撼〔四〕風響變。惟有一龕燈，二豪俱不見。〔王註〕劉伶《酒德頌》：二豪侍側焉，若螺贏之與螟蛉。〔誥案〕紀昀曰：結用二豪，謂子玉、寶覺。然一首兀傲，詩非如此兀傲作結，便不配色，所謂箭在弦上也。

送柳子玉赴靈仙〔四九〕

〔查註〕《太平寰宇記》：天柱山，在舒州懷寧縣西北，九天司命真君所主。《九域志》：舒州潛山，唐置司命真君廟，宋改靈仙觀額。按《樂城集》：子玉於熙寧辛亥，謫官壽春。先生倅杭以來，屢有倡和，自癸丑以後，柳之姓名不復見集中矣。子玉卒，子由有詩挽之云：潛山仍乞古仙宮。靈仙觀在舒州，故云。以時考之，子玉之歿，當在丙辰、丁巳間。其乞宮觀，必於癸丑春前。題所云送之者，即送其赴靈仙也。〔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世事方艱便猛迴，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時夢入真君殿，〔查註〕本集《雜記》云：子玉嘗夢赴司命真君召，未幾，果有監靈仙觀之命。也學傳呼觀主來。

監洞霄宮俞康直郎中所居四詠

〔查註〕《文獻通考》：宋朝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雖年及掛冠，皆以宮觀處之，假以祿耳。熙寧時，方經理時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廢職，乃使任宮觀。王安石亦欲以此處異議者。又，宮觀皆俟力請而後授，非自陳而特差者，如降黜之例。熙寧二年，詔杭州洞霄宮，依嵩山崇福宮、舒州靈仙觀，置管勾或提舉提點官。六年，又詔卿監以上提舉，餘官管勾當。《職官分紀》：宮觀使有都監、提舉等名。按東坡洞霄宮詩自註云：今監官凡七人，康直其一也。

退園

百丈休牽上瀨船，〔王註〕杜子美《十二月一日》詩：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瀨船？〔次公曰〕《漢書·武帝紀》：下瀨將軍。註引《伍子胥書》有下瀨船，故得翻使。上瀨船，言難進也。一鈎歸釣縮頭鱸。〔王註〕子仁曰：漢中鱸魚肥美，襄陽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鱸。〔查註〕《韻語陽秋》：長腰粳米，縮頭鱸魚，楚人語也。園中草木春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公自註〕俗說，黃楊一歲〔五〕長一寸，遇閏退三寸。〔語案〕紀昀曰：句句皆含退意，竟不說破，又是一格。

逸堂

新第誰來作並鄰，舊官寧復憶星辰。〔王註〕劉禹錫詩：朝驅旌旆行時令，夜見星辰憶舊官。請君置酒吾

當賀，知向江湖拜散人。〔王註〕陸龜蒙詩云：官家未識活蒼生，詔賜江湖散人號。〔合註〕《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遜軒

冠蓋相望起隱淪，先生那得老江村。古來真遜何曾遜，〔王註〕《揚子》曰：聖人不得乎世，不離乎羣。
笑殺踰垣與閉門。〔誥案〕四詩不脫下一字，此首以閉門扣住「軒」字，其用泄柳，非手滑也，然一氣讀下，却將此意瞞過，特指出之。

遠樓

西山烟雨捲疎簾，北戶星河落短簷。〔王註〕杜子美《登慈恩寺塔》詩：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合註〕何焯曰：元稹詩，星河似向簷前落。不獨江天解空濶，地偏心遠似陶潛。〔王註〕陶淵明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遊鶴林、招隱二首

其一

郊原雨初霽，春物有餘妍。〔合註〕劉繪詩：拾羽弄餘妍。古寺滿修竹，深林聞杜鵑。〔誥案〕紀昀曰：不減曲徑通幽之句。睡餘柳花墮，目眩山櫻然。〔王註〕沈約詩：山櫻發欲然。西窗有病客，危坐看香

烟。【詰案】此首游鶴林寺。

其二

行歌白雲嶺，坐詠修竹林。風輕花自落，【王註】杜子美詩：風定花猶落。日薄山半陰。【詰案】紀昀曰：此聯亦直傷唐人。潤草誰復識，聞香杳難尋。時見城市人，幽居惜未深。【詰案】此首游招隱寺。

書普慈長老壁

【公自註】志誠。【查註】《京口志》：城西南有壽岳，宋武帝家此。至陳時，卽其宅基建慈和寺，至宋改普慈。

普慈寺後千竿竹，醉裏曾看碧玉椽。倦客再遊行老矣，【王註】《漢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才足依也。高僧一笑故依然。【王註】《樂府》：園碁燒敗襖，著子故依然。【詰案】紀昀曰：文句極其自然，無宋人文句之野氣。久參白足知禪味，【王註】《維摩經》：維摩詰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苦厭黃公聒晝眠。【公自註】鳥名。【王註】師民瞻曰：黃公，黃鸝也。惟有兩珠紅百葉，【王註】堯卿曰：江、浙間有花，謂之百葉紅。【子仁曰】韓退之詩：百葉雙桃晚更紅。晚來猶得向人妍。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其一

悞人仙人碧玉壺，〔王註〕《神仙傳》：費長房爲市掾，壺公來賣藥，嘗懸一空壺於坐上，日入之後，輒跳入壺中。積久，語房曰：「卿便可依我跳。」長房依言，已入，見仙宮世界，樓觀重門闔道。公語長房曰：「我仙人也，見責，因謫人間耳。」一歡那復問親疎〔五〕。杯盤狼藉吾何敢，〔王註〕《史記·淳于髡傳》：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車騎雍容子甚都。此夜新聲聞北里，〔王註〕梁元帝《纂要》云：古艷曲，有北里靡靡之曲。《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他年故事記南徐〔三〕。〔王註續曰〕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州也。〔師民瞻曰〕《南史》：徐君蒨善絃歌，好聲色，載妓，肆意游行荆楚山川。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俊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欲窮風月三千界，〔王註〕歐陽永叔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查註〕《翻譯名義》：三界，通有三種，謂小千、中千、大千也。千倍小千爲一中千，千倍中千爲一大千。願化天人〔三〕百億軀。〔王註〕柳子厚詩：若爲化作身千億，遍上峰頭望故鄉。〔查註〕摩訶衍云：周匝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華百億國，一國一釋迦。故釋迦牟尼，佛名千百億化身也。〔合註〕李義山詩：何當百億蓮華上，一一蓮華見佛身。

其二

縱飲誰能問挈壺，〔王註次公曰〕《周官·天官》有挈壺氏，詩蓋言不必問漏之淺深也。〔合註〕《周禮》鄭註：懸壺以爲漏。合下句，次公註是。〔查註〕陳后山《談叢》：刁學士約，喜交結，請謁宴談，常至半夜，號刁半夜。〔詰案〕查註壺以盛飲之說，非是。已刪。不知門外曉星疎。綺羅勝事齊三閣，〔王註〕《南史》：陳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殯居望仙，並複道交相往來。賓主談鋒敵兩都。〔王註援曰〕漢班固《兩都賦》，設西都賓、東都主人，以相辨答。〔查註〕《商芸小說》：有客詣陳太丘，談鋒甚敵。榻畔烟花嘗

歎杜，海中童卯尚追徐。〔王註〕《漢書·伍被傳》：秦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查註〕白樂天詩：童男卯女舟中老。無多酌我君須聽〔語〕，醉後麤狂膽滿軀。

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之什，余時以劉道原見訪，滯留京口，不及赴此會，二首

〔查註〕《元和郡縣志》：江南道蘇州，禹貢揚州之地。周時爲吳國，太伯初置城，在今吳縣西北五十里。至闔閭，始遷都於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割浙江以東爲會稽，浙江以西爲吳郡。隋開皇九年，改爲蘇州，因姑蘇山爲名。南至杭州三百七十里。《吳志》：建安十四年，孫權謀拒曹操，始於吳遷京口，謂之京城。十六年，徙居秣陵，而置京口鎮。《南徐志》：京口舊名須口，卽西浦也。范成大《吳郡志》：王誨，字規父。熙寧六年，以朝散大夫尚書司勳郎中知蘇州。

其一

不覺朱幡輾後塵，〔合註〕《文選·七命註》：應瑗《與桓元則書》：敬尋後塵。爭看繡幃錦纏輪。〔合註〕《宋史·輿服志》：厭翟車，寶緋繡幃。李適詩：悠悠思錦輪。洛濱侍從三人貴，〔王註〕《晉·汝南王亮傳》：伏太妃嘗有小疾，拔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京兆平反一笑

春。〔王註〕《漢書》：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但逐東山攜妓女〔五〕，那知後閣走窮賓。〔王註〕《漢書·遊俠傳》：陳遵每大飲，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客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人見遵母，叩首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令從後閣出去。滯留不見榮華事，空作賡詩第七人。

其二

翻翻緹騎走香塵，〔王註次公曰〕緹騎，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緹，赤也，衣赤衣者也。〔邵註〕《後漢·百官志》：執金吾緹騎二百人。〔合註〕《周禮註疏》：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沈佺期《洛陽道》詩：香塵撲地遙。激激飛濤射火輪。〔合註〕韓退之詩：水聲激激風吹衣。又：火輪飛出客心驚。美酒留連三夜月，豐年傾倒五州〔五〕春。〔公自註〕時浙西皆以不熟，罷燈，惟蘇獨盛。〔合註〕鮑照詩：能令君傾倒。顏延年詩：望幸傾五州。安排詩律追強對〔五〕，〔王註子仁曰〕「強對」字出《晉書》。蹭蹬歸期爲惡賓。〔王註〕《西京雜記》：公孫弘起家於齊，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之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殺，云何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聞之，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墮珥遺簪想無限，〔王註〕《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言，州閭之會，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邵註〕《舊唐書》：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璨瓊芳馥於路。華胥猶見夢回人。〔王註〕《列子·黃帝篇》：黃帝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日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華胥氏之國。

書焦山綸長老壁

〔查註〕先生前遊焦山詩云：老僧下山驚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談。當卽其人也。

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王註〕《金剛經》：若心有住，則爲非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五八〕。

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本自安冠屨。〔王註〕《漢書》：轅固與黃生爭論景帝前。生日：

「冠雖敝必加於首，屨雖新必貫於足。」譬如長鬣人，〔王註〕《左傳》：昭公七年：使長鬣者相。又，《十七年》：使長鬣者

三人潛伏於舟側。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一夜無著處〔五九〕。展

轉遂達晨，意欲盡攝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問法師，法師一笑許。〔王註次公曰〕

此篇，先生用小說一段事，裁以爲詩，而意最高妙。

留別金山寶覺、圓通二長老

〔查註〕《金山志》：宋寶覺禪師，乃育王璉禪師法嗣，南嶽下十二世，傳雲門宗。

沐罷巾冠快晚涼，睡餘齒頰帶茶香。艤舟北岸何時渡，〔王註〕《史記·項羽本紀》：欲東渡烏江，亭長艤

船待。〔合註〕左太沖《蜀都賦》：艤輕舟。晞髮東軒未肯忙。〔王註〕《楚辭》：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

《後漢》張平子《思玄賦》：且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註：既沐髮於清源，而乾髮於山東矣。朝陽，山東也。康濟此

身殊有道，醫治外物本無方。風流二老長還往，〔邵註〕杜子美《寄贊上人》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顧我歸期尚渺茫。〔王註〕韓退之詩：歸來辛苦，欲誰爲坐，不再往之，計墮渺茫。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查註〕《元和郡縣志》：潤州東有潤浦口，因以名。

其一

從來直道不辜身〔六〕，得向西湖兩過春。〔合註〕述古於五年八月來杭，至七年春，爲兩過矣。沂上已成曾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王註〕《詩·泮水》頌僖公曰：薄采其芹。〔合註〕唐宋律詩，真、諄、臻、文、欣，每通用。如李義山《五松驛》及先生此詩是也。休驚歲歲年年貌，〔王註〕劉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且對朝朝暮暮人。〔合註〕何焯曰：當緣述古有家妓故也。細雨晴時一百六，〔王註〕續曰：《荆楚歲時記》曰：寒食，據歷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云，去冬至一百六日。〔汪養源曰〕《韻語陽秋》曰：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或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炷，至寒食，止一百三日，不知歷家以餘分演之也。〔合註〕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畫船鼉鼓〔六〕莫違民。〔查註〕陳襄《古靈集·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寒食出遊見寄》詩云：乞得湖山養病身，花時曾共憶行春。嚶鳴幽鳥還遷木，鶯沸清泉復采芹。皂蓋尋芳丘有李，彩樓觀戲巷無人。錦袍公子歸何晚，獨念溝中菜色民。

其二

草長江南鶯亂飛，〔王註〕《南史》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王註〕胡銓曰：稽康《幽憤》詩云：事與願違，違茲淹留。高僧雅鳳詩云：多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

燕入華堂怪未歸。【詰案】此聯從李太白《題東溪公幽居》「好鳥迎春歌後院，飛花送酒舞前簷」化出。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三】點檢幾人非。【王註】白樂天詩：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公自註】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王註堯卿曰】唐《譚賓錄》曰：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官中。歲久頗聰慧，通曉言詞。上及貴妃呼爲雪衣女。此呼鴿爲雪衣，借用故事也。【查註】《倦游錄》：王丞相生日，鞏大卿籠雀鴿造相府以獻，搢笏開籠，一一放之。陳襄和第二首詩云：春陰漠漠燕飛飛，可惜春光與子違。半嶺烟霞紅旆人，滿湖風月畫船歸。緜生一曲人何在，遠鶴重來事已非。猶憶去年題別處，鳥啼花落客沾衣。【翁註】《侯鯖錄》：述古飲子容，周韶泣求落籍。詩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歎，遂落籍。

其 三

浮玉山頭日日風，【公自註】卽金山也【六三】。【合註】題曰常潤道中，則浮玉自指金山。玩「日日風」、「已春融」六字，言京口多風，不如武林之春色已融也。湧金門外已春融。【王註劉珙曰】《杭州圖經》：湧金門屬錢塘縣，去縣三里半。【查註】吳自牧《夢梁錄》：杭州西城三門，曰清波、曰錢塘、曰湧金，皆臨西湖。二年魚鳥渾相識，【王註】韓退之詩：朝遊孤嶼南，暮遊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又，《世說》：晉簡文帝云，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三月鶯花付與公。【詰案】紀昀曰：說得大雅。剩看新翻眉倒暈，【王註堯卿曰】當時新翻眉樣，謂倒暈，在橫雲却月遠山蛾眉之外。先生嘗有詩云：倒暈連眉秀嶺浮。蓋謂此也。【合註】「倒暈」在《十眉圖》內。見《潛確類書》。未應泣別臉消紅。【王註】白樂天《王昭君》詩云：滿面胡沙滿鬢風，眉消殘黛臉消紅。何人織得相思字，【王註】《晉書·列女傳》：

寶滔妻蘇氏思滔，織錦爲《回文詩》以贈。〔合註〕李義山詩：欲織相思花寄遠。寄與江邊北向鴻。〔王註〕《漢書》：蘇武留匈奴，不得歸。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驚，召武官屬隨武還。又，《月令》：季冬之月，雁北鄉。

其四

國艷天嬌〔查〕酒半酣，去年同賞寄僧簷。但知撲撲晴香軟，〔合註〕吳融詩：濃翠霏撲撲。誰見森森曉態嚴。穀雨共驚無幾日，〔合註〕《五代史·司天考》：穀雨，三月中。蜜蜂未許輒先甜。〔王註次公曰〕羅隱《蜂》詩：不知辛苦爲誰甜？應須火急回征棹，〔王註〕唐武后詩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一片辭枝可得黏。〔王註〕杜子美《曲江》詩：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合註〕殷文圭詩：花黏繁鬪錦。〔查註〕陳襄《古靈集·和子瞻沿牒京口憶吉祥寺牡丹見寄》詩云：新接枝頭色倍添，馬蹄尋處帽欹簷。春工別與鉛華麗，佛地偏資好相嚴。紅蕊欲開丹未渥，素香堪茹雪非甜。詩翁何事辜真賞，不許浮根浪葉黏。

其五

惠泉山下土如濡，〔合註〕《詩·綿綿篇疏》：土堅而壤濡。陽羨溪頭米勝珠。〔王註次公曰〕惠山泉、陽羨米，皆常州事。〔查註〕《太平寰宇記》：常州宜興縣，本秦陽羨縣。周處《風土記》：本名荆溪，陽羨古城在今縣南，一名蝦虎城，荆溪在縣南二十步。《漢·志》云：中江首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卽此溪也。《周益公題跋》云：公熙寧中倅杭，沿檄常、潤間，賦詩卜居。蓋權輿於此。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爲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蓋，〔王註〕《漢書》

于公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合註〕此用李賀《高軒過》意也。俗儉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經營身計一生迂。〔詰案〕公是時初至荆溪，此詩之意，因舊與蔣之奇有卜居陽羨之約而發，非買田時也。查註謬說，並刪。

常州太平寺觀牡丹〔六五〕

〔查註〕《咸淳毘陵志》：太平講寺，在郡東門外，齊高祖創建。乾元中，僧法偁始大之，宋改太平興國禪寺。〔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武林千葉照觀空，〔查註〕觀空，杭州吉祥寺閣名。別後湖山幾信風。〔合註〕《歲時記》：江南自初春至初夏，五日一番風候，謂之花信風。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凡二十四番。自笑眼花紅綠眩，還將白首對鞞紅〔六六〕。

遊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特奇，爲作小詩〔六七〕

〔合註〕外集題云：「同狀元行老學士秉道先輩，遊太平寺淨土院觀牡丹，中有淡黃一朵，特奇絕，爲作小詩〔六八〕。」〔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醉中眼纈自爛斑，〔合註〕皮日休詩：爛斑似帶湘娥泣。天雨曼陀照玉盤。〔王註〕《法華經》：佛說法已入於無義量處三昧，是時，天雨曼陀羅花。一朵淡黃〔六九〕微拂掠〔七〇〕，〔合註〕韓退之《戲題牡丹》詩：雙燕無機還拂掠。鞞紅、魏紫不須看。〔王註〕子仁曰：鞞紅、魏紫，牡丹別名。見歐陽《花譜》。〔馮註〕《牡丹譜》：姚黃、左紫、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海記》：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鞞紅、鞞紅等名。〔合註〕並見《潛確類書》。

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寄，次其韻，復次一首

送赴闕_{〔七〕}

其一

羞歸應爲負花期，已見成陰結子時。〔王註〕《唐闕記》載杜牧之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與物寡情憐我老，遣春無恨賴君詩。玉臺不見朝酣酒_{〔七〕}，金縷猶歌空折枝。〔王註續曰〕杜秋娘，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嘗爲錡唱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見杜牧之《杜秋娘詩序》。從此年年定相見，欲師老圃問樊遲。

其二

莫負黃花九日期，〔合註〕即黃花晚節香之意。人生窮達可無時。十年且就三都賦，〔王註〕《晉書》：左思欲賦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萬戶終輕千首詩。天靜傷鴻猶戢翼。〔王註次公曰〕傷鴻事，暗用《戰國策》「更羸虛弦而落傷雁也」。《唐·傅奕傳》：傷弓之鳥驚曲木。月明驚鵲未安枝。君看六月河無水，萬斛龍驤到自遲。〔王註次公曰〕龍驤，大舟也，蓋言無援以濟，則大才難進，如河無水，而龍驤之舟不行也。

無錫道中賦水車

〔查註〕周處《風土記》：武王封周章小子斌於無錫。《通典》引《史記》曰：太伯始居吳，卽此地。
《漢·志》：會稽郡下，有無錫縣。《名勝志》引古識云：無錫寧，天下平；有錫兵，天下爭。《韻語陽秋》：舒王作《前元豐行》云：倒持龍骨掛屋敖。龍骨，水車也。東坡亦有水車詩，言水車之利，不及雷車所霑者廣也。《太平御覽》引《魏畧》曰：馬鈞居京都內，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人，其巧百倍於常。水車之制仿此。

翻翻聯聯銜尾鴉，〔詰案〕此詩與《瓶笙》同一手法。紀昀曰：節短勢險，句句奇矯。犖犖确确蛻骨蛇。〔王註次公曰〕江浙間人，目水車爲龍骨車。分疇〔七三〕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鍼抽稻芽〔七四〕。洞庭五月欲飛沙，〔合註〕此指太湖之洞庭也。鼉鳴窟中如打衙。〔王註續曰〕江淮間謂鼉鳴如鼓，亦謂之鼉更。〔邵註〕《晉安海物記》：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謂鼉鳴爲鼉鼓。《埤雅》：鼉欲雨則鳴。天公〔七五〕不見老翁〔七六〕泣，喚取阿香推雷車。〔王註〕《搜神後記》：晉永和中，義興人姓周出都。日暮，道邊有一新草小屋，一女子望見周過，周便求寄宿。向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夜，遂大雷雨。向曉，周看宿處，止見一新塚。

虎丘寺

〔王註續曰〕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闔閭葬國西，發五都之士十萬人作冢，銅棺三重，水銀爲

池，金玉爲鳧雁，扁諸之劍三千，槃郢、魚腸在焉。葬後三日，金精之氣上揚，化爲虎，踞其墳，故號虎丘。〔合註〕《越絕書》：闔廬冢在閭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

人門無平田，石路細穿〔七〕嶺。陰風生澗壑，〔查註〕《元和郡縣志》：虎丘山，闔閭葬於此。秦皇鑿其珍異，

莫知所在，鑿處今成深澗。《太平寰宇記》：山澗是孫權發掘，求闔閭寶器。澗側有平石，可容千人。古木翳潭井。

湛盧誰復見，〔王註續曰〕《吳越春秋》：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曰純鉤，湛盧、豪曹、魚腸、巨闕。以湛盧獻吳，

吳公子光以弑其君僚，湛盧夜飛入楚。〔查註〕《吳越春秋》：楚昭王卧而寤，得湛盧之劍於牀。召風胡子而問。風胡子

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

盧入楚也。」秋水光耿耿。〔合註〕《越絕書》：王取純鉤，薛燭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又，風胡子曰：「欲知秦阿

觀其鈺，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江淹《無爲論》：負長劍而耿耿。鐵花繡巖壁〔七八〕，〔王註〕饒德操曰：「寺中有鐵花巖，

在劍池之側。殺氣噤蛙黽。〔語案〕紀昀曰：十字精采。幽幽生公堂，左右立頑礪。當年或未信，異

類服精猛。〔王註〕《十道四蕃志》：生公，異僧竺道生也，講經於此，人無信者。乃聚石爲徒，與談至理，石皆點頭。寺

有生公禪堂。〔查註〕《釋氏稽古畧》：羅什法師弟子道生，袖手來晉，入平江虎丘山，豎石爲聽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

佛性處，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否？」羣石皆首肯之。胡爲百歲後，仙鬼互馳騁。竊然留清詩，讀者爲

悲哽。〔王註次公曰〕並寺中事也。仙謂清遠道士，與沈恭子同遊虎丘寺，有詩。歷論商、周及近代二千年事，顏真卿

爲之刻石。鬼謂幽獨君也。有詩云：青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李道昌爲刺史，奏其事。陸

無錫道中賦水車 虎丘寺

龜蒙、皮日休、松陵唱和，皆及之。東軒有佳致，〔王註〕呂祖謙曰：寺中有佳致軒，在池堂之東。〔合註〕何焯曰：佳致軒，當是後來因坡詩而作，註語未必是也。〔語案〕即後來作，亦當人載。祖謙但云有佳致軒，在先，在後，無不可者。何說固執之甚。雲水麗千頃。熙熙覽生物，春意破淒冷。〔七九〕。我來屬無事，暖日相與永。〔王註〕杜子美《漢陂西南臺》詩：蒹葭離披去，天水與相永。喜鵲翻初旦，愁鴛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月溪上影。悟彼良自怡，〔合註〕《文選》·吳都賦註：楚人謂相笑爲怡。《楚辭》曰：衆兆所怡。孟東野詩：靜言還自怡。歸田行可請。

劉孝叔〔八〇〕會虎丘，時王規父齋素祈雨，不至，二首

〔查註〕《宋史》：劉述，湖州人。神宗朝爲御史，上疏劾王安石，出知江州，踰年，提舉崇禧觀。故有「白簡」、「青山」之句。又按：王規父，名誨。熙寧六年爲蘇州守。〔合註〕《宋史》：劉述貶江州，在熙寧二年，則先生作詩時，已爲提舉矣。

其一

白簡威猶凜，〔王註〕《通典》：顏延之爲御史中丞。何尚之與書曰：絳騶清路，白簡深刻，取之仲容，或有虧邪？《晉書》：傅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莫，捧白簡，整簪帶，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服，臺閣生風。〔孫倬曰〕《文選》任昉《奏彈曹景宗》曰：謹奉白簡以聞。註：簡，略狀也。青山興已濃〔八一〕。〔語案〕當日用原韻例甚寬，此

首作濃，下首作穠，無不可者。合註、曉嵐所論，皆近人板見，未可以繩此集也。今改作濃字。鶴閑雲作鷲，駝卧草埋峰。〔王註堯卿曰〕唐曲良翰爲駝峰留。〔合註〕《酉陽雜俎》：將軍曲良翰，能爲驢駝峰炙，此句似兼指駝橋。蓋孝叔湖人也，故下用圯上事。踰屨〔八三〕若可教，卜鄰應見容〔八三〕。因公問回老，〔王註次公曰〕後有回先生詩是也。或言呂洞賓易姓爲回處士，回字乃呂耳。何處定相逢。〔註案〕全作皆因孝叔領祠而發，結二句，皆指湖州也。

其二

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纖穠。〔王註〕《後漢書》：周澤，字穉都。爲太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註云：一日不齋醉如泥。《晉書》：劉毅散齋而疾，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只遣三千履，〔王註〕《史記·春申君傳》：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來遊十二峰。〔註案〕是日，規父盛宴兩公於虎丘，移傳廚爲大會，而自以齋素不到，遣幕僚代爲主人，故有此四句。十二峰，但取與纖穠相映，以比虎丘。蓋是日蘇州名歌妓畢集也。人結亦是此意。林空答清唱，〔合註〕陸機詩：名謳激清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瑤臺路，還應月下逢。〔王註〕李太白《清平調》詩：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蘇州閭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二首

〔王註堯卿曰〕閭丘孝忠，字公顯。〔查註〕范成大《吳郡志》：閭丘孝終，字公顯，郡人。嘗守黃州，

既掛冠，與諸名人耆艾爲九老會。東坡經從，必訪孝終，賦詩爲樂。本集《水龍吟詞序》云：太守閻丘公顯，已致仕居姑蘇。按，閻丘名字，蓋取《孝經》「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二句義。【誥案】是時久旱，得雨。詩首敘雨中，次及閻丘，皆閻丘家事，無江君也。且以題論，如「二家并作」，卽應次入江君。今次首全敘閻丘歸老事，不及雨飲，則前一首之雨中飲酒，信在閻丘家也。題應作「閻丘公顯家雨中飲酒」，原題似譌。否則，詩有佚矣。

其一

小圃陰陰遍灑塵，方塘潏潏欲生紋。〔合註〕劉楨詩：方塘含清源。已煩仙袂來行雨，〔王註〕子仁曰：裴虔餘，咸通末佐李公淮南幕。遊江，舟子刺船，誤爲竹篙濺水，濕近座之衣。公色變。虔餘遽獻一絕曰：「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公覽之，極歡。〔合註〕白樂天詩：風吹仙袂飄飄舉。莫遣歌聲便駐雲。〔王註〕《列子·湯問篇》：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遂辭歸。青弗止，饒於交衢，拊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謝求返，不敢言歸。肯對綺羅辭白酒，〔王註〕李太白《南陵別兒童入京》詩：白酒新熟山中歸。試將文字惱紅裙。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堦獨自聞。〔王註〕何遜詩：夜雨滴空堦，滴滴空堦裏。空堦滴不入，滴入愁人耳。〔誥案〕時方閔雨，故結句重申之，曉嵐以爲結脫窠臼者，非也。

其二

五紀歸來鬢未霜，〔合註〕《中吳紀聞》：朝議大夫閻丘公孝終以安居歸老。十眉環列〔四〕坐生光。〔王註〕《天

寶遺事：唐明皇幸蜀，令畫工作十眉圖。〔合註〕梁元帝文：人室生光。又，何焯曰：白樂天《夜遊西虎丘寺》詩：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自註：容滿、嬋態等十妓從遊也。喚船渡口迎秋女，〔王註〕杜牧《杜秋娘》詩：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駐馬橋邊問泰娘。〔王註〕劉禹錫《泰娘》詩：有時裝成好天氣，走上臯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旗。曾把四絃娛白傅，〔合註〕何焯曰：白樂天《聽琵琶妓彈畧》詩：四絃千遍語，一曲萬重情。又云：莫欺江外手，別自一家聲。敢將百草鬪吳王。〔王註續曰〕吳王與西施作鬪百草之戲。劉禹錫《寄蘇州白使君》詩：若共吳王鬪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從今却笑風流守，畫戟空凝宴寢香。

次韻沈長官三首

其一

家山何在兩忘歸，盃酒相逢慎勿違。不獨飯山嘲我瘦，也應糠覈怪君肥。〔王註〕《漢·陳平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晉書》：王戎子萬，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肥愈甚。

其二

男婚已畢女將歸，〔王註〕《東漢·逸民傳》：向長，字子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累盡身輕志莫違。〔合註〕謝靈運《辨宗論》：累盡則無，誠如符契。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

生肥。〔王註〕《九星上經》云：青青之月，與日同升，合兩成一。出彼玉池，入乎金屋。大如彈，黃如橘。中有佳味，甜如蜜子。能得之，慎勿失。《黃庭外景經》：丹田之中精氣微，玉池清水上生肥。

其三

造物知吾久念歸，似憐衰病不相違。風來震澤帆初飽，〔查註〕《禹貢註》：震澤，吳南太湖名。《越絕書》：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兩人松江水漸肥。〔王註次公曰〕帆飽、水肥，皆方言也。〔查註〕《吳郡志》：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濱，垂虹跨其上。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三首

〔查註〕《太平寰宇記》：吳江本名松江，又名笠澤。其江出太湖二源，一江東五十里入小湖，一江東二百六十里入大海。《五代史·職方考》：吳江縣，梁開平三年錢鏐置。《中吳紀聞》：越上將軍范蠡、江東步兵張翰、贈右補闕陸龜蒙，各畫其像於吳江鱸鄉亭之傍。東坡有詩。後易其名曰三高，且更爲塑像。今在長橋北，與垂虹亭相望。范成大《三高祠記》：三君者不並世，而吳江之邑人獨奉蒸嘗以誇於四方。《式古堂書畫考》：《三賢像》，李伯時所畫。

其一

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爲夏姬。〔邵註〕《左傳·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曰：「不可。」及共王即位，使屈巫聘於齊，巫臣盡室以行。及鄭，使介返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楚殺巫臣之族，巫臣乃通吳於晉，教之射御戰陳，吳始伐楚。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却遣姑蘇有麋鹿，〔邵註〕《史記·淮南傳》：王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更憐夫子得西施。〔公自註〕范蠡。〔王註次公曰〕樂史《寰宇記》：越州苧蘿山下有石跡水，是西施浣紗之所。有西施家、東施家，則西施者姓施而在西也。小說載越王用范蠡計而獻之吳王，其後滅吳，范蠡復取西施，乘扁舟游五湖而不返。詩意以巫臣比范蠡，以夏姬比西施。巫臣以夏姬之故，而致楚之奔命於吳，此所以可笑。范蠡佐越滅吳之後，而自得西施，此所以可憐也。〔堯卿曰〕杜牧詩：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故東坡此詩用西施事。

其二

浮世功勞食與眠，〔王註〕杜牧之詩：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莊子·刻意篇》：其生若浮。〔堯卿曰〕饑來喫飯困來眠。此釋氏語也。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機〔八五〕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公自註〕張翰。〔王註〕《晉書》：張翰，字季鷹。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查註〕王贊《過吳江》詩云：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尊鱸。意謂翰度時不可有爲，故飄然遠去也。東坡卽其意而反之，更高一格。

其三

千首文章二頃田，〔王註〕《史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唐書·陸龜蒙傳》云：有田數

百畝，田苦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囊中未有一錢看。〔王註〕杜子美《囊空》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王註續曰〕陸龜蒙有鬪鴨一闌，頗極馴養。一旦，驛使過焉，挾彈斃其尤者。龜蒙曰：「此鴨善人言，見欲附蘇州上進，使者奈何斃之？」使人懼，盡與囊中金以窒其口。徐使問人語之狀。龜蒙曰：「能自呼名耳。」〔合註〕見《南唐書》、《白孔六帖》。驚破王孫金彈丸。〔公自註〕陸龜蒙。〔王註〕《西京雜記》：韓嫣好彈，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若饑寒，逐金丸。」京師之童，每聞嫣出，輒隨之，望彈之所落而拾焉。

過永樂文長老已卒

〔查註〕石刻云：夜至本覺，文長老已化。〔誥案〕查註引宋僧居簡《三過堂記》，謂公所作三詩，首尾相距十七八年，不應槩人倅杭卷者，誤甚。今已刪，餘詳總案中。〔案〕總案熙寧七年五月「再過永樂」條云：查註云，宋僧居簡《三過堂記》，謂公以熙寧五年倅杭，明年有事於潤，過焉，後六年，自徐移湖，再過，文老且病，又十年，自翰林學士知杭，又過，文死矣。據此，則所作三詩，相距十七八年。考公以四年倅杭，而簡云五年，公以五年見文，而簡云六年。其守湖也，公往哭陳舜俞之殯，或可附會過其地，其守杭也，與張秉道、蘇堅會於湖州，去則秀，（秀下疑脫一「秀」字）不被水，而湖、蘇特甚，由此路察災而行，均未至秀。簡所記皆謬，無論與詩意不合也。今刪去。

初驚鶴瘦不可識，旋覺〔八六〕雲歸無處尋。三過門間老病死，〔王註〕《傳燈錄》：佛欲求出家，卽於四門遊觀，見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淨居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卽踰城而去。〔誥案〕句謂初過而老，再過而病，三過而死，合下句讀之，正言其速，不可以十七八年首尾論也。〔三過門前〕，註引《孟子·滕文公上》。一彈指頃去

來今。〔查註〕《翻譯名義》云：時之極少爲刹那。壯士一彈指頃，六十五刹那。又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維摩經》：天女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合註〕《詩人玉屑》引《藜藿野人詩話》云：「三過」一聯，句法清健，天生對也。存亡慣見渾無淚，鄉井〔八七〕難忘尚有心。欲向錢塘訪圓澤〔八八〕，葛洪川畔待秋深。〔誥案〕李源訪圓澤於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事載本集《圓澤傳》，詳卷三十三總案。〔案〕總案引《圓澤傳》，不錄。

安平泉

〔查註〕《咸淳臨安志》：仁和縣安仁西鄉安隱院，在臨平山之南。清泰元年，吳越王建。舊名安平，治平二年改今額。其地產曲竹，相傳唐丘隱士丹成羽化，植杖於此，其竹皆曲。竹間有丹井，井傍有池，名安平泉。〔誥案〕此詩查註從《咸淳臨安志》收入續探中，今改編入集，餘詳案中。〔案〕總案熙寧七年「至臨平游安平寺」條下引查爲仁《蓮坡詩話》云：東坡有題安平泉七律一首，集中失載，初白老人註蘇詩，采入補遺，尋碑未得，作詩記事。仁和沈椒園侍御庭芳，執友麟洲子也。後過臨平，於山麓得碑，手拓以遺老人。又云：熙寧五年十月，湯村開河，至鹽官，六年七月，自長安堰回游佛日寺，十月，自臨平至秀州，七年五月，自秀州再過臨平。公屢經往返，開河之日，又朝斯夕斯。此詩作於何時，誠難辨別。

策杖徐徐步此山，〔合註〕《武林梵志》作：聞說山根別有源。撥雲尋徑興飄然。〔合註〕李太白《尋雍尊師隱居》詩：撥雲尋古道。鑿開海眼知何代，〔合註〕杜子美《石筍引》：古來相傳是海眼。種出菱花不計年。烹

茗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仙。當年陸羽空收拾，遺却安平一片泉。【詰案】此泉在寺前石壁下，寬僅數尺，而日以舟楫走城市，凡恃此以飲者日數十萬人，而泉無長落，固自若也。唐人品泉，其說不皆出於陸羽。今按其地以求之，則蕪廢而荒穢者，十居其五，又不若此泉之悠久而博施也。彼陸羽之收拾，尚奚取哉。詰既補編此詩，并記於後。

贈張刁二老

〔查註〕《東都事畧·梅堯臣傳》云：同時有張先子野、刁約景純，皆有文名，而逸其事。

兩邦山水未淒涼，二老風流總健強。共成一百七十歲，〔王註〕白樂天詩：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白髮須。【詰案】是年子野年八十六，景純年八十一，實一百六十七歲。各飲三萬六千觴〔八七〕。〔王註〕李太白《襄陽歌》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藏春塢〔九〇〕裏鶯花鬧，【詰案】萬松岡有藏春塢，刁景純所居，已詳前註。仁壽橋邊日月長。〔王註次公曰〕仁壽橋，張子野所居。〔合註〕《湖州府志》：仁壽坊，在府治東望州橋。惟有詩人被磨折，【詰案】詩人，公自謂也。金釵零落不成行。〔王註次公曰〕白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
二行。

卷十一校勘記

〔一〕啼看 合註：「看」一作「哭」。

〔二〕令作詩 類乙作「今作詩」疑誤。

〔三〕書雙竹湛師房二首 集甲無「二首」二字。

〔四〕西湖 集甲、類本作「江湖」。

〔五〕殘缸 集甲、類本作「殘缸」。

〔六〕雨打窗 集甲、類本作「雪打窗」。

〔七〕笑語 集甲作「語笑」。

〔八〕佛國 類本作「佛骨」。

〔九〕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集甲無「四首」二字。

〔一〇〕却向 查註、合註：《詩案》「却」作「欲」。

〔一一〕解遣秋光 集甲、類本作「能遣秋花」。

〔一二〕不分 查註、合註：《詩案》「分」作「憤」。

〔一三〕常如渴 集甲、類本作「長如渴」。

〔一四〕草聖 外集作「草書」。

〔一五〕寒悴 外集作「寒碎」。

〔一六〕羊欣儉 外集作「羊欣險」。

〔一七〕善畫山 查註無「山」字，謂宋刻本有「山」字。集甲有「山」字。

〔一八〕武陵 集甲作「武林」。

- 〔一九〕陳尉烈 集甲作「陳尉列」。
- 〔二〇〕烟穗 集甲、類本作「烟穉」。查註：宋刻本「穗」作「穉」。
- 〔三一〕征夫念前路急鼓催行舟 集甲、類甲、類丙無此二句。合註自《志》補入。
- 〔三二〕夜聞 集甲作「愁聞」。
- 〔三三〕少憇 集甲作「少憇」。
- 〔三四〕頑犢 類本作「頑犢」。合註：《詩案》「犢」作「犢」。章校：《鑑》作「頑犢」。
- 〔三五〕浮沉 集甲、類本作「浮泛」。
- 〔三六〕本非 查註、合註：《叢話》「非」作「無」。
- 〔三七〕投劾 集甲、類本作「投紱」。
- 〔三八〕流連 集甲、類本作「留連」。
- 〔三九〕小團月 集甲作「小圓月」。查註謂宋刻本作「小圓月」。
- 〔四〇〕茵陳 集甲作「茵陳」。
- 〔三一〕輕帆 類本作「驚帆」。
- 〔三二〕流水 查註作「野水」。
- 〔三三〕何年 類甲作「何由」。
- 〔三四〕兼天淨 集甲、類本作「兼天靜」。
- 〔三五〕笛妓 集甲作「笛婢」。

- 〔三六〕男女 集乙作「兒女」。
- 〔三七〕亦同 類甲作「亦司」，類丙作「六司」，疑誤。
- 〔三八〕終夜 集甲作「中夜」。
- 〔三九〕外甥 集甲、七集作「外生」。何校：古書中多作「外生」。今仍作「外甥」。
- 〔四〇〕二首 集甲無此二字。
- 〔四一〕如山 集甲作「成山」。查註謂宋刻本作「如山」。
- 〔四二〕成絲 集甲作「如絲」。
- 〔四三〕子玉以詩見邀 類本、外集「子」前有「柳」字。
- 〔四四〕未相逢 類本作「久相逢」。
- 〔四五〕人前 類本、七集、外集作「君前」。
- 〔四六〕禪老 類乙、類丙作「禪者」。
- 〔四七〕江月墮 查註、合註：石刻「江」作「山」，「墮」作「上」。
- 〔四八〕撼撼 查註、合註：石刻作「瑟瑟」。
- 〔四九〕送柳子玉赴靈仙 類本「仙」作「山」。外集題作：「送子玉至靈山」。
- 〔五〇〕一歲 集甲、類本無「一」字。
- 〔五一〕問親疎 集本、類本作「問親疎」。盧校：「計親疎」。
- 〔五二〕記南徐 集甲作「紀南徐」。

〔五三〕天人 集甲、類本作「人天」。

〔五四〕君須聽 集甲、類本作「公須聽」。

〔五五〕妓女 集甲作「伎女」。

〔五六〕五州 合註：《吳都文粹》「州」作「湖」。

〔五七〕強對 合註：《吳都文粹》「強」作「佳」。

〔五八〕法師了無語 類甲脫此句，類乙作「乃至無語言」，類丙作「法師非無語」。合註謂「乃至無語言」似誤。

〔五九〕無著處 集本、類本作「着無處」。

〔六〇〕辜身 查註：宋刻本作「孤身」。集本作「辜身」。

〔六一〕鼉鼓 查註、合註：「鼉」一作「簫」。

〔六二〕樽前 集甲作「罇前」。按，《玉篇》：「罇」與「尊」同。《正字通》：《說文》「酒器」字本作「尊」，後加缶、加木、加瓦、加土者，隨俗所見也。以後不重出。

〔六三〕卽金山也 合註謂此四字爲「舊本註云」。今據集本、類本，定爲自註。

〔六四〕天饒 集本、類甲作「天饒」。類本作「天饒」，疑爲「天饒」之誤。

〔六五〕觀牡丹 外集「觀」前有「淨土院」三字。

〔六六〕對鞞紅 七集作「看鞞紅」。

〔六七〕特奇爲作小詩 類甲、類丁「奇」後有「特」字，類乙、類丙有「異」字。類本「作」後有「一」字。

- 〔六八〕外集題云……特奇絕爲作小詩 七集題云「特奇絕爲作小詩」作「特奇爲作」。
- 〔六九〕淡黃 類本、外集作「官黃」。
- 〔七〇〕拂掠 類甲、類乙作「拂殺」。
- 〔七一〕杭州牡丹開時云云 此二詩，七集續集重收，題同。
- 〔七二〕朝酣酒 七集續集作「嘲酣酒」。
- 〔七三〕分疇 集甲、類本作「分畦」。
- 〔七四〕稻芽 集甲作「稻牙」。
- 〔七五〕天公 合註：「公」一作「翁」。
- 〔七六〕老翁 查註、合註：「翁」一作「農」。
- 〔七七〕細穿 集本作「穿細」。
- 〔七八〕繡巖壁 集甲、類丙作「秀巖壁」。
- 〔七九〕破淒冷 類甲、類乙作「頗淒冷」。
- 〔八〇〕劉孝叔 集本「劉」前有「和」字。
- 〔八一〕興已濃 集本、類甲作「興已穠」。
- 〔八二〕跪履 集本、類本作「跪履」。
- 〔八三〕應見容 類甲、類丁作「因見容」。
- 〔八四〕環列 查註作「羅列」，查謂宋刻本作「環列」，集本作「環列」。

〔八五〕知機 查註、合註作「知幾」。

〔八六〕旋覺 查註、合註：石刻作「漸覺」。

〔八七〕鄉井 查註、合註：石刻作「鄉曲」。

〔八八〕訪圓澤 查註、合註：石刻「訪」作「弔」。

〔八九〕六千觴 集本作「六千場」。

〔九〇〕藏春塢 類本「塢」下原註：藏春，刁公塢名。或爲自註。

蘇軾詩集卷十二

古今體詩四十二首

【誥案】起熙寧七年甲寅六月，自常、潤回杭州，九月，以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罷杭州通守任，遂自湖、蘇、常、潤渡江赴海州，十一月到密州任，至十二月作。

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闐然無人。有一僧〔一〕，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鄰之僧，曰：「此雲閣黎〔三〕也，不出十五年矣。」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

〔查註〕《西湖游覽志》：七寶山，在白馬廟巷之西，舊有寶嚴院，錢氏建。雲閣黎者寓院中，閉戶十五年，謝絕人事，日理《觀音經》，忽一日留偈而逝。偈云：誦經一字禮一拜，頭白眼眇坐塵界。天雞臨夢啼一聲，明月一輪觀自在。

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嘗閉戶〔三〕，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合

註韓退之《鄭君墓誌》：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合註〕陳陶詩：含珠相對酬。今來〔四〕復扣門，空房但颺颺。〔合註〕杜子美《酬高使君相贈》詩：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云已滅無餘，〔王註〕《金剛經》：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薪盡火不留。〔王註〕《莊子·養生主篇》：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却疑此室中，常〔五〕有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聽僧昭素琴

【詰案】此亦反韓之作，然孔子所不放者，正此等耳。

至和〔六〕無攫醜〔七〕，〔王註〕《史記·田完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至平無按抑，〔合註〕蔡邕《琴賦》：抑按藏摧。不知微妙聲，究竟從何〔八〕出？〔合註〕魏文帝詩：哀絃微妙。馬融《廣成頌》：上下究竟。散我不平氣，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復此微吟。

僧惠勤初罷僧職

〔查註〕宋時兩街僧職，有正有副。

軒軒青田鶴，〔王註〕《永嘉郡記》曰：有沐溪，去青田九里。此中有一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常餘父母一雙，精白可愛。多云神所養。杜子美《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詩：薛公十一鶴，盡寫青田真。〔查註〕《太平寰宇記》：處州青田縣，因青山爲名。《相鶴經》云：青田之鶴，卽此邑之地。鬱鬱在樊籠。〔合註〕《漢書·韓信傳》：安能鬱鬱久

居此乎？既爲物所縻，遂與吾輩同。〔合註〕杜牧之詩：信非吾輩流。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詰案】紀昀曰：取喻精警，語亦高渾。新詩如洗出，不受外垢蒙。〔合註〕吳越春秋：伍胥蒙垢受恥。清風入齒牙，出語如風松〔九〕。霜髭茁病骨，飢坐聽午鐘。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王註〕歐陽作《梅聖俞詩序》云：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游靈隱高峰塔

〔王註〕崔肅之曰：《武林山記》：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山。山有《塔記》云：唐天寶中，邑人建，高七級。〔查註〕《咸淳臨安志》：北高峰塔，天寶中建，高七層。《西湖遊覽志》：高峰在南北諸山之界，羊腸屈曲，松篁葱蒨。塔居峰頂，東瞰平蕪，盡湖山之景。南頰大江，西接巖竇，怪石翔舞，洞穴邃密。《咸淳臨安志》：楊蟠有《北高峰塔》詩。

言遊高峰塔，蓐食治野裝。〔王註〕《史記》：韓信嘗從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邵註〕《後漢·廉范傳註》：蓐食，蚤起食於寢蓐中也。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二〕雲水鄉。【詰案】詳玩此句，其同來人，卽惠勤、昭素之流也。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人門空有無〔二〕，雲海浩茫茫。【詰案】紀昀曰：寫出大善知識境界。惟見聾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藜牀。〔邵註〕《三國志·管寧傳註》引《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按：穴藜

牀似用其意。〔合註〕庾信《小園賦》：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彷徨。贈別留匹布〔三〕，今歲天早霜。【誥案】紀昀曰：直起直收，不着一語，而義蘊甚深。

八月十七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贈元素

〔王註〕楊繪，字元素。皇祐五年及第。〔查註〕《宋史》：楊繪，綿竹人。神宗朝爲御史中丞。免役法行，繪陳十害，罷爲侍讀學士。出知亳州，歷應天、杭州。《咸淳臨安志》：陳襄移知應天府，與楊繪兩易其任。楊繪於六月己巳，自應天徙知杭州。《范淳甫集》中有《楊元素墓志》，稱其能治經，尤長於《易》、《春秋》，仕終天章閣待制。張子韶《橫浦集·憶天竺月桂》詩：湖上北山天竺寺，滿山桂子月中秋。黃英六出非凡種，肯許天香過別州。自註云：天竺桂花六出，他州所無。月缺霜濃細蕊乾，此花元屬玉堂仙〔三〕。鷲峰子落驚前夜，〔王註厚曰〕天竺山，昔有梵僧云：此山自天竺鷲山飛來，八月十五夜，嘗有桂子落。〔查註〕《咸淳臨安志》：靈隱有月桂峰，相傳月中桂子嘗墮此峰，生成大樹，其花白，其實丹。一說，天聖中，天降靈寶於此山，狀如珠璣，識者曰：此月中桂子也。宋之問詩：桂子月中落。蟾窟枝空記昔年。〔王註任曰〕言元素中甲科時也。破滅山僧〔四〕憐耿介，練裙溪女鬪清妍。願公採擷紉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海會寺清心堂

〔王註沈敦謨曰〕無量壽佛閣西北法照大師房，舊有石刻，今亡。【誥案】此詩施編在前，《宿海會

寺詩後，即爲六年之作，本誤。查註引公跋，改甲寅爲六年，掩蓋施編之誤。合註云甲寅乃七年，查註改六年，而移前後諸詩皆繫之六年。如合註所論，則前卷皆爲七年作，而六年無一詩。編年之例，當自此而止，其可乎？今考此詩，乃七年作，故有「兩歲頻役」之句，且以提點屢至而無補於民，故又云「紛紛」也。以上皆述重到之意，並不難看，而諸註皆失之，何也？今改編於此，餘詳總案中。

〔案〕總案引本集《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謂此詩乃熙寧七年作。南郭子綦初喪我，〔施註〕《莊子·齊物論篇》：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

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西來達摩尚求心。〔王註師民瞻曰〕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悟道。

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深。〔施註〕《清淨經》：有清有濁。兩歲頻爲山水役，一溪長照雪

霜侵。〔王註叔用曰〕寺前之溪，發源天目，即錦溪也，下餘杭，即爲苕溪。紛紛無補竟何事，〔施註〕《文選》：宋玉

《神女賦》：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慚愧高人閉戶吟。〔施註〕《國語》：大國慚愧，小國附協。〔查註〕高人，指僧有明

也。〔誥案〕公《跋蔡記》云：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君謨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茶〔二五〕，有懷子由弟二首

〔查註〕《咸淳臨安志》：浮雲嶺，在於潛縣南二十五里。

其一

西來烟障〔二六〕塞空虛，灑徧秋田雨不如。〔王註孫倬曰〕白樂天《捕蝗》詩：始自兩河及三輔，薦食如蠶飛似

雨。新法清平那有此，〔合註〕班固《兩都賦序》：海內清平。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訴烏銜肉，〔王註〕《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嘗欲有所伺察，擇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道傍，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隱。憶弟難憑犬附書〔一七〕。〔王註〕《晉書》：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乃爲書以竹筒盛之，繫其頸上。犬尋舊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因以爲常。自笑迂疎皆此類，區區猶欲理蝗餘。〔誥案〕結出本意。

其二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溪邊野菊黃。〔合註〕阮籍《清思賦》：色熠熠以流爛兮。久廢山行疲犖确，尚能村醉舞淋浪。〔王註〕韓退之詩：淋浪身上衣。獨眠林下〔一八〕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王註〕《後漢·周燮傳》：馮良年三十，爲尉，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厮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子來何處問行藏。〔查註〕《烏臺詩案》：軾前任杭州《寄子由》詩云：獨眠林下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子來何處問行藏。意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煩雜不可辦，亦言己才力不能勝任也。

青牛嶺高絕處，有小寺，人迹罕到

〔查註〕《咸淳臨安志》：青牛嶺，在新城縣西七十里南新鄉，舊名寶福山。方丈有東坡題詩於壁，

末云，熙寧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名勝志》：漁洲山，在新城縣西六十里，又五里爲寶福山，山有青牛嶺及多福寺，白雲常覆其頂。

暮歸走馬沙河塘，爐烟〔二〕裊裊十里香。朝行〔三〕曳杖青牛嶺，寒泉〔三〕咽咽千山靜。〔合註〕皮日休詩：壑泉教咽咽。君勿笑老僧〔三〕，耳聾喚不聞，〔王註〕韋蟾詩：師言耳重知師意，人非不欲聞。百年俱是可憐人。〔王註〕盧仝詩：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明朝且復城中去〔三〕，白雲却在〔四〕題詩處。〔王註〕王維《山中》詩云：城郭遙相望，惟應見白雲。〔誥案〕紀昀曰：語語脫灑，咫尺而有萬里之勢，結得縹緲，然中有高託，不同泛作窈窕冥冥語。

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查註〕《咸淳臨安志》：新城縣七賢鄉，有陳氏園。《宋史》：晁補之，字无咎，鉅野人。父端友，工於詩。補之十七，隨父官杭州，樂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由是知名。《咸淳臨安志》：晁端友，熙寧中爲新城令，其子補之隨侍官所，東坡行縣，以文來謁，遂知之。晁无咎《雞肋集》次韻蘇公和南新道中作詩云：山園芙蓉開，寂寞歲云晚。公來無與同，念我百里遠。寒飈吟空林，白日下重巘。興盡還獨歸，挑燈古囊滿。〔讀公棲鴉詩，歲月傷晚晚。公何不念世，蠟屐行避遠。羈鳥翔別林，歸雲抱孤巘。我才不及古，歎息襟淚滿。〕〔誥案〕《南新道中》，原作本集不載，此乃答无咎之和也。

荒涼廢圃秋，〔合註〕《北山移文》：石徑荒涼徒延佇。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合註〕《漢書·蕭何傳》：何

買田宅，必居窮僻處。師古註：辟讀曰僻。況與城相遠。我來亦何事，徙倚望雲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爲誰滿。【誥案】时无咎年甚少，此詩就无咎口吻爲之，有循循善誘之意。故其不矜才不使氣如此，可想見陳氏園中無限悅樂之狀。紀昀曰：忽作王、孟清音，亦復相似，偶一爲之，亦是一種文字。

梅聖俞詩集〔三〕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爲令，捕蝗至其邑，作詩戲之

〔王註〕丁鎮叔曰：於潛縣令毛國華，字君寶，衢州毛尚書之孫也。〔查註〕《東都事畧》：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世以詩名，堯臣遂以詩聞天下。嘉祐元年，趙槩等薦於朝，得國子監直講官，至都官員外郎。有《文集》四十卷。按《歐陽集》中《梅聖俞墓志》：嘉祐五年四月癸未，聖俞卒於京師，自庚子至甲寅，蓋十五年矣。毛國華，名寶。按聖俞有《送毛秘校自宣城主簿被薦人補令》詩，《晁无咎集》有《和於潛令毛國華茗書行》一篇，先生本集又有《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詩，見第九卷。刁、毛二人爲於潛令，皆在先生倅杭時。《咸淳志》於潛縣令條下，並載兩人姓名，無交代歲月可考。【誥案】是年正月，公在潤州，作《刁同年草堂》詩云：主人不用恩恩去，正是紅梅著子時。據此，則刁璣罷任，在是年正二月間，卽毛國華交代時也。查註往往置詩不看，舍近求遠，故多謬誤。其後子由謫筠，毛國鎮爲守。毛乃趙清獻戚好，亦衢州人。以王註考之，似與國華皆弟兄行，故其名相類。可見合註引《咸淳志》名國華之不誤，而查註以爲國華名寶者，又誤矣。今分別存刪。

詩翁憔悴老一官，【詰案】謂聖俞也。厭見苜蓿堆青盤。歸來羞澁對妻子，自比鮎魚緣竹竿。〔王註續曰〕梅聖俞以詩知名，仕宦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及受勅修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獼猴入布袋矣。」妻對曰：「君之於仕宦，亦何異鮎魚緣竹竿乎？」聞者以爲名對。〔查註〕《本草》：鮎魚，即鮎魚之能上樹者。俗云鮎魚上竿，乃此也。《異物志》：有魚之形，以足行，如蝦。今君滯留生二毛，〔王註〕潘岳《秋興賦》：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飽聽衙鼓眠黃紬。〔王註胡仔曰〕世傳太祖戒勅縣令，勿於黃紬被底放衙。更將嘲笑調朋友，人道獼猴騎士牛。〔王註〕《魏志》：獼猴騎士牛，又何遲也。李太白《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之秦時凝弟在席》詩：身騎士牛滯東魯。願君恰似高常侍，暫爲小邑仍刺史。〔王註援曰〕高適爲封丘尉，有詩云：「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只言小邑無所爲，公門百事皆有期。」後鎮成都，官至散騎常侍。不願君爲孟浩然，却遭明主放還山。〔王註續曰〕孟浩然爲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浩然念詩曰：「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朕未曾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命放歸南山。【詰案】四句清出「猶爲」之意，題所謂戲者在是。宦遊逢此歲年惡，〔合註〕《越絕書》：陰陽錯謬，卽爲惡歲。飛蝗來時半天黑。羨君封境稻如雲，〔合註〕白樂天詩：但喜稼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王註〕《後漢書》：魯恭拜中牟令。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又：宋均遷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又：卓茂遷密縣令，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又：戴封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詰案】一結極予國華，是首提聖俞本旨，其轉關處，觸着便到，眼光稍鈍，卽落後矣。故曉嵐不喜此詩。

與毛令方尉遊西菩寺〔三〕二首

〔王註張孝詳曰〕按於潛縣圖經：毛君寶，同尉方君武與東坡，於熙寧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同遊西菩山明智院，石刻存焉。西菩提寺，去縣十五里。〔查註〕咸淳臨安志：熙寧七年八月，蘇文忠公同毛君寶、方君武訪參寥辨才，遂宿西菩山，留題。秦湛重修明智院記：畧云：於潛之西菩，有光燭天，見菩薩像。其時僧志道茅廬其下，遂聚邑人之錢而廟佛焉，號西菩寺。實唐天祐中也。本朝改曰明智，今謂其山猶曰西菩云。湛，少游之子也。〔咸淳臨安志〕西菩山，在於潛西十八里波亭鄉。初，山之西有光亘天，現菩薩像，故名。又九瑣交陳，雙峰對峙，明智寺在焉。寺前半里許，有亭曰轉山，取東坡「路轉山腰」之句。〔武林梵志〕明志寺，後歸并寂照寺。

其一

推擠不去已三年，魚鳥依然笑我頑。人未放歸江北路，〔合註〕國語：吳王起師，軍於江北。天教看盡〔三〕浙西山。〔合註〕元和郡縣志：浙西觀察使管州六，潤、常、蘇、杭、湖、秀。尚書清節衣冠後，〔王註〕三國志·毛玠傳：毛玠典選舉，以儉率人。魏太祖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後歷官爲尚書僕射。〔祖可曰〕毛令乃毛尚書之後。處士風流水石間。〔王註任居實曰〕方干，桐廬人。幼有清才，爲徐凝所器。然姿態山野，終不登第。當時號爲方處士。後韋莊奏賜及第。〔邵註〕唐書：方干，字雄飛，新安人。咸通中，遷於會稽鑑湖之濱，漁釣爲樂，時號逸士。有詩十卷，知之者謂人錢起之室。唐末，宰臣奏名儒

不遇者十有五人，請賜一官，以慰泉下，干其一也。一日：干，桐廬人。〔合註〕何焯曰：唐末宰相張文蔚，請追贈干一官。一笑相逢那易得，數詩狂語不須刪。

其二

路轉山腰足未〔三〕移，水清石瘦便能奇。白雲自占東西嶺，〔王註〕劉子翬曰：〔於潛圖經〕云：寺前有東西兩山，或有雲晦，遙望如嶺焉。〔查註〕〔咸淳臨安志〕：明智寺，有雙峰堂。秦湛〔西菩寺記〕：兩峰屹然，如立長人，泉湧西巖之趾，盛暑常寒。明月誰分上下池。〔查註〕〔咸淳臨安志〕：明智寺中，有清涼池、明月池。黑黍黃粱初熟候〔元〕，朱柑綠橘半甜時。人生此樂須天付〔三〕，莫遣兒曹〔三〕取次知。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首〔三〕

〔查註〕〔中吳紀聞〕：李無悔，字行中，雷川人。徙居淞江，高尚不仕。〔吳郡志〕：醉眠亭，在淞江，李無悔所居。〔至元嘉禾志〕：李行中築亭於青龍江上，諸公皆有詩。〔誥案〕此詩施編在〔何充〕、〔回先生〕二題之後，誤。考〔贈何充〕詩，作於蘇州，〔回先生〕詩，作於常州，而醉眠亭在淞江也。據題，似當改編淞江。但是時李公擇守湖州，劉孝叔湖人也，方家居。陳令舉在杭。公臨發，初不擬赴湖，有〔與公擇書〕云：「深欲一到吳興，緣舍弟在濟南，須急去，遂不得一去別。」〔孝叔丈，無緣一別，且乞致意。〕〔陳令舉相次去奉謁。〕其後公與楊元素、張子野、陳令舉同至湖州，遂與劉、李有六客之會，此又意外之事，而與此書情事相合。〔書〕又云：李君行時，不及奉

書。此乃李行中亦在杭州先公至湖之證。故李公擇、張子野、陳令舉皆有《醉眠亭》詩，是公詩亦同作於湖州也。〔查註〕李公擇《醉眠亭》詩云：陶公醉眠野中石，君醉輒眠舍後亭。人知醉眠盡以酒，不知身醉心長醒。衆人清晨未嘗飲，已若醉夢心冥冥。淫名嗜利到窮老，有耳亦不聞雷霆。醉石雖頑戀山側，苔昏薜剝誰與扃。牧童樵叟亦能指，卒以陶令垂千齡。危檐弱棟倚荒渚，海霧江雨穿疎櫺。勿謂幽亭易摧折，勉事偉節同明星。張子野《醉眠亭》詩云：醉翁家有醉眠亭，爲愛江隄亂草青。不聽耳邊啼鳥喚，任教風外雜花零。飲酣何必過比舍，樂甚應宜造大庭。五柳北窗知此趣，三閭南楚漫孤醒。【誥案】自此詩以下皆赴密州作。

其一

已向閑中作地仙，〔王註續曰〕孫思邈著《千金方》，以蠶蟲、水蛭爲藥，以害物命，不獲上升爲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從教世路風波惡，〔合註〕李太白《橫江詞》：橫江欲渡風波惡。賀監偏工水底眠。〔王註〕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其二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王註〕李太白《山中與幽人獨酌》詩：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若賢。〔三〕。

其三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爲周公晝日眠。〔王註〕《後漢書》：邊韶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韶潛聞，應時對曰：「邊爲姓，孝先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枕麴先生猶笑汝，〔王註〕劉伶《酒德頌》：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查註〕白樂天詩：居士忘筌兀兀坐，先生枕麴昏昏睡。枉將空腹貯遺編。

贈寫真何充秀才

〔查註〕郭若虛《紀藝》：宋自建隆以至熙寧，獨工傳寫者七人，何充與焉。本集《與王定國尺牘》云：蘇州何充畫真，雖不全似，而筆墨之精，已可奇也。則充乃蘇州人。〔誥案〕何充，字浩然。見本集。

君不見潞州別駕眼如電，〔王註〕《唐書》：明皇英武善射，初封臨淄王，爲潞州別駕。《世說》：王戎神彩秀澈，視日不眩。裴楷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左手挂弓橫撚箭，〔王註〕堯卿曰《尚書譚錄》云：潞州啓聖宮，有明皇敲枕斜書壁處，腰鼓馬槽並在。明皇有一目微斜，故作橫撚箭之狀。又不見雪中騎驢孟浩然，〔合註〕《北夢瑣言》：唐鄭榮有詩名。或曰：「相國近有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陸深《玉堂漫筆》云：世傳《七賢過關圖》，是開元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唐彥謙《憶孟浩然》詩：郊外凌兢西復東，雪晴驢背興無窮。句搜明月梨花內，趣入春風柳絮中。則襄陽驢背尋詩事，當時已傳之矣。飢寒富貴兩安在，空有遺像留人間。此身常擬同外物，浮雲變化無蹤跡，問君何苦寫我真？君言好之聊自適。〔合註〕《莊子》：大宗師篇：是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黃冠

野服山家容，〔王註〕《禮記·郊特牲》：野夫黃冠草服。意欲置我山巖中。〔王註〕《晉書》：顧愷之爲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又：明帝問鯤，君方庾亮何如？答曰：「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王註續曰〕杜子美《丹青引》：凌烟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褒公，段志元；鄂公，尉遲敬德也。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菴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西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王註陳師道曰〕按王會《回仙碑》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否？」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然，光彩射人。與之語無不通究，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爲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菴壁。〔查註〕《吳興備志》：歸安縣有東林山，一名貝錦峰，上有回仙觀，沈東老捨宅。《侯鯖錄》：熙寧中，有道士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詩於壁上，自稱回山人。東老送出門，至石橋上，先渡頭數十步，不知所在。或曰：「卽呂先生也。」《吳興掌

故：沈東老，名思。隱居東林山。郡守秘閣陳誠伯，以東老名其所居之菴。詳見郡人劉一止《回仙祠記》中。〔合註〕《吳興備志》：沈偕，號太清子。登進士第，歷左宣德郎，終知池州建德縣。【誥案】公遇偕於晉陵，作此三詩。

其一

世俗何知貧是病〔三〕，〔王註〕《史記·原憲傳》：子貢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曰：「夫子豈病乎？」憲曰：「貧也，非病也。」神仙可學道之餘。〔王註曾紆曰〕唐天師著《神仙可學論》一卷。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王註〕《漢·張良傳》：取履跪進老父，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已。其書乃《太公兵法》。〔徐師川曰〕黃石公有《素書》三卷。

其二

符離道士晨興際，〔王註堯卿曰〕宿州符離縣天慶觀甯道士者，少年譚老，莊極可采。甯云：道中賣菜人，饑狀雄偉，常此遊息。一日，於扉上題一絕句而去，書爲大篆，體法極異。或曰：「此洞賓先生所書也。」郡人爭刻之以治疾，字字剝痕深寸餘。華岳先生尸解餘。〔王註厚曰〕陳搏，字圖南。居華山雲臺觀。豫知死日。端拱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卒於蓮花峰下張超谷室中。死七日，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經月不散。按道書，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去，謂之地下主者。忽見黃庭丹篆句，〔王註〕呂洞賓詩云：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天壇槐影裏，悄無人迹戶長扃。猶傳青紙小朱書。〔王註續曰〕《神

仙傳：華陽處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嘗至搏齋中，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齋於搏，搏與唱和交友焉。

其三

淒涼雨露三年後，〔王註〕《禮記·祭義》：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休惕之心，如將見之。〔查註〕《侯鯖錄》：熙寧七年，東坡過晉陵，遇東老之子道其事，時東老已沒三年矣，故起句云然。〔合註〕《吳興備志》：東老遇回仙後四年，中秋化去。與《侯鯖錄》正合。仿佛塵埃數字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王註〕韓退之《毛穎傳》：穎拜中書令，上嘗呼爲中書君，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模畫不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

單同年求德興俞氏聚遠樓詩二首

〔合註〕先生《答蘇州水陸通長老書》云：單君貺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烏臺詩案》承受無譏諷文字，有單錫之名。錫，宜興人。見先生《題跋》中，當卽君貺。郭功甫《青山集》有《寄題德興余氏聚遠亭》詩。【誥案】公前自常、潤歸杭，嘗至宜興訪單錫。今施編此詩次敘，與公《題跋》所載人地歲月皆合，是單同年卽單錫也。餘詳卷一單錫條下。〔案〕總案嘉祐二年三月「單錫」條下云：本集《祭單君貺文》，稱其外敏於官，而仕跡不詳，又公之甥壻也。公以訪單錫，初至宜興，遂有卜居之意。

其一

雲山〔三〕烟水苦難親，野草幽花〔三〕各自春。【詰案】二句是遠，在下句承明。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閑人。〔查註〕按《茗溪漁隱》云：作語不可太熟，亦須令生。東坡作《聚遠樓》詩，本合用「青山綠水」，對「野草閒花」，以此太熟，故易以「雪山烟水」，此深知詩病者。然後知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之語爲可信。【詰案】山之有雲，水之有烟，遠則見之，近無有也。故下云「苦難親」也。此七字已將作聚遠之意拘到筆下。若別本作「雪山」，并失「烟」字之意。「青山綠水」更屬夢囈，且何以便見華巧，而「雪山烟水」卽是拙樸耶？

其二

無限青山散不收，【詰案】青山如此用，便與青山綠水不同。雲奔浪卷入簾鉤。〔合註〕杜子美《落日》詩：落日在簾鉤。【詰案】此二句亦從聚遠入手，前後作明點樓字。此首暗點，故用「簾鉤」二字也。直將眼力爲疆界，何啻〔三〕人間萬戶侯。

其三

聞說樓居似地仙，〔王註〕《漢書·郊祀志》：公孫卿言：「仙人多好樓居。」於是漢武帝作飛廉、桂館、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作通天臺，置祠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沒間。〔王註〕劉禹錫賦：送飛鴻之滅沒。【詰案】二句收到聚遠。

潤州甘露寺彈箏〔三〕

〔查註〕《京口志》：甘露寺有多景樓，中刻東坡熙寧甲寅與孫巨源輩會此，賦《采桑子》詞。碑石

今尚存。【誥案】公至揚州，與李公擇書云：此行天幸，既得與老兄，又途中與完夫、正仲、巨源相會，所至輒作數劇飲笑樂，人生如此有幾，未知他日能復繼此否？蓋是時，方別公擇於湖，故云爾也。胡完夫坐封還李定詞頭落職，家在晉陵。王存，字正仲，潤州人。官左右史正言知制誥，是時似以事至家也。公赴密，巨源亦罷海州，相遇於此，復與公同游海州。以王註、查註所載人數不全，脫去完夫，今補載。餘詳總案中。【案】總案熙寧七年十月「過京口與胡宗愈、王存、孫洙劇飲」條下云：胡宗愈，字完夫，常州人。王存，字正仲，京口人。元祐中並官左丞。孫洙，揚州人，時方罷海州。

多景樓上彈神曲，〔王註堯卿曰〕楊元素云：孫洙巨源、王存正仲，與東坡同遊多景樓。京師官伎皆在，而胡琴者，姿伎尤妙。三公皆一時英彥，境之勝，客之秀，伎之妙，真爲希遇。酒闌，巨源請於東坡曰：「殘霞晚照非奇詞。」遂作采桑子，所謂「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樓中」是也。欲斷哀絃再三促。江妃出聽霧雨愁，〔王註〕郭璞《江賦》：馮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嚔而縣眇。白浪翻空動浮玉。〔公自註〕金山名。喚取吾家雙鳳槽，〔王註〕潘岳《笙賦》云：光岐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合註〕雙鳳槽，見前《宋叔達》詩註。以使蜀所得之木，故曰「吾家」，而下句並用「三峽猿號」也。【誥案】公家有胡琴婢，能爲濩索涼州、冰車鐵馬之聲。是時方與家累同行，故云「喚取吾家」，而後有「與君合奏」之句。若謂蜀木鳳槽，僅一樂器，豈能與彈箏者合奏乎？合註非是。遣作三峽孤猿號。與君合奏芳春調，啄木飛來霜樹杪。〔王註〕歐陽文忠公於劉功曹家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詩云：大絃聲遲小絃促，十歲嬌兒彈啄木。啄木不啄新生枝，惟啄牙槎枯樹腹。啄木飛從何處來？花間葉底時丁丁。林空山靜聲愈響，行人舉頭飛鳥驚。【誥案】紀昀曰：小詩賦瑣事，意境却空濶有餘。

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

〔查註〕方回《瀛奎律髓》註云：慶曆八年二月，歐陽公守揚州，作是堂於蜀岡之大明寺，江南諸山拱列簷下，故曰平山堂。沈括爲《前記》，洪邁爲《後記》。《宋史》：王居卿，字壽朋，登州人。第進士，歷天章閣待制。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合註〕《宋史》載出知揚州，當卽先生相會賦詩時也。《續通鑑長編》：元豐五年八月，王居卿知瀛州，七年三月卒。

高會日陪山簡醉，〔王註〕《晉書》：山簡鎮襄陽。於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習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合註〕《戰國策》：高會相與飲。〔查註〕《詩話總龜》：王居

卿在揚州，同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酒，舉林和靖「疎影橫斜」二句，以爲詠杏與桃李皆可。東坡曰：「可則可，但恐杏、桃、李花不敢承當。」一座大笑。詩中所云「狂言」，當指此事。酒如人面天然白，〔王註〕《傳燈錄》：丹霞見石頭

和尚，云：「我子天然。」山向吾曹分外青〔三〕。江上飛雲來北固，〔查註〕《南史》：梁蕭正義爲南徐州刺史，武

帝幸朱方，正義修廡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頂有小亭，上幸，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改曰北顧。《太平寰宇記》：北固山，在丹徒縣北一里。檻

前修竹憶南屏。〔查註〕《石林避暑錄》：平山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修竹數千竿，大如椽，不見日色。〔語案〕此言

杭州湖上。查註誤。六朝興廢餘丘壘，〔王註楊符曰〕《金陵六朝記》云：吳孫四主，五十六年；東晉司馬氏十一主，一百四年；宋劉氏八主，六十年；齊蕭氏七主，二十四年；梁蕭氏四主，五十六年；陳陳氏五主，三十四年。〔合註〕《六朝事迹》，與此小異。空使奸雄笑寧馨。〔王註次公曰〕奸雄，言桓溫也。《孔子家語》：言少正卯曰：「此乃人之奸

雄。」《晉書》：桓溫過淮泗，踐北境，與僚屬登平乘樓，眺矚平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又，《王衍傳》：衍，字夷甫。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堯卿曰》：《宋書》：廢帝子業，少稟凶毒。太后疾篤，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

次韻陳海州書懷〔四〇〕

〔查註〕《元和郡縣志》：海州，春秋魯之東鄙。秦分薛郡爲郟郡，漢改郟爲東海郡，武德四年改海州。《太平寰宇記》：大海在城東。《九域志》：淮南東路海州，治朐山縣。北至密州四百五十里。

鬱鬱蒼梧海上山，〔公自註〕東海鬱州山，云自蒼梧浮來〔四一〕。〔查註〕《山海經》：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郁，音鬱。

註云：在朐縣東北海中。昔有道者十人，遊於蒼梧鬱洲之上，皆得道。其山自蒼梧徙至東海之上，今猶有南方草木生焉。故崔琰《述征賦》曰：郁州者，故蒼梧山也，在東海，城北有九嶺。蓬萊方丈〔四二〕有無間。舊聞草木皆仙藥，

〔王註〕東方朔《十洲記》：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又，瀛洲在東海之東，上有神芝靈草。欲棄妻孥守市闕。〔王

註〕《漢書》：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補南昌尉，後去官歸。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門卒云。雅志未成空自歎，故人相對若爲顏。酒醒却

憶兒童事，長恨雙鳧去莫攀。〔公自註〕陳曾令鄉邑。〔合註〕先生有《浣溪沙詞》，贈陳海州，亦云：陳嘗爲眉令，

有聲。

次韻陳海州乘槎亭

〔王註〕《因話錄》云：《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惟張茂先《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間乘槎來，不違時。賚一年糧，乘之，到天河，見婦人織，丈夫飲牛。遣問嚴君平，云：「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後世相傳，云得織女支機石，持以問君平。都是憑虛之說。今成都嚴真觀有一石，呼爲支機石，云當時君平留之。寶曆中，予下第還家，於京洛途中，逢官差夫遞昇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準詔索有司取進，不知是何物也。前輩詩往往有用張騫槎者，相襲謬誤矣。縱出雜書，亦不足據也。〔合註〕周密《癸辛雜識》：乘槎事，《博物志》未嘗指爲張騫。宗懔《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尋河源乘槎，見所謂織女牽牛者，不知懷何所據。考今本《荆楚歲時記》，又缺此條也。【詰案】乘槎亭，在海州。人事無涯生有涯，〔王註〕《莊子·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杜子美《春歸》詩：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逝將歸釣漢江槎。乘桴我欲從安石，遁世誰能〔四〕識子嗟。〔邵註〕《詩·王風·丘中有麻》：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小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日上紅波浮翠巘〔四〕，〔合註〕杜子美《贈二十四侍御契》詩：名園當翠巘。潮來白浪卷青沙。清談美景雙奇絕，不覺歸鞍帶月華。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查註〕孫職方，名奕，職方其官銜也。〔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七月，詔權御史臺推直官屯田員外郎孫奕更不上殿，以馮京舉奕可任御史，奕辭不願故也。先是奕《狀》云：陛下數見小

臣，如臣豈能當聖意。故有是命。四年七月，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孫奕、呂公著所舉，意趣乖異，乞別選推直官。詔奕送審官東院，至後以職方外出。先生文集有《福建運判孫奕可福建路轉運副使劾》，則又元祐中事也。

蒼梧奇事豈虛傳，荒怪還須問子年。〔王註〕《晉書》：王嘉，字子年。著《拾遺記》，事多詭怪。〔詰案〕謂孫吉甫有詩也。遠託鼇頭轉滄海，來依鵬背負青天。〔四三〕。〔王註〕《莊子·逍遙遊篇》：鵬背若泰山。〔邵註〕《莊子·逍遙遊篇》：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詰案〕此聯道鬱州山浮來事。但前半坐實蒼梧，究竟荒誕，故第三聯特意折鬆，而本家筆獨快，又將孫吉甫就便了當也。讀此詩，必當照此看法。乃初白揚之，則云從來無此流麗。曉嵐訶之，則云滑調不可爲訓。兩家持論，皆非真知此詩者也。或云靈境歸賢者，〔合註〕梁簡文帝碑：驚岳靈境。又恐神功亦偶然。聞道新春恣遊覽〔四四〕，羨君平地作飛仙。〔合註〕應瑒賦：體若飛仙。

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以〔四五〕見寄五絕

〔查註〕《元和郡縣志》：宋置東海郡，隋廢，郡屬海州，改漣水，因界有漣水，故名。《淮安府志》：鹽城縣，宋時立漣水軍於此。水有東漣、中漣、西漣。按《水經》，別有漣水，出連道縣西，乃資水之別派，非此也。盛著作名僑，見《烏臺詩案》。《樂城集》有《盛僑授國子司業告詞》。〔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二年十二月，知考城縣盛僑，罰銅二十斤，以收受蘇軾譏諷朝政文字也。元祐六年，爲太常少卿，直集賢院，知越州。九月，僑卒。

南岳諸劉豈易逢，〔王註次公曰〕南岳諸劉，借言劉貢父、劉莘老也。〔後漢書〕王昌一名郎，邯鄲人。詐稱成帝子子輿，百姓多信之，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南岳諸劉，爲其先驅。」相望無復馬牛風。山公雖見無多子，〔邵註〕晉山濤，字巨源。公借以指孫也。社燕何由戀塞鴻。〔公自註〕昔與巨源、劉貢父、劉莘老〔四八〕相遇於廣陵〔四九〕，自爾契濶，惟巨源近者復相見於京口。〔查註〕本集有《廣陵會三同舍》，卽二劉與孫也。〔王註〕公嘗有詩云：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

其二

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正急流。〔王註〕錢希白《洞微志》：錢太傅若水云：某初往華陰，謁陳先生，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却相訪。至期，徑往迎，入山齋地爐中。已先有一僧，擁衲對坐，某揖之，寒暄之禮亦甚簡傲。僧熟視某而謂陳曰：「無此骨法。」二公皆微笑。次日，獨往見陳。陳曰：「此卽白閣道者也。欲勸留學道，中心不決，遂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不能成，但却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不獨二疏爲可慕，〔王註〕《漢書》：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卽日，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他時當有景孫樓。〔公自註〕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疏樓。〔查註〕《名勝志》：景疏樓，在海州治東北。石刻云：宋葉祖洽慕二疏之賢而建。疏廣、疏受，皆東海人也。

其三

漱石先生難可意，〔公自註〕謂巨源。〔王註〕《晉書》：孫楚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

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齧氈校尉久無朋。「公自註」自謂。「王註」《漢書》：蘇武留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合註」《漢書》：蘇武以中郎將使匈奴，還，爲典屬國搜粟都尉。應知客路愁無奈，故遣吟詩調李陵。「公自註」謂李君也。「王註厚曰」蘇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久之，武歸漢，陵置酒，作詩三首贈別。武亦有詩云：黃鸝一遠別，千里願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又云：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凝霜。故後世稱五言首蘇、李云。

其四

雲雨休排神女車，忠州老病畏人誇。「王註續曰」白居易赴忠州，道過巫山，或題詩於廟云：爲報巫山神女道，速排雲雨待清詩。「查註」《唐詩紀事》：白居易於元和十三年，自江州司馬移刺忠州。詩豪正值安仁在，「合註」《唐書·劉禹錫傳》：白居易推爲詩豪。空看河陽滿縣花。「公自註」盛爲邑宰。「王註厚曰」潘岳，字安仁。爲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查註」《元和郡縣志》：周司寇蘇忿生之邑，漢爲河陽縣，武德四年，割屬河南府。

其五

膠西未到吾能說，「王註」韓退之詩云：潮陽未到吾能說。「查註」《元和郡縣志》：秦屬琅邪郡，漢文帝分齊立膠西國，都高密，後魏立膠州，以膠水爲名。隋開皇五年改密州。《太平寰宇記》：膠山，一名五弩山，膠水之所出也。《五代史·職方考》：膠西故曰輔。唐、梁改安丘，晉曰膠西。桑柘禾麻不見春。不羨京塵「王註」騎馬客，羨他淮

月弄舟人。

王莽

【誥案】是年四月，王安石罷相，薦惠卿參知政事。惠卿既得政，苟可陷安石者，無所不至。公作此二詩，正惠卿起安國獄時也。

漢家殊未識經綸，人手功名事事新。百尺穿成連夜井，〔王註〕《漢書·王莽傳》：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人地且百尺。千金購得解飛人。〔王註〕《漢書·王莽傳》：莽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合註〕何焯曰：項斯詩：『從服小還後，自疑身解飛。』此詩第三句，刺介甫求水利，第四句，刺其開邊隙。

董卓

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合註〕《後漢·董卓傳》：卓任周璠、伍瓊、鄭公業、何顒，以韓馥、劉岱、孔伉爲刺史，張咨爲太守。馥等與袁紹之徒，各興義兵，伍瓊、周璠陰爲內主。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相負。』遂斬瓊、璠。註：公業名泰。又：鄭太傅公業等與伍瓊、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爲渤海太守。及義兵起，公業詭辭更對，卓乃悅。只言天下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王註〕《後

漢·董卓傳：王允與呂布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查註」周必大《老堂詩話》：陸務觀云：王性之謂東坡作《王莽》詩譏介甫云「人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譏介甫爭市易事自相叛也。車中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

虎兒

〔王註〕此篇爲遠姪作。〔查註〕子由第三子名遠，以甲寅年生，名虎兒。本集《將至筠寄三猶子》詩，有「夜來夢見小於菟」之句。自註云：遠小字虎兒。《樂城集》題云：和子瞻，喜虎兒生。卽和此詩也。〔合註〕遠後改名遜。

舊聞老蚌生明珠，〔王註〕《三國·魏志·荀彧傳》引《三輔決錄》曰：韋康，字元將。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未省老兔生於菟。〔王註〕《左傳·宣公四年》：楚人謂虎於菟。〔卿曰〕子由卯生，子遠寅生，故小名虎兒。〔語案〕王百家註姓氏有李唐卿、甄雲卿、葉飛卿，此不詳何人註。凡註有可略而仍存之者，以不欲沒其人也。老兔自謂月中物，不騎快馬騎蟾蜍。〔王註〕《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兔並明，陰繫於陽也。王充《論衡》云：羿妻姮娥，託身於月，是爲蟾蜍。〔查註〕《春秋演孔圖》：蟾蜍，月精。蟾蜍爬沙不肯行，〔王註〕韓退之《效玉川子月蝕》詩：爬沙脚手鈍，誰使女解緣青冥？坐令青衫垂白鬚。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羆。〔合註〕《春秋繁露》：拱揖指搗。《列子·黃帝篇》：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丹砂紫麝不用塗，〔王註〕堯卿曰：世之小兒，必塗丹砂紫麝，以辟不祥。眼光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

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王註〕《魏志·吳質傳註》：吳質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時曹真肥，朱鑠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恚，拔刀瞋目，言：「佯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耶？」【誥案】於菟之外，不使一虎事，以虎兒二字并作故也，可謂奇矯。

鐵溝行贈喬太博

〔查註〕喬太博，名敘，字禹功，太博其官也。《宋史》、《職官分紀》：太常寺博士，國子監太學博士〔三〕。陳沂《山東志》：鐵溝水，源出烽火山，流經諸城縣東北一十五里，入濰水。【誥案】自此詩以下，皆密州作，公舊爲《超然集》。

城東坡隴何所似？風吹海濤低復起。〔王註〕杜子美《閬水歌》詩：嘉陵江上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城中病守無所爲，走馬來尋鐵溝水。鐵溝水淺不容轉，〔合註〕韓退之詩：温水微茫絕又流，深如車轍濶容轉。恰似當年韓與侯。〔王註〕韓退之詩：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温水。有魚無魚何足道，駕言聊復寫我憂。孤村〔三〕野店亦何有，欲發狂言須斗酒。山頭落日側金盆，倒著接羅搔白首。〔邵註〕《晉書·山簡傳》：襄陽《兒童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忽憶從軍年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誥案】紀昀曰：文境開拓，音節亦直逼唐人。臂弓腰箭南山下，追逐長楊射獵兒。〔王註〕《漢·揚雄傳》：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捕熊羆豪猪虎豹豺獾狐兔麋鹿，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上親臨觀焉。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風諫。老去同君兩憔悴，犯夜醉歸人不避。

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王註〕《漢·李廣傳》：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廣爲右北平太守，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堯卿曰〕禹功嘗欲換武，故有此句。其後果換左藏知施州。又作詩云：今年果起故將軍。蓋謂此言明驗。〔查註〕按《許彥周詩話》云：淮陰勝而不驕，乃能師；李左車李廣誅霸陵尉，則薄於德矣。東坡「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用事當如此向背。

雪後書北臺_{〔五〕}壁二首

〔查註〕按陸放翁云：蘇文忠公《雪》詩，用尖、又二韻，王文公有《次韻》詩，議者謂非二公莫能爲也。呂成叔乃頓和至百篇，字字工妙，無牽強湊泊之病。據此，則尖、又二韻，介甫當時皆有和章，今集中所載，止又字韻六首耳。至呂成叔百篇，世無一傳者。古人名作湮沒，何可勝道，可發一歎。〔誥案〕本集熙寧七年月《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云：臣所領密州，自今歲秋旱，直至十月十二日，方得數寸雨雪。今以此題合考，顯見公未到任時，已於十月雨雪。其雪後書壁事，在《盜賊狀》後。故狀中僅云方得，不云再雪。是公以十一月到任，上《蝗裁蠲稅狀》，十二月上《盜賊狀》，確無疑議。而此詩因十二月上《狀》之後再雪始作，審矣。《年譜》謂潤州道上有《過除夜》詩兩絕，熙寧八年到密州任。合註謂公有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寄孫巨源永遇樂詞》，《紀年錄》十一月十三日到任，似誤。邵註謂《紀年錄》、《年譜》各以詩爲據依，姑爲存疑。其說並謬。《潤州道上除夜二絕》，全係贗作。《年譜》、邵註、合註皆不能辨《永遇樂詞》作於下年正月，時孫

巨源已入京爲知制誥，與同在海州送別之《更漏子》，情狀全別。此誤由於施註，而合註以駁《紀年錄》到任之不誤，非也。本案以《上韓丞相書》，定到任之《蝗莪狀》，固無疑矣。更以《書北臺壁》論之，如詩作下年冬間，題當云超然臺，不復爲北臺也。此又七年作之確證，而與《盜賊狀》之先後情事頂接，不可紊也。據施註，誤編此詩在《除夜贈段屯田》詩後。查註於《除夜》詩後，照施註編若干題，並云盡七年十二月作，而合註仍之，尤誤。今凡似此編次，必當畧爲移易先後者，一集不可勝計。如逐題分晰註明，則此前彼後，紛紜參雜，終不了了，有考較者，檢對各註目錄自知，故不爲此冗賤語也。并記於此。〔查註〕王安石《次韻》詩云：古木昏昏未有鴉，凍雷深閉阿香車。搏雲忽散篔簹爲屑，翦水如分綴作花。擁篲尚憐南北巷，持杯能喜兩三家。戲掇弄掬輸兒女，羔袖龍鍾手獨叉。第二首云：神女青腰寶髻鴉，獨藏雲氣委飛車。夜光往往多聯璧，白小紛紛每散花。珠網纒連拘翼座，瑤池淼漫阿環家。銀爲宮闕尋常見，豈卽諸天守夜叉。第三首云：惠施文字墨如鴉，於此機緘漫五車。瞬若易緇終不染，紛然能幻本無花。觀空白足寧知處，疑有青腰豈作家。慧可忍寒真覺晚，爲誰將手少林叉。第四首云：寄聲三足阿環鴉，問訊青腰小駐車。一一照肌寧有種，紛紛迷眼爲誰花。爭妍恐落江妃手，耐冷疑連月姊家。長恨玉顏春不久，畫圖時展爲君叉。第五首云：戲搖微縞女鬟鴉，試目流酥已頰車。歷亂稍埋冰揉粟，消沈時點水圓花。豈能舛臆真尋我，且與蝸牛獨臥家。欲兆青腰還不敢，直須詩膽付劉叉。第六首云：靚粧嚴飾耀金鴉，比興難工漫百車。水種所傳清有骨，天機能織嫩非花。嬋娟一色明千里，綽約無心熟萬家。長此賞懷甘獨臥，袁安交戟豈須叉。《樂城集·次韻》詩云：麥苗出土正纖纖，

春蚤寒官令尚嚴。雲覆南山初半嶺，風乾東海盡成鹽。來時瞬息平吞野，積久敲危欲敗簷。強付酒樽判醉熟，更尋詩句鬪新尖。第二首云：點綴偏工亂鴿鴉，淹留亦解惱船車。乘春已覺矜餘力，騁巧時能作細花。僵雁墮鷗誰得罪，敗牆破屋若爲家。天公愛物遙憐汝，應是門前守夜叉。

其一

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詰案】首句是雨，二

三四句是雪，皆從不見不知中落想。蓋謂雪作如此，而我在卧中，惟覺嚴寒，猶未悟爲雪也。第三聯，亦疑而未定之詞。

五更曉色來書幌，【詰案】五更，乃遲明之時，未應遽曉，而我方疑之，復因半夜寒聲，漸悟爲雪也。此乃以下句叫醒

上句，其所以曉色之故，出落在下句也。詩之前半，但知雨作，餘皆架空，乃專爲此二句地，須知前半不易着手也。合註

謂上云「五更」，下云「半夜」，似倒，因從七集本及《梁溪漫志》所載作「半月」，以月影方半解，闌入「月」字，全局打散，無論

半月無聲，又與雨矛盾也。所謂「寒聲」者，雪大而有聲也。其根在「勢轉嚴」三字內，或恐混雨，特以「無風」二字爲界，聽

去，但若無風之雨，而所卧「衾裯如潑」，亦在「嚴」字生根，此禁體法也。讀者往往不喜「堆鹽」一聯，紀曉嵐尤詆譏之，殊

不知四句必要暗落「雪」字。非合前後聯觀之，不知其白戰之妙也。半夜【註】寒聲落畫簷。試埽北臺看馬

耳，未隨埋沒有雙尖。【王註次公曰】馬耳，山名也，與臺相對。【邵註】先生《超然臺記》：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

矣。又云：南望馬耳，常山。【查註】《水經注》：馬耳山高百丈，上有二石並舉，望齊馬耳，故世取名焉。陳沂《山東志》：馬

耳山在諸城縣西南六十里。王阮亭《古夫于亭雜記》：宋孫奕字季昭《示兒編》云：東坡《雪夜》詩「試埽北臺看馬耳」，未隨

埋沒有雙尖。次公曰：馬耳，山名。殊不知王晉之與霍辨雪夜對談曰：「看北臺馬耳菜何如？」左右曰：「有雙尖在。」坡正

用此事。【誥案】句謂試掃北臺登望，則羣山爲雪所封，惟馬耳雙尖猶未沒也。如以菜論，是此菜種於臺之上矣，遠則漫無所別，何以獨見此菜雙尖乎？不圖暗萬馬者乃亦有此寒蟲聲，可笑可笑。

其二

城頭初日始翻鴉，陌上晴泥已沒車。凍合玉樓寒起粟〔五〕，〔王註〕《烟蘿子》：喉名玉樓十二環。光
搖銀海眩生花〔五〕。〔王註厚曰〕道經以項肩骨爲玉樓，眼爲銀海。起粟，謂凍起肉上爲生粟。〔次公曰〕世傳王荆公
嘗誦先生此詩，歎云：蘇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時其婿蔡卞曰：「此句不過詠雪之狀，妝樓臺如玉樓，瀾漫萬象若銀海耳。」荆公
哂焉，謂曰：「此出道書也。」蔡卞曾不理會於「玉樓」何以謂之「凍合」而下三字云「寒起粟」？於「銀海」何以謂之「光搖」而
下三字云「眩生花」乎？「起粟」字，蓋使「趙飛燕雖寒體無軫粟」也。遺蝗入地應千尺，宿麥連雲有幾家〔五〕。
〔王註援曰〕雪宜麥而辟蝗，故爲豐年之祥兆。蝗遺子於地，若雪深一尺，則入地一丈，麥得雪則滋茂而成稔歲，此老農之
語也。〔查註〕《爾雅翼》：麥比他穀獨隔歲種，故號宿麥。老病自嗟詩力〔五〕退，空吟《冰柱》憶劉叉。〔王註〕
《唐書》：劉叉，韓門弟子，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見爲獨拜。《韻語陽秋》載劉叉《冰柱》詩云：不
爲四時雨，徒爲道路成。泥相不爲九江浪，徒能汨沒天之涯。

謝人見和前篇二首

【誥案】二詩語多託諷，與「閒花亦偶栽」同意，明係答安石者，當爲下年作。公既不實其人，故并編於後也。

其一

已分酒杯欺淺懦，敢將詩律〔六〇〕鬪深嚴。〔王註〕韓退之《聯句》：再入更深嚴。漁蓑句好應須〔六一〕畫，

〔王註〕堯卿曰《鄭谷《雪》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而段贊善小筆精微，摹為圖畫，故谷以詩謝之曰：愛余風雪句，幽絕寫漁蓑。則是真曾人畫也。先生嘗評此詩，以為村舍學中語，然以其有實事，故引用之。又陸龜蒙詩：輕舟過去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

〔王註〕《世說》：謝太傅內集，俄而雪驟下。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南史》：張融作《海賦》，以示顧愷之。愷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敗履尚存東郭足〔六二〕，飛花又舞謫仙簷。〔王註〕胡仔曰《李太白《題東溪公幽居》詩》：飛花送酒舞前簷。書生事業真堪笑，忍凍孤吟筆退尖。〔王註〕堯卿曰《韓退之詩》：兔尖斜莫並。苦寒則筆退尖矣。

其二

九陌淒風戰齒牙，銀杯逐馬帶隨車〔六三〕。〔王註〕韓退之《雪》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也知不作堅

牢玉，〔王註〕謝惠連《雪賦》：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白樂天詩：大都好物不堅牢。《前漢·息夫躬傳》：器用鹽惡。鄧展曰：鹽，不堅牢也。〔邵註〕《雪賦》劉熙註：《孟子》云，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無奈能開頃刻

花。得酒強歡愁底事，〔王註〕韓退之詩：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杜牧之詩：與愁爭底事。閉門高卧定誰家。〔邵註〕《汝南先賢傳》：洛陽大雪，積地丈餘，令身出案行。至袁安門，無行迹，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

卧，問何以不出？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臺前日暖君須愛，冰下寒魚漸可叉。
〔王註堯卿曰〕韓退之有《叉魚》詩。東坡既作此詩，以示黃門。黃門曰：「冰下有魚，恐未易叉耳。東風解凍冰始解，莫若改爲冰解，如何？」公以爲知言。〔誥案〕此說附會。解凍之意已到，且並未說死叉字，無須出解字也。〔合註〕潘岳《西征賦》：「挺叉來往。」註：取魚叉也。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王註堯卿曰〕段釋之也。〔查註〕段屯田，名繹，字釋之。時爲提刑。見《樂城集》。〔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四年二月，詔權發遣夔州路提點刑獄屯田員外郎段繹徙京西路。繹以親老辭夔州之命，故使代李周。

龍鍾〔六〕三十九，〔王註〕《蘇氏演義》云：龍鍾，不昌熾不翹舉之貌。勞生已強半。歲暮日斜時，還爲昔人歎。〔公自註〕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今年一線在，那復堪把玩。〔王註〕杜子美《至日遣興》詩：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歲時紀》：宮中以細線量日影，至日，日影添一線。柳子厚《與李建書》曰：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欲起強持酒，故交雲雨散。〔王註〕劉禹錫詩：故人雲雨散。惟有病相尋，空齋爲老伴。〔王註〕白樂天詩：病與樂天相伴住。蕭條燈火冷，寒夜何時旦。〔王註〕甯戚《扣牛角歌》曰：長夜漫漫何時旦？倦僕觸屏風，飢語嗅空案。數朝閉閣卧，霜髮秋蓬亂。〔王註〕《詩》：衛風·伯兮：首如飛蓬。傳聞使者〔六〕來，策杖就梳盥。書來苦安慰，〔合註〕杜子美《寄沈東美》詩：未暇申安慰。不怪造請緩。〔合註〕《漢書·張湯傳》：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大夫忠烈後，〔王註〕《舊唐書》：段秀實贈太尉，諡忠烈。朱泚盜據官闕，詔秀實議事，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源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額，血流匍匐而走。高義金石貫。〔合註〕《後漢書·王常傳》：帝指常曰：「心如金石，真忠臣也。」要當擊權豪，未肯覲衰懦。〔合註〕《廣韻》：覲，伺視也。杜子美《舟中苦熱遣懷》詩：夫何激衰懦。此生何所似，暗盡〔六〕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假館。三徑麤成資，〔王註〕《陶潛傳》：聊欲絃歌爲三徑之資，可乎？一枝有餘暖。〔王註〕《莊子·逍遙遊篇》：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願君更信宿，〔王註〕《左傳·莊公二年》：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庶奉一笑粲。【註案】紀昀曰：語皆精鍊。

卷十二校勘記

- 〔一〕有一僧 集本無「一」字。
- 〔二〕雲闌黎 集甲、類丙作「雲闌梨」。
- 〔三〕嘗閉戶 集本、類本作「常閉戶」。
- 〔四〕今來 類本作「今年」。
- 〔五〕常有 集甲作「嘗有」。
- 〔六〕至和 查註、合註：「至」一作「温」。
- 〔七〕攬醪 類丙作「攬繹」。

- 〔八〕從何 集本作「何從」。
- 〔九〕風松 盧校：「松風」。
- 〔一〇〕久便 類甲、類丙原註：「便，平聲。」
- 〔一一〕有無 集本、類本作「無有」。
- 〔一二〕留匹布 合註：「匹」作「幅」。
- 〔一三〕玉堂仙 集本、類本作「桂堂仙」。
- 〔一四〕山僧 類本作「高僧」。
- 〔一五〕疲茶 集本、類本作「疲苦」。查註：宋刻本作「疲茶」。
- 〔一六〕烟障 集本、類本作「烟陣」。合註：「障」一作「陳」。
- 〔一七〕附書 集本、類本作「寄書」。查註：《志》「附」作「寄」。
- 〔一八〕林下 類本作「林上」。
- 〔一九〕爐烟 查註、合註：《志》「爐」作「青」。
- 〔二〇〕朝行 查註、合註：《志》「朝」作「秋」。
- 〔二一〕寒泉 集甲、類本作「崖泉」。查註、合註作「崖泉」；原校：《志》「崖」作「寒」。
- 〔二二〕君勿笑老僧 查註、合註：《志》作「君莫笑山僧」。
- 〔二三〕明朝且復城中去 查註、合註：《志》作「還衝細雨山前去」。
- 〔二四〕却在 查註、合註：《志》「却」作「正」。

〔三五〕梅聖俞詩集「集」字據集甲補。

〔三六〕西菩寺 類本作「西菩提寺」。

〔三七〕看盡 盧校：「志」作「盡看」。

〔三八〕足未 類本作「未足」。

〔三九〕初熟候 集本、類本作「初熟後」。

〔四〇〕天付 集本、類本作「天賦」。

〔三一〕兒曹 原作「兒郎」。今從集本、類本。盧校：「志」作「曹」，是。

〔三二〕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二首 「秀才」二字據集本補。卷十有「與周長官、李秀才遊徑山」詩，查註引

「烏臺詩案」，謂李秀才即李行中。集本無「三首」二字。

〔三三〕若賢 集本、類本作「苦賢」。

〔三四〕貧是病 查註作「窮是病」。

〔三五〕雲山 合註：「雲」一作「雪」。

〔三六〕幽花 查註、合註：「幽」一作「閑」。

〔三七〕何啻 類甲作「不啻」。

〔三八〕潤州甘露寺彈箏 集本無「潤州」二字。

〔三九〕分外青 集乙作「分外清」。

〔四〇〕次韻陳海州書懷 類丙題下原註：陳曾令鄉邑。

〔四一〕東海鬱州山云自蒼梧浮來。類甲爲「厚註」註文，非自註。註云：東海鬱州山；《傳》云：「自蒼梧浮來。」類丙無「厚註」字樣，「蒼梧」作「蒼海」。

〔四二〕方丈 類甲、類乙作「萬丈」，疑誤。

〔四三〕誰能 類甲、類乙作「誰人」。

〔四四〕翠巘 集甲作「碧巘」。

〔四五〕青天 類本作「青山」，查註謂「山」誤。

〔四六〕遊覽 類乙、類丁作「遠覽」。

〔四七〕并以 類本無「以」字。

〔四八〕劉貢父劉莘老 類丙作「貢父莘老」。

〔四九〕廣陵 集本、類本作「山陽」。

〔五〇〕京塵 查註作「京城」。

〔五一〕喬太博名敘云云 自卷十三《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題下移此。

〔五二〕孤村 集甲作「荒村」。

〔五三〕霸陵 集甲作「灞陵」。

〔五四〕北臺 何校：「北堂」。合註謂「堂」訛。

〔五五〕半夜 集甲作「半月」。何校：「夜」，一作「月」，作「夜」乃不可通矣。今仍作「半夜」。參諸案。

〔五六〕寒起粟 七集作「寒起栗」。

〔五七〕眩生花 類甲作「眼生花」。

〔五八〕宿麥連雲有幾家 紀校：《瀛奎律髓》作「宿麥連雲有萬家」。

〔五九〕詩力 盧校：「詩律」。

〔六〇〕詩律 類丙作「詩力」。

〔六一〕應須 類本作「真堪」，與第七句「真堪」重（此詩爲七律），疑誤。

〔六二〕東郭足 集甲、類甲、類乙作「東郭指」。

〔六三〕帶隨車 七集作「滯隨車」。

〔六四〕龍鍾 章校：《鑑》作「隴鍾」。

〔六五〕使者 類甲作「數者」，疑誤。

〔六六〕暗盡 集甲作「闇盡」。

蘇軾詩集卷十三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誥案】熙寧八年乙卯正月，在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任，盡一年作。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合註〕劉貢父《彭城集》有《送喬左藏自太常博士除知施州》詩。《續通鑑長編》：元豐二年九月，左藏庫副使權發遣瀘州喬敘，乞躬巡縣寨，詔毋得騷擾張皇，更生邊事。三年十一月，敘除名，坐奏乞弟打誓不實也。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其間互憂樂，一歌笑雜悲歎。〔王註〕李太白《襄陽歌》詩：百年三萬六千日。《列子·楊朱篇》：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疾痛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去其半矣。」〔查註〕《抱朴子·勸求篇》：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不過五六十年，六七千日耳。顛倒不自知，直爲神所玩。【誥案】紀昀曰：諧語却奇確。須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逝將遊無何，〔王註〕《莊子·逍遙遊篇》：遊於無何有之鄉。豈暇讀城旦。〔王註〕《漢書》：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

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人圍擊毘。非才更多病，二事可并案。〔王註〕《後漢·孔融傳》：曹操討烏桓，融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愧煩賢使者，弭節整紛亂。〔王註〕枚乘《七發》：弭節乎江潯。〔合註〕《史記·魯仲連傳》：解紛亂。喬侯瑚璉質，清廟嘗薦盥。〔王註〕《易·觀》：盥而不薦。奮髯百吏走，坐變齊俗緩。〔王註〕《漢書·朱博傳》：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爲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又勅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袒，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如楚、趙。未遭甘鵲退，〔王註〕《左傳·昭公十六年》：六鵲退飛過宋都，風也。並進恥魚貫。〔王註〕《易·剝》：貫魚以宮人寵。註：並衆而進，則恥如魚之貫。《三國·魏志》：鄧艾下蜀，自陰平道魚貫而進。每聞議論餘，凜凜激貪懦。莫邪當自躍，〔王註〕《莊子·大宗師篇》：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必且爲莫邪。」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豈復煩爐炭。便應朝秣越，未暮刷燕館。胡爲守故丘，眷戀桑榆暖。〔合註〕曹子建《懷親賦》：情眷戀而顧懷。爲君叩牛角，一詠南山粲。〔王註續曰〕甯戚欲干齊桓公。適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粲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誥案】謂段釋之、喬有功再和也。

寒雞知將晨，飢鶴知夜半。亦如老病客，遇節嘗感歎。〔二〕。光陰等敲石，〔王註〕白樂天詩：蝸牛角上

爭何事，石火光中記此身。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搏沙，放手還復散。羈孤每自笑，寂寞誰肯伴。元達號神君，〔公自註〕晉循吏喬智明，字元達。〔王註〕《晉書·良吏傳》：喬智明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高論森月旦。〔王註〕《後漢·許劭傳》：劭，字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紀明本賢將，〔公自註〕段釋之，本將家。〔王註〕《後漢書·段熲傳》：熲，字紀明。爲護羌校尉，大破西羌、先零、東羌，悉平。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薳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汨沒事堆案。〔合註〕杜子美《寄李十二白》詩：汨沒一朝伸。欣然肯相顧，夜閣燈火亂。盤空愧不飽，酒薄僅堪盥。雍容許著帽，不怪安石緩。〔王註〕《晉書》：桓溫請謝安爲司馬。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安如此。雖無窈窕人，清唱弄珠貫。幸有縱橫舌，說劍起慵懦。〔王註續曰〕《莊子》有《說劍篇》。一豪沉下位，暗火埋濕炭。豈似草玄人，默默老儒館。〔查註〕韓退之詩：館儒養經史。行看富貴逼，〔王註〕《隋書》：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臣，無心圖富貴。」炙手借餘暖。〔王註厚曰〕唐元載爲相，有用事者四人，薰灼中外。人爲之語曰：「卓、李、鄭、薛，炙手可熱。」〔次公曰〕《唐史遺事》：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應念苦思歸，登樓賦王粲。〔王註次公曰〕王粲以西京擾亂，避地荊州，依劉表，因登江陵城樓懷歸，作《登樓賦》。

蘇州姚氏三瑞堂

〔公自註〕姚氏世以孝稱。〔查註〕《中吳紀聞》云：閶門西，姚氏園亭，頗足雅致，所居有三瑞堂。《吳郡志》：三瑞堂，在楓橋。孝子姚淳所居，家世業儒，蘇文忠爲賦《三瑞堂》詩，姚氏致香爲獻，公不受。〔誥案〕本集《與姚君書》云：《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蒙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温柑，此中所未識。棗子兩箬，不足爲報，但此中所有止此爾。又《與通長老書》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惠也。惠香八十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實爲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今考《蘇州姚氏三瑞堂》詩，施編密州《送段屯田》詩前，據與姚君書信，爲密州作，據《與通老書》，則又《吳郡志》之所本也。查註改編自常、潤還過蘇州之時，合註引王註六年癸丑在杭州作，非是。引《水陸通長老書》，考諸本集，微有不合。今改編於此，各註皆刪。

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

〔王註〕韓退之《嗟哉董生行》云：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又曰：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乳狗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徬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亦時有。楓橋三瑞皆曰見，〔王註〕張孝祥曰《吳郡圖經》云：楓橋，在吳縣西九里。〔查註〕《吳地紀》：楓橋在閶門西七里。孫觀《蘭陵尚書集》有《楓橋寺記》，舊作封橋，後因張繼詩，相承作楓。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誥案〕三瑞不審何物，要不出雞狗之類也。天意宛在虞繆後。〔王註〕厚曰《書·堯典》：有繆在下曰虞舜。蓋姚氏所自出。惟有此詩

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

莫笑銀杯小答喬太博〔三〕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作酒不種杭。我今號爲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詰案〕時減削公使庫錢太甚，歲造酒不得過百石，詩意專指此事。故題曰莫笑銀杯小也。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旱東海窄。會當拂衣歸故丘，作書貸粟監河侯。〔王註〕《莊子·外物篇》：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萬斛船中著美酒，與君一生長拍浮。〔王註〕《晉書》：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送段屯田分得于字

勸農使者古大夫〔四〕，〔王註次公曰〕勸農使者，指段屯田也。〔合註〕《宋史·食貨志》：天禧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爲勸農使，使臣爲副使。不惜春衫踐泥塗。王事〔五〕靡鹽君甚劬，奉常客卿虬兩鬚。〔王註次公曰〕奉常客卿，喬太博也。虬鬚字，用《三國·崔琰傳》：對賓客虬鬚直視。唐張說有《虬髯客傳》。〔詰案〕查註以奉常客卿爲密倅趙成伯，誤甚。公到任經年，成伯始來爲倅。是年作《杞菊賦》，劉庭式尚未罷密倅也。應以王註爲是。查註已刪。東武縣令天馬駒，〔王註〕《史記·大宛傳註》：國有高山，其上有馬，取五色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查註〕《輿地廣記》：密州諸城縣，本漢東武縣地。時趙晦之爲東武縣令，見本集。〔合註〕趙晦之，名昶，見《東坡詞集》。泮宮先生非俗儒。〔王註任居實曰〕時趙杲卿爲郡教授。〔查註〕章傳道、趙明叔，皆爲密州教授。

相與野飲四子俱，樂哉此樂城中無。
【詰案】是日，公獨未出送，故有此句。溪邊策杖自攜壺，腰笏不煩〔六〕何易于。
【王註】孫樵《書何易于事》云：爲益昌令，刺史崔朴常乘春，從賓客汎舟，索民挽舟。易于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屬令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跳出舟，騎還去。膠西病守老且迂，空齋愁坐紛墨朱。四十豈不知頭顱，【王註】《摭遺》載陶弘景《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期四十五左右作尚書郎，卽抽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查註】先生丙子生，至乙卯，年恰四十。畏人不出何其愚。

和段屯田荆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爲題品，草木變芬菲。謝女得秀句，留待中郎歸。【公自註】段有姪女在密州〔七〕。【王註】杜子美《送韋十六評事》詩：題詩得秀句。【厚曰】謝女，道蘊也；中郎，謂謝安也。便當勤鞭策，僕倦馬亦飢。

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

其一

送客客已去，尋花花未開。未能城裏去，且復水邊來。父老借問我，使君〔八〕安在哉。【詰案】紀昀曰：如此寫「步」字神妙。今年好雨雪〔九〕，會見麥千堆。

其二

春來六十日，笑口幾回開。〔王註〕白樂天詩：青春只有九十日，不開口笑是癡人。杜牧之詩：塵世難逢開口笑。會作堂堂去，何妨得得來。倦遊行老矣，舊隱賦歸哉。東望峨眉小，廬山翠作堆。〔公自註〕郡東廬山，絕類峨眉而小。〔查註〕《水經注》：雒水又北，合廬水，即久台水也。又引《地理志》曰：出琅邪橫縣故山，王莽之合丘也。山在東武故城東南，世謂之廬山。〔誥案〕紀昀曰：二詩皆老筆直寫，無根柢人強効之，便成淺率。

游廬山，次韻章傳道

〔查註〕陳沂《山東志》：廬山在諸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合註〕朱存理《鐵網珊瑚》載此詩帖，首行云：軾謹次傳道先生游廬山高韻詩。末又有：閱訖，幸即付去人送公弼郎中、禹功太博、明叔教授，各乞一首，軾上。

塵容已似服轅駒，〔王註〕《西漢·田蚡傳》：漢武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乃局促效轅下駒。〔施註〕《文選》孔稚圭《北山移文》：抗塵容而走俗狀。野性猶同縱壑魚。〔施註〕《漢·王褒傳》：褒爲《聖主得賢臣頌》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出入巖巒千仞表，〔施註〕《晉·王衍傳》：巖巖清峙，壁立千仞。較量筋力十年初。〔施註〕韓退之《贈鄭兵曹》詩：樽酒相逢十載前，君爲壯夫我少年。樽酒相逢十載後，我爲壯夫君白首。雖無窈窕驅前馬，〔王註次公曰〕「窈窕驅前馬」，言官妓引馬。〔施註〕《毛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揚雄《方言》：秦、晉間美狀爲窈，註言閑都也；美心爲窈，註言幽靜也。《史記·李斯傳》：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儀禮·

士昏禮：從車二乘，執燭前馬。〔邵註〕《國語》：句踐卑事夫差，親爲夫差前馬。還有〔二〕鴟夷挂後車。〔王註〕《詩·小雅·縣蠻》：命彼後車。〔施註〕《漢·陳遵傳》：揚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莫笑吟詩淡生活，〔王註〕《全唐詩話》：裴令公居守東洛，夜宴半酣。公索句，元、白有德色。公爲破題。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元顧曰：「樂天可謂能全其名者也。」當令阿買爲君書。〔王註厚曰〕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堯卿曰〕或問黃魯直：「阿買是退之何人？」魯直云：「退之姪也。」

廬山五詠

【誥案】本集《超然臺記》云：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山以盧敖得名，公已明言之矣，必無詩題皆作廬山之理。諸刻之誤，雖不辯可也。

廬敖洞

〔公自註〕《圖經》云：敖，秦博士。避難此山，遂得道。

上界足官府，〔施註〕韓退之《酬盧給事》詩：天門九扇相當開，上界真人足官府。飛昇〔三〕亦何益。〔王註〕《神仙傳》：彭祖問白石生曰：「何不服升天之藥？」答曰：「天上多至尊相奉，更苦於人間耳。」〔施註〕《顧況集·五源訣》：番陽仙人王遙琴子高言：「下界功滿，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還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識。〔王註〕唐僧無本詩云：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劉希夷詩云：相逢不相識，歸去夢青樓。

飲酒臺

博士雅好飲，空山誰與娛。
〔施註〕杜子美《武侯廟》詩：空山草木長。莫向驪山去，君王不喜儒。〔王

註〕《史記·秦始皇本紀》：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專任獄吏，未可爲求仙藥。」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阮之咸陽。〔次公曰〕意者，盧生卽盧敖也。《史記》所載阮諸生，止云阮之咸陽。而歐陽率更《類書》於《瓜部》中載《古文奇文》曰：秦始皇密令人種瓜驪山硯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死。今先生言莫向驪山去，則意在此，言驪山乃阮儒之處故也。

聖燈巖

石室有金丹，〔施註〕韓退之詩：金丹別後知傳得。山神不知秘。何必露光芒。〔三〕，〔合註〕《史記·天官書》：填星其色黃光芒。夜半驚童稚。〔王註次公曰〕此本詠聖燈，而詩人立新意，以爲丹之光芒爾。

三星泉

皎皎巖下泉，無人還自潔。不用比三星，〔誥案〕此卽參中之三星也。清光同一月。〔王註次公曰〕《詩·唐風·綢繆》：三星在隅。又傳曰：明星之多，不如一月之光。〔合註〕二句見《藝文類聚》所引《文子》，又見《淮南子·說林篇》。

障日峰

〔查註〕《水經注》：密水有二源，西源出奕山，亦曰障日山。晏謨曰，山狀障日，是有此名。《名勝志》：山在諸城縣東三十里，亦名障日嶺。

長安自不〔一四〕遠，〔施註〕《晉·明帝紀》：帝年數歲，元帝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李太白《登鳳凰臺》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蜀客苦思歸。〔施註〕劉禹錫《荊門懷古》詩：咸陽終日苦思歸。莫教名障日，喚作小峨眉。〔公自註〕其狀類峨眉〔一五〕，但小爾。〔王註次公曰〕因山之似峨眉，所以起蜀客思歸之興也。

次韻章傳道喜雨

〔公自註〕禱常山而得。

去年夏旱秋不雨，海畔居民飲鹹苦。今年春暖欲生蝥，〔王註〕《春秋·宣公十五年》：冬，蝥生。〔施註〕《唐韻》：蝥，蝗子也。地上戢戢多於土。預憂一旦開兩翅，口吻如風〔一六〕那肯吐。前時渡江人吳越〔一七〕，布陣橫空如項羽。〔公自註〕去歲錢塘，見飛蝗自西北來，極可畏。〔王註次公曰〕《前漢書》：「英布反，上自將擊布，布兵精甚。上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此尤見先生詩句，無不有所出也。農夫拱手但垂泣，人力區區固難禦。撲緣髮毛〔一八〕困牛馬，〔施註〕《北史》：後秦有蝗，齧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啖齧衣服穿房戶。坐觀不救亦何心，〔施註〕《唐·姚崇傳》：謂倪若水曰：「今坐觀蝗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

其謂何。秉畀炎火傳自古。〔王註〕詩·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稔。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荷鋤散掘誰敢後，〔施註〕陶徵君詩：帶月荷鋤歸。〔合註〕江文通擬陶詩：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得米濟飢還小補。〔施註〕國朝詔州縣募民捕蝗，每掘得其子，以斗升計，而給米多寡有數焉。事著常平令。常山山神信英烈，〔施註〕唐十道四蕃志：密州常山，齊時祈雨常應，因以爲名。〔查註〕水經注：扶淇之水，出西南常山。搗駕〔二九〕雷公訶電母〔三〇〕。〔施註〕王充論衡：晝雷公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續仙傳：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有不入者，天爲之笑，則電。應憐郡守〔三一〕老且愚，欲把瘡痍手摩撫。〔王註〕漢·功臣表：瘡痍未平。韓退之詩：摩手拊之。〔施註〕後漢·王郎傳：元元創痍已過半矣。山中歸時風色變，中路已覺商羊舞。〔王註〕家語：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齊侯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兒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夜窗騷騷鬧松竹，朝哇泫泫流膏乳。〔合註〕謝惠連詩：泫泫露盈條。從來蝗旱〔三二〕必相資，〔王註〕五行志：旱則魚螺變爲蟲蝗。〔查註〕埤雅：春遺魚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暴，乃生飛蝗。此事吾聞老農語。庶將積潤掃遺孽〔三三〕，〔合註〕常衮賀雪表：積潤潛通。徐陵書：穢厥兇渠，曾靡遺孽。收拾豐歲還明主。縣前已窖八千〔三四〕斛，〔公自註〕今春及今，得蝗子八千餘斛。率以一升〔三五〕完一畝〔三六〕。更看蠶婦過初眠。〔公自註〕蠶一眠，則蝗不復生矣。未用賀客來旁午。〔施註〕漢·霍光傳：昌邑王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顏師古曰：一縱一橫爲旁午。先生筆力吾所畏，〔合註〕劉孝綽詩：奇文爭筆力。蹴踏〔三七〕鮑、謝跨徐、庾。〔王註〕次公曰：鮑、謝、鮑照、謝朓也。徐、庾、徐陵、庾信也。〔倬曰〕江總詞氣凌鮑、謝，筆跡踵二王。史柄曰：足下新詩，往往氣凌鮑、謝。〔施註〕鮑照、謝朓、徐陵、庾信之

流，皆以詩文鳴於南朝。「查註」《楞嚴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流傳成樂府。「王註」《樂府詩集序》云：漢惠帝二年，使樂府令備簫管，更房中樂，武帝定禮，乃立樂府。「施註」《前漢·禮樂志》：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陋邦一雨何足道，吾君盛德九州普。《中和》、《樂職》幾時作？試向諸生選何武。「王註」《前漢·何武傳》：益州刺史王襄，使王襄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宣帝召武等於宣室，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施註」《漢·王襄傳》：王襄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宣帝召見，武等皆賜帛。

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誥案】獻牡丹也。

城裏田員外，「施註」《唐·百官志》：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郎置。城西賀秀才。「施註」《漢·賈誼傳》：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不愁家四壁，「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家徒四壁立。自有錦千堆。「王註續曰」謝庭皓以詞賦著名，時號錦繡堆。珍重尤奇品，「合註」王僧孺書：離別珍重。艱難最後開。芳心困落日，薄艷戰輕雷。「公自註」昨日雷雨。老守仍多病「三八」，壯懷先已灰。「合註」韓退之詩：風雲入壯懷。殷勤此粲者，「公自註」賀獻魏花三朵。「施註」《毛詩·鄭風·羔裘》：三英粲兮。又《唐風·綢繆》：見此粲者。《國語》：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攀折爲誰哉。玉腕揜紅袖，「王註子仁曰」《小說》載詩：吹火紅唇動，揜薪玉腕斜。金樽瀉白醅。「合註」陸龜蒙詩：村餉白醅缸。何當鑷霜鬢，強

插滿頭回。【誥案】紀昀曰：本色語，極雅健，此老境，不易効之。

惜花

【誥案】惜牡丹也。

吉祥寺中錦千堆，〔公自註〕錢塘花最盛處。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王註〕南卓《羯鼓錄》：玄宗嘗遇二月初詰旦，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觀而歎曰：「對此景物，豈可不與他判斷之乎？」高力士遣取羯鼓。上命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反顧柳、杏皆已發拆。上笑謂嬪御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沙河塘上插花〔三〇〕回，醉倒不覺吳兒哈，〔施註〕白樂天《洛城花》詩：醉倒亦何妨。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剪裁。就中一叢何所似，馬瑙盤盛金縷杯。〔王註次公曰〕《唐書》：裴行儉平都支遮旬，獲馬瑙盤，廣二尺，文采燦然。杜子美《韋諷錄事宅》詩：內府殷紅馬瑙盤。而我食菜方清齋，〔合註〕支遁詩：令月肇清齋。【誥案】公時以旱蝗齋素。見《紀年錄》。對花不飲花應猜。夜來雨雹〔三〇〕如李梅〔三二〕，〔王註〕《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李、梅實。〔查註〕《風俗通》：漢文帝後元年，雨雹如桃、李，深三尺。紅殘綠暗吁可哀。〔公自註〕錢塘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綵籃以獻於座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尤奇。但衰病牢落，自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知此花之存者有幾，可爲太息也〔三三〕。〔合註〕齊己詩：紅殘綠滿海棠枝。韓琮詩：綠暗紅稀出鳳城。【誥案】紀昀曰：信手寫出，有曲折自如之妙。

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

〔查註〕頓教授，名起，鄆州人。與子由同赴洛中。見《樂城集》。〔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三月，監察御史頓起言，不覺察舒亶違法，支用廚錢，望先罷黜。詔起供職。又爲淮安守。見紹聖元年夏四月《祈雨淮瀆廟題名》石刻。〔誥案〕公移徐州，頓起來爲考官，有唱和詩。

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王註〕陶淵明《責子》詩：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

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施註〕《靖節集》淵明《責子》詩：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我笑劉伯倫，醉髮蓬茅散。〔合註〕《晉書·

阮孚傳》：蓬髮飲酒。二豪苦不納，獨以錘自伴。既死何用埋，此身同夜旦。〔王註〕孫綽曰：《莊子·內篇·大宗師》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孰云二子賢？自結兩重案。〔施註〕《傳燈錄》：北禪和尚問僧

曰：「什麼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笑人還自笑，〔誥案〕紀昀曰：出落輕捷。出口談治

亂。一生溷塵垢，〔合註〕《莊子·達生篇》：彷彿乎塵垢之外。晚以道自盟。無成空得懶，坐此百事

緩。仄聞〔合註〕頓夫子，講道出新貫。〔合註〕韓退之《會合聯句》：析言多新貫。豈無一尺書，〔施註〕

《說文》：牘，書版也。長一尺爲率。杜子美《逢劉主簿》詩：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合註〕《史記·匈奴傳》：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恐不記庸懦。陋邦貧且病，數米銖稱炭。〔王註〕《莊子·庚桑楚篇》：簡髮而櫛，數米而

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慚愧章先生，〔查註〕即章傳道。十日坐空館。〔合註〕潘岳《懷舊賦》：空館閔其無

人。袖中出子詩，貪讀酒屢暖。〔施註〕《晉·孫盛傳》：嘗詣殷浩談論，食冷而復暖者數四。狂言各須慎，勿使輸薪粲。〔施註〕《漢·劉輔傳》：成帝欲立趙婕妤爲后，輔上書，坐繫共工獄，論爲鬼薪。《漢·刑法志》：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惠帝紀》應劭註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

和子由四首

〔查註〕子由時爲齊州掌書記。

韓太祝送游太山

〔查註〕《職官分紀》：太常寺官屬有太祝。《樂城集·次韻韓宗弼太祝送游太山》詩云：羨君官局最優游，笑我區區學問囚。今日登臨成獨往，終年勤苦粗相酬。春深綠野初開繡，雲解青山半脫裘。回首紅塵讀書處，煮茶留客小亭幽。

偶作郊原十日游，未應回首厭籠囚。但教塵土驅馳足，終把雲山爛漫酬。〔施註〕元次山《丐說》：鄉無君子，則友雲山。白樂天《枕上作》詩：賴是從前爛漫游。聞道逢春思濯錦，〔王註〕李錞曰《成都古今記》：濯錦江自州西北，分派東流，至州北街過，人文富坊。東流至膠坊尾，又向南流於興聖觀，直東南至大慈寺，前有錦江橋。是也。便須〔三〕到處覓菟裘。〔王註〕《左傳·隱公十一年》：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恨君不上東封〔三八〕頂，〔施註〕《史記·封禪書》：武帝封禪，上太山，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夜看金輪出九幽。〔王註〕《漢官儀》曰：太山東南，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丈許。〔施註〕劉禹錫《羅浮》詩：赤波千萬里，湧出黃金輪。《黃庭經》：九

幽日月洞空無。

送春

〔查註〕《樂城集·次韻劉敏殿丞送春》原作詩云：春去堂堂不復追，空餘草木弄晴暉。交游歸雁行將盡，蹤跡鳴鳩懶不飛。老大未須驚節物，醉狂兼得避危機。東風雖有經旬在，芳意從今日日非。

夢裏青春可得追，欲將詩句絆餘暉。〔王註次公曰〕絆，繫也。杜子美《曲江》詩：何用浮名絆此身。〔合註〕王

粲詩：桑梓有餘暉。酒闌病客惟思睡，〔施註〕《漢·高祖紀》：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歐陽文忠公《和梅公儀

詩》：寒侵病骨惟思睡，花落春愁未解醒。蜜熟黃蜂亦懶飛。〔施註〕白樂天《禽蟲十二章》：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

熟屬他人。芍藥櫻桃俱掃地，〔公自註〕病過此二物〔三〕。鬢絲禪榻兩忘機。〔施註〕《唐闕史》云：杜牧之自

以年漸遲暮，常追賦《感舊》二詩，一詩即「鬢絲禪榻」者。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公自註〕來

書云：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施註〕《華嚴經·法界觀》，清涼澄觀禪師述，以明華嚴品中法界大旨。杜子美《送韓十

四》詩：歎息人間萬事非。

首夏官舍卽事

〔查註〕《樂城集·次韻趙至節推首夏》原作詩云：首夏尋芳也未遲，繞園紅紫尚菲菲。無心與物真皆可，有酒逢人勸莫違。夢逐楊花無限思，身慚啼鳥不如歸。官居寂寞如僧舍，海燕憐貧故人扉。

安石榴花開最遲，〔施註〕寶子野《酒譜》：頓遜國有安石榴，取汁停盆中，數日成美酒。絳裙深樹出幽菲。〔施註〕白樂天《山石榴》詩：題詩報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吾廬想見無限好，〔施註〕陶淵明《讀山海經》詩：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鄭谷《子規》詩：春山無限好，猶道不如歸。客子倦遊胡不歸。〔施註〕《毛詩·邶風》：式微式微，胡不歸。〔合註〕王粲詩：客子多悲傷。坐上一樽雖得滿〔四〕，〔施註〕《後漢·孔融傳》：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古來四事巧相違。令人却憶湖邊寺，〔王註次公曰〕湖邊寺，蓋先生憶杭州西湖也。垂柳陰陰晝掩扉。

送李供備席上和李詩

〔查註〕李供備名昭敘。時以黎陽都監歸洛省親，供備其官名也。《宋史·職官志》有供備庫使。《職官分紀》：自內客省使至皇城使以下，謂之東班。自宮苑使以下二十名，謂之西班。供備使在西班牙內。《樂城集·次韻李昭敘供備燕別湖亭》原作詩云：池亭雨過一番涼，雲髻羅裙客兩旁。不覺行人離恨遠，貪看積水照筵光。滿堂樽俎歡方劇，極目江湖意自長。歸去伊川瀟灑地，不須遺念屬清湘。

家聲赫奕蓋并涼，〔合註〕《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赫奕昭鑠。《後漢書·鄭太傅》：有并涼之人。也解微吟錦瑟傍。〔施註〕《漢·中山靖王傳》：雍門子壹微吟。《文選》魏文帝《樂府短歌》：微吟不能長。擘水取魚湖起浪，〔施註〕韓退之詩：擘水看蛟螭。引杯看劍坐生光。〔施註〕杜子美《宴左氏莊》詩：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風

流別後人人憶，才器〔四〕歸來種種長。〔合註〕《後漢書·郭鎮傳》：趙興子峻以才器稱。「種種」，借用《左傳》字。不用更貪窮事業，風騷分付與沉湘。

西齋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王註〕《晉書》：武帝賜賀循以六尺牀。《南史》：賀革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施註〕白樂天《小院酒醒》詩：好是幽眠處，松陰六尺牀。病夫〔四〕朝睡足，〔施註〕白樂天《重題》詩：日高睡足猶慵起。危坐覺日長。〔施註〕「危坐」，見《管子·弟子職篇》。《晉·夏統傳》：危坐如故，若無所聞。昏昏既非醉，〔施註〕白樂天《效陶潛體》詩：且效醉昏昏。踽踽亦非狂。〔施註〕《毛詩·唐風·杕杜》：獨行踽踽。褰衣竹風下，〔合註〕《詩傳》：揭，褰衣也。戴叔倫詩：不知竹雨竹風夜。穆然中微涼。〔王註〕宋玉《風賦》：其風中人。〔施註〕《毛詩·大雅·烝民》：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宋玉《九辯》：薄寒之中人。唐柳公權《與太宗聯句》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王註〕《詩·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鳴鳩得美蔭，〔施註〕《莊子·山木篇》：觀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四〕，新音變圓吭。〔王註〕謝靈運詩：園柳變鳴禽。〔施註〕《文選》左太沖《蜀都賦》：鴻儔鶴侶，鸞鷲鸚鵡，雲飛水宿，哢吭清渠。〔合註〕鮑明遠《舞鶴賦》：引員吭之纖婉。杖藜觀物化，〔施註〕《莊子·齊物論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淮南子》：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亦以觀我生〔四〕。〔王註〕劉禹錫賦：觀物之餘，遂觀我生。〔施註〕《周易·觀》：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合註〕傅毅《舞賦》：在山峩峩，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與詩

用韻同。萬物各得時，〔施註〕《文選·古詩》：盛衰各有時。我生日皇皇。〔王註〕陶淵明《歸去來辭》：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施註〕《揚子》：仲尼皇皇。陶淵明《歸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皇皇欲何之？〔誥案〕紀昀曰：善寫夷曠之意，善用托染之筆，寫物全是自寫，音節字句，皆一一人古。

小兒

小兒不識愁，起坐牽我衣。我欲嗔小兒，老妻勸：「兒癡。」〔施註〕韓退之《和詠筍》詩：兒癡謁盡髮。兒癡君更甚，不樂愁何爲。還坐愧此言，洗盞當我前。大勝劉伶〔四〕婦，〔王註〕《晉書》：劉伶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頽然復醉。區區爲酒錢。〔施註〕《文選·古詩》：一心抱區區。杜子美《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詩：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寄劉孝叔

〔王註〕次公曰：劉述，湖州吳興人。〔施註〕劉孝叔，名述。舉進士。知溫、耀、真三州，提點江西刑獄，荆湖南北京西轉運使。神宗擢侍御史知雜事，數論事，劄切。會孝叔兼判刑部，與王安石爭謀殺刑名。勅下，封還之。安石白帝，詔開封推官王克臣劾罪。孝叔率御史劉琦、錢顛共上疏，彈奏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專肆胸臆，輕易憲度，驚駭物聽，動搖人

心，首以財利，務爲容悅，願早罷逐以安天下。疏上，先貶琦、顛爲監。當開封獄具，以孝叔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司馬文正、范忠宣力爭之，乃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東坡碎杭，與孝叔會虎丘，和其二詩，吳興六客堂，孝叔其一人也。初，神宗卽位，起安石於金陵，付以大政。而是時帝已有誅滅西夏意，遂用種諤以開邊隙。安石逢迎帝意，且謂鞭笞四夷，必財用豐裕，然後可以行其志。於是終帝之世，以理財爲急，兵連禍結，南征西伐，幾至於亂。帝雖欲改爲，而諸臣係其用舍，執之愈堅。晚歲始大悔悟，然無及矣。故此詩首言征伐之意。熙寧七年九月，詔開封府界河北京東西路置三十七將副，從樞副蔡挺之請，故云「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先是熙寧三年，管勾開封常平趙子幾乞以鄉戶團爲保甲，覺察姦盜，各立首領部轄，因而推及天下，將爲萬世長安之術，乃下司農寺詳定條例行之。上嘗問：「如何可以漸省正兵？」安石曰：「當使民習兵，則兵可省。」然其後保甲不能逐盜而爲盜矣，故云「保甲連村團未徧」。五年，司農丞蔡天申請委提舉司均稅而領於司農，始立方田、均稅之法，詔司農以條約并式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有奇，爲一方，歲以九月，委令佐分地計量，均定稅數，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盡其詞，乃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故云「方田訟牒紛如雨」。七年春，上大旱，憂見容色，欲罷保甲、方田等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益修人事。」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有所未修耳。」初，呂惠卿建爲手實之法，使民自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至八年十月，乃罷。故云「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脈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蘇子由擢爲條例

司檢詳，與安石議事多忤，罷黜。上曰：「蘇軾如何，可使代轍否？」安石曰：「軾兄弟學本流俗，朋比沮事，若朝廷不行先王正道，則能合流俗朋比之情。」故曰「平生學問止流俗」。是時，安石凡議其新政者，皆以流俗詆之也。孝叔年七十二，卒。紹興間，錄其風節，贈祕閣修撰。【誥案】此條施註殘缺甚多。內趙子幾一事，合註已引《長編》校補。其未補者，「三十七將」下缺二字，「首領部轄」下缺一字，「蘇子由」下缺一字，「與安石議」下缺三字，「罷」字下缺二字，「曰蘇軾如何」下缺七字，「曰軾兄弟」下缺七字，「事若朝廷」下缺六字，「則能合流俗」下缺四字。誥以《事畧》、《宋史》、《遺老傳》合考殘註，爲補全之。蓋子由以前大名府推官言事召見，先公二年，子由罷黜，公猶未召見，故神宗有此問，其意實欲用之。如非此意，則上之子由數語，卽無因而至矣。「可使代轍否」五字，確不可易。必如是，則層層皆到，字數亦合。施註之鈔襲傳誌原文者，合註輒以《宋史》、《長編》校字數補足。此則施所手撰，無能爲役。誥非傳施之僞，施有不當及殘脫，例皆刪削，視施與諸註班，不因施有偏倚也。然遇關涉公事者，必察之。公命過作補亡，實傳其義，非傳其文，不爲補文，其義亦亡，茲以公例補之，庶幾本事猶存也。子由以何官上書言事，諸書無考，獨徐度《却掃編》云：熙寧二年，蘇黃門子由以前大名府推官上書論事，神宗覽而悅之。卽日召對便殿，面擢爲條例司屬官。此條，總案不載，今附錄於此。亦見補「擢」字之所從也。

君王有意誅驕虜〔四六〕，〔施註〕《左傳》：昭公十二年：「與君王哉。」《漢·匈奴傳》：胡者，天之驕子也。椎破〔四七〕銅山鑄銅虎。〔王註〕《漢·文帝紀》：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註：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次公曰〕銅山，鄧通所鑄錢處。〔合註〕《漢書》：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施註〕《三國志·董卓傳》：悉椎破銅人鐘虡。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王註〕柳子厚詩云：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陳雲。〔查註〕《宋史·兵志》：熙寧七年，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分置將、副。自河北始。自第一將以下共十七將，在河北四路；自第十八將以下共七將，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將以下共九將，在京東；自第三十四將以下共四將，在京西：凡三十有七。〔合註〕《續通鑑長編》：七年九月癸丑，置三十七將，選嘗經戰陣大使臣專掌訓練，將有正副，皆給虎符。又於陝西選兵官訓練。南山伐木作車軸，〔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八月，遣內侍籍民車以備邊，以沈括言而罷。十一月，令軍器監具戰車制度，疾速詳定進呈。東海取鼉漫戰鼓〔四八〕。〔施註〕《毛詩·大雅·靈臺》：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史記·李斯傳》：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污資斧〔四九〕。〔邵註〕「資斧」字，當是「質」字之訛。質與鑲通。《史記·范雎傳》：臣之胸不足以當楛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又：一語無效，請伏斧質。《石慶傳》：罪當伏斧質。《漢書·梅福傳》：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保甲連村團未遍，〔查註〕《宋史·兵志》：保甲者，熙寧變募兵之新制也。熙寧三年，始連比其民以相保任。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五十家爲一大保，十大保爲一都保。有保長、保正。應主客戶兩男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遂推之五路。四年，詔保丁肄習武事。五年，上番於巡檢司，十日一更。初隸司農，八年隸兵部。凡義男保甲民兵，共七百一十八萬二千餘人。〔詰案〕鄧元錫《函史》云：保甲法行，民憂無錢買弓矢兼戍邊，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知開封府韓維以聞。帝問安石。安石對曰：「未必然。然愚民難與慮始，卽有之，亦不足怪。」方田訟牒紛如雨。〔施註〕《後漢·馬嚴傳註》：劉徽《九章算術》曰：方田第一。《晉·王羲之傳》：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查註〕《宋史·食貨志》：方田之法，分五等以定稅，則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岸，植木以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戶帳，分析典賣，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見於籍者，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九頃。爾來手實降新書，〔施註〕《魏志

註：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查註〕《困學紀聞》：《管子·地員篇》云，其立后而手實。手實之名，始見於此。呂惠卿因以行手實之法。《宋史·呂惠卿傳》：惠卿用弟和卿計，置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餘，下至雞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以貲三之一充賞。又，《蒲宗孟傳》：呂惠卿置手實法，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請勿以凶豐張弛其法，民益病矣。抉剔根株窮脈縷。〔王註次公曰〕韓退之《進學解》：爬羅抉剔。《列子》言：五山根株，不相連著。〔合註〕《漢書·趙廣漢傳》：根株窟穴所在。詔書惻怛信深厚〔五〇〕，〔施註〕《漢·儒林傳》：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惻怛見《禮記》。〔查註〕《東都事畧》：熙寧七年二月乙丑，詔曰：「朕涉道日淺，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冬迄春，早曠爲虐，省膳避殿，冀以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中外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缺失。」吏能淺薄空勞苦。〔合註〕《後漢書·堅鐔傳》：世祖以其吏能，署主簿。董仲舒書：經術淺薄。〔詰案〕紀昀曰：二句詩人之筆。平生學問只流俗〔五二〕，〔詰案〕《東都事畧》：安石爲神宗言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流俗相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詰補施註缺文，載此條以見一斑。衆裏笙竽誰比數。〔施註〕《漢·司馬遷傳》：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杜子美《秋雨歎》：長安布衣誰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雛》，〔王註〕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云：《鳳將雛》，漢世樂曲名也。晉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晉書·樂志》：《吳歌》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施註〕應璩《新詩》：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吹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爲稱善，亦復自搖頭。見《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一〔五三〕。〔詰案〕謂「誤占久虛之等」也。〔誤占〕云云，見本集《謝制科啓》〔五三〕。倉卒欲吹那得譜。〔施註〕《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前書倉卒，未盡所懷。《後漢·順帝紀》：即位倉卒，典章多缺。〔詰案〕紀昀曰：妙於用比，便不露激訐之痕。前人立比體，原爲一種難着語處開法門。況

復連年苦饑饉，〔施註〕《毛詩·大雅·召旻》：「瘠我饑饉，民卒流亡。剥蝟草木啖泥。」〔王〕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寞虛齋卧空甌。〔合註〕《禮記·禮器》：「君尊瓦甌。」註：瓦甌，五斗。公廚十日不生煙，〔施註〕《三輔決錄》：第五頡倫之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白樂天《題李山人》詩：「廚煙無火室無妻。」更望紅裙踏筵舞。〔施註〕韓退之《感春》詩：「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故人屢寄〔五〕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王註〕《吳志·太史慈傳》：「曹公聞慈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援曰〕羅公遠寄玄宗以蜀當歸。〔施註〕孫盛《雜語》：「姜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方將〔五〕雀鼠偷太倉，〔王註〕韓退之詩：「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挂神武。吳興丈人真得道，〔查註〕《事實類苑》：「劉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強仕之際，已恬於進，後將引年，方得請。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詰案〕曉嵐謂此句，當從《詩案》作「四方冠蓋鬧如雲」，誤。前有「紛如雨」，後必不作「鬧如雲」。然篇幅太長，曉嵐未能兼顧也。「污資斧」句，義本不協，故從「污質斧」爲可信。若本句極爲緊健，且叙吳興丈人本事，只四句，必要「自從」二字貫下，至「湖山主」句止，而後「高蹤」句蕩開，「大隱」句頓住。若從紀說，則「四方」句先已蕩開，至「湖山」而氣已住，下一句更蕩不得，必要刪去以前四句，已直接「去年」讀下故也。久讀當自知之。歸作二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王註〕《後漢書》：「高鳳隱身漁釣，終於家。」《晉書》：「郭翻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施註〕張升《與任彥堅書》：「纏綿恩好，庶踏高蹤。大隱何曾棄簪組。去年相從殊未足，〔詰案〕熙寧七年，公將赴密，與李公擇書云：「孝叔丈向有徑山之約，今已不遂。其後雖重見於湖，而此約終不果行。故云「去年相從殊未足」也。問道已許

談其粗〔五〕。〔合註〕《戰國策》：蘇子謂舍人曰：「我談粗而君動。」逝將棄官往卒業，〔施註〕《毛詩·魏風·碩鼠》：逝將去汝。《漢·楚元王傳》：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莊子·漁父篇》：孔子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俗緣未盡那得睹。公家只在雪溪上，上有白雲如白羽〔六〕。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合註〕「初祖」字，見《傳燈錄》。〔誥案〕時孝叔游心方外，特用「問道」句留作種子，便於此處收煞。否則，公既未退，而孝叔亦不出，此詩無結處矣。其問道一層，且是孝叔丈當日身分。詩法細密如此，若以譚空當一件事論，即大可笑矣。〔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軾作詩寄劉述。「君王有意」四句，是時朝廷遣使諸路檢點軍器，及置二十七將官。軾將謂今上有意征討西夏，以譏諷朝廷諸路遣使及置將官，張皇不便。又「南山伐木」云云，以譏朝廷法度屢變，事目煩多，吏不能曉。又「況復連年苦饑饉」云云，意謂近來饑饉，飛蝗蔽天，以譏朝廷政事缺失，新法不便之所致。又云「酒食無備，齋廚索然，以譏諷朝廷減削公使錢太甚，公事既多，旱蝗又甚，貳政巨藩，尚如此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信令歸，但軾貪祿，未能便挂冠而去。又「四方冠蓋鬧如雲」二句，以譏諷朝廷近日提舉官所至，生事苛碎，故劉述乞官觀歸湖山也。其詩不係，朝旨降到册子內。

孔長源挽詞〔五〕二首

〔查註〕《曾南豐集·司封郎中孔君墓志》云：君諱延之，字長源，新淦縣人。孔子四十七世孫。幼孤，自感勵，學業大成，鄉舉進士第一，卒於熙寧七年二月。〔施註〕孔長源，新淦人。進士第一。任廣東轉運判官。雷守方倪爲不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書，悉收官屬并其孥繫獄，推官呂潛以疾死。君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疾死。人驩叫感泣，聲動海上。後知越州，改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課法以滿歲爲率，歲終，

越之鹽課應法，乃以爲管勾三司理欠憑由司，故詩云「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細兒」。出知潤州，未行，卒。長源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辯且強也。方微時，已數劾切上官，無避及，老益自強。守所聞於古，不肯苟隨，以故齟齬，一不以易意，故云「晚節孤風益自奇」。工於爲文，諸子皆自教以學。文仲、武仲仕至侍從，與平仲皆有傳國史，爲時名臣。詩云「林宗不愧蔡邕碑」者，曾子固志其墓也。

其一

少年才氣冠當時，晚節孤風益自奇。〔施註〕《漢·鄒陽傳》：晚節末路。君勝宜爲夫子後，〔施註〕韓退之《孔戡墓志銘》：孔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莫與之倫。戡字君嚴，弟戡字君勝。林宗不愧蔡邕碑。〔施註〕《後漢·郭太傳》：太字林宗。舉有道。卒，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南荒尚記誅元惡，〔王註〕《尚書·康誥》：元惡大憝。〔施註〕《荀子》：元惡不待教而誅。〔合註〕漢王褒《移金馬碧雞文》：處南之荒。東越誰能事細兒。〔王註〕韓退之詩：魯連細兒黠。〔施註〕《史記·陳軫傳》：莊舄，越之鄙細人。〔查註〕細兒，當指越州奏鹽法之人，孔因是罷官。〔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五年十一月，司封郎中知越州孔延之衝替，以兩浙提舉鹽事言沮壞鹽法虧歲額也。考是時，提舉是盧秉，見《宋史·食貨志》。耆舊如今幾人在，爲君〔六〇〕無憾爲時悲。

其二

小堰門頭柳繫船，〔王註李堯祖曰〕小堰門，杭州城門名也。按《圖經》：在仁和縣一十三里。〔施註〕杜子美《丈八溝納涼放船》詩：纜侵堤柳繫。〔查註〕《咸淳臨安志》：城東保安門，舊名小堰門。本集《請開西湖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昔人以大小二堰，隔絕江水，不放入城。〔合註〕顧非熊《江邊柳》詩：根靈復繫船。吳山堂上月侵筵。〔王註李堯祖曰〕卽有美堂也。〔施註〕《杭州圖經》：《輿地志》：吳山本名胥山，避伍相故，改爲吳山。潮聲半夜〔六〕千巖響，〔施註〕《文選》謝惠連《雪賦》：瞻山則千巖俱白。詩句明朝萬口傳。〔公自註〕長源自越過杭，夜飲有美堂上聯句。長源詩云〔六〕：天目遠隨雙鳳落，海門遙蹙兩潮趨。一坐稱善。〔查註〕鄭谷詩：不知幾首南行曲，留與巴兒萬口傳。豈意日斜庚子後，〔施註〕《漢·賈誼傳》：爲長沙傅，有鵬飛入誼舍，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迺爲賦以自廣曰，庚子日斜，鵬集余舍。忽驚歲在巳辰年。〔施註〕《後漢書》：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合註〕王本註有「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句，係本傳註中引北齊劉晝論玄之言。佳城一閉無窮事，〔施註〕《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蹶不肯前，以足跑地。滕公使士卒掘地，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查註〕《墓志》云：初，君樂江州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葬君於江州之德化縣仁貴鄉龍泉原。南望題詩淚灑箋。

寄呂穆仲寺丞

〔查註〕先生倅杭時，呂爲察推。

孤山寺下水侵門〔六〕，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未亡〔六〕談笑是，〔王註〕《史記·滑稽優孟傳》：孫叔敖善

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曰：「婦言慎無爲楚相，如孫叔敖爲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中郎不見典刑存。〔公自註〕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常令作之以爲笑。〔施註〕後漢·孔融傳：素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邕爲左中郎將。君先去踏塵埃陌，我亦來尋桑棗村。〔王註次公曰〕蓋言本同在杭州西湖相聚，今呂去而往京師，密州即桑棗之地，先生來爲守故也。回首西湖真一夢，〔施註〕白樂天《寄王質夫》詩：舊游疑是夢，往事思如昨。灰心霜鬢〔三〕更休論。〔王註〕唐裴度詩：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

余主簿母挽詞

〔誥案〕密州余簿，蜀人，公以其子之賢及其母也，惜不可知其詳矣。

閨庭蘭玉照鄉閭，〔王註〕晉書·謝玄傳：叔父安嘗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爾。自昔雖貧樂有餘。豈獨家人在中饋，〔王註〕易·家人：無攸，遂在中饋。却因麟趾識關雎。〔施註〕毛詩·周南·麟之趾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雲軒忽已歸仙府，〔施註〕裴嗣封陟傳奇：雲軒既去，窗戶遺芬。喬木依然擁舊廬。〔合註〕孔叢子·記問：孔子息鄆操，復我舊廬。忍把還鄉千斛淚，〔施註〕白樂天《舟夜贈內》詩：三聲猿後垂鄉淚。一時灑向老萊裾。

答陳述古二首

其一

漫說山東第二州，〔王註次公曰〕山東第二州，先生自言其密州也。〔查註〕《輿地廣記》：京東東路，望，青州，上，密州。《九域志》：淳化五年，改青州爲鎮海軍。開寶五年，升密州爲安化軍。棗林桑泊負春游〔六六〕。〔合註〕桑泊二字，見徐爰《釋問篇》。庾信詩：空花植棗林。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合註〕先生在杭詩，有「人老簪花不自羞」之句，故此云然。

其二

小桃破萼未勝春，〔施註〕《文選》謝靈運《酬惠連》詩：山桃發紅萼。羅綺叢中第一人。〔王註〕李太白《宮中行樂詞》詩：漢官誰第一。聞道使君歸去後，〔查註〕本集有《送述古迓元素·訴衷情詞》一首，述古去杭，在先生未赴密州之前。舞衫歌扇總成塵〔六七〕。〔公自註〕陳有〔六六〕小妓，述古稱之。〔施註〕《樂府》徐陵《雜曲》：舞衫迴袖勝春風，歌扇當窗似秋月。《文選》劉越石《答盧湛》詩：澄醪覆觴，絲竹生塵。

張安道樂全堂

〔查註〕張方平《自題樂全堂》詩云：樂全得意在莊書，靜閱流光樂有餘。四句幻泡明《般若》，一篇力命信《冲虛》。心閒自覺浮雲薄，才拙誠知與世疎。只此空名漫兒戲，何王城闕不坵墟。

列子御風〔六九〕殊不惡，猶被莊生譏數數。〔王註〕《莊子·逍遙遊篇》：列子馭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步兵飲酒中散琴，〔王註〕《晉·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聞步兵廚管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施註〕《晉·嵇康傳》：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與山濤絕交書》曰：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庾信《詠懷》詩：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素素無真氣，昏昏有俗心。於此得全非至樂。〔施註〕《莊子·至樂篇》：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至樂無樂，至譽無譽。樂全居士全於天，〔王註〕《莊子·達生篇》：聖人全於天。〔查註〕本集《張文定墓志》：晚自號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誥案〕紀昀曰：接法人化。維摩丈室〔七〇〕空儵然。〔王註〕《維摩經》言：舍利佛來見此室中，無有牀坐，維摩現神通力，須彌燈王遣三萬二千師子座來，人維摩方丈室。平生痛飲今不飲，〔施註〕杜子美《贈李太白》詩：痛飲狂歌空度日。陶淵明《止酒》詩：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無琴不獨琴無絃〔七一〕。我公天與英雄表，〔施註〕《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問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龍章鳳姿照魚鳥。〔施註〕《晉·嵇康傳》：康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但令端委坐廟堂。〔施註〕《左傳·哀公七年》：吳太伯端委以治吳。《國語》：晉侯端委以人。註云：諸侯祭服也。《晉·謝鯤傳》：明帝在東宮，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北狄西戎談笑了。〔施註〕杜子美《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詩：談笑無河北。又《洗兵馬》：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如今老去苦思歸，〔施註〕杜子美《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詩：老去新詩誰與傳。小字親書寄我

詩。試問樂全全底事，無全何處更相虧〔七〕。〔施註〕《莊子·繕性篇》：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張文裕挽詞

〔施註〕張文裕，名揆。幼篤孝，舉進士，知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正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法。中丞范諷薦其材堪治劇，以知萊州。掖縣民訴旱於州，州不受，文裕自爲奏上之。詔除登、萊稅役。歷省府待制天章閣，陝西都漕，進龍圖直學士，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文裕，齊州歷城人，故詩云「濟南名士新彫喪」。益州在劍外，而文裕有惠政，故詩云「劍外生祠已潔除」。子由亦有挽詞，載集中。〔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八月，張揆致仕，七年九月卒。〔查註〕《宋史·張揆傳》稱：其性篤孝，幼時刲股療父疾，後與兄揆廬墓。故詩有「能事方推德業餘」之句。《樂城集·張文裕侍郎挽詞》云：持節西南二十年，華堂遺像已蒼然。歸來侍從三朝舊，老去雍容平地仙。落筆縱橫題壁處，誦詩清壯舉杯前。東游邂逅迎歸旆，淚落城南下馬阡。

高才本出朝廷右，〔王註次公曰〕《前漢》：晁錯對策，漢廷臣無出其右，遂爲第二。〔施註〕《漢·田叔傳》：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能事方推〔七〕《德業餘》。〔施註〕《周易·繫辭上》：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每見便聞曹植句，〔王註次公曰〕曹子建善詩，且有七步之敏。鍾嶸嘗評其詩曰：植詩原出於《國風》，其氣骨高奇，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備文質，然超逸今古，卓爾不羣。〔施註〕杜子美《追酬故高蜀州人日

見寄詩。文章曹植波瀾闊。〔合註〕張挾詩，不多見。惟王昶《金石粹編》載《宋興慶池禊宴》詩石刻，中有秘書丞通判軍府事張挾五言六韻律詩一首，則其能詩可知也。至今傳寶魏華書〔七四〕。〔王註次公曰〕魏華，河南人。善書，其字如褚河南，而用筆開闊，有《豆盧公神道碑》見於世。〔孫倬曰〕華善草隸書。〔合註〕《唐書·魏徵傳》：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爲檢校太子左庶子。濟南名士新彫喪，〔王註〕杜子美《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海內此亭古，濟南名士多。〔合註〕陸機詩：舊齒皆彫喪。劍外生祠已潔除。〔施註〕《漢·于定國傳》：父于公爲縣吏，決獄平，郡爲立生祠。欲寄西風兩行淚，〔施註〕杜子美《寄杜位》詩：封書兩行淚。白樂天《寄劉蘇州》詩：何堪老淚交流日，正是西風搖落時。依然喬木鄭公廬。〔施註〕《後漢·鄭玄傳》：孔融深敬於玄，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施註〕美叔，名端彥。時提點兩浙刑獄，置司杭州。紹聖間，爲秘書少監。以直秘閣知陝州，提舉崇福宮。改知潭州。子說之，字以道。後亦從先生遊。〔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晁端彥徙兩浙提點刑獄。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詰案〕四句確是西湖定評。而讀此集亦然，正當借以評公集也。嗟我本狂直〔七五〕，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施註〕杜子美《夜宿贊公土室》詩：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嶺。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

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施註〕《漢·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高帝紀》：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霍光傳》：天下想聞其風采。清流與碧巘，〔合註〕江淹賦：登崎嶇之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王註高荷曰〕歐陽永叔《游石子澗》詩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涼〔七六〕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施註〕杜子美《江外草堂》詩：卧病遣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延緣〔七七〕。問道若有得，〔施註〕《莊子·漁父篇》：孔子游於緇帷之林，坐乎杏壇之上。有漁父者，顧見孔子，還鄉而立，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孔子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買魚勿論錢〔七八〕。〔施註〕《南史·隱逸傳》：漁父不知姓名。孫緬爲尋陽太守，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二首

〔合註〕李常知齊州，據《續通鑑長編》，載熙寧八年五月。而寄詩時，或尚未離湖，故道吳中飢苦。又《長編》是年載：知曹州劉攽言濟陰知縣羅適有政績事。則先生作詩時，攽正在曹州任。

其一

白髮相望兩故人，〔詰案〕劉、李總起。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施註〕《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屬而和

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論少卑之〔七九〕且借秦。〔施註〕《漢·張釋之傳》：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行。」於是言秦、漢間事。《漢·賈山傳》：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歲惡詩人無好語，〔公自註〕公擇來詩，皆道吳中饑苦之狀。〔施註〕李賀詩：沙路歸來聞好語，早火不光天下雨。〔合註〕《越絕書》：陽人深者則歲惡。夜長鰥守向誰親。〔公自註〕貢父近喪偶。〔詰案〕此聯劉、李并作，可見二詩必不可分編也。少思多睡無如我，〔合註〕孫綽《褚哀碑》：少思寡慾。鼻息雷鳴〔八〇〕撼四鄰。〔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八年六月內，軾和劉攽《寄秦字韻》詩「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諷朝廷近日更立新法，事尤多也。〔詰案〕《詩案》譌作熙寧六年九月，今依施註，仍與後詩并編密州。照後詩之詩案，更正八年六月，以歸畫一。仍改列《會獵》詩前，以證施、查二註之誤，餘詳總案中。〔案〕總案熙寧八年六月「和劉攽、李常詩」條下詰案云：《年譜》、熙寧八年，和李公擇來字韻詩。《紀年錄》，八年六月，和李公擇詩，皆不及劉貢父一首。《烏臺詩案》，六年九月，和劉貢父秦字韻詩，八年六月，和李公擇來字韻詩。查註謂「和劉貢父詩，公自註有公擇來詩，道吳中飢苦之語，公擇以熙寧七年自鄂移湖，在任兩年改齊，時尚在湖。二詩既係同時，其和劉貢父詩，亦八年所作無疑。依施註，俱編密州卷中。」合註謂「二詩相連，下首，《詩案》既作八年，上首『六年』當是刊誤。」今考此二詩一題并作，仍當合編六月。

其二

何人勸我此間〔八一〕來？絃管生衣甌有埃。綠蟻沾唇〔八二〕無百斛，〔施註〕《文選》謝玄暉詩：嘉貺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史記·秦始皇紀》：太史公曰：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蝗蟲撲面已三回。〔詰案〕公上年赴密州，始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蓋至是捕蝗已三次矣。磨刀人谷追窮寇，〔施註〕

《兵法》：窮寇勿追。【詰案】公《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云：比年以來，蝗旱相仍，盜賊漸熾。又《與文寬夫書》云：備員偏州，民事甚簡，但風俗武悍，特好強劫，加以比歲薦饑，椎剽之姦，殆無虛日。自軾至此，明立遺賞，隨獲隨給，人用競勸，盜亦斂跡。又自註「近梟數盜」，皆實事也。灑涕循城〔八三〕拾棄孩〔八四〕。【詰案】本集《與朱壽昌書》云：「軾向在密州，遇饑年，民多棄子，因盤量勸誘米，得出剩數百石，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昔年，養者與兒皆有父母之愛，遂不失所，所活亦數千人。」此條，乃此句本事也。前註不知引此，而謂「棄孩」別本作「棄骸」，誤甚。爲郡鮮歡君莫歎〔八五〕，〔合註〕《文選》陸士衡《苦寒行》，慘愴常鮮歡。猶勝〔八六〕塵土走章臺。〔王註〕《漢·張敞傳》：爲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合註〕何焯曰：句言勝作京兆推官也。〔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八年六月，李常《寄來字韻》一首與軾，即無譏諷，軾依韻和答云云。此詩譏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甌有塵埃，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饑饉之苦，以譏朝廷政事缺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九月十四日，準問自有無未盡，軾供曾和李常等詩，即不係冊子內。

祭常山回小獵

〔王註堯卿曰〕熙寧八年作。

青蓋前頭點皂旗，〔施註〕《後漢·董卓傳》：乘金華青蓋。黃茅岡下出長圍。〔施註〕《南史》：侯景作長圍圍梁。《宋書》：魏主就臧質求酒，封漉，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便合。杜牧之《東兵》詩：漸見長圍雲欲合。弄風驕馬跑空立，〔施註〕白樂天《渭村退居》詩：廐馬騎初跨。〔合註〕《廣韻》：跑，足跑地也。趁兔蒼鷹掠地飛。〔合註〕曾之泌曰：劉禹錫《白鷹》詩：輕拋一點人雲去，喝殺三聲掠地來。綠玉紫攢雞腦破，玄金爪擘兔心開。回望白雲

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誥案】紀昀曰：寫得興致。聖明〔八七〕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

〔王註〕《晉·顧榮傳》：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周玘與榮謀起兵攻陳敏。榮廢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合註〕何焯曰：結句當用鮑明遠詩「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意，非專用顧榮事也。〔查註〕《烏臺詩案》：軾知密州，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一首，題在本州小廳上。除無譏諷外，云「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事。艾，本書生也，善能用兵，故以此自比。若用軾爲將，亦不減謝艾也。軾在臺供說，卽不係冊子內。

和梅戶曹會獵鐵溝

山西從古說三明，〔施註〕《後漢·段熲傳》：字紀明。初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

《贊》曰：山西多猛，三明儼蹤。誰信儒冠也捍城。〔施註〕《漢·酈食其傳》：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

中。《左氏》以干城爲扞城。杜子美《贈韋左丞》詩：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查註〕《詩·周南·兔置》：公侯干城。傳云：干，扞也。竿上鯨鯢猶未掩，〔公自註〕近梟數盜。〔施註〕《左傳·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草中狐兔不須驚。〔王註〕杜子美《冬狩行》詩：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

宮。東州趙叟飲無敵，〔王註〕《左傳·宣公十二年》：趙旃云：「趙叟在後。」杜註，叟，老稱也。南國梅仙詩有聲。

向不〔八八〕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公自註〕是日，惟梅、趙不射。〔王註〕《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次公曰〕臯者，澤名也。如，訓往也。言御其妻而往於臯澤也。〔合註〕陸錫熊曰：王聿《觀林詩話》：嘗見東坡手寫《會獵》詩云「向不如臯閑射雉，人間何以得卿卿」，世

所傳本作「不向」，特未嘗見寫本耳。

劉貢父見余歌詞數首，以詩見戲，聊次其韻

〔合註〕劉貢父《彭城集》。見蘇子瞻所作小詩因寄詩云：千里相思無見期，喜聞樂府短長詩。靈均此秘未曾覩，郢客探高空自知。不怪少年爲狡獪，定應師法授微辭。吳娃齊女聲如玉，遙想明眸嚙黛時。

十載飄〔八九〕然未可期，〔王註〕杜牧之詩：十載飄然繩檢外，樽前自獻自爲酬。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去，〔合註〕《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不道惡語。醉後狂歌自不知。〔合註〕杜子美《官定後戲贈》詩：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刺舌君今猶未戒，〔王註〕《隋書·賀若弼傳》：父敦，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謹口。灸眉吾亦〔九〇〕更何辭〔九一〕。〔王註厚曰〕《晉書》：郭舒爲王澄別駕，荆土士人宗廠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廠。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耶，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廠遂得免。〔查註〕《烏臺詩案》：劉放聞人唱軾新詞，作詩相戲，軾和一首，不合引刺舌以戒言語事戲劉放，又引郭舒狂言而灸其眉以自比，皆譏諷時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相從痛飲無餘事，〔施註〕《世說》：王孝伯曰：「但思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正是春容〔九二〕最好時。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施註〕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子厚豪雋，善屬文，書札追古人。再舉甲科，

調商洛令，以三司使出知湖州。子厚好論出世間法，故詩中多用學仙事。東坡意欲卜居陽羨，子厚寄詩云：「君方陽羨卜新居，我亦吳門葺舊廬。身外浮雲輕土苴，眼前陳迹付籛籙。澗聲山色蒼雲上，花影溪光罨畫餘。他日扁舟約來往，共將詩酒狎樵漁。」是時子厚二親無恙，故有「兩卮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之句。〔查註〕丁未錄：章惇舉進士甲科。王安石用事，李承之薦惇可用，安石召見之。惇素辨，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數年遂至侍從三司使。上嘗譽張方平之美以問惇，惇以告呂惠卿，故御史蔡承禧彈惇云：「朝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室。爲此也。上由是惡惇。安石亦仇惠卿，黜之陳州中丞。鄧綰言：惇人物佻薄，行跡醜穢，與惠協濟爲奸，宜早罷斥。遂自權三司使出知湖州。〔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十月，章惇知湖州。【詰案】施註有「東坡既買田陽羨，子厚在湖州寄詩」二句，謬甚。買田乃元豐七年事，彼何由於熙寧中知之，且公買田之日，惇在政府，不在湖州，亦非吳門葺舊廬時也。惇詩所指者，卽「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一首。公作此詩時，惇在京東，亦不在湖州。其葺廬之事，既無所考，則作詩之地，亦無由知之。且此詩自熙寧七年後，無時不可作，不必實其處也。今刪去「既買田在湖州」六字，爲改「意欲卜居」四字。

其一

方丈仙人出淼茫〔九三〕，〔查註〕《揮塵餘話》：章俞者，郇公之族子。不自拘檢。妻之母楊氏，年少而寡，俞與之通，生子。楊氏以一盒貯水，絨置其內，遣人持以還俞。俞以兒五行甚佳，雇乳者謹視之。既長，登第，與東坡締交。後送其守

湖州詩，有「方丈仙人出淼茫」，以爲譏己，由是怨之。紹聖初，相天下。東坡渡海，蓋修報也。所謂「燕國夫人墓，獨處而無
附」者，卽楊氏也。「合註」《吳興備志》：惇嘗以詩寄東坡，坡用其韻和之，子厚得詩，不樂數日。【詰案】公如知有其事，惟
當憐惇之不幸，何忍揭其所生，且公陷臺獄，惇力解之，公謫黃州，惇力勸之，凡此皆可以明惇之心，不得以元祐國是爲讎
而牽涉之也。此乃元符以後受惇害者，特揚其醜，借公爲播傳地耳。惇父子固不足惜，但公自海外還，聞惇謫雷，驚歎彌
日，且囑黃師是開慰其母，以是知必無此心矣。本案凡論元祐變法黨患諸事，皆懸衡以待物之輕重。非衡之自爲輕重
也，衡失其平，雖忠賢與奸邪同科，不能稍爲寬假，與此事正相類。查註、合註引以釋詩，卽於公人品心術，殊有關係，不
可誣也，故爲正之。高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王註萬先之曰」《詩·小雅·采薇》：一月三捷。身
世何緣得兩忘。「王註」《莊子·大宗師篇》：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施註」白樂天詩：惟與時相遠，身將世兩忘。早
歲歸休心共在，「施註」陶淵明《斜川》詩：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他年相見話偏長。只因未報君恩
重，清夢時時到玉堂。「施註」《漢·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文選》班孟堅《西都賦》：神仙長年，金華
玉堂。李宗諤《翰苑雜記》：太宗皇帝御書飛白玉堂之署四字，淳化三年賜，今在本院玉堂門上。

其二

絳闕雲臺總有名，「王註厚曰」晉傅玄《西都賦》：巍巍絳闕。《後漢·列傳第十二》：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
八將於南宮雲臺。應須極貴又長生。「王註十朋曰」《清靈真人裴君內傳》：道人支子元相君曰：「子目中珠子，正似
北斗瑤光星，既有貴爵，又當神仙。」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公自註」君好爐火而餌茯苓。「王
註續曰」金丹之術，有日魄月魄，白虎青龍，真鉛正汞，蓋五行強名耳。「合註」施註歌云：寶鼎存金虎，元田養日鴉。今考

寶鼎二句，乃韓湘言志歌也。書水未渾纓可濯，弁峰初見眼應明。〔施註〕張元之《吳興山墟名》：卞山峻極，非清秋爽月，不見其頂。周處《風土記》：卞山當作冠弁之弁。〔施註〕韓退之《過襄陽城》詩：潁水、嵩山刮眼明。兩卮春酒真堪羨，〔誥案〕既有此句，益見查註之非。獨占人間分外榮。〔施註〕杜子美《柴門》詩：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

【誥案】自此題後，無復與子野唱和矣。

過舊遊〔九四〕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施註〕東坡《答錢塘主簿陳師仲書》云：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在杭州，嘗游壽聖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有前生已到之語。更欲洞霄爲隱吏，〔施註〕杜子美《送裴氏》詩：隱吏逢梅福。一菴閑地且相留。

見題壁

狂吟跌宕無風雅，〔合註〕白樂天詩：狂吟一千字。嵇康論：採詩觀禮，以別風雅。醉墨淋漓〔九五〕不整齊。〔合註〕《史記·貨殖傳》：其次整齊之。應爲詩人一回顧，山僧未忍掃黃泥。〔王註次公曰〕此乃「隨手便遭黃土掃，癡心更望碧紗籠」之意。〔施註〕《小說》：有富家子杜四郎，嘗戲爲詩章，號杜荀鶴，以比荀鶴。每有詩，卽題屋壁，親賓

或汗漫之，卽云：三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一杓泥。

竹閣見憶

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施註〕《世說》：孟昶家在京口。嘗見王恭乘高輿，披鶴氅裘，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不須更畫樂天真。〔施註〕竹閣有樂天祠堂。〔查註〕《釋氏稽古畧》：竹閣今爲廣化寺，白侍郎遺像在焉。

送趙寺丞寄陳海州

〔誥案〕時趙晦之罷東武令，歸漣水也。

景疏樓上喚蛾眉〔九六〕，君到應先誦此詩。〔誥案〕謂前所題《景疏樓》詩也。若見孟公投轄飲，〔誥案〕用

陳孟公事，切海州也。莫忘衝雪送君時。〔王註〕杜子美《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詩：北歸衝雨雪。

和蔣夔寄茶

〔施註〕夔赴代州教授，子由有送行詩。〔查註〕本集有《送蔣夔赴代州學官》詩。〔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二年正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言，釋奠，顏子與孔子無少異，而九人之像，坐於兩旁，樽酒豆肉不及，乞下禮官詳定。禮官言，九人各設簋豆俎簠簋爵，命官分獻，從之。竊意夔必熙寧末先任代州，元豐二年調任京兆。至其鄉里及熙寧八九年事，則無可考矣。〔誥案〕公與子由

送蔣夔赴代州學官作詩，乃熙寧十年在汴京事。前註所引，皆後事也。

我生百事常隨緣，四方水陸無不便。扁舟渡江適吳越，三年飲食窮芳鮮。金盞玉膾飯炊雪，

〔施註〕《大業拾遺》：吳郡獻松江鱸魚膾，須八九月霜下之時。鱸魚白如雪，取三尺以下者作之，以香菜花葉相間，和以細

縷金橙食之，所謂金盞玉膾，東南之佳味也。〔合註〕杜子美《孟冬》詩：香稻雪翻匙。海螯江柱初脫泉。〔王註厚曰〕海

螯，言鱉也。江柱，江瑤柱也。〔施註〕白樂天《放魚》詩：脫泉雖已久，得水猶可蘇。臨風飽食甘寢罷，一甌花乳

浮輕圓。自從捨舟入東武，〔施註〕《漢·地理志》：琅琊郡東武縣。沃野便到桑麻川。〔王註子仁曰〕先生

《超然臺記》云：余自錢唐，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

之野。卽此詩中意也。〔施註〕《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剪毛胡羊大如馬，〔合註〕張平子《東

京賦》：射不剪毛。誰記鹿角腥盤筵。〔王註子仁曰〕鹿角，小魚也。先生詩嘗云：聊將充鹿角。〔合註〕白樂天詩：

盤筵占地施。廚中蒸粟堆飯甕〔九〕，〔王註子仁曰〕山東人埋肉於飯下而食之，謂之飯甕。大杓更取〔六〕酸生

涎。〔公自註〕山東喜食粟飯，飲酸醬〔九〕。〔施註〕《世說》：諸阮飲酒，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杓更飲

之。柘羅〔一〇〕銅碾棄不用，〔查註〕蔡君謨《茶錄》：茶羅以絕細爲佳，羅底用東川鵝溪絹之密者，投湯中，揉洗以罨

之。茶碾，以銀或鐵爲之。黃金性柔，銅及礪石皆能生銹，不人用。脂麻白土須盆研。〔王註師曰〕蜀人以脂麻白

土煎茶。故人猶作舊眼看，〔王註〕《吳志·呂蒙傳》：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謂我好尚如當年。〔合註〕《蜀

志·法正傳》：雖好尚不同。沙溪、北苑強分別，〔施註〕丁謂《茶錄》：北苑，里名。官焙曰龍焙，蓋造御茶也。呂仲

吉《茶記》：壑源其別有八，沙溪其一也。〔查註〕黃儒《品茶要錄》：壑源、沙溪，其地相背，中隔一嶺，無數里之遠，然茶產

頓殊。凡壑源之茶售以十，則沙溪之茶售以五。《石林避暑錄》：北苑茶土所產爲曾坑，謂之正焙。非曾坑爲沙溪，謂之外焙。按壑源、沙溪，皆北苑地名。水脚一綫爭誰先。〔施註〕蔡君謨《茶錄》：建安鬪試，以水痕先者爲負，耐久者爲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清詩兩幅寄千里，紫金百餅費萬錢。〔合註〕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詩：左相日興費萬錢。吟哦烹噍兩奇絕，〔合註〕《說文》：噍，齧也。只恐偷乞煩封纏。老妻穉子不知愛，一半已入薑鹽煎。〔王註師民瞻曰〕薑鹽煎茶，亦蜀中風俗。〔查註〕本集《題薛能茶詩後》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能詩云：鹽慎添長戒，薑宜著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亦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薑煎信佳也，鹽則不可。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誰賢。死生禍福久不擇，更論甘苦爭蚩妍〔一〇〕。〔合註〕趙壹《疾邪賦》：孰知辨其蚩妍？知君窮旅不自釋，因詩寄謝聊相鐫。

光祿庵二首〔一〇〕

〔查註〕本集《與陳履常尺牘》云：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輒和《光祿庵二絕》，聊以寄欽羨之懷。末又云：高密連年旱蝗，應付朔方百須，紛然疲茶，仰企仙館，如在雲漢矣。〔誥案〕此二詩施編不載，查註據邵本補編。

其一

文章恨不見文園，禮樂方將訪石泉。〔馮註〕《唐書》：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問：「先生比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何事庵中著光祿，枉教閑處筆如椽。〔馮註〕

《晉·王珣傳》：孝武時爲僕射，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諡議，皆珣所草。

其二

城中太守的何人，〔誥案〕此似指徐州也。林下先生非我身。若向庵中覓光祿，雪中履迹鏡中真。

〔合註〕即鏡花水月之意。

卷十三校勘記

〔一〕互憂樂 集甲、類本作「迂憂樂」。

〔二〕嘗感歎 集甲作「常感嘆」。

〔三〕答喬太博 集本此四字爲題下註。

〔四〕大夫 集甲作「丈夫」。

〔五〕王事 集乙作「三事」，疑誤。

〔六〕不煩 查註、合註：「煩」一作「須」。

〔七〕密州 集本無「州」字。

〔八〕使君 集甲作「史君」。

〔九〕雨雪 原作「風雪」。今從集甲。

- 〔一〇〕幾回 類本作「幾時」。查註：宋刻本「時」作「回」。集甲「時」作「回」。
- 〔一一〕還有 合註：「還」一作「幸」。
- 〔一二〕飛昇 類本作「飛仙」。
- 〔一三〕露光芒 原作「吐光芒」，今從集本、類本。
- 〔一四〕自不 類本作「不自」。合註謂「不自」訛。
- 〔一五〕其狀類峨眉 類丙無「其」字。
- 〔一六〕如風 類本作「如鋒」。
- 〔一七〕人吳越 類甲、類乙作「過吳越」。
- 〔一八〕髮毛 集本、類本作「髮尾」。
- 〔一九〕搗駕 類本作「磨駕」。合註：《九經字樣》：「搗」、「磨」同，通作「揮」（自註文中移此）。
- 〔二〇〕訶電母 類甲、類丙作「呵電母」。「訶」通「呵」。
- 〔二一〕郡守 類甲、類乙作「乞郡」。
- 〔二二〕蝗旱 類丙作「旱蝗」。
- 〔二三〕遺孽 類丙作「餘孽」。
- 〔二四〕八千 查註：「千」字恐訛，當作「十」。
- 〔二五〕一升 集乙作「一勝」。
- 〔二六〕完一畝 類乙作「還一畝」。

〔三七〕蹴踏 集甲、類本作「蹙踏」。

〔三八〕仍多病 原作「尤多病」，今從集本、類本。

〔三九〕插花 類本作「戴花」。

〔四〇〕雨雹 類甲、類乙作「雨電」，疑誤。

〔三一〕如李梅 集乙作「知李梅」。

〔三二〕錢塘吉祥寺花云云 集本無此自註。類本作跋語：「尤奇」類本作「亦奇」，「知此花」作「如此花」，「太息」作「歎惜」。

〔三三〕用除夜韻 集本、類本此四字爲題下註。合註謂舊王本無此四字，非是。

〔三四〕蓬茅 類丙作「蓬方」，合註謂「方」訛。

〔三五〕百事 合註謂「事」一作「年」，並謂「年」訛。

〔三六〕仄聞 類丙作「側聞」。

〔三七〕便須 原作「更須」，今從集本、類本。

〔三八〕東封 類本作「東峯」。

〔三九〕二物 集甲作「一物」。

〔四〇〕雖得滿 類丙詩後原校：「雖」，或作「常」字。本詩爲七律詩，僅一「雖」字，當指此處言。

〔四一〕才器 類本作「才氣」。

〔四二〕病夫 集乙作「病大」，疑誤。

〔四三〕亦自喜 章校：《鑑》作「亦行喜」。

〔四四〕我生 章校：《鑑》作「我行」。

〔四五〕劉伶 集甲作「劉靈」。

〔四六〕驕虜 原作「驕鹵」。據集本、類本改。

〔四七〕椎破 類本作「椎碎」。

〔四八〕漫戰鼓 合註：《詩案》「漫」作「搗」。紀校：「戰」，「當作輓」。

〔四九〕資斧 原作「質斧」。集本、類本作「資斧」，今從。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按「資斧」見《易·旅卦》，子夏《易傳》及衆家並作「齊」，《漢書·王莽傳》亦作「齊」，蓋「資」、「齊」聲同也。《晉書·劉弘傳》：弘遣軍討張奕，斬之。《表》曰：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邵氏補註妄云「資」字是「質」字之誤，「質」與「鑕」通。查氏……亦仍其謬。合註：《詩案》「資」作「刀」。

〔五〇〕深厚 類本作「忠厚」。

〔五一〕只流俗 集本、類本作「止流俗」。

〔五二〕應璩新詩 原作「應璩新論」。按：應璩作品中無《新論》。今據《太平御覽》改，又補「左右」二句詩。

〔五三〕誤占云云見本集謝制科啟 此十一字，原缺。以原註文意難明，茲查其出處，補於此。

〔五四〕泥土 查註、合註：《詩案》「泥」作「桑」。

〔五五〕故人屢寄 查註、合註：《詩案》作「近來屢得」。

〔五六〕方將 查註、合註：《詩案》「方」作「猶」。

〔五七〕談其粗 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謂：「『粗』當作『楠』；《莊子·則陽》釋文：『鹵莽，猶羸粗也。』七集『粗』作『祖』，翁方綱《蘇詩補注》謂形近而訛。」

〔五六〕上有白雲如白羽 類本句下原註：白羽扇也。或爲自註。

〔五九〕挽詞 查註作「輓詩」。

〔六〇〕爲君 類丙作「爲吾」。

〔六一〕潮聲半夜 類本「潮聲」作「湖聲」，七集「半夜」作「夜半」。

〔六二〕詩云 類本無「詩」字，「云」作「曰」。

〔六三〕水侵門 類乙作「水浸門」。

〔六四〕未亡 類本作「未忘」。

〔六五〕霜鬢 類乙、類丁作「雙鬢」。

〔六六〕負春游 類丙作「及春游」。

〔六七〕成塵 集甲、類丙作「生塵」。

〔六八〕陳有 紀校：疑當作「杭有」。

〔六九〕御風 類甲、類丙作「馭風」。

〔七〇〕丈室 類甲、類乙作「之室」。

〔七一〕琴無絃 查註：「琴」一作「今」，訛。

〔七二〕相虧 集本、類本作「求虧」。

〔七三〕方推 集本作「空推」。

〔七四〕至今傳寶魏華書 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謂註文「華乃王徽之外孫」，乃「以唐接晉」，「舛錯」。今刪去「王註孫倬曰」中「爲王徽之外孫」六字。

〔七五〕狂直 合註：「狂」一作「強」。

〔七六〕清涼 類甲作「清流」。

〔七七〕延緣 集本、類本作「寅緣」。

〔七八〕勿論錢 類本作「莫論錢」。盧校同。

〔七九〕論少卑之 類本作「論稍卑之」。

〔八〇〕雷鳴 類本作「如雷」。

〔八一〕此間 查註、合註：《詩案》「間」作「中」。

〔八二〕沾唇 集本、類本作「濡滑」，施本作「濡唇」。

〔八三〕循城 類本作「巡城」。

〔八四〕棄孩 查註：別本「孩」作「骸」者，訛。

〔八五〕莫歎 查註、合註：《詩案》「歎」作「笑」。

〔八六〕猶勝 查註、合註：《詩案》作「何如」。

〔八七〕聖明 集本、類本作「聖朝」。

〔八八〕趙叟……向不 集本「叟」作「叟」。集甲、施乙、類丙、查註、合註「向不」作「不向」。

〔八九〕飄然 集甲、施本作「漂然」。

〔九〇〕吾亦 集甲、類本作「我亦」。

〔九一〕何辭 集甲、施本、類本作「何詞」。

〔九二〕春容 合註：「詩案」作「春風」。

〔九三〕森茫 類本作「渺茫」。

〔九四〕過舊遊 集甲無此題。集甲此三字在本詩末句「一菴」句後，爲自註注文。〔見題壁〕、〔竹閣見憶〕二首同。

〔九五〕淋漓 集本、類本作「淋浪」。

〔九六〕蛾眉 集乙作「蛾眉」。集甲作「蛾眉」。

〔九七〕堆飯甕 集本、類本作「埋飯甕」。

〔九八〕更取 集本原註：「更」平聲。類丙原註：「更」音平聲。

〔九九〕山東喜食粟飯飲酸醬 集本無此自註。類本「山東」作「山東人」，「醬」作「漿」。

〔一〇〇〕柘羅 類本作「拓羅」。

〔一〇一〕蚩妍 查註、合註：「蚩」一作「媻」。

〔一〇二〕光祿庵二首 外集題作：「陳履常惠示光祿庵詩，和二絕」。

蘇軾詩集卷十四

古今體詩六十五首

【註案】熙寧九年丙辰，在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任，十二月徙河中府，遂罷密州任，至雒州作。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僕雖不能飲，當請成伯主會，某當杖策倚几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撥滯悶也。二首【二】

〔查註〕禹功，卽喬太博，成伯，卽趙郎中，皆密州僚屬也。〔合註〕《東坡全集》有《文安國席上作蝶戀花詞》，卽廬江文助也。倪濤《六藝之一錄》載《書史會要》云：助官太府寺丞，工篆畫。【註案】此二詩，施編不載，查註以詩有「辜負名花已一年」句，從邵本改編於此。據《紀年錄》：正月立春日，請成伯主會，作詩，亦載九年。可補救施編不分八年九年之失。但《續通鑑長編》載熙寧八年閏四月，其下年立春，適在歲除之時，未能確定也。餘詳案中。〔案〕總案熙寧九年正月

立春日病中邀安國仍請率禹功同來

「立春日」條下云：查註以此二詩分出八九兩年，甚當。上年逢閏，立春似在臘底，以卷中藉此題爲限界，故不可動也。

其一

孤燈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髮敲簪羞彩勝，〔馮註〕《荆楚歲時記》：人日，剪綵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或戴之頭髮。又造華勝相遺，起於晉代，見賈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勝也。李商隱詩：鏤金作勝傳荆俗，剪綵爲人紀晉風。〔合註〕白樂天詩：敲簪白接羅。黃耆煮粥〔三〕薦春盤。〔馮註〕《玉燭寶典》：新正十五日，作高粥以祠門戶。《風土記》：月正元日，五蒸鍊形。註：五辛，所以助發五臟氣也。《四時寶鑑》：唐人立春日，作春餅生菜，號春盤。〔查註〕《大觀本草》：黃耆，俗作芪。耆，長也。〔詰案〕本集《與米元章書》云：旦復疲甚，食黃芪粥甚美。此因病中用之，非立春故事也。東方烹狗陽初〔三〕動，南陌爭牛卧作團〔四〕。〔馮註〕《論衡》：立春，爲土象人，男女各一，秉耒把鋤，或立土象牛，順氣應時，示率下也。老子從來興不淺，〔馮註〕《晉·庾亮傳》：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向隅誰有滿堂歡。〔馮註〕《韓詩外傳》：一人向隅，滿坐不樂。

其二

齋居卧病禁烟前，〔馮註〕《周禮·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註：爲季春將出火也。元微之《連昌宮詞》：店舍無烟宮樹綠。〔合註〕唐常袞《大赦制》：屬禁烟之令節。辜負名花已一年。此日使君不强喜，〔馮註〕《史記·魏其武安侯傳》：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早春〔五〕風物爲誰妍。青衫公子家千

里，白髮〔六〕先生杖百錢。〔馮註〕《晉書·阮修傳》：字宣子。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曷不相將來問病，已教呼取〔七〕散花天。〔馮註〕《維摩經》：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落。李商隱詩：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場。

答李邦直

〔施註〕李邦直，名清臣，魏人。提點京東刑獄，召爲兩朝國史編修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拜吏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哲宗立，以資政殿學士出守三郡。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五年，人心已定。惟熙寧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微仲丞相、劉莘老中書，尤畏之。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蘇子由爲中丞，極論其非。後三省奏除邦直吏部尚書，范給事祖禹、姚正言勸，皆言不當。命未下，又除蒲宗孟兵部尚書。子由時爲右丞，言於宣仁，事遂已。洎宣仁服藥，中三省又以爲戶部尚書。哲宗親政，於元祐之政，不能無疑。時御史楊畏詭譎嗜進，逆窺上意，卽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各加題品，乞召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邦直未至，除中書侍郎，鄧温伯以兵部尚書知貢舉，除尚書左丞，卽日出院。二人久不得志，邦直首以紹述逢上意，且多激怒之詞，温伯和之。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卽爲邪說，以扇惑羣聽。子由人奏論之，不報。李、鄧從而媒孽，遂得罪。范忠宣去相位，邦直獨顯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章子厚人相，邦直又與之爲異，以大學士知河南。然紹述朋黨之說，肇於此三人者，天下正人，幾無噍類，中原板蕩，蓋基於此。徽宗立，人爲門下侍郎，出知大名府。邦直

早以詞藻，受知人主，然志於利祿，謀國無公心，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追治其罪，貶雷州司戶。邦直居高密時，以京東提刑行部至密也。

美人如春風，〔施註〕《楚辭》：望美人兮未來。著物物未知。羈愁似冰雪，見子先流澌。〔施註〕東方朔

《七諫》：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韻書》云：澌，流冰也。子從徐方來，〔施註〕《毛詩·大雅·常武》：徐方不

回，王曰還歸。吏民舉熙熙。〔施註〕《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扶病出見之，〔施註〕白樂天

《寄元微之》詩：可能扶病暫來無。驚我一何衰。知我久慵倦，起我以新詩。詩詞如醇酒，盎然熏四

支〔八〕。徑飲不覺醉，〔施註〕《史記·淳于髡傳》：可一斗徑醉。欲和先昏疲。西齋有蠻帳，風雨夜紛

披。〔施註〕《文選》王褒《洞簫賦》：紛披容與而施惠。放懷語不擇，〔施註〕《孝經》：口無擇言。撫掌笑脫頤。

〔施註〕《晉·陸雲傳》：張華撫手大笑。《漢·匡衡傳》：諸儒語曰：「匡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而不能止也。別來

今幾何，〔施註〕《晉·溫嶠傳》：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春物已含姿。〔施註〕謝朓詩：春

物方駘蕩。柳色日夜暗，子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施註〕韓退之《晚秋鄆城聯句》詩：從軍古云樂。東

山禁游嬉。又無狂太守，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九〕，〔合註〕《史記·周本紀》：太姜、太任，皆賢婦

人。華堂詠《螽斯》〔一〇〕。〔施註〕《文選》嵇叔夜《琴賦》：華堂曲宴，密友近賓。《毛詩·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邦

直再取孫巨源女，賢婦謂孫也。〔查註〕邦直初娶韓魏公兄之女，繼娶孫巨源之女。曷不倒囊橐，賣劍買蛾眉。

不用教絲竹，〔施註〕《尚書序》：金石絲竹之音。唱我新歌詞。〔施註〕劉禹錫《楊柳枝詞》：請君莫奏前朝曲，唱

我新翻楊柳枝。

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二〕

〔王註堯卿曰〕熙寧八年守洋。〔程天祐曰〕文同與子瞻相厚，子瞻通判杭州，同寄詩云：北客若來休問話，西湖雖好莫吟詩。〔查註〕《文湖州墓志》：熙寧中，知陵州。既復舊秩，歷度支司封員外郎，徙知洋州。家宜父所編《石室先生年譜》：先生赴洋州，在熙寧八年秋冬之交，至丁巳秋，任滿，還京。《水經注》：漢水又東，右會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漢中記》曰：本西鄉縣治也。魏廢帝於此立洋州。《九域志》：洋州洋川郡，屬利州路。《太平寰宇記》：屬山南道，宋爲武定軍節度。《名勝志》：今漢中府洋縣。

湖 橋

〔查註〕文與可《湖橋》詩云：飛橋架橫湖，偃若長虹卧。自問一日中，往來凡幾過。

朱欄畫柱照湖明，〔合註〕李義山詩：朱欄迢遞壓湖光。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晚無數，〔王註〕韓退之《新亭》詩：瓦影蔭龜魚。〔施註〕《戰國策》：呂不韋謂父曰：立國家之主幾倍？曰：無數。識君拄杖過橋聲。〔詰案〕紀昀曰：暗用堂堂策策事，寫得閑遠。

橫 湖

〔查註〕《名勝志》：橫湖在洋縣城西，遠望若匹練之橫，故名。《樂城集·和橫湖》詩云：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間否？

貪看翠蓋擁紅粧，〔王註次公曰〕翠蓋紅粧，言荷也。〔施註〕《文選·古詩》：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曹子建《七啓》：俯倚金較，仰撫翠蓋。宋玉《高唐賦》：蜺爲旌，翠爲蓋。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雲錦段，〔施註〕《河南記》：嵩山有雲、錦二溪，溪多荷花，異於常者。《文選》木元虛《海賦》：雲錦散交於沙汭之際。韓退之《曲江荷花》詩：撐舟昆明度雲錦，脚敲兩舷叫吳歌。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合註〕《名勝志》：書軒在州宅。〔查註〕文與可《書軒》詩云：清泉繞庭除，綠篠映軒檻。坐此何所爲，惟宜弄鉛槧。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王註〕韓退之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王註〕《三齊記略》：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時人名康成書帶草。

冰池

〔查註〕文與可《冰池》詩云：日暮池已冰，翩翩下鳧鷖。不怕池中寒，便於冰上宿。

不嫌冰雪繞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王註〕杜子美《人日》詩：勝裏金花巧耐寒。記取羲之洗硯處，碧琉璃下黑蛟蟠。〔王註〕《晉書·王羲之傳》：嘗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子功曰〕承天歸宗寺禪院，晉咸康六年王羲之置，有右軍墨池。〔誥案〕王註《百家姓氏錄》無子功。〔合註〕李涉詩：兩重

星點碧琉璃。杜子美《早發》詩：濤翻黑蛟躍。

竹塢

〔查註〕文與可《竹塢》詩云：文石間蒼苔，相引入深塢。莫憾青琅玕，無時露如雨。

晚節先生道轉孤，〔施註〕《文選》謝靈運詩：晚節值衆賢。歲寒惟有竹相娛。粗才杜牧真堪笑，〔王註〕先生《談錄》云：唐之盛時，內重外輕，任方面者，目爲粗才。張燕公云：媿無通材，供國粗使。〔施註〕白樂天《答賈舍人》詩：一別承明三領郡，從教人道是粗才。《北夢瑣言》：唐自大中以來，以兵爲戲，廊廟之上，恥言韜略，就有如盧藩、薛能者，目爲粗才。喚作軍中十萬夫。

荻蒲

〔查註〕文與可《荻蒲》詩云：枯荻饒霜風，暮影寒索索。無限有微禽，捉之宿如客。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湖邊宿，〔合註〕庾信詩：小艇釣蓮溪。便是江南鸚鵡洲。〔王註次公曰〕鸚鵡洲，在鄂州岸下大江中。〔施註〕李太白《漢陽輔錄事》詩：鸚鵡洲橫漢陽渡。〔查註〕《後漢書》：黃祖爲江夏太守。時長子射犬會賓客，有獻鸚鵡於此洲者，故爲名。

蓼嶼

〔查註〕文與可《蓼嶼》詩云：孤嶼紅蓼深，清波照寒影。時有雙鷺鷥，飛來作佳景。

秋歸南浦蟪蛄鳴，〔王註〕《家語》：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施註〕《文選》江文通《別賦》：

送君南浦，傷如之何。霜落橫湖沙水清。卧雨幽花無限思，抱叢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合註〕《名勝志》：洋州郡圃內，有望雲樓，極高峻。唐德宗遊幸，題字於梁上，及還京，鑿取以歸。

〔查註〕文與可《望雲樓》詩云：巴山雲之東，秦嶺樓之北。樓上卷簾時，滿樓雲一色。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施註〕《華嚴經》：處世界，如虛空，如蓮花不著水。出本無心歸亦好，〔施註〕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而出岫。白樂天詩：浮雲暗歸山。白雲還似望雲人。〔語案〕用狄梁公事。

天漢臺

〔查註〕文與可《天漢臺》詩云：北岸亭館衆，最先登此臺。臺高望羣峯，萬里雲崔嵬。

漾水〔三〕東流舊見經，〔王註續曰〕經，指《書》也。《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施註〕《尚書註》：孔安國曰：泉始

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銀潢〔一六〕左界上通靈。〔王註〕謝莊《月賦》：斜漢左界，北陸南

躡。〔查註〕《雞跖集》：許洞謂銀河爲銀灣，李賀謂爲銀浦，一曰銀潢。〔合註〕《史記·天官書》：絕漢曰天潢。此臺試

向天文覓，閣道中間第幾星。〔王註〕《漢·天文志》：中宮，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又：營室爲清廟，曰

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

待月臺

〔查註〕文與可《待月臺》詩云：城端築層臺，木杪轉深路。常此候明月，上到天心去。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一七〕低戶映蛾眉。〔王註〕鮑照《翫月》詩：月映西北墀，娟娟似蛾眉。〔合註〕李咸用

詩：挂簷晚雨思山閣。只從昨夜十分滿，漸覺冰輪出海遲。

二樂樹

〔合註〕《名勝志》：二樂樹，在洋州郡圃北隅。〔查註〕《樂城集·和二樂樹》詩云：動靜惟所遇，仁

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地全。

此間真趣豈容談〔一八〕，〔合註〕江淹詩：悠悠蘊真趣。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

叟作瞿曇。〔公自註〕來詩云：二見因妄生。〔合註〕《涅槃經》：迦毗羅城有釋種子，字悉達多，姓瞿曇，氏道誠。

灑泉亭

〔合註〕《名勝志》：儻谷在洋縣北三十里，儻水出焉。後魏之儻城郡，以此名。儻水源出石銜山，

在縣北六十里。〔查註〕《樂城集·和灑泉亭》詩云：泉來草木滋，泉去池塘滿。委曲到庭除，清冷

備晨盥。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答雲烟。〔王註〕杜子美《杜位宅》詩：爛醉是生涯。勸君多揀長腰米，〔王註

次公曰〕長腰米，漢上米之絕好者。諺云，長腰粳米，縮項鮪魚。皆言其好也。〔師民瞻曰〕長腰糯釀酒極佳。〔施註〕李

賀《憶昌谷山居》詩：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香。消破亭中萬斛泉。〔誥案〕句足爛醉之義。

吏隱亭

〔施註〕吏隱出《汝南先賢傳》鄭欽事。〔查註〕文與可《吏隱亭》詩云：竹籬如雞栖，茅屋類蝸殼。靜几默如禪，往來人不覺。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詰案〕同一太守也，與可無時不樂，而公以爲憂，蓋其趨向不同故也。昨夜清風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查註〕文與可《霜筠亭》詩云：危亭人水深，正坐脩篁裏。坐久寒逼人，暫來須索起。解籜新篁不自持，〔施註〕《文選》任彦昇《贈郭桐廬》詩：悲歡不自持。〔合註〕鮑明遠詩：晚篁初解籜。嬋娟已有歲寒姿。〔施註〕《文選》嘯賦：蔭修竹之嬋娟。白樂天《悟真寺》詩：亂竹低嬋娟。孟東野《嬋娟篇》：竹嬋娟，籠曉烟。要看凜凜霜前意，須待秋風〔二九〕粉落時。

無言亭

〔查註〕《樂城集》·和無言亭詩云：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惟有此亭空，燕坐聊從我。

殷勤稽首〔三〇〕維摩詰，〔查註〕《維摩經》·問疾品：世尊殷勤，致問無量。敢問〔三一〕如何是法門。〔查註〕《維摩經》云：何菩薩人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彈指未終千偈了，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查註〕文與可《露香亭》詩云：宿露濛曉花，婀娜清香發。隨風入懷袖，累日不消歇。

亭下佳人錦繡衣，〔王註僧善權曰〕《廬山記》云：由天池直下山十五里，洞名錦繡谷。谷中奇花異卉，不可殫述。三四月間，紅紫匝地，如被錦繡。詩似用此。滿身瓔珞綴明璣。〔施註〕《西域記》：西域國人，首冠花縵，身衣瓔珞。

〔合註〕左思《吳都賦》：頽丹明璣。晚香消歇無尋處，〔施註〕《文選》鮑明遠《城東橋》詩：容華坐消歇。花已飄

零露已晞。〔王註〕《詩》秦風·蒹葭：白露未晞。〔施註〕《毛詩·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文選》謝惠

連《雪賦》：從風飄零。潘安仁《藉田賦》：若湛露之晞朝陽。

涵虛亭

〔查註〕《樂城集·和涵虛亭》詩云：虛亭面疎篁，窈窕衆景聚。更與坐中人，行尋望來處。

水軒花榭兩爭妍，秋月春風〔三〕各自偏。〔王註次公曰〕軒在水之旁，榭在花之上，所見者水之景，花之景而已。故在秋月春風，各爲偏也。若涵虛則不著一物，非天全之景而何。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全。

〔合註〕陸雲《南征賦》：端澄形於萬景。〔語案〕空卽是色，莫不有是理也。如必謂之禪，則大可笑矣。

溪光亭

〔查註〕文與可《溪光亭》詩云：橫湖決餘波，灑灑瀉寒溜。日景上高林，清光動窗牖。

決去湖波尚有情，却隨初日動簷楹。〔王註次公曰〕詩意謂已決此溪之水爲橫湖，而其波隨日以動，在檐楹間，戀戀不去，此爲有情。溪光自古無人畫，憑仗新詩與寫成。〔施註〕《古詩話》：詩人以畫爲無聲詩，詩爲有聲畫。歐陽文忠公《詩話》：梅聖俞曰：詩家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

過溪亭

〔查註〕文與可《過溪亭》詩云：小約過清溪，有亭纔四柱。地僻少人行，翩翩下鷗鷺。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約微。〔王註次公曰〕約，橫木渡水也，名略約。〔合註〕陸龜蒙詩：經略約時冠暫亞，佩笈後帶頻擲。忽悟過溪還一笑，〔王註李堯祖曰〕《廬山記》：太平興國寺，流泉匝寺下，人虎溪。昔遠師送客過此，虎則號鳴。時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靖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圖》，蓋起於此。水禽驚落翠毛衣。〔誥案〕紀昀曰：末句渲染有神，今詳翫此語，實從虎號奪胎，可謂變化無跡矣。

披錦亭

〔查註〕文與可《披錦亭》詩云：紫紅層若雲，密葉疊如浪。青帝下尋春，滿園開步幃。

烟紅露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施註〕孟東野《傷春》詩：鶯啼燕語荒城裏。白樂天《牡丹芳》詩：戲蝶雙舞看人久，殘鶯一聲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帳咽笙簧。〔合註〕溫庭筠詩：繡屏銀鴨香菡濛。梁簡文帝詩：斜燈人錦帳。

禊 亭

〔施註〕司馬彪《續漢·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並禊飲於東流水上。〔查註〕《樂城集·和禊亭》詩云：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毋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愕。

曲池流水細鱗鱗，〔施註〕何遜《下方山》詩：鱗鱗逆去水，瀾瀾急還舟。高會傳觴似洛濱。〔王註〕《竹林七賢論》曰：王濟嘗解禊洛水。《晉書·夏統傳》：統詣洛，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施註〕《晉·束皙傳》：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皙進曰：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文選》顏延年《應詔燕曲水》詩：李善曰：《水經注》云，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爲曲水，文帝引流轉酌賦詩。紅粉翠蛾〔三〕應不要，〔王註〕鄭雲叟詩：翠娥紅粉嬋娟女，殺盡世人人不知。〔施註〕李太白《贈楚司馬》詩：百尺清潭寫翠娥。畫船來往勝於人〔三四〕。

菡 萏 亭〔三五〕

〔查註〕文與可《菡萏軒》詩云：朝陽媚秋漪，菡萏隔深竹。誰開翠錦幃，無限點銀燭。

日日移牀趁下風，〔施註〕庾信《結客少年場》行：隔花遙勸酒，就水更移牀。清香不斷〔二六〕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歲，〔王註〕柳子厚詩：若爲化作身千億，遍上峰頭望故鄉。《史記·龜策傳》：余至江南，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施註〕《抱朴子》：千歲龜，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葦之下。巢向田田亂葉〔二七〕中。〔王註〕李商隱詩：玉

池荷葉正田田。〔施註〕郗昂《樂府解題·江南曲》：《漢魏樂府歌》所奏《古詞》云，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

茶蘼洞〔三八〕

〔查註〕《樂城集·和茶蘼洞》詩云：猗猗翠蔓長，藹藹繁香足。綺席墮殘英，芳樽漬餘馥。

長憶故山〔三九〕寒食夜，〔誥案〕曉嵐論《和洋州》詩，每謂寄題詩不便全着自己，此固哉高叟之說也。一題作三十首，非一題作二三首者可比，尚何死法之足論乎。且與可只有老妻，並無姬侍，亦蜀人也。此詩本意，就與可論，亦恐道治平末同與可在蜀之事，不可死看也。彼以爲理法細密，我以爲眼界窄塞，識者辨之。野茶蘼發暗香來。分無素手簪羅髻，且折霜蕤浸玉醅。〔合註〕《說文》：蕤，草木華垂貌。梁昭明太子《南呂八月啓》：傾玉醅於風前。

筴管谷

〔施註〕《異物志》：筴管生水邊，長數尺，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寸，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尤多。〔查註〕《名勝志》：筴管谷，在洋縣城西北五里。文與可《筴管谷》詩云：千輿翠羽蓋，萬鎗綠沈槍。定有葛陂種，不知何處藏。《樂城集·和筴管谷》詩云：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施註〕盧仝《寄男》詩：竹林吾最惜，新筍好看守。萬籜抱龍兒，攢迸溢林藪。籜龍正稱冤，莫殺人汝口。丁寧囑付汝，汝活籜龍否？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三〇〕千畝在胸中。〔王註〕先生嘗爲文洋州作《筴管谷偃竹記》云：余詩「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妻游谷中，燒筍晚食，

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

寒蘆港

〔查註〕文與可《寒蘆港》詩云：落月照冰臺，曉氣何太爽。兩岸雪烟昏，鳧鷖出深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三〕，〔合註〕劉向《九歎》：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溶而東回。蘆筍生時柳絮飛。〔施註〕梅聖

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還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紫魚肥。

〔王註次公曰〕紫，音才禮反。《玉篇》註云：刀魚也。〔王昌齡曰〕《水衡記》：黃河二月三月水，名桃花水。〔施註〕《續仙傳》

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野人廬

〔查註〕文與可《野人廬》詩云：蕭條野人廬，籬巷雜蓬葦。每一過衡門，歸心爲之起。

少年辛苦事犁鋤，〔施註〕《左傳》：昭公三十年，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

韓退之《贈唐衢》詩：手把鋤犁餓空谷。剛厭青山遠故居。老覺華堂無意味，却須時到野人廬。〔王註

次公曰〕方在田畝，見青山爲可厭，爲官則思野樂。〔施註〕柳子厚《韋使君》詩：稍窮樵客路，遙駐野人居。

此君菴〔三〕

〔查註〕文與可《此君菴》詩云：叢筠裹團圓，淨影碧如水。誰深愛君心，過橋先到此。

寄語菴前抱節君，〔合註〕張正見《階前嫩竹》詩：欲知抱節成龍處。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真雖是文夫

子，〔王註孫俚曰〕公詩：老可能爲竹寫真。〔施註〕杜子美《丹青引》：必逢佳士亦寫真。我亦真堂作記人。〔王註次公曰〕名竹爲抱節君，先生之新語也。與可畫竹，名之曰墨君，有堂焉。先生作《墨君堂記》。〔誥案〕紀昀曰：波峭多姿。

金橙徑〔三〕

〔查註〕文與可《金橙徑》詩云：金橙實佳果，不爲土人重。上苑聞未多，誰能爲移種。《樂城集》和金橙徑詩云：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柑大。穿徑得新苞，令公憶鱸膾。

金橙縱復里人知，〔誥案〕公詩亦作金橙，則題作香橙徑，似誤。今更正。不見〔三〕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裏，小船燒薤擣香齏。〔王註〕鱸魚所以爲膾，金橙所以爲齏，松江之鱸，江南所稱也。此爲金齏玉膾。

南園

〔查註〕文與可《南園》詩云：農桑乘曉日，凌亂如碧油。紫椹熟未熟，但聞黃栗留。

不種天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三〕。〔誥案〕此詩乃勸農體也。暗切太守，味下句自知。子由和云：官是勸農官。可證。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三〕風來餅餌香。〔查註〕《冷齋夜話》：荆公詩，綠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東坡詩，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如《華嚴經》：舉果知因，譬如蓮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蕊中。造語之工至此，盡古今之變。〔合註〕《鹽鐵論》：羅紈文繡。《急就篇》：餅餌麥飯甘豆羹。

北園

〔查註〕《樂城集》和北園詩云：使君美且仁，徧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秋子。

漢水巴山樂有餘，〔查註〕《名勝志》：漢中府洋縣，東連襄漢，南蔽巴蜀。又云：漢山在漢中府西南二十里，北距漢水，南接巴山。一麾從此首歸途。〔王註次公曰〕「一麾」字，顏延年《詠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本言麾去之麾。杜牧詩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乃誤以爲旌麾之麾。今先生却用杜牧詩。〔誥案〕顏延年詩作旌麾解，義亦通。北園草木憑君問，許我他年作主無？〔誥案〕紀昀曰：三十首，各自爲意。然《湖橋》一首，確是總起，此首確是總結，而又各自還本位，不着痕跡，此布局之妙。但南園、北園非游覽地，知州勸農處也。每三月至園，散父老酒食，謂之開園。故二題獨殿後。曉嵐未通全部，而所論近是，已仁至義盡矣。

寄題刁景純藏春塢

〔誥案〕此後無復有與景純唱和詩矣。

自首歸來種萬松，〔施註〕景純藏春塢前有岡，皆種松。東坡有詩云：與君栽插萬松岡。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陶甄外，〔施註〕《揚子》：甄陶天下，其在和平。〔合註〕張華《女史箴》：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且甄。春在先生杖履〔三〕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滴階紅。〔施註〕白樂天《夢游春》詩：門柳暗全低，簷櫻紅半熟。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王註〕《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河上冢。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人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玉盤盃〔三〕并引

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以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朵，皆重跗累萼，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絕異，獨出於七千朵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周宰相莒公之別業也。〔王註厚曰〕莒公，卽蘇禹珪也，爲周相，廣順元年罷。而其名甚俚，乃爲易之。〔查註〕《姑溪題跋》云：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名之，又賦二詩以志其事。崇寧四年，傅君仲訓，偶出花園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在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合註〕《姑溪集·懷舊》詩云：陳迹回頭似夢餘，花應長好但人無。詩成固已名千古，墓上誰傾飯一盂。流落丹青驚始見，形容筆墨竟難圖。公孫自是天同派，謾說周人載碩膚。第二首云：花存人往祇天知，目暗心搖却自疑。尚向漢廷傳詔令，如登魯廟見樽彝。一時鸚鵡娛賓賦，百世甘棠美召詩。安得殘春逢海上，盡傾衰淚灑新枝。

其一

雜花狼藉占春餘，芍藥開時掃地無。兩寺粧成寶瓔珞〔四〕，〔查註〕《法華經》：有七寶塔從地湧出，無數幢旛以爲嚴飾，垂寶瓔珞寶鈴萬億而懸其上。一枝爭看玉盤盂。佳名會作新翻曲，〔施註〕陶淵明《斜川詩序》：有愛佳名，欣對不足。絕品難逢舊畫圖。從此定知年穀熟，姑山親見雪肌膚。〔施註〕《莊子·逍遙遊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其二

花不能言意可知，令君痛飲更無疑。但持白酒勸嘉客〔四〕，直待瓊舟覆玉彝。〔王註〕《周禮·春

官。六彝皆有舟。〔邵註〕《周禮·春官註》：六彝，謂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雝彝。又：舟，尊下臺，如今之承盤也。負郭相君初擇地，〔王註〕《史記》：蘇秦既約六國從，爲從約長，并相六國。看羊屬國首吟詩。〔王註〕《漢書》：蘇武使匈奴，欲降之，知武終不可屈，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武仗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後歸，拜典屬國。吾家豈與花相厚，更問殘芳有幾枝。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四三〕

〔查註〕《東都事畧》：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嘉祐中，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封潞國公。《宋史》本傳：位將相五十餘年，徧歷公孤，兩以太師致仕。元豐中，居洛陽，與富弼等十三人爲耆英會。子由《超然臺賦敘》畧云：子瞻守高密，因其城上之廢臺而增葺之，以告轍曰：「將何以名之？」轍曰：「天下之士，奔走於是非之場，浮沈於榮辱之海，驚然盡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達者哀之，非以其超然不累於物耶？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試以超然名之，可乎？」乃爲之賦。〔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九年八月，判大名府文彥博再任。則與先生倡和，潞公正在大名也。〔查註〕文彥博《超然臺詩》云：莒侯之燕處，層臺踰十尋。俛鎮千乘國，前瞻九仙岑。勿作西州意，姑爲東武吟。名教有靜樂，紛華無動心。憑高肆遠目，懷往散沖襟。琴觴興不淺，風月情更深。民被襦袴惠，境絕枹鼓音。欲識超然意，鵠原賦擲金。

我公厭富貴，常苦勳業尋。相期赤松子〔四三〕，永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爲號吟。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王註〕《莊子·逍遙遊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嗟我本何人〔四四〕，麋鹿強冠

襟。〔施註〕晉·陸雲傳：山鹿野麋。身微空志大，〔施註〕毛詩傳：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交淺屢言深。〔王註〕史記·范雎傳：何交疎而言深也。後漢·崔駰傳：交淺而言深者，愚也。〔施註〕戰國策：馮忌請見趙王，曰：「服子曰，客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交淺而言深，是忠也。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囑公如得謝，〔施註〕禮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呼我幸寄音。〔合註〕陸機詩：歸雲難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四〕揮橐金。〔王註〕古詩：揮金留上客。杜子美《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詩：揮金應物理。〔施註〕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漢書·陸賈傳：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

聞喬太博換左藏知欽州，以詩招飲

〔查註〕左藏，武職也。《宋史·職官志》有西京左藏庫使，蓋喬禹功以文階而改武職也。《元和郡縣志》：漢平南越，置合浦郡。欽州，即合浦縣之地也。梁置安州，開皇十八年為欽州，取欽江為名。東至廣州三百三里。

今年果起故將軍，〔王註〕先生《鐵溝行贈喬太博》詩云：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施註〕故此云「果」，且曰「信有神」也。幽夢清詩信有神。〔施註〕柳子厚詩：月明空塔曙，幽夢綵雲生。杜子美《獨酌》詩：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馬革裹屍真細事〔四〕，〔施註〕後漢·馬援傳：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虎頭食肉更何人。〔施註〕後漢·班超傳：超行，詣相者。相者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陣雲冷壓黃茅瘴，〔王註〕《通真子·瘴氣論》曰：嶺南瘴猶如嶺北傷寒也。從仲春訖仲夏，行青草瘴，季

夏訖孟冬，行黃茅瘴。〔施註〕庾信《擬詠懷》詩：陣雲平不動，秋蓬卷欲飛。羽扇斜揮白葛巾。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王註〕子仁曰：先生《詩話》云：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曰：公豈不飲者耶？

喬將行，烹鵝鹿〔四七〕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破匣哀鳴出素虬，〔王註〕次公曰：素虬，以言刀劍也。〔施註〕《後漢·馮衍賦》：馴素虬而馳騁兮。倦看鴟鴞聽
呦呦。〔施註〕《毛詩·小雅·鹿鳴》：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明朝只恐兼烹鶴，〔施註〕《雲谿友議》：韋鵬翼《題盱
眙壁》云：自從煮鶴燒琴後，背却青山卧月明。李義山《雜纂》：燒琴煮鶴。此去還須却佩牛。便可先呼〔四八〕報
恩子，〔王註〕韓退之《送石處士》詩：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不妨仍帶醉鄉侯。〔王
註〕皮日休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侯。唐人詩：若使劉伶爲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施註〕唐王績撰《醉鄉
記》，以配劉伶《酒德頌》。他年萬騎歸應好，〔施註〕《文選》：班孟堅《東都賦》：萬騎紛紜。奈有移文在故丘。
〔施註〕孔稚珪《北山移文》引云：周彦倫先隱北山，後出爲海鹽令，欲還山。稚珪乃假山靈之意，作文移之，不許其至。

奉和成伯〔四九〕兼戲禹功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金錢石竹道傍秋，〔合註〕《酉陽雜俎》：金錢花，一云出外國。梁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宏
謂得花勝得錢。翠黛紅裙馬上謳。〔合註〕杜子美《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詩：燕姬翠黛愁〔五〇〕。

無限小兒齊拍手，山公又作習池遊。〔馮註〕《襄陽記》：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葳蕤覆水，是遊燕名處也。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茗芋無所知。」

寄黎眉州

〔王註堯卿曰〕名錞，字希聲。慶曆六年，賈黯榜及第。熙寧八年，以尚書屯田郎中知眉州。〔施註〕黎眉州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文忠公喜之。王介甫素不喜《春秋》，目爲斷爛朝報。是時，介甫方得志，故云「治經方笑《春秋》學」。歐陽公有《送黎生還蜀》詩，故云「好士今無六一賢」。〔查註〕《宋史》：黎錞，渠江人。英宗以蜀士問歐陽修，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錞。」本集《眉山遠景樓記》畧云：太守黎希聲，先君子之友人也。《元和郡縣志》：眉州屬劍南道，西川節度使所轄，漢犍爲郡武陽縣之南境。梁於此立青州，後魏改眉州。武德元年，改爲嘉州；二年，於通義縣別置眉州。〔合註〕子由集末自註云：轍昔侍先人於京師，與希聲鄰，居太學前。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合註〕梁簡文帝詩：落照度窗邊。瓦屋寒堆春後雪〔三〕，〔查註〕《太平寰宇記》：雅州榮經縣，榮水在城北，經水在城南，一出瓦屋山，一出改丁河。《名勝志》：瓦屋山在縣東北二十里，形如瓦屋，上有念佛鳥、娑羅花。其巖朝現辟支，午現普賢。峨眉翠掃雨餘天。〔施註〕《水經注》：峨眉山去成都南千里，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峙，如蛾眉焉。〔查註〕《名山記》：峨眉山周匝千里，石龕一百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蜀都賦》云：抗峨眉之重阻。治經方笑《春秋》學，好士今無六一賢。〔公自註〕君以《春秋》受知〔三〕歐陽文忠

公，公自號六一居士。「施註」韓退之《寄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查註」張端義《貴耳錄》：王荆公斥詞賦尊經，獨以《春秋》非聖經，不試，所以元祐諸人，多作《春秋傳解》，則其議論素不同矣。晁公武《讀書志》云：《春秋經解》，黎錞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為《經解者》，以《經解經》也。後又為《統論》附焉。且待淵明賦歸去，「施註」東坡，眉人。故云「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王註」陶淵明賦《歸去來辭》：攜幼入室，有酒盈樽。【誥案】紀昀曰：懸空擲筆而下，起勢極是超拔，三四接得有力，後四句亦沈着。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施註」趙郎中成伯。時官制未改，以尚書郎倅密州。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施註」韓退之《稻畦》詩：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發。驅攘著令典，「王註」唐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不敢捕。姚崇曰：《詩》·大田云：去其螟蟊，及其蠹賊，秉畀炎火。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去彼螟蟊。此除蝗證也。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王註續曰」禹治水手足胼胝，謂手足上重繭也。「合註」《淮南子》：舜黜黑，禹胼胝。《呂氏春秋》：舜之未遇，手足胼胝。我馬亦款矻「孟」。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疏吠澮，「王註孫倬曰」嵇康《養生論》云：益之以吠澮，而泄之以尾閭。註：吠澮，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施註」《尚書》·益稷：濬吠澮距川。漸若決澮渤。「施註」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渤澮，游孟諸。往來供十吏，「施註」《漢》·游俠傳：陳遵為河南太守。至官，召善書吏十人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數百封。《唐》·王勣傳：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

載册文，羣臣已在，方悟其闕。勅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腕脫不容歇。〔王註〕《唐·蘇頌傳》：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頌在太極後閣，口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平生輕妄庸，熟視笑魏勃。〔王註〕《前漢·高五王傳》：灌嬰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漢既誅呂氏，罷齊兵，灌嬰使使召責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愛君有逸氣，〔合註〕《文心雕龍》：時有逸氣。詩壇專斬伐。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施註〕《漢·宣帝紀》：吏或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慎毋及世事，〔施註〕白樂天《重題》詩：宦游自此心常別，世事從今口不言。向空書咄咄。〔施註〕《晉·殷浩傳》：雖被放黜，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登常山絕頂廣麗亭

西望穆陵關，〔施註〕《史記·齊世家》：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唐·地理志》：沂州沂水縣龍山北，有穆陵關。〔查註〕《元和郡縣志》：穆陵山在沂水縣北一百九十里。《名勝志》：大峴山在臨朐縣東南，上有穆陵關。東望琅邪臺。〔王註厚曰〕琅邪山，在沂州之沂水、海州之朐山、密州之諸城三縣界，漢有琅邪縣。先是越王勾踐嘗治此，始皇登山樂之，作琅邪臺。其地在今諸城之東南。〔查註〕《史記》：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立石刻，頌秦德。《太平寰宇記》：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有始皇碑，碑有六百字可識，餘多剝落，李斯書。南望九仙山，〔查註〕《名勝志》：廬山，在諸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爲九仙山，高聳摩空，常有仙人居之，峰巒十有一，盤石十有八。本集有「九仙今已歷京東」句，自註云：九仙在東武，

奇秀不減雁蕩。北望空飛埃。相將叫虞舜，〔王註〕杜子美《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遂欲歸蓬萊。〔施註〕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嗟我二三子，〔施註〕韓退之《山石篇》：嗟哉吾黨二三子。狂飲亦荒哉。紅裙欲仙去，長笛有餘哀。清歌人雲霄，妙舞纖腰回。〔施註〕《白孔六帖》：飛燕舞腰，宛轉若流風之回雪。《文選》·古詩：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謝靈運《擬鄴中》詩：清歌拂梁塵。謝希逸《月賦》：收妙舞，弛清縣。自從有此山，白石〔王〕封蒼苔。何嘗有此樂，將去復徘徊。〔施註〕《楚辭》·九思：周徘徊兮漢渚。人生如朝露，白髮日夜催。〔施註〕杜子美《早花》詩：誰憂客髮催。棄置當何言，〔施註〕《文選》·魏文帝詩：棄置勿復陳。萬劫終飛灰。〔合註〕梁簡文帝文：萬劫不朽。〔誥案〕紀昀曰：篇幅不長，而氣脈極潤。

薄薄酒二首并引

〔查註〕按《姑溪集》，杜孝錫、晁堯民俱有和詩，今不傳。

膠西先生趙明叔，〔查註〕趙明叔，名杲卿。密州鄉貢進士，有行義。見本集《書劉廷式事後》。家貧，好飲，不擇酒而醉。常云：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其言雖俚，而近乎達，故推而廣之，以補東州之樂府；既又以爲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噓云爾〔王〕。〔合註〕《說文》：噓，大笑也。《烏臺詩案》：熙寧九年內作《薄薄酒》詩。

其一

薄薄酒，勝茶湯；〔合註〕《春秋繁露》：厚厚而薄薄。王建《宮詞》：宮人手裏過茶湯。麤麤布，勝無裳。〔合註〕《管子》：非特知於麤麤也。甯戚《飯牛歌》：麤布衣兮緼縷。醜妻惡妾勝空房。〔施註〕《古樂府》：應璩《道上逢三叟》：道上逢三叟，何以得此壽？中叟前致詞，室內妻妾醜。〔合註〕王粲詩：回身入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施註〕《國史補》：舊百官早朝，必立馬於望仙建福門外，宰相即於光宅東坊以避風雨。元和初，始置待漏院。《舊唐書·憲宗紀》亦云。白樂天《晏起》詩：早朝霜滿衣。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施註〕白樂天詩：酒醒夜深後，睡足日高時。珠襦玉柙萬人祖送〔五七〕歸北邙，〔王註次公曰〕漢哀帝豫以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賜董賢，制甚詳。見《漢書·佞幸傳》。北邙山，在河南偃師東北，王公多葬其地。唐人詩：孟郊死葬北邙山。〔施註〕《西京雜記》：漢制，諸陵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之。《後漢·禮儀志·大喪〔五八〕》亦云。《文選》張孟陽《七哀》詩：北邙何累累，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合註〕《太平御覽》引《續漢書·五行志》：靈帝時，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王註厚曰〕《荀子》：子夏衣若懸鶉，董京衣百結。《列子·楊朱篇》：宋國有田夫，嘗衣緼縷，自曝於日。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注：縷，亂麻。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五九〕萬世忙，夷齊、盜跖俱亡羊，〔施註〕《莊子·駢拇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六〇〕忘。〔施註〕韓退之《忽忽》詩：生死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其二

薄薄酒，飲兩鍾；麤麤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王註〕《前漢·高帝紀》：幾敗乃公事。隱居求志義之從，〔王註次公曰〕言醜婦可與同隱，如梁鴻、孟光是也。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窗風。〔王註次公曰〕東華門，百官入朝所從出人之門也。〔施註〕東坡《從駕景靈宮》詩，註云：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施註〕《漢·王莽傳》：赤眉樊崇等人關，燒長安，宮室爲墟，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陵完。文章自足欺盲聾，〔施註〕《莊子·逍遙遊篇》：瞽者無以與乎文章，聾者無以與乎鐘鼓。誰使一朝富貴面發紅。〔王註〕子功曰：《古樂府》：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王註〕白樂天嘗作《酒功贊》。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同年王中甫〔六一〕挽詞

〔施註〕王中甫，名介，三衢人。與王介甫同學。舉進士。以著作佐郎中嘉祐六年直言極諫科。東坡人三等，中甫四等。爲秘書丞，知靜海縣，除秘閣校勘。熙寧初，介甫被召，不復辭。中甫寄詩曰：草廬三顧動幽蟄，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介甫後賦詩云：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爲中甫發也。介甫既得政，神宗轉對羣臣，中甫進疏云：願陛下師心勿師人。帝納之，以喻介甫，且以奏疏示之。介甫不樂，深闢其言。會考開封試，與劉貢父言語往復，御史劾之，罷判鼓院，歸館知湖州。去郡，卒。官止祠部郎中。元豐七年，坡在京口，又作《中甫哀詞》。

〔查註〕王安石《挽王中甫詞》云：「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盛名非復居人後，壯歲如何棄我先。種橘園林無舊業，采蘋洲渚有新篇。蒜山東路春風綠，埋沒誰知太守阡。」

先帝親收十五人，〔公自註〕仁宗朝賢良十五人，今惟富鄭公、張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弟在耳。〔合註〕《續通鑑長編》載：仁宗朝，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天聖八年七月何詠，景祐元年六月蘇紳，五年即寶元元年七月田況、張方平，慶曆六年七月錢彥遠，皇祐元年八月吳奎，嘉祐四年八月錢藻，六年八月王介、蘇軾、蘇轍，共十人。又茂才異等科，天聖八年七月富弼。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景祐元年六月吳育，慶曆三年八月錢明逸，嘉祐二年七月夏噩，四年八月陳舜俞，共五人。《東都事畧》、《宋史》通謂之賢良科。四方爭看擊鵬鷗。如君事業〔六三〕真堪用，〔誥案〕通篇惟此句挽中甫，餘皆於十五人悼歎不已，其後更作挽詞，亦此意也。顧我衰遲不足論。出處升沉十年後，死生契闊幾人存。〔王註〕《詩·邶風·擊鼓》：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杜子美《九日》詩：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他時京口尋遺跡，〔合註〕中甫葬於潤州。宿草猶應有淚痕。〔誥案〕紀昀曰：其言沉着，非他挽詩有文無情之比。

七月五日二首

〔施註〕法令所載「尋醫」爲去官，「人務」乃住理，詩中所用蓋出此。後一詩《答趙郎中成伯》，又申言之。

其一

避謗詩尋醫，畏病酒人務。〔王註〕師曰：詩尋醫，謂不作詩也。酒人務，謂止酒不飲也。〔施註〕《唐·陸贄傳》：避謗不著書。《晉·顧榮傳》：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查註〕白樂天詩：將吏隨衙散，文書人務稀。趙與麟《娛老堂詩話》：詩有以法家史文語爲對者。如東坡云「避謗詩尋醫，畏病酒人務」；先子亦有云「架閣酒無債，編修詩未工」。蕭條北窗下，長日誰與度。今年苦炎熱，草木困薰煮。況我早衰人，幽居氣如縷。〔施註〕杜子美《火》詩：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秋來有佳興，秣稻已含露。還復此微吟，往和糟牀注。〔王註〕杜子美《羌村》詩：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

其二

何處覓新秋？蕭然北臺上。〔王註〕李太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作》詩：何處聽秋聲，蕭蕭北窗竹。秋來未云幾，風日〔六三〕已清亮。雲間聳孤翠，〔合註〕《韓詩外傳》：展而雲間。《藝文類聚》引徐摛賦：拔殘心於孤翠。林表浮遠漲。〔施註〕《文選》謝玄暉《休沐重還道中》詩：林表吳岫微。新棗漸堪剥，〔王註〕《毛詩》：七月：八月剥棗。晚瓜猶可餉。〔施註〕白樂天《秋遊原上》詩：新棗未全赤，晚瓜有餘馨。西風送落日，〔施註〕《文選》謝靈運《廬陵王墓下》詩：落日次朱方。萬竅含悽愴〔六四〕。念當急行樂，白髮不汝放。〔王註〕杜子美《九日》詩：苦遭白髮不相放。白樂天詩：紅顏今日雖欺我，白髮他年不放君。〔譜案〕紀昀曰：不作古音，而自有古意。

趙郎中見和，戲復答之

趙子吟詩如潑水，〔施註〕韓退之《寄崔立之》詩：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一揮三百六十六〔六五〕字。〔合註〕趙

或聯和三次。七月五日二首詩，則共得三百六十字矣。奈何效我欲尋醫，恰似西施藏白地。〔王註〕白樂天《簡簡吟》：十三行坐事調品，不肯迷頭白地藏。趙子飲酒如淋灰，〔合註〕《老學菴筆記》：唐人愛飲灰酒，陸龜蒙詩，酒滴灰香似去年。《學齋佔畢》：晒其不然，俟再考。一年十萬八千杯。〔王註續曰〕李太白《襄陽歌》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以日計之，則一年當飲十萬八千杯也。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東海生黃埃。〔施註〕鮑照《蕪城賦》：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又，《神仙傳》：麻姑曰：海中行復揚塵。我衰臨政多繆錯，〔施註〕《漢·董仲舒傳》：臨政而願治。羨君精采如秋鶻。〔王註〕杜子美《魏將軍歌》詩：魏侯骨聳精神緊，華岳峰尖見秋隼。〔施註〕《北夢瑣言》：符載為劉闢《真贊》云，靈螭出水，秋鶻乘風。〔合註〕揚雄書：覲動精采。頗哀老子今日飲，〔王註〕《後漢·馬援傳》：援為隴西太守，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拒旅，此乃太守事耳。」為君坐嘯主畫諾。〔王註〕《後漢·黨錮傳》：汝陽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晷。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首〔七〕并引

孔周翰嘗為仙源令，〔合註〕《宋史·地理志》：仙源，魏曲阜縣，大中祥符五年改。《禮志》：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中秋夜以事留於東武官舍中。時陳君宗古、任君建中皆在郡。其後十七年中秋，周翰持節過郡，而二君已亡，感時懷舊，留詩於壁。〔合註〕七集孔周翰詩云：屈指從來十七年，交親零落

一潸然。嬋娟再見中秋月，依舊清輝照客眠。又其後五年中秋，軾與客飲於超然臺上，聞周翰乞此郡。客有誦其詩者，乃次其韻二篇，以爲他日一笑〔六八〕。〔查註〕此引全文載蒲積中《歲時雜詠全集》中，今補錄。〔合註〕王本皆無此引，七集本載續集，有此全題，但刊本脫落「誦其詩者」以下十六字。〔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其一

壞壁題詩已五年，〔詰案〕壞壁題詩，截清感舊一層，下句出落周翰，細密之甚。故人風物兩依然。定知來歲中秋月，又照先生枕麴眠。

其二

更邀明月說明年，記取孤吟孟浩然。〔馮註〕孟襄陽集序：閑游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合註〕孟襄陽《秋宵月下懷詩》，有「秋空明月懸，驚鵲棲未定」之句。此去宦遊如傳舍，〔馮註〕《史記·司馬相如傳》：王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揀枝驚鵲幾時眠。〔合註〕劉禹錫詩：玉樹容棲莫揀枝。

送碧香酒與趙明叔教授

〔施註〕趙明叔教授，膠西人。東坡守密，先賦《薄薄酒》詩贈之。元豐八年冬，赴文登，過密州，

有次韻趙明叔、喬禹功，有先生依舊廣文貧之句。〔合註〕《黃山谷集》有送碧香酒用子瞻韻戲贈鄭彥能詩。

聞君有婦賢且廉，勸君慎勿爲楚相。【註案】舊註引優孟事。〔施註〕《韓詩外傳》北郭先生事同。不羨紫

駝分御食，〔施註〕杜子美《麗人行》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自遣赤脚沽村釀。〔施註〕韓退之《寄

盧仝詩》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又《縣齋詩》村酒時邀迓。嗟君〔六九〕老狂不知愧，更吟醜婦惡

嘲謗。諸生聞語定失笑，〔合註〕《吳志·步騭傳註》每讀騭表輒失笑。冬暖號寒卧無帳。〔施註〕韓退之《進

學解》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碧香近出帝子家，〔王註次公曰〕謂王駙馬家造碧香酒

也。〔施註〕《楚辭》屈原《九歌》帝子降兮北渚。註云：帝子，謂堯女娥皇、女英也。鵝兒破殼酥流盎。不學劉

伶獨自飲，一壺往助齊眉餉。

趙旣見和復次韻答之

長安小吏天所放，〔施註〕《莊子·馬蹏篇》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日夜歌呼和丞相。豈知後世有阿瞞，

〔公自註〕曹公自言參之後〔七〇〕。北海樽前捉私釀。〔施註〕《後漢·孔融傳》曹操以年飢兵興，表制酒禁，融頻書

爭之，多侮慢之辭。融嘗爲北海相。先生未出禁酒國，〔施註〕《盧仝》歎昨日詩：何時得出禁酒國，滿甕釀酒曝背

眠。詩語孤高常近謗。幾回無酒欲沽君，〔施註〕《毛詩·小雅·伐木》有酒酤我，無酒酤我。却畏有司書

簿帳。〔公自註〕近制，公使酒過數，法甚重。酸寒可笑分一斗，〔施註〕《唐·王績傳》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

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答曰：「良醞可戀耳。」待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日飲無何〔七〕足衰。〔施註〕《漢·爰盎傳》：南方卑濕，絲能日飲。更將險語壓衰翁，〔王註〕韓退之《醉贈張籍》詩：險語破鬼膽。只恐自是臺無餉。

趙郎中往莒縣，逾月而歸，復以一壺遺之，仍用前韻〔七〕

〔查註〕《太平寰宇記》：《春秋·隱公二年》經書莒人人向。註云：今城陽莒縣是也。《漢書·地理志》：莒縣屬城陽國，隋廢莒縣，屬莒州，貞觀八年廢莒州，以莒縣屬密州。《名勝志》：今爲莒州，屬青州府。

東鄰主人游不歸，〔施註〕《列子·天瑞篇》：游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悲歌夜夜聞春相。〔王註〕《禮·曲禮上》又《檀弓上》：鄰有喪，春不相。〔援曰〕蓋春者，歌以相杵聲也。〔施註〕陶淵明《楚調示龐鄧》詩：慷慨時悲歌，鍾期信爲賢。《史記·商君傳》：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門前人鬧馬嘶急，一家喜氣如春釀。〔合註〕王績詩：春釀煎松葉。王事何曾怨獨賢，室人豈忍交謫謗。〔施註〕《毛詩·小雅·北山》：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又：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又《邶風·北門》：王事敦我，政事一埤益我，我人自外，室人交徧譴我。大兒踉蹌越門限，〔王註〕韓退之《贈張籍》詩：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蹌越門限。小兒咿啞語繡帳。〔合註〕徐陵詩：繡帳羅幃隱燈燭。定教舞袖掣伊涼〔七〕，更想夜庖鳴甕盎。題詩送酒君勿誚，〔施註〕《史記·樊噲傳》：誚讓項羽。免使退之嘲一餉。〔施註〕韓退之《醉贈張籍》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

羶葷。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

蘇潛聖挽詞

〔王註堯卿曰〕潛聖名泳，成都新繁人。慶曆二年楊寘榜登第。嘗知乾州，又知邛州，以職方郎中致仕，年六十餘卒。有三子。其中子名槩，年十八，嘉祐四年劉焯榜登第，終著作郎。

妙齡馳譽百夫雄，〔王註〕詩·黃鳥：百夫之特。〔文選〕王仲宣詩：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施註〕〔文選〕孔稚珪〔北山移文〕：馳妙譽於浙右。〔合註〕郭璞詩：悲此妙齡逝。晚節忘懷大隱中。悃悃無華真漢吏，〔施註〕

〔後漢·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悃悃無華。〔後漢·公孫述傳〕：雖爲漢吏，無所憑資。文章爾雅稱吾宗。〔王註〕〔漢·儒林傳〕：公孫弘言，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施註〕

〔左傳·昭公四年〕：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趨時肯負平生志，〔施註〕杜子美〔夢李白〕詩：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趨時〕見〔易經〕。有子還應不死同。〔施註〕〔左傳·昭公十六年〕：季平子曰：「子服氏有子哉。」〔三國·吳

張溫傳〕：孫權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顧雍曰：「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惟我閑思十年事，數行老淚寄西風。〔王註〕韓退之詩：幾行衰淚落烟霞。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施註〕晁同年，名端彥，字美叔。時提點兩浙刑獄，置司杭州。〔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九年五月，晁端彥衝替，待鞠於潤州，因違法赴杭州，同天節妓樂燕會也。十年正月，追兩官，免勒停。

則先生和詩，端彥尚在潤州也。

仰看鸞鵠刺天飛，富貴功名老不思。病馬已無千里志，〔施註〕晉·王敦傳：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騷人長負一秋悲。〔施註〕《楚辭》宋玉《九辨》：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施註〕張祜詩：孔雀羅衫付阿誰。〔詰案〕此句乃待鞫之證，時已不在杭也。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施註〕《史記·虞卿傳》：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白樂天《讀李杜集》詩：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詰案〕永叔謂公必名世，使美叔訂交，兩公亦頗自負，此在嘉祐極盛時也。詩前半皆寓此慨，後之本事，乃順流而下，合成一局者也。

送喬施州

〔王註〕堯卿曰：名叙，字禹功。嘗以太博換左藏，知欽州，其後除知施州。〔合註〕劉貢父《彭城集》有《送喬左藏除知施州》詩。〔查註〕《元和郡縣志》：春秋巴國之界，漢爲巫縣之境，後周置施州。《輿地廣記》：施州屬夔州路，其地有施王屯餘址，故以爲名。

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王註〕《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唐·李襲譽傳》：罷揚州，書數車載。嘗謂子孫曰：「負京有賜田十頃，耕之足以食，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杜子美《柏學士茅屋》詩：男兒須讀五車書。江上青山橫絕壁，雲間細路躡飛蛇。雞號黑暗通蠻貨，〔公自註〕胡人謂犀爲黑暗〔七五〕。〔王註〕李希聲曰：《酉陽雜俎》：犀角通者，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次公曰〕《抱朴子》：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筴，自本徹末。以置米中，羣雞欲往

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曰駭雞犀也。蜂鬧黃連採蜜花。〔王註〕《本草》言有苦蜜，蓋蜂採黃連爲之。〔施註〕《補註本草》：宜州有黃連蜜，色黃味苦，蜂銜黃連花作之。共怪河南門下客〔六〕，不應萬里向長沙。〔公自註〕喬受知於吳丞相，而施州風土，大類長沙。〔王註〕《漢·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文帝初立，聞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上召以爲博士，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以誼爲長沙王太傅。〔查註〕《東都事畧》：吳育，字春卿。仁宗朝拜相，後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卒諡正肅。按公詩用事，親切如此。

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二首

〔王註續曰〕雁蕩山，在温州樂清縣，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峰龍湫。唐貫休爲《諾矩羅贊》，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山南有芙蓉峰，下有芙蓉驛，前臨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始見此山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有經行峽、宴坐峰，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施註〕周邠數從湖上之游，故云：西湖三載與君同。是時爲樂清令。〔查註〕先生在密州，《與周開祖尺牘》云：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也。又云：寄示山圖，欲求善本而不可得者，新詩清絕，輒和二首。

其一

指點先憑采藥翁，〔施註〕《後漢·龐公傳》：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丹青化出大槐宮。〔王註續曰〕
《太平廣記》引《異聞錄》：唐廣陵淳于棼，嘗夢見人引入大城，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其王以女妻棼，拜爲南柯太守。及覺，
尋其所經由，乃宅南大槐下一蟻穴耳。眼明小閣浮烟翠，齒冷新詩嚼雪風。〔合註〕李洞《送遠上人》詩：齒因
吟後冷。一二華行看〔七〕雄陝右，〔王註厚曰〕太華在華州華陰縣南，少華居其西，佐命之山也。〔施註〕《文選》張平
子《西京賦》：綴以二華。註：太華、少華也。〔查註〕《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又西八十
里，曰小華之山。註：卽少華山。九仙今已壓京東。〔公自註〕將赴河中，密邇太華，九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雁蕩也。
此生的有尋山分，〔施註〕杜子美《曲江》詩：自斷此生休問天。已覺溫、台落手中。〔王註厚曰〕雁蕩山，在
溫州，台州有天台山。杜子美《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詩：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施註〕白樂天《泛春池》詩：天與愛
水人，終焉落吾手。〔查註〕《太平寰宇記》：上元二年，分括州置溫州，以溫嶠嶺爲名。北至台州五百里。台州卽回浦縣
地，三國吳少帝置臨海郡，唐武德五年，改台州。北至越州五百里。

其二

西湖三載與君同，〔王註堯卿曰〕公通守杭州時，開祖知錢塘縣。馬入塵埃鶴入籠。〔施註〕顧況《酬柳相公》
詩：箇身恰似籠中鶴。東海獨來看日出，〔施註〕《三齊畧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能驅石下海，石
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尚書·堯典》：寅賓出日，平秩東作。石橋先去踏長虹。〔王註次公曰〕《太平寰宇
記》：石橋在天台山，路不盈尺，長約十丈，下臨絕澗。惟忘其身，然後能濟渡，得平路。始見天台山蔚然有瓊樓玉闕，天
堂碧林。〔查註〕《天台記》：石橋長七丈，北濶二尺，南濶七尺，龍形龜背，莓苔甚滑。孫綽《天台賦》：踐莓苔之滑石。是

也。遙知別後添華髮，〔合註〕羊祜讓開府表：服事華髮。時向樽前說病翁。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郫筒。〔王註〕華陽風俗錄：郫人剝竹之大者，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包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林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郫筒酒。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詩：酒憶郫筒不用沽。〔孫倬曰〕山濤治蜀之郫城，用筠管釀醪釀作酒，浹旬方開，香聞百步，故蜀人傳其法，號之。〔施註〕成都記：郫縣因水得名。

雪夜獨宿柏仙庵〔七六〕

晚雨纖纖變玉霏，〔王註〕韓詩外傳：雪花曰霏。〔施註〕韓退之詩：廉纖微雨不能晴。小庵高卧有餘清。〔施註〕宋書：袁燦門無雜客，閑居高卧。夢驚忽有穿窗片，〔施註〕謝惠連雪賦：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夜靜惟聞瀉竹聲。〔施註〕杜荀鶴雪詩：江湖不見飛禽影，崑谷惟聞折竹聲。稍壓〔七九〕冬温聊得健，未濡秋旱若爲耕。天公用意真難會，又作春風爛漫〔八〇〕晴。〔施註〕李太白答丁十一詩：待得明朝酒醒罷，與君爛漫尋春暉。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查註〕東都事畧：孔宗翰，字周翰，孔子四十五代孫道輔之子。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王珪、司馬光奉勅薦士，皆以宗翰應。詔知蘄、密、陝、揚、洪、兗六州。元祐初，除司農少卿、刑部侍郎，卒。〔施註〕周翰與東坡密州爲代，未至，以此詩先之。是時官制未行，階官爲郎。既合符而去。青州道上大雪懷東武園亭寄周翰詩，周翰寄五絕和章，又和二絕答求書與

詩。周翰，名父子，繼坡爲東武，契好日篤，倡酬相屬，其知敬賢哲如此，宜爲司馬公所深知也。
【誥案】宗翰之父道輔，乃與范仲淹諫廢后事，爲呂夷簡驅逐者也。但《東都事畧》云：孔道輔，孔子四十五世孫。後又云子宗翰，卽不言世系。今查註顛倒其文句，則連上連下皆可讀，似宗翰亦四十五世也。又云，《宋史》道輔爲孔子四十五代孫。《溫公集》宗翰爲孔子四十七代孫。邵註謂宗翰孔子五十世孫。合註謂以下卷孔君亮自註考之，當從《溫公集》爲確。其說皆非是。蓋君亮、宗翰，皆道輔之子，公自註君亮四十八世，則宗翰亦四十八世，不得以溫公說爲確也。公後詩與自註甚明，若註家不道其世系，使讀者自以後詩通之，則眼明者皆見。餘考定下卷《和孔君亮》詩註。

秋禾不滿眼，〔施註〕杜子美《人奏行》：爲君酤酒滿眼酤。宿麥種亦稀。〔王註次公曰〕《後漢》詔有云：宿麥不下。蓋麥隔年秋種，至明年夏收，所以謂之宿麥也。〔施註〕《漢書·食貨志》：董仲舒曰，願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施註〕《漢·霍光傳》：宣帝始立，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平生五千卷，〔施註〕《北史·崔儵傳》：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人此室。《三國遺錄》：魏文帝云：文爲當代所宗，讀書五千卷，許登閣觀書。登者才六人。一字不救飢。〔王註堯卿曰〕李太白《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詩：萬言不直一杯水。又豈可以救飢乎？方將怨無襦，〔施註〕《後漢·廉范傳》：遷蜀郡太守，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平生無襦今五絢。忽復歌《緇衣》。〔王註〕《禮記·緇衣》：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施註〕《毛詩·緇衣》：美武公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堂堂孔北海，〔王註〕《後漢·孔融傳》：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爲北海相，爲賊管亥所圍，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直氣凜羣兒。〔王註〕《後漢·禰衡

傳。嘗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韓退之詩：不知羣兒愚。朱輪未及郊，〔施註〕《漢·景帝紀》：六年，令長史二千石朱兩轎。〔邵註〕《後漢·輿服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轎。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轎。清風已先馳。何以累君子，〔誥案〕君子二字，下得扼要，不但能添宗翰身價，且通首神韻，皆此句領起也。十萬貧與羸。〔合註〕《唐書·陳子昂傳》：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受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誥案〕自起句至此一節，所謂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者，言無數句，而和盤托出，明切曉暢。其仁愛惻怛之意，自然流露於齒頰，諷之而意味無窮，此非他集之所有也。滔滔滿四方，我行竟安之。〔誥案〕二句別有寄託，自此入結，灑落之甚。何時劍關路，〔施註〕《九域志》：劍門關，隸利州路。春山聞子規。

別東武流杯

〔查註〕《名勝志》：諸城縣有柳林河，出石門山，流逕縣西北，入於扶淇，密人爲上已被除之所。〔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莫笑官居如傳舍，〔三〕，故應人世等浮雲。百年父老知誰在，惟有雙松識使君。〔馮註〕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

留別零泉

〔王註〕薛士昭曰：先生《零泉詩叙》云：廟門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車輪，乃琢石爲井，作亭於其上，名之曰零泉。〔施註〕東坡《零泉記》：古者謂吁嗟而求雨曰零。

舉酒屬雩泉，〔施註〕韓退之詩：一杯相屬君當歌。白髮日夜新。〔施註〕王維送丘爲詩：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何時泉中天？復照泉上人。二年飲泉水，魚鳥亦相親。〔施註〕世說：晉簡文人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還將弄泉手，遮日向西秦。〔王註〕杜牧之途中詩：惆悵江湖釣竿手，却遮西日向長安。〔誥案〕謂欲赴河中也。

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

〔誥案〕查註引陳後山登鳳皇山懷子瞻詩，及後山自引公此詩之「應問使君何處去，憑花說與春風知」句，又據田汝成載「吳山寶成寺，晉天福中建，名釋迦院，石壁刻此詩」。合觀二處，詩當是杭州作。以題中有「呈趙倅」三字，姑依施編，又合註引倪濤語此詩石刻有「熙寧壬子東坡題」等字，當係杭州詩。其說皆誤。鳳皇山與寶成寺距遠，並不連屬，師道登鳳皇山，豈能見寶成寺之石刻？如謂公後錄此詩於杭，時有刻於寶成寺者，師道過而見之，因以載入登鳳皇山詩下，其說尚可通。但石刻題於熙寧壬子，卽爲倅杭所作，而詩中屢稱使君，彼時未嘗有此稱也。且公盛稱吉祥寺牡丹，而不及釋迦院，時至寶山，憩息其地，相與櫛比，而從不及寶成寺，其爲妄也審矣。又原引師道詩云：朱欄行徧花間路，看盡當年題壁處。更有何人問使君，青春欲盡花飛去。今證以公詩，壬子春中到杭纔百日，何爲留別？詩有「去年」、「壁間」等句，應指辛亥春中公在史館，而先有題壁，可乎？當日高述、潘岐僞作公書，雖黃魯直未易辨別。石刻一項，卷三十三總案載有專條，此不具論。總之，施編並不誤，查註、合註何苦引必不可信之說以亂之乎。均

應駁正。〔案〕總案卷三十三論蘇軾書跡石刻專條，與本詩內容無涉，不錄。

春風小院却〔八〕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花〔八〕說與春風知。〔王註〕杜子美《曲江》詩：傳語風光共流轉。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今年人老矣。〔王註〕唐人詩：菊花一歲歲相似，人貌一年年不同。去年崔護若重來，〔施註〕《本事詩》：博陵崔護，清明日獨游都城南，得居人莊。叩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問，對曰：「求飲。」女以杯水至，獨倚小桃佇立，意屬殊厚。及來歲清明，逕往尋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前度劉郎在千里。〔詰案〕紀昀曰：前四句，運意巧幻，後四句，出以曼聲，亦情思惘然不盡。

董儲郎中嘗知眉州，與先人遊，過安丘，訪其故居，見其子希甫，

留詩屋壁

〔王註〕堯卿曰：董儲，密州安丘人。寶元二年，以都官員外郎知眉州。〔合註〕《續通鑑長編》：景祐二年正月，屯田員外郎董儲，通判吉州。以龐籍劾范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即此人也。〔施註〕《東坡集》云：董儲能詩，有名寶元、慶曆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西臺也。〔查註〕《太平寰宇記》：安丘縣在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漢舊縣，屬北海郡。大業二年，改牟山縣爲安丘，復舊名。〔詰案〕自此詩起以下，皆赴京師改知徐州作也。

白髮郎潛舊使君，〔王註〕《漢武故事》：顏驥，不知何許人，帝至郎署，見驥龐眉皓髮。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

尉。張衡賦：尉廂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遺武。至今人道最能文。〔合註〕藍田縣有石刻前進士董儲重修元聖文宣王廟記，亦可爲能文之證，惜其他不傳。雙雞敢忘橋公語，〔王註〕後漢·橋玄傳：曹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自爲其文。曰：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誓約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雙雞過相沃，辭，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下馬來尋董相墳。〔施註〕國史補：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查註〕雍錄：下馬陵，在萬年縣南六里。韋述西征記曰：本董仲舒墓。李肇國史補曰：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馬，時謂之下馬陵。歲遠譌爲蝦蟇陵也。冬月負薪雖得免〔八五〕，〔王註〕史記·優孟傳：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次公曰〕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註：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巾，帔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兩事相類，故用冬月負薪也。〔施註〕禮記·曲禮下：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文選〕謝靈運擬鄴中詩：已免負薪苦，乃遊椒蘭室。鄰人吹笛不堪聞。〔王註〕向秀作思舊賦序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其後各以事見法。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死生契濶君休問，〔誥案〕紀昀曰：補出與先人游意。灑淚西南向白雲。〔王註〕唐書：狄仁傑赴并州，其親在河陽。過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施註〕杜子美懷舊詩：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

卷十四校勘記

〔一〕邀安國……仍請率……某當……以撥滯悶……二首 外集「國」後有「見過」二字，無「仍」字，「某當」作「予」；「滯」作「滿」，疑誤。「以」前盧校有「爲樂」二字。七集「撥」作「發」，無「二首」二字。

查註「仍請率」無「率」字，合註謂「一本無「請」字」。

〔三〕煮粥 外集作「煮酒」。

〔三〕陽初 外集作「陽和」，查註謂「和」訛。

〔四〕卧作團 外集作「鬪作團」。

〔五〕早春 七集作「青春」。

〔六〕白髮 七集作「白首」。

〔七〕呼取 外集作「呼作」。

〔八〕熏四支 集本作「薰四肢」。類甲、類丙作「重四肢」。

〔九〕賢婦 類甲作「野婦」，疑誤。

〔一〇〕詠螽斯 集乙作「詩螽斯」。

〔一一〕和文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類丙「洋川」作「洋州」。查註題下註云：「石刻題云：寄題與可學士洋州園池三十首，從表弟蘇軾上。」陸耀通《金石續編》收石刻此三十詩。

〔一二〕亂葉 查註作「落葉」，謂石刻「落」作「亂」。

〔一三〕三齋記略 原作「三齋記略」，誤，今校改。

〔一四〕付此身 《金石續編》石刻作「寄此身」。查註同。

〔一五〕漾水 類丙作「漢水」。

〔一六〕銀潢 《金石續編》石刻作「銀河」。查註：石刻「潢」作「河」。

〔二七〕挂簷 施乙作「挂簷」，施甲作「挂簷」。「挂簷」是。

〔二八〕豈容談 ▲金石續編 石刻作「豈容淡」。

〔二九〕秋風 ▲金石續編 石刻作「秋深」。查註：石刻「風」作「深」。

〔三〇〕稽首 ▲金石續編 石刻作「致問」，查註同。

〔三一〕敢問 ▲金石續編 石刻作「不□」，查註作「不二」。

〔三二〕春風 查註作「春花」，謂石刻「花」作「風」。

〔三三〕翠蛾 施本作「翠娥」。

〔三四〕勝於人 ▲金石續編 石刻作「不須人」。查註：石刻「勝于」作「不須」。

〔三五〕菡萏亭 ▲金石續編 石刻作「菡萏軒」。

〔三六〕不斷 集本、施本、類本作「不盡」。

〔三七〕亂葉 何校：「萬葉」。合註：「亂」一作「萬」。

〔三八〕茶蘼洞 此詩，七集續集重收，題作「同前」。其前一詩，乃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

〔三九〕長憶故山 七集續集作「半雨半晴」。紀校：寄題詩不便全着自己，作「半雨半晴」爲是。今仍從

底本。

〔四〇〕渭濱 「濱」原作「川」。集本、施本、類本作「濱」；▲金石續編 石刻作「濱」；查註：石刻作「濱」；類丙

註文作「濱」。今從。

〔三一〕春暉 類甲、類乙作「清暉」。

〔三二〕此君菴 類本作「此君亭」。

〔三三〕金橙徑 清施本、查註、合註作「香橙徑」。集本、施本、類本作「金橙徑」。

〔三四〕不見 金石續編石刻作「不得」。查註作「不覺」；石刻「覺」作「得」。合註：「見」一作「覺」。

〔三五〕候農桑 類丙作「作農桑」。

〔三六〕春畦……夏壟 類丙趙次公原校：舊眉山集一本云：「桑疇」、「麥壟」。類乙、類丙、類丁「春畦」作「春疇」。

〔三七〕杖履 查註作「杖履」。

〔三八〕玉盤盃 施本「盃」字下有「二首」二字。集甲「盃」下原註：「二首并叙」。

〔三九〕東武舊俗云云 類本「以芍藥」無「以」字，施本「重附」作「重拊」，集本、施本、類本「甚俚」作「俚甚」。

〔四〇〕瓔珞 集甲作「瓔絡」。

〔四一〕嘉客 類本作「佳客」。

〔四二〕和潞公超然臺次韻 施本無「次韻」二字。

〔四三〕赤松子 類甲作「七松子」，疑誤。

〔四四〕本何人 類丁作「今何人」。

〔四五〕煩公 施本作「煩君」。

〔四六〕細事 集乙作「絕事」，疑誤。

〔四七〕鵝鹿 集乙作「鳩鹿」。

〔四八〕先呼 集乙作「知呼」。

〔四九〕奉和成伯 類本作「和趙成伯」。外集「奉和」作「奉賀」。

〔五〇〕燕姬翠黛愁 「愁」後原有「紅裙」二字，乃涉合註注文而誤衍者，今刪。

〔五一〕春後雪 類丙作「春雪後」，合註謂「春雪後」訛。

〔五二〕受知 集本「知」後有「於」字。

〔五三〕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施本無「次韻」二字。

〔五四〕款吃 施本作「款吃」。

〔五五〕白石 原作「白日」，今從集本、施本、類本。

〔五六〕既又以爲未也復自和一篇聊以發覽者之一噓云爾 類丙無「既又以爲未也」、「聊」、「云爾」等字。

集甲、施本「云爾」作「云耳」。

〔五七〕祖送 原作「相送」。今從集甲、類丙。

〔五八〕後漢禮儀志大喪 原作「後漢大喪志」。今校改。

〔五九〕瞬息 集乙作「聊息」。

〔六〇〕兩都 集本作「都兩」。

〔六一〕王中甫 合註：「中」一作「仲」。

〔六二〕事業 集本、施本作「才業」。

〔六三〕風日 合註：「日」一作「月」。

〔六四〕悽愴 集本作「悽悵」，類本作「悽悵」。查註：石刻作「悽悵」。

〔六五〕六十 集本、施乙作「八十」。

〔六六〕效我 類本作「教我」。

〔六七〕和魯人孔周翰題詩二首 七集續集兩次重收此二詩。其一題作「見魯人孔宗翰題詩三首」，其二、三首，卽此二詩，其第一首，乃孔之作。其一以本詩詩引爲題。外集亦以本詩詩引爲題。

〔六八〕孔周翰嘗爲仙源令云云 七集「官舍中」無「中」字；「宗古」作「榮右」；「任君」作「王君」；「超然臺上」無「上」字；「誦其詩者」無「其」字。外集「留於」無「於」字；「榮右」作「榮古」；「其後」無「其」字；「於壁」後有「云」字；「云」後錄孔周翰之詩；「次其韻二篇」作「次韻二絕」。

〔六九〕嗟君 施本作「嗟余」。

〔七〇〕曹公自言參之後 施本、類本無此自註。類本程續註有云：「曹孟德小字阿瞞，自言參之後。」集本有此自註。

〔七一〕無何 集本、施本作「如何」。

〔七二〕復以……前韻 類丙「復以」作「亦以」。合註：一本無「復」字。集甲「前韻」作「元韻」。

〔七三〕掣伊涼 類本作「徹伊涼」。

〔七四〕功名 類甲作「功名」，疑誤。

〔七五〕胡人謂犀爲黑暗 施本無此條自註。集本、類本有此自註。

〔七六〕門下客 類本作「門下士」。

〔七七〕行看 集甲、施本、類本作「行觀」。

〔七八〕雪夜獨宿柏仙庵 合註：「雪夜」一作「夜雪」。類本「柏仙」作「柏山」。

〔七九〕稍壓 查註作「稍厭」。

〔八〇〕爛漫 查註作「爛漫」。

〔八一〕羣兒 查註作「郡兒」。

〔八二〕傳舍 合註：「舍」一作「室」。

〔八三〕却來時 原作「初來時」，今從集本、施本、類甲、類乙。

〔八四〕憑花 類甲、類乙作「憑君」。

〔八五〕雖得免 施本原校：「雖」字一作「那」。類本作「那得免」。

蘇軾詩集卷十五

古今體詩六十四首

【誥案】起熙寧十年丁巳正月，自濰州至京師，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改權知徐州軍州事，四月出京至任，盡十二月作。

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復作

〔查註〕《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太平寰宇記》：青州北海縣，隋置濰州。宋建隆五年，建爲北海軍。西至東京一千三百二十里，東南至密州界七十五里。曾鞏《隆平集》云：乾德三年，以北海軍爲濰州。

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東風吹宿酒，瘦馬兀殘夢。〔施註〕杜子美《瘦馬行》：東郊瘦馬使我傷。劉駕《早行》詩：馬上兀殘夢，馬嘶時復驚。葱曠〔一〕曉光開，旋轉〔二〕餘花弄。〔施註〕《文選》謝朓詩：鳥散餘花落。下馬成野酌，佳哉誰與共。須臾晚雲合，亂灑無缺空。鵝毛垂馬鬣，〔王註〕白樂天《春雪》詩：大似落鵝毛，密如飄玉屑。〔施註〕白樂天《房家夜宴》詩：門前雪片似鵝毛。自怪騎白鳳。〔查註〕曹唐《遊仙》詩云：

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誥案】紀昀曰：「鵝毛」字本俚語，得下五字，便成奇彩，可悟點化之法。三年東方旱，【施註】《漢·于定國傳》：東海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逃戶連斂棟。【合註】《唐書·食貨志》：括籍外羨田、逃戶。盧綸詩：斂棟止羣難。老農釋耒歎，淚入飢腸痛。春雪雖云晚，春麥猶可種。敢怨行役勞，助爾歌飯甕。【施註】《隋·五行志》：武平二年，童謠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糕正好，十月洗蕩飯甕，十一月出却趙老。」曾子固《霧淞淞》詩引云：東人歌云：霧淞淞，窮漢辦飯甕。以爲豐年之祥也。【誥案】紀昀曰：波瀾壯潤，立言亦極得體。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周翰

〔查註〕《元和郡縣志》：青州北海郡，齊營丘，漢爲臨淄。唐武德二年，改青州，置總管府。東至密州三百二十里。《後漢書》：傅燮爲漢陽太守。初，范津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合註〕《困學紀聞》云：「交代」字出《漢書·蓋寬饒傳》。

超然臺上雪，〔王註次公曰〕超然臺在使園之北，先生有記云：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城郭山川兩奇絕。海風吹碎〔四〕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施註〕《史記·封禪書》：三神山，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蓋公堂前雪，〔查註〕本集《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避正堂以舍蓋公。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治新寢於黃堂之北，名之曰蓋公堂。綠窗朱戶相明滅。堂中美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合註〕戴叔倫詩：玉頰啼紅夢初醒。就中山堂雪更奇，〔查註〕本集《山堂銘敘》云：熙寧九年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

中，溝瀆圯壞，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爲山五，成列，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青松怪石亂瓊絲。〔王註萬先之曰〕禹貢：青州，厥貢鉛松、怪石。註云：怪異好石似玉者。〔施註〕劉禹錫《玉藥花》詩：雪絮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惟有使君游不歸，五更馬上〔三〕愁斂眉。〔合註〕庾信詩：看花定斂眉。君不是〔六〕淮西李侍中〔七〕，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王註〕《舊唐書》：李愬以散騎常侍充隨、唐、鄧節度使，襲蔡州。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賊寔然無一人知者，遂入蔡州。元濟檻送京師。又不是〔八〕襄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王註堯卿曰〕孟浩然《途中雪》詩云：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落鴈迷沙渚，飢鳥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烟。又《長安道中雪》詩：積雪及平阜，飢鷹捉寒兔。〔施註〕世有孟浩然《連天漢水關孤客郢城歸圖》，作騎驢吟詠之狀。何當閉門〔九〕飲美酒，無人毀譽河東守。〔施註〕《史記》：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也。」〔合註〕河東守，當指自言將赴河中。〔語案〕君不是以下六句，皆公自謂也。

至濟南，李公擇以詩相迎，次其韻二首

〔查註〕于欽《齊乘》云：漢濟南國，元魏改爲齊州，天寶中改濟南郡。《揮塵錄前錄》〔二〇〕：英宗以齊州防禦使人，繼以齊州爲興德軍節度。《淮海集》：李公擇行狀：神宗初，爲右正言，力詆新法，落職。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知湖州，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徙知齊州。東坡離密，正公擇知齊州時也。

其一

敝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慘玉塵。〔王註〕何遜《詠雪》詩：若逐微風起，誰言非玉塵。秦韜玉《春雪》詩云：雲重寒空思寂寥，玉塵如慘滿春潮。孟浩然詩：野曠天低樹。自笑餐氈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宦遊到處身如寄，〔施註〕《文選》魏文樂府：人生如寄，多憂何爲。農事何時手自親。剩作新詩與君和，莫因風雨廢鳴晨。〔王註〕《詩·鄭風·風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施註〕杜子美《催樹雞棚》詩：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

其二

夜擁笙歌雪水濱，回頭樂事總成塵。〔查註〕本集《定風波詞》云：余昔與張子野、劉孝叔、李公擇、陳令舉、楊元素會於吳興，時子野作《六客詞》。今年送汝作太守，到處逢君是主人。聚散細思都是夢，身名漸覺兩非親。〔施註〕《老子》：名與身孰親？相從繼燭何須問，〔王註〕《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爲工正。飲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蝙蝠飛時日正晨。〔王註〕韓退之詩：黃昏到寺蝙蝠飛。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合註〕《關里志》：孔舜亮，字君亮，道輔長子。嘉祐四年進士，位至左中散大夫，致仕，累特進少師。〔查註〕《樂城集》有《孔君亮郎中新葺關里西園棄官而歸》七律一首。亦宣聖後裔也。

偶對先生盡一樽，醉看萬物洶崩奔。〔施註〕《文選》謝靈運《入彭蠡》詩：「拆岸屢崩奔。」優游共我聊卒歲，〔施註〕《史記·孔子世家》：「優哉游哉，可以卒歲。」骯髒如君合倚門。只恐掉頭難久住，〔王註〕杜子美《送孔巢父》詩：「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應須傾蓋便深論。〔詰案〕紀昀曰：「此切姓氏，却好以句中有意故也。初白稱其使事無痕，淺耳。」但懂得切姓氏，亦非容易之事。如曉嵐知下二句兼孔宗翰說，即并前與宗翰詩之查誤註，皆可互證。固知嚴、勝風流在，又見長身十世孫。〔公自註〕戮，字君嚴；弟戮，字君勝。退之志其墓云：「孔子世卅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今君亮四十八世矣。」〔詰案〕孔宗翰即君亮之弟，公先與宗翰交代，至此又遇其兄君亮，故引戮、戮爲比，有「又見長身」之句，謂已見宗翰而又見君亮也。又自孔世二十八至君亮已四十八世，故云「十世孫」，其引用親切如此，斷無有誤其世次者。可見宗翰四十八世，公在密已具知之，否則并君亮無此詩，此註情顯然矣。各註於前卷引載孔宗翰世次並誤，當以公自註爲正。

送范景仁游洛中

〔施註〕范景仁，名鎮，成都華陽人。仁宗擢知諫院，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公獨務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略不言。時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景仁奮曰：「天下事有大於此者乎？」拜疏至十九，須髮爲白。帝曰：「卿言是也，當俟二三年。」景仁卒辭言職，三人翰林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王介甫得政，改常平爲青苗，景仁極言其不可。韓魏公論新法，送條例司疏駁。李公擇乞罷青苗錢，令分析。司馬溫公辭副樞，詔許之。景仁皆封還。舉東坡爲諫官，不行；薦孔經父制科，以對策切直報罷。皆力爭之，不聽。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立於朝，請謝。」

事。」最後，指陳介甫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介甫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使以本官致仕，恩典悉不與。公表謝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時年六十三爾。故詩云：小人真闇事，閑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期年而後還。故有「去年行萬里，蜀路走千盤」之句。是時，東坡館於京師門外景仁園中。故有「園亭借客看」之句。哲宗卽位，召不起，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鎮固辭，復致仕。

小人真闇事，閑退豈公難。道大吾何病，〔施註〕《史記·孔子世家》：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言深聽者寒。憂時雖早白，〔王註〕先生《范公墓誌》：上疏，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繫天下心。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駐世〔三〕有還丹。

〔王註〕李白《江上望皖公山》詩：待吾還丹成，投迹歸此地。得酒相逢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萬里，蜀路

走千盤。〔查註〕《司馬溫公詩話》：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人蜀。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

親舊之貧者。遂游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期歲，乃還京師。投老身彌健，〔施註〕《後漢·仇覽傳》：守寡養

孤，苦身投老。登山意未闌。西游爲櫻筍，〔施註〕《秦中歲時記》：唐有櫻筍廚。白樂天《歌馬吟》：忽憶家園須

速去，櫻桃欲熟筍應生。東道盡鵝鸞。〔施註〕《文選》：徐敬業詩：甬道人鵝鸞。劉禹錫《洛下拜表》詩：雲路鵝鸞想退

朝。杖履攜兒去，〔施註〕《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韓退之《孔戣墓誌》：

可杖屨往來。園亭借客看。折花斑竹寺，弄水石樓灘。〔王註續曰〕石樓，在河南龍門伊水中。〔查註〕洛陽伽藍記：城東門曰建春門，門外有石樓，穀水周圍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騶馬衰憐白，〔施註〕白樂天不能忘情吟序：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馬有駱者，駟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長物中，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門，馬驤首反顧一鳴，似知去而旋戀者，予愍然，且命迴勒。〔邵註〕白樂天又有賣駱馬詩。驚雷怯笑韓。

〔王註堯卿曰〕退之題名云：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余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仝，同自洛中至少室，謁拾遺公李渤宗師，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渤道士韋濛、僧惠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禪臺下石室，自龍潭寺下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人天封觀，與道士趙元遇，乃歸。此乃唐嵩陽觀所題也。〔施註〕歐陽集古·跋尾：右韓退之題名，在洛陽嵩山天封宮石柱上刻之，記龍潭遇雷事。余爲西京留守推官，游嵩山，人天封宮，登山頂封禪處。有石記曰：人游龍潭者，毋妄語笑，以黷神龍，龍怒，則有雷恐。因念退之記遇雷，意其有所誠也。薛書標

洞府，〔公自註〕歐陽永叔嘗游嵩山。日暮，於絕壁上見苔蘚成文，云：神清之洞。明日復尋，不見。〔王註堯卿曰〕潁陽石唐山一峰，特時勢雄秀，獨支徑通絕頂，有石室，邢和璞算心處。治平中，許昌齡者，安世之諸父也。蚤得神仙術，杖策來居，天下傾焉。後游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要至郡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曰：綠髮方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獨坐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且道昔遊嵩見神清洞事，公默有所契，語秘不傳。後公歸汝陰，臨薨，以詩寄之曰：四字丹書萬仞嵯，神清之洞鑱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事出蔡絛西清詩話。

松蓋偃天壇。〔施註〕九域志：洛陽有天壇山。〔查註〕太平寰宇記：天壇山，在河南府滎池縣東北，一名壇屋山。高五百丈，四絕如壇。試與劉夫子，重尋靖長官。〔公自註〕劉几云：曾見人嵩山幽絕處，眼光如貓，意其爲靖長官也。〔查註〕曾慥集仙傳云：靖不知何許人。唐僖宗時，爲登封令，既而棄官學道，遂仙去，隱其姓而以名顯，故世謂之靖長官。劉几嘗遇於嵩高山中。烏臺詩案：熙寧十年三月三日，范鎮往西京，賦作詩送之。賦昨知密州，得替到

關城外，借得范鎮園安泊。鎮，鄉里世舊也。其詩除無譏諷外，云：小人真闇事，閑退豈公難。意以諷今時小人以小才而享大位，暗於事理，以進爲榮，以退爲辱。范鎮前爲侍郎，難進易退，小人不知也。又云：言深聽者寒。軾謂鎮舊日多論時事，其言深切，聽者爲恐。意言鎮當時所言，皆不便事也。九月三日，在臺準問目，供出其詩，不係，降到冊子內。【詰案】《詩案》二月三日誤，今已更正。餘詳總案中。【案】熙寧十年三月三日「送范鎮往游嵩洛」條詰案云：此詩有「杖履攜兒去，園亭借客看」句，是公已寓園中。前考二月間，公尚在齊，而子由以驚蟄日往游東園作詩，公尚未至。更以本集寒食北城之游合考《詩案》，則清明在三月三日，而驚蟄即在二月二三日間，是其時子由尚未走馬黃河往迎公也。且會宿詩敘子由以二月見公澶濮之間，今即以二月一日爲澶濮相遇之日，而欲以二月三日寓園賦送行詩，其何能及。再據公答司馬光書，景仁以三月杪還京，其去也，當在二月初間。子由同日和韻送景仁游嵩洛詩，有「得意忘春晚，逢人語夜闌」句，其去已在春晚，則又三月之確證也。《詩案》、《紀年錄》「二月三日」信爲「三月三日」之譌。

次韻景仁留別

公老我亦衰，〔施註〕《文選》嵇叔夜《養生論》：從衰得白，從白得老。相見恨不數。臨行一杯酒，〔施註〕沈休文《別范安成》詩：及爾各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杯酒，明日難重持。此意重山岳。〔施註〕《文選》陸機《謝內史表》：施重山岳，義足灰沒。歌詞白紵清，〔施註〕《樂府解題》：白紵歌。白紵，吳地所出。《白紵舞》，本吳舞也，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爲《四時歌》。琴弄黃鍾濁。〔王註續曰〕《史記》：田完世家：騶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聲中於宮，宮爲君。五聲之本，生於黃鍾，琴有黃鍾調。」〔施註〕《周禮》：春官：凡樂，黃鍾爲宮。鄭氏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詩新眇難和，飲少僅可學。欲參兵部選，有力誰如犖。〔王註〕《朝野僉載》云：崔提爲吏部

侍郎，掌銓。有選人白湜曰：「某能翹關負米。」湜笑曰：「若壯，何不求選兵部？」答曰：「外議謂崔侍郎下有氣力者即得選。」
〔施註〕《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四」，《零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且作東諸侯，〔施註〕《左傳·成公十六年》：「郤犖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合註〕東諸侯，當指知徐州。山城雄鼓角。〔施註〕劉禹錫《送裴司徒再命太原》詩：「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南游許過我，不憚千里邈。會當聞公來，倒屣髮一握。」〔施註〕《三國志·魏·王粲傳》：「蔡邕見而奇之，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史記·魯世家》：「周公戒其子伯禽曰：『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書韓幹《牧馬圖》

〔王註〕饒德操曰：《歷代名畫記》：韓幹，大梁人。王右丞維見其畫，遂推獎之，官至太府寺丞，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查註〕《名畫錄》：幹，天寶中，召人供奉，能狀飛黃之質，圖噴玉之奇。開元後，外國名馬，重譯累至。明皇擇其良者，與中國之駿同頒畫寫之。陳閔貌之於前，韓幹繼之於後，寫渥洼之狀，若在水中，移騾褭之形，出於圖上，故幹居神品宜矣。

南山之下，汧渭之間。〔王註〕續曰：汧水，出隴州汧源縣，東南至鳳翔虢縣，入於渭。《史記·秦本紀》：「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王註〕《唐·兵志》：八坊，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聞，四曰北普聞，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合註〕《蜀志·諸葛亮傳》：「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四十萬匹如雲。」

烟，〔施註〕《唐·兵志》：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用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六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國馬益耗，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及四十三萬。《王毛仲傳》：從帝東封，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杜子美《天育驃騎歌》：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才盡下。〔查註〕《名畫記》：明皇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匹，遂有沛艾大馬、西域大馬，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可名狀，號木槽馬。騅、駉、駟、駘、駘、駘、駘、駘。〔王註〕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駉，陰白雜毛曰駟，白馬黑鬣曰駘，純黑曰駘，赤身黑鬣曰駘。以上見《駟頌》註。駟馬白腹曰駘。見《爾雅》。白魚、赤兔、駉、皇、駘，〔查註〕駘，胡安切。〔王註續曰〕《爾雅》：一目白駘，二目白魚。註：似魚目也。《詩·魯頌·駟》：有駟有魚。《曹擘傳》曰：呂布馬名赤兔。當時歌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赤黃曰駉，黃白曰皇。見《駟頌》註。駘，馬名也。〔邵註〕《廣韻》：駘，駘，番大馬。龍顏鳳頸，且妍。〔王註〕劉琬《馬賦》：龍頭烏目，麟腹虎胸。杜子美《胡馬行》：鳳臆麟鬣未易識。〔施註〕李玟《異聞實錄》：鮑謂韋曰：「得良馬乎？」曰：「予春初獲駘駿數匹，龍形鳳頸，兔脰鳧膺。」奇姿逸德，隱駘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剪刷供帝閑，〔王註〕《唐·兵志》：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十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施註〕《周禮·夏官》：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柘袍。〔王註〕《六典》曰：隋文帝服柘黃袍及巾帶，以聽朝，至今遂以爲常。白樂天《長恨歌》：後宮佳麗三千人。紅粧照日光流淵，〔王註〕李太白《採蓮曲》詩：日照紅粧水底明。樓下玉螭吐清寒。〔合註〕《洞冥記》：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淮南子》：氣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施註〕杜子美《曹將軍馬圖引》：霜蹄蹙踏長楸間。衆工舐筆和朱鉛。〔施註〕《莊子·田子方篇》：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合註〕杜牧之詩：舐筆和鉛欺買馬。先生曹霸弟子韓，〔施註〕杜子

美贈將軍曹霸丹青引。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驂駒氣影喪。〔查註〕《名畫記》：韓幹初師曹霸，其後遂自獨擅。廐馬多肉尻脰圓。〔查註〕尻，立刀切。脰，音誰。〔施註〕《漢·東方朔傳》：結股脚，連脰尻。肉中畫骨誇尤難〔一八〕，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王註〕《莊子·馬蹄篇》：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縶，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不如此圖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綿，〔合註〕謝靈運《山居賦》：長洲芊綿。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註〕曹植《洛神賦》：翩若驚鴻。《孫子》：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王良挾策飛上天，〔王註〕援曰：王良，趙簡子時御者。《漢·天文志》：漢中四星曰天駟，傍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施註〕《漢·王褒傳》：庸人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及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聘驚，忽如景靡，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何必俯首服短轅。〔王註〕《晉書》：蔡謨戲王導，短轅犢車。〔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十年二月到京。三月初一日，王誥約來日出城外相見。次日，軾與誥相見。次日，王誥送韓幹畫馬十二匹，共六軸，求軾題跋。不合作詩云：王良挾策飛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轅。意以麒麟自比，譏諷執政大臣無能盡我之才，如王良之能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其詩即不係，朝旨降到册子內。〔誥案〕紀昀曰：通首傍櫬，只結處一着本位，章法奇絕。放翁《嘉陵驛折枝海棠》詩，似從此得法。

京師哭任遵聖

〔王註〕堯卿曰：遵聖嘗爲寺丞。〔施註〕遵聖，名孜，眉山人。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老蘇公埒。其季師中，名伋。皆舉進士。遵聖爲簡州平原令以卒。一子卽伯雨，字德翁〔一九〕。

十年不還鄉，兒女日夜長。〔施註〕柳子厚《田家》詩：子孫日已長，世事還復然。豈惟催老大，〔合註〕杜子美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詩：汝曹催我老。漸復成彫喪。每聞耆舊亡，涕泣〔三〇〕聲輒放。〔施註〕《禮記·檀弓上》：孔子泫然流涕。《南史·任昉傳》：昉卒，其子流離不能自振。劉孝標泫然矜之。杜子美《送柴十八》詩：泫然欲霑裳。老任況奇逸，〔施註〕《後漢·孔融傳》：奇逸博聞。先子推輩行。韓退之《王公神道碑》：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文章得少譽〔三一〕，詩語尤清壯。〔王註〕陸士衡《文賦》：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施註〕《晉·阮籍傳》：文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吏能復所長，談笑萬夫上。〔施註〕李太白《送梁公昌》詩：高談百戰術，鬱作萬夫雄。自喜作劇縣，〔王註〕《晉書·袁甫傳》：嘗詣何晏，自言能爲劇縣。晏問：「惟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邵註〕《漢·灌嬰傳》：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偏工破豪黨。〔合註〕《漢書·食貨志》：并兼豪黨之徒。奮髯走猾吏，〔合註〕《後漢書·周紆傳》：性警猾吏。嚼齒對姦將。〔王註〕《唐書》：張巡守睢陽，裂背血面，嚼齒皆碎。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謗。竟使落窮山，青衫就黃壤。〔施註〕《文選》潘安仁《西征賦》：黃壤千里。宦遊久不樂，〔誥案〕公自謂也。江海永相望。退耕本就君，時節相勞餉。〔施註〕《漢·楊惲傳》：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相勞。此懷今不遂，歸見纍纍葬。〔王註〕《搜神後記》：丁令威曰：「何不學仙家纍纍。」〔施註〕潘安仁《懷舊賦》：墳纍纍而接壠，柏森森以攢植。望哭國西門，落日銜千嶂。平生惟一子，〔查註〕《東都事略》：任伯雨，字德翁。遽於經術，文力雄健。抱負珠在掌。〔王註〕杜子美《寄漢中王戲其新誕子》詩：掌中貪見一珠新。〔施註〕白樂天《哭崔兒》詩：掌珠一顆兒三歲。見之齟齬中，〔施註〕《韓詩外傳》：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齬，女子七月而齒生，七歲而齟齬。白樂天《觀兒戲》詩：齟齬七八歲，綺

紈三四兒。已有食牛量。〔王註〕《尸子》：虎豹之子，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施註〕杜子美《徐卿二子歌》：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貴客皆回頭。他年如入洛，生死一相訪。〔王註〕韓退之《岳陽樓別竇司直》詩：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惟有王濬冲，心知中散狀。〔王註〕《晉書》：嵇紹，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濬冲，戎字。

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

〔施註〕東坡自密移守河中，至京師，改徐州。時有旨不許入國門，寓城外范蜀公園，故首句云然。魯元翰，名有開，乃肅簡公之姪。自知南康代還，王介甫問：「江南如何？」元翰對：「新法當爲異日患。」介甫怒，僅得倅杭。東坡亦爲杭倅，與魯同官，魯先代去，有《壽星寺餞魯少卿》詩，卽元翰也。〔查註〕《宋史·魯有開傳》：自南康軍代還，出通判杭州，知衛州，徙冀州。增河堤，朝廷遣使，河北民遮道誦有開功狀，召爲膳部郎中。元祐中，歷知洛、滑州，官至中大夫。《元和郡縣志》：河北道衛州汲郡，卽殷牧野之地，漢爲汲縣。魏孝靜帝於汲縣置義州，周武帝改爲衛州。

冗士無處著，寄身范公園。〔王註〕子由文集載：子瞻兄始與元翰皆倅杭州，及自彭城還止都門，寓居范景仁東園，元翰時相過。〔查註〕本集《與黎希聲尺牘》云：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桃李〔三〕忽成陰，薺麥秀已繁。閉門春晝永，惟有黃蜂喧。誰人肯攜酒，共醉榆柳村。髯卿獨何者，一月三到門。我不往拜之，髯來意彌敦。〔王註次公曰〕魯元翰有髯，故以髯稱之。〔施註〕《文選》謝靈運《彭蠡》詩：弦絕念彌敦。堂堂元老後，〔施註〕《漢·蕭望之傳·贊》：堂堂折而不撓。

晉·魏舒傳：堂堂人之領袖。毛詩：小雅·采芑：方叔元老。〔查註〕宋史：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真宗朝爲諭德直龍圖閣，仁宗立，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在政府七年。卒諡剛簡。有開之從父也，用其蔭入官。齊魯仁人言。〔王註〕晉書：謝安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盡盡，爲來逼人。又，〔阮修傳〕：王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盡盡之處。〔施註〕左傳·昭公三年：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憶在錢塘歲，情好均弟昆。〔施註〕爾雅：舅，兄也。時於冰雪中，笑語作春温。〔施註〕杜子美：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温。欲飲徑相覓，〔施註〕杜子美：醉時歌：得錢卽相覓，沽酒不復疑。夜開叢竹軒。搜尋到篋笥，〔合註〕孟郊、韓愈聯句：搜尋得深行。鮓醢無復存。〔合註〕鮓，菹也，以鹽米釀魚以爲菹，熟而食之也。每愧烟火中，玉腕親炮燔。〔王註〕任居實曰：吹火紅唇動，揜薪玉腕斜。遙觀烟裏面，却似霧中花。事見孟榮本事詩。別來今幾何，相對如夢魂。告我當北渡，新詩侑清罇。坡陀太行麓，〔查註〕名勝志：衛輝府輝縣西北，與太行山連接。洶湧黃河翻。〔查註〕元和郡縣志：黃河自新安縣界流入，經汲縣南，謂之棘津，亦謂之石濟津。仕宦非不遇，王畿西北垣。〔施註〕周禮·夏官：方千里曰王畿。〔查註〕太平寰宇記：衛州東南，至東京一百三十五里。斯民如魚耳，見網則驚奔。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合註〕用家語：水至清則無魚。意。刑政雖首務，念當養其源。一聞襦袴〔三〕音，盜賊安足論。

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

〔查註〕《九域志》：河東路代州雁門郡，宋乾德元年爲上州，治雁門縣。《宋史·職官志》：慶曆四年，詔州、軍監各立學，置教授，訓導諸生，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熙寧中，始命於朝。《樂城集·送蔣夔赴代州學官》詩云：憶遊太學十年初，猶見胡公豈弟餘。遍閱諸生非有道，最憐能賦似相如。青衫共笑方持板，白髮相看各滿梳。暫免百憂趨長吏，勉調三寸事新書。

功利爭先變法初，〔施註〕《史記·商君傳》：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文選》鮑明遠詩：爭先萬里途。〔查註〕《宋史·王安石傳》：訓釋《詩》、《書》、《周禮》，頒之，號曰《新義》。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經，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典型獨守老成餘。窮人未信詩能爾，倚市懸知繡不如。〔施註〕《史記·貨殖傳》：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代北諸生漸狂簡，〔合註〕陳子昂詩：雁山橫代北。牀頭雜說爲爬梳。〔王註〕《晉書》：王濟嘗詣王湛，見牀頭有《周易》。〔合註〕「爬梳」用《進學解》「爬羅剔抉」意，以切學官也。韓退之《送鄭尚書序》：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歸來問雁吾何敢，疾世王符解著書。〔王註〕《後漢·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號曰《潜夫論》。《述赦篇》曰：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乃驚遽而起，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宿州次韻劉涇〔三四〕

〔查註〕《太平寰宇記》：元和四年，以徐州、符離之地，南臨汴河，有埭橋爲舳艫之會，襟帶梁、宋，

漕運所歷，乃以符離、蘄縣、虹縣三邑立宿州。開寶元年，陞爲保靜軍節度。北至徐州一百四十里。〔施註〕劉涇，字巨濟。舉進士，爲宿州教授。王介甫薦爲經義所檢討，除太學博士。報罷。後知處、虢、真、坊四州，除職方郎中。卒。〔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新成都府戶曹參軍劉涇爲提舉修撰經義所檢討。涇，孝孫子。八年七月，詔劉涇候教授直講，有闕日，與差。鄧椿畫繼：涇善作林石槎竹，筆墨狂逸，體製拔俗。

我欲歸休瑟漸希，舞雩何日〔三〕著春衣。多情白髮三千丈，〔施註〕李太白秋浦歌：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無用蒼皮四十圍。〔施註〕杜子美古柏行：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晚覺文章真小技，早知富貴有危機。爲君垂涕君知否？千古華亭鶴自飛。〔公自註〕涇之兄汴，亦有文，亦死矣〔三六〕。〔施註〕晉書：陸機受誅，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查註〕本集與劉巨濟書云：賢兄文格奇拔，不幸早世，見其手書舊文，不覺垂涕。詩中有富貴危機之語，又引華亭鶴，乃陸機臨刑事，若不得其死者。而他無可考。

徐州送交代〔三七〕仲達少卿

〔誥案〕江仲達，少卿也。樂城集·有徐州送江少卿詩，查註引戴仲達，誤，已刪。餘詳總案中。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改編。自此首起以下，皆徐州作，公舊名黃樓集。〔案〕總案熙寧十年四月「送交代江仲達少卿」條下云：樂城集·徐州送江少卿詩，有「公來初無事，豐歲多牟麥，鈴閣多清風，芳樽對佳客」句，信前守爲江仲達。查註引題跋之詩人戴仲達以擬之，此元祐間事。今刪。

此身無用且東來，賴有江山慰不才。〔二八〕。〔馮註〕詩·幽風·東山：我來自東。《唐書》：張說謫岳州，詩益淒惋，人謂得江山助云。《莊子·人間世篇》：是不才之木也。舊尹未嫌衰廢久，〔合註〕《後漢書·寇榮傳》：寇氏由是衰廢。清樽猶許再三開。滿城遺愛知誰繼，〔馮註〕《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極目扁舟挽不回。〔馮註〕《晉·鄧攸傳》：攸爲吳郡，刑政清明。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歸去青雲還記否，〔馮註〕《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交遊勝絕古城隈。〔馮註〕《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隈。

和孔密州五絕

〔查註〕卽孔宗翰，註見《前和孔郎中》詩註。

見邸家園留題

〔合註〕郎，姓也。《集韻》：漢上郡太守郎柱。〔註案〕題謂見孔宗翰所留題也。合註謂公留題，誤，已刪。

大旆傳聞載酒過，〔王註〕沈傳師詩：大旆耀錯輝松門。小詩未忍著磚磨。〔二九〕。〔合註〕《傳燈錄》：南岳讓師曰：「磨磚若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陽關三疊君須秘，除却膠西不解歌。〔公自註〕來詩有渭城之句。〔王註續〕曰：漢於燉煌龍勒縣置陽關，後人因以陽關名曲。〔次公曰〕先生云：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淒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唐本三疊。《詩話》：雖後來所作，今所謂「除却膠西不

解歌」，豈正是文長官所傳之聲耶？

春步西園見寄

歲歲開園成故事，〔查註〕宋制，州守每歲二月開園，散父老酒食。年年行樂不辜春。今年太守尤難繼，慈愛聰明惠利人。〔王註〕前漢·馮奉世傳：子九人。野王爲上郡太守，立五原太守，徙上郡，治行略與野王相似。吏民嘉美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施註〕後漢·蔡邕傳：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

東欄梨花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施註〕劉禹錫《秦姝行》：長安二月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三〇〕，〔王註〕韓退之詩：走馬西城惆悵歸，不忍千株雪相映。〔合註〕昌黎又有《聞梨花發》詩云：聞道郭西千樹雪。人生看得幾清明。

和流杯石上草書小詩

【誥案】卽公《別東武流杯》詩。

蜂腰鶴膝嘲希逸，〔王註〕南史·齊·陸厥傳：永明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世呼

爲永明體。春蚓秋蛇病子雲。〔王註〕晉·王羲之傳：制曰：蕭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醉裏自書醒自笑，〔施註〕唐張旭每大醉，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附李白傳。如今二絕更逢君。〔施註〕南史·顧野王傳：宣城王爲揚州起齋，野王畫，王褒書贊，時稱爲二絕。杜子美《江南逢李龜年》詩：落花時節又逢君。

堂後〔三〕白牡丹

城西千葉豈不好，笑舞春風醉臉丹。何似後堂冰玉潔，〔公自注〕孔頗有聲妓，而客無見者〔三〕。遊蜂非意不相干。〔王註〕韓退之《戲題牡丹》詩：雙燕無稽遠拂掠，遊蜂多意正經營。〔施註〕晉·衛玠傳：嘗謂人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

和趙郎中見戲二首〔三〕

〔公自註〕趙以徐妓不如東武，詩中見戲，云：只有當時燕子樓〔四〕。

其一

燕子人亡二百秋，〔施註〕白樂天《燕子樓詩序》：徐州故尚書張建封，愛妓曰盼盼。張既沒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肯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捲簾那復似揚州。西行未必能勝此，〔查註〕言赴河中，未必便勝徐州也。空唱崔徽上白樓。〔王註〕堯卿曰：裴欽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者累月。欽中使罷，徽不能從，

情懷怨抑。後數月，東川幕白知退將自河中歸。徽乃托人寫真，因捧書謂知退曰：「爲妾謂裴郎，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爲郎死矣。」明日，遂疾，發狂。元稹爲作《崔徽歌》，以叙其事。白樓，在河中府城之西北。

其二

我擊藤牀君唱歌，〔合註〕白樂天詩：藤牀鋪晚雪。明年六十奈君何。〔公自註〕趙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施註〕李太白《青山獨酌》詩：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醉顛只要裝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

司馬君實獨樂園

〔施註〕司馬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後家陝州夏縣涑水鄉。中進士甲科。仁宗擢知諫院，事英宗、神宗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王介甫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光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言新法不便者，皆倚以爲重。拜樞密副使，以言不行，不受命。除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力乞歸，以爲留司御史臺，提舉崇福宮。閑居十五年，自號迂叟。當熙寧之四年，始家於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命之曰獨樂。〔語案〕施註謂首言其害者，誤。當呂誨首彈新參，光遇於資善堂，苦勸止之。且自謂先見不及呂誨，敢言不及蘇軾、孔文仲，徒以與安石朋友之義，冀其後改，此乃登之奏牘引以爲愧者。若如施註，卽非。光之本意，不可誣也，今已改削去之，應駁正。〔王註林致約曰〕《元城語錄》：司馬溫公既居洛，於國子

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查註」李格非《洛陽名園記》：獨樂園，極卑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椽屋，澆花亭，弄水種竹，軒尤小。公自撰《獨樂園記》，略云：中有堂，曰讀書堂，堂北爲沼，沼上有廬曰釣魚庵，沼北曰種竹齋，沼東曰采藥圃，圃南爲六欄，欄北曰澆花亭，又於園中築臺作屋，曰見山臺，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王註」石季倫《思歸引序》：古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柳子厚《盤屋縣食堂記》：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施註」《楚辭》屈原《九歌》：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孟浩然《符公蘭若》詩：綠篠夾路旁，清泉流舍下。中有五畝園，「查註」白樂天《池上篇》：十畝之宅，五畝之園。花竹秀而野。

花香襲杖履「三」，竹色侵杯罍「三」。樽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施註」《幽閑鼓吹》：令狐相公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查註」《唐詩紀事》：白居易致仕居洛，愛香山之勝，與僧如滿結社於此。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王註」才全德不形，《莊子》全語。《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先生獨何事，四海「三」望陶冶。「合註」《淮南子》：陶冶萬物。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施註」《灑水燕談》：司馬

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吠畝，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身退十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於朝。持此欲安歸，「王註」子仁曰：《前漢書》：蒯通說韓信曰：「足下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持此安歸乎？」《施註》《三國志》：魏·鍾會傳：呼所親語之曰：「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欲持此安歸乎？」造物不我捨。名聲逐吾輩「三」，此病天所赭。「劉須溪曰「四」：古者刑人衣赭衣，若《莊子》天刑之意耳。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啞。「施註」《舊唐書》：太宗紀：一歲再赦，善人暗啞。「查註」《東

都事略：光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烏臺詩案》：熙寧十年，司馬光在西洛葺園，名獨樂。軾於是年五月六日作詩寄題，言四海望司馬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在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姓字，終當進用。既言「終當進用」，亦是譏新法不便，終當用光。光却瘖啞不言，意望光依前正言攻擊新法。九月三日，準問日供訖，不合虛稱無有譏諷，再勘，方招。【誥案】詩無攻擊之意，其時僅能瘖啞，無可再供，若更望之，是常夢不醒人語矣。此乃寬定欲陷君實於誅，特坐實之，其坐公不藉此詩也。

和李邦直沂山祈雨有應

〔施註〕《周禮·夏官》：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查註〕《元和郡縣志》：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二十里。《齊乘》：沂山註云：沂水所出，山半有東鎮東安王廟石刻神像。又云：翁婆廟，即沂山之神，歷代封祀有典。李邦直詩云：南山高峻層，北山亦嶒嶸。坐看兩山雲出沒，雲行如驅歸若呼，始覺山中有靈物。鬱鬱其焚蘭，罩罩其擊鼓。祝屢祝，巫屢舞。我民無罪神所憐，一夜雷風三尺雨。嶺木兮蒼蒼，溪水兮泱泱。雲散諸峰互明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閉山空音響絕。

高田生黃埃，下田生蒼耳。〔王註〕杜子美《夏日歎》詩：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本草》：蒼耳，一名胡菜，一名地葵，亦名卷耳、猪耳。〔合註〕《漢書·溝洫志》：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慚，二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聲如雷。〔王註厚曰〕莒縣有石梁，謂之呂梁，今謂百步洪，在徐州彭城之東。〔施註〕《莊子·達生篇》：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查註〕呂梁、百步，徐州二洪也。試上城南望城北，〔施註〕杜子美《哀江頭》詩：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際天

菽粟〔四〕青成堆。〔施註〕《莊子·刻意篇》：上際於天。柳子厚詩：故國千里無山河，麥芒際天搖青波。飢火燒腸作牛吼，〔合註〕白樂天詩：飢火燒其腸。沈約《禪林寺尼淨秀行狀》：忽聞空中有聲，狀如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施註〕《莊子·庚桑楚篇》：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杜牧之《善溪館》詩：萬家相慶喜秋成。半年不雨坐龍慵，共怨〔四〕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自贖，〔施註〕《唐·李邕傳》：請成邊自贖。龍神社鬼〔四〕各言功。〔施註〕《龍神》見《法華經》。《漢·王莽傳》：社鬼記之。《蕭何傳》：漢五年，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無功日盜太倉穀〔四〕，〔王註〕杜子美《醉時歌》詩：日糶太倉五升米。〔施註〕《毛詩·伐檀》：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嗟我與龍同此責。勸農使者不汝容，〔查註〕時邦直爲京東提刑。按《職官分紀》：天禧四年，改諸路提刑爲勸農使。因君作詩先自劾。〔王註〕師民瞻曰：《漢書·韋玄成傳》：玄成作詩，自劾責。〔堯卿曰〕韓退之詩：家請官供不報答，無異鼠雀偷太倉。行袖手版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此公之意也。〔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十年，軾知徐州日，六月內，李清臣因沂山禱雨有應，作詩寄軾，軾作詩一首與清臣。除無譏諷外，不合言神龍慵懶不行雨，却使人心怨天公，以諷大臣不任職，不能變理陰陽，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神龍社鬼比執政大臣及百職事。軾自言無功竊祿，與龍無異。當時送與。李清臣來相謁，戲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管恁地事。

次韻〔四〕子由與顏長道同遊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

〔查註〕《名勝志》：百步洪，在徐州城東南二里。水中若有限石，懸下迅急，亂石激濤，凡數里。
《宋史》：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父太初，以名儒爲國子監直講。嘉祐中，試中書第一，賜進士，爲校書郎。熙寧中，爲國子監直講。坐王安石罷。元祐初，起太常博士，累遷中書舍

人兼國子祭酒，以疾改天章閣待制，卒年五十七。子岐，門下侍郎。《樂城集》：陪子瞻遊百步洪，詩云：城東泗水平如席，城頭遠山銜落日。輕舟鳴櫓自生風，渺渺江湖動顏色。中洲過盡石縱橫，南去清波頭盡白。岸邊怪石如牛馬，銜尾舳艫誰敢下。没人出沒須臾間，却立沙頭手足乾。客舟一葉久未上，吳牛回首良間關。風波蕩漾未可觸，歸來何事嘗艱難。樓中吹笛暮烟起，出城騎火催君還。

平明〔四〕坐衙不暖席，〔施註〕白樂天《喜罷郡》詩：枕上休聞報，坐衙不暖席。歸來閉閣閑終日。〔王註〕《漢書》：汲黯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卧聞客至倒屣迎，〔王註〕陳壽《三國志·魏·王粲傳》：左中郎將蔡

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兩眼蒙籠餘睡色。〔合註〕郭璞《遊仙》詩：蒙籠蓋一

山。《文選》「籠」作「籠」。城東泗水步可到，〔施註〕《九域志》：徐州泗水，今呼爲清河。路轉河洪翻雪白。

安得青絲絡駿馬，〔王註〕杜子美《高都護聽馬行》詩：青絲絡頭爲君老。蹙踏飛波柳陰下。奮身三丈兩

蹄間，〔王註〕《史記》：張儀說韓王曰：「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蜀志註》：劉備出所

乘馬名的盧，騎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的盧乃一蹏三丈，遂得過。振鬣長鳴聲自乾。〔施註〕《戰國

策》：楚客謂春申君曰：「騏驥遇伯樂，俯而噴，仰而鳴，以伯樂之知己也。今君獨無意使僕長鳴乎？」少年狂興久已

謝，但憶嘉陵繞劍關。〔王註〕厚曰：嘉陵江水，出大散關，下嘉陵谷，南行，逕鳳興，利至劍門關下木瓜園，轉東，向

閬中，西與涪水會。〔查註〕《元和郡縣志》：劍關道，其山峭壁千丈，下瞰絕壑，飛閣以通行旅。劍關大道車方軌，

〔王註〕《漢書》：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

笑，〔施註〕李太白《南陵別兒童入京》詩：仰天大笑出門去。築室種柳何時還。

與梁先、舒煥泛舟，得臨釀字，二首

〔查註〕梁先，字吉老。見本集《李憲仲哀詞·引》中。舒煥，字堯文。時爲徐州教授。見《烏臺詩案》。

其一

彭城古戰國，〔王註續曰〕彭城，徐州也，古有莘氏之國，自春秋至唐末，多戰爭之地。〔次公曰〕漢高、項羽、劉裕，皆起彭城。〔查註〕《水經注》：彭城，殷大夫老彭之國也，於春秋爲宋地。《成十八年》：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報黃公於邳圯，勒魚石於彭城。卽是處矣。《名勝志》：秦始置彭城縣，屬泗水郡，漢高祖改泗水爲沛郡，又分沛郡立楚國，因置徐州。孤客倦登臨。汴泗交流處。〔查註〕《水經注》：泗水又南，淮水入焉，經彭城縣故城。《名勝志》：泗水源出山東泗水縣，南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合汴水，循城東南達淮。汴水自河南浚儀縣界東流，過蕭縣，至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二水匯而爲潭，極深，有龍居之。清潭百丈深。〔施註〕李太白《贈楚司馬》詩：百尺清潭寫翠娥。故人輕千里，繭足〔四〕來相尋。〔王註續曰〕吳人郢，申包胥走秦乞師，足皆生繭。〔施註〕《戰國策》：蘇秦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何以娛嘉客〔四八〕，潭水洗君心。〔施註〕李太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詩：君思潁水綠，忽復歸嵩岑。歸時莫洗耳，爲我洗君心。〔誥案〕此首與梁先。

其二

老守厭簿書，〔施註〕《漢·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先生罷函丈。〔王註次公曰〕罷函丈，言舒煥也。〔施註〕《禮記·曲禮上》：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鄭氏云：謂講問之客也。風流魏晉間，〔王註續曰〕魏、晉間士尚清談，慕達節，視名教吏事爲俗。〔施註〕《晉·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謂樂、王爲稱首焉。談笑羲皇〔四九〕上。河洪忽已過，水色綠可釀〔五〇〕。君無輕此樂，此樂清且放。〔語案〕此首與舒煥。

次韻李邦直感舊

〔施註〕邦直初娶韓。東坡謂欲得佳婿，無易邦直。孫巨源於是首肯，卒以歸之。故此感舊詩，有「人夢」、「還鄉」之戲。又長短句云：誰教幽夢裏，插他花。亦此意也。

騶騎傳呼出跨坊，〔王註次公曰〕跨乃凌跨之跨，蓋以出而騶騎傳呼，則凌跨坊巷，人而簿書填委，則充滿堂廳。或曰：跨坊，乃籠街之義。〔施註〕《唐·溫造傳》：舒元褒等言，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簿書填委人充堂。〔王註〕《文選》劉公幹詩：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次公曰〕陸士衡《歎逝賦》：居充堂而衍宇。亦必堂名。誰教按部如何武，〔王註〕《漢書》：何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致死。只許清尊對孟光。〔查註〕《李清臣本傳》稱：其自幼敏悟，韓琦以兄子妻之。則邦直元配爲韓，而巨源之女爲繼室耳。婉婉有時來人夢，〔王註〕韓退之詩：孤遊懷耿介，旅宿夢婉婉。溫柔何日聽還鄉。〔王註〕

《趙飛燕外傳》：飛燕進合德，成帝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酸寒病守尤堪笑，千步空餘僕射場。〔王註厚曰〕張建封好擊毬之戲，韓愈佐幕，以書戒之。又《贈張僕射》詩：汗酒交流郡城角，劇場千步平如削。

次韻答邦直、子由五首〔五〕

〔施註〕《東坡詩案》云：李清臣答弟轍詩二首，批云：可求子瞻和。軾却作詩二首和清臣，其內一首，首句云「五斗塵勞尚足留」。集中失載此詩，今附於後。又云：軾又用弟轍韻與李清臣六首。蓋東坡次韻，通爲八首，集中止有四首，今收《詩案》一首，猶逸其三也。〔誥案〕施註所收《詩案》一首，卽「五斗塵勞」一章，在《樂城集》，乃次韻邦直之第二首，而查註以爲子由《鷓鴣字韻》已逸，以公詩充數者。以詩論，當是公作。

其一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疎慵肯見原。閑作閉門僧舍冷，〔施註〕韋應物《郡齋》詩：惟我出塵意，賞愛似僧家。卧聞〔五〕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逢人共，〔施註〕白樂天《病游卽事》詩：逢人共杯酒。〔合註〕駱賓王序：忘懷在真俗之中。引睡文書信手翻。〔王註〕白樂天詩：卧枕一卷書，起嘗一杯酒。書將引昏睡，酒用扶衰朽。〔施註〕白樂天《晚庭逐涼》詩：引睡卧看書。欲吐狂言喙三尺，〔王註〕《莊子·徐無鬼篇》：丘願有喙三尺。〔施註〕馬異《答盧仝結交》詩：與君俛首大艱阻，喙長三尺不得語。《朝野僉載》：陸餘慶爲洛州，善論事，而謬於判決。時嘲之

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怕君嗔我〔三〕却須吞。〔公自註〕邦直屢以此見戒。〔王註〕杜牧之詩：揀頭雖欲吐，到口却成吞。

其二

城南短李好交遊，箕踞狂歌不自由〔五〕。〔王註〕劉伶《酒德頌》：奮髯箕踞。尊主庇民君有道，〔王註〕
《舊唐書》：尊主庇民者，遭時也。【詰案】邦直非尊主庇民者，觀下句似有諷意。樂天知命我無憂〔五〕。〔王註〕《列子·仲尼篇》：顏回曰：「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醉呼妙舞留連夜，〔公自註〕邦直家中舞者甚多〔六〕。
〔施註〕杜子美《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詩：留連春夜舞。又：《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妙舞透迤夜未休。閑作清詩斷送秋。〔王註〕白樂天詩云：留連燈下明猶飲，斷送尊前倒卽休。〔施註〕韓退之詩：斷送一生惟有酒。瀟灑使君殊不俗，〔施註〕《文選》孔稚圭《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合註〕《魏志·公孫度傳註》：辨而不俗。樽前容我攬須不？〔查註〕《烏臺詩案》：李邦直原唱一首云：東來嘗恨少朋游，得遇高人蘇子由。已誓不言天下事，相看俱遣世間憂。新詩定及三千首，曩別幾成二十秋。南省都臺風雪後，問君還記劇談不？《樂城集·和李邦直見邀終日對卧南城亭上二首》云：一徑陂陁草木間，孤亭勝絕俯川原。青天圖畫四山合，白晝雷霆百步喧。烟柳蕭條漁市遠，汀洲蒼莽白鷗翻。客舟何事來恩草，逆上波濤吐復吞。又：東來無事得遨遊，奉使清閑亦自由。撥棄簿書成一飽，留連笑語失千憂。舊書半卷都如夢，清簟橫眠似欲秋。聞說歸朝今不久，塵埃還有此亭不？

其三

老弟東來殊寂寞，〔施註〕《楚辭》劉向《九歎》：幽空虛以寂寞。故人留飲慰酸寒。〔施註〕韓退之詩：酸寒溧陽尉。草荒城角開新徑，〔查註〕《水經注》：淮泗之會，卽城角也。兩人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陪迹未掃，〔施註〕《後漢·杜密傳》：劉勝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註云：軌，車迹也。唱酬往復字應漫。〔施註〕《後漢·禰衡傳》：初達潁川，陰懷一刺，既無所之適，至刺字漫滅。此詩更欲憑君改，待與江南子布看。〔王註〕《吳志》：張昭，字子布。註：《典略》云：余曩聞劉荆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爲欲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爲子布之才高乎？

其四

君雖爲我此遲留，〔合註〕范彦能詩：遲留法未輕。韓退之賦：容盡日以遲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退歸〔毛〕終作十年游。恨無揚子一區宅，懶卧元龍百尺樓。〔王註〕《三國志》：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昔遭亂過下邳，元龍無客主之意，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聞道鵝鸞〔五〕滿臺閣，〔施註〕劉禹錫《和蘇十郎中》詩：左掖鵝鸞到室中。〔合註〕《樂府·焦仲卿妻詩》：仕宦於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查註〕以上二首，答子由原韻。《樂城集·次韻邦直見答一首》云：真能一醉逃煩暑，定勝三杯禦臘寒。自有詩書供永日，莫將絲竹亂風灘。舞雩何處歸春暮，叩角誰人怨夜漫。聞道丹砂近有術，錙銖稱火共君看。《烏臺詩案》：李邦直一首云：匙飯盤蔬強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漫爲方外遊。草亂不容移馬跡，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鷗。

其五

五斗〔堯〕塵勞尚足留，閉關〔六〕却欲〔六〕治幽憂。〔施註〕〔文中子〕或問：「劉靈何如人也？」曰：「古之閉關人也。」韓退之〔寄盧仝〕詩：閉門不出動一紀。羞爲毛遂囊中穎，〔施註〕〔史記〕平原君傳：秦圍邯鄲，平原君求合從於楚，取於門下客，得十九人。有毛遂者，自贊備員，曰：「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未許朱雲〔六〕地下遊。

〔施註〕〔漢〕朱雲傳：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欲〔六〕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施註〕〔世說〕：蔡洪赴洛，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日向城南〔六〕看浴鷗。

〔施註〕杜子美〔江邊星月〕詩：鸞浴自晴川。〔查註〕〔烏臺詩案〕：與李清臣干涉事。軾和清臣，其內一首「五斗塵勞尚足留」云，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成帝欲誅之，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足矣。龍逢，夏桀臣，比干，商紂臣，皆由諫而死。軾爲屢言新法不便，不蒙施行，以朱雲自比。意至明之世，無誅戮之事，故言軾未許與朱雲地下遊。王粲是魏武時人，因天下亂離，故粲在荊州依托，作〔登樓賦〕，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意。軾爲屢言新法不便，不蒙施行，有罷官懷鄉之意，亦欲作此賦也。軾在臺於八月二十八日供出，卽不係，朝旨降到冊子內。

送顏復兼寄王鞏

〔施註〕顏復，字長道。父名太初，字醇之。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號鳧繹先生，東坡爲敘其文。元祐初，長道人爲太常博士，寢遷二史經筵西掖，以病改待制，未拜而卒。子岐，建炎中爲

門下侍郎。【誥案】公會議富弼配饗神宗廟廷，顏復與議，正其在京時也。〔施註〕王鞏，字定國。文正公旦之孫，懿敏公素之子。有雋才，長於詩。東坡稱其詩清平豐融，藹然有治世之音。〔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閏四月，趙世居謀不軌，大理評事王鞏追兩官勒停，以見徐革言世居涉不順而不告也。

彭城官居〔六五〕冷如水，〔施註〕白樂天《司馬廳》詩：官曹冷似冰。誰從我遊顏氏子。〔王註〕《繫辭》：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施註〕《漢·高帝紀》：十一年詔曰，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我衰且病君亦窮，衰窮相守正其理。胡爲一朝捨我去，〔施註〕韓退之《贈張籍》詩：子又捨我去，我懷焉所窮。輕衫觸熱行千里。〔王

註〕杜子美《送高三十五書記》詩：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施註〕《藝文類聚》：晉程曉《伏日》詩，今世權濫子，觸熱到人家。問君無乃求之與，答我不然聊爾耳。京師萬事日日新，故人如故今有幾。君知牛行相君宅，〔施註〕鞏大父文正公，居牛行街，見徐度《南窗紀談》。《史記·范雎傳》：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查註〕《東

京夢華錄》：潘樓東街巷，出舊曹門，朱家橋瓦子。下橋，人烟市井，不下州南，以東牛行街，一直抵新城。扣門但覓王居士。〔施註〕《楞嚴經》：若諸衆生愛談名言，清淨自居，我於彼前現居士身，而爲說法，令其成就。〔合註〕「居士」字，

始見《禮記》。清詩草聖俱人妙，〔施註〕《法書苑》：衛瓘、鍾繇等章草，人妙品。別後寄我書連紙。苦恨相思不相見，〔施註〕《古樂府》：道遠不可思，宿昔夢見之。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約我重陽嗅霜蕊。君歸可喚與俱來，〔施註〕《史記·范雎傳》：鄭安平言於王稽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警，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施註〕定國約先過安道，而以重陽謁公於徐，故屬長道拉與俱來。然定國過南京，竟以事不

至，有詩送梁交寄坡，坡和答，有「花枝不共秋敲帽，筆陣空來夜斫營」之句。後一歲，始赴重陽之約。未應指目妨進擬。〔施註〕《漢·陳勝傳》：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舊唐書·李瑊傳》：文宗語瑊曰：「竇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五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閏四月，賜右羽林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死。大理評事王鞏追兩官勒停，以鞏見徐革，言涉不順而不告。又，上曰：「鞏見徐革，言世居似太祖，反勸令焚毀文書。」詩意似言鞏已勒停，不能進擬，即來游徐，未有所妨也。太一老仙閑不出，〔公自註〕張安道爲中太一宮使〔六六〕。〔施註〕鞏，安道壻也。李賀《羅浮山人與葛篇》：博羅老仙時出洞。〔查註〕《容齋三筆》：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爲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人東南巽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天聖己巳歲人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於集禧觀之東，於是爲中太一宮。〔誥案〕時子由尚在徐州，而公已有此句，可見子由到南京簽判任，在方平罷任後也。踵門問道今時矣。〔施註〕《莊子·達生篇》：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因行過我路幾何，願君推挽加鞭箠。〔施註〕《左傳·襄公十四年》：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人，得乎？」吾儕一醉豈易得，買羊釀酒〔六七〕從今始。〔王註〕韓退之詩：買羊酤酒謝不敏。

蜥 虎

〔王註洪朋曰〕《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守宮，又呼蠃蜒。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南楚謂之蛇醫。〔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十年三月，內出蜥蜴祈雨法，試之果驗。詔附宰鵝祈雨法頒行之。此詩當是奉到頒行法而作也。

黃鷄啄蜴如啄黍，〔王註〕李太白《南陵別兒童入京》詩：黃鷄啄黍秋正肥。窗間守宮稱蜴虎。〔王註厚曰〕漢武帝以端午日取蜴，置之器，飼以丹砂，至明年端午擣之，以塗宮人之臂。有所犯，輒消沒。以其驗於此，故得守宮之名。李賀所謂「玉白夜春紅守宮」者是也。閩中繳尾伺飛蟲，巧捷功夫在腰膂。〔施註〕《文選》曹子建樂府：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跂跂脈脈善緣壁，〔王註〕《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東方朔別著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蜴。」陋質從來誰比數。今年歲旱號蜴，〔六八〕狂走兒童鬧歌舞。能銜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龍覓雲雨。〔施註〕《三國志·吳·周瑜傳》：上疏云：劉備、關、張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合註〕何焯曰：亦有諷意。守宮努力搏蒼蠅，明年歲旱當求汝。〔施註〕楊文公《談苑》：魏庠言：昔游關中佛寺，值村民祈雨，沙門有善胡法者，求得蜴十數，置甕中。以樹葉漬水，童男女數人持柳枝，呪曰：「蜴蜴蜴，興雲吐霧，雨今滂沱，放汝歸去。」咸平初，余守縉雲，適閔雨，用此有驗，具奏其事。蜴，蓋龍類也。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爲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爲今者宦游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旣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六九〕

〔王註十朋曰〕子由《逍遙堂會宿》二首并引云：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捨。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爲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爲鳳翔幕府，留詩爲別，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睢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爲二小詩記之。子由《逍遙堂會宿》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第二首云：秋來東閣冷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查註〕歸德府，宋爲南京。按《潁濱遺老傳》：改著作佐郎，簽書南京判官，今將赴南都。正簽書判官時也。〔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十月，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爲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十年五月，爲東太一宮使，聽居南京。方平四表乞致仕，而有是命。【誥案】合註所引《長編》，方平已罷任，其後公往南京《寄子由》詩「聯翩閱三守」句，合註又拉方平湊數，何也？

其一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王註〕《後漢·黨錮傳》：夏馥爲黨魁，及張儉等亡命，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自剪髮變形，隱匿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烟炭，形貌毀瘁，人無知者。弟靜，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形容變盡語音存。〔施註〕《戰國策》：趙襄子將知伯頭爲飲器。豫讓曰：「吾其報知氏之讐矣。」乃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

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

其二

但令朱雀長金花，〔施註〕陰真君《金液還丹歌》：「北方正氣爲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歸一體，朱雀調護生金花。此別還同一轉車。」〔王註〕賈島詩：「碌碌復碌碌，百年雙轉轂。五百年間誰復在？會看銅狄兩咨嗟。」〔施註〕《後漢·薊子訓傳》：「人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
《水經注》：魏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

留題石經院三首

〔查註〕石經院，在臺頭寺中。本集《題跋》云：熙寧十年八月四日，與子由同來，留小詩三首。子由和云：「岩巖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遠，長教眼力窮。又：盤曲山前路，流年向此消。興亡須一弔，范叟卧山腰。又：孤絕山南寺，僧居無限情。不知行道處，空聽暮鐘聲。」〔誥案〕《樂城集》同。

其一

葱蒨門前路，〔誥案〕「葱蒨門前路」、「天矯庭中檜」、「窈窕山頭井」，特有意，句法一式，而淺深則別。行穿翠密中。

【詰案】此二句，是第一首起法。却來堂上看，巖谷意無窮。

其二

天矯庭中檜〔七〇〕，〔合註〕《淮南子》：天矯曾櫓。枯枝鵲踏消。【詰案】崔駰賦：幹弱枝彊，末大本消。詩用其意，故以枯枝代本字也。瘦皮纏鶴骨，高頂轉龍腰。

其三

窈窕山頭井，〔施註〕《文選》：王文考《靈光殿賦》：旋室嫵娟以窈窕。〔查註〕《名勝志》：石佛井，在雲龍山頂，雲氣出其中，去地可七百餘尺。潛通〔七二〕伏澗清。〔施註〕杜子美《秦州雜詩》：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欲知深幾許，聽放〔七三〕轆轤聲。〔施註〕鄭嶠《津陽門》詩註：石甕寺飛泉樓中轆轤，斜引修綆，長二百尺，以引甕泉。〔合註〕梁簡文帝詩：銀牀繫轆轤。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查註〕《名勝志》：雲龍山，在徐州城西二里。山出雲氣，蜿蜒如龍，故名。張天驥，字聖塗。見本集《七寶寺題名》。

郊原雨初足，風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施註〕《莊子·秋水篇》：河伯欣然自喜。肩輿白門道。〔施

註〕白樂天《游玉泉》詩：肩輿半日程。《後漢·呂布傳》：與麾下登白門樓。宋《北征記》：下邳城有三重。白門，大城之門，呂布所守也。荒田咽蛩蚓，村巷懸梨棗。下有幽人居，〔施註〕《文選》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仄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閉門空雀噪。西風高正厲〔七三〕，落葉紛可掃。孤童〔七四〕卧斜日，病馬放秋草。墟里通有無，〔施註〕《尚書·益稷》：懋遷有無。《三國志·周瑜傳》：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善，升堂拜母，有無相共。垣牆任摧倒。君家本冠蓋，絲竹鬧鄰保。脫身聲利中，道德自濯澡。〔註案〕三十二卷，查註改列公《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詩於互見卷中，合註以爲誤，仍以人編，而此處又引邵博語，自爲矛盾。張天驥既能與公唱和，卽不得謂之一無知村夫，且有「冠蓋」二句，尤非無知村夫事，今刪。躬耕抱羸疾，〔王註〕《晉·陶潛傳》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奉養百歲老。詩書膏吻頰，菽水媚翁媪。〔施註〕《禮記·檀弓下》：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夫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合註〕梁武帝文：閻尹有翁媪之稱。〔查註〕本集《題張希甫墓志後》云：余爲徐州，始識張希甫父子。元年之冬，李夫人病沒，徐人多言其賢。天驥出其母手書數十紙，紀浮屠道家語，筆迹不類婦人。是時，希甫年七十，辟穀導引，飲水百餘日，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飢寒天隨子，杞菊自擷苒。〔施註〕陸龜蒙《杞菊賦序》：天隨生宅荒，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采擷，供左右杯。按，《詩·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擷之。又云：參差荇菜，左右芼之。慈孝董邵南，〔王註厚曰〕韓退之詩：嗟哉董生孝且慈。雞狗相乳抱。〔合註〕陸龜蒙詩：譬如養雞鶩，豈不容乳抱。吾生如寄耳，〔施註〕《法苑珠林》：支遁在剡，謝安與書云，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遲君來，以晤言消之。歸計失不早。故山〔七五〕豈敢忘，但恐迫華皓。〔施註〕《明皇雜錄》：李林甫曰：「食甘露羹，縱華皓亦必髮黑。」從君好種秫〔七六〕，斗酒時自勞〔七七〕。

贈王仲素寺丞

〔公自註〕名景純〔七八〕。【詰案】仲素罷仕，隱潯山。其游彭城，年七十四矣，留三日去。查註謂仲素致仕將歸者，誤，已刪。

養氣如養兒，〔王註〕《老子》：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醫經》云：欲養兒，慎風池。棄官如棄泥。〔王註〕《莊子·田子方篇》：棄隸者若棄泥塗。人皆笑子拙〔七九〕，事定竟誰迷。歸耕獨患貧，問子〔八〇〕何所齋？尺宅足自〔八一〕庇，寸田有餘畦，〔王註厚曰〕《黃庭經》：寸田尺宅可治生。兩眉間爲上丹田，心爲絳宮田，臍下三寸爲下丹田。明珠照短褐，〔王註〕《老子》：被褐懷玉。〔施註〕《列子·力命篇》：北宮子衣其短褐。〔合註〕阮籍《詠懷》詩：被褐懷珠玉。《韓詩外傳》：短褐不蔽形。陋室生虹霓。雖無孔方兄，〔施註〕《晉·魯褒傳》：作《錢神論》：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顧有法喜妻。〔施註〕《維摩經》：法喜以爲妻，慈悲以爲女。彈琴一長嘯，不答阮與嵇。〔王註〕《晉·孫登傳》：登好讀《易》，撫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嘗住宜陽山，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曹南劉夫子，〔王註次公曰〕劉夫子，豈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時，有書與宜翁，咨問道要，自以爲杜門屏居，胸中廓然，實無荆棘，有受道之質。〔堯卿曰〕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施註〕或云：謂劉誼，恐未然。【詰案】二劉皆非，是宜翁乃吳興人，故施云未然也。器之晚好譚禪，公北還，遇於虔州，始相合。乃後二十五年事。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施註〕《漢·楚元王傳》：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淮南王有《枕中鴻寶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更生父德，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

誦，以爲奇，獻之。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乃下更生吏。不鑄金裹蹄。〔王註〕《漢·武帝紀》：太始二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以饋宗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更黃金爲麟趾裹蹄，以協瑞焉。」促膝問道要，〔施註〕杜子美《相從歌》：夜如何其初促膝。遂蒙分刀圭。〔王註〕韓退之詩：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本草》：丸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三〕。不忍獨不死，〔施註〕韓退之《太學博士李君墓誌》：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註：襄陽，孟簡也，時爲節度使。尺書肯見梯。〔合註〕取梯引之意。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孤舟倒江河，〔合註〕此言學道修養之訣。倒江河，卽水逆流之意。赤手攬象犀。〔合註〕此與上句同意。年來稍自笑，留氣下暖〔八三〕臍。苦恨聞道晚，意象颯已淒。〔合註〕李嶠書：筌蹄意象。空見孫思邈，區區賦《病梨》〔八四〕。〔王註續曰〕《唐書》：盧照鄰得惡病，從孫思邈問養生之道，作《病梨賦》以自悲。〔施註〕《舊唐書·孫思邈傳》：庭前有病梨樹，盧照鄰爲之賦序。思邈曰：「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生之儔也。」

陽關詞三首〔八五〕

〔王註次公曰〕三詩各自說事，先生皆以陽關歌之，乃聚爲一處，標其題曰《陽關三絕》。

贈張繼愿〔八六〕

〔誥案〕別本題止軍中二字，施本題作《右贈張繼愿》，列於詩後。其《答李公擇》、《中秋月》二題

並同。今從全集及王本，概去右字，改列詩前。

受降城下紫髯郎。〔施註〕《漢·匈奴傳》：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查註〕《舊唐書》：神龍三年，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

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元和郡縣志》：東受降城，漢雲中郡地，在榆林縣東北八里。中

受降城，本漢五原郡地，今爲天德軍。西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蓋漢朔方郡地。戲馬臺前〔八七〕古戰場。〔王註

次公曰〕戲馬臺，在徐州彭城縣，項羽所築。宋武建第舍，重九日引賓客，登臺賦詩。自春秋以來，乃用武之處。春秋鄭伯

取宋彭城，而漢高祖、項羽皆起於此，後漢呂布自下邳相持，築城於彭城。〔施註〕《唐文粹》李華《弔古戰場文》：亭長告余

曰：「此古戰場也。」恨君不取契丹首，〔合註〕《隋書》：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居黃龍之北。金甲牙旗歸

故鄉。〔施註〕《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桓桓梁征，高牙乃建。註云：牙，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張平子

《東京賦》：牙旗繽紛。〔合註〕蔡琰詩：金甲耀日光。

答李公擇

〔施註〕李公擇先知湖州，自湖移濟南，故東坡以霅溪女戲之。

濟南春好雪初晴，〔施註〕《唐·地理志》：齊州濟南郡。行到〔八八〕龍山馬足輕。〔查註〕濟南有龍山鎮，見《外

紀》。〔翁方綱註〕王士禎《漁洋詩話》云：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卽《水經》巨合城也。東坡《陽關詞》：行到龍山馬足

輕。〔合註〕陳後山《談叢》：齊之龍山鎮，有平六故城附城，有走馬臺。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八九〕陽關腸斷

聲。〔王註次公曰〕霅溪在湖州，李公擇先爲湖州故也。〔施註〕郗昂《樂府解題》：許永新歌奏慢聲，喜者聞之氣勇，愁者

聞之腸斷。〔合註〕李義山詩：斷腸聲裏唱陽關。

中秋月

〔查註〕《風月堂詩話》云：東坡《中秋》詩，紹聖元年自題其後云，予十八年前，中秋與子由觀月彭城，時作此詩，以陽關歌之。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施註〕李太白《古朗月行》詩：小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誥案〕江藩曰：《陽關詞》，古人但論三疊，不論聲調，以王維一首定此詞平仄。此三詩，與摩詰毫髮不爽。

和孔周翰二絕

再觀邸園留題

小園香霧曉蒙籠，醉守〔公〕狂詞未必工。〔誥案〕自謂前和詩也。魯叟錄《詩》：應有取，〔王註次公曰〕指言孔宗翰也。曲收彤管《邶》、鄘風。〔王註〕《詩·邶風·靜女》：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傳云：后夫人必有女史，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箋云：赤管，煒煒然也。〔堯卿曰〕嘗聞高密老儒之言曰：邶氏有賢婦，孀居不嫁，其節甚高。故公此詩用《靜女》、彤管有煒、《柏舟》、共姜自誓、邶、鄘二風之事也。

觀靜觀堂效韋蘇州詩〔九二〕

弱羽巢林在一枝，〔王註〕柳子厚詩：每憶纖鱗游尺澤，翻愁弱羽上青霄。〔合註〕《唐語林》：貞觀中，蜀人李義府，八

歲號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鳥者，上賜義府，義府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幽人蝸舍兩相宜。〔合註〕《魏畧》：焦先，字孝然。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呻吟獨語。《高士傳》：先常結草爲廬，後野火燒其廬，先露寢，遭冬雪大至，袒卧不移。樂天長短三千首，〔施註〕白樂天《白氏文集記》：樂天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十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王註〕《舊唐書》白居易《與元微之書》云：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合註〕杜子美《送韋郎司直歸成都》詩：同病得韋郎。

答任師中、家漢公〔九二〕

〔誥案〕家勤國，字漢公。公同年定國之兄也。漢公未仕，其子愿登進士第，有聲。

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王註次公曰〕先君，言編禮也。皇祐，仁宗年號也。慶曆八年，歲在戊子，次年改皇祐，盡五年，改至和。〔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道德無貧賤，風采照鄉閭。何嘗疎小人，小人自濶疎。出門無所詣，老史在郊墟。〔王註〕任居實曰：老史，名經臣，字彥輔，眉之老儒。嘗作《思子臺賦》，公甚稱之。門前萬竿竹，〔合註〕杜子美《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詩：惡竹應須斬萬竿。堂上四庫書。〔王註〕《唐·藝文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副，軸帶牙籤，皆異色以別之。高樹紅消梨，〔王註〕《三秦記》云：漢武帝園，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則破，名含消梨。小池

白芙蕖。常呼赤脚婢，雨中擷園蔬。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廬。是時里中兒，始識長者車。
〔王註〕《漢·陳平傳》：平家貧，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杜子美《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詩：門多長者車。烹雞酌白酒，〔王註〕李太白《南陵別兒童入京》詩：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相對歡有餘。有如龐德公，往還葛與徐。妻子走堂下，主人竟誰歟。我時年尚幼〔九〕，作賦慕相如。〔王註〕《漢·揚雄傳》：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宏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施註〕杜子美《酬高使君相贈》詩：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侍立看君談，精悍實起予。〔王註〕呂祖謙曰：《漢·嚴延年傳》：爲人短小精悍。歲月曾幾何，耆老逝不居。史侯最先沒，孤墳拱桑樗。我亦涉萬里，清血滿襟祛。〔合註〕此指丁老蘇公憂也。杜牧之詩：清血灑不盡。陸龜蒙詩：有襦一緹，不襟不祛。漂流二十年，始悟萬緣虛。獨喜任夫子，老佩刺史魚。〔王註〕《唐書·車服志》：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頒銀菟符。《舊唐書·輿服志》：武德元年，改銀菟符爲銅魚符。杜牧詩：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查註〕《淮海集·任師中墓表》云：元豐中，知瀘州。〔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二年二月載：職方郎中知瀘州任伋討夷宣力，減磨勘二年。蓋是年正月九日，伋雖衝替，尚在瀘也。威行烏白蠻，〔施註〕《唐·南蠻列傳》：蠻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蠻也，五姓烏蠻也。〔查註〕《蜀鑑·西南夷考》自曲州、靖州西南距龍利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通謂之東蠻烏蠻。延袤二千餘里。《唐會要》：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北至白蠻。《梁益州記》：嶺州嶺山，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解辦請冠裾。〔王註〕丘希範《與陳伯之書》：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施註〕《漢書·終軍傳》：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顏師古曰：編讀曰辦。師中在瀘，威信大著，歲滿當更，詔留再任，增秩。方當人奏事，〔施註〕《史記·

李斯傳：上方閒，可奏事。清廟陳璠璠。〔王註〕逸論語曰：璠璠，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施註〕左傳：定公五年：陽虎將以璠璠斂。胡爲厭軒冕，歸意不少紓〔九五〕。上蔡有良田，〔王註次公曰〕上蔡，蔡州也。任公有田在新息。〔施註〕師中嘗爲蔡州新息令，邑人愛之，爲買田。黃沙走清渠。罷亞百頃稻，〔邵註〕罷亞，禾名，本作穰。雍容十年儲。閑隨李丞相，搏射鹿與猪。〔王註〕援曰：李斯出獄，顧謂其中子曰：吾復與若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蒼鷹十斤重，〔王註洪朋曰〕西陽雜俎云：鷹有荆窠白者，短身而大五斤，漁陽白五斤，東道白大者六斤。猛犬如黃驢。豈比陶淵明，窮苦自把耒。〔王註〕陶淵明歸園田居詩：晨興理荒穢，帶月荷耒歸。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彭城古名郡，〔合註〕晉書·顏含傳：今莅名郡。乏人偶見除。頭顱已可知，幾何不樵漁。〔合註〕孔魚詩：蘭澤伴樵漁。會當相從〔六六〕去，芒鞋老菑畬。〔施註〕元微之詩：騰騰兀兀恣閑行，竹杖芒鞋稱野情。〔合註〕菑畬見易經。念子瘴江邊，〔施註〕韓退之示湘詩：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懷抱向誰攄。〔施註〕文選：謝靈運擬鄴中詩：歡娛寫懷抱。賴我〔七〕同年友，〔施註〕劉禹錫送張盥赴舉詩引：古人以偕受學，爲同門友，今人以偕升名，爲同年友。〔詰案〕公少與家漢公、退翁、復禮兄弟三人，同游學於西社，而與退翁爲同年，故送退翁詩有「吾州同年友，桑若琴上星」之句。以謝知舉范舍人書：軾也在十三人之中證之，此即琴上星之比也。漢公未仕，此同年友，似因其弟連而及之，或以同門爲同年也。據詩，漢公在師中處，故但言其相歡而止，若以此同年友與送退翁之同年友並解，卽大誤矣。前註皆失考，故爲論之。相歡出同輿。〔施註〕晉·夏侯湛傳：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冰盤薦文鮓，〔公自註〕鮓，絡也。戎、瀘常有〔九八〕。〔王註〕韓退之詩云：冰盤夏薦碧實脆。〔施註〕周禮·天官：敝人春獻王鮓。玉

學傾浮蛆。〔施註〕劉孝標《廣絕交論》：「露玉學之餘瀝。」《說文》：「學，玉爵也。」醉中忽思我，清詩綴瓊琚〔九九〕。知我少所諧〔一〇〇〕，教我時卷舒。〔施註〕韓退之詩：「簡編可卷舒。」世事日反覆，翩如風中旟。雀羅弔廷尉，秋扇悲婕妤。〔王註〕《文選》：「趙飛燕妹弟，得幸班婕妤，失寵，作《怨歌行》，云：「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升沈一何速，喜怒紛衆狙〔一〇一〕。〔施註〕《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芋，曰：『朝三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芋，陸德明《音序》：「司馬云，橡子也。沈存中《筆談》作芋，云：『江南有小栗，謂之芋栗。此正莊子所謂狙公賦芋者。』《列子》作與若芋，註云：「栗也。」作詩謝二子，我師甯與蘧。〔施註〕《文選》：「潘安仁《閑居賦》：『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甯蘧。』

初別子由

〔合註〕先生烹字韻，子由押榮字，句云：「學成志益勵，秋霜落春榮。」

我少知子由，天資和而清。〔施註〕《風俗通》：「范滂天資聰敏。」好學老益堅，表裏漸融明。豈獨爲吾弟，要是賢友生。不見六七年，微言誰與賡。〔施註〕《漢·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常恐坦率性，

〔王註〕《唐·國史補》：「宋濟老於場屋，嘗試賦，誤落官韻，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名甚著。《盧氏雜說》云：「唐德宗夏中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抄書。上曰：『茶請一碗。』濟曰：『鼎水方煎，此有茶末，可自潑之。』上又曰：『作何事業？是何姓名？』濟曰：『姓宋第五，應進士舉。』須臾，聞呼官家，濟惶懼。上曰：『宋五坦率。』後聞禮部放榜，上令探濟，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矣。』放縱不自程。〔合註〕《漢書·王吉傳》：「王賀復放縱自若。」《廣韻》：「程，限也。會合亦何事，〔施註〕

《文選》曹子建《七哀》詩：升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無言對空枰。〔施註〕《方言》曰：投博謂之枰。《文選》韋弘嗣《博奕論》：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野之間。使人之意消，〔施註〕《莊子·田子方篇》：東郭順子，其爲人也，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不善無由萌。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荆。〔施註〕《後漢·梁鴻傳》：妻荆釵布裙。《南史·范雲傳》：江祐欲求雲女婚姻，取剪刀爲聘。及祐貴，雲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凰，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無憂賴賢婦，〔查註〕子由夫人史氏。藜藿等大烹。〔施註〕《漢·司馬遷傳》：藜藿之羹。《文選》曹子建《七啓》：予甘藜藿，未暇此食。《周易》：大烹以養聖賢。使子得行意，青衫陋公卿。明日無晨炊，〔施註〕杜子美《稻畦水歸》詩：玉粒足晨炊。倒牀作雷鳴。秋眠我東閣，〔施註〕《漢·朱雲傳》：薛宣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夜聽風雨聲。懸知不久別，妙理難細評〔一〇三〕。〔施註〕《文選》曹顏遠《思友人》詩：清機法妙理。昨日忽出門，孤舟轉西城。〔施註〕陶淵明詩：眇眇孤舟逝。歸來北堂上，〔施註〕《文選》陸士衡《擬古》詩：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語案〕此卽逍遙堂也。古屋空崢嶸。〔施註〕杜子美《禹廟》詩：古屋畫龍蛇。退食悞相從，〔施註〕《毛詩·衛風·木瓜》：委蛇委蛇，退食自公。人門中自驚。南都信繁會，〔王註次公曰〕南都，南京也。時子由從張文定簽書南京判官，爲此別也。〔施註〕《楚辭·九歌》：五音紛兮繁會。〔合註〕李太白《南都行》詩：南都信佳麗。人事水火爭。〔王註〕韓退之《石鼎聯句》詩：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施註〕《五代史·宏肇傳》：會飲王章第，蘇逢吉戲之，宏肇大怒，以醜語詬逢吉，由是將相如水火。念當閉閣坐，〔施註〕《漢·韓延壽傳》：人卧傳舍，閉閣思過。頽然寄聾盲。〔施註〕《晉·庾敳傳》：頽然已醉。妻子亦細事，文章固虛名。〔施註〕《文選·古詩》：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會須掃白髮，不復用黃精。〔王註〕杜子美《文

人山詩：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次韻呂梁仲屯田

〔查註〕《職官分紀》：工部所屬，有屯田郎中員外郎。《水經》：泗水，又東過沛縣東，又東逕山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呂縣南。注云：呂，宋邑也，縣對泗水，上有石梁焉，懸濤崩澗，實爲泗險。《元和郡縣志》：呂梁在彭城東南五十七里，蓋泗水至呂縣，積石爲梁也。〔詰案〕仲屯田，名伯達，乃承受無譏諷文字者。見《烏臺詩案》。

雨葉風花日夜稀，〔王註〕陸龜蒙詩：閉窗雨過苔花潤，小簾風來薤葉涼。〔施註〕庾信《屏風》詩：風花直亂回。《唐文粹》孟遲《懷鄭洎》詩：風蘭舞幽香，雨葉墮寒滴。一杯相屬竟何時。空虛豈敢酬瓊玉，〔施註〕《毛詩·衛風·木瓜》：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枯朽猶能出菌芝。〔施註〕柳子厚《與蕭俛書》：雖朽枿腐敗，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門外呂梁從迅急，〔合註〕《水經註》：水勢迅急。胸中雲夢自透遲。〔施註〕《毛詩》注：透遲，歷遠之貌。待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臺九日期。〔王註續曰〕劉裕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游戲馬臺，送孔靖辭位歸鄉。謝靈運、宣遠等，並從作詩。

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不類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

〔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四年八月，詔以文思副使梁交、副陳繹爲遼國母生辰使。〔查註〕梁

交，字仲通。見《樂城集》。《職官分紀》：國朝自河北通和，特分將領置官於河東、京東等處，以統領所部兵，謂之將官。

知君月下見傾城，破恨懸知酒有兵。〔王註〕《南史·陳瑄傳》：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杜牧《贈酒》詩：與愁爭底事，要爾作戈矛。〔施註〕唐韓偓詩：酒衝愁陣出奇兵。老守亡何惟日飲，將軍競病自詩鳴。〔王註〕《南史》：曹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啓求賦詩不已，帝令沈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施註〕《南史·曹景宗傳》：賦成，於是拜領軍將軍。韓退之《送孟東野序》：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花枝不共秋敲帽，筆陣空來夜斫營。〔王註〕師民瞻曰：渾日進知虜曲折，夜斫其營，斬千餘級。〔施註〕《吳志·甘寧傳》：受救出，斫敵前營，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晉·佛圖澄傳》：石勒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白樂天詩：晝聽笙歌夜斫營。愛惜微官將底用，〔施註〕杜子美《獨酌》詩：苦被微官縛，低頭媿野人。他年只好寫銘旌。〔施註〕《禮記·檀弓下》：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杜牧之《池州李使君沒後新命到》詩：黃壤不霑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

九日邀仲屯田，爲大水所隔〔一〇三〕，以詩見寄，次其韻

【誥案】七月，河決澶淵，八月二十一日，水及徐州城下。

無復龍山對孟嘉，西來河伯意雄夸。霜風可使吹黃帽，〔公自註〕舟人黃帽，土勝水也〔一〇四〕。樽酒那能泛浪花。〔王註〕杜子美《望兜率寺》詩：閃閃浪花翻。漫遣鯉魚傳尺素，却將燕石報瓊華。〔王註〕續曰：〔

《荀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爲玉。周人曰：「此燕石也，瓦礫不殊。」〔施註〕《毛詩·齊風·著》：尚之以瓊華乎而。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大寶。何時得見悲秋老，〔施註〕杜子美《九日》詩：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醉裏題詩字半斜〔二〇五〕。〔施註〕杜子美《同元使君春陵行》詩：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

臺頭寺雨中送李邦直赴史館，分韻得憶字人字，兼寄孫巨源二首

〔查註〕《東都事略》：李清臣以歐陽修薦，召試，擢集賢校理，尋爲京東提點刑獄，召充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註，知制誥。〔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十年八月，提點京東路刑獄李清臣爲國史院編修官。先生送行詩，即指此也。〔查註〕《太平寰宇記》：戲馬臺，宋於其上置寺，曰臺頭寺。《宋史·職官志》：國初有三館，曰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仍前代之制。太宗賜名崇文院，端拱中，於崇文院中堂建秘閣，置直閣校理等員。凡直三館及秘閣，與集賢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皆爲高等。次日集賢校理、秘閣校理。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

其一

霜林日夜西風急，老送君歸百憂集。〔王註〕杜子美《百憂集行》詩：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清歌窈眇人行雲，〔施註〕《文選·洛神賦》：女媧清歌。《漢·元帝紀》：班彪曰，元帝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削節度，窮極幼眇。《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惟幼眇之相羊。註云：幼眇，猶窈窕也。雲爲不行天爲泣。〔王註〕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詩：真宰上訴天應泣。《唐書·五行志》：無雲而雨，是謂天泣。紅葉黃花秋

正亂，白魚紫蟹君須憶。〔施註〕杜牧之。〔出守吳興詩〕。吳谿紫蟹肥。憑君說向髯將軍。〔合註〕指孫巨源也。衰病〔二〇六〕相逢應不識。〔王註〕歐陽文忠公詩云：蘇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施註〕白樂天詩：相逢應不識，滿頰白髭須。

其二

珥筆〔二〇七〕西歸近紫宸，〔王註續曰〕魏畧曰：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上問曰：「此何官也？」辛昆曰：「御史，簪筆書過。」上帝所居曰宸，紫微，天帝之座也。〔施註〕文選：曹植表：執鞭珥筆。註：戴筆也。潘安仁贈陸機詩：優游省闈，珥筆華軒。〔查註〕漢·趙充國傳：張安世本持橐簪筆。註云：謂備顧問。長安志：唐龍朔三年，造宣政、紫宸、蓬萊三殿。宋史·禮志：常朝之儀，唐以宣政爲前殿，紫宸爲便殿，宋因其制。元豐官制行，詔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太平典冊不緣麟。〔王註次公曰〕司馬子長作史記，亦以獲麟而起。〔師民瞻曰〕杜預左傳序：仲尼絕筆於獲麟一句者，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也。〔合註〕西京雜記：高文典冊用相如。付君此事寧論晉〔二〇八〕，〔施註〕晉·陳壽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合註〕兼用陶淵明「不知有漢，何論魏、晉」語意。載我當時舊過秦。〔查註〕烏臺詩案：熙寧十年九月內，李清臣差修國史，軾作詩送清臣云「付君此事全書漢，載我當時舊過秦」。軾於仁宗朝，曾進論二十五篇，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秦之得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軾以賈誼自比，意欲清臣於國史中載所進論，故將詩與清臣。即不係，朝旨降到冊子內。門外想無千斛米，〔王註〕晉·陳壽傳：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當爲尊公作佳傳。」子不與，竟不立傳。墓中知有百年人。〔王

註續曰：「漢末，有發前漢時冢者，宮人猶活，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又發范明友家奴冢，奴亦三百五十餘年矣，說霍光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者。」次公曰：「《廣記》載：鄭郊謁友人於陳蔡，路逢一冢，有竹二竿，鄭爲詩曰：『冢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冢中人廣之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詰案》二句活畫出一惟利是圖，不顧分義之小人，蓋他事不足以誠勉修史，故以鬼恐嚇之也。使公當國，雖一枝筆尚信不過，肯畀以國是乎？可見日後呂大防、劉摯輩，務欲召之之愚。看君兩眼「二〇九」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施註」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杜預《左氏傳序》：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漢·昭帝紀》：大將軍，國家忠臣，敢有譖毀者，坐之。

代書答梁先

此身與世真悠悠，蒼顏華髮誰汝留。強名太守古徐州，「施註」《漢·百官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忘歸不如楚沐猴。魯人豈獨不知丘「二〇」，「施註」《家語》：魯人不識孔子聖人，乃曰：「彼東家丘者，吾知之矣。」麟藉「二二」夫子無罪尤。「施註」《莊子·讓王篇》：夫子再逐於魯，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合註」《莊子註》：藉，毀也。又云：陵，藉也。曹植詩：無端獲罪尤。異哉梁子清而修，「施註」《三國志·魏·陳矯傳》：陳登曰：「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不遠千里從我遊。瞭然正色懸雙眸，世之所馳子獨不。一經通明傳節侯，「施註」《漢·韋賢傳》：號稱鄒魯大儒，薨，諡節侯。「合註」《漢書·劉向傳》：道術通明。小楷精絕規摹「二三」歐。「公自註」梁生學歐陽公書。我衰廢學懶且媮，「施註」《漢·韓信傳》：輟作怠惰，媮衣靡食。顏師古曰：媮，苟且也。畏見問事賈長頭。別來紅葉黃花秋，夜夢見之起坐愁。「施註」白

樂天《因夢有寤》詩：平生所厚者，昨夜夢見之。遺我駁石盆與甌，〔施註〕《文選》張孟陽《擬四愁》詩：佳人遺我綠綺琴。〔合註〕《說文》：甌，小盆也。黑質白章聲琳球。〔施註〕《漢·司馬相如傳》：白質黑章，其儀可嘉。謂言山石生澗溝，追琢尚可王公差。〔施註〕《毛詩·大雅·棫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左傳·隱公三年》：可羞於王公。左太冲《蜀都賦》：黃實時味，王公差焉。感子佳意能無酬，反將木瓜報珍投。學如富賈〔二〕在博收，〔合註〕《漢書·伍被傳》：重裝富賈。仰取俯拾無遺籌。〔施註〕《漢·貨殖傳》：魯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家自父兄子孫約，頰有拾，仰有取。道大如天不可求，〔王註次公曰〕《家語》：諸弟子之言孔子，曰：「道大不可容。」又《論語》曰：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修其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慎勿浮，發憤忘食樂忘憂。

送楊奉禮

〔查註〕《職官分紀》：太常寺官屬，有奉禮郎。【詰案】此詩施編不載，外集載徐州卷，查註從邵本補編。

譜牒推關右，〔馮註〕《後漢·楊震傳》：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又，《楊彪傳》：孔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劉放曰：按楊氏有兩族，赤泉氏從木，子雲自敘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修家子雲，似震族亦是楊氏。今書中華陰之族，從木從才相半，未知所從，學者辨之。《唐書》：柳沖著《姓系錄》。柳芳著論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晉、宋因之，於是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

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姓苑》二篇。譜學大抵具此。風流出靖恭。〔馮註〕《詩·小雅·小明》：靖共爾位。〔查註〕白樂天詩：惟憶靖恭楊閣老。《小學紺珠》：唐楊憑居履道坊，於陵居新昌坊，汝士居靖恭坊，時稱三楊。《海錄碎事》：汝士父子，並爲公卿，居靖恭里，號靖恭楊家。〔合註〕《長安志》：靖恭楊家，爲冠蓋盛族。時情任險陂〔二四〕，〔合註〕《史記·五宗世家》：彭祖險陂。家法故雍容。南去河千頃，〔公自註〕大水中相別。〔馮註〕《世說》：郭林宗曰：「叔度汪汪如千頃之陂。」餘惟〔二五〕酒一鍾。〔馮註〕《孔叢子》：昔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飲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合註〕何其楷云：《後漢書·南蠻傳》：夷犯秦，輸清酒一鍾。更誰哀老子，令得〔二六〕放疎慵。

河 復并敘〔二七〕

熙寧十年秋，河決澶淵。〔合註〕《續通鑑長編》：是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淵、曹村、下埽。《宋史》作丙子。注鉅野，入淮泗，自澶魏以北，皆絕流而濟。楚〔二八〕大被其害，彭門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餘日不退。〔合註〕《樂城集》有《和子瞻》詩云：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見五斗泥，但見三竿水。吏民疲於守禦。十月十二〔二九〕日，澶州大風終日。既止，而河流一枝，已復故道，聞之喜甚，庶幾可塞乎。乃作《河復》詩，歌之道路，以致民願而迎神休，蓋守土者之志也。〔查註〕《春秋·襄公二十年》：諸侯之卿，會於澶淵。《元和郡縣志》：河北道澶州，本漢頓丘縣地。武德四年，置澶淵郡，後避高祖諱，改澶州，因澶水爲名。黃河在州南三十五里。《寰宇記》：漢魏郡，周大象二年，改魏州，後漢乾祐元年，改爲大

名府。東至東京四百里。《水經注》：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困學紀聞》：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卽鉅野也。《名勝志》：黃河有南北二道，俱在鉅野縣境內，濟寧州領縣三，鉅野其一也。

君不見西漢元光、元封間，河決瓠子二十年。〔王註次公曰〕前漢武帝元光元年，歲在丁未。改元封，歲在辛未。自元光至元封，凡二十五年。按《溝洫志》，元光中，河決瓠子，此元光之決也。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此元封之決也。〔查註〕《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陳後山《談叢》云：雷澤，黃河故道，今呼爲沙河。沙河西北，其跡猶在，土人謂之瓠岡也。鉅野東傾淮泗滿，〔王註次公曰〕武帝作《瓠子之歌》，有云：吾山平兮鉅野溢。又曰：鬻桑浮兮淮泗滿。〔查註〕《風俗通》曰：南陽桐柏大復山，淮水所出也，山南有淮源廟。淮水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泗水出魯卞縣北山，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淮。淮、泗之會，卽城角也。二水決人之所，謂之泗口也。楚人恣食黃河鱸。〔王註〕魏武帝四時食制，鱸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郭璞註《爾雅》：鱸魚大者，長二三丈。萬里沙回封禪罷，〔王註師民瞻曰〕萬里沙，神祠也，在萊州掖縣。〔查註〕《名勝志》：萬里沙夾萬歲水，兩岸沙長二百里，漢元封元年，大旱，禱於此。初遣越巫沉白馬。河公未許人力窮，薪芻萬計隨流下。〔施註〕《溝洫志》：孝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後二十餘年，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榱。帝悼功之不成，作歌曰：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又曰：奉長菱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吾君盛德如唐堯〔三〇〕，百神受職河神驕。〔王註徐師川曰〕《禮記·禮運》：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施註〕劉禹錫《平齊

行。開元皇帝東封時，百神受職爭奔馳。帝遣風師下約束，〔施註〕《史記·漢高祖紀》：定約束耳。北流夜起澶州橋。東風吹凍收微淥，神功不用淇園竹。楚人種麥滿河淤，仰看浮槎棲古木。〔王註〕柳宗元詩：渡頭水落村徑成，撩亂浮槎在高樹。

登望洪亭〔三三〕

〔施註〕此詩墨蹟，乃欽宗東宮舊藏，今在曾文清家。宿嘗刻石餘姚縣治。東坡題云：僕在彭城大水後，登望洪亭，偶留此詩，已而忘之。其後，徐人有誦之者，徐思之，乃知其爲僕詩也。集中無之，以入《河復》詩後。

河漲西來失舊洪〔三三〕，孤城渾在〔三三〕水光中。忽然歸壑無尋處，千里禾麻一半空。

韓幹馬十四匹〔三四〕

〔查註〕樓鑰《攻媿集》題趙尊道渥洼圖序云：趙尊道以《龍眠渥洼圖》示余。余曰：誤矣。本韓幹馬，東坡曾爲賦詩，此龍眠所臨。爲書坡詩於後，而次其韻。馬實十六，坡詩云十四匹，豈誤耶？樓鑰《次韻》詩云：良馬六十有四蹄，騰驤進止紛不齊。權奇倜儻多不羈，亦有顧影成驕嘶。或行或涉更相顧，交頸相摩若相語。畫出老杜《沙苑行》，將軍弟子早有聲。中聞名種雞羣鶴，無復瘦瘡烏燕啄。當時玉花可媒龍，後日去盡烏呼風。開元四十萬匹馬，俯仰興亡空看畫。龍眠妙手欲希韓，莫遣鐵面關西看。〔誥案〕據公詩，馬十四匹，樓所見并非臨本也。

二馬並驅攢八蹄，〔王註〕李賀許公子鄭姬歌：兩馬八蹄躡蘭苑。〔施註〕毛詩齊風：還：並驅從兩肩兮。二馬宛頸驥尾齊。〔合註〕列女傳黃鵠歌：宛頸獨宿兮。一馬任前雙舉後，〔施註〕韓非子：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相與之簡子廋觀馬。一人舉踉馬，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踉，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爲馬也，踉肩而腫膝。夫踉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語案〕曉嵐疑刊本任字譌，故曰任前當作在前，誤甚。一馬却避長鳴嘶。老髯奚官騎且顧，〔王註續曰〕奚官，養馬之役者。前身作馬通馬語。

〔施註〕王充論衡：廣漢楊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此馬亦罵之曰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查註〕西陽雜俎：大食國，馬解人語。後有八匹飲且行，微流赴吻若有聲。〔施註〕晉佛圖澄傳：泫然微流。前者既濟出林鶴，後者欲涉鶴俯啄。〔語案〕前者、後者，貫下「最後」，皆詳敘「飲行」也。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尾搖風。〔王註〕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爲龍。〔施註〕杜子美丹青引：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又，天育驃騎歌：是何意態雄且傑，驥尾蕭梢朔風起。〔語案〕此一匹卽八匹之一，非十五匹也。韓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王註〕歐陽永叔盤車圖詩：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詩此畫誰當看。〔語案〕此用飲中八仙法，以其板滯，特下最後一匹句，變其法也。查註引樓說亂之，遂有十四五匹之疑，此等註最可惡。

有言郡東北荆山下，可以溝畎積水，因與吳正字、王戶曹同往相視，以地多亂石，不果。還，遊聖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無棺

榔，或云宋司馬桓魋墓。二子有詩，次其韻，二首

〔王註張拭曰〕按先生集《遊桓山記》云：元豐二年正月乙亥，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查註〕《水經注》：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枕水，上而盡石，鑿而爲冢，今人謂之石榔，榔有二重，石作工巧。《太平寰宇記》：桓魋墓，在彭城縣北二十七里。《徐州志》：荆山在懷遠縣西南桓山下，臨泗水，舊名聖女山。吳正字名瑄，字彥律，正字其官也。《烏臺詩案》：元豐元年，軾知徐州，有本州正字吳瑄鎖廳得解赴省試，軾作《日喻》一篇送之，卽其人矣。【誥案】王戶曹，乃正路之子，名不詳，卽子高、子立之兄也。

其一

側手區區豈易遮〔三〕，〔王註續曰〕時河決，水方退，諺有側手障黃河之語。〔合註〕《淮南子·精神訓篇》：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奔流一瞬卷千家。〔施註〕《文選》陸士衡《文賦》：觀古今之須臾，撫四海於一瞬。李太白《將進酒》詩：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共疑智伯初圍趙，〔施註〕《戰國策》：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猶有張湯欲漕斜。〔王註〕《前漢·溝洫志》：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已坐迂疎來此地，分將勞苦送生涯。〔施註〕杜子美《江畔獨步》詩：應須美酒送生涯。使君下策真堪笑，〔施註〕《漢·

溝洫志：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隱隱驚雷響踏車。〔王註次公曰〕以車疏水也。〔合註〕〔易林〕：雷車不藏，隱隱西行。

其二

茫茫清泗遶孤岑，〔合註〕馬融長笛賦：託九成之孤岑兮。歸路相將得暫臨。試著芒鞋穿犖确，更然松炬照幽深。〔施註〕〔南史〕：顧歡好學而貧，夕則燃松節讀書。〔誥案〕此暗用温嶠燃犀事，謂察知水中有亂石也。故下有鑿石句，因現成石槲，就便過脈。前註多不知本集手法，而專事尋摭，故其註字面者多也。縱令司馬能鑿石，〔施註〕〔禮記〕：檀弓上：孔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槲，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合註〕〔述征記〕云：石槲隱鑄金銀，爲龜龍麟鳳之狀。奈有〔三六〕中郎解摸金。〔王註〕〔後漢書〕：袁紹傳〔三七〕：陳琳爲袁紹作檄文，言：曹操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強寫蒼崖留歲月，他年誰識此時心。〔施註〕韓退之次石頭驛詩：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贈寫御容妙善師

〔合註〕妙善，鄧椿畫繼作妙喜。

憶昔射策干先皇，〔王註次公曰〕射策字出前漢，今以言試賢良時耳。先生中賢良科於仁宗朝。〔施註〕〔漢〕蕭望之傳：射策甲科爲郎。〔查註〕〔年譜〕：公於仁宗嘉祐六年，應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寺評事。珠簾翠幄分兩

廂。〔施註〕《文選》左太沖《吳都賦》：「霧霧翠幄。」王文考《靈光殿賦》：「西廂踟躕以閒宴，東序重深而奧秘。」註：《爾雅》

曰，東西廂謂之序。紫衣中使下傳詔，〔施註〕《後漢·宦者張讓傳》：「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

跪奉〔二六〕冉冉聞天香。〔合註〕杜子美《狂夫》詩：「雨裏紅蕖冉冉香。」仰觀眩晃日生暈，但見曉色〔二九〕開

扶桑。〔王註〕《淮南子》：「日出於暘谷，登於扶桑，入於虞淵之汜。」〔施註〕《楚辭·九歌》：「噉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

桑。迎陽晚出步就坐，絳紗玉斧光照廊。〔查註〕《歸田錄》：「邇英閣，在迎陽門，東北向。」《樂城集·人侍邇

英》詩自註云：「昔舉制策，坐於崇政西廊，蓋邇英之北也。是日晚，仁皇自延和步入崇政，過所試幄前，瞻望天表，最爲親

近。〔合註〕陸錫熊引《石林燕語》云：「崇政殿，即舊講武殿。自延和殿出，降階，由庭中步至，不乘輦。遇雨，然後行西廊。

皆祖宗之舊也。」《石林燕語》又云：「崇政殿，崇寧初徙向後數十步，發舊基，得玉斧大七八寸，制作極工妙，今乘輿行幸，最

近駕前，所持玉斧是也。觀此詩「絳紗玉斧光照廊」句，必駕所蒞處，皆持玉斧，亦宋時祖宗舊制也。野人不識日月

角，〔王註〕汪革曰：「鄭玄《尚書中候註》：「日角，謂中庭骨起，狀如日。」《後漢書》：「光武日角。」〔施註〕朱建平《相書》：「額有龍

犀人鬢，左角日，右角月，有者王天下。」彷彿尚記重瞳光。〔王註〕《帝王世紀》：「舜目重瞳。唐李遠《贈寫御容李長

史》詩：「乍分隆準山河秀，初點重瞳日月明。」〔施註〕《春秋元命苞》：「舜重瞳子。」《漢·項羽傳》：「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

子。三年歸來真一夢，橋山松檜淒風霜。〔查註〕公於嘉祐六年辛丑十一月，赴鳳翔任，八年癸卯，仁宗晏

駕，治平二年乙巳，公方還朝，故有「橋山松檜」之句。〔詰案〕此條誤處，皆已改正。天容玉色誰敢畫，〔合註〕《舊唐

書·音樂志》：「穆穆天容。」玉色見《禮記》。老師古寺晝閉房〔三〇〕。〔施註〕《文選》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仄同幽

人居，郊扉常晝閉。夢中神授心有得，覺來信手筆已忘。幅巾常服儼不動，〔查註〕李遠《贈寫御真李長

史詩：龍髯不動彩毫輕。孤臣人門涕自滂。元老侑坐鬚眉古，〔施註〕《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有君子白哲鬚，須眉甚古。杜子美《貽阮隱居》詩：自益毛髮古。虎臣立侍〔三〕冠劍長。〔施註〕《毛詩·魯頌·泮水》：矯矯虎臣。平生慣寫龍鳳質，肯顧草間猿與麀。〔王註〕《唐書·太宗紀》：方四歲，有書生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能濟世安民。」李揆傳：龍章鳳姿，尚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耶？都人踏破鐵門限，〔王註〕唐智永禪師，住吳興永福寺，人來覓書并請題頭者如市，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出《尚書故實》。黃金白壁空堆牀。爾來摹寫亦到我，謂是先帝白髮郎。〔王註厚曰〕《前漢·馮唐傳》：爲郎中署長。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左太沖《詠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不須覽鏡坐自了，〔合註〕《晉書·王敦傳》：迷不自了。明年乞身歸故鄉。〔王註〕杜子美《遣興》詩：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施註〕歐陽永叔《歸田四時樂歌》：乞身當及強健時。

哭刁景純

〔施註〕刁景純，名約，丹徒人。少卓越有大志，刻苦學問，能文章。始應舉京師，與歐陽永叔、富彥國聲譽相高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當官正辭毅然，有不可奪之色。其在寵祿之際，泊如也，故屈於爲郎，施不大耀，士友歎惜，而景純未嘗以爲恨。好急人之難，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多歸之。不治產業，賓客故人，常滿其門，尊酒燕娛無虛時，重義輕施，有古人之風。年八十四，屬疾，王左丞和甫守潤往問焉，隱几笑語如平時，和甫登車，已逝矣。妻江，先景純一年卒。東坡

此詩，形容其平生略盡云。【誥案】和甫，乃介甫弟安禮也。

讀書想前輩，〔施註〕杜子美《客堂》詩：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每恨生不早。紛紛少年場，〔王註〕李太白有《結客少年場行》。〔施註〕《漢·尹賞傳》：長安歌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文選·樂府》，鮑明遠有《結客少年場行》。猶得見此老。此老如松柏，不受霜雪，〔三三〕槁。直從毫末中，自養到合抱。〔王註〕《老子》：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宏才乏近用，〔王註〕《後漢書·伏、侯、宋傳·論》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千歲自枯倒。文章餘正始，〔王註續曰〕正始，魏齊王年號。時何晏以才秀知名，好莊、老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數十篇。王弼好論儒道，詞才逸辨，文詞不如何晏，天下翕然宗之。由是名理之學盛行。〔王註厚曰〕《晉·衛玠傳》：與王敦相見，敦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風節貫華皓。〕〔合註〕《唐書·張仲方傳》：確正有風節。平生爲人爾，自爲薄如縞。〔施註〕《史記·韓安國傳》：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註：魯之縞尤薄。是非雖難齊，反覆看愈好。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施註〕韓退之詩：把酒對南山。扣門無晨夜，百過迹未掃。〔施註〕《後漢·范滂傳》：掃迹斥逐。但知從德公，未省厭丘嫂。〔施註〕《漢·楚元王傳》：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與客來，陽爲羹盡轆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有羹，由是怨嫂。別時公八十，後會知難保。〔施註〕《文選》謝惠連《雪賦》：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昨日故人書，連年喪翁媪，〔三三〕。〔公自註〕景純妻先亡。傷心范橋水，〔施註〕潤州范公橋，以文正公得名。〔合註〕《一統志》：清風橋，在鎮江府治南，宋范仲淹建，俗呼爲范公橋。漾漾舞寒藻。〔合註〕采之問詩：漾漾潭際月。柳子厚詩：寒藻舞淪漪。華堂不見人，〔施註〕劉禹錫《讀張曲江集》詩：魂歸不

見人。瘦馬空戀皂。〔施註〕晉·宣帝紀：桓範出，赴曹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驚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揚雄《方言》：梁、宋、齊、楚之間，謂樞曰皂。我欲江東去，匏樽酌行潦。鏡湖無賀監，慟哭稽山道。〔王註〕劉琨曰：鏡湖，世傳軒后鑄鏡於此。〔續曰〕唐書：賀知章，字季真。天寶初，上章請度爲道士，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施註〕李太白《憶賀監》詩：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却棹酒船回。晉·阮籍傳：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回。忍見萬松岡，荒池沒秋草。

答呂梁仲屯田

亂山合沓圍彭門，〔施註〕《文選》沈休文《鍾山》詩：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官居獨在懸水村。〔公自註〕懸水村，呂梁地名。〔王註〕續曰：《莊子·達生篇》：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故今言呂梁爲懸水村。居民蕭條雜麋鹿，小市冷落無雞豚。〔查註〕《宋書·張暢傳》：彭城小市門。黃河西來初不覺，但訝清泗奔流。〔王註〕渾。夜聞沙岸鳴甕盎，〔施註〕韓退之詩：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曉看雪浪浮鵬鯤。呂梁自古喉吻地，〔王註〕堯卿曰：按《水經》云：呂梁乃自古黃河喉襟膺吻之地。萬頃一抹。〔王註〕何由吞。〔施註〕司馬相如《子虛賦》：吞雲夢者八九。坐觀人市卷閭井，〔施註〕《後漢·陳蕃傳》：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吏民走盡餘王尊。〔施註〕《漢·王尊傳》：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尊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堤上。堤壞，吏民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回還。計窮路斷欲安適，吟詩破屋愁鳶蹲。歲寒霜重水歸壑，〔王註〕次公曰：《禮記·郊特牲》：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但見屋瓦留沙

痕。人城相對如夢寐，我亦僅免爲魚龍。〔施註〕《左傳·昭公元年》：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旋呼
歌舞雜談笑〔二二七〕，〔合註〕《漢書·枚乘傳》：談笑類俳倡。不惜飲釀空瓶盆。〔施註〕《禮記·禮器》：盛於盆，尊於
瓶。杜子美《遭田父泥飲》詩：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合註〕《說文》：釀，飲酒盡也。念君官舍冰雪冷，新詩美
酒聊相温。〔施註〕《文選》張茂先《答何劭》詩：良朋貽新詩，示我以游娛。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二三八〕
燒黄昏。〔施註〕杜牧之詩：絳蠟猶封繫臂紗。《楚辭》屈原《離騷》：黃昏以爲期兮。宣房未築淮泗滿，〔合註〕
〔宣房〕字，並見《漢·溝洫志》。故道堙滅〔二二九〕瘡痍存。〔施註〕《史記·季布傳》：瘡痍未瘳。〔合註〕《史記·伯夷
傳》：名堙滅而不稱。明年勞苦應更甚，我當畚鍤先黥髡。付君萬指伐頑石，千鎚雷動蒼山〔二三〇〕
根。〔王註〕白樂天《開八節灘》詩：鐵鑿金鎚隱若雷。〔合註〕張平子《西京賦》：千乘雷動。高城如鐵洪口快，〔王
註〕杜子美《潼關吏》詩：大城鐵不如。〔查註〕子由《黃樓賦序》：水既涸，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隄捍之，水雖復至，
不能病也。談笑却掃看崩奔。〔施註〕《文選》江淹《恨賦》：閉關却掃。農夫掉臂免狼顧，〔施註〕《漢·食貨
志》：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秋穀布野如雲屯。〔王註〕《列子·周穆王篇》：化人之宮，望之若屯雲焉。杜子美《沙苑
行》：王有虎臣司苑門，人門天廡皆雲屯。還須更置軟脚酒，爲君擊鼓行金樽。〔施註〕《毛詩·邶風·擊鼓》：
擊鼓其鏜。《漢·叔孫通傳》：觴九行。謝靈運《石門》詩：清醕滿金樽。

答孔周翰求書與詩〔二四二〕

身閑曷不長閉口，〔王註次公曰〕《傳》曰：病從口入，患從口出。閉口則無事，而身得長閑矣，非謹而何。〔合註〕上

二句見《傅子·附錄中》，即傅休奕《口銘》也。〔施註〕《史記·張儀傳》：願陳子閉口無復言。天寒正好深藏手。吟詩寫字有底忙，〔施註〕韓退之《寄白舍人》詩：有底忙時不肯來。未脫多生宿塵垢。不蒙譏訶子厚疾，〔王註〕柳宗元《報崔黯書》曰：凡人好詞工書，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砥鍼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史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吾子乃始飲飲，思易吾病，不亦惑乎。〔合註〕《蜀志·孟光傳》：譏訶《左氏》。反更刻畫無鹽醜。〔王註〕《晉書·周顛傳》：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無乃刻畫無鹽，唐突西子？」征西自有家雞肥，太白應驚飯山瘦。〔王註〕《舊唐書·杜甫傳》：李白譏甫，有飯顆山之嘲誚。與君相從知幾日，東風待得花開否。撥棄萬事勿復談〔二四三〕，〔王註〕杜子美《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撥棄潭州百斛酒。百觚之後那辭酒〔二四四〕。

顏樂亭詩〔二四〕并敘

〔查註〕司馬君實有《顏樂亭頌》，李邦直有《顏樂亭銘》。〔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到濟南作，誤。今因人附編於此。餘詳總案中。〔案〕總案熙寧十年「答孔宗翰求書與詩并題顏樂亭詩」條下云：此詩查註編《和孔君亮詩》後，而云因人移編，不喻其意，或偶譌君亮、宗翰爲一人耳。然公甫離密州，而周翰已訪得其地，浚井葺亭。公又知而詠之，必無此神速之事。今改編於此，亦因人附載之義也。

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而不在顏氏久矣。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

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詰案】觀此敘，公方自密行至齊州，何能遽作此詩，即宗翰訪得其地，

浚井作亭，亦須月日，亦足見原編之謬矣。查註又謂因人移編，其前之孔君亮郎中一題，非此孔宗翰也，不知何以錯

誤至此？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爲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

也，必於小者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

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虿。【詰案】以上四句，乃公十來歲時，官師命作《夏侯太初論》語。後惟見於《黠鼠賦》及

此敘中，其原文已佚去矣。孰知簞食瓢飲之爲哲人之大事乎？【詰案】一句鉤轉，真勘得透，是所謂本家筆

也。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用以自警云。

天生烝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游，六鑿交

鬪。驚而不返，跬步商受。【合註】似用《論語·紂之不善》章意。《荀子》：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注：

「頤」與「跬」同。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栗，虎豹却走。【合註】《漢書·文帝紀》：

以微眇之身。中亦何有。【詰案】以上正韓，其下則自警也。我求至樂，千載無偶。【合註】《魏志·管寧傳》：德

行卓絕，海內無偶。執瓢從之，忽焉在後。【合註】上、去聲通押。

卷十五校勘記

〔一〕葱朮 集甲、施本、類丙作「葱朮」，類甲作「玲瓏」。

〔二〕旋轉 集乙作「放轉」。

〔三〕寄交代孔周翰 施本無「交代」二字。

〔四〕吹碎 合註：「碎」作「動」。

〔五〕馬上 集本、施本作「上馬」。

〔六〕君不是 類丙作「君不見」。

〔七〕李侍中 類丙作「李常侍」。

〔八〕又不是 類丙作「又不見」。

〔九〕閉門 合註：「門」一作「戶」。

〔一〇〕揮塵錄前錄云云 「揮塵錄前錄」原作「宋史地理志」，誤，今校改。

〔一一〕戮字君嚴弟戡字君勝……孔子世三十八云云 施本云：「韓退之《孔戡墓誌》：孔子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戮字君嚴，弟戡字君勝。東坡云：今君亮四十八世矣。」集本「弟戡」無「弟」。「孔子」之「子」原脫，據集本、類本補。

〔一二〕駐世 集本、施乙、類本作「住世」。

〔一三〕劉几云 施乙作「劉几言」。

〔一四〕莊公三十二年 原作「襄公三年」，誤，今校改。

〔一五〕髮一握 查註、合註：「一」作「三」。

〔一六〕瘳且妍 查註：《叢話》作「矯且妍」。

〔一七〕柘袍 查註：《叢話》作「赭袍」。

〔二八〕尤難 查註、合註：「尤」一作「猶」。

〔二九〕遵聖名攷眉山入云云 合註云此條施註殘缺，今據施乙補足。刪去題下合註一條四十三字，誥案一條二十三字。

〔三〇〕涕泣 集甲、施本作「涕泣」。

〔三一〕得少譽 集本、類本作「少得譽」。

〔三二〕桃李 集本、施本、類本作「桃花」。

〔三三〕襦袴 類本作「袴襦」。

〔三四〕宿州次韻劉涇 盧校，題未安，似有誤。

〔三五〕何日 類本作「何處」。

〔三六〕亦死矣 原無「亦」字，今據集甲、類本補。

〔三七〕徐州送交代 七集作「詩送交代」。

〔三八〕不才 外集作「病懷」。

〔三九〕著磚磨 類丙作「看磚磨」，疑誤。

〔四〇〕二株雪 集甲、施本、類本作「一株雪」。

〔四一〕堂後 施本作「後堂」。

〔四二〕孔頗有聲妓而客無見者 集甲此自註在「遊蜂」句後。

〔四三〕和趙郎中見戲二首 集甲、施本無「二首」二字。

- 〔三四〕趙以徐妓不如東武云云 類本爲趙次公註文。集本、施本作自註，集乙「趙以」作「趙曰」。
- 〔三五〕趙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 類本爲次公註文。集本、施本作自註，集乙「六十」作「太平」。
- 〔三六〕杖履 集本、施本、類本作「杖履」。
- 〔三七〕杯斝 集本、施本、類本作「盞斝」。
- 〔三八〕四海 查註：《叢話》作「四方」。
- 〔三九〕逐吾輩 集乙作「遂吾輩」。
- 〔四〇〕劉須溪曰 原作「王註劉克莊曰」，誤，今據類丁校改。
- 〔四一〕菽粟 查註：《叢話》「粟」作「麥」。
- 〔四二〕共怨 查註：《叢話》「共」作「但」。
- 〔四三〕龍神社鬼 類本作「神龍社鬼」。
- 〔四四〕太倉穀 類本作「太倉粟」。
- 〔四五〕次韻 集甲、施本、類本作「和」。
- 〔四六〕平明 類甲作「平生」。查註謂「生」訛。
- 〔四七〕繭足 集甲、施本、類本作「足繭」。
- 〔四八〕嘉客 集本、施本、類本作「佳客」。
- 〔四九〕羲皇 集甲作「羲黃」。
- 〔五〇〕河洪……綠可釀 類本「河洪」作「洪河」。集甲、施乙、類丙「綠」作「淥」。

- 〔五一〕次韻答邦直子由五首 施本無「五首」二字。集甲、類丙「五」作「四」，無「五斗」一首。
- 〔五二〕卧聞 集本、施乙、類丙作「病聞」。類甲作「病間」。
- 〔五三〕嗔我 集本作「嗔我」。類本作「輕我」。
- 〔五四〕不自由 集本、施乙、類本作「總自由」。
- 〔五五〕無憂 類本作「何憂」。
- 〔五六〕邦直家中舞者甚多 集甲無此條自註。
- 〔五七〕退歸 集乙作「迴歸」。
- 〔五八〕鷓鴣 集本、施乙、類本作「鷓鴣」。
- 〔五九〕五斗 查註：《詩案》作「五十」。
- 〔六〇〕閉關 施本作「閉門」。查註：《能改齋漫錄》「關」作「門」。
- 〔六一〕却欲 盧校：「聊欲」。
- 〔六二〕朱雲 查註：施氏補註本（按，即清刊施註本）作「龍逢」者，訛。
- 〔六三〕時欲 盧校：「時亦」。
- 〔六四〕城南 施本作「城西」。查註：《能改齋漫錄》「南」作「西」。盧校：「城隅」。
- 〔六五〕官居 類本作「居官」。
- 〔六六〕中太一宮使 集本、類本無「中」字。
- 〔六七〕釀酒 類丙作「酤酒」。

〔六八〕蜥蜴 施本作「蜴蜥」。

〔六九〕以慰子由云 類本無「云」字。

〔七〇〕庭中檜 施本作「亭中檜」，類丙同。類甲、類乙作「亭中柏」。

〔七一〕潛通 類甲、類乙作「泉通」。

〔七二〕聽放 施本作「聽轉」。

〔七三〕高正厲 施本、類丁作「高正麗」。

〔七四〕孤童 集本、類本作「孤僮」。

〔七五〕故山 類本作「故人」。

〔七六〕好種秫 集甲作「學種木」。集乙、類本作「學種秫」。施本原校：「秫」，一本作「术」。

〔七七〕自勞 集甲、類丙作「相勞」。

〔七八〕名景純 施本無此條自註。集本、類本有。

〔七九〕笑子拙 類本作「笑予拙」。

〔八〇〕問子 類本作「問予」。

〔八一〕足自 類本作「自足」。

〔八二〕準如梧桐子大 「準」原作「堆」，不可通，據施註注文校改。

〔八三〕下暖 集甲、施本作「暖下」。

〔八四〕病梨 類丙作「病黎」，疑誤。

〔八五〕陽關詞三首 查註「詞」作「曲」，類本「三首」作「三絕」。

〔八六〕贈張繼愿 集甲此題在詩後，題作「右贈張繼愿」。△答李公擇、△中秋月二詩並同。

〔八七〕臺前 集本、類本作「臺南」。

〔八八〕行到 合註：「行」一作「纔」。

〔八九〕時作 合註：「時」一作「還」。

〔九〇〕醉守 集本作「醉手」。

〔九一〕觀靜觀堂效韋蘇州詩 集本、施本「靜」作「淨」，類本無「詩」字。

〔九二〕答任師中家漢公 宋搨西樓帖（以下簡稱西樓帖）收有此詩，題作「奉和師中文漢公兄見寄詩一首」，另行書「軾上」二字。

〔九三〕老史在郊墟 西樓帖「墟」字下自註云：彦輔十三丈。

〔九四〕年尚幼 類本作「年尚少」。

〔九五〕歸意不少舒 類丙作「歸志不少舒」。

〔九六〕相從 類丁作「從此」。

〔九七〕賴我 類甲作「願我」。

〔九八〕戎瀘常有 西樓帖作「戎瀘所出」。

〔九九〕綴瓊琚 西樓帖作「屬瓊琚」。

〔一〇〇〕少所諧 查註：「所」一作「談」。清刊施註本作「少談諧」。

- 〔二〇二〕衆狙 西樓帖作「羣狙」。
- 〔二〇三〕難細評 集本、施乙、類本作「重細評」。
- 〔二〇四〕所隔 查註作「所阻」。
- 〔二〇五〕舟人黃帽土勝水也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蜀方言，舟人黃帽，取土勝水也。
- 〔二〇六〕字半斜 集乙作「字字斜」。
- 〔二〇六〕衰病 集本、施乙、類本作「衰鬢」。
- 〔二〇七〕珥筆 類本作「珥耳」。查註：《叢話》「珥」作「班」，非。
- 〔二〇八〕寧論晉 查註：《詩案》作「全書漢」。
- 〔二〇九〕兩眼 查註：「兩」一作「雙」。
- 〔二一〇〕不知丘 類甲作「不如丘」。
- 〔二一一〕隣藉 集本作「藉隣」。
- 〔二一二〕規摹 類本作「規模」。
- 〔二一三〕富賈 施乙、類甲、類丙作「富貴」。
- 〔二一四〕險陂 外集作「險詖」。「陂」、「詖」通。
- 〔二一五〕餘惟 外集作「餘懼」。
- 〔二一六〕令得 外集作「今得」。
- 〔二一七〕并敍 施乙作「并引」。

- 〔二一八〕濟楚 集本、施乙、類本作「齊楚」。合註謂「齊」誤。
- 〔二一九〕十三 此處，類甲、類乙作「三十」。
- 〔二二〇〕盛德如唐堯 集本、施乙、類本作「仁聖如帝堯」。
- 〔二二一〕登望洪亭 七集、外集題作「書望洪亭壁」。合註謂「洪」同「洪」。
- 〔二二三〕河漲西來失舊洪 七集、外集作「河漲平來出舊洪」。
- 〔二二三〕孤城渾在 七集作「山城都在」。
- 〔二二四〕韓幹馬十四匹 類本作「韓幹十四馬」。
- 〔二二五〕豈易遮 集本、施乙、類本作「未易遮」。
- 〔二二六〕奈有 類本作「會有」。
- 〔二二七〕後漢書袁紹傳 原作「三國魏志袁紹傳」，誤，今校改。
- 〔二二八〕跪奉 集本、類本作「跪捧」。
- 〔二二九〕曉色 查註作「曉日」。
- 〔二三〇〕晝閉房 類丙作「晝閑房」。查註謂「閑」訛。
- 〔二三一〕立侍 類本作「侍立」。
- 〔二二三〕霜雪 類本作「雪霜」。
- 〔二二三〕翁媪 集本作「公媪」。
- 〔二三四〕懸水村呂梁地名 「懸水村」三字原缺，今據施乙補。「懸」原作「縣」。按「縣」、「懸」通，今從底

本正文。

〔一三五〕奔流 集本、施乙、類本作「流奔」。

〔一三六〕一抹 類甲、類丁作「一秣」，疑誤。

〔一三七〕談笑 類本作「談笑」。

〔一三八〕絳蠟 集甲作「絳蠟」。「蠟」，《廣韻》、俗「蠟」。以後不重出。

〔一三九〕堙滅 類本作「堙沒」。

〔一四〇〕蒼山 施乙作「蒼天」。

〔一四一〕答孔周翰求書與詩 類甲無「與詩」二字。

〔一四二〕勿復談 類本作「不復談」。

〔一四三〕辭酒 集本、施乙作「詞酒」。

〔一四四〕顏樂亭詩 集甲「詩」後有「一首」二字。

〔一四五〕必於小者觀之 集甲作「必於其小焉觀之」。

〔一四六〕且用以 集甲無「用」字。

〔一四七〕烝民 原作「蒸民」。查註、合註作「蒸民」。集甲作「烝民」。按，《爾雅·釋詁》：「烝」，衆也。《書·益稷》：「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烝民，衆民也。又，《說文·火部》：「烝」，火氣上行也。《康熙字典》：或作「蒸」。參卷十六第八條校記。訓「衆」之「烝」，不得作「蒸」。今從集甲。

〔一四八〕驚而不返 「驚」原作「驚」，查註、合註作「驚」。今從集甲、盧校。

〔一四九〕却走 查註作「於走」，合註謂「於」誤。

蘇軾詩集卷十六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誥案】起元豐元年戊午正月，在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任，至六月作。

送李公恕赴闕

〔施註〕李公恕時爲京東轉運判官，召赴闕。公恕一再持節山東，子由亦有詩送行云：幸公四年持使節，按行千里長相見。

君才有如切玉刀，〔王註〕援曰：〔漢武故事〕：於建章別造華殿，四夷珍寶充之，火浣布、切玉刀，不可勝數。〔次公曰〕徐光祿《類書·刀部》云：昆吾，割玉刀。見《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切玉如切泥。見之凜凜寒生毛。願隨壯士斬蛟蜃，〔王註〕續曰：荆依飛、澹臺滅明、周處、鄧遐、許旌陽，皆古斬蛟者。〔次公曰〕王粲《刀銘》曰：陸剗犀兕，水截鯨鯢。〔施註〕《漢·樊噲傳》：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呂氏春秋》：荆有依飛，得寶劍於江干，渡中流，兩蛟夾舟，依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不願腰間纏錦繡。〔王註〕杜子美《大食寶刀》詩云：蒼水使者捫赤絲。用違其才志不展，〔王註〕《晉·殷浩傳》：桓溫每輕浩，嘗謂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

用違其才耳。」《唐書·房琯·贊》曰：用違所長。坐與胥史〔一〕同疲勞。〔施註〕《周禮》：府、史、胥、徒。忽然眉
上有黃氣，〔施註〕韓退之《郾城晚飲》詩：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合註〕《玉管照神書》：黃色，喜徵。吾
君漸欲收英髦。立談左右皆動色〔二〕，〔合註〕《後漢書·班固傳》：君臣動色。一語徑破千言牢。〔王
註〕韓退之《平淮西碑》：萬口附和，并爲一談，牢不可破。我頃分符在東武，〔王註〕次公曰：漢文帝爲竹使符，與太守
分之。脫畧萬事惟嬉遨。盡壞屏障通內外，〔王註〕《晉·阮籍傳》：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曾游東
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仍呼騎曹爲馬
曹。〔王註〕《晉書》：王徽之爲桓沖騎兵參軍使，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
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君爲使者見不問，反更對飲持雙螯。酒酣箕坐語
驚衆，〔王註〕《前漢·張耳傳》：高祖箕踞罵晉，甚慢之。顏師古註：箕踞者，謂曲兩脚，其形如箕。〔施註〕《史記·漢高
祖紀》：酒酣，擊筑。《禮記》：坐無箕。《漢·陸賈傳》：尉佗箕踞見賈。雜以嘲諷窮詩騷。〔王註〕柳子厚《寄韋珩》
詩：君今矻矻又竄逐，詞賦已復窮詩騷。世上小兒多忌諱，〔施註〕杜子美《醉歌行》：世上兒子徒紛紛，老子天
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獨能容我真賢豪。〔合註〕《史記·游俠傳》：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爲我買田臨汶
水〔三〕，逝將歸去誅蓬蒿。〔施註〕杜子美《述古》詩：相率除蓬蒿。安能終老塵土下，俯仰隨人如桔槔。
〔王註〕《莊子·天運篇》：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

張寺丞益齋

〔施註〕張寺丞，名恕，字忠甫。父樂全先生文定公，字安道。東坡嘗爲忠甫作《字說》。元祐間，擢將作監丞。文定在翰林日，英宗立，神宗爲太子，手札除直祕閣知齊州。〔查註〕本集《張忠甫字說》云：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先生名之曰恕。軾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

張子作齋舍，而以益爲名。吾聞諸〔四〕夫子，求益非速成。譬如遠遊客，日夜事征行。今年適燕薊，明年走蠻荆。〔施註〕《毛詩·小雅·采芑》：蠻荆來威。東觀盡滄海，西涉渭與涇。歸來閉戶坐，八方在軒庭。〔施註〕《前漢書·律曆志》：監八方，被八荒。又如學醫人，識病由飽更。〔施註〕劉禹錫《偶作》詩：藥性病多諧。風、雨、晦、明淫，〔施註〕《左傳·昭公元年》：天有六氣，淫生六疾。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跛、蹙、瘖、聾、盲。〔合註〕《禮記·王制》：瘖、聾、跛、蹙、斷者，侏儒。虛實在其脈，靜躁在其情。〔施註〕《老子》：躁勝寒，靜勝熱。榮枯在其色，壽夭在其形。苟能閱千人，〔施註〕《唐·房玄齡傳》：高孝基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郎者。」望見知死生。〔施註〕《史記·扁鵲傳》：扁鵲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故。扁鵲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遂死。爲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爲道貴日損，此理在既盈。〔王註〕《老子》：爲學日益，爲道日損。願言〔五〕書此詩，以爲益齋銘。

春 菜

蔓菁宿根已生葉〔六〕，〔王註〕《禮·坊記註》云：葍，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葍。陸璣云：葍，蕪菁，幽州人謂之芥。

《方言》云：豐，蔓菁也，陳、楚謂之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蕘菁，趙、魏謂之大芥，其實一物也。劉夢得《嘉話錄》云：諸葛亮所止，令軍士獨種蔓菁者，取其才出甲，可生噉，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副食，六也。比諸蔬，其利甚溥。至今蜀人呼爲諸葛菜。韭芽〔七〕戴土拳如蕨。〔王註〕《南史·周顒傳》：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查註〕《本草》：韭之美，在黃，乃未出土者。爛蒸〔八〕香薺白魚肥，〔合註〕《爾雅翼》：薺菜最甘，故稱其甘如薺。又其枝葉細靡，通謂之靡。《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鄭氏云：薺，亭歷之屬。碎點青蒿涼餅滑。〔查註〕《本草》：蒿，一名青蒿。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掇芳辣。〔王註〕杜牧《晚晴賦》：雨晴秋容新沐兮，折繞園而細履。茵陳甘菊不負渠，〔查註〕《本草》：茵陳，蒿類也。經冬不死，更因舊苗而生。菊有二種，一種紫莖而味甘，葉可作羹者，爲真菊。鱸鱠堆盤纖手抹。〔施註〕杜子美《立春》詩：菜傳纖手送青絲。〔語案〕自首句至此，具數蜀中春菜。意謂江北苦寒，春時菜不可食，若如蜀中冬蔬，則至春且如此也。但詩不裝頭，凸然而至，讀者往往不喻其故，而次公謂自「北方苦寒」句至終篇，皆懷鄉里物。如依次公解，則前段春菜，既非北方苦寒所有，又係道何處物耶？熟讀當自知之。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稜如鐵甲。〔施註〕劉禹錫《嘉話錄》：菜之波稜者，本西竺國僧自波稜國將其子來，如苜蓿因張騫而至也。〔查註〕《本草》：波稜，一名赤根菜，八九月種者，可備冬食。豈如〔九〕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久拋菘葛〔一〇〕猶細事，苦筍江豚那忍說。〔合註〕《文選·江賦註》引《南越志》：江豚似豬。明年投劾徑須歸，莫待齒搖并髮脫。〔施註〕韓退之《祭十二郎文》：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又，《齒落》詩：餘在皆動搖，盡落應始止。

送鄭戶曹

〔王註堯卿曰〕名僅，字彥能。赴大名府戶曹。〔施註〕彭城人。〔查註〕徐州志：鄭彥能爲大名府司戶參軍，歷知冠氏、福昌二縣，有善政。〔宋史〕：鄭僅第進士。屢遷龍圖閣陝西轉運使，進集賢殿修撰顯謨閣待制，改知寧州，徙秦州，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知徐州，以顯謨閣學士卒，謚修敏。〔職官志〕：軍州諸曹，有戶曹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受納後，去參軍二字，改司戶曹事。〔職官分紀〕：司戶參軍，上州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此篇當是赴任大名時作也。

遊遍錢塘湖上山，歸來文字帶芳鮮。羸童〔二〕瘦馬從吾飲，陋巷何人似子賢。公業有田常乏食，〔施註〕後漢書：鄭太，字公業。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廣文好客竟無氈。〔施註〕唐·鄭虔傳：玄宗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東歸〔三〕不趁花時節，開盡春風誰與妍。

《虔州八境圖》八首並引〔三〕

《南康八境圖》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既作石城，〔合註〕宋史·孔宗翰傳：知虔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爲水齧，伐石爲址，冶鐵錮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卽其城上樓觀臺榭之所見而作是圖也，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羣山之參差，俯章貢之奔流，雲烟出沒，草木蕃麗，邑屋相望，雞犬

之聲相聞。觀此圖也，可以茫然而思，粲然而笑，慨然〔一四〕而歎矣。蘇子曰：此南康之一境也，何從而八乎？所自觀之者異也。〔註案〕虔州，漢曰章貢，屬豫章郡，至晉爲南康。又，南安軍亦有南康縣，其上游亦南康地，蓋隋、唐時皆屬虔州也。公後南遷，上言由南康軍出陸者指此。至星子、都昌一路，古屬九江郡，在宋亦爲南康軍，卽周濂溪、朱元晦皆嘗爲守者也，與此不同。且子不見夫日乎，其旦如盤，其中如珠，其夕如破壁，此豈三日也哉。苟知夫境之爲八也，則凡寒暑、朝夕、雨暘、晦冥〔一五〕之異，坐作、行立、哀樂、喜怒之變〔一六〕，接於吾目而感於吾心者〔一七〕，有不可勝數者矣，豈特八乎。〔註案〕八境圖〔一八〕與後作〔一九〕九成臺銘同一手法。此但論八境之景物，尚是空中樓閣。彼則言韶樂之大全，能於無何有中發出九成之樂，若實有其事者。然非心靈敏妙，未易臻此境也。鐘錘雖同，而光燄則異，此由題境不同耳。如知夫八之出乎一也，則夫四海之外，詭詭譎怪，〔二〇〕禹貢〔二一〕之所書，鄒衍之所談，相如之所賦，雖至千萬未有一者也。後之君子，必將有感於斯焉。乃作詩八章，題之圖上〔二二〕。

其一

坐看奔湍〔二九〕遶石樓，使君高會百無憂。〔施註〕漢·項籍傳：宋義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三犀竊鄙秦太守，〔王註續曰〕秦時李冰爲蜀守，作石犀五，以壓水精。杜子美〔石犀行〕：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又云：嗟爾三犀不經濟。八詠聊同沈隱侯。〔施註〕婺州圖經：八詠樓，在州南。碑，宋沈約文。

《南史·沈約傳》：謚曰隱。集中有《東陽八詠》。

其二

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暮靄寒。
〔王註次公曰〕章貢臺，乃章貢二水，合流爲贛。東晉永和五年，太守高琰，置郡城於二水之間，南康郡治焉。〔查註〕《太平寰宇記》：貢水，源出雩都縣新樂山，章水，源出大庾縣聶都山，至贛縣合流爲贛水。趙抃《章貢臺記》畧云：水別二派，合流城郭，於文爲贛。予嘉祐六年出守，間爲游觀。治西北隅，有野景亭舊趾，於是復臺其上，以新其名爲章貢，蓋不失實也。倦客登臨無限思，孤雲落日長安。〔施註〕李太白《春日》詩：長空去鳥沒，落日孤雲邊。

其三

白鵲樓前翠作堆，〔查註〕《贛州志》：八景臺，在郡治東北，下瞰奔流。白鵲樓，在八景臺北。趙清獻《記》云：望闕、鬱孤，軒豁於前；阜蓋、白鵲，瞰臨左右。縈雲嶺路若爲開。故人應在千山外，不寄梅花遠信來。〔王註續曰〕越使者登，執梅一枝，以遺梁王。梁臣韓子曰：「烏有以一枝梅遺列國之君者乎？」梅花寄信，始於此。〔王註援曰〕《荊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詩曰：「折花逢驛使，聊贈一枝春。」〔師民瞻曰〕大庾嶺梅，南枝落，北枝開，寒暖之候異故也。嶺在虔之西南。〔合註〕「嶺梅」見《白孔六帖》。

其四

朱樓深處日微明，皂蓋歸時酒半醒。
薄暮漁樵〔三〕人去盡，〔施註〕《楚辭》屈原《天問》：薄暮雷電，歸何

憂？碧溪青嶂遠螺亭。〔王註次公曰〕螺亭，乃螺亭石山，在贛縣東南七十里。〔師民瞻曰〕謝端孑然一身，釣於江上，獲一巨螺，其大如斗，置之於家。有好女子具饌於室，執而問焉。女曰：「我乃螺女，水神也。天帝憫君之孤，遣爲具食，君已悉，我亦當去。」乃留空螺曰：「君有所求，當取於螺中。」後端有乏，探螺皆如意，傳數世猶在。號江曰螺女江，洲曰螺女洲，廟曰螺女廟。其地在虔州西南。〔查註〕《述異記》：螺亭在南康郡，昔有貞女，採螺爲業，曾宿此亭，螺啖其肉，故號螺亭。

其五

使君那暇日參禪，〔查註〕《景德傳燈錄》：江西道，一禪師姓馬氏。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岳，始自建陽佛跡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南虔記》：龔公山在城北，今爲寶華寺，有馬祖遺跡。《江西舊志》：馬祖巖，在贛州城東五里。一望叢林一悵然。成佛莫教靈運後，〔王註〕《南史》：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勤，而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著鞭從使祖生先。〔王註〕《晉書》：劉琨爲并州刺史，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嘗恐祖生先吾著鞭。」

其六

却從塵外望塵中，〔查註〕塵外，亭名也。《虔州志》：馬祖巖上有馬禪關及雲端、駒巖、一憩、塵外四亭。無限樓臺烟雨濛。〔施註〕杜牧之《江南春詞》：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山水照人迷向背，〔施註〕唐皇甫冉《雪》詩：山川迷向背，風霧失旌旗。只尋孤塔認西東。〔查註〕《釋氏稽古畧》：馬祖於貞元中示寂。元和八年，賜諡

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之塔。趙與賦《娛老堂詩話》：歐陽文忠公詩云：山浦轉帆迷向背，夜江看斗辨西東。東坡亦云：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身遊山水間，果有茲理。二公可謂善於形容者矣。

其七

雲烟〔三〕縹緲鬱孤臺，〔查註〕《名勝志》：鬱孤臺，一名賀蘭山，在府治。麗譙坤維，百步隆阜，鬱然孤峙，故名。唐李勉爲刺史，更名望闕。按趙清獻《記》云：望闕、鬱孤，軒豁於前。乃二臺名。曹能始謂更名望闕者，謬也。積翠浮空雨半開。〔王註〕顏延年詩：積翠亦葱芊。註：松柏重布云積翠。想見之罘觀海市，〔王註續曰〕之罘山，在登州牟平縣中，時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史記·天官書》云：海傍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施註〕《漢·郊祀志》：八神，五曰陽主，祠之罘山。〔查註〕《史記》：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刊石紀功。絳宮明滅是蓬萊。〔合註〕裴淮詩：神兵出絳宮。

其八

回峰亂嶂鬱參差，〔施註〕劉禹錫詩：雙檜蒼然古貌奇，含烟吐霧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施註〕《南康記》：贛縣東南山上有臺，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鼓吹聲，卽山都木客吟唱也。〔王註次公曰〕徐鉉《小說》載：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也。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民間酤酒酣飲。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酤，壺傾我當發。城市多蠶塵，還山拜明月。〔合註〕《赤雅》：木客形如小兒，行坐衣服，不異於人。好爲近體詩，無烟火塵俗氣。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軾爲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軾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軾曰：「詩文昔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眉山蘇軾書〔三〕。

讀孟郊詩二首〔三〕

〔查註〕《舊唐書》：孟郊少隱於嵩山，稱處士，留守鄭餘慶辟爲賓佐。性孤僻寡合，韓愈一見，以爲忘形之契。嘗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葛立方《韻語陽秋》云：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挈此磷磷谿」等句，造語工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者絕少。〔誥案〕魯直爲公所壓，故變此矯軀之體，而郊之避韓亦然，是所謂「得失寸心知」者。貽上論魯直固非，堇浦主錫鬯說亦不確，特正之。

其一

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施註〕杜子美《述古》詩：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

遭。〔誥案〕郊《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公極賞之，是所謂佳處時一遭也。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

騷。〔施註〕韓退之《憶昨行》：危辭苦語感我耳。水清石鑿鑿，〔施註〕《毛詩·唐風·揚之水》：白石鑿鑿。湍激不

受篙〔三〕。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蠡，〔查註〕郭璞《爾雅註》：蜃，卽蜃蜃也。《本草》：蜃之最

小者名彭蠡，吳人謬爲彭蠡，音越。竟日持空罄〔三五〕。〔合註〕《晉書·謝安傳》：歡笑竟日。要當鬪僧清，未足當韓豪〔三六〕。〔王註續曰〕指如賈島者也。島初爲僧，名無本，詩才與郊齊名。〔次公曰〕或云，鬪九僧之徒亦是。〔施註〕《唐書》云：韓愈一見孟郊，爲忘形交。賈島亦韓門弟子，島初爲浮屠。皆附《愈傳》。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施註〕《漢·董仲舒傳》：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查註〕《本草》：曷旦，一名寒號蟲。不如且置之，〔施註〕柳子厚《法華西亭》詩：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飲我玉色〔三七〕膠。〔詰案〕公愛魯直而不諒孟郊，無怪紛然學魯直者多也。不知所避何人，可發一笑。詩話及論詩絕句，往往不當。

其二

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飢腸自鳴喚，空壁轉飢鼠。詩從肺腑出，出輒愁肺腑。〔詰案〕十字絕倒，寫盡郊寒之狀。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煮。尚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合註〕孫綽《喻道論》：韶夏之棄鄙俚。《穀梁傳·桓公三年》：以是爲近古也。桃弓射鴨罷，獨速短蓑〔三八〕舞。不憂踏船翻，踏浪不踏土。〔王註〕郊《送澹公》詩十二首，其一曰：銅斗飲江水，手拍銅斗歌。儂是拍浪兒，飲則拜浪婆。脚踏小船頭，獨速舞短蓑。笑伊漁陽摻，空持文章多。閒倚青竹竿，白日奈我何。又曰：短蓑不怕雨，白鷺相爭飛。短楫畫菰蒲，鬪作豪橫歸。笑伊水健兒，浪戰求光輝。不如竹枝弓，射鴨無是非。又曰：射鴨復射鴨，鴨驚菰蒲頭。鴛鴦亦零落，彩色難相求。儂是清浪兒，每踏清浪遊。笑伊鄉貢郎，蹋土稱風流。如何卍角翁，至死不裹頭。吳姬霜雪白，赤脚浣白紵。〔施註〕李太白《通塘曲》：浦邊清水明素足，別有浣沙吳女郎。又《越女詞》：耶溪女如雪，屣上足如霜。嫁與踏浪兒，〔王註〕唐李益詩：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施註〕

東野詩：數年伊洛同，一旦江湖乖。江湖有故莊，小女啼啾啾。〔文選〕謝靈運擬應瑒詩：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詰案〕或以「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爲譴者，答曰：是所謂惡而知其美也。著此二句，郊之地位固在。此詩筆之妙也。

章質夫寄惠《崔徽眞》〔三九〕

〔施註〕張君房《麗情集》元微之《崔徽傳》云：蒲女也。裴敬中使蒲，徽一見動情，不能忍。敬中使回，徽以不得從爲恨。久之，成疾，寫真以寄裴，且曰：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矣。元微之作《崔徽歌》。世有《伊州曲》，蓋採其歌成之也。〔詰案〕此詩，施編徐州卷熙寧十年八九月間大水危城之時，本屬不當。查註據宋景濂跋，以爲元祐二年章棨知慶州所寄，改編在翰林時。合註謂章棨知慶州，《長編》載在六年。宋跋不足爲據，應仍編徐州卷，以公在徐州時，嘗爲章棨作《思堂記》故也。今改編於此。

玉釵半脫雲垂耳，〔王註〕《華岳靈姻傳》：雲髮垂耳。郭子橫《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日視釵匣，惟見白燕，直飛升天。後宮人常作此釵，因名玉燕釵。李賀詩：寒鬢斜釵玉燕光。亭亭芙蓉在秋水。〔王註〕《文選》陸韓卿詩：歲暮寒颯及，秋水落芙蓉。〔施註〕《西京雜記》：文君臉際，常若芙蓉。李太白《流夜郎憶舊游》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當時薄命一酸辛〔三〇〕，〔施註〕李太白樂府有《妾薄命篇》。千古華堂奉君子。〔王註〕白樂天《陵園妾》詩：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奉寢宮日月多。〔施註〕《文選》陸士龍詩：王在華堂，式宴嘉會。孟東野《觀石楠》詩：養此奉君子，賞觀日爲娛。水邊何處無麗人，近前試看〔三一〕丞相嗔〔三二〕。〔王註〕杜子美《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

邊多麗人。又云：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不如丹青不解語，〔施註〕《楊貴妃遺事》：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帝指貴妃示左右曰：「何如我解語花？」世間言語原非真〔三〕。知君被惱更愁絕，〔施註〕杜子美《赴奉先》詩：放歌頗愁絕。白樂天詩：所遇皆如此，頃刻堪愁絕。卷贈老夫驚老拙。爲君援筆賦梅花，〔施註〕《北史·孫季明傳》：齊神武西征，季明代李義深作檄文，援筆立就，其文甚美。《文選》陸士衡《文賦》：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未害廣平心似鐵。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查註〕張山人，卽張天驥也。

其一

魚龍隨水落，〔王註〕杜子美《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又《草閣》云：魚龍回夜水。猿鶴喜君還。舊隱丘墟外，〔施註〕《晉·桓溫傳》：神州陸沈，百年丘墟。新堂紫翠間。〔施註〕杜牧之《蚤春閣下》詩：千峰橫紫翠，雙闕凭欄干。〔查註〕本集《放鶴亭記》云：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野麋馴杖履〔三〕，幽桂出榛菅。〔王註〕韓退之《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詩：稱多量少鑑裁密，豈念幽桂遺榛菅。灑掃門前路，山公亦愛山。〔公自註〕張故居爲大水所壞〔三〕，新卜此室故居之東。〔王註援曰〕山公，山簡也。公自謂山公。

其二

萬木鎖雲龍〔三〕，〔公自註〕山名〔三〕。天留與戴公。〔王註次公曰〕戴公豈以戴安道比之耶？〔子仁曰〕戴符常乞買山錢於于頔，詩意或指此。又，潤州有戴公山。〔施註〕《南史·戴顓傳》：京口黃鶴山北，有竹林精舍，戴顓於此。文帝每欲見之，謂張敷曰：「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王註〕《後漢·地理志註》：衡山九向九背。人在灤西東。〔王註續曰〕灤水，在夔州奉節縣，出於山谷間，南入江。楚俗謂水可步者爲灤。杜子美《夔州歌》詩：灤西灤東一萬家，江南江北春冬花。甫嘗寓居灤西，復還灤東也。薺麥餘春雪，〔王註〕韓退之《琴操》：霜雪貿貿，薺麥之茂。櫻桃落晚風。人城都不記，歸路醉眠中。

送孔郎中〔三〕赴陝郊

〔查註〕《東都事畧》：孔周翰歷知蘄、密、陝、揚、洪、兗六州。此則自密移陝時也。《水經》：河水又西逕陝縣故城南，注云：河北對茅城，春秋茅津也；河南卽陝城，周召分陝，以此城爲東西之別。《太平寰宇記》：魏太和十一年，置陝州。《九域志》：永興軍路陝州，宋爲保平軍節度理所。《合註》薛稷詩：驅車越陝郊。

驚風擊面黃沙走，〔王註任居實曰〕杜子美《湖城東遇孟雲卿》詩云：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此正陝州詩也。〔施註〕《文選》曹子建詩：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漢·霍去病傳》：大風起，砂礫擊面。西出嶠、函脫塵垢。

〔王註續曰〕言二嶠與函關也。二嶠山在河南永寧縣，函谷關在新安縣。〔查註〕《元和郡縣志》：二嶠山，又名嶽崮山。自

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坂數里，峻阜絕澗。西嶠全是石坂，十二里，峻絕不異東嶠。《漢·地理志》：弘農，故秦函谷關也。使君來自古徐州，〔王註堯卿曰〕古有南徐、北徐。南徐，潤州；北徐，彭城。時自彭城而往，故云古徐。聲震河潼殷關右。〔查註〕《元和郡縣志》：潼關在華陰縣東北關西一里，有潼水。又云：河在關內，南流衝激，因謂之衝關。《名勝志》：潼谷水，經松果山下北流，入黃河。唐天授初，置潼津縣，長安二年廢，今爲驛，有石橋，尚名潼津橋，卽潼關水所逕也。十里長亭聞鼓角，〔施註〕庾信《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王道珪註云：秦制，五里一亭，十里一墩，一丁主之。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橫吹曲有鼓角。唐樂，合諸道行軍給鼓角，三萬人以上，角十四具，鼓二十四面。一川秀色明花柳。〔施註〕李太白《寄元參軍》詩：一谿初入千花明。北臨飛檻卷黃流，〔施註〕韓退之《二鳥賦》：窺黃流之奔猛。南望青山如峴首。〔王註師民瞻曰〕峴首山，在襄州襄陽縣。陝州去郡二十里，有山亦名峴，以其狀類峴首，故得名。〔查註〕《名勝志》：峴山在陝州靈寶縣東，以形似襄陽峴山，故名。東風吹開錦繡谷，淥水翻動蒲萄酒。〔查註〕錢希白《南部新書》：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種於苑，並得酒法，仍自損益之，造酒成綠色，長安始識其味。訟庭生草數開樽，〔合註〕《隋書·劉曠傳》：爲平鄉令，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杜子美《獨酌》詩：開樽獨酌遲。過客如雲牢閉口。〔王註〕韓退之《與李尚書實書》曰：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爲崇深，以拒止嫉妒之口。

與梁左藏會飲傅國博家

〔合註〕梁左藏，卽梁交。左藏，官名。【詰案】傅楊官國子博士，時爲徐州通判，乃龍圖閣學士燕肅之外曾孫也。見本集《徐州蓮花漏銘敘》。合註以爲楊公之外曾孫惜名失考者，並誤。餘詳

總案中。〔案〕總案元豐元年三月，有「李常醉於傅楊家」條。〔查註〕《職官分紀》：國子監博士有太學五經四門，武學、律學、書學、算學諸名。

將軍破賊自草檄，〔王註〕《北史》：荀濟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磨墨作檄文。」〔施註〕韓退之《上都統相公》詩：盡管諸軍破賊年。論詩說劍俱第一。彭城老守本虛名，識字劣能欺項籍。風流別駕貴公子，〔施註〕晉庾亮《與郭游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欲把笙歌暖鋒鏑。〔施註〕白樂天《送三兄》詩：少年曾管二千兵，晝聽笙歌夜斫營。紅旆朝開猛士噪，〔三九〕，〔施註〕白樂天《溫尚書莊》詩：白石清泉拋濟口，碧幢紅旆照河陽。《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烏左右句卒鼓噪而進。翠帷暮捲佳人出。〔施註〕柳子厚《渾鴻臚宅聞歌》詩：翠帷雙卷出傾城。東堂醉卧呼不起，啼鳥落花春寂寂。〔王註〕王維詩：落花寂寂啼山鳥。韋莊詞云：滿院落花春寂寂。〔施註〕李太白《久離別》樂府：待來竟不來，落花寂寂委青苔。試教長笛傍耳根，一聲吹裂堦前石。

寒食日答李公擇三絕次韻〔四〇〕

【誥案】李公擇罷齊州，以寒食日至徐，公方出，督城工於外。公擇立成三詩，以促公還，公和詩全寓此意。其題之寒食日，並不重也。

其一

從來蘇、李得名雙，〔王註次公曰〕前漢蘇武、李陵能詩，謂之蘇、李。唐蘇味道里人李嶠，俱以文章顯，時號蘇、李。又，蘇晉、李嶠知制誥，時號蘇、李。又，蘇頌、李又對掌文誥，明皇謂頌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

又，亦不讓之。「只恐全齊笑陋邦。」〔合註〕《後漢書·耿弇傳·論》：「剋拔全齊。詩似懸河供不辦，」〔王註〕《晉·郭象傳》：「字子元。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韓退之《石鼓歌》：「願借辨口如懸河。」〔查註〕供不辦，似謂詩才敏捷，左右供事之人，書寫不及也。〔合註〕《三國·魏志·司馬朗傳》：「爲堂陽長。當作船，民恐其不辦，相率助之。故欺張籍隴頭瀧。」〔施註〕韓退之《病中贈張十八》詩：「君乃岷峩渠，籍乃隴頭瀧。」

其二

簿書罄鼓不知春，〔王註〕《周禮·地官》：「以鼗鼓鼓役事。佳句相呼賴故人。」〔王註〕《南史》：「謝靈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寒食德公方上冢，歸來誰主復誰賓。」

其三

巡城已困塵埃眯，〔王註〕《左傳·宣公二年》：「華元爲植巡城。」《莊子·天運篇》：「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杜子美《狄明府》詩：「黃土污人眼易眯。執扑」〔四〕仍遭蟣蝨緣。」〔施註〕《周禮·夏官》：「司空執扑。」《左傳·襄公十七年》：「宋平公築臺，子罕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漢·嚴安傳》：「介胄生蟣蝨。欲脫布衫攜素手，」〔公自註〕來詩謂僕布衫督役。試開病眼點黃連。〔詰案〕《本草》：「黃連出四川鷹爪者良，點眼赤。詩謂督役塵壙中致疾也。」

約公擇飲是日大風

〔施註〕李公擇知齊，齊素多盜，公擇至，痛懲艾之，論報無虛日，而不少止。他日，得黠盜，以爲

郡兵，使直事鈴下，稍任使之，因詢其奸狀。對曰：「此由富家爲之囊橐，官吏迹捕及門，禽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盡拔其根株，自是奸不容匿，境內遂清。始，公擇在江夏、吳興，政尚寬簡，吏民安樂之，郡以大治。及爲濟南，頗峻文深詆，郡亦大治。由是人知其通疎適變，所值無不可者。此詩有「偷兒夜探赤白丸，奮髯忽逢朱子元，半年羣盜誅七百」之句，蓋謂是也。

先生生長匡廬山，〔王註續曰〕匡廬山，在江州德化南康軍、星子二縣境。〔次公曰〕匡廬，江陽之名岳，本名三天子鄩。周景式《廬山記》曰：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廬於此山，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山中讀書三十年。〔施

註〕東坡《李氏山房記》云：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人指其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杜子美《不見》詩：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舊聞飲水師顏淵，不知治劇乃所便。〔王註〕

《漢書》：張敞自請治劇郡。〔施註〕《漢·尹賞傳》：薛宣奏賞能治劇。偷兒夜探黑白〔三〕丸，〔王註〕《前漢·尹賞傳》：永始、元延間，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賂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

白丸者主治喪。賞守長安，令追捕甚精。《世說》：王獻之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奮髯忽逢朱子元。〔施註〕《漢·朱博傳》：字子元。半年羣盜誅七百，〔合註〕《宋史·李常傳》：齊多盜，半歲間，誅七百人，奸無所匿。誰信家

書藏九千。春風無事秋月閑，紅妝執樂豪且妍。紫衫玉帶兩部全，〔合註〕《唐書·禮樂志》：《慶善樂》，舞四人，紫袍，白袴。又，樂工少年文玉帶，立左右。《隋書·禮儀志》：紫衫大口袴褶。琵琶一抹四十絃。〔施

註〕潘若沖《郡閣雅談》：高從晦好彈胡琴。天成中，王仁裕使荆渚，從晦出十妓彈胡琴。仁裕有詩曰：紅妝齊抱紫檀槽，

一抹朱絃四十條。客來留飲不計錢，【詰案】客非泛指，乃自述過齊州時也。齊人愛公如子產。〔施註〕《韓詩外傳》：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兒啼卧路呼不還，〔王註〕《史記·循吏傳》：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施註〕《後漢·侯霸傳》：為臨淮尹，政理有能名。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我慚山郡空留連。牙兵部吏笑我寒，邀公飲酒公無難。約束官奴買花鈿，〔合註〕沈約《麗人賦》：雜錯花鈿。薰衣理髮〔四〕夜不眠。〔施註〕《古樂府·木蘭歌》：當窗理雲鬢。〔合註〕謝朓詩：插花理雲髮。曉來顛風塵暗天，〔王註〕杜子美《偃仄行》詩：曉來急雨春風顛。我思其由豈坐慳。〔施註〕《文酒清話》：東京周默未嘗作東道，一日，請客，時久旱，忽風雨交作。宋溫以詩戲之曰：驕陽為戾已成災，賴有開筵周秀才。莫道上天無感應，故交風雨一齊來。蓋諺有「慳值風，吝值雨」之說也。作詩愧謝公〔四〕笑謔，歸來瑟縮愈不安。〔施註〕韓退之《孟郊》詩：地祇為之悲，瑟縮久不安。【詰案】自「我慚山郡」句起，至此，皆自述在齊飲公擇事。要當啖公八百里，〔王註〕《晉·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嘗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十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濟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豪氣一洗儒生酸。【詰案】惟此二句是結，謂當日邀公擇為兵吏所笑，今當作豪飲也。時有《宴提刑學士致語》，具見排場之盛，所謂一洗酸氣者此耳。

坐上賦戴花得天字

清明初過酒闌珊，〔施註〕白樂天《同宴見贈》詩：杯盤狼藉宜侵夜，風景闌珊欲過春。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

豈關吾輩事，老狂聊作坐中先。〔合註〕《吳越春秋》：子胥自謂老狂。〔施註〕《唐·白居易傳》：自號醉吟先生。杜子美李尚書《聯句》：數語敲紗帽，高文擲綵牋。起舞從教落酒船。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王註〕《維摩經》云：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結習未盡，花著身耳，結習盡者，花不著也。〔施註〕白樂天《招夢得》詩：方丈若能來問疾，不妨兼有散花天。

夜飲次韻畢推官

〔查註〕畢推官，字景儒。時爲徐州從事，見《淮海集》。曾爲杭僧法言篆「雪齋」二字。本集《游桓山記》：「同遊有畢仲孫者」，即景儒之名也。〔詰案〕畢仲游，元祐初入館。又，畢仲遠爲令，公在黃，有《與畢仲遠長官書》。三畢並從游。

簿書叢裏過春風，〔施註〕《漢·禮樂志》：簿書期會。酒聖時時且復中。紅燭照庭嘶騷裏，〔王註〕杜子美《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詩：駿馬時看金騷裏。〔施註〕《漢書音義》：騷裏，神馬也，赤喙黑身。杜子美《槐葉冷淘》詩：願隨金騷裏，走置錦屠蘇。黃雞催曉唱玲瓏。〔王註〕白樂天《醉示妓人商玲瓏歌》詩：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老來漸減金釵興，〔王註〕韓退之詩：金釵半醉坐添春。醉後空驚玉筍工。〔公自註〕畢善篆。〔施註〕《唐文粹》舒元興《玉筍篆志》：秦丞相李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筍篆體，尚太古。月未上時應早散，免教壑谷問吾公。〔王註〕《左傳·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芙蓉城并敘〔四〕

世傳王迴子高〔四六〕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元年〔四七〕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王註次公曰〕胡微之作《王子高傳》：子高，虞部員外郎正路之次子。人用其傳爲《六么曲》。〔施註〕王子高後以姓字著於樂府，遂用東坡詩「蓮蓮形開如醉醒」之句，改名蓮，字子開。子由有《次韻子瞻招王蓮朝請晚飲》詩云：「忽過銀闕迷歸路，誤認瑤臺尋故人。」蓋猶以舊事爲習也。《東坡詩集》中已亡之矣。子開後再娶于澄江，遂居焉。官至左中散大夫，嘗守濡須。此詩王荆公嘗和之，首云：「神仙出沒藏杳冥，帝遣萬鬼驅六丁。嘗爲俞紫芝誦之，紫芝請書於紙，荆公曰：「此戲耳，不可以爲訓。」故不傳。子開之孫寧，舉進士，爲司農少卿總領四川錢糧而卒。〔合註〕《清江孔毅父集》有《呈王子高殿丞絕句一首》：「天上人間事不同，相思何日却相逢。芙蓉城在蓬萊外，海闊波深千萬重。亦指此事也。〔註案〕胡微之《芙蓉城傳》：王迴子高，初遇一女，自言周太尉女，冥契當侍巾幘。既去，衾枕之屬，餘香不散。由此倏忽去來。一夕，夢周道服而至，謂王曰：「我居幽僻，君能一往否？」喜而從之。但覺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珍禽佳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王自東廂門入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王少留須臾，周與一女郎至。周曰：「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奈情何。」於是拊掌而去，遂巡東廊之門。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下。俄聞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庭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起，簾復下，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王登東廂之樓，梁上題曰碧雲，其字則《真誥》，八龍雲篆。王未及下，一女郎登，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王曰：「此芳卿也。」夢之明日，周來，王語以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勤也。」王問：「何地？」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王問：「芳卿何姓？」曰：「與我同。」王感其事，作詩遺周。周臨別，留詩云：久

事屏幃不暫閑，今朝離意尚闌珊。臨行惟有相思淚，滴在羅衣一半斑。此傳原文，施註分疏句下，邵子湘掇拾出之，自謂未免句字脫落者。今閱首一段，不但語句支離，而鋪敘亦極繁褻，爲刪去一百九字。後又檢對王本，則謝無逸所載者，自「一夕夢周道服」句起至「登東廂之樓」句止，皆其原文，並非邵之掇拾。惟後段不全載，而邵本所有，亦冗，復刪四十五字，作爲定本，其事已盡之矣。

芙蓉城中花冥冥，〔王註〕杜子美《醉歌行》詩：樹攪離思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王註續曰〕石曼卿卒後，

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共游。不諾。憤然騎一騾去。」〔次公曰〕張師正《括異志》載：慶曆中，有朝士冒晨赴起居，正道通衢，見美婦三十餘人，並馬而行，若前導者。俄見丁觀文度，按轡繼之而去。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游何處？」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耳。」時丁已在告，頃之，聞卒。〔誥案〕是所謂美丈夫憑几者也。珠簾玉案翡翠屏，〔王註林子敬曰〕《襄陽記》：龍巢山鉢帽峰尹喜石室內，有《玉案仙經》八卷，在案上。〔崔曰〕《三輔黃圖》云：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爲簾箔。霞舒雲卷〔四八〕千娉婷〔四九〕。〔施註〕白樂天詩：娉婷十五勝天仙。杜子美《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詩：赤節引娉婷。〔誥案〕以上四句，題清主腦，引入周事。中有一人長眉青，〔王註〕《異聞集》：柳毅之言龍女曰：「紅粧千萬，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施註〕白樂天《長恨歌》：中有一人字太真。韓退之《華山女》詩：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炯如微雲淡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王註〕《西陽雜俎》：貞元中，有一家，因打牆掘地，遇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人起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卽失所在，蓋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施註〕《真誥》：魏夫人云：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者，肉脫脈散，血沉灰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或三二十年，復質成形，勝於昔容，名鍊形。見《太平廣記》。竟坐誤讀《黃庭經》。〔施註〕《集仙錄》：謝自然日誦《黃庭經》十遍。誦時，有二童子侍立，

每十遍，即將向上界去。東華夫人曰：「誦經先讀《外篇》，大都精思講讀者獲福，羸行者招罪。」天門夜開飛爽靈，
〔施註〕盧仝《沈山人詩》：天門九重高崔嵬，夜半醮祭夜半開。《太微靈書》：人有三魂，一曰爽靈，二曰台光，三曰幽精。
無復白日乘雲駟。俗緣千劫磨不盡，〔施註〕《逸史》：許澶暴卒，三日寤，而題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
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千里下山空月明。〔合註〕《太平廣記》引《逸史》作許灑，《本事詩》作許渾。翠被冷落淒
餘馨。〔施註〕《左傳》：昭公十二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合註〕杜子美《奉酬薛十二丈判官
見贈》詩：夢覺有餘馨。因過緱山朝帝廷，〔王註〕劉向《列仙傳》：王子晉好吹笙，作鳳凰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
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駐山嶺，舉手謝時人而去。〔誥
案〕此句人王子高。夜聞笙簫弭節聽。〔王註〕《楚辭》：抑志而弭節兮。註云：按節徐行也。〔施註〕韓退之《謝自
然》詩：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楚辭》屈原《九歌》：弭節兮北渚。飄然而來誰使令，皎如明月人窗櫺。
〔施註〕江淹《擬悼婦》詩：明月人綺窗，彷彿想蕙質。宋玉《神女賦》：其少進也，皎如明月舒其光。忽然而去不可
執，寒衾虛幌風泠泠。〔施註〕《文選》江文通《王徵君》詩：鍊藥屬虛幌。《班婕妤傳》：賦曰，廣室陰兮幃幄暗，房櫺
虛兮風泠泠。〔合註〕梁元帝詩：寒衾夜夜空。〔誥案〕自「中有一人」句至此，敘冥契事畢。仙宮洞房本不扃，〔施
註〕《楚辭》宋玉《招魂》：姱容修態，綰洞房些。〔誥案〕此句人夢之因。夢中同躡鳳凰〔王註〕次公曰：杜子
美《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詩：嘒雨鳳凰翎。而其事則曲中所謂「夢中共跨青鸞翼」也。徑度萬里如奔霆，〔合註〕
《楚辭》：遠游：凌天地以徑度。王勃《尊師讚》：奔霆易駭。玉樓浮空聳亭亭。天書雲篆誰所銘，〔王註〕次公
曰：玉樓亭，亭則曲中所謂「一簇樓臺」也。天書雲篆，則《傳》又云：梁上有碑題曰碧雲，而其字則真誥，有飛天之書八龍

雲篆也。〔施註〕東方朔《十洲記》：崑崙山天墉城，上有玉樓十二。《文選》左太冲《魏都賦》：藐藐標危，亭亭峻峙。遶樓飛步高玲嶰。〔施註〕《唐韻》：伶俜作玲嶰。〔合註〕郭璞詩：飛步登玉闕。仙風鏘然韻流鈴，〔王註〕吳憲曰：道家有流金火鈴。〔汪革曰〕《度人經》云：擲火萬里，流鈴八衝。〔施註〕《唐文粹》吳筠《步虛詞》：豁落制六天，流鈴威百魔。蘼蘼形開如酒醒〔五〕。〔王註〕《莊子》·齊物論篇：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翁方綱云〕李雁湖《王荊公詩註》引坡詩此句，言夢而覺也。按陸德明《莊子音義》：蘼，音渠。李云，有形貌。〔誥案〕此句夢醒。芳卿寄謝空丁寧，〔施註〕《前漢》·趙廣漢傳：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後漢》·郎顛傳：丁寧再三。一朝覆水不返瓶，〔王註〕李太白《白頭吟》詩：覆水却收不滿杯。〔施註〕《後漢》·何進傳：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李太白《妾薄命行》：雨露不上天，水覆難重收。羅巾別淚空熒熒。〔施註〕元微之《鶯鶯傳》云：熒熒然，猶瑩於茵席。〔合註〕劉孝威詩：覺淚濕羅巾。〔誥案〕自「仙宮洞房」句至此，敘同游及與周別，本傳事皆畢。春風花開秋葉零，〔王註〕白樂天《長恨歌》云：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誥案〕本傳末原有「春花秋月，悽愴悲泣而去」二句，誥以其不可聯屬，刪去。今載於此，公亦本此語作總束也。世間羅綺紛羶腥。〔合註〕嵇康《絕交書》：漫之羶腥。此身〔五〕流浪隨滄溟，〔施註〕《十洲記》：滄海在北海中，水皆蒼色，別有圓海，水色正墨，謂之溟海。〔合註〕鮑照詩：流浪漸冉經三齡。《武帝內傳》：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偶然相值兩浮萍。〔施註〕白樂天《答微之》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誥案〕以上四句，爲子高作追憶之辭。願君收視觀三庭，〔誥案〕願字入公意，君卽子高也。客有過韻山堂論此詩，作王願周解者，多方開導，而執拗不服。因曉之曰：此等長篇，皆本集之易讀者，而子弗悟，況其餘乎。子盍歸而求之，更讀十年來問，未爲晚也。〔王註次公曰〕此所謂歸之正也。《黃庭內景經》：三庭嘉穀生蝗螟。〔施註〕《文選》陸

士衡《文賦》：皆收視返聽。《左傳》：莊公七年：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春秋》：隱公四年：螟。杜預曰：蟲食苗心者。《說文》：蝗，蟲也。從渠一念三千齡，《王註》《神仙傳》：馬明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已三千年矣。」《施註》陳鴻《長恨歌傳》：方士至玉真太妃院，致上皇意，玉妃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下界，且結後緣。」下作人間尹與邢。《王註續曰》《史記》：漢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健仔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請願望見邢，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爲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邢身也，其狀貌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身前來，尹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劉須溪曰》謂彼自墮落勿效尤也。【誥案】自「春風花開」句至終，皆斷語，就子高作歸結也。末二句，謂如不能歸之以正，則此念終在，必將牽周重會人間，而所謂極其情者，將終不可止矣。公往往以開筆作收，故其餘意無窮，而按之人細，則未有不一綫穿下者也。堯卿謂尹喜、邢和璞，謬矣。

續麗人行〔三〕并引〔四〕

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五〕。《王註謝道韞曰》張彥遠《名畫記》：周昉，字景玄。官至宣州長史。《施註》《名畫記》：周昉善畫子女。《查註》《唐朝名畫錄》：周昉，京兆人。

深宮無人春日長，《施註》白樂天《送李使君詩》：館娃宮深春日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王註續曰》開元中，禁中重牡丹，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李白《清平調》詞：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堯卿曰》唐明皇以外國貢沉香材而作沉香亭。美人睡起薄梳洗，《施註》白樂天《夢游春》詩：風流薄梳洗，時世寬裝束。燕舞鶯啼空斷腸。《施註》孟東野《傷春》詩：鶯啼燕語荒城裏。《樂府》魏文《燕歌行》：念君客游思斷腸。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東

風初破睡。若教回首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王註〕宋玉《好色賦》：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註：陽城、下蔡，二縣名，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施註〕《漢·韓信傳》：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杜陵飢客眼長寒，〔王註〕堯卿曰：杜子美自謂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常恐轉死溝壑，可謂飢客矣。又《憶昔行》詩云：秋山眼冷魂未歸。蹇驢破帽隨金鞍。〔合註〕用杜子美詩《奉贈韋左丞丈》：「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意。隔花臨水時一見，只許腰肢背後看。〔施註〕杜子美《麗人行》：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袂穩稱身。心醉歸來茅屋底，〔施註〕《列子·黃帝篇》：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方信人間有西子。〔施註〕《吳越春秋》：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君不見孟光舉案與眉齊，何曾背面傷春啼。〔施註〕杜子美《北征》詩：見耶背面啼。

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二首

其一

兒童拍手鬧黃昏，應笑山公醉習園。〔王註〕李太白《襄陽歌》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羅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公醉似泥。縱使先生能一石，主人未肯獨留髡。〔王註〕《史記·淳于髡傳》：齊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

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其二

不肯惺惺〔五〕騎馬迴，玉山知爲玉人頽。〔王註〕劉禹錫《揚州春夜》詩：寂寂獨看金燼落，紛紛只見玉山頽。自羞不是高陽侶，一夜惺惺騎馬迴。〔施註〕《世說》：山公稱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秀；其醉也，忽若玉山之將頽。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王註〕援曰：《唐闕記》載：杜牧既爲御史，久之，分務洛陽。時李司徒愿罷鎮閒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嘗宴客，女伎百餘人，皆殊色。牧瞪目注視，問李公：「聞有紫雲者孰是？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伎亦皆回首破顏。牧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意氣閒逸，傍若無人。

傅子美召公擇飲，偶以病不及往〔五七〕，公擇有詩，次韻

〔查註〕子美當卽傅國博字也。〔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樊素、阿蠻皆已出，使君應作玉箏歌〔五八〕。〔馮註〕梁元帝《箏》詩：瓊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合註〕常建詩：開簾彈玉箏。可憐病士西窗下，一夜丹田手自摩。〔馮註〕《太微靈書》：清水鄉敖丘里丹田名藏精宮。

觀子美病中作，嗟歎不足，因次韻〔五九〕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百尺長松澗下摧，〔王註〕左太沖《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知君此意爲

誰來。霜枝半折孤根出，尚有狂風急雨催。

起伏龍行并敘〔六〇〕

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父老云：「與泗水通，增損清濁，相應不差，時有河魚出焉。」元豐元年春旱，或云置虎頭潭中，可以致雷雨。用其說作《起伏龍行》〔六一〕。

何年白竹千鈞弩，射殺南山雪毛虎。〔施註〕《後漢·南蠻傳》：板楯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昭王重募國中能殺虎者。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乃刻石盟，要夷人安之。《三國志·魏·杜襲傳》：千鈞之弩，不爲驪鼠發機。至今顛骨帶霜牙，〔合註〕《文選·海賦》：顛骨成嶽。

尚作四海毛蟲祖。〔施註〕《漢·五行志》：時則有毛蟲之孽。東方久旱千里赤，〔施註〕劉向《說苑》：晉平公時，赤地千里。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東，神物所蟠誰敢侮。上敲蒼石擁巖竇，下應清河通水府。眼光作電走金蛇，鼻息爲雲擢烟縷。〔查註〕杜子美《太平寺泉眼》詩：如絲氣或上，爛漫爲雲雨。當年負圖傳帝命，左右羲軒詔神禹。〔王註〕《河圖挺佐輔》：黃帝言，余夢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又，洛出龜書以賜神禹，《洪範》是也。《河圖書》曰：舜以大尉卽帝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施註〕《帝王世紀》：龍馬出圖於河，伏羲觀之以畫八卦。《左傳·昭公十七年》：鄉子曰：「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杜預曰：太皞伏羲氏，以龍命官。爾來懷寶但貪眠，〔王註子仁曰〕張華云：龍抱寶而眠，謂之癡龍。滿腹雷霆瘖不吐。赤龍白虎戰明日，〔公自註〕是月丙辰，明日庚寅。〔王註續曰〕劉禹錫言：以虎頭置龍潭中，威猛相擊，其勢必

鬪，則可以風雨，或遇歲旱，爲之有驗。〔施註〕《尚書故實》：南中久旱，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人水，即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能動之如此。劉禹錫《嘉話》亦云。〔合註〕《易林》：白龍赤虎，戰鬪俱怒。倒卷黃河作飛雨。嗟我〔三〕豈樂鬪兩雄，〔王註〕《韓非子·揚權篇》：一棲兩雄，其鬪嘖嘖。〔施註〕《史記·孟嘗君傳》：秦、齊勢不兩雄。有事徑須〔六三〕煩一怒。〔施註〕《洞庭靈姻傳》：洞庭龍君謂柳毅曰：「錢塘君，我愛弟也。其勇過人，堯遭洪水九年，乃此子一怒耳。」

聞公擇過雲龍張山人，輒往從之，公擇有詩，戲用其韻

我生固多憂，肉食嘗苦墨〔六四〕。〔王註〕《左傳·哀公十三年》：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司馬寅曰：

「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邵註〕杜預註：墨，氣色下也。軒然就一笑，〔施註〕《後漢·荀子訓

傳》：軒渠笑悅，欲往就之。猶得好飲力。聞君過雲龍，對酒兩靜默。急攜清歌女，出郭及未昃。

〔施註〕《易·豐》：日中則昃。一歡難力致，〔王註〕《晉書·劉毅傳》：合一歡甚難。〔施註〕韓退之《柳子厚墓志》：其文學

詞章，必不能自以力致，必傳於後。邂逅有勝特。喧蜂集晚花，〔王註〕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疎

籬帶晚花。〔合註〕杜子美《敝廬遺興奉寄嚴公》詩：花暖蜜蜂喧。亂雀啁〔六五〕叢棘。〔施註〕杜子美《曲江陪鄭八丈

南史飲》詩：雀啁江頭黃柳花。《周易·坎》：實於叢棘。山人樂此耳，寂寞誰侍側。何當求好人，聊使治要

襪。〔王註〕《詩·小雅·大東》：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註：要，褻也；襪，領

也；好人，好女手之人。使君自孤憤〔六六〕，〔王註〕《前漢·匈奴傳》：冒頓爲書遺高后曰：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

不樂，無以自虞。〔次公曰〕按《漢書註》：債，仆也，猶言不能自立也。則獨居無偶，可以言孤債矣。此理誰相值〔六七〕。不如學養生，一氣服千息。〔王註〕《晉·許邁傳》：常服氣，一氣千餘息。

送李公擇

〔施註〕公擇與東坡，皆以論新法擯黜遠外，意好最厚。公擇在濟南，東坡赴彭城，過之。公擇罷濟南，復過東坡於彭城。唱酬特多。故詩云：比年兩見之，賓主更獻酬。野夫，公擇之兄，名莘。嘗爲江西轉運使。東坡自黃移汝，道建昌，過其故居，有詩云：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玉。蓋謂其兄弟也。〔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二年五月，詔權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李莘衝替，展磨勘二年，坐廖恩發所部，初不覺察也。後，元祐七年六月，爲光祿少卿。又任淵《山谷年譜》引《實錄》云：元豐八年十二月，屯田郎中李莘知宣州。

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施註〕《毛詩·鄭風·揚之水》：終鮮兄弟，惟予二人。故人雖云多，出處不我謀。〔誥案〕謂張琥、章惇、李清臣諸人也。弓車無停招〔六八〕，〔王註〕《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載《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逝去勢莫留。〔施註〕《文選》曹子建詩：義和逝不留。僅存今幾人，〔誥案〕謂司馬光、李師中、范純仁、滕甫、孫覺、錢顛、劉攽、劉摯、楊繪及李常諸人也。各在天一陬。〔王註〕杜子美詩：各在天一隅。又云：各在天一角。〔施註〕《文選·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有如長庚月，到曉爛不收。〔王註厚曰〕李太白《獨酌有懷》詩：孤月滄波河漢清，北斗錯落長庚明。〔援曰〕韓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

〔施註〕韓退之《劉生》詩：妖歌嫚舞爛不收。宜我與夫子，相好〔六九〕手足侔。〔施註〕《唐文粹》李華《弔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足如手。比年兩見之，賓主更獻酬。〔施註〕《毛詩·小雅·楚茨》：獻酬交錯。樂哉十日飲，〔王註〕《史記·范雎傳》：秦昭王《遺平原君書》：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衍衍和不流。〔王註〕柳子厚《序飲》曰：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糾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誥案〕以上五韻，謂僅存之人，雖氣節不改，而不可一見，故與公擇相得益深也。論事到深夜，僵仆鈴與騶。〔王註厚曰〕鈴，守鈴閣者。騶，廄御者。〔施註〕《魏志·管輅傳》：烏與鶩鬪，直老鈴下耳。《晉·羊祜傳》：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頗嘗見使君，有客如此不？〔王註〕《晉書》：桓溫請謝安爲司馬，既到，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欲別不忍言，慘慘集百憂。〔施註〕杜子美《送高三十五書記》詩：慘慘寸腸悲。〔誥案〕謂所憂皆國是也，此詩必如是逐處指出，方是送李公擇詩。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合註〕《魏志·曹爽傳》：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已得其爲人，〔施註〕《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有間，曰：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不待風馬牛。他年林下見，傾蓋如白頭。

送荀芍藥與公擇二首

其一

久客厭虜饌〔七〇〕，〔公自註〕蜀人謂東北人虜子。枵然思南京。〔王註〕《莊子·逍遙遊篇》：非不枵然大也。故

人知我意，千里寄竹萌。〔王註次公曰〕筍曰竹萌，出《筍譜》。〔任居實曰〕老蘇詩：竹萌抱淨節。〔邵註〕《爾雅》：筍，竹萌也。駢頭玉嬰兒，一一脫錦褌。〔施註〕吳筠《竹賦》：一筍明其胤嗣，三節獲乎嬰兒。儲光羲《筍》詩：稚子脫錦褌，駢頭玉香滑。白樂天《食筍》詩：紫箨拆故錦，素肌擘新玉。庖人應未識，旅人眼先明。我家拙廚膳〔七二〕，饒肉芼蕪菁。送與江南客，燒煮配香秬〔七三〕。〔施註〕鄭谷詩：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文選》張平子《南都賦》：若其廚膳，則有華薺、重秬、滷臯、香秬。【詰案】此首筍。

其二

今日忽不樂，〔施註〕《毛詩》唐風·蟋蟀：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折盡園中花。園中亦何有，芍藥裊殘葩。〔合註〕柳子厚詩：隔淚數殘葩。久旱復遭雨，紛披亂泥沙。〔施註〕杜子美《寄岑參》詩：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杜牧之《阿房宮賦》：用之如泥沙。韓退之詩：紛紛落盡泥與沙。不折亦安用，折去還可嗟。棄擲亮未能〔七四〕，送與謫仙家。還將一枝春，插向兩髻丫。〔王註〕歐陽文忠《清明前一日》詩云：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丫。【詰案】此首芍藥。

和孫莘老次韻〔七五〕

【詰案】公赴密州，過高郵，莘老方憂居。時已起知蘇州，旋由蘇徙福。合註謂未知何時赴閩，乃失考本傳耳。今刪。

去國光陰春雪消，〔施註〕《文選》江文通《別賦》：光陰往來。還家踪迹野雲飄。功名正自妨行樂，〔施註〕《晉·向秀傳》：秀欲注《莊子》，嵇康曰：「此書詎復須註，正自妨人作樂耳。」迎送纔堪博早朝。〔王註〕白樂天詩：昏昏一覺睡，不博早朝人〔七五〕。〔施註〕《史記·越世家》：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邪？〔查註〕白樂天詩：鷄鳴猶獨睡，不博早朝人。雖去友朋親吏卒，却辭讒謗得風謠。〔施註〕《後漢·李郃傳》：和帝分遣使者，各至州縣，觀採風謠。明年〔七六〕我亦江南〔七七〕去，不問雄繁〔七八〕與寂寥。〔施註〕《南史》：梁元帝詩，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查註〕按史容註《山谷集》云：莘老前後典郡，自廣德徙湖州，又徙廬州，持祖母喪，服除，知蘇州。先生倅杭時，莘老自湖移廬，有詩送之。今是詩之作，當在莘老知蘇州時。故結處有「明年我亦江南去」之句。雄繁，指言劇郡也。

遊張山人園

壁間一軸烟蘿子，〔王註次公曰〕《烟蘿子》，今所畫修養者多有之。〔查註〕《經籍志》有烟蘿子，《內真通玄歌》一卷，又有烟蘿子，《養神關鎖秘訣圖》一卷，蓋古之學仙得道者也。盆裏千枝錦被堆。〔王註〕劉子翬曰：錦被堆，一名粉團兒。花如月桂而小，粉紅色，或微黃色。葉亦相類，而有刺，枝柯。纖長高丈餘，往往作架承之。兩句蓋寫所見。〔施註〕唐楊巨源《看花》詩：一林堆錦映千紅。慣與先生爲酒伴，〔施註〕杜子美《江上尋花》詩：走覓南鄰愛酒伴。韓退之詩：多情懷酒伴。不嫌刺史亦顏開。纖纖人麥黃花亂，〔王註〕司空圖《郊園》詩：綠樹連村暗，黃花人麥稀。颯颯催詩白雨來。〔王註〕杜子美《丈八溝納涼》詩：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施註〕白樂天《悟真寺》詩：赤日間白雨，陰晴同一川。〔合註〕李義山詩：颯颯東南細雨來。聞道君家好井水，歸軒乞得滿瓶回。

杜介熙熙堂

〔王註堯卿曰〕介字幾先。〔查註〕揚州人，居平山堂。見本集。【語案】杜介嘗官供奉，時已歸老，故云「崎嶇世路最先回」也。

崎嶇世路最先回，窈窕華堂手自開。〔王註次公曰〕窈窕，深邃之義。〔歸去來辭〕云：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咄咄何曾書怪事，〔王註〕杜子美《喜晴》詩：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熙熙長覺似春臺。白砂碧玉味方永，〔王註〕引韓湘詩：琴彈碧玉調，爐養白硃砂。黃紙紅旗心已灰。〔施註〕白樂天《劉十九同宿》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遙想閉門投轄飲，鳴絃鐵撥響如雷。〔施註〕《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號繞殿雷。

次韻劉答涇〔七九〕

吟詩莫作秋蟲聲，〔王註〕韓退之《送孟東野序》：以蟲鳴秋。〔施註〕孟東野《秋懷》詩：吟蟲相唧唧。天公怪汝〔八〇〕鉤物情，使汝〔八一〕未老華髮生。〔施註〕白樂天《洛陽春》詩：中有老朝客，華髮映朱軒。韓退之《河之水》詩：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芝蘭得雨蔚青青，〔合註〕陳子昂詩：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何用自燔以出馨。細書千紙雜真行，〔施註〕《法書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合註〕倪濤《六藝之一錄》載《雲烟過眼錄》曰：鮮于伯機藏帖一册，內有劉涇巨濟墨帖一紙。則涇固善書也。新音百

變口如鶯。異義〔八三〕蜂起弟子爭，〔施註〕劉伯倫《酒德頌》曰：陳說禮法，是非蜂起。舌翻濤瀾卷齊城。

〔王註〕《漢·蒯通傳》：說信曰：「願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施註〕韓退之《記夢》詩：挈攜陳維口瀾翻。萬

卷〔八三〕堆胸兀相撐，以病爲樂子未驚。我有至味非煎烹，是中之樂吁難名。綠槐如山閣廣

庭〔八四〕。〔施註〕《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并夾既設，儲乎廣庭。飛蠲〔八五〕繞耳細而清。〔施註〕白樂天《蚊》詩：繞

耳薨薨聲。〔合註〕《爾雅翼》：飛蠲，狀如蜜蜂，黃黑色。敗席展轉卧見經，〔施註〕《毛詩》：輾轉不寐。《說苑》：孔子

困於陳、蔡，居環堵之室，坐三經之席。亦自不〔八六〕嫌翠織成。〔王註〕杜子美《張舍人織成褥段》詩：客從西北來，

遣我翠織成。意行信足無溝坑，〔施註〕白樂天《野行》詩：信脚望花行。不識五郎呼作卿。〔王註〕《唐·宋璟

傳》：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環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卿

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爲卿？」璟

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吏民哀我老不明〔八七〕，相戒無復煩鞭刑。〔施註〕《唐·徐有功

傳》：補蒲州司法參軍。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尚書·舜

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時臨泗水照星星，〔王註〕《宋書·謝靈運傳》：何長瑜《韻語》云：陸展染須髮，欲以媚側室。

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歐陽永叔《秋聲賦》：黦然黑者爲星星。〔施註〕《文選》謝靈運《南亭》詩：戚戚感物歎，星星白

髮垂。微風不起鏡面平。〔施註〕白樂天《登東樓》詩：水心如鏡面，千里無纖塵。安得一舟如葉輕，卧聞郵

籤報水程。〔王註〕杜子美《宿青草湖》詩：宿業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尊羹羊酪不須評，一飽且救飢腸鳴。

〔王註次公曰〕此篇皆所以裁抑劉涇之豪氣也，劉涇好爲險怪之文。韓退之詩：婪酣大肚遭一飽，飢腸徹死無由鳴。〔施

註〕陶淵明《飲酒》詩：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攜妓樂游張山人園

〔王註〕洪炎曰：雲龍山人張天驥也。

大杏金黃小麥熟，〔合註〕陳后山《談叢》：諺曰，杏熟當年麥，棗熟當年禾。故先生詩亦以杏麥並舉。墜巢〔八八〕乳鵲〔八九〕拳新竹。故將俗物惱幽人，〔王註〕《晉書·王戎傳》：戎每與阮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細馬紅粧滿山谷。〔王註〕子功曰：李白《對酒》詩：吳姬十五細馬馱。提壺勸酒意雖重，〔王註〕次公曰：提壺，鳥名，提壺之聲，俗倣之，如云提壺蘆。杜鵑催歸聲更速。〔王註〕續曰：世傳蜀主杜宇死，其魄爲鳥，名曰杜鵑，聲若云。杜子美《杜鵑行》詩：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或言，一名子規，非也。今春夏之間，月下鳥聲，若云不如歸去者，此爲子規，蓋與杜鵑自別耳。〔堯祖曰〕《成都古今記》：蜀之先，有望帝，名杜宇。酒闌人散却關門，寂歷斜陽挂疎木。〔王註〕陶淵明詩：朔雲吹風寒，寂歷窮秋時。劉禹錫《龍陽縣歌》：汝門草綠見吏稀，寂歷斜陽照懸鼓。〔施註〕《文選》：江文通《雜擬》詩：寂歷百草晦。

種德亭并叙

〔查註〕子由詩自註云：王君舊有園亭，子瞻兄名之曰種德，其亭頃以貧故，鬻之矣。元豐乙丑，子由自績溪還朝，道過錢塘，作此詩，距東坡寄詩已七年，亭已易主，而王復尚無恙也。其《贈王復秀才》詩云：候潮門外王居士，平昔交游遍海涯。本種松杉爲老計，晚將亭榭付鄰家。爲生有道終安隱，好事來游空歎嗟。猶有東坡舊詩卷，忻然對客展龍蛇。

處士王復，家於錢塘。爲人多技能，而醫尤精，期於活人而已，不志於利。築室候潮門外，治園圃，作亭榭，以與賢士大夫游，惟恐不及，〔詰案〕公倅杭時，嘗至候潮門外王復秀才所居，賦雙檜詩，有「青蓋一歸無覓處，只留雙檜待昇平」句，蓋隋唐間物也。其爲園圃亭榭，固足以與賢士大夫游矣。然終無所求。人徒知其接花蓺果之勤，而不知其所種者德也，乃以名其亭，而作詩以遺之。

小圃傍城郭，閉門芝朮香。〔施註〕唐劉禹錫送兄歸王屋山隱居詩：水靜苔莎色，露香芝朮苗。名隨市人隱，德與佳木長。〔王註〕史記：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施註〕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嘉木樹庭，芳草如積。元化善養性，〔王註〕後漢·方術傳：華陀，字元化。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倉公多禁方。〔王註〕史記·倉公淳于意傳云：倉公者，齊太倉長，少而喜醫方術。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所活不可數，相逢旋相忘〔九〇〕。但喜賓客來，置酒花滿堂。〔王註〕李太白寄遠詩：美人在時花滿堂。〔施註〕杜子美江畔獨步尋花詩：黃四孃家花滿溪。我欲東南去，再觀雙檜蒼。山茶想出屋，〔合註〕劉向封事：扶疎上出屋。湖橋應過牆。〔合註〕曹鄴詩：樹影空過牆。木老德亦熟，吾言豈荒唐。〔施註〕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哉。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繆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詞，時恣縱而不儼。

文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爲愛鵝溪白繭光〔九二〕，〔王註續曰〕鵝溪，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施註〕《茶錄》：蜀東川鵝溪畫絹，作茶羅底佳。〔查註〕任淵《山谷內集註》：鵝溪，今在潼川，畫絹所出。掃殘雞距紫毫芒〔九三〕。〔施註〕白樂天《雞距筆賦》：足之健兮有雞足，毛之勁兮有兔毛。就足之中，奮發者利距；在毛之內，秀出者長毫。合爲乎筆，正得其要。世間那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王註〕先生《筓簞谷偃竹記》云：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余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云云。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施註〕辯才，名元淨，字無象。沈公邁治杭，以上天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重樓傑閣，冠於浙西，詔名其院曰靈感觀音。居十七年，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爲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爲逐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畀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趙清獻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先生此詩前五聯，皆

紀其去來之實也。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王註〕盧仝《月蝕》詩：青山死灰色。白雲不解笑，〔合註〕元微之詩：桃花解笑鶯能語。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施註〕《楞嚴經》：世尊從肉髻中，踊百寶光，光中涌出千葉寶蓮。法雨洗浮埃。〔合註〕《法華經》：雨大法雨。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王註〕白樂天《天竺》詩：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談，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王註〕《晉書》：嵇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施註〕李太白《對酒》詩：君若不飲酒，昔人安在哉？昔年本不住，〔施註〕《金剛經》：應生無所住心。今者亦無來。〔王註〕《金剛經》：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施註〕《金剛經》：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王註〕《杭州圖經》云：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峰，楊梅尤盛，有紅白二種，今杭人呼白者爲聖僧梅。〔誥案〕通篇如謎，皆不道破，住得更妙。

和子由送將官梁左藏仲通

〔合註〕此詩次子由韻。

雨足誰言春麥短，〔施註〕白樂天《秋游原上》詩：是時雨新足，禾黍夾道青。城堅不怕秋濤卷。日長惟有睡相宜，〔施註〕歐陽文忠公《石枕竹簟》詩：自然惟有睡相宜。半脫紗巾落紈扇。〔施註〕文選班婕妤《怨歌行》：新

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合註〕司空圖《詩品》：脫巾獨步。芳草不鋤當戶長，〔施註〕《蜀志·周羣傳》：先主將誅張裕，諸葛亮表請其罪，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鋤。」珍禽獨下無人見。覺來身世都是夢，〔施註〕《楞嚴經》：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坐久枕痕猶著面。城西忽報故人來，急掃風軒炊麥飯。〔公自註〕徐州所出。〔王註〕《後漢·馮異傳》：光武詔曰：「蕪羹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施註〕謝承《後漢書》：李固爲太守，食麥飯。伏波論兵初矍鑠，〔王註〕《後漢書·馬援傳》：拜伏波將軍。劉尚擊五溪蠻，軍沒，馬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合註〕袁宏《後漢紀》：世祖曰：「伏波論兵，常與吾合。」中散談仙更清遠。〔王註〕《晉·嵇康傳》：嵇康與魏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合註〕鍾嶸《詩品》：嵇康詩託喻清遠。南都從事亦學道，〔王註〕子仁曰：「是時，子由從張文定簽書南京判官。而先生嘗云：『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子由亦嘗云：『學道三十年，今始粗聞道也。』」不惜〔九三〕腸空誇腦滿。〔王註〕續曰：「道家云：欲得不死，腸中無滓。欲得不老，還精補腦。」〔施註〕《真誥·上清真人口訣》：夫學道之人，安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官填滿，玄精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問羊他日到金華，應許相將遊閬苑。〔公自註〕黃初平之兄，尋其弟於金華山〔益〕。〔施註〕《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其兄初起尋索得見，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往視之，但見白石。初平叱曰：「羊起。」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施註〕《集仙錄》：西王母居閬風之苑。

次韻秦觀秀才見贈，秦與孫莘老、李公擇甚熟，將入京應舉

〔施註〕秦觀，高郵人，初字太虛，後改字少游。陳履常爲之《說》。豪俊抗慨，溢於文詞，超然勝絕，追配古人。東坡赴吳興，相陪游惠山。元祐初，薦試賢良方正，除太學博士，入館閣，編修國史。東坡剛直忠正，二聖追神宗遺意，將付大政。臺諫多憇問，凡所與輒攻之，少游其一也。出通判杭州。紹聖初，時論一變，貶監處州酒部使者。奏其謁告寫佛書，削秩，徙郴州，編置橫州，又徙雷。徽宗立，復官歸。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酌水欲飲，笑視之而逝。東坡痛惜之，告其友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查註〕《宋史·秦觀傳》謂惟歷秘書省正字。紹聖初，御史劉拯論其損益《實錄》。徽宗立，復宣德郎。《文集》四十卷。秦少游《淮海集》原作詩云：人生異趣各有求，繁風捕影祇懷憂。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徐州雄偉非人力，世有高名擅區域。珠樹三株詎可攀，玉海千尋真莫測。一昨秋風動遠情，便憶鱸魚訪洞庭。芝蘭不獨庭中秀，松柏仍當雪後青。故人持節過鄉縣，教以東來僕所願。天上麒麟昔漫聞，河東鸞鷲今纔見。不將俗物礙天真，北斗以南能幾人。八磚學士風標遠，五馬使君恩意新。黃塵冥冥日月換，中有盈虛亦何算。據龜食蛤暫相從，請結後期游汗漫。〔誥案〕李公擇自徐過淮上，而少游因攜其書以來，故詩有「故人持節」二句。餘詳總案中。〔案〕總案元豐元年四月「秦觀投長篇來謁」條云：《樂城集·次韻秦觀秀才攜李公擇書相訪》詩自註云，秦君與家兄子瞻，約秋後再游彭城。據此，則少游到徐，當在夏初以後。

夜光明月非所投，〔王註〕《史記》：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逢年遇合百無憂。〔王註〕杜子美《徐卿二子歌》詩：吾知徐公百不憂。〔施註〕《史記·佞倖傳》：力田

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將軍百戰竟不侯，〔王註〕前漢·李廣傳：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自諸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侯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李太白贈張相鎬詩：本家隴西人，先爲漢邊將。苦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伯郎一斗得涼州。〔施註〕三輔決錄：孟佗，字伯郎。以葡萄酒一斗遺張讓，卽拜涼州刺史。翹關、負重君無力〔五〕，〔施註〕唐·選舉志：長安二年，始置武舉，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十年〔六〕不入紛華域。故人坐上見君文，〔誥案〕謂李公擇也。謂是古人吁莫測。〔施註〕集異記：岐王以王維詩薦於太平公主。主曰：「此皆兒所誦，嘗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新詩說盡萬物情，硬黃小字臨黃庭。〔王註續曰〕公言：嘗於祕書閣觀王羲之墨蹟，皆唐人硬黃紙臨本，惟鵝羣一帖，似獻之真筆。〔施註〕唐法帖，皆用硬黃紙臨。故人已去君未到，〔誥案〕謂李公擇去，少游未至也。空吟河畔草青青。誰謂他鄉各異縣，天遣君來破吾願。〔王註〕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施註〕文選·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畔草，離離思遠道。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一聞君語識君心，短李髯孫眼中見。〔王註次公曰〕短李，指言公擇。髯孫，指言莘老。〔施註〕吳錄：張遼問吳降人，髯將軍爲誰？曰：「孫會稽也。」短李借用李紳事。江湖放浪久全真，〔王註〕文選：嵇叔夜詩：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施註〕杜子美石櫃閣詩：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忽然一鳴驚倒人。〔施註〕史記·楚世家：伍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縱橫所值〔九七〕無不可，〔施註〕唐·王勃傳：張說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王註次公曰〕言王介甫新學經義之說也。千金敝帚那堪換，〔王註〕文選：魏文帝論文曰：夫人善於自

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我亦淹留豈長算。〔施註〕《文選》魏文帝《燕歌行》：何爲淹留寄他方？《晉·謝安傳》：安總關中書事，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山中既未決同歸，我聊爾耳君其漫。〔施註〕《唐·元結傳》：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又曰：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

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九八〕，作詩

謝之

〔施註〕米元章《畫史》云：蘇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故最如活。元章所記，卽此畫也。〔合註〕倪濤《六藝之一錄》載《歐陽文忠集》云：陳漢卿，字師黯，閬中人。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好古書奇畫，每傾貲購之。〔誥案〕元祐元年，公在詳定局，陳漢卿以地黃煎寄公，見本集書中。〔合註〕鮮于子駿，時爲京東西路轉運使。

貴人金多身復閑，〔王註〕《史記》：蘇秦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爭買書畫不計錢。已將鐵石充逸少，〔公自註〕殷鐵石，梁武帝時人。今法帖大王書中有鐵石字〔九九〕。〔施註〕《尚書故實》：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

武帝召興嗣韻之。更補朱繇〔一〇〇〕爲道玄。〔公自註〕世所收吳道子〔一〇一〕畫，多朱繇筆也。烟薰屋漏裝玉軸，〔王註〕張拭曰：「法書苑：顏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郭兵曹。或問：「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器，始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亦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施註〕米元章《畫史》：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烟，薰損本色。鹿皮蒼壁知誰賢。〔施註〕《漢書·食貨志》：武帝造白鹿皮幣，令王侯朝覲，必以薦璧。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吳生畫佛本神授〔一〇二〕，夢中化作飛空仙。覺來落筆不經意，〔施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序》：軒轅道士聞劉師服、侯喜聯句，因高吟，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神妙獨到秋毫顛。〔王註〕《畫斷》有神品、妙品。昔我〔一〇三〕長安見此畫，歎息〔一〇四〕至寶空潸然。〔施註〕《毛詩·小雅·大東》：瞻言顧之，潸焉出涕。〔合註〕《韓詩外傳》：邦人潸然而涕下。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蝴蝶飛聯翩。〔王註〕《小說》載：一道人爲戲術，碎剪絹，作蝴蝶而飛，少選復如故。或有藏其一蝶，而絹亦虧，如蝶之大。〔施註〕裴圃《傳奇·陶尹二公傳》：太和中，陶太白、尹子虛游嵩華。遇大仙，與之飲。既別，但覺超然，而所衣之衣，因風若花片蝶翅而揚空耳。君能收拾爲補綴，〔施註〕韓退之《高閑上人序》：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合註〕《禮記·內則》：紉箴請補綴。體質散落嗟神全。誌公彷彿見刀尺，〔王註〕吳少雲曰：《傳燈錄》：寶誌禪師，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撮剪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或歌或詠，詞如識記，士庶皆共事之。〔施註〕《傳燈錄》：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修羅天女猶雄妍。〔施註〕《阿彌陀經》：天人阿修羅。〔查註〕《維摩經》註：阿修羅，男醜女端正，有大勢力，常與天共鬪。此神果報最勝，鄰次諸天，而非天也。如觀老杜飛鳥句，脫字欲補知無緣。〔王註〕歐陽公《詩話》：陳從易舍人，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

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問君乞得良有意，欲將俗眼爲洗滌。貴人一見定羞忤，錦囊千紙何足捐。〔王註〕《畫史》：世人或有費，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祕。開之，或笑倒。不須更用博麻縷，〔施註〕《孟子》：麻縷輕重同。《八方珠玉集》：洞山塑佛，有僧問如何是佛？洞山云：麻三斤。《通明集》亦云。劉須溪曰〔一〇五〕：博麻縷，似祖語麻三斤之類，以佛畫尋超出故然，與作意遠矣，自謂其詩不足貴也。〔查註〕博麻縷，言貴人所蓄書畫多贗物，不值一錢，不足以博麻縷，止宜付之一炬而已。付與一炬隨飛烟。〔誥案〕貴人以下四句，皆指貴人而言，查註是。

雨中過舒教授

〔施註〕舒教授，名煥，字堯文，嚴陵人。東坡守徐，堯文時爲徐州教授。元祐八年，以左朝散郎爲校對祕書省黃本書籍，紹聖初，通判熙州。〔合註〕《老學庵筆記》：舒堯文，東坡公客，建炎中猶在，年九十，卒。〔查註〕《職官分紀》云：《通典》：漢郡國皆有文學掾。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宋無專員。諸州文學之職，從九品，爲散官。

疎疎簾外竹，〔合註〕賈島詩：槐雨滴疎疎。瀏瀏竹間雨。〔施註〕文選左太冲《吳都賦》：翼颺風之瀏瀏。窗扉靜無塵，几硯寒生霧。美人樂幽獨，〔王註次公曰〕指言舒教授也。有得緣無慕。坐依蒲褐禪，起聽風甌語。客來淡無有，灑掃涼冠履〔一〇六〕。濃茗洗積昏，妙香淨浮慮〔一〇七〕。歸來北堂閣，

〔施註〕《戰國策》：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一一微螢度。〔施註〕杜子美《催宗文樹雞柵》詩：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此生憂患中，一餉安閑處。飛鳶悔前笑，〔合註〕此句用馬援事。〔語案〕以下句用李斯事證之，則所用信馬援事也。施註引《列子·說符篇》，非是，已刪。黃犬悲晚悟。自非陶靖節，誰識此閑趣。〔施註〕陶淵明詩：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草書妙絕〔二〇八〕吾所兄，〔施註〕《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妙絕時人。真書小低〔二〇九〕猶抗行〔二一〇〕。〔施註〕《晉·王羲之傳》：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法華經》云：乃至小低頭。論文作詩俱不敵，看君談笑收降旌。去年逾月方出晝，〔公自註〕予去年〔二二〕留齊月餘。〔合註〕轉韻古詩，每轉首句，亦皆押韻，今晝字無上聲，未知何據。爲君劇飲幾濡首。〔王註〕《易·未濟》：上九，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施註〕華嶠《譜序》：華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見《魏志·華歆傳註》。《北史·元文遙傳》：子行恭與盧思道交游，文遙謂思道小兒，白擲劇飲，甚得師風。今年過我雖少留，寂寞陶潛方止酒。〔公自註〕此行公擇病酒，多不飲。〔王註〕續曰：陶潛有《止酒》詩，見本集。〔施註〕陶潛《止酒》詩：始覺止爲善，今朝真止矣。別時流涕攬君鬚，懸知此歡墮空虚。松下縱橫餘屐齒，門前轆轤想君車。〔合註〕《博雅》：車軌道謂之轆轤。怪君一身都是德，近之清潤淪肌骨。〔施註〕《大學》：富潤屋，德潤身。《漢·董仲舒傳》〔二三〕：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傾國。〔公自註〕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施註〕裴頠《傳奇》：長慶間，裴航歸鞏

下，經藍橋驛，因渴，乞漿於茅舍老嫗。嫗咄曰：「雲英，擊一甌漿來，郎君要飲。」航異之。俄於葦箔下出雙玉手，捧瓷甌，飲之，真玉液也。航謂嫗曰：「願納厚禮，娶之，可乎？」嫗乃使求玉杵白杵刀圭藥，百日，以女妻之。遂入玉峰洞中，超爲上仙。

送鄭戶曹〔二二〕

〔施註〕鄭戶曹，名僅，字彥能，彭城人。是時赴大名，遂爲冠氏令。河決府西，檄夜下，調急夫。彥能方閱保甲，盡籍卽行，決遂塞。使者怒劾之，留守王拱辰爭於朝曰：「微冠氏，民其魚矣。」猶坐罰金。

水繞彭城〔二四〕樓，〔王註次公曰〕徐州彭城縣，以彭祖而得名。按〔寰宇記〕，殷之賢臣彭祖，顓頊之玄孫，至殷末，壽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大彭。〔查註〕〔太平寰宇記〕：魏刺史王延明，移彭祖廟於子城東北樓下，爲彭祖樓。山圍戲馬臺。〔查註〕〔元和郡縣志〕：戲馬臺，在彭城縣南一里，項羽所造，戲馬於此。古來豪傑地，〔施註〕〔淮南子〕：知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謂之豪，十人謂之傑。千載〔二五〕有餘哀。〔施註〕〔文選〕王仲宣〔七哀〕詩：悲歎有餘哀。隆準飛上天，〔王註〕〔古詩〕：破鏡飛上天。〔施註〕〔漢·高祖紀〕：沛豐邑中陽里人也。盧仝詩：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重瞳亦成灰。〔王註〕李太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詩：此人已成灰。〔施註〕〔史記·項羽紀〕：羽敗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浹下。白門下呂布，大星隕臨淮。〔王註〕厚曰：臨淮王李光弼鎮徐州，廣德二年，有大星殞其地，而光弼卒。〔施註〕〔唐·李光弼傳〕：封臨淮郡王，復歸徐州，遇疾薨。杜子美〔武衛將軍挽詞〕：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尚想劉德輿，置酒此徘徊。〔施註〕〔南史·宋高祖本紀〕：武皇帝諱裕，字德輿，

姓劉氏。《文選》有謝宣之《從宋公戲馬臺》詩。庾信詩：徘徊出桂苑。爾來苦寂寞，廢圃多蒼苔。河從百步響，〔王註〕師民瞻曰：即百步洪也。山到九里回。〔查註〕《太平寰宇記》引《玄中記》云：彭城有九里山，有穴潛通琅邪，又通王屋，俗呼爲黃池穴。山水自相激，夜聲轉風雷。〔王註〕韋應物詩：水性自云靜，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蕩蕩清河堰，黃樓我所開。〔王註〕子由《黃樓賦》云：熙寧十年，秋，河決於澶淵，水及彭城下。子瞻適爲彭城守，慮於城上，調急走，發禁卒以從事，以身率之，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於是即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即此也。秋月墮城角，春風搖酒杯。遲君爲座客，〔施註〕《文選》謝靈運《南樓遲客》詩：登臨爲誰思，臨江遲來客。遲，去聲。《後漢·呂布傳》：謂劉備曰：「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新詩〔二六〕出瓊瑰。〔王註〕劉禹錫詩：每逢詞客饋瓊瑰。樓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他年君倦游，白首賦歸來。登樓一長嘯，〔施註〕《晉·劉琨傳》：在晉陽，爲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棄圍而走。白樂天《垂釣》詩：臨水一長嘯。使君安在哉。〔施註〕阮嗣宗《詠懷》詩：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次韻黃魯直見贈古風二首

〔施註〕黃魯直，名庭堅，分寧人，李公擇之甥而孫莘老之壻也。舉進士，教授北京國子監。東坡見其詩，以爲世久無此作。魯直以書及《古風二首》爲贄。公答之曰：「二詩托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某非其人也。」其見重之如此。元祐初，召入館，修《神宗實錄》，擢右史。爲韓川所

還。紹聖中，出守，坐以《實錄》詆誣，貶官，置黔州，避親，移戎州。淡漠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徽宗立，召用，不起。求當塗，至，九日而罷。舊與趙挺之有小嫌，挺之得政，使者陳舉上所作《塔記》，指爲幸災，除名編管宜州。三年，徙永，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魯直學問文章，天成性得，於詩尤高，善書法，自成一派。東坡所以推揚汲引，如恐不及。與張文潛、秦少游、晁无咎，俱出其門，天下號元祐四學士。初，遊灤皖山谷寺，樂其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建炎間，贈直龍圖閣。高宗愛其筆札，御府收蓄甚富，且錄用其家云。〔王註〕魯直詩，其一曰：江梅有佳實，託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黃。得升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棄官道傍。但使本根在，棄捐果何傷。其二曰：青松出洞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有千歲苓。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

其一

嘉穀〔二七〕卧風雨，〔王註〕《書·呂刑》：農殖嘉穀。〔施註〕杜子美《贈蜀僧》詩：天涯歇滯雨，稊稻卧不翻。稊莠登我場。〔施註〕《毛詩·小雅·大田》：既堅既好，不稂不莠。陳前漫方丈〔二八〕，玉食慘無光。〔王註〕《書·洪範》：惟辟玉食。《前漢書》：陳咸奢侈玉食。師古註：玉食，美食如玉也。〔施註〕杜子美《病橘》詩：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大哉天宇間，〔施註〕《文選》：謝靈運《鄴中》詩：會同庇天宇。美惡更臭香。〔施註〕《莊子·知北遊篇》：神奇復

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君看五六月，〔詰案〕公答詩，在五月之後也。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施註〕《史記·荆軻傳》：願大王少假借之。俯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施註〕《山海經》：東海有山名度索，上有大桃，蟠屈三千里，名蟠桃。千歲終一嘗。〔王註〕《漢武故事》：東郡送短人，指東方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過偷之矣。」〔施註〕《漢武故事》：西王母以桃食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一千年生花，一千年結實，人壽幾何。」遂止。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施註〕《晉·王戎傳》：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紛紛不足愠〔二九〕，〔施註〕《史記·陳平世家》：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悄悄徒自傷。〔王註〕《詩·邶風·柏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施註〕《烏臺詩話》：元豐元年二月內，北京國子監教授黃庭堅寄書一封并古詩二首與軾，依韻和答。云：「嘉穀卧風雨」至「玉食慘無光」，以譏今之小人勝君子，如稂莠之奪嘉穀。又云：「大哉天宇間」至「悄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虻縱橫，至秋自息。比黃庭堅於蟠桃，進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全生。又取《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皆小人也。

其二

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施註〕韓退之《謝自然》詩：一朝坐空室，雲霧生其間。如聆笙竽韻，來自冥冥天。李太白《鳳笙篇》：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丘彩鳳鳴。千金得奇藥，〔施註〕《漢·郊祀志》：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開視皆豨苓。〔王註〕韓退之《進學解》：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王註〕援曰：《前漢·郊祀志》：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施註〕《史記·封禪

書。李少君曰：「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漢·劇通傳：善齊人安期生。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今君已度世，〔施註〕《楚辭》屈原《遠遊章》：欲遠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矯。坐閱霜中蒂。〔施註〕《文選》謝玄暉詩：翻如秋蒂。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閩風安在哉，〔王註〕《山海經》：閩風之山，是謂玄圃。要君相指似。〔施註〕《杼情集》李山甫《逢塞垣宿將》詩：年來上馬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白樂天《戲贈李判官》詩：遙見廬山指似君。

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

異時長笑王會稽，〔施註〕《漢·項羽傳》注云：異時，猶言先時也。野鷺〔三〇〕臃腥污刀几。暮年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王註〕《柳子厚集》有《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詩一首，其下註云：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庚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而其詩云：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二子風流冠當代，〔合註〕《後漢書·耿弇傳》：當代以爲榮。《舊唐書·王維傳》：詩名冠代。顧與兒童爭愠喜。秦王十八已龍飛，〔王註〕子功曰：白樂天《長慶集·七德舞》云：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又，太宗自云：「吾十八起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致太平。」〔施註〕《唐·太宗紀》：武德元年，進封秦王。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掛眼，〔王註〕子仁曰：韓退之詩：我老嗜讀書，百事不掛眼。時人謬說云：工此。世間有癖念誰無，〔王註〕續曰：杜預有《左傳》癖，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陸羽有茶癖，王福時有饗兒癖。傾身障籠尤堪鄙。人生〔三三〕當著幾緡屐〔三三〕，〔王註〕《晉·阮孚傳》：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得失。

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詣乎，正見自蠟屐，因自欺曰：「未知一生當著幾緡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定心肯爲微物〔三三〕起。〔施註〕《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微物預采甄。〔合註〕《管子》：定心在中。此墨足支三十年，〔施註〕《漢·食貨志》：邊食足以支五歲。蔡君謨《墨說》：徐鉉云：「嘗得李超墨一挺，與弟錯共用，十年乃盡。」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王註〕公嘗曰：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曰：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墨故無恙。見《東坡題跋》。瓶應未罄墨先恥。〔王註〕《詩·小雅·蓼莪》：瓶之罄矣，惟墨之恥。逝將振衣歸故國，〔施註〕《楚辭》屈原《漁父章》：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數畝荒園自鋤理。〔合註〕王建詩：良田少鋤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王註次公曰〕本朝《淳化法帖》：大王書四百六十五帖。其一云：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子皆囊盛爲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疎云此果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篤喜種果，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者大惠也。此號《青李來禽帖》。一螺點漆便有餘，〔王註次公曰〕蕭子良《與王僧虔書》曰：仲將之墨，一點如漆。陸雲《與兄書》曰：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今送二螺。〔施註〕陶淵明詩：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萬竈燒松何處使。〔施註〕《史記·孫武傳》：爲十萬竈。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施註〕《溫庭筠》《達摩支曲》詩：擣麝成塵香不滅。《法書苑》：歐陽通矜其書，必以松烟爲墨，末以真麝。唐永寧里，王涯第也。《傳》云，家書多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鉤致。《盧氏雜說》云：永寧後爲王鏐宅。《鏐傳》但云多蓄貨財。〔王註次公曰〕永寧第者，李駙馬第也。今士大夫家有墨其上者，有永寧賜第四字，卽李駙馬家也。列屋閑居清且美。〔王註〕韓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倒暈連眉秀嶺浮，〔施註〕《東齋記事》：蜀有大

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倒暈，眉名。《列仙傳》：陽都女，生而連眉。《西京雜記》：文君眉如望遠山。雙鴉畫鬢香雲委。〔王註堯卿曰〕李賀《美人梳頭歌》云：纖手却盤老鴉色，翠滑寶釵簪不得。杜牧之《閨情》詩：娟娟却月眉，新髮受鴉飛。〔劉珙曰〕《南部烟花記》載虞世南詩云：學畫鴉兒半未成。〔施註〕《毛詩》：鬢髮如雲。見《鄘風·君子偕老》。白樂天詩：千葉綠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綠〔三〕，〔王註〕《大業拾遺》載：煬帝宮女，爭畫長蛾，司官吏且納螺子黛五斛，號爲蛾螺子。黛出波斯國。李賀詩：幽篁畫新粉，蛾綠橫晚門。〔施註〕《南部烟花記》：隋煬帝鳳舸殿脚女吳絳仙，善畫長蛾眉，帝悅之，由是爭爲長蛾。司官吏日供螺子黛五斗，號蛾綠螺。不惜千金求獺髓。〔王註〕《西陽雜俎》：吳孫和寵鄧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嬌婉。命太醫合藥，醫言得白獺雜玉與琥珀屑，當滅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合膏，痕不滅，左頰有赤點，視之，更益甚妍。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窗冷硯冰生水。

送鄭戶曹賦席上果得榧子

彼美玉山果，〔查註〕《本草》：榧實，一名玉山果。《藝苑雌黃》云：予與潘伯龍食榧子，言諸處皆不及玉山者，方悟東坡詩語，恐是上饒玉山縣。潘云，玉山地名，在婺之東陽縣，所生榧子，香脆與他處迥殊。故《集韻》「榧子」註云：木名，有實，出東陽諸郡。粲爲金盤〔三〕實。〔王註〕杜子美《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瘴霧脫蠻溪，〔施註〕韓退之《杏花》詩：半開還落瘴霧中。清樽奉佳客。〔施註〕杜子美《漢中王》詩：宿昔奉清尊。《文選》陸士衡詩：俯觀嘉客，仰瞻玉容。客行何以贈，〔施註〕《毛詩·秦風·渭陽》：何以贈之？瓊琚玉佩。一語當加璧。〔王註〕《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飧，實璧焉。〔施註〕《禮記·禮器》：束帛加璧，尊德也。《左傳·成公二年》：韓厥執轡，馬前再拜，奉觴加璧以進。祝君如此果，德膏以自澤。驅攘三彭仇，

〔施註〕《宣室志》：僧契虛游稚川，遇仙人。問曰：「爾絕三彭之仇乎？」彭者，三尸之姓，學仙者，當先絕三尸。《本草》：樞實去三蟲，行榮衛。〔查註〕《中黃經》云：一者上蟲居腦中，二者中蟲居明堂，三者下蟲居腸胃，名曰彭琚、彭質、彭矯。惡人進道，喜人退志。已我心腹疾。〔王註〕《本草》：掌禹錫引孟詵云：樞多食，令人能食，明目輕身。〔施註〕《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真諸股肱，何益。」《史記·范雎傳》：秦之有韓，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願君如此木，凜凜傲霜雪。斲爲君倚几，〔查註〕《本草》又云：樞，一作枿。其木名文木，葉似杉木。如柏理，如松肌，細軟，可爲器用。詩家所云斐几，卽此。滑淨不容削〔三六〕。〔王註〕《晉·王羲之傳》：嘗詣門生家，見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物微興不淺，〔王註〕杜子美《病馬》詩：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此贈毋輕擲。〔合註〕李太白《贈裴司馬》詩：世途自輕擲。

送胡掾

【誥案】胡掾，字公達，允文之子也。時爲徐州獄掾。允文卒，公達以憂歸，故送此詩。餘詳總案中。〔案〕總案卷十六「胡允文病亡，其子公達罷獄掾，扶櫬將歸，爲文祭之」條下，收本集祭胡之文。「并送公達詩」條下云：胡允文之卒，無歲月可考。而施註原編有胡掾詩。詩有「節義古所重，艱難方自茲，他年譜清德，仍復畏人知」句，正送公達奉喪歸里作也。合註謂胡掾失考，非是。

亂葉和淒雨，投空如散絲。〔王註〕張協《雜詩》：騰雲似湧烟，密雨如散絲。流年一如此，〔施註〕韓退之《感春》詩：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賴。遊子去何之。〔施註〕《文選》李少卿詩：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節義古所

重，艱危方自茲。〔王註〕杜子美《赤谷》詩：險艱方自茲。他年〔二七〕著清德，仍復畏人知。【詰案】胡允文初在蜀，嘗敬禮官師，及公爲鳳翔幕，而允文爲令，共事二年。時公達尚幼齡也，故此詩所以勉之者甚至。「他年仍復」二句中，有允文在也。公達後爲峽州守，有政聲。各註皆失考，故詳論之。

密州宋國博以詩見紀在郡雜詠，次韻答之

【詰案】宋國博，時代孔宗翰守密州。

吾觀二宋文，〔王註師民瞻曰〕二宋，宋郊、宋祁也，國博乃其嗣子。〔查註〕《宋史》：宋庠，初名郊，字公序，安陸人。弟祁，字子京。兄弟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擢庠第一，置祁第十人，呼二宋，以大小別之。庠練習典故，擅儒雅之望，祁亦能文，多建白。〔合註〕歐陽公《歸田錄》：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字字照縑素。〔施註〕《唐·駱賓王傳》：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合註〕崔塗詩：雕琢文章字字精。淵源皆有考，〔施註〕《漢·董仲舒傳·贊》曰：考其師友，淵源有漸，猶未及乎游、夏。奇險〔二八〕或難句〔二九〕。後來邈無繼，嗣子其殆庶。〔施註〕《後漢·黃憲傳》論曰：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查註〕史譏公序愛信幼子，多與小人游，爲御史呂誨所劾，請勅庠不得以二子隨。子京於皇祐中，亦坐其子從張彥方游，以龍圖閣學士出知亳州。則二宋之子，俱不能世其家者也。故先生詩中，亦多微詞。胡爲尚流落，〔施註〕杜子美《五盤》詩：流落隨丘墟。用舍真有數。當時苟悅可，〔施註〕《法華經》：言辭柔軟，悅可衆心。慎勿笑杖杜。〔施註〕《舊唐書·李林甫傳》：林甫典選。選人嚴迫，判語用杖杜二字。林甫不識杖字，謂韋陟，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斲窗誰赴掾〔三〇〕，〔王註〕《朝野僉載》云：唐陽滔爲中書舍人，時促命草

制，而吏持門鑰他適，無舊本檢視，乃斷窗取之，時號斷窗舍人。袖手良優裕。〔王註〕韓退之《祭柳子厚文》云：「不善爲斷，血指汗顏。巧匠傍觀，縮手袖間。」山城辱吾繼，缺短煩遮護。〔施註〕《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誥案〕公前有《送孔郎中赴陝郊》詩，今以此聯證之，宋國博乃代宗翰守密者，確無可疑，特指出之。昔年謬陳詩，〔施註〕《禮記·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無人聊瓦注。於今賡絕唱，外重中已懼。何當附家集，擊壤追咸漢。〔王註〕《藝經》云：「堯時擊壤，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施註〕《高士傳》：「帝堯之世，壤父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周禮·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大咸》、《大濩》。」鄭氏註：「《大咸》，堯樂；《大濩》，湯樂也。」

答范淳甫〔三〕

〔施註〕范淳甫，名祖禹，成都華陽人。幼孤，鞠於叔祖忠文公景仁。中進士甲科，從司馬溫公修《通鑑》，在洛十五年。書成，溫公薦爲正字。元祐初，擢右正言，改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錄》，由著作郎兼侍講，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自除拾遺及螭掖，皆以婦父呂正獻公秉政，辭不拜。正獻薨，乃擢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禮部侍郎，入翰林爲學士。其論議皆關天下大體。宣仁升遐，哲宗親政，忠讜日聞，皆人所難言。紹述事興，言不見聽。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修《實錄》詆誣，及嘗論禁中雇乳媪事，連貶永、賀、賓、化而卒，年五十八。淳甫在講筵，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東坡稱爲講官第一。坡與范氏同爲蜀人，而忠文敬愛其兄弟甚

至，故與淳甫意好尤篤。元祐間在要路，志同道合，相與力持國是，俱及南遷。淳甫竟沒烟瘴。坡在海外聞之，悲甚，屢以書弔諸子。坡既北還，淳甫亦許歸葬。建炎間，追復舊職。子冲，字元長。高宗擢爲翰林侍讀學士，嘗事孝宗初潛，能世其家云。〔查註〕《梁溪漫志》：范淳甫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甫，故名祖禹，字夢得，司馬溫公爲改字淳甫。

吾州下邑生劉季，〔王註次公曰〕先生爲徐州太守，故稱吾州。漢高祖，豐邑人。今徐州有豐縣，故云下邑。〔施註〕《漢·高祖紀》：姓劉，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查註〕《元和郡縣志》：沛縣，東南至徐州一百四十三里，本秦舊縣，取沛澤爲名。漢興四年，改爲沛郡，理相城，以此爲小沛。《史記》：高祖十二年，破黥布，還，過沛。謂沛父老曰：「遊子歸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亂，其以沛爲朕湯沐邑。」誰數區區張與李。〔公自註〕來詩有張僕射、李臨淮之句。〔施註〕唐張建封，貞元四年，拜徐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李光弼封臨淮郡王。並見本傳。重瞳遺跡已塵埃，惟有黃樓臨泗水。〔公自註〕郡有廳事，俗謂之霸王廳，相傳不可坐，僕拆之以蓋黃樓。〔合註〕《却掃編》：東坡南竄，黃樓易名觀風。〔施註〕《九域志》：徐州泗水，今呼爲清河。《水經》云：泗之別名。又，泗水亭，漢高祖嘗爲亭長。而今太守老且寒，俠氣不洗儒生酸。〔施註〕荀悅《紀·論》曰：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漢·游俠傳》：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施註〕《三國志·呂布傳》：布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布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領之，縊殺布。【詰案】來詩以張、李爲譽，公謂但不至如呂布之低首下心而已。原唱皆使徐州事，故其答之如此，譏呂惠卿、曾布雖黨安石，終無成也。時淳甫在君實處，故打此譏謎，以博一笑。否則徐事無不可道，必不用呂布也。

次韻答王定國

每得君詩如得書，宣心寫妙書不如。〔王註〕劉禹錫《酬白樂天初冬早寒》詩：兩傳千里意，書札不如詩。〔施註〕《文選》王正長《雜詩》：誰能宣我心。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施註〕錢希白《滑稽集》：有小不快，必伸之以文。《漢·王莽傳》：聖王之驅除云爾。傳聞都下十日雨，〔施註〕《莊子·大宗師篇》：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青泥沒馬街生魚。〔施註〕杜子美《崔氏東山草堂》詩：飯煮青泥坊底芹。〔合註〕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碾渦深沒馬。舊雨來人今不來，〔王註〕杜子美《秋述》云：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當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悠然〔二〕獨酌卧清虛。〔公自註〕堂名〔一〕。〔王註〕次公曰：清虛，王定國堂名也。〔施註〕《唐·馬周傳》：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我雖作郡古云樂，山川信美〔二〕非吾廬。〔王註〕謝朓詩：信美非吾室。〔施註〕杜子美《五盤》詩：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願君不廢重九約，念此衰冷〔三〕勤呵噓。〔合註〕韓退之《苦寒》詩：炎帝持祝融，呵噓不相炎。

和鮮于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

〔公自註〕前次韻，後不次〔一〕。〔查註〕《元和郡縣志》：漢東平國，後爲郡，隋分兗州萬安縣置鄆州。《宋史·地理志》：鄆州初爲京東路，熙寧七年，分爲東西兩路，鄆州屬西路。《名勝志》：今

爲鄆城縣，屬濟寧州。《宋史》鮮于侁傳：神宗朝，自利州路轉運使判官，爲京東西路轉運使。《宋文鑑》有鮮于子駿《新堂夜坐》月色皎然，由連理亭信步庭中，徘徊久之，因爲五言一首。

其一

去歲遊新堂，春風雪消後。【詰案】上年二月，公自濟南至鄆州。池中半篙水，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施註〕曹子建詩：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胡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許，疆野〔二二〕已分宿。〔王註〕次公曰：此言鄆州與徐州。〔施註〕《楚辭》屈原《九章》：如列宿之錯置。《釋文》：宿，音秀。歲月不可思，駛若船放溜〔二二〕。〔施註〕唐皇甫冉《出沅江》詩：放溜出江口，回瞻松栝深。繁華真一夢，〔施註〕《文選》阮嗣宗《詠懷》詩：繁華有憔悴。寂寞兩榮朽。惟有當時月，依然照杯酒。〔王註〕李太白《把酒問月》詩：惟願當歌對酒時，月光常照金尊裏。應憐船上人，坐穩不知漏。〔王註〕杜子美《放船》詩：坐穩興悠悠。〔合註〕不知漏，當是不知更鼓之意。

其二

明月入華池，〔合註〕梁簡文帝詩：欲待華池上，明月吐清光。反照池上堂。堂中〔二二〕隱凡人，心與水月涼。〔施註〕李太白《贈仲潛》詩：觀心同水月。風螢已無迹，露草時有光。起觀河漢流，步履響長廊。〔王註〕《南史》：袁粲領丹陽尹，嘗步屣白楊郊野間。〔施註〕杜子美《遭田父泥飲》詩：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蘇州圖經》：響屣廊，以椳梓板藉其地，西子行則有聲，因名之。名都信繁會，千指調笙簧〔二四〕。先生病不飲，童

子爲燒香。獨作五字詩，清絕〔二四〕如韋郎。〔施註〕杜子美《奉同郭給事詩》：浩歌淥水曲，清絕聽者愁。〔查註〕《賓退錄》：韋應物，京兆長安人。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年九十餘，不知所終。詩成月漸側，〔合註〕裴說詩：星沉月側時。皎皎兩相望。〔施註〕《毛詩·陳風·月出》：月出皎兮。

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

〔王註次公曰〕莫州文安郡，理鄭縣。唐開元中，以鄭字類鄭，改爲莫，乃公孫瓚之易京也。〔查註〕《太平寰宇記》：河北道莫州文安郡，領鄭縣、任丘、長豐三縣。易京，城在鄭縣西北三十里。《元豐類稿》：興國初，左藏之財既充斥，始分爲三，錢與金帛皆別藏，典守者亦各異。《宋史·職官志》：左藏庫東西作坊使，階武顯大夫；西京左藏庫使，階武經大夫；作坊副使，階武顯郎；左藏副使，階武經郎。楊奐《汴故宫記》：宣徽院北曰御藥院，其北曰右藏庫，右藏庫之東曰左藏庫。燕南垂，趙北際，其間不合大如礪。至今父老哀公孫，蒸土爲城鐵作門。〔施註〕《晉·載記》：赫連勃勃起都城，蒸土築之，雖人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酈道元《水經注》：夏州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合註〕《太平御覽》引《郡國志》：鄭縣有易京城，公孫瓚築京以自固，圍塹十重，以鐵爲門。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如雲，驕不戰。〔施註〕《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一旦〔二四〕鼓角鳴地中，帳下美人空掩面。〔施註〕《後漢·公孫瓚傳》：瓚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盛修營壘樓觀。慮有非常，乃居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謀臣猛將，稍

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積穀三百萬斛，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遺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如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及戰敗，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合註」左傳·哀公十六年：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豈如千騎平時來，「施註」古樂府·羅敷行：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笑談警效生風雷。「合註」莊子·徐無鬼篇：警效吾君之側。葛巾羽扇紅塵靜，投壺雅歌清燕開。「施註」後漢·祭遵傳：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合註」南史·任昉傳：昔承清宴。東方健兒虓虎樣，「施註」魏志·呂布傳：謂曹性曰：「卿健兒也。」世說：桓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自使健兒，鼓行劫鈔。杜子美哀王孫詩：朔方健兒好身手。泣涕「四」懷思廉恥將。「王註」杜子美遺興詩：安得廉恥將，三軍同晏眠。「次公曰」東方健兒，則梁左藏所替罷處，故懷思之也。彭城老守亦淒然，不見君家雪兒唱。「施註」王子韶雞跖集：唐韓定辭酬馬彧詩云，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付雪兒歌。馬問雪兒事。韓曰：「雪兒，李密歌姬也。每賓僚文章奇麗者，卽付使歌之。」合註先生前詩題：梁交家有侍者甚惠麗。卽此句所指也。

卷十六校勘記

〔一〕胥史 原作「胥吏」，今從集甲、施乙。

〔二〕皆動色 集甲、施乙、類本作「俱動色」。

〔三〕汶水 類丙作「汝水」。

〔四〕聞諸 集本、施乙、類本作「聞之」。

〔五〕願言 集本、類本作「願君」。

〔六〕生菜 類丙作「生菜」，疑誤。

〔七〕韭芽 集甲、類丙作「韭牙」。本詩「霜葉露芽寒更茁」，集甲「露芽」作「露牙」。「芽」、「牙」通。

〔八〕爛蒸 集甲、施乙作「爛烝」。本卷送將官梁左藏赴莫州詩，集甲、施乙「蒸土」作「烝土」。卷十七送孫勉詩，集甲、施乙「蒸麪」作「烝麪」。他例尚多。按，說文·火部：「烝」，火氣上行也。康熙字典：或作「蒸」。以後不重出。

〔九〕豈如 類本作「豈知」。

〔一〇〕菘葛 原作「松菊」。集乙、施乙、類甲、類乙作「松葛」。集甲作「菘葛」，今從。

〔一一〕羸童 集本、施乙作「羸僮」。

〔一二〕東歸 類甲作「東君」。

〔一三〕虔州八境圖八首并引 集甲無引文。類本引文作註文。類丙註文云：「先生八境圖序云（原作『云序』）：『南康八境圖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作石城，城上樓觀臺榭，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羣山之參差，俯章貢之奔流，雲煙出沒，草木蕃麗，乃作詩八章，題之圖上云。』」

〔一四〕慨然 施乙作「慨然」。

〔一五〕晦冥 施乙作「晦明」。

〔一六〕喜怒之變 原脫「變」字，據施乙補。

〔一七〕吾心者 施乙無「者」字。

〔一八〕題之圖上 查註作「題其上」。

〔一九〕奔湍 施乙原校：「湍」一作「灘」。類本作「奔灘」。

〔二〇〕漁樵 施乙作「樵漁」。

〔二一〕雲烟 集本、施乙、類本作「煙雲」。

〔二二〕南康江水云云 翁方綱云：「此文施氏原註附錄於詩後，蓋石刻詩後之自跋也。」原缺，據施乙補。類本爲註文，文字有刪節。類本註文云：「後序云：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南康士大夫請於某，願復書而刻之。時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二三〕讀孟郊詩二首 西樓帖有此詩，題同。

〔三四〕不受篙 西樓帖作「不受蒿」。

〔三五〕持空螯 集本、施乙、類本、西樓帖作「嚼空螯」。

〔三六〕當韓豪 西樓帖作「追韓豪」。

〔三七〕玉色 類丙作「玉卮」。

〔三八〕短蓑 施乙作「短莎」。

〔三九〕章質夫寄惠崔徽真 西樓帖無「惠」字，「真」後有「一首」二字。

〔四〇〕酸辛 西樓帖作「辛酸」。

〔四一〕試看 集甲、施乙、西樓帖作「細看」。

〔四二〕丞相嗔 集甲作「丞相瞋」。

- 〔三三〕原非真 集本、施乙、類本、西樓帖作「元非真」。
- 〔三四〕杖履 集本、施乙、類本作「杖履」。
- 〔三五〕爲大水所壞 施乙無「爲」字。
- 〔三六〕鎖雲龍 類丙作「鎖雲龍」。
- 〔三七〕山名 施乙無此條自註。
- 〔三八〕送孔郎中 類本無「中」字。
- 〔三九〕猛士噪 查註、合註：「噪」作「譟」。
- 〔四〇〕寒食日答李公擇三絕次韻 施乙無「次韻」二字。
- 〔四一〕執扑 施乙作「執朴」。
- 〔四二〕黑白 集本、施乙、類本作「赤白」。
- 〔四三〕理髮 集甲、施乙、類丙作「理髮」。
- 〔四四〕謝公 合註：「公」一作「君」。
- 〔四五〕并敍 施乙作「并引」。
- 〔四六〕子高 集乙「子」前有「字」字。
- 〔四七〕元豐元年 類本作「元豐三年」。
- 〔四八〕霞舒雲卷 集本、施乙、類本作「雲舒霞卷」。
- 〔四九〕娉婷 集甲、類丙作「娉婷」。

〔五〇〕鳳凰 集本、施乙作「鳳皇」。

〔五一〕酒醒 施乙作「醉醒」。

〔五二〕此身 集本、施乙、類本作「此生」。

〔五三〕續麗人行 西樓帖「行」字後有「一首」二字。

〔五四〕并引 集甲、類丙無此二字。

〔五五〕李仲謀家……內人極精……云云 西樓帖爲題下自註。帖「內人極精」作「內人一軸殊精絕」。類丙爲題下自註。

〔五六〕惺惺 類甲、類乙作「星星」。

〔五七〕傅子美召公擇飲偶以病不及往 七集無「傅」字。外集「公」前有「李」字，無「及」字。

〔五八〕應作玉箏歌 外集作「應自作箏歌」。

〔五九〕觀子美病中作嗟嘆不足因次韻 外集作「觀子美病中作次韻」。

〔六〇〕并敘 施乙作「并引」。

〔六一〕作起伏龍行 集甲「行」後有「一首」二字。

〔六二〕嗟我 集本、施乙、類本作「嗟吾」。

〔六三〕徑須 類甲作「必須」。

〔六四〕嘗苦墨 集甲、類丙作「常苦墨」。

〔六五〕亂雀啁 合註：「啁」一作「啄」。

〔六六〕孤憤 集甲、類丁作「孤憤」。

〔六七〕誰相值 集本、施乙、類本作「誰相直」。

〔六八〕停招 類甲、類乙作「停侶」。

〔六九〕相好 合註：「好」一作「與」。

〔七〇〕虜饌 原作「鹵饌」，據宋刊各本改。

〔七一〕廚膳 施乙作「厨饈」。

〔七二〕香杭 原作「香粳」。集甲作「香杭」，施註註文「粳」作「杭」，今從。「杭」、「粳」通。

〔七三〕亮未能 類本作「諒未能」。

〔七四〕和孫莘老次韻 施乙無「次韻」二字。

〔七五〕王註白樂天詩昏昏一覺睡不博早朝人 類本未標註者姓氏，或爲自註。類本無「樂天」二字。

〔七六〕明年 集本、施乙、類本作「今年」。

〔七七〕江南 集本、類本作「江東」。

〔七八〕雄繁 集本、施乙、類本作「繁雄」。

〔七九〕次韻答劉涇 西樓帖「涇」字後有「一首」二字。

〔八〇〕怪汝 西樓帖作「諱君」。

〔八一〕使汝 西樓帖作「遣君」。

〔八二〕異義 類丙作「異議」。

- 〔八三〕萬卷 西樓帖作「詩書」。
- 〔八四〕廣庭 類甲作「黃庭」。
- 〔八五〕飛蟲 集本、施乙、類本、西樓帖作「飛蟲」。
- 〔八六〕自不 類本作「不自」。
- 〔八七〕老不明 西樓帖作「儒不明」。
- 〔八八〕墜巢 集本、施乙、類本作「墮巢」。
- 〔八九〕乳鵲 類本作「乳燕」。
- 〔九〇〕相忘 集乙作「如忘」。
- 〔九一〕白繭光 施乙作「白繭黃」。合註謂作「黃」訛。
- 〔九二〕毫芒 集本、施乙作「毫銜」。
- 〔九三〕不惜 集本、類本作「不恤」，施乙作「不卹」。「恤」、「卹」通。
- 〔九四〕黃初平云云 施乙無此條自註。
- 〔九五〕君無力 施乙作「非無力」。
- 〔九六〕十年 類丙作「一年」。
- 〔九七〕所值 類丙作「所往」。
- 〔九八〕以見遺 類丙無「以」字。
- 〔九九〕殷鐵石云云 施乙作「法帖大王書中，有殷鐵石字。鐵石，梁武帝時人」。

〔二〇〇〕朱繇 紀校：他詩又作「朱瑤」，再校。

〔二〇一〕吳道子 集甲、類丙無「道子」二字。

〔二〇二〕神授 查註、合註：「授」一作「駿」。

〔二〇三〕昔我 類本作「我昔」。

〔二〇四〕歎息 集甲作「歎惜」。

〔二〇五〕劉須溪曰 原作「王註劉珙曰」，誤。今據類丁改。刪去「付與」句下誥案「珙註以其不多見故存其人也」二句。

〔二〇六〕冠履 集本、施乙、類本作「冠履」。

〔二〇七〕浮慮 施乙作「無慮」，查註云「無」譌。

〔二〇八〕妙絕 合註：一作「絕妙」。

〔二〇九〕小低 類本作「小字」。查註云「字」譌。

〔二一〇〕抗行 集乙、類丙作「抗衡」。

〔二一一〕予去年 集乙作「子去年」，疑誤。

〔二一二〕漢董仲舒傳 原作「論語註」。今據施乙校改。

〔二一三〕送鄭戶曹 類本「送」字上有「又」字。

〔二一四〕彭城 集本、施乙、類本作「彭祖」。

〔二一五〕千載 集甲、施乙、類本作「千歲」。

〔二六〕新詩 類甲作「新酒」。

〔二七〕嘉穀 集本、類本「嘉」作「佳」。

〔二八〕方丈 合註：「詩案」作「寸」。

〔二九〕不足愠 原作「不足道」，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施註引「烏臺詩話」轉引「詩」：「愠于羣小」。合

註：「詩案」作「道」作「惜」。

〔三〇〕野鷺 集甲作「野鷺」。

〔三一〕人生 集本、施乙、類本作「一生」。

〔三二〕幾兩屐 集甲、類丙作「幾兩屐」。

〔三三〕微物 查註、合註：「物」一作「塵」。

〔三四〕蛾綠 集甲作「蛾綠」。

〔三五〕金盤 查註、合註：「金」一作「銀」。

〔三六〕不容削 類本作「不容刮」。

〔三七〕他年 集本、施乙作「他時」。

〔三八〕奇險 集甲作「奇峻」。

〔三九〕或難句 類丙作「獲難句」。

〔四〇〕赴掾 類本作「救赴」。

〔四一〕答范淳甫 集本、類本作「答范祖禹」。

〔一三三〕悠然 集甲作「油然」。

〔一三三〕堂名 此條自註原缺，今據集甲、類丙補。施註有「定國以清虛名堂」之語，無「東坡云」字樣。

〔一三四〕信美 合註：「信」一作「洵」。

〔一三五〕衰冷 類本作「衰老」。

〔一三六〕前次韻云云 施乙無此條自註。

〔一三七〕疆野 施乙原校：「野」，一作「界」。類本作「疆界」。

〔一三八〕放溜 集甲、施乙、類丙作「放流」。集乙作「放溜」。

〔一三九〕堂中 類丙作「堂上」。

〔一四〇〕笙簧 集本、施乙、類本作「絲簧」。

〔一四一〕清絕 原作「清卓」，各本作「清絕」，今從。

〔一四二〕一旦 集本、施乙、類本作「一朝」。

〔一四三〕泣涕 類本作「涕泣」。

蘇軾詩集卷十七

古今體詩五十三首

【誥案】起元豐元年戊午七月，在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任，至十二月作。

答仲屯田次韻〔一〕

秋來不見漢陂岑，〔王註〕杜子美《漢陂行》詩：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漢陂。〔施註〕唐元澄《秦京雜記》：漢陂以魚美得名。千里詩盟忽重尋。〔施註〕《左傳·哀公十二年》：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合註〕崔善爲詩：深山客重尋。大木〔二〕百圍生遠籟，〔施註〕《莊子·齊物論篇》：大木百圍之竅穴，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地籟則衆竅是已。朱絃三歎有遺音。〔王註〕《禮記·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合註〕《西溪叢語》：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歎有遺音。東坡、介甫皆有此句。清風卷地收殘暑，〔合註〕白樂天詩：殘暑蟬催盡。素月流天掃積陰。〔施註〕《文選》謝莊《月賦》：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合註〕《淮南子》：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欲遣何人賡絕唱，〔施註〕《宋書·謝靈運傳·論》：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滿階桐葉候蟲吟。〔王註〕劉琨曰：柳宗元詩：門掩候蟲秋。

次韻子由送趙屺歸覲錢塘，遂赴永嘉

〔王註次公曰〕屺，清獻公之仲子也。清獻守杭，屺將倅温，先歸覲親，而後之官。過南都，子由作詩送之，時先生在徐，次其韻。〔查註〕按《東都事略·趙抃傳》，後云：子屺亦篤行君子，嘗爲御史，論事知治體。後爲太僕少卿以卒。〔誥案〕趙抃時由蜀拜資政殿大學士，再知杭州。施註謂清獻公時自政府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誤。此乃公未倅杭已前事也，今刪。

歸舟轉河曲，稍見楚山蒼。〔施註〕白樂天《懷孟浩然》詩：楚山碧巖巖。候吏來迎客，〔施註〕杜牧之《得崔司

馬書》詩：清晨候吏把書來。吳音已帶鄉。言從謝康樂，〔施註〕《南史·謝靈運傳》：襲封康樂公，世共宗之，咸

稱謝康樂也。先獻魯靈光。〔施註〕謝承《後漢書》：王延壽有雋才，父逸欲作《魯靈光殿賦》，令延壽往錄其狀。延壽因韻

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見延壽《賦》，遂隱而不出。〔誥案〕紀昀曰：切省覲只此一

句。已擊三千里，〔誥案〕此以鵬喻屺，言早達也。何須四十強。〔王註〕《禮記·曲禮上》：四十曰強而仕。風流

半刺史，〔施註〕別駕舊與刺史別乘，乘周流宣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三〕。見《太平御覽》

引《庾亮集·答郭遜書》。清絕校書郎。〔王註厚曰〕校書郎，隸祕書省，最爲仕林清選。〔施註〕《唐·百官志》：校

書郎，正九品，主掌警校典籍，刊正文章。到郡詩成集，〔施註〕《南史》：王筠以一官爲一集。〔誥案〕紀昀曰：謝

靈運所選詩名詩集，見《隋書·經籍志》。此切永嘉也。尋溪水濺裳。〔施註〕《杼情集》：李相蔚鎮淮南，祖送孫處

士。舟子回篙，濺水。近坐妓衣濕，孫爲《楊柳枝詞》：從教水濺羅衣濕，還道朝來行雨歸。芒鞋隨采藥，〔合

註〕《漢書》：卜式既爲郎，布衣草屨而牧羊。註：躡，即今草鞋也。芒鞋，再考。【誥案】此即芒草所爲，無他奧義也。芒草見《爾雅註》。齒紙記流觴。〔施註〕《文房四譜》：右軍《蘭亭帖》，用蠶齒紙，鼠須筆書。《晉·王羲之傳》。蘭亭序云：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海靜蛟鼉出，山空草木長。〔王註〕陶淵明詩：孟夏草木長。〔施註〕杜子美《武侯廟》詩：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宦遊〔四〕無遠近，民事要更嘗。〔施註〕《三國志·魏紀》：吾知爾非聖，但更事多耳。《孫權傳》：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願子傳家法。〔施註〕《後漢·質帝紀》：令郡國舉明經，四姓小侯元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他年請尚方。〔王註次公曰〕此乃勉虬，令效清獻之直彈劾，不避權倖也。〔施註〕東坡作《清獻神道碑》云：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誥案】紀昀曰：句句深至，似此，乃不摹古，而直逼古人。

中秋月寄子由三首〔五〕

其一

殷勤去年月，〔施註〕《漢·司馬遷傳》：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潑灑古城東。憔悴去年人，卧病破窗中。〔施註〕劉公幹詩：余癯沈痼疾，竄身清漳濱。《文選》謝靈運《齋中讀書》詩：卧疾豐暇豫。徘徊巧相覓，〔施註〕李太白《月下獨酌》詩：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杜子美《醉時歌》詩：得錢卽相覓。窈窕穿房櫳。〔施註〕《毛詩·關雎序》：哀窈窕。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衷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速之也。何遜《閨怨》詩：閨闈行人斷，房櫳月影斜。月豈知我病，但見歌樓空。撫枕〔六〕三歎息，〔施註〕《文選》陸機詩：撫枕不能寐。《左傳·昭

公二十八年。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扶杖起相從。〔施註〕漢·賈山傳：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天風不相哀，吹我落瓊宮。〔施註〕韓退之《記夢》詩：隆樓傑閣磊嵬高，天風飄飄吹我過。張平子《思玄賦》：叫帝閭使開扉兮，覲天皇之瓊宮。白露人肺肝〔七〕，夜吟如秋蟲。〔施註〕韓退之《秋懷》詩：蟲弔寒夜永。坐令太白豪，化為東野窮。〔王註續曰〕白詩豪放，郊詩窮苦。〔施註〕韓退之《薦士》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鷲。餘年知幾何，佳月豈屢逢。寒魚亦不睡，竟夕相噉喙。〔王註〕左思《吳都賦》：沂泗順流，噉喙沈浮。註：言水物噉喙，出口於水上也。〔施註〕《說文》：噉，魚在水中，羣出動口貌。噉，宜檢切。何諷《夢渴賦》：鯤鯨噉喙，相响以咽。見《唐文粹》。

其二

六年逢此月，五年〔八〕照離別。〔公自註〕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歌君別時〔九〕曲，

〔誥案〕此乃公自述徐州中秋別子由時，自和密州中秋之《水調歌頭》詞，並已分載前卷總案。王註次公云：子由有《水調歌頭》。合註云：一本作公自註。公焉得有此謬註乎？但子由於詞曲不甚擅場，其集亦無此類，何至次公并此不知，似原文子由上有別字，傳者落去，後無有正之者耳。〔案〕總案卷十五〔熙寧十年八月〕十五日同子由泛舟呂洪，作《水調歌頭》送別〔條下，收《水調歌頭》詞，不錄。滿座爲淒咽。留都信繁麗，〔施註〕子由時之官南京，南京有留守司，故云留都。此會豈輕擲〔一〇〕，鎔銀百頃湖，〔王註〕劉夢得詩：洞庭秋月生湖心，層波萬頃如鎔銀。〔施註〕白樂天詩：冰消湖水銀爲面，風捲沙汀玉作堆。挂鏡千尋闕〔一一〕。〔合註〕沈佺期《望月》詩：臺前疑挂鏡。〔誥案〕紀昀曰：只鎔銀二句，用體物語，餘皆純以神思鎔鑄，情景相融，妙絕言說。三更歌吹罷，人影亂清樾。〔王註〕《韻

註：樾，木陰也。歸來北堂下，寒光翻露葉。〔施註〕《文選》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喚酒與婦飲，念我向兒說。豈知衰病後，空盞對梨栗。〔施註〕韓退之詩：妻孥恐我生悵望，槃中不飭栗與梨。但見古河東，蕎麥〔二〕花鋪雪〔三〕。〔施註〕白樂天《渭村退居》詩：蕎麥鋪花白。又《村夜》詩：月明蕎麥花如雪。欲和去年曲，復恐心斷絕。〔施註〕鮑明遠《東門行》：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註案〕紀昀曰：仍繳到子由，首尾一綫。

其三

舒子在汶上，閉門〔二〕相對清。〔公自註〕舒煥試舉人鄆州。鄭子向河朔，孤舟連夜行。〔公自註〕鄭僅赴北京戶曹。頓子雖咫尺，〔施註〕《左傳》：僖公九年：天威不遠顏咫尺。註云：八寸曰咫。兀如在牢扃。〔公自註〕頓起來徐試舉人。趙子寄書來，〔水調〕有餘聲。〔公自註〕今日得趙杲卿書，猶記余在東武中秋所作《水調歌頭》也〔一〕。〔查註〕本集有《水調歌頭》詞，註云：丙辰中秋，懽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王註〕謝莊《月賦》：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註案〕紀昀曰：一語合併，筆力千鈞。明月不解老，良辰難合并。回頭〔二〕坐上人，〔施註〕陶淵明《雜詩》：我行未云遠，回頭慘風景。聚散如流萍。〔施註〕杜子美《呈寶使君》詩：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公自註〕故人史生爲余〔一〕言：嘗見海賈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賈人常以此〔一〕候之，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二〕陰晴，無不同者。天公自著意，此會那可輕。明年各相望，俯仰今古情。〔施註〕《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瞻彼日月，迅過俯仰。

中秋見月和子由〔三〇〕

〔王註〕《樂城集》·中秋見月寄子瞻詩云：西風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閉門青嶂合，坐聽百步鳴飛濤。使君攜客登燕子，月色著人如著水。筵前不設鼓與鐘，處處笛聲相應起。浮雲捲盡流金丸，戲馬臺西山鬱蟠。杯中綠酒一時盡，衣上白露三更寒。扁舟明月浮古汴，回首逡巡陵谷變。河吞巨野人長淮，城沒黃流只三板。明月築城城似山，伐木爲隄隄更堅。黃樓未成河已退，空有遺跡令人看。城頭看月應更好，河流深處今生草。子孫免被魚鼈食，歌舞聊寬史君老。南都從事老更貧，羞見青天月照人。飛鶴投籠不能出，曾是彭城坐中客。

明月未出羣山高，瑞光萬丈〔三〕生白毫。〔誥案〕《唐書》：景星卿雲爲大瑞。其名物六十四。此言月未出時，光無所不備也。凡日月未出，皆有此光，故後作《浴日亭》詩，又有「瑞光明滅到黃灣」句。一杯未盡銀闕涌，亂雲脫壞如崩濤。誰爲天公洗眸子，〔王註〕韓退之《效月蝕》詩：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施註〕盧仝《月蝕》詩：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應費明河千斛水。〔施註〕宋之問《明河篇》：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遂令冷看世間人，照我湛然心不起。西南火星〔三〕如彈丸〔三〕，〔王註〕《南史》：謝朓云，好詩流轉如彈丸。角尾奕奕蒼龍蟠。〔王註〕盧仝《月蝕》詩：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曳風。〔施註〕《文選》謝惠連詩：皎皎天河明，奕奕星宿爛。〔誥案〕紀昀曰：就「月明星稀」語衍開，脫盡體物窠臼。今宵注眼看，不見，〔合註〕杜子美《西閣曝日》詩：敲傾煩注眼。更許螢火爭清寒。〔施註〕《維摩經》：

無以日光，等彼螢火。何人艤舟臨古汴，〔施註〕《史記·項羽本紀》：烏江亭長艤船待。孟康曰：附船著岸也。千燈夜作〔四〕魚龍變。〔施註〕《漢·西域傳·贊》：曼衍魚龍角抵之戲。曲折無心逐浪花，〔施註〕《漢·灌夫傳》：益知吳璧曲折。註云：曲折，猶言委曲也。低昂赴節隨歌板。〔公自註〕是夜，賈客舟中放水燈。〔施註〕杜子美《畫鶴》詩：低昂各有意。陸機《文賦》：舞者赴節而投袂。杜牧之《書溪館》詩：萬家相慶喜秋成，處處樓臺歌板聲。〔誥案〕紀昀曰：蹙一波對面寫照，此是加一倍寫法。青燐滅沒轉山前〔三〕，浪颭風迴豈復堅。〔合註〕《說文》：颭風，吹浪動也。李洞詩：浪颭南山影入簷。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螿鳴露草〔二〕。〔合註〕馬戴詩：咽咽陰蟲叫。謝惠連《搗衣》詩：烈烈寒螿啼。卷簾推戶寂無人，窗下啞啞惟楚老。〔公自註〕近有一孫，名楚老。〔查註〕本集《與李公擇尺牘》云：某有一孫，體甚碩重，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南都從事莫羞貧，對月題詩有幾人。明朝人事隨日出，〔施註〕《韓退之集》：事隨日生。武元衡詩：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誥案〕紀昀曰：用武元衡語，無迹。恍然一夢瑤臺客。〔王註〕李公垂《鶯鶯歌》：恍然夢作瑤臺客。〔施註〕《盧子逸史》：許澶詩：曉人瑤臺露氣清。

答王鞏

〔公自註〕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二七〕。

汴泗遶吾城，城堅如削鐵。中有李臨淮，號令肝膽裂。〔王註〕《唐書·郝廷玉傳》：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施註〕《唐·李光弼傳》：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後拜東都留守，

歸徐州。古來彭城守，未省怕惡客。〔王註〕子仁曰：元祐謂不飲者爲惡客，後人以痛飲爲惡客。〔施註〕元次山詩：有時逢惡客。註云：非酒徒，卽爲惡客。惡客云是誰？祥符相公孫。〔施註〕鞏大父魏國文正公，相真宗於景德、祥符間。是家豪逸生有種，〔施註〕漢·陳勝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千金一擲頗黎盆。〔王註〕韓退之詩：豁呀鉅壑頗黎盆。〔施註〕李太白寄王明府詩：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連車載酒來，〔施註〕《文選》班孟堅西都賦：騰酒車以斟酌。註云：以車載酒也。〔合註〕宗懷詩：連車駐小門。不飲外酒嫌其村。〔查註〕《演繁露》云：唐令，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故世之鄙陋者，因以村名之。東坡詩：不飲外酒嫌其村。正用此意。子有千瓶酒，我有萬株菊。〔施註〕杜子美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撥弄潭川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任子滿頭插，〔王註〕杜牧之詩：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團團〔三〕見花不見日。醉中插花歸，花重壓折軸。〔王註〕《史記·張儀傳》：羣輕折軸。〔邵註〕《漢書·景十三王傳》：羣輕折軸，羽融飛肉。問客：「何所須？」客言：「我愛山，青山自遠郭，不要買山錢。此外有黃樓，樓下一河水，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王註〕厚曰：《詩·陳風·衡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語案〕此詩用「療飢」，合上句讀之，卽樂道忘飢之註脚。可見「療」、「樂」通用，公乃用古本作療字者也。後惠州答周循州：「且覓黃精與療飢」句，續註引「療飢」，並不誤，乃邵註、翁註於彼句則紛然訟蔓，於此句則儻恍失之，不知引此以證彼。讀書不能具體，雖復毛舉何益。

彭城之游樂復樂，客惡何如主人惡。

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

昨夜霜風人袂衣，〔合註〕潘岳《秋興賦》：御袂衣。曉來病骨更支離。〔王註〕《莊子·人間世篇》：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施註〕白樂天《渭村酬李二十》詩：莫歎學宮貧冷落，猶勝村客病支離。疎狂似我人誰顧，坎壈〔三九〕憐君志未移。〔施註〕杜子美《醉時歌》：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邵註〕《楚辭》：培軻留滯。註：不遇也。〔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二年三月，刑部言，祕書正字王鞏坐借趙世居兵書勒停，今及三期，當敘太祝。上批，鞏所犯極重，更展三期。但恨不攜桃葉女，〔王註〕白樂天詩：小妓攜桃葉，新歌蹋柳枝。〔施註〕《古今樂錄》：王獻之二妾，桃葉、桃根。獻之作《桃葉歌》。尚能來趁菊花時。南臺二謝人無〔三〇〕繼，直恐〔三一〕君詩勝義熙。〔公自註〕二謝從宋武帝九日燕戲馬臺〔三二〕。〔施註〕《宋書·七志》：宋武帝爲公時，九月九日，出游項羽戲馬臺，與百僚賦詩，謝瞻、謝靈運所作，並冠於時。按，武帝爲公，在義熙十四年。二詩並見《文選》。〔查註〕義熙，晉安帝年號，時宋武帝爲晉臣，鎮徐州。

與頓起、孫勉泛舟，探韻得未字〔三三〕

〔查註〕觀先生送勉詩，是淮南人莘老弟也，時與頓起同爲考官。

窗前堆梧桐，牀下鳴絡緯。〔王註〕吳淑《秋賦》：絡緯悲啼，蟋蟀宵征。李太白《贈范金鄉》詩：絡緯鳴中閨。〔汪養源曰〕按《遜齋閒覽》云：浙人呼螽斯之善鳴者爲絡緯織女。〔施註〕庾信《賜曹美人》詩：絡緯無機織。佳人尺書到，〔施註〕《文選》漢武帝《秋風辭》：懷佳人兮不能忘。客子中夜〔三四〕喟。〔施註〕白樂天詩：貧賤多悔尤，客子中夜歎。朝來一樽酒，晤語聊自慰。秋蠅已無聲，霜蟹初有味。當爲壯士飲，皆裂須磔蝟。〔施註〕《史

記·項羽紀。樊噲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晉·桓溫傳。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勿作兒女懷，坐念
蟪蛄畏。〔施註〕毛詩·幽風·東山。伊威在室，蠨蛸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爾雅。蟪蛄，
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山城亦何有，一笑瀉肝胃。泛舟以娛君，魚鼈多可餽。〔施註〕論語疏。
腥曰餽，謂生肉未煮者。縱爲十日飲，未遽主人費。〔施註〕漢·東方朔傳。上語竇太主曰：「恐羣臣從官
多，大爲主費。」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主人翁，飲大驩樂。吾儕俱老矣，〔施註〕左傳·宣公十一年。申叔時曰：
「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予之也。」耿耿知自貴。〔施註〕韋應物·郊園聞蟬詩。此心常耿耿。寧能傍門
戶，啼笑雜猩猩。〔王註〕左思·吳都賦。猩猩啼而就禽，萬萬笑而被格。〔合註〕集韻。狒或作萬。又文選。李善註引
異物志。猩猩聲如小兒啼。萬萬，梟羊也。要將百篇詩，一吐千丈氣。〔施註〕晉·和嶠傳。森森如千丈松。
韓退之詩。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蕭條歲行暮，迨此霜雪未。明朝出城南，遺跡觀楚、魏。〔王註厚
曰〕彭城本宋地，而其後齊、楚、魏滅宋，三分其地。〔施註〕晉·阮籍傳。常登廣武，觀楚、漢戰處。西風迫吹帽，
〔王註〕韓退之·薦士詩。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金菊亂如沸。〔施註〕孟郊詩。金菊亦姓陶。毛詩·大雅·蕩。
如沸如羹。〔合註〕旋覆，一名金沸草。此沸字所本也。願君勿言歸，輕別吾所諱。〔施註〕魏志·陳登傳。劉
備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誥案〕紀昀曰：窄韻巧押，東坡長技，昌黎亦能押窄韻，而自然則遜矣。

次韻答頓起二首

其一

挽袖推腰踏破紳，〔施註〕韓退之《誰氏子》詩：白頭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舊聞攜手上天門。〔查註〕上天門，言其同子由登嵩山事，自註甚明。〔誥案〕王註謂泰山之天門，合註謂天門當指君門，皆誤，已刪。相逢應覺聲容似，〔誥案〕此句謂攜手天門者，雖非我而聲容當相似也。今見我，亦當似子由也。舊註引豫讓，可發一笑。欲話先驚歲月奔。新學已皆從許子，〔王註次公曰〕新學以言王介甫新經之學也。〔誥案〕此句以陳相比呂惠卿輩，而以許行比王介甫也。頓起雖出呂惠卿門下，而獨守故學，故末句用憂時策叫破，所以重予之也。諸生猶自畏何蕃。〔王註〕韓退之作《何蕃傳》：蕃人太學二十餘年，歲舉進士，學成行尊，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誥案〕何蕃，指頓起也。蓋是科葉祖洽輩，並以諂諛登上第，而頓起之風節獨不然也。殿廬直宿真如夢，猶記憂時策萬言。〔公自註〕頓君及第時，余爲殿試編排官，見其答策語頗直。其後與子由試舉人西京，既罷，同登〔三〕嵩山絕頂。嘗見其唱酬詩十餘首，頓詩中及之。〔合註〕李太白《與韓荆州朝宗書》：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舊唐書·張涉傳》：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

其二

十二東秦比漢京，〔施註〕《漢·高祖紀》：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縣隔千里，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施註〕《文選》陸士衡《齊謳行》：孟諸吞楚夢，百二倖秦京。去年古寺共題名。〔公自註〕去歲見之於青州。〔王註堯卿曰〕唐自慈恩寺薦塔題名之後，士人多效之。早衰怪我遽如許，〔施註〕《後漢·左慈傳》：曹操欲殺之，慈走人羊羣。忽一老羝屈前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苦學憐君太瘦

生。茅屋擬歸田二頃，金丹終掃雪千莖。〔施註〕杜子美《遇鄭廣文》詩：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何人更似蘇司業，〔王註次公曰〕蘇司業源明也。唐之詩人，先生以比子由云。和遍新詩滿洛城。〔詰案〕熙寧五年，子由赴洛考試舉人，及還，道出嵩少，閒同頓起游洛城，登封，至少林寺，別於許州。與頓起詩凡四篇，並載《樂城集》。此聯仍歸結洛中，可見前首「攜手天門」句之查註不誤。此乃公自註明者，而諸註猶紛然爲之說，何不憚煩也。

九日黃樓作

〔查註〕秦太虛《黃樓賦序》：太守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三九〕。

去年重陽不可說，〔詰案〕紀昀曰：筆筆作龍跳虎卧之勢。南城夜半千漚發。〔施註〕《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靴襪。豈知還復有今年，把盞對花容一呷。〔合註〕《說文》：呷，呷貌。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千柄鍤〔四〇〕。黃樓新成壁未乾，清河已落霜初殺。〔施註〕《春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朝來白霧如細雨〔四一〕，南山不見千尋剎。〔合註〕王簡栖《頭陀寺碑》：列剎相望。樓前便作海茫茫，〔王註〕木元虛《海賦》：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樓下空聞櫓鴉軋〔四二〕。〔施註〕杜牧之《登九峰樓》詩：歸棹何時聞軋鴉。〔合註〕元微之《琵琶歌》：幽關鴉軋胡雁悲。薄寒中人老可畏，〔王註〕宋玉《九辨》：悽愴增歎兮，薄寒之中人。熱酒澆腸氣先壓。烟消日出見漁村，遠水鱗鱗山鬱鬱。〔王註次公曰〕鬱字，《官韻》云：缺齒也。〔師民瞻曰〕五鎔

反。〔施註〕《唐韻》：獸食之餘曰齧。〔邵註〕韓退之《聯句》：交斫雙缺齧。《韻註》：缺齒，又，器缺也。〔語案〕紀昀曰：查初白謂陰陽晦明，攝向毫端，作大開合，淺人但見寫景耳。詩人猛士雜龍虎，〔公自註〕坐客三十餘人，多知名之士。〔王註〕崔班《灼灼歌》：坐中之客皆龍虎。楚舞吳歌亂鵝鴨。〔施註〕《漢·張良傳》：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舊唐書·李愬傳》：取吳元濟。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雜其聲。〔合註〕《新唐書》云：城旁皆鵝鴨池，令擊之，以亂軍聲。一杯相屬君勿辭，〔王註〕韓退之《贈張功曹》詩：一杯相屬君當歌。此景〔四三〕何殊泛清書〔四四〕。

太虛以黃樓賦見寄，作詩爲謝

我在黃樓上，欲作黃樓詩。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黃樓高十丈，下建五丈旗。楚山以爲城，泗水以爲池。〔施註〕《左傳·僖公四年》：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隨。〔施註〕白樂天《夏日獨直》詩：地貴不自覺，身閑景來隨。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椎。〔王註〕援曰：雷州大雷雨時，人有收得雷斧、雷椎，皆石也。〔施註〕《文選》張景陽《七命》：豐隆奮椎。註：豐隆，雷公也。雄辭雜今古，〔合註〕韓退之文：接雄辭於章句。中有屈、宋姿。〔施註〕屈原，楚之同姓也。宋玉，楚大夫也。皆有章句，見之《楚辭》。《唐·杜審言傳》：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南山多磬石〔四五〕，〔施註〕《尚書·禹貢》：泗濱浮磬。孔安國註云：泗水涯石，可以爲磬。清滑如流脂。〔王註〕杜牧之《秋娘》詩：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施註〕《西京雜記》：文君肌膚，柔滑如脂。朱蠟爲摹刻〔四六〕，細妙分毫釐。〔合註〕《漢書·律曆志》：度長

短者，不失毫釐。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王註〕《晉書》：孫綽作《天台山賦》，示友人范榮期，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九日次韻王鞏

〔誥案〕王定國至彭城，留十日，往反作詩，幾百餘篇。時大約已有數十篇矣。故詩有「詩律輸君一百籌」句。

我醉欲眠君罷休，〔王註〕《史記》：吳王謂孫子曰：「將軍罷休就舍。」已教從事到青州。〔施註〕《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註：青州屬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謂到臍下，督郵謂在臆上住也。鬢霜饒我三千丈，〔施註〕李太白《秋浦歌》：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不知明鏡裏，何處得秋霜。詩律輸君一百籌。〔王註〕歐陽公《歸田錄》：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喻胡曰：「呂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警句，客舉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合註〕《大唐新語》：楊纂判曰，纂輸一籌。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施註〕《晉·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登南樓，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王註次公曰〕蓋用鄭谷《十月菊》：「節去蜂愁蝶不知」而反之也。

送頓起

〔查註〕《樂城集》中有《次韻頓起考試徐沂舉人寄詩》。

客路相逢難，爲樂常不足。臨行挽衫袖，更賞折殘菊。〔施註〕鄭谷《十月菊》詩：曉庭還繞折殘枝。佳

人亦何念，悽斷《陽關曲》。酒闌不忍去，共接一寸燭。留君終無窮，歸駕不免促。〔施註〕《後

漢·光武紀》：趣駕南轅。註云：趣，急也，讀曰促。岱宗已在眼，〔王註次公曰〕頓蓋之兗州。謝靈運詩：想見山阿

人，薜蘿若在眼。杜子美《峽隘》詩：青山各在眼。〔施註〕《五經通義》：太山一名岱宗，言王者易姓告成，必於岱宗，東方

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一往繼前躅。〔施註〕韋應物《陪王卿游》詩：君子有高躅，相攜在幽尋。天門四十

里，〔王註次公曰〕《漢官儀》：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施註〕《太山記》：仰視天門，如從穴中望天窗。〔誥案〕此二條，乃

前《次韻頓起》詩誤註，今移於此。誥凡於各註所列未妥爲之改列分列者，皆不註明，蓋仍以盡善歸之本註，不欲自見也。

此二條前有論定，故註明。夜看扶桑浴。〔王註〕《淮南子》曰：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東方朔《十洲記》云：

扶桑在碧海中，葉皆如桑，又有椹樹，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回頭〔四〕望彭城，

大海浮一粟。故人在其下，〔誥案〕句從狄梁公語脫來。塵土相脛蹴。惟有黃樓詩，千古配《淇

澳》。〔公自註〕頓有詩，記黃樓本末。〔施註〕《毛詩·淇澳》，衛人美武功之德也。〔誥案〕自《岱宗》句至結尾，一直貫

下，此謂頓。從岱頂回望彭城塵土脛蹴，都無所見。惟黃樓詩，頓所自有，已足千古，獨非塵土所能埋沒者耳。曉嵐謂收

句少促，又謂與上文不貫，殊不知「脛蹴」韻下，無他語可夾人一層也。

送孫勉

昔年罷東武，曾過北海縣。〔王註次公曰〕東武，密州也。先生前守密。北海縣，後漢爲北海國。〔施註〕濰州，

治北海縣。〔查註〕《太平寰宇記》：隋開皇三年，置濰州，大業二年，州廢，改下密爲北海縣。《輿地廣記》：唐武德二年，以北海置濰州。本朝爲北海軍，乾德二年升爲濰州。治北海縣。白河翻雪浪，黃土如蒸麪。桑麻冠東方，一熟天下賤。是時累飢饉，嘗苦盜〔四〕賊變。每憐追胥官，野宿風裂面。君爲淮南秀，文采照金殿。〔公自註〕君嘗考中進士第一人。〔施註〕《文選》江文通《雜體》詩：列坐金殿側。胡爲事奔走，投筆腰羽箭。〔王註〕杜子美《丹青引》詩：猛將腰間大羽箭。〔施註〕李太白《胡無人》詩：流星白羽腰間插。更被髯將軍〔四〕，豪篇來督戰。〔公自註〕其兄莘老，以詩寄之，皆言戰事。〔合註〕《晉書》·何無忌傳：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親程二郡士，〔施註〕《史記》·秦始皇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漢》·東方朔傳：武帝既招英傑，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後漢》·樂巴傳：興立學校，程試殿最。〔查註〕本集《徐州鹿鳴宴詩敘》：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謂徐及沂、鄆三州也。〔語案〕本集《詩敘》無三郡明文，徐、沂之外，其一不詳何郡。本卷《中秋月》詩「舒子」句自註云：舒煥試舉人鄆州。又「頓子」句自註云：頓起來徐試舉人。是鄆不舉於徐也。玉石不能銜。〔王註次公曰〕《揚子》云：銜玉而賈石，不能欺也。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施註〕《文選》傅武仲《舞賦》：觀者稱善。又按曹子建《名都篇》：觀者咸稱善。君才無不可，要使〔五〕經百鍊。〔王註〕劉琨詩：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崔豹《古今注》：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鍊。〔施註〕應劭《漢官儀》：金取堅剛，百鍊而不耗。吾詩堪咀嚼，〔施註〕孟東野《懊惱》詩：好詩更相嫉，劍戟生牙關。前賢死已久，猶在咀嚼間。聊送別酒曛。

李思訓畫《長江絕島圖》

〔施註〕唐張彥遠《名畫記》：李思訓，宗室也，林甫之伯父。畫稱一時之妙，官至左武衛大將軍。

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道勁，湍瀨潺湲，雲霞縹緲，時覩神仙之事，窅然巖嶺之幽，時人謂之李將軍也。〔查註〕本集《雜記》云：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水峰巒，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高靄與孤鴻落照，明滅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型盡矣。

山蒼蒼，水茫茫〔三〕，〔施註〕庾信《傷心賦》：山蒼蒼而正寒。北齊斛律斯明月《琵琶歌》云：天蒼蒼，野茫茫，風吹山低見牛羊。〔合註〕《容齋隨筆》云：按古樂府斛律金唱《敕勒歌》，黃魯直誤以斛律金爲明月。明月，金之子也。大孤小孤〔三〕江中央。〔查註〕《太平寰宇記》：彭蠡湖周圍四百五十里，湖心有大孤山，以別德化、都昌之界。小孤山高三十丈，周圍一里，在彭澤縣古城西北九十里。崖崩路絕猿鳥去，惟有喬木攬天長。客舟何處來？棹歌中流聲抑揚〔三〕。〔王註〕漢武帝《秋風辭》云：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施註〕《文選》丘希範《發漁浦》詩：棹歌發中流，鳴響響沓嶂。〔合註〕成公綏《嘯賦》：響抑揚而潛轉。沙平風軟望不到，〔施註〕白樂天《東城春意》詩：風軟春不動。孤山久與船低昂。峨峨兩烟鬢，曉鏡開新粧。〔王註〕杜牧《阿房宮賦》：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也。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施註〕歐陽《歸田錄》：江南有大小孤山，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云，彭郎，小姑婿也。豈止俚俗之謬哉。《春明退朝錄》：陳簡夫詩云：「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查註〕《名勝志》：小孤北岸與彭澤縣接界，山之西有小孤廟，對岸有澎浪磯，語譌爲彭郎。【詰案】此詩如古樂府，別爲一體，妙在一結，含蓄不盡，使讀者自得之也。且小姑本屬山名，人皆知其傳誤，非若烈女貞姬，遽遭誣謗，詩必爲之指證辨雪者比也。曉嵐詆爲市井惡少語，此以市井惡少身而得度者則然，於詩何尤。

張安道見示近詩

人物一衰謝〔五〕，〔施註〕《明皇雜錄》：李林甫敷奏安詳，貴妃言其風度。上曰：「妃尚不識張九齡，此可言人物矣。」
杜子美《四松》詩：覽物歎衰謝。〔合註〕《三國·吳志·顧譚傳》：薛綜曰：「顧譚才照人物。」〔王註〕續
曰：仲尼沒而微言絕。見《漢書·司馬遷傳》。殷勤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施註〕《九州春秋》：焦
和清談干雲。《文選》任彥升《薦士表》：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感時意殊深。〔施註〕杜子美《觀公孫舞劍歌》：感
時撫事增惋傷。少年有奇志，〔施註〕《吳志》：鄭泉博學有奇志。見《孫權傳註》。欲和南風琴。〔王註〕韓退之
《贈孟郊》詩：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施註〕《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荒林〔五〕蝮蝥〔六〕亂，廢沼蛙
蝮淫。〔合註〕《月令註》：蝮蝥，蛙也。遂欲掩兩耳，〔施註〕《左傳·昭公三十一年》：荀躒掩耳而走。臨文但噫
瘖〔五〕。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公自註〕其婿王鞏攜來〔六〕。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
聲落淮泗，蛟鼉爲悲吟。〔施註〕《文選》左太沖《招隱》詩：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願公正王度，〔祈招〕
繼愔愔。〔施註〕《烏臺詩案》：元豐元年八月內，張方平令王鞏將詩一卷來徐州，題封曰《樂全堂雜詠》。拆開看，乃
是方平舊詩。軾作一詩題卷末，言晉元帝時，衛玠初過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軾意言人物衰謝，不意復見
張方平之文章才氣，以譏諷今時風俗衰薄也。意以衛玠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言我非獨多衛玠清談，
但感時之人物衰謝，微言難繼，此意殊深遠也。又「少年有奇志」至「臨文但噫瘖」，意言軾少年本有志，欲和天子薰風之
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或雜引老佛異端之書，文字雜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屢有變更，事多荒廢，致風俗虛浮，
學者誕妄，如蝮蝥之紛亂，遂掩耳不欲論文也。又「蕭然王郎子」，以王子晉比王鞏，以浮丘伯比方平也。「願公正王度」，

《祈招》繼愔愔，據《左氏》：楚靈王欲求九鼎於周，求地於諸侯。其臣右尹子革諫王，引祭公謀父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靈王不能用，以及於難。軾欲張方平勿爲虛言之詩，當作譏諷朝廷闕失，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之也。

次韻王鞏顏復同泛舟

沈郎清瘦〔五〕不勝衣，〔王註續曰〕《南史》：沈昭略嘗遇王約，瞋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癯？」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次公曰〕沈郎指言沈約。其《與徐勉書》云：老病百日，數圍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此則有不勝衣之意。〔合註〕李璟《浣溪沙》詞：沈郎多病不勝衣。邊老便便帶十圍〔六〕。〔王註〕《後漢書》：東平王蒼，腰帶十圍。〔施註〕《吳越春秋》：伍子胥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世說》：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合註〕《晉書·載記》：慕容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李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赫連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躩蹠身輕山上走，〔施註〕李太白《效古》詩：歸時落日晚，躩蹠浮雲馳。人馬本無意，飛馳自豪雄。〔邵註〕《楚辭》：衆踳蹠而日進兮。註：踳蹠，行貌。歡呼〔六〕船重醉中歸。〔施註〕杜子美《陪王侍御登東山》詩：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合註〕查初白謂王、顏二公，想當一肥一瘦，故前半云然。舞腰似雪金釵落，〔王註〕楊希道《詠舞》詩：二八如回雪。《西京雜記》：戚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唐摭言》：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南座有屬意之處，索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裏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施註〕白樂天《胡旋女歌》：回雪飄飄轉蓬舞。談辯如雲玉塵揮。〔施註〕《晉·孫盛傳》：嘗詣殷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落飯中。《王衍傳》：妙善玄言，惟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塵尾，與手同色。〔合註〕《唐書·楊虞卿

傳：父寧，談辯可喜。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施註〕按，東坡先生以景祐三年丙子生。是年元豐元年戊午，年四十有三。故云「回頭四十二年非」，亦猶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也。

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

〔查註〕張十七卽張恕寺丞，見前益齋題註。

千戈〔六三〕萬槩擁旆籬，〔王註〕《晉史》：傅咸劾事云，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間旆籬障二十丈。〔查註〕《北史》：旆籬戰格，於女牆跳出安之，以遮矢石。九日清樽豈復持。〔公自註〕是日，南都敕使按兵。官事無窮何日了，〔王註〕《晉·傅咸傳》：楊濟與咸書曰：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菊花有信不吾欺。〔施註〕韓退之《出門》詩：天命不吾欺。逍遙瓊館真堪羨，〔王註〕次公曰：逍遙瓊館，以言張公之宮祠。取次塵纓未可縻。迨此暇時須痛飲，〔王註〕《詩·小雅·伐木》：迨我暇矣，飲此醕矣。他年長劍拄君頤。〔王註〕《戰國策》：田單攻狄，不能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墨梧丘。」〔施註〕李太白《答王十二》詩：嚴陵高揖漢天子，何必長劍拄頤事玉階。

次韻王鞏獨眠〔六三〕

居士身心如槁木，〔施註〕《莊子·庚桑楚篇》：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旅館孤眠體生粟。〔施註〕《趙飛燕傳》：體溫舒無軫粟。誰能相思琢白玉，〔王註〕盧仝詩：白玉璞裏琢出相思心，黃金鑛裏鑄

出相思淚。服藥千朝償一宿。〔施註〕《神仙傳》：彭祖曰：「上士別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後有修其術，以爲彭祖經。天寒日短銀燈續，〔王註〕杜子美《公安縣懷古》詩：「寒天催日短。」合註〕李賀詩：「銀燈點舊紗。欲往從之車脫軸。」王註〕《詩·秦風·蒹葭》：「溯游從之。」左傳·僖公十五年：「車脫其輻。」施註〕《文選》：張平子《四愁》詩：「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周易·大畜：「輿說輻。」史記·范雎傳：「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何人吹斷參差竹，〔王註〕《風俗通》：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之翼。」邵註〕《楚辭·九歌》：「吹參差兮誰思。」泗水茫茫鴨頭綠。

登雲龍山

〔查註〕先生手書刊石詩後題云：元豐元年九月十七日，張天驥、蘇軾、顏復、王鞏，始登此山。醉中走上黃茅岡，〔查註〕《徐州志》：雲龍山在徐州城東山之陰，曰黃茅岡。」合註〕《名勝志》：岡在雲龍山之陰。滿岡亂石如羣羊。〔王註次公曰〕暗使黃初平事。岡頭醉倒石作牀，仰看〔查註〕白雲天茫茫。歌聲落谷秋風長，【誥案】通篇著意，妙在有此句一折，故能節短音長也。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查註〕狂。

題雲龍草堂石磬〔查註〕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折爲督郵腰，〔馮註〕折腰爲髻折，故用淵明揖督郵事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懸作山人室。〔馮註〕《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室如懸磬。殊非濮上音，信是泗濱石。

次韻王鞏留別

〔施註〕東坡去國，爲杭州通判。是時，王介甫爲相。介甫罷，薦韓絳子華代之。又薦呂惠卿參知政事，相與守新法而不變。故子華號傳法沙門，惠卿號護法善神。正人端士皆以異論，指爲流俗，廢斥於外，其不能自持者，亦枉道以從之。故詩云：去國已八年，故人今有誰。平時交游內，不數蔡克兒。豈無知我者，好爵半已糜。爭爲東閣吏，不顧北山移。意有所指，獨歎定國異於他人，不肯屈節爲用。故又云「公子表獨立，與世頗異馳」也。〔註〕《誥案》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罷相，以韓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八年二月，安石再相，十月，呂惠卿罷，九年十月，安石再罷。施註一概牽入元豐元年，謬甚。如謂此註，是釋「去國已八年」句，公所謂「已八年」者，從熙寧四年被出數起，正安石變法之時，非罷歸金陵時也。又元豐元年五月，蔡確參知政事，此詩作於九月，故云「不數蔡克兒」也，與安石、惠卿何涉。

去國已八年，〔合註〕先生自熙寧四年離東京，至元豐元年，正八年。故人今有誰？〔施註〕《莊子·徐無鬼篇》：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及期年，見似人者而喜矣。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當時交游內，〔施註〕《漢·司馬遷傳》：爲宗族交游光寵。未數蔡克兒〔六〕。〔王註〕《晉書·王導傳》：司徒蔡謨戲王導，導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嘗聞有蔡克兒。」克，謨父也。豈無知我者，好爵半已糜。

爭爲東閣吏，〔王註〕前漢·朱雲傳：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不顧北山移。〔王註〕援曰：齊書：周彥倫隱鍾山，後應詔出仕，將過北山，孔稚珪乃假山靈之意，移文以却之，名曰北山移文。公子表獨立，〔施註〕博物志：公子王孫，皆古人相推敬之辭。又按楚辭：屈原九歌：表獨立兮山之上。與世頗異馳。不辭千里遠，〔施註〕張九齡答陸澧詩：不辭山路遠，踏雪也相過。成此一段奇。〔施註〕法帖：王羲之帖云，吾年垂耳順，要欲一遊目汶嶺，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蛾眉亦可憐，無奈思餅師。〔施註〕本事詩：寧王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惠其夫，取之。寵愛逾等，踰歲，問之曰：「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坐客數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右丞王維先成，曰：「莫以今時寵，難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無人伴客寢，惟有支牀龜。〔王註〕白樂天詩：春朝鎖籠鳥，冬夜支牀龜。〔施註〕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二十餘年，老人死，移牀，龜尚生。龜能行氣導引也。君歸與何人，文字相娛嬉。〔王註〕韓退之贈張籍詩：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持此調張子，〔王註〕子仁曰：韓退之有調張籍詩。王鞏乃張安道婿，此張子豈謂安道耶？〔詰案〕謂安道之子厚之也。公後在惠州，與王定國書云：張十七絕不聞消耗，懷仰樂全之舊德，欲其一箴之。卽此人也。一笑當脫頤。

次韻僧潛見贈

〔施註〕僧道潛，字參寥，於潛人。能文章，尤喜爲詩。嘗有句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過東坡於彭城，甚愛之，以書告文與可，謂其詩句清

絕，與林逋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坡守吳興，會於松江。坡既謫居，不遠二千里，相從於齊安。留期年，遇移汝海，同遊廬山，有次韻留別詩。坡守錢塘，卜智果精舍居之，入院，分韻賦詩，又作參寥泉銘。坡南遷，遂欲轉海訪之。以書力戒，勿萌此意，自揣餘生必須相見。當路亦拮其詩語，謂有刺譏，得罪，反初服。建中靖國初，曾子開在翰苑，言其非罪，詔復祝髮。蘇黃門每稱其體製絕似儲光義，非近世詩僧所能比也。〔查註〕咸淳臨安志：道潛，於潛浮溪村人，字參寥，本姓何。幼不茹葷，以童子誦法華經爲比丘，於內外典無所不窺。崇寧末示寂，賜號妙總大師。〔誥案〕元符三年，公在嶺南，已知參寥復服，施註謂建中靖國初者誤。其賜號乃元祐八年事，首相呂大防所請也。此詩及後次韻潛師放魚一篇，施編在王鞏留別、登雲龍山詩後，不誤。查註據烏臺詩案改編四月，合註已引此詩「秋風過淮」句駁之。今屢復此詩，并以參寥次公韻「鈴閣追隨十月強」句合觀，蓋參寥到在王鞏去後，已在九月之杪，而其追隨鈴閣，自此得所依託，正在十月時也。參寥本於潛僧，公倅杭時，但於行部一遇之，集中無一字之及。其後與秦太虛書云：參寥真可人，太虛與之不妄。可見公之知其爲人，實始於徐，故參寥自道其知契之厚，則云「鈴閣追隨十月強」也。若因參寥句指爲十月到徐，卽又誤矣。今此二詩，并復施編之舊。餘詳總案送參寥詩條下。〔案〕總案云：與秦少游書，作於參寥臨去之日，故有「諸事可問參寥」之語。又有「去替不遠」之說，是參寥到於九月王定國既去之後，而去於冬杪也。

道人胸中水鏡清，〔王註〕晉書：樂廣善談論。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萬象起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要伴騷人餐落英。人間底處有南北，〔王註〕傳燈錄：六祖曰：「人有南

北，佛性豈然。紛紛鴻雁何曾冥。閉門坐穴一禪榻，頭上歲月空崢嶸。〔施註〕《文選》鮑照《舞鶴賦》：歲崢嶸而愁暮。今年〔六九〕偶出爲求法，〔施註〕《維摩經》：求法無懈，說法無吝。欲與慧劍加礪。〔施註〕《維摩經》：以智慧劍，破煩惱賊。《揚子》：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莊子·養生主篇》：庖丁十九年，刀刃若新發於硎。雲衲新磨山水出，〔合註〕杜荀鶴詩：穩披雲衲坐藤牀。霜髭不剪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王註〕韓退之詩：倚市難藏拙。〔援曰〕言倚市，必醜悍無傾城之容也。秋風吹夢過淮水，〔王註〕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冰》詩：西憶故人不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想見橘柚垂空庭。〔施註〕杜子美《禹廟》詩：荒庭垂橘柚。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王註〕劉禹錫《送張盥序》：吾不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聯袂齊鑣，互絕九衢，若屏風然。今來落落，如曙星之相望。〔施註〕韓退之《祭姪老成文》：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彭城老守何足顧，棗林桑野相邀迎。〔合註〕《詩·豳風·東山》：烝在桑野。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脚欲趁飛猱輕。〔合註〕韓退之《征蜀聯句》：飛猱無整陣。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查註〕朱弁《風月堂詩話》：參寥自杭謁坡於彭城。一日，燕郡寮，謂客曰：「參寥雖不與此集，然不可不惱之也。」遣官妓馬盼盼持紙筆就求詩。參寥援筆立成，有「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之句。坡喜曰：「吾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以入詩，偶未收入，遂爲此人所先。」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階夜雨自清絕，誰使掩抑啼孤惇。〔施註〕孟東野《逢畫上人》詩：追思東村日，掩抑北邙淚。〔合註〕曹植詩：自傷蚤孤箠。玩此四句，形容參寥詩情之妙，使行旅孤惇，聞之淒婉也。我欲仙山掇瑤草，〔王註〕杜子美《贈李太白》詩：亦有梁宋游，相期拾瑤草。東方朔《與友人書》曰：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傾筐〔七〇〕坐歎何時盈。簿書鞭扑晝填委，煮茗燒栗宜宵征。〔王註〕

詩·召南·小星。肅肅宵征。〔施註〕唐王操詩：煮茶燒筍伴僧餐。乞取摩尼照濁水，共看落月金盆傾。〔王註〕杜子美《與閻丘師》詩：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註案〕紀昀曰：一氣湧出，毫無和韻之迹。

次韻潛師放魚

〔王註韓駒曰〕《參寥子集》此詩序云：虛白齋與子瞻共坐，有客饋魚於子瞻，子瞻遣放之，遂命賦是詩。〔查註〕參寥原作詩云：嘉魚滿盤初出水，尚有青萍點紅尾。銀鰓戢戢畏烹煎，蝸強有時俄自起。彼客殷勤贈使君，願向中厨薦醪醴。使君事道不事腹，杞菊終年食甘美。傳呼慎勿付庖人，百步洪邊放清泚。回首無欺子產淳，漫道悠然泳波底。

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塵尾。〔施註〕《佛頂心經》：觀世音菩薩說此，陀羅尼已天雨寶花，繽紛亂下。勸將淨業種西方，〔查註〕梁武帝《淨業賦》：見淨業之可愛，以不殺而為因。莫待夢中呼起起。〔合註〕此言不待臨死而懺悔求福也。哀哉若魚竟坐口〔七〕，遠愧知幾穆生醴。〔王註〕《漢·楚元王傳》：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而去。況逢孟簡對盧仝，〔王註續曰〕孟簡為常州刺史，與盧仝遊北湖，盡買魚人所獲魚，放之，仝作《觀放魚歌》。〔查註〕《唐詩紀事》：孟簡，字幾道，德州人。元和中擢第。不怕校人欺子美。〔施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美人，數俘而出。杜預曰：子美，子產也。疲民尚作魚尾赤，〔施註〕《毛詩·周南·汝墳》：頰魴魚尾。鄭氏曰：頰，赤也。君子仕於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數罟未除吾頰泚。〔註案〕舊引

《孟子》已刪。〔查註〕《烏臺詩案》：軾知徐州日，有相識浙僧道潛來相看，同在河亭上坐，見人打魚，其僧買魚放生，作詩一首，即無譏諷。軾依韻和詩一首云：疲民尚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賴泚。《左傳》云：如魚鱗尾，衡流而方揚裔。註云：魚勞則尾赤。是時，徐州大水之後，夫役數起，軾言民之疲病，如魚勞而尾赤也。數罟，謂魚網之細密者，以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青苗、助役，不爲除放，如密網之取魚，皆以譏朝廷新法不便，以致大水之災也。法師自有衣中珠，〔王註〕《三秦記》：漢武帝遊昆明池，見大魚銜索而放之。問三日，池濱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耶？」〔施註〕《楞嚴經》：譬如有人於白衣中，繫如意珠。《法華經》：有人醉卧，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不用辛苦泥沙〔王註〕底。〔王註〕白樂天《放魚》詩：施恩即望報，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滕縣時同年西園

〔查註〕《齊乘》云：古滕國，漢初夏侯嬰封滕公，後置蕃縣，隋改蕃爲滕縣，唐屬徐州。按《寰宇記》及《輿地廣記》皆以滕縣爲徐州屬縣。

人皆〔王註〕種榆柳，坐待十畝陰。〔施註〕杜子美《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楹木栽》詩：飽聞楹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我獨種松柏，守此一片〔王註〕心。〔施註〕《禮記·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看閭里間，盛衰日駸駸。〔施註〕柳子厚《感遇》詩：南風日駸駸。種木不種德，〔施註〕《尚書·大禹謨》：卑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于叟種德，不待助華之高。聚散如飛禽。老時吾不識，用意一何深。知人得數士，重義忘千金。西園手所開，〔王註〕白樂天詩：屈曲閑池沼，無非手自開。珍木來千岑。〔合註〕劉公幹詩：珍木鬱蒼蒼。養此霜雪根，遲彼鸞鳳吟。池塘得流水，龜魚

自浮沈。幽桂日夜長，白花亂青衿。〔王註〕《本草》：菌桂，花白葉黃。牡桂亦曰白華，葉冬夏常青。豈獨蕃草木〔言〕，〔王註〕《易·坤文言》：天地變化草木蕃。子孫已成林。拱把不知數，會當出千尋。〔王註〕《文子》：十圍之大，始於拱把。樊侯種梓漆，壽張富華簪。〔施註〕《後漢·樊弘傳》：弘，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父重，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費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建武十五年，定封弘壽張侯。我作西園詩，以爲里人箴。

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二首〔七六〕

〔施註〕王廷老，字伯敷，睢陽人。東坡倅杭，伯敷使兩浙。後子由爲睢陽從事，伯敷居里中，多與倡酬。二十三卷《題王伯敷藏趙昌畫》詩，二十四卷《送王伯敷守虢》，卽其人也。觀御史詩歎，坡自惡之，殆其退居頗有強附之意，味此詩語，亦可見矣。【詰案】各本題云：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止詩一首，今作二首。餘詳後詩註。〔查註〕王廷老，名伯敷，官至虢州守。〔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間，兩浙提點刑獄轉運使。八年十月，鄧綰言，王廷老朋附呂惠卿，又王古劾廷老不公失職。詔罷，令於潤州聽旨。十年正月，追兩官勒停。今先生詩作於元豐元年，有「膏面染鬚」之句，與附呂惠卿事相類。又有《次韻王廷老退居》詩，與勒停事相近。又《杭州水樂洞、石屋洞題名》，皆有睢陽王廷老伯敷之名，則廷老本睢陽人也。【詰案】《長編》：譌廷老爲庭老，今爲改正。公倅杭，正王廷老爲提轉時也。是時罷官居宋，故與子由、張恕唱和，公後乞常至宋，廷老尚家居也。查註以廷老之子爲東坡壻，此乃毫無蹤影之事。合註謂廷老家近彭

城，亦非，皆刪。

其一

霜葉投空雀啣籬，〔施註〕杜子美《落日》詩：啣雀爭枝墜。上樓筋力强扶持。〔施註〕杜牧之《題北樓》詩：不爲尋山試筋力，肯能寒上背雲樓。劉夢得詩：筋力上樓知。對花把酒未甘老，〔王註〕韓退之詩：把酒對南山。膏面染鬢聊自欺。〔王註〕劉夢得詩：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無事亦知君好飲，多才終恐世相縻。請看平日銜杯口，〔王註〕杜子美《醉時歌》詩：生前相遇且銜杯。〔施註〕晉·劉伶傳：著《酒德頌》曰：捧甕承槽，銜杯漱醪。會有金椎爲控頤。〔王註〕《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剔其頰，無傷口中珠。【詰案】此詩指王廷老，而不及張十七，是後詩信此題第二首也。

其二

接果移花看補籬，〔王註〕杜子美《佳人》詩：牽蘿補破籬。〔施註〕白樂天《春葺新居》詩：移花夾暖室。腰鎌手斧不妨持。〔王註〕《文選》鮑照樂府云：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施註〕杜子美《惡樹》詩：獨遠虛齋徑，常持小斧柯。上都新事長先到，〔王註〕班固《西都賦》：隆上都而觀萬國。老圃閑談未易欺。釀酒閉門開社甕，〔合註〕羅隱詩：會待與君開社甕。殺牛留客解耕縻。〔王註〕子仁曰：隋末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共飲。〔施註〕《漢·馮唐傳》：魏尚五日壹殺牛，饗賓客。〔合註〕《說文》：縻，牛韉也。何時得見纖纖

玉，右手持杯左捧頤。【誥案】此詩施編作：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之第二首。王註各本皆同。查註云：第二章，乃次張十七九日韻，又有次王廷老和張十七見寄韻，此詩疑同時作，編集者謾入此題也。今考查註所指二題，皆同此韻，而次王廷老和張十七，應有二首，前詩既指王廷老，則此詩應指張十七矣。張十七多蓄姬侍，觀此詩結語，正合。且兩集凡及廷老事，皆無此說，以此詩作退居詠，亦不類也。今改編於此，餘詳前後題註。

鹿鳴宴

〔查註〕《宋史》：州郡貢士曰鹿鳴宴，其登第曰聞喜宴，一宴許用雅樂。本集《徐州鹿鳴宴詩敘》云：元豐元年，三郡之士，皆舉於徐。九月辛丑晦，會於黃樓，修舊事也。【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連騎〔七七〕恩恩畫鼓喧，〔馮註〕《戰國策》：結馳連騎，輝煌於道。〔合註〕張祐詩：畫鼓拖環錦臂攘。喜君新奪錦標還。〔馮註〕《南部新書》：唐盧肇、黃頰，皆宜春人。同舉，郡守獨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接甚厚。肇作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守大慙。金罍浮菊催開宴，〔馮註〕《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紅蕊將春待人關。〔查註〕杜牧及第後，《寄長安故人》詩：秦地少年多釀酒，待將春色人關來。〔合註〕宋之問詩：紅蕊續開花。他日曾陪探禹穴，〔合註〕《史記·太史公自序》：十歲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白頭重見賦《南山》。〔馮註〕《詩·小雅·南山有臺》：南山有臺。〔合註〕《詩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何時共樂昇平事，風月笙簫坐夜閑〔七八〕。

與舒教授、張山人、參寥師同遊戲馬臺，書西軒壁，兼簡顏長道二首〔七九〕

〔查註〕《名勝志》：戲馬臺高數十仞，周圍土阜，宋時於上建臺頭寺，鑿磴以升，中有西軒。

其一

古寺長廊院院行，〔王註〕唐王建詩：院院燒燈如白日。此軒偏慰旅人情。楚山西斷如迎客，〔合註〕何焯曰：《放鶴亭記》：獨缺其西一面。汴水南來故遶城。〔詰案〕汴河在商丘北，東流入淮泗。路失玉鈎芳草合，〔王註次公曰〕《桂苑叢談》：李蔚，咸通中自大梁移鎮淮海，見郡無勝游之地，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鈎斜道，葺亭名賞心。〔詰案〕玉鈎斜，人盡知爲揚州事，可謂公獨不知乎？且所謂玉鈎斜道者，像其形也，非真有玉鈎之一物，不可移掇他處者。此詩因戲馬臺借用，猶言臺下之路，悉爲芳草所合，不見如鈎之形而已。當是時，陳無己方受知於徐，詩果有誤，何不質言之，乃晚年載人《詩話》，是可異矣。王註、施註皆主陳說，謬甚，今盡刪。林亡白鶴古泉清。〔施註〕陳師道《後山集》：徐州白鶴觀記云：徐山不泉，州治之南，有平泉焉，深明潔甘，旱潦自如。說者曰：泉有鶴下，故名。淡游何以〔八〇〕娛庠老，〔王註〕《禮記》：王制：周人養庶老於虞庠。〔合註〕句指舒教授。坐聽郊原琢磬〔八一〕聲。〔王註次公曰〕泗濱多磬石，故云。

其二

竹杖芒鞋取次行，下臨官道見人情。〔王註〕劉夢得詩：安知從複道，然後見人情。〔合註〕祖詠詩：作鎮當官

道。天寒菽粟猶棲畝，〔王註〕〔南史〕：宋武帝曰，餘糧栖畝，軍無匱乏之憂。〔施註〕〔文選〕左太沖《魏都賦》：餘糧栖畝而不收。註云：年豐穀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不收也。日暮牛羊自入城〔八三〕。〔王註〕〔詩〕：王風·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來。沽酒獨教陶令醉，〔王註續曰〕廬山僧慧遠，與陶潛遊，常沽酒飲之。〔合註〕詩意以淵明比張山人也。題詩誰似皎公清。〔王註厚曰〕吳興僧清晝，字皎然，唐時有詩名於世。〔胡仔曰〕皎然《九日》詩云：重陽荆楚尚，高會此難陪。遇見登龍客，同遊戲馬臺。風文將水疊，雲態擁歌迴。持菊還相問，含情愧不才。〔合註〕皎公指參寥。更尋陋巷顏夫子，〔王註次公曰〕名長道。爲顏夫子故，得使陋巷字。〔語案〕長道，本顏子之後也。乞取微言繼此聲。

夜過舒堯文戲作

先生堂上〔八三〕霜月苦，〔王註〕〔何遜集〕載何真詩云：蒼茫曙月苦。弟子讀書喧兩廡。〔合註〕〔說文〕：廡，堂下周屋。〔漢書·竇嬰傳〕：所賜金陳兩廡下。註：廡，門屋也。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晃雲母。〔施註〕〔圖經本草〕：雲母片，有絕大而瑩潔者，今人咸以飾燈籠，亦古扇屏風之遺事也。先生骨清少眠卧，〔施註〕韓退之《桃源歌》：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長夜默坐數更鼓。耐寒石硯欲生冰，〔施註〕〔詩苑〕：劉筠詩：溪箋未破冰生硯。得火銅瓶如過雨。〔施註〕白樂天《新秋早起》詩：銅瓶水冷齒先知。郎君欲出先自贊，〔王註次公曰〕〔漢書·東方朔傳〕：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註云：贊，進也。郎君，指言堯文之子。〔施註〕〔南史·袁粲傳〕：出郎君者有厚賞。〔查註〕舒堯文之子，名彥舉。見本集《遊桓山記》。坐客斂衽誰敢侮。〔王註堯卿曰〕

〔北史〕：崔道固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晉書〕：裴秀，字季彥。少好學，有風操。叔父徽，有盛名，賓客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明朝阮籍過阿戎，〔王註〕〔晉書〕：王戎傳：阮籍素與王渾爲友。渾子戎，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濟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譚。」應作羲之羨懷祖。〔王註〕〔晉〕：王羲之傳：王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出汝等不及坦之故邪。」〔施註〕王述，字懷祖。坦之，述子也。

十月十五日觀月黃樓，席上次韻

中秋天氣未應殊，不用紅紗照座隅。〔施註〕白樂天《自勸》詩：日暮半爐爇炭火，夜深一盞紗籠燭。山上〔八四〕白雲橫匹素，水中明月卧浮圖。未成短棹還三峽，〔施註〕〔甘澤謠〕：李源與圓澤上荊州，出三峽，次南浦，維舟山下。圓澤亡，源回棹指餘杭。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俄至寺前，乃澤也。〔詰案〕既引《甘澤謠》，圓澤當作圓觀。已約輕舟泛五湖。〔王註〕〔吳郡圖經續記〕：其一曰貢湖，二曰遊湖，三曰胥湖，四曰梅梁湖，五曰金鼎湖。〔施註〕〔吳越春秋〕：范蠡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爲問登臨好風景，〔施註〕王維《林園卽事》詩：彌傷好風景。杜子美《江南逢李龜年》詩：正是江南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

答王定民

〔王註〕定民，字佐才，亳人，俊民弟也〔八五〕。〔施註〕定民，東萊人，終通城縣令。嘗著《雙海編》二

十四卷。

開緘奕奕滿銀鈎，〔施註〕《毛詩·小雅·巧言》：奕奕寢廟〔八六〕。《晉·索靖傳》：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

鸞。《法書苑》：索靖矜其書，名曰銀鈎蠶尾。書尾題詩語更道。〔王註〕韓退之詩：暮作千詩轉道緊。八法舊

聞宗長史，〔王註厚曰〕張長史草書神逸，書有八法，以永字為例云：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弩彎環而勢曲，趨

俊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勢鬚以宜肥。墜騰波而速進，磔憶息以遲移。蔡邕得之神人，相傳至張旭，旭以傳李陽冰，

顏真卿。〔施註〕《法書苑》：禁經云：八法起於隸字，始自崔、張、鍾繇傳授。李陽冰云：至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

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長史，張旭也。五言今復擬蘇州。筆蹤好在留臺寺，〔王註次公曰〕指臺頭

寺，蓋言定民書字留於臺寺也。旗隊遙知到石溝。〔合註〕李洞詩：九城王氣生旗隊。欲寄鼠鬚并蘭紙，請

君章草賦黃樓。〔王註次公曰〕章草出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嬴書之。出《書斷》。〔施註〕《法書

苑》：杜操善作草書，章帝愛之，詔令章表，亦作草字，遂謂之章草。

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

【誥案】各本題云：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二首。誤。今更正。第二詩并二首兩字，移前題下。〔查註〕《樂城集》中《送王廷老朝散》詩，有「一廢十五年，直坐多才耳」之句，正謂其退居時也。《樂城集》有《次韻王廷老寄子瞻》詩。

浪蕊浮花不辨春〔八七〕，〔施註〕韓退之《杏花》詩：浮花浪蕊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歸來方識歲寒人。回頭自笑風波地，〔施註〕白樂天《勸酒》詩：況在名利途，平地有風波。閉眼聊觀夢幻身。北牖已安陶令

榻，西風還避庾公塵。〔施註〕《晉·王導傳》：時庾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趨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汗人。」亮，字元規。更搔短髮東南望，〔施註〕杜子美《春望》詩：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試問今誰裹舊巾。

百步洪二首〔八八〕并敘〔八九〕

王定國訪余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道攜盼、英、卿三子〔合註〕《宋詩紀事》：賀方回有《和彭城王生悼盼盼》詩，註云：盼盼馬氏，善書染，死葬南臺。又，《菊坡叢話》：陳後山《南鄉子》詞序曰：晁大夫增飾披雲，欲壓黃樓，而張、馬二子皆當年尊下世，所謂英、英、盼盼者，盼卒英嫁，黃樓不可勝也。據此，則英、英姓張，卿之姓則無考矣。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不得往〔九〇〕，夜著羽衣，佇立於〔九一〕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爲李太白死，世間無〔九二〕此樂三百餘年矣。〔註案〕此段事，公載人《王定國詩敘》中。定國既去逾月〔九三〕，復與〔九四〕參寥師放舟洪下，追懷曩游，已爲〔九五〕陳迹，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以遺參寥，一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九六〕云。〔合註〕《烏臺詩案》云：熙寧十年，知徐州日，觀百步洪作詩一篇。有本州教授舒煥和詩云：先生何人堪並席，李郭相逢上舟日。當卽所云同賦也。

其一

長洪斗落生跳波，〔王註〕《上林賦》：馳波跳沫。〔合註〕王維詩：跳波自相激。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

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綫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合註〕《詩話總龜》云：東坡作《百步洪》詩云：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當在黃時，有人云：千丈坡，豈注馬處。及還朝，其人云：惟善走馬，方能注坡。聞者以爲注坡。【詰案】周益公嘗論此句注字之佳，與駐字不同。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施註〕《文選》班孟堅《西都賦》：目眩轉而意迷。〔合註〕《風掠耳》，用耳後生風意。但見流沫生千渦。【詰案】紀昀曰：語皆奇逸，亦有灘起渦旋之勢。嶮中得樂雖一快，何意〔六〕水伯誇秋河。〔王註〕《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也。我生乘化日夜逝，〔王註〕陶淵明《歸去來辭》：聊乘化以歸盡。〔施註〕《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坐覺一念逾新羅。〔王註〕師民瞻曰《傳燈錄》：有僧問從盛禪師，如何是覲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新羅在海外，一念已逾。即《莊子》所謂「俯仰而拊四海」也。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荆棘埋銅駝。〔施註〕《晉·索靖傳》：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九九〕。君看〔一〇〇〕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一〇一〕如蜂窠。〔合註〕《魏志·管輅傳》：諸葛原取燕卵、蜂窠、龜鼈著器中，使射覆卦。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一〇二〕。回船上馬各歸去，〔施註〕杜子美《陪王侍御同登東山》詩：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多言讒譏〔一〇三〕師所呵。〔施註〕《揚子》：讒譏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曰：「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讒譏之學，各習其師。」《華嚴經》：愚人之所貪，諸佛所訶。【詰案】此詩以題字爲詩，時與參寥同游，故結到參寥，須知後詩夾不進參寥也。敘云一以遺參寥者如此。讀者不可不知，餘詳後詩註。

其二

佳人未肯回秋波，〔施註〕《文選》傅武仲《舞賦》：「目流睇而橫波。」元微之《崔徽歌》：「眼明正似琉璃瓶，心蕩秋水橫波清。」幼輿欲語防飛梭。〔王註〕《晉·謝鯤傳》：「鯤，字幼輿。」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輕舟弄水買一笑，〔施註〕《漢·江都王傳》：「建使郎二人，乘小舟入波中，船覆，兩郎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醉中蕩槳肩相摩〔一〇四〕。〔合註〕磨，查本作摩，但韻書，磨與摩通。詩疊前韻，仍當作磨。〔誥案〕公疊孤山蒲字韻，作蒲，和程正輔礮字韻，從木，作極，見於自註。且似此者，尚不乏也。今用此例定作摩，即以施註論，亦當作摩也。〔施註〕《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杜子美《城西泛舟》詩：「不有小舟能盪槳。」不學〔一〇五〕長安閭里俠，〔王註〕《前漢書》：「閭里之俠，原涉爲冠。」貂裘夜走臙脂坡。〔查註〕李濂《汴京遺跡志》：「臙脂坡，在開封府城西北，朝暮斜暉照之，如臙脂，俗呼爲紅沙岡。」獨將詩句擬鮑、謝，〔王註〕杜子美《遣興》詩：「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涉江共採秋江荷。〔王註〕李太白《擬古》詩：「涉江弄秋水，愛此荷花鮮。」〔施註〕《涉江》，《楚辭》篇名。又，《招魂》：「涉江採菱發陽阿。」《文選·古詩》：「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不知詩中道何語，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合註〕沈約《郭居賦》：「振羽服於清都。」坐見織女初斜河。〔王註續曰〕《小說·沈警傳》：「姮娥妒人，不肯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合註〕《野客叢書》：《北史》：「祖珽盜神武金叵羅。蓋酒器也。」奈何捨我入塵土，擾擾毛羣欺卧駝。〔王註次公曰〕「欺卧駝」事，見《志林》。〔施註〕《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毛羣內闐，飛羽上覆。」不念空齋老病叟，退食誰與同委蛇。〔王註〕《詩·召南·羔羊》：「委蛇委蛇，自公退食。」時來

洪上看遺跡，忍見屐齒青苔窠。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惟羊、何。〔王註〕《文選》謝靈運《登臨海嶠序》云：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施註〕沈約《宋書》：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合註〕羊、何，借指舒堯文、顏長道也。欲遣佳人寄錦字，〔王註〕杜子美《江月》詩：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施註〕李太白《久離別歌》：中有錦字書，開緘使人歎。夜寒手冷無人呵。〔施註〕王仁裕《開寶遺事》：太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帝令宮嬪十人，各執牙筆呵之，令白遞取書字。〔誥案〕此詩以詩敍爲題，專詠定國游事，故敍云一以寄定國也。公詩又有專以敍爲題者，皆不重題字。每見論者死看題字，不悟其用意所在，故論多掣肘。附見於此。

次韻顏長道〔二〇六〕送傅倅

〔誥案〕卽傅揚也。

兩見黃花掃落英，南山山寺遍題名。宗成不獨依岑范，魯、衛終當似弟兄。〔王註〕《漢書·馮奉世傳》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均。」大馮君，野王；小馮君，立。去歲雲濤浮汴泗，〔施註〕劉禹錫《武陵觀火》詩：洶疑雲濤翻。與君泥土滿衣纓。〔施註〕白樂天《酬劉五》詩：塵土滿衣何處來。如今別酒休辭醉，試聽雙洪落後聲。〔王註〕子仁曰：雙洪，蓋徐州二水也。先生《徐州鹿鳴燕賦詩》云：俯聽二洪之號怒。卽此也。〔查註〕《宋史·河渠志》：呂梁、百步兩洪，湍危險惡，多壞舟楫。《徐州志》：呂梁洪，在城東南五十里。有上下二洪，巨石齒列，波流洶湧。呂梁西岸有尉遲城，唐尉遲恭疏二洪，因築城。

雲龍山觀燒得雲字

丁女真水妃，〔王註次公曰〕《左傳·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註云：火畏水，故爲之妃。韓退之《陸渾山火》詩云：女丁婦壬傳世婚。蓋言在丁爲女，而歸壬則爲婦也。〔邵註〕妃，一音配。寒山便火耘。〔施註〕《史記·平準書》：江南火耕水耨。〔邵註〕《史記·貨殖傳》：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隕霜知已殺，〔施註〕《春秋經·僖公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坏戶〔二〇七〕聽初焚。〔王註厚曰〕季秋隕霜殺草，王者順天行誅，蟄蟲墮戶，以避殺氣，始聽焚萊。〔合註〕《月令》：季秋無焚萊事。《周禮·夏官》：牧師贊焚萊，亦係仲春事。〔邵註〕《月令》：蟄蟲坏戶。又：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束緼方熠燿，〔王註〕《漢書·蒯通傳》：里婦夜亡肉，姑逐之。里母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夜犬得肉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註：緼，亂麻也。敲石俄氤氳。〔王註〕柳宗元詩：夜發敲石火。〔施註〕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古詞《滿歌行》，終言人命如敲石見火。杜子美《小司寇舅》詩：佳氣日氤氳。落點甘泉烽，〔施註〕杜子美《烽火》詩：雲邊落點殘。《漢·匈奴傳》：孝文帝時，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橫烟楚塞氛。〔王註〕《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窮蛇上喬木，潛蛟躡浮雲。驚飛墮傷雁，狂走迷癡麀。谷蟄起蜩燕，〔王註次公曰〕蜩燕二物，過秋則蟄。〔合註〕詩言山谷幽伏中，寒蜩與冷燕俱驚起耳。山妖竄夔犢。〔施註〕《國語·魯語》：木石之怪曰夔夔，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羗羊。野竹爆哀聲，幽桂飄冤芬。悲同秋照蠓，〔施註〕白樂天《別東樓》詩：春雨星攢尋蠓火。註：餘杭風俗，寒食雨後，家家

持燭尋蠟。快若夏燎蚊。〔施註〕歐陽文忠公《憎蚊》詩：燻簷苦烟埃，燎壁疲照燭。火牛入燕壘，〔王註〕《史記·田單傳》：齊田單守即墨，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燧象奔吳軍。〔王註〕《左傳·定公四年》：吳伐楚，楚昭王使鍼尹固執燧象，以奔吳師。杜預云：燒燧火係象尾者也。〔查註〕梁元帝詩：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然。崩騰井陘口，萬馬皆朱幘。〔王註〕《漢·韓信傳》：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人，拔趙幟，立漢幟。」趙軍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毛詩·碩人註》：朱幘，以朱纏鑣扇汗也。〔查註〕《太平寰宇記》：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似井，故名。《困學紀聞》：土門口在鎮州，卽井陘關也。搖曳驪山陰，〔合註〕鮑照詩：搖曳高帆舉。諸姨爛紅裙。〔王註〕《舊唐書·楊貴妃傳》：姊三人，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施註〕《唐·玄宗紀》：天寶六載，改驪山溫泉爲華清宮。方隨長風卷，〔施註〕宋玉《高唐賦》：長風至而波起兮。忽值絕澗分。我本山中人，〔施註〕白樂天《游悟真寺》詩：我本山中人，誤爲時網牽。習見匪獨聞。〔合註〕郭璞《山海經序》：夫玩所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偶從二三子，來訪張隱君。〔王註〕堯卿曰：天驥山人也。君家亦何有，物象移朝曛。〔施註〕《文選》沈休文《鍾山》詩：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把酒看飛燼，空庭落繽紛。〔施註〕《楚辭》屈原《離騷》：佩繽紛其繁飾兮。行觀農事起，畦壟如纈紋。細雨發春穎，嚴霜倒秋蕒。〔王註〕《廣韻》：草木多實曰蕒。《詩·周南·桃夭》：有蕒其實。始知一炬力，〔施註〕杜牧《阿房宮賦》：楚人一炬。洗盡狐兔羣。

祈雪霧豬泉，出城馬上作〔二〇〕，贈舒堯文

〔查註〕《徐州志》：蕭縣東南五十里爲大觀山，其處有霧豬山，其泉曰豬泉，爲豬龍所伏。歲旱，禱雨極應。本集《祈雪祝文》云：噫嘻我民，何辜於天。不水則旱，於今二年。天未悔禍，百日不雨。雪不斂塵，麥不蓋土。天子命我，禱於山川。側聞此山，神龍之淵。

三年走吳越，踏遍千重山。〔施註〕白樂天《詠懷》詩：兩地江山踏得遍。朝隨白雲去，暮與棲鴉還。翩如得木狢，〔王註次公曰〕此杜詩《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哀哀失木狢」之反也。飛步誰能攀。一爲符竹累，坐老敲榜間。此行亦何事，聊散腰脚頑。浩蕩城西南，亂山如玦環。〔王註〕韓退之詩：青玉刻佩聯玦環。山下野人家，桑柘雜榛菅。歲晏風日暖，〔施註〕《楚辭》屈原《九歌》：歲既晏兮孰華予。人牛相對閑。〔施註〕果州清居和尚述《牧牛圖》：第十章，露地白牛安眠，牧者禪寂；第十一章，牛亡而鞭箠尚在；第十二章，人牛俱亡。〔合註〕《楊升菴集》云：東坡此句，用東方朔《占書》「春與歲齊，人牛並立」之語。薄雪不蓋土，麥苗稀可刪。願君發豪句，嘲詠〔二〇〕破天慳。

次韻舒堯文祈雪霧豬泉

長笑蛇醫一寸腹，〔施註〕《酉陽雜俎》：王彥威在汴州二年，夏旱，時袁王傅季玘寓汴，因宴，王以旱爲言。季醉曰：「欲雨，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甕二枚，每甕實以水，浮二蛇醫，以木蓋密泥之，分置於閑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

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舊說龍與蛇醫爲親家焉。銜冰〔二〇〕吐雹何時足。〔王註〕《夷堅乙志》：劉居中隱嵩山顛。有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拊摩其體，滑膩如脂。一日，聚繞水盞邊，各就取水，纔入口，卽吐出，已圓結似彈丸，積之於側，俄頃間，累累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人來言，昨午兩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蒼鵝無罪亦可憐，斬頸橫盤不敢哭。〔王註厚曰〕祈雨法，刑白鵝。〔潘大觀曰〕先生《志林》云：鵝能警盜，亦能却蛇，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施註〕國朝祈雨雪法，先擇有龍潭湫澌或靈祠古廟以爲壇。畫龍懸竹上，取白鵝一隻，籠於壇南，以物束口，無令作聲。奠酒訖，取鵝於潭南，刀割其項，三分存一，勿令斷。用新盤盛血置壇上，承之以俎。又以盤盛鵝身於壇南，取血奠之。次日，視血盤中有無他物，以爲雨雪遲速之候。看訖，取盤洗血，并鵝於壇前，擗坎瘞之。景德、皇祐年中，詔鑿板頰下諸道。今所在皆有〔二二〕。〔合註〕《宋史·禮志》：祈雨法，刎鵝頸，血置槃中。當卽此也。豈知泉下有豬龍，〔施註〕《北夢瑣言》：邛州有湫，有牝豕出入，號豬龍湫。唐天復中旱，守宰祈之至誠，有雨。卧枕雷車踏陰軸。〔王註〕《酉陽雜俎》云：柳公權說：元和末，止建州山寺中。夜半，覺門外喧鬧，因潛於窗中觀之，見數人運斤造雷車，如圖畫者。久之，一嚏氣，忽斗暗，其人兩目遂昏焉。〔施註〕《博物志》：地下四柱，三十六萬軸，犬牙相舉。前年太守爲旱請，雨點隨人如撒菽。〔公自註〕傅欽之曾禱此泉〔二三〕得雨。〔合註〕《宋史·傅堯俞傳》：熙寧三年，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十一月，知徐州傅堯俞管勾崇福宮。太守歸國龍歸泉，至今人詠淇園綠。我今又復罹此旱，凜凜疲民在溝瀆。却尋舊跡叩神泉，坐客仍攜王子淵。〔公自註〕欽之時客，惟舒在矣。看草《中和》、《樂職》頌，新聲妙語慰華顛。〔王註援曰〕蔡邕賦云：華顛丈人，蓋老者之稱也。〔施註〕《史記·樂書》：衛靈公曰：「今者未聞新聲，請奏之。」《新

序：齊宣王曰：「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曉來泉上東風急，須上冰珠老蛟〔二二〕泣。怪詞欲逼龍飛起，險韻〔二四〕不量吾所及。行看積雪厚埋牛，〔施註〕《戰國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誰與春工掀百蟄。〔合註〕柳子厚詩：百蟄競所營。此時還復借君詩，餘力汰轉仍貫笠。〔王註〕《左傳》：宣公四年：越椒攻楚王，射王，汰轉，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轉，以貫笠。揮毫落紙勿言疲，驚龍再起震失匙〔二五〕。

和田國博喜雪

〔查註〕田國博，字叔通。本集有《留別叔通、元弼、坦夫》詩。首句云：田二昔同寮。卽其人也。

時以國子博士爲徐州通判，故先生贈詩，又有「風流別乘多才思」之句。

疇昔月如晝，〔王註〕《禮記·檀弓》：余疇昔之夜。〔施註〕《文選》鮑明遠詩：念我疇昔時。晚來〔二六〕雲暗天。玉

花飛半夜，翠浪舞明年。〔王註次公曰〕玉花言雪，翠浪言麥也。〔施註〕雪盛則麥熟。〔合註〕任昉《同謝朓花雪》

詩：散葩似浮玉。螟螣無遺種，〔施註〕《毛詩·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流亡稍占田。〔施註〕《晉·

食貨志》：平吳之後，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邵註〕《漢·宣帝紀》：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合註〕《漢書·

紀註》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又見循吏《王成傳註》。歲豐君不樂〔二七〕，鐘磬

幾時編。〔公自註〕田有服，不樂。〔王註次公曰〕樂有編鐘、編磬，見《周禮》。

宋復古畫《瀟湘晚景圖》三首

〔查註〕夏文彥《圖畫寶鑑》：宋迪，字復古。擢第爲郎。師李成，畫山水，運思高妙，筆墨清潤。又喜畫松，或高或偃，或孤或雙，以至於千萬株森森然，殊可駭。《事實類苑》：度支員外郎宋迪，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湘山野錄》：長沙有八景臺，僧惠洪各賦詩於左。【詰案】此三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其一

西征憶南國，〔馮註〕臧榮緒《晉書》：潘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堂上畫瀟湘。照眼雲山出，浮空〔二八〕野水長。舊游心自省，信手筆都忘。會有衡陽客，〔馮註〕《寰宇記》：衡陽縣，漢酃縣地。來看意渺茫。

其二

落落君懷抱，〔馮註〕《後漢·耿弇傳》：帝謂弇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山川自屈蟠。經營初有適，〔查註〕謝赫《畫品》：畫有六法，五曰經營位置。杜子美《丹青引》詩：意匠慘淡經營中。揮灑不應難。〔合註〕杜子美《石硯》詩：揮灑容數人。江市人家少，烟村古木攢。知君有幽意，〔合註〕

江淹《青苔賦》：以幽意之深傷。細細爲尋看。

其三

咫尺殊非少，〔馮註〕《史記·孔子世家》：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罨矢，長尺有咫。陰晴自不齊。〔馮註〕杜牧之《阿房宮賦》：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徑蟠〔二〕趨後崦，水會赴前溪。【詰案】宋復古讀至此二句，謂公亦深於畫者。自說非人意，曾經人馬蹄。他年宦遊〔三〕處，應指〔三〕劍山西。

贈狄崇班季子

〔查註〕《職官分紀》：淳化二年，詔置內殿崇班，在供奉、侍禁、殿直之上。先是供奉殿直有四十年不遷者，故特置崇班、侍禁之目，差定其次授焉。【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狄生臂鷹來，見客不會揖。〔馮註〕《南史·張充傳》：字延符。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繼脫轡，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踞牀咤得雋〔三〕，〔查註〕韓退之詩：得雋語時鷲。借筋數禽人。短後柎豹裘〔三〕，〔馮註〕《莊子·說劍篇》：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猶濺猩血〔三〕濕。〔合註〕《太平御覽》引《華陽國志》：猩猩，其血可以染朱罽。指呼索酒嘗，〔馮註〕杜子美《少年行》詩：指點銀瓶索酒嘗。〔合註〕李義山文：堪備指呼。快作長鯨吸。

〔馮註〕杜子美《飲中八仙歌》：飲如長鯨吸百川。半酣論刀槊，怒髮欲起立。〔馮註〕《史記》：怒髮上衝冠。北方老獅子，狂突尚不繫〔二三〕。〔馮註〕《纂文》：獅，屈尾犬也。《禮記·少儀》：犬則執縶〔二六〕。註：縶，繫也。按，老獅子，謂契丹也。要須此慄悍，〔合註〕《漢書·高帝紀》：項羽爲人慄悍。氣壓邊烽急。夜走追鋒車，〔馮註〕《古今注》：追鋒車，去巾蓋，施通幟，遽則乘之。《晉·杜預傳》：給追鋒車第二駟馬。生斬符離級〔二七〕。〔馮註〕班固《東都賦》：四夷閒奏，德廣所及，僭佻兜離，罔不具集。「活離」疑卽「兜離」。持歸獻天王，封侯穩可拾。〔馮註〕《漢書·夏侯勝傳》：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何爲走獵師〔二八〕，日使羣毛〔二九〕泣。〔馮註〕班固《西都賦》：風毛雨血，灑野蔽天。

石 炭並引

【誥案】粵中多以石炭培壅沙田，而年享其利，然粵人不知，徵粵事者亦不知也。今附載，以爲嶺南事實。

彭城舊無石炭。元豐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訪獲於州之西南白土鎮之北，以〔三〇〕冶鐵〔三一〕作兵，犀利勝常云。〔查註〕《禹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漢·郊祀志》：王莽使徐州歲貢五色土。《九域志》：徐州蕭縣，有永安、白土二鎮。【誥案】《前漢·地理志》云：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陸游《老學庵筆記》云：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烟，耐久。邛州出鐵炭，烹煉利於竹炭，予親見之。《正字通》云：石炭，卽今西北所燒之煤。考詩有「投泥潑水愈光明，南山栗林漸可息」句，卽今燒煤之法，用以代木，煤力堅久，故當時以爲冶鍛

之用，視栗林爲便。《詩敍》專言指兵刃者，此也。查註引《水經注》「石虎作井，深十五丈，以藏石墨，亦謂石炭」者，誤。十五丈之井，所藏幾何，且石墨、石炭迥異，與全首詩意亦不合也。故爲考之。合註從誤，今刪。

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肝。濕薪半束抱衾裯，〔施註〕《毛詩》·鄭風·揚之水：「不流束薪。」又：《召南》·小星：「抱衾與裯。」日暮敲門無處換。〔施註〕韓退之《寄皇甫湜》詩：「敲門驚晝眠。」杜子美《秋雨嘆》詩：「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礫萬車炭。〔邵註〕《唐韻》：「礫，美石，黑。」流膏迸液〔二〕無人知，〔合註〕《管子》：「民得其饒，是謂流膏。」陣陣腥風自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潑水愈光明，〔施註〕《唐》·張說傳：「武后爲潑寒胡戲。」說上疏曰：「乞寒潑胡，未聞典故，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誥案》施註傳會此條，可見彼於題字，全不懂也。爍玉〔一〕流金見精悍〔二〕。〔施註〕《楚辭》·宋玉《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鑠石。」南山栗林漸可息，〔王註〕次公曰：「南山栗林，以言木炭也。」《任曰》：《莊子》·山木篇：「游於栗林。」北山頑鑛何勞鍛。爲君鑄作百鍊刀，〔王註〕《晉書》·載記：「赫連勃勃，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要斬長鯨爲萬段。〔王註〕李太白《司馬將軍歌》詩：「直斬長鯨海水開。」《施註》李太白《王節士歌》：「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唐》·段秀實傳：「罵朱泚云，狂賊可斬萬段。」

與參寥師行園中，得黃耳蕈

《誥案》《玉篇》：「蕈，地菌也。」《查註》《傳法正宗記》：「迦毘羅國，有長者梵摩淨德園，樹中生耳如菌，味甚美。參寥《次韻》詩云：「鈴閣追隨十月強，葵心菊腦厭甘涼。身行異地老多病，路憶故山

秋易荒。西去想難陪蜀芋，南來應得共吳薑。白雲出處原無定，只恐從風入帝鄉。

遣化何時取衆香，法筵齋鉢久淒涼。〔王註〕《維摩經》：維摩詰遣化菩薩，往衆香國，禮彼佛足，言願得世尊所

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於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悉飽衆會。〔合註〕《北山移文》：法筵

久埋。寒蔬病甲誰能採，落葉〔一三三〕空畦半已荒。老楮忽生黃耳菌，〔合註〕《本草》註：桑、槐、楮、榆、

柳，此爲五木耳。楮耳，人常食。故人兼致白芽薑〔一三六〕。蕭然放箸東南去，〔施註〕杜子美《姜七設餽》詩：放

箸未覺金盤空。又入春山筍蕨鄉。〔誥案〕江藩曰：結二語，謂參寥將去徐州也。

次韻參寥師寄秦太虛三絕句，時秦君舉進士不得

其一

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施註〕《漢·司馬相如傳》：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然有凌雲氣

游天地之間意。《太平廣記》引袁昂《書評》云：張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

問諸天。〔王註〕堯卿曰：劉夢得《和宣上人寄賀禮部王侍郎放榜後》詩云：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借問至

公誰印可，支郎天眼定中觀。先生此詩和參寥師，故用宣上人及支郎故事。支郎，乃漢支謙黃眼上人也。〔查註〕《碧溪

詩話》：東坡《寄參寥》，問少游失解，用劉禹錫詩，不惟兼具儒釋，又正屬科場事，其不泛如此。

其二

一尾追風抹萬蹄〔一三五〕，〔王註〕杜子美《徒步歸行》：須君櫪上追風驥。〔施註〕崔豹《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一

日追風。崑崙玄圃謂朝躋。〔王註〕《水經注》：崑崙三級，二曰玄圃。《穆天子傳》：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升崑崙之丘，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神仙傳》：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閭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施註〕《毛詩·鄘風·蟋蟀》：朝躋於西。回看世上無伯樂，〔施註〕韓退之《雜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却道鹽車勝月題。〔王註〕《莊子·馬蹄篇》：伯樂善治馬，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疏云：月題，額上當顛形似月者也。

其三

得喪〔二〕秋毫久已冥，〔施註〕《莊子·知北游篇》：秋毫爲小，待之成體。不須聞此氣崢嶸。何妨却伴參寥子，無數新詩咳唾成。〔王註續曰〕李白《妾薄命》詩：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孫倬曰〕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非碌碌儔比也。」

送參寥師

上人學苦空，〔查註〕《翻譯名義》：苦以偈惱爲義，身爲諸苦之本，當求空寂滅最爲樂。百念已灰冷。〔詰案〕參寥人道有得，所不耐者，罵人與作詩耳。公意特首提十字，爲後幅以空靜求詩作章本。然論詩則是，而論人則不足以肖之，故生出張旭、高閑一段，以比擬其人，而歸於詩當空靜，所以深勉之也。劍頭惟一吷，〔王註〕《莊子·則陽篇》：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焦穀無新穎。〔王註〕《維摩經》言：如焦穀芽，如石女兒。胡爲逐吾輩，文字爭蔚炳。〔王註〕《揚子》：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施註〕引《周易》。〔詰案〕他僧多

借禪爲詩，若密殊、法通之流，本屬文人，又不以僧論也。惟參寥能於詩自樹一幟，故此二句，特以予之。然上句已領起退之，下句已領起張旭、高閑，可見其胸有成竹，未易測識之也。新詩如玉屑〔三九〕，〔合註〕《魏志·衛顛傳》：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出語便清警。〔合註〕《魏志·崔琰傳》：盧毓清警明理。〔誥案〕以上一節，是初知參寥口吻，可見前題下論參寥初見知於徐者，不謬。退之論草書，〔王註次公曰〕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云：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窮寤，憂悲愉懌，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又云：閑師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泊然無所起，其於世，澹然無所嗜，泊與澹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萬事未嘗屏。〔誥案〕「萬事未屏」句，特與「百念灰冷」作對照。高閑固是僧，若張旭者，公以懷素并稱禿翁，則亦幾於僧也。詩特用此以比參寥無聊不平之所發，然二人究有不同，故單提退之，以并論之也。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誥案〕指張旭也。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王註〕《維摩經》：是身如丘井，爲老所逼。白樂天詩：身老同丘井，心空是道場。〔誥案〕指高閑也。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誥案〕以上一節，專重論人，而以草書比詩，作過脈意，謂作詩亦當如旭，而其技始進，若高閑者，誠無以發其豪猛也。用此一揚而翻落本意，疾若風雨。曉嵐不明此意，却於後節信手亂圈。此節是難，後節是解，如欲累圈，必當從退之圈起也。細思乃不然，〔誥案〕五字硬翻，此所謂本家筆也，惟公可用。若他人效之，亦以置一節頭上，卽不勝其疵累矣。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誥案〕以上六句翻去豪猛，而歸於淡泊，舍張旭而取高閑也。閱世走人間，〔施註〕劉禹錫《送張盥》詩：閱世難重陳。觀身卧雲嶺。〔施註〕《維摩經》：自觀身實相。鹹酸雜衆

好，【詰案】此句仍是參寥本色，謂張旭、高閑，並有之也。如謂所論不確，卽不當有結二句。中有至味永。【詰案】以上四句，方收到參寥，其前都非是。詩法不相妨，【詰案】紀昀曰：初白謂公與潛以詩友善，譽潛以詩，潛止一詩僧耳，尋出空靜二字，便有主腦，便是結穴。余謂潛本僧，而公以詩友之，專言詩則不見僧，專言禪則不見詩，故禪與詩併而爲一，演成妙諦。結處「詩法不相妨」五字，乃一篇之主宰，非專拈空靜也。兩家之論，只可論「欲令詩語妙」至「中有至味永」止八句，若盡刪前後詩句，單留此段，則所論當矣。此語更當「四」請。【詰案】「詩法不相妨」二句，謂詩不礙禪，而必如旭之喜怒不平以發之，卽又不若高閑之善學也，故云「此語更當請」也。參寥既見知於公，自此益目空一世，多與物迕，人有過，必面斥之，其後中奇禍，幾死，而公亦歸道山，乃赴潁川求叔黨爲箴言以自警。是參寥當日並未了悟此詩，而僅以得之蓄髮編管困苦流離之後也。夫參寥親受此詩，猶未能盡通其故，而欲冀後之人，心眼相照，論無毫髮之謬，不其難哉，不其難哉。

卷十七校勘記

〔一〕答仲屯田次韻 施乙無「次韻」二字。

〔二〕大木 類丙作「太木」。

〔三〕別駕舊與刺史別乘云云 施註謂出《舊唐書·蕭倣傳》。查《舊唐書》，無《蕭倣傳》，施註誤。今據《太平御覽》校改。刪去施註「舊唐書蕭倣傳昔庾亮與郭游書」十二字。

〔四〕宦遊 集乙作「官遊」。

〔五〕中秋月寄子由三首 集本、施乙、類本無「寄子由」三字。類丁作「中秋月三首寄子由」。紀校：當有

「寄子由」三字；不然，則二首忽稱君者爲誰。

〔六〕撫枕 類本作「撫掌」。

〔七〕肺肝 集本、類本作「肝肺」。

〔八〕五年 集乙、類甲、類乙作「六年」。

〔九〕別時 施乙作「別離」。

〔一〇〕輕擲 施乙作「易擲」。

〔一一〕千尋闕 合註謂「闕」一作「閣」，並謂「閣」訛。

〔一二〕蕎麥 原作「苽麥」。合註謂「苽」、「蕎」、「蕎」，音義同。今統一作「蕎」。

〔一三〕花鋪雪 集本、施乙、類本作「如鋪雪」。

〔一四〕閉門 何校：「開門」。合註：「閉」一作「開」。

〔一五〕水調歌頭也 集甲、類丙無「也」字。

〔一六〕回頭 集本、類丙作「回顧」。合註：一作「四顧」。

〔一七〕爲余 類丙作「與余」。

〔一八〕常以此 類丙無「常」字。

〔一九〕相問 施乙「問」下有「則」字。

〔二〇〕中秋見月和子由 集本、類本收有子由原作。集本、類丙子由原作題爲「中秋見月寄子瞻兄」，

類甲無「兄」字。集本、類本此詩詩題均作「和」。施乙題作「和子由中秋見月」。查註「和子由」作

「懷子由」，合註謂作「懷」訛。查註謂「懷」一作「寄」，合註謂「和」一作「寄」。題下王註所引子由詩，用集甲校過。

〔三二〕萬丈 集本、施乙、類本作「千丈」。

〔三三〕火星 集本、施乙、類本作「大星」。

〔三四〕彈丸 類甲作「彈圓」。

〔三五〕夜作 集乙作「夜竹」，疑誤。

〔三六〕山前 集本、施乙、類本作「前山」。

〔三七〕鳴露草 合註：「鳴」一作「啼」。

〔三八〕鞏將見過有詩自謂惡客戲之 集本、類本爲題目正文。施乙爲題下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三九〕團團 合註謂一作「團圓」，訛。

〔四〇〕坎坷 集本、施乙、類本作「坎軻」。

〔四一〕人無 集本、施乙作「無人」。

〔四二〕直恐 類本作「只恐」。

〔四三〕二謝云云 施乙無此條自註。

〔四四〕得未字 查註、合註謂「未」一作「味」。

〔四五〕中夜 類本作「終夜」。

〔四六〕主人費 類甲作「主人潰」。按《集韻》「潰」與「沸」同，又與「泝」同。此處不可通，疑誤。

〔三六〕自貴 類本作「自愧」。

〔三七〕二首 類丙爲題下自註。

〔三八〕同登 施乙作「回登」。

〔三九〕查註秦太虛黃樓賦序云云 「查註」原作「施註」，誤，今校改。

〔四〇〕千柄鍤 盧校：「事鍤鍤」。

〔四一〕霧如細雨 集本、施乙作「露如細雨」，類甲、類乙作「露細如雨」，類丙作「霧細如雨」。

〔四二〕櫓鴉軋 集甲作「櫓鴉軋」。按，《康熙字典》：「櫓」，本作「櫓」。

〔四三〕此景 集本、類本作「此境」。

〔四四〕清霽 盧校：「若霽」。

〔四五〕磬石 類丙作「磬石」，誤。

〔四六〕爲摹刻 查註作「以摹刻」。

〔四七〕回頭 施乙作「回顧」。

〔四八〕嘗苦盜 集本、施乙、類本作「常苦盜」。

〔四九〕髯將軍 施乙作「髯參軍」。紀校：「髯參軍」雖出《世說》，然東坡前已稱莘老爲髯將軍矣，此仍作

「髯將軍」爲是。

〔五〇〕要使 集本、施乙、類本作「要欲」。

〔五一〕水茫茫 集本、施乙、類本作「江茫茫」。

〔五三〕大孤小孤 類本作「小孤大孤」。

〔五四〕聲抑揚 類本作「時抑揚」。

〔五五〕一衰謝 合註：《詩案》「一」一作「已」。

〔五六〕荒林 類丙作「荒村」。

〔五六〕蝸蝨 原作「蝸蝨」，據集本改。《爾雅·釋蟲》：蝨，蜻蜻；註：如蟬而小。《玉篇》：蝸，蟬也。「蝸蝨」義通。又：《玉篇》：蝨，蟲蝨，亦作蛆。「蝸蝨」義不通。今刪去合註《玉篇》云云一條。類丙作「蝸蝨」。

〔五七〕清談未足多……臨文但噫瘖 此八句，類甲缺。

〔五八〕攜來 施乙「來」前有「詩」字。

〔五九〕清瘦 盧校：「多病」。

〔六〇〕帶十圍 類丙作「腹十圍」。

〔六一〕歡呼 施乙作「謹呼」。

〔六二〕千戈 集乙作「干戈」，疑誤。

〔六三〕次韻王鞏獨眠 類本題下原注：鞏字定國，自號清虛居士。

〔六四〕仰看 查註：石刻「看」作「觀」。

〔六五〕使君 集本、施乙作「史君」。

〔六六〕題雲龍草堂石磬 外集作「題雲龍山張山人草堂石磬」。

〔六七〕東坡去國云云 合註謂此段施註殘缺，今據施乙補足。合註又謂：「查氏採原註中有『子華號傳法沙門』句，宋刊本所無，當是雜以史傳語也。」按，「子華號傳法沙門」句，在此條施註中，查註不誤。

〔六八〕蔡克兒 原作「蔡充兒」，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晉書》作「蔡克兒」。

〔六九〕今年 查註作「今日」。

〔七〇〕傾筐 集甲作「頃筐」。

〔七一〕竟坐口 施乙作「正坐口」。

〔七二〕泥沙 集本作「沙泥」。

〔七三〕人皆 施乙作「人間」。

〔七四〕一片 集本、施乙、類本作「一寸」。

〔七五〕蕃草木 集本、施乙作「富草木」。

〔七六〕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二首 集本此二詩之第一詩，題爲「次韻王廷老和張十七九日見寄」，其第二詩，爲《次韻王廷老退居見寄二首》之第二首。

〔七七〕連騎 合註：「連」一作「迎」。

〔七八〕坐夜閑 外集作「坐夜間」。合註謂「閑」一作「闌」，訛。

〔七九〕與舒教授……二首 施乙無「二首」二字。

〔八〇〕何以 原作「何似」。各本作「何以」，今從。「何似」當爲誤刊。

- 〔八一〕琢磬 合註：「磬」一作「磨」。
- 〔八二〕自入城 類本作「半入城」。
- 〔八三〕堂上 集本、施乙、類本作「堂前」。
- 〔八四〕山上 集本、施乙、類本作「山下」。
- 〔八五〕定民字佐才毫人俊民弟也 類本乃題下原註。
- 〔八六〕奕奕寢廟 原作「寢廟奕奕」，誤，今校改。
- 〔八七〕不辨春 類丁作「不辨春」。
- 〔八八〕百步洪二首 施乙無「二首」二字。
- 〔八九〕并敘 施乙作「并引」。
- 〔九〇〕不得往 類本無「得」字。
- 〔九一〕佇立於 施乙無「於」字。
- 〔九二〕世間無 類本無「間」字。
- 〔九三〕逾月 類本「月」後有「余」字。
- 〔九四〕復與 類本「與」字後有「錢塘」二字。
- 〔九五〕已爲 原作「以爲」，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 〔九六〕邀同賦 類本作「請同賦」。
- 〔九七〕長洪斗落 何校：「長虹斗落」。

〔九八〕何意 集本、施乙、類本作「何異」。

〔九九〕殊委蛇 施乙作「如委蛇」，類甲、類乙作「殊盤渦」。

〔一〇〇〕君看 類甲、類乙作「坐看」。

〔一〇一〕篙眼 類甲、類丙作「蒿眼」。

〔一〇二〕如吾何 集乙、施乙作「如余何」。

〔一〇三〕饒饒 集甲、類丙作「曉曉」。《集韻》：「曉」，或從言、從心。

〔一〇四〕相摩 集甲、施乙、類本作「相磨」。

〔一〇五〕不學 集本作「不似」。

〔一〇六〕次韻顏長道 集本、類本作「次顏長道韻」。

〔一〇七〕坯戶 集本、施乙作「培戶」。施註註文作「坯」，則「坯」、「培」通。

〔一〇八〕馬上作 類丙作「馬上有作」。

〔一〇九〕嘲談 類丙作「嘲談」。查註、合註謂「談」一作「笑」。

〔一一〇〕銜冰 盧校：「銜水」。

〔一一一〕國朝祈雨雪法云云 原註文有殘脫，今據施乙補足。刪去詰案「此段」云云一條，共三十一字。

〔一一二〕此泉 集乙作「北泉」。

〔一一三〕老蛟 紀校：「蛟」，當作「蛟」。

〔二四〕險韻 集本作「嶮韻」。

〔二五〕失匙 類丙「匙」作「匕」。

〔二六〕晚來 集甲、施乙、類乙、類丙作「曉來」，類甲作「曉夜」。

〔二七〕不樂 施乙作「不作樂」。

〔二八〕浮空 類甲作「浮雲」。

〔二九〕徑蟠 合註：「蟠」一作「遙」。

〔三〇〕宦遊 外集作「遊宦」。

〔三一〕應指 類本、七集作「應話」。

〔三二〕咤得雋 外集作「詫得雋」。

〔三三〕柎豹裘 原作「柎豹裘」，據張道《蘇亭詩話》卷五改。張道云：「柎，柏屬。《爾雅》：柏柎。《埤雅》：柎性堅，有脂而香。柎豹，言以柎葉豹形也。唐時有柎豹錦。《舊唐書·李德裕傳》言：玄鵝天馬柎豹盤條，文彩珍奇。蓋以此錦爲裘也。」

〔三四〕猩血 外集作「腥血」。

〔三五〕繫 外集作「繫」。

〔三六〕犬則執縶 原作「獻犬者執縶」，今校改。

〔三七〕符離級 原作「活離級」。陳漢章《蘇詩註補》云：「案，《東都賦》：僦休兜離。註：皆四夷樂名。則兜離卽侏離，西夷之樂，與上句北方不合。且樂名與首級之級亦不屬。韓昌黎《賀白兔狀》云：符

離，實戎國名。此本《漢書·衛青傳》。青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晉灼註：蒲泥、符離，二王號也。蓋此詩「活離」爲「符離」之誤。「外集作「聒離級」。今從陳氏之說。

〔二二八〕走獵師 外集作「老獵師」。

〔二二九〕羣毛 外集作「羣士」。

〔二三〇〕白土鎮之北以「以」據集甲、類丙補。

〔三三一〕冶鐵 集乙作「冶鐵」，合註謂「冶」訛。

〔三三二〕迸液 類本作「迸乳」。

〔三三三〕爍玉 查註、合註：「玉」一作「石」。

〔三三四〕見精悍 類丙作「是精悍」。查註、合註：「見」一作「實」。

〔三三五〕落葉 類本作「落蕊」。

〔三三六〕白芽薑 集本、類丙作「白牙薑」。查註作「白茅薑」。盧校：「白芽薑」。今從盧校。

〔三三七〕抹萬蹄 類甲、類丁作「抹馬蹄」。

〔三三八〕得喪 類本作「得失」。

〔三三九〕玉屑 集本、施乙、類本作「玉雪」。

〔三四〇〕更當 集本、施乙作「當更」。

蘇軾詩集卷十八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誥案】起元豐二年己未正月，在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任，三月移知湖州，遂罷任至南都，四月抵湖州任，至五月作。

人日獵城南，會者十人，以「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爲韻，得鳥字

〔合註〕《北史·魏收傳》：正月七日爲人。〔施註〕京東第二將雷勝，隴西人，以勇敢應募得官。武力絕人，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公爲小獵城西。是日，小雨甫晴，土潤風和，觀者數千人，公作《獵會詩敘》。〔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七年四月，詔勾當使臣雷勝等七人減磨勘年有差，以按閱集教者奏論也。〔查註〕《烏臺詩案》：軾先與將官雷勝並同官寄居等一十人出獵，作詩各一首，計十首。後批請王定國轉示晉卿都尉，當輸我一籌也。王詵，字晉卿。詵令書表司張遵寄軾詩十一首，并後序云：子瞻所寄新詩，並會獵事迹，誇示一時之樂。余因回示報

樂侍寢清歌者雲英等，凡十有一人，輒效子瞻十家之詩，各以其名，製詞一篇寄子瞻，不知却復輸此一籌否？其意說富貴作樂，即無譏諷。上件詩，不係册子內。

兒童笑使君，憂愠常悄悄〔三〕。誰拈白接羅，令跨金駉裏。〔王註〕杜子美《贈李八祕書別三十韻》詩：御鞍金駉裏。東風吹濕雪，〔查註〕《坤雅》：霰，閩俗謂之米雪，今名濇雪，亦曰濕雪。手冷怯清曉。忽發兩鳴鶻〔三〕，〔邵註〕鶻，虛交切。《唐韻》：鶻箭，即鳴鏑也。《漢·匈奴傳》：冒頓迺作鳴鏑，習勒其騎射。相趁飛蟲小。放弓一長嘯，目送孤鴻矯。吟詩忘鞭轡，〔施註〕《嘉話錄》：賈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以敲爲推字，練之未定，以手作推敲勢，不覺衝京尹韓退之。即爲左右擁至，具告其事，退之笑曰：「作敲字佳。」乃與並轡哦詩，久之而去。不語頭自掉〔四〕。〔王註〕杜子美《送孔巢父謝病歸江東兼呈李白》詩：巢父掉頭不肯住。〔施註〕《因話錄》：楊巨源年老，頭數搖，言吟詩多致得。白樂天詩：閑倚小橋立，掉頭時一吟。張祐詩：逢人說劍三攘臂，對鏡吟詩一掉頭。歸來仍脫粟，〔施註〕《漢·公孫弘傳》：爲布被脫粟之飯。鹽豉煮芹蓼。何似雷將軍，〔王註〕堯卿曰：將軍雷勝，華陰人也。〔洪玉父曰〕《唐書》：令狐潮圍雍丘，雷萬春立城上，面中六矢而不動。潮遙謂張巡曰：「向見雷將軍，乃知足下軍令矣。」兩眼霜鵲皎。黑頭已爲將，〔王註〕次公曰：「此亦揆傍黑頭將軍語也。〔施註〕《晉·諸葛恢傳》：王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百戰意未了。馬上倒銀瓶，〔王註〕杜子美《少年行》詩：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壻下馬坐人牀，不知姓字癡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得兔不暇燎。少年負奇志，蹭蹬百憂繞。回首英雄人，〔施註〕杜子美《劍門》詩：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老死已不少〔五〕。青春還一夢，餘年真過鳥。〔王註〕次公曰：「杜子美《貽柳少府》詩：餘生如過鳥。莫上呼鷹臺，平生笑劉表。〔王

註〕《襄陽耆舊傳》云：劉表任荊州刺史，築臺名呼鷹，仍作《野鷹來》曲。《襄河記》：劉表呼鷹臺，在縣東七里，高三丈，周七十丈。【詰案】紀昀曰：淋漓頓挫，收束滿足。

將官雷勝得過字代作

胡騎入回中〔六〕，〔王註〕《漢書·武帝紀註》：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蕭關在其北。〔施註〕《漢·匈奴傳》：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使騎兵人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顏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急烽連夜過。〔施註〕杜子美《秦州見除目》詩：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短刀穿虜陣〔七〕，濺血貂裘澆。〔施註〕《晉·嵇紹傳》：血濺御服。《戰國策》：蘇秦說李兌，兌遺之黑貂之裘。一來輦轂下，〔施註〕《漢·王尊傳》：賊數百人在轂下。顏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愁悶惟欲卧。〔施註〕《文選》司馬長卿《長門賦》：愁悶悲思。今朝從公獵，稍覺天宇大。〔施註〕劉禹錫《登天壇》詩：俯觀羣動靜，始覺天宇大。一雙鐵絲箭，〔施註〕杜子美《期王將軍不至》詩：噫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毛鹿。未發手先唾。〔施註〕《後漢·公孫瓚傳註》：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手可決。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箇。〔查註〕《荀子》：負矢五十箇。个，箇，古通用。按餘一箇，謂尚餘一矢也。《左傳·成公十六年》：楚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詩中後四句正用此。【詰案】紀昀曰：疎疎落落，殊有古樸之致，不如此，則不似代雷勝作。

和參寥見寄〔八〕

〔查註〕《參寥集·自彭城回止淮上因寄子瞻》詩云：揭來淮上卧蕭宮，回首人間萬事空。院靜水

沉消薄幔，睡餘寒日耿修桐。南方訪古思杯渡，北海談經憶孔融。寂寞蒹葭霜雪後，何時重倚玉青葱。

黃樓南畔馬臺東〔九〕，雲月娟娟正點空〔一〇〕。欲共幽人洗筆硯，要傳流水入絲桐。且隨侍者〔二〕尋西谷，莫學山僧老祝融。〔馮註〕《一統志》：祝融在衡山，位直離宮，以配火德，乃祝融君遊息之所，道書第二十四福地。〔查註〕《南嶽記》：衡山者，火臺之寶洞，赤帝館其嶺，祝融托其陽。祝融，衡山一峰也。〔山僧老祝融〕，暗用懶殘事。待我西湖借君〔三〕去，〔馮註〕《後漢書》：願借寇君一年。一杯湯餅潑油葱。

臺頭寺步月得人字

風吹河漢掃微雲，步履中庭月趁人。〔施註〕杜子美《青陽峽》詩：突兀猶趁人。李太白《把酒問月》詩：月行却與人相隨。浥浥爐香初泛夜，〔施註〕《文選》江文通《別賦》：共金爐之夕香。離離花影欲搖春。〔查註〕《石林詩話》：詩下雙字極難。唐人記「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爲李嘉祐詩，王摩詰添「漠漠」，「陰陰」四字，如李光弼將郭子儀軍，一號令之，精彩數倍。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近時蘇子瞻「浥浥爐香初泛夜，離離花影欲搖春」，可以追配前作也。遙知金闕同清景，想見氈車輾暗塵〔一三〕。〔施註〕蘇味道《上元夜》詩：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合註〕《南史·齊豫章王嶷傳》：上賜以魏所送氈車。〔註案〕紀昀曰：五六拓得開，纔不順筆滑下。回首舊游真是夢，一簪華髮岸綸巾。〔施註〕《晉·謝萬傳》：簡文作相，召爲從事。著白綸巾鶴氅裘，與帝共談移日。

臺頭寺送宋希元

相從傾蓋只今年，〔施註〕隋煬帝幸江都留別宮人詩：不須生惆悵，相見只今年。送別南臺便黯然。〔王註〕江淹《別賦》：黯然消魂者，唯別而已矣。〔查註〕南臺卽戲馬臺，以在徐州城南，故名。入夜〔二四〕更歌《金縷曲》，〔施註〕杜牧之《秋娘》詩：秋持玉斝醉，與唱《金縷衣》。註云：李綺常唱此詞。他時〔二五〕莫忘《角弓篇》。〔公自註〕是日，與宋君同栽松寺中。〔王註〕《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杜子美《冬日有懷李白》詩：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二三年不顧東鄰女，〔公自註〕取宋玉〔一六〕。〔施註〕《文選》宋玉《好色賦》：天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莫若臣東家之子。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一二頃方求負郭田。〔公自註〕取季子〔二七〕。我欲歸休君未可，茂先方議劓龍泉。〔施註〕《晉·張華傳》：字茂先。初，牛斗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共尋天文，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人地四丈餘，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杜子美《所思》詩：徒勞望斗牛，無計劓龍泉。

種松得徠字

〔公自註〕其四在懷古堂，其六在石經院〔二八〕。

春風吹榆林，亂莢飛作堆。〔施註〕白樂天詩：榆莢拋錢柳眼迷。荒園一雨過，戢戢千萬栽。青松種

不生，百株望一枚。〔合註〕《漢書·五行志》：拔宮中樹七圍以上十六枚。一枚已有餘，氣壓千畝槐。野人易斗粟，云自魯徂徠。〔查註〕《水經注》：環水，又左入於汶水，又西南流經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徠之山也。《名勝志》：在泰安州東南四十里。魯人不知貴，萬竈飛青煤。〔王註師曰〕兗州出佳墨，多用徂徠山松燒煤。〔合註〕先生《書徂徠煤墨》云：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黑龍髓。束縛同一車，〔施註〕《新序》：鮑叔曰：「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胡爲乎來哉。〔王註〕《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爲來哉？」〔施註〕李太白《蜀道難》：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泫然解其縛，〔王註〕《左傳·僖公六年》：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楚子從之。杜子美《縛雞行》：吾叱奴人解其縛。清泉洗浮埃。枝傷葉尚困，生意未肯回。山僧老無子，養護如嬰孩。坐待走龍蛇，清陰滿南臺。〔施註〕白樂天《草堂記》：夾澗有古松，如龍蛇走。孤根裂山石，直幹排風雷。我今百日客，〔公自註〕時去替不百日。養此千歲材。〔誥案〕紀昀曰：詩中有人，便非空調。茯苓無消息，雙鬢日夜摧〔二九〕。〔施註〕杜子美《嚴氏溪放歌》：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邵註〕《淮南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抱朴子》：松脂入地，千年變爲茯苓。古今一俯仰，作詩寄餘哀。

遊桓山，會者十人，以「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爲韻，得澤字

〔查註〕本集《遊桓山記》云：元豐二年正月晦，從二三子，游於泗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

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又云：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通、王肆、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合戴道士及先生爲十人。

東郊欲尋春，未見鶯花迹。〔施註〕杜子美《惠義寺》詩：鶯花隨世界。白樂天《贈裴淄州》詩：今年相遇鶯花月。春風在流水，〔施註〕杜子美《城上》詩：春動水茫茫。鳧雁先拍拍。〔王註〕韓退之《病鴟》詩：青泥淹兩翅，拍拍不得離。孤帆信溶漾，弄此半篙碧。蟻舟桓山下，長嘯理輕策。〔施註〕白樂天《阻風》詩：扁舟厭泊烟波上，輕策閑尋浦嶼間。彈琴石室中，幽響清磔磔。弔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悟此人間世，〔施註〕《莊子》有《人間世篇》。何者爲真宅。〔王註〕《前漢·楊王孫傳》：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暮回百步洪，散坐洪上石。愧我非王襄，子淵肯見客。臨流吹洞簫，〔王註次公曰〕王襄有《洞簫賦》。水月照連壁。〔公自註〕謂王氏兄弟也。〔三〕。〔施註〕《晉·夏侯湛傳》：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壁。此歡真不朽，〔施註〕《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死且不朽。回首歲月隔。〔施註〕杜子美《立秋後題》詩：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想像斜川遊，〔施註〕《楚辭·遠遊章》：思舊故以想像兮。作詩寄彭澤。〔施註〕陶淵明《遊斜川詩引》云：辛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淵明嘗爲彭澤令。【詰案】紀昀曰：綽有陶、韋之意，而不襲其貌，此乃善學陶者。

戴道士得四字代作

〔查註〕《太霄經》：平王東遷洛，置道士七人。《漢書·郊祀志註》引《漢官闕疏》云：神明臺，高五

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道士之名，自武帝始。平王事不可考。〔合註〕王伯厚《困學紀聞》云：道士字，出《新序》。

少小家江南，寄跡方外士。〔施註〕韓退之《送張道士詩序》：寄跡老子法中。《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偶隨白雲出，賣藥彭城市。〔王註〕《後漢書》：韓康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雪霜侵鬢髮〔三〕，塵土污冠袂。〔施註〕白樂天《約心》詩：黑鬢霜雪侵，青袍塵土污。賴此〔三〕二尺桐，〔王註次公曰〕三尺桐，琴也。《廣雅》曰：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施註〕《琴操》：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以象三百六十六日。中有山水意。〔施註〕《列子·湯問篇》：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兮若太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自從夷夏亂，七絲〔三〕久已棄〔三〕。〔王註次公曰〕唐法曲雖失雅音，然本諸夏之聲，故歷朝行焉。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蕃部新聲合作。自爾夷夏之聲相亂，無復辨者。〔合註〕孟東野詩：哀哀七絲絃。心知鹿鳴三，〔王註援曰〕《左傳·襄公四年》：歌《鹿鳴》之三。而《琴操》有《鹿鳴曲》三疊。不及胡琴四。〔王註厚曰〕胡琴，琵琶也。本外蕃馬上所鼓，四絃以象四時。使君獨慕古，嗜好與衆異。共弔桓魋宮，〔施註〕桓山因桓魋墓以名。一灑孟嘗淚。〔施註〕《九域志》：徐州有孟嘗君墓。歸來鎖塵匣，〔合註〕鮑照詩：明鏡塵匣中，瑤琴生網羅。獨對斷絃喟。〔施註〕《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挂名石壁間，〔施註〕韓退之《與殷侍御書》：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寂寞千歲〔三〕事。〔施註〕杜子美《夢李白》詩：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往在東武，與人往反作粲字韻詩四首，今黃魯直亦次韻見寄，復

和答之〔三六〕

苻堅〔三七〕破荊州，止獲一人半。〔施註〕《晉·習鑿齒傳》：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興而至。以其有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高僧傳》：苻堅謂僕射權翼曰：「朕取襄陽，惟得一人半。安公一人，鑿齒半人也。」中郎老不遇，但喜識元歎。〔王註〕《吳志》：顧雍，字元歎。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註引《江表傳》曰：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又引《吳錄》：顧雍爲蔡邕所歎，故字元歎。〔施註〕《後漢·蔡邕傳》：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我今〔三八〕獨何幸，文字厭奇玩。〔施註〕《史記·呂不韋傳》：買奇物玩好自奉。又得天下才，〔合註〕《國語》：管子，天下之才也。相從百憂散。陰求我輩人，〔施註〕《晉·石苞傳》：許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合註〕《漢書·王商傳》：陰求其短。規作林泉伴。寧當待垂老〔三九〕，倉卒收一旦。〔王註次公曰〕韓退之《別知賦》：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施註〕《後漢·齊武王傳》：倉卒擾攘之中。不見梁伯鸞，空對孟光案。才難不其然，婦女廁周亂。世豈無作者，於我如既盥〔四〇〕。〔王註續曰〕謂不欲觀也。獨喜誦君詩，咸韶音節緩。〔合註〕《後漢書·禰衡傳》：閱試音節。夜光一已多，〔施註〕《墨子》：夜光之珠。《述異記》：南海有明珠，卽鯨目，精可以鑑，故名夜光。矧獲累累貫。相思君欲瘦，〔王註〕杜子美《九日寄岑參》詩：思君令人瘦。〔施註〕《獻帝春秋》：呂布問曹公，明公何瘦？答曰：「所以瘦，恨不蚤相得故也。」不往我真懦。吾儕眷微祿，寒夜抱寸炭〔四一〕。何

時定相過，徑就我乎館。〔王註次公曰〕《禮記·檀弓篇》：子夏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飄然東南去，江水清且暖。相與〔三〕訪名山，〔施註〕杜子美《昔游》詩：余亦游名山，發軔在遠壑。微言師忍、粲。〔王註子仁曰〕杜子美《夜聽許十一誦詩》詩：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乃此粲字。〔施註〕《傳燈錄》：第三十祖僧粲，三十二祖宏忍，即中華三祖、五祖也。

月夜與客飲〔三〕杏花下

〔王註〕按先生《詩話》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施註〕真蹟草書，在武寧宰吳節夫家，今刻於黃州。

杏花飛簾散餘春〔三〕，明月人戶尋幽人。〔施註〕《文選》沈休文《詠月》詩：方暉竟戶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誥案〕紀昀曰：有太白之意。〔王註〕李太白《月下獨酌》詩：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爭挽長條落香雪。〔施註〕杜子美《遣興》詩：狂風挽斷最長條。白樂天《晚春》詩：百花落如雪。山城酒薄〔三〕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施註〕白樂天《寓龍潭寺》詩：雲隨飛燕月隨杯。洞簫聲斷月明中，惟憂〔三〕月落酒杯空。明朝捲地春風惡，但見綠葉棲殘紅。〔合註〕王建詩：樹頭樹底覓殘紅。

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

其一

忘歸不覺鬢毛斑，〔施註〕《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斑鬢影以承弁。」好事鄉人尚往還。斷嶺不遮西望眼，〔王註〕韓退之《西山》詩：「爲遮西望眼，終是懶回頭。」送君直過楚王山。〔查註〕按《志》，卽徐州之桓山，有楚元王墓。《彭門志》云：山下古冢數十，皆依山爲之，甃以巨石。元王冢特大，餘者皆其子孫。按，楚王山以楚元王得名。

其二

雲龍山下試春衣，〔施註〕杜子美《曲江》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放鶴亭前送落暉。〔施註〕東坡《放鶴亭記》：雲龍山人張君於故居之東，作亭。山人有二鶴，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暮則僦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施註〕《摭言》：神龍以來，新進士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塔下題名。又，沈嵩得新榜，封示羅隱。隱詩曰：「矢如流電馬如飛。」

雪齋

〔公自註〕杭僧法言，作雪山於齋中〔三〕。【誥案】《咸淳臨安志》：西林法惠院，乾德元年吳越忠懿王建，大中祥符中改今額。《西湖游覽志》：法言作東軒，蘇子瞻題曰雪齋。〔施註〕秦少游《雪齋記》，其畧曰：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疊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峰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去後四年，公爲彭城，作詩以紀之。師，名法

言，字無擇。泊然瀟灑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游，則不問可知其人。【誥案】法言後住揚州石塔寺。

君不見峨眉山西雪千里，〔王註〕宋玉《招魂》云：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施註〕《舊唐書》：杜棕傳：吐蕃維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因號無憂城。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三九〕似贊公。〔王註次公曰〕唐大雲寺主，謫在秦州，老杜與之往還，所謂「與子成一老，來往亦風流」者此也。〔施註〕杜子美《贊上人詩》：贊公釋門老，放逐還上國。還爲世塵嬰，頰帶憔悴色。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峰。〔王註〕《華嚴經》云：以白旃檀塗身，能除一切熱惱而得清涼也。又白樂天詩：既無白旃檀，何以除熱惱。我夢扁舟人吳越〔四〇〕，長廊靜院燈如月。〔合註〕張祐詩：梨花靜院無人見。開門不見人與牛，〔公自註〕言有詩見寄云：林下閑看水牯牛。〔查註〕歸宗《牧牛圖序》最後云：嶺上人牛俱不見，空留箬笠與蓑衣。惟見空庭滿山雪。

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次其韻

〔查註〕按《樂城集》原作詩云：彭城一雙刀，黃金錯刀環。脊如雙引繩，色如青琅玕。開匣飛電落，人手清霜寒。引之置膝上，凜然愁肺肝。我衰氣力微，覽鏡毛髮斑。誓將斬鯨鯢，靜此滄海瀾。又欲戮犀兕，永息行路難。有志竟不從，撫刀但長歎。投刀淚如霰，北斗空闌干。歸來刈蓬蒿，鉏田植芳蘭。惜刀不忍用，用亦非所便。棄置塵土中，坐使鋒刃剗。牀頭夜生光，知有蛟龍蟠。慚君贈我意，時取一磨看。

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環。〔查註〕《水經注》：赫連龍昇七年，遣將作大匠梁公叱造五兵，器銳精利，乃成百鍊。爲龍雀大環，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何曾斬蛟蛇，〔施註〕《漢·高祖紀》：拔劍斬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困卧。亦未切琅玕。胡爲穿窬輩，見之要領寒。〔施註〕《漢·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杜子美《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詩：妖腰亂領敢欣喜。吾刀不汝問，有愧在其肝。〔王註次公曰〕《詩案》曾供此詩自「胡爲穿窬輩」至此，云以詆當時邪佞之人也。念此力自藏〔四〕，包之虎皮斑。〔王註〕《禮記·樂記》：武王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施註〕白樂天《古劍》詩：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佩之非其人，〔王註〕《晉書》：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匣中自長歎。我老衆所易，〔施註〕《漢·陸賈傳》：絳侯與我戲，易吾言。顏師古曰：謂輕易其言耳。〔邵註〕韓退之詩：法曹貧賤衆所易。屢遭非意干。惟有王玄通，堦庭秀芝蘭〔四〕。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施註〕《晉·王覽傳》：字玄通。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左傳》：閔公元年：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屠狗非不用，〔施註〕張唐英《外史擣杵》云：蜀張雲爲補闕，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請斬馬劍，腰斬張禹，今尚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屠羣狗。」〔邵註〕《史記·刺客傳》：荆軻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又，《樊噲傳》：沛人也，以屠狗爲事。一歲六七刃。〔邵註〕《漢書註》：刃，圭角泯鑠也。《莊子·養生主篇》：族庖月更刀，折也。〔合註〕《漢·韓信傳註》：刃與搏同。欲試百鍊剛，〔王註次公曰〕魏武《論刀》有云：所謂百鍊利器，以辟不祥。〔合註〕《魏武集》有《百辟刀令》。要須更泥蟠。〔王註〕班固《答

賓戲。泥蟠而天飛者，龍應之神也。揚子。龍蟠於泥，蛭其肆矣。作詩銘其背，王註。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以待知者看。

作書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遊，走筆爲此詩

〔施註〕王晉卿，名詵，太原人，徙開封。自少志趣不羣，能詩善畫，以選尚魏國賢惠公主。母宣仁高后，與神宗爲同產。主性賢厚，不妒忌，好讀古文章，喜筆札。晉卿慕東坡，相與游從。爲晉卿作《寶繪堂記》。多蓄法書名畫，及自製丹青，每爲題詠。坡以詩對御史臺，謫黃州，晉卿自絳州團練使，坐追兩秩停廢。賢惠病，神宗復其官，以慰主意。未幾，薨，遂貶官安置均州。元豐七年春，徙穎。哲宗卽位，許居京師。元祐初，自登州刺史，復文州團練使，駙馬都尉。與東坡不相聞者七年，相見感歎，作詩相屬。坡和篇真蹟，在臨川黃揆子俞家，刻於婺女倅廳。徽宗爲端王，相與情好最厚。既卽位，自和州防禦使，遷定州觀察使。〔誥案〕此詩，本年寒食日所作，後三篇亦皆三月詩。前註並以《游桓山》、《飲杏花》、《送殿試》各題夾雜其中，可發一笑。

北城〔四〕寒食烟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游樂忘歸，〔施註〕《文選》謝靈運《石壁精舍》詩：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鞵。〔施註〕杜子美《陪王侍御同登東山》詩：多暇日陪驄馬遊。吹笙帳底烟霏霏，〔施註〕李賀《秦宮詞》：帳底吹笙香霧濃。行人舉頭誰敢睇。〔施註〕《唐韻》：睇，盼也，望也。扣門狂客君不麾，〔施註〕《唐·賀知章傳》：號四明狂客。更遣傾城出翠帷〔四〕。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

周昉肥。〔王註續曰〕周昉善畫美人，極精妙，然多失之肥。〔查註〕《廣川畫跋》：李龍眠得周昉《按箏圖》，指以問曰：人物豐穠，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余曰：太真豐肌秀骨，今見於畫，亦肌勝於骨。韓公言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尚，以豐肌爲美。〔詰案〕熙寧十年三月二日，公與王詵燕集四照亭，詵令姨嬪六七人行酒。自首句至此，皆追憶其事。別來春物已再菲，西望不見紅日圍。〔施註〕《晉·天文志》：桓君山言，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何時東山歌《采薇》，〔王註次公曰〕《東山》，東征之詩也。《采薇》三章，皆言曰歸曰歸。〔施註〕白樂天《出山吟》：朝詠《游仙》詩，暮歌《采薇曲》。把盞一聽《金縷衣》。

次韻田國博部夫南京見寄二絕

〔查註〕部夫，督部夫役也。本集有《鹽官部役》詩，義同。

其一

歲月翩翩下坂輪，〔王註次公曰〕此亦如坂走丸之義也。歸來杏子已生人〔註〕。深紅落盡東風惡，〔施註〕杜牧之《歎花》詩：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柳絮榆錢不當春。〔王註〕李賀詩：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詰案〕紀昀曰：寄慨殊深，行役之感，言外見之。

其二

火冷錫稀杏粥稠，〔王註〕《玉燭寶典》云：寒食煮大麥粥，研杏仁爲酪，別造錫沃之。〔施註〕李義山詩：粥香錫白杏

花天。白樂天詩：留錫和冷食，出火煮新茶。青裙縞袂餉田頭。大夫行役家人怨，〔施註〕《毛詩·黍離》，周大夫行役也。《周易》卦名《家人》。應羨居鄉馬少游。

再次韻答田國博部夫還〔四〕二首

其一

西郊黃土沒車輪，滿面風埃笑路人。〔施註〕韓退之《鎮州路上》詩：風霜滿面無人識。已放役夫三萬指，〔王註〕《史記·貨殖傳》：僮手指千。從教積雨洗殘春。

其二

枝上稀疎地上稠，〔王註〕張文昌詩：地上漸多枝上稀。白樂天《落花》詩：枝上稀疎地上多。忍看〔四〕紅糝落牆頭。〔王註〕韓退之詩：始見洛陽春，桃枝綴紅糝。風流別乘多才思，〔王註〕續曰：別駕爲太守之貳，謂之別乘。〔合註〕《文獻通考》：別駕起於漢。「別乘」字見《庾亮集》。歸趁西園秉燭遊。〔王註〕魏文詩：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施註〕《文選》曹子建《公謙》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田國博見示石炭詩，有「鑄劍斬佞臣」之句，次韻答之

楚山鐵炭皆奇物，〔施註〕《漢·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也。知君欲斫姦邪窟。屬

鏤無眼不識人，〔王註〕《史記·伍子胥傳》：子胥數諫吳王，王不用。太宰嚭與子胥有隙，因讒之，吳王乃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次公曰〕「無眼不識人」字，暗用《國志》云「此箭無眼不識人」之句。楚國何曾斬無極。〔施註〕《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子常殺費無極。〔合註〕《左傳》：費無極譖卻宛，令尹炮之。沈尹戌言於子常曰：「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今又殺三不辜，子其危哉。」子常殺費無極，盡滅其族，以說於國。玉川狂直古遺民，〔施註〕《史記·吳世家》：季札曰：「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救月裁詩語最真。〔施註〕《周禮·夏官·大僕》：救日月，亦如之。《秋官·庭氏》：以救月之矢夜射之。千里妖蠶一寸鐵，地上空愁蟣蝨臣。〔王註〕援曰：盧仝自號玉川子，作《月蝕》詩云：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蟇精。徑圍千尺人汝腹，如此癡騃阿誰生。又云：地上蟣蝨臣全，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剗妖蠶癡腸。

答郡中同僚賀雨

水旱行十年，飢疫遍九土。〔施註〕《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周覽九土。奇窮所向惡，歲歲祈晴雨。〔查註〕先生倅杭時，有《立秋禱雨》及《捕蝗》詩；繼守密州，有《禱雨》及《雩泉記》；及移徐州，初至即被水旱，既而祈雪霧豬泉，又有《元豐元年春早起伏龍行》詩。皆見本集。雖非爲己〔孟〕求，重請終愧古。〔王註〕《穀梁傳·定公元年》：雩之必待其詩，窮人盡力，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鬼神亦知我，老病人腰膂。〔施註〕杜子美《有客》詩：老病人扶再拜難。何曾拜向人，〔施註〕《唐·郭子儀傳》：嘗遣使至魏，田承嗣西望拜，指其膝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晉·劉惔傳》：孫綽言及惔，流涕。褚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卿今日作此面向人。」悛，字真長。〔查註〕《三十國春秋》：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

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向人。」此意難不許。【詰案】紀昀曰：雖兀傲而立言有體，此處最難着筆。如曰偶然，則祈禱爲戲，如曰有應，又自以爲功。只可如此諧語轉過。重雲萋已合【三】，【施註】
毛詩·小雅·大田：有泝萋萋，興雨祁祁。註云：泝，雲興貌。微潤先流礎。【王註】淮南子云：山雲蒸，柱礎潤。
蕭蕭止還作，【施註】歐陽永叔雪詩：暮雪綉綉止還作。坐聽及三鼓。天明將吏集，泥土滿靴履【三】。
登城望粃麥，【施註】漢·劉向傳：釐粃，麥也。綠浪風掀舞。愧我賢友生，雄篇鬪新語。君看大
熟歲，【王註】書·金縢：歲則大熟。風雨占十五。【施註】京房易候：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查註】
論衡：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天地本無功，祈禳何足數。【施註】後漢·公孫述傳：何
足數也。渡河不入境，未若【三】無蝗虎。【王註】後漢書：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常募設檻奔而猶多傷
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龍鼉在水，各有所托，今爲民害，咎在殘吏，其務退奸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奔。」
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施註】後漢·劉昆傳：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而況刑白鵝，【施註】事具景德、
皇祐詔書。下策君勿取。【施註】後漢·匈奴傳：漢得下策。晉·周顛傳：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
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留別叔通、元弼、坦夫

【查註】按田三，卽叔通；寇三，卽元弼；石生，卽坦夫也。叔通時爲徐倅，故稱同僚。陳後山寇
參軍集序云：太常少卿寇君之子，其季曰元弼，仕爲許州司戶參軍，徐州人也。先生初自密移

徐，故云「送我淮水北」，今自徐往南京，故云「送我睢陽道」。【誥案】坦夫，蜀人，疑卽石揚言、揚休之後也。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田三昔同僚，〔馮註〕《左傳·文公七年》：先蔑奔秦，荀伯止之，曰：「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向我每傾倒。當年或齟齬，〔合註〕《說文》：齟齬，齒不相值也。反覆看愈好。寇三我部民，孝弟化鄰保。有如袁伯業，苦學到衰老。〔馮註〕文帝《典論·自序》：上嘗言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魏武本紀》：山陽太守袁遺。註：字伯業，紹從兄。石生吾邑子，勁立風中草。〔馮註〕《古詩》：疾風知勁草。宦遊甌生塵，菽水〔西〕媚翁媪。〔馮註〕《史記·項羽本紀》：吾翁卽若翁。《高祖本紀》：母曰劉媪。註：媪，母別名，音烏老反。後世父母稱翁媪，本此。我窮交舊絕，計拙集枯槁。〔馮註〕《莊子·天下篇》：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國語》：人皆集於菀，予獨集於枯。三子尤見存，〔合註〕應瑒詩：贈詩見存慰。往復紛紜縞。〔馮註〕《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迎我淮水北，送我睢陽道。願存金石契，〔馮註〕《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射之，沒金飲羽，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孟郊《審交》詩：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凜凜貫華皓。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查註〕《元和郡縣志》：徐州，秦泗水郡，項羽都此，改沛郡，立楚國，今州理是也。宣帝改彭城郡，宋永初二年，改徐州。自隋氏鑿汴以來，南控埭橋，以扼汴路，其鎮尤重。西南至宋州三百

一十里。【誥案】自此詩起以下，皆赴湖州任作。

其一

吏民莫扳援，歌管莫淒咽。〔施註〕白樂天《西湖留別》詩：祖帳離聲咽管絃。吾生如寄耳，寧獨爲此別。別離隨處〔五〕有，悲惱緣愛結。〔施註〕《法華經》：大通智勝如來廣說十二因緣，觸緣，受緣，愛緣，取緣，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爲設。紛紛等兒戲，〔施註〕《漢·周亞夫傳》：霸上棘門，特兒戲耳。鞭韉遭割截。〔施註〕《開元天寶遺事》：姚崇牧荊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馬首，鞭韉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誥案〕紀昀曰：極力擺脫。道邊雙石人，〔誥案〕紀昀曰：此下亦難着語，只得以曠語作收。幾見太守發。〔查註〕陳師道《送杜純》詩云：國家有急君得辭，徐人不勞扣關請。向來此地幾送迎，草間翁仲口不瘖。任淵註云：《水經注》，鄆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東坡《罷徐州》詩曰：道邊雙石人，幾見太守發。則徐州有石人可知。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王註〕《史記·滑稽傳》：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賚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其二

父老何自來，〔施註〕《漢·馮唐傳》：父老何自爲郎。《後漢·劉寵傳》：自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履眉皓髮，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花枝裊長紅。〔王註〕堯卿曰：方俗送官罷任，以花枝挂綵，謂之長紅。洗盞拜馬前，〔施註〕韓退之《馬少監墓志》：拜北平王於馬前。〔合註〕《左傳·宣公十五年》：申犀稽

首於王之馬前。請壽使君公。〔王註〕白樂天《初到江州》詩：遙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合註〕《新論》：禹治水，生人免爲魚鼈之患。〔誥案〕二句代述父老語，乃父老請壽之辭也。曉嵐誤看以爲倒裝者，謬甚。舉鞭謝父老，〔施註〕《晉·山簡傳》：兒童歌曰，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誥案〕自此至終，皆答父老語也。曉嵐并上二句，皆作公語，故又有「自表捍水之功語義殊淺」之論。若如其說，不但語義殊淺，直是文理不通。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誥案〕以上二首別徐州，公并作一題耳。

其三

古汴從西來，〔查註〕《太平寰宇記》：汴水在商丘縣北，梁孝王廣睢陽城七十里，開汴河，後，汴水始經城南。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行。暫別復還見，依然有餘情。〔施註〕白樂天《春竹》詩：依然若有情。春雨〔五〕漲微波，一夜到彭城。過我黃樓下，朱欄〔五〕照飛甍。〔施註〕《文選》：謝玄暉《晚登三山》詩：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可憐洪上石，誰聽月中聲。〔王註次公曰〕洪上石，百步洪上也。〔誥案〕紀昀曰：氣局渾成，文情亦極宛轉。

其四

前年過南京，麥老櫻桃熟。今來舊遊處，櫻麥半黃綠。歲月如宿昔，〔施註〕《左傳·哀公四年》：吳將沂江入郢，爲一昔之期。杜子美《送李校書》詩：衰病悲宿昔。人事幾反覆。青衫老從事，〔王註次公曰〕言子由

也。〔施註〕杜子美《魏將軍歌》：將軍昔著從事衫。坐穩生髀肉。〔王註〕《蜀志》引《九州春秋》：先主在荊州牧劉表座上，起如廁，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之，曰：「吾嘗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聯翩閱三守，〔誥案〕張方平初自陳州判南都留臺，在熙寧四年，公過陳，有《送赴留臺》詩。其後八年十月再判，至十年四月，公與子由赴徐，同往見之，因辟子由爲簽判。是年八月，子由自徐赴簽判任。考《樂城集》張方平生日詩云：從公淮陽今幾年，憶持壽罍當公前。今年見公商丘側，奉祠太一真仙官。是子由到任時，方平已罷任也。又，熙寧十年九月《南京祭神文》，乃子由到後代太守作者。後，元豐元年二月，文云：某來守是邦，自秋徂春。則此人已於十年九月前到任，可爲方平已罷確證。公此日至南都，呂希道爲守，本集有書可據。而《樂城集》送呂希道知滁州詩，在元豐元年，是其移守，亦近事也。此詩「聯翩閱三守」句，皆在方平後，其一人無考。查註以陳襄自杭州移知應天，頂補三守之一，此乃熙寧七年事，而子由到任，在十年八月之後也。合註引《長編》熙寧七年滕甫自青州與張方平易任，今考本集《滕甫墓誌》自青留守南都，其說相合，但與七年陳襄移守，又不合矣。總之，滕甫到在方平後，而十年八月尚在任，方與「閱三守」句相合。今合註據《長編》而謂三守乃先陳襄、次滕甫、次張方平者，皆非是。並刪。迎送如轉轂。〔施註〕《漢·黃霸傳》：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賈島詩：碌碌復碌碌，百年轉雙轂。歸耕何時決，田舍我已卜。〔施註〕《魏志·陳登傳》：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其五

卜田向何許，石佛山南路。〔王註厚曰〕石佛山，在眉州眉山縣之南。〔查註〕《九域志》：眉山縣有石佛鎮。下有爾家川，千畦種秔稌。〔施註〕《毛詩·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稌。山泉宅龍蜃，〔王註〕《物類相感志》：蜃，龍也，狀如螭龍。如池井間有，則吐氣爲雨，今吳山陰井泉不竭者，蓋有焉。〔查註〕《怪異記》：豬龍泉，在眉山石佛

鎮，曾有乳豬伏於此，化二鯉。平地走膏乳〔五〕。異時畝一金，〔施註〕《漢·東方朔傳》：「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近欲爲逃戶。逝將解簪紱，〔施註〕白樂天詩：「今朝脫簪組，始覺離憂患。」賣劍買牛具。故山豈不懷，廢宅生蒿穰〔六〕。〔王註次公曰〕蒿，蓬蒿也。穰字，《集韻》云：「自生稻也。」〔施註〕李太白《代春情》詩：「幾日相別離，門前生穰葵。」便恐桐鄉人，長祠仲卿墓。〔王註〕《前漢書》：「朱邑，字仲卿。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吏民敬愛焉。以治行第一人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爲邑立祠。

書泗州孫景山西軒

〔查註〕孫景山名奕，見《樂城集》。

落日明孤塔，〔王註次公曰〕僧伽，塔也。青山繞病身。〔詰案〕二句書西軒所見，軒乃西向者也，合讀下句自知。知君向西望，不愧塔中人。〔王註〕塔中人，言僧伽也。

過泗上〔六〕喜見張嘉父二首

〔施註〕張嘉父，名大亨，吳興人。登元豐八年第，治《春秋》學。以書問於先生。答之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惟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

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建中靖國初，還自南海，首以書與錢濟明，問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時已除春秋博士矣。政和間，爲司勳郎。張文潛嘗作《南山賦》以贈之，其略曰：「南山巖巖兮，其下有人佩玉而握珠。尅意魯叟之古經，不習世儒之臆書。過都梁兮躊躇，奉兩月之周旋。」其所居當是泗之南山，今爲盱眙也。【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卷二十六赴文登時，誤。今改編於此，餘詳凡例中。【案】此條施註，原在《送張嘉父長官》題下。凡例云：「邵註刪去」此條施註，「查註補收，改列」此題下。

其一

眉間冰雪〔六〕照淮明〔六〕，【詰案】寫出喜見之神。筆下〔六〕波瀾老欲平。直得全生如許妙，不知形跡已多名。【馮註】《莊子·列禦寇篇》：「內誠不解，形跡成光。」

其二

空翠娛人意自還，明窗一榻共秋閑。【詰案】二句謂嘉父所居在都梁也。會知名利不到處，定把清觴〔六〕屬此山。【合註】李尤《盤銘》：「既舉清觴。」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其一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查註】先生於熙寧辛亥赴杭，甲寅移知密州，元豐己未，自徐移湖。往來經淮上，相

距九年，今云十年，亦屬約言之耳。【誥案】治平丙午，載喪歸蜀，公首經其地，卽合註據以駁查編《泗州僧伽塔》、《龜山》二詩者。查註不知其故，故其註「十年三往來」者如此。合註知已有四往來，而與詩不符，無從藉手，遂置查註於弗議。其後查註失考，「七往來」句誤註「十往來」句，合註皆佯若弗見，其根悉由於此矣。今屢復前後諸詩，而得其故，蓋所謂往來者，皆指流落江湖而言。治平歸蜀，乃英宗朝事，本不在數內，必自熙寧辛亥被出至杭起，及守密、移湖爲三往來。故其下緊接「功名真已矣」句，此公之本意。若并治平牽入論之，則英宗方欲大用，公無可致慨也。餘詳卷二十六《斗野亭》詩「吾生七往來」註。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哉。【王註】杜子美《放船》詩：坐穩興悠哉。今日風憐客，平時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響如雷。【王註】堯卿曰：舟有捍索，行則墜舟，住則爲鏡。【誥案】紀昀曰：一氣渾成，而又非貌襲之盛唐。

其二

過淮山漸好，松檜亦蒼然。【合註】謝朓詩：平楚正蒼然。靄靄【六七】藏孤寺，泠泠出細泉。故人真吏隱，【王註】《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王註】韓退之詩：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施註】杜子美《高齋》詩：吏隱適性情。【合註】指景山也。小檻帶巖偏。却望臨淮市，【查註】《元和郡縣志》：泗州臨淮郡，南臨淮水，西枕汴河。水路東至楚州二百二十里。東風語笑【六八】傳。

其三

回首濉陽【六九】幕，【查註】《元和郡縣志》：春秋宋國，秦碭郡，漢曰濉陽，以濉水在郡之南也。簿書高没人。【合

註〕此言子由也。何時桐柏水，〔查註〕《禹貢疏》曰：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一洗庾公塵。此去漸佳境，〔施註〕《晉·顧愷之傳》：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獨游長慘神〔七〇〕。待君詩百首，來寫浙西春。〔詰案〕紀昀曰：前首從過淮，說到景山，此首從子由，挽到過淮，章法不苟。

舟中夜起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詰案〕紀昀曰：初聽風聲，疑其是雨，開門視之，月乃滿湖。此從「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化出。舟人水鳥兩同夢，〔王註〕《詩·齊風·鷄鳴》：甘與子同夢。〔堯卿曰〕人鳥相忘，同爲一夢，若莊周之夢蝴蝶也。大魚驚竄如奔狐。〔合註〕《四子講德論》：收秋則奔狐馳兔。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弔寒蚓，落月挂柳看懸蛛〔七一〕。〔施註〕杜子美《東屯月夜》詩：月挂客愁村。此生忽忽憂患裏，〔施註〕《韓退之集》：忽忽乎，予未知生之爲樂也。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施註〕韓退之詩：雞鳴鐘動不知曉。船頭擊鼓還相呼。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韻，贈寶覺長老

〔王註〕按《年譜》，先生熙寧七年，自杭移密，至元豐二年己未，自徐移湖，首尾凡五年。〔合註〕前詩留別寶覺、圓通二長老，今祇贈寶覺，豈圓通時已他往耶？

誰能斗酒博西涼，但愛齋廚法鼓香。〔施註〕金山法製豆豉，他處莫及，山僧每以小罍饋遺遠客。舊事真成一夢過，〔施註〕白樂天《別微之》詩：往事渺茫都似夢。高譚〔七三〕爲洗五年忙。〔施註〕《後漢·崔駰傳》：歷世而游，高譚有日。清風偶與山阿曲，〔施註〕《毛詩·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飄風自南。鄭氏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人之。明月聊隨屋角方。〔施註〕韓退之《喜侯喜至》詩：敲眠聽新詩，屋角月艷艷。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王註〕《淮山警策》云：一朝臥疾在牀，衆苦繁纏，前路茫茫，未知何往。〔施註〕韓退之《游青龍寺》詩：桃源迷路竟茫茫。

大風留金山兩日

塔上一鈴獨自語。〔王註〕《晉書·佛圖澄傳》：石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佛圖澄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查註〕《晉·佛圖澄外傳》：石宣與佛圖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按「明日顛風當斷渡」一句，卽鈴音也。〔王註〕《淮山警策》云：一朝臥疾在牀，衆苦繁纏，前路茫茫，未知何往。〔施註〕韓退之《喜侯喜至》詩：敲眠聽新詩，屋角月艷艷。稽首願師憐久客，直將歸路指茫茫。〔王註〕《淮山警策》云：一朝臥疾在牀，衆苦繁纏，前路茫茫，未知何往。〔施註〕韓退之《游青龍寺》詩：桃源迷路竟茫茫。

不敢過，〔邵註〕杜子美《三韻》詩：蕩蕩萬斛舟，影若揚白虹。漁舟〔七三〕一葉從掀舞。〔查註〕《若溪漁隱叢話》：對句法，人不過以事以意出處備具謂之妙，不若東坡之微意奇特。如曰：聞說騎鯨游汗漫，記曾捫蝨話酸辛。又曰：龍驤萬斛不敢過，漁舟一葉從掀舞。以鯨爲蝨對，以龍驤爲漁舟對。大小氣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謂之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者。細思城市有底忙，却笑蛟龍爲誰怒。無事久留童僕怪，此風聊得妻孥許。潛山道人獨何事，夜半〔七三〕不眠聽粥鼓。〔王註〕堯卿曰：參寥號潛山道人。〔葉飛卿曰〕按《同安志》：潛山方三百里。陶隱居云：潛山在潛縣〔七五〕。潛與潛同。〔查註〕按先生自徐移湖，過高郵，與少游、參寥同行。

遊惠山并叙

〔查註〕陸羽《惠山寺記》：惠山，古華山也。顧歡《吳地志》：華山在吳城西北一百里。釋寶唱《名僧傳》云：沙門僧顯宗，元徽中入吳，憩華山精舍，老子枕中記所謂吳西神山是也。梁大同中，有青蓮花育於此。尋更爲惠山寺，寺前有曲水亭，中有方池，名千葉蓮花池，亦名浣沼。獨孤及《惠山新泉記》：寺居山西之足，山小多泉，山下有靈池異花。唐丹丘湛長史《舊居志》云：無錫縣西郊七里，有惠山寺，卽宋司徒右長史湛茂之之別墅也。

余昔爲錢塘倅，往來無錫，未嘗不至惠山。既去五年，復爲湖州，與高郵秦太虛、杭僧參寥同至，覽唐處士、王武陵、竇羣、朱宿所賦詩，愛其語清簡，蕭然有出塵之姿，追用其韻，各賦三首。

其一

夢裏五年過，覺來雙鬢蒼。還將塵土足，一步〔六〕漪瀾堂。〔王註次公曰〕漪瀾堂，寺中堂名。〔查註〕朱昱《毘陵志》：漪瀾堂，在惠山第二泉上。俯窺松桂影，仰見鴻鶴翔。炯然肝肺間，已作冰玉〔七〕光。【詰案】二句指王武陵詩。紀昀曰：中四句自在流出，肅肅穆穆，意境深微，不減原作。虛明中有色，清淨自生香。還從世俗去，永與世俗忘。〔查註〕明談修《惠山古今考》載王武陵原題云：戊辰八月，吳郡朱遐景，自秦還吳，次無錫，命予及竇丹列會於惠山之精舍。是時山林始秋，高興在目，涼風白雲，起於坐隅，逍遙於長松之下，偃息於盤谷之

上。仰視雲嶺，俯瞰寒影，夕陽西歸，皓月東出，羣動皆息，視身知空，玄言妙論，以極窮奧。丹列有遁世之志，遐景有塵外之心，予亦樂天知命，怡然契合。夫良辰嘉會，古人所惜，序述不作，是闕文也。山水之下，景物秀茂，賦詩以紀方外之遊。詩云：秋日遊古寺，秋山正蒼蒼。泛舟次巖壑，稽首金山堂。下有寒泉流，上有珍禽翔。石門吐明月，竹木涵清光。中夜何沈沈，但聞松桂香。曠然出塵境，幽慮澹已忘。

其二

薄雲不遮山，疎雨不濕人。蕭蕭松徑滑，策策芒鞋新。〔施註〕白樂天《秋月》詩：落葉聲策策。嘉我〔七〕
二三子，皎然無淄磷。〔王註〕李太白《古風》詩：趙璧無淄磷。勝遊豈殊昔，清句仍絕塵。弔古泣
舊史，〔施註〕《文選》潘安仁《馬汧督誄》：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疾讒歌《小旻》。〔施註〕《毛詩》·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合註〕《漢書》·劉向傳：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哀哉扶風子，難與巢、許鄰。〔公自註〕謂竇羣。〔王註〕《舊唐書》：竇羣，扶風人。隱居毗陵，以節操聞。徵拜左拾遺，後爲御史中丞。僞構李吉甫陰事，帝辨其僞，將誅羣，吉甫救之，出黔州刺史。〔查註〕朱彝尊曰：王武陵、朱宿，新、舊《唐書》無考，惟竇羣有之。按，王字晦伯，朱字遐景，三人後皆登諫列，而題詩惠山日，皆未仕也。故東坡目以處士。《五竇集》，近白門龔賢，依宋本刊行，然羣遊惠山詩亦不載。其《初人諫司喜家室至絕句》曰：一旦悲歡見孟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幾行。近於俗狀矣，此蘇詩所以有「難與巢、許鄰」之句也。《惠山古今考》載竇羣原題云：元和二年五月三日，重遊此寺，獨覽舊題，二十年矣。當時三人，皆登諫列，朱遐景方詣行車，王晦伯尋卒郎署，余自西掖累遷外臺，復此躊躇，吁嗟存沒，因題壁以志所懷。詩云：共訪青山寺，曾隱南朝人。問世松桂老，開襟言笑新。步移月亦出，水映石磷磷。予洗腸中酒，君濯纓上塵。結彩人幽抱，清氣達蒼旻。信此澹忘歸，淹留冰玉鄰。

其三

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王註〕《玉篇》：楚謂兩樹交陰之下曰樾。明窗傾紫盞，〔查註〕蔡襄《茶錄》：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他處或色紫，皆不及也。色味兩奇絕。吾生眠食耳，一飽萬想滅。頗笑玉川子，飢弄三百月。豈如山中人，睡起山花發。〔施註〕李太白《金陵鳳凰臺置酒》詩：東風吹山花，安可不盡杯。劉禹錫詩：野釣度春水，山花映巖扉。一甌誰與共，門外無來轍。〔施註〕《漢·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查註〕《惠山古今考》載朱宿詩云：古寺隱秋山，登攀度林樾。悠然青蓮界，此地塵境絕。機閒任晝昏，慮淡知生滅。微吹遞遙泉，疎松對殘月。庭虛露華綴，池淨荷香發。心悟形未留，遲遲履歸轍。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闌，〔王註〕《成都古今記》：天涯石，在大東門內昭覺寺，相對，高六七尺。〔施註〕白樂天詩：春生何處暗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將心到處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查註〕《翻譯名義》：梵云體毘履，此云老宿。又云：五十夏以上，一切沙門所尊敬，名耆宿。案上《楞嚴》《七九》已不看。〔王註〕次公曰：案上惟有《楞嚴經》事，見《傳燈錄》。敲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〇〕自千竿。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王註〕次公曰：《上林賦》云：盧橘夏熟，黃柑橙棣，枇杷燃柿。唐子西作《李氏山園記》，言園中盧橘爲特盛。

贈錢道人

【誥案】即錢安道弟，惠山老也。

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負，〔施註〕《左傳·僖公二十年》：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輕出千鈞諾。〔施註〕《漢·季布傳》：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當時一快意，〔施註〕《史記·李斯傳》：快意當前，適觀而已。杜子美《醉爲馬墜》詩：人生快意多所辱。事過有餘忤〔八二〕。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施註〕《北夢瑣言》：唐魏博帥羅宏信卒，子紹威繼之。本府有牙兵八千，益驕，因與汴人計會，殺盡。雖豁素心，而漸爲梁祖凌制。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不成〔八三〕？」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靜觀〔八三〕殊可喜，〔施註〕《楚辭·九章》：獨立不遷，豈不可喜。脚淺猶容却。〔施註〕《漢·劉向傳》：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而況錢夫子，萬事初不作。相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查註〕《傳燈錄》：百丈懷海禪師云，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藥病俱消，喻如清水。〔誥案〕紀昀曰：純爲介甫輩發，全用宋格，然自是一種不可磨滅文字。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而關彥長、徐安中適至，分韻得風字

二首

〔查註〕《九域志》：松江卽吳江也。〔合註〕《宋詩紀事》：關景仁，字彥長，錢塘人，魯之子。嘉祐四年進士。〔誥案〕紀昀曰：二詩皆清老。

其一

吳越溪山興未窮，又扶衰病過垂虹。〔查註〕《吳都志》：垂虹，吳江東門外橋名，一名長橋。慶曆八年，縣尉王

庭堅建，東西百餘丈，中間有垂虹亭，錢公輔作記。治平三年，縣令孫覺重修，初以木爲之。南渡後，判官張顯祖始甃以石。《輟耕錄》：吳江長橋，七十二間，作橋者，僧從雅總其役。浮天自古東南水，《王註》郭氏《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施註》陶淵明《桃花源記》：先世避秦亂，來此絕境。勝游難復五人同。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施註》白樂天《東南》詩：波紅日斜沒，沙白月平鋪。

其二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王註孫倬曰》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霓，非碌碌儔比也。《施註》歐陽永叔詩：一片靈臺挂明月，萬丈辭艷飛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王註》杜牧之詩：一夜風吹竹，連江雨送秋。《施註》杜牧之《雨中作》詩：得州荒僻中，更值連江雨。盡日舟橫擘岸風。《王註次公曰》南中風吹舟拍岸，謂之擘岸；風吹舟離岸，謂之開岸。擘岸，乃開岸之義也。《施註》寇萊公《春日懷歸》詩：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人笑年來三黜慣，天教我輩一樽同。《王註》李白《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詩：何時一杯酒，更與李膺同。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施註》《文選》樂府古辭《飲馬長城窟》：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上有加餐飯，下有長相憶。《合註》魏武《雜物疏》有純銀盤。《左傳·定公十年》：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

次韻答參寥

【誥案】此詩各本原題：次韻答王鞏。施註編徐州作，查註以其有「白酒載烏程」句，改載下卷湖州，俱非是。合註謂以「方外客」及「放魚回」參之，或是答送參寥詩，故原編在彭城卷中，題中王鞏字有誤，改編似未確。其說近是，而其意則專欲救全施註而駁查編，故終於誤也。今考公凡與鞏詩文銘贊多推本祥符賢相，而所與書牘亦然，從未有稱之爲方外客者。是此詩信爲答參寥作，爲更正題字，改編於此，餘詳詩註中。

我有方外客，顏如瓊之英。〔王註〕《詩·齊風·著》：尚之以瓊英乎？而劉向《列女傳》：趙靈王吳女歌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若之榮。〔施註〕《毛詩·鄭風》：有女同車，顏如舜英。十年塵土窟，一寸冰雪清。揭來從我遊，坦率見真情。顧我無足戀，戀此山水青。〔八四〕。新詩如彈丸，〔施註〕《南史·王筠傳》：沈約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脫手不暫停。昨日放魚回，衣巾滿浮萍。〔八五〕。【誥案】此二句追憶放魚事，觀後二句，卽非彭城作矣。今日扁舟去，白酒載烏程。〔施註〕《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其品類則洛陽醴醑，烏程若下。【誥案】詳玩此二句，作於既去彭城之後，未至湖州之前，公與參寥重遇於高郵，遂載與俱，更以後句參之，乃渡江以後作也。山頭見月出，江路聞鼃鳴。〔八六〕。莫作孺子歌，滄浪濯吾纓。吾詩自堪唱，相子棹歌聲。〔王註〕李太白《送儲邕之武昌》詩：滄浪吾有曲，寄人棹歌聲。〔施註〕《禮記·曲禮》：春不相。鄭氏云：相謂送杵聲。〔施註〕李太白《寄王宗成》詩：細書羈孤意，遠寄棹歌聲。

次韻關令送魚

〔查註〕關令卽前題中關彥長也。前詩第二首結句，卽指送魚事。

舉網驚呼得巨魚，〔合註〕《易林》：漁父舉網，先得大魚。饑涎不易忍流酥。更煩赤脚長鬚老，〔王註〕韓退之《寄玉川》詩：先生有意許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施註〕韓退之《寄盧仝》詩：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來趁〔八七〕西風十幅蒲。〔王註〕《國史補》云：舟船之盛，盡於西江，編蒲爲帆，大者或數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風。〔施註〕杜荀鶴《贈友人赴辟命》詩：連天一水浸吳東，十幅帆飛二月風。

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八八〕

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王註〕歐陽永叔《詩話》云：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聾。〔施註〕杜子美《清明》詩：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左耳聾。人將蟻動作牛鬪，〔王註〕《晉·殷仲堪傳》：父師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我覺風雷真一噫。聞塵掃盡根性空，〔王註〕《楞嚴經》言：人有六根，出生六塵。不須更枕清流派。大朴初散失渾沌，〔施註〕《莊子·應帝王篇》：儵與忽相遇於渾沌之地，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六鑿相攘更勝敗〔八九〕。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合註〕白樂天詩：負君詩債多。君知五蘊皆是賊，〔查註〕《心經》：五蘊

皆空。又曰：無色無受想行識。《疏記》云：五蘊亦爲五陰。《維摩經》：樂離五欲，樂觀五陰，如怨賊。人生一病今先差。〔王註次公曰〕病除謂之差。〔邵註〕瘥同，楚懈切。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是礙。〔誥案〕紀昀曰：鞭入一層，更警策。今君疑我特伴聾，〔王註〕《楚辭·九章》：茲歷情以陳辭兮，蓀伴聾而不聞。故作嘲詩窮嶮怪。須防額癢出三耳，〔施註〕張君房《脞說》：隋董慎爲冥府追爲右曹從事，仍辟常州秀才張審通管記。慎令爲判，申天府。有黃衫人持天符云，所申不當。慎大怒，呼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審通遂再判之。後有天符來云，甚允當。慎喜，命左右割去耳肉，令一小兒擊爲耳，安於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可乎？」審通復活。後數日，覺額癢，湧出一耳，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莫放筆端風雨快。

端午遍遊諸寺得禪字

【誥案】自此首起，以下皆湖州作。

肩輿任所適〔九〇〕，〔王註〕《晉書·王獻之傳》：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遇勝輒流連〔九一〕。焚香引幽步，酌茗開淨筵。微雨止還作，〔施註〕杜子美詩：小雨止還作，斷雲疎復行〔九二〕。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施註〕東坡自謂此四句，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合註〕何焯曰：《書·益稷篇傳》：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蒼然，生草木。坡公詩用字之深博，不在荆公下也。【誥案】紀昀曰：四語神采。忽登最高塔，〔查註〕《吳興志》：飛英寺，在湖州府治北寺中，有塔名飛英。眼界窮大千。〔施註〕《阿彌陀經》：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查註〕道宣《釋迦方誌·統攝篇》云：海外有山，是鐵所成數。至一千鐵圍都繞，名小千世界，卽此

小千數。至一千鐵圍都繞，名中千世界，即此中千數。至一千鐵圍都繞，名爲大千世界。卞峰照城郭，〔王註〕《吳興統記》云：卞山，在烏程縣北一十八里。〔施註〕陸魯望詩：更感卞峰顏色好，晚雲纔散便當門。震澤浮雲天。〔王註〕《吳興統記》云：具區藪，太湖也，一名震澤，廣一百八十三里。〔施註〕《吳郡續圖經》：太湖在吳縣西南，《禹貢》謂之震澤，《周官》、《爾雅》謂之具區，《史記》、《國語》謂之太湖，其實一也。吐吸江海，包絡丹陽、義興、吳郡、吳興之境，其所容者大。《文選》木元虛《海賦》：浮天無岸。深沉既可喜，〔施註〕《後漢·鄧禹傳》：深沉有大度。《唐·長孫無忌傳》：發言可喜。曠蕩亦所便。〔施註〕《後漢·馬融傳》：徒觀其垆場區宇，恢胎曠蕩。幽尋未云畢，墟落生晚煙。〔王註〕陶淵明詩：依依墟里烟。〔合註〕《文選》范彥龍詩：軒蓋照墟落。李善註引《說苑》云：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歸來記所歷，〔施註〕《文選》潘安仁《悼亡》詩：入室想所歷。耿耿清不眠。〔詰案〕紀昀曰：善於空處烘托。道人亦未寢，〔詰案〕謂參寥也，時與秦少游同在湖州。孤燈同夜禪。〔施註〕《文選》謝惠連《秋懷》詩：孤燈暖幽幔。白樂天《送文暢上人》詩：心到夜禪空。

送劉寺丞赴餘姚

〔施註〕劉寺丞，名塢，字行甫，長興人。弟誼，字宜翁。皆舉進士。熙寧壬子歲，行甫爲杭州進士考官東坡□□，自是兄弟皆從公遊。中和堂蓋校士所也。後七載，公守湖州，行甫自長興道郡城，赴餘姚，公既賦此詩，又卽席作《南柯子詞》爲餞，首句云「山雨瀟瀟過」者是也。後題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吳興錢氏園作。今集中，乃指他詞爲送行甫，而此詞第三云湖州作，誤也。真蹟，宿皆刻石餘姚縣治。行甫手寫《華嚴經》八十一卷，故詩云「手香新寫《法界觀》」。紹聖間，爲兵部郎。宜

翁提舉廣西、江西常平，上書極論新法，中其要害，得罪停廢，書載國史。學道欲輕舉，自稱三茅翁。元祐間起知韶州，公行其詞云：汝昔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阨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哉。又嘗有書從其問道云〔九三〕。

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牀聽夜雨。〔王註次公曰〕中和堂，在杭州，先生爲倅日監秋試，意者劉寺丞爲試官

也。〔施註〕白樂天《招張司業》詩：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查註〕《咸淳臨安志》載李左史《中和堂記》，略云：始錢王

鏐於其官作堂，名閱禮。本朝至和中，威敏孫公沔來守此土，易名中和。又，聽雨軒在中和堂後，景定五年，劉安撫良貴

爲屋八楹，取東坡「中和堂後石楠樹，與君對牀聽夜雨」之句爲扁。玉笙哀怨不逢人，〔施註〕《風俗通》：漢章帝時，

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下得笙，蓋白玉管也。乃知古以玉爲管，後人易以竹耳。〔合註〕先生倅杭時詩，有「玉笙哀怨弄初

涼」之句。但見香烟橫碧縷。〔施註〕白樂天《待漏入朝》詩：碧縷爐烟直，紅垂旆尾閑。謳吟思歸出無計，〔合

註〕《漢·高祖紀》：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亦亡去。坐想蟋蟀空房語。〔施註〕《毛詩·唐風·蟋

蟀》：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明朝開鎖放觀潮，〔王註次公曰〕先生監試杭州時，以八月十六日

放榜，故云開鎖放觀潮。豪氣正與潮爭怒。銀山動地君不看，獨愛清香生雲霧〔九四〕。別來聚散如

宿昔，城郭空存鶴飛去。我老人間萬事休，〔施註〕劉夢得《答柳子厚》詩：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

休。君亦洗心從佛祖。〔施註〕《莊子·山木篇》：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於無人之野。手香新寫《法

界觀》，眼淨不覷登伽女。〔施註〕《維摩經》：得法眼淨。《楞嚴經》：摩登伽女以婆毗迦羅，先梵天呪攝阿難，入於

姪室。餘姚古縣亦何有，〔查註〕《元和郡縣志》：餘姚，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本漢舊縣。《太平寰宇

記：姚丘山，在餘姚縣西北六十里。龍井白泉甘勝乳。〔施註〕餘姚有龍泉寺，在縣西，王荆公嘗題詩云：山腰石有千年潤，井眼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查註〕《嘉泰會稽志》：餘姚縣西一里，有靈緒山，一名嶼山。山腰有微泉，未嘗竭，名龍泉。山顛有葛仙井。千金買斷顧渚春，〔查註〕《吳興備志》引吳均《入東記》云：顧渚在長興縣北三十里，吳王夫差顧其渚次原隰平衍，可爲都邑，故名。勞鉞《湖州志》：長興縣顧渚山傍，有二山，相對。大澗中流，產茶異品。有泉曰金沙，不常出。每春將造茶，太守致祭，頃卽清溢，造畢卽涸。《南部新書》：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晁公武《讀書志》：陸羽與皎然、朱放輩論茶，以顧渚春爲第一。似與越人降日注。〔查註〕《歸田錄》云：草茶日注第一芽，纖白而長，其絕品至二三寸，不過數十株，餘雖不逮，然非他產可比，多啜宜人，無停滯酸噎之患。

卷十八校勘記

- 〔一〕爲韻 集本「韻」字後有「軾」字，類本有「軾分」二字。
- 〔二〕常悄悄 集本、施乙、類本作「長悄悄」。
- 〔三〕鳴鶻 施乙、類本作「鳴鶻」。
- 〔四〕頭自掉 集乙、類本作「頭自挑」。「掉」、「挑」通。
- 〔五〕已不少 類本作「亦不少」。
- 〔六〕回中 集本作「雲中」。
- 〔七〕虜陣 原作「鹵陣」，據宋刊各本改。

- 〔八〕和參寥見寄 外集作「奉和參寥離彭門至淮上見寄」。
- 〔九〕馬臺東 七集作「馬臺宮」。
- 〔一〇〕正點空 外集作「一點空」。
- 〔一一〕侍者 外集作「詩老」。
- 〔一二〕借君 外集作「載君」。
- 〔一三〕輾暗塵 類本作「碾暗塵」。
- 〔一四〕人夜 類本作「日夜」。合註：「人」一作「此」。
- 〔一五〕他時 類本作「他年」。
- 〔一六〕取宋玉 施乙無此條自註。
- 〔一七〕取季子 施乙、類本無此條自註。
- 〔一八〕其四在懷古堂其六在石經院 施乙此條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 〔一九〕日夜摧 類本作「日夜催」。
- 〔二〇〕謂王氏兄弟也 類本無「也」字。
- 〔二一〕鬢髮 類本作「杖履」。合註：一作「杖履」。
- 〔二二〕賴此 類本作「賴有」。
- 〔二三〕七絲 類本作「七絃」。
- 〔二四〕久已棄 類本作「久已廢」。

〔三五〕千歲 類本作「千載」。

〔三六〕答之 查註無「之」字。

〔三七〕苻堅 集本、施乙、類丙作「符堅」。查註作「苻堅」，合註作「符堅」。

〔三八〕我今 類本作「今我」。

〔三九〕待垂老 類甲、類丁作「侍垂老」，疑誤。

〔四〇〕既盥 查註：「盥」一作「灌」，非。

〔三一〕抱寸炭 集本、施乙、類本、查註作「抱寸炭」，今從。原作「把寸炭」，合註作「把寸炭」。合註不知所本，疑誤刊。

〔三二〕相與 類本作「與君」。

〔三三〕與客飲 集本、類本「飲」字後有「酒」字。

〔三四〕散餘春 施乙作「報餘春」。施乙原校：石刻作「報」，集本作「散」。集甲、集乙作「散」。

〔三五〕酒薄 集本、施乙、類本作「薄酒」。

〔三六〕惟憂 施乙原校：集本作「憂」，石刻作「愁」。集甲、集乙作「憂」。

〔三七〕韓退之詩云云 類本此條註文，無註者姓氏。

〔三八〕杭僧法言云云 施乙無此條自註。

〔三九〕言公 類甲作「公言」，疑誤。

〔四〇〕人吳越 集本、施乙、類本作「適吳越」。

〔四一〕力自藏 集乙作「及自藏」。合註：「力」一作「乃」。

〔四二〕芝蘭 集本作「芳蘭」。

〔四三〕作書寄 集本、類本作「作詩寄」。合註謂「詩」訛。

〔四四〕和州防禦使 「和」原作「利」。合註引施註「和」字處爲「○」，殘。合註引《宋詩紀事》，疑所殘之字爲「利」。按，施乙註文「利」作「和」，作「和」是。《宋史·地理志》：「和州，上，歷陽郡，防禦。」

〔四五〕北城 合註謂一作「今歲」，並謂訛。

〔四六〕翠帷 集甲、類丙作「翠幃」。

〔四七〕生人 集乙作「生仁」。

〔四八〕再次韻答田國博部夫還 類本無「答」字。類丙「還」作「遠」，疑誤。

〔四九〕忍看 原作「忽看」。各本作「忍看」，今從。「忽看」或爲誤刊。

〔五〇〕爲己 原作「爲已」，今從施乙。

〔五一〕萋已合 集本作「淒已合」，類本作「淒已合」。合註：「萋」一作「虛」，一作「淒」。

〔五二〕靴履 合註：「履」一作「履」。繆荃孫校：「履」誤，應據嘉靖本改「履」。今仍從底本。

〔五三〕未若 集本、施乙作「豈若」。

〔五四〕菽水 原作「飯水」，據七集續集改。查註：「飯」，疑當作「飲」（自註文中移此）。

〔五五〕隨處 類本作「處處」。

〔五六〕復還 集本、施乙、類本作「還復」。

〔五七〕春雨 施乙原校：一本作「春風」。

〔五八〕朱欄 原作「朱闌」。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五九〕走膏乳 類本作「流膏乳」。

〔六〇〕生蒿糴 類乙作「上蒿糴」。

〔六一〕過泗上 外集無「過」字。

〔六二〕張嘉父云云 此條施註，原在卷三十五《送張嘉父長官》題下。

〔六三〕冰雪 七集作「冰玉」。

〔六四〕照淮明 外集原校：「明」一作「清」。

〔六五〕筆下 外集作「毫外」。

〔六六〕清觴 外集作「青觴」，疑誤。

〔六七〕靄靄 集甲作「藹藹」。

〔六八〕語笑 類本作「笑語」。

〔六九〕濉陽 施乙作「睢陽」。施註引《九域志》云：南陽應天府睢陽郡。

〔七〇〕慘神 查註、合註：「慘」一作「愴」。

〔七一〕懸蛛 類本作「懸珠」。

〔七二〕高譚 集甲作「高談」。

〔七三〕漁舟 集甲、類本作「漁艇」。

〔七四〕夜半 集甲、類本作「半夜」。

〔七五〕葉飛卿曰按同安志潛山方三百里陶隱居云潛山在潛縣 按《同安志》所云之潛山，在今安徽西部潛山縣。潛山縣，元至治二年始置。陶隱居所云之潛縣，乃指於潛，在今浙江境內。《同安志》所載之潛山，與於潛之潛山不同。此條註文有自相矛盾處。可參考《元和郡縣志》、《讀史方輿紀要》。

〔七六〕一步 施乙作「一涉」。

〔七七〕冰玉 類本作「冰雪」。

〔七八〕嘉我 施乙作「喜我」。

〔七九〕楞嚴 查註、合註：「嚴」一作「伽」。

〔八〇〕新竹 合註：「新」一作「修」。

〔八一〕餘作 類丙作「餘作」，疑誤。

〔八二〕施註北夢瑣言云 此條施註有訛字，今據解放後排印本《北夢瑣言》校訂。

〔八三〕靜觀 類丙作「淨觀」。

〔八四〕山水青 原作「山水清」，今從集甲、類甲。盧校：「三韻中連用兩「清」字，疑有一誤。」合註云：「清」字韻複，疑與第二韻必有一譌（自註文移此）。按「青」、「清」古韻通。

〔八五〕浮萍 合註：「萍」一作「蘋」。

〔八六〕聞鼉鳴 集甲作「聞鼉鳴」。

〔八七〕來趁 類本作「來聽」。

〔八八〕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 三希堂石刻有此詩。

〔八九〕勝敗 三希堂石刻作「勝壞」。

〔九〇〕任所適 合註：「任」一作「隨」。

〔九一〕流連 集甲、類丙作「留連」。

〔九二〕杜子美詩小雨止還作斷雲疎復行 「斷雲」句見《雨》。《雨》詩無「小雨」句。

〔九三〕劉寺丞名搗云云 此條施註原殘缺，今據施乙補足。刪去《送劉寺丞赴餘姚》題下「詰案」，此段施

註「云云」一條。

〔九四〕雲霧 集本、類本作「雪霧」。

蘇軾詩集卷十九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誥案】起元豐二年己未五月，在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湖州軍州事任，七月，中使到湖追攝，八月，赴臺獄，十二月，獄具，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至出獄作。

雪上〔一〕訪道人不遇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據外集補編。

花光紅滿欄，草色綠無岸〔二〕。不逢青眼人，〔馮註〕晉·阮籍傳：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長歌白石澗〔三〕。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四〕}詩，憶與僕去歲會於彭門折花饋筍故事，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五〕}，亦以戲公擇云^{〔六〕}

〔查註〕先生在徐州，有[△]送筍、芍藥與公擇[△]詩。〔合註〕李公擇時任淮南西路提刑。[△]續通鑑長編[△]所載先生詩獄事內可證。

汝陽真天人，絹帽著紅椹。〔施註〕南卓[△]羯鼓錄[△]：汝陽王璣，玄宗特鍾愛焉。每遊幸，頃刻不捨，嘗戴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椹花一朵，置帽上簷處，二物皆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墜落，上大笑，賜璣金器。〔王註次公曰〕杜子美[△]八哀[△]詩云：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查註〕杜子美[△]贈特進汝陽王[△]詩：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纏頭三百萬，不買一微哂^{〔七〕}。共誇青山峰，曲盡花不隕。〔施註〕[△]羯鼓錄[△]：宋開府與上論鼓事，謂上曰：「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卽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動，[△]雨點[△]取碎急。當時謫仙人，逸韻謝封吟。〔施註〕顧況[△]酬李侍郎[△]詩：逸韻不可酬。〔合註〕[△]左傳[△]：定公四年[△]：封吟土略。詩成天一笑，〔王註〕杜子美[△]能畫[△]詩：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施註〕杜光庭[△]仙傳拾遺[△]：玉女投壺梟而脫悞不接者，天爲之笑。萬象解寒窘。驚開小桃杏，不待雷發軫。〔施註〕[△]文選[△]陸士衡[△]贈馮文熊[△]詩：發軫清洛汭。餘波尚涓滴，〔施註〕[△]尚書[△]禹貢[△]：餘波入於流沙。[△]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答楚子曰：「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合註〕杜子美[△]倦夜[△]詩：重露成涓滴。乞與居易、稹。〔施註〕[△]唐[△]白居易傳[△]：初與元稹、麟詠，故號元、白。爾來誰復見，前輩風流盡。〔王

註〕《南史·張融傳》：其從弟弔之，曰：「阿兄風流頓盡。」寂寞兩詩人，〔王註次公曰〕兩詩人，指言莘老、施大夫也。
殘紅對櫻筍。〔王註次公曰〕唐三月，宰相有櫻筍廚，時爲最盛。〔查註〕韓偓《食含桃詩》自註云：秦中謂三月爲櫻筍時。《南部新書》引李綽《秦中歲時記》：長安四月十五以後，自堂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廚。飢腸得一醉，妙語傳不泯。君來恨不與〔八〕，更復相牽引。〔施註〕《左傳·襄公十三年》：鄭石隼曰：「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合註〕君指公擇。我老心已灰，空煩扇餘燼。〔施註〕《左傳·成公二年》：齊賓媚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文選》沈休文《安陸王碑》：扇以廉風。天游照六鑿，虛室〔九〕掃充物。〔王註〕《文選·魏都賦》：琛幣充物。〔施註〕《漢·司馬相如傳》：萬端鱗萃，充物其中者，不可勝紀。懸知色竟空，那復嗜烏吻。〔施註〕《史記·蘇秦傳》：飢人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本草》：烏頭，一名烏喙。宋齊丘《化書》：躑躅之酒，烏喙之脯，初噉之若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脯。蕭然一方丈，居士老龐蘊。〔施註〕《傳燈錄》：居士龐蘊，少悟塵勞，志求真諦。散花從滿鉢，不答天女問。故人猶故目〔二〇〕，〔合註〕故人亦指公擇。《水經注》：猶存故目。怨句寫餘恨。〔王註〕韓退之詩：頻蒙怨句刺棄遺。疑我此心在，遮防費欄楯。〔施註〕《阿彌陀經》：極樂國土，七重欄楯，周匝圍繞。〔查註〕《阿彌陀經》註云：橫曰欄，直曰楯。應虞已斃蛇，折尾時一蠢。〔施註〕杜子美《義鶻行》：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宜。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飢腸皆已穿。仄聞孟光賢，〔施註〕《後漢·梁鴻傳》：字其妻曰德曜。未學〔二一〕處仲忍。開關放出，事見本傳〔二二〕。〔施註〕《晉·王敦傳》：字處仲。王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

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敦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寄招應已足，左右侍雲鬢。何時花月夜，〔施註〕《古樂府》有《春江花月夜》一章。羊酒謝不敏。〔王註〕韓退之詩：買羊酤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此生如幻耳，戲語君勿愠。應同亡是公，一對子虛听。〔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又：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

王鞏清虛堂

〔王註次公曰〕《晉書》：阮瞻，字千里。清虛寡欲，自得於懷。定國名堂，蓋取於此，非止言景物之清虛也。〔查註〕《汴京遺迹志》：清虛堂在開封府城東。子由《記》畧云：王定國爲堂於居室之西，置圖史百物，而名清虛，蕭然如人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師塵土之鄉也。及其經涉世故，出入禍患，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予人，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

清虛堂裏王居士，閉眼觀心〔一〕如止水。〔王註〕《莊子·德充符篇》：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傳燈錄》：法融禪師入牛頭山石室。四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水中照見萬象空，敢問堂中〔二〕誰隱几。〔王註〕《莊子·齊物論篇》：南郭子綦隱几而坐。顏成子游侍於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子綦曰：「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吳興太守老且病，堆案滿前長渴睡，願君勿笑反自觀，夢幻去來殊未已。長疑安石恐不免，未信犀首終無事。勿將一念住清虛，居士與我蓋同

耳。〔施註〕晉·張華傳：羣臣論伐吳，帝曰：「此自吾意，華但與吾同耳。」

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

〔查註〕吳興掌故集：卞山有一石，上大而末小，危立如幢，傍有洞，窈深叵測，相傳神龍居之。黃魯直書黃龍洞三字。〔名勝志〕引山墟名云：卞山之陰，有黃龍洞，吳越王立祥應宮以祀之。談鑰：吳興志：黃龍洞在城北十八里，舊名金井。梁貞明初，有黃龍見於井中，易今名，歲以五月二十日致祭。吳興備志：公手書此詩，當時刻石，置黃龍洞，後移府中。明正德朝郡守呂某爲跋。今石猶在郡署廳事後。

吳興連月雨，〔王註〕吳興統記：歸命侯寶鼎元年，分吳都之烏程、永安、餘杭、臨水、陽羨五縣及丹陽郡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潛四縣合九縣，立吳興郡。釜甑生魚蛙。〔施註〕戰國策：知伯攻趙城，水不沒者三版，白甕生蛙，人馬相食。晉成公綏陰霖賦：沉甕生蛙，中庭運舟。往問卞山龍，曷不安厥家。梯空〔二五〕上巉絕〔二六〕，〔施註〕韓退之送惠師詩：梯空上秋旻。又：孤撐有巉絕。俯視驚谿訝。〔施註〕司馬相如上林賦：谿谿谿谿，阜陵別隴。神井湧雲蓋，〔合註〕劉逖詩：神井堪消疹。司馬相如大人賦：絳雲蓋而樹華旗。陰崖垂薜花。〔合註〕潘岳西征賦：眺華嶽之陰崖。喻鳧詩：聲疊薜花增。交流百道泉，〔合註〕沈佺期詩：竹履泉聲百道飛。赴谷〔二七〕走羣蛇。不知落何處，隱隱如縑車。我來叩石戶，〔合註〕謝靈運詩：掩岸墮石戶。飛鼠翻白鴉。寄語洞中龍，睡味豈不嘉。雨師少弭節，〔施註〕文選：班孟堅東都賦：雨師泛灑，風伯清塵。雷師亦停

搗〔一八〕。積水得反壑，稻苗出泥沙。農夫免菜色，〔施註〕《禮記·王制》：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龍亦飽豚豕〔一九〕。〔王註〕白樂天《黑潭龍樂府》云：假托神龍食豚豕，重泉之下龍知無。看君擁黃紬，高卧放晚衙〔二〇〕。〔施註〕白樂天《罷河南》詩：暖閣謀宵宴，寒庭放晚衙。《倦游錄》：文潞公初知榆次縣，題詩於新衙鼓上，云：置向譙樓一任搗，搗多搗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道放衙。

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三首

〔查註〕《茗溪漁隱叢話》：賈耘老舊有水閣，在茗溪之上，沈會宗爲賦小詞。《吳興掌故集》：賈收所居名浮暉閣。〔詰案〕賈收子，名添丁。

其一

愛酒陶元亮，〔施註〕《晉·陶潛傳》：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五柳先生傳》：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新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能詩張志和。〔王註〕子仁曰：「愛酒」「能詩」字，做杜子美「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也。〔邵註〕《唐書·張志和傳》：金華人。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亦號玄真子。顏真卿刺湖，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願浮家汎宅，往來茗雲間。善圖山水，酒酣，紙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青山來水檻，〔合註〕杜子美《江上值水》詩：新添水檻供垂釣。白雨滿漁簑。淚垢添丁面，〔王註〕次公曰：添丁，以言賈之子。盧仝兒名添丁，詩云：莫怪添丁郎，淚下作面垢。〔查

〔註〕本集《與耘老尺牘》云：念賈處士貧甚，乃作怪石古木一紙，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貧低舉案蛾。
〔查註〕本集《戲贈賈收》詩第二首，公自註云：賈將再娶。今云「貧低舉案蛾」，則賈此時已再娶矣。不知何所樂，竟夕獨酣歌。
〔王註〕《尚書·伊訓》：酣歌於室。白樂天效陶潛體詩：客去有餘趣，竟夕獨酣歌。

其二

嫋嫋風蒲亂，〔王註〕倬曰：《選》詩：風蒲亂曲渚。〔施註〕《楚辭》屈原《九歌》：嫋嫋兮秋風。猗猗水荇長。〔王註〕杜子美《曲江對雨》詩：水荇牽風翠帶張。小舟浮鴨綠〔三〕，〔施註〕《唐·東夷傳》：高麗馬管水，出白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大杓瀉鵝黃。〔施註〕《晉·阮咸傳》：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大杓更飲。得意詩酒社，終身魚稻鄉。樂哉無一事，何處不清涼。

其三

曳杖青苔岸，〔施註〕《禮記·檀弓》：孔子負手曳杖。〔合註〕此用《梁書·任昉傳》：爲新安太守，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事以切郡守也。繫船枯柳根。德公方上冢，季路獨留言。〔王註〕倬曰：以言見收之子。《論語·微子》：見其二子焉。已占蒲魚港，〔施註〕《周禮·夏官·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浸沂沭，其利蒲魚。更開松菊園。〔施註〕陶淵明《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從茲來往數，〔合註〕杜子美《重過何氏》詩：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兒女自磨門。〔王註〕杜子美《秦州雜事》詩：曬藥能無婦，磨門幸有兒。《晉書·李密傳》：內無磨門五尺之童。

乘舟過賈收水閣收不在見其子

次韻孫秘丞見贈

〔查註〕《宋史·職官志》：秘書省丞，從七品，位次少監下。

感慨〔三〕清哀〔三〕似變風，〔施註〕卜子夏《詩序》：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合

註〕陶淵明《閑情賦》：遠笛流遠以清哀。老於〔三〕詩句耳偏聰。迂踈自笑成何事，冷淡誰能用許功。

不怕飛蚊如立豹，〔公自註〕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查註〕《齊東野語》：吳興多蚊，蓋水蟲之所變，生草中者吻尤

利，而足有文采，號爲豹脚。肯隨白鳥〔三〕過垂虹。〔公自註〕垂虹，長橋亭名〔三六〕。〔施註〕《夏小正》：白鳥，蚊蚋

也。《金樓子》：白鳥，蚊也。齊桓公卧於柏寢，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猶爲之悒悒，今白鳥營營，是必飢。」因開翠紗之

幃進蚊子焉。〔查註〕詩中所云白鳥，乃鷗鷺之類，再作蚊蚋解，於義重複。吟哦相對忘三伏，〔施註〕韓退之《調張

籍》詩：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又案《曆忌釋》：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於火，

故至庚日必伏。《陰陽書後》：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終伏，故謂之三伏。擬泛冰溪入雪

宮。〔王註次公曰〕世謂湖州爲水晶宮，言其四面皆水。

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

〔王註〕《吳興統記》：正真寺在州南一十六里，有山曰道場山。〔施註〕《括地志》：何山本名金蓋

山，晉何楷居此習業，後爲吳興太守，改爲何山。

清溪到山盡，飛路盤空小。紅亭與白塔，〔王註〕李彭曰：《吳興統記》：郡有五亭，曰白蘋亭、集芳亭、山光亭、朝霞亭、碧波亭。又有白塔巷，有白石塔在焉，因而名之。在州西三里。〔查註〕朱或《蘋洲可談》云：宋熙寧中，有老僧言，道場山，在州南離方文筆山也。低於他山，故未有魁天下者。僧乃丐緣，即山背建浮圖，望之如卓一筆。其後大觀賈安宅、政和莫儔，相繼爲廷試魁。隱見喬木杪。〔王註〕謝靈運詩：俛視喬木杪。〔誥案〕紀昀曰：起四句如畫，通首亦緊峭之中，不乏波折。中休得小菴，孤絕寄雲表。洞庭在北戶，雲水天渺渺。菴僧俗緣盡，淨業洗未了。十年畫鵲竹，益以詩自繞。〔合註〕此必當日實有所指之僧，惜無可考。高堂儼像設，〔施註〕《文選》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禪室〔二七〕各深窈。奔泉何處來，華屋過溪沼。〔施註〕《文選》曹子建樂府：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何山隔幽谷，〔施註〕《毛詩·小雅·伐木》：出自幽谷。去路清且悄。長松度翠蔓，〔施註〕《文選》劉越石《扶風歌》：繫馬長松下。絕壁挂啼鳥。我友自杭來，尚歎所歷少。歸途風雨作，一洗紅日燎。我驚〔三六〕萬竅號，黑霧卷蓬蓼。舟人紛變色，坐羨輕鷗矯。我獨喚酒杯，醉死勝流殍。〔施註〕《唐·傅奕傳》：自爲《墓志》云：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書生例強狠〔三九〕，〔施註〕《唐·魏徵傳》：封倫曰：「書生好虛論。」〔合註〕《陸賈新書》：俗負強狠。造物空煩擾。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合註〕李義山詩：下蔡城危莫破顏。正似腰支嫋〔四〇〕。〔施註〕先生自題《畫竹》云：子瞻歸自道場何山，因憩松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明朝更陳迹〔四一〕，清景墮空杳。作詩記餘歡，萬古一昏曉。〔王註〕杜子美《望嶽》詩：陰陽割昏曉。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飢疫，故人往往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淨慈本長老學者益盛，作此詩_三寄之。

〔查註〕《咸淳臨安志》：南山報恩光孝禪寺，卽淨慈寺，顯德元年建，初號慧日永明院。

來往三吳一夢間，〔施註〕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漢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晉、宋、齊、梁、陳之間，雖頗割地而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故人半作冢纍然。獨依舊社傳真法，要與遺民度厄年。〔施註〕《左傳》：閔公二年：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漢·王莽傳》：莽下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今厄會已度。趙叟近聞還印綬，〔施註〕趙叟，謂趙清獻公抃。《漢·朱買臣傳》：還其印綬。〔查註〕《咸淳臨安志》：熙寧十年五月，趙抃自知越州以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杭州。《清獻公神道碑》云：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竺翁先已反林泉。〔查註〕竺翁，指辯才。公在徐州，有《聞辯才復歸上天竺》詩。何時策杖相隨_三去，任性逍遙不學禪。〔施註〕《傳燈錄》：福州大安禪師云：在馮山三十年，吃馮山飯，屙馮山屎，不學馮山禪。

送表忠觀錢道士_三歸杭并引

〔王註〕王銍曰：《杭州圖經》云：表忠觀，在城南龍山一十五里，熙寧十年賜今額。〔施註〕錢道士，名自然，號通教大師。

熙寧十年，詔以龍山廢佛祠爲表忠觀。〔查註〕《咸淳臨安志》：熙寧十年，趙清獻公請於朝，卽龍山廢佛刹妙因院爲觀，詔賜額曰表忠。元豐二年，通教自杭來，見予於吳興。問：「觀亦卒工乎？」曰：「未也，杭人比歲不登，莫有助我者。」余曰：「異哉，杭人重施輕財，是不獨爲福田也，將自託於不朽，今歲成矣，子其行乎？」及還，作詩送之。〔三〕。〔施註〕集中不載此引。道士吳大回，錢之弟子也，嘗親見墨蹟。今錄之。〔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五年三月載：詔杭州以錢氏臨安縣田產課入，歲賜表忠觀錢五百千，葺吳越王墳廟事。當必因工尚未成之故，與先生詩前後正相合也。〔語案〕錢氏歸國日，有錢塘、臨安園地歲課一千三百餘貫，寄納軍資庫。自太宗以來，百有餘年，未嘗請領。是時錢氏子孫困乏之甚，上言墳廟蕪廢，無力修治，而前項積數繁重，不敢請領，但求給還園地，以備歲修之費。神宗令歲給五百千，而其墳廟竟不能治，此《表忠觀碑》所以有父老流涕之譏也。通教本無需求助於杭人，叙以莫助爲詞，而詩有憔悴雲孫之慨，其旨微矣。合註所引《長編》，與詩旨極不合。

先王舊德在民心，〔施註〕《周易》：訟：食舊德，貞厲終吉。著令稱忠上意深。〔王註〕《前漢·吳芮傳》：徙爲長沙王，薨，諡曰文王。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贊》曰：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於甲令而稱忠也。墮淚行看會祠下，挂名爭欲刻碑陰。〔王註續曰〕《表忠碑》，公書其事。〔合註〕徐陵《傅大士碑》：載在碑陰，書其名品。淒涼破屋塵凝坐，〔施註〕司空圖《郊園》詩：落葉穿破屋。《晉·簡文帝紀》：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宴如也。憔悴雲孫雪滿簪。〔王註次公曰〕《爾雅》：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暵孫，暵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註云：輕遠如浮雲。未信諸豪容郭解，却從他縣施千金。〔王註〕《史記·郭解傳》：洛陽人有相

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迺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

舶趁風并引

〔查註〕《庚溪詩話》：吳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名舶趁風。云：海外舶船，禱於神而得之，乘此風到江浙間也。余官吳門，庚午六月既望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丙子歲，余罷官寓居無錫，六月晦前三日，此風作，凡七日乃止。按坡詩，則當在五月或六月初，而余兩見之，乃在六月望後與六月晦前，節氣有早晚也。

吳中梅雨既過，颯然清風彌旬，歲歲如此，湖人謂之舶趁風。是時，海舶初回，云：此風自海上與舶俱至云爾。

三旬〔三〕已過黃梅〔三〕雨，〔施註〕梁元帝《纂要》：梅熟而雨曰梅雨。吳中風俗占芒種日謂之人梅。至夏至日午後梅盡，合三十日。〔查註〕《埤雅》：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其霏如霧，謂之梅雨。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萬里初來舶趁風。〔施註〕《文選》陸士衡《緩聲歌》：長風萬里舉。幾處縈回度山曲，一時清駛滿江東。〔施註〕韓退之《南溪始泛》詩：南谿亦清駛。驚飄蔌蔌先秋葉，〔施註〕《毛詩》小雅：正月：蔌蔌方有穀。註云：蔌蔌，陋也。〔合註〕鮑照《蕪城賦》：蔌蔌風威。李善註：風聲勁捷之貌。喚醒昏昏嗜睡翁。〔施註〕東坡《記壁》詩云：人間不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覺睡。杜牧之《上李中丞書》：好酒嗜睡，其癖已痼。欲作蘭臺《快哉賦》，却嫌分別問雌雄。〔施註〕《文選》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

官，有風颯然而至，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豈有說乎？」玉曰：「發明耳目，寧體使人，此大王之雄風也。啗醋嗽獲，死生不卒，此庶人之雌風也。」

丁公默送蝓蚌

〔王註〕《吳越風物志》云：蝓蚌，并螿十足，生海邊泥穴中，潮退採取之，四時常有。雌者厖大而肥，重者踰數斤，去厖，渾煮熟，分擘薦酒，切爲羹。其小而黃者，謂之石蝓蚌，肉硬。螿，音敖。

〔邵註〕厖，於檢切。〔查註〕《咸淳臨安志》：蝓蚌，產鹽官。

溪邊石蟹小於錢〔三〕，〔查註〕《蟹譜》：明越溪澗石穴中，出小蟹，其色赤而堅，俗呼爲石蟹。《博物志》：南海有水蟲，名蒯，其中有小蟹，大如榆莢。《廣志》：蝓，小蟹，大如貨錢。喜見輪困赤玉盤。〔施註〕《漢·鄒陽傳》：蝓木根柢，

輪困離奇。〔查註〕《大觀本草》：赤玉盤，生南海中。其螿最銳，斷物如芟刈，扁而最大，後足闊者名蝓蚌，南人謂之撥棹子。大者如升如盤，小者如蓋椽。兩螿如手，異於衆蟹。一名執火，其色赤。半殼含黃宜點酒，〔查註〕《吳興掌故

集》：蟹子未成時，曰黃甲，有細骨，黃依以生。入海則黃化爲子，而芒亦漸長，至春深散子，則芒亦輸出，蟹腐矣。兩螿斫雪勸加餐。〔王註〕《酉陽雜俎》云：蝓蚌大者，長尺餘，兩螿至強。鄞縣昔有人於水際泥穴採取之，手爲左螿所夾，

卽以口嚙目所，又爲右螿所剪，有頃而死，至今呼此爲蝓蚌洲。蠻珍海錯聞名久，〔王註〕《禹貢》：海物爲錯。怪

雨腥風〔三〕人坐寒。〔合註〕韓退之《南海神廟碑》：盲風怪雨。堪笑吳興饒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

〔王註次公曰〕母蟹之臍團，雄蟹之臍尖。尖、團名蟹，常語也。〔查註〕唐彥謙《蟹》詩：謾誇風味過蝓蚌，尖臍猶勝團臍好。

送孫著作赴考城，兼寄錢醇老、李邦直二君，於孫處有書見及

〔查註〕[△]宋史·職官志：秘書省有著作郎及佐郎。[△]水經注：考城，周之采邑，春秋戴國。[△]陳留風俗傳：曰：秦穀縣也，後改菑縣。[△]名勝志：漢顯宗東巡，改爲考城，今河南睢州之屬縣。

使君閑如雲，〔施註〕白樂天和裴侍郎詩：靜將鶴爲伴，閑與雲相似。欲出誰肯伴。〔施註〕白樂天朝歸詩：無人閑相伴。清風獨無事，一嘯亦可喚。〔施註〕後漢·方術傳：趙炳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邵註〕炳傳註：和，猶許也。來從白蘋洲，〔王註續〕白蘋洲，在湖州，因梁柳惲爲吳興太守，賦詩於此，因以名洲。〔次公云〕柳惲詩：汀洲采白蘋，日晚江南春。〔施註〕唐文粹：李直方白蘋亭記：洲在郡城南，東亂雲溪，據洲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吹我明月觀。〔查註〕勞鉞湖州志：府治有明月樓，在子城西南隅，唐貞元十三年建。梅聖俞吳興五詠：明月樓其一也。門前遠行客，〔施註〕文選·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皓案〕紀昀曰：斗人奇絕。青衫流白汗。問子何怱怱，〔施註〕杜子美泥功山詩：寄語北來人，後來莫怱怱。王事不可緩。故人錢與李，清廟兩圭瓚。〔施註〕尚書·文侯之命序：平王錫晉文侯柎圭瓚。孔氏云：以圭爲杓柄，謂之圭瓚。[△]毛詩·大雅·蕩：釐爾圭瓚。鄭氏曰：王賜召虎，使以祭其宗廟。蔚爲萬乘器，〔施註〕漢·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尚記溝中斷。〔施註〕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合註〕所謂有書見及也。子亦東南珍，價重不可算。〔王註〕杜子美謁文公上方詩：價重百車渠。[△]孟子·滕文公上：或相倍

蕤而無算者。別情何以慰，酒盡對空案。惟持一榻涼，勸子巾少岸。北風〔音〕那復有，塵土飛灰炭。欲寄二大夫，〔王註〕漢·疏廣傳：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發發不可絆。〔施註〕毛詩·小雅·蓼莪：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查註〕漢書·王吉傳：是非古風也，發發者。

泛舟城南，會者五人，分韻賦詩，得「人皆苦炎」字四首

〔誥案〕此五人中，秦觀與焉。詳總案中。〔案〕總案云：本集與秦少游書云：分韻詩語益妙，得之殊喜。拙詩令兒子錄呈。據此書，則泛舟城南五人分韻之作，少游在焉。

其一

城中樓閣似魚鱗。〔施註〕楚辭：魚鱗屋兮龍堂。不見清風起白蘋。〔王註〕次公曰：宋玉風賦：起於青蘋之末。今湖洲有白蘋洲，故變用白蘋。〔施註〕劉禹錫湖州詩：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誥案〕紀昀曰：人手恣逸，妙不單弱。試選苕溪最深處，〔查註〕咸淳臨安志：苕溪，祥符志云：闊七十六步，秋冬深五尺，春夏深九尺。山海經云：天目山，苕溪出焉，在於潛、臨安兩縣界。耆老相傳云，夾岸多苕花，每秋風，飄散水上，如飛雪然，因名。仍呼我輩不羈人。〔施註〕漢·司馬遷傳：僕少負不羈之才。韓退之送惠師詩：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窺船野鶴何曾下，見燭飛蟲空自馴。遠郭荷花一千頃，〔施註〕白樂天餘杭詩：遠郭荷花三十里。〔查註〕吳興掌故集引姜白石云：吳興號水晶宮，荷花極盛，陳簡齋詞云：今年何以報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亦可見矣。〔誥案〕簡齋，名去非。爲南渡名臣之冠，陳公弼之曾孫也。誰知六月下塘春。〔施註〕今震澤以南派太湖之水，亂若

嘗二溪，以通舟楫，東盡吳興，西盡餘杭，名曰下塘，言居官塘下流。〔查註〕梅堯臣《送胡武平》詩：始時遠郊郭，水不通蹄輪。公來作新塘，直抵吳淞垠。《演繁露》：湖州東門外上塘路，武平始築也。《咸淳臨安志》：上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餘杭水門，二河合於北郭稅務前，與城東水合，分爲兩派，一由東北上塘入大運河，一由西北過江漲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

其二

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心齋。〔王註〕《管子·弟子職篇》：危坐鄉師，顏色無作。《後漢書》：茅容避雨樹下，危坐愈恭。《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回不飲酒茹葷者數月，若此，可以爲齋乎？〔施註〕《莊子·人間世篇》：顏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海螯要共詩人把，溪月行遭霧雨霾。〔施註〕《後漢·郎顛傳》：時氣錯逆，霧霧蔽日。白樂天《南賓郡》詩：霧雨霾樓雄。鄉國飄零斷書信，〔施註〕杜子美《送李大夫》詩：垂老見飄零。弟兄流落隔江淮。〔施註〕杜子美《五盤》詩：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便應築室苕溪上，〔施註〕《左傳·宣公十五年》：築室反耕者。荷葉遮門水浸堦。〔施註〕柳子厚《雨亭夜飲》詩：霧暗水連堦，月明花覆牖。

其三

紫蟹鱸魚賤如土，〔施註〕白樂天《洛下宴游》詩：米價賤如土。得錢相付何曾數。〔王註〕《後漢·五行志》：謠曰，河間姪女工數錢。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王註〕張君房《脞說》載：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愨於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荷葉，盛酒，以簪刺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困如象鼻，傅翕之，名爲碧

筍。歷下皆效之云。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他耐。〔施註〕寶子野《酒譜》亦云：白樂天《想東游》詩：味苦蓮心小，漿甜蔗節稠。運肘風生看斫鱠，隨刀雪落驚飛縷。〔王註次公曰〕《禮記·深衣》：格之高下，可以運肘。「運肘風生」，亦依《莊子》「運斤成風」也。杜子美《觀打魚歌》詩：饗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潘岳《西征賦》云：饗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羶羶霏霏。〔施註〕《酉陽雜俎》：南孝廉者，善斫鱠，縷薄絲縷。因會客，忽雷震一聲，鱠悉化爲蝴蝶飛去。〔查註〕《吳興掌故集》：湖人往時善斫鱠，縷切如絲，簇成人物花草，雜以薑桂。山谷云：吳興庖人斫松江鱸鱠。則吳興斫鱠之名遠矣。《七啓》：輕隨風飛，刀不轉切。卽此也。不將醉語作新詩，飽食應慚腹如鼓。〔王註〕《談藪》載高爽《題鼓嘲孫挹》云：身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被打未遽央。〔合註〕《莊子·馬蹄篇》：鼓腹而遊。

其四

橋上游人夜未厭，共依水檻立風簷。〔王註〕唐李商隱《宿駱氏亭》詩：竹塢無塵水檻清。杜子美《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詩：簷雨細隨風。〔合註〕張祐詩：靜人風簷夜雨聲。樓中煮酒初嘗芡，月下〔四〕新粧半出簾。〔施註〕司空圖時：晚粧留拜月，卷上水晶簾。南郭清游繼顏謝，〔施註〕顧況《湖州刺史廳壁記》：在晉則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國朝則顏魯公忠烈也，袁給事高謙正也，劉員外全白文翰也。邵迎《吳興詩集序》云：東晉王羲之、謝安諸公，莫不游而樂之，而城中觀游之最，則水堂見於柳惲。至唐出守者，若顏真卿之忠毅，又不獨以篇詠著者也。北窗歸卧等羲炎。〔施註〕《左傳》：炎帝神農氏，太皞伏羲氏。人間寒熱無窮事，〔施註〕白樂天《迂叟》詩：冷暖俗情諳世路，是非閑論任交親。自笑疎頑不受疴。〔王註次公曰〕疴，瘧疾也。其爲狀，一寒一熱，今云不受疴，則

不聽寒熱之侵也。〔施註〕白樂天《題郡齋》詩：「偃臥恣疎頑。」《左傳·昭公二十二年》：「齊侯疥，遂疢。杜預曰：疢，瘡也。」《後漢·景丹傳註》：「壯士不病瘡。」〔誥案〕紀昀曰：「末句押韻甚巧。」

與王郎夜飲井水〔四〕

〔施註〕此詩墨蹟，刻石成都帖，而集中失載。王郎，乃子由壻子立也。是時從先生於吳興。

吳興六月水泉温，千頃菰蒲聚鬪蚊〔四〕。〔誥案〕首二句，謂人皆趨炎，如鬪蚊盛於六月也。其下温字之意如此。此井獨能深一丈，〔誥案〕句謂井深而水獨寒冽也，凜然之意，從此生出。凜然如我〔四〕亦如君。〔翁方綱註〕按此詩末句首二字原本蝕闕，查作源龍，依邵氏註也，然今諦視原本，蝕痕非此二字，俟訪成都石刻補之。〔合註〕王本、七集本作「源龍如我」，鄭羽本作「凜然如我」，則「源龍」二字，施氏原刻本亦必作「凜然」也。〔誥案〕凜字草書，上蝕去一點，卽似源字形，龍然二字作草，本相似也。合三註考之，從凜然爲確。詩以「我」、「君」二字當冷字用，謂世皆趨熱，而爾我獨冷，不圖此水凜然，正如我之與爾飲此爲宜也。

次韻李公擇梅花

〔施註〕李公擇本末，見十一以後四卷倡酬。公擇自諫省言事去國，守江夏、吳興、濟南三郡，提點淮西刑獄，置司舒州。潛嶽在舒境內，故皆見詩中。東坡嘗過公擇于吳興、于濟南，故有「茶山檻泉」之句。檻泉，濟南園亭。子由爲濟南書記，有和孔武仲《檻泉亭》詩〔四〕。

詩人固長貧，〔王註〕《漢書》：張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日午飢未動。〔施註〕白樂天《祝蒼華》詩：「痛

飲困連宵，悲吟飢過午。偶然得一飽，萬象困嘲弄。〔王註〕韓退之詩：萬類困陵暴。〔施註〕劉禹錫《楚望賦》：萬象起滅，森來貺予。尋花不論命，〔王註〕韓退之詩：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施註〕孟東野《招文士飲》詩：文士莫辭酒，詩人命屬花。愛雪長忍凍〔四六〕。〔施註〕孟東野《苦寒》詩：凍吟成此章。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闐。君爲三郡守，〔查註〕《宋史·李常傳》：熙寧中自諫院出守鄂州，未幾徙湖州，又自湖移知齊州。所至滿賓從。〔施註〕《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賓從無聲。江湖常在眼，詩酒事豪縱。奉使今折磨，〔施註〕白樂天《酬微之》詩：由來才命相磨折。〔合註〕《後漢書·馮衍傳》：揭節奉使。清比於陵仲。〔王註〕漢鄒陽書：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施註〕《高士傳》：陳仲，字子終。適楚，居於陵。《列女傳》：楚王欲以子終爲相，人告於妻，妻曰：「亂世多害。」於是相與逃，而爲人灌園。永懷茶山下，攜妓修春貢。〔王註〕次公曰：茶山、春貢，湖州事也。張君房《脞說》云：湖州長城縣啄木嶺金沙泉，每歲造茶之所。泉處沙中，居常無水，湖、常二郡守至於境會亭，具犧牲拜勅祭泉，其夕清溢。及造茶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之，太守造畢即涸矣。守或還旆稍晚，則有風雷之變云。〔查註〕杜牧之《湖州》詩：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更憶檻泉亭，〔查註〕李公擇曾知齊州，故云。插花雲髻重。〔合註〕曹植《洛神賦》：雲髻我我。蕭然卧瀟麓，〔查註〕公擇時提點淮南西路刑獄，提刑司在舒州。《九域志》：舒州瀟山〔四七〕，漢之南岳。愁聽春禽哢。忽見早梅花，〔詰案〕紀昀曰：人得撇脫。不飲但孤諷。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施註〕《三國志·王粲傳》引《典畧》：陳琳作諸書及檄，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嗟君本侍臣，〔施註〕《宋·樂志》：曹子建《聖皇篇》：侍臣省文奏〔四八〕。筆橐從上雍。〔施註〕《漢·趙充國傳》：張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張宴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籥筆，

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漢·司馬遷傳·報任安書》云：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脫靴吟芍藥，〔施註〕《楊妃外傳》：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李白進《清平調詞》，高力士以脫靴爲恥。帝嘗三欲命白官，卒沮止。給札賦雲夢。〔施註〕《漢·司馬相如傳》：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賦云：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何人慰流落〔四九〕，〔施註〕韓退之詩：自從流落憂感集。〔誥案〕紀昀曰：又一縈拂，不粘不脫。嘉蔕天爲種。杯傾笛中吟〔五〇〕，〔王註續曰〕笛有《落梅之曲》。〔施註〕杜荀鶴《梅花》詩：謝公吟賞愁飄落，可得更拈長笛吹。《摭遺》：蜀州紅梅閣東壁有詩云：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白樂天《寄李蘄州》詩：笛愁春盡梅花裏。帽拂果下鞵。〔王註〕《後漢書》：潑貊獻果下馬。註：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合註〕《玉篇》：鞵，馬勒也。感時念羈旅，此意吾儕共。故山亦何有〔五二〕，桐花集么鳳。〔王註次公曰〕西蜀有桐花鳥，似鳳而小，而先生眉人，故稱故山也。〔師民瞻曰〕人謂之倒掛子。公《梅詞》所謂「倒掛綠毛么鳳」是也。〔誥案〕此公幼時家內事也，特與下匡廬並用，作雙收法。君亦憶匡廬，歸掃藏書洞。〔王註〕《寰宇記》：廬山，其山九疊。《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障也。周武王時，匡俗所廬，故名廬山，亦曰匡廬。〔誥案〕廬山白石山房，李公擇藏書處也。公過齊州，已爲作記，其後至廬山，并有詩。何當種此花，各抱漢陰甕。〔施註〕《莊子·天地篇》：漢陰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送淵師歸徑山〔五三〕

〔合註〕紹興間，石刻此詩，首云詩寄澄慧大師，當卽淵師之字。《咸淳臨安志》採此詩，題云：寄澄慧大師淵。

我昔嘗爲〔三〕徑山客，至今詩筆餘山色。師住此山三十年，妙語應須得山骨。〔施註〕《傳燈錄》：達摩欲返西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乃謂道育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溪城六月水雲蒸，飛蚊猛捷如花鷹。〔合註〕傅休《弈賦》：猛捷者莫如虎。羨師方丈冰雪冷，蘭膏不動長明燈。〔施註〕《楚辭·招魂》：蘭膏明燭，華鏗錯些。山中故人知我至〔五〕，爭來問訊〔五〕今何似。〔王註次公曰〕問訊如來，今禪院有打問訊也。〔合註〕《古樂府·焦仲卿妻詩》：幸可廣問訊。爲言百事不如人，兩眼猶能書細字〔五〕。〔公自註〕徑山夏無蚊。余舊詩云：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

〔施註〕墨蹟藏吳興向氏。前題云：次韻奉和樂清開祖長官見寄。後題云：元豐二年六月十三日吳興郡齋作。「旋見兒童迎細侯」，墨蹟作「已見」，當是續改此一字。〔查註〕周開祖名邠。先生倅杭時，周爲錢塘令，多唱和詩。又有《周邠赴闕》及《周邠寄雁蕩山圖》作。蓋周自錢塘赴闕，復出宰樂清，故云：海南未起垂天翼，澗底仍依徑寸麻。惜其未大用於時也。

俯仰東西閱數州，〔合註〕《魯靈光殿賦》：俯仰顧盼，東西周章。老於歧路豈伶優。〔施註〕《文選》：陸士衡樂府：歧路交朱輪。韓退之《遺興聯句》：平生無百歲，歧路有四方。初聞父老推謝令，旋見〔五〕兒童迎細侯〔五〕。〔王註〕《後漢書》：郭伋，字細侯。爲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政拙年年祈水旱，〔王註〕《唐·陽城傳》：撫字心勞，追科政拙。民勞處處避嘲謳〔五〕。河吞巨野那容塞，〔查

註「河吞巨野，公在徐州事。盜入蒙山不易搜。」〔查註〕盜入蒙山，公在密州事。〔合註〕《名勝志》：蒙陰山，在蒙陰縣南八里。《金石錄》有北齊《蒙山碑》。仕道固應慚孔、孟，扶顛未可責由、求〔六〇〕。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惘惘〔六一〕可憐真喪狗〔六二〕，〔王註〕韓退之《送殷侗序》云：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施註〕《史記》：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時時相觸是虛舟〔六三〕。〔王註〕《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揭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苕溪可倚樓。〔施註〕杜子美《江上》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齋釀〔六四〕酸甜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鷗〔六五〕。〔詰案〕鷗，各本作甌字，誤。查註疑作鷗。合註引《至元嘉禾志》作鷗。今更正。遠思顏、柳并諸謝，近憶張、陳與老劉。〔公自註〕謂張子野、陳令舉、劉孝叔也〔六六〕。〔查註〕張子野，名先。陳令舉，名舜俞。劉孝叔，名述。先是罷杭倅赴密，李公擇時知湖州，先生與令舉輩過之，子野作《六客詞》。見《樂府序》。〔詰案〕公舊在湖時，《與開祖書》云：「可惜開祖不在座。」此句近憶，有此一層在內，故於開祖爲尤切也。風定軒窗飛豹脚，〔公自註〕湖多蚊，土人云，豹脚者尤毒〔六七〕。〔查註〕《苕溪漁隱叢話》：吳興，澤國也。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仍多蚊蚋。子瞻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窗飛豹脚，雨餘欄檻上蝸牛。真紀實也。雨餘欄檻上蝸牛。舊游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尚黑頭。憶昔湖山共尋勝，〔施註〕韓退之《送靈師》詩：尋勝不憚險。相逢杯酒兩忘憂。〔施註〕韓退之《贈兵曹》詩：樽酒相逢十載前。《晉·顧榮傳》：謂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施註〕《古樂府》蘇子卿《梅花落詞》：庭前一樹梅，寒多未覺開。祇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夜棹〔六八〕風船駭汗流。〔施註〕韓退之《秋懷》詩：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攬。又《瀧吏》詩：汗出媿且

駭。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同作〔六〕月中遊。海南未起垂天翼，〔施註〕〔莊子〕：逍遙遊篇：『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澗底仍依徑寸床〔七〕。已許春風〔七〕歸過我〔七〕，預憂詩筆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謬悠。犀首正緣無事飲，馮驩應爲有魚留。〔施註〕〔史記〕：孟嘗君傳：『馮驩居孟嘗君傳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從今更踏〔七〕青州麴〔七〕，薄酒知君笑督郵。』〔查註〕〔烏臺詩案〕：元豐三年六月十三日，軾知湖州，有周邠作詩寄軾。軾答云：『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未易搜。自言遷徙數州，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路，並所至遇水旱盜賊，夫役數起，民蒙其害，以譏諷朝廷政事缺失，並新法不便之所致也。』〔仕道〕二句，以言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仕道也，故有慚於孔、孟。孔子責求、由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顛，謂顛仆也，意以譏諷朝廷大臣不能扶正其顛仆。軾在臺於九月十四日準問目有無未盡事，軾供出上件詩因依。不係，朝旨降到册子內。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歿，追和其韻

〔合註〕〔宋史〕·林希傳云：遣使高麗，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而不書何年事。考〔續通鑑長編〕載此事於元豐元年三月。先生和詩，在二年，正子中在浙時。〔誥案〕文與可卒於是年正月二十日，查註引〔墓誌〕卒於元豐戊午，誤，已刪。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王註〕〔詩〕·小雅·巷伯：『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欲其少須臾，奪去惟恐後。〔施註〕〔唐〕·楊綰傳：『綰薨，帝驚悼曰：『天何奪綰之速耶。』』云誰〔七〕尸此職，〔王註〕〔詩〕·召南·采蘋：『誰其尸之。』無乃亦假守。〔施註〕〔漢〕·項籍傳：『會稽假守通素賢梁。』註云：假守，兼守也。賦

才有巨細，無異斛與斗。胡不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施註〕杜子美《遺興》詩：時來展才力，先後無醜好。劉勰《文心雕龍》：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意合無妍醜。〔施註〕《史記·佞幸傳》：善仕不如遇合。坐令雞棲車，長載朱伯厚。〔王註〕《後漢·陳蕃傳》：朱震，字伯厚。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平生無一旅，〔施註〕《左傳·哀公元年》：有衆一旅。杜預曰：五百人爲旅。既死咤萬口。〔王註次公曰〕言生雖寡徒，而死則共惜也。〔施註〕韓退之《平淮西碑序》：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自聞與可亡，胸臆生堆阜。〔施註〕《江表傳》：孫權聞公孫淵斬張彌等，怒曰：「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合註〕梁武帝詩：黃落散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施註〕《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撰其遺文，都爲一集。〔合註〕班孟堅《幽通賦》：訴來哲而通情。後事待諸友。伶俜嵇紹孤，〔王註〕《晉·山濤傳》：濤，字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杜子美《新安吏》詩：瘦男獨伶俜。〔施註〕杜子美《贈王侍御》詩：伶俜卧疾頻。〔查註〕與可之子，字逸民，子由壻也。老病孟光偶。世人賤目見，〔施註〕《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爭笑千金帚。君詩與楚詞，識者當有取。〔王註〕先生《祭與可文》云：孰能爲詩與楚辭，如與可之婉而清乎？〔施註〕劉勰《辨騷》云：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揚子》：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但知愛墨竹，此歎吾已久。〔王註次公曰〕先生嘗作與可《墨竹屏風贊》云：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亦如此詩意也。故人多厚祿，〔王註〕杜子美《狂夫》詩：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穉子色淒涼。能復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飢寒自奔走。

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遶城觀荷花，登峴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

得「月明星稀」四字〔七六〕

〔查註〕《韻語陽秋》：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有李適之窪尊亭。勞鉞《湖州志》：晉太守殷康，築亭於顯山上，名曰顯亭。後避廟諱改焉。凡守令之去而見思者，勒石峙亭，以比羊叔子之峴山云。又，飛英寺在府城北門內。唐咸通中，僧雲皎自長安來，得舍利，建飛英石塔。中和五年，改上來寺，景德二年，改今額。後分爲二，東曰飛英教寺，西曰飛英塔院。

其一

昨夜雨鳴渠，曉來風襲月。〔施註〕《漢·劉向傳》：熒惑襲月。蕭然欲秋意，溪水清可啜。環城三十里，處處皆佳絕。蒲蓮〔七七〕浩如海，〔施註〕韓退之《谿堂》詩：淺有蒲蓮，深有葭葦。時見舟一葉。【詰案】紀昀曰：忽作清音，却仍用本色，不規規於王、孟形模。此間真避世，青莢低白髮。相逢欲相問，已逐鷗鷗沒。〔施註〕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詰案】紀昀曰：此暗用漁父事，非寫景也。

其二

清風定何物，可愛不可名。所至如君子，〔查註〕《風俗通》：風或清明來，久長不搖樹木，離地二三丈者，此謂龍德在於下風。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風也。草木有嘉聲。【合註】蔡邕碑文：領嘉聲而響和。我行本無

事，孤舟任斜橫。中流自偃仰，適與風相迎。舉杯屬浩渺，樂此兩無情。歸來兩溪間〔七六〕，
【詰案】謂苕溪、霅溪也。雲水夜自明。

其三

苕水如漢水，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意
則同，歲月如流星。〔合註〕《史記·樂書》：常有流星。王昌齡《少年行》：白馬如流星。〔王註〕子
仁曰：謂王適、王通也。高鴻插修翎。〔合註〕《文選·西京賦》：弋高鴻。湛輩何足道，〔查註〕《洪容齋題跋》：
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字曰潤甫。《元和郡縣志》：羊祜鎮襄陽，與鄒潤甫同登峴山。當以德自銘。

其四

吏民憐我懶，鬪訟日已稀。能爲無事飲，可作不夜歸。〔王註〕《詩·小雅·湛露》：厭厭夜飲，不醉無
歸。〔續曰〕解道康《齊地記》曰：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出，照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任居實曰〕杜
子美《秦州雜詩》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蓋不夜者，乃月明如晝也。〔施註〕李德裕《獻替記》：出不至遠，歸不近
夜。復尋飛英游，盡此一寸暉。撞鐘履聲集，顛倒雲山〔七九〕衣。〔施註〕《毛詩·齊風·東方未明》：東
方未明，顛倒裳衣。我來無時節，杖履〔八〇〕自推扉。莫作使君看，外似中已非。【詰案】和陶之先
聲也。

次韻章子厚飛英留題

〔查註〕按《宋史》章惇本傳，熙寧中出知湖州，徙杭州，入爲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先生來吳興，正子厚爲翰林學士時也。故云：而今人在鳳麟洲。〔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款段曾陪馬少游，〔誥案〕公簽判鳳翔，章惇爲商洛令，同游終南。而今人在鳳麟洲。〔馮註〕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黃公酒肆如重過，〔馮註〕《世說》：王濬冲爲尚書令，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縻，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杳杳白蘋天盡頭。

城南縣尉水亭得長字

〔查註〕趙與時《賓退錄》：隋改縣尉爲縣正，又爲書佐。《新唐書》：武德元年，仍改書佐曰縣尉。《唐六典》：諸州上縣尉各二人。《宋史·職官志》：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若不置簿，則以尉兼之。五代多用軍校，大爲民患。太祖以初賜第人充掌閱籍弓手，戢奸禁暴。《吳興掌故集》載顏魯公《記》畧云：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卽柳惲之西亭也。繚以遠峰，浮以清流，實資游宴之美。陸羽《圖記》云：西亭在縣南六十步，跨苕溪爲之。

兩尉鬱相望，〔合註〕《宋史·職官志》：建隆三年，每縣置尉一員。《九域志》：太平興國七年，析烏程，置歸安二縣，皆爲望縣，則必各置尉也。東西〔八〕百步場。〔王註次公曰〕百步場，蓋言尉司較閱處也。〔施註〕韓退之《贈張僕射》

詩：築場千步平如削。插旗〔三〕蒲柳市，伐鼓水雲鄉。〔王註次公曰〕插旗伐鼓，以言射之事。蒲柳市、水雲鄉，則言湖州也。已作觀魚檻，〔王註〕〔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仍開射鴨堂。〔王註續曰〕孟郊爲溧陽尉，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合註〕劉希夷詩：畫舫烟中淺。極目亂紅妝。〔施註〕杜子美〔陪柏中丞觀宴將士〕詩：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妝。激激波頭細，疎疎雨脚長。〔王註〕杜牧之詩：林黑山高雨脚長。我來閑濯足，溪漲欲浮牀。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傍。〔施註〕李涉〔潤州〕詩：孤城吹角水茫茫。欲知歸路處，葦外記風檣〔八三〕。〔王註〕杜牧之〔李長吉集序〕云：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施註〕〔文選〕郭景純〔江賦〕：萬里連檣。註云：檣，挂帆木也。〔埤蒼〕曰：檣，飄柱也。

與胡祠部游法華山

〔王註〕〔蘇州圖經〕云：法華山興福院，在吳興西三十里。〔查註〕〔宋史〕職官志：禮部所屬祠部郎中，從六品，員外郎，正七品。〔湖州志〕：卞山之別峰，有石斗山，又名法華山，下有法華寺。陂湖欲盡山爲界，始見寒泉落高派。道人未放泉出山，曲折虛堂瀉清快。〔施註〕〔漢〕李廣傳云：報天子失軍曲折。註云：曲折，猶言委曲也。使君年老尚兒戲，綠棹紅船舞澎湃。〔王註續曰〕綠棹紅船，作流杯之戲。一笑翻杯水濺裙，餘歡濯足波生隘。長松攬天龍起立，蒼藤倒谷雲崩壞。仰穿蒙密得清曠，一覽震澤吁可怪。〔王註〕〔魯靈光殿賦〕：吁，可畏乎，其駭人也。〔合註〕何焯曰：「可怪」，用〔海賦〕。〔查註〕〔吳興掌故集〕：法華寺高頂，有臨湖亭。勞鉞〔湖州志〕：太湖周三萬六千頃，縱廣二百八十里，東爲松江，又

東流二百里入海。誰云四萬八千頃〔八四〕，〔合註〕吳蘭庭曰：盧雄《蘇州府志》：太湖條下引顏真卿《石柱記》曰：四萬八千頃。並見《禹貢錐指》。渺渺東盡日所曬。〔施註〕韓退之《朝歸》詩：秋日萬里曬。〔查註〕《困學紀聞》引《楚漢春秋》：下蔡亭長晉淮南王曰：封汝爵爲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耶，而反，何也？歸途十里盡風荷，〔施註〕顏況《酬房杭州》詩：荷花十餘里。清唱一聲聞《露薤》。〔公自註〕是日，樂工有作此聲者。〔王註〕次公曰：挽歌有《蒿里》、《薤露》之曲，言薤頭露也。杜詩《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盈筐承露薤。〔施註〕《文選》：陸士衡《文賦》：含清唱而靡應。《後漢·周舉傳》：上巳，梁商燕於洛水，酒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者皆爲掩涕。嗟予少小慕真隱，〔王註〕《南史》：宋何尚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還攝職，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施註〕韓退之《縣齋有懷》詩：少小尚奇偉。庾信《傷周處士》詩：望氣求真隱。白髮青衫天所械。忽逢佳士與名山，何異枯楊便馬疥。〔查註〕《五燈會元》：僧問仁岳禪師：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揩枯柳。君猶鸞鶴偶飄墮，六翮如雲豈長鍛。〔王註〕次公曰：鍛，書云翦羽也。〔師民瞻曰〕顏延年《五君詠》：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韓詩外傳》曰：鴻鵠舉千里，所持者六翮耳。〔施註〕《文選》：謝宣遠《答靈運》詩：鍛翮周數仞。〔合註〕《文選》：七啓：飛翮成雲。不將新句紀茲游，恐負山中清淨債。〔施註〕白樂天《仲夏月齋戒》詩：稍結清淨緣。

又次前韻贈賈耘老

具區吞滅三州界，〔施註〕《周禮·夏官》：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查註〕《勞鉞》《湖州志》：太湖歸

墟，一名震澤，兼跨蘇、常、湖三州之界。〔合註〕劉向《戰國策叙》：遂相吞滅。浩浩湯湯納千派。〔查註〕王鑿《震澤編》：北曰百瀆，納建康、常、潤之水。南曰諸瀆，納宜、歙、臨安、苕、霅之水。從來不著萬斛船，一葉〔八五〕漁舟恣奔快。仙壇古洞不可到，〔王註〕《十道紀》云：太湖廣三萬六千頃，下有地道，潛通巴陵，昔龍威丈人之所居。〔查註〕《玄中記》：洞庭，古人謂仙壇之靈區，有龍威、林屋等洞。空聽餘瀾鳴泝泝。今朝偶上法華嶺〔八六〕，縱觀始覺人寰隘。〔施註〕《漢·高祖紀》：縱觀秦皇帝。《漢·王莽傳》：諸生縱觀，長老歎息。鮑照《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山頭卧碣弔孤冢，〔查註〕王象之《碑目》：烏程縣法華寺，有唐太光和尚《神異碑》，李紳書。下有至人僵不壞。〔查註〕白樂天詩：身壞口不壞，舌根如紅蓮。空餘白棘網秋蟲，〔施註〕劉禹錫《團扇歌》：蒼蒼網蟲遍。無復青蓮出幽怪。〔公自註〕事見本院碑〔八七〕。〔施註〕《法華經》：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口中常出青蓮香。按，湖州法華山，昔有樵夫人山，得青蓮一枝，掘地視之，下有石匣，中藏一童子，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生持誦《法華經》，致此勝果，故以名其山。事具寺碑。又，牛僧孺有《幽怪錄》。我來徙倚長松下，〔查註〕《吳興備志》：法華寺前，有松逕數里。皎然詩：路人松聲遠更奇，山光水色共參差。中峰禪寂一僧在，坐對梁朝老樹枝。卽此地也。欲掘茯苓親洗曬。〔合註〕李遠《閑居》詩：買藥經年曬。聞道山中富奇藥，往往靈芝雜葵蕓。詩人空腹待黃精，〔王註〕呂祖謙曰：杜子美《丈人山》詩：掃除白髮黃精在。〔誥案〕黃精，名戊己芝，詩所謂空腹者，亦猶日食杞菊之意耳。王註、查註紛然引辯黃獨，非是。已刪。生事只看長柄械。〔公自註〕杜子美詩云：長鑿長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爲命〔八八〕。今年大熟期一飽，〔查註〕《書·金縢》：秋大熟未穫。《漢書·食貨志》：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食葉微蟲真癬疥〔八九〕。〔公自註〕賈云：今歲有小蟲食稻葉，不甚爲害〔九〇〕。〔王註〕次公曰：《傳》言：患之小者，

猶癡疥也。白花半落紫穠香，攘臂欲助磨鍊鍛。〔合註〕韓退之詩：新月似磨鍊。〔說文〕：鍛，鍛有鐔也。安得山泉變春酒，〔合註〕李太白《襄陽歌》：此江若變作春酒。與子一洗尋常債。〔王註續曰〕《三國》：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常醉，屢欠酒債，人皆笑之。濟恬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座處欠人酒債，欲貸此緼袍償之。

趙閱道高齋

〔王註〕《冷齋夜話》云：趙閱道休官，歸老三衢，作高齋而居之，與鍾山佛慧禪師爲方外交。〔施註〕趙清獻公名抃，字閱道，西安人。爲殿中侍御史，京師目爲鐵面御史。知成都，以一琴一龜自隨。爲政簡易。擢參知政事時，王介甫行新法，閱道屢斥其不便，最後上言，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彊辯自用，詆天下之公論以爲流俗，違衆罔聞，順非文過。奏人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移青，再帥蜀，歸知越州，復徙杭，遂以太子少保致仕，薨年七十七。其自杭告老而歸也，錢塘州宅之東，舊據城闔，橫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故爲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東坡守杭，秦少章輩寓焉，亦有留下高齋月明之句。清獻既治第衢州，其旁不遠數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卽作別館其上，亦名高齋，唯居此館。清獻以論新法不合，去政地，故云「超然已了一大事」。出守數郡，掛冠而歸。是時，王、呂更用事，以法害天下，賢哲多爲所折困，而清獻獨能遠引爲高，終篇皆此意也。〔查註〕趙閱道《清獻集》·自題高齋詩云：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樂，清夜安眠白日閑。

見公奔走謂公勞，聞公引退〔九二〕云公高。〔王註堯卿曰〕趙清獻公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

從之游。公心底處有高下，夢幻去來隨所遭。不知高齋竟何義，此名之設緣吾曹〔九三〕。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緣未盡餘伊臯。〔王註次公曰〕言尚餘經濟之具耳。功名富貴皆逆旅〔九四〕，〔王註〕《莊子·知北游篇》：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施註〕《列子·仲尼篇》：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黃金知繫何人袍。超然已了一大事，〔施註〕《法華經》：諸佛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傳燈錄〕：慧能曰：因緣惟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挂冠而去真秋毫。坐看猿猱落罨罔〔九五〕，兩手未肯置所操。乃知賢達與愚陋，豈直相去九牛毛。〔施註〕《漢·司馬遷傳》：若九牛亡一毛。韓退之《庭楸》詩：九牛亡一毛，未在多少間。長松百尺不自覺，企而羨者蓬與蒿。我欲羸糧往問道，〔施註〕《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未應舉臂辭盧敖。〔王註〕《淮南子》：盧敖游乎北海，遇一若士。敖自謂觀乎六合之外。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杯治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不亦悲哉。」

送俞節推

〔公自註〕汝尚之子。汝尚，字退翁〔九六〕。〔施註〕俞節推，名温父，湖州烏程人。父汝尚，字退翁。温温有禮，議論不苟。第進士，簽書劍南西川判官。趙清獻公守蜀，人輒相對，清談竟暮。王介甫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己，或言退翁清望，可實之御史。卽召詣京師。既知所以薦用意，力辭得免。還家，苦貧，又從清獻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子由寄其詩，首云：不作清時言事

官。歸逾年，隱几而終。〔查註〕《吳興掌故集》：退翁之子俞節推，名有任。與施註異，存以備考。周必大《題滕元發與退翁詩後》云：「《四朝國史》於遺逸中立《俞退翁傳》，大概用孫莘老所作《墓表》。惟自西川召爲御史力辭不拜，《墓表》但云以闕員召，《傳》乃云王介甫藉其清望，使擊故老。夫退翁清德，安肯妄發，介甫用人，寧不察此。竊疑元發嘗倅湖州，退翁郡人，熟知其賢，觀所贈詩帖可知。當熙寧元年，神廟待元發方厚，擢爲中丞，令舉臺屬，退翁之召，或以其薦。是歲十二月，元發改翰林，明年春，介甫得政，出之於外。知幾而退，是乃所以爲退翁，況舉主補外，自應隨罷耶。《墓表》不書其由，莘老亦嘗攻元發故也。退翁元孫洪，出示元發詩翰，妄意如此。〔誥案〕真勘得透，子充不妄。」

吳興有君子，淡如朱絲琴。一唱三太息〔九〕，至今有遺音。嗟余與夫子，相避如辰參。〔公自註〕退翁官於蜀，余在京師，余歸而退翁去。及余官於吳興，則退翁亡矣。〔王註厚曰〕蘇武詩：昔爲鴛鴦，今爲參與辰。《揚子》：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施註〕孟東野《出門行》：參辰出沒不相待，我欲橫天無羽翰。猶喜見諸郎，窈然清且深。異時多良士，〔施註〕《漢·食貨志註》云：異時，言往時也。《尚書·秦誓》：番番良士。末路喪初心。〔施註〕《戰國策》：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難。韓退之《五箴序》：道德日負於初心。我生不有命，其肯枉尺尋。

次韻答孫侔

〔施註〕孫侔，字少述，湖州人。作文奇古，內行孤峻，與王介甫、曾子固游，名傾一時。客居江淮

間，士大夫敬畏之。劉原父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揚州教授，力辭。沈文通、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就命。以通直郎元豐三年致仕，年六十六卒。〔查註〕《宋史》：孫侔，真州人。事母盡孝，屢舉進士，及母病革，終身不求仕。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真州，待之如布衣交。【詰案】施註已言孫侔客居江淮，而真、揚地相接，此等遷徙不常，史傳各據所見書之，不足較也。據詩，侔方客居江淮，而公且未與識面，詩既了了，則註繁爲多事矣。查註引辨，分別存刪。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施註〕《楚辭》屈原《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但得低頭拜東野，〔王註〕韓退之詩：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駘蚤。東野不回頭，有如寸莖撞鉅鐘。不辭中路伺淵明〔七〕。〔王註〕《晉書·陶潛傳》：刺史王弘造焉，潛稱疾不見。弘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宴窮日。【詰案】以上四句，自道湖守，却切定孫侔，是湖人說，雖以淵明比孫侔，實以王弘自居也。次聯作用皆在上五字，其下二字，但借作使喚用耳。艤舟茗雪人安在，〔王註〕《唐·隱逸傳》：張志和云：「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茗雪間。」卜築江淮計已成。千里論交一言足，〔施註〕《後漢·范式傳》：與張劭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見孺子。」尅期，元伯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其日，果到。與君蓋亦不須傾。〔查註〕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初不相識，以詩寄坡，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此翻案法也。

【詰案】紀昀曰：極寫傾倒之意。

重寄〔六〕

〔施註〕陸務觀云：孫少述，一字正之。與荆公交最厚，故荆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予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劉舍人貢父詩：不負興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浼君。蔣濟謂能來阮籍，〔王註〕《晉·阮籍傳》：太尉蔣濟，聞籍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求免。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隣共諭之，乃就吏。後謝病歸。薛宣真欲〔九〕吏朱雲。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乞取千篇看俊逸，〔查註〕《吳興備志》：孫侔所著，名《徵士集》。不將輕比鮑參軍。〔王註〕《南史》：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臨海王子瑒爲荆州，照爲前軍參軍。杜子美《憶李太白》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鍾嶸曰：鮑參軍詩，如野鶴翻雲，良馬走堤，俊逸奔散。

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並寄子由二首

〔合註〕先生次章少臚字韻一聯。而子由詩上首云：未迎行部駕，已放下淮臚。下首云：願我千羊羣，平生一釣鱸。竊疑先生原唱，亦必有之，但與上聯音節不貫，後人遂刪去之。【誥案】公在徐，貢父在曹，時又爲京東轉運，故云「青派連淮上」，猶言爾與我也。施註、查註作清派，合註謂

指淮泗，並誤。以清字落空，則連字無着，并脫次聯之根，從王本是。

其一

青派〔一〇〇〕連淮上，黃樓冠海隅〔一〇一〕。〔王註次公曰〕青派，卽清河也。其水從青州來，與淮會於徐。此詩尤偉麗，〔施註〕《揚子》：詩人之賦麗以則。夫子計魁梧。〔公自註〕劉爲人短小。〔王註續曰〕《前漢·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查註〕《史記·張良傳》：魁梧。註：蘇林曰，梧，音悟。《後漢書》：臧洪體貌魁梧。註：音吾。杜子美《贈比部蕭郎中十兄》詩：魁梧秉哲尊。曾文清詩：乃翁容貌計魁梧。皆作平聲。世俗輕瑚璉，巾箱襲武夫〔一〇二〕。〔合註〕《南齊書·陸澄傳》：王儉出巾箱几案雜服飾。《戰國策》：武夫類玉。〔邵註〕武夫，與玃珣同。坐令乘傳遽，〔王註續曰〕傳遽，使車之急者。〔次公曰〕《周禮·秋官》：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邵註〕《唐韻》：傳遽，驛也。以車曰傳，以馬曰遽。〔查註〕《東都事略·劉敞傳》：熙寧中，通判秦州，又知曹州。元豐初，歷京東轉運使，罷知兗、亳二州。後轉運使吳居厚以苛刻致富，敞又坐廢弛，奪兩官。以先生詩考之，正貢父爲京東轉運使時也。奔走爲儲須。〔合註〕《吳志·周飭傳》：輦資運糧，以爲軍儲。《唐書·鄭珣瑜傳》：軍須期會爲急。《漢書·揚雄傳》：木擁槍纍，以爲儲胥。註：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邂逅我已失，〔施註〕《毛詩·唐風·網繆》：見此邂逅。登臨誰與俱。貧貧倉氏粟，〔王註〕《漢·王嘉傳》：倉氏、庾氏。〔施註〕《史記·平準書》：居官者以爲姓號。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身聽治家樞。〔王註援曰〕《莊子·大宗師篇》：以造化爲大冶。〔施註〕《唐文粹》有《治家子言》。會合難前定，歸休試後圖。腴田未可買，〔公自註〕本欲買田於泗上，近已不遂矣。〔施註〕《漢·張禹傳》：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賈。窮鬼却須呼。〔施註〕韓

退之《送窮文》：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糧，三揖窮鬼而告之。於是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坐。一水何年到，雙洪不受臚。〔王註次公曰〕二水指徐州，蓋汴、泗交流爲一水矣。〔合註〕雙洪，卽百步、呂梁二洪。〔施註〕《文選》左太冲《吳都賦》：巨艦接臚。揚雄《方言》：臚，船後也。至今清夜夢，飛轡策天吳。〔公自註〕此詩寄劉。〔施註〕《山海經》：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水伯。

其二

與子皆去國，十年天一隅。〔王註〕《文選》李陵詩：各在天一隅。數奇逢惡歲，〔施註〕《漢書·李廣傳》：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恐不得所欲，毋令當單于。計拙集枯梧。〔王註〕《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昭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註：集，止也。苑，茂木貌。〔合註〕枯梧，猶《莊子》槁梧也。又，陸魯望詩：鶴夢缺月沉枯梧。好士餘劉表，〔王註〕《後漢書》：劉表爲荊州刺史，威懷兼洽，學士歸者千數。窮交憶灌夫。〔王註〕《前漢書》：竇嬰無勢，諸公稍自引而怠驚，惟灌夫獨否，兩人相爲引重。〔施註〕《漢·灌夫傳》：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不矜持漢節，〔王註次公曰〕漢凡遣使，皆有節。不矜持漢節，言貢父不以爲使自矜耳。〔施註〕《漢·汲黯傳》：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蘇武傳》：在匈奴中，仗漢節牧羊。猶喜〔二〇〕攬桓須。清句金絲合，高樓雪月俱。〔施註〕《文選》曹子建《七哀》詩：明月照高樓。吟哦出新意，指畫想前樵。〔公自註〕子由初赴南京，送之出東門，登城上，覽山川之勝，云：此地可作樓觀。於是始有改築之意。〔施註〕韓退之《鄭相公》詩：指畫變况歎。自寫千言

賦〔二〇五〕，新裁《六幅圖》。〔公自註〕近以絹自寫子由《黃樓賦》，爲《六幅圖》，甚妙。傳看一座聳，〔施註〕韓退之《簞》詩：一府傳看黃琉璃。《漢·司馬相如傳》：相如爲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勸著尺書呼。〔施註〕《漢·韓信傳》：奉咫尺之書。【誥案】此聯下，失押鱸字一韻，當日似此者，往往因本意已盡，仍而不改，蓋未嘗以次韻爲牢不可破事也。合註謂後人刪去，非是。又謂七集本空十字，以待訂補。此乃刊集者之愚，卽有訂補，亦闕不進去也。莫使騷人怨，東游〔二〇六〕不到吳。〔公自註〕此詩〔二〇七〕寄子由。〔施註〕杜子美《草堂》詩：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韓退之《石鼓歌》：孔子西行不到秦。

吳江岸

【誥案】本集《單鰲吳中水利書》云：吳江岸，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此詩公赴臺獄過吳江所作。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曉色〔二〇八〕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銷鑠盡，〔合註〕謝惠連詩：人事亦銷鑠。回首尚心驚。〔馮註〕江淹《恨賦》：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

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二〇九〕

〔合註〕施本目錄止「獄中寄子由」五字，七集本載續集，止「獄中寄子由二首」七字。【誥案】此二

詩，施編在遺詩中，查註從邵本補編。自此以下，皆臺獄作。

其一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誥案】時王子立爲置家累於南都，而子由方償負山積，故云爾也。是處〔二二〕青山可埋骨〔二三〕，他時〔二四〕夜雨獨傷神。【誥案】句用懷遠驛事，就子由說。與君今世〔二五〕爲兄弟，又結〔二六〕來生〔二七〕未了因。【合註】梁元帝書：飄未了因。【誥案】紀昀曰：情至之言，不以工拙論也。

其二

柏臺霜氣〔二八〕夜淒淒，風動〔二九〕琅璫月向低。【合註】後漢書：董卓收崔烈，付郡獄，錮之，銀錯鐵鎖。註：說文曰，銀錯，鎖也。前書曰，人犯，鑄錢以鐵鎖銀錯其頸。【李註】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風動金琅璫。【誥案】此邵本高郵李必恒百藥註也。子湘以病歸毘陵，未卒業，其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九、卷四十，以屬百藥代牋，而卷四十則遺詩也。今散見南遷至惠及北歸度嶺各卷，餘見補編詩中。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驚〔三〇〕湯火命如雞。【合註】漢書·晁錯傳：赴湯火。【誥案】本集書南史盧度傳：自謂親經患難，不異雞鳴之在庖廚。是此句鐵註也。然非親經患難，卽又何從知之，曉嵐譏其爲僮，不能悉心求之，故其情不出也。眼中犀角真吾子，【王註】國語·鄭語：今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合註】何焯曰：此用後漢書·李固傳。鼎角匿犀，亦見前。身後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合註】列子·黃帝篇：神游而已。桐鄉知葬〔三一〕浙江西。【公自註】

獄中聞杭、湖間民爲余作解厄道場累月，故有此句〔三三〕。

己未十月十五日，獄中恭聞太皇太后不豫，有赦，作詩〔三三〕

〔查註〕《東都事畧》：仁宗后曹氏，贈韓王彬之孫，贈吳王玘之女。仁宗崩，英宗卽位，詔軍國大事，請太后權同處分，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神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合註〕《續通鑑長編》：是年十月庚戌，以太皇太后服藥，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考是月丙申朔，則庚戌正十五日也。【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庭柏陰陰晝掩門，烏知有赦鬧黃昏。〔馮註〕《南史》：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笑。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爲南兗州，因製《烏夜啼曲》。〔合註〕吳兢《樂府古題要解》：宋元嘉中事。漢宮自種三生福，楚客還招九死魂。〔馮註〕《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縱有鋤犁〔三三〕及田畝，〔合註〕杜子美《兵車行》詩：縱有健婦把鋤犁。已無面目見丘園。〔馮註〕《史記·項羽本紀》：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只應聖主如堯舜，猶許先生作正言。〔馮註〕《職畧》：宋雍熙四年，改補闕爲左右司諫，拾遺爲左右正言。是時，太宗欲令諫官修職，故詔改其官。詔曰：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陛之列，是爲耳目之官。

十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以軾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挽詞二章〔三三〕

〔查註〕東都事畧·后妃世家：曹太后崩於元豐二年十月二十日。〔合註〕太皇太后崩於十月乙卯，正二十日也。【誥案】此二詩，施編在遺詩中，查註從邵本補編。

其一

巍然開濟兩朝勳，〔李註〕杜子美《蜀相》詩：兩朝開濟老臣心。〔查註〕《宋史》：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太祖開寶六年，進檢校太傅。八年，平江南，拜樞密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尋封魯國公。咸平二年，卒。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信矣才難十亂臣。原廟固應祠百世，〔王註〕《漢書》：孝惠爲原廟。〔查註〕《宋史》曹彬本傳：配享太祖廟廷。先王何止活千人，〔王註〕《前漢書·元后傳》：王翁孺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查註〕《宋史》本傳：乾德二年伐蜀，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諸將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申令戢下，所至悅服。開寶七年，奉詔赴荆南，發戰艦，以彬爲都部署。八年，師次秦淮，彬每緩師，冀李煜歸服。城垂克，忽稱疾。諸將來問疾，彬曰：「惟諸公誠心自誓，城克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卒賴保全。和熹未聖猶貪位，〔李註〕《後漢·和熹鄧皇后紀》：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臨朝。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范曄《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直生懷懣，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合註〕《宋史·曹皇后傳》：英宗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帝感疾，請權同處分軍國事。御內東門小殿聽政。明年夏，帝疾益愈，即命撤簾還政。帝持書久不下，及秋，始行之。明德〔三〕雖賢不及民。〔李註〕《後漢·明德馬皇后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月落風悲天雨泣，誰將椽筆寫光塵。〔王

註〕《世說》：王東亭嘗夢人以大筆與之。管如椽子，後作烈宗哀冊文。〔合註〕繁欽《與魏文帝牋》：旋侍光塵。

其二

未報山陵〔三三〕國士知，〔李註〕《史記·刺客列傳》：豫讓曰：「知伯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遼林松柏已猗猗。〔誥案〕上首敘挽已畢，次首公自述也。已上二句，指永昭陵。下二句，始因仁宗而及曹后，人不許成服一層。其萬死酬恩，亦指仁宗知遇而言。曰未報，曰遼林，皆非眼前曹后初崩情事也。查註引曹后違豫中聞公下獄誠神宗語，以釋「未報國士知」，已誤，而合註引趙太后一旦山陵崩，證實「山陵」，尤非。此當日宮禁密語，公在臺獄，何從知之。葉夢得妄謂公作詩寄子由，實欲上聞，而竟以上聞獄解，合註亦引載題下。前註家看得宮禁與臺獄如比隣而居者然，此誥所不識也。一聲慟哭猶無所，萬死酬恩更有時。〔誥案〕紀昀曰：三四沉痛。夢裏天衢隘雲仗，人間雨淚變形帷。《關雎》、《卷耳》平生事，〔王註〕二詩，皆美后妃之德。白首累臣正坐詩。〔李註〕《左傳·成公三年》：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晉。」

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三八〕

〔查註〕《職官分紀》：《漢官解詁》註云，西京謂御史府，亦謂之御史臺。《事實類苑》：自大夫至主簿，並存六典舊式。《宋史·職官志》：御史臺，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其屬有三院，一臺院，二殿院，三察院。宋初置推直官一人，專治獄事。凡推直有四，曰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咸平中，置推勘官十人。《刑法志》：凡羣臣犯法，大者多下御史臺，小則大理寺、開封府鞠治。

曾肇《重修御史臺記》：門北向，取陰殺之義。《汴京遺跡志》：御史臺，在京城內東澄街北。【誥案】此四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榆

〔馮註〕《詩》：唐風·山有樞。隰有榆。《爾雅》：榆，白粉。《管子》：五沃之土，其榆條長。《淮南子》：八月榆櫛，令人不飢。《春秋元命苞》：三月，榆莢落。我行汴堤上，厭見榆陰綠。〔查註〕《元和郡縣志》：禹開汴渠以通淮泗。漢永平中築堤，隋煬帝更令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從大梁之東引汴達淮河畔，樹之以榆柳。千株不盈畝，斬伐同一束。及居〔三九〕幽囚中，〔合註〕馬融《上安帝書》：今皆幽囚，陷於法網。亦復見此木。蠹皮溜秋雨，病葉埋牆曲。〔合註〕杜子美《薄遊》詩：病葉多先墮。誰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風〔二〇〕至，飛英覆空屋。〔合註〕任昉《雪花》詩：飛英若總素。【誥案】紀昀曰：純用寓意，妙不怨怒。

槐

〔馮註〕《淮南子》：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憶我初來時，草木向衰歇。〔合註〕李太白《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兼期同遊因有此贈》詩：瑤草恐衰歇。高槐雖驚秋〔二三〕，晚蟬猶抱葉。〔查註〕杜子美《秦州雜詩》詩：抱葉寒蟬靜。淹留未云幾，離離見疎莢。〔合註〕《周禮·地官》：其植物宜莢物。棲鴉寒不去，哀叫飢〔二三〕啄雪。破巢帶空枝，〔馮註〕《後

漢·孔融傳：破巢之下，安有完卵？
疎影挂殘月。豈無兩翅羽，〔查註〕白樂天詩：奮飛無翅羽。伴我此愁絕。〔合註〕戴叔倫轉應詞：蘆笳一聲愁絕。〔詰案〕紀昀曰：借題抒意，正不必句句是槐。

竹

今日南風來，吹亂〔二二〕庭前竹。低昂中音會，〔查註〕莊子·養生主篇：庖丁解牛，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甲刃紛相觸。蕭然風雪〔二四〕意，可折不可辱。〔詰案〕紀昀曰：查初白謂骨節清剛，琅然可誦。風霽〔二五〕竹已回〔二六〕，猗猗散青玉。〔馮註〕元稹《竹》詩：一一青琅玕。陸龜蒙《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烟。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籬菊〔二七〕。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綠〔二八〕。〔詰案〕南軒，官師改名來風者也。

柏

〔馮註〕《春秋運斗樞》：玉衡星精散爲柏。李德裕《平泉花木記》：有珠子柏，實如珠子，生葉。又有雁翅檜，葉婆婆如雁翅也。

故園多珍木，翠柏如蒲葦。幽囚無與樂，百日看不已。時來拾流膠〔二九〕，未忍踐落子。〔合註〕《本草》：柏脂，治同松脂。又：柏，九月結子。當年誰所種，少長與我齒。仰視蒼蒼幹，所閱固多矣。應見李將軍，膽落溫御史。〔王註〕《舊唐書》：溫造召拜侍御史。李祐自夏州人，拜金吾，違制進馬百五十

匹。造正衙彈奏，祐股戰汗流，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吁，可畏哉。」〔馮註〕
《唐書·桑道茂傳》：茂居有二柏，甚盛，茂曰：「人居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自埋其下，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詰案〕此二句，用將軍之姓、温之官，合爲李御史，乃專指李定也。查註謂温御史指李定、舒亶輩，非是。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

前韻二首 〔二四〇〕

〔查註〕《職官分紀》：檢校兼官也。《唐會要》：員外官，神龍以後有之，惟皇親戰功之外，不復除授。今則貶責者，然後以員外官處之。又，國朝節度防禦團練副使，從八品。〔合註〕《文獻通考》：檢校官一十九，末爲水部員外郎。〔詰案〕此詩施編，載遺詩中，查註從邵本補編。

其一

百日歸期恰及春，〔詰案〕公以八月十八日赴獄，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計一百三十日。詩云百日，舉成數也。餘年〔二四〕樂事最關身。出門便旋風吹面，〔詰案〕便旋，百藥引《左傳》杜註：旋，小便。非是，已刪。〔李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序》：道士起出戶，若將便旋然。〔查註〕《詩·齊風·還》：子之還兮。傳：便捷之貌。疏云：便捷，本作便旋。〔合註〕《左傳·宣公十二年》：少進馬還。杜預註：還，便旋不進。邵晉涵曰：此用《廣雅》：徘徊，便旋也。走馬聯翩鵲啁人〔二四三〕。〔李註〕韓退之詩：起居諫議聯翩來。却對酒杯疑是〔二四三〕夢，試拈詩筆已如神。此災何

必深追咎，〔合註〕王羲之書：追咎往事。竊祿從來豈有因。〔合註〕何焯曰：末句用孔融《報曹操書》「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語。

其二

平生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李註〕《淮南子》：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禍乎？」城東〔四〕不鬪少年雞。〔王註〕曹植詩：鬪雞東郊道。〔查註〕《城東父老傳》云：賈昌年七歲，明皇召爲雞坊小兒長，至元和庚寅，年九十八矣。語太平事，歷歷可聽。自言少年以鬪雞媚上，上以倡優畜之。休官彭澤貧無酒，隱几維摩病有妻。〔王註續曰〕維摩詰示疾，又言法喜以爲妻。〔查註〕《維摩經》註云：法喜，謂見法而生喜也。世人以妻色爲悅，菩薩以法喜爲悅。堪笑睢陽老從事，爲余投檄向江西。〔公自註〕子由聞予下獄，乞以官爵贖予罪〔四〕，貶筠州監酒。〔合註〕韓退之詩：投檄北去何難哉。

卷十九校勘記

〔一〕書上 七集作「靈上」。

〔二〕綠無岸 合註：「無」一作「參」。

〔三〕白石澗 原作「白石爛」。七集作「白石澗」，今從。紀校：作「澗」是，甯戚歌與道人、東坡俱無涉。

- 〔四〕賞花 合註：「花」一作「松」。
- 〔五〕依韻奉答 類丙無「奉答」二字。
- 〔六〕亦以戲公擇云 集本「以」字後有「一」字，「云」字後有「爾」字。
- 〔七〕微哂 合註：「微」一作「笑」。
- 〔八〕恨不與 集甲、施乙原註：「與」去。
- 〔九〕虛室 合註：「室」一作「空」。
- 〔一〇〕故目 類乙、類丁作「故日」。
- 〔一一〕未學 類本作「不學」。
- 〔一二〕開閣放出事見本傳 據集本補，當爲東坡自註。
- 〔一三〕觀心 集本、施乙作「觀身」。
- 〔一四〕堂中 查註、合註：「中」一作「前」。
- 〔一五〕梯空 施乙原校：「空」一作「山」。類本作「梯山」。
- 〔一六〕上巉絕 查註、合註：「上」字作「尚」。
- 〔一七〕赴谷 類本作「赴壑」。
- 〔一八〕搥 集甲、施乙作「槌」。
- 〔一九〕豚蝦 類本作「豚蝦」。
- 〔二〇〕晚衙 類本作「早衙」。

〔三二〕鴨綠 集甲作「鴨淥」。

〔三三〕感慨 集本、施乙、類本作「感慨」。

〔三四〕清哀 類丙作「清衷」。

〔三五〕老於 合註：「於」一作「來」。

〔三六〕白鳥 類本作「白馬」，疑誤。

〔三七〕垂虹長橋亭名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垂虹，吳江長橋亭名。集本「長橋」作「吳江」。集本此條自註，接「不怕」句下自註「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爲一條，在末句「擬泛」句下。

〔三八〕禪室 類本作「禪客」。合註謂「客」訛。

〔三九〕我驚 集本、施乙作「俄驚」。

〔四〇〕強狠 集本、施乙作「強很」。

〔四一〕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篠美人爲破顏正似腰支嫋 此四句，續集卷一收入古詩中，題爲《余歸自道場何山，遇大風，因憩耘老溪亭，命官奴秉燭捧硯，寫風竹一枝，題詩云》。查註：「慎按『更將掀舞勢』四句，諸刻本另作五言絕句一首，明屬重出，今移原題作四句注脚，以正向來之譌。」查移原題於「正似」句下，標以「公自註」。翁方綱《蘇詩補註》卷四《與客遊道場何山得鳥字》條下云：「更」字作起句，四句成章，萬無是理。元吳仲圭爲佛奴作墨竹譜卷，自題云：東坡先生守湖州日，遊□兩山，遇風雨，迴憩賈耘老溪上澄暉亭中，令官奴執燭，畫風雨竹一枝于壁上，題詩云（畧）。後好

事者剝于石，今置郡庠，予遊嘗上，摩挲久之，云云。其別本作五絕一首者，恐是因此誤耳。」七集續集「正似」作「憐此」，類本、七集續集、翁氏《蘇詩補註》所引「支」作「肢」。又：查註所云「公自註」，施本爲註文。合註謂註文有殘缺，今據施乙補足。

〔三一〕更陳迹 集本、施乙、類本作「便陳迹」。

〔三二〕作此詩 「此」字原缺，今據集本、類本補。

〔三三〕相隨 類本作「相攜」。

〔三四〕錢道士 類本無「錢」字。

〔三五〕熙寧十年云云 施乙無「熙寧十年詔以龍山廢佛祠爲表忠觀元豐二年」十九字及「也將自託於不朽」七字；「子其行乎」，施乙無「子」字。集本、類本無此引。

〔三六〕三句 集甲作「二句」。

〔三七〕黃梅 集本、類本作「梅黃」。

〔三八〕小於錢 集本、施乙、類本作「小如錢」。

〔三九〕腥風 集乙、類甲、類丁作「醒風」。

〔四〇〕北風 集本、施乙作「此風」。

〔四一〕月下 原作「月夜」，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四二〕與王郎夜飲井水 施乙作「贈王郎一首」。查註：一作「贈王郎」。外集「與」字前有「湖州」二字。合註：「水」一作「泉」。

〔四三〕菰蒲聚鬪蚊 七集作「荷花聚暗蚊」。

〔四四〕如我 七集作「如故」。

〔四五〕李公擇本末云云 合註謂此條施註殘缺，今據施乙補足。刪去「更憶」句下施註一條十六字，以該條註文乃此條註中語。

〔四六〕忍凍 集乙作「思凍」。

〔四七〕九域志舒州瀟山 「山」下原有「縣」字。按，宋時無「瀟山縣」之名，今刪去「縣」字。

〔四八〕宋樂志曹子建聖皇篇侍臣省文奏 「宋樂志」原作「三國志」，今據施乙校改。按，[△]三國志·曹植傳未收[△]聖皇篇[▽]，[△]宋書[▽]卷二十五[△]樂志[▽]收。

〔四九〕慰流落 類本作「尉流落」，疑誤。

〔五〇〕笛中吟 查註：「吟」一作「曲」。

〔五一〕亦何有 原作「今何有」，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五二〕送淵師歸徑山 石刻題作「寄澄慧大師」，下書「東坡居士蘇軾」。阮元[△]兩浙金石志[▽]收，并校。[△]志[▽]題作「寄澄慧大師淵」。盧校：[△]志[▽]題如此，玩詩語，實非送其歸山。

〔五三〕嘗爲 阮校：石刻作「曾爲」。

〔五四〕知我至 盧校：「知我至」，言深知我也。若云送淵，則當言「知師至」；于上下仍礙。

〔五五〕問訊 查註作「問信」。盧校：[△]志[▽]「訊」作「信」。

〔五六〕兩眼猶能書細字 阮校：石刻作「兩眼尚能看細字」。

〔五七〕旋見 查註：「旋」一作「已」。

〔五八〕細侯 合註：「細」一作「郭」。

〔五九〕嘲謳 類丙作「朝謳」。

〔六〇〕由求 集甲作「求由」。

〔六一〕惘惘 集本、類本作「罔罔」。

〔六二〕喪狗 紀校：喪家之狗「喪」字，原有平仄二讀。如作平，則不協律；如作去，則刪去「家」字，殊不妥。

〔六三〕是虛舟 原作「似虛舟」，合註作「似虛舟」。集本、施乙、類本、查註作「是虛舟」，今從。合註不知所本。

〔六四〕齋釀 類甲、類丁作「野釀」。

〔六五〕風鷗 集本、施乙作「風甌」。類本作「風鷗」。紀校：「甌」當作「漚」。查註作「風甌」，云：「甌」，疑作「鷗」。

〔六六〕謂張子野陳令舉劉孝叔也 集本分註於「近憶張陳與老劉」句下，卽「張」下註「子野」，「陳」下註「令舉」，「劉」下註「孝叔」。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六七〕湖多蚊土人云豹脚者尤毒 集本無此條自註。類本爲孫倬註文，文字略同。

〔六八〕夜棹 類甲作「夜掉」。

〔六九〕同作 集本、施乙、類本作「俱作」。

〔七〇〕寸床 合註：「床」一作「璆」。

〔七一〕春風 集本、施乙、類本作「秋風」。

〔七二〕歸過我 查註、合註：「過我」一作「便得」。何校：「歸便得」。

〔七三〕更踏 集本、類本作「便踏」。

〔七四〕青州麴 合註：「麴」一作「去」。

〔七五〕云誰 類本作「誰云」。

〔七六〕四字 原作「四首」，今從施乙。

〔七七〕蒲蓮 查註、合註：「蒲」一作「浦」。

〔七八〕溪間 類本作「溪澗」。

〔七九〕雲山 類本作「山雲」。

〔八〇〕杖屨 合註：「屨」一作「履」。

〔八一〕東西 集本、施乙、類本作「東南」。

〔八二〕插旗 何校：「揮旗」。查註作「揮旗」。

〔八三〕記風檣 類甲、類乙作「聽風檣」。

〔八四〕四萬八千頃 施乙作「三萬八千頃」。施註云：「僧文覽《洞庭記》、《吳地記》云，吳縣西南有具區，即

震澤也，周迴三萬六千頃，會百川歸之。《越絕書》亦云。」

〔八五〕一葉 集本、施乙、類本作「一葦」。

〔八六〕法華嶺 查註、合註：「嶺」一作「頂」。

〔八七〕事見本院碑 施乙無此條自註。

〔八八〕杜子美詩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八九〕真癬疥 原作「直癬疥」，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九〇〕賈云今歲有小蟲食稻葉不甚爲害 原缺「稻」字，據集本、施乙補。施乙「賈云」作「耘老言」。

〔九一〕引退 原作「隱退」，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九二〕吾曹 合註：「吾」一作「我」。

〔九三〕皆逆旅 集本、施乙、類本作「俱逆旅」。

〔九四〕置罔 類丙作「罟罔」。

〔九五〕汝尚之子汝尚字退翁 集本、類本作「尚之子尚字退翁」。

〔九六〕太息 類本作「歎息」。

〔九七〕伺淵明 原作「候淵明」，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九八〕重寄 集甲「寄」後有一首二字。

〔九九〕真欲 類本作「直欲」。

〔一〇〇〕青派 集甲作「清派」。集乙作「青派」。

〔一〇一〕海隅 集本、施乙、類甲作「海禺」。

〔一〇二〕武夫 繆荃孫謂「武夫」應改「砮砮」。

〔一〇三〕天一隅 集本、施乙、類甲作「天一隅」。

〔一〇四〕猶喜 集本、類本作「猶許」。

〔一〇五〕千言賦 類甲、類丁作「千言意」。

〔一〇六〕東游 類乙作「東流」。

〔一〇七〕此詩 施乙無「詩」字。

〔一〇八〕曉色 合註：「曉」一作「晚」。

〔一〇九〕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二首 施乙題作「獄中寄子由」。類本「獄吏」作「府吏」，無「二首」二字。七集題作「獄中寄子由二首」。

〔一一〇〕自亡 七集作「自忘」。

〔一一一〕先償債 施乙作「須償債」。

〔一一二〕是處 查註、合註：「是」一作「到」。

〔一一三〕埋骨 類本、外集作「藏骨」。

〔一一四〕他時 施乙、類本、七集作「他年」。

〔一一五〕今世 施乙作「今世」。今從。原作「世世」。

〔一一六〕又結 施乙、七集作「更結」。

〔一一七〕來生 七集作「人間」。

〔一一八〕霜氣 施乙、外集作「霜葉」。

〔二一九〕風動 施乙作「風撼」。

〔二二〇〕魂驚 施乙、類本、七集作「魂飛」。

〔二二一〕知葬 施乙作「應葬」。

〔二二三〕獄中聞杭湖間民爲余作解厄道場累月故有此句 施乙作「獄中聞杭湖間民爲余作解厄齋」，故有葬浙江語」。類丙「杭湖」作「杭潤」，疑誤。七集作「獄中聞湖杭民爲余作解厄齋經月」，所以有此句也，朱邑葬桐鄉。犀角，杜琮事。（何校：「琮」，不知當作「琮」否？須考。）外集「道場」後有「者」字，「累月」作「彌月」，「句」後有「朱邑葬桐鄉」五字。

〔二二三〕作詩 外集無「詩」字。

〔二二四〕鋤犁 外集作犁鋤。

〔二二五〕十月二十日……以軾……作挽詞二章 施乙「十月」作「十二月」。類本「十月二十日」作「三月二十三日」。施乙「以軾」作「吏以」，「挽詞」作「挽詩」。

〔二二六〕明德 施乙作「順烈」。施註云：「後漢·順烈梁后紀：少聰慧，不敢有驕專之心，冲帝立，尊爲皇太后，臨朝。」

〔二二七〕山陵 施乙作「昭陵」。施註：「仁宗皇帝葬永昭陵。」

〔二二八〕御史臺榆槐竹柏四首 七集無總題，分用「榆」、「槐」、「竹」、「柏」爲題。外集題作「繫御史獄」，賦獄中榆、槐、竹、柏四首」。

〔二二九〕及居 外集作「及苦」。

〔二三〇〕春風 類本作「秋風」，查註云「秋風」訛。

〔一三二〕驚秋 合註作「經秋」。

〔一三三〕飢 合註：一作「飽」，訛。

〔一三四〕吹亂 類本作「吹斷」。

〔一三五〕風雪 合註：「雪」一作「霜」。

〔一三六〕風霽 外集作「風濟」。

〔一三七〕已回 類本、外集作「亦回」。七集作「已回」；原校：「已」一作「亦」。

〔一三八〕籬菊 類本、外集作「松菊」。

〔一三九〕南軒綠 類本作「三徑綠」，七集作「南軒曲」，外集作「南徑綠」。

〔一四〇〕流膠 類本、外集作「流肪」。七集作「流膠」；原校：「膠」亦作「肪」。

〔一四一〕十二月二十八日……二首 施乙題作「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次前韻」。類本無「二首」二字。七

集題作「出獄次前韻」。外集「日」字後有「出獄」二字。

〔一四二〕餘年 施乙作「殘年」。施註引杜子美詩：「但得殘年飽喫飯。」七集作「殘生」。

〔一四三〕鵲啁人 施乙、外集作「雀啁人」。施註引杜子美《枯樓》詩：「啾啾黃雀啁。」

〔一四四〕疑是 原作「渾似」。施乙作「疑是」，今從。施註引杜子美《遠懷舍弟》詩：「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

渠。」類本、七集作「渾是」。

〔一四五〕城東 七集作「城中」。

〔一四六〕贖予罪 施乙、七集無「予」字。

蘇軾詩集卷二十

古今體詩五十七首

【詰案】起元豐三年庚申正月出京，二月，至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盡十二月作。

陳州與文郎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此詩

〔查註〕太平寰宇記：自開封府東南至陳州三百十里。文逸民，名務光。子由壻也。故呼爲文郎。按，范百祿所撰文湖州墓志，子男五人，務光，第四子也。

白酒無聲滑瀉油，醉行堤上散吾愁。春風料峭羊角轉，〔合註〕陸龜蒙詩：東風料峭客帆遠。河水渺
綿瓜蔓流。〔王註〕子仁曰：水衡記：二月、三月桃花水，五月瓜蔓水，謂瓜蔓延，故以名。〔合註〕李太白當塗
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詩：洞庭瀟湘意渺綿。君已思歸夢巴峽，〔詰案〕文與可上年正月二十日卒於陳州，故諸子
尚家於陳，時將載喪歸蜀，故詩中及之也。我能未到說黃州。〔王註〕韓退之詩：潮陽未到吾能說，海氣昏昏水拍
天。此身聚散何窮已，未忍悲歌學楚囚。〔王註〕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

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晉書·王導傳》：過江人士，每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

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

〔查註〕宋州歸德軍，宋爲南京。《太平寰宇記》：自歸德軍西南至陳州二百八十里。

夫子自逐客，〔王註〕《史記·李斯傳》：秦宗室大臣，請一切逐客，斯亦在逐中。尚能哀楚囚。〔詰案〕二語破涕

爲笑，若得之於不意中者，然真乃張皇失措不辨頭路時語也。公既就逮，家累方寄食於子由，至是，子由坐罪，亦欲就道，真乃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時。詩却以此十字，一齊捲過，下便自說自話矣。曉嵐謂起二句，施於兄弟不合，於朋友則可。

此等見解，去蘇甚遠。奔馳二百里〔二〕，徑來寬我憂。〔王註〕杜子美《引水》詩：斗水何直百憂寬。〔詰案〕以上

一節，凡波及子由事，皆於一寬字了之。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合註〕《大般涅槃經》：我以道眼，明見此

事。別來未一年，〔詰案〕公罷徐州，與子由別於宋。落盡驕氣浮。〔施註〕《史記·老子傳》：謂孔子曰：「去子之

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嗟我晚聞道，款啓如孫休。〔施註〕《莊子·達生篇》：有孫休者，

踵門而詫。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註：款，空也。啓，開也。言所見之小。至言難久服〔三〕，〔王註〕《莊子·知北遊

篇》：至言去言。放心不自〔四〕收。悟彼善知識，〔查註〕《法華經·本品品》：具善知識，能作佛事。妙藥應所

投。〔施註〕《唐·程元振傳》：柳伉上疏曰：「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病，猶無益也。」納之憂患場，磨以百日

愁。冥頑雖難化，〔施註〕《韓退之集·祭鱸魚文》：冥頑不靈。鑄發亦已周。平時種種心，〔施註〕《左

傳·昭公三年。盧蒲癸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合註〕白樂天詩：銷盡平生種種心。次第去莫留。但餘無所還，永與夫子遊。〔誥案〕自「相逢知有得」句至此，爲中一大節，因子由以自鑑，故重言夫子以申明之，卽官師命名軾、轍之意也。此別何足道，大江東西州。畏蛇不下榻，〔王註〕韓退之。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下牀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睡足吾無求〔五〕。〔王註〕堯祖曰：今齊安郡治，有睡足齋存焉。〔施註〕佛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虻，在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鈎，早併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不出而眠，是無慙人。便爲齊安民，何必歸故丘。〔誥案〕末節自道別後之我，亦以寬子由也。通篇悉出兄弟至情，移作他人兄弟不得。

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韻二首〔六〕

〔查註〕《元和郡縣志》：蔡州。漢立汝南郡，隋自豫州移入懸瓠城，今理是也。大業二年，改蔡州。東北至陳州二百六十里，東至光州三百二十里。《九域志》：京西北路蔡州汝南郡淮康軍節度，領新蔡、新息等十縣。《一統志》：今汝寧府。又按《樂城集》原題云：次韻王適雪晴復雪二首。其首章用韻不同，先生所和，皆第二首韻也。

其一

蘭菊有生意，〔王註〕《烟花錄》：陳後主問煬帝，麗華與蕭妃何如？帝曰：「春蘭秋菊，亦各一時之秀也。」微陽回寸根。〔誥案〕紀昀曰：是憂患後語。方憂集暮雪，〔施註〕《毛詩·小雅·頍弁》：先集維霰。復喜迎朝暎。〔施註〕杜子美《貽柳少府》詩：絕壁上朝暎。憶我故居室，浮光動南軒。〔王註〕按《志林》：先生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

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紗縠行宅，坐於南軒。既覺，惘然思久之。南軒，先君名曰來風者也。松竹半傾瀉，未數莸與萱。二三徑瑤草合，〔王註〕江淹詩：瑤草正翕絕。一瓶井花〔七〕温。〔查註〕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兒童汲井花，慣捷瓶在手。至今行吟處，尚餘履舄痕。〔施註〕孟東野：送李翺詩：小時履齒痕，有處應未消。一朝出從仕，永愧李仲元。〔施註〕揚子：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仲元，世之師也。晚歲益可羞，犯雪方南奔。〔施註〕韓退之詩：求官來東洛，犯雪過西華。山城買廢圃，槁葉手自揪。長使齊安人，指說故侯園。〔王註〕前漢書：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

其二

鉛膏染髭鬚，旋露霜雪根。不如閉目坐，丹府夜自嗽。〔施註〕文選：陸機：辨亡論：罄丹府之愛。註：謂心也。誰知憂患中，方寸寓羲軒。大雪從壓屋，我非兒女萱。〔王註〕孟郊：百憂詩：萱草兒女花，不解壯士憂。平生學踵息，〔施註〕莊子：太宗師篇：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坐覺兩鞵温。〔合註〕鞵，字書皆作鞞。廣韻：鞍，鞞也。下馬作雪詩，滿地鞭箠痕。佇立望原野，〔施註〕毛詩：邶風：燕燕：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悲歌爲黎元。道逢射獵子，遙指狐兔奔。踪跡尚可原〔八〕，窟穴何足揪。〔詰案〕此卽感恩念咎之意也。寄謝李丞相，〔王註〕次公曰：李丞相指李斯，用其言：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也。〔合註〕此借指李定也。〔詰案〕後公自文登召還，道出青社，李定爲盛會，極其迎款，不知彼時見面，又作何等語也。吾將反丘園。

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

〔公自註〕任時知瀘州〔九〕，亦坐事對獄。〔查註〕元和郡縣志：漢新息縣，唐武德四年置息州，貞觀中廢爲縣。太平寰宇記：新息縣，在蔡州東南一百五十里。淮水自西流入，經縣南。漢書註：故息國，其後徙東，故加新云。淮海集：瀘州使君任公墓表：熙寧某年，其察訪熊本，薦及知瀘州。元豐二年，納溪砦互市，有毆羅胡苟里夷人至死者。故事，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償其資，謂之骨價。時砦將欲勿與，夷人大恚，爭譟而出。公馳至境上，具以禍福曉之，相與投兵請降。而轉運判官意與公異，公具奏使者欲貪功生事，使者即誣奏公：前反酋乞弟過江安，不即掩擊，疑有私謁。朝廷疑之，乃先免而下章於他郡，各窮究所考。未具而公卒。〔誥案〕使者即程之才，公表兄，又姊婿也。

昔年嘗羨〔二〇〕任夫子，卜居新息臨淮水。〔查註〕樂城集云：任師中，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怪君便爾忘故鄉，稻熟魚肥信清美。竹陂雁起天爲黑，〔公自註〕小竹陂在縣北。桐柏烟橫山半紫。〔公自註〕桐柏廟在縣南。〔誥案〕紀昀曰：「竹陂」二句，寓言任之獄事，受人障蔽，以雁與烟比小人也。知君坐受兒女困，〔施註〕史記：淮陰侯傳：呂后使武士縛信。信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合註續通鑑長編：梓州路轉運判官程之才，與知瀘州任伋互論訟事。始，之才欲用兵討羅苟賊，伋以爲羅苟本熟戶，因求骨價，侵擾境上，與生戶反叛不同，可招納之，若遽加以兵，則邊患自此始矣。之才不聽。既而乞弟果入寇，之才遽劾伋不即掩擊，并他不法事，於是罷伋。元豐五年十一月，承議郎程之才衝替，坐與任伋交訟報

上不實也。悔不先歸弄清泚。〔施註〕白樂天詩：行行弄雲水，步步近鄉國。塵埃我亦失收身，〔施註〕歐陽文忠公詩：何日早收身，江湖一漁艇。此行蹭蹬尤可鄙〔二〕。寄食方將依白足，〔施註〕〔史記〕：淮陰侯傳：數從南昌亭長寄食。附書未免煩黃耳。往雖不及來有年，詔恩〔三〕倘許歸田里。〔王註〕柳子厚詩：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鄰舍翁。却下關山人蔡州，〔王註次公曰〕關山，則自蔡州所經由來黃州路。爲買烏犍三百尾。〔公自註〕黃州〔二〕出水牛。〔施註〕〔說文〕：犍，犍牛也。〔詰案〕結到任居，仍是過新息口吻，至其敦厚之旨，則靄然言外矣。紀昀曰：結語得體。

過淮

〔王註〕按《水經注》：淮水，出南陽平氏縣東北，過桐柏山，東過江夏平春縣北，又東逕新息縣南，又東過期思縣北、原鹿縣南，汝水注之。《山海經》云：淮水出餘山。註云：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

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施註〕《尚書》：禹貢：亂於河。暮宿淮南村，〔查註〕《元和郡縣志》：淮水自西流人，經新息縣南，去縣五里。已度〔二〕巴千山赤。麇語號古戍，〔施註〕《文選》：謝玄暉詩：飢語此夜啼。霧雨暗破驛。〔施註〕《楚辭》：大招：霧雨淫淫，白皓膠只。回頭梁楚郊，永與〔三〕中原隔。〔施註〕杜子美《成都詩》：中原杳茫茫。〔詰案〕紀昀曰：沉着語，不在深。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王註厚曰〕雲夢澤，在安州安陸縣。〔任居實曰〕杜牧之《齊安郡》詩：雲夢澤南州。蓋齊安卽黃州，而在雲夢澤之南。〔查註〕《太平寰宇記》：雲夢在安陸

縣東南，闊數百里，南接荊州。按《左傳·宣公四年》：邳子之女，棄子於夢中。《史記》：楚令尹子文生時，父母棄雲中。羅子蒼《識遺》云：江北爲雲，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江南爲夢，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跨江南北，總謂之雲夢，乃二澤名。《禹貢》、《爾雅》皆言雲夢，並舉而言耳。舊《尚書》：雲夢土作乂。唐太宗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遂詔從古本。吾生如寄耳，初不擇所適。但有魚與稻，生理已自畢。獨喜小兒子，少小事安佚。相從艱難中，肝肺如鐵石。〔王註〕皮日休《桃花賦序》云：宋廣平貞姿勁質，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施註〕《魏武故事》：長史王必，忠能勤事，心如鐵石。便應與晤語，何止寄哀疾。〔公自註〕時家在子由處，獨與兒子邁南來。

書磨公詩後并引〔一六〕

〔施註〕磨，音奴昆反，香也。《晉·傳五十七李暠傳》：太史令郭磨。〔合註〕《晉書·郭磨傳》：仕郡主簿，後爲散騎常侍、太常。不載其爲太史令事。

過加祿鎮南二十五里大許店，休馬〔一七〕於逆旅祁宗祥家。見壁上有幅紙題詩云〔一八〕：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磨，嗔余〔一九〕踏破蒼苔色。其後題云溢水僧寶磨。〔詰案〕《山海經》：神困之山，溢水出焉。註：溢水，今出臨水縣西溢口山。《郡縣志》：溢水出磁州滏陽縣西北四十二里鼓山，亦名溢山。《輿地廣記》：秦邯鄲地，後魏臨水，後周滏陽、磁州。《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北臨漳，溢，卽今彰德府臨漳縣也。宗祥謂余，此光黃間狂僧也。〔詰案〕光州與黃州接壤，故云光、黃間也。時曹演甫爲光州，由是納交於公，因與子由有婚姻之約。年百三十，死於熙寧十年，既死，人有見之者。宗

祥言其異事甚多。作是詩以識之。磨公本名清戒，俗謂之戒和尚云。

磨公昔未化，來往淮山曲。壽逾〔三〕兩甲子，氣壓諸尊宿。但嗟濁惡世，〔施註〕《阿彌陀經》：五濁惡世。不受龍象蹴。〔王註〕《維摩經》：如龍象蹴蹋，非驢所堪。我來不及見，悵望空遺躅。〔施註〕《文選》

謝玄暉《別范零陵》詩：停驂我悵望。霜顛隱白毫，〔王註〕《法華經》：世尊放眉間白毫相光。〔施註〕《楞嚴經》：白毫宛轉五須彌。鎖骨埋青玉。〔施註〕《鄭侯家傳》：李泌每導引，骨節珊珊有聲，人謂之鎖子骨。《晉·庾亮傳》：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皆云似達摩〔三〕，雙履還西竺〔三〕。〔王註厚曰〕達摩既入涅槃，葬熊耳山吳坂。三年後，有魏使宋雲自使西域回，見達摩於葱嶺，手攜隻履，翩翩獨遊，言吾歸西天。雲至言之，孝莊帝使人發塔開棺，惟隻履在耳。壁間餘清詩，字勢頗拔俗。〔合註〕《後漢書·仲長統傳》：達士拔俗。爲吟五字偈，一洗凡眼肉。〔施註〕《金剛經》：如來有肉眼不？

游淨居寺〔三〕并叙〔三〕

淨居寺〔三〕，在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蘇山之南、小蘇山之北。〔查註〕《名勝志》：淨居山，在光山西南，山上有淨居寺。大蘇山，見《釋氏稽古略》。寺僧居仁爲余言：齊天保中，僧惠思〔三〕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得二山名。乃歎曰〔三〕：吾師告我，遇三蘇則住。遂留結菴。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查註〕《南嶽思大禪師行狀》：師諱惠思，武津李氏子，依北齊慧開禪師，悟入法華三昧，時稱思大和尚。及領徒南邁，值梁之亂，暫止大蘇山，後居南嶽般若寺。其後僧智顛見思於此山而得法焉，

則世所謂思大和尚智者大師是也。〔查註〕《續高僧傳》：智顛，字德安，姓陳氏。投相州果願寺出家，後詣光州大蘇山惠思禪師受業。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今復來矣。」唐神龍中，道岸禪師始建寺於其地。廣明庚子之亂，寺廢於兵火，至乾興中乃復，而賜名曰梵天云。〔查註〕《高僧傳》：道岸，姓唐氏，世居潁川。永嘉南渡，遷於光州。出家後，居會稽龍興寺，時號大和尚。孝和皇帝召入朝，圖形於林光宮，御製像贊。後辭還光州，度人置寺，於是祇陀苑囿，鬱起僧坊。

十載遊名山，自製山中衣。〔王註〕《楚辭》：製芰荷以爲衣。願言畢婚嫁，〔王註次公曰〕韓退之詩：如今便可

爾，何用畢婚嫁。〔施註〕白樂天《逸老》詩：女嫁男婚了，胸中一無事。又，《百日假滿》詩：向平無累畢婚姻。攜手老

翠微。〔王註〕杜子美《重過鄭氏東亭》詩：華亭人翠微。〔施註〕《文選》陸佐公《石闕銘》：傍暎重疊，上連翠微。不悟

俗緣在，失身蹈危機。〔三〕。刑名非夙學，〔王註〕《揚子》：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施註〕《史記》：申不害之

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陷穽損積威。〔王註〕司馬遷《報任安書》：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檻穽之中，搖尾

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遂恐生死。〔三〕隔，永與雲山違。〔詰案〕以上一節，乃憂患以前之我也。今日復何

日，〔施註〕杜子美《贈衛八處士》詩：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芒鞋自輕飛。稽首兩足尊，〔施註〕《法華經》：

稽首兩足尊。又《行集經》：如來世尊福足、慧足，稱兩足尊。舉頭雙涕揮。靈山會未散，〔施註〕《法華經鈔》：世

尊於靈山會上，爲諸大衆說二十八品，放眉間白毫相光，照三千大千世界。〔查註〕《釋氏稽古略》：智者大師，初謁大蘇山

惠思禪師，悟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八部猶光輝。〔施註〕《解冤結經》：天龍八部，咸悉歡喜。〔查註〕

《翻譯名義》：八部，一天、二龍、三夜叉、四乾闥婆、五阿修羅、六迦樓羅、七緊那羅、八摩睺羅。皆有大神力，能變形，在座

聽法。願從二聖往，〔查註〕二聖，謂惠思與智顛。一洗千劫〔三〕非。〔詰案〕以上一節，乃憂患以後之我也，公自是進於德矣。徘徊竹溪月，〔王註〕杜子美《謁先祖廟》詩：竹送清溪月。空翠搖烟霏。鐘聲自送客，出谷〔三〕猶依依。回首吾家山，〔王註〕子仁曰：即序所謂大蘇山、小蘇山也。歲晚將焉歸？〔施註〕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士彌牟曰：邾君亡國，將焉歸？〔詰案〕末節雖補游事，而終以回首之詞，蓋仍以起意作歸結也。

梅花二首〔三〕

〔施註〕齊安拾遺云：關山岐亭路，有春風嶺，東坡有《梅花》詩。〔合註〕一統志：麻城縣有虎頭、黃土、木陵、白沙、大城五關，當即先生詩所云關山也。〔詰案〕公以正月二十日過關山，作此二詩。

其一

春來幽谷〔三〕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宜笑的皪。郭璞曰：的皪，鮮明貌也。一夜〔三〕東風吹石裂〔三〕，半隨飛雪度關山〔三〕。〔王註〕次公曰：關山，則所往黃州之路。先生後有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施註〕歐陽文忠公《山齋絕句》：正當年少惜花時，日日東風吹石裂。又，唐高適《塞上聽吹笛》詩云：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其二

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施註〕《楚辭》王褒《九歌》：思君兮無聊。幸有清溪三百曲，〔施註〕李太白《寄元參軍》詩：三十六曲水回繁，一谿初入千花明。〔詰案〕從落字生情，奇幻。不辭相送到黃州。

萬松亭 并叙〔三〕

麻城縣令張毅，植萬松於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三〕，故作是詩。〔查註〕《復齋漫錄》：萬松嶺，在關山。《碧溪詩話》：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亭館亦可愛，適當關山路。孔武仲詩註云：萬松，治平中張毅所植。《太平寰宇記》：麻城在黃州東北一百七十里，本漢西陵縣地。《名勝志》：石勒使其將麻秋所築。《合註》《元和郡縣志》：隋開皇十八年，改爲麻城縣。

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公自註〕古語云〔三〕：一年之計，樹之以穀；十年之計，樹之以木；百年之計，來之以德〔四〕。〔王註〕《詩·大雅·烝民》云：我儀圖之，愛莫助之。〔合註〕《復齋漫錄》：崇寧以還，坡文方禁，故詩碑不復見，而過往題詠者，不可勝紀。鄱陽倪左司濤詩云：蒼鬢有恨聲。謂此也。縣令若同倉庾氏，亭松應長子孫枝。〔王註續曰〕《前漢書》：孝文時，國家無事，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註：倉氏、庾氏是也。
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憐冰雪姿。爲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

戲作種松

我昔少年日，〔施註〕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種松滿東岡。初移一寸根，

瑣細如插秧。〔施註〕杜子美《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瑣細不足名。二年黃茅下，一一攢麥芒。〔施註〕
《文選》潘安仁《射雉賦》：麥漸漸以擢芒。三年出蓬艾，滿山散牛羊。不見十餘年〔四二〕，想作龍蛇長。
夜風〔四三〕波浪碎，朝露珠璣香。〔合註〕《漢書·東方朔傳》：垂珠璣。〔誥案〕公自種松東塋，已十四年矣。我
欲食其膏，〔合註〕《本草》：松脂，別名松膏。已伐百本桑。〔公自註〕煮松脂法，用桑柴灰水。人事多乖迕，
〔王註〕杜子美《新婚別》詩：人事多錯迕。神藥〔四四〕竟渺茫。搗來齊安野，夾路鬚髯蒼。會開龜蛇窟，
〔王註續曰〕松脂入土，千年爲茯苓，狀如龜蛇鳥獸者良。杜子美《寄楊員外》詩：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不惜斤斧
瘡〔四五〕。縱未得茯苓，且當拾流肪。〔合註〕《本草》：松脂，別名松肪。註云：松節、松心、松枝，在土不朽，
流脂日久，變爲琥珀。釜盎〔四六〕百出入，〔合註〕《本草》註：松脂，先須用大釜，加水，置甑，白茅藉甑底，布松脂於上，
炊以桑薪，候松脂盡入釜中，乃出之。投於冷水，既凝，又蒸，白如玉，然後入用。皎然散飛霜。〔施註〕《文選》張景
陽《七命》：飛霜迎節。〔王註次公曰〕此言煮松脂之法也。槁死三彭仇，澡換五穀腸。青骨凝綠髓，丹田
發幽光。白髮何足道，要使雙瞳方。却後五百年，騎鶴還故鄉。

張先生 并叙〔四六〕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查註〕《九域志》：黃州麻城縣有岐亭，故縣等六鎮。本姓盧，爲張氏所
養。陽狂垢污，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
〔誥案〕本集《記張憨子》云：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公在黃識異人者二：張憨

子，則可見而不可接；趙貧子，則相從半年，可接而不可近。蓋此輩皆能全知，明知如公者可與人道，而終非彼道中人，故其相值僅如此也。余試使人召之，欣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但俯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孰非「四」傳舍者，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維「四」心追躡其意，蓋未得也。「查註」《樂城集·次韻子瞻贈張愬子》詩云：得罪南來正坐言，道人閉口意深全。天游本自有真樂，羿穀誰知定不賢。篝火噉噉初吐日，飛流滾滾旋成川。此心此去如灰冷，肯更逢人問復然。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四九」。「施註」《莊子·達生篇》：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肯來傳舍人皆說「五〇」，能致先生子亦賢「五一」。「施註」《揚子》：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查註」《後漢書·陳蕃傳》：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致，惟蕃能致焉。脫屣不妨眠糞屋，「王註」《堯卿曰》：本朝斬信者，得道之異人也。常汗垢佯狂，晝脫屣而行，夜眠糞屋中，人莫測之。「施註」《史記·漢武帝紀》：誠得如黃帝，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流澌爭看浴冰川。「王註」《楊文公談苑》曰：郭忠恕大寒鑿冰而浴。「施註」《楚辭·屈原九歌》：流澌紛兮將下來。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稱量未必然。「王註」《唐書》：朱桃椎，益州人。被裘曳索，人莫測其所爲。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

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五三」

「施註」陳季常，名慥。父希亮，字公弼。其先自京兆遷於眉。公弼知鳳翔，東坡始筮仕爲簽書

判官，相從二年。公弼後家洛陽。季常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稍壯，折節讀書。晚乃遷於光、黃間，曰岐亭。不與世相聞，棄車馬，徒步往來山中，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東坡在岐下識之。至黃，季常數從之游。既爲公弼作《傳》，又爲季常作《方山子傳》。〔王註〕堯卿曰：朱陳村，在徐州豐縣。去縣遠而官事少，處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兩姓，世爲婚姻。民安其土，無羈旅行役之勤，故多壽考。白樂天有《朱陳村》詩。【誥案】此二詩，公過岐亭，作於陳季常家中。

其一

何年顧、陸丹青手，〔王註〕老杜逸詩：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工夫畫我無？謝赫評江左畫：顧長康、陸探微，皆爲上品。〔施註〕《歷代名畫記》：張懷瓘云：像人之美，顧得其神，陸得其骨。畫作《朱陳嫁娶圖》。〔施註〕《西川名畫錄》：趙德元，雍京人。工畫車馬、人物、屋木、山水。天復中，入蜀，有《朱陳村》及《豐沛盤車》等圖，至今相傳。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施註〕《文中子·禮樂篇》：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唐·高士廉傳》：太宗以山東士人尚閹閱，嫁娶必多取貨，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等爲《氏族志》。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今謀士勞臣，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爲榮耶？」

其二

我是朱陳舊使君〔三〕，〔公自註〕朱陳村，在徐州蕭縣〔五〕。勸農〔五〕曾入杏花村。〔查註〕《名勝志》：朱陳

村，距蕭縣東南百里。杏花村，與朱陳村相連。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租〔美〕夜打門。〔王註〕韓退之〔董生行〕門外唯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美〕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美〕此詩，故作一絕

〔查註〕潘閔〔夏日宿西禪寺〕詩：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如有雨，院靜似無僧。枕潤連雲石，窗虛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全篇見〔宋文鑑〕。方回〔瀛奎律髓〕亦載之，今附錄。佛燈漸暗飢鼠出，山雨忽來修竹鳴。〔誥案〕上聯全從潘句脫出，而面貌則非，此猶詩之魂也。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初到黃州

〔王註〕堯卿曰：先生以元豐二年，自湖州守得罪，爲黃州團練副使。明年二月至黃州。〔查註〕〔元和郡縣志〕：齊安，春秋時邾國之地，後爲黃國之境。蕭齊於此置齊安郡。開皇三年，罷郡，置黃州。〔太平寰宇記〕：淮南道黃州齊安郡，唐中和五年，移於舊邾城南，與武昌對岸。東北至東京一千零九里〔美〕，北至光州七百里。〔誥案〕自此詩起以後，皆黃州作。

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王註次公曰〕李台榭言：韓昭曰：「韓八座事業，如拆蠶線，無一條長者。」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不妨員外置，〔王註續曰〕唐左遷謫降官，授州刺史司馬者，皆員外置。〔施註〕《唐·百官志》：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查註〕《宋史·職官志》：隋、唐以來，以省、臺、寺、監、府、衛分庶務，以品、爵、勳、階別羣才，復有員外之置。有檢校、試、攝、判、知及諸使之名，歷五季不廢。詩人例作水曹郎。〔王註厚曰〕梁何遜、唐張籍皆爲水部郎，以詩知名。〔次公曰〕王禹偁作《孟賓于詩序》云：古詩人有三水部，謂何遜、張籍及孟賓于是也。〔施註〕白樂天《寄張員外》詩：題詩寄與水曹郎。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公自註〕檢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施註〕《說苑》：鮑白令之對秦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漢·蓋寬饒傳》：《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白樂天《秋居書懷》詩：況無治道術，坐受官家祿。〔合註〕《文獻通考》：文臣料錢，一分見錢，二分折支。《通考》載：楊億言，半俸三分之內，其二分以他物給之，繫於市廛，十裁得其三。陸錫熊曰：自註所云折支者，謂以他物代錢也，退酒袋者，官法酒用餘之廢袋也。蓋宋時俸料，每以他物折抵。退酒袋，卽折抵之物耳。〔誥案〕如無折支物，則累年不可常得，楊億所謂十得其三者，蓋繫物既準市值，而其數又省錢也。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公〕

〔施註〕此詩墨蹟在臨川黃揆家，嘗刻於婺女倅廳。〔查註〕《名勝志》：定惠院，在黃岡縣東南。〔誥案〕紀昀曰：句句對仗，於後世爲別格，然却是齊、梁、唐人之舊格。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施註〕《後漢·祭遵傳》：帝幸遵營，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罷。註云：良，猶深也。參差玉宇飛木末，〔施註〕《揚子》：參差不齊。《文選·楚辭·九歌》：攀芙蓉兮木末。繚繞香烟來月下。〔施註〕《文選》張平子《南都賦》：修袖繚繞而滿庭。江雲有態清自媚，〔施註〕杜子美《不離西閣》詩：江雲飄素練。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垂，〔施註〕李太白《寄鄭明府》詩：河堤弱柳鬱金枝。孟東野樂府：楊柳織別愁，千條萬條絲。尚有殘梅一枝亞。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不惜〔六〕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年年謝。自知醉耳愛松風，〔施註〕《南史·陶弘景傳》：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會揀霜林結茅舍。浮浮大甑長炊玉，溜溜小槽如壓蔗。〔王註〕李賀詩：小槽酒滴真珠紅。飲中真味老更濃，醉裏狂言醒可怕。閉門〔三〕謝客對妻子，〔施註〕《史記·申公傳》：公歸魯，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誥案〕時家累未至，詩乃自誠其將來耳。倒冠落佩從嘲罵。

次韻前篇

【誥案】紀昀曰：清峭不減前篇。

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公自註〕去年徐州花下對月，與張師厚、王子立〔六〕兄弟飲酒，作蘋字韻詩。〔王註〕陶淵明詩：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憶昔扁舟〔六〕沂巴峽，〔施註〕《左傳·哀公四年》：沂江入郢。註云：逆流曰沂。〔誥案〕謂治平三年丙午事也。落帆樊口高桅亞。〔公自註〕樊口，在黃州南岸〔六〕。〔王註〕韓退之詩：大帆夜劃窮

高梳。長江袞袞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借。〔王註〕子仁曰：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竟無五畝繼沮溺，空有千篇凌〔六〕鮑、謝。至今歸計負雲山，未免孤衾眠客舍。〔施註〕杜子美《今夕行》詩：咸陽客舍一事無。少年辛苦真食蓼，〔施註〕白樂天詩：何異食蓼蟲，不知苦是苦。老境安閑〔七〕如啖蔗。〔施註〕韓退之《答張徹》詩：初味猶啖蔗，遂通斯建瓴。饑寒未至且安居，憂患已空猶夢怕。穿花踏月飲村酒，免使醉歸官長罵。

安國寺浴

〔查註〕本集《黃州安國寺記》云：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寺僧曰繼蓮。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蓮皆新易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

老來百事懶，身垢猶念浴。衰髮不到耳，〔王註〕杜子美《同谷七歌》詩：白頭亂髮不倒耳。尚煩月一沐。〔施註〕白樂天《因沐感髮》詩：沐稀髮苦落，一沐仍半禿。山城足薪炭，烟霧蒙湯谷〔六〕。〔合註〕《山海經》：黑齒國有湯谷。郭註：谷中水熱焉。塵垢能幾何，翛然脫羈梏。〔施註〕《莊子·大宗師篇》：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披衣坐小閣，〔施註〕庾信《賜酒》詩：阮籍披衣進。杜子美《漫成》詩：只作披衣慣。散髮臨修竹。心困萬緣空，〔施註〕白樂天《夢裴相公》詩：萬緣一成空。身安一牀足。〔王註〕盧仝詩：四肢安穩一張牀。豈惟忘淨穢〔六〕，兼以洗榮辱。默歸毋多談，〔王註〕漢楊惲書云：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此理觀要

熟。

安國寺尋春〔七〕

卧聞百舌呼春風，〔施註〕杜子美《百舌》詩：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韋諷《宅馬》詩：龍媒去盡鳥呼風。起尋花柳村村同。〔王註〕杜子美《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詩：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鮑明遠《行樂篇》：春風太多情，邛邛花柳好。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檻敲深紅。看花歎老憶年少，〔施註〕顧況《饒江早春》詩：拭淚看花奈老何。孟東野樂府《雜怨》：送花人老盡，人悲花自開。歐陽文忠公《菊花》詩：種花不種兒女花，老大安能逐年少。〔註案〕《兒女花》、《兒女萱》，皆有出處。前《蔡州道上雪》詩，用《兒女萱》，曉嵐謂爲生造，可發一笑。對酒思家愁老翁。〔王註〕杜子美《閬鄉姜七少府設餽戲贈長歌》：徧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緣老翁。〔施註〕歐陽文忠詩：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病眼不羞雲母亂，鬢絲強理茶烟中。遙知二月王城外，〔查註〕王城，指開封也。〔施註〕《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玉仙、洪福花如海。〔施註〕呂希哲《家塾記》：玉仙觀，在京城宣化門外。有陳道士者，修葺亭臺，栽種花木，甚盛。洪福寺在京師。黃魯直有《同元明過洪福寺戲題》詩云：洪福僧園佛紺紗，舊題塵壁似昏鴉。春殘已是風和雨，更著遊人撼落花。〔查註〕《汴京遺跡志》：洪福寺有二，其一在開封城西金水河北，其一在東北沙窩岡。薄羅勻霧蓋新粧，〔施註〕李太白《越女詞》：新粧蕩新波。快馬爭風鳴雜佩。〔施註〕《南史·曹景宗傳》：騎快馬如龍，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毛詩·鄭風·女曰鷄鳴》：雜佩以贈之。玉川先生真可憐，一生耽酒終無錢。〔王註〕盧仝詩：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薄夫有錢恣長樂，先

生無錢養澹泊。有錢無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病過春風九十日，獨抱添丁看花發。〔施註〕盧仝添丁詩：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慚愧瘴氣却憐我，人我憔悴骨中爲生涯。數日不食強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

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查註〕趙次公《和韻》詩云：化工妙手開羣木，酷向海棠私意獨。殊姿艷艷雜花裏，端似神仙在流俗。睡起胭脂懶未勻，天然膩理還豐肉。繁華增麗態度遠，婀娜含嬌風韻足。豈惟婉變形管姝，真同窈窕關雎淑。未能奔往白玉樓，要當貯以黃金屋。顧雖風暖欲黃昏，脈脈難禁倚修竹。可憐俗眼不知貴，空抱容光照山谷。此花本出西南地，李、杜無詩恨遺蜀。高才沒世孰雕龍，後輩補亡難刻鵠。貂裘季子客齊安，相逢忽慰羈人目。當年甫、白君可繼，爲花重賦陽春曲。把酒因澆壘塊胸，搜句輒傾空洞腹。多情恐作絳雲收，兒童莫信來輕觸。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麤俗。〔施註〕《杼情詩》王處詢《木蘭花》詩：桃李排門是俗材。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王註〕杜子美《佳人》詩：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施註〕《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徒美天姿茂。杜子美詩：一種是春長富貴。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施註〕《古樂府》鮑照《白紵歌》：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童邯鄲女。翠袖卷紗紅映肉。〔王註〕杜子美《寄呈蘇煥侍御》詩：憶子初尉永嘉時，紅顏白面花映肉。〔施註〕杜子美《佳人》詩：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玉臺新詠》：皓腕卷輕紗。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施註〕《明皇

雜錄：上皇嘗登沉香亭，召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高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上皇笑曰：「豈是妃子醉耶？海棠睡未足耳。」**雨中有淚亦悽愴**〔七二〕，**月下無人更清淑**。〔合註〕蔡邕《崔君夫人誄》：翼此清淑。先生食飽〔七三〕無一事，〔王註〕歐陽永叔詩：飽食杜門無所事。〔誥案〕紀昀曰：初白謂讀前半，覺似《海棠曲》矣，妙在先生「食飽」一轉。此種詩境，從少陵《樂遊園》得來，同其神理，而化其吟哇，故爲絕作。**散步逍遙自捫腹**。〔施註〕孫真人《養生訣》：食了行百步，數以手摩肚。**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王註〕《南史》：袁粲傳：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施註〕《晉·王徽之傳》：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忽逢絕艷照衰朽**，〔合註〕《文心雕龍》：驚采絕艷。江總詩：衰朽慙連章。**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七四〕，**銜子飛來定鴻鵠**。〔施註〕世傳海棠性便糞壤。蜀之濯錦江爲多者，蓋以鳥雀啄吞其子，隨糞拋墮，往往叢生。**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施註〕鄭嵎《津陽門》詩：平明酒醒各分散，今夕一樽翁莫違。**雪落紛紛那忍觸**。〔查註〕按魏淳甫《詩人玉屑》云：東坡《海棠》詩，辭格超逸，不復蹈襲前人。平生喜爲人寫，蓋人間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軾生平得意詩也。〔誥案〕紀昀曰：純以海棠自寓，風姿高秀，興象微深，後半尤烟波跌蕩，此種真非東坡不能，東坡非一時興到亦不能。

次韻樂著作野步

〔查註〕《宋史》：樂京，荆南人。爲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得校書郎。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助役法行，京曰：「提舉常平官言不便。」使之條

析，又不報，且不肯治縣事，自別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先生至黃，正樂京監酒稅時也。校書郎與著作郎，同隸祕書省。【誥案】此條查註，摘錄《宋史》不當，爲補全之。

老來幾不辨西東，〔施註〕韓退之《南行朝賀歸》詩：略不知東西。秋後霜林且強紅。〔王註〕白樂天詩云：醉貌

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誥案】句謂老狀，非道時敘也，故與後「春強半」無礙。眼暈見花真是病，〔王註〕佛書云：空

本無花，病者妄見。耳虛聞蟻定非聰。〔合註〕皮日休詩：眼暈見雲母，耳虛聞海濤。酒醒不覺春強半，〔施

註〕白樂天《冬夜對酒》詩：百年強半時。睡起常驚日過中。〔施註〕《揚子》：是以過中則惕。又云：聖人之道，

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植杖偶逢爲黍客，披衣閑詠舞雩風。仰看落蕊收松粉，〔合註〕《本

草》註：松花上黃粉，及時拂取作湯，點之甚佳。俯見新芽摘杞叢。楚雨還昏雲夢澤，〔查註〕李商隱詩：楚雨

含情皆有托。吳潮不到武昌宮。〔公自註〕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施註〕《三國志》：吳主孫權傳：建安二

十五年，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查註〕《名勝志》：吳王城，在武昌縣東一里，周四百八十步，有五門，北臨大江，城內有

安樂宮故基，今爲天王殿。相傳南樓卽安樂宮端門，卽今譙樓也。廢興古郡詩無數，寂寞閑窗《易》粗通。

〔邵註〕按公用「粗」字，可通上聲。《寄劉孝叔》詩：問道已許談其粗。與組、覩叶。此詩：寂寞閑窗易粗通。亦作上聲，想必

有據。【誥案】《廣韻》：徂古切，義同。〔查註〕先生在黃州著《易傳》九卷。解組歸來成一老，風流他日與君

同。

王齊萬秀才寓居武昌縣劉郎洑，正與伍洲相對，伍子胥奔吳所

從渡江也

【誥案】王齊萬，字子辯，嘉州犍爲人，乃齊愈字文甫之弟。查註譌作一人。合註引《畫墁集》武昌王叟，亦混。且齊愈尚有兄齊雄也。皆刪。〔查註〕《元和郡縣志》：武昌在鄂州東北一百七十里，三國吳改江夏縣，後爲武昌。《輿地廣記》：孫權都之，黃初三年，改爲武昌縣。《名勝志》：舊傳孫權迎蜀先主於此。或曰：舊名流浪。譌爲劉郎。《吳越春秋》：伍員奔吳，到昭關，追者在後。至江，有漁父乘船泝江而上。子胥呼之，曰：「漁父渡我。」子胥人船，漁父知其意，乃渡之於潯之津。既渡，解百金之劍以贈，漁父不受。《齊安拾遺》：伍洲與解劍亭相對，而《水經注》則云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爲名。宋孝武舉兵江州，建牙洲上，卽是洲也。

君家稻田冠西蜀，搗玉揚珠三萬斛。〔合註〕張融《海賦》：揚珠起玉。塞江流柿〔七〕起書樓，〔施註〕《晉·王濟傳》：武帝謀伐吳，濟造船於蜀，木柿蔽江而下。《唐·李暉傳》：聚書至萬卷，時人號李書樓。〔查註〕本集有《犍爲王氏書樓》詩，見第一卷。碧瓦朱欄照山谷。〔施註〕《杼情集》權審著《題山院》詩：曉霜浮碧瓦，薄日度朱欄。傾家取樂不論命，〔施註〕陶淵明《雜詩》：傾家持作樂，竟此歲月駛。杜子美《送人從軍》詩：好武寧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王註〕李太白《將進酒》云：天生我材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杜子美《佳人》詩：萬事如轉燭。〔施註〕杜子美《寫懷》詩：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惟餘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荆江曲。〔王註〕《爾雅》云：大夫方舟。〔施註〕《毛詩·邶·谷風》：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莊子·山水篇》：方舟而濟於河。孟東野《忽不貧》詩：盧仝歸洛船，崔嵬但載書。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遙望劉郎藪。明朝寒食當過君，請殺耕牛壓私酒〔七〕。〔王註〕《後漢

書·董卓傳：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殺耕牛，與共宴樂。李太白《金陵酒肆留別》詩：吳姬壓酒喚客嘗。〔施註〕《文選》曹子建樂府：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誥案】時黃州酒禁嚴甚，故并以殺牛爲戲，非真有其事也。與君飲酒細論文，酒酣訪古江之濱。仲謀、公瑾不須弔，〔王註厚曰〕周瑜以兵三萬，敗曹公於赤壁。赤壁山在鄂州蒲圻縣。〔援曰〕赤壁在武昌之西也。〔施註〕《三國志》：孫權，字仲謀；周瑜，字公瑾。孫策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一酌波神英烈君。〔公自註〕杭州伍子胥廟封英烈王〔七六〕。〔王註續曰〕吳王殺子胥，浮江中，因爲波神。〔合註〕《玉篇》：酌，以酒祭地也。李華《含元殿賦》：波神作氣。

二月二十六日，雨中熟睡，至晚，強起出門，還作此詩，意思殊昏昏也〔七九〕

卯酒困三杯，〔施註〕白樂天詩：空腹三杯卯後酒。午餐便一肉。〔施註〕白樂天《閑放》詩：午餐何所有？魚肉一兩味。《漢·公孫弘傳》：身食一肉脫粟飯。雨聲來不斷，睡味清且熟。昏昏覺還卧，展轉無由足。〔施註〕《毛詩·周南·關雎》：展轉反側。《文選》潘安仁《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強起出門行，孤夢猶可續。泥深竹雞語，〔王註〕《遯齋閒覽》云：白蟻聞竹雞之聲，盡化爲水，今在處山林多有之。其聲自呼爲「泥滑滑」者是也。村暗鳩婦哭。〔施註〕歐陽文忠公《鳴鳩》詩：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明朝看此詩，睡語應難讀。

雨晴後，步至四望亭下魚池上，遂自乾明寺前東岡上歸，二首

〔查註〕《名勝志》：四望亭，在雪堂南高阜之上。

其一

雨過浮萍合，〔王註〕韓退之詩：綠槐萍合不可芟。蛙聲滿四鄰。海棠真一夢，梅子欲嘗新。拄杖閑挑菜，鞦韆不見人。〔施註〕梁宗懷《荆楚歲時記》：春節懸長繩於高木，士女咸集，炫服靚粧，坐立其上，共推引之，以爲戲，名曰鞦韆。楚俗謂之施鈎，〔湜榮經〕謂之胃索。〔合註〕《古今藝術圖》云：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施鈎之戲，以綆作篋纜相貫，綿亘數里，鳴鼓牽之。〔湜榮經〕曰：鬪輪骨輪索，其秋遷之戲乎？鞦韆，亦施鈎之類也。殷勤木芍藥，〔王註〕厚曰：唐開元中，禁中呼牡丹爲木芍藥。〔施註〕《開元天寶遺事》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獨自殿餘春。〔施註〕《論語》：雍也。奔而殿。註曰：在軍後曰殿。柳子厚《芍藥》詩：敲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詰案〕紀昀曰：寓意遲暮。

其二

高亭廢已久，下有種魚塘。〔施註〕段公路《北戶雜錄》：陶朱公《養魚經》云：凡種魚池，中有數洲，令魚循環無窮，如在江湖。暮色千山入，〔合註〕鮑照詩：傾輝引暮色。春風百草香。〔施註〕杜子美《絕句》：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市橋人寂寂，〔施註〕杜子美《西郊》詩：市橋官柳細。〔晉〕桓溫傳：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古寺竹蒼蒼。鶴鶴來何處，號鳴滿夕陽。〔詰案〕紀昀曰：此章純乎杜意，結尤似。

雨中看牡丹三首

〔施註〕此詩墨蹟在玉山汪氏，嘗摹刻之，後題《黃州天慶觀牡丹三首》。墨蹟云「午景發濃艷」，集本作「濃麗」，今從墨蹟。【誥案】紀昀曰：三首一氣相生。

其一

霧雨不成點，〔王註〕《古列女傳·陶答子妻》云：玄豹藏霧雨。映空疑有無。〔施註〕杜子美《雨不絕》詩：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時於花上見，的皪走明珠。秀色洗紅粉，〔施註〕《文選·羅敷艷歌》：秀色若可餐。暗香生雪膚。〔施註〕白樂天《春夜直宿》詩：風簾飄暗香。黃昏更蕭瑟，〔施註〕《淮南子》曰：至於虞淵，是謂黃昏。《楚辭》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頭重欲相扶。〔施註〕杜牧之詩：醉頭扶不起，三丈日還高。

其二

明日雨當止，晨光在松枝。清寒人花骨，〔施註〕李賀《落珠》詩：長鬣張郎三十八，天遣裁詩作花骨。肅肅初自持。〔施註〕《文選》宋玉《神女賦》：頰薄怒以自持。午景發濃艷〔八〇〕，〔合註〕楊憑詩：便將濃艷鬪繁紅。一笑當及時。依然暮還斂，亦自〔八二〕惜幽姿。〔劉須溪曰〕〔八三〕看牡丹法，當在午前，過午則離披矣。〔施註〕

《文選》謝靈運《登樓上亭》詩：潛虬媚幽姿。

其三

幽姿不可惜，後日東風起。酒醒何所見，金粉抱青子。〔合註〕溫庭筠《牡丹》詩：曉來金粉覆庭莎。千
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王註〕杜子美《白絲行》詩：萬草千花動凝碧。〔施註〕白樂天《李次雲窗竹》詩：千
百草凋零後，留向紛紛雪裏看。鮑照《蕪城賦》：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

次韻樂著作送酒

少年多病怯杯觴，老去方知此味長。萬斛羈愁都似雪，〔王註〕次公曰：庾子山《愁賦》：惟將一寸心，貯此
萬斛愁。一壺春酒若爲湯。〔王註〕《後漢書》：閻忠干說皇甫嵩曰：「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施註〕《孔子
家語》：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枚叔《七發》：小飯大歡，如湯沃雪。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誥案】宋時，凡州、軍皆有天慶觀，多以舊道觀改名，有司祝聖處也。據詩意，時因國事，有齋筵也，非居民之醮事。

濁世紛紛肯下臨，夢尋飛步五雲深。無因上到通明殿，只許微聞玉珮音。〔施註〕王欽若《翊聖保
德傳》：建隆之初，鳳翔盤屋民張守真，游終南山，聞空中有召之者，曰：吾是玉帝輔神，受命衛時，乘龍降世。一日，守真
朝禮玉皇大殿，觀其額曰通明殿，不曉其旨。真君曰：上帝在無上天，爲諸天之尊，常升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

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曰通明殿。諸天朝謁，仰視其殿，見在光明中，仙班既退，光明遍散諸天焉。

杜沂游武昌，以醪醑花菩薩泉見餉，二首

【誥案】本集：杜沂，乃君懿之子也。君懿，字叔元。善書，如李建中。嘗判宣州，世家於蜀中。杜沂當卽杜道源，故公後與道源同游武昌寒溪西山，問其家事甚備。餘詳後詩註中。〔查註〕《詩話總龜》：醪醑，本酒名也。新開花木，以顏色似之，故名。山谷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本集《菩薩泉銘敘》云：今寒溪少西數百步，爲西山寺，有泉出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

其一

醪醑不爭春，寂寞開最晚。青蛟走玉骨，〔合註〕《埤雅》：蛟骨青。王維詩：闌干玉骨齊。羽蓋蒙珠幘。

〔合註〕張平子《東京賦》：羽蓋葳蕤。沈佺期詩：珠幘戴相風。不粧艷已絕，〔合註〕唐太宗《望雪》詩：不粧空散粉。

無風香自遠。淒涼吳宮闕，〔公自註〕武昌有孫權故宮苑〔八三〕。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

翠巘〔八四〕。餘妍入此花，千載尚清婉。〔王註次公曰〕以武昌有孫權故宮，故特用吳宮墳塋之魂爲意耳。〔施

註〕《毛詩·鄭風·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怪君呼不歸，定爲花所挽。昨宵雷雨惡，花盡君應

返。〔誥案〕紀昀曰：此首以幻語生波。

其二

君言西山頂，〔查註〕《名勝志》：西山，卽樊山也，在武昌縣西三里。世傳孫權嘗獵此山，見一姥，曰：「我樊噲母也。魏將伐吳，當助一戰。」後果有赤壁之捷，因立廟祀之，以名其山。按《春秋後語》云：鄂渚樊楚。則樊山之名，亦不起於三國矣。自古流白泉。上爲千牛〔八五〕乳，〔施註〕《莊子·養生主篇》：庖丁日所解數千牛矣。下有萬石鉛。不愧惠山味，但無陸子賢。〔施註〕《常州圖經》：惠山之側，有錫山，其山出錫。古謠云：有錫兵，無錫寧，故縣名無錫。《陸文學傳》云：陸羽品第天下水味，以惠山泉爲第二，刻石留山中，故名陸子泉，有祠堂在焉。願君揚其名，庶托文字傳。〔施註〕《文選》：魏帝《與吳質書》：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寒泉比吉士，〔王註〕《詩·邶風·凱風》：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施註〕《毛詩·大雅·卷阿》：鸛鳴王多吉士。清濁在其源〔八六〕。不食我心惻，於泉非所患。〔施註〕《周易·井卦》：井渫不食，爲我心惻。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王弼曰：井以不變爲德者也，居中，德位體剛，不撓不食不義，中正高潔，故寒泉然後食也。嗟我本何有〔八七〕，虛名空自纏。不見子柳子，餘愚污溪山。〔王註厚曰〕溪，本名冉溪。〔施註〕柳子厚《愚溪詩序》：山水之奇，以余故，咸以愚辱焉。【誥案】《陶紀》曰：此首以議論見意，章法不苟。

五禽言五首 并敘〔八八〕

梅聖俞嘗作〔八九〕《四禽言》。〔王註〕按《梅聖俞詩集·四禽言》，其下註，則竹雞也，婆餅焦也，提胡盧也，杜鵑也。其詩一曰：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爲君應斷腸。其二曰：婆餅焦，兒不食。爾父向何之，爾母山頭化爲石。山頭化石可奈何，遂作微禽啼不息。其三曰：提胡盧，酤美酒。風爲賓，樹爲友。山花撩亂目前開，勸爾今朝千萬壽。其四曰：不如歸去，春山雲莫。萬木兮參天，蜀天兮何處。人言有翼可歸飛，安用悲啼

向高樹。余謫黃州，寓居定惠院〔九〇〕。遶舍皆茂林修竹，荒池蒲葦。春夏之交，鳴鳥〔九一〕百族，士人多以其聲之似者名之，遂用聖俞體作《五禽言》。

其一

使君向蘄州，更唱蘄州鬼。〔查註〕《宋史》：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擢進士。真宗朝，歷知制誥。

咸平初，出知黃州，四年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果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所著名《小畜集》。《元和郡縣志》：漢爲蘄春縣地，後置郡。周平淮南，改曰蘄州。西至黃州二百三十里。我不識使君，寧知使君死。人生作鬼會不免，〔施註〕《晉·謝安傳》：恐不免耳。使君已老知何晚。〔公自註〕王元之自黃移蘄州，聞啼鳥，問其名。或對曰：「此名蘄州鬼。」元之大惡之，果卒於蘄。〔合註〕《續通鑑長編》咸平四年載云：初，黃州二虎鬪，其一死，食之半，羣雞夜鳴，仲冬震雷。王禹偁疏言，上命中使勞問醮禳。又詢於日官，言守土者當其咎。上命徙蘄，至，未逾月卒。

其二

昨夜南山〔九二〕雨，西溪不可渡。溪邊布穀兒，勸我脫破袴。不辭脫袴溪水寒，水中照見催租癩。〔公自註〕土人謂布穀爲脫却破袴。

其三

去年麥不熟，挾彈規我肉。〔施註〕《漢·東方朔傳》：規以爲苑。〔合註〕《揚子·太玄經》：明珠彈肉，費不當也。

今年麥上場，〔合註〕王建《田家行》：麥收上場絹在軸。處處有殘粟。豐年無象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公自註〕此鳥聲云：麥飯熟，即快活。

其四

力作力作，蠶絲一百箔〔九三〕。〔王註〕《列女傳·秋胡妻》曰：采桑力作，不顧人之金。壟上麥頭昂，〔王註〕王元景《談藪》：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大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林間桑子落。願儂一箔千兩絲，縲絲〔九四〕得蛹飼爾雛。〔公自註〕此鳥聲云：蠶絲一百箔。〔合註〕《荀子·蠶篇》：蛹以爲母，蛾以爲父。《說文》：蛹，繭蟲也。

其五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施註〕《漢·孝成許后傳》：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乾，〔施註〕《漢·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不如廣漢龐姑去却還。〔公自註〕姑惡，水鳥也。俗云婦以姑虐死，故其聲云。〔王註〕援曰：「去却還」，又用前漢「東家棗完，去婦復還」之意。見《漢書·玉吉傳》。

石芝并引〔九五〕

元豐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九六〕，夜夢遊何人家。開堂西門，有小園、古井。井上皆蒼

石〔九七〕。石上生紫藤如龍蛇，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爾折食一枝，衆皆驚笑。其味如雞蘇而甘，明日作此詩。

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來初勻。了然非夢亦非覺，有人夜呼祁孔賓。〔王註〕《晉書·祁嘉傳》：字孔賓。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披衣相從到何許，朱欄碧井開瓊戶。〔合註〕杜子美《銅瓶》詩：亂後碧井廢。宋之問詩：畫堂瓊戶特相宜。忽驚石上堆龍蛇，玉芝紫筍生無數。鏘然敲折青珊瑚，〔王註〕《晉書·石崇傳》：武帝助王愷，以珊瑚樹示崇，崇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施註〕杜子美《哀王孫》詩：腰下寶玦青珊瑚。〔合註〕陸龜蒙詩：玉芝敲折琤然墮。味如蜜藕和雞蘇。〔施註〕韓退之《古意》詩：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查註〕《本草》：雞蘇，其葉辛香，可以烹雞，故名。〔石門題跋〕云：雞蘇，《本草》〔九八〕，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不知，私議東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一笑。主人相顧一撫掌，滿堂坐客皆盧胡。〔施註〕《孔叢子》：盧胡而笑。〔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見之，掩口盧胡而笑。〔金華子〕：坐客聞之，莫不盧胡而笑。杜子美《徐卿二子歌》：滿堂賓客皆回頭。亦知洞府嘲輕脫，〔王註〕《太平廣記》：許碯遊廬江間，嘗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脫，謫向人間作酒狂。〔施註〕《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王孫滿曰：「輕則寡謀，無禮則脫。」終勝嵇康羨王烈。〔查註〕《神仙傳》：王烈，字長休。嵇叔夜甚敬愛之。烈獨之太行山中，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因攜少許與叔夜，叔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神山一合五百年，風吹石髓堅如鐵。〔王註續曰〕《神仙傳》：王烈語弟子曰：《神仙經》云，神山五百年輒開，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壽與天

相畢。

遊武昌寒溪西山寺

〔王註次公曰〕本朝樂史《寰宇記》於鄂州武昌縣下載：樊山亦曰樊岡，下有寒溪，中有蟠龍石云。
〔查註〕《太平寰宇記》：樊山在鄂州西一百七十三里。【誥案】時杜道源首至黃州訪公，因與同游寒溪、西山，故詩有「相將踏勝絕」句，指道源也。道源非久赴官，然不詳何官，其子孟堅爲縣，亦至黃州。

連山蟠武昌，〔王註〕杜子美《鹿頭山》詩：連山西南斷。又《劍門》云：連山抱西南。翠木蔚樊口。〔查註〕《水經註》：江水右得樊口。《名勝志》：樊山下爲樊口，亦名樊港，控湖澤九十九泉，南匯入江。我來已百日，欲濟空搔首。坐看鷗鳥沒，〔施註〕杜牧之《送孟遲》詩：寺樓最騫軒，坐送飛鳥沒。夢逐麕麇〔九〕走。〔施註〕《楚辭·招隱士》：白鹿麕麇兮，或騰或倚。今朝橫江來，〔施註〕《漢·揚雄傳·反離騷》：橫江湘以南往。李太白有《橫江詞》。一葦寄衰朽。〔王註〕《詩·衛風·河廣》：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施註〕韓退之《左遷至藍關》詩：豈將衰朽計殘年。

【誥案】紀昀曰：平敘，自然清脫。高談破巨浪，〔王註〕《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飛屨輕重阜。去人曾幾何，絕壁寒溪吼。風泉兩部樂，松竹三益友。〔王註〕《文選》江淹詩：開徑望三益。〔施註〕元次山《丐論》：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爲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爲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爲友。徐行欣有得，芝朮在蓬莠。〔王註〕《史記·封禪書》：蓬蒿藜莠。〔施註〕《唐文粹》李華《仙遊寺》詩：早窺神仙籙，願結芝朮友。西上

九曲亭，〔王註〕子由《九曲亭記》：子瞻遷於齊安，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溪。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子瞻與客人山，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衆山皆培塿。〔王註〕《晉書·載記》：劉元海曰：「善。當爲重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施註〕《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一〇〇〕：子太叔曰：「培塿無松柏。」杜預曰：培塿，小阜也。杜子美《可嘆》詩：高山之外皆培塿。却看江北路，雲水渺何有。離離見吳宮，〔查註〕《名勝志》：吳王避暑宮，在寒溪上，今圓通閣是也。莽莽真楚藪〔一〇一〕。〔施註〕《離騷·九章》：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空傳孫郎石，〔施註〕《三國志·孫策傳》：袁術嘗欺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江表傳》：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爲孫郎。無復陶公柳。〔王註〕《晉書》：陶侃鎮武昌，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爾來風流人，〔施註〕《北史·王昕傳》：母崔氏，生九子，皆風流醞藉，世號九龍。惟有漫浪叟。〔施註〕《唐·元結傳》：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齷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買田吾已決，乳水況宜酒。〔王註次公曰〕乳水，卽次山《杯尊銘序》所言「亭西乳泉」也。所須修竹林，深處安井臼。相將踏勝絕，〔合註〕權德輿《送靈澈上人序》：會稽山水，自古勝絕。〔詰案〕此處脫公自註，否則「相將」字無着。時杜道源同游，見本集《與陳季常書》中。更裹三日糗。〔施註〕《尚書·費誓》：時乃糗糧。《唐韻》：糗，乾飯屑也。

武昌銅劍歌并引〔一〇二〕

供奉官鄭文，嘗官於武昌。江岸裂，出古銅劍，文得之〔一〇三〕以遺余。冶鑄精巧，非鍛

冶〔二四〕所成者。〔合註〕《夢溪筆談》：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

雨餘江清風卷沙，雷公躡雲捕黃蛇。〔王註〕《廣異記》載：唐開元末，太原武勝之爲宣州司士，知靜江軍事。

忽然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夫，戲以石投之，中蛇，鎗然作金聲。雷公乃飛去，使人往視之，

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蛇行空中如枉矢，〔王註〕《晉·天文志》：枉矢，狀類大流星。蛇行，蒼

黑，如有毛，目長數匹。電光〔二五〕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水上青山如

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脅生碧花，猶是西江老蛟血。〔王註續曰〕許旌陽斬蛟於洪州。〔施

註〕李賀《長平箭頭歌》：漆灰骨末丹水沙，淒淒古血生銅花。蘇子得之何所爲，蒯緱彈鋏詠新詩。〔王註援

曰〕緱，音古侯反，劍首也。《史記》：馮驩躡履見，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

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鋏而歌。〔師曰〕註：蒯，苦怪切，如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

緱，謂把劍之處。君不見凌烟功臣長九尺，〔施註〕《唐·太宗紀》：貞觀十七年圖。腰間玉具〔二六〕高拄頤。

〔王註〕《漢·王莽傳》：玉具寶劍。〔施註〕《漢·匈奴傳》：單于朝天子於甘泉宮，賜以玉具劍。《後漢·馮異傳》：光武賜

以乘輿七尺貝劍。註云：《東觀記》作玉貝劍。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子由復至齊安〔二七〕，以

詩迎之

【誥案】公既與子由別，子由還至南都，卽般挈兩房家累，下汴泗渡淮。自廣陵泝江而上，歷金

陵、寧國一路，以達九江。乃安泊史夫人等於舟中，自送同安君及迨，過等至黃，仍還至九江，自

赴筠州謫任。時子由債負山積，而困於道塗者，幾及半載，亦見其悅悴矣。

驚塵急雪滿貂裘，〔王註〕《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施註〕杜子美《對雪》詩：急雪舞

迴風。〔誥案〕七字寫盡陳州初面之情。淚灑東風別宛丘。〔施註〕《九域志》：陳州宛丘縣。〔誥案〕七字寫盡陳州

遽別之狀。又向邯鄲枕中見，〔施註〕《異聞集》：開元中，道人呂翁常往來邯鄲，有書生姓盧，與翁同止逆旅。主人方

蒸黃粱，共待其熟。翁開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如願。」生俛首，但記身人枕中，遂至其家。未幾，登高第，歷臺閣，

出人將相五十年。忽欠身而寤，黃粱猶未熟也。却來雲夢澤南州。睽離動作三年計，〔施註〕《漢·嚴助

傳》：願奉三年計最。牽挽當爲十日留。〔施註〕《漢·陸賈傳》：約過女，極欲，十日而更。早晚青山映黃髮，

相看萬事一時休。〔公自註〕柳子厚《別劉夢得》詩云：皇恩若許歸田去，黃髮相看萬事休〔一〇八〕。〔誥案〕確是此詩

結句。

曉至巴河口〔二〇九〕迎子由

〔查註〕《水經注》：巴水出雋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

於水側，引巴水以溉野，又南逕巴水戍南流，注於江，謂之巴口。〔合註〕《人蜀記》：巴河口，距黃

州二十里，一市聚也。

去年御史府，〔施註〕《舊唐書·高元裕傳》：御史府，紀綱之地。舉動觸四壁。〔王註次公曰〕此蓋先生言其對吏

時也。〔施註〕《漢·王莽傳》：定安公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幽幽百尺井，〔王註次

公曰「百尺井，所以爲況也。此亦坐井觀天之義。仰天無一席。隔牆聞歌呼，」〔施註〕韓退之《酬崔十六少府詩》：「隔牆聞譁呼，衆口極鵝雁。自恨計之失。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施註〕孟東野《送弟郢》詩：「老人獨自歸，苦淚滿眼黑。餘生復何幸，」〔合註〕謝靈運詩：「餘生不歡嬉，何以竟暮歸。樂事有今日。江流鏡面淨」〔二〇〕，「烟雨輕霽霽。孤舟如鳧鷖，」〔王註〕李白《登黃山凌歊臺送族弟溧陽尉濟充泛舟赴華陰》詩：「小舟若鳧鷖。點破千頃碧。聞君在磁湖，」〔查註〕《輿地廣記》：「大冶縣有磁湖。」《名勝志》：「磁山在縣東四十里磁湖側，磁湖者，以傍岸多磁石，故名。」《樂城集》云：「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卽此地也。欲見隔咫尺。朝來好風色，」〔施註〕盧仝《月蝕》詩：「風色緊格格。旗脚」〔二二〕「西北擲。」〔施註〕杜子美《復愁》詩：「皂尾掣旗竿。劉禹錫詩：「旗尾飄揚勢漸高。行當中流見，笑眼清光溢。此邦疑可老，」〔施註〕《左傳》：「隱公十一年：「使營菟裘，吾將老焉。修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必。」〔誥案〕謂欲買柯丘也，然此計竟未成，雪堂之作，則兆於此矣。

遷居臨臯亭

〔王註次公曰〕先生始至黃，寓居定惠院，後自定惠遷臨臯。本回車院，故有「全家占江驛」之句。〔查註〕許端夫《齊安拾遺》云：「夏澳口之側，本水驛，有亭曰臨臯。」《名勝志》：「臨臯館在黃州朝宗門外。」〔誥案〕卽監司行衙也，時子由自宋移家累至，因遷居臨臯，故詩有「全家占江驛」句。

我生天地間，一蟻寄大磨。區區欲右行，不救「二三」風輪左。〔王註〕《晉·天文志》：「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

而蟻退，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施註〕《楞嚴經》：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雖云走仁義，〔施註〕《孟子·離婁下》：由仁義行。未免違寒餓〔二二〕。劍米有危炊，〔王註〕《晉·顧愷之傳》：桓玄在殷仲堪坐上，共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針氈無穩坐。〔施註〕《晉·杜錫傳》：屢諫愍懷太子，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豈無佳山水，借眼風雨過。〔施註〕岑參詩：渭上風雨過。歸田不待老，〔施註〕張平子有《歸田賦》。韓退之《示爽》詩：有路即歸田。勇決凡幾箇。〔施註〕杜子美《北征》詩：西方服勇決。幸茲廢棄餘，疲馬解鞍馱。〔合註〕孟郊詩：疲馬思解鞍。全家占江驛，絕境天爲破。飢貧相乘除，〔王註〕韓退之詩：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未見可弔賀。〔王註續曰〕董仲舒曰：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次公曰〕《史記》：蘇秦見齊王，仰而慶，俯而弔。《劉表傳》云：受弔不受賀。〔施註〕《左傳·昭公八年》：史趙曰：可弔也，而又賀之。《史記·張儀傳》：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澹然〔二四〕無憂樂，〔施註〕《莊子·刻意篇》：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苦語〔二五〕不成些。〔王註次公曰〕些，音四箇切，乃楚人之聲也。宋玉《招魂》，每句有些字。〔施註〕《文選》：宋玉哀屈原，作《招魂》楚些。〔邵註〕些，蘇箇切。《說文》：語詞也。沈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呪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詰案〕紀昀曰：有兀傲之氣。

與子由同游寒溪西山

〔王註師民瞻曰〕寒溪西山，在武昌縣屬湖北路。

散人出入無町畦，〔施註〕《莊子·人間世篇》：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達之人於無疵。朝游湖北暮淮

西。〔王註次公曰〕黃州，在淮南西道。高安酒官雖未上，〔王註〕按《穎濱遺老傳》云：子瞻以詩得罪朝廷，輒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查註〕《輿地廣記》：筠州自唐以前屬洪州，南唐李景置筠州，領高安等三縣。〔合註〕至宋紹興間，改高安郡。後避理宗諱，改瑞州。見《宋史》。未上，言未到任也。唐、宋時，凡謝上表，皆言以某月日到任上訖。兩脚垂欲穿塵泥。〔施註〕杜子美《九日寄岑參》詩：出門復入門，兩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與君聚散若雲雨，〔施註〕劉禹錫《寄僚友》詩：故人雲雨散，滿目山川多。共惜此日相提攜。〔施註〕韓退之《贈張籍》詩：此日足可惜。千搖萬兀到樊口，〔誥案〕七字寫盡三楚剪江之狀。一箭放溜先鳧鷖。〔誥案〕句謂渡至對岸上游，其舟疾轉順流，而下箭餘地即收口也。七字寫盡舟工手忙脚亂之狀。層層草木暗西嶺，瀏瀏霜雪鳴寒溪。〔王註次公曰〕西嶺、寒溪，皆在黃州對岸。空山古寺亦何有，歸路萬頃青玻璃。〔王註次公曰〕萬頃玻璃，言水之色似之。先生又曰：共飲玻璃江。我今漂泊等鴻雁，江南江北無常棲。幅巾〔二六〕不擬過城市，〔施註〕杜子美《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詩：不擬哭途窮。欲踏徑路開新蹊。〔公自註〕路有直入寒溪不過武昌者。〔施註〕《漢·李廣傳》：下自成蹊。顏師古曰：蹊，徑道也。〔查註〕《詩·大雅·緜》：行道克矣。傳：克，成蹊也。疏云：蹊者，先無行迹，初爲徑路之名。《名勝志》：萬松山，在樊山北，臨江，松陰夾道，特爲幽邃，有路直入寒溪，山下之捷徑也。却憂別後不忍到，見子行迹空餘悽。〔誥案〕二句力透紙背。吾儕流落豈天意，〔施註〕杜子美《病橘》詩：汝病豈天意。自坐迂闊非人擠。〔施註〕韓退之《柳子厚墓志》：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反擠之，又下石焉。行逢山水輒羞歎，此去未免勤鹽齏。何當一遇李八百，〔公自註〕李八百宅在筠州，古老相傳，能拄拐日八百里〔二七〕。〔王註厚曰〕李八百，名脫，蜀人也。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年八百歲，因以爲號。

《晉書》言脫妖術惑衆，爲王敦所殺。〔子仁曰〕《陳搏傳》言：有一人，青巾短褐，叩陳希夷門。未報，倏去。追之，見老人衣鹿皮，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八百里。」〔施註〕《神仙傳》：李八百知唐公昉有志不遇明師，教授之。〔查註〕歐陽守道《碧落堂記》畧云：高安郡，於江西稱道院，相傳爲上古仙人李八百修煉之所。《至治瑞陽志》：仙洞在州治後圃，卽李八百棲隱處。楊廷秀詩：李真宅子故依然，道院西偏古洞前。卽此地矣。相哀白髮分刀圭。【誥案】末三句，以子由至筠作結，並不重李八百也。各註凡引非筠州之李八百者皆誤，然已稍汰矣。

次韻答子由

〔合註〕子由詩題云：舟次磁湖，以風浪留二日，不得進，子瞻以詩見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賦。

〔查註〕原作詩云：慚愧江南北風，扁舟千里得相從。黃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萬重。自笑一生渾類此，可憐萬事不由儂。夜深魂夢先飛去，風雨對牀聞曉鐘。

平生弱羽寄衝風，〔王註〕《史記·韓安國傳》：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此去歸飛識所從。好語似珠穿

一一，〔合註〕元微之詩：一一貫珠隨咳唾。安心如膜退重重。山僧有味寧知子，〔施註〕杜牧之《登第後過

鄰居老僧》詩：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尚未知名姓，始羨空門氣味長。瀧吏無言只笑儂。〔王註〕

韓退之南遷，下樂昌瀧，作《瀧吏》詩：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

譬如官京邑，何由知東吳。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尚有讀書清淨業，〔施註〕陶淵明

《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華嚴經》：卽以利益諸衆生，而爲自行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鍾。〔施註〕《家

語》：孔子云：「季孫贈我千鍾也，而交益親。」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欲邀致之，戲作陳孟公詩

一首〔二八〕

〔查註〕《太平寰宇記》：岐亭河，在麻城西北八十里。唐武德三年，於縣置亭，州取此爲名。《九域志》：淮南西路黃州，治黃岡縣。麻城，在州北一百七十五里，四鄉有岐亭鎮。

孟公好飲寧論斗，〔王註次公曰〕此篇全用陳遵事比陳季常，別取他事足成之。論斗，如汝陽三斗，焦遂五斗，劉伶五斗，李白一斗，合自然是矣。〔施註〕杜子美《遭田父飲》詩：仍嗔問升斗。醉後關門防客走。〔王註〕《前漢書·游俠傳》：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不妨閑過左阿君，〔王註〕《前漢書》：遵爲河南太守。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司直陳崇劾奏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起舞跳梁，頓仆坐上。免歸。百謫終爲賢太守。〔王註〕《前漢書》：哀帝末，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請斥。大司徒馬宮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老居閭里自浮沉〔二九〕，笑問伯松何苦心。〔王註〕《前漢書》：遵少與張竦伯松相親友。嘗謂竦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沉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忽然載酒從陋巷，爲愛揚雄作酒箴。〔王註次公曰〕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具在《遵傳》。其中云：「酒何過乎？」遵大喜，謂張竦曰：「吾與爾猶是矣。」長安富兒求一過，千金壽君君笑唾。〔王註〕《文選》：曹子建樂府：主稱千金壽。劉叉詩云：玉石共笑唾。《史記》：平原君以千金爲魯

仲連壽，仲連笑却之。汝家安得客孟公，從來〔三〇〕只識陳驚坐。〔王註〕《前漢書》：遵所到，衣冠懷之，惟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

定惠院〔三一〕顛師爲余竹下開嘯軒

啼鳩催天明，喧喧相詆譙〔三二〕。〔施註〕《漢·樊噲傳》：譙讓項羽。顛師古曰：譙，責也。〔合註〕唐明皇詩：夕鳥喧喧入上林。《說文》：詆，訶也。暗蛩泣夜永，唧唧自相弔。〔王註次公曰〕《爾雅》：蟋蟀，蜚。陸璣《草木蟲魚疏》：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懶婦驚。京房《易占》曰：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蟋蟀鳴。〔施註〕孟東野樂府：暗蛩有虛織。〔合註〕《古樂府·木蘭詩》：唧唧復唧唧。飲風蟬至潔，長吟〔三三〕不改調。〔王註〕《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施註〕傅玄《蟬賦》：美茲蟬之純潔兮，稟陰陽之微靈。吸溼露之朝零，聆商風而和鳴。差羣吟以遞倡，似簫管之餘音。〔合註〕曹子建《蟬賦》：獨怡樂而長吟。食土蚓無腸，亦自終夕叫。〔王註〕《荀子》：蚓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崔豹《古今注》：蚓曰歌女。鳶貪聲最鄙，〔王註〕劉禹錫《飛鳶操》云：鳶飛杳杳青雲裏，鳶鳴蕭蕭風四起。〔施註〕《莊子·秋水篇》：鴟得腐鼠，鴞鶴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唐韻》云：鳶，鴟類也。鵲喜意可料〔三四〕。〔施註〕《西京雜記》：陸賈曰：眼矚得酒食，燈花得錢財，蜘蛛集而百事喜，乾鵲噪而行人至。〔王註〕次公曰：自首句至此，以禽蟲之物起意，蓋言物皆有聲，以不平而鳴也。皆緣不平鳴，〔王註〕韓退之《送孟郊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慟哭等嬉笑〔三五〕。〔施註〕《戰國策》：長歌之哀，過於慟哭，嬉笑之怒，甚於裂眦。阮生已粗率，〔合註〕《南史·孔覲傳》：衣冠器用，莫不粗率。孫子亦未妙〔三六〕。道人開此軒，清坐默自照。衝風振

河海，〔施註〕《莊子·齊物論篇》：風振海而不能驚。不能號〔三七〕無竅。累盡吾何言，風來竹自嘯。〔王註〕《說文》：竹得風，其體天屈，如人之笑。〔誥案〕紀昀曰：奇姿超妙，一掃恒徑。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二八〕

【誥案】此與黃岡縣詩也。名失考。

其一

作邑君真伯厚，去官我豈曼容。〔王註〕《漢·兩龔傳》云：琅邪邳漢，兄子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劾去。一廛願託仁政，六字難賡變風。〔施註〕卜子夏《詩序》云：《詩》有六義焉。至於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其二

五噫已出東洛，三復願比南容。學道未逢〔二九〕潘盜，〔公自註〕南海謂狂爲盜，潘近世得道者也〔三〇〕。〔王註堯卿曰〕本朝皇祐中，廣南儂智高率衆陷邕州，又將襲廣南諸郡城。至梧州，有潘盜者，儂賊聞其異，召而問之，曰：「吾形貌如何？」盜曰：「汝一賊也，他無所類。」又問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此城以有南越如何？」曰：「汝將斬頭，豈能有越耶？」賊怒，害之。〔查註〕潘盜事，見江少虞《事實類苑》中。草書猶似楊風。〔公自註〕楊凝式也〔三一〕。

其三

石渠何須反顧，〔王註次公曰〕漢有石渠署，典校秘書，先生初直史館。〔施註〕《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秘書。《漢·劉向傳》：講論《五經》於石渠。《楚辭》屈原《離騷》：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水驛〔三〕幸足相容。〔施註〕王昌齡《荆門送李三》詩：水驛駐舟使，漁歌搖楚吟。白樂天《送劉蘇州》詩：水驛路穿兒店月，花船掉入女湖春。〔查註〕水驛，即臨臯亭也。長江大欲見庇，探支八月涼風。〔王註次公曰〕探支「字，是官物，官錢有此名，此亦戲言之矣。〔合註〕皮日休詩：鶴料符來每探支。

其四

清風初號地籟，〔施註〕《莊子·齊物論篇》：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地籟則衆竅是已。明月自寫天容。〔施註〕韓退之詩：天容與水色，此處皆綠淨。貧家何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王註次公曰〕饌食者，有批有抹，抹月批風，又戲言之。〔施註〕禪宗有薄批明月，細抹清風之語。〔合註〕見《傳燈錄》。

其五

青山自是絕色〔三〕，〔合註〕江文通《蓮華賦》：藥金光而絕色。無人誰與爲容。〔王註〕杜荀鶴詩：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施註〕《毛詩·衛風·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說向市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施註〕李太白《答友人寒食》詩：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直一杯水。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吹馬耳。

觀張師正所蓄辰砂

〔查註〕《玉壺清話》：丙午，訪辰帥張不疑，師正時方五十。熙寧丁巳，不疑帥鼎。著《括異志》、《倦遊錄》。《事實類苑》云：師正，英宗朝爲荊州鈐轄。楊文公《談苑》：張師正本進士，換武爲遙郡防禦使，亦能詩。范成大《桂海志》：宜州出砂處，與湖北犬牙，山相連，北爲辰砂，南爲宜砂。《事實類苑》：辰州硃砂，佳者，出蠻峒錦州界老鴉井。其井廣深十丈。欲取，必先聚薪於井，令滿。以火燎之，石壁迸裂，入火者，既化爲烟，其偶存石壁者，方得之。【誥案】公《與王定國書》云：「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悟神遣日。」當卽師正所蓄辰砂也。

將軍結髮戰蠻溪，〔王註〕《前漢·李廣傳》：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據《本草》：丹砂，生苻陵。苻陵，涪州也。

又出武陵西川蠻夷中。今出辰州、錦州〔三〕。先生戰蠻夷之語，則指言辰州也。篋有殊珍勝象犀。漫說玉牀

收箭鏃〔三〕，〔施註〕《圖經》：辰州出丹砂，其苗乃白石耳，土人謂之砂牀。箭鏃連牀者，色若鐵而瑩澈。〔查註〕《事實

類苑》云：頑石有砂處，卽有小龜，中坐白石牀，如玉，牀上乃生丹砂，小者如箭鏃，大者如芙蓉。何曾金鼎識刀圭。

近聞猛士收丹穴，〔王註〕《史記·貨殖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查註〕《宋史·神宗本紀》：

熙寧九年，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欲助君王鑄宸蹄。多少空巖人不見，自隨初日吐虹蜺。〔王註

續曰〕日流於天，其氣之在地者，結爲丹砂。《大洞煉真寶經》云：上品光明沙者，受太陽，洞通澄明，正真之精氣，降結紅光，耀如日色。中品白馬牙沙者，受太陽，平和柔順，氣結白光，燦燦如雲母色。下品紫靈沙者，受太陽山澤之靈，結紅紫

色。【詰案】本集小題大做之作，如《雪浪石》云：太行西來萬馬屯，勢與岱岳爭雄尊。凡此類者，未易悉數，又豈止此詩乎。曉嵐主魏叔子之論，以小題大做，爲俗人得意之筆，又以魏爲洞見肺肝，宜其少所見而多所怪矣。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病〔二〕疲坐卧。喊呀或終日，〔合註〕《揚子法言》：喊，聲也。勢若風雨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王註次公曰〕《素問》有云：令人下墜。下墜卽下墮，言氣墮於下也。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王註〕韓退之詩：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釘栗與梨。〔施註〕《左傳·隱公五年》：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膾炙〕引《孟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高苦滿，〔合註〕《釋名》：膈，塞也。隔塞上下，使氣與食不相亂。肺斂腹輒破。三彭恣啖嗜，〔施註〕《宣室志》：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爾絕三彭之仇乎？對以未能。令速歸去。一二豎肯逋播。〔施註〕《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疾，求醫於秦，秦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尚書·大誥》：於伐殷，逋播臣。寸田可治生，誰勸耕黃糲。〔公自註〕新法方田謂黃糲爲上腴〔二〕。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佐。〔王註〕《本草》：藥有君臣佐使，宜一君二臣，三佐五使。〔施註〕《檢仙經》：世俗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治病之藥，則多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二〕大。〔王註厚曰〕《老子節解》曰：唾者，溢爲醴泉，聚爲玉漿，流爲華池，散爲津液，降爲甘露。漱以咽之，既藏潤身，以流百脈，化養精神，支節毛髮，堅固長春。〔次公曰〕此唾咽漱法也。隔牆〔二〕聞三嘯，隱隱如轉磨。自茲失故疾，

陽唱陰輒和。〔施註〕《詩序》：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坷。平生不盡器，〔施註〕《唐文粹》何諷《夢渴賦》：飲不盡器，枯腸已療。痛飲知無奈〔二四〇〕。舊人眼看盡，〔施註〕《尚書·盤庚上》：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老伴餘幾箇。〔施註〕白樂天《贈晦叔》詩：老伴如君少，歡情向我偏。殘年一斗粟，待子同春籩。〔施註〕《漢·淮南厲王傳》：廢處蜀嚴道邛郵，不食而死。後，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合註〕《魏書·崔亮傳》：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籩。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結梨棗，〔施註〕《真誥》：右英王夫人，授許長史曰：「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猶有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可剪荆棘，出此樹單生。」世味等糠莖。〔王註次公曰〕莖，音千卧切。註曰：斬芻也。《史記》：范睢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施註〕《漢·陳平傳》：亦食糠覈耳。耕耘當待穫，願子勤自課。相將賦《遠遊》，〔施註〕《楚辭》屈原《遠遊章》：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以遠遊。仙語不用些。

鐵拄杖〔二四二〕并敘

柳真齡字安期，閩人也。家寶一鐵拄杖，如柳栗木，牙節宛轉天成，中空有簧，行輒微響。柳云〔二四三〕：得之浙中，相傳王審知以遺錢鏐，鏐以賜一僧〔二四四〕。柳偶得之以遺余，作此詩〔二四四〕謝之。〔王註次公曰〕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升福州爲大都督。〔查註〕《五代史·閩世家》：王審知兄潮，本縣吏。唐末爲福建觀察使，以審知爲副使。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爲武威軍，拜審知爲節度使，封琅邪王。

柳公手中黑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忽聞鏗然爪甲聲，〔王註〕杜子美《桃竹杖》詩：憐我老病贈兩莖，出人爪甲鏗有聲。四坐驚顧知是鐵。〔王註〕杜子美《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詩：落筆四座驚。〔施註〕杜子美《夜聽許十誦詩》詩：四坐皆辟易。韓退之《歸彭城》詩：歸來戎馬間，驚顧似羈雌。含簧腹中細泉語，迸火石上飛星裂。〔合註〕呂洞賓《沁園春》詞：似石中迸火。公言此物老有神，自昔閩王餉吳越。不知流落幾人手，坐看變滅如春雪。忽然贈我意安在，兩脚未許甘衰歇。便尋轍迹訪崆峒，〔王註〕《老子》：善行無轍迹。《莊子·在宥篇》：黃帝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施註〕《史記·黃帝紀》：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西至於空峒，登雞頭。徑渡〔四〕〔五〕洞庭探禹穴。〔王註厚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施註〕《漢·司馬遷傳》：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合註〕謝莊《宣貴妃誄》：循閭闔而徑渡。披榛覓藥採芝菌，刺虎鏃蛟擗蛇蝎。〔王註子仁曰〕《戰國策》：卞莊子刺虎。〔王註〕《漢書》：鏃殺吳王。鏃，音從容之從。又，《周禮·天官》：以時擗魚鼈龜蜃。會教化作兩錢錐，〔王註〕《說苑》：西閭過言，干將、莫耶，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歸來見公未華髮。問我鐵君無恙否，〔施註〕《桂苑叢談》：李德裕贈僧方竹杖，及再見，問杖無恙否？曰：「已規而漆之矣。」公嗟惋久之。《風俗通》：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取出摩挲向公說。〔王註〕劉禹錫《淮陰行》曰：船頭大銅鑲，摩挲光陳陳。

卷二十校勘記

〔一〕水衡記 原作「永衡記」，據施乙、類本改。按，《周禮》卷十一《冬官考工記》有「衡者中水」之語。

「水衡」，意當爲衡水。據施乙、類本注文所引，《水衡記》乃記一年中各月雨水之特點並因以區分之書。又，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多處引本書，書名卽作《水衡記》。

〔三〕二百里 查註：「二」一作「三」。

〔三〕難久服 集本、施乙、類本作「雖久服」。

〔四〕不自 施乙作「自不」。

〔五〕無求 盧校：「何求」。

〔六〕正月十八日云云 類丙題下原註：「時元豐庚申」。

〔七〕井花 類本作「井水」。紀校：「花」當作「華」。

〔八〕尚可原 集本、施乙、類本作「尚可尋」。

〔九〕任時知瀘州 「任」原缺，據集甲、施乙補。

〔一〇〕嘗羨 施乙作「常羨」。

〔一一〕可鄙 合註：「可」一作「堪」。

〔一二〕詔恩 類本作「詔書」。

〔一三〕黃州 類丁作「蔡州」。

〔一四〕已度 集本、施乙、類本作「已渡」。

〔一五〕永與 類甲、類乙作「水與」。

〔一六〕并引 集本作「并敘」。

〔一七〕休馬 七集作「休焉」。

〔一八〕題詩云 類本無「詩」字。

〔一九〕嗔余 集本、施乙、類本作「嗔余」。

〔二〇〕壽逾 類本作「壽餘」。

〔三一〕達摩 集本、施乙、類申作「達磨」。

〔三二〕西竺 集本、類本作「天竺」。

〔三三〕游淨居寺 類本「寺」作「院」。

〔三四〕并敘 施乙作「并引」。

〔三五〕淨居寺 集本、類本無「淨居」二字。施註：墨蹟今在湖州向氏，首有「淨居」二字。

〔三六〕惠思 集本、類本作「思惠」。

〔三七〕乃歎曰 類本無「乃」字。

〔三八〕蹈危機 原作「陷危機」，今從集本、類本。

〔三九〕生死 集本、類丙作「死生」。

〔四〇〕千劫 類丙作「萬劫」。

〔四一〕出谷 類甲、類乙作「幽谷」。

〔四二〕梅花二首 西樓帖有此詩第一首，題佚。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以下簡稱《法書贊》）卷十二有

此二詩之第一詩。參卷二十一「正月二十日……」條校記。又，《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一引袁文

《夔牖閑評》（中華書局影印本在第七冊）：「蘇東坡『春來幽谷水潺潺』，詩題目只作梅花，少年時讀，甚疑之。此蓋謫黃州時，路中作詩偶及之，初不專爲梅花。《東坡續帖》載之，甚詳。」集成卷二十四《泗州除夕》……題下引施註：自此詩以下至《書劉君射堂》凡七詩，墨迹刻於成都府治續帖中，卷二十五《書劉君射堂》題下引施註，有「續帖刻石」云云。此《東坡續帖》，當卽西樓帖。

〔三三〕幽谷 西樓帖、《法書贊》作「空谷」。《法書贊》據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下同。

〔三四〕一夜 西樓帖、《法書贊》作「昨夜」。周必大《平園續稿》卷十《跋汪遠所藏東坡字》：「右蘇文忠公手寫詩詞一卷。《梅花二絕》，元豐二年正月貶黃州道中所作。『昨夜東風吹石裂』，集本改爲『一夜』。」按，見於西樓帖之詩，當卽《法書贊》及汪遠所藏之詩。

〔三五〕吹石裂 原作「破石裂」。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法書贊》、查註。合註作「破石裂」。「破」疑爲誤刊。

〔三六〕度關山 集本、施乙、類甲、西樓帖、《法書贊》作「渡關山」。

〔三七〕并敍 施乙作「并引」。

〔三八〕傷來者之不嗣其意也 類丙無「之」、「也」字。

〔三九〕古語云云 施乙引《史記·貨殖傳》，爲註文，非自註。

〔四〇〕來之以德 原作「樹之以德」。今從集本、類本。施乙引《史記》，亦作「來之以德」。

〔四一〕十餘年 類本作「十年餘」。

〔四二〕夜風 合註：「風」一作「雨」。

〔四三〕神藥 類本作「神物」。

〔四四〕斤斧瘡 類丙作「斤斧創」。紀校：「瘡」當作「創」。今仍從底本。

〔四五〕釜盎 類乙作「金盎」。

〔四六〕并敍 施乙作「并引」。

〔四七〕孰非 類本作「熟視」。合註謂一作「孰視」，誤。

〔四八〕思維 集本、施乙、類本作「思惟」。

〔四九〕天全 類甲、類乙作「全天」。

〔五〇〕說 查註：別本作「悅」者訛。

〔五一〕子亦賢 何校：「予亦賢」。

〔五二〕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二首 集本、施乙、類本無「二首」二字。

〔五三〕使君 類本作「史君」。

〔五四〕朱陳村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類本無此自註。

〔五五〕勸農 集本、施乙作「勸耕」。

〔五六〕催租 集本、施乙、類本作「催錢」。

〔五七〕何人詩 類本作「何人作」。

〔五八〕偶記 類丁作「尚記」。

〔五九〕黃州……東北至東京一千零九里 「九里」原作「九百里」，誤。清乾隆刊《元豐九域志》作「九里」，

是。今校正。

〔六〇〕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翁方綱《蘇詩補註》卷四云：方綱嘗見此詩初脫稿紙本真迹，在富春董蔗林侍郎誥家。前篇（按：即本詩）「不辭青春」二句，原在「一枝亞」之下；「清詩獨吟」二句，原在「年年謝」之下；以墨筆鈎轉，改從（「從」據合註加）今本也。「江雲抱嶺」塗二字（合註作：「江雲」句塗「抱嶺」二字），改「有態」。「不惜青春」，塗「惜」改「詞」（翁氏原註：施本「辭」，原作「詞」）。後篇（按：即《次韻前篇》詩）「十五年前真一夢」句，全塗去，改云「憶昔還鄉沂巴峽」。「長桅亞」「長」字未塗，旁寫「高」字。「白髮紛紛莫吾借」塗二字，改「寧少」。「自憐老境更貪生」句，全塗去，改云「至今歸計負雲山」。「老境向閑如食蔗」，「向」字塗去，改「安」字，又塗去，改「清」字；「食」字不塗，旁改「啖」字。「幽居□□已心甘」句，全塗去，改云「飢寒未至且安居」。「往事已空」，塗二字，改「憂患」。又，其與今本異者，次篇「落帆樊口」作「武口」，「長江袞袞空自流」，作「長江袞袞流不盡」。按：此詩作於元豐三年庚申春，先生年四十五。老蘇公之歸葬，在治平三年丙午，先生以護喪歸蜀，過黃州南岸，時先生年三十一，距此時正十五年。故曰「憶昔還鄉沂巴峽」也。其改定精密如此。

〔六一〕不惜 集甲、施乙、類本作「不詞」。合註：「惜」一作「辭」。

〔六二〕閉門 集本、類本作「但當」。施乙謂原作「但當」，墨蹟作「閉門」。

〔六三〕去年徐州……張師厚王子立 施乙無「徐州」二字。集本、類本「師厚」作「居厚」，集本、施乙、類本「子立」作「子中」。翁方綱《蘇詩補註》：公自註「張居厚、王子中兄弟」，「居」，邵訛「君」，查訛「師」，「中」，查訛「立」。按，本集卷十八有《送蜀人張師厚赴殿試二首》。又，同卷《月夜與客飲杏花下》

詩，類註引《東坡詩話》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于官舍，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查註、合註作「師厚」、「子立」，或以是。今姑仍查註、合註之舊。

〔六四〕扁舟 集甲、集乙、類本作「還鄉」。施乙原校：集本作「還鄉」，真迹作「扁舟」。

〔六五〕樊口在黃州南岸 集本、類甲、類丙無「樊口」二字。類丙「黃」作「廣」，誤。

〔六六〕凌鮑謝 集甲作「陵鮑謝」。

〔六七〕老境安閑 施乙原校：集本作「清閑」，真迹作「安閑」。集甲、集乙「安」作「清」。類本作「老景清閑」。

〔六八〕蒙湯谷 集甲作「濛湯谷」。類本作「濛湯谷」。

〔六九〕淨穢 類本作「清淨」，合註謂「清淨」訛。

〔七〇〕安國寺尋春 紀校：以後半篇文意推之，題下當有寄某人或懷某人字；東坡此時惟子邁隨行，無所謂「抱添丁」也。

〔七一〕天姿 類甲、類乙、類丁作「天資」。

〔七二〕悽愴 類本作「悽慘」。

〔七三〕食飽 合註：一作「飽食」。

〔七四〕不易致 集本、施乙、類本作「不易到」。

〔七五〕常驚 類本作「嘗驚」。

〔七六〕流柿 原作「流柿」。集甲作「流柿」。《集韻》：「柿」，俗作「柿」。今從集甲。集乙作「流株」。

〔七七〕私酒 盧校：「松酒」。

〔七八〕杭州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伍子胥封英烈王。」

〔七九〕二月二十六日云云 西樓帖有此詩，題作「雨中一首」。

〔八〇〕濃艷 集本作「穠麗」。合註：「艷」一作「麗」。何校：「濃麗」。

〔八一〕亦自 類本作「亦似」。

〔八二〕劉須溪曰 「劉」上原有「王註」二字，誤，今據類丁校改。

〔八三〕武昌云云 集本無此條自註。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類本註文無註者姓氏，或爲自註（類

甲「武昌」二字殘）。

〔八四〕翠巘 集甲作「絕巘」。

〔八五〕千牛 合註：「牛」一作「年」。何校：「千年」。

〔八六〕在其源 類本作「在其原」。

〔八七〕何有 原作「何用」，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合註亦作「何用」，不知所本。

〔八八〕五禽言五首并敘 集本、施乙無「五首」二字。施乙「并敘」作「并引」。

〔八九〕嘗作 類本無「嘗」字。

〔九〇〕定惠院 類本作「定慧院」。

〔九一〕鳴鳥 類本作「鳥鳴」。

〔九二〕昨夜南山 集本、施乙、類本作「南山昨夜」。

〔九三〕一百箔 類乙、類丙無「一」字。

〔九四〕縑絲 集乙作「練絲」。

〔九五〕并引 集本作「并敘」，類甲作「并序」。

〔九六〕十一日癸酉 類本無「癸酉」二字。

〔九七〕皆蒼石 類丙作「有蒼石」。

〔九八〕雞蘇本草 原脫「草」字，今校補。

〔九九〕麿麿 集本、類本作「磨磨」。施乙作「磨磨」。按「磨」，《正字通》謂同「糜」；「磨」，《集韻》謂「糜」

或從「君」；「麿」，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謂俗作「磨」。則「磨磨」通「磨磨」、「磨磨」。

〔一〇〇〕襄公二十四年 原作「襄公十四年」，誤，今校改。

〔一〇一〕真楚藪 何校：「吞楚藪」。

〔一〇二〕并引 集本作「并敘」，類丙作「并序」。

〔一〇三〕得之 類本無「之」字。

〔一〇四〕鍛冶 集本、施乙作「鍛治」。

〔一〇五〕電光 集本、類本作「雷公」。

〔一〇六〕玉具 何校：「玉貝」。合註：「具」一作「貝」。

〔一〇七〕復至齊安 集本、類本「安」後有「未至」二字。

〔一〇八〕柳子厚別劉夢得詩云皇恩若許歸田去黃髮相看萬事休 類本趙次公註：「先生本註，蓋自是兩

詩。柳云：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鄰舍翁。劉云：耦耕若便遺身世，黃髮相看萬事休。」合註：「先生自註，誤合二詩爲一也。施註引『耦耕』二句作柳子厚別劉夢得詩，亦誤。」施註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一〇九〕巴河口 合註：一本無「河」字。清施本無「河」字。

〔一一〇〕鏡面淨 類丙作「鏡面靜」。

〔一一一〕旗脚 集本、施乙、類本作「旗尾」。「旗」原作「旂」，今從上各本。

〔一一二〕不救 原作「不掾」。集甲、類丙作「不救」，今從。按《漢書·董仲舒傳註》：「掾」，古「救」字。

〔一一三〕違寒餓 類本作「遲寒餓」。

〔一一四〕澹然 集甲、類丙作「淡然」。

〔一一五〕苦語 類甲作「古語」。

〔一一六〕幅巾 類本作「幅衣」。

〔一一七〕古老相傳能拄拐日八百里 「古老」，據施乙補。「古老相傳」云云十一字，集本、類本無。

〔一一八〕戲作陳孟公詩一首 施乙無「一首」二字。

〔一一九〕浮沉 集本作「浮湛」。

〔一二〇〕從來 類甲作「從事」。

〔一二一〕定惠院 集本、施乙無「院」字。

〔一二三〕相詆讎 查註、合註：「相」一作「更」。周必大《平園續稿》卷十《跋汪遠所藏東坡字》（以下二處簡

稱「周跋」：「右蘇文忠公手寫詩詞一卷。……定惠顛師爲松竹下開嘯軒，公詩云：『喧喧更詆誚』，『更』字下，註平聲。而集本改作『相詆誚』。」

〔二二二〕長吟 類甲、類乙作「畏吟」，疑誤。

〔二二三〕意可料 類甲、類乙作「竟可料」。

〔二二四〕嬉笑 查註、合註：「嬉」一作「嘻」。周跋引此作「嬉笑」。

〔二二五〕阮生已粗率孫子亦未妙 類甲、類乙無此一聯。類丙「粗率」作「粗狂」。查註、合註：「阮」一作

「嵇」，「已」一作「既」。合註：「粗率」一作「疎狂」；何校：「疎狂」。周跋：「右蘇文忠公手寫詩詞一

卷。……定惠院顛師爲松竹下開嘯軒，公詩……『嬉笑』之下，自添一聯云：『嵇生既粗率，孫子亦

未妙。』今集本改作：『阮生已粗率，孫子亦未妙。』按《阮籍傳》：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

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至半嶺間，聞有聲若鸞鳳，響振巖谷，乃登長嘯也。嵇康雖有『永

嘯長吟，頤神養壽』之句，特言志耳，其用阮對孫無疑。」

〔二二六〕不能號 類乙作「留鳥塵」。查《康熙字典》：塵，音枚，塵也，又音磨。

〔二二七〕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 施乙無「次韻五首」四字。集本「次韻」二字，爲題下原註，無「五首」二字。

〔二二八〕未逢 集本、施乙、類本作「未從」。

〔二二九〕得道者也 施乙無「也」字。

〔二三〇〕楊凝式也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引《法書苑》云：楊凝式善行草書，時人以楊風子

呼之。

〔一三三〕水驛 類本作「水澤」。查註謂作「水澤」訛。

〔一三三〕絕色 類本作「絕世」。

〔一三四〕錦州 類丙註文作「錦川」。

〔一三五〕收箭鏃 類本作「分箭鏃」。

〔一三六〕肺病 集本、施乙、類本作「肺喘」。

〔一三七〕新法方田云云 類本無「新法」二字。

〔一三八〕櫻珠 施乙作「櫻桃」。

〔一三九〕隔牆 合註：「牆」一作「壁」。

〔一四〇〕無奈 合註：「奈」一作「那」。

〔一四一〕鐵拄杖 類丙作「鐵柱杖」。本詩敘文中之「拄杖」亦同。

〔一四二〕柳云 合註：一本無「柳」字。

〔一四三〕鏐以賜一僧 「鏐」字，據集本、施乙、類本補。

〔一四四〕此詩 集甲無「此」字，集乙有「此」字。

〔一四五〕徑渡 類本作「徑度」。

1
2
3

4

5

6

7
8

蘇軾詩集卷二十一

古今體詩八十六首

【誥案】起元豐四年辛酉正月，在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至五年壬戌十二月作。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

莊院〔一〕

【誥案】公與朱康叔書云：某與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又祭任師中文云：進士潘丙。考丙字彥明，革之次子，鯁之弟，原之兄，大臨、大觀之叔也。家近東坡，公因是求得其地，并營雪堂。其後內遷，付彥明葺治之。古耕道椎魯無他長，家南陂之下，有修竹十畝。公嘗欲築堂三間一龜頭而未果。古能審音。郭遵，字興宗，僑居於黃者也。喜爲挽歌辭。好義，公以黃人溺兒，創爲育兒會，使興宗掌其出入。以上三人，皆朝夕相從者也。東坡詩下諸註紛亂，今先註明於此。〔查註〕《名勝志》：去黃州十里有永安城，俗謂之女王城。初，春申君相楚，受淮北十二縣之封，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

蓋楚王城之訛耳。在唐爲禪莊院。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泱泱流冰谷，〔合註〕韋應物詩：泱泱水泉動。〔水經注〕：肅若冰谷。盡放〔二〕青青沒燒痕。〔誥案〕一片空靈，奔赴腕下。數畝荒園留我住，半瓶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王註次公曰〕先生集中《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集中但題云《梅花兩首》，而先生嘗自寫，則題云「正月二十日過關山作」。〔誥案〕此因赴岐亭而念關山也。但本意於末句暗藏路上行人四字，結住道中，讀者徒知讚歎，未見其奪胎之巧也。紀昀曰：一氣渾成。

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

〔王註任居實曰〕元豐四年辛酉，公在黃州，往岐亭作。

蕙死蘭枯菊亦摧，返魂香人嶺頭梅。〔王註續曰〕李夫人死，漢武帝念之不已，乃令方士作返魂香燒之，夫人乃降。〔查註〕李石《續博物志》：返魂香，月氏國獻。《十洲記》：聚窟洲，有神鳥，山多大樹，名返魂樹。伐其根，於玉釜中煮，取汁，或名之爲反生香，聞數百里。死者聞香氣乃活，能起天殘之死，更生之神丸也。數枝殘綠風吹盡，〔施註〕杜子美《楸樹絕句》：不如醉裏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啁開。野店初嘗竹葉酒，〔施註〕《文選》：張景陽《七命註》云：竹葉青，宜城九醞酒也。江雲欲落豆稽灰。〔施註〕《文酒清話》：王勉秀才《上吉水縣大夫雪》詩：上天燒下豆稽灰，烏李須教做白梅。行當更向釵頭見，病起烏雲正作堆。〔王註子仁曰〕烏雲，謂髮也。〔合註〕姚亢宗曰：兼用壽陽公主梅花粧事。

東坡八首并敘

〔查註〕陸游《入蜀記》：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壠，頗高。余至黃州〔三〕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查註〕馬正卿，名夢得，見本集。〔合註〕先生稱正卿爲馬髯，見尺牘中。爲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人以忘其勞焉。〔施註〕東坡在黃岡山下州治東百餘步。周益公《雜志》云：白樂天爲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白樂天，屢形詩篇。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蓋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誥案〕紀昀曰：八章皆出入陶、杜之間，而參以本色，不摹古而氣息自古。

其一

廢壘無人顧，頽垣滿〔四〕蓬蒿。〔王註〕《莊子·庚桑楚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誰能捐〔五〕筋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人，天窮無所逃。〔施註〕《周禮·地官》：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鄭氏曰：振窮，拊救天民之窮者也。又曰：拊，音拯。〔誥案〕紀昀曰：查初白謂沈鬱懇到。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王註〕《國語》云：土膏其動。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王註〕《博物志》：地以草木爲之毛。喟然〔六〕釋耒歎，〔王註〕《唐文粹》：釋耒而歎。我廩何時高。〔施註〕《毛詩·周頌·豐年》：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誥案〕紀昀曰：四句逼真少陵。

其二

荒田雖浪莽，〔王註〕陶淵明詩：浪莽林野娛。高庫各有適。下隰〔七〕種秔稌〔八〕，〔合註〕《尚書大傳》：下濕曰隰。東原蒔棗栗。〔合註〕《尚書·禹貢》：東原底平。江南有蜀土，〔王註〕次公曰：蜀土謂王文甫。文甫，嘉州犍爲人，居於武昌。桑果已許乞。好竹不難栽，但恐鞭橫逸。〔王註〕贊寧《竹譜》曰：鞭多西南行，故謂之東家種竹西家理也。仍須卜佳處，規以安我室。家僮〔九〕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合註〕謝靈運詩：瓢飲療朝飢。

其三

自昔有微泉，來從遠嶺背。穿城過聚落，〔施註〕《後漢·王扶傳》：少修節，行聚落，化其德。註云：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流惡壯蓬艾。〔王註〕《左傳·成公六年》：有汾澮以流其惡。〔施註〕杜子美《大雨》詩：流惡邑里清。去爲柯氏陂，〔查註〕《名勝志》：柯山，在赤壁高寒亭之東。《圖經》云：柯山四望，南直高丘，故名柯丘。十畝魚蝦會。歲旱泉亦竭，枯萍黏破塊。〔施註〕《鹽鐵論》：周公時，雨不破塊。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施註〕唐王洵《雨》詩：人土一犁農父喜，損花終夜美人愁。泫然尋故瀆，知我理荒蕪。〔語案〕紀昀曰：無理有情，滄浪所謂詩有別趣，蓋指此種，惟標爲宗者則隘矣。泥芹有宿根，〔王註〕杜子美《崔氏東山草堂》詩：飯煮青泥坊底芹。一寸嗟獨在。雪芽何時動，春鳩行可膾。〔公自註〕蜀人貴芹芽膾，雜鳩肉爲之。

其四

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針水聞好語。〔公自註〕蜀人以細雨爲雨毛。稻初生時，農夫相語稻針〔一〕出矣。〔查註〕杜子美《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詩：蜀江如線如針水，荆岑彈丸心未已。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縷。〔施註〕《文選》江文通《別賦》：秋露如珠，秋月如珪。〔合註〕《楊升菴集》云：秧初立苗，後得風漸長。《呂氏春秋》所謂「夫中央，帥爲冷風」是也。又：秧苗得露，皆先潤其根，由根上節，至葉，稍垂一點，月明窺見其上。并引洪舜俞《平齋集》二詩爲註。秋來霜穗重，顛倒相撐拄。但聞畦隴間，蚱蜢如風雨。〔公自註〕蜀中稻熟時，蚱蜢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新春便人甑，玉粒照筐筥。〔王註〕《左傳》：隱公三年：筐、筥、錡、釜之器。〔施註〕《毛詩》：召南·采蘋：於以盛之，維筐及筥。我久食官倉，〔施註〕《朝野僉載》：諺云，官倉喝雀，猶是向公。紅腐等泥土。〔施註〕《漢·賈捐之傳》：孝武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行當知此味，口腹吾已〔二〕許。〔施註〕白樂天《游平泉》詩云：採摘助盤筵，芳滋盈口腹。〔註案〕紀昀曰：忽作得意語，正是無聊之極語也。

其五

良農惜地力，〔施註〕《荀子》：良農不爲水旱輟耕。《周禮·地官》：以任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麥庶可望。投種未逾月，覆塊已蒼蒼。農父〔三〕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查註〕賈思勰《齊民要術》：蒼茅之地，宜縱牛羊踐之。周紫芝《竹坡詩話》：河朔土人言，河朔地廣，麥苗彌

望。方其盛時，須縱牧其間踐蹂，令稍疎，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羊所以富餅餌也。再拜謝苦言，〔施註〕杜子美〔杜鵬〕詩：我見常再拜。〔史記·商君傳〕：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軼之藥也。得飽不敢忘。

其六

種棗期可剥，〔王註次公曰〕剥之爲義，剥落而取之也。王介甫〔新經〕乃謂剥其皮而進之，誤矣。種松期可斲。

〔王註〕〔詩·商頌·殷武〕：松柏丸丸，方斲是虔。事在十年外，吾計亦已慤。十年何足道，千載如風

電。舊聞李衡奴，〔王註〕〔三國志·孫休傳〕引〔襄陽記〕：李衡，字叔平。人吳，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

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此策疑可學。我有同舍郎，〔施註〕〔漢·直不疑傳〕：誤持其同舍郎

金去。官居在瀟岳。〔公自註〕李公擇也。〔查註〕〔爾雅註〕：霍卽天柱山，潛水所出。〔漢書·郊祀志〕：元封五年

冬，南巡狩，登瀟天柱山。應劭註云：瀟，音潛。徐靈期〔南嶽記〕：衡山，南嶽也。至於軒轅，乃以潛霍之山爲副，故〔爾雅〕

云，霍山爲岳。〔九域志〕：舒州潛山，漢之南岳。遺我三寸甘，〔施註〕〔南史·彭城王義康傳〕：時四方獻饋，皆以上

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

三寸。杜子美〔即事〕詩：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照座光卓犖。〔施註〕〔文選·蜀都賦〕：卓犖奇譎。百

栽尙可致，當及春冰渥。想見竹籬間，青黃垂屋角。〔施註〕〔楚辭·橘頌〕：青黃雜糅，文章爛兮。杜子

美〔雨過蘇端〕詩：紅稠屋角花。

其七

潘子久不調，沽酒江南村。〔王註子仁曰〕按先生《答秦太虛書》云：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櫂小舟，徑至店下。

〔查註〕張耒《宛丘集·潘昌言墓志》：潘氏在唐，爲滎陽人。吉甫人本朝，終國子博士。生衢，爲屯田郎中。屯田嘗官於黃，遂居之。生處士革，隱德不仕。君諱鯁，字昌言，處士長子也。元豐己未進士，以宣德郎監漢陽軍酒稅，遂以奉議郎致仕。男二人，大臨、大觀。本集《雜記》云：樊口有潘生，善釀酒醇美。疑卽昌言也。〔合註〕何焯曰：潘生，名丙，見《祭任師中文》。考《祭文》云：進士潘丙。又先生離黃後《與潘彥明書》云：酒坊果如意否，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則彥明乃邠老之叔。〔誥案〕《斜川集·王元直墓誌》云：舉進士不調。猶言舉而不解，未成其爲鄉貢者也。昌言已成進士，尚何不調之有？查註疑卽昌言，及王、施註指爲昌言之子邠老，皆謬。合註引何焯「潘生名丙」及考「彥明乃邠老之叔」等語，是矣。又謂：詩中潘子或指丙，或指彥明，或指昌言，究難確定，其說復膠轕矣。潘子，名丙，故其字爲彥明。樊口乃武昌所部，在江之南，而黃州在江北，丙必櫂舟而往，故云「沽酒江南村」也。昌言乃彥明之兄，卽後《挽詞》題之潘推官也。查註併作一人，誤。諸註節出可存者存之，餘皆刪。郭生本將種，〔王註〕《漢書·齊悼惠王傳》：朱虛侯劉章，侍高后宴，爲酒吏，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賣藥西市》〔三〕垣。〔施註〕郭生名邁，汾陽人。〔合註〕先生與彥明書中之郭與宗，當卽郭邁。〔誥案〕公載潘丙語，稱僑人郭氏，是施註汾陽之說，必有所據。查註不信此註，非也。賣藥無考。古生亦好事，〔施註〕古生名耕道，新平人。〔查註〕古耕道，黃州進士，見本集《祭任師中文》。〔誥案〕公《與王定國書》云：側左得荒地數十畝，躬耕其中。今歲旱，米貴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墾闢，欲種麥，雖勞苦却亦有味。鄰曲相逢欣欣，欲自號塵糟陂裏陶靖節，如何？所謂鄰曲，卽此數人也。恐是押牙孫。〔王註厚曰〕古押牙，富平縣俠客也。盜取奉陵宮女無雙，以與王仙客爲妻，冤死者數人，押牙亦自刎。〔施註〕《麗情集》薛調《無雙傳》：劉振女曰無雙，許以妻王仙

客。未果，而振授朱泚僞官，無雙籍人掖庭。仙客怨慕不已，聞富平古押牙，人間有心人，以情告之。古生作奇法取之，使復爲夫婦五十年。家有一〔二四〕畝竹，〔詰案〕古耕道家南陂，多竹，公有記。無時容〔二五〕叩門。〔施註〕《呂氏春秋》：款門而謁。高誘註曰：款，叩也。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飧〔二六〕。可憐杜拾遺，事與朱、阮論。〔王註次公曰〕杜子美《絕句》詩：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先生意自比老杜，以朱、阮比三子矣。吾師卜子夏，四海皆弟昆。

其八

馬生本窮士，〔王註〕《志林》云：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從我二十年。〔詰案〕嘉祐辛丑，公簽判鳳翔，馬夢得已從公游，故至是爲二十年也。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施註〕《雲谿友議》：符載山人以青書抵于頔，乞買山錢百萬，與之。我今反累君〔二七〕，〔施註〕《後漢·列傳四十三序》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借耕輟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王註次公曰〕龜背上刮氈毛，乃諺語也。〔施註〕傅大士《金剛經頌》：如龜毛不實，似兔角無形。〔查註〕《翻譯名義》：兔角龜毛，皆況名假。〔詰案〕十字，公極自賞，嘗摘寄王定國云，此句可以發萬里一笑也。可憐馬生癡，至今夸我賢。衆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王註次公曰〕八篇皆田中樂易之語，如陶淵明。

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二八〕

〔詰案〕時王子立自筠州回徐秋試，始至黃州。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上卷，誤。今

改編。

送行〔一〕無酒亦無錢〔二〕，勸爾〔三〕一杯菩薩泉。何處低頭不見我，【詰案】此句從上文深進一層，猶言皆當以菩薩作如是觀。四方同此水中天。

任師中挽詞

〔施註〕任師中，名伋。兄遵聖，名孜。眉人敬之，號二任。大任，忠敏公之父也。小任即師中。師中爲新息令，民愛之，買田而居。後通判黃州，知瀘州，沒。師中之孫諒，字子諒。年十四，冠鄉書，登高第，爲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子諒曰：「中國其有憂乎？」乃作朔書論宰相，言利害。又策郭藥師必反，祐陵不聽，大臣以爲狂，出之。已而其言卒驗。曾孫希夷，字伯起，圖南，字伯厚，皆踵世科。伯起今爲將作少監太子侍講。〔查註〕師中之子，名大防，字仲微。見《淮海集·墓表》中。【詰案】仲微後見公於潁州，有詩。施註所謂忠敏，即伯雨也。餘詳總案中。〔案〕總案元豐四年四月，有「聞任伋計爲文祭之」條。有「作任伋挽詞」條，云：此詞，施註原編《元豐》六年正月及《初秋》諸題之後，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

大任剛烈世無有，〔合註〕《後漢書·吳祐傳·論》：剛烈表性。疾惡如風朱伯厚。小任溫毅老更文，聰明慈愛小馮君。兩任才行不須說，疇昔並友吾先人。相看半作晨星沒，〔合註〕張華詩：靡落晨星稀。可憐太白配〔三〕殘月。大任先去冢未乾，小任相繼呼不還。強寄一樽生死別，〔施註〕李太白《月下獨酌》詩：一樽齊生死，萬事固難審。樽中有淚酒應酸。〔施註〕白樂天《別》詩：送我和淚酒。〔施註〕《揚子

法言：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貴賤賢愚同盡耳，〔王註〕白樂天詩：賢愚貴賤同歸盡，北邙冢墓高嵯峨。君今〔三〕不盡緣賢子。〔施註〕左傳·昭公十六年：季平子曰：「子服氏有子哉。」杜預曰：有賢子也。人間得喪了無憑，只有天公終可倚。

樂全先生生日，以鐵拄杖爲壽，二首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二年七月，張方平致仕。

其一

先生真是地行仙，〔施註〕《楞嚴經》：有十種仙。堅固服餌，而不休息，食道圓成，名地行仙。皆於人中鍊心，不修正覺，別得生理，壽千萬歲。住世因循五百年。〔施註〕《法華經》：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每向銅人話疇昔，故教鐵杖〔三〕鬪清堅。〔合註〕陳琳《武軍賦》：清堅皓鏘。人懷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龍護晝眠。〔王註〕韓退之《赤藤杖歌》：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遙想人天會方丈，〔施註〕《傳燈錄》：佛爲人天師。衆中驚倒野狐禪。〔查註〕《古禪師語錄》：永劫作野狐精。雪峰偈云：一條柳樑甚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

其二

二年相伴影隨身，〔王註〕李太白《月下獨酌》詩：影徒隨我身。〔施註〕白樂天《思家》詩：抱膝燈前影伴身。踏遍

江湖草木春。擿石舊痕猶在〔三五〕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途自衛真無敵，〔施註〕《莊子》：達生篇：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也盛卒徒，而後敢出焉。捷徑爭先却累人。〔王註〕《唐書》：盧藏用始隱終南山，晚徇權利，嘗謂司馬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施註〕《文選》：鮑明遠《行樂至城東橋》詩：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幹千鈞。〔王註〕子仁曰：先生嘗云：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下挽得數萬鈞起，方可以言文字。故歐陽文忠公詩云，興來筆下千鈞重。〔施註〕《列子》：仲尼篇：髮引千鈞。《揚子》：千鈞之輕，烏獲力也。

與潘三失解後飲酒

【誥案】潘原，字昌宗。失解卽不調也。據本集《與鄂州朱康叔書》云：有潘原秀才，以買撲事被禁〔三六〕。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原亦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得早出爲幸。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畏百端，公以孝義名世，必能哀之。特舊干瀆，不敢逃罪。據此以後《與潘彦明書》：「昌言令兄」之語證之，是彦明爲昌言之弟，而原又爲彦明之弟，卽潘三也。公既去，以雪堂付彦明葺治，如公存日。此又至熟之證，可見丙卽彦明也。

千金敝帚人誰買？〔王註〕次公曰：敝帚而比之千金，則自謂帚之適用，然奈人之不買何，此言己不合於人矣。半額蛾眉世所妍。〔王註〕厚曰：《後漢·馬廖傳》：上疏長樂宮，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願我自爲都眊噪，〔王註〕《摭言》：我唐進士不捷，醉飽，謂之打眊噪。憐君欲鬪小嬋娟。〔王註〕次公曰：《選》云垂條嬋娟，修竹嬋娟，而孟郊有月嬋娟，謂之三嬋娟。〔施註〕孟東野《嬋娟篇》：

花嬋娟，泛春泉。妓嬋娟，不長妍。〔合註〕《文選·南都賦》作「垂條嬋媛」，《嘯賦》作「蔭修竹之嬋娟」，孟郊詩尚有「竹嬋娟，籠曉烟，月嬋娟，真可憐」等句。青雲豈易量他日，〔施註〕《史記·范雎傳》：「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青雲之上。』」《撫言》：進士同年，宴於曲江亭子，盧象載妓，微服縱觀。主罰錄事崔沆判罰曰：「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黃菊猶應似去年。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論錢。」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三〕

〔施註〕徐君猷，名大受，東海人。孟亨之，名震，東平人。舉進士。東坡來黃州，二君爲守倅，厚禮之，無遷謫意。君猷秀惠，列屋杯觴流行，多爲賦詞，滿去而殂。坡有祭文挽詞，意甚悽惻。亨之寓毗陵，坡自黃過常，有《同游僧舍》詩。〔誥案〕徐大受，字君猷。其弟大正，字得之。查註引《揮塵錄》，謬作一人，固非；其云君猷乃韓子華婿，尤謬。據本集《與徐得之書》，君猷妻舅，乃張仲謨戶部。時公方經紀君猷喪事，故云既葬之後，邑君與三十四等可暫歸張家爲長策。卽何遠《春渚紀聞》載君猷四姬事，亦云張夫人，不云韓夫人也。又，施註後引《閑軒記》稱東海徐君大正，二徐實建安人，可見此註不誤，查註謂陽翟人，亦誤也。

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爾，臣今時復一中之。〔誥案〕紀昀曰：查初白謂二聯兩兩分承，起句章法獨拗。風流自有高人識，〔施註〕《晉·孟嘉傳》：「庾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褚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自覓。」裒歷觀，指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喜裒得嘉，而奇嘉爲裒所得。通介寧隨薄俗移。〔王註〕杜子美詩：「勿問通與介，徐公自有常。」〔施註〕《三國志·魏·徐邈傳》：盧欽著

書稱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是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二子有靈應撫掌，「王註次公曰：「二子指孟嘉與徐邈。」〔查註〕《茗溪漁隱叢話》：東坡此詩，不止天生作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爲可喜，皆徐、孟二人事也。吾孫還有獨醒時。」〔施註〕《史記·屈原傳》：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聞捷〔三六〕

元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三九〕，謁王文父〔三〇〕於江南〔三一〕。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三二〕，种諤領兵深入，破〔三三〕殺西夏六〔三四〕萬餘人，獲馬五〔三五〕千匹。衆喜忭唱樂〔三六〕，各飲一巨觥。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四年九月丙午，种諤以七軍方陣而進。丁未，攻圍米脂寨。庚戌，賊兵八萬餘人，自無定川出。諤命諸軍前後擊之，賊奔潰。死者橫數十里，銀水爲之赤，獲首五千餘級，獲馬五千，孳畜、鎧甲萬計。十月己巳，諤入銀州。【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聞說官軍〔三七〕取乞閭，〔合註〕《元和郡縣志》：銀州，漢圖陰縣，周保定二年置銀州，因谷爲名。舊有人牧驄於此谷。虜語，驄馬爲乞銀。又云：無定河自夏州界流入，則乞閭當作乞銀也。將軍旂鼓捷如神。故知無定河邊柳，〔馮註〕陳陶《隴西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得共中原雪絮春。

聞洮西捷報〔三〕

〔查註〕《老學菴筆記》：東坡在黃州《西捷》詩「漢家將軍一丈佛」者，王中正也。以此詩爲非東坡作耶？氣格如此，孰能辨之。以爲果東坡作耶？此老豈譽王中正者，蓋刺之也。〔合註〕此詩自係卽指元豐四年種諤之捷也。【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漢家將軍一丈佛〔三〕，〔馮註〕《漢武故事》：昆耶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合註〕《漢武故事》：遣霍去病討匈奴折蘭過車延，獲祭天金人。詔賜天池八尺龍。〔合註〕《公羊傳》：隱公元年註：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露布朝馳玉關塞，〔馮註〕《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筆，俄得七紙，殊可觀。虎，袁宏小字也。《北史》：後魏每戰克，書帛於漆竿上，名曰露布。《傳永傳》：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按，露布與檄文同體，聲罪曰檄，告捷曰露布，謂露板宣布其功也。《後漢·班昭傳註》：玉門關，屬燉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燉煌縣西北。捷烽〔四〕夜到甘泉宮。〔馮註〕《漢·文帝紀》：三年，上幸甘泉。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似聞指揮築上郡，〔馮註〕上郡，秦置，屬并州。《漢·武帝紀》：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已覺談笑無西戎。〔馮註〕杜子美《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詩：談笑無河北。放臣〔五〕不見天顏喜，但驚〔六〕草木回〔七〕春容。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詰案】此卽王復、張弼、辯才、無擇諸人也。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王註〕子仁曰：先生《答陳師仲書》云：賦於錢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見念，賦亦一歲率常四五夢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謂前緣者。此詩蓋紀實也。朝來聞好語，扣戶得吳餉。輕圓白曬荔，〔施註〕蔡君謨撰《荔枝譜》云：福州舊貢紅鹽、蜜煎二種。慶歷初，知州沈邈以道遠不可致，減紅鹽之數，而增白曬者。脆醃紅螺醬。〔合註〕《嶺表錄異》：紅螺類鸚鵡螺。又《周禮·天官》：鼈人，祭祀，供鼈、贏、蜃，以授醢人。更將西菴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施註〕杜子美《病後遇王倚飲贈歌》詩：故人情義晚誰似。說我必西向。一年兩僕夫，千里問無恙。〔王註〕《風俗通》云：噬蟲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爲恙所噬，故早相見，必相勞問，曰：「無恙乎？」〔施註〕《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獸，狀如獅子，食虎。吟人則痛疾口汁，吹人則死，名曰恙。註云：俗問無恙，此之謂也〔四〕。相期結書社，〔公自註〕故人相約釀錢僱僕夫〔四〕。一歲再至黃。未怕供詩帳。〔公自註〕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留詩，杭州供數百首〔四〕，謂之詩帳。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公自註〕江漲，杭州橋名。〔王註〕《圖經》云：錢塘縣江漲橋，去縣八里。〔查註〕《九域志》：仁和縣有江漲橋鎮。《咸淳臨安志》：江漲橋，在餘杭門外江漲稅務東。〔詰案〕江漲橋，今猶存。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

〔公自註〕時大雪中。〔合註〕徐使君，卽徐君猷也。

風捲飛花自人帷，〔施註〕韓退之《春雪》詩：故穿庭樹作飛花。一樽遙想破愁眉。泥深厭聽鷄頭鶻，〔公自註〕蜀人謂泥滑滑爲雞頭鶻。〔查註〕《本草》：竹雞，一名山菌子。註：蜀人呼爲雞頭鶻，南人呼爲泥滑滑。酒淺欣

嘗牛尾狸。〔王註次公曰〕先生詩，有因題中三字而爲之對，如以「白芽薑」對「黃耳菌」，以「黃梅雨」對「舶趨風」，與今以「雞頭鶻」對「牛尾狸」同格。其意自貫，不害爲工。〔韓駒曰〕《酉陽雜俎》云：洪州有牛尾狸，肉甚美。〔查註〕《本草》註：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名牛尾狸。專上樹，食百果，冬月極肥，人多糟爲珍品。通印子魚猶帶骨，〔王註〕《遜齋閒覽》云：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之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酉陽雜俎》曰：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披綿黃雀漫多脂。〔施註〕黃雀出江西臨江軍，土人謂脂厚爲披綿。殷勤送去煩纖手，爲我磨刀削玉肌。

四時詞四首

其一

春雲陰陰雪欲落，東風和冷驚簾幙。〔合註〕陸士衡詩：蘭室接羅幕。漸看遠水綠生漪，未放小桃紅入萼。〔施註〕杜子美《早春》詩：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佳人瘦盡雪膚肌，眉斂春愁知爲誰。〔王註〕李太白《怨情》詩：美人卷朱簾，獨坐顰蛾眉。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施註〕白樂天《長安春》詩：滿眼春愁消不得。深院無人剪刀響，應將白紵〔四〕作春衣。〔王註〕柳子厚詩：春衫裁白紵。〔施註〕《唐文粹》張籍《白紵歌》：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定，自持刀尺向姑前。

其二

垂柳陰陰日初永，〔施註〕羅隱《鷺鷥》詩：斜陽淡淡柳陰陰。蔗漿酪粉金盤冷。〔王註〕《漢·禮樂志·景星

篇有云：泰尊蔗漿析朝醒。註：蔗漿，取蔗汁以爲飲也。杜子美《人奏行》：蔗漿歸廚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施註〕宋玉《招魂》云：濡鼈魚羔，有柘漿些。註：柘，蔗也。取蔗之汁，以爲漿飲也。簾額低垂紫燕忙，〔合註〕梁簡文帝詩：枝間留紫燕。蜜脾已滿黃蜂靜。〔王註〕李商隱詩：花房與蜜脾，蜂雄蛺蝶雌。〔施註〕歐陽文忠公《山齋絕句》：蜜脾未滿蜂採花。高樓睡起翠眉嚬，〔施註〕杜子美《解悶》詩：勞生重馬翠眉疎。枕破斜紅未肯勻。〔王註〕白樂天詩：斜紅不暈頰面女。玉腕半揎雲碧袖，〔施註〕《麗情集·真珠傳》：牛丞相婢曰真珠。盧肇賦詩曰：「知道相公憐玉腕，強將纖手整金釵。」樓前知有斷腸人。〔施註〕孟郊《莎柵聯句》：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處。

其三

新愁舊恨眉生綠，粉汗餘香在蕪竹。〔王註次公曰〕蕪，竹簾也。韓退之《鄭羣贈簾》詩：蕪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瑰奇。攜來當晝不得卧，一府傳看黃琉璃。〔合註〕盧思道《採蓮曲》：妝消粉汗滋。象牀素手熨寒衣，〔施註〕杜子美《白絲行》：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鍼線跡。《戰國策》：孟嘗君至楚，楚獻象牀。爍爍風燈動華屋。〔王註〕韓退之詩：紅燈爍爍綠盤龍。〔施註〕《文選》傅武仲《舞賦》：朱火暉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燭洞房。夜香燒罷掩重扃，香霧空濛月滿庭。抱琴轉軸無人見，門外空聞裂帛聲。〔王註〕白樂天《琵琶行》云：轉軸撥弦三兩聲。四弦一聲如裂帛。

其四

霜葉蕭蕭鳴屋角，〔施註〕《文選》江文通《別賦》：風蕭蕭而異響。黃昏斗覺〔四九〕羅衾〔五〇〕薄。〔合註〕韓退之

詩：斗覺霜毛一半加。張平子《同聲歌》：願爲羅衾幃。夜風搖動鎮帷犀，〔王註〕杜牧《杜秋娘》詩：虎睛珠絡襪，金盤犀鎮帷。酒醒夢回聞雪落。起來呵手畫雙鴉，〔王註〕杜《逸詩》：迎旦東風騎蹇驢，旋呵手暖凍髭須。〔施註〕《南部烟花記》：虞世南《嘲司花女袁寶兒》詩：學畫鴉兒半未成。醉臉輕勻襯眼霞。〔合註〕何焯曰：韓偓詩：媚霞橫接眼波來。真態生香〔五〕誰畫得，〔合註〕薛能詩：活色生香第一流。玉如〔五〕纖手嗅梅花。〔查註〕《芥隱筆記》云：東坡《冬詞》「玉奴纖手嗅梅花」，真蹟作「玉如」，《墨莊》謂意方全。楊升菴亦云：東坡「玉如纖手嗅梅花」。俗改「玉如」作「玉奴」。今據此改正。

姪安節遠來夜坐三首

〔合註〕先生《跋所書摩利支經後》云：姪安節，於元豐庚申六月，大水中，舟行下峽，明年十一月，至黃州。與詩中「殘年」字合。【詰案】安節，乃公堂兄不疑之子也。餘詳後註及總案中。〔案〕總案云：中都公（案：指蘇渙，東坡伯父）有三子，次名不疑，能飲酒。公贈安節詩云：吾兄喜酒人，今汝亦能飲。一杯歸誦此，萬事鄙鄆枕。據此詩，其父尚在也。子明之兄名不欺字子正者已故。子明之弟名不危字子安者，獨家居不仕，無飲酒之目。惟子明好飲，見於公之題跋。以證此詩，則安節爲子明之子信矣。

其一

南來不覺歲崢嶸，〔施註〕杜子美《贈鄭諫議》詩：旅食歲崢嶸。坐撥〔五〕寒灰聽雨聲。〔施註〕白樂天《送兄弟

回詩：對雪晝寒灰。遮眼文書原不讀，〔施註〕《傳燈錄》：有僧問藥山惟儼禪師：「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伴人燈火亦多情。〔施註〕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燈火稍可親。嗟予潦倒無歸日，〔施註〕《文選》嵇叔夜《絕交書》：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疏，不切事情。今〔五〕汝蹉跎已半生。〔施註〕《文選》謝叔源《西池》詩：良夜長蹉跎。杜子美《寄高書記》詩：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免使韓公悲世事，白頭還對短燈〔五〕檠。〔王註〕韓退之《短燈檠歌》云：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查註〕《西溪詩話》：《古詩》「燈檠昏魚目」，讀檠爲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翁方綱註〕按「燈檠昏魚目」，係唐彥謙詩。彥謙晚唐人，尚在韓文公《短燈檠歌》之後，而庾信《對燭賦》「蓮帳寒檠窗拂曙」，江淹《燈賦》「銅華金檠，錯質鏤形」，已皆作平聲矣。《前漢·蘇武傳註》顏師古曰：檠，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押，蓋用《漢書註》也。

其二

心衰面改瘦崢嶸，相見惟應識舊聲。永夜思家在何處，〔王註〕柳子厚詩：隱憂倦永夜。韓退之《示姪孫湘》詩：雲橫秦嶺家何在。〔施註〕盧仝《茶》詩：蓬萊山，在何處？殘年知汝遠來情。〔王註〕韓退之《示姪孫湘》詩：知汝遠來應有意。畏人默坐成癡鈍，〔王註〕《顏氏家訓》曰：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譚，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答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木。問舊驚呼半死生。〔王註〕杜子美《贈衛八處士》詩：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夢斷酒醒山雨絕，笑看飢鼠上燈檠。

其三

落第汝爲中酒味，〔施註〕唐李廓《落第》詩：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吟詩我作忍飢聲。〔王註〕秦韜玉《貴

公子行。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便思絕粒真無策，〔施註〕《後漢·范丹傳》：「有時絕粒。」《漢·匈奴傳》：「嚴尤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苦說歸田似不情。〔施註〕《漢·地理志》：「齊土，言與行謬，虛詐不情。」腰下牛閑方解佩，洲中奴長足爲生。大弔一弛何緣毅，〔王註〕韓退之詩：「大弔挂壁無由彎。」已覺翻翻不受繫。〔王註〕《揚子》曰：「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註：撒，正弓之器。〔施註〕《漢·蘇武傳》：「能網紡繳，繫弓弩。」顏師古曰：「繫，謂輔正弓弩也。」

雪後到乾明寺遂〔吳〕宿

〔詰案〕宋時，凡州、軍皆有乾明寺，以舊院寺改名，浮屠祝國處也。

門外山光馬亦驚，〔合註〕何焯曰：「韋莊詩：『馬驚門外山如活。』」階前屐齒我先行。風花誤入長春苑，〔王

註續曰〕吳王有長春苑。〔次公曰〕宋復古《河南志》：「晉之宮內，有長春門。」〔施註〕《太平寰宇記》：「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強梁原上。周武帝保定五年，宇文護所築，初名晉城，建德二年名長春宮。高祖起義兵，自太原赴京師，舍於此宮上，休甲養士。後牧此州者，多帶長春宮使。尉遲偓《中朝故事》：「長春宮，園林繁茂，花木無所不有，芳菲長如三春節。雲月長臨不夜城。」〔施註〕《漢·地理志》：「不夜縣。註：師古曰：『《齊地記》云，古有日夜出，見於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寰宇記》：「不夜城，在登州文登縣。春秋時，萊子所置邑，以日出於東，故以不夜爲名。」未許牛羊傷至潔，且看鴉鵲弄新晴。〔施註〕杜子美《晴》詩：「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更須攜被留僧榻，待聽摧簷瀉竹聲。〔王註〕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雨瀉暮簷竹。」

冬至日贈安節

〔查註〕《賓退錄》：「《月令》，仲夏日，長至；仲冬日，短至。今人反謂冬至爲長至。崔浩《女儀》曰，婦人以冬至上履屨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卿《玉燭寶典》曰，冬至，日極南，景極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月令》所謂短至，謂日之短，崔、杜所謂長至，謂景之長也。」

我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王註〕《韓詩外傳》：昨日何生，今日何成？〔施註〕韓退之詩：少小聚嬉戲。當時事父兄，上壽拜脫膝。十年閱彫謝，白髮催衰疾。瞻前惟兄二，〔詰案〕《樂城集·伯父墓表》：子三人。不欺，官太子中舍；不疑，承議郎，通判嘉州；不危，家居不求祿仕。顧後子由一。〔王註〕《唐·孝友傳》：李華作《二孝贊》，顧後絕配，瞻前無鄰。〔施註〕《楚辭·離騷》：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近者隔濤江，〔施註〕韓退之詩：李翱觀濤江。歐陽永叔《蟠桃》詩：更欲呼子美，子美隔濤江。遠者天一壁。今朝復何幸，見此萬里姪〔五七〕。憶汝總角時〔五八〕，〔施註〕《說文》云：總，本文作總。《晉·謝安傳》：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啼笑〔五九〕爲梨栗。〔王註〕陶淵明《責子》詩：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今來能慷慨，〔施註〕《漢·袁盎傳》：仁心爲質，引義慷慨。《後漢·馬援傳》：慷慨多大志。志氣堅鐵石。〔施註〕《唐·契苾何力傳》：心如鐵石。諸孫行復爾，世事何時畢。〔施註〕杜子美《從孫濟》詩：權門多嗜嗜，且復尋諸孫。又《北征》詩：憂虞何時畢。柳子厚詩：子孫日已長，世事還復然。詩成却超然，老淚不成滴。〔施註〕孟東野《送淡公》詩：徘徊相思心，老淚雙滂沱。杜子美《發

同谷縣詩：握手淚再滴。

伯父《送先人下第歸蜀》詩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跨驢。安節將去，為誦此句，因以為韻，作小詩十四首送之。

【誥案】安節亦以下第歸蜀，故拈此二句，賦詩為贈。

其一

索漠齊安郡，〔合註〕李太白《贈范金鄉》詩：只應自索漠。從來著放臣。〔王註次公曰〕齊安，即黃州也。著放臣，則在唐如杜牧之，在本朝如王元之也。如何風雪裏，更送獨歸人。

其二

瘦骨寒將斷，〔施註〕杜子美《簡諸子》詩：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衰髯摘更稀。〔合註〕李中《漁父詞》：雪鬢衰髯白布袍。未甘為死別，〔施註〕杜子美《垂老別》詩：孰知是死別。又曰：生離與死別。猶恐得生歸。

〔合註〕《後漢書·班超傳》：願得生歸。【誥案】紀昀曰：妙不作決絕語。

其三

日上氣瞰江，雪晴光眩野。〔誥案〕二句是臨臯亭上景狀，城市中所不見也。記取到家時，鋤耰吾正

把。〔王註〕《前漢·賈誼傳》：借父耒鋤。註：耒，摩田器也。〔施註〕《漢·項籍傳》：賈生《過秦論》：鉏耒棘矜。

其四

月明穿破裘，霜氣澀〔六〕孤劍。〔詰案〕此章作法，全似上首，而用意則別。同此軀壳，非此魂魄。歸來閉戶坐，默數來時店。〔施註〕韓退之《喜侯喜至》詩：依依夢歸路，歷歷想行店。崔豹《古今注》：肆，所以陳貨鬻之物；店，所以置貨鬻之物。

其五

諸兄無可寄，〔詰案〕謂子明、子安也。時子正已下世矣。一語會須酬。晚歲俱黃髮，相看萬事休。

其六

故人如念我，爲說瘦樂樂。〔王註〕《詩·檜風·素冠》：棘人樂樂。〔合註〕《毛傳》：瘠貌。鄭箋：形貌，樂樂然腹瘠也。尚有身爲患，〔施註〕《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已無心可安。

其七

吾兄喜酒人，今汝亦能飲。一杯歸誦此，〔詰案〕子正、子明、子安三人之中，惟子明喜酒，見於本集，而子正已故。據此詩，安節確爲子明之子也。萬事邯鄲枕。

其八

東阡〔六三〕在何許，〔施註〕韓退之《孔戣墓志》：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即北陌，可杖屨來往也。寒食江頭路。〔施註〕杜子美《寒食》詩：寒食江頭路，風花高下飛。哀哉魏城君，宿草荒新墓。〔王註次公曰〕魏城君，乃先生之配王氏也。〔呂祖謙曰〕按《年譜》：至和元年甲午，先生年十九歲，始娶青城王方女，後封通義郡君。先生作《王氏墓志》云：生十有六歲，而歸於軾，至治平二年卒，年二十有七。〔合註〕考《古今姓氏書辨正》云：京兆王氏，畢公高之後，封魏。又《後漢書·王充傳》：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未知是否？〔誥案〕通義君，本集亦稱崇德君，此云魏城君者。合註是。

其九

臨分亦泫然，不爲窮途泣。〔王註〕《晉·阮籍傳》：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王勃《滕王閣賦》：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東阡時一到，莫遣牛羊人。〔誥案〕《樂城集》有《歸告東塋文》，即老翁泉葬地，通義君從葬之所也。施註於前詩引《孔戣墓志》，乃註字面耳。公詩屢言東阡，不專指通義君也。

其十

我夢隨汝去，東阡松柏青。却入西州門，〔王註〕《晉·謝安傳》：羊曇爲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西州門，因痛哭而去。永愧北山靈。〔王註〕孔稚珪《北山移文》：其辭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其十一

乞墦何足羨，〔王註次公曰〕此篇戒安節之詩也。負米可忘艱。〔施註〕《家語》：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莫爲無車馬，含羞入劍關。〔施註〕《華陽國志》：漢司馬相如，成都人。蜀有昇仙橋，相如出關，題其柱云，大丈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後奉使人蜀。《九域志》亦云。《後漢·郭丹傳》：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

其十二

我坐名過實，〔王註〕後漢崔瑗《座右銘》云：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施註〕《越絕書》：名過實者滅，故聖人不使名過實。謹譁自招損。〔王註〕《尚書·大禹謨》：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施註〕《漢·叔孫通傳》：竟朝置酒，無敢謹譁。汝幸無人知，莫厭家山穩。

其十三

竹笥與練裙，〔王註〕《後漢·逸民傳》：戴良有五女，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遺之。隨時畢婚嫁。無事若相思，征鞍還一跨〔六三〕。〔誥案〕此意必不可少。

其十四

萬里却來日，一菴仍獨居。〔施註〕《漢·匈奴傳》：孤憤獨居。應笑謀生拙，〔施註〕《尚書·盤庚上》：予亦拙謀。團團如磨驢。〔王註次公曰〕先生又有詩云：團團如磨牛，步步蹋陳迹。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施註〕陳四，卽季常。

臘酒詩催熟，〔施註〕杜子美《正月三日歸溪上》詩：蟻浮仍臘味。寒梅雪鬪新。杜陵休歎老，韋曲已先春。〔王註子仁曰〕子美詩中，自稱杜陵野老。《酬裴迪蚤梅》詩：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施註〕杜子美《陪鄭駙馬》詩：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綠尊須盡日，白髮好禁春。獨秀驚凡目，〔王註〕陳謝燮《早梅》詩云：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落衆花後，無人別意看。《古樂府》云：花艷驚郎目。〔施註〕《楚辭》宋玉《招魂》：激楚之結，獨秀先些。遺英卧逸民。〔王註師民瞻曰〕以梅之標格孤高，譬逸民也。〔堯卿曰〕謂袁安雪中高卧耳。高歌對三白，〔王註次公曰〕西人語曰：要宜麥，見三白。言三次見雪也。〔施註〕吳中風俗，占臘月，見三白，田翁笑嚇嚇。遲暮慰安仁。〔王註〕《晉書》：潘岳，字安仁。作《閑居賦》曰：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其辭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記夢回文二首〔六〕并敘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夢人以雪水烹小團茶，使美人歌以飲。余夢中爲作《回文》詩，覺而記其一句云：亂點餘花唾碧衫。意用飛燕唾花〔六言〕故事也。乃續之，爲二絕句云。

其一

醜顏玉盃捧纖纖，〔王註〕《楚辭》宋玉《招魂》：美人既醉，朱顏醜些。韓退之《會合聯句》：孟郊云：雪絃寂寂聽，茗盃纖纖捧。〔任居實曰〕「纖纖」當作「纖纖」〔六〕，音師咸切，亦好手貌，乃與韻相叶，恐傳寫誤。亂點餘花唾碧衫。〔王註〕《趙飛燕外傳》：后與其妹婕妤坐，后誤唾婕妤袖。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裏，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爲之，未能如此衣之華。」以爲石華廣袖。歌咽水雲凝靜院，夢驚松雪落空巖。〔王註〕杜子美《謁真諦寺禪師》詩：晴雪落長松。〔施註〕《文選》顏延年《贈王太常》詩：山明望松雪。

其二

空花落盡酒傾缸，〔註案〕此「空花」字借作雪解，猶言自空而落也。日上山融雪漲江。紅焙淺甌新火活，龍團小碾鬪晴窗。

三 朵花 并敘

房州通判許安世，〔查註〕《水經注》：房陵郡，漢末所置。《元和郡縣志》：房山在房州西南四十三里，其山西南，

有石室如房。漢初爲防，後改爲房，唐改房州。〔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五年三月，權鄆州觀察推官許安世，爲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七年七月，察訪荆湖路。八年七月，坐以劄龍刀遺李士寧，與小處簽書判官。其通判房州，無考。《宋詩紀事》：安世，襄邑人。爲都官員外郎，卒於黃州。以書遺予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朶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朶花名之。」〔查註〕《輿地紀勝》云：三花洞，在房陵福溪巖下。元豐間，有道者日簪三花，游於市，頗能詩，知人未來禍福。東坡贈以詩，有「千年飽服長生藥，三朶長簪不老花」之句，與集本不同。〔合註〕《夷堅志》：房州異人，或云姓李氏，常戴紙花三朶，入市，郡人稱三朶花先生。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爲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施註〕盧綸《送元昱》詩：去矣謝親愛，知余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王註〕《楞嚴經》：佛云：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烝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是熱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查註〕《傳燈錄》：永嘉玄覺禪師，詣曹溪，初到振錫，繞六祖三匝，卓然而立，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乎？」祖歎曰：「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朶花。兩手欲遮瓶裏雀，〔王註〕《法句經》云：精神居形內，猶雀藏瓶中，瓶破則雀去矣。《藏經》《大智度論》：頌云：鳥來人瓶中，羅縠掩瓶口，縠穿鳥飛去，神明隨業走。〔堯卿曰〕佛經：人身如瓶，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則神識自去，以手遮之，且不可，況以羅縠遮之，可乎？四條深怕井中蛇。〔王註〕師民瞻曰：佛書：人有逃死者，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上樹，則逢二鼠齧藤，而不能升。四蛇以喻四時，二鼠以譬日月，言四時日月，迫促大限，無所逃耳。畫圖要識先生面，〔施註〕杜子美《詠懷古跡》詩：畫圖省識春風面。〔詰案〕唐：宋時，凡全真道人，例稱先生。故如黃照道人、張憨子、姚丹元詩中，亦稱先生。試問房陵好事家。〔施註〕《九域志》：房州房陵郡。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詰案】潘彥明、郭興宗也。自此詩起以下，皆元豐五年壬戌作。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施註〕《禮記·月令》：季秋之月，鴻雁來賓。事如春夢了無痕。〔施註〕白樂天詩：來如春夢幾多時。〔詰案〕紀昀曰：三四深警。江城白酒三杯釀，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王註次公曰〕《楚辭》：宋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悔悟而還之也。

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

〔查註〕本集《雜記》云：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

酒渴思茶漫〔查註〕扣門，那知竹裏是仙村。已聞龜策通神語，〔施註〕《史記·龜策傳》：寫取龜策卜事。

〔查註〕《史記·龜策傳》：能得百莖著，并得其下龜以下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更看龍蛇落筆痕。〔施註〕《法苑珠林》：仲尼書《吳季札墓志》，變化開合，若龍蛇盤據。色瘁形枯，應笑屈，道存目擊，豈非溫。〔王註〕《莊子·田子方篇》：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歸來獨掃空齋卧，猶恐微言入夢魂。

浚井

〔王註〕吳憲曰：先生《東坡八詩》云：家童燒枯草，走報暗井出。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浚井》一篇，次第於黃州詩中，必是井也。

古井沒荒萊，不食誰爲惻。瓶罌下兩綆，蛙蚓飛百尺。腥風被泥滓，〔施註〕韓退之《叉魚》詩：腥風遠更飄。空響聞點滴。〔施註〕杜牧之《大雨行》：晚後點滴來蒼茫。上除青青芹，下洗鑿鑿石。沾濡愧童僕，杯酒暖寒栗。〔施註〕白樂天《酬劉五》詩：朝傾暖寒酒。《漢·義縱傳》：爲定襄太守，郡中不寒而栗。白水漸泓渟，〔合註〕柳子厚《萬石亭記》：寥廓泓渟。青天落寒碧。云何失舊穢，底處來新潔。井在有無〔六〕中，〔查註〕《楞嚴經》：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此空爲當，因土所出，因鑿所有，無因自生。無來亦無失。〔王註〕《易·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

紅梅三首

〔查註〕《冷齋夜話》：紅梅，其種來自閩、湘，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名。

其一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
〔合註〕王融詩：冰容慙遠鑑。故作小紅桃杏色，〔王註〕杜子美《江南有懷鄭典設》詩：點綴桃花舒小紅。〔施註〕杜子美《雨晴》詩：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合註〕白樂天詩：鉛黛凝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詰案〕以上逐句，並切紅梅，至第六句能以無端二字扣住，緊密之甚。詩老不知梅格在，〔施註〕孟東野《看花》詩：惟應待詩老，日日殷勤開。更看綠葉與青枝。〔公自註〕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詰案〕本集論詠物詩，以曼卿此聯爲至陋語，乃村學堂中體。合觀此詩，乃自詡其前六句，謂非曼卿之所知也。然人結愈見窘步，似又特意討巧，取其四字作收也。

其二

雪裏開花却是遲，〔施註〕齊己《蚤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何如獨占上春時。〔施註〕秦韜玉《牡丹》詩：獨把一春皆占斷，固留三月始教開。也知造物含深意，故與施朱發妙姿。〔施註〕《文選》宋玉《好色賦》：著粉太白，施朱太赤。《唐文粹》歐陽詹《高興》詩：桃李有奇質，樽櫟無妙姿。細雨裊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不應便雜〔六九〕妖桃杏〔七〇〕，數點〔七一〕微酸已著枝。〔合註〕何焯曰：落句，正致光「調鼎何曾用不才」之意。

其三

幽人自恨探春遲，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鼎奪胎那是寶，〔公自註〕朱砂紅銀，謂之不奪胎色。玉人頰頰更多姿。〔王註次公曰〕頰，譜經切。〔博雅〕頰，頰，怒色也，玉人怒則頰紅，故以比紅梅也。抱叢暗蕊初含子，落盞穠香已透肌。乞與徐熙畫新〔三〕樣，〔施註〕沈存中〔筆談〕：國初江南布衣徐熙，長於畫花竹，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合註〕孫綽〔天台山賦〕：琪樹璀璨而垂珠。竹間璀璨出斜枝。〔合註〕孫綽〔天台山賦〕：琪樹璀璨而垂珠。

次韻子由寄題孔平仲草菴〔七〕

〔施註〕〔宋史〕本傳：孔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江浙鑄錢。〔查註〕〔東都事略〕：孔平仲，字毅父，新喻人。元祐中人史館，出爲京西提刑，坐黨籍，謫知韶州。黃山谷詩，有「湓浦爐邊督數錢」之句。史容註云：時平仲監江州錢監。又，東坡帖云：數日前，毅父見過，此人錢監，得替當人京。

逢人欲覓安心法，到處先爲問道菴。盧子不須從若士，〔施註〕〔神仙傳〕：若士者，古之仙人也。燕人盧敖至蒙谷之山，而見若士焉，方隄龜殼，而食蟹蛤。蓋公當自過曹參。羨君美玉經三火，〔王註次公曰〕白樂天詩：大圭廉不割，利刀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洪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笑我

枯桑困八蠶。〔王註〕左思《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李賀《南園》詩：長腰健婦偷攀折，將餒吳王八蠶蠶。俞益期箋曰：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施註〕劉欣期《交州記》：一歲八蠶，出日南。唐陳致雍《晉安海物異名記》：八蠶綿者，八蠶共作一綿。猶喜大江同一味，故應千里共清甘。〔施註〕《華嚴經》：譬如衆水，皆同一味，隨器異故，水有差別，水無念慮，亦可分別。

二 蟲

君不見，水馬兒，〔施註〕杜子美《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詩：雁兒爭水馬。〔合註〕《太平御覽》引《南方草木狀》云：海中有魚，似馬，或黃或黑，名作水馬，似非此水馬蟲也。步步逆流水，大江東流日千里，〔施註〕杜子美《石犀行》：天生江水向東流。此蟲趨趨長在此。〔施註〕《毛詩》：召南·草蟲：嘒嘒草蟲，趨趨阜螽。註云：趨趨，躍也。君不見，鸚濫堆，〔王註〕《方言》：阿如軋，亦名鸚濫堆。《韻語陽秋》云：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探其聲翻爲曲，左右皆能傳唱。張祜詩云：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決起隨衝風，〔施註〕《莊子》：逍遙游篇：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隨風一去宿何許，逆風還落蓬蒿中。二蟲愚智俱莫測，〔王註〕《莊子》：逍遙遊篇：之二蟲又何知。江邊一笑無人識。

陳季常見過二首

其一

仕宦常畏人，退居還喜客。君來輒館我，未覺雞黍窄。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但得君

眼青，〔王註〕〔晉書〕：阮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見嵇喜，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不辭〔七〕奴飯白。

其二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風。〔施註〕孟東野〔送任齊秀才〕詩：二客月中子，一帆天外風。江邊千樹柳，落我酒杯中。〔語案〕句法奇幻，非意匠所及，此惟熟游三楚者知之。此行非遠別，此樂固〔言〕無窮。但願長如此，來往一生同。

其三

聞君開龜軒，東檻俯喬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我知君不然，朝飯仰陽谷。〔王註〕次公曰：陽谷，日所出也。龜嚙日氣而壽，故養生者服日華，所以效之。〔施註〕〔尚書〕堯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日陽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餘光幸分我，〔施註〕〔史記〕甘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不死安可獨。

謝人惠雲巾方烏二首

〔馮註〕〔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於四教也。〔合註〕〔炙穀子〕：單底曰履，重底曰烏。〔釋名〕：複其下曰烏。〔語案〕此二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其一

燕尾稱呼理未便，〔馮註〕《傳子》：漢末王公多委正服，以幅巾爲雅素。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猶著練巾。魏武惜財，擬古皮弁，裁練帛以爲帙，帙卽恰也。先未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歧，因而弗改。按，成歧蓋若燕尾云。〔合註〕《後漢書·輿服志》：却非冠青翅燕尾。剪裁〔去〕雲葉却天然。〔王註〕杜子美《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詩：兩稀雲葉斷。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馮註〕《南史·齊和帝紀》：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按，反裙覆頂，今道士巾式，故云「宜歸紫府仙」也。轉覺周家新樣俗，〔公自註〕頭巾起後周〔七七〕。〔馮註〕《北堂書鈔》：頭巾之制，始於後周。〔查註〕俞琰《席上腐談》：幘頭起後周武帝，以幅巾裹頭，故名。畢仲詢《幕府燕閑錄》：古之幘頭，唐馬周始制，四脚，二脚繫於上，二脚垂於後。葉廷珪《海錄碎事》：趙、魏之間，通謂巾爲承露，用全幅向後幘髮，謂之頭巾。〔合註〕《隋書·禮儀志》：巾，俗人謂之幘頭，自周武帝裁爲四脚，今通於貴賤矣。皮日休《以紗巾寄魯望》詩：周家新樣替三梁。未容陶令舊名傳。〔馮註〕《宋書》：陶潛好酒，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玄霜合比肩。〔公自註〕皮襲美《贈天隨子紗巾》詩云：掩斂乍疑裁黑霧，輕明渾似帶〔七八〕玄霜。〔查註〕前一首賦雲巾。

其二

胡鞞短鞞格麤疎，〔馮註〕《古今注》：鞞，本胡服也。趙武靈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鞞黃皮，閑居之服。至馬周改

制長鞞以殺之，加之以氈及條，得著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也。〔合註〕《集韻》俗謂靴鞞曰鞞。吳聲《讀曲歌》：麻紙語三葛，我薄汝羸疎。古雅無如此樣殊。妙手不勞盤作鳳，〔公自註〕晉永嘉中，有鳳頭鞋〔七九〕。〔合註〕蔡洪《圍碁賦》：命班倕之妙手。輕身只欲化爲鳧。魏風褊儉堪羞葛，〔王註〕《詩》：魏風·葛屨，刺褊也。楚客豪華可笑珠。〔馮註〕《史記·春申君傳》：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擬學梁家名解脫〔八〇〕，〔王註續曰〕梁武帝作解脫履。〔合註〕《輟耕錄》引《炙轂子》云：輟、鞋、烏，三代皆以皮爲之。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履。便於禪坐作跏趺。〔馮註〕《楞嚴經》：有佛化身，結跏趺坐。〔查註〕後一首賦方烏。

寒食雨二首〔八一〕

〔合註〕內府《三希堂法帖》，有此二首墨跡刻石。〔詰案〕公以三月初七日至沙湖，因游蕪水。據詩，公尚未出寒食，在初七日之前也。查註引《蕪水志》，誤，已刪。

其一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卧聞海棠花，泥污燕脂雪。〔王註〕杜子美《曲江對雨》詩：林花著雨燕脂濕。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施註〕《莊子·大宗師篇》：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何殊病少年，病起〔八二〕頭已白。

其二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八三〕。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竈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見〔八四〕烏〔八五〕銜紙。〔施註〕白樂天〔寒食吟〕：風吹曠野紙錢飛。〔合註〕〔封氏聞見記〕：紙錢，魏晉以來，始有其事。君門深九重，〔施註〕〔楚辭〕宋玉〔九辨〕：君之門兮九重。墳墓在萬里。〔王註〕次公曰：此二句，言欲歸朝廷邪？則君門有九重之深，欲返故鄉邪？則墳墓有萬里之遠，皆以謫居而勢不可也。也擬哭途窮，〔施註〕杜子美〔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詩：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王註〕〔前漢書〕：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曰：「然，則溺之。」〔施註〕〔晉〕律歷志：計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灰飛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合註〕宋玉〔風賦〕：吹死灰。〔誥案〕詩乃從烏銜紙跟下，各註皆非是。

徐使君分新火

〔查註〕〔迂叟詩話〕：周禮·夏官：四時變國火。唐時惟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本朝因之。〔施註〕〔漢〕東方朔傳：捐薦去几，危坐而聽。三見〔八六〕清明改新火。〔施註〕〔周禮〕：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韋慎微〔咸鎬故事〕：清明日，尚食，內園官小兒於殿前鬪鑽新火。先進者，賜絹三匹，椀一口，尋以新火賜幸臣以下。溝中枯木應笑人，鑽斫〔八七〕不然誰似我。〔施註〕盧仝詩：不堪鑽灼，與天卜卜。〔誥案〕紀昀曰：寄託兀傲。黃州使君憐久病，分我五更紅一朵。從來破釜躍江魚，〔王註〕〔後

漢·范丹傳：范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嘗爲萊蕪長，後遭黨人禁錮，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只有清詩嘲飯顛。〔王註〕《舊唐書》：李白譏杜甫饑餓，有飯顛之嘲諷。起攜蠟炬遠空室〔八八〕，〔王註〕汪彥章曰：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施註〕杜子美《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詩：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欲事烹煎無一可。〔施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剗中事煎烹。司馬相如《子虛賦》：二者無一可也。爲公分作無盡燈，照破十方昏暗鎖。〔查註〕《涅槃經》：一輪降世間，黑暗一日破。《傳燈錄》：神光法師語唐明皇曰：論明則照耀十方瑜伽師地，論日月星光及火珠燈炬等光，皆能破除昏暗，是名外光明。

次韻答元素并引〔八九〕

余舊有贈元素詞〔九〇〕云：天涯同是傷流落。元素以爲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舉、李公擇及〔九二〕元素與余也。〔施註〕元素，姓楊氏，名繪。東坡在杭三年，將去，而元素來守杭，席上作《醉落魄》詞曰：分攜如昨，人生到處萍飄泊。偶然相聚還離索。多病多愁，須信從來錯。樽前一笑休辭却，天涯同是傷流落。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眉，長羨歸飛鶴。〔查註〕李公擇守湖州，先生自杭移密過之，與楊元素、張子野、劉孝叔、陳令舉會於碧澗堂，子野作《六客詞》。〔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十年五月，詔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翰林學士禮部郎中楊繪，責授荆南節度副使不簽書公事，坐受所監臨王永年供饋物也。則先生作詩，正元素在荆南時矣。時張先、劉述、陳舜俞皆卒。

不愁春盡絮隨風，〔王註〕劉禹錫詩：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但喜丹砂入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識，〔施註〕賈誼《鵬賦》：讖言其度。註云：讖，驗也，有徵驗之書也。摩挲金狄會當同。〔施註〕《漢晉春秋》：魏

徒長安銅人，金狄或泣。蓬蓬未必都非夢，了了方知不落空。〔王註〕《傳燈錄》：越州慧海禪師。有律師法明問師曰：「禪師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空設坐主執滯，豈不落空？」莫把存亡悲六客，已將地獄等天宮。〔王註〕《圓覺經》言地獄天宮，俱爲淨土。〔施註〕《等量經》：阿鼻地獄，與非非想天劫數，苦樂等，無有二。

蜜酒歌 并敘

〔王註〕《志林》載：蜜酒法，予作蜜格與真一水亂，每米一斗，用蒸麪二兩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餅麪一兩釀之。三日嘗，看味當極辣且硬，則以一斗米炊飯投之。若甜軟，則每投，更入麪與餅各半兩。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釀者斟酌增損也。人水少爲佳。

西蜀道士〔九二〕楊世昌，〔查註〕楊世昌，字子京，綿竹武都山道士。〔合註〕其名與字取《左傳》「卜世其昌，莫之與京」之義。善作蜜酒，絕醇醲。余既得其方，作此歌以〔九三〕遺之。〔施註〕先生爲楊道士書一帖云：僕適居黃岡，綿竹武都山道士楊世昌子京，自廬山來過余。其人善畫山水，能鼓琴，曉星歷骨色及作軌革卦影，通知黃白藥術，可謂藝矣。明日當舍余去，爲之悵然。浮屠不三宿桑下，真有以也。元豐六年五月八日，東坡居士書。又一帖云：十月十五日夜，與楊道士泛舟赤壁，飲醉，夜半有一鶴自江南來，翅如車輪，嘎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不知其爲何祥也。《次毅父韻》第三首載：西州楊道士，善吹洞簫。按《前赤壁賦》云：客有吹洞簫者。殆是楊也。《後赤壁賦》云：適有孤鶴，橫江東來。觀此帖，蓋非寓言。夢一道士者，豈卽世昌，姑托以夢耶？先生道大才高，不容於時，憂患半生，如陳季常、巢元修、張中、吳子野輩，獨相從流離困厄之中，其姓名遂不沒於千載，今世昌藉此復有傳於後世，夫

豈偶然。二帖書在蜀牋，筆畫甚精，宿嘗以入石云。

真珠爲漿玉爲醴，〔王註〕李賀詩：小槽酒滴真珠紅。〔王註〕《真誥》載：右英夫人《答許長史書》云：玉醴金漿，交梨

火棗，此則騰飛之藥。六月田夫汗流泚。〔施註〕《孟子》：滕文公上。其類有泚。趙氏云：泚，汗出泚泚然也。不

如春甕自生香，蜂爲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

快瀉銀瓶不須撥。百錢一斗濃〔合註〕無聲，〔王註〕杜子美《偏仄行》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甘露微濁醜醜清。〔合註〕《楞嚴經》：酥酪醍醐，名爲上味。君不見南園采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

生。〔施註〕庾信《和宇文內史》詩：花留釀蜜蜂。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施註〕顏魯公《與李

太保乞米帖》云：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祇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世間

萬事真悠悠，蜜蜂大勝監〔合註〕河侯。

又一首答二猶子與王郎見和

〔誥案〕謂遲、适及王子立也。

脯青苔，炙青蒲。〔王註〕《文選》潘岳《西征賦》云：野蒲變而成脯。註云：趙高欲爲亂，先設驗以蒲爲脯，二世不覺，

羣臣敢言蒲者，陰誅之。〔堯卿曰〕南人以青苔爲脯。爛蒸鵝鴨乃瓠壺。〔施註〕《盧氏雜說》：鄭餘慶召親朋官數人

會食。呼左右曰：「處方廚家，爛蒸去毛，勿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鵝鴨之類。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飯一碗，蒸壺

盧一枚。相國餐美，諸人先笑，強進而罷。煮豆作乳脂爲酥，高燒油燭斟蜜酒，〔合註〕馮延巳《金錯刀辭》：高

燒銀燭照流蘇。鮑照詩：歡至獨斟酒。貧家百物初何有。古來百巧出窮人，〔王註次公曰〕以苔爲脯，以蒲爲炙，以瓠爲鵝鴨，以豆爲乳，以脂爲酥，以油爲燭，以蜜爲酒，皆百巧之所爲也。搜羅假合亂天真。〔施註〕《文選》陸士龍《答張士然》詩：歡舊難假合。李太白《丹丘談玄》詩：假合作容貌。詩書與我爲麴蘖，〔合註〕何焯曰：徐陵《與宗室書》：詩書甘於酒醴。醞釀老夫成搢紳。〔施註〕《左傳》：隱公四年：石碏曰：「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引《封禪書》：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文選》：張景陽《七命》：搢紳濟濟，軒冕羈羈。質非文是終難久，〔王註〕《揚子法言》：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羊質而虎皮也。脫冠還作扶犁叟。〔施註〕《文選》：謝靈運詩：歸客遂海隅，脫冠謝朝列。《洞仙傳》：郭璞曰：「吾昨夜夢在石頭外江中，扶犁而耕。」不如蜜酒無煖寒，冬不加甜夏不酸。老夫作詩殊少味，〔施註〕《後漢》：馬援傳：過是欲少味矣。愛此三篇如酒美。〔王註〕杜牧之詩：酒旗誇酒美。封胡羯末已可憐，不知更有王郎子。〔王註〕《晉書》：謝奕女道韞，初適王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次公曰〕唐王仙客，劉振之甥也。振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振妻常戲呼王仙客爲王郎子。正以比子由之壻王子立〔九六〕。

謝陳季常惠一措巾〔九七〕

〔王註師民瞻曰〕措，於感切，藏也。〔查註〕措，《廣韻》：烏感切，手覆也。

夫子胸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圓〔九八〕。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施註〕《漢》：杜

欽傳：字子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才能稱京師，而欽目偏盲，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纔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好戴〔九〕黃金雙得勝，〔施註〕按世人巾裏，以黃金爲大環，雙繫其帶，謂之得勝環，疑用此事。休教〔一〇〕白苧一生酸。〔王註堯卿曰〕謂季常有文事，而又有武備。黃金得勝，乃戰陳得捷之人所戴也。吳有白紵巾。按〔舊史〕：白紵，吳地所出，白紵舞乃吳舞也。〔張枋曰〕《宋書·樂志》有白紵舞。〔樂府解題〕：白紵曲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施註〕《唐·李靖傳》：突厥寇太原，靖率勁騎三千，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亡去，爲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唐·突厥傳〕：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更號可汗，猶單于也。

贈黃山人

〔合註〕《墨莊漫錄》引東坡《贈黃照道人》詩，首二句卽此篇也。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施註〕杜子美《寒雨視園樹》詩：鎖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舊

唐書·毛若虛傳〕：眉毛覆於眼。倦遊不擬談玄牝，〔王註〕《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示病何妨出白鬚。絕學已生真定慧〔一〇〕，〔王註〕《老子》：絕學無憂。〔施註〕《楞嚴經》：攝心爲戒，因戒生

定，因定發慧，是名三無漏學。說禪長笑老浮屠。〔施註〕《後漢·楚王英傳》：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

註引袁宏《漢紀》云：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東坡若肯三年住，親與先生看藥爐。〔施註〕白樂天《天壇峰下》詩：河車九轉宜精練，火候三年在好看。〔合註〕韓偓詩：許到名山看藥爐。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

〔王註堯祖曰〕大冶縣屬興國軍。〔查註〕《九域志》：唐置大冶青山場，南唐升爲縣。《名勝志》：桃花寺，在興國州南十五里桃花尖之下。寺有泉，甘美，用以造茶，勝他處，號曰桃花絕品。宋時，知軍事王琪《桃花茶》詩云：梅花既掃地，桃花露微紅。風從北苑來，吹入茶隴中。

周詩記茶苦〔一〇三〕，〔王註〕《詩·邶風·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又：《大雅·縣》：周原膴膴，萁茶如飴。茗飲出近世。〔王註次公曰〕晉、宋喫茶謂之茗飲。〔胡仔曰〕《爾雅》云：檟，苦茶。註：樹如梔子，今呼早採者爲茶，晚取者

爲茗。一名薺，蜀人名之苦茶。杜子美《進艇》詩：茗飲蔗漿攜所有。〔施註〕《洛陽伽藍記》：齊王肅，初好茗飲，及歸魏，高祖問茗飲何如酪漿？肅曰：茗不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號茗飲爲酪奴。〔查註〕皮日休《茶經序》：陸季疵以前，稱茗飲者，必渾而烹之，與淪疏而啜者無異也。《品茶要錄》：前此茶事未甚興，靈芽真筍，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也。初

緣厭梁肉，〔王註〕杜子美《醉時歌》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假此雪昏滯。〔施註〕《茶錄》：昏俗塵勞，一啜而散。〔查註〕《茶經序》：飲者除瘡而去癘，雖疾醫之不若也。嗟我五畝園，桑麥苦蒙翳。〔合註〕陸龜蒙《書李賀小傳後》：

藜藿蒙翳。不令寸地閑，〔王註〕杜子美《洗兵馬》詩：寸地尺天俱人貢。更乞茶子藝。飢寒未知免，已作

太飽〔一〇三〕計。庶將通有無，〔施註〕《漢·食貨志》：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農末不相戾。〔施註〕《漢·食貨志》：賈誼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顏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工商也。春來凍

地裂，〔施註〕杜子美《簡成華諸子》詩：青門瓜地新凍裂。紫筍〔一〇四〕森已銳。〔王註王銍曰〕《唐國史補》：湖州有顧渚之紫筍，常州有義興之紫筍，皆茶也。〔施註〕《茶苑總錄》：段成式《謝因禪師茶》云：忽惠荊州紫筍茶一角，寒茸擢

筍，本貴含膏，嫩葉抽芽，方珍搗草。牛羊煩呵叱，〔施註〕《毛詩·大雅·行葦》：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筐筥未敢睨。〔查註〕《茶經》：茶具，一曰籃，二曰籠，三曰筥，以竹織之，負以採茶者也。江南老道人，齒髮日夜逝。〔施註〕白樂天《夢仙》詩：齒髮日衰白。他年雪堂品，〔查註〕本集《雪堂記》略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曰雪堂。堂以大雪中成，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空記〔一〇五〕桃花裔。

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并引〔一〇六〕

【誥案】此詩施編在遺詩中，查註補編。

予往在武昌〔一〇七〕，西山九曲〔一〇八〕亭上有題一句云〔一〇九〕：玄鴻〔一一〇〕橫號黃榭峴。九曲亭〔一一一〕，即吳王峴山，一山〔一一二〕皆榭葉，其旁即元結陂湖也，荷花〔一一三〕極盛。因爲對云：皓鶴下浴〔一一四〕紅荷湖。座客皆笑，同請賦此詩〔一一五〕。〔李註〕《一統志》：樊山，即西山也，山有九曲嶺，元結寒溪在其下。相傳有吳王避暑宮。

江干高居〔一二六〕，堅關扃，犍耕〔一二七〕躬稼角挂經。〔李註〕《漢·兒寬傳》：帶經而鋤。《唐書·李密傳》：以蒲犍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按，經字係九青韻。篙竿〔一二八〕繫舸菰菱隔，笳鼓過軍雞狗驚。〔李註〕宋沈慶之詩：歸來笳鼓競。杜子美《述懷》詩：殺戮到雞狗。解襟顧景〔一二九〕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合註〕《史記·司馬相如傳》：學擊劍。《廣歌》，見《書經》。荆筭供膾〔一三〇〕愧攪聒〔一三一〕，〔合註〕《毛詩》：副筭傳筭者，編髮爲之。乾鍋更夏甘瓜羹。〔查註〕《漫叟詩話》：東坡作吃語詩，山谷亦有戲題詩。《外紀》云：古之口吃難言者，如

周昌、韓非、鄧艾之徒，皆載史傳。東坡此詩，亦緣是善譴耳。〔合註〕《學齋佔畢》：余嘗觀唐姚合《蒲萄架》詩云：「荀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鈎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烟壓幽屋，濛密夢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則此體已具矣。」

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

〔施註〕孔毅父，名平仲。事見《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詩註。〔查註〕按此題，《清江三孔集》中失原作。〔誥案〕紀昀曰：三首排宕兀傲，奇氣縱橫，妙，俱從自己現境生情，不作應酬泛語。凡和詩最忌泛作應酬，人與己兩無交涉。

其一

飢人忽夢飯甑溢，〔施註〕白樂天《寄行簡》詩：「渴人多夢飲，飢人多夢食。」《唐·杜牧傳》：「初，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俄而飯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志》。夢中一飽百憂失。」〔王註次公曰〕「夢飽事出佛書。黃魯直亦云：飢人常夢飽，病人常夢醫。只知「三三」夢飽本來空，未悟真飢定何物。我生無田食破硯，」〔王註次公曰〕此乃唐人云，以硯爲良田，舌耕而筆耒之意也。爾來硯枯磨不出。去年太歲空在酉，〔王註厚曰〕計然言：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太歲在酉，金穰之時也。〔查註〕元豐四年，辛酉大旱。見本集東坡詩敘。傍舍壺漿不容乞。〔王註〕《朝野僉載》云：歲在辛酉，乞漿得酒，言年豐也。〔施註〕馬總《意林》引袁準《正書》「三三」：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則知災祥有自然之理。《史通略》及《朝野僉載》並云。今年旱勢復如此，歲晚何以黔吾突。青天蕩蕩呼不聞，〔王註〕《前漢·禮樂志》：天門開，誅蕩蕩。〔施註〕《後漢·

和熹鄧皇后紀：嘗夢捫天，蕩蕩正青。張煥傳：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扣心。今呼天不聞，扣心無益，誠自傷痛。況欲稽首號泥佛。〔查註〕傳燈錄：趙州從諗禪師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甕中蜥蜴〔三〇〕尤可笑，跂跂脈脈何等秩。〔合註〕王融獄中據答表：等秩有差。陰陽有時雨有數，民是天民天自卹。我雖窮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三一〕喪家狗，〔王註〕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類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未肯聃耳〔三二〕爭投骨。〔王註〕史記：應侯謂秦王曰：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合註〕廣韻：聃，丁愜切，耳垂貌。又，集韻：陟革切，耳豎貌。倒冠落幘謝朋友，〔王註次公曰〕此則杜牧倒冠落佩之變也。獨與蚊雷共主葦。〔施註〕漢·中山靖王傳：衆响漂山，聚蚊成雷。〔左傳·襄公十年〕王叔之宰曰：簞門，圭竇之人。杜預曰：簞門，柴門；圭竇，小戶。穿壁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故人嗔我不開門，君視我門誰肯屈。可憐明月如潑水，夜半清光翻我室。風從南來非雨候，〔王註〕天官書：風從南方來，大旱。且爲疲人洗蒸鬱。〔施註〕帝王世紀云：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解吾民之愠兮。褰裳一和快哉謠，〔施註〕毛詩·鄭風·褰裳：褰裳涉溱。未暇飢寒念明日。

其二

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刈草蓋雪堂，〔三三〕〔王註〕子仁曰：按先生擬斜川云：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日炙風吹面如墨。〔王註〕杜子美戲贈友詩：骨折面如墨。〔施註〕白樂天楊

舍人林池詩：風吹日炙不成凝。平生懶惰〔三六〕今始悔，老大勸農天所直。〔合註〕《漢書·高五王傳》：蒼天與直。沛然例賜三尺雨，造物〔三九〕無心悅難測。四方上下同一雲，〔施註〕《毛詩·小雅·信南山》：上天同雲。杜子美《秋雨嘆》詩：四海八荒同一雲。甘霖〔四〇〕不爲龍所隔。〔公自註〕俗有分龍日。〔查註〕陸佃《埤雅》：今俗五月，謂之分龍雨，曰隔轍，言夏雨暴至，龍各有分域，雨暘往往隔一轍而異也。《石林避暑錄》：吳越之俗，以五月二十爲分龍日。蓬蒿下濕迎曉未〔四一〕，燈火新涼催夜織。〔王註〕韓退之詩：新涼人郊墟，燈火稍可親。老夫作罷得甘寢，卧聽牆東人響屐。奔流未已坑谷平，折葦枯荷恣漂溺。腐儒麤糲支百年，〔王註〕杜子美《有客》詩：百年麤糲腐儒餐。力耕不受衆目憐。〔王註〕杜子美《贈第十五丈別》詩：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詰案】紀昀曰：忽地跳出題外，仍是題中，筆力恣逸之至，若順手寫兩足景象一番作收，便是凡筆。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會當作塘徑千步，橫斷西北遮山泉。四鄰相率助舉杵，人人知我囊無錢。明年共看決渠雨，〔王註〕《漢書·溝洫志》：白公穿渠。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甬爲雲，決渠爲雨。〔施註〕《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決渠降雨，荷鍤成雲。飢飽在我寧關天。誰能伴我田間飲，〔施註〕《漢·李廣傳》：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磚。〔施註〕韓退之《秀禪師房》詩：暫拳一手支頭卧。

其三

天公號令不再出，〔施註〕《揚子法言》：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後漢·蔡邕傳》：風者，天之號令也。十日愁霖併爲一。〔施註〕梁元帝《纂要》：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文選》江文通《古

別離。愁霖貫秋序。韓退之。平淮西碑。并爲一談，牢不可破。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無田憂人。〔三〕室。不如西州楊道士，萬里隨身惟兩膝。〔王註次公曰〕君家，指孔毅父，我家，先生自言。一則有田，一則有室。若楊道士無田則無室，空手一身，無所憂也。〔施註〕白樂天。思家詩。抱膝燈前影伴身。沿流不惡泝亦佳。〔合註〕左傳。定公四年。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註。沿，緣也。一葉扁舟任飄突。〔三〕。〔誥案〕紀昀曰。苦雨，却借一不苦兩者對面托出，用筆巧妙。若說如何苦雨，便是凡筆。山芎麥麩都不用，泥行露宿終無疾。〔施註〕後漢。趙壹傳。柴車草屣，露宿其傍。晉。謝玄傳。苻堅餘衆宵遁，草行露宿。夜來飢腸如轉雷，旅愁非酒不可開。〔施註〕庾信。愁賦。細酌榴花一兩杯，蕩彼愁門終不開。楊生自言識音律，〔誥案〕紀昀曰。苦雨偏以豪語作收，是極力擺脫語。洞簫人手清且哀。〔王註次公曰〕前漢王褒有。洞簫賦。註云。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簫。不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杯。〔王註〕杜子美。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詩。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蒼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誥案〕紀昀曰。此事天然湊泊，苦雨飲酒，兩邊俱到矣。

魚蠻子

〔查註〕老學菴筆記。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在耒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養馬，大罟當耕田。保甲原無藉，青苗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誥案〕時張芸叟至黃州，公爲作此詞。江淮水爲田，舟楫爲室居。魚蝦以爲糧，不耕自有餘。〔施註〕漢。五行志。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

食。異哉魚蠻子，本非左衽徒。連排入江住，竹瓦三尺廬。〔王註堯祖曰〕江南多以竹木爲排，浮水中，排上以葦竹瓦爲屋。又《黃州竹樓記》云：黃岡之地多大竹，竹工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於焉長子孫，〔施註〕《漢·王嘉傳》：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戚施且侏儒。〔王註次公曰〕《公羊傳·定公十年註》：孔子夾谷之會，誅侏儒。

〔施註〕《國語》：戚施不可使仰，侏儒不可使援。擘水取魴鯉，〔施註〕劉禹錫有《懶吟》：下見盈尋魚，投身擘洪漣。易如拾諸途。破釜不著鹽，雪鱗芼青蔬。〔施註〕《禮記·昏義》：芼之以蘋藻。一飽便甘寢，何異懶與狙。人間行路難，〔王註〕《古樂府》有《行路難曲》。杜子美《偈仄行》詩：行路難行澁如棘。〔施註〕杜子美《將赴草堂》詩：信有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王註續曰〕魯宣公履畝而稅。《春秋·宣公十五年》：書「初稅畝」。不如魚蠻子，駕浪浮空虛。〔合註〕杜子美《寄李十四員外布》詩：黃牛平駕浪。空虛未可知，會當算舟車。

〔施註〕《漢·食貨志》：船有算，商者少，物貴。又：異時算輜車賈人之繒皆有差。蠻子叩頭泣，〔施註〕《漢·趙廣漢傳》：二人開戶出，下堂叩頭。勿語桑大夫。〔王註〕《前漢書》：桑弘羊，洛陽賈人子，能以心計。年十二，爲武帝侍中。言析秋毫。請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商旅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施註〕《漢·食貨志》：歲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弘羊嘗爲御史大夫。《揚子·寡見篇》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權諸？曰：譬諸父子，爲其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誥案〕紀昀曰：香山一派，讀之宛然《秦中吟》也。

夜坐與邁聯句

【誥案】此詩施編附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清風來無邊，明月翳復吐。自〔二五〕。〔合註〕自字，諸本俱作坡，今從七集本，蓋與子聯句，不應以坡稱也。下俱同。松聲滿虚空〔二五〕，竹影侵半戶。邁。暗枝有驚鵲，壞壁鳴飢鼠。自。露葉耿高梧，風螢落空廡。邁。微涼感團扇，〔王註〕班婕妤有團扇歌。古意歌白紵。自。〔合註〕此兩聯，諸本無邁，自二字，今從七集本。樂哉今夕遊，獲此〔二六〕陪杖屨。邁。傳家詩律細，〔李註〕杜子美遺悶戲呈路十九曹長詩：晚節漸於詩律細。已自過宗武。〔王註〕程天祐曰：杜子美有示宗武詩。宗武，少陵之子也。短詩膝上成，聊以感懷祖〔二七〕。自。

次韻和王鞏六首〔二八〕

〔查註〕《烏臺詩案》：收蘇軾有譏諷文字不申繳人司者二十九人。王鞏名列第一。《淮海集》：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責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文字，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賓州鹽稅。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游，斥海上，益自刻勵。晨起人局，視鹽稅事，退則窮經著書，或詩酒自娛。〔王註〕次公曰：王定國謫賓州，有詩寄先生，先生和之。

其一

君談陽朔山，〔查註〕唐吳武陵《陽朔廳壁記》：羣山發海嶠，頓伏騰，走千里而北，又發巫衡，千餘里而南，咸會於陽朔。孤崖絕巘，森聳駢植，蛇龜猿鶴，踔躡萬怪。《事實類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蒼鬱，石如黛染，陽朔尤

佳，四面峰巒駢立。〔施註〕《北夢瑣言》：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楊蓮者，曾至嶺外，見陽朔荔蒲山水，談不容口。嘗接琅邪，從容言曰：「侍郎曾見陽朔山水乎？」琅邪曰：「某未嘗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而見？」蓋言非貶不去也。不作一錢直。〔施註〕《漢·灌夫傳》：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巖藏兩頭蛇〔二二九〕，〔施註〕《賈誼新書》：孫叔敖爲嬰兒出游，見兩頭蛇而埋之。韓退之《永貞行》：江氛嶺侵昏若凝，一蛇兩頭見未曾。瘴落千仞翼。〔施註〕本意用後漢馬援飛鳶事。柳子厚《述舊言懷》詩：渚行狐作孽，林宿鳥爲嗟。豈知千仞墜，祇爲一毫差。雅宜驩兜放，〔王註〕《書·舜典》云：放驩兜於崇山。註：崇山，南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衡嶺之南也。頗訝虞舜陟。〔王註續曰〕九疑，在今道州寧遠縣。〔施註〕《尚書·舜典》：舜陟方乃死。註云：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暫來已可畏，覽鏡憂面黑。〔施註〕白樂天《惻惻吟》：炎瘴靈均面黧黑。〔合註〕《戰國策》：蘇秦面目黧黑。況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施註〕《文選》鮑明遠《鶴賦》：嚴嚴苦霧，皎皎悲泉。〔查註〕李商隱詩：三年苦霧巴江月，不爲離人照屋梁。吉人終不死，仰荷天地德。〔施註〕《周易·繫辭下》：天地之大德曰生。我來黃岡〔二四〇〕下，〔查註〕《名勝志》：漢西陵故城，南齊之南安縣，卽齊安郡治也。隋改曰黃岡，因以縣置黃州。敲枕江流碧。江南武昌山，〔王註次公曰〕武昌縣，在黃州之對岸，屬鄂州。向我如咫尺。春蔬黃土軟，凍筍蒼崖坼〔二四一〕。茲行〔二四二〕我累君，〔查註〕《東都事略》：王定國從蘇軾問學，能爲文章，爲祕書省正字，坐累貶賓州。乃反得安宅。〔施註〕《毛詩·小雅·雁》：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遙知丹穴近，爲刷勾漏〔二四三〕石。〔王註吳少雲曰〕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賓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不可不留意也。他年分刀圭，名字挂仙籍。〔公自註〕君許惠桂州〔二四四〕丹砂。

其二

少年帶刀劍，〔王註〕《前漢書》：淮陰少年侮韓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但識從軍樂。〔王註〕王粲有《從軍》詩五篇，其一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施註〕韓退之《會李正封聯句》：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老大服犁鋤，〔施註〕杜子美《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詩：別離傷老大。又云：老大意轉拙。解佩付鎔鑠。雖無獻捷功，〔王註〕《左傳》：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施註〕《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會賜力田爵。〔施註〕《漢·文帝紀》：遣使勞賜孝弟力田，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敲冰春搗紙，刈葦秋織箔。櫟林斬冬炭，〔施註〕《周禮·地官》：仲冬斬陰木，仲夏斬陽木。〔合註〕張籍《樵客吟》：秋來野火燒櫟林。竹塢收夏籜。〔施註〕白樂天詩：紫籜折故錦。〔合註〕李德裕《平泉源》詩：逶迤過竹塢。四時俯有取，〔施註〕《史記·貨殖傳》：邠氏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一飽天所酢。君生〔二四〕紈綺〔二四〕間，〔王註〕《廣絕交論》：綺紈公子。〔施註〕漢班固《敘傳》：在於綺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劉禹錫《送李友路》詩：生長紈袴內，辛勤筆硯間。欲學非其脚。〔王註〕孫綽曰：事有非素所謂習而謾爲之。諺云不是脚。此語蓋使方言耳。左右玉纖纖〔二四〕，〔王註〕次公曰：玉纖纖，言手也。《詩·魏風·葛屨》：摻摻女手。纖與摻同，音師咸切。束薪誰爲縛。勿令聞此語，翠黛頰將惡。〔王註〕次公曰：頰，音普經切。《楚辭·遠遊章句》云：玉色頰以豔顏兮，精神粹而始壯。又，柳子厚《謫龍說》云：澤州郊亭，有奇女，墜地光曄然，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爾怒。笑我一間茅，〔施註〕韓退之詩：一間茅屋祭昭王。婦姑紛六鑿。

其三

欲結千年實，先摧〔一四八〕二月花。故教窮到骨，〔施註〕杜子美《呈吳郎》詩：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要使壽無涯。〔施註〕韓退之《和杜相公太清宮》詩：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久已逃天網，〔王註〕《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何須服日〔一四九〕華。〔施註〕《內景經》：吞日月華法，自有五色流霞入口中。《真誥》：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上法云：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朗徹，五臟生華。賓州在何處，〔查註〕《元和郡縣志》：嶺南道賓州，漢鬱林郡之領方縣也，至隋不改。貞觀五年，析澄川等三縣，置賓州。《名勝志》：賓州以賓江而名，今屬柳州，在府南一百三十里。爲子上棲霞。〔公自註〕樓名。〔王註〕子仁曰：閭丘太守孝終公顯嘗守黃州，作棲霞樓，爲郡中之絕勝。〔施註〕許端夫《齊安拾遺》云：棲霞樓在郡城最高處，江淮絕境也。〔查註〕陸游《入蜀記》：棲霞樓，下臨大江，烟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誥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重九日，登棲霞樓，望君淒然歌《千秋歲》。滿坐識與不識，皆懷君。

其四

鄰里有異趣，何妨傾蓋新。殊方君莫厭，〔施註〕《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殊方異類，至於萬里。杜子美《雙燕》詩：吾亦離殊方。數面自成親。〔王註〕陶淵明《答龐參軍詩序》：諺云：數面成親舊。況其情過此者乎。默坐無餘事，回光照此身。〔施註〕《廣燈錄》：古德云：若能回光反照，直下承當，則千足萬足。他年赤墀下〔一五〇〕，〔施註〕《漢·梅福傳》：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唐·上官儀傳》：御史供奉赤墀下。白樂天《寫真》詩：何事赤墀上，五

年爲侍臣。玉立看垂紳。〔王註〕杜子美《謝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施註〕《文選》桓子元《薦譙元彥表》：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歐陽文忠公《畫錦堂記》：垂紳搢笏。

其五

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施註〕杜子美《題鄭十八著作詩》：可念此翁懷直道。又《東坡詩話》云：吾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誥案〕本集《記劉原父語》原文，詳卷三總案公至長安與劉敞劇飲條下。〔案〕總案云：本集《記劉原父語》云：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嫉惡，自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學；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足安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巧語屢曾遭惹苴，〔王註〕《後漢書》：馬援初在交趾，嘗餌苴苴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施註〕《毛詩·小雅·巧言》：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廋詞聊復託芎藭。〔王註〕《左傳·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蕭，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次公曰〕按杜預註云：麥麩、鞠窮，所以饗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今所謂廋辭。廋者，隱也，鞠窮，即芎藭也。〔施註〕《國語》：晉范文子曰：有秦客廋詞於朝。子還可責同元亮，〔王註次公曰〕陶潛，一字元亮。妻却羞賢勝敬通。〔誥案〕本集《題和王鞏六首詩後》云：僕文章雖不逮馮衍，而慷慨大節，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睿好士而獨不遇，流離擯逐，與僕相似。而衍妻妒悍甚，僕少此一

事，故有勝敬通之句。查註以此條爲公自註，非是，今改正。〔王註次公曰〕《後漢書》：馮衍，字敬通，妻悍。衍有書與妻弟，絕之。而劉孝標《自序》云：予自比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節亮慷慨，一同也；擯斥當年，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身操井臼，予有悍室，家道坎軻，三同也。若問我貧天所賦，不因遷謫始囊空。〔施註〕白樂天《琵琶行引》：是夕，始覺有遷謫意。

其六

君家玉臂貫銅青，〔王註次公曰〕銅青，所染衣服顏色之名。〔孫倬曰〕《本草》：銅青，銅器上綠色，是以銅青爲臂飾耳。〔查註〕梅堯臣詩自註：銅青，謂衣色也。〔合註〕楊升菴亦作衫色解。〔王註〕屈原《九歌·少司命》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註：獨與我睨而相視，成爲親親也。〔合註〕《史記·范雎傳註》：食以下客之具。勤把鉛黃記宮樣〔二五〕，〔合註〕鉛黃，言鉛黛額黃也。莫教弦管作蠻聲。〔施註〕《世說》：郝隆作詩云：媿隅躍清池。桓溫問媿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也。」溫曰：「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熏衣漸歎衙香少，〔王註〕《香譜》載唐化度寺及雍文徹郎中二衙香法。擁髻遙憐夜語清。〔王註堯卿曰〕《伶元傳》：字子于。買妾樊通德，有才色，頗能言趙飛燕姊妹故事。子于閒居，命言之，厭厭不倦。記取北歸攜過我，南江風浪雪山傾〔二五〕。〔公自註〕君自南江〔二五〕赴任，不一過我。

弔李臺卿并敘

李臺卿，字明仲，廬州人。〔查註〕《九域志》：淮南西路廬州廬江郡保信軍節度使，治合肥縣。貌陋甚，性

介不羣，而博學強記，罕見其比。好《左氏》，有《史學考正同異》，多所發明。知天文律歷，千歲〔一五〕之日可坐數也。軾謫居黃州，臺卿爲麻城主簿，〔查註〕《元和郡縣志》：麻城縣，南至黃州一百十里。《九域志》：黃州領縣三，麻城其一也。始識之。既罷居於廬，而曹光州演甫〔一五〕〔詰案〕本集《記朱元經》云：光州有朱元經道人者，百許歲，聞其死，故人曹九章適爲光守，斂葬之。又《記神清洞》云：蘇轍之壻曹煥。又《樂城集·祭曹演父文》云：始於朋友，求我婚姻。匪我知公，我兄實知。以上合詩敘觀之，皆曹光州名九章字演甫之確證，而其子則煥也。查註云曹光州曹煥九章之父，誤。應駁正。以書報其亡。臺卿，光州之妻黨也。

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爲笑。垂頭老鸛雀〔一五〕，烟雨羸七竅。〔施註〕《莊子·應帝王篇》：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敝衣來過我，危坐若持釣。〔王註〕《莊子·秋水篇》：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莊子持竿不顧。〔合註〕《莊子·田子方篇》：非持其釣，有釣者也。〔詰案〕紀昀曰：寫照如生。褚裒〔一五〕半面新，〔王註〕《後漢書》：應奉見造車匠門間半面，他日路逢而識之。醜蔑一語妙。〔王註〕《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適鄭，醜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醜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遂如故知。徐徐涉〔一五〕其瀾，極望不可〔一五〕徼。〔查註〕《詩·周頌·噫嘻》：終三十里。疏：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合註〕《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南至犍犛爲徼。註：徼，塞也。先生詩，取不可窮極意。却觀元嫵媚，士固難輕料。〔王註〕《史記·范雎傳》：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看書眼如月，〔邵註〕《世說》：支道林曰：「北人看書，如

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罅隙靡不照。我老多遺忘，〔王註〕〔南史〕：劉杳，字士深。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得君如再少。從橫通雜藝，甚博且知要。〔施註〕〔漢〕：司馬遷傳：儒者博而寡要。〔唐〕：蕭德言傳：太宗詔袁次經史百代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所恨言無文，〔施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至老幽不耀。〔施註〕〔老子〕：聖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其生世莫識，已死誰復弔。〔詰案〕紀昀曰：十字沉痛。作詩遺故人，庶解〔二六〕俗子譏。〔施註〕〔漢〕高祖紀：樊噲因譙讓羽。顏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

曹既見和復次韻〔二六〕

造物本兒嬉〔二六〕，〔王註〕〔唐書〕：杜審言病，武平一等省候，答曰：「甚爲造化小兒相苦。」風噫雷電笑〔二六〕。〔王註〕〔神仙傳〕：木公與玉女投壺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施註〕〔神異經〕註：笑，電光也。誰令妄驚怪，失七號萬竅。人人走江湖，一一操網釣。偶然連六鼈，便謂〔二六〕此手妙。〔施註〕〔列子〕：湯問篇：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空令任公子，三歲蹲海徼。〔施註〕〔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長貧固不辭，一死實未料。〔王註〕〔杜子美〕〔龍門閣〕詩：百年不敢料。〔施註〕〔晉〕：載記：卜崇曰：所欠惟一死耳。難將著草算，除用佛眼照。〔施註〕〔金剛經〕：如來有佛眼否？傅大士頌云：佛眼如千日照，具體還同。何人嗣家學，〔施註〕〔劉禹錫〕〔徐袁州竹書箱〕詩：知傳家學與青箱。恨子兒尚少。嗟我與曹君〔二六〕，衰老世〔二六〕不要。空言今無

救，〔施註〕《漢·司馬遷傳》：「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奇志後必耀。」〔王註〕《博物志》：「人有奇志立飛閣于查上，多齋糧，乘槎而去。」〔施註〕《莊公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陳侯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此其代陳有國乎？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吟君〔二七〕五字詩，義重千金弔。收藏慎勿出，免使羣兒譙。

弔徐德占并引

〔查註〕《東都事略》：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縣人。熙寧初，呂惠卿領修撰經義，禧以進士充檢討，又上治兵策。召對，除御史裏行，歷中丞。王師伐西夏，鄜延帥沈括請城永樂，詔禧往相其事。城成，禧與括俱還米脂砦。明日，賊數千騎趨新城，禧急往視。或說禧曰：「本奉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比至永樂拒戰，不利，城陷，俱沒。神宗哀之，賜諡忠愍。禧爲人，疎狂而有膽氣，好言兵，惠卿以此力引之。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朝廷，沈括繼之。陝西、河東，騷然困弊，復請城永樂，以圖進取。禧既入賊境，寡謀輕敵，以至於敗。自是神宗始知邊臣不可信，厭兵事矣。《宋史·夏國趙秉常傳》：元豐五年五月，沈括議築永樂城，种諤等極言不可，徐禧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州砦。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九月，夏人來攻禧，乃挾李舜舉來援。夏兵至者，號三十萬，禧師敗績，城遂陷，禧死於亂兵。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夫役三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按，徐德占，黃山谷外兄也。山谷稱其以才略出於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萬夫之上，年四十，大命殞傾，令人短氣。而曾南豐《兵間》詩，至斥爲

傾險小人，以萬人之生，徼幸一身之利。其恃才寡謀，亦大概可見矣。蓋宋自熙寧以來，用兵西陲，所得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砦而已。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死者，前後約六十萬人，雖其後復通和好，而中國財力，耗弊已極，追原禍首，皆自喜功好事諸臣致之。公於德占之沒，不一及邊事，其喪師辱國之罪，固隱然言外矣。〔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五年九月戊戌，永樂城陷，徐禧、李舜舉皆死，李稷爲亂兵所殺。或云禧實不死，有自敵還者見之。〔誥案〕邵伯溫《聞見錄》云：徐禧或云降蕃。張芸叟言，有自西夏歸見之者，舜舉自經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亂爲官軍所殺。《樂城集·論呂惠卿狀》云：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不豫，初實由此。本集《呂惠卿責詞》云：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蓋神宗聞變，當寧痛哭，自是不豫，以致大漸。故兩公罪之如此。其後紹興中思陵確嗜黃山谷楮墨，以其譽之之故，復召其子師川，付以邊政。師川慙而無謀，多與宰執爭議，遂有讀父書之譏矣。王註內有師川註。

余初不識德占，但聞其初爲〔二六八〕呂惠卿所薦，以處士用。元豐五年三月〔二六九〕，偶以事至蘄水〔二七〇〕。〔查註〕《太平寰宇記》：淮南蘄春郡領縣四，其一蘄水，在州西北，本漢蘄春縣地。唐武德四年，改曰蘭溪，天寶中改蘄水。德占聞余在傳舍，惠然見訪，與之語，有過人者。是歲十月，聞其遇禍〔二七一〕，作詩弔之。

美人種松柏，欲使低映門。栽培雖易長，流惡〔二七二〕病其根。哀哉歲寒姿，飢饉誰與論〔二七三〕。竟爲明〔二七四〕所誤，〔王註〕柳子厚《孤松》詩：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不免刀斧痕。一遭兒女污，始覺

山林尊。從來覓棟梁，未省〔一七五〕傍籬藩。南山隔秦嶺，千樹〔一七六〕龍蛇奔。大廈若畏〔一七七〕傾，萬牛何足言〔一七八〕。〔王註〕杜子美〔古柏行〕云：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然老巖壑〔一七九〕，合抱枝生孫〔一八〇〕。死者不可侮，吾將遺〔一八一〕後昆。〔合註〕通首傷德占之聰明自誤，小材大任，以致此也。

李委吹笛并引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元豐〔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一八三〕。置酒赤壁磯下，〔查註〕江夏辨疑云：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一在齊安郡之步下；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本集〔雜記〕云：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相傳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亦有華容縣，不知孰是？踞高峰，俯鵲巢〔一八四〕。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古〔一八五〕二生，頗知音，〔詰案〕即郭興宗，古耕道也。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一八六〕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一八七〕。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一八八〕紫裘腰笛而已〔一八九〕。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一九〇〕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九一〕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

山頭孤〔一九二〕鶴向南飛，載我南游到〔一九三〕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馮註〕風俗通：笛，漢武帝時丘仲所作也。笛，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雅正也。長一尺四寸，六孔。〔查註〕鄭嵎〔津陽門〕詩註：葉法善引明皇人月宮，聞樂

歸，但記其半，以笛寫之。可憐時復犯龜茲。〔馮註〕元稹《連昌宮辭》：逡巡大遍梁州徹，色色龜茲轟綠纜。按詞曲之名，有破有犯，破則唐樂府中人破第一疊、人破第二疊之類是也；犯則詞譜所載二犯、尾犯之類是也。〔查註〕《西清詩話》：嘗觀唐人《西域記》言，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來也。《前漢·地理志》：龜茲，音丘慈。《太平寰宇記》：丘慈，亦曰屈茨，東去長安七千五百里。苻堅遣呂光討之，獲龜茲樂，自此與中國不通。《學林新編》：龜茲，當音作鳩慈。

蜀僧明操思歸書龍丘子壁〔二九四〕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久厭〔二九五〕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擾〔二九六〕衰年。片雲會得無心否？〔查註〕《傳燈錄》：惠忠國師，自受心印。肅宗上元二年赴京，帝問師在曹溪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南北東西只一天。〔馮註〕《禮記·檀弓》：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卷二十一校勘記

〔一〕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施註：「此詩墨迹，刻石成都府治。題云：正月二十一日出城至虎跑。虎跑在黃州北二十餘里。」西樓帖有此詩。西樓帖當即施註所云之「刻石」。西樓帖佚題。《法書贊》卷十二有《蘇文忠二詩帖》，題下原註：「兩詩，行書，八行。」此二詩，一爲此詩，一爲卷二十《梅花》二首中之第一首。岳珂帖後有跋，云：「右東坡先生《梅花》二詩

真蹟一卷。信筆而寫故詩，是謂雜書。此帖皆雜書也。前一詩，按先生集，謂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于女王城東禪莊院所作。而顧、施二氏注，謂成都嘗有墨迹刻本，題以「正月二十一日，出城到虎跑」。蓋在黃州北二十餘里。是時先生尚在雪堂。予謂豈特一篇爲然，使皆考同異，訂是非，蓋有不勝辨者矣，惟當取其意可也。」又，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代書寄桃山居士張聖可。施乙「二十」作「廿」。施乙「岐」作「歧」，下並同。查註「二十日」作「二十一日」。

〔二〕盡放 七集續集作「漸見」。

〔三〕余至黃州 集本、類本無「州」字。

〔四〕滿蓬蒿 章校：《鑑》作「長蓬蒿」。

〔五〕捐筋力 查註、合註：「捐」一作「損」。

〔六〕喟然 類本作「喟焉」。

〔七〕下隰 類本作「下濕」。

〔八〕杭稂 集乙作「杭杜」。章校：《鑑》作「杭稻」。

〔九〕家僮 集本、類本作「家童」。

〔一〇〕稻針出矣 集甲、類丙作「稻針水矣」。

〔一一〕吾已 類甲作「已我」。查註、合註：一作「已吾」。

〔一二〕農父 類甲作「農夫」。

〔一三〕西市 類本作「市西」。

〔一四〕一畝 集甲、類甲、類丙作「十畝」。

〔一五〕容叩門 合註：「容」一作「客」。

〔一六〕一餐 類乙、類丙作「一飡」。集甲作「一餐」。

〔一七〕累君 集本、類本作「累生」。

〔一八〕武昌酌菩薩泉送王子立 外集題作：「武昌贈別王子立」。

〔一九〕送行 外集作「贈行」。

〔二〇〕亦無錢 外集作「又無錢」。

〔二一〕勸爾 外集作「觀子」。「觀」疑爲「勸」之誤。

〔二二〕配殘月 集本、類本作「與殘月」。

〔二三〕君今 集本、類丙作「君家」。類甲作「君子」，疑誤。

〔二四〕鐵杖 合註：「杖」一作「柱」。

〔二五〕猶在眼 集本、類本作「猶作眼」。

〔二六〕以買撲事被禁 原作「買撲被禁」。今從《永樂大典》卷一一三六八所引《東坡書簡》及七集續集。

〔二七〕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以詩戲之 集本、類甲、類丁無「詩」字。類丙無「酒」、「詩」字。集本、類甲「戲之」作「戲之云」。

〔二八〕聞捷 七集以此二字爲題，以元豐四年云云爲引，今從。

〔三九〕十月二十二日 類本、外集「十月」作「十二月」，「二十二日」作「二十日」。

〔四〇〕王文父 七集「父」後有「齊愈」二字，查註、合註有「齊萬」二字。

〔三一〕江南 類本、外集「南」後有「岸」字。

〔三二〕四日 類本、外集「日」後有「陝西奏」三字。

〔三三〕深入破 類本、外集作「人界」。

〔三四〕六萬 合註：「六」一作「五」。

〔三五〕五千 類本作「六十」，外集作「六千」。

〔三六〕喜抃唱樂 七集無「唱樂」二字。

〔三七〕官軍 七集作「將軍」。

〔三八〕聞洮西捷報 外集作「聞捷」。

〔三九〕一丈佛 外集作「一丈拂」，疑誤。

〔四〇〕捷烽 七集作「捷書」。何校：「老學庵筆記」作「捷烽」。

〔四一〕放臣 七集作「牧臣」。

〔四二〕但驚 何校：「老學庵筆記」作「覺」。

〔四三〕回春容 七集作「放春容」。七集原校：「放」，一作「皆」。外集作「皆春風」。何校：「老學庵筆記」

「放」作「皆」。

〔四四〕東方朔神異經云云 太平御覽卷九一三引東方朔《神異經》云：「北方有獸焉，其狀如師子，食虎

食人，吹人則病（原註：口中吹人），名曰糕（原註：糕，音羔）。與註文之「名曰糕」者不同。

〔四五〕僕夫 集乙作「僕未」。

〔四六〕供數百首 類丙作「共數百首」。

〔四七〕東風和冷驚簾幙 類本作「東風吹冷驚羅幙」。集本「簾幙」作「羅幙」。

〔四八〕白紵 盧校：「白苧」。

〔四九〕斗覺 原作「陡覺」。今從集本、類甲。又，註文引韓退之詩作「斗覺」。

〔五〇〕羅衾 類本作「羅裳」。查註、合註：「衾」一作「衣」。

〔五一〕生香 七集作「香生」。

〔五二〕玉如 集本、類本作「玉奴」。《墨莊漫錄》卷七：東坡《四時·冬詞》云：「真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每疑「玉奴」字殊無意味，若以爲潘淑妃小字，則當爲玉兒，亦非故實。劉延仲嘗見東坡手書本，乃作「玉如纖」。方知上下之意相貫，愈覺此聯之妙也。

〔五三〕坐撥 原作「夜撥」。今從集本、類本。

〔五四〕今汝 原作「令汝」。今從集本、類乙。

〔五五〕短燈檠 類丙作「短長檠」。

〔五六〕遂宿 類甲作「逐宿」，疑誤。

〔五七〕萬里姪 集甲作「萬里妹」。「姪」、「妹」通。

〔五八〕憶汝總角時 此句下，施註註文有「《說文》云：總，本文作摠」八字。陳漢章《蘇詩註補》：「施引《說

文大誤。《說文》系部，總，從系，恩聲，聚束也。案，《說文》總字下，徐鉉等曰：今俗作摠，（案，即摠）非是。今仍存施註。

〔五九〕啼笑 原作「啼哭」。今從集本、類本。

〔六〇〕光眩野 合註：「眩」一作「炫」。

〔六一〕澀 集乙作「涉」。

〔六二〕東阡 類本作「東遷」，疑誤。

〔六三〕無事若相思 征鞍還一跨 「若」原作「苦」，今從集甲、類本。合註謂「若」訛。按，此乃東坡送其姪安節回蜀詩，意謂若相思即可再至也，「若」意勝。

〔六四〕記夢回文二首 類丙無「記」字。

〔六五〕飛燕唾花 「唾花」二字，據集本、類本加。

〔六六〕纖纖當作攢攢云云 集甲本詩作「纖纖」，本卷《次韻和王鞏六首》其二「左右玉纖纖」，集甲「纖纖」作「攢攢」。參看本卷〔一四七〕「纖纖」條校記。

〔六七〕漫扣門 類本作「謁叩門」。

〔六八〕有無 集本作「無有」。

〔六九〕便雜 原作「便作」，今從集本、類本。

〔七〇〕妖桃杏 原作「夭桃杏」。今從集本。

〔七一〕數點 集本、類本作「半點」。

〔七三〕畫新 集本作「新畫」。

〔七三〕次韻子由寄題孔平仲草菴 集本、類本「次韻」作「和」。集本題下原註：「次韻。類本「菴」字後有

「次韻」二字。

〔七四〕不辭 集甲、類本作「不詞」。

〔七五〕固無窮 類本作「故無窮」。

〔七六〕剪裁 外集作「剪成」。

〔七七〕頭巾起後周 類丙爲程續註文，非自註。

〔七八〕帶玄霜 外集作「戴玄霜」。

〔七九〕晉永嘉中有鳳頭鞋 外集無此條自註。

〔八〇〕擬學梁家名解脫 七集、外集此句下有自註，註云：「武帝作解脫履。」

〔八一〕寒食雨二首 三希堂石刻詩後書：「右黃州寒食二首。」查註題下原註：「壬戌三月以至蘄，徐德占見訪，遊清泉，作此。查註並謂「清泉寺在蘄水」；又謂「壬戌」云云，從《蘄水志》抄出。」

〔八二〕病起 類本作「疾起」。

〔八三〕不已 查註、合註：「不」一作「未」。

〔八四〕但見 原作「但感」。今從集本、類本、三希堂石刻。清施本查慎行校：「感」字改「見」字，更穩亮。

〔八五〕烏銜紙 合註：「烏」一作「鳥」。

〔八六〕三見 類本作「三月」。

〔八七〕鑽斫 類本作「鑽灼」。

〔八八〕空室 集本、類本作「空屋」。

〔八九〕次韻答元素并引 集本、類本無「并引」二字，以此題及此詩之引「余舊有」云云爲題文。

〔九〇〕贈元素詞 集本、類本無「詞」字。

〔九一〕及元素 類本無「及」字。

〔九二〕西蜀道士楊世昌 施乙在缺卷中。清施本「士」作「人」，未知是否依據施甲，待查。

〔九三〕以遺之 集本、類本無「以」字。

〔九四〕濃無聲 何校：「釀無聲」。按，《康熙字典》謂「釀」與「濃」通。

〔九五〕監河侯 七集作「鹽河侯」，疑誤。

〔九六〕唐王仙客云云 原註有缺文，今據類丙補足。類丙卷十八《張安道見示近詩》「蕭然王郎子」句下，類註引此文，謂出《太平廣記》。合註卷十七《張安道見示近詩》施註引此文，謂出《麗情集·無雙傳》。

〔九七〕謝陳季常惠一措巾 查註、合註引施註：黃州有公所書此詩石刻，先生爲陳季常作《方山子傳》，……是詩猶戲之也。

〔九八〕團團 類甲作「團圓」。

〔九九〕好戴 集甲、集乙、類本作「好帶」。查註：集本「戴」作「帶」，石刻作「戴」。合註引施註：集本作「帶」，石刻作「戴」。

〔二〇〇〕休教 查註：集本作「可憐」，石刻作「休教」。合註引施註：集本作「可憐」，石刻作「休教」。集甲、集乙作「可憐」。

〔二〇一〕定慧 集本、類本作「定惠」。

〔二〇二〕茶苦 集本、類本作「苦茶」。陳漢章《蘇詩註補》引徐鉉曰：「茶，卽古之茶字。又謂蘇嫌「茶」字不古，借周詩之「荼」，以溯其源；並謂作「苦茶」，非是。」

〔二〇三〕太飽 合註：「太」一作「大」。

〔二〇四〕紫筍 集甲作「紫荀」，疑誤刊。

〔二〇五〕空記 類本作「尚記」。

〔二〇六〕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 施乙無「題」字。外集題作：「九曲亭戲題」。

〔二〇七〕予往在武昌 外集無「予往在」三字。

〔二〇八〕西山九曲 合註：一作「九曲西山」。

〔二〇九〕一句云 七集無「云」字。

〔二一〇〕玄鴻 施乙作「玄鶴」。

〔二一一〕九曲亭 施乙無「亭」字。外集「亭」下有「下」字。

〔二一二〕一山皆榭葉 外集無「一山」二字。

〔二一三〕荷花 七集作「黃花」。

〔二一四〕下浴 施乙、外集作「下浣」。

〔二五〕同請賦此詩 外集作「因請賦詩云」。

〔二六〕高居 外集作「郊居」。

〔二七〕犍耕 外集作「耕犍」。

〔二八〕篙竿 施乙作「篙干」。

〔二九〕顧景 原作「顧影」，據七集改。查註本吳批：「顧影」二字當作「顧景」，蓋傳刻之訛。按此乃雙聲詩，亦謂之一字韻也。六朝最精此學，宋人自東坡外，罕有知之者。

〔三〇〕供膾 外集作「供鱠」。

〔三一〕攪聒 施乙作「擾聒」。

〔三二〕只知 類本作「久知」。

〔三三〕意林引袁準正書「袁準」原作「袁雅」。周廣業輯《意林》佚文，「袁雅」作「袁准」。李遇孫據宋本輯補《意林》佚文，「袁雅」作「袁準」，今從。

〔三四〕蜥蜴 集甲作「蜴蜥」。

〔三五〕可似 原作「雖是」。今從集本、類本。

〔三六〕聃耳 類甲作「彌耳」，集甲、類乙、類丙作「弭耳」。按，《集韻》：弭，通彌。《漢書·王莽傳上》師古註：彌讀曰弭，止也。

〔三七〕今年刈草蓋雪堂 類丙此句下原註：元豐辛酉請營地耕墾，始號東坡居士。

〔三八〕惰 集甲作「惰」。「惰」、「惰」通。

〔二二九〕造物 集本、類本作「造化」。

〔二三〇〕甘霖 集甲作「甘霖」。按，《集韻》：「霖」，本作「澍」，時雨。或作「霖」。

〔二三一〕曉未 何校：「未」是「來」字。合註：「未」一作「來」。

〔二三二〕入室 合註：「人」一作「無」。

〔二三三〕飄突 集本、類本作「漂突」。

〔二三四〕自 類本、外集作「坡」，下數句同。施乙作「自」。合註謂除七集外諸本俱作「坡」，蓋未見施乙補遺耳。

〔二三五〕滿虛空 施乙作「過虛室」。

〔二三六〕獲此 施乙、七集作「復此」。

〔二三七〕感懷祖 施乙作「慰懷祖」。

〔二三八〕次韻和王鞏六首 集甲、類本作「和王鞏六首並次韻」。

〔二三九〕兩頭蛇 集甲、類本作「兩頭虺」。

〔二四〇〕黃岡下 類本作「黃崗下」。何校：「黃崗下」。

〔二四一〕蒼崖坼 集乙、類本作「蒼崖拆」。按，《康熙字典》引《九經字樣》：「坼」、「拆」通。「坼」、「拆」以後不重出。

〔二四二〕茲行 集本、類本作「此行」。

〔二四三〕句漏 集甲、類本作「峒嶼」，合註謂「峒嶼」誤。

〔一四四〕 桂州丹砂 類丙無「桂州」二字。

〔一四五〕 君生 類本作「君非」。

〔一四六〕 紈綺 類甲作「紈扇」。

〔一四七〕 織織 集本、類本作「織織」。按：《說文》：織，好手貌。段玉裁《說文解字註》：「織」本作「織」。

〔一四八〕 先摧 類本作「先催」。查慎行《初白菴詩評》：「摧」當作「催」。

〔一四九〕 日華 類丙作「月華」。

〔一五〇〕 赤墀下 合註：「下」一作「上」。

〔一五一〕 宮樣 原作「空樣」。今從集甲、類丙。「宮樣」與下句「蠻聲」對。又，查註亦作「宮樣」。合註作「空樣」，殆誤刊。

〔一五二〕 南江風浪雪山傾 類丙作「江南風雪浪山傾」。

〔一五三〕 南江 類丙作「江南」。

〔一五四〕 千歲 集本作「千載」。

〔一五五〕 演甫 類丙作「寅甫」。

〔一五六〕 老鶴雀 集甲、類本作「老鶴鶴」。集甲原校：「鶴」，一作「雀」。集乙作「若病鶴」。

〔一五七〕 褚裒 集甲作「褚裒」。《詩·邶風·旄丘》：裒如充耳。《經典釋文》卷五：「裒」，本亦作「裒」。然褚裒爲人名，《晉書》有傳。未知「裒」、「裒」於人名相通否？待考。

〔一五八〕 涉其瀾 查註：施本「涉」作「步」，訛。清施本「涉」作「步」。

- 〔一五九〕不可 集本、類本作「不得」。
- 〔一六〇〕庶解 類本作「庶免」。
- 〔一六一〕曹既見和復次韻 集本、類本「韻」前有「其」字。
- 〔一六二〕兒嬉 七集作「兒戲」。
- 〔一六三〕雷電笑 集乙作「雷電哭」。
- 〔一六四〕便謂 清施本作「便爲」。查註、合註謂「爲」訛。
- 〔一六五〕曹君 集甲、類本作「曹公」。
- 〔一六六〕老世 類本作「世老」。
- 〔一六七〕吟君 集本、類本作「吟公」。查註、合註：「君」一作「工」。
- 〔一六八〕聞其初爲 類本、外集無「初」字。
- 〔一六九〕三月 類本、外集作「二月」。
- 〔一七〇〕薪水 類本作「蘇水」，外集作「蘇州」。合註謂「蘇」訛。
- 〔一七一〕遇禍 類本、外集作「遇害」。
- 〔一七二〕流惡 類本作「源惡」，外集作「原惡」。
- 〔一七三〕誰與論 七集作「誰與倫」。查註、合註：「論」一作「言」。
- 〔一七四〕爲明 外集作「爲名」。
- 〔一七五〕未省 七集作「未免」。

〔一七六〕千樹 類本、外集作「千歲」。

〔一七七〕畏傾 類本、七集作「果傾」。

〔一七八〕何足言 類本作「何足論」。外集作「何足掄」，誤。

〔一七九〕巖壑 類本、外集作「巖谷」。

〔一八〇〕枝生孫 類本、外集作「依山樊」。

〔一八一〕遺後昆 類本、外集作「貽後昆」。

〔一八二〕元豐 七集作「元祐」。查註：「豐」一作「符」，訛。外集作元豐。

〔一八三〕東坡生日 七集、外集「日」後有「也」字。

〔一八四〕俯鵲巢 七集、查註、合註作「俯鵲巢」。外集作「俯瞰鵲巢」。

〔一八五〕郭古 七集作「郭石」。

〔一八六〕俗工 外集作「俗士」。

〔一八七〕日鶴南飛 查註、合註：「日」一作「白」。外集無「日」字。

〔一八八〕青巾 外集作「青布」。

〔一八九〕而已 外集作「而來」。

〔一九〇〕皆引滿 外集無「皆」字。

〔一九一〕出嘉紙 外集無「出」字，「嘉」作「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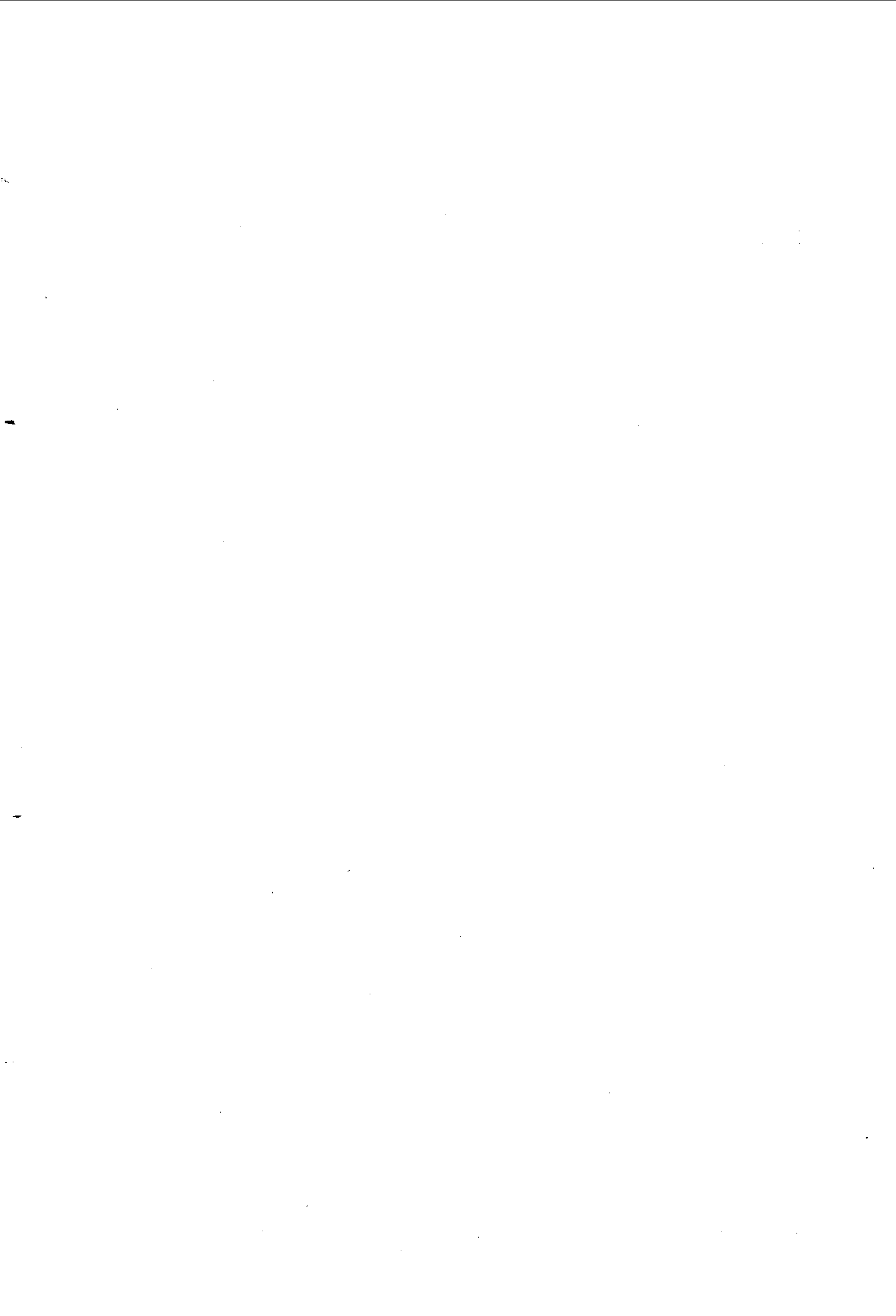
〔一九二〕孤鶴 合註：「孤」一作「鳴」。

〔一九三〕到九疑 外集作「過九疑」。

〔一九四〕書龍丘子壁 七集作「龍丘子書壁」。外集無此五字。

〔一九五〕久厭 七集作「更厭」。

〔一九六〕擾衰年 七集作「損衰年」。



蘇軾詩集卷二十二

古今體詩四十一首

【誥案】起元豐六年癸亥正月，在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至七年甲子三月作。

正月〔一〕三日點燈會客

【誥案】此題王、施、查三註，皆作二月，合註作三月，據詩乃正月作，此集本之譌也。註家未有發明之者，今改定移編。餘詳後註。

江上東風浪接天，〔施註〕白樂天《襄陽舟中》詩：寒浪連天白。苦寒無賴〔二〕破春妍。【誥案】首二句，皆正初江上氣象，二三月，非「苦寒無賴破春妍」時也，亦不得如合註以追憶論也，今首定爲正月作。試開雲夢羔兒酒，〔王註次公曰〕即今之羊羔酒。快瀉錢塘藥玉船。〔王註子仁曰〕藥玉船，蓋以藥煮石而似玉者也，可作酒杯。先生又有《獨酌試藥玉船》詩。蠶市光陰非故國，〔王註次公曰〕蜀中春月，村市聚爲歡樂，謂之蠶市。〔施註〕《成都記》：蠶叢氏每春，勸民農桑，但繫蠶具，謂之蠶市云。【誥案】《樂城集》題有《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其一《蠶市》。《九域志》

云：梓州有蠶絲山，每歲上春七日，士女游此以祈蠶絲。據此，則蜀中風俗，皆以人日作蠶市也。此詩作於正月三日，故云「蠶市光陰」。馬行燈火記當年。「王註次公曰」馬行者，東京繁華之處，夜市燈火最盛。「施註」馬行，在汴京舊城之東北隅，蓋鬻馬之區，百賈之所會也。冷烟濕雪梅花在，留得新春作上元。「合註」此詩末韻通用。「誥案」結二句，顯係正月初三日所作。合註謂追憶當年景事。此詩並無本年當年界限，若如其說，則前四句皆屬追憶，而次聯乃指會客情事，與題不類。註詩但斷章取義，註上元二字，可乎？今刪。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誥案】四年正月二十日，公有《游女王城》詩，五年正月二十日，《出郭尋春和韻》，至是正月二十日，復用前韻，故標六年以別之，非六年詩起於此首也。「邵註」陸游解舊集二字甚詳。愚意必作如是解，毋乃太固，後人穿鑿之病，所以不免也。「查註」此段註脚，確不可易。【誥案】解杜與解蘇不同，杜無考，故易，蘇事事有考，故難。邵註爲此書，首以錢牋爲藍本，此乃惟知相沿前明陋習，自謂如是，足以迄事，而不知於此集，失之遠甚。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陸放翁施註序云」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合註」《文獻通考》：元豐三年，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祕書省。《續通鑑長編》：元豐四年十一月，廢編修院，入史館。五年四月，詔自今更不除館職。至「九重」句，翻用李義山詩「安巢復舊痕」也。何焯曰：「舊巢痕」三字，本義山《越燕》詩，此老可謂之無一字無來處也。【誥案】公後以

追憶罷制科取士，再作《王中甫哀辭》云：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其押「痕」字，與此詩用意一轍，可爲陸說之證。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温。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合註〕何焯曰：韓致光《湖南梅花一冬再發偶題》，其三四云：玉爲通體依稀見，香號返魂容易迴。結云：天桃莫倚東風勢，調鼎何曾用不才。詩意本此。蓋公之在黃，猶致光之阨於崔昌遐而在湖南然。時相雖力擠之，而神宗獨爲保全，亦猶致光之見知於昭宗。「先返玉梅魂」，蓋以神宗之必不忍絕棄也，而語意渾然，恰是收足「復出東門」意，此老詩誠非淺人所能讀也。〔詰案〕公《歷陳仕跡狀》云：「先帝復對左右，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此段語適當其時，正此句之本意所謂「暗香先返」者也。義門雖比擬迂遠，不能指出確據，而所見與詩近，以方求仁者流，則已日月至焉矣。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三〕

〔施註〕孔毅父家世，見父《長源挽詞》註。毅父，第進士，又應制科。元祐間，用呂正獻薦，爲祕書丞，集賢校理，歷使江浙京西。紹聖中，言者詆其在元祐時附會議毀，削校理，知衡州。又爲提舉常平董必所劾，徙知韶州，安置英州。祐陵時，爲戶部郎中，提點永興路刑獄，知慶州。黨論再起，奉祠，遂卒。

其一

羨君戲集他人〔四〕詩，指呼市人如使兒。〔王註次公曰〕「市人」字，亦驅市人而戰之意。〔合註〕見《史記·淮陰傳》。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王註堯卿曰〕集古詩，前古未有，王介甫盛爲之，多者數十韻。

蓋以誦古人詩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往往對偶親切。其後，人多有效之者，但取數十部詩，聚諸家之集耳。故公此詩美之，亦微以譏之耳。蓋市人不可使之如兒，鴻鵠不可與家雞爲對，猶古人詩句有美惡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爲一律邪？〔查註〕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云：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維服。此乃集句詩之祖也。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施註〕韓退之《送楊疑》詩：公今此去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王註〕子仁曰：東坡嘗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歐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原有此句，與可拾得耳。〔誥案〕子仁所指與可詩，乃「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一聯也。明月自滿千家墀。

其二

紫駝之峰人莫識，〔王註〕《漢書》：大月氏出一封橐駝。顏師古曰：脊上有一封，隆高，俗呼封牛。雜以雞豚真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王註〕《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婁護、豐辨傳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珍味。〔邵註〕《漢書》作「樓護」。盡是猩猩脣，〔五〕與熊白。〔王註次公曰〕張協《七命》曰：封熊之掌，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象白。熊白，卽如謂象白也。〔師曰〕李賀《大堤曲》：郎食鯉魚尾，妾食猩猩脣。〔施註〕《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髦象之約。」〔查註〕熊白，熊肪也。路傍拾得半段槍〔六〕，〔王註〕《談賓錄》：唐哥舒翰捍吐蕃，賊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披靡。〔誥案〕二比落想奇絕。何必開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人手當令君喪魄〔七〕。〔合註〕李德林《爲周帝赦詔》：羣醜喪魄。

其三

天下幾人學杜甫，〔施註〕杜子美《戲爲雙松圖歌》詩：天下幾人畫古松。誰得其皮與其骨？〔王註厚曰〕《傳燈錄》：達摩欲西返天竺，謂道副曰：「汝得吾皮。」謂道育曰：「汝得吾肉。」謂道育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付法。〔次公曰〕《晉史》言學書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詰案〕此二句，乃從古學杜者定讞。劃如太華當我前，跛狎欲上驚峭崿。〔王註〕《韓非子》：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狎牧其上，凌遲故也。〔施註〕《史記·李斯傳》：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狎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狎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隋墮之勢異也。〔合註〕班固《西都賦》云：巖峻峭崿。〔詰案〕此二句乃從古學杜者結局。名章俊語紛交衡，〔施註〕李太白《上裴長史書》云：名章俊語，絡繹間起。無人巧會當時情。〔詰案〕恢諧得妙。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王註〕韓退之《上于頔書》：渾然天成，無有畔岸。〔施註〕《傳燈錄》：洛普和尚頌云：人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

其四

詩人雕刻閑草木，〔王註〕《莊子·天道篇》：覆載天地，刻雕衆形。〔施註〕《揚子》：或問雕刻衆形者，匪天歟？搜抉肝腎神應哭。〔王註〕《淮南子》：蒼頡作書，鬼夜哭。〔施註〕韓退之《贈崔立之》詩：勸君韜養待徵招，不用雕琢愁肝腎。《古詩話》：賀知章見李白《烏棲曲》，曰：「此詩可泣鬼神矣。」〔查註〕神應哭，謂詩人搜抉肝腎，自傷其神明，故神應哭也。不如默誦〔八〕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施註〕《毛詩·鄭風·清人》：左旋右抽，中軍作好。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劉與侯。〔王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序》：劉師服、侯喜與道士軒轅彌明同宿。喜夜與師服說詩，視彌明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卽援筆，題其首句，傳於喜。道士啞

然笑，卽袖手竦肩高吟。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竟亦不能奇。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其五

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戕其身。〔王註〕《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洛神賦》云：「或拾翠羽。」《施註》《異物志》：翠鳥形似燕，翡赤而翠青，人取其羽以爲飾。《唐文粹》吳筠《玄猿賦》：「小則翡翠，殞於羽毛，大則犀象，殘於齒革。」多言自古爲數窮，〔王註〕《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微中有時堪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左慈。〔王註〕《後漢》：左慈傳：「曹操欲收殺之，逢慈於陽城山頭，遂走人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兩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千章萬句卒非我，〔合註〕白樂天詩：「萬句千章無一字。」急走捉君應已遲。

食 甘〔九〕

一雙羅帕未分珍，〔王註次公曰〕故事：賜近臣黃柑，以黃羅包之，人賜二枚。〔子仁曰〕《唐史》：蕭嵩傳：「荊州進黃甘，帝以紫帕包賜之。」〔施註〕《柳氏舊聞》云：「以素羅包其二，賜嵩。」林下先嘗愧逐臣。〔施註〕薛逢《謝西川相公賜甘子》詩：「滿合新甘破鼻香，相公恩重賜先嘗。」《文選》陸機《君子行》：「逐臣尚何有。」李太白《龍山飲》詩：「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露葉霜枝剪寒碧，金盤玉指破芳辛。〔合註〕梁武帝《子夜歌》：「玉指弄嬌絃。」清泉蔌蔌先流

齒，香霧霏霏欲喫人。〔查註〕劉孝標《送橘啓》云：采之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喫人。坐客殷勤爲收子，千奴一掬奈吾貧。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10〕

〔施註〕巢三，名谷，字元修，眉山人。嘗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業成而不中第。游秦、鳳、涇、原間，友其秀桀。東坡責黃州，谷走江淮，因與之遊。此詩墨蹟，刻石成都府治。「一瓢酒」作「一尊酒」，乃元祐間所書也。〔查註〕《宋史·卓行傳》：巢谷初名穀。棄其舊學，習騎射，韓存寶教之兵書。存寶號熙河名將。存寶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死非所惜，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逃避江淮間。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因與之游。〔誥案〕《宋史·本紀》：韓存寶坐逗留無功，伏誅。在元豐四年七月內。是巢穀逃避江淮，僅年餘之事，其至黃，正在變姓名時也。公館之雪堂，使迨、過二子受業，逾年歸蜀。《年表》謂穀來從公學，《年譜》謂公已遷居雪堂，皆可笑。非久，參寥卽至，而琴客崔誠老亦止其中，東坡只五間屋也。施註及《宋史》皆抄襲《樂城集·巢谷傳》，而子由原傳作於龍川，亦缺後截，已分詳僭耳內渡各案矣。此註分別存刪。〔案〕總案元符二年有「子由報巢谷自眉徒步奔赴由循起程」條，引《樂城集·巢谷傳》，及谷將復見東坡於海南事。又，總案元符三年有「聞巢谷爲蠻隸困死，稟葬新州，公大慟，爲書告楊濟甫，使資其子蒙以來，至永，當更資之，俾迎喪歸」條，引《樂城集·巢谷傳》、本集《與程懷立書》。

春雨如暗塵〔二〕，〔王註〕唐崔櫓《華清宮》詩：濕雲如夢雨如塵。春風吹倒人。東坡數間屋，巢子誰與〔三〕鄰。空牀斂敗絮，〔施註〕《南史·陶潛傳》：敗絮自擁，何慙兒子。破竈鬱生薪。〔施註〕杜荀鶴詩：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誥案〕施註引生柴不誤。句謂欲以火禦寒，而柴澀不可燒，徒有烟而無火也，下鬱字之意如此。曉嵐以薪爲新，謂不火故如新，此與氣如霄相類，似當時相尚爲字說者之吐屬也。諸本無作新字者，其說非是。相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王註〕《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誥案〕紀昀曰：沉着之言，不傷忠厚。我有一瓢〔三〕酒，獨飲良不仁。未能賴我頰，聊復濡子唇。故人千鍾祿，〔施註〕《史記·魏世家》：魏成子食祿千鍾。杜子美《狂夫》詩：厚祿故人書斷絕。〔查註〕黃山谷《跋東坡嘲巢三》云：此詩蓋嘲蒲傳正，傳正請於先帝，欲寄金賙巢。先帝笑曰：「鄉黨親舊，同朝僚友，以有餘助不足，縣官當怒之耶？」馭吏〔四〕醉吐茵。〔王註〕《前漢·丙吉傳》：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污丞相茵耳。」那知我與子，坐作寒螿呻〔五〕。努力莫怨天〔六〕，〔施註〕《古樂府·長歌行》：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誥案〕德日進矣。我爾皆天民。行看花柳動，共享〔七〕無邊春。

元修菜 并叙

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修菜。余去鄉〔八〕十有五年，思而不可得。元修適自蜀來，見余於黃。乃作是詩，使歸致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云。〔王註次公曰〕《世說》：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

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合註〕《太平御覽》引《金樓子》作楊周。〔查註〕《韻語陽秋》：「蜀中食品，南方不知其名者多矣。東坡所謂『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者，櫻筍也；所謂『豆莢圓且小，槐芽細而豐』者，巢菜也。是一物，蜀中甚貴重。」陸龜蒙《詩序》：「蜀菜有兩巢，大巢卽蛇豆之不實者，小巢生豆稻畦中，一曰野蠶豆。」〔合註〕何焯曰：趙景和《雲麓漫抄》云：「巢菜卽豌豆苗。」恐非是。若豌豆，卽不當云「春盡苗葉老，耕翻烟雨叢」也。

彼美君家菜，鋪田綠茸茸。〔合註〕《令狐楚詩》：細髻綠頰綠茸茸。豆莢圓且小，〔合註〕《博雅》：豆角謂之莢。

槐芽細而豐。〔合註〕《本草》：槐初生，嫩芽可食，亦可作飲。種之秋雨餘，擢秀繁霜中。〔施註〕《文選》：趙景

真《與嵇茂齊書》：植根芳苑，擢秀清流。欲花而未萼，一一如青蟲。〔王註次公曰〕此篇紀敘爲詳，頗爲形容之

工。巢菜，蜀人皆識之，內地人非親見巢菜者，不知其工也。〔合註〕梁簡文帝詩：珠粟雜青蟲。〔語案〕紀昀曰：質而不俚，

細而不瑣，此由筆力不同。是時青裙女，採擷何恩恩。〔施註〕杜子美《嘆庭前甘菊花》詩：採擷細瑣升中堂。丞

之復湘之，〔王註〕《詩》：召南·采蘋：于以湘之。註：烹也。香色蔚其饒。〔王註次公曰〕饒，盛器滿貌。《詩》：小

雅·大東云：有饒簋飧。點酒〔二〕下鹽豉，縷橙芼薑葱。〔王註〕韓退之詩云：芼以椒與橙。〔施註〕《毛詩註》

云：芼，擇也。那知雞與豚，但恐放箸空。〔王註〕杜子美《詠魚臠》云：落礎何曾白紙濕，放箸未覺金盤空。春盡

苗葉老，耕翻烟雨叢。潤隨甘澤化，暖作青泥融。始終不我負，力與糞壤同。〔合註〕《維摩經》：

糞壤之地，乃能滋茂。我老忘家舍，楚音變兒童。此物獨嫵媚，〔施註〕陶淵明《閑情賦》：神儀嫵媚，舉止詳

妍。終年繫余胸。君歸致其子，囊盛勿函封。張騫移苜蓿，〔王註〕《漢·大宛傳》：大宛馬嗜苜蓿，張騫

始爲武帝言之。遣使持千金，請宛善馬。采苜蓿種歸，種離官館傍，極望焉。適用如葵菘。〔王註次公曰〕苜蓿亦可

爲菜茹，故云如葵菘。馬援載薏苡，羅生等蒿蓬。〔合註〕宋玉《高唐賦》：芳草羅生。〔詰案〕紀昀曰：有襯貼，便不單窘，否則，收不住一篇長詩。懸知東坡下，堦鹵化千鍾。長使齊安民〔三〕，指此說兩翁。

日日出東門

日日出東門，〔王註〕子仁曰：《東坡圖》云：東門，近東坡之門也，在乾明寺前五十步，今無矣。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笑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詰案〕此種手法，公少作已有之。紀昀曰：接法人古。駕言寫我憂。〔王註〕先生《詩話》言：吾有詩「步尋東城游」，「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荆，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意適忽忘返，路窮乃歸休。〔詰案〕此種鈎勒，在處皆是，詰所謂本家筆也。紀昀曰：渾渾有古致。懸知百歲後，父老說故侯。古來賢達人，此路誰不由。百年寓華屋，千載歸山丘。何事羊公子，不肯過西州。

寄周安孺茶

〔詰案〕此詩王註本、七集本皆載，施編不載，邵本在續補遺中。查註以爲漫不可考者，仍列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今考定爲黃州作，補編於此。紀昀曰：此東坡第一長篇，一氣滔滔，不冗不雜，亦是難事。

大哉天宇內，植物知幾族。〔查註〕《周禮·地官》：一曰山林，其植物，宜阜物；二曰川澤，其植物，宜膏物；三

曰丘陵，其植物，宜穀物；四曰墳衍，其植物，宜莢物；五曰原隰，其植物，宜叢物。靈品獨標奇，迥超凡草木。名從姬旦始，〔馮註〕《爾雅》：檟，苦茶。爾雅始於周公，故曰名從姬旦始。漸播《桐君錄》。〔查註〕《桐君錄》曰：巴東有真香茗茶，煎飲，令人不眠。賦咏誰最先？厥傳惟杜育。〔馮註〕育當作毓。晉杜毓《荈賦》：煥如積雪，燁若春敷。〔查註〕皮日休《茶經序》云：晉杜育有《荈賦》。《吳興掌故集》載杜育《荈賦》。新刻補註：育當作毓。不知何據？唐人未知好，論著始於陸。〔馮註〕《雲溪友議》：陸羽，字鴻漸，唐人。著《茶經》三卷，造茶具二十四事。時鬻茶者，以陸羽爲茶神。常、李亦清流，〔馮註〕《芝芸叟談》：貞元中，常袞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謂之研膏茶。《中朝故事》：李德裕有親知授舒州牧。李曰：「到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四角。」〔查註〕《唐書·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云。〔合註〕《魏志·陳羣傳》：有清流雅望。當年慕高躅。遂使天下士，嗜此偶於俗。〔合註〕《後漢書·吳良傳》：良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微時譽。豈但中土珍，兼之異邦鬻。〔馮註〕《國史補》：常魯公使西番，烹茶帳中。贊普問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贊普曰：「我此亦有。」命出之，以指示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蕲門者，此昌明者，此滬湖者。」鹿門有佳士，博覽無不矚。邂逅天隨翁，篇章互賡續。〔馮註〕《唐書》：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以詩文著。隱鹿門山中，自號問氣布衣，與華亭陸龜蒙友善。陸號天隨子。《松陵集》有皮日休《茶人》詩云：生於顧渚山，老在漫石塢。陸龜蒙詩云：且共薦草廬，何勞傾斗酒。開園頤山〔三〕下，〔查註〕《名勝志》：頤山在宜興縣東南，連靈洞諸峰，屬於蜀山。屏跡松江曲。〔合註〕鮑照詩：屏跡勤躬稼。《唐書·陸龜蒙傳》：居松江甫里。有興卽揮毫，粲然〔三〕存簡牘。伊予素寡愛，嗜好本不篤。粵自

少年時，低徊〔三〕客京穀。雖非曳裾者，〔合註〕《漢書·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庇蔭或華屋。頗見紈綺〔四〕中，齒牙厭梁肉。小龍得屢試，糞土視珠玉。〔合註〕《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沉瓊玉乎，是糞土也。團鳳與葵花，〔查註〕《北苑貢茶錄》有蜀葵、花萼等名。砒砒雜魚目。〔合註〕《韓詩外傳》：魚目似珠。《論衡》：珠樹魚目，非真味也。貴人自矜惜，捧玩且緘櫝。未數日注卑，定知雙井辱。於茲事研討〔五〕，至味識五六。自爾入江湖，尋僧訪幽獨。高人固多暇，探究亦頗熟。聞道早春時，攜簾赴初旭。〔合註〕《東溪試茶錄》：凡採茶，必以晨興，不以日出，日出露晞，茶不鮮明。驚雷未破蕾，〔馮註〕《茶譜》：蒙山中頂曰上清峰，茶最艱得，俟雷發聲，採之。〔查註〕《茗溪漁隱叢話》：北苑官焙造茶，常在驚蟄後一二日，興工採摘。是時茶芽已將一槍，蓋閩中地暖如此。〔合註〕《東溪試茶錄》：建溪茶，歲多暖，則先驚蟄十日即芽，歲多寒，則後驚蟄五日始發。采采不盈掬。旋洗玉泉蒸，〔查註〕《東溪試茶錄》：濯之必潔，蒸之必香，火之必良，一失其度，俱爲茶病。芳馨豈停宿。須臾布輕縷，火候謹盈縮。不憚頃間勞，經時廢藏蓄。髹筒淨無染，〔合註〕《史記·貨殖傳註》：髹，漆也。箬籠勻且複。〔馮註〕《茶錄》：藏茶，宜弱葉而喜溫燥，故收藏之家，以弱葉封裏人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然以禦濕潤。苦畏梅潤侵，〔合註〕《皮日休詩》：梅潤侵束杖。暖須人氣煥。有如剛耿性，不受纖芥觸。〔合註〕《後漢書·董扶傳》：貶纖芥之惡。又若廉夫心，難將微穢瀆。晴天敞虛府，石碾破輕綠。永日遇閑賓，乳泉發新馥。〔查註〕《建寧志》：鳳凰山有龍焙泉，宋時貢茶，取此水濯之。其麓卽北苑。香濃奪蘭露，色嫩欺秋菊。閩俗競傳誇，豐腴面如粥。〔查註〕《東溪試茶錄》：壑源茶生山陰，厥味甘香，厥色青白。及受水，則淳淳光澤，謂之冷粥面，視其面，渙散如粟。自云葉家白，〔查

註〕《學林新編》：茶之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皆常品也。《東溪試茶錄》：建茶之名有七，一曰白葉茶，出於近歲，芽葉如紙，民間以爲茶瑞。出壑源之大窠者六，葉仲元、葉世萬、葉世榮、葉勇、葉世積、葉相。出壑源巖下者一，葉務滋；出源頭者二，葉團、葉肱；出壑源後坑者一，葉久；出壑源嶺根者三，葉公、葉品、葉居。皆以葉家著名。頗勝中山醜。好是一杯深，午窗春睡足。清風擊兩腋，去欲凌鴻鵠。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陸子〔三六〕咤中冷，〔馮註〕《中朝故事》：李德裕居廟廊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曰：「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冷水，取置一壺來。」其人忘之，舟上石頭城，方憶及，汲一瓶歸京獻之。李飲後，歎訝非常，曰：「江南水味，有異於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唐張又新《煎茶水記》載：陸羽品天下二十水，揚子南零水第七。次乃康王谷。〔馮註〕《南康記》：谷簾泉，在府城西。泉水如簾布，巖而下者三十餘派，陸羽品其茶，爲天下第一。《廬山記》：康王谷，楚康王照爲秦王翦所窘，匿此。桑喬《山疏》云：在康王谷中，故名谷簾。嵯培〔三七〕頃曾嘗，〔誥案〕嘉祐己亥，公過蝦蟆培，有詩。瓶罌走僮僕。如今老且嬾，細事百不欲。美惡兩俱忘，誰能強追逐。薑鹽拌白土，稍稍從吾蜀。尚欲外形骸〔三八〕，安能徇口腹〔三九〕。由來薄滋味，日飯止脫粟。外慕既已矣，胡爲此羈束。〔誥案〕以上句「自爾入江湖」合此聯觀之，信爲黃州詩也。昨日散幽步，偶上天峰麓。〔合註〕天峰未知何地。〔誥案〕天峰雖不詳，然惠州其地不類，而黃州雪堂，則蹊徑相似，且公每歲與徐君猷擷茶竹間亭，又嘗借陳季常茶臼作樣，與下數句採製皆合，可以互證。山圃正春風，蒙茸萬旂簇。〔馮註〕張又新《煎茶記》：粉槍末旂，蘇蘭新桂。《茶譜》：蘄州團黃茶，有一旂二槍之號，言一葉二芽也。呼兒爲招客〔四〇〕，采製聊亦復。地僻誰我從，包藏置廚籠〔四一〕。〔合註〕《南史》：崔慰祖傳：在廚籠，可檢寫之。何嘗較優劣，但喜破睡速。况此夏日長，人間正炎毒。幽人無一事，午飯飽蔬菽。〔誥案〕此十字亦遷謫時語也。困卧北窗風，風微動窗

竹。乳甌十分滿，人世真局促。意爽飄欲仙，頭輕快如沐。昔人固多癖，我癖良可贖。爲問劉伯倫，胡然枕糟麪。〔馮註〕劉伶《酒德頌》：奮髯箕踞，枕麪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查註〕別本自「幽人無一事」以下十二句俱脫去，今補成篇。〔合註〕王本脫去，七集本有之，查氏當據補施註本也。〔誥案〕此十二句不補，其詩直是不全，必不可少也。

南堂五首

〔施註〕《齊安拾遺》云：夏漢口之側，本水驛，有亭曰臨臯。郡人以驛之高陂上築南堂，爲先生游息。〔誥案〕南堂，乃公同年轉運蔡承禧所建。施註誤。詳總案中。〔案〕總案元豐六年五月「南堂成」條下，引本集《與蔡景繁書》云：臨臯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又書云：近葺小屋，強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小詩五絕乞不示人。又此條下誥案云：書有「竟添却屋三間」語，乃景繁使有司增葺之確證。故云「蒙賜不淺」。此不但正郡人「築堂居公」之語，且以證公之並未遷居雪堂也。

其一

江上西山半隱堤，此邦臺館一時西。南堂獨有西南向，〔王註〕《東坡圖》云：南堂在州治南一里，俯臨大江。卧看千帆落淺溪。〔施註〕杜牧之《送孟遲》詩：千帆美滿風。

其二

暮年眼力嗟猶在，多病顛毛却未華。故作明窗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王註〕先生《與王定國書》：近有人惠丹砂少許，光采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

其三

他時夜雨〔三〕困移牀，坐厭愁聲點客腸。〔王註次公曰〕點字亦猶李賀詩「吳霜點歸髮」也。一聽南堂新瓦響，似聞東塢小荷香。

其四

山家爲割千房蜜，〔施註〕《杼情詩》韓補闕《憶山泉》云：情多不似山家水。杜子美《秋野》詩：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稚子新畦五畝蔬。〔施註〕《文選》潘安仁《寡婦賦》：鞠稚子於懷抱。孟東野《立德新居》詩：獨治五畝蔬。更有南堂堪著客〔三〕，不憂門外故人車。

其五

掃地焚香〔三〕閉閣眠，簾紋如水〔三〕帳如烟。〔王註〕李太白《烏夜啼》詩：碧紗如烟隔窗語。〔施註〕李商隱《惆悵》詩：水紋簾滑鋪牙牀。又《小亭》詩：水紋簾上琥珀枕。尉遲偓《中朝故事》：路巖籍沒，有蚊幘一頂，輕密如烟，人疑其鮫綃也。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三〕西窗浪接天。〔查註〕《王直方詩話》：邢敦夫云：「東坡此詩，嘗題余扇，山谷初讀，以爲劉夢得所作。」〔誥案〕紀昀曰：此首與象自然，然以爲劉夢得則未似，不知山谷何所見也？

次韻子由種杉竹

〔王註〕案子由《東軒記》云：闕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查註〕《樂城集》：予初到筠，卽於酒務庭中，種竹四叢，杉二本，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賦短句呈同官。

吏散庭空雀噪簷，〔施註〕白樂天《解印出府》詩：百吏放爾散。閉門獨宿夜厭厭。〔施註〕《毛詩·小雅·湛露》：厭厭夜飲。〔邵註〕引《詩註》：安也。似聞梨棗同時種，應與杉篁刻日添。〔查註〕陸龜蒙詩：杉篁左右供餘清。糟麴有神熏不醉，〔王註續曰〕懷寶至楊羔舅家，賜熏肌酒一杯，曰：「此酒柏葉草所造，亦云千歲藥也。」〔合註〕元微之詩：七月調神麴。雪霜誇健巧相沾。先生坐待清陰滿，〔施註〕陶淵明《和郭主簿》詩：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空使人人歎滯淹。〔施註〕《左傳·文公六年》：出滯淹。《文選》枚叔《七發》：淹滯永久而不廢。

孔毅父妻挽詞

結褵記初歡〔毛〕，〔王註〕《詩·東山》：親結其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施註〕《毛詩·東山》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毛萇傳曰：褵，婦人之褱。褱，香褱也。同穴期晚歲。〔施註〕《毛詩·大車》：刺周大夫禮義陵遲，男女淫奔。云：毅則異室，死則同穴。擇夫得溫嶠，〔王註〕《世說》云：晉溫嶠姑有女，屬嶠覓昏。嶠自有昏意，答曰：「佳婿難得，如嶠云何？」姑曰：「何敢希汝比也。」後日，嶠報姑云：「已得婿矣。門地婿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交昏禮畢，姑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生子勝王濟。高風相賓友，〔施註〕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後漢·龐公傳》：夫妻相敬如賓。《晉·何曾
傳》：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古樂府·焦仲卿妻詩》：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古義仍兄弟。〔王註〕《詩·
邶風·谷風》：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施註〕《毛詩·女曰雞鳴》：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從君吏隱中，窮
達初不計。云何抱沉疾，俯仰便一世。幽陰淒房櫳，芳澤在巾袂。〔施註〕《楚辭·大招》：粉白黛
黑，施芳澤只。百年縱得滿，〔王註〕韓退之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施註〕《文選·古詩》：人生不滿
百。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涕。〔施註〕韓退之《歐陽生哀詞》：哭泣無益兮。君文照今古，
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施註〕鄭玄《周禮註》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寧用百金瘞。〔施註〕《漢·朱
建傳》：母死，辟陽侯奉百金稅。〔邵註〕《傳註》：稅，贈終者之衣被。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施註〕鮑照《白頭吟》：何慙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依然守故處。
〔施註〕《文選》江文通《別賦》：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語案〕紀昀曰：發端深警。憶在懷遠驛，〔施註〕懷遠
驛，在汴京麗景門河南岸。按，東坡嘉祐六年與子由同奉制策，寓懷遠驛。〔查註〕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諸蕃國朝貢使，
多在懷遠驛。閉門秋暑中。藜羹對書史，〔王註〕《笠澤叢書》載陸龜蒙《復友生論文書》云：讀古聖人書，每涵泳
義味，獨坐日昃，案上一杯藜羹，如五鼎大牢，饋於左右。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合註〕陶淵明詩：秋日淒且

厲。落葉〔三〕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施註〕歐陽永叔會飲聖俞家詩：須知朱顏不可恃，有酒當飲且相屬。此語君莫疑〔三九〕。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況此兩衰老。失途既難追，學道恨不早。〔施註〕唐書·裴度傳：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買田秋已議，築室春當成。〔施註〕歐陽永叔詩：築室買田清潁尾。雪堂風雨夜，已作對牀聲。〔誥案〕紀昀曰：音節似香山桐花詩，但收斂謹嚴耳。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四〇〕

〔查註〕黃魯直《食筍》詩云：洛下斑竹筍，花時壓鮭菜。一束酬千錢，掉頭不肯賣。我來白下聚，此族富庖宰。繭栗載地翻，殼觶觸牆壞。纖纖入中廚，如償食竹債。甘菹和菌耳，辛膳膾薑芥。烹鵝雜股掌，炮鼈亂裙介。小兒哇不美，鼠壤有餘噉。可貴生于少，古來食共噉。尚想高將軍，五溪無人采。

飽食有殘肉，〔施註〕《漢·霍去病傳》：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飢食無餘菜。〔施註〕《毛詩·秦風·權輿》：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杜子美《草堂》詩：食薇不敢餘。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賣。〔合註〕《史記·范雎傳》：須賈大驚，自知見賣。爾來誰獨覺，凜凜白下宰。〔公自註〕太和，古白下。〔王註次公曰〕按魯直是時爲吉州太和縣宰。先是魯直作《食筍》詩寄先生，其序云：太和諸生，窘於用韻，而先生次其韻。《寰宇記》：白下禾山有浮筍，九月末，人得食之。〔查註〕《名勝志》：白下驛，建自隋時，在太和縣東門外，近驛有白口城。《黃山谷年譜》：元豐三年，授吉州太和縣，在任凡三年。《食筍》詩，元豐六年作。〔合註〕山谷《大孤山》詩石刻云：元豐六年癸亥，十有二月，余自太和

移德平。則作詩時尚在太和也。一飯在家僧，〔查註〕《名勝志》：元豐四年，魯直令太和，嘗出東郊勸農，歸登快閣隱卧，夢飯鮓魚，及覺，猶若在口也。起散步，行林中，見一老嫗哭墓下，前置飯鮓。試詢之，則曰：「只有此女，死若干年矣。」訊其月日，即庭堅所生之辰。因自贊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非夢中夢，無身外身。至樂甘不壞。〔施註〕《淮南子》：孟孫至樂不壞。多生味蠹簡，〔施註〕《穆天子傳》：暴蠹書於羽林。註云：暴書中蠹蟲，因云蠹書也。【誥案】紀昀曰：巧不傷雅。食筍乃餘債。〔查註〕《楞嚴經》：償其宿債。蕭然映樽俎，未肯雜菘芥。君看霜雪姿，童稚已耿介。〔施註〕《楚辭》屈原《離騷》：彼堯舜之耿介。《語林》：孫休好射雉，羣臣諫之。答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所以好也。」胡爲遭暴橫，〔合註〕《後漢書·馮異傳》：今諸將多暴橫。二三嗅不忍噉。〔施註〕《禮記》：毋噉炙。朝來忽解籜，勢迫風雷噫。尚可餉三閭，飯筒纏五采。〔合註〕三閭，自喻也。【誥案】紀昀曰：忽然自寓，不粘不脫，信手無痕，而玲瓏四照。

聞子由爲郡僚所拮，恐當去官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七月，國子司業朱服言：筠州學策題三道，乖戾經旨。於是禮部言：權教授監本州酒稅蘇轍，乞令本路別差官兼管勾。從之。先生詩或即指此事，故云爲所拮也。

少學不爲身，〔施註〕柳子厚《冉谿》詩：少時陳力希公侯，許國不復爲身謀。宿志固有在。〔合註〕《後漢書·列女傳》：奈何忘宿志而慚見女子乎？雖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施註〕《後漢·隗囂傳》：帝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天初若相我，發跡造宏大。〔施註〕《毛詩·大雅·生民》：而式弘大。《莊子·山木篇》：廣己而造大也。〔合

註司馬相如封禪文。公劉發跡於西戎。豈敢負所付，捐軀欲投會。〔施註〕《文選》曹子建《三良》詩：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唐書》：投機之會。寧知事大謬，〔王註〕《莊子·繕性篇》：時命大謬。舉步得狼狽。〔施註〕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文選》潘安仁《西征賦》：亦狼狽而可愍。《酉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常駕於狼，失狼則不能行。故世言事乖者，謂之狼狽。我已無可言，〔施註〕《後漢·張步傳》：負負，無可言也。墮甑〔四〕難追悔。子雖僅自免，〔施註〕《左傳·昭公十九年》：叔孫昭子曰：「楚其僅自完也。」《史記·樂毅傳》：僅以身免。雞肋安足賴。〔王註〕《晉書》：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施註〕《後漢·楊修傳》：曹操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迴師。低回畏罪罟，〔施註〕《楚辭·屈原九歌》：心低回兮顧懷。《毛詩·小雅·出車》：豈不懷歸，畏此罪罟。眵勉〔四〕敢言退。〔施註〕《毛詩·小雅·十月之交》：眵勉從事，不敢告勞。若人疑或使，為子得微罪。時哉歸去來，〔施註〕《尚書·泰誓上》：時哉弗可失。共抱〔四〕東坡耒。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六月註載：劉摯云，鞏奇俊有文詞，然不就規檢，喜立事功，往往犯分，躁於進取。坐事，竄南荒三年，安患難，一不戚於懷，歸來，顏色和豫，氣益剛實，此其過人遠甚，不得謂無人於道也。元祐初，司馬光甚悅之，以為宗正寺丞。意欲有功名，不免時復上

書，又有犯分之舉。通判揚州，在任，皎皎當事，府賴以治。更謝景温、王安禮二守，皆相歡甚，於是有少年之過。代還，除知海州，不滿，意有所干請。呂大防愛其才，憐其有志，改與密州。言者交攻，乃下淮南考按。轉運使張修言有狀，然不指其實迹，乃罷密州，時到官數月矣。還京，索寬久之，用恩例，乞得太平觀，復除宿州。言者交攻之，再下本州考按。林積之意，以爲無事，而其言媿嬰不堅決。言者劾積罔上，請再體量，於是中書具坐。諫官鄭雍、姚勗章疏，下淮東提點刑獄王桓按實。鞏曰：「是必欲取其有罪而後已，不可留矣。」乃去南京，以待官期。鞏與鞏實連姻，言者攻鞏不釋，意有在也。摯季子蹟，實娶鞏女。又元祐元年十一月《長編》載蘇軾論王鞏奏議，亦云：「竄逐萬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愈厲。餘已載先生文集，不多錄。」

其一

問君謫南賓，野葛〔王註〕食幾尺。〔王註續曰〕曹操枕刀習毒，啖野葛，至一尺。〔查註〕嵇含《南方草木狀》云：「冶葛，毒草也。實毒者，多以生蔬進之。有蕪菜者，南方之奇蔬，以汁滴野葛苗，立時萎死。世傳魏武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據此，野亦作冶。逢人瘴髮黃，入市胡眼碧。〔王註堯卿曰〕嶺南人，瘴癘所感，則髮髮皆黃，其眼，皆作胡人碧色，風土使然也。〔施註〕《北夢瑣言》：嶺南黃茅瘴，患者髮落。三年不易過。〔誥案〕秦少游《淮海集》：王鞏以元豐七年放歸。但據此句，施編六年並未誤也。坐睨倚天壁。〔王註師曰〕倚天壁，謂村嶺也。歸來貌如故。〔合註〕白樂天詩：容顏盡怪長如故。妙語仍破鑄。〔施註〕《漢·賈捐之傳》：字君房。楊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合註〕《世說》：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既去，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詩雖作「鑄」字，而意

同也。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王註〕維摩詰云：以善方便毘耶離，一心禪寂，攝諸亂意。〔施註〕白樂天《新昌新居》詩：語默不妨禪。願為尚書郎，還賜上方〔四六〕烏。

其二

江家舊池臺，修竹圍一尺。〔王註〕劉禹錫詩：青松鬱成塢，修竹盈尺圍。歸來萬事非，惟見秦淮碧。〔施

註〕山謙之《丹陽記》：始皇鑿金陵，斷方山為瀆，令淮水貫城中人大江，謂之秦淮。〔查註〕秦淮水有二源，一出句容華山，

一出溧水東廬山，合流入方山埭，經石頭城入江。劉禹錫《江總宅》詩：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

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名勝志》：梁江總居青溪旁，園林第宅，冠於一時。平生痛飲處，遺墨鴉棲壁。西來

故父客，〔施註〕《漢·吳王濞傳》：周亞夫問故父絳侯客。《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亡其夫，去抵父客。金印雜

鳴鏑。〔施註〕《漢·百官表》：相國丞相，金印紫綬。《晉·周顛傳》：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曹子建樂府：攬弓

捷鳴鏑。三槐老更茂，〔施註〕《周禮·秋官》：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東坡《三槐堂銘》云：故兵部侍郎晉國王

公，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享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其子懿敏公，事

仁宗，出人侍從將帥三十餘年。鞏，懿敏子也。花絮春寂寂。〔施註〕徐彥伯《詠雪》詩：花絮落殘機。杜子美《春江》

詩：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中微未可料，〔施註〕《史記·楚世家》：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杜子美《泊岳

陽城下》詩：圖南未可料。家廟藏赤烏。〔王註〕援曰：《詩·幽風·狼跋》：赤烏几几。言周公也。定國，相門之後。

〔施註〕《唐·禮樂志》：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

二廟；嫡士，一廟。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廟。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廟之制，

三品以上九架，廈兩旁。三廟者五間，中爲三室，左右廈一間。室皆爲石室。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毛詩·大雅·韓奕：王錫韓侯，玄衮赤舄。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

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草。十年揩洗見真妄，〔合註〕《北史·盧同傳》：進則防揩洗之僞。詩意則言拂拭洗滌也。石女無兒焦穀槁。〔施註〕《維摩經》：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如焦穀芽，如石女兒。此身何異貯酒瓶，滿輒予人空自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合註〕嵇康《幽憤》詩：性不違物，頻致怨憎。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庵聊洗心。〔合註〕孔平仲有草庵，見前詩。我田方寸耕不盡，〔施註〕《列子·仲尼篇》：方寸之地虛矣。何用百頃糜千金。枕書熟睡〔望〕呼不起，〔施註〕白樂天《祕書省後廳》詩：白頭老監枕書眠。好學憐君工雜擬。〔王註次公曰〕《文選》有《雜擬詩》，如陸士衡《擬古詩》、何楊源有《效古詩》也。〔施註〕《文選·雜擬詩》注云：雜謂非一類，擬比古志，以明今情。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待東里。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黑蟻，且誦萬遍，脇不至席二十餘年。予亦作二首

〔查註〕問公，成都吳氏子，棄俗出家，手書《法華經》，雖老而精進不倦。詳見《樂城集》。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 子由作二頌予亦作

其一

眼前擾擾黑虬蟬，〔施註〕《爾雅》：虬蟬，大蟻也。口角霏霏〔四八〕白唾珠。〔王註〕《莊子·秋水篇》：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施註〕李義山詩：口角流沫右手舐。《後漢·趙壹傳》：咳唾自成珠。要識吾師無礙處，〔王註師曰〕文殊師利言：維摩詰智慧無礙。〔合註〕《維摩經》：辨才無礙，游戲神通。試將燒却看瞋無〔四九〕。

其二

眼睛心地兩虛圓，脇不沾牀二十年。〔王註〕《傳燈錄》：震旦第四祖道信大師，攝心無寐，脇不至席，僅六十年。〔施註〕《傳燈錄》：第十祖本名難生，後值伏馱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號脇尊者。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已死得安眠。〔王註子仁曰〕先生《戲吳子野》詩云：飢火盡時無內熱，睡蛇死後得安眠。又《午窗坐睡》云：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次韻定國夜飲》云：且倒餘樽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鉤。皆用此也。

鄧忠臣母周氏挽詞〔五〇〕

〔施註〕鄧忠臣，字晉思，潭州湘陰人。第進士，以工於賦頌，爲祕書省正字。憂去，再入館，出倅瀛州。後爲吏部考功郎，祕書少監。有詩十三卷，名《玉池集》。〔翁方綱註〕《玉池集·考校同文館》詩自註：忠臣癸亥六月，以家艱去國，丁卯四月還省。〔合註〕本集《跋鄧慎思石刻》云：軾

在黃州，見鄧慎思學士扶護先太夫人喪歸葬長沙。

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合註〕《漢書·霍光傳》：乃天力也。慈顏如春風，不見桃李實。古今抱此恨〔三〕，有志俯仰失。〔施註〕《文選》陸士衡樂府：眷我耿介懷，俯仰媿古今。公子豈先知，戰戰常惜日〔三〕。吾君日月照，〔施註〕《莊子·天道篇》：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委曲到肝鬲〔三〕。〔施註〕《後漢·仲長統傳》：古來繞繞，委曲如瓊。哀哉人子心，吾何愛一邑。〔查註〕曾子固《元豐類藁》：有《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詞》。《王介甫集·周氏封永嘉縣君》詩中所云一邑，即永嘉也。家庭拜前後，〔王註〕《公羊傳·文公十三年》曰：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施註〕《書·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孔氏傳云：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之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漢·王莽傳》：子父俱延拜而受之。粲然發笑色。豈比黃壤下，〔施註〕白樂天《過顏處士墓下》詩：厚夜肯教黃壤曉。焚瘞千金璧。〔施註〕《莊子·山木篇》：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若人道德人，視此亦戲劇。〔施註〕《五代史·南唐李景傳》：便議班旋，真同戲劇。聊償曾、閔意，遽與仙佛寂。孤纍卧江渚，〔施註〕《漢·揚雄傳》：欽弔楚之湘纍。李奇註曰：諸不以罪死曰纍。〔邵註〕按，孤纍，公自謂也。永望墳墓隔，作詩相楚挽，〔施註〕《譙周《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悲歌，以寄其情。後續之，爲《薤露》、《蒿里》以送喪。至李延年分爲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爲挽歌。見《文選註》。《文選》謝希逸《宋貴妃誄》云：鏘楚挽於槐風。註云：楚，辛楚也。感動〔三〕淚再滴〔三〕。〔施註〕杜子美《發同谷縣》詩：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合註〕先生先丁成國太夫人艱，此詩首尾，似因鄧母而感觸也，故末句云然。

和蔡景繁海州石室

〔王註堯卿曰〕名承禧。與公同年登第。〔查註〕《撫州舊志》：蔡承禧，臨川人。嘉祐二年進士。〔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五年正月，蔡承禧由開封府推官出使淮南。〔施註〕東坡在黃，有《答景繁帖》云：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攜家一游。時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涼州》、凜然有冰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若果游此，必有新篇，當破戒奉和也。景繁時爲淮南轉運副使，置司楚州，楚與海之胸山相對，一葦可航，景繁往游，既賦詩，坡爲屬和。前所述，皆指石曼卿「後車仍載胡琴女」云云。蓋皆帖中所云前年開閣，卽所謂「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用此帖爲證，而詩乃粲然。「因公復起一念」，實用陳鴻《長恨傳》，楊妃語也。〔查註〕《名勝志》：石室，一名錦巖。

芙蓉仙人舊遊處，〔公自註〕石曼卿也。〔查註〕《宋史·文苑傳》：石延年，字曼卿，幽州人。後家於宋。爲文勁健，於詩最工。《六一詩話》：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體兼顏、柳。曼卿卒後，故人有見之者，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憤然騎一驢去如飛。蒼藤翠壁初無路。

戲將桃核裹黃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出錦繡〔美〕，倚天照海花無數。〔施註〕《歐陽公詩話》：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通，了無花卉點綴映照，使人以泥裹桃核爲彈，拋擲於山嶺之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繡。花間石室可容車，流蘇寶蓋窺靈宇。〔王註〕龐元英《文昌錄》：流蘇五采，錯雜而垂之。攀虞《決疑要注》曰：凡下垂爲蘇。〔施註〕張平子《東京賦》：樹翠羽之高蓋，飛流蘇之騷殺。庾信《燈賦》：翡翠珠被，流蘇

羽帳。〔合註〕蔡邕《胡栗賦》：樹遐方之嘉木兮，於靈宇之前庭。何年霹靂起神物，玉棺飛出王喬墓。〔王註〕

《後漢·王喬傳》：喬爲葉令，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寢其中，蓋便立覆。

宿昔葬於城東，而土自成墳。當時醉卧動千日，至今石縫餘糟醕。〔王註〕范傳正作《李太白墓銘》云：至今尚

疑其醉在千日。〔施註〕《博物志》：昔劉元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而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家人以爲死，

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往視之，開棺，始醒。仙人〔毛〕一去五十年，花老室空誰作主。手植數松今偃

蓋，〔施註〕《玉策記》云：千載松樹，四邊披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蒼髯白甲低瓊戶。〔王註次公曰〕

自首句至此，皆以言石曼卿也。我來取酒酌先生，後車仍載胡琴女。〔施註〕《楚辭·惜誓章》：載玉女於後

車。一聲冰鐵散巖谷，〔施註〕白樂天《五絃彈歌》：鐵擊珊瑚一兩曲，冰瀉玉盤千萬聲。海爲瀾翻松爲舞。

〔誥案〕紀昀曰：只四語而淋漓酣足。爾來心賞復何人，〔施註〕《文選》鮑明遠《白頭吟》：心賞猶難恃。持節中郎

醉無伍。〔王註次公曰〕此以言蔡景繁爲使來海州也。蔡邕嘗爲左中郎將。〔施註〕《漢·韓信傳》：生乃與噲等伍。

蔡景繁時漕淮南，故云持節中郎。獨臨斷岸呼日出〔毛〕，〔施註〕杜子美《稻畦水歸》詩：決渠當斷岸。紅波碧嶽

相吞吐。〔施註〕韓退之《陸渾山火》詩：山狂谷狠相吞吐。徑尋我語覓餘聲，拄杖彭鏗叩銅鼓。〔施註〕

《後漢·馬援傳》：得駱越銅鼓，鑄爲馬式。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歎神悽楚。江風海雨人牙頰，〔王

註〕《松陵詩集·添漁具詩序》云：江風海雨，械械生牙頰間，真世外漁者之才也。〔誥案〕紀昀曰：鈞心鬪角，觸手玲瓏。

似聽石室胡琴語。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巖洞知何許。門外桃花自開落，牀頭酒甕生塵

土。〔施註〕白樂天《贈吳丹》詩：酒甕在床頭。前年開閣放柳枝，〔王註〕白樂天《不能忘情吟序》：樂天既老，又病

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素慘然立且拜，婉孌有辭，辭畢，泣下。予愍默不能對，且命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數十聲，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今年洗心歸佛祖〔五〕。夢中舊事時一笑，坐覺俯仰成今古。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王註〕：〔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淺於往日，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

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六〕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據外集，補編卷二十六元豐八年十二月〔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詩前，已誤，又編〔次韻王定國得穎倅〕詩後，尤非。考是年，上書言朝政得失者，凡五千人。宣仁付司馬光詳較，光獨取王定國、魯元翰二人。據此，則簾聽之初，定國已在京矣。三月六日，公在南都，聞神宗遺制，有〔與定國書〕。四月十七日，定國以書寄滕元發報公再起事，並見本集，皆二三月前鞏已還京之證也。查註考公事跡，僅能較邵註稍優，故從外集編詩弗疑，亦疎漏之甚矣。今改列此卷內，庶與定國情事爲合。而前有〔和定國南遷回見寄〕詩，亦足以爲依據云。

白露淒風洗瘴烟，〔誥案〕七字寫盡南遷之狀。夢回相對兩淒然。雀羅廷尉非當日，鳩杖先生愈少

年。〔馮註〕：〔漢·禮儀志〕：杖端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周禮·夏官〕：羅氏獻鳩以養國老。按，漢無

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而〔風俗通〕乃謂漢高敗於京索，遁叢薄中，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恐未可據。〔合註〕皆見〔藝文類聚〕。世事飽諳思縮手〔六〕，主恩未報恥歸田。誰

憐第五橋邊水〔六〕，獨照台州老鄭虔。〔馮註〕唐·鄭虔傳：安祿山反，授虔僞職，賊平，貶台州司戶參軍。又杜子美懷台州鄭十八司戶詩：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徐君猷挽詞

〔查註〕本集代巢元修所作遺愛亭記云：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每歲之春，與子瞻游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公既去郡，寺僧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據此，則君猷之沒，在去黃州之後，但其去郡後，蹤跡無可考耳。〔合註〕先生有好事近詞，題云：黃州送君猷。則非終於黃。施氏前註云滿去而殂，蓋離黃未久卽卒也。〔誥案〕徐君猷以六年四月罷任，代者楊君素也。餘並詳總案中。此詩首句，已明言卒於道矣，王、施註之誤，查、合註之辨，皆蛇足也。今酌量分別刪存。〔案〕總案元豐六年十一月，有徐大受卒於道，喪過黃州，公拊棺一慟，爲文祭之，條有「爲經紀其喪」條；有「作徐大受挽詞」條，條下云：詩有「雪後獨來栽柳處」句，君猷喪過黃州，當在十一月也。

一舸南游遂不歸，〔施註〕輜軒使者絕代方言：江湘，船大者謂之舸，小舸謂之舫。〔誥案〕君猷委家而去，期以半年之別，故詩云遂不歸也。清江赤壁照人悲。〔施註〕荊州記：蒲圻縣，沿江一百里，南岸名赤壁。〔誥案〕此條非是，當引本集赤壁記，今載總案中。〔案〕總案元豐三年九月「作游赤壁記」條云：本集赤壁記云〔六〕：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請看行路無從涕，〔王註〕禮記·檀弓上：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人而哭之哀，出曰：「子惡夫涕之無從也。」盡是當年不忍欺。〔施註〕史記·滑稽傳：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

鄰，民不敢欺。雪後獨來栽柳處，〔合註〕先生醉蓬萊詞，題云：謫居黃州，三見重九，歲與徐君猷會棲霞樓。今年，公將去，乞郡湖南，故作是詞。中云「搖落霜風，有手栽雙柳」，此詩蓋紀實也。首句南遊，即指赴湖南。〔誥案〕乞郡湖南，無赴湖南乞之之理，此說非是。竹間行復采茶時。山城散盡樽前客，舊恨新愁只自知。〔施註〕李後主〔秋夕〕詩：往愁新恨有誰知。杜子美〔解悶〕詩：紅顆酸甜只自知。

橄欖

〔查註〕段公路〔北戶雜錄〕：橄欖子八九月熟。〔廣志〕：有大如雞子者。高涼有銀坑橄欖子，細長，味美於他郡產者。江鄰幾〔雜志〕：橄欖木并花如栲。〔誥案〕嶺外橄欖，小於閩中，無雞子之說也。此果味在回甘，而其俗通以鹽漬之，名曰鹹欖，失諫果之義矣。

紛紛青子落紅鹽，〔王註次公曰〕江南有紅鹽橄欖，樹高，以紅鹽塗其樹，而子自落。見范景仁〔東齋記〕。〔沈曰〕物類相感志：橄欖、酸棗，皆高數丈。其子深秋熟，但刻其根下方寸許，內鹽於刻痕中，其子皆自然落也。〔施註〕歸叟詩話：范景仁云：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實自落。〔查註〕江鄰幾〔雜志〕云：將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胡仔〔茗溪漁隱叢話〕辨之曰：余在嶺南七年，見土人採橄欖，未嘗以鹽擦樹身，只以梯採之，或以杖擊之。東坡語，蓋自別出小說也。正味森森苦且嚴。〔施註〕莊子·齊物論篇：孰知正味？待得微甘〔六〕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施註〕本草：崖蜜又名石蜜，別有土蜜、木蜜。〔顧禧註〕記得小說：南人誇橄欖於河東人云：「此有回味。」東人云：「不若我棗。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棗，一作柿。〔查註〕演繁露云：蜂之釀蜜，即峻崖懸置其窠，是名崖蜜。〔合註〕何焯曰：班固〔終南頌〕，蜜房留其巔。左思〔蜀都賦〕：蜜房郁毓被其阜。即所謂崖蜜也。

東坡〔六五〕

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詰案】紀昀曰：風致不凡。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詰案】此類句出自天成，人不可學。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一片

【詰案】王郎乃子由壻王子立也。

折楊新曲萬人趨，〔施註〕《莊子·天地篇》：大聲不入於俚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獨和先生于焉于。〔施註〕《唐·元德秀傳》：玄宗誦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環譟光麗。德秀時爲魯山令，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焉于。于焉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河內，德秀益知名。但信積藏終自售，豈知盤脫本無樵。〔施註〕唐張鷟《朝野僉載》：武后時，宮中謠曰：杷推侍御史，盤脫校書郎。楊從冰叟來游宦，〔王註〕《世說》：衛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爲婦翁冰清，女壻玉潤。〔施註〕《史記·韋玄成傳》：韋玄成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肯伴臞仙亦號儒。〔王註〕司馬相如《大人賦序》：以爲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作《大人賦》。棠棣並爲天下士，〔王註〕《詩·棠棣》：燕兄弟也。《史記》：新垣衍再拜，謝魯仲連曰：始以先生爲庸人，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施註〕《毛詩·小雅·棠棣》：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查註〕《常棣》：謂王郎之兄子高、弟子敏。芙蓉曾到海

邊〔六六〕郭。〔施註〕胡微之《芙蓉城傳》：爲迴子高作也。〔查註〕先生在湖州，有《與王郎昆仲逸城觀荷花》詩，詩句卽指此事。施註引芙蓉城，與王子立無涉，爲辨正。不嫌霧谷靈松柏〔六七〕，〔合註〕王勃《上武侍極啓》：馳魂霧谷。終恐虹梁荷棟桴。〔王註厚曰〕桴，屈棟也。班固《西都賦》：因瓊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桴楫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驥。班彪《王命論》亦云：椽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高論無窮如鋸屑，〔王註〕《晉·胡毋輔之傳》：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小詩有味似連珠。〔王註次公曰〕連珠，文章一種名。晉傅玄敍《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感君生日遙稱壽，祝我餘年老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王註〕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建溪新餅截雲腴。〔合註〕皮日休詩：味似雲腴美。

和秦太虛梅花〔六八〕

〔查註〕《黃魯直集》：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兩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歎。因花光爲我作梅數枝，及畫烟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末。秦觀《淮海集·和黃法曹憶建溪梅花同參寥賦》詩云：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絕倒。爲憐一樹傍寒溪，花水多情自相惱。清泪斑斑知有恨，恨春相逢苦不蚤。甘心結子待君來，洗雨梳風爲誰好。誰云廣平心似鐵，不惜珠璣與揮掃。月沒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天分四時不相貸，孤芳轉盼同衰草。要須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華

向晴昊。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施註〕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善爲詩。自逋之卒，湖山寂寞，未有繼者。《摭言》：寶歷中，楊嗣復宴諸生於新昌里第。元、白俱在，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而最佳。元、白歎服。汝士醉歸語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施註〕杜子美《絕句》：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王註〕林和靖詩：屋簷斜入一枝低。〔查註〕《詩人玉屑》云：東坡《吟梅》詩「竹外一枝斜更好」，語雖平易，頗得梅之幽獨閑靜之處。凡詩人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爲工。〔詰案〕紀昀曰：實是名句，在和靖「暗香」、「疎影」一聯上，故無愧色。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施註〕白樂天《杭州春望》詩：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註云：孤山寺在湖洲中，草綠時，望如裙腰。萬里春隨逐客〔六九〕來，十年花送佳人老。〔詰案〕紀昀曰：悲壯似高、岑口吻。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七〇〕風雨捲春歸，〔施註〕歐陽文忠公《鎮陽園》詩：落絮風卷盡，春歸不留迹。收拾餘香還畀昊。〔王註〕《詩·小雅·巷伯》：投畀有昊。〔施註〕《後漢·光武紀》：不能收拾。

再和潛師

〔查註〕《參寥集·次韻少游和子理梅花》詩云：朔風蕭蕭方振槁，雪壓茅齋欲敝倒。門前誰送一枝梅，問訊山僧少病惱。強將筆力爲君寫，麗句已輸何遜蚤。碧桃丹杏空自妍，嚼蕊嗅香無此好。先生攜酒傍玉叢，醉裏雄辭驚電掃。東溪不見謫仙人，江路還逢少陵老。我雖不飲爲詩牽，

不惜山衣同藉草。要須陶令插花歸，醉卧春風軼軒昊。

化工未議蘇羣槁，先向寒梅一傾倒。〔施註〕杜子美《奉贈射洪李四丈》詩：「心胸已傾倒。」江南無雪春瘴

生，爲散冰花除熱惱。〔查註〕《翻譯名義》：梵言胡蘇多，此云除一切鬱蒸熱惱。風清月落無人見，〔王註〕唐

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洗妝自趁霜鐘早。〔王註〕杜子美《西閣三度期嚴明府》詩：

金吼霜鐘散。〔施註〕柳子厚《龍城錄》：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憩於松林間，見一女，淡妝出迓。因與之叩酒家

門，相與飲。頃之，醉寢，師雄亦懵然。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

已。李賀詩云：「今朝畫眉早，不待景陽鐘。」惟有飛來雙白鷺，〔施註〕杜子美《銅官渚》詩：「飛來雙白鷺，過去杳難攀。」

〔合註〕《古今樂錄》：吳王夫差時，有雙白鷺，飛出鼓中人雲。玉羽瓊枝鬪清好。〔合註〕鮑照《舞鶴賦》：「振玉羽而臨

霞。」《楚辭》：「折瓊枝以爲羞兮。」〔誥案〕紀昀曰：「先着四語，人參寥，便覺有情。」吳山道人心似水，〔王註〕《漢書》：鄭

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眼淨塵空無可掃。故將妙語寄多情，橫機欲試東坡老。〔王註〕《列子》：

黃帝篇：「是殆見吾衡氣機也。」東坡習氣除未盡，〔施註〕《華嚴經》：「斷除一切煩惱習氣。」時復長篇書小草。

且撼長條餐落英，〔七〕，忍飢未擬窮呼昊。〔王註〕《史記·屈原傳》：「太史公言：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

不呼天也。」〔施註〕《爾雅》：「夏爲昊天。」

海棠

〔施註〕先生嘗作大字如掌書，此詩似是晚年筆札。與本集不同者，「嫋嫋」作「渺渺」，「霏霏」作

「空濛」，「更」作「故」。墨蹟在秦少師伯陽家，後歸林右司子長。今從墨蹟。

東風〔七〕嫋嫋〔七〕泛崇光，〔王註〕《楚辭》宋玉《招魂》：光風轉蕙，泛崇蘭些。【詰案】施註既以嫋嫋爲渺渺，卽不當以白樂天「青雲高渺渺」句釋詩。雲高可見，風高不可見也。《楚辭》「嫋嫋兮秋風」，謂風細而悠揚也。公《赤壁賦》：「餘音嫋嫋，不絕如縷」，其命意正同。由是推之，則此句正用《楚辭》也。空濛可從，渺渺必不可從。香霧空濛，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七〕照紅妝。〔合註〕家大人註李義山詩「客散酒醒深夜後，更持紅燭賞殘花」二句云：東坡詩「更燒高燭照紅妝」，從此脫出也。

次韻曹九章見贈

〔查註〕《范忠宣集》中有《和浮光曹九章大夫》詩。此詩當是元豐甲子作，公年四十九，故用蘧伯玉事及《周易》繫辭語。施註原編自徐移湖卷中，今改正。【詰案】曹九章，卽前卷《弔李臺卿詩》敘內所稱曹光州演甫也。本集《朱元經爐藥記》云：故人曹九章，其子煥爲子由壻。《樂城集》有《祭親家曹演甫文》，敘述公在齊安，因與結姻之事，而作合者，則李公擇也。光、黃接壤，光州卽浮光，九章正守光州，故往還密熟。查註於人父母子女壻倫常之重者，率任意亂註，不知其非，此處又云曹九章名煥，子由壻也。曹煥游嵩山，乃元祐末事，與此題尤無涉，合註從誤，今並刪。其改編此詩甚當，所引范集浮光之句，正是改編確據，卽又不知浮光爲何物，可謂空人寶山矣。

蘧瑗知非我所師，流年已似手中著。〔王註續曰〕手中著，謂四十九也。〔施註〕《周易》繫辭上：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按世之明易占者，以著四十九揲之而成象。〔查註〕《乾鑿度》：著，一百歲方生，四十九莖，足承天地

數，聖人采之，而用四十九，運天地之數。正平獨肯從文舉，〔施註〕後漢·禰衡傳：字正平。惟善孔融及楊修，融亦深愛其才，上疏薦之。融，字文舉。中散何曾斬孝尼。〔施註〕晉·嵇康傳：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康仕魏爲中散大夫。袁淮，字孝尼。賣劍買牛，真欲老，得錢沽酒更無疑。雞豚異日爲同社，〔王註〕韓退之詩：願爲同社人，雞豚燕春秋。應有千篇唱和詩。

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游，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爲詩，故辭無倫次

〔王註〕先生《志林》云：黃州定慧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爲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余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花白而圓，香色皆不凡，以余故，亦得不伐。既飲，復憩於尚氏之第，尚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醉卧閣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謂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入何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興盡乃徑歸。元豐七年二月初三日也。【誥案】此題不作轉韻體，亦見其才之崛強矣。詩家天骨開張，真乃一生受用不盡。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施註〕杜子美《絕句漫興》詩：杖藜徐步立芳洲。柯丘海棠吾有詩，〔王註〕《黃州東坡圖》：柯山四望，直南高丘，故亦名柯丘。東西隅，海棠一株甚茂。獨笑〔七言〕深林誰敢侮。〔施註〕

《三國志·蜀·譙周傳》：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三杯卯酒人徑醉，〔王註〕韓退之詩：三杯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春何許。一枕春眠〔去〕日亭午。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王註〕晉·王微之傳：吳中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便出造竹下，嘯詠良久。主人掃灑請坐，微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微之賞之，盡懷而去。出簷藜〔去〕枳十圍大，寫真素壁千蛟舞。〔王註〕《東坡圖》：柯丘南尚氏家，有叢枳甚大，公嘗自爲圖之。〔施註〕《南史·顧歡傳》：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韓退之《山石篇》：時見松櫟皆十圍。東坡作塘今幾尺，〔王註仔曰〕塘在東坡雪堂下，先生詩：會當作塘徑千步。攜酒一勞農工苦。〔施註〕《漢·楊惲傳》：田家作苦，斗酒相勞。却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施註〕元微之《崔徽歌》：中垂綬帶花無主。〔合註〕《後漢·光武帝紀》：在壞垣毀屋之下。喻鳧詩：微風古塹花。卧開桃李爲誰妍，對立鸚鵡相媚嫵。〔王註〕鄭文寶詩：日暖鳧驚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合註〕《爾雅·釋鳥》：鴉，鸚青。郭註：似鳧，脚高，毛冠。《禽經》：鸚鵡睛交而孕。開樽〔去〕藉草勸行路，〔施註〕白樂天《洛陽春》詩：藉草開一樽。不惜春衫污泥土〔去〕。〔施註〕庾信《詠畫屏風》詩：春衫拭酒杯。白樂天《約心》詩：青袍塵土澆。袞袞共過春草亭，扣門却入韓家圃。〔王註〕《東坡圖》：春草亭、韓家圃，皆在東門外。〔施註〕《晉·阮修傳》：意有所思，率爾袞袞，不避晨夕。〔查註〕《名勝志》：春草亭，在黃州東門。《齊安志》：門外有春草亭故基，是也。轆轤繩斷井深碧，〔王註〕盧仝詩：三人寺，曠未來，轆轤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施註〕李賀《美人梳歌》：轆轤伊啞轉鳴玉。秋千〔去〕挂索〔去〕人何所。〔合註〕《古今藝術圖》：鞦韆，本作秋千。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磨門女。施註引《傳奇》：裴航事。南上〔去〕古臺臨斷岸，雪陣翻空迷仰俯。故人饋我玉葉羹，〔查註〕本集《雜記》云：步出城東，入何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有

劉唐年主簿者，饋油煎餅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水冷烟消誰爲煮。崎嶇束縵〔八三〕下荒徑，姪姪〔八四〕隔花聞好語。〔施註〕歐陽永叔〔莫登樓〕詩：姪姪扶欄車兩頭，髮髦垂鬢嬌未羞。更隨落景〔八五〕盡餘樽，〔施註〕杜

子美〔客至〕詩：隔離呼取盡餘杯。却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足眠，〔施註〕吳志·呂蒙傳註：上岸擊

賊，洗足入船。倒牀不必〔八六〕聞鐘鼓。〔王註〕杜子美〔偏仄行〕詩：睡美不聞鐘鼓傳。明朝門外泥一尺，〔施

註〕白樂天〔秋霖〕詩：雨暗三秋日，泥深一尺時。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施註〕漢·司馬遷

傳：所以自惟，四者無一遂。茲游何事天不阻。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王註〕詩·大

雅·旱麓：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施註〕韓退之〔薦士〕詩：微詩公勿誚，豈弟神所勞。〔誥案〕紀昀曰：此冰叔所謂一林

亂石，天然位置者也。其法始自元、白，而筆力則非元、白所及也。

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八七〕，余云〔八八〕爲甚酥。潘邠老家造逡巡

酒，余飲之，云〔八九〕：莫作醋，錯著水來否？後數日，攜家飲

郊外〔九〇〕，因作小詩戲劉公，求之〔九一〕

〔查註〕劉監倉，名唐年，時爲黃州主簿。張文潛〔宛丘集〕潘大臨文集序云：大臨，字邠老。故

閩人，後家黃州。嘗舉於有司，無知其才而力振之於困者。後客死於蘄春。〔潘子真詩話〕潘邠

老，唐太僕卿季荀之後，衢之曾孫，鯁之子，寓居齊安。得句法於東坡，年未五十，歿。〔誥案〕潘

大臨，乃革之孫，昌言之長子也。查註所引詩話、文序，與〔昌言墓誌〕同。此詩施編載遺詩中，

查註補編。

野飲花間百物無，杖頭惟挂一葫蘆。〔合註〕《太平御覽》引崔豹《古今注》云：瓠，壺蘆也。已傾潘子錯著水〔九二〕，更覓君家爲甚酥。〔合註〕《竹坡詩話》：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名爲何，主人對以無名。東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又：潘長官以東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詩求之。

贈楊耆 并引〔九三〕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見之亦貧〔九四〕。所異於昔者，蒼顏華髮〔九五〕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貧者〔九六〕鄙。使其〔九七〕逢時遇合，豈減〔九八〕當世〔九九〕之士哉。頃宿扶風〔一〇〇〕驛舍，聞泣者甚怨。問之，乃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一〇一〕

〔查註〕引石刻題云：余三十年前，兩過扶風。夜半，逆旅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昔富今貧者，余亦爲悽然。因飲之以酒，而作此詩。今日寒雨不止，忽憶其事，且念楊君之棲遲，與逆旅者何異，故出以與之。〔合註〕全集有《與楊耆秀才醪錢帖》，則其貧可知矣。〔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編卷五罷鳳翔作，誤。以罷鳳翔時推之，三十年前，公猶未墮地也。今以《醪

錢帖乃黃州作，而年月無考，因改附此卷之末。餘已詳卷五案中。〔案〕總案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有「罷〔鳳翔〕簽判任」條，時東坡二十九歲。

孤村微雨送秋涼〔二〇三〕，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攪馬，〔馮註〕杜子美《守歲》詩：盍簪喧攪馬。悲歌〔二〇三〕互答有寒蟿。〔合註〕《方言註》：寒蠅，蟿也。似小蟬而色青。天寒滯穗〔二〇四〕猶橫畝〔二〇五〕，〔馮註〕《詩·小雅·大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歲晚空機任倚牆〔二〇六〕。〔合註〕柳子厚詩：機杼空倚壁。勸爾一杯聊復睡〔二〇七〕，〔馮註〕孫皓《爾汝歌》：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晉·孝武帝紀》云：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人間貧富海茫茫。

卷二十二校勘記

- 〔一〕正月 集本、類本作「二月」。
- 〔二〕無賴 查註、合註：「賴」一作「奈」。
- 〔三〕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五首 集甲無「五首」二字。集乙「五首」二字爲題下原註。類本「句作詩」。
- 〔四〕他人 類本作「古人」。
- 〔五〕猩脣 合註：「脣」一作「紅」。
- 〔六〕半段槍 集甲作「半斷槍」。

〔七〕喪魄 類丙原註：「喪」，去聲。

〔八〕默誦 類本作「嘿誦」。按「嘿」，同「默」。

〔九〕食甘 集甲、類丙作「食柑」。

〔一〇〕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西樓帖有此詩，詩後書：「右調巢生一首」。施註所云「此詩墨蹟，刻石成都府治」，當卽西樓帖。

〔一一〕暗塵 西樓帖作「細塵」。

〔一二〕誰與 合註：一作「與誰」。「破竈」句下「誥案」「柴澀」「澀」疑爲「濕」之誤。

〔一三〕一瓢 西樓帖作「一樽」。查註、合註：「瓢」一作「尊」。按：合註引施註註文作「尊」。

〔一四〕馭吏 西樓帖作「御史」。

〔一五〕寒螿呻 類本作「寒螿聲」。合註謂「聲」譌。

〔一六〕莫怨天 西樓帖作「勿怨天」。

〔一七〕共享 西樓帖作「共饗」。

〔一八〕菜之美者……有吾鄉……故人……余去鄉 類丙無「之」、「有」、「故人」、「鄉」等字。

〔一九〕點酒 盧校：「酥酒」。

〔二〇〕齊安民 集本、類本作「齊安人」。

〔二一〕頤山 七集作「顧山」。

〔二二〕粲然 七集作「燦然」。

- 〔三三〕低徊 七集作「低回」。
- 〔三四〕紈綺 七集作「綺紈」。
- 〔三五〕事研討 七集作「自研討」。
- 〔三六〕陸子 七集「子」缺字。
- 〔三七〕蟬培 查註、合註：「培」一作「碚」。
- 〔三八〕形骸 七集作「形體」。
- 〔三九〕口腹 七集作「心腹」。
- 〔四〇〕招客 七集作「佳客」。
- 〔三一〕置廚簾 查註、合註：「置」一作「付」。
- 〔三二〕夜雨 集本、類丙作「雨夜」，類甲、類乙作「夜雨」。查註：一作「雨後」。
- 〔三三〕堪著客 查註：別本「客」作「處」者訛。
- 〔三四〕焚香 集本、類本作「燒香」。
- 〔三五〕如水 查註、合註：「如」一作「似」。
- 〔三六〕挂起 七集「挂」字模糊，似「挂」字，繆荃孫覆刻明成化本作「挂」。
- 〔三七〕記初歡 類本作「託初歡」。
- 〔三八〕落葉 類本作「落日」。
- 〔三九〕莫疑 集本、類本作「勿疑」。

- 〔四〇〕 和黃魯直食筍次韻 查註無「次韻」二字。
- 〔四一〕 菘芥 查註、合註：「菘」一作「松」，訛。
- 〔四二〕 墮甌 集乙作「墜甌」。
- 〔四三〕 黽勉 集本作「黽俛」。
- 〔四四〕 共抱 查註、合註：「抱」一作「把」。
- 〔四五〕 野葛 集本作「冶葛」。集甲原校：「冶」一作「野」。類甲作「治葛」，「治」當爲「冶」之誤。
- 〔四六〕 上方 集本、類本作「尚方」。
- 〔四七〕 熟睡 原作「睡熟」。今從集本、類本。
- 〔四八〕 霏霏 類本作「紛紛」。
- 〔四九〕 看瞋無 集乙作「看嗔無」。
- 〔五〇〕 鄧忠臣母周氏挽詞 集本、類本無「氏」字。合註：一本無「周氏」二字。
- 〔五一〕 抱此恨 集乙作「把此恨」。
- 〔五二〕 常惜日 類本作「嘗惜日」。
- 〔五三〕 肝鬲 集本、類本作「肝膈」。正字通：「鬲」通「膈」。
- 〔五四〕 感動 集本、類本作「感慟」。
- 〔五五〕 再滴 七集作「載滴」。
- 〔五六〕 出錦繡 原作「作錦繡」。今從集本、類本。

〔五七〕仙人 查註：一本「仙」作「山」者訛。

〔五八〕呼日出 集本、類丙作「呼出日」。類甲、類乙「呼」作「無」，類丁「呼」作「撫」；「無」疑爲「撫」之誤。

〔五九〕歸佛祖 集本、類本作「參佛祖」。

〔六〇〕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 七集題作「第五橋」。

〔六一〕縮手 合註：「縮」一作「束」。

〔六二〕橋邊水 七集作「橋東水」。外集作「橋邊月」。

〔六三〕本集赤壁記云 查《東坡七集》中之前集、後集、續集，無《赤壁記》。《津逮祕書》本《東坡題跋》卷

六有此文，題作《記赤壁》。又此文亦見《東坡志林》卷四，題作《赤壁洞穴》。

〔六四〕微甘 查註、合註：「微」一作「餘」。

〔六五〕東坡 類丙「坡」字後有「一首」二字。

〔六六〕海邊 查註、合註：「海」一作「水」。

〔六七〕靈松柏 類本作「埋松柏」。

〔六八〕和秦太虛梅花 《法書贊》卷二十六有《張安國書坡詩帖》，所書坡詩，卽此詩。

〔六九〕逐客 《法書贊》作「遠客」。

〔七〇〕不知 集本作「不如」。

〔七一〕餐落英 類本作「飡落英」。

〔七二〕東風 類甲、類丙作「東方」。

〔七三〕嫋嫋 查註作「嫋嫋」。合註作「渺渺」。按，《康熙字典》引《六書故》：「嫋」，俗作「嫋」。

〔七四〕故燒高燭 集本、類甲、類乙作「更燒高燭」。類丙作「高燒銀燭」。

〔七五〕獨笑 類丙作「獨秀」。

〔七六〕春眠 集本、類本作「春睡」。

〔七七〕藜 合註：一作「聚」，訛。

〔七八〕開樽 集本、類本作「開瓶」。

〔七九〕污泥土 集乙、類甲作「汗泥土」。

〔八〇〕秋千 集甲、類本作「鞦韆」。參「秋千」句下合註。

〔八一〕挂索 集本、類本作「索挂」。

〔八二〕南上 查註、合註：「南」一作「山」，查云「山」訛。

〔八三〕緼 集甲作「蘊」。按，《漢書·蒯通傳》王先謙補註：「緼」與「蘊」通。

〔八四〕姪 集甲作「妣」。按《集韻》：「妣」，《說文》：少女也。或作「姪」。

〔八五〕落景 原作「落影」。今從集本、類本。

〔八六〕不必 集本、類本作「不復」。

〔八七〕劉監倉家煎米粉作餅子云云 施乙、七集此題有二詩。其第一詩「一杯連坐兩髯棋」云云，外集人

卷六，題爲「春日與閑山居士小飲」；查註、合註收入補編中。

〔八八〕余云 施乙作「東坡云」。外集作「坡名」。

〔八九〕余飲之云 施乙「余」作「東坡」，外集作「坡」。七集無「云」字。

〔九〇〕數日攜家飲郊外 施乙「數日」二字，在「外」字下。七集「數日」後有「余」字，外集有「坡」字。

〔九一〕求之 七集「之」字後有「二首」二字。

〔九二〕著水 外集作「看水」。

〔九三〕贈楊耆并引 原無此五字，今據類本加。類本以「西蜀楊耆二十年前」云云爲引，今從。外集題作

「扶風驛舍聞歌者」，以「西蜀楊耆二十年前」云云爲跋文。「西蜀楊耆二十年前」云云爲七集之題。

〔九四〕今見之亦貧 類本、外集作「今復見之益貧」。

〔九五〕華髮 類本、外集作「白髮」。

〔九六〕貧者 類本、外集作「窮者」。

〔九七〕使其 外集作「使善」。

〔九八〕豈減 類本、外集作「豈必減」。

〔九九〕當世 外集作「當時」。

〔一〇〇〕扶風 七集作「長安」。

〔一〇一〕聞泣者甚怨問之乃昔富而今貧者乃作一詩今以贈楊君 類丙作「夜半逆旅有歌者，其聲悲甚，起

問之，蓋昔富今貧者，余亦爲悽然，因飲之以酒而作此詩，今日寒雨不止，忽憶其事，且念楊君之栖遲，與逆旅者何異，故出以與之」。類甲「栖遲」作「栖屑」，外集「且」墨釘，餘皆同類丙。

〔一〇二〕微雨送秋涼 原作「漸雨逐秋涼」。今從類本、外集。盧校：「漸」當作「微」；「逐」當作「送」。

七集作「漸雨逐秋涼」；原校：「漸」，一作「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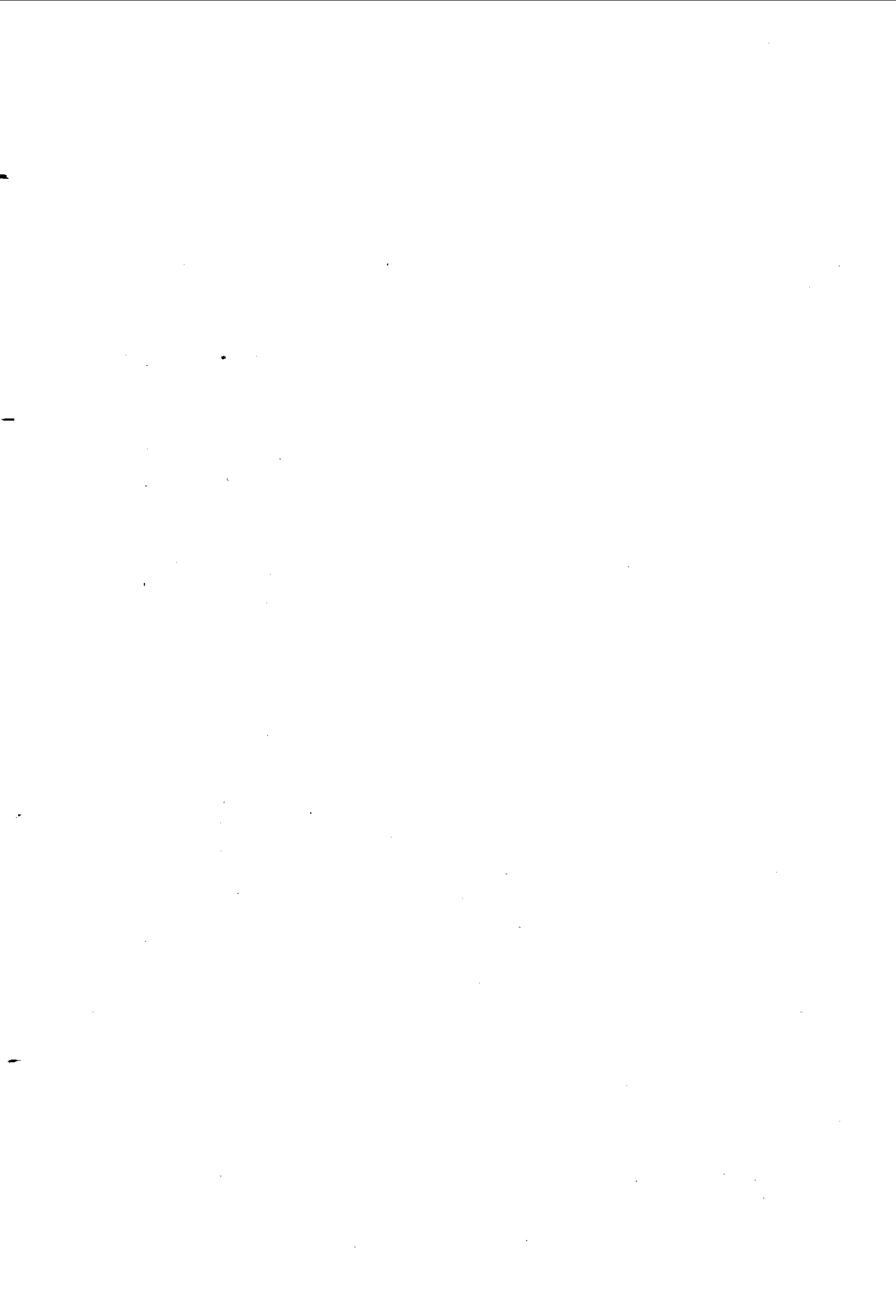
〔一〇三〕悲歌 七集作「愁吟」；七集原校：一作「悲歌」。

〔一〇四〕滯穗 查註：石刻「穗」一作「穉」。按：《經典釋文》：「穗」，本亦作「穉」。

〔一〇五〕橫畝 查註、合註：「橫」一作「棲」。盧校：「橫」當作「棲」。今仍依底本。

〔一〇六〕任倚牆 類本、七集作「尚倚牆」。

〔一〇七〕復睡 外集原校：「睡」一作「飲」。



蘇軾詩集卷二十三

古今體詩四十四首

【誥案】起元豐七年甲子三月，責授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四月，離黃州，五月赴筠，七月至金陵作。

別黃州

〔合註〕《續通鑑長編》：自黃移汝，在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蓋紀有命之日也。【誥案】自此詩起以下，皆乞常道中作。

病瘡老馬不任鞿，〔王註〕杜子美《瘦馬行》詩：日莫不收鳥啄瘡。〔施註〕《漢·刑法志》：以鞿而御駢突。顏師古曰：馬絡頭曰鞿。猶向君王得敝幃〔一〕。〔王註〕任居實曰：《曲禮》：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次公曰〕《曲禮》乃是「帷」字，在支字韻，今微字韻中「幃」字註云：單帳也。今豈乃單幃之義乎？【誥案】《玉篇》：帷，幕也，帳也。《說文》：帷在上曰幕。《廣雅》：幕，帳也。《玉篇》：帳，帷也，張也。《史記·高帝紀》：復留止張飲三日。註：張幃帳也。又，《文帝紀》：令幃帳不得文繡。《詩·衛風·氓》：漸車帷裳。傳：帷裳，童容也。疏：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凡此「帷」、「幃」義並通。但經傳少用幃字，故如《禮·檀弓》：帷堂，《左傳》：帷裹之類，皆從帷。即「敝帷不棄，爲埋馬也」，

二句，亦出《檀弓》。王註謂出《曲禮》者，並誤，均應駁正。桑下豈無三宿戀，〔施註〕《四十二章經》：沙門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勿再矣。《後漢·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樽前聊與一身歸。〔施註〕牛僧孺《贈汝州劉中丞》詩：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鬪樽前見在身。長腰尚載撐腸米，〔查註〕《韻語陽秋》：長腰米，楚人語也。潤領先裁蓋瘦衣。〔王註〕《韻語陽秋》云：汝人多苦瘦。故歐陽公《汝瘦》詩云：僂婦垂甕盎，嬌嬰包卵殼。無由辨肩頸，有類龜縮殼。梅聖俞詩云：女慙高掩襟，男衣闊裁領。投老江湖終不失，〔王註〕《晉書》：王羲之曰：懷祖投老，可得僕射。〔詰案〕神宗手詔，有「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之語，此句之本意也。紀昀曰：已邀量移，似乎漸可自遂，故有此句。來時莫遣故人非。〔詰案〕紀昀曰：來時作將來解，非字作非議解。

和參寥

〔查註〕《參寥集·留別雪堂呈子瞻》詩云：策杖南來寄雪堂，眼看花絮又風光。主人今是天涯客，明日孤帆下淼茫。〔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上卷之末，今改編於此。

芥舟只合在坳堂，〔馮註〕《莊子·逍遙遊篇》：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紙帳心期老孟光。不道山人今忽去，曉猿〔二〕啼處月茫茫。

過江夜行武昌山上〔三〕，聞黃州鼓角

〔合註〕《梁溪漫志》：東坡去黃，夜行武昌，回望東坡，聞黃州鼓角，淒然泣下。〔詰案〕黃州在江

北，公自此往游廬山，并視子由於筠，故渡江而南也。

清風弄水月銜山，〔王註〕李太白《烏棲曲》詩：青山猶銜半邊日。幽人夜度吳王峴。〔王註〕任居實曰：吳王峴，在武昌西山九曲亭下。〔汪信民曰〕《志林》云：孫仲謀泛江，自樊口鑿山通道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黃州鼓角亦多情，〔施註〕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橫吹曲有鼓角。舊說云，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帝始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涉沙漠，軍士聞之，悲而思歸，於是減爲半鳴，尤更悲矣。唐樂令，諸道行軍應給鼓角者，三萬人已上，角十四具，鼓二十四面；二萬已上，角八，鼓十四；萬人以上，角六，鼓十；不滿萬人，臨時量給，三分減一。送我南來不辭遠。〔誥案〕紀昀曰：語特深秀。江南又聞出塞曲，〔王註〕《晉書·劉疇傳》：曾避亂鳩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箛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施註〕《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後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有《黃鵠》、《隴頭》、《出塞》、《入塞》等十曲。見《班超傳註》。半雜江聲作悲健。〔王註〕杜子美《閣夜》詩：五更鼓角聲悲壯。誰言萬方聲一槩，〔王註〕杜子美《秦州雜詩》：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鼉憤龍愁爲余變。我記江邊枯柳樹，〔誥案〕紀昀曰：繁拂有致。未死相逢真識面。〔施註〕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他年一葉泝江來，還吹此曲相迎餞。〔誥案〕紀昀曰：結本位，密。

岐亭〔四〕五首并敘〔五〕

〔誥案〕公此敘及第五詩，作於初至九江，查註改編甚當。餘詳案中。〔案〕總案云：公至九江，即與季常贈別。乃施註原編至筠州、至廬山而後編此五首於九江，是季常守候至六月矣。詩有

「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句，臨別似此相勉，必不去後違戲其久死之妻。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六〕，復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七〕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詩必以前韻〔八〕。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季常七來見余〔九〕，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一〇〕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爲五首〔二〕以贈之。

其一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合註〕禮記·月令：天時雨汁。註：雨汁者，水雪雜下也。遠林草木暗，近

舍〔三〕烟火濕。〔王註〕孟郊聯句：儒宮烟火濕。鄭谷雪中詩：亂飄僧舍茶烟濕。下有隱君子，〔施註〕史記·

老子傳：老子，隱君子也。嘯歌方自得。〔施註〕陶淵明飲酒詩：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知我犯寒來，〔合

註〕沈約詩：春色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施註〕韓退之醉贈張祕書詩：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撫掌動鄰

里，遶村捉鵝鴨〔三〕。〔施註〕杜子美成都草堂詩：不教鵝鴨惱比隣。〔語案〕客有過韻山堂舉此句者，云：後篇戒

殺，此句何不禁捕耶？答曰：本集尚有「殺盡西村鷄」句，亦多有殺牛之語，此卽詩·大雅·雲漢：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之意，不以辭害義也。且此乃敘初至季常家，舉家欣動之情，已見其妻不妬。要知客在堂而內妬，欲求甘旨不失餽者鮮

矣。後詩戒殺，乃明年重到所作，正以其前此多殺故也，與此尤可參看。房櫳鏘器聲，〔王註〕《魏志》：曹操過呂伯奢，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蔬果照巾羈。〔施註〕《周禮》：天官：羈人，掌其巾羈。久聞蕪蒿美，〔合註〕《爾雅》：蕪，蒿也。初見新芽赤。洗盞酌鵝黃，磨刀削熊白。須臾我徑醉，坐睡落巾幘。〔施註〕《晉·庾徵傳》：頽然而醉，幘墮几上。醒時夜向闌，唧唧銅瓶泣。〔誥案〕紀昀曰：「泣」字押得生而穩。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施註〕《詩序》：伐木廢則朋友缺矣。我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靜菴〔二四〕中，〔誥案〕岐亭，乃季常所居之地也，靜菴，乃季常所居之名也。此句「靜菴中」一作「坐菴中」，誤。曉嵐以「坐」字爲是，蓋疑靜字亦作虛字用，故以爲不若坐字也。其說不可從。惟見峰巒集。〔施註〕杜子美《龍門鎮》詩：古鎮峰巒集。〔誥案〕公以元豐庚申正月二十五日，初至岐亭，遇季常，留靜菴五日，乃作此詩時也。紀昀曰：結得超遠。

其二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合註〕《東坡題跋》云：去年下獄得脫，自此不殺一物，有餉蟹蛤者，皆放之江中。卽此詩意也。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濕。〔施註〕《莊子·大宗師篇》：魚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剗腸彼交病，〔施註〕《莊子·外物篇》：神龜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陶淵明《歸去來序》：飢凍雖切，道違已交病。過分我何得。〔合註〕白樂天詩：榮寵尋過分。相逢未寒溫，〔施註〕《唐·武攸緒傳》：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相勸此最急。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坐客皆忍笑，髡然發其羈。〔王註〕次公曰：據《盧氏雜說》：烝壺是鄭餘慶，而先生指爲盧懷慎，豈懷慎事同此，而別有出處耶？〔施註〕《唐·盧懷慎傳》云：清儉

不營產業，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日晏，設烝豆兩器，菜數杯而已。不見王武子，每食刀几〔三〕赤。琉璃載烝純〔二六〕，中有人乳白。〔王註〕晉·王濟傳：字武子。性奢侈，麗服玉食。武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烝純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烝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死，年四十六歲。盧公信寒陋，〔合註〕北齊書·樊遜傳：門族寒陋。衰髮得滿幘。〔王註次公曰〕衰髮滿幘，言其壽也。而新、舊唐史並不見其死之年歲，惟鄭餘慶則云，死年七十六也。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王註〕黃庭經：長生至慎房中急，何謂死作令神泣。〔誥案〕公極自賞此句，嘗以告之王定國。紀昀曰：五字自警策。先生萬金璧，護此一蟻缺。〔王註〕抱朴子：以蟻鼻之缺，損無價之淳鈎。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王註〕李太白《桃李園序》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又按李太白《擬古》詩：生者爲過客，死者爲歸人。君無廢此篇，嚴詩〔二七〕編杜集。〔王註次公曰〕嚴，謂嚴武；杜，謂杜甫。杜詩集載嚴武詩數篇。〔誥案〕元豐辛酉正月二十日，重赴岐亭，潘丙、古耕道送至女王城，止於東禪。二十一日，宿團風鎮，二十二日至岐亭，乃作此詩時也。紀昀曰：純是香山門徑。

其三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王註〕物類相感志云：蜂窠極大者，圍一二尺，其綴不過小索許大，云是十姑樹汁，猶漆類，故綴牢耳。〔合註〕二句似喻其屋小而人增也，與下添丁意合。我身牛穿鼻，〔王註〕莊子·秋水篇：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卷舌聊自濕。二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王註〕韓退之詩：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愛君似劇孟，扣門知緩急。〔王註〕漢·爰盎傳：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

人有謂盍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盍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扣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家有紅頰兒，〔施註〕韓退之《晚秋聯句》：青娥鬢長袖，紅頰吹鳴箏。能唱《綠頭鴨》。〔王註次公曰〕《綠頭鴨》，曲名。行當隔簾見，〔施註〕《南史》：夏侯直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伎。花霧輕羃羃。〔施註〕韓退之《叉魚》詩：蓋江烟羃羃。爲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施註〕京師官法，酒以黃紙或黃羅絹封羃瓶口，名黃封酒。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王註次公曰〕葉家白，建谿茶名。〔賈巖老曰〕按《北苑拾遺錄》云：北苑之地，以谿東葉布爲首稱，葉應言次之，葉國又次之。凡隸籍者，一千餘戶。〔施註〕《茶錄》：建州葉氏多茶山，每歲貢焉。樂哉無一事，〔施註〕杜子美《今夕行》詩：咸陽客舍一事無。十年不蓄憤。閉門弄添丁，哇笑〔〇〕雜呱泣。〔施註〕《尚書·益稷》：禹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西方正苦戰，誰補將帥缺。披圖見八陣，〔王註〕《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其要云：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案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合散更主客。〔集本、施乙原註〕更，平聲〔一九〕。〔施註〕《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須親戎行，〔施註〕《左傳·成公二年》：韓厥曰：「屬當戎行，無所逃隱。」杜子美《壯游》詩：涿鹿親戎行。坐論教君集。〔施註〕《周禮·冬官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唐·侯君集傳》：始，太宗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誥案〕元豐辛酉十一月，李公擇自龍舒出，按行抵浮光，相約會於岐亭。十二月初一日，公發黃州，宿於團

風鎮，初二日晚，至岐亭，乃作此詩時也。

其四

酸酒如蠶湯，甜酒如蜜汁。〔合註〕白樂天詩：戶大嫌甜酒。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查註〕飲酒一作乏酒，見張耒《宛丘集註》中。〔誥案〕「乏酒」非是，據陸務觀記秦少游語云：此先生「飲酒但飲濕」而已。正用此詩全句也。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王註續曰〕南方有茅柴酒。〔次公曰〕茅柴，乃村落所釀醱薄酒也。〔誥案〕謂飲之一熱便過，遽熄如茅柴也。禁網日夜急。〔王註續曰〕酒禁嚴也。〔施註〕《漢·循吏傳序》：禁網疎闊。西鄰椎甕盜〔二〇〕，〔王註〕《漢書·趙廣漢傳》：守京兆尹，至霍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醉倒猪與鴨。〔施註〕韓退之《紅芍藥》詩：花前醉倒歌者誰。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罨。〔王註〕《方山子傳》：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何從得此酒，冷面妒君赤。〔施註〕俗諺有「無錢喫酒，妒人面赤」之語。定應好事人，〔施註〕陶淵明《飲酒》詩：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千石供李白。〔施註〕李太白《贈韋南陵》詩：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翁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爲君三日醉，〔施註〕《漢·高祖紀》：張飲三日。蓬髮不暇幘。〔施註〕《漢·揚雄傳》：頭蓬不暇梳。夜深欲踰垣，卧想春甕泣。〔王註次公曰〕春甕泣，以言酒熟而泣泣然也。兩句之意，暗使《畢卓傳》「比舍郎酒熟，夜至其甕間竊取」也。君奴亦笑我，鬢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人生幾兩屐，莫厭頻來集。〔施註〕《晉·王羲之傳·蘭亭序》：少長咸集。〔誥案〕公自元豐庚申至壬戌，凡四至岐亭，皆其妻存日也。下年癸亥，柳氏病沒，而公適有疾，自此亦不更至，以是知以杖擊壁之說誣也。是年春初，公作雪堂，既而相田至沙湖，遂游薪水，有《報季常書》，未嘗至岐

亭也。其四至，當在秋冬間，而集無考。本案附載十二月杪。紀昀曰：此首亦真樸。

其五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瀝汁。〔合註〕竹瀝，見《本草》。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濕。〔合註〕相濕用《莊子》，見前第二篇。不知我與君，交游竟何得。心法幸相語，〔施註〕白樂天《夢裴相公》詩：自我學心法，萬緣成一空。頭然未爲急。〔王註〕《梵網經序》：當求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願爲穿雲鶴，〔施註〕杜子美《送程錄事》詩：莫作翻雲鶴，聞呼向禽急。莫作將雛鴨。〔合註〕《宣和畫譜》：易元吉有《雛鴨圖》。我行及初夏〔三〕，〔誥案〕此公與季常以四月別於九江之證也。煮酒映疏罨。〔施註〕《周禮》：天官：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茲游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寧復再，起舞花墮幘。將行〔三〕出苦語，不用兒女泣。〔施註〕《後漢》：來歙傳：謂蓋延曰：「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吾非固多矣，君豈無一缺。〔誥案〕紀昀曰：此古人臨別贈言之意，不似後來，但以好語相媚。各念別時言，閉戶謝衆客。〔誥案〕紀昀曰：更歷憂患之言。空堂淨掃地，〔施註〕白樂天《閑居》詩：深閉竹間扉，淨掃松下地。虛白道所集。〔施註〕《莊子》：人間世篇：虛室生白。又，《庚桑楚篇》：宇泰定者，發乎天光。〔誥案〕此詩本年四月，作於九江，季常辭歸，公卽與參寥入廬山。若仍施編，季常當守候至六月矣。

初入廬山三首

〔查註〕《水經注》：王彪之《廬山賦序》：廬山，彭澤之山也。周景式《廬山記》云：匡俗廬於此山，

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元和郡縣志：廬山本在潯陽縣東三十二里，名鄣山。昔匡俗，字子孝，隱淪於此。太平寰宇記：匡俗結廬於此山，仙去，空廬尚在，故曰廬山。

其一

青山若無素，〔施註〕漢·張禹傳：忽忘雅素。偃蹇不相親。〔王註次公曰〕先生詩又云：青山偃蹇如高人。又曰：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公自註〕山南山面也。

其二

自昔懷清賞，〔合註〕謝朓詩：江垂得清賞。神游杳靄間。〔施註〕李太白大鵬賦序：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游八極之表。如今不是夢，真箇在廬山。〔施註〕韓退之詩：老翁真箇是童兒。

其三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游。可怪〔三〕深山裏，人人識故侯。〔王註〕子仁曰：先生詩話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云云。既而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句云：青山若無素云云。按詩話，則今第三篇爲首篇矣。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又僞作樂天詩稱美〔三〕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三〕，然豈

至是哉！乃戲作一絕

〔查註〕《太平寰宇記》：瀑布在廬山東，亦名布水，源出高峰，挂流三百丈許，遠望如匹布，有徐凝題詩。〔王註〕先生《詩話》云：僕初入廬山，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有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先寺主求詩，爲作此一絕。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王註〕李太白《望廬山瀑布》詩：日照香爐生紫烟，遙看白布挂長川。飛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銀河落九天。飛流濺沫知多少，〔合註〕孫綽《游天台賦》：瀑布飛流以界道。張九齡《廬山望瀑布》詩：濺沫驚飛鳥。不與徐凝洗惡詩。〔王註〕《全唐詩話》：白居易刺杭州，張祜自負詩名，以解頭爲己任。徐凝後至，誦所作《瀑布》詩，祜愕然，居易遂以凝爲首薦。李肇《國史補》：德宗晚年尤工詩，臣下莫及。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清詩百篇，帝謂使者曰：「此惡詩，何用進。」

圓通禪院，先君舊游也。四月二十四日〔三〕晚，至，宿焉。明日，先君忌日也〔二〕。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以贈長老僊公。僊公〔二九〕撫掌笑曰：「昨夜夢寶蓋飛下，著處輒出火，豈此祥乎！」乃作是詩。院有蜀僧宣逮，事訥長老，識先君云

〔查註〕《廬山紀事》：甘泉口西爲圓通山，山南有圓通寺，本潯陽人侯氏之居。李後主取爲功德院，初名崇聖寺。宋太祖朝，賜名圓通崇勝禪寺。歐陽永叔所作《蘇明允墓志》：公卒於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合註〕《續通鑑長編》：治平二年四月甲申朔。老蘇公之卒日，爲戊申，則是二十
五日先一日，當是二十四日也。〔查註〕《維摩經》：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
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
蓋，徧覆三千大千世界。《圓通紀勝集》：可僊禪師，諱真覺，嶺南人。東坡先生訪之，師先一夕，
見空現一寶蓋，霞光匝地，繞獻師前。次日，公果至，作詩，其敘云：圓通乃先君舊游地，追念音
容，蔑以爲悼，謹書寶積菩薩獻蓋一首，綵幡一對，以資冥助。《寶僧傳》：居訥，梓州東川蹇氏
子。出家，游廬山，道望日重，南康守程師孟請住圓通。皇祐元年，京師新建淨因禪院，召往往
持，稱目疾，固辭不起。《樂城集》云：先君嘗游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

石耳峰頭路接天，〔查註〕《廬山志》：馬耳峰西南，爲石耳峰，其峰峭厲，後山尤聳拔。〔合註〕王梅溪《題訥菴詩》自

註：石耳、馬耳，圓通二高峰也。梵音堂下〔三〕月臨泉。〔查註〕《圓通事實》：寺中有夜話亭、清音亭，歐陽永叔與居
訥談道處。或云，梵音堂卽清音亭。此生初飲廬山水，他日徒參雪竇禪。〔王註〕子仁曰：雪竇師，諱仲顯，字
隱之。遂州李氏子出家。參隨州智門祚和尚，後居四明之雪竇，賜號明覺。〔施註〕《傳燈錄》：雪竇師，諱重顯。雪竇山，
在明州。有《雪竇禪師語錄》。袖裏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
是仙。〔合註〕白樂天《歎病鶴》詩：可憐風貌甚昂藏。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爲東軒長老。其婿曹煥往筠，余作
一絕句送曹以戲子由。曹過廬山，以示〔三〕圓通慎長老。慎欣

然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跌坐化去。子由聞之，乃作^{〔三三〕}二絕，一以答余，一以答慎。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三三〕}。乃追次慎韻^{〔三四〕}

〔王註〕「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資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公自註：「慎老和余詩。」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公自註：「子由答余詩。」擔頭挑得黃州籠，行過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公自註：「子由答慎詩。」【誥案】以上三詩，今仍附錄^{〔三五〕}。

其一

君到高安幾日回，一時斗擻^{〔三六〕}舊塵埃。〔施註〕白樂天《游悟真寺》詩：斗擻塵埃衣，禮拜冰雪顏。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公自註〕予送曹詩^{〔三七〕}。

其二

大士何曾有生死^{〔三八〕}，〔王註次公曰〕指言慎長老。〔合註〕《傳燈錄》：釋迦牟尼佛，亦名護明大士。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一映千山上，散作人間萬竅風。〔公自註〕予次慎韻^{〔三九〕}。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通，亦作一絕

〔查註〕周景式《廬山記》：溫泉穴口，圍丈許。沸泉湧出如湯。《廬山紀事》：隘口東南，爲黃龍山。北麓有二池，水曰溫泉。井尚有存者，皆沒於水中。其無井處有沸泉，東一池尤熱，西池水稍深，又有他水來雜之，故其冷者三之一。〔合註〕《老學菴筆記》：可遵詩本凡惡，偶以「無垢」句爲坡所賞，大自矜詡，追坡至前途，自言有一絕，欲題三峽之後。遂朗吟曰：君能識我湯泉句，我却愛君三峽詩。道得可嚙不可漱，幾多詩將豎降旗。坡悔賞拔之誤，且惡其無禮，促駕去。遵徑至栖賢，欲題所舉絕句，寺僧方礪石刻坡詩，大詬而逐之，山中傳以爲笑。

石龍有口口無根，〔查註〕《廬山紀事》：溫泉寺，僧常鑿石爲龍首以出泉，今廢。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王註〕先生《詩話》：游湯泉，覽留題百餘首，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其下二句，卽題中所載。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查註〕《淮海集·李公擇行狀》云：皇祐中進士甲科，神宗、哲宗兩朝，累官御史中丞。少時讀書於白石菴，後雖出仕，而書藏山中，每得異書輒益之，至九千卷。《廬山紀事》：含鄱口西爲寶陀巖，有僧舍，曰楞伽院，內有白石菴，卽李公擇讀書處也。公擇在朝時，以詩寄菴端老曰：煩師爲

掃山中石，待請歸時欲醉眠。然竟不克。

偶尋流水上崔嵬，〔施註〕《毛詩·卷耳》：陟彼崔嵬。漢司馬相如《上林賦》：崇山矗矗，寵崒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施註〕李白《望五老峰》詩：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查註〕《太平寰宇記》：五老峰，在廬山東，懸崖突出，如五人羅列之狀。《商丘漫語》：自下望之，勢如離立，其上相距甚遠，不連屬也。軒軒然如人箕踞而窺重湖，又如五雲翩翩欲飛。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四〇〕頭白早歸來。〔查註〕《廬山紀事》：舊名匡廬山，避宋太祖諱，改康山。杜子美《不見》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誥案〕紀昀曰：本地風光，點染殊妙。

廬山二勝并敘〔四一〕

〔查註〕先生於四月初離黃州，先游廬山，後至筠州，詩題日月，歷歷可據。施編廬山詩於筠州以後，今改正。

余游廬山，南北得十五六奇勝〔四二〕，殆不可勝紀。而懶不作詩，獨擇其尤佳者〔四三〕作二首。

開先〔四四〕漱玉亭

〔邵註〕黃庭堅《開先禪院修造記》：畧曰：南唐中主，年少好文，無經世意。慕物外之名，問舍五老峰下，有野夫獻地，買之萬金，以爲書堂。及卽位，以爲寺。以野夫獻地，爲己有國之祥，故名開先。後遷洪都。蓋嘗弭節，故榻與畫像存焉。〔誥案〕後十八年，公重游廬山，與《胡洞微書》云：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亦作一絕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廬山二勝

栖賢、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可爲詩題開先之證。邵註此條誤駁王註，以開先爲開元之說，合註已正之，今皆刪。紀昀曰：與《三峽橋》詩，俱奇警，此首近太白，《三峽橋》詩近昌黎。查初白謂《三峽橋》似杜，未然。

高巖下赤日，〔施註〕杜子美《喜雨》詩：「日色赤如血。」深谷來悲風。〔施註〕《文選》陸士衡詩：「頓轡倚高巖，側聽

悲風響。」杜子美《李尊師歌》：「時危慘澹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施註〕《述征記》：華山、首陽本一

山，巨靈擘開，以通河流。〔查註〕《山疏》云：漢陽峰之頂，多瀆泉，鈞突播流，西爲谷簾泉，東爲開先之二瀑。二瀑同源異

流，其在東北者，瀉出鶴鳴、龜背二峰之間，曰馬尾水；其在西南者，則自山頂下注雙劍峰背，匯爲大龍潭，下注大壑，懸

挂數百丈，曰瀑布水。循壑東北，與馬尾水合流，出兩山峽中，下注石潭。石碧而削，水練而飛，潭紺而淵，爲開先佳境。

因名其峽曰青玉峽，潭曰龍池，二瀑俱奇觀，而西瀑尤勝。亂沫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

石硤〔四五〕。〔施註〕《唐韻》：硤，大壑也。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精宮。〔王

註〕任昉《述異記》：閩閩造水精宮。〔施註〕《逸史》：盧杞嘗騰上碧霄，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爲牆。有女子謂曰：「此水晶

宮也。」〔詰案〕此二句挺得瀾大，故能折出後四句。願隨琴高生，脚踏赤鯁公。〔王註〕《列仙傳》：琴高，趙人。以

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至日，皆潔齋候於水旁，設

祀。果乘赤鯁，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去。〔施註〕《酉陽雜俎》：國朝律，取得鯁魚，卽宜放，號赤鯁

公。賣者杖六十，言鯁爲李也。手持白芙蕖，跳下清冷〔四六〕中。〔施註〕《莊子·讓王篇》：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

無擇，無擇因自投於清冷之淵。〔詰案〕此詩前亦易辨，後四句陡然便住，有非神工鬼斧所及，他人縱來得，亦了不得也。

紀昀曰：未必定有深意，直是氣象不同。

棲賢三峽橋

〔查註〕《廬山紀事》：七尖山東北，有大谷，是爲棲賢谷。值含鄱口之南，三峽澗水出焉。萬壽寺東南行，龜峰之末，衆水所會也。凡迤東，團山、黃石諸水，迤西，桃林、長壠諸水，大小支流，九十有九，皆入於三峽澗。玉淵之南有棲賢橋，卽三峽橋也。作於祥符間，橫絕大壑，締構偉壯，從橋上俯視澗底，可百餘尺。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施註〕《漢·枚乘傳》：太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鬪。〔誥案〕二句總括，下乃分疏。深行九地底，〔王註〕次公曰《兵書》：行於九地之下。〔任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險出〔四〕三峽右。〔施註〕杜子美《醉歌行》詩：詞源倒流三峽水。長輪不盡溪，〔王註〕韓退之詩：高浪駕天輪不盡。欲滿無底竇。〔王註〕《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誥案〕紀昀曰：此種皆韓句。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狢。〔合註〕《漢·揚雄傳註》：狢，似猴，音弋授反。清寒入山骨，〔王註〕韓退之《李花》詩：清寒瑩骨肝膽醒。草木盡堅瘦。〔施註〕白樂天《游悟真寺》詩：巖罅無撮土，樹木多瘦堅。〔誥案〕五字瘦勁，確是三峽橋草木。紀昀曰：十字絕唱。空濛烟靄間，〔施註〕杜子美《漢陂西南臺》詩：空濛辨魚艇。〔合註〕杜子美《萬丈潭》詩：側身下烟靄。瀕洞金石奏。〔施註〕杜子美《留崔子二學士》詩：青冥連瀕洞。彎彎飛橋出，〔合註〕皮日休詩：彎彎向身曲。激激半月穀。〔合註〕韓退之《祭李使君文》：見秋月之三穀。玉淵神龍近，〔王註〕賈誼《弔屈原》云：襲九淵之神龍。〔施註〕

左思《吳都賦》：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查註〕《廬山紀事》：棲賢寺東，爲玉淵潭，在三峽澗中。諸水奔注，潭中驚涌噴空。潭上有白石，橫亘中流，故名玉淵。雨雹亂晴晝。垂瓶得清甘，可嚙不可漱。〔施註〕韓退之《題合江亭》詩：綠淨不可吐。

贈東林總長老

〔查註〕《廬山志》：繙經臺南下爲東林寺，晉沙門慧遠之道場，本律寺也。《高僧傳》：時惠永居在西林，要遠同止。永謂刺史桓伊所棲，褊狹不足相處。桓乃爲遠於山東更立房殿，卽東林也。〔王註〕堯卿曰：江州廬山，在州之南三十里，東林又在山之南五里許，小嶺可到，兩寺相鄰。晉道永、道遠所居，規制廣袤，若一大縣，水石深怪，古蹟無窮。東林三門內，有小渠，名曰虎溪。西林，卽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東林舊爲房居，其後朝旨改爲禪寺，命僧常總者住持。總生南劍州尤溪。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爲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詔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寶舉總自代。總知之，宵遁去。王公檄諸郡必得之，竟獲於新淦深山窮谷中，遂應命事。見《僧寶傳》。

溪聲便是廣長舌，〔王註〕《法華經》：世尊見大神力，出廣長舌，清淨法身。〔施註〕《阿彌陀經》：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山色豈非清淨身。〔王註〕次公曰：佛言三身：曰法身者，清淨無相之身也；曰化身者，受生示現之身也；曰報身者，功德莊嚴之身也。〔施註〕《千佛名經》：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夜來八萬四千偈，〔施註〕《楞嚴經》：等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八萬四千爍迦邏首，八萬四千母陀羅臂，皆記佛法門之數。《南史·顧歡傳》：吳興孟景翼造

《正一論》云：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韋三教《樂師經序》：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利濟。他日如何舉似人。〔合註〕《傳燈錄》：省念禪師傳：到處舉似人。

題西林壁

〔王註子仁曰〕《廬山記》云：乾明寺，舊名西林，興國中賜今額。〔查註〕《廬山紀事》：遠公塔西北爲香谷，南下爲西林寺，故沙門竺曇現之禪室也。竺死，其徒惠永自太行至潯陽就居之，陶範爲立寺，曰西林。事詳歐陽詢《西林寺碑》。惠永，姓繁，河內人。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總不同〔四〕。〔詰案〕凡此種詩，皆一時性靈所發，若必胸有釋典，而後鑪錘出之，則意味索然矣。合註、施註以《感通錄》、《華嚴經》坐實之，詩皆化爲糟粕，是謂顧註不顧詩。今皆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二十〔五〕五里野人舍

〔查註〕《九域志》：江南西路有興國軍。《五代史·職方考》：筠州，南唐置，割洪州之高安、上高、萬載、清江四縣爲屬，而治高安。陸游《南唐書》：元宗保大十年，陞洪州高安縣爲筠州。《太平寰宇記》：筠州北至奉新縣一百五里。《名勝志》：石田驛，在興國州治南。

溪上青山三百疊，快馬輕衫來一抹。倚山修竹有人家，〔合註〕《吳禮部詩話》：東坡自黃移汝，別子由於高安，過瑞昌亭子山，題字峩石，點墨竹葉上，至今環山之竹，葉葉有黑點。景定中，王景琰主瑞昌簿，移植廳事，扁其堂

曰景蘇。蓋簿廳，東坡夜宿處也。考瑞昌與興國，往筠經由之路，因公詩句附於此。【誥案】《詩話》過當。橫道清泉知我渴。【誥案】紀昀曰：恰如人意，謂之知可也。東坡詩「知我理荒蕪」同意。芒鞋竹杖自輕軟，【合註】竟陵王子良淨行法門云：氣候清爽，復須輕軟服御。蒲薦松牀亦香滑。【合註】《本草綱目》引唐蘇恭《本草》：青、齊間人謂蒲薦爲蒲席。庾信碑文：或布被松牀。夜深風露滿中庭，惟見【五】孤螢自開闔。【誥案】紀昀曰：結亦妙絕。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施註〕李野夫名莘，公擇之兄，嘗爲江西轉運副使。〔合註〕《續通鑑長編》：公擇於元豐六年七月在禮部侍郎任，爲南郊禮儀使。野夫雖已於二年衝替，亦必官他處，故題云故居也。〔查註〕《元和郡縣志》：建昌縣，北至洪州一百二十二里，卽昌邑王賀所封。《太平寰宇記》：南康軍領縣二，其一爲建昌，本海昏縣地。後漢永元中，分海昏立建昌縣，在南康軍南二百里。〔合註〕《鶴林玉露》：修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以東坡過此得名。

彭蠡東北源，〔查註〕《太平寰宇記》：彭蠡湖，在德化縣東南，與都昌縣分界，周圍四百五十里。廬阜西南麓。【誥案】二句拓出大勢，公之待野夫，公擇，可謂厚矣。何人修水上，〔查註〕《水經注》：修水在艾縣南，東流屈曲六百二十八里，出建昌城，又百二十里，入於彭蠡。以其流長，故曰修。《名勝志》：修水源出寧州幕阜山。《江西舊志》：土人稱修水爲西河。種此一雙玉。〔王註次公曰〕雙玉以言公擇昆仲。《神仙傳》：陽翁伯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種，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施註〕劉禹錫《桃源行》：因嗟隱身來種玉。思之不可見，破宅餘修竹。

四鄰戒莫犯，十畝森似束。〔王註〕元稹《連昌宮詞》詩：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詰案〕紀昀曰：二李之爲人可知，若直作贊詞，卽是凡筆。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徘徊不忍去，微月挂喬木。〔詰案〕紀昀曰：亦寫二李，非寫月也。遙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王註〕唐房千里《竹室記》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椽桷。卧聽鄰寺鐘，書窗有殘燭。〔三〕。〔詰案〕紀昀曰：查初白謂有这一段，方知野夫兄弟宦游未歸，不然，竟是弔故宅矣。此論固是，然東坡之意，只爲補寫二李生平，以虛筆托出，前路隱隱躍躍，未明言爲何如人也。

將至筠，先寄遲、适、遠三猶子

〔合註〕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建炎元年五月，尚書工部員外郎蘇遲守右司員外郎，六月，直祕閣知高郵軍，徙知婺州。四年六月，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九月，直龍圖閣知泉州，十月，爲太常少卿。紹興三年九月，以集英殿修撰權刑部侍郎。五年，引年告老，以權工部侍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二十五年，三月，卒。可補《宋史》所畧。《樂城集》：遣适歸祭東塋。文云：崇寧三年八月，遣第二男承事郎監東嶽廟适。又有《送遜監淮南酒》詩。遠之名，後改爲遜。〔查註〕《樂城集》：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別，先寄遲、适、遠，却寄邁、迨、過、遜。詩云：老兄騎驢日百里，據鞍作詩若翻水。忽吟春草思惠連，因之亦夢添丁子。羣兒競長堪一笑，老馬卧餐何日起。聞兄盡室皆舊人，見面未曾惟遜耳。遲年最長二十六，已能幹父窮愁裏。豫兒揚眉稍剛勁，黨子溫純無愠喜。我兄憔悴我亦窮，門戶久長真待爾。但令戢戢見頭角，甑倒

囊空定何耻。家藏萬卷須盡讀，此外一簪無所恃。船中未用廢詩書，閉窗莫看江山美。【誥案】公詩寄遲、适、遠，故子由和詩寄邁、迨、過、遯，又以遯初生未見，故先有「因之亦夢添丁子」、「見面未曾惟遯耳」等句。其下遞數邁、迨、過，不應以己子遲夾雜其中。迨字仲豫，故云「豫兒揚眉稍剛勁」。過字叔黨，故云「黨子温純無愠喜」。由是推之，其「遲年最長二十六」句，乃「邁年最長二十六」之譌也。此句邁之生年所繫，必當復考。誥前於卷一總案，定邁生年，考《斜川集》，邁長於迨者十一年，而公以明年起知文登，自云迨年十六，以是知迨生熙寧三年庚戌。由庚戌加十一年，定邁生於嘉祐四年己亥，并以是駁正合註邁生嘉祐二年、迨生熙寧二年之誤。今更以時地證之，由己亥數至是年甲子，邁年正二十六，而遲方弱冠，非幹父時也。查註編唱和詩，多去原題，改爲原作和作，合註并此詩不載，故其得失，均無由知。今據《樂城集》補全之，而不改其譌字，俾凡讀者觀之，題爲邁、迨、過、遯，而詩爲遲、迨、過、遯，有此理乎否也？

露宿風餐〔五〕六百里，〔王註〕杜子美《舟中》詩：風餐江柳下。〔倬曰〕《晉文類》中詩：阻風餐柳下，值雨坐篷窗，句法妙絕，不知誰詩。東坡與魯直讀至此，疑杜子美亦法此二句而作也。〔施註〕鮑明遠《升天行》：風餐委松柏，雲卧恣天行。

明朝飲馬南江〔五〕水。〔施註〕《左傳》：宣公十二年：將飲馬於河而歸。〔查註〕《高安志》：蜀江一名錦江，水自袁州

萬載縣發源。子由詩：朝來權酒江南寺，日暮歸爲北江人。未見豐盈犀角兒，〔施註〕《國語》：史伯曰：「今王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先逢玉雪王郎子。〔公自註〕時道逢王郎於建昌，方北行也。〔合註〕王郎，指言子由婿王子立也。【誥案】紀昀曰：借襯非正文。對牀欲作連夜語，〔施註〕白樂天《寄元八》詩：要語連夜語，須眠終日眠。念

汝還須戴星起。〔施註〕《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出入，日夜不居，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誥案〕紀昀曰：「隨手撇過，隨手急入，此「汝」字不指王郎也。夜來夢見小於菟，〔公自註〕遠小名虎兒。猶是髭髻垂兩耳。〔王註〕《詩·鄘風·柏舟》：髭彼兩髦。《華岳靈烟傳》：雲髻垂耳。〔施註〕賈誼賦：鬢垂兩耳。憶過濟南春未動，三子出迎殘雪裏。我時移守古河東，〔查註〕按《穎濱遺老傳》及《年譜》，熙寧九年，子由爲齊州掌書記，時先生自密州就差知河中府，明年正月過濟南，故云「我時移守古河東」，時尚未聞改徐州命也。〔誥案〕公罷密，赴河中，過維、青二州，大雪，有詩。至濟南，子由已委家而去，故惟三子出迎殘雪之中。此因追維往事，而且有盛衰之感，是作詩本旨也。查註並不誤，但其所見者低，完不出只有三子出迎之故耳。合註以古河東指徐州，誤，已刪。又是時遠僅四齡，未必出迎殘雪之中，詩乃該其全也。酒肉淋漓渾舍喜。〔施註〕韓退之《寄盧仝》詩：渾舍驚怕走折趾。而今憔悴一羸馬，〔施註〕韓退之《贈李大夫》詩：羸馬鳴且哀。逆旅擔〔蓋〕夫相汝爾。〔王註〕杜子美《醉時歌》云：忘形到爾汝。〔施註〕《左傳·僖公二年》：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唐·李白傳》：張旭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張鷟《文士傳》：禰衡少與孔融作爾汝交云。〔誥案〕真有此種情事。出城見我定驚嗟，身健窮愁不須恥。我爲乃翁留十日，〔施註〕《漢·張良傳》：迺公自行耳。顏師古曰：迺公，汝父也。掣電一歡何足恃。〔王註〕次公曰：掣電，言疾也，禪家有掣電之機。惟當火急作新詩，〔施註〕柳子厚詩：願君火急添工用，趁取當時二妙聲。〔查註〕《唐詩紀事》載武后詩云：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一醉兩翁勝酒美。〔誥案〕公過齊，方在盛時，此三子之所見也。自此別去八年，今當重見，而憔悴若此，故此詩獨寄三子也。

端午游真如，遲、适、遠從，子由在酒局

〔查註〕《至治瑞陽志》：大愚山，在州治東南，有真如寺，本大愚禪師所居，亦名大愚寺。寺中有松林。子由時尚監筠州酒稅。〔誥案〕子由監鹽酒時，西江鹽法甚密。《東軒記》所謂朝出暮歸，昏然終日者，可見其困於風塵之狀矣。又，公在黃《與王定國書》云：子由在筠，甚苦局中煩碎。可以互證。

一與子由別，却數七端午。〔施註〕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註云：端，始也，謂五月五日。〔誥案〕公之意，謂以端午論，與子由別已七度矣，若己未正月之別於陳州，六月之別於齊安，皆不在此內論也。先是熙寧十年丁巳四月，子由從公至徐，過中秋始去，是端午同一處也。其後自元豐戊午至癸亥，已越六端午，今年同一處矣，又以其困於下僚，不能同游，而酒務在江口，距城內廨宇甚遠，朝出暮歸，不復能見，故并是以別爲論，則七端午矣。此乃戲之之詞，却是作詩本旨，其下寫至終篇，皆申明此意，並不重游真如也。身隨綵絲繫，〔王註〕任曰：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名長命縷。〔合註〕《荆楚歲時記》云：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縷，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心與昌歌苦。〔王註〕《周禮》：天官：醢人。昌本麋鷄。註曰：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爲菹〔云〕。《藥性論》：昌蒲味辛苦。〔施註〕《左傳》：僖公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歌。杜預曰：菖蒲，菹也。按世俗端午，以菖蒲泛酒飲之。《荆楚歲時記》、《秦中歲時記》、《玉燭寶典》、《歲華記麗》皆不載，未詳所自。〔合註〕《事文類聚》引《歲時雜紀》：端午，以菖蒲或縷或屑泛酒。今年匹馬來，〔施註〕杜子美《曲江》詩：短衣匹馬隨李廣。佳節日夜數。〔施註〕《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詩：聖心眷佳節。兒童喜我至，典衣具雞黍。水餅既懷鄉，〔查註〕《南史》：何載

傳：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詰案】此句道蜀中端午事。飯筒仍愍楚。謂言必一醉，快作西川語。寧知是官身，糟麴困熏煮【毛】。【王註次公曰】言子由之爲酒官也。獨攜三子出，古剎訪禪祖。【合註】徐陵詩：燕山對古剎。高談付梁羅，【公自註】梁、羅，遲、适小名也【亮】。詩律到阿虎。歸來一調笑，【施註】《文選》謝靈運詩：調笑輒酬答，嘲謔非慙沮。慰此長齟齬。

別子由三首兼別遲【五九】

【施註】宿守都梁，得東平康師孟元祐二年三月刻二蘇公所與九帖於洛陽，坡書別子由第二詩，而題其後云：元豐七年，余自黃遷汝，往別子由於筠，作數詩留別，此其一也。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日，軾書。水南卜築吾豈敢，集本作「卜宅」；想見茅簷照水開，集本作「遙想茅軒」。今皆從石刻。師孟醫士，能刻兩公簡札，託名不朽，有足嘉者。遂得以正集本三字之誤云。【詰案】紀昀曰：三首語皆真至，雖短幅而情理曲蘩。

其一

知君念我欲別難，我今此別非他日。風裏楊花雖未定，雨中荷葉終不濕。三年磨我費百書，一見何止得雙壁。願君亦莫嗟留滯【六〇】，【施註】《漢·司馬遷傳》：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六十小劫風雨疾。【王註】《蓮華經》有言六十小劫。【查註】《法華經》：佛所護念六十小劫，不起於座。【詰案】公至黃，嘗謂杜子美在困窮之中，一飲一食，未嘗忘君，詩人以來一人而已，僕不肖，亦庶幾髣髴於

此。今讀是詩，而知其終身行之者，蓋無地不然矣。

其二

先君昔愛洛城〔六二〕居，〔施註〕按子由〔卜居賦敘〕云：昔余先君，以布衣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查註〕《韻語陽秋》：東坡兄弟，以仕宦久，不得歸蜀，懷歸之心，屢見於篇詠。嘉祐丙申，老蘇在京師，嘗有意嵩山之下，洛水之上，買地築室而居。故爲詩曰：岷山之陽土如腴，江水清清多鯉魚。古人居之富者衆，我獨厭倦思移居。是時鄉人陳景回自蜀居蔡，故以是詩告之〔六三〕。則是二蘇欲歸蜀，而老蘇欲出蜀也。厥後，老蘇葬於蜀，治命指其墓旁庚壬地，爲二子之藏，而二子終不得歸，信知人事之不可期也。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築〔六四〕吾豈敢，〔王註續曰〕溫造隱居洛水之南，烏重胤辟河陽幕。又，韓退之詩曰：水南山人又繼往，車馬僕從塞閭里。試向伊川買修竹。〔施註〕《唐·地理志》：河南府本洛州。註：有川三十九，其一曰伊川。〔查註〕《元和郡縣志》：洛陽三川，伊、洛、河也。伊水，西自陸渾縣界，流入伊闕，東北過洛陽縣，南入於洛。又聞緱山〔六五〕好泉眼，〔王註〕杜子美有《太平寺泉眼》詩。《河南志》：緱氏山有佛光寺，又有甘泉。〔施註〕《漢·地理志》：河南緱氏，有仙人祠。〔查註〕《元和郡縣志》：緱氏山，王子晉得仙處。傍市穿林〔六六〕瀉冰玉。遙想茅軒照水開，〔合註〕杜子美《水檻》詩：茅軒駕巨浪。兩翁相對清如鶴。

其三

兩翁歸隱非難事，惟要〔六七〕傳家好兒子。〔施註〕《後漢·鄭玄傳》：以書戒子益思，曰：「按之典禮，便合傳

家。〔晉·宣穆張后傳〕：帝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憶昔汝翁如汝長，〔施註〕杜子美示宗武詩：明年共我長。〔誥案〕以遠生甲寅合此句推之，是時遲年約在十有五六之間，故云「汝翁如汝長」也。子由年十九，成進士，年二十三，登制科，計其「筆頭一落二千字」之時，亦在年十五六之間也。若遲年果有二十六，卽不作此語矣。誥前論子由詩謾「邁」爲「遲」，尚何疑乎。筆頭一落二千字。世人聞此皆大笑，〔施註〕老子：下士聞道大笑之。慎勿生兒兩翁似。不知樗櫟薦明堂，〔王註次公曰〕言不材者進用。何似鹽車壓千里。〔王註次公曰〕荀子：驥一日而千里，今謂以千里之騰躍而困壓於鹽車也。

初別子由至奉新作

〔查註〕輿地廣記：奉新，吳縣地，漢中平中置，屬洪州。太平寰宇記：漢南昌縣地，唐改爲奉新，在洪州西一百五十里。〔誥案〕謂還至奉新也，故詩有「却渡來時溪」句。

雙鵲先我來〔六七〕，飛上東軒背。〔王註次公曰〕東軒，子由在筠州官居所建。〔誥案〕樂城集·次韻云：四年候公書，長視飛鴻背。書隨好夢到，〔合註〕陸龜蒙詩：好夢經年說。人與佳節會。〔王註次公曰〕佳節，指言端午相會也。〔施註〕韓退之幽懷詩：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一歡難把玩，回首了無在。却渡來時溪，斷橋號淺瀨。〔施註〕漢·揚雄傳：何必湘淵與濤瀨。顏師古曰：瀨，急流也。茫茫暑天闊，靄靄〔六八〕孤城背。〔查註〕孤城背，讀作倍，與起韻有別。〔誥案〕樂城集·次韻云：心開忽自得，語異竟非背。自註：音倍。此查註之所本也。青山眊矚中，〔查註〕輿地廣記：奉新縣有華林山、大雄山。落日淒涼外。〔誥案〕有景有人，一幅絕妙畫

圖。盛衰豈我意〔六九〕，〔施註〕《文選》。古詩：盛衰各有時。離合非所礙。〔施註〕《呂氏春秋》：萬物盛則毀，合則離。何以解我憂，粗了一事大。〔王註次公曰〕禪家語，謂了死生也。〔誥案〕凡此類語，皆以詩無出路，借作歇手也。若認真當一事看，即爲所給。凡言理學者，指此類爲贗證，皆如癡兒爲所給也。紀昀曰：曲折深至，語語警策。

白塔鋪歇馬〔七〇〕

〔合註〕《名勝志》：江西南康府星子縣城西二十五里，有歸宗寺。王羲之卜居廬山之南，時耶舍尊者來自西域，羲之捨宅處之，即歸宗也。耶舍歸寂後，葬於鐵塔寺，現舍利白光，俗呼白塔，當即此白塔鋪也。〔查註〕白塔鋪無考，因起句有廬阜相望之語，又，晚蠶斷葉，早稻移秧，皆五月景物。據外集本，題上有筠州還三字，今移編。〔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甘山廬阜鬱相望〔七一〕，〔合註〕甘山無考，惟《名勝志》九江府德化縣引《圖經》云：甘泉水，在縣南，今通遠驛，恐非此也。〔誥案〕詩乃遠眺之詞，廬阜亦在德化，既見廬阜，即見甘山，當即甘泉水之山也。山爲廬阜所該，故不著耳，《志》並不誤。林隙熹微〔七二〕漏日光。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蚤稻欲移秧。〔馮註〕《一統志》：占城，古越裳氏界。秦爲象郡林邑縣，漢改象林縣，屬日南郡，唐曰占城。其俗粒食稻米。〔查註〕王溥《五代會要》：占城國，前世多未與中國通，周顯德五年，始入貢。《本草》：秈，一名占稻，又曰蚤稻，粳之先熟者。羅願《爾雅翼》：秈比於粳小，其種甚早，今人號秈爲早稻，土人謂之占城稻云。始是占城國有此種，宋真宗聞其耐旱，遣以珍寶求其種，始植於後苑。後，在處播之。〔誥案〕今粵中猶以上米爲占米，亦以通洋米故也。迢迢澗水隨人急〔七三〕，〔合註〕張九齡《望瀑布泉》詩：萬丈

洪泉落，迢迢半紫氛。冉冉巖花撲馬香。望眼儘從飛鳥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同年程筠〔七〕德林求先墳二詩

〔合註〕郭功甫《青山集》有《寄題程信叔朝散先墳思成堂歸真亭》二首。《續通鑑長編》元符二年七月載：權提點江南西路刑獄程筠知鄂州。

思成堂

〔施註〕《毛詩·商頌·烈祖》：賚我思成。註云：神靈來至，我致齋之，所思則用成。

宰樹連山谷，〔王註〕《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註：宰，冢也。〔施註〕劉禹錫《宣明二帝碑堂》詩：先行宰樹荊州道。又，《王思道碑堂》詩：蒼蒼宰樹起寒烟。祠堂照路隅。養松無觸鹿，〔王註〕《晉書》：許孜二親沒，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所犯栽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施註〕《唐·褚無量傳》：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根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助祭有馴鳥。〔王註〕《晉書·成公綏傳》：有孝鳥，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作賦美之。〔施註〕《北史·蕭祇傳》：祇卒，子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前，有二慈鳥來集，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七六〕，未嘗有闕。歸夢先寒食，兒啼到白鬚。遙知鄰里化，〔施註〕《後漢·劉平傳》：琅琊王望所居之處，邑里化之。醉叟道爭扶。

歸真亭

〔施註〕《述異記》：盧府君墓在館陶，銘曰：盧府君歸真之室。【誥案】施註釋歸真字。

舊笑桓司馬〔七七〕，今師鄭大夫。〔王註〕《晉·杜預傳》：遺言：邢山上有冢，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墓。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取涓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吾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不知徂歲月，〔施註〕杜子美《今夕行》詩：今夕何夕歲云徂。空覺老楸梧〔七八〕。〔施註〕《文選》潘安仁《懷舊賦》：巖巖雙表，列列行楸。祭禮傳家法，阡名載版圖。〔王註〕《前漢·原涉傳》：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施註〕《周禮·天官》：司會掌國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會看千字誄，木杪見龜趺。〔王註續曰〕龜趺，碑制也。喪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龜趺。王直方《詩文發源》云：龜趺，碑座也。〔施註〕劉禹錫《吳司空神道碑》：螭首龜趺，德輝是紀。

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七九〕

〔查註〕陶驥，字子駿，九江人。以宣德郎致仕，見《參寥集》。〔合註〕郭功甫《青山集》有《寄題九江陶子駿佚老堂》詩。【誥案】二詩，乃公至佚老堂作也。

其一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王註〕《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乎？』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座莫不歎息。〔施註〕李膺，字元禮。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詰案〕紀昀曰：『無情處生情，善於用筆。』挂冠不待年，〔施註〕《文選》謝靈運詩：謝病不待年。亦豈爲五斗。我歌《歸來引》，〔公自註〕余增損淵明《歸來去》，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施註〕東坡《歸來引》：世歌之，曲名《哨遍》是也。千載信尚友。相逢黃卷中，〔王註〕《唐書》：狄仁傑曰：『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顏氏家訓曰：『黃卷《五經》，赤軸《三史》。』《遜齋閒覽》曰：『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槩染之，所以辟蠹也，故謂之黃卷。』〔施註〕《晉·褚陶傳》：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何似一杯酒。〔王註〕《晉書》：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

其二

我從廬山來，日送孤飛雲。〔施註〕《文選》嵇康詩：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唐·狄仁傑傳》：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路逢陸道士，〔查註〕《廬山紀事》：宋陸修靜，吳興人。少懷虛素。元嘉末，游京都，還入廬山，隱居簡寂觀。《太平寰宇記》：觀在江州東南一百四十里。知是千歲人。〔詰案〕紀昀曰：亦是無中生有。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施註〕《廬山記》：遠公十八賢同修淨土，結白蓮社。山有虎溪，遠師送客過此，虎輒號鳴。嘗與陶淵明、陸修淨道士語，不覺過虎溪，因相語大笑，故作《三笑圖》。〔查註〕《東林志》：虎溪在東林寺前。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爲五字詩，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節，自號葛

天民。〔王註〕杜子美《晦日尋崔戢李封》詩：上古葛天民，不貽王屋憂。〔施註〕陶潛《五柳先生傳》：酣暢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歎，葛天氏之民歎？

和李太白〔八二〕并敘〔八三〕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也。〔查註〕《太平寰宇記》：江南西道江州，秦屬廬江郡。吳黃初中，分潯陽隸武昌。晉太康十年，置江州，初理豫章。至成帝咸和元年，移江州，理潯城，即今郡是也。晉初理在江北岸，地名蘭城，温嶠爲守之日，移於此地。尋又置潯陽郡。大業三年，爲九江郡。李石《續博物志》：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父老呼善行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即汝祖也。」高帝因立廟。明皇時，兩京及諸州各立廟，京師號玄元宮，諸州號紫極宮。程大昌《雍錄》：本朝置天慶觀，許就以紫極宮爲用。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余，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查註〕《清江集》：孔武仲有《過紫極宮感卓玘遺跡》詩。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予亦四十九〔八三〕，感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并記之。〔王註〕李太白原詩云：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窗竹。回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嬾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誥案〕紀昀曰：非東坡不敢和太白，妙於各出手眼，絕不規模。

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泠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施註〕唐于良史《春山夜月》詩：掬水月在手。流光發永歎，〔施註〕鮑照《無鶴賦》：對流光之照灼。《毛詩》：小雅·常棣：況也永歎。自昔〔八四〕非余獨。行

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施註〕《史記·日者傳》：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詰案】紀昀曰：忽拉出卓道士，唱歎有神，映發有致，不然，便是一首泛泛懷古詩。世道如弈棋，變化不容覆。〔王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視君不如弈棋。〔施註〕杜子美《秋興》詩：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堪悲。《三國·魏志·王粲傳》：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此比較，不誤一道。【詰案】《魏志·陋甚，王粲既能覆之，其所觀即非劣棋，若亂之而棋者茫然，覆之而棋者不信，是此種棋，即林逋所謂與擔糞者等耳，粲何自而能覆之哉。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詰案】二句結到洞微，乃先人卓道人本意。

次韻道潛留別

〔施註〕道潛，字參寥。從先生於黃。期年，先生移汝，同游廬山，乃還於潛山中。

爲聞廬岳多真隱，〔施註〕杜子美《獨酌》詩：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故就高人斷宿攀。〔王註次公曰〕宿

攀，宿願所攀慕也。〔施註〕《維摩經》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已喜禪心無別語，尚嫌剃髮有詩斑。〔王註

〕唐僧詩云：髮爲作詩斑。【詰案】《玉篇》：剃，除髮也，亦作髻。《說文》：薙，除草也。《周禮·秋官》：薙氏。註：但謂讀

如髻小兒頭之髻。是二字微有別也。異同更莫疑三語，〔施註〕《晉·阮瞻傳》：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白

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椽。物我終當付八還。〔施註〕《楞嚴經》：此

諸變化，明還日輪，暗還黑月，通還戶牖，壅還牆宇，緣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埽還塵，清明還舞。汝見八種見精明性，當復

誰還。到後與君開北戶，〔施註〕《文選》左太沖《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舉頭三十六青山。

〔王註次公曰〕三十六峰，以言嵩山。〔查註〕三十六青山，指少室也。按志：河南府永安縣少室山，在縣西南七十里，有三十六峰。先生時移汝州，汝在洛陽之南，宋時永安，今永寧縣。〔詰案〕句謂參寥當更至汝州也。

郭祥正家，醉畫竹石壁上，郭作詩爲謝，且遺二古銅劍〔八六〕

〔施註〕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母夢李太白而生，有詩聲。梅聖俞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王介甫亦稱許之。舉進士，知武岡縣，遂致仕。起知端州，後棄去。家于青山，有文集行於世。〔查註〕宋史本傳：祥正，舉進士。熙寧中，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黃庭堅枯木賦云：恢詭譎怪，滑稽於秋兔之穎，尤以酒而能神，故其觴次滴瀝，醉餘顰吟，取諸造物之爐錘，盡用文章之斧斤。又題石竹詩云：東坡老人翰林公，醉時吐出胸中墨。則知先生平日非乘酣以發真興，則不爲也。〔翁方綱註〕山谷詩，崇寧元年在荆南作。其詩曰：郭家髹屏見生竹，惜哉不見人如玉。凌厲中原草木春，歲晚一棋終玉局。巨鼇首戴蓬萊山，今在瓊房第幾間。黃芻註云：家藏山谷此詩真迹。題云：次詠東坡先生屏間墨竹。止此六句。功甫跋云：東坡作於予家漆屏之上。觀魯直之詩，可以見其髣髴矣。〔查註〕李之儀姑溪集：次韻東坡所畫郭功甫家壁竹木怪石詩云：大枝憑陵力爭出，小幹縈紆穿瘦石。一杯未醕筆已濡，此理分明來面壁。我嘗傍觀不見畫，只見佛祖遭訶罵。人知見畫不見人，紛紛豈是知公者。汗流几案慘無光，忽然到眼如鋒鋦。急將兩耳掩雙手，河海震動雷電吼。

空腸〔八七〕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八八〕，吐向〔八九〕君家〔九〇〕雪色壁。〔詰

案】紀昀曰：奇氣縱橫，不可控制。平生好詩，仍好畫，書牆浣壁，長遭罵。〔王註〕劉禹錫《答柳子厚》詩：小兒弄筆不能噴，浣壁書窗且賞勤。〔查註〕《金壺記》云：賀知章嘗與張旭游，凡見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落墨數行，如蟲篆鳥飛。不噴〔九二〕不罵喜有餘，世間誰復如君者。一雙銅劍秋水光，〔施註〕白樂天《李都尉古劍》詩：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兩首新詩爭劍鏖。劍在牀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王註〕杜子美《相從歌》：把筆開尊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

龍尾硯歌并引

余舊作《鳳味石硯銘》〔九三〕，其略云：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王註〕按先生集載《鳳味硯銘》有三。其《銘敘》云：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味，有石蒼黑緻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爲硯，予銘之曰鳳味。又《延平志考異》云：延平硯材，產硯崎者爲上，東坡得之甚喜，遽目爲鳳味。又云：硯崎石，在劍浦縣東三十里，東坡取名鳳味者是也。已而求硯於歙。歙人云：子自有鳳味，何以此爲？蓋不能平也。奉議郎方君彥德，〔合註〕郭功甫《青山集》有《送方奉議彥德倅保德》詩：有龍尾大硯，奇甚。〔查註〕

《新安志》：龍尾山，在婺源縣東南。開元中，獵人葉氏，逐獸入山，見疊石瑩潔，攜歸，刊成硯。南唐元宗時，歙守獻硯，薦工李少微，擢硯官。高似孫《硯箋》：龍尾石，在水中，極溫潤，性堅密，聲如玉。歐陽公《硯譜》：天下之硯，四十餘品，歙硯龍尾石，居第三。謂余若能作詩，少解前語者，當奉餉，乃作此詩。

黃琮白琥〔九四〕天不惜，〔王註次公曰〕黃琮白琥，正以比硯爲玉也。〔施註〕《周禮·春官》：以玉作六品，以禮天地四方，以黃琮禮地，以白琥禮西方。〔誥案〕黃琮白琥，以比鳳味龍尾也。題是龍尾，詩乃雙起，蓋以引爲題也。顧恐貪夫

死懷璧。〔施註〕《左傳》：桓公十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旂，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乃獻之。賈誼策曰：貪夫死利。【詰案】貪夫，自謂也。死懷璧，指《鳳味銘》也。「顧恐」二字，疾解前語，如當頭棒喝，落墨如此高捷，豈尋常法家眼下所能管顧。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詰案】二句明擡龍尾，完他題面，但下句與天一問，鳳味又暗渡矣。若前四韻皆作龍尾，活囫讀過，便是騷漢。與天作石來幾時，〔王註〕李太白《把酒問月》詩：青天有月來幾時。與人作硯初不辭〔查〕。詩成鮑、謝石何與，〔施註〕《漢灌夫傳》：且灌夫何與也。筆落鍾、王硯不知。〔施註〕蔡希綜《法書論》云：八體之極，是歸乎鍾、蔡，草隸之雄，是歸乎張、王。此四賢者，自數百載來，未之逮也。【詰案】二句雖道龍尾，然已將鳳味一齊帶倒，故其後皆迎刃而解也。此種手法，惟公有之。曉嵐不悟，故獨取後之查說，於此二句，則有落筆太快使人香山門徑之論。兩家不於動手處著眼，而沾沾於後半論解嘲，落論宗第二義矣。香山是易不是快，以二句地位繩之，香山尚來不及。其說非是。錦茵玉匣俱塵垢，〔施註〕《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易錦茵以苦席兮。〔合註〕劉勰《新論》：藏之以玉匣。擣練支牀亦何有。〔施註〕《集古錄》有《擣練石記》。杜子美《季秋江村》詩：支牀錦石圓。況暝蘇子鳳味銘，〔查註〕本集《雜記》云：建州北苑鳳凰山，有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有如膚筠。又云：僕好鳳味硯，論者多異同，蓋少得真者，多為黯淡灘石所亂耳。子由《硯錄敘》云：北苑鳳凰山味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硯，與筆墨宜。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戲語相嘲作牛後。〔施註〕《史記》：蘇秦傳：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詰案】自「黃琮」起至此句，為三節，解硯已畢。紀昀曰：查初白謂信手曲折，善於解嘲。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窗大几清無塵。我生天地一閑物，蘇子亦是支離人。〔王註〕《莊子》：人間世篇：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況支離其德者乎。〔施註〕《莊子》：人間世：支

離疏。《揚子法言·五百》：支離，蓋所以爲簡易也。【詰案】紀昀曰：初白又謂忽爲硯吐語，筆陣開拓，匪夷所思。麤言細語都不擇，【詰案】句點銘詩如上作代硯語，其下不可貫結。春蚓秋蛇隨意畫。願從蘇子老東坡，【詰案】若以二蘇子作硯語，則前之蘇子膠轕不清。仁者不用生分別。【詰案】自「碧天」句至終，爲二節，乃自解作銘也。碧天雖是提筆，而詩已歇氣，所謂一天雲霧散矣。曉嵐所折衷者，未喻其意。

張近幾仲〔九五〕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

〔王註堯卿曰〕幾仲，乃侍中耆之子。〔施註〕張近幾仲，開封人。第進士，鎮高陽八年，爲顯謨閣直學士，徙知太原，以疾奉祠卒。〔查註〕歐陽公《硯譜》：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俗謠傳，遂以紫石爲上。唐彥猷《硯錄》：山有自然圓石，剖其璞，得焉，謂之子石。

我家銅劍如赤蛇，君家石硯蒼壁橢而窪。〔施註〕《周禮·春官》：以蒼璧禮天。《漢·食貨志》：復小橢之。

註云：橢，圓而長也。君持我劍向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衝牙。〔王註次公曰〕大明宮，唐高宗龍朔二年置，

謂之東內。韓退之《酬盧給事》詩：大明宮中給事歸。衝牙，佩之物也。潘岳《藉田賦》：衝牙銜鎗。〔施註〕《禮記·玉藻》：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我得君硯亦安用，雪堂窗下《爾雅》箋蟲蝦。〔施註〕韓退之《讀皇甫湜園池》

詩：《爾雅》註蟲魚，定非磊落人。二物與人初不異，飄落高下隨風花。〔王註〕《南史·范縝傳》：竟陵王子良，

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蒯緱玉具皆外物，〔王註〕《史記》：蒯緱。註：蒯，古怪反。緱，音侯。視草草《玄》無

等差。〔王註〕《漢書·淮南王安傳》：武帝以安博辨，善爲文詞，甚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揚雄傳》：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施註〕《翰林志》：玄宗召張說等人禁中，謂之翰林待詔。或詔從中出，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君不見秦趙城〔九六〕易壁，指圖睨柱相矜誇。〔王註〕《史記》：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趙和氏璧。趙惠文王遣藺相如奉璧奏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相如因持璧，却立，曰：「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持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詐，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又不見二生妾換馬，驕鳴啜泣思其家。〔施註〕李玫《異聞實錄》：酒徒鮑生，多畜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一日，相遇。既飲酒，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赤撥。忽有二人造席，便以妾換馬，作題聯賦，折亭下舊葉書之，四韻訖而葉盡。韋生取紅箋，獻之二客。自稱江淹，謝莊，行十餘步而失。鮑既以妾換馬，妾歌曰：風點荷珠難暫圓，多情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不如無情兩相與，永以爲好譬之桃李與瓊華。〔施註〕《毛詩·衛風·木瓜》：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合註〕《周益公題跋》云：坡公將自黃移汝，嘗賦長篇，以銅劍易幾仲龍尾子硯，幾仲作詩送硯反劍，公又屬和，卒以劍歸之。〔誥案〕查註據前二詩，有東坡雪堂二句，合註據益公跋語，皆以爲黃州作，當改編。非也。東坡雪堂二事，公在處用之，如東坡法墨作於海南雪堂，義墨作於京師，其墨花詩，有「歸向雪堂看」句，作於歸宜興。又若東坡自託之語，不可悉數，不得槩以黃州論也。益公亦以不詳其故，故云將自黃移汝。凡此一年塗路，皆得以「將自黃移汝」論，非一定作於黃州未啓發之先也。凡施編誤者，固當更正，其不可考者，仍當從施爲正，未可輕議也。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贈君長鋏君當歌，每食無魚歎委蛇。〔施註〕《衛風·君子偕老》詩：委委佗佗，如山如河。韓退之《石鼓歌》：

二雅褊迫無委蛇。皆音徒何反。一朝得見暴公子，櫛具欲與冠爭峨。〔施註〕《漢·雋不疑傳》：暴勝之爲直

指使者，至渤海，聞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盛服上謁，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豈比

杜陵貧病叟，終日長鏡隨短蓑。斬蛟刺虎老無力，〔王註〕《晉書》：周處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殺蛟，鄉里

相慶。〔施註〕《晉·鄧遐傳》：暇水有蛟，爲人害，遐拔劍入水斬之。《漢·李廣傳》：上召禹刺虎，禹從落中以劍斫絕暴，

上壯之。禹，廣孫。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南邨羣童欺我老無力。帶牛佩犢吏所訶。〔施註〕《漢·龔遂傳》，

爲渤海太守，遺書勅屬縣。諸持鉏鈎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者迺爲盜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日何爲帶牛佩犢。」韓退之《灋吏》詩：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故將換硯豈無意，恐君雕〔九七〕琢

傷天和。作詩反劍亦何謂，知君欲以〔九八〕詩相磨。報章苦恨無好語，〔施註〕《毛詩·小雅·大東》：雖

則七襄，不成報章。杜子美《寄杜員外》詩：何時有報章。試向君硯求餘波。〔查註〕杜子美《偶題》詩：餘波綺麗爲。

詩成劍往硯應笑，那將屋漏供懸河。〔詰案〕紀昀曰：清辨滔滔，曲折如意。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在黃州〔九九〕，生子遯〔一〇〇〕，小名幹兒，頽然穎

異。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於金陵，作二詩哭之

其一

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施註〕《史記·張耳陳餘傳》：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楚辭·宋玉《九辨》：羈旅而

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 去歲九月二十七日生子遯今年病亡哭之

無友生。幼子真吾兒，眉角生已似。未期觀所好，踰躐逐書史。〔合註〕《廣韻》：踰躐，旋行貌。張平子《東都賦》：蹴躐踰躐。搖頭却梨栗，似識非分恥。吾老常鮮歡，賴此一笑喜。忽然遭奪去，惡業〔二〇〕我累爾。〔查註〕《楞嚴經》註：旃陀羅，華言嚴熾惡業。《王註》《易》：繫辭下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施註》《阮咸傳》：未能免俗。變滅須臾耳。《施註》《寶積經》：念念不可住，須臾還變滅。歸來懷抱空，《施註》《晉·王衍傳》：衍喪幼子，悲不自勝。山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老淚如瀉水》。《詰案》紀昀曰：住得沉痛。

其二

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施註〕《晉·謝鯤傳》：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韓退之《杜君墓銘》：事之在人，日遠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施註》白樂天《哭金鑾子》詩：故衣猶架上，殘藥尚頭邊。漲乳已流牀。感此欲忘生，一卧終日僵。中年忝聞道，夢幻講已詳。儲藥如丘山，臨病更求方。《詰案》紀昀曰：不免窠臼，然亦別無出路，故此種是第一難題。仍將恩愛刃，割此衰老腸。知迷欲自反，《合註》《文選》丘希範《與陳伯之書》：迷途知反。一慟送餘傷。

葉濤致遠見和二詩，復次其韻

〔公自註〕濤顛倒元韻〔二〇〕。《施註》葉致遠，名濤，處州龍泉人。舉進士。王平甫安國之壻。爲國子

直講，因太學虞蕃訟免官。始從王介甫於金陵，學爲文詞。哲宗立，入館學，曾子宣薦爲右史，擢掌外制。是時貶削元祐正人，一時誥命，林希首當其任，用以致身二府。濤復效尤，奮筆醜詆，士論鄙之。遷夕郎，卽病，除待制奉祠而卒。〔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五年十二月，太學博士葉濤校對黃本書籍。劉摯云：濤從王安石學，與韓琦有瓜葛，向緣太學獄坐罪，既訴理，復爲博士。近頗造議論，以朝廷爲不快，思欲反復王氏學及熙、豐政事。呂大防銳意欲出之於外。摯曾論出濤須有名，京中與易一處，因言惟有校對黃本。不意衆以爲然，遂優於博士矣。後知明州，差主管江寧府崇禧觀。〔查註〕《宋史》本傳：葉濤中進士乙科。按，介甫與致遠唱酬極多，詳《半山集·墓志》中。

其一

平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一〇三〕。〔施註〕《三國志·魏·崔琰傳》：太祖爲魏王，楊訓發表，稱贊功伐。琰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爲徒隸。滯留生此兒，足慰周南史。那知非真實，造化〔一〇四〕聊戲爾。煩惱初無根，恩愛爲種子。〔施註〕白樂天《自覺》詩：不將恩愛子，更種悲憂根。煩公爲假說，反覆〔一〇五〕相指似。〔王註〕白樂天詩：滿池春水何人愛，唯我回看指似君。欲除苦海浪，〔施註〕《楞嚴經》：沉三苦海。白樂天《寓言》詩：苦海波生蕩破舟。先乾愛河水。〔施註〕《昇玄經》：漂浪愛河，流吹慾海。棄置一寸鱗，悠然笑侯喜。〔施註〕韓退之《贈侯喜》詩：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温水。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鬣。爲公寫餘習，

瓶〔二〇六〕罍一時恥。

其二

聞公少已悟，拄杖〔二〇七〕久倚牀。〔合註〕「拄杖」、「倚牀」未詳，或卽用《禮記·檀弓上》「子夏投杖而拜」，以切喪子事。笑我老而癡，負鼓欲求亡。〔施註〕《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庶幾東門子，〔王註〕潘安仁《悼亡》詩云：「上慙東門吳，下媿蒙莊子。〔施註〕《列子·力命篇》：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吾奚憂也。」柱史安敢望。〔施註〕《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王註次公曰〕意言老氏之齊死生也。〔合註〕前編望作忘，疑從葉濤和韻。嗜毒戲猛獸，〔王註〕枚乘《七發》：越女侍前，齊姬奉後，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慮患先不詳。〔王註〕《史記·齊世家》：譏建用客之不詳也。囊破蛇已走，尚未省齧傷。〔合註〕疑用佛偈「四蛇催命促，二鼠齧藤傷」意。妙哉兩篇詩，洗我千結腸。〔合註〕《吳越春秋》：越王夫人哀吟曰：「腸千結兮服膺。」黠蠶不作繭，〔施註〕《朝野僉載》：王顯與文皇有舊。帝戲顯曰：「抵死不作繭。」及文皇登極，因奏曰：「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夕死足矣。」帝與三品服，其夜卒。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卷二十三校勘記

- 〔一〕敝幃 集本作「敝帷」。合註：宋刊施註本「幃」亦作「帷」。
- 〔二〕曉猿 外集作「曉猿」。「猿」、「猿」通。
- 〔三〕武昌山上 「上」據集本補。
- 〔四〕岐亭 集本、施乙作「歧亭」，下同。
- 〔五〕并敘 施乙作「并引」。
- 〔六〕明年正月 類本無「正月」二字。
- 〔七〕季常自爾 「季常」二字，據集本、類本加。
- 〔八〕詩必以前韻 類本無「詩」字。
- 〔九〕季常七來見余 集本、類本「季」前有「而」字。
- 〔一〇〕余量移 類本無「余」字。
- 〔一一〕用韻……五首 集甲、類本「用」後有「前」字。集本、類本「首」作「篇」。
- 〔一二〕近舍 類丁作「近水」。
- 〔一三〕鵝鴨 施乙原校：「鵝」，石本作「鷄」。
- 〔一四〕靜菴 類乙、類丁作「坐庵」。
- 〔一五〕刀几 集本、類本作「刀机」。
- 〔一六〕烝豚 集本、類丙作「烝豚」。施乙、類甲作「烝肫」。
- 〔一七〕嚴詩 查註：宋刻本「嚴」作「聚」者訛。集本、施乙、類本作「嚴詩」。

〔一八〕哇笑 類本作「談笑」。

〔一九〕集本施乙原註更平聲 原缺「集本、施乙原註」六字，今補。

〔二〇〕椎甕盎 原作「推甕盎」，今從集甲、施乙、類丙。

〔二一〕初夏 類本作「諸夏」。合註：「諸」一作「朱」。何校：「朱夏」。

〔二二〕將行 類本作「行將」。

〔二三〕在廬山 施乙作「是廬山」。

〔二四〕可怪 章校：「鑑」作「頗怪」。

〔二五〕稱美 原作「稱羨」，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二六〕淺易 類甲、類乙無「淺」字。

〔二七〕二十四日 施乙無「日」字。

〔二八〕先君忌日也 集本、施乙、類本無「先君」二字。

〔二九〕僊公 集本、施乙、類本無「公」字。

〔三〇〕堂下 原作「堂上」。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合註作「堂上」，疑誤刊。

〔三一〕以示 集本、類本「以」前有「出」字。

〔三二〕乃作「乃」原作「仍」。集本、類本作「乃作」，集成目錄亦作「乃作」，今從。

〔三三〕始得其詳 集乙作「始得其詩」。

〔三四〕次慎韻 集乙「次」作「和」。類本「慎」作「其」。

〔三五〕誥案以上三詩云云。「詩」後原有「各本皆載」四字。按，集本、類本載子由、慎老詩，施乙未載。刪去「各本皆載」四字。

〔三六〕斗擻 集本作「得藪」。施乙、類本作「抖藪」。

〔三七〕予送曹詩 施乙無此條自註，另行低四字刻：「右送曹詩」。

〔三八〕有生死 類甲作「一生死」。

〔三九〕予次慎韻 施乙無此條自註，另行低四字刻：「右和慎詩」。集甲「次」作「和」。

〔四〇〕匡山 原作「康山」。據集本、施乙、類本、查註改。

〔四一〕并敘 施乙作「并引」。

〔四二〕奇勝 集本作「其勝」。

〔四三〕擇其尤佳者 集本、類本無「佳」字。

〔四四〕開先 類丙「先」作「元」，合註謂「元」誤。

〔四五〕硤 原作「礧」，集本、施乙、類本、施註註文俱作「硤」，今從。按，《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無「礧」字。

〔四六〕清泠 類乙、類丙作「清冷」。

〔四七〕險出 集本、類甲、類乙作「嶮出」。

〔四八〕高低總 查註：石刻作「看山了」。

〔四九〕總不同 集本、類丙作「無一同」。施乙作「各不同」。類甲、類乙作「無不同」。

〔五〇〕二十 查註、合註作「廿」。

〔五一〕惟見 原作「惟有」。今從集本、類本。

〔五二〕有殘燭 集乙作「耿殘燭」。

〔五三〕風餐 集乙作「風食」。集甲、類本作「風飡」。

〔五四〕南江 類甲、類乙作「南來」。

〔五五〕擔 集甲作「檐」。按，《集韻》：「檐」或從木。

〔五六〕周禮天官醢人云云 「醢」原作「醢」，誤，合註亦誤。今據類丙註文校正。

〔五七〕困熏煮 合註：「困」一作「同」。

〔五八〕小名也 集本、類本無「也」字。

〔五九〕别子由三首兼別遲 集本「兼別遲」三字爲題下自註。

〔六〇〕嗟留滯 集本、類本作「歎留滯」。

〔六一〕洛城 類本作「洛陽」。

〔六二〕故以是詩告之 是詩，乃指老泉「岷山之陽土如腴」云云，原刪去，致「是詩」無着。今據查註補，故

爲詩曰「云云三十二字」。

〔六三〕卜築 集本、類本作「卜宅」。

〔六四〕緱山 類本作「緱氏」。

〔六五〕穿林 類本作「穿井」。

- 〔六六〕惟要 類丁作「惟有」，合註謂「有」訛。
- 〔六七〕先我來 查註、合註：「先」一作「如」。
- 〔六八〕靄靄 集本、類本作「藹藹」。
- 〔六九〕豈我意 集本、類本作「豈吾意」。
- 〔七〇〕白塔鋪歇馬 七集題作「歇白塔鋪」。外集題作「筠州還白塔鋪歇馬」。
- 〔七一〕相望 七集作「長望」。
- 〔七二〕熹微 七集作「依稀」；原校：一作「熹微」。外集作「依微」。
- 〔七三〕隨人急 類甲、類乙、外集作「隨人意」。
- 〔七四〕從飛鳥 類本、外集作「窮千里」。七集原校：「從」一作「窮」。
- 〔七五〕同年程筠 類本無「筠」字。
- 〔七六〕則之 中華書局排印本《北史·校勘記》引張元濟語，謂「則」疑爲「測」。
- 〔七七〕桓司馬 集乙作「柏司馬」。「柏」蓋爲「栢」之誤刊。「栢」，避「桓」諱。
- 〔七八〕楸梧 類本作「松梧」。
- 〔七九〕陶驥子駿佚老堂二首 類本無「驥」字，施乙無「二首」二字。
- 〔八〇〕余增損淵明歸去來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註文「余」作「東坡」。
- 〔八一〕和李太白 查註作「和李白」。集本、類本先列太白詩，次列東坡詩。
- 〔八二〕并敘 施乙作「并引」。

〔八三〕予亦四十九 集乙、施乙、類本「予」上有「今」字。集甲「予」後有「今」字。

〔八四〕自昔 查註：「昔」一作「惜」，訛。

〔八五〕詩班 集甲作「詩班」。集乙、類丙作「詩班」。

〔八六〕二古銅劍 集本、類本作「古銅劍二」。

〔八七〕空腸 類本作「枯腸」。

〔八八〕不可回 查註、合註：周益公題跋引此詩「回」作「留」。

〔八九〕吐向 類本作「寫向」。

〔九〇〕君家 集甲作「家君」。

〔九一〕不瞋 集乙作「不嗔」。

〔九二〕石硯銘 類本無「石」字。

〔九三〕白琥 查註作「白珀」。

〔九四〕不辭 集本、施乙作「不詞」，合註謂「詞」訛。

〔九五〕張近幾仲 類本無「近」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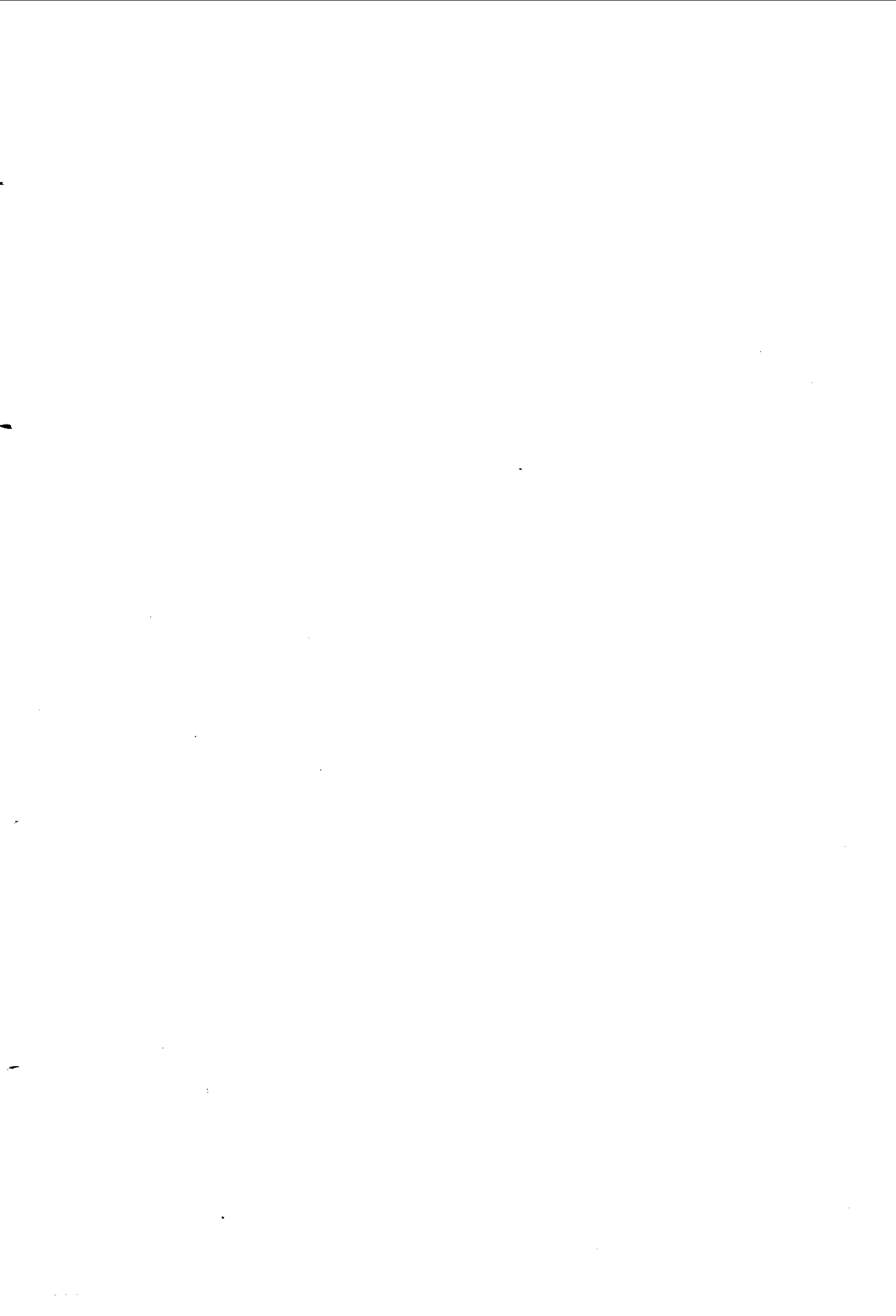
〔九六〕秦趙城 類乙作「秦城趙」。

〔九七〕雕 集甲作「瑠」。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經傳以「雕」、「彫」爲「瑠」。

〔九八〕欲以 類乙、類丙作「故以」。

〔九九〕在黃州 施乙無「在」字。

- 〔一〇〇〕生子遯 集本、類本「子」後有「名」字。
- 〔一〇一〕惡業 查註、合註：「業」一作「孽」。
- 〔一〇二〕濤顛倒元韻 施註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 〔一〇三〕耳耳 集本作「爾耳」。類甲作「爾尔」。
- 〔一〇四〕造化 集本、施乙、類本作「造物」。
- 〔一〇五〕反覆 集本、類本作「反復」。
- 〔一〇六〕瓶 類丙作「餅」。
- 〔一〇七〕拄杖 集甲、類本作「柱杖」。



蘇軾詩集卷二十四

古今體詩六十首

【誥案】起元豐七年甲子八月，自金陵寄家真州，九月買田宜興，十月至揚州，表乞常州居住，十一月過楚州，十二月抵泗州度歲作。

次荆公韻四絕

〔查註〕《宋史·王安石傳》：安石再相，屢謝病求去，帝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荆。〔王註玉父曰〕《東軒筆錄》云：王荆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即求宮觀，築第於白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馭一驢，從數童，遊諸山寺，所居之宅，僅庇風雨。元豐末，捨爲寺，賜名報寧。〔查註〕《臨川集·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酴醾架盛開四首》詩云：「酴醾一架最先來，夾水金沙次第栽。濃綠扶疎雲乍起，醉紅撩亂雪爭開。」其二云：「午陰寬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紅蕊似嫌塵染污，青條飛上別枝開。」其三云：「北山輪綠漲橫陂，直塹迴塘灑灑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其四云：「故作酴醾架，金沙祇漫栽。似矜顏色好，飛度雪前開。」

其一

青李扶疎禽自來，〔王註次公曰〕王羲之有《求來禽青李帖》。來禽，即今之林禽也，以其食美禽來食之，故曰來禽。今先生詩句，借來禽字，以言青李之實，亦自來於禽鳥耳。〔施註〕來禽，俗作林檎。〔合註〕《文選》·解嘲：枝葉扶疎。清真逸少手親栽。〔施註〕李太白《王逸少》詩：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深紅淺紫從爭發，〔施註〕《杼情詩》楊行敏《題歙郡冬青館》詩：杜鵑花發杜鵑啼，淺紫深紅更傍谿。雪白鵝黃也鬪開。

其二

斫竹穿花破綠苔，〔王註〕韓退之詩：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小詩端爲覓橙栽。〔施註〕杜子美有《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木栽》詩。細看造物初無物，〔王註〕郭象《南華真經序》：莊生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春到江南花自開。

其三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王註師曰〕介甫得詩曰：十年前後我便不廝爭。〔施註〕白樂天《贈晦叔》詩：回頭語閑伴，閑校十年遲。又《王十一中書同宿》詩：此中來校十年遲。

其四

甲第非真有，〔施註〕《漢·田蚡傳》：治宅甲諸第。顏師古曰：言爲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爲上矣。《霍光傳》：孝宣帝詔，賜甲第一區。閑花亦偶栽。聊爲清淨供，却對道人開。〔公自註〕公病後〔一〕，捨宅作寺。〔查註〕《臨川集·請捨宅爲寺劄子》云：臣幸遭興運，超拔等夷，願迫衰殘，廢捐何補。願以臣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七年六月戊子，王安石請以所居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爲額。或云：安石愛其子雱，雱性惡，安石在政府，凡所爲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爲僧寺，蓋爲雱求救於佛也。

張庖民挽詞

〔施註〕張庖民，字翔父，金陵人。元豐五年，卒於曹溪。【誥案】此詩後六句，乃至金陵有慨而作，或因黃魯直詩而發，必非聞訃作也。合註疑其不應編七年，非是。已刪。

東晉巾車令，〔王註次公曰〕《周禮·春官》：巾車，掌王車。《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又陶淵明《歸去來辭》：或命巾車。今云巾車令，蓋淵明嘗爲彭澤令故也。西京執戟郎。〔王註次公曰〕漢制，凡郎皆執戟，如東方朔爲中郎執戟殿下是也。又杜牧《寄李虢州》詩：今日還珠守，何年執戟郎。〔施註〕《漢·東方朔傳》：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甘心向山水，〔施註〕《左傳·莊公九年》：鮑叔來言曰：「請受而甘心焉。」〔查註〕《山谷集》中《張翔父墓表》云：翔父才德，俯仰庸人，不甚出奇見異，其於林泉，心安性服之也。結髮事文章。〔王註次公曰〕結髮，言自小時也。《前漢書》有「結髮翰墨」，又《李廣傳》：「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施註〕《漢·主父偃傳》：結髮游學，四十餘年。故自輕千戶，何曾羨一囊。〔施註〕《東方朔傳》：侏儒長三

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天高鬼神惡，
〔王註〕韓退之《感春》詩：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骨朽姓名芳。〔施註〕曹大家《東征賦》：惟令德爲不朽
今，身既歿而名存。《晉·桓溫傳》：嘗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庾嶺銘旌暗，〔施註〕裴氏《廣州
記》：五嶺一曰大庾。秦淮舊宅荒。〔施註〕許嵩《建康實錄》：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自江乘渡。望氣者云：五百年
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流，至今呼爲秦淮。註云：其淮本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
容西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西北流出，入江寧界。二源合自方山埭，西注大江。吾詩不用刻，妙語有黃
香。〔公自註〕黃魯直爲庖民作哀詞〔二〕。

次韻葉致遠見贈

〔施註〕致遠投東坡詩，正從介甫於金陵時也。

欲求五畝寄樵蘇，〔王註〕左太冲《魏都賦》：樵蘇往而無忌。註：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所至遲留〔三〕似賈
胡。〔王註〕《後漢書》：馬援征五溪，水疾，船不得上。耿舒《與兄弇書》曰：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信
命不須歌去汝，〔王註〕《詩·魏風·碩鼠》：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逢人未免歎猶吾。人皆勸我杯中物，〔王
註〕陶淵明《責子》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李太白《憶賀監》詩：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倬曰〕吳衍好飲，後醉
詬權貴，遂戒飲。阮宣命飲，衍曰：「近斷飲。」宣以拳敲其背曰：「看看老逼癡漢，忍斷杯中物耶？」抑而飲之。我獨憐君
屋上烏。〔王註〕杜子美《奉贈射洪李四丈》詩：丈人屋上烏，烏好人亦好。〔施註〕太公《六韜》：武王克商，將奈其士衆何。

太公曰：「愛其人者，愛及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一技文章何足道，要知〔四〕摩詰〔五〕是文殊。
〔施註〕《維摩經》：文殊師利維摩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維摩詰默然無言。〔詰案〕紀昀曰：此格創自義山，殊非雅音。

次韻致遠〔六〕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長笑〔七〕右軍稱草聖，〔合註〕《宣和書譜》：王羲之善隸、草，爲今昔之冠，然其得名，乃專以草聖。不如東野以詩鳴。樂天自愛〔八〕吟淮月。〔合註〕白樂天《渡淮》詩：淮水東南闊，無風渡亦難。濤流宜映月，今夜重吟看。懷祖無勞〔九〕聽角聲。

次韻段縫見贈

〔施註〕段縫，字約之。居金陵，與王介甫游，而意不相與。知興國軍，嘗論免役法不便。元豐初，吳冲卿爲相，頗進熙寧異議之人，除知泰州諫官。蔡確言其無才能，止以嘗詆毀新政，故膺獎任。詔與合人差遣，乃俾通判閩州。縫避遠，求分司，遂以本官致仕。介甫嘗賦《約之園亭》詩云：勝事閩州雖或有，終非吾土豈如歸。元祐二年春，左司諫王覲薦之，詔落致仕，與管勾宮觀。時爲朝散大夫。〔合註〕見《續通鑑長編》。

季子東周負郭田，〔施註〕《史記·蘇秦傳》：東周雒陽人也。譙周曰：秦，字季子。須知力穡是家傳。〔施註〕《尚書·盤庚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細思種蕘五十〔二〇〕本，〔施註〕《漢·龔遂傳》：爲渤海太守，令民口種一

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蔥、一畦韭。大勝取禾三百廩。〔王註〕《詩·魏風·伐檀》：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若得與君連北巷，〔施註〕杜子美《偈仄行贈畢曜》云：我居巷南子巷北。故應終老忘西川。〔施註〕《九域志》：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短衣匹馬非吾事，只擬關門不問天。〔施註〕杜子美《曲江》詩：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次韻杭人裴維甫

〔施註〕裴維甫登嘉祐四年進士。東坡杭倅官滿，以九月離錢塘，故云：餘杭門外葉飛秋，尚記居人挽去舟。在黃五年，至是始與維甫邂逅於秣陵也。

餘杭門外葉飛秋，〔施註〕白樂天《新秋》詩：西風飄一葉，庭前颯已涼。〔查註〕吳自牧《夢梁錄》：杭州北城門者三，一曰餘杭門，舊名北關者是也。《咸淳臨安志》：餘杭門有水陸二門。尚記居人挽去舟。一別臨平山上塔，〔查註〕《咸淳臨安志》：臨平山去仁和縣舊治五十四里，周迴十八里，上有塔，又有藕花洲，卽鼎湖也。五年雲夢澤南州。淒涼楚些緣吾發〔二〕，〔韻案〕紀昀曰：宋玉作《招魂》，時屈平尚無恙，故東坡用以比裴詩。後人不考本原，遂以爲諱。邂逅秦淮爲子留。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游。〔施註〕白樂天《酬微之》詩：十五年，前似夢游。

題孫思邈眞

〔查註〕《舊唐書》：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周宣帝時，隱居太白山。隋文帝徵爲國子博士，不起。

唐高宗召見，賜鄱陽公主邑宅以居焉。學殫術數，自云年九十三，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註《老子》、《莊子》，撰《千金方》。子行，天授中爲鳳閣侍郎。

先生一去五百載，猶在峨眉西崦中。〔王註〕《峨眉山記》載：有僧逢先生者，乃唐衣冠，請僧轉《法華經》。〔施註〕《杜陽編》：明皇西幸，夢一叟再拜於前，曰：「臣孫思邈也，廬於峨眉山有年矣。今聞鑾駕至蜀，故來候謁。」《官法帖》：西崦已逼。自爲天仙足官府，〔施註〕韓退之《張十八》詩：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不應尸解坐蝨蟲。〔施註〕《仙傳拾遺》：孫思邈嘗有神仙降，謂曰：「爾所著《千金方》，濟人之功，亦已廣矣，而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必爲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輕舉矣。」其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以代蝨蟲水蛭之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行之於世。【詰案】紀昀曰：自寓兀傲。

戲作鮰魚一絕〔三〕

〔查註〕《釋氏稽古畧》：鍾山寶公，以剪刀拂扇，拄杖頭，負之行聚落。遇食鱸者，從而求食，啗者遺而薄之，寶公卽吐水，皆成活魚，今江中鮰魚是也。按《說文》、《玉篇》均無鮰字。《廣韻》、《類篇》止有鮠字。《廣韻》註：似鮠。《類篇》註：鮠之小者。惟《本草》云：鮠，今作鮰。

粉紅石首仍無骨，〔王註厚曰〕石首，魚名，其頭骨乃石也。〔彥章曰〕《蘇州圖經》云：養魚城下，水中有石首魚。雪白河豚〔三〕不藥人。〔王註續曰〕河豚有毒，治之不精則害人。梅聖俞詩云：烹調苟失所，人喉爲莫邪。〔查註〕程大昌《演繁露》：河豚當作河鮠。鮠有翼，《藝苑雌黃》：河鮠，水族之奇味，世傳其能殺人。寄語天公與河伯，〔王註〕《抱朴子·釋鬼篇》：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合注〕見《文選》·雪賦·李善註。何妨乞與水精鱗。

次韻答寶覺

〔查註〕寶覺，金陵定林寺僧也。與王荆公游，見《周益公題跋》。《臨川集》中多贈答詩。

芒鞋竹杖布行纏，〔合註〕《毛詩箋》：邪幅，如今行膝也。疏云：邪纏於足，謂之邪幅。《古樂府》有《雙行纏曲》。遮

莫千山更萬山〔二〕。〔施註〕杜子美《書堂飲》詩：遮莫鄰雞下五更。〔合註〕方以智《通雅》云：遮莫，猶言儘教也。

從來無脚不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王註次公曰〕石頭，希遷大師也。馬祖問：師從什麼處來？師云：石

頭。〔馬祖云〕石頭路滑還躓倒汝麼？師曰：若躓倒，即不來。〔施註〕《傳燈錄》：鄧隱峰辭馬祖，馬祖云：什麼處去？對

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杜子美《人日》詩：直道無憂行路難。

同王勝之遊蔣山

〔施註〕王勝之，名益柔，河南人，樞密使晦叔子也。抗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入官。范文正公未識面，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預蘇子美奏邸會，作《傲歌》。中司與近臣合攻之，言其當誅。韓忠獻爲仁宗言，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不少，而獨攻一王益柔，此其意不在《傲歌》也。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熙寧初，以判度支審院轉對。勝之言：人君之難，莫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置相之忠邪，百官之賢否也。唐高宗之許敬宗、李義府，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鏞，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況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是時，王介甫

方用，意蓋指之。後卒如其言。歷知制誥直學士院，連守大郡。至江寧，纔一日，移南都。故詩云：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惘然。坡在賞心亭作長短句送之，尤偉麗。偕勝之過儀真，再和此詩。〔查註〕元、和郡縣志：鍾山在上元縣東北十八里，古金陵山也。唐·地理志：江南道，其名山，衡、廬、茅、蔣。景定建康志：鍾山，一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事於此，吳爲立廟，封蔣侯。初學記載：揚雄潤州箴所云「蔣廟鍾山，孫陵曲衍」是也。〔施註〕介甫時居金陵，數與坡遊，歎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既賦此詩，介甫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因次其韻云：「金陵限南北，形勢豈其然。楚役六千里，陳亡三百年。江山空幙府，風月自舳船。主送悲涼岸，妃埋想故蓮。臺傾鳳久去，城踞虎爭偏。司馬壩廟域，獨龍層塔顛。森疎五願木，蹇淺一人泉。柸杖窮諸嶺，籃輿罷半天。朱門圍淥水，碧瓦第青煙。墨客真能賦，留詩野竹娟。」

到郡席不煖〔三〕，居民空惘然。〔施註〕後漢·黃憲傳：戴良見憲，歸，惘然若有失也。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王註厚曰〕山中寺多是六朝行宮。東晉、宋、齊、梁、陳，皆都金陵，謂之南朝。〔查註〕杜牧之詩：南朝四百八十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施註〕隋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見高穎傳。紺字出青蓮。〔公自註〕荆公宅已〔一六〕爲寺。〔施註〕李太白·東林夜懷詩：我尋青蓮字，獨往謝城關。夾路蒼髯古，〔王註次公曰〕指松檜也。先生詩又云：山中只有蒼髯叟，數里蕭蕭管送迎。〔查註〕金陵地紀：蔣山初少林木，東晉時，令諸州刺史罷還京者，人栽松百株，郡守五十株。宋時，刺史栽三十株，下至郡守，各有差。迎人翠麓偏。龍

腰蟠故國，〔施註〕庾仲雍《九江記》：建業宮城，孫權所築，昔諸葛亮勸都之，云：「鍾山龍蟠，石城虎踞，有王者氣。」權從之。鳥爪寄層巔〔一七〕。〔王註厚曰〕山有鳥爪峰。〔次公曰〕《高僧傳》：誌公生於鷹窠，手類鳥爪，死葬於此山上。〔施註〕杜子美《宿贊公土室》詩：曾巔餘落日。竹杪飛華屋，松根泫細泉。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誥案〕紀昀曰：風神秀削。畧約橫秋水，浮圖〔一八〕插暮烟。〔施註〕《釋氏要覽》：浮圖，塔也。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娟。

至眞州再和二首

〔施註〕王勝之，是時年七十二，東坡纔四十九。故云：話舊已忘年。勝之至南都，未幾而卒。〔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五月，王益柔卒。〔查註〕《隆平集》：乾德二年，以揚州迎鑾鎮爲建安軍。《九朝通畧》：祥符二年，建安軍鑄玉皇、太祖、太宗像成，陸軍爲眞州。《太平寰宇記》：建安軍，本揚州白沙鎮，僞吳改爲迎鑾鎮，是揚州大江入京口之岸。東至揚州六十里。

其一

老手王摩詰，窮交孟浩然。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年。〔王註〕《摭言》：襄陽孟浩然，爲王右丞所知。維待詔金鑾殿，一旦召之，商較風雅。忽遇上幸維所，維不敢隱，因奏聞。上卽命吟，浩然奉詔拜舞，念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聞之憮然，因命放歸。《南史》：劉孝標《絕交書》：利交有五，四曰窮交。〔施註〕子美《過孟倉曹》詩：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誥案〕治平間，公與王勝之同在三館，故有伴直話舊之語。北上〔一九〕

難陪驥，東行且趁船〔三〇〕。〔邵註〕《世說》：賀司空人洛，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人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賀名循。季鷹，張翰字。〔查註〕時王勝之自江寧移守南都，故云北上。離亭花映肉，〔合註〕陳子昂詩：斜日隱離亭。醉眼鷺窺蓮。〔施註〕杜牧之《晚晴賦》：忽八九之紅菱，姍然如婦，斂然如女。白鷺潛來兮，颯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梅轉三山沒，〔查註〕《金陵志》：三山在江寧府城西南周圍四里，大江從西來，勢如建瓴，此山當其衝。《輿地志》謂其積石森鬱，濱於大江，有三峰南北相接。謝朓有《晚登三山望京邑》詩，卽此矣。風回五兩偏。〔王註次公曰〕「五兩」字，出郭璞《江賦》：規五兩之動靜。李善註引《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丈旗，取羽繫其顛，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註》曰：統，候風也，音桓，楚人謂之五兩。又，五兩之輪曰：五兩，鳥毛爲之，置竿之上以候風。〔施註〕《北堂書鈔》：候風之羽，楚人謂之五兩。荒祠過瓜步，〔王註續曰〕揚州江都縣瓜步鎮，乃往真州渡口也。〔查註〕王象之《輿地紀勝》曰：瓜州渡，在江都縣南四十里，揚子江之沙磧也。沙漸漲出〔三〕，其狀如瓜。《廟記》云：江祠，祀江妃也，以伍員配。阮昇之《記》云：其神亦號江都王。古甃墮松巔〔三〕。聞道清香閣，新竊白玉泉。〔施註〕白樂天《嘗酒》詩：一甃香醪新插蕝。莫教門掩夜，坐待月流天。小院檀槽鬧，〔施註〕《明皇雜錄》：白秀貞自蜀回，得邏迦檀、雙鳳琵琶槽。空庭樺燭煙。公詩便堪唱，爲付〔三〕小嬋娟。〔施註〕孟東野《嬋娟篇》：妓嬋娟，不長妍。

其二

公顏如雪柏，千載故依然。〔施註〕《古詩》：圍碁燒敗襖，見子故依然。笑我無根柳，空中不待年。〔王註〕

韓退之詩：浮雲柳絮無根蒂。劉義慶《世說》云：顧悅與晉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肯留歸闕旆〔三二〕，坐待逆風〔三三〕船。〔施註〕《後漢書·皇甫嵩傳》：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特許門傳籥〔三六〕，〔施註〕門籥，謂門管籥也。那知箭起蓮。〔王註〕續曰：蓮花漏法，以水浮箭爲候。相逢月上後，小語坐西偏。〔王註〕韓退之《庭楸》詩：朝日出其門，我常坐西偏。〔施註〕《世說》：支道林語王逸少曰：「貧道與君小語。」流落千帆側，〔王註〕劉禹錫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木前頭萬樹春。追思百尺巔〔三七〕。躬耕懷谷口，〔王註〕《揚子》云：谷口鄭子真，耕乎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水石羨平泉。〔施註〕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記》：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池淮服，桂樹芳草，性之所耽。《賈氏談錄》：李德裕平泉莊，周圍四十里，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置其間。茅屋歸元亮，〔王註〕陶淵明詩：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鳴。〔施註〕陶淵明《歸田園居》詩：草屋八九間。霓裳醉樂天。〔施註〕白樂天《醉吟先生傳》：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娛，茗芋而後已。行聞宣室召，〔王註〕《前漢·賈誼傳》：誼既以適去。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人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之本，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施註〕《漢·賈誼傳》：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歸近御爐烟。〔王註〕唐人詩：從事不須經御史，滿身猶帶御爐烟。〔施註〕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未用歌池上，〔王註〕白樂天有《池上篇》。隨宜教李娟。〔施註〕白樂天《和微之》歌：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註：娟、態，蘇之妓女也。

眉子石硯歌贈胡閻〔三八〕

〔施註〕墨迹刻石成都，題爲《古眉山石硯歌》。〔查註〕《茗溪漁隱叢話》：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

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爲硯，故世所珍也。石雖多，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佳。高似孫
《硯箋》：羅紋坑，在眉子坑東，金星坑，在羅紋坑西北，並南唐李氏發。眉子坑，在羅紋坑西，開元
中發。眉子石，有金花眉、金星眉、對眉、短眉、長眉、簇眉、闊眉、雁湖眉、錦蹙眉、菘豆眉等名。

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爭新奇。〔王註〕《天寶遺事》：明皇避安祿山難，幸成都，令畫工作《十眉

圖》。橫行、却月，皆其眉名也。〔施註〕川畫《十眉圖序》：蛾眉、翠黛、臥蠶、捧心、偃月、復月、筋點、柳葉、遠山、八字，是

爲十眉。《成都古今集記》：明皇御容院，有宋藝畫美人侍明皇翠眉十種，世多傳寫，以爲贈玩。〔合註〕《潛確類書》載《十

眉圖》曰：鴛鴦、小山、五嶽、三峰、垂珠、月稜（又名却月）、分梢、涵烟、拂雲（又名橫烟）、倒暈。此先生詩所用也，與施註所

引圖序互異。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王註次公曰〕小顰，指楊妃之眉也。漁陽胡馬，言安祿

山之叛也，祿山以漁陽起亂。〔施註〕白樂天《長恨歌》：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見王孫青瑣橫

雙碧，〔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女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腸斷浮空〔三九〕遠山色。書生性命

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王註〕《西京雜記》：司馬長卿，素有消渴疾，悅文君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

賦》，欲以自刺而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施註〕《西京雜記》：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

越禮焉。〔合註〕鮑照詩：千金顧笑買芳年。爾來喪亂愁天公，〔王註次公曰〕庾亮云：天公憤憤。〔合註〕此庾翼語，

見《晉書·天文志》。謫向君家書硯中。小窗虛幌相嫵媚，〔王註〕《上林賦》：青琴、宓妃之徒，嫵媚纖弱。

令君〔三〇〕曉夢生春紅。〔合註〕李太白《怨歌行》詩：花顏笑春紅。毘耶居士談空處，〔查註〕《維摩經》：毘耶離

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翻譯名義》：毘耶離，此云廣博嚴淨。其國寬平，城邑華麗，故名。〔合註〕陶弘景詩：平叔坐談

空。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爲磨鉛，〔施註〕《西京雜記》：揚雄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

〔合註〕杜子美詩：磨鉛勘玉杯。千偈瀾翻無一語。〔王註〕《晉書》：鳩摩羅什日誦千偈。

贈袁陟

〔王註〕堯卿曰：字世弼，豫章人，號遯翁。有集十卷，終祕書丞。〔查註〕曾鞏有《答袁陟書》，韓魏公有《和袁陟節推龍興寺芍藥》詩。〔翁方綱註〕按：袁陟，南昌人。慶曆六年進士，知當塗縣，官至太常博士。著有《遯翁集》，即汲引郭功甫者也。〔合註〕《潘子真詩話》云：郭功甫常曰：「數載汲引，袁二丈力也。」〔誥案〕袁陟時爲真州守。此詩，公自南京過真州所作。施編雜人下年自南都至淮揚道中，查註、合註皆誤。今改編於此，餘詳總案中。〔案〕總案云：詳玩此詩，皆逆旅過客之意，顯因寄寓而發，雜入南都道中，情事不合。因以與袁真州、滕達道各書考之，蓋陟即袁真州也。公初在金陵，尚無寄家之意，至是陟以學舍處之，遂有「我池」、「我居」之句。且告滕達道云：某留家儀真，故與前書當住一日之說異也。……參考諸說，陟非碌碌者流，可與袁真州互證，亦足補其闕也。

是身如虛空，〔查註〕《維摩經》：是身爲空，離我之所。萬物皆我儲。胡爲強分別。百金買田廬。不見袁夫子，神馬載尻〔三〕輿。〔王註〕《莊子·大宗師篇》：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游乎〔三〕無何有，一飯不願餘。〔王註〕柳子厚《贈江華長老》詩：一飯不願餘，跣趺便終夕。官湖爲我池，學舍爲我居。〔誥案〕公本挈家而行，飄泊無所，時袁陟以學舍假公，因留家於真，喘息稍定，此作詩之本旨也。連下一句讀，其義更明。若以爲歸常道中作，則大可笑矣。何以遺子孫，〔王註〕《後漢·逸民傳》：劉表問龐公曰：

「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此身自簾條〔三〕。〔王註次公曰〕簾條之義有二：有言柔者，又云能仰而不能俯，則國語「簾條蒙繆」是已；有云羸竹席，則詩·邶風·新臺云「簾條不鮮」是已。今義未審。〔邵註〕唐韻：簾條，簾簾，一曰羸竹席也。〔查註〕簾條，用晉書·皇甫謐傳「以簾條裹尸」之義。薰風暗楊柳，秋水靜芙蓉〔三〕。應觀我知子，不怪子知魚。

次韻蔣穎叔〔三〕

〔王註堯卿曰〕名之奇。公，嘉祐二年章衡榜，與穎叔同登第。〔施註〕蔣穎叔，宜興人。〔查註〕宋史：蔣之奇，字穎叔。以廢得官，擢進士第，又舉賢良方正，中選。英宗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劾歐陽修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改宣州。元豐二年，爲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歷戶部侍郎，未幾，出知熙州。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拜翰林學士。徽宗立，拜同知樞密院事，以疾告歸，卒。〔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閏六月，賜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紫章服，以領漕事。〔詰案〕江淮發運使置司真州，時蔣之奇正在真也。公自金陵訪求田宅過此，初無意於真州，及遇袁陟，始有寄家之事，而蔣之奇又爲謀宜興田事，因有此作。其乞常之根，實肇端此詩也。此一路詩，施、查二編，亂雜之甚，今畧爲改定。則自此以及歸常，皆如一線穿成，氣脈聯絡，盡去隔塞不通之病。

月明驚鵲未安枝，〔施註〕李太白「贈柳圓」詩：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詰案〕句用曹操「繞樹三匝，無枝可棲」，

因訪求田宅未遂發也。一棹飄然影自隨。江上秋風無限浪，〔王註〕白樂天詩：秋風江上浪無限。枕中春夢不多時。〔王註次公曰〕歐陽永叔詞語云：來如春夢不多時。〔枕中〕字，特用字耳，不必指邯鄲呂翁枕也。瓊林

花草聞前語，〔查註〕李濂《汴京遺蹟志》：瓊林苑，在開封城西鄭門外，俗呼爲西青城。宋時，建苑爲宴進士之所，與金明池南北相對，其中松柏森列，百花芬郁。罨畫溪山指後期。〔公自註〕蔣詩記及第時瓊林苑〔三〕宴坐中所言，且約同卜居〔三〕陽羨。〔詰案〕歸宜興事，始於蔣之奇，而成於蔣之奇。故唱和詩，皆及宴坐相約之事，此非無因發也。如不謂然，則公方自金陵至真，其地距宜興亦甚懸隔，何由知黃土村有曹莊田，事在必成，而經紀其事者，又適有此蔣生乎？此乃之奇預知其鄉有曹莊田之可得，而遣其族人購之。故公自齊安以來，求田甚難，而至是，則一拍即合也。〔王註次公曰〕古云：陽羨，三湖九溪。《地志》云：今只有六溪，其三溪不知其處。而六溪之中，有荆溪，則首受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圻，俗呼爲罨畫溪。〔查註〕《太平寰宇記》：宜興縣有圻溪，俗呼爲罨畫溪。豈敢便爲雞黍約，玉堂金殿要論思。〔王註〕班固《兩都賦序》：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游

〔查註〕《宋史》本傳：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後改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神宗朝，翰林學士，貶居筠州。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卽以爲湖州。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神宗朝以大理寺，請知潤州。〔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七年五月，滕甫知湖州。

二公詩格老彌新，醉後狂吟許野人。【詰案】時滕元發起知湖州，與公期於金山，許遵自潤州至，蓋地主也。二公皆領郡，而公獨坐謫籍，故自以爲野人。坐看青丘吞澤芥，【查註】《海內十洲記》：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之位，地方五千里，去岸二十五萬里。自慚黃潦【三】薦溪蘋。【施註】韓退之詩：黃潦無根源。兩邦旌纛光相照，【合註】《漢書·高帝紀註》：纛，毛羽幢也。韓退之詩：牙纛前坐拂。【詰案】此句頂二公。十畝鋤犁手自親。【詰案】此句頂野人。何似秦郎妙天下，【詰案】秦少游方自淮上來迎，故亦預會，詩以少游作結。明年獻頌請東巡。【施註】《後漢·馬融傳》：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

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二首【三】

【查註】《金山志》：了元佛印禪師，字覺老，饒州浮梁林氏子。出家，卽徧參圓通訥公，以爲書記。先住江州之承天，繼遷淮之斗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州之金山、焦山。凡四十餘年，縉紳之賢者，多與之游，名動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師德。【王註師曰】佛印禪師，住持金山寺。公便服入方丈。師云：「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言下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卽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因有二絕，公次韻答之。【合註】《五燈會元》載此事云：東坡居士乃作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據此，則當日本是三首，或定集時刪去，是以七集本採入續集佛偈類中，今附錄於此。【詰

案】王註誤以爲帥杭過金山事，故屢稱內翰。今刪。

其一

病骨難堪玉帶圍，〔施註〕孟東野《秋懷》詩：病骨可刺物。李賀《示弟》詩：病骨猶能在。杜子美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鈍根仍落箭鋒機。〔王註〕《傳燈錄序》云：機緣交激若拄於箭鋒義。《維摩經》云：能分別諸根利鈍。〔施註〕《法華經》：衆生諸根鈍，著樂癡所盲。欲教〔四〕乞食歌姬院，〔王註〕《北夢瑣言》：裴休嘗披毳衲於歌姬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度人。」〔查註〕鄭文寶《南唐近事》云：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熙載忌禍，因放蕩不羈，售妓樂數百人，荒湛爲樂，所受月俸，卽爲諸姬分去。遂敝衣負篋，使門生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足日膳。故與〔四〕雲山舊衲衣。〔誥案〕此句謂了元以衲裙相報也。王註引《冷齋夜話》：「公前生爲戒禪師，常衣衲衣」，其說誣。已刪。

其二

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施註〕杜子美《野望》詩：秋望轉悠哉。錦袍錯落差相稱〔四〕，〔施註〕《文選》班固《西都賦》：隨侯明月，錯落其間。乞與伴狂老萬回。〔王註援曰〕唐武后賜萬回和尚錦袍玉帶。師八九歲，能言其兄戍安西，師持信，朝往夕返。自弘農抵安西萬餘里，故號萬回。〔施註〕《史記》：宋世家：箕子被髮伴狂。《吳越春秋》：伍子胥之吳，被髮伴狂，行乞於市。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四〕

〔查註〕鄉僧，遂寧僧圓寶也。見《糖霜譜》。

撞鐘浮玉山，〔查註〕《金山志》：客問：何爲浮玉？答云：此出《仙經》。上仙居浮玉山，朝上帝，則山自浮去，因金、焦俱在水上，故名。迎我三千指。衆中聞警效，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默識子。振衣忽歸去，〔施註〕《文選》陸機詩：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隻影千山裏。〔合註〕韓退之《祭十二郎文》：形單影隻。涪江與中泠，〔王註續曰〕涪水，出龍州徼外，經縣梓，遂合，右內嘉陵水。〔次公曰〕涪江，以言梓州之江，鄉僧必梓州人也。中泠，以言金山之水，取其身見在金山也。〔查註〕《方輿勝覽》：涪江自思州上費溪發源，經五十八節名灘，方至黔州。溉自黔州。溉與施州江會流，凡五百餘里，與蜀江會於涪水之東。以其出於黔州，又名黔江。清澈可鑑毛髮。唐張又新《水記》云：劉伯芻以揚子江水爲第一，李秀卿以揚子江南零水爲第七。《名勝志》：金山下，有泉曰中泠，亦曰南零。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查註〕洪邁曰：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招魂》所謂「脰鼈魚羔有柘漿」是也。孫亮時，交州獻甘蔗錫。《南中八郡志》：榨甘蔗汁曝成飴，謂之石蜜。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榨，瀋如其劑，色味美於西域。然只是今之沙糖，不言作霜。惟東坡詩云：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老寄糖霜》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原註一作雀）子水晶鹽。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爲冠。〔詰案〕公在海南，程天侔饋糖冰，似皆始於唐時也。

送沈逵赴廣南〔四〕

〔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六年十二月，詔新知永嘉縣沈逵，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九年

十一月，詔大理寺丞沈遠改一官，與堂除，論前任信州推官興置銀坑之勞。其戰西羌事，無可考。〔查註〕《太平寰宇記》：開寶初，潘美平南漢，分廣南東、西路。《九域志》：廣南東路，州十五，縣四十；西路，州二十三，軍三，縣六十四。張維《廣西郡邑記》云：以《漢志》考之，今之東路，卽漢之南海〔四三〕。

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施註〕東坡以景祐三年歲在丙子十二月辛丑十九日生。君隨幕府

戰西羌，〔施註〕《漢·李廣傳》：幕府省文書。顏師古曰：幕府者，以軍幕爲義，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夜渡

冰河斫雲壘。〔施註〕《後漢書·王霸傳》：光武至滹沱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北史·傅永傳》：好以斫營爲事。

飛塵漲天箭灑甲，歸對妻孥真夢耳。〔王註〕杜子美《自賊中脫歸》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我謫黃

岡四五年，孤舟出沒烟波裏。〔施註〕杜牧之《贈裴坦》詩：終老烟波不計程。故人不復通問訊，〔施註〕《晉·

郗超傳》：躡履問訊。杜子美《重過何氏》詩：問訊東橋竹。疾病飢寒疑死矣。相逢握手一大笑，〔施註〕《文選》

江文通《雜體詩》：握手淚如雨。《史記·滑稽傳》：淳于髡仰天大笑。白髮蒼顏畧相似。〔施註〕《漢·馮奉世傳》：

子立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輕萬里。功名如幻何足計，學道有涯〔四六〕

真可喜。〔施註〕劉禹錫《游桃源》詩：道芽期日就，塵慮乃冰釋。勾漏〔四七〕丹砂已付君，〔王註〕《晉·葛洪

傳》：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

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岳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汝陽甕盎吾何恥〔四八〕。〔王註次公曰〕汝陽，汝州。

甕盎，以言其瘦之狀也。〔施註〕《莊子·德充符篇》：甕盎大瘰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歐陽文忠公

《汝瘼》詩：君嗟汝瘼多，誰謂汝土惡。汝瘼雖云苦，汝民居自樂。偃婦懸囊盎，嬌嬰包卵殼。無由辨肩頸，有類龜縮殼。君歸赴我〔四九〕雞黍約，〔施註〕謝承《後漢書》：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元伯白母，殺雞和黍，以待巨卿。母曰：「山陽去此千里，何可必也。」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果至。買田築室從今始。

豆粥

君不見溥沱〔五〇〕流澌車折軸，〔施註〕《史記·范雎傳》：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查註〕《禮記·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溥沱。《山海經》：秦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溥沱之水出焉。《太平寰宇記》：秦戲山，在代州繁峙縣東南九十里。《水經注》：溥沱水入雷河溝水，過舊曲陽城。是也。按光武所渡，在冀州南宮信都，乃溥沱之下流也。公孫倉皇奉豆粥。〔合註〕胡曾詩：倉皇鬪智成何語，遺笑當時廣武山。濕薪破竈白燎衣，飢寒頓解劉文叔。〔王註續曰〕《後漢·馮異傳》：異字公孫。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蕒亭，時天寒冽，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日，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蒸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因復渡溥沱河，至信都。」〔次公曰〕其後，光武詔曰：倉卒蕪蕒亭豆粥，及溥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施註〕《後漢·光武紀》：光武，字文叔。又不見金谷敲冰草木春，帳下烹煎皆美人。萍蘆豆粥不傳法，咄嗟而辦石季倫。〔王註〕《晉·石崇傳》：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藟，王愷不能及，每以此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預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韭蒔藟，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施註〕《晉·石崇傳》：字季倫。有

別館，在河陽之金谷。干戈未解身如寄，聲色相纏心已醉。〔王註次公曰〕上句以結光武之豆粥，下句以結石崇之豪富也。〔施註〕《楞嚴經》：汝愛我心，我憐汝色，以是因緣經千百劫，常在纏縛。身心顛倒不自〔三〕知，〔查註〕《楞嚴經》：阿難與諸大衆，瞪瞶瞻佛，目睛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更識人間有真味。豈如江頭千頃雪色蘆，茅簷出沒晨烟孤。地確春杭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合註〕唐彦謙詩：煮粟試沙瓶。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施註〕杜子美《游何將軍山林》詩：盡拈書籍賣，來問爾東家。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

秦少游夢發殯而葬之者，云是劉發之柩，是歲發首薦。秦以詩賀之，劉涇亦作，因次其韻

〔合註〕先生詩次劉韻，原作無考。〔諸案〕紀昀曰：純人論宗矣。然此種題不入論宗，如何下語，既人論宗，不透快發洩，不能暢達其旨也。

君看三代士執雉，〔王註次公曰〕「士執雉」，出《周禮·春官·宗伯》：以禽作六贊。疏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施註〕《禮記·曲禮》：凡贊，卿羔，大夫雁，士雉。《周禮·春官·宗伯》：以禽作六贊，以等諸侯，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三〕。〔查註〕《曲禮疏》：雉，取性耿介，惟敵是赴。羔雁生執，雉則死執，亦表見危致命。《尚書·舜典》：二生一死贊。是也。本以殺身爲小補。居官死職戰死綏〔三〕，〔王註續曰〕《禮》：戰者，將死鼓，御死綏。〔施註〕《魏武帝紀》：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合註〕《文選》引註曰：綏，却也。夢尸得官真古語。〔王註〕《晉·殷浩傳》：

或問浩曰：「將泄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五行勝己斯爲官，〔施註〕《珞瑜子》：人命五行，剋我者爲官。〔詰案〕我者，五行之所屬也。曲直炎上諸說，並載《書經》，可見其來舊矣。奇儀納甲，既繫之以事，通塞壽夭，又繫之以人。古法以年之干爲我，而珞瑜以日之干爲我。張橫渠極究此理，而邵康節不道其時，又有以納音爲我者，今其法猶在，學者以其幽渺難稽，故置弗講也。官如草木吾如土。〔王註次公曰〕五行以剋我者爲官，而先生止言官如草木吾如土，特取其冗賤者言之耳。〔詰案〕草屬乙卯，木屬甲寅，皆戊己之官也。五行勝己，猶草木之勝土，此卽官也。下句自釋上句。次公元賤之說，可發一粲。仕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施註〕《左傳·隱公四年》：石碏，純臣也。〔查註〕《詩·大雅·崧高》：遷其私人。疏引《儀禮·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註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也。饋焉曰獻稱寡君，〔施註〕《禮記·檀弓下》：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爲服焉。豈比公卿相爾汝。世衰道微士失已，得喪悲歡反其故。〔孟〕。草袍蘆篋相嫵媚。〔孟〕，〔王註〕杜子美《渡江》詩：汀草亂青袍。〔施註〕庚信《哀江南賦》：青袍似草。《古詩》：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韓退之《永貞行》：睽閃跳踉相嫵媚。飲食〔孟〕嬉游事羣聚。〔施註〕《列子·仲尼篇》：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曲江船舫月燈毬，〔施註〕《摭言》：新進士，宴名有月燈打毬。又曲江亭子進士開宴，既撤饌，則移樂汎舟，率爲常例。《咸鏡故事》：二月，士女咸出，觀新進士月燈閣打毬會。〔查註〕《西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龍華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太平寰宇記》：曲江池，漢武所造，名爲宜春苑，乃世祖校文之所。唐以秀士，每年登科賜宴於此，不忘校文之義也。《摭言》：進士之宴有九，五曰櫻桃，六日月燈。《南部新書》：每歲寒食，新進士於月燈閣，置打毬之宴。元稹詩：傳餐月燈閣，劇宴劫灰池。是謂舞殯而歌墓。〔施註〕《禮記·曲禮》：適墓不歌。看花走馬到東野，

〔合註〕《竹坡詩話》：東野《下第詩》云：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自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第之得失，喜憂至於如此，宜其雖得之而不能享也。餘子紛紛何足數。〔施註〕《後漢·公孫述傳》：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何足數也。二生年少兩豪逸，詩酒不知軒冕苦。〔施註〕《莊子·繕性篇》：軒冕在身，非性命也。故令將仕夢發棺，勸子勿爲〔五七〕官所腐。〔誥案〕卓哉名言，妙在從棺上生發，如戲語也。塗車芻靈皆假設，〔施註〕《禮記·檀弓下》：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著眼細看君勿誤。時來聊復一飛鳴，進隱不須煩伍舉〔五八〕。〔施註〕《唐·張嘉貞傳》：張說曰：「宰相，時來則爲。」《史記·楚世家》：莊王卽位三年，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人諫，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飛，飛則沖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查註〕葛立方《韻語陽秋》云：晉樂廣曰：人未嘗夢乘牛車入鼠穴，擣薑噉鐵杵，以無想因也。自樂論之，凡夢皆出於想，而殷浩乃云「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是豈出於想耶？劉發方赴舉，少游夢發殯而葬者，云是劉發之柩。少游以詩賀，乃一時褒美贊喜之辭，非殷浩之意也。東坡全篇，皆用浩意，可謂巧於遣詞。

金山夢中作

〔誥案〕紀昀曰：此有感而託之夢作耳，一氣渾成，自然神到。

江東賈客木綿〔五九〕裘，〔王註〕《遜齋閒覽》云：閩嶺以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采其花爲布。〔施註〕《番禺雜編》：木綿先花後葉，紫赤色，大如椀。二月三月間，花既謝，葉爲綿，有殼盛之，彼人績爲衣裳。〔合註〕《南史》：孔覲二弟，頗營產業，請假東歸。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覲僞喜，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燒盡乃去。會散金山月滿樓。夜半潮來風又熱〔六〇〕。〔合註〕《海錄碎事》：引熊孺登詩：水

生風熟布帆新。【詰案】紀昀曰：今海船猶有風熟之語，蓋風之初作轉移不定，過一日不轉，謂之風熟。卧吹簫管【六一】到揚州。【王註】《唐書·讓皇帝傳》：漢中王瑀素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是太常工乎？」曰：「然。」他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訝。

次韻周種惠石銚

〔施註〕周種，字仁熟，御史秩之弟。東坡先曾舉充鄆州教授。元祐三年，種上疏，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坡兩上章，自劾乞正繆舉之舉。種後由此致身從彙云。〔合註〕據《續通鑑長編》：先生自劾，於元祐三年十二月上疏。又：紹聖四年六月，周種充崇政殿說書。元符二年十月，周種罷著作佐郎，坐對經筵史院官稱周常終是好人，又稱鄒浩爲難得也【六一】。《皇宋治迹統類》：元祐三年閏十二月，鄆州州學教授周種罷歸，用劉安世、蘇軾言也。【詰案】時周種官江寧府右司理。公舉學官，乃元祐元年中書舍人任內事。施註載此，牽入元豐之前，誤。

銅腥鐵澀不宜泉，〔施註〕陸羽《茶經》：漉水囊，其格以生銅鑄之，以備水濕。〔合註〕《水經注》：承水東合略塘，塘中有銅神，水輒變綠，作銅腥。皮日休詩：石澀古鐵銚。愛此蒼然深且寬。蟹眼翻波湯已作，〔施註〕崔珏《謝從叔寄茶》詩：石鼎水煎紅蟹眼。〔查註〕蔡襄《茶錄》：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者，過熟湯也。龍頭拒火柄猶寒。〔王註厚曰〕道士軒轅彌明《石鼎聯句》：龍頭縮菌蠢，豕腹脹膨臍。〔次公曰〕龍頭，言拒火則掉所刻之柄也。〔查註〕《周禮·考工記》：黃金勺，鼻寸，衡四寸。注云：衡勺，柄龍頭也。薑新鹽少茶初熟，水漬雲蒸蘚未乾。〔王註厚曰〕韓退之《石鼎聯句》又云：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自古函牛多折足，〔王註〕《淮南

子：函牛之鼎沸，則蟻不得置一足焉。又《易·鼎卦》：鼎折足，覆公餗。〔施註〕《後漢·劉陶傳》：猶舉函牛之鼎，絀織枯之末。要知無脚是輕安。〔王註〕《衝波傳》曰：孔子使子貢於吳，久而不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船而來矣。」子貢朝至，如回言。〔施註〕《楞嚴經》：心悟實相，身意輕安。

贈潘谷〔查〕

〔王註〕《志林》云：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一日，發狂，浪走，遂趨井死。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查註〕陸友《墨史》：潘谷，伊、洛間墨師也。何蓮《春渚紀聞》：潘谷賣墨都下，負篋而酣歌，每笏止取百錢，其用膠不過五兩，遇濕不敗。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合註〕《晉·潘岳傳》：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王註〕《晉·潘岳傳》：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晉·石崇傳》：與潘岳諂事賈謐，謐母廣成君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查〕翠餅敲玄笏。〔合註〕司馬相如《子虛賦》：琅琅磕磕，若雷霆之聲。宋人言墨皆以笏計，見諸題跋中。布衫漆黑手如龜，〔施註〕《莊子·逍遙遊篇》：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泔澼絺爲事。未害冰壺貯秋月。〔王註〕鮑照詩：清如玉壺冰。〔施註〕杜子美《裴施州》詩：冰壺玉衡懸清秋。世人重耳輕目前〔查〕，區區張、李爭媿妍。〔王註援曰〕本朝張遇、李庭珪墨，爲時所重。〔施註〕蔡君謨《墨說》：易水李超生庭珪、庭寬，庭寬生承宴，承宴生文用，皆嗣爲江南墨官。又有張遇、亞庭珪焉。〔查註〕《墨史》：張遇，易

水人。遇墨有題光啓年者，妙不減李庭珪，宮中取以畫眉。蔡君謨謂庭珪墨第一，遇第二。陳後山《談叢》：秦少游有李庭珪墨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而拜之，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又有張遇墨一團，面爲盤龍，鱗鬣悉具，背有張遇磨香四字。潘墨之龍，畧有大節耳，亦妍妙。有紋如盤絲二物，世未有也。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王註堯卿曰〕先生既作此詩後，潘谷因事落井而死，人以爲此詩讖。〔劉須溪曰〕尋李白，本無謂，殆讖語耳。然得名墨仙幸矣。〔誥案〕李太白有《謝墨》詩，詩乃使墨事耳，須溪誤。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

長老〔六七〕

〔施註〕曾彥和《潤州類集》：蒜山在江上，說者云，山多澤蒜，故名。一說，蒜當作籌算之算。周瑜、諸葛亮嘗會此山，議拒曹操，後有赤壁之勝，時人以爲其多算，故名。如陸龜蒙詩云：周郎計算清宵定。是也。〔查註〕《元和郡縣志》：蒜山在丹徒縣西，臨江絕壁。晉安帝時，海賊孫恩率衆登山，宋武帝擊破之，卽此。《太平寰宇記》以爲馬蒜山。

魏王大瓠〔六八〕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辭〔六九〕破作兩大樽，只憂水淺江湖窄。〔王註〕《莊子·逍遙遊篇》：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用。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掙之。」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尊，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施註〕《莊子·天地篇》：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我材濩落本無〔七〇〕用，〔施註〕杜子美《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虛名驚世終何益。〔施註〕《文選·古詩》：良無盤石固，虛名

復何益。東方先生好自譽，〔王註〕前漢·東方朔傳：武帝初即位，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又，上笑曰：「使自責迺反自譽。」伯夷〔七〕、子路并爲一。〔合註〕漢書·東方朔傳：上書曰：「又常服子路之言，勇若孟賁。」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施註〕杜子美赴奉先詩：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高。〔誥案〕公論詩云：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益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以上皆公語也。子美以不愚爲愚，而公詩仍其意。客有過韻山堂論詩，謂公詆子美太過者，不覺失笑，因曉之曰：公作此詩在廢中。自「我材本無用」句後，所列數人，皆借以自託，至「暮年欲學」句，卽一概攬歸於己，及以「不羈人」人元老，而前已載清，與元老無涉矣。時方以杜自託，寓與世不合之意，肯詆之乎？暮年欲學柳下惠，〔王註〕次公曰：學柳下惠，則以其不辭小官也，又爲士師三黜也。嗜好酸鹹不相人。〔施註〕韓退之酬盧雲夫詩：雲夫吾兄有狂氣，嗜好與俗殊酸鹹。金山也是不羈人，早歲聞名晚相得。〔施註〕漢·灌夫傳：夫得嬰，相得驩甚，恨相知之晚。我醉而嬉欲仙去，〔施註〕趙飛燕外傳：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傍人笑倒山謂實。問我此生〔七〕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閑田地，〔王註〕白樂天古桂華曲：月宮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招此無家一房客。〔施註〕杜子美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詩：此身那得更無家。〔查註〕張籍詩：愛養無家客，多傳得力方。

蘇子容母陳夫人挽詞

〔王註〕堯卿曰：名頌，字子容。〔查註〕宋史：蘇頌，南安人。父紳，葬丹陽，因家焉。第進士。韓琦、富弼爲相，同表其廉退。神宗朝，知婺州。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欲覆。母在舟中，幾溺矣。

頌哀號赴水，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覆，人以爲純孝所感。元祐初，自吏部侍郎拜尚書。五年，擢尚書左丞，尋拜僕射，上章辭位，以中太一宮使居京口。徽宗立，進爵趙郡公。〔合註〕《續通鑑長編》：蘇頌母，龍圖閣直學士陳從易女。元祐元年七月，前吏部侍郎蘇頌爲刑部尚書，初除喪也。

蘇、陳甥舅真冰玉，〔王註次公曰〕甥者，子壻之謂也。舅者，婦翁之謂也。《爾雅》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真冰玉云者，取婦翁冰清、女壻玉潤也。因言玉潤，則以衛玠當之，故次句遂言正始風流也。正始風流起頹俗。〔合註〕

《後漢書·胡廣傳》：紀綱頹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修竹。雞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如一晨。〔合註〕阮籍詩：一昏復一晨。豈惟家室〔三〕宜壽母，〔王註〕《魯頌·閟宮》：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實與朝

廷生異人。忘軀徇國〔七〕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愠喜。〔查註〕《東都事略》：神宗朝，頌召試知制誥，前秀州判

官李定，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封還詞頭。翼日，復下，頌當制，奏定不由銓考擢受朝列，不緣御史薦寘憲臺，隳紊法制，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久之，頌復集賢院學士，擢知開封府。祥符縣令孫純有罪，頌坐失出，貶祕書監，知濠州，改滄州。召還，判吏部。不須〔七〕擁笏強垂魚，〔王註〕韓退之

《曹成王碑》云：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人則擁笏垂魚。我視去來皆夢爾。〔王註〕《莊

子·繕性篇》：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誦詩相挽真區區，墓碑千

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合註〕謝靈運《山居賦》：家傳以申世模。知有班昭續《漢書》。〔王註〕《後

漢·列女傳》：曹世叔妻，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

王中甫〔七六〕哀辭並敘〔七七〕

〔施註〕王中甫，名介，衢州常山人。子沈之，字彥魯。少從王介甫學。東坡自黃移汝，與彥魯遇於京口，作《中甫哀辭》。彥魯得罪，因太學生虞蕃上書，付御史舒亶、何正臣治其獄。踰年方決，追逮徧四方。彥魯時任國子直講，潁州團練推官，坐受太學生章公弼請囑，補上舍不以實，除名。故云：東藁端能廢謝鯤。先生作《中甫挽辭》，末章有「他時京口尋遺跡，宿草猶應有淚痕」之句，則中甫蓋葬於潤州，而與其子復相遇於此也。元祐間，何正臣爲言者論太學獄冤濫，坐廢。沈之與龔原等皆除罪籍。中甫三子皆登科。漢之，字彥昭。渙之，字彥舟。徽宗朝皆被擢用。彥昭終延康殿學士，彥舟終寶文閣直學士。國史俱有傳。獨彥魯仕竟不達云。〔合註〕沈之除名事，《續通鑑長編》載在元豐二年十一月。

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查註〕《宋史·選舉志》：制科以待才傑，試祕閣預選，然後對制策人等，然後加恩賜第，視進士尤美。雖狀元及第，猶應制科，然不常置，士由是科進者，亦甚鮮。其法，先上藝業於有司，有司先校之，乃試祕閣，合格，天子乃親策之。其後制科，視進士之期，須近臣論薦，乃許應舉。〔合註〕十五人，詳前《王中甫挽詞》註。軾忝冒時，尚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酉〔七八〕、陳令舉、錢醇老，〔誥案〕敘文「軾忝冒時尚有某某」至此止，謂前登制科人也。并王中甫與家弟轍，〔誥案〕「并王中甫與家弟轍」句，謂同忝冒時之人也。其下「九人存焉」句，謂天聖以來，制科連我止十五人，我登科時，前者已亡其五，我之外，尚有某某及同科之某某九人存焉。此乃并計「忝冒」時之人數，故下有「其後十五年」句截清。九人存焉〔七九〕。〔查

註「富弼，字彥國；張方平，字安道；錢明逸，字子飛；夏噩，字公酉；陳舜俞，字令舉；錢藻，字醇老；吳奎，字長文；王介，字中甫；合先生兄弟共十人。」【誥案】原敘云：仁宗朝以制策登科者十五人，軾忝冒時，尚有富彥國、張安道、錢子飛、吳長文、夏公酉、陳令舉、錢醇老、王中甫并軾與家弟轍九人存焉。查註謂敘中九字誤，當作十，合註謂上云「軾忝冒時」，尚有某某，則文勢不宜再嵌「并軾」二字，作九人爲是。其說皆誤。敘云「軾忝冒時尚有某某」者，自謂登制科之時，前已登制科者，尚有某某在也。其「尚有」二字只能貫至錢醇老住，更貫下，則王中甫、軾、轍皆有牽人前科之病，作十人，不救此病，若刪「并軾」二字，其病更顯然矣。此乃原序「并」字在王中甫之上，後人不知中甫乃同科之人，而疑諸姓名連下，獨其上多一「并」字，以爲錯誤，遂移而下之，卽又添入「軾」字，故轆轤不可讀也。今已更正，并分註於下，仍錄原文備考。如移「并」字於上而不去「軾」字，卽當以九人改作十人，義亦可通。其後十有五年，哭中甫於密州，作詩弔之，則子飛、長文、令舉歿矣。又八年，軾自黃州量移汝海，與中甫之子沆之相遇於京口，相持而泣，則十五人者，獨三人存耳，蓋安道及軾與家弟而已。嗚呼悲夫。【誥案】熙寧三年，呂惠卿知舉，葉祖洽以希合登上第。公時爲編排官，奏黜不可。因擬進士對御試策以上，其引狀云：科場之文，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以諂諛得之，臣恐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正人衰微，則國隨之。其後惠卿卽罷制科，馮京力爭而不能救，其根實此狀激成之也。故於陳舜俞祭文及此敘，別有胸中發不出一段心事在，但計算仁宗制科所存之人，其意自見。此乃公自了了，而註者、讀者未易了了也。如謂所論不確，則此辭只須哀中甫，必不用「堪笑」二句作結，此是確證。乃復次前韻，以遺沆之，時沆之亦以舉謫家於錢塘云【補】。

生芻不獨比前人【王註】後漢書：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

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東藁端能廢謝鯤。〔施註〕
《晉·謝鯤傳》：爲太傅掾，坐家僮取官藁，除名。子達想無身後念，吾衰不復夢中論。已知毅、豹爲均
死。〔王註〕《莊子·達生篇》：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
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未識荆、凡定孰存？〔王註〕《莊子·田子方篇》：楚王與凡君坐。少焉，
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堪笑東坡癡鈍老，區區猶記刻舟痕。〔王註〕《呂氏春秋》：楚有涉
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刻者，人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
若此，不亦惑乎？〔誥案〕「九重新掃舊巢痕」句，因罷三館而發，前人論之詳矣。此句亦因罷制科而發，而其意更深，幾無
蹤跡可尋矣。紀昀曰：純用宋格，而氣脈渾闊，無江西生硬之痕。

廣陵後園題扇子〔八二〕

【誥案】原題：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查註〕《邵氏聞見後錄》云：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移汝，
經由見之。申公置酒，酒罷行後園中。東坡卽几案間筆墨，書歌者團扇。〔合註〕《宋史·呂公著
傳》：元祐四年薨，贈太師申國公。《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四月，呂公著兼侍讀，時知揚州，召用
之，遵先帝意也。五月，詔乘傳赴闕。【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卷二十五在下年
五月歸宜興時。合註以申公乃公著，故後所贈疑非原題。今閱此題，乃後人從《聞見錄》探出，因

摘其語爲題。公本無題也，但據邵博原文，是日公著終日不交一言，公惟困睡而已。若編下年五月，時宣仁手詔疊下，問朝政得失，又卽召還，其門正如市。公著方求公作《論治道》二篇，以塞詔旨，恐非後園相待之面目也。再，公七年過廣陵，田事未竟，久泊竹西亭以待，或有其事，若下年五月方作歸計，亦必不於鬧市中覓睡也。查註獨於邵博此條，不錄全文，今以其無足輕重，亦不更載。但改編此詩，以符其事，並於題中刪去申公二字，或與公著，或與歌者，均無不可也。露葉〔八三〕風枝曉自勻，〔馮註〕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綠陰青子淨無塵。閑吟「遠屋扶疎」句，須信淵明是可人。〔馮註〕《世說》：桓溫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兒，可兒。」孫綽《與庾亮牋》云：王敦可人之目，數十年間也。

徐大正閑軒

〔施註〕徐大正，字得之。因其兄君猷守黃州，始從公游。秦少游《閑軒記》曰：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閑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餽粥，君將歸而老焉。君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畧，天下奇男子。齒髮未衰，而欲就閑曠，處幽隱，分猿狖之居，廁麋鹿之遊，竊爲君不取也，乃爲詞以招之。

冰蠶不知寒，〔施註〕王子年《拾遺記》：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作繭，長一尺，織爲文錦，人水不濡，投火，經宿不燎。火鼠不知暑。〔王註〕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其中皆生不燼之木。

晝夜火燒，得暴風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十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王貞白《寄鄭谷》詩云：「火鼠重燒布，冰蠶獨繭絲。直須天上手，裁作領巾披。」〔施註〕東方朔《十洲記》：「有火林山，山中有火鼠。火浣布，即火鼠毛爲之，布垢燒之，即除。知閑見閑地，已覺非閑侶。君看東坡翁，懶散誰比數。形骸墮醉夢，生事委塵土。早晨不見燈，晚食或敲午。」〔施註〕白樂天詩：「午食何所有，魚肉一兩味。」〔施註〕《晉·王獻之傳》：「夜臥齋中，有偷兒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坐視麥漂雨。」〔王註〕《後漢書》：「高鳳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語希。」〔王註〕《晉書》：「殷仲堪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行少腰脚儂。〔施註〕杜子美《贊上人》詩：「年侵腰脚衰。五年黃州城，不蹋。」〔施註〕《三國志·楊阜傳》：「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韓退之《贈張十八》詩：「不蹋曉鼓朝，安眠聽逢逢。人言我閑客，」〔施註〕杜牧之《書溪館》詩：「願爲閑客此閑行。置此閑處所。」〔施註〕《文選·高唐賦》：「雲無處所。」《舊唐書·司空圖傳》：「爲《耐辱居士歌》云：「賴是長教閑處著。問閑作何味，如眼不自睹。」〔王註〕續曰：「《莊子》：「目能視百步之外，而不見其睫。」〔合註〕此見《韓非子》。頗訝徐孝廉，〔施註〕《漢·武帝紀》：「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顏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廉謂潔有廉隅。得閑。」〔施註〕《漢·傅介子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王註〕《前漢書》：「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召故吏五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應緣不耐閑，名字挂庭宇。我詩爲閑作，更得不閑語。君如汗血駒，轉盼略燕、楚。」〔王註〕李太

白《天馬歌》：升崑崙，歷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發燕哺秣越。莫嫌鑿輅重，終勝鹽車苦。【誥案】紀昀曰：純用議論，亦殊揮斥自如。此種不易學，無其心思筆力，而強爲之，便成禪偈。

元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徐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八八〕

〔公自註〕惠州追錄。〔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元年四月，供備庫副使時君卿爲宮苑使榮州刺史。前此上批，君卿承學潛宮，可稍遣兼一遙郡。於是轉皇城使，已而有是命。六年正月，時君卿爲皇城使，嘉州團練，提舉醴泉觀。又《揮塵後錄》：時君卿，鄭州人。【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據外集補編。

卷卷〔八九〕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煙歇。主人待來終不來，火紅銷盡灰如雪。

別擇公〔九〇〕

【誥案】原題作：別公擇。〔合註〕據《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公擇在禮部侍郎任，不應在揚州與先生作別。惟《樂城集》題云：子瞻與長老擇師，相遇於竹西石塔之間，屢以絕句贈之。所謂屢以者，當即指《相送竹西亭》一首及此詩，況第三句用祖師事，則公擇當爲擇公之誤刊也。【誥案】公在黃時，李公擇已自舒州召還，卽七年亦不在揚州，且凡與公擇詩無偈頌體，尤可辨其非也。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卷二十六《擇老相送竹西亭》詩後，今從合註改題，並改編

於此，餘詳案中。〔案〕總案云：詳味此詩，乃泊舟竹西所作。

黍離不復閔宗周，何暇雷塘弔一丘。〔馮註〕《一統志》：煬帝家在揚州府城北雷塘。若問西來師祖意，竹西歌吹是揚州。〔馮註〕《一統志》：竹西亭，在府城東北。

邵伯梵行寺山茶〔九二〕

〔查註〕《名勝志》：邵伯湖，在江都縣北四十五里。東爲艾湖，西爲白茅湖。舊有斗門橋，官河水涸，則引湖水以濟漕運。上有邵伯鎮，有梵行寺院。〔誥案〕施編不載，查註據外集補編。山茶相對阿誰栽〔九三〕，細雨無人我獨來。說似與君君〔九四〕不會〔九五〕，爛紅如火雪中開。

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二首

〔施註〕陳直躬，偕之子也。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伎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既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直躬亦世其學云。見《高郵志》。〔查註〕鄧椿《畫繼》：陳直躬，高郵人，坡公有題所畫雁二詩。

其一

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無乃槁木形，人禽兩自在。〔誥案〕紀昀曰：一片神行，化盡刻畫之跡。北風振枯葦，微雪落璀璨。〔合註〕杜牧之詩：珠落璀璨白罽袍。慘澹雲水

昏，〔王註〕《世說》：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會雪下未甚寒，人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施註〕盧仝《月蝕》詩：光彩未蘇來，慘澹一片白。晶瑩沙磔碎。〔施註〕韓退之《華山女》詩：堆金疊玉光晶瑩。七人悵何慕，一舉渺江海。

其二

衆禽事紛爭，野雁獨閑潔〔六〕。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節。〔施註〕《文選》嵇叔夜《贈秀才》詩：俯仰有得，游心太玄。我衰寄江湖，老伴雜鵝鴨。作書問陳子，曉景畫蒼雪。依依聚圓沙，〔施註〕杜子美《遣意》詩：野船明細火，宿雁聚圓沙。〔查註〕杜子美《草堂即事》詩：宿鷺起圓沙。稍稍動斜月。〔合註〕《漢書·禮樂志》稍稍制作。先鳴獨鼓翅〔七〕，〔施註〕《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先二子鳴。吹亂蘆花雪。

蔡景繁官舍小閣

〔王註堯卿曰〕景繁，撫州臨川人，宗宴之孫，元導之子。元導，字濟仲。〔施註〕景繁父元導。自少以文章見知於蘇儀甫翰林。留處門館，使與其子丞相子容，同習六科。景祐五年，以茂材異等召試祕閣，時如格者衆，遂不得與廷策。後與景繁同中嘉祐二年進士第，終南劍推官。景繁自知雩都縣，神宗召對，擢監察御史裏行。時呂惠卿參政事，景繁極論其姦，章言廷諍，前後十數，竟罷去。又論用兵交趾，不可與爭旦夕利，所遣北軍，難以深入。論中人李憲不宜主兵柄。皆人所難言。莫不危之。上獨稱其忠蓋，面賜銀緋，加集賢校理，爲開封府推官、判官。帝又

謂：凡有聞見不可以不在其位而遂噤嘿也。復上數十事，多指摘時病，議者謂必復言職。乃出爲淮南轉運副使，置司楚州，東坡謫黃，實在部內，獨拳拳慰藉，行部訪之。製詞示坡。坡以簡謝云：此古人長短句詩也，試勉繼之，晚卽面呈。又云：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太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並藏篋中，異日當奉呈也。和篇皆失其傳，與景繁諸帖，集亦不載，後傳其孫擇言。東坡自黃移汝，以元豐七年至日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方行部。既賦此詩，且以帖與景繁云：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坡帖云西閣，而集本作「手開東閣坐虛明，目淨東溪照清泚」。其義理曉然，而誤乃如此。神宗元豐五年，一新官制，遷進廷臣。六年，以殿前司廨舍地爲尚書省，自令僕射以下至員外郎聽事，凡屋四千餘間。故詩云：文章新構滿鵷鷺，都邑正喧收杞梓。坡以十二月朔至泗州，景繁以是月得疾卒。子居厚，事祐陵爲諫官，仕至戶部侍郎〔九六〕。

使君不獨東南美，〔王註〕《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施註〕《晉·周顛傳》：戴若思，東南之美。《南史·丘仲孚傳》：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弘生。」典型尚記〔九七〕先君子。戲嘲王叟短轅車，〔王註〕《晉書》：王導，字茂弘。妻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轎車，長柄塵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肯爲徐郎書紙尾。〔王註〕《南史》：蔡廓，字子度。徵爲吏部尚書，因北地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

「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麻曰：「我不能爲徐干木書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三年弭節江湖上，〔王註〕《子虛賦》：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李善註曰：弭，案也。千首放懷風月裏。手開西閣〔二〇〕坐虛明，〔施註〕陶淵明《經曲阿》詩：秋景湛虛明。日淨東溪照清泚。〔合註〕《一統志》：溪雲山，在海州城東北。東溪豈卽指此耶？素琴濁酒容一榻，〔王註〕江淹《恨賦》：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膠夕引，素琴晨張。《晉書》：嵇康《絕交書》云：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落霞孤鶩供千里。〔王註〕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大舫何時繫門柳，〔施註〕杜子美《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詩：鏡侵隄柳繫。小詩屢欲書窗紙。文昌新構〔二〇〕滿鸚鵡，〔王註〕《古詩》：廁迹鸚鵡行。〔施註〕《漢·天文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唐·百官志》：光宅元年，改尚書省曰文昌臺。劉禹錫《送蕭博士》詩：兄弟盡鸚鵡。〔合註〕《石林燕語》：元豐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猶未就。僕丞并六曹，寓治於舊三司司農寺尚書省及三司使廨舍。七月成，始遷入新省，榜曰文昌府。都邑正喧收杞梓。〔王註〕杜子美《驄馬行》云：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文選》袁彦伯《三國名臣序贊》：競收杞梓。〔施註〕《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維楚有材，晉實用之。韓退之《贈張進士》詩：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相逢一醉豈有命，南來寂寞君歸矣〔二〇〕

和王旂二首

〔公自註〕旂，平甫子〔二〇〕。〔施註〕王旂，字元龍。父安國，字平甫，介甫之弟。幼敏悟，文辭天成。年十二，出所爲文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遂以文章稱於世。神宗賜對，問：「卿兄秉政，

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爲祕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其兄。惡呂惠卿之姦，數摧抑之。惠卿得政，因鄭俠介夫上書，遂陷平甫，奪官放歸田里。年四十七，復官命下而卒。與東坡交，嘗自負其《甘露寺》詩：平地風煙飛白鳥，半山雲水卷蒼藤。坡應之曰：「精神全在卷字，但恨飛字不稱耳。」平甫請易之，坡遂易以翻字。平甫歎服。元龍篤學好義有父風。東坡移汝，過金陵，與介甫游甚款〔一〇四〕，故詩云：流連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元祐初，東坡上奏理平甫之冤，乞考旂行實而錄用之。大觀間，爲提點京西刑獄。〔查註〕施註謂東坡過金陵與介甫相唱和，故詩云：來往君家伯仲間。予考平甫之歿，在熙寧十年，王旂乃介甫猶子，豈得稱伯仲。〔合註〕宋刊施註本過金陵句下，止存與介款三字，中間殘去三字，並無相唱和字也。【詰案】是時，王安禮亦在金陵，故公在金陵，與滕達道書云：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畧往一見和甫否？詩言「君家伯仲」，指此。

其一

異時長怪謫仙人，〔劉須溪曰〕〔一〇五〕謂平甫。〔施註〕王平甫宿直崇文館，夢有要之至海上，見海水宮殿，其中樂作，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恍惚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自是頗負不凡。見曾鞏《雜識》。〔查註〕《臨川集》平甫墓志云：於書無所不該，於辭無所不工。舉茂材異等。神宗卽位，召試，賜進士及第，官大理寺丞。年止四十七。【詰案】本集記王平甫夢靈芝宮事，詳卷十五總案本條下。〔案〕本集記王平甫夢靈芝宮事，已略見施註所引曾鞏《雜識》，不錄。舌有風雷筆有神。〔王註倬曰〕董仲舒答策，下筆如有神助。〔施註〕韓退之《遣瘧鬼》詩：舌作霹靂飛。聞道〔一〇六〕

騎鯨游汗漫，〔施註〕杜子美《送王信州》詩：復見陶唐理，甘爲汗漫游。憶嘗〔一〇七〕捫蝨話悲辛。〔王註〕《晉書》：王猛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李太白《贈張相鎬》詩曰：捫蝨對桓公，願得論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王註〕《文選》鮑照詩：驚雀無全目。〔施註〕《唐·張巡傳》：吾欲氣吞逆賊。孫綽《天台山賦》：投刃皆虛，目牛無全。詩到諸郎尚絕倫。〔施註〕《漢·匡衡傳》：材智有餘，經學絕倫。〔查註〕《臨川集》：平甫二子旒、旂，亦皆疑疑有立。任淵《陳後山詩註》：旒，字元鈞。旂，字元龍。《秦少游集》有《送王元龍赴泗州糧料院》詩。〔合註〕《續通鑑長編》：紹聖四年十二月，王旒爲京東路轉運判官。元符元年六月，王旂罷權貨務，以曾布、蔡卞親戚，又蘇軾、轍門下人也。九月，王旒添差監衡州鹽酒稅。十月，王旂監江寧府糧料院。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王註〕杜子美《得舍弟消息》詩：獨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施註〕《晉·顧愷之傳》：拜桓温墓。或問曰：「卿憑重桓公，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詰案】紀昀曰：純以氣勝。

其二

嫋嫋春風送度關〔一〇八〕，〔施註〕《神仙傳》：老子乘青牛度關。娟娟霜月照生還。〔王註〕《古詩》有「娟娟霜月」。〔施註〕杜子美《羌村》詩：生還偶然遂。遲留歲暮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王註〕魏文帝《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詰案】君家伯仲，指王安石、安禮。未厭冰灘吼新洛，〔王註厚曰〕汴渠舊引黃河，元豐中始以洛水易之，謂之清汴，或謂之清洛。〔查註〕《宋史》：元豐二年四月，命宋用臣導洛通汴，以代漕渠，謂之清汴。〔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二年六月，清汴成，引洛水入新口斗門，通流入汴。且看松雪

媚南山。〔王註厚曰〕南山泗州之山，名都梁山。野梅官柳何時動，〔王註〕《杜子美》西郊詩：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飛蓋長橋待子閑。〔王註次公曰〕長橋，泗州之橋。〔堯卿曰〕歐陽文忠公，皇祐元年作三橋於潁州西湖，嘗自作詩云：鳴騶人林遠，飛蓋渡長橋。〔施註〕《文選》曹子建《公謙》詩：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詰案〕觀後四句，王旂亦將赴泗上，故相約待於長橋也。

和田仲宣見贈

〔詰案〕田待問，字仲宣。時知楚州，公過楚州作也。弟，字叔通。

頭白江南醉司馬，〔王註次公曰〕言白樂天也。白自號醉吟先生，嘗謫江州司馬。〔施註〕杜子美《所思》詩：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寬心時復喚殷兄。〔王註〕白樂天又有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寒潮不應淮無信，〔施註〕《唐文粹》盧肇《海潮賦》：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徵，則朔望之候，不差乎毫釐。〔查註〕《乾鑿度》：潮者，水氣往來，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客路相隨月有情。〔施註〕李太白《把酒問明月》詩：月行却與人相隨。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飲酒〔二〇九〕勝公榮。〔施註〕《晉·王戎傳》：嘗與阮籍飲，時劉昶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昶，字公榮。好詩惡韻那容和，刻燭應須便置觥。〔王註〕《南史·王泰傳》：泰每預朝晏，刻燭賦詩。

次韻王定國南遷回見寄

〔查註〕《淮海集》：定國以元豐二年謫賓州，七年放歸。【詰案】此詩確爲元豐七年冬後所作，故結句云：相逢爲我話遲留，桃花春漲孤舟起。意謂，如見張安道，可代告行路滯滯之故，明年春漲時，我當舟抵南都也。施註前後分編《次韻王定國南遷歸》詩，皆確不可易。所多者，查註引此條《淮海集》爲蛇足，自爲編年而自爲矛盾，且不自覺。如其說，則前編反誤矣。其補編《喜聞王定國北歸五里橋》一詩，無處着手，亦以並未明曉此詩故也。

土暈銅花蝕秋水，〔王註次公曰〕秋水，言劍也。〔施註〕李賀《長平箭頭歌》：淒淒古血生銅花。要須悍石相礪

砥。十年冰蘖〔二〇〕戰膏粱，〔王註次公曰〕冰蘖以言清苦。〔施註〕白樂天詩：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蘖。《國語》：

膏粱之性，難以力正。萬里煙波濯紈綺。〔施註〕杜牧之詩：江湖酒伴如相問，終老烟波不計程。歸來詩思轉

清激，百丈空潭數魴鯉。逝將桂浦擷蘭蓀，〔合註〕鮑照詩云：驚舲馳桂浦。不記槐堂收劍履。〔王註續

曰〕定國家有三槐堂。〔施註〕《漢·蕭何傳》：賜帶劍履上殿。却思庾嶺今何在，更說彭城真夢耳。〔公自註〕

來詩述彭城舊遊。君知先竭是甘井，〔王註〕《莊子·山木篇》：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我願得全如苦李。妄

心不復九迴腸，〔王註〕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忘，出則不知其所往。至道

終當三洗髓。〔王註〕《太平廣記》：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

以語朔曰：昔爲吾妻，托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施註〕引郭憲《漢武洞冥記》，略同。廣

陵陽羨何足較，〔公自註〕余買田陽羨，來詩以爲不如廣陵。只有無何真我里。〔王註〕《莊子·應帝王篇》：出

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樂全老子今禪伯，〔公自註〕謂張安道也。定國其婿〔二二〕。〔施註〕孟東野友人寄新文詩：安閑賴禪伯，復得疏塵蒙。掣電機鋒不容擬。心通豈復問云何，印可聊須答如是。〔施註〕《金剛經》：須菩提白佛言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應如是降伏其心。《維摩經》：能如是宴坐者，佛所印可。〔邵註〕《世說》：世尊默然，則爲許可。相逢爲我話留滯〔二三〕，桃花春漲孤舟起。〔施註〕《漢·溝洫志》：杜欽說王鳳曰：來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水衡記》：黃河水，十二月各有名，二月三月名爲桃花水。〔誥案〕紀昀曰：筆筆精銳。

贈梁道人

【誥案】此當時宋卿、李虎耳之流也。近日晉陵祝師、慶遠藍祥，皆百四十餘歲，而祥猶在。太平之世，自應多長壽人，詩非誇也。

采藥壺公處處過，〔王註〕《後漢·費長房傳》：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殿麗，旨酒甘饍，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笑看金狄手摩挲。老人大父識君久，〔王註〕《前漢·郊祀志》：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造物〔二四〕小兒如子何。〔施註〕《景龍文館記》：杜審言好大言。臨終，宋之問往候之。乃曰：「甚被造物小兒相苦，僕在世久壓公等，今死固當慰人心，但恨不見替人耳。」寒盡山中無歷日，〔王註援曰〕太上隱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留一絕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十朋曰〕《池陽集》載滕宗諒《寄隱者詩序》云：歷山有叟，無姓名，爲歌篇。近有人傳《山居書事》詩，詩與上四句同。〔施註〕陶淵明《桃源》詩：草榮識節

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志，四時自成歲。雨斜江上一〔二四〕漁簑。〔施註〕劉斧《青瑣集》：長橋記：錢忠《贈采蓮公》詩：八十仙翁今釣客，一綸一艇一漁簑〔二五〕。神仙護短多官府，〔王註〕韓退之《記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施註〕韓退之《張十八》詩：撐舟昆明度雲錦，脚踏兩舷叫吳歌。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未厭人間醉踏歌。〔王註〕《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踏踏歌，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莫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崔峩。〔施註〕《續仙傳》：藍采和每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常醉踏歌，行則振靴言：踏踏歌，踏踏歌，藍采和。

龜山辯才師

〔查註〕張商英《龜山水陸院記》云：以佛書考之，則五百梵僧游止之所，以道經考之，則太真元君之別治也。山有五名，曰迦葉、曰寶積、曰紫銅、曰五峰、曰歸來，號爲南五臺。《臨淮志》：上龜山，在盱眙縣西南，下龜山，在縣北三十里。有上下二寺。上龜山寺，中有鐵鑄羅漢一百五十區。下龜山寺，宋天禧中金臂禪師建，亦皆鐵像。

此生念念浮雲改，〔王註〕杜子美《可嘆》詩：天上浮雲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施註〕柳子厚《石門東軒》詩：坐來念念非昔人。寄語長淮今好在。故人〔二六〕宴坐虹梁南，〔查註〕《元和郡縣志》：宿州虹縣，音貢。漢舊縣，屬沛郡，唐屬泗州。縣臨汴河。《演繁露》：虹，今讀如絳。《孔光傳註》：音貢。《合註》今本《元和郡縣志》云：虹，《漢書》作蝓字。梁武帝於此置貢城戍。無音貢二字。〔詰案〕絳卽貢之轉音，如頰字胡貢切，又音項。古頰洞、虹洞通用，可見該此二音。《前漢·地理志》：沛郡蝓。註：莽曰貢，師古曰虹，亦音貢。蝓卽虹字，查註並不誤。新河巧出龜山背。〔施註〕《泗

州圖經：龜山在盱眙縣東北。周回四百里，高十五丈。新河在龜山南。元豐七年，發運使蔣之奇開置夾河，自洪澤上至龜山六十里，謂之新河。〔查註〕《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四年，開洪澤河，達於淮。《河渠志》：蔣之奇建言，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擊左肋爲複河，取淮爲源，不置堰牖。帝遣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成，命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木魚呼客振林莽，〔合註〕揚雄《長楊賦》：羅千乘於林莽。鐵鳳橫空飛綵繪。〔王註次公曰〕鐵鳳，庭中長竿也。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云：鐵鳳森翺翔。忽驚堂宇變雄深，〔施註〕劉禹錫序《柳子厚集》：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坐覺風雷生警效。羨師游戲浮漚間，〔施註〕《楚辭·遠遊章》：吾將從王喬而遊戲。〔合註〕陸龜蒙詩：浮漚驚跳丸。笑我榮枯彈指內。〔施註〕《維摩經》：度千百劫，猶如彈指。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王註〕杜子美《謁真諦禪師》詩：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千里孤帆又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語案〕公自元豐己未過此，至是年甲子，已越五年矣。何當來世結香火，〔施註〕《舊唐書·白居易傳》：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永與名山供井磴，〔二七〕。〔查註〕《高僧傳》：忍師問慧能曰：汝作何功德？能曰：願竭力抱石而春，供衆而已。」

次韻張琬〔二八〕

〔王註堯卿曰〕字德父。治平二年，彭汝礪榜登第。〔施註〕是時有兩張琬。一韓城人，父昇，樞密使，歸老嵩少。元祐初，琬自齊州倅求便養親，兩易衛尉丞，以才擢知秀州，崇寧間，爲廣東轉運副使，移京東西路。又一鄱陽人，治平二年登第。詩中有「臨淮自古多奇士」之句。臨淮乃泗邑，疑自有一張琬，而二人者皆非也。〔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四月載，著作佐郎張琬同提

舉荆湖北路常平等事。元豐元年正月，詔琬衝替，坐言張頡事不當也。註：時張昇有子名琬。不知卽此人否？

新落霜餘兩岸隆，塵埃舉袂識西風。臨淮自古多名士〔二九〕，〔王註次公曰〕此「汝穎多奇士」之變也。

〔施註〕《漢·韓安國傳》：所推舉皆天下名士。〔查註〕《元和郡縣志》：秦泗水郡，漢沛郡，武帝分置臨淮郡。周大象二年，改泗州。隋大業三年，改下邳。唐武德四年，復爲泗州。樽酒相從〔三〇〕樂寓公。〔王註〕《禮記·郊特牲》：諸侯不

臣寓公。半日偷閑歌嘯〔三一〕裏，〔施註〕白樂天《松齋偶興》詩：朝回半日閑。百年暗盡〔三二〕往來中。〔施註〕

白樂天詩：百年隨手過，萬事轉頭空。知君不向窮愁老，尚有清詩氣吐虹。〔王註〕《文選·七啓》：慷慨則氣成

虹霓。〔施註〕歐陽文忠公《次禹玉韻》詩：昔年叨入武成宮，曾見揮毫氣吐虹。

泗州南山監倉蕭淵東軒二首

〔施註〕清江孔常父武仲撰《蕭貫之挂冠亭記》，其畧曰：鄉丈人蕭公貫之，世家新喻。少登上第，歷館閣，屢出爲使。年盛志得，而胸中浩然，不樂聲利。方其在京師，已有詩十六篇，述江南四時風物之美，以未得卽歸爲恨。既又營其第舍之東，將因高築亭，爲退居燕息之所，命之曰挂冠。公之年止於四十有六，而亭亦未及爲也。其子潛夫，卽其故基而屋之。間與賓客談笑其上，士大夫多爲賦詩。此詩云：我是江南舊游客，挂冠知有老蕭郎。蓋謂貫之也。淵字潛夫，後以朝散郎知郴州以沒，詩帖猶存蕭氏。周益公嘗爲題跋云：二詩墨蹟，刻石成都。「珍禽聲好猶思越」，作「懷越」。未知卽蕭氏所藏或是別本也。〔查註〕《茗溪漁隱叢話》：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師至汴

口，並無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謂爲第一山。《太平寰宇記》：盱眙縣在泗州南五里，都梁山在縣南六十里。《職官分紀》：諸州掾屬，有司倉參軍，又名倉曹。蕭淵，字潛夫，新喻人。仕至朝散郎，知郴州。見《周益公題跋》。

其一

偶隨樵父採都梁，〔公自註〕南山名都梁山，山出都梁香〔二三〕故也。〔王註〕《樂府歌詩》曰：氍毹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又《本草·蘭草》條下註引《荊州記》云：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爲都梁。〔施註〕《古樂府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氍毹、氍毹、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查註〕《名勝志》：澤蘭，一名都梁香草，茲山所產。古詩：鬱金蘇合與都梁。卽此物也。竹屋松扉試乞漿。但見東軒堪隱几，不知公子是監倉。溪中亂石牆垣古，山下寒蔬匕箸香。我是江南舊遊客，桂冠〔三四〕知有老蕭郎。〔王註〕《東觀漢記》曰：王莽居攝，子字諫莽，而莽殺之。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門而去。白樂天《送蕭處士》詩：能文好飲老蕭郎，身似浮雲鬢似霜。〔查註〕《宋史》：蕭貫，字貫之，新喻人。俊邁能文，舉進士甲科，知洪、饒二州，召還，將試知制誥，卒。

其二

北望飛塵苦晝霾〔三五〕，〔王註〕《爾雅》：風而雨土曰霾。又《詩·邶風·終風》云：終風且霾。洗心聊復寄東齋。珍禽聲好猶思越，〔王註〕《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史記·陳軫傳》：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施註〕《尚書·旅獒》：珍禽奇獸，不育於國。《史記·陳軫

傳：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野橘香清未過淮。〔王註〕《周禮·考工記》：橘逾淮而北爲枳。有信微泉來遠嶺，無心明月轉空階。一官倉庾真堪老，坐看松根絡斷崖〔二二六〕。〔查註〕《周益公題跋》云：瀏陽丞新喻蕭一致，五世從祖潛夫，元豐七年，監盱眙倉。坡公歲除前，過其東軒，留題二詩，蓋量移汝州時也。按盱眙隸泗州，州在淮北，縣治其陰，故都梁號淮南第一山。景物清曠，公既樂之，而潛夫諱淵，蓋慕陶靖節者，其人又可知矣，此公所爲賦詩也。承平時，監當官爲美仕，故倉庾氏所居，往往有登臨燕息之地，名流或遷謫而來，秩高或折資而授，今著令猶與本縣令序官。

雍秀才畫草蟲八物〔二二七〕

〔查註〕《畫繼》：雍秀才，不知何許人，坡有詠所畫草蟲八物詩。詩意，每一物譏當時用事一人。如「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以比介甫；「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跡」，以比章惇。今詩畫皆刊石流傳於後世。〔合註〕郭功甫《青山集》有《泗水雍秀才畫草蟲》詩。【誥案】紀昀曰：八首皆借物寓意，亦山谷演雅之類。

促織

〔王註〕《遜齋閒覽》：蟋蟀類多，凡數十種。聲織織然者，爲促織。〔查註〕《爾雅·釋蟲》：蟋蟀，蜚。註云：促織也。陸璣《草木蟲魚疏》：幽州謂之趨織，語曰：趨織鳴，嬾婦驚。

月叢號耿耿，〔王註〕《文選》謝朓詩：秋河曙耿耿。〔施註〕《文選·古詩》：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露葉泣溥溥。

〔王註〕李太白《古風》：秋露如白玉，溥溥下庭際。〔施註〕《毛詩》：鄭風·野有蔓草：零露漙兮。夜長不自暖，〔王註〕韓退之詩：露螢不自暖。那憂公子寒。〔施註〕《毛詩》：七月：為公子裳，為公子裘。

蟬

〔王註〕《遜齋閒覽》：古以夏鳴為蜩，秋鳴為蟬。

蛻形濁汚〔二二〕中，〔施註〕《淮南子》：蟬飲不食，二十日而蛻。羽翼便翾好。〔施註〕《揚子》：朱鳥翾翾，歸其肆矣。秋來問何闊，〔施註〕《漢·諸葛豐傳》：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問何闊，逢諸葛。」已抱寒莖槁。

蝦蟇

睥目〔二二〕知誰瞋，蟠腹空自脹。〔王註〕《左傳·宣公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蟠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艾子》：昔有龍，逢蛙海濱，龍問蛙曰：「汝之喜怒何如？」曰：「吾怒則先之以努眼，次之以腹脹。」〔合註〕《戰國策》：士皆瞋目。慎勿困蜈蚣，饑蛇不汝放。〔施註〕世有畫蜈蚣、蝦蟇、蛇三物為圖者，謂蜈蚣畏蝦蟇，蝦蟇畏蛇，而蛇復畏蜈蚣也。今以三物聚而為一，雖有相吞噬之意，無敢先之者，蓋更相制伏，去一，則能肆其毒焉。〔查註〕《本草》：蝦蟇畏蛇而制蜈蚣。故《關尹子》曰：蜘蛛食蛇，蛇食蛙，蛙食蜘蛛。

蜣 蜋

洪鐘起暗室，〔施註〕《文選·西京賦》：洪鐘萬鈞。〔合註〕嵇康《答難養生論》：錦衣繡裳，不陳於暗室。飄瓦落空庭。〔二二〇〕。〔施註〕《莊子·外物篇》：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史記·樂書》：師曠鼓琴，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誰言轉丸手，〔王註〕《五代史·任圜傳》：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蜨娘之轉。崔豹《古今註》：蜨娘，一名轉丸。能作殷牀〔二二三〕聲。

天水牛

〔王註〕《遯齋閒覽》：阜角木，五六月多大黑甲蟲，俗呼爲天牛。〔查註〕《爾雅》：蟻，齧桑也。郭璞註：狀似天牛，長角，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據此，則天牛與齧桑，各自一種。今詩中竟以天水牛爲齧桑矣。又按《本草》：天牛，一名天水牛，又名八角兒，頭有黑角如八字。陳藏器註云：齧桑所化。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王註〕《詩·小雅·大東》：睨彼牽牛，不以服箱。爲牛竟何事，利吻穴枯桑。〔施註〕《文選·古辭》：枯桑知天風。

蝎 虎〔二二三〕

【誥案】《說文》：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蝮蝥。《爾雅》：蜥蜴、蝮蝥、守宮，皆一物也。陶弘景曰：守宮食蠶，故呼蝎虎。《埤雅》：蜥蜴十二時變色，有蛇醫之號，俗謂之蝎虎，喜緣籬壁者是。

跂跂有足蛇，脈脈無角龍。爲虎君勿笑，食盡蠶尾蟲。〔施註〕《左傳·昭公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蠶尾。〔查註〕許氏《說文》：蝎，蠶尾蟲也。長尾爲蠶，短尾爲蝎。

蝸牛

〔查註〕《爾雅》：蝮蝮，又名瓜牛，形如瓜字。〔合註〕《爾雅》：蝮蝮。註：卽蝸牛也。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王註〕《王立之詩話》：先生作《蝸牛》詩云：中弱不勝觸，外堅聊自郭。後改云：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余以改者爲勝。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鬼蝶

〔王註共父曰〕《酉陽雜俎》：鬼蝶一足，著木如乾木葉。〔合註〕今本《酉陽雜俎》無此條。【詰案】王註之說，本與詩言初來忽去之狀不合。江東以蝶之大者爲鬼車，魏、趙之間，謂黠爲鬼，恐命名之意，不出此也。《桂海虞衡志·蟲魚志》曰：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可證鬼車之說矣。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跡。〔王註次公曰〕《蝸牛》、《鬼蝶》，雖不用事與語，而《蝸牛》之戒登高，《鬼蝶》之歎倏忽者，皆有深意矣。

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二〕

〔施註〕自此詩以下至《書劉君射堂》凡七詩，墨蹟刻於成都府治續帖中。其後跋云：過泗州，作此數詩，偶此佳紙精墨，寫之，以遺旌德君。元豐八年正月十日，東坡居士書。旌德，蓋王夫人也。墨蹟刻本與集本，間有不同。「春流活活走黃沙」，集本作「咽咽」；「遷客如僧豈有家」，集本作「逐客」；「孤燈何事獨成花」，集本作「生花」。《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林烏櫪馬鬪謹譚》，

集本作「喧嘩」；「更有新詩點土酥」，集本作「況有」。今皆從刻石本。「查註」《宋史》：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轉運副使。紹聖黨禍起，以章惇甥獲免。陶九成《說郛》：黃寔自言：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嘗於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者。歸舟中，卽以揚州廚釀二尊、雍酥一盃貽之。「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十月，權提點淮南東路常平黃寔，提點開封府界公事。寔，好古子也。先生作詩在七年冬，正師是在淮東時矣。【誥案】查註所引《宋史》誤句皆刪。詳總案中。「案」總案云：查註引《宋史》云：黃寔歷轉運副使。哲宗議召用曾布，陰阻之。林希曰：「寔兩女，皆嫁蘇轍之子，所爲不正，不宜用。」乃知陝州。考子由之幼子遠，黃寔婿也，其女從謫龍川，卒於惠州。建中靖國元年，公北歸，至儀真，子由始與公議，將求其幼女爲遠續姻。逾月，公薨，並未見其成也。是時哲宗已崩而林希亦死，《宋史》所載，不知何本。

其一

暮雪紛紛投碎米，〔查註〕陸佃《埤雅》引《說文》曰：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霰粒如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春流咽咽〔二四〕走黃沙。舊遊似夢徒能說，逐客〔二五〕如僧豈有家。〔王註次公曰〕逐客，先生自謂黃州之謫也。冷硯欲書先自凍，〔施註〕崔寔《四時月令》：正月硯凍開，十一月硯水冰。孤燈何事獨生花〔二六〕。〔王註〕《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目矚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杜子美《獨酌成詩》詩：燈花何太喜。使君夜半〔二七〕分酥酒，驚起妻孥一笑譁。【誥案】紀昀曰：點得恰輕便，恰引起第二首。

其二

關右土酥〔二二〕黃似酒，〔王註次公曰〕杜子美《病後遇王倚飲贈歌》詩：金城土酥淨如練。土酥者，彼中酥名也。世有論杜詩者，指爲萊蕪，非是。〔查註〕《西河舊事》：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牛羊充肥，乳酪釀好，一斛酪得酥斗餘。《太平寰宇記》：關西道慶州，土產有牛酥。揚州雲液却如酥。〔王註次公曰〕梁劉孝綽《謝啓》：松子玉漿，衛卿雲液。〔施註〕雲液，揚之公廚酒名也。〔查註〕李保《續北山酒經》，有雲腴、瓊液二名。欲從元放覓拄杖〔二二〕，〔施註〕《神仙傳》：孔元放與客會飲，元放作一令，以杖拄地，手把杖，倒豎，頭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爲也。忽有麴生來坐隅。〔施註〕《開天傳信記》：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居玄真觀，朝客數十人詣之。忽有人叩門，稱麴秀才，未暇瞻晤。有一美措傲睨直入，年二十餘，肥白可觀，居末席，伉聲談論，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墜階下，化爲瓶榼，盈瓶醞醞，共飲之。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麴生風味不可忘。」漢賈誼《服賦》：止於坐隅，貌甚閑暇。對雪不堪令飽暖〔二四〕，〔施註〕白樂天《寄朗之》詩：飽暖及妻兒。劉禹錫詩：百口空爲飽暖家。隔船應已厭歌呼。明朝積玉深三尺，高枕牀頭尚一壺。〔施註〕《楚辭》：宋玉《九辨》：故高枕而自適。白樂天《贈吳丹》詩：酒甕在牀頭。〔誥案〕紀昀曰：雙縮作收好。

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二四〕

【誥案】此二詩乃下年所作，今以其題不可改編，仍附於後。

其一

黃昏已作風翻絮，半夜猶驚月在沙。
〔王註〕盧全詩：夜半沙上行，月瑩天心明。沙月浩無際，此中離思生。

〔施註〕顧況《洞庭歌》：洞庭波月連沙白。照汴玉峰明佛刹，〔施註〕杜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詩：玉山高並兩峰寒。

〔合註〕韋應物詩：佛刹出高枝。隔淮雲海暗人家。〔施註〕李太白《赤壁歌》：烈炎張天照雲海。來牟〔二四三〕有信

迎三白，〔王註〕《詩·周頌·清思》：貽我來牟。蒼蘆無香散六花。〔公自註〕蒼蘆，梔子花也，與雪花皆六

出〔二四三〕。〔王註續曰〕《韓詩外傳》：凡草木花皆五出，而蒼蘆六出。〔施註〕《酉陽雜俎》：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貞

白言，即西域蒼蘆花。庾信《郊行》詩：雪花開六出，冰珠映九光。《南史·宋孝武紀》：大明五年正月朔，雪降，散爲六出。

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鳥〔二四四〕櫪馬鬪喧嘩〔二四五〕。〔王註次公曰〕杜子美《於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咸家，椒

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杜位者，公之從弟也。蓋阮籍謂兄子咸爲阿咸。〔施註〕按杜子美詩，諸本皆云

「守歲阿咸家」，獨謝無逸手抄陳無己所校本作「阿咸」，蓋子美於杜位爲宗從，故當用阿咸事也。無己云：太清本。

其二

分無纖手裁春勝，況有〔二四六〕新詩點蜀酥。〔王註次公曰〕春勝，元日所戴也。蜀中人多誇婦女，以點酥詩釘

坐。醉裏冰髭失纓絡，〔施註〕《觀音普門品經》：即解頸衆寶珠瓔珞而以與之。夢回布被起廉隅。〔施註〕《漢·

公孫弘傳》：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禮記·儒行》云：近文章砥礪廉隅。《漢·揚雄傳》：

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君應旅睫寒生暈，我亦飢腸夜自呼。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

〔王註次公曰〕紫微，指杜牧也。牧爲紫微舍人，有《獨酌》詩曰：獨佩一壺遊，秋毫泰山外。〔施註〕紫微壺事未詳。然杜

牧之《獨酌》詩「獨佩」云云。牧之，終中書舍人。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疑用此句，博識君子當辨之。

卷二十四校勘記

- 〔一〕公病後 施乙「公」前有「荆」字。
- 〔二〕爲庖民作哀詞 集本、類本無「爲庖民」三字。集甲「作」作「有」。
- 〔三〕所至遲留 類本作「到處留題」。查註、合註：「遲留」一作「留連」。
- 〔四〕要知 集本、施乙、類本作「要言」。
- 〔五〕摩詰 集本作「磨却」。查註：宋刻作「摩却」。合註：宋刻施註本作「摩詰」。
- 〔六〕次韻致遠 外集作「和葉濤」。
- 〔七〕長笑 外集作「嘗怪」。
- 〔八〕自愛 七集作「自欲」。
- 〔九〕無勞 外集作「何勞」。
- 〔十〕五十 集乙作「三十」。七集作「三千」。
- 〔十一〕緣吾發 類本作「緣君發」，合註謂「君」訛。
- 〔十二〕戲作鮰魚一絕 類本無「一絕」二字。查註、合註：「鮰」一作「洄」。
- 〔十三〕河豚 集本、類本作「河豚」。施乙作「河肫」。
- 〔十四〕更萬山 原作「與萬山」。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 〔十五〕不暖 合註：「不」一作「未」。

〔一六〕宅已 施乙作「以宅」。類本作「宅以」。

〔一七〕層巔 「巔」原作「顛」。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一八〕浮圖 集本、施乙、類本作「浮屠」。施乙註文亦作「浮屠」。合註引施註註文作「浮圖」，集成從之。

〔一九〕北上 集乙作「此去」。

〔二〇〕趁船 合註：「趁」一作「趕」。

〔二一〕沙漸漲出 原作「沙漸長」，據《輿地紀勝》校改。

〔二二〕松巔 原作「松顛」。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二三〕付 施乙作「賦」。查註：宋刻本作「付」。紀校：余校東坡手書絹本作「付」字。集本作「付」。

〔二四〕闕旆 查註作「闕棹」。

〔二五〕逆風 查註、合註：「逆」一作「迎」，去聲。

〔二六〕傳籥 類本作「傳鑰」。按，《說文通訓定聲》：「籥」，今字作「鑰」。

〔二七〕百尺巔 查註作「百尺顛」。

〔二八〕眉子石硯歌贈胡閻 集本題作「眉子石硯歌」。類丙作「眉子硯歌」。集本、類丙題下自註：「與胡閻」。

〔二九〕浮空 原作「浮雲」。集本、施乙、類本、查註作「浮空」，今從。合註作「浮雲」，未知所本。

〔三〇〕令君 類丙作「今君」。

〔三一〕尻 施乙作「尻」，集甲作「尻」。卷三十五《次韻晁无咎學士相迎》「嚴徐不敢連尻雕」，集甲「尻」作

「尻」，則「尻」、「尻」通。

〔三三〕游乎 集本、施乙作「游於」。類甲作「游予」。

〔三三〕簾條 集甲作「簾蔭」。

〔三四〕靜芙蕖 集本、施乙作「淨芙蕖」。類甲作「盡芙蕖」，疑誤。

〔三五〕蔣穎叔 「穎」原作「穎」，今從集本、類本。卷三十六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

次韻蔣穎叔二首、王晉卿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送蔣穎叔帥西河等、「穎」，集甲皆作「穎」。今統一從「穎」。又：四部叢刊影印元原刊《宋史》《蔣之奇傳》亦作「穎」。

〔三六〕瓊林苑 集本無「苑」字。

〔三七〕同卜居 施乙無「同」字。

〔三八〕黃潦 類丙作「潢潦」。類丙註文引《左傳》：「澗溪沼沚之毛，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於王公。」

〔三九〕以玉帶施元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二首 集乙「衲裙」作「納裙」。集本、類丙無「二首」二字。按：

本詩其一「故與雲山舊衲衣」中之「衲」，集甲亦作「納」，則「衲」、「納」通。

〔四〇〕欲教 合註：《五燈會元》作「會當」。

〔四一〕故與 合註：《五燈會元》作「奪得」。

〔四二〕差相稱 集本、施乙、類本作「真相稱」。合註：《五燈會元》作「猶相稱」。

〔四三〕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集本「歸蜀開堂」四字爲題下自註。

〔四四〕送沈遠赴廣南 類本「沈遠」作「沈達」。

〔四五〕南海 原作「南路」，《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下有南海郡，今據改。陳漢章《蘇詩註補》：查註「南路」，當作「南海」。

〔四六〕有涯 施乙作「有牙」。

〔四七〕勾漏 集本、類本作「峒嶼」，合註謂「峒嶼」訛。

〔四八〕吾何恥 類本作「君何恥」，合註謂「君」訛。

〔四九〕赴我 施乙作「趁我」。

〔五〇〕溱沔 集本作「呼沔」。

〔五一〕不自 集本、施乙、類本作「自不」。

〔五二〕禮記曲禮云云 原註文雜取《周禮》、《禮記》之文，而標以《周禮》。今校改。

〔五三〕戰死綏 原作「士死綏」。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五四〕反其故 集乙作「友其故」，疑誤。

〔五五〕嫵媚 查註：《韻語陽秋》作「斌媚」。

〔五六〕飲食 原作「飲酒」。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五七〕勿爲 類本作「莫爲」。

〔五八〕伍舉 查註作「杜舉」。

〔五九〕木綿 查註、合註：「綿」一作「棉」。集本作「木絲」。

〔六〇〕風又熟 查註作「風又烈」。紀校：「『烈』字作『熟』爲是。今海舶猶有風熟之語。蓋風之初作，轉移不定，過一日不轉，則方向定，謂之風熟。」

〔六一〕簫管 類本作「簫筥」。按，《廣韻》：「筥」與「管」同。

〔六二〕石鈔 類本作「石掉」。查註：宋刻本「鈔」作「掉」。集甲作「石鈔」。

〔六三〕周禮罷著作佐郎云云 「周」上原有「知青州」三字。查《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七，知此三字乃涉上文而誤衍。今校刪。

〔六四〕贈潘谷 《法書贊》卷十二有《蘇文忠潘墨詩帖》，題下原註：行書，九行。「潘墨詩」，卽此詩。文字同。詩後，岳珂有跋，云：右東坡手書潘谷墨詩真蹟一卷。潘以墨名一時，而窮悴不偶，託興于物，炯其不緇，彼望塵之可羞，是殆先生有感于是而寄于此也。

〔六五〕琅琅 查註、合註：一作「琅玕」。

〔六六〕重耳輕目前 類乙作「重目輕耳前」，疑誤。

〔六七〕蒜山松林中云云 類本題下原註：「蒜山，在潤州。」

〔六八〕大瓠 查註作「大瓢」。

〔六九〕不辭 集本作「不詞」。

〔七〇〕本無 類本作「無所」。

〔七一〕伯夷 原作「孟賁」。今從施乙、類本。施註引《漢書·東方朔傳》：「朔曰：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試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譬若以季路爲執金吾，伯夷爲京兆。」云云。

〔七三〕此生 原作「此身」。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合註亦作「此身」，不知所本。

〔七三〕家室 類本作「室家」。

〔七四〕徇國 原作「殉國」。集本、施乙、類本作「徇國」，今從。

〔七五〕不須 集本、施乙作「不煩」。

〔七六〕中甫 查註、合註：「中」一作「仲」。

〔七七〕并敘 施乙作「并引」。

〔七八〕夏公酉 類本作「夏公西」。

〔七九〕并王中甫與家弟轍九人存焉 集本、施乙、類本「并王中甫」作「王中甫并軾」。盧校：上云「軾忝冒時尚有「某某」，則文勢不宜再嵌「并軾」二字，作「九人」爲是，下云「三人」始連已數之也。

〔八〇〕錢塘云 類本無「云」字。

〔八一〕廣陵後園題扇子 外集作「廣陵後園題呂申公扇」。七集作「廣陵後園題申公扇子」，卽題下註中所云之「原題」。

〔八二〕露葉 外集作「雨葉」。

〔八三〕敲午 七集作「欺午」。查註、合註同七集。

〔八四〕氈取盜 原作「盜取氈」。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氈取盜」，與下句「麥漂雨」對。「麥」爲雨漂，而反言「麥漂雨」，猶「氈」爲盜取，而言「氈取盜」也。

〔八五〕語希 類甲、類乙作「話希」。

〔八六〕不蹋 集甲作「不踏」。按，《集韻》：「踏」，或作「蹋」。「踏」、「蹋」以後不重出。

〔八七〕得閑 施乙作「得間」。

〔八八〕元豐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見獨與徐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 原脫「元豐七年」、「徐」等字，今據外集補。七集「之」後有「惠州追錄」四字。

〔八九〕卷卷 外集作「風卷」。

〔九〇〕別擇公 七集作「別公擇」。

〔九一〕邵伯梵行寺山茶 類本、外集無，邵伯梵行寺「五」字。七集「邵伯」作「召伯」。

〔九二〕阿誰 類本作「本誰」。七集原校：「阿」一作「本」。

〔九三〕栽 外集作「裁」。

〔九四〕君君 合註：一作「渠渠」。

〔九五〕君不會 類本作「君不見」。七集原校：「會」一作「見」。

〔九六〕潔 集甲作「絜」。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絜」，引申為潔淨，俗作「潔」，經典作「絜」。

〔九七〕獨鼓翅 何校：「勤鼓翅」。合註：「獨」一作「勤」。

〔九八〕景繁父元導云云 合註謂此條施註有殘缺，今據施乙補足。施註云：與景繁諸帖，集亦不載。按，

此諸帖收入明成化刊七集中之續集及明刊《東坡先生全集》。此條施註後誥案謂「公與景繁諸帖，並見集中」，施註「輒云不載，誤甚」。查現存各宋編《東坡集》，未收此諸帖，何由知施註「誤甚」？王文誥蓋未深考。刪去此條施註後「誥案」此條施註冗甚」云云一條四十六字。

〔一九〕尚記 集本、類本作「長記」。

〔二〇〇〕西閣 集本、類本作「東閣」，誤。詳見題下施註。

〔二〇一〕新構 原作「新構」，今從集甲。

〔二〇二〕君歸矣 類丙「矣」字後原註：「蔡克謨之父也」。

〔二〇三〕旂平甫子 施乙無此條自註。

〔二〇四〕與介甫游甚款 原作「與介甫和甫款」。「和甫」二字爲王文誥所補。今據施乙校改。刪去《和王旂二首》題下誥案「施註所落字」云云四十五字。又刪《和王旂二首》中之第二首「來往」句下誥案「前施註殘字已補」七字。

〔二〇五〕劉須溪曰 原作「王註辰翁曰」，今據類丁校改。

〔二〇六〕聞道 查註、合註：一作「見說」。

〔二〇七〕憶嘗 類本作「憶曾」。

〔二〇八〕度關 集本、類本作「渡關」。

〔二〇九〕飲酒 集本、施乙、類本作「共飲」。

〔二一〇〕藥 集甲作「藥」。「藥」俗「藥」字。

〔二一一〕謂張安道也定國其壻 集本、類本無「謂」字。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謂張安道也；安道號樂全先生，定國其壻也。

〔二一二〕留滯 類丙作「滯留」。

〔二二〕造物 查註、合註：「物」一作「化」。

〔二四〕一漁簑 查註、合註：「一」一作「有」。

〔二五〕青瑣集長橋記錢忠贈采蓮公詩八十仙翁今釣客一綸一艇一漁簑 按，一九五八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本劉斧《青瑣高議·前集》有此條，《青瑣集》當即《青瑣高議》（以下簡稱《高議》）。「記」，《高議》作「怨」。「錢忠」，據《高議》補。「仙」，《高議》作「清」。「綸」原作「輪」，據《高議》改。

〔二六〕故人 原作「古人」。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合註作「古人」，疑誤刊。

〔二七〕供井磴 集本、施乙作「躬井磴」。

〔二八〕張琬 七集作「張晚」。

〔二九〕名士 查註、合註：「名」一作「奇」。

〔三〇〕相從 施乙作「相逢」。施乙原校：「逢」一作「從」。查註作「相連」。

〔三一〕歌嘯 合註：「嘯」一作「笑」。

〔三二〕暗盡 七集作「待盡」。

〔三三〕山出都梁香 施乙無「山」字。

〔三四〕挂冠 類甲、類乙作「扭冠」。

〔三五〕苦晝蠶 類本作「若晝蠶」。

〔三六〕絡斷崖 類甲作「落斷崖」，查註謂「落」訛。

〔三七〕雍秀才畫草蟲八物 七集「雍」前有「題」字。

〔二二八〕濁汚 施乙作「汗濁」。

〔二二九〕睥目 集本、類甲作「悍目」。類丙作「睥目」；註文「睥」作「睥」。按：「睥」當爲誤刊。

〔二三〇〕空庭 類本作「中庭」。

〔二三一〕殷牀 施乙原校：「牀」一作「雷」。類本「牀」作「雷」。

〔二三二〕蝎虎 集甲作「蠍虎」。《康熙字典》：「蠍」俗作「蝎」。

〔二三三〕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 類丙「黃師是」作「黃寔」。合註謂一無「黃」字。類丙題下原

註：元豐七年甲子作。

〔二三四〕咽咽 施乙作「活活」。

〔二三五〕逐客 施乙作「遷客」。

〔二三六〕生花 集本、施乙、類本作「成花」。

〔二三七〕夜半 集本、施乙、類本作「半夜」。

〔二三八〕土酥 宋袁文《甕牖閑評》卷五：蘇東坡詩云：「關右玉酥黃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

〔二三九〕拄杖 類本作「柱杖」。

〔二四〇〕飽暖 查註、合註：「飽」一作「冷」。何校：「冷暖」。

〔二四一〕章錢二君見和復次韻答之二首 集本、施乙無「二首」二字。

〔二四二〕來牟 集本、施乙、類本作「來粦」。按：《康熙字典》：「粦」通作「牟」。

〔二四三〕蒼葡梔子花也云云 施乙無此條自註。集本「蒼葡」作「詹匍」。「蒼葡」、「詹匍」通，以後不

重出。

〔一四四〕林鳥 查註：「鳥」一作「鴉」。

〔一四五〕喧譁 施乙作「謹譁」。

〔一四六〕況有 施乙作「更有」。

蘇軾詩集卷二十五

古今體詩五十一首

【誥案】起元豐八年乙丑正月，發泗州，再乞常州居住，二月，至南都，得請歸常州，三月，聞神宗遺制成服，四月，自南都還，五月，至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汝州團練副使常州居住不得簽書公事貶所，遂歸宜興，六月初，聞起知登州作。

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

其一

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冰崖落屐齒，〔王註次公曰〕屐齒以狀冰崖上之窠。〔施註〕孟東野《聽琴》詩：定步屐齒深。風葉亂裘茸。〔王註〕杜子美《雪》詩：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施註〕《左傳·僖公五年》：晉士蔿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合註〕李義山詩：旖旎狐裘茸。萬頃穿銀海，〔王註次公曰〕銀海，以狀水也。先生《雪》詩云：光搖銀海眩生花。乃用道書「眼爲銀海」耳。〔施註〕《漢·劉向傳》：始皇驪山，以水銀爲江海。千尋度玉峰〔一〕。從來修月手，〔王註續曰〕《酉陽雜俎》云：鄭仁本與其中表遊山迷路，見一人枕一璞而坐，因問之。云：

君知月七寶合成乎？常有八萬三千戶修之，我其一也。因開襖示之，有斧斤數事，玉屑飯兩裹。分遺鄭曰：「食此可無疾。」合在廣寒宮。〔王註厚曰〕《十洲記》：冬至之月，伏於廣寒之宮，養月魄於廣寒之地。

其二

攢眉有底恨，〔合註〕王僧孺詩：春至更攢眉。得句不妨清。霽霧開寒谷，飢鴉舞雪城。橋聲春市散，〔誥案〕此卽泗州長橋也，公詞中亦及之。塔影暮淮平。〔王註次公曰〕塔影，指僧伽塔也。不用殘燈火〔二〕，船窗夜自明。

書劉君射堂〔三〕

〔施註〕續帖刻石，先生自註云：劉曾隨其父典眉州。〔合註〕王本題云：劉乙新作射亭。〔查註〕本集：元豐七年從泗州劉倩叔游南山，作《浣溪紗詞》，疑卽其人。〔誥案〕是時在泗州者有二劉：一爲泗守劉士彥，一爲眉山劉仲達，一爲泗州劉倩叔。此詩乃家於泗而其父嘗典郡者，與二劉不合，證以施註，劉君卽倩叔也。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韃馳射笑穿花。〔王註〕《後漢書》：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韃，左右馳射。註云：言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左執鞭弭，右屬櫜韃。〔施註〕鮑明遠詩：氈帶佩雙韃。而今白首閑驄馬，〔王註〕《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施註〕杜子美《冬狩行》詩：使君五馬一馬驄。只有清樽照畫蛇。〔施註〕《風俗通》：李彬爲汲令，請

主簿飲，時壁上懸赤弩，照於杯中，其形如蛇，簿飲之，得疾，云蛇入腹中。彬意杯中蛇，卽弩影也，復置酒于前處，所見如前，彬乃告其所以。簿豁然意解，沉痾頓愈。《晉·樂廣傳》：嘗有親客言，前在坐，蒙賜酒，見杯中有蛇，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蛇，廣意杯中蛇卽角影也。云云。按此射堂詩，恐是用弩影事，第非畫蛇，故兩存之。【誥案】此句謂刺史已故，不復馳射，但遺弓在壁間耳。次聯押畫蛇甚當，而曉嵐以爲趁韻，彼乃忘却題是射堂。寂寂小軒〔四〕蛛網徧，陰陰垂柳雁行斜。〔施註〕羅隱《鷺鷥》詩：斜陽淡淡柳陰陰，風裊寒絲映水深。手柔弓燥春風後〔五〕，〔施註〕魏文帝《典論》：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麋鹿九，雉兔三十。置酒看君中戟牙。〔王註〕《後漢·呂布傳》：袁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

孫莘老寄墨四首

〔施註〕李端叔之儀跋此詩云：近時以筆墨爲事者，無如唐彥猷。其雅致自將，故所錄皆絕俗。其子垆行筆無家法，而近類蔡君謨，然亦自可喜。家世相因，所有多佳墨，未嘗妄與人，蓋非東坡不可得。孫莘老作字至不工，每得佳墨，必悵然思見東坡。方時初入講筵，例有所賜，乃以爲寄爾。東坡捉筆近下，特善運筆，而尤喜墨。遇作字，必濃研幾如糊，然後濡染。蓄墨最富，多精品，自海外歸，至廣州失船，舉爲水所壞，良可惜也。詩云：「故人窺天祿，古漆窺蠹簡。隄麋給尚方，老手擅編刻。」蓋莘老久去館閣，神宗召爲太常少卿。易祕書少監，詩中明言歸天祿，蓋非

講筵也。至哲宗卽位，始兼侍講爾。〔查註〕史容《黃山谷詩註》云：孫莘老，元豐末自南京召爲太常少卿，遷祕書少監。哲宗卽位，兼侍講。【誥案】紀昀曰：四詩並老重深穩。

其一

徂徠無老松，〔王註次公曰〕《詩·魯頌·閟宮》：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徂徠山，在兗州。易水無良工。〔王註〕

《墨譜》云：昔祖氏本易定人，唐時墨官也。今墨之工必假其姓而號之，大約易水者爲上。《遜齋閒覽》云：唐末墨工李超，

與其子庭珪，自易水渡江，遷於歙州。庭珪之弟庭寬之子承宴，承宴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施註〕《墨譜》：李庭珪父

子、張遇，皆易水人，嗣爲南唐墨官。〔查註〕《墨史》：奚庭珪，易水人。或曰：李庭珪，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非也。按

《墨經》云：觀易水奚氏，歙州李氏，皆用大膠。是族有奚、李之異，居有易、歙之分矣。庭珪，超子，其墨能削木，誤墮溝

中，數月不壞。珍材取樂浪，〔王註次公曰〕樂浪，指言高麗。〔施註〕《漢·地理志》：樂浪郡，武帝元豐二年開。應劭曰：

故朝鮮國也。妙手惟潘翁。〔公自註〕潘谷作墨，雜用高麗煤。魚胞熟萬杵，〔王註師曰〕造墨法，有使鯉魚胞者。

〔施註〕《文房四譜》：韋仲將墨法云，煙一斤，好膠五兩，浸椶皮汁中，下鐵臼搗三萬杵，多，尤善。犀角盤雙龍〔六〕。

〔施註〕王闢之《澠水燕談》：蔡君謨評墨云：李庭珪、張遇墨，著名當時，其制有劍脊圓餅、進貢、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

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施註〕《唐·地理志》：東內爲蓬萊宮。杜子美《莫相疑行》：憶獻三賦蓬萊宮。蓬萊

春晝永，〔施註〕白樂天《長恨歌》：蓬萊宮中日月長。玉殿明房櫳。〔施註〕杜子美《房陵》詩：玉殿莓苔青。金箋

灑飛白，〔王註堯卿曰〕韋續《字源》云：飛白書者，蔡邕待詔，見門下史用墜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查

註〕本集《試墨雜記》云：世云蜀中冷金陵最宜墨，非也。惟此最難爲墨，常以此箋試墨，惟李庭珪乃黑。瑞霧紫長

虹。〔施註〕《法書苑》：李約《飛白贊》：崩雲委地，游霧縈空。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王註〕《舊唐書》：劉洎除散騎常侍，太宗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葦，今見常侍登牀。」【誥案】紀昀曰：此首敘墨之來由，卽落到莘老，是第一章。

其二

谿石琢馬肝，〔王註厚曰〕漢武帝時，外國獻馬肝石。〔次公曰〕端州深谿之石，其色紫如馬肝者爲上。〔施註〕蘇易簡《硯譜》：端州谿中，琢石成硯，至妙。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絕頂者尤潤，如豬肝色者最佳。剡藤開玉版。〔王註次公曰〕剡溪之藤，爲紙最妙，玉版則紙色也。今成都浣花谿，造一種紙，光滑，亦以爲名。〔養源曰〕《志林》云：李獻之遺余天台玉版紙，殆未見。又云：池、歛精白玉版，乃可試墨，若於此紙上墨，無所不黑矣。〔施註〕《唐文粹》舒元興《悲剡谿古藤文》云：剡谿上多古藤株，谿中多紙工，擘剥皮肌以給其業。異日過數十百郡，洎東維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誇。噓噓雲霧出，奕奕龍蛇縮。此中有何好，〔施註〕《晉·孟嘉傳》：桓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祿，〔王註〕《漢官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處。〔施註〕《漢·揚雄傳》：校書天祿閣。《三輔故事》：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誥案】時孫莘老以太常卿召還，故有此句。古漆窺蠹簡。〔王註〕《後漢書》：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施註〕《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銅劍一枚。漆書皆科斗字。隃麋給尚方，〔王註續曰〕漢尚書令，僕丞郎，月給隃麋墨大小二枚。〔續曰〕尚方，則官名，乃給墨之所。〔施註〕《漢官儀》：尚書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老手擅編刻。〔王註〕韓退之詩：亦可詔編刻。〔施註〕韓退之《贈張籍》詩：文章詔編刻。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報〔七〕。【誥案】

紀昀曰：此首敘到莘老寄墨，是第二章。

其三

我貧如飢鼠，長夜空齧齧。〔施註〕孟東野《弔盧殷》詩：故書窮鼠齧，狼藉一室間。瓦池研竈煤，葦管書

柿葉。〔王註〕《唐書》：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虔日取肄書，歲久殆遍。近者唐夫子，遠致烏

玉玦。〔公自註〕唐林夫寄張遇墨半丸。〔王註次公曰〕半環曰玦。〔施註〕林夫，名炯。熙寧間嘗同知諫院。〔查註〕本

集《雜記》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予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李庭珪《藏墨訣》曰：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革囊，臨風度梅月。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王註次公曰〕《周禮》：方曰圭，圓曰璧。皆以比

墨之形狀也。晴窗洗硯坐，蛇蚓稍蟠結。〔施註〕《禮記·月令》：蚯蚓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王註〕《唐書》：張旭醉，以指頭濡墨而書。〔施註〕《法書苑》：僧懷素善草書，常作醉帖。〔誥案〕紀昀曰：此首拉一陪客生情，蹙起波瀾，落到自己，是第三章。

其四

吾窮本坐詩，〔王註次公曰〕先生以詩被勘，今有《詩案》行於世。久服朋友戒。五年江湖上，〔王註次公曰〕

以言在黃州凡五年也。閉口洗殘債。今來〔八〕復稍稍，快癢如爬疥。〔王註〕杜牧《讀韓杜集》詩：杜詩韓

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施註〕韓退之詩：愜興極爬疥。先生不譏訶，又復寄詩械。幽光發奇思，點

黠〔九〕出荒怪。〔施註〕點黠，見《晉書·衛恒傳·四體書勢》。一本作點點。詩成自〔一〇〕笑，故疾逢蝦

蟹。〔王註續曰〕蝦蟹善發疼癢之疾。【詰案】紀昀曰：此首以己身作收，是第四章。凡連章詩，須次第井然，不可增減移真，方爲合作。

留題蘭皋亭

〔查註〕本集《張氏園亭記》畧云：道京師而東，凡八百里，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池。張氏之子碩，求文記之。【詰案】合註於《年譜》下引《烏臺詩案》李宜之狀，張碩秀才稱蘇軾與本家撰《靈璧張氏園亭記》。是元豐二年，張碩尚秀才也。此處註云：《續通鑑長編》皇祐元年五月癸巳，賜太常博士張碩五品服，卽其人也。又見《烏臺詩案》。是公年十四時，碩已官五品，越三十一年，而復爲秀才也。此種引證，凡有註之書皆然。今此集，前已於元豐二年載李宜之狀立案，如或兩歧，則讀者立舉本案以糾此註，非前之得任便黑白者比矣。凡似此者，皆刪。〔案〕總案元豐二年七月引《烏臺詩案》云：「七月二日，國子博士李宜之狀：昨任提舉淮東常平，過宿州靈璧鎮，有張碩秀才稱，蘇軾與本家撰《靈璧張氏園亭記》。云云。」

雪後東風未肯和，扣門遷客夜經過。〔施註〕《文選》江文通《恨賦》：遷客海上，流戍隴陰。阮嗣宗《詠懷》詩：趙李相經過。不知舊竹生新筍，但見清伊換濁河。〔王註次公曰〕卽前所謂新洛也。無復往來乘下澤，聊同語笑〔二〕說東坡。〔王註堯卿曰〕白樂天謫忠州，州有東坡，屢作詩以言之。故公在黃州，亦作東坡，乃樂天之遺意也。明年我亦開三徑，〔王註次公曰〕晉·陶潛傳：爲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爲三徑之資。」蓋蔣詡開

三徑，以延其友求仲、羊仲也。寂寂兼無雀可羅。〔施註〕白樂天《到敦詩宅》詩：園荒惟有薪堪採，門冷兼無雀可羅。

和人見贈

〔誥案〕此施註原編也，公上年兩過京口，在九十月間，而詩意發於春日，自是道中寄和之作，故仍其舊云。

只寫東坡不著名，此身已是一長亭。壯心無復春流起，〔施註〕杜子美《漫成》詩：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衰鬢從教病葉零。知有雪兒供筆硯，應嗤竈婦〔三〕洗盆瓶。〔王註〕《禮記·禮器》：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註云：奧或作竈。回來索酒公應厭，京口新傳作客經。

和王勝之三首〔三〕

〔查註〕王勝之於元豐七年秋，自江寧移守南都。

其一

城上湖光暖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王註〕《異聞集》載：邢鳳之子，夢一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酉陽雜俎》云：元和初，有士人因醉卧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陽春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魯公賓客皆詩酒，誰是神仙張志和。〔施註〕《續仙傳》：玄真子，姓張名志和，魯國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

爲《漁父詞》。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遞相誇賞。〔查註〕顏真卿碑文：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以明經擢第。肅宗朝，改名志和。後不願仕，著書十二卷，號《玄真子》。大曆九年秋，訪真卿於湖州。徐獻宗《吳興掌故集》：志和，字子同，婺州人。肅宗朝，待詔翰林，出爲南海尉，遂放浪江湖。後，憲宗圖其像，求之不可得。李德裕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詰案】紀昀曰：隱然自負，風調自佳。

其二

齊釀〔一四〕如澗漲綠波〔一五〕，〔施註〕《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施註〕李太白詩：風來綠酒生微波。公詩句句可絃歌〔一六〕。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施註〕《晉·王羲之傳》：與同志宴集於山陰之蘭亭。自爲序曰：永和九年，暮春之初，會於蘭亭，修禊事也，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蘭亭曲水詩集》云：一十一人詩兩篇成，一十五人一篇成。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

其三

要知太守憐孤客，不惜陽春和俚歌。坐睡樽前呼不應，〔王註〕《後漢書·劉寬傳》：靈帝嘗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施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序》：二子坐睡，及覺，日已上。爲公雕琢損天和。

南都〔一七〕妙峯亭

〔查註〕南都妙峯亭，留守王勝之所建，東坡爲題榜。見《淮海集》詩註。先生於元豐八年春至南

都，得請歸陽羨。以詩考之，正王勝之守南都時也。

千尋挂雲闕，〔合註〕鮑照詩：東下望雲闕。十頃含風灣。〔查註〕張安道劄子云：闕伯臺下，有水淵未嘗涸，宋人

謂之商丘海。〔合註〕李義山詩：十頃平波溢岸清。開門弄清泚，照見雙銅鑲。池臺半禾黍，桃李餘榛

菅。無人肯回首，日暮車班班。〔一八〕。〔王註〕《後漢·五行志》：京都童謠曰：車班班，人河間，河間姘女工數錢。使

君〔一九〕非世人，心與古佛閑。時要〔二〇〕聲利客，來洗塵埃顏。新亭在東阜，飛宇凌通闕。〔三一〕。

〔合註〕左太沖詩：飛宇若雲浮。張平子《西京賦》：通闕帶闕。古甃磨翠壁，霜林散煙鬢。孤雲抱商丘，〔查

註〕張安道劄子云：昔高辛有子曰闕伯，至於帝堯，遷於商丘，主辰，故辰爲商星。今宋實商地，商丘在焉。俗名闕伯臺，

著於祀典。《名勝志》：商丘，在歸德府城西南三里，周二百步。芳草連杏山。〔合註〕《一統志》：歸德府有幸山，在府

城南三里。明李嵩詩：最是翠華臨馭地，土人今作幸山呼。似因宋高宗卽位於此始得名。而《樂城集·次韻文務光遊南

湖》詩自註：湖前小山曰杏山。考南湖在南都，則必南宋時，方改杏爲幸也。詩卽指此。俯仰盡法界，逍遙寄人

寰。亭亭妙高峰，〔王註次公曰〕妙高峰，取海上德雲所居之山爲名。了了蓬艾間。〔王註〕《莊子·齊物論

篇》：夫三子者，猶存蓬艾之間。〔合註〕《傳燈錄》：了了無可得。五老壓彭蠡，三峰照潼關。〔王註厚曰〕潼關，

在華州華陰縣。均爲拳石小，配此一掬慳。〔王註〕韓退之《炭谷湫》詩：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煩公爲標

指，免使勤躋攀。〔三二〕。

記 夢并敘〔三三〕

樂全先生夢人以詩三篇示之，字皆傍行而不可識。傍有人道衣古貌，爲讀其中一篇云：人事且常在，留質悟圓間。凡四句，覺而忘其二，以告其客蘇軾。軾以私意廣之云。

圓間有物物間空，〔查註〕《楞嚴經》：譬如方器，中見方空。若定方者，別安圓器，空應不圓。若不定者，在方器中，應無方空。豈有圓空人井中。〔王註〕《楞嚴經》：鑿井求水，出土一尺於中，則有一尺虛空，此空爲當。因土所出，則土出時應見空人，若土先出無空人者，云何虛空因土而出。不信天形真箇樣，〔王註次公曰〕言天者，有渾天，有宣夜，有蓋天，其論天形之說各異。故應眼力自先窮〔三〕。連環已解〔三〕如神手，〔施註〕《戰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施註〕《莊子·天下篇》：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之中央。萬竅猶號未濟風。稽首問公公大笑，本來誰礙更求通。〔翁方綱註〕先生《蘇程菴銘》：本無通，安有礙。

寄蘄簞與蒲傳正

〔施註〕蒲傳正，名宗孟，閬州新井人。第進士。治平中，水災地震，傳正上書斥大臣及宦寺。熙寧初，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識之，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耶？」召試入館，年除歲遷，遂掌二制，拜尚書左丞。御史論其荒於酒色，繕治府舍過制，出典數郡。加資政殿學士，後議除兵部尚書，蘇子由言於宣仁，遂止。事見《答李邦直》詩註。傳正趣尚嚴整，性侈汰，每旦刲羊豕各十，燃燭三百。人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飢耶？」嘗以書抵東坡云：晚年學道

有所得。坡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此詩云：公家列屋閑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棋。亦可見其奉養云。坡女姪歸其子澈。傳正守長安，其婦冬月閉戶，以酥滴花果設客，一客二十釘，用已輒更。以此諸婦滴酥，日夜不輟。〔合註〕李廌《師友談記》云：蘇叔黨言：蒲公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口脂、面藥、薰爐、妙香，次第用之。《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八月，蒲宗孟知汝州，坐違法繕治西府，故有是責。七年十一月，移知亳州。先生寄詩，當在其自汝移亳時也。

蘭溪美箭不成笛，〔王註次公曰〕蘭溪在蘄州蘄水縣，竹所出之地也，本是笛材，而以之爲簞耳。韓退之《鄭羣贈簞》詩亦云：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施註〕《蘄春地志》：蘄水縣，漢蘄春地也。宋永嘉中，立浠水縣，唐改爲蘭溪縣，又改曰蘄水。蘭溪源出苦竹山，笛竹生羅田縣山中，蘄竹亦生於此，用以爲簞。離離玉筍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人手未開先慘慄。〔施註〕《文選·古詩》：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公家列屋閑蛾眉〔三〕，〔施註〕韓退之《送李愿序》：曲眉豐頰，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施註〕《毛詩·衛風·碩人》：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珠簾不動

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施註〕李賀詩：帳底吹笙香霧濃。牙籤玉局坐彈棋。〔王註〕沈存中《筆談》載：《西

京雜記》云：漢元帝爲彈碁之戲。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爲。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東坡病叟長羈旅，〔施註〕《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凍卧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

〔王註〕《晉書》：吳隱之，字處默。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其絮。〔施註〕《晉·周顛傳》云：王敦籍頭家，得素籠數枚，盛故絮而已。火冷燈青〔三〕，誰復知，〔施註〕孫樵《迎春奏》：陛下與人爲冬，得舉家不見日，凍切

人骨，闐闐感感，燈青火白，門無蹄轍。孤舟兒女自嘍嘍。〔施註〕韓退之《寄三學士》詩：佇立久嘍嘍。皇天何時反炎燠，〔王註〕韓退之詩：却願天日恒炎曦。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君〔三〕淨埽清香閣，卧聽風漪聲滿榻。〔王註〕韓退之《鄭羣贈簞》詩：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又云：攜來當晝不得卧，一府傳看黃琉璃。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闐闐。〔施註〕白樂天《酬劉五》詩：闐闐晨開朝百辟。〔邵註〕《說文》：楚人名門曰闐闐。闐闐，天門也。《漢·司馬相如傳》云：排闐闐，入帝宮。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三九〕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七年八月，膳部郎中魯有開，坐修條不當，與宮觀差遣。

山骨裁方斛，江珍拾淺灘。清池上几案，碎月〔三〇〕落杯盤。〔王註次公曰〕清池言石斛，碎月言怪石。

老去懷三友，平生困一簞。〔合註〕阮籍詩：饑食并一簞。堅姿聊自傲，秀色亦堪餐〔三一〕。〔王註〕魏文

帝詩：秀色若可餐。《大業拾遺》：吳絳仙善畫長蛾。隋煬帝云，此女秀色可餐。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三二〕詩：鮮膚一

何潤，秀色若可餐。好去髯卿舍，〔王註次公曰〕髯卿指言魯元翰，前卷所謂髯來，意彌敦也。憑將道眼看。東

坡最後供，〔王註子仁曰〕先生嘗以怪石供佛印，作《怪石供》。後又以供參寥子，作《後怪石供》云。〔施註〕《唐文粹》王

維《六祖禪師碑》：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闡道於中年，雖末後供，樂最上乘。」霜雪照人寒。

漁父四首〔三三〕

〔誥案〕《漁父詞》起於三閩，誥向能以七絃道之。公又嘗改張志和詞爲《鷓鴣天》。此四章亦其

遺意，皆可譜人琴聲也。

其一

漁父飲，誰家去，魚蟹一時分付。酒無多少醉爲期，〔施註〕《南史·陶潛傳》：或置酒以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彼此不論錢數。

其二

漁父醉，蓑衣舞，〔王註〕孟郊詩：獨速舞短蓑。醉裏却尋歸路。輕舟〔三〕短櫂〔三〕任橫斜〔三〕，醒後不知何處。〔誥案〕吾鄉金農吉金《泊東湖弄珠樓》詩云：孤篷與短櫂，不載千里愁。蒙頭聽夜雨，此是野人舟。曩者表兄黃模書厓，出吉金三體詩論得失，誥獨取此一首，故四十年來猶能誦之。蓋非胸襟放曠，而老於江湖者未易道雙字也。今以其深得此詩遺意，故使之附見云。

其三

漁父醒，春江午，夢斷落花飛絮。酒醒還醉醉還醒，〔誥案〕此句用白樂天《醉吟先生傳》，否則出之太易，卽非公之所爲也。凡此等句，又當數典以實之，與得諸性靈之詩，不可以典註實者不同。一笑人間今古〔三〕。

其四

漁父笑，輕鷗舉，漠漠一江風雨。〔王註〕杜子美《澗澗》詩：江天漠漠鳥飛去。江邊騎馬是官人，〔施註〕

韓退之《王君墓誌》：高處士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杜子美《逢唐興劉主簿弟》詩：劍外官人冷。劉禹錫《插田歌》：君看二三人，我作官人去。借我孤舟南渡。

春日

鳴鳩乳燕寂無聲，〔王註〕杜子美《題省中院壁》詩：鳴鳩乳燕青春深。日射西窗潑眼明。午醉〔三〕醒來無一事，只將春睡賞春晴。〔誥案〕此詩乃得旨放還，未聞神宗遺制之前在南都作，確無可疑。施編極失次敘，故改之也。

贈眼醫王彥若〔三〕

〔合註〕《樂城遺言》：鍼眼醫王彥若，坡公於張文定坐上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坡公敏於著述如此。〔誥案〕本集《張文定墓誌》：仁宗朝，爲吏部侍郎，嘗以目疾請郡，蓋其宿疾久矣。

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王註〕《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篋。〔查註〕《後漢書》陳忠疏云：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鍼灸經》：鍼入三分，得氣卽洩。問關脈絡〔四〕中，性命寄毛粟。而況清淨眼，〔查註〕《楞嚴經》：吾今爲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衆生，獲妙微密性淨明心，得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王註〕《荀子》：清明內景。〔邵註〕《黃庭經》有內景、外景。琉璃貯沆瀣，〔王註〕張平子《思玄賦註》云：沆瀣，北方夜半氣。〔邵註〕《楚辭·遠遊》：餐六氣而飲沆瀣。張衡《思玄賦》：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查註〕《楞嚴

經：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璃，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否？輕脆不任觸。〔合註〕《晉書·石苞傳》：吳人輕脆。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邵註〕韓退之《高閑上人序》：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又按《漢書·張騫傳》：犂軒眩人。註：眩，同幻，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戮馬之術，皆是。子言吾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與翳〔四〕，〔查註〕《龍木論》：目患有圓翳、冰翳、滑翳、瀉翳、散翳、浮翳、深翳、橫翳、偃月翳、棗花翳、白翳、黑翳、胎翳、花翳、玉翳諸名。《傳燈錄》：百丈云：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王註〕《左傳·成公十八年》：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寧聞老農夫，去草更傷穀〔四〕。〔王註〕《左傳·隱公六年》：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蕩蕩見空曲。〔王註次公曰〕五輪者，眼科之常談。〔查註〕《龍木論》：有五輪八廓內外之障，血輪屬心，水輪屬腎，氣輪屬肺，風輪屬肝，肉輪屬脾臟。杜子美《重經昭陵》詩：陵寢盤空曲。又云：羣流會空曲。如行九軌道，並驅無擊穀。〔王註〕《周禮·冬官》：經涂九軌。《詩·齊風·還》：並驅從兩肩兮。空花誰開落，〔王註〕《楞嚴經》云：亦如翳人，見空中花，翳病若除，花於空滅。〔查註〕《龍木總論》：凡眼初患之時，眼前多見蠅飛，花發垂蟻，薄烟輕霧，漸漸失明。明月白朮。〔王註次公曰〕《釋名》：朮月，未盛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註：承大月，月生三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謂之朮。又，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朮，朔而見東方謂之朮。朮，音斐。朮，音他了反。朮，音女六反。註：朮，健行貌也。朮者，縮遲貌也。請問樂全堂，忘言老尊宿。〔公自註〕彥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誥案〕紀昀曰：只得如此作收，再

無更進一層之理可以闡發矣。

李憲仲哀詞并敘〔四三〕

同年友李君諱惇，字憲仲。賢而有文，不幸早世，軾不及與之遊也，而識其子廌有年矣。廌自陽翟〔合註〕〔漢書·地理志〕：潁州郡陽翟縣。見余於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飢寒爲戚，顧四喪未舉，〔合註〕先生〔答李方叔書〕有「遂舉十喪，哀勞極矣」之語，蓋作詩在先，舉喪在後，故不同也。〔誥案〕此非前後不同也，似方叔不及具告之也，且連敘十喪，無異於點鬼簿，或已知之，爲畧去其餘也。死不瞑目矣。適會故人梁先吉老聞余當歸〔四四〕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爲贖，辭之不可。〔誥案〕梁先，字吉老。嘗從公於彭城，通經學，小楷書學歐陽公，頗精絕。又嘗以駁石盆甌寄公，具見公所與詩中。乃以遺廌，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廌者，庶幾皆有以助之〔四五〕。廌年二十一〔四六〕五，其文曄然，氣節不凡，此豈終窮者哉。

大夢行當覺，〔王註〕〔莊子·齊物論篇〕：且有大覺，而後知有大夢也。韓退之〔祭柳子厚文〕：人之生世，如夢一覺。百年特未滿。遑哀已逝人，長眠寄孤館。念我同年生，意長日月短。〔合註〕〔鶴林玉露〕云：此倒轉陶句「世短意常多」也。〔誥案〕鶴林之說，迂遠不類。紀昀曰：五字自佳。鹽車困騏驥，烈火廢圭瓊。〔王註〕〔書·胤征〕：火炎崐岡，玉石俱焚。盧仝〔聞韓職方貶有感〕詩：烈火先燒玉，庭蕪不養蘭。後生有奇骨，出語已精悍。〔王註〕〔史記·郭解傳〕云：解爲人短小精悍。杜子美〔贈司空王公思禮〕詩：短小精悍姿。蕭然野鶴姿，誰復

識中散。有生寓大塊，〔王註〕《莊子·大宗師篇》：大塊假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死者誰不窾。〔合註〕《廣韻》：窾，空也。先生詩亦作穴空解。嗟君獨久客，〔王註〕《前漢·楊王孫傳》：報祁侯書曰：裹以幣帛，高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不識黃土煖。推衣助孝子，一概滋湯旱。〔王註〕嵇康《養生論》云：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概者後枯，然則一概之益，固不可誣也。誰能脫左驂，〔王註〕《禮記·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人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解左驂贖之。大事不可緩。

王伯敷所藏趙昌花〔四首〕

〔王註〕《圖畫見聞志》云：趙昌，字昌之。工畫花果，時稱絕倫。歐陽《歸田錄》：近世名畫，趙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較俗，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查註〕《廣川畫跋》：趙昌，劍南人。畫花果，初師滕昌祐，後過其藝。〔註案〕《誥案》：公守徐日，王廷老已退居於南都，因是與子由有昏姻之約，時尚在南都也。元祐初起知虢州。

梅花

南行度關山〔四〕，〔王註次公曰〕關山，乃先生將至黃州之路。沙水清練練。〔合註〕江淹賦：色練練而欲奪。吳均詩：練練波中月。行人已愁絕，日暮集微霰。〔誥案〕此二句從「去年此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欲斷魂」句化出，乃自以舊作爲典實也。殷勤小梅花，仿佛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合註〕何焯曰：此杜子

美詩「岸花飛送客」意也。至今開畫圖，老眼淒欲泣。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情。〔王註〕韓退之詩：幽懷不可寫，行此秋江潯。

黃葵

弱質困夏永，奇姿蘇曉涼〔五〇〕。低昂黃金杯，〔查註〕《本草》：黃蜀葵與蜀葵別種，夏末開花，淺黃色，葉心下有紫檀色。且開，午收，暮落，亦呼側金盞花。照耀〔五二〕初日光。檀心自成暈〔五三〕，〔查註〕《許彥周詩話》：東坡《黃葵》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揣模刻骨，造語壯麗，後世莫及。據此，則自成暈當作紫成暈，與《本草》方合，向來諸刻本俱譌，今改正。〔誥案〕檀字已爲設色，「檀心自成暈」，其紫字色澤已到，妙在藏去紫字，而以五字出之也。若將紫字填實，則上之檀心，下之成暈，作意俱無，卽爲初學詩者重疊板實之夯句矣。且下句加意剪刻，上句亦有意以自字剪刻出之，其對森字，在輕重毫釐之間，若用紫字，卽與森字輕重不倫矣。今仍更正，并暫存查註，以俟有識。翠葉森有芒。〔合註〕《史記·天官書》：作作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晨妝與午醉，〔合註〕梁簡文帝有《美人晨妝》詩。〔誥案〕謂晨開午斂，其狀不同也。真態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

芙蓉

〔合註〕拒霜也。

清颿〔五三〕已拂林，積水漸收潦。溪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強一笑〔五四〕，暮景迫摧倒。淒涼似貧女，嫁晚驚衰早。〔查註〕白樂天《晚桃花》詩：貧家養女嫁常遲。誰

寫少年容，樵人劍南老。〔王註次公曰〕趙昌自題其畫云：劍南樵叟。

山茶

蕭蕭南山松，黃葉隕勁風。〔合註〕《晉書·曹毗傳》：承勁風以握秋蓬。誰憐兒女花，散火冰雪中。〔王

註次公曰〕兒女花，以言山茶，比南山松，則爲兒女也。能傳歲寒姿，古來惟丘翁〔王註〕。〔王註〕《圖畫見聞志》：丘

文播，廣漢人。畫品降高，趙輩，後改名潛。趙叟得其妙，一洗膠粉空。掌中調丹砂〔王註〕，染此鶴頂紅。

何須誇落墨，獨賞江南工。〔王註〕《圖畫見聞志》：徐熙，鍾陵人。世爲江南仕族。熙識度閒放，以高雅自任。善

畫花木、禽魚、蟬蝶、蔬果。自撰《翠微堂記》云：落筆之際，未嘗以傅色暈澹細碎爲工。李後主愛重其蹟，開寶末，歸朝，悉貢上宸廷，藏之祕府。

神宗皇帝挽詞三首

【詰案】《神宗挽詞》，施編歸常之後，查註疑其在南都作，改列《揚州留題竹西寺》詩前，並誤。合

註云：詩作上諡之後，施編自不可易。考《宋史·神宗本紀》：九月己亥，上大行皇帝諡，曰英文

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若詩作九月，則公已赴登，尚何「餘生」、「歸夢」之句。即以九月作詩

論，公已於六月聞命離常，而謂施編五月已在上諡之後，可乎？合註引史甚多，非不見本紀者，

若指出，即須施、查並駁，而其意專欲歸誤於查，故其說如此也。歷考宋之上諡，大率在半年以

後，亦間有先後一兩月者，並無一定。而定諡並無明文，以子由爲宣仁告諡冊遲之又久始成例

之，其定諡在上諡前數月，無可疑矣。《挽詞》確爲南都所作，詩意顯見，然定諡究無明文可據，如仍施編列入歸常，則詩旨全失，或仍查編置之《揚州竹西寺》詩前，則哀挽甫畢，遂有花鳥欣然之作，此屬必無之事。改編南都，復爲合註上諡之說撓敗，尚何足以昭信乎？今考公在南都，爲張方平代作《薦齋文》，已稱神宗皇帝，爲定諡之明文，而此文夾雜內制齋筵之中，難於辨別，使誥不能悉心檢出爲據，則此詞三地皆不可編，幾爲合註所窘矣。餘詳案中。〔案〕總案元豐八年三月有「寄王鞏書」條。條下引本集《與王定國書》云：「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無狀坐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出我於溝瀆者。已矣，歸耕沒齒而已。」〔誥案〕：此書豈有竹西欣幸之事！又：同月，有「爲張方平作《神宗功德疏》」條。條下引《功德疏》，有「恭惟神宗皇帝陛下」之語。〔誥案〕：此疏不云大行，乃《神宗挽詞》確證。又：四月，有「作《神宗挽詞》」條。條下云：《挽詞》第三首結云：「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泣霜。餘生卧江海，歸夢泣嵩邛。」其旨與定國書意同，雖云「有所不敢」，而其痛莫伸始終，作於南都，故有「歸夢」之語。

其一

文武固天縱，欽明又日新。化民何止聖，妙物獨稱神。〔王註〕《易·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政已三王上，言皆六籍醇。〔合註〕《東都賦》：六籍所不能談。巍巍本無象，〔王註〕《老子》曰：是謂無象之象。刻畫愧孤臣。〔王註〕杜子美《白鹽山》詩：詞人取佳句，刻畫竟難傳。

其二

未易名堯德，何須數舜功。〔王註〕《左傳》：文公十八年：「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小心仍致孝，餘事及平戎。〔王註次公曰〕《詩》言：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餘事」，則傳言：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典禮從周舊，官儀與漢隆。〔王註〕《左傳》：閔公元年：「魯秉周禮。」《後漢書》：光武紀：「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誰知本無作，〔王註〕《莊子》：知北遊篇：「至人無爲，大聖不作。」佛書：元相無作。千古自承風。〔合註〕《家語》：四海承風。

其三

接統真千歲，膺期止一章。〔王註〕《前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次公曰》《後漢》：律曆志：「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神宗在位十九年，故曰一章。〔合註〕薛道衡《老氏碑》：「皇帝誕靈縱轍，接統膺期。」《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正月丁酉，皇太后問王珪等，以温州僧道親所進龍壽丹進皇帝。初，元豐五年秋，上不豫，道親自陳，在雁蕩山遇老人，付藥一丸如彈，曰：「以萬歲藤膏熬成，日三服，三日九服，可保九九之數。」又乞太歲本命四立日節酒藥。其言九九日，上卽位，至是十八年。又云四立者，上以立春日得疾云。周南稍留滯，〔邵註〕《前漢書》：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宣室遂淒涼。〔王註師曰〕公時在謫籍，而神廟升遐，故云爾。病馬空嘶櫪，枯葵已泫霜。餘生卧江海，歸夢泣嵩邱。〔王註堯卿曰〕嵩高北邱，陵寢在焉。〔邵註〕《九域

志：河南府古蹟，有嵩山、北邙山。先生《洛中》詩：嵩高蒼翠北邙紅。〔查註〕《許彥周詩話》：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之。東坡微解此意，後作《挽詞》「病馬空嘶櫪」四句，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語。【詰案】公歸常則去原廟愈遠，而斯時猶未歸，故曰「歸夢泣嵩邙」也。施註編在常州故人改觀爭來賀詩之後。時已起知文登，尚何「餘生」「江海」之卧乎？詳究其故，彼亦礙於九月上諡，不敢編入南都。如編揚州，則與《竹西寺》詩並列，而有羣小誣劾欣幸厭代之事，正與《挽詞》齟齬。故明知非常州作，而特避重就輕，遠置賈收來賀之後也。又以遠編於後，則詩意不合，顯見其誤，故於《挽詞》之前，編《南都妙峰亭》詩，《挽詞》之後，編《金山妙高臺》詩。大率常、潤、真、揚、楚、宋諸作，特有意前後參雜取混，使讀者不辨《挽詞》是何處作，以自蓋其跡。先是，公在黃州爲滕元發改作《辯謗乞郡狀》，神宗感悟，即以元發知湖州。及兩公重會金山，元發勸公請毀前所作刊行文字板片，求哀請郡，而公以爲然。此兩公相約，欲爭自磨濯晚節，以自效於神宗者。乃事未及行，而神宗厭代，此其呼號之痛所以倍於常情，不但有志莫伸，并無以自明也。使元祐朝士皆知此意，則羣小謗誣之說，即無自而興，而黨禍可以不作。使註家皆知此意，而早爲發明之，則自兩宋以來，凡黨禍之謬論，亦可以稍息矣。此事明載本集《與滕元發書》內，其情顯然，而事有不備，故不立案。故附載於此，庶公之心，有以大白於後世也。

與歐育等六人飲酒

〔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上稱鄜延走馬歐育曉事。又，鄜延走馬承受歐育言，乞選有心力武幹者充寨主，不以官資，並在監押之右，從之。又載：元豐七年五月，京東東路第二將歐育託防修永樂城，移疾於米脂寨，罷將官。先生作詩在八年，當是歐育復得杭州鈐轄，與先生途遇也。

忽驚春色二分空，且看樽前半丈紅。〔合註〕李義山詩：一丈紅蕖擁翠勻。苦戰知君便白羽，〔王註續

曰「用諸葛亮羽扇指揮事。」次公曰「家語」子路云：「赤羽若日，白羽若月，蓋言箭羽也。故不憚苦戰則便之，非謂白羽扇也。」倦游憐我憶黃封。年來齒髮老未老，「王註次公曰」諺云：「老不老，三柏倒。」合註「皮日休詩：居茲老復老。此去江淮東復東。」王註「李賀詩：紫絲竹斷驄馬小，家住錢塘東復東。記取六人相會處，引杯看劍坐生風。」

觀杭州鈴轄〔五〕歐育刀劍戰袍

青綾衲衫暖襯甲，「合註」廣韻：衲，補衲絨也。紅線勒帛〔五〕光透脇。「查註」老學庵筆記：予童子時，見前輩猶繫頭巾帶於前，作胡桃結，背子背及腋下，皆垂帶。長老言：背子率以紫勒帛繫之，散腰則謂之不散。至蔡太師爲相，始去勒帛。秃襟小袖雕鶻盤，「王註」李賀詩：秃襟小袖調鸚鵡。大刀長劍龍蛇柙〔六〕。兩軍鼓譟屋瓦墜，「王註次公曰」後漢光武昆陽之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子仁曰」史記：趙奢傳：「開與之戰，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邵註「後漢·光武紀」：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會大風雷，屋瓦皆飛。紅塵白羽紛相雜〔六〕。將軍恩重此身輕，笑履鋒鋦如一插〔六〕。書生只肯坐帷幄，「王註」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談笑毫端弄生殺。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黠。「王註」韓退之詩：魯連細兒黠。試問黃河夜偷渡，掠面驚沙寒霎霎。「合註」皮日休詩：雨中蹋踏時，一向聽霎霎。何如大艦日高眠，一枕清風過若雲〔六〕。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查註〕《宋史》：吳瑛，蕪春人。以父遵路廢，仕至虞部員外郎。致仕，歸，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客至必醉，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張文潛《宛丘集》：吳大夫墓志：公諱瑛，字德仁。龍圖閣學士贈太尉遵路之子。年四十六，以虞部員外郎知郴州，官罷，歸京師，即上書請致仕。上自執政大臣，下至搢紳士大夫，凡知公者，相率賦詩飲餞於都門。既謝事，歸蕪春。哲宗朝，詔落致仕，堅卧不起。卒年八十四。〔誥案〕《志》稱德仁不喜聞人過，公素未識面，必不以柳妬告之也。

東坡先生無一錢，〔王註〕《漢書·灌夫傳》：平生毀程不直一錢。十年家火燒凡鉛。〔合註〕《雲笈七籤》：設用凡鉛爲河車，非至藥之源。黃金可成河可塞，〔王註〕《漢書·郊祀志》：樂大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只有霜鬢〔六〕無由玄。〔王註〕《文選》江淹詩：玄髮已改素。〔誥案〕紀昀曰：蓬蓬勃勃，氣如涌出，此真興到之筆。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誥案〕佛說獅吼，皆喻法也。本集有柳簿者，行二，季常之客，即真齡也。其《遺鐵拄杖》詩有「柳公手中黑蛇滑」句，二人嘗訝公而語多諧謔。又云：季常示病，正如小子圓覺，可謂「害腳法師鸚鵡禪，五通氣毬黃門妾」。餘如秀英君則託諸醉，脊記則託諸戲，而季常雄冠之說，亦云非實語。詩當參看。誰似濮陽公子賢，飲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門前罷亞十頃田，〔合註〕《漢書·卜式傳》：賜田十頃。王維詩：僻處留田宅，仍纔十頃餘。清溪繞屋花連天。溪堂醉卧呼不醒，〔查註〕《名勝志》：溪堂，在蕪州治南。至和中，吳瑛隱居也。司馬溫公《寄吳比部之子莊年致仕歸蕪春》詩云：一朝投紱真高士，萬卷藏書舊世家。落花如

雪春風顛。〔合註〕吳大夫墓志云：有薄田，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不問。賓客有至者，與之飲，必盡醉。公或醉卧花間，客去亦不問。可爲此數句詩註脚也。〔誥案〕紀昀曰：得此四語，意境乃活，如畫山水者，烘以雲氣。初白謂筆有仙骨，故是太白後身。我遊蘭溪訪清泉，〔查註〕若溪漁隱叢話載：東坡云：黃州東三十里爲沙湖，予將置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龐安常善醫，遂往求療，與之同遊清泉寺。在蕪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墨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是日與之極飲而歸。已辦布襪青行纏。〔王註〕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詩：青鞋布襪從此始。稽山〔查註〕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查註〕先生嘗至蕪州，欲訪德仁而未果，彼此兩不相識，故結處復用薊子訓事，言終當相遇也。恨君不識顏平原，〔王註〕唐書：顏真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河朔盡陷，唯真卿城守具備。玄宗聞之，喜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得若此。恨我不識元魯山。〔王註〕唐書：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蘇源明謂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銅駝陌上會相見，〔查註〕太平寰宇記：洛陽銅駝街。陸機洛陽記云：漢鑄銅駝二枚，在官南四會號頭，夾路相對。俗語曰：金馬門外聚羣賢，銅駝陌上集少年。言人物之盛也。握手一笑三千年。

題王逸少帖

顛張、醉素兩禿翁，〔王註次公曰〕顛，張旭也，當時號爲張顛。醉素，僧懷素也。顛好飲酒。兩禿翁，一言其首無髮，一言其爲僧而祝髮，故并以禿翁言之。前漢書：與長孺共一禿翁。註云：禿翁，言無官位扳援也，今借字用耳。〔查註〕寶泉述書賦註：張旭，吳郡人，俗號張顛。書苑菁華：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顛好筆翰。許理贈詩云：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王註續曰〕王羲之、鍾繇也。妄

自粉飾欺盲聾。【詰案】顏張、醉素，書家魔道，貶之自是特識。有如市娼〔六六〕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
〔王註〕韓退之詩：妖歌嫚舞爛不收。謝家夫人澹丰容〔六七〕，蕭然自有林下風。〔邵註〕世說：謝遏絕重其姊，張元常稱其妹。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王夫人，謝道韞也。天門蕩蕩驚跳龍，〔王註續曰〕梁武帝評書，謂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出林飛鳥一掃空。〔王註〕書評：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爲君草書續其終，〔查註〕庾肩吾書品論云：草聖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得名。〔合註〕述書賦註云：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終後漢齊相。章帝貴其跡，詔上章表，故號章草。待我他日不恩。〔查註〕書苑菁華：弘農張芝善草書，每書云，恩恩不暇，草書。【詰案】此二句人題作結，而仍收到帖，迴斡疾甚，又若颺下者然，故其餘韻長也。紀昀曰：題此詩必作行楷，故有此二句。

書林逋詩後

〔查註〕宋史·隱逸傳：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弗趨榮利。初遊江淮間，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自爲墓於廬側。不娶，無子，教兄之子宥，登進士甲科。〔翁方綱註〕高江村銷夏錄：此詩墨蹟，紙本。林詩凡五首。「傭奴」作「傭兒」，「西臺」作「留臺」。更肯悲吟白頭曲，句下自註云：司馬長卿欲娶富人女，文君作白頭吟以誚之。先生臨終詩云：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蘇題云：書和靖林處士詩後。凡十四行，小行楷書。後跋云：右和靖林處士君復，手書七

言近體五首。蘇長公一歌，推許至矣。然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留臺差少肉」二語，便是汝南月旦，何嘗少屈狐筆也。留臺者，李建中也，嘗分司御史臺。考之，集稱「西臺」，以偶東野，尤當更稱耳。始，錢塘人卽孤山故廬，以祀和靖。遊者病其湫隘，因長公詩後有「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遂徙置白香山祠，與長公配，迨於今香火不絕。乃其遺跡與長公同卷，價踊貴十倍。太史公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若君復者，抑何其多幸也歟。」萬曆壬午嘉平月，吳郡王世貞謹題。〔合註〕墨蹟今在大內。瞳子作眸子。

吳儂生長湖山曲〔六六〕，〔王註次公曰〕吳儂，吳語也，自稱及彼皆曰儂。呼吸湖光飲山綠〔六九〕。〔合註〕何焯

曰：用皇甫持正《願逋翁詩序》。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七〇〕販婦皆冰玉。〔合註〕《漢書·張耳傳》：庸奴其

夫。《周禮·地官》：夕市，販夫販婦爲主。〔誥案〕紀昀曰：起手如未覩佛像，先現圓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

骨冷無由俗。〔王註次公曰〕書林先生雖不是與物離絕之人，而其所生稟自不俗也。〔合註〕《晉書·衛玠傳》：叔寶

神清骨冷。我不識君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合註〕皇甫湜《願況集序》：湜以童子，見君揚州，眸子瞭然。

遺篇妙字處處有，〔查註〕《隆平集》：林逋喜爲詩，澄澹峭特多奇句。既就稿，輒棄之，好事者往往竊記，所傳尚二百

餘首。步遠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言寒，〔王註〕先生《祭柳子玉文》：嘗云郊寒島瘦。書似留臺〔七二〕

差少肉。〔誥案〕原作留臺，避西湖也。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七三〕，

〔公自註〕逋臨終詩云：茂陵他日〔七三〕求遺草，猶喜初無封禪書。〔王註〕《漢書》：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問其妻，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人〔七四〕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

一盞寒泉薦秋菊。〔公自註〕湖上有水仙王廟〔七五〕。〔合註〕《咸淳臨安志》：水仙王廟，在西湖第三橋北。然南宋時袁詔《記》畧云：或言廣瀾龍君祠，卽水仙王廟。按錢塘水仙王事，始見於蘇詩，仙之廟於湖，公時蓋無恙，後莫知廟所在。故趙夔註蘇公詩，考驗無所得，乃序夢中談以茫昧，使龍君之祠是，趙復奚所疑哉。〔詰案〕紀昀曰：修竹秋菊，皆取高潔相配，不圖趁韻。

和仲伯達

〔合註〕《烏臺詩案》：仲伯達，承受無譏諷文字者。〔詰案〕此卽徐州仲屯田也。

歸山歲月苦無多，尚有丹砂奈老何。繡谷只應花自染，鏡潭長與月相磨。君方傍海看初日，〔王註次公曰〕近海有浴日亭，見日出也。我已橫江擊素波。人不我知斯我貴，不須雷雨起龍梭。

〔王註〕《晉·陶侃傳》：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於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

過文覺顯公房〔七六〕

〔查註〕外集題云：過揚州壽寧文覺顯公房。〔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爛斑碎玉養菖蒲，一勺清泉滿石盂。淨几明窗書小楷〔七七〕，便同《爾雅》注蟲魚。

雲師無著自金陵來，見余廣陵，且遺余《支遁鷹馬圖》。將歸，以詩送之，且還其畫

〔合註〕詩有「去年相見古長干」句，似應編元豐八年，不應編元祐七年也。〔詰案〕此詩施編不

載，查註據外集編入卷三十五揚州卷中，誤，今從合註改編。

道人自嫌三世將，〔馮註〕《史記·王翦傳》：爲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庾信《哀江南賦》：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棄家十年今始壯。玉骨猶寒〔七六〕富貴餘，漆瞳已照〔七九〕人天上。〔馮註〕《江左名士傳》云：杜宏治目如點漆。去年相見古長干，〔馮註〕《一統志》：金陵長干里，在聚寶門外，有長干橋。衆中矯矯如翔鸞。今年過我江西寺〔八〇〕，病瘦已作〔八一〕霜松寒。朱顏不辨供歲月，風中蒿火湯中雪。好問君家黃面翁〔八二〕，乞得〔八三〕摩尼照生滅。〔馮註〕《善信經》：明月珠、摩尼珠，多在龍胸中。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憐神駿〔八四〕。〔馮註〕《世說》：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合註〕見卷十二《毛長官》詩王註。〔詰案〕句謂畫鷹馬，無所用也。

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八五〕

〔王註次公曰〕竹西寺，在揚州，此蓋經竹西寺而往常也。〔合註〕《九域志》：宜興在常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查註〕周益公《題楚頌帖》云：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九月間抵宜興。聞真通觀側郭知訓宅，即公所館。自此過泗，遇歲除。八年正月道中，上書乞歸常。三月六日至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維揚，又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絕》蓋五月一日也。是月，起守文登，自此出入侍從以及南遷，迨建中靖國辛巳北歸，竟薨於常。公熙寧中倅杭，沿檄常、潤間，賦詩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又有「買牛欲老」之句，卜居權輿於此。

其一

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爲田舍翁。〔王註次公曰〕西風，言欲歸西川也。田舍翁，言有田在常州也。〔宋·高祖紀〕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剩覓蜀岡新井水，要攜鄉味過江東。〔王註次公曰〕竹西寺，山上有井，其水味如蜀江，號曰蜀岡，故先生謂之爲鄉味。過江東，則江之東，言常州也。〔邵註〕唐·地理志註：揚州節度使杜亞，自江都西循蜀岡之右，引陂趨城。按，蜀岡有井，陸羽品爲第五泉，相傳與岷江相通。〔查註〕海錄碎事：蜀岡自西北來，至揚州北竹西亭乃絕。〔太平寰宇記〕今枕禪智寺，即隋之故宮，岡有茶園。〔揚州志〕禪智寺側爲崑丘臺，即蜀岡也。〔輿地紀勝〕大明寺在蜀岡側〔八六〕。〔水記〕云：劉伯芻品大明寺井水爲第五。〔誥案〕紀昀曰：點綴有致。

其二

道人勸飲雞蘇水，〔王註〕〔本草〕：有水蘇、紫蘇、假蘇，三種各異。水蘇，一名雞蘇。童子能煎鶯粟〔八七〕湯。〔邵註〕〔本草〕：鶯粟名罌子粟，一名米囊子。秋種冬生，嫩苗作蔬甚佳。其實形如酒罌，中有白米，極細，可煮粥。江東人呼千葉者爲麗春花，或謂是罌粟別種，非也。其花變態，本自不常有，白者、紅者、紫者、粉紅者、杏黃者、半紅半紫半白者，豔麗可愛，故曰麗春，又曰賽牡丹，曰錦被花。詳見〔游墨齋花譜〕。〔查註〕〔清異錄〕：昭宗在藩，嘗幕屬各賜法乳湯，蓋罌中粟所煎者。子由〔藥苗〕詩：罌小如罌，粟細如粟。研作牛乳，烹爲佛粥。柳槌石鉢，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調肺養胃。暫借藤牀與瓦枕，莫教辜負竹風涼。〔王註〕〔文選〕李陵書：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誥案〕公流竄七年，

至是喘息稍定，勢不能無欣幸之意，此三詩皆發於情之正也。故其意與灑落，倍於他詩。

其三

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王註〕春秋·桓公三年，書「有年」。唐王維和重陽節宰臣及百官上壽應制詩云：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查註〕穀梁傳·宣公十六年：五穀大熟，爲大有年。〔詩〕鄭箋：豐年，大有年也。〔誥案〕賈易謂原題「山寺」二句在前，「此生」二句在後，公不自安，後乃倒其前後句。今此二十八字具在，不論何人，試倒讀之，通得去否？宋自開基以來，不輕易加罪言者，故至元祐，言者動輒以十惡大逆誣人，而毫無忌憚，是亦流弊之一端也。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王註〕王維因赦宥罪拜官詩云：花迎喜氣皆知笑，鳥識歡心亦解歌。〔邵註〕按續通鑑：元祐六年侍御史賈易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無人臣禮。〔查註〕葉石林避暑錄云：子瞻山光寺詩「野花啼鳥亦欣然」之句，其辨說甚明，蓋爲哲宗初卽位，聞父老頌美之言。余嘗至其寺，親見當時詩刻，後書作詩日月，今猶有其本，蓋自南京回陽羨時也。奉諱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誥案〕賈易、趙君錫、安鼎等竄入朔黨，附宰相劉摯攻公，誣此惡逆，詳載卷三十三總案。其查註所載避暑錄妄語，已削，駁正案內辯題詩劄條下。〔案〕總案元祐六年七月，有「先是劉摯、劉安世攻敗洛黨，摯已在執政」條，有「及劉摯代〔范〕純仁爲相，王巖叟爲樞密使，梁燾爲禮部尚書，劉安世久在諫垣，號殿上虎，招徠羽翼益衆，朱光庭、楊畏、賈易等失其領袖，皆附朔黨以干進，摯擢易爲侍御史，使驅公，意在傾子由也，構難方急」條。又同年八月，有「賈易、趙君錫、安鼎復祖述沈适、何正臣、舒亶、李定、李宜之、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王覲、孫升、楊康國、趙挺之、韓川訕謗之說，摯詩語，彈奏公與子由，并攻秦觀」條。又同年八月，尚有「子由代奏竹西寺題詩事」條。條下引續通鑑長編云：「八月初三日，輔臣奏事延和殿……蘇轍進曰：臣兄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聞裕陵遺制成服後，蒙恩許居常州。既南去，至揚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

門外，道傍見數十父老說話，內一人合掌加額，云：「聞道好箇少年官家。」臣兄見有此言，心中實喜，又無可語者，遂作二韻詩，記之於寺壁，如此而已。（下畧）詰案：此條自辯劄，樂城集不載。

與子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三首〔八八〕

〔王註〕先生有跋云：孟震，字亨之，鄆人。及進士第，爲承議郎。〔詰案〕此乃本集書君子泉銘後題下公自註語，非跋語也，王註誤。

其一

年來轉覺此生浮，又作三吳浪漫遊。忽見東平孟君子，夢中相對說黃州。〔王註無己曰〕先生君子泉銘敘云：孟君亨之，篤學而力行，克有常德，信於朋友，一時皆稱之曰：「此君子也。」因號之孟君子。君通守齊安，其圃有泉，早不加損，水不加益，因名之曰君子泉。〔查註〕鐵網珊瑚畧云：余謫居黃州，通判承議郎孟震字亨之，頗與余相善。光州太守曹九章以書遺余曰：朝中士大夫，謂之孟君子。震，鄆人，及進士第。字中有一泉甚清，余因名之君子泉，而子由爲之記。元豐六年十一月七日記。〔詰案〕君子泉銘，乃子由所作。樂城集不載。公跋此銘，在元豐六年十一月九日，載入黃州案內，未嘗作銘與敘也。陳師道執業門牆，因公薦舉，由布衣得列清職，而時有妄語，此又誤子由爲先生。查註所引，亦與本文不符，今姑存備考。

其二

湛湛清池五月寒，〔王註次公曰〕五月寒，不應寒而寒也。杜子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詩：五月寒風冷佛骨。又壯

遊云：鑑湖五月涼。又絕句云：因驚四月雨聲寒。皆其類也。〔查註〕周益公題跋云：公同孟震游常州僧舍詩：湛湛清池五月寒。而謝表云：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其爲五月無疑。小山無數碧巘岈。釋杉戢戢三千本。〔王註厚曰〕戢戢，多貌。盧仝月蝕詩：萬國赤子戢戢魚頭生。且作凌雲合抱看。

其三

知君此去便歸耕，笑指孤舟一葉輕。待向三茅乞靈雨，〔王註續曰〕三茅，指言茅山也。茅君兄弟三人，皆爲神仙，而茅山則大茅之所隱也，在江寧府句容縣。〔邵註〕神仙傳：大茅君名盈，次弟名固，小弟名衷。太上老君拜盈爲司命真君，固爲定錄君，衷爲保命君，故曰三茅君。半篙流水送君行〔八九〕。

常州太平寺法華院蒼蘆亭醉題〔九〇〕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六花蒼蘆林間佛，九節菖蒲石上仙〔九一〕。〔馮註〕運斗樞：玉衡星散爲菖蒲。〔本草〕菖蒲，一名堯韭。〔抱朴子〕菖蒲須得生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韓終服之十三年，身生毛。〔古詩〕石上生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餐，令我好顏色。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驚散〔九二〕野狐禪。〔詰案〕驚禪，猶棒喝也，前以此杖寄安道，卽有是語。可見河東杖落，不論杖屬誰何，詩皆寓言通用。若諸註醜詆季常，皆夢囈也。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九三〕

〔查註〕史能之《咸淳毘陵志》：感慈寺，本顯慶寺，一名報恩，在武進縣東八里。唐顯慶中建。宋元祐三年胡右丞宗愈請爲墳刹。

其一

碧玉盃盛紅瑪瑙〔六〕，井華〔七〕水養石菖蒲。〔查註〕《本草》註：井華水，平旦第一汲者是。也知法供無窮盡，試問禪師得飽無。

其二

薦福老懷真巧便，〔查註〕《咸淳臨安志》：薦福寺，在鹽官縣西三十六里，有第一代尚禪師塔，張無垢有塔記〔九六〕。又《釋氏稽古畧》：天衣禪師名義懷，天聖間試經得度。〔合註〕劉孝綽《答雲法師書》：義窮深遠，語兼巧便。淨慈兩本更尖新。〔查註〕《五燈會元》：慧林圓照禪師宗本，世稱大本，無錫管氏子出家。謁天衣禪師，悟旨，開法平江瑞光寺。熙寧中，陳襄守杭，請師移住淨慈。《續燈錄》：杭州淨慈善本禪師，姓董氏。嘉祐八年，往京師地藏院，得度。東遊至蘇，禮圓照本禪師於瑞光，執侍五年。元豐中，住雙林，遷淨慈，世稱小本。憑師爲作鐵門限，準備人間請話人。

次韻答賈耘老

【誥案】上年八月，滕元發往知湖州，與公會於金山，以賈收爲託。是年五月戊戌，公有起知登州之命，是月丙申不書朔，則戊戌退在五月初四五日間也。賈收攜滕元發書來賀。而元發得耗，

乃四月十七日。王定國京中所報，初疑其未確，至是，實收以六月至常，距命下已一月，必已見邸報矣。公作此詩時，但告身未下耳。餘分見詩註中。

五年一夢〔七〕南司州，〔王註次公曰〕南司州者，言黃州也。唐武德三年，於黃州黃陂縣置南司州，七年廢，其初蓋北齊武帝置也。〔查註〕《輿地紀勝》：南司州，在古黃州西南四十里獨家村。《元和郡縣志》：南司州，本西陵縣地，劉表以地當江漢之口，遣黃祖築城爲鎮，名黃城鎮，後改黃陂縣。飢寒疾病爲子憂。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橫奔牛。〔王註倬曰〕常、潤州之間有奔牛關。〔查註〕《十道志》：萬策湖中有銅牛，人逐之，上東山入土。掘之，走至此柵。今柵口及堰皆以奔牛爲名。《名勝志》：奔牛臺，在常州武進縣北三十五里。平生管、鮑子知我〔九八〕，〔王註〕《史記·管晏列傳》：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今日陳、蔡誰從丘。夜航爭路〔九九〕泥水澁，牽挽直欲來瓜洲。自言：「嗜酒得風痺，〔合註〕《內經》：風氣勝者爲行痺。嵇康《絕交書》：痺不能搖。註引《說文》：濕病也。【詰案】自此句起，至「過我三間小池閣」句，皆代賈收語也。故鄉不敢居溫柔。定將〔一〇〇〕泛愛救溝壑，〔王註〕杜子美《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衰病不復從前樂。〔王註〕張籍詩：與君相逢莫寂寞，衰老不復從前樂。今年太守真卧龍，〔王註〕《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卧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查註〕勞鉞《湖州志》：滕元發以元豐末知湖州。本集《與元發書》云：耘老至，辱手書，及道起居之詳。太守，正指元發也。【詰案】自此以下四句，乃代賈收述元發過訪水閣也。笑語炎天出

冰雹。時低九尺蒼鬚髯〔二〇二〕，〔查註〕後漢書·趙壹傳：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過我三
間小池閣。〔查註〕賈所居，名浮暉閣。故人改觀爭來賀，〔詰案〕自此以下，皆公語也。故人，公自謂也。時
已復朝奉郎，起知登州，故曰「改觀」。滕元發既以書報，又使賈收至常，故曰「爭來賀」也。小兒不信猶疑錯。〔合
註〕春秋序：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詰案〕公與滕元發書云：都下喜妄傳事，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
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一夫進退何足道。又云：舍弟召命，蓋虛傳耳，凡此，皆追過所未信也。爲君置酒〔二〇三〕飲且
哦，草間秋蟲亦能歌。〔詰案〕此句謂我即不出，亦無妨於吟詠也。蓋以起自制科，而自傷流落至老也。其下陡接
「可憐」，深情自見。可憐老驥真老矣，〔詰案〕此自謂老馬識塗而倦於馳騁，即赴文登亦無心進取也。後又與滕元
發書云：區區之學，頃亦試之矣，竟無絲毫之補。復此強顏，歸於無成，徒爲紛紛，心之伊鬱，相識此意。其說與此詩結
意正同。無心更秣天山禾。〔王註次公曰〕天山在伊州伊吾縣。唐·薛仁貴傳：發三矢，輒殺三人，虜皆降。軍
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韓退之詠騶驥詩：飢食天山禾。〔詰案〕紀昀曰：「自言」以下述賈語，後四
句則喜其見禮於太守，而怨其無復仕進之意，徒爲太守所禮而已。查初白謂至末皆述賈語，恐無此章法。賈收亦非仕進
之人，姑附於後，以俟有識。

墨 花并敘〔二〇四〕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爲賦一首。〔查註〕夏士良
圖繪寶鑑：尹白專工墨花、習花、光梅、扶疎縹緲。
造物本無物，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緲〔二〇五〕形纔具，扶疎態自完。蓮

風盡〔一〇五〕傾倒〔一〇六〕，杏雨半披殘〔一〇七〕。獨有狂居士，求爲黑牡丹〔一〇八〕。〔王註續曰〕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開國，嘗假貸以給軍。京師春游，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劉氏黑牡丹也。」兼書平子賦，〔王註續曰〕張衡，字平子。作歸田賦。歸向雪堂看。〔語案〕公無時不以雪堂爲歸，不必定黃州作也。此句蓋取其黑白相形之意。

送竹几與謝秀才

平生長物擾天真，〔邵註〕世說：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卽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便坐薦上。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平生本無長物。」王大，名忱。老去歸田只此身。留我同行木上座〔一〇九〕，〔查註〕傳燈錄：佛日參夾山，上塔禮拜。夾山問闍黎：「與甚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遂共到中堂，取拄杖擲夾山面前。贈君無語竹夫人。〔王註援曰〕俗謂竹几爲竹夫人。〔查註〕侍兒小名錄云：東坡寄柳子玉詩：聞道牀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詩云：贈君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竹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名之曰青奴。但隨秋扇年年在，〔王註次公曰〕班婕妤有團扇詩：嘗恐秋節至，涼颿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今反言之也。莫鬪瓊枝夜夜新。〔邵註〕南史：陳後主每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堪笑荒唐玉川子，暮年家口若爲親。〔王註〕盧仝有詩云：蛙蛇是家口，草石是親情。

贈章默并敘〔一〇〕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鄰里，夜淚腐茵席。前年〔二二〕黑花生，今歲白髮出。〔王

註〕本朝王禹偁表云：早年多病，眼有黑花；晚歲多憂，頭生白髮。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合註〕沈約《善

館碑》：悠哉邈乎，與天地相畢矣。願求不毛田，〔王註〕《公羊傳·宣公十二年》：錫之不毛之地。親築長夜室。

〔王註續曰〕《古詩》：送子長夜臺。言墓也。〔合註〕此陸士衡詩。難從王孫裸，〔王註〕《前漢書》：楊王孫病且終，先令

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未忍夏后塋。〔王註〕《禮記·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塋周。〔邵註〕鄭注：火熟曰

塋，燒土治以周於棺也。五陵多豪士，〔王註續曰〕《漢書》：高帝葬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

五陵皆在長安，徙天下豪傑之家以實之。百萬付一擲。〔王註〕《晉書·劉毅傳》：家無擔石之儲，搏菘一擲百萬。心

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二三〕毛粟〔二四〕施，行自〔二五〕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真不

戚。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爲迹。棄身尸陀林，〔王註次公曰〕按唐僧玄應《一切經音義》曰：尸陀林，此言

寒林，其林幽邃而寒，因以名也。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查註〕《翻譯名義》：尸陀，又名恐畏林，亦名晝暗林。烏

鳶〔二六〕任狼藉〔二六〕。

卷二十五校勘記

〔一〕度玉峰 集本、施乙、類本作「渡玉峰」。

〔二〕燈火 類丙作「燈燭」。

〔三〕書劉君射堂 集本、類本題作「劉乙新作射亭」，題下自註：「乙父嘗知眉州。」施乙題下原註：「集本云『劉乙』。」

〔四〕小軒 合註：「軒」一作「窗」。

〔五〕春風後 類丁作「春風暖」。

〔六〕盤雙龍 類本作「蟠雙龍」。

〔七〕赧 集甲、施乙作「赧」。按《集韻》：「赧，《說文》：面慙赤也，或從皮。」

〔八〕今來 類本作「今年」。

〔九〕點黐 類本作「點點」。

〔十〕自一 集本作「一自」。

〔十一〕語笑 集本、施乙、類本作「笑語」。

〔十二〕寵婦 查註作「鬢婦」。

〔十三〕和王勝之三首 施乙無「三首」二字。

〔十四〕齊釀 集本、施乙、類本作「齋釀」。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卷二：「齊釀，卽太守厨釀也。」《晉書》。

劉弘傳：弘下教曰：「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此「齊」不得讀齊楚之「齊」也。

〔二五〕綠波 集甲作「淥波」。

〔二六〕可絃歌 類本作「有絃歌」。

〔二七〕南都 類本作「南部」，合註謂「部」訛。盧校：一作「南郡」。

〔二八〕班班 原作「班班」。今從集本、施乙。施註引《後漢書·五行志》作「車班班」，與類註「車班班」不同。紀校：當作「班班」。四部叢刊影宋紹興刊《後漢書》作「班班」。

〔二九〕使君 集本、施乙、類本作「史君」。

〔三〇〕時要 集本、施乙、類本作「時遊」。

〔三一〕凌通闕 原作「臨通闕」。今從集本、施乙。

〔三二〕勤躋攀 集乙作「勲躋攀」。

〔三三〕并敘 施乙作「并引」。

〔三四〕先窮 類本作「無窮」。

〔三五〕已解 施乙作「易解」。

〔三六〕閑蛾眉 查註、合註：「閑」一作「閉」。

〔三七〕燈青 類丙作「燈清」。

〔三八〕願君 集本、類本作「願公」。查註：宋刻本「君」作「公」。

〔三九〕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類本題下原註：「魯少卿也。」

〔四〇〕碎月 施乙作「碎月」。

〔四一〕亦堪餐 類甲、類丁作「已堪餐」。

〔四二〕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 施乙作「文選羅敷歌」。按《文選》卷二十八有《日出東南隅行》，題下有「或曰羅敷豔歌」六字。則《羅敷歌》乃其另一題名。

〔四三〕漁父四首 三希堂石刻收此四詩之一、二首。第一首末書：「右漁父破子一」；第二首末書：「右漁父破子二」。

〔四四〕輕舟 三希堂石刻作「孤舟」。類本作「孤舟」。

〔四五〕櫂 集甲作「棹」。按《集韻》：「櫂」或作「棹」。以後不重出。

〔四六〕橫斜 集本、施乙作「斜橫」，類本作「縱橫」。

〔四七〕今古 合註：「今」一作「千」。

〔四八〕午醉 章校：《鑑》「醉」作「睡」；疑三句作「午睡」，四句「春睡」作「春醉」。

〔四九〕贈眼醫王彥若 集本、施乙「王」字後有「生」字。查註：宋刻本有「生」字。

〔五〇〕脈絡 集本、施乙、類本作「絡脈」。

〔五一〕目與翳 施乙作「目與醫」。按《一切經音義》：「翳」通「醫」。

〔五二〕更傷穀 類甲、類丁作「易傷穀」。

〔五三〕并敘 施乙作「并引」。

〔四四〕當歸 集乙、施乙作「將歸耕」。集甲、類本作「當歸耕」。

〔四五〕皆有以助之 施乙無「皆」字。

〔四六〕二十 施乙作「廿」。

〔四七〕趙昌花 集本、施乙「花」作「畫」。

〔四八〕查註廣川畫跋云云 「查註」二字原脫。光緒刊本合註亦脫。今校補。

〔四九〕度關山 集本、施乙、類本作「渡關山」。

〔五〇〕曉涼 類丙作「晚涼」。

〔五一〕照耀 集本、施乙、類本作「照曜」。

〔五二〕自成暈 合註作「紫成暈」。

〔五三〕清颯 集甲作「青颯」。集乙作「清颯」。

〔五四〕強一笑 何校：「獨一笑」。合註：「強」一作「獨」。

〔五五〕丘翁 施乙作「丘公」。

〔五六〕丹砂 集甲作「丹沙」。

〔五七〕止一章 類本作「上一章」。

〔五八〕鈴轄 類乙作「鈴轄」，疑誤。

〔五九〕勒帛 集本、施乙、類甲作「勒巾」。查註：宋刻本「帛」作「巾」。

〔六〇〕龍蛇柙 集本、施乙、類本作「龍蛇插」。查註：宋刻本「柙」作「插」。

〔六一〕紛相雜 集本、施乙、類甲、類乙作「紛相憂」。

〔六二〕一插 集本、施乙、類本作「一摺」。查註：宋刻本「插」作「摺」。

〔六三〕過苕霅 原作「夢苕霅」。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宋刻本「夢」作「過」。

〔六四〕霜鬢 類本作「霜鬢」。

〔六五〕稽山 類甲作「嵇山」，疑誤。

〔六六〕市娼 集本、施乙作「市倡」。按，《康熙字典》：「倡」，別作「娼」。

〔六七〕澹丰容 集本、施乙、此處作「淡丰容」。類甲作「淡手容」，「手」疑誤。

〔六八〕湖山曲 查註、合註：「曲」一作「麓」。

〔六九〕飲山綠 集甲、施乙作「飲山淥」。

〔七〇〕傭兒 原作「傭奴」，今從集本、施乙。施乙原校：「兒」一作「奴」。

〔七一〕留臺 集本、施乙、類本作「西臺」。施註引《法書苑》云：李建中爲西臺御史，善古文八分行書。刪去「書似」句下誥案「註家妄改西臺今正」八字。

〔七二〕封禪書 「書」字下，施乙無「逋臨終詩」云云。

〔七三〕他日 集本、類本作「異日」。

〔七四〕吳人 類甲作「吾人」，疑誤。

〔七五〕湖上有水仙王廟 集本無此條自註。施乙註云：西湖有水仙王廟；無「東坡云」字樣。類本引援註云：杭州西湖有水仙王祠。

〔七六〕過文覺顯公房 類本、外集題作「過揚州壽寧文覺顯公房」。

〔七七〕小楷 外集作「小字」。

〔七八〕猶寒 七集作「猶含」。外集作「猶嫌」。

〔七九〕已照 外集作「獨照」。

〔八〇〕江西寺 外集作「竹西寺」。

〔八一〕已作 外集作「欲作」。

〔八二〕好問君家黃面翁 外集作「欲就君家黃面師」。

〔八三〕乞得 外集作「乞取」。

〔八四〕憐神駿 外集作「矜神俊」。

〔八五〕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 施乙題下原註：「寺在揚州城北」。集本無「三首」二字。

〔八六〕輿地紀勝大明寺在蜀岡側 「輿地紀勝」原作「方輿紀勝」。按，「方輿紀勝」不成書名。《方輿勝覽》無此條。《輿地紀勝》卷三十七《蜀岡》條云：「故大明寺之側，有蜀井，或曰蜀崗。」《方輿紀勝》

當爲「輿地紀勝」之誤，今改。

〔八七〕鶯粟 集本、施乙作「罌粟」。

〔八八〕與孟震同遊常州僧舍三首 類本無「與」字，集本無「三首」二字。

〔八九〕送君行 集本、施乙作「贈君行」。

〔九〇〕常州太平寺法華院薔薇亭醉題 七集無「法華院」、「醉題」等字。

〔九二〕石上仙 類乙作「石上山」，疑誤。

〔九三〕驚散 原作「驚起」。今從類本、外集。

〔九三〕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集本無「二首」二字。此二詩之第二詩，七集續集重收，題作「再贈常州報恩長老」。

〔九四〕瑪瑙 集甲、施乙、類本作「馬腦」。

〔九五〕井華 集本、施乙、類本作「井花」。

〔九六〕張無垢有塔記 「有塔」二字原脫，今據盧校補。

〔九七〕一夢 集甲、施乙作「一卧」。

〔九八〕子知我 集本、施乙作「我知子」。

〔九九〕爭路 原作「爭渡」。今從集本、施乙。按詩意，蓋言爭路程也。

〔一〇〇〕定將 集本作「空將」。

〔一〇一〕鬚髯 施乙「髯」作「眉」。

〔一〇二〕置酒 施乙作「沽酒」。

〔一〇三〕并敘 施乙作「并引」。

〔一〇四〕縹緲 集本作「縹眇」，施乙作「縹渺」。按，周必大《二老堂詩話》卷下《論縹緲二字》：「自唐文士，詩詞多用『縹緲』二字，本朝蘇文忠公亦數用之。其後蜀中大字本改作『縹眇』，蓋韻書未見『緲』字爾。或改作『渺』，未知孰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周必大《辨縹緲字》一條，知引蘇軾詩，

而不知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文選》卷十一王賦有「忽矐眇以響像」語，註：「矐眇，視不明之貌。又：卷二一七《送陳睦知潭州》「華清縹緲浮高棟」句，施乙「緲」亦作「眇」。又：「縹緲」、「縹眇」、「縹渺」，以後不重出。

〔二〇五〕蓮風盡 類本作「蓮風起」。

〔二〇六〕傾倒 原作「顛倒」。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二〇七〕披殘 原作「摧殘」。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二〇八〕黑牡丹 類甲、類乙作「墨牡丹」。

〔二〇九〕木上座 施乙、類本作「木上座」，註文作「木上座」，今從。原作「木上坐」。

〔二一〇〕并敘 施乙作「并引」。

〔二一一〕前年 類甲作「前來」，疑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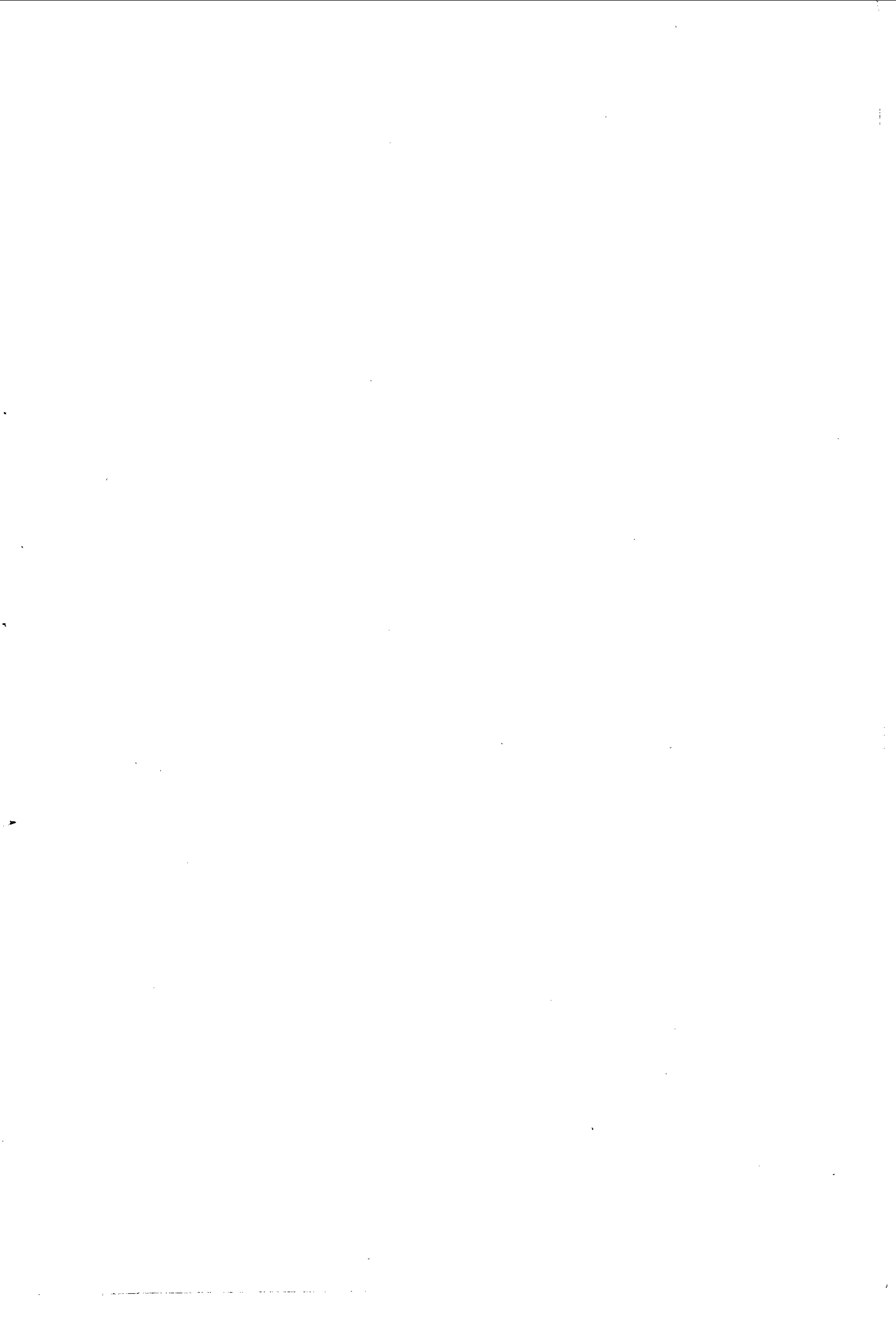
〔二一二〕不辭 集甲、施乙作「不詞」。

〔二一三〕毛粟 原作「毛髮」，今從集甲、施乙、類本。查註：宋刻作「毛粟」。

〔二一四〕行自 施乙作「行且」。

〔二一五〕烏鳶 集本作「烏鳥」。

〔二一六〕狼藉 集甲、施乙作「狼籍」。卷十四《玉盤盃》其一「狼藉」，集甲亦作「狼藉」，則「藉」、「籍」通。



蘇軾詩集卷二十六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詰案】起元豐八年乙丑六月復朝奉郎，起知登州軍州事，八月過揚州，十月抵登州任，詔以禮部郎中召還，十一月過齊州，十二月抵禮部郎中任，遷起居舍人作。考宋史·職官志：朝奉郎，正七品；禮部郎中、起居舍人，皆重六品；騎都尉，從五品。公乞常州居住，表銜位有騎都尉，是官與職皆奪而封賜猶存也。墓誌、本傳並載明年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賜銀緋，與所任官品不符。此蓋當日於敘官之外，又必別有因依，今則不可盡通其故矣。

次韻許遵

〔查註〕許仲塗，名遵。先生有次韻滕元發、許仲塗詩，見上卷。時許方知潤州。今此詩，意仲塗自潤罷官住金陵，有詩寄先生，復次韻送之也。〔合註〕宋史及東都事略：許遵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宮，尋致仕。今詩中有「道裝」字，又用疏廣事，當是已請宮觀，并已致仕，或僑寓金陵，故以長干寺爲言耳。【詰案】詩意乃送許遵罷潤州赴金陵也，故有「挽艇」、「供帳」二句，如去後寄和，即無此二句矣。餘皆設想語。二註泥看，故誤。

蒜山渡口挽歸艫，〔查註〕陸游《南唐書·馬仁裕傳》：初給使烈祖，署爲右職。烈祖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道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按《太平寰宇記》，卽京口渡也。朱雀橋邊看道裝。〔王註次公曰〕朱雀橋在江寧府，晉之建康也。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查註〕《晉書》：成帝沿淮設航二十有四，有青溪、朱雀、竹格、驃騎、丹陽等名。按《晉書》：孝武帝建朱雀門，上作兩銅雀，故朱雀航以之得名，謂正當門處。王敦作亂，溫嶠令焚航，始用杜預浮橋法代之。按今鎮淮橋，在聚寶門內，乃朱雀橋舊址。供帳已應煩百兩，〔王註〕《漢書·疏廣傳》：受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合註〕《漢書註》：供，音居供反。張，音行亮反。擊鮮毋久溷諸郎。〔王註〕《前漢書》：陸賈出橐金，分其子，謂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汝爲也。」問禪時到長干寺，〔王註次公曰〕長干里，在建康。李白《古樂府》有《長干行》二首。其一云，同居長干里，兩小無嫌猜。其一云，嫁與長干人，沙頭候風色。〔查註〕《梁京寺記》：建康南五里，有大長干，有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也。梁武帝初起長干寺。載酒閑過綠野堂。〔王註續曰〕《唐書》：裴度請老，治第東都，作別墅，具煖館涼臺，號綠野堂。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不問人間事。〔次公曰〕時王介甫閑居，故以綠野堂比之。此味只憂兒輩覺，逢人休道北窗涼。

溪陰堂

〔查註〕《高齋詩話》云：東坡《過真州范氏溪堂》詩，蓋用老杜「兩箇黃鸝鳴翠柳」一首詩意也。據此，則溪陰堂當在真州。但與過真州時景物不合，姑仍施編。〔誥案〕公以六月起知文登，時家累尚寄真州，復往般挈而去，此作詩之時也。原編並誤，今改編於此。

白水滿時雙鷺下，綠槐高處一蟬吟。〔合註〕《能改齋漫錄》云：唐李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詰案〕此類偶同甚多，作者多不自覺也，合註非是。酒醒門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畝陰。〔詰案〕此名作也，足與李、杜齊驅。使非考出真州寄居之事，則詩話雖有着落，而與本集過真時地不符，究屬疑事。茲則不惟詩話可信，且見本案亦有以發明之也。

送穆越州〔三〕

〔合註〕穆珣曾提點梓州路刑獄，見《續通鑑長編》元豐元年七月。故先生詩有「舊政猶傳蜀父老」之句。又文集有《穆珣知廬州敕》，當在知越州之後矣。

江海相忘〔三〕十五年，羨公〔四〕松柏蔚蒼顏。四朝著舊冰霜後，〔王註次公曰〕穆越州名珣，字東美。而詩云「四朝著舊」，豈以其嘗歷仕四朝故邪？〔合註〕其時哲宗已即位，合新君言之，上遯仁宗，正四朝也。〔詰案〕紀昀曰：生於真宗年間，故曰四朝著舊，不必定仕而後謂之著舊也。《益都著舊傳》、《襄陽著舊傳》等書所載，不皆仕宦。兩郡風流水石間。〔王註次公曰〕兩郡言其前在蜀中，今又為越州，所領皆山水郡也。舊政猶傳蜀父老，先聲已振越溪山。罇前俱是蓬萊守，〔王註次公曰〕穆既守越，而先生將守登。元微之守越，以《州宅誇白樂天》詩云：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在蓬萊。今越州有蓬萊閣，及以酒名也。登州有萊山倚郭，乃蓬萊縣。故越、登皆可稱蓬萊守。〔邵註〕登州亦有蓬萊閣，公是時已聞新命，故云。〔詰案〕已聞新命，當註人前卷《次韻答賈耘老》詩中。莫放高樓雪月〔五〕閑。

小飲公瑾〔六〕舟中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青泥赤日午相烘，〔馮註〕庚子山。哀江南賦：關上泥青。說文：烘，祭也。詩·小雅·白華：日：印烘于燧。走訪〔七〕船窗柳影中。輟我東坡無限〔八〕睡，賞君〔九〕南浦不貲風。〔合註〕魏武帝：讓增封表：臣受不貲之分。坐觀邸報談迂叟，閑說滁山憶醉翁。〔公自註〕鄧，滁人也。是日坐中觀邸報云：迂叟已押人門下省〔一〇〕。〔王註續曰〕迂叟，司馬君實。醉翁，歐陽永叔。〔查註〕宋制：兩府有除拜未受命，先押人，以示不準辭免之意。〔司馬溫公行狀〕：哲宗即位，詔除公知陳州，過闕人見，至，則拜門下侍郎。以宰輔編年錄考之，元豐八年五月事；先生是時，亦起知登州，途中聞司馬人相之命，故自註云云。此去〔一一〕澄江三萬頃，只應〔一二〕明月照還空。

金山妙高臺

〔查註〕京口三山志：金山初名浮玉山，亦名伏牛山，山之東有善財石，野鶻多棲其上，有臺曰妙高。【誥案】紀昀曰：雖不深厚，而頗爲姿逸。

我欲乘飛車〔一三〕，〔王註〕帝王世紀：奇肱民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奇肱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十年，東風至，乃復作車遣歸之。其地去玉門四萬里。〔仔曰〕韓退之詩：誰能駕飛車，相從觀海外。東訪赤松子〔一四〕。〔合註〕王本續註引師古曰：赤松子，黃帝時爲雨師。考漢書註，作神農。蓬萊不可到，弱水三萬里。〔王註〕史記：蓬萊、方丈、瀛洲，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

輒引去，終莫能至。〔援曰〕《神仙傳》：謝自然泛海求蓬萊，一道士謂曰：「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非飛仙不可到。」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合註〕許渾詩：半帆斜日一江風。中有妙高臺，〔王註次公曰〕妙高臺之名，取《華嚴經》德雲比丘所居妙高峯爲義也。雪峰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王註次公曰〕《詩·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合註〕何焯曰：白樂天《遊悟真寺》詩：山下望山上，初疑不可攀。誰知中有路，盤折通巖顛。縮作二句更妙。陸魯望《縹緲峯》詩：頻攀峻過斗，未造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王註師曰〕謂了元長老也。碧眼照窗几。巉巖玉爲骨，凜凜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卽此比丘是。〔王註〕《華嚴經》云：善財童子問法於五十三善知識，而德雲比丘乃第一也。〔誥案〕此以德雲比了元，當時並無德雲其人，後題廣州靈洲山詩，所謂「前世德雲今我似，依稀猶記妙高臺」者，又借此詩爲金山舊事，皆寓言也。查註強以實之爲德雲乃靈洲山僧，而公乃是其後身，是全未讀此詩也。長生未暇〔王註〕學，請學〔王註〕長不死。〔王註次公曰〕長生謂學仙長不死，謂佛不生不滅也。〔查註〕嵇康《養生論》：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合註〕何焯曰：許渾詩：長生難學證無生。〔查註〕先生《與佛印尺牘》云：妙高詩，聊應命耳，今日過邵伯埭，自此入塵土狹窄之鄉矣。〔誥案〕過邵伯埭，乃作書之地也。查註既改置此詩於到揚之前，引此書而不載明其故，乃自亂其例也。

贈杜介并敘〔二七〕

〔合註〕《樂城集·贈別杜介》詩自註：幾先去年，送子瞻至高郵。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與余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查註〕《登真隱訣》註：天台山在桐柏山後，四明山東南。《啓蒙記》註云：去山不遠，

路經油溪，水深險清冷，前有石橋，今名相山，道書所謂玉堂。松風〔一八〕吹茵露，〔王註次公曰〕茵，草上之露也。宋永初山川記曰：寧州瘴氣茵露，四時不絕。茵者，草名，其上露濡人之肉，卽潰爛。故鮑照有苦熱行云：瘴氣晝薰體，茵露夜濡衣。翠濕香嫋嫋。應真飛錫過，〔王註〕孫綽遊天台賦云：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釋氏要覽〕云：昔高僧隱峯，游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丘行必持錫杖，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牙。故釋子稱游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挂錫。〔查註〕晉書·釋道安傳：應真之侶也。絕磻〔一九〕度雲鳥。舉意欲從之，〔合註〕杜子美鳳凰台詩：舉意八極周。翛然已松杪。微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查註〕傳燈錄：此身如墮空虛，眼前皆白。耿耿窗戶曉。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嘯萬物表。妻孥空四壁，振策念輕矯。〔王註〕孫綽賦云：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鈐鈐。註曰：金策，錫杖也。又云：晒夏蟲之疑冰，整輕翻而思矯。遂爲赤城遊，〔王註〕支遁天台山銘序云：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爲道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土色皆赤，狀似雲霞。〔查註〕述異記：赤城一峯，高三百丈，丹壁燦日。太平寰宇記：赤城山在天台縣北六里。山下有洞，在三十六小天數。赤城丹洞，周回三百里，上有玉清平天。飛步凌縹緲。問禪不歸舍，屢爲瓠壺繞。〔王註〕倦遊錄：金鑾長老問歐陽景，取書索米於玉泉長老。景授一絨及詩一絕云：金鑾來覓玉泉書，金玉相逢賈倍珠。到了不干藤蔓事，壺蘆自去纏壺蘆。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瞭〔二〇〕。我夢君見之，卓爾非魔嬈。〔合註〕徐陵諫仁山金法師書：法師非是無智，遂爲愚者所迷，類似阿難，更爲魔之所嬈。仙葩發茗椀〔三一〕，剪刻分葵藜。〔王註次公曰〕先生十八羅漢頌後跋云：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合註〕太平寰宇記：瀑布山，天台別岫也。神異記云：虞洪入山採茗，遇一道士，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給。因立莫祀，後常人山獲大茗

焉。故先生有此二句也。元微之詩：剪刻彤雲片。從今更不出，閉戶閑騷裏〔三〕。時從佛頂巖，〔查註〕天台記：赤城西北至佛頂巖，梁僧定光，隱此三十年，人無知者。智顛至江陵，夢光引至山顛，曰：汝當住此。〕及顛至，佛隴光曰：金地吾已居之，汝宜往銀地。〔今有金地嶺、銀地嶺。馳下雙蓮沼。〔查註〕名勝志：過金地嶺，西北有寒風關，由關東上，爲華頂峯，乃山之第八重最高處。自下望之，若蓮華之萼。峯下數里有雙溪。上，天柱峯，轉左，上下有二池。〕

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三〕下，留詩

爲別

〔查註〕文獻通考：登州文登縣，有文登山。齊乘：春秋牟子國，後魏置東牟郡，唐武德中，以文登縣置登州。〔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五月戊戌，蘇軾復朝奉郎，知登州。又周益公題跋云：八月二十八日，贈竹西無擇長老絕句。墨莊漫錄云：東坡赴登經過揚州石塔寺，戒公來別，元豐八年八月二十七也。明日，坡作詩贈之。〔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竹西失却上方老，〔查註〕盛儀維揚志：上方禪智寺，在江都縣東，一名竹西寺，蜀井在內，即隋故宮也。石塔還逢惠照師。〔查註〕盛儀維揚志：石塔寺，即唐木蘭院。〔合註〕惠照自梁普通七年生，至唐元和十年，凡二百九十年，見宣室志。我亦化身東海去，〔馮註〕釋論：一覺性是法身，二覺相是報身，三覺用是化身。又：釋迦牟尼千百億化身。寶王云：法身如月之體，報身如月之光，應身如月之影。註：應身，即化身也。姓名莫遣世人知。

贈葛葦〔三四〕

竹椽茅屋半摧傾，肯向蜂窠寄此生。〔王註次公曰〕「蜂窠寄此生」，不過言其所居窄小而懸露耳。先生又有
或曰：舉族長懸似細腰。長恐波頭〔三五〕卷室去，欲將船尾載君行。小詩試擬孟東野，大草閑臨張
伯英。〔查開註〕按，須溪云：大草謂張帖，比他帖字大。消遣百年須底物，〔合註〕鄭谷詩：此際難消遣。故應
憐我不歸耕。

贈王寂

與君暫別不須嗟，俯仰歸來鬢未華。記取江南烟雨裏，青山斷處是君家〔三六〕。【語案】紀昀曰：偶
作，嫵媚亦自宜人。

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三七〕

〔王註次公曰〕邵伯堰，在揚州廣陵縣。本朝樂史《寰宇記》云：謝安所築。按《安傳》：及至新城，
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邵伯埭。〔查註〕盛儀《維揚志》：邵伯鎮，有斗野亭，以揚州分野
屬斗也。考《山谷集》：外舅孫莘老守蘇州，留詩斗野亭，時元豐三年庚申也。《莘老集》世不傳，
今從《淮海集》採出其詩云：淮海無林丘，曠澤千里平。一渠閒防濬，物色故不清。老僧喜穿築，

北戶延朱萼。簷楯斗杓落，簾幃河漢傾。平湖杳無涯，湛湛春波生。結鏡嗟已晚，不見芙蓉城。尚想紫芡盤，明珠出新烹。平生有微尚，一舟聊寄行。遇勝輒偃蹇，霜須刷澄明。可待齒牙豁，歸與謝浮榮。〔合註〕莘老是時官京師，先生追次其韻，以寄子由。

落帆〔三〕謝公渚，〔王註〕晉書：阮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至方山，不相及。劉俊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近思曠傍。」日脚東西平。〔王註〕杜子美《羌村》詩：崢嶸赤城西，日脚下平地。孤亭得小憩，暮景含餘清。〔王註〕文選：謝靈運詩：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坐待斗與牛，錯落挂南萼。〔合註〕王粲

〔驚賦〕春鳴翔於南萼。老僧如夙昔〔三九〕，〔查註〕老僧名榮，斗野主人也。見《樂城集》和詩自註。一笑意已傾。新詩出故人，舊事疑前生。〔王註續曰〕房琯，開元中爲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入廢佛寺，鑿地，得甕中

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生爲永禪師。〔合註〕見《白孔六帖》。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誥案〕元豐己未四月，公自徐移湖，已有「十年三往來」句。其四，己未八月赴臺獄。其五，甲子乞常至南都。

其六，乙丑自南都放還宜興。合此，起知文登爲七往來。詩之本意，言熙寧四年被出之後，至是已七往來於此，將送老於海上也。與前之「功名真已矣」句，一線穿下。餘詳卷三十五《淮上早發》「默數淮中十往來」句下。逢人輒自哂，得

魚不忍烹。似聞績溪老，復作東都行。〔王註次公曰〕指言子由也。先生既自黃移汝，故子由亦自監筠州鹽酒稅，移知歙之績溪。先生未至汝，繼得請歸常，尋又起知登州，而子由自績溪以校書郎被召入京，亦須由邵伯堰至東都，故於篇末及之。小詩如秋菊，艷艷霜中明。過此感我言，長篇發春榮。〔合註〕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曄若春榮，澗若清風。

送楊傑并敘

〔查註〕據《宋史》：楊傑字次公，無爲人。舉進士。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爲子。《東都事略》：楊傑，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一時禮文，傑與討論。〔王註〕堯卿曰：元祐二年，高麗僧義天航海，問道至明州。《傳》云：義天棄王位出家，上疏，乞遍歷叢林，問法受道。有詔朝奉郎楊傑次公館伴。所至吳中諸刹，皆迎餞如王臣禮。至金山，僧了元乃牀坐，受其大展。次公驚問其故。了元曰：「義天亦異國僧耳。叢林規繩如是，不可易。」朝廷聞之，以了元知大體。

無爲子嘗奉使登太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又嘗以事過華山，重九日飲酒蓮華〔三〕峰上。今乃奉詔與高麗僧統游錢塘。皆以王事，而從方外之樂，善哉未曾有也，作是詩以送之。

天門夜上賓出日，〔王註〕《太山記》云：太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穴中視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四山頂。西崑爲仙人石閣，東崑爲介丘，東南崑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萬里紅波半天赤。歸來平地看跳丸，〔王註〕韓退之詩：日月如跳丸。一點黃金鑄秋橘。〔查註〕

《抱朴子·微旨篇》：始青之下，日與月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太華峰頭作重九，

〔查註〕《華岳志》：中峰曰蓮花峰，東峰曰仙人掌，西峰曰巨靈足，南峰曰落雁峰，西北曰毛女峰，東北曰雲臺峰。天風吹灑黃花酒。浩歌馳下腰帶鞞，〔王註〕續曰：腰帶鞞，華山地名。〔查註〕陸游《感舊》詩：青城山裏屏風疊，太華

峰頭腰帶鞵。醉舞崩崖一揮手。〔王註〕李白《冀申一割之別用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詩：因之出寥廓，揮手謝

此世。〔誥案〕紀昀曰：筆墨恣橫。神遊八極萬緣虛，下視蚊雷隱污渠。〔合註〕韓退之詩：清溝映污渠。大

千一息八十返，笑厲東海騎鯨魚。〔王註次公曰〕詩：邶風·匏有苦葉：深則厲，淺則揭。厲，言涉之也。

〔爾雅〕：由帶以上爲厲。三韓王子西求法，〔王註續曰〕東夷，國名曰韓。韓有三種，曰馬韓、曰辰韓、曰弁韓，皆高

麗也。〔查註〕《教苑遺事》：高麗，國名。文宗仁孝王第四子出家，名義天。元豐八年乙丑冬，航海至明州，上表，乞游中

國，詔以楊傑館伴。所至二浙、淮南、京東諸路，迎餞如夏國禮，遍訪三學宗工。初抵鄞，師事明智，中立而友法隣，請跋教

乘。造杭州，上天竺，以弟子禮事慈辨。過潤州金山，以禪規展拜佛印。鑿齒彌天兩勍敵。〔王註〕《晉書》：釋道安

與習鑿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人以爲佳對。〔合註〕《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勍敵之

人。過江風急浪如山，寄語舟人好看客。〔王註〕《摭言》載：唐令狐楚鎮揚州，處士張祐常與狎宴。楚視祐，

改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應聲曰：「下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柂。」〔誥案〕紀昀曰：結亦波峭。

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爲賦此詩

〔查註〕楊康功，華陰人。仕龍圖待制。本集《與康功尺牘》云：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楊次

公惠醞一壺，醉中與公作《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合註〕《蘇子容集·楊康公墓誌銘》云：

諱景略。用祖偕廕，守將作監主簿。治平二年，擢進士第。元豐七年，避親嫌，知揚州，移蘇州，

復徙維揚。元祐元年八月，卒。《續通鑑長編》載：元祐元年八月，知揚州楊景略卒。與《墓誌》

同。先生作詩，康功知揚州時也。〔誥案〕時呂公著已自揚州召還，故景略自蘇徙揚，其到任亦不

久也。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爲狂道士，山谷恣騰蹂。誤入華陽洞，竊飲〔三〕茅君酒。〔王註〕
〔仙經〕載：句曲山卽三十六洞天之第八洞，名曰華陽洞，大茅君之所治也。〔師曰〕茅山，在江寧府句容縣。君命囚巖
間，巖石爲械杻。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眯其目，叢棘哽其口。三年化爲石，〔王註〕次
公曰：語使「甚弘之血，藏之三年，化爲碧」也。堅瘦敵瓊玖。無復號雲聲，空餘舞杯手。〔王註〕次公曰：「號雲」
以言猿，「舞杯」以言醉道士。〔合註〕《搜神記》：太康中，爲《晉世寧》之舞。其舞，仰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
寧，舞杯盤。」樵夫見之笑，抱賣易升斗。〔合註〕《莊子·外物篇》：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楊公海中仙，
〔合註〕康功曾使高麗，故稱爲海中仙。世俗那得友。海邊逢姑射，一笑微俯首。胡不載之歸，用此
頑且醜。求詩紀其異，本末得細剖。吾言豈妄云，得之亡是叟。〔王註〕《漢·司馬相如傳》：子虛，
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次
公曰〕先生自言：以其石乃猿化，道士竊仙酒，而又化石，止設虛辭爲稱耳。〔查註〕《陵陽室中語》云：東坡作文，如天花變
現，初無根葉，不可揣測。如《醉道士石》詩，共二十八句，却二十六句假說，惟用二句收拾，此真千古絕調也。

迨作《淮口遇風詩》，戲用其韻

我詩如病驥，〔王註〕杜子美《敬簡王明府》詩：驥病思偏秣。又《第五弟豐獨在江左》云：草黃驥驥病。悲鳴向衰草。
有兒真驥子，〔王註〕續曰：杜子美子宗武，小名驥子。有《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次公曰〕梁元帝《答齊國雙馬
書》：價匹龍媒，聲齊驥子。一噴羣馬倒。〔王註〕次公曰：《穆天子傳》曰：天子東游於黃澤，宿於曲洛，使宮樂謠曰：

「黃之池，其馬歎沙，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受穀。」「歎」，即「噴」字。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風濤借筆力，「王註」杜子美《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詩：筆力破餘地。勢逐孤雲掃。何如陶家兒，遠舍覓梨棗。君看押強韻，「王註」王子韶《雞跖集》：王筠，字元禮。爲詩能押強韻。已勝郊與島。「王註」援曰：孟郊、賈島也。

次韻送徐大正^{〔三〕}

「公自註」嘗與余約，卜鄰於江淮間。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三〕}。

別時酒醖^{〔四〕}照燈花，知我歸期漸有涯。去歲渡江萍似斗，「王註」《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爲萍實也。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今年並海棗如瓜。「王註」《漢書》：李少君曰：「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多情明月邀君共，無價青山爲我賒。「王註」謝惠連《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李白《送韓侍御之廣德令》詩：今宵黃酒與君傾，暫就東山賒月色。千首新詩一竿竹，不應空釣漢江槎。

次韻徐積

「查註」《東都事略》：徐積，字仲車，山陽人。少孤，事母至孝，四十不婚不仕。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至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卒，遂不復仕。監司上其行，以爲教授。久之，致仕歸山陽，於是始娶，後以壽終，諡曰節孝處士。王資深《仲車行狀》：父名石。神童出身，知融州羅城縣。羅

城君卒，先生始三歲。既冠後，從安定胡先生學。治平三年，登第，以耳疾不能從仕。元祐元年，就除揚州司戶參軍，楚州教授。則東坡與相見時，尚未授職，故有「中年隱槐市」之句。「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六月，賜孝子徐積絹三十疋、米三十石。其爲參軍教授，載於元祐元年四月。

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先須問子來。〔查註〕韓退之《贈崔斯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飢。〔合註〕今本韓退之詩云：子桑苦寒飢。豈舊本有作「子來」者耶？但見中年隱槐市，〔王註〕《淮南子》云：槐市，學也。樹以青槐。又《三輔黃圖》云：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二十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雍雍揖讓，論議樹下。豈知平日〔六〕賦蘭臺。海山人夢方東去，風雨留人得暫陪。若說峨眉〔三〕眼前是〔三〕，故鄉何處不堪回。〔合註〕先生自淮揚赴登，經由密、海二州，而小峨嵋在密，故云眼前是也。

元豐七年〔三〕，有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

〔查註〕王溥《五代會要》：高麗，本扶餘之別種，都平壤城，在京師東五千一百里。前王姓高氏。晉天成四年，封權知國事王建爲高麗國王，自後有國者皆王氏。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熙寧四年，高麗國王王徽，復修方貢，神宗嘉其忠盡。元豐二年、四年，連使來朝。六年，徽卒。命楊景略爲祭奠使，錢勰爲弔慰使。七年七月，自密之板橋航海而往。《宋史》：熙寧中，高麗遣使

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闕。郡縣供頓無舊準，頗擾民，詔立式頒下，費悉官給。本集論高麗進奉狀云：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貢，至元豐末十六七年間，兩浙、淮南、京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所在騷然，公私告病。〔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七年三月，吳居厚言：板橋鎮乞厚築高垣，置關鎖，從之。餘可類推矣。

簷楹飛舞垣牆外，桑柘蕭條斤斧餘。盡賜昆邪作奴婢，〔王註〕前漢·汲黯傳：匈奴渾邪王來降，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人，請問，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百萬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以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得匈奴之贏，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弗取也。不知償得此人無？

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絕〔四〇〕

〔查註〕唐書·地理志：海州東海郡領縣四，懷仁其一也。〔名勝志〕：海州贛榆縣，舊名懷仁。〔太平寰宇記〕：大海在城東二十八里，南接胸山界，北接懷仁界。向來刻本俱譌作懷口，今從外集作懷仁。〔誥案〕此二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其一

尚父提封海岱間，〔馮註〕詩·大雅·大明：維師尚父。〔史記〕：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故齊冠帶衣履甲天下。南征惟到穆陵關。〔馮註〕左傳·僖公四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

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查註〕齊乘：穆陵關，在沂水縣北。伏琛齊記：東山南，龜山北，穆陵山是也。誰知海上詩狂客，占得膠西一半山。〔查註〕漢書：文帝十六年，分齊立膠西國，都高密。輿地廣記：密州有膠西縣，先生曾知密州，故曰「膠西舊使君」，非萊之膠州也。水經注：膠水北逕祝茲縣故城東，漢武帝封膠東康王子延爲侯國。後魏置膠州於此，則萊之膠州，乃膠東也。

其二

我是膠西舊使君〔四二〕，〔王註〕曾守密州〔四三〕。此山仍合〔四四〕與君分。故應竊比山中相，時作新詩寄白雲。〔馮註〕陶弘景詩：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南史〕陶弘景止句曲山，自號華陽陶隱居。梁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恩禮愈篤，書問不絕，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過密州次韻趙明叔、喬禹功

〔查註〕趙明叔爲膠西教授，喬禹功由太博換左藏知欽州，移知施州。

先生依舊廣文貧，〔王註次公曰〕指言趙明叔也。先生曩在密州時所謂趙教授者也。杜子美醉時歌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老守時遭醉尉嗔〔四四〕。〔王註次公曰〕指言喬禹功也。禹功必以別處太守替罷或致仕而歸，故以故將軍比之。〔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三年十二月，前權發遣瀘州左藏庫副使喬叙除名，坐奏乞弟打誓不實。汝輩何曾堪一笑，〔王註〕杜子美三韻詩：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吾儕相對復三人。黃雞催曉〔四五〕淒涼曲，白髮驚秋見在身。〔王註〕白樂天初見白髮感秋詩云：白髮映朱顏。一別膠西舊朋友，扁舟

歸釣五湖春。

再過常山和昔年留別詩

〔查註〕此詩卽次留別零泉韻。

偃僂山前叟，〔王註〕左傳·昭公七年：正考父鼎銘云：一命而偃，再命而僂。迎我如迎新。那知夢幻軀，念念非昔人。〔邵註〕楞嚴經：日月歲時，念念遷變。江湖久放浪，朝市誰相親。却尋泉源去，桃花應避秦〔四〕。

再過超然臺贈太守霍翔

〔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九年九月，駕部員外郎知都水監霍翔，提舉疏濬汴河。十月，相度熙河營田。十年二月，提點秦鳳路刑獄，仍提舉官莊。十二月，兼同管勾經制西河路邊防財用事。元豐二年八月，除京東提刑。三年九月，爲主客郎中。六年十月，徙成都。七年二月，提舉京東保馬。八年五月，知密州。元祐元年閏二月，以三省言翔提舉保馬，兩路騷然，詔差管勾太平觀。先生贈詩，正其知密州時，而其先之相度營田提舉官莊，尤與詩中自註合也。

昔飲零泉別常山，〔查註〕本集零泉記略云：熙寧八年，旱，禱於常山，應如響，乃新其廟。廟門西南有泉，乃琢石爲井，作亭於上，名之曰零泉。天寒歲在龍蛇間。〔王註堯卿曰〕公辰年冬末，罷知密州，正在辰巳之間。山中兒

童拍手笑，問我西去何當還。〔王註〕《後漢書》：郭伋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兒數百騎，竹馬迎拜。及事訖，諸兒

復送至郭外，問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止於野亭，須期乃入。十年不赴竹馬約，〔查註〕公自密移

徐，在丙辰十二月，及乙丑赴知登州，九月過密，相距十年矣。扁舟獨與漁蓑閑。〔詰案〕紀昀曰：平叙中，自饒老潔

之致。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四七〕老幼相遮攀。〔合註〕《逸周書》：扶老攜幼。庾信《哀江南賦》：提挈老幼。

《後漢書·寇恂傳》：百姓遮道。《華陽國志》：巴郡嚴王思為揚州刺史，惠愛在民，每當遷官，吏民塞路攀轅。當時襁褓

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顏。問今太守為誰歟？護羌充國鬢未斑〔四八〕。〔公自註〕翔自言：在熙河作

屯田有功。〔王註〕《漢書》：護羌校尉趙充國擊先零，上屯田策。〔邵註〕《漢·趙充國傳》：年七十餘，以後將軍出平羌戎，

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詰案〕紀昀曰：此伏結四句之根。躬持牛酒勞行役，無復杞菊嘲寒慳。〔王註厚曰〕

公有《後杞菊賦》，以譏公使庫之儉陋。〔查註〕《烏臺詩案》：《杞菊賦》云：「及移守膠西，始至之日，齋館蕭然。」以諷新法

減削公使錢太甚，齋醞廚簿事皆索然無備也。超然置酒尋舊迹，尚有詩賦鑱堅頑。〔查註〕本集有《超然臺

記》及《和潞公詩》，子由有《超然臺賦》。〔合註〕鑱堅頑，言刻於石也。孤雲落日在馬耳，〔查註〕《水經注》：馬耳山，

東去常山三十里。照耀金碧開烟鬢。却淇自古北流水，〔王註援曰〕《水經注》：却淇之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

濰。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却淇之水。漢琅琊有扶縣。蓋却與扶同音。〔邵註〕《水經注》：有扶淇水。晏謨、伏

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按此，則公詩所用的是扶淇，故曰「自古北流水」也。又考《漢·地理志》：

琅邪郡有却縣。師古曰：音夫，又音扶。又《送喬全》詩：隨師東游渡濰、却。〔王註〕濰、却，密州二水名。則扶、淇似亦可

作却、淇。跳波下瀨鳴玦環。〔合註〕司馬相如《上林賦》：泄泄下瀨。願公〔四九〕談笑作石埭，〔合註〕《玉篇》：

埭，以土場水。坐使城郭生溪灣。〔詰案〕紀昀曰：化出一語作結，是對屯田有功人語，是舊官對現在官語。

雜詩〔五〇〕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乃七集本雜詩二首之一也。查註從邵本補編二十九卷中，合註據王本，以其一人《書扇》詩，而以此首爲雜詩，分析較楚。但查註已疑此詩自常州赴文登時作，而揚、楚、海、密道中不能歸宿，合註亦以其故，仍置二十九卷元祐二年冬杪，非也。今屢復此詩，并以《徐州和趙成伯見戲》詩公自註合觀，始知此爲重過密州作。今改編，餘詳《韓康公座上書扇》詩題下。

昔日雙鴉照淺眉〔三〕，如今婀娜綠雲垂。蓬萊老守明朝去，〔誥案〕公起知文登，《與穆越州》詩云：樽前俱是蓬萊守。其自謂，則以登州有蓬萊閣故也。可與此詩互證。腸斷簾間綵繚時〔三〕。原作「蟋蟀悲」。一作「蟋繚時」。〔合註〕「蟋繚」疑「綵繚」之譌。《漢書·班婕妤傳註》：「綵繚，衣聲也。〔誥案〕「蟋蟀悲」，非是。「蟋」字亦譌。繚、繚音義同，皆可用也。今從合註更正。

遺直坊并敘〔三〕

富公之客〔五〕李君諱常〔五〕，登人也。〔查註〕同時有兩李常：一李公擇，建昌人；一登州人。《歐陽公集》有《讀張李二生文贈石先生》詩云：先生二十年居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績與李常，剖琢珉石得天璞。則李常不獨爲富公客，亦徂徠之高弟也。故太守李公諱師中〔三〕，〔合註〕《續通鑑長編》：李師中知登州，在熙寧中。榜其間曰遺直。而其子〔三〕大方，求詩於軾，爲賦一首。

使君不浪出，〔施註〕杜子美《贈蘇渙》詩：龐公不浪出。又《上牛頭寺》詩：真成浪出游。羔雁親扣門。〔王註〕《儀禮·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雁，上大夫相見以羔。又《禮記·曲禮上》云：飾羔雁者以纁。〔施註〕《後漢·陳實傳》：子紀，紀子羣，弟諶，父子並著高名。同時旌命，羔雁成羣。先生但清坐，薤水已多言。〔施註〕《後漢·龐參傳》：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於是歎息而還。當時邦人化，市無晨飲。〔王註〕《王註》援曰：《孔子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孔子爲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荀子》亦云：夫飲羊水者，所以滿其腹，而添斤重也。歲月曾幾何，客主皆九原。〔王註〕《禮記·檀弓》：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註：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魯經有遺歎〔堯〕，〔王註〕《禮記·禮運》：仲尼之歎，蓋歎魯也。〔師曰〕意自《春秋》止於獲麟。《公羊》言：仲尼曰：「易爲來哉？」此其所以爲歎也。楚些無歸魂。〔施註〕《楚辭》宋玉《招魂》：魂兮來歸，去君之恒幹，何爲兮四方些。我作遺直詩，過者式其藩。〔王註厚曰〕《史記》：魏文侯式段干木之廬。〔施註〕《尚書·武成》：式商容閭。孔氏曰：式其閭巷以禮賢。

鰕魚行

〔查註〕《說文》：鰕，海魚名。郭璞云：鰕狀如蛤，偏著石。《本草》：鰕魚甲，卽石決明，一名千里光，主明目去障。《後山談叢》：石決明，登人謂之鰕魚。〔合註〕先生《與滕達道尺牘》：有「鰕魚三百枚，聊爲土物」之語。此詩末四句，未知卽指送達道否？又，姚亢宗曰：《本草綱目》：石決明，

生石崖上，海人泅水，乘其不意，即易得之，否則緊粘難脫。玩詩中「長鑊」句，言於石上鏟取之也。【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漸臺人散長弓射，初噉鰕魚人未識。〔馮註〕《漢書·郊祀志》：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秦液。師古

註：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曰漸臺。《漢·王莽傳》：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軍人人殿

中，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

復射，短兵接。又：初，莽憂慙不能食，喜飲酒，啗鰕魚。「鹽」與「但」通。西陵衰老總帳空，肯向北河親饋

食。〔馮註〕《一統志》：銅雀臺，在彰德府臨漳縣，魏操所築。上，複道樓閣相通，中央懸絕。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

之樓巔。臨終，遺令施總帳於上，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墓田。〔合註〕曹植表：臣欲祭先王於北河之上。兩雄一

律盜漢家，嗜好亦若肩相差。〔公自註〕莽、操皆嗜鰕魚。〔翁方綱註〕按曹操嗜鰕魚，註家不言所出，海寧陳竹

戶以綱曰：曹植《請祭先王表》：先王喜食鰕魚，臣前以表得徐州城霸上鰕二百枚，足自供事〔六〇〕。〔合註〕韓退之《樊紹述

墓誌銘》：從漢迄今用一律。又《和杜相公》詩云：二聖亦肩差。食每對之先太息，不因噎嘔緣瘡痂。〔馮註〕

《世說》：劉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疾，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視噉之。邕去，靈休《與何最書》

曰：適劉邕向願見噉，遂舉體流血。註：瘡痂味似鰕魚故也。中間霸據關梁隔，一枚何啻千金直。〔馮註〕《南

史·褚彥回傳》：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鰕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鰕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

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百年南北鮭菜通，往往殘餘飽臧獲。〔合註〕司馬遷《報任安

書》：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東隨海舶號倭螺，〔合註〕《太平御覽》引《魏志》：倭國人人海捕鰕魚，水無深淺，皆沉沒

取之。又，《草木子》：石決明，海中大螺也。異方珍寶來更多。〔馮註〕《廣志》：鰕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

七或九。北齊顏之推云：卽石決明，內旁一年一孔，至十二孔而止，以合歲數。登州所出，其味珍絕。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上書，獻鮫魚，卽此。〔合註〕張步事，見後漢書·伏隆傳。磨沙淪瀋成大載，〔合註〕漢書·周勃傳：獨置大載。註：載，大櫛也。剖蚌作脯分餘波。君不聞蓬萊閣下駝碁島，〔馮註〕方輿記：蓬萊閣，在登州丹崖山駝碁島，一曰羅磯島，在蓬萊海中，產硯石，金星雪浪者佳。〔查註〕名勝志：唐神龍間，析黃縣置蓬萊縣，卽蓬萊鎮也。昔漢武於此望海中蓬萊山，因築城以爲名。有蓬萊閣，在城北丹崖山，東西二面，石壁巉巖。歐陽公集：羅磯島，在登州海中，距蓬萊縣百餘里。名勝志：沙門在城西北海中，其連屬者，有駝碁島，紫翠巉絕，出沒於波濤之表。八月邊風備胡獠。舶船跋浪龍鼉震，〔合註〕杜子美短歌行詩：鯨魚跋浪滄溟開。長鑱鏟處崖谷倒。膳夫善治薦華堂，坐令雕俎生輝光。肉芝石耳不足數，〔合註〕本草：石耳，一名靈芝。醋茺魚皮真倚牆。中都貴人珍此味，糟浥油藏能遠致。〔查註〕本草：吳越人以糟決明爲美品。割肥方厭萬錢廚，〔馮註〕晉書：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廚膳滋味，過於王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筋處。決皆可醒千日醉。〔馮註〕左太冲魏都賦：醇酎中山，流湏千日。志怪：齊人田無己，釀千日酒，過飲一斗，醉卧千日方醒。搜神記：狄希，中山人。能造千日酒，飲之千日醉。〔合註〕司馬相如子虛賦：中必決皆。三韓使者金鼎來，〔合註〕王粲正考父贊：銘書金鼎。方奩饋送煩輿臺。遼東太守遠自獻，臨淄掾吏誰爲材。〔合註〕何焯曰：此吳良事。按後漢書·吳良傳：齊國臨淄人。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人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願勿受其觴。」註引東觀記云：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鮫魚百枚。吾生東歸收一斛，苞苴未肯鑽華屋。〔馮註〕莊子·列禦寇篇：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分送羹材〔三〕作眼明〔三〕，〔馮註〕本草：鮫魚，治青盲失精。却取細書防老讀。〔翁方綱註〕王半山詩：細書防老讀。

登州孫氏萬松堂〔六三〕

〔查註〕《名勝志》：孫氏松堂，在登州府城內。

萬松誰種已攸攸，〔王註〕杜牧《晚晴賦》：甲刃攸攸。半嶺蒼雲〔六四〕映此邦。露重珠瓊〔六五〕蒙翠蓋，〔施

註〕漢揚雄《甘泉賦》：流星旒以電爛兮，咸翠蓋而鸞旗。〔合註〕王起賦：解彼珠瓊。風來石齒碎寒江。〔王註〕孟

郊《聯句》云：檐瀉碎江喧。〔施註〕孟郊詩：路行石齒中。浮空兩竹橫南閣，〔查註〕大竹、小竹，二島名，皆在登州北

海中。倒景扶桑射北窗。〔王註次公曰〕倒景扶桑，言日也。梁元帝《纂要》云：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又司

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漭。張晏註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淮南子》：日出

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施註〕《文選》張景陽《七命》：承倒景而開軒。註引《陵陽子·明經》，與張晏註

同。坐待夕烽傳海嶠，〔王註次公曰〕夕烽，邊郡有之，平安火也。登州雖傍海，而扼高麗。〔施註〕杜子美《夕烽》

詩：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重城歸去踏逢逢。〔王註次公曰〕逢，音廳，鼓聲也。劉禹錫詩：雞人一唱鼓逢逢。

亦其類也。〔堯卿曰〕韓退之詩云：中虛得暴下，避冷卧北窗。不踏曉鼓朝，安眠聽逢逢。〔詒案〕逢逢，《大雅》與鐘、應、公

并押。韓退之不止鼓聲叶應，如「會合安可逢」句，亦叶江、鄉也。三江韻只收逢字，而義不通。一東韻收逢、蓬，二冬韻

收逢，是逢字只有逢音，而無蓬音。今即於二冬押鼓逢逢，亦誤。以《大雅》論，東、冬皆當收鼓逢逢之韻，而東、冬皆失

登州海市〔六六〕并敘〔六七〕

〔查註〕石刻《海市》下有詩字，末題云：元豐八年十月晦，書呈全叔承議。《元和郡縣志》：登

州，古萊子國，後魏置東牟郡，尋廢。武德初，於文登縣置登州。《太平寰宇記》：登州西南至萊州界四百里，西北至大海四里，當中國往新羅、渤海大路。沈括《筆談》：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樓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之狀，謂之海市。或云蛟蜃之氣。《齊乘》云：登州北海中，有沙門、鼉磯、牽牛、大竹、小竹五島，海市現滅，常在五島之上。或謂類南海蜃樓，殆不然。嘗至海上訪之，每於春夏晴和之時，杲日初昇，東風微作，雲脚齊敷於島上，海市必現。凡世間所有，象類萬殊，或小或大，或變現終日，或際海皆滿，其爲靈怪赫奕，豈蜃樓可擬哉。蓋滄溟與元氣呼吸，神龍變化不測，如佛經所云，龍王能興種種雷電雲雨，於本宮不動不搖。山海幽深，容有此理。【誥案】名山大川，亦有山市，不獨登州海市也。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嘗出〔六〕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六〕。予到官五日而去，〔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九月己酉，朝奉郎蘇軾爲禮部郎中。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七〕，明日見焉，乃作此詩〔七〕。【誥案】此詩以叙爲題，只作「明日見焉」四字，《龍尾歌》卽此法也。讀者但就題論詩，故多膜論。

東方雲海空復空，〔合註〕李義山詩：十二玉樓空更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七三〕。〔王註〕《楚辭·九歌》之《河伯篇》云：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註云：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上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施註〕《唐文粹》吳筠《步虛詞》：七元已高飛，火鍊生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七三〕。歲寒水冷天地閉，〔施註〕《周易·坤文言》：天地閉，賢人隱。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誥案】紀昀曰：查初白謂只「重樓翠阜」一句正寫，此外全用議

論，亦避實擊虛法也。若將幻影寫作，縱摹擬盡情，終屬拙手。異事驚倒百歲翁。〔王註〕杜子美《往在》詩：私泣百歲翁。〔施註〕杜牧之詩：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人間所得〔七四〕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拒，〔合註〕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今先生率然高舉。註：率然，輕舉之貌。信我〔七五〕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語案〕本意以謫歸自況，借作「非天窮」註脚，合註辨誤用退之事，此非知詩者也。喜見石廩堆祝融。〔王註〕韓退之《謁衡岳廟》詩云：我來正值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埽衆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七六〕造物哀龍鍾。〔王註次公曰〕秦始皇本紀：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次公曰〕龍鍾字，祖出卞和之歌。又，韓退之言孟東野曰：白首誇龍鍾。〔合註〕何焯曰：龍鍾用裴公事。按《劇談錄》：裴度微時，上天津橋，有二老人語曰：「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伸眉〔七七〕一笑豈易得，〔王註〕《前漢·薛宣傳》云：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又《後漢書·馮衍傳》云：伸眉高談。神之報汝亦已豐。〔施註〕《文選》：孫子荆《與孫皓書》：豐報顯賞，隆於今日。斜陽萬里孤鳥沒，〔查註〕杜牧詩：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消沉向此中。但見碧海磨青銅。〔王註〕杜子美《別張十三建封》詩：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施註〕《十洲記》：扶桑東有碧海，正作碧色。〔查註〕本集《蓬萊閣記》云：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合註〕韓退之詩：綠窗磨遍青銅鏡。何焯曰：杜牧詩，江靜鏡新磨。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王註〕黃魯直跋此詩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光景神物亦能愛。魁磊之士乎。〔語案〕此詩出之他人，則「斜陽」二句已可結矣。公必找截乾淨而唱歎無窮，此猶海市靈奇不可以端倪也。紀昀曰：是海市結語，不是觀海結語。

奉和陳賢良〔七九〕

〔查註〕《宋史·選舉志》有賢良方正科。【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不學孫、吳與《六韜》。〔馮註〕《漢·藝文志》：《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註：孫武也。《齊孫子》八十九篇；註：孫臏也。《吳起》四十八篇。又《周史六韜》六篇；註：即今之《六韜》。〔合註〕《史記·貨殖傳》：孫吳用兵。敢將駕馬並英豪。〔馮註〕《釋文》：智出萬人曰英，智過百人曰豪。望窮海表天還遠，傾盡葵心日愈高。〔合註〕葵之向日，見《淮南子》。白樂天詩：傾心向日葵。身外浮名休瑣瑣〔八〇〕，〔馮註〕杜子美《曲江》詩：何用浮名絆此身。魏楊修《答曹植書》：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夢中歸思已滔滔。三山舊是神仙地，引手東來一釣鼈。〔合註〕《唐語林》云：李太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曰海上釣鼈客。又，唐秦系亦自號東海釣鼈客，見《王公四六話》中。又，王嚴光亦自號釣鼈客，見《海錄碎事》引《異聞集》。

留別登州舉人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閑看古黃腫〔八一〕。〔查註〕《史記》：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並渤海以東過黃腫。〔合註〕《史記·始皇本紀》引《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漢書·主父偃傳》：起於黃腫。師古註：腫，又音誰。自非北海孔文舉，誰識東萊太史慈。〔馮註〕《吳志》：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

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落筆已吞雲夢客，抱琴〔八二〕欲訪水仙師。莫嫌五日恩恩〔八三〕守，〔馮註〕
〔漢·張敞傳〕：絮舜曰：「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公以元豐乙丑年十月十五日抵登州，二十日內召去，故有五日恩
恩之句。歸去先傳〔樂職〕詩〔八四〕。

過萊州雪後望三山

〔王註〕〔地志〕：萊州掖縣載，三山在海之南岸。〔史記·封禪書〕：秦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
川及八神。其四曰陰主，祠三山。其後武帝亦祠三山八神。是已。〔查註〕〔元和郡縣志〕：萊
州，地在齊國之東，故曰東萊。隋開皇二年，改萊州。〔漢·郊祀志〕：秦祠八神，四曰陰主，祠三
山。顏監謂卽三神山者，非也。三神山乃蓬萊、方丈、瀛洲之稱，在渤海中，非海岸之三山也。
又〔名勝志〕：三山島，在府城北五十里。掖縣城北，又有三山亭。

東海如碧環，西北卷登萊。雲光與天色，直到三山回。我行適冬仲，薄雪收浮埃。黃昏風
絮定，半夜扶桑開。參差太華頂，〔施註〕〔文選〕謝玄暉〔三山〕詩：參差皆可見。〔合註〕此句以華岳三峯比三
山也。出沒雲濤堆。〔施註〕白樂天〔海漫漫行〕：雲濤烟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安期與羨門，〔邵註〕〔史
記·封禪書〕：樂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願以臣爲賤，不信臣。」乘龍安
在哉。茂陵秋風客，〔王註厚曰〕漢武帝葬茂陵，嘗作〔秋風辭〕。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
馬蹄曉無迹。勸爾麾一杯。帝鄉不可期，〔王註〕陶淵明〔歸去來辭〕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

來。〔王註〕楚辭招魂云：魂兮來歸，何爲兮四方些。〔施註〕楚辭宋玉招魂：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

書文與可墨竹 并敘〔八五〕

〔誥案〕此詩查註仍施編之舊，列入元祐元年丙辰，合註從誤。以後題與可既沒八年始還朝之說考之，則此敘謂既沒七年者，當列元豐八年未還朝之前。今改編於此。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辭二，草書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既沒七年，〔合註〕先生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與墓志作元豐戊午不同。覩其遺迹，而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爲新。空遺運斤質，却弔斷絃人。〔施註〕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知音者。

次韻趙令鑠

〔施註〕趙令鑠，字伯堅。熙寧中，以諸衛將軍對策學士院，改職方員外郎，簽書南京判官。侍祠郊丘，對垂拱殿，言：青苗不當立俵散賞格，恐希功生弊。神宗然之。元祐初，爲光祿少卿，將作監。終太僕卿。贈寶文閣待制。〔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五年九月，以右監門衛大將軍趙令鑠爲職方員外郎。宗室試換文資，自令鑠始。註引令鑠墓碑云：知穎州，召還，再領太僕，徙鴻臚，尋知光州。未行，以克便收租錢出榜稽滯事，獄具，奪兩官，降朝請大夫知廣濟軍。〔查註〕

王明清《跋東坡真迹》云：英宗潛龍日，居穆親宅，與宗屬淄恭憲王世雄厚善。慶曆八年戊子，兩家各生子，同年日月時。其後英宗人繼大統，所誕即神宗；恭憲所育乃太僕伯堅也，爲本朝宗室登進士第之冠，易文階最先。伯堅，令鑠字也。【詰案】自此詩以下，皆京師作，公當日有《蘭臺集》，起於此時也。

東坡已報六年穰，〔王註次公曰〕《莊子·庚桑楚篇》：庚桑子北居畏壘之山，三年，畏壘大穰。公在黃州，凡跨六年，故云。〔施註〕《毛詩·商頌·烈祖》：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惆悵紅塵白首郎。〔王註次公曰〕先生至常州，以遇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州五日，召爲禮部郎中，則所謂白首郎者，謂此也。馮唐、顏驥，皆云白首爲郎。〔施註〕《楚辭·九辨》：惆悵而私自憐。白樂天《雲中晏起》詩：北闕浩浩惟紅塵。枕上溪山猶可見，門前冠蓋已相望。〔施註〕《漢·文帝紀》：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故人年少真瓊樹，〔王註〕《晉書》：王戎有人倫鑒識，常目王衍神姿高澈，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宗之瀟灑美少年，皎如玉樹臨風前。落筆風生戰堵牆。〔施註〕杜子美《莫相疑行》：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邵註〕指趙對策事也。端向甕間尋吏部，〔王註〕《晉書》：畢卓，字茂世。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老來專以〔八六〕醉爲鄉。〔王註〕《唐書》：王績，字無功。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又採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焦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施註〕《唐文粹》王績《醉鄉記》：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

次韻王定國得穎倅二首

【誥案】王定國上書言事，司馬光看詳，以爲第二，緣此減二年磨勘。擢宗正寺丞，公復以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薦之。旋爲言者所攻，出判西京，時去司馬光之沒未久也。由是考之，定國先起穎倅，實未至穎。合觀施編，定國得穎倅，在擢宗正丞之前也。

其一

仙風人骨已凌雲，秋水爲文不受塵。〔施註〕杜子美《徐卿二子歌》詩：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一噫固應號地籟，餘波猶足挂天紳。〔王註〕孟郊詩：槍溜擲天紳。〔施註〕韓退之《送惠師》詩：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紳。買牛但自捐三尺，〔施註〕《漢·高祖紀》：提三尺，取天下。顏師古曰：三尺劍也。〔查註〕《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見《漢書》。《陳書》高帝詔：提彼三尺，實於四門。射鼠何勞挽六鈞。〔施註〕《左傳·定公八年》：顏高之弓六鈞。註云：三十斤爲鈞。莫向百花潭上去，〔王註次公曰〕百花潭，應在穎川。醉翁不見與誰親〔八七〕。〔王註厚曰〕歐陽文忠公，自號醉翁，致仕居清穎尾。〔施註〕歐陽文忠《醉翁亭記》：太守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醉翁。

其二

滔滔四海我知津，每愧先生植杖芸〔八八〕。自少多言晚聞〔八九〕道，從今閉口不論文。〔王註〕杜子

美《春日憶李白》詩：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施註〕杜子美《懷舊》詩：自從失辭伯，不復更論文。灑翻白獸樽中酒，〔施註〕《晉·禮志》：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發此樽飲酒。哲宗即位，求言上書者以千計。司馬溫公考定，孔宗翰居第一，定國第二，稍進用。故用白獸樽事。〔合註〕此句似自言爲起居舍人也。歸煮青泥坊底芹。〔施註〕《仙傳拾遺》：周末殺長弘於蜀，其血碧色，人地化爲碧玉，數里內土皆青色。今蜀有青泥坊，卽弘死處。要識老僧無盡處，牀頭〔九〇〕牛蟻不曾聞。

次韻趙令鑠惠酒

〔查註〕元鮮于伯機《游阜亭山記》略云：元貞元年，送客臨平鎮，晚宿廣嚴院，僧普聞出書畫誇客，中有東坡與趙令鑠唱和真迹一卷。令鑠有詩聲，集不行世，因錄之。其序云：子瞻和余《致齋》詩，有「端向甕間尋吏部，老來惟以醉爲鄉」之句，因送薄酒，兼成斐章，冀發一笑也。詩云：古人醉以酒，蓋亦有所寓。一飲百憂忘，陶陶朝復暮。公欲醉爲鄉，甕間尋吏部。借取青銅錢，濁醪安足酤。敢竊好事名，聊資子雲具。巧手斧鼻端，此情知有素。伯堅又有《子瞻辭免起居之命令鑠復用前韻以勉之》詩，云：登州與儀曹，到官如旅寓。麟陸鳳凰池，翱翔未云暮。冰雪照人清，黃色盈中部。譬如十日釀，一宿陋清醕。載筆無多辭，公真濟時具。歎息賀德基，尤知我尸素。〔合註〕查氏本之《鐵網珊瑚》，今仍附錄。

神山〔九二〕無石髓，生世悲暫寓。〔合註〕傅咸《鳴蜩賦》：生世忽兮如寓。坐待玉膏流，〔王註〕東方朔《十洲記》：瀛洲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名之爲玉醴泉。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山海經》：密山，丹水出焉，其中多玉

膏。〔查註〕玉膏，酒名。鮮于樞《游阜亭山記》載先生此詩題云：伯堅惠玉膏兩壺，且枉佳篇，次韻戲答。千載真旦暮。〔施註〕《莊子·齊物論篇》：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青州老從事，鬲上非所部。惠然肯見從，〔王註〕《詩·邶風·終風》：惠然肯來。知我憎市酤〔九三〕。開瓶自洗盞，肴核誰與具。〔施註〕《毛詩·小雅·賓之初筵》：籩豆有楚，肴核維旅。門前聽剥啄，烹魚得尺素。

送范純粹守慶州

〔施註〕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之季子。元豐初，檢正中書五房公事，與同列不合，謫知徐州滕縣。東坡時守徐，爲作《公堂記》。後轉運陝西。神宗遣高遵裕等將兵伐西夏，德孺從軍給餉。遵裕無功而還。神宗銳意大舉再伐，中人李憲先爲帥，以失期當坐，懼罪，遂進疏以逢上意。關陝不堪科調，汹汹將亂。德孺屢疏，危言甚力，謂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必職臣是咎，寧受盡言之罪於今日。會中人李舜舉奉使歸告上，以再舉必亂，帝意悟，始知其忠。哲宗卽位，以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副使，代其兄忠宣公守慶。請棄所侵西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於是還四砦，而夏人服。拜寶文閣待制。再任，人爲戶部侍郎。紹聖後，以棄地故，又坐黨錮，屢起屢仆，終龍圖閣直學士。此詩著其爲國盡言之實，卒言文正公在仁宗時，李元昊叛命，訖以計降之，德孺守慶州，竟如先生所期云。〔查註〕《元和郡縣志》：關內道慶州順化都督府，古西戎地，秦屬北地郡，隋爲合川鎮，後割寧州歸德縣置慶州。《九域志》：陝西永興軍路中府慶州安化郡，去東京一千九百里。〔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十一月，范純粹知慶州，代其兄純仁

也。先生還朝，德孺必尚未成行。【詰案】公赴京，德孺尚在京東轉運任，同議給田募役法，是時始罷還也。餘詳案中。【案】總案元豐八年十一月，有「至鄆州，與范純粹論給田募役事」條云：本集元祐二年繳進給田募役議簡云：「臣前年十二月，自登州召還，草此狀。臣過鄆州，本與京東轉運使范純粹，同建此議。」

才大古難用，論高常近迂。【王註】《莊子·刻意篇》：「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君看趙魏老，乃爲滕大夫。【合註】德孺曾知滕縣，故專用滕大夫也。浮雲無根蒂【九三】，【施註】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浮雲柳絮無根蒂。」

黃潦【九四】能須臾。【施註】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黃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知經幾成敗，得見真賢愚。

羽旄照城闕，談笑安邊隅。當年老使君【九五】，【王註】次公曰：「老使君，則純粹之父仲淹也。」【查註】《東都事略》

范仲淹傳：「元昊反，仁宗知仲淹材兼文武，令知延州，時議諸路進討，獨仲淹固守鄜、延不從。後徙慶州，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尋拜陝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居三歲，士勇邊實，乃謀取橫山，復靈武。」《宋史》：「仲淹在慶州，築大順城於州西北，當後橋川口，以斷賊路。赤手降於菟。諸郎更何事，折箠鞭其雛。」【王註】《後漢·鄧禹傳》：

帝徵禹還，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查註】按《史》：神宗朝，文正公次子純仁，以直龍圖閣知慶州。哲宗朝，幼子純粹，以直學士繼守是州。吾知鄧平叔，不鬪月支胡。【王註】《後漢·鄧禹傳》：禹子訓，

字平叔。爲護羌校尉。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漢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納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納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惟使君所命。」

次韻王震

〔施註〕王震，字子發。時爲給事中。〔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十二月，王震爲給事中。

攜文過我治平間，〔查註〕《年譜》：英宗治平乙巳丙午間，先生自鳳翔還朝，召試祕閣直史館。霧豹當時始一

斑。〔王註〕《晉書》：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搏菹，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聞道吹

噓借餘論，〔施註〕《後漢·鄭太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南史·謝朓傳》：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

牙餘論。〔查註〕王定國《聞見近錄》云：六姪震嘗謂予曰：子瞻貶黃州，神宗每憐之，一日謂執政曰：「國史大事，欲俾蘇軾

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復有旨起蘇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持正、張粹明受命，震當詞頭。明

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曰：「皆王禹玉之力也。」故教流落得生還。〔施註〕韓退之《別竇司直》

詩：生還真可喜。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查註〕陳鵠《耆舊續聞》：東坡元豐末《移汝州制詞》

云：蘇軾謫居既久，念咎已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蓋王子發詞也。元祐初，坡人掖垣，與子發同僚。《和子發》詩云：清

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先春發病顏。蓋爲此故也。詩酒暮年猶足用〔九六〕，〔施註〕《漢·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

竹林高會許時攀。〔施註〕《晉·嵇康傳》：所與神交者，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爲

竹林之游，世謂竹林七賢。按震，定國之姪也，故以咸爲比。

次韻王定國謝韓子華過飲

〔查註〕《宋史》：韓絳，忠憲公億之第三子。熙寧七年，復代王安石爲相，再出知許州，封康國公。

元祐初，以太尉致仕，謚獻肅。按，子華立朝柄政，一無可稱，甚至爲言路所劾，與章惇、曾布並提而論，生平概可知矣。定國人材門地，自堪大用，子華乃王之所自出，當路有汲引之力，反托親嫌，不爲表薦，遂使三年瘴癘，萬里生還，區區穎、揚二倅，轉徙靡常，與流落何異，子華不得辭其責也。公此詩，似爲定國痛惜，然所以諷刺子華者深矣。〔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八月，韓絳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絳陛見，遣使就第賜告。豈過飲卽在此時耶？先生和詩，則在後也。【誥案】合註既爲此說，則查註以《喜王定國北歸第五橋》詩，與此詩並編是年十二月，顯誤，何弗致一詞耶？

楚有孫叔敖，長城隱千里。〔王註〕《宋書》：檀道濟被誅，引飲一斛，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施註〕《唐·李勣傳》：帝嘗曰：「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向，賢長城遠矣。」哀哉練裙〔九七〕子，〔施註〕《南史·任昉傳》：昉卒後，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爲著《廣絕交論》。負薪躡破履。豈無故交親，逝去如覆水。〔施註〕《晉·載記》：慕容超曰：「不能委賢任善，覆水不收，悔將何及。」不如老優孟，談笑〔九八〕託諸美。世家不可恃〔九九〕，〔施註〕《史記》作三十世家。孟子、仲子，齊之世家也。註云：世卿大夫之家。如倚折足几。祥符有賢相，〔王註次公曰〕賢相指文正公旦，定國之祖也。〔查註〕《宰輔編年錄》：王旦於景德三年拜相，歷祥符至天禧元年，在位凡十二年。李燾《長編》云：旦爲相，端重堅正，明達國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儀峻整，當官蒞事，莊厲不可犯。〔合註〕《史記·曹相國世家》：大稱賢相。手握天下砥。懿敏亦名公，〔查註〕《宋史》：王素，文正公旦季子。事仁宗，出入垂三十年，卒謚懿敏。二三貴德爵齒。蓋棺今幾日，〔王註〕《杜子美》君不見簡蘇僕詩：丈夫蓋棺事始定。公子誰料理。誰要卿料理，欲

說且止止。〔施註〕《法華經》：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宅相開府公，〔王註〕《晉·魏舒傳》：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堯卿曰〕文正公長女嫁韓忠憲公，子華乃王氏之甥，爲開府儀同三司，故有宅相開府之語。〔誥案〕堯卿原註「文正公以長女嫁韓獻肅公」一句，「子華乃王氏之甥」一句。但誤以忠憲公爲獻肅耳。查註謂子華之父名億諡忠憲，其獻肅乃子華諡，所駁甚當。合註強以「文正公長女嫁韓」爲一句，「獻肅公子華乃王氏之甥」爲一句，反謂查註以「嫁韓」二字連下讀爲非，此乃有意苛駁，自古無此句讀之法。卽堯卿陋劣少文，亦斷不至是也。二韓之諡，當時無不知者，此乃堯卿偶誤，今已更正。久爲蒼生起。〔王註〕《晉·謝安傳》：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日亦將如卿何。」安有愧色。〔施註〕《晉·殷浩傳》：王濛、謝尚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如何垂老別，冰盤饋蒼耳。〔王註〕杜子美有《驅豎子摘蒼耳》詩。親嫌妨鸚薦，〔王註〕《後漢書》：孔融《薦禰衡書》：鸞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施註〕韓退之《獨孤府君墓志》：太常權公登君於門，歸以其子。權公既相，君以嫌自列。相對發微泚。新詩如彈丸，脫手不移晷。我亦老賓客，〔王註〕杜子美《醉爲馬所墜諸公攜酒相看》詩：甫也諸侯老賓客。苦語落紈綺。莫辭三上章，有道貧賤恥。〔誥案〕末句結出作詩本意，否則此題無可和也。

次韻馬元賓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據邵本補編。

流落江湖萬里歸，〔馮註〕《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諸宿將常坐流落不遇。相逢自慰已〔二〇〇〕差池。初聞

好句驚人倒，悔過東庭識面遲。握手寧知無賀監，〔馮註〕韓退之文：握手出肺肝相視。〔唐〕李白傳：白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結交誰復〔二〇二〕許袁絲。〔馮註〕《史記·袁盎傳》：字絲。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塞鴻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豈可〔二〇三〕期。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二〇三〕

〔施註〕《圖畫見聞志》：建陽僧惠崇，尤工小景，爲寒汀遠渚，蕭灑虛曠之象，人所難到。〔查註〕《圖繪寶鑑》：建陽僧惠崇，工畫鵝、雁、鷺鷥，歐陽公以爲九僧之一也。〔合註〕《宋詩紀事》：惠崇，淮南人。〔誥案〕紀昀曰：此是名篇，興象實爲深妙。

其一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萋滿地蘆芽短，〔翁方綱註〕《王漁洋詩話》：《爾雅》：購萋萋。郭璞註：萋萋，萋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故坡詩云然，非泛詠景物也。正是河豚欲上時。〔施註〕梅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查註〕《演繁露》引《博雅》云：鰕鮓，鮓也。背青腹白，觸物，卽怒其肝殺人。《茗溪漁隱》云：按《游仙雜錄》：暮春楊花飛，此魚大肥，江淮人櫛其肉，雜萋蒿、荻芽，淪而爲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張耒《明道雜誌》：此魚有二種，色淡黑有文點，謂之斑子。阮閱《詩話總龜》：梅聖俞詩，春岸飛楊花。永叔謂河豚食楊花則肥。韓偓詩，柳絮覆溪魚正肥。大抵魚食楊花則肥，不必河豚。〔誥案〕此乃本集上上絕

句，人盡知之，而固陵毛氏獨不謂然。凡長於言理者，言詩則往往別具肺腸，卑鄙可笑，何也？

其二

兩兩歸鴻欲破羣，〔施註〕《漢·天文志》：魁下六星，兩兩相比。依依還似北歸人。〔施註〕《後漢·馬援傳》：來君叔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遙知朔漠多風雪，更待江南半月春。

次韻周邠〔二四〕

〔施註〕東坡倅杭，相與倡酬，故云：羨君同甲心方壯。開祖時知管城縣。〔合註〕見《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十一月後知吉州。《宋詩紀事》：周邠，嘉祐八年進士。元豐中爲溧水令，仕至朝請大夫輕車都尉。

南遷欲舉力田科，〔合註〕漢文帝詔：能孝悌力田者復其身。三徑初成樂事多。豈意殘年踏朝市，〔王註〕杜子美《病後遇王倚飲贈歌》詩：但使殘年飽吃飯。〔施註〕《法帖·何氏書》：投老殘年。〔註案〕句包出倅、放還二事。有如疲馬畏陵坡。羨君同甲心方壯，笑我無聊鬢已皤。〔施註〕白樂天《呈思黯》詩：歲暮皤然一老父。何日西湖尋舊賞，〔王註次公曰〕西湖，先生與周開祖舊游之地。淡烟疎雨暗漁簑。〔合註〕白樂天詩：淡烟疎雨間斜陽。

次韻胡完夫〔二五〕

〔施註〕胡完夫，名宗愈，晉陵人。副樞宿之姪。舉進士。神宗擢同知諫院。王安石執政，用李定爲御史，蘇、李、宋三舍人，皆不草制，坐絀。完夫曰：「御史須官博士員外郎，用學士及丞雜薦。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是一出執政意，卽大臣不法，誰復言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入爲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擢左史西掖夕郎中執法。哲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右丞，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召入爲禮部、吏部尚書。卒年六十六。此詩墨迹，刻石成都府治，題云：次韻完夫舍人見戲一首。「朝來拄笏看西山」，墨迹作「望西山」。「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七月，右司郎中胡宗愈爲起居郎，十二月，爲中書舍人。先生和詩，正在此時。〔施註〕完夫詩云：宗愈聞子瞻舍人有懷居之興，爲短詩戲呈。蘇公五十鬢髯斑，雲衲青袍入漢關。賈誼謫歸猶太傅，謝安投老負東山。黃崗泉石紅塵外，陽羨牛羊返照間。知有竹林高興在，欲閑誰肯放君閑。

青衫〔一〇六〕別淚尚爛斑〔一〇七〕，十載江湖困抱關。老去上書還北闕，〔施註〕《漢·枚舉傳》：上書北闕自陳，召人見待詔。朝來拄笏看西山〔一〇八〕。相從杯酒形骸外，〔施註〕《莊子·德充符篇》：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笑說平生醉夢間。〔施註〕李涉《題鶴林僧房》詩：終日昏昏醉夢間。萬事會須咨伯始，〔王註〕《後漢書》：胡廣，字伯始。練達事體，明解朝章。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白頭容我占清閑。

次韻錢穆父〔二〇九〕

〔施註〕穆父，名勰，吳越讓王諸孫。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業成。既中祕閣選，廷對人等矣，會王介甫惡孔經父策，罷科，不得第，以蔭入官。神宗召對，將任以清要，介甫許用爲御史，穆父謝以母老不能爲萬里行。知其必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後元祐初，拜中書舍人，故詩云：故人飛上金鑾殿。遷給事中，知開封，出守越州，歸從班，再知開封。哲宗莅政，入翰林。章子厚當軸，憾其疇昔謫詞有「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二語，罷知池州以卒。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欽宗在東宮時，所藏東坡帖甚富，多有宸翰簽題。卽位後，出二十軸賜吳少宰元中，元中爲曾文清妹婿，以十軸歸之，今藏於元孫戶部郎樂道榮。宿爲餘姚，嘗刻石縣齋。墨迹云「病客來從飯顛山」，集本作「遷客」；「一言置我老劉間」，集本作「二劉」。諸家所註皆引石勒載記云：朕當在二劉之間耳。先生自註云：公行軾告詞，引董仲舒、劉向事。此詩穆父再和，東坡復次韻，集本不載，今亦編入。錢穆父次完夫韻簡子瞻右史舍人詩云：史觀婆娑馬與班，十年流落共間關。鸞鳳喜見翔西省，猿鶴何勞怨北山。豈學三閭吟澤畔，仍欣二陸下雲間。非維綸綉須椽筆，讜論尤宜賜燕閑。

老人明光踏舊班，〔王註〕關中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周回十餘里。中有明光殿，殿上複道，從宮中西上城，西至建章宮、神明臺、蓬山。〔三秦記〕曰：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宮中有明光殿，金甃玉階。〔施註〕杜子美石硯詩：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染鬚那復唱陽關。〔王註〕劉禹錫詩：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惟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前

輩，好染髭鬚事後生。故人飛上金鑾殿，〔王註次公曰〕唐東內大明宮之中，有金鑾殿。〔記〕曰：在還周殿之西北，順宗召學士鄭絪至金鑾殿，立憲宗爲皇太子。而樂史《李翰林別集序》云：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祕監以名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師曰〕李太白詩：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施註〕韋執誼《翰林內志》：至德以後，置學士東院於金鑾殿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近便。遷客〔二〕來從飯顛山。〔王註次公曰〕飯顛山，蓋李白言甫之爲詩，如砌飯爲山也。〔語案〕李白何至不識杜甫，此詩人皆知其僞也。用之者多借以自謂，故不以爲嫌耳。杜甫初未知名，多援李白以自重，其《懷舊》詩云：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可見「重與細論文」，是尊李白，非輕李白，若下此者，且不屑與論文也。一自譏李之說起，而不平者，又託爲飯顛之嘲。李白詩云：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其意待甫甚厚，必無嘲之之事。《讀杜心解》亦主譏李之說。皆小兒見解也。大筆推君西漢手，〔王註〕《舊唐書》：李嶠爲鳳閣舍人，朝廷每有大手筆，特令嶠爲之。〔查註〕《猗覺寮雜記》：大手筆始王珣。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人謂有大手筆事。已而果有策諛之草。此非美事，不可用。齊文宜有大手筆，多命徐陵草，唐燕許號大手筆，此可用也。一言置我二劉〔二〕間。〔王註厚曰〕劉向、劉歆父子，俱以文章學術稱。〔子仁曰〕《晉書·載記》：石勒謂徐光曰：「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查註〕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真本。「一言置我二劉間」其下自註云：穆父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二〕。便須置酒呼同舍，〔施註〕《漢·光武紀》：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奉赤伏符。杜子美《贈秦少公短歌》：朝回君是同舍客。看賜飛龍出帝閑。〔王註續曰〕翰林學士初除，例賜名馬。李太白詩云：勅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施註〕《唐·兵志》：天子御馬，總十有二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查註〕李肇《翰林志》：學士初遷者，於麟德殿候對，同院賜宴，又賜衣一副，絹二十疋，飛龍司借馬一匹，其所乘馬，送迎於擗仗門內擴門之西。《事實類苑》：舊規云，學士新入院，飛龍廐賜馬一匹，鞍轡及芻

粟，謂之長借。今則賜馬并鞍轡。程大昌《雍錄》：飛龍廐後苑有驥德院，禁馬所在。

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毘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二二〕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柳絮飛時筍籜斑，風流二老對開關。雪芽我爲〔二二〕求陽羨，〔馮註〕《一統志》：宜興銅棺山，卽古陽羨，

其地產茶。《茶譜》：有唐茶品，以陽羨爲上，建溪、北苑未著也。乳水君應〔二三〕餉惠山。〔馮註〕《茶賦》：雲垂綠

脚，香浮碧乳，挹此霜華，却茲煩暑。《茶經》：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山水乳泉漫流者上。竹簟涼風〔二四〕眠晝

永，玉堂制草落人間。〔查註〕《宋史·職官志》：中書舍人與學士，對掌內外制，學士內制，舍人外制，謂之兩制。

內制自大誥令、外國書，許令進草。凡冊拜之事，召人面諭。制分六房，掌行命令，隨房當制。既得詞頭，卽於紫微閣下

草制，俟宰執出堂，方得下直。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凡公家文書之藁，樞密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中書謂之草。歐陽修

有《學士院草錄》。應容緩急煩閭里，〔馮註〕《史記·袁盎傳》：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又：緩急人所有。桑柘

聊同十畝閑。〔馮註〕《詩·魏風·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

次韻穆父舍人再贈之什

〔施註〕是時東坡爲起居舍人，故用《唐·志》所載，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執筆記錄事。〔查註〕

《宋史·職官志》：中書省，舍人四人，掌行命令，爲制詞。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

詞頭。又有起居舍人、通事舍人，皆屬中書省。時穆父爲中書舍人。詳見上註。

詔語春温昨夜班，〔施註〕《續漢·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詔書。《晉·武帝紀》：班五條詔書於郡國。屋頭鳴鳩便關關。〔施註〕《毛詩·周南·關雎》：關關雎鳩。游仙夢覺月臨幌，〔施註〕《文選》：有郭璞《游仙》詩。賀雨詩成雲滿山。〔施註〕白樂天《元和三年賀雨》詩，卒章云：君以明爲聖，臣以直爲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憐我白頭來仗下，〔施註〕《唐·儀衛志》：衙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一人押之。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又《百官志》：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看君黃氣發眉間。〔施註〕《唐·李林甫傳》：初就相位，喜津津出眉宇間。《相書》：喜色紅黃。鳳池故事同機務，〔施註〕《晉·荀勗傳》：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唐·百官志》：中書舍人，參議表章，百司奏議考課，皆預裁焉。〔合註〕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機務纏其心。火急開樽及尚閑。

次韻答李端叔〔二七〕

〔查註〕《宋史》：李之儀，字端叔，滄州無棣人。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院編修，通判原州。元符中，以其嘗從蘇軾辟，詔勒停。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人刀筆三昧。〔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二月，上批楊景略使高麗，奏辟李之儀。聞之儀文章不著士論，詔赴中書，試擬用書狀進呈。至其後之應辟與否，無可考。以先生詩首二聯揣之，似曾應辟也。【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若人如馬亦如班，笑履壺頭出玉關。〔王註續曰〕後漢·馬援傳：劉尚擊五溪蠻夷，軍沒，援請行，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又班超傳：久在絕域，上疏，願生人玉門關。〔合註〕一統志：玉門關，在故瓜州。已入西羌度沙磧〔二八〕，〔王註續曰〕燉煌西北有沙磧，不生草木，水味鹹苦，所謂惡磧者也。〔馮註〕一統志：沙州有鳴沙山，天氣清朗，則沙鳴聞數里外。〔郡國志〕：伊州鐵勒國，路多沙磧，沙內聞叫喚聲，不見人，蓋鬼物也。又從〔二九〕東海看濤山。識君小異千人裏，慰我長思十載間。西省鄰居〔三〇〕時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閑。〔馮註〕史記：有味乎其言之也。

次韻答滿思復

〔王註堯卿曰〕名中行。〔施註〕滿思復，元豐末爲左司郎中。哲宗卽位，東坡自登州召入，爲郎禮部句餘，擢起居舍人。中行並命爲起居郎，又同省，而中行爲東陽人，故有「跛牂隨赤驥」、「啼鳥巷有顏」之句。〔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十二月，滿中行爲起居郎。後元祐元年四月，爲直龍圖閣知明州，以孫升言其務從諛承意，陰附柄臣也。

自甘茅屋老三間，豈意彤庭綴兩班。〔施註〕白樂天詩：三間茅屋向山開。〔文選〕班孟堅西都賦：玄墀鉅砌，玉階彤庭。〔查註〕沈括筆談：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紙落雲烟供醉後，〔王註〕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揮毫落紙如雲烟。〔王註〕潘岳作楊荊州誄云：輪動若飛，紙落如雲。詩成珠玉看朝還。〔王註〕杜子美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詩：詩成珠玉在揮毫。誰言載酒山無賀，記取啼鳥巷有顏。〔王註〕異苑：陽顏

以純孝著聞。後有羣鳥銜鼓，集顏所居之村，鳥口皆傷。一境以爲至孝，故慈鳥來奉銜鼓之象，欲令聾者遠聞。卽於其處，立縣名爲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彰其行。歐陽詢《藝文類聚》又作東陽顏鳥。〔施註〕《異苑》：東陽顏鳥以純孝著聞。父死，負土成墳，羣鳥銜土助之，鳥口皆傷。因名縣曰烏傷。《婺州圖經》云：卽今義烏也。顏鳥，秦時人。但恐跛牂〔三〕隨赤驥，〔王註次公曰〕周穆王八駿之名，有曰右驂赤驥而左白羲。〔施註〕杜子美《述古三首》詩：赤驥頓長纓。青雲飛步不容攀。〔王註〕《南史·劉瑀傳》：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鷲爭路。〔施註〕《漢·揚雄傳》：當塗者人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將老焉

〔王註堯卿曰〕蒙本名莊，吳興人。慶曆六年賈黯榜登第，後改名蒙。〔查註〕《九域志》：宋嘉祐四年，以益州路爲成都府劍南西川節度，治成都、華陽二縣。《方輿勝覽》：道經，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雲笈七籤》：玉局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宋時宮觀使，有勾管成都玉局觀及提舉成都玉局觀之名。

拾遺被酒行歌處，〔王註續曰〕杜子美爲右拾遺，避亂居成都浣花草堂。被酒者，爲酒所加。《漢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倬曰〕《後漢書》：靈帝嘗令劉寬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施註〕杜子美《贈韋左丞》詩：行歌非隱淪。子美至德二年，拜右拾遺，見《唐書》本傳。野梅官柳西郊路。〔王註〕杜子美《西郊》詩：時出碧雞坊，西郊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聞道華陽版籍〔三〕中，〔王註續曰〕昔人論蜀之富，曰地稱天府，縣號華陽。常璩《蜀志》：謂之《華陽國志》。〔施註〕《唐·地理志》：成都府，蜀郡華陽縣，本蜀縣，乾元元年更名。《周禮·天官》：司會掌國之百物財

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註：版，戶籍。至今尚有城南杜。〔王註次公曰〕華陽乃成都倚郭縣名也。今言杜子美在蜀，則華陽有杜姓矣。〔續曰〕京兆城南有韋曲、杜曲。韋、杜皆遭盛時。人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唐書〕：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遠，求同譜，不許，衡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城南諸杜稍不振。我欲歸尋萬里橋，〔施註〕趙抃〔成都集記〕：萬里橋，諸葛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因以爲名。或云：孔明送費禕聘吳，至此，曰：「萬里之行自此始。」二說雖殊，要之因孔明得名。水花風葉暮蕭蕭〔三〕。〔施註〕〔文選〕江文通〔恨賦〕：風蕭蕭而異響。芋魁徑尺誰能盡，〔王註次公曰〕〔漢書〕：翟方進傳：童謠曰：飯我豆，食羹芋魁。蓋言芋之大者。〔華陽國志〕曰：汶山郡有大芋如蹲鴟。故杜子美〔贈別賀蘭鈞〕詩云：我戀岷下芋。〔施註〕〔漢〕：貨殖傳：卓氏遷之蜀，曰：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顏師古曰：蹲鴟，謂芋也。橙木三年已足燒。〔施註〕〔蜀〕：本紀：蜀人以橙木爲薪，種之三年，可燒。百歲風狂定何有，羨君今作峨眉叟。縱未家生執戟郎，〔王註厚曰〕揚雄，成都郫人，執戟爲郎。〔邵註〕〔漢書〕：揚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合註〕〔漢書〕：雄，蜀郡成都人，避仇處郫。也應世出埋輪守。〔施註〕〔後漢〕：張綱傳：綱爲武陽人。順帝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惟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冀，條其十五事，京師震悚。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王註續曰〕昔張道陵修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湧玉局，今爲觀，在平門內。〔施註〕〔北斗經〕：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成都集記〕：開元中，道士羅上清奏重修殿宇，本名玉局治，避高宗諱，改爲玉局化。國朝爲玉局觀，置提舉主管官。會待子猷清興發，還須雪夜〔三〕去尋君。

卷二十六校勘記

〔一〕 誥案詩意乃送許遵罷潤州赴金陵也。按此詩，施註嘉泰原刻本在缺卷中，合註未引。施乙有此詩，題下註云：「許遵出知潤州。時東坡經途，次其韻也。」據此，誥案未當。

〔二〕 送穆越州 七集續集重收，題同。

〔三〕 相忘 原作「相望」。今從集本、施乙、類本、七集續集。

〔四〕 羨公 集乙作「羨君」。

〔五〕 雪月 七集續集作「雲月」。

〔六〕 公瑾 類本作「公謹」。

〔七〕 走訪 類本作「走扣」。七集原校：「訪」一作「扣」。

〔八〕 無限 外集作「無礙」。

〔九〕 賞君 類本作「當君」。

〔一〇〕 鄧滁人也是日坐中觀邸報云「迂叟已押入門下省」。類本無此條自註。「觀邸報」，外集作「見邸報」。「迂叟已押入門下省」，「迂」、「已」字據外集補；七集作「□□入□下省」。

〔一一〕 此去 七集作「我去」。

〔一二〕 只應 外集作「只因」。

〔一三〕 乘飛車 何校：「真迹作「乘輕舟」」。查註：「石刻「飛車」作「輕舟」」。合註：「汪砢玉《珊瑚網》載先生自書此詩真蹟，「飛車」作「輕舟」」。

〔一四〕赤松子 原作「赤城子」。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石刻「赤城」作「赤松」。合註：《珊瑚網》
「赤城」作「赤松」。施註引《漢書·張良傳》：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

〔一五〕未暇 原作「未可」。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石刻「可」作「暇」。合註：《珊瑚網》作「未暇」。
〔一六〕請學 施乙作「且學」。

〔一七〕并敘 據集本補。施乙、類本作「并引」。

〔一八〕松風 原作「秋風」。今從集本、施乙。

〔一九〕絕澗 集本、施乙、類本作「絕澗」。

〔二〇〕照瞭 集本、施乙、類甲作「照燎」。查註：宋刻本「瞭」作「燎」。

〔二一〕茗椀 施乙作「茗盃」。按，《集韻》：「盃」，或作「椀」。以後不重出。

〔二二〕裹 集甲、類丙作「裹」。按，《集韻》：「裹」，或書作「裹」。

〔二三〕竹西亭 外集「竹」上有「至」字。

〔二四〕贈葛葦 施乙作「贈葛鞏」。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同。

〔二五〕波頭 七集續集作「千頭」。

〔二六〕君家 原作「吾家」。各本作「君家」，今從。

〔二七〕次韻孫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施乙無「在邵伯堰」四字。施註云：此詩墨跡，欽宗東宮所藏，今在曾文清家，宿刻石餘姚縣治。詩尾題云：「予自宜興赴文登，過邵伯埭。埭上僧舍有小亭，名斗野亭，有孫莘老長韻。舍弟子由小詩，乃次莘老韻。留示子由。時子由以校書郎召，將過此

也。「查註」在邵伯堰「四字爲題下自註。

〔三八〕帆 查註：別本作「帽」，訛。

〔三九〕夙昔 施乙作「宿昔」。按，《康熙字典》：「宿」，通「夙」，以後不重出。

〔四〇〕蓮華 集本作「蓮花」。

〔三一〕竊飲 何校：「竊醉」。

〔三二〕次韻送徐大正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次韻徐得之，常與余約，卜鄰於江淮間，將赴登州，同舟至山陽，以詩見送留別。

〔三三〕嘗與余約云云 集本、施乙、類本無此條自註。

〔三四〕酒醖 集甲作「酒盞」。按，《說文》：「醖」，玉爵也，從玉，彘聲，或從「皿」。又，《經典釋文》：「醖」，或作「醖」。則「醖」、「盞」，通。

〔三五〕裹飯先須問子來 《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一（見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七冊）引《甕牖閑評》：「唐韓文公、蘇東坡皆誤用《莊子》中子桑裹飯事，作子來。……東坡詩云：（略）。余原此字之失，蓋「來」字與「桑」字頗相類。文公已爲誤用，東坡又承其誤爾。」

〔三六〕平日 施乙作「公子」。

〔三七〕蛾眉 集甲、施乙作「蛾眉」。七集作「蛾眉」。

〔三八〕眼前是 類丙作「眼前事」，疑誤。

〔三九〕元豐七年 類丙「年」字後有「上」字。

〔四〇〕懷仁令陳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絕 類本「懷仁令」作「懷口令」，查註謂「口」訛。七集題作「占山亭」。外集「懷」字上有「留題」二字。

〔四一〕使君 七集作「史君」。

〔四二〕曾守密州 類本爲「我是」句下原註，無註者姓氏，或爲自註。

〔四三〕仍合 七集作「仍占」。

〔四四〕醉尉噴 集甲、施乙作「醉尉噴」。

〔四五〕催曉 原作「唱曉」。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四六〕應避秦 集本、施乙、類本作「逢避秦」。

〔四七〕扶挈 施乙作「扶攜」。

〔四八〕未斑 集甲、施乙作「未班」。

〔四九〕願公 原作「願君」。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五〇〕雜詩 外集作「無題」。

〔五一〕淺眉 外集作「畫眉」。

〔五二〕綵繚時 七集作「蟋蟀悲」。外集作「綵繚時」。

〔五三〕并敘 施乙作「并引」。

〔五四〕富公之客 集本作「富鄭公之客」。類本作「富鄭公客」。

〔五五〕李君諱常 類本無「君諱」二字。

- 〔五六〕李公諱師中 類本無「公諱」二字。
- 〔五七〕而其子 類本無「而」字。
- 〔五八〕晨飲 類本作「朝飲」。
- 〔五九〕遺歎 集本、施乙、類本作「餘歎」。
- 〔六〇〕曹植請祭先王表云云 原引文有訛漏，今據《太平御覽》訂補。
- 〔六一〕羹材 合註：「羹」一作「美」。
- 〔六二〕作眼明 查註：「作」疑誤，當作「乍」。
- 〔六三〕萬松堂 集本、施乙、類本無「萬」字。
- 〔六四〕蒼雲 類甲、類丁作「蒼髯」。
- 〔六五〕珠纓 集本、類本作「珠纓」。查註：宋刻本作「珠纓」。
- 〔六六〕登州海市 阮元《山左金石志》卷十七收此詩石刻，并校。集本、施乙無「登州」二字。
- 〔六七〕并敘 施乙作「并引」。
- 〔六八〕嘗出 集本、施乙作「常見」。查註：石刻「出」作「見」。阮校：「常出」。
- 〔六九〕見矣 查註：石刻作「出也」。阮校作「出也」。
- 〔七〇〕廟 阮校：石刻作「祠」。
- 〔七一〕此詩 阮校：石刻作「是詩」。
- 〔七二〕珠宮 何校：「朱宮」。

- 〔七三〕神工 原作「神功」。今從集本、施乙、類本、《山左金石志》所收石刻。
- 〔七四〕所得 類甲作「所待」。查註：《叢話》作「所見」。
- 〔七五〕信我 查註：《叢話》作「信哉」。
- 〔七六〕豈知 查註：石刻「豈」作「不」。何校：真迹作「不知」。
- 〔七七〕伸眉 集甲、施乙、類本作「信眉」。按，《集韻》：「伸」，通作「信」。
- 〔七八〕孤鳥 類本作「孤島」。
- 〔七九〕奉和陳賢良 外集題作「次韻陳賢良」。
- 〔八〇〕休瑣瑣 外集作「真瑣瑣」。
- 〔八一〕黃睡 外集作「黃陸」。
- 〔八二〕抱琴 七集作「抱寒」，合註謂「寒」訛。
- 〔八三〕恩恩 外集、查註、合註作「匆匆」。
- 〔八四〕樂職詩 外集作「樂賦詩」，疑誤。外集「詩」字後原註：到登五日被召，故云。
- 〔八五〕并敘 施乙作「并引」。
- 〔八六〕專以 查註、合註：「專」一作「惟」。
- 〔八七〕與誰親 集本、類本作「與誰春」。
- 〔八八〕植杖芸 查註作「植杖耘」。
- 〔八九〕晚聞 類本作「聞晚」，合註謂「聞晚」訛。

〔九〇〕牀頭 集本、施乙、類本作「牀前」。

〔九一〕神山 類丙作「神仙」。

〔九二〕僧市酤 查註、合註：「僧」一作「困」。

〔九三〕蒂 集甲、施乙、類丙作「蒂」。按，[△]正字通：「蒂」，小篆作「蒂」。

〔九四〕黃潦 類本作「潢潦」。

〔九五〕使君 施乙作「史君」。

〔九六〕足用 類本作「得用」。

〔九七〕練裙 查註「練」作「練」；又謂：宋刻本作「練」。合註：一作「練」。盧校：當作「練」。集本作「練」。

按，[△]康熙字典未收「練」字，「練」疑爲「練」之誤刊。「裙」原作「帮」，今從集甲。按，「裙」、「帮」通。

〔九八〕談笑 查註謂宋刻本「笑」作「說」。集本、類本作「談笑」。

〔九九〕不可恃 集乙作「不可侍」，疑誤。

〔一〇〇〕慰已 外集作「喜燕」。

〔一〇一〕誰復 類本作「誰定」。

〔一〇二〕豈可 查註：「可」一作「所」。

〔一〇三〕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集本「晚景」作「曉景」。七集續集重收此二首，題作「書袁儀所藏惠崇畫二首」。

〔一〇四〕次韻周邠 類本題下原註：「周開祖也。」

〔二〇五〕次韻胡完夫 西樓帖有此詩，題作「次韻完夫舍人見戲一首」，下書「軾上」。當卽題下施註所云之墨迹刻石。

〔二〇六〕青衫 合註謂「衫」一作「山」，並謂「山」譌。

〔二〇七〕爛斑 集乙作「爛班」。

〔二〇八〕看西山 集本、類本、西樓帖作「望西山」。

〔二〇九〕次韻錢穆父 類本題下原註：「錢勰也。」

〔二一〇〕遷客 施乙據墨迹作「病客」。

〔二一一〕二劉 施乙據墨迹作「老劉」。

〔二一二〕二老堂詩話云云 清刊《周益國文忠公集》及《津逮祕書》本《二老堂詩話》，均無此條。

〔二一三〕次韻完夫再贈之什某已卜居毘陵與完夫有廬里之約云 外集「完夫」上有「胡」字，「某」作「軾」，「廬里」作「鄰里」，無「云」字，題下註云：「初和見前集卷十五（按，指本卷《次韻錢穆夫》詩）。」

〔二一四〕我爲 七集作「爲我」。

〔二一五〕君應 外集作「君當」。

〔二一六〕涼風 七集作「水風」，外集作「暑風」。

〔二一七〕次韻答李端叔 七集無「次韻」二字。

〔二一八〕沙磧 外集作「沙漠」。

〔二一九〕又從 七集作「又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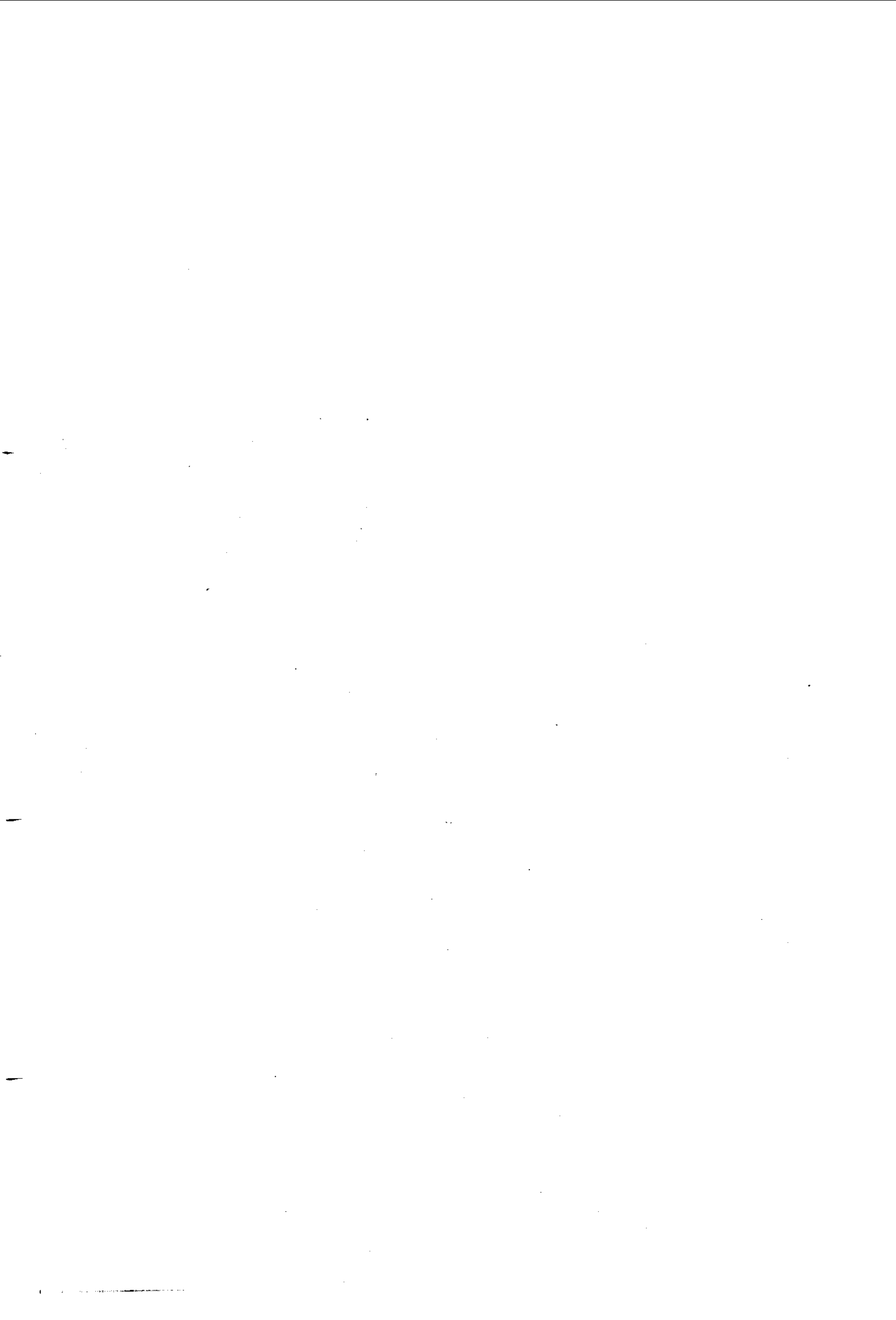
〔二〇〕鄰居 七集作「隣君」；原校：一作「鄰居」。

〔二一〕牂 合註：一作「羊」。

〔二二〕版籍 集甲作「板籍」。按，[△]集韻：「版」，或從木。

〔二三〕蕭蕭 施乙作「瀟瀟」。

〔二四〕雪夜 原作「夜雪」。各本作「雪夜」，今從。



蘇軾詩集卷二十七

古今體詩三十九首

【誥案】起哲宗元祐元年丙寅正月，人侍延和殿，三月除中書舍人，八月擢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十二月作。《宋史·職官志》：中書舍人，正四品。翰林學士，正三品。又，起居舍人有紀事責，例得人侍延和殿。

正月八日招王子高飲〔一〕

〔合註〕外集載此詩。【誥案】王迥，字子高，改名蓮，字子開。公爲賦芙蓉城者也。王、施註不載此詩，查註從蒲積中《歲時雜詠》收入續探中。其附載子由詩，極繁，而此詩必當引《樂城集·次韻》詩以考定者，卽又不知何也。今補編入集。餘詳案中。〔案〕總案云：公此詩……據子由詩，用韻相符，載《題憩寂圖》詩前。公以正月八日招子高晚飲，十二日作《憩寂圖跋》，兩集符合，則此詩信公作也。

屋雪〔二〕號風苦戰貧，紙窗迎日稍知春。正如蒼蘆林中坐，更對芙蓉城裏人。昨想玉堂空

冷徹，【誥案】此云「玉堂冷徹」，猶之「雪後書北臺壁」用「凍合玉樓」也。合註謂「玉堂」見「武昌西山」、「玉堂栽花」詩。二詩中之「玉堂」，皆翰林故事，與此無涉【三】。誰分銀榼送清醇。【合註】白樂天詩：銀榼攜桑落。後漢·仲長統傳：清醇之酎。海山知有東南角，正看歸鴻作小顰。

和王晉卿并引【四】

【誥案】此詩施編本誤，查註編元祐二年九月詩後，亦誤。今改編，餘詳案中。【案】總案云：叙即稱「不相聞者七年」，自元豐庚申計至元祐丙寅，正七年也。是年九月八日，作「王晉卿詩跋」，十一月二十一日，爲王晉卿書「黃泥坂詞」，必非二年九月始遇於殿門也。今改編於此。

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功臣全斌之後也【五】。【查註】「畫繼」：王晉卿尚英宗女蜀國長公主，雖在戚里，斥遠聲色，而從事於詩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東坡爲作記。晉書：杜預尚文帝妹，武帝踐祚，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後世稱尚公主者爲駙馬，實始於此。元豐二年，予得罪貶黃岡【六】，而晉卿亦坐累遠謫【七】，【查註】「烏臺詩案」：御史臺檢會送到冊子，根勘蘇軾爲作詩賦謗訕朝廷，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詵，爲留軾譏諷文字及上書奏事不實，根勘所結案狀。內一條，作詩賦及諸般文字寄送王詵等，致有鏤刻印行，各係譏諷朝廷，謗訕中外，臣僚準勅徒二年，情重者奏裁。又本集「題王晉卿詩後」云：晉卿爲僕所累，僕既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不相聞者七年。予既召用，晉卿【八】亦還朝，【誥案】本集「與王定國書」云：晉卿已召還都，月給百千，其女泣訴，聖主爲惻然也。據此書，晉卿已早歸矣。敘云「不相聞者七年」，謂自元豐己未至乙丑爲七年也，至是己八年

矣。相見殿門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託物〔九〕悲慨，阨窮而不怨，泰而不驕。憐其〔一〇〕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韻〔一一〕。【詰案】此詩原叙與合註所載鄭羽重刊施註本、七集本詳略小異，其鄭本似後又改定者也，今從鄭本爲當。

先生飲東坡，獨舞無所屬。當時挹明月，對影三人足。醉眠草棘間，蟲虺莫予毒。〔合註〕「莫予毒」，用《左傳》晉文公語。醒來送歸雁，一寄千里目。〔王註〕唐王之渙詩：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合註〕鮑明遠詩：遠極千里目。悵然〔一二〕懷公子，旅食久不玉。〔王註〕援曰：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旅食京華春。又《晉·王濟傳》：濟麗服玉食。蓋濟爲晉駙馬，則於晉卿用之宜矣。欲書加餐字，遠託西飛鵠。謂言相濡沫，未足救溝瀆。吾生如寄耳，何者爲禍福。不如兩相忘，昨夢那可逐。上書得自便，歸老湖山曲。〔王註〕師曰：公自黃量移汝州，表乞常州居住，詔許之。躬耕二頃田，自種十年木。豈知垂老眼，却對〔一三〕金蓮燭。〔王註〕次公曰：金蓮燭，惟至尊用之也。〔援曰〕《唐·摭言》：令狐趙公，大中初，常便殿召對，夜艾方罷。宣賜金蓮花，送歸院，院使以下，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惟至尊有之。【詰案】句指人侍不必定翰林也。公鎖宿人對，撤金蓮燭送歸院，此係三年四月四日承旨草呂大防、范純仁並相麻制之事，本傳誤人二年。邵註引以實此句，謂即公自述，誤甚，今刪。公子亦生還，仍分刺史竹。〔合註〕晉卿時爲文州團練使。賢愚有定分，樽俎守尸祝。〔王註〕《莊子·逍遙遊篇》：庖人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王註〕司馬遷書：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朝廷方西顧，羌虜驕未伏。【詰案】王說乃武世家，且官居武職，自此以下，皆就說作勸勉之詞也。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王註〕李太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詩：白羽落酒樽。

羨君真將家，浮面氣可掬。〔公自註〕袁天綱謂竇軌，君語則赤氣浮面，爲將勿多殺人〔二四〕。〔邵註〕《唐書·袁天綱傳》：見竇軌曰：「君方語，氣浮人於大宅，若將，必多殺人，願自戒。」何當請長纓，〔王註〕《漢書》：終軍願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一戰河湟復。〔王註援曰〕杜牧詩：文思天子復河湟。〔次公曰〕唐自代宗永泰後，隴右悉陷吐蕃，故杜牧已有此語。〔查註〕《元和郡縣志》：隴右道鄯州有湟水，名湟河，亦謂之樂都水，東南流至蘭州，西南入黃河。《太平寰宇記》：霍去病取西河地，開湟中，屬金城郡。南涼秃髮烏孤自稱武威王，徙居於此。後魏改爲鄯州。又案，唐上元中，鄯州陷於吐蕃，所管州縣入河州。至宋時，西邊郡縣俱廢，故結句云爾。杜詩《投贈哥舒開府翰》：每惜河湟棄。先生蓋暗用此語也。

次韻王覲正言喜雪〔一五〕

〔施註〕王覲，字明叟，泰州如皋人。元祐初，呂正獻、范忠宣薦其可大用，擢右正言，進司諫。極言當位者奸邪害正，使一二元老不得行其志，章數十上，公論建之。東坡時爲右史，故云：「我方執筆侍，未敢書上瑞。君猶伏闕爭，高論亦少慰。」明叟在言路，每欲深破朋黨之說。東坡居翰苑，朱公掞光庭訐其《試館職策問》。明叟言：「軾之辭不過失輕重之體爾，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辭失體，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後爲侍御史。又言：「一年之內，章疏多緣程頤、蘇軾之故。前日頤去，而言者及軾，故乞補外，降詔不允，尋復進職經筵，適當執政有闕，陛下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之，使不及於悔吝。」進諫議大夫，自是出藩人從。紹聖間一再被貶。徽宗擢爲御史中丞，出典二州，又安置清

江。紹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查註〕《宋史·職官志》：門下、中書二省，其屬各有正言一人。門下省爲左正言，中書省爲右正言，皆從七品，乃左右拾遺之任。曾子固《隆平集》以拾遺爲正言，乃太平興國六年改。〔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十二月，王覲爲右正言。公和詩，正覲爲正言時也。【誥案】此詩在起居舍人任作，施編在答西掖諸公詩後，本誤，查註以二月八日起居院詩，補編於此詩之後，而不知更正施編，亦誤。今改列於前。

聖人與天通，〔王註〕《列仙傳》：陶安公，六安治師也。數行火術，火一旦散上，紫色衝天。須臾，朱雀止治上。曰：

「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龍至，安公馭之東南而上。有詔寬獄市。〔王註〕《前漢·曹參傳》：

爲齊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合註〕《宋史·哲宗本紀》：元祐元年正月，錄在京囚，減死罪以下一等，杖罪者釋之。詩意指此。好語夜喧街，〔王註〕杜子美《驄馬行》詩：近聞下詔喧都邑。

濕雲朝覆砌。〔王註〕唐崔櫓詩：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紛然退朝後，色映宮槐媚。欲誇剪

刻工，〔王註〕韓退之《李花》詩：誰將平地千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吳陸暢《雪》詩：天人寧底巧，剪冰作飛花。故

上〔二六〕朱藍袂。〔王註續曰〕國朝太宗皇帝言：唐朝學士，多衣緋綠，今之任職者，或以朱藍而加金帶之飾，亦士林之

榮。〔施註〕《宋書》：大明五年正月朔，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奏以爲瑞，上說。《吳興詩集》李郢《雪霽登樓》

詩：城樓飛雪定，猶看謝莊衣。註云：謝莊朝回，衣爲飄雪印點，時人翫之爲風韻。見《宋書·符瑞志》。〔查註〕《齊書·

文學傳·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我方執筆侍〔二七〕，未敢書上瑞。〔王註次公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今日

之起居郎、起居舍人是已。韓退之《與元稹書》云：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施註〕《唐·百官志》：每仗下議政事，起居

郎一人執筆記錄於前。〔按〕東坡時爲起居舍人。君猶伏閣爭，〔施註〕《舊唐書》：陽城爲諫議大夫，伏閣上疏。高論

亦少慰。〔王註〕《唐書》：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王求禮讓曰：「宰相變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爲瑞，則冬月雷遽，爲瑞雷邪？」味道不從。賀者既入，求禮厲言：「今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華，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武后爲罷朝。霏霏止還作，〔誥案〕紀昀曰：自此以下，純寓時事，蓋其時局漸改而勢未定。盎盎風與氣。〔施註〕《孟子》：趙氏註云：盎盎然，盛流於四體。杜牧《李賀詩集序》：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神龍久潛伏，一怒勢必倍〔一〇〕。行當見三白，拜舞謹萬歲。〔王註〕杜子美《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霸畫馬圖》詩：盤賜將軍拜舞歸。〔施註〕《吳越春秋》：采葛婦作詩曰：羣臣拜舞天顏舒。《漢·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歸來飲君家，酣詠追《既醉》。〔施註〕《毛詩》：《既醉》，太平也。

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

公故事，作小詩一絕〔一九〕

〔查註〕《宋史·職官志》：舊置起居院，命三館校理以上，修起居注。〔誥案〕此詩施編在遺詩中，查註補編。

寂寞申公謝客時，自言已見穆生機〔二〇〕。縮、臧下吏明堂廢，又作龍鍾病免歸。〔李註〕《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蘭陵王臧及代趙綰從受《詩》。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

蒲裏輪，駕駟迎申公。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上默然。竇太后喜《老子》言，不悅儒術，得綰、咸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咸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

送陳睦知潭州

〔施註〕陳睦，字和叔。嘉祐六年第二名進士。神宗擢爲御史。元豐元年，假起居舍人介安燾以聘高麗。除鴻臚少卿。會廣州缺人，以竇文閣待制使出守。給事中韓忠彥言其偶緣泛海之勞，僥倖至此，不足以玷侍從，詔從之。至是，以直龍圖閣守長沙。初，和叔爲兩浙提刑，杭州有裴氏婢夏沈香者，因與其女赴井，女既死，沈香科杖，罪已決矣。和叔舉駁，俾秀州倅張若濟重勘，夏沈香遂坐死，杭州獄掾杜子方、陳珪、戚秉道亦得罪衝替。東坡時倅杭，賦詩送之云：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指和叔，若濟云爾。茲送和叔，所述者止少時登臨相從而已，正無一語以及其人，則東坡不與之意可見。蓋與贈唐林夫垌詩，皆出一律也。〔查註〕《輿地廣記》：荆湖南路潭州，古三苗地，秦置長沙郡，漢爲晉國，晉永嘉元年置湘州，隋改潭州，以昭潭爲名。【誥案】紀昀曰：窄韻穩押，綽有餘力。

華清縹緲浮高棟，〔王註次公曰〕按《長安志》載云：湯泉宮，咸亨二年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改爲華清宮。北向，正門曰津陽門，東面曰開陽門，西面曰望京門，南面曰昭陽門。津陽門之東曰瑤光樓，南曰飛霜殿，九龍殿、宜春亭、重明閣、芳春閣……十八名，此所謂浮高棟也。杜子美《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詩：高棟層軒已自涼。〔師曰〕杜子美《遠遊》詩：江闊浮高棟。〔施註〕杜牧之《華清宮辭》：神仙高縹緲。上有纈林藏石甕。〔王註次公曰〕福巖寺，在南山半腹。石

甕谷，有懸泉激石，成臼，似甕形，因以谷名名石甕寺。鄭嵎《津陽門》詩註云：石魚崑下，有天然石，其形似甕，以貯飛泉，故玄宗以石甕爲之寺名。寺僧於上層飛樓中，懸轆轤，斜引修綆，長二百餘尺，以汲甕泉，出於紅樓喬樹之杪，此所謂「纈林藏石甕」也。〔施註〕白樂天詩：黃夾纈林寒有葉。一杯此地初識君，千巖夜上同飛鞚。〔王註〕杜子美《麗人行》詩：黃門飛鞚不動塵。君時年少面如玉，〔施註〕梁簡文帝《烏栖曲》：朱唇玉面燈前出。〔合註〕此用《史記》陳平美如冠玉，兼切姓也。一飲百觚嫌未痛。〔施註〕孟東野《看花》詩：痛飲一百杯。白鹿泉頭山月出，〔王註次公曰〕《述征記》曰：長安東則驪山，西則白鹿原。而驪山中又有白鹿觀。云：本驪山觀，有老母殿，唐高祖武德六年幸溫泉旁觀川原，見白鹿，遂改觀名。而白鹿泉三字未見顯載，唯長生殿有飲鹿泉，又有飲鹿槽。〔施註〕《津陽門》詩：飲鹿泉邊春露晞。寒光潑眼如流汞。〔王註次公曰〕汞，水銀也。〔敬夫曰〕《物類相感志》云：登汞泉，在滄州九棍山，山出泉，闊百步，亦云流汞渠。雖泛金石，終不沉，故州人以瓦鐵爲船舫。朝元閣上酒醒時，卧聽風鑿〔三〕鳴鐵鳳。〔王註〕陸倕《石闕銘》：蒼龍玄武之制，銅雀鐵鳳之工。〔次公曰〕鐵鳳，蓋施雀鳳於屋脊上者。薛綜《西京賦》註云：員闕上作鐵鳳，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故老杜《贊公房》詩曰：鐵鳳森翺翔。又《贈崔評事》詩曰：陰沉鐵鳳闕。風鑿，和鑿之鑿也，以其在風中，故謂之風鑿。舊遊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合註〕以詩中二十三年上溯至英宗初年甲辰，先生尚在鳳翔，當卽同游之歲也。〔詰案〕公以甲辰十二月十七日罷鳳翔任，至長安，因游驪山，非甲辰尚在鳳翔也。但合註既爲此說，何以不駁正查編驪山詩而從誤耶？我得生還雪髯滿，〔施註〕杜子美《北征》詩：生還對童禿。君亦老嫌金帶重。〔王註〕杜祁相詩：老嫌金帶重，瘦覺玉堂寒。〔施註〕白樂天《六十六》詩：瘦覺腰金重，衰憐鬢雪繁。〔查註〕《歸田錄》：國朝之制，自學士以上，賜金帶，謂之重金。太宗創爲金鈔之制，方團球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以毬路爲笏頭，御仙花爲荔枝，皆失其本號。岳珂《媿鄰錄》：國朝服帶之制，乘輿，

東宮以玉，大臣以金。金帶有六種，毬路、御仙花、荔枝、師蠻、海捷、寶藏。又有金塗帶九種，金束帶八種，金塗束帶四種。《春明退朝錄》：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者。有如社燕與秋鴻，〔施註〕《禮記·月令》：仲秋之月，鴻雁來，玄鳥歸。鄭氏云：玄鳥，燕也。相逢未穩還相送。〔誥案〕紀昀曰：以上從陳陸生情，末四句以潭州作結，章法清老。洞庭青草渺無際，〔王註續曰〕洞庭、青草，二湖名，相連接，乃往潭州之所經也。〔邵註〕杜子美《宿青草湖》詩：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註：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在岳州境上。天柱紫蓋森欲動。〔王註〕韓退之《謁衡岳廟》詩：紫蓋連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柏一徑趨靈宮。〔施註〕徐靈期《衡山記》：天柱峰高四千一百丈，夏禹理水，刻石峰上。紫蓋峰多隱雲表，常有白鶴仙童，飛翔其側。湖南萬古一長嗟，〔王註〕杜子美《祠南夕望》詩：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付與騷人發嘲弄。

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三〕

〔查註〕楊奐《汴故宮記》：登聞鼓院之西，曰右掖門，翰林知制誥者，多居西掖。〔誥案〕紀昀曰：無所取義，却說得精采，此種純以筆力勝，不以性情勝矣。

雙狻蟠礎〔三〕龍纏棟，〔王註次公曰〕礎，石礎也。礎斲雙狻，棟盤龍像，此言禁殿也。〔師曰〕梅聖俞《紫宸早朝》詩：耽耽玉宇龍纏棟，靄靄金爐獸齧銀。金井轆轤鳴曉甕。〔王註〕李賀詩：轆轤啞啞轉鳴玉。〔施註〕《玉臺新詠》

行路難篇：玉欄金井牽鹿盧。戴延之《西征記》：洛陽太極殿，有金井欄、金博山，轆轤蛟龍負山於井上。小殿垂簾白

玉鈎〔三〕，〔查註〕小殿即睿思殿。大宛立仗朱絲〔三〕鞞。〔施註〕《漢·張騫傳》：大宛有善馬。《唐·顏真卿

傳：大宗置立仗馬二，有急奏須乘者，聽。古樂府：梁元帝紫駟馬歌：宛轉青絲控。風馭賓天雲雨隔，〔王註次公曰〕列子：御風而行，又所謂風馬雲車也。賓天，以言帝之上仙也。此蓋言神宗矣。〔合註〕汲冢周書：王子曰：「吾後三年，上賓於帝所。」註言：死必爲賓於天帝之所。孤臣忍淚肝腸痛。〔王註〕梅聖俞詩：二年不到大梁城，江邊淚滴肝腸痛。〔施註〕柳子厚黃溪詩：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羨君意氣風生座，〔施註〕唐盧綸詩：說劍風生坐，抽琴鶴繞雲。落筆縱橫盤走汞。〔施註〕杜牧註孫子序云：猶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上樽日日瀉黃封，〔施註〕漢·翟方進傳：賜上樽酒。賜茗時時開小鳳。〔施註〕歐陽文忠公龍茶錄後序：茶之爲物，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蓋自蔡君謨始造而進貢焉。仁宗南郊致齋之夕，中書、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官人剪金爲龍鳳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嘉祐七年，明堂始人賜一餅。茶經云：茗，茶之晚取者。集韻亦云。〔查註〕灑水燕談錄：蔡君謨造小團以充貢，一斤二十餅，仁宗尤所珍惜，雖宰相未嘗輒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不敢自試，有佳客，出爲傳玩。又北苑雜述云：北苑細色第五綱，有興國巖、小龍、小鳳之名。閉門憐我老太玄，給札看君賦雲夢。金奏不知江海眩，〔王註〕周禮·地官：以晉鼓鼓金奏。〔施註〕左傳·成公十二年：金奏作於下。木瓜屢費瑤瓊重。豈惟蹇步苦追攀，〔施註〕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已覺侍史疲奔送。〔施註〕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春還宮柳腰支活，〔王註〕杜子美絕句漫興詩：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水人御溝鱗甲動。〔施註〕劉禹錫牛渚詩：秋江鱗甲生。〔合註〕杜子美秋興詩：石鯨鱗甲動秋風。借君妙語發春容，顧我風琴不成弄。〔施註〕潘閔風琴詩：到底不能成一曲。

再次韻答完夫穆父〔三〕

〔公自註〕二公自言：先世同在西掖。〔施註〕此詩墨迹，藏吳興秦氏，首云：又次韻穆父舍人和完夫初入省，且述世契。集本云「掖垣老吏」，墨迹乃「老史」也。〔合註〕《宋史》：錢彥遠爲右司諫，遷起居舍人。穆父，彥遠子也。胡宿修起居注，知制誥，從子宗愈。所云「先世同在西掖」，當指彥遠與宿也。【詰案】此詩在中書舍人任作，施編在前，本誤，查註編人卷二十六元豐八年十二月，尤非。今改編於此。

掖垣老吏〔言〕識郎君，〔王註〕劉楨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註引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垣。〔施註〕《唐·權德輿傳》：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並轡天街兩絕塵。〔施註〕《史記·天官書》：畢昴間爲天街。《莊子·田子方篇》：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汗血固應生有種，〔王註〕《北史·魏世祖本紀》：遮逸國獻汗血馬。夜光那復困無因。豈知西省深嚴地，〔王註〕堯卿曰：王元之《滁州謝上表》云：臣自西垣，入叨內府，既在深嚴之地，乃當繁劇之秋。〔施註〕《唐·百官志》：龍朔元年，改中書省曰西臺。〔查註〕楊奐《汴故宫記》：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南曰待漏院。登聞鼓院之西，曰右掖門，西省卽右掖也。也著東坡病瘦身。〔施註〕白樂天《新秋病起》詩：病瘦形如鶴。免使謫仙明月下，狂歌〔言〕對影只三人。〔王註〕援曰：先生言，自與胡完夫、錢穆父爲三人也。

和蔣發運

〔施註〕蔣發運，名之奇，字穎叔，宜興人。鎖廳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以失書間日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進副端，歷諸道轉運，遂爲江淮發運。祖宗舊制，歲終奏計京師，其實多至次年正月到闕，穎叔十月已詣京師奏計。進待制，守長沙，爲御史諫官，以廉白稱。由寶文閣待制河北都漕守瀛，入爲戶部侍郎。〔查註〕《宋史·職官志》：發運使，掌經度山澤財貨之源，漕淮浙江湖六路儲廩，以輸中都，而兼制茶鹽泉寶之政。《燕翼貽謀錄》：初下江南，置水陸發運二使，後以陸路不便，悉從水路。雍熙四年，詔合水陸發運爲一路。《職官分紀》：淮南、江浙、荆湖有都大發運使、副使等官。

夜語翻千偈，書來又一言〔三〕。此身真佛祖，何處不羲軒。船穩江吹坐，樓空月入樽。【詰案】江淮發運使，置司真州，有東園池臺之勝，歐陽修爲記。公後北歸，至真州而疾作，米元章冒熱至東園，送麥門冬飲子，卽其處也。各註皆失考東園，而《年譜》並譌東園在常州，今已詳載卷四十五案中。據此詩，則元豐七年，公寄居真州之時，與蔣之奇燕集此園，其情顯然。而宜興莊田，誥謂始終因之奇而成者，其線索愈明。〔案〕總案卷四十五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一日，有「與米黻遇於白沙東園」條。可參考卷四十五《睡起聞米元章冒熱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題下詰案。遙知思我處，醉墨在頽垣。

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施註〕東坡母成國太夫人程氏，眉山著姓。其姪之才，字正輔；第二之元，字德孺；第六即楚州之邵，字懿叔；第七正輔。初娶東坡女兄，早亡，老蘇公以爲恨事〔三〕，見後。次韻正輔江行見桃花詩註。此詩云「炯炯明珠照雙璧」，次前韻送德孺漕江西。又云「君家兄弟真聯璧」，獨指德孺、懿叔，不復及正輔，猶以舊怨故也。德孺以父文應蔭入官。其自江右移節廣南，爲郎金部。元符三年，由河中守爲兩浙轉運使。東坡歸自海外，會於金山。後爲衛尉少卿，坐曾丞相布取金山下鼻塘地，德孺嘗與調護，蔡京與布不協，德孺亦得罪，時崇寧二年秋也。德孺孫敦厚，字子山。有文名紹興間，爲右史，兼掌外制。【誥案】據此註，則所編惠州卷，以程正輔事首列江行桃花題下，其編次尚不紊也。恨事見於後詩。下者當卽老泉全集·族譜亭記，而其註已亡，無由見也。公嘗命過補作思子臺賦，而自爲叙之，以傳史經臣之意，誥用其說，爲拈出之，亦使此註雖亡，而其意則存也。然既有此註，查註卽當推求其所以註於江行桃花詩下之故，卽不應折改諸詩。施註以文應爲德孺之父，亦誤。文應乃公之外祖，德孺之祖也，已詳卷一案中。〔案〕總案有「母程氏，大理寺丞文應女，是爲成國」條。〔查註〕輿地廣記：隋開皇初，山陽郡廢，十二年置楚州。

炯炯明珠照雙璧，〔施註〕杜子美偃仄行詩：此心炯炯君應識。當年三老蘇、程、石。〔合註〕續通鑑長編：景德三年九月，親試賢良方正，石待問人第四等。待問，眉山人也。又先生跋老蘇送石昌言北使文云：昌言名揚休，善爲詩，有名當時，終於知制誥。詩中所指，未知何人。【誥案】此指石揚休昌言之父也。參觀後「諸孫」句，蘇乃公祖宮傳，程乃公外祖文應也。里人下道避鳩杖，〔施註〕漢·石奮傳：內史貴人人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後漢·

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王杖，杖端以鳩鳥爲飾。刺史迎門倒鳧鳥。〔王註援曰〕倒鳧鳥，倒履迎也。我時與子皆兒童，狂走從人覓梨栗。〔詰案〕紀昀曰：層次井然，有情文相生之樂。健如黃犢不可恃，〔施註〕杜子美《百憂集行》：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查註〕醴泉，眉州山名。石頭山高暗松櫟。〔施註〕韓退之詩：時見松櫟皆十圍。〔查註〕考《志》：眉州有石佛山，無石頭山。先生《寄子由》詩云：買田向何許，石佛山頭路。頭字疑當作佛字。諸孫相逢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集。〔三〕。〔施註〕韓退之《別知賦》：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羣憂。子方得郡古山陽，〔王註次公曰〕山陽，言楚州，蓋淮陰郡山陽縣也。〔施註〕《唐·地理志》：楚州，本江都郡之山陽地。老手生風〔三〕謝刀筆。〔施註〕《漢·趙廣漢傳》：見事風生。《蕭何傳》：起秦刀筆吏。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牒，故吏皆以刀筆自隨。我正含毫紫微閣，〔王註次公曰〕紫微閣，則中書舍人事。唐開元初，號紫微舍人。〔施註〕《唐·百官志》：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爲紫微。按，東坡時爲中書舍人。〔合註〕陸機《文賦》：或含毫而邈然。病眼昏花困書檄。〔施註〕《廣雅》：書記曰書。又按《說文》：檄，二尺書也。《釋名》：檄，激也，下官激迎其上之書文也。莫教印綬繫餘年，〔施註〕白樂天《遊恩德寺》詩：簪纓束縛使君身。《文選》：嵇叔夜《絕交書》：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去掃墳墓當有日。〔王註〕《唐書》：太宗謂裴寂曰：「今歸掃墳墓，尚何辭。」〔施註〕《漢·嚴延年傳》：母數責之曰：「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墳墓耳。」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王註〕白樂天《寒食月夜》詩：風香露重梨花濕，草舍無燈愁未入。〔施註〕《文選》孫綽賦：藉萋萋之織草。白樂天《陵園妾》詩：手把梨花寒食心。〔詰案〕紀昀曰：灤澗起處作結，章法完密。

和人假山

上黨攬天碧玉環，〔王註次公曰〕上黨，潞府也。此言太行山。〔施註〕杜牧之《賀平澤潞啓》：上黨天下之脊。〔查註〕《太平寰宇記》：五龍山，本名上黨山，其山松柏參霄。絕河千里抱商顏。〔王註師曰〕商顏，商山也，亦曰商於山。〔施註〕《漢·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顏師古曰：商顏，商山之顏也。〔查註〕《水經注》：楚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皇甫謐云：商山亦稱楚山。古老云：州有商君、商國、商塞、商密、商顏，曰五商。試觀烟雨三峰外，〔施註〕《唐文粹》楊敬之《華山賦》云：天雨初霽，三峰相差。都在靈仙一掌間。〔王註〕《賈氏談錄》云：華岳掌，其石丹紫，正如人肉色，適類掌耳。高盈丈，闊四五尺。〔厚曰〕華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以通流，今華山有手迹仙掌峰是也。〔施註〕《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巨靈高掌，厥迹猶存。造物〔四〕何如童子戲，〔施註〕《法華經》：乃至童子，戲聚沙爲佛塔。寫真聊發使君閑。〔施註〕杜子美《驃騎歌》：故獨寫真傳世人。何當挈取西征〔四〕去，畫作圍牀六曲山。〔施註〕李賀《屏風曲》：圍迴六曲抱膏蘭。

送王伯敷守虢

〔施註〕王伯敷，名廷老。〔查註〕東坡守徐，有《和廷老退居見寄》詩。廷老放廢已久，至是起知虢州。《九域志》：陝西永興軍路虢州，唐弘農郡，宋改虢郡，治虢略縣。東至西京一百二十五里。周封虢仲之地，漢武置函谷關，謂形如函，卽孫卿子所云「秦有松柏之塞」是也。【誥案】此

條查註，誤讀《樂城集》。祭王虢州伯敷文，而改爲《代祭王虢州文》，遂實以伯敷長子娶東坡女之說，在處亂註。公詩有「平生無一女」句。今刪，餘詳案中。〔案〕總案謂「平生無一女」句，「乃公在金陵《和葉濤》詩也」。〔餘略〕

華山東麓秦遺民，當時依山來避秦。〔施註〕陶淵明《桃花源記》：村中人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不復出焉。楊文公《談苑》云：華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壑，不知其極。人有登蓮花峰絕頂，俯瞰人烟，舍屋相望，四時常有花木，疑靈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難者，居此其裔也。至今風俗含古意，柔桑綠水〔四〕招行人。行人掉臂不回首，〔施註〕《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爭人峭函土囊口。〔王註〕宋玉《風賦》：盛怒於土囊之口。〔施註〕《史記·秦本紀》：孝公據峭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查註〕《元和郡縣志》：自東峭至西峭三十五里。又按《雍錄》：自華至陝凡三關。秦函谷關，在唐陝州靈寶縣南十里。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東一里，漢楊僕移秦函谷關，而立於此。以比秦舊關，則移東三百七十八里。唐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惟有使君千里來，欲飲三堂無事酒。〔王註〕韓退之詩：何人有酒身無事。〔施註〕《唐文粹》呂溫《虢州三堂記》云：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人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厲宗室克構之義。韓退之《和虢州劉使君三堂新題詩序》云：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劉兄出刺此州，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間。〔查註〕《名勝志》：三堂，在虢州治內，唐岐、薛二王刺史時所建。三堂本來一事無，日長睡起聞投壺。〔施註〕《禮記》有《投壺篇》。《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牀頭硯石開雲月，澗底松根刷雪腴。〔王註〕援曰：虢出月石硯屏并茯苓。山棚盜散人安寢，〔王註〕次公曰：

《唐史》：河南汝、虢深山居民，團結爲盜，謂之山棚。李師道常衣食而潛部分之，欲以作亂於洛城。多置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元和十年，大饗邸中，殺牛醞酒，既衷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禦，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遁，官軍襲擊盡殺之。〔施註〕《舊唐書·憲宗紀》：李師道與嵩山僧圓淨謀反，呂元膺圍之，賊入嵩岳山棚，盡擒之。亦見《通鑑》。〔合註〕子由詩，亦有「山賊近方修，提刀索崖谷，援枹動閭里」句。【詰案】時有賊如山棚盜也。勸買耕牛發陳廩。歸來只作水衡卿，〔王註〕《前漢·龔遂傳》：爲渤海太守，徵還，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水衡典上林禁院，共張官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施註〕《漢·龔遂傳》：爲渤海太守，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郡中皆有蓄積，吏民皆富實。數年，拜爲水衡都尉。我欲攜壺就君飲。〔施註〕杜牧詩：與客攜壺上翠微。杜子美《偪仄行》詩：速宜相就飲一斗。

道者院池上作

〔查註〕《汴京遺迹志》：道者院，在鄭州門外五里。高文虎《蓼花洲閑錄》：五代時，有僧卓菴道邊藝蔬，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種高苜數畦。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高苜食之。遂攝衣延之，饋食甚勤。因以所夢告，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卽位，求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周輝《清波雜志》所載亦同。又按晁補之《雞肋集·和普安院壁上蘇公韻》詩云：畏暑聊尋寺，追涼故繞池。兩園鳩喚婦，風徑燕將兒。散篆繁簾額，留雲暗井眉。龍蛇動屋壁，知有長公詩。《樂城集·次韻》詩云：雨氣涼侵殿，河流滲入池。黃梁淪魚子，白酒瀉鵝兒。風細初生袖，塵清免污眉。郊行不得意，拂壁

看題詩。

下馬逢佳客，〔施註〕杜子美《雨》詩：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攜壺傍小池。清風亂荷葉，細雨出魚兒。〔王註〕杜子美《水檻遣興》詩：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并好能冰齒，〔施註〕白樂天《新秋早起》詩：銅瓶水冷齒先知。茶甘不上眉。歸途更蕭瑟，〔施註〕杜子美《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詩：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真個解催詩。

次韻子由送千之姪

〔查註〕千之兄弟五人，東坡同祖兄不欺之子也。〔誥案〕不欺娶於蒲氏，《樂城集》有《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即千之之母，其詩之「風流似舅」句，指蒲傳正也。傳正素侈汰，公嘗以書規之曰：「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欲老弟苦勸，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千乘乃不欺長子千之之兄，皆蒲所出。卷二十五《寄蘄簞與蒲傳正》題下，施註論蒲事極詳，且有坡女姪歸其子澈之說，而語不及此，疑其有譌。今姑存之，并記於此。〔查註〕《樂城集·送千之姪西歸》詩云：京洛東游歲月深，相逢初喜解微吟。夢中助我生池草，別後同誰飲竹林。文字承家憐汝在，風流似舅慰人心。便將格律傳諸弟，王、謝諸人無古今。

江上松楠深復深，滿山風雨作龍吟。〔合註〕庾信詩：龍吟迴上游。年來老幹都生菌，下有孫枝欲出林。〔王註續曰〕凡木皆本實而未虛，唯桐反之，故琴貴孫枝。〔施註〕《文選》嵇康《琴賦》：乃斲孫枝，準量所任。〔誥

案】紀昀曰：前四句一氣相承，純爲比體，於古體爲常格，於近體爲新調。白髮未成歸隱計，青衫〔四〕儻有濟時心。「施註」杜子美《遺興》詩：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罪罟。白樂天《效陶潛體》詩：豈無濟時策，君門乏良媒。閉門試草三千牘，「施註」《史記·滑稽傳》：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牘。仄席〔四〕求人少似今。「王註」《後漢·逸民列傳》：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施註」《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朕思遲直士，仄席異聞。《文選》羊叔子《讓開府表》：側席求賢，不遺幽賤。【詰案】本集《與李端伯書》：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考端伯時知益州，是千之以官西歸也。

題文與可墨竹并叙〔四〕

【詰案】此詩，查註仍施編列入元祐二年丁卯，合註從誤。今據叙有「始還朝」語，詩當作於元祐丙寅。蓋與可沒於元豐二年己未，計至元年丙寅，正八年也。其元年所編《送千之姪》詩後之《文與可墨竹》一首，亦以不合，改編元豐八年。今卽以此詩改置其處，義各有當也。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遊戲得自在。「施註」《法華經》：神通遊戲三昧。「王註次公曰」三昧，解者言自在也。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施註」《法書苑》：懷素自言得草書筆法三昧。《法華經》：佛人於無量義處三昧。慈恩疏云：梵語三昧，此云正受。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予最。「施註」《宋·謝弘微傳》云：

叔父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知音古難合，〔施註〕韓退之《贈崔立之》詩：知音自古稱難遇。奄忽不少待。〔施註〕《文選》古詩：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誰云生死〔哭〕隔，相見如龔、隗。〔施註〕《晉·藝術隗炤傳》：善於《易》。臨終，書版受其妻曰：「吾亡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責之。」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齋版往責之。使者惘然，不知所以。沈吟良久而悟。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歎曰：「妙哉隗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梓，埋在堂屋東頭。」還掘之，皆如卜。

次韻錢舍人病起

〔施註〕錢舍人，卽穆父，時爲中書舍人。〔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四月，中書舍人錢勰充天章閣待制，九月爲給事中。先生作詩時，穆父尚未改官也。

牀下龜寒且耐支，杯中蛇去〔四〕未應衰。殿門明日逢王傅，〔王註〕《漢·東方朔傳》：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杜子美《贈鄭虔貶台州》詩云：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施註〕《史記·日者傳》：宋忠、賈誼聞司馬季主言，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云云。誼爲梁王傅。欄具爭先看不疑。〔王註〕《前漢書註》：應劭曰：欄具，木標首之劍，欄落大壯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轆轤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欄，音磊。坐覺香烟攜袖少，〔王註續曰〕梅學士詢好焚香，每晨起，必焚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郁然滿堂。〔施註〕杜子美《和賈至》詩：朝罷香烟攜滿袖。獨愁花影上

廊遲。「王註」《唐書》：學士人署，常視日影爲候。李程爲翰林學士，性懶，日過八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施註」白樂天《宿楊家》詩：月照藤花影上墀。何妨一笑千疴「四」散，「施註」《莊子·達生篇》：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反，諛詒爲病。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云云。桓公驟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絕勝倉公飲上池。「王註次公曰」《史記》：扁鵲，渤海鄭人，姓秦氏。少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呼扁鵲私坐，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乃出其懷中藥，與扁鵲曰：「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天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今詩言倉公，誤以爲淳于意。

次韻和王鞏

〔合註〕定國時爲宗正寺丞。

謫仙竄夜郎，「王註」《舊唐書》：天寶元年，改珍州爲夜郎郡。「施註」《舊唐書·李白傳》：以永王璘辟，坐長流夜郎。子美耕東屯。「王註續曰」東屯，在今夔州故城之東。「施註」杜子美《移居東屯》詩：淹留爲稻畦。又：東屯稻畦二百頃。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施註」韓退之《調張籍》詩：李、杜文章在，光艷萬丈長。唯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爭鋒雖剽甚，「王註」《漢書》：黥布反，上自將而東。張良見上曰：「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聞鼓或驚奔「四」。天欲成就之，使觸羝羊藩。「施註」《周易·大壯》：羝羊觸藩，不能進，不能退，無攸利。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歸來千首詩，「施註」杜子美詩《不見》：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傾瀉「五」五石樽。却疑彭澤在，「施註」謂陶淵明嘗爲彭澤令。頗覺蘇

州煩。〔施註〕謂韋應物也。君看騶忌子，廉折配春溫。知音必無人，壞壁挂桐孫。〔施註〕《漢·劉歆傳》：得古文於壞壁之中。李善註《文選》：孫枝云：《周禮註》云：孫，竹枝根之未生者，桐孫亦然。李賀詩：蟬陽老樹非桐孫。《風俗通》：梧桐生於蟬陽山，採東南孫枝爲琴聲，甚清雅。〔合註〕庚信詩：桐孫待作琴。

用王鞏韻贈其姪震〔五〕

〔誥案〕原題：用定國韻贈二十姪震。〔查註〕題中「二十」，當是「其」字之譌。〔合註〕王定國《聞見近錄》作「六姪震」，則「二十」字自誤。〔誥案〕原題「贈二十姪震」，卽爲公贈己姪蘇震之文，其義顯誤。此乃舊本「其」字脫缺不全，如廿字狀，後遂譌爲二十兩字。今據前後二題，更正。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衡門老苔蘚，〔馮註〕《詩·陳風·衡門》：衡門之下，可以棲遲。竹柏〔三〕千兵屯。開樽邀落日，未對烏鳥言。〔合註〕《左傳·襄公十八年》：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遁。清風舉吹籟，散亂書帙翻。傳呼一何急，人馬從車奔。貧居少賓客，鄰婦窺籬藩。牆頭過春酒，〔馮註〕杜子美《夏日李公見訪》詩：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綠泛田家盆。比來伏青蒲，〔馮註〕《漢·史丹傳》：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云云。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坐捉白獸樽〔五〕。〔合註〕《說文》：捉，握也。王猷修潤色，〔合註〕束皙詩：王猷允泰。班固《兩都賦序》：潤色鴻業。亦有簿領煩。朝廷貴二陸，〔馮註〕《晉書·陸機傳》：字士衡。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至太康末，與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

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屢聞天語溫。〔合註〕李白《明堂賦》：「聽天語之察察。」猶能整筆陣，〔馮註〕王羲之《筆陣圖》：「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整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孫何有《詩戰篇》：物華如陣筆如鋒，沈、謝、曹、劉是七雄。愧我非韓孫。」

用王鞏韻，送其姪震知蔡州

〔施註〕王震，字子發。文正公旦曾孫。銓試優等，賜第，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從輔臣，執筆人記上語，面授右司外郎。爲右史，進西掖。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待制守蔡。紹聖初，歸故班，權吏部尚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爲章子厚所惡，奪職，知岳州，卒。子發時爲給事中，故云「夕郎方不夕」也。〔合註〕「夕郎」二句，言不爲夕郎而出建築戟也。

九門插天開，萬馬先朝屯〔馮〕。舉鞭紅塵中，相見不得言。夜走清虛宿，〔王註師曰〕王鞏家有清虛堂。扣門驚鵲翻。君家汾陽家，永巷車雷奔。〔王註〕《長安志》載：郭汾陽宅，在親仁坊，居其地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人者，不知其居。杜牧《阿房宮賦》云：雷霆乍驚，宮車過也。夕郎方不夕，〔王註厚曰〕

漢故事：黃門郎，每日暮人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即今之給事中也。〔合註〕見《太平御覽》所引《漢舊儀》。列戟以

自藩。〔王註續曰〕天官，門賜列戟。相逢開月閣，畫簷低金盆。至今夢中語，猶舉燈前樽。阿戎

修玉牒，〔王註援曰〕玉牒，宗室世譜也。〔查註〕王定國爲宗正丞，故云修玉牒。〔語案〕官宗正丞，即可云修玉牒，不必

拘泥請修玉牒也。是年四月，公與定國子發游寶梵寺，本集有據，而施註原編此詩在初夏詩前，與本集正合。是此三詩，皆同時作，而蔡州之命，亦在四月間也。合註謂定國於是年十月，請修玉牒，詩非泛言。其說與詩意毫無裨益，而於施編

則甚礙，今刪。未憚筆削煩。〔王註〕《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君歸助獻納，〔王註〕班固《兩都賦·序》云：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坐繼岑與温。〔王註續曰〕岑則岑文本，與其兄子長倩也。温則温大雅，與其弟彦博也。文本爲中書舍人侍郎令，而兄子長倩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雅爲黃門侍郎，而彦博爲中書舍人侍郎令。〔合註〕俱見《唐書》。我客二子間，不復尋諸孫。〔公自註〕子美詩云：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五五〕。〔王註續曰〕此杜子美《示從孫濟》詩也。

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洛州〔五六〕

〔查註〕《元和郡縣志》：洛州，秦邯鄲郡地，漢分置廣平國，周武帝建德六年，置洛州，以水爲名。《太平寰宇記》：河北道洛州廣平郡，治永年縣，唐天寶元年，爲廣平郡，乾元元年，復爲洛州。西南至東京五百五十里。〔合註〕用《送魯元翰知衛州》詩韻也。

我在東坡下，躬耕三畝園。君爲尚書郎，坐擁百吏繁。鳴蛙與鼓吹，等是俗物喧。永謝十年舊，老死三家村。惟君緜袍信，到我雀羅〔五七〕門。緬懷故人意，欲使薄夫敦。新年對宣室〔五八〕，〔王註〕《三輔黃圖》云：宣室，在未央宮殿北，未央前殿正室也。〔王註次公曰〕先生言，今爲中書舍人也，掌制誥，爲代言之職。《說命》云：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又漢夏侯勝云：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相逢問前輩，所見多後昆〔五九〕。道館雖云樂，〔王註〕華嶠《後漢書》曰：學者謂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合註〕見《竇章傳》。冷卿當復温。〔王註倬曰〕世傳，京師謂光祿爲飽卿，衛尉爲煖卿，鴻臚爲睡卿，司農爲走卿，宗

正爲冷卿。煖卿謂其管儀鑾供帳之類，冷卿謂其管玉牒所。〔合註〕元翰於元豐七年與官觀差遣，至是復起知洛州。還持刺史節，却駕朱輪軒。〔王註〕援曰漢制：刺史阜蓋朱兩轡。黃髮方用事，〔王註〕書·秦誓：尚猷詢茲黃髮。白鬚宜少存。嗣聖真生知，拯民如救燔。〔合註〕隋書·音樂志：拯溺救燔。初囚羽淵魄，盡返湘江魂。〔王註〕師曰：時哲宗初登極，太母垂簾，悉罷新法，而元豐末年用事宰執皆斥逐，當時議新法不合被竄謫者，皆召還錄用。坐憂東郡決，老守思王尊。〔查註〕東都事略·魯有開傳：有開知冀州，河決小吳口，水不至城下數里。有開議增築護城隄，人皆謂初無水患，何勞役爲。有開卒成之。明年河決，水至，以有備無患。元翰在冀州治河有成效，故借王尊事以美之。北流桑柘沒，故道塵埃翻。〔王註〕次公曰：桑柘沒，則泛水沒之也。塵埃翻，則水不循故道，而反爲平地也。〔查註〕按，洛州與北京接壤，九河故道，半從此入海。時已湮塞，故云故道塵埃翻。知君一寸心，可敵千步垣。流亡自棲止，老幼忘崩奔。得閑閉閣〔合註〕坐，〔王註〕次公曰：即漢書：閉閣卧治也。勿使道眼渾。聊乘應捨筏〔合註〕，〔王註〕金剛經：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直泝無生源。〔王註〕師曰：佛氏以無生爲樂。歸來成二老，夜榻當重論。

次韻朱光庭初夏

〔王註〕堯卿曰：字公掾，與公同年。〔查註〕宋史：朱光庭，偃師人。以父景廢人官，復登第。哲宗立，司馬光薦爲左正言，首乞罷青苗等法，論蔡確、章惇、韓縝言甚切，遷左司諫。〔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十月，朱光庭爲左正言。元祐元年九月，爲左司諫。先生詩作於初夏，光

庭尚在正言任也。【詰案】王巖叟、朱光庭，皆劉摯引薦。《宋史·劉摯傳》謂光庭乃首激成元祐黨禍之人。《東都事略》謂光庭乃君子而不仁者。又《宋史》本傳云：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此首指朱光庭也。

朝罷人人識鄭崇，直聲如在履聲中。【王註】《前漢書》：鄭崇字子游。哀帝擢爲尚書僕射，數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卧聞疎響梧桐雨，【王註】孟浩然詩：疎雨滴梧桐。獨詠微涼殿閣風。【詰案】此句用柳公權《與唐文宗聯句》「殿閣生微涼」語，特以獨詠二字，畫清本界。公嘗謂公權有美無箴，故此句以雖詠不忘諫諍之意諷之，且上聯太實，此則急脉緩授，其意自到，非不貫也。曉嵐謂牽於韻脚，前四句語脉不貫，此乃認作寫景之誤也。諫苑君方續承業，【查註】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諍事，名《諫苑》，隋文帝覽而嘉焉。事出《北史》。【詰案】應麟云：註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又，閻璩云：《南史》無李承業。此皆指王本續註也。今已刪。醉鄉我欲訪無功。陶然一枕【三】誰呼覺，牛蟻初除【六】病後聰。

次韻朱光庭喜雨

久苦趙盾日，【王註】《左傳·文公七年》：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註：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欣逢傅說霖。【王註】《書·說命》：高宗謂說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坐知千里足，初覺兩河深。【王註】次公曰：兩河，蓋汴河、蔡河也。【查註】《續述征記》：汴、沙，到浚儀而分也。汴東注，沙南流。按《水經注》：沙，音蔡。破屋常持傘，【合註】《晉書·王雅傳》：將拜，遇雨，請以傘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無薪欲爨琴。清詩似庭

燎，雖美未忘箴。〔王註〕詩·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奉勅祭西太一和韓川韻四首

〔查註〕《宋史·禮志》：國初，太一壇，在國門之東郊。熙寧中，司天正周琮上言：五福太乙，自雍熙元年入東南巽位，時修東太一宮。天聖七年，入西南坤位，修西太一宮。葉夢得《石林燕語》：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十神，凡行五宮，今自甲寅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卽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復有言京城東南蘇村，可應姑蘇之兆，乃改築於蘇村。洪邁《容齋三筆》：東太一宮在蘇村，西太一宮在八角鎮。曾子固《元豐類藁》：初作太一宮，用張齊賢領祠事。齊賢以爲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貴神，宜半祠天之禮，天子使加伶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制。又按《燕語》：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神、天一、地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宋史》：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元祐初，爲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改太常卿。〔合註〕《宋史》：川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進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復守潁，徙虢，與孫升同受責。徽宗立，得故官，知青、襄二州，卒。《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三月，韓川爲監察御史，二年八月，進左司諫。先生作詩，川官御史時也。〔誥案〕以上朱光庭、王觀、韓川、孫升諸人，皆是年十二月以後攻公者。《宋史》謂小人忌惡擠排，皆此曹也。

其一

聖主新除祕祝，〔王註〕《史記》：漢文帝十三年，詔曰：蓋聞禍自怨起，而福由德興。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侍臣來乞豐年。〔查註〕龐元英《文昌雜錄》：祠部每歲立春，祭東太一宮，立夏，立冬，祭中太一宮，立秋祭西太一宮。壽宮神君欲至，夜半〔查註〕靈風肅然。〔王註〕《漢·郊祀志》：武帝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三輔黃圖》曰：壽宮北宮，有神仙宮。壽宮，張羽旂設供具以禮神君，若神君來，則肅然風生，幃帳皆動。

其二

玉璽親題御筆，〔合註〕《史記·秦始皇紀》：趙高令子嬰受玉璽。金童來侍天香。〔王註次公曰〕道家有言散花玉女，侍香金童。唐李正封詩：天香夜襲衣。禮罷祝融參乘，〔王註續曰〕祝融，南方炎帝之佐。司馬相如《大人賦》：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次公曰〕《左傳·哀公六年》：朝必參乘。《文選·子虛賦》：陽子參乘。前驅已過衡湘。

其三

解劍獨行殘月，〔王註次公曰〕祭必去服，則有劍之儀矣。〔合註〕謝朓詩：解劍北宮朝。披衣困卧清風。夢蝶猶飛旅枕，粥魚已響枯桐。〔合註〕《晉書·張華傳》：臨平岸，出一石鼓，槌之無聲。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爲魚

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其四

陂水初含曉綠，稻花半作秋香。皂蓋却迎朝日，〔王註次公曰〕皂蓋乃太守之製。杜子美《陪李北海游歷下亭》詩：朱藩駐皂蓋。又《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云：皂蓋能忘折野梅。今在侍臣，言之未詳。〔合註〕《宋史·輿服志》：織，京城外庶官通用。太一宮在城外，則自可用矣。紅雲正繞宮牆。〔王註〕韓退之詩：欲知花鳥處，水上覓紅雲。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王註子仁曰〕王荆公詩云：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其二云：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舊迹都迷。先生見此兩絕，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後魯直亦和四首。〔查註〕《王半山集》中所載，與註中所引不同。「柳葉」二句，集本云：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第三句「陂春」二字，集本作「宮烟」。
【詰案】介甫詩文，與其《新經義》然，朝更暮改，並無一定也。

其一

秋早川原淨麗，〔合註〕《南史·謝裕傳》：居宇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
〔王註次公曰〕杜子美《恨別》詩：草木變衰行劍外。〔堯卿曰〕王建《宮詞》：池南池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

其二

但有樽中若下，〔王註〕《吳興統記》云：苕溪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初學記》載鄒陽《酒賦》云：其品類則沙洛、淥鄠、烏鄉、若下。〔王註〕山謙之《吳興記》：上若、下若邨，並出美酒。何須墓上征西。〔王註〕《三國志·魏武紀註》：後徵爲都尉，及遷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聞道烏衣巷口，〔王註〕援曰：烏衣巷，在金陵，晉王、謝所居也。〔次公曰〕劉禹錫詩：烏衣巷口夕陽斜。〔合註〕《南史·王僧虔傳》：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又《謝弘微傳》：混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常居在烏衣巷。而今烟草萋迷。〔王註〕次公曰：荆公居金陵，是時已薨，故云耳。〔合註〕荆公於元祐元年四月癸巳卒，見《續通鑑長編》。〔詰案〕紀昀曰：六言難得如此流利。

次韻子由送陳侗知陝州

〔合註〕《吳興備志》：陳侗，字成伯。官至寶文閣待制。《續通鑑長編》：陳侗，莆田人。陳睦，侗之弟。治平三年十月，詔舉才行士可試館職者，韓琦薦侗。又劉攽《志侗墓》云：熙寧四年十月，陳侗檢詳樞密院禮房文字，仍改太子中允。五年六月，以張商英言宮邸有妻族之親，每休沐相從，宴飲無度，罷檢詳，判登聞鼓院。元豐三年七月，御史王道祖言，前知湖州陳侗，昨慈聖光獻太后遺詔後赴任，至蘇州，卽令女妓佐酒，詔提點兩浙路刑獄孫昌齡體量。五年十一月，詔罷知宣州，陳侗再佐差判登聞鼓院，以御史王桓言其不當以便私求再任也。詩中所云「無限毀譽」，

當指以上諸事。又載：元祐元年六月，衛尉少卿陳侗知陝州，則是作詩時矣。〔查註〕《元和郡縣志》：漢弘農郡之陝縣，後魏置陝州，西魏大統三年罷，隋置弘農郡，武德元年，改爲陝州，廣德元年，改爲大都督府。南北隔河二百四十六里，西至潼關二百里。《樂城集》有《送陳侗同年知陝州》詩。

誰能如鐵牛，橫身負黃河。〔王註倬曰〕陝州有鐵牛廟，今封爲順濟王，頭在河之南，尾在河之北，世傳禹以此鎮

河患也。〔查註〕《太平寰宇記》：開元十二年，於河東縣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其牛並鐵柱連腹，入地丈餘，負橋跨河。

滔天不能沒，〔王註〕《書·益稷》：洪水滔天。尺筮未易訶。世俗自無常，徐公故逶迤。〔王註次公曰〕

徐公，言徐邈也。逶迤，則雍容曲折之義。別來不可說，事與浮雲多。當時無限人，毀譽卽墨阿。〔王

註〕《史記》：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

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在阿，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

闢，民愁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之。虛聲了無實，夜

蟲鳴機梭。〔王註次公曰〕夜蟲有促織之名，而實未嘗織，所以成毀譽無實之義。相逢一笑外，奈此白髮何。

天驥皆籟雲，長鳴飽芻禾。〔合註〕《儀禮·聘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王庭旅百實〔《六書》〕，〔王註〕《左傳·

莊公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天地之美具焉。大貝隨弓戈。〔王註〕《書·顧命》：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兗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君獨一麾去，欲賡五袴歌。甘棠古樂國，〔王註次公曰〕甘棠，陝州事，今驛名

尚謂之甘棠館云。〔查註〕《名勝志》：壽安山，在宜陽縣東。《水經注》：以甘水導於山曲之中，故世人目其地爲甘棠。

《志》云：召伯所嘗聽訟之地，故後魏析置甘棠縣，隋改爲壽安縣，唐改福昌。西北有勝因寺，卽甘棠驛故址。白酒金

叵羅。知君不久留，治行中新科。〔合註〕《魏志·何夔傳》：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過客足嗔喜〔六六〕，東堂記分鵝。〔王註〕《晉·劉毅傳》：字希樂。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蹇，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嘗銜之。義熙中，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死。此外但坐嘯，後生工揣摩。〔王註〕《史記》：蘇秦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註：《鬼谷子》有《揣摩篇》也。

送賈訥倅眉二首〔六七〕

〔王註堯卿曰〕訥時朝散郎。〔誥案〕訥時爲朝奉郎，王註誤。〔查註〕《元和郡縣志》：隋大業二年，并嘉州入眉州，八年改眉山郡，唐武德二年，改嘉州，割通義、洪雅等四縣，別置眉州。《輿地廣記》：西魏置眉州，隋置眉山郡，皆在今嘉州。《太平寰宇記》：眉州屬劍南西道。

其一

當年入蜀歎空回，未見峨眉肯再來。〔施註〕《十道四蕃志》：嘉州峨眉山，望之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童子遙知頌襦袴，使君先已洗樽罍。〔公自註〕李大夫，眉之賢太守也〔六八〕。〔王註堯卿曰〕元祐元年，李琪以朝散大夫知眉州。〔次公曰〕《周禮·春官》：彝皆有舟，尊皆有罍。鹿頭北望應逢雁，〔王註次公曰〕鹿頭關，在錦州羅江縣；下鹿頭關，則趨成都而往眉矣。〔子仁曰〕北望逢雁，意欲附書也。自蜀望中原，故云北。〔查註〕《元和郡縣志》：鹿頭戍，在漢州德陽縣之北，南至成都一百里。《太平寰宇記》：鹿頭山，在錦州羅江縣界，迤邐入德陽。昔有張鹿頭於此

造宅，因以爲名。人日東郊尚有梅。〔公自註〕人日出東郊，渡江，游蟆頤山，眉之故事也。〔王註〕高適《寄杜子美》詩：人日題詩寄草堂，梅花滿枝空斷腸。〔施註〕《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我老不堪歌《樂職》，後生試覓子淵才。

其二

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諸案〕公自言營兆東塋也。其後賈訥至眉，往祭老泉之墓，公有《謝賈朝奉啓》：詳案中。〔案〕總案元祐三年有「聞眉倅賈訥往祭東塋作謝啟」條，引《謝賈朝奉啓》。父老得書知我在，〔施註〕杜子美《羌村》詩：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又：妻奴怪我在。小軒臨水〔六九〕爲君〔七〇〕開。試看一一龍蛇活〔七一〕，更聽蕭蕭風雨哀。〔施註〕《通幽記》：虎丘寺幽獨君詩云：青衫多悲風，蕭蕭清且哀。便與甘棠同不剪，〔施註〕《史記·燕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毛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蒼髯白甲待歸來〔七二〕。〔公自註〕先君葬於蟆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君許爲一往，感歎之深，故及之〔七三〕。〔查註〕歐陽修《蘇明允墓志》云：公葬於彭山之安鎮鄉石龍里。〔諸案〕紀昀曰：一氣渾成。

送程建用

〔王註〕堯卿曰「字彝仲」。時爲宣德郎，還眉山。〔施註〕程建用，字彝仲，眉山人。少時奉親稅居，與老蘇公東西相望。嘗與二蘇公、楊堯咨會草舍中，大雨，聯句六言以爲戲，先生嘗追書之。建

用後得官，以獄掾改宣德郎而歸，子由亦有詩送行，見集中。〔查註〕《樂城集·送程建用西歸》詩云：昔與君同巷，參差對柴荆。艱難奉老母，絃歌教諸生。藜藿飽臧獲，布褐均弟兄。貧賤理則窮，禮義日益明。我親本知道，家有月旦評。逡巡戶牖間，時聞歎息聲。善惡不可誣，孝弟神所聽。我見此家人，處約能和平。他年彼君子，豈復地上行。爾來三十年，遺語空自驚。松阡映天末，苦淚緣冠纓。子親八十五，皤然老人星。安輿及祿養，平反慰中情。月俸雖不多，足備甘與輕。今年復考課，得秩真代耕。倚門老鶴望，策馬飛鴻征。歸來歲云暮，手奉屠蘇觥。我詩不徒作，以遺鄉黨銘。自註云：君昔嘗稅居，與敝廬東西相望，武昌君見其家事，知非貧賤人也。此語未嘗語人，俯仰三十年矣，因君西歸作詩，言之，不覺流涕。〔誥案〕彝仲早登第，家有星橋別業，非建用也。王、施註誤。

先生本舌耕，〔王註〕王子年《拾遺記》：賈逵口授經文，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次公曰〕《洞冥記》載：黃安爲代郡卒，執鞭懷荆而讀書，畫地以記數。一夕，地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句首所謂先生，指言建用之父也；後所謂公子，則建用矣。文字浩千頃。〔王註〕韓退之詩：歸來閱書史，文字浩千頃。空倉付公子，坐待發荳穎。〔王註次公曰〕「發荳穎」字，祖出陸機《文賦》：「荳發穎豎，離衆絕致」。而合用，則劉禹錫《菑田行》亦云：蒼蒼一雨後，荳穎如雲發。十年困新說，兒女爭捕影。〔王註次公曰〕新說，言王介甫《三經新義》也，時學者號之曰《新經》，多言性命之說，故以捕影言之。〔施註〕《漢·郊祀志》：谷永說上曰：「姦人挾左道以欺罔人主，聽其言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影，終不可得。」鑿垣種蒿蓬〔古〕，〔施註〕《莊子·庚桑楚篇》：是其於辯也，將

妄鑿垣牆而植蓬蒿也。嘉穀誰復省。空餘南陔意，「王註」《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太息北堂冷。「王註次公曰」北堂冷，則念其母也。《詩·衛風·伯兮》云：「焉得諛草，言樹之背。」說者謂諛即今萱草，可以忘憂也。北，音背，言背堂也。故今謂母爲萱堂，又爲北堂。「施註」李太白《贈楚司空》詩：「北堂千萬壽，奉侍有光輝。」織履隨方進，採薪教韋逞。「王註」《晉書·列女傳》：「韋逞年少，母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辛勤守一經，菽水賢五鼎。」《施註》《漢·主父偃傳》：「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今年聞起廢，「施註」《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魯史》復光景。「王註續曰」王荆公興新學，以《春秋》爲破爛朝報，廢之。元祐初，詔復詩賦，併復《春秋》。公子亦改官，「查註」按程彝仲《與東坡書》云：「中江於東蜀，號稱劇邑，以衰拙臨之，始至若無暇，泊半年而滯獄清，期年而庶事稍就緒。乃謀葺亭臺池館，請公爲記。云云。據此，則建用此時當以宣德郎知中江縣。中江屬潼川州，故子由謂送其西歸，而詩中有「今年復考課，得秩真代耕」之句也。三就繁馬頸。「王註次公曰」《禮記·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又《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釋文》：「繁，音步千反，今句蓋以其飾馬言之。」《施註》《周禮·春官》：「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鄭司農云：「《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杜預《左傳註》：「繁纓，馬飾也。歸來一笑粲，素髮颯垂領。」《王註》《文選》潘安仁《秋興賦》云：「悟時歲之道盡兮，既俯首而自省。斑髮影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會看金花詔，湯沐奉朝請。」《王註堯卿曰》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予嘗判官告院。郡夫人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賜以湯沐之邑，而奉朝請，乃奉親之榮事也。」《施註》《公羊傳·隱公八年》：「湯沐之邑。」《漢·齊悼惠王傳》：「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顏師古註：《高紀》曰：「以其稅賦，供湯沐之具。」《晉·職官志》：「奉朝請，本不爲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天公不吾欺，壽與龜鶴永。」《王註》白樂天詩：「誰識天地意，獨與龜鶴年。」《施註》《文選》郭璞詩：「寧知龜鶴年。」白樂天《雨中花》詩：「松枝上鶴著下龜，千年不死仍無病。」

次韻李修孺^{〔七〕}留別二首

〔查註〕李修孺爵里事迹無可考，當是蜀人罷歸者。

其一

十年流落敢言歸，魚鳥江湖只自知。
〔施註〕杜子美《寄劉峽州》詩：「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豈意青天掃雲霧，」〔王註次公曰〕《晉·樂廣傳》：「衛瓘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盡呼黃髮寄安危。」〔王註〕《書·秦誓》：「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施註〕《唐·郭子儀傳》：「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風流吾子真前輩，人物他年記一時。我欲折繻留此老，」〔王註〕《前漢書·終軍傳》：「軍步人關。關吏予軍繻，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繻衣誰作好賢詩。」〔王註〕《禮記·緇衣》：「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施註〕《毛詩·緇衣》：「美武公也，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其二

此生別袖幾回麾，〔合註〕鮑明遠詩：「離袖安可揮。夢裏黃州空自疑。」〔施註〕杜牧之《遣懷》詩：「十年一覺揚州夢。何處青山不堪老，當時」〔七六〕明月巧相隨。」〔施註〕李太白《把酒問月》詩：「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窮通等是思家意，衰病難堪送客悲。好去江魚煮江水，劍南歸路有姜詩。」〔王註續曰〕今地名有姜詩鎮。〔語案〕紀昀曰：「此種特多情致。」

次韻黃魯直赤目〔七〕

【誥案】紀昀曰：亦效山谷體。

誦詩得非子夏學，〔王註續曰〕卜商，字子夏。爲詩序。毛公詩自謂傳之子夏。子夏哭子失明事，見禮記。紬史正作丘明書。〔王註〕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施註〕漢·司馬遷傳：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誥案〕時山谷方考館職，自此，除著作佐郎，在史局。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合註〕南史·梁武帝紀：膳無鮮腴。百千〔七〕燈光同一如。〔翁方綱註〕先生蘇程菴銘：百千燈同一光。書成自寫蠅頭表，端就君王覓鏡湖。〔王註〕唐書：賀知章，天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武昌西山〔七〕并叙

〔施註〕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宣仁簾聽，以字名，改字聖求。紹聖間始復之。初第進士，爲武昌令。熙寧中，王安石用爲中書檢正官，歷知諫院，掌制誥，擢爲御史中丞。中人李憲，措置熙河邊事，溫伯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力諫，不聽。繼入翰林，爲學士承旨吏部尚書，出典藩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哲宗親政，溫伯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基宗社之禍。事載答李邦直詩註。拜尚書左丞，居位纔兩月薨，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安惠。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查註〕《職官分紀》：翰林學士承旨，正三品。〔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八月，翰林學士兼侍讀鄧溫伯爲承旨。爲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窪尊銘》刻之巖石，因爲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誥案〕邑人謂王齊愈文甫也。

春江淥漲〔八〇〕蒲萄醅，〔王註〕《東漢·四夷列傳》：栗弋國，屬康居。出蒲萄，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武昌

官柳知誰栽。憶從樊口載春酒，〔施註〕《文選》張平子《東京賦》：致欣歡於春酒。〔誥案〕此乃追憶樊口潘彥明

酒店舊事。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腋飛崔嵬。同游困卧九曲嶺，寒衣獨

到吳王臺。〔查註〕《武昌志》：樊山卽西山，九曲嶺在樊山南嶺，路九折，故名。有九曲亭，子由作記。〔誥案〕吳王臺

以後漢僭竊孫權得名，卽吳王峴也。中原北望在何許，〔施註〕杜子美《成都》詩：烏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但見

落日低黃埃。〔施註〕白樂天《冀城北原》詩：風吹黃埃起，落日驅征車。歸來解劍亭前路，〔王註〕子仁曰：解劍

亭，在武昌，先生嘗云子胥渡江處也。蒼崖半入雲濤堆。浪翁醉處今尚在〔八一〕，〔王註〕漢溪，在江州西南九

十里，言浪無可拘限，著《浪說》十一篇，爲一卷。其在樊上，鄰家皆是漁者，少者、長者戲更曰聾叟。又以其漫浪於人間，

謂其可稱漫叟。〔次公曰〕浪翁，指言元結也。本集自釋云：天下兵起，逃入猗玕洞，始自稱猗玕子。將家濃漬，乃自稱浪

士。石臼杯飲〔八二〕無樽罍。〔王註〕次公曰：元結居樊上，有杯尊，自爲銘。并序曰：郎亭西乳有藜石，石臨樊水，漫

叟構石顛以爲亭。石有窟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孟士源愛之，命爲杯尊。杯，音薄侯切。爲士源作《杯尊銘》曰：時俗獯

狡，日益爲薄。誰能杯飲，其守淳樸。〔施註〕《元次山集》有《窠尊銘》云：片石何狀，如獸之踈。其背頗窠，可以爲樽。〔查註〕歐陽公《集古錄》：吳王散花灘，疑當時苑囿別名，石白窠尊，俱在此灘上。爾來古意誰復嗣，公有〔八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當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鑾開。〔施註〕楊侃《職林》：金鑾殿，因金鑾以爲名，門與翰林院相直，故學士稱金鑾。〔查註〕沈括《夢溪筆談》：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葉石林燕語》：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而後門與集賢相直，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取其便事。豈知白首同夜直，卧看椽燭高花摧。〔王註師曰〕《唐書》：宣宗以金蓮燭送令狐綯歸翰林院。蓋椽燭而以金蓮花承之。〔施註〕杜子美《官亭夕坐》詩：空燒夜燭花。江邊曉夢忽驚斷，銅環〔八四〕玉鎖〔八五〕鳴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江湖水生鴻雁來。〔王註〕杜子美《天末懷李白》詩：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施註〕杜子美《春水生》詩：二月六夜春水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請公〔八六〕作詩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施註〕《世說》：萬壑爭流。〔查註〕江陵岑象求巖起跋云：子瞻內翰，昔竄謫黃岡，游武昌西山，觀聖求之墨迹。時聖求已貴處北扉，而子瞻方忤時遠放，流落困窮。不二年，遂與聖求對掌誥命，並驅朝門，同優游談笑於清禁，在常情固足感歎，有文而深於情者，宜如何哉，此前詩所以作也。元祐丁卯二月，因會飲子功侍郎宅，子瞻爲余筆此，遂記而藏之。

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用前韻爲謝〔八七〕

朱顏發過如春醅，〔施註〕《漢·宣元六王傳》：結以朱顏。白樂天《自詠》詩：夜鏡隱白髮，朝酒發紅顏。胸中梨棗初未栽。丹砂未易掃白髮，赤松却欲參黃梅。〔施註〕《傳燈錄》：弘忍大師者，蕪州黃梅人也。〔查註〕

傳法正宗記：五祖弘忍大師，先爲破頭山栽松道者。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當時石泉照金像〔八八〕，神光夜發如五臺。〔施註〕陳舜俞廬山記：晉陶侃爲廣州刺史，海濱漁人，常見夜有光燄，網之，得金文殊菩薩像，以送武昌寒溪寺。侃移督江州，迎以自隨，復爲風濤所溺。遠公創寺，乃禱於水上，其像復出。會昌毀寺，二僧藏之錦繡谷。其後寺復，訪之不獲。至今峰頂佛手巖天池，有見光相者。劉禹錫送僧仲剛詩：釋子道成神氣閑，住持曾上清涼山。晴空禮拜見真像，金毛五髻卿雲間。飲泉鑑面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離堆。〔王註厚曰〕離堆，山名，在蜀之永康軍。〔施註〕漢·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罍。〔王註〕南史·江淹傳：江淹夢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諸公渠渠若夏屋，〔王註〕詩·秦風·權輿：於我乎夏屋渠渠。吞吐風月清隅隈。〔合註〕楚辭·天問：隅隈多有。我如廢井久不食，〔施註〕周易·井：井渫不食，舊井無禽。〔合註〕賈島戲贈友人詩：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古磬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濶，雪浪倒卷雲峰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公自註〕韋應物詩：水性本云靜，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八九〕。欲就諸公評此語〔九〇〕，〔語案〕此語二字無着，故公自註明也。可見王本、七集本自註之不誤。合註謂宋刻施註本引韋應物聽嘉陵山水詩，不作公自註，此乃施註竊爲己說，而合註又耳食也。要識憂喜何從來。願求南宗一勺水，〔王註次公曰〕一勺水，出禮記。〔施註〕傳燈錄：淨慧。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溪一滴水？」答云：「曹溪一滴水。」按，禪宗自中華五祖之下，曹溪六祖爲南宗，神秀大師爲北宗。〔合註〕見舊唐書·僧神秀傳。往與

屈、賈湔餘哀。〔施註〕《史記·屈原傳》：自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矣。漢有賈誼，爲長沙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之。

狄詠石屏

〔施註〕狄詠，樞密使武襄公青之子，與先生同館伴遼使。〔查註〕狄詠，字子雅，青之次子。本集《書武襄事後》云：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正月，賜知隴州狄詠獎諭勅書。六月，榮州刺史如京，副使狄詠爲皇城使，依舊兼閣門通事舍人。八月，爲西上閣門副使，以戰洮西有功也。九年十一月，爲客省副使。十年十一月，爲西上閣門使。元豐四年八月，權環慶路副總管。七年二月，復東上閣門使。四月，遷一官。《墨莊漫錄》云：狄詠美豐姿。哲宗曰：「天下謂詠爲人樣子。」

霏霏點輕素，渺渺開重陰。風花亂紫翠，〔施註〕庾信《屏風》詩：風花直亂回。雪外有烟林。雪近勢方壯，林遠意殊深。〔誥案〕以上六句皆石質也。會有無事人，支頤識此心。〔施註〕劉禹錫《酬李侍郎惠藥物》詩：隱几支頤對落暉。

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九二〕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查註〕黃庭堅《山谷集·次韻子瞻題狄引進雪林石屏要同作》詩云：翠屏臨硯滴，明窗玩寸陰。意境可千里，搖落江上林。百醉歌舞罷。四郊風雪深。將軍貂狐暖。士卒多苦心。

西山無時春，巉巖鎖頑陰。分明倚天壁〔九三〕，點綴無風林。物固爲人出，興誰於此深。窮奇真自盡，詩句〔九三〕且娛心。〔馮註〕《史記·李斯傳》：娛心意，說耳目。

虢國夫人夜游圖

〔查註〕李端叔《姑溪集》云：內侍劉有方，著名畫，乃唐《虢國夫人夜游圖》，最爲絕筆。東坡館北客都亭驛，有方請跋其後。〔合註〕劉有方屢見《續通鑑長編》，官至景福使。《甕牖閒評》云：《虢國夫人夜游圖》，乃晏元獻公家物，後歸於內府。徽宗親題其上云：張萱所作。蘇東坡諸公有詩，皆在其後。又從友人借閱節錄鄭羽重刊施註本云：圖本南唐李氏物，舊跋不名何人作。至徽宗御題云，張萱神品《秦虢圖》，賜梁師成。紹興間，藏秦丞相家，後歸伯陽之壻林子長右司。子長歿後，畫卽流落，爲人取以投韓侂胄。侂胄誅，錄於官。〔查註〕李之儀《姑溪集·次韻》詩云：天街雨過花滿驄，萬人壁立驚游龍。飄飄衣袂欲仙去，寶鞭遙指蓬萊宮。真人睡起春如柳，誰眷琵琶最先手。合歡堂裏謝使人，暗香猶帶天街塵。宛然相對若可語，筆墨頓失當時痕。開眼成今合眼古，回頭自有來時路。長風破浪真快哉，快處須防倒騎虎。

佳人自鞚玉花驄，〔王註〕續曰：唐玄宗有名馬，曰玉花驄。《明皇雜錄》：虢國每入禁中，常乘驄馬，使小黃門御。杜子美《丹青引》詩：先帝天馬玉花驄。翩如驚燕蹋飛龍。〔王註〕曹植《洛神賦》：翩若驚鴻，宛若游龍。《後漢》：馬皇后詔：車如流水，馬如游龍。金鞭爭道〔九四〕寶釵落，〔王註〕《舊唐書》：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游，與廣平公主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合註〕《新唐書》及《太真外傳》，作廣寧公主。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

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王註」《楊妃外傳》：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進獻。《羯鼓錄》：明皇酷不好琴，嘗聽彈琴，未及畢，叱琴者出，曰：「召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坐中八姨真貴人，「王註厚曰」《楊妃外傳》：貴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虢國不施妝粉，自銜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子美有詩。「合註」《楊妃外傳》：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舊唐書》云：三姨封虢國。余初疑詠虢國而作八姨，似誤。但子由有《秦虢夫人走馬圖二絕》，鄭刊施註亦稱《秦虢圖》，則詩中八姨，本指秦國，非誤用也。《誥案》二詩繁誤，今刪存，餘詳後條。走馬來看不動塵。「王註」杜子美《麗人行》：黃門飛鞚不動塵。明眸皓齒誰復見，「王註」杜子美《哀江頭》詩：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王註」《地志》：揚州吳公臺，以陳將吳明徹得名，在江都縣西。雷塘在縣東北十里。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唐平江南，改葬雷塘。案《大業拾遺》載：帝昏酒滋深，嘗游吳公宅雞臺，恍惚與陳後主相遇。後主云：「每憶張麗華，方倚臨春閣，作璧月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車，擁萬甲，直來衝人，就至今日，始謂殿下政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復此逸游，曩時何見罪之深耶。」《查註》《太平寰宇記》：吳公臺，一名弩臺。陳吳明徹圍北齊，東廣州刺史敬子猷增築之，故號吳公臺，亦名雞臺。唐趙嘏詩：鬪雞臺邊花照塵。當時亦笑《九》張麗華《九》，不知門外韓擒虎《九》。「王註」杜牧詩：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查註」《茗溪漁隱叢話》云：東坡《虢國夫人夜游圖》結二句，全用小杜《臺城曲》。《誥案》合註謂王註改虢國爲八姨，以附會詩句，其說是，但公詩未嘗以八姨爲虢國也。合註又以考秦國而謂公詩脫去「虢國」二句，其誤看與王註正等。據此詩起句「佳人自控玉花驄」，已將虢國夜游全題出盡，其夜游之狀，已追到「自控」二字之內，故云出盡也。第五句八姨作襯，特以坐中二字，截清題界，既曰坐中，斯虢國自在矣。「官中」二句，已該入官之事，觀其以四字了當楊妃，則其下不欲再演，又可知矣。「坐中」二韻，只有「坐中」句是八姨，其下「走馬」、「明眸」、「丹青」三句，仍是虢國，且已頂接控驄，找足楊妃。合註謂脫「虢國」二句者，此乃誤看八姨四句皆作秦國事，故疑虢國未結，殊不知虢國之次

第前後，皆已完足，中間無語可夾入也。公詩起落虛實，流走不定，本是難看，非眼光與其作意針鋒相對，而欲輕議其詩，未有不爲所給者。歐陽公謂文有定價，而誥亦以爲詩有定法，然其中神變百出，殆未可以言傳也。轉韻七古，詩之下格，惟天骨不張者宜之。取其恃韻爲骨，通幅不至散漫，故如吳梅村之流，皆終身爲所束縛而不能自奮，其爲他七古，亦多不脫此調。唐人又有夾入三韻以取變者，究亦不妥，公乃以題畫偶爲之，豈必二句一韻爲所囿哉。前卷送戴蒙赴成都玉局觀詩，雖轉韻而不演長篇，其意可見。查註所載李之儀次韻詩宮字韻下，亦只手字一韻，可證本詩並無脫句。合註又謂施註原本缺佚，無從辨正，其所引鄭羽重刊施註本，此詩有無得失，何以不一辨之，而獨取秦說之說，疑詩有誤，此又自爲矛盾之顯然者也。紀昀曰：收得澹宕，妙於不粘唐事，彌見千古一轍之慨。又曰：直以莊語作收，而說來唱歎有神，此爲詩人之言，異乎道學之史論。

卷二十七校勘記

〔一〕正月八日招王子高飲 外集「高」字後有「晚」字。

〔二〕屋雪 外集作「雪屋」。

〔三〕合註謂玉堂云云 原註文字有難明處，而又無從核校。今參考合註，略作變動，以疏文意。

〔四〕并引 集本、類本作「并敘」。

〔五〕駙馬都尉王誥晉卿功臣全斌之後也 集甲「斌」作「彬」。類本、查註、合註無此十五字。「駙」原作「附」，誤刊。

〔六〕黃岡 類本作「黃州」。

〔七〕而晉卿亦坐累遠謫 類本作「而駙馬都尉王誥亦坐累遠謫」。

〔八〕晉卿 類本作「誥」。

〔九〕託物 「託」上類本有「詞雖不甚工然」六字。

〔一〇〕憐其 集甲作「佳其」，施本作「嘉其」。

〔一一〕和其韻 集甲、施本作「次其韻」。「韻」後類本尚有下列文字：「欲使誥姓名附見予詩集中，然亦不以示誥也。誥字晉卿，功臣全彬之後云。」

〔一二〕悵然 集甲、施本作「悵焉」。

〔一三〕却對 原作「對此」。今從集甲、施本。

〔一四〕袁天綱謂竇軌云云 施本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註文略同自註及邵註。集甲「謂」作「語」。

〔一五〕次韻王觀正言喜雪 西樓帖作「和王明叟喜雪一首」。「雪」原作「雨」。各本皆作「雪」，集成目錄亦作「雪」，「雨」，誤刊。

〔一六〕故上 查註、合註：「上」一作「人」。

〔一七〕執筆侍 集甲、施乙、西樓帖作「執筆待」。

〔一八〕神龍久潛伏一怒勢必倍 西樓帖無此二句。

〔一九〕元祐元年二月八日朝退獨在起居院讀漢書儒林傳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 外集題作「讀《儒林傳》」，以此詩題爲引。施乙「感申公故事作小詩一絕」作「感申公事故作」。

〔二〇〕穆生機 施乙、七集作「穆生幾」。

〔二一〕風鑾 施乙、類本作「風鸞」。

〔三三〕用前韻答西掖諸公見和 三希堂石刻有此詩，題作「錢穆父借韻見贈復以元韻答之」，末書「元祐元年二月廿三日醉書」，「書」字後書「趙郡蘇氏」四字。

〔三三〕蟠礎 三希堂石刻作「踞礎」。

〔三四〕白玉鉤 施乙作「碧玉鉤」；原校：「碧」一作「白」。三希堂石刻作「碧玉鉤」。

〔三五〕朱絲 施乙作「青絲」。

〔三六〕日日 類甲作「日月」，疑誤。

〔三七〕木瓜 三希堂石刻作「木桃」。

〔三八〕瑤瓊 施乙作「瓊瑤」。

〔三九〕苦追攀 集甲、施乙、類本、三希堂石刻作「困追攀」。

〔四〇〕水人 集甲、施乙、類本、三希堂石刻作「兩人」。

〔三一〕發春容 集甲、施乙作「發春容」。三希堂石刻作「寫春容」。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正義》：「春」，謂擊也，以爲聲之形。「容」言鐘之爲體，必待其擊，每一春而爲一容，然後盡其聲。此詩正以鐘聲比西掖和詩，而以風琴自況，作「春容」者大謬。按「春容」亦可通。此詩寫于元祐元年二月，乃春季。此句上，有「春還宮柳腰支活」之句，乃「春容」。

〔三三〕顧我 三希堂石刻作「自顧」。

〔三三〕再次韻答完夫穆父 類本無「再」字。

〔三四〕老吏 施乙作「老史」。

〔三五〕狂歌 類本作「強歌」。

〔三六〕一言 施乙作「一年」。

〔三七〕恨事 「恨事」之「恨」，施註嘉泰原刊本原殘，底本補以「怨」，今據施乙校改。刪去誥案中「此條施

註前段缺兄字怨字今已補」十四字，改誥案「怨事見於」之「怨」爲「恨」。

〔三八〕千憂集 集甲、類本作「千憂積」。

〔三九〕生風 類本作「風生」。

〔四〇〕造物 合註：「物」一作「化」。

〔四一〕西征 合註：一作「征西」。

〔四二〕綠水 集甲、施乙作「淥水」。

〔四三〕青衫 清施本作「青山」。施乙作「青衫」。

〔四四〕仄席 類本作「側席」。「側」同「仄」。

〔四五〕并敘 施乙作「并引」。

〔四六〕生死 集甲、類本作「死生」。

〔四七〕蛇去 類丙作「蛇氣」。

〔四八〕千疴 集甲、施乙、類本作「千痾」。按，《集韻》：「疴」，《說文》：病也，或從「阿」。以後不重出。

〔四九〕或驚奔 合註：「或」一作「忽」。

〔五〇〕傾瀉 集本、施乙作「傾寫」。

〔五一〕用王鞏韻贈其姪震 七集續集題作「用定國韻贈二十姪震」。紀校：此非東坡詩，續採者誤採耳。

〔五二〕竹柏 七集作「行柏」。查註、合註亦作「行柏」。何校：「竹柏」。

〔五三〕比來伏青蒲坐捉白獸樽 何校：「伏青蒲」，「捉白獸」；亦非坡公作。

〔五四〕朝屯 盧校：「期屯」。

〔五五〕子美詩云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集甲「沓」作「嗜」。

〔五六〕用舊韻送魯元翰知洛州 類丙題下原註：「魯少卿也」。

〔五七〕雀羅 施乙作「羅雀」。

〔五八〕對宣室 類本作「到宣室」。

〔五九〕後昆 類丙作「從昆」。

〔六〇〕閉閣 合註：「閣」一作「關」。

〔六一〕筏 集甲、施乙作「楫」。

〔六二〕一枕 類甲、類乙作「一醉」。

〔六三〕初除 集甲、施乙作「新除」。

〔六四〕夜半 集甲、施乙、類本作「半夜」。

〔六五〕百寶 集本、類本作「百寶」。施本作「百寶」；原校：「寶」，一本作「寶」。

〔六六〕嗔喜 集甲、施乙、類本作「嗔喜」。

〔六七〕送賈訥倅眉二首 西樓帖收有後一首。施註云：此詩第二首墨迹，刻于成都府治。西樓帖當卽施註所云之墨迹。

〔六八〕太守 集甲無「太」字。

〔六九〕小軒臨水 施本作「蓬蒿親手」。施註：墨迹作「蓬蒿親手」，集本作「小軒臨水」。西樓帖作「蓬蒿親手」，集甲作「小軒臨水」。

〔七〇〕爲君 類本作「爲誰」。

〔七一〕龍蛇活 施本作「龍蛇舞」。施註：墨迹作「龍蛇舞」，集本作「龍蛇活」。西樓帖作「龍蛇舞」，集甲作「龍蛇活」。

〔七二〕蒼髯云云 西樓帖此句下有自註，云：「先人葬□（按：似爲「於」字）眉之老翁泉上。眉倅賈訥來別，欲親至其處，故作此詩送之。」

〔七三〕故及之 集甲無「之」字。

〔七四〕蒿蓬 類本作「蓬蒿」。

〔七五〕孺 查註作「儒」。

〔七六〕當時 集甲、類本作「當年」。

〔七七〕次韻黃魯直赤目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同。

〔七八〕百千 施本作「百年」，查註云「年」訛。施註引《維摩經》：「譬如一燈燃千百燈，冥者皆明，明終無盡。」「年」，蓋誤刊。

〔七九〕武昌西山 三希堂石刻收有此詩，詩後書：「右武昌西山贈鄧聖求一首。」

〔八〇〕淥漲 類丙作「綠漲」。

〔八一〕尚在 類本作「安在」。

〔八二〕杯飲 施本、類甲作「杯飲」。

〔八三〕公有 三希堂石刻作「君有」。

〔八四〕銅環 施本、類本作「銅環」。

〔八五〕玉鎖 三希堂石刻作「玉瑣」。

〔八六〕請公 三希堂石刻作「請君」。

〔八七〕西山詩和者三十餘人再用前韻爲謝 集甲、施本、類本題作「再用前韻」。七集續集重收此詩，「用

前韻」作「次前韻」。

〔八八〕金像 原作「金瑞」。今從集甲、施本、類本、七集續集。

〔八九〕韋應物詩云云 施本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七集續集無此條自註。

〔九〇〕此語 七集續集作「此句」。

〔九一〕雪林硯屏率魯直同賦 紀校：即用《狄詠石屏》詩韻，似前首（按：即指《狄詠石屏》）乃改定之本。

〔九二〕倚天壁 外集作「倚天壁」，疑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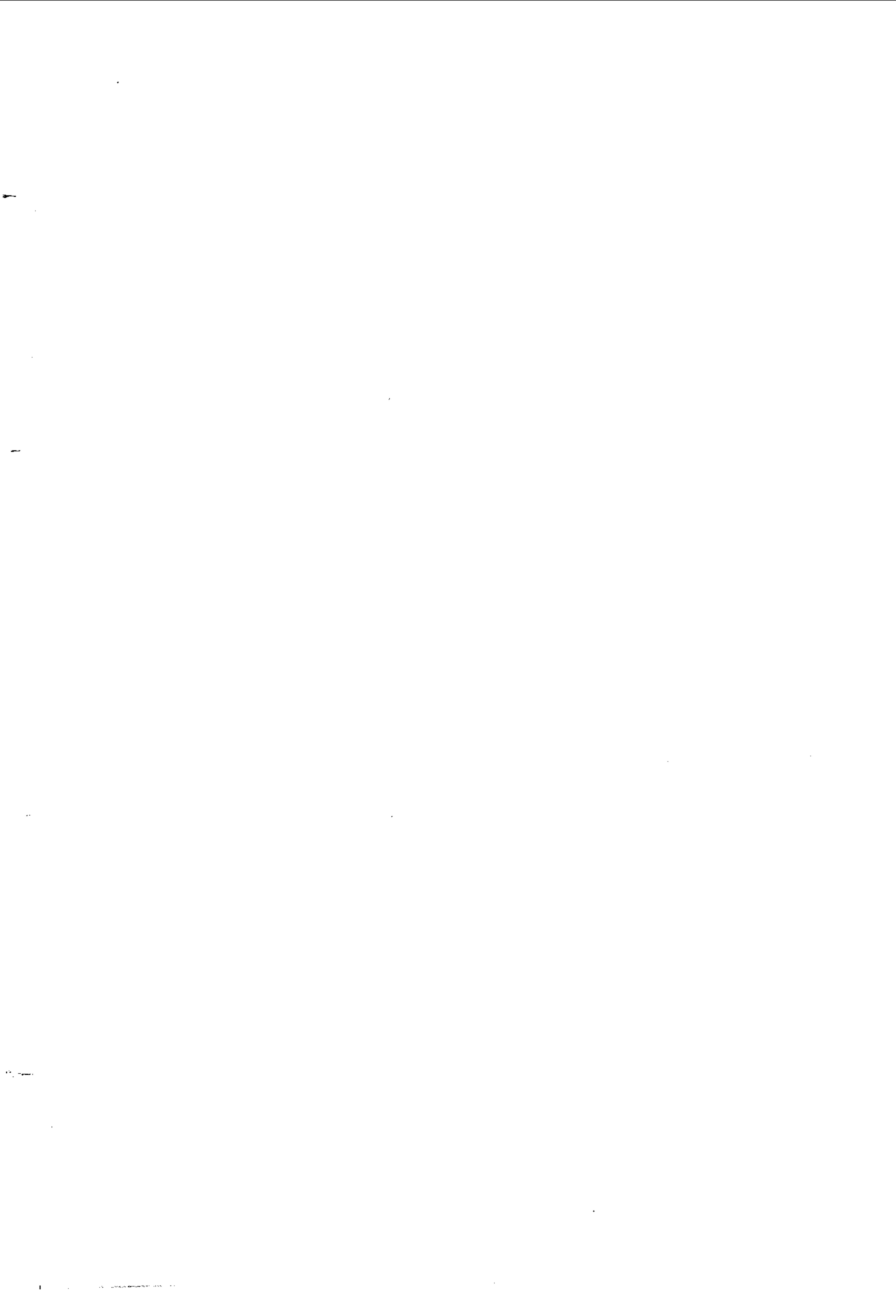
〔九三〕詩句 外集作「得句」。

〔九四〕争道 章校：《鑑》作「淨道」。

〔九五〕亦笑 章校：《鑑》作「一笑」。

〔九六〕張麗華 集甲作「潘麗華」。合註謂「潘」訛。

〔九七〕韓擒虎 施乙作「韓禽虎」。



蘇軾詩集卷二十八

古今體詩四十五首

【誥案】起元祐二年丁卯正月，在翰林學士知制誥任，至六月作。

和周正孺「墜馬傷手」

〔王註堯卿曰〕名尹，嘗爲御史，成都新繁人。〔施註〕神宗擢爲侍御史，使蜀，極論李杞、劉佐權茶害民事，見《送周朝議守漢州送正孺守東川》詩註。正孺此時爲考功郎。〔合註〕《續通鑑長編》載於元祐元年五月。

平生學道已神完，豈復兒童私自憐。〔王註〕陸機詩：顧影淒自憐。江文通《擬詩》：躑躅還自憐。醉墜何曾傷內守，色憂當爲念先傳。〔施註〕《禮記·文王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祭義》：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書空漸覺新詩健，把蟹行看樂事全。賣却老驄爲酒直，大呼鄉友作新年。

戲周正孺二絕

其一

折臂三公未可知，〔王註〕魯·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祜竟墜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會當千鎰訪權奇。〔施註〕太公六韜：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犬戎氏文馬名難斯之乘，以獻商王。勸君鬻駱猶閑事，腸斷閨中楊柳枝。〔誥案〕紀昀曰：戲筆却有思致。

其二

天廐新頒玉鼻騂，〔施註〕毛詩·魯頌·駟：有騂有騏。註云：馬赤蒼色曰騂。〔查註〕石刻云：元祐元年，予初入玉堂，蒙恩賜玉鼻騂。故人共敝亦常情。相如雖老猶能賦，〔王註〕揚雄傳·贊：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法言〕：如孔氏之門用賦，則相如入室矣。換馬還應繼二生。

潘推官母李氏挽詞

〔合註〕先生至登州，與潘彥明書云：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書。〔誥案〕昌言，名鯁。登進士第。卽推官也。彥明，名丙。舉進士，不調，乃鯁之弟也。

南浦淒涼老逐臣，〔王註次公曰〕《楚辭·九歌》曰：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恨賦》註云：南浦，送別之處。而《寰宇記》謂南浦在武昌縣，其註正引《楚辭》之語。黃州正對武昌，則南浦逐臣，先生自云耳。東坡還往盡幽人。杯盤〔二〕慣作陶家客，〔王註〕《晉·陶侃傳》：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絃誦嘗叨〔三〕孟母鄰。〔施註〕《列女傳》：孟軻之母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旁。其戲嬉，爲賈術買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後徙，乃舍學宮之旁。其戲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矣。」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尚有升堂他日約，〔王註〕《後漢書》：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深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豈知負土一阡新。〔王註〕《晉·許孜傳》：親沒柴毀，負土成墳，不受鄉人之助。〔施註〕《後漢·祭遵傳》：喪母，負土起墳。《孝子傳》：宗承，字世林。母葬，負土作墳，不役童僕。一夕之間，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今年我欲江湖去，暮雨連山宰樹春。〔王註〕劉夢得詩云：千行宰樹荊州道，墓雨蕭蕭聞子規。

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四〕

〔施註〕欽宗在東宮藏公帖，以賜吳少宰，有與王晉卿都尉一帖云：花栽，乞兩茶蘼、兩林檎、兩杏，仍乞令栽花人來，種之玉堂前後，亦異時一段嘉事也。此詩之作，正爲是也。宿刻此帖餘姚

縣齋汪端明刻此詩成都府治。〔查註〕周麟之《學士院記》畧云：國朝太宗皇帝，嘗以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字徑二尺餘。玉堂，本漢別殿，在未央宮，與清涼、宣溫、金華、白虎列峙，史不詳著，而畧見於《李尋翼奉傳》。玉堂，蓋殿名也，待詔者有直廡在焉，故尋自謂久污玉堂之直，太宗所賜，實取諸此。

故山桃李半荒榛，粗報君恩便乞身。竹簟暑風招我老，〔王註〕歐陽文忠公《內制集序》：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玉堂花蕊爲誰春。纖纖翠蔓詩催發，〔合註〕皮日休詩：翠蔓飄飄欲挂人。皎皎霜葩髮鬪新。〔合註〕韓退之詩：不見玉枝攢霜葩。只有《來禽青李帖》，他年留與學書人。

杜介送魚

新年已賜黃封酒，舊友〔五〕仍分鱸尾魚。陋巷關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春蔬。病妻起斫銀絲鱸，〔施註〕杜子美《何將軍山林》詩：鮮鯽銀絲膾，香芹碧澗羹。稚子謹尋〔六〕尺素書。醉眼朦朧〔七〕覓歸路，〔合註〕李嶠詩：朦朧烟霧曉。松江烟雨晚疎疎。〔施註〕杜子美《懷西郭茅舍》詩：澹烟疎雨過江城。

送杜介歸揚州

〔合註〕上卷《贈杜介》詩稱杜叟，此詩用帷幄，當是官近臣，惜無可考。〔註案〕《樂城集》稱杜介供奉，信近臣也。公守湖時，杜介已罷官，歸隱平山堂下，其老已可知矣。

再入都門萬事空〔八〕，〔王註次公曰〕先生守密、守徐、守湖而謫黃，自徙汝、居常、守登，召人爲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此爲再入都門矣。〔施註〕《漢·疏廣傳》：供帳東都門外。〔誥案〕此句，公指杜介重來也，細玩下聯自知。王註專以屬公，讀者若看註，則胸中如有成見，即偏在一邊，而詩旨晦眼界塞矣。故此類註，適足以誤讀者也。閑看清洛漾東風〔九〕。當年帷幄幾人在，〔王註厚曰〕近臣出奉車輦，人侍帷幄。〔施註〕《漢·高祖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回首觚稜一夢中。〔王註續曰〕班固《西都賦》：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栖金爵。觚稜，闕角也。〔任曰〕杜牧之詩：觚稜拂斗極，回首尚遲遲。四朝三七載，似夢復非宜。〔倬曰〕蘇鶚《演義》曰：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操觚進牘。或以觚爲筆，非也。〔誥案〕此聯，杜介乃治平中同值館閣者也。由此推之，「萬事空」與「一夢」勾勒，皆指杜介罷官而入京，故又曰「閑看」。若公，則再人之後，不一載，三遷至翰林學士，不得云「萬事空」也。三聯從久不作官後尋出路數，乃杜介「一夢」後之一定層次，亦「萬事空」領起也。采藥會須逢薊子，〔王註〕《後漢·薊子訓傳》：有百歲翁，自說兒童時，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問禪何處識龐翁。〔王註次公曰〕龐居士也，乃與江西道一禪學相契者，《傳燈錄》有傳。〔施註〕《傳燈錄》：江湖緇白，謂禪門龐居士，卽毗耶淨名。歸來鄰里應迎笑，新長〔一〇〕淮南舊桂叢。〔王註〕《文選》劉安《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其辭：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

和黃魯直燒香二首

〔查註〕《黃山谷集》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贈二首》，詩云：百煉香螺沉水，寶熏近出江南。一穉黃雲繞几，深禪相對同參。其二云：螺甲割崑崙耳，香材屑鷓鴣斑。欲雨鳴鳩日永，下帷睡鴨

春閑。

其一

四句燒香偈子，〔王註次公曰〕《金剛經》：偈，謂之四句偈。〔合註〕《法苑珠林》引《善恭敬經》云：若聞一四句偈，或抄或寫。隨香遍滿東南。不是聞思所及，〔王註〕《楞嚴經》：觀音由聞思修人三摩地。〔施註〕《楞嚴經》疏云：聞思修爲三觀，惟觀世音三觀俱全。〔查註〕《洪氏香譜》有聞思香。又，佛書稱觀世音爲聞思大士。且令鼻觀先參。〔王註次公曰〕佛有觀想法，觀鼻端白，謂之鼻觀。〔施註〕《楞嚴經》：孫陀羅難陀而白佛，言世尊教我及拘絺羅觀鼻端白，我初諦觀，經三七日，見鼻中氣出人如煙，煙相漸消，鼻息成白。

其二

萬卷明窗小字，眼花只有爛斑。一炷烟消火冷，〔查註〕《楞嚴經》：香嚴童子白佛言：見諸比丘燒沉水香，香氣寂然，來人鼻中，非本非空，非烟非火，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得香嚴號。半生身老〔二〕心閑。

再和二首〔三〕

來詩言飲酒、畫竹石、草書〔三〕。

其一

置酒未逢休沐，便同越北燕南。〔王註次公曰〕休沐，漢制也。蓋言唯得休沐假而後相聚；不然，則如越之北而燕之南也。〔施註〕《後漢·種拂傳》：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合註〕《莊子·天下篇》：燕之北，越之南。謝靈運《辨宗問答》：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先生詩，反用其意。且復歌呼相和，隔牆知是曹參。

其二

丹青已是〔一〕前世，竹石時窺一斑。五字當還〔二〕靖節，數行誰似高閑。〔施註〕韓退之《高閑上人序》：往時張旭善草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

送楊孟容〔一〕

〔施註〕墨迹刻石成都府治，題云：送楊禮先知廣安軍。〔合註〕《一統志》：楊孟容，眉山人。累官知懷安軍。在治平時，與濮議，不合。在熙寧間，議新法，又不合。元祐中乞致仕，哲宗書「清節」二字賜之。據此，與施註作廣安不同。〔王註次公曰〕先生自謂效黃魯直體。魯直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收斂光芒，人此窘步以見效，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追韻道之。〔張拭曰〕黃魯直詩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鼂張雙。但懷相識察，牀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

敦龐。誠堪壻阿巽，買紅纏酒缸。

我家峨眉陰，〔王註次公曰〕峨眉山，在嘉州之峨眉縣，而眉州則面其陰也，故州以此而得名。〔合註〕山北曰陰，蓋眉州在峨眉之北也。與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查註〕范成大《吳船錄》：眉州城外，即玻璃江也，冬時水色如此。江山不違人，遍滿千家窗。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七〕治小國，洪鐘噫微撞。我留侍玉座，〔施註〕《文選》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弱步敲豐扛。〔施註〕《漢·項籍傳》：力扛鼎。顏師古曰：扛，舉也。《說文》：兩人對舉曰扛。〔合註〕梁簡文帝詩：弱步逐風吹。後生多高才〔二八〕，名與黃童雙。〔合註〕何焯曰：即指魯直也。不肯入州府，故人〔二九〕餘老龐。殷勤〔三〇〕與問訊，〔施註〕《晉·郗超傳》：王獻之兄弟見超父愔，常躡履問訊。愛惜霜眉〔三一〕龐。〔施註〕杜子美《雙松圖歌》：龐眉皓首無住著。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詰案〕紀昀曰：以窄韻見長。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歲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亦太平盛事也。

〔施註〕孔常父，名武仲。元祐初入館，歷校讐著作，遷司業，進左史，西掖直玉堂，擢夕扉，貳春官。以待制守洪，徙宣，坐黨籍，奪職居池。元符末，追復之。常父與兄經父，弟毅父皆以文聲起，江右鼎立，元祐時號三孔。〔查註〕《東都事畧》：孔武仲，經父之弟，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爲禮

部第一。元祐初爲祕書省正字，遷著作郎，論科舉之弊，詆《三經新義》。頃之，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君先魯東家，門戶照千古。〔王註師曰〕魯縣，闕里，孔子所居。又有五父之衢。文章固應爾，鬚鬣餘似處。〔合註〕《孔叢子》：無此鬚鬣，非似所病也。杜荀鶴詩：巢穴幾多相似處。雖非蒙俱狀，〔王註厚曰〕《荀子·非相》云：仲尼之狀，面如蒙俱。註：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俱，音欺。尚肖〔三〕歷國苦。〔王註〕《莊子·天運篇》：孔子曰：以奸者七十二君。〔施註〕杜子美《遠遊》詩：歷國未知還。誦書口瀾翻，布穀雜杜宇。〔王註〕《後漢·馮衍傳註》：《書》云：詞如循環，口如布穀。〔次公曰〕布穀、杜宇，二鳥名，皆鳴聲不停之禽。十年困奔走，櫛沐飽風雨。〔施註〕《莊子·天下篇》：禹堙洪水，沐甚雨，櫛疾風。吾道其非邪，野處豈兕虎。〔施註〕《史記·孔子世家》：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灞陵〔三〕閑老將，柏直口尚乳。〔王註〕《漢書》：魏王豹反，漢王問魏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自君兄弟還，鼎立知有補。〔王註次公曰〕此言三孔之在館閣也。黃魯直亦云：二蘇正連璧，三孔立分鼎。蓬山耆舊散，〔施註〕杜子美《壯遊》詩：杜曲晚耆舊。故事誰刪去。來迎馮翊傳，〔王註厚曰〕西漢蕭望之、薛宣、朱博皆以馮翊遷。出餞會稽組。〔王註〕《前漢·朱買臣傳》：拜爲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列中庭拜謁。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吾猶及前輩，詩酒盛冊府。〔王註次公曰〕三館皆謂之冊府，以東壁圖書之府故也。〔施註〕《穆天子傳》：羣玉之山，先王所謂冊府。註云：先王

以爲藏書冊之府。願君倡此風〔三四〕，〔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千人倡，萬人和。揚解斯杜舉。〔王註〕《禮記·檀弓》：杜黃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爲謝〔三五〕

〔查註〕《茶事雜錄》：雙井在寧州西三十里，黃山谷所居也。其南溪心有二井，土人汲以造茶，爲草茶第一。《清波雜誌》：雙井因山谷乃重。《山谷集·雙井茶送子瞻》詩云：人間風月不到處，天上玉堂森寶書。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寫明珠。我家江南摘雲腴，落磴霏霏雪不如。爲公喚起黃州夢，獨載扁舟向五湖。〔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上卷元年十一月詩前。今改編於此，餘詳案中。〔案〕總案云：合註謂《山谷集·送雙井茶》詩，編於二年，則次韻詩亦爲二年所作。今考雙井茶，乃其家間所產，則所饋者必新茶也。因改編二年春，則兩地皆合矣。江夏無雙種奇茗，汝陰六一誇新書。〔合註〕指歐陽永叔也。見詩末自註。磨成不敢付僮僕〔三六〕，自看雪湯〔三七〕生璣珠〔三八〕。列仙之儒瘠不腴，只有病渴同相如。〔馮註〕《史記》：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明年我欲東南去，畫舫〔三九〕何妨宿太湖。〔公自註〕《歸田錄》：草茶以雙井爲第一。畫舫宿太湖〔四〇〕，顧渚貢茶故事。〔查註〕白樂天詩：十隻畫船何處泊？洞庭山脚太湖心。

趙令晏崔白大圖幅徑三丈

〔王註堯卿曰〕崔白，字子西，濠梁人。〔施註〕《圖畫見聞志》：崔白，工畫花竹翎毛。熙寧初，命

與艾宣畫垂拱殿御宸竹鶴各一扇，白爲首出。〔合註〕《詩人玉屑》引《藝苑雌黃》云：東坡觀崔白《冬景圖》，作「扶桑大繭」詩，語豪而甚工也。《續通鑑長編》：熙寧四年六月，左驥驥使邵州團練使許州兵馬都監令晏言，今後每有差遣辭見并因事到闕，並乞上殿，或遇大禮，亦乞陪位，從之。又：十年十二月，以皇城使登州防禦使趙令晏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又：元豐八年三月，令晏等一十八員，皆以宗室換授外官。

扶桑大繭如甕盎，〔施註〕《女仙傳》：園客妻神女，助客養蠶，得繭百十二枚，大如甕。《列仙傳》、《述異記》並云，第小異耳。〔翁方綱註〕宋袁質甫《甕牖閑評》：東坡詩「扶桑大繭如甕盎」，「甕」字，人多作去聲讀。註云：甕，於龍切，然則此詩「甕」字作平聲讀爲是。天女織綃雲漢上。〔王註〕《史記·天官書》：織女，天女孫也。左太冲《吳都賦》：泉室

潛織而卷綃。〔施註〕《博物志》：有居海島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過，因齋糧而登。忽至一處，城郭甚壯，舍中多織婦，俄一丈夫牽牛水次飲之，後乃知天河也。往來不遣鳳銜梭，〔合註〕戴叔倫《織女辭》：鳳梭停織鵲無音。誰能鼓

臂投三丈。〔合註〕鼓臂出《莊子》。〔誥案〕紀昀曰：起極奇偉。人間刀尺不敢裁，丹青付與濠梁崔。〔誥

案〕紀昀曰：斗然折人，節奏天然。風蒲半折寒雁起，竹間的磔〔三〕橫江〔三〕梅。畫堂粉壁翻雲幕，

〔王註次公曰〕雲幕，漢武帝所造宮名。杜詩《麗人行》：就中雲幕椒房親。〔施註〕《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

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十里江天無處著，好卧元龍百尺樓，笑看江水拍天流。〔王註〕韓退之

詩：海氣昏昏水拍天。〔施註〕劉禹錫《竹枝辭》：蜀江春水拍天流。

次韻張昌言給事省宿

〔施註〕張昌言，名問。兩爲河北轉運，知滄州。新法之行，獨不阿時好。因歲飢，爲神宗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元祐初，爲祕書監，使河北相度水事。過永靜軍，奏乞減價糶本軍寄糶斛斗四十餘萬石，救卹民飢，朝廷從之。還爲給事中。故有「朔塞按行猶雀躍」之句。未幾，致仕而卒，年七十五。按，昌言，本襄陽人。种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當是徙居於汝。東坡亦欲居汝，故云「待向崧陽求水竹，一犁煙雨伴公歸」。〔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二月，張問爲給事中，八月致仕，十一月卒。〔查註〕《宋史·職官志》：給事中四人，分治六房事，掌讀中外出納及後省事。《職官分紀》：給事中，屬門下省，官正四品。

馮顛久已敲殘雪，〔王註續曰〕馮顛，言馮唐也，唐白首爲郎故爾。〔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八月，知河陽張問言，齒髮遲暮，徒知潞州。可爲詩句之證。戎眼何曾眩落暉。〔王註〕《晉·王戎傳》：戎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朔野〔三〕按行猶爵躍〔四〕，〔施註〕《尚書·堯典》：宅朔方，曰幽都。註云：北稱朔。《莊子·在宥篇》：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二年二月，知滄州張問請以州倉豆賜活飢民。詩意兼指此事。東臺暝坐覺烏飛。〔公自註〕道家有烏飛人兔宮之說。〔王註次公曰〕東臺，給事中書，唐龍朔二年，給事中改爲東臺舍人。〔施註〕《唐·百官志》：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爲東臺。漫誇年少容吾在，〔公自註〕樂天詩云：猶有誇張少年處，笑呼張丈喚殷兄〔三〕。若鬪尊前舉世稀。待向嵩陽〔三〕求水竹，〔王註堯卿曰〕昌言，崧陽人也。一犁煙雨伴公歸。

次韻三舍人省上〔三七〕

〔公自註〕三月二十九日作。明日，駕幸景靈宮。〔查註〕洪邁《中書省題名記》：兩省之官十有二，唐制也。今散騎常侍缺，由諫大夫而下，別爲諫院，同門而異戶，惟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起居實同省，其員亦十有二。又據《宋史》：劉攽，哲宗初人爲祕書少監，出知蔡州。數月，召拜中書舍人。〔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十一月，曾肇爲中書舍人。十二月，劉攽爲中書舍人。【誥案】《東都事畧》：孔武仲，字常父。元祐初爲祕書省正字，侍講邇英，除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據詩中公自註，孔經父乃孔常父之謬刊，公斷不誤至是也。查註既引載孔武仲及子由和武仲詩，并云《清江集》無孔經父詩，合註亦云，劉貢父《彭城集》亦有次孔常父詩，皆無能指證公自註之謬刊，何也？合註又云：《續通鑑長編》二年十一月，孔文仲爲中書舍人，此詩當作於二年冬季。其說乃專主《長編》之偏見，欲改公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之詩以遷就之，尤爲亂集。考孔文仲，字經父，時爲左諫議大夫。《道命錄》載：元祐二年八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劾奏程頤。《宋史·本紀》：元祐二年八月辛巳，程頤罷經筵。與《東都事畧》皆符。是二年八月，尚在左諫議大夫任，則二年三月十九日，必不爲中書舍人也。其是年十一月爲中書舍人，《長編》亦不誤，至明年與公同知貢舉，而文仲已病，即終於中書舍人矣。然是時，文仲方爲左諫議大夫，焉得題其名於後省，共唱和《三舍人省上》詩？此由今之察院與內閣全不同也。合註不知考此，而查註惟知尋摭《清江三孔集》，宜其無孔經父原作也，均應駁正。〔查註〕孔武仲《三舍人題名於後省皆賦詩因

寄呈劉貢父丈。詩云：西垣寂寞今已久，三賢文章鳳池手。朋來不復山中戀，後至倘誰居客右。華堂刻石映今古，秀句連章動星斗。鶴原隸萼俱相望，龍吟虎嘯生輝光。就中貢父歸故鄉，況有小阮爭翱翔，翩翩亦試中書堂。樂城集·次韻孔武仲三舍人省上。詩云：君不見西都校書宗室叟，東魯高談鼓瑟手。偶然同我西掖垣，並立曉班分左右。龍文百斛世無價，瓦釜枵然但升斗。諸兄落落不可望，兩季幸肯分餘光。大孔奮飛自南鄉，聯翩羣雁相追翔。渠家冠蓋尤堂堂。紛紛榮瘁何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王註：杜子美《貧交行》詩：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况如「三」一夢墮枕中，却見三賢起江右。公自註：曾子開、劉貢父、孔常父「三」，皆江西人。詰案：此註原作孔經父，謬，今改正。嗟君妙質皆瑚璉，施註：文選：補正平《鸚鵡賦》：體金精之妙質。顧我虛名但箕斗。王註：《古詩》云：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明朝冠蓋蔚相望，共扈翠輦朝宣光。施註：《漢·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查註：《宋史·禮志》：景靈宮創於祥符五年，聖祖臨降，爲宮奉之。自此至仁宗，凡七十年間，太祖以下神御，在宮者四，寓寺觀者十有一。元豐五年，就宮作十一殿，悉遷在京寺觀神御奉安。紹聖二年，又奉安神宗焉。歲四孟皇帝親享。遇郊祀、明堂，先二日，詣宮行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按王明清《揮塵錄》云：英宗御容殿，舊名英德，元豐中改曰治隆。元祐初，即治隆之後，建宣光殿，以奉神宗。武皇已老白雲鄉，正與羣帝驂龍翔，王註：杜子美《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矯如羣帝驂龍翔。獨留杞梓扶明堂。

送錢承制赴廣西路分都監

〔查註〕《職官分紀》：橫行東西班內，有內殿承制官，秩正八品，乃武職也。《九域志》：廣南西路，轄州二十三，轄軍一。《燕翼貽謀錄》：自江南既平，諸州直隸京師，無復藩府，諸路責任監司，按察而已。嘉祐五年，各路復置兵馬都監。《淮海集》云：鮮于侁爲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利州以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事，武臣爲守。至是，侁上言乞堂選文臣知州事，別置路分都監，遂爲定例。【誥案】本集《奏修表忠觀》及《墳廟狀》內載錢暉狀云：元豐五年三月十八日，皇城使慶州防禦使錢暉，奏先臣祠廟在杭、越二州，有田園房廊，歲收寄納軍資庫，日後不曾請領，今乞將臨安縣舊田園房廊撥還臣家，庶收歲課，漸次完補墳廟，謹錄奏聞。今以此詩參考，其錢承制亦屬武職，當卽錢暉也。次聯用天目山、舞鳳黃鶴山、渥洼池，皆杭州事，其義見矣。

當年我作《表忠碑》，〔施註〕東坡作《表忠觀碑》，有持以視王荆公。讀之，沉吟曰：「此何語耶？」時客有在旁者，遽指摘而詆訾之。荆公不答，讀之再三，又攜之而起，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文矣。」客大慚，或云：「客乃其壻蔡卞也。」坐覺江山氣未衰。舞鳳尚從天目下，〔施註〕《杭州圖經》：吳越王錢氏，世葬臨安。先是有題詩於上者云：天目山前兩乳旁，鸞飛鳳舞下錢塘。兩山空缺橫爲案，數百年中出五王。或云：乃晉郭璞詩。其後二句云：海門山氣橫爲案，五百年間異姓王。今兩存之。收駒〔四〇〕時有渥洼姿。〔王註次公曰〕牧應作收。《周禮》：夏官：教駢，攻駒。註作收駒。踞牀〔四一〕到處堪吹笛，〔王註〕《晉書·桓尹傳》：尹有蔡邕柯亭管，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相識，伊於岸上過，徽之令人謂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尹已顯貴，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橫槊何人解賦詩。〔施註〕按《舊唐書·杜甫傳·元稹論》曰：建安之後，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狀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知是〔四二〕丹霞燒佛

手〔四三〕，〔王註〕《傳燈錄》：丹霞天然禪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或譏之，師曰：「吾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先聲應已懾羣夷。〔公自註〕廣西僧寺，頃有佛動之異，錢君碎而投之江中。〔施註〕《漢·韓信傳》：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合註〕何焯曰：二句亦暗用韓退之故事。【詰案】紀昀曰：應酬之筆，而有點綴、有關合，便覺情致不同。

次韻曾子開從駕二首

〔施註〕曾子開，名肇，子固幼弟。舉進士，入館閣，編修國史。哲宗立，由吏部郎中爲右司，擢右史，未幾入掌西掖。論事鯁切，不爲勢力回奪。宣仁簾聽，凡議禮必據正以言，皆從之。蔡確坐詩遠竄，子開與彭器資汝礪約，極論，會除夕扉，不果上。言者謂器資爲子開所使，遂以待制出守五州，入貳儀曹，又歷二郡。哲宗親政，數稱其有守，趣人對。又坐神宗史事，降知滁州。徽宗召歸掖垣，遷翰苑，崇寧初奪職居岳陽，貶官置臨汀，還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子開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儀公忠彥並相，祐陵初政，日謀所以傾危之。子開詣書，警戒甚切，曰：「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引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恐爲悼、卞死黨。左揆持心向正，古覲、稷易皆可與謀，但使正人聚於本朝，自然小人道消矣。一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其兄不能用。蔡京得政，兄弟俱不免。古覲、稷易，謂二王豐賈也。紹興初，諡文昭。子統，事高宗爲諫大夫。曾孫炎，字南仲，喚，字茂昭。皆登法從。〔查註〕《長公外紀》：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車駕

赴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畧云：鼎湖弓劍仙遊遠，渭水衣冠輦路新。又云：堦除翠色迷宮草，殿閣清陰老禁槐。詩語亦佳，卽此二首韻也。《樂城集·次韻曾子開舍人四月三日扈從》詩，第一首云：萬人齊仗足聲勻，翠輦徐行不動塵。夾道譙呼通老釋，從官雜遝數徐陳。旌旗稍放龍蛇卷，旒冕初看日月新。天遣雨師先灑道，農夫不復誤占辛。第二首云：衣冠雙日款蓬萊，簾脫重鈎扇不開。清曉連驚三殿啓，翠華遙自九天來。晨光稍稍侵黃蓋，瑞霧霏霏著禁槐。千兩翟車觀禮罷，歸時滿載德風回。蘇子容《次韻子瞻諸公從駕景靈宮》詩，第一首云：青鸞如跂萬椽勻，地接璇流隔世塵。三后在天歌下武，一人膺福見君陳。珠旒滾滾懷濡露，玉案年年待薦新。庶下丹青從臣列，左趨蕭丙右甘辛。第二首云：太清宮廟近蓬萊，連日天門六扇開。萬乘旌旗衝曉過，兩宮輿輦詰朝來。城中三水河通漢，庭下千官棘映槐。老稚扶攜同祝聖，年年常此望昭回。范純父《和曾子開從駕朝謁景靈宮次韻》詩一首云：雨師汎灑霽光勻，華蓋香風不起塵。億兆歡呼真帝啓，謀猷左右盡君陳。雲隨仙仗三山遠，日出咸池六合新。一別都門變桑海，來瞻原廟只悲辛。

其一

槐街〔四〕綠暗雨初勻，〔施註〕韓退之詩：綠槐十二街。瑞霧香風滿後塵。〔施註〕杜子美《寄李十二白二十韻》詩：青雲滿後塵。《文選》張景陽《七命》：余雖不敏，請從後塵。清廟幸同觀濟濟，〔王註〕《詩·周頌·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施註〕《毛詩·大雅·文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豐年喜復接陳陳。〔王註厚曰〕《豐年》，亦

《詩》名。而《前漢書》有云：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雍容已饜天庖賜，〔施註〕白樂天《渭村退居》詩：天廚味始嘗。俯伏〔四〕初嘗貢茗新。輦路歸來聞好語，〔施註〕《文選》班固《西都賦》：輦路經營，修除飛閣。共驚堯顙類高辛。〔王註次公曰〕高辛帝譽，乃堯之父也。堯以言哲宗，高辛以言神宗。用堯顙字，則《孔子世家》載：孔子立於鄭之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今借此以言哲宗之類神宗也。〔施註〕《史記·五帝本紀》：帝譽高辛崩，放勳立，是爲帝堯。〔誥案〕紀昀曰：此種却非東坡所長，凡詩人亦多不長於此，而長於此種者，又往往非詩人。其說非是，此曉嵐以今所作應制體繩前人也。今所用逐字堆砌，雕琢堂皇，華贍恭謹之派，詩賦相同，當日無此風也。唐人《日五色賦》起二句云：德動天鑑，祥開日華。此八字壓卷，即占巍峨，其後即隨手終篇，並不加意鍛煉，而詩亦相類，不能逐句逐字皆如之也。若本集《帖子詞》，曉嵐亦不謂然，使以《樂城集》者相較，則本集已極工麗，可見當日應制體，不過如此止也。且無論古，即康熙間館閣詞賦，皆名人鉅公所爲，若取而施用於今，直須折改修削，蓋已嫌其空陋矣。殊不知彼時風氣如此，仍欲行流走之筆，寓自見之意，雖其蓄學甚富，已不肯逐字般演人之，而況以繩之古乎。

其二

人仗魂驚愧草萊，〔施註〕《唐·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朝日，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內謁者承旨喚仗。凡仗人，則左右廂加一人監捉。杜子美《寄賈至》詩：侍臣諳人仗。《文選》鮑明遠樂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一聲清蹕九門開。〔施註〕《周禮·天官》：官正，凡邦之事蹕。鄭氏云：蹕，止行者。〔合註〕沈約詩：清蹕朝萬寓。《暉暉日傍金輿轉》，〔王註〕杜子美《寒食》詩：竹日靜暉暉。〔施註〕《文選》江淹《恨賦》：喪金輿及玉乘。〔合註〕江總詩：二月春暉暉。習習風從玉宇來。流落生還真一芥，〔合註〕《傳燈錄》：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

地。周章危立近三槐。〔公自註〕學士班近執政。〔王註〕左思《吳都賦》：輕禽狡獸，周章夷猶。註：周章夷猶，恐懼不知所之也。〔施註〕《楚辭》屈原《九歌》：聊翱遊兮周章。〔查註〕《文選註》云：周章，往來迅疾也。王觀國《學林》云：《文選註》非也；周章者，周旋緩舒之意。道旁倘有山中舊，問我收身早晚回。【詰案】紀昀曰：如此說來，又不合廊廟之體。此又不然，公凡應制體，必要闡進曾經流落老病當歸兩層，此其情性所發，亦當日風氣使然，並不以爲忌諱也。今之所謂應制體者，皆跪說終篇也。古之所謂應制體者，一篇之中，其跪說固有之，而立說、坐說甚至跳舞而說，並有之也。或不謂然，只有不看之一法，未能一律論之也。

再和二首〔四六〕

〔查註〕《樂城集·再次韻》第一首云：病起江南力未勻，強將冠劍拂埃塵。木雞自笑真無用，芻狗何勞收已陳。行從鑾輿風日細，側聽廟樂管絃新。誰知四載勤勞後，併舉成功祚泣辛。第二首云：宸心惻惻念汗萊，南籟西池閉不開。長樂鳴鞘千乘出，顧成薦鬯萬方來。從臣暗泣新宮柳，父老行依輦路槐。雙闕影斜朱戶啓，都人留看屬車回。

其一

眼花錯莫鬢霜勻，〔王註〕鮑照《行路難》：今日見我顏色衰，意中索莫與先異。〔施註〕杜子美《瘦馬行》：失主錯莫無晶光。白樂天《老成》詩：兩鬢已成霜。病馬羸驂〔四七〕只自塵。〔施註〕《毛詩·小雅·無將大車》：無將大車，祇自塵兮。奉引拾遺叨侍從，〔王註〕杜子美《奉酬嚴公寄野亭之作》詩：拾遺曾奏數行書，嬾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查註〕蔡邕《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法駕。

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思歸少傅羨朱陳。〔王註厚曰〕白樂天以太子少傅致仕，有詩云：憶昨旅遊初，迨今五十春。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秦。一生苦如此，長羨朱陳民。衰年壯觀空驚目，險韻〔四〕清詩苦鬪新。最後數篇君莫厭，搗殘椒桂〔四〕有餘辛。〔查註〕〔庚溪詩話〕：東坡兩和辛字，皆工。其云「最後數篇君莫厭，搗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芻蕘夫蕙茝〕。蓋以椒、桂、蕙、茝，皆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而〔西清詩話〕改其句云「讀罷君詩何所似，搗殘薑桂有餘辛」，以爲坡譏首唱多辣氣，此何理也？坡爲人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合註〕〔韓詩外傳〕：薑桂不因地而辛。

其二

憶觀滄海〔五〕過東萊，日照三山迤邐開。〔王註次公曰〕〔寰宇記〕載：三山在萊州掖縣。註云：在海之南岸。先生赴登州時，有詩。〔施註〕〔揚子〕：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也。白樂天詩：朱箔銀屏迤邐開。桂觀飛樓凌霧起，〔施註〕〔史記〕：封禪書：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吳越春秋〕：范蠡爲句踐立飛翼樓，以象天門。〔合註〕〔韋應物有〕〔凌霧行〕。仙幢寶蓋拂天來。〔施註〕〔維摩經〕：起七寶塔，以一切纓絡幢幡而供養之。杜子美〔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詩：翠華拂天來向東。不聞宮漏催晨箭，〔施註〕〔周禮〕：夏官：挈壺氏縣壺以序聚樸。鄭氏云：縣壺以爲漏，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但覺簷陰轉古槐。供奉清班非老處，〔施註〕〔王安石〕〔懷鍾山詩〕〔五〕：投老歸來供奉班。杜子美〔至日遣興〕詩：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會稽何日乞方回。〔公自註〕時方闕會稽守。〔施註〕〔晉〕：郗愔傳。

字方回。除太常，固讓，不拜。樂補遠郡，從之。出爲會稽內史，久之，乞骸骨，因居會稽。

次韻劉貢父省上〔三〕

〔合註〕蘇子容《和西字韻》詩，共十三首，見本集。《彭城集》缺原作。

密雲今日破郊西，〔王註〕《易》·小畜又《小過》：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疎雨脩脩〔三〕未作泥。〔王註〕唐韓偓

詩：輕寒著背雨淒淒，九陌無塵未有泥。〔施註〕韓退之《南內朝賀歸》詩：薄雲蔽秋曦，清雨不成泥。〔合註〕杜子美《雨

詩：山雨不成泥。要及清閑同笑語〔四〕，行看衰病費扶攜。花前白酒傾雲液，戶外青驄響月題。

〔合註〕《古樂府》·焦仲卿妻詩：躑躅青驄馬。不用臨風苦揮淚，〔施註〕杜子美《劍門》詩：臨風默惆悵。君家

自與竹林齊。〔公自註〕貢父詩中，有不及與其兄原甫同時之歎；然其兄子仲馮，今爲起居舍人〔五〕。〔查註〕《容齋

隨筆》：少游《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以

其時考之，蓋元祐二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父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宜，貢父之兄原父，皆經是職。

故少游有此語云。歐陽公《劉原父墓誌》：原父以熙寧元年卒，年五十。《宋史》：劉敞，字原父。弟攸。子奉世，字仲馮。

中進士第，累官直史館，國史編修。蔡確文致，奉世罪謫降。後歷簽書樞密院事。章惇當國，奉世乞去。《清江三孔集》：

常父云：吾鄉劉原父，雄文博學，爲天下師表，而余不及識。今識其子仲馮，居省中，治事精密，吏不能欺，天下稱爲賢吏

部。其文學議論，能世其家。

再和

當年曹守我膠西，〔王註次公曰〕曹守，言劉貢父也。膠西，則先生自言其爲密州也。〔查註〕《宋史》·劉攽傳：熙寧

中，罷太常禮院，通判秦州，又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禁，放治尚寬平，盜亦衰息。共厭鋪糟與汨泥。自古赤丸成習俗，〔合註〕《史記·秦始皇本紀》：「宜省習俗。」因公黃犢免提攜。生還各有青山興，病起猶能小字題。莫怪歌呼數相和，曾將獄市寄全齊。〔公自註〕「貢父爲曹州，盜賊皆奔鄰境，嘗有詩云：『美〕從教晉盜稍奔秦。」

送顧子敦奉使河朔

〔王註〕子仁曰：「子敦，顧臨也。元祐二年，自給事中除天章閣待制，出爲河北都轉運使。」〔施註〕子敦，會稽人。舉說書科，入館閣，喜論兵。熙寧初，神宗命編修《經武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係，不可輕也。」擢轉運河南，提舉常平倉事，忤執政意，罷歸，更歷中外。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議回河，拜待制，爲河北都漕。東坡與李常、孫覺、胡宗愈、梁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凜然有古人之風，宜留置左右，別選深知河事者使往，不報。子敦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召歸班，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守定，徙應天河南。時論既變，奪職守新安，斥居番陽，年七十二，卒。徽宗立，追復之。子敦，體肥偉，諸公多以屠戲之，故詩云「磨刀向猪羊」、「平生批敕手」。子敦頗愠見，故後詩又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四月，顧臨爲河北都轉運使，鄧溫伯、蘇軾、李常、王存、孫覺、胡宗愈、梁燾，請臨留朝廷，皆不報。石刻紹聖四年十一月《施鎮墓誌》，管勾洪州玉隆觀顧臨篆蓋，當卽斥居番陽時。而管勾官觀，《宋史》與施註皆不載。【誥案】顧臨爲

給事中，論奏崇政延和殿不當講讀，爲程伊川所攻，罷爲河北轉運，以伊川原奏邇英暑熱，請於崇政延和殿及他寬涼處講讀故也。公同乞留顧臨狀，以四月二十日上，不報。其中鄧温伯，乃小人之尤者，餘如李常諸人，皆非蜀黨，胡宗愈無黨，梁燾乃朔黨也。然因此一奏，而後之論者，卽以顧臨爲蜀黨攻洛黨之一名，誣也。施註徒繁其詞，於顧臨之出無一字之及，惟不了了，故於後《韓康公挽詞》註載其與門生故吏燕集事，又夾入顧臨也。

我友顧子敦，軀膽兩俊偉。〔王註次公曰〕韓退之詩：身大不及膽。便便十圍腹，不但貯書史。容君

數百人，一笑萬事已。十年卧江海，了不見愠喜。磨刀向豬羊，醜酒會鄰里。〔王註〕《後漢書·

馬援傳》：擊牛醜酒。醜，音所宜反。〔施註〕《毛詩·小雅·伐木》：醜酒有衍，籩豆有踐。歸來如一夢，豐頰愈茂

美。〔施註〕韓退之《盤谷序》：曲眉豐頰。〔合註〕《獨醒雜誌》：子敦肥碩，當暑袒裼，據案而寐，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

「顧屠肉案」。平生批勅手，〔王註〕《舊唐書》：李藩遷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黃勅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

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耶！」〔施註〕《唐·李藩傳》：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却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

「聯紙是牒，豈曰勅耶！」濃墨寫黃紙。會當勒燕然，〔王註〕《後漢·竇憲傳》：擊匈奴，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刻名

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合註〕《東軒筆錄》：顧子敦好談兵，劉攽目爲顧將軍，故先生詩亦用勒燕然事也。廊廟

登劍履。〔王註〕《漢書》：蕭何功第一，上於是賜何帶劍上殿，入朝不趨。〔施註〕《晉·王導傳》：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翻然向河朔，〔查註〕孔武仲《送顧子敦赴河北序》云：上之二年，子敦自河東轉運使召給事中，在門下，事有不便，輒爭

還之，議論堅決，不少迎合。時河北數有水災，漘魏故道，久湮未復。子敦拜天章閣待制使河北。士大夫以爲河爲數州

患，雖急，一方事也，子敦以侍從之官，撤而使一方，忽所大而治所小，非計也。舉朝之人，睥睨前却，不敢徑往，以蹈後悔。

子敦獨日夜計畫，以爲己任。非確然不易，其肯爲之乎？坐念東郡水。河來屹不去〔毛〕，〔詰案〕此句雖用王遵事，仍寓戲意，筆力之兼到者如此。如尊乃勇耳。〔王註〕漢·王尊傳：爲東平相。是時東平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傅相連坐。尊視事，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責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願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五〕

〔施註〕家退翁，名定國，弟復禮，名安國。東坡、子由及退翁兄弟，少時皆嘗從眉州劉微之，見子由《送家安國》詩。〔合註〕子由又有《送家定國同年赴永康掾》詩，尚在熙寧初也。《一統志》：家定國，永康司法參軍。韓絳欲治山西道，定國謂蜀近夷，暫爲坦途，將有後憂，絳爲之罷役。〔詰案〕兩公與家勤國、定國、安國，並爲西社同門友。安國薦舉定國，與兩公同登第。勤國既不售，其子愿復登第上書，元符間錚然有聲。其後，家大酉爲淳祐講官，家鉉翁簽書樞密院。時檄告天下守令，並以城降，鉉翁獨不肯署名。吳堅惡之，命鉉翁爲祈請使，遂爲元所羈，而宋亡。家氏終兩宋之世，代有顯者，自家愿以後，皆能以風節立於朝，是尤所難也。〔查註〕《輿地廣記》：梓州路懷安軍，屬廣漢郡，西魏立金淵郡，唐屬簡州，宋乾德五年，立懷安軍。《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懷安軍，領金水、金堂二縣。東至梓州一百七十里。

吾州同年友，粲若琴上星。〔王註次公曰〕琴上星，言十三徽也。當時功名意，豈止拾紫青。〔查註〕

《石林避暑錄》：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皆爲階官，此沿漢制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丞相太尉金紫，御史大夫銀

青，皆以印綬言。《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蓋謂此也。顏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服，不知漢時蓋未服青紫也。事既喜違願〔五〕，天或不假齡。〔施註〕《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天假之年，而除其害。」今如圖中鶴，俯仰在一庭。〔公自註〕吾州同年友十三人〔六〕，今存者六人而已，故有「琴上星」、「圖中鶴」之語。〔查註〕先生自註琴上星，以比十三人，則圖中鶴當是六數。〔合註〕唐張彥遠《名畫記》：「薛稷畫鶴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圖畫見聞誌：孟蜀後主廣政甲辰，淮南馳聘，副以六鶴。蜀主遂命黃筌寫六鶴於便坐之壁，名曰六鶴殿。六鶴，一曰唳天，二曰警露，三曰啄苔，四曰舞風，五曰梳翎，六曰顧步。程凝善畫竹，兼長遠水，有《六鶴圖》傳於世。《宣和畫譜》等書所載《六鶴圖》甚多，當是唐、宋畫家體格如此。退翁守清約，霜菊有餘馨。鼓笛方人破，〔查註〕《唐書》：五行志：天寶後，詩人多爲流寓之思，樂曲亦多以邊地爲名，至其曲遍繁聲，謂之人破。破者，蓋破碎云。朱絃微莫聽〔六〕。西南正春旱，廢沼黏枯萍。翩然一麾去，想見靈雨零。〔施註〕《毛詩》：鄭風·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稅于桑田。我無謫仙句，待詔沉香亭。空騎內厩馬，〔王註次公曰〕翰林學士初入院，例賜名馬。〔合註〕即前詩「天厩新頒玉鼻驂」也。〔施註〕杜子美《瘦馬行》詩：士卒多騎內厩馬。天仗隨雲駟。〔施註〕岑參《寄杜拾遺》詩：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竟無絲毫補，眷焉誰汝令〔六〕。永愧〔六〕舊山叟，憑君寄丁寧。〔浩案〕劉巨，字微之。公幼所從學者。此云「舊山叟」，正指劉也。據此二句，公甚念之，而集中他無一字之及，今補載。

諸公餞子敦，軾以病不往，復次前韻

君爲江南英，面作河朔偉。人間一好漢，誰似張長史。〔施註〕《舊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問曰：「朕要

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若用之，必能盡節於國家。」上書苦留君，言拙輒報已。」〔王註〕韓退之《孔戣墓誌》：愈《留孔戣奏疏》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先生《乞留顧臨狀》云：方今二聖臨御，如臨等輩，正當置之左右，以補闕遺。〔施註〕《漢·東方朔傳》：四方士上書言得失，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置之勿復道，出處俱可喜。攀輿共六尺，〔施註〕《漢·袁盎傳》：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食肉飛萬里。誰言遠近殊，等是朝廷美。遙知送別處，醉墨爭淋紙。我以病杜門，〔施註〕《史記·張良世家》：性多病，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商頌〔六〕空振履。〔王註〕《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施註〕《新序》：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也。後會知何日，一歡如覆水。善保千金軀，〔施註〕杜子美《哀王孫》詩：王孫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王註〕《王立之詩話》載：元祐中，顧子敦有顧屠之號，以其極肥偉也。其後奉使河朔，居士有詩送之，子敦讀之，頗不樂。所以居士復和前篇云：「善保千金軀，前言戲之耳。」〔合註〕何焯曰：末句得無取「割雞焉用牛刀」之意耶？

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六五〕

〔合註〕白樂天詩：走筆小詩能和否？【誥案】呂行甫，詳後題註。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據邵本

補編。

卧沙細肋吾方厭，〔馮註〕《坤雅》：肋魚，似鮓魚而小，身薄骨細。〔合註〕《本草》云：勒魚，狀如鮓魚，小首細鱗，腹下有硬刺，頭上有骨乾者，謂之勒鯨。〔馮註〕《詩義疏》：鯨魚，吹沙也。似鮓魚而小，常張口吹沙，背上有刺螫人。通印長

魚誰肯分。〔馮註〕公送牛尾狸詩云：通印子魚猶帶骨。此云：通印長魚誰肯分。解與荆公同。好事〔六〕東平貴公子，貴人不與與蘇君。〔馮註〕類說：宋顯仁后謂秦檜妻曰：「子魚大者絕少。」對曰：「妾家有之。」檜咎其失言，乃以青魚百尾進。太后笑曰：「我道這婆子村。」可見子魚大者，非權貴不多得也。

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六七〕

〔查註〕呂希彥，字行甫。本集《雜記》：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生平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案，呂公著二子希哲、希純，行甫當是夷簡諸孫，公著之姪。《職官分紀》：刑部所屬有司門郎中，從六品，員外郎，正七品。《輿地廣記》：京西北路孟州，自漢至隋，皆屬河南郡。唐割屬河南。建中二年，以河陽、河清、濟源、溫四縣人河南三城節度使，會昌三年，以爲孟州。〔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據邵本補編。

結交不在久，傾蓋如平生。識子今幾日，送別亦有情。子生公相家，高義久崢嶸。天才〔六〕既超詣，〔合註〕《魏志·管輅傳》註：天才既少。《世說》：殷淵源語不超詣簡至。世故亦屢更。譬如追風驥，豈免羈與纓。念我山中人，久與麋鹿并。誤出挂世網，〔合註〕嵇康《答難養生論》：不挂世網。舉動俗所驚。〔誥案〕時朔、洛黨方熾，尚無川黨之目，其詩已有去志，可見無立黨之意矣。歸田雖未果，已覺去就輕。〔合註〕《史記·屈原賈誼傳·贊》：輕去就。河陽豈云〔六九〕遠，出處恐異程。便當從此別，有酒無徒〔七〇〕傾。

和張昌言喜雨

〔合註〕黃子耕《山谷年譜》云：樂城詩云「已收蠶麥無多日」，蓋四月間也。〔查註〕黃庭堅《次韻》詩云：三雨全清六合塵，詩翁喜雨句凌雲。埵漂戰蟻餘追北，柱擊乖龍有裂紋。減去鮮肥憂玉食，徧宗河嶽起爐薰。聖功惠我豐年食，未有涓埃可報君。子由《和張問喜雨詩》云：已收蠶麥無多日，旋喜山川同一雲。禾黍趁時青覆隴，池塘流潤綠生紋。兩宮尚廢清晨樂，中禁初消永夜薰。倉粟半空民望足，深耕疾耨肯忘君。

二聖憂勤忘寢食，〔王註次公曰〕二聖，哲宗與太后也。百神奔走會風雲。禁林夜直鳴江瀨，清洛朝回〔七〕起穀紋。〔施註〕劉禹錫《竹枝詞》：灑西春水穀紋生。杜牧之《江上偶見》詩：水紋如穀燕差池。〔語案〕清洛朝回，謂張昌言奉使往告西京原廟及歸途而雨已作也。三句「夜直」，乃公自謂，故五句又言夢覺而詩已至也。必如是觀，則昌言喜雨之作，不同泛泛，而起二句之意皆出。前註於「朝」字之下註云：一作潮。若作潮回起穀紋解，則全詩之旨皆失，且清洛無潮也。夢覺酒醒聞好句〔七〕，帳空簾冷發餘薰。秋來定有豐年喜，剩作新詩準備君。

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

〔合註〕《彭城集》有《西省種竹偶書呈同省諸公并寄鄧蘇二翰林》詩。〔查註〕孔文仲《次韻》詩云：西垣種竹滿庭隅，正直天街小雨初。漸引涼風侵夢覺，已留清露滴吟餘。卜鄰近喜蒼苔滿，

托跡方驚上苑疎。昨夜青藜光照席，綠陰相對草除書。孔武仲《次韻》詩云：此君安可一朝無，請看西園種竹初。嶰谷正當吹鳳後，葛陂猶是化龍餘。風搖夢枕秋聲碎，月漏吟窗夜影疎。他日如封管城子，莫緣老秃不中書。《樂城集·次韻》詩云：竹迷誰定知迷否？趁取滂沱好雨初。栽向鳳池吹律處，斷從芸閣殺青餘。迎風一嘯朝回早，弄月相差直宿疎。應怪籍、咸林下客，相看不飲作除書。自註云：仲馬方作左史，必與貢父並直於此。

要知西掖承平事，〔施註〕《漢·食貨志》：今累葉承平。《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戎士承平。〔查註〕《雍錄》：唐門下北省，在日華門，名左掖，亦名東省。中書北省在月華門，名右掖，亦名西省。記取劉郎種竹初。舊德終呼名字外，後生誰續笑談餘。〔公自註〕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後人指此竹，必云李文正手植。貢父笑曰：「文正不獨繫筆，亦知種竹耶？」時有筆工李文正〔七三〕。成陰障日行當見，取筍供庖計已疎。白首林間望天上，平安時報〔七四〕故人書。〔公自註〕李衛公北都童子寺竹，寺僧日報平安〔七五〕。〔施註〕《西陽雜俎》：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長數尺。公令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偶與客飲，孔常父見訪，方設席〔七六〕延請，忽上馬馳去，已而有詩，戲用其韻答之

〔查註〕孔武仲原作詩云：華嚴長者貌古奇，紫瞳奕奕垂雙眉。顏如桃花兩侍兒，問其姓名不自知。嘖嘖欲吐新奇辭，豈亦有虎來護持。維摩高卧盡○機，蓬山藏史策馬馳。二豪兀坐渾如

癡，錯認醍醐是酒卮，誰將此景付畫師？

揚雄他文不皆〔七七〕奇，〔施註〕魏文帝《典論》：如王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徐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獨稱觀瓶居井眉〔七八〕。酒客法士兩小兒，陳遵、張竦何曾〔七九〕知。〔施註〕《漢·陳遵傳》：遵與張竦，俱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論道經書，而遵晝夜號呼，車騎滿門。先是揚雄作《酒箴》，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遵大喜之，謂竦曰：「吾與爾猶是。」主人有酒君獨辭，蟹螯何不左手持。豈復見吾衡氣機〔八〇〕，〔王註〕《莊子·應帝王篇》：列子與季咸見壺子。壺子曰：「吾向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返，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遣人追君君絕馳。〔誥案〕紀昀曰：寫馳去，雅切。盡力去花君自癡，醍醐與酒同一卮，〔王註〕任曰：醍醐，蓋酥酪之美者。佛言人聞正法，如食醍醐，然其與酒自是兩般。然如禪師，亦有飲米汁子者，惟文殊能知其同異，蓋文殊最爲智慧故也。〔施註〕白樂天《卯時酒》詩：佛法贊醍醐，仙方傳沆瀣。未如卯時酒，神速功力倍。請君更問文殊師。

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八一〕

〔施註〕李伯時，名公麟，舒城人。南唐先主昇諸孫。舉進士。畫特精絕，意造天成，顧、陸、張、吳殆不能過。留意三代鼎彝，博學精鑒。性嗜玉，見輒以善價求之。晚作洗玉池，東坡銘之。其仕監奏邸，勅令刪定官、御史檢法官後，病痺，不能運筆，反以厚貲收己所作云。〔查註〕《宋史》：

李公麟好古博學，長於詩，致仕歸，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子由《韓幹三馬》詩云：老馬側立鬣尾垂，御者高拱持青絲。心知後馬有爭意，兩耳微起如立錐。中馬直視翹右足，眼光已動心先馳。僕夫旋作奔佚想，右手正控黃金羈。雄姿駿發最後馬，回身奮鬣真權奇。圉人頓轡屹山立，未聽決驟爭雄雌。物生先後亦偶爾，有心何者能忘之。畫師韓幹豈知道，畫馬不獨畫馬皮。畫出三馬腹中事，似欲譏世人莫知。伯時一見笑不語，告我韓幹非畫師。蘇子容《次韻》詩云：霜紈橫卷書韜垂，軸以瑇瑁囊青絲。披圖二妙駭人目，筆畫勁利如刀錐。龍媒迴出丹青手，勢若飛動將奔馳。羈銜如在赤墀立，僕御猶縱紅纓羈。子虔六轡銜沃若，長康駿骨稱天奇。雖傳畫譜入神品，未有墨客評黃雌。六詩形似到作者，三馬意象能言之。奇縱莫辨霸或幹，高韻壓倒陸與皮。從來神物不常有，未遇真賞何人知。君不見開元廐馬四十萬，作頌要須張帝師。黃魯直《次韻》詩云：于闐花驄龍八尺，看雲不受絡頭絲。西河驄作葡萄錦，雙瞳夾鏡耳卓錐。長楸落日試天步，知有四極無由馳。電行山立氣深穩，可耐珠羈白玉羈。李侯一顧歎絕足，領略古法生新奇。一日真龍入圖畫，在垆羣雄望風雌。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馬人笑之。李侯論幹獨不爾，妙盡骨相遺毛皮。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況我平生賞神駿，僧中云是道林師。《合註》劉貢父《次韻》詩云：韓幹畫馬名獨垂，冰紈數幅橫素絲。諸公賦詩邀我和，我如鈍椎逢利錐。區中纔容三萬里，正可腰褭一日馳。朝燕暮吳亦其亞，幸得夷路無繫羈。此間三馬皆國馬，瑰資逸態成崛奇。有如秋空見霜鶻，下睨衆禽俱伏雌。良工苦心爲遠到，天機要眇潛得之。區區駑駘浪自負，豈可

醜骨包妍皮。李侯洒筆定超詣，尚有天驥君未知。宛王母寡今授首，汗血不敢藏貳師。王仲至
《次韻》詩云：天閑不遇頭亦垂，真性本不求青絲。由來奇骨類奇士，立見俱似囊中錐。鳳頭初
踏葱嶺至，繡膊東由青海馳。春風宛轉白玉鐙，晚日照耀黃金羈。李侯對此意匠發，造物真比
豪端奇。方甄之相豈可擬，顛倒未免雄稱雌。翰林相繼寫高韻，何止羊和共和之。玉花照夜古
稱美，顏色乃是論其皮。固知神駿不易寫，心與道合方能知。文章書畫固一理，不見摩詰前身
應畫師。

潭潭古屋雲幕垂，〔王註〕《歸藏啓筮》云：昔者女媧坐張雲幕。〔施註〕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一爲公與相，潭潭府

中居。〔合註〕《史記》：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音長含反。《字典》通作潭。省中文書如亂

絲。忽見伯時畫天馬，朔風胡沙生落錐。〔王註續曰〕錐，謂筆鋒也。《五代史·史弘肇傳》：弘肇曰：「安朝

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戟，若毛錐子，安足用哉。」天馬西來從西極，〔施註〕《史記·樂書》：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

作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勢與落日爭分馳。龍膺豹股頭八尺，奮迅不受人間羈。

元狩虎脊聊可友，〔施註〕《漢·禮樂志》：元狩三年，馬生渥窪水中，作《天馬歌》。又，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馬歌》曰：天馬來，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三〕開元玉花何足奇。〔王註〕杜子美《丹青引》詩：先帝天馬玉花

驄，畫工如山貌不同。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丹青弄筆聊爾耳，意在萬里誰知之。

〔王註〕范傳正《李太白新墓碑序》云：騏驎筋力成，意在萬里外。幹惟畫肉不畫骨，〔誥案〕紀昀曰：纔人韓幹，用筆

之妙，前無古人。而況失實〔八〕空留皮〔八〕。煩君巧說腹中事，〔邵註〕《後漢·補衡傳》：衡爲作書記，輕重

疎密，各得體宜。黃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詰案】紀昀曰：此君字，指子由也，亦必見原唱乃知者。妙語欲遺黃泉知。〔施註〕《左傳·隱公元年》：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君不見韓生自言無所學，厩馬萬匹皆吾師。〔施註〕《名畫記》：上令韓幹師陳閔，怪其不同。幹曰：「臣自有師，陛下內厩馬，皆臣師也。」【詰案】紀昀曰：只就伯時生情，韓幹只於筆端繁繞，運意運筆，俱極奇弄。

次韻劉貢父獨直省中

明窗畏日〔八五〕曉先暎，高柳鳴蜩午更喧。〔施註〕《文選》陸士衡《擬古詩》：寒蟬鳴高柳。筆老詩新〔八六〕疑有物，心空客疾本無根。隔牆我亦眠風榻，上馬君先鎖月軒〔八七〕。共喜早歸三伏近，〔王註〕《東方朔傳》：武帝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遂拔劍割肉懷去。〔查註〕本集《謝三伏早出院表》云：伏當早歸，下遂疎愚之性。解衣盤礴亦君恩。〔施註〕《莊子·田子方篇》：宋元君將圖畫。有一史後至，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絕句四首，各述所懷

【詰案】張邦基《墨莊漫錄》：邇英閣前槐後竹，雙槐極高，而柯葉拂地，狀如龍蛇，或謂之鳳凰槐。曾肇詩云：鳳尾扶疎槐影寒，龍吟蕭瑟竹聲乾。漢皇恭默尊儒學，不似公孫見不冠。查註前論《子開集》不傳，而曹倦圃家所藏者多缺，僅於《外紀》拾其殘句。若此題附載子由、魯直、无咎、文

潛次韻各四首，而獨失此詩，何也？〔查註〕《汴京宮室考》：邇英閣，在崇政殿西南，蓋侍臣讀講之所也。〔合註〕任淵《山谷集註》：國朝春二月至端午，秋八月至冬至，遇隻日，邇英閣輪官講讀。〔誥案〕《樂城集》原題云：去冬，輟以起居郎人侍邇英，講不逾時，遷中書舍人，雖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與日俱遠，追記當時所見，作四絕句，呈同省諸公。

其一

曈曈日脚曉猶清，〔王註〕《韻書》：曈曈，日初出也。〔施註〕白樂天《東樓南望》詩：日脚黃金碎。〔合註〕梁簡文帝詩：柳路日曈曈。細細槐花暖欲零。〔八八〕。〔合註〕杜子美《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詩：爐烟細細駐游絲。坐閱諸公半廊廟，〔公自註〕僕射呂公、門下韓公、右丞〔八九〕劉公，皆自講席大用。〔合註〕指呂公著、韓維、劉摯也。時看黃色起天庭。〔施註〕《玉管照神書》：黃色喜徵。〔查註〕《黃庭經》：天庭地關列斧斤。註云：兩眉間爲天庭也。《樂城集》原作詩云：邇英肅肅曉霜清，玉宇時聞槁葉零。風過都城吹廣內，萬人笑語落中庭。

其二

上尊〔九〇〕初破早朝寒，〔查註〕《漢書註》云：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茗盃仍霑講舌乾。〔合註〕《石林燕語》：經筵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輿之制也。陛楯諸郎空雨立，故應慚悔不儒冠。〔王註〕《史記》：沛公諸客，冠儒冠來者，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施註〕韓退之《元日朝回》詩：儒冠列侍映東曹。〔合註〕何焯曰：言看人騰化，僅比衛士爲優耳。〔查註〕《樂城集》原作詩云：銅瓶灑遍不

勝寒，雨點勻圓凍未乾。回首曠曠朝日上，槐龍對舞覆衣冠。

其三

兩鶴摧頹病不言，年來相繼亦乘軒。〔王註〕《左傳》：閔公二年，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誤聞九奏聊飛舞，〔施註〕《史記》：扁鵲傳：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又《樂書》：師曠鼓琴，一奏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可得徘徊爲啄吞。〔施註〕《藝文類聚》：白鶴古詩云：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文選》：鮑照《升天行》：啄腐共吞腥。〔查註〕《樂城集》原作詩云：早歲西廂跪直言，起迎天步晚臨軒。何知老侍曾孫聖，欲泣龍髯吐復吞。自註：轍昔舉制策，坐於崇政殿西廊，蓋邇英之北也。是日晚，仁皇自延和步入崇政，過所試幄前，瞻望天表，最爲親近。

其四

微生偶脫風波地，晚歲猶存鐵石心。〔王註〕皮日休《桃花賦序》：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之辭。然其《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定似香山老居士，〔王註師曰〕香山寺，在洛都龍門。白樂天晚年，自稱香山居士，以儒教飾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養其壽。世緣終淺道根深。〔公自註〕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軾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此翁晚節閑適之樂焉。〔查註〕白樂天詩：始知不才者，可以探道根。〔誥案〕公此詩雖佳，終是語識。〔查註〕《樂城集》原作詩云：講罷淵然似不勝，詩書默已契天心。高宗問答終垂世，未信諸儒測淺深。

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九〕

〔王註堯卿曰〕構字承之，成都人。〔施註〕宋彭州名構。紹聖間，爲金部員外郎。是時，都大提舉川茶事。陸師閔移漕陝西，謀代之者，曾子宣、李邦直僉曰：「宋某可。」遂使構都大管勾。〔合註〕《金石粹編》載《關山雪月》詩石刻云：成都宋構承之，紹聖丙子歲，按部過隴山，偶題。當卽施註權都大管勾時也。又，宋構先曾爲夔州路轉運判官，見《續通鑑長編》元豐七年十二月。〔查註〕《梁溪漫志》：六曹郎中，前行爲朝請大夫，中行爲朝散大夫，員外郎中行及起居舍人爲朝散郎。《華陽國志》：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今成都府彭縣也。《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彭州濛陽郡，秦蜀郡地，唐垂拱二年，置彭州，領縣三。

東來誰迎使君車，知是丈人屋上烏。〔王註〕杜子美《奉贈射洪李四丈》詩：丈人屋上烏，烏好人亦好。劉向《說苑》：太公謂武王曰：「愛其人者，兼屋上烏。」丈人今年二毛初，〔施註〕《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君子不禽二毛。杜預曰：頭白有二色也。登樓上馬不用扶。〔王註〕杜子美《寄薛三郎中》詩：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使君負弩爲前驅，蜀人不復談相如。〔王註〕《漢書》：司馬相如爲中郎將，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爲寵。〔次公曰〕言宋朝散迎其親，爲之負弩前驅，所以甚言其爲父之榮也。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王註〕《後漢書》：劉寬爲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但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北史》：崔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爲立祠。春波如天漲平湖，〔王註次公曰〕此亦柳子厚「江南春盡水如天」之變也。鞞紅照坐香生膚。〔查註〕陸游《入蜀記》：天彭號小西京，其俗好植牡丹，有京、洛之遺

風。《古今雜記》：孟氏以牡丹名苑。於時，彭門爲輔郡，典州者多，咸里得之上苑，此彭門花之始也。天彭亦謂之花州，而牛心山下，謂之花村云。希鞬上壽白玉壺，《王註次公曰》：《史記》：淳于髡傳：希鞬鞞，侍酒於前。徐廣云：希，收衣襖也；鞞，臂捍也，音溝。希字，《音義》與《索隱》並音紀免切。《施註》：《唐韻》：希，囊也，音與眷同。《合註》：白樂天詩：絲管行隨白玉壺。公堂登歌《鳳將雛》。《施註》：《毛詩》：幽風·七月：躋彼公堂。《周禮》：春官：太師，帥瞽登歌。諸孫歡笑《爭挽鬚》，《施註》：杜子美《北征》詩：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蜀人畫作西湖圖。《查註》：《名勝志》：彭州治內有東湖，宋元符中，袁隲有記。又有西湖，唐元和中太守王潛、蕭祐創。進士鄧袞記，略云：二公陶奇撰幽，不乏心匠，於西湖臺島花竹布置，罔不宛妙。

郭熙畫秋山平遠

〔公自註〕文潞公〔九三〕爲跋尾。〔施註〕《圖畫見聞志》：郭熙，河陽人。工畫山水寒林。

玉堂畫掩〔九四〕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查註〕《蔡寬夫詩史》：學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乃其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畫水，燕穆之復寫六幅山水，置於中間。宋宣獻有詩。元豐末，既修兩省，後遂移院於樞密院之後，兩壁既毀，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詔郭熙所作《春江曉景》。禁中官局，多熙筆迹，而此屏獨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蘇子瞻賦詩云：玉堂畫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而今遂以爲玉堂一佳物也。〔合註〕《石林燕語》亦云：學士院郭熙畫《春江曉景》，尤工。鳴鳩乳燕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間。〔王註〕杜子美《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詩：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離離短幅開平遠，〔施註〕《唐·王維傳》：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漠漠疎林寄秋晚。恰似〔九五〕江南送客時，中流回

頭望雲巘。伊川佚老鬢如霜，〔王註次公曰〕伊川佚老，指言文潞公也。〔查註〕《太平寰宇記》：河南府，秦三川郡。《名勝志》：三川，謂河、洛、伊也。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東北過伊闕入洛。卧看秋山思洛陽。爲君紙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王註次公曰〕嵩洛，嵩山、洛水也。我從公遊如一日，不覺青山映黃髮。爲畫龍門八節灘，〔王註援曰〕龍門八節灘，在伊川。白樂天致仕香山石樓，鑿龍門八節灘，爲游賞之樂。〔施註〕白樂天《開八節灘詩序》云：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九峭石。〔查註〕《太平寰宇記》：闕塞山，《左傳註》謂南山、伊闕是也。杜預云，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名勝志》：龍門山，卽伊闕也，下有八節灘，今屬洛陽縣。待向伊川買泉石。〔王註次公曰〕先生蓋欲卜居伊川，以從潞公也。〔施註〕《唐·田游巖傳》：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誥案〕紀昀曰：用古格，亦是宛轉。

次韻張昌言喜雨

千里黃流失故居，〔王註次公曰〕言水所衝蕩，而民居不見也。年來赤地到青徐。〔施註〕《後漢·臧宮傳》：人畜疫死，旱蝗赤地。遙聞爭誦十行詔，〔施註〕《後漢·循吏傳》：光武以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合註〕考《宋史·本紀》：二年四月辛卯詔，冬夏旱暵，海內被災者廣，避殿減膳，責躬思過。癸卯雨，戊申，御殿復膳。此先生和詩所以作也。無異親巡六尺輿。〔施註〕《史記·秦始皇紀》：刻石泰山，辭曰：親巡遠方。精貫天人一言足，〔施註〕《文選·馬汧督誅》云：精貫白日，猛烈秋霜。雲興嶽瀆萬靈趨。愛君誰似元和老，賀雨詩成卽諫書。〔王註〕白樂天嘗《與元稹書》云：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施註〕《漢·王式傳》：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誥案〕紀昀曰：亦是應酬，而結句自有斤兩。

金門寺中見李西臺〔六〕與二錢〔公自註〕惟演、易唱和四絕句，戲用其韻跋之

〔查註〕《宋史·文苑傳》：李建中，字得中，蜀人。進士甲科。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外郎，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善書札，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王明清《揮塵錄》：本朝李建中爲分司西京留司御史臺，世遂以西臺目之。《東都事略》：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仁宗朝，仕至樞密使。卒，贈侍中。初諡文穆，改諡思，又改文僖。曾鞏《隆平集》稱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其家聚書，侔於祕府，預修《冊府元龜》，凡千篇，詔與楊億分爲之序。錢易，字希白，吳越王侑之子。舉進士甲科。景德初，累擢知制誥。易善行、草書。【誥案】此四詩，施編倅杭卷中，《紀年錄》謂帥杭作，而題云過金文寺。查註謂詩言二錢初入朝事，疑當在開封作，今以第一首合第三首考之，詩當作於洛中。無可疑者。但公他詩雖屢有過洛之迹，而事無由知，西京差事旁午，旬餘往復，京僚常事，不可考也。據詩意，確似元祐中作，若置熙寧三四年間，卽又無此筆路，合倅杭諸絕讀之，亦甚不類也。吾杭自晉、唐以來，招提之盛，甲於天下，幾以千論，斷無宋時之寺，且入公詩，至於毫無踪影者。王、施註聚於南宋，而南宋不知杭有金門寺，其非杭州作審矣。此四詩，似當作於元祐二三年中而不能定，今附載此卷之末，仍俟詳考。

其一

帝城春日帽簷斜，〔施註〕白樂天詩：何處春深好，春深學士家。相逢不敢揖，彼此帽低斜。李商隱代官妓贈兩從事詩：新人橋上著春衫，舊主江邊側帽簷。二陸初來尚憶家。〔王註次公曰〕晉·陸機傳：太康末，與弟雲自吳入洛。張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二錢，吳人也，故以二陸比之。〔施註〕晉·陸雲傳：少與兄機齊名，時號二陸。〔語林〕：陸機夏在洛，忽思東頭竹篠飲，語劉實曰：「吾鄉思轉深矣。」未肯將鹽下蓴菜，〔王註〕晉書：陸機嘗詣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蓴羹，未有鹽豉。」時人以爲名對。已應知雪似楊花。〔王註續曰〕世傳錢昭度詩：南人如問雪，向道似楊花。昭度，二錢之族也。〔合註〕捫蝨新語云：語曰：「南人不識雪，向道似楊花。」然南方楊實無花也。

其二

平生〔七〕賀老慣乘舟，騎馬風前怕打頭。〔王註〕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詩：知章騎馬似乘船。〔施註〕白樂天小舫詩：白蘋香起打頭風。五代史補：吳越王初人朝，上賜以寶馬，馬出禁門，驕行却退，王謂左右曰：「豈遇打頭風耶？」欲問君王乞符竹，〔施註〕漢·武帝紀：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但憂無懈有監州。〔公自註〕皆世所傳錢氏故事。〔王註〕歐陽文忠公歸田錄：國朝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爲其所制。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嗜懈，嘗求補外郡，人問所欲何州？曰：「但得有懈懈無通判處則可矣。」〔施註〕南史·吳平侯蕭景傳：監揚州，有田舍老姥，訴得符，縣吏未卽發。姥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

其三

西臺妙迹繼楊風，〔公自註〕凝式。〔施註〕《法書苑》：李建中，直集賢院，爲西臺御史。善古文八分行書，嘗得古文《孝經》，研翫臨學，遂盡其勢。楊凝式善行草，西洛寺觀二百餘處，題寫幾遍，時人以楊風呼之。〔查註〕《蔡寬夫詩話》：楊凝式不任檢束，自號爲楊風子，終能以智自完。書法高妙，今洛中僧寺，尚多遺迹。《題華嚴院》一首云：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無限龍蛇洛寺中。一紙清詩弔興廢，塵埃零落梵王宮。〔施註〕《楚辭·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金光明經》：其香微妙，金色晃耀，照我等宮，大梵王天釋提相，因爲聽法，故悉自隱蔽，不現其身。〔誥案〕以題論之，公至金門寺中，始見李、錢題句，合觀此詩，卽金門寺爲洛寺之一也。

其四

五季文章墮劫灰，〔王註厚曰〕《太平御覽》引曹毗《志怪》：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悉是灰墨，無復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試問西域胡。」至明帝時，外國梵人竺法蘭入洛陽，時有憶東方朔言者，乃試以問之。梵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此劫燒之餘。」乃知朔言有旨也。〔施註〕《左傳·昭公三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升平格力未全回。〔施註〕《漢·梅福傳》：聽用其計，升平可致。〔合註〕元稹《杜甫墓誌》：宋、齊之間，文章意義，格力無取焉。故知前輩宗徐、庾，〔施註〕《北史·庾信傳》：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徐摛爲右衛，率摛子陵及信，并爲鈔撰學士。文並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數首風流似玉臺。〔王註次公曰〕徐有《玉臺新詠》十卷，蓋言錢、李文辭綺艷，學江左之體也。〔查註〕按詩至唐末，格調已極卑弱，降

而五代，干戈擾攘，士生其際，救死扶傷之不暇，豈復知有文章，所以有「五季文章墮劫灰」之歎也。宋興，轉禍亂為昇平，人才輩出，宜其有挽回風氣，力追正始者。而一時如楊大年、宋子京輩，務為艱澁隱僻，以誇其能，其間風流自命者，不過俎豆徐、庾，學為纖艷之體而已。竊意李、錢倡和之什，猶染唐末之雲霧，故先生此詩云然。觀其命題，曰「戲用韻跋之」，雖嘲諷為文，隱寓譏諷之義也。

卷二十八校勘記

- 〔一〕周正孺 類丙「孺」作「儒」。本卷《和周正孺墜馬傷手》詩，類丙「孺」作「儒」，「儒」蓋誤刊。
- 〔二〕杯盤 「盤」原作「梓」。集甲、類本作「杯盤」，今從。按，《正字通》：「梓」、「盤」、「槃」，通。
- 〔三〕嘗叨 集甲、類丙作「常叨」。
- 〔四〕玉堂栽花周正孺有詩次韻 類本「次」字後有「其」字。查註：一本「周」前有「同」字。合註：「周」一作「同」，訛。
- 〔五〕舊友 集甲、施本、類本作「舊老」。查註云「老」訛。案，據下首《送杜介歸揚州》詩註案：「公守湖時，杜介已罷官，歸隱平山堂下，其老已可知矣。」則「舊老」亦通。
- 〔六〕謹尋 類本作「歡尋」。
- 〔七〕朦朧 施乙作「朦朧」。
- 〔八〕萬事空 查註、合註：「萬」一作「何」，查註謂「何」訛。
- 〔九〕東風 類本作「春風」。

〔一〇〕新長 合註謂「長」一作「到」。

〔一一〕身老 類本作「年老」。

〔一二〕再和二首 施本無「二首」二字。

〔一三〕來詩言飲酒畫竹石草書 據集甲、施本、類本補。

〔一四〕已是 集甲、施本、類本作「已自」。

〔一五〕當還 施本作「還當」。

〔一六〕送楊孟容 西樓帖有此詩，題作「送楊禮先知廣安軍」，與施註所云之「墨迹刻石」之題同。西樓帖當即施註所云成都府治之「墨迹刻石」。

〔一七〕子歸 施註：墨迹作「君歸」。西樓帖作「君歸」。施本作「子歸」。

〔一八〕高才 施註：墨迹作「才賢」。西樓帖作「才賢」。施本作「高才」。

〔一九〕故人 施註：墨迹作「至今」。西樓帖作「至今」。施本作「故人」。

〔二〇〕殷勤 施註：墨迹作「君歸」。西樓帖作「君歸」。施本作「殷勤」。

〔二一〕霜眉 原作「雙眉」。今從集甲、施本、類本、西樓帖。

〔二二〕尚肖 類本作「尚有」。

〔二三〕灞陵 施乙作「霸陵」。按，《康熙字典》：「灞」通作「霸」。

〔二四〕倡此風 集甲「倡」作「唱」。查註、合註：「風」一作「物」；查註謂「物」訛。

〔二五〕黃魯直以詩饋雙井茶次韻爲謝 七集、外集無「黃」字。外集無「爲」字。外集題下原註：前集十六

卷止收《赤目》詩，卽此韻（按，卽卷二十七《次韻黃魯直赤目》詩）。

〔三六〕 僮僕 外集作「童僕」。

〔三七〕 雪湯 外集作「雪浪」。

〔三八〕 璣珠 七集作「幾珠」。

〔三九〕 畫舫 外集作「畫舸」。

〔四〇〕 畫舫宿太湖 外集「舫」作「舸」。

〔三一〕 的皦 類本作「的皦」。按：《集韻》：「皦」或從歷。

〔三二〕 橫江 施本作「寒江」。查註謂「寒」訛。

〔三三〕 朔野 查註、合註：「野」一作「塞」。

〔三四〕 爵躍 集甲、類本作「雀躍」。

〔三五〕 樂天詩云云 施本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三六〕 嵩陽 集甲、施本、類本作「崧陽」。

〔三七〕 次韻三舍人省上 集甲、類本「次韻」作「和」。西樓帖有此詩，「上」後有「一首」二字。

〔三八〕 恍如 施本、西樓帖作「恍如」。按：《集韻》：「恍」，昏也，或作「恍」。

〔三九〕 孔常父 集甲、施乙、類本作「孔經父」。

〔四〇〕 收駒 類本作「牧駒」。類本次公註引《周禮註》作「收駒」。按：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謂鄭註作

「攻駒」。《四部叢刊》影印明翻宋岳氏相臺本《周禮註》作「攻駒」。

- 〔四一〕踞牀 集甲、類本作「據牀」。
- 〔四二〕知是 類甲作「如是」，疑誤。
- 〔四三〕燒佛手 集甲、類本作「破佛手」。
- 〔四四〕槐街 集甲、類本作「街槐」。
- 〔四五〕俯伏 盧校：「俯仰」，又校：宋刻本作「伏」，「伏」字是。
- 〔四六〕再和二首 集甲、施本、類本無「二首」二字。
- 〔四七〕羸驂 集甲、施本、類本作「羸騶」。
- 〔四八〕險韻 集甲、類本作「嶮韻」。
- 〔四九〕椒桂 查註：「椒」一作「薑」。
- 〔五〇〕滄海 類本作「蒼海」，查註、合註謂作「蒼」訛。
- 〔五一〕王安石懷鍾山詩 原作「杜子美」詩，誤，今校改。
- 〔五二〕次韻劉貢父省上 施本無「劉」字。此詩，七集續集重收，題作「和喜雨」。
- 〔五三〕疎雨條條 七集續集作「小雨蕭蕭」。
- 〔五四〕要及清閑同笑語 七集續集作「且及清閑同笑樂」。
- 〔五五〕貢父詩中云云 七集續集無此條自註。
- 〔五六〕嘗有詩云 集甲、類甲、類丙「嘗」字上有「蓋」字。
- 〔五七〕吃不去 類本作「訖不去」。

〔五六〕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 西樓帖有此詩，佚題。詩後另行書：「元祐二年三月十日。」

〔五九〕事既喜違願 原作「事既與願違」。今從集甲、施本、類本、西樓帖。邵註謂「喜」字疑誤，當作「與」。按：「喜違願」較「與願違」意更深。且「事既喜違願」與下句「天或不假齡」爲對偶句。

〔六〇〕十三人 西樓帖「十」字前有「凡」字。

〔六一〕退翁守清約霜菊有餘馨鼓笛方人破朱絃微莫聽 集甲無此四句。施本、類本有此四句。西樓帖有此四句。

〔六二〕誰汝令 集甲作「誰語令」。

〔六三〕永愧 原作「永懷」。今從集甲、施本、類本。西樓帖作「永媿」、「媿」、「愧」通。

〔六四〕商頌 合註：「頌」一作「歌」。

〔六五〕走筆謝呂行甫惠子魚 外集無「走筆」二字。

〔六六〕好事 外集作「多謝」。

〔六七〕送呂行甫司門倅河陽 外集「門」作「封」。

〔六八〕天才 外集作「子才」。

〔六九〕豈云 外集作「雖不」。

〔七〇〕無徒 外集作「無從」。

〔七一〕朝回 類本作「潮回」。

〔七二〕好句 施本作「好語」。

〔七三〕筆工李文正 類本「正」作「政」。

〔七四〕時報 查註、合註：「時」一作「待」。何校：「待報」。

〔七五〕李衛公云云 施本無此條自註。

〔七六〕方設席 合註：一本無「方」字。清施本無「方」字。

〔七七〕不皆 原作「皆不」。今從集甲、施本。

〔七八〕井眉 類本作「井湄」。

〔七九〕何曾 集甲作「曾何」。查註：宋刻本作「曾何」。

〔八〇〕衡氣機 施本、類本作「橫氣機」。

〔八一〕次韻子由書李伯時所藏韓幹馬 盧校：諸詩皆指伯時摹韓馬，恐「藏」字誤。

〔八二〕漢禮樂志……天馬歌曰天馬徠出泉水云云 按，施註原謂此《天馬歌》爲元狩三年作，誤，今校改。
元狩三年《天馬歌》與此《天馬歌》不同。

〔八三〕失實 盧校：「實」疑「質」。

〔八四〕空留皮 集甲、施本、類本作「空餘皮」。

〔八五〕畏日 盧校：「杲日」。

〔八六〕筆老詩新 原作「筆老新詩」。今從類本。「筆老詩新」與下句「心空客疾」對。

〔八七〕鎖月軒 施本、類本作「瑣月軒」。

〔八八〕暖欲零 集甲、施本作「暖自零」。施本原校：「自」一作「欲」。

〔八九〕右丞 集甲、類丙作「左丞」。

〔九〇〕上尊 原作「上樽」，各本皆作「上尊」，今從。

〔九一〕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侍二親 集甲、施本無「構」字。查註：《樂城集》詩題「朝散」作「朝請」。

〔九二〕歡笑 集甲、施乙作「譔笑」。

〔九三〕文潞公 集甲、類本無「文」字。

〔九四〕晝掩 集甲、類甲作「晝掩」。

〔九五〕恰似 類本作「却似」。

〔九六〕李西臺 集甲、類丙作「李留臺」。

〔九七〕平生 集甲、類本作「生平」。

蘇軾詩集卷二十九

古今體詩四十一首

【誥案】起元祐二年丁卯七月，在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任，至十二月作。

和穆父新涼〔一〕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十二月，錢勰爲龍圖待制權知開封府，獄空，轉一官。至穆父再任開封，在元祐八年，亦與先生同朝，見後卷三十六。但此詩自是初次權尹時所和，故從查編。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家居妻兒號，出仕猿鶴怨。未能逐什一，〔王註〕《漢書·楊惲傳·與孫會宗書》：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馮註〕《南史》：宋劉伯龍，少貧薄。及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安敢搏〔二〕九萬。常恐樗櫟身，〔馮註〕《莊子·逍遙遊篇》：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又《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匠伯不顧，曰：「散木也。」坐纏冠蓋蔓。受知〔三〕如負

債〔四〕，粗報乃焚券，〔馮註〕《史記·孟嘗君傳》：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又：馮瓌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後漢·樊弘傳》：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但知眠牛衣，寧免〔五〕刺虎圈。〔合註〕當用《漢書·李廣傳》：「上召李禹刺虎，縣下圈中」事也。清風來既雨，新稻香可飯。紫蟹〔六〕應已肥，白酒誰能勸。君今崔、蔡手，〔王註續曰〕《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言崔瑗、蔡邕也。〔馮註〕《後漢·崔瑗傳》：瑗，字子玉。高於文詞，尤善爲書、記、箴、銘。諸能爲文者，皆自以爲弗及。《蔡邕傳》：邕字伯喈。博學，好詞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政比趙、張〔七〕健。〔王註續曰〕張敞、趙廣漢，俱尹京兆，有能名。〔馮註〕《漢·趙尹、韓、張、兩王傳》班固《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查註〕穆父時權開封尹，故以相況。三公行可致，一語先自〔八〕獻。幸推江湖心，適我魚鳥願。

晁補之所藏與可〔九〕畫竹三首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十二月，晁補之爲正字，仍令後除校理。

其一

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王註師曰〕謂其用意之專也。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合註〕杜子美《寄彭州高二十五君適》詩：更得清新否。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一〇〕。〔翁方綱註〕宋張清源《雲谷雜記》：東坡云：古書日就譌舛。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

《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予案：「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本出《列子》。今《列子》皆作疑，則《莊子》之誤可證矣。元李敬齋《古今註》：東坡《跋文與可畫竹》云：「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四註本載東坡說云：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濁醪有妙理賦》云：「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四註本據此說，一斷以爲疑神。方綱案，乃疑於神者，謂直與神一般耳，非見疑之疑也。坡公所引《易》、《禮》二語，其釋疑字最精。因此條，知有蘇集四註之本，亦他書所未見也。〔合註〕五註本內，新添者爲林子仁註，其趙、李、宋、程四家，當卽四註本也，惜不得《前集》耳。

其二

若人今已無，此竹寧復有。那將春蚓筆，畫作風中柳。君看斷崖上，瘦節蛟蛇走。〔邵註〕白樂天《畫竹歌》：蕭畫莖瘦節節疎。何時此霜竿，復入江湖手。〔語案〕紀昀曰：忽爾宕開，正以不規規收繳爲妙。

其三

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朝來又絕倒，〔王註〕《晉書·衛玠傳》：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諛墓得霜竹。〔王註〕《唐書》：劉叉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可憐先生盤，朝日照苜蓿。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公自註〕吾舊詩云：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二〕。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王註次公曰〕醉翁，歐陽永叔也。詩老，梅聖俞也。清詩咀嚼那得

飽，瘦竹瀟灑〔三〕令人飢。試問鳳凰飢食竹，〔王註續曰〕莊子·秋水篇：鷓鴣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練實，乃竹實也。何如駑馬肥苜蓿。〔王註次公曰〕苜蓿，草名，本出西域。〔史記〕：大宛馬嗜苜蓿。蓋草之美者。張騫得其種，來中原。亦可以爲菹，薛令之所謂「苜蓿之盤」者是已。〔邵註〕：大宛列傳：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杜子美《贈田九判官》詩：宛馬總肥春苜蓿。知君忍飢空誦詩，口頰瀾翻如布穀。

書皇親畫扇〔三〕

十年江海寄浮沉，夢繞江南黃葦林。〔合註〕杜荀鶴詩：夜逐漁翁宿葦林。誰謂風流貴公子，筆端還有五湖心。〔王註〕唐人《題韓信廟》曰：隆準早知同鳥啄，將軍應有五湖心。

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二〕

〔查註〕《畫繼》：李世南，字唐臣，安肅人。明經及第，終大理寺丞。長於山水。東坡題其《秋景平遠》。余嘗見其孫皓，云：此圖本寒林障，分作兩軸。前三幅畫寒林，東坡所以有「龍蛇姿」之句。後三幅畫平遠，所以有「家在江南黃葉村」之句。其實一景而坡作兩意。〔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二月，宣德郎李世南遷一官，以詳定《元祐勅令式》成書推恩也。先生作詩，正世南在京修書時。〔查註〕李端叔《姑溪集》：故人李世南畫秋山林木平遠和韻。第一首云：晚烟拂拂聚無痕，瘦骨稜稜已徹根。細路縈紆飢馬疾，舉頭新月是前村。第二首云：曾經歲月幾華夷，雨貌風顏茂晚姿。自是雪霜心共老，筆頭聊復戲孫枝。第三首云：霜清木落見沙洲，洲上人家

半在舟。射雁歸來魚滿筥，甕中先與問扶頭。又《再觀畫次韻》第一首云：掃除不盡自無痕，底事狂緣尚有根。幾日低回圖畫裏，只因歸思在江村。第二首云：何時船上載鷗夷，海道聊尋一問姿。不爲丹青生著相，從來卷曲是吾枝。第三首云：欲問船師覓寶洲，須將大瓠作腰舟。掀天白浪蛟龍吼，纔得隨流一點頭。又案，先生原作當有《洲字韻》一首，今缺。

其一

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敲倒出霜根。〔合註〕杜子美《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詩：敲倒衰年廢。扁舟〔一六〕一櫂〔一七〕歸何處，〔查註〕《畫繼》：扁舟作浩歌。慎按《畫繼》云：「浩歌」字，雕本皆以爲扁舟，其實畫一舟子，張頭鼓柁，作浩歌之態，今作扁舟，甚無謂也。家在江南黃葉村。

其二

人間斤斧日創夷，〔邵註〕創夷、瘡痍同。《後漢書》：命軍吏察夷傷。注：金瘡曰夷。〔合註〕《左傳》：成公十六年：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誰見龍蛇百尺姿。不是溪山成獨往〔一八〕，何人解作挂猿枝。〔王註〕李太白《遊秋浦白筍陂》詩：山光搖積雪，猿影挂寒枝。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

其一

論畫以形似，〔王註〕劉勰《文心雕龍》：文貴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

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邵註〕《畫鑑》：唐人花鳥，邊鸞最爲馳譽。段成式詩：活禽生卉推邊鸞。〔查註〕《唐朝名畫錄》：邊鸞，京兆人。長於花鳥折枝。《歷代名畫記》：邊鸞善花鳥，精妙之極。官右衛長史。趙昌花傳神。〔查註〕《事實類苑》：趙昌，漢州人。善畫花。每晨朝露下時，繞欄檻諦玩，手中調采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人謂昌畫染成，不布綵色，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爲綵色所隱，乃真昌畫也。何如〔一〕此兩幅，疎淡〔二〕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語案〕紀昀曰：識人深妙，不嫌涉理。

其二

瘦竹如幽人，幽花如處女。低昂枝上雀，搖蕩花間雨。〔合註〕司馬相如《上林賦》：與波搖蕩。雙翎決將起，〔邵氏王註正譌云〕次公註：《莊子》言蝴蝶爲鳩云我決起而飛也。句，以意竄改，拖沓不成句，今已刪。衆葉紛自舉。可憐採花蜂，清蜜寄兩股。若人富天巧，春色人毫楮。懸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語案〕紀昀曰：生趣可掬。

和張耒高麗松扇

〔查註〕《東都事略》：張耒，楚州淮陰人。從蘇轍學，軾亦深知之。弱冠第進士。元祐初，爲正字，改著作郎，兼史院檢討，擢起居舍人。後坐黨籍，落職，崇寧中得自便，居陳州。《宋史》稱其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作詩晚務平淡，效白居易體，樂府效張文昌。所著名《宛丘集》。〔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十二月，張耒爲正字，仍令後除校理。五年六月，爲著作佐郎。十二

月，爲集賢校理。六年六月，爲祕書丞。十一月，以左奉議郎爲國史院檢討官，尋爲著作郎。先生和詩，正其官正字時也。【誥案】陸游《老學菴筆記》云：張文潛生而有文在其手，曰「耒」，故以爲名，而字文潛。其爲正字，乃公考試館職拔取者也。【查註】徐兢《高麗圖經》云：松扇，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縷，槌壓成綫，而後織成。上有花紋，不減穿藤之巧，惟王府所貽使者最工。王雲《雞林志》云：高麗松扇，揭松膚柔軟者緝成，文如椶，心亦染紅間之，或言水柳皮也。張文潛原作云：三韓使者文章公，東夷守臣親掃宮。清廉不受橐中獻，萬里歸來兩松扇。六月長安汗如洗，豈意落我懷袖裏。中州剪就霜雪紈，千年淳風古箕子。

可憐堂堂「三」十八公，【王註】《吳志註》：丁固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卒如夢焉。老死不入明光「三」宮。【查註】王楙《野客叢書》云：東坡詩「老死不入明光宮」。趙註曰：武帝大初四年所起，乃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也。嘗考漢有兩明光宮。案《三輔黃圖》，一屬北宮，一屬甘泉。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處；屬甘泉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合註】程大昌云：漢明光宮有三，一在北宮，一在甘泉宮中，一爲尚書奏事之地也。萬牛不來難自獻，裁作團團手中扇。屈身蒙垢君一洗，挂名君家詩集裏。猶勝漢宮悲婕妤，網蟲不見乘鸞子。【王註次公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帝初大幸，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遂作《秋扇》詩。詩云：新製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後江文通《擬班婕妤》詩：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劉禹錫《團扇歌》則曰：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網蟲徧。先生使事，曲折如此。【邵註】案《秋扇》詩卽樂府《怨歌行》。新製齊紈素，一首是也。詩不載《漢書》。【誥案】紀昀曰：起得奇崛，通篇短而不促，意境甚闊。

故李誠之三待制六丈挽詞

〔查註〕《東都事略》：李師中，字誠之，應天府楚丘人。舉進士，龐籍薦其才，屢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種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人貢，叛狀未明，恐彼藉口，徒起釁端。」拜天章閣待制，河東轉運使。西人人寇，以師中知秦州。時王韶乞築渭源上下兩城，撫納洮河諸部。師中言：「唐於西域，每得地則建爲州，後皆陷失，大抵根本之計未實，而勤遠略，貪土地，未有不如此者。」韶師中罷帥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韶指占極邊見招弓箭手地，置市易於古渭砦，恐自此秦州多事，所得不補所失。」又言：「韶所奏田頃不實。」韶遣使案視，謂師中稽留朝旨，落天章閣待制，知瀛州。遂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復分司南京。卒年六十六。爲人落落有氣節，然好爲大言，故不容於時。〔合註〕《宋史》本傳：師中年十五，上封事。故云「少小稱偉奇」。又本傳：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歲暮。韶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爲擅改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故曰「笑談無羌夷」。又本傳：邕州蕭注謀啓邊釁，師中劾注邀功生事，措斂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案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故曰「願斬橫行將，請烹乾沒兒」。《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望韶求如司馬光、蘇軾、蘇轍輩置左右。」又言：「臣亦未忘舊學，有臣如此，陛下其捨諸。」王安石甚惡師中，欲奪其待制，上未許。及是，呂惠卿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註云：罷瀛洲不罷待制。【誥案】瀛州亦是節鎮，由秦移瀛，必不落待制。師中降徙登州，登乃偏郡，其落待制必矣。自後歷齊知

瀛，必又加貼職，再後貶團副，則前歷官，盡削去矣。誥先已考定李師中事於子由至齊條下，後檢閱《宋史》，與所論相符，其所載歷守諸郡事尤詳。合註雖引本傳，並未檢閱全文，故主《長編》。其《事略》之謬，《長編》之誤，審矣。〔查註〕《容齋三筆》：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雍錄》：《閣本圖》有待制院，做漢世待詔，立此官也。武后名璽，音照。故凡詔皆改爲制，而待詔亦爲待制。《職官分紀》：龍圖、天章、寶文三閣，皆有待制，位次直學士下。

青青一寸松，中有梁棟姿。天驥墮地走，萬里端可期。世無阿房宮，下建〔三〕五丈旂。

〔王註〕《史記》：秦始皇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旂，以其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又無穆天子，西征燕瑤池。〔王註〕《列子·周穆王篇》：穆王肆意遠遊，

命駕八駿之乘。別日，升昆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一日行萬里。才

大〔三〕古難用，老死亦其宜。丈夫恐不免，豈患莫已知〔三〕。公如松與驥，少小〔三〕稱偉奇。

〔王註〕韓退之詩：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俯仰自廊廟，笑談無羌夷。清朝竟不用，白首仍憂時。

願斬橫行將，〔王註〕《前漢》：樊噲言：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餘，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哉！〔三〕請烹乾沒兒。〔王註〕《漢·卜式傳》：武帝時，歲旱，上令

百官求雨。卜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漢·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詰案〕上指蕭注，此因久旱而發。言雖不見省，〔合註〕《後漢書·虞

詡傳》：寧陽主簿上書曰：臣章百上，終不見省。坐折姦雄窺。〔詰案〕此處不入溪洞蠻神事、李師中事，可見郭祥正

猶未告知也，特記於此。嗟我去公久，江湖生白髭。歸來耆舊盡，【詰案】此句乃元祐中始作挽詞確據。故題云：故李誠之待制。合註疑編詩者皆列此詩元祐，此毋庸辯。其題下註，已刪。零落存者誰。【王註】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比公【三九】嵇中散，龍性不可羈。【王註】續曰：顏延年作《五君詠》，言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疑公李北海，慷慨多雄詞。【王註厚曰】唐李邕爲北海太守。杜子美《八哀詩·邕》云：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富健筆，灑落富清製。淒涼《五君詠》，【王註續曰】顏延年《五君詠序》云：延年領步兵，嗜酒疎誕，出爲永嘉太守，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貴盛，被黜而不取。五君謂阮籍、嵇康、劉伶、阮咸、向秀也。沉痛《八哀詩》。【王註厚曰】杜子美《八哀詩序》云：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哀謂王思禮、李光弼、嚴武、汝陽王璣、李邕、蘇源明、鄭虔、張九齡也。【合註】謝靈運詩：沉痛切中腸。邪正久乃明，人今屬公思。【合註】《宋史》本傳：師中曰：「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此二句詩意，豈暗兼安石言之耶？【詰案】意不止此，且兼及追復之事也。詩有「江湖生白髭，歸來耆舊盡」等句爲界，句前爲熙豐，句後爲元祐，知其故，則全章詩旨出矣。九原不可作【三〇】，千古有餘悲【三一】。【王註】杜子美《幽人》詩：歲暮有餘悲。

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

〔查註〕《東都事略》：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中進士第。章惇薦其才，召對，除御史裏行。元豐中，館閣校勘。哲宗卽位，除開封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者。商英上言：「先帝陵土

未乾，卽議更變，可謂孝乎。除河東路提點刑獄。其進本熙豐，蔡京強置黨籍中，天下既共惡京，而商英與之異論，以故翕然推重云。《宋史·張商英傳》：商英爲開封推官，屢詣執政求進，且移書蘇軾求人臺，其諛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祖」之語。呂公著不悅，出爲河東提刑。王明清《揮塵錄》：紹聖初，章子厚秉鈞，天覺再登言路，攻擊元祐諸賢，不遺餘力，致欲發溫公、呂正獻之墓，賴曾文肅力啓於秦陵，始免。晚既免官，以校讐道藏，復職。又有二蘇狂率、三孔闊疎之表。靖康初，追復司馬溫公、范文正公爲太師，適何文鎮在中書，以鄉曲之故，乃以天覺廁名其間，亦贈太保。後來閩中書坊間《骨鯁集》，輒刊靖康詔書於首，由此翕然推尊之，事有僥倖如此者，可發一歎。《黃山谷年譜》引《實錄》：商英由開封出爲河東提刑，在元祐二年七月。《九域志》：河東路，府二，州十五，軍六，縣七十五。《職官分紀》：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及閣門祇候以上充。孔常父原作云：張郎肥馬衣輕裘，俊氣軒軒不解愁。曾立玉墀聯近侍，新持金節領諸侯。屠龍伎倆終須用，探虎功名未肯休。去矣范滂聊緩轡，太行雲路戒摧輈。

送君應典鸚鵡裘，〔王註〕李白《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詩：投筇解鸚鵡，換酒醉北堂。憑仗千鍾洗別愁。脫帽風流餘長史，〔公自註〕君喜草書而不工，故以此爲戲。〔王註續曰〕長史，張旭也。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詩：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埋輪家世本留侯。〔公自註〕張綱，子房七世孫也，犍爲武陽人〔三〕。墓在今彭山，君豈其後耶。子河駿馬方爭出，〔公自註〕麟府馬，出子河汭。〔查註〕《武經總要序》：西蕃地理云：隋築長城，起於此河，今謂之紫河。地產良馬。《宋史·折御卿傳》：淳化五年，敗契丹於子河汭。昭義疲兵得少休〔三〕。〔公自註〕唐稱昭義步兵，蓋澤潞弓箭手〔四〕。〔查註〕《九域志》：河東龍德府潞州上黨郡，唐昭義軍節度，太平興國元年，改昭

德軍。定向秋山得佳句〔三五〕，故關黃葉滿行輶〔三六〕。〔王註次公曰〕故關，卽河東之古關也。〔查註〕《河東記》：雁門有東陁、西陁二關。〔合註〕韓退之詩：冰凍絕行輶。

送張天覺得山字〔三七〕

西登太行嶺，北望清涼山。〔王註次公曰〕太行山，在澤州晉中縣，而代州五臺山，卽清涼山也。〔查註〕《華嚴疏》：清涼山，歲久冰堅，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元和郡縣志》：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東北百四十里。晴空浮五髻，〔查註〕《華嚴疏》：五臺聳出，頂無林木。《水經注》：此山五巒巍然，故名。《清涼山志》：觀國師云：「五臺者，表我大聖五智已圓，五眼已淨，總五部之真祕，洞五陰之性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頂分五方之髻，運五乘之要，清五濁之災。」
晻靄卿雲間。〔王註〕《史記·天官書》：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合註〕《離騷》：揚雲霓之晻靄。餘光入巖石，〔查註〕《水經注》：五臺山，《仙經》以爲紫府，仙人居之。《內經》以爲文殊師利所居，五色光彩，常從內出。神草出茅菅。〔王註續曰〕五臺山，有草藥，名長松，亦名仙茅。〔次公曰〕此篇專言長松事，詳見《簡天覺詩中》。〔邵註〕《詩·小雅·白華》：露彼菅茅。〔查註〕《張天覺文集》云：僧普明居五臺，患大風，眉髮俱墮。忽遇異人，教服長松，示其形狀。明采服之，旬餘，毛髮俱生。今并、代間，多以長松雜甘草山藥爲湯，煎甚佳。《本草》：長松，一名仙茅，生關內山谷中。葉似松根，色如薺苳，味甘微苦，類人參。〔誥案〕今大庾嶺亦出此物，性溫。何人相指似，稍稍落人寰。能令墮指兒〔三八〕，〔合註〕《漢書·高帝紀》：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虬髯茁冰顏。〔合註〕《庾闡·採藥》詩：鮮景染冰顏。祝君如此草，爲民已痼瘵〔三九〕。我亦老且病〔四〇〕，眼花腰脚頑。

念當勤致此，莫作河東慳。〔王註師曰〕河東，古晉地，其俗儉嗇。

贈李道士并敘〔四〕

〔誥案〕因寫真贈詩。

駕部員外郎李君宗〔四〕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年八十一〔四〕，自誓且死，必爲李氏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四〕，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長，讀莊、老，喜之，遂爲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世人只數曹將軍，〔王註厚曰〕曹將軍，曹霸也。杜子美有丹青引贈曹將軍。〔龔曰〕名畫記云：曹霸，魏曹髦之後，髦畫稱於後代。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誰知虎頭非癡人。〔王註續曰〕虎頭，顧愷之也。常爲虎頭將軍，時人號之爲顧虎頭。〔韓曰〕按唐張彥遠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丹青傳寫，莫不妙絕。有畫論一篇。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腰間大羽何足道，頰上三毛自有神。〔王註〕世說：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儻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平生狎侮諸公子，〔合註〕漢書·高帝紀：廷中吏無所不狎侮。戲著幼輿巖石裏。〔王註〕世說云：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故教

世世作黃冠，〔王註緩曰〕韓退之送張道士詩：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邵註〕唐書·李淳風傳：父播，棄隋爲

道士，號黃冠子。布襪青鞋弄雲水。〔王註〕杜子美《劉少府山水障歌》：青鞋布襪從此始。李太白《送魏山人》詩：浩蕩弄雲海。又云：一弄耶溪水。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爲李耳孫。〔王註〕子仁曰：鼻祖，指尹喜也。李耳，指老聃也。案《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爲周守藏室史，周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彊令著書。今李道士前生姓尹，後爲李氏子，而皆爲道士，故用尹喜、老聃事。〔用中曰〕劉德註《漢書》曰：鼻，始也。〔邵註〕《漢書》揚雄《反騷》：或鼻祖於汾隅。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王註〕孔融書云：五十之年，融又過二。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公自註〕樂天爲翰林學士，奉詔寫真集賢院〔四三〕。〔王註〕樂天詩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次韻張舜民自御史出倅虢州留別

〔查註〕《東都事略》：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舉進士。王安石行新法，舜民上書，謂不當與民爭利。元豐中，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遵裕敗，謫監郴州酒稅。元祐初，司馬光舉舜民才氣秀異，剛直敢言，召試祕閣校理，除監察御史。上書論西夏強臣爭權，戎心桀驁，豈宜加以爵命，因及太師文彥博，遂左遷判登聞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舜民職任，不報。逾年，通判虢州。後入黨籍。〔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六月，承議郎張舜民，通判虢州。〔查註〕《元和郡縣志》：虢有二，東虢，今榮陽縣；西虢，今鳳翔府扶風縣；北虢，今陝州平陸縣。漢置弘農郡，隋廢郡，唐武德元年，改爲虢州。《太平寰宇記》：鴻臚川，卽今郡理治也。

玉堂給札氣如雲，初喜〔四〕湘纍復佩銀。〔王註〕次公曰：舜民，字芸叟。元豐辛酉，爲環慶帥屬，明年責監郴

州酒稅。郴屬湖湘，故以湘纍稱之也。尋以年勞，賜五品服。元祐初，還朝，赴試玉堂，有《即事》詩上主文二內翰云：晚陪策試玉堂深。是時先生爲內相，見其起廢，服緋佩銀，試於玉堂而喜也。〔師曰〕揚雄《反騷》：因江潭而漑記兮，欽弔楚之湘纍。註：鄧展曰：漑，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合註〕岳珂《愧鄉錄》：魚袋，內外陞朝文武皆帶，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樊口淒涼已陳迹，〔公自註〕昔與張同游武昌樊口，來詩中及之。班心突兀見長身。〔公自註〕臺吏〔空〕謂御史立處爲班心。〔王註〕韓退之《孔戣墓銘》：白而長身。江湖前日真成夢，鄂杜他年恐卜鄰。〔王註次公曰〕鄂杜屬長安，舜民鄉里也。〔查註〕《太平寰宇記》：雍州京兆郡鄂縣，在府西南，本有扈國，秦改爲鄂。杜陵，漢縣也，今在萬年縣東十五里，古杜伯國。漢宣帝以杜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此去若容陪坐嘯，〔查註〕時王伯敷守號，故云。故應客主〔空〕盡詩人。

次韻王定國倅揚州〔四九〕

〔查註〕《樂城集》中有《王鞏通判揚州告詞》。任淵《黃山谷集註》云：東坡以十科薦定國，其後言者，謂定國諂事東坡，遂自宗正丞出倅揚州。〔合註〕《續通鑑長編》註：蘇軾舉鞏十科，在元祐元年七月。至何時倅揚，〔長編〕不載也。〔誥案〕《長編》載：元年三月，承議郎王鞏爲宗正丞，十一月通判西京。倅揚乃二年事，任淵誤。

此身江海寄天遊，一落紅塵不易收。未許相如還蜀道，空教何遜在揚州。〔王註任曰〕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盛開，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彷徨終日。〔查註〕考《何遜傳》：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所云建安王者，南平元襄王偉初封也。偉於天監六年，

使持節都督右軍將軍，揚州刺史，遷爲建安王記室，正在揚州。又驚白酒催黃菊，尚喜朱顏映黑頭。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王註」《史記》：虞卿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

〔查註〕《畫繼》：襄陽漫士米黻，字元章。嘗自述云：黻，卽芾也。世居太康，後徙於吳。《東都事略》：米芾善書畫，好古鐘鼎、器皿、法書。初補校書郎，出知無爲軍，踰年，召爲書畫博士，擢禮部員外郎。米元章原作詩第一首云：貞觀草書丈二紙，不許兒奇專父美。何爲寥寥寶是似，遭亂歸真火兼水。千年誰人能繼趾，不能名家殊未智。嗟爾方來眼須洗，玉躩金題半歸米。第二首云：雲物龍蛇森動紙，父子王家真濟美。張翼小兒寧近似，滄溟浩對潑蹄水。騰蛇無足語多趾，以假易真洵用智。龜背雖多手屢洗，卷不生毛誰似米。第三首云：直裂紋勻真古紙，跋印多時俗眼美。誠懸尚復誤疑似，有渭方能辨涇水。真僞頭面拳趺趾，久假中分辨愚智。寶軸時開心一洗，百氏何人傳至米。又黃魯直《次韻》詩云：王令遺墨方尺紙，尾題倩仲實子美。百家藏本略相似，如日行天見諸水。拙者竊鈎輒斬趾，田恒取齊并聖智。錦囊昏花百過洗，湖海濯纓人姓米。案米元章《書史》云：余收子敬《范新婦唐摹帖》，獲於蘇澈家，後有情仲跋，余題詩，黃庭堅和，蓋皆題子敬帖也。右《紙字韻》詩三首，載《書史》中。其第一首原作，當是跋右軍帖者，

俟再考。

其一

三館曝書防蠹毀，〔王註厚曰〕三館，謂昭文、集賢、史館，總名崇文院也。〔查註〕《春明退朝錄》：唐兩京，皆有二館，而各爲之所，所以逐館命修撰文字。本朝三館，合爲一，並在崇文院中。《續通鑑長編》：梁都汴，貞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纒蔽風雨。太平興國三年，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地，別建三館，壯麗甲於內廷，賜名崇文院，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東廊爲昭文書，南廊爲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文獻通考》：元豐三年，廢館職，以崇文院爲祕書省。歲於仲夏曝書，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梅堯臣有《二十四日觀三館書畫》詩，起句云：五月祕府始曝書。其時日可考而知也。得見《來禽》與《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鴛家雞定誰美。〔王註次公曰〕庾征西翼曰：兒輩憎家雞，愛野雉。見《法帖新載》。《晉書·庾傳》無之，而《南史·王僧虔傳》止有「厭家雞」三字耳。玉函金籥天上〔《玉函》〕來，〔《邵註》〕《漢武內傳》：封以白玉之函。《黃庭內經》：玉籥金籥常完堅。紫衣勅使親臨啓。紛綸過眼未易識，〔《邵註》〕《後漢·逸民傳》：井丹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磊落挂壁空雲委。〔王註〕雲委，言其多也。《宋書·謝靈運傳》：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舊唐書》：杜遜能判度支，黃巢犯京師，奔赴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召充集賢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委。遜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王註〕王子年《拾遺記》：海中三神山，二曰蓬壺，卽蓬萊山也。〔合註〕先生以治平乙巳直史館，至元祐乙丑還朝，故云二十秋。怪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王註〕《續晉陽秋》：桓玄好蓄法

書名畫，客至，常出而觀，客食寒具，油污其畫，後遂不設寒具。《集韻》云：寒具，餠也。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三〕癡虎頭。〔王註〕《晉·顧愷之傳》：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玄發其廚，後竊取。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王註〕《唐書·王涯傳》：李訓敗，涯就誅。涯居永寧里，前世名書畫，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至是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

其二

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爲餅未必似，〔王註〕《三國·魏志·盧毓傳》：文帝舉中書郎，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要令癡兒出饒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王註〕《文選》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珠玉無徑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邵註〕歐陽永叔詩：盛以錦囊裝玉軸。粲然奪真疑聖智。〔查註〕《韻語陽秋》：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本，自臨搨。臨竟，併與臨本真本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何似癡虎頭。人之嗜好耽著，乃至於此。元章欲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歉然。張芸叟作詩云：倩君出奇帖，與此九物併。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可以警膏肓於書畫者。忍飢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次韻宋肇惠澄心紙二首

〔王註〕《詩文發源》云：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

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當不識。〔查註〕宋肇，字懋宗。見《黃山谷集註》中，爵里未詳。《類說》：澄心堂，南唐後主讀書撰述之所。後主有巧思，製澄心堂紙，其時甚珍之，踰於蜀箋。《王直方詩話》：澄心堂紙，初不甚貴，自劉貢父始爲詩，然後世以爲重。〔語案〕《淳化閣帖》真本，皆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所搨。其時得南唐楮墨甚多，不知貴重也。殆至仁宗以後，此二物日見珍祕，而閣帖例賜宰執一部，亦停止不賜，直方之說非也。

其一

詩老囊空一不留，〔王註子仁曰〕詩老，指梅聖俞也。百番曾作百金收。〔公自註〕永叔以澄心百幅遺聖俞，聖俞有詩〔五三〕。〔查註〕梅聖俞《宛陵集》有《永叔寄澄心堂紙二幅》詩云：江南李氏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又《答宋次道寄澄心堂紙百幅》詩云：五六年前吾永叔，贈余兩軸令寶之。我不善書心每愧，君又何此百幅遺。〔合註〕古人以紙一幅爲一番，如《通雅》所引張華《博物志》：「賜側理紙萬番」是也。知君也厭〔五三〕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王註厚曰〕庾亮賦云：且將一寸心，能容萬斛愁。澄心紙，江南李後主所製也。故曰「江南數斛愁」。〔合註〕庾亮，當是庾信之誤。

其二

君家家學陋相如，〔王註次公曰〕宋肇，蓋子京家，子京好險澀之語，故言其「家學陋相如」也。宜與諸儒論石渠。〔邵註〕《漢·儒林列傳》：施讐日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古紙無多更分我〔五三〕，自應給

札奏新書。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五言〕

〔合註〕畢仲游《西臺集》有《和子瞻題文周翰郭熙平遠圖》詩，卽此二首韻也。

其一

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間有句無人識〔五言〕，送與襄陽孟浩然。

其二

木落騷人已怨秋，〔王註〕李太白《魯郡堯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詩：昨夜秋聲闐闐來，洞庭木落騷人哀。不堪平遠發詩愁。要看萬壑爭流處，他日終煩顧虎頭。〔王註〕《晉·顧愷之傳》：人問會稽山水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送歐陽辯監澶州酒

〔查註〕歐陽辯，字季默，文忠公少子。《元和郡縣志》：《春秋·襄公二十年》，會諸侯於澶淵。唐改澶州。《九域志》：河北東路澶州鎮寧軍，去東京二百五十里。

汗血駕鼓車，何從致千里。〔王註〕《後漢書·循吏傳》：光武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詔以馬駕

鼓車。紛紛糟麴間，欲試賢公子。君家江南英，濯足滄浪水。却渡〔毛〕舊黃河，〔合註〕元和郡縣志：黃河在頓丘縣南二十五里。太平寰宇記：澶州所領濮陽縣，有瓠子口。漲沙埋馬耳。由來付造物，倚伏何窮已。當念楚子文，三仕無愠喜。

九月十五日，邇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史官燕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軾得《紫薇花〔毛〕絕句》，其詞云：絲綸閣下文書〔毛〕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翼日〔毛〕，各以表謝〔毛〕，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查註〕《春明退朝錄》：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宋史·職官志》：崇政殿說書，掌進讀書史，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學士侍從有學術者，爲侍講、侍讀，秩卑資淺者爲說書。舊制，經筵賜坐，而就案立講，則自仁宗始。熙寧初，王安石欲復坐講，劉攽等不可，且疏朝廷班制，皆侍講居侍讀下。元祐間，程頤爲說書，請復坐講，亦不報。程大昌《演繁露》云：自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皇祐以前，皆立侍，自乾興以後，講者立而侍者皆坐聽。熙寧元年，呂公著、王安石言，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詔付禮官，韓維等以爲宜如舊制，判太常寺龔鼎臣等以立講爲宜。劉克莊《後村詩話》：故事，經筵徹章宸翰賜講讀官詩，率取前人絕句，其賜御製詩，則

自淳祐丙午始。〔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九月甲子，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於東宮，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故也。乙丑，呂公著以下，謝賜宴及御書。太皇太后曰：「皇帝天資聰敏，宮中惟好學字，學則易成，昨日所賜，欲卿等知耳。」〔王註〕次公曰：「紫薇花，花小而叢，其色紫，今所謂木槿花也。唐制，中書舍人六人，其內一人知制誥。姚崇爲紫微令，奏大事舍人爲商量，狀與本狀，皆下紫微令判其狀之是否，然後乃奏，故有紫微之號。」〔查註〕《韻語陽秋》：白居易作中書舍人，入直西省，對紫薇花而有詠，此花之珍艷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花。自五月開，至九月，尚爛漫，又謂之百日紅。省吏相傳，咸平中，李昌武自別墅，移植於此。晏元獻嘗作賦，所云：得自羊墅，來從召國，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文仲。是也。

繡裳畫袞雲垂地，〔邵註〕《詩·幽風·九罭》：袞衣繡裳。不作成王剪桐戲。〔王註〕《呂氏春秋》：成王與叔虞燕居，援桐葉以剪珪，曰：「以此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焉。〔邵註〕《史記·晉世家》：成王削桐葉爲圭，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日高黃緞下西清，〔王註〕師曰：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揚雄賦：攬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公自註〕邇英閣前有雙槐，樛枝〔六三〕屬地，如龍形。壁中蠹簡今千年，〔王註〕《漢書》：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漆書科斗〔六三〕光射天。諸儒不復憂吻燥，〔王註〕陸機《文賦》：始躑躅於燥吻。東宮賜酒如流泉。〔王註〕《歷代寶牘記》：酒泉郡，其地有泉，味如酒。〔邵註〕杜子美《城西陂泛舟》詩：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酒酣復拜千金賜，一紙驚鸞回鳳字。〔王註〕索靖《草書狀》：婉若銀鈎，漂若驚鸞。〔邵註〕王羲之草書，勢婆娑而同鳳舞。蒼顏白髮便生光，袖

有驪珠三十四。〔公自註〕臣所賜詩并題目及臣姓名，凡三十四字。〔王註〕韓退之詩：遺我明珠九十六，寒光照骨映驪目。歸來車馬已喧闐，爭看銀鈎墨色鮮。人間一日傳萬口，喜見雲章第一篇。〔公自註〕上前此，未嘗以御書賜羣臣。玉堂晝掩文書靜，鈴索不搖鐘漏永。〔王註次公曰〕鈴索，翰林院文院所設，掣之以告事。〔師曰〕唐長慶中，河北用兵，翰林院鈴索，夜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孫曰〕韓偓《玉堂夜坐》詩：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莫言弄筆數行書，須信時平由主聖。犬羊散盡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宮。〔王註次公曰〕文帝時，匈奴人代郡，烽火通於甘泉宮。〔無己曰〕《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在今池陽縣，西去長安二百里。似聞指揮築上郡，〔王註〕《史記·蒙恬列傳》：北逐夷狄，收河南，築長城，居上郡。已覺談笑無西戎。〔公自註〕時熙河新獲鬼章〔六〕。是日，涇原復奏，夏賊數十萬人皆遁去〔六〕。〔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九月乙丑，涇原路經略言，夏人夜遁。〔查註〕詩中「似聞指揮築上郡」二句，本集凡再見。《續前定錄》云：子瞻詩有「似聞指揮」云云，嘗問之，當是用少陵《觀安西兵過關中待命》「談笑無西河」之語。子瞻笑曰：固是，但少陵亦自用左太沖「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也。文思天子師文母，〔王註〕杜牧之詩：文思天子復河湟。〔子仁曰〕「文母」見《周頌》，指言太皇太后也。〔邵註〕《書·堯典》：欽明文思，安安。終閉玉關辭馬武。〔王註〕《後漢》范曄論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又云：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指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邵註〕《後漢·臧宮傳》：時匈奴飢疫，宮與揚虛侯馬武上書，願得五千騎以立功，詔辭不許。〔查註〕《元和郡縣志》：隴右道瓜州晉昌縣，有玉門關，在縣東二十步。按，瓜州，漢酒泉郡。沙州，漢燉煌郡地。相距三百餘里。〔合註〕何焯曰：時議棄靈州。小臣願對紫薇花，試草尺書招贊普。〔公自註〕謹案，唐制：翰林學士帶制誥，許綴中書舍人班。今臣以知制誥待罪禁林，故得以紫薇爲故事。〔王註次公曰〕贊普，吐蕃君號。魏收詩：尺書徵建鄴。杜子美《送楊六判官使西蕃》

詩：勅書憐贊普。〔查註〕李肇《翰林志》：凡吐蕃贊普書及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王溥《五代會要》：吐蕃在長安西八千里，南涼禿髮之後，國人號其王爲贊普。《文苑英華》：張說有《勅吐蕃贊普書》。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懷其人

〔查註〕此詩云「置之江淮交」，山谷詩亦云「后土花藥麗，海門天水寬」，當是定國倅揚州後所作。

〔誥案〕此詩，查註尚仍施編在《和王定國倅揚》詩前，今改編於此。

晝卧玉堂上，微風舉輕紈。銅瓶下碧井，〔合註〕何遜《七召》：銅瓶玉井。杜子美《橋陵詩三十韻》詩：陰井鼓銅瓶。百尺鳴飛瀾。俯仰清夢餘，愛此〔六六〕一掬寒。似予〔六七〕平生友，苦語涼肺肝。秀眉玉兩頰，〔合註〕《後漢書·鄭玄傳》：秀眉明目。矯矯如翔鸞。置之江淮交，清詩洗江湍。紅鱗〔六八〕對白酒，〔合註〕白樂天詩：膾縷落紅鱗。信美非所安。丞相功業成，〔誥案〕韓絳出王氏，鞏乃絳之嫡表弟也。鞏屢爲言者所排，而絳不能薦，故前者《和鞏謝絳過飲》詩以寄意，此則鞏之見排日益甚，而絳終不能有以安之，故云「置之江淮交，信美非所安」。蓋謂絳已爲自了漢，雖當我而念鞏，亦無非杯酒餘歡之所及，故云「丞相功業成，還家酒杯寬」，其爲鞏痛惜之也甚至，特其言隱耳。還家酒杯寬。人間有此客，折簡呼不難。相將扣東閣，起舞盡餘歡。〔誥案〕此詩有意不着迹象。紀昀曰：人得別致，却極自然。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查註〕《九域志》：河東路澤州高平郡軍事治晉城縣。

其一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王註次公曰〕近世有患大風疾者，自分必死。人五臺山，遇一異僧，以長松草令服，而兩眉再生。蓋觀世音所化也。便將徑寸同千尺，知有奇功似茯苓。〔邵註〕《神仙傳》：秀眉公餌茯苓得仙。〔查註〕《本草》：長松產古松下，服之長年，功同松脂及仙茅。

其二

憑君說與埋輪使，速寄長松作解嘲。〔公自註〕送張天覺詩，有「埋輪」及「河東慳」之語〔六〕。〔王註〕《漢·揚雄傳》：雄草《太玄》。或嘲以玄尚白，而雄解之，作《解嘲》。無復青黏和漆葉，〔王註〕《三國·華陀傳》：樊阿從陀求可服食益於人者，陀授以漆葉青黏散。〔邵註〕《傳註》云：青黏，一名地尸，一名黃芝。黏，女廉反。〔查註〕《本草》：青黏，一名女萎，即萎蕤也。枉將鍾乳敵仙茅。〔王註〕《本草》云：千斤鍾乳，不若一斤仙茅。〔查註〕《桂海虞衡志》：鍾乳，桂林接宜融山中，洞穴至多。石脈涌處，即有乳牀，白如玉雪，石液融結所爲也。乳牀下垂，如倒數峯，小山峯端漸銳，如冰柱，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管，乳水且滴且凝，此最精者。又云：廣西英州多仙茅。《許真君書》：仙茅，久服長生。又按《能改齋漫錄》云：明皇服鍾乳不效。開元，婆羅門僧進仙茅服之，有效。故東坡《謝寄長松》詩云云。

次韻劉貢父所和韓康公憶持國二首

〔施註〕韓忠憲公八子，多爲聞人。康公名絳，字子華，鎮字玉汝，皆至宰相。持國名維，門下侍

郎。爲本朝衣冠之盛。故云：援毫欲作衣冠表，盛事終當繼八蕭。元祐二年，宣仁垂簾，持國在東省，有忌之者，密爲讒愬。一日詔分司南京，呂正獻率執政爭之。八月，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未行，而康公爲言其病悴，乞汝州以便醫，遂改命之。此時持國在汝也。三年正月，康公得謝，歸許有日，蘇文定已賦長篇送行，有「茲行迫寒食，歸及掃先壟」之句。不及歸，薨于京師。持國乞歸營葬事，乃得請奉祠〔七〇〕。〔查註〕韓康公，名絳，字子華。《宋史》：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熙寧中，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爲辭，出知許州。未幾兼侍讀，拜門下侍郎，後以太子少傅致仕。子華之弟也。〔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七月，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康國公韓絳，加守司空致仕。是月，韓維知鄧州，八月知汝州，以其兄絳言其病悴，請汝州以便醫，故有是命。先生詩首章「脫屣」句，當指致仕言；次章「燎鬚」一聯，卽指請汝事也。【誥案】是年七月，韓維罷門下侍郎。先是子由攻韓縝罷相，維始入政府，至是范百祿、呂陶復攻維，去之，韓黨遂以公爲川黨領袖。公與維素厚，又出絳門下，其和此題，及後之上維一首，皆於無聊賴中爲之，故詞多慰藉。而自述則云「吾儕小人但飽飯」，有不辯而自解之意在，其用意甚深。使施註猶存，當必有述，若查註引維熙寧中事，殊無謂也。〔合註〕劉貢父原詩第一首云：疊石疎篁淺藥苗，淡雲清雨意寥寥。鄴侯僻地規摹別，荀令西濠步武遙。繞砌芝蘭歡內集，滿蹊桃李慰佳招。原情獨恨飛鴻遠，悵望三秋詠采蕭。第二首云：清汝泱泱紫邏深，綠車紅旆付重臨。聖朝不逆原鴿意，達士俱存塞馬心。日赤報衙容晏枕，夜闌留宴縱清斟。鳳池何必全勝此，薄暮歸休客萬簪。

其一

夢覺真同鹿覆蕉，〔王註〕《列子·周穆王篇》：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咏其事。旁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薪者歸，其夜真夢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辨也，欲辨覺、夢，惟黃帝、孔丘。」相君脫屣〔七〕自參寥。〔王註次公曰〕「相君」字出《史記·范雎傳》。〔邵註〕《莊子·大宗師篇》：玄冥聞之參寥。顏紅底事髮先白，室邇何妨人自遙。〔王註〕《詩·鄭風·東門之墀》：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狂似次公應未怪，醉推東閣不須招。援毫欲作衣冠表，盛事終當繼八蕭。〔公自註〕唐蕭氏，自瑀及遘，八宰相〔七〕。〔查註〕《唐書·蕭瑀傳·贊》：蕭氏興江左，有功在民，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錢希白《南部新書》：蕭氏登三事者，多於他族，首於瑀，高、華、俛、倣、真、遘、頎次之。案，蕭遘《與其子三兒生日》詩云：吾家九葉相，盡繼明時出。《宰相世系表》：梁貞陽侯之後有名鄭者，相宣宗，與遘詩「九葉」正合。先生用《唐史》，故但稱八蕭。

其二

閉戶端居念獨深，〔王註〕《前漢·陸賈傳》：呂太后時，王諸呂，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座。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小軒朱檻憶同臨。燎鬚誰識英公意，〔公自註〕英公爲其姊作粥，燎鬚。曰：「吾與姊皆老矣，能幾進之。」〔七〕〔邵註〕《唐·李勣傳》：其姊病，嘗自爲粥，而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

多疾，而勤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勸封英國公。黃髮聊知子建心。「公自註」子建與楚王彪別詩云：王其愛玉體，共享黃髮期「七四」。已托西風傳絕唱，「合註」梁元帝詩：南風且絕唱。且邀明月伴孤斟。他時內集應呼我，下客先判「七五」醉墮簪。「王註」晉書：謝安嘗內集，雪驟下。

上韓持國「七六」

「查註」蘇子美《滄浪集》韓少保行狀：男八人，綱、綜、絳、繹、維、鎮、緯、鈔。絳、維、鎮，俱入相。《宋史》韓億傳：子絳，字子華。熙寧中，仕中書門下侍郎，封康國公。維，字持國。元祐中，官門下侍郎。鎮，字玉汝。元豐中，知樞密院，元祐中，拜尚書左僕射。《東都事略》：王偁曰：韓億不喜摺人小過，君子知其後必大。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鎮適於嚴。孫宗鑑《東臯雜錄》：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命相，持國又歷門下侍郎，其家將作三相堂，未幾持國去位，乃止。【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韓氏二虎秉樞極，中有一虎似偉節。「馮註」《宋史》韓維傳：與兄絳、弟鎮，先後同在樞府。維屢有諫諍，孔文仲以對策切直罷歸。維言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安石惡之。《後漢》賈彪傳：字偉節，潁川定陵人。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漢》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又：元鳳四年九月，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占曰：爲兵。《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一曰天樞。端居隱几學無心，「馮註」《莊子》天地篇：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夙駕人朝常正色。「馮註」《詩》鄘風：定之方中，星言夙駕。《公羊傳》：桓公三年：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晉書》：熊

遠，字孝文。累遷散騎常侍。帝每嘆其公忠，謂曰：「卿在朝正色，可謂王臣。」犯時獨行太岷嶠，〔馮註〕《後漢書》有《獨行傳》。韓退之文：特立而獨行。《史記》相如賦云：崑崙崑嶽，隱麟鬱嶠。回天不忌真藥石。〔馮註〕《唐書》：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且東幸。張玄素上書諫，即詔罷役。魏徵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戰國策》：苦言，藥也。《南史》：王僧孺曰：「古人嘗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山海經》：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輦致歸來荷二聖，推排使至有衆力。〔馮註〕《晉書》：董京傳：或見推排罽辱，曾無怒色。《南史》：王僧虔傳：嘗有書教子曰：「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吾儕小人但飽飯〔七〕，〔馮註〕杜子美《病後遇王倚飲贈歌》詩：但使殘年飽喫飯。〔合註〕《左傳》：昭公元年：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不有君子何能國。〔馮註〕《左傳》：文公十二年：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西湖醉卧春水船，〔馮註〕杜子美《小寒食舟中作》詩：春水船如天上坐。〔合註〕《名勝志》：汝陽縣城西有湖，曰西湖。舊傳：穎、許、陳、蔡接壤之地，皆有西湖。則先生詩中之西湖，當指汝州也。如何爲人作豐年。〔馮註〕《世說》：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是文康稱恭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豐年玉。又，蔡洪曰：凡此諸君，以義理爲豐年。

次韻劉貢父叔姪扈駕

【誥案】劉貢父之姪，乃原父之子奉世，字仲馮。

玉堂孤坐不勝清，長羨鄒、枚〔七〕接長卿。〔王註〕《前漢書》：梁孝王來朝，從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梁，從之游。只許隔牆聞置酒，〔查註〕本集《記白樂天詩後》：余爲中書舍人，執政患本省事多泄漏，

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白執政，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唐時作西掖小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時因議事得聯名。機、雲似我多遺俗，〔合註〕用二陸，蓋自喻及子由也。蔡邕〔釋誨〕：踔宇宙而遺俗兮。廣、受如君不治生。〔王註〕〔前漢〕疏廣傳：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俱移病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勸說君買田宅。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共託屬車塵土後，〔王註〕〔漢〕司馬相如傳：「犯屬車之清塵。應邵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鈞天一餉夢中榮。」

次韻韓康公置酒見留

〔劉須溪曰〕〔七九〕其豪氣頗侵，但覺子華有富貴態，坡之落落，往往如此。

庭下黃花一醉同，重來雪嶽已穹窿。不應屢費〔八〇〕譏安石，〔王註〕〔晉〕謝安傳：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但使無多酌次公。鍾乳金釵人似玉，〔王註厚曰〕牛僧孺自誇服鍾乳三千兩，甚得力，而歌舞之伎頗多。白樂天有〔戲贈〕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合註〕牛僧孺事，見〔白集〕自註。鷓鴣絃鐵撥坐生風。少卿尚有車茵在，頗覺寬容勝弱翁。〔王註〕〔漢書〕：丙吉，字少卿。吉曰：「第忍之，不過污丞相車茵耳。」〔漢書〕：魏相，字弱翁。為人嚴毅，不如吉寬。

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

君知六鑿皆為贅，我有一言能決疣。〔王註〕〔莊子〕：大宗師篇：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合註〕

《莊子》註：疣，胡虬反。《廣韻》：疣，胡玩切。癩，疽屬。先生詩以《莊子》決疣爲決疣，必別有本。病客巧聞牀下蟻，癡人強覷棘端猴。〔王註〕《韓非子》：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能於棘刺之端爲母猴。」聰明不在根塵裏，〔查註〕《楞嚴經》：我今觀此浮根四塵，只在我面。又云：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藥餌空爲婢僕憂。但試周郎看聾否，曲音小誤已回頭。〔王註〕《三國·吳志》：周瑜，字公瑾。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送喬全寄賀君六首并敘〔八〕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查註〕《陳後山集》有《賀水部傳》云：世莫詳其年，仕石晉爲郎。與公《詩引》大略相同。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聖皇帝〔八〕東封，〔查註〕《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王欽若言：得天書於泰山，遂東封泰山禪社首。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郎賀亢。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物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闕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游，具得其事。〔合註〕《後山集·賀水部傳》：熙寧中，東坡居士爲密州，請雨常山。既而雨，居士却蓋以行，賀從道旁見之，以爲可授道也。又有喬全者，〔合註〕《後山集·賀水部傳》：全，沂人。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全數見之。元祐二年十二月，全來京師十許日。〔合註〕《後山集·賀水部傳》：後元祐二年，全年八十餘矣，見居士於東都，曰：「賀不忘君語，數及之。」居士因全以詩寄之。余留之，不可，曰：賀以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游

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詰案】後山集，賀水部傳：後全復來，出賀書曰：「將使若人通言於君。」是賀已見公詩矣。

其一

君年二十美且都，〔王註〕《詩·鄭風·有女同車》：洵美且都。初得惡疾墮眉鬢。紅顏白髮驚妻孥，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啖松腴，〔王註〕《抱朴子》曰：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棄之。乃齋糧送置山穴中。瞿涕泣經月，有仙人見而哀之，以囊藥教其服法。百許日，瘡愈，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告曰：「此松脂耳，山中多此物，汝鍊服之，可以長生。」瞿乃歸家，後服松脂不輟，身體轉輕。在人間三百許年，人抱犢山去。路逢逃秦博士盧。〔王註〕《列仙傳》：盧敖，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一去而不返。方瞳照野清而癯〔八三〕，〔王註次公曰〕《拾遺記》：老聃居山，有老叟五人，方瞳玉面，握青筠杖，共譚天地及五行之精。〔希聲曰〕《紫陽真人周君內傳》：黃泰在陳留市，君嘗見之，泰乃方目。〔邵註〕《列仙傳》：偃佺兩瞳皆方。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炯然蓮花出泥塗。隨師東游渡濰邦，〔公自註〕濰、邦，密州二水名。山頭見我兩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邵註〕《後漢·禰衡傳》：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爾來八十胸垂胡。〔王註次公曰〕胡胸，前毛也。《詩·周頌·載芣》所謂「胡考之寧」。〔邵註〕《詩·幽風·狼跋》：狼跋其胡。註：領下懸肉也。上山如飛嗔人扶〔八四〕，東歸有約不敢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得棗如瓜分我無？〔王註〕《史記·封禪書》：李少君曰：「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

其二

生長兵間早脫身，〔邵註〕《後漢·光武紀》：生長兵間，久厭武事。晚爲元祐太平人。〔王註〕柳子厚《與蕭俛書》曰：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不驚渤海〔八五〕桑田變，來看龜蒙漏澤春。〔王註厚曰〕龜山，在兗州泗水縣；蒙山，在沂州費縣。大抵皆魯地相連，東封之所歷也。〔查註〕《齊乘》：龜山西南，十餘里有漏澤，澤有五穴，春夏積水，秋冬漏竭。將漏之時，先有聲，居人扈穴取魚，隨種麥，比水至，麥已收矣。《元和郡縣志》：漏澤，在泗水縣。唐校書郎李潛《漏澤賦碑》，今在費縣廡內。〔合註〕李潛碑見《名勝志》。

其三

曾謁東封玉輅塵，〔邵註〕《周禮·春官》：王之五輅，一曰玉輅。幅巾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名姓，〔邵註〕《周禮·天官》：車宮軒門，帷宮旌門。註：天子行宮也。悵望雲霞縹緲人。

其四

垂老區區豈爲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合註〕《漢書·枚乘傳》：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始知不見高皇帝，正似商山四老人。〔王註續曰〕一發，謂四皓對高祖有太子仁孝之語也。〔查註〕案真宗東封時，尚未有嗣，劉修儀寵擅六宮。踰年，李氏生子，修儀攘爲己出，後立爲太子。賀之伏謁道左，疑有先幾之兆。故仁宗卽位，復使弟子詣闕，公詩「微言一發重千鈞」，又用商山四老事，必有所爲，非泛引也。

其五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王註〕《南史·陶潛傳》：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郡註〕《抱朴子·內篇》：金丹燒之，愈久，變化愈妙。

其六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王註〕李白《對酒憶賀監》詩：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狂吟醉舞知無益，粟飯藜羹問養神。

送家安國教授歸成都

〔王註次公曰〕家安國，字復禮，眉山人。博學舉進士。後隨韓存寶征乞第得官。既而諸公舉之，得成都教授，故先生有「說劍」「橫經」之句。〔查註〕《黃山谷詩註》：安國初以武進，後入左選，故其《謝改官啓》云：三陪籌幄，笑談當十萬戎行；兩席師筵，排闥應三千門第。《太平寰宇記》：劍南西道益州蜀郡，唐明皇幸蜀，改爲成都府。《江源記》：梁山首跨劍閣，尾入江秦，置縣曰成都，後爲郡。

別君二十載，坐失兩鬢青。吾道雖艱難，〔王註〕杜子美《空囊》詩：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斯文終典

刑。屢作退飛鷁，羞看乾死螢。〔王註〕杜子美《題鄭十八著作丈詩》：案頭乾死讀書螢。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夜談空說劍，春夢猶橫經。〔合註〕劉孝綽詩：橫經參上庠。新科復舊貫，〔邵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詔，毋用王氏經義，從呂公著請，復制科。詩中「新科復舊貫」，指此。〔查註〕《宋史·選舉志》：熙寧改法，進士科罷詩賦、帖經、墨義，元祐初立經義、詩賦兩科。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童子方乞靈。〔王註〕《左傳·哀公二十四年》云：寡君欲徵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須煩凌雲手，去作人蜀星。〔王註〕《後漢·李邵傳》：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部侯舍時，夏夕露坐，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蒼苔高映〔八七〕室，古柏文翁庭。〔王註續曰〕高映室，今府學石室是也。文翁庭，今有古柏處是也。初聞編簡香，稍覺〔八八〕鋒鏑腥。岷峨有雛鳳，梧竹養修翎。〔合註〕張平子《周天大象賦》：關岷峨之沃壤。李義山詩：雛鳳清於老鳳聲。嗚呼應解律，飛舞集虞廷。〔王註〕《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取竹於嶰溪之谷，制十二箛，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吾儕便歸老，亦足慰餘齡。

卷二十九校勘記

〔一〕和穆父新涼 七集無「和」字，外集「和」字後有「錢」字。按，《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卷一有孔文仲《次錢穆父新涼可喜詩》，與此詩韻同。

〔二〕安敢搏 類本作「安能搏」。七集作「安敢搏」。查註謂「能」謬。

〔三〕受知 七集作「受恩」。

〔四〕負債 類丙作「債負」。

〔五〕寧免 外集作「定免」。

〔六〕紫蟹 七集作「紫螯」。

〔七〕趙張 七集作「張趙」。

〔八〕先自 七集作「自先」。

〔九〕與可 施本「與」字上有「文」字。

〔一〇〕疑神 類本作「凝神」。查註：宋刻本「凝」作「疑」。集甲、施本作「疑神」。

〔一一〕吾舊詩云云 施本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東坡《於潛僧綠筠軒》詩云（下同自註）。

〔一二〕瀟灑 集甲、施乙作「蕭灑」。

〔一三〕畫扇 類本無「畫」字。

〔一四〕書李世南所畫秋景二首 集甲無「二首」二字。

〔一五〕欹倒 查註、合註：「倒」一作「側」。

〔一六〕扁舟 查註：《畫繼》作「浩歌」。紀校：如不出「扁舟」字，則「浩歌」一曲茫然無着，不見定是鼓枻。

此必後來改定，不得執墨迹駁之。

〔一七〕一權 查註、合註：「權」一作「笑」。

〔一八〕成獨往 集甲、施本、類本作「曾獨往」。查註：宋刻本「成」作「曾」。

〔一九〕何如 類本作「如何」。查註：宋刻本作「何如」。集甲作「何如」。

〔二〇〕疎淡 集甲、類丙作「疎澹」。

〔二一〕堂堂 查註、合註作「堂上」。查註：宋刻本作「堂堂」。集甲作「堂堂」。

〔二二〕明光 類本作「光明」。

〔二三〕故李誠之 施本無「故」字。集甲、類本「誠之」作「承之」，合註謂「承之」訛。按，《函海》本《烏臺詩案》作「承之」。

〔二四〕下建 集甲、施本作「可建」。

〔二五〕才大 集甲、施本作「材大」。

〔二六〕莫已知 類本作「莫已知」。

〔二七〕小小 類甲作「少子」，疑誤。

〔二八〕前漢樊噲言願得十萬衆云云 「言」原作「傳」，誤。「願得十萬衆」云云，在《漢書·季布傳》。類註不誤，合註改「言」爲「傳」，反誤。今校正。

〔二九〕比公 類本作「此公」。

〔三〇〕不可作 七集作「不可傳」。合註謂「傳」訛。

〔三一〕餘悲 繆刻七集作「餘怨」。

〔三二〕張綱子房七世孫也犍爲武陽人 施本無「張」字，無「子房七世孫也犍爲」等字。

〔三三〕得少休 集甲作「亦少休」。

〔三四〕唐稱昭義步兵云云 施本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引《唐書·李抱真傳》：「昭義步兵爲諸

軍冠。唐稱昭義步兵，蓋澤潞弓箭手。「稱」原作「福」，據集甲改。

〔三五〕佳句 集甲、類本作「嘉句」。

〔三六〕行轉 類丙作「行舟」，查註：諸本作「舟」者訛。合註：別本皆作「舟」，查云譌。

〔三七〕送張天覺得山字 合註：一本無「張」字。

〔三八〕墮指兒 集甲、施本、類本作「墜指兒」。

〔三九〕痾瘰 集甲、施本、類本作「痾瘰」。按，《字彙》：「瘰」同「瘰」。

〔四〇〕老且病 類丙作「老日病」，疑誤。

〔四一〕并敍 施本作「并引」。

〔四二〕李君宗 合註：一作「李宗君」。查註作「李宗君」。

〔四三〕年八十一 類本無「年」字。查註亦無「年」字。

〔四四〕得柔 合註：補施註本（按，即清施本）引《紀年錄》作「得素」，未知孰是？

〔四五〕樂天爲翰林學士云云 施本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白樂天《寫真詩序》：元和中，予爲翰林學士，詔寫真于集賢殿御書院。樂天自號香山居士。」

〔四六〕初喜 原作「初起」。今從集甲、施本。

〔四七〕臺吏 原作「羣吏」，各本作「臺吏」，今從。

〔四八〕客主 施本作「主客」。

〔四九〕倅揚州 集甲、施本作「揚州倅」。

〔五〇〕天上 類本作「上天」。

〔五一〕誰似 原作「何似」，合註作「何似」。今從集甲、施本、類本、查註。合註不知所本。

〔五二〕永叔以澄心百幅云云 施本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歐陽永叔以澄心堂紙百幅遺聖俞，聖俞有詩云：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

〔五三〕也厭 類本作「也要」。

〔五四〕更分我 類本作「日分我」，類丁作「且分我」。

〔五五〕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西樓帖有此二詩，詩後書：「書郭熙秋山平遠二首」，有引，引云：「此紙頗有楊風子也。」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東坡帖》，有「成都西樓十卷中所書郭熙山水詩」之語，「郭熙山水詩」，當卽此二詩。

〔五六〕無人識 集甲、施本、西樓帖作「無人見」。

〔五七〕却渡 集甲、施本、類丙作「揭渡」。

〔五八〕紫薇花 原作「紫薇花」，據集甲改。集甲於本詩「紫薇郎」之「微」，仍作「微」，是「薇」、「微」有別。施本「紫薇花」、「紫薇郎」，皆作「薇」。又本詩「小臣願對紫薇花」之「微」，集甲亦作「薇」，亦據集甲改。

〔五九〕文書 合註：「書」一作「章」。

〔六〇〕翼日 集甲、施乙作「翌日」。

〔六一〕各以表謝 施本無「各」字。

〔六二〕 樛枝 類丙作「樛然」。

〔六三〕 科斗 集甲作「蝌蚪」。

〔六四〕 時熙河新獲鬼章 據集甲、施本、類本補。施本「熙河」作「西河」。

〔六五〕 皆遁去 類本無「皆」字。

〔六六〕 愛此 集甲、施乙作「受此」。

〔六七〕 似予 類丙作「似子」。

〔六八〕 紅鱗 類本作「江鱗」。

〔六九〕 送張天覺詩有埋輪及河東慳之語 施本無此條自註。「語」原作「註」，據集甲、類本改。類本無「送」、「輪」字。類丙「慳」作「堅」，誤。

〔七〇〕 施註云云 原缺，據施乙補。以題下誥案有「使施註猶存，當必有述」之語，補之以見其詳。

〔七一〕 脫屣 類本作「脫展」。

〔七二〕 唐蕭氏云云 施本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註文與查註略同。

〔七三〕 英公云云 施本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集甲、類本「能幾見之」之「之」作「粥」。

〔七四〕 子建云云 施本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註文引《魏武春秋》，餘同自註。

〔七五〕 先判 施本作「先拚」。集甲原註：「判」，平。類本原註：「判」，平聲。

〔七六〕 上韓持國 紀校：詞意淺近，未必出自東坡。

〔七七〕 飽飯 查註、合註：「飯」一作「食」。

〔七六〕鄒枚 集甲、施本、類本作「枚鄒」。

〔七九〕劉須溪曰「須」上原有「王註」二字，無「劉」字，今據類丁校改。

〔八〇〕屢費 查註作「屢被」。

〔八一〕并敍 施乙作「并引」。

〔八二〕章聖皇帝 類丙「章」上有「宋」字。類甲無「宋」字，空一字。

〔八三〕清而癯 集甲、施本作「清而臞」。按，《廣韻》：「癯」、「臞」通。以後不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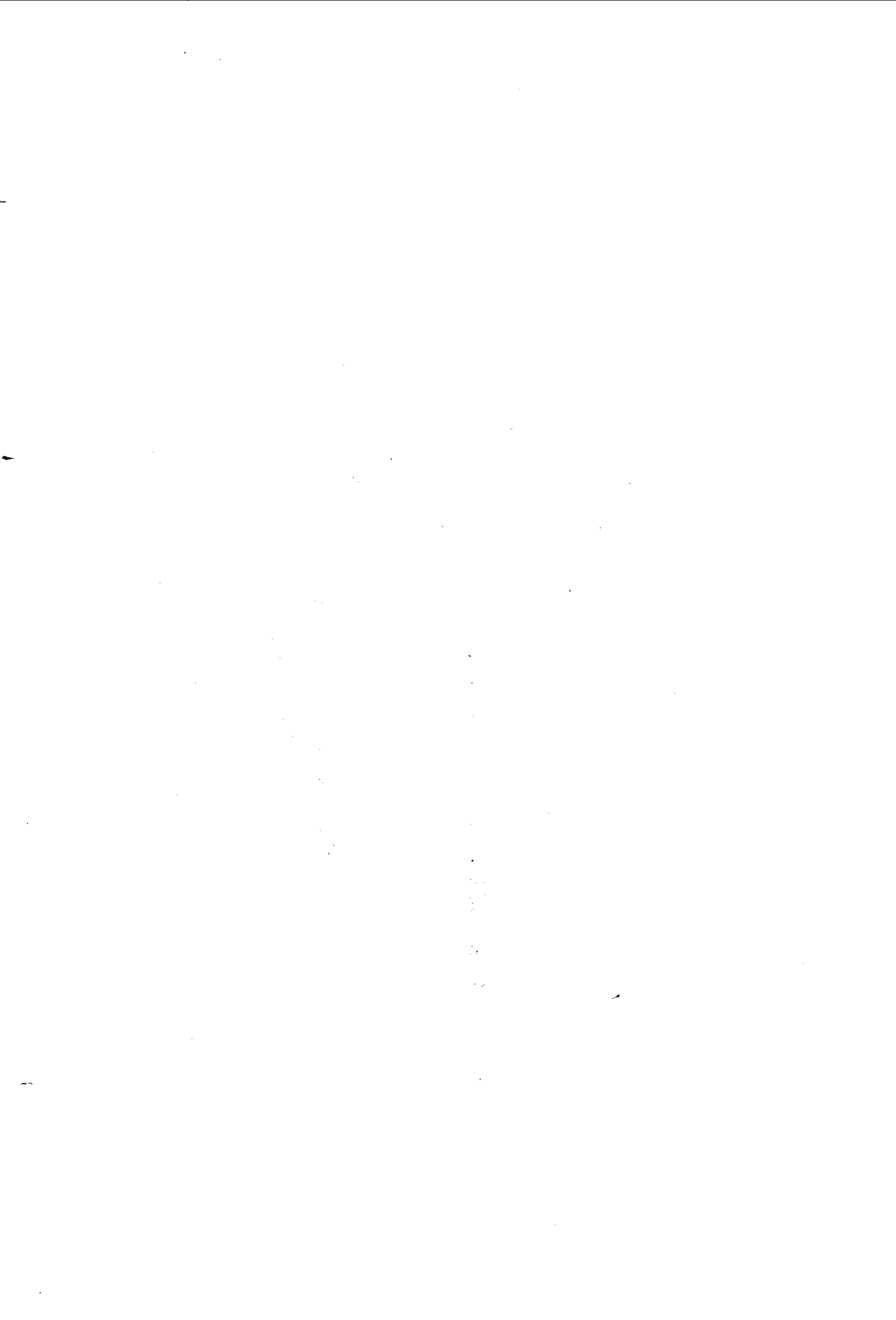
〔八四〕嗔人扶 集甲、施本作「瞋人扶」。

〔八五〕渤海 集甲、施本、類本作「渤澥」。

〔八六〕看燒丹 查註、合註謂「看」一作「事」。

〔八七〕高朕 原作「高朕」，據施本改。施註引任豫《益州記》：「文翁學堂在城，經火災，蜀守高朕修復，畫古聖賢像，及禮器瑞物。後遂祠朕。」

〔八八〕稍覺 集甲、施本作「始覺」。



蘇軾詩集卷三十

古今體詩六十三首

【誥案】起元祐三年戊辰正月，在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任，是月，詔權知禮部貢舉，二十一日，領貢舉事入南省，三月一日，奏號，至閏十二月作。

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一〕

〔查註〕《唐書·禮樂志》：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樂城集·三日上辛祈穀，除日宿齋戶部右曹，元日賦三絕句寄呈子瞻兄》詩云：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盤。冬來誤入文昌省，連日齋居未許還。其二：今歲初辛日正三，明朝風氣漸東南。還家強作銀幡會，雪底蒿芹欲滿籃。其三：北客南來歲欲除，燈山火急萬人扶。欲觀翠輦巡游盛，深怯南宮鎖鑰拘。【誥案】子由詩正月三日，乃辛亥也，考見後註。

其一

江湖〔二〕流落豈關天，禁省相望〔三〕亦偶然。〔合註〕《後漢書·袁紹傳》：決事禁省。等是新年未相見，此身應坐不歸田。【詰案】紀昀曰：意曲折而語自然。

其二

白髮蒼顏〔四〕五十二，〔王註〕子仁曰：《年譜》：元祐三年戊辰，先生年五十三。家人強遣〔五〕試春衫。朝回兩袖〔六〕天香滿，頭上銀幡〔七〕笑阿咸〔八〕。〔王註〕師曰：阮籍呼兒子咸爲阿咸。〔查註〕用阿咸，當指子由諸郎，觀末章有「新句調兒童」語。〔合註〕元日賜銀幡，見《事文類聚》引《夢華錄》。

其三

當年踏月走東風，〔合註〕李洞《送人赴舉》詩：踏月趨金闕。坐看春闈鎖醉翁。〔王註〕師曰：歐陽永叔自號醉翁。〔查註〕歐陽修《歸田錄》：嘉祐二年，余與韓子華、王禹玉、范景仁、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蔡寬夫詩史》：故事，春試進士，皆在南省中。東廂刑部，有樓甚宏壯，旁視宣德門，直抵州橋。鎖院每以正月五日至元夕，例，未引試，考官往往竊登樓，以望御路燈火之盛。宋宣獻詩，有「還勝南宮假宗伯，重扉深鎖暗登樓」之句，蓋謂此。白髮門生幾人在，却將新句調兒童。〔查註〕元祐三年正月，先生亦領貢舉，故末章及之。〔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正月己丑，命蘇軾權知禮部貢舉。【詰案】《宋史》：元祐二年十二月丙戌，興龍節，是月大盡，除

夕戊申。二年正月，己酉朔，故子由此題云三日上辛，乃正月三日逢辛亥也。由是推之，則己丑在上年十二月十一日，如再遇，亦在是年二月中旬，正月無己丑也。凡史家似此舛譌及互異者，不可勝計。故凡遇朔無事不書，是徒以紀日爲具文也。此與《詩》「吉日庚午」、「禮」六月丁亥及《書》、《春秋傳》所載三代事，不必考其在月之某日者不同。富彥國嘗云：《春秋》惟聖人可作，其知言乎。餘詳後《畫馬試院》題下。

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二首〔九〕

【誥案】此二詩施編不載，王本、外集本有之，七集本以第一詩合別見之《昔日雙鴉》一詩，共作《雜詩》二首，但以第二詩爲本題《書扇》詩一首。邵本據七集本收入續補遺中，查註從邵本補編二十九卷內。合註據《侯鯖錄》以爲七集本誤，因從王本、外集本作《書扇》詩二首，其《昔日雙鴉》詩，作《雜詩》一首，並編二十九卷內。今考《侯鯖錄》，乃三年正月十六日事，合註既從其說，復如查編上年冬杪，自爲矛盾。今改編於此，其《雜詩》之《昔日雙鴉》一首，已定爲起知文登過密州所作，改編卷二十六矣。

其一

窗搖細浪魚吹日〔一〇〕，手弄黃花蝶透衣〔一一〕。〔查註〕按《侯鯖錄》：韓子華謝事後，自穎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方坐，出家妓十餘人，中宴後，子華新寵者曰魯生，當舞，爲遊蜂所螫，子華意甚不懌。久之，呼出，持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首二句云云。上句記姓，下句書蜂事。子華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厮賴。」故云耳。〔合註〕上句既云記姓，下句既云書蜂事，則當從王本作「魚吹日」、「蝶透衣」也。不覺春風吹酒醒，空教明

月照人歸。

其二

一一窗扉面水開，更於何處覓蓬萊。天香滿袖〔三〕人知否，曾到旃檀小殿來。〔馮註〕《楞嚴經》：佛告阿難，汝嗅此旃檀，此香然於一鉢，四十里內同時聞香。

次韻答張天覺二首

其一

車輕馬穩轡銜堅，〔王註〕《列子·湯問篇》：齊輯乎轡銜之際。〔合註〕《淮南子》：車輕馬良。白樂天詩：馬穩人攏轡。但有蚊蟲喜撲緣。截斷口前君莫問〔三〕，人間差樂勝巢仙。〔王註〕韓退之《記夢》詩云：口前截斷第二句，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神仙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我寧屈曲身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邵註〕李商隱《李賀小傳》：天上差樂不苦。

其二

馭風騎氣我何勞，〔王註〕《莊子·逍遙遊篇》：列子馭風而行。又：乘雲氣，御飛龍，騎日月。〔合註〕騎氣卽御炁之意。且要長松作土毛。亦如訶佛丹霞老，〔邵註〕《傳燈錄》：丹霞禪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燒之，向院主訶之，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却向清涼禮白

毫。〔查註〕《清涼志》：無盡居士張商英，除河東提點刑獄，至清涼山，止清輝閣，文殊所化宅也。良久，北山雲起，於白雲中，現大寶燈，白雲既收，復現大白圓相，如明月輪。明日至東臺，五色祥雲見，白圓光從地湧起，如車輪，百旋。商英以偈讚之。

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

〔查註〕本集《書試院詩後》云：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爲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參會，伯時苦水悸，欲作驟馬以排悶，魯直詩先成，余次韻，蔡天啓、晁无咎、舒堯文、廖明畧皆繼，此不能盡錄云。【誥案】前題「春闈」句下已詳論《長編》正月己丑知舉之誤矣，茲以公所記正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合前考以推之，似係正月十七日乙丑之命。公於二十一日己巳受命，黃魯直題名記三月戊申，奏號當在三月初一日，既不書戊申朔，乃連月小盡，至初二日爲戊申，前後截清，則《長編》之誤定矣。是年，賜進士及第出身，載在三月己巳，乃三月二十三日也。

少年鞍馬勤遠行，卧聞齧草風雨聲，〔王註〕石林曰：黃魯直嘗得句云：馬齧枯其喧午枕，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无咎，舅氏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有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齧齧而爲此聲，乃悟。〔邵註〕杜子美《韋諷畫馬歌》：一匹齧草一匹嘶。見此忽思短策橫。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詩瘦，〔王註〕俚曰：崔浩愛吟咏，一日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瘦也。」後遂爲口實。不如芋魁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查註〕歐陽永叔《出省》詩自註云：國朝之制，禮部考定卷子，奏上字號，

差臺官一人拆封出榜。黃山谷《試院題名記》云：是日，侍御史日晏不來。蓋奏號之後，必待御史至，然後拆卷，故云。詔恩三日休老翁，〔王註〕倬曰：故事，省試官出院，給假三日。〔查註〕《漢書·馮野王傳》：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咸淳臨安志》：本朝考試官出院，給歇泊假三日。故周必大有詩云：會待詔恩三日沐，湖山尋勝任舟輿。羨君懷中雙橘紅。〔公自註〕黃有老母。〔王註〕《吳志》：陸績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查註〕《山谷集·考試局戲作竹枝詞》云：我家白髮問烏鵲。又云：屋山啼鳥兒當歸。任淵註云：山谷太夫人於時尚無恙，東坡和詩，亦云：「羨君懷中雙橘紅。」又按《若溪漁隱叢話》：此格謂之促句換韻，其法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誥案〕紀昀曰：此法本之嘉州《走馬川》詩，嘉州又本之《嶧山碑》，但碑是四言耳。

余與李薦方叔相知久矣，領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

〔查註〕《宋史》：李薦，字方叔。謁蘇軾於黃，贊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與范祖禹書，將同薦諸朝，未幾去國，不果。中年絕進取意，居穎之長社，卒年五十一。元祐中，上《忠諫書》、《忠厚論》并《兵鑑》二萬言。周紫芝《太倉稊米集》云：《月巖集》，太華逸民所作，李薦方叔之自號也，李端叔之儀序，惜其集今不傳。〔合註〕《文獻通考》載李薦《濟南集》二十卷，明初尚完存，是以《永樂大典》頗收錄之，今止存八卷，乃從《大典》中哀輯者。內有此詩次韻一首，附錄於後，題云：某頃元祐三年春，禮部不第，蒙東坡先生送之以詩，黃魯直諸公皆有和詩，今年秋復下第，將歸耕穎川，輒次前韻，上呈編史內翰

先生，及乞諸公一篇，以榮林泉，不勝幸甚。詩云：半生虛老太平日，一日不知人不識。鬢毛斑斑墨無幾，漸與布衣爲一色。平時功名衆所料，數奇辜負師友責。世爲長物窮且愁，靜看諸公樹助德。欲持牛衣歸潁川，結廬抱耒箕隗前。祇將殘齡學農圃，試問瀛州紫府仙。【誥案】李廌，陽翟人。據詩，則家於許，何以云《濟南集》也。查註謬者已刪，詳總案中。〔案〕總案引本集《與李方叔書》。書中謂：「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又謂：「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爲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才而廉於德也。」總案又引魏了翁《跋蘇文忠墨迹》云：「蘇公司貢，則不惟遺其門人，雖故人之子，亦例在所遺。觀其與李方叔詩及今蒲氏所藏之帖，若將愧之者。然終不以一時之愧，易萬世之所甚愧，此先生行己之大方也。使士大夫常負蘇公之愧，古道其庶幾乎！」總案引二文後，有誥案云：「公屢奏，未出榜時，黨人先有失士之論。蓋自知舉命下，董敦逸已論奏取士必不當。其餘造作不一，而流傳小說，多有章援、章持竊得李廌策題之說，此不足道也。乃查註全載趙潛說（按：查註引趙潛《養疴漫筆》云：「東坡知貢舉，將鎖院，緘封一簡，令叔黨持與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于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及拆號，……魁……乃章援，第十名……乃章持。」），而摘公《與李廌書》三數語，自詡辨正。其辨云：「此必章惇父子造爲此語以誣公。」惇父子大姦深險，非癡騃者流，何肯以此自誣。此種辨正，實出情理之外。……今……錄公原書，觀書中意，方叔之文似未到岸，卽再知舉，未見其必售也。讀魏了翁語，辨者尤可愧矣。

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王註厚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有「筆勢翩翩」之語。又言阮瑀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合註〕《南史·蕭引傳》：「善書。宣帝嘗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平生〔二〕謾說〔一五〕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王註〕《唐摭言》：「李繆公貞元中試《日有五色賦》，其破題曰：「德動天鑑，祥開日華。翼日，無名。楊於陵深不平，攜之以詣主文，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遺賢矣。」主文因致謝，於陵請擢爲狀元。我慚不出君大笑，行止皆天子何責。青袍白紵五千人，〔查註〕按黃山谷《試院題名記》：元祐二年正月，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今先生云五千人，蓋舉成數而言。知子無怨亦無德。」〔邵註〕《左傳·成公三年》：「知罃對楚王曰：「無怨無德，不知所報。」買羊酤酒〔一六〕謝玉川，爲我醉倒春風前。」〔王註〕韓退之《紅芍藥歌》云：「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癯仙。」

和宋肇遊西池次韻〔一七〕

〔合註〕《宋詩紀事》：宋肇官巫山令。〔查註〕《春明退朝錄》：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東京夢華錄》：三月一日，州西順天門外，開金明池，士庶許縱賞。池周九里三十步。《汴京遺跡志》：金明池，在城西郭門外。《石林燕語》：金明池在瓊林苑，北導金水河水注之。歲以二月，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巳車駕臨幸畢，卽閉。歲賜二府從官宴及進士聞喜宴，皆在其間。按，西池，卽金明池，以在城西，故名。〔詰案〕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卽此事也。〔查註〕黃庭堅《次韻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觀，翰林公出遨》詩：「金戎繫

馬曉鶯邊，不比春江上水船。人語車聲喧法曲，花光樓影倒晴天。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還作遨頭驚俗眼，風流文物屬蘇仙。

漢皇慈儉不開邊，〔王註〕杜子美《兵車行》詩：武皇開邊意未已。尚教千艘下瀨船。〔王註次公曰〕《漢·食貨志》曰：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旂幟加其上。《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又，《漢·武帝紀》有「下瀨船將軍」。註：瀨，湍也；《伍子胥書》有「下瀨船」字。〔合註〕張說《蒲津橋贊》：連艦千艘。貪看艨艟飛鬪艦，〔邵註〕《吳志》：周瑜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同時舉火。《釋名》：狹而長曰艨艟，上下重牀曰艦。按，艨艟、蒙衝，通。〔查註〕《石林燕語》：太平興國中，鑿金明池，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爲水嬉。不知鬪艦〔一〕舞鈞天。〔王註次公曰〕《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爲魚，每至雷雨，魚嘗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驗。〔邵註〕《吳都賦》：巨鼉鬪艦。音備戲。故山西望二千里，往事回思二十年。自笑區區足官府，不如公子散神仙。〔語案〕公以熙寧己酉出蜀，時已二十年，自笑貪祿忘歸也。

僕領貢舉未出，錢穆父雪中作詩見及，三月二十日，同游金明池，始見其詩，次韻爲答

〔查註〕《雍錄》：今世淡墨書進士榜，首曰禮部貢院者，唐世遺則也。尚書省六部皆在北省之南，故禮部郎爲南宮舍人。唐初試進士皆屬考功。後以考功權輕，改用禮部侍郎，其結銜曰知貢舉。或委他官爲之，則曰權知貢舉。

雪知我出已全消，〔施註〕杜子美《臘日》詩：今年臘日凍全消。花待君來未敢飄。行避門生時小飲，〔施註〕唐傳記中有「行行避門生」之語，記憶未詳。〔查註〕梅聖俞《出省書事和永叔》詩：已是瓊林芳卉晚，不須遊處避門生。時永叔領貢舉，梅詩故云。宋時金明池宴會，乃出鎖院後故事也。忽逢騎吏有嘉招。〔施註〕《漢·韓延壽傳》：騎吏一人後至。《文選》潘安仁《河陽》詩云：弱冠忝佳招。魚龍絕技來千里，〔王註師曰〕昆明池設水戲，作魚龍鳧雁之戲，設機於內，皆如真焉。〔施註〕《漢·西域傳·贊》：作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查註〕《石林燕語》：金明池，水戰後不復習，而諸軍猶爲鬼神戲，謂之旱教。斑白〔一九〕遺民數四朝。〔施註〕引《孟子》又引註云：頌，斑也。〔合註〕先生自仁宗朝出仕，至哲宗已四朝。知有黃公酒壚在，〔合註〕是月初七日，韓絳卒。豈以自領貢舉而追悼座主耶？〔誥案〕是。蒼顏〔三〇〕華髮〔三一〕自相遙。〔誥案〕紀昀曰：清適。

韓康公挽詞〔三二〕二首

〔王註〕子仁曰：范純仁《韓康公墓志》：哲宗卽位，恩封康國公。〔施註〕韓康公名絳，字子華。其先真定人，後徙開封。父億，字宗魏。事仁宗爲參知政事，諡忠憲。居京師，號桐樹韓家。子華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慶州。熟羌據堡爲亂，卽日討平之。韓忠獻諫其忠直有公輔器。神宗用爲昭文相，出居潁昌。元祐二年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既謝事，是冬，自潁昌入京觀燈。東坡乃省闈門生，謁公，置酒見留，賦《隆字韻》詩。正月十六日，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多一時名德，如傅欽之、堯俞、胡完夫、宗愈、錢穆父、勰、劉貢父、攸。出家妓佐酒，故詩云：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春。欲還潁昌，未行而薨，年七十七，謚獻肅。三詩墨迹精絕，宿嘗刻石餘姚縣齋。〔誥案〕二

十八卷《顧臨出使河朔》，施註已有引載，時相距僅八月餘，顧臨並未還也。此處又以會門生故吏牽人顧臨，誤甚。今在「劉貢父放」四字後，刪去「顧子敦臨」四字〔三〕。又所載置酒見留賦《隆字韻》詩，考本集無此詩，或即上卷《隆字韻》詩之譌。查註、合註皆失考。

其一

故國非喬木，興王有世臣。嗟余後死者，猶及老成人。德業經文武，〔施註〕《周易·繫辭上》：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風流表搢紳。〔施註〕《史記·五帝紀》：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曰：薦紳，即搢紳也。古字假借。空餘行樂地，處處泣遺民。

其二

再世忠清德，三朝翊贊勳〔三〕。〔誥案〕三朝者，謂絳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也。王註非是，已刪。功成不歸國，〔施註〕《老子》云：功名成遂身退，天之道。〔王註〕子仁曰：范純仁《韓康公墓志》：公爲陝西、河東時，攻討防守，既有成策，而慶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數出師，煩勞致怨，遂罷相，知鄧州。故先生有「功成不歸國」之語，意蓋有恨焉。就訪敢忘君。〔王註〕《前漢書》：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親問以天變。〔施註〕《漢·劉向傳》：雖在畎畝，猶不忘君。《史記·魯世家》：武王封周公於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舊學嚴詩律，〔施註〕《尚書·說命下》：予小子，舊學於甘盤。餘威靖塞氛。〔施註〕《漢賈誼·過秦論》：餘威振於殊俗。何當繼《韓奕》，〔王註〕師曰：《韓奕》：宣王錫命韓侯

之詩。〔施註〕《毛詩·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故吏總能文。〔王註〕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將軍不好武，穉子總能文。〔合註〕《漢書·尹翁歸傳》：田延年悉召故吏五六十人。

其三

西第〔三〕開東閣，〔施註〕《後漢·馬融傳》：馬竇憲作《西第頌》。初筵點後塵。〔王註次公曰〕自言筵迹康公東閣之筵也。〔施註〕《毛詩·小雅·賓之初筵》：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笙歌邀白髮，燈火樂青春。〔施註〕白樂天《宴散》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扶路三更罷，回頭一夢新。〔施註〕白樂天《自詠》詩：萬事轉頭空。賦詩猶墨溼，〔施註〕白樂天《游悟真寺》詩：素屏有褚書，墨色如新乾。把卷獨沾巾。〔施註〕杜子美《達行在所》詩：嗚咽淚沾巾。〔查註〕《茗溪叢話》：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薨，故陸農師挽詩云：非關庚子曾占鵬，自是辰年並值龍。

書艾宣畫四首

〔王註駒父曰〕《圖畫見聞志》：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高致，別見風規。〔查註〕郭若虛《紀藝》：宋建隆至熙寧，善畫花木者，艾宣與崔白、崔慤齊名。本集《跋艾宣畫》云：金陵艾宣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既老，筆迹尤奇，雖不精勻，而氣格不凡。

竹鶴

〔查註〕李端叔《次韻竹鶴》詩云：瘦玉蕭疎觸處宜，仙風一霎散霜威。未應舞罷排雲去，更看丹

砂理雪衣。

此君何處不相宜，〔王註〕劉禹錫《竹》詩：依依似君子，無地不相宜。況有能言老令威。誰識長身古君子，猶將緇布緣深衣。〔王註〕杜子美《薛少保畫鶴》詩：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次公曰〕《禮記·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註：純，緣之也。今云緇布，則以鶴之狀，其身白而黑緣於外也，故有「緇布緣深衣」之比。〔施註〕《禮記·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故先王貴之。

黃精鹿

〔查註〕雷斅《炮炙論》：凡取鹿茸，以黃精自然汁浸兩晝夜，免渴人也。李端叔《次韻黃精鹿》詩云：綠遍前峰到後峰，靈苗壓地幾千重。勻斑養就無人見，多少狂心欲采茸。

太華西南第幾峯，落花流水自重重。幽人只采黃精去，〔王註〕《本草》：黃精一名鹿竹，華山爲多。〔註案〕即戊己芝〔二六〕。不見春山〔二七〕鹿養茸。〔二八〕〔施註〕《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不飢，二月採。又，鹿茸，益氣強志。〔註案〕紀昀曰：跳出題外作烘染，用筆靈妙，畫意於言外見之。

杏花白鷗

〔查註〕《爾雅》：雉，鷗雉。註：白鷗也。江東呼白雉，亦名白鷗。鷗字即雉音之轉。張華《博物志》：行止閑暇，故曰鷗。李端叔《次韻杏花白鷗》詩云：朝來雨過發妖妍，向日枝頭雪作團。

縞練長拖輕灑墨，不須將作兩般看。

天工〔三五〕剪刻爲誰妍，抱蕊游蜂自作團。〔合註〕李郢詩：蜂喧抱蕊回。把酒惜春都是夢，不如閑客

此閑看。〔王註次公曰〕李昉以國相致仕，所居畜五禽，皆以客爲名。白鷗曰閑客，鷺鷥曰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

客，鸚鵡曰隴客。昉畫〔五客圖〕，各爲詩。〔施註〕杜牧之詩：願爲閑客此閑行。

蓮 龜

〔查註〕張世南〔炙龜論〕：龜老則神，年至八百，反大如錢。夏則游於香荷，冬則藏於藕節。李端

叔〔次韻蓮龜〕詩云：翠蓋相扶兩不敝，多情獨許見陽龜。千年自有逃形處，聊與清香約暫時。

半脫蓮房露壓敝，〔王註〕杜子美〔秋興〕詩：露冷蓮房墜粉紅。綠荷深處有游龜。只應翡翠蘭苕上，〔王

註〕郭璞〔遊仙〕詩：翡翠戲蘭苕。〔施註〕杜子美〔漫興〕詩：爭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獨見玄夫曝日時。

〔王註〕韓退之詩：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欣。〔師曰〕《史記》：神龜夢宋元君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施註〕沈

懷遠〔南越志〕：宋元君夢玄元大夫，神之龜也。

次韻子由五月一日同轉對

〔施註〕元祐三年五月一日，公以翰林學士兼侍讀、文定以戶部侍郎同對。先是公發策試廖正一館職，問王莽、曹操事，侍御史王明叟觀奏論以爲非是，韓川、趙挺之亦攻之。公屢疏丐去。宣仁面諭曰：「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卿兄弟孤立，不因他人，今但安心，不用更入文字。」三月，又求

去，不許。此詩云：憂患半生聯出處，歸休上策早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其用趙堯事，言事官中必有所指也。〔合註〕用趙堯事，當指趙挺之。考《長編》，元祐三年二月，趙挺之言：貢舉以《三經新義》取人，今蘇軾主文，意在矯革，若見引用《新義》，決欲黜落云云。按軾初無此意，挺之用浮議獻言，用情誣實也。蓋攻先生者非一人，而此事惟趙挺之誣奏，且係本年近事，故詩中以刀筆爲言。且先生嘗奏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尤可互證。又考元年發策事，攻者朱光庭、傅堯俞、王巖叟、孫升。二年試慶正一發策事，攻者趙挺之、王覲，而無韓川。再考。【誥案】本集三年三月《劄子》云：臣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入試院，先言任意取人，時正羣小交攻吃緊時也。〔查註〕《宋史》：百官轉對，限以二人，其封章於閣門通進，蓋襲唐制。故祖宗以來，每遇轉對，侍從之臣皆與焉。岳珂《愧鄉錄》：建隆三年，御札曰：在朝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每遇內殿起居，依舊例次第，差官轉對。並須指陳時政闕失，凡關利病，得以極言。按元祐三年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東坡爲侍讀，次當轉對，條上三事。以歲月考之，正合。【誥案】條上三事，已詳案中。〔案〕總案元祐三年有「五月一日同轉對條上三事并和子由詩」條。

跪奉新書笏在腰，〔施註〕賈誼所著名《新書》。談王正欲伴耕樵〔三〇〕。〔王註〕揚雄《長楊賦》：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晉陽豈爲一門事，〔公自註〕唐高祖謂溫大雅兄弟云：我起義晉陽，止爲卿一門耳〔三一〕。〔施註〕《唐·溫大雅傳》：高祖初，大雅與弟彥博對掌華近，帝曰云云。與自註同。宣政聊同五月朝〔三二〕。〔公自註〕貞元中，詔曰：自今後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僚相見〔三三〕。〔查註〕《長安志》：唐龍朔三年，造宣政、紫宸、蓬萊三殿。宣

政門內有宣政殿，殿東有東上閣門，殿西有西上閣門。《五代史》：唐故事，天子日御前殿見羣臣，日常參，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宋史·禮志》：常朝之儀，唐以宣政爲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也。以紫宸爲便殿，謂之人閣，即古之燕朝也。正衙則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其後此禮漸廢。後唐明宗始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人見，謂之起居。宋因其制，皇帝日御垂拱殿，文武官日赴文德殿正衙，日常參，宰相一人押班。其朝朔望，亦於此殿。五日起居，則於崇德殿或長春殿，中書、門下爲班首。長春即垂拱也。元豐官制行，始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之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參官、望參官。憂患半生聯出處，《施註》：杜子美《贈侍御四舅》詩：人今出處同。歸休上策早招要。後生可畏吾衰矣，刀筆從來錯料堯。《王註》：《前漢書》：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爲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焉。《查註》：《碧溪詩話》：周昌謂趙堯爲刀筆吏，後果無能爲所料，信不錯；而云「錯料堯」，亦以涉譏謗倒用耳。【詰案】公嘗當衆指趙挺之爲傾險小人，登之奏狀，其後趙挺之、蔡京更代爲相，而未亡矣。

柏石圖詩〔三四〕并敘〔三五〕

陳公弼家藏《柏石圖》，其子慥季常傳寶之，東坡居士作詩，以爲之銘。《王註》：子功曰：「陳希亮，字公弼，眉之青神人。天聖八年及第，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四子忱、恪、恂、慥。【詰案】是時，陳慥自黃來京見公，寓於興國浴室，因題此詩。施註原編此詩並不誤，查註改置黃州卷中，其意以爲公去黃後，若不復與陳慥相聞問者。今復舊編。」

柏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雖云生之艱，與石相終始。韓子俯仰人，《施註》：《莊子·天運篇》：桔槔

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但愛平地美。〔王註〕韓退之詩：柏生兩石間，百歲終不大。又云：柏移就平地，柏有傷根容。傷根柏不死，千丈不難至。土膏雜糞壤，成壞幾何耳。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蒼龍轉玉骨，黑虎抱金柅。畫師亦可人，〔施註〕《三國·蜀·費禕傳》：來敏曰：「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使我毛髮起。當年落筆意，〔施註〕杜子美《莫相疑行》詩：觀我落筆中書堂。正欲譏韓子。

謝宋漢傑惠李承晏墨〔三六〕

〔合註〕鄧椿《畫繼》：宋子房，字漢傑，鄭州滎陽人。選之子，復古之猶子也。官止正郎。坡公跋其畫，謂其真士人畫也。所著《畫法六論》，極其精到。〔誥案〕宋漢傑，即鳳翔守宋選之子也。此詩邵本列補編中，查註於《鳳翔集》既抹殺其父，特落去此詩，并抹殺其子。合註仍收入補編中。今據本集題跋，改編入集，餘詳案中。〔案〕總案云：此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載《試院觀伯時畫馬》詩後。……外集編知貢舉時，與公畫跋年月相符，是漢傑之在京審矣。今據此，改編入集。

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馮註〕《見聞錄》：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庭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堅如玉，其紋如犀。曹植詩：墨出青松煙，筆出狡兔翰。李賀《石硯歌》：紗帷畫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翠色冷光何所似，牆東鬢髮墮寒鴉。〔王註〕援曰：宋玉言牆東之女子。《詩·鄘風·君子偕老》：鬢髮如雲。言烏黑也。〔馮註〕古墨法云：色不染手，光可射人。此云「鬢髮寒鴉」，亦取有仍氏女髮光可鑑意。

慶源宣義王文^{〔三〕}，以累舉得官，爲洪雅主簿，雅州戶掾。遇吏民^{〔三〕}如家人，人安樂之。既謝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有書來求紅帶，既以遺之，且作詩爲戲，請黃魯直、^{〔合註〕}一本有學士二字。^{〔查註〕}時魯直在秘書省，爲實錄院檢討官。秦少游^{〔合註〕}一本有賢良二字。^{〔誥案〕}查註謂少游官秘書省正字，誤。少游未登第，公始以賢良薦之，何由至正字乎？凡前此查註所附同省同館倡和詩，獨無少游者，正以此故。而查註不悟本年公知舉諸門人中，如黃庭堅、張耒、晁補之、李昭玘、廖正一皆與，而獨無少游者，亦此故也。各爲賦一首^{〔三九〕}，

爲老人光華^{〔四〇〕}

^{〔查註〕}黃山谷[△]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後[△]云：慶源，初名羣，字子衆，後改名淮奇，又易今字。其馭吏威愛，如家人法。任淵[△]山谷詩註[△]：慶源，東坡之叔丈人也。晚以累舉恩得官。^{〔合註〕}先生[△]與王慶源書[△]云：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勾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秦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託孫子發宣德寄上。^{〔查註〕}[△]宋史·職官志[△]：文散官有通直郎，舊名宣義郎。元豐官制，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皆宣義郎。[△]元和郡縣志[△]：眉州管縣五，其一洪雅，自晉迄宋，皆夷獠之地。周武帝於此立洪雅鎮，隋改丹稜縣，更立

洪雅縣。西有洪雅川，故名。《元和郡縣志》：雅州，秦嚴道縣，後魏置蒙山郡於此，隋仁壽四年，改置雅州。《輿地廣記》：青神，漢南安縣地，後周置青神縣。昔蠶叢氏衣青衣以勸農桑，縣蓋取此爲名。《益州記》：青衣，神名。雷埏廟，班固以爲離埏也。蜀江至此，始有峽之稱。瑞草橋，在青神縣西。《合註》《益都方物畧記》：瑞草，蜀人多種之庭檻，蔓延長三四尺。按，橋當以此名也。

青衫半作霜葉^{〔四〕}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史怒，時有野人來挽鬚。拂衣自注下下考，^{〔王註師曰〕}《唐·陽城傳》：爲道州刺史。觀察使數加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施註〕}《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叔向拂衣從之。《後漢·楊彪傳》：孔融曰：「明日便當拂衣而去。」芋魁飯豆吾豈無。【詰案】紀昀曰：數語寫出循吏，正如「邊將無功吏不能」句，只七字寫出神宗。歸來瑞草橋邊路，獨遊還佩平生壺。慈姥巖前自喚渡，^{〔施註〕}杜牧之《秋娘》詩：却喚吳江渡。青衣江畔^{〔四〕}人爭扶。^{〔查註〕}《吳船錄》：發眉山，至中巖，號西川林泉最佳處，爲老慈姥龍所居。凡五里，至慈姥巖，巖前卽寺。《名勝志》：青神縣之勝，在三巖，今惟稱中巖。由芙蓉溪經五渡，過慈姥磯，有石刻。沿溪數折，有喚魚潭，潭上卽慈姥巖，篆刻中巖二大字，徑可四尺。《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注云：縣故青衣羌國。《輿地廣記》：青衣水，出廬山徼外，東南流逕嚴道、洪雅、夾江，至龍游，與岷江合。今年蠶市數州集，中有遺民懷袴襦。邑中之黔相指似，^{〔施註〕}《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與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杜預曰：子罕，黑色而居邑中。白髯紅帶老不癯。我欲西歸卜鄰舍，^{〔施註〕}《左傳·昭公三年》：晏子辭宅，曰：「先卜隣矣。」隔牆拊掌容歌呼。^{〔施註〕}韓退之《寄崔少

府詩：賃屋住連牆，往來欣莫閒。隔牆聞譁呼，衆口極鵝雁。不學山、王〔四〕乘駟馬，回頭空指黃公墟。〔施註〕《南史·顏延年傳》：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世說》：王戎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輅車，經黃公酒墟。

次韻許沖元〔四〕送成都高士敦鈐轄

〔王註堯卿曰〕高士敦，字仲穆。〔施註〕許沖元，名將。元祐三年，再入翰林爲學士。客省副使高士敦，宣仁后從弟也，真宗朝名將瓊之諸孫。故云「高才本不緣勳閥」。紹聖初，哲宗親政，時事一更。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東坡製詞，譏斥先朝。遂落職知和州。又言：士敦在成都，有不法事。右相范忠宣進言曰：「之邵爲御史日久，當軾、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蜀之日，之邵爲監司，未嘗按謫，一旦乃爾，其情可見。」東坡兄弟平日與忠宣論異，至是，人服其公平云〔五〕。〔合註〕《宋史·許將傳》：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四年拜尚書左丞。〔查註〕《職官分紀》：都鈐轄，國朝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三路，亦有無都字止稱鈐轄者，在邊防之地，卽不別置知州。

移中老監本虛名，〔施註〕《漢·蘇武傳》：以父任爲郎，稍遷至移中庶監。懶作燕山萬里行。〔公自註〕余昔與高君，同奉使〔四〕契丹，辭免，不行。〔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八月，中書舍人蘇軾爲皇帝賀遼國生辰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高士敦副之。軾辭行。坐看飛鴻迎使節，歸來駿馬換傾城。高才本不緣勳閥，〔施註〕《漢·車千秋傳》：無伐閥功勞。顏師古曰：伐，績功也。餘力還思治蜀兵。西望雪山烽火盡，〔王

註次公曰：雪山，在蜀之西，近吐蕃。杜子美《哀嚴武》詩：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施註〕《後漢·明帝紀》：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註云：天山，一名雪山。〔查註〕《華陽國志》：岷山，一曰汶焦山，岷嶺之最高者。遇大雪開泮，望見成都。又按《元和郡縣志》：岷山，即汶山也。山嶺停雪，常深百丈，夏月融泮，江川爲之洪溢，即隴之南首也。不妨樽酒寄平生。〔施註〕《文選》謝玄暉《銅雀臺》詩：樽酒若平生。白樂天《喜陳兄至》詩：勿輕一杯酒，可以話前生。

次前韻〔四七〕送程六表弟

〔施註〕程六表弟，名之元，字德孺。事見《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詩。此詩送漕江西也。〔查註〕此首卽次《送知楚州》韻。〔誥案〕嗣後德孺卽廣東提點刑獄矣。

君家兄弟真連璧，門下朱輪家萬石。〔王註厚曰〕《漢·楊惲傳》云：乘朱輪者十人。竹使猶分刺史符，

〔施註〕《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顏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謂各分其半。上方〔四八〕行賜尚書寫。

前年持節發倉廩，〔王註〕《漢·汲黯傳》：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

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

釋之。〔誥案〕此句謂德孺於元年知楚州也。到處賣刀收繭栗。〔王註〕《禮記·王制》：祭天地之牲角繭栗。〔合註〕

《敬齋古今註》云：用繭栗，不得便爲牛。考牛宏《感帝歌》，繭栗惟誠。亦言牛也。歸來閉口不論功，〔施註〕《漢·丙

吉傳》：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却走渡江誰復惜。君才不用如澗松，〔施註〕杜子美《古柏行》詩：

古來才大難爲用。《文選》左太冲《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有躡高位，英俊沉下

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我老得全猶社櫟〔四九〕。〔施註〕《莊子·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

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匠石不顧，曰：「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予求無所可用久矣，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青衫莫厭百僚底，〔王註〕杜子美《狄明府》詩：有才無命百僚底。白首上有千薪積。〔施註〕《漢·汲黯傳》：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憶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王註〕。〔施註〕杜子美《重遊何氏》詩：石欄斜點筆。未應便障西風扇，只恐先移北山檄。憑君寄謝江南叟，念我空見長安日。浮江沂蜀有成言，〔施註〕《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江水在此吾不食。〔王註〕《晉書》：桓玄曰：「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施註〕《後漢·岑彭傳》：光武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送周正孺知東川

〔施註〕周正孺，名尹。任御史，坐言茶事外補。後因呂微仲丞相典領實錄，見正孺爲御史日所奏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於上，除直秘閣。在東川，人安其政，願復借留，詔許之。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七月，考功郎中周尹知梓州。《樂城集》有《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歸守梓潼兼簡呂元鈞》詩。

得郡書生榮，〔施註〕韓退之《贈崔復州序》：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還家昔人重。〔王註〕《漢書》：武帝謂朱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乃以買臣爲會稽太守。而況東西川，〔查註〕《輿地廣記》：梓州路，梁末置新州，隋改爲梓州，唐乾元後升爲劍南東川節度，皇朝乾德四年改靜戎軍。《九域志》：成都府路，爲劍南西川；梓州路，爲劍南東川。梓潼郡治邛州。千騎許上冢。〔王註〕《前漢書·敘傳》：班伯爲定襄太守，上書願過故郡雁門，上父祖冢。有

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此州，人以爲榮。〔施註〕古樂府。羅敷行。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里門下車人，父老自驚聳〔三〕。〔王註〕皇甫謐高士傳。商容嘗謂李耳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施註〕漢。石奮傳。號萬石君。少子內史慶醉歸，人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肉袒謝請罪。萬石君曰。內史貴人，人間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迺謝罷慶。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端如〔三〕何武賢，〔施註〕漢。何武傳。蜀郡郫縣人也。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課。畜夫求商捕辱顯家，武曰。以吾家租賦縣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卒白太守，召商爲吏，州里皆服焉。不事長卿寵。清時養材傑，杞梓方培擁。〔王註〕杜子美。毒熱寄簡評事詩。楚材擇杞梓。陸韓卿詩。離宮收杞梓。未應遺合抱，取用及把拱。〔王註〕莊子。人間世篇。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斫之。如君尚出麾，顧我宜耕壟。〔施註〕漢。陳勝傳。輟耕之壟上。告歸謝先手，〔施註〕尚書。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孔氏云。告老歸邑。求去悔不勇。豈云慕廉退，實自知衰冗。爲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踵。〔公自註〕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王註〕子仁曰。按先生集中。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序。引此詩有「方上章請郡代正孺」之語。

次前韻再送周正孺

東川得望郎，〔王註〕唐李義山。酬令狐郎中詩。望郎臨古郡。〔施註〕孫樵。康公墓銘。鳩行望郎，錦川星使。〔查註〕引孫樵。高郎中墓誌。同。坐與西爭重。高風傾石室，舊學鄙文冢。〔公自註〕劉蛻。文冢銘。在梓州〔三〕。〔王註〕次公曰。趙抃。成都記。載顏師古註。文翁傳云。文翁學堂，於今在益州城內。按舊記，文翁造講堂及石室。講堂，一名明堂官；石室，一名玉堂。唐文粹。載劉蛻。梓州兜率寺文冢銘。其序云。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爲文，

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其銘曰：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貞，將利其子孫乎？〔查註〕《名勝志》：劉蛻文冢，在兜率寺內。蛻，唐懿宗朝，爲左拾遺，上書言令狐綯之子不宜爲言官，貶山陽令，高居潼川。蜀人安使君，所至野不聳。〔王註次公曰〕《左傳·襄公四年》：邊鄙不聳。竹馬迎細侯，〔王註〕《後漢·郭伋傳》：字細侯。王莽時爲并州牧。世祖十一年，又爲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大錢送劉寵。〔王註〕《後漢書》：劉寵拜會稽太守，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遙知句溪路，老稚相扶擁。〔王註次公曰〕今有句溪神廟，貌甚雄，乃此路也。〔師曰〕句溪，在中江縣西。〔查註〕《方輿勝覽》：句溪廟，卽天齊王祠，在中江縣治西，祀隋凱州守李直之。按，直之字正叟，長安人。守凱州，化行俗美，後乞骸歸，隱銅官山。看畫古叢祠，〔施註〕《史記·陳涉世家》：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百怪朝幽拱。牛頭與兜率，〔王註厚曰〕牛頭、兜率，梓州二寺，老杜皆有詩。〔施註〕《九域志》：梓州東川節度，古蹟有牛頭山，形似牛頭，葛仙翁多游於此。〔查註〕《太平寰宇記》：牛頭山在潼川州西南，上有長樂寺，爲一方勝概〔云〕。《方輿勝覽》：兜率寺在南山，一名長壽寺。隋開皇時建，林泉糾合，山川表裏。見王勃本寺碑。雲木蔚堆壘。醉鄉追舊遊，〔施註〕《唐文粹》：王績《醉鄉記》：昔黃帝氏常獲遊其都，阮嗣宗、陶淵明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返。筆陣賈餘勇。〔王註〕《左傳·成公二年》：齊高固人晉師，築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余餘勇。」〔駒父曰〕晉王右軍嘗有《題衛夫人筆陣圖後》一篇。聊將詩酒樂，一掃簿書冗。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踵。〔施註〕《會稽典錄》：孔融《與曹公書》云：珠玉無徑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蓋胥謂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

虛飄飄

〔查註〕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和此題詩序云：元祐間，山谷作《虛飄飄》，蓋樂府之餘，當時諸公皆有和篇。黃魯直原作詩云：虛飄飄，花飛不到地，虹起漫成橋。人夢雲千疊，游空絲萬條。蜃樓百尺橫滄海，雁字一行書絳霄。虛飄飄，比人身世猶堅牢。秦少游次韻詩云：虛飄飄，風寒吹絮浪，春水暖冰橋。勢緩雙垂線，聲乾葉下條。雨中漚點隨流水，風裏彩雲橫碧霄。虛飄飄，比時富貴猶堅牢。〔詰案〕此詩施編在遺詩中，王本三首皆公作。焦竑《外集敘》云：《虛飄飄》三首，公與黃、秦倡和，見《淮海集》。查註據《淮海集》分別倡和，補編於此。

虛飄飄，畫檐〔三五〕蛛結網，銀漢鵲成橋。〔李註〕《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塵瀆〔三五〕雨桐葉〔三五〕，霜飛風柳條。露凝殘點〔三五〕見紅日，星曳餘光橫碧霄。〔合註〕李太白《酬岑勛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詩：登嶺宴碧霄。虛飄飄，比浮名利猶堅牢。〔詰案〕短篇以三三七相間，李太白有此體，此但變末句耳。三詩行筆，皆用李法，其意自見，周紫芝以爲樂府之餘者，非也。

碣石菴戲贈湛菴主〔五九〕

〔公自註〕湛，相國寺僧也〔六〇〕。〔查註〕《汴京遺跡志》：相國寺在祥符縣治東，本北齊建國寺，後廢，唐爲鄭審宅。景雲初，僧慧雲觀審後園池中有梵宮影，遂募緣易宅，賜額相國寺。《東京夢華錄》：大內前州橋之東，臨汴河大街，曰相國寺。《東軒筆錄》云：相國寺，舊傳公子無忌之宅，

今其地屬信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元祐元年春中，合註據「夏飲冰」以苛查註，且謂凡在京各年皆可編。今玩此詩前二句，乃兼論春夏事，雖秋冬亦可編也。元祐三年八月五日，公嘗遊相國寺，今據此改編，餘詳案中。【案】總案云：據石刻題名類編。

保康橋上夜觀燈，【查註】《東京夢華錄》：汴京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自西南戴樓門入城，緣繞自東南陳州門出。河上有橋十一，第六曰西保康門橋。喝石【六】巖前夏飲冰。莫把山林笑朝市，老夫手裏有烏藤。

和王晉卿題李伯時畫馬

【查註】周密《雲烟過眼錄》：王子慶家藏伯時《天馬圖》，生意飛動，有王、蘇二公和詩在後，惜不載晉卿詩。

督郵有良馬，不爲君所奇。顧收紙上影，駿骨何由歸。【王註師曰】燕昭王以千金市駿骨，故駿馬不遠千里而至。【施註】《會稽典錄》：孔融《與曹公書》云：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聘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一朝見繁策，蟻封驚肉飛。【施註】《後漢·祚都夷傳》：《遠夷樂德詩》曰：昌樂肉飛，屈伸悉備。【合註】《吳越春秋》：慶忌之勇，骨騰肉飛。豈惟馬不遇，人已半生癡。【王註次公曰】《晉書》：王湛，字處沖。少有識度，少言語，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兄子濟輕之。濟嘗詣湛，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綦，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贖，而督郵馬如常。濟益

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不癡。」因稱其美。此篇全以王渾、王濟比王晉卿而戲之也。〔施註〕《晉·魏詠之傳》：生而免缺。醫視之曰：「可割而補之，須百日不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

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絕句〔六三〕二首

〔施註〕錢穆父以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坐奏獄空不實，出知越州，時元祐三年九月也。〔查註〕《東都事畧·錢勰傳》：元祐初，權知開封，坐繫囚別所遷就圜空，出知越州。施宿《會稽志》：錢勰，元祐三年十一月，以龍圖閣待制知越州。與施註小異，蓋九月得旨，十一月到官也。

其一

簿書常苦百憂集，〔王註〕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樽酒〔六三〕今應一笑開。京兆從教思廣漢，〔王註〕《漢書》：趙廣漢以蕭望之劾，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會稽聊喜得方回。〔王註〕《晉書·郗超傳》：郗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勦悍，桓温恒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箋詣温，欲共獎王室。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温得箋大喜，卽轉愔爲會稽太守。

其二

若耶溪水雲門寺，賀監荷花空自開。〔施註〕《會稽掇英集》：宋之間《宿雲門寺》詩：雲門邪溪裏，泛舟路才通。

又僧靈一《雲門贈別》詩：欲識雲門路，千峯到若耶。李太白《對酒憶賀監》詩：勅賜鏡湖水，爲君臺沼榮。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悽然傷我情。〔查註〕《太平寰宇記》：若耶溪，在會稽縣東南二十八里，歐冶子鑄劍處。《越絕書》云：若耶之溪澗而出銅。唐徐浩改名爲五雲溪。《會稽志》：雲門寺，晉中書令王子敬所居。義熙三年，有五色祥雲見，安帝詔建雲門寺。淳化五年十一月，改名淳化寺，在會稽南三十里。唐時雲門止有此寺。今裂而爲四：雍熙者，懺堂也；顯聖者，看經院也；壽聖者，老宿所棲庵也。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王註〕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戲書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

〔查註〕周密《雲烟過眼錄》：李伯時《天馬跋》：右一匹，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左天駟監，揀中秦馬好頭赤，九歲，四尺五寸。黃庭堅《次韻》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秦駒雖入天仗圖，猶恐真龍在空谷。精神權奇汗溝赤，自有赤烏能逐日。安得身爲漢都護，三十六城看歷歷。晁補之《次韻》詩云：崑崙龍種非凡肉，不但蹄高耳批竹。區區吳蜀有二駿，跳過斷橋飛出谷。萬蹄縱牧原野赤，汗隴收駒日復日。未須天廐驚好頭，冀北未空聊一歷。張耒《次韻》詩云：世無將軍飛食肉，宛馬不來鞭黃竹。赤鷲當御亦偶然，冀北此曹量計谷。慚愧蒲梢汗流赤，翻鬣胡風嘶漢日。麒麟不合地上行，誰道風雲未經歷。《樂城集·次韻》詩云：沿邊壯士生食肉，小來騎馬不騎竹。翩然赤手挑青絲，捷下顛崖試深谷。牽人故關榆葉赤，未慣中原暖風日。黃金絡頭依圉人，俯聽北風懷所歷。

山西戰馬飢無肉，夜嚼長稽如嚼竹。〔合註〕《說文》：稽，禾藁。蹄間三丈是徐行，不信天山有坑谷。〔王註〕援曰：天山在匈奴，即《漢書》祁連山也。豈如廐馬好頭赤，立仗歸來卧斜日。莫教優孟卜葬地，厚衣薪樵入銅歷。〔施註〕《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有愛馬，病肥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壘竈爲椁，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毛詩·大雅·棫樸》：薪之樵之。

送程七表弟知泗州

〔施註〕程之邵，字懿叔。以父贍爲新繁主簿。熙寧役法初更，使者使治成都路役，書最詳。察訪熊本歸言之，詔召見。趙清獻奏留之，人爲三司驅磨（《宋史》：「驅磨」作「磨勘」）官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漕廣東。元祐初，提舉利梓常平，周輔得罪，亦罷。起知祥符縣，守泗州，漕夔路，一再主管秦蜀茶馬，爲熙河路轉運使，餉童貫熙岷之師，擢顯謨閣待制。卒年六十六，贈龍圖閣直學士。子唐，仕至寶文閣學士。先生守錢塘時，又和此詩韻。送赴夔州、運判二詩，並刻石成都府治。〔查註〕《輿地廣記》：淮南東路泗州，秦泗水郡，漢屬臨淮。晉置角城鎮，在淮泗之會，後魏置盱眙郡，宋徙泗州治於此。《樂城集》有表弟《程之邵奉議知泗州》詩。〔合註〕《金石粹編》載程懿叔石刻云：程懿叔自福唐守就移提舉川陝茶馬，至此遇雪，偶書。三伏登途徹盛寒，客程猶未解征鞍。明時用捨皆公道，自是非才進路難。元符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懿叔詩世

少見，因附採於此。

江湖不在眼，塵土坐滿顏。〔合註〕二句言在京師也。繫舟清洛尾，初見淮南山。淮山相媚好，曉鏡開烟鬢。持此娛使君，〔施註〕《三國志·魏·鍾會傳》：持此將安歸乎？一笑簿領間。〔施註〕《文選》劉公幹《雜詩》：沉迷簿領書。使君如天馬，〔施註〕《史記·樂書》應劭註：大宛舊有天馬種，鬪石汗血，一日千里。朝燕漢·楊震傳：天知、地知、人知、我知，何謂無知？古佛臨清灣〔六六〕。赤子視萬類，〔施註〕《尚書·康誥》：若保赤子。〔王註師曰〕泗州大聖塔，臨泗水，舟人往來與居人祈禱，立應。詩謂郡政能可此人，則餘事等茅菅矣。〔誥案〕紀昀曰：「可此人」者，猶曰得當此人之意。

送曹輔赴閩漕

〔施註〕曹輔，字子方，海陵人。元祐三年九月，自太僕丞爲福建轉運判官。東坡繼出守錢塘，同過吳興，作《後六客詞》，子方其一也。子方以詩寄壑源新芽，當是閩中所寄，子方自閩歸道錢塘，有《真覺院瑞香花雪中同游西湖》二詩。元豐七年間，爲鄜延路經畧司勾當公事，故詩云：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詩成橫槊裏，楮墨何曾乾。後提點廣西刑獄，先生在惠，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巡內，子方不阿時好，周恤備至，士論與之。紹聖二年，移守衢州。〔合

〔註〕今山東沂州府費縣，有元祐七年四月秦觀書《唐魯郡顏文忠公新廟記》石刻，係左承議郎尚書職方員外郎雲騎尉賜緋魚袋曹輔撰，當卽子方也。厲鶚《宋詩紀事》云：輔，字子方，華州人。登嘉祐八年乙科，官提點廣南西路刑獄，福建轉運使，朝奉郎守司勳郎中，號靜常先生。〔查註〕《茗溪叢話》：北苑茶，始於太宗朝，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名爲漕閩，實董茶事。黃魯直有《送曹子方福建路運判兼簡運使張仲謀》詩。

曹子本儒俠，〔合註〕《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筆勢翻濤瀾。〔施註〕《南史·范曄傳》：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李賀《巫山高》詩：大江翻瀾神曳煙。往來戎馬間，〔施註〕杜子美《夜宿贊公土室》詩：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

邊風裂儒冠。〔施註〕杜子美《義鵝行》：飄蕭覺素髮，凜烈衝儒冠。詩成橫槊裏，楮墨何曾乾。〔施註〕《北

史·荀濟，潁川人。與梁武帝爲布衣交，而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鼻上磨墨作檄文。」一旦事遠遊，紅塵隔嚴灘〔六〕。〔合註〕嚴灘，當卽指七里灘。又，建溪亦多灘，不必專屬一處也。平生羊炙〔六九〕口，竝海搜鹹酸。〔施

註〕《史記·秦始皇紀》：並海南至會稽。一從荔支食〔七〇〕，〔查註〕蔡襄《荔支譜》：閩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尤爲奇特，漳、泉時亦知名。又，荔支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花實，爲荔支仙人。豈念苜蓿盤。我亦江海人，〔王註〕謝靈運詩：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又杜子美《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

詩：終爲江海人。市朝非所安。常恐青霞志，〔施註〕江文通《恨賦》：鬱青霞之奇意，人修夜之不暘。坐隨白髮闌。淵明賦歸去，談笑便解官。我今〔七〕何爲者，索身良獨難。〔施註〕白樂天《除賓客》詩：不病何由索，得身良獨難。憑君問清淮，秋水今幾竿。我舟何時發，霜露日已寒。〔語案〕羣小方擠排，而求退

不許，自此且託病不出矣。

次韻王郎子立風雨有感〔七〕

〔施註〕王子立，名適，趙郡臨城人。祖忠穆公駿，知樞密院，父正路知濮州。東坡守徐，子立爲州學生，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故以其子妻之。從子由謫官，同其有無，講道著書。元祐四年卒，年三十五。其學長于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既卒，坡哭之，次追韻三詩，志其墓。

百年一俯仰，〔王註〕〔莊子〕在宥篇：其疾俯仰之間，再拊四海之外。寒暑相主客。稍增裘褐氣，〔施註〕〔後漢〕梁鴻傳：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耳。已覺團扇厄。不煩〔七〕計榮辱，此喪彼有獲。我琴終不敗，無攫亦無醜〔七〕。後生不自牧，〔施註〕〔周易〕謙：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呻吟空挾策。

〔施註〕〔莊子〕列御寇篇：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掘苗不待長，賣菜苦求益。〔王註〕〔後漢〕嚴光傳註：侯霸使西曹蜀侯子道奉書嚴光。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此郎獨靜退，〔施註〕〔唐〕房元齡傳：高孝基曰：「僕觀人多矣，未有見如此郎者。」〔晉〕謝安傳：安妻見安獨靜退，乃曰：「丈夫不如此也。」門外無行迹。〔王註〕〔古詩〕：蘭徑少行迹。杜子美〔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詩：君王薄行迹。但恐陶淵明，每爲飢所迫。〔施註〕陶淵明〔歸去來引〕：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何則？飢凍雖切，違已交病。〔王註〕〔陶淵明集〕中有〔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出，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門拙言辭。又〔貧士〕詩：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

飢。淒風弄衣結，〔合註〕《荀子》：子夏貧衣若懸鵝。小雪穿門席。〔施註〕《漢·陳平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多長者車轍。願君付一笑，造物亦戲劇。朝來賦雲夢，筆落風雨疾。〔施註〕杜子美《寄李白》詩：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爲君裁春衫，〔施註〕庚信《蕩子賦》：春衫急手裁。高會開桂籍。〔施註〕《世說》：進士既捷，大燕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籍而人選，謂之春闈。

次韻黃魯直〔七言〕嘲小德。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施註〕《後漢·王符傳》：符無外家，隱居著書，譏當時失得，號《潛夫論》。黃魯直原作云：中年舉兒子，漫種老生涯。學語春蟲聒，塗窗秋雁斜。欲嗔王母惜，稍慧女兒誇。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

進饌客爭起，小兒那可涯。〔合註〕張謂詩：彼行安可涯。莫欺東方星，三五自橫斜。〔王註厚曰〕《召南·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其詩曰：嚙彼小星，三五在東。註云：嚙，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噉，四時更見。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施註〕蔡邕《青衣賦》：金生砂磔，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卑微。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王註〕《晉·列女傳》：周顛母李絡秀，少時在室。顛父浚爲安東將軍，嘗出獵遇雨，止絡秀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顛及嵩、謨。而顛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

顛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顛，字伯仁。

書《黃庭內景經》尾〔七〕并敘

〔查註〕《樂城集》有《次韻子瞻書《黃庭內景經》卷後贈蹇道士拱辰》一首，編在《送葆光蹇師遊廬山》之前，今從全集探出，編此。〔合註〕七集本載前集銘贊類內，然山谷、子由皆有次韻，則固可入詩也。〔誥案〕王、施本不載。全集銘贊碑記內，四五七言如此類者甚多，今姑仍之。

余既書《黃庭內景經》〔七〕，以贈葆光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爲作經相其前，而畫余二人像其後。筆勢雋妙，遂爲希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贊之。

太上虛皇出靈篇，〔查註〕《黃庭內景經》：上清紫霞虛皇前。務成子《黃庭內景經》云：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

《東華玉篇》。註云：此經以虛無爲主，故以黃庭標之。黃庭真人舞胎仙。〔查註〕《黃庭內景經》：琴心三疊舞胎仙。

註云：胎仙卽胎靈，大神以其心和則神悅，故舞胎仙也。髯耆兩卿相後前〔六〕，〔合註〕子由、山谷詩，皆有前字韻。

子由詩云：夜际片月隨我前。山谷詩云：高真接手玉宸前。並無先字韻，查氏作先字誤。卯妙夾〔七〕侍〔八〕清且

妍。十有二神服銳堅，〔查註〕務成子《內景經》註云：景者，神也，其經有十三神，皆身中之內景名字，謂髮神、腦

神、眼神、鼻神、耳神、舌神、齒神、心神、肺神、肝神、腎神、脾神、膽神也。詩中十二，當作十三。巍巍堂堂人中天。

問我〔八〕何修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鵠騫〔八〕，〔查註〕石刻

先生自題云：初李伯時畫予，且自畫其像。故云殿以二士。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還，〔合註〕先生

曾游廬山，故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送蹇道士歸廬山〔八〕

〔查註〕名拱辰，字翊之。張天覺《無盡集》。送羽士蹇拱辰往廬山序，畧云：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余曰：「吾鄉羽衣之族，娶婦生子，與俗無異。拱辰因觀神仙傳記，翻然覺悟，房闈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思莫如女。拱辰於是悉囊中所有與之，給以他事，出游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將浮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繡之谷，長嘯乎香爐之頂。竊聞先生窮心跡之歸，駕鐵牛之機，故不遠千里而來見也。」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而行，難棄而棄，吾弗及子矣。」〔合註〕《龍川畧志》云：蹇拱辰善持戒行，天心正法，符水多驗，居京城爲人治病，所獲不貲。

物之有知蓋恃息，〔王註〕《莊子·外物篇》：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孰居無事使出入？〔王註〕《莊子·天運篇》：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養生論》：世人任自然而息至近，但其所利者，惟化食而已矣。若神能御氣，則口鼻不失息。心無天游室不空，六鑿相攘婦爭席。〔施註〕《莊子·寓言篇》：其往也，舍者避席；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法師逃人人廬山，山中無人自往還。往者一空還者失，此身正在無還間。綿綿不絕微風裏，〔王註〕《老子》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施註〕《史記·蘇秦傳》：《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內外丹成一彈指。〔王註師曰〕道家以烹鍊金石爲外丹，龍虎胎息，吐故納新爲內丹。〔施註〕《修真秘訣》載《谷神論》：老君曰：陽龍陰虛，木液金精，二氣交會鍊而成者，謂之外丹。含和鍊藏，吐故納新，上人泥丸，下注丹田，修運不息，朝於絳宮，採於玉石，以哺百神，此內丹也。〔查註〕《悟真篇》：外藥者，金丹也；內

藥者，金液還丹也。人間俯仰三千秋，騎鶴歸來與子游。

次韻黃魯直〔八四〕戲贈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五月，詔新除著作郎黃庭堅，仍舊著作佐郎，以趙挺之論其操行邪穢，罪惡尤大，故有是命。右正言劉安世言：挺之歷數其惡，以爲先帝邊密之初，庭堅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若果得實，則名教不齒，若或無有，則虛蒙惡聲。望委監司依公體量以聞。〔誥案〕元豐間，黃庭堅監德平鎮，與趙挺之有隙，挺之所奏，皆詆誣也。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昨夜試微涼，汗衾初退紅。〔馮註〕《楊妃外傳》：楊貴妃每夏月，常衣輕絹，汗出紅膩而多香，拭於巾帕，其色桃紅。〔合註〕薛昭蘊《醉公子詞》：韶州新退紅。我願偕秋風〔八五〕，隨身入房櫳。君王不好事，只作好驚鴻。〔合註〕唐曹鄴《梅妃傳》云：明皇嘗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細看卷蠶尾，〔馮註〕《詩·小雅·都人士》：彼君子女，卷髮如蠶。註：蠶，蟄蟲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我家真栗蓬。〔合註〕《西溪叢語》：杜甫《野望》因過常少仙詩，嘗果栗皺開。貫休云：新蟬避栗皺。又云：栗不和皺落。即栗蓬也。《通雅》引《東觀書》曰：駭栗蓬轉栗房破也。

書林次中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八六〕

〔王註〕《林氏家譜》：太師嘉國公棨，第三子名旦，字次仲，章衡榜登第。終朝請郎直秘閣河東道

提刑兼運使，管軍糧。〔施註〕林次中時爲右司郎中。〔查註〕張芸叟《畫墁集》云：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爲繼其後。《志雅堂雜抄》云：伯時《陽關圖》，備盡別離悲泣之態，在薛元彭家，後有題詩及書王右丞一詩，及河東三鳳後人印。鄧公壽《畫繼》所載：伯時畫有《歸去來》、《陽關》、《琴鶴憩寂》、《嚴陵釣灘》諸圖。李伯時有小詩并畫卷，奉送汾叟同年機宜奉議赴熙河幕府。原作絕句一首。

其一

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殷勤處，〔王註師曰〕伯時自號龍眠居士。畫出陽關意外聲。〔王註次公曰〕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又：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前輩，好染髭須事後生。此皆劉禹錫詩也。

其二

兩本新圖寶墨〔八七〕香，樽前獨唱《小秦王》。爲君翻作《歸來引》，不學《陽關》空斷腸。〔王註次公曰〕《小秦王曲》，卽《陽關》遺聲，世傳先生《哨遍》，卽此《歸去來引》也。〔施註〕《曲譜》：《小秦王》入腔，卽《陽關》也。東坡《陽關詞》云：還作陽關腸斷聲。〔查註〕《茗溪叢話》：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初無長短句，及今時則盡作此體。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曲是七言詩。《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皓案〕紀昀曰：二詩皆有風韻，人之《漁洋集》中，殆不可別。乃知東坡非不能爲此種，特不以此種爲安身立命處耳。

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宮燭〔八〕法酒，書呈同院

〔查註〕《夢溪筆談》：學士院玉堂，太宗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東京夢華錄》云：內諸司皆在禁中，學士院爲第一，深嚴宥密，又謂之北扉。《文獻通考》：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蘇易簡《續翰林志》：晉天福中，詔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夜直者當內制。《文獻通考》：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雙日，至晚出宿。故事以雙日鎖院，雙日降麻也。【誥案】《宋史》：凡遇國家大事及拜相，翰林學士鎖宿禁中，是晚，御內東門小殿，召對取旨，次日宣麻，此定制也。至公草呂公著、大防、范純仁三人麻制，乃本年四月初四日事，與此題無涉。查註引載此處，牽混，已刪。

微霰疎疎〔八〕點玉堂，〔王註〕謝惠連《雪賦》：微霰集，密雪下。詞頭夜下攬衣忙。〔施註〕白樂天《書寓直詩》：病對詞頭慚綵筆。又《自勸》詩：念此攬衣中夜起。〔查註〕程大昌《演繁露》：舊制，凡有除授格當命詞者，皆即日命詞，詞出便給告。故唐制五禁，稽緩居其一。《容齋三筆》：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迨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爲難，必欲速成故也。《夢溪筆談》：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周必大《玉堂雜記》：內制名色不一，僦直者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下者，院吏必以片紙錄舊作於前，陶穀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殆謂是歟？分光御燭〔九〕星辰爛，〔施註〕《毛詩·鄭風·女曰鷄鳴》：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拜賜官壺〔九〕雨露香。〔王註〕歐陽公詩：官壺日賜新撥醅。〔施註〕《禮記·玉藻》：大夫拜賜而退。醉眼有花書字大，

〔合註〕張籍詩：眼昏書字大。老人無睡漏聲長。〔王註〕劉禹錫詩：老人無睡到天明。何時却逐〔九三〕桑榆暖〔九三〕，社酒寒燈樂未央。〔施註〕李義山詩：旂高社酒香。王昌齡《寄崔員外》詩：恩榮日月後天長，萬舞常春樂未央。

送周朝議守漢州

〔施註〕昔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藝祖平蜀，罷去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淳化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窮爲剽劫，凶餓一扇，兩蜀之民肝腦塗地。自熙寧初王安石、呂惠卿相繼秉政，邊事寢興，以財用爲急。七年，李杞以三司判官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間私買。後一歲，杞以疾奉祠，都官郎中劉佐繼杞爲提舉，蒲宗閔同提舉，而益病矣。是時，知彭州呂陶奏曰：國家山澤之利，多與民共，仁宗深知東南數路之害，一切弛放，天下茶法既通，而蜀中獨行禁榷，此蓋言利之臣，不知本末而妄爲之，非所以綏靜遠方也。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乃是百姓己物，一旦立法，便成犯禁，恭惟仁聖卹物之心，必不如此，乞更張以便遠民。陶由此得罪衝替，劉佐以措置乖方，亦罷。以國子博士李稷提舉，而蒲宗孟同提舉如故。稷行筭子，督綿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爲非所當用，稷詆其實直釣奇，坐衝替。八月，上批川茶一司李稷風力強果可仗，可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侍御史周尹言：成都府路置場榷買，諸州茶盡以入官，最爲公私之害。初，李杞倡行散法，劉佐攘代其任，無他方術，惟剝削於下，而人不聊生矣。臣受命入蜀，乃知爲害甚鉅。有知

彭州呂陶、知蜀州吳師孟等奏，可以參驗。往者杞、佐繼陳苛法，卽信用其言，今議者條其刑蠹，悉皆明白，未卽悉聽，乞罷榷茶之法，許通商買賣，以安遠方。尹還未至都，坐是，除提點湖北路刑獄。元豐二年四月，李稷言：自榷茶法行，至元年秋凡一年，通計課利，已支見在凡七十六萬緡。上批：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遷擢，以勸在位。稷自蜀擢陝西轉運使，助成伐夏之役，督餉出境，從給事中徐禧城永樂，爲夏人所圍，遂與將士俱沒。元祐初，蘇子由在諫省及西掖，極論之，稍去其害。詩云：「茶爲西南病，岷俗記二李」者，謂此。又云：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六人者，東坡只注其姓字。周思道卽漢州，名表臣，成都人。姪正孺，名尹，卽侍御史。吳醇翁，卽蜀州，名師孟。呂元鈞，卽彭州，名陶，後爲給事中。張永徽乃二張之一。宋文輔，名大章，卽彰明知縣也。蜀之官榷繫斯民之休戚，可謂重矣。故因公詩，俱載本末，而六君子之名，亦以表現於後世焉〔查註〕。〔容齋三筆〕：利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稷劾其疎謬，皆坐貶秩。〔職官分紀〕：寄祿文散官有朝議大夫。〔九域志〕：成都府路漢州德陽郡軍事，治雒縣。〔太平寰宇記〕：漢州屬劍南西道，漢廣漢郡，唐垂拱三年，分益州立漢州。〔蜀記〕云：益州謂之三蜀，廣漢其一也。〔樂城集〕有〔送周思道朝議歸守漢州〕詩〔九五〕。

茶爲西南病，岷俗〔九六〕記二李。〔公自註〕謂杞與稷也〔九七〕。〔王註〕倬曰：熙寧三年，朝廷依李杞等申請，榷川茶。元豐五年十月，〔李稷傳〕云：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稷加爲五十萬。〔查註〕〔樂城集〕論蜀茶五害狀云：近歲李杞，初立茶法，禁民間私買，然所收之息，止四十萬貫。至劉佐、蒲宗閔提舉茶事，取息太重，遠人始病。李稷等又益以販鹽布，增

額可及六十萬貫。及引陸師閔等共事，又增額至一百萬貫。師閔又乞於額外以百萬貫爲獻，於成都府置都茶場，其害過於市易茶法。何人折其鋒，〔施註〕〔後漢·桓帝紀·論〕：屢折奸鋒。〔漢·匈奴傳〕：儒生欲說折其辭辨，少年欲刺折其氣。矯矯六君子。〔公自註〕謂思道〔九八〕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君家尤出力，流落初坐此。〔施註〕杜子美〔王明府〕詩：流落意無窮。謂當收桑榆，〔施註〕〔淮南子〕：日經於東隅，是謂高春。日西垂，景在桑端，謂之桑榆。〔後漢·馮異傳〕：異破赤眉。光武賜璽書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睨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華髮看劍履。胡爲犯風雪〔九九〕，歲晚行未已。念歸誠得計，顧自爲謀耳。〔王註次公曰〕周氏，蜀人也。〔任曰〕〔莊子·達生篇〕：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施註〕〔左傳·桓公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太子忽，忽辭。君子曰：善自爲謀。吾聞江漢間，瘡痍有未起。〔王註次公曰〕張平子〔西京賦〕：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而句意則瘡痍未平之意也。〔子仁曰〕〔前漢·婁敬傳〕：傷夷者未起。言民困傷也。莫輕龔遂老，君王付尺箠〔一〇〇〕。〔施註〕〔漢·龔遂傳〕：宣帝卽位久之，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君欲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至渤海，盜賊悉平。召還當有詔，挽袖謝鄰里。猶堪作水衡，供張園林美。〔施註〕〔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朱軒曜金城，供張臨長衢。

木 山并敘〔一〇一〕

吾先君子嘗蓄木山三峯，且爲之記與詩。詩人梅二丈聖俞，見而賦之。今三十年矣，而

猶子千乘，又得五峯，益奇。因次聖俞韻，使并刻之其側。〔王註〕梅聖俞詩云：空山枯楠大蔽牛，

霹靂夜落魚鳧洲。魚鳧水射幾千秋，蠹肌爛髓沙蕩流。惟存堅骨蛟龍鏤，形侔三山中雄酋。左右兩峯相挾翼，尊奉君長無慢尤。蘇夫子見之驚且喜，買於溪叟憑貂裘。因嗟大不爲梁棟，又歎殘不爲薪樵。雨浸蘚澀得石瘦，宜與夫

子歸隱丘〔一〇三〕。

木生不願回萬牛，願終天年仆沙洲。〔王註〕莊子·人間世篇：未終天年，而中道夭於斤斧，此材之患也。

時來幸逢河伯秋，掀然見怪推不流。蓬婆雪嶺〔一〇三〕巧雕鏤，〔王註次公曰〕蓬婆、雪嶺，蜀所近吐蕃之

山名。〔施註〕杜子美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間戍，更奪蓬婆雪外城。蟄蟲行蟻爲豪酋。〔王註次公曰〕行蟻，

音行列之行。杜子美獨酌詩：行蟻上枯梨。〔合註〕孟襄陽詩：天地生豪酋。阿咸大膽忽持去，〔施註〕三國·蜀

志·姜維傳引世說：姜維死，膽如斗大。〔王註〕韓退之詩：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河伯好事不汝尤。城

中古沼浸坤軸，一林瘦竹吾菟裘。〔施註〕白樂天大林寺序：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二頃良田不難

買，三年椳木行可標。〔施註〕毛詩·大雅·棫樸：芄芄棫樸，薪之楨之。會將白髮對蒼巘，〔合註〕劉禹錫詩：

高殿呀然壓蒼巘。魯人不厭東家丘。

送千乘、千能兩姪還鄉

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詰案〕起四句該通篇之意。君看龐德公〔一〇四〕，白首終泥蟠。豈無子孫念，願獨貽以安〔一〇五〕。鹿門上冢回，牀下拜龍鸞。躬耕竟

不起，〔合註〕後漢·龐公傳：釋耕於壘上，而妻子耘於前。耆舊節獨完。〔王註次公曰〕此四韻，皆龐德公事。或曰：「鹿門上冢回，牀下拜龍鸞」兩句，其用事可疑。〔鹿門〕自是與妻子采藥處，「上冢」自是渡沔而上冢，「回相見」自是司馬德操，非諸葛孔明也。以俟明識。〔施註〕杜子美《遺興》詩：昔者龐德公，未嘗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念汝少多難，冰雪落綺紈。五子如一人，〔王註子仁曰〕五子即千乘、千之、千能、千秋、千鈞也。〔查註〕樂城集·伯父墓表云：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子三人，不欺、不疑、不危。孫男十二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鈞、千尋、千億、時暉。本集所載千之兄弟十二人，未嘗指某某爲不欺之子，王註「我兄」即不欺，豈別有所據耶？〔詰案〕不欺字子正，娶蒲氏。千乘、千之，皆蒲所出。王註能具數千乘、千之、千能、千秋、千鈞皆爲不欺子，當有所本。但《樂城集·墓表》，只載十千，並無千鈞。其一曰時，其一曰暉，乃不危字子安之子也。時乃史氏所出，後登第。王註千鈞本誤，查註妄以千鈞竄入《墓表》千傑之下，以附和王註，而以時暉爲一人，符《墓表》孫男十二人之數，應駁正。但王註有此譌謬，而不欺、不疑之子，終不可分析矣。奉養真色難〔二〇六〕。烹雞獨饋母〔二〇七〕，自饗苜蓿盤。〔王註〕後漢書·郭太傳：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時避雨樹下，危坐愈恭，林宗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口腹恐累人，寧我食無肝。〔王註〕後漢書：太原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註：閔貢，字仲叔。西來四千里，敝袍不言寒。秀眉似我〔二〇八〕兄，〔王註子仁曰〕我兄即太子中舍不欺，而提刑渙之子也。亦復心閑寬。忽然舍我去，〔施註〕韓退之《贈張籍》詩：子又捨我去，我懷將焉窮。歲晚留餘酸。我豈軒冕人，〔施註〕莊子·胠篋篇：雖有軒冕之貴不爲勸。青雲意先闌〔二〇九〕。汝歸蒔

松菊，環以青琅玕。橙陰三年成，〔查註〕本集題少陵詩云：蜀中多橙木。讀如破仄之「破」，散材也，樹中新耳，然易長，三年乃拱。可以挂我冠〔二〇〕。清江入城郭，〔施註〕杜子美射洪縣詩：清江轉山急。小圃生微瀾。相從結茅舍，曝背談金鑾。〔王註〕舊唐書：陸康，字祥文。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康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施註〕三國志：蜀·秦宓傳·答王商書云：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盧仝歎昨日詩：何時出得禁酒國，滿甕釀酒曝背眠。〔合註〕何焯曰：韓渥有金鑾密記。

題李伯時畫趙景仁琴鶴圖二首

〔王註〕石林先生云：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蓄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公單車就道，以琴、鶴、龜自隨。元豐間，再移蜀。前已放鶴，至是以龜投淮中。故其詩曰：馬尋舊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復來。〔查註〕清獻公墓志：二子長曰旣，終於潛令。次曰帆，官尚書考功員外郎。景仁，帆字也。〔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四月，趙帆爲都官員外郎，尋改考功。先生題詩，正同在京師也。姚亢宗曰：雷氏琴有二，自元季相傳至明，爲朱文懿相國所有，王穉登作記，至今猶在。

其一

清獻先生無一錢，故應琴鶴是家傳。誰知默鼓無絃曲，時向珠宮舞幻仙〔二一〕。〔王註次公曰〕黃庭內景經：太上大道玉宸君，閑居蕊珠作七言，琴心三疊舞胎仙。變胎爲幻未詳。〔語案〕琴心猶言和心，以琴字作

和字用也。三疊乃和心之節度，非謂琴聲分三疊也。道家以坐去爲騎鶴化，而鶴爲胎禽，舞胎仙亦借喻之詞，舞幻仙卽此意也。李太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有「琴心三疊道初成」句，可證。此詩因清獻好道，而發意謂景仁必有所傳，蓋借琴鶴爲言也，後詩方詠本事。

其二

醜石寒松未易親，聊將短曲調長人。乘軒故自非明眼，〔王註師曰〕禪家以見識不昧，爲明眼人。終日傲傲舞爨薪。〔施註〕後漢·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

書王定國所藏《烟江疊嶂圖》

〔公自註〕王晉卿畫。〔查註〕《式古堂書畫考》：王晉卿《和詩》云：帝子相從玉斗邊，洞簫忽斷散非烟。平生未省山水窟，一朝身到心茫然。長安日遠那復見，掘地寧知能及泉。幾年漂泊漢江上，東流不舍悲長川。山重水遠景無盡，翠幙金屏開目前。晴雲漠漠曉籠岫，碧嶂溶溶春接天。四時爲我供畫本，巧自增損媿與妍。心匠構盡遠江意，筆鋒耕出西山田。蒼顏華髮何所遣，聊將戲墨忘餘年。將軍色山自金碧，蕭郎翠竹誇嬋娟。風流千載無虎頭，於今妙絕推龍眠。豈圖俗筆挂高詠，從此得名似謫仙。愛詩好畫本天性，朝川先生疑夙緣。會當別寫一匹煙霞境，更應消得玉堂醉筆揮長篇。

江上愁心千疊山〔二二〕，浮空積翠如雲烟。〔王註〕顏延年《應詔》詩：攢素既森靄，積翠亦葱芊。〔施註〕《唐文粹》張說《江上愁心賦》：江上之峻山兮，鬱崎嶇而不極。雲爲峯兮烟爲色，歎變態兮心不識。山耶雲耶遠莫知，烟空雲散山依然。〔詰案〕紀昀曰：奇情幻景，筆足達之。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紫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二二〕外，漁舟一葉江吞天。〔詰案〕《孟子》長篇多兩扇法，老蘇有《孟子》批本，而歐陽永叔亦極推《孟子》一書。當時孟子未列從祀，作語孟、論孟諸說以疑之者，不一而足，故其所尚爲足貴也。至公則并以取之人詩。如此詩即用兩扇法，以上自首句憑空突起，至此爲一扇，道圖中之景也。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二二〕，徑欲往買〔二二〕二頃田。〔詰案〕紀昀曰：節奏之妙，純乎化境。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王註〕杜子美《倦夜》詩：水宿鳥相呼。《禽經》云：凡鳥林曰栖，水曰宿。〔施註〕《甘澤謠》陶峴詩：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荷花秋水明。《文選》謝靈運《彭蠡》詩：客遊倦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二二〕。〔施註〕杜子美《謁真諦寺》詩：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王註〕李太白《山中答俗人》詩：桃花流水窅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施註〕韓退之《桃花源圖歌》：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施註〕陶淵明《桃花源記》：武陵人既出，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遂迷不復得路。〔詰案〕自「使君」句起至此爲一扇，道觀圖之人也。後僅以二句作結。還君〔二二〕此畫三歎息，〔詰案〕此句結圖中之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王註〕師曰：陶潛有《歸去來辭》，左太冲有《招隱》詩。〔合註〕何焯曰：

用[△]招隱士[△]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語也。〔查註〕墨迹後有「元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子瞻書」十三字。【詰案】此句結觀圖之人。

王晉卿作[△]烟江疊嶂圖[△]，僕賦詩十四韻〔三〇〕，晉卿和之，語特奇麗〔三一〕。因復次韻，不獨紀其詩畫之美，亦爲道其出處契闊之故，而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亦朋友忠愛之義也。

〔查註〕按墨迹此詩，未有「閏十二月晦日醉後寫此」十字。王晉卿[△]再次韻[△]詩題云：子瞻再和前篇，非惟格韻高絕，而語意鄭重，相與甚厚，因復用韻答謝之。詩云：憶從南澗北山邊，慣見嶺雲和野烟。山深路僻空弔影，夢驚松竹風蕭然。杖藜芒屨謝塵境，已甘老去棲林泉。春籃采朮問康伯，夜竈養丹陪稚川。漁樵每笑坐爭席，鷗鷺無機馴我前。一朝忽作長安夢，此生猶欲更問天。歸來未央拜天子，枯荻敢自期春妍。造物潛移真幻影，感時未用驚桑田。醉來却畫山中景，水墨想像追當年。玉堂故人相與厚，意使嫖母齊聯娟。豈知憂患耗心力，讀書懶去但欲眠。屠龍學就本無用，只堪投老依金仙。更得新詩寫珠玉，勸我不作區中緣。佩服忠言非論報，短章重次[△]木瓜篇[△]。

山中舉頭望日邊，長安不見空雲烟。〔王註〕李太白[△]登鳳凰臺[△]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詰案】以上二句連下一句，從舉頭見日不見長安翻作對照用，王註引李詩非是。歸來長安望山上，時移事改應潸然。〔施註〕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時移事去，樂盡悲來。管絃去盡賓客散，惟有馬埒編金泉。〔施註〕晉

王濟傳：性豪侈，洛京地貴，濟買地爲馬埽，編錢滿之，時謂金埽。渥注故自千里足，要飽風雪輕山川。屈居華屋啗棗脯，〔施註〕《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十年俯仰龍旂前。〔施註〕《周禮·冬官考工記》：龍旂九旂，以象大火。却因瘦病〔三〇〕出奇骨，〔施註〕《莊子·盜跖篇》：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晉·桓溫傳》：生未期，而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鹽車之厄寧非天。〔詰案〕自首句「山中望日」起，至此爲一扇，於叙遷謫中，暗申詩畫作和贈主壻。詩從「山中望日」入手，乃遷謫一扇之確據也。風流文采磨不盡，〔施註〕杜子美《丹青引》：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水墨自與詩爭妍。畫山何必山中人，田歌自古非知田。〔王註〕《漢書》：劉章請言耕田，高后笑曰：「顧乃父知田耳。」鄭虔三絕君有二，〔施註〕《唐·鄭虔傳》：嘗自寫其詩畫，以獻玄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筆勢挽回三百年。欲將巖谷亂窈窕，眉峰修嫵誇連娟。〔王註〕漢武帝《李夫人賦》：美連娟以修嫵。註：嫵，美也。連娟，纖弱也。人間何有春一夢，〔王註〕歐陽永叔詩：來如春夢不多時。此身將老蠶三眠。〔施註〕李太白《寄二稚子》詩：吳地桑樹綠，吳蠶已三眠。〔合註〕《荀子·賦篇》：曰：三俯三起，事乃大已。註云：俯爲卧而不食。山中幽絕不可久，〔施註〕《楚辭》劉安《招隱士》：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要作平地家居仙。〔施註〕白樂天《酬微之》詩：我往東京作地仙。能令〔三三〕水石長在眼，非君好我當誰緣。〔詰案〕自「風流文采」句起，至此爲一扇，於叙詩畫中暗申遷謫。此詩五色炫目，不易分別段落。曉嵐謂與前詩有仙凡之隔，正以通篇無處着手故耳。願君終不忘在莒，〔施註〕劉向《新序》：齊桓公與管仲飲，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縛束於魯也。」〔詰案〕此題所謂「終之以不忘在莒之戒」也。樂時更賦《囚山篇》。〔公自註〕柳子厚有《囚山賦》〔三三〕。〔施

註「柳子厚」《囚山賦》：「聖日以理兮，賢日以進。誰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誥案】此句「囚山」，結前一扇柱意，「樂時」結後一扇柱意，以「更賦」二字分清。

和吳安持使者「三言」迎駕

〔查註〕吳安持，名在元祐黨籍，時爲司農少卿。《茗溪漁隱叢話》：安持，王荆公壻也。〔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十一月，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六年十二月再任。題中有「使者」二字，必三年仲冬以後作。【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上卷，今據合註改編。

小雪疎烟雜瑞光，〔馮註〕唐浩虛舟《日五色賦》：破題云：麗日焜煌，中含瑞光。清波寒引御溝長。瞳瞳日色籠丹禁，〔馮註〕《漢·百官志註》：天子凡塗飾以丹，丞相以黃。《禮》：天子赤墀。張衡《西京賦》：青瑣丹墀。註：天子庭以丹朱塗地，故曰丹墀，又名丹陛，又名彤庭。《漢官闕疏》：天子所居曰禁中，凡人不得出入。杳杳鞭聲出建章。〔馮註〕《史記·封禪書》：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一統志》：建章宮，在西安府城西北。鵝鷺偶叨陪下列，〔馮註〕《漢·司馬遷傳》：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合註〕鮑明遠《爲柳令讓驃騎表》：功半下列。李乂詩：小臣叨下列。天閭「三言」聊啓望中央。〔合註〕《史記·天官書》：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歸來喜氣傾新句，滿座疑聞錦繡香。

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

〔施註〕王定國會嘗通守揚州，《次定國韻》，已用何遜揚州事。此詩首章云云，又以何遜喻定國也。

是時定國始得宿州，宿隸淮東，故云：卜築君方淮上郡。然未幾以言者論罷，未嘗到任也。

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興故依然。〔王註〕梁何遜有《詠早梅》詩云：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

落，故逐上春來。〔施註〕杜子美《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註

云：何遜作揚州法曹，廡舍有梅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揚州，花方盛，遜對花彷徨終

日。何人可復問季孟，〔施註〕引《論語》。又《晉·王湛傳》：武帝問王濟曰：「湛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

上。」湛聞，笑曰：「欲處我以季孟之間乎？」與子不妨中聖賢。〔查註〕俞德鄰《佩章齋輯聞》：鄒陽賦云：「清者爲酒，

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愚騷。」故魏人庾詵云：「清者聖，濁者賢。」皇甫嵩《醉鄉日月》：「酒以色清味重而飴者爲聖，色

濁而味苦者爲賢。」卜築君方淮上郡，歸心我已劍南川。此身正似蠶將老，更盡春光一再眠。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定

國出數詩，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

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稍醒，各賦一篇，明日朝中以

示定國也〔三言〕

〔查註〕《宋史·哲宗本紀》：十二月初七日，帝生日也。避僖祖忌辰，以次日爲興龍節。

天風淅淅飛玉沙〔三言〕，〔王註〕《文選·古詩》：枯桑知天風。杜子美《薄遊》詩：淅淅風生砌。〔合註〕沈約《彌陀佛

銘》：漣沱玉沙。詔恩歸沐休早衙。〔施註〕《漢·張安世傳》：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遙知清虛堂裏雪，正

似蒼蘆林中花。出門自笑無所詣，〔王註〕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詩：仰天大笑出門去。韓退之《出門》詩：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施註〕白樂天《效陶潛》詩：出門無所往，入室還獨處。呼酒持勸惟君家。踏冰凌兢戰疲馬，〔王註〕漢揚雄《甘泉賦》：馳圍圍而人凌兢。註云：寒涼戰栗之處。〔施註〕《毛詩·小雅·小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扣門剥啄驚寒鴉。羨君五字〔二二七〕人詩律，欲與六出爭〔二二八〕天葩。〔王註〕韓退之詩：天葩吐奇芬。頭風已倩檄手愈，背癢却得仙爪爬〔二二九〕。銀瓶瀉油浮蟻酒〔二三〇〕，〔施註〕《文選》曹植《七啓》：浮蟻鼎沸。《釋名》：酒有泛齊浮蟻在上泛泛然。紫盃鋪粟盤龍茶。幅巾起作〔三三〕鸚鵡舞，疊鼓〔三三〕誰摻漁陽撾。〔王註〕《晉書》：謝尚善音樂，博綜衆藝。王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鸚鵡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後漢·禰衡傳》：曹操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摻撾，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九衢燈火雜夢寐，〔施註〕白樂天《懷微之》詩：歸騎紛紛滿九衢。十年聚散空咨嗟。明朝握手殿門外，共看銀闕瞰朝霞。

王晉卿所藏《著色山》二首

其一

縹緲營丘水墨仙，〔查註〕王明清《揮塵錄》：李成，字成熙。系出長安，唐之後裔，避地徙營丘。嗜酒，善弈琴，妙畫山水。周世宗時，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嘗召赴轅下。會朴亡，因放誕酣飲，遨遊搢紳間。後客家於陳，病酒卒，年四十

九。浮空出沒有無間。邇來一變風流盡，〔王註〕《南史·張緒傳》：從弟融，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誰見將軍著色山？〔王註〕《名畫記》：李思訓畫稱一時之妙，官至左武衛大將軍。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世言山水者，稱大李將軍、小李將軍。〔查註〕《圖繪寶鑑》：李思訓，唐宗室也。畫超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遒勁，得湍瀨潺湲烟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

其二

攀確何人似退之，〔王註〕韓退之詩：山石攀確行徑微。意行無路欲從誰。〔王註〕劉禹錫《徂子歌》：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宿雲解駁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王註〕韓退之《南海神廟碑》：雲陰解駁，日光穿漏。又《山石》詩：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樾皆十圍。

和黃魯直效進士作二首〔三言〕

〔誥案〕施註原編惟載《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詩，其《款塞來享》一首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於此，別列總題，作《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二首》，但《款塞來享》一首，並未次韻，合註已言其誤。今改爲《和黃魯直效進士作二首》。

歲寒知松柏

〔查註〕《黃山谷集·擬省題歲寒知松柏》詩云：松柏天生獨，青青貫四時。心藏後凋節，歲有大

寒知。慘淡冰霜晚，輪囷澗壑姿。或容螻蟻穴，未見斧斤遲。搖落千里靜，婆娑萬籟悲。鄭公扶正觀，已不見封彝。

龍蟄雖高卧，〔施註〕杜子美《遣興》詩：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雞鳴不廢時。〔施註〕杜子美《樹雞棚》詩：不昧風雨晨。〔合註〕何焯曰：《詩》·鄭風·風雨：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傳云：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箋云：興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炎涼〔二言〕徒自變，〔施註〕白樂天《寓意》詩：分飛來幾時，秋夏炎涼變。茂悅兩相知。〔施註〕《文選》陸士衡《歎逝賦》：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嘆。已負棟梁〔二言〕質，〔王註〕《世說》：孫興公齋前種松一株，高世遠時，隣居謂之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梁棟用耳。」肯爲兒女姿。那憂霜貿貿〔二言〕，〔施註〕韓退之《琴操》：雪霜貿貿，薺麥之茂。未喜日遲遲。〔施註〕《毛詩》·幽風·七月：春日遲遲，采繁祁祁。難與夏蟲語，〔施註〕《莊子》·秋水篇：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永無秋實悲。〔施註〕《三國志》·魏·邢顛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吳》·諸葛恪傳註引虞喜《志林》曰：樂春藻之繁華，忘秋實之甘口。誰知此植物，〔施註〕《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亦解秉天彝。〔施註〕《毛詩》·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款塞來享〔二言〕

〔查註〕本集《雜記》云：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范鎮新樂時，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故進士作《延和殿奏新樂賦款塞來享》詩。〔合註〕「款塞來享」，見《漢書》·宣帝紀。〔查註〕《黃山谷集》·擬省題款塞來享詩云：前朝夏州守，來款塞門西。聖主敷文德，降書付狄鞮。

穗裘瞻日月，勢面帶金犀。殿陛閒干羽，邊亭息鼓鼙。永輪量谷馬，不作觸藩羝。聲勢常相倚，今聞定五溪。

蠢爾氏羌國，〔馮註〕詩·小雅·蠢爾蠻荆，大邦爲仇。〔商頌〕自彼氏羌。天誅亦久稽。〔馮註〕伊訓·天誅造攻自牧宮。見孟子·萬章上。〔合註〕王融勅功碑·累代稽誅。既能知面內，〔王註〕三國志·高堂隆傳·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照，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不復議征西。斥埃銷兵火〔二六〕，〔馮註〕說文·埃，封土爲臺，以記里也。〔李廣傳〕然亦遠斥埃。邊城息鼓鼙。輪忠修貢職，棄過爲黔黎。〔馮註〕漢文帝遺匈奴書·朕與單于，共棄細過，偕之大道。〔合註〕唐文宗詩·願蒙四海福黔黎。雪滿流沙靜〔二七〕，雲沉太白低。巍巍二聖治，盛德古難齊。

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二八〕，讀至夜半，書其後

〔查註〕東都事畧·李之儀，姑熟人。舉進士。元祐中，爲樞密院編修官。能詩，善屬文，工於尺牘。後坐黨籍廢斥，所著有姑溪集。

玉堂清冷不成眠，〔施註〕孟東野憶蕭子真詩·半夜不成寐。〔合註〕唐彥謙詩·使我不成眠。伴直難呼孟浩然。〔查註〕牟子才玉堂石刻跋云·玉堂地切禁省，諸學士皆有僦宿之直。唐人每以北廳階前花磚道，爲人直之候，古舊規交宿例，有早人、晚人、伴人之名。國朝因唐制，然學士皆早人，又單直，無復伴直矣。故太宗以來，雙日夜直，隻日下直。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施註〕韓退之將至韶州詩·願借圖經將人界，每逢佳處便開

看。〔查註〕按《詩眼》云：東坡「暫借好詩」二句，蓋端叔用意太過，「參禪」之句，所以傲之云。愁侵硯滴初含凍，〔王註〕《西京雜記》載：廣川王去疾，盜發晉靈公冢，獲玉蟾蜍一，大如拳，腹可盛數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爲書滴。〔誥案〕紀昀曰：此言其詩境之苦。喜人燈花欲闌妍。〔誥案〕紀昀曰：此言其賞心之樂。寄語君家小兒子，他時此句一時編。〔施註〕白樂天《劉白唱和集叙》云：命小姪龜兒，編錄成兩卷，仍寫二本，一付夢得小兒嵩郎，各令收藏兩家集。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短衫壓手〔四〕氣橫秋，〔馮註〕《釋名》：衫，芟也，衫末無袖端也。《古今註》：秦始皇以布開袴名曰衫。《廬陵記》：成芳隱麥林山，剥苧皮爲短襦寬袖之衣，著以酤酒，自稱隱士衫。更著仙人紫綺裘。〔馮註〕李太白詩：解我紫綺裘，且換金陵酒。使我有名全是酒，〔馮註〕《晉·張翰傳》：字季鷹，吳郡人。常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從他作病且忘憂。詩無定律君應將，〔馮註〕杜子美《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詩：詩律羣公問。醉有真鄉我可侯。〔馮註〕《宋·种放傳》：字明逸，隱終南山，自號雲溪醉侯。且倒餘樽盡今夕，睡蛇已死不須鉤。

范景仁〔四〕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

〔公自註〕時公方進新樂。〔查註〕《東都事畧·范鎮傳》：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

夜直玉堂讀李之儀詩

次韻王定國得晉卿酒相留夜飲

范景仁和賜酒燭詩復次韻謝之

律，又使胡瑗等考正。范鎮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後神宗詔鎮與劉几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及致仕，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宋史·樂志》：范鎮新樂成，上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鑄鐘一、衡一、尺一、斛一、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篥笙、和笙各二并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皆往觀。范蜀公《樂書》云：王朴始用尺定律，聲與器皆失之。太祖患其聲高，減一律，仁宗皇祐中，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之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失之於以尺生律也。宜訪求真黍，以定黃鐘，云云。《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范鎮卒。甲辰，京西北路都監楊安道管押范鎮所定新樂，上進降詔嘉歎，與一子有官，人陞一任。詔下，鎮已卒。先生作詩時，鎮尚未卒也。【詰案】范鎮卒於閏十二月癸卯朔，《長編》不書朔，恐是合註落去也。

笙磬分均上下堂，〔公自註〕舊法：堂上之樂，皆受笙均；堂下之樂，皆受磬均〔二四三〕。〔查註〕徐景安《樂章文譜》：變宮以均字爲譜。《困學紀聞》：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五聲，分爲七均。游魚舞獸自奔忙。〔王註〕《荀子》：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施註〕《列子·湯問篇》：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尚書·舜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杜子美《石犀行》：再平水土犀奔忙。朱紘初識孤桐韻，〔公自註〕舊樂，金石聲高而絲聲微〔二四四〕；今樂，金石與絲聲皆著。〔施註〕《尚書·禹貢》云：嶧陽孤桐。按孔氏云：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玉瑄猶聞柜黍香。〔公自註〕舊法，以尺生律。今以黍定律，以律生尺。〔施註〕《續仙傳》：王母獻舜白玉瑄，云：吹之以和八風。《尚書大傳》亦云。《漢·

律曆志：度者，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王註張栻曰〕後漢·志：奚景於九疑山玉瑄岩，得玉瑄十有二。〔合註〕後漢·律曆志註：前書註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瑄。古以玉爲瑄。又前漢書：晉書所載皆同，並不言十有二也。俟再考。萬事今方〔四〕咨伯始，一斑我亦愧真長。〔王註次公曰〕真長，劉惔也。晉·王獻之傳：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拂衣而去。此生會見三雍就，〔王註援曰〕三雍者，明堂、靈臺、辟雍也。光武時事。〔施註〕漢·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雅樂，對三雍宮。後漢·儒林傳：建武五年，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無復寥寥歎未央。

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二四〕

〔王註任曰〕元祐三年戊辰作。〔查註〕東京夢華錄：立春日，宰執親王百官，皆賜金銀幡勝，人賀訖，戴歸私第。文昌雜錄：立春日，賜三省官采勝，謝於紫宸殿門。〔誥案〕以下和幡勝四詩，施註原編是年之末，查註改編下年之首。合註謂宋史·許沖元傳：自知成都府再入翰林，在元祐三年。今考三年閏十二月，其四年立春，在三年冬杪，故王註云三年作，與施編皆不誤。查註改編反誤。合註引宋史不誤，而沿查註之舊，乃誤〔四〕。此與熙寧九年編立春日詩不同，彼則去閏月甚遠，立春適屆年頭尾兩三日之間而莫能定，故尚可編正月之首，此則立春在閏十二月無疑也。今仍復施編之舊，均應駁正。〔合註〕彭城集·立春謝賜幡勝口號呈子瞻沖元內翰子開器資舍人：原作詩云：立春幡勝紫宸朝，正以金鑰插右貂。便覺陽和生暖律，俱承慶澤

下層霄。奇零雪片依樓角，容易風威轉柳條。七十無能不歸去，強將衰白向顏韶。〔查註〕孔武仲次韻詩云：鏤幡剪勝喜傾朝，不問紆藍與珥貂。羣玉參差排曉日，萬花瑣碎動春霄。蕙風已轉東郊綠，柳雪猶低北苑條。從此恩波與溫律，併隨歌頌入咸韶。

寬詔隨春出內朝，〔施註〕後漢·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周禮·夏官·司士〕王人內朝皆退。〔禮記·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三軍喜氣挾狐貂。〔施註〕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掖言〕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云：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揚子：貂狐不亦煖乎？鏤銀錯落翻斜月，〔施註〕文選·班孟堅：西都賦：隋侯明月，錯落其間。剪綵繽紛舞慶霄。〔施註〕文選·謝宣遠：張子房詩：慶霄薄汾陽。臘雪強飛纔到地，〔公自註〕前一日微雪。〔王註〕白樂天：江天雪詩云：猶勝嶺南看，雰雰不到地。〔施註〕杜子美：雪詩：南雪不到地。曉風偷轉不驚條。〔王註〕董仲舒：雨雹對云：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施註〕鹽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脫冠徑醉應歸卧，〔施註〕文選·謝靈運：從宋公詩：脫冠謝朝列。便腹從人笑老韶。〔公自註〕是日，幕次賜酒。

再和

〔查註〕孔武仲再次韻詩云：拜賜忽忽早上朝，公卿前列盡金貂。日留愛景明雙闕，春逐恩輝下九霄。靈沼輕澌猶覆水，上林微綠已繁條。自慚羽翮非鸞鳳，亦預彤庭舞舜韶。

與君流落偶還朝，過眼紛綸七葉貂。〔王註〕前漢書·金日磾傳·贊：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左太冲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莫笑華顛羞采勝〔四〕，〔王註〕荆楚歲時記曰：立春之日，以剪綵爲燕戴之，貼宜春二字。幾人黃壤隔青霄。行吟未許窮騷雅，坐嘯猶能出教條。〔施註〕漢·黃霸傳：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合註〕韓退之許國公神道碑：不多教條。記取明年江上郡，五更春枕夢春韶。〔施註〕梁元帝纂要：春景曰媚景、和景、韶景。

葉公秉、王仲至見和，次韻答之

〔施註〕葉公秉，名均。時爲秘書監。王仲至，名欽臣。爲秘書少監。〔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閏二月，朝請大夫太常卿葉均，直龍圖閣。三年九月，均以朝奉大夫太府卿爲秘書監，至四年七月，均已提舉洞霄宮矣。〔查註〕宋史：王欽臣，字仲至，宋城人。以父洙廢人官，試學士院，賜進士第。〔侯鯖錄〕欽臣，神宗時名臣，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藝，召試學士院，試罷賦詩，有「翠木陰陰白玉堂，老來方始試文章」之句，蓋被用時年已老矣。

衫絺〔四〕方暑亦堪朝，歲晚淒風憶阜貂。〔王註〕戰國策：蘇秦黑貂之裘敝。〔合註〕武元衡詩：頭戴儒冠脫阜貂。共喜鵝鸞歸禁籞，〔施註〕漢·宣帝紀：池籞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籞，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籞。應劭曰：籞，禁苑也。心知日月在重霄。〔施註〕周易·離：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君如老驥初遭絡，〔施註〕文選：鮑明遠樂府：聽馬金絡頭。我似枯桑不受條。〔施註〕毛詩：

幽風·七月。蠶月條桑。鄭氏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強鑷霜鬚簪彩勝，蒼顏得酒尚能韶。〔施註〕白樂天自詠詩：夜鏡隱白髮，朝酒發紅顏。〔合註〕鮑照詩：韶顏慘驚節。

再和

衰遲何幸得同朝，溫勁如君合珥貂〔一五〇〕。〔王註次公曰〕貂，侍中冠也。漢官儀：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錯，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蟬。註云：侍中服之則左貂，常侍服之則右貂。董巴與服志云：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飲清，貂取內勁悍外溫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製，秦王破趙，得之，賜侍中。誰惜異才〔一五二〕蒙徑寸，自慚枯枿借凌霄。〔王註續曰〕凌霄花也。〔施註〕柳宗元與蕭俛書：朽枿腐敗，不能生植。光風泛泛初浮水，紅糝離離欲綴條〔一五三〕。後日一樽何處共，奉常端冕作成韶。〔施註〕漢·百官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大樂等六令。禮記·樂記：端冕而聽古樂。又云：君子端冕，則有敬色。樂緯：黃帝樂曰咸池，舜曰簫韶。

卷三十校勘記

- 〔一〕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齋三首 繆荃孫覆刊明成化東坡七集·前集卷十七，自此詩起，至卷十八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止，傅增湘、章鈺用集丙校過。以下所稱集丙，即指傅、章校本。此三詩之第二詩，外集收入卷七，題作「戊辰元日」。
- 〔二〕江湖 集甲、集丙、施乙作「江淮」。

〔三〕相望 類甲、類乙作「相逢」。

〔四〕蒼顏 外集作「龍鍾」。

〔五〕強遣 查註作「遙遣」。

〔六〕朝回兩袖 外集作「歸來衣袖」。

〔七〕頭上銀幡 外集作「剩插金幡」。

〔八〕笑阿咸 外集作「愧阿咸」。

〔九〕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二首 此二首之第一首，七集爲《雜詩二首》之第一首，其第二首，七集題作「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外集題作「上元韓康公坐上侍兒求書扇上」。

〔一〇〕魚吹日 七集作「魚吹沫」；原校：「沫」一作「日」。

〔一一〕蝶透衣 七集、外集作「蝶透衣」。七集原校：「透」一作「透」。

〔一二〕滿袖 類本、七集作「滿袂」。

〔一三〕莫問 集甲、施乙作「莫怪」。

〔一四〕平生 集甲作「平時」。

〔一五〕謾說 查註、合註：「說」一作「詡」。

〔一六〕酤酒 集甲、類本作「沽酒」。按，《康熙字典》：「酤」，通作「沽」。

〔一七〕和宋肇遊西池次韻 施本作「次韻宋肇遊西池」。集甲、集丙「次韻」二字爲題下自註。

〔一八〕蠡屬 施本作「蠡員」。類甲、類乙作「屬員」。

〔一九〕斑白 集甲、施乙作「班白」。

〔二〇〕蒼顏 合註謂一作「蒼頭」，誤。

〔三一〕華髮 類丙作「白髮」。合註謂「白」誤。

〔三二〕挽詞 類本作「挽詩」。

〔三三〕今在劉貢父放四字後刪去顧子敦臨四字 原無「在」劉貢父放「四字後」八字，今據施乙註文，特爲說明。

〔三四〕翊贊勳 集甲作「翼贊勳」。

〔三五〕西第 類本作「西地」，合註謂「地」誤。

〔三六〕誥案卽戊己芝 「誥案」二字原缺，今補。「卽戊己芝」四字，非「王註」註文，乃王文誥註語。

〔三七〕春山 類本作「青山」。

〔三八〕鹿養茸 查註作「養鹿茸」。

〔三九〕天工 類本作「天公」。

〔四〇〕耕樵 類本作「漁樵」。

〔三一〕唐高祖謂溫大雅兄弟云云 施乙無此條自註。集甲、集丙、類本有此條自註。

〔三二〕五月朝 類丙作「五日朝」。

〔三三〕貞元中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註文與自註略同。集甲、類本有此條自註。

〔三四〕柏石圖詩 類本無「詩」字。

〔三五〕并敘 原缺，據集甲加。施乙作「并引」。

〔三六〕惠李承晏墨 類本「惠」作「送」。

〔三七〕王丈 類本作「王丈人」。

〔三八〕吏民 類本無「民」字。

〔三九〕請黃魯直秦少游各爲賦一首 集甲、集丙、類本「直」後有「學士」二字，「游」後有「賢良」二字。類本無「請」字、「爲」字。

〔四〇〕光華 集丙無「華」字。

〔四一〕霜葉 集丙作「華葉」。

〔四二〕江畔 集甲作「江上」。

〔四三〕學山王 類甲作「覺山王」，類丙作「覺玉山」。

〔四四〕次韻許冲元 集甲、類本作「次許冲元韻」。查註：一本無此五字。合註：舊王本無此五字。按，類甲、類丙皆有此五字。

〔四五〕施註許冲元名將云云 原註殘缺甚多，今據施乙補足。刪去合註「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十字，又刪去自「考宋史高士林傳云」以下三十一字。

〔四六〕余昔與高君同奉使 集甲、類本無「昔」、「同」字。施乙無「君」、「奉」字。

〔四七〕次前韻 類丙無「前」字。

〔四八〕上方 集甲、施乙、類本作「尚方」。

〔四九〕猶社櫟 類本作「如社櫟」。合註：王本「猶」作「似」。

〔五〇〕憶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 類丙無此二句，類甲有。

〔五一〕自驚聳 查註：「自」一作「且」。

〔五二〕端如 施乙作「端知」。

〔五三〕劉蛻文冢銘在梓州 施乙、類本無此條自註。集甲有此條自註。

〔五四〕太平寰宇記云云 太平寰宇記原作元和郡縣志。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謂《元和志》無此文。按，此註註文出《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二。今校改。

〔五五〕畫檐 施乙作「畫簷」。按，《集韻》：「簷」亦作「檐」。以後不重出。

〔五六〕塵漬 外集作「塵積」。

〔五七〕桐葉 外集作「梧葉」。

〔五八〕殘點 外集作「淺點」。

〔五九〕碣石菴戲贈湛菴主 類甲、類乙「戲」作「寄」。外集題作「喝石崑寄湛菴主」。按，「碣」疑應作「喝」。參本卷〔六一〕條校記。

〔六〇〕湛相國寺僧也 七集無「湛」字。

〔六一〕喝石 原作「碣石」，今從外集。查註：「碣」疑當作「喝」。

〔六二〕越州絕句 「絕句」二字據集甲加。

〔六三〕樽酒 類本作「杯酒」。

〔六四〕李伯時 類本無「李」字。

〔六五〕無人 類甲作「庶人」。

〔六六〕清灣 集甲、集丙、施乙作「濤灣」。

〔六七〕可此 查註、合註：一作「此可」。

〔六八〕嚴灘 集甲、施乙、類本作「嚴灘」。合註謂「嚴訛」。合註謂「嚴灘，當卽指七里瀨」；又謂「建溪亦多灘，不必專屬一處」，則此「嚴」字已不專屬嚴光。有自相矛盾處。細味詩意，「嚴灘」有山有水，較「嚴灘」專指水者似更勝。今姑仍底本之舊。

〔六九〕羊炙 施乙作「半炙」。按，《字彙》：「炙，同「炙」。

〔七〇〕荔支食 集甲、施乙「食」作「飲」。

〔七一〕我今 集甲、施乙作「今我」。

〔七二〕風雨有感 查註、合註：「雨」字後一本有「敗書屋」三字。按，《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十四引此詩，有「敗書屋」三字。

〔七三〕不煩 集甲、施乙作「不須」。

〔七四〕亦無醪 集甲作「故無釋」。施乙作「故無醪」。類本作「亦無釋」。集丙「釋」作「醪」。

〔七五〕黃魯直 類本無「黃」字。

〔七六〕書黃庭內景經尾 集甲在銘贊類，題作「黃庭經贊」。

〔七七〕內景經 合註：一本無「經」字。

〔七八〕後前 查註作「後先」，謂石刻「先」作「前」。合註：先生全集亦作「前」。

〔七九〕夾 合註：一作「俠」，訛。

〔八〇〕侍 合註：查作「持」，訛。盧校：「侍」。

〔八一〕問我 查註、合註：石刻「問」作「今」。

〔八二〕蒼鵠騫 集甲作「蒼鵠騫」。合註：《廣韻》：「騫」字在下平聲一先部。註云：虧少，一曰馬腹繫，又姓。「騫」字在上平聲二十二元部。註云：飛舉貌。今先生詩云「蒼鵠」，則當作「騫」，不當作「騫」。他本有刊作「騫」者。山谷詩亦作「飛騫」，似皆以一先韻通入二十二元韻矣。惟子由詩云：「知我此心未虧騫」，則正作「一先韻」騫字解也。

〔八三〕廬山 集丙作「廬山」。

〔八四〕黃魯直 七集無「黃」字。

〔八五〕偕秋風 七集作「隨秋風」。

〔八六〕書林次仲所得李伯時歸去來陽關二圖後 集甲、類本「後」字後有「二首」二字。

〔八七〕寶墨 類本作「墨寶」。

〔八八〕宮燭 集甲、施乙作「官燭」。

〔八九〕疎疎 類甲、類乙作「霏霏」。

〔九〇〕御燭 查註作「玉燭」。

〔九一〕宮壺 集甲作「官壺」。

〔九二〕却逐 查註作「却遂」。

〔九三〕桑榆暖 集丙作「桑榆煖」。按，《集韻》：煖，《說文》：温也。或作煖、暖、暝。以後不重出。

〔九四〕施註昔五代之際云云 原註有殘缺，今據施乙補足。「矯矯」句下施註一條，在此註註文內（其略異處爲：「張永徽名宗諤」，施乙無「名宗諤」三字；吳醇翁「知蜀州」，施乙作「卽蜀州」），今刪去。

〔九五〕查註容齋三筆云云 「矯矯」句下，查註「張宗諤利路漕臣建議廢茶場」云云，已詳本條查註；其「惟思道無考」五字，已見題下施註及本條查註。刪去「矯矯」句下查註一條十七字。

〔九六〕岷俗 集甲、類本作「岷俗」。合註：「岷」一作「毗」。

〔九七〕謂杞與稷也 集甲、類本無「謂」字。

〔九八〕謂思道 集甲、類本無「謂」字。

〔九九〕風雪 施乙作「雨雪」。

〔一〇〇〕吾聞江漢間……君王付尺箠 類本「漢」作「海」。合註：「付」一作「不」。

〔一〇一〕并敘 施乙作「并引」。

〔一〇二〕王註梅聖俞詩云云 集甲先列聖俞詩，次列東坡次韻詩。

〔一〇三〕雪嶺 七集作「雪領」。

〔一〇四〕龐德公 類本作「龐德翁」。

〔一〇五〕貽以安 集甲、施乙作「遺以安」。

〔一〇六〕真色難 章校：「鑑」作「其色難」。

〔二〇七〕饋母 章校：《鑑》作「食母」。

〔二〇八〕似我 類本作「我似」，查註云「我似」訛。

〔二〇九〕意先闌 章校：《鑑》作「竟生音」，疑誤。

〔二一〇〕挂我冠 查註、合註：「我」一作「吾」。

〔二一一〕舞幻仙 類甲、類乙、類丁作「作幻仙」。

〔二一二〕千疊山 類甲、類乙作「三疊山」。章校：《鑑》作「千疊煙」。

〔二一三〕喬木 類甲、類乙作「橋木」。

〔二一四〕此境 章校：《鑑》作「此景」。

〔二一五〕往買 類本作「往置」。

〔二一六〕驚醉眠 原作「驚晝眠」。今從集甲、施乙、類本。

〔二一七〕還君 類乙作「還若」。

〔二一八〕十四韻 查註：墨迹「韻」後有「而」字。

〔二一九〕語特奇麗 合註謂「語」一作「詩」。

〔二二〇〕瘦病 集甲、類本作「病瘦」。

〔二二一〕能令 類本作「但能」。

〔二二三〕柳子厚有囚山賦 施乙無此條自註。

〔二二三〕使者 外集作「使君」。

〔二二四〕天閭 七集作「天闔」。

〔二二五〕興龍節……同過定國……以示定國也 合註：石刻作「侍宴前一日，微雪，舍弟子由同訪定國清虛堂小飲。坐中，出近詩數十首，皆清絕，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與孫巨源輩同過定國，今幾年矣，死生聚散有足悲者。夜歸稍醒，作此詩。明日燕殿門外，當以示定國」。「同過定國」，查註「定」前有「王」字。「以示定國也」，施乙無「也」字。

〔二二六〕飛玉沙 合註：石刻作「吹玉沙」。

〔二二七〕羨君五字 合註：石刻作「吾儕三昧」。

〔二二八〕欲與六出爭 合註：石刻作「坐看五字飛」。

〔二二九〕頭風已倩檄手愈背癢却得仙爪爬 合註：石刻此二句在「搥」字韻下。「却得」，集甲、類本作「恰得」；「仙爪」，類甲作「仙掌」。

〔二三〇〕蟻酒 原作「蠟酒」，今從集甲。按，《集韻》：「蠟」與「蟻」同。以後「蠟」皆作「蟻」，不重出。

〔三三一〕起作 合註：石刻「起」作「自」。

〔三三二〕疊鼓 合註：石刻「疊」作「書」。

〔三三三〕和黄魯直效進士作二首 集甲收第一首，題作「次韻黃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詩」；類本同集甲，題作「次韻魯直效進士作歲寒知松柏」。

〔三三四〕炎涼 集甲作「炎冷」。類甲作「炎冷」。

〔三三五〕棟梁 類本作「梁棟」。

〔二三六〕賀賀 集甲作「賀賀」。按，「賀」俗「賀」字。

〔二三七〕款塞來享 外集「享」字後有「詩」字。

〔二三八〕兵火 七集作「烽火」。外集作「烽火」。

〔二三九〕流沙靜 外集作「流沙淨」。

〔二四〇〕百餘首 類本作「百餘篇」。

〔二四一〕短衫壓手 外集作「短山壓耳」，疑誤。

〔二四二〕范景仁 集甲、類丙無「范」字。

〔二四三〕舊法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引《尚書疏》云：「堂上之樂，皆受笙鈞；堂下之樂，皆受磬鈞。」集甲、類本「舊法」作「舊說」。

〔二四四〕絲聲微 類本作「絃聲微」。

〔二四五〕今方 類甲作「方今」。類丙作「方令」，當爲「方今」之誤。

〔二四六〕次韻劉貢父春日賜幡勝 集甲、集丙「勝」字後有「一首」二字。

〔二四七〕合註謂宋史許沖元傳自知成都府再入翰林在元祐三年……合註引宋史不誤而沿查註之舊乃誤。「在元祐三年」後，尚有「未必立春時即在朝王註三年作誤」十四字，味上下文，似此十四字應爲合註之文。查合註無此十四字，今刪去。「而沿」以下八字，原作「其說亦誤」，文意難明，今略作改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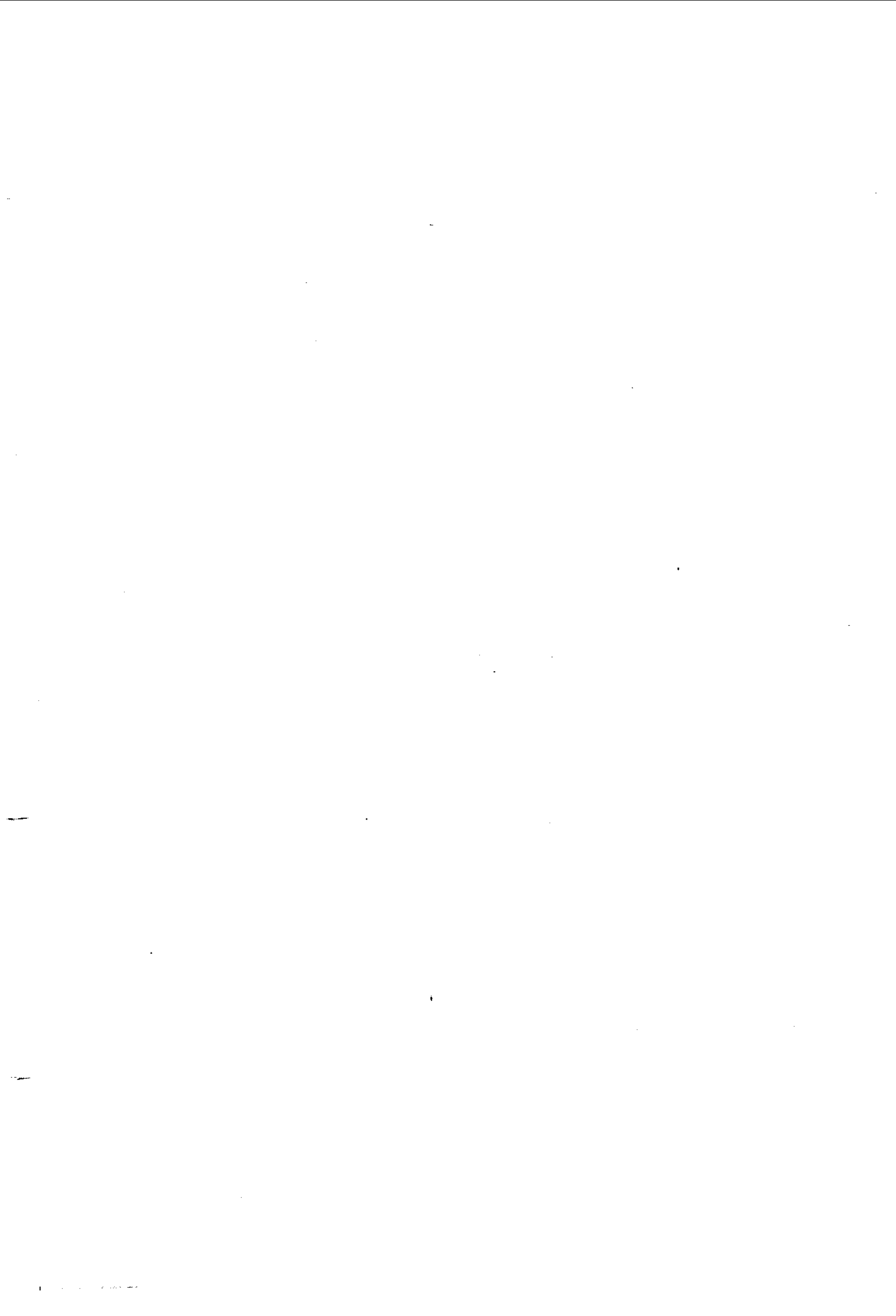
〔二四八〕羞采勝 集甲、施乙作「飄彩勝」。類本作「風采勝」。

〔一四九〕 袷絺 類本作「袷絺」。類丙註文引《論語》作「袷絺」。則「袷」、「袷」通。

〔一五〇〕 珥貂 集丙「珥」作「洱」。

〔一五一〕 異才 集甲、類丙作「異材」。

〔一五二〕 綴條 類甲作「經條」，疑誤。



蘇軾詩集卷三十一

古今體詩四十四首

【誥案】起元祐四年己巳正月，在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任，三月，除龍圖閣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四月出京，五月至南都，六月渡江入浙西境，七月到杭州任，至十二月作。

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一〕

〔查註〕石刻先生自題此詩後云：僕去黃州五周歲矣，飲食夢寐，未嘗忘之。方請江湖一郡，書此一詩，寄王文甫、子辯兄弟，亦請一示李樂道也。〔合註〕石刻詩帖，自題元祐四年三月十日。【誥案】此詩施編在元祐三年領貢舉送李廌，詩後，本誤，查註改編於此，甚當。公不云去黃五年，而云五周歲，此從元豐甲子計，至元祐己巳，以六年扣足五周，卽四年作詩之明文。合註猶謂施編似不爲誤，務以駁查，非也。

東坡先生未歸時，〔王註次公曰〕言在黃州時也。自種來禽與青李。五年不踏江頭路，〔王註次公曰〕言離黃州五年矣。夢逐東風泛蘋芷。江梅、山杏爲誰容，獨笑依依臨野水。〔合註〕此翻用「巡簷共索梅

花笑」句也。此間風物君未識，花浪翻天雪相激。明年我復在江湖，【詰案】公是時尚無出守之事，其詩意謂今年必去，則明年定在江湖也。合註謂詩必作於三年屢乞郡時，始可與明年合，其意指公四年出守。是公已知四年必出守也。進退恩命，皆朝廷主之，豈人臣所可預必哉？公正以不能遽去，故且云明年也。必如是解此句，方是活句，若因苛查註而誤詩，此則必不可也。知君對花三歎息。【詰案】紀昀曰：借題映發，蹊徑甚別。

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傅第中「三」

〔查註〕《宋宰輔編年錄》：張士遜，博州人。歷事太宗、真宗、仁宗，凡三人相。康定元年致仕，封鄧國公。就第十年卒，謚文懿。《宋史新編》云：士遜，字順之。《東都事略》：士遜以太傅致仕歸老，自號退傅。按大觀末，蔡京以太師罷相，詔以南園賜之。蔡作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以此例之，可知矣。〔合註〕《夔牖閑評》：張士遜年七十有八，詩云：八十光陰有二年。後四年而卒，乃八十二歲之讖。此《詩史》所載也。

坐來念念失前人，〔施註〕柳子厚《石門長老》詩：坐來念念非昔人，萬遍蓮花爲誰用。共向空中寓一塵。〔施註〕韓退之詩：下視寓九州，一塵集毫端。白樂天《逍遙詠》：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若問此花誰是主？天教閑客管青春。〔施註〕白樂天《天津醉吟》詩：三川徒有主，風景屬閑人。

次韻王晉卿上元侍宴端門

〔查註〕《石林燕語》：端門在大慶殿之南。朱弁《曲洧舊聞》：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

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矣。〔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四年正月乙酉，御宣德門，召從臣觀燈。

月上九門開，〔王註〕《楚辭》：虎豹九關。王逸曰：天門凡九重。〔合註〕沈佺期詩：九門開洛邑，雙闕對河橋。星河繞露臺。〔王註師曰〕故事：上元日，端門築露臺，高丈餘，優人妓女，皆列其上。〔施註〕《漢·文帝紀》：嘗欲作露臺。君方枕中夢，我亦化人來。〔施註〕《列子·周穆王篇》：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光動仙毬組，香餘步輦回。〔王註師曰〕上元，端門放燈，至夜闌，綵山上組下仙毬，則天子乘步輦還內。〔施註〕上元御樓，燈自樓而組，則聽民縱觀。《文選》：班孟堅《西都賦》：乘茵步輦，惟所息宴。相從穿萬馬，衰病若爲陪。

王鄭州挽詞〔三〕克臣〔四〕

〔施註〕王鄭州，名克臣，字子難，河南人。國初勳臣審琦之曾孫。祖承衍，尚秦賢穆公主。子難，第景祐進士。仁宗閱其父名，顧侍臣曰：「賢穆有孫登科，可嘉也。」熙寧中，爲開封度支二判官，遷鹽鐵副使，監安上門。鄭俠介夫以上書直言竄嶺表，子難嘗薦俠，且饋之白金，坐奪官。復爲戶部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河決曹村，子難亟築隄城下。或曰：「澶淵去鄆爲遠，且州徙於高，八十年不知水患，安事此？」不聽，役愈急。隄成，水大至，不沒者才尺餘。復起甬道，屬之東平王陵。邦人得趨以避水，皆繪奉其像，置書褒焉。故詩云：千里農桑歌子產。子師約，習進士。英宗求儒生爲主婿，乃以師約尚焉。故云：一時冠蓋慕蕭嵩。元祐四年，以龍圖閣直

學士大中大夫卒，年七十六。〔合註〕續通鑑長編載：元祐三年三月，朝議大夫知鄭州王克臣爲大中大夫，以克臣訴理隔磨勘十八年，故特遷也。四年正月癸巳，卒。是先生詩用子產正以切鄭州也。

羨君華髮起琳宮，〔施註〕空洞靈章經：衆聖集琳宮，金母命清歌。右輔初還鼓角雄。〔王註次公曰〕右輔則

右馮翊，乃喻鄭州也。馮，音憑。千里農桑歌子產，〔施註〕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從政，三年，與人誦之曰：我

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一時冠蓋慕蕭嵩。〔王註〕唐書：蕭嵩以太子太

師請老，修葺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其子華爲工部侍郎，子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艷其榮。〔合註〕

續通鑑長編：治平三年四月，屯田員外郎王克臣之子孝莊，賜名師約，以尚德寧公主故也。那知聚散春糧外，〔王

註〕莊子：逍遙遊篇：適百里者宿春糧。〔施註〕文選：謝靈運詩：晤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便有悲歡過隙中。

〔王註〕莊子：盜跖篇：人壽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施註〕李太白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目極心更遠，悲歡但長

吁。京兆同僚幾人在，猶思對案筆生風。〔公自註〕予爲開封府〔五〕幕，與子難同廳。〔合註〕先生攝開封推

官，乃熙寧四年正月事。〔施註〕漢：趙廣漢傳：爲京兆尹，見事風生，無所迴避。

書王定國所藏王晉卿畫《著色山》二首

〔施註〕東坡以詩謫黃州，凡五年，王定國鞏亦坐累謫監賓州鹽酒稅。王晉卿誅爲英宗主壻，主
薨，誅徙均州。故云：三人俱是識山人。

白髮四老人，何曾在商顏。〔王註〕李太白《商山四皓》詩：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施註〕《漢·張良傳》：太子侍宴，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顏師古曰：四人，即商山四皓也。煩君紙上影，照我胸中山。山中亦何有，木老土石頑。正賴天日光，澗谷紛爛斑。我心空無物，斯文何足關〔六〕。
〔施註〕陶淵明《連雨獨飲》詩：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君看古井水，萬象自往還。〔註案〕紀昀曰：意境深微，氣亦渾雅。

其二

君歸嶺北初逢雪，我亦江南五見春。寄語風流王武子，〔施註〕《晉·王濟傳》：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王武子尚常山公主。三人俱是識山人。〔王註〕堯卿曰：公謫黃州五年，定國賓州三年，晉卿均州三年。

呈定國〔七〕

〔註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舊病應逢醫口藥，〔合註〕《舊病》暗用柳子厚《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新粧漸畫人時眉。〔合註〕朱慶餘詩：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人時無。信知詩是窮人物，近覺王郎不作詩。

寄傲軒

〔查註〕李端叔《姑溪集·題韋深道寄傲軒》詩云：南窗何似北窗涼，寄傲風來各有方。千古光輝

如昨日，一時收拾付新堂。已驚盡裏醅初綠，更覺籬邊菊漸黃。就使主人官即顯，此間高興定難忘。〔合註〕深道，名許。〔一統志〕云：蕪湖人，從李之儀學，不事科舉，築室，榜曰獨樂。元符間，諸公遭貶逐，許遇有過江上者，必款接周急。自號湖陰居士。又據其裔孫韋謙恒云：宋時自江西避難蕪湖，顏所居曰寄傲軒，康熙年間，於蕪湖縣南半里，掘地得古碑，題曰「宋獨樂居士韋深道先生墓」，就其處建祠焉。〔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先生英妙年，〔馮註〕〔文選〕潘岳〔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一掃千兔禿。〔馮註〕杜子美〔醉歌行〕詩：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合註〕唐太宗〔書王羲之傳後〕云：雖禿千兔之毫。仕進固有餘，不肯踐場屋。通

闕何所傲，傲名非傲俗。〔合註〕〔晉書〕郭璞傳：傲俗者不得以自得。定知軒冕中，享榮不償辱。豈

無自安計，得失猶轉轂。先生獨揚揚，憂患莫能瀆。〔王註〕續曰：虎威狀如乙字，

人佩之可以辟除不祥。〔馮註〕〔酉陽雜俎〕：虎威如乙字，長寸許，在腋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則能威衆。

失若龜藏六。〔馮註〕〔雜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根，魔不

得便。注：野干，獸名。干，音犴。范石湖詩：六用都藏縮似龜。茅簷聊寄寓，俯仰亦自足。東坡無邊春，

方寸盡藏蓄。醉哦旁若無，〔合註〕〔史記〕荆軻傳：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

相泣，旁若無人者。獨侑一樽醪。〔九〕。牀頭車馬道，殘月挂疎木。朝客紛擾時，先生睡方熟。

送呂昌朝知嘉州〔一〇〕

不羨三刀夢蜀都，〔施註〕〔晉〕王濬傳：轉廣漢太守，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驚覺，意甚惡之。主

簿李毅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聊將八詠繼東吳〔二〕。〔王註次公曰〕昌朝得宋復古畫八景圖，來嘉州。其目曰：洞庭晚靄、廬阜秋雲、平田雁落、關浦帆歸、雨暗江村、雪藏山麓、泉崑古柏、石岸孤松。「八詠繼東吳」，則沈休文嘗有東吳八詠也。〔施註〕宋沈約集有東陽八詠。〔合註〕一統志：金華府，孫吳置東陽郡，隋初爲吳寧縣。則稱東吳亦可。卧看古佛凌雲閣，勅賜詩人明月湖。〔王註次公曰〕凌雲閣，卽九鼎寺，有大佛之像。明月湖在州治之東。〔查註〕方輿勝覽：九頂山在嘉州城左，唐會昌以前，每峰皆有寺，今惟存報恩一寺。又：凌雲寺，唐開元中，僧海通鑿山爲彌勒大像。墨莊漫錄：嘉州凌雲寺大像記，韋卓文，張綽書，其碑甚豐。名勝志：明月樓，在嘉州城譙樓之右，下瞰明月湖。郭璞譏云：鬱姑鬱姑，將州到洛都，但看千載後，變成明月湖。後隋鬱姑將軍始開此湖也。洛都，山名，在嘉州西五里。得句會應緣竹鶴，〔合註〕宣和畫譜：黃筌、黃君寶、滕昌祐，均蜀人，有竹鶴圖。豈呂昌朝於宋復古八景之外，復有收藏名畫，故先生詩云爾耶？再考。思歸寧復爲尊鱸。橫空好在修眉色，〔施註〕韓退之南山詩云：天宇浮修眉，濃綠畫新就。頭白猶堪乞左符。〔施註〕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顏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查註〕唐書：輿服志：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飾，衣緋者以銀飾，謂之章服。程大昌演繁露：漢太守之官，必得左符以出，至郡，用以爲驗。蓋右符先已留州，故令以左右合也。唐世刺史，亦執左魚至州，與右魚合契。

次韻黃魯直寄題郭明父府推穎州〔三〕西齋二首

〔查註〕職官分紀：惟開封及京留守，有判官、推官，其餘名節推、察推者，皆幕職官也。〔合註〕

《東坡全集》有《與明父權府提刑尺牘》首云：到官半歲，依庇德宇。考先生於元祐六年九月到穎，明年三月去穎移揚，適半歲，當卽此人。至作詩，則在將赴杭時也。

其一

樹頭啄木常疑客，〔王註〕賈島詩：時聞啄木鳥，疑是叩門僧。客去而嗔〔三〕定不然。脫轄已應生井沫，解衣聊復起庖煙。〔王註〕杜子美《題新津北橋樓》詩：廚煙覺遠庖。〔施註〕《漢·韓信傳》：解衣衣我，推食食我。白樂天《村居》詩：廚寒未起烟。平生詩酒真相污，此去文書恐獨賢。〔王註〕杜子美《謁文公上方》詩：久遭詩酒污，何事忝簪裾。早晚西湖映華髮，小舟翻動水中天。〔王註〕穎州之西湖也〔四〕。〔施註〕賈島詩：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

其二

寂寞東京月旦州，〔施註〕《後漢·許邵傳》：縣有月旦里。〔查註〕《太平寰宇記》：蔡州汝陽縣。唐貞元七年正月，割汝陽縣汝水之南地，置汝南縣。元和十三年，以地復歸汝陽。安城故城，在汝陽縣東南〔五〕，北有二龍鄉，月旦里是也。德星無復綴珠旒。〔施註〕《稽神異苑》：陳實與子姪造荀爽父子討論，於時，太史奏德星聚。《後漢·天文志》：五星如連珠。莫嗟平輿空神物，〔集甲原註〕輿音預〔六〕。〔王註〕《後漢書》：許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施註〕《太平寰宇記》：平輿縣有二龍澤，許劭、許虔俱有高名，汝南稱平輿有二龍。〔查註〕《輿地廣記》：平輿縣有葛陂，水物含靈。後漢費長房投竹化龍處。尚有西齋接勝流。〔施註〕《楞嚴經》：此三勝流。《唐·張九齡傳》：

朝廷許其勝流。春夢屢尋湖十頃，家書新報橘千頭。雪堂亦有思歸曲，〔王註堯卿曰〕公嘗裁節陶淵明
歸去來爲思鄉曲。〔施註〕文選石崇思歸引序云：困於人間煩曠，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倘古人
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爲謝平生馬少游。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

〔施註〕秦少章名覲，少游弟。錢蒙仲，穆父子。〔查註〕東都事略：秦觀弟覲，字少章，亦能文。
陳後山有送少章詩，註云：元祐四年三月，東坡自翰苑出知杭州，少章時從東坡學。黃山谷有
送少章從蘇公餘杭詩，張文潛有送秦覲從蘇杭州爲學序，少游有送少章弟赴仁和主簿
詩。錢蒙仲，穆父之子，穆父知越州，蒙仲時亦在越。故結句云：隔江相照雪衣明。〔合註〕任淵
陳後山詩註：秦覲，字少章。與東都事略及宋史不同。〔誥案〕覲、觀皆秦觀弟，覲字少
章，史家皆舛誤，非任淵誤也。時覲從公於杭，其後歸，公作太息一篇送之。詳卷三十二案
中。自此詩起以後，皆杭州作。〔案〕總案元祐五年二月，有作太息一篇送秦覲條。

碧畦黃隴稻如京，〔施註〕毛詩：小雅·甫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氏云：京，高丘也。歲美人和易得情。

〔合註〕周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疏引易緯通卦驗：歲美人和。鑑裏移舟天外思〔二七〕，〔王註程續曰〕李
太白清溪行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次公曰〕鑑裏移舟，蓋越州之景。王羲之嘗曰：「每過山陰道，如明鏡中
行。」是也。〔施註〕謂鑑湖。地中鳴角古來聲。〔施註〕元微之會稽州宅詩：星河影向簷前落，鼓角聲從地下回。

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王註次公曰〕蒙仲，豈越州之子弟乎？先生詩似正比越州也。李白送

友人尋越中山水詩「西陵繞越臺」是也。又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合註〕《石林詩話》：蘇子瞻「山圍故國」云云，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莫彼我爲辨耳。〔語案〕錢蒙仲不但是錢越州之子，并屬錢王之後，詩乃特用「山圍故國」，而以「城空」二字易去「周遭」，其下句之意未平，亦有感慨。蓋錢氏歸國後，有臨安縣，田園房廊歲課一千三百四十貫有奇，寄納軍資庫，爲錢塘、臨安二邑歲修祠墓之用，並未請領。計自太平興國三年戊寅，至是元祐己巳，凡一百一十二年，庫貯計一十五萬貫有奇。當元豐間，祠墓蕪廢，錢暉等上言：不敢支給前項，但求撥完田園房廊收課完修。詔許杭州支五百貫，可謂豈有此理。彼納土者，嫡孫已爲道士，何忍出此，宜其後康王有錢俶討地之一說也。公前作《表忠觀碑》，已有父老流涕之詞，至明年竟支與四千五百貫。六年罷任，又爲奏請歲給，且以毋使小民竊議爲言。是此故國未平，卽雲孫憔悴之慨，而不得更謂之劉禹錫詩矣。詩話往往癡人說夢，故詳言之。一子有如雙白鷺，〔查註〕《詩·振鷺箋》：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隔江相照雪衣明。〔王註次公曰〕玉真妃，有一鸚鵡，其毛色白，名之曰雪衣女。先生與陳述古詩：記得金籠放雪衣。自註云：當生日，杭人爲之放鴿。觀此，則凡羽毛之色白者，皆可言雪衣矣。

次韻錢越州

〔施註〕先是東坡起流落中，掌二制，勇於報國，不爲顧慮，且復踈於言語，是時衆賢雖聚於朝，而已有洛黨、朔黨、蜀黨之語，言路多以謗訕誣之。二聖察其忠蓋，不以爲罪，諸公無以泄其怒，凡所薦引如黃魯直、歐陽叔弼、王定國皆被彈劾，無得免者。公乃屢章乞去，歷辯謗傷。元祐四年三月，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而穆父時以京尹坐奏獄空事守越。正言劉器之謂責之太薄。穆父與公以氣類厚善，故此詩末章云：年來齒頰生荆棘，習氣因君又一言。後又和云：欲息波瀾須

引去，吾儕豈獨在多言。意皆有在也。〔詰案〕元祐二年，公以賢良薦秦觀。始登第，其後賈易等劾觀，乃公六年還朝後事。施註與黃魯直等一例人之，謬甚，已刪。魯直乃監德平鎮，自與趙挺之結冤，致公亦爲所彈。叔弼乃五鬼之一，因程伊川牽涉者，亦器之所攻，與公何干。施註並謬。

髯尹超然定逸羣，〔王註次公曰〕髯尹，以言錢越州。〔查註〕穆父自知開封府出守越，故稱尹。南遊端爲訪雲門。謫仙歸侍玉皇案，〔王註〕越州有蓬萊閣，元微之有越州詩。〔查註〕程大昌演繁露：香案也者，正在殿上而對班案前者，乃從殿下準望言之。及其人閣，而夾侍香案，亦從左右準望，非直夾並香案也。元稹自言「我是玉皇香案吏」，其亦準望而爲言歟？老鶴來乘刺史轡〔二〇〕。〔施註〕白樂天韋山人詩：老鶴風標不可親。〔合註〕用鶴乘軒事，蓋自謂也。已覺簿書哀老子，故知籩豆有司存。年來齒頰生荆棘，〔施註〕真誥：許遠遊與王羲之書云：君侯心中，荆棘交雜。老子：師之所處，荆棘生焉。習氣因君又一言。

同秦仲二子雨中遊寶山

〔施註〕黃師是龍圖諸孫直孺，以其先世此詩刻石歸宿。後題云：元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偶同仲天貺、秦少章來遊寶山。石刻雖已湮泐，而字極姿媚可愛也。

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閑。〔施註〕李涉題鶴林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立鵲〔二〇〕低昂煙雨裏，〔王註〕東方朔外傳：武帝宴坐，朔執戟在殿階旁，屈指獨語。上從殿上見朔，呼問之。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行人出沒樹林間。

去杭州_三十五年，復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王註鎮叔曰〕先生通判杭州，至七年甲寅秋，移守密州，至元祐四年己巳，知杭州。自甲寅至己巳爲十五年。〔查註〕_{咸淳臨安志}：元祐四年正月庚午，熊本自杭徙知江寧府，蘇軾自翰林學士乞郡。三月丁亥，得旨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按先生以七月三日到杭州任。〔職官分紀〕：諸州幕職，有觀察判官。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王註倬曰〕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魚十餘尾，皆金色。道人齋餘，

爭倚檻投餌爲戲。〔查註〕_{西湖游覽志}：淨慈寺畔有南屏興教寺，舊名善慶，有齊雲亭、清曠樓。載先生此詩於條下。

〔長公外紀〕：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魚有鯽有鯉，鯽食淤泥，鯉食螺蜆，若餅餌之類，則皆食之。還從舊社得心印，

〔施註〕白樂天_{果上人}詩：本結菩提香火社。〔施註〕_{高僧傳}：惠可立雪斷臂，求法於達摩。達摩曰：「我法一心不立文

字。」法師以心契，故曰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王註堯卿曰〕公遊壽星院，入門便悟。嘗有詩云：前生我已到杭

州。晉羊祜自省前生李氏之子。張文定公方平爲滁州日，遊琅邪山，至藏院，云：前生寫_{楞伽經}未終，願再成之。皆異

人也。〔施註〕_{高僧傳}：邢和璞與房瑄遊廢佛堂，以杖擊地，令掘之，得一瓦瓶，中有婁師德_{與永禪師書}。和璞笑謂瑄

曰：「省此乎？」瑄彷彿記前生嘗爲僧，名智永。葑合平湖久蕪漫_三，〔查註〕本集_{請開西湖狀}云：錢氏有國，置撩

湖兵千人，日夜開濬。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今者十

六七年間，遂塞其半。父老皆言：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合註〕_{南史}·梁元帝紀：庭草蕪沒。人經豐歲尚凋疎。

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施註〕_{唐文粹}：高適爲封丘尉日，有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

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夢想舊山安在哉，爲銜君命且遲回。適，終左散騎常侍。〔查註〕元和郡縣志：孟諸，澤名，在宋州虞城縣西北，周圍五十里，俗號盟諸澤。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施註〕莫君陳，字和中，吳興人。官至少府監。〔合註〕吳興備志：莫君陳從安定先生學。熙寧中，新置六法科，首中其選，甚爲王安石器重。續通鑑長編：熙寧六年三月，詔試中刑法，莫君陳遷一官，爲刑法官。元祐三年五月，朝奉大夫大理少卿莫君陳知舒州，以疾自請也。四年八月，君陳罷兩浙提刑，與知州差遣，以先不受理章惇強買民田事也。先生作詩，蓋在君陳未罷之先。後，君陳又知蘄州，爲刑部員外郎，朝請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提舉洞霄宮。俱見長編中。

到處相逢是偶然，〔施註〕杜子美送楊監詩：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夢中相對各華顛。〔施註〕後漢蔡邕傳：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王註次公曰〕先生往爲杭倅日，有詩云：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故今詩云爾。〔堯卿曰〕杜牧詩：萬珠跳猛雨。

送子由使契丹

〔王註倅曰〕元祐四年三月十一日，子瞻出知杭州。八月十六日，詔子由爲賀遼國生辰國信使。雲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遠適更沾巾。〔王註〕杜子美南征詩：偷生長避地，遠適更沾巾。不辭駟三騎

凌風雪，〔施註〕左傳：文公十六年：楚子乘駟，會師於臨品。杜預曰：駟，傳車也。要使天驕識鳳麟。〔施註〕漢·匈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沙漠回看清禁月，〔施註〕漢·匈奴傳：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內外也。〔合註〕傅咸《申懷賦》：穆穆清禁。〔誥案〕時子由代公爲翰林學士，故有此句。湖山應夢武林〔三〕春。〔王註次公曰〕水經注：錢塘縣有武林山。〔施註〕杭州舊號虎林，避唐諱，更爲武林。陸文學《錢塘記》云：武林山，隋時有白虎見其上，因以名之。單于若問君家世，〔合註〕史記·匈奴傳：單于註：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所謂天子。何遜詩：家世傳儒雅。莫道中朝第一人。〔王註〕唐·李揆傳：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又：德宗幸山南，揆爲盧杞所惡，用爲人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次韻答劉景文左藏

〔公自註〕有美堂燕集，景文有詩〔三〕。〔施註〕劉景文，名季孫，開封祥符人，壯閔公平之少子。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稅。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行部至饒，按酒務，至廳事，見小屏間景文所題絕句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旁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支山。大稱賞之。時饒學缺教授，士人以言荆公，即俾兼攝。後以左藏副使爲兩浙兵馬都監，駐杭州。東坡爲守，一見遇以國士，表薦之，得隰州以歿。〔王註堯卿曰〕有美堂宴集，景文詩云：雲間獵獵立旌旗，公在胥山把酒時。笑語幾番留湛輩，風流千載與吳兒。湖山日落丹青煥，樓閣風收雨露滋。誰

使管簫江上住，胸中事業九門知。自註云：是日大霽。〔查註〕按尤延之《遂初堂書目》，劉景文詩名《橫槩集》，今不傳。與東坡唱和二十餘篇，予所見者十餘首耳。

我老詩壇仆鼓旗，〔施註〕《漢·韓信傳》：建大將旗鼓。《唐·南蠻傳》：攻大渡河，仆旗息鼓。借君佳句發良時。但空賀監杯中物，〔王註〕李太白《憶賀監》詩：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莫示孫郎帳下兒。夜燭催詩金燼落，〔王註〕劉禹錫詩：寂寂獨看金燼落。秋芳壓帽露華滋。故應好語如爬癢，有味難名只自知。〔王註〕佛書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坐上復借韻送岢嵐軍通判葉朝奉

〔王註十朋曰〕此詩借劉景文韻。〔查註〕《太平寰宇記》：岢嵐軍理嵐谷縣。隋大業中，置岢嵐鎮，唐長壽中，置軍，取東北岢嵐山爲名。東至雪山六十里，與朔州分界。《九域志》：河東路岢嵐軍，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嵐谷縣建軍。至東京一千八百里。《宋史·職官志》：文散官有朝奉大夫、朝奉郎，舊名通議，太平興國中改今名。

雲間踏白看纏旗，〔王註師曰〕軍中有踏白馬，遇行師，以爲先驅。〔查註〕《宋史·宋琪傳》：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王明清《摭青雜說》云：北人南侵，朝廷遣大軍遏其衝，主將每令小校，四出游徼，謂之踏白軍。〔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二月，令王震校正李靖營陣法，分類解釋。註云：先鋒踏白，皆在陣外。莫忘西湖把酒時。夢裏吳山連越嶠，〔施註〕沈懷遠《南越志》：南越以五嶠爲限，東曰大庾，次騎田，次都龐，次焚萌渚，次越嶠。樽前羌婦雜胡兒。夕烽過後人初醉，春雁來時雪未滋。爲問從軍真樂不〔三〕？書來粗遣故人知。

始於〔三〕文登海上，得白石數升，如芡實，可作枕。聞梅丈嗜石，故以遺其子子明學士，子明有詩，次韻〔三〕

〔施註〕梅子明，吳郡人。自館閣求便親養，爲杭州通判。張文潛嘗有長篇送之云：吾人神仙後，厭直承明廬。借問太守誰？子雲蜀名儒。太守謂東坡也。〔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六月，張璪舉梅灝。註云：灝，蘇州人。十二月，灝爲祕閣校理，後元符二年正月，罷館職。而晁補之《雞肋集》有《送梅校理子明通守》詩，劉貢父《彭城集》亦有《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梅灝通判杭州制》，則子明當卽灝也。〔查註〕先生有《寄梅宣義園亭》詩，載後卷中。

海隅荒怪有誰珍，零落珊瑚泣季倫。〔王註次公曰〕季倫，石崇字也。季倫豪傑者。〔泣〕之義，以俟明識。

〔伯恭曰〕此特借珊瑚之碎者以比石耳，〔泣〕者謂其可惜也。〔施註〕《漢班固敘傳》：得時者蕃滋，失時者零落。《晉·石崇傳》：字季倫。與王愷以奢靡相尚。武帝助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以示崇，崇以鐵如意擊碎之。愷既惋惜，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乃命左右，悉取珊瑚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法供坐令微物重，〔公自註〕軾舊有怪石供〔二〕。〔王註〕先生《怪石供》云：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光明可愛。得二百九十八枚，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施註〕《華嚴經》：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色難歸致孝心純。〔王註〕《左傳·隱公元年》：穎考叔，純孝也。只疑惹苡來交趾，〔施註〕《後漢·馬援傳》：交趾常餌惹苡實，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未信蠙珠出泗濱。願子聚爲江夏枕，不勞揮扇自寧親。〔王註〕《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合註〕《揚子法言》：孝莫大於寧親。

次韻錢越州見寄

莫將牛弩射羊羣，〔王註續曰〕漢有八牛弩，以射楚軍，矢及十里。〔合註〕〔玉海〕云：唐時西蜀有八牛弩，見〔唐書〕傳中。然詩句必另有所本，或即「割雞焉用牛刀」之意。卧治何妨晝掩門。〔王註〕〔前漢〕汲黯傳：拜淮陽太守。上曰：「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稍喜使君無疾病，時因送客見車轡。搔頭白髮秋無數，〔施註〕杜子美〔夢李太白〕詩：出門搔白首。閉眼丹田夜自存。〔施註〕〔黃庭經〕：嘘吸廬外，出入丹田。註：存三丹田，使和積如一，則曰胎仙。〔孟子〕·告子上：「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楚辭〕·遠遊：「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欲息波瀾須引去，〔施註〕韓退之〔剝啄行〕：「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吾儕豈獨坐多言。」〔王註次公曰〕末句蓋有所激，豈越州首篇有勸莫多言之意乎。〔語案〕穆父之出，亦爲言者所攻，詩乃兼穆父言之，非穆父勸之也。

文登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戰，時有碎裂，淘灑〔三〕歲久，皆圓熟可愛，土人謂此彈子渦也。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

〔查註〕〔元和郡縣志〕：蓬萊鎮，在黃縣東北五十里。〔齊乘〕：宋治平中，登州郡守朱處約，於海神廟基建蓬萊閣，爲山海登臨勝槩。〔名勝志〕：蓬萊閣，在蓬萊縣城北丹崖山，舊傳漢武於此望海

中蓬萊山。東西二面，石壁巉巖。《齊乘》：蓬萊閣下有碎石，白者可以爲奕。《名勝志》：珠璣巖，在丹崖山下，石壁千丈，水中有小石，狀如珠璣，或如彈丸。《武林梵志》：千頃廣化院，在木子巷北。開平元年，吳越王建，舊名千頃，大中祥符九年，改今額。僧了性精於醫，善草書。趙清獻公名其堂曰垂慈，以著其療疾濟人之功。

蓬萊海上峰，玉立色不改。〔施註〕陶淵明《形贈影》詩：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侯殺廉角，〔王註〕揚雄賦：凌陽侯之素波。〔施註〕《楚辭》屈原《九章》：凌陽侯之汜濫。《淮南子》：波神曰陽侯。〔誥案〕紀昀曰：精采艷發也。陰火發光彩。〔王註〕木元虛《海賦》：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劉禹錫《望賦》：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采。累累彈丸間，瑣細或珠琲〔三〇〕。〔施註〕《文選》左太冲《吳都賦》：金鑑磊砢，珠琲闌干。閻浮一漚耳，〔王註次公曰〕佛書：閻浮提，言中國也。〔施註〕《長阿含經》：閻浮提樹得名。真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倘有蟠桃生，且暮猶可待。〔王註次公曰〕此詩言以小石養菖蒲，而言及待「蟠桃生」，未詳。豈以菖蒲延年，服之而壽，遂可待蟠桃乎？以俟言詩者。〔伯恭曰〕蟠桃，海上物也。《史記·五帝本紀》：東至於蟠木。劉禹錫詩：海中仙果子生遲。是已。今詩主海石而作，如「袖中有東海，日與山海對」，皆非實事，故云「倘有蟠桃生，且暮猶可待」，言既是海石，亦當有蟠桃也。〔誥案〕紀昀曰：筆筆奇警，不覺題之瑣碎。

次韻毛滂法曹感雨〔三二〕

〔施註〕毛滂，字澤民。元祐初，東坡在翰院，澤民自浙入京，以書贊文一篇自通。坡答之曰：「今時

爲文者至多，可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也。」坡出守錢塘，澤民適爲據。紹聖初，謫惠州，澤民以書問安否，又寄所擬《秋興賦》。坡答之曰：「《秋興》之作，追配騷人多矣。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澤民嘗爲武康令。崇寧初除刪定官，未幾爲言者論去，後知秀州。有《東堂集》行於世。〔合註〕《永樂大典》收載此集，今已採入《四庫全書》，編作十卷，而此詩原唱，集中失載。滂，衢州人也。蔡元度守潤州，澤民傾心事之，見《揮塵後錄》。【誥案】毛國鎮，三衢人。以省郎之筠州子由謫所。部中相與厚善，唱酬甚多。國鎮與趙清獻閱道舊契，時閱道方養老高齋，國鎮因告歸，公爲書《歸去來詞》以美之。其子滂，嘗見公於黃，子由亦有《贈毛滂齋郎》詩。公知其父子者久矣。施註謂滂於元祐初以書自通，直是夢嚙。此詩首提「江南佳公子」，將閱道、國鎮舊契領起。中間「我頃在東坡」一段，明言筠、黃通好，其中有子由在，故云「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簞」也。滂先已見公於黃，故又有「一笑便傾倒」句，而此段自述東坡貧困狀，與坐擁節旄氣槩，今昔不同，正以滂向預「設客」，「筒彈」之列，而因滂親見以發之也。又公以滂尚困下僚，故前有「興雨」、「斂藏」四句，後復終以「他年」、「芋火」，皆深切誠勉之詞，若如施註，則何由及黃州耶？滂於蔡卞爲內戚，《揮塵後錄》乃記蔡卞夫婦家燕與滂謔戲之語，使紹聖間滂附蔡卞以成黨禍，如葉夢得之附其兄蔡京者。然必當引此條繩之。滂無其事，而施註已有紹聖間惠州通問及公厄窮無聊之說，是滂雖熟蔡卞，並未依附之也。合註之引此條，其意焉在？

江南佳公子，遺我錦繡端。〔施註〕《文選》：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

段，何以報之青玉案。攬之温如春，公子焉得寒。興雨自有時，膚寸便濛濛。〔王註〕《詩·小雅·大田》：興雨祁祁。又《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太山爾。斂藏以自潤，牛斗何足干。〔王註次公曰〕牛斗何足干，借豐城之劍氣在斗牛之間，如氣干雲霓之義。空庭月與影，強結三友歡。我豈不足歟，要此清團團。〔施註〕杜子美《薄遊》詩：浙浙風生砌，團團月隱牆。欲歡〔三〕在一醉，常恐樽中乾。〔王註〕陶淵明詩：尊中酒不乾。捨酒尚可樂，明珠如彈丸。但恐千仞雀，恩恩〔三〕發虛彈。〔施註〕《莊子·讓王篇》：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以其所用重而所要輕也。迨子閑暇時，種子田中丹。一朝涉世故，〔施註〕《文選》潘正叔《迎駕》詩：世故尚未夷。空腹容欺謾。〔王註〕韓退之詩：逶迤不復振，後世恣欺謾。神仙伊用昌《夫婦詠鼓詞》云：釘著不知侵骨髓，打來只是沒心肝，空腹被人謾。我頃在東坡，秋菊爲夕餐。永愧坡間人，布褐爲我完。雪堂初覆瓦，上簞無下莞。〔王註〕《詩·小雅·斯干》：下莞上簞，乃安斯寢。時時亦設客，每醉筒輒殫〔三〕。〔施註〕東坡《答秦太虛書》云：初到黃，廩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旦用盥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一笑便傾倒，〔施註〕杜子美《送李七丈》詩：志士感傷心，今日已傾倒。五年得輕安。公子豈我徒，衣鉢傳一簞。〔王註〕《左傳·哀公二十年》：與之一簞珠。又〔子仁曰〕禪家傳法，謂之傳衣鉢。〔施註〕《摭言》：唐進士謝恩，如得主司，或與主司先人同名第，卽謝衣鉢。《古詩話》：和凝第十三名及第，後知貢舉，取范質第十三名，謂曰：「欲傳老夫衣鉢耳。」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寬。〔王註次公曰〕孟郊、賈島，爲詩寒窘，先生素所不許。如言孟郊曰：安能將兩耳，聽此寒蟲號。又曰：氣壓郊與島。是也。〔施註〕孟

郊、賈島，皆韓愈門人。〔郡註〕公蓋以韓自況也。悲吟古寺中，穿帷雪漫漫。他年記此味，芋火對嬾殘〔三〕。〔王註次公曰〕唐李泌嘗於衡岳寺讀書，察嬾殘所爲，曰：「非凡人也。」聆其中夜梵唱，響徹山林，先懷愴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中夜潛往，謁焉。嬾殘命坐，發火取芋以啗之，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嬾殘性嬾而食殘，故以爲號。事見〔高僧傳〕。

送鄧宗古還鄉

〔查註〕〔宋史·孝義傳〕：鄧宗古，簡州陽安人。父死，自培土爲墳，廬其側，晨夕號慟，甘露降於墓木，里中號爲鄧孝子。〔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二月，成都府路轉運司言：簡州進士鄧宗古，閬里稱孝，詔賜絹二十四匹。

廣漢有姜子，孝弟〔三〕行里閭。赤眉雖豺虎，弛兵過其墟。〔王註〕〔後漢·姜詩妻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至今空清泉，無復雙鯉魚。南鄭有李邵，妙得〔三〕甘公書。〔王註次公曰〕〔後漢書〕：李邵，漢中南鄭人。善河圖風星。漢初有甘公、石公，亦知星。〔夢齡曰〕〔晉·志〕云：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夜坐指流星，驚倒兩使車。〔王註〕〔後漢·李邵傳〕：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采風謠。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邵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抱關不肯仕，布褐蒙璠璣。〔王註次公曰〕抱關不肯仕，所以言李邵縣召署幕門候吏也。〔施註〕〔揚子法言〕：玉不雕，璠璣不作器。〔合註〕〔老子〕：聖人被褐懷玉。西南固

多士，君得二子餘。

〔王註師曰〕宗古事親孝，亦精於星曆之學，故用姜詩、李邵二子事。〔合註〕宗古精於星曆事。

〔宋史〕本傳不載。凜凜忠文公，搜士及樵漁。

〔王註次公曰〕忠文公謂范景仁也。宗古必景仁門生矣。澗溪

有幽討，〔王註〕杜子美《贈李白》詩：李侯金闥彥，脫身事幽討。

蘋芷真嘉蔬。〔王註次公曰〕或云無芷字，恐誤。

〔合註〕次公註蓋以《左傳》作「芷」不作「芷」也。歲晚終不食，心惻當何如。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賦詩，軾得心字〔三〕

〔王註堯卿曰〕用《圓覺經》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爲韻。〔查註〕《咸淳臨安志》：

上智果院，開運元年錢氏建。元祐中，守蘇文忠公重建法堂，有題梁。《武林梵志》：智果寺，舊

在孤山。《西湖游覽志》：紹興間，徙築於寶石山麓。〔施註〕參寥智果舍下，有泉出石間，東坡名

之參寥泉。故詩云：雲崖有淺井，云云。〔誥案〕施註「參寥泉」句下，有「且爲之銘」四字，下接「故

詩云」。誤甚，已刪。餘詳後詩註中。

漲水返舊壑，〔施註〕《禮記·郊特牲》：歲十二月，水歸其壑。飛雲思故岑。

〔施註〕白樂天《別傷穎士》詩：浮雲暗

歸山。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三〕心。三間得幽寂，〔合註〕《魯靈光殿賦》：三間四表。數步藏清深。

攢金盧橘塢，〔施註〕《漢·司馬相如傳·上林賦》：盧橘夏熟。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郭

璞註《史記》本傳云，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通歲食之，卽此盧橘也。散火楊梅林。

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崖有淺井，〔合註〕鮑照詩：雲崖隱靈室。玉醴常半尋。〔施註〕揚雄《太玄

經。飲玉醴以解渴。張平子《思玄賦》。飲青岑之玉醴。《左傳》。成公十二年註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遂名參寥泉。【詰案】公所作《參寥泉銘》。乃六年去郡時事。所記別得新泉，非此參寥泉也。查註牽混載此，不知分析，其誤與題下施註同，今刪。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吞雲夢者八九。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查註〕杜子美《畏人》詩。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歲晚解我簪。〔施註〕鍾會《遺榮賦》。散髮抽簪，永絕一丘。

哭王子立，次兒子迨韻三首〔四〕

〔查註〕本集《王子立墓誌銘》云。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與其弟通，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按，子立於元祐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沒於奉高傳舍。其從先生於吳興，實元豐己未先生守湖州時，有《與王郎兄弟繞城觀荷花》詩，故第三章結句「回看十年事」云云。

其一

彭城初識子，照眼白而長。異夢成先兆，〔公自註〕余爲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生，曰：「吾夢爲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合註〕王符《潛夫論》。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清言得未嘗。

〔合註〕《晉書·樂廣傳》。善清言。豈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公自註〕子立能詩，而有禮學。〔施註〕《文選》東哲有《補亡詩序》曰。哲與同業疇人，肆修鄉飲酒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缺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

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咄咄真相逼，〔施註〕〔法帖·衛夫人書〕：王逸少甚能學術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諸生敢雁行。〔王註〕〔禮記·王制〕：兄之齒雁行。

其二

非無伯鸞志，〔施註〕〔後漢·梁鴻傳〕：字伯鸞。家貧而尚節介，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女，狀肥醜而黑，擇對不嫁，鴻聞而聘之。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作頌。獨有子雲悲。〔王註次公曰〕子雲，揚雄也。子雲嘗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卒以無子。「獨有子雲悲」，似言王子立有無子之悲。〔施註〕〔漢·揚雄傳〕：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雄卒，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東坡志子立墓云：享年三十五，一女初，晬，有遺腹子裔。其兄蓮子開，葬於臨城。〔揚子法言〕註云：童烏，子雲之子也。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也。〔合註〕先生與錢穆父書：子立只一女，竟無兒。云云。當卽作詩時所寄之書。至《樂城集·王子立秀才文引》云：君之沒，女初未能言，子裔未生，君弟適哀君文若干卷，庶幾初，裔能立，以畀之。則子立後仍有子，故《墓志》亦云然也。恨子非天合，〔合註〕〔東萊子〕：以人合者，有時而離；以天合者，無時而離。註：人合，交游朋友之類；天合，父子兄弟之屬。猶能使我思。兒曹莫悽慟，〔四〕，老眼欲枯萎。會哭皆豪傑，〔公自註〕子立與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秦少游、陳無己皆友善。誰爲感舊詩。〔施註〕〔文選〕：向子期追思嵇康、呂安曩昔游宴之好，作《思舊賦》。

其三

龍困嘗魚服，〔施註〕〔文選〕張平子《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合註〕〔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

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上訴天帝，曰：「白龍不化，豫且不射。」羊儼或虎蒙。〔施註〕《揚子》：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豹而戰，忘其皮之虎也。〔合註〕《廣韻》：儼，智也，疾也，利也，慧也。〔誥案〕羊之質性，又有黠者。恩恩成鬼錄，〔王註〕《三國·魏志·王粲傳》：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其姓名，已爲鬼錄。陶潛詩：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憤憤到天公。〔王註〕《晉·天文志》載庚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也。庾信詩亦云：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少。偶落藩牆上，同遊羿毅中。回看十年事，黃葉卷秋風。〔誥案〕詩謂通塞由命，龍服羊蒙，莫非天也。花落藩牆不一，猶適之與已游毅，則同傷憤憤也。

異 鵲并敘〔四〕

熙寧中，柯侯仲常，〔查註〕柯仲常，名述。見《晁无咎集》。其子暉爲廣陵掾。〔合註〕《吳興備志》：柯述，字仲常，南安人。知歸安縣。又《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四月，左朝散大夫，權知福州柯述言：日重輪，其一圍日而五色，其一承日而純黃。又：七年十二月，左朝請大夫柯述爲光祿少卿。又：八年正月，易兵部郎中。先生作詩時，或述已權知福州矣。通守漳州，〔查註〕《職官分紀》：軍州俱有通判，大臣出鎮，多指名奏辟。《九域志》：福建路漳州漳浦郡軍事，治龍溪縣。東南至海一百六十九里。以救飢得民。有二鵲，棲其廳事，訖侯之去，鵲亦送之，漳人異焉。爲賦此詩。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家有五畝園，么鳳集桐花。〔王註次公曰〕有彩羽之細禽，人謂其如鳳，名之曰么鳳。蜀有禽，五色，桐花時，來集於桐上，名曰桐花鳳。〔合註〕桐花鳳，見李德裕賦。是時烏與鵲，巢毅可俯

擊。〔王註師曰〕禮記·禮運：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合註〕原註引禮記作「鵲之巢，可俯而窺」，今校正。〔施註〕荀子：王者之政，好生惡殺，則鳥鵲之巢，可俯而窺。莊子·馬蹄篇：至德之世，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羣呀。〔施註〕韓退之讀東方朔雜事詩：衆官助呀呀。里人驚瑞異，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鴛與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衆鳥不我遐。〔施註〕毛詩·周南·汝墳：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東坡雜說云：少時所居書堂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數年間，鳥鵲皆巢於低枝，其鴛可俯而窺。又有桐花鳳，四五月一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閩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故知中孚化，可及魚與豸。〔施註〕易·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柯侯古循吏，悃悃真無華。臨漳所全活，〔合註〕漢書·成帝紀：遣使者循行郡國，務有以全活。晉書·王濬傳：濬除巴郡太守，所全活者數千人。數等江干沙。仁心格異族，兩鵲棲其衙。但恨不能言，相對空楂楂。〔施註〕韓退之詩：鵲鳴聲楂楂，鳥噪聲攫攫。善惡以類應，古語良非誇。君看彼酷吏，〔合註〕漢書有酷吏傳。所至號鬼車。〔王註邦衡曰〕嶺表錄異云：鴞，夜飛晝伏，名鬼車。〔施註〕嶺表錄異：梟，一名鬼車，或云九首。古者重鴞肉及梟羹，蓋惡鳥欲滅其族也。〔查註〕齊東野語：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逸鳥。世傳此鳥血滴人家，能爲災咎。聞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速其過。風雨之夕，往往聞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每脰各生翅，飛時十翼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相傷者。

次韻詹適宣德小飲巽亭

〔王註〕《圖經》：慶曆三年，郡守蔣堂於舊治之東南建巽亭，以對江山之勝。胡宿詩云：武林天下奇，巽亭境中絕。〔查註〕趙清獻公守杭，有八詠，題云：有美堂、中和堂、清暑堂、虛白堂、巽亭、望海樓、望湖樓、介亭。《職官分紀》：寄祿文散官，有宣德郎。政和四年，以犯宣德門名，改宣教郎。《咸淳臨安志》：南園巽亭，在鳳凰山舊府治內，以在郡城東南，故名。蘇舜欽詩：東南地本多幽勝，此向東南轉壯哉。趙抃詩：閑上東南巽亭望，直疑身世似蓬瀛。

君方夢謫仙，〔公自註〕來詩記李白郎官湖事〔四三〕。〔合註〕李太白有《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并序。我亦弔文園。

〔王註次公曰〕先生有還鄉之意，故云。〔施註〕杜牧之《為人題贈》詩：文園終病渴。江上〔四四〕同三黜，天涯共一

樽〔四七〕。濤雷殷白晝，〔施註〕金道真《浙江記》：潮頭湧激高數丈，訇隱若雷霆。梅雪耿黃昏。歸去多情

雨，應隨御史軒。〔公自註〕詹爲御史臺〔四八〕主簿。〔王註〕《舊唐書》：顏真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

兵使。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之。天方旱，決獄乃雨，郡人呼之爲御史雨。韓退之《祈雨》詩：行看五馬人，蕭颯已隨軒。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施註〕魯冀州，名有開，字元翰。〔合註〕《宋史·魯有開傳》：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冀，先生作詩，正其再任時也。〔查註〕《九域志》：河北東路冀州，信都郡安武軍節度，治信都縣。

鵝溪清絲清如冰，〔王註次公曰〕鵝溪，東川溪名。〔施註〕《茶錄》：蜀東川鵝溪，出畫絹，作羅底，佳。〔查註〕《太平

寰宇記：劍南東道梓州，舊進兩熟烏頭紋綾、水紋綾。九域志：梓州路東川節度，土貢白綾十一匹，其地有蠶絲山，每歲上春七日，士女游此，以祈蠶絲，云云。清絲，必綾絹之名也。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合註〕此言清絲織成之紋，作交枝老藤，天矯如龍蛇也。嗟我雖爲老侍從，〔施註〕文選：班孟堅西都賦序：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之屬。骨寒只受〔四九〕布與繒。牀頭錦衾〔五〇〕未還客，〔王註〕杜子美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絨風濤湧，中有掉尾鯨。坐覺芒刺在背膺。豈如髯卿晚乃貴，福祿正似川方增。〔王註〕詩：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醉中倒著紫綺裘，〔王註〕李太白詩：倒披紫綺裘。〔施註〕李太白：翫月詩序：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下有半臂出縹綾。〔王註〕子仁曰：縹，普沼切，錦青白色。〔施註〕北夢瑣言：鄭愚好華侈，以錦爲半臂，後以所業見崔鉉，鉉歎曰：「真消得錦半臂。」宣室志：寶參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者曰：「半臂乃股肱之服。」後數日，果大拜。溫庭筠乾牒子：房瑄家法，不著半臂。又引松窗錄：王后謂明皇曰：「不記阿忠脫紫半臂，爲生日湯餅耶？」封題不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遙知千騎出清曉，〔施註〕韓退之詩：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積雪未放浮塵〔五二〕興。白鬢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王註〕韓退之詩：我齒豁何鄙，君顏老何憎。

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仍戲作小詩

〔查註〕怡然，名清順。咸淳臨安志：錢塘寶雲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產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峰產者，名白雲茶。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北苑貢茶錄：興國初，特置龍

鳳模，遣使卽北苑造團茶，遂爲歲貢。大龍、大鳳，皆粗色也。

妙供來香積，珍烹具太官。〔王註厚曰〕先生自言其膳於公廚也。〔倬曰〕勅廚所供，曰太官食。〔施註〕唐百官志：太官署令，掌供祠宴朝會膳食。揀芽分雀舌，〔王註厚曰〕揀芽、雀舌，皆嫩茶名。〔施註〕呂仲吉《建安茶錄》：芽如鷹爪雀舌者爲上，一槍一旗次之。〔查註〕黃儒《品茶要錄》：茶之精絕者，曰團、曰亞團，其次揀芽。遍園隴中，擇其精英，造揀芽。剔取鷹爪，乃一芽帶一葉者，號一旗一槍。賜茗出龍團。曉日雲菴暖，〔合註〕陸龜蒙詩：雲菴早晚苦。春風浴殿寒。〔王註次公曰〕浴殿，翰林學士事。唐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嘗召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殿。〔施註〕唐·李絳傳：召見浴堂殿。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

次韻王忠玉游虎丘絕句〔五言〕二首

〔王註堯卿曰〕名瑜，時爲憲使。〔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五年八月，提點兩浙路刑獄王瑜爲刑部員外郎。九月，以孫升言，別與差遣。先生作詩時，忠玉尚在浙也。後，元符二年正月，以京東轉運使知亳州。亦見《長編》。

其一

當年大白此相浮，老守娛賓得二丘。〔公自註〕郡人有閻丘公。太守王規父嘗云：不謁虎丘，卽謁閻丘。規父，忠玉伯父也。〔施註〕《文選》補正平《鸚鵡賦序》：今日無用娛賓。〔查註〕王規父，名誨。《吳郡志》：王誨於熙寧六年知蘇州時，東坡爲杭州通守，沿檄往來常、潤，過吳，有唱和詩，見前卷。白髮重來故人盡，空餘叢桂小山幽。

〔王註次公曰〕許慎《淮南鴻烈解序》云：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文選註》：《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又劉禹錫詩：淮南桂樹小山辭。則小山者，人名而已，與先生言「小山幽」，詩意不同，以俟明識。〔詰案〕此即用「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句，何必明識始知。但規父守蘇時，公三過其處，必別有實事在。否則，「空餘」之下，斷不落此五字也。或謂與二丘相映成趣，然公詩無此容易之筆也。此詩指王規父。

其二

青蓋紅旗映玉山，〔施註〕韓退之《上馬侍郎》詩：紅旗照海壓南荒。新詩小草落玄泉。〔王註〕孟東野詩：手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師曰〕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玄泉，黑泉也。〔施註〕張平子《東京賦》：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風流使者人爭看，〔施註〕劉禹錫《吳郡韋太守泰郎歌》：風流太守韋尚書，道旁一見停隼旗。知有〔五〕真娘立道邊。〔公自註〕虎丘中路有真娘墓〔五〕。〔王註〕彥忠曰：《吳郡圖經續記》：真娘墓，在虎丘寺側。真娘，吳國之佳麗也。文士遊此者，多有篇詠。〔查註〕《吳郡文粹》李紳《詩序》：真娘，吳妓，死葬虎丘寺前。墓多花草，以蔽其上。白樂天詩：真娘墓，虎丘道。不見真娘鏡中面，惟見真娘墓頭草。〔詰案〕此詩指王忠玉。

其三

舞衫〔五〕歌扇轉頭空，〔施註〕杜子美《陪李梓州》詩：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只有青山杳靄中。若共〔五〕吳王鬪百草，使君未敢借驚鴻。〔施註〕劉禹錫《泰娘歌》：舞學驚鴻水榭春，歌撩上客蘭堂暮。〔詰案〕此詩指閻丘公顯。

寄蔡子華

〔王註師曰〕蔡子華，名褒，乃眉之青神人也。〔堯卿曰〕先生曰：王十六秀才將歸蜀，云：子華宜德蔡丈見託，求詩夢中，爲作四句，覺而成之，以寄子華，仍請以示楊君素、王慶源二老人。乃元祐五年二月七日也。所謂三老者如此。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荔子已丹吾髮白，〔施註〕韓退之《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葉黃。猶作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水船。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霜鬢二老如霜檜，〔查註〕本集《與慶源尺牘》云：日與蔡子華、楊君素聚會，每念此，即致仕之興愈濃矣。楊君素，乃東坡表叔。又《與楊君素尺牘》云：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云。舊交零落今誰輩，〔王註〕宋之問詩：舊交此零落。〔施註〕《文選》謝靈運《鄴中詩序》：昆弟朋友，二三諸彥，歲月如流，零落將盡。孔文舉《與曹操書》：海內知識，零落殆盡。陸士衡樂府：親友多零落。〔施註〕《世說》：人間王夷甫，山巨源義理何如，是誰輩？莫從唐舉問封侯，〔施註〕《史記·蔡澤傳》：嘗從唐舉相，舉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從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但遣麻姑更爬背。

和錢四寄其弟蘇

〔王註堯卿曰〕錢勰，字穆父，第四，亦稱穆四。其弟，即錢七岳仲也。穆父走筆代書《寄岳仲七弟》詩云：東方千騎擁朱輪，衣錦歸逢故國春。莫向西湖戀風月，鴿原知有望歸人。岳仲《次韻穆父兄見寄》詩云：烏衣巷裏走雙輪，正是家山二月春。明日潮平定歸去，蓬萊還見謫仙人。劉

季孫《和詩》云：會稽山上月如輪，鴻雁相將江水春。幕府英雄雖可數，尊前誰是急難人。周燾《和詩》云：東山蠟屐壞車輪，小草青知塞外春。園柳鳴禽喚幽夢，惠連詩句更何人。然公作兩絕，而元本止載一絕，今并舉之。先生詩云：老來日月似車輪，此去知逢幾箇春。昨夜冰花猶作柱，曉來梅子已生人。【誥案】王註所載各詩，查註皆采出，列入唱和，而以云云二字終註之說。其雜說所載，亦取以入詩，而以云云爲題。此格最不佳，今仍如王註之舊云。

再見濤頭湧玉輪，〔王註次公曰〕言杭州之潮也。〔施註〕劉禹錫《言羅浮事》詩：赤波千萬頃，湧出黃金輪。〔合註〕元微之詩：黃道玉輪巍。煩君久駐浙江春。〔王註次公曰〕浙江春，指言越州也。〔合註〕《山海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年來總作維摩病，堪笑東西二老人。〔王註次公曰〕越居浙東，杭居浙西，而穆父與先生爲二郡守，故曰「東西二老人」也。

故周茂叔先生濂溪

〔公自註〕溪在廬山下。〔王註〕浦卿曰：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改名敦頤，春陵人也。〔黃中曰〕《廬山記》：由江之南，出德化門五里，至延壽院。過院五里，至石塘橋濂溪周郎中之隱居。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仕宦有才畧。〔施註〕周茂叔先生，道州營道人。以真任人官。在州縣間，遇事剛果，爲政簡而密，嚴而恕。官蜀時，趙清獻爲使者，不爲所識察。逮守虔，而先生爲倅，熟其行事，乃執手歎曰：「吾幾失君矣。」用清獻及呂正獻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先生博學力

行，著《太極圖》，窮天地造化之妙，而及於人事之終。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秘，旨約而道大，文質而義博，得孔、孟之本元，有功於學者也。初掾南安時，程明道、伊川二先生，侍其父通判軍事，聞其知道，使受業焉。二程之學由此起。子燾，字次元。東坡守杭，次元爲兩浙轉運，同在錢塘，爲賦此詩。次元終寶文閣待制。【詰案】周燾，乃公上年知舉所得士，時爲兩浙轉運判官，施註混甚。《合註》何焯曰：元公自爲詩云，名廉朝暮箴。則廉溪之義，當如蘇詩、黃序矣。《伊洛淵源錄》有「元公之子求詩，因濂字犯黃氏家諱，乃改爲廉」之語，恐未的也。

世俗眩名實，《施註》《太公六韜》：名實相當則國治。所謂名者，百官號也；實者，士才能也；當者，謂才宜其官官得其才也。《漢·元帝紀》：宣帝曰：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至人疑有無。《施註》《莊子·逍遙遊篇》：至人無已。怒移水中鱗，《王註》《晉·解系傳》：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鱗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耶？」愛及屋上烏。《王註》《尚書大傳》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施註》《莊子·天地篇》：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爲全德之人。廉退乃一隅。《施註》《荀子》：服近文章，砥礪廉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王註援曰》：謂伯夷也。《史記》：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註：西山，卽首陽山。《施註》《揚子·淵騫》：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紂臣，惡乎聞？」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同柳州柳，《王註續曰》：子厚爲柳州刺史，其詩云：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施註》《唐·柳宗元

傳。嘗爲柳州刺史，世號柳柳州。聊使愚溪愚。〔王註〕子厚《愚溪對》，其畧曰：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予固若是耶？」柳子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誥案〕紀昀曰：刻意做出，語語深警。東坡傾倒於茂叔如是，而與伊川不免齟齬，則伊川有以激之也。

次周燾韻〔三〕并敘

〔查註〕史容《山谷外集註》：濂溪二子，壽、燾。壽字季老，後改元翁。燾字通老，後改次元。元翁於元豐五年黃裳榜登第，次元於元祐三年李常寧榜登第。元翁終司封員外郎，次元終徽猷閣待制。施宿註謂終寶文閣待制，未詳孰是？〔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周燾游天竺，觀激水，〔查註〕《咸淳臨安志》：下天竺靈山教寺，隋開皇中建。中有曲水亭，一曰流杯亭，有水臺盤石刻周次元與東坡和詩。作詩云：拳石蒼婆色兩青，竹龍驅水轉山鳴。夜深不見跳珠碎，疑是簷間滴雨聲。東坡和之〔六〕。

道眼轉丹青，〔馮註〕傅大士《金剛頌》：天眼通非聞，肉眼聞非通。法眼惟觀俗，慧眼真緣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合註〕《揚子·吾子》：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常於寂處鳴。〔馮註〕《楞嚴偈》云：聲無既無滅，聲亦有非生。生滅二緣離，是則常真實。乃此詩「常於寂處鳴」五字註脚。早知雨是水，不作兩般聲。〔誥案〕詩家運用空靈，並無迹象，若如馮景註，則詩皆魔道矣。袁子才謂爭譚空理，空卽是實，其說未可廢也。

送南屏謙師〔四〕并引

【誥案】此詩施編載遺詩中，查註據外集補編。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十二月二十七日，聞軾游落星，遠來設茶，作此詩贈之〔六五〕。

道人曉出南屏山，〔查註〕《咸淳臨安志》：南屏山，在興教寺後，怪石聳秀，中穿一洞，上有石壁，若屏障然。來

試〔六六〕點茶三昧手。〔合註〕《優古堂詩話》：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奪得茶三昧，覓句

還窺詩一斑。忽驚午盞〔六七〕兔毛〔六八〕斑，〔李註〕按先生《月兔茶》詩云：中有迷離玉兔兒。兔毛斑，疑即指此茶也。

〔查註〕蔡襄《茶錄》：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杯微厚，煇之久熱難冷，他處或薄，或色紫，皆不及

也。其青白盞，闕家自不用。打作春甕鷓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李註〕《茶寮記》：雲脚漸垂，乳花浮面。

又，茶有石乳、滴乳，白乳之號。〔合註〕今本《茶寮記》云：凡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乳面浮。玉川風腋今

安有〔六九〕。先生〔七〇〕有意續《茶經》，〔王註續曰〕陸羽作《茶經》。〔合註〕見《唐書·藝文志》。會使老謙名

不朽。

次韻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見寄四首

〔查註〕《太平寰宇記》：河北道涿州，理范陽縣，古涿鹿地。唐大曆四年，於范陽縣置涿州。《水

經注》：漢高六年，分燕置涿郡，晉太始元年，改曰范陽縣，今郡理涿縣故城。《樂城集·神水館寄

子瞻兄四絕》自註：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風。詩云：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難。莫

倚阜貂欺朔雪，更催靈火煮鉛丹。其二：夜雨從來相對眠，茲行萬里隔胡天。試依北斗看南斗，始覺吳山在目前。其三：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其四：虜廷一意向中原，言語綢繆禮亦虔。願我何功慚陸賈，秦裝聊復助歸田。

其一

老人癡鈍已逃寒，子復辭行理亦難。〔公自註〕余昔年辭免使北〔七二〕。要到盧龍看古塞，〔王註師曰〕古盧龍，在平州盧龍縣西。〔堯祖曰〕沈括《夢溪筆談》云：黑山在大漠之北，有黑水出其下。北人謂水爲龍，盧龍者，卽黑水也。〔施註〕《唐·地理志》：平州，武德元年，徙治盧龍。註云：有府一，曰盧龍。有盧龍軍，天寶二載置。〔查註〕《魏志》：曹公北征烏丸，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太平寰宇記》：盧龍，在平州郡城西北二百里。又云：契丹居黃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投文易水弔燕丹。〔王註〕荆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施註〕《史記·燕世家》：秦兵臨易水，禍且至，太子丹使荆軻襲刺秦王，秦王殺軻擊燕，燕斬丹以獻。〔查註〕《名勝志》：易水有南、北、中三水，《水經》所云出涿郡故安縣閭鄉城谷中者，燕丹祖荆軻，卽此處也。

其二

胡羊代馬得安眠，窮髮之南共一天。〔王註援曰〕《列子》：有窮髮之北。〔次公曰〕李洞詩：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施註〕《莊子·逍遙遊篇》：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又見子卿持漢節，〔施註〕《漢·蘇武傳》：字子卿。遙知遺老泣山前。〔施註〕韓退之《和李世勳連昌宮詩》：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查註〕《五代

史：石晉割燕雲十六州以賂契丹，皆在山後。故云「遺老泣山前」。

其 三

氈毳年來亦甚都，〔王註商老曰〕劉孝儀謂北狄曰氈鄉。〔施註〕漢·王褒傳：荷氈被毳者，難與道純錦之麗密。時時鳩舌問三蘇。〔公自註〕余與子由入京時，北使已問所在。後余館伴，北使屢誦三蘇文。那知老病渾無用，欲向〔三〕君王乞鏡湖。〔查註〕元和郡縣志：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創立鏡湖，在山陰、會稽兩縣界，築塘蓄水，水少則洩湖灌田，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昔南豐元豐類稿鑑湖圖序：鏡湖一曰南湖，周三百五十八里。〔詰案〕舊註引賀知章事，前註以其屢見，刪去。凡似此者，非漏也，不能逐一註明，偶記於此。

其 四

始憶庚寅降屈原，〔王註〕屈原離騷曰：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旋看蠟鳳戲僧虔。〔王註〕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諸子孫任其戲，適僧虔採蠟燭珠爲鳳凰，伯父弘稱其美。〔施註〕南史·王僧虔傳：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虔採蠟燭珠爲鳳凰，伯父弘稱其長者。或云僧綽。〔查註〕宋書：王弘與兄弟會集，任子孫戲，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採蠟燭珠爲鳳皇，僧虔累十二碁。〔合註〕南史·王僧虔傳云：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又曰：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又南齊書·王僧虔傳：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珠爲鳳皇。〔詰案〕此類事，傳聞異詞，並無此非彼是之別，僧虔、僧綽，皆可用也。查註駁註則可，謂公譌用卽非。今刪其訟蔓，而存四註，所引之文，其義已可見矣。隨翁萬里心如鐵，〔公自註〕時猶子暹侍行。此子何勞爲買田。〔施註〕漢書：陸賈使南越歸，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囊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

卷三十一校勘記

〔一〕和王晉卿送梅花次韻 施乙無「次韻」二字。集甲、集丙「次韻」二字爲題下自註。三希堂石刻收

此詩，題作「次韻王晉卿送梅花一首」；東坡自題此詩後「僕去黃州」云云，與題下查註「石刻先生自題此詩後」云云同，查註所云之石刻，當卽三希堂石刻。

〔二〕次韻王晉卿惠花栽栽所寓張退傅第中 類本「傅」作「傳」，集甲、集丙作「傳」。集甲「中」字後有「一首」二字。

〔三〕王鄭州挽詞 類本「挽詞」作「挽詩」。

〔四〕克臣 據集甲、類本補。當爲東坡自註。

〔五〕開封府 集甲、類本無「府」字。

〔六〕何足關 集甲、集丙、施乙作「定何問」。類本作「何足問」。類丁作「何足關」。

〔七〕呈定國 外集作「絕句呈王定國」。

〔八〕莫能瀆 外集作「莫能續」。

〔九〕一樽醪 類本作「一樽綠」。外集作「一樽淥」。

〔一〇〕呂昌朝 集甲作「呂昌明」。

〔一一〕繼東吳 施乙作「寄東吳」。

〔一二〕府推穎州 類丙無「府推」二字。施乙「穎州」作「穎州」；類甲作「穎川」；類丙作「穎川」。作「穎」

疑誤。

〔二二〕客去而噴 集甲、施乙作「客去而噴」。

〔二四〕潁州之西湖也 類本此條註文，無註者姓氏，或爲自註。

〔二五〕太平寰宇記……安城故城在汝陽縣東南 「東南」原作「東水」。今據清乾隆刊《太平寰宇記》卷十一校改。

〔二六〕集甲原註與音預 「集甲原註」四字原缺，今補。又，施乙原註：「與」，去聲。

〔二七〕天外思 施乙作「天外意」。

〔二八〕刺史幡 類丁作「刺史幡」。

〔二九〕立鵲 施乙作「立鶴」。

〔三〇〕杭州 集甲無「州」字。

〔三一〕蕪漫 原作「蕪沒」。今從集甲、類本。

〔三二〕駟 原作「驛」，今從集甲、施乙。案，《左傳·文公十六年》阮元校勘記，謂閔本、監本、毛本「駟」作「驛」；又謂「駟」訓傳車，當作「駟」。參看句下施註。又：集丙作「驛」。

〔三三〕武林 類本作「武陵」。

〔三四〕有美堂燕集景文有詩 集甲、類本無此條自註。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三五〕真樂不 集甲、施乙、類本作「真樂否」。

〔三六〕始於 集甲、類本「始」字前有「賦」字。

〔三七〕次韻 集甲、施乙、類本「次」字後有「其」字。

〔三八〕軾舊有怪石供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東坡舊有怪石供。

〔三九〕淘灑 類乙、類丁作「陶灑」。

〔四〇〕或珠琲 原作「成珠琲」。集甲、集丙、施乙「成」作「或」，今從。

〔三一〕感雨 集甲「雨」後有「詩」字。

〔三二〕欲歡 集甲、類丙作「所歡」。

〔三三〕恩恩 類本作「忽忽」。

〔三四〕筒輒彈 集丙「筒」作「笛」。集甲作「筒輒彈」。

〔三五〕懶殘 集甲、施乙、類本作「懶殘」。

〔三六〕孝弟 施乙作「孝悌」。

〔三七〕妙得 集甲、施乙、類本作「得妙」。

〔三八〕軾得心字 施乙無「軾」字。

〔三九〕懷歸 查註、合註：「歸」一作「居」。

〔四〇〕哭王子立次兒子追韻三首 合註：一本無「三首」二字。

〔四一〕悽慟 類本作「淒動」。合註：「慟」一作「切」。

〔四二〕并敘 據集甲補。施乙「敘」作「引」。

〔四三〕甚畏 施乙作「甚慰」，疑誤。

〔四四〕魚與蝦 類本作「魚與鰕」。查註謂「鰕」訛。

〔四五〕郎官湖事 集甲、類本無「事」字。

〔四六〕江上 類甲作「江土」，疑誤。

〔四七〕共一樽 集甲、類本作「又一尊」。

〔四八〕御史臺 集甲、類本無「臺」字。

〔四九〕只受 盧校：「只愛」。

〔五〇〕錦衾 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杜集·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云：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東坡改『鯨』爲『衾』，取便觀者耳。」

〔五一〕浮塵 集甲、集丙、類本「浮」作「游」。

〔五二〕太官 原作「大官」。今從集甲、施乙、類本。

〔五三〕虎丘絕句 「絕句」二字據集甲、類本補。

〔五四〕知有 類本作「知是」。

〔五五〕虎丘中路有真娘墓 據集甲、類甲、類乙補。類丙註文「虎」上有「相」字，或爲「坡」之誤。

〔五六〕舞衫 集甲、類本作「舞衣」。

〔五七〕若共 集甲、類本作「莫共」。

〔五八〕待我歸 集甲、施乙作「待君歸」。合註謂「君」訛。

〔五九〕今誰輩 類甲、類丁作「知誰輩」。

〔六〇〕老來云云 查註、合註人此詩於集，爲《和錢四寄其弟蘇》之第二首。今收此詩于四十七卷。

〔六一〕溪在廬山下 施乙無此條自註。

〔六二〕次周燾韻 七集作「杭州次周燾韻游天竺觀激水」。

〔六三〕周燾游天竺觀激水……疑是簷間滴雨聲東坡和之 外集以此引爲題。紀校：此後人記錄之語，非引也。合註謂「間」一作「前」。類本「之」後有「云」字。外集「和」前有「聊爲」二字。

〔六四〕送南屏謙師 施乙作「南屏謙師遠來送茶」。外集「送」作「贈」。

〔六五〕南屏謙師……聞軾遊落星遠來設茶作此詩贈之 施乙無此引。七集以此引爲題。七集「落星」作「壽星寺」；盧校：「壽星」。外集無「此」字。

〔六六〕來試 施乙、類本、外集作「來施」。

〔六七〕午盞 合註：「盞」一作「瓊」。「盞」、「瓊」通。參卷二十六「酒醖」條校記。

〔六八〕兔毛 施乙、七集作「兔毫」。

〔六九〕安有 施乙作「何有」。

〔七〇〕先生 施乙、七集作「東坡」。

〔七一〕余昔年辭免使北 類本有此條自註。

〔七二〕欲向 集甲、施乙、類本作「欲問」。查註：宋刻本作「欲向」。

蘇軾詩集卷三十二

古今體詩六十二首

【譜案】起元祐五年正月，在龍圖閣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任，至十二月作。

臥病彌月，聞垂雲花開，順閣黎以詩見招，次韻答之

〔查註〕順閣黎卽清順。【譜案】《西湖游覽志》：垂雲亭，在葛嶺壽星院。

道人心似水，不礙照花妍。宴座〔一〕春強半，【譜案】此句乃二月詩也。清陰月屢遷。〔施註〕《文選》沈

休文《學省愁卧》詩：虛館清陰滿。《周易》：其爲道也屢遷。平生無起滅，〔王註〕釋迦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

滅已，寂滅爲樂。一念有陳鮮〔二〕。嫋嫋風枝舉，〔合註〕梁簡文帝詩：舞袂寫風枝。離離日萼蔭。〔施註〕

李義山詩：日暮不蔭花。〔合註〕韓退之詩：日萼行燦燦。病吟終少味，老醉不成顛。向必遨頭出，〔施註〕

《成都記》：太守凡出遊樂，士女列於木牀觀之，勢如磴道，謂之遨牀。故謂太守爲遨頭。湖中有散仙。

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一病彌月，雜花都盡，獨牡丹在爾，劉景文左藏和順闈黎詩見贈，次韻答之〔三〕

殘花怨久病，剩雨泣餘妍。不見雙旌出，〔施註〕韓退之《賀張十八》詩：免勞去騎逐雙旌。空令九陌遷。

〔公自註〕開園時〔四〕，市井皆入。〔施註〕劉禹錫《和王侍郎放榜》詩：九陌人人走馬看。知君苦寂寞，妙語嚼芳鮮。淺紫從爭發，浮紅〔五〕任蚤蕪。天葩尚青萼，國色待華顛。載酒邀詩將，〔施註〕杜牧之《寄趙嘏》詩：今代風騷將。〔註案〕詩將，指劉季孫也。臞儒不是仙。

仲天貺〔六〕、王元直自眉山來見余錢塘，留半歲，既行，作絕句五

首送之

〔施註〕王箴，字元直，東坡夫人同安君之弟也。〔合註〕《斜川集》：過侍二親錢塘，舅氏自蜀來見先君子，留卒歲而歸。〔查註〕《山谷別集》附劉景文《和詩序》云：季孫惶恐，伏蒙知府內翰，寵示《送仲天貺、王元直》詩五首，仰同嚴韻，不勝狂妄之罪。詩云：誰懷二子千里，公賦五篇六言。月底飛雲西去，山頭歸雁雙鶩。其二云：小艇辭公晚發，高齋記客初來。耿耿不忘歸路，阻修萬折千回。其三云：府下莫非羣儂，坐中不見三明。遠意關河馬首，靜吟筆硯泉聲。其四云：雖到蜀都有日，却逢謝傅何年。歷歷林溪勝處，想君把酒依然。其五云：樂事無如飲酒，休官自是高

人。紅帶遨頭寄與，是翁瞿鑠尋春。山谷詩自序云，王元直惠示東坡先生與景文老將唱和六言十篇。感今懷昔，似聞東坡已渡瘴海來歸，而景文墓木已拱，天貺之壘，亦有宿草，猶喜元直尚健，能道錢塘舊事，故追韻作此五篇。只今眼前，無景文輩人，故詩語及之尤多。詩云：仲子賈霜殺草，風流無地寄言。王君攀鱗附翼，禮義端能不騫。其二云：不怨子堂堂去，蓋念君得得來。家藏會稽妙墨，晚歲喜識方回。其三云：兩公六字語妙，我獨一雙眼明。書似出林飛鳥，詩如落澗泉聲。其四云：老憶夷門老將，當年許老忘年。博學似劉子政，清詩如孟浩然。其五云：天子文明濟哲，今年不次用人。九原理此佳士，百草無情自春。【誥案】黃魯直自戎州放還，往游眉山，見王元直，讀此唱和十詩，始和此韻在公北歸之時，但元直即卒於道中矣。

其一

仲君豈弟多學，〔施註〕《毛詩·大雅·洞酌》：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王子清修寡言。〔王註次公曰〕《揚子》云：寡言而法，君子也。〔合註〕此條見《荀子》，「寡言」作「少言」。病後空驚鶴瘦，時來或作鵬騫〔七〕。〔王註〕李太白《贈從孫義興宰銘》詩：一屈雖千里，鵬騫望三台。

其二

海角煩君遠訪，〔施註〕白樂天《春生》詩：海角天涯遍始休。江源與我同來。剩作數詩相送，莫教萬里空回。

其三

三人一旦同行，〔公自註〕二子與秦少章〔八〕同寓高齋，復同舟北行。留下高齋月明。〔查註〕《咸淳臨安志》：高齋，唐時郡齋名。嚴維九日登高，有「遲客高齋瞰浙江」之句。葉夢得《錄話》云：錢塘州宅之東，清暑堂之後，舊據城闔，橫爲屋五間，下瞰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園圃之中，故爲州者多居之，謂之高齋。遙想扁舟京口，尚餘孤枕潮聲。

其四

更欲留君久住，念君去國彌年。空使犀顛玉頰，長懷髯舅凄然。〔施註〕犀顛玉頰，東坡自謂諸子。髯舅謂元直。

其五

爲余遠致殷勤，瑞草橋邊老人。〔公自註〕老人王慶源也。紅帶雅宜華髮，〔王註〕善權曰：《詩文發源》云：王慶源以恩榜得官，居於青神，來從東坡求紅帶，坡作長篇并帶贈之，詩在集中。白醪光泛新春。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游西湖

〔查註〕《咸淳臨安志》劉景文原作詩云：西湖春意勝當年，公領笙簫泛畫船。錦繡一林生水面，

衣冠萬堵立山前。仁恩在物禽魚遂，喜氣隨人草木妍。半醉插花風調別，寫真須是李龍眠。

絮飛春減不成年，〔王註倬曰〕丘豫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此一片，減却青春色，不趁行樂，復待何時耶？」〔施

註〕杜子美《曲江》詩：「一片飛花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老境同乘下瀨船。」〔施註〕《漢·武帝紀》：元鼎五年，下瀨

將軍下蒼梧。藍尾忽驚新火後，〔公自註〕白樂天《寒食》詩：「三杯藍尾酒，一碟膠牙餠。」〔九〕。遨頭要及浣花前。

〔公自註〕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二〇〕出遊，謂之遨頭〔二二〕，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山西老將詩無敵，〔王註次公

曰〕以言劉景文。〔施註〕《漢·趙充國傳·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杜子美《憶李太白》詩云：白也詩無

敵。洛下書生語更妍。〔王註次公曰〕以言周次元。共向北山尋二士，〔王註次公曰〕二士，言清順、道潛也。

〔堯卿曰〕魏僧法度、法紹，游學北山，綜習三藏靈迹異事，世皆見聞，世號曰北山二聖。〔施註〕《維摩經》：二士共談，必說

妙法。畫橈鼉鼓聒清眠〔三〕。〔施註〕杜牧之詩：笙歌登畫船，十日清明前。

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二〕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詩僧，登垂

雲亭，飲參寥泉，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查註〕張璠，安陸人。〔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五年七月，侍御史孫升言，兩浙轉運判官張

璠，違法徇私，詔別與差遣。先生作詩，璠正在浙也。唐州，見前《新渠》詩註。〔詰案〕陳師錫，

字伯修，建安人。初爲昭慶軍掌書記，公倚以爲政。及被逮，師錫獨出餞之。元祐中，公屢薦於

朝。時方在杭，卽陳使君也。諸註失考，今特未詳其爲唐州耳。查註改張全翁爲張金翁，誤，

今已更正。餘並詳總案中。「案」總案云：查註據《志》作「張」金翁。……查註所見，乃朱竹垞所藏之抄本。……此書字畫端好，似爲影抄者，然雙行繁密特甚，豈無「全」、「金」之譌乎！其他志乘引《咸淳臨安志》，皆作全翁，可見原刻與王註、施註皆同。又，總案引本集《書參寥詩》。該文作於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誥案謂：詩題云云，與此記合。其云「連日」，蓋自二十五日至晦日也。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萬象生我目。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施註」駱賓王《月夜》詩：山虛響自應，水淨望如空。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王註次公曰」言二詩僧也。眼色奪湖淥。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王註次公曰」言王忠玉、張全翁也。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鵠。山高路已斷，亭小膝屢促。「王註次公曰」言二老相追逐也。夜尋三尺井，「王註次公曰」三尺井，指參寥泉也。渴飲半甌玉。「施註」白樂天《酬吳七》詩：似漱寒玉水，如聞商風弦。明朝鬧絲管，「施註」杜子美《漢陵行》詩：絲管啁啾空翠來。寒食雜歌哭。使君坐無聊，狂客來不速。「施註」《周易·需》：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載酒有鴟夷，扣門非啄木。浮蛆灑金盃，「合註」杜子美《送楊六判官使西番》詩：邊酒排金盃。翠羽出華屋。「施註」《文選·登徒子好色賦》：眉如翠羽。須臾便陳迹，覺夢那可續。及君未渡江，「王註」《晉書》：五馬浮渡江。過我勤秉燭。一笑換人爵，百年終鬼錄。

新茶送簽判程朝奉，以饋其母，有詩相謝，次韻答之

〔施註〕程朝奉，名遵彥，字之邵。舉進士。簽書杭州節度判官，文學吏事，皆有可觀。事母孝謹，有絕人者。在東坡幕府二年，替還，有詩送赴闕。公再入翰林，薦之於朝，擢宗正丞。後使廣西，人爲祠部郎，提點兩浙刑獄。〔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七年四月載：詔廣南西路總畧司勾當公事宣德郎程遵彥爲通直郎。

縫衣付與〔三五〕溧陽尉，〔王註次公曰〕孟郊爲溧陽尉，有游子吟云：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施註〕唐·孟郊傳：字東野。年五十登進士第，調溧陽尉。舍肉懷歸潁谷封。聞道平反供一笑，會須難老待千鍾。〔施註〕毛詩·魯頌·泮水：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莊子·寓言篇〕：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火前試焙分新胯〔二六〕，〔王註〕品茶要錄云：茶事起於驚蟄前，其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其次曰三火。故市茶者，唯伺出於三火之前者，爲最佳。〔查註〕茗溪漁隱叢話：水揀茶，卽社前者；生揀茶，卽火前者；粗色茶，卽兩前者。熊蕃北苑茶錄：有貢新胯、試新胯之名。雪裏頭綱輟賜龍。〔施註〕茶錄：福建貢茶，每若干計綱以進。國朝故事，第一綱團茶至，卽分賜近臣。從此升堂是兄弟，〔施註〕三國·周瑜傳：孫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張昭傳：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一甌林下記相逢。〔合註〕程爲先生同縣人，故末句云然。

次韻林子中、王彥祖唱酬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四年二月，王汾知明州，十一月爲秘書少監，而以王子淵知明州。則其與林子中唱酬，當是北歸過潤時事，以其曾任明州，又爲秘監。故先生詩以知章比之。五六

言林與己出守在外，七八言汾內召，故用「塵紅」。施註云：彦祖時守明州。誤矣。【誥案】《東都事畧》：王汾，乃禹偁曾孫。本集《王禹偁畫贊》云：公之曾孫汾。施註謂禹偁孫。亦誤。

早知身寄一漚中，晚節尤驚落木風。〔公自註〕近聞〔二七〕莘老、公擇皆逝，故有此句。〔合註〕《續通鑑長編》：

元祐五年二月，知成都府李常、提舉靈仙觀孫覺卒。昨夢已論三世事，〔施註〕《圓覺經》：如昨夢，故當知生死及與

涅槃，無起無滅，無來無去。歲寒猶喜五人同。〔公自註〕軾與〔一八〕子中、彦祖、子敦、完夫同試舉人景德寺，今皆

健。〔施註〕林子中名希，時守潤，故云「雨餘北固山圍座」。後爲同知樞密院。王彦祖，名汾，禹偁孫，後爲兵部侍郎。時守

明州，當是道出京口唱酬。顧子敦，名臨。後爲翰林學士。胡完夫，名宗愈，後爲尚書右丞。陶淵明詩：願留就君住，從今

至歲寒。雨餘北固山圍座，〔施註〕《南史》：梁平樂侯正義傳：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

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春盡西湖水映空。〔王註次公曰〕先生自言也。差勝四明狂監在，〔施註〕

《唐·賀知章傳》：晚節尤誕放，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更將老眼犯塵紅。

壽星院寒碧軒〔二九〕

〔查註〕《咸淳臨安志》：壽星院，在葛嶺。《西湖遊覽志》：寶雲山之西爲葛嶺，嶺下有壽星院，院

中有杯泉、靈泉、寒碧軒。〔合註〕《西湖遊覽志》：壽星院中，尚有平秀軒、垂雲亭、明遠堂，其上

有閣，爲江湖偉觀，安撫趙與憲建。

清風肅肅搖窗扉，〔合註〕王粲詩：肅肅淒風。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簾〔三〇〕，〔合註〕杜子美

鄭駙馬宅宴洞中詩：留客夏簾青琅玕。冉冉綠霧沾人衣。〔王註〕杜子美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詩：無使霜露沾人衣。〔施註〕文選謝希逸月賦：佳期可以還，微霜沾人衣。〔合註〕李賀詩：江中綠霧起涼波。日高山蟬〔三〕抱葉響，〔施註〕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疎戶，林蔓蟠青人破窗。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詰案〕紀昀曰：渾成脫灑，前六句有杜意，後二句是本色。

書劉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三〕

〔王註〕子仁曰：先生嘗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在劉景文處，景文死，不知今在誰家矣。韋蘇州有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蓋蘇州亦見此帖也。余亦嘗有詩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見王立之詩話。〔施註〕章子厚書評云：劉季孫文思，有子敬兩帖，二十二字，雖殘缺不完，而精神骨氣具在。柳公權題數十字於其後，用筆艱辛滯澀不可言。

家雞野鷺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兩行〔三〕十二〔四〕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查註〕困學紀聞：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戒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書劉景文所藏宗少文一筆畫

〔王註〕名畫記：宗炳，字少文，南陽沮陽人。善書畫。圖畫見聞志：張愛賓稱，惟王獻之能爲一筆畫，陸探微能爲一筆畫。〔查註〕廣川畫跋：宗少文，南陽人。善畫，好山水，凡所游歷，

皆圖於壁。嘗自爲畫山水序。米海岳《畫史》：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故蘇太簡物。

宛轉回文〔三〕錦，繁盈連理花。〔合註〕謝惠連《雪賦》：末繁盈於帷席。註：迴委之貌。《孝經援神契》：德至於草木，則木連理。何須郭忠恕，匹素畫縑車。〔施註〕《圖畫見聞志》：郭忠恕，字恕先，維陽人。善畫，有設紈素求爲圖畫者，必怒而去。乘輿卽自爲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設几案絹素。忠恕畫一草角小童持線車，紙窮處，作風鳶，中引一線，長數丈。富家子不以爲奇，遂謝絕。

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

〔王註堯卿曰〕張天驥也。〔誥案〕此公詩也。施編在《新茶送程簽判》詩後。查註據《詩話總龜》，指爲朱定國作，列入互見卷中，合註已辯其誤。今考詩意及本集《萬松嶺惠民院題壁記》，定爲三月杪作，改編於此。餘詳總案中。〔案〕總案元祐五年三月有「同張天驥、陳輔之游萬松嶺惠民院題壁」條，引本集《題萬松嶺惠民院壁》，敘新茶時游惠民院事。誥案謂：今考送歸彭城詩，乃聖途留杭旬餘，春盡思歸而去，與此文新茶時候在杭相合，則此詩信公作也。仍人載。其後同游七寶寺，蓋聖途再至之作耳。又按：聖途，天驥字。

羨君飄蕩一虛舟，〔王註〕杜子美《題張氏隱居》詩：對君疑是泛虛舟。〔施註〕《莊子·列禦寇篇》：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來作錢塘十日游。水洗禪心都眼淨，〔王註次公曰〕先生又《次韻曹子方同遊西湖》云：上下碧流清似眼。山供詩筆總眉愁。雪中乘興真聊爾，春盡思歸却罷休。〔王註援曰〕杜牧之詩：一年春盡

送春詩。何日五湖從范蠡，種魚萬尾橘千頭。〔王註〕范蠡種魚經云：以活鯽魚用竹刀破之，入水銀少許，同水滓油菜碎之，和拌，入魚腹內，再以菜裹之，懸空處四十九日。用河水取腹內元子一二粒，置於水中，以物蓋之。少時，一粒即一魚。乃魚活水盆中游，只依元種大云。〔施註〕北戶雜錄：陶朱公養魚法：凡種魚，每二月上庚日，取鯽魚懷子者投池中。

真覺院有洛花，花時不暇往，四月十八日，與劉景文同往賞枇杷

〔合註〕西湖游覽志：龍山稍北爲玉廚山，舊有真覺院。〔查註〕長公外紀：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乍得一本，謂之洛花。又咸淳志：枇杷無核者，名椒子。嘉會門外，舊有真覺院，蘇東坡有詩。枇杷出於潛縣黃嶺前烏巾山小錫唐塢者尤珍，白色者上，黃次之。

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施註〕歐陽公花釋名：牡丹中，魏花者千葉，內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盧橘是鄉人。〔王註〕談助云：盧橘，枇杷也。〔查註〕李太白宮中行云：盧橘爲秦樹。朱新仲猗覺寮雜記：嶺外以枇杷爲盧橘。太平御覽載魏王花木志云：蜀土有給客橙，似橘而小，若柚而香，冬夏花實相繼，亦云盧橘。井落依山盡，巖崖發興新。〔王註〕唐王之渙題鸛雀樓詩：白日依山盡。杜子美詩：題鄭縣亭子云：戶牖凭高發興新。歲寒君記取，松雪看蒼鱗。〔合註〕兼用枇杷晚翠之意。〔誥案〕紀昀曰：宕開作收，不結本題，而恰清本題。

又和景文韻〔三〕

牡丹松檜一時栽，付與春風自在開。試問壁間題字客，幾人不為看花來。
〔施註〕劉禹錫《贈看花君子》詩：無人不道看花回。

西湖壽星院此君軒

〔查註〕《西湖游覽志》：葛嶺壽星院有此君軒。

卧聽謾謾碎龍鱗，〔施註〕陸機《感時賦》：風謾謾而屢作。《世說》：世目李元禮，謾謾如勁松下風。俯看蒼蒼立玉身。〔施註〕白樂天《題賦武丘》詩：玉立竹森森。一舸鴟夷江海去，尚餘君子六千人。〔施註〕《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用范蠡計，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勾踐竟滅吳。范蠡乃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合註〕六千君子，以喻竹也。

觀臺〔三七〕

〔馮註〕案佛家《止觀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止如定而後能靜，觀則慮而後能得也。梵云毘鉢舍那，華言觀。〔查註〕《西湖游覽志》：葛嶺壽星院有觀臺。〔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三界無所住，〔馮註〕《釋典》：欲界為一地，四禪四空為八地，合為九地，即三界，是亦名三有。《金剛經》：菩薩於法，

應無所住，行千布施。一臺聊自寧。塵勞付白骨，〔馮註〕〔楞嚴經〕：優波尼沙陀白佛言，觀不淨相，生大厭離，悟諸色性，以從不淨，白骨微塵，歸於虛空。又：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寂照起黃庭。〔馮註〕〔黃庭外景經〕：上有黃庭下關元。註：黃庭者，脾爲中，主橫，在太倉上。〔楞嚴〕文殊偈：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殘磬風中嫋〔二〕，孤燈雪後青。須防童子戲〔三〕，投瓦〔三〕犯清冷。〔馮註〕〔楞嚴經〕：月光童子，修習水觀，室中安禪。有弟子窺窗觀室，唯見清水。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出定心痛。後入定時，童子奉教，除去瓦礫，身質如初。

遊中峯杯泉

〔查註〕〔咸淳臨安志〕：壽星院在葛嶺中，有杯泉。〔註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石眼杯泉舉世無，要知杯渡是凡夫。〔馮註〕〔高僧傳〕：晉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合註〕沈約：佛知不異，衆生知義，凡夫之與佛地。可憐狡獪維摩老，戲取江湖〔三〕人鉢盂。〔合註〕〔法苑珠林〕：假使四大海水內此瓶中，猶不能滿。〔後漢書〕西域傳註引〔維摩經〕：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

贈善相程傑

心傳異學不謀身，〔施註〕柳子厚〔冉溪〕詩：許國不復爲身謀。自要清時閱搢紳。火色上騰雖有數，〔施註〕〔唐〕馬周傳：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急流勇退豈無人。〔施註〕〔江隣幾雜志〕：錢若水謁華山陳搏。搏曰：「目如點漆，黑白分明，當作神仙。」有紫閣老僧曰：「不然，他日但能富貴，急流中勇退

耳。〔合註〕《聞見前錄》：錢若水見陳希夷於華山。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纏坐，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命老僧者觀之。老僧，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禮云。書中苦覓原非訣〔三〕，醉裏微言却近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王註師曰〕白樂天退老洛中二十餘年。〔施註〕白樂天《醉吟先生傳》：洛陽內外六七十里間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

次韻林子中蒜山亭見寄

〔施註〕林子中，名希，閩人。東坡起遷客，朝廷以人望，欲驟用之，議除起居舍人。公詣宰相蔡持正力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先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後以集賢殿修撰守潤。子中在潤而公在杭。公自杭召歸，子中又繼爲守，情好深厚。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哲宗親政，章子厚方治元祐諸臣，欲使子中典書命，而疑於左遷，使問之，欣然留行。復爲中書舍人。自司馬溫公、東坡等數十人，皆使爲謫詞，極其醜詆，遂累遷至同知樞密院。後朝廷理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爲舒州。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海南歸至儀真，與子由書云：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臭無窮，哀哉哀哉。時論復變，又追贈賜諡云。〔查註〕林子中時以天章閣待制知潤州。〔誥案〕子中草子由制，辱及所生，故子由痛哭曰，先人何罪。其折資草制也，章惇許爲同省執政，而僅予樞密院。復爲邢恕所惑，而曾布所誘，惇并恕逐去之。當子中草制訖，擲筆於地，自

云喪了名節。此其心非不知是非者，實爲厚利所誘，既乃利不可得，而卒以憤死，此其悔有甚於憤者矣。公嘗謂王涯甘露之禍，樂天適游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

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蓋悲之也。公之哀希，與樂天正等。施註引公書，不引此條按斷，卽有幸之之疑，殊非公之本意。施註失當，應駁正。

奇逸多聞老敬通，何人慷慨解憐翁。〔施註〕〔後漢·馮衍傳〕：衍字敬通。幼有奇才，博通羣書，以文過其實，

遂埒壞於時。十年簿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王註〕白樂天詩：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又鄭谷詩：

衰鬢霜俱白，愁顏酒借紅。杜子美〔寄司馬山人十二韻〕詩：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陳無已詩：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

紅。〔施註〕白樂天〔自詠〕詩：朝酒發紅顏。聞道賦詩臨北固，〔施註〕〔文選〕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註

云：從宋高祖登樓望江而應制。未應舉扇向西風。叩頭莫喚無家客，〔施註〕〔漢·趙廣漢傳〕：二人下堂，叩

頭〔三〕。歸掃岷峨一畝宮。〔施註〕〔禮記·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按，東坡有〔與金山元長老〕詩云：蒜

山幸有閑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再和并答楊次公

〔施註〕此卷倡酬凡五詩，次公時提點兩浙刑獄。〔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五年七月，楊傑爲禮部員外郎。先生作此詩與下〔蘭蕙〕詩時，似尚未聞新命，至〔次韻惠龍井水〕詩，則已有罷郡之語，故卽繼以餞別詩也。

昆盧海上妙高峯，〔施註〕〔華嚴經〕：昆盧遮那，十身巢海。又：文殊師利告善財童子，言：「南方有一國土，名爲勝

樂，其國有山，名曰妙高峯。」二老遙知說此翁。〔合註〕二老指林子中及元長老。聊復艤舟尋紫翠，不妨持節散陳紅。〔施註〕漢·食貨志：武帝之初，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施註〕漢·賈捐之傳：孝武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高懷却有雲門興，〔王註〕南史：何胤隱居若邪山雲門寺。〔查註〕按，禪宗雲門山在粵東韶州者，爲文偃禪師道場。越州亦有雲門，卽少陵所云「若耶溪、雲門寺」也。好句真傳雪竇風。〔王註次公曰〕雪竇禪師有集行於世。〔堯卿曰〕師諱重顯，字隱之，遂州李氏子。後出家，受供，學經論業於鄉里。晚參隨州智門祚和尚，遍遊叢林，遷四明之雪竇。由是雲門之道，復振於江浙。侍中賈公奏聞朝廷，乞賜明覺之號。〔施註〕次公有《雪竇語錄序》。唱我三人無譜曲，馮夷亦合舞幽宮。〔施註〕司馬相如《大人賦》：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次韻劉景文送錢蒙仲三首

〔王註堯卿曰〕是時穆父在越州，岳仲、蒙仲皆來錢塘。蒙仲欲往赴舉，景文以詩送之云：鄰下五車就業，殿前三月亨途。日出喚君名姓，春風吹過江湖。其二：文價從今第一，家風經古無倫。不假湘靈十字，知君才倍前人。其三：俊氣將探虎穴，清才早踐龍門。故比隔江白鷺，萬人回首王孫。自註：君出蘇翰林門下，有和君與秦少章云：二子有如雙白鷺，隔江相照雪衣明。〔施註〕錢蒙仲乃穆父內翰之子，時穆父守越，遣蒙仲從東坡學。穆父九男子，東坡每戲穆父爲九子母丈夫。故云「送盡青雲九子」。子由壻王子立新逝，故云「王郎獨爲鬼錄」。

其一

誰識天閑老驥，不爭日暮長途。〔王註〕《史記》：伍子胥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合註〕何焯曰：用杜子美《江漢》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意。送盡青雲九子，〔施註〕《南史》：何承天除著作佐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年少，荀伯子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耶？」〔合註〕《老學庵筆記》：錢穆父風姿甚美，有九子。都下九子母祠，作一巾紵美丈夫，坐於西偏，俗以爲九子母之夫。都下謂穆父爲九子母夫。歸去扁舟五湖。

其二

寄語竹林社友，同書桂籍天倫。〔施註〕《穀梁傳》：隱公元年：兄弟，天倫也。王郎獨爲鬼錄，世間無此玉人。〔王註續曰〕裴楷、衛玠，人皆謂之玉人。

其三

五字古原春草，〔施註〕《摭言》：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況。况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原上草》詩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恁難。」千金漢殿長門。〔施註〕司馬長卿《長門賦》序云：孝武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詞。而相如爲文以寤主上，后復得幸。經緯尚餘三策，〔王註堯卿曰〕錢氏先世，易與醇老，皆應制舉，答策甚工。〔施註〕《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產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二十八》：成綽對曰：「經緯天地曰文。」典刑留與諸孫。

菩提寺〔三〕南漪堂杜鵑花

〔查註〕《咸淳臨安志》：菩提院，太平興國二年建，本名惠嚴，七年改賜今額。有堂二，曰南漪、迎春。又，錢塘門外菩提寺杜鵑花最盛。《西湖游覽志》：錢塘門緣城而北，有菩提院，本錢惟演別墅也，捨以爲寺。有南漪、迎薰等亭，後併入昭慶律寺。

南漪杜鵑天下無，〔施註〕白樂天《山石榴》詩云：山石榴，一名杜鵑花，杜鵑啼時花撲撲。披香殿上紅氍毹。

〔王註〕白樂天《紅線毯篇》：紅線毯，擇繭練絲清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染爲紅線紅於花，織作披香殿上毯。〔查註〕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合註〕見《文選·西都賦註》。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

寒具

〔公自註〕乃捻頭，出劉禹錫《嘉話》〔三〕。〔合註〕《文選·招魂註》：柜妝，吳謂之寒具。《通雅》：寒具，糰子也。李時珍以捻頭、環餅、寒具、稗梳爲一物。何焯曰：二字出《周禮·天官·籩人註》中。【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守杭卷補編。

纖手搓來玉數尋〔三〕，〔合註〕韓偓詩：手搓梅子映中門。碧油輕蘸〔三〕嫩黃〔三〕深。〔合註〕李益詩：江清展

碧油。夜來春睡濃於酒〔三〕，壓徧佳人纏臂金。〔馮註〕《釋名》：金條脫，纏臂金也，今之手釧。

題楊次公春蘭

〔王註任曰〕元祐五年庚午，先生在杭州作。

春蘭如美人，不采羞自獻。〔查註〕韓退之《猗蘭操》：不采而佩，於蘭何傷。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

【詰案】紀昀曰：常意而寫來深遠。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王註次公曰〕漢武帝使劉安作《離騷傳》，以其經如《春秋》，復傳其事云。〔施註〕《漢·淮南王傳》：武帝使爲《離騷傳》，且受詔，食時上。對之如靈均，〔王註〕《離騷》：名予曰正則兮，字予曰靈均。冠佩不敢燕。〔施註〕《漢·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宴見，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

題楊次公蕙〔四〇〕

〔查註〕黃山谷云：一幹一花爲蘭，一幹五七花爲蕙。《遯齋閒覽》云：楚《騷》之蘭蕙，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澤蘭，或以爲漪蘭，當以澤蘭爲正。今人所種，如麥門冬葉者爲幽蘭，非真蘭也。故陳止齋作《盜蘭說》以譏之。朱文公《離騷辨正》云：古之香草，必花葉皆香，燥濕不變，故可佩。今之蘭蕙，但花香而葉無氣質，弱，易萎，必非古人所指，甚明。古之蘭似澤蘭，而蕙卽今之零陵香，今似茅而花有二種者。不知何時始誤也。吳草廬《蘭說》云：蘭爲醫經上品，草之植者也。今所謂蘭，乃無枝無莖，因黃山谷稱之，世遂謬指爲《離騷》之蘭。

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仙佩，〔王註〕杜子美《桃竹杖引》詩：江妃水仙惜不得。〔施註〕王子年《拾遺記》：楚人思慕屈平，謂之水仙。相識《楚辭》中。〔王註〕《楚辭》：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施註〕《離騷》：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初夫蕙茝。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馥，〔施註〕《唐·杜甫傳》：殘

膏臙馥，沾丐後人。鼻觀已先通。

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四〕

〔施註〕輔時爲閩漕。〔查註〕太平寰宇記：龍焙監在建州建安縣南鄉。黃儒《品茶要錄》：壑源在建溪。《夢溪筆談》：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又，全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爲北苑，置使領之。《茗溪叢話》：北苑茶，人貢之後，市無貨者。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可敵官焙。蓋壑源與北苑爲鄰，山阜相接，纔二里餘，其茶香甘，在諸私焙之上。

仙山靈草〔三〕濕行雲，〔施註〕《文選》郭璞《遊仙》詩：崦山多靈草。宋玉《高唐賦》：且爲朝雲，暮爲行雨。洗遍香肌粉未勻。〔合註〕崔珣詩：粉落香肌汗未乾。明月來投玉川子，〔王註〕韓退之《李花》詩：日光赤色照來好，明月暫人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又盧仝《茶》詩：手閱月團三百片。清風吹破武林〔三〕春。

〔王註子仁曰〕武林，杭州山名。要知冰雪〔四〕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王註堯卿曰〕造茶者，以膏油塗之，以欺不知茶者。〔共父曰〕《品茶要錄》云：沙溪之園民，或雜以松黃，飾其首面，試時雖鮮白，而不能久。〔子輦曰〕《茶錄》：茶色貴白，而餅茶以珍膏油其面，善別茶者，以肉理潤者爲重。〔查註〕熊蕃《北苑貢茶錄》：南唐初造研膏，繼造蠟面。戲作小詩君一笑〔四〕，從來佳茗似佳人。

次韻袁公濟謝芎椒〔四〕

〔施註〕袁公濟名穀，四明人。時倅杭，後知處州。〔合註〕袁文《甕牖閒評》：東坡昔守臨安，予曾

祖作倅。一日，同往一山寺祈雨。東坡云：「吾二人賦詩，以雨速來者爲勝，不然，罰一飯會。」於是東坡云：「一爐香對紫宮起，萬點雨隨青蓋歸。」余曾祖則曰：「白日青天沛然下，皂蓋青旂猶未歸。」東坡視之云：「我不如爾速。」於是罰一飯會。又，朱或《可談》：東坡倅杭，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後袁穀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亦相疎，袁曰：「酒食地獄正值獄空。」傳以爲笑云。〔查註〕《本草》：芎藭，一名山鞠窮。此藥行上，專治頭腦之疾，兼禦濕氣。出關中者爲西芎，出四川者爲川芎。《爾雅》：楸，大椒。郭璞註：椒叢生，實大者爲楸。陸璣《詩疏》：椒樹如茱萸，味亦辛香，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以葉合煮爲香。《本草服食方》：單服椒紅補下，宜用蜀椒。段成式云：椒氣下達，餌之不衝上也。

燥吻時時著酒濡，〔王註〕陸機《文賦》：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要令卧疾致文殊。〔施註〕《維摩經》：

文殊奉佛旨，詣維摩詰問疾。諸菩薩大弟子，咸作是念，今一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河魚潰腹空號

楚，汗水流散始信吳。〔公自註〕《吳真君服椒法》云：半年脚心汗如水〔四七〕。〔王註〕王袞《博濟方》載《吳真君服椒

法》并歌曰：其椒應五行，其仁通六義，服之半年內，脚心汗如水。〔次公曰〕吳人呼脚爲散。〔施註〕《文選》潘安仁《射雉賦》：奮勁散以角搓。註云：散，脛也。《南史·王亮傳》：沈疇之曰：「未知名府諱。若爲攸字，當作無散尊傍犬？爲犬傍無散尊？」自笑方求三歲艾，不如長作獨眠夫。〔施註〕《神仙傳》：彭祖教采女云：服藥百裹，不如獨卧。羨君清瘦真仙骨，更助飄飄鶴背軀。〔合註〕白樂天詩：欲騎鶴背覓長生。

次韻楊次公〔四〕惠徑山龍井水

〔公自註〕龍井水，洗病眼有效。

漏盡雞號厭夜行，〔王註〕《三國·魏志》：田豫乞遜位，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施註〕《史記·曆書》：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查註〕蔡邕《獨斷》：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鐘鳴則息。年來小器溢瓶罌。〔施註〕韓退之《石鼎聯句》：方當紅爐然，益見小器盈。〔合註〕此用韓退之詩「旛大瓶罌小」意也。棄官縱未歸東海，〔王註〕《前漢書》：疏廣，東海蘭陵人。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上書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歸鄉里。罷郡猶堪作水衡。幻色將空眼先暗，勝遊無礙脚殊輕。空煩遠致龍淵水，〔查註〕蔡襄《徑山記》：山間有小井，云：故龍湫也，龍亡湫在，歲常一來，雷雨晦冥。《吳興掌故集》：蛟龍池，在天目山東南。寧復臨池似伯英。〔王註〕《晉·衛恒傳》：弘農張伯英草書甚精，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

〔施註〕程懿叔，名之邵，第七。先生元祐五年六月三日手書此詩，并自跋云：時德孺在嶺外，適有使至杭，當錄本示之。德孺書中，自言學佛有所悟，人寄偈頌十數篇來，故有「新得道」之語。德孺名之元，懿叔兄也。詩跋刻石成都府治。〔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十二月載：夔州路轉運判官程之邵，爲都大管勾成都府利州路茶事。其初爲夔州運判，無年月可考。〔查註〕此

首次送程七表弟知泗州韻，詩載第三十卷中。

與子甥舅氏，摧頽各蒼顏。〔施註〕白樂天《詠懷》詩：我年日摧頽。並爲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髻鬢。〔誥案〕紀昀曰：常意而寫來超脫。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我甚似樂天，〔施註〕《晉·桓溫傳》：老婢曰：「公甚似劉司空。」但無素與蠻。挂冠及未耄，〔施註〕《禮記·曲禮上》：八十九十曰耄。當獲一紀閑。〔施註〕《國語》：狐偃語晉文公曰：「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韋昭註曰：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子亦拙進取，〔施註〕《漢·叔孫通傳》：儒者難與進取。才高命堅頑。〔施註〕《南史·羊元保傳》：宋文帝嘗曰：「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白樂天詩：自古才難與命爭。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施註〕杜子美《夔州絕句》：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漢·王尊傳》：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坂，歎曰：「奈何數乘此險。」〔合註〕《淮南子》：河九折，注於海。仲氏新得道，〔施註〕《毛詩·小雅·何人斯》：仲氏吹篴。一漚目塵寰〔四九〕。〔公自註〕君之兄德孺，自云近於佛法有得〔五〇〕。〔誥案〕嶺南提刑駐韶州。時程德孺與曹溪僧重辯講道於南華寺，建程公菴。公後過其地，改爲蘇程菴，作銘。歲晚家鄉路，莫遣生榛菅。〔誥案〕紀昀曰：押韻自然，通體老潔。

次韻劉景文登介亭

〔王註〕十朋曰：介亭，詳見《介亭餞楊次公》詩註中。〔查註〕《咸淳臨安志》：鳳凰山，在錢塘舊治正南山顛。石筍林立，名排衙石。第二峯有白塔，塔西有小徑，青石崔嵬。夾道皆峭壁，中穿一衙，人可往來，名曰石衙。好事者，多題名其間。熙寧中，郡守祖無擇，對排衙石作介亭，天風冷然，有縹緲憑虛之意。〔王註〕堯卿曰：劉景文詩云：使君中和堂，六月無炎溽。隨呼衆賓集，一笑

清風足。復爲曲水飲，石面湧寒淥。持杯襟袂涼，酒出金鯨腹。旌旂登鳳皇，羽翼在林麓。半空老崖斷，千載靈藥伏。松杉各雄枝，螭蜃傍奔逐。古韻豈塵世，遐瞻有天目。霸國荒故壇，堦社修新屋。霞標起山近，潮勢卷江速。物外得長涼，尊前尋往躅。有客告將行，遲留待珠玉。欣然點鼠須，萬象歸一幅。終篇燦燦動，滿座琅琅讀。此時天樂奏，到夜山鬼哭。和之慚豈敢，來者信難續。粉壁鑑相射，香煤塵不觸。醉歸掃雙堵，字字照巖谷。星辰衆所仰，富貴公豈欲。一言換凡骨，芝朮誰能服。〔查註〕《汴京遺跡志》孫莘老《介亭》詩云：真人昔未起，奔鹿駭四方。連延天目山，兩乳百里長。有城跨江海，無地生侯王。中霄潦穹旻，列石表壇場。朱旂大梁野，英氣吞八荒。寥寥百年後，故物亦已亡。所餘彼巉巖，峯顛屹相望。主人承明老，星斗工文章。築亭紫霄上，坐客蒼株旁。攀雲弄明月，曉星生扶桑。禹山隔波濤，簡書永埋藏。願逢希夷使，水土還故常。〔合註〕先生作詩時，莘老已卒，孫詩中所云主人，指祖無擇也。

澤國梅雨餘，衰年困蒸溽。高堂磨新磚〔五〕，〔施註〕《楚辭·招魂》：章高堂邃，宇檻層軒。〔邵註〕「磨磚」字出《傳燈錄》。頗覺利腰足。松根百尺井，兩綆飛淨淥。〔施註〕白樂天《昆明春水滿歌》：今來淨淥水照天。流觴聚兒童，〔施註〕《晉·王羲之傳·蘭亭序》：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一笑爲捧腹。〔施註〕《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清風信可御〔五〕，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人雲去，不待絃管〔五〕逐。西湖真西子，烟樹點眉目。濤江〔五〕少醞藉，〔施註〕《漢·義縱傳》：敢往少醞藉。高浪翻雪屋〔五〕。〔施註〕韓退之《贈崔立之》詩：高浪駕

天輪不盡。〔合註〕僧無可詩：懸燈雪屋明。俯仰拊四海，〔施註〕《莊子·在宥篇》：俯仰之間而拊四海之外。百世飛鳥速。遠追錢氏餘，〔王註次公曰〕指言吳越王錢氏也。近弔祖侯躅。〔王註堯卿曰〕祖無擇也。〔查註〕《邵氏聞見錄》：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登甲科，與王介甫同知制誥。熙寧二年，介甫參知政事時，無擇知杭州。介甫密諭監司求無擇之罪，使御史王子韶按治，無所得。坐送賓客酒三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元豐中復祕書監集賢學士，移知光化軍。卒，士大夫冤之。《咸淳臨安志》：英宗治平四年十月丁未，祖無擇以右諫議大夫加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嘗作介亭於鳳凰山。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五〕。〔施註〕《淮南子》：聖人重分寸之陰而輕尺璧。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施註〕《後漢·馬援傳》：見公孫述，曰：「天下雌雄未定，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南史·任昉傳》：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千言〔五〕一揮手，五車不再讀。〔王註〕韓退之詩：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施註〕《北史·邢邵傳》：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唐·蕭穎士傳》：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讀道旁碑，穎士即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蘇遜傳》：弱冠敏悟，一覽數千言，輒覆誦。春巖彩雞舞，〔施註〕《異苑》：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月峽哀猿哭。〔施註〕《宜都山川記》：峽中猿鳴至清，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陳蕭詮《夜猿啼》詩：挂月影才通，猿鳴迴人風。見《藝文類聚》。〔合註〕二句狀其詩之華麗淒清也。朝先啼鳩起〔五〕，暮與寒蟄續。〔施註〕此二句謂景文篤學苦吟也。其句如韓退之「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我老廢吟哦，〔施註〕白樂天《自解》詩：只擬江湖上，吟哦過一生。賴君時擊觸。〔施註〕《史記·封禪書》：上見樂大，大說。使驗小方，鬪棋，棋自相觸擊。從今事遠覽，〔施註〕班固《敘傳》：超然遠覽。發軔此幽谷。〔施註〕《楚辭·屈原離騷》：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於懸圃。杜子美《昔游》詩：發軔在遠壑。清游得三昧，〔王註〕《法華經》：妙音菩薩有三昧者，其目凡十六。至樂謝五欲。〔王註〕《法華經》：有五欲，

曰淫慾欲、曰睡眠欲、曰飲食欲、曰自恣欲、曰貪欲欲。又《維摩經》云：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施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序》：狂道士軒轅彌明，與劉師服進士相識，劉與侯喜聯石鼎句，彌明應之如響。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某等伏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

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五〕

〔王註堯卿曰〕袁公濟所和詩云：東南富山水，所病在卑溽。陰晴變朝暮，梅雨大田足。翰苑燕高堂，金罍浮蟻綠。清冷四座耳，醉飽五經腹。亭午登介亭，縈紆俯山麓。行路愁渴死，是月丁初伏。乘高瞰羣峯，前後浪奔逐。二吳在指掌，百粵人雙目。漢憂分朱轡，堯意注黃屋。下輿曾未幾，傳命甚郵速。霸、遂伏下風，元、白仰高躅。倡予而和汝，談笑唾珠玉。所恨繼者貧，囊箱無寸幅。劉侯世良將，文史三冬讀。坐嘯胡騎却，行歌燕旦哭。儒將久寂寥，斷絃今日續。所得最在詩，鈺利鋒莫觸。唱酬黃卷上，如響答深谷。王侯富方丈，熊掌我所欲。獨餒不得飽，中心但誠服。

昏昏墮醉夢，奈此六月溽。〔施註〕《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君詩如清風，〔王註〕《詩·大雅·烝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綠。袖手獨不言，〔施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序》：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聳肩，傍北牆坐。默稿已在腹。〔施註〕《唐·王勃傳》：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稿。是時風雨過，靄靄〔六〕雲歸麓。疎星帶微月，金火爭見伏。〔施註〕《曆忌釋》：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

以相生，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秋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顏師古曰：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施註〕《文選》曹子建《公燕》詩：明月澄清景。杜子美《漢陂西南臺》詩：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施註〕《後漢書》：北海敬王睦，性謙恭好士，聲價益廣。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施註〕《玉泉子聞見錄》：溫庭筠每作賦，一叉手，則一韻成。《摭言》：溫庭筠作賦不起草，使籠袖憑案，每一韻成，則叉手一吟，故場中謂之溫八叉。秋風起鴻雁〔六〕，我亦繼華躅。〔王註堯卿曰〕公濟試秩館職首薦，公亦本場第七人，故有「繼華躅」之句。〔合註〕袁燮作《先公墓表》云：曾祖贈光祿大夫，諱毅。初，光祿公秋試開封，實爲首選，而東坡蘇公第二。後通守錢塘，坡公作牧，相得權甚。介亭和篇有曰「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躅」，識前事也。而註家以爲同試館職，實無是事。那知君踏蹬，獨泣荆山玉。〔施註〕《韓詩外傳》：楚人卞和，得玉璞於荆山中，獻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怒，別其右足。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又曰：「石也。」別其左足。至成王時，和抱璞泣於荆山下，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名之以石耳。」王乃使玉人理之，得寶玉焉，名和氏璧。〔合註〕《韓非子》作「厲王別右足，武王別左足。」相見南新道，〔王註無己曰〕南新縣，今併入新城縣。〔合註〕《太平寰宇記》：南新縣，本臨安縣地，錢氏割置南新場，太平興國六年，改爲南新縣。《文獻通考》：崇寧五年，省南新縣爲鎮，入新城。青衫垂破幅。早知事大謬，〔施註〕《漢·司馬遷傳》：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恨不十年讀。莫嫌馮唐老，終勝賈誼哭。〔施註〕《漢·賈誼傳》：上疏陳政事，曰：有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今年復爲僚，舊好許重續。〔施註〕《左傳·桓公二年》：公及戎盟於唐，修舊好也。升沉何足道，〔施註〕《文選》李蕭遠《運命論》：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土潤。等是蠻與觸。〔施註〕《莊子·則陽篇》：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共爲湖山主，〔施註〕白樂天詩：三川徒有主，風景屬閑人。出入窮澗谷。衆馳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誥案】紀昀曰：氣脈滿足，復能變動開闔，筆有餘地。

介亭餞楊傑次公

〔王註堯卿曰〕次公，號無爲子。〔邦衡曰〕杭州圖經云：介亭在舊治後聖果寺，左江右湖皆在。目。【誥案】介亭在排衙石，〔圖經〕謂在勝果寺，誤。

籃輿西出登山門，嘉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篁嶺，環珮空響桃花源。〔公自註〕郡人謂介亭山下爲桃源路。〔王註堯卿曰〕柳子厚文曰：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千崑萬壑，煥若丹青。〔合註〕千崑二句，今本柳文無。又〔王註堯卿曰〕風篁嶺下，山水潺湲，如聞環珮之聲，無異武陵桃源。〔查註〕咸淳臨安志：風篁嶺在錢塘門外放馬場，西路通龍井嶺，最高峻，修篁怪石，風韻蕭爽。又，冷水峪在嘉會門外，夾山多桃花，中有流水，爲城南勝概，舊呼桃源，游人多集焉。前朝欲上已蠟屐，黑雲白雨如傾盆。〔六一〕。今晨積霧〔六一〕卷千里，豈畏觸熱生病根。〔王

註〕杜子美〔貽柳少府〕詩：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在家頭陀無爲子，〔施註〕釋氏要覽：梵語杜多，漢言抖擻。

謂三毒如塵，能空汗真心，此人能振掉除去。故今訛稱頭陀。久與青山爲弟昆。〔施註〕爾雅：昆，兄也，今江東人

通言昆。孤峯盡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抹坤。〔施註〕杜牧之〔送孟遲〕詩：大江吞天去，一練橫坤抹。臨高

揮手〔六一〕謝好住，〔施註〕傳奇：封陟傳：仙妹謂陟曰：好住好住，無異日追悔。〔六祖壇經〕：和尚報言好住，今共

汝別。清風萬壑傳其言。風迴響答君聽取，〔詩註〕杜牧之〔茶山〕詩：歌聲谷答回。我亦到處隨君軒。

葉教授和溥字韻詩，復次韻爲戲，記龍井之遊

〔查註〕《咸淳臨安志》：秦少游《龍井記》：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中間，蟠幽而踞阻。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元豐二年，辨才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去龍井一里。

先生魯諸儒，〔施註〕《漢·叔孫通傳》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飲食清不溥。〔施註〕《禮記·儒行》：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溥。空腸出秀句，吟嚼五味足。〔施註〕佛書：耽著五味禪。華堂鬧絲管，眸子漲春淥。先生疾走避，〔施註〕《莊子·盜跖篇》：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面冷毒在腹。〔合註〕《清異錄》：符昭遠不喜茶，曰：「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草也。」歸來煮瓠葉，弟子歌《旱麓》。聲淫及《靈臺》，中有麀鹿伏。〔王註〕子仁曰：「弟子歌《旱麓》，意取退不作人。」聲淫及《靈臺》，蓋取麀鹿以爲意也。〔施註〕《毛詩·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幡幡瓠葉，采之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旱麓》，受祖也。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靈臺》，民始附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禮記·樂記》：聲淫及商。功名一走兔，何用千人逐。〔王註〕《慎子》曰：一兔在野，百人逐之，一人得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施註〕《說苑》：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故應容我輩，清坐時閉目。高亭石排衙，〔施註〕白樂天《懷微之》詩：不知雨雪江陵府，今日排衙得也無？按，今享有石，如劍戟對峙，謂之排衙石。木杪挂飛屋。我來無時節，客亦不待速。似聞

雪髯叟，〔合註〕雪髯叟，疑指劉景文，景文髯美，謂之髯劉。西嶺訪遺躅。〔施註〕劉禹錫《登司馬錯故城》詩：周覽壯前躅。朝陽人潭洞，金碧涵水玉〔查註〕。泉扉夜不扃，雲袂本無幅。慈皇付寶偈，〔合註〕《法苑珠林》：朝宣寶偈，夕出苦海。神侶得幽讀。訥菴〔查註〕有老人，〔王註〕子仁曰：訥菴，謂辨才法師也。〔查註〕《咸淳臨安志》：元豐三年，辨才自天竺退休龍井。游覽之所，有過溪亭、德威亭、歸隱橋、方圓菴、寂室、照閣、閒堂、訥齋諸名。《樂城·訥齋記》云：秦太虛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余爲記。宴坐天魔哭。時來獻瓔珞〔查註〕，〔王註〕佛書：優波毬多人定，天魔波旬得便用瓔珞繫其頸上，欲敗法。〔施註〕《觀世音普門品經》：無盡意菩薩，解頸衆寶珠瓔珞，值百千兩金。法供燈相續。〔王註〕世有長明燈供。〔施註〕《僧伽難提傳》云：嗣續祖燈。吾儕詩酒污，欲往無乃觸。齋厨費晨炊，車騎滿山谷。〔施註〕引《漢·司馬相如傳》：車騎雍容。願聞第一義，〔王註〕杜子美《謁文公上方》詩：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施註〕《傳燈錄》：達摩西來，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云：廓然無聖。鉢飯〔查註〕非所欲。便投切雲冠，予幼好奇服。〔王註〕《楚辭》：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鈿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次韻林子中見寄

飄零洛社數遺民，〔王註〕次公曰：白蓮社中有劉遺民。詩酒當年困惡賓。元亮本無適俗〔查註〕韻，〔王註〕陶淵明詩：少無適俗韻，本性愛丘山。孝章要是有名人。〔施註〕《吳志·孫韶傳》引《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素有高名，孫策深忌之。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與曹公書》曰：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蒜山小隱雖爲客，江水西來亦帶岷。卷却西湖千頃葑〔查註〕，〔施

註〕東坡開西湖，以葑積爲堤，以通南北，今蘇公堤是也。笑看〔七〕魚尾更莘莘。〔王註〕《毛詩·小雅·魚藻》云：魚在在藻，有莘其尾。〔合註〕《東都賦》：俎豆莘莘。註引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末句似暗用尺素書意。

安州老人食蜜歌

〔公自註〕贈僧仲殊〔七三〕。〔施註〕僧仲殊，安州人，居錢塘。爲詩敏捷立成，而工妙絕人遠甚。殊辟穀，常啖蜜。陸務觀云：族伯父彥遠言，少時識仲殊長老，東坡爲作《安州老人食蜜歌》者。一日，與數客過之，所食皆蜜也。豆腐、麵筋、牛乳之類，皆漬蜜食之，客多不能下筯。惟東坡性亦酷嗜蜜，能與之共飽。崇寧中，忽上堂辭衆，是夕，閉方丈門自縊死。及火，舍利五色，不可勝計。鄒忠公爲作詩云：逆行天莫測，雉作瀆中經。漚滅風前質，蓮開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彥遠又云：殊少爲士人，遊蕩不羈，爲妻投毒羹中，幾死，啖蜜而解。醫云，復食肉，則毒發不可療。遂棄家爲浮屠。鄒公所謂「誰家曲」者，謂其雅工於樂府詞，猶有不羈餘習也。〔查註〕《太平寰宇記》：淮南道安州安陸郡，唐同光元年，改爲安遠軍節度。《吳郡志》：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蘇公與之往還甚厚，號曰蜜殊。工詩，有《寶月集》行於世。《侯鯖錄》：仲殊《過潤州絕句》云：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章宮。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寶月集》今不傳，附錄於此。〔合註〕《中吳紀聞》：仲殊喜作艷詞。一日，造郡中，見庭下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殊口就一詞，有「鳳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之句。後殊自經於枇杷樹下，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宋詩

紀事：仲殊俗姓張氏，名揮，安州進士，因事出家。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合註〕何焯曰：《山海經》：黃山有鳥，人舌，能言，名曰鸚鵡。郭氏傳：鸚鵡舌似「小兒舌」。則三字又自然，非強造也。元相「言語巧偷鸚鵡舌」，亦用郭語耳。不食五穀惟食蜜，〔施註〕《四十二章經》：財色於人，譬如刀刃有蜜，小兒舐之，則有割舌之患。《莊子·逍遙遊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笑指蜜蜂作檀越。〔合註〕《後漢書·西域傳論註》引《本行經》曰：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爲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含姿。〔施註〕庾信《和宇文文內史》詩：花留釀蜜蜂。〔施註〕白樂天詩：千花百草凋零後，留向紛紛雪裏看。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如得蜜，蜜中有藥治百疾〔七言〕。正當狂走捉風時，〔施註〕《後漢·朱浮傳·與彭寵書》云：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一笑看詩百憂失。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七言〕甘苦雜，不如〔七言〕食蜜中邊甜。〔公自註〕佛云：吾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七言〕。〔施註〕《四十二章經》：若有人得道，猶如食蜜，中邊皆甜。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合註〕柳子厚詩：牂牁南下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

次韻錢穆父紫薇花二首

其一

虛白堂前合抱花，〔施註〕《杭州圖經》：虛白堂在舊治。白樂天有詩云：虛白堂前衙退後，更無一事到中心。〔查註〕《咸淳臨安志》：虛白堂，在鳳皇山舊府治中。唐長慶中，刺史白文公有詩，刻石堂上。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

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公自註〕虛白堂前紫薇兩株，俗云樂天所種。〔施註〕《莊子·刻意篇》：聖人，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又《養生主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詰案〕此述己所見，以答穆父也。必合後詩及題細讀，始知。以是知查註編唱和詩盡去原題之謬。

其二

折得芳蕤兩眼花，〔施註〕《文選》陸士衡《文賦》：播芳蕤之馥馥。題詩相報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七七〕。〔公自註〕樂天詩云：絲綸閣下文章〔七八〕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七九〕。上嘗書此以賜軾〔八〇〕。〔合註〕孟東野詩：大海亦有涯。

送張嘉州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王註〕李太白《與韓荆州朝宗書》：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頗願身爲漢嘉守，載酒時作凌雲遊。虛名無用今白首，夢中却到龍泓口。〔王註次公曰〕龍泓口，在凌雲之上，土人謂之龍崑。〔查註〕《太平寰宇記》：嘉州治龍游縣。隋初伐陳，有龍見江水，引軍，故名。王氏舊註龍泓口，不知何據。〔合註〕施註與王註同，當皆有所本也。浮雲軒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難入手。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王註任曰〕此兩句全是李謫仙《金陵城西樓月下吟》詩，此格本出於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玄暉。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八二〕見月時登樓。〔查註〕嘉州有明月樓。陸放翁《嘉州月榭》詩云：試傾萬頃湖亭酒，來看半輪江月秋。笑談

萬事真何有，一時付與東巖酒。〔公自註〕佛峽人家白酒舊有名。〔查註〕蜀中名勝記：方輿記：東巖在嘉州城東佛峽。即聖岡山。巖半有洞，出泉清冽，宜釀。〔八三〕。歸來還受一大錢，好意莫違黃髮叟。

絕句〔八三〕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春來濯濯江邊柳，〔馮註〕世說：王恭濯濯如春月柳。〔馮註〕杜子美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詩：詩成珠玉在揮毫。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九日袁公濟有詩，次其韻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古來靜治得清閑，〔馮註〕史記：曹相國世家：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又，百姓歌之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我愧真長〔八四〕也一斑〔八五〕。舉酒東榮挹江海，〔合註〕禮記：鄉飲酒義：洗當東榮。疏：榮，屋翼也。回樽落日勸湖山。平生傾蓋悲歡裏，早晚抽身簿領間。笑指西南是歸路，倦飛弱羽久知還。

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

〔施註〕蘇伯固名堅。博學能詩。東坡自翰林守杭，道吳興，伯固以臨濮縣主簿監杭州在城商稅，

自杭來會，作後六客詞，伯固與焉。方經理開西湖，伯固建議，謂當參酌古今而用中策。湖成，其力爲多。後一歲，又相從於廣陵，有和伯固韻送李孝博詩。坡歸自海南，伯固在南華相待，有詩。黃魯直謫死宜州，至大觀間，伯固在嶺外，護其喪歸葬雙井。其風義如此。子庠，字養直。學世其家。坡手書其所作清江曲，以爲可雜李太白詩中莫辨也。號後湖居士，有文集行於世。【誥案】公自黃遷汝，無與蘇伯固同游廬山及作歸朝歡詞事，施註誤句已刪。

雲間朱袖拂雲和，〔施註〕周禮·春官：凡樂，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合註〕杜子美：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絳唇朱袖兩寂寞。知是〔八六〕長松挂女蘿。〔王註〕李太白：寄遠詩：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遙知玉窗裏，纖手弄雲和。奏曲有深意，青松交女蘿。〔施註〕毛詩：小雅·頍弁：薦與女蘿，施于松上。髻重不嫌黃菊滿，手香新喜綠橙搓。〔王註〕韓偓詩：手香江橘嫩。〔合註〕初白翁極賞搓字句，以爲壓倒元、白。墨翻衫袖吾方醉，〔施註〕韓退之：醉後詩：淋浪身上衣，顛倒筆下字。紙落雲烟子思多。只有黃雞與白日〔八七〕，玲瓏應識使君歌。〔王註〕白樂天：醉示妓人商玲瓏歌云：歌罷胡琴掩素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紅綬挂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

和公濟飲湖上〔八八〕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考外集，載守杭卷，查註從邵本補編。

昨夜醉歸還獨寢，曉來宿雨〔八九〕鳴孤枕。扁舟小棹〔九〇〕截湖〔九一〕來，〔合註〕李華：丹陽縣復練塘頌

序：公素知截湖開壤。見《文苑英華》。正見青山〔九三〕駁雲錦。須知老人〔九三〕興不淺，莫學公榮不共飲。
〔馮註〕王戎弱冠詣阮籍，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我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或問之。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與君歌鼓樂豐年，喚取〔九四〕千夫食陳廩。

次韻景文山堂聽箏〔九五〕三首

【註案】此三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其一

忽憶韓公二妙姝〔九六〕，〔合註〕侍兒小名錄：絳桃、柳枝，韓愈二妾名。韓詩：不見園桃并巷柳，馬頭唯有月團圓。蓋寄意二姝也。琵琶箏韻落空無。〔馮註〕釋名：琵琶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琶，引手却曰瑟。象其鼓，時因以爲名也。又《風俗通》：箏，秦聲也。按《樂記》：箏五絃筑身，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易也。猶勝江左狂靈運，空關東昏百草鬚。〔馮註〕南史：謝靈運傳：博覽工文，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晉陽秋》：謝靈運髣美，臨刑，因施作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髣。齊東昏侯與宮人關百草，剔取靈運髣去。〔查註〕劉禹錫《嘉話錄》：謝靈運鬚，施爲祇洹寺維摩像鬚，寺僧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關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剪棄其餘。〔合註〕《太平廣記》引《國史累纂》，與《嘉話錄》同。景文美髣，故三首皆用舊事戲之。

其二

馬上胡琴塞上姝，鄭中丞後有人無。〔馮註〕《樂錄》：琵琶一名胡琴，一名擊婆。鄭中丞，唐官人，以彈小忽雷擅名，事載《豔異編》。詩成樺燭〔九七〕飄金燼，八尺英公欲燎鬚。

其三

荻花楓葉憶秦姝〔九六〕，切切么絃細欲無。〔馮註〕白樂天《琵琶行》：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莫把〔九九〕胡琴挑醉客〔一〇〇〕，回看霜戟〔一〇一〕褚公鬚。〔馮註〕《南史》：褚彥回傳：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彥回西上閣宿，公主夜就之，從夕至曉，彥回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

贈劉景文

【誥案】此是名篇，非景文不足以當之。景文忠臣之後，有兄六人皆亡，故贈此詩。

荷盡已無擎雨蓋，〔合註〕秦韜玉詩：卷荷擎雨出盆池。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一〇二〕君須記，最是〔一〇三〕橙黃橘綠時。〔查註〕《茗溪漁隱叢話》：天街小雨潤如酥，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同而辭殊，皆曲盡其妙。

送李陶通直赴清溪

〔王註堯卿曰〕大臨之子。大臨字才元。〔查註〕陶曾爲徐州通判，有子，能詩，結句「小麒麟」，指

其子。通直，陶之官號也。《職官分紀》：寄祿文散官，有通直郎。杜氏《通典》云：通直郎，隋置，謂官高下通爲宿直者也，因此爲名。《合註》：《元和郡縣志》：清溪縣，黃武元年置始新縣，晉改雒山，開元二年改還淳。《太平寰宇記》：唐永貞元年改清溪。《一統志》：宋宣和初改曰淳化，紹興中始名淳安。《名勝志》：縣治內有堂，名曰琢句，取蘇軾「此去溪山琢句新」之語。

忠文、文正二大老，〔公自註〕司馬溫公、范蜀公，君之師友。〔施註〕溫公諡文正，蜀公諡忠文。蘇、李、廣平三舍人。〔公自註〕蘇子容、宋次道與先公才元丈〔二四〕，熙寧中，封還李定詞頭，天下謂之三舍人。〔施註〕熙寧初，大臣薦

秀州軍事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守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著任執法，非故事。蘇頌、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草制。敏求前罷，頌與大臨更奏，復下，至於七八，遂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中寢。喜見通家賢子弟，自言得邑少風塵。〔施註〕《文選》郭景純《游仙》詩：高蹈風塵外。從來勢利關心薄，此去溪山琢句新。肯向西湖留數月，錢塘初識小麒麟。〔王註〕杜子美《徐卿二十歌》詩：盡是天上麒麟兒。

辯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余往〔二五〕見之。嘗出〔二六〕，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辯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曰〔二七〕過溪，亦曰二老，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二八〕

〔查註〕《西湖游覽志》：龍井，本名龍泓。吳赤烏中，葛洪煉丹於此。林樾幽古，石鑑平開，深不

可測。相傳有龍居焉，禱雨多應。《咸淳臨安志》：延恩衍慶院，唐乾祐二年居民凌霄募建，爲報國看經院。熙寧中，改壽聖院，淳祐六年改今額。元豐三年，辯才大師自天竺退休茲山，歸老於此，始鼎新棟宇及遊覽之所。有過溪亭、德威亭、白雲堂、滌心沼、歸隱橋、獅子峯、薩埵石，山川勝概，一時呈露，龍井古荒刹，由是振顯。〔施註〕辯才住天竺十七年，有僧文捷利其富，轉運使奪以與捷。師歸於潛。捷敗，事聞朝廷，復以界師。留二年，終欲捨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茅竹自覆。吳越人爭爲築室甃瓦，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復爲太守鄧溫伯請，居南屏一年。鄧去，乃歸龍井終焉。故有「去如龍出山，來如珠還浦」之句。元祐六年九月，無疾而逝。東坡命子由爲塔銘，自製文屬參寥祭之，刻石山中。〔查註〕辯才原作詩云：暇政去旌旆，策杖訪林丘。人惟尚求舊，況悲蒲柳秋。雲谷一臨照，聲光千載留。軒眉師子峯，洗眼蒼龍湫。路穿亂石脚，亭蔽重岡頭。湖山一目盡，萬象掌中浮。煮茗歛道論，奠爵致龍優。過溪雖犯戒，茲意亦風流。自惟日老病，當期安養游。願公歸廊廟，用慰天下憂。錢穆父《次韻》詩云：幻泡本空色，真夢迷黃丘。宦學類狂走，爾來三十秋。髮齒非他時，歲月不我留。古刹插亂石，蟄龍蟠靈湫。天人

大導師，駐錫今白頭。安住善護念，晚節非沉浮。昔嘗謂出處，未用相劣優。權實分二乘，股肱均九流。今知攪攪者，安得逍遙遊。從茲許禮足，尚可治幽憂。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施註〕《漢·楊惲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礙，人天爭挽留。〔二〇九〕。去如龍出山，雷雨卷潭湫。來如珠還浦，〔施註〕《後漢·孟嘗傳》：合浦郡海出明珠，先時宰守貪穢，詭人探求，珠漸徙於交趾。嘗爲太守，革易前弊，未踰歲，去珠復還。魚鼈爭駢頭。

〔施註〕《周易·剝》：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此生暫寄寓，〔施註〕《國語》：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常恐名實浮。〔施註〕《越絕書》：名過實者滅，故聖人不使名過實。我比陶令愧，師爲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游。大千在掌握，〔施註〕柳子厚《石門精舍》詩：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寧有別離〔二〇〕憂。

問淵明

〔公自註〕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相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於道者，未始相非也。元祐五年十月十四日〔二一〕。

子知神非形，何復異〔二二〕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則爲日星懸〔二三〕。我散而卑之，寧非山與川。三皇雖云沒，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終，彭祖非永年。〔語案〕紀昀曰：純用文句，而不弱不腐，此故當參。皇皇謀一醉，發此露槿妍。〔合註〕《毛詩·鄭風註疏》：木槿，其華朝生暮落。盧綸詩：露槿月中落。有酒不辭醉〔二四〕，無酒斯飲泉。立善求我譽，飢人食饒涎。委運憂傷生，〔合註〕《晉書·郭璞傳·論》：頽心委運。憂去〔二五〕生亦還〔二六〕。縱浪大化中，〔合註〕全用陶淵明《神釋》詩句。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事此言〔二七〕。

偶於龍井辯才處得歛硯，甚奇〔二八〕，作小詩

【誥案】以上二詩，施編不載，查註據邵本補編。

羅細無紋〔二九〕角浪平，〔馮註〕本集戲作《萬石君傳》。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嘗隱於龍尾山。〔查註〕高似孫《硯箋》：南唐元宗時，歙守獻硯，並薦硯工李少微，擢硯官。其硯有羅文坑、眉子坑、金星坑之別。《歙州硯譜》：羅紋山，亦曰芙蓉溪，硯坑十餘處，皆山前後沿溪所生。水巖坑，在羅紋山西北，石理如浪紋。半丸犀壁浦雲泓〔三〇〕。〔馮註〕《見聞錄》：蜀人景煥，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又引《後山談叢》：秦少游有李庭珪墨半丸，不爲文理，質如金石。午窗睡起人初靜，時聽西風〔三一〕拉瑟聲。

送程之邵簽判赴闕

〔施註〕程之邵，名遵彥。元祐三年六月，楊元素繪卒於杭，龍圖閣待制熊伯通本自越移杭，自杭改江寧，而先生繼之。程蓋是伯通羅致幕府，故云「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查註〕之邵時簽書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

夜光不自獻，天驥良難知。從來一狐腋，〔施註〕《史記》：趙世家：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或出五羖皮。〔施註〕《史記》：秦本紀：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與之。繆公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賢哉江東守，收此幕中奇。無華豈易識，既得不自隨。留君望此府，〔王註〕《舊唐書》：韋思謙傳：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韋思謙爲同府倉曹，謂思謙曰：「公豈此池中之物，屈公爲數旬客，以望此府耳。」〔施註〕《新書》云：以重此府。《世說》：王東亭爲宣武主

簿，既承藉有譽，爲一府之望。助我憐其衰。二年促膝語，一旦長揖〔三三〕辭。〔施註〕漢·酈食其傳：人謁沛公，長揖不拜。林深伏猛在，岸改潛珍移。〔王註次公曰〕伏猛以言虎，潛珍以言龍。賈誼賦：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施註〕禮記·郊特牲：虎豹之皮，是伏猛也。去此當安從，失君徒自悲。念君瑚璉質，當今臺閣宜。〔施註〕韓退之送諸葛覺詩：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去矣會有合，豈當〔三三〕懷其私。

寄題〔三四〕梅宣義園亭

〔施註〕梅宣義者，吳郡人子明之父。子明爲杭州通判，與東坡同僚，嘗以白石遺子明以奉其父。此詩云：愛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又云：明年過君西。蓋吳郡爲滿去歸途也。先生後有〔除夜〕圖空詩，呈公濟、子侔二通守，不著子明，當已去官耶？

仙人子真後，還隱吳市門。不惜十年力，治此五畝園。初期橘爲奴，漸見桐有孫。〔施註〕尚書故實：李汧公取桐孫之精者，雜綴之，謂之百衲琴。顧況酬給事使君詩：桐孫兼竹祖。清池壓丘虎，〔王註〕吳郡圖經：虎丘山，在吳縣西北九里，舊傳秦皇求劍地，裂爲池。異石來湖龍。〔施註〕僧文覽洞庭湖山記：龍頭山，形如龍欲行狀，有眼鼻。山中所出貞石，郡人琢以爲器。〔查註〕吳郡志：太湖石出湖中之龍山，瑩潔可鑑，堅潤如金石。敲門無貴賤，遂性各琴樽。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施註〕周易·坤元亨：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王弼註：西南致養之地，與坤同道者也。〔文選〕張景陽詩：大火流坤維。註引〔淮南子〕曰：坤維在西南。敝廬雖尚

在，〔施註〕《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杞梁之妻曰：「猶有先人之敝廬在。」小圃誰當樊。〔施註〕《爾雅》：樊，藩也。《毛詩》：折柳樊圃。註云：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樊園，無益於禁。羨君欲歸去，柰此未報恩。愛子〔三言〕幸僚友，〔施註〕《禮記·曲禮上》：僚友稱其仁也。鄭氏云：僚友同官者。久要疑弟昆。明年過君西，飲我空瓶盆。

滕達道挽詞二首

〔王註龜父曰〕先生《滕公墓志》云：公九歲能賦，敏捷過人。〔施註〕滕達道名甫，字元發。宣仁簾聽，避高魯王遵甫諱，遂以字名，而以達道爲字。東陽人。廷試第三。早受知於范文正公，而孫威敏沔一見異之，曰：「奇材也。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畧。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姓名藏禁中，未及用。神宗卽位，召問天下所以治亂，擢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尹開封，出守鄆州。二載入覲，猥言新法之害。歲旱求言，又奏疏曰：新法害民，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所行有不便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查註〕本集《墓志》：達道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妻黨有犯法者，小人因是擠公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復貶筠州。上書自明，帝覽之，卽以爲湖州。今上卽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直學士，復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年七十一，力求淮南，乃以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施註〕自鄧黜守安、池，故曰「雲夢連江雨，樊山落木秋」，指二州也。當閑廢時，東坡亦補閑郡，繼謫黃岡，皆以論新法得罪，而拳拳憂國之意若一，故曰「公方占賈鵬」云云。先生自黃移汝上

書，以薄田在宜興，乞居常州，即日報可。遂與元發會於金山，故曰：「荆溪欲歸老，浮玉偶同遊，骯髒儀型在，驚呼歲月遒。」皆紀其實也。【詰案】此二詩施編在帥揚卷中，誤。今改編於此，餘詳案中。【案】總案云：查註從施註之誤。乃合註知施註之誤，輒委之於查，尤非是。

其一

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施註〕唐陸贄奏議云：虛懷待人，人必思附；任數遇物，物終不親。〔查註〕《揮塵後錄》：熙寧初，滕元發與楊元素俱受上知，居臺諫。偶上殿，陳於上曰：「曾公亮久在相位，有妨賢路。」上曰：「然，卿等何故都未有文字來？」明日相約再對，草疏已畢，元發之弟由見之，密以告曾。曾先向上前辨析，上怒其爲耳目之官，不慎密乃爾，言遂不行。二人由此失眷。東坡先生挽詩云「先帝知公早」二句，謂受裕陵眷遇最先也。至今詩禮將，〔施註〕《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獨數〔三〕武、宣臣。〔王註次公曰〕武、宣，武帝、宣帝也。《兩都賦序》有云「武、宣之世」，《左雄等傳》論有云「武、宣之軌」。是時最有名將，武之名將，則衛、霍之屬，宣之名將，則趙充國之屬。〔施註〕《漢·公孫弘傳》贊：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漢之得人，於茲爲盛。蓋指孝武以及孝宣之世也。材大雖難用，時來亦少信。高平風烈在，威敏典刑新。〔公自註〕公少受知於范希文、孫元規〔三〕。〔施註〕《唐·魏謩傳》贊曰：論議挺挺，有祖風烈。〔查註〕《宋史》：范仲淹，其先邠州人也。《滕元發墓志》：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揮塵後錄》：元發，范文正之外孫也。〔合註〕《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高平縣。《唐書·地理志》：澤州高平郡。《一統志》：春秋屬晉，後周爲高平郡。至《元和姓纂》，不載高平郡望。《鐵網珊瑚》載：范文正公書《伯夷頌》，題云高平范仲淹書。《石林避暑錄》云：范文正奇其才，謂他日必能爲帥，乃以將畧授之，連

道亦不辭。然任氣使酒，頡頏公前，無所顧避，文正終不禁也。後卒爲名臣，多得文正規模。故子瞻挽詞云：高平風烈在。〔查註〕《東都事畧》：孫沔字元規，會稽人。爲人明敏果敢，仕終觀文殿學士，諡威敏。徐自明《宰輔編年錄》：孫沔自樞密直學士，除樞密副使，以嘗副狄青宣撫，賊平，遂有是除。空試乘邊策，〔施註〕《漢·高祖紀》：興關中卒，乘邊塞。李奇曰：乘，守也。寧留相漢身。〔施註〕《漢·王商傳》：河平四年，單于來朝，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矣。」杜子美《上韋左相二十韻》詩：韋賢初相漢。淒涼舊部曲，〔施註〕《漢·李廣傳》：行無部曲行陳。顏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淚濕冢前麟。〔王註〕杜子美《曲江》詩：苑邊高冢臥麒麟。

其二

雲夢連江雨，〔合註〕《太平寰宇記》：雲夢隸安州。樊山落木秋。〔查註〕案，東坡謫黃州，與元發往還尺牘甚多，正元發落職守池州時也。故起四句云然。〔誥案〕滕元發罷安州，赴闕，公與約會於岐亭。及往迎之，會連日風雨，阻於黃陂，而元發道出信陽，遂相失。「雲夢」句指元發罷安州之時，「樊山」句自謂在齊安謫籍，其意直下，而句法分起。故次聯分承三聯，總束，而四聯復分。歸老，則指買田時重遇金山，元發嘗代籌乞常事也。一路寫下，機神靈活之甚。乃施註，查註並謂起聯指池州事，則後之格法皆走，情事亦失。公方占賈鵬，〔施註〕《漢·賈誼傳》：爲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我正買龔牛。共有江湖樂，〔王註〕韓退之《與孟郊書》云：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餘樂也，與足下終，幸矣。俱懷〔三〕吠畝憂。〔施註〕《漢·劉向傳》：忠臣雖在畝畝，猶不忘君。荆溪欲歸老，浮玉偶同遊。〔王註次公曰〕浮玉乃潤州金山也。〔施註〕《常州圖經》：荆溪在宜興縣。

骯髒儀刑在，〔合註〕《老學菴筆記》：王荆公不樂元發，目爲滕屠。與此詩「骯髒」，可以互證。驚呼歲月邁。〔王註〕宋玉《楚辭·九辨》：歲忽忽其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文選》潘岳《秋興賦》：悟時歲之道盡兮，慨俯首以自省。回頭雜歌哭，挽語不成謳。〔施註〕譙周《法訓》：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誥案〕紀昀曰：挽詩例多應酬，此獨其言有物。誥謂《達道挽詞》與《神宗挽詞》，同一手法。蓋二臣知遇被放，事皆一轍；其相約自效於晚節，而志弗伸，亦同。故其言外之痛，公自不能已也。合讀其義自出。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同景文、義伯〔三〕、聖途、次元、伯固、蒙仲遊七寶寺，題竹上

〔查註〕景文卽劉季孫。聖途，張天驥字。次元，周燾字。伯固，蘇堅字。蒙仲，卽錢穆父之子。義伯無可考。〔誥案〕錢蒙仲已見前題矣，本題譌作仲蒙，查註載明穆父之子，不知更正。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改編，今并查編更正。

結根豈殊衆，〔馮註〕唐王維詩：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希。修柯獨出林。孤高不可恃，歲晚霜風侵。〔馮註〕《禮記·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誥案〕紀昀曰：卽李衛公《孤石》詩意，而語較露骨，此唐人宋人之分。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

庭事蕭然，三圍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三〇〕

〔查註〕《隋書》：煬帝置通守，每郡各一人，位次太守；京兆、河南，謂之內史。《咸淳臨安志》：杭州有通判北廳、東廳、南廳。又有都廳，在府治西。祖宗時，諸郡皆有都廳。

前詩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王註〕《後漢》：盛吉拜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小人營餼糧，〔施註〕《孟子》：梁惠王下引《毛詩》：乃裹餼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爲食謀。〔誥案〕熙寧中，杭州歲配鹽犯萬七千人。公錄囚至於執筆流涕，因作此詩，故云官與犯無非謀食，而以此罪彼，是自不知恥也。必合觀《戲子由》詩，始悉。已詳載卷七總案各條下。〔案〕總案卷七熙寧四年十一月，有「時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地方騷然，公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條。十二月，有「作《戲子由》詩」條。誥案謂此詩乃「因決配鹽犯而發」。同月，有「囚繫皆滿日暮不得返舍題壁間詩」條，條下引此詩。又引《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上韓丞相論裁傷手實書》，皆及犯鹽事。誰能暫縱遣，〔王註〕《後漢書》：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應期而還。《晉書》：曹據調臨淄令，有死囚，歲夕，據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並無違者。《南史》：何胤仕齊爲建安太守，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北史》：蕭瑒爲上州刺史，元日放獄中囚繫，聽三日赴獄，依限而至。〔施註〕《漢·高祖紀》：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到豐西，皆解縱所送徒。

曰：「若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舊唐書·太宗紀〕嘗親錄囚，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詣京師。凡三百九十，無一亡匿者。上皆赦之。閔默愧前修。〔王註〕晉陶潛詩：誰云固窮難，邈也此前修。〔施註〕白樂天^{〔寄兄弟〕}詩：閔默秋風前。〔舊唐書·裴寂傳〕高祖曰：「我與公無愧前修。」〔詰案〕紀昀曰：語語真至。

今詩〔三三〕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三三〕。〔施註〕^{〔文選〕}曹子建^{〔贈王粲〕}詩：羲和逝不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囚〔三三〕。〔施註〕^{〔漢·律曆志〕}秦推五勝，自以為獲水德。註引^{〔漢書音義〕}曰：五行相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也。五行有王相死囚休廢。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守，嘯諾獲少休〔三三〕。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施註〕孟東野^{〔百憂〕}詩：出處各有時，衆語徒啾啾。齒髮付天公，〔施註〕皮日休^{〔苦雨雜言〕}詩：豪華滿眼語不信，不如直上天公鏡。缺壞不可修。〔詰案〕獄空而不以聞，賢於錢穆父遠矣。至此詩并不以獄空自任，身分益高。

卷三十二校勘記

- 〔一〕宴座 集甲、類丙作「燕坐」。
- 〔二〕陳鮮 查註、合註：「陳」一作「塵」。
- 〔三〕雪後便欲與同僚尋春云云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同。
- 〔四〕開園時 集甲、類本、七集續集無「時」字。

〔五〕浮紅 施乙作「深紅」。

〔六〕仲天貺 類本「天」作「元」，合註謂「元」訛。

〔七〕鵬騫 集甲、施乙此處作「鵬騫」。

〔八〕秦少章 類丁作「秦少遊」。

〔九〕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一碟膠牙餠」。原爲「王註」註文。今據集甲、類本，定爲自註。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註文「碟」作「碟」。

〔一〇〕正月二日 類乙、類丙作「正月十日」。

〔一一〕出遊謂之遨頭 集甲、類本無「謂之遨頭」四字。

〔一二〕清眠 合註作「清明」。

〔一三〕張全翁游 查註、合註「全翁」作「金翁」。查註：《志》「全翁」作「金翁」，施氏、王氏諸刻本作「全」者訛。集成謂「全」是，見此詩題下諸索引總案。類甲無「游」字。

〔一四〕屢促 原作「更促」。今從集甲、施乙、類本。

〔一五〕付與 類本作「送與」。合註謂「送」訛。

〔一六〕新跨 類丙作「新跨」。

〔一七〕近聞 類本無「聞」字。

〔一八〕軾與 施乙作「余與」。

〔一九〕壽星院寒碧軒 此詩詩末，查註有按語，云：「慎按，《咸淳臨安志》，壽星院有石刻，公自書此詩後。」

云：僕在黃州，偶思壽星竹軒，作此詩。今錄以遺通禪師。元祐五年五月十二日（原作十二月。盧校：依石刻改）。據此，則此詩應入黃州卷中。今姑依施註原本。」

〔二〇〕落夏簞 盧校：石刻「落」作「洒」。

〔二一〕山蟬 何校：「寒蟬」。

〔二二〕書劉景文左藏所藏王子敬帖 集甲、類本無「左藏」二字，「帖」字後有「絕句」二字。

〔二三〕兩行 合註：一作「子敬」。類本子仁註文引東坡此詩，卽作「子敬」。

〔二四〕十二 合註謂《百斛明珠》作「十六」。類本子仁註文引東坡此詩卽作「十六」；合註引子仁註文作「十一」，誤。

〔二五〕回文 集甲、類丙「文」作「紋」。

〔二六〕又和景文韻 集甲、類本「景」前有「劉」字。

〔二七〕觀臺 何校：山谷詩。

〔二八〕風中嫋 類甲、類丙作「風中溺」，類乙作「風中嫋」。

〔二九〕童子戲 類本、七集作「戲童子」。

〔三〇〕投瓦 類本、外集作「投礫」。

〔三一〕江湖 外集作「江河」。

〔三二〕原非訣 集甲、施乙、類本作「元非訣」。

〔三三〕漢趙廣漢傳二人下堂叩頭 「頭」後原有「無家客」三字，乃涉合註註文而誤衍者，今刪。

- 〔三四〕菩提寺 類本作「菩薩」。
- 〔三五〕嘉話 七集作「佳話」。
- 〔三六〕數尋 外集作「色勻」。
- 〔三七〕輕蘸 外集作「煮出」。
- 〔三八〕嫩黃 七集作「嫩黃」。
- 〔三九〕濃於酒 外集作「無輕重」。
- 〔四〇〕題楊次公蕙 施乙無「楊」字。
- 〔四一〕新芽 原作「新茶」。各本作「新芽」，集成目錄亦作「新芽」。「茶」，誤刊。
- 〔四二〕靈草 集甲、類本作「靈雨」。施註云：「集本云：仙山靈雨濕行雲，戲作小詩君一笑。吳興向氏有畢良史舊藏墨迹，『靈雨』作『靈草』，『一笑』作『勿笑』。今從墨迹。」
- 〔四三〕武林 類本作「武陵」。
- 〔四四〕冰雪 集甲、施乙、類甲、類乙作「玉雪」。
- 〔四五〕一笑 施乙作「勿笑」。
- 〔四六〕謝芎椒 集甲、類丙「椒」後有「詩」字。
- 〔四七〕吳真君服椒法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註文「法」作「訣」。
- 〔四八〕次韻楊次公 集甲、類本「楊」字前有「和」字。
- 〔四九〕目塵寰 類本作「自塵寰」。

〔五〇〕君之兄德孺自云近於佛法有得 施乙無此條自註。類丙「云」作「言」；類甲「得」作「德」，疑誤。

〔五一〕新磚 集甲、類本作「新塼」。按「磚」、「塼」通。又卷四十三《自雷適廉……》有「高堂磨新甃」句，「甃」亦通「磚」。今統一作「磚」。

〔五二〕可御 集甲、類本作「可馭」。

〔五三〕絃管 類乙、類丙作「管絃」。

〔五四〕濤江 類甲、類乙作「濤沙」。

〔五五〕雪屋 施乙作「飛屋」。

〔五六〕尺玉 類本作「寸玉」。

〔五七〕千言 類甲、類乙作「千年」。

〔五八〕啼鳩起 施乙作「鷓鴣起」。

〔五九〕袁公濟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復次韻答之 施乙無「劉景文登介亭詩」七字。

〔六〇〕靄靄 集甲作「藹藹」。

〔六一〕鴻雁 施乙原校：「雁」一作「鷓」。類本作「鴻鷓」。

〔六二〕傾盆 施乙作「傾盃」，疑誤。

〔六三〕積霧 類本作「積雪」。

〔六四〕揮手 集甲、類本作「磨手」。

〔六五〕水玉 類丙作「冰玉」。

〔六六〕訥菴 查註：「菴」當作「齋」。

〔六七〕瓔珞 集甲、類本作「纓絡」。

〔六八〕鉢飯 集甲、施乙、類本作「鉢飯」。按，《正字通》：「鉢」，俗作「鉢」。以後不重出。

〔六九〕適俗 類丙作「通俗」，疑誤。

〔七〇〕千頃葑 類丁作「千頃綠」。

〔七一〕笑看 類丙作「笑他」。

〔七二〕贈僧仲殊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七三〕治百疾 集甲、施乙原註：「治」，平。

〔七四〕飲茶 類丙作「飲茶」；註引《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七五〕不如 查註、合註：「如」一作「知」。

〔七六〕佛云吾言云云 施乙無此條自註。

〔七七〕坐覺天光照海涯 施乙此句下自註註文爲：「上嘗書樂天詩以賜軾。」

〔七八〕文章 集甲、類丙作「文書」。

〔七九〕紫微郎 原作「紫薇郎」。今從集甲、類丙。參看卷二十九「紫薇花」條校記。

〔八〇〕書此以賜軾 集甲、類丙「此」後有「詩」字，類丙無「以」、「軾」字。

〔八一〕請君 合註：「君」一作「看」，訛。

〔八二〕查註蜀中名勝記方輿記東巖在嘉州城東佛峽即聖岡山巖半有洞出泉清冽宜釀 「蜀中名勝記」原

作「輿地紀勝」。查《輿地紀勝》卷一百四十六：「東巖，在府城東佛峽，山水明秀，有洞曰東巖，泉宜釀酒。坡詩『一時付與東巖酒』是也。」又同卷：「聖崗，即郡治前岡。」無即聖岡山云云。查註所引之文，乃《蜀中名勝記》卷十一之文，《輿地紀勝》蓋爲《蜀中名勝記》之誤，今改。《蜀中名勝記》無「清冽」二字，今仍從註文。

〔八三〕絕句 類本、外集題作「西湖絕句」。

〔八四〕真長 七集作「真常」。

〔八五〕一斑 七集作「一斑」。

〔八六〕知是 類本作「應是」。

〔八七〕白日 集甲、類甲、類丙作「白髮」。類乙作「白日」。

〔八八〕和公濟飲湖上 外集題作「袁公濟飲客湖上東坡來爲不速」。

〔八九〕宿雨 外集作「急雨」。

〔九〇〕小棹 外集作「短棹」。

〔九一〕截湖 外集作「絕湖」。

〔九二〕青山 外集作「晴山」。

〔九三〕老人 外集作「老子」。

〔九四〕喚取 合註：「取」一作「收」。

〔九五〕景文山堂聽箏 外集「景」前有「劉」字。查註、合註：「聽」一作「彈」。

〔九六〕二妙姝 外集作「出二姝」。外集原校：一作「二妙姝」。

〔九七〕樺燭 七集、外集作「畫燭」。

〔九八〕憶秦姝 外集作「思秦姝」。

〔九九〕莫把 外集作「欲把」。

〔一〇〇〕挑醉客 外集作「心挑客」。

〔一〇一〕霜戟 外集作「霜棘」。

〔一〇二〕好景 集甲、類本作「好處」。

〔一〇三〕最是 原作「正是」。今從集甲、施乙、類本。

〔一〇四〕才元丈 集甲、類本無「丈」字。

〔一〇五〕余往 集甲作「軾往」。

〔一〇六〕嘗出 集甲作「常出」。

〔一〇七〕名曰 集甲「名」字後有「之」字。

〔一〇八〕謹次辯才韻賦詩一首 「賦詩一首」四字，據集甲補。

〔一〇九〕爭挽留 合註：「爭」一作「曾」。

〔一一〇〕別離 集甲作「離別」。

〔一一一〕或曰東坡此詩與淵明相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於道者未始相非也元祐五年十月十四日類本無此條自註。外集爲跋語。「東坡此詩」，外集「此」前有「作」字。「相反」之「相」，據外集

補。「於道」原作「意言」，今從外集。「十四」二字據外集補。

〔二二二〕復異 合註：一作「異復」。

〔二二三〕日星懸 原作「星斗懸」，今從類丙、外集。

〔二二四〕不辭醉 類丙作「醉不辭」，外集作「飲不辭」。

〔二二五〕憂去 七集原校：「憂」一作「運」。類丙、外集作「運去」。

〔二二六〕生亦還 類丙作「生亦還」。

〔二二七〕事此言 類本、外集作「俟此言」。

〔二二八〕甚奇 外集作「奇甚」。合註：一本無「甚」字。

〔二二九〕無紋 七集作「無文」。

〔二三〇〕浦雲泓 外集作「涌雲泓」。

〔三三一〕西風 外集作「淒風」。

〔三三二〕長揖 集甲、類本作「長挹」。

〔三三三〕豈當 集甲、施乙、類本作「豈常」。

〔三三四〕寄題 施乙無「題」字。

〔三三五〕愛子 七集作「愛予」。

〔三三六〕獨數 集甲、施乙作「惟數」。

〔三三七〕公少受知云云 類本爲次公註文。

〔二二八〕俱懷 類本作「空懷」。

〔二二九〕義伯 查註：「義」一作「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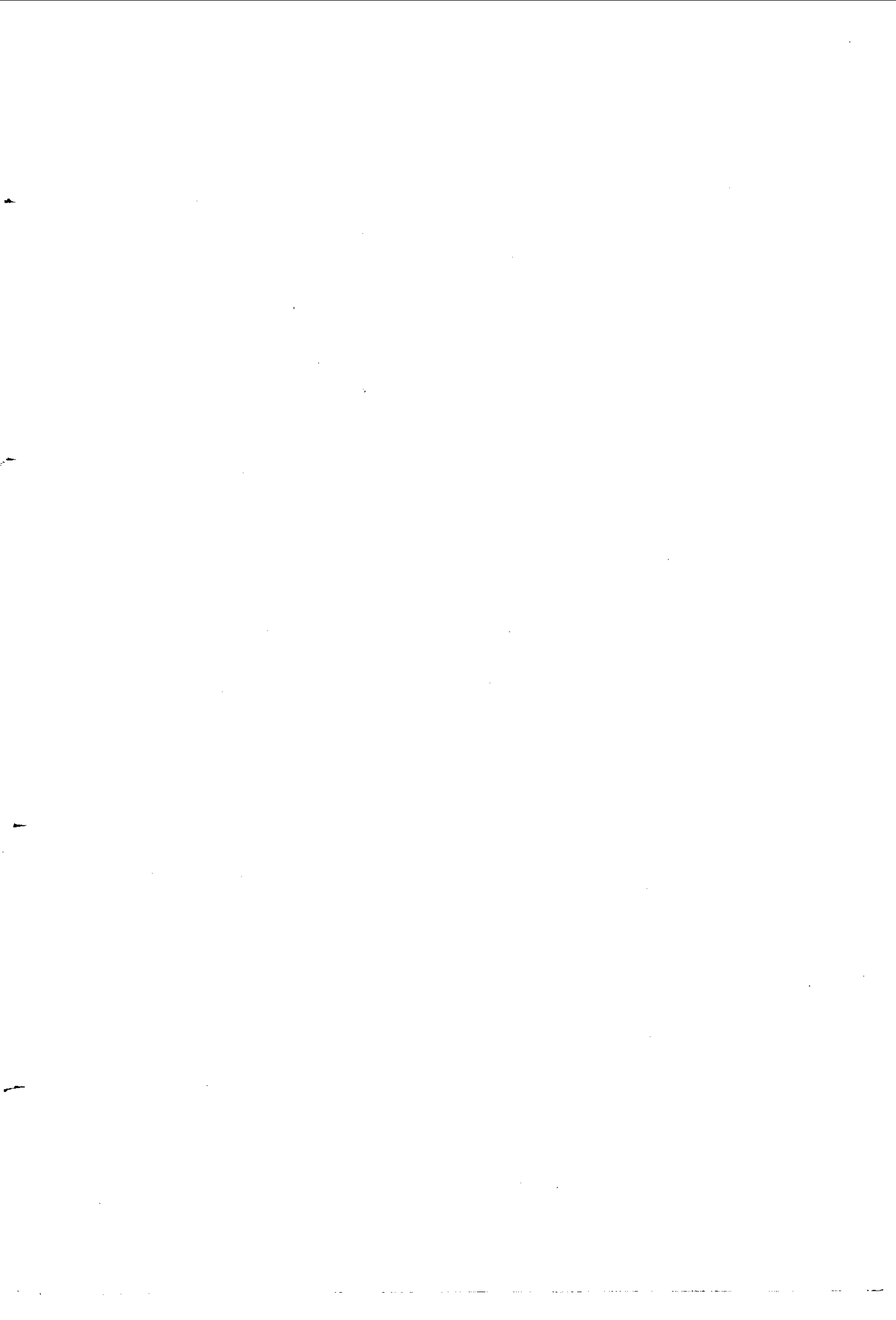
〔二三〇〕熙寧中軾通守此郡……庭事蕭然云云 西樓帖有此二詩。類本「蕭然」作「瀟然」。

〔三三一〕今詩 集甲、類本、西樓帖作「今和」。

〔三三二〕肯留 原作「不留」。今從集甲、類本、西樓帖。

〔三三三〕更王囚 集甲原註：「更」平聲。

〔三三四〕獲少休 西樓帖作「得少休」。



蘇軾詩集卷三十三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誥案】起元祐六年辛未正月，在龍圖閣學士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知杭州軍州事任，是月，遷吏部尚書，二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三月，察視湖、蘇二郡水災，四月，至淮上，五月，自南都到闕，六月，兼侍讀，八月，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軍州事，未出京作。

次韻楊公濟奉議「一」梅花十首

〔王註堯卿曰〕楊蟠，字公濟，嘉祐時詩人也。〔施註〕楊公濟，章安人。舉進士。能詩，題金山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歐陽文忠公讀公濟章安集詩云：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卧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東坡守杭，公濟通判州事。知壽州，提點荆廣鑄錢，卒。〔查註〕考東都事畧及宋史·楊蟠傳，皆以爲章安人。大宋登科記實稱杭人。紹興間，錢塘傅牧作西湖事實，稱鄉人楊蟠作百詠詩，則登科記所載，從其鄉也。〔合註〕萬曆杭州府志：蟠，章安人，貫杭州，登慶曆六年第。

其一

梅梢春色弄微和，作意南枝剪刻多。月黑林間逢編袂，〔施註〕《摭遺》：蜀州有紅梅數本，郡侯構閣環牆以固之。一日，梅已放，有兩婦人凭欄笑語。既啓鑰，闔不見人，唯於東壁有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幾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又按：柳子厚《龍城錄》：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扣酒家門，相與飲，憺然。久之，東方已白，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霸陵醉尉誤誰何。〔施註〕《文選》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查註〕《史記索隱》註：何或爲呵。《漢舊儀》：諸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何、呵，字同。

其二

相逢月下是瑤臺，藉草清樽連夜開。〔施註〕《文選》：天台山賦：藉萋萋之纖草。又按白樂天《洛陽春》詩：藉草開一樽。明日酒醒應滿地，空令飢鶴啄莓苔。

其三

綠髮尋春湖畔回，〔合註〕李太白《古風》詩：中有綠髮翁。此則言少年綠髮也。萬松嶺上一枝開。〔王註〕次公曰：言其昔爲倅時。〔查註〕《咸淳臨安志》：萬松嶺在和寧門外，西嶺上舊夾道栽松。白樂天《夜歸》詩：萬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隄明月中。而今縱老霜根在，得見劉郎又獨來。〔誥案〕紀昀曰：劉郎自是桃花，而用來不覺其借。

其四

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三〕終不負東昏。〔王註〕〔南史〕王茂傳：東昏妃潘氏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王茂曰：亡齊者此物，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義不受辱，乃自縊。〔查註〕〔容齋續筆〕：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斬春一士獨杜門註詩。錢仲仲爲黃岡尉，請借閱其書，適得〔和楊公濟梅花〕。〔月地雲階漫一樽〕註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唐牛僧孺〔周秦行記〕，夢人薄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拜洞仙。東昏以玉兒故，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用，何爲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然紙炬悉焚之。〔誥案〕凡人與物呼以奴者，不可悉數。女子皆通稱奴與兒，玉奴非楊妃名，玉兒非潘妃名，皆加一字稱之，猶男子字純、字穆，則稱純父、穆父，奴、兒之義，蓋從其少與小也。公乃詠梅，並非詠史，呼玉兒以奴，無不可者。如上首〔玄都觀〕並無霜根，而詩用劉郎，可謂公并此不知乎！此題名作林立，其命意總欲不着迹象。乃查註引洪容齋、葛立方語，紛然引辨，此皆註家陋習，今刪。臨春、結綺荒荆棘，〔王註〕〔南史〕：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後主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皆以沉檀香爲之。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誰信幽香是返魂。〔王註師曰〕漢武帝令方士燒返魂香，以降李夫人之魂。〔施註〕〔十洲記〕：聚窟洲有返魂樹。〔誥案〕紀昀曰：全不是梅花典故，而非梅花不足以當之。

其五

日出冰澌〔三〕散水花，〔王註〕杜子美〔夏日李公見訪〕詩：水花晚色靜。〔查註〕〔冰澌〕，施氏原本作〔冰湖〕，周益公〔省齋集〕註中引此二句作〔冰澌〕，當從之。野梅官柳漸欹斜。西郊欲就詩人飲，黃四娘東〔四〕子美

家。〔王註次公曰〕詩人指言子美也。〔施註〕杜子美《江上獨步尋花》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其六

君知早落坐先開，莫著〔五〕新詩句句〔六〕催。嶺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來。〔施註〕李義山詩：忍寒應欲試梅粧。白樂天《新栽梅》詩：今年好待使君來。

其七

冰盤未薦含酸子，〔施註〕江淹《恨賦》：含酸茹歎。雪嶺先看耐凍枝。〔合註〕庾闡《遊仙》詩：玉堂臨雪嶺。應笑春風木芍藥，〔王註次公曰〕木芍藥，即牡丹也。豐肌弱骨要人醫。〔施註〕《西京雜記》：趙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合註〕司馬相如《美人賦》：弱骨豐肌。何焯曰：李中詩，暖風醫病草。

其八

寒雀喧喧凍不飛，遠林空啅〔七〕未開枝。多情好與風流伴，不到雙雙〔八〕燕語〔九〕時。〔合註〕梁簡文帝詩：春燕雙雙舞。杜牧之《村舍燕》詩：茅檐烟裏語雙雙。〔詰案〕紀昀曰：清思深婉。

其九

皎綃〔一〇〕剪碎玉簪輕，〔王註〕林和靖《梅》詩：藥訝粉綃裁太碎，帶疑紅蠟綴初乾。〔施註〕《文選》：吳都賦：臣向

註云：俗傳鮫人自水中出，於人間賣綃。《北夢瑣言》：張建章大夫，於渤海遇水仙，遺鮫綃，自齋以進。明宗有事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言國璽外有二物，一即鮫綃也。亦云：夏天清暑展開，滿堂凜然。《合註》：《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檀暈粧成雪月明。《查註》：《長公外紀》：王十朋集諸家註，皆不解「檀暈」之義。宇文氏《粧臺記》：紀婦女畫眉，有倒暈粧，古樂府有暈眉、攏鬢之語。元微之《與白樂天書》：近呢婦人暈淡眉目，縮約頭髮；《畫譜》有正暈牡丹、倒暈牡丹；《太平廣記》：許老翁有銀泥裙五暈羅，畫工七十二色有檀色，與張萱所畫婦女暈眉所謂紫沙髻者酷似。可以互證也。《合註》杜牧之詩：錯將黃暈壓檀花。肯伴老人春一醉，懸知欲落更多情。《施註》：梁元帝《徐妃傳》：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其十

綃裙練悅〔二〕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王註》：韓退之《李花》詩：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綃裙練悅無等差。靜濯明妝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穠李爭春猶辦此〔三〕，更教踏雪看梅花。《施註》：張曲江《答陸澧》詩：不辭山路遠，踏雪也相過。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查註〕張湜《會稽續志》：關景仁，越州人。嘉祐四年劉輝榜進士。《茗溪叢話》引《夷堅志》云：關景仁子開，錢塘人。《誥案》查註所引《曾子固集》：關景仁墓志，誤，此又一人也。時子固下世久矣。今刪。

其一

年年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王註〕杜子美《和裴迪登蜀州東亭》詩：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施註〕白樂天《薔薇》詩：柯條未嘗損，根撥不曾移。

其二

爲君栽向南堂下，〔查註〕先生詩中，《南堂》凡二見：一在黃州，所謂《南堂獨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淺溪》者也；一在惠州白鶴峯新居，所謂《南堂初絕斧斤音》者也。此詩作於杭州，即府治之中和堂也。記取他年著子時。酸醜不堪調衆口，〔施註〕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丁晉公南遷潭州，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衰，雖曲盡於一心；和傳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使君風味好攢眉。〔王註〕《廬阜雜記》曰：遠法師結白蓮社，嘗以書召淵明。淵明日：「弟子性嗜酒，法師若許飲，即往焉。」遠因許之，遂造焉。遠因勉人社，淵明攢眉而去。

次韻劉景文路分上元

〔查註〕《職官分紀》有路分都監、監押鈐轄之名，皆武職也。

華燈閼艱歲，〔施註〕《文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華燈散炎暉。冷月挂空府。三吳重時節，九陌自歌舞。〔施註〕《周易》·小畜：月幾望，馬匹亡，无咎。遂至一百五。嘉辰可屈指，樂事相繼武。〔施註〕《禮記》·曲禮上：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合註〕《禮記》·玉藻：大夫繼武。今宵掃雲陣，極目淨天

字「三」。嬉遊各忘歸，「施註」《文選》曹子建《七啓》：「逍遙暇豫，忽若忘歸。」闐咽頃未睹。「合註」《文選》吳都賦：「闐咽填咽。」飛毬「四」互明滅，「施註」杜子美《北征》詩：「旌旗晚明滅。」激水相吞吐。「王註師曰」謂水燈也。「合註」《舊唐書·音樂志》：「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成比目魚之狀。」老去反兒童，歸來尚饒鼓。新年消暗「三」雪，舊歲添絲縷。「王註師曰」自冬至後，日添一線。「施註」杜子美《冬至》詩：「一日愁隨一線長。」《合註》仇註杜子美詩引《歲時記》：「魏晉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何時九江城，「王註」《潯陽記》：「其山九疊，江亦九派，故郡號九江。」《廬山記》：「是郡前世，或號九江，或號潯陽。」相對兩漁父。「公自註」予舊欲卜居廬山，景文近買宅江州。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爲杭州日送客舟中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往疾輕鴻。誰知獨臥朱簾裏，一榻無塵四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垓赴鄂州，舟中「三」遇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歸其書唐氏

〔王註〕按《圖經》：寶雲寺在錢塘門外，吳越王錢氏建。〔查註〕《咸淳臨安志》：北山寶雲寺，乾德二年錢氏建，舊名千光王寺，雍熙二年改今額。《武林梵志》：寶雲寺，在寶雲山下，卽瑪瑙寺東空園也。《事實類苑》：唐彥猷，清簡寡欲，不以世務爲意。公退，一室蕭然，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咸淳臨安志·秩官考》：唐詢，錢塘人。嘉祐三年六月丙辰，自蘇州移知杭

州，明年九月，除吏部郎中。〔施註〕唐彥猷，名詢，錢塘人。仁宗時爲知制誥。子垆，字林夫，父任爲官。熙寧初，上書：青苗法不行，宜誅大臣異議者。王安石喜其言，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同知諫院。既而數論事，不見聽。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力數安石用人變法非是，至六十餘條，曰：「安石以曾布爲腹心，張琥、李定爲爪牙，張商英爲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爲賢。」每讀一事畢，卽指安石曰：「請陛下宣諭安石，臣所言虛耶，實耶？」上屢止之，垆慷慨自若，且讀且論，上下皆震悚，安石爲之請去。上意雖寤，亦不深怒。明日貶監廣州軍資庫，徙監吉州太和鹽酒稅，通判霸州。方就職，御史王桓謂必不循理，不宜實邊城。改倅無爲。至是知鄂州。後知湖、泉二州，卒於泉。林夫當先生廢棄於時，其自附甚勤，簡牘題跋，可以考見。此詩餞行，因得彥猷舊作，用以爲題。又有賦《靈隱前》長篇，亦止述靈隱天竺山川風物而已。其於林夫賢否，殊無一言及之，意亦有在也。

其一

二妙凋零筆法空，〔王註〕《晉書》：衛瓘拜尚書令，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子仁曰〕《晉書》：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查註〕文瑩《玉壺清話》：唐彥猷詢，與弟彥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知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羣，尤精翰墨，遺一小札，亦必華箋妙管。據此，則詩中二妙乃指彥猷兄弟也。忽驚雲海戲羣鴻。〔王註〕子仁曰：梁武帝評書曰：鍾繇書若雲鶴遊天，羣鴻戲海。〔施註〕韋續《書訣》墨藪：梁武帝評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鳥戲海。清詩〔七〕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公自註〕黃門衛恒

也〔一八〕。〔施註〕《晉·衛瓘傳》：子恒爲黃門郎，善草隸書。《後漢·班勇傳》：少有父風。〔查註〕山谷《跋唐林夫帖》：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此林夫得意書也。李端叔跋：近時以筆墨爲事者，無如唐彥猷，其子峒行筆無家法，而類蔡君謨，亦自可喜。觀二公之言，彥猷父子書法，爲同時推重如此。

其二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河路，〔施註〕杭州漕渠有長河堰。還卧當時送客風。〔王註〕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

送江公著知吉州

〔施註〕江公著，字晦叔，桐廬人。舉進士。爲洛陽尉，遇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脚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却碾前山過，不灑原頭陌上塵。司馬溫公於士人家見之，爲稱薦，由是知名。元祐初，以近臣薦，通判陳州，入爲太學太常博士，出守廬陵，故詩云：晚人奉常陪劍履。元符間，知泉州，提舉福建常平事。建中靖國初，知虔州。東坡北歸至虔，晦叔適至，有唱酬二詩。未幾，除廣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南刑獄，京西轉運副使。〔合註〕《宋詩紀事》：晦叔，睦州建德人，治平四年進士。〔查註〕《元和郡縣志》：吉州本秦廬陵，屬九江郡。興平二年，分豫章於此，置廬陵郡，隋改吉州。《太平寰宇記》：吉州以界內吉陽水爲郡名，南至虔州五百三十里。

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更精美。〔王註次公曰〕桐廬，公著鄉里也，在今嚴州。豈惟〔一八〕濁世隱狂

奴〔三〇〕，〔王註〕後漢·嚴光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投札與之，口授曰：「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時平亦出佳公子。初冠惠文讀〔城旦〕，〔王註〕漢·張敞傳：弟武拜梁相，曰：「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往後惠文彈治之。」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城旦〕，刑書。晚人奉常陪劍履。〔施註〕漢書·百官表：奉常，秦官也，景帝改曰太常。白樂天〔漕村退居〕詩：忽憶烟霄路，常陪劍履行。方將華省起彈冠，〔施註〕文選：潘安仁〔秋興賦〕：獨展轉於華省。〔漢·王吉傳〕：與貢禹友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王註〕後漢·嚴光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除為諫議大夫，不屈。〔施註〕後漢·嚴光傳：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查註〕太平寰宇記：嚴子陵釣壇，在桐廬縣南大江側，下連七里瀨。未應良木棄大匠，〔施註〕韓退之〔送張道士〕詩：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要使名駒試千里。〔施註〕漢·楚元王傳：辟疆子德有智畧，武帝謂之千里駒。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檣一萬艘，〔王註〕郭景純〔江賦〕云：舳舻相屬，萬里連檣。註：舳，船傍。舻，船尾桅檣，挂帆木也。〔合註〕李善註〔說文〕曰：舳，舟尾也。舻，船頭也。〔埤蒼〕曰：檣，帆柱也。〔小爾雅〕：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舻。〔施註〕漢·惠帝紀：鬼薪白粲。註云：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查註〕南史：何子平居會稽，事母至孝。辟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合註〕魏文帝〔浮淮賦序〕：泛舟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閑，〔王註〕前漢·禮樂志：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為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為是適然耳。亦念人生行樂耳。〔公自註〕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施註〕按〔小雅·黃鳥〕之詩曰：無集于穀，不我肯穀。杜子美〔園人送瓜〕詩：愛惜如芝草，種此何草草。皆以義不

同，故重用也。【誥案】紀昀曰：古詩原不避重韻，自漢、魏以至唐人，往往有之。必曰義不同則得重押，却非篤論。此起於白香山賀劉中山生子，詩用二白字，自註：義別。然彼是句中，非韻脚也。

聞錢道士與越守穆父〔三〕飲酒，送二壺〔三〕

〔查註〕錢道士名自然，號通教大師。與穆父同爲吳越之裔，故結句云然。【誥案】是時穆父已罷越守，故至杭也。

龍根爲脯玉爲漿，〔王註師曰〕十洲記：瀛洲有玉石，出泉如酒，名曰玉酒，飲之輒醉，令人長生。〔任曰〕武帝內傳：上元夫人謂帝曰：「鳴天鼓，飲玉漿。」〔施註〕玄怪錄：巴邛人有橘園。霜後餘二大橘，每橘有二老叟相對象戲。一叟曰：「僕飢矣，須龍根脯食之。」袖出一草根，削食，食訖，以水嚙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風雨晦冥，不知所在。道藏天童經：金飯玉漿，向求皆至〔三〕。下界寒醅〔三〕亦漫嘗。〔施註〕神仙傳：王方平至蔡經家，遣人召麻姑。既至，各進行廚，擘脯而食之，云：麟脯。良久酒盡，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得一油囊，酒五斗許。姥曰：「恐地上酒，不中尊飲食。」一紙鵝經逸少醉，〔王註〕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施註〕仙傳拾遺云：管霄霞籠紅鵝一雙，遺之，請書黃庭經。他年鵬賦謫仙狂。〔王註續曰〕李太白觀晉阮宣子大鵬贊，心陋之，遂作大鵬賦，以窮宏達之旨。〔施註〕李太白大鵬賦序：見司馬子微，謂余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誥案】紀昀曰：起二句串合有情，三四用事亦親切。金丹自足留衰鬢，苦淚何須點別腸。〔施註〕孟東野送弟郢詩：老人獨自歸，苦淚滿眼黑。〔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五年十月，知越州錢總知瀛洲。時將啓行，故此句云然。吳越〔三〕舊邦遺澤在，

定應符竹付諸郎。〔王註〕師曰：穆父與錢道士，皆吳越王錢鏐之後。〔查註〕《漢書·文帝本紀》注云：以竹箭五枝，長五寸，刻篆書第一至第五。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再和楊公濟梅花十絕

其一

一枝風物便清和，〔合註〕魏文帝賦：天清和而溫潤。看盡千林未覺多。
結習已空從著袂，不須天女問云何〔三〕。

其二

天教桃李作輿臺，〔王註〕張平子《東京賦》：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寮，逮輿臺。〔施註〕《左傳·昭公七年》：芋尹無宇曰：「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王註〕《廣志》：艾納，松皮上蘚衣。出《本草》註。合和諸香燒之，其烟團聚，清白不散。《香譜》云：艾納出西國，似細艾。〔施註〕《廣志》：松樹皮上綠衣，亦名艾納，可合諸香，能聚其烟，清白可愛。國香和兩人青苔。〔施註〕《左傳·宣公三年》：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誥案〕紀昀曰：興象深微，說來濃至。

其三

白髮思家萬里回，小軒臨水爲花開。故應剩作詩千首，知是多情得得來。〔施註〕《五代史補》：僧名貫休。入蜀，獻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因號得得和尚。

其四

人去殘英滿酒樽，不堪細雨濕黃昏。夜寒那得穿花蝶，知是風流楚客魂。〔王註次公曰〕宋玉有《招魂》，以招屈原之魂，則可謂之楚客魂。〔施註〕杜子美《冬深》詩：難招楚客魂。

其五

春入西湖到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臨烟浦，〔施註〕《韓詩外傳》：鄭交甫將適南楚，遵彼漢高臺下，遇二女，佩兩珠，大如雞卵。交甫曰：「欲子之佩。」二女解以與之。交甫既行，顧不見二女，佩亦失之。脈脈當壚傍酒家。〔施註〕《漢·司馬相如傳》：文君與相如，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貰酒舍，乃令文君當壚。《文選·古詩》云：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合註〕《漢書·樂布傳》：爲酒家保。

其六

莫向霜晨怨未開，白頭朝夕自相催。斬新一朶含風露，〔王註〕杜子美《三絕》詩：斬新花蕊未應飛。《杼情集》：盧儲止官舍，迎內子，有庭花開，乃題曰：芍藥斬新裁，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恰似西廂待

月來。〔王註次公曰〕《會真記》：鶯鶯詩：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其七

洗盡鉛華見雪肌，〔王註〕曹子建《洛神賦》：芳澤無加，鉛華弗御。註：芳澤，香油也。鉛華，粉也。〔施註〕李賀詩：鉛華之水洗君骨，與君相對作真質。要將真色鬪生枝。檀心已作龍涎吐，〔王註次公曰〕龍涎，香名。〔邦衡曰〕《香譜》云：龍涎出大食國，其龍多蟠於澤中之大石，卧而吐涎。然龍涎無香，能發衆香，故人用以和香。〔施註〕沈立之《香譜》：龍涎香，出大食國。土人見鳥林上有異禽翔集，羣魚游泳，則必有伏龍吐涎，浮於水上。舟人或得之，則爲巨富，其涎如膠，每兩與金等。玉頰何勞〔三〕獼髓醫。〔王註次公曰〕《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舞水精如意，悞傷夫人頰，血流污袴。命太醫合藥，曰：「得白獼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

其八

湖面初驚片片飛，〔施註〕杜子美《城上》詩：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樽前吹折最繁枝。〔王註〕韓退之《風折花枝》詩：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梅黃雨細時〔二〕。〔王註〕杜子美《梅雨》詩：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

其九

長恨漫天柳絮輕，只將飛舞占清明。〔詰案〕此二句着意求脫，猶繪茂樹中着枯枝，似是不可少者。寒梅似

與春相避，未解無私造物情。

其十

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
【誥案】公雜用《龍城錄》話甚多，即他題亦有之。可見當時謂王性之偽作此書，因公「縞衣扣門」句附會爲趙師雍事者，其說妄甚。此風甚於宋人，最爲可憎。他年欲識吳姬面，秉燭三更對此花。
【誥案】紀昀曰：惘然不盡，情思殊深。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游西湖【三九】

〔查註〕任淵註山谷詩引《實錄》云：元祐三年九月，太僕寺丞曹輔權發遣福建路轉運判官。曾子固《隆平集》：轉運判官，開寶六年廣南路初除徐澤一員，太平興國三年，諸路並置。〔合註〕時子方自閩歸道錢塘。

詞源灑灑波頭展，〔王註〕《隋·文學傳》曰：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王註〕陶淵明詩：心遠地自偏。雲山已作歌眉淺，〔施註〕《西京雜記》：文君眉不加黛，常如遠山。山下碧流清似眼。〔施註〕元微之《崔徽歌》：眼明正似琉璃瓶，必蕩秋水橫波清。樽前侑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二首

〔查註〕仲殊詳上卷。安州老人食蜜歌下。〔合註〕武林梵志止探棧一首，題云：雪中遊寶雲寺。

其一

夜半幽夢覺，稍聞竹葦聲。〔施註〕杜荀鶴詩：夜深知雪重，卧聞折竹聲。起續凍折絃，〔王註〕賈島朝飢詩：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爲鼓一再行。〔王註〕漢書·司馬相如傳：卓氏請長卿，酒酣。臨邛令前奏琴。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曲終天自明，玉樓已崢嶸。〔施註〕文選：張景陽七命：構雲梯，陟崢嶸。〔詰案〕紀昀曰：初白謂，忽作東野語。有懷二三子，落筆先飛翼。〔施註〕韓詩外傳：雪花曰翼，雪雲曰同雲。共爲竹林會，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施註〕歐陽公梅聖俞詩序：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世所傳，多出於古窮人之辭，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也。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烟生。我獨念粲者，〔王註〕詩·唐風·綢繆：如此粲者何。誰與予目成。〔詰案〕仲殊初爲諸生，工綺語，雖出家而結習未忘，故戲之也。

其二

寶雲樓閣鬧千門，〔王註師曰〕寶雲，寺名。〔施註〕〔文選〕班孟堅《西都賦》：張千門而立萬戶。林靜初無一鳥喧。〔語案〕紀昀曰：全不着相。閉戶莫教風掃地，卷簾疑有月臨軒。〔施註〕李太白《答孟少府書》：清風掃門，明月侍坐。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王註次公曰〕湯休以比仲殊。〔施註〕〔宋〕徐湛之傳：廣陵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始知鹽絮〔三〕是陳言。〔施註〕韓退之《答李翊書》：惟陳言之務去。〔語案〕紀昀曰：結出和意，是古法。但此詩與《北臺》同法，純是一首禁體。公既不自覺，而曉嵐亦不悟，輕易放過「林靜」一句，故自始忽畧至終也。

次韻參寥詠雪〔三〕

朝來處處白氈鋪，〔王註〕杜子美《絕句漫興》詩：糝徑楊花鋪白氈。樓閣山川盡一如。〔施註〕皇甫冉《雪》詩：山川迷向背，風露失旌旂。總是爛銀并白玉〔三〕，〔施註〕盧仝《月蝕》詩：爛銀盤從海底出。李太白《古朗月行》詩：少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不知奇貨有誰居。〔施註〕〔史記〕呂不韋傳：子楚不得意，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

與葉淳老、侯敦夫、張秉道同相視新河，秉道有詩，次韻二首〔四〕

〔施註〕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魚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前知信州侯臨，葬親杭之南蕩，往來相視地形，反覆講求，建議自浙江上流地

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溪谷諸水二十二里，以達於江。又並江爲岸，凡八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古河。浚古河四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時東坡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同往按視，如臨言，遂奏疏以聞，乞令三省看詳支賜錢物，委臨監督。而公以是月召還，役竟不成。先是杭之西湖，水涸草生，漸成葑田。公取葑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杭人謂之蘇公堤。故云：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勸農使者非常人」，謂溫叟。「上饒使君更超軼」，謂臨也。淳老，溫叟字；惇夫，臨字；張秉道，乃吳興後六客之一，時客於杭。「結襪生」者，謂秉道也。敦夫，紹聖間，爲御史董敦逸論其符同乞開石門河爲欺罔，妄興功役，坐謫遠小倅。後爲淮南轉運判官。【註案】公《奏狀》：與葉溫叟、張璠同往按視。張璠，卽全翁也。詩題「張秉道同相視」，秉道，名弼，杭人，公屢稱髯張者也。施註全竊《奏狀》爲己說，故有東坡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璠之文，殊不知已將張璠註了張秉道也。其又云「張秉道乃吳興六客之一」，自爲轆轤。查註既誤改全翁爲金翁，又不知此註之誤，而附會之，云「張秉道，施註謂卽張璠，則金翁乃其別號」，此又誤也。施註又謂「秉道時客於杭」，亦誤，均應駁正。〔查註〕何遠《春渚紀聞》：元祐中，先生以內相出典杭州，時水官侯臨，相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陰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閑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開，西出循江，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公詩「坐陳三策本人

謀」，又云「上饒使君更超軼，坐睨浮山如累塊」，知所議出於侯也。乞於朝，已得請，而公人爲翰林承旨，林子中爲代。有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詰案】本集《奏開石門河狀》，只有自龍山至石門一路，其《貼黃》皆同，度用錢十五萬貫。並無一自富陽新橋港通餘杭，至郡北關江漲橋入運河一路。何遠所載，毫無根據。考形家言，杭城一幹，來自黃海，至天目而拔起，因以至郡，既至而爲江所界，則沿江而趨海寧，又入海鹽，此其大畧也。若如其說，則此幹掘斷，閩郡受禍，非五百年不可息矣。大凡引載關涉地方利弊民生休戚所繫之事，皆當詳擇棄取，非若他故實逞其臆說，僅以紛亂此集者比。查註乃一槩般載，此皆詞客所爲耳。公於臨安、新城一路，往來數載，彼中情狀，皆所稔知，何肯輒爲此說。其以石門爲可開者，正以其在沿江上游，與幹無礙故耳。此在《春渚紀聞》，無關輕重，茲引載入集，并云「可補施註之缺」，合註復廣其傳，卽甚可懼。施註乃抄襲本集奏狀，並無遺缺，此豈可參雜僞說哉。公所上三吳水利，雖當時不果用，而前明卒行之。是必不可貽患後人也。今不敢刪去，而特正其謬如此。

其一

君不見元帥府前羅萬戟，濤頭未順千弩射。〔王註〕《吳越備史》云：梁開平四年，武肅王錢氏始築捍海塘，復建候潮、通江等城門。江濤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因命強弩五百，以射潮頭。又親築胥山祠，既而潮頭遂趨西陵，城基始定。〔合註〕《舊五代史·錢鏐傳》：同光中，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史記·高祖紀》：持戟百萬。《漢書·李陵傳》：千弩俱發。至今鳳皇山下路，〔王註祖謙曰〕按《舊經》云：鳳皇山在城中。〔張栻曰〕山下有鳳皇門。趙抃詩云：老來重守鳳皇城。

長借一箭開兩翼。我鑿西湖還舊觀，〔施註〕晉·王羲之傳：庾翼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十紙，過江亡失，常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查註〕本集乞開西湖狀云：輒已差官打量葑田，自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半年之間，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岸。一眼已盡西南碧。又將回奪浮山險，〔王註〕《圖經》：浮山，在錢塘舊治東南四十里。〔查註〕本集《疏河奏畧》云：潮水自海門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以亂潮水。潮水洄洑激射，其怒百倍，沙磧轉移，狀若鬼神，雖舟師漁人，不能測其淺深也。千艘夜下無南北。坐陳三策本人謀，〔王註〕漢哀帝時，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見《溝洫志》。〔查註〕先生守杭時，開興水利凡三，皆采衆議而成者。浚鹽橋、茅山二河，創自監稅蘇堅，而驗視董成，則仁和知縣黃僕也；西湖之役創議者，錢塘縣尉許敦仁也；議鑿新河以避浮山之險者，侯敦夫也。故云「坐陳三策本人謀」。惟留一諾待我畫。老病思歸真暫寓，功名如幻終何得。從來自笑畫蛇足，〔施註〕《史記·楚世家》：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遍，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爲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此事何殊食雞肋。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江湖癡了我徑歸〔三〕，餘事後來當潤色。〔誥案〕公往相視，已聞召還之耗，特命未下耳。故詩有「老病思歸」以下四韻，其奏狀亦惟舉侯臨督役，不復自任其責也。一菴閑卧洞霄宮，〔查註〕宋朝大臣提舉官觀，自李若谷始。熙寧初，增杭州洞霄宮及五岳廟等，並依崇福宮置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數，人皆得以自便。先生「一菴閑卧」云云，謂將乞官觀而去也。并有丹砂〔三〕水長赤。〔施註〕《抱朴子》：葛稚川祖爲臨沅令，縣民有世年百歲者，因徙所居，子孫多天。他人居其宅，復世享壽。有井水殊赤，令疑有丹藥，浚井求之，果得丹砂數十斛。

其二

荆溪父老愁三害，下斬長蛟本無賴。〔施註〕晉·周處傳：義興陽羨人也。自知爲人所惡，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獸，投水搏蛟，經三日三夜，殺蛟而返。遂勵志好學，期年州府交辟。〔史記·漢高祖紀〕：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爲無賴。平生倔强韓退之，〔施註〕舊唐書·李逢吉傳：韓愈性木強。又，古詩話：韓退之詩，尤工用韻，寬則泛人旁韻，窄則不復旁出。木強可見也。文字〔三〕猶爲鱷魚戒。〔王註次公曰〕韓退之刺史潮州，知鱷魚爲害，乃爲文戒之，鱷乃西徙。石門之役萬金耳，〔查註〕石門在龍山之西。首鼠不爲吾已隘。〔施註〕史記·灌夫傳：謂韓安國曰：「何爲首鼠兩端？」江湖開塞古有數，兩鵠飛來告成壞。勸農使者非常人，〔施註〕漢·司馬相如傳：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查註〕韋驥錢塘先生集：今之部使者與夫郡守縣令，皆爲勸農官。〔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正月，兩浙路轉運副使葉溫叟爲主客郎中。時尚在浙也。一言已破黎民駭。〔合註〕駭字作去聲押，子由黃樓賦亦然，未知何所本也。上饒使君更超軼〔三〕，〔施註〕莊子·徐無鬼篇：天下馬有成材，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查註〕太平寰宇記：江南西道信州上饒郡，漢爲豫章郡之鄱陽縣。上元元年，置信州。東至衢州二百五十里。侯敦夫時以水官出知信州。坐睨浮山〔四〕如累塊〔四〕。〔施註〕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俯而視之，其下宮樹，若累塊積蘇焉。髯張乃我結機生，〔王註〕漢·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機解。」顧謂釋之，爲我結機。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

廷尉，故聊使結襪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合註〕先生有《辛未離杭至潤別張弼秉道臨江仙詞》一闕，首云「我勸髯張歸去好」，末云「君王如有問，結襪賴王生」。惟作「張弼」，與施註作「張璠」不同。詩酒淋漓出狂怪。我作水衡生作丞〔四三〕，〔王註次公曰〕水衡與丞事，別是一王生，先生併用之。〔施註〕《漢·龔遂傳》：為渤海太守。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他日歸朝同此拜。〔王註〕《舊唐書·陳叔達傳》：拜禮部尚書，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諫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誥案〕紀昀曰：二首皆氣機駿利，此首更恣逸。

椶 筍并敘〔四三〕

〔王註次公曰〕元祐六年辛未作。

椶筍，狀如魚，剖之得魚子，〔查註〕《本草》：椶櫚一名椶櫚，無枝條，高二三丈，葉萃於樹杪。每皮一匝為一節，三旬一采。六七月生黃白花，八九月結實，作房如魚子，黑色。又云：三月，於木端莖中出黃苞，苞中有細子成列，乃花之孕也。狀如魚腹孕子，謂之椶魚，亦曰椶筍。味如苦筍而加甘芳。蜀人以饌佛，僧甚貴之，而南方不知也。筍生膚毳中，蓋花之方孕者。正二月間，可剝取，過此，苦澀不可食矣。取之無害於木，而宜於飲食，法當蒸熟，所施畧與筍同，蜜煮酢浸，可致千里外。今以餉殊長老〔四四〕。

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叉剖瘦欲分甘，〔施註〕《摭言》：王璘詩：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

葉散夜叉頭。〔晉·王羲之傳〕：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籙龍藏頭敢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施註〕〔老子〕：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施註〕〔莊子·山木篇〕：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查註〕〔咸淳臨安志〕：善本，開封人。力學，舉進士於京師。得〔華嚴經〕，開卷恍然，歷歷與心契。圓照禪師住杭之淨慈，招師居上座，別開講席，助誘方來之士。〔續燈錄〕：元豐七年，越國大長公主與駙馬都尉張敦禮，建法雲禪刹於京城之南。既成，詔法秀開山。〔釋氏稽古畧〕：哲宗元祐五年八月，汴京法雲寺法秀禪師入寂。詔杭州淨慈寺善本禪師繼席住持，賜號大通禪師，師嗣圓照禪師宗本，世謂之大小本焉。

寓形天宇間〔聖〕，〔王註〕陶淵明〔歸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施註〕〔文選·魏都賦〕：天宇駭，地廬驚。出處會有役。〔施註〕陶淵明〔歸田園〕詩：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合註〕此江文通〔擬陶徵君〕詩也。原註誤。澹然都無營，〔施註〕〔後漢·蔡邕傳〕：安貧樂賤，與世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卽〔聖〕歸休，師寧便安逸〔四七〕。王城滿豪傑，〔施註〕〔文選〕張平子〔東京賦〕：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議論紛黑白〔四八〕。〔施註〕〔楚辭〕屈原〔九章〕：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施註〕〔傳燈錄〕：達摩西來，梁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云：「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答云：「不識。」師來亦

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雲，安得〔咒〕限南北。〔王註次公曰〕兩句皆老杜詩。《別贊上人》全語。《合註》《詩話總龜》所云亦同。《誥案》凡似此類句法，最易偶同，若作者必搜索有出而後用之，則其勢加於信筆而下者百倍。凡能詩者，皆不爲也。註家固應註明，而詩話以此爲技能，最爲卑鄙。曉嵐謂此引杜詩以引下二句。本集雖有此法，但此二句非是。出岫本無心，既雨歸亦得。〔施註〕《周易·小畜》：既雨既處。珠泉〔五〕有舊約，何年挂瓶錫。

次韻曹子方龍山眞覺院瑞香花

〔查註〕《西湖游覽志》：龍山稍北爲玉廚山，舊有眞覺院。《冷齋夜話》：瑞香花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緣金者，初產廬山，今處處有之。又據桑喬《廬山紀事》：瑞香產山中，南唐中主愛之，移植於含風殿，名曰紫蓬萊。《咸淳臨安志》：今東西馬塍，瑞香最多，大者名錦薰籠。

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岑。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合註〕或曰：用李義山《僧院牡丹》詩「色淺爲依僧」也。移栽青蓮宇，〔王註次公曰〕青蓮宇，佛宮也。〔施註〕《阿彌陀經》：舍利弗極樂國，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遂冠蒼蘆林。紉爲〔五〕楚臣珮，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冷歌笑音。〔王註次公曰〕子方爲使，故云「風霜節」。唐宣宗曰：「朕耳冷不知有卿也。」〔合註〕《朝野僉載》：孟宏微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帝怒曰：「朕耳冷。」子方時爲運判，非使也。《誥案》運判雖非使者，其體制則同，如兩浙路，只設一使，其自溫、台以至常、潤，豈易遍及，例皆其屬，分按所至，威橫則同。新法初行，王安石用新進少年，出爲使者，在處擾害，皆此曹也。周燾見以新進，在兩浙爲此官，可證。詩言「持節」者，正以其與使同也。一逢蘭蕙質，〔施註〕《文選》：江文通《述哀》詩：仿佛

想蕙質。稍回鐵石心。〔合註〕先生有《寶雲真覺院賞瑞香西江月詞戲曹子方》，云：知君却是爲情穠，怕見此花撩動。卽此詩意也。〔詰案〕紀昀曰：縮合得好，用廣平事無迹。置酒要妍暖，〔施註〕韓退之《遊青龍寺》詩：幸及亭午猶妍暖。養花須晏陰。〔施註〕唐釋仲休《花品》：每至牡丹開月，多有輕雲微雨，謂之養花天。及此陰晴間，恐致慳嗇霖。彩雲〔三〕知易散，〔施註〕白樂天《簡簡吟》：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鸚鵡〔三〕憂先吟。〔邵註〕揚雄《反離騷》：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願先百草爲不芳。〔查註〕《廣雅》：鸚鵡、鸚鵡，子規也。《本草》：「題鵲」亦作「鸚鵡」。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王註師曰〕臨，摹也。古人謂摹書爲臨書。

書《渾令公燕魚朝恩圖》

〔查註〕《舊唐書》：渾瑊，阜蘭州人，本鐵勒九部落之渾部也。德宗朝，累功拜中書令，封咸寧郡王，諡忠武。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渾侍中宴會圖》，乃周昉所畫。〔合註〕自第三卷辛丑十一月起，至此詩止，七集本皆在《東坡前集》各卷中。〔詰案〕《樂城集》起己亥至奉使契丹及文太師致仕還洛止，是前集，止於元祐五年，與本集相去不遠。但兩集皆有誤，若因此而謂公自定，非也。咸寧英氣似汾陽，〔施註〕唐渾瑊由樓煩郡王，徙咸寧。郭子儀封汾陽郡王。〔合註〕皆見《唐書》本傳。夜飲軍容出紅粧。〔合註〕何焯曰：「紅」字作仄聲讀。然作本音亦可，何說似拘也。〔施註〕《唐·魚朝恩傳》：代宗幸陝，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宜慰處置使。不須纏頭萬匹錦，〔施註〕《大唐故事稽疑》：代宗詔王縉等，就郭子儀爲軟脚局，朝恩以錦綵數萬與妓人纏頭。知君〔三〕未辦作呂強。〔施註〕《後漢·呂強傳》：強爲中常侍，清忠奉公。黃巾賊起，帝問所

宜施行，強請先赦黨人。〔查註〕呂強當東漢時，曾上疏極論外戚貴倖，奢麗過禮，迥非官寺所及。朝恩方心營奢僭，世傳其就汾陽一宴，錦綵纏頭以數萬計，直欲與王公戚里誇多鬪靡。故詩中託爲咸寧嘲諧之語，謂汝之纏頭萬匹，吾無所用之，亦料汝不能作呂強上疏，指斥奢麗也。〔合註〕何焯曰：此詩疑爲李憲而發。似未確。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五〕

〔王註次公曰〕先生召還爲翰林承旨，將離杭，而同景文飲於西湖，景文有詩，而先生和之也。〔合註〕自此詩起至第四十五卷《答徑山長老》詩止，七集本皆在《東坡後集》各卷中。

二老長身屹兩峯，〔王註次公曰〕武林有南北兩峯。常撞大呂應黃鐘。〔王註次公曰〕黃鐘、大呂，以譬同聲之相應也。六律陽聲，以黃鐘爲首，六呂陰聲，以大呂爲首。故《周禮》奏黃鐘，則必歌大呂也。將辭鄴下劉公幹，〔施

註〕《三國志·魏·王粲傳》：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好文學。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時在鄴宮。却見雲間

陸士龍。〔王註次公曰〕陸士龍，指言子由。時元祐六年三月，先生召還，而子由是春除尚書右丞，所以別劉而見子由

也。〔施註〕《晉·陸雲傳》：字士龍。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

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白髮憐君畧相似，青山許我定相從。〔施註〕白樂天詩：白首青

山約，抽身去得無。我今〔五〕官已六百石，慚愧當年邴曼容。〔王註援曰〕杜牧詩：師友琅琊邴曼容。〔施註〕

《漢·兩龔傳》：琅琊邴漢，亦以清行徵用。王莽秉政，遂歸老於鄉里。兄子曼容，亦以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劾去，其名過出於漢。

次前韻答馬忠玉〔五七〕

〔查註〕《咸淳臨安志》：元祐五年八月，宣德郎馬城自提點淮南西路刑獄，改兩浙路提刑。《黃山谷年譜》：馬城，在平人。〔合註〕《吳興備志》：紹聖三年知湖州，累知荊州，坐與黃庭堅善，置海州。〔忠〕一作「中」。

坡陀巨麓起連峯，〔王註次公曰〕麓者山足，峯者山之上秀者也。坡陀，不平之貌。謝靈運詩：連峯競千仞。積累當年慶自鍾。〔施註〕《周易》：坤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合註〕《漢書》：董仲舒傳：積善累德之效。靈運子孫俱得鳳，〔王註〕《南史》：謝靈運子鳳，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新安王子鸞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慈明兄弟孰非龍？〔施註〕《後漢》：荀爽傳：字慈明。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河梁會作看雲別，〔王註〕《文選》：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其一曰：「攜手上河梁，游子莫何之。」其一曰：「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又杜子美《苦戰行》詩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詩社何妨載酒從。祇有西湖似西子，故應宛轉爲君容。〔王註次公曰〕王勃詩：君王歡愛盡，歌舞爲誰容。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五八〕自覺出處老少，麤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五九〕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然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六〇〕

【詰案】樂天去杭之什，與此三詩，皆非經意之作，而讀之自覺仁人之言，藹然可親，餘戀猶在，何也？使以此兩家作，易以他名姓，載人志乘，讀之了無餘味，抑又何也？凡爲詩而欲別杭州者，當以是而思。

其一

當年衫鬢兩青青〔六一〕，強說重臨慰別情。〔施註〕劉禹錫《衡陽酬贈別》詩：重臨事異黃丞相。衰髮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話來生〔六二〕。〔施註〕白樂天詩：勿輕一樽酒，可以話平生。

其二

出處依稀似樂天，〔王註次公曰〕白樂天以進士登第，以制科進秩。元和中，爲京兆戶曹參軍，以母墮井而作新井詩。坐言章，貶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以言不聽，乞外遷爲杭州刺史，復拜蘇州刺史，病免。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其後，遂以刑部尚書致仕。敢將衰朽〔六三〕較前賢。〔王註次公曰〕先生以進士登第，以制科進秩。熙寧中，攝開封推官，出倅杭，守密，徙湖。乃以詩案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起知登州，入爲禮部郎中，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又爲翰林學士。以不見容，乞外任，爲杭州守二年，以翰林承旨召。比白公未致仕之前，出處蓋相似也。便從〔六四〕洛社休官去，猶有閑居二十年。〔王註續曰〕樂天休官於洛，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於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晚與僧如滿結香火社，文酒娛樂二十年。〔次公曰〕樂天致仕六年而卒，年七十五。今先生召還，年五十六，而起致仕之興，則比樂天豈非餘二十年乎。〔施註〕白樂天《老病》詩：如今老病須知分，不負春來二十年。〔查註〕白樂天《洛下》詩：水畔竹林邊，閑居二十年。

其三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施註」白樂天《留題靈隱》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還將天竺一峯去。「王註」白樂天罷杭，有詩云：三年爲刺史，飲冰復食藥。惟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欲把〔六〕雲根到處栽。「王註」張協詩：雲根臨八極，兩足散四溟。「誥案」後二詩皆從「來生」句領起，題云「去杭」而語不及杭，乃有意包入樂天之內，使人不覺也。其用「故應」二字，無限作用，皆此二字神氣。

和林子中待制〔六〕

〔查註〕《東都事畧》：林希，字子中。元祐初，爲祕書少監，改集賢殿修撰，知蘇州久之，以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咸淳臨安志》：元祐六年二月，召軾爲翰林承旨，是月癸巳，天章閣待制林希自潤州移知杭州。此詩之作，正交代時也，用韻與後《答黃安中》同，確是此時作。「誥案」林希似由蘇州徙潤，與黃履對調，《事畧》畧去希徙潤耳。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兩翁留滯各皤然，「馮註」《尚書》：番番黃髮〔六七〕。與「皤」同。班固詩：皤皤國老。「合註」徐陵《報尹義書》：容鬢皤然。人笑迂疎老更堅〔六八〕。「馮註」《後漢·馬援傳》：嘗謂人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共把鵝兒〔六九〕一樽酒，相逢卵色〔七〇〕五湖天。「合註」柯其楷曰：孫光憲《河濱神詞》：一方卵色楚南天。江邊遺愛啼斑白，海上先聲入管絃。早晚淵明賦歸去，浩歌長嘯〔七一〕老斜川。「王註續曰」淵明有《歸去來辭》，又有《游斜川》詩。

次韻答黃安中兼簡林子中

〔合註〕宋史·黃履傳：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劉安世發其罪，知越州，歷舒、洪、蘇、鄂、青州，江寧、應天、潁昌府。紹聖初，爲御史中丞，拜尚書右丞，坐罷知亳州。徽宗立，復拜右丞，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卒。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六月，知蘇州黃履知江寧府，時黃履正在蘇州也。〔誥案〕東都事畧：紹聖初，黃履復爲御史中丞，上章，乞黜責呂大防之黨，以正典刑。又謂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非是。以郊議拜尚書右丞。履初附蔡確，謀定策事，復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之。考本集，黃履由潤州徙蘇州，宋史失載。

老去心灰不復然，一麾江海意方堅。〔施註〕杜牧之《赴吳興》詩：乞得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那堪

黃散付子度，〔王註〕《晉書》：王敦上疏曰：劉隗以黃散爲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施註〕《南史·蔡凝傳》：宣帝欲用錢肅爲黃門侍郎。凝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空羨蘇杭〕〔七〕養樂天。〔王註〕白樂天《吳郡詩石記》：貞

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韋嗜詩，房嗜酒，吳中目爲詩酒仙。余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病肺一春難白酒，〔王註〕杜子美《寄薛三郎中》詩：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施註〕白樂天《九日寄元微之》詩：痛飲年來肺損傷。別腸三夜繞朱絃。〔王註〕陸士龍詩：朱絃繞素腕。杜子美《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詩：哀絃繞白雪。〔施註〕韓退之《遠游聯句》：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李賀詩：離

歌繞懦絃。羣仙正欲吾歸去，共把清風借玉川。〔施註〕盧仝《謝孟諫議茶》詩：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

留別蹇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王註〕《莊子·山木篇》：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施註〕《北山錄》：西土，於一月中三十日，內分前十五日爲白月，後十五日爲黑月。〔合註〕《法苑珠林》註同。何曾不清明。〔王註次公曰〕夫水清而月明，則月現於水，此以形相觀水月也。寸田《七言》：滿荆棘，梨棗無從生。何時返吾真，〔王註〕《說苑》：木偶人謂土偶人曰：「子，先土也，天大雨，水潦並至，子且必壞。」應曰：「吾壞乃反吾真也。」〔施註〕《漢·楊王孫傳》：吾欲羸葬，以反吾真。歲月今崢嶸。屢接方外士，〔施註〕《莊子·大宗師篇》：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早知俗緣輕。〔施註〕《南史·沈攸之傳》：早知窮達有命。庚桑託雞鶩〔七四〕，未肯化南榮。〔施註〕《莊子·庚桑楚篇》：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晚識此道師〔七五〕，〔施註〕《法華經》：以佛爲道師。似有宿世情。〔合註〕鮑照賦：聞宿世之高賢。笑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施註〕《神仙傳》：馬明生，其師授以《太清神丹經》三卷，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陰長生事馬明生，亦授《太清神丹經》。合丹服半劑，不卽昇天，周行天下。〔陰、馬，皆後漢時人〕〔七六〕。咫尺不往見，煩子通姓名。願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王註次公曰〕控，於字書訓引也，蓋言不用網釣，空手捉鯨也。〔施註〕《文選》：木元虛《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查註〕興國浴室院，僧慧汶，號法真，見本集《觀音贊引》中。《汴京遺迹志》引《宋會要》云：興國寺乃唐龍興寺，開寶二年重修，太平興國元年賜今額。在馬軍橋東北。〔詰案〕此三詩，乃召還乞郡不許再入翰林之作，詩意顯然。施編誤。今移於前，餘詳總案中。〔案〕總案元祐六年五月，有「館於興國東堂」條。條下詰案云：五月二十六日後，尚在乞郡，至六月一日，召入學士院，故云「六月召還」。其館於東堂，當在此旬日中，後即遷東府矣。又：同上年六月，有「將遷子由東府，於汶公東堂閱舊詩卷作詩」條。條下詰案云：公初寓汶公東堂，意在求去，尚未定居也。及入院，子由方求去，必無請公遷居東府之理。蓋東府西府八位，乃神宗創置以居執政者也。至是皆不能即去，公始與子由同居，乃六月望前後之事。其情灼然可見。故《感舊詩敘》又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與此詩題之「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東堂」，雖不合而自合。施註不知此中原委，因並編於出京之時。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東堂詩於前云。

其一

半熟黃梁日未斜，玉堂陰合手栽花。
〔王註次公曰〕言其在玉堂時手栽之花。陰已合矣。〔查註〕元祐三年，

先生爲翰林學士，有[△]玉堂栽花詩。却尋^{〔七七〕}三十年前味，未飯鐘時^{〔七八〕}已飯茶^{〔七九〕}。〔王註〕唐王播少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出鎮是邦，向所題字已碧紗籠其上矣。乃題二絕，一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前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出[△]摭言。〔查註〕[△]黃山谷集·同謝公定攜書浴室院汶師置飯作。此詩第一首，次山谷韻。

其二

夢覺還驚屣響^{〔八〇〕}廊，〔王註〕皮日休詩云：屣響廊中金玉步。故人來炷影前香。〔王註次公曰〕先生有畫像在院中故也。〔誥案〕詩意，院有老僧德香遺像，乃公應舉時之主僧，卽惠汶之師也。故人，公自謂也。次公之說非是。鬢鬢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公自註〕法帖中，有褚遂良書云：卽日，遂良鬢髮盡白^{〔八一〕}。〔查註〕[△]淮海集：元祐三年，予被召至京師，從翰林蘇先生，過興國浴室院，始識汶師，後二年復來，閱諸公詩，因次韻。第二首次少游韻。

其三

尺一東來喚我歸，〔王註續曰〕尺一，言天子之詔也。漢制，尺一之板，以寫詔書。故[△]後漢·陳蕃傳云：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晉書：山濤與石鑿宿，濤夜起，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施註〕[△]漢·匈奴傳：漢遣單于書，以尺一牘。[△]後漢·陽球傳：徙衛尉，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李雲傳：尺一拜用不經御省。註云：尺一之版，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查註〕[△]後漢書·陳蕃傳註：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以命諸侯王三公。三公罪免亦

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書苑菁華》：韋續五十六種書體，三十六爲鶴頭書，乃詔版所用漢家尺一之簡是也。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笑，【詰案】公先乞戍邊不允，及人見，知宣仁意不可回，不得已赴閤門拜命，再入翰林，兼邇英講讀。故以文章曹植爲喻，下句尤顯然可見，次公僅於作詩求解，失之遠矣。却卷波瀾入小詩。【王註】杜子美《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文章曹植波瀾闊。【次公曰】今先生自笑其窘，東大才而爲小詩，故以自比也。【查註】第三首原唱未詳。

破琴詩并敘【八三】

【詰案】琴夢房圖，渺不相涉，卽以邢、董牽合，義不可通，此蓋有難言事，欲後人發明之耳。

舊說，房瑄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悵然，悟前生之爲永師也。【施註】房瑄事，出鄭處誨《明皇雜錄》，見《高道傳》。故人柳子玉寶此畫，云是唐本，宋復古【八三】所臨者。【查註】《廣川畫跋》：唐人畫邢和璞、房瑄前世事。【詰案】瑄指劉摯，和璞指邢恕。恕事不詳。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淞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就視【八四】，琴頗損【八五】，而有十三絃。予方歎息【八六】不已。殊曰：「雖損，尚可修。」曰：「奈十三絃何？」殊不答，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八七】，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查註】《湘水燕談》：秀州祥符院僧智和，蓄一古琴瑟，瑟徽碧文，細石爲軫，音韻清越，中刻李陽冰

篆三十九字。朱長文《琴譜》亦著此琴，卽李勉所製響泉也。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八〕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詰案】熙寧中，公與劉摯攻法，被出，會於廣陵，本同氣也。元祐初，摯以是循至執政，而隳其所守。及人相，且拒公，公察其隱，乞罷召，而子由已爲所攻。時朔黨盤踞朝宇，洛黨歸之，遂悉登言職，而駕名伊川報隙。公云：召還非大臣本意，今賈易擢貳風憲，付以雄權，不久必言臣。子由云：微仲直而闇，摯曲意事之，陰竊其進退士大夫之柄。史云：摯爲相，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摯在位僅九月，考其進退之人，則所進者易，所退者公也。伊川罷去，已越四載，公明知與彼無涉，而辯狀及之，以攻者皆程門，而摯無實迹也。論洛、蜀多盲語，徒偏伊川，不知辯雪，亦伊川之冤獄，公則并無攻之之迹，辯狀皆應兵也。公既還，墮摯術中，知必爲所敗，而乞出不許，因有破琴之慨。史以摯爲元祐相，多方掩蓋而不能盡，則此詩立案，終亦不能滅也。

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誰云〔九〕十三絃，〔王註〕《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銘曰，璠璣之樂。〔次公曰〕秦咸陽宮中琴，十三絃，先生以爲破琴如箏，而琴音尚在，非若世之琴雖七絃，而聲則箏也。音節如佩玉。【詰案】此節以箏似琴自喻，謂自熙豐至元祐，屢被攻逐，雖破琴如故，而音節則不改也。新琴〔九〇〕空高張〔九一〕，絲聲〔九二〕不附木。〔合註〕何焯曰：絲聲附木，用河東《郭箏師誌》。宛然七絃箏，動與世好逐。【詰案】此節以琴似箏喻摯，謂向者同一破琴，今雖新之，而喪其本質，故與我分馳也。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絃曲〔九三〕。〔施註〕《舊唐書·房綰傳》：瑁爲相，與劉秩等，高談虛論，此外

則聽董庭蘭琴，庭蘭自是大招納貨賄。瑄，字次律。【誥案】此節以瑄爲相，忘却本來面目，喻摯而譏易、光庭，不能始終以洛黨攻我，乃甘心爲庭蘭賣其師，而自售取利，是亦新琴，非破琴也。

書破琴詩後〔六〕并敘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余作《破琴詩》，求得宋復古畫邢和璞於柳仲遠，仲遠以此本〔七〕託王晉卿臨寫爲短軸〔八〕，名爲《邢房悟前生圖》，作詩題其上〔九〕。【誥案】元豐末，司馬光力引劉摯，以其攻安石也。及光沒，遂執政，至是人相。然摯自結黨以來，非復前之爲摯，而宣仁進之不已，則主光言也。此皆前詩之來歷，而前所不道，蓋恐後之人未能盡通其故，又補題此詩也。

此身何物〔六〕不堪爲，【誥案】謂摯前攻安石，而茲則結納章惇、邢恕，既攻伊川，又以其黨攻我，所爲皆不堪也。逆旅浮雲自不知。【誥案】謂摯變怪反復，不測如此，皆非光所知也。偶見一張閑故紙，便疑〔九〕身是永禪師。【誥案】此以婁師德比光，謂宣仁用光陳言相摯，猶見婁師德一書，便指房瑄爲智永，則未必然也。是年十一月，摯坐發覺，宣仁怒，同列爲解免，不聽，罷摯鄆州，是此詩之明驗矣。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一首，而晉卿〔一〇〕和二首

〔查註〕《樂城集·題王詵卷後》云：還君橫卷空長歎，問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巖阿著茅屋，還當溪口泊魚舟。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胡天雪滿裘。萬里還朝徑歸去，江湖浩蕩一輕鷗。【誥案】公

此番入朝，無日不在煎熬中，故未嘗作一詩。惟此琴畫十二首，皆無聊中借以發洩。若熟讀總案，參以《破琴》詩敘，如謂不因劉摯而發，將焉往乎！〔案〕總案元祐六月四日，有「先是劉摯、劉安世攻敗洛黨，摯已在執政」條，有「既乃劉安世劾罷范純仁」條，有「及劉摯代純仁爲相，王巖叟爲樞密使、梁燾爲禮部尚書，劉安世久在諫垣，號殿上虎，招徠羽翼益衆，朱光庭、楊畏、賈易等失其領袖，皆附朔黨以干進，摯擢易爲侍御史，使驅公，意在傾子由也，構難方急」條。

其一

誤點故教同子敬。〔施註〕《晉·王獻之傳》：字子敬。桓溫常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特牛甚妙。雜篇真欲擬湯休。〔王註厚曰〕江淹作《雜擬》三十首，有《擬湯休上人》詩云：西北秋風至，楚客思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隴雲寄我山中信，〔施註〕《本事詩》：梁高祖問陶弘景，山中何所有？陶爲詩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雪月追君溪上舟。會看飛仙虎頭篋，却來顛倒拾遺裘。〔施註〕杜子美《北征》詩：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二〇〕。王孫辦作玄真子，細雨斜風不濕鷗。〔施註〕《續仙傳》：張志和號玄真子，爲《漁父詞》：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顏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像，奇絕縱迹，今古無倫。真卿與諸客傳翫，歎伏不已。

其二

此境〔二〇〕眼前聊妄想，〔施註〕《圓覺經》：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幾人林下是真休。我今心似一潭月，

君已身如萬斛舟。〔王註〕兵法曰：戰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則人數率可知矣。看畫題詩雙鶴鬢，歸田送老一羊裘。〔王註〕子仁曰：嚴光披一羊裘。〔施註〕《北史·房法壽傳》：得一羊裘，欣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明年兼與士龍去，〔誥案〕子由既入政府，自云：轍居其間，迹危甚。據詩，作於攻擊前。萬頃蒼波〔一〇三〕沒兩鷗。〔王註〕次公曰：子美《奉贈韋左丞丈》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烟波之間，最爲自然。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便覺一篇精神索然。今先生用「沒」字，蓋表出之，以正世之謬誤云。

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一〇四〕

〔誥案〕二詩句句寓意，以題畫論，卽與畫理不合，設想之所不到也。

其一

老去君空見畫，〔王註〕杜子美詩：老去人間空見畫。〔施註〕杜子美《觀李固山水圖》詩：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閑。夢中我亦曾遊。〔施註〕白樂天《酬微之通州舊題》詩：十五年前似夢游，曾將詩句結風流。桃花縱落誰見，水到人間伏流〔一〇五〕。〔王註〕次公曰：水有伏流者，如黃河之源是也。〔施註〕杜子美《蕭駙馬山亭》詩：伏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

其二

山人昔與雲俱出，俗駕今隨水不回。〔王註〕《北山移文》云：請回俗士駕，爲君謝逋客。賴我胸中有佳處，一樽時對畫圖開。【誥案】「誰見」、「伏流」、「昔與」、「今隨」等句，皆在《破琴》意中，而字面不露。

又書王晉卿畫四首

山陰陳迹

〔王註次公曰〕越州山陰縣有蘭渚，渚有亭焉。王羲之與羣賢於此被禊，作《蘭亭記序》。中有「俯仰之間，已爲陳迹」之語，故云山陰陳迹。

當年不識此清真，強把先生擬季倫。〔王註援曰〕《晉·王羲之傳》：自爲《蘭亭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先生嘗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見季倫金多，故以爲賢於右軍耳。夫二十四友，皆望塵之流，豈足比方逸少耶？等是人間一陳迹，聚蚊金谷本何人。【誥案】無端以聚蚊牽合金谷，可見中有寄託也。

雪溪乘興

【誥案】此用王徽之雪夜訪戴事。

溪山雪月兩佳哉，賓主談鋒夜轉雷。〔施註〕庾信《象賦》：恣漏詞鋒，專搗談柄。〔合註〕今本《庾開府集》有《象戲賦》及《進象經賦表》，均無此二語。玩賦末文義不全，蓋今本缺也。猶言不見戴安道，爲問適從何處

來。〔施註〕《唐·武儒衡傳》：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

四明狂客

〔王註次公曰〕明州有四明山，賀知章自號狂客。〔欽夫曰〕《洞天福地記》《三十六洞天記》第九，四明山，二百八十峯。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山有四門，通日月星辰之光，故名曰四明之山。

毫端偶集一微塵，何處溪山非此身。〔詰案〕此因無家可歸，故云無處不可歸也。必如是解，則下意方醒，而後詩亦不背，然起句終非題畫詩也。狂客思歸便歸去，更求敕賜枉天真。

西塞風雨

〔王註次公曰〕西塞，乃湖州礪湖鎮道士磯也。〔查註〕《吳興志》引《經鉏堂志》云：西塞，郡城南一帶遠山是也。唐張志和遊釣於此，有《西塞山漁父詞》，山名遂著。

斜風細雨到來時，〔詰案〕隨手入化。我本無家何處歸。仰看雲天真箬笠〔二〇六〕，〔合註〕此兼用天形如笠之意。旋收江海人蓑衣。

題王晉卿畫後

醜石半蹲山下虎，〔王註〕《前漢·李廣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矢。〔合註〕李義山《亂石》

詩：虎踞龍蹲縱復橫。長松倒卧水中龍〔一〇七〕。〔施註〕白樂天《草堂記》：夾澗有古松，如龍蛇走。試君眼力看多少，數到雲峯第幾重。

聽武道士彈賀若〔一〇八〕

清風終日自開簾，〔施註〕《太平廣記》：霍小玉傳：李益詩：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涼月今宵〔一〇九〕肯挂簷。琴裏若能知賀若，〔王註續曰〕《賀若》，琴操名。唐宣宗時，待詔賀若所製，因人而得名也。〔施註〕《續湘山野錄》：太宗皇帝作九絃琴，七絃阮。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其一調最優古而忘其名，琴家祇命曰賀若。〔查註〕《詩話總龜》：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唐賀若弼製，最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泛峽吟》，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憤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琴家名《賀若》而已。太宗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猗覺寮雜記》：東坡詩「琴裏若能知賀若」云云，以賀若比陶潛，必高人，非謂賀若弼也。弼之爲人，一無狀小人，予考之，蓋賀若夷也。夷善鼓琴，王維居別墅，長使鼓琴娛賓，見《唐書·王維傳》中。文瑩《湘山野錄》，不加深考，遂以爲弼，而世因是遂傳訛也。東坡敘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待詔。不知何所據？據敘，則是姓賀名若。詩中定合愛陶潛。【註案】此琴、畫之卒章也。謂攀能翻然改悔，舍其新而舊是謀，則猶將念及我矣，終以久要之詞，而望以涼宵之月，攀而有知，能無愧乎？

感舊詩并敘〔一一〇〕

〔查註〕《樂城集·次韻子瞻感舊》詩云：還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久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夢

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爲我忝丞轄，實身願并涼。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岡。早歲發歸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久仕，黔婁足爲康。家有一頃田，歲辦十口糧。教敕諸子弟，編排舊文章。辛勤養松竹，遲暮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二二）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愴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嘗七八（二三）。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草衰，輒悽然（二四）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紀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居（二五）子由東府，〔查註〕《宋史》：樞密院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荅溪漁隱叢話》：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廡，雖宰相執政，亦僦屋而居。元豐初，始置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東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二月，蘇轍爲尚書右丞，七年六月，守門下侍郎。數月復出領汝陰，〔合註〕《續通鑑長編》：是年八月壬辰，蘇軾爲龍圖閣學士，知穎州。〔查註〕《元和郡縣志》：穎州汝陰郡，秦爲潁川郡地，漢則汝南郡之汝陰縣，晉置郡，魏孝昌四年改穎州。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誥案〕公爲賈易等誣以大逆，仍以親嫌出公於穎，史云「以讒出知穎州」。

牀頭枕馳道，〔王註次公曰〕東府在馳道旁，故云「枕馳道」也。〔施註〕《漢·賈山傳》：爲馳道於天下。雙闕夜未央。〔王註〕《詩·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江文通詩：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人梧葉，〔誥案〕子由和作自註破琴一事，其義見矣。風雨驚洞房。〔誥案〕六句言地處侵迫，爲宰相

所不容也。獨行殘月影，悵焉〔二五〕感初涼。筮仕記憶遠，〔施註〕《左傳·閔公元年》：初，畢萬筮仕於晉。適居念黃岡。一往〔二六〕二十年，此懷未始忘。扣門呼阿同，〔公自註〕子由，一字同叔〔二七〕。安寢已太康。〔施註〕《史記·齊太公世家》：客寢甚安。又按《毛詩·唐風·蟋蟀》：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青山映華髮，歸計三月糧。我欲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施註〕《唐·地理志》：潁州，汝陰郡；梓州，梓潼郡。〔查註〕劉甲《人物志序》：唐以前，凡稱梓潼者，今之隆慶；稱涪者，今之綿州；稱郪及廣漢者，今之潼川也。想見冰盤中，石蜜與柿霜。〔公自註〕予欲請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所出。憐子遇明主，〔施註〕《史記·蘇秦傳》：明主絕疑去讒。憂患已再嘗。〔施註〕《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詰案】此詩前節，公自道其出入進退之迹，末四句，乃與子由囑別之詞也。「遇明主」指宣仁擢居政地，非泛言累朝也。子由甫登右轄，卽出待罪，繼又有奸臣蛇豕之攻，故云「憂患再嘗」也。公初以親嫌請郡，子由亦累章避兄，及公出仍以親嫌爲名，子由心所不安，復請罷政，故作此詩以慰之。在公之意，謂舉朝嫉我者衆，我已無意得政，而爾則視我爲宜，幸而爾已得之，亦足行我之志，是爾事卽我事也。若慮阻我進用而又復求去，其報國之心終不自了，是爾并不知我也。今我將請鄉郡而歸，不復更入爾，但自問此可憂之國，是何時了畢以復於我，是卽我所藉手而中心藏之者，故曰「報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也。向以兩集僅有交讓之章，而後事無考，疑其未然。及觀公之帥揚也，子由期公過闕，見而後行，公不報，竟繞道去。其人掌夏官也，則加以差充鹵簿，似又虞其留滯於外，若使之不得辭也。因是推之，而曉然如見。蓋公自此以後，惟以及民爲事，而國是則委之子由，子由則尚冀公還，而徐俟後命。此兩公心事，各行其所安者。公則志已先定，故自道其出入進退如此。而子由卽不當更去，其詩則託之於感舊耳。考公後之仕跡，惟以欲及殘年少施實効爲宣勞外服之請，反復陳說，不出此意。是其交讓之情事，公決絕始去，而悉寓此詩之中矣。子由詩云：此心一自許，何暇憂陟岡。亦明答

此事。又云：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則言國事畢，從公歸老，餘不及其私者，立言固有體也。但其前半敘公人而復出，夾入破琴二句，如公僅係琴畫之作，何以引作被出之事。誥以房瑄比劉摯爲相，讀此詩而益信矣。公二敘皆及和璞，子由又云和璞，此指邢恕與摯狼狽，殆又甚於易、光庭也。是時恕不在朝，然其奸譎播弄，不可思議，公與摯素無隙，此事必因恕發，恕與易亦必有連。公累云和璞，獨不引賈事，是恕實爲首禍之人，且其事尚不止此也。殆後摯坐恕得罪，而後所謂和璞者始見。今以其事不詳，故於詩註畧去，特記於此，以俟知者考焉。

卷三十三校勘記

- 〔一〕楊公濟奉議 施乙無「奉議」二字。
- 〔二〕玉奴 施乙原校：「奴」當作「兒」。
- 〔三〕冰澌 集甲、施乙作「冰湖」。類本作「冰壺」。
- 〔四〕黃四娘東 類丙作「黃四娘家」。
- 〔五〕莫著 類甲作「莫看」。合註：「著」一作「作」。
- 〔六〕句句 類本作「四句」。
- 〔七〕空啁 查註、合註：「啁」一作「啄」。
- 〔八〕雙雙 類本作「雙流」，疑誤。
- 〔九〕燕語 原作「燕子」。今從集甲、施乙、類本。
- 〔十〕蛟綃 集甲、類本作「蛟綃」。

- 〔二一〕練悅 盧校：「練素」。
- 〔二二〕辨此 類本作「辨此」。
- 〔二三〕淨天宇 類本作「靜天宇」。
- 〔二四〕飛毬 類甲、類乙作「飛橋」。
- 〔二五〕消暗 查註、合註：一作「暗消」。
- 〔二六〕鄂州舟中 查註無「舟中」二字。
- 〔二七〕清詩 合註：一作「詩清」。
- 〔二八〕黃門衛恒也 施乙無此條自註。類丙無「也」字。
- 〔二九〕豈惟 類本作「豈獨」。
- 〔三〇〕狂奴 類甲作「狂歌」，疑誤。
- 〔三一〕穆父 類本「穆」字前有「錢」字。
- 〔三二〕二壺 查註、合註：「二」一作「一」。
- 〔三三〕施註玄怪錄云云 合註此條註文有殘缺處，集成刪去其殘缺處，今據施乙補足。
- 〔三四〕寒醅 查註、合註「醅」一作「酸」。
- 〔三五〕吳越 原作「吳郡」。今從集甲、施乙、類本。「吳越」更切錢穆父，參「定應」句下「王註師曰」。
- 〔三六〕云何 類本作「如何」。
- 〔三七〕何勞 原作「何煩」。今從集甲、施乙、類本。

〔三八〕梅黃雨細 原作「黃梅細雨」。今從集甲、施乙、類本。

〔三九〕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游西湖 紀校：此是詩餘，誤入詩集。

〔四〇〕曲終 類甲、類乙作「曲行」。

〔三一〕鹽絮 查註、合註：「絮」一作「雪」，查註謂「雪」訛。

〔三二〕次韻參寥詠雪 此詩，七集續集重收，題同。集甲、施乙、類本「詠雪」作「同前」。合註：一本題作「次韻參寥」，一本題云「次韻詠雪」。

〔三三〕井白玉 原作「併白玉」，今從集甲、類丙、七集續集。

〔三四〕與葉淳老云云 此詩，七集續集重收，題同。

〔三五〕施註浙江潮云云 原注文有殘脫處，今據施乙補。

〔三六〕徑歸 原作「竟歸」。今從集甲、施乙、類本、七集續集。

〔三七〕丹砂 集甲作「丹沙」。

〔三八〕文字 七集續集作「識字」。合註謂「識」譌。

〔三九〕超軼 集甲、類丙、七集續集作「超逸」。

〔四〇〕浮山 類甲、類乙作「好山」。

〔四一〕累塊 查註、合註：「累」一作「壘」。

〔四二〕生作丞 原作「君作丞」。今從集甲、施乙、類本、七集續集。施註、類註皆引《漢書·龔遂傳》王生事，作「生」是。

- 〔四三〕并敘 施乙作「并引」。
- 〔四四〕殊長老 施乙無「長」字。
- 〔四五〕天宇間 原作「天宇內」。今從集甲、施乙、類乙、類丙。類甲作「天宇門」，疑誤。
- 〔四六〕未卽 合註：「未」一作「來」。清施本「未」作「來」。
- 〔四七〕便安逸 原作「要安逸」。今從集甲、施乙、類本。
- 〔四八〕黑白 施乙作「白黑」。
- 〔四九〕安得 集甲、類本作「安可」。
- 〔五〇〕珠泉 類本作「林泉」。
- 〔五一〕紉爲 類本作「結爲」。
- 〔五二〕彩雲 集甲、類本作「綵雲」。
- 〔五三〕鸚鵡 類本作「鸚鵡」。
- 〔五四〕知君 集甲、施乙、類本作「知卿」。
- 〔五五〕席上 集本「上」後有「一首」二字。
- 〔五六〕我今 集甲、施乙、類本作「吾今」。
- 〔五七〕次前韻答馬忠玉 「前」字據集本、類本補。集本「玉」後有「一首」二字。
- 〔五八〕平生 原作「平日」。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合註作「平日」，未知所據。
- 〔五九〕三月 類丙作「二月」。

〔六〇〕三絕句 西樓帖有此三詩，佚題；詩前有「趙郡蘇軾」四字。

〔六一〕當年衫鬢兩青青 查註「衫鬢」作「雙鬢」。合註：「首句用『衫』字，方合『兩』字。若用『雙』字，則複『兩』字矣。查註意以下句止言髮白，故從『雙』字，未免太拘。至他本作『霜』，尤非也。」

〔六二〕來生 類本作「前生」。

〔六三〕衰朽 查註、合註作「衰老」。

〔六四〕便從 合註：「從」一作「將」。

〔六五〕欲把 西樓帖作「要把」。

〔六六〕和林子中待制 外集題下原註：「子中，先生杭州交代。後集第一卷答黃安中兼簡子中詩，卽此韻。」

〔六七〕尚書番番黃髮 尚書無「番番黃髮」句。按：尚書·秦誓：「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或出此。今仍其舊。

〔六八〕老更堅 外集作「久更堅」。

〔六九〕鵝兒 七集原校：一作「鴟夷」。查註作「鴟夷」。

〔七〇〕卵色 七集作「柳色」。張道《蘇亭詩話》卷三謂「柳」謬。

〔七一〕長嘯 七集作「長笑」。

〔七二〕蘇杭 集本作「杭蘇」。

〔七三〕寸田 查註、合註：「寸」一作「一」。

〔七四〕託雞鷓 類甲、類乙「託」作「記」。查註：「記」譌。

〔七五〕道師 查註作「導師」。合註：「道」一作「導」。

〔七六〕施註神仙傳云云 合註謂「原註殘缺」，「以《神仙傳》按字數補之」。集成同合註。今用施乙註文校訂，以復原貌。

〔七七〕却尋 原作「却思」。今從集本、施乙。施乙原校：「尋」一作「思」。

〔七八〕鐘時 集乙作「鐘聲」。

〔七九〕飯茶 施乙作「飲茶」。

〔八〇〕屨響 合註：一作「響屨」。

〔八一〕法帖中有褚遂良書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周必大《平園續稿》卷十《跋汪遠所藏東坡字》：「右蘇文忠公手寫詩詞一卷……《浴室院東堂三絕句》，元祐六年六月作，集本但添註遂良事。」

〔八二〕并敘 集本、施乙、類丙作「并引」。

〔八三〕宋復古 合註：「古」後一本有「之」字。

〔八四〕就視 集本、施乙、類本、查註作「就視」，今從。原作「熟視」，合註作「熟視」。合註不知所本。

〔八五〕頗損 類本作「破損」。

〔八六〕歎息 集本作「歎惜」。

〔八七〕本偶然 類本作「豈偶然」。

〔八八〕山水 施乙作「山川」。

〔八九〕誰云 原作「雖云」。各本作「誰云」，今從。

〔九〇〕新琴 查註、合註：「琴」一作「絃」。

〔九一〕空高張 類本作「雖高張」。

〔九二〕絲聲 集甲作「絃聲」。施乙作「弦聲」。

〔九三〕無絃曲 「絃」原作「聲」，各本皆作「絃」，今從。

〔九四〕書破琴詩後 類本、外集無此題，以此詩之引爲題。七集無「書」字。

〔九五〕仲遠以此本 外集無「仲遠」二字。

〔九六〕短軸 類本、外集作「巨軸」。

〔九七〕作詩題其上 類本作「後有」小字。外集作「作小詩題其上云」。

〔九八〕何物 七集作「何處」。

〔九九〕便疑 合註：「便」一作「更」。

〔一〇〇〕而晉卿 類丙無「而」字。

〔一〇一〕杜子美北征詩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 此條註文，集本、類本爲自註。「短褐」，集本、類本作「短褐」。

〔一〇二〕此境 合註：一作「此景」。

〔一〇三〕蒼波 原作「滄波」。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二〇四〕次韻子由書王晉卿畫山水二首 施乙無「二首」二字。

〔二〇五〕伏流 查註、合註：「伏」一作「狀」。

〔二〇六〕箬笠 集乙、類丙作「箬笠」。集甲、類甲、類乙、類丁作「弱笠」。

〔二〇七〕水中龍 合註：「水」一作「木」。清施本作「木中龍」。施乙作「水中龍」。

〔二〇八〕聽武道士彈賀若 施乙「聽」作「贈」。《法書贊》卷十二有《蘇文忠大字詩帖》，題下原註：楷書，大字十行，尾記三行。「大字詩」，卽此詩。

〔二〇九〕今宵 《法書贊》作「通宵」。

〔二一〇〕感舊詩并敘 類本無「詩」字。集甲、施乙、類丙「并敘」作「并引」。

〔二一一〕二十三 合註謂「二」字前一本有「年」字。

〔二一二〕十嘗七八 集本、類本作「十常七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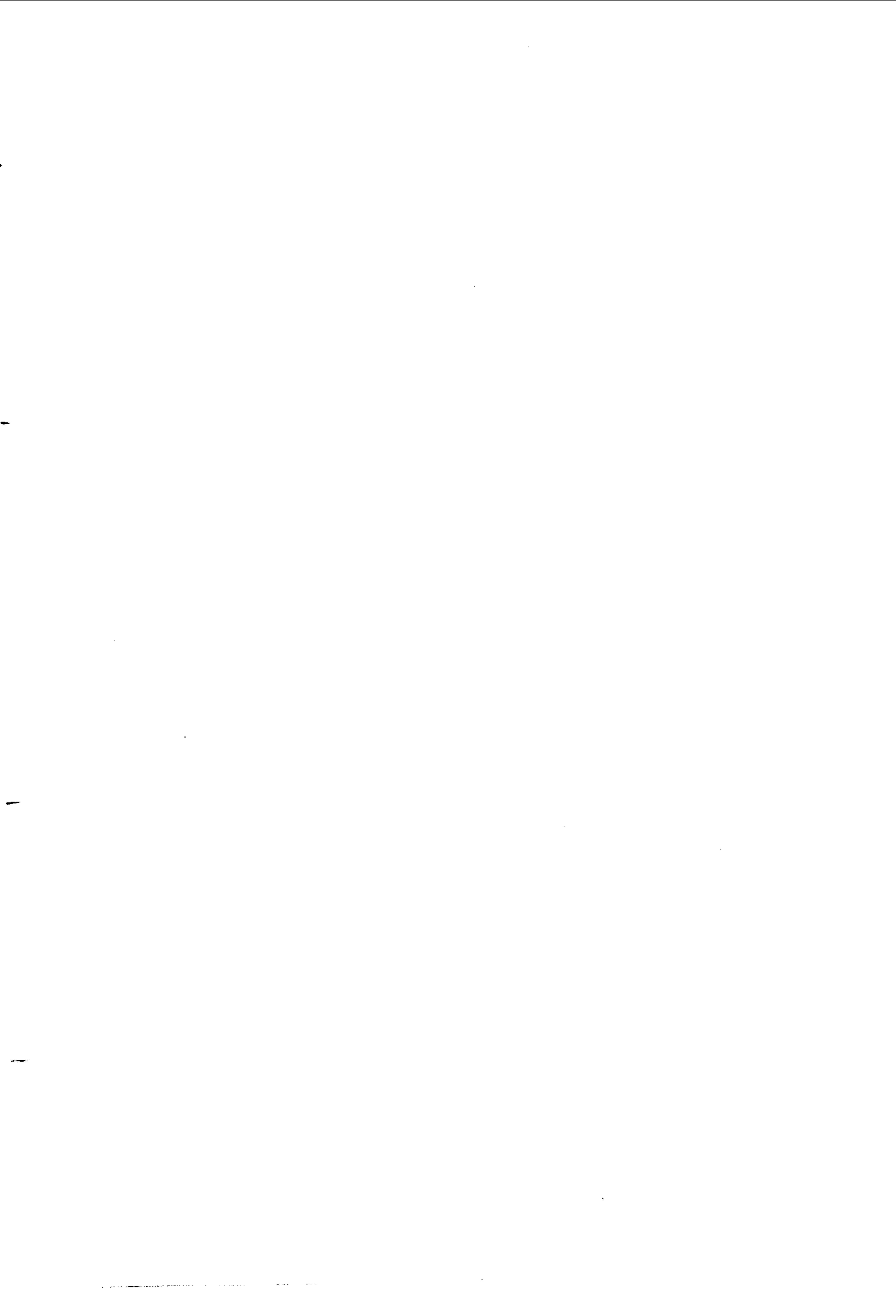
〔二一三〕輒悽然 施乙無「輒」字。

〔二一四〕寓居 類丙無「寓」字。

〔二一五〕悵焉 類本作「悵然」。

〔二一六〕一往 查註、合註：「往」一作「住」，查註云「住」訛。

〔二一七〕子由一字同叔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蘇軾詩集卷三十四

古今體詩六十七首

【誥案】起元祐六年辛未八月，在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軍州事任，至七年壬申三月充淮南東路鈐轄移知揚州軍州事，罷穎州任作。

西湖秋涸，東池魚窘甚，因會客，呼網師遷之西池，爲一笑之樂。夜歸，被酒不能寐〔一〕，戲作放魚一首〔三〕

〔查註〕《名勝志》：穎州西二里有湖，袤十里，廣二里，翳然林木，爲一邦之勝。歐陽公自揚移汝，有「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之句，秦少游亦有詩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誥案】自此首起以下，皆穎州作。

東池浮萍半黏塊〔三〕，裂碧跳青〔四〕出魚背。西池秋水尚涵空，舞闊搖深吹荇帶。【誥案】紀昀曰：先提明二池，如弈者之先布勢子。吾僚有意爲遷居，【誥案】紀昀曰：人得分明。老守縱饒那忍膾〔五〕。縱橫爭看銀刀出，〔王註次公曰〕銀刀，白魚之狀。杜子美詩：出網銀刀亂。澆灑初驚玉花碎。〔王註次公曰〕澆，音土咸。

反；濶，音土角反。韻書註云：水聲也。玉花，魚口所吐沫之狀。〔施註〕《文選》：上林賦註：字林曰：濶，濶，小水聲也。潘安仁《閑居賦》：游鱗濶濶。〔合註〕徐彥伯詩：玉花珍簾上。但愁數罟損鱗鬣，〔詰案〕紀昀曰：補出網師。未信長堤隔濶瀨。〔王註〕《蜀都賦》：躍濶戲瀨，中流相忘。《吳都賦》：控清引濁，混濶并瀨。濶濶發發須臾間，〔施註〕《毛詩》：施罟濶濶，鱣鮪發發。鄭氏云：罟，魚罟。濶濶，施之水中。發發，盛貌。圍圍洋洋尋丈外。〔施註〕《孟子》：趙氏註云：圍圍，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安知中無蛟龍種，〔王註〕《襄河記》云：龍煥，字世文。晉太康中，牂牁太守去官，還鄉里，里人語曰：「我家池裏，龍種來歸。」〔施註〕《北戶雜錄》：陶朱公《養魚經》云：魚至三百六十頭，則有蛟龍長之，因風雨則飛去。尚恐或有〔六〕風雲會。〔王註〕次公曰：陸機《江蘿》詩：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施註〕《文選》：陸士衡樂府：藹藹風雲會。〔詰案〕公有記蜀中池魚自達一條，此用其意。明年春水漲西湖，好去相忘渺淮海。〔詰案〕紀昀曰：結得闊遠。

復次放魚韻〔七〕答趙承議、陳教授〔八〕

〔查註〕趙承議，名令時，初字景貺。時以承議郎爲穎州簽判。按《職官分紀》：寄祿文散官有承議郎。《宋史》：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四月，徐州布衣陳師道，爲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州學教授。先是蘇軾以十科薦師道，故有是命。四年七月，候太學正有闕日差。〔詰案〕陳師道《後山集》：次韻詩云：赤手取魚如拾塊，布網鳴舷攻腹背。豈知激濁與清流，恐懼駢頭牽翠帶。居士仁心到魚鳥，會有微生化餘膾。寧容網目漏吞舟，誰肯烹鮮作苛碎。我亦江湖釣竿手，悞逐輕車從下瀨。生當得意落鷗邊，何用封侯墮鳶外。

不如此魚今得所，置身暗與神明會。徑須作記戒鯨鯢，防有任公釣東海。查註強以此詩爲趙景貺作，其說云：此詩誤入《後山集》，觀詩中「悞逐輕車從下瀨，何用封侯墮鳶外」二句，蓋景貺以宗室子登第，屈身幕職，故作此感慨語，非履常作也。所見誤甚。履常以布衣得官，故云「我亦江湖釣竿手，悞逐輕車從下瀨」，豈可割截下句，指爲宗子口吻乎？何用封侯，人人可道，江湖釣竿手，宗子必不道也。今仍更正。

擾擾萬生同大塊〔九〕，〔合註〕韓退之詩：萬生都陽明大塊。又詩：一塊元氣閉。搶榆〔一〇〕不羨培風背。〔施註〕

《莊子·逍遙遊篇》：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鷓鴣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九萬而南爲？」青丘已吞雲夢芥，〔查註〕《子虛賦》：服虔註：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黃河復繚〔一一〕天門帶。〔王

註〕《漢官儀》及《泰山記》：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又云：黃河去泰山三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施註〕《漢·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長譏〔一二〕韓子隘且

陋，一飽鯨鯢〔一三〕何足膾。〔王註〕韓退之詩：巨繆東釣倘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東坡也是可憐人，〔王註〕杜子美《兩過蘇端》詩：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披抉泥沙收細碎。〔王註次公曰〕「細碎」

字，《尚書》：元首叢脞哉」註云：細碎，無大略也。故齊己詩云：翻思易水上，細碎動離魂。〔施註〕歐陽公《車螯》詩：多慚海上翁，辛苦斷泥沙。〔合註〕《漢書·薛宣傳》：披抉其閨門而殺之。註：披，發也；抉，挑也。逝將歸修〔一四〕八節灘，

〔施註〕白樂天《開八節灘詩序》云：東都龍門潭之南，有八節灘。又欲往釣七里瀨。〔王註厚曰〕顧野王《輿地志》：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唐駱賓王《釣磯文》：余晨行至七里灘，有嚴子陵釣磯焉。〔查註〕《元和郡縣志》：釣臺在

桐廬縣西三十里。正似此魚逃網中，【詰案】紀昀曰：明作縮合，又是一法。未與造物遊數外。且將新句調一子，【詰案】紀昀曰：清出趙、陳。湖上秋高風月會。爲君更喚木腸兒，脚扣兩舷歌《小海》。【王註】《晉書·隱逸傳》：賈充謂夏統曰：「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伍子胥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風至雨集，雷電晝冥，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充使妓女之徒，服桂襪，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若無所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韓退之《荷花》詩：脚敲兩舷叫吳歌。【施註】《文選》郭璞《江賦》：詠採菱以叩舷。

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三三】

白露下衆草，碧空卷微雲。孤光【二六】爲誰來，【王註】劉禹錫詩：西園花已盡，新月爲誰來。似爲我與君。【王註】常建詩：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詰案】紀昀曰：衍常建語，不覺其襲。水天浮四座【二七】，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麴蘖醺【二八】。【詰案】紀昀曰：清思裊裊，靜意可掬，不似俗手貌爲倘恍語。尚恨琴有絃，出魚亂湖紋。【施註】《宋書·陶淵明傳》：畜素琴一張，無絃，每酒適，輒撫弄。【王註】《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詰案】紀昀曰：如此人琴，有神無迹，人俗手，非琴月對寫，卽另寫琴聲作一段矣。哀彈奏舊曲【二九】，【施註】孟東野《秋懷》詩：梧桐枯嶢嶢，聲響如哀彈。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寧朝昏。懸知一生中，道眼無由渾。

復次韻【三〇】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陽叔弼兄弟

〔施註〕趙景貺，名令時。本朝自建隆以來，幹國治民，不及宗子，神宗始出與天下共之。景貺以承議郎簽書判官，在東坡潁州幕府。公謂其吏事通敏，文彩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時教授陳履常實公門人，相與倡酬。既力薦於朝，又爲著說，改字德麟。由潁徙揚，自揚召人，又再上疏薦之，遂除光祿丞。紹興間，封安定郡王。履常家彭城，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以文謁曾子固，知其必以文高世。通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小不中意輒焚去，存者才十一。熙寧中，王氏之學盛行，履常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元祐初，東坡與傅欽之堯俞、孫莘老覺薦其文行，起家爲徐州教授。坡守杭，履常以知己之義求郡檄送行，守不聽。以疾謁告，別於南京。詩云：豈不畏簡書，放麈誠不忍。後除太學博士，言者用是論之。改教授潁州，復相從於此。家素窮空，或經日不炊，澹如也。召爲秘書省正字，卒。【誥案】合註據魏衍《彭城陳先生集記》謂施註所云「求郡檄送行，守不聽」者，指孫莘老，時守徐州。其說謬甚。莘老守徐，乃公在黃州時，學官乃李昭玘也。元豐七年，莘老召還，至元祐二年，公始與莘老、欽之薦爲學官，其謁告見公，乃四年赴杭在南都事。施註已言守杭之時並不誤。大抵任淵、魏衍之徒所爲，山谷、履常之集，謬誤不可勝計，不堪指擿之也。〔施註〕歐陽叔弼，名棐；季默，名辯。皆文忠子。叔弼登乙科，以文忠老終不肯仕。元祐間，爲著作禮部郎。季默監澶州酒以歸。皆居于潁。東坡在潁半載，自《放魚》以後，凡五六十詩，蓋陳、趙、兩歐陽相與周旋，而劉景文季孫自高郵來，履常之兄傳道又至，故賦詠獨多。叔弼後守襄、蔡，爲郎都司，坐黨籍，廢十餘年，卒。季默纔中壽，官止承議郎。此詩云：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當元豐間，公坐詩遷謫，至是賈易、趙君錫

又以揚州詩有「山寺歸來聞好語」之句，爲聞神宗上仙之報而作，宜仁力爲辯明。君錫輩徒官，而公亦丐穎以去。此聯意實在此。「是家有甘井，汲多終不渾」，則以文忠公家而發也。「三」。「合註」
▲宋史·歐陽棐傳：始爲審官主簿，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來居襄，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棐竟持不與。泰譖於布，徙知潞州，旋罷。元符末，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續通鑑長編載：元祐三年五月，考功員外郎歐陽棐爲著作郎。實錄院檢討劉安世言其諂佞淺薄，背公成朋，望追還新命，從之。改集賢校理，權判登聞鼓院。八月，爲職方員外郎。七年正月，爲禮部員外郎。畢仲游▲西臺集有▲歐陽叔弼傳，所載亦同。

能詩李長吉，「王註」▲唐摭言云：李賀字長吉。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杜子美▲北鄰詩：能詩何水曹。「施註」▲唐·李賀傳：七歲能辭章，韓愈使賦詩，援筆輒就。識字揚子雲。「施註」▲漢·揚雄傳：字子雲。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端能望此府「三」，坐嘯獲兩君。「查註」兩君謂景貺、履常。逝將江湖去，浮我「三」五石樽。眷焉復少留，「施註」▲文選：王仲宣▲登樓賦：曾何足以少留。尚爲世所醺。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王註次公曰」織紋以言讒言。▲詩·小雅·巷伯云：妻兮斐兮，成是貝錦。「施註」▲尚書·禹貢：厥篚織紋。「詰案」公赴杭州，文彥博苦勸弗作詩，及歸，遂有易、君錫之誣，其意蓋指彥博也。朱絃寄三歎，未害俗耳聞。共尋兩歐陽，「查註」歐陽叔弼、季默，時丁母艱居穎。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井，汲多終不渾。「施註」杜子美▲宿贊公土室詩：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

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

〔施註〕憲，文忠公孫。〔查註〕樂城集·薛夫人墓志：有孫六人。憲，元祐中授滑州韋城縣主簿。〔宛丘集〕歐陽伯和墓志：男一人，曰憲。據此，則歐陽主簿乃醉翁之孫，伯和之子也。〔隋書〕：東郡有韋城縣。〔元和郡縣志〕：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隋開皇六年，分白馬南境，置韋城縣，初屬汴州，後屬滑州。〔太平寰宇記〕：韋城在滑州東南六十里，古豕韋之國。

其一

鳳雛驥子日相高，白髮蒼顏笑我曹。讀遍牙籤三萬軸，〔施註〕韓退之送諸葛覺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却來〔三〕小邑試牛刀。〔誥案〕紀昀曰：多從六一生情，便非泛泛之筆。

其二

出處年來恨不齊，一樽臨水記分攜。〔王註〕楚辭·九辨：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江湖咫尺吾將老，汝穎東流子却西。〔誥案〕紀昀曰：此首夾於三首之中，便好，若單此一首送行，卽是窠臼。

其三

白馬津頭春水來，〔王註〕九域志：滑州黎陽津，一名白馬津。〔施註〕漢·酈食其傳：守白馬之津。杜子美春水生詩：二月六夜春水生。白魚猶喜似江淮。使君已復冰堂酒，更望〔三〕重新畫舫齋。〔王註〕次公

曰「醉翁知滑州，有冰堂酒法，作畫舫齋。今先生之意，所謂使君，指見任之太守，雖已復造冰堂酒，而未修畫舫齋，勸太守更修其遺迹也。」〔施註〕歐陽文忠公《畫舫齋記》：予至滑之三月，即其序東偏之室爲燕居，名曰畫舫齋。〔誥案〕永叔《東園記》「畫舫之舟」，當日人已譏之，此又云「畫舫齋」，不知何以有累句也？

其四

道傍垂白定沾巾，〔合註〕《漢書·杜業傳》：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師古註：言白髮下垂也。正似當年綠髮新。故國依然喬木〔三六〕在，典刑復見老成人。〔王註次公曰〕老成人指言醉翁，典刑指言主簿。

泛 穎〔三七〕

〔查註〕《水經注》：穎水東南入淮。《春秋》：楚子狩於州來，次於穎尾。蓋穎水之會淮也。《穎州志》：穎水，舊自黃河項城縣界，流入州屬穎上、太和等縣。古語有「世亂穎水濁，世治穎水清」之句。

我性喜臨水，得穎意甚奇。到官十日來，〔王註〕白樂天詩：到官十來日，覽鏡生二毛。九日河之湄。

〔王註次公曰〕河之湄，猶河上翁居河之湄也。《爾雅》：水草交謂之湄。〔施註〕《毛詩·小雅·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湄。吏民笑相語，使君老而癡。使君實不癡，〔誥案〕紀昀曰：節奏好。流水有令姿。〔施註〕《文選》傳

長虞詩：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誥案〕此句有李太白「至人貴藏輝」本領在，曉嵐以爲趁韻，非也。遶郡十餘里，

不駛亦不遲。〔施註〕陶淵明《和尚西曹》詩：蕤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颺。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上流直而清，

下流曲而漪。畫船俯明鏡，〔施註〕韓退之《酬盧給事》詩：曲江千頃秋波淨，平鋪紅蕖蓋明鏡。笑問汝爲誰。

忽然生鱗甲，〔王註〕白樂天詩：伊水細浪鱗甲生。亂我鬚與眉。〔施註〕莊子·天道篇：水靜則明燭須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誥案〕紀昀曰：眼前語寫成奇采，此爲自在神通。若王註、查註並引傳燈錄：「過水觀影」，而查評又謂「深於禪理」，泥甚。凡有無空觀水月等句字，詩家皆能以己意發之，特其鑪錘不同，故口角有別耳。若必槩以爲禪而分其學之淺深，無是事也。今刪二註，而錄紀說。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聲色與臭味，顛倒眩小兒。等是兒戲〔二八〕物，水中少磷緇〔二九〕。〔王註次公曰〕因言臨水，乃論玩水之好，賢於聲色臭味之好也。趙、陳〔三〇〕兩歐陽，同參天人師。〔施註〕法華經：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觀妙各有得，〔王註〕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共賦泛穎詩。〔誥案〕紀昀曰：源出次山，而運以本色機軸，遂成奇調。結少率。

六觀堂老人草書〔三一〕

〔公自註〕六觀，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老人僧了性，精於醫而善草書，下筆有遠韻，而人莫知貴，故作此詩〔三二〕。〔王註〕圖經：千頃廣化院，在杭州城中木子杭橋北。院有六觀堂，慈化大師塔銘。師名了性，餘杭人，俗姓朱氏。〔查註〕武林梵志：廣化院，在木子巷，吳越王建。僧了性，亦號垂慈老人，精於醫，善草書，東坡爲作詩。本集六觀堂贊云：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

物生有象象乃滋，〔施註〕左傳·僖公十五年：韓簡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夢、幻無根成斯須。〔施註〕陶淵明雜詩：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莊子·田子方篇：彼直似循斯須

也。方其夢時了非無，〔施註〕《圓覺經》：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泡、影一失俯仰殊。清
露未晞電已徂，〔王註次公曰〕佛偈云：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此所謂六觀也。今詩自首句至此，以講六觀。
此滅滅盡乃真吾。〔施註〕《涅槃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云如〔三〕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
〔施註〕《傳燈錄》：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王註次公曰〕引下「化身爲醫」與「草書」也。化身爲醫忘其軀，草書非
學聊自娛。〔施註〕《漢·南粵傳》：聊以自娛。落筆已喚周越奴，〔王註次公曰〕周越善草書，而不逮懷素。喚作
奴，猶言李賀之詩「奴僕命騷」。〔子仁曰〕先生不喜周越草書，嘗跋懷素帖云：書極不佳，筆意趣乃似周越之險劣。〔施
註〕周越《法書苑》：《翰林密語》云：凡書通即變，若即法不變，縱能入石三分，亦被號爲奴書〔三〕。〔查註〕《東軒筆錄》：本
朝尚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於天聖、景祐間，然筆法軟俗無古氣。蒼鼠奮髯飲松腴，剡藤玉版開雪膚。〔王註
次公曰〕蒼鼠奮髯，言鼠須筆也。王羲之寫《蘭亭記》，以鼠須筆、松腴墨也。剡藤玉版言紙，用剡溪之藤作紙，其佳者名玉
版也。雪膚言紙之白。遊龍天飛萬人呼，〔王註〕隋智果《論書》云：王羲之之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施註〕
《毛詩·鄭風·山有扶蘇》：隰有游龍。《晉·王羲之傳》：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杜子美《送
蔡希魯都尉還隴右》詩：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莫作羞澁羊氏姝。〔施註〕韋續《書訣墨藪》：梁武帝評羊欣書，
如大家婢爲夫人，雖加位遇，而舉止羞澁，終不近似。《法書苑》亦云。

次韻劉景文見寄〔三六〕

〔查註〕劉景文《寄蘇內翰》詩云：倦壓鼇頭請左魚，笑尋穎尾爲西湖。二三賢守去非遠，六一清
風今不孤。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聚星堂上誰先到，欲傍金樽倒玉壺。

淮上東來雙鯉魚，巧將詩信渡江湖。細看落墨皆松瘦，〔合註〕皮日休詩：雙松格爭瘦。想見掀髯正鶴孤。〔王註次公曰〕掀髯，言笑也。景文美髯，故謂之髯劉。〔合註〕東方朔《七諫》：鷓鴣孤而夜號兮。烈士家風安用此，〔查註〕《東都事略》：劉平字士衡，祥符人。父漢凝，官至崇議使。平為人任俠善弓馬，舉進士，爲御史上書言事，爲丁謂所惡。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曰：「平，將家子，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戎狄。」後改尚衣庫使，知邠州，元昊反，延帥范雍召平至保安，與石元孫合。平趨土門，轉鬪三日，被執見殺。曾鞏《隆平集》：劉平，景德三年進士，寶元初死事延州，諡壯武。賜平家信陵坊第一區。子慶孫、宜孫、昌孫、貽孫、孝孫、季孫，咸賜官。書生習氣未能無。〔查註〕《東都事略》：蘇軾奏季孫工詩能文，至於忠義勇烈，有平之風。莫因老驥思千里，醉後哀歌缺唾壺。〔王註〕《晉·王敦傳》：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施註〕杜子美《贈韋左丞丈濟》詩：老驥思千里。

贈朱遜之〔三〕并引

〔合註〕遜之名勃，見《志林》。

元祐六年九月，與朱遜之會議於穎。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遜之曰：

「菊當以黃爲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駸蔑一言，知其爲人，予於遜之亦云〔三〕。〔誥案〕朱勃

會議，乃陳州開八丈溝事，詳總案中。〔案〕總案引本集《論八丈溝利害不可開狀》。（按，文見《東坡七集·奏議集》卷十。）

黃花候秋節，〔王註〕《月令》：季秋之月，菊有黃花。遠自《夏小正》。〔王註次公曰〕《夏小正》，《大戴禮》篇名。以

蟲魚、草木正十二月之節候，起於夏后氏，故曰夏小正。〔查註〕《困學紀聞》：《夏小正》，九月榮鞠。坤裳有正色，〔王

註〔周易·坤〕六五，黃裳元吉。鞠衣亦令名。〔王註續曰〕周官后妃之服，有鞠衣，鞠之花黃，黃，陰中之色，治蠶服鞠衣，陰事也。〔施註〕周禮·天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袿衣、揄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鄭氏云：鞠衣，黃衣也。一從人僞勝，遂與天力爭。易姓寓非族〔元〕，〔合註〕漢書·谷永傳：商周不易姓而迭興。〔左傳·僖公十年〕：民不祀非族。改顏隨所令。新奇既易售，粹駁宜相傾〔四〇〕。〔施註〕荀子：粹而王，駁而霸。疾惡逢伯厚，識真似淵明。〔王註〕陶淵明詩：秋菊有佳色，裒露綴其英。玩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君言我所印，世論誰敢評〔四一〕。願君爲霜風，一掃紫與頰。〔王註〕寶樓記：宣帝時，吳國貢紫菊一莖，蔓延數畝，味甘，食者至死不飢渴。

次韻趙景貺督兩歐陽詩，破陳酒戒〔四二〕

商也哀未忘〔四三〕，歲月忽已秋。祥琴雖未調，餘悲不敢留。〔王註〕檀弓曰：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勿敢過也。〔合註〕樂城集·薛夫人墓志：元祐四年八月，終於京師。則免喪當在六年冬也。矧此乃韻語，未入金石流。〔王註次公曰〕晉宋人叶韻說話，謂韻語。今先生以詩爲韻語，主意在勸歐陽作詩，未當是金石音韻之比也。〔施註〕南史·謝靈運傳：何長瑜爲臨川王記室，以韻語序僚佐。羲之生五子〔四四〕，〔王註〕晉書：王羲之有七子，知名者五人，元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孟郊詩：獻子遺生子，羲之又有之。總角出銀鈎。〔施註〕杜子美醉歌行詩：總角草書又神速。吾家有二許，〔王註次公曰〕二許，大許公蘇瓌，小許公蘇頌。〔合註〕舊唐書：蘇瓌封許國公，子頌，襲父爵許國公。唐語林：蘇頌文章蓋代，時稱小許公。下筆兩不休。〔施註〕文選：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

「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不？「王註次公曰」自此以上，皆以督兩歐陽詩也。千鍾斯爲堯，百榼斯爲丘。「施註」後漢·孔融傳：「曹操制酒禁，融頻書爭之，曰：『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陋矣陶士衡，「王註」晉·陶侃傳：「字士衡。每飲酒有定限，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懷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當以大白「罍」浮。酒中那有失，醉則不驚鷗。「王註次公曰」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好漚鳥者，每旦從漚鳥游，至者百住而不止。以上詩句，皆以破陳酒戒也。」施註「杜子美題玄武禪師壁」詩：「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願況酬李侍郎」詩：「刺船人荷花，不驚鳧與鷗。明當罰二子，已洗兩玉舟。」施註「周禮·春官」：「秋嘗，冬蒸，裸用犂彝，黃彝，皆有舟。」王註次公曰「兩玉舟，先生實有藥玉船也。」合註「先生與文與可書」云：「離浙已四年，向有浙物，已分散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

叔弼云，履常不飲，故不作詩，勸履常飲。

〔查註〕任淵《陳後山詩註》：時後山以持律不飲。

我本畏酒人，臨觴未嘗訴。「合註」曹子建《求通親親表》：臨觴而歎息。平生坐詩窮，得句忍不吐。

吐酒茹好詩，「王註次公曰」吐茹字，出《詩·大雅·烝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吐者，不受而却之也，如《左傳》：「神其吐之」之吐。茹者，納而人之也，如《茹毛飲血》之茹。肝胃生滓污。用此較得喪，天豈不足付。「施

註」白樂天《思舊》詩：且進杯中物，其餘皆付天。吾儕非二物，歲月誰與度。「施註」杜子美《懷鄭十八》詩：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悄然得長愁，「合註」曹植《九愁賦》：獨惆悵而長愁。爲計已大誤。二歐非無詩，

恨子不飲故。強爲醕〔四〕一酌，〔王註次公曰〕飲盡酒日醕。將非作愁具。成言如皎日，〔施註〕毛詩·王風·大車〔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援筆當自賦。他年五君詠，山、王一時數。

臂痛謁告，作三絕句示四君子〔四〕

【誥案】卽陳、趙、兩歐陽也。

其一

公退清閑如致仕，〔施註〕禮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酒餘歡適似還鄉。不妨更有安心病，卧看縈簾一炷香。

其二

心有何求遣病安，年來古井不生瀾。〔施註〕白樂天〔贈元稹〕詩：豈無山上苗，徑寸無歲寒。豈無要津水，咫尺有波瀾。之子異於是，久處誓不譖。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祇愁〔四〕戲瓦閑童子，却作泠泠一水看。〔施註〕楞嚴經：我有弟子窺窗觀室，惟見清水，遍在室中。童稚無知，取一瓦礫投於水內，激水作聲。我出定後，頓覺心痛，我則告言，汝更見水，除去瓦礫。童子奉教，開門除之，我後出定，身質如初。【誥案】此詩運意獨佳，妙在驅遣釋乘，絕無障礙，故可喜也。

其三

小閣低窗卧宴温，〔施註〕《史記·漢武帝紀》：至中山，宴温，有黄雲蓋焉。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晏而温也。〔合註〕何焯曰：白樂天詩：重裘暝帽寬氎履，小閣低窗深地爐。了然非默亦非言。維摩示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

到穎未幾，公帑已竭，齋廚索然，戲作〔五〕

〔查註〕王明清《揮塵後錄》：太祖既廢藩鎮，命士人典州，於是置公使、庫使。遇過客，必館置供饋，人無旅寓之歎。或以州郡飭廚傳爲非者，未解祖宗命意矣。

我昔在東武，吏方謹新書。〔王註次公曰〕「新書」，言新法行減公使庫錢也。齋空不知春，〔王註次公曰〕「齋」字指言公庫，古人云齋酒者是也。客至先愁予。采杞聊自誑〔三〕，食菊不敢餘。〔王註次公曰〕先生嘗作《後杞菊賦》，其敘曰：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庭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施註〕杜子美《草堂》詩：食薇不敢餘。歲月今幾何，齒髮日向疎。幸此一郡老，依然十年初。夢飲本來空，〔王註次公曰〕《唐文粹》有何諷《夢渴賦》，皆言夢飲之事。真飽竟亦虛。〔王註〕佛書《寶積經》云：說食者竟無所飽，夢飽者竟無所得。尚有赤脚婢，能烹鱸尾魚。心知皆夢耳，慎勿歌歸歎。

景貺、履常屢有詩，督叔弼、季默倡和，已許諾矣，復以此句挑之

〔查註〕陳履常《後山集·次韻蘇公督兩歐陽》詩云：吟聲正可候蟲鳴，酒面猶須作老兵。豈有文

章妨要務，孰知詩律自前生。向來懷璧真成罪，未必含光不屢驚。血指汗顏終縮手，此懷端復向誰傾。

君家文律冠西京，〔施註〕〔文選〕陸士衡〔文賦〕：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王註次公曰〕〔冠西京〕，言前漢也。旋築詩壇按酒兵。〔王註〕歐陽〔答梅聖俞〕詩云：文會忝余盟，詩壇推子將。袖手莫輕真將種，〔王註次公曰〕將種，指言兩歐陽也。〔晉書〕胡貴嬪傳：帝嘗與之搏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致師須得老門生。〔施註〕〔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鄭伯如楚，致其師。〔王註〕〔周禮〕：夏官·司馬上：環人，掌致師。註云：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守戰，必以勇力之士先犯敵焉。〔唐書〕：選舉志：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則謂門生。明朝鄭伯降誰受，〔王註〕〔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昨夜條侯壁已驚。〔王註〕〔前漢〕：吳王濞傳：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糧絕，卒飢，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人，吳大敗。〔施註〕〔漢〕：周亞夫傳：封條侯。從此醉翁天下樂，還應一舉百觴傾。〔公自註〕文忠公贈蘇、梅詩云：我亦願助勇，鼓旗謀其傍。快哉天下樂，一釂宜百觴〔三〕。〔施註〕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爲誰？廬陵歐陽修也。杜子美〔贈衛八處士〕詩：一舉累十觴。

贈月長老〔三〕

【誥案】月長老，乃潁州僧也。嘗求公作〔法施堂銘〕。公後在揚州，〔與趙德麟書〕云：月老亦致意，熱甚，又多病，未暇作〔法施堂銘〕。此可證也。

天形倚一笠，〔王註〕虞洪《穹天論》曰：天形如笠，而冒地之表。地水轉兩輪。〔施註〕《晉·天文志》引葛洪曰：

《渾天儀註》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天轉如車轂之運也。五伯〔五〕之所運〔五〕，〔王註〕《莊子·秋水篇》：五帝之所運，三王

之所爭，盡此矣。〔施註〕應劭《風俗通義》：春秋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爲五伯。毫端棲一塵。功名半

幅紙，〔施註〕《舊唐書·裴度傳》：欲收天下忠義之心，唯有下半紙詔書。兒女浪苦辛。〔施註〕白樂天《疑夢》詩：莫

計恩讎浪苦辛。子有折足鎗〔五〕，〔施註〕《傳燈錄》：汾州無業國師云：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

鎗子裏煮飯，喫過三十二年。中容五合陳。〔王註次公曰〕「陳」字，蓋前漢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也。〔翁方綱註〕李

鴈湖云：東坡詩「中容五合陳」，大抵取其意足，言陳更不言粟。如「已遣亂蛙成兩部」，亦暗帶「樂」字，故葉石林謂坡詩有

歇後語。方綱按：《詩·小雅·甫田》云：我取其陳。此已不言粟矣，豈必始於坡公哉。十年此中過，却是英特人。

〔施註〕《毛詩·秦風·黃鳥》：百夫之特。註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延我地爐坐，〔合註〕寒山詩：石室地爐砂鼎沸。

語軟意甚真。〔王註〕《維摩經》言：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白灰如積雪，中有紅麒麟〔五〕。〔施註〕

《語林》：羊琇擣炭屑，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競效之。勿觸紅麒麟，作灰維那瞋〔五〕。〔查註〕《翻譯名義》：

「維」是綱維，華言也。「那」是梵語，譯爲知事，亦云悅衆。維那，典座也。拱手但默坐，〔施註〕漢賈誼《過秦論》：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牆壁徒諄諄〔五〕。〔施註〕《傳燈錄》：牆壁瓦礫，亦能說法。今宵恨客多，污子白氈巾。

後夜當獨來，不須〔六〕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我身。〔施註〕《維摩經》：世尊問維摩詰：「以何等

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

次韻答錢穆父，穆父以僕得汝陰，用杭越酬唱韻作詩見寄〔六一〕

【詰案】時錢穆父知瀛州。

大耿疲勞已離羣，〔王註〕後漢書：耿弇攻張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註：弇，況之長子，故呼爲大耿。小馮慈愛〔三〕且當門。〔公自註〕軾本以舍弟〔六三〕親嫌請郡。〔施註〕漢·馮奉世傳：子野王，野王弟立，相代爲上郡太守。治行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合註〕袁淑詩：種蘭忌當門。玉堂不著扶犁手，〔王註〕歐陽永叔詩云：收取玉堂揮翰手，却尋南畝把犁鋤。霜鬢偏宜畫鹿轡〔六四〕。〔王註〕後漢·輿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鄭弘傳：遷臨淮太守〔三五〕。註云：弘行春，白鹿方道，夾轂而行。主簿黃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豪傑雖無兩王繼，〔公自註〕謂子直、深父〔六六〕。〔施註〕王子直名向，弟深父名回，河南人。徙居福之侯官，歷三世。父兵部，葬穎之汝陰，遂爲汝陰人。皆第進士。文學行義，卓然一時，與王介甫、蘇子容爲友。二公集皆有哭子直詩。介甫志深父墓。仕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歐陽文忠公守穎，每從深父質疑問惑，後薦充館職，不及用而卒。風流猶有二歐存。〔公自註〕謂叔弼、季默〔六七〕。清詩已入新歌舞，〔施註〕劉禹錫楊柳枝詞：唱我新翻楊柳枝。要使邦人識雅言。〔施註〕毛詩·小雅·河水：邦人諸友。雅言引論語。

韓退之《孟郊墓銘》云：以昌其詩。舉此問王定國，當昌其身耶，抑昌其詩也〔六八〕？來詩下語未契，作此答之。

〔王註厚曰〕孟郊卽真曜先生也。銘曰：於戲真曜，維世不訾，維執不猗，雖卒不施，以昌其詩。
〔施註〕王定國與吳正憲充、馮文簡京素善，而師友東坡。舒亶輩欲傾二公，因坡詩獄羅織定國，遂南行萬里，三年而歸。司馬溫公當國，定國預其議論，深器遇之。擢宗正丞，復將進用。會溫公物故，東坡薦其可備獻納。言官摺其微過，除西京通判。子由上章力薦，除知宿州。東坡在杭，以書與定國云：觀邸報，知定國除符離守。及見告詞，慰喜之極，此於公亦何足爲慶，但喜端人善士，自此少免點污破壞，人材稍出，社稷之喜也。然二公推挽雖至，而言者排根愈力。符離之命，未幾亦報罷。此詩自「慎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以下四聯，端爲定國發也〔六九〕。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當飢〔七〇〕。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氣，鬱鬱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劫壞安所之。〔王註〕楞嚴經言：諸人天境，乃至劫壞三災不及，如是一類，名兜率陀天。不如昌其志，志壹〔七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王註厚曰〕小兒言灌嬰，以嬰傳云：「雖少然數力戰」也。何如魯連子，談笑却秦師。〔王註〕史記·魯仲連傳：與新垣衍論秦稱帝之害。新垣衍曰：「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文選〕左太冲詠史詩：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慎勿〔七二〕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施註〕圓覺經：願我今者任佛圓覺，求善知識〔七三〕。淤泥生蓮花，〔王註〕維摩經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糞壤出菌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萑。〔施註〕周易·大過：枯楊生萑。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吾言豈須多，冷暖子自知。〔王註〕傳燈錄：明上座語盧行者曰：「今蒙指授人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送歐陽推官赴華州監酒

〔施註〕歐陽推官，文忠公之孫，仲純父名奕之子。仲純官光祿丞，早卒。〔查註〕按《樂城集·薛夫人墓志》：孫男六人，恕，雄州防禦推官。《九域志》：陝西永興軍路華陰郡鎮潼軍節度，所轄監一。〔合註〕《九域志》：所轄監二。熙寧四年置鑄銅錢，八年置鑄鐵錢。監酒，乃監酒稅。《九域志》不載。

我觀文忠公，四子皆超越。〔查註〕按歐陽文忠公四子：長名發，字伯和，進士出身，官至權少府監丞，張文

潛爲作墓志；次奕，字仲純；次棗，次辯。註見本卷。〔合註〕《魏志·管寧傳》：超越周成。仲也珠徑寸〔七四〕，照

夜光如月〔七五〕。〔王註〕《搜神記》：隋侯見大蛇被傷，中斷，以藥封之。歲餘，蛇銜珠以報。珠盈徑寸，純白，夜

有光明，如月之照。謂之隋侯珠，又曰明月珠。好詩真脫兔，〔王註〕《孫子·九地篇》：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

如脫兔，敵不及拒。〔施註〕《韓詩外傳》：臨武君曰：「善用兵者猶脫兔，莫知其所出。」下筆先落鵲。知音如

周郎，議論亦英發。〔王註〕《三國·吳志》：孫權論呂蒙曰：「子明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

言議英發，不及之耳。」文章乃餘事，〔王註〕韓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學道探玄窟。〔施註〕《文

選》孫興公《天台山賦》：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窟宅。死爲長白主，名字書絳闕。〔公自註〕熙寧之末，

仲純父見僕於京城之東，曰：「吾夢道士持告身〔七六〕授吾曰：上帝命汝爲長白山主，此何祥也？」明年，仲純父歿。

〔王註〕《松漠紀聞》云：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其山禽獸皆白，人或穢其間，則致蛇虺之害。《金泉碑》：謝自然欲過海

求師。或謂蓬萊去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傷心清潁尾，〔王

註〕左傳·昭公十二年註〕：潁水之尾，在下蔡西。已伴白鷗沒。喜見三少年〔七〕，俱有千里骨。千里不難到，〔施註〕《莊子·秋水篇》：騏驎驪驪，一日千里。莫遣歷塊蹶。〔王註〕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顏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速疾之甚。范傳正《李白墓碑》：騏驎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死於空谷。杜子美《瘦馬行》詩：當時歷塊蹶一蹶。臨分出苦語，願子書之笏。〔王註〕《唐書》：太宗曰：「魏徵逝，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去邪勿疑，任賢勿猜。朕願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施註〕《晉·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釋名》：笏，忽也，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

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獨酌〔七八〕

翠柏不知秋，〔王註次公曰〕杜子美《毒熱寄簡崔評事》詩：大暑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施註〕杜子美《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詩：翠柏深留景。空庭失搖落。幽人得嘉蔭〔七九〕，露坐方獨酌。〔施註〕韓退之《感春》詩：青天露坐始此回。月華稍澄穆，〔王註〕《前漢·禮樂志》：月穆穆以金波，日華曜以宣明。〔施註〕《文選》沈休文《詠月》詩：月華臨淨夜。霧氣尤清薄。小兒亦何知，相語翁正樂。銅爐燒柏子，石鼎煮山藥。〔王註〕歐陽永叔《奉使道中寄坦師》詩：夜燃柏子煮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合註〕按唐彥謙詩：爐寒餘柏子。韓退之《石鼎聯句》：豈能煮山藥。一杯賞月露，〔施註〕《文選》謝瞻詩：月露皓已盈。萬象紛酬酢。此生獨何幸，風纜欣初泊。〔王註〕韓退之詩：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鏡。誓逃〔八〇〕顏、跖網，〔施註〕《史記·伯夷傳》：太史公曰：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行赴松、喬〔八一〕約。〔施註〕《漢·王褒傳》：偃仰黜信若彭祖，啣嘘

呼吸如喬、松。〔顏師古曰〕喬，王喬；松，赤松子也。莫嫌風有待，〔王註〕《莊子·逍遙遊篇》：列子馭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然後反，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漫欲戲寥廓。〔施註〕《文選》陸士衡《文賦》：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冷然心境空，彷彿來笙鶴。〔施註〕《文選》謝靈運詩：羽人絕彷彿，丹丘徒空壑。

獨酌試藥玉，〔三〕滑盞，有懷諸君子。明日望夜，月庭佳景不可失，作詩招之〔三〕

鎔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王註厚曰〕王充《論衡·率性篇》：禹貢曰「璆琳琅玕」，玉者也，此則土地所生，真玉也。然而道人消化土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次公曰〕藥玉之法，以錫及石末和合爲之也。琢削爲酒杯，規摹定州瓷。荷心雖淺狹，〔合註〕薛道衡詩：荷心宜露滋。鏡面良渺瀰。〔施註〕《文選》木元虛《海賦》：渺瀰淡漫。持此壽佳客，〔王註〕杜子美《登歷下古城新亭》詩：主稱壽尊客，筵秩宴北林。到手不容辭。〔王註子仁曰〕歐陽《送梅聖俞》詩：杯行到手莫辭醉，明發舉棹天東南。〔施註〕韓退之《贈鄭兵曹》詩：杯行到君莫停手。曹侯天下平，〔王註次公曰〕指言同時姓曹人也，豈官大理者乎？〔施註〕《漢·張釋之傳》：廷尉，天下之平也。定國豈其師。一飲至數石，〔王註〕《漢·于定國傳》：爲廷尉，決疑平法，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温克頗似之。〔王註〕《詩·小宛》：人之齊聖，飲酒温克。風流越王孫，〔王註次公曰〕指言景貺也，乃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施註〕《晉·樂廣傳》：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詩酒屢出奇。〔王註〕《史記》：陳平六出奇計。〔施註〕《孫子》：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喜我有此客，玉杯不徒施。請君詰歐、陳〔八〕，問

疾來何遲。呼兒掃月榭，〔王註〕歐陽永叔詩：能會面人相就飲，爲子掃月開風榭。〔合註〕顏延之詩：月榭迎秋光。扶病及良時〔八三〕。〔施註〕白樂天《寄元微之》詩：今日正閑天又暖，可能扶病暫來無。

歐陽季默以油烟墨二丸見餉，各長寸許，戲作小詩

〔查註〕晁以道《墨經》：凡丸劑，不可不熱，又病於熱，急手爲光劑，緩手爲皴劑，一丸卽成，不利於再。葉夢得云：兩漢間稱墨多言丸，魏、晉以後稱螺。

書窗拾輕煤，〔查註〕《墨經》：凡墨，膠爲大。有上等煤而膠不如法，墨亦不佳。如得膠法，雖次煤能成善墨。又，古用立窰，高丈餘。其窰，寬腹，小口，不出突。於窰面覆以五斗甕，又蓋以五甕，每層泥塗惟密，約甕中煤厚，住火，以雞羽掃之。佛帳〔八六〕掃餘馥。〔合註〕句言佛燈及香積久之煤也。若作「拂」字，與「書窗」不對矣。辛勤破千夜，收此一吋玉。癡人畏老死，〔施註〕《世說》：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按：據，小字虎子；子朗，小字胡兒。白樂天《澗底松》詩：老死不逢工度之。腐朽同草木。〔王註〕《後漢書》：朱穆《崇厚論》曰：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唐·高竇傳·贊》曰：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鏹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欲將東山松，〔查註〕《墨經》：究、沂、登、密之間山，總謂之東山。自昔東山之松，色澤肥膩，性質沉重，品推上上。湮盡南山竹。〔施註〕《漢·公孫賀傳》：朱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墨堅人苦脆，〔施註〕陶淵明《祭從弟文》：撫杯而言，物久人脆。未用欺不足。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誥案〕謂墨小僅可注蟲魚也。

明日復以大魚爲饋，重二十斤，且求詩，故復戲之。

漢廷九尺人，誰似老方朔。「王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勇若孟賁，捷若慶忌。」《施註》
《漢·東方朔傳》：言上曰：「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那將一
寸金，令足三冬學。」《施註》《漢·東方朔傳》：上書曰：「臣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餉魚欲自洗，「王註次
公曰」言季默欲以二十斤之大魚，洗其寸墨之儉耳。鱗尾光卓犖「八七」。我是騎鯨手，「施註」《文選》揚子雲《羽獵
賦》：乘鉅鱗，騎鯨魚。聊堪充鹿角。「王註厚曰」鹿角，小魚也。梅聖俞《賣鹿角》詩：水中龍，角而足。海小魚，角盡
盡。不擬龍，乃擬鹿。「施註」歐陽文忠公《達頭魚》詩：吾聞海之大，物類無窮極。毛魚與鹿角，一淪數千百。

和趙景貺栽檜

汝陰多老檜，處處屯蒼雲。地連丹砂井，「王註次公曰」汝陰，潁州也。潁州之東，與亳州接壤。亳州老君
觀，有丹砂井，有檜，其文左紐，其枝枯而再生。物化青牛君。「王註厚曰」《玄中記》：千歲之樹精，化爲青羊；萬歲
之樹精，化爲青牛。秦始皇使人伐大樹，有青牛躍出，走入豐水。又《嵩山記》：嵩山有大松樹，千歲化爲青牛，或爲伏龜。
時有再生枝，「公自註」穎之靈壇觀，有再生檜「八八」。還作左紐紋。「王註厚曰」范文正公《太清九咏序》：太清宮
有左紐檜。「施註」《青瑣高議》：亳州太清宮八檜，有左紐、煉丹等名。「查註」《石曼卿詩註》引《大清記》云：老子手植此檜，
根株枝幹皆左紐。王孫有古意，書室延清芬。「施註」《文選》陸士衡《文賦》：誦先人之清芬。應憐四孺子，
「王註次公曰」杜子美有《種四小松》詩；而管子對齊侯之問苗，曰：苗始其少也，煦煦乎，何其孺子也。今栽檜亦適有四，

故云。「施註」《漢·張良傳》：孺子可教。不墮凡木羣。「合註」劉禹錫詩：凡木不敢生。體備松柏姿。「王註」《爾雅·釋木篇》：柏葉松身曰檜。氣含芝朮薰。「施註」孟浩然詩：金澗養芝朮。初扶鶴立骨「八〇」，未出龍纏筋。巢根白蟻亂，「合註」《本草》：白蟻穴地而居，蠹木而食。網葉秋蟲紛。乃知蔽芾初，甚要封殖「九〇」勤。他年皮三寸，「王註」《前漢書》：晁錯上書：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狐鼠了不聞。

葉待制求先墳永慕亭詩「九二」

「施註」葉待制，名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其政務便民，以治績顯。歷秦鳳、陝西轉運，饒涇原師，知秦州。夏人寇甘谷，景溫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酋。自直龍圖閣進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請亳州，召爲兵部侍郎，卒。「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五月，葉康直知亳州。先生作詩，正其官亳時也。

靈區有異產，化國無潛珍。「王註」王符《潛夫論》云：化國之日舒以長。承平百年間，簪纓半齊民。「施註」《漢·食貨志》：齊民「註」：若今言平民「九三」。「合註」陳後主詩：簪纓今盛此。建溪富奇偉，「施註」《後漢·龐參傳》：卓爾奇偉。葉氏初隱淪。「施註」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杜子美《贈韋左丞》詩：行歌非隱淪。森然見喬木「九四」，其下維德人。「王註」次公曰：《莊子·天地篇》：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又云：此之謂德人之容。「施註」《毛詩·小雅·鶴鳴》：園有樹檀，其下維穀。漢賈誼《鵬賦》：德人無累，知命不憂。佳哉鬱葱葱，氣若鳳

與麟。聯翩〔九〕出儒將，豈惟十朱輪。新松無鹿觸，舊柏有鳥馴。〔王註〕《北史》：蕭放，字希逸。居喪，廬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已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待公〔九五〕歸上冢，淚葉乃肯春。〔王註〕《晉書》：王裒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引出斬之。裒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孟郊樂府《古薄命妾》云：北山有靡蕪，淚葉長不乾。

與趙、陳同過歐陽叔弼新治小齋，戲作〔九六〕

〔查註〕小齋名息齋，見《後山集》。陳履常有《和蘇公題歐陽叔弼息齋次韻》詩。

江湖渺故國，風雨傾舊廬。東來三十年，愧此一束書。尺椽亦何有，〔王註次公曰〕顏延年詩：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而我常客居。羨君開此室，容膝真有餘。〔施註〕陶潛《歸去來辭》：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拊牀琴動搖，弄筆窗明虛。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公自註〕時方禱雨龍祠。作此句時，星斗燦然。四更風雨大至，明日，乃雪〔九七〕。夢回聞剝啄，誰乎〔九八〕趙陳〔九九〕予。〔王註〕先生《詩話》云：元祐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禱雨張龍公，會景貺、履常、二歐陽子，作詩云：「後夜龍作雨，天明雪填渠。夢回聞剝啄，誰呼陳、趙、予？」景貺拊掌曰：「句法甚新，前人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客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卽此語也。「添丁走沽酒，〔施註〕韓退之《寄盧仝》詩：去歲生兒名添丁。通德起挽蔬。主孟當啗我，〔王註〕《國語》：晉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註：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玉鱗金尾魚。〔王註〕杜子美《沙苑行》詩：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一醉忘其家，〔王註〕《史記》：司馬穰苴曰：「將受命之

日，則忘其家，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此身自簾條。「王註次公曰：「簾條」有二義，「此身自簾條」，則麤竹席之謂，言身之卷舒，如麤席之耐也。「施註」：「國語」：簾條不可使俯。「爾雅」：簾條，口柔也。又，麤竹席謂之簾條。

聚星堂雪并引〔100〕

〔查註〕：「名勝志」：歐陽文忠公守潁時，於州治起聚星堂，與侯官王回深父、臨江劉放貢父、州人常秩夷甫、六安焦千之伯強，爲日夕燕遊之所。歐陽文忠公原作詩云：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風莫犯，暮雪綉綉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窗靜聞落。酒爐成徑集瓶罌，獵騎尋踪得狐貉。龍蛇掃處斷復續，猊虎團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粃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沒芒屨。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爲樂。坐看天地絕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滌。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潁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噉。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禱雨張龍公，得小雪，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陽文忠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詩，禁體物語，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爾來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僕以老門生繼公後，雖不足追配先生，而賓客之美，殆不減當時，公之二子，又適在郡，故輒舉前令，各賦一篇。「王註」：「廬陵集」載「雪」詩註云：時在潁州作。其序曰：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鶴鶴銀等字，皆請勿用。

窗前暗響鳴枯葉，龍公試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無，作態斜飛正愁絕。「施註」：「唐文粹」

皮日休《桃花賦》：或奕僕以作態。白樂天《送兄弟回雪夜》詩：頃刻堪愁絕。衆賓起舞風竹亂，〔合註〕何焯曰：杜子美《草堂即事》詩：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老守先醉霜松折。〔王註〕韓退之詩：張君名聲坐所屬，起舞先醉長松摧。恨無翠袖點橫斜，祇有微燈照明滅。〔施註〕白樂天《雪夜》詩：對雪畫寒灰，殘燈明復滅。歸來尚喜更鼓永〔二〇三〕，晨起不待鈴索掣〔二〇二〕。〔王註次公曰〕鈴索掣，太守有鈴閣也。李太白《猛虎行》：掣鈴交通二千石。未嫌長夜作衣稜，却怕初陽生眼纈。〔王註〕李賀詩：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施註〕庾信《擣衣》詩：花須醉眼纈。〔查註〕《若溪漁隱叢話》：東坡詩「却怕初陽生眼纈」，觀此，則不獨醉眼可也。按《說文》：纈，結也。《增韻》：文，縉也。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回颿驚落屑。〔施註〕《晉·胡毋輔之傳》：吐佳言如鋸木屑。模糊檜頂獨多時，〔王註〕白樂天《雪中即事》詩：連夜江雲黃慘淡，平明山雪白模糊。歷亂瓦溝裁一瞥。〔王註〕韓退之《詠雪》詩：飄飄還自弄，歷亂竟誰催。〔合註〕白樂天詩：繁聲注瓦溝。《莊子·徐無鬼篇》：譬之猶一覩也。《釋文》又作瞥。《世說》：道壹道人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會雪下，曰：「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汝南先賢有故事，〔王註次公曰〕《三國志》多引《汝南先賢傳》。今潁州汝南之地也，故用「汝南先賢」字。醉翁詩話誰續說。〔王註次公曰〕《廬陵集》中有《詩話》上下一卷。《詩話》自醉翁始，今舉文忠公前令，故云爾。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二〇四〕不許持寸鐵。〔施註〕《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詰案〕紀昀曰：句句恰是小雪，體物神妙，不愧名篇。

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旣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一〇五〕

〔查註〕黃山谷跋云：東坡在潁州，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作此詩。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盡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丸與蜣螂糞丸比哉。

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施註〕韓退之《從仕》詩：居閑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合註〕

《南史·張岱傳》：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施註〕《文選》嵇叔夜《琴賦》：處窮獨而

不悶。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施註〕《南史·陶潛傳》：嘗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

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王註〕《唐書》：元載，字公

輔。代宗立，進中書侍郎，大曆十二年賜自盡。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以此殺其身，何啻鵲抵

玉〔一〇六〕。〔王註次公曰〕《鹽鐵論·崇禮篇》：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傍以璞玉抵烏鵲〔一〇七〕。抵，擲也，蓋言玉之多

也。今先生之意，譬以身徇貨，猶以貴逐賤也，與「用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同意。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

燭〔一〇八〕。〔查註〕何遜《春渚紀聞》：蓮嘗得東坡先生詩稿云：「淵明爲小邑。」繼圈去「爲」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

邑」二字，作「縣令」字。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乃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筆快爲定而憚於屢改也。〔合註〕鍾嶸《詩品》：映餘暉以自燭。

喜劉景文至〔一〇九〕

【詰案】公既薦劉景文，由是得換文資，除知隰州。時景文赴隰州任，因過公也。

歐陽叔弼見訪蕭陶淵明事歎其絕識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

喜劉景文至

天明小兒更傳呼〔二〇〕，【誥案】紀昀曰：從傍面寫出，愈加飛動，多少交情，都在無字句處。今詳玩詩意，是時公尚未起，而舉家轟成一片，此「小兒」，指迨與過也。「喜」字從此人手，乃據事直起，非傍面也。髯劉已到城南隅。〔王註〕古樂府·陌上桑云：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誥案】此句乃小兒傳呼之語也。尺書真是髯手迹，〔王註〕前漢·韓信傳云：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也。〔施註〕杜子美逢劉主簿詩：連年絕尺書。起坐熨眼知有無。〔合註〕李咸用廬山詩：對酒青熨眼，到必冷凝魂。【誥案】此聯乃既聞其至，復見其書，而反疑是夢，皆喜極之詞也。細究此層，乃知其首下「天明」二字，已立意寫到此地位矣。今人不作古人事，今世有此古丈夫。我聞其來喜欲舞，〔施註〕杜子美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漫卷詩書喜欲狂。病自能起不用扶。江淮早久塵土惡，朝來清雨濯鬢鬚。相看握手了無事〔二一〕，千里一笑毋乃迂。平生所樂在吳會，〔施註〕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老死欲葬杭與蘇。【誥案】紀昀曰：寫得十分滿足，至此更難下語，只好蹙起傍波。其說亦非。自此以下，皆兩公應有之語，故得以錢塘湖作結，收到至字，是正面，非傍波也。過江西來二百日，冷落山水愁吳姝〔二三〕。〔施註〕白樂天冬夜詩：冷落燈火暗。新隄舊井各無恙，〔施註〕新隄，謂所築蘇公堤。舊井，謂所治唐六井。後漢·馬援傳：春卿無恙。參寥六一豈念吾。〔王註次公曰〕參寥六一，二泉名。先生有參寥泉銘，所謂「石泉槐火，九年而信」者也。又六一泉銘，所謂「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者也。此皆杭州事。別後新詩巧摹寫，【誥案】紀昀曰：一筆勒轉，輕妙之至。袖中知有錢塘湖。

禱雨張龍公〔二四〕，既應，劉景文有詩，次韻

〔查註〕王明清《揮塵後錄》：東坡撰《昭靈侯廟碑》，南陽張公諱路斯，穎上人也。米元章作《辨名志》，刻於後云：張名路，當是句讀，斯穎上人也，唐人文贅多如此。明清比仕寧國，因民訟度地四至，有宣城令張路斯祠堂基。坡碑言侯嘗仕宣城令，則名路斯無疑，元章譌矣。

張公晚爲龍，〔詰案〕紀昀曰：起得奇矯。抑自龍中來。〔施註〕歐陽文忠公《集古·跋尾》：《張龍公碑》，唐趙耕

撰。云：君諱路斯，爲宣城令，罷歸。每夕出，常體冷且濕，夫人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後與九子復爲龍。伊

昔風雲會，〔王註〕杜子美詩《病柏行》：掩蹙龍虎姿，生當風雲會。咄嗟潭洞開。〔王註次公曰〕句做杜子美《山

寺》詩：公爲顧賓從，咄嗟檀施開。精誠〔二四〕苟可貫，賓主真相陪。洞簫振羽舞，〔王註〕《前漢》：王褒，宣

帝時，嘗爲《甘泉》及《洞簫頌》。又，《周禮·春官·樂師篇》：凡舞有羽舞。註云：羽舞，祈雨也。白酒浮雲壘〔二五〕。

〔王註〕許慎《說文》：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之象。〔施註〕《周禮·春官》：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鄭氏云：山壘刻畫爲山

雲之形。言從關州〔二六〕妃，〔王註〕趙耕《張龍公碑》：穎上百社村人也，夫人關州石氏。遠去焦氏臺。〔查註〕

《集古錄》：自景龍以來，穎人世祠之於焦氏臺。傾倒〔二七〕瓶中雨，〔王註〕《續玄怪錄》：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會

暮，抵宿一朱門家。夜半聞叩門甚急，見一婦人，謂靖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適奉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奉煩

頃刻間，如何？」遂命黃頭被青驄馬，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戒曰：「取瓶中水滴馬鬃上，卽雨遍矣。」一洗麥上埃。破

早不論功，乘雲却空回。〔詰案〕紀昀曰：忽人此意，警動異常。嗟龍與我輩，用意豈遠哉。使君今

子義，英風〔二八〕冠東萊。〔施註〕《三國志·吳·太史慈傳》：字子義，東萊黃人也。最有膽烈。〔詰案〕公蓋以孔融

自居也。笑說〔二九〕龍爲友，〔王註〕《漢·禮樂志》：《天馬歌》，今安匹，龍爲友。幽明莫相猜。

劉景文家藏樂天《身心問答三首》，戲書一絕其後

淵明形神自我，〔施註〕陶淵明有《形贈影》、《影答形》、《神釋》三首，序云：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樂天身心相物。〔王註〕白樂天《自戲三絕句》序云：閑卧獨吟，無人酬和，聊假身心相戲，往復偶成三章。〔施註〕白樂天有《心問身》、《身報心》、《心重答身》三絕句。而今月下三人，他日當成幾佛。〔查註〕《楞嚴經》：身眼兩覺，應有二知，即汝一身，應成兩佛。周公謹《齊東野語》：淵明詩，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釋氏所謂斷常見者也。樂天詩，則以心爲吾身之主，而身乃心之役也。坡翁從而賦六言。然二公之說雖不同，皆祖《列子·力命篇》。此即淵明《神釋》所云「大鈞無私力」之論也。

西湖戲作一絕〔三〇〕

〔王注汪信民曰〕《詩文發源》云：杭、潁皆有西湖。先生連守二州，其到潁有《謝執政啓》云：人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查註〕陳履常有《次韻蘇公竹間亭》詩。

一士千金未易償，〔王註次公曰〕《後漢書》：子貢曰：寧喪千金，無失士心。則一士比千金爲多矣。我從陳、趙兩歐陽。舉鞭拍手笑山簡，祇有并州〔三〕一葛強。〔施註〕晉·山簡傳：兒童歌之曰：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送歐陽季默赴闕〔三三〕

〔誥案〕季默終母喪，時赴闕指射差遣。

先生豈止一懷祖，郎君不減王文度。膝上幾日今白鬚，「王註次公曰」先生指言歐陽永叔也，郎君指言季默也。《晉書》：王彪之年二十，須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施註」《晉·王述傳》：字懷祖。愛其子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王坦之傳》：字文度。時人語曰：「江東獨坐王文度。」《王羲之傳》：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今我「三」眼中見此父。「王註」《南史》：王彧，字景文。袁粲見之，稱其風流。彧云：「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桑悝恨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汝南相從二晦朔，君去苦早我來暮。「查註」《後漢·廉范傳》：民歌曰：「廉叔度，來何暮。」霜風淒緊正脫木，「王註」謝希逸《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施註」《文選》：殷仲文《九井》詩：風物自淒緊。潁水清淺可立鷺。「施註」白樂天《詠懷》詩：秋河稍清淺。莫辭白酒「二」瀉香泉「三」，「誥案」是時公有此酒，其後只一瓶矣。見自註。已覺扁舟掠新渡。坐看士衡執別手，更遣夢得出奇句。「王註次公曰」晉陸機，字士衡，雲之兄。意謂叔弼與之別也。唐劉禹錫，字夢得。意謂劉景文必有送行詩也。郎君可是筦庫人，「王註」《禮記·檀弓》云：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誥案」季默嘗以宣德郎監澶州酒稅。乃使駉驥「三」隨蹇步。「施註」杜子美《錦樹行》：天驥跛足隨羸牛。「合註」陳琳《答曹洪書》：駉驥垂耳於坳牧。置之行矣無足道，賢愚豈在遇不遇。「王註」《漢·揚雄傳》：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三」

「查註」按《長公外紀》，元祐五年，東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西湖，日由萬松嶺以至

新堤，故在潁州和詩及之。【誥案】此用《聚星堂雪韻》也。

萬松嶺上黃千葉，〔王註次公曰〕應言蠟梅也。先生後有《蠟梅》詩：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是已。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心斷絕。〔施註〕鮑照樂府：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盧仝詩：翠眉蟬鬢生離別，一望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東齋夜坐搜雪句，兩手龜坼霜鬢折。

〔王註〕《莊子·逍遙遊篇》註云：其藥能令手不龜坼也。〔施註〕楊文公《談苑》：唐盧延讓《寄人》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鬢。無情豈亦畏嘲弄，〔王註〕白樂天《與元九書》云：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穿簾入戶吹燈滅。紛紛兒女爭所似，碧海長鯨君未掣。〔王註〕杜子美《絕句漫興》詩：爭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朝來雲漢接天流，顧我小詩如點纈。〔合註〕張仲素《迴文錦賦》：文如委纈。歐陽、趙、陳〔二二〕在

戶外，〔施註〕《禮記·曲禮上》：戶外有二屨。《莊子·列禦寇篇》：戶外屨滿。急掃中庭鋪木屑。〔王註〕《晉書》：

陶侃造船，竹頭木屑，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竹頭裝船。交游雖似〔三三〕雪柏堅，【誥案】紀昀曰：隨手縮合，人得無痕。聚散行作風花瞥。〔施註〕杜

子美《贊上人》詩：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榛。庾信《屏風》詩：風花直亂回。【誥案】二句扼要頓住「雪」字，便落「留」字，然筆勢直下如風，驟讀之不見也。晴光融作一尺泥，歸有何事真無說。泥乾路穩放君去，莫倚馬蹄如踏鐵。〔王註〕杜子美《高都護聽馬行》詩：腕促蹄高如踏鐵，交河幾蹴曾冰裂。

和劉景文見贈〔二〇〕

元龍本志陋曹吳，〔合註〕後漢書·班超傳：又欲遂本志。豪氣〔三〕崢嶸老不除。失路今爲噲等伍，〔王註〕前漢書：韓信廢爲淮陰侯，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作詩猶似建安初。〔王註次公曰〕建安，後漢末年號。魏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學，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施註〕韓退之薦士詩：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瀾漫，派別百川導。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西來爲我風鰲面，〔王註〕列子·黃帝篇：范氏有子曰子華，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鰲黑。杜子美贈王二十四侍御契詩：會面嗟鰲黑。獨卧無人雪縞廬。〔王註次公曰〕縞字取謝惠連雪賦：眇隰則萬頃同縞。留子非爲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王註〕前漢·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述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和劉景文雪

占雨又得雪，龜寧欺我哉。〔施註〕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下爲信與僂，僂吉，曰：僂句不余欺也。杜預曰：僂句，龜所出地名。似知吾輩〔三〕喜，故及醉中來。童子愁冰硯，佳人苦膠杯。〔王註次公曰〕膠字去聲，與白樂天「一碟膠牙錫」之膠同。膠杯雖出莊子：置杯焉則膠，而此所謂膠杯，乃是酒凍也。那堪李常侍，人蔡夜銜枚。〔王註〕周禮·大司馬篇云：銜枚而進。註云：枚如箸，銜之，軍法以止語爲相疑惑也。〔施註〕唐·李愬傳：討吳元濟，夜半，冒雪人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合註〕詩意以比景文賦詩。

次前韻送劉景文〔三〕

〔合註〕此詩蓋送景文知隰州，故云「西行八百」。先生於元祐七年十月乞贖贈劉季孫狀云：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於官所。是其到任未久即卒矣。

白雲在天不可呼，〔王註次公曰〕〔南史〕謝朓與齊隨王子隆箋曰：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蓋別德之語也。〔施註〕〔仙傳拾遺〕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山陵月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生無死，尚能復來。明月豈肯留庭隅。〔施註〕劉禹錫詩：一方明月可中庭。怪君西行八百里，清坐十日一事無。路人不識呼尚書，但見凜凜雄千夫。〔公自註〕君一馬兩僕，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尚書〔二〕，意謂君都頭也。〔王註〕〔南史〕張瓌字祖逸。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常呼爲散騎。豈知人骨愛詩酒，〔施註〕白樂天《和賈常州醉中》詩：聞道毗陵詩酒興，近來積漸學姑蘇。罨頭新令從偷去，刮骨清吟得似無。醉倒正欲蛾眉扶。〔施註〕白樂天《洛城花下》詩：白頭無藉在，醉倒亦何妨。〔施註〕白樂天《對酒》詩：今夜還先醉，應煩紅袖扶。一篇向人寫肝肺，〔施註〕〔唐〕袁滋傳：與之接者，皆自謂可見肺肝。四海知我霜鬢〔三〕鬚。〔公自註〕君前有詩見寄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歐陽、趙、陳皆我有，豈謂夫子駕復迂。爾來又見三黜柳，〔王註續曰〕言柳戒之也。共此煖熱餐〔二〕，〔施註〕白樂天《對酒》詩：賴有酒仙相煖熱。酒肴酸薄紅粉暗，祇有潁水清而姝。一朝寂寞風雨散，〔施註〕庾信《出橫門》詩：明朝風雨散，何處更相尋。對影誰念月與吾。〔公自註〕郡中，日與歐陽叔弼、趙景貺、陳履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二〕，柳戒之亦見過。

賓客之盛，頃所未有。然不數日，叔弼、景文、戒之皆去矣。何時歸帆泝江水，春酒一變甘棠湖。〔公自註〕景文近卜居九江，近甘棠湖。〔查註〕九江志：甘棠湖，唐長慶二年，刺史李渤徑湖心爲隄，長七百步，以利行旅，立斗門以蓄水勢，人以比甘棠。李翱爲作銘。李太白襄陽詩：此江若變作春酒，壘麴便築糟丘臺。

以屏山贈歐陽叔弼〔二六〕

漫郎天骨清，生與世俗異。學道新有得，爲貧聊復仕。每於紅塵中，常起〔二七〕青霞志。〔王註〕江淹恨賦云：中散下獄，神氣激揚。鬱青霞之奇意，人修夜之不暘。屏山輟贈子，莫遣污簪珥。寓目紫翠間，〔王註〕杜牧詩：千峰橫紫翠，雙闕凭闌干。安眠本非睡。夢中化爲鶴，飛入長松寺。〔語案〕紀昀曰：脫灑有致，不嫌輕淺。

新渡寺席上，次趙景貺、陳履常韻，送歐陽叔弼。比來諸君唱和，叔弼但袖手傍睨〔二八〕而已，臨別，忽出一篇，頗有淵明風致〔二九〕，坐皆驚歎。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正月，右朝請郎歐陽棐爲禮部員外郎。正與先生相別還京時也。神屠不目全，〔王註〕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爲文惠君解牛，釋刀對曰：「臣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妙額〔三〇〕惟粧半。〔王註〕南史·后妃傳：

梁元帝徐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次公曰〕意取唐蔣凝應宏詞，爲賦止四韻，遂曳白而去。頃刻播於人口。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合註〕從〔摭言〕校正〔二四三〕。更刀乃族庖，〔王註〕〔莊子〕養生主篇：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倚市必醜悍。〔王註次公曰〕韓退之詩：倚市難藏拙，吹竽久混真。平生魏公籌，〔邵註〕〔晉書〕魏舒傳：舒爲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發無不中。忽斲郢人墁。詩書亦何用，適道須此館。多言雖數窮，微中或排難。〔王註〕〔史記〕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施註〕〔史記〕魯仲連傳：爲人排患釋難。〔舊唐書〕張潛志欲排難解紛。子詩如清風，粲粲〔二四四〕發將〔二四五〕旦。〔王註〕〔前漢〕李尋傳云：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故曰：將旦清風發，羣陰伏。〔施註〕〔莊子〕齊物論篇：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鳴，而獨不聞之粲粲乎。粲，六收反。胡爲久閉匿，綺語真自患。〔王註厚曰〕樂天〔白氏文集記〕：寓興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許時笑我癡，〔施註〕陳後主詩：見面無多日，聞名爾許時。隔屋相詠歎。〔王註〕〔晉書〕顧愷之傳：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時號癡絕。竟識彥道不〔二四六〕？絕叫呼百萬。清朝固多士，人門子皆冠。〔王註〕〔陳書〕高祖謂蔡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婿錢肅爲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王註〕〔靈怪集〕：織女曰：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異時我獨來，得魚楊柳貫。持歸不忍食，尺素解淒斷。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施註〕〔西京雜記〕：長安五陵人，以柘木爲彈，真珠爲丸，以彈鳥鵲。〔古樂府〕何遜〔輕薄篇〕：柘彈隋珠丸車數。〔驄馬篇〕：柘彈落金丸。白樂天〔人鬚鳥〕詩：主人憎慈鳥，命子削彈弓。絃續會稽竹，丸鑄荆山銅。〔合註〕〔漢書〕

史丹傳：元帝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春愁結凌澌〔二四〕，〔施註〕顧況《洛陽早春》詩：何地避春愁。正待一笑泮。百篇倘寄我，〔施註〕杜子美《八仙歌》：李白一斗詩百篇。呻吟鄭人緩。

次韻趙景貺〔二四〕春思，且懷吳越山水〔二五〕

歲華來無窮，〔施註〕《文選》謝玄暉詩：歲華春有酒。老眼久已靜〔二五〕。〔施註〕杜子美《聞惠子過東溪》詩：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春風如繫馬，〔王註〕《莊子》：天道篇：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未動意先騁。西湖忽破碎，〔王註〕杜子美《慈恩寺塔》詩：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鳥落魚動鏡。〔王註〕韓退之詩：宋玉庭邊不見人，輕浪參差魚動鏡。縈城理枯瀆，〔合註〕李華《弔古戰場文》：河水縈帶。放開起膠艇。願君營此樂〔二五〕，官事何時竟。〔公自註〕清河西湖三閘，督君〔二三〕成之。思吳信偶然，出處付前定。飄然不繫舟，乘此無盡興。〔施註〕《晉·王徽之傳》：乘興而來，興盡而反。醉翁行樂處，草木皆可敬。〔施註〕《毛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明朝游北渚，〔施註〕《楚辭·屈原《九歌》：夕弭節兮北渚。急掃黃葉徑。白酒真到齊，紅裙已放鄭。〔公自註〕酒尚有香泉一壺，爲樂全先生服，不作樂也。〔合註〕《墨莊漫錄》：張安道薨，東坡時守穎，於僧寺舉挂，用唐人服座主總麻三月。〔詰案〕後張文潛守穎州，聞公薨，舉行此禮，坐貶黃州安置五年，得自便。

次韻陳履常張公龍潭〔二六〕

〔施註〕先生以十月二十五日祈雨。《迎張龍公祝辭》云：謹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并遣男承務郎迨，

既禱而獲。十一月十日，〔祝辭〕云：玉質金相，其重千鈞。惠然肯來，負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留浹辰。惟師道、迨復錢。公還，履常爲教授，屬以迎送龍公蛻骨。故詩云：念子無吏責，十日勤征鞍。龍不憚往來，而我獨宴安。先生嘗大書此詩，後題云：元祐六年十一月五日，蘇軾書。墨迹今藏吳興向氏。〔查註〕〔穎州志〕：張路斯蛻骨處，名龍池，在穎上縣治西南四十里淮潤鄉〔二五〕。〔誥案〕是時邁已赴河間縣任，惟迨、過侍行，故遣迨也。〔查註〕陳履常原作詩云：清淵下無際，落日迴風瀾。凜然毛髮直，敢以笑語干。陂陀百尺臺，葱翠萬木蟠。驚颿振積葉，清霜作朝寒。水旱或有差，精禱神其難。魚龍同一波，信有水府寬。向來三日雨，賴子一據鞍。何以報嘉惠？寒瓜薦金槃。萬口待一飽，歸卧神亦安。猶須雪三尺，盛意莫得闌。

明經〔二五〕宣城宰，家此百尺瀾。鄭公〔二五〕不量力，〔施註〕〔左傳〕：隱公十一年，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息敗。君子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敢以非意干。玄黃雜兩戰，〔王註〕〔易〕：坤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絳青表雙蟠。〔公自注〕事見〔龍公碑〕〔二五〕。〔施註〕唐趙耕撰〔二五〕張龍公廟碑云：諱路斯。隋末明經，登第，爲宣城令。罷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夫人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

據吾池，吾屢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九子挾弓矢射之。繫鬣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以死。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爲龍。烈氣斃強敵，仁心惻饑寒。精誠禱必赴，苟簡求亦難。

〔施註〕〔莊子〕：天運篇：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蕭條麥粦枯，〔施註〕〔漢〕：劉向傳：思文之詩：「貽我釐

粦。」音云來。粦，麥也。浩蕩日月寬。〔施註〕〔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洪流何浩蕩。念子無吏責，十日勤

征鞍〔二五〕。春蔬得雨雪，少助先生盤。龍不憚往來，而我獨宴安。〔施註〕〔左傳〕：閔公元年：管

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閉閣默自責，〔王註〕前漢書：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訟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人卧傳舍，閉閣思過。〔施註〕後漢·吳祐傳：爲酒泉太守，民有爭訟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神交清夜闌。

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兄弟，贈趙景貺、陳履常〔二〇〕

〔施註〕集本作：竹間亭小酌。臨川黃揆，以公真迹刻於藝梓，「聽事」作「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兄弟，贈趙德麟、陳履常」，蓋是後來所書，景貺已改字德麟也。集本「歡飲西湖晚」作「醉飲西湖晚」，「此會不可再」作「此會恐難久」，皆以真迹爲是。〔合註〕七集本題作「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貺、陳履常一首」，當卽施註所云集本也。

歲暮自急景，〔王註〕文選：鮑明遠舞鶴賦：窮陰殺節，急景凋年。我閑方緩觴。〔查註〕杜子美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詩：急觴爲緩憂心擣。歡飲〔二六〕西湖晚，步轉北渚長。〔查註〕宋名臣言行錄：晏元獻守潁州，築室北渚，以臨西溪，名清漣閣。地坐畧少長，〔施註〕晉·劉伶傳·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如。王羲之蘭亭序：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意行無澗岡。〔王註次公曰〕韓退之詩：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語案〕紀昀曰：十字寫出蕭散。久知薺麥青，稍喜〔二七〕榆柳黃〔二八〕。盎盎春欲動，〔施註〕杜子美十二月一日詩：今朝臘日春意動。激激夜未央。水天鷗鷺靜，月露〔二九〕松檜香。撫景方晼晚〔三〇〕，〔王註〕陸士衡歎逝賦：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註云：晼晚，日暮也。〔施註〕楚辭：宋玉九辯：白日晼晚，其將人兮。懷人重淒涼。〔施

註〕毛詩·周南·卷耳〕：嗟我懷人。陶淵明〔答龐參軍〕詩：伊余懷人，欣德孜孜。豈無一老兵，〔施註〕晉·謝奕傳〕：桓溫辟奕司馬，嘗逼溫飲，溫走避之。奕遂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坐念兩歐陽。我意正麋鹿，君材〔六六〕亦珪璋。〔施註〕毛詩·小雅·天保〕：豈弟君子，如圭如璋。此會不可再〔六七〕，此歡不可忘。〔王註〕李太白詩：明發首東路，此歡焉可忘。

蠟梅一首贈趙景貺〔六六〕

〔查註〕方回〔瀛奎律髓〕註云：先是未有蠟梅之號，元祐中，蘇、黃在朝，始定名。山谷有〔蠟梅〕詩，自書詩後云：京洛間有一種花，香氣似梅，亦五出，類女工燃蠟所成。京洛人因謂蠟梅。本身與葉，乃類蒴藿。〔本草〕：蠟梅花有三種，以檀香梅爲第一，花密而香濃，色深黃，宋時皆稱黃梅花。

天工點酥〔六六〕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采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施註〕左傳·莊公三十二年〕：亦其物也。天工變化誰得知，我亦兒嬉〔七〇〕作小詩。〔王註〕韓退之詩：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王註〕杭州圖經〕：萬松嶺，在錢塘舊治正南，到縣一十里。玉蘂檀心兩奇絕。〔查註〕冷齋夜話〕：蠟梅花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爲上，磬口次之，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醉中不覺度千山〔七二〕，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施註〕劉禹錫〔竇員外新居〕詩：認得詩人在此間。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王註次公〕先生將有會稽

之請。笑指西湖作衣鉢。

送王竦朝散赴闕

〔查註〕《職官分紀》：寄祿文散官，有朝散大夫、朝散郎。《梁溪漫志》：六曹郎中中行爲朝散大夫。員外郎中行及起居舍人爲朝散郎。

我家衡山公，〔公自註〕伯父爲衡山〔一七三〕日，與君相知，有送行詩。〔查註〕《樂城集·伯父墓表》：公名渙。舉進士，從祥符縣移知衡州耒陽。清而畏人知。臧否不出口，默識如著龜。〔施註〕白樂天《上翟中丞》詩：行爲時領袖，言作世著龜。擢子拱把中，〔王註〕《孟子註》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云有驥騄姿。〔合註〕《荀子》：驥騄騏驥，織離騄耳，古之良馬也。盧子諒《贈劉琨四言》詩云：眷同尤良，用乏驥騄。胡爲二十載，〔王註〕陶淵明詩：閒居三十載。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騎驢三十載。尚作窮苦詞。〔王註〕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權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丈人〔一七三〕不妄語，〔施註〕《南史·何遠傳》：言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一縑。」衆共伺之，不能得也。未效此何疑〔一七三〕。竭來清潁上，淚濕中郎詩。〔施註〕中郎，言伯父也。《晉書·謝道韞傳》云：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怪我一年長，而作十年衰。同時幾人在，〔施註〕歐陽永叔《寄梅聖俞》詩：二十年間幾人在。豈敢怨白髭。願言〔一七三〕指松柏，永與霜雪期。

次韻致政張朝奉仍招晚飲〔二七〕

掃白非黃精，〔施註〕《博物志》：天老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鉤吻，食之人口立死。」輕身豈胡麻。〔王註〕《本草》：胡麻，狀似狗蝨而莖方，久服輕身不老。〔施註〕《續齊諧記》：漢明帝時，劉晨、阮肇同人天台，迷道乏食，見澗中流一杯胡麻飯，取食之。因泝水，見二女，引至其廬，出胡麻飯、山羊脯，設桃及酒。踰年乃歸。鄉里皆變，推尋得其家，七代孫耳。《原化記》：唐顯慶中，民採藥青城山，遇一薯藥，斲之漸深而地陷。旁見一穴，尋之而行。出一洞，有人家村落花柳。一人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蓋食胡麻飯、柏子湯之故。乃引之謁玉皇〔二七〕。怪君仁而壽，未覺生有涯。曾經丹化米，〔王註〕《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時經弟婦新產，求少許米擲之墮地，謂以米祛其穢也。視其米，皆成丹砂。親授棗如瓜。雲蒸作霧樁〔二八〕，〔王註〕《後漢書》：張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自以爲不如楷。火滅喫雨巴。〔王註〕《後漢·樂巴傳註》：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喫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謝曰：「臣本縣成都失火，故因酒爲雨而滅火。」詔問成都，成都答言：「正旦失火，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自此養鉛鼎，〔施註〕《仙傳拾遺》：劉無名，有真人示以陽爐陰鼎，柔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汞煉鉛成朱髓之訣，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芽爲田。無窮走河車。〔施註〕《陰符經》註云：河車，伏汞也。白樂天《天壇》詩：河車九轉宜精煉，火候三年在好看。至今許玉斧，猶事萼綠華。〔公自註〕君曾見永州何仙姑，得藥餌之，人疑其以此壽也，故有「丹化米」、「萼綠華」之句。皆女仙事〔二九〕。〔王註〕次公曰：許玉斧，許長史之子許掾也。羣仙降其家，事出《真誥》。有女仙萼綠華者，九疑山中羅郁也。〔子仁曰〕韋應物《萼綠華歌》：世淫濁兮不可降，胡不來兮玉斧家。〔施註〕《真誥》：許翺，小名玉斧。我本三生人，〔王註〕白樂天詩：世說三生如不謬，

共疑巢、許是前身。〔施註〕《樹萱錄》：有一省郎，游華嚴寺，夢至碧巖下。一老僧前，爐中香燧極微。僧云：「此是檀越結願香，烟存而檀越已三生矣。」省郎問：「三生何官？」曰：「第一生，玄宗時爲劍南安撫巡官；第二生，憲皇時爲西蜀書記，第三生，卽今生也。」省郎恍然方悟。又按《西陽雜俎》：固州司馬裴沆，再從叔道見病鶴，有一老人謂曰：「若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請刺臂血。老人笑曰：「須三世是人，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惟洛中葫蘆生三世是人矣。」〔一八〇〕。疇昔一念差。前生〔一八一〕或草聖，習氣餘驚蛇。〔施註〕韋續《書訣墨藪》：鍾繇弟子朱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法書苑》：釋亞栖，善草書。每自題云：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儒臞謝赤松，〔王註次公曰〕赤松子，黃初平也。乃墨翟、張良願從之游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佛縛慚丹霞。〔王註〕《維摩經》云：貪著禪味，是菩薩縛。時時一篇出，擾擾四座譁。〔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四座盡驚。清詩得可驚，〔王註〕韓退之《招揚之衆》詩：文字得我驚。〔施註〕皇甫湜《顧著作文集序》：逸歌長句，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信美辭多夸。〔施註〕司馬相如《子虛賦》：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回車入官府，〔王註次公曰〕做《龐士元傳》云：未嘗入官府也。〔施註〕《漢·鄒陽傳》：墨子回車。《文選》劉休玄《擬古》詩：回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治具隨貧家。〔王註〕《前漢書》：灌夫謂田蚡，將軍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至今未敢嘗食。萍蘆與豆粥，亦可成咄嗟。

閻立本《職貢圖》

〔查註〕《唐名畫錄》：閻立本，太宗朝位居宰相，與兄立德齊名。一日，太宗幸玄武湖，見鷓鴣，召立本圖之。左右誤云宜畫師，立本大恥之，遂絕筆戒子弟，勿令學畫。洪景廬云：《汲冢周書》七

十篇，所載車物爲過實。《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

貞觀之德來萬邦〔一八二〕，〔施註〕《唐·太宗紀》：即位明年正月，改元貞觀。浩如滄海〔一八三〕吞河江，〔王註〕孫

綽《海賦》：抱河合濟，吞淮納泗。音容儉儉〔一八四〕服奇麗。〔王註〕劉禹錫《竹枝詞》：激訐如吳聲，儉儉不可分。《左

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公衣之偏衣。狐突歎曰：衣之麗服。罕夷曰：麗奇無常。〔施註〕杜預

曰：麗，雜色。橫絕嶺海逾濤瀧，〔施註〕《漢·張良傳》：上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珍

禽瑰產爭牽扛，名王解辮却蓋幢。〔王註續曰〕《唐書》：貞觀間，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逾

嶺，皆解辮請職。〔施註〕《漢·終軍傳》：殆將有解辮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粉本遺墨開明窗，

〔王註〕《畫斷》：唐明皇令吳道子往貌嘉陵山水，回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圖之，一日而成。《韻語陽秋》云：世傳

《職貢圖》，乃閻立本所畫。按朱景玄《畫錄》，乃謂其弟立德所作。立本所畫，諸國王粉本爾。我喟而作心未降，魏

徵封倫恨不雙。〔施註〕《唐·魏徵傳》：帝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

封德彝曰：「不然，秦任法律，漢雜霸道。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帝納之不疑。

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曰：「行仁義既效

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封德彝，名倫。《誥案》紀昀曰：節短而奇氣勃發，有峻嶒千丈之勢。

次韻王滁州見寄

〔施註〕王滁州，名詔，字景猷，河南人。爲開封推官，出守滁州。東坡爲穎州，劉景文自高郵來

謁。公過滁，景猷請書《醉翁亭記》。始□於公。崇寧中，由大理卿徙司農。御史言請東坡書《亭記》事，奉祠。旋守汝，除直祕閣。言者又用此論罷。後爲延康殿學士工部尚書。景猷祖化基，伯舉正，再世參政事。父舉元，天章閣待制，故有「君家聯翩盡卿相」之句〔八五〕。〔合註〕《宋史》：王詔，字景獻。用蔭補官。崇寧中，由大理卿徙司農。御史論詔在滁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主崇福宮。旋知汝州，除直祕閣。言者復挾滁州事，罷去。後以延康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九。〔查註〕本集《跋醉翁亭記後》云：《醉翁亭記》初刻，字褊淺，恐不能遠滁人，欲大之。元祐六年，軾爲穎州，因滁守王君詔之請，遂不能辭。〔誥案〕《醉翁亭記》有「酒香而泉冽」句，公書碑改「泉香而酒冽」，遂爲定本。〔查註〕《困學紀聞》：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卽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元和郡縣志》：滁州卽涂中。《太平寰宇記》：淮南道滁州，因水爲名。滁河在清流縣東三里，源自廬州來，東南流入六合，至瓜步入大江。

斯人何似似春雨，歌舞農夫怨行路。〔合註〕柯其楷云：唐太宗謂許敬宗曰：「朕觀諸卿中，惟卿最賢，有人言卿之過者，何也？」敬宗對曰：「春雨如膏，農人喜其潤澤，行人惡其泥濘。」君看永叔與元之，〔王註續曰〕歐陽永叔，王元之並曾知滁州。〔查註〕《宋史》：慶曆中，歐陽修左遷知制誥知滁州。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第進士，以左司諫知制誥，後爲翰林學士。孝章皇后崩，禹偁言后嘗母儀天下，當用舊禮。坐訕謗，罷知滁州。坎軻一生遭口語。〔王註〕楊惲《與孫會宗書》云：遂遭變故，橫被口語。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云：僕以口語，遇遭此禍。〔施註〕《漢·江都易王傳》：口語藉藉。兩翁當年鬢未絲，〔施註〕白樂天《悲哉行》：縱有達官者，兩鬢已成絲。玉堂揮翰手如飛。

〔王註〕《舊唐書》：陸良拜中書舍人，文思敏速，揮翰如飛。教得滁人解吟詠，〔王註〕劉禹錫詩：化得邦人解吟詠，如今縣令亦風流。〔施註〕卜子夏《毛詩序》：吟詠情興，以風其上。至今里巷嘲輕肥。〔施註〕杜子美《秋興》詩：同學少年都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君家聯翩盡卿相，獨來坐嘯溪山上。笑捐浮利一雞肋，〔合註〕《後漢書》：逸民傳：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多取清名幾熊掌。〔合註〕《晉書》：河間王頤傳：少有清名。丈夫自重貴難售，兩翁〔一八六〕今與青山久。後來太守更風流，〔王註〕劉禹錫詩：風流太守章尚書。要伴前人作詩瘦。我倦承明苦求出，〔王註〕《前漢書》：嚴助爲會稽太守。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到處遺踪尋六一。〔王註〕次公曰：歐陽永叔自號六一居士。〔堯祖曰〕《醉翁亭記》：《菱溪石記》：曾南豐記醒心亭，皆其遺迹也。〔施註〕《文選》：潘安仁《西征賦》：觀高掌之遺踪。憑君試與問琅邪〔一八七〕，〔王註〕次公曰：琅邪，濰州山名。〔施註〕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查註〕《太平寰宇記》：琅邪山在清流縣西南十二里。許我來游莫難色。〔施註〕《世說》：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

趙景貺以詩求東齋榜銘，昨日聞都下寄酒來，戲和其韻，求分〔一八八〕
一壺作潤筆也

〔王註〕《隋書》：鄭譯授隆州刺史，請還。見於醴泉宮，賜宴，復爵沛國公上柱國。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頴戲謂譯曰：「筆乾。」譯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

大笑。

王孫天麒麟〔二九二〕，〔施註〕楚辭·招隱士：王孫兮歸來，山中不可以久留。眸子奧而澈〔二九三〕。囊空學逾富〔二九四〕，屋陋人更傑。我老書益放，筆落〔二九五〕座爭〔二九六〕掣。〔施註〕晉·王獻之傳：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欲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瓶分未到，小硯乾欲裂。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燭滅。

洞庭春色〔二九七〕并引

〔施註〕安定郡王名世準，字君平。兢畏端恪，內恕外嚴。自燕王以來子孫數百人，君平爲之長，無敢少越繩檢，一時翕然稱之。間與學官講繹經書。時以保靜軍留後爲安定郡王。元祐八年，薨。先生詩云「賢王」，指世準也。趙德麟舊字景貺，坡著《字說》，爲改字德麟。德麟字見於詩者，自此篇始。

安定郡王〔查註〕岳珂《愧鄉錄》：神宗嘗念開創之烈，以藝祖燕、秦二王後，詔推一人裂地王之，從祀郊廟。韓忠獻琦當軸，以爲疑天下心，不可，遂用近屬封郡王之制以應詔，以宗室世準爲安定郡王。〔誥案〕南渡後，德麟襲封判大宗正。時康王無子，而近屬皆虜，命選伯字號嫡支人內廷，其一孝宗，卽德麟所選也。神宗諸事錯了，獨此一念，再縣百六之會，庶幾望祭猶存也。以黃甘釀酒，謂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絕。以餉其猶子德麟，〔合註〕《禮記·檀弓上》：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德麟以飲余，爲作此詩。醉後〔二九八〕信筆，頗有

沓拖風氣。〔王註次公曰〕凡酒，皆以春名，今日洞庭春色，蓋以杜甫《贈韋七贊善》詩，有「洞庭秋色悲公子」，故借用也。〔沓拖〕字雖祖出《文選》，而隋僧智果《論書》云：王僧虔書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沓拖不可耐。

二年洞庭秋，〔王註次公曰〕洞庭秋，言柑也。太湖洞庭山上出美柑，所謂「洞庭柑熟欲分金」也。香霧長噴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賢王文字飲，〔王註〕《後漢書》：沛獻王輔，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醉筆蛟龍〔一九六〕走。〔王註〕李太白《草書歌》：怳怳如聞神鬼驚，時時又見龍蛇走。〔施註〕杜子美《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鬱鬱三十字，蛟龍岌相纏。既醉念君醒，遠餉爲我壽。瓶開香浮座，蓋凸光照牖。〔施註〕杜牧之《羊欄夜宴》詩：酒凸觥心泛灑光。方傾安仁醞，〔公自註〕潘岳《笙賦》云：披黃苞以授柑，傾縹瓷以酌醞〔一九七〕。莫遣公遠嗅〔一九八〕。〔公自註〕明皇食柑，凡千餘枚，皆缺一瓣。問進柑使者，云：中途嘗有道士嗅之。蓋羅公遠也。要當立名字，〔施註〕歐陽公《牡丹圖》詩：洛人矜誇立名字。未用問升斗。〔王註〕杜子美《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詩云：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應呼〔一九九〕釣詩〔二〇〇〕鈎，〔合註〕唐彥謙《索蝦》詩：既名鈎詩鈎，又作鈎詩鈎。亦號掃愁帚。〔王註〕李後主《中酒》詩：莫言滋味惡，一簣掃寒愁。君知蒲萄〔二〇一〕惡，〔王註次公曰〕蒲萄，言酒也。《前漢書》：大宛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唐書》：破高昌，取蒲萄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成，凡有八色。正是嫫母〔二〇二〕黝。〔王註次公曰〕何承天《纂文》曰：嫫母，醜婦人也。黃帝愛幸。《楚辭》：西施媿媿而不得見，嫫母勃屑而日侍。黝，黑也。〔施註〕《列女傳》：黃帝妃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須君灑海杯，澆我談天口。〔王註次公曰〕《史記》：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又，田駢有天口之號，故參用之。〔施註〕《史記》：荀卿

遊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宏辨，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送路都曹〔三〇三〕并引

〔查註〕路都曹，名紂，丹陽人。見《陳後山集》。《宋史·職官志》：軍、州諸曹官錄事，參軍居首，稱都曹。

乖崖公在蜀，〔王註〕范蜀公《東齋記》：張詠自蜀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十年後開。後十年公薨於陳，訃至，僧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贊。云：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有錄曹〔三〇四〕參軍〔三〇五〕，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明日，參軍求去，且以詩留別。其畧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我不知〔三〇六〕。」因留而慰薦之。予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今都曹路公〔三〇七〕以小疾求致仕，予誦此詩〔三〇八〕，留之不可。乃采〔三〇九〕前人意，作詩送之，并邀趙德麟、陳履常同賦〔三〇〕一篇。

積雪困桃李，春心誰爲容。淮光釀山色，先作歸意濃。我亦倦游者，〔註案〕紀昀曰：先插此意，結乃有根。君恩繫疎慵。欲留耿介士，〔施註〕《楚辭》屈原《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伴我衰遲踪。吏課升斗積，崎嶇等鉛春。〔王註〕《前漢書》：江都易王建，官人有過者，髡鉗，以鉛杵春，不中程輒掠。那將〔三一〕露電身，坐待收千鍾。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三二〕。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

【詰案】紀昀曰：「吏課」八句，代路語也。語相問答，而不標其人。法本宋子侯《董嬌嬈》及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子意諒已成〔三三〕，我言寧復從。恨無〔三四〕乖崖老，一洗芥蒂胸。我田荆溪上，〔王註次公曰〕先生《滕達道挽詞》云：荆溪欲歸老。〔施註〕荆溪在常州宜興縣，先生嘗買田於此。伏臘亦麤供〔三五〕。懷哉江南路，〔施註〕《毛詩·王風·揚之水》：懷哉懷哉，曷曰予還歸哉。會作林下逢。

生日，蒙〔三六〕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爲壽，且貺佳篇〔三七〕，次韻爲謝

【詰案】本集《乞賻贈劉季孫狀》：季孫以元祐七年五月卒於隰州。此詩施編七年冬，其卒已半載矣，查註、合註從誤，今改編於此。

問子〔三八〕一室間，寧有千里廓。塵心洗長松，遠意發孤鶴。生朝得此壽，死籍疑可落。〔王

註〕李太白《草創大還贈柳官迪》詩：北鄴落死名，南斗上生籍。〔施註〕白樂天詩：既無神仙術，何除老死籍。微言在

《參同》，〔王註〕白樂天詩：授我《參同契》，其辭妙且微。《神仙傳》：魏伯陽，齊會稽上虞人也。得古文《龍虎上經》，盡

獲妙旨，公因約其象，著《參同契》三卷。妙契藏九籥〔三九〕。〔王註〕鮑照《升天行》云：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註

云：仙家有九轉金丹法，而籥所以藏書也。故人有奇趣，〔合註〕謝朓詩：要欲追奇趣。逸想寄幽壑。〔施註〕陶

淵明《和胡西曹》詩：逸想不可掩，猖狂獨長悲。霜枝謝寒暑，雲翻〔四〇〕無前却。〔王註〕《後漢·蔡邕傳》：鼓琴

者，螳螂爲之，一前一却。郭景純《江賦》：巨石硤以前却。韓退之詩：玉山前却不復來。何須構明堂〔四一〕，〔王

註〕白樂天《松》詩：殺身獲其所，爲君構明堂。未羨巢阿閣。〔王註〕《帝王世紀》曰：黃帝時，天氣休通，五行期化，

鳳皇巢於阿閣。〔施註〕軒后本紀：鳳集東園梧桐。緬懷別時語，復作數日惡。〔詰案〕此二句絕似季孫挽詞，公與之至厚，故不覺其成讖也。詩腴固堪餐〔三三〕，〔王註次公曰〕魏文詩：秀色若可餐。〔施註〕南齊·謝朓傳：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朓得父膏腴。字瘦還可愕。〔王註〕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詩書貴瘦硬方通神。〔王註〕韓退之：送高閑序：可喜可愕，一寓於書。高標忽在眼，清夢了如昨。君今噲等伍，志與湛輩各。〔王註次公曰〕押「志各」字韻，用「盍各言爾志」也。豈待相願〔三三〕言，方爲不朽託。子雲老執戟，長孺終主爵。〔王註〕漢·汲黯傳：字長孺。武帝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吾當追松、喬〔三四〕，子亦鄙衛、霍。〔王註次公曰〕言子亦自鄙衛青、霍去病而不求戰功也。又，景文將種，故云耳。〔合註〕曹植：與吳質書：衛、霍不足侔也。何義門以結句用乘軒事，作「衛鶴」，然乘軒之可鄙何待言，惟衛、霍功名，亦皆不屑，方爲卓見耳。若如何說，詩句了無意味矣。

次韻陳履常雪中〔三五〕

〔施註〕汝陰久雪，人飢，東坡召簽書判官趙德麟令時議所以賑卹之。乃發義倉穀以濟貧乏，出作院炭、酒務薪，用元價以售。又奏放積欠。教授陳履常師道詩云：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微塵。漫山塞壑疑無地，投隙穿帷巧致身。映積讀書今已老，閉門高卧不緣貧。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德麟次韻曰：坎壈中年坐愛人，老來貂鼎視埃塵。鐵霜帶面惟憂國，機穽當前不爲身。發廩已康諸縣命，蠲逋一洗幾年貧。歸來又草寬民奏，不愧毫端爾許春。

可憐擾擾雪中人，飢飽終同寓一塵。〔王註〕《續仙傳》：韋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老檜作花真強項，〔王註次公曰〕潁州多檜而花白，指檜爲言，檜老矣，而假雪以爲花，猶人之強項不伏其老也。〔施註〕《後漢·董宣傳》：爲洛陽令，殺湖陽公主蒼頭。主訴於帝，帝使宣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兩手據地，終不肯謝。帝笑，敕強項令出。凍鳶儲肉巧謀身。〔王註〕杜子美《獨酌成詩》詩：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忍寒吟詠君堪笑，得暖謹呼我未貧。坐聽屐聲知有路，擁裘來看玉梅春。

二鮮于君以詩文見寄，作詩爲謝

〔施註〕二鮮于君，乃諫議大夫子駿之子。〔查註〕《淮海集·鮮于子駿行狀》：男五人，復，早卒；頡，偃師縣尉；羣，鳳州司法參軍；綽，承務郎；焯，未仕。皆有學行，而頡尤自立，士大夫稱之。二君未詳孰是？

我懷元祐初，圭璋滿清班。〔合註〕白樂天詩：早接清班登玉陛。維時南隆老，〔王註次公曰〕南隆，閩中也。鮮于子駿，閩中人。〔查註〕《方輿勝覽》：唐時，魯、滕二王皆鎮閩州，以衙宇卑陋，遂修飾宏大之，擬於宮苑，因謂之隆苑。奉使獨未還。〔施註〕《漢·馮奉世傳》：奉使有指。迂叟向我言，〔王註續曰〕司馬溫公自號迂叟。青齊歲方艱。斯人乃德星，〔三六〕，〔施註〕《漢·天文志》：景星，德星也。遣出虛危間。〔公自註〕司馬溫公〔三七〕謂軾曰〔三八〕：子駿，福星也。京東人困甚，且令彼往〔三九〕。〔查註〕《東都事畧·鮮于侁傳》：爲京東轉運使。所代吳居厚，以掎斂虐下，侁繼之，務行寬大。〔王註次公曰〕《南齊書·天文志》：昇明三年四月，歲星在虛、危，徘徊玄枵之野，則齊國

有褊厚，爲受慶之符。〔查註〕《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野，東有淄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召用既晚矣，天命良復慳。〔查註〕《東都事畧》本傳云：元祐中，召爲太常少卿，拜左諫議大夫，除集賢修撰，出知陳州，卒年六十九。〔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五月二十日，鮮于侁卒。一朝失老驥，寂寞空帝閑。至今清夜夢，枕衾〔三三〕有餘潛〔三三〕。喜聞二三子，〔王註次公曰〕指言二鮮于子駿之子也。結髮師閔、顏。高論逼河漢〔三三〕，〔王註〕《莊子·內篇》：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清詩鳴珮環。〔王註〕歐陽永叔詩：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遙知三日雪，積玉埋崧山。〔查註〕《行狀》：子駿葬潁昌府陽翟縣。按，崧山在陽翟縣界，其諸子必家於此。誰念此幽桂，坐蒙榛與菅。故人在潁尾，投詩清冷灣。

次韻趙德麟雪中惜梅且餉柑酒三首

【誥案】自此詩起以下，乃元祐七年壬申作。

其一

千花未分出梅餘，遣雪摧殘計已疎。〔施註〕《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撲叢爲之摧殘。卧聞點滴如秋雨，知是東風爲掃除。〔施註〕杜子美《秋清》詩：門庭悶掃除。

其二

閨苑千葩映玉宸，〔王註次公曰〕白樂天詩：借問晨霞子，何如朝玉宸。人間只有此花新。飛霏要欲〔三三〕

先桃李，散作千林火迫春。〔王註次公曰〕火迫者，急忙之謂。今言梅花飛霰，又欲急作桃李之春也。〔張栻曰〕
〔唐書〕源休導朱泚僭號，姚令言勸泚圍奉天，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願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參，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爲火迫鄼侯。

其三

蹀躞〔三言〕嬌黃不受鞿，〔王註次公曰〕嬌黃，言柑也。東風暗與色香歸。偶逢白墮爭春手〔三言〕，〔王註〕張君房〔陸說〕海東劉白墮，善釀酒。曝於日中，經旬，酒味不動，飲之醉而不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賚酒之蕃，路逢劫盜，飲之即醉，皆被擒，因此名禽姦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膠。〔施註〕寶子野〔酒譜〕江東人劉白墮善釀酒，味香美，使人久醉。朝士千里相饋，號鶴觴，亦名騎驢酒。遣人王孫玉笋飛。

和陳傳道雪中觀燈

〔施註〕陳傳道，名師仲，履常之兄，家居彭城。履常在穎，傳道來訪。未幾，東坡移守維揚，而傳道亦歸，遂和趙德麟韻送之。傳道是時仕爲筦庫。

新年樂事歎何曾，〔施註〕韓退之〔春雪〕詩：新年都未有芳華。閉閣燒香一病僧。未忍便傾澆別酒，且來同看照愁燈。〔王註次公曰〕此杜子美〔題鄭十八著作丈〕詩：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之格也。穎魚躍處新亭近，湖雪消時畫舫升。祇恐樽前無此客，清詩還有土龍能。〔王註次公曰〕土龍，以言履常也。

閱世堂〔三六〕詩贈任仲微

〔施註〕任仲微，名大防。父伋號師中，卒於遂州。當途者以其既沒，爲使者地，仲微三詣闕上書，陳冤狀獄不敢變，使者竟免其事。載秦少游所作《墓表》。按《國史》：元豐五年十一月，梓州路轉運判官程之才衝替，坐與前知瀘州任伋交訟，報上不實。少游所謂使者，卽之才也。詩云「却留封德彝」，意指之才。之才字正輔，坡之內兄。又，親姊婿有夙怨。後爲廣南提刑，坡謫嶺南，正輔待遇甚厚，多與倡酬。師中嘗爲蔡州新息令，惠給鰥寡，邑人愛之，遂居焉。堂前有檜，直幹蒼然，乃以閱世名其堂。故詩云「惟有庭前檜，閱世不改色」。

任公鎮西南，嘗贈繞朝策。〔王註〕《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謀歸之。士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當時若盡用，善陣無赫赫。〔施註〕《孫子》：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又：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淒涼十年後，邪正久已白。却留封德彝，天意眇難測。〔王註〕杜牧詩：可憐貞觀太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誥案〕查註謂「轉運判官，想尚無恙，墓表不載姓名，俟再考」，其於程正輔事，茫然不知，而施註亦不看，宜其後改編惠州與正輔諸詩，顛倒不堪也。紀曉嵐謂「一句托出任公之沒，意不全在譏運判，此乃忘却《過新息留示鄉人任師中》一篇，故不省前後因地也。讀編年詩，與讀史同，不能折出申講，讀之何爲。象賢真驥種，〔施註〕《尚書》：微子之命：崇德象賢，統成先王。〔查註〕《漢書》：王嘉傳註：象賢者，象其先父之賢耳。號訴甘百謫。豈云報私仇〔三七〕，禍福指絡脈。高才食舊德，〔王註〕《文選》：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施註〕《周易》云：食其舊德而不失也。《文選》：班孟堅《西都賦》云：士但食先人舊德，族蔭而已。但恐里門窄。

〔施註〕《漢·于定國傳》：父子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註：閭門，里門也。傷心千騎歸，〔王註次公曰〕古《陌上桑》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贈印黃壤隔。惟有庭前〔三八〕檜，閱世不改色。千年與井在，記此王粲宅。〔合註〕亳州太清宮。《雲笈七籤》言：九井三檜，宛然常在。先生借以爲喻，故並言與井在也。

新渡寺送任仲微

春陰欲落雪，野氣方升雲。〔王註〕韓退之《訟風伯》云：山升雲兮澤上氣。我游清潁尾，想見翠被君。〔施註〕《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礪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溪，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古來聚散地，與子復言分。倦游安稅駕，〔王註〕《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瘦田失歸耘。獨宿古寺中，荒雞亂鳴羣。〔施註〕《晉·祖逖傳》：與劉琨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送子以曉角，〔合註〕姚合詩：曉角驚眠起。幽幽醒時聞。〔合註〕何焯曰：落句用孟郊詩。

送運判朱朝奉入蜀〔三九〕

〔施註〕建安本云：送朱世昌使蜀。

靄靄〔四〇〕青城雲，娟娟峨眉帽〔四一〕月。〔王註次公曰〕此篇惟反覆用峨眉雲月爲意。杜子美《丈人山》詩云：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最高峰。〔呂祖謙曰〕《青城山記》云：蜀之山近

江源者，通謂之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福地記》云：青城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圍五十里。隨我西北來，照我光不滅。我在塵土中，白雲呼我歸。我游江湖上，明月濕我衣。岷峨天一方，〔王註〕《文選》蘇子卿詩：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雲月在我側。謂是山中人，相望了不隔。〔施註〕《文選》謝希逸《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夢尋西南路，〔施註〕《韓非子》：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敏於夢中往尋之，至半道，迷不知路，遂回。默數長短〔三三〕亭。似聞嘉陵江，跳波吹枕屏〔三四〕。送君無一物，清江飲君馬。路穿慈竹林，〔王註〕《茅亭客話》：慈竹叢生，根不離母，故名之慈也。〔施註〕贊寧《荀譜》：慈竹筍，四時生，其竹內實而節疎。又，蘄黃生一叢數竿，筍不外迸。父老拜馬下。不用驚走藏〔三五〕，使者我友生。聽訟如家人，〔施註〕《舊唐書》：陽城爲道州刺史，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細說爲汝評。若逢山中友，問我歸何日。爲話腰脚輕，猶堪踏泉石〔三六〕。

病中夜讀朱博士詩

〔查註〕朱博士，卽朱遜之，見本卷。

病眼亂燈火，細書數塵沙。君詩如秋露，淨我〔三六〕空中花。〔施註〕《圓覺經》：譬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古語多妙寄，可識不可誇。〔王註次公曰〕詩意謂當眼昏病苦中，文書細字，如塵沙之煩碎。忽得朱君之詩，清冷如露，一掃病眼之昏花。其詩是古語，而中藏妙旨，可以默識，而不可以誦詠誇衒。巧笑在頰頰，〔王註〕《詩》：碩人。巧笑倩兮。註：倩，好口輔。《正義》曰：輔，近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哀音餘摻搨。〔施註〕《文選》謝靈運人。巧笑倩兮。註：倩，好口輔。《正義》曰：輔，近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哀音餘摻搨。〔施註〕《文選》謝靈

運擬鄴中詩：哀弄信睦耳。曾坑一掬春，〔施註〕宋子安東溪試茶錄：佛嶺東南曰曾坑，今屬北苑，茶少甘而多苦，色亦重濁。紫餅供千家。懸知貴公子，醉眼無真茶。崎嶇爛石上，得此一寸芽。〔王註〕陸羽茶經云：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黃土。〔茶論〕云：白茶，自爲一種，與常茶不同。其條數聞，其葉瑩薄，崖石之間，偶然生出。所生處，不過一二株耳。緘封勿浪出，湯老客未嘉〔三四七〕。〔查註〕〔茶經〕：三沸以上，水老，不可食。孟蜀人毛文錫茶譜：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湯。〔太平清話〕：蔡君謨湯，取嫩不取老，蓋爲團餅茶發耳。〔誥案〕紀昀曰：忽人比體作收，常意化爲新意。今據趙次公謂以顏色譬其詩，則巧笑起於頰頰，以音樂譬其詩，則哀音出於摻搗，乃知「比體作收」之說非也。

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三四八〕

〔查註〕〔周益公題跋〕云：東坡以元祐六年秋到潁州，明年春赴維揚，作此詩，題曰「西湖月夜泛舟」。公在潁僅半年，集中自放魚長韻以下，凡六十餘詩。歷考東坡所至歲月，惟潁爲少，而留詩反多。以年譜考之，先生自潁移揚，在元祐七年二月。

老守惜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閑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發茶乳，溫風〔三四九〕散粥餚。〔王註〕白樂天清明詩：留餚和冷粥，出火煮新茶。〔施註〕蔡邕月令章句：溫風，暑之在風者也。孫楚祭子推文云：黍飯一盤，醴酪二盃，是其事也。宗慄荆楚歲時記亦云。酒闌紅杏閣，日落大隄平。〔王註〕劉禹錫詩：春江月出大隄平。〔施註〕李賀石城挽歌：月落大隄上。清夜除燈坐，孤舟壁岸撐。逮君幘未墮，〔王註〕〔晉書〕：庾敳，字子嵩。東海王越於衆坐中問敳，敳頽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對此月猶橫。

和趙德麟送陳傳道

二陳既妙士，〔合註〕曹植《畫說》：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兩歐惟德人。〔王註次公曰〕二陳言傳道、履常也，兩歐言叔弼、季默也。王孫乃龍種，〔施註〕杜子美《哀王孫》詩：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世有籥雲麟。五君從我游，〔施註〕《文選》顏延年有《五君詠》。〔語案〕言五君，乃統計在穎事。公瀕行，僅有二陳一趙在。查註引任淵《後山詩註》誤，已刪。傾寫〔三五〕出怪珍。〔合註〕《世說》：王司州與殷中軍語，歎云：己之府奧，早已傾寫。俗物敗人意，茲游〔三三〕實清醇。那知有聚散，佳夢失欠伸。我舟下清淮，〔王註次公曰〕先生將離穎州而赴揚州，故云下清淮。沙水吹玉塵。〔王註〕《幽怪錄》：橋中叟相謂曰：「汝輸我瀛州玉塵九斛。」君行踏曉月，〔施註〕劉禹錫《武陵書懷》詩：踏月俚歌喧。疎木挂寸銀。尚寄別後詩，剪刻淮南春。

卷三十四校勘記

- 〔一〕不能寐 類乙、類丙「寐」作「寢」。
- 〔二〕作放魚一首 類本無「一首」二字。
- 〔三〕黏塊 類本作「枯塊」。
- 〔四〕跳青 集本作「跳清」。
- 〔五〕那忍膾 合註：「膾」一作「鱠」。

〔六〕尚恐或有 原作「或恐尚有」，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七〕復次放魚韻 集本、類本「韻」前有「前」字。

〔八〕答趙承議陳教授 類本「授」下原註：趙景貺、陳景常。或爲自註。

〔九〕大塊 施乙作「一塊」。

〔一〇〕槍榆 類本作「槍榆」。按，四部叢刊影明刊本《莊子》作「槍榆」。

〔一一〕復繚 類本作「復繞」。

〔一二〕長譏 類本作「嘗譏」。

〔一三〕鯨鯢 集本、類本作「鯨魚」。

〔一四〕歸修 原作「歸休」。今從集本、施乙、類本。何校：「歸誓」。

〔一五〕九月十五日觀月聽琴西湖示坐客 集本「湖」下有「一首」二字。《法書贊》卷十二有《蘇文忠西湖聽琴觀月詩帖》，題下原註：行書，詩八行，序兩行，尾記一行。序爲：觀月聽琴西湖一首呈坐客，軾上。尾記爲：元祐六年九月十五日。

〔一六〕孤光 《法書贊》作「清光」。

〔一七〕四座 類丙作「白屋」。

〔一八〕醺 合註：一作「熏」，訛。

〔一九〕奏舊曲 集本、類本作「本舊曲」。

〔二〇〕復次韻 集本、類本「韻」前有「前」字。

〔三一〕趙景貺名令時……歐陽叔弼云云 原註文有殘脫，今據施乙訂補。集成分置此條註文於題下及「兒輩」、「汲多」句下。今分別刪去「兒輩」句下施註自「當元豐」以下五十二字，「汲多」句下自「此以」以下九字，以復原貌。

〔三二〕望此府 查註、合註：「望」一作「居」。

〔三三〕浮我 類本作「浮此」。

〔三四〕却來 查註：「却」一作「欲」，訛。

〔三五〕更望 集本、施乙作「更勸」。類甲、類丙作「更看」。

〔三六〕喬木 集乙作「喬本」，疑誤。

〔三七〕泛穎 集本「穎」字後有「一首」二字。

〔三八〕兒戲 施乙作「兒嬉」。

〔三九〕磷緇 集甲、類丙作「磷淄」。

〔四〇〕趙陳 查註、合註：一作「陳趙」。

〔三一〕六觀堂老人草書 集本、類本「書」字後有「詩一首」三字。

〔三二〕六觀取金剛經云云 類本爲堯祖註文。註文云：「按《圖經》：千頃廣化院，在杭州城中木子杭橋北。院有六觀堂，其名取《金剛經》夢幻等六物也。老人僧了性，精於醫而善草書。」集本此條自註，在「莫作」句下。

〔三三〕云如 查註：《韻語陽秋》云「作心」。

〔三四〕施註周越法書苑云云。合註引此條施註，殘缺頗多。合註頗惜此條施註之缺。今據施乙補出。

〔三五〕萬人。查註：別本「萬」作「外」，訛。

〔三六〕次韻劉景文見寄。集本「寄」後有「一首」二字。

〔三七〕贈朱遜之。此詩，七集續集重收，題作「五色菊贈朱遜之次韻」。

〔三八〕元祐六年云云。七集續集無此引。

〔三九〕寓非族。七集續集作「偶非族」。七集續集原校：「偶」一作「寓」。

〔四〇〕宜相傾。類本作「定相傾」。七集續集作「宜相傾」；原校：「宜」一作「定」。

〔四一〕誰敢評。集本、類甲、類乙作「誰改評」。

〔四二〕破陳酒戒。查註「破陳」作「破除」。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除」當作「陳」；《陳後山集》自云，受戒結西方社，堅辭不飲。「戒」後，集本有「一首」二字。

〔四三〕哀未忘。集本、類本作「哀未散」。

〔四四〕五子。集本、類甲作「五之」。施乙原校：「子」一作「之」。

〔四五〕大白。類本作「太白」。類本續註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盡，浮以太白。文侯不盡，不仁舉白浮君也。」

〔四六〕叔弼云……勸履常飲。集本「飲」字後有「一首」二字。詩中「未嘗」，集本作「未常」；「悄然」，集本、類本作「悄焉」。

〔四七〕醞。查註：新刻本作「嚼」，訛。按，新刻本指清施本。

〔四八〕臂痛云云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一、二首。題作「過通判曹（疑當爲「曾」）仲錫書懷兩絕」。

〔四九〕祇愁 七集續集作「只應」。

〔五〇〕戲作 集本、類本「作」後有「數句」二字。

〔五一〕自誑 類甲作「目誑」。

〔五二〕文忠公贈蘇梅詩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五三〕贈月長老 集本「老」後有「一首」二字。

〔五四〕五伯 集本作「五霸」。類丙作「四時」。合註：一作「五帝」。紀校：查初白謂「伯」當作「帝」。

〔五五〕所運 集本作「所連」。類本作「所運」；原校：「運」一作「連」。合註：作「連」訛。

〔五六〕折足鎗 集本、類甲作「折足鎗」。

〔五七〕麒麟 集乙、施乙作「麒麟」。集甲作「麒麟」。又，下句「勿觸紅麒麟」之「麒麟」，集乙、施乙亦作「麒麟」。

〔五八〕維那瞋 類本作「維那嗔」。

〔五九〕徒諄諄 集甲作「方諄諄」。

〔六〇〕不須 集本、施乙、類本作「不煩」。

〔六一〕次韻答錢穆父穆父以僕得汝陰用杭越酬唱韻作詩見寄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類本、七集續集無「答」字，「穆父以」無「穆父」二字。集本、類丙「僕」作「軾」。七集續集無「僕得」二字，「酬唱」作「唱和」。集本「寄」後有「一首」二字。

〔六二〕慈愛 七集續集作「慈孝」。

〔六三〕軾本以舍弟 七集續集作「某以弟」。

〔六四〕鹿幡 類甲、類丁作「鹿幡」。

〔六五〕鄭弘傳遷臨淮太守 「臨淮」原作「淮陰」，誤。類註引《後漢書》作「臨淮」，是。考《後漢書·地理志》，臨淮郡，漢武帝置，後漢明帝永平十五年，更爲下邳國。弘爲臨淮太守，乃光武時事，時猶未更名。又，淮陰乃臨淮所屬，不稱太守。

〔六六〕謂子直深父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集本、類本、七集續集無「謂」字。

〔六七〕謂叔弼季默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集甲、類本無「謂」字。集乙作「弼默」。七集續集作「叔弼并季默」。

〔六八〕抑昌其詩也 集本、施乙、類本無「抑」字。

〔六九〕施註王定國與吳正憲充云云 合註謂此條施註殘缺，集成刪去，今據施乙補出。

〔七〇〕當飢 施乙作「復飢」。

〔七一〕志壹 集本、施乙、類本作「志一」。查註：「一」當作「壹」。

〔七二〕慎勿 類本作「謹勿」。合註：避廟諱「慎」字也。

〔七三〕施註圓覺經云云 原註文有殘缺，集成刪去，今據施乙補出。

〔七四〕珠徑寸 類本作「徑寸珠」。

〔七五〕光如月 類本作「明如月」。

〔七六〕持告身 集乙作「指告身」。

〔七七〕少年 類本作「年少」。

〔七八〕獨酌 集本「酌」後有「一首」二字。

〔七九〕嘉蔭 集本、類本作「佳蔭」。

〔八〇〕誓逃 集本、施乙作「逝逃」。

〔八一〕松喬 類本作「喬松」。

〔八二〕藥玉 集乙作「藥王」，疑誤。

〔八三〕招之 集本「之」後有「一首」二字。

〔八四〕歐陳 類本作「歐陽」。

〔八五〕及良時 原作「良及時」。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八六〕佛帳 查註作「拂帳」。

〔八七〕光卓犖 施乙作「生卓犖」。類本作「先卓犖」。

〔八八〕有再生檜 集本、類本「有」上有「亦」字。

〔八九〕立骨 類本作「骨立」。

〔九〇〕封殖 集本、類本作「封植」。

〔九一〕永慕亭詩 集本「詩」後有「一首」二字。

〔九二〕施註漢食貨志齊民註若今言平民 「齊」上原有「亂」字，合註亦有。此所註者爲「齊民」，非「亂齊」。

民」。刪「亂」字。

〔九三〕見喬木 類乙、類丁「見」作「下」，查註云「下」訛。

〔九四〕聯翩 類甲、類乙作「聯翻」。

〔九五〕待公 類乙、類丙作「待翁」。

〔九六〕新治小齋戲作 類本「新」作「所」。集本「作」後有「一首」二字。

〔九七〕乃雪 「雪」後原有「填渠」二字，涉自註註文誤衍，今刪。

〔九八〕誰乎 原作「誰呼」。今從集本、施乙。

〔九九〕趙陳 類本作「陳趙」。

〔一〇〇〕聚星堂雪并引 集本「雪」後有「一首」二字。集本「并引」作「并敘」。

〔一〇一〕初行 集本、施乙作「行初」。

〔一〇二〕更鼓永 集本、施乙、類乙做「更鼓暗」。何校：「永」，舊刻作「暗」。

〔一〇三〕鈐索掣 集乙作「鈐索製」，疑誤。

〔一〇四〕白戰 集本作「百戰」。

〔一〇五〕歐陽叔弼見訪誦陶淵明事歎其絕識既去感慨不已而賦此詩 章校：《鑑》題作「歐陽叔弼見訪，道陶淵明事，因語及元載之死，歎其識有淺深，退作此詩」。類本無「陶」字。集本、類本「識」後有

「叔弼」二字。

〔一〇六〕鵲抵玉 集本、施乙、類本作「抵鵲玉」。

- 〔二〇七〕烏鵲 原作「烏鵲」，合註亦作「烏鵲」。今據類丙校改。
- 〔二〇八〕反自燭 章校：《鑑》作「返自燭」。
- 〔二〇九〕喜劉景文至 集本、施乙「至」後有「一首」二字。類本題下原註：「小名季孫」。
- 〔二一〇〕更傳呼 集本原註：「更」平。施乙原註：「更」平聲。
- 〔二一一〕了無事 施乙作「兩無事」。類本作「乃無事」，查註云「乃」訛。
- 〔二一二〕愁吳姝 類甲「吳」作「吾」，合註謂「吾」訛。
- 〔二一三〕禱雨張龍公 集本無「張」字。
- 〔二一四〕精誠 類本作「精神」。
- 〔二一五〕雲疊 類本作「雲雷」。
- 〔二一六〕關州 集本作「關洲」。
- 〔二一七〕傾倒 集本作「倒傾」。
- 〔二一八〕英風 原作「英氣」。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 〔二一九〕笑說 施乙作「笑談」。
- 〔二二〇〕西湖戲作一絕 「一絕」二字據集本補。
- 〔二二一〕并州 集本作「并兒」。
- 〔二二三〕赴闕 集本「闕」後有「一首」二字。
- 〔二二三〕令我 集本、類丙作「令我」。

〔二二四〕白酒 類本作「白首」。

〔二二五〕瀉香泉 類本作「寫香泉」。

〔二二六〕駉驥 集本、類本作「驥駉」。

〔二二七〕景文 集本「文」後有「一首」二字。

〔二二八〕趙陳 類本作「陳趙」。

〔二二九〕雖似 施乙作「誰似」。

〔二三〇〕和劉景文見贈 集本「贈」後有「一首」二字。

〔三三一〕豪氣 類本作「豪傑」。

〔三三二〕吾輩 合註：「吾」一作「我」。

〔三三三〕劉景文 集本「文」後有「一首」二字。

〔三三四〕多呼尚書 施乙無「多」字。

〔三三五〕霜鬢 類本作「霜雪」。

〔三三六〕餐 類本作「飧」。

〔三三七〕不數日 施乙作「又數日」。

〔三三八〕歐陽叔弼 集本「弼」後有「一首」二字。

〔三三九〕常起 原作「嘗起」。今從集本、施乙、類本。上句有「每於」字，作「常」是。

〔三四〇〕傍睨 查註作「旁觀」。

〔一四二〕頗有淵明風致 類本無「頗」字。集本、施乙「風致」作「風製」。查註：別本「致」作「製」，訛。按，「製」不訛。杜甫《八哀詩》有「灑落富清製」之句。

〔一四三〕妙額 集本、類本作「妙頰」。

〔一四三〕合註從摭言校正 此條原缺，今補出。合註所校正者乃「次公曰」「意取」云云條。

〔一四四〕粲粲 類本作「嚶嚶」。

〔一四五〕發將 施乙作「將發」。

〔一四六〕彥道不 集甲、類本作「彥道否」。

〔一四七〕凌澌 類丙作「冰澌」。

〔一四八〕趙景貺 合註：「趙」前一本有「和」字，無「韻」字。

〔一四九〕山水 集本「水」後有「一首」二字。

〔一五〇〕久已靜 施乙作「久矣靜」。

〔一五一〕營此樂 類本作「縈此樂」。

〔一五二〕督君 施乙作「皆君」。

〔一五三〕龍潭 集本「潭」後有「一首」二字。

〔一五四〕施註先生以十月二十五日祈雨云云 原註文有刪節，今據施乙補足。

〔一五五〕明經 集本、施乙作「經明」。

〔一五六〕鄭公 集本、施乙作「鄭翁」。

〔二五七〕事見龍公碑 施乙、類本無此條自註。

〔二五八〕趙耕撰「撰」原作「傳」。本卷《禱雨張龍公……》「抑自」句下施註：張龍公碑，唐趙耕撰。「傳」誤刊，今校改。

〔二五九〕勤征鞍 類甲、類丙作「勒征鞍」。

〔二六〇〕小飲西湖云云 集本題作「竹間亭小酌，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貺、陳履常一首」。類本同集本，無「一首」二字。施乙題作「小飲西湖，懷歐陽叔弼、季默，呈趙景貺、陳履常」。

〔二六一〕歡飲 集本、類本作「醉餘」。

〔二六二〕稍喜 類本作「稍見」。

〔二六三〕榆柳黃 紀校：此句有病。榆初生不黃，或是「楊」字之誤。

〔二六四〕月露 集本、施乙作「月霧」。

〔二六五〕碗晚 集本、類本作「婉婉」。

〔二六六〕君材 集本、施乙作「君才」。

〔二六七〕不可再 集本、類本作「恐難久」。

〔二六八〕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次履常蠟梅韻」。

〔二六九〕天工點酥 類本作「天公點酥」。

〔二七〇〕兒嬉 合註：「嬉」一作「戲」。

〔二七一〕度千山 集甲、施乙、類本「度」作「渡」，合註謂「渡」訛。按「渡」不訛。卷二十《梅花二首》其一

「度關山」，集本、施乙、類甲、西樓帖均作「渡關山」。卷二十五正月一日雪中過淮謁客回作二首，其一「度玉峰」，集本、施乙、類本皆作「渡玉峰」。此例尚多，茲不舉。

〔二七三〕衡山 集本、施乙、類本作「衡州」。

〔二七三〕丈人 集本、類本作「文人」，查註云「文人」非。

〔二七四〕何疑 集本作「可疑」。

〔二七五〕願言 原作「願君」。今從集本、施乙。

〔二七六〕晚飲 類本「飲」作「食」。

〔二七七〕施註續齊諧記漢明帝時云云 合註謂此條施註殘缺甚多。集成據合註錄入，今據施乙補出。

〔二七八〕霧楷 類甲、類乙作「霧楷」，疑有誤。

〔二七九〕皆女仙事 類本無此四字。

〔二八〇〕施註樹萱錄有一省郎云云 合註謂此條施註殘缺。今據施乙訂補。

〔二八一〕前生 類本作「前身」。

〔二八二〕來萬邦 合註「來」一作「表」。清施本作「表萬邦」。

〔二八三〕滄海 類乙作「蒼海」。

〔二八四〕儻獰 類本作「獐獰」。

〔二八五〕施註王滁州名詔云云 此條施註，合註謂有殘缺，今據施乙補足。「許我」句下詰案所引施殘註，已在此條施註中，今刪去。註文中「司農」原作「□農」，據合註引《宋史》考補。

〔二八六〕兩翁 施乙作「兩公」。

〔二八七〕琅邪 集甲作「琅耶」。

〔二八八〕戲和其韻求分 合註：一本無「和」字。施乙無「求」字。

〔二八九〕麒麟 集本作「騏驎」。

〔二九〇〕奧而澈 集本、施乙、類本作「奧而徹」。

〔二九一〕逾富 集本、施乙、類本作「愈富」。

〔二九二〕筆落 施乙作「落筆」。

〔二九三〕座爭 原作「座驚」。集本作「坐爭」，施乙作「座爭」，今從。

〔二九四〕洞庭春色 集本「色」後有「一首」二字。

〔二九五〕醉後 類本作「醉中」。

〔二九六〕蛟龍 原作「蛟蛇」。今從施乙。查註：一作「龍蛇」。

〔二九七〕潘岳笙賦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二九八〕嗅 集甲、施乙作「鯁」。按，《漢書·敘傳》顏師古註：「鯁」，古「嗅」字。「嗅」、「鯁」不重出。

「鯁」，統一作「嗅」。

〔二九九〕應呼 集乙作「箎呼」。

〔三〇〇〕釣詩 類甲作「釣時」。

〔三〇一〕蒲萄 施乙作「蒲桃」。

- 〔三〇三〕 嫖母 集本作「嫖姆」。
- 〔三〇三〕 送路都曹 類丙「路」作「潞」。集本「曹」後有「一首」二字。
- 〔三〇四〕 錄曹 類本作「錄事」。施乙無「曹」字。
- 〔三〇五〕 參軍 施乙無「軍」字。
- 〔三〇六〕 我不知 集本、施乙、類本作「吾不知」。
- 〔三〇七〕 路公 集本、類本作「路君」。
- 〔三〇八〕 此詩 集本、施乙、類本作「此語」。
- 〔三〇九〕 乃采 合註：「采」一作「探」。
- 〔三一〇〕 并邀……同賦 集本、類本「并邀」作「并送」，「同賦」作「各賦」。
- 〔三一〇〕 那將 類丙作「那作」。類甲作「那杵」，疑誤。
- 〔三一一〕 先封 類丙作「先鋒」，查註謂「鋒」訛。
- 〔三一二〕 諒已成 集本、施乙作「亮已成」。
- 〔三一二〕 恨無 集本、施乙、類本作「恨無」。查註亦作「恨無」。今從。合註作「恨非」，底本同。
- 〔三二五〕 麤供 類甲作「自供」。
- 〔三二六〕 生日蒙 類本無「蒙」字。
- 〔三二七〕 佳篇 集本作「嘉篇」。
- 〔三二八〕 問子 集本、類甲作「問予」。

〔三二九〕九籥 查註、合註：「籥」一作「龠」。

〔三三〇〕雲翻 類甲作「雲翻」。

〔三三一〕構明堂 集本、施乙、類本作「構明堂」，今從。「構」，原作「構」。

〔三三二〕固堪餐 類本作「固堪飧」。

〔三三三〕相顧 集本、類本作「相顧」。

〔三三四〕松喬 集本、施乙、類本作「喬松」。

〔三三五〕雪中 施乙無此二字。集甲「中」後有「一首」二字。

〔三三六〕德星 類丙作「福星」。

〔三三七〕司馬溫公 施乙無「司馬」二字。

〔三三八〕軾曰 施乙作「余曰」。

〔三三九〕彼往 集本、施乙、類本作「往彼」。

〔三四〇〕枕衾 類本作「枕簟」。

〔三四一〕餘潛 查註：「潛」一作「清」。

〔三四二〕逼河漢 原作「邈河漢」，今從施乙。集乙、類本作「已河漢」。

〔三四三〕要欲 類本作「欲要」。

〔三四四〕蹀躞 類本原註：「蹀」，徒篋切；「躞」，蘇協切。

〔三四五〕争春手 查註、合註：「手」一作「酒」。

〔三三六〕閱世堂 集本、類本作「閱世亭」。

〔三三七〕私仇 類本作「仇讎」。

〔三三八〕庭前 原作「亭前」，今從施乙。按，題爲「閱世堂」，作「庭」是。

〔三三九〕送運判朱朝奉入蜀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送朱壽昌使蜀七首」，每四句爲一首，分此詩爲七首。

〔三四〇〕靄靄 集本、施乙、類本作「藹藹」。

〔三四一〕蛾眉 施乙作「蛾眉」。集甲作「蛾眉」。

〔三四二〕長短 類丙作「短長」。

〔三四三〕枕屏 合註：「枕」一作「錦」。清施本作「錦屏」。施乙作「枕屏」。

〔三四四〕走藏 七集續集作「去裝」。

〔三四五〕踏泉石 七集續集作「弄泉石」。

〔三四六〕淨我 類丙作「洗我」。

〔三四七〕未嘉 施乙作「未佳」。

〔三四八〕對月 集本「月」字後有「一首」二字。

〔三四九〕溫風 施乙作「湯風」。

〔三五〇〕傾寫 類本作「傾瀉」。

〔三五二〕茲游 施乙作「茲得」。查註：施氏原本作「得」，訛。

蘇軾詩集卷三十五

古今體詩五十首

【詰案】起元祐七年壬申三月，赴龍圖閣學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知揚州軍州事任，八月，以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差充南郊鹵簿使召還，九月，至南都作。

上巳日，與二子迨，過遊塗山、荆山，記所見〔一〕

〔查註〕《名勝志》：荆山在懷遠縣西南。山之西北，有采玉坑，一名抱璞巖。宋景濂《遊記》云：自塗山麓，復北經縣治折而西行，約三里，至荆山。【詰案】懷遠縣，在鳳陽府鳳陽，即宋之濠州也。王註所引臨沮之荆山，誤以《禹貢》導嶓冢，至於荆山，牽合爲一，已刪。

此生終安歸，還軫〔二〕天下半。〔施註〕《國語》：還軫諸侯，可謂窮困。韋昭註曰：還軫，猶回車，周歷諸國，遭離厄困。揚來乘標廟，〔王註〕《史記·夏本紀》：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橈，山行乘櫟。音紀錄反，今使標字，音力詭反。《玉篇》云：山行所乘也，則乃櫟之謂矣。〔子仁曰〕《虞書》：禹曰：予乘四載。〔註云〕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輜、山乘標也。復作微禹歎。〔公自註〕昔自南河赴杭州，過此，蓋二十二年矣。【詰案】熙寧辛亥，公赴杭州，過此，有塗山

詩，故此云「復作微禹歎」也。詩以「此生終安歸」起，而有此自註，可見前之三往來、七往來及後之十往來，皆由攻法被出積算，而治平中之載喪過淮，不在數也。自辛亥計至元祐壬申，凡二十二年。「施註」《左傳·昭公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從祀」《三》及彼呱，「公自註」有啓廟「四」。「施註」《尚書·益稷》：「禹曰：予創若時，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像設偶此粲。「公自註」謂塗山氏。秦祖當侑坐，「公自註」謂柏翳「五」。「王註」《史記·秦本紀》：「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是爲柏翳，賜姓嬴氏也。「施註」《毛詩·小雅·楚茨》：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氏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生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夏郊亦薦裸。「公自註」有鯀廟。「王註」《禮記·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施註」韓退之《南海廟碑》：薦裸與俯。《周禮·春官》：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可憐淮海人，「施註」《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尚記弧矢旦。「公自註」淮南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六」，是日，數萬人會山上。雖傳記不載，然相傳如此。「王註」《禮記·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七」。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亂。別人有餘坑，美石肖溫瓚「八」。「公自註」荆山下有卞氏採玉坑，石色如玉，不受鑿刻。取出山下，輒變色不復溫瑩。「王註」劉向《新序》：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王以爲謾，斷其左足。武王卽位，和復獻之，斷其右足。及共王卽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王使人理其璞，名曰和氏之璧。「邵註」《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荆山在縣西。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此濠州之荆山也。《史記》：楚始封居丹陽，至楚文王始都郢，皆在南郡。其地有荆山，楚人故以荆爲號。《左傳》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後漢·郡國志》曰：臨沮侯國有荆山。註引《荊州記》云：溪北卽荆山，首曰景山，卽卞和抱璞之處。據此，則卞和得璞，自當以近郢之荆

山爲是，而濠州古鍾離國，去郢甚遠，卞和何從得至此山？明宋濂《塗荆二山記》亦云。【詰案】商、周之時，吳、楚皆荆地，故泰伯、仲雍逃之荆蠻。宣王平淮南之夷，則曰「江漢之游，至於南海」。召虎既由江漢至海，是吳、楚皆荆蠻之證也。蠻荆背叛，宣王南征，則曰「顯允方叔，蠻荆來威」。魯僖伐楚，則曰「荆舒是懲，淮夷來同」。舒爲荆之屬國，卽廬州之舒城。廬、濠接壤，可爲塗山、荆山並在荆地之證。時都郢之楚文已死，其子楚成使屈完如師，在周惠王二十一年，可見荆之爲名，由來已久。其都郢後，亦習稱之。無都郢時因其地有荆山，始以荆爲號之說也。熊繹爲鬻熊曾孫，在周成王時，始封丹陽，乃歸州之巴東也。《左傳》：辟在荆山。據杜註，在新城沔鄉縣，南則襄陽之宜都也。二地相去懸絕，以輦路籃縷處於草莽證之，其追述熊繹辟處，尚在始國丹陽之前也。自此歷十八君，而楚文始都郢，郢卽荆州之江陵秦改南郡者，與荆山丹陽全別。又自楚文歷八君而楚靈，始云熊繹「辟在荆山」，既曰「辟在」，卽與楚文至靈所都之郢，顯屬二地，況荆山實在沔鄉，非漫無可考者也。其後，考烈自陳徙壽春，亦命曰郢，雖屬後事，亦見廬、濠、潁、壽皆荆地之證。然荆山既非一處，各註所引卞和抱璞，又皆互異，證以自註，其得璞必有據矣。《荆州記》既傳會景山爲荆山，而邵註主宋濂說，故謂濠州荆山不屬荆楚，而以近郢之荆山爲是。卞和抱璞事，在楚文都郢之前，豈得以臨沮荆州牽合爲一，卽欲牽合，則荆山已在郢中，不當又云近郢。然則荆山究在何處，邵註尚茫無着落也。卽丹陽、郢都，亦不能一概併入秦之南郡，其始封丹陽之楚國，卽「辟在荆山」之熊繹，本屬一人之事，而所引史傳，全不清楚，又折作兩人矣。特駁正。龜泉木杪出，牛乳石池漫。《公自註》龜泉，在荆山下，色白而甘，真陸羽所謂石池漫流者。有石記云：唐貞元中，隨白龜流出。《查註》《名勝志》：白龜泉，在荆山東南。小兒強好古，侍史笑流汗。歸時蝙蝠飛，炬火記遠岸。【詰案】紀昀曰：題宜作鋪張語，却直起直收，最爲古致。

次韻晁无咎學士相迎〔九〕

〔施註〕无咎名補之，濟州鉅野人。才解事，即善屬文。年十七，從父端友宰杭之新城。稔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東坡。東坡時爲通守，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閣筆矣。」稱其博辯雋偉，將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元祐初入館閣，以校理倅揚州。東坡來爲守，无咎以詩相迎。坡和陶靖節《飲酒》詩，其一篇爲无咎作，有「晁子天麒麟，結交及未仕」之句。章子厚當國，由佐著作出守齊。徽宗立，還爲郎。黨論再起，出守泗州，忘情仕進，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出籍，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无咎文章溫潤典縟，其凌厲奇卓，出於天成，與黃、張、秦並驅聯鑣，世號元祐四學士〔一〇〕。〔查註〕《東都事畧》：晁補之舉進士，爲澶州司戶參軍，召試爲祕閣校理，出通判揚州。《雞肋集》題云：東坡先生移守廣陵，以詩往迎，先生以淮南旱，書中教虎頭祈雨法，始走諸祠，即得甘澤，因爲賀。詩云：去年使君道廣陵，吾州空市看雙旌。今年吾州歡一口，使君來爲廣陵守。麥如櫛髮稻立錐，使君憂民如己飢。似聞維舟禱靈塔，如絲氣上淮西旂。隨軒膏兩人所待，風伯何知亦前戒。虎頭未用沉滄江，龍尾先看掛青海。爲霖功業在傅巖，如何白首擁形幘。世上讒夫亂紅紫，天教仁政滿東南。青袍門人老州佐，於世無成志消墮。封章去國人恨公，醉笑從公神許我。瓊花芍藥豈易逢，如淮之酒良不空。一鷗孤鴻烟雨曲，平山堂上快哉風。

少年獨識晁新城，〔查註〕本集《晁君成詩敘》云：余官於杭，新城令晁端友者，君子人也。與之遊三年，而不知其能爲文與詩。從仕二十三年而後，改官以歿。〔誥案〕查註既知引此敘，何以倅杭卷改公《新城道中》詩爲晁君成和作，且此敘明載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乃抹去之，而引黃山谷載君成京師臥病，其子補之榻前抄得四十篇之說，此其意務在暱真而販假也。今刪。閉門却掃卷旆旌。〔王註〕杜子美《送郭英乂》詩：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胸中自有談天口，〔王註〕《七畧》云：田駢之辯，其口如天，人爲之語曰：田駢天口。坐却秦軍發墨守。〔王註次公曰〕此一句四出却秦軍事。《史記》：魯仲連語辛垣衍以秦不可帝之事，秦軍聞之，却三十里。左太冲詩云：談笑却秦軍。墨守事，公輸班作九攻城之機，而墨翟以九守拒之。而發字，則何休著《公羊墨守》，自謂立說之堅，而鄭康成乃作《發墨守》也〔一〕。〔合註〕《墨子》：公輸班作公輸盤。〔施註〕《後漢·鄭玄傳》：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有子不爲謀置錐，〔王註〕《莊子·雜篇》：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施註〕《荀子》：儒者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虹霓吞吐忘寒飢。端如太史牛馬走，〔王註厚曰〕《文選》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則遷之父也。自謂其是太史公牛馬之僕而已。嚴、徐不敢連尻脍。〔王註〕《漢·東方朔傳》：武帝問朔曰：「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司馬遷之倫，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曰：「臣觀其吐吻脣，連尻脍，臣雖不肖，尚兼此數子。」〔合註〕《文選》任彥昇《奉答敕示七夕》詩：啓比嚴、徐而待詔。註：嚴安、徐樂。徘徊未用疑相待，〔施註〕《後漢·馮衍》《顯志賦》：遵大路而徘徊兮，履孔德之窈冥。枉尺知君有家戒。避人聊復去瀛洲，〔施註〕《唐·褚亮傳》：太宗爲天策上將軍，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以杜如晦等爲學士。凡分三番遞宿閣下，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命闔立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伴我真能老淮海。

〔王註次公曰〕以言无咎爲揚州倅也。夢中仇池千仞巖，便欲攬我青霞幘。〔施註〕江文通《恨賦》：鬱青霞之奇意。〔合註〕《廣韻》：幘，幘帷。《釋名》曰：牀前帷曰幘。又，披衣或作褱褱。且須還家與婦計〔三〕，〔王註〕《史記》：楚莊王欲以優孟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我本歸路連西南。〔施註〕杜子美《仇池》詩：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老來〔三〕飲酒無人佐，獨看紅藥〔四〕傾白墮。〔王註次公曰〕謝朓詩：紅藥當階翻。蓋紅芍藥也，揚州素出此花。〔洪芻曰〕《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合註〕《道山清話》：張文潛謂公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爲傾否？」子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亦是釀酒人名也。〔詰案〕杜詩《九日》：「竹葉於人既無分」，亦然。每到平山憶醉翁，〔施註〕平山堂，在揚州大明寺，歐陽文忠公修建。懸知他日君思我。〔施註〕李商隱詩：看山對酒君思我。路傍小兒笑相逢，齊歌萬事轉頭空。賴有風流賢別駕，猶堪十里卷春風。

淮上早發

〔王註曹夢良曰〕《洞天福地記》：淮瀆，源出南陽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龍庭。

澹月傾雲曉角哀，小風吹水碧鱗開。〔施註〕何遜詩：鱗鱗逆去水。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數淮中十往來。〔詰案〕元豐乙丑起知文登，已有「吾生七往來」句。再後元祐入而復出。其八，己巳守杭。其九，辛未召還。至是，又復被出，由穎移揚，故云「此生定向江湖老」，較前之「送老海上城」，更進一層。而默數熙寧辛亥被出，已十往來於其地，是則尤可慨也。查註雜糅十往來固誤，合註以實有十一往來而不敢駁查之誤，亦非。今既分考於前卷，仍載案中，而必連上句詩以論之者，則繫於此。查註已刪。〔案〕總案云：元豐二年己未，公自徐至宋，赴湖過淮，有「好在長淮水，十年

三往來」句。蓋熙寧辛亥倅杭，甲寅移密，元豐己未四月赴湖，是爲三往來。其十往來，公當由此積算。其四，元豐己未八月赴臺獄，其五，甲子乞常至南都，其六，乙丑四月自南都歸常，其七，是年九月赴登，公過邵伯堰，有「吾生七往來，送老海上城」句。（下略）

次韻徐仲車〔二五〕

〔公自註〕仲車，耳聾〔二六〕。〔王註堯卿曰〕仲車苦學，養母盡力，行年四十，不婚不仕。久之，鄉人迫令就舉，逮應入京，則以隻輪載母，躬自推行，葛衫草履，行道之人不能辨也。登治平四年第。未調官，母亡，遂不復仕。家居山陽，衣食不給。及路振通判楚州，始爲娶妻，生子小名路兒云。堯卿按，先生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人，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畫地爲字，乃始通，終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肅三反，而斯人有其二，亦可謂異矣。〔查註〕〔節孝先生集〕載東坡此詩題云：昨日見仲車先生，耳疾雖未甚痊，而神氣已一，真得道者，蒙惠佳篇，輒次韻奉答。

惡衣惡食詩愈好，恰是〔二七〕霜松轉春鳥。蒼蠅莫亂遠雞聲，〔王註〕〔詩·齊風·雞鳴〕：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註：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世上誰如〔二八〕公覺早。八年看我走三州，〔公自註〕元豐八年，予赴登州，元祐四年赴杭州，今赴揚州，皆見仲車〔二九〕。月自當空水自流。人間擾擾真螻蟻，應笑人呼作鬪牛。

次韻林子中春日新隄書事見寄

〔施註〕東坡以元祐六年三月，從杭州召還，凡七上章句去。八月，自翰林承旨出知穎州，故詩云：東都寄食似浮雲，襆被真成一宿賓。七年正月，改知揚州，子中繼公守杭。公在杭開西湖，以所積葑爲長隄。子中因杭人之意，爲榜曰蘇公隄。公所與子中帖真迹，藏玉山汪端明家。〔新隄書事〕，蓋蘇公隄也。

東都〔三〕寄食似浮雲〔三〕，襆被〔三〕真成一宿賓。〔王註〕《晉書》：魏舒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舒曰：「吾卽其人也。」襆被而出。收得玉堂揮翰手，却爲淮月弄舟人。〔施註〕白樂天《宿淮口》詩：舟行明月下，夜泊清淮北。行行弄雲水，步步近鄉國。羨君湖上齋搖碧，笑我花時甌有塵。爲報年來殺風景，〔王註〕李義山《雜纂》有「殺風景」之語，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裊，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點茶，松下喝道。〔合註〕《西清詩話》：晏元獻詩：未見人間殺風景；王荆公詩：但怪傳呼殺風景。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於世。連江夢雨不知春。〔公自註〕來詩有「芍藥春」之句。揚州近歲，率爲此會，用花十萬餘枝〔三〕，吏緣爲奸，民極病之，故罷此會。〔查註〕《志林》云：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歲聚絕品十餘萬枝於聽事，燕賞旬日，既殘，乃歸於各圃。〔合註〕《墨莊漫錄》載東坡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

送陳伯修察院赴闕

〔施註〕陳伯修名師錫，建陽人。遊太學，有雋聲，神宗知之。登第，奏名在行間。帝閱其文，屢

讀屢歎，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文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人。故云「聞君射策日，妙語發疇咨」。知臨安縣，拜監察御史。進言，宋興以來號稱太平者，莫如仁祖，不過延直言，進善退邪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自呂夷簡、張耒、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因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絀，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有意超用。時詔進士習律。伯修言：方用經術迪士，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望追寢其制。用事者以爲倡爲說，出知宿遷縣。元祐間，東坡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己絮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伯修以言事被斥。至元祐間，政令一新，向之不合者，率皆召用矣。故云「苦言如藥石，瞑眩終見思」。云云。及人爲校書郎，遷工部郎。徽宗用爲殿中侍御史，坐黨論，削官，徙郴州，卒。與陳瑩中同論蔡京、蔡卞，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東坡由謫官驟用，一歲間入翰林。宣仁因宣鎖面諭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每時稱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故此詩有「我窮真有數，文字乃見知」，意或用此也〔三四〕。〔查註〕按李之儀《姑溪集》云：伯修爲湖州掌書記，特表見於東坡老人赴獄之際，天下識與不識，已想見其人。〔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六月，左奉議郎陳師錫爲校書郎。故先生送之赴闕也。【誥案】自「學術淵源」至「當世」，止六句，施註摘公《薦狀》中語。此三狀，本集不載，公之逸文也。

裕陵固天縱，〔王註次公曰〕裕陵，神宗皇帝也。筆有雲漢姿。〔王註次公曰〕詩·大雅·棫樸：倬彼雲漢，爲

章于天。帝王文章，如雲漢之昭回，故每以爲比。〔施註〕《毛詩·大雅·雲漢》：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嘗重《連山》象，〔王註〕援曰：《連山》，《易》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實一也。伏羲畫八卦，文王重之，爲六十四。〔施註〕陸德明《周易釋文序》：伏羲氏因河圖而始畫八卦，因之爲六十四。《周禮》有三《易》，《連山》久亡。《周禮·春官》：《連山》註云：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杜子春云：連山必義氏。《唐·藝文志》：《易》部，有《連山》十卷。不數《秋風辭》。〔施註〕《文選》：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與羣臣飲燕，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合註〕三四兩句，言神宗經義取士，罷詩賦也。龍騰與虎變，〔施註〕劉禹錫《賀監草書》詩：壁上筆踪龍虎騰。《周易·革》：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狸、豹復何施。〔王註〕《揚子》：聖人虎別，君子豹別，辯人狸別。狸變則豹，豹變則虎。我窮真有數，文字乃見知。〔查註〕《宋史》本傳：嘗人對便殿。宣仁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詰案】陳伯修親見公就逮事，故云「我窮真有數」。神宗譌聞公沒於黃，方進食，投箸而起，歎曰：「才難。」公嘗以人奏，曰：「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蓋嘗有才難之歎。」故又云「文字乃見知」也。聞君射策日，〔王註〕《前漢·蕭望之傳》：師古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施註〕《漢·蕭望之傳》：顏師古曰：射之，言投射也。妙語發疇咨。〔施註〕《尚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施註〕《漢·直不疑傳》：同舍郎亡金。豈知二十年，道路猶遲遲。苦言如藥石，〔王註〕《唐書·高季輔傳》：名馮，以字行。太宗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瞑眩終見思。〔王註〕次公曰：《書·說命上》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勿瘳。言藥攻人之疾，使先瞑眩潰亂，乃得瘳愈也。此以言伯修殿策時獻直言也。屈伸反覆手，〔施註〕《周易·繫辭下》：尺蠖之

屈，以求伸也。「合註」柯其楷曰：「漢書·陸賈傳」：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獨於君可疑。「王註次公曰」言雖天下之理，有屈則有信，伯修久屈而不信，爲可疑者也。四門方穆穆，「施註」《尚書·舜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行矣及此時。「施註」《後漢·范式傳》：行矣元伯。

送張嘉父長官

【誥案】張大亨，字嘉父，吳興人。施註「名大寧，山陽人」。並誤，前已更正。

都城昔傾蓋，「施註」《釋名》：都者，人君所居國之都會。駿馬初服輶。「王註次公曰」馬服輶，史所謂服輶之馬也。《考工記》：輶人爲輶，有國馬之輶，有田馬之輶，有駑馬之輶。張衡賦云：馬倚輶而徘徊。「施註」《說文》：輶，車輶也。再見江湖間，秋鷹已離「三」鞵。「王註」鮑明遠詩：昔如鞵上鷹，今似檻中猿。「施註」杜子美《去矣行》：君不見鞵上鷹，一飽卽飛掣。於今三會合，每進不少留。豫章既可識，「王註次公曰」豫章，堅勁之木，最難長，其木生之時，雜在草萊，未易辨識。《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也。瑚璉誰當收。微官有民社，妙割無雞牛。歸來我益敬，「施註」《魏·陳矯傳》：陳登云，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器博用自周。「王註續曰」《後漢·伏湛傳·論》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百年子初筵，我已迫旅酬。「王註次公曰」筵將終而勸衆人酒，謂之旅酬。《禮記·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施註」《毛詩·小雅·賓之初筵》：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肴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酬逸逸。但當寄苦語「三」，高節貫白頭。

軾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其韻^{〔三〕}

太山秋毫兩無窮，^{〔王註〕}《莊子·齊物論篇》：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鉅細本出相形中。^{〔王註次公曰〕}《老子》曰：物，形之勢，成之言。因鉅而有細，因細而有鉅，特相形耳。^{〔施註〕}《老子》：長短之相形。大千起滅一塵裏，^{〔王註續曰〕}佛言三千世界，猶如空花，亂起亂滅，而況我在此空花起滅之中。未覺杭潁誰雌雄。^{〔公自註〕}來詩云：與杭爭雄。^{〔查註〕}《王直方詩話》：杭、潁皆有西湖。東坡連守二州，有潁人在座云，內翰只消遊西湖中，便可了郡事。秦少游詩云：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我在錢塘拓湖淥，大隄士女爭昌丰。^{〔王註〕}《詩·鄭風·丰》：子之昌兮，子之丰兮。^{〔施註〕}《樂府》有《大隄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隄宿。大隄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六橋橫絕天漢上，^{〔王註甄雲卿曰〕}先生作隄疏流，跨流爲橋者凡六，並在今蘇公隄上。^{〔查註〕}《咸淳臨安志》：蘇隄南來，第一橋曰映波，第二橋曰鎖瀾，第三橋曰望山，第四橋曰壓隄，第五橋曰東浦，第六橋曰跨虹。北山始與南屏通。^{〔王註次公曰〕}先生《墓誌》：杭州西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隄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王註續曰〕}先生《奏修杭州西湖狀》云：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耳，至今遂塞其半。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二十餘萬工。^{〔施註〕}《漢·項羽傳贊·過秦論》曰：席卷天下。揭來潁尾弄秋色，一水縈帶昭靈宮。^{〔施註〕}《唐文粹》李華《弔古戰場文》：河水縈帶，羣山糾紛。^{〔施註〕}東坡《昭靈侯廟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於焦氏

臺。熙寧中，詔封公昭靈侯。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瞳臙。〔施註〕韓退之《謁衡岳》詩：星月揜映雲臙臙。二十四橋亦何有，〔施註〕杜牧之《寄揚州韓判官》詩：二十四橋明月夜。〔查註〕《輿地紀勝》：隋於揚州置二十四橋，並以城門坊市署名。後韓令坤省築州城，分布阡陌，別立橋梁。所謂二十四橋者，或存或廢，不可得而知也。換此十頃玻璃風。〔施註〕歐陽公自揚移穎，作《西湖》詩云：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東坡復自穎移揚，此句，蓋用文忠語也。〔合註〕《詩人玉屑》引《侯鯖錄》亦云東坡用歐公詩。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王註次公曰〕雷塘在揚州東北十里，煬帝所葬處。煬帝平昔遊之，多從宮人，故時耕出寶釵焉。鸞龍，則寶釵之飾也。〔合註〕王子年《拾遺記》：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夜號秋蟲。〔公自註〕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意求揚倅。

次韻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三〕

〔王註饒節曰〕此穎州西湖。

壺中春色飲中仙，〔公自註〕謂洞庭春色也。〔王註次公曰〕飲中仙，用杜子美飲中八仙也。〔施註〕《摭遺》：呂仙翁《和大雲寺僧》詩：待賓榼裏常存酒，化藥壺中別有春。騎鶴東來獨惘然。〔施註〕世傳有神仙欲度人，問曰：汝欲仙乎，欲爲揚州乎，欲十萬緡乎？答曰：「但欲『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耳。」猶有趙、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王註厚曰〕《後漢書》：郭林宗游洛陽，見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

再次韻德麟新開西湖〔三九〕

使君不用山鞠窮〔三〇〕，飢民自逃泥水中。欲將百瀆起凶歲，〔王註〕引公自註：去歲潁州災傷，予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從之。以餘力作三閘，通焦陂水，浚西湖〔三一〕。〔施註〕引公自註：予以潁人苦饑，奏乞留黃河夫萬人，修境內溝洫，詔許之。因以餘力浚治此湖〔三二〕。免使甌石愁揚雄。〔王註〕援曰：揚雄清淨寡欲，家無甌石之儲，晏如也。西湖雖小亦西子，〔王註〕次公曰：先生在杭州，有詩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今言「西湖雖小亦西子」，則指潁州西湖。紫流作態清而丰。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三三〕與長淮通。〔查註〕《潁州志》：焦陂在州南四十里，唐永徽中，刺史柳積寶所開。歐陽公詩：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魚肥膾如玉。清和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下船。十年憔悴塵土窟，清瀾一洗啼痕空。王孫本自有仙骨，〔王註〕《神仙傳》：神告墨子曰：「子有仙骨。」杜子美《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自是君身有仙骨。平生宿衛明光宮。〔王註〕《三輔黃圖》載《三秦記》云：武帝求仙，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充之掖庭，令總其籍。〔施註〕《漢·霍光傳》：宿衛中正，宜德明恩。一行作吏人不識，〔王註〕厚曰：《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云：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施註〕韓退之《董生行》：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公知。正似雲月初朦朧。〔施註〕李嶠《望月》詩：朦朧鑑薄帷。時臨此水照冰雪，莫遣白髮生秋風。〔王註〕子仁曰：白樂天詩：一卷素書鋪永日，數莖斑髮對秋風。定須却致兩黃鵠，新與上帝開濯龍。〔王註〕《後漢·許楊傳》：成帝時，翟方進奏毀鴻郤陂。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湖成君歸侍帝側，燈花已

綴釵頭蟲。〔王註〕韓退之《燈花》詩：囊裏排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詰案】紀昀曰：應酬語，却寫得濃至而警動。

到官病倦，未嘗會客，毛正仲惠茶，乃以端午小集石塔，戲作一詩

爲謝〔三〕

〔王註〕正仲名漸，衢之江山人也。〔查註〕《宋史》：毛漸，字正仲。第進士。哲宗朝，歷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海。累遷祕閣校理，進龍圖閣學士。〔合註〕毛漸任兩浙運副，見於《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六月。則惠茶必是浙中所寄也。【詰案】公自杭召還，毛正仲已在揚州，合《長編》年月考之，時正仲尚未罷任赴兩浙也。

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胡爲設方丈，養此膚寸舌。〔王註次公曰〕張儀掉三寸舌，而《公羊》言「太山之雲，膚寸而合」，故借字用耳。爾來又衰病，過午食輒噎〔三〕。謬爲淮海帥，每愧廚傳缺。〔施註〕《漢宣帝紀》：詔曰：吏或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查註〕本集《申明揚州公使錢狀》云：揚於東南，實爲都會，八路舟車，無不由此。使客雜還，饋送相望，將迎之費，相繼不絕。每年公使額錢，只與真、泗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貫。又云：本州與杭州事體一般，杭州公使錢七千貫，而本州止有五千貫，顯是支使不足。爨無欲清人〔三六〕，奉使免內熱。〔王註〕《莊子》：人間世篇：葉公子高將使齊，問於仲尼曰：「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空煩赤泥印，遠致紫玉玦。爲君伐羔豚，歌舞菰黍節。〔施註〕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進筒樓，一名角黍，以菰葉裹黏米，以象陰陽相包。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王註次公曰〕揚州有蜀岡，岡上有井水，最宜茶也。〔施註〕揚州石塔寺旁有蜀井，相傳云泉脈與蜀相通，故紙工汲其水以造麻箋。杜子美《詠蜀道圖》詩：吳蜀水相通。坐客皆可人，〔王註〕《禮記·雜記下》：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曰：可人也。」鼎器手自潔。〔查註〕《茗溪叢話》云：六一居士嘗新茶詩云：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嘉。東坡守維揚，於石塔《試茶》詩：禪窗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金釵候湯眼，〔施註〕白樂天《酬牛思黯》詩：金釵十二行。註云：思黯多妓妾。魚蟹亦應訣。遂令色香味，一日備三絕。報君不虛受，〔三〕，知我非輕啜。

雙石〔三九〕并敘〔四〇〕

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綠色，岡巒迤邐，有穴達於背。其一，正白〔四〕可鑑，漬以盆水，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詩曰：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王註祖可曰〕道藏《益州洞庭玄中記》：崑崙山者，上通九天，下通九州，萬靈所都。欲知其道，從仇池西南，出三十二里，見山，一名天竺，一名仇池山。又云：仇池天竺宮者，十二福地之頭；太白杜陽宮者，十二福地之心；王屋山者，十二福地之足。【詰案】此條已據杜子美句刪清，蓋其本意釋潛通也，否則，與後詩下二註混甚，至王、施、查、合四註，所指在某州某縣各異，次公是。

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四二〕埋盆故自癡〔四三〕。〔王註續曰〕韓退之詩：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

但見玉峰橫太白，〔施註〕《唐·地理志》：鳳翔府郿縣，有太白山。便從鳥道絕峨眉。〔王註援曰〕李太白《蜀道難》云：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施註〕劉禹錫《松滋渡》詩：蜀客船從鳥道回。秋風與作烟雲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施註〕《茅君內傳》：三十六洞，第二委羽之洞，名曰大有空明之天。老人真欲住仇池。〔王註次公曰〕仇池事，《後漢書》：氏人所居也。方百頃，四面斗絕，其山下石上土，形似覆壺，在今成州上祿縣。〔施註〕《三秦記》：仇維山上有池，故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形如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迴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有踰人功。仇池凡二十一道，可攀援而上。見《後漢·西南夷傳註》。

和陶飲酒二十首〔四四〕并敘〔四五〕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四六〕爲樂。往往頽然坐睡，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莫能名其爲醉爲醒也。在揚州時〔四七〕，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礴〔四八〕，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因和淵明《飲酒》二十首〔四九〕，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五〇〕，示舍弟〔五一〕子由、晁无咎學士。

〔查註〕先生和陶詩，始於揚州官舍，後在嶺南，盡和陶詩。子由有敘，別成二卷，今按年分編。〔合註〕和陶詩，王本彙載於卷三十一，七集本彙載於續集卷三，皆首列子由引一篇。總題云：追和陶淵明詩引，子由作。施本第四十一卷、四十二卷，皆和陶詩，蓋合本集四卷爲二卷也。卷首第一行，作「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次一行，有「弟轍」二字。查氏於子由所作《東坡先生和陶詩引》，刪而不錄，今附載《和陶·飲酒》詩題引下。〔誥案〕王註和陶獨不分類，亦無箋註，計和陶詩一百二十四首，《歸去來集字》十首，《和歸去來詞》一首，其詩數與邵註、查註合，與施註不合。獨又誤入元祐五年十月所作《問淵明》一首，則諸註所無也。查註以所編和陶詩與子由詩引年月詩數不符，抹去不載，合註

亦以其故，載於此處，避其從誤之迹，皆非是。今據子由詩引，乃紹聖四年丁丑十二月十九日作，凡詩一百九篇。今以是截數，改載卷四十一總案丁丑十二月條下。其丁丑以後之又十五篇，已於亂雜中檢出，據詩改列後卷。所有前後駁改，分詳各總案中，首記於此。〔案〕總案卷四十一丁丑十二月條下，引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引云（據施乙本）：東坡先生謫居僑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度海，葺茆竹而居之。日啗藜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澹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併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其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俯仰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乎，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後，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士也。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子瞻嘗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而常出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丁丑十二月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引後，引翁方綱註：宋費補之《梁谿漫志》：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穎濱，使爲之引。穎濱屬稿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

爲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云云，至「蓋未足以論士也」句止。此文，今人皆以爲穎濱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間，六槐堂蔡康祖得此稿於穎濱第三子遜，因錄以示人，始有知者。又：誥案謂丁丑以後十五篇云云，分詳各總案。今將總案中有關十五篇之考釋，標以「誥案」，分載各該篇，茲不錄。

其一

我不如陶生〔三〕，〔誥案〕此句一本作「我生不如陶」，此後人疑「陶生」二字不類而妄改也。紀昀曰：於義應作「我生不如陶」，然四句乃有生字，則原本固「陶生」矣。此稱未免生造。今據淵明《飲酒》詩云：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淵明可生顏子，公獨不當生淵明乎。此陶生之來歷也。世事纏綿之。〔施註〕《文選》潘安仁《寡婦賦》：思纏綿以瞽亂。云何〔三〕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荆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施註〕《論語》：爲政：七十而縱心。〔合註〕蘇籀《雙溪集·跋東坡拔豕帖》：用《論語》此句，亦作「縱心」。家大人云：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年至七十，習與性成，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玩疏語，則「從心」當作「縱心」讀。所遇無復疑。偶得酒中趣〔四〕，〔查註〕李太白《月下獨酌》詩：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空杯亦常持。〔誥案〕紀昀曰：一拍便住，恰是第一首。誥謂此聯，乃公自道其實，蓋公好把杯而不能飲，黃魯直每謂一杯輒醉睡，故云爾也。詩話以爲既作此語，不當翻用無絃琴，此強作解事也。

其二

二豪詆醉客，〔施註〕《晉·劉伶傳》：爲《酒德頌》曰：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先生方捧嬰承槽，銜杯漱醪，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悅爾而醒。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氣湧胸中山。〔誥案〕五字兀

突之甚。漼然似冰釋〔五〕，〔施註〕《老子》：「渙若冰將釋。」〔合註〕徐陵文：漼然冰泮。亦復在一言。嗇氣實其腹，〔施註〕《老子》：「虛其心，實其腹。」云當享長年。少飲得徑醉，此祕君勿傳。

其三

道喪士失己〔五〕，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施註〕《南史·王儉傳》：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醉中亦求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施註〕陶淵明《飲酒》詩：「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身如受風竹，掩冉衆葉驚。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施註〕《唐·文藝傳》：胡楚賓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詰案〕紀昀曰：此參以本色，未嘗不佳。

其四

蠢蠕〔五〕食葉蟲，〔合註〕蠢蠕，言蠢動蠕動也。仰空慕高飛。一朝傅兩翅，乃得黏網悲。〔施註〕《唐文粹》：陸龜蒙《蠹化》：橘之蠹，大如小指。翳葉仰齧，如飢蠶之速。蛻爲胡蝶，聳空翅輕，瞥然而去。須臾，犯螫網而膠之，引絲還纏，牢若拳梏。啁啾同巢雀〔五〕，〔合註〕《禮記·三年問》：至於燕雀，猶有啁啾之頃焉。〔集韻〕：啁，通作啾。沮澤疑可依。赴水生兩殼，遭閉何時歸。〔施註〕《禮記·月令》：季秋之月，爵人，大水爲蛤。二蟲竟誰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間，有酒〔五〕君莫違。〔施註〕鄭嵎《津陽門》詩：平明酒醒各分手，今夕一尊君莫違。〔詰案〕紀昀曰：託興深妙，而氣息亦甚古。結二句，形神皆似。

其五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合註〕陳後主詩：暗浪遠滔滔。夜棹醉中發，不知枕几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重山〔六〇〕。【詰案】以上六句，比也。下四句，清出本意。嗟我亦何爲，此道常往還。未來寧早計，既往〔六一〕復何言。【詰案】紀昀曰：委時任運之意。

其六

百年六十化，念念竟非是。【詰案】此即推明今是昨非之意，施註引《莊子》、柳詩，似不然也。邵註已刪此二條，今亦不載。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得酒〔六二〕未舉杯，喪我固忘爾。【施註】《莊子·齊物論篇》：今也吾喪我，汝知之乎？倒牀自甘寢，不擇菅與綺。

其七

頃者大雪年，海派〔六三〕翻玉英〔六四〕。有士常痛飲，飢寒〔六五〕見真情。【詰案】大雪與客飲尉氏，乃嘉祐庚子年事。牀頭有敗榼，【施註】白樂天詩：酒甕在牀頭。孤坐時一傾〔六六〕。未能平體粟，【施註】《趙飛燕外傳》：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且復澆腸鳴。脫衣裹凍酒，【合註】《爾雅》：檀楊。註：脫衣而見體。每醉念此生。

其八

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詰案】陶句無此華，亦無此野，妙甚。時來蜀岡頭，喜見霜松枝。心知〔六七〕

百尺底，〔施註〕左太冲《詠史》詩：蔭此百尺條。已結千歲奇。〔施註〕《史記·龜策傳》：伏靈者，千歲松根也。煌煌
凌霄花，〔施註〕白樂天詩：有木名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託根附樹身，開花寄樹梢。〔查註〕孔
穎達《詩疏》：一名陵時。《本草》：紫葳，凌霄花也。蔓生依大木，久延至巔，其花黃赤。〔合註〕《爾雅》：若，陵若。郭註：
一名陵時。纏繞復何爲。【詰案】紀昀曰：比吏事之煩也。舉觴酌其根，〔施註〕《漢·兒寬傳》：敬舉君之觴。《文
選》謝宣遠《王撫軍》詩：舉觴務飲餞。無事莫相羈。【詰案】公倅杭時，已有「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麋」之句。此
章詩旨，謂不久還山，決意不復更入，羣小無須相猜也。曉嵐謂比吏事之煩者，誤。紀昀曰：氣骨渾成，意思則森森芒角。

其九

芙蓉〔六〕在秋水，時節自闔開。清風亦何意，人我芝蘭懷。一隨采折去，永與江湖乖。【詰案】此
暗使唐人記舟中得芙蓉花事，見《太平廣記》。斷絲不復續，斗水何足栖。不如玉井蓮，結根天池泥。
〔查註〕《山海經》：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廣十里。《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感此每自慰，吾
事幸不諧。〔合註〕《後漢書·宋弘傳》：帝謂主曰：「事不諧矣。」醉中〔六〕有歸路，〔施註〕白樂天《效陶潛體》詩：處
處去不得，却歸酒中來。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逝，抵曲〔七〕吾當回。【詰案】紀昀曰：刻意效古，而結處
仍露本色。

其十

籃輿兀醉守，〔施註〕白樂天詩：有時騎馬醉，兀兀冥天造。路轉古城隅。酒力如過雨，清風消半途。前

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七〕。〔查註〕《庚溪詩話》：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東坡《和陶》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莫驅。語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誥案〕此與《小舟真一葉》一首同意。

其十一

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施註〕《尚書·君牙》：夏暑雨，小民唯曰怨咨。溫風送蠶老。

〔誥案〕紀昀曰：五字警。三咽初有聞，一概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施註〕社子美《送瓜》

詩：滿眼顏色好。再拜賀吾君〔三〕，獲此不貪寶。〔施註〕《左傳·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弗受，

曰：「我以不貪爲寶。」頽然笑阮籍，醉几書謝表。〔施註〕元祐七年五月，先生守揚州。上奏：「臣親見兩浙、京西、

淮南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本州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且權住催理，望特留聖意，深詔左右大臣，早賜果決行下。六月十六日，又奏：今夏田一熟，民於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監司爭言催欠，臣敢昧死請內降手詔，應淮南東

西、浙西諸般欠負，不問新舊，特與權住催理一年。此詩所述，蓋是得請故也。〔查註〕《宋史》：元祐七年，有詔寬免積欠。

〔誥案〕公在杭，屢奏積欠，並爲劉摯所格。時摯已罷去，呂大防、蘇頌爲相，故行下也。然此皆熙豐流毒，自司馬光變法後，凡積至七年之久。而公之叫囂者，計二十四月，始拔去病根。可見前之變法，半皆紙上空文，專取虛聲，而引用劉摯輩，爲可笑也。又，二十月，李清臣、章惇繼進，盡復熙寧法，此皆攬局獨苦汝民耳。

其十二

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施註〕《毛詩·衛風·氓》：總角之宴，言笑晏晏。註云：總角，結髮也。不記〔三〕有白

髮，猶誦論語辭。人間本兒戲，顛倒畧似茲。惟有醉時真，〔施註〕杜子美《赤甲》詩：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空洞了無疑。墜車終無傷〔七四〕，莊叟不吾欺。呼兒具紙筆，醉語輒錄之。【詰案】一結入化，并忘其爲作詩矣。紀昀曰：此全是本色。

其十三

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查註〕《楞嚴經》：我今示汝不生不滅。云何得此身，不醉亦不醒。癡如〔七五〕景升牛，莫保尻與領。〔施註〕《晉·桓溫傳》：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黠如〔七六〕東郭饒，束縛作毛穎。〔施註〕韓退之《毛穎傳》：居東郭者曰饒蒙，將軍拔其毫，載穎而歸，聚其族而加束縛焉。乃知嵇叔夜，非坐虎文炳。〔施註〕《晉·嵇康傳》：字叔夜。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後爲鍾會譖而害之。【詰案】紀昀曰：參以禪悅，全然本色，興之所至，忽合忽離，非有意於似，亦非有意於不似。

其十四

我家小馮君，〔邵註〕詩意謂子由也。天性頗醇至〔七七〕。清坐不飲酒，而能容我醉。歸休要相依，謝病當以次。〔施註〕《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合註〕《漢書·叔孫通傳》：以次入殿門。豈知山林士，骯髒乃爾貴。乞身當念早，過是〔七八〕恐少味。〔施註〕馬援《與楊廣書》曰：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詰案】紀昀曰：陶意多於本色。

其十五

去鄉三十年，風雨荒舊宅。惟存一束書，寄食無定迹。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頽然〔七〕六男子，〔施註〕《毛詩·齊風·猗嗟》：猗嗟昌兮，頽而長兮。〔查註〕子瞻三子，邁、迨、過。子由三子，遲、适、遠。粗可傳清白。〔施註〕《漢·楊震傳》：子孫常蔬食步行，或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於吾豈不多，何事復歎息〔八〕。〔合註〕淵明原詩末二句云：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誥案〕紀昀曰：亦陶意居多。

其十六

曉曉〔九〕六男子，絃誦各一經。〔施註〕《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凡學必時，春誦夏絃。復生五丈夫，〔施註〕《史記·孔子弟子有若傳》：商瞿年長無子，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戢戢丁欲成。〔施註〕《唐·食貨志》：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歸田了門戶，〔施註〕杜子美《水檻》詩：游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與國充踐更。〔施註〕韓退之《寄盧仝》詩：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施註〕《漢·吳王濞傳》注云：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普兒初學語，玉骨開天庭〔一〇〕。淮老如鶴雛，破殼已長鳴〔一一〕。〔查註〕普兒、淮老，先生二孫名。〔合註〕陶淵明詩：弱子戲我側，學語不成音。王建詩：鶴雛靈解語。舉酒屬千里，一歡愧凡情。

其十七

淮海雖故楚，無復輕揚風。〔施註〕《史記·貨殖傳》：自淮以北，西楚也，其俗剽輕。李濟翁《資暇錄》云：揚州者，以其土俗輕揚，故名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查註〕《禹貢註》：揚州之域，北據淮東南，至於海。洪邁《平山堂記》：揚爲州最古，南傅海，北鍵淮。齋厨聖賢雜，無事時一中〔八四〕。誰言大道遠，正賴三杯通。〔施註〕李太白《月下獨酌》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使君不夕坐，衙門〔八五〕散刀弓。〔施註〕柳子厚《朝日說》：古者旦見日朝，暮見日夕。故《詩·小雅·雨無正》：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合註〕夕坐，言晚衙也。

其十八

何人築東臺，一郡坐可得。亭亭古浮圖，〔施註〕《文選》劉越石詩：亭亭孤幹，獨坐無伴。《釋氏要覽》：浮圖，塔也。梵語塔婆，此云高顯。獨立表衆惑。〔語案〕以上並指廣陵也。燕城閱興廢，〔施註〕鮑明遠《燕城賦》云：登廣陵故城作。城，吳王濞所築也。雷塘幾開塞。〔施註〕《唐·地理志》：揚州江都縣東十一里，有雷塘。貞觀十八年，長史李襲譽引渠以溉田。明年起華堂，置酒弔亡國。無令竹西路，歌吹久寂默。〔合註〕孫綽《游天台山賦》：等寂默於不言。

其十九

鬼子天麒麟，結交未及仕。高才固難及，雅志或類己。各懷伯業能，〔施註〕《英雄記》：魏太祖稱，

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共有丘明恥。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施註〕《唐文粹》王績《醉鄉記》：醉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豈古華胥氏之國也？吳公〔八六〕門下客，賈誼獨見紀。〔詰案〕吳公，公借以自比。合註謂補之以李清臣薦，堪館閣。詩中吳公豈指邦直？謬甚。請作《鵬鳥賦》，我亦得坎止。〔施註〕《漢·賈誼傳》：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文帝徵吳公爲廷尉，乃言賈誼，召以爲博士。後爲長沙傅，有鵬飛入誼舍，賦以自廣云：乘流則逝，遇坎則止。行樂〔八七〕當及時，綠髮不可恃。〔詰案〕紀昀曰：陶意居多。

其二十

蓋公偶談道，齊相獨識真〔八八〕。〔施註〕《魏志》〔八九〕：管寧傳：時衰世弊，識真者少。頽然不事事，客至先飲醇。〔施註〕《漢·曹參傳》：爲齊相國。膠西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及爲宰相，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事，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當時劉、項罷，四海瘡痍〔九〇〕新。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寂寞〔九一〕千載後，陽公嗣前塵。醉卧客懷中，言笑徒多勤〔九二〕。〔施註〕《唐·陽城傳》：爲諫議大夫。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卽自引滿，或先醉卧客懷中。我時閱舊史，獨與三人親。未暇餐脫粟，苦心學平津。〔施註〕《漢·公孫弘傳》：爲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施註〕陸士衡《贈馮文熊》詩：志士多苦心。草書亦何用，醉墨淋衣巾。〔施註〕韓退之《醉後》詩：淋漓身上衣，顛倒筆下字。一揮三十幅，持去聽坐人。〔施註〕《南史·齊高帝諸子傳》：新浦侯子雲，善草隸。百濟使人求書，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書三十紙與之。〔查註〕按元裕之《跋東坡飲酒詩後》云：東坡和陶，氣象祇是東坡。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淵明決不能辦。「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

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誥案】紀昀曰：斂才就陶，亦時時自露本色，正如褚摹《蘭亭》，頗參己法，而正是其善於摹處。明七子之摹古，不過雙鉤填廓耳。

次韻范淳甫送秦少章〔九三〕

〔合註〕《老學菴筆記》：范祖禹，字淳，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六月，禮部侍郎范祖禹爲翰林學士。先生作詩，正淳父官翰林時也。

宿緣在江海，〔合註〕謝靈運《慧遠法師誄》：宿緣輕微。世網如予何。〔王註〕白樂天詩：塵纓勿解誠堪喜，世網重來未可知。〔施註〕《文選》陸士衡《赴洛中》詩：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西來庾公塵，已濯長淮波。十年淮海人，初見一麥禾。〔王註次公曰〕《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大無麥禾。十年見一麥禾，言久不登豐也。但欣爭訟少，未覺舟車多。秦郎忽過我，賦詩如《卷阿》。〔王註次公曰〕《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此必秦之詩中勸先生薦賢，故下句多言薦拔之意也。〔施註〕《毛詩·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句法本黃子，〔公自註〕謂魯直也〔九四〕。〔施註〕《漢·司馬遷傳》：習道論於黃子。〔合註〕杜子美《寄高三十五書記》詩：佳句法如何。一豪與揩磨。〔公自註〕其兄少游與張文潛〔九五〕。〔合註〕此兩條公自註，皆《周益公題跋》中語，非公自註也。故宋刊施註本俱無「東坡云」三字。嗟我久離羣，逝將老西河。〔王註續曰〕《禮記·檀弓上》：曾子謂子夏曰：「吾與子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施註〕《史記·仲尼弟子傳》：卜商，字子夏。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後生多名士，欲薦空悲歌。小范真可人，【誥案】此指淳甫

也。其後公在海南，又以淳甫之子爲小范。紀昀曰：清出和意，古法。獨肯勤收羅。瘦馬識驟耳，〔王註〕次公曰：驟耳，穆天子駿馬名。〔史記·滑稽傳〕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施註〕白樂天《酬劉五主簿》詩：弊裘瘦馬入咸秦。〔穆天子傳〕：八駿，一曰驟耳。枯桐得雲和。〔王註〕杜子美《君不見簡蘇徯》詩：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施註〕《周禮·春官》：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近聞館李生，〔公自註〕李廌方叔〔九六〕。病鶴借一柯。〔王註〕《成都記》：李義府作《烏》詩曰：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栖。太宗曰：將與卿全樹，何止一枝。贈行苦說我，妙語慰蹉跎。〔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四月，范祖禹薦蘇軾文章爲天下第一。先生詩，暗指此也。〔誥案〕時祖禹亦有《乞還程頤經筵疏》。哲宗謂頤妄自尊大，故祖禹以草茅不識朝廷事體解之。其兩薦之者，以爲道並行而不悖，此祖禹平生一片心，亦萬世之公論也。乃《道命錄》謂祖禹久蓄此念而不敢發，因公不在朝，始敢發之。祖禹立朝不黨，而指爲奔蜀逐洛依回兩端之小人，何其誣也。退之之喜大顛，乃無聊排遣之一事。而《釋氏語錄》，遂因是附會。退之求參，大顛踞高座，一若提掇偶戲者然。可見和尚難惹，與理學正相等也。但「贈行苦說我」二句，公指祖禹送少章之詩，合註引《長編》，似未確。西羌已解仇，烽火連朝那。〔施註〕《漢·地理志》：安定郡朝那縣，故戎那邑也。〔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十月，西賊攻圍環州，凡七日乃解去。坐籌付公等，〔王註〕《前漢書·項籍傳》：宋義曰：「坐運籌策，公不如我。」〔施註〕《漢·高祖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又按《漢·朱買臣傳》：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杜子美《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詩：濟世宜公等。吾將寄潛沱。〔王註〕次公曰：潛沱，成都水名，先生言吾則歸休於此也。〔施註〕《尚書·禹貢》：九江孔殷，沱潛既道。孔氏云：沱，江別名。潛，水名。〔誥案〕公自出穎以後，立意不復再入，其後召還，非公本意，故請郡不已也。然其戀戀不置者，獨浙中耳。意將句越一次，卽請梓以歸，故其說如此也。紀昀曰：有典重之氣，似平非平。

聞林夫當徙靈隱寺寓居，戲作靈隱前一首〔七〕

〔施註〕唐炯，字林夫。事見《和唐彥猷詩》、《送其子炯詩》註。

靈隱前，天竺後，兩澗春淙一靈鷲。〔王註德揚曰〕《圖經》：杭州靈山之陰，北澗之陽，卽靈隱寺。靈山之南，

南澗之陽，卽天竺寺。一澗流水號錢源泉，繞寺峰南北而下，至峰前，合爲一澗，有橋號合澗橋。〔查註〕《釋氏稽古畧》

云：西天竺惠理法師，於晉咸和中至杭州，見山巖秀麗，曰：「吾國中天竺靈鷲山之十小嶺，不知何年飛來。」有洞，舊有白猿，呼之，應聲而出。人始信之。師卽其地建兩刹，先靈鷲，後靈隱。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

〔王註洪芻曰〕韋應物《聽嘉陵江聲》云：水性本亦靜，石中固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鳴。無情有意兩莫測，

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回。〔王註夢仙曰〕《圖經》：冷泉亭，在飛來峰下，唐右司郎中杭州刺史元萇建。〔語案〕王註

分類姓氏，無德揚、夢仙，皆不詳何人。〔查註〕白樂天《冷泉亭記》：先時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舉，作候

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

之列，可謂佳境殫矣。我在錢塘六百日，〔王註次公曰〕在錢塘六百日，雖是紀實，暗使白樂天詩「在郡六百日，遊

山十二回」也。先生解杭守日，別南北山道人詩云：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山中暫來不暖席。今

君欲作靈隱居，葛衣〔九〕草履隨僧蔬。能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王註編

曰〕《唐書》：郭子儀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

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九〕

〔查註〕盛儀《維揚志》：蜀岡在江都縣，西接儀真界。《志》云：禪智寺側爲崑丘臺，卽蜀岡也。李孝博，字叔升。時自山陽守，以治行高第，卽拜廣東提點刑獄。詳見徐仲車《節孝集》中，仲車亦有送行詩。〔翁方綱註〕李孝博，石刻作叔師。

新苗未沒鶴，〔王註〕任居實曰：退之《稻畦》詩：魚肥知已秀，鶴沒覺秋深。老葉方翳蟬〔二〇〇〕。〔王註〕子仁曰：傳玄《蟬賦》：翳密葉之重蔭兮，噪閑樹之肅清。〔施註〕《晉·顧愷之傳》：桓玄嘗以一柳葉給愷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庚信《小園賦》：蟬有翳兮不驚。綠渠浸麻水〔二〇一〕，〔合註〕張九齡詩：修篁媚綠渠。白板燒松烟。

〔施註〕白樂天詩：晝扉扃白板。笑窺有紅頰，醉卧皆華顛〔二〇二〕。〔施註〕《後漢·崔駰傳》：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注云：謂白首也。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野無佩犢子，府有騎鶴仙〔二〇三〕。〔王註〕次公

曰：先生爲揚州，故以騎鶴爲言。觀風嶠南使，〔施註〕《禮記·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出相山東賢。〔王

註〕次公曰：嶠南，卽嶺南也。李孝博，山東人，而又相家子，故云「出相山東賢」。渡江弔很石，過嶺酌貪泉。〔王註

援曰〕《晉書》：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心。隱之既至，乃至泉所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與君步徙倚，望彼修連娟。願及南枝謝，

〔王註〕次公曰：南枝梅也。早隨北雁翩。歸來春酒熟〔二〇四〕，共看山櫻然。〔王註〕沈約詩：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送晁美叔發運右司年兄赴闕〔二〇五〕

〔查註〕先生受知於歐陽，在嘉祐丁酉，晁美叔與公同年，定交卽在此時。時先生年二十一，而詩

云「我年二十無朋儔」者，乃大概約畧之詞。「合註」晁美叔於元祐五年五月，以右司郎中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見《長編》。蓋至是始還朝也。「詰案」發運使置司真州。

我年〔二〇六〕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二〇七〕扣門如有求，頎然鶴骨〔二〇八〕清而修。「王

註次公曰「頎然，長貌也。」詩·衛風·碩人云：碩人其頎。「施註」白樂天詩：病瘦形如鶴。「合註」清而修，言其身之秀而長也。醉翁遣我從子遊，翁如退之蹈軻丘。「王註」韓退之《贈張籍》詩云：子身蹈軻、丘，爵位不早緝。尚

欲放子出一頭，「公自註」嘉祐初，軾與子由〔二〇九〕高興國浴室，美叔忽見訪。云：「吾從歐陽公遊久矣，公令我來，與

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亦須放他〔二一〇〕出一頭地。「施註」子由志先生墓云：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公見之，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酒醒夢斷四十秋。病鶴不病骨愈虬，惟有我顏老可羞。「王

註」韓退之《送侯繼》詩：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惜。醉翁賓客散九州，幾人白髮還相收。我如懷祖拙自

謀，正作尚書已過優。「詰案」公引此事，蓋已聞召還之耗矣。君求會稽實良籌，「合註」陳子昂詩：清晏奉良

籌。往看萬壑爭交流。「公自註」美叔方乞越〔二一一〕。「王註」《晉書》：王述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羲之嘗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次公曰：「先生因言美叔求越州，故用

越州事。「實良籌」，又暗用郗超爲其父方回畫計乞會稽也。

太夫人以无咎生日置酒留余，夜歸，書小詩賀上〔二一二〕

「查註」太夫人，謂晁无咎之母也。「合註」无咎母楊氏，《陳后山集》有《楊夫人挽詞》。「詰案」此

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壽樽餘瀝到朋簪，〔馮註〕杜子美詩：朋來慶盍簪。要與郎君語夜〔二二〕深。敢問〔二四〕阿婆開後〔二五〕閣，〔合註〕〔南史〕鬱林王紀：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井中車轄任浮沉。

石塔寺〔二六〕并引

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此詩。〔施註〕〔摭言〕：王播少孤，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粥食。久之，僧頗厭。一日，播出，度未回而先飯訖，乃鳴鐘魚。後播鎮江都，因訪舊遊，所題字皆紗罩之。因留詩曰：上堂才了各西東，慚愧闌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查註〕〔唐書〕王播傳：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爲淮南節度使。

饑眼眩東西〔二七〕，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王註次公曰〕說者謂往時寺僧不能禮賢，至今其徒以飯後鐘爲作。今先生詩意，言播特餓而迷路，不知直往寺中，貪吟詩而失時，不知趨時而往飯。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也多時。山僧異漂母，〔王註〕〔前漢書〕：韓信家貧，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但可供一莞。何爲〔二八〕二十一年〔二九〕，記憶作此訕。〔施註〕〔論語〕：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孔氏云：訕，毀謗也。齋厨養若人，無益祇貽患〔三〇〕。〔王註〕〔前漢書〕：陳平諫高祖曰：「今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機而取之，此養虎自貽患也。」〔唐書〕：王播相穆宗，時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所裨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知飯後鐘，闍黎〔三一〕蓋具眼。〔王註〕〔傳燈錄〕：鄧州丹霞禪師。有僧於山下，見師。師問僧什麼處宿？云：「山下宿。」師曰：「什麼

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查註〕《翻譯名義》：梵云阿闍黎，此云軌範師，又云悅衆。【詰案】紀昀曰：翻案却有至理。

王文玉挽詞

【詰案】此王幼安之父也。公北歸，《與幼安書》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惟幼安昆仲，待遇加厚。又云：若未卽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與此詩「猶喜諸郎」句合，特不詳耳。

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斤琢肺肝。〔施註〕韓退之詩：不用雕琢愁肝腎。玄晏一生都卧病〔三三〕，〔王註〕《晉書》：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終身稱疾，辭位。子雲三世不遷官。幽蘭空覺香風在，〔王註〕孟郊《贈崔純亮》詩云：鏡破不改光，蘭死不改香。〔施註〕《孔子家語》：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芳。宿草何曾淚葉乾。〔王註次公曰〕說者謂草經一年則陳根，言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則期可矣。今翻用之，以言過期而猶哭也。孟郊樂府《薄命妾》云：青山有靡蕪，淚葉長不乾。猶喜諸郎有曹志〔三三〕，〔王註續曰〕曹志，蓋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亦好學有才行者也。〔施註〕《三國志·魏·陳思王曹植傳》：以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詰案】王註、邵註皆作曹志，查註、合註作曹植。文章還復富波瀾。

山光寺送客回次芝上人韻〔三四〕

〔查註〕程沙隨《古易占》云：隋煬帝來江都，筮《易》，遇《離》之《賁》，乃以離宮爲寺，名曰山火，取卦象也。後改曰山光，在揚州北十五里，地名灣頭。盛儀《維揚志》：山光寺，隋大業中建。芝上

人，名曇秀。本集《雜記》：予在廣陵，與晁无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卧舟中，秀作詩。【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鬧裏〔三〕清遊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合註〕張良《陰符經》註：六癸爲天藏，可以伏藏也。夢回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

送芝上人遊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王註次公曰〕先生以元祐六年離杭，召爲翰林承旨，是年又出守潁州，七年徙揚州，此詩乃七年作也。故云「二年閱三州」。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王註次公曰〕後《次法芝韻》詩又云：但願老師真似月，誰家甕裏不相逢。而先生之子過《送曇秀》詩亦云：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掛星河。皆以此也。炯炯時一出。比年三見之，〔詰案〕其前兩見不詳。而公在齊安，已與曇秀往來答問。再後兩見惠州，復重見於金陵。常若〔三〕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闊道逾密〔三〕。吾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施註〕晉·王羲之傳：殷浩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觀政之隆替。」江南千萬峰，何處訪子室。【詰案】公爲曇秀題夢齋二字榜，俾所至懸之，故云「何處訪子室」也。

送程德林〔三〕赴眞州

〔查註〕程德林，名筠。與先生同年。見本集二十三卷中。《九域志》：淮南東路眞州軍事，乾德

二年，以揚州永真縣迎鑾鎮爲建安軍。祥符六年，升爲州，治揚子縣。

君爲縣令元豐中，吏貪功利以病農〔三九〕。〔施註〕《漢·董仲舒傳》：仁人不謀其利，不計其功。君欲言之

路無從，〔施註〕《漢·武帝紀》：復奉正義，厥路亡由。移書諫臣以自通。〔公自註〕諫臣蹇受之〔三〇〕也。〔施註〕

《漢·劉歆傳》：移書太常博士。元豐天子爲改容，〔施註〕《漢·賈誼傳》：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我時匹馬江西東。問之逆旅言頗同，老人愛君如劉寵，〔合註〕《詩·頌》：「寵」「寵」通用。又《字

典》採《集韻》：寵，盧東切，音籠。先生詩亦作平押也。小兒敬君如魯恭。〔施註〕《後漢·魯恭傳》：拜中牟令。郡

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遣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

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曰：「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還

府，具以狀白安。爾來明日達四聰，〔施註〕《尚書·舜典》：明四目，達四聰。收拾駟駿冀北空，〔施註〕《文選·

魏都賦》：冀馬填厩而駟駿。君爲赤令有古風。〔王註次公曰〕東京惟開封、祥符，西京惟河南、永安，南京惟宋城，

北京惟元城，謂之赤縣。其餘乃謂之畿縣也。政聲直入明光宮，天厩如海養羣龍。并收其子豈不公，

〔公自註〕君之子祁舉制策，文學〔三二〕行義，爲時所稱。白沙何必煩此翁。〔王註子仁曰〕真州，唐永正縣白沙鎮。

古別離送蘇伯固〔三三〕

〔合註〕此詩見先生詞類，調名《生查子》。〔誥案〕此篇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三度別君來，〔誥案〕謂別於泗上及杭州也，其一不詳。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酒罷

月隨人，淚溼花如霧。〔馮註〕杜子美《小寒食舟中作》詩：老年花似霧中看。後夜逐君還，夢繞湖邊〔一三三〕路。

谷林堂〔一三四〕

〔查註〕《名勝志》：大明寺在蜀岡側，寺內谷林堂。〔合註〕《名勝志》又云：宋蘇軾詩有「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之句，因取爲名。今按先生詩題已云谷林堂，豈詩成卽以之名堂耶？〔查註〕按《石林避暑錄》云：歐陽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據蜀岡，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子瞻詩所謂「稚竹真可人，霜節已專車」是也。

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施註〕《漢·司馬相如傳·上林賦》：垂條扶疎。美哉新堂成，〔施註〕《禮記·檀弓下》：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及此秋風初。我來適過雨，物至如娛予。穉竹真可人，霜節已專車。〔王註續曰〕《家語》：孔子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老槐苦無賴，〔王註潘大臨曰〕杜子美《奉陪鄭駙馬韋曲》詩：韋曲花無賴。風花欲填渠〔一三五〕。〔查註〕《漢書》：華容夫人歌曰，髮紛紛兮實渠。註云：實，徒干反，讀與填同。山鴉爭呼號，溪蟬獨清虛。寄懷勞生外，〔施註〕李太白《春日醉起言志》詩：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得句幽夢餘。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施註〕杜子美《雨》詩：書時記朝夕。〔查註〕《碧溪詩話》：東坡《谷林堂》云：古今正自同，歲月何必書；《游香積寺》又云：尋幽恐不繼，書版記歲月。自知者觀之，則爲遊戲篇章，得大自在。俗士拘泥，疑前後不相應也。〔語案〕此新堂也，詩言但

題此詩，不更作記，故云「歲月何必書」也。與尋幽偶至，情事懸殊，不可以等論也。《詩話》所謂得大自在者，並謬。

予少年頗知種松，手植數萬株，皆中梁柱矣。都梁山中見杜輿

秀才，求學其法，戲贈二首

〔查註〕杜輿，字子師，盱眙人。晁无咎《雞肋集》有《杜子師字序》。本集《雜記》：種松法：十月以後，冬至以前，松實結熟而未落，折取，并萼收之竹器中。至春初，取實入荒茅地中，得春雨自生。松性至堅悍，始生至脆弱，多畏日與牛羊，故須荒茅地，以茅陰障日，須護以棘。五年後，乃可洗其下枝。七年後，乃可去其細密者。《雞肋集》：東坡公以種松法授都梁杜子師并爲作詩子師求予同賦。詩云：不學栽橙業種松，未慚履豨笑屠龍。許君盡得東坡術，已與先生一事同。其二：長錐散子巖巖遍，短竹扶條歲歲添。待得烹茶有松葉，不應更課木奴嫌。其三：佩牛未敢邀君出，射虎何當許我從。要看堂堂冠珮處，蒼然十萬甲夫中。【誥案】自此詩起以下，皆召還作。

其一

露宿泥行草棘中，〔施註〕《史記·夏本紀》：泥行乘橈。十年春雨養髯龍。〔王註次公曰〕都梁山，泗上之山也，髯龍以言松。《西京雜記》載：松有五鬣、七鬣之名。〔合註〕今本《西京雜記》無此條，見《酉陽雜俎》。如今尺五城南杜，〔施註〕杜子美《贈韋七》詩：時論同歸尺五天。欲問東坡學種松。

其二

君方掃雪收松子，〔合註〕李義山詩：童子開門雪滿松。杜子美《秋野》詩：風落收松子。我已開榛得茯苓。爲問何如插楊柳，明年飛絮作浮萍。〔施註〕東坡《次韻章質夫楊花詞》：曉來雨過，遺踪何在，一池萍碎。註云：舊說楊花入水爲浮萍，驗之信然。

行宿、泗間，見徐州張天驥，次舊韻

〔合註〕次前《送張山人歸彭城》韻也。〔查註〕《九域志》：淮南東路宿州保靜軍節度，治符離縣。東界至泗州一百九十九里。泗州臨淮郡軍事，治盱眙縣。張天驥，見前《過雲龍山人》題註。

二年〔二六〕三躡過淮舟，款段還逢馬少游。無事不妨長好飲，著書自要見窮愁〔二七〕。〔施註〕《史記·虞卿傳》：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孤松早偃原非病〔二八〕，〔王註〕任居實曰：《酉陽雜俎》：世傳松千歲方傾平偃蓋，然有數年輒偃，但於根下遇石則偃耳。劉禹錫《偃松詩》引云：侍中後閣前有小松，不待年而偃。〔丁鎮叔曰〕《遜齋閒覽》云：蘇伯材奉議云，凡欲偃松蓋，極不難。栽時當去松中大根，唯留四旁須根，則無不偃蓋。倦鳥雖還豈是休。〔王註〕淵明《歸去來辭》：鳥倦飛而知還。更欲河邊幾來往，祇今霜雪已蒙頭。〔施註〕白樂天詩：我寄人間雪滿頭。〔誥案〕紀昀曰：東坡七律，駿快者多，難得如此沉著。

次韻劉景文贈傅義〔二二九〕秀才

幼眇〔二四〇〕文章宜和寡，〔施註〕漢元帝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顏師古曰：幼眇讀曰要眇。崢嶸肝肺亦交難。〔施註〕李太白大鵬賦：吐崢嶸之高論。未能飛瓦彈清角，〔施註〕韓子：衛靈公之晉，平公觴之臺，公乃召師涓坐師曠之傍，援琴撫之。未終，師曠曰：「不如清徵。」平公請試聽之。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而延頸鳴，音中宮商之聲，聲聞於天。師曠曰：「不如清角。」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來。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幘，破俎豆，墮廊瓦。肯便投泥戲潑寒。〔王註〕唐·張說傳：玄宗召爲中書令。始，武后末年爲潑寒胡戲，中宗嘗乘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四夷請和，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納之。忽見秋風吹洛水，遙知霜葉滿長安。〔施註〕呂洞賓詞云：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摭言〕賈島得「落葉滿長安」句，求作一聯，杳不可得。詩成送與劉夫子，莫遣孫郎帳下看。

在彭城日，與定國爲九日黃樓之會。今復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形俱悴，感之作詩

菊盞萸囊自古傳，〔王註續曰〕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宜

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始於此。「次公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長房寧復是臞仙。應從漢武橫汾日，「王註次公曰」《文選》：漢武帝行幸河東，祠后土，作《秋風辭》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李太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詩：九日天氣清，登高無秋雲。憶昔傳遊豫，樓船壯橫汾。【誥案】此指定國在彭城日，與顏長道游泗水，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也。數到劉公戲馬年。「王註」《南齊書》：宋武姓劉氏，諱裕，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登項羽戲馬臺。【誥案】此自道彭城事。對玉山人今老矣「二四」，「王註援曰」《晉書》：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次公曰」對玉山人，則先生自謂。舊註引嵇康「醉若玉山之將頹」。見恒河性故依然。「王註」《楞嚴經》：佛問波斯匿王，昔見恒河水與今所見何異？王對以宛然無異。佛再語之，以汝之髮白面皺，而此見情性，未曾有皺也。王郎九日詩千首，今賦黃樓第二篇。【誥案】公作《定國詩敘》云：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又公有《九日和定國》詩。此二句，亦追憶之詞也。

九日次定國韻「二四三」

【誥案】前題，公以九日與王定國再遇於宋，其詩已自九日起矣。此首乃是日又次定國韻，非次定國九日韻也。其題旨在前敘中，前詩所不及者，則發於此，詩不用再及九日也。初白謂無一語及九日，只是自寫襟期，無暇檢點者，乃自不了了耳。定國前被攻擊，不可勝計。上年五月，以子由薦除知宿州，不及一月，已爲安鼎攻罷，仍管勾太平觀，定國因止南都，此公還朝所目擊

也。會宰執欲以南都留臺處公。公使子由道其意於呂大防曰：「諸公欲以南都處之，固甚幸，然定國在彼，恐與之友善，必與公家難爲。」因以公知潁州。及公出，安鼎復攻子由。十月定國再衝替。使公赴留守任，必將誣砌及之矣。自此歷穎、揚歸，而定國猶在南都，此其情勢有不能已者，因追數臺獄，同被罪憂，而至於詩，雖句句飄空，而其實字字皆着迹也。其慨之也至矣。

朝菌無晦朔，蟪蛄疑春秋。〔施註〕《莊子·逍遙遊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轉頭。〔王註〕《異聞集》：淳于棼嘗夢至一國，曰大槐宮。人國，王以女妻，拜爲南柯太守。夢中倏忽若度一世，及覺而理之，乃宅南大槐樹下蟻穴也。仙人視吾曹，何異蜂蟻稠。不知蠻觸氏，自有兩國憂。

【詰案】醜詆黨患，可謂輕死生而忽富貴矣。自此以下，皆發明十五年中憂樂出處，與定國百念灰冷之意。我觀去來今，未始一念留。奔馳竟何得，而起無窮羞。〔施註〕《尚書·說命中》：惟口起羞。王郎誤涉世，屢獻久不酬。黃金散行樂，〔施註〕《古樂府》：王褒《高句麗行》：不惜黃金散盡，只恨白日蹉跎。李太白《將進酒歌》：天生我材必有用，黃金散盡行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清詩出窮愁。俯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軒裳〔一四三〕陳道路，往往兒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駒。〔王註〕晁冲之曰：唐人詩：咸陽原上英雄卒，半是君家養馬來。〔合註〕此李義山《渾河中》詩也。〔施註〕杜子美《復愁》詩：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似聞負販人，中有第一流。〔施註〕《世說》：桓大司馬下都，問劉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對曰：「極進，然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在我輩。」炯然徑寸珠，藏此百結裘。〔王註〕子仁曰：《士明錄》：董威輦在洛陽，時出入於市，得殘繒帛，輒結以爲衣，號爲百結裘〔一四四〕。意行無車馬，倏忽畧九州。〔施註〕

《楚辭》王逸《九思》：嚴載駕兮出戲遊，周八極兮歷九州。邂逅獨見之，天與非人謀。笑我方醉夢，衣冠戲沐猴。〔施註〕《漢·伍被傳》：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蓋寬饒傳》：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力盡病騏驥，伎窮老伶優。〔施註〕《荀子》：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伎而窮。北山〔一〕有雲根，寸田自可纓。會當無何鄉，同作逍遙遊。〔施註〕《莊子·逍遙遊篇》：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歸來城郭是，空有纍纍丘。〔王註程天祐曰〕《續搜神記》：遼東華表柱上，有鶴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纍。【詰案】紀昀曰：灑灑而來，却屈曲自如，無一查語。

卷三十五校勘記

- 〔一〕記所見 集本「見」後有「一首」二字。
- 〔二〕還軫 類本作「旋軫」。
- 〔三〕從祀 集本、施乙、類本作「從祠」。
- 〔四〕有啟廟 施乙「有」字上有「山」字。
- 〔五〕謂柏翳 集本作「謂伯翳」。施乙作「廟有伯翳」。
- 〔六〕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 施乙「相傳」二字作「謂」字。類本無「六日」二字。
- 〔七〕禮記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 原註未註出處。類註謂出《禮記》，今補篇名。「男子生」云云，又見《禮記·內則》，文字略有異。

〔八〕温瓚 合註：「瓚」一作「贊」。

〔九〕次韻晁无咎學士相迎 集本、類本「晁」前有「和」字。集本「迎」後有「一首」二字。

〔一〇〕施註无咎名補之云云 合註謂施註有殘缺，集成據合註錄入。今據施乙訂補。

〔一一〕王註次公曰此一句四出却秦軍事云云 原註註文個別語意有難明處。今參考類丙註文，略疏文意。

〔一二〕計 盧校：「約。」

〔一三〕老來 集本、施乙、類本作「老人」。

〔一四〕紅藥 合註：「藥」一作「藁」。

〔一五〕次韻徐仲車 集本「車」後有「一首」二字。

〔一六〕仲車耳聾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一七〕恰是 集本、施乙、類本作「恰似」。查註：石刻「是」作「似」。

〔一八〕誰如 施乙、類甲作「誰知」。

〔一九〕今赴揚州皆見仲車 類本作「皆見仲車今赴揚州」。

〔二〇〕東都 類丙作「東來」。類甲作「東萊」。

〔二一〕浮雲 集本、類本作「孤雲」。

〔二二〕樸被 類本作「幘被」。

〔二三〕十萬餘枝 集本、類本作「十餘萬枝」。

〔三二〕施註陳伯修名師錫建陽人云云 合註謂此條施註有殘缺；其殘缺處，合註有「照《宋史》補全」者。今據施乙訂補。

〔三三〕已離 集本作「已難」。

〔三四〕寄苦語 集本、類本作「記苦語」。

〔三五〕軾在穎州與趙德麟……次其韻 施乙無「軾」字。合註謂「德」前一本無「趙」字。類本無「其」字。集本「韻」字後有「一首」二字。

〔三六〕次韻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 集本「德」前有「趙」字，「句」後有「一首」二字。施乙無「絕句」二字。類本「德」前有「趙」字。

〔三七〕再次韻德麟新開西湖 集本、類本「德」字前有「趙」字。集本「湖」字後有「一首」二字。

〔三八〕山鞠窮 類本作「山鞠窮」。

〔三九〕去歲穎州災傷云云 類本此條自註，在「燈花」句下。集本無此條自註。

〔四〇〕予以穎人云云 集本此條自註，在「燈花」句下。

〔四一〕焦陂下 類甲、類乙作「焦陂上」。

〔四二〕到官病倦未嘗會客云云 類本題下原註：「正仲名漸，衢之江山人也。」

〔四三〕食輒噎 類本作「飯輒噎」。

〔四四〕清人 類本作「倩人」。

〔四五〕色香 合註：「一作「香色」」。

〔三八〕不虛受 集本、施乙作「不虛授」。

〔三九〕雙石 集本「石」字後有「一首」二字。

〔四〇〕并敍 施乙作「并引」。

〔四一〕正白 七集作「玉白」。

〔四二〕汲水 原作「汲井」。今從集本、類本。

〔四三〕故自癡 類本作「固自癡」。

〔四四〕和陶飲酒二十首 集戊和陶詩共四卷，先列陶詩，次列東坡詩。施乙、施丙未收陶詩。施乙卷四十一、施丙卷上收「追和陶淵明詩五十四首」，施乙卷四十二、施丙卷下收「追和陶淵明詩五十三首」。施乙卷四十一、施丙卷上卷首有蘇轍作《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集戊無此引。章鈺曾用集戊本校繆刻七集中之和陶詩。章鈺謂：「宋本和陶詩未載此引，疑宋本歲久遺脫。」七集和陶詩在續集卷三，有此引。此二十詩，集戊在卷一之一，施乙在卷四十一之一，施丙在卷上之一。施乙、施丙以陶詩爲題，無「和陶」字樣。七集「和陶」無「陶」字。

〔四五〕并敍 施乙、施丙作「并引」。集戊、七集無「并敍」、「并引」字。

〔四六〕把盞 七集作「把杯」。

〔四七〕在揚州時 施乙、施丙無「時」字。

〔四八〕盤礴 集戊、七集作「磐薄」。施乙、施丙作「盤薄」。

〔四九〕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集戊作「和陶淵明飲酒二十詩」。

- 〔五〇〕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 集戊作「庶幾仿佛其不可名言者」。
- 〔五一〕示舍弟 集戊「示」前有「以」字。
- 〔五二〕我不如陶生 施乙、施丙作「我生不如陶」。集戊、七集作「我不如陶生」。
- 〔五三〕云何 集戊作「如何」。
- 〔五四〕酒中趣 集戊作「醉中趣」。
- 〔五五〕似冰釋 集戊、七集作「忽冰釋」。
- 〔五六〕士失己 施乙、施丙、七集作「士失己」。今從。「己」原作「已」。
- 〔五七〕蠹蠕 集戊作「蠹蠕」。
- 〔五八〕同巢雀 集戊、七集作「厭巢雀」。
- 〔五九〕有酒 集戊作「得酒」。
- 〔六〇〕千重山 施乙、施丙、七集作「千金山」。集戊作「千銀山」。
- 〔六一〕既往 集戊作「已往」。
- 〔六二〕得酒 集戊作「持酒」。
- 〔六三〕海派 集戊、施乙、施丙、七集作「海波」。
- 〔六四〕玉英 查註、合註：「英」一作「羹」。
- 〔六五〕飢寒 原作「餓寒」。各本作「飢寒」，今從。「餓」當爲誤刊。
- 〔六六〕一傾 集戊作「復傾」。何校：「復傾」。

〔六七〕心知 集戊作「誰知」。

〔六八〕芙蓉 集戊作「芙蕖」。

〔六九〕醉中 七集作「酒中」。

〔七〇〕抵曲 集戊作「得坎」。何校：「得坎」。

〔七一〕勿驅 查註、合註：「勿」一作「莫」。

〔七二〕賀吾君 集戊作「謝吾君」。

〔七三〕不記 查註、合註：「記」一作「謂」。清施本作「不謂」。

〔七四〕無傷 集戊作「莫傷」。

〔七五〕癡如 集戊作「大如」。

〔七六〕黠如 集戊作「小如」。

〔七七〕醇至 集戊作「淳至」。七集作「純至」，查註謂「純」訛。

〔七八〕過是 集戊作「過此」。

〔七九〕頎然 集戊作「傾然」，疑誤。

〔八〇〕歎息 施乙、施丙作「歎惜」。盧校：「歎惜」。

〔八一〕曉曉 何校：「礲礲」；又謂：「礲字以意改」。

〔八二〕開天庭 集戊作「聞天庭」。

〔八三〕長鳴 七集作「能鳴」。

〔八四〕一中 集戊作「復中」。

〔八五〕衙門 集戊作「牙門」。何校：「牙門」。

〔八六〕吳公 七集作「吳國」，查註謂「國」訛。

〔八七〕行樂 集戊作「爲樂」。

〔八八〕識真 七集作「適真」。

〔八九〕魏志 原作「蜀志」，誤，今校改。

〔九〇〕瘡痍 七集作「創痍」。

〔九一〕寂寞 七集作「寂寥」。

〔九二〕言笑徒多勤 集戊作「多言笑徒勤」。

〔九三〕次韻范淳甫送秦少章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同。查註、合註謂「淳」一作「純」。集本「章」字後有「一首」二字。

〔九四〕謂魯直也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七集續集無此條自註。

〔九五〕其兄少游與張文潛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註文爲：「謂其兄少游與張文潛也。」七集續集無此條自註。

〔九六〕李廌方叔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七集續集無此條自註。

〔九七〕聞林夫當徙靈隱寺高居戲作靈隱前一首 集本、類本作「靈隱前一首贈唐林夫」。

〔九八〕葛衣 原作「葛布」。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合註亦作「葛布」，疑誤刊。

〔九九〕次韻蘇伯固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 西樓帖有此詩，「表」後有「一首」二字。陸耀通《金石續編》卷十六收此詩，題作「次韻伯固遊蜀岡送叔師奉使嶺表」；陸謂此詩石刻在江都縣。

〔一〇〇〕方翳蟬 翁方綱校：「方」，石刻作「初」。《金石續編》：「方」作「初」。

〔一〇一〕浸麻水 西樓帖作「漚麻水」。

〔一〇二〕華顛 西樓帖作「華巔」。

〔一〇三〕騎鶴仙 類甲作「騎鶴山」，誤。

〔一〇四〕春酒熟 西樓帖、金石續編作「春酒凍」。陸耀通引阮元曰：「凍」字勝。唐人詩：一杯松葉凍玻璃。東坡本此。今仍其舊。

〔一〇五〕送晁美叔發運右司年兄赴闕 集乙作「送晁美叔一首」，集甲「一」字類「二」字。類本作「送晁美叔」。

〔一〇六〕我年 施乙作「我言」。

〔一〇七〕君來 類甲作「君家」。

〔一〇八〕鶴骨 施乙作「病骨」。集本、類本作「病鶴」。

〔一〇九〕軾與子由 施乙無「軾」字。

〔一一〇〕亦須放他 類本無「亦」字。

〔一一一〕美叔方乞越 集本、類本作「君近乞越州」。

〔一一二〕置酒留余夜歸書小詩賀上 七集「酒」後有「書壁一絕」四字，無「留余」以下九字。外集「賀上」作

「壁上」。

〔二二〕語夜 七集、外集作「夜語」。

〔二四〕敢問 類本、外集作「敢請」。

〔二五〕開後 類本作「開夜」。

〔二六〕石塔寺 集本「寺」後有「一首」二字。

〔二七〕眩東西 類本作「眩西東」。查註、合註謂「眩」一作「望」。

〔二八〕何爲 集本、施乙、類本作「胡爲」。

〔二九〕二十年 集本、類本作「三十年」。

〔三〇〕貽患 集本、施乙、類本作「遺患」。

〔三一〕闍黎 集甲作「闍梨」。按：施乙引《釋氏要覽·寄歸傳》：梵語阿闍梨耶，唐言軌範，今稱闍黎，語訛也。又按，合註引施註「寄歸」作「○帝」，「阿闍梨」作「阿闍黎」，與施乙不同。

〔三三〕都卧病 原作「多卧病」。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三三〕猶喜諸郎有曹志 施乙「曹志」作「曹植」。刪去句下誥案「據施註所引曹植傳卽施本亦作曹志」云云二十字；又刪「惟查註、合註作曹植」句中之「惟」字。

〔三四〕山光寺送客回次芝上人韻 七集無「送客」二字。外集作「揚州同晁无咎芝上人遊山光寺和芝韻」。查註「次」作「和」。

〔三五〕閑裏 外集作「閑裏」。

〔二二六〕常若 施乙作「常苦」。

〔二二七〕逾密 集本、施乙、類本作「愈密」。

〔二二八〕程德林 類本作「陳德林」。

〔二二九〕以病農 類本作「似病農」。

〔二三〇〕蹇受之 集甲作「蹇授之」。

〔三三一〕文學 施乙作「文章」。

〔三三二〕古別離送蘇伯固 類本、外集作「送蘇伯固效韋蘇州」。

〔三三三〕湖邊 類本、外集作「江南」。七集作「湖邊」；原校：一作「江南」。

〔三三四〕谷林堂 集本「堂」下有「詩一首」三字。

〔三三五〕欲填渠 合註：「欲」一作「吹」。

〔三三六〕二年 類甲、類丙作「三年」。類乙作「二年」。何校：「三年」。

〔三三七〕見窮愁 集本、施乙、類本作「且窮愁」。何校：似作「見」字爲得。

〔三三八〕原非病 集本、施乙、類本作「元非病」。

〔三三九〕傅羲 集甲作「傅犧」。集乙、類甲作「傅曦」。類丙、類丁作「傅曦」，當爲「傅曦」之誤。

〔三四〇〕幼眇 類本作「窈眇」。

〔三四一〕今老矣 集本、類本作「雖老矣」。

〔三四二〕九日次定國韻 集本「韻」後有「一首」二字。

〔二四三〕軒裳 類本作「軒冕」。

〔二四四〕王註子仁曰士明錄云云 類丙「士明」二字墨釘，類甲作「士明」。施註引《逸士傳》，文字間有不同。

〔二四五〕北山 類本作「北方」。

蘇軾詩集卷三十六

古今體詩六十五首

【誥案】起元祐七年壬申九月，至龍圖閣學士守兵部尚書兼侍讀差充南郊鹵簿使任，十一月，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八年癸酉八月，詔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罷禮部尚書任作。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一〕

〔王註胡銓曰〕先生知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合註〕《續通鑑長編》載於元祐七年七月癸卯。【誥案】時子由奉詔出迎，故寄以詩。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時一頃〔二〕。〔施註〕《異聞實錄》：江南進士陳季卿，客長安，十年不歸。一日，終南山翁以竹葉置《寰瀛圖》上渭水中，令陳注目。恍然至家，信宿復回，山翁尚擁褐而坐。季卿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所以，而留詩皆在。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朝請。〔施註〕《漢·汲黯傳》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杜子美

《醉時歌》詩：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漢·吳王濞傳》：不能朝請二十餘年。註云：漢律，春日朝，秋日請，如古諸侯朝聘也。黃門殿中奏事〔三〕罷，詔許來迎先出省。〔王註子仁曰〕《唐·玄宗紀》：開元元年，改門下省曰黃門省。今以言子由時爲門下侍郎也。【誥案】元豐官制：左右僕射，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侍郎、門下侍郎，即參知政事。〔施註〕故事：執政聽謁，有服親，仍先上聞，得旨乃出。已飛青蓋在河梁，〔施註〕《文選·古詩》：飛蓋何翩翩。按，國朝故事，宰相執政，許張青蓋。定餉黃封兼賜茗。〔施註〕歐陽文忠公《感事》詩註云：仁宗朝作學士，上幸天章閣，賜黃封酒一瓶，鳳團茶一斤。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穎。

次韻定國見寄

還朝如夢中，雙闕眩金碧。〔施註〕《文選·古詩》：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誥案】紀昀曰：十字神來，非閱歷人不能道。復穿鸚鵡〔四〕行，〔施註〕杜子美《暮春》詩：不息豺虎鬪，空慚鸚鵡行。劉禹錫《和竇員外》詩：鸚鵡差池出建章。強寄麋鹿迹。勞生苦晝短，展轉不能夕。〔王註〕魏裴讓之〔五〕《古樂府》云：展轉不能寐，徙倚獨披衣。默坐數更鼓，〔施註〕《顏氏家訓》：或問：「五更何訓？」曰：「漢魏以來，謂甲乙丙丁戊夜。又云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流水夜自逆。〔王註次公曰〕道家曰：黃河水逆流。此搬運之法也。故人爲我謀，此志何由畢。越吟知聽否，誰念病莊舄。〔公自註〕時方請越。〔施註〕《史記·陳軫傳》：軫對秦惠王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次韻蔣穎叔、錢穆父從駕景靈宮二首

〔王註十朋曰〕元祐七年壬申，是歲南郊，先生爲鹵簿使。〔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五月，錢總權戶部尚書。六月，蔣之奇爲戶部侍郎。〔查註〕《宋史·禮志》：東西景靈二宮，創於祥符五年，在端禮街之東西，置藝祖以下御容於內。《困學紀聞》：景靈宮之爲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神御，寓佛老之祠。〔合註〕《續通鑑長編》：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先是詔丁謂等擇地建宮，以奉聖祖。王熙元言：「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地。又載：元祐七年十一月辛卯，薦享於景靈宮，遂齋於太廟。壬辰，朝饗八室。《夢溪筆談》：上親郊廟，先景靈宮，謂之朝獻。

其一

歸來病鶴記城闐，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差垂領髮，〔施註〕杜子美《上巳日》詩：鬢毛垂領白。〔合註〕應璩書：鬢已半白。軟紅猶戀屬車塵。〔公自註〕前輩戲語，有西湖風月不如東華軟紅香土。〔王註次公曰〕乘輿在前，又有副車八十乘隨之，不敢指斥，故言「屬車」而已。雨收九陌豐登後，〔王註〕《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施註〕杜牧之詩：雨晴九陌鋪江練。《漢·食貨志》：餘三年食，進業日登。日麗三元下降辰。〔施註〕《北斗經》：三元八節，本命生辰，北斗下日，嚴置壇場。〔查註〕徐陵表：三元肇慶，六呂司春。麤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
以助精禋。〔王註次公曰〕《爾雅》：精意以享曰禋。〔施註〕《尚書·舜典》：禋於六宗。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查

註「藜藿野人詩話」云：東坡自揚州召還，有次韻從駕景靈宮詩，王仲至和之，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慶裡」，東坡稱歎久之。蓋漢張寬，川人，自揚州守召，東坡亦然。漢武帝郊祀，回至渭橋，見婦人洗乳於渭水，上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知我也。」上使問張寬，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則見。」東坡時爲尚書，亦乘車在駕前云。【誥案】以後詩論，此首乃和穎叔韻也。

其二

與君並直〔六〕記初元，〔合註〕「宋史」：錢總在神宗時，自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東京東刑獄，左司郎中，使高麗，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查註〕黃山谷「和穆父猩猩毛筆」詩，自註云：時蘇、錢二公，俱直紫微閣。白首還同人禁門。〔合註〕「漢書·息夫躬傳」：出入禁門。玉殿齊班容小語，霜廷稽首泫微溫〔七〕。〔公自註〕適與穆父並拜庭中，地皆流濕〔八〕，相與小語道之。〔王註〕梅聖俞詩：「庶深容小語，槐密漏微陽。」〔施註〕「世說」：支道林語王逸少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施註〕「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擇，一曰稽首。病貧賜茗浮銅葉，〔王註〕次公曰「銅葉，言茶盞也。」〔查註〕程大昌「演繁露」：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斝。其製像銅葉湯斝耳。銅葉，黃褐色也。老怯香泉〔九〕，艷寶樽。〔合註〕劉潛「謝鄱陽王賜鉢啓」：用貴寶樽。回首鵝行有人傑，坐知羌虜是游魂。〔王註〕魏明帝「善哉行」：假氣遊魂，魚鳥爲伍〔一〇〕。杜子美「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詩：游魂貸爾曹。【誥案】公自云和此詩，穎叔未有帥洮之命，遂成吟讖。事載總案「再送穎叔詩跋」。查註謂穎叔新除熙河帥，故結句云然，誤矣。合註引「長編」：「穎叔知熙州」，亦誤。又此詩和穆父韻，故結句指穎叔也。【案】總案元祐八年正月十六日有「送蔣之奇帥熙河，并跋再送之奇詩」條。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二〕

【誥案】此五詩施編不載，查註據外集揚州還朝作補編。

其一

楚水別來十載，【誥案】公以元豐七年甲子離黃州，至是元祐七年壬申，凡閱九年，詩言十載，舉成數也。蜀山望斷千重。畢竟擬爲僮父，憑君說與吳儂。

其二

湖目也堪供眼〔三〕，〔查註〕湖目，蓮子也。〔合註〕《西陽雜俎·廣知》：歷城北有蓮子湖，魏袁翻在湖醱集。張伯瑜諸公，言：「向爲血羹，類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遂如公語，果成。清河王異焉。公曰：「可思湖目。」清河未解。房叔道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皮日休詩：湖目芳來百度游。木奴自足爲生。若話〔三〕三吳勝事，不惟〔四〕千里蓴羹。〔馮註〕《潛確類書》：或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蓴鼓所出處。張鉅山詩云：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鹽。〔合註〕《野客叢書》：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產蓴甚佳。《漁隱叢話》謂：千里，湖名。〔查註〕《名勝志》：溧陽有蓴湖，又名千里湖，在縣南。

其三

人在畫屏〔五〕中住，〔合註〕江淹《空青賦》：曲帳畫屏。客依明月邊遊。未卜柴桑舊宅，〔合註〕《宋書》：陶

潛，潯陽柴桑人。嘗著《五柳先生傳》曰：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須乘五湖〔一〕扁舟。〔查註〕《後漢·隗囂傳》：方望以書辭囂曰：「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湖。」

其四

生計曾無聚沫，〔合註〕《列子·湯問篇》：詹何曰：「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孤踪謾有清風。治產猶嫌范蠡，〔合註〕《史記·貨殖傳》：范蠡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攜挈頗笑梁鴻。

其五

弱累已償俗盡，老身將伴僧居。〔詰案〕公此番召還，以避言者，不住子由東府，寓居汶公浴室東堂。以大司馬仍居賤貧應舉之地，此古今所未見也。詩言將伴僧居，猶以未脫朝簪故耳，合上句讀之，其意自見。未許季鷹高潔，秋風直爲鱸魚。

軾近以〔一〕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二〕贈之，謹和子功詩，並求純父數句

〔查註〕本集《雜記》云：月石屏，捫之，月微凸，乃僞也。又按《宋史》：范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東都事畧》：范百祿，元祐中知開封府，復召入翰林，拜中書侍

郎。祖禹，一字夢得。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哲宗立，擢右正言，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爲之。蘇軾稱爲講官第一。【誥案】涵星硯，星在池上者十有三，有墨書子瞻二字，後歸李才元家，以范、李爲媿家故也。見張世南《游宦紀聞》。

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中星。〔王註次公曰〕紫潭，言硯。玄雲，言墨也。〔彥章曰〕《異聞實錄》：徐玄之夜見人物，如粟粒行案上。傳呼曰：「蚺蟬王欲觀漁於紫石潭。」漁具數十，人人硯中，皆獲小魚。玄之大駭，以册覆之，照看皆無。〔施註〕《後漢·列女蔡琰傳》：玄雲合兮翳月星。獨有潭上月，倒掛紫翠屏。〔王註〕《志林》云：月石屏真者必平，然多不員，員而平，注滿而不出者，此至難得也。我老不看書，默坐養此昏花睛。時時一開眼，見此雲月眼自明〔二九〕。久知世界一泡影，大小真僞何足評。笑彼三子歐、梅、蘇〔三〇〕，無事自作雪羽爭。〔公自註〕事見三人〔三〕詩集。〔王註〕歐陽永叔、蘇子美皆有《月石硯屏》詩。梅聖俞《讀月石屏詩》云：予觀二人作詩論月石，月在天上，石在山下，安得石上有月迹至矣。歐陽公知不可詰，不竟述，欲使識者默自釋，蘇子苦豪邁，何用強引犀角蚌蛤巧辯析。〔施註〕歐陽文忠公《鴉石屏歌》：晨光入林衆鳥驚，鴈鴈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黃口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蘇子美《永叔月石硯屏歌》：老蚌吸月月降胎，水犀望星星入角。彤霞燦石變靈砂，白虹貫巖生美璞。梅聖俞《和吳學士》詩：忽得號畧一片石，其中白色圓如規。又有樹與鳥，畫手雖妙何能爲。吳乃持問歐陽公，比公曩獲尤可疑。疑不可辨賦以詩，詩辭粲粲明星垂。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栖窗櫺。〔王註厚曰〕《前漢·律曆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大范忽長謠，語出月脇令人驚。〔施註〕皇甫湜《顧況集序》云：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爲快也〔三〕。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王註〕孟郊《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三二〕。牀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橫。〔王註〕杜子美

《夜宴左氏莊》詩：風林纖月落。急送小范家，護此涵星泓。願從少陵博一句，山木盡與洪濤傾。〔王註〕杜子美《戲題畫山水歌》云：舟人漁子人浦激，山木盡亞洪濤風。

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三四〕

〔查註〕歐陽公《硯譜》：龍尾溪石，以金星者爲貴。《范太史集·子瞻尚書惠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賦》十二韻以謝。原詩云：端溪千仞涵明星，號山太古藏陰靈。蘇公贈我此二寶，使我坐卧瞻雲屏。我觀天地間，有物皆流形。或從青空入幽谷，中夜隕石翻階堦。《齊諧》志怪不能狀，欲說但恐同優伶。公游浙江探禹穴，長嘯宇宙臨滄溟。手攀天河弄星月，醉落大筆還微醒。故分星月入我室，光照窗戶風生庭。長林偃絕壁，晚色寒青冥。似聞洪濤卷萬木，直幹不折當風霆。玄雲欲落雪，夜久孤燈熒。報贈愧無青玉案，苦吟徒使神鬼聽。

月次於房歷三星，〔合註〕《漢書·律曆志》：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合辰在斗前一度。斗牛不神箕獨靈。〔王註〕韓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又云：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神。簸搖桑榆盡西靡，〔王註〕杜子美《種葛苴》詩：雨霽先已風，散足盡西靡。〔施註〕《文選》劉孝標書云：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五臣註云：宣帝子封東平，常思長安，後葬東平，冢上樹盡皆西向而靡。影落蘇子硯與屏。天工與我兩厭事〔三五〕，孰居無事爲此形。〔查註〕《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與君持彙侍帷幄，〔王註〕《後漢書》：杜林薦鄭興，宜侍帷幄。又，桓榮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同到〔三六〕温室觀堯堦。〔王註〕《漢宮閣記》：未央宮，有宣

明、長年、溫室、昆德四殿。帝王世紀：堯時有草當階而生，每月朔生一莢，月半生十五莢，至十六日，一莢落，至月晦而盡，月小則餘一莢不落。王者以是占曆，應和而生，以爲堯瑞，名之黃莢。自憐太史牛馬走，伎等卜祝均倡伶。

〔王註〕《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欲留衣冠掛神武，〔王註〕《南史·陶弘景傳》：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便擊雲水歸南溟。陶泓不稱管城沐，〔王註〕《韓退之》《毛穎傳》：秦始皇使蒙恬賜之湯沐，封諸管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出處必偕。

醉石可助平泉醒。〔王註〕《唐餘錄》：李德裕於平泉別墅，采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卽踞之。又，德裕曰：《廬山記》，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自放以酒，名曰醉石。〔合註〕《五代史·張全義傳》：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託全義復求之。監軍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故持二物與夫子，欲使妙質留天庭。〔合註〕《封禪文》：上陳天庭。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上書掛名豈待我，〔查註〕《晁以道》《客語》云：范純父，元祐中與東坡數上書論事，嘗約各草一疏。東坡訪純父，求所作疏先觀，遂書名於末云，賦不復自爲矣。純父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者。《和月石屏》詩云云，蓋紀實也。獨立自可當雷霆。〔王註〕《舊唐書》：歸登爲右拾遺。時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爲相。陽城上疏切直，德宗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我時醉眠風林下，夜與漁火〔三七〕同青熒。〔施註〕《韓退之詩》：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王註厚曰〕劉禹錫詩：乘櫂不來廣樂絕，獨與猿鳥愁清熒。撫物懷人應獨歎，〔施註〕《文選》謝靈運《擬鄴中詩序》：撰文懷人，感往增愴。作詩

寄子誰當聽。【誥案】紀昀曰：輾轉深至，純以意勝，而筆能曲折以達之。

次韻錢穆父會飲〔三〕

〔施註〕先生論新法，出爲杭州通判，時年三十六。歷典三郡，謫徙黃州，年五十，始再登朝。二聖眷遇特異，諸公懼其得政，交攻之。既不自安，力丐外，出守杭州。凡再歲，召入，而子由已爲右丞，公以嫌又上章丐去，遂守穎移揚，復召入，益不爲留計。此詩首言用晚，不能早遂歸志，而未始少忘。元祐初，錢穆父與公同在西掖，又同去守杭，越至是復同來，故云「與君幾合散」。先生任兵部爲閑曹，穆父任戶部爲劇部，故云「居官不任事，造物真見私，主人獨賢勞，金穀方流馳」。時正愍呂丞相主黃河東流之議，故云「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瀾」。

彈冠恨不早，掛冠常苦遲。〔王註厚曰〕後漢書：逢萌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時王莽殺其子宇，萌卽解冠，掛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盛服每假寐，〔王註〕左傳：宣公三年：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角闕時伏思。〔王註次公曰〕角闕，言帝闕之角也。漢書：文七年，未央宮東闕罍思災。師古曰：罍思，謂連闕曲闕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罍思然。而釋名：謂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書：王莽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直爲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罍思，曰：「無使民復思也。」則闕闕謂之罍思，而罍思義取伏思矣。〔施註〕三輔黃圖：闕，觀也，周置兩觀，以表宮門，其上可居，登之可以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劉熙釋名：罍思，在闕門外。罍，復也；思，思也。東門未祖道，西山空拄頤〔三〕。逝將江海去，

安此麋鹿姿。要當謀三徑，何暇擇一枝。〔施註〕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簞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與君幾合散，得酒忘醇醪〔三〇〕。〔合註〕按皮日休酒杯詩云：但取性澹泊，不知味醇醪。君談似落屑，我飲如弈棋。〔公自註〕世有作詩如弈棋，弈棋如飲酒，飲酒乃大戒〔三一〕之語。僕於棋、酒二事，俱不能也〔三二〕。〔王註〕遜齋閒覽云：子瞻嘗自言，平生三不如人，謂著棋、吃酒、唱曲也。居官不任事，〔王註〕晉書：劉惔卒，孫綽爲之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知言。〔施註〕史記·五帝紀：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蘇秦傳：秦說趙肅侯曰：「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造物真見私。主人獨賢勞，金穀方流馳。〔合註〕揚雄大司農箴：時惟大農，爰司金穀。行人亦結束〔三三〕，杖杜乃歸期。〔王註〕詩·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合註〕題曰會飲，則同席必不止先生與穆父二人，此二句指蔣穎叔將赴熙河，而祝其歸也。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十月乙亥，蔣之奇知熙州。〔誥案〕此條長編，合註引載前次韻從駕景靈宮詩「遊魂」句下，今移於此。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醜。〔王註〕次公曰：前漢·溝洫志：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醜二渠以引其河。註云：醜，分也。元祐初，黃河多決，河當北流，今云東醜，正言河之爲患也。此後庚辰年，先生有聞黃河已復北流詩，則河不可東也。〔查註〕時文潞公、呂丞相力主回河之議，故云「公卿雖少安，河流正東醜」也。〔誥案〕文彥博五年二月致仕，查註已載年表，此又自誤矣。我得會稽去，方回良不癡。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丘，瞻望天光，退而相慶，引滿醉吟〔三四〕

〔查註〕春明退朝錄：每南郊大禮，使宰相爲大禮使，學士爲禮儀使，鹵簿使，御史中丞爲儀仗

使，開封府爲橋道頓遞使。真宗時，東封西祀，皆輔臣，爲五使。南郊則用學士以下。《汴京遺迹志》：南郊壇在開封府城南薰門外，其側又有南青城，卽宋祭天之齋宮。北郊壇在府城北封丘門外，其北又有北青城，卽宋祭地之齋宮。【詰案】元祐七年冬，親祠，合祭天地。其以夏至祭皇地祇於北郊，非此年也。查註並引南北郊事，不知分析註明，數典則備，而題解誤矣。

千章杞梓蔭雲天，【王註】《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施註】《漢·貨殖傳》：木千章，亦比千乘之家。樗散誰收老鄭虔。喜氣到君浮白裏，豐年及我掛冠前。【詰案】紀昀曰：五六詩話所稱，然三四亦佳。令嚴鐘

鼓三更月，【王註】崔塗詩云：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杜子美《後出塞》詩：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野宿貔貅萬竈烟。【施註】《史記·孫子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太息何

人知帝力，【施註】《楚辭·屈原九歌》：思夫君兮太息。王充《論衡》：堯時百姓閑暇，擊壤而歌於征途，曰：日出而作，日

人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堯何力於我。歸來金帛看頰肩【三三】。【詰案】紀昀曰：宋郊天，必有賜賚，故末句

云然。

郊祀慶成詩【三六】

【施註】元祐七年，哲宗合祭天地於圓丘，公以兵部尚書爲南郊鹵簿使。先是朝饗八室，至神宗室，上涕洟不止。癸巳冬至，行禮，上致誠極恭。夜月澄爽，雲物晏溫，御樓肆赦，終日和煖，天意昭答。翌日風寒相屬，時雪如期，宰執侍從，進詩以賀，蓋此詩也。【查註】《宋史·禮志》：元豐六年冬至郊祀，以太祖配，不設皇地祇位。哲宗初立，未遑親祀，有司攝事如元豐儀。翰林學

士顧臨等謂：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失今不定，後必悔之。范純禮等主北郊之議，彭汝礪、曾肇復上疏論合祭之非。而呂大防則言先帝祀地之禮，未經親行，今上臨御之始，正當親見天地，而獨不設地祇位，恐亦不安。太皇太后以爲然，遂合祭天地。《東都事畧》：元祐七年，詔曰：國家郊廟，三歲一親，冬至合祭天地於圓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詔定親祠北郊之儀，未及行。是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饗率如權制。朕方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樂城集·郊祀慶成》詩云：盛禮彌三祀，初元正七年。祭兼天地報，儀自祖宗傳。講義金華久，齋心玉食鮮。秋成通四海，康實到窮邊。塵捲挑強寇，琛來渡海船。人和神亦答，物備禮誠全。廟室開深靚，郊丘對廣圓。翠帷新秘殿，寶仗隘通塵。周冕裘繒儉，唐車保介便。導前多舊德，迎拜或華顛。薦潔求陰燧，馳誠寄燎烟。垂精粲星斗，望秩遍山川。降輅追前躅，回班戒弗虔。徹網深屈體，屏蓋切承天。嶰谷灰初應，扶桑日欲躔。旌旂逐風轉，歌舞送天旋。簾啓瞻宸極，雞號識漏泉。矜愚開罪罟，釋欠靖民編。樂作波翻海，書行箭脫弦。東朝歸福胙，南極本高仙。有道知難犯，無私每得賢。劬勞就聖德，謙畏絕私權。治道初無象，神功竟莫宣。下臣叨進玉，隨見頌誠然。自註：臣於景靈郊丘，實進玉帛。

帝出乘昌運，〔王註〕《易·說卦》：帝出乎震。天心予太平。文章三代繼，〔施註〕《漢·孝武紀·贊》：曰：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鴻業，而有三代之風。制作七年成。〔王註次公曰〕：哲宗皇帝即位之七年也。〔施註〕《尚書·洛誥註》：周公七年成禮樂。《禮記·明堂位》：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

量而天下服。七年，致政於成王。大祀乾坤合，〔王註續曰〕言合祭天地也。〔施註〕《唐·禮樂志》：大祀天地宗廟五帝。是歲《南郊文》畧曰：欽言肇郊，躬行大禮，念嘗再饗乎穹昊，未始祗事乎皇祇，是用推本建隆之舊章，復舉熙寧之故實，執鬯以裸八室，奠玉以合兩儀。〔合註〕《東都事畧·哲宗本紀》：元祐七年，詔曰：朕嗣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禋禮，奠幣上帝，裸鬯廟室，而地示大神，久未親祀，其冬至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示位。剛辰日月明。〔王註厚曰〕剛辰，剛日也。《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施註〕《禮記註》鄭氏曰：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泰壇朝埽地，〔王註〕《禮記·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郊特牲》：掃地而祭；又：於其質也。〔毛〕。〔施註〕《爾雅》：圓丘，泰壇祭天也。方澤，泰圻祭地也。魄寶夜垂精。〔王註〕《晉書·天文志》：鈎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帝，其神曰耀魄寶。《前漢·天文志·贊》云：日月周耀，星辰垂精。〔施註〕《唐文粹》李德裕《武宗册文》云：振金石而六變，魄寶昭臨。仰御圓蒼蓋，環觀海岳〔三〕城。北流吞朔易，〔王註續曰〕言黃河順流於北也。〔施註〕《毛詩·魏風·碩人》：北流活活。詩言黃河順流。《尚書·堯典》：平在朔易。孔安國云：北稱朔。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合註〕《續通鑑長編》：是年十月辛酉，河復東流。而先生言北流，蓋心以爲非矣。西極落機槍〔三九〕。〔王註次公曰〕言西夏寧靜也。機、槍，妖星名，出則兵見故也。〔施註〕《漢·天文志》：天槍，左右銳，長數丈。縮西北。天機本類星，末銳，長數丈。石氏云：槍、機、槍、彗異狀，其殃一也。又曰：妖星。〔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十月辛酉，西賊攻圍環州及砦鎮，凡七日，乃解去。折可適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出，賊大敗。過牛圈，飲其水，人馬被毒而死，不可勝計。升燎靈光答，〔施註〕《禮記·郊特牲》：凡祭取腍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漢·武帝紀》：光集靈壇，一夜三燭。回鑾瑞霧迎。〔施註〕《歐陽永叔》和梅聖俞登樓詩：黃傘亭亭瑞霧間。需雲遍枯槁，〔施註〕《周易·需卦》：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解雨達勾萌。〔施註〕《周易解》：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義大矣哉。《禮記·月令》：季春之月。

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可頌〔四〕非天德，〔施註〕《唐·李絳傳》：安國佛祠，欲使絳爲之頌。絳言：「大人與天地合德，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因箴亦下情。民言知有酌〔四〕，〔王註〕《禮記·坊記》：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帝謂本無聲。〔施註〕《毛詩·大雅·皇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富國由崇儉〔四〕，祈年〔四〕在好生。〔王註次公曰〕《周禮》曰：以祈年〔四〕。而漢有祈年觀。《書·大禹謨》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施註〕《毛詩·大雅·雲漢》：祈年孔夙。無心斯格物，克己自銷兵。〔王註〕《唐書》：蕭俛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乃密詔天下鎮兵，逃死不補，謂之消兵。〔施註〕《史記·秦始皇本紀》賈誼《過秦論》：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鐃，以爲金人十二。化國安新政，〔施註〕《後漢·王符傳》：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孤臣返舊耕。〔施註〕韓退之《赴江陵》詩云：孤臣昔放逐。還將清廟什，留與野人賡。〔詰案〕紀昀曰：字字老重，不減唐人應制詩，而氣脈生動則過之，此東坡斂才就法之作。

次韻王仲至喜雪御筵

〔施註〕元祐七年，南郊罷，時雪如期。〔查註〕《宋史》：王欽臣用蔭人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正，世稱善本。〔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九月，王欽臣爲工部侍郎。十一月壬寅，爲給事中。戊申，以孔武仲言，詔寢前命。八年六月，權吏部侍郎。〔查註〕按《能改齋漫錄》云：東坡元祐末爲禮部尚書，夢人送《喜雪》詩云，是王仲至所與，

覺後惟記一聯，仲至因足以成章。曰：曉雪誰驚最後時，土膏方得助甘滋。歲功已覺三元近，春事何憂一覺遲。不著寒梅容觸冒，半留紅杏惜離披。神交彼此無勞辨，更爲公題人夢詩。三四乃夢中所得，今附錄於此。

三軍喜氣鑠飛花，〔王註〕《唐摭言》：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睡起空驚月在沙。未集驂騮金駉裏，故殘鳩鵲玉橫斜。〔王註〕次公曰：鳩鵲，漢殿名。杜子美《宣政退朝》詩云：雪殘鳩鵲亦多時。〔玉橫斜〕，雪殘之貌也。〔施註〕《文選》謝朓詩：金波麗鳩鵲。偶還仗內身如寄，〔施註〕先生自揚州召歸，故云偶還。〔查註〕《春明退朝錄》：唐日御宣政殿，設殿中細仗於廷。明皇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人關門。唐末常御殿，更無仗，遇朔望特設之。熙寧二年，始御文德殿，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人，皆立殿門之外。宰相至，陞朝官盡赴文德殿參假，謂之橫行。尚憶江南酒可賒。〔詰案〕紀昀曰：此句出人意表。宣勸不多心自醉，〔施註〕《後漢·劉寬傳》：靈帝嘗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醉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強扶衰白拜君嘉。〔王註〕《左傳·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曰：「《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施註〕杜子美《收京》詩：生意甘衰白。

次韻奉和錢穆父、蔣穎叔、王仲至詩四首〔四五〕

見和西湖月下聽琴

〔查註〕原作在三十四卷。〔詰案〕此穎州西湖也。

謾謾松下風，靄靄隴上雲。聊將竊比我，不堪持寄君。〔王註〕厚曰：陶弘景辭職入山，梁武詔不起，

問山中何所有？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誥案〕紀昀曰：起得脫灑不粘題，而題意宛然。半生寓軒冕，一笑當琴樽。良辰飲文字，晤語無由醺。我有鳳鳴枝，〔施註〕《毛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詩傳》云：鳳凰非梧桐不棲。背作蛇蚶紋。〔王註次公曰〕鳳鳴枝，琴也。琴以桐木爲之，而鳳棲於桐，琴古而漆裂，則有蛇蚶紋。〔蛇蚶〕出《莊子》。司馬註云：謂蛇腹下齟齬可以行也。〔合註〕《東坡題跋》：知琴者，以蛇蚶紋爲古。月明委靜照，〔合註〕《文選》謝莊《月賦》：委照而吳業昌。杜子美《月圓》詩：委波金不定。心清得奇聞。〔施註〕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心清聞妙香。當呼玉澗手〔四七〕，〔公自註〕家有雷琴甚奇古，玉澗道人崔閑，妙於雅聲，當呼〔四八〕使彈。一洗羯鼓昏。〔王註〕《羯鼓錄》：唐明皇好羯鼓，常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請歌《南風》曲，猶作虞書渾。〔王註〕《揚子》：虞夏之書渾渾爾。

見和仇池

〔查註〕原作在三十五卷。又目錄註云：「池」字下疑脫「石」字。〔誥案〕《雙石詩敘》：揚州獲二石，以盆水置几案間。因憶潁州舊夢，覺而誦杜陵《秦州雜詩》「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句，其詩僅參用潛通之意，非真有仇池石也。此詩之意，更不在石，故題云「見和仇池」，并不及雙石也。查註謂題脫石字，乃全未看清前後兩詩，而但以後題之仇池石爲據，後題雖即指此雙石，然詩之虛實又不同也。疑其脫字，誤矣。

上窮非想亦非非，〔王註〕《楞嚴經》云：如存不存，若盡不盡，如是一類，名非想非非想處。〔施註〕《華嚴經》：四空處天，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下與風輪共一癡。〔王註次公曰〕共一癡，言上天下地皆然，蓋佛氏

謂之界者，一癡想所成也。〔子仁曰〕白樂天《晨霞》詩：上自非想頂，不及風水輪。〔施註〕《華嚴經》：金輪水際外有風輪。《樓炭經》：地深二十億萬里，下有金粟、金剛，亦各二十億萬里。下有水際，八十億萬里。此雖六重，前四是地輪，第五水輪，第六風輪。翠羽若知牛有角，〔施註〕杜子美《赤霄行》：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紙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空瓶何必井之眉〔王註〕《前漢·陳遵傳》：揚雄作《酒箴》，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還朝暫接鵝鸞翼，〔王註〕《唐書》：上官儀曰：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遙羽鵝鸞，豈雍州判佐比乎。謝病行收麋鹿姿。〔王註〕歐陽永叔《早朝感事》詩：羽儀雖接駕兼鷺，野性終存鹿與麋。記取和詩三益友，〔王註次公曰〕三益友，指言蔣、錢、王也。他年弭節過仇池。〔王註次公曰〕弭節，暫止旌節也。

玉津園

〔查註〕《文獻通考》：宋四園苑，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勝。《汴京遺迹志》：玉津園在南薰門外。

承平苑囿雜耕桑，〔查註〕《避暑燕語》：玉津園，半以種麥，每仲夏，駕幸觀刈麥。自仁宗後，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爲故事。六聖勤民〔王註〕計慮長。〔王註次公曰〕六聖謂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也。碧水東流還舊派，〔公自註〕玉津分蔡河上流，復合於下。紫壇南峙表連岡。〔王註〕《前漢·郊祀志》：匡衡言：「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查註〕《唐書·張九齡傳》：玄宗卽位，未郊見。九齡建言：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不逢遲日鶯花亂〔王註〕，空想疎林雪月光。千畝何時躬帝藉，〔王註〕

《國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注：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施註〕《禮記·祭義》：天子爲藉千畝，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查註〕《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斜陽寂歷鎖雲莊。〔王註〕李邕《登歷下古城》詩：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出《老杜詩集》。

藉田

〔查註〕《事實類苑》：元豐二年七月，詳定禮文所言：自漢迄唐，皆有帝藉神倉，今久廢不設。乞於京城東南度地千畝置藉田，仍徙先農壇於其中，立神倉於東南。五穀之外，並植菜蔬，冬則藏冰，一歲祠祭之用取具焉。

竊脂方紀瑞，〔王註次公曰〕桑扈謂之竊脂。《詩·小雅·小宛》曰：交交桑扈。是也。〔施註〕《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曰：「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九扈爲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桑扈，竊脂也。布穀未催耕。〔王註〕杜子美《洗兵馬》詩：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魚沫依蘋渚，蝸涎上綵楹。〔王註〕杜牧之詩：鳥啄催寒水，蝸涎畫畫梁。〔合註〕湯惠休《明妃曲》：瓊臺綵楹。江湖來夢寐，簑笠負平生。琴裏思歸曲，〔施註〕《文選》石季倫有《思歸引序》曰：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倘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余懷。因君一再行。〔王註次公曰〕《司馬相如傳註》師古曰：行，謂曲引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

頃年楊康功使高麗，還，奏乞立海神廟於板橋。僕嫌其地湫隘，移書使遷之文登，因古廟而新之，楊竟不從。不知定國何從見此書，作詩稱道不已。僕不能_言記其云何也，次韻答之。

〔施註〕楊康功，名景畧，洛陽人。元豐間，以起居郎使高麗，爲國王祭奠使。神宗諭以此行多欲去者，卿在所選也。康功對曰：「欲與不欲，非爲利卽憚險耳。臣知稟命而已。」歸稱上旨，就賜金紫，擢中書舍人。終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查註〕徐兢_{高麗圖經}：元豐七年，高麗王徽卒，世子勳立百日又卒，勳弟運立。上命左諫議大夫楊景畧爲祭奠使，王舜封副之，右諫議大夫錢總爲弔慰使，朱球副之。七年七月，自密至板橋，航海而往。〔合註〕_{續通鑑長編}載：元豐六年九月，承議郎左司郎中楊景畧爲高麗祭奠使。七年十月，試給事中朝奉郎守起居郎楊景畧爲試中書舍人。景畧奉使高麗，方還在道，擢之。蓋六年秋末奉命，次年春啓行，冬還朝也。〔查註〕_{齊乘}：登州北三里海濱，田橫寨相對，本海神廟基。宋治平中，郡守朱處約以其地太高峻，移廟西，置平地，於此建蓬萊閣。又云：膠西縣，古介葛盧國，隋置縣，唐省入高密，以其地爲板橋鎮。〔文獻通考〕：密州膠西縣，本板橋鎮。〔輿地廣記〕：宋元祐三年，復置縣。〔太平寰宇記〕：文登縣在登州東南二百八十里。〔齊乘〕：文登縣，本漢牟平不夜縣地。齊天統四年，分牟平置文登縣，以地有文山，始皇召集文人登之，故曰文登。

退之仙人也，游戲於斯文。談笑出奇偉_言，鼓舞南海神。〔施註〕韓退之_{南海神廟碑}云：海於天地

間，爲物最鉅，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頃者〔五〕三韓使，〔施註〕《後漢·東夷傳》：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牟韓。幾爲蛟鱷吞。〔合註〕《嶺表錄異》云：鱷魚狀如鼉，舉止趨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李德裕貶官潮州，經鱷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玩古書圖畫，一時沉失。歸來築祠宇，要使百賈奔。〔公自註〕板橋，商賈所聚。我欲遷其廟，下數浮空羣。〔公自註〕謂登州海市。移書竟不從，信非磊落人。公胡爲拳拳，繫此空中雲。〔施註〕《傳燈錄》：南泉云，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纏著。作詩頌其美，何異刻劍痕。我今已括囊，象在六四坤。〔王註〕《易·坤卦》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

沐浴啓聖僧舍，與趙德麟邂逅〔五〕

〔施註〕先生守穎，德麟在幕府，郡有西湖，每相從其上，至是官滿入京，故有「東穎西湖迹已陳，季子來歸初可喜」之句。時先生力求會稽，故云「明年同泛越溪春」，欲與德麟偕行爾。後一歲，乃帥定武，德麟亦以公再薦，擢光祿丞。〔查註〕宋敏求《東京記》：啓聖院，本晉護聖營。天福四年，宣祖典禁兵，太宗誕聖其地。《春明退朝錄》：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藹寫太宗御容於啓聖院。《汴京遺迹志》：啓聖院在大梁門內街北，太平興國六年建，雍熙二年成，賜名。

南山北闕〔五〕兩非真，〔王註〕孟浩然詩：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東穎西湖迹已陳。〔王註〕次公曰：言東穎之西湖，蓋先生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也。〔合註〕《史記·蘇秦傳》：東有淮、穎。季子來歸初可喜，〔王註〕《春秋·閔公元年》：八月，季子來歸。《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老聃新沐定非人。〔王註〕《莊

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憇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向者先生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邵註〕《莊子》註：憇，不動貌。酒清不醉，休休暖暖，〔施註〕《神仙傳》：焦先卧於雪下，氣息休休，如盛暑醉卧之狀。睡穩如禪，息息勻。〔合註〕《傳燈錄》：照本發非發，爾時起息息。自笑塵勞餘一念，明年同泛越溪春。〔王註次公曰〕先生欲乞越州，故云。〔詰案〕時已上乞越狀，王註誤。

余舊在錢塘，同蘇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伯固，可復來開鏡湖耶？伯固有詩，因次韻

〔查註〕蘇堅，字伯固。〔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已分江湖送此生，會稽行復得岑成。鏡湖席卷八百里，〔合註〕《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並云：鏡湖，周回三百一十里。惟王梅溪《會稽風俗賦》云：境絕利博，莫如鑑湖，有八百里之回環，灌九千頃之膏腴。坐嘯因君又得名。

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五八〕

〔施註〕東坡自維揚召還，與晉卿復相倡酬，遂獲麟於《押高麗燕射》一詩，出守中山，以及南遷。

海石來珠浦〔元〕，〔詰案〕「珠浦」原本作「珠宮」，誤，今更正。〔合註〕何焯曰：陸放翁《劍南集》中作「珠浦」，云：海石，英石也。則宮字乃不知者妄改。〔詰案〕珠江、珠浦，並在嶺南，以公自註證之，信珠浦無疑也。義門看清此註，故以「宮」字爲妄，非專主陸說也。秀色如蛾綠。〔王註次公曰〕《南部》〔六〕《新書》：青黛螺，光明鮮翠，每一螺直千金，當時名之曰蛾綠也。〔查註〕顏師古《隋遺錄》：殿脚女，爭效爲長蛾眉，司官吏日給螺子黛五斛，號爲蛾綠螺。坡陀尺寸間，〔施註〕杜子美《橋陵》詩：坡陀因厚地，却畧羅峻屏。宛轉陵巒足。〔施註〕白樂天《雪堆莊》詩：蹙爲宛轉青蛇頂。連娟二華頂，〔王註次公曰〕二華，古人謂造化削成，故言頂也。空洞三茅腹。〔王註次公曰〕三茅，一名句曲山，其腹中空虛，別有天地日月載在《真誥》，故言腹也。〔施註〕《真誥》：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焉。初疑仇池化，〔詰案〕公偶以仇池名其石而已，合前敘觀之，且以盆水爲仇池也，詩意甚明。又恐瀛州蹙。〔施註〕張平子《西京賦》：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州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殷勤嶠南使，〔王註〕《後漢·馬援傳》註云：嶠南，嶺南也。饋餉揚州〔六〕牧。〔公自註〕僕在揚州，程德孺自嶺南解官還〔六〕，以此石見遺。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施註〕《周易·繫辭下》：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公自註〕僕以高麗所餉大銅盆貯之。又以登州海石如碎玉者，附其足。幽光先五夜，〔施註〕《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謂自甲夜至戊夜也。〔王註〕杜子美《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詩：五夜漏聲催曉箭。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六〕。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王註次公曰〕武當谷，均州也。武當山，望之秀絕，極晴見之，輕霄蓋於上，白雲帶其前，且必西行，夕而東返，率以爲常，謂之朝山，言衆山所朝也。〔查註〕《太平寰宇記》：劉宋時，割武當縣隸始平郡，隋初改均州。太和山在州南一百二十里，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巖、二十四洞，

初名仙室山，又名太岳山。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問道歸應速。〔查註〕。〔王註〕。〔史記〕：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藺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吾城，奈何？」相如曰：「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於是遣相如奉璧奏秦王，度秦負約，乃使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謂秦王曰：「臣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

次天字韻答岑巖起

〔施註〕岑巖起，名象求，梓州人。元祐四年，爲郎考功，用蘇文定公薦，拜殿中侍御史。文定執政，以嫌徙金部郎，事徽宗於王邸。終寶文閣待制。前送岑著作詩，亦巖起也。〔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六月，爲戶部郎中。〔查註〕岑象求，後人元祐黨籍。

一聲清蹕霧開天，〔王註〕。〔漢書〕：出稱蹕，人言警。顏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施註〕。〔周禮〕：秋官。卿士，大祭祀，帥其屬夾道而蹕。〔漢儀〕註：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蹕。〔史記〕：韓安國傳：出稱蹕，人言警。百辟心莊豈貌虔。〔合註〕。〔禮記〕：緇衣：心莊則體舒。回顧驚君珠玉側，〔施註〕。〔晉〕：衛玠傳：王濟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同升愧我糝糠前。〔王註〕。〔晉書〕：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願謂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徘徊月色留壇影，縹緲松香泛蠟烟。〔公自註〕近制，以椽燭松明易枌盆。〔查註〕。〔歲時雜記〕：除夕作黃燭，以麻枌濃油如庭燎，律有元日油枌之義。〔月令通考〕：除日送舊神，焚松柴，謂之枌盆。莫歎郎潛生白髮，聖朝求舊鄙鳶肩。

次韻蔣穎叔二首〔六六〕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十一月甲辰，詣景靈宮萬壽觀恭謝。乙巳，幸凝祥池。穎叔與先生唱和，卽此事，與南郊前之朝享景靈宮，蓋兩事也。《宋史·本紀》缺載。

扈從景靈宮〔六七〕

道人幽夢曉初還，已覺笙簫下月壇。風伯前驅清宿霧，〔王註〕屈原《遠遊賦》：風伯爲余前驅兮，辟氣氛而清涼。〔施註〕《毛詩·衛風·伯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祝融驟乘破朝寒。〔王註次公曰〕屈原《遠遊賦》：祝融戒以蹕御。祝融，火神，故云破朝寒也。〔施註〕《漢·司馬相如傳·大人賦》：祝融警而蹕御。《子虛賦》：陽子驂乘，熾阿爲御。《左傳·文公十八年》：齊懿公使閻職驂乘。杜預曰：驂乘，陪乘也。英姿連壁從多士，妙句鏘金和八變。〔王註〕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鏘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施註〕《文選》陳孔璋《答東阿王箋》：清辭妙句，焱絕煥炳。《毛詩·大雅·烝民》：四牡彭彭，八鑿鏘鏘。已向詞臣得頗、牧，〔公自註〕時穎叔新除熙河帥〔六八〕。〔施註〕《唐·畢誠傳》：爲翰林學士，宣宗召訪邊事，誠條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卽拜邠寧節度使。路人莫作老儒看。〔施註〕杜子美《憶昔》詩：願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凝祥池〔六九〕

〔查註〕《汴京遺迹志》：《宋朝會要》云：大中祥符八年五月，詔會靈池，以凝祥爲名。《詩話

總龜：京師芟實，盛於會靈觀之凝祥池。故歐陽文忠公詩云：凝祥池鎖會靈園，僕射荒陂安可比。

似知金馬客，〔王註〕後漢·馬援傳：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施註〕漢·東方朔傳：待詔金馬門。時夢碧雞坊。〔王註次公曰〕碧雞坊在成都。杜子美西郊詩：時出碧雞坊。〔施註〕漢·王褒傳：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查註〕梁益記云：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坊曰碧雞坊。冰雪消殘臘，烟波寫故鄉。〔王註〕史記：秦皇每破諸侯之國，命工人寫其宮室於宮中，鳴鸞自容與，立馬久回翔。〔王註次公曰〕容與、回翔，皆徘徊之意。〔施註〕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惘輟駕而容與。楚辭：王褒九懷：乘龍兮偃蹇，高回翔兮上臻。〔合註〕班固西都賦：大輅鳴鸞，容與徘徊。杜子美嚴公仲夏枉駕草堂詩：花邊立馬簇金鞍。乞與三韓使，新圖到樂浪。〔公自註〕時高麗使在都下，〔七二〕每至勝境〔七三〕輒圖畫〔七三〕以歸。〔查註〕高麗圖經：三韓之地，大小共七十八國，馬韓在西，其北與樂浪接，辰韓在東，弁韓在辰韓之南。〔史記〕元封三年，朝鮮人來降，遂定其地，立爲真番、臨屯、玄菟、樂浪四郡。〔王註〕前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等郡。〔圖畫見聞志〕高麗國，熙寧甲寅歲，遣使金良鑑人貢，訪中國圖畫，銳意購求，費三萬餘緡。丙辰冬，復遣使崔思訓人貢，因將帶畫工數人，乞摹相國寺壁畫歸國，詔許之。於是盡摹之持歸，其畫人頗有精於筆法者。〔誥案〕王註引熙寧事以證元祐，今註明，否則將公自註移人熙寧九年矣。

和叔盜畫馬〔七四〕

〔查註〕畫繼：趙叔盜，字伯充。善畫馬。山谷集有同子瞻和伯充團練七律一首，任淵註

云：伯充，宗室子，卽叔盎也。今坡集中無七律。〔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六月，詔右武衛大將軍康州團練使叔盎，展二年磨勘。紹聖四年十月，叔盎乞依令晏例換武官，詔特換左藏庫使，仍舊康州團練使。【詰案】叔盎《廣東淨慧寺塔記》石刻銜位云：皇叔勅賜進士出身，右武衛大將軍持節康州諸軍事康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伯戶，食實封七伯戶叔盎撰并書〔七五〕。紹聖四年秋七月朔立石。

天驥德力備，馬外龍麟〔七六〕中。〔王註〕《南秦錄》：呂光討西域平，上疏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入其國城，天驥龍麟，駉裹丹髦，萬計，盈廐。皇天不遺言，〔施註〕元微之《望雲雕歌》：色沮聲悲仰天訴，天不遺言君未識。兀與圖畫〔七七〕同。駑駘飽官粟〔七八〕，〔施註〕《楚辭·七諫》：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未受一洗空。〔王註〕杜子美《丹青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十駕均一至，〔王註〕《荀子》：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何事籟雲風。〔王註次公曰〕此詩言君子有逸羣之材，而不自言鄙陋者，自竊其祿而有不服之意。詩人於是齊物，則曰彼積累歲月亦可追及，所謂駿馬何事逸羣哉，此又嗟悔之辭也。

王晉卿示詩，欲奪海石，錢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次韻。穆、至二公以爲不可許，獨穎叔不然。今日穎叔見訪，親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語。僕以爲〔七九〕晉卿豈可終閉不予者，若能以韓幹二散馬易之者，蓋可許也。復次前韻

【詰案】此不云仇池石，而云海石者，又以盆水爲海也。公自云以登州海石如碎玉者附其足，此

題又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句意也。可見石無定名，而前之「見和仇池」詩題，必不脫石字也。〔合註〕晉卿所藏韓幹馬，見前書《韓幹牧馬圖》詩註。

相如有家山，縹緲在眉綠。〔王註〕《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誰云千里遠，寄此一顰

足。〔合註〕《韓子》：明主愛一嘖一笑。平生錦繡腸，〔王註〕李太白《送從弟令問序》：紫雲仙季，有英風焉，吾每見

之。常醉目吾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邪？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早歲藜藿腹。〔王註〕韓退之詩：三年國

子師，腸肚習藜藿。從教四壁〔八〇〕空，未遣兩峰蹙。吾今況衰病，義不忘樵牧。逝將仇池石，歸

沂岷山瀆。〔王註厚曰〕《水經》：岷山在蜀郡氏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註：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

〔子仁曰〕瀆，猶江也，江、河、淮、濟，謂之四瀆。舊註引《水經》：岷山即瀆山，誤矣。守子〔八一〕不貪寶，〔王註〕《左傳》

襄公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

玉爲寶，不若人有其寶。」完我無瑕玉。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伏。〔施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序》：尊師非人

也，某伏矣。一篇獨異論，二占從兩卜。〔王註次公曰〕「故人詩相戒」，指錢穆父、王仲至之不欲予也。「一篇獨

異論」，指蔣穎叔之欲予也。《書·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故以錢、王可從而蔣可違也。君家畫可數，天

驥紛相逐。風駿掠原野，〔施註〕柳子厚《龍城錄》：寧王善畫馬，《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驥，謂無纖悉

不備，風鬣霧鬣，信偉如也。電尾捎澗谷〔八二〕。〔合註〕韓偓詩：電尾燒黑雲。《漢書·揚雄傳·羽獵賦》：曳捎星之旂。

註：捎，猶拂也。君如許相易，是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王註〕《唐書·地理志》：洮州臨洮郡有府，一名安

西。〔查註〕《全邊紀畧》：臨洮郡，宋爲鎮洮軍，熙寧中改熙州，唐安西都護地。時穎叔出守熙河，故稱之。來聽《陽關

曲。〔王註援曰〕漢於敦煌郡龍勒縣，置陽關、玉門關，後因以名曲。〔次公曰〕穎叔將別而行，故云耳。〔施註〕白樂天答蘇六詩：更無別計相寬慰，故遣陽關勸一杯。勸我留此峰，他日來不速。〔詰案〕此二句，乃終之以遂悔前語也。

軾欲以石易畫，晉卿難之，穆父欲兼取二物，穎叔欲焚畫碎石，乃復次前韻，并解二詩〔八三〕之意

春冰無真堅，〔施註〕《周易·坤文言》：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霜葉〔八四〕失故綠。〔王註次公曰〕冰至春而必泮，葉至秋而必黃，以言有形之物終散亡也。鸚疑鵬萬里，〔王註〕《莊子·逍遙遊篇》：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蛇笑夔一足。**〔施註〕《莊子·秋水篇》：夔謂蛇，吾以一足跼蹐而行，子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二豪爭攘袂**，〔詰案〕謂穆父、穎叔也。〔王註〕《晉書》劉伶《酒德頌》：自稱爲大人先生，惟酒是務。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先生一捧腹。〔詰案〕公自謂也。明鏡既無臺，〔王註〕《傳燈錄》：黃梅告衆，各述一偈。上座神秀乃廊壁書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慧能在碓坊，聞之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於秀偈之側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淨瓶何用甃。〔公自註〕古「甃」、「甃」通〔八五〕。〔王註〕《傳燈錄》：百丈召祐師云：「馮山汝當居之，嗣續吾宗。」華林曰：「某甲忝居上首，祐師何得住持？」百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

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云：「不得喚做淨瓶。」華林曰：「不可喚作木椽也。」乃問祐師，師踢倒淨瓶，百丈笑云：「第一座輪却山子也。」盆山不可隱，畫馬無由牧。【詰案】十字通篇主腦，故末四句分承作結。無此關鎖，則一詩分作二首矣。公但爲詩立局，若必謂掃倒石畫，此又小兒解也。聊將置庭宇，何必棄溝瀆。焚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詰案】此詩分二截。以上答穆父、穎叔。久知公子賢，【詰案】謂晉卿也。以下皆與晉卿語。出語耆年伏。【施註】《維摩經》：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欲觀轉物妙，【王註】《楞嚴經》云：衆生皆轉於物，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故以求馬卜。【合註】《莊子·田子方篇》：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維摩既復捨，天女還相逐。授之無盡燈，【王註】《維摩經》：魔波旬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爲菩薩。」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照此久幽谷【八六】。定心無一物，法樂勝五欲。【王註】《維摩經》：維摩詰既得天女，即隨所應，而爲說法，令發道意。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二峨吾鄉里，【查註】鮮于繪《議道堂記》：漢嘉背負二峨，襟帶二江。萬馬君部曲。【施註】《漢·司馬相如傳》：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卧雲行歸休，破賊見神速【八七】。【公自註】晉卿將種，常有此志。【王註次公曰】「三峨吾鄉里」，言真山；「萬馬君部曲」，言真馬。我有真山，則將卧雲；王有真馬，則用破賊。如此假山不必愛，畫馬不必取也。【詰案】所解是，但必如此說，則凡卞和之玉、隋侯之珠、義之之書、道玄之畫，皆得以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之說廢之矣。公詩但解二說，以爲不必碎與焚也。人結又從前半生出，使三人合成一局。以是論詩，庶幾與作者所見爲近。

程德孺惠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輒復和謝

〔施註〕程德孺，名之元。持節嶺南歸惠此石，故皆用嶺南事。德孺時爲主客郎中。〔合註〕續通鑑長編載於元祐七年六月。

嵐薰瘴染却敷腴〔八八〕，〔王註次公曰〕言德孺自廣南使還也。〔施註〕杜子美遺懷詩：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笑飲食泉獨繼吳。未欲連車收薏苡，肯教沉網取珊瑚。〔王註厚曰〕唐書·西域傳：大秦西南漲海中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海人乘大舶，沉鐵網水底，以鐵發其根而取之。〔施註〕洽聞記：旃蓀國海中，珊瑚生於水底，以大船載鐵網，下海中，三年，爲絞車出之，名其所爲珊瑚洲。不知庾嶺二年別，〔王註〕九域志：大庾嶺本屬虔州大庾縣，淳化三年，以縣置南安軍。〔查註〕吳錄：南楚縣有大庾山，其路險峻螺轉而上，踰九磴。收得曹溪一滴無。〔誥案〕程德孺爲嶺南提刑，置司韶州，因與南華重辯厚善，建菴其中，公後過之，作蘇程菴銘。但指庭前雙柏石，〔施註〕傳燈錄：趙州從諗禪師，凡有僧入室，但指庭前柏樹云：庭前柏樹子。要予臨老識方壺。〔施註〕拾遺記：海中有三山，其形如壺，方丈曰方壺，蓬萊曰蓬壺，瀛洲曰瀛壺。〔誥案〕此語乃南遷之讖，故後有壺中九華二詩也。

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

〔查註〕姚安世疑卽姚丹元，詳見後篇註。〔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七月，秦觀爲正字，八月罷正字，依舊校對黃本書籍。以賈易言，八年六月復爲正字。先生和詩，正其校書時也。

帝城如海欲尋難，肯捨漁舟〔八九〕到杏壇。〔施註〕《莊子·漁父篇》：孔子休坐乎杏壇之上，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剝啄扣君容膝戶，巍峨笑我切雲冠。問羊獨怪初平在，牧豕應同德曜看。〔王註〕《後漢書》：梁鴻家貧而尚介節，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室，悉以豕償之。同縣孟氏女，擇對不嫁，鴻聞而聘之，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肯把《參同》較同異，〔施註〕《神仙傳》：魏伯陽作《參同契》三卷，以論作丹之意。小窗相對爲研丹。

次丹元姚先生韻二首〔九〇〕

【詰案】唐宋之時，凡道人皆稱先生，或帶姓稱某先生，又以其老者爲老先生。本集詩文中，有回先生、張先生、趙先生、老先生可證，與所稱臆繹先生、樂全先生不同。餘詳後《寧極齋》詩註。〔施註〕葉少蘊《避暑錄話》記：姚丹元因王鞏以進於東坡，本京師富人王氏子，爲父逐去。事建隆觀一道士，天資頗慧，因取道藏遍讀，或能成誦，又多得其方術丹藥。作詩，間有放浪奇譎語，故能成其說。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後復其姓名爲王繹，又易名元誠。力詆林靈素，爲其毒死〔九一〕。〔查註〕《樂城集·次韻姚道人》詩第一首云：西山學探薇，東坡學煮羹。昔在建城市，豈復衣冠情。朋友日已疎，止接盲趙生。齋智狗所安，元氣賴以存。時於星寂中，稍護亂與昏。河流發九地，欲挽升天門。枉用十年力，僅餘一燈溫。老病竟未除，驚呼欲狂奔。何日新雨餘，得就季主論。第二首云：高人隱陋巷，至藥初無方。心知無生妙，運轉開陰陽。才如凌雲松，豈受尺寸量。氣如幽谷蘭，時送清風香。嗟我本病肺，寒暑隨翕張。丹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清

詩墮雲霧，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遠遊居臨安，間出從諸王。他年解冠佩，共遊無邊疆。儀麟既委照，永謝過隙光。【誥案】葉夢得乃蔡京門客，親見姚丹元出入京家，其查註所引，即施註原引之《避暑錄》，特託名《長公外紀》，以示異耳。如謂《長公外紀》，則其文中所稱「余猶及見其與魯公言從子瞻事者」，此「余」爲誰何也？今刪。

其一

浮生知幾何，〔施註〕《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僅熟一釜羹。〔合註〕此兼用《唐書·回鶻傳》烹羊胛熟事。歐陽公詩亦云：歲月纔如熟羊胛。那於俯仰間，用此委曲情。〔施註〕劉禹錫《桃源行》：笑言委曲問世間。自憐無他腸，〔王註〕《前漢書》：衛綰以戲車爲郎，事文帝，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偶亦得此生。〔王註〕陶淵明詩：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懸知當去客，〔王註〕陶淵明詩：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中有不亡存。但恐宿緣重，每爲習氣昏。似聞梅子真，近在〔九三〕吳市門。未能肩拍〔九三〕洪，〔王註〕郭璞《遊仙》詩：左揖浮丘袂，右拍洪崖肩。但欲目擊溫。不敢叩門呼，恐作踰垣奔。且令紹介先，〔施註〕《史記·魯仲連傳》：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佐助者。徐以方便論。〔王註次公曰〕「方便」字，出佛書《大巧方便》。〔施註〕《法華經》：以方便力，柔伏其心。

其二

不學劉更生，黃金鑄上方〔九四〕。〔王註〕《前漢書》：劉向得《枕中鴻寶苑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上方鑄

作事。不聽，下吏。不學房次律，身事問潁陽。〔王註〕〔西陽雜俎〕：邢和璞得黃老之道，善心算，作潁陽書疏。房瑄祈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處，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鱗，休於龜茲板後。房至閬州，舍紫極宮，適雇工治木，問之道士，稱龜茲板。房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餼邀房，房具白於刺史，且以龜茲板爲托，其夕病餒而終。王烈亦何人，叔夜未可量。獨見神山開，遽餐〔九三〕石髓香。至道尚聽瑩〔九六〕，〔施註〕〔莊子·齊物論篇〕：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癡才〔九七〕終蹶張。〔王註〕〔前漢書〕：申屠嘉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註：能踏強弩也。先生喜而笑，幅巾登我堂。〔王註〕〔後漢·符融傳註〕：幅巾，以一幅爲之也。苦誓指黃壤，〔施註〕〔晉·王羲之傳〕：去會稽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要言刻青琅。〔施註〕〔本草·玉石部〕：青琅玕。註：瑠璃之類，火齊寶也。蓬萊在何許，弱水空相望。〔施註〕〔續仙傳〕：謝自然曰：「每登玉霄峰，卽見滄海，蓬萊亦應不遠。」於是人海。遇一道士，笑謂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萬里，非仙莫到。」且當從嵇、阮，聊復數山、王。〔王註〕〔文選·五君詠註〕云：顏延年領步兵，好酒疎誕，不能斟酌。劉湛言於彭城王，出爲永嘉太守。延年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以自喻。山濤、王戎以貴盛，遂黜不收。達人友四海，〔施註〕〔左傳·昭公七年〕：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漢·賈誼傳〕：達人大觀，物亡不可。曲士守一疆。〔施註〕〔莊子·秋水篇〕：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慎勿〔九八〕使形謀，兒童驚夜光。〔王註〕〔韓退之·贈張籍〕詩云：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施註〕〔莊子·列禦寇篇〕：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乎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邵註〕〔莊子〕註：整，猶醜釀也。

次韻秦少游王仲至元日立春三首

【詰案】以下元祐八年癸酉作。

其一

省事天公厭兩回，〔施註〕晉·荀勗傳：省官不如省事。新年春日併相催。殷勤更下山陰雪，〔王註厚曰〕杜子美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詩：翛然欲下山陰雪，不去非無漢署香。要與梅花作伴來。〔王註〕韓退之雪間梅詩：先期迎獻歲，更伴占茲辰。

其二

己卯嘉辰壽阿同，〔公自註〕子由，一字同叔。元日己卯，渠本命也。〔王註吳憲曰〕按年譜，蓋元祐八年之元日也。願渠無過亦無功。明年春日江湖上，回首觚稜一夢中。

其三

詞鋒雖作〔九〕楚騷寒，德意還同漢詔寬。好遣秦郎供帖子，〔詰案〕時首相呂大防已有薦少游意，故有此語。盡驅春色〔一〇〕人毫端。〔公自註〕立春日，翰林學士供詩帖子。

次韻王晉卿奉詔押高麗宴射

〔查註〕《東京夢華錄》：高麗使人在大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元旦朝見訖，後二日，詣南御苑試射，朝廷旋選能射武臣伴射。射畢，賜宴。《葉石林燕語》云：玉津園，爲契丹賜射之地。考《汴京遺迹志》，園在南薰門外。《范純父集·次韻》詩云：天上星弧日射狼，副車衣袂得餘香。朝雲曾落雙雕羽，遼海將歸萬里航。酒灑堯樽賓已醉，春回漢苑漏初長。何郎拜舞恩波渥，花簇金鞍道路光。

北苑傳呼陞楯郎，〔王註次公曰〕前漢傳呼陞楯，乃今之前導也。陞楯郎，秦制，執楯於殿下者也。東夷初識令君香。〔王註〕《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季和曰：「苟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張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施註〕《世說》：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二〇二〕。天山自可二三箭取，〔王註〕《唐書》：薛仁貴爲鐵勒道行軍總管，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海國何勞一葦杭。〔二〇三〕。宣勸不辭金盃側，醉歸爭看玉鞭長。〔王註〕《左傳·宣公十五年》：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合註〕杜子美《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詩：麒麟受玉鞭。錦囊詩草勤收拾，〔施註〕《唐·李賀傳》：每旦出，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投囊中。未嘗先立題，然後爲詩。莫遣雞林得夜光。〔王註〕《唐·白居易傳》：最工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僞者，相輒能辨之。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一〇三〕

〔查註〕《宋史·禮志》：唐以後正月望後，開坊市門，然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大內正門結綵爲山樓。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御樓，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後增至十七、十八夜。《春明退朝錄》：本朝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而初元游觀之盛，冠於前代。《夢梁錄》：正月十五，汴京大內前縛山棚，對宣德樓，悉以綵結，山脊上皆畫羣仙故事，左右以五色綵結文殊、普賢，跨獅子白象。用轆轤絞水上燈棚，高處放下，如瀑布。又縛成雙龍，中置燈燭萬盞，望之，蜿蜒似飛走之狀。上御宣德樓觀燈，令百姓同樂。〔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八年正月壬辰，御宣德門，召從臣觀燈，卽先生賦詩事也。【誥案】觀前詩與公自註，其元日爲己卯，必無誤矣。《長編》當云正月癸巳御門，方與上元日合，壬辰乃十四日也。

其一

澹月疎星遶建章，〔王註〕《前漢書·郊祀志》：武帝時，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又，《武帝紀註》：在未央宮西，今長安故城西。仙風吹下御爐香。侍臣鵠立通明殿〔一〇四〕，〔施註〕《後漢·袁紹傳》：整勒士馬，瞻望鵠立。《集異記》：山玄卿《新宮銘》，仙翁鵠立，道師冰潔。一朵紅雲捧玉皇。〔王註〕《翼聖傳》載：玉帝坐處，常有紅雲擁之，雖真仙亦不得見其面也。

其二

薄雪初消野未耕，賣薪買酒看升平。〔王註〕《續仙傳·許宣平傳》云：或負薪以賣，薪擔常掛一花瓢，每醉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吾君勤儉倡優拙，〔施註〕《史記·范雎傳》：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自是豐年有笑聲。

其三

老病行穿萬馬羣，九衢人散月紛紛。〔王註〕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絳衣掛蘿薜，涼月白紛紛。〔施註〕白樂天《懷微之》詩：歸騎紛紛滿九衢。劉禹錫《送張盥詩引》：聯袂齊鐘。歸來一盞〔二〇五〕殘燈在，〔施註〕白樂天《雪夜》詩：殘燈明復滅。猶有傳柑遺細君。〔公自註〕侍飲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遺近臣，謂之傳柑，聽攜以歸，蓋故事也〔二〇六〕。〔王註〕《前漢·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官肉。朔獨拔劍割肉，大官奏之。朔曰：「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戲答王都尉傳柑〔一〇七〕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侍史傳柑玉座傍，〔王註〕故事，上元燈夕，上御端門，以温州進柑，分賜從臣，謂之傳柑〔二〇八〕。人間草木盡天漿。〔馮註〕劉禹錫《謝柑表》：甘踰萍實，寒比蔗漿。寄與維摩三十顆〔二〇九〕，不知薺蔔是餘香。〔公自註〕

舉輕明重，維摩猶三十枚〔二〇〕。〔馮註〕王維《六祖碑》：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花惟薝蔔，不嗅餘香。

送蔣穎叔帥熙河〔二二〕并引

〔施註〕蔣穎叔名之奇，事見《次韻蔣發運》詩註。穎叔由戶部侍郎知熙州。穎叔至郡，夏人請畫疆，而伏兵山谷間。穎叔亦以兵自衛，而令其屬至定西城會議。往來二年，議卒不合。朝廷知其詐而罷之，穎叔益務修守備，謹斥埃，常若寇至，終穎叔去，不敢犯。紹聖間，章子厚秉政，召爲中書舍人，知開封，除翰林學士，出守汝慶。徽宗擢爲知樞密院，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與議棄河湟，奪官職。既卒，以嘗陳紹述之言，盡復之〔二三〕。〔查註〕《九域志》：秦鳳路熙州，臨洮郡鎮洮軍節度，唐寶應元年，陷於西蕃，熙寧五年收復。治狄道縣，西界至河州一百里。河州安鄉郡軍事，唐河州，後廢，熙寧六年收復，仍置。南至洮州一百九十五里，東至長安一千五百里。

穎叔出使臨洮，軾與穆父、仲至同餞之，各賦詩一篇，以今我來思爲韻，致遄歸之意，軾得〔二二〕我字。

西方猶宿師，〔施註〕《漢·韓安國傳》：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也，故復和親之約。顏師古曰：宿，久留也。論將不及我。〔誥案〕紀昀曰：起卽伏結意，筆極恣逸。查初白謂感慨之言，以滑稽出之，妙。苟無深入計，〔王註〕《前漢書·李陵傳》：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施註〕《漢·霍去病傳》：出北地，遂深入。緩帶我亦可。〔王註〕《晉書》：羊祜在軍，不親戎服，嘗輕裘緩帶。承明正須君，文字粲藻火。〔施註〕《尚書·益稷》：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自薦雖云數〔二四〕，留行終不果。正坐喜論兵，臨老付邊鎖〔二五〕。〔王註〕《前漢·丙吉傳》：馭吏知虜人雲中、代郡，見吉白狀，吉召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查註〕付邊鎖，猶云寄北門鎖鑰也。新詩出談笑，僚友困掀簸。〔施註〕韓退之《瀧吏》詩：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我欲歌《杖杜》，〔施註〕《毛詩·杖杜》，勞還役也。楊柳方婀娜。〔王註〕《詩·小雅·采薇》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詩》云：婀娜其枝。〔施註〕白樂天《清輝樓》詩：院柳烟婀娜，簷花雪霏微。邊風事首虜，〔王註〕次公曰：首虜，奏虜首之數也。《漢·馮唐傳》：唐曰：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削爵。〔施註〕《漢·衛青傳》：至龍城，斬首鹵數百。所得蓋么麼。〔王註〕《通俗文》云：不長曰么，細小曰麼。〔施註〕《漢·班固敘傳》：么膺，尚不及數子。〔合註〕註云：膺，音麼，小也。願爲魯連書，一射聊城筈。〔施註〕《史記·魯仲連傳》：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庾信《北園射》詩：轉箭初調筈。《說文》：筈，箭莖也。〔翁方綱註〕今本《說文》及《繫傳》，並無「筈」字。《玉篇》：筈與箠同，箠，箭箠也。然則箭莖之訓久亡，施氏所據，猶是《說文》古本也。〔誥案〕紀昀曰：有物之言，不嫌板實。陰功在不殺，〔施註〕《周易·繫辭上》：神武而不殺。結草酬魏顛。

再送二首

其一

使君九萬擊鵬鯤，肯爲陽關一斷魂。不用寬心九千里，安西都護國西門。〔王註次公曰〕安西都護，則唐貞觀中置府也。《漢書》：鄭吉護鄯善以西南道。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自吉始焉。〔施註〕《唐·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初治西州。白樂天《西涼伎歌》：平時安西萬里疆。自註云：平時開遠門外立墩，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爲萬里之行，其實就盈數也。〔查註〕《通典》：永徽中，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唐會要》：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治交河城。

其二

餘刃西屠橫海鯤，〔王註〕《莊子·養生主篇》：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李太白詩：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錦袍。魏顥《李翰林集序》云：橫海鯤，負天鵬，豈池籠繫之。應余詩識是游魂。〔王註次公曰〕先生舊有本註云：穎叔未有帥洮之命，作扈駕詩，某和有「游魂」之句，遂成吟識〔二六〕。〔施註〕杜子美《哀江頭》詩：血污游魂歸不得。歸來趁別陶弘景，看掛衣冠神武〔二七〕門。〔邵註〕陶弘景，公自謂也。

次韻穎叔觀燈〔二八〕

安西老守是禪僧，到處應然無盡燈。永夜出游從萬騎，〔合註〕何焯曰：「永夜出游」句，用薛能詩。諸羌人看擁千層。〔王註次公曰〕言羌胡駢肩疊足之多也。〔施註〕《魏·武紀》：賊將見公，悉於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便因行樂令投甲，〔合註〕韓退之《平淮西碑》：蔡之卒夫，投甲呼舞。不用防秋更打冰。〔施註〕《唐·陸贄傳》：西北邊，歲調湖南江淮兵，謂之防秋。振旅歸來還侍宴〔二九〕，〔王註〕《左傳·隱公五年》：三年

而治兵，人而振旅。「施註」《文選》有丘希範《侍謙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十分宜勸恐難勝。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田曹梅花

〔施註〕《四朝正史·錢穆父傳》載：其復知開封，臨事益精明。東坡乘其據案時遺之詩，穆父操筆立賦以報。坡曰：「電掃廷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然穆父以是歲二月十八日再除開封，田曹賞梅唱和，猶當是爲戶部尚書時。此後止有《次韻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絕》，而東坡出帥定武和送別一詩爾。「響答詩筒」，顧未見之，豈倡酬猶有遺逸耶？坡公之語，不應虛發也。〔查註〕《宋史》：工部所屬有屯田，掌天下屯田及文武職田、公廩田。

寒廳不知春，〔施註〕柳子厚詩：荆州不遇高陽侶，一夜春寒滿下廳。獨立耿玉雪。閉門愁永夜，置酒及明發。〔施註〕《毛詩·小雅·小宛》：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忽驚庭戶曉，未受〔三〕烟雨沒。浮光風宛轉，照影水方折。〔施註〕《淮南子》：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鬢霜〔三〕未易〔三〕掃，〔王註〕白樂天《啄木曲》：我有兩鬢霜，知君銷不得。〔施註〕杜子美《丈人山》詩：掃除白髮黃精在。眉斧真自伐〔三〕。〔王註〕《文選》枚乘《七發》云：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惟當此花前，醉卧黄昏月。〔王註〕李賀《秦宮》詩：醉卧氈毼滿堂月。〔誥案〕紀昀曰：不著梅字，而神意是梅。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施註〕李友諒，字叔益，錢塘人。舉進士。紹聖初，右正言張商英論元祐以來刑賞失當，謂友諒

當衝替，因與蘇軾厚善，三省爲之掩匿云。【誥案】此三省指何人，當元祐中，公不自保，而能及李耶？〔查註〕《職官分紀》：諸州掾屬，統謂之從事。趙德麟《侯鯖錄》云：在襄陽日，同官李友諒仲益。施註作叔益，未詳孰是？〔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符二年十一月，宣德郎李友諒追一官勒停，以銀錢遺鄒浩，且致簡叙別也。當是再出後事。

居杭積五歲，〔王註徐師川曰〕《年譜》：熙寧四年，通判杭州，凡三年。元祐四年，知杭州，凡二年。自意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卜西湖鄰。良田不難買，靜士誰當親。髯張既超然，老潛亦絕倫。李子冰玉姿，〔王註次公曰〕髯張不知爲誰，老潛豈道潛師曰參寥子者乎？李子，則友諒也。〔查註〕髯張字秉道，吳興六客之一。本集《相視新河和秉道》詩云：髯張乃我結襪生。卽其人也。【誥案】查註於此處，又譌張璠卽張秉道，已爲改正。讀此詩，知秉道信爲杭人，可見施註前云「時客於杭者」誤。文行兩清淳。〔合註〕何遜詩：所在號清淳。歸從三人游，便足了此身。〔施註〕《晉·畢卓傳》云：拍浮酒船中，便足了此一生矣。公隄不改昨〔三三〕，姥嶺行開新。〔王註次公曰〕公隄，乃先生所築，杭人謂之蘇公堤也。姥嶺，天姥山也。〔查註〕《咸淳臨安志》：龍山有姥嶺。《長公外紀》云：公在杭州，開石門河已得請，而林子中爲代。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故寢其議。今詩中意謂若得再至杭，當復開此嶺也。幽夢隨子去，松花〔三三〕落衣巾。〔施註〕劉昫《唐書》：寄閣防詩：深路人古寺，亂花隨暮春。紛紛對寂寞，往往落衣巾。【誥案】紀昀曰：切實詩，以縹緲結之，方生動。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三六〕

〔施註〕吳傳正，名安詩。父充相神宗。傳正元祐中爲右司諫，與劉器之同攻蔡確，竄荒服。遷

次韻錢穆父王仲至同賞梅花

送襄陽從事李友諒歸錢塘

次韻吳傳正枯木歌

一九六一

左史，攝西掖，坐草蘇黃門知汝州詞，溢美，罷去。後爲子累，編置湘中。〔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十二月，吳安詩爲秘書少監。

天公水墨自奇絕，〔施註〕陶淵明《和郭主簿》詩：「陔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瘦竹枯松寫殘月。〔施註〕白樂天《大林寺序》：「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夢回疎影在東窗，驚怪霜枝連夜發。〔王註〕《卓異記》：「唐則天天授二年十二月，嘗游上苑，遣使宣詔曰：『明朝游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羣臣咸服其異。生成變壞一彈指，〔王註〕《楞嚴經》言：『我觀世間，六塵變壞，惟以空寂修於滅盡身心，乃能度百千劫，猶如彈指。』乃知造物初無物。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龍眠居士本詩人，〔王註次公曰〕龍眠居士，李伯時也。〔呂祖謙曰〕《同安志》：龍眠山，在桐城縣西北二十里，有東西二龍井，祈雨有應。能使龍池飛霹靂。〔施註〕杜子美《曹將軍畫馬圖》詩：『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君雖不作丹青手，詩眼亦自工識拔。龍眠胸中有千駟，〔王註次公曰〕《王立之詩話》云：『先生詩有『龍眠胸中有千駟』，說者以爲豈以其無德而稱邪？』〔誥案〕李伯時之畫，猶之米元章之書，不必以名節繩之也。不獨畫肉兼畫骨。但當與作少陵詩，或自與君拈秃筆。〔王註〕杜子美《韋諷畫馬》詩：『試拈秃筆掃驂驄，歛見麒麟出東壁。』東南山水相招呼，〔施註〕白樂天《分司洛中》詩：『招呼新客侶，掃掠舊池臺。』萬象人我摩尼珠。〔王註〕《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見。』盡將書畫散朋友，獨與長鋏歸來乎。〔王註〕李白《於五松山下贈南陵常贊府》詩：『長鋏歸來乎，秋風思客歸。』

送黃師是赴兩浙憲

〔施註〕黃師是，名寔，陳州人。神宗時登進士第。歷樞屬，宰掾，提舉京西淮東常平，提點梓州路兩浙刑獄，京東河北轉運。師是爲章子厚之甥。子由官陳，由是二女皆爲子由婦。哲宗欲召用，而林希用是沮之。終寶文閣待制，知定州，贈龍圖閣直學士。孫繩跋此詩云：先生侍兒嘗問：「朝之諸公，遷擢不淹時，獨黃師是昔爲提刑，今又提刑，何也？」先生大笑，方作詩送之，故云：「綠衣有公言。」墨迹刻於奉化黃氏〔三七〕。【誥案】子由子婦黃氏，從謫，卒於惠州。其後公歸至儀真，而子由已在許，始託公謀，以師是小女爲遠續娶，以師是方任淮東之故。是時林希已傷寒死，而公亦不及目其成也。《宋史》之誤，與施註大畧相似，然未嘗以二女爲子由婦，惟前明刊本，譌轍爲軾，故《弘簡錄》遂謂師是二女皆嫁公之子，此則尤可笑也。若施註妄謂二女皆子由婦，而邵註、合註皆仍之，其誤又甚於《弘簡錄》矣。〔查註〕張文潛《次韻》詩云：昔見君納婦，今見君抱孫。先公自種德，子合大其門。何爲亦如我，有抱不得言。崢嶸胸中氣，默默自吐吞。誰知東坡老，感激論元元。欲將洛陽裘，盡蓋江湖村。既引海若頸，又鞭江胥魂。意令仰天民，不隔頂上盆。我獨乞禪牀，一氣中夜存。此詩從《宛丘集》採出，魂字韻下脫二句。

世久無此士，〔施註〕陶淵明《擬古》詩：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我晚得王孫。寧非叔度家，〔施註〕後漢徵君黃憲，字叔度。豈出次公門。〔施註〕漢循吏黃霸，字次公。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王註次公曰〕當時人有未解此句，問之先生。先生曰：「吾家朝雲每見師是，怪其官職不遷耳。」然後知綠衣指朝雲。蓋《綠衣》乃詩篇名，妾之服也。哀哉吳越人，久爲江湖吞。官自倒帑廩，〔施註〕韓退之《答寶秀才存亮書》：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之。飽不及黎元。〔王註次公曰〕詩意言吳越之人，久罹水患，官雖費財於帑庫，費糧於倉廩，而終不救黎元之飢困

也。近聞海上港，〔合註〕《唐韻》：港，水分流也。漸出水底村。願君五袴手，招此半菽魂。〔王註〕《漢書·項羽傳》：歲飢民貧，卒食半菽。一見刺史天，〔王註〕《後漢書》：蘇章，字孺文。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賊，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飲故人酒，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稍忘獄吏尊。〔王註〕《前漢書》：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會稽人吾手，〔王註〕白樂天詩：濟源山水好，老尹知之久。常日聽人言，今秋入吾手。鏡湖小於盆。〔王註次公曰〕是時先生欲乞守越，末言水患消而湖水不泛溢也。比我東來時，無復〔三六〕瘡痍存。

送范中濟經畧侍郎，分韻賦詩，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爲韻，軾得先字，且贈以魚枕杯四，馬箠一〔三九〕

【誥案】施註原題云：送范中濟經畧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三〇〕，且贈以魚枕杯四、馬箠一，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爲韻。王註本、七集本皆無「以元戎」下十一字，合註已有施本倒置之說。今考其故，乃集本原無此十一字，似施本因墨迹有自註此十一字，乃率意增人之耳。今已不可刪，爲改列於上云。〔施註〕中濟名子奇。五世祖仁恕，相蜀，因葬成都。祖雍字伯純，始家河南。中濟以蔭簽書并州判官事，唐質肅公介薦諸朝，神宗賜對，遂進用爲戶部判官，轉運湖南。建言梅山蠻恃險爲邊患，宜郡縣之。其後章子厚開五溪，議由此起。歸判將作監，使契丹，虜欲

撓之，不爲屈。歷四路漕，左司司農卿，由河陽守，召權戶部侍郎。元祐八年二月，爲集賢殿修撰，知慶州。伯純在仁宗時，爲副樞。李元昊叛，拜鎮武節度使，知延州，又知永興軍，故云「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多賢」。中濟在慶，進寶文閣待制，廣儲蓄，繕城柵，嚴守備，羈黠羌，推誠待下，人樂爲用。人爲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子坦，字伯履。事徽宗，知開封府，再使使遼。時邊議萌芽，故非時遣使以觀釁。坦言不宜始禍，力辭行。帝怒，責團練副使，後爲戶部侍郎〔三三〕。〔查註〕《宋史》：經畧安撫使，掌一路兵民之事，卽干機速、邊防及士卒抵罪者，聽以便宜裁斷。帥臣任河東、陝西、嶺南路，職在綏御戎夷，則爲經畧安撫使兼都總管以統制軍旅。孔武仲有《送范中濟知慶州得以字》詩。

梁、李久樂禍〔三三〕，〔王註次公曰〕梁、李，指言西夏二種族也。西夏在唐賜姓李，則李繼遷是已，在本朝賜姓趙，爲趙元昊是已。其承襲者既姓趙，而其餘種族猶姓李焉。梁猶其妻之黨也。梁氏擅權，遂至弒立。故梁、李有用兵相鬪之禍。〔施註〕《左傳》：莊公二十年：「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自焚豈非天。」〔王註〕《左傳》：隱公四年：「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前漢·魏、田、韓傳·贊》：楚漢之際，豪傑相王，惟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爲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志節，賓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乎。兩鼠鬪穴中，一勝亦偶然。〔王註〕《史記》：秦伐韓，軍於闕與。廉頗曰：「道遠險狹難救。」樂乘對如頗言。趙奢曰：「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穴中，將勇者勝。」〔查註〕《宋史》：趙秉常卽位，年七歲，梁太后攝政。元豐四年，有李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延總管种諤，乃疏秉常遇弒，國內亂，宜興師問罪。詔李憲等大舉征夏，戰於無定川，大破之，循水北行，地皆沙濕，軍無所得，遂歸。此詩起四句，正指元豐中事。謀初要百慮，善後〔三三〕乃萬全。〔施註〕《漢·晁錯傳》：帝王之道，出於萬

全。廟堂選世將，〔王註〕《唐書·薛訥傳》：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安東道經畧使。訥，仁貴之子也。〔施註〕《史記·項羽紀》：項氏世世爲楚將。范氏真多賢。仁風被宿麥〔二四〕，〔王註〕《晉書》：袁宏出爲東陽郡，祖道，謝安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施註〕《後漢·光武紀》：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註：宿，舊也，麥必經年而熟，故稱宿。劉禹錫《宣城歌》：溫風吹宿麥。綠浪搖秦川〔二五〕。〔施註〕柳子厚詩：麥芒際天搖青波。號令聳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王註〕《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投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荆魚杯〔二六〕，〔王註〕堯祖曰：「荆州出魚枕，可爲杯。」〔施註〕歐陽公《送劉侍讀》詩：酌君以荆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須之管。副以蜀馬鞭。〔王註〕杜牧之《張好好》詩：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犀梳。《唐文粹》顧況《竹枝歌》曰：約束蜀兒採馬鞭，採得馬鞭長且堅。杜牧之《送冀處士》詩：贈以蜀馬箠，副以胡蜀裘。一醉可以起，〔王註〕韓退之《送石處士》詩：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查註〕《宋史》：晁說之，字以道。少慕司馬溫公之爲人，自號景迂。年未三十，蘇軾以著述科薦之。靖康初，召爲著作郎兼東宮詹事，以待制侍讀終。《晁氏世譜》：以道，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所著有《嵩山集》。《詩·無羊小序》：宣王考牧之什也。又，以道工繪事，見於同時諸公題詠。山谷有《題說之雪雁》詩，无咎亦有《題以道四弟橫軸畫》詩。

我昔在田間，〔施註〕《漢·李廣傳》：從人田間飲。但知羊與牛。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舟行無人岸自移，〔王註〕《圓覺經》：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我卧讀書牛不知。〔施註〕《唐·李密傳》：以蒲鞵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前有百尾羊，聽我鞭聲如鼓鞮。【詰案】紀昀曰：自在流行，曲折無不如志，長短無不中節，殆無復筆墨之痕。我鞭不妄發，〔施註〕《漢·汲黯傳》：今又妄發矣。《神仙傳》：王方平使人牽蔡經，鞭之，曰：「吾鞭不可妄得也。」視其後者而鞭之。〔王註〕《莊子·達生篇》：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澤中草木長，〔施註〕《漢·蘇武傳》：杖漢節牧羊，教使者謂單于，言武等在某澤中。草長病牛羊。〔王註次公曰〕先生嘗言，有人見牧童驅羊於瘠地牧之。人謂曰：「彼澤地草美，何不就？」牧童曰：「美草則見食，羊何自而肥，瘠地之草，羊細咀其味，乃得肥也。」今詩意使此。尋山跨坑谷，騰越筋骨強。〔合註〕《文選》左太冲《吳都賦》：騰越飛超。烟簑雨笠長林下，〔施註〕《文選》嵇康《絕交書》：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老去而今空見畫。【詰案】紀昀曰：初白翁謂陡然入題，不嫌其突，上下神氣足矣。世間馬耳射東風，悔不長作多牛翁。【詰案】公詩法多有獨關門庭，前無古人者，皆由以文筆運詩之故，而其文筆則得之於天也。魯直、覺範諸人，讚歎欲絕，每至無可名言，輒以般若爲說，誥以爲此小兒見解也。紀昀曰：「而今」句一點，「世間」二句仍宕開，收繳前文，通篇只一句著本位，筆力橫絕。

呂與叔學士挽詞

〔王註無己曰〕按《程氏遺書》，呂大臨學於橫渠張先生之門。〔施註〕呂與叔，名大臨，京兆藍田人。博學無所不通，尤深於《春秋》、《二禮》。每欲掇拾二代遺文舊制，令今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嘗爲《論選舉》，其畧曰：古之長育人才者，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

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今人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名實不稱，本末交戾。今欲立士規，更學制，定試法，修辟法，嚴舉法，制考法，庶幾可以漸復古矣。監鳳翔司竹監。元祐間，從官薦其行義修飭，文詞爾雅，除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內翰淳甫乞以備勸講，未及用而卒。兄大忠，字進伯，終寶文閣直學士。大防，字微仲，爲左僕射。兄弟平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制度冠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樂者推呂氏。〔查註〕《東都事畧》：呂大臨通《六經》，尤深於《禮》。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卒，士君子惜之。【誥案】「三益」指橫渠、伯淳、伊川。時惟伊川僅存，亦頗寥倒。故曰「凋零」。「二難」指大忠、大防，時皆在位，故曰「分付」。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合註〕《後漢書·邊讓傳》：蔡邕薦於何進曰：「幕府初開，博選清英。」欲過叔度留終日，〔王註〕《世說》：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輒。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施註〕《後漢·黃憲傳》：字叔度。荀叔至慎陽，遇憲於逆旅，與語，移日不能去。郭林宗少游汝南，從憲累日，方還。未識魯山空此生。〔施註〕《唐·元德秀傳》：嘗爲魯山令，天下高其行，謂之元魯山。皮日休《七愛·元魯山》詩：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洟。議論〔三七〕凋零二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王註〕《世說》：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諮於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註：陳羣字長文，忠字孝先。《晉書》：王珉少有才藝，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合註〕何焯曰：二難兄，謂汲公。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誥案】自羣小嫁名伊川報隙，黨禍日盛，公蓋有望於與叔，而與叔且死，無復更有解紛亂者，緣是一痛，否則憂時之歎，不應結此詩。

丹元子示詩，飄飄然有謫仙風氣，吳傳正繼作，復次其韻

〔王註黃魯直曰〕王希明纂天文圖，有丹元子步天歌一卷，傳於世，蓋星曆之學也。〔合註〕丹元子步天歌見唐·藝文志，王註引以註「丹元子」三字，非不知姚丹元也。

飛仙亦偶然，〔施註〕楞嚴經云：衆生堅固草木而不休息，藥道圓成，名飛行仙。脫命瞬息中。惟詩不可擬，如寫天日容。〔王註〕韓退之進淮西碑表云：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也。〔施註〕唐·太宗紀：天日之表。夢中哦七言，玉丹已入懷。一語遭綽虐〔二二八〕，失身〔二二九〕墮蓬萊。〔施註〕漢·司馬相如傳：文君既失身於司馬。蓬萊至今空，護短不養才。〔施註〕韓退之記夢詩云：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上界足官府，謫仙應退休。可憐吳與蘇，骯髒雪滿頭。雪滿頭〔二四〇〕，終當却與丹元子，笑指東海乘桴浮。

次韻王定國〔二四一〕書丹元子寧極齋

〔誥案〕此五月以前詩，自三月至五月，慶基等凡七攻，公求去不得，託爲丹元子數詩。

仙人與吾輩，寓迹同一塵。何曾五漿饋，〔王註〕列子·黃帝篇：子列子之齊，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但有爭席人。〔王註〕列子·黃帝篇：楊朱之沛，至梁，遇老子。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

與之爭席矣。寧極無常居，〔王註次公曰〕齋名寧極，取〔莊子·繕性篇〕：「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此齋自隨身。人那識郝鑑，〔施註〕〔唐紀聞〕：「譚武威段碧，天寶五載過魏郡逆旅，有客市藥，碧知是道者，即市醪薦之。自言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恒山。碧祈至山中，遂約入山。居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謁老先生。』於是啓西室。老先生據牀，碧謁拜焉。碧在山四年，見老先生出戶不過五六度，但端坐正心禪觀不食。每出禪時，即飲少藥汁。碧問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晉書·郝鑑傳〕令讀之，曰：『欲識老先生，即郝太尉也。』〔語案〕此條，唐以道者爲孟先生，可證前說，公後作〔衆妙堂記〕，以老子爲老先生，亦本諸此也。天不留封倫。〔王註次公曰〕唐人詩：可憐貞觀太平後，天且不留封德彝。誤落世網中，俗物愁我神。先生忽扣戶，夜呼祁孔賓。便欲隨子去，著書未絕麟。〔施註〕〔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預註曰：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願掛神虎冠，〔施註〕神虎門，避唐諱，改神武。往卜飲馬鄰。〔王註次公曰〕蘇州有飲馬橋，丹元子蓋蘇州人也。〔呂祖謙曰〕〔圖經〕云：飲馬橋在吳縣。王郎濯紈綺，〔王註〕〔前漢·班固敘傳〕：班伯以戚里，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次公曰〕濯紈綺，言定國雖相家子，而能洗去驕貴之氣也。意與陋巷親。南游苦不早，〔施註〕〔文選·古詩〕：立身苦不早。倘及尊鱸新。

王仲至侍郎見惠穉栝，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
意，喜而作詩〔二四〕

〔王註吳少雲曰〕〔年譜〕：先生以元祐七年遷禮部。

翠栝東南美，【詰案】紀昀曰：起得鄭重。近生神岳陰。【王註宋援曰】神岳，指言衡山也。《禹貢》云：荆及衡陽，惟荊州，栝、榦、栝、柏四物。荊州所生栝，乃今之所謂檜也。【查註】《本草》：柏葉松身者，檜也，亦謂之栝。惜哉不可致，霜根絡雲岑。【合註】陶淵明詩：近憩雲岑。仙風振高標，【合註】左太冲《蜀都賦》：陽鳥迴翼乎高標。【詰案】紀昀曰：人得清新。香實隕平林。【施註】《毛詩·大雅·生民》：誕真之平林。偶隨樗櫟生，不爲樵牧侵。忽驚黃茅嶺，稍出青玉針。好事雖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換鵝手，但知覓來禽。高懷獨夫子，一見捐橐金。得之喜不寐，贈我意殊深。公堂開後閣，凡木愧華簪。栽培一寸根，寄子百年心。常恐【二四】樊籠中，【施註】陶淵明《歸園田居》詩：久在樊籠裏。杜子美《寄隴西公》詩：局促傷樊籠。摧我【二四】鸞鶴襟。【王註】舒元興錄《桃源畫記》云：有鸞青衿，有鶴玉羽。誰知【二四】積雨後，寒芒曉森森。恨我迫歸老，不見汝十尋。【施註】《左傳註》：八尺曰尋。蒼皮護玉骨，【施註】杜子美《桃竹杖》詩：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日暮視古今。何人風雨夜，卧聽飢龍吟。

次韻錢穆父馬上寄蔣穎叔【二四】二首

【查註】錢穆父詩云：春雪京城一尺泥，並鞍還憶蔣征西。碧幢紅旆出關去，一路東風送馬蹄。其二：不論埃壙與塗泥，封印還家日正西。豈比元戎碧油下，貔貅繞帳馬千蹄。《穆父集》：世不傳，從《淮海集》註中探出。秦少游《次韻》詩第一首云：新淬魚腸玉似泥，將軍唾手取河西。偏裨萬戶封龍額，部曲千金賜裹蹄。第二首云：制詔行聞降紫泥，簪花且醉玉東西。羌人誰謂多籌策，

止有黔驢技一蹄。

其一

玉關不用一丸泥，〔王註〕《後漢書》：隗囂將王元說囂曰：「臣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自有長城鳥鼠西。〔王註〕李厚曰：鳥、鼠，山名。《禹貢》：鳥鼠同穴。〔施註〕《唐·李勣傳》：太宗拜勣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尚書·禹貢》：西傾朱圉、鳥、鼠。孔安國云：在隴西郡之西，是二者皆雍州之南山也。剩與故人尋土物，〔施註〕《左傳·成公二年》：齊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臘糟紅麴寄駝蹄。〔王註〕杜子美《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查註〕《本草》：造麴法出近世，亦奇術也。人酒及酢醴中，鮮紅可愛。【語案】紀昀曰：後二句贊得灑脫。

其二

多買黃封作洗泥，使君來自隴山西。〔查註〕《說文》：隴，天水大坂也。《鳳翔志》：隴山，在隴川西北六十里。高才〔四〕得兔人人羨，爭欲尋踪覓舊蹄。〔施註〕《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表弟程德孺生日〔四〕

〔施註〕程德孺，名之元。元祐七年六月，自嶺外持節歸，以右朝奉郎爲主客郎中，進金部，時與先生同朝。

仗下千官散紫庭，〔施註〕唐·儀衛志：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七刻乃下。杜子美紫宸殿

退朝口號詩：花覆千官淑景移。岑參和賈至朝大明宮詩：玉階仙仗擁千官。〔合註〕後漢書·皇甫規傳：希涉紫庭。

微聞偶語〔四九〕說蘇、程。〔施註〕漢·高祖紀：諸將往往耦語。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遙知是弟兄。

〔公自註〕予與君皆壽骨貫耳，班列中多指予二人，不問而知其爲中表也。〔施註〕三國志·管輅傳：輅曰：吾額上無生骨，不壽之驗。曾活萬人寧望報，〔公自註〕君在楚州，予在杭州，皆遇饑歲，活數萬人。〔施註〕後漢·和熹鄧皇后

紀：叔父該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維摩經〕：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祇求五畝却歸耕。四朝遺老凋

零盡，〔王註次公曰〕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爲四朝。〔施註〕韓退之連昌宮詩：官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文選〕謝靈運鄴中詩序：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鶴髮他年幾箇迎。

七年九月，自廣陵召還，復館於浴室東堂。八年六月，乞會稽，將去，汝公乞詩，乃復用前韻三首〔一五〇〕

〔查註〕浴室在興國寺中。〔東京夢華錄〕：浴室院，在開封城內第三條甜水巷。〔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十一月、八年六月，蘇軾乞越州，皆不允。先生詩題，專言第二請也。

其一

乞郡三章字半斜，〔查註〕本集自兵部召還，有乞外郡劄子，辭兩職并乞郡劄子，又有乞越州劄子，凡三章。廟堂傳笑眼昏花。上人問我遲留意，待賜頭綱八餅茶。〔公自註〕尚書學士得賜頭綱龍茶一斤，八餅〔二五〕，今年綱到最遲。〔查註〕熊蕃《北苑茶錄》：每歲分十餘綱，淮白茶，自驚蟄前興役，浹日乃成，飛騎疾馳，不出仲春，已至京師，號爲頭綱。《茗溪漁隱叢話》：北苑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共七千餘餅。粗色茶，七綱，凡五品，共四萬餘餅。東坡《題汶公詩卷》：待賜頭綱八餅茶，即今粗色紅綾袋餅八者是也。

其二

夢繞吳山却月廊，白梅盧橘覺猶香。〔公自註〕杭州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寺中多白楊梅盧橘。會稽且作須臾意，〔施註〕《楚辭》劉向《九歎》：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騷騷而自故。從此歸田策最良。

其三

東南此去〔二五〕幾時歸，倦鳥孤雲〔二五〕豈有期。斷送一生消底物，〔施註〕杜子美《解悶》詩：陶冶性靈存底物。三年光景六篇詩。

吳子野將出家贈以扇山枕屏〔二五〕

〔查註〕吳子野，名復古，號麻田山人。所居名遠游菴，先生南遷爲作《遠游菴銘》。〔合註〕鄭俠《西塘集》有吳子野《歲寒堂記》。【誥案】吳子野，潮陽人，查註謂南海人，誤。又王本、七集本載有《聞潮陽吳子野出家五古》一篇，此施編所無者。子野並未出家，詩似不確，查註從邵本類編此詩之後，合註仍之。今考此詩，亦載《斜川集》，其「妻孥真敝屣，脫棄何足惜」二句，《斜川集》作「富貴比浮雲，妻孥真敝屣」，又其下脫「物」、「宅」二韻，餘字尚有不同者。吳長元、鮑廷博、趙懷玉皆失。詳考合註已引《斜川集》，而此詩不如查例改列互見卷中，尤誤。今刪此詩，駁正於此。

峩峩扇中山，絕壁信天剖。誰知〔三五〕大圓鏡，〔王註〕《楞嚴經》云：又於自心，現大圓鏡，內放十種微妙寶光。〔施註〕《楞嚴經》：六根圓通，明照無二，舍十方界，立大圓鏡。衡霍入戶牖。〔王註〕《爾雅疏》：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爲霍，故漢以來，衡、霍別矣。得之老月師，畫者一醉叟。常疑若人胸，自有雲夢藪。千巖在掌握，用舍彈指久。〔王註次公曰〕杜子美詩：大千在掌握。佛書所謂一彈指頃也。〔施註〕柳子厚詩：大千在掌握。低昂不自知，恨寄兒女手。〔施註〕《後漢·馬援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短屏雖曲折，〔王註〕《南史·王微傳》：兄遠，時人謂如屏風，屈曲從俗。〔施註〕《漢·李廣傳註》：曲折，猶言委曲也。高枕謝奔走。〔施註〕《楚辭》宋玉《九辨》：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出家非今日，〔施註〕《蓮社雜錄》：謝靈運謂生法師曰：「白蓮道人不知我在家出家久矣。」法水洗無垢。浮游雲釋嶠，〔王註〕韓退之詩：戀池羣鴨回，釋嶠孤雲縱〔二五〕。宴坐柳生肘。忘懷紫翠間〔二五〕，相與到白首。

大行太皇太后高氏〔一六〕挽詞二首

〔查註〕《宋史》：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九年，上尊號曰宣仁聖烈太皇太后，葬永裕陵。后，亳州人，英宗后也。曾祖瓊，贈魏王，諡武烈。〔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八年正月戊戌，上寢疾。二月癸巳，上疾甚。王珪言：去冬奉旨，延安王來春出閣，願早建東宮，乞太后權同聽政。上首肯。先是蔡確與邢恕謀固位計，恕故與太后姪公繪、公紀交，要二人至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花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延安冲幼，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徑去。已而，恕反謂雍王有覬覦心，太后將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謗，欲借此以陷珪。恕語確曰：「第告子厚，同列勿使知。」惇即許諾，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士待變。是日，三省於樞密院南廳共議，珪口吃，連稱是。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尋人奏，得請。元符元年三月，章惇、蔡卞恐元祐諸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聖烈皇后，上頗亦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納結宦者郝隨爲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聖烈皇后，惇、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施行。太后方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號哭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諫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

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隨覘知，亟以語惇、卞，明日再具奏，亟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人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逮赴詔獄，欲使證宣仁聖烈皇后果有廢立意。及士良至，既以舊御藥告，并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言有，即還舊官；言無，則死。」士良仰天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何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但以陳衍罪狀塞詔。宣仁聖烈追廢之議，由是得息。

其一

至矣吾三后，〔王註次公曰〕三后，以言章憲明肅皇后之保佑仁宗，慈聖光憲皇后之保佑英宗，及今大行宣仁聖烈皇后之保佑哲宗。〔施註〕真宗后，章憲明肅劉氏；仁宗后，慈聖光憲曹氏；英宗后，宣仁聖烈高氏。皆嘗垂簾聽政。功高漢已還。復推元祐冠，蓋得永昭全。〔公自註〕臣嘗於經筵，論奏仁宗皇帝諡曰明孝，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故天下思慕〔一五〕，庶幾於仁宗也。〔查註〕《宋史·本紀》：仁宗葬永昭陵。有作猶非聖，〔王註〕《莊子·知北遊篇》：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無私乃是天。〔王註〕《禮記·孔子閒居》：天無私覆。〔合註〕《聞見後錄》：文思院奉上之私，無物不具，宣仁后同聽政九年，不取一物，亦無私之一證也。侍臣談道要〔一六〕，〔施註〕《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家法信家傳。〔公自註〕宰相以下，嘗於經筵論奏祖宗以來家法十餘事，書於記註。

其二

却狄安諸夏，〔施註〕《公羊傳·成公十五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先王社稷臣。〔王註次

公曰：「先王，楚王高瓊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獨萊公不可。武臣中惟楚王與萊公意同，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獨盡用兵之利害？」公曰：「請召高某。」既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王爲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爲安全，但恐慮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大驚，始決北征之策，此真所謂社稷臣矣。」〔施註〕《禮記·檀弓下》：「衛獻公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查註〕《東都事畧》：高瓊，燕人。父乾，徙亳州之蒙城，事太宗於潛邸。景德初，契丹人寇，真宗親征。有勸帝南還者，瓊言契丹師衆已老，宜親臨觀兵，督其成功。真宗幸澶州，瓊固請渡河。至浮橋，駐輦未進，瓊乃執搢，祝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復何疑！」真宗乃命進輦。既至，登北門城樓，張黃龍旗，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契丹遂退。固應祠百世，〔王註〕《左傳·昭公八年》：「史趙對晉侯曰：『臣聞盛德，必百世祀。』」〔施註〕《史記·陳世家》：盛德之後，必百世祀。何止活千人。〔王註〕《後漢·后妃紀》：鄧后，太傅禹之孫。父訓，后嘗夢捫天。后叔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白河，歲活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定策天知我，〔施註〕《漢·霍光傳》：定萬世策，以安社稷。〔查註〕《宋史》：哲宗爲神宗第六子，生熙寧九年，初封均國公，元豐五年，進封延安郡王。八年二月，神宗不豫，皇太后垂簾福寧殿，諭宰相王珪等奉制，立延安爲太子。四日，而神宗晏駕。《哲宗實錄》云：神宗彌留，后勅中人梁惟簡，令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蓋爲上倉卒踐阼之備。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纖芥可疑。邢恕者，傾危士也，反謂后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己及章惇、蔡確得無變。【誥案】查註邢恕數語，及引王定國《聞見錄》，皆以後事註「天知我」，公此時何由知之。詩但指蔡、邢之謀不成，其時邢恕尚未敢反誣宣仁也。今分別存刪。合註所引《長編》，盡以之註此句，尤誤。其事已分詳案中。今以其前後敘爲一篇，殊便讀者，特改列題下。〔案〕總案元祐八年九月，有「哲宗親政，人懷顧望，中外洵洵，宰相不敢言，公與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諫劄，累不報」條，有「其後有旨。召還前貶熙豐內臣，范祖禹恐王中正、宋用臣再入，則章惇、蔡京、呂惠卿、曾布、李清臣必復用，因請對殿上，力諫以爲不可，皆不聽」條。忘家帝念親。〔施註〕《漢·賈誼傳》：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

耳忘家，公耳忘私。萬方何以報，得疾爲勤民。

贈王覲

〔合註〕外集題作：贈王志仲幼子覲。【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何人生得寧馨子，今夜初逢掣筆郎。莫怪圍碁忘瓜葛，〔馮註〕《世說》：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獨斷》：瓜葛，疎親也。已能作賦繼《靈光》。〔馮註〕《文選註》：王延壽，字文考。有雋才，游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作，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合註〕四句皆用王姓事。

卷三十六校勘記

- 〔一〕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集本「由」後有「一首」二字。
- 〔二〕時一頃 集乙作「得俄頃」；何校「一頃」作「俄頃」。
- 〔三〕奏事 查註：「奏」別作「春」，訛。
- 〔四〕鷓鴣 原作「鴛鴦」，集本、類丙及注文均作「鷓鴣」，今從。
- 〔五〕魏裴讓之 原脫「裴」字，合註亦脫。今據類丙校補。
- 〔六〕並直 「直」原作「值」。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七〕 泫微温 集乙作「注微温」。

〔八〕 流濕 類本無「流」字。

〔九〕 香泉 查註作「秋泉」。

〔一〇〕 魏明帝善哉行云云 「魏明帝」原作「魏文」；合註謂魏文無此二句。今據施註校改。按，《全三國詩》收魏明帝^{《善哉行》}，有此二句。

〔一一〕 憶江南寄純如五首 七集題下原註：「六言。」外集作「憶江南六言五首」。

〔一二〕 供眼 外集作「供腹」。

〔一三〕 若話 合註：「話」一作「問」。

〔一四〕 不惟 外集作「豈惟」。

〔一五〕 畫屏 外集作「畫圖」。

〔一六〕 五湖 七集作「五馬」；原校：「馬」一作「湖」。

〔一七〕 軾近以 施乙無「軾」字。

〔一八〕 月石風林屏 類本「屏」前有「硯」字。

〔一九〕 眼自明 類丙作「眼目明」。

〔二〇〕 梅蘇 集本作「蘇梅」。

〔二一〕 三人 集甲作「二人」。

〔二二〕 施註皇甫湜顧況集序云云 集本爲自註，云：「皇甫湜云：穿天心，出月脅。意外驚人，語非尋常。」

類本此註文，無註者姓氏，或爲自註。類本「顧況集序」前有「作」字，餘同集本。

〔三三〕王註孟郊聞角詩云云。集本爲自註。類本此註文無註者姓氏，或爲自註。集本「聞角」作「聞雞」。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聞角」作「聞雞」。

〔三四〕次韻范純父涵星硯月石風林屏詩。類丙無「詩」字。集本「詩」字後有「一首」二字。

〔三五〕兩厭事。類本作「兩厭爭」。

〔三六〕同到。查註、合註作「同列」。

〔三七〕漁火。類丙作「漁父」，疑誤。

〔三八〕次韻錢穆父會飲。集本「飲」字後有「一首」二字。

〔三九〕空拄頤。類甲、類乙作「容拄頤」。類丙作「公拄頤」。

〔四〇〕醇醪。集本作「淳漓」。

〔三一〕大戒。集本、施乙作「天戒」。

〔三二〕僕於棋酒二事俱不能也。集本、類本作「僕此二事皆不能」。

〔三三〕結束。類本作「束結」。

〔三四〕醉吟。集本「吟」字後有「一首」二字。

〔三五〕賴肩。章校：《鑑》作「駢肩」。

〔三六〕郊祀慶成詩。類本無「詩」字。集本「詩」後有「一首」二字。

〔三七〕禮記祭法云云。原註文雜舉《禮記·祭法》與《禮記·郊特牲》之文，而標以《禮記》，今分別

註明。

〔三八〕海岳 章校：「鑑」作「海岱」。

〔三九〕櫬槍 集本、類本作「攬槍」。

〔四〇〕可頌 何校：「可轉」。

〔四一〕有酌 類本作「可酌」。

〔四二〕由崇儉 集乙、類本作「因崇儉」。

〔四三〕祈年 集本、施乙作「蕝年」。施乙注文引《毛詩》作「祈年」。蓋「祈」、「蕝」通。

〔四四〕周禮曰以祈年 按，《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其六祝，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鄭註：「順祝，求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無「以祈年」之句。

〔四五〕詩四首 施乙無「詩」字。

〔四六〕靄靄 集本、施乙、類本作「藹藹」。

〔四七〕玉澗手 紀校：「手」字疑「子」字之訛。

〔四八〕當呼 「當」原作「嘗」，合註亦作「當」，「嘗」疑誤刊。今從各本。

〔四九〕井之眉 類本作「井之湄」。

〔五〇〕勤民 類本作「臨民」。

〔五一〕鶯花亂 查註：「亂」一作「麗」。

〔五二〕乞立海神廟於板橋……僕不能 類本無「神」字、「於」字。集本無「於」字。集本「不能」作「不復」，

類本作「復不」。

〔五三〕奇偉 集本、類本作「偉奇」。

〔五四〕頃者 集本、施乙、類本作「頃年」。

〔五五〕邂逅 集本「逅」字後有「一首」二字。

〔五六〕北闕 合註：「闕」一作「澗」。

〔五七〕余舊在錢塘同蘇伯固開西湖今方請越戲謂伯固可復來開鏡湖耶 「同蘇」、「耶」等字，據外集補。合註謂「戲謂伯固」一本無「伯」字。

〔五八〕僕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 施乙無「僕」字。類本無「然」字。

〔五九〕珠浦 集本、施乙、類本作「珠宮」。合註謂「宮」字乃「不知者妄改」，非。

〔六〇〕南部 「部」原作「郡」，今據類丙註文校改。

〔六一〕揚州 集本、施乙作「淮東」。

〔六二〕解官還 集甲、類乙、類丙無「官」字，集乙無「還」字。

〔六三〕常相逐 集乙作「還相逐」。

〔六四〕歸應速 集乙、類本作「歸更速」。

〔六五〕枳盆 集乙作「材盆」。

〔六六〕次韻蔣穎叔二首 七集續集重收此二詩，無此總題。

〔六七〕扈從景靈宮 七集續集題作「奉和穎叔萬壽觀」。

〔六八〕時穎叔新除熙河帥 七集續集無此條自註。

〔六九〕凝祥池 七集續集題作「奉和凝祥池」。

〔七〇〕鳴鸞 集本、施乙、類本、七集續集作「鳴鑾」。

〔七一〕時高麗使在都下 七集續集「時」字後有「有」字，「都下」作「京」。

〔七二〕勝境 原作「勝景」。今從集本、類本、七集續集。

〔七三〕輒圖畫 七集續集作「卽圖畫」。類丙「圖畫」作「圖書」，疑誤。

〔七四〕和叔盜畫馬 集本、類本「馬」後有「次韻」二字。

〔七五〕皇叔……開國公食伯戶食實封七伯戶叔盜撰并書 查清同治三年重刊阮元等修之《廣東通志》卷

二百九「書」後尚有「皇叔……開國公食邑三千九百戶食實封五百戶仲忽篆額」等字。阮元按：據《宋史》，開國公侯伯子男皆隨食邑二千戶已上，此云「食伯戶」，是必書丹時，「伯戶」上脫落「三千九」三字。阮說是。

〔七六〕龍鱗 施乙作「龍鱗」。查註謂「鱗」訛。

〔七七〕圖畫 類本作「畫圖」。

〔七八〕官粟 類本作「官粟」。

〔七九〕僕以爲 集本、類本「僕」作「軾」。集本、施乙、類本「爲」作「謂」。

〔八〇〕四壁 集甲作「四壁」。

〔八一〕守子 類甲作「守子」。

〔八二〕梢澗谷 集本、施乙、類甲、類丙作「梢澗谷」。

〔八三〕軾欲以……二詩 施乙無「軾」字。集本、類本「二詩」作「三詩」。

〔八四〕霜葉 類本作「露葉」。合註謂作「露」訛。

〔八五〕古蹴蹙通 施乙無此條自註。

〔八六〕久幽谷 類甲、類乙作「九幽谷」。

〔八七〕見神速 集甲、施乙作「看神速」。

〔八八〕敷腴 集本、類本作「膚腴」。

〔八九〕漁舟 施乙作「魚舟」。

〔九〇〕次丹元姚先生韻二首 集本「二首」作「一首」。施乙、類本無「二首」二字。集本、施乙、類本，合爲一首。查註：「按《樂城集》載《次韻姚道人二首》，前首止『論』字韻，後首起『方』字韻，先生詩亦應分二首。諸刻本俱訛，今改正。」

〔九一〕施註葉少蘊云云 此條施註有脫文，今訂補。

〔九二〕近在 類本作「近至」。

〔九三〕肩拍 集本、類本作「肩拊」。查註謂「拊」訛。

〔九四〕上方 集本、施乙、類本作「尚方」。

〔九五〕遽餐 類本作「遽飧」。

〔九六〕聽瑩 紀校：「聽熒」。類丙註文引《莊子·齊物論》作「聽瑩」。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刊本《莊子》作

「聽熒」。

〔九七〕 羸才 查註、合註「羸」作「粗」。合註：「粗」一作「龕」。

〔九八〕 慎勿 類本作「謹勿」。紀校：「謹」卽「慎」字，南宋避孝宗諱耳。

〔九九〕 雖作 類本作「唯作」。

〔一〇〇〕 春色 類甲作「春草」，疑誤。

〔一〇一〕 施註世說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 施乙「世說」作「襄陽記」，「處」作「席」，與王註所引《襄陽記》同。集成本合註，今仍其舊。

〔一〇二〕 一葦航 集本、施乙、類本作「一葦航」。施註、類註引《毛詩》：「誰謂河廣，一葦航之。」

〔一〇三〕 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 七集續集重收此三詩，題作「正月十四夜扈從端門觀燈三絕」。

〔一〇四〕 通明殿 集本、施乙作「通明觀」。

〔一〇五〕 一盞 集本、類本作「一點」。

〔一〇六〕 侍飲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遺近臣謂之傳柑聽攜以歸蓋故事也 七集續集作「上元夜登樓，貴戚例有黃柑相遺，侍臣謂之傳柑」。「攜」原作「遺」，今從施乙。「聽攜以歸蓋故事也」，集本、類本作「蓋尚矣」。

〔一〇七〕 戲答王都尉傳柑 類本作「答晉卿傳柑」。外集作「戲答晉卿傳柑」。

〔一〇八〕 故事云云 類本此條註文，無註者姓氏。

〔一〇九〕 三十顆 類甲、類乙、外集作「三十杖」。類丙作「三十顆」。

〔二〇〕舉輕明重維摩猶三十枚 類本無此條自註。外集「枚」作「杖」，「杖」後有「呵呵」二字。

〔二一〕送蔣穎叔帥熙河 集本「河」字後有「詩」字

〔二二〕施註蔣穎叔名之奇云云 合註謂此條施註上半殘缺甚多，今據施乙訂補。

〔二三〕軾與……軾得 施乙無兩「軾」字。

〔二四〕雖云數 類本作「誰云數」。

〔二五〕邊鎖 集本、施乙、類本作「邊瑣」。

〔二六〕王註次公曰先生舊有本註云云 施乙不作自註。施註云：東坡先有詩與穎叔云：須知羌虜是遊魂。故申言之而曰詩識也。

〔二七〕神武 集本、類甲作「神虎」。參本卷《次韻王定國……》「願掛」句下施註。

〔二八〕觀燈 集本「燈」後有「一首」二字。

〔二九〕侍宴 何校：「侍燕」。

〔三〇〕未受 類乙作「不受」。

〔三一〕鬢霜 集乙作「鬢相」，疑誤。

〔三二〕未易 集乙作「不易」。

〔三三〕真自伐 類本作「親自伐」。

〔三四〕不改昨 施乙、類本作「不改作」。施註引《論語》：「何必改作」。

〔三五〕松花 原作「幽花」。集本、施乙、類本、查註作「松花」，今從。合註亦作「幽花」，未知所本。

〔二二六〕枯木歌 集本「歌」後有「一首」二字。

〔二二七〕黃師是名寔云云 合註謂「此段施註有殘缺」。今用施乙核校，以復原貌。合註所引施註「孫觀跋此詩云」以後，與施乙出人頗大，今略作校對，附誌於此：「遷擢」原作「選擢」，「方作」前有「時」字，「故云綠衣有公言」作「故有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之句」，「句」後原有「按陸游序亦云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云」二十九字。

〔二二八〕無復 查註、合註：「復」一作「憂」。

〔二二九〕送范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爲韻云云 集本、類本無「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爲韻」十一字。紀校：此十一字當是夾註。《法書贊》卷十七有《元祐八詩帖》，其第六詩，即東坡此詩。《元祐八詩帖》題下原註謂：「序，楷書，大字，三十一行；……第六詩，十七行。序文爲：元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會于信安西園，餞中濟帥慶，分韻賦詩，仲至元字，中濟戎字，明叟十字，孝錫乘字，器資以字，子瞻先字，穆父啓字，彝叟行字，皆五言十韻。八詩次第：工部侍郎王仲至、前戶部侍郎環慶經略安撫使范中濟子奇、兵部侍郎王明叟、刑部侍郎沈孝錫、吏部尚書彭器資、禮部尚書蘇子瞻、戶部尚書錢穆父、吏部侍郎范彝叟。東坡詩題爲：軾從諸公飲，餞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

〔二三〇〕施註……得先字 「得」上原有「軾」字，施乙無「軾」字。今據施乙刪去此「軾」字。

〔三三一〕施註中濟名子奇云云 合註謂「此段施註殘缺，今以《宋史》補之」。今用施乙核校，以復原貌。註文中「繕城柵」之「繕」字，施乙脫去，「再使遼」句「使」字後，尚有一「使」字，今從合註註文，不作

刪補。

〔一三三〕樂禍 類甲作「樂患」。

〔一三三〕善後 合註：「善」一作「事」。

〔一三四〕宿麥 《法書贊》作「草木」。

〔一三五〕秦川 原作「晴川」。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法書贊》。

〔一三六〕魚杯 《法書贊》作「魚蓋」。

〔一三七〕議論 集本、施乙作「論議」。

〔一三八〕綽虐 集本作「虐綽」。

〔一三九〕失身 盧校：「人身」。查註作「人身」。

〔一四〇〕雪滿頭雪滿頭 類本無後「雪滿頭」三字。

〔一四一〕次韻王定國 集本、類本作「次王定國韻」。

〔一四二〕王仲至侍郎見惠釋栝種之禮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喜而作詩 西樓帖有此詩，題作「王仲至侍郎見遺釋栝種之儀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蔚然有生意，賦詩呈淳父內翰」，「翰」後書「軾上」二字。類甲、類丙「栝」作「栝」。

〔一四三〕常恐 合註：「恐」一作「思」。清施本作「常思」。施乙、西樓帖作「常恐」。

〔一四四〕摧我 合註：「摧」一作「催」；合註謂「催」誤。

〔一四五〕誰知 西樓帖作「那知」。

〔二四六〕錢穆父……蔣穎叔 類本無「錢」字、「蔣」字。

〔二四七〕高才 查註、合註：一作「才高」。

〔二四八〕表弟程德孺生日 集本「日」字後有「一首」二字。

〔二四九〕微聞偶語 集本、類本作「時聞小語」。

〔二五〇〕七年九月……將去……三首 集乙「九月」作「元月」，疑誤。類本「將去」作「將出」。集本無「三首」二字。

〔二五一〕一斤八餅 「八餅」二字原缺，今據集本、類本補。

〔二五二〕東南此去 類本作「南來去此」。查註、合註：一作「南來此去」。

〔二五三〕孤雲 原作「孤飛」。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二五四〕枕屏 集本「屏」字後有「一首」二字。

〔二五五〕誰知 集本、類本作「誰施」。

〔二五六〕韓退之詩云云 類本無註者姓氏。

〔二五七〕忘懷紫翠間相與到白首 集本、施乙、類丙皆有此二句。查註謂諸刻本中唯施刻有此二句，合註謂舊王本無此二句，皆非是。類甲無此二句。

〔二五八〕大行太皇太后高氏 集本、類本無「高氏」二字。

〔二五九〕臣……今大行太皇太后……思慕 施乙、類丙無「臣」字。類丙「太皇太后」作「宣仁聖烈后」。類本「慕」字後有「之」字。

〔二六〇〕道要 集本、施乙、類本作「要道」。

蘇軾詩集卷三十七

古今體詩四十九首

【誥案】起元祐八年癸酉九月，赴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充河北西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任，九月出京，十月到定州任，紹聖元年甲戌閏四月，落兩職，追一官，依前左朝奉郎謫知英州軍州事，遂罷任，至汝州，五月，下汴、泗渡淮，命邁歸宜興，六月，自金陵赴當塗，累貶建昌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再命追歸宜興，與過赴嶺表，盡六月作。

東府雨中別子由

〔查註〕《魏鶴山集》：國初置三省，與樞密院各分班奏事，謂之二府。神宗時，立東西二府。陳繹《東府記》略云：國朝以來，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乃出聖畫，新創二府，度地於闕之西南，自熙寧三年，興作東西府，凡八位。明年八月，東府四位告成，詔知制誥臣繹爲之記。《石林詩話》：元豐初，建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爲四位，俗謂之八位。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厚之和曰：黃閣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東闕相近，西府正直

右掖門。

庭下梧桐樹，〔王註〕杜子美《送賈閣老出汝州》詩：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二年三見汝。前年適汝陰，

〔施註〕《唐·地理志》：潁州汝陰郡。見汝鳴秋雨。去年秋雨時，我自廣陵歸。〔施註〕《唐·地理志》：揚州

廣陵郡。今年中山去，〔王註〕饒節曰：《年譜》：先生以元祐六年知潁州，七年知揚州，八年守定州。〔查註〕《元和郡縣

志》：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與六國並稱，王地方五百里。漢分趙鉅鹿，置常山、中山二郡。城中有小山，故曰中山，慕容

垂建都於此。魏道武改定州。《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定州博陵郡，皇朝爲定武軍節度。白首歸無期。客去莫歎

息，主人亦是客。〔施註〕白樂天《杏爲梁歌》：開府之堂將軍宅，造未成時頭已白。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

客。〔誥案〕已上四句，斷定後事，此非詩之讖也，蓋其朝局已成必敗之勢也。對牀定悠悠，夜雨空蕭瑟。起折

梧桐枝，贈汝千里行。〔施註〕《老子》：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歸來〔一〕知健否？〔施註〕白樂天《同友人尋澗

花》詩：且作來歲期，不知身健否。莫忘此時情。〔誥案〕紀昀曰：愈瑣屑，愈真至，愈曲折，愈爽朗，故是興到之作。

但此篇大有慨慷，故語亦激昂之甚，非興到之謂也。不讀《朝辭赴定州狀》而欲論此詩，難矣。

謝運使〔二〕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施註〕王敏仲，名古，文正公旦曾孫。第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行淮浙，究張若濟獄，劾轉

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皆坐斥。歷使諸路，入爲郎，進太常少卿，奉使契丹，遷戶部侍郎，尋以

集賢修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墮崇寧黨籍，復朝散郎以沒。先生謫惠州，敏

仲適帥廣，恩意倍厚，饋問無虛月，往還書帖載集中。〔查註〕《宋史》：王古，懿敏公素從子，靖之

子，第進士。歷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蔡京多不合。詔徙古兵部，復遷戶部尚書，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黨籍，責衡州別駕。獨不載北使事。〔合註〕《宋史》本傳明載奉使契丹，卽北使也。《續通鑑長編》：元祐八年二月，淮南等路發運副使謝卿材知相州。先生自大梁赴定州，必經相州，疑卿材卽仲適。後閱王昶《金石粹編》載謝卿材《饒益寺題名》云：朝散大夫臨淄謝卿材仲適，元豐癸亥，被詔自歷下移守馮翊，三月二十六日，過饒益寺題。益確然可信矣。《樂城集》有《謝卿材自陝漕徙河北轉運使告辭》。

衝風振河朔，〔王註〕阮籍詩：寒風振山岡。〔查註〕《太平寰宇記》：河東道朔州馬邑郡，理鄯陽縣。秦爲雁門郡，唐武德四年，置朔州，領縣二。州境東西四百八十里，南北九十七里。飛霧失太行。〔王註次公曰〕太行山在河北。鮑照詩：霧失交河城。〔施註〕《唐·地理志》：懷州河內縣有太行山。〔誥案〕紀昀曰：起得精神。相逢不相識，下馬鬢眉黃。〔誥案〕紀昀曰：非經行者，不知黃字之妙。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王註洪龜父曰〕沈括云：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施註〕《周禮·地官》：守邦國者用玉節。喜有〔三〕賢主人，共惜殘燭光〔四〕。〔施註〕杜子美《贈衛八處士》詩：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王註〕歐陽文忠《送賈推官》詩：白雲汾水上，人北雁南飛。〔施註〕《文選》魏文帝《雜詩》：草蟲鳴何悲，孤雁獨南翔。吾生如寄耳，送老天一方。〔施註〕白樂天詩：賣却新昌宅，聊充送老資。幸子遇明主，陳經入西廂。〔王註次公曰〕言王敏仲之在經筵也。〔施註〕漢揚雄《甘泉賦》：浴方皇於西清。顏師古曰：西清，西廂清淨之處也。〔廂〕作「箱」。《文選》王文考《靈光殿賦》：西廂踟躕以間宴。歸期不可緩，倚相宜在旁。〔王註〕《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與右

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五〕

〔合註〕《續通鑑長編》：真宗景德三年九月，上謂輔臣曰：「明德皇后園陵，頓遞所司，頗擾於人。」詔取官掖及諸王院一行人數付御廚。徐度《却掃編》：官制行後，凡大禮猶準唐故事，置五使。橫道頓遞使，則京尹爲之。惟頓遞司，例造酒分餉近臣，京師稱頓遞司酒爲最美。

聯鑣接武兩長身，〔合註〕庚信《辛威碑》：公侯踵武，岳牧連鑣。鵷鷺行中笑語〔六〕親。九子羨君門戶壯，〔王註厚曰〕先生嘗云：錢四莫亂與他名字。然穆父是時已有九子，遂以九子母丈夫目之。八州憐我往來頻。

〔王註次公曰〕先生自杭倅徙知密州，又徙徐，又徙湖。及哲宗卽位，知登州，元祐四年知杭，六年知穎，七年徙揚，至此又知定州，前後凡八州也。佇聞東府開賓閣，便乞西湖洗塞塵。〔王註厚曰〕先生云：本欲乞鑑湖。就「東府」對耳。更向青齊覓消息，〔施註〕《三國志·魏·管寧傳》：嘗使經營消息。要知從事是何人。

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七〕

〔查註〕僧洪覺範所著《禁癡》，謂先生此詩一韻七句方換韻。〔合註〕覺範所云確。《詩人玉屑·平頭換韻法》一條，亦引《禁癡》之言。【誥案】此詩施編本作一首，查註據《聲畫集》分作二首，并以洪覺範爲非，此其好異之錮疾，非不知此詩是一首也。合註已復其舊，今并查誤註刪。紀昀曰：確是一首，洪覺範不誤，《聲畫集》誤耳。若作二首，則一首短促收不住，一首突兀無頭緒，兩不成

詩矣。

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遊，麾斥八極隘九州，〔王註〕《莊子·田子方篇》：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曹子建《七啓》曰：「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施註〕引李太白《大鵬賦序》：著《大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查註〕李太白《大鵬賦》云：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一鳴一止三千秋，〔王註〕韓退之詩：雙鳥海外來，飛飛到中州。一鳥落城市，一鳥巢巖幽。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次公曰〕退之此詩，或以爲言佛、老，或以爲言李、杜，今觀先生詩，則知其言李、杜矣。開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橫峩岷，〔王註次公曰〕太白，鳳翔山也。峩岷，蜀山也。眼高四海空無人，〔施註〕《舊唐書·王叔文傳》：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施註〕《唐·李白傳》：初遊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及白坐永王璘敗，當誅，子儀請解官以贖。子儀爲中書令，封汾陽王。〔合註〕中書令，舊每有稱中令者，如《續晉陽秋》：王獻之爲中令是也。小兒天台坐忘身〔八〕，〔王註〕李太白《大鵬賦序》：予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余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施註〕司馬子微《坐忘論序》云：敬尋經旨，與心事相應者，著坐忘安心之法，略成七條，以爲修道階次。〔合註〕大兒、小兒，舊註引後漢禰衡語〔九〕。平生〔一〇〕不識〔一一〕高將軍，〔合註〕《舊唐書·高力士傳》：開元初，加右監門衛將軍，天寶七載，加驃騎大將軍。手污吾足乃敢瞋〔一二〕，〔施註〕《唐·李白傳》：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詰案〕此題太白第一名句，公此詩亦頗自詡，可見其命意不凡矣。作詩一笑君應聞。

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支〔二〕

〔施註〕曾仲錫，溫陵人。時爲定武倅。〔查註〕費袞《梁溪漫志》：左右正言，太學國子博士，皆爲承議郎，文散官，第七品。【語案】自此詩起以下，皆定州作。

代北寒蠶擣韭萍，奇苞零落似晨星。〔王註厚曰〕王逸《荔支賦》：離離如繁星之著天。謝玄暉詩：曉星正零落，晨光復泱泱。〔施註〕《楚辭》屈原《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逢鹽久已成枯腊，得蜜猶疑是〔二四〕薄刑。

〔王註〕蔡君謨《荔支譜》：紅鹽者，以鹽梅浸佛桑花爲紅漿，投荔支漬之，曝乾，色紅而甘酸。又，蜜煎者，剥生荔支，笮去其漿，然後蜜煎煮之。〔施註〕《禮記·月令》：斷薄刑。欲就左慈求拄杖，〔王註〕《神仙傳》：孫討逆見左慈，欲殺之，使行於馬前，欲自後刺之。慈著木屐，拄一竹杖，徐徐而行，討逆著鞭策馬逐之，終不能及。便隨李白跨滄溟。〔王註〕李太白《臨江王節士歌》：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合註〕此聯詩意，以荔支產閩海，故戲言欲得仙術，跨海而鮮食也。觀下文「攀條」二字，可悟。攀條與立新名字，兒女稱呼恐不經。〔公自註〕俗有十八娘荔支。〔查註〕蔡君謨《荔支譜》：十八娘，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名。其冢在城東報國禪院，冢旁猶種此樹云。〔施註〕《史記·封禪書》：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

再次韻曾仲錫荔支〔一五〕

柳花著水萬浮萍，荔實周天兩歲星。〔公自註〕柳至易成，飛絮〔一六〕落水中，經宿卽爲浮萍。荔支至難長〔一七〕，二十四五年乃實。〔施註〕《左傳·襄公九年》：晉侯問公年，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杜預曰：歲星

十二歲而一周天。本自玉肌非鵠浴，〔施註〕《莊子·天運篇》：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至今丹殼似猩刑。〔王註〕《華陽國志》：永昌郡有猩猩，其血可染朱罽。〔詰案〕《爾雅·釋詁》：鼈，罽也。〔施註〕白樂天《薔薇》詩：猩猩疑血點，瑟瑟感金筐。〔查註〕《荔支譜》有蚶殼之名。侍郎賦詠窮三峽，〔王註次公曰〕侍郎，指白樂天也。樂天在忠州，有題郡中荔支諸詩。〔施註〕《九域志》：忠州隸夔州路，三峽山在夔州。妃子烟塵動四溟。〔王註〕《唐書》：楊貴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杜牧之《過華清宮》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莫遣詩人說功過，且隨香草附《騷經》。〔王註次公曰〕《離騷》載：芳草如蘭蕙、椒蘭、江蘼、薜芷、留夷、揭車之屬。〔施註〕《楚辭·離騷經序》：《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

次韻滕大夫三首〔一〕

〔施註〕滕大夫，名興公，海陵人。時爲定武倅。〔查註〕滕大夫，字希靖。時爲定州倅，見《姑溪集》。〔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四年十二月，載齊州通判滕希靖，管勾開修徐州呂梁、百步兩洪月河石堤上下置牖事。其爲定倅，年月無考，但據《長編》，則希靖爲滕大夫之名，與施、查二註互異。〔詰案〕此二註譌，當以《長編》爲是。查註謂希靖與李端叔同爲定州倅，亦誤。端叔辟掌機宜文字，卽簽書判官廳公事，非倅也。今已刪。

雪浪石〔二〕

〔查註〕本集《雪浪齋銘引》云：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名勝志》：雪浪齋故址在文廟後。李端叔有《次韻和滕希靖雪浪石》詩。〔合註〕《墨莊漫錄》：後謫惠州，雪浪之名遂廢。元符中，張芸叟守中山，重安盆石，方欲作詩寄公，聞公之薨，乃作哀辭。張芸叟《畫墁集·蘇子瞻哀辭》：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山中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歸北，萬里一招魂。卽指此石也。

太行西來萬馬屯，〔詰案〕紀昀曰：初白謂從定州形勢說起，突兀撐空。勢與岱岳爭雄尊。〔王註〕杜子美《木皮嶺》詩：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飛狐上黨天下脊，〔施註〕《唐文粹》鄭亞《會昌一品集序》：上黨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史記·張儀傳》：席卷常山之嶮，必折天下之脊。〔查註〕《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杜白馬之津，塞飛狐之口。」皆一方之阨也，亦謂之飛狐道。《九域志》：河東路龍德府，潞州上黨郡，昭德軍節度使。《釋名》曰：黨，所也，在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半掩落日先黃昏。削成山東二百郡，〔王註次公曰〕古所謂山東，乃今之河北，晉地是也。今所謂山東，乃古之齊地，青、齊是也。杜牧云：山東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指今之河北也。謂之山東，蓋太行山之東也。山東二百郡，正謂太行以東冀州之域矣。杜子美《兵車行》詩：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李彭曰〕杜子美《承聞河北諸道節度人朝歡喜口號絕句》詩：瀟漫山東二百州，削成如按抱青丘。氣壓代北三家村。〔王註次公曰〕代北，則燕、趙以往之地也。《傳燈錄》：僧問竟脫和尚，如何佛法？師曰：「三家村裏。」〔查註〕《漢書》：梅福曰：

「代谷者，恒山在其南，雁塞在其北，上谷在東，代郡在西。」〔元和郡縣志〕：代州雁門郡，春秋晉地，隋開皇五年置。代州北至朔州一百二十里。按，定州在代之北，故云。千峰右卷〔三〕。轟牙帳，〔合註〕杜子美《寄董卿喜榮十韻》詩：聞道君牙帳。崩崖鑿斷開土門。〔施註〕《唐·李光弼傳》：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查註〕《太平寰宇記》：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即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困學紀聞〕：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即井陘關也。〔誥案〕紀昀曰：語語挺拔。揭來城下作飛石，一礮驚落天驕魂。〔施註〕《文選》潘安仁《閑居賦》：礮石雷駭。〔誥案〕紀昀曰：初白謂，看他出落脫卸，法便捷如轉丸。承平百年烽燧冷，〔施註〕《漢·食貨志》：師丹建言限民田，云，今累世承平。此物僵卧枯榆根。〔合註〕江淹《報袁叔明書》：僵卧深壑。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王註〕陳藏器《本草》云：霹靂鉞伺候震處，掘地三尺得之，其形非一，亦有似斧刃者。〔施註〕《國史補》：雷州多雷，秋冬伏地中，人取得雷斧、雷墨，可以為藥用。離堆四面繞江水，坐無蜀士誰與論。〔施註〕《漢·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老翁兒戲作飛雨，〔施註〕《文選》張景陽《雜詩》：飛雨灑朝蘭。把酒坐看珠跳盆。此身自幻孰非夢，故國〔三〕山水聊心存。〔施註〕《文選》潘安仁《寡婦賦》：心存兮目想。〔誥案〕紀昀曰：勢須宕開作結。

同 前〔三〕

我頃三章乞越州，欲尋萬壑看交流。且憑造物開山骨，已見天吳出浪頭。〔公自註〕石中有似〔三〕海獸形狀。〔王註〕《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八首人面，八手八尾。〔合註〕李洞詩：夢枕浪頭春。履道鑿池雖可致，〔施註〕《唐·白居易傳》：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玉川卷地若為收。〔王註續〕盧仝自號玉川子，作《客謝井》詩云：我縱有神力，爭敢將公歸。揚州惡百姓，疑我卷地皮。洛

陽泉石今誰主？莫學癡人李與牛。「王註次公曰」牛僧孺嗜太湖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又，李德裕平泉莊，在洛陽之南，周回十里，多奇花異石。人題詩曰：隴右諸侯供瑞石，日南太守送名花。「施註」李衛公平泉花木記及詩序云：後世以一花一石移於他處者，非李氏子孫。「唐·牛僧孺傳」：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白樂天牛奇章石記云：公嗜石，以甲乙丙丁爲品第。僧孺封奇章郡公。

沉香石

「查註」李之儀次韻詩云：海南枯朽插天長，歲久峰巒帶薜蒼。變化那知斲山骨，儀刑兀自在人腸。幾因曉日疑銷蠟，試沃清泉覺弄香。遮莫輕珉忘什襲，須防偷眼誤摧剛。

壁立孤峰倚硯長，「王註」唐書：張說論近世文章，曰：富嘉謨如孤峰絕岸，壁立萬仞。「施註」晉·王衍傳：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共疑沉水得頑蒼。「施註」唐·本草註：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二國。樹葉似橘，經冬不凋，皮色青，木似樺柳，重實，黑色，沉水者是。「拾遺記」云：常以水試乃知。見香譜。欲隨楚客纫蘭佩，誰信吳兒是

木腸。山下曾逢化松石，「王註」陸龜蒙二遺詩序：東陽多名山，就中金華爲最，其間饒古松，往往化爲石，枕牀薦皆其石也。「舊唐書」：僕骨東境，其地東北一千里，有康于河，松木入水一千年，乃化爲石。其色青，謂之康于石，上有松文。「施註」錄異記：婺州永康山，有枯松，因斷墮水，化爲石，枝幹及皮，與松無異。玉中還有辟邪香。「王註」續曰：唐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奇巧殆非人工。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厚曰」杜陽雜編：唐公主下降，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辟邪瑞麟香，皆異國所獻也。早知百和俱灰燼，「王註」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杜子美即事詩：花氣渾如百和香。「次公曰」百和，香名，以衆香未合和爲之也。未信人言弱勝

剛。〔王註〕《老子》：弱之勝強，柔之勝剛。

石芝〔三〕并引

〔查註〕《抱朴子》：石芝生於海隅名山，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澈如堅冰。本集《北海十二石記》云：登州下臨大海，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上生石芝，草木皆奇麗，多不識名者。先生又《自題石芝》詩云：中山教授馬君，文登人也，嘗得石芝食之，故作此篇，同賦一篇。〔合註〕《樂城集·石芝引》：子瞻昔在黃州，夢游人家井間，石上生紫藤，枝葉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雞蘇而甘，起賦八韻記之。元祐八年，予與子瞻皆在京師，客有至自登州者，言海上諸島，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謂之石芝，食之味如荼，久而益甘。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甚益人。客以一籃遺子瞻，遂次前韻。詩云：雞鳴東海朝日新，光蒙洲島霧雨勻。一晞石上遍生耳，幽子自食無來賓。寄書乞取久未許，箬籠蕉囊海神戶。一掬誰令墮我前，無爲知我超其數。此身不願清廟瑚，但願歸去隨樵蘇。龜龍百歲豈知道，養氣千息存其胡。塵中學仙定難脫，夢裏食芝空酷烈。中山軍府安得閑，更試朝霞磨鏡鐵〔三〕。

予嘗夢〔三〕食石芝，作詩記之。今乃真得石芝於海上，子由和前詩見寄。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兒手以獻者。臂指皆具，膚理若生。予聞之隱者〔三〕，此肉芝也。〔施註〕《神仙感遇傳》：蘭陵蕭靜之，買地葺居，掘得一物。類人手，肥且潤，其色微紅。烹而食之，逾月，齒髮再生。偶遊鄴都，見

一道士，指其脈曰：「子之所食者，肉芝也。」與子由烹而食之。追記其事，復次前韻。

土中一掌嬰兒新，爪指良是「三」肌骨勻。見之怖走誰敢食，「施註」《楞嚴經》：演若達多自怖頭走。天賜我爾「元」不及賓。「王註」《易·夬卦》：包有魚，義不及賓也。旌陽、遠遊同一許，長史、玉斧皆門戶。

〔王註〕《總仙傳》：許真君，名遜，汝南人。世慕道，爲旌陽縣尹。又：許邁得道蓋竹山，爲地行仙。邁字遠遊。又：許穆爲晉護軍長史，人華陽洞得道，爲左卿仙侯。穆第三子翻，小名玉斧，爲帝侍晨也。〔施註〕《洪州西山十二真君傳》：許遜字敬之。弱冠拜旌陽令。晉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拔宅上昇。東晉尚書郎邁，護軍長史穆，皆族子也。《真誥》：許邁清虛□道，遐棲世外，改名遠遊。弟謚，一名穆。外雖混俗務而內修真學。紫微王夫人云：玄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許長翻小名玉斧，亦邁弟也。興寧中人。夢持二板，青字云：召玉斧作侍中「三〇」。我家韋布三百年，〔施註〕《漢·賈山傳》：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祇有陰功不知數。跪陳八簋加六瑚，〔王註〕《禮記·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施註〕《毛詩·小雅·伐木》：陳饋八簋。化人視之真塊蘇。肉芝烹熟石芝老，笑唾熊掌噉雕胡。〔王註次公曰〕宋玉《諷賦》：主人之女，爲臣炊雕胡之飯。〔謝幼槃曰〕《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雕胡，乃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爲雕胡。〔施註〕《西京雜記》：顧朗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湖中後自生雕胡。老蠶作繭何時脫，〔王註〕《無常經》：亦如蠶作繭，吐絲以自纏。〔施註〕《傳燈錄》：誌公《善惡不二頌》：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白樂天《赴忠州》詩：蠟蛾誰救護，蠶繭自纏縈。夢想至人「三」空激烈。〔施註〕《後漢·王霸傳》：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古來大藥不可求，〔王註〕白樂天詩：神仙但聞說，靈藥不可求。《正一天師內傳》：天師煉九華大藥。〔施註〕杜子美《贈李白》詩：苦乏大藥資，山林迹如掃。真契當如「三」磁石鐵。〔王註〕《淮南子》：燧之取火，磁石之引針，蟹之敗漆，葵之向日，雖有明智，不能然也。〔施註〕《呂氏

春秋：慈石召針，或引之也。《大涅槃經》：譬如磁石，去針雖遠，以其力，故鐵則隨著。衆生佛性，亦復如是。【詰案】紀昀曰：灑落無次韻之迹。

鶴 歎^{〔三〕}

〔施註〕眉山唐子西博士論文云：東坡居士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缺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園中有鶴馴可呼，【詰案】紀昀曰：純是自托，末以一語點睛，筆墨特爲奇恣。我欲呼之立坐隅。〔王註〕賈誼

《鵬賦》：鵬入於舍，止於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鵬乎？〔王註〕賈誼《鵬賦》：鵬乃歎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長脰^{〔三〕}閣瘦軀。〔查註〕《唐子西語錄》云：東坡作《病鶴》

詩，今題中無病字，疑有脫落也。【詰案】題曰「鶴歎」，已無不該之矣。俯啄少許便有餘，〔王註〕陶淵明詩：傾身營

一飽，少許便有餘。何至以身爲子娛。〔王註次公曰〕此暗使《世說》：支遁好鶴。有遺以雙鶴者，遁曰：「既有凌雲

之姿，何肯爲人耳目玩乎？」遂放之。驅之上堂立斯須^{〔三〕}，〔施註〕杜子美《哀王孫》詩：且爲王孫立斯須。投以

餅餌視若無。戛^{〔三〕}然長鳴乃下趨，難進易退我不如。〔王註〕《禮記·表記》云：事君難進而易退。

〔施註〕《禮記·儒行》：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詰案】紀昀曰：竟住，妙。再贅衍，便入香山門戶。

劉醜斯詩^{〔三七〕}

劉生望都民，〔施註〕《唐·地理志》：定州望都縣。〔查註〕《水經注》：博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帝王世

紀：堯母慶都，出，觀三河赤龍，與合而生堯。有望都山。太平寰宇記：都山，一名豆山，堯母望之，故有望都之號。病羸寄空窰。〔合註〕《廣韻》：窰，燒瓦窰也，同窰。有子曰醜厮，十二行操瓢。〔施註〕《莊子·盜跖篇》：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墦間得餘粒，〔王註〕《孟子註》云：墦間，郭外冢間也。雪中拾墮樵。〔王註〕王介甫詩云：老妻隴上收遺乘，穉子林間拾墮樵。飢飽共生死，水火同焚漂。病翁恃一褐，度此積雪宵。哀哉二暴客，〔王註〕《易·繫辭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掣去如飢鴉。翁既死於寒，客亦易此齧。〔三〕崎嶇走亭長，〔施註〕《漢·高祖紀》：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不憚雪徑遙。我仇祝與苑〔三〕，物色同遮邀。〔王註次公曰〕祝與苑，兩賊之姓也。〔物色〕，察其人之謂，如韓退之《桃源行》：物色相猜更問語也。〔施註〕《後漢·嚴光傳》：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揚子雲《校獵賦》：前後邀遮。行路爲出涕，〔施註〕《後漢·范滂傳》：行路聞之，莫不流涕。一客〔四〕竟就梟。〔王註〕《遼齋閒覽》云：百勞，一名梟，能捕燕雀小禽食之，又能禁蛇。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又標其首於木，故後人標賊首以示衆者，謂之梟首。〔施註〕《漢·高祖紀》：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註云：梟，縣首於木上。饒饒訴我庭，慷慨驚吾僚。曰：「此可名寄，追配郴之藁。恨我非柳子，擊節爲爾謠。」〔施註〕白樂天《續古》詩：擊節獨長歌。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施註〕《宋·樂志》古詞《白頭吟》：兩樵相推與，無親誰爲嬌。爲媾他日婦，婉然初垂髻。〔合註〕《魏志·毛玠傳》：臣垂髻執簡。洗沐作小吏〔四〕，〔王註〕《漢書》：翟方進少孤，給事太守府，爲小吏。裹頭束其腰。〔施註〕柳子厚《童區寄傳》：童寄者，郴州蕘牧兒。年十一歲，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一人去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將殺童。遽

曰：「爲兩郎僮執若爲一郎僮耶？」市者善之。持童愈束縛，牢甚。夜半，童以縛卽爐火燒絕之，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吏白州，州白大府，刺史顏證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之衣裳，護還之鄉。筆硯耕學苑，〔王註〕張著《翰林盛事》：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施註〕《世說》：王戎云：「以洪筆爲鉏耒，紙札爲良田。」弓矛〔四〕戰天驕。壯大隨爾好〔四〕，忠孝福可徵。〔施註〕《左傳》：僖公四年：「楚屈完對齊侯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相國有折脇，〔王註〕《史記》：范雎事須賈，賈使齊，雎從。齊王賜雎金及牛酒，雎不敢受。賈以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得出。後亡入秦，拜爲相。封侯或吹簫。〔王註〕《漢·周勃傳》：常以吹簫給喪事。後從高祖，封絳侯。人事豈易料，勿輕此〔四〕僬僥。〔王註〕《國語》：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施註〕《列子·湯問篇》：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

題毛女眞

〔王註〕《列仙傳》：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食松葉，遂不飢寒。〔查註〕《抱朴子》：漢成帝時，有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踰坑越谷，有如飛騰。密伺其所在，乃是婦人。言：「本是秦之宮人，入山飢無所食，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遂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是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三百許歲。

霧鬢風鬟木葉衣，〔王註〕《異聞集》載：唐儀鳳中，有柳毅客於涇陽，見婦人牧羊於野，風鬟雨鬢，自言妾洞庭龍女也。〔合註〕《晉書·董景道傳》：隱於商洛，山衣木葉。山川良是昔人非。〔施註〕《神仙傳》：蘇仙公化白鶴，來桂陽

郡。以爪攫樓板，以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祇應閑過商顏老，〔王註次公曰〕四皓，避秦之老人，而毛女，避秦之宮人，皆同時用之，爲當體矣。〔施註〕《漢·張良傳》：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媿士，故逃匿山中。註云：商山四皓也。〔查註〕《高士傳》：南山曰商山，亦稱楚山。漢四皓，河內軹人，避秦於商山。故老傳云：漢武帝時，臨晉民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往往爲井相通行水，水類以絕商顏矣。獨自吹簫月下歸。

次韻子由清汶老龍珠丹

〔查註〕《樂城集》中無原作。

天公不解防癡龍，〔施註〕劉慶忌《幽明錄》：洛下一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穴中。人一都，郭郭臺榭，悉以金塊爲飾，人皆長三丈。因告飢餒，長人指中庭柏樹下一羊，令跪捋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次捋一珠，亦取之。後得一珠，令取噉之，甚得療飢。還問張華。華曰：「是崑崙下地仙九館，羊名爲癡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第二珠，食之可以延年，第三珠充飢而已。」玉函寶方出龍宮。〔王註〕《酉陽雜俎》：孫思邈隱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爾傳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吝。」有頃，捧方而至。自是池水忽漲，胡僧羞恚而死。〔查註〕《隋書·經籍志》：《玉函寶方》五卷，葛洪撰。《續仙傳》：孫思邈取《龍宮藥方》三十首，歷試神效，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官方在其內。雷霆下索無處避，〔施註〕韓退之詩：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逃入先生衣袂中。〔王註〕《僧史》：僧聞禪師住邵武山中，一日，有老人來謁聞，曰：「我龍也，以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俄失所在。聞視坐榻傍有小蛇尺許，延緣入袖中，屈蟠。暮夜，風雷挾坐榻，電碎雨射，山岳爲搖，而聞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先

生不作金椎袖，玩世徜徉隱屠酒。〔施註〕《漢·淮南厲王傳》：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史記·魏信陵君傳》：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公子引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侯生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施註〕《漢·東方朔傳·贊》曰：「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楚辭·惜誓章》：記回風兮徜徉。夜光明月空自投，一鍛何勞緯蕭手。〔王註〕《莊子·列禦寇篇》：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黃門寡好心易足，〔施註〕《唐·百官志》：門下侍郎。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按：子由時爲門下侍郎。荆棘不生梨棗熟。玄珠白璧兩無求，〔王註〕《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無脛〔四〕金丹來入腹。〔王註〕《靈樞經》扁鵲註曰：化靈爲姦女之胞，十月分胎，狀如紫金，上赤下黑，左青右白，其中央黃，號曰紫金丹。區區分別笑樂天，〔施註〕《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區區之心，竊慕此耳。那知空門不是仙。〔王註〕白樂天詩：我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

次韻子由書清汶老所傳《秦湘二女圖》

〔王註次公曰〕韓退之詩：秦地吹簫女，湘波鼓瑟妃。所謂二女，豈畫此者乎？【誥案】王註非是。考詩意，別有本事，乃託爲秦湘二女者。故詩中并秦湘二字不道，今則更不可考矣。

春風消冰失瑤玉，我本無身安有觸。〔查註〕《楞嚴經》：即觸非身，即身非觸，身觸二相，原無處所。羊生得婦如得風，握手一笑未爲辱。〔王註次公曰〕羊生，晉羊權也。《真誥》：女仙萼綠華詩云，羊生標美秀。又《真

誥：九華真妃降，笑而言。攜手雙臺，娛歎良會。又取權手執之，曰：「妾豈以愆累浮華少時之滯，而虧辱於當真之定質耶？」先生室中無天遊，珮環何處鳴風甌。何處鳴風甌。〔四六〕。〔施註〕：趙飛燕外傳：帝於太液池，作千人之舟，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倚后歌。隨魔未必皆魔女，但與分燈遣歸去。〔查註〕：維摩經：天女聞言，已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胡爲寫真傳世人，更要維摩一轉語。〔王註〕：傳燈錄：洞山云：遮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什麼語？有一上座下語九十六轉，不愜師意。丹元茅茨祇三間，〔王註厚曰〕：白樂天別草堂詩：三間茅屋向山開，一帶山泉繞舍回。太極老人時往還。〔施註〕：裴頠傳奇：元和中，元徹、柳實、臧舟合浦岸，漂入大海，俄抵孤島，見玉虛尊師與南誥夫人會約。二子拜謁，求返人世。尊師曰：「子有道，歸不難，子宿分自有師。」夫人命侍女送二子馭百花橋而歸。二子問使者：「吾師是誰？」云：「是南嶽太極先生。」二子共尋雲水，曾無影響。一日，因雪中見老叟負樵擔上，有刻太極字，遂禮爲師。隨詣祝融不復出。檢點〔四九〕凡心早除拂〔五〇〕，方平神鞭〔五二〕常使物。〔王註次公曰〕：物，鬼物也。〔使物〕字，見費長房傳。〔施註〕：神仙傳：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念背癢時得此爪爬。王方平牽經鞭之，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方平曰：「吾鞭亦不可妄得也。」又按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能使物却老。

紫團參寄王定國〔五三〕

〔查註〕：瑞應錄：唐明皇潛路邸，重九，登壺關山，東北有紫雲見，光彩照日，因名紫雲山，卽紫團也。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上黨郡有紫團山。地理志云：出人參草。

谿研土門口，〔查註〕：土門口，卽井陘關。突兀太行頂。〔王註〕：本草註：人參生於潞州太行山上，謂之紫團參。

豈惟團紫雲，實自俯倒景。剛風被草木，〔王註次公曰〕道書載：近天之風曰剛風，所以持天於空中也。〔合註〕抱朴子云：凡乘蹻上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罡，剛能勝人也。鸞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子，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剛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四十里，則自行矣。真氣入苕穎。〔施註〕杜子美送重表姪王殊評事使南海詩：真氣驚戶牖。〔王註〕劉禹錫詩：蒼蒼一雨後，苕穎如雲發。〔詰案〕紀昀曰：十字警。舊聞人銜芝，〔王註〕本草：人參一名人銜。生此羊腸嶺。〔王註〕前漢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阪，言山屈曲如羊腸之盤也。〔查註〕太平寰宇記：河東道羊腸山，在交城縣東南萬根谷山，卽羊腸坂也。石磴縈委若羊腸。織攤虎豹鬣，蹙縮龍蛇瘦。〔合註〕杜牧之詩：織攤整鬣遲。元微之詩：蹙縮又縱橫。蠶頭試小嚼，〔王註厚曰〕俗稱人參如蠶頭者最良。龜息變方騁。〔施註〕定命錄：李嶠詣袁天剛同寢，嶠息自耳中起，曰：「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矧予明真子，〔合註〕拾遺記：燕昭王賜甘露羽衣一襲，表其墟爲明真里。已造浮玉境。清宵月掛戶，半夜珠落井。〔王註厚曰〕珠落井，以言咽納也。黃庭外景經：抱玉懷珠和子室。註云：珠玉謂津液，室謂身也。令人煉津液，以理一身也。灰心寧復然，汗喘久已靜。〔施註〕圖經本草：人參，大治喘，相傳欲試人參者，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一不與。度走三五里許，其不令人參者必大喘，含者氣息自如。東坡猶故目〔五〕，北藥致遺秉。〔王註次公曰〕借用詩·小雅·大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之語。欲持〔五〕三椹根〔五〕，〔施註〕本草註：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椹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椹樹相尋。往侑〔五〕九轉鼎。〔施註〕神仙傳：仙方有九品，其七名九轉霜雪之丹。爲予置齒頰，豈不賢酒茗。

寄留合刷瓶與子由

〔施註〕此詩真迹，臨川黃挾嘗刻於婺倅聽事。公自題其尾云：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醉睡中作。〔合註〕《爾雅》：饋、餽，稔也。《玉篇》：餽，飯氣蒸也。餽合，當卽飯甑之類。刷瓶未詳。

老人心事日摧頽，宿火通紅手自焙。〔施註〕鄭紫《贈老僧》詩：宿火焰爐灰。小甑短瓶良具足，

〔合註〕《洛陽伽藍記》：光相具足。釋兒嬌女共燔煨。寄君東閣閑烝栗，〔施註〕杜子美《復至東屯》詩：山家

烝栗暖。知我空堂坐畫灰。〔王註續曰〕《詩話》中載孫魴《夜坐》詩云：畫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約束家僮好

收拾，〔施註〕《史記·漢高祖紀》：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施註〕《後漢·光武紀》：吏人死亡，不能收拾者，爲尋求之。

故山梨棗待歸來〔五〕。

次韻劉燾撫勾蜜漬荔支〔五九〕

〔施註〕劉燾，字無言，長興人。諸父宜翁、行父，皆從先生游。無言在太學，有俊聲，善筆札，黃魯直稱之，謂他日江南復有羊欣、薄紹之矣。時在中山。終秘閣修撰。〔查註〕《吳興掌故集》：劉燾，元祐三年東坡知貢舉，稱其文章典麗，遂中甲科。由善書，仕至秘閣修撰。所著有《見南山集》五十卷。《職官分紀》：安撫使屬有管勾官，以知州及閣門祗候上充。

時新滿座聞名字，〔查註〕薛能《荔支》詩：歲杪監州曾見樹，時新人座久聞名。《荔支譜》有陳家紫、江家綠、游家紫、

藍家紅、何家紅、綠核圓丁香、虎皮、牛心、蚶殼、龍牙、中元紅、玳瑁紅、十八娘、火山等名，共三十二種。別久何人記
色香。〔施註〕《舊唐書·白居易傳》：居易在南賓郡，爲《木蓮荔支圖》，寄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支生巴峽間，若
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葉似楊梅蒸霧雨，花如盧橘傲風
霜。〔王註〕白樂天《荔支圖記》云：葉如桂，冬青；花如橘，春榮。〔查註〕《荔支譜》：其花春生，蔌蔌然白色。春雨之
際，旁出新葉，色紅白。六七月，色變綠。此明年開花者也。每憐蓴菜下鹽豉，肯與葡萄壓酒漿。回首驚
塵卷飛雪，詩情真合與君嘗。〔施註〕《北夢瑣言》：薛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嘗鬱鬱歎惜，因有詩《謝淮南寄
茶》云：羸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情合得嘗。

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

邊城歲暮多風雪，強壓春醪〔六〕與君別。〔施註〕陶淵明《停雲》詩：靜寄東軒，春醪獨撫。〔合註〕《邵氏聞見
後錄》：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求東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印本《東坡集》，誦其中詩，卽書之。至「邊城歲暮多風雪，強壓
香醪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汝便道「香醪」！仲虎驚懼久之，方覺印本誤以「春醪」爲「香醪」也。玉帳夜談
霜月苦，〔王註次公曰〕玉帳，將軍帳也。古有《玉帳經》。杜子美《送嚴公》詩：空留玉帳術。李太白《司馬將軍歌》云：
退居玉帳臨河魁。〔查註〕袁卓《遁甲專征賦》：或傍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張溥《雲谷雜記》：玉帳，乃兵家厭勝
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如玉帳然。其法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兵爲玉帳，主將宜居之。
〔合註〕《抱朴子》：兵在太乙玉帳之中，不可攻也。〔施註〕李華《弔古戰場文》：月色苦兮霜白。杜子美《軍城早秋》詩：玉
帳分弓射虜營。鐵騎曉出水河裂。〔施註〕白樂天《琵琶行》：鐵騎突出刀鎗鳴。斷蓬飛葉捲黃沙，〔合註〕李

義山詩：遠逐斷蓬飄。祇有千林鬢鬆花。〔王註厚曰〕曾子固云：齊地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飄滿庭階，尤爲可愛，齊人謂之霧淞。鬢鬆花，疑卽此者也。〔合註〕《墨莊漫錄》載曾子固《霧淞》詩及此詩云：霧淞，音夢送，鬢鬆同音。應爲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左援公孝右孟博，我居其間嘯且諾。僕夫爲我催歸來，要與北海春水爭先回。

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六〕

〔施註〕李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後居當塗。舉進士，力學，善屬文，爲東坡所知。元祐八年九月，坡出帥中山，辟掌機宜文字。蜀人孫敏行子發，亦辟在幕府，而滕興公、曾仲錫爲倅。明年閏四月，先生遂謫嶺南。端叔於時歷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論爲東坡客，不可任京官，詔停廢。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范忠宣公將薨，以意授端叔作遺表。未幾，蔡京當國，謂忠宣之子正平與端叔矯撰，皆逮入御史府，由是得罪貶廢。終朝請大夫，有《姑溪前後集》七十卷。孫子發，仕止奉直大夫。〔合註〕《續通鑑長編》：紹聖四年九月，刑部言：原州勘官通判朝請郎李之儀，根勘折可適擅遣追賊失人事鹵莽，詔特差替。至御史論爲東坡客事，《長編》載於元符二年六月。御史乃石豫也。〔誥案〕元符末，李之儀起爲許州幕而不詳。公與書，有「兒姪在治下」語。非久，子由歸許，與之儀並勸同居，而之儀卽除輦運以去。公報書云：某決計歸許，如所教，而長者遽舍去，深以爲恨。具報除輦運，似亦不惡。則此後端叔必已信眉已乎？此乃建中靖國初事，與施註合，亦見《宋史》，特不詳官許州耳。張邦基載公罷定州，

乃閏四月事，施註誤作五月，已爲改正。〔查註〕張耒《宛丘集》送李端叔序云：元祐八年，蘇先生守定武，士願從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請。先生一日言於朝，言請以端叔佐幕府。先生之位未能進退天下士，故用子如此，然其意可知也。挾端叔之學問文章而從先生，如決大川而放之海，余無以贊子矣。李端叔《姑溪集》題跋云：東坡爲定州安撫使，之儀以門生從辟，而蜀人孫子發，實相與俱。於是海陵滕興公、溫陵曾仲錫爲定倅。五人者，每辨色會於公廳，領所事，竟窮日力盡歡而罷，或夜以曉角動爲期。謫去，賓客皆分散。〔誥案〕查註既引李端叔題跋，又謂滕希靖與李端叔同爲定州倅，見《姑溪集》。當卽由此條誤記，端叔無此夢夢語也。又案，自此以下爲元祐九年甲戌作，至四月，改紹聖元年。

白髮已十載，青春無一堪。不驚新歲換，聊與故人談。牛健民聲喜，鴉嬌雪意酣。〔王註厚

曰〕杜牧之詩：鳧浴漲汪汪，雅嬌村霧霧。又：碧池新漲浴嬌鴉。罪微不到地，和暖要宜蠶。歲月斜川似，

〔王註〕《陶集》有《斜川詩自序》云：辛丑歲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風流曲水慚。

〔施註〕酈道元《水經注》：宋元嘉十一年，以舊樂遊苑地爲曲水。武帝引流傳觴，會者賦詩。行吟老燕代，坐睡夢

江潭。〔合註〕詩言夢想故鄉之意。丞掾頗哀亮，〔查註〕《若溪漁隱》云：東坡《立春》詩「丞掾頗哀亮」，定武有此

碑，東坡自大字寫之，作「亮」字。《後漢·馬援傳》：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邀

遊。」則「亮」字當作援也，別本作「亮」者譌。歌呼誰怕參。衰懷久灰槁，習氣尚饒貪。白啖本河朔，紅

消真劍南。〔王註次公曰〕白啖，或云荔支名也，未詳。紅消，梨名也。〔堯祖曰〕紅消，川人能造，以鳧肉爲之。一

本作「熊白來河北，豬紅削劍南」，則知趙註非也。〔邵註〕荔支不應言河朔。〔合註〕先生前《答任師中》詩，有「高樹紅消

梨」之句。「白啖」未詳。【詰案】白啖，疑不托之類，麥所爲者，近是。辛盤得青韭，〔王註次公曰〕故事，立春日作五辛盤。〔合註〕五辛盤，元日故事；七種菜，人日故事；春盤，立春故事。今先生詩以立春日作，當作春盤。臘酒是黃柑〔六三〕。〔王註次公曰〕黃柑以釀酒，乃洞庭春色也。歸卧燈殘帳，醒聞葉打庵。須煩李居士，重說後三三。〔王註〕《宗門統要》：無著和尚游五臺，到山下，遇一老僧，問曰：「此問佛法如何？」住持僧曰：「凡聖同居，龍蛇混雜。」無著曰：「多少衆？」老僧曰：「前三三，後三三。」無著和尚罔測。〔施註〕顧禧云：此時方敘燕遊，而遽用後三三語，讀者往往不知所謂。蓋端叔在定武幕中，特悅營妓董九者，故用九數以爲戲爾。聞其說於強行父云。

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六三〕

蕭索東風兩鬢華，〔施註〕《樂府》魏武《苦寒行》：樹木何蕭索，北風聲正悲。年年幡勝剪宮花。〔施註〕白樂天《禁中憶元九》詩：宮花滿把獨相思。愁聞塞曲吹蘆管，〔王註厚曰〕後漢蔡琰云：胡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故謂之胡笳。〔施註〕引《白氏六帖》，同。喜見春盤得蓼芽。〔王註〕杜子美《立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查註〕《摭遺》：東晉李鄂，立春日，命以蘆葍芹芽爲菜盤。吾國舊供雲澤米，〔公自註〕定武〔六四〕齋酒用蘇州米。〔合註〕《說苑》：荆文王畋於雲澤。君家新致雪坑茶。〔公自註〕近得曾坑茶。〔查註〕《蔡忠惠集》引宋子安《東溪試茶錄》云：馬鞍山東爲林園，最高處爲曾坑。燕南異事真堪紀〔六五〕，三寸黃柑擘永嘉。〔王註〕杜子美《阻雨不得歸瀼西柑林》詩：三寸如黃金。〔施註〕温州永嘉郡，歲貢黃柑。〔查註〕韓彥直《橘錄》：橘出永嘉郡，柑乃其別種，而乳柑爲第一，故温州謂乳柑爲真柑。溫四邑皆種柑者，而出泯山者，又推第一。大者可七寸圍，顛皆圓正，膚理如澤蠟，擘之，香霧噴人。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六六〕

〔查註〕案子由己卯二月二十日生，見本集〔十八羅漢頌跋〕。

旃檀婆律海外芬，〔王註程續曰〕婆律，出波斯國，膏香，在木心中。〔厚曰〕〔西陽雜俎〕：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又云：龍腦香樹〔六七〕，出婆利國，樹高八九丈，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施註〕〔南史〕：西南夷傳：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多棧、沈、婆律香等。〔查註〕〔本草拾遺〕：婆律香，出婆律國，樹與龍腦同香，乃樹之清脂也。西山老濟柏所薰。〔王註〕〔唐〕：本草：麝生中臺川谷。陶隱居云：形似麝，常食柏葉，故嵇康〔養生論〕云：麝食柏而香也。〔施註〕〔唐〕：本草：麝生益州，形似麝，常食柏葉。水麝臍，其香尤美。香螺脫麝來相羣，〔王註援曰〕香螺脫麝，甲香也，能聚衆香。〔施註〕〔本草〕：甲香，海螺之掩也，可聚香使不散，雜衆香燒之，使益芳，獨燒則臭。〔香譜〕：蠶頭生雲南者，取麝燒灰，合香多用，謂能發香，復來香烟。〔查註〕〔唐〕：本草：香螺蠶頭生雲南者，如人掌，青黃色。按韻書，蠶亦作螺。韓鄂〔四時纂要〕有修甲香方，收大甲，酒煮蜜熬，人諸香用。所云甲者，卽螺麝也。能結縹緲風中雲。

〔詰案〕句有像在，讀者勿爲上註所晦。一燈如螢起微焚，何時度盡〔六八〕縹篆紋。〔王註〕〔前漢〕：藝文志：漢興，太史試學童以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云：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施註〕〔香〕：衛恒傳：繆篆，所以摹印也。〔香譜〕：香篆，鑲木爲篆文，範以香塵。繚繞無窮合復分，綿綿浮空散氤氳〔六九〕。〔施註〕杜子美〔小司寇〕詩：維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詰案〕紀昀曰：如時文中之搭題，虧他連成片段，不得

復以捏合爲嫌。東坡持是壽卯君，〔王註次公曰〕卯君，子由也。君少與我師皇墳。〔施註〕韓退之〔贈張祕書〕詩：高辭媿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合註〕〔金剛經〕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共厄中年點蠅

蚊。〔王註〕韓退之《雜詩》：朝蠅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後漢書》：楊震卒。詔策曰：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晚遇斯須何足云，〔王註〕白樂天《曲江感秋》詩：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施註〕白樂天《初著緋》詩：晚遇緣才拙。《莊子·田子方篇》：彼直以徇斯須也。君方論道承華勛。〔施註〕《尚書·周官》：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韓退之《贈張祕書》詩：方今向太平，元凱承華勛。我亦旗鼓嚴中軍，〔王註次公曰〕先生自言帥定州也。〔施註〕《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乃使卻縠將中軍。國恩未報〔七〇〕敢不勤。但願不爲世所醺，〔誥案〕鈞勒得好，結意從此句跌出。爾來白髮不可耘。問君何時返鄉粉，〔王註〕謝靈運詩：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爲樹粉檟，無令孤願言。〔次公曰〕《西京雜記》：漢高祖少時，常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故後人用「粉榆」字爲鄉曲也。〔施註〕《文選》張平子《西京賦》：豈伊不懷歸於粉榆。收拾散亡理放紛。〔合註〕《左傳·昭公十六年》：獄之放紛。此心實與香俱焄，聞思大士應已聞。〔誥案〕紀昀曰：掉尾收轉，方不游騎無歸，尤妙在自然拍合。

次韻李端叔送保倅翟安常赴闕，兼寄子由

〔合註〕《姑溪集》屢有《與翟給事公遜手簡》，豈卽其人而官保倅耶？

中山保塞兩窮邊，〔查註〕《文獻通考》：保州，本唐莫州清苑縣地，宋初置保塞軍，太平興國中，升爲州。《九域志》：河北西路保塞軍，西至定州一百六十里。羅子蒼《識遺》：五代失險，周世宗於深、冀間浚河爲限。宋守塘灤，而雄、霸二州間，塘水不接，遂置保定軍爲窮邊，以無水，多植榆槐爲蔽云。卧治雍容已百年。顧我迂愚分竹使，與君

談笑用蒲鞭。【詰案】此句以法論，專指保倅，但連上句讀之，已兼管到李方叔。此種手法，讀者不可不知。松荒三徑思元亮，〔施註〕晉·陶潛傳：字元亮。〔南史〕：字淵明。草合平池憶惠連。〔王註〕〔南史·謝惠連傳〕：族兄靈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合註〕杜子美《宿昔》詩：龍喜出平池。白髮歸心憑說與，古來誰似兩疏賢。」

中山松醪寄雄州守〔七〕王引進

〔查註〕中山松醪，本集有賦。〔九域志〕：河北東路雄州防禦，治歸義、容成二縣。〔太平寰宇記〕：雄州本涿州歸義縣之瓦子濟橋，舊置瓦橋關，周顯德六年，建爲雄州。子由使契丹，有贈〔知雄州王崇拯七言律詩二首〕。〔詩話總龜〕：王崇拯，字拯之。〔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元年三月，東上閣門使王崇拯知雄州。四年三月再任。至七年三月，再任已滿，是否留任，〔長編〕雖不載，而先生知定州時，崇拯尚在雄州，其八年九月以後，崇拯因何還朝，〔長編〕已缺，不可考矣。〔查註〕按〔宋史·職官志〕：引進使，從五品，掌臣僚蕃國進奉禮物之事。〔職官分紀〕：引進有正使、副使。

鬱鬱蒼髯千歲姿，肯來杯酒作兒嬉。流芳不待龜巢葉，〔公自註〕唐人以荷葉爲酒杯，謂之碧筒酒〔七〕。【詰案】紀昀曰：事出〔西陽雜俎〕，雖唐人書，乃魏人事。〔合註〕曹子建〔洛神賦〕：步蘅薄而流芳。掃白聊煩鶴踏枝。〔王註次公曰〕鶴踏枝，言松也。古詩云：虬枝鶴踏消。醉裏便成敲雪舞，醒時與作嘯風辭。〔合註〕此二句，兼用松雪、松風意。馬軍走送非無意，〔王註〕杜子美〔謝嚴中丞送乳酒〕詩云：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琰開

管對馬軍。玉帳人閑合有詩。

次韻李端叔謝送牛馱〔七三〕《鴛鴦竹石圖》〔七三〕

〔王註〕《圖畫見聞志》：道士牛馱，河內人。工畫翎毛，多寫斑鳩、野鶻，但枳棘不甚精高。

聞君談西戎，廢食忘早晚。王師本不陳〔七四〕，《施註》：《穀梁傳》：莊公八年：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賊壘何足刻。守邊在得士，《施註》：《史記·滑稽傳》：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此語要而簡。《施註》：《晉·裴楷傳》：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知君論將口，《王註》：《前漢·贊》：馮唐

之論將。似予〔七五〕識畫眼。笑指塵壁間，此是老牛馱。《施註》：劉道醇《聖宋名畫評》：道士牛馱，字受禧，

河內人。善畫花竹翎毛，尤長破毛之禽，泊寒雉野鶻。每飲酒肆間，或至一斗，然後畫一番紙以質之，至醒必購之，遂毀畫而去。平生師衛玠，非意嘗理遣〔七六〕。愬君〔七七〕定何人，未用市朝〔七八〕顯。置之勿復道，

〔王註〕《古詩》：棄捐勿復道。世俗固多舛。《合註》：王融《淨行頌》：遵途每多舛。歸去亦何須，單車度殺

澗〔七九〕。《王註》：劉向《新序》：洛陽西有殺澗。陸士衡《弔魏武文》：詠歸途以反旆，登殺澗而揭來。《合註》：《廣韻》：澗，

彌究切，音緬。《史記·信陵君傳》：今單車來代之。如蟲得羽化，《施註》：《唐·柳公權傳》：銀杯羽化爾。已脫安

用繭。家書空萬軸，涼暴〔八〇〕困舒卷。《王註》：崔寔《八二》：四時月令：五月濕熱，蠶蟲生。書經夏不舒展者，必

生蟲。五月以後，七月以前內，須三度舒而卷之。法，要須天晴時，於大屋下風涼處，不見日曝，令乾。乘熱氣卷，生蟲彌速。念當掃長物，閉息默自煖。此畫聊付君，幽處得小展。新詩勿縱筆，羣吠驚邑犬。《王

註〕《楚辭·九章》：邑犬羣吠兮吠所怪。〔施註〕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辱書云，欲相師。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出日，日出則犬吠。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鬪取怒乎？時來未可知，〔施註〕《後漢·劉玄傳》：成敗未可知。妙斲待輪扁。〔王註〕《莊子·天道篇》：輪扁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之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於臣。〔誥案〕紀昀曰：借題論事，亦殊娓娓。

次韻聰上人見寄〔八三〕

〔查註〕本集《思聰名說》云：法惠圓師小童彭九，年十一，善琴，應對明了如成人。自言未有法名，而同師皆聯思字，遂與名思聰，庶幾他日因聲以得法。《周益公跋》云：元祐六年，公既作《聞復字序》。後三年春，在定武，復和其見寄詩，有「前生本同社」之語。又後七年，當靖國辛巳，蓋公夢奠之歲也。其《贈道通》詩，猶云「雄豪而妙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其愛重之如此。

前身〔八三〕本同社，〔施註〕韓退之詩：願爲同社人。宿業獨臨邊。〔合註〕梁元帝《玄覽賦》：罷臨邊之瑞節。一

悟鏡空老，〔王註〕《高僧傳》：洛陽香山寺鏡空游錢塘，至孤山寺西，餒甚，因臨流出涕。俄有梵僧顧空笑曰：「頗憶講《法華》於同德寺乎？」空莫測其由。僧曰：「子爲飢火所燒。」乃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吾國所產，食之者，知過去未來事。」空因啖棗，掬泉飲之，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也。始知圓澤賢。〔施註〕袁郊《甘澤謠》：李源與圓澤，爲忘形之友。同至三峽，見一孕婦。圓澤曰：「此某託身之所。後十二年，杭州相見。」是夕果卒，而婦

生一子。源如期至杭訪之，至天竺寺，忽聞葛洪川畔，牧童歌《竹枝》，隔溪呼源，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詰案】施註當引本集《圓澤傳》。既引《甘澤謠》，即當作圓觀，應駁正。至公之改觀爲澤，究未知何所本也。歸心忘犢佩，生術寄羊鞭。不似歐陽子，空留六一泉。【王註次公曰】歐陽永叔雖不到杭州，而惠勤師思之，因所居有甘泉湧出，遂名之曰六一泉。六一者，歐陽公自號六一居士也。惠勤之說，以謂居士精神，無所不至，故雖不至杭州，而可以其號名泉矣。其說見先生《六一泉銘序》。

次韻王雄州還朝留別

老李威名八十年，【王註次公曰】老李，指言李允則也。景德二年正月，真宗以契丹初和，易置守將，選知雄州。自景德二年至元祐八年，則八十九年也。【查註】《東都事畧》：李允則，字垂範，太原人。太平興國初，置靜戎軍榷場，以允則領之。自是屢奉使諸路，雄嘗再泄焉。周世宗始以瓦橋關置州，民居惟結茅，允則易爲瓦甍。又合外舊甕城與大城爲一，始創關城，濬濠，起月隄，徙浮圖於北原上，所望踰三十里，契丹動息皆知之。當時邊臣無及者。《樂城集·洛陽李氏園池記》云：李氏世家名將，大父於太祖爲布衣之舊，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事章聖，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功烈尤雄。壁間精悍見遺顏。【施註】《唐·李紳傳》：爲人短小精悍。【合註】玩詩句，李允則有遺像留雄州。《宋史》本傳：其方畧設施，雖寓於遊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墮。【詰案】紀昀曰：起得親切，語無泛設。自聞出守風流似，【施註】《文選》顏延年《五君詠》：一麾乃出守。稍覺承平氣象還。但遣詩人歌《杖杜》，不妨侍女唱《陽關》。【詰案】紀昀曰：五六深厚。內朝接武知何日，【王註次公曰】天子之朝有三，曰治朝，曰外朝，曰燕朝。皇帝多御燕朝，即內朝者也。【查註】《春明退朝錄》：本朝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赴是，謂常朝。垂

拱殿曰內朝，幸臣以下並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白髮羞歸供奉班。【詰案】紀昀曰：收亦滿足。

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八四】

〔查註〕元方輿勝覽：大興府海雲寺，有多葉杏三株，名芙蓉杏。張叔夏見之，爲三姝媚辭。零露泫月蕊，〔王註〕謝靈運詩：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施註〕毛詩：鄭風·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溫風散晴葩。春工〔八五〕了不睡，連夜開此花。芳心誰剪刻，天質自清華。〔施註〕晉·嵇康傳：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惱客香有無〔八六〕，〔施註〕杜子美絕句：江上被花惱不徹。弄粧影橫斜。中山古戰國，〔王註〕次公曰：中山本晉地，叢臺易水，皆是其地。〔合註〕戰國策：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杜預云：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定公四年，晉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太平寰宇記：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後爲魏所併，亦屬晉，卒爲趙所并，俄而復立，趙武靈王襲而滅之。殺氣浮高牙。〔王註〕岑參北庭詩：日暮上北樓，殺氣凝不開。〔施註〕文選：潘安仁關中詩：桓桓梁征，高牙乃建。叢臺餘袷服，〔王註〕漢·鄒陽傳·書註云：袷服，盛服也。〔施註〕鄒陽傳：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顏師古註曰：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易水雄悲笳〔八七〕。〔王註〕史記·荆軻傳：燕太子丹及賓客送之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詰案】紀昀曰：有此排宕，氣脈乃闊。自從此花開，玉肌〔八八〕洗塵沙。坐令游俠窟，〔王註〕厚曰：文選：郭景純詩：京華游俠窟，山林隱遁棲。〔施註〕杜子美七月三日詩：惆悵白頭吟，蕭條游俠窟。劉禹錫和董仲庶詩：借名游俠窟，結客幽并兒。化作溫柔家。〔王註〕次公曰：游俠則勇暴，溫柔則和粹，中庸言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又，傳曰：其爲人也溫柔。〔合註〕此用溫

柔鄉事。我老念江海，不飲空咨嗟。〔施註〕韓退之《晚菊》詩：今來不復飲，每見常咨嗟。劉郎歸何日，紅桃爍殘霞〔八九〕。【詰案】此二句，施編缺，查註據王註補。明年花開時，舉酒望三巴。〔公自註〕蓋欲請梓州而歸也〔九〇〕。〔施註〕《三巴記》：閬水東南流，曲折三曲，如巴字。《華陽國志》：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至漢益州牧劉璋，以墊口以上爲巴郡，以固陵爲巴東，永寧爲巴西，是爲三巴。

三月二十日開園三首

其一

雪髯霜鬢語儻獐〔九一〕，〔施註〕劉禹錫《竹枝詞引》：儻獐不可分。淡蕩〔九二〕園林取次行。〔施註〕顧況詩：蕩漾乘春取次行。要識將軍不凡意〔九三〕，〔合註〕定州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故詩中得自稱將軍。從來祇啜小人羹。〔公自註〕是日散父老酒食。

其二

西園牡籥夜沉沉，〔王註〕《漢·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籥自亡。〔施註〕《漢·五行志》註：晉灼曰：牡是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爲之。〔合註〕鮑照詩：冬夜沉沉夜坐吟。尚有游人卧柳陰。鶴睡覺時〔九四〕風露下，落花飛絮滿衣襟。

其三

鬱鬱蒼髯真道友，絲絲紅萼是鄉人。〔公自註〕蒼髯，松也。紅萼，海棠也。〔註〕何時翠竹江村路，送我柴門月色新。〔王註〕杜子美《南鄰》詩：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對柴門月色新。

次韻王雄州送侍其涇州

〔查註〕侍其，複姓也，名失考。《宋史》有侍其曙、侍其淵。《九域志》：秦鳳路涇州安定郡，治保安縣。《太平寰宇記》：涇州屬關西道，漢分北地郡，置安定郡，即六郡之一焉。魏神麴三年於此置涇州，因水爲名，皇朝爲彰化軍節度。水土雜於河西，人烟接於北地。

威聲又數中興年，〔王註〕杜子美《喜遠行在所》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王註〕《周易·旅》：射雉，一矢亡。又杜子美《哀江頭》詩：一箭正墜雙飛翼。曹子建詩云：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合註〕《左傳·成公十六年》：楚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弋，以一矢復命。〔語案〕二虜指遼、夏，蓋兼雄、涇而言也。合註謂指夏國主乾順及其國母梁氏，全非詩旨，即二虜之稱亦不妥。聞道名城得真將，〔王註〕皮日休《七愛詩序》：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爲真將。〔施註〕《漢·周亞夫傳》：文帝曰：「此真將軍矣。」〔合註〕《史記·表》：墮壞名城。故應驚羽落空弦。〔施註〕《文選》鮑明遠《東門行》：傷禽惡弦驚。追鋒歸去雄三衛，〔王註厚曰〕傳車曰追鋒，車遽則乘之。〔次公曰〕三衛，在唐制，有司戈、司階、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而在前，本朝神宗時官制，有左右金吾衛，有左右衛，有諸衛，是三也。於左右金吾衛，則有上將軍，於左右衛，亦有上將軍，於諸衛，則有大將軍、上將軍、右將軍，此之謂衛官也。〔施註〕《晉·宣帝紀》：魏帝詔帝乘追鋒車，晝夜兼行四百餘里，一宿而至。《晉·義陽城王望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授鉞重來定十連。〔王註〕《禮記·王制》：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施註〕《文選·東京

賦。授鉞四七。《淮南子》：凡命將，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別酒回頭便陳迹，號呶端合發初筵。〔施註〕《毛詩·小雅·賓之初筵》：賓之初筵，溫溫其恭。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臨城道中作〔九六〕并引

〔查註〕《太平寰宇記》：臨城屬趙州，在定州西南一百里，漢於此置房子縣，天寶元年改臨城。《宋史·哲宗本紀》：紹聖元年壬子，蘇軾坐前掌制命，語涉譏訕，落職知英州。【詰案】公以三月十一日朝命謫知英州，閏四月初三日告下，遂罷任。由真定過臨城、內丘，經相、滑一路，以十八日抵陳留，復自陳留繞道臨汝，與子由別，仍由陳留取道雍丘，則舟行矣。自此首起以下，皆南遷作。

予初赴中山〔九七〕，連日風埃，未嘗了了見太行也。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爲恨〔九八〕。過臨城、內丘〔九九〕，〔查註〕《太平寰宇記》：漢中丘縣，隋改內丘，屬趙州，大業二年改屬邢州，在州北五十八里。天氣忽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一〇〇〕。忽悟歎曰〔一〇一〕：吾南遷〔一〇二〕其速返乎〔一〇三〕？退之《衡山》之祥也。書以付邁，使志之〔一〇四〕。【詰案】公赴中山，惟迨、過侍行，邁以罷河間令至中山也。

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查註〕《述征記》：太行山，首始於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遠亘十三州之界，有八陁。未應愚谷能留柳，〔施註〕柳子厚《愚溪詩序》：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家焉。古有愚公谷，

故更之爲愚溪。可獨衡山解識韓。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二〇五〕

〔查註〕《元和郡縣志》：相州湯陰縣有蕩水，因以爲名。《太平寰宇記》：蕩水在縣治北，縣在相州南四十里。豌豆，《爾雅》謂之戎菽，《遼·志》謂之回鶻豆。《本草》：其苗柔弱，宛宛然，故得名。嫩時色綠，老則斑麻。

朔野方赤地，〔王註〕《吳興雜錄》載諺云：春雨甲子，地赤千里。河堧〔二〇六〕但黃塵。〔施註〕《漢·晁錯傳》：居太上廟堧中。註云：堧者，內垣之外遊地也。杜子美《東屯北嶗》詩：戰地有黃塵。秋霖暗豆莢〔二〇七〕，夏旱矍麥人。

〔王註〕《本草》：蕎麥，取人作飯，食之下氣。蓋麥之心曰人。〔施註〕《本草》：小麥人作麪，第三磨者涼，爲近麩也〔二〇八〕。逆旅唱晨粥，〔施註〕《左傳》：僖公二年：虢爲不道，保於逆旅。行庖得時珍。〔合註〕《魏都賦》：行庖晡晡。青

斑〔二〇九〕照匕箸，〔施註〕《蜀先主傳》：方食，失匕箸。脆響鳴牙齦。玉食謝故吏，〔施註〕《漢·陳咸傳》云：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風餐〔二一〇〕便逐臣。〔王註〕杜子美《舟中》詩：風餐兼露宿。漂零

竟何適，〔施註〕杜子美《客亭》詩：漂零似轉蓬。浩蕩寄此身。〔施註〕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白鷗沒浩蕩。

〔誥案〕此當引李太白《沙丘城下寄杜甫》：「浩蕩寄南征」句，然此類句，作者不必定有出也。爭勸加餐食〔二一一〕，實無負吏民。何當萬里客，歸及二年新。〔王註〕《左傳》：成公十年：晉侯有疾，巫曰：「不食新矣。」杜預註：言公不得食新麥。〔施註〕杜子美《鴈》詩：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誥案〕紀昀曰：和平。

黃河〔三三〕

〔馮註〕《輿地志》：其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東北滙爲大澤。又東流爲赤賓河，合忽蘭諸河，始名黃河。又東北至蘭州，入中國。〔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入卷二嘉祐五年庚子詩中，以爲公之初作。但彼時公自荆門，歷襄、鄧、唐、許至京，此卽查註之說，並未渡河，卽不應有此詩。今據地改編，而前後詩之氣脈通矣。

活活何人見混茫，〔合註〕《春秋繁露》：水則源泉，混混茫茫。崑崙氣脈本來黃。〔馮註〕《史記·大宛列傳》：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實。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查註〕《爾雅·釋水》：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釋宗泐《全室外集》云：河源出抹必力巴赤山，番人呼黃河爲抹處鼈牛河，爲必力處巴赤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是謂河源。東抵崑崙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濁流若解污清濟，〔馮註〕《史記·蘇秦傳》：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合註〕唐人有《清濟貫濁河賦》。

驚浪應須動太行。〔馮註〕《一統志》：太行山在平陽府絳縣。〔合註〕《文選·海賦》：驚浪雷奔。〔詰案〕此句確爲自中山渡河作，必非渡河赴中山作也。帝假一源神禹迹，世流〔三三〕三患梗堯鄉。〔馮註〕《漢書·志》：平陽。

應劭註：堯都也。〔查註〕《莊子·天地篇》：華封人謂堯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無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靈槎果有〔三三〕仙家事，試問青天路短長。〔合註〕何焯曰：次聯以喻黨人排容。此必初貶英州時詩，落句排雲叫閻之思。然何說亦無確據。〔詰案〕合註所引何焯語，惟此條極有補助，而獨失之，何也？此詩與少作全不類，今已改編，凡讀者一路讀下，其義自見，不必更爲之說也。

子由新修汝州龍興寺吳畫壁

〔王註〕《韻語陽秋》：汝州龍興寺，吳道子畫兩壁。一壁作維摩示疾，文殊來問天女散花。一壁作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筆法奇絕。子由曾施百緡。〔查註〕《宋史·哲宗本紀》：紹聖元年二月，以鄧潤甫爲尚書右丞，三月，蘇轍罷知汝州。

丹青久衰工不藝，〔施註〕杜子美《武侯廟》詩：遺廟丹青落。《論語·子罕》：吾不試，故藝。人物尤難到今世。每摹市井作公卿，畫手懸知是徒隸。吳生已與不傳死，那復典刑留近歲。人間幾處變西方，盡作〔二五〕波濤翻海勢。〔王註次公曰〕言畫西方變相也。〔合註〕按先生《王維·吳道子畫》詩：浩如海波翻，與此詩同意。細觀手面分轉側，妙算毫釐得天契〔二六〕。始知真放本精微，〔合註〕皮日休《七愛詩序》：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不比狂花生客慧。〔王註次公曰〕狂花，在史所載，花不以時開，如桃李冬花者，謂之狂花。又，金石上生花，亦謂之狂花。〔施註〕白樂天《早冬》詩：寒櫻枝白是狂花。〔合註〕《畫繼》云：東坡詩非前身顧、陸，安能道此等語耶？〔語案〕紀昀曰：至言可佩，於此知詩家好喜作迷離愴怳語，及喜作豪橫語者，皆狂花客慧耳。似聞遺墨留汝海，〔施註〕汝州爲陸海軍。〔查註〕《十三州志》：梁縣，周南鄆邑，秦滅東周，遷其君於此，謂之陽人聚。《元和郡縣志》云：河南道汝州臨汝郡，漢河南郡之梁縣地。隋開皇四年，移伊州理於此，大業二年改汝州。古壁蝸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棟宇，錯落浮雲卷新霽。使君坐嘯清夢餘，幾疊衣紋數衿袂。他年弔古知有人，姓名聊記東坡弟。

過杞贈馬夢得〔二七〕

【誥案】此詩，施編在遺詩中，查註補編臨城道中。題前，合註已有「當由臨城至湯陰再至杞」之駁。今考公自汝州還，始由陳留至杞，合註亦未確考，因改編於此。但此題之上，舊有「初貶英州」四字，似當日公與馬正卿本有之，而向未入集也。今其詩已歸正集而改編，愈後自應刪去，餘詳總案中。〔案〕總案紹聖元年閏四月有「過雍丘贈馬夢得詩」條。條下誥案謂：馬正卿，本杞人，素與米元章厚善。自後惠、儋無復馬之踪跡。似其時辭公歸老，往依元章，因贈此詩也。

萬古仇池穴，歸心負雪堂。【誥案】馬正卿從公游，至是已三十四年，其黃州東坡雪堂，皆馬佐公爲之，此其事實也，故於其別也及之。殷勤竹裏夢〔二八〕，猶自數山王〔二九〕。【誥案】山、王謂山濤、王戎，竹林之游也。紀昀曰：語含兩意，詩人之筆。

過高郵寄孫君孚〔三〇〕

〔施註〕孫君孚，名升，高郵人。哲宗立，爲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君孚多所建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紹聖初，削職，守房、歸二州，貶汀州，卒。〔查註〕
《太平寰宇記》：淮南道高郵，本揚州縣，開寶四年建爲軍，仍以縣隸。劉延世《孫公談圃序》云：紹聖改元，凡仕於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獨孫公一人，遷於臨汀。其謫官也，自南都爲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汀，在汀二年，以疾終。按東坡南行過高郵，正君孚謫歸州時也。

過淮風氣清，一洗塵埃容。水木漸幽茂，〔合註〕《水經注》：林木幽茂。〔王註〕《詩註》云：游龍，紅草也。以其放縱枝葉，故謂之游龍。可憐夜合花，青枝散紅茸。〔王註〕《本草》云：合歡，夜合也，葉似阜莢及槐，人家多植於庭除間，極細而繁密。〔施註〕白樂天《春盡》詩：櫻桃落砌顛，夜合隔簾花。〔查註〕崔豹《古今注》：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囊夜合，其葉至暮即合，故名合昏，又云夜合。《本草》：此樹葉似阜莢及槐，五月花，紅白色，上有絲茸。〔合註〕李嶠詩：紅茸何暮參差出。美人游不歸，一笑誰當〔三〕供。故園在何處，〔施註〕柳子厚詩：滿眼故園春草綠。已偃手種松。我行忽失路〔三〕，〔王註〕次公曰：自傷其行止蹭蹬，如失路也。歸夢山千重〔三〕。〔施註〕柳子厚詩：憑寄還鄉夢，殷勤入故園。聞君有負郭，二頃收橫從〔三〕。〔王註〕次公曰：《禮記·坊記》引《詩》：橫從其畝。從，讀如踪。卷野畢秋穫，〔施註〕《尚書·金縢》：秋，大熟未穫。殷牀聞夜春。〔王註〕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梵放時出寺，鐘殘猶殷牀。樂哉何所憂，社酒〔三〕粥面釀。宦游豈不好，毋令到千鍾。

僕所至，未嘗出游。過長蘆，聞復禪師病甚，不可不一問。既見，則有問矣。明日，阻風，復留，見之。作三絕句，呈聞復，並請轉呈〔三〕參寥子，各賦數首。

〔施註〕聞復名思聰。先生嘗有敘，送其歸孤山，曰：錢塘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五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取《楞嚴》文殊語，字之曰聞

復。【誥案】王明清《揮塵餘話》云：章獻明肅，初自蜀江而下，舟過真州之長蘆。有閩僧法燈者，築茅菴岸傍。燈一見，許以必貴，倒囊津置入京。及位長樂后，捐奩中百萬緡，命淮南、兩浙、江南三路轉運使，創建大刹，俾燈住持，賜予不絕。邵博《聞見錄》云：仁宗卽位，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乃成，蓋蛟畏鐵也。

其一

亦知壺子不死，〔施註〕《莊子·應帝王篇》：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敢問老聃所游。〔王註〕《莊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曰：「吾游心於物之初。」〔施註〕《莊子·寓言篇》：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瑟瑟〔三七〕寒松露骨，〔王註〕《文選》劉公幹《贈從弟》詩：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眈眈病虎〔三八〕垂頭。〔王註〕《湘山野錄》載蘇子美詩云：垂頭孤坐若癡虎。

其二

莫言西蜀萬里，且到南華一游。〔王註次公曰〕南華寺，在韶州，乃曹溪道場也。〔查註〕《始興志》：南華山，在

縣南六十里，峰巒環抱，狀如蓮花，其東南，曹溪之水出焉。梁時，天竺僧智藥至溪口，聞水香，掬而飲之，曰：「此水上流有勝地。」遂謁士人曹叔良。叔良者，魏武之裔孫也，因捨宅爲寺。唐儀鳳間，盧惠能傳黃梅衣鉢，居之，是爲六祖。扶病江邊送客，〔王註〕杜子美《贈韋贊善別》詩：扶病送君發。杖挈浦口回頭。〔王註〕《莊子·漁父篇》：方將杖挈而引其船。〔施註〕《莊子·漁父篇》：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合註〕《一統志》：江浦縣有浦子口渡。

其三

老去此生一訣，興來明日重游。卧聞三老白事，〔王註次公曰〕三老，引船之人也。〔施註〕《古詩話》：川峽呼稍工篙手爲三老。故杜子美《撥悶》詩云：長年三老應憐汝。《史記·滑稽傳》：東郭先生拜謁，曰：「願白事。」半夜南風打頭。〔王註次公曰〕昔黃魯直《與王觀復書》謂：儋耳道人《長蘆三偈》，不愧古之作者，此所以困窮流落者歟？其言三偈，蓋謂此也。〔查註〕《猗覺寮雜記》：風之逆者，舟人謂之打頭風。元微之詩：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

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二五〕

〔查註〕《傳燈錄》：蔣山佛慧禪師，名法泉，生隨州時氏。出家，博極羣書，過目成誦，號雅泉萬卷。熙寧中，住鍾山。

今日江頭天色惡，礮車雲起風欲作〔二六〕。〔王註〕《國史補》：暴風之候，有礮車雲。〔查註〕《王直方詩話》：舟人占雲，若礮車起，急避之。〔語案〕紀昀曰：起勢離奇。獨望鍾山喚寶公〔二七〕，林間〔二八〕白塔如孤鶴。〔施註〕《南史·隱逸傳》：釋寶誌於宋太始中，出入鍾山，往來都邑，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查

註〕《僧史》：寶公大士，諱寶誌。手足鷹爪。初，建康朱氏婦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養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僧儉出家。梁天監初，卓錫於鍾山，十三年人滅。葬定林寺前獨龍岡，建塔五層，塔前建開善寺，勅王筠撰碑文。寶公骨冷喚不聞，〔施註〕韓退之詩：骨冷魂清無夢寐。却有老泉來喚人。〔語案〕紀昀曰：電轉輒回，筆力橫絕。電眸虎齒霹靂舌，〔施註〕《穆天子傳》郭璞註：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三三〕。韓退之《遣瘧鬼》詩：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爲余〔二二〕吹散千峰雲〔二三〕。南行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施註〕《藝文類聚》引徐爰《釋門畧》曰：建康北十餘里有鍾山，舊名金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亡，靈發於山，因立蔣侯祠，故世號曰蔣山。爲作〔二六〕泉公喚居士。

贈清涼寺和長老

〔查註〕《金陵梵刹志》：石頭山清涼寺，在府城西清涼門內古清涼山。吳順義中，徐溫建爲興教寺，南唐改爲石頭清涼大道場。宋太平興國五年，改清涼廣惠禪寺，南渡後重修，陸游有記。

代北初辭沒馬塵，〔王註次公曰〕代北，河北也，先生言其自定州來也。〔合註〕《古樂府·木蘭歌》：胡沙沒馬足。江南來見卧雲人。問禪不契前三語，〔施註〕延一《廣清涼傳》：大曆中，釋無著至五臺山，見一寺，問僧：「此處衆有幾何？」答曰：「前三三，後三三。」無著無對。僧曰：「既不解，速須引去。」回首，寺即隱。無著愴然有偈云：言下不知開佛印，回頭只見舊山巖。施佛空留丈六身。〔王註〕袁宏《後漢紀》：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長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生。〔查註〕本集《阿彌陀佛贊》云：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遺言捨所受

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阿彌陀佛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涼寺。老去山林徒夢想，〔施註〕
《唐文粹》高適《封丘》詩：夢想舊山安在哉。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茅瘴，〔王註〕《舊五代史》：成納鎮
荆門，與宰相徐彥若不平，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納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
公保重。」彥若應聲答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納曾爲僧也。納甚愧之。〔王註〕。〔施註〕房千里《投荒記》：南方
六七月，芒茅黃枯，時瘴大發，土人呼爲黃茅瘴。未用深藏白氈巾。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不可過。獨中和堂
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
舟行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查註〕《西湖游覽志》：中和堂在鳳凰山下，暑月最快。〔合註〕劉季孫有《陪東坡中和堂賞月》
詩：中和堂上月，盛夏似高秋。可以互證。

忠孝王家千柱宮，〔施註〕吳越王錢俶，以太平興國三年舉族歸朝，卒，諡曰忠懿。事具《國史》。〔合註〕梁元帝《玄
覽賦》：日殿月宮，金池珠叢，七重迢遞，千柱玲瓏。東坡作吏五年中。〔施註〕《晉·嵇康傳》：一行作吏。中和堂
上東南頰，〔王註次公曰〕「頰」字，內地常語宮室之房曰頰，猶人之頤頰也。獨有人間「一」萬里風。〔施註〕《文
選》成公子安《嘯賦》：集長風乎萬里。杜子美《夏夜歎》：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

慈湖夾〔二〕阻風五首

〔查註〕《元和郡縣志》：慈湖在當塗北六十五里。陳克《東南防守利便》云：慈湖夾在太平州界，至建康七十五里，石季龍寇歷陽，趙嗣屯慈湖。又，蘇峻敗司馬流於慈湖。卽此。

其一

捍索桅竿立嘯空，〔王註次公曰〕桅竿兩邊索，謂之捍索，此江湖間常語也。篙師酣寢浪花中。〔施註〕杜子美《水會渡》詩：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詰案〕七字寫盡守風之狀。故應蒼蒯知心腹，弱纜能爭萬里風。

其二

此生歸路愈茫然〔二〕，無數青山水拍天。猶有小船來賣餅，〔合註〕《西京雜記》：屠販少年，沽酒賣餅。喜聞墟落在山前。〔施註〕《說文》：虛，大丘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謂之虛。或從土。〔詰案〕紀昀曰：當前之寥落可知。然此二句，乃遇風泊船，初不辨頭路人語，惟老於江湖者知之，非道眼前之寥落也。

其三

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施註〕韓退之《宿曾江口》詩：雲昏水奔流，天水滂相圍。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千頃桑麻在船底，空餘石髮掛魚衣。〔王註〕《爾雅》：釋草篇：薄，

石衣。註：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查註〕《酉陽雜俎》：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以後可采食，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者。

其四

日輪亭午汗珠融，〔王註厚曰〕《太平御覽》：日初出曰旭，日昕，日晞，日温，日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盱，日將落日薄暮。誰識南訛長養功。〔王註〕《書·堯典》：申命羲叔，宅南郊，平秩南訛。註云：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查註〕《困學紀聞》：《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孔安國強讀爲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今《史記》作南訛。暴雨過雲聊一快，〔施註〕杜子美《萬丈潭》詩：何當炎天過，快意風雨會。未妨明月却當空。〔王註〕梅聖俞詩：須臾斷滅不復見，唯有明月常當空。

其五

卧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王註次公曰〕喚清風，是江湖間舟子之常事，彼中舟子善相風，舟行則呼風以飽帆也。〔誥案〕此句非無風也，謂風轉而未順也，觀下句自知。且並水村敲側過，〔王註〕杜子美《閬水歌》詩：巴童蕩槳敲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人間何處不巉巖。〔施註〕班固《西都賦》：蹙巉巖，距石隄。註云：巉巖，高峻之貌。

卷二十七校勘記

- 〔一〕歸來 集本、類本作「重來」。
- 〔二〕謝運使 集本、類本無「運使」二字。
- 〔三〕喜有 類本作「吾有」。合註：「喜」一作「我」。
- 〔四〕共惜殘燭光 集本、類本作「共此燈燭光」。施乙原校：「惜」一作「此」。
- 〔五〕和錢穆父送別并求頓遞酒 類本「和」前有「次韻」二字。集本題下自註：「次韻」。
- 〔六〕笑語 集本、施乙、類本作「語笑」。
- 〔七〕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查註「真」下有「二首」二字。何校：《聲畫集》作二首，當從之。查註第二首自「西望太白橫峨岷」起。
- 〔八〕坐忘身 集本作「坐忘真」。類本作「賀季真」。何校：賀季真與天台無涉。
- 〔九〕合註大兒小兒云云 「合註」二字原脫，今校補。
- 〔一〇〕平生 集本作「生年」。類本作「生平」。
- 〔一一〕不識 集本作「不知」。
- 〔一二〕敢曠 類本作「敢曠」。
- 〔一三〕生荔支 集本「支」後有「一首」二字。
- 〔一四〕疑是 集本、施乙作「應是」。施乙原校：「應」一作「疑」。
- 〔一五〕再次韻曾仲錫荔支 集本、類本「次韻」作「和」。集本「支」後有「一首」二字。

〔一六〕飛絮 類本作「絮飛」。

〔一七〕至難長 施乙無「至」字。

〔一八〕次韻滕大夫三首 合註：「夫」一作「文」。

〔一九〕雪浪石 類丙作「雲浪石」。

〔二〇〕右卷 類本作「石卷」。

〔二一〕故園 集本、類本作「故園」。

〔二二〕同前 集本、施乙有此題，今補。刪去此詩「莫學」句下語案「此一詩，施註原編前列『同前』二字爲題，非公之舊，故別本無之，今刪」一條。

〔二三〕有似 集本、施乙作「似有」。

〔二四〕石芝 集本「芝」後有「詩」字。

〔二五〕合註樂城集石芝引云云 「合註」二字原缺，今校補。

〔二六〕嘗夢 集本、類本作「昔夢」。

〔二七〕隱者 集本、類本「者」字後有「曰」字。

〔二八〕良是 類丙作「良具」。

〔二九〕我爾 合註：一作「爾我」。

〔三〇〕施註洪州西山十二真君傳云云 合註引此條施註，缺三字。集成於合註間有刪略，致文意有難明處。今用施乙校補。合註所本者乃施甲，其與施乙異處，合註無「清虛□道遐棲世外，改名遠游」十

二字，合註「山中」作「仙官」，合註無「亦邁弟也興寧中人夢」九字，有「楊權夢見一人手」七字，合註「二板」之「二」前，加「〇」，缺一字。

〔三二〕至人 合註：「至」一作「今」。

〔三三〕當如 合註：「當」一作「常」。

〔三四〕鶴歎 集本「歎」後有「一首」二字。

〔三五〕長脰 章校：「鑑」脰作「頸」。

〔三六〕斯須 類本作「須臾」。

〔三七〕夏 集本作「嘎」。

〔三七〕劉醜厮詩 施乙無「詩」字。繆荃孫覆刊明成化《東坡七集·後集》卷四至卷六，傅增湘、章鈺用集丁校過。傅氏所見之集丁本此三卷，爲完帙。傅氏個別校文與鈞動，與今所見之集丁本有異。

〔三八〕貂 類本作「貂」。合註：「五註本、舊王本皆作『貂』。趙次公註曰：貂者，貂鼠也，其皮可爲褐。前曰『一褐』，又曰『此貂，蓋一毛裘也』。云云。此等註真大謬。」

〔三九〕祝與苑 類本、集丁作「祝與苑」。

〔四〇〕二客 類本作「二賊」。

〔四一〕小吏 施乙作「小史」。

〔四二〕弓矛 集甲、集丁、類本作「戈矛」。

〔四三〕隨爾好 七集作「隨所好」。集甲、集丁作「隨爾好」。

〔四四〕勿輕此 類本作「無輕比」。

〔四五〕無脛 施乙作「無脛」。查註作「無數」。

〔四六〕真誥九華真妃降笑而言云云 原註刪節不當，致文意難明。今參酌類丙、合註注文，酌爲訂、補。

〔四七〕珮環 類本作「環珮」。

〔四八〕風甌 類本作「風鷗」。

〔四九〕檢點 集甲、集丁、類本作「點檢」。

〔五〇〕拂 集甲作「弗」。集丁作「拂」。

〔五一〕神鞭 類本作「袖鞭」。

〔五二〕紫團參寄王定國 集甲「國」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五三〕故目 類丁作「故日」。

〔五四〕欲持 類丙作「欲待」。

〔五五〕三極根 七集作「一極根」。

〔五六〕往侑 七集作「往有」。

〔五七〕手自焙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手自培」。

〔五八〕歸來 集甲、集丁、類本作「翁來」。

〔五九〕次韻劉燾撫勾蜜漬荔支 集甲「支」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集甲、集丁「荔支」作「荔枝」。

〔六〇〕春醪 類本作「香醪」。

〔六一〕戲李端叔 集甲、集丁作「呈李端叔」。查註謂作「呈訛」。按「呈」亦可通。

〔六二〕白啖本河朔紅消真劍南辛盤得青韭臘酒是黃柑 此四句，七集續集重收，在卷二律詩內，題爲「元祐九年立春」。外集收入卷九，題同七集續集。此四句，七集續集、外集作：「熊白來山北，猪紅削劍南，春盤得青韭，臘酒寄黃柑。」查註收「熊白來山北」云云人補編詩，合註已刪。又：集丁「青韭」作「青剉」，傳校、章校均謂「剉」疑爲「韭」字之誤。又按，此四句，宋蒲積中《古今歲時雜詠》以《立春日》爲題，收入卷四，文字與七集續集、外集同。

〔六三〕次韻曾仲錫元日見寄 類丁題下原註：「定州作」。

〔六四〕定武 類本作「定州」。

〔六五〕真堪紀 集甲、集丁、類本作「真當記」。

〔六六〕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爲壽 西樓帖有此詩。集甲、西樓帖「壽」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六七〕龍腦香樹 「樹」字原脫，今據四部叢刊初編本《酉陽雜俎》校補。

〔六八〕度盡 西樓帖作「渡盡」。

〔六九〕繚繞無窮合復分綿綿浮空散氤氳 查註謂諸刻本脫去第二句，今從施氏原本補入。按，集甲、集丁、西樓帖均有此二句，查註非是。類本無第二句。集甲、集丁「綿綿」作「緜緜」。

〔七〇〕未報 集甲、集丁、類本、西樓帖作「當報」。

〔七一〕雄州守 集甲、集丁、施乙無「州」字。

〔七三〕唐人以荷葉爲酒杯謂之碧筒酒。施乙無此條自註。集甲、集丁、類本有。傅校：集丁「之」作「元」。按，今所見之集丁仍作「之」。

〔七三〕竹石圖 集甲「圖」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七四〕陳 集甲、集丁、類本作「陣」。

〔七五〕似予 集甲、集丁、類本作「似我」。

〔七六〕嘗理遣 集甲、集丁、類本作「常理遣」。

〔七七〕愬君 集甲、集丁、類本作「訴君」。

〔七八〕市朝 類本作「朝市」。

〔七九〕度殺澗 集甲、集丁、類本作「渡殺澗」。

〔八〇〕涼暴 集甲、施乙、類本作「涼曝」。查註、合註：「暴」一作「晒」。

〔八一〕崔寔 原作「李實」，誤。今據類丙註文校改。

〔八二〕次韻聰上人見寄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次韻聞復上人」。

〔八三〕前身 查註：周益公題跋作「前生」。

〔八四〕盛開 類本無「盛」字。

〔八五〕春工 施乙原校：「春」一作「天」。類本作「天公」。

〔八六〕有無 類本作「無有」。

〔八七〕雄悲笳 合註：「雄」一作「雜」。

〔八八〕玉肌 施乙作「玉肥」，疑誤。

〔八九〕劉郎歸何日紅桃爍殘霞 集甲無此二句。

〔九〇〕蓋欲請梓州而歸也 施乙無「蓋」字、「也」字。

〔九一〕儉獐 七集作「獐獐」。傅校：集丁「獐」作「儉」。按，集丁本卷自次韻李端叔謝送牛馱……「脫安用齒」至臨城道中作「使志之」，缺葉，章校同。傅校不缺，參本卷「劉醜厮詩」條校記。

〔九二〕淡蕩 集甲、施乙作「澹蕩」。類丙作「澹蕩」。

〔九三〕不凡意 類本作「不凡處」。

〔九四〕覺時 合註：「時」一作「來」。

〔九五〕海棠也 集甲、類乙、類丙無「也」字。

〔九六〕臨城道中作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過太行」。七集續集題下原註：自過太行，至聞潮陽吳子野出家，共十九篇。

〔九七〕予初赴中山 七集續集作「始余赴中山」。

〔九八〕今將適嶺表頗以是爲恨 七集續集作「意頗以爲恨今將適嶺表」。

〔九九〕內丘 七集續集作「道中」。

〔一〇〇〕忽清徹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傑 七集續集作「肅然西山草木皆可數」。

〔一〇一〕歎曰 七集續集作「笑曰」。

〔一〇二〕吾南遷 七集續集作「余南遷」。

〔二〇三〕速返乎 七集續集作「必返乎此」。

〔二〇四〕書以付邁使志之 七集續集作「乃作小詩」。

〔二〇五〕示三兒子 集甲「子」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〇六〕塙 原作「塙」。施註註文作「塙」，今從。陳漢章《蘇詩註補》謂「塙」乃「塙」之誤字，諸註並未及更正」。

〔二〇七〕豆莢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豆漆」。

〔二〇八〕施註本草小麥人作麪第三磨者涼爲近麩也 「涼」原作「良」，合註亦作「良」，疑誤。今據施乙註文校改。又：李時珍《本草綱目》亦作「涼」。

〔二〇九〕青斑 集甲、集丁作「青班」。

〔二一〇〕風餐 集甲、集丁、類甲、類丙作「風飧」。

〔二一一〕餐食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飲食」。

〔二一二〕黃河 外集無「黃」字。

〔二一三〕世流 外集作「世留」。

〔二一四〕果有 外集作「應有」。

〔二一五〕盡作 查註、合註：「盡」一作「畫」。何校：「畫作」。

〔二一六〕天契 類丙作「无契」。

〔二一七〕過杞贈馬夢得 施乙、七集「過」前有「初貶英州」四字。類本、外集題作「初貶英州贈馬夢得」。

〔二一八〕竹裏夢 施乙、七集作「竹林詠」。類甲、類丙、外集作「竹林夢」。類乙作「竹有夢」。

〔二一九〕猶自數山王 施乙、七集作「猶得比山王」。外集作「猶得數山王」。

〔二二〇〕過高郵寄孫君孚 集甲「孚」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二一〕誰當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當誰」。

〔二二二〕忽失路 類甲、類乙作「或失路」。

〔二二三〕山千重 施乙、類甲、類乙作「千山重」。

〔二二四〕橫從 原作「橫縱」。今從集甲、集丁、施乙、類本。

〔二二五〕社酒 類本作「杜酒」。

〔二二六〕聞復禪師……轉呈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復」作「夫」，施乙「呈」後有「於」字。

〔二二七〕瑟瑟 類甲作「琴瑟」，疑誤。

〔二二八〕病虎 類本作「老虎」。

〔二二九〕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風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赴嶺表，過金陵蔣山」，

泉老召食，阻雨不及往」。類丙「得鍾山」作「待鍾山」，疑誤。

〔二三〇〕風欲作 七集續集作「風雨作」。七集續集原校：「雨」一作「欲」。

〔三三一〕喚寶公 施乙、七集續集作「叫寶公」。

〔三三二〕林間 七集續集作「雲間」。

〔三三三〕施註穆天子傳郭璞註西王母如人云云 「郭璞註」三字原缺，據平津館本《穆天子傳》校補。四部

叢刊初編影天一閣本《穆天子傳》及平津館本《穆天子傳》正文中，均無「西王母如人」云云。

〔一三四〕爲余 七集作「爲子」。

〔一三五〕千峰雲 查註作「千峰雪」。合註：「雲」一作「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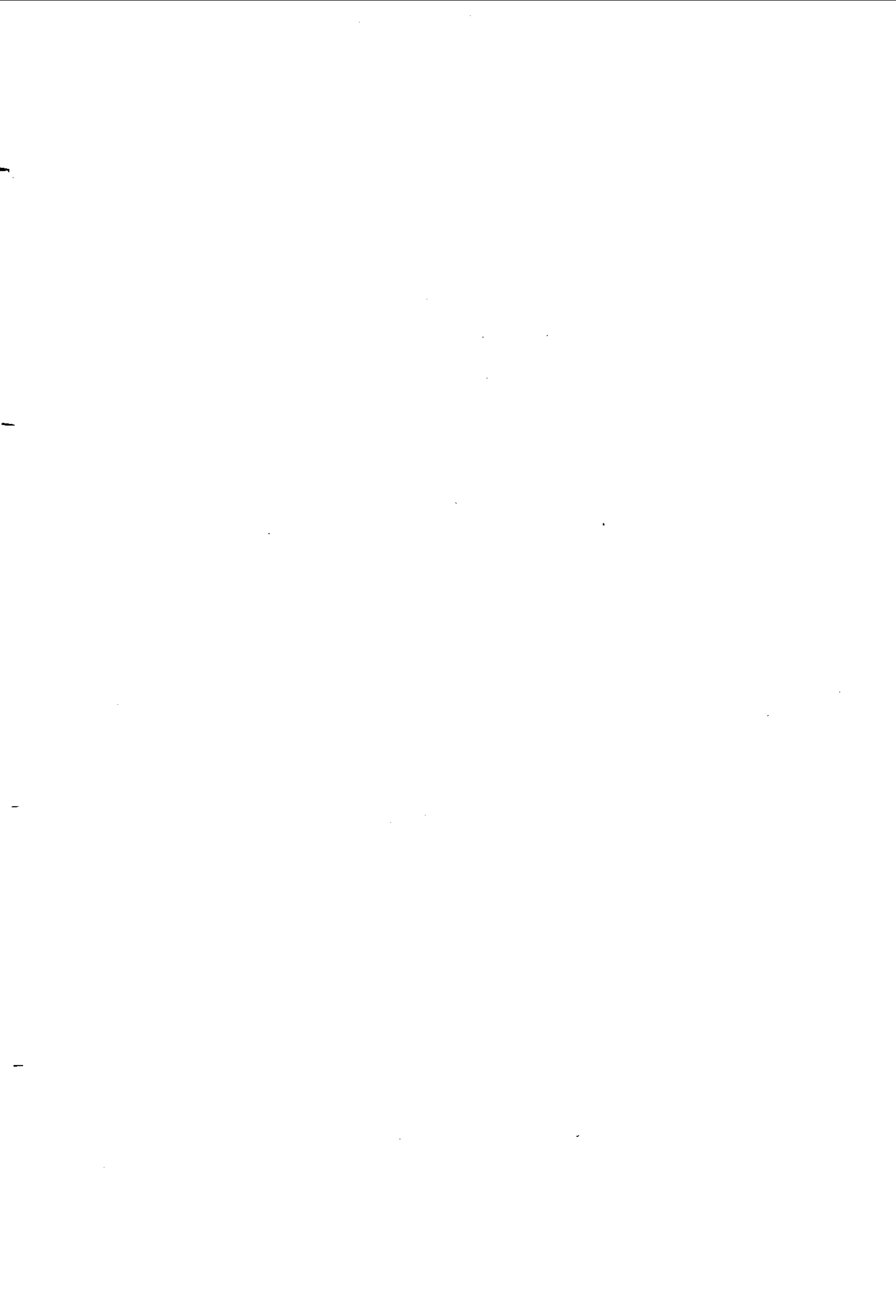
〔一三六〕爲作 施乙作「仍作」。施乙原校：「仍」一作「爲」。

〔一三七〕王註舊五代史云云 集成引此註時，係節錄，今據類丙補全。

〔一三八〕人間 類丙作「人開」。

〔一三九〕慈湖夾 類丙「夾」作「峽」，查註謂「峽」訛。

〔一四〇〕愈茫然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愈茫然」，今從。「愈」原作「轉」。



蘇軾詩集卷三十八

古今體詩三十九首

【誥案】起紹聖元年甲戌，七月赴湖口，八月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九月度大庾嶺，十月到惠州貶所，至十二月作。

壺中九華詩〔一〕并引

〔王註〕《九華山錄》云：青陽縣坤隅一舍，有山奇秀，其數有九，古號九子山。李白更其號曰九華山。〔李註〕《一統志》：李白以山九峰，如蓮花，乃更今名。〔查註〕顧野王《輿地志》云：山上有九峰，千仞壁立，周圍二百里，高一千丈。李白《望九華山贈韋青陽仲堪》詩：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查註〕《九江志》：漢鄡陽鎮屬彭澤縣，劉宋時湖口戍也。南唐保大中，以彭澤二鄉置縣，扼彭蠡湖口。《西湖游覽志餘》引宋人詩話云：李正臣有刻石碑本。九峰排列如雁齒，不甚峭崿，石腰有白脈，若束以絲帶，此石之病。不知東坡先生何以酷愛之如此？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予欲以百金買之，與

仇池石爲偶，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華，且以詩紀之〔三〕。〔合註〕《斜川集》有七言古詩一首，題云：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廣袤尺餘，而九峰玲瓏，老人名之曰湖中九華，且以詩紀之，命過繼作。《晁无咎題跋》云：石高五尺。恐不如叔黨所言之確也。

清溪電轉失雲峰〔三〕，〔王註〕謝靈運詩：滅迹人雲峰。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王註〕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查註〕《文獻通考》：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今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廣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州入廣西之賀縣，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九華今在一壺中。〔王註〕劉禹錫《九華山歌引》：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西南，九峰競秀，神采奇異。〔次公曰〕劉禹錫有詩，以九華爲造化一尤物，今先生以石有九峰，遂以名之。其「在一壺中」，則神仙壺公之「壺」也，中別有天地山川，故云爾。天池水落層層見〔四〕，〔王註〕《青城山記》：天池在中峰頂上，積旱不竭，久雨不加，人穢之立涸，燒香告謝，尋復舊。《廬山記》：天池院，池在頂上，大旱不爲之竭。《同安志》：皖山有天池峰，其上一池，一方一圓，旱暵不涸。玉女窗虛〔五〕處處通。〔王註〕王文考《魯靈光殿賦》：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闕窗而下視。念我仇池太孤絕，百金歸買碧玲瓏〔六〕。

過廬山下〔七〕并引

予過廬山下，雲物騰湧，默有禱焉。未午，衆峰凜然，故作是詩。

亂雲欲羶山，勢與飄風南。〔王註〕《詩·卷阿》：飄風自南。羣隄相應和，勇往爭驂驪。〔施註〕杜子美

《醉爲馬所墜諸公攜酒相看》詩：朱汗驂驪猶噴玉。《毛詩·魯頌·駟》：有驪有魚。鄭氏云：豪肝曰驪。可憐蒼蔚中，時

出紫翠嵐。〔王註次公曰〕杜牧詩：紫嵐峰伍伍。〔誥案〕紀昀曰：從蒼蔚之章化出，語意雖顯而不露，用比故也。雁沒失東嶺，龍騰見西龕。〔合註〕陶淵明詩：素月出東嶺。張祐詩：鑿石西龕小。一時供坐笑，百態變立談。〔施註〕漢·揚雄傳：或立談間而封侯。暴雨破塊圯，〔王註〕賈誼《鵬賦》：大鈞播物，塊圯無垠。註：塊，塵也；圯，山曲也。清飆掃渾酣。廓然歸何處，〔合註〕揚雄《長楊賦》：廓然已昭矣。陋矣安足戡。亭亭紫霄峰，窈窈白石菴。〔合註〕《廣雅》：窈窈，深也。五老數松雪，〔施註〕《文選》：顏延年詩：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雙溪落天潭。〔王註〕《廬山記》：太虛簡寂觀，宋陸先生隱居也。其間一峰秀卓者，曰紫霄峰。過白氏草堂，半山有二泉，出石間，名曰雙玉澗。萬壽院南三里，至下白石，又三里，至上白石。詠真洞天、五老峰，正在其後。〔施註〕《廬山記》：山南楞伽院，舊名下白石。證道院，舊名上白石。雖云默禱應，〔王註〕退之《謁衡岳廟》詩：潛心默禱祈有應。顧有移文慚。

望湖亭〔八〕

〔誥案〕原題南康望湖亭。〔查註〕《江西志》：南昌吳城驛，有吳城山，山有望湖亭。周輝《清波雜志》：紹興辛酉，輝隨侍之鄱陽，至南康揚瀾左蠡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候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間一木牌，乃蘇內翰留題，登榻觀之，即「八月渡重湖」云云。〔誥案〕吳城山，今屬南昌，與查註所引《志》合，則此題不得謂之南康望湖亭矣。今考別本，無南康二字，仍刪。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據邵本改編。

八月渡長湖〔九〕，〔誥案〕公謂從南康軍出陸者，指虔州也。查註誤讀《年譜》，引載於此，已刪。公以八月二十一日過虔州，計其過彭蠡，當在八月初。蕭條萬象疏〔一〇〕。秋風〔二〕片帆急，暮靄〔三〕一山孤〔三〕。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四〕。〔合註〕顏延之表：七晷運變，無非康時。岷峨家萬里〔五〕，〔馮註〕《成都府志》：岷山在茂州，卽隴山之南首，直上六十里，可望成都，岷江之源出此。山經茂、威二州，至新津界。《峨眉山記》：在眉州城南，來自岷山，連岡疊嶂，延袤三百餘里，至此突起三峰，其二峰對峙，宛若峨眉。投老得歸無。

江西一首〔一六〕

〔查註〕《名勝志》：晉元康中，分荆揚十郡，立江州，治豫章郡。唐初隸江南道，開元分江南西道，江西之名始此。〔誥案〕公以此水爲《禹貢》南江，已見齊安《和王鞏》詩內，又於記中及之，故誥以爲《書傳》成於海南，而《三江考》則定於齊安也。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王註〕柳宗元《小丘西小石潭記》云：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爲出。舟行十里磨九瀧，〔王註次公曰〕南方謂奔水曰瀧，蓋卽灘也。篙聲擘确相舂撞。〔李註〕韓退之詩：船石相舂撞。醉卧欲醒聞淙淙，〔合註〕陶淵明《祭從弟文》：淙淙懸溜。直欲〔七〕一口吸老龐〔一八〕。〔王註〕《傳燈錄》：龐居士蘊，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何人得雋窺魚砭，〔王註次公曰〕聚石渡水曰砭，今言魚砭，蓋聚石抵魚處也。〔得雋〕字出《左傳》。莊公十一年：「得雋曰克」。言用兵相殺，得其雋傑者，今以比漁人之有獲也。故韓退之《叉魚》詩亦用云：竟多心轉細，得雋語時驚。〔李

註〔爾雅〕：石杠謂之碇。〔合註〕〔爾雅註〕：聚石水中，以爲步渡約也。〔正義〕：顏師古云：樵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畧約也。〔字典〕：杠通作杠。舉又絕叫尺鯉雙。〔王註〕〔晉·袁耽傳〕云：投馬絕叫。

秧馬歌〔二九〕并引

過廬陵，見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三〇〕。〔查註〕曾安止，字移忠。見〔周益公題跋〕。出所作〔三〕〔禾譜〕。〔查註〕〔經籍志〕農家類中，有曾安止〔禾譜〕五卷。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諳農器也。予昔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以榆棗爲腹欲其滑，以楸桐爲背欲其輕，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兩髀雀躍於泥中，繫束藁其首以縛秧。日行千畦，較之偃僂而作者，勞佚相絕矣。〔史記〕：禹乘四載，泥行乘橈。解者曰：橈形如箕，擿行泥上，豈秧馬之類乎？作〔秧馬歌〕一首，附於〔禾譜〕之末云。〔查註〕〔周益公題跋〕云：東坡年五十九，南遷，過太和縣，作〔秧馬歌〕贈曾移忠。心聲心畫，惟意所適，殆是得意之作。既到嶺南，往往錄示邑宰。近歲，移忠姪孫名之瑾者，已譜農器，成公素志，余嘗爲之序，其與〔禾譜〕並傳無疑。

春雲濛濛雨淒淒〔三一〕〔王註〕〔說文〕：濛，微雨也。又云：淒，雲雨起也。春秧欲老翠剡齊。〔王註〕〔杜子美〕〔稻畦〕詩：芊芊炯翠羽，剡剡向銀漢。嗟我婦子行水泥，〔王註〕〔詩·幽風·七月〕：嗟我婦子，日爲改歲。朝分一壠暮千畦。腰如筵篲首啄雞，〔王註次公曰〕筵篲，樂器名，似箏而腰曲。筋煩骨殆聲酸嘶。〔王註〕〔曹子建賦〕：車殆馬煩。〔合註〕〔王筠〕〔哀策文〕：驥蹠足以酸嘶。我有桐馬手自提，頭尻軒昂腹脇低。〔合註〕〔柳子厚文〕：舟航軒昂

兮，下上飄鼓。背如覆瓦去角圭，〔王註次公曰〕角圭，尖棱也。韓退之詩云：磨淬出角圭。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三〕如鳧鷖，〔王註次公曰〕汰，音捷，〔韻書〕云：過也，蓋滑而過去也。鳧鷖，水禽也。〔詩〕有〔鳧鷖〕之篇。

〔查註〕施青臣《繼古叢編》：東坡《秧馬》詩，滑汰，〔汰〕字入聲，讀與澗同。〔合註〕隋煬帝《設齋願疏》：遐邇聳踊。纖纖束藁亦可齋。〔王註〕《晉·謝鯤傳》：坐家僅取官藁，除名。《晉書·載記》：童謡曰：一束藁，兩頭然。〔李註〕《古樂

府解題》有《兩頭纖纖》詩。何用繁纓與月題，〔王註〕《周禮·春官》：王之五路錫樊纓。註云：樊讀如鞞，謂今馬大帶也，纓謂當胸。〔查註〕《毛詩·采芑》：鈎膺〔疏〕：其馬婁頰，有鈎在膺，有樊纓之飾。又，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纓，今馬鞞金路，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九成。《周禮》、《左傳》皆作繁纓。却從〔三〕哇東走哇西。山城欲閉

聞鼓鞞，〔王註〕杜子美《泛溪》詩：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鞞。忽作的盧躍檀溪。〔王註〕《水經注》云：檀溪水出柳子山，下兩分，北逕檀溪水。劉備乘的盧，墜於斯溪。一水東南出，卽襄水。歸來挂壁從高樓，了無芻秣飢

不啼。少壯騎汝逮老鷲，何曾蹶鞞〔三〕防顛隴〔三〕。〔李註〕《尚書·微子》：今爾無指，告予顛隴。錦韉公子朝金閨，〔王註〕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註云：金閨，金馬門也。〔合註〕岑參《赤驃馬歌》：玉鞍錦韉黃金勒。笑我一生蹋牛〔三〕犁，不知自有木馱駝。〔王註〕《前漢·匈奴傳註》云：馱駝，俊馬也。〔李註〕《漢·匈奴傳

註》：馱駝生七日而超其母。〔誥案〕紀昀曰：奇器以奇語寫之，筆筆欲活。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查註〕《陳書·高祖紀》：南康贛石，舊有二十四灘。高祖之發也，水暴起數丈，三百里灘，巨石

皆沒。《萬安縣志》：贛州二百里，至岑縣，又一百里至萬安。其間灘有十八，舊皆屬虔州。宋熙寧中，割地立縣。自贛城下二十里，曰儲、曰鼈、曰橫弦、曰天柱、曰小湖、曰銅盆、曰陰、曰陽、曰會神，以上九灘，屬贛。自青洲下至梁口，乃萬安縣地。其灘曰金、曰崑崙、曰曉、曰武朔、曰小蓼、曰大蓼、曰綿、曰漂神、曰黃公，灘水湍急，惟黃公爲甚。趙清獻守虔州，嘗疏鑿十八灘以殺水勢，蓋十八灘爲尤險也。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李註〕《一統志》：贛州府城北，章貢二水，合而爲一，故名。北流至萬安縣，其間爲灘十八，怪石多險。山憶喜歡勞遠夢，〔公自註〕蜀道有錯喜歡舖，在大散關上。地名惶恐泣孤臣。〔查註〕《坦齋通紀》云：《廬陵志》：二十四灘，自下而上。第一灘在萬安縣，前名黃公灘，坡乃改爲惶恐，以對喜歡。按文信國亦有「惶恐灘頭說惶恐」之句。〔合註〕山水村落之名，原無定稱，安見惶恐之必曰黃公平，當日必先有惶恐句，因以喜歡爲上句。《名勝志》引文相國七律，有「遙知嶺外相思處，不見灘頭惶恐聲」句。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三〕減石鱗。〔王註次公曰〕帆以其受風，故云腹。水在石上流，其波如魚鱗，故曰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畧知津。〔誥案〕紀昀曰：真而不俚，怨而不怒。

鬱孤臺

〔公自註〕以下四首皆虔州〔三〕。〔合註〕《斜川集》有《題鬱孤臺》詩，與此同韻。

八境見圖畫，鬱孤如舊游。〔王註次公曰〕八境者，虔州有之，人畫爲圖，先生嘗賦詩，鬱孤乃其一也。山爲翠浪湧，水作玉虹流。〔合註〕《搜神記》：孔子修《春秋》，製《孝經》，既成，白虹自上而下，化爲黃玉。〔王註次公曰〕此聯

乃退之「江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之勢。日麗崆峒曉，〔王註次公曰〕崆峒，在虔州西之極處。〔李註〕一統志：崆峒山，在贛州郡城南，後凡言崆峒者指此，非隴州之崆峒也。〔查註〕十道志：崆峒在虔州城南六十里，一名空山，自南康宛延而來，章貢二水夾以北馳，一郡之望也。山巔有湖，湖有扁鰲底，人或動之，風雨立至。風酣章貢秋。〔王註〕水經注：劉澄之曰：贛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因以名縣焉。〔查註〕趙清獻登章貢臺詩云：章貢東西派，并流作贛川。丹青未變葉，鱗甲欲生洲。〔誥案〕紀昀曰：奇而穩。嵐氣昏城樹，灘聲入市樓。烟雲侵嶺路，草木半炎州。〔王註次公曰〕南方謂之炎州，以南方屬火故也。杜甫用之多矣，如得廣州張判官書詩「忽得炎州信」也。〔李註〕楚辭·遠遊：嘉南州之炎德。韓退之詩：南逾橫嶺入炎州。〔誥案〕謂嶺南草木，至虔而止，皆虔以下所未見也。故國千峰外，高臺十日留。他年三宿處，準擬繫歸舟。〔誥案〕紀昀曰：不失古格，而時出新意，故佳。

廉泉

〔查註〕方輿勝覽：廉泉在虔州治東南隅。報恩寺本張氏居，宋元嘉中，一夕霹靂，忽涌地爲泉，時郡守以廉名，故曰廉泉。〔合註〕名勝志：贛縣廉泉，在治東南隅之光孝寺。

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磨尼。廉者爲我廉，何以此名爲。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爲柳宗元，孰是吳隱之。〔誥案〕二「之」字韻，義別，公前用二「耳」字韻，自註義別，故得重押。而註家已引詩話，謂不必註，經誥刪去。此無自註，而合註又謂韻複，紀昀亦曰複一韻，與前所論不符，何也？漁父足豈潔，〔王註〕楚辭·漁父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許由

耳何淄〔三〕？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揭來廉泉上，捋鬚看鬢眉〔四〕。好在水中人，到處相娛嬉。〔王註次公曰〕先生〔泛穎〕詩云：此豈水薄相，與我相娛嬉。

塵外亭

〔查註〕塵外亭，見〔虔州八境〕詩註。

楚山〔三〕澹無姿〔三〕，〔合註〕鄭羽重修施註本云：杜子美〔兩〕詩，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叔黨親錄本，姿作塵。

〔誥案〕姿字確，鄭說不足信。韻水清可厲。〔王註〕〔爾雅〕：以衣涉水爲厲。〔詩〕：邶風·瓠有苦葉：曰：深則厲。註

云：由帶以上也。散策塵外遊，〔合註〕杜子美〔鄭典〕設自施州歸〔詩〕：羸老書散策。麾手〔三〕謝此世。〔王註〕李白

〔冀申〕一割之別半道病還留別金陵崔侍御〔詩〕：因之出寥廓，麾手謝公卿。山高惜人力，十步輒一憩。却立浮

雲端，俯視萬井麗。幽人宴坐處，龍虎爲斬薙。〔王註次公曰〕以下八句，皆是馬祖事。馬駒獨何疑，

〔王註厚曰〕〔傳燈錄〕：六祖謂南岳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般若多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

西遂傳法，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豈墮山鬼計。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其逝。〔王註次公曰〕馬祖始居此山，

山鬼爲築垣，自謂修行不至，爲鬼所識，乃舍去。今先生詩語，高馬祖一著也。戲留一轉語，〔王註〕〔傳燈錄〕：洞山

云：真道本來無一物，猶未消得他衣鉢，這裏合下得一轉語。千載起攘袂。〔王註次公曰〕〔漢書〕·鄒陽傳：攘袂而

正議。註云：猶今人云捋臂耳。〔誥案〕紀昀曰：無可著語之題，只好筆端簸弄，若泛寫山光樹色，則一首詩題，遍天下名

勝矣。盛談王、孟高韻者，往往成馬首之絡，偶見之似可喜，數見之便有多少不滿人意處。

天竺寺并引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三〕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三〕。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石刻〔四〕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留遺迹，〔王註次公曰〕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天竺禪師有故家。〔查註〕《方輿勝覽》：虔州有天竺寺，在水東三里。《名勝志》：天竺山，在贛州，出城四里。貢水東，舊有修吉寺。唐元和間，僧韜光自錢塘天竺，拄錫於此。空詠連珠吟疊壁〔四〕，〔王註次公曰〕宣宗《弔樂天》詩：綴玉連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李註〕白樂天此詩，乃連珠體也。〔合註〕馬融《尚書註》：日月如疊壁。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浥山薑病有花。〔王註〕《嶺表錄異》：山薑花，莖葉卽薑也，根不堪食，而於葉間吐花穗如麥粒。〔次公曰〕山薑，朮也。按《本草》：朮，一名山薑也。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四〕。

過大庾嶺〔三〕

〔查註〕《南康記》：大庾嶺，漢名臺嶺，嶺有石，平如臺，形如廩庾。又曰：漢有庾勝者，梅銅之將，隸番君，使分兵守臺嶺，築城嶺上，因名庾嶺。張无垢《橫浦集》云：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開

元四載冬，俾使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宋嘉祐間，蔡挺提刑江西，其弟抗漕廣東，乃商度工用陶土爲甃，各甃其境。北路廣八尺，長一百九丈，南路廣一丈二尺，長三百十五丈，復夾道種松，以休行旅，遂成車馬之途。【誥案】此詩題於龍泉鐘上。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李註】《莊子·德充符篇》：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今日嶺上【四】行，身世永相忘。【王註】白樂天詩：可憐身與世，從此兩相忘。仙人拊我頂，結髮受長生【四】。【合註】叶師莊切，見前《西齋》詩註。【王註次公曰】此一聯，乃李太白流夜郎《贈韋太守》詩全語，先生用此，蓋有所感也。【查註】趙汭《東山集》跋此詩墨迹云：公晚節播遷嶺海，遂欲學陰長生【四】超然遐舉，蓋已信死生禍福，非人所爲矣。以垂老之年，當轉徙流離之際，而浩然無毫髮顧慮，非此事數定於中，殆未易能也。

宿建封寺，曉登盡善亭，望韶石三首

【王註】《郡國志》：韶州有韶石者，舜登此，奏韶樂焉。【李註】《圖經》：傳聞有二仙人，衣冠相對，踞坐二石上，云：「昔帝舜嘗奏樂於此。」言訖，不見。《一統志》：韶石山，在府城東北，山之石怪奇。【合註】《一統志》：盡善亭，在韶州府城東一百里。【誥案】公度嶺作此三詩，與赴瓊儋二古一轍，其運意皆在繩墨之外，未易測識之也。

其一

雙闕浮光〔空〕照短亭，〔李註〕《水經》：韶石對峙，似雙闕，又有鳳閣、毬門之名。〔查註〕《水經注》：東江又西，與利水合，出曲江縣之韶石北山，其石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大小略均。《名勝志》：韶州斜斗勞水間，有韶石二，狀如雙闕對峙，今呼左闕、右闕。宋韶州守方信儒銘曰：衡山之陽，有舜迹只。雙闕岩堯，鎮南國只。山川草木，麗今昔只。韶之有聖，猶彷彿只。至今猿鳥嘯青瑩。〔王註〕劉夢得《九華山歌》云：軒皇封禪登雲亭，大禹會計臨東溟。乘標不來廣樂絕，獨與猿鳥愁青瑩。君王自此西巡狩，〔王註〕《尚書·舜典》：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次公曰〕西巡狩之意，以地理考之，韶州在南海之東，而岳州洞庭在韶州之西也。再使〔只〕魚龍舞洞庭。〔王註次公曰〕蓋言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而魚龍舞焉。於此奏韶，則再使魚龍舞矣。〔合註〕今考次公註「魚龍舞焉」句，乃隱括《莊子·至樂篇》「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意，故不標書名。〔王註崔庸之曰〕按《山海經》云：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湖水廣圓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合註〕《山海經》：湘水入洞庭下。郭註曰：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

其二

蜀人文賦楚人辭，堯在崇山舜九疑。〔王註〕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註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曰：狄山，帝堯葬於其陽。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合註〕楚人辭，指《離騷》也。屈原《九歌》：九嶷嶺兮並迎。聖主若非真得道，南來萬里亦何爲。〔王註次公曰〕崇山、九疑，皆在南方。詩意言堯舜本不死，以得道遠來也。

其三

嶺海東南月窟西，〔王註〕漢揚雄《長楊賦》：西厭月窟，東震日域。〔查註〕《長楊賦》服虔註：窟，音窟，月所生也。昭明太子《大法頌》：西踰月窟，東漸扶桑。功成天已錫玄圭。〔王註〕《書·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方定是神仙宅，〔王註〕孫綽《天臺山賦》云：玄聖之所游化，靈仙之所窟宅。禹亦東來隱會稽。〔王註次公曰〕會稽，越州也，禹所葬。先生以終前篇堯舜事，皆言其本不死耳。〔李註〕《帝王世紀》：禹崩於會稽，葬會稽山陰縣之南，今山上有禹冢。〔查註〕漢揚雄《羽獵賦》：人洞穴，出蒼梧。註云：人從禹穴人，從蒼梧出也。〔合註〕何焯曰：此用《吳都賦》意。

月華寺〔四九〕

〔公自註〕寺鄰岑水場，施者皆坑戶也。百年間，蓋三焚矣。〔翁方綱註〕寺去曹溪三十里，在韶郡南百里，正岑水場之地。〔查註〕張端義《貴耳錄》：韶州岑水場，以滴水浸銅之地，會百萬斤鐵，浸鍊二十萬銅，兩廣三十八部皆有所輸，或供鉛錫，或供銀錢，歲計四五萬緡。《名勝志》：翁源縣有岑水，一名銅水，可浸鐵爲銅。其水極腥惡，石色皆赭，不生魚鼈禾稼之屬，卽曲江膽礬水，同源異流也。

天公胡爲不自憐，結土融石爲銅山。〔王註次公曰〕「結」、「融」字，借使「結而爲山，融而爲川」也。〔李註〕《漢書》：吳有章郡銅山。〔查註〕《管子》：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張揖《廣雅》云：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萬人採斲〔吾〕富媪泣，〔李註〕《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后土富媪，昭明三

光。〔張晏註曰〕媪，老母稱也。坤爲母，故稱媪。祇有金帛資豪姦。脫身獻佛意可料，一瓦坐待千金還。月華三火〔三〕豈天意，至今芟舍〔三〕依榛菅〔三〕。〔王註〕周禮·夏官·大司馬：仲夏，教芟舍。鄭氏註：芟舍，草止之也。僧言此地本龍象，〔王註次公曰〕達摩錄：此僧中之龍象。劉禹錫雙槍詩：龍象界中成寶蓋。〔李註〕智度論：水行中龍，陸行中象。故荷大法力，比之龍象。按，月華寺，智藥三藏真身在焉，故有龍象之語。興廢〔三〕反掌曾何艱。高巖夜吐金碧氣，〔王註〕杜子美木皮嶺詩：潤聚金碧氣，清無砂土痕。〔李註〕史記·天官書：金寶之上皆有氣。曉得異石青爛斑。坑流窟發錢湧地，暮施百鎰朝千鍰〔三〕。〔王註〕孟子註云：古者以一鎰爲一金，二十兩爲鎰也。又書·呂刑：其罰千鍰。〔李註〕漢書：周立九府圓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秦幣黃金，以鎰爲名。此山出寶以自賊，〔合註〕易林：思過罰惡，自賊其家。地脈已斷天應慳。〔王註〕史記：蒙恬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我願銅山化南畝，爛漫〔三〕黍麥蘇惇鰥。道人修道要底物，破鑊煮飯茅三間。〔王註〕傳燈錄：杭州廣嚴院咸澤禪師，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隴白雲，三間茅屋。〔誥案〕紀昀曰：莊語不腐，此由筆意不同。

南華寺〔三〕

〔李註〕曹溪通志：南華山南華寺，爲六祖慧能道場。〔查註〕傳法正宗記：六祖慧能，俗姓盧，新興人。少孤，及長，採薪供母。一日聞客讀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問曰：「此法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即趨五祖，抵韶州處寶林寺舊基。既得法後，返曹溪。唐景龍元年，詔改寶林爲中興寺，又贈額曰法泉，今南華寺是也。高僧

傳：六祖捨新興舊宅爲國恩寺，神龍三年賜額法泉，宋太平興國三年重建塔，改名南華寺。【詰案】南華寺前，公手書寶林二大字爲額，今猶存。

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王註〕《傳燈錄》：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躡迹追逐。至大庾嶺，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亭亭塔中人，〔王註續曰〕祖師，指六祖也。塔中人，指六祖塔也。問我何所見。【詰案】紀昀曰：觸境寄感，不同泛作禪語。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眩。〔王註〕《楞嚴經》：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月爲體，此人豈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鍊〔五〕。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摳衣禮真相，〔王註〕《禮記·曲禮上》：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查註〕《傳法正宗記》：六祖於睿宗先天二年示寂，塔真身於曹溪。柳子厚《碑記》：憲宗元和十年，賜六祖諡曰大鑑，塔曰靈照。感動淚雨霰。〔李註〕鮑照詩：淚下如流霰。借師錫端泉〔五〕，〔王註〕《傳燈錄》：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甘滑，瞻足大衆。〔李註〕《曹溪志》：卓錫泉，一名明通泉，凡泉脈枯，僧持祖衣往叩，即通流。洗我綺語硯。【詰案】紀昀曰：此方是東坡游南華寺，不可移掇他人。方是此時東坡游寺詩，不可移掇平日。此爲詩中有人。

碧落洞〔六〕

〔公自註〕在英州下十五里〔六〕。【詰案】下十五里，謂江口也。自此沿小溪盤繞二十里，至碧落洞。其源自山後來，滙爲一澗，折入後洞，而達於前，下注爲溪，碧落之義，似即因此名也。公當

日或棹小舟至洞，今不可通矣。嘉慶辛未冬中，誥奉大府檄巡緝北江，嘗從韶鎮，搜山至此。〔查註〕《始興志》：龍頭水源出翁山，至英州城南，與瀧水合。岸旁有碧落洞，石室深邃，懸石如磨旌，有道人修鍊於此，後尸解蛻骨，因名蛻仙臺。唐周夔《到難篇》：臣羽皇客於南裔，得滇陽之石室。兩崖卷束，勢合如屋，扉顏百間，開待朝旭。加以上戴霄峰，中流晴溪，崆峒見月於半夜，翠竇生雲於朝日，乳枝凝露而碧落，松籟疎風而瑟續。程正輔《次韻》詩云：粵從渡嶺來，日見亂山橫。觸目皆荒涼，寧復樂事并。誰謂亂山間，仙境通玉京。奇怪如雁蕩，清虛勝赤城。嵌高幽且深，層曲無欹傾。巨室萬仞高，天造妙難明。懸崖攢滴乳，澗水清濯纓。我來洞門開，山意如相迎。熟視石壁字，神清喜忽驚。回思紫陽山，追隨許宣平。程正輔唱和詩，世多不傳，此首從《廣東舊志》采出，附錄於此。

槎牙亂峰合，晃蕩絕壁橫。遙知紫翠間，古來仙釋并。陽崖射朝日，〔王註次公曰〕謝靈運詩：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峰。高處連玉京。〔王註〕《靈樞金景內經》曰：下離塵境，上界玉京。註云：玉京無爲之天也，蓋三十二帝之都。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羅鄩，北帝三十六洞之所居處。陰谷叩白月，〔王註〕顏延年詩：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烟。夢中遊化城。〔王註〕《法華經》：有一導師，以方便力化作一城，於是衆人前人化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果然〔六三〕石門〔六三〕開，〔查註〕《茅山志》：茅山石洞，《真誥》所云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閉閱千年，至是復開。中有銀河傾。幽龕〔六三〕人窈窕，別戶穿虛明。〔李註〕《一統志》：洞多懸石，如霓旌羽蓋狀，傍有小洞，號雲華，深不可測。按詩所云「幽龕」、「別戶」，即指其處也。泉流〔六三〕下珠琲，乳蓋〔六三〕交纓纓。〔合註〕《陳

書·武帝紀：胡服纓纓。我行畏人知，恐爲仙者迎。【詰案】紀昀曰：隱寄名盛招尤之慨，其詞却渾然不露。小語輒響答，空山白雲【六七】驚。【查註】詩眼云：東坡「小語輒響答，空山白雲驚」，此二語全類太白。今印本譌作「自雷驚」，不但無意味，兼與上句重疊。策杖歸去來，治具煩方平。【王註】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須臾麻姑繼至，再拜。方平行廚具食，皆金盤玉杯，多諸花果，芬香異常，擘脯食之，云是麟脯。【六八】李註：史記·魏其武安侯傳：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

峽山寺【六九】

【公自註】傳奇所記孫恪袁氏事，卽此寺。至今有人見白猿者。【查註】廣東舊志載峽山寺記云：二禺穹窿對峙，如劈太華，束隘江流。茅君傳稱爲第十九福地。梁普通元年，峽有二神，化爲居士，夜叩舒州延祥寺真俊禪師寢室，曰：「峽據清遠上流，吾欲建一道場，師居之乎？」真唯諾。中夜風雨大作，遲明啓戶，寺已移置峽山。郡邑上其事，賜額曰至德，宋時改飛來寺。

天開清遠峽，【王註】郭璞江賦：豁若天開。李白自梁園至敬亭山見會公談陵陽山水詩：天開白龍潭。【李註】地志：清遠峽，一名中宿峽，崇山峻立，中貫江流。寺，一名飛來寺。【查註】元和郡縣志：觀亭山，一曰觀峽，一名中宿峽。太平寰宇記：觀亭山，一名觀峽山。吳萊南海古迹記：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縣東山，對峙江中。地轉凝碧灣。【查註】名勝志：清遠峽前有凝碧灣，其水紺碧。我行無遲速，攝衣步孱顏。【合註】史記·高祖紀：沛公起，攝衣謝之。漢·司馬相如傳·大人賦：曠以孱顏。註：不齊貌。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春，【王註】白樂天詩：藥爐有火丹應伏，雲碓無人水自春。註云：廬山多雲母，故以水碓搗練，俗呼爲雲碓。李白送

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詩：水春雲母碓。松門風爲關。〔王註〕王羲之《遊四郡記》：永寧縣界海中有松門四。岸及嶼上，皆生松，故名松門。〔李註〕釋惠標詩：松門夾細草。杜子美《反照》詩：松門似畫圖。石泉解娛客，琴筑鳴空山。佳人〔七〇〕劍翁孫，〔王註〕《吳越春秋》：越王請問劍術於處女，處女將見王，道逢袁公。問女：「聞子善劍？」女曰：「惟公所試。」公即挽林內之竹，操其本而刺處女〔七二〕。處女舉杖擊袁公，公即飛上樹，化爲白猿。遊戲暫人間。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王註〕《傳奇》：廣德中，有孫恪者，遊洛中一大第，有袁氏女，遂納爲室。後十餘年，挈至峽山寺。袁氏欣然，改服理髮，詣老僧，乃持一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初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悲嘯捫蘿而躍，袁氏惻然。俄，命筆題詩云：剛被恩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沉。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乃擲筆於地，遂裂衣化爲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老僧方悟，曰：「乃貧道爲沙彌時所養者。」碧玉環，本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頸而往。林深〔七三〕不可見，霧雨靈髻鬢〔七三〕。

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七四〕

〔查註〕《漢書·地理志》：南海郡有中宿縣。《元和郡縣志》：縣東有中宿峽，梁武帝於此置清遠郡，中宿縣屬之，隋廢郡，置縣。《九域志》：清遠縣，在廣州西北二百四十里。

到處聚觀香案吏，〔王註〕《唐書·百官志》：若仗在紫宸內閣，則起居舍人夾香案分立殿下。此邦宜著玉堂仙。〔王註次公曰〕李肇《翰林志》：時居翰林苑，皆爲陵玉清，溯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署、玉堂焉。江雲漠漠桂花濕，〔王註〕王元之《小畜集》載《江豚歌》：江雲漠漠江雨來。海雨〔七五〕脩脩荔子然。〔合註〕謝朓詩：脩

條蔭窗竹。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王註〕杜子美《峽隘》詩：朱橘不論錢。恰從神武來弘景，便向羅浮覓稚川〔六〕。〔查註〕《晉書》：葛洪字稚川，句容人。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煉丹。在山積年，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時年八十一，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廣州蒲澗寺〔七〕

〔公自註〕地產菖蒲，十二節。相傳安期生之故居，始皇訪之於此〔六〕。〔查註〕《元和郡縣志》：秦南海郡，漢屬交趾刺史，孫皓時，置廣州。《太平寰宇記》：嶺南道，廣州清海軍節度，治南海縣。東北至韶州五百二十里。顧微《廣州記》：熙安縣東北，有菖蒲澗。《太平寰宇記》引裴氏《廣州記》云：蒲澗水，從盤石上過，甘冷異於常流。《廣州舊志》：番禺縣有玉虹洞，南曰聚龍崗，有蒲澗寺，在白雲山麓，淳化元年建。〔李註〕《太平寰宇記》：菖蒲澗，一名甘溪。《南越志》云：交州刺史陸胤所開。

不用山僧導我前，自尋雲外出山泉。千章古木臨無地，〔王註〕《貨殖傳》云：山居千章之楸。註：大材曰章。王簡栖《頭陀寺碑》云：飛閣迤邐，下臨無地。〔李註〕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千章夏木清。百尺飛濤瀉漏天。〔王註〕白樂天《多雨春空過》詩：浸淫天似漏，沮洳地成瘡。〔李註〕《寰宇記》：戎州南溪縣，有大黎、小黎二山，四時霖霖，俗謂之大漏天、小漏天。唐詩：地道漏天終歲雨。杜子美《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詩：鼓角漏天東。〔查註〕《太平寰宇記》：越雋縣漏天，夏秋常雨。昔日〔七〕菖蒲方士宅，〔查註〕嵇含《南方草木狀》：番禺東有澗，澗中生

菖蒲，皆一寸九節，安期生采服仙去，但留玉烏焉。《南越志》：宋咸平中，姚成甫於蒲澗側，遇一丈夫，曰：「此菖蒲，安期生所餌，可以忘老。今俗以七月二十五日安期生上昇，相率爲蒲澗之游，履綦駢錯。」後來蒼蘆祖師禪。《王註》：《香譜》曰：「梔子香，出大食國，卽佛書所謂蒼蘆也。」《傳燈錄》：仰山謂香巖禪師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公自註》：山中《八〇》多含笑花。《王註》：《遜齋閒覽》云：南方花木，北地所無者，大含笑、小含笑，其花常若菌萐之未敷者，故有含笑之名。《歸田錄》：丁晉公晚年，詩筆尤精，在南海，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之句，尤爲人所傳誦。《合註》：《捫蝨新語》：小含笑，香尤酷烈，又有紫含笑，茉莉含笑，皆以日西人稍陰則花開。

贈蒲澗信長老《八二》

優鉢曇花豈有花，《王註》：《法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鉢曇花，時一現耳。《次公曰》：佛言：優鉢曇五百年而開花，其花極香，且有花而無實。《查註》：《翻譯名義集》：優鉢曇羅，此云瑞應。閻浮提內有尊樹王，名優鉢曇，有實無華，優鉢曇有金華者，世乃有佛。問師此曲唱誰家。《王註》：《傳燈錄》：風穴延昭禪師，有盧陂長老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延昭禪師曰：「超然迴出威音外，翹足徒勞贊底沙。」已從子美得桃竹，《公自註》：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八三》遺之。《王註》：《志林》：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蓋天成拄杖也。嶺南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桃竹。《李註》：杜子美《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斲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不向安期覓棗瓜。燕坐林間時有虎，《合註》：《法苑珠林》：晉釋法安，樹下坐禪，虎負人而至。安爲說法受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高眠粥後不聞鴉。《合註》：《傳燈錄》：益州無住

禪師，專務宴寂。杜鴻漸致禮訖，於是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鴉去。」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曰：「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勝游自古兼支許，〔王註〕《晉書》：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爲采松肪寄一車。〔王註〕《本草》：松脂久服，輕身不老，一名松膏，一名松肪。

發廣州〔八三〕

朝市日已遠，此身良自如。〔合註〕《漢書·李廣傳》：意氣自如。三杯軟飽後，〔公自註〕浙人〔八四〕謂飲酒爲軟飽。一枕黑甜餘。〔公自註〕俗謂睡爲黑甜。蒲澗疎鐘外，黃灣落木初。〔王註〕韓退之《南海神廟碑》云：在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天涯未覺遠，處處各樵漁。

浴日亭〔八五〕

〔公自註〕在南海廟前〔八六〕。〔查註〕《山海經》：暘谷上有扶桑木，十日所浴。《廣州志》：浴日亭，在扶胥鎮海神廟之右，小山屹立，亭冠其上，前瞰大海。夜半，日漸自東海出，故名。後改名拱日。去廣州東南八十里。《名勝志》：城南江中有海珠石，是曰珠江。東過蜺江，匯於南海廟前海隅，日出水中見之，是謂波羅江。《廣州志》：南海廟創自隋時，唐天寶間，封海神爲廣利王。元和十一年，韓愈撰碑文，廣州刺史孔戣立。按，海神姓祝名赤，劉克莊有《追和浴日亭韻》詩。

劍氣崢嶸夜插天，〔王註〕《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雷煥妙達緯象要宿，華曰：

「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詰案】日欲出時，當空先有紅氣一道，浮而不動者良久，其色不見，則東方漸白。此由日未出時，其光漏出海上，又自海激射於天也。此句正形容其狀，王註乃道其字面而已。瑞光明滅到黃灣。〔王註次公曰〕黃灣，海口也。坐看暘谷〔八七〕浮金暈，【詰案】以上三句，乃日出時一定次第，詰於浴日亭，候之屢矣。遙想錢塘涌雪山。〔王註〕盧肇《海潮賦》：激水而潮，坐湧雪山。已覺蒼涼〔八八〕蘇病骨，〔王註〕《列子·湯問篇》：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其一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更煩沆瀣洗衰顏。〔王註厚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夏食沆瀣。沆瀣者，夜中之氣也。司馬相如《大人賦》云：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忽驚鳥〔八九〕動行人起，【詰案】此句日始出。飛上千峰紫翠間。

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九〇〕

〔李註〕鄒師正《羅浮指掌圖》：山高三千六百丈，表直五百里，峰巒四百三十二，嶺十五，石室七十二，瀑布九百八十。有大小石樓，相去五里，皆高出雲表，重簷四柱，如樓，登之可望滄海，夜半見日初出。《茅君內傳》：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羅浮山之洞，周迴五百里，名曰朱明耀真之天。謝靈運《羅浮山賦》：朱明之陽宮，耀真之陰室。〔查註〕《太平寰宇記》：羅浮山在博羅縣。《南越志》云：增城縣東有羅浮山，浮水出焉，是爲浮山，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嶮尖之峰四百三十有二，上則三峰爭竦，各五六十仞，北通句曲之山，即《茅君內傳》云第七洞，名朱明耀真之天。璿房瑤室，七十有二，泉源之府，九百八十有三。徐道覆《羅浮山記》：山在增城、博羅二縣之界，有七十二長溪。

人間有此白玉京，〔王註次公曰〕《史記》云：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樓〔九二〕。〔李註〕李太白《贈江夏韋太守》詩：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合註〕《史記》：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無「天上白玉京」句。羅浮見日雞一鳴。〔詰案〕紀昀曰：筆筆警拔，大題目自不敢草草。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公自註〕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夜半見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見日，甚可異也〔九三〕。山有二石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王註〕劉夢得詩云：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啣喔天雞鳴，扶桑色昕昕。赤波千萬里，湧出黃金輪。《黃庭內景經》：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鄰善相保。註云：鬱儀，奔日之仙也。〔查註〕鄒師正《羅浮指掌圖記》：飛雲峰，夜半見日出，上有見日菴。《雲笈七籤》有《鬱儀結璘奔日月圖》，又有《鬱儀奔日赤景玉文》。《羅浮指掌圖》：石樓前，石門，方廣可容几席。裴淵《廣州記》：羅浮二山隱天，惟石樓一路可登。《羅浮山志》：朱明洞，在沖虛觀後，周迴五里，夜半見日。沖虛觀，卽葛仙翁所居，東坡書葛洪仙竈四字。〔詰案〕舊迹已不存，今此四字，乃吾鄉吳鴻所書，吳嘗督學粵中。東坡之師抱朴老，真契久已〔九四〕交前生。玉堂金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誰耕〔九五〕。道華亦嘗啖一棗，〔公自註〕唐永樂道士侯道華，竊食鄧天師藥，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獨得之〔九六〕。予在岐下，亦嘗得食一枚。〔合註〕《宣室志》云：蒲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輒得啗之。〔查註〕《續仙傳》：侯道華自言峨眉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殿梁上或有神光。相傳開元中，有鄧天師嘗煉丹，成，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道華登梁，復見神光於梁上。陷中，擊木，得一合，三重內有小金合子，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後，揮手謝，道華隱隱凌雲而去。契虛正欲仇三彭。〔公自註〕唐僧契虛，遇人導遊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答〔九六〕。鐵橋石柱連空〔九七〕橫，〔公自註〕山有鐵橋石柱，人罕至者。〔九八〕〔查註〕《羅浮指掌圖》：鐵橋峰，在羅浮二山相接處，是馬泉源福地。杖藜欲趁飛猿輕。雲溪夜逢瘖虎伏，〔公自註〕山有瘖虎巡山。〔查註〕《山

志。啞虎洞，在朱明洞側。有黃野人者，得葛洪遺丹，服之成仙，啞虎爲之守門。斗壇畫出銅龍鱗〔九〕。〔公自註〕冲虚觀後，有朱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詰案〕銅龍今猶存。〔查註〕指掌圖。朱明洞口有朝斗壇。〔羅浮山志〕羅山，青精先生朱靈芝所治，漢大宛人。事太素真人，受青精飯之方，餌之，爲太極仙卿，治此洞〔一〇〕。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王註〕黃庭內景經云：脾神常在守魂停，晝夜存之可長生。註云：魂停，卽黃庭也。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彷彿離騷經。負書從我盍歸去，羣仙正草新宮銘。〔查註〕新宮銘曰：良常西麓，源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轍。雕珉盤礎，鏤檀竦築。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闕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闕。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輿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旂不動，蘭幄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虚徐，風簫冷徹。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徙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右新宮銘，載容齋隨筆。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公自註〕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一一〕。還須畧報老同叔，羸糧萬里尋初平。〔公自註〕子由一字同叔〔一二〕。〔詰案〕詩內惟此條及前鐵橋、啞虎二條，皆公自註，餘皆後人割取本集雜記以實之者。記無畧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闕空仰塗綺輅輪困十九字。查註謂公譌陳幼霞爲蔡少霞者，誤。合註謂鄭羽重修本引宜室志、羅浮山記不作公自註，亦非。餘詳總案中。〔案〕總案引本集書羅浮半夜見日事。詰案謂公所書此記，不皆羅浮事。蓋公時欲作羅浮詩，乃隨意集此各事作詩材耳，儲材既備，詩輒隨手而成，故詩中所使事，不出此也。〔按〕詰案所云之「記」，卽指書羅浮半夜見日事一文。亦卽羸糧句下詰案所云之「雜記」。該文見東坡先生全集卷七十一，題作書劉夢得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〇三〕

〔查註〕《元和郡縣志》：秦南海郡，隋分立循州。《輿地廣記》：五代時，南漢改曰禎州，而別立循州於北境。《太平寰宇記》：禎州本循州舊理，僞漢劉龔移循州於雷鄉縣，於歸善縣置禎州。按，天禧中避仁宗諱，改惠州。西至廣州四百餘里。《宋史·哲宗本紀》：紹聖元年六月，來之邵等疏，蘇軾詆斥先朝，詔謫惠州。唐庚有《聞東坡先生貶惠州》詩。【誥案】自此詩起以下，皆惠州作。

仿佛曾遊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王註〕《西京雜記》：高祖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攜迎此翁。蘇武豈知〔一〇四〕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王註〕《三國志》：管寧，北海朱虛人。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邴原、王烈等至於遼東。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示無遷志。嶺南萬戶皆春色，〔公自註〕嶺南萬戶酒。會有幽人客寓公。〔王註次公曰〕《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蓋言公爵而寄寓者也。

寓居合江樓〔一〇五〕

〔查註〕《名勝志》：東江，源自江西贛州，經龍川縣，來遶白鶴峰之陰，至惠州城東，亦謂之龍川江。西江，自九龍山西流一百二十里，亦至城東，與龍江合流。至石灣，西南經虎頭門入海。其匯流處，有合江樓，即府城之東門樓也。危太朴《東坡書院記》：公初至惠州，寓居合江樓，數日遷嘉祐寺。【誥案】當日合江樓在三司行衙中，城樓乃後世事。

海山〔二〇六〕葱曠〔二〇七〕氣佳哉，二江合處朱樓開。蓬萊方丈應不遠，〔王註〕〔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肯爲蘇子浮江來。〔詰案〕紀昀曰：起勢超忽，以下亦皆音節諧雅，雖無深意而自佳。江風初涼睡正美，樓上啼鴉呼我起。我今身世兩相違，西流白日東流水。〔詰案〕接得陡健。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癡仙人。〔王註〕〔續仙傳〕：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瞽仙人。」三山咫尺不歸去，〔翁方綱註〕詩意指蓬萊方丈，猶之杜詩「遊子」蓬萊如可到，袁白問羣仙，亦巴蜀愁居之作也。〔斜川集〕海南祝公生日詩：要與三山咫尺望。一杯付與〔二〇八〕羅浮春。〔公自註〕予家釀酒，名羅浮春。

試筆〔二〇九〕

〔詰案〕此題原作：自笑一首。合註謂七集本有作「試筆」者，鄭羽本亦云：一作「試筆」。今據詩意，自應以「試筆」爲正。

子石〔二一〇〕如琢玉，〔王註厚曰〕歐陽永叔〔硯譜〕：端石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遠烟真削鬣〔二一一〕。〔王註〕〔本草〕：松柏千年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又千年爲鬣，燒之作松氣，爲用與琥珀同，狀似玄玉而甚輕，出西戎。〔李註〕〔釋名〕云：鬣是衆柏之長，亦曰鬣，其色鬣黑，故名。人我病風手，〔公自註〕古語云：摩墨如病風手〔二一二〕。玄雲滄萋萋〔二一三〕。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既似蠟展阮，又如鍛柳嵇。〔王註〕〔晉書〕：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

蛻〔二四〕。〔王註〕《後漢·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六月，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騰起奮迅，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蛻者也。」〔合註〕《漢書·司馬相如傳》：宛宛黃龍。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棲。〔王註〕白樂天《松》詩：棟梁君莫採，留著伴幽棲。

無題

〔查註〕先生南遷時，年五十九，故此詩首句云：六秩行當啓。〔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六秩行當啓，〔馮註〕白樂天詩：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區中緣更疎。〔合註〕薛稷詩：睿覽出區中。不貪爲我寶，安步當君車。〔馮註〕《戰國策》：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故國多喬木，先人有敝廬。〔馮註〕《檀弓》：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誓將閑送老〔二五〕，不著一行書。〔合註〕何遜詩：欲寄一行書。

朝雲詩〔二六〕并引

世謂樂天有鸞〔二七〕駱馬放楊柳枝詞，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有詩云：春盡絮飛留不住〔二八〕，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因讀樂天集，戲作此

詩。朝雲姓王氏，錢唐人。嘗有子曰幹兒，末期而夭云。

不似〔二〕楊枝別樂天，〔誥案〕公道過都昌縣，有「東風吹老碧桃花」詩，今石刻猶存，此句似因前詩發也。餘詳總案中。〔案〕總案所錄「東風吹老碧桃花」詩，已錄入卷四十八。茲不錄。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三〕絡秀不同老，〔李註〕按阿奴句，似指幹兒之夭也。天女〔三〕維摩總解禪。〔王註〕《維摩經》：天女居維摩室，與舍利佛發明禪理。維摩曰：「此天女已能遊戲，菩薩之神通也。」經卷藥爐新活計，〔李註〕《白樂天集》有《閑居貧活計》詩。舞衫歌扇舊因緣。〔查註〕《容齋三筆》：唐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劉希夷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老杜《數陪章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舫戲爲艷曲》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王註〕白樂天《和劉夢得游春》詩：縹緲雲雨仙。〔查註〕《藝苑雌黃》云：東坡嘗令朝雲乞詞於少游。少游作《南歌子》贈之云：靄靄迷春態，溶溶媚曉光，不應容易下巫陽。《茗溪漁隱叢話》云：東坡《朝雲》詩，畧去洞房之氣味，翻爲道人家風，非若樂天所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但自詫其佳麗也。

寄虎兒〔三〕

〔李註〕按虎兒，猶子遠也。〔誥案〕虎兒乃黃師是壻，時與其婦從謫筠州。

獨倚桃榔樹，〔王註〕《廣志》：桃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突直，傍無條幹，枝可作杖，其顛生葉，不過數十。〔李註〕《廣志》：桃榔樹似柝欄。〔查註〕《南方草木狀》：桃榔似柝欄，實皮中有屑如麪，多者至數斛，木性如竹，紫黑色，有紋理。《北戶錄》：桃榔與椰子、檳榔小異，木如莎樹。閑挑葦撥根。〔王註〕《本草圖經》：葦撥生波斯國，今嶺南有之，多生

竹林內，正月發苗作叢，高三四尺。〔查註〕《南方草木狀》：蒟醬，萼芰也。生於番國者，大而紫，謂之萼芰。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多種蔓生。謀生看拙否，送老此蠻村。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三三〕

〔合註〕《一統志》：松風亭，在歸善縣東，四面有松三十餘株。〔誥案〕本集《松風亭記》：亭在上，與嘉祐寺相近。公時寓寺中，故屢至亭下也。山在縣西沿江一面，今亭址已不可考。《一統志》謂在縣東者，誤。

春風嶺上淮南村，〔查註〕張文潛《明道雜誌》：自新息縣東門渡淮後，遂入光州境，皆大山峻嶺，其著者，曰驢笑、門限、春風、鮑家，皆嶺名也。《方輿勝覽》：春風嶺，在麻城縣治東嶺上，多梅，故名。昔年梅花曾斷魂。〔公自註〕予昔赴黃州，春風嶺上見梅花，有兩絕句。明年正月，往岐亭道上〔二四〕，賦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豈

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蠻雨愁黃昏。〔王註次公曰〕惠州有蠻子，獠類也。長條半落荔支浦，〔李註〕《一統

志》：廣州府城東，有荔支洲，周回五十里，南海劉氏，嘗創昌華苑於其上。卧樹獨秀桃榔園。〔合註〕庾信詩：卧樹

擁槎來。豈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温。松風亭下荆棘裏，兩株玉蕊明朝暎。〔王註〕李太

白《鵬賦》：晞扶桑之朝暎。〔查註〕《雍錄》：玉蕊，名鄭花。唐昌觀玉蕊花，長安惟有一株，黃山谷名之曰山礬。先生詩借此

二字，以形容梅花之白耳。海南仙雲嬌墮砌，〔王註厚曰〕《詩話》：徐鍇《秋聲》詩：井梧紛墮砌，寒雁遠橫空。〔次公

曰〕杜牧詩：雲嬌惹粉囊。又云：嬌雲光占袖。月下縞衣來扣門。〔王註〕《詩·鄭風·出其東門》：縞衣綦巾。〔李註〕

按編衣以下，卽詠趙師雄事。【誥案】紀昀曰：天人姿澤，非此筆不稱此花。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獨飲勿歎息，幸有落月窺清樽。【誥案】紀昀曰：朱晦菴極惡東坡，獨此詩屢和不已，晉人所謂我見猶憐也。其說過當。晦菴不敢惡劉元城，敢極惡東坡乎？當時朝政是朝政，公議是公議，雖敬夫、晦菴、華父、西山諸人，有不能槩爲之左右袒者，但據一論一，善於用巧而已。紀說乃朱所謂《書傳》、《論語說》之一端，而非其全，亦未可盡誣之也，特表出之。

再用前韻〔三五〕

【誥案】紀昀曰：語亦奇麗，二詩皆極意煅煉之作。

羅浮山下梅花村，〔查註〕《名勝志》：飛來峯在羅浮山東南，有梅花村，隋趙師雄過此，見美人淡粧素服，遂與共飲醉，及醒，乃在梅花樹下。玉雪爲骨冰爲魂。〔王註〕《唐摭言》：僧栖白《弔劉得仁》詩：忍苦爲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紛紛初疑月挂樹，〔王註〕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涼月白紛紛。耿耿獨與參橫昏。〔李註〕杜子美《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詩：天橫醉後參。〔查註〕《容齋隨筆》云：柳子厚《龍城錄》所載趙師雄事，或以爲劉無言作。其語云：東方已白，月落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夜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承此譌也。惟坡云「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爲精當。〔合註〕何焯曰：《龍城錄》出於王性之，不可引以註蘇詩。記《北戶錄》註中已引之，乃真出唐人也。先生索居江海上，〔王註〕《禮記·檀弓上》：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王註援曰〕唐明皇天寶末，遣使採民間美女，納之宮中，號花鳥使。〔合註〕《唐書·呂向傳》：開元十年，召人翰林，時帝

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誥案】紀昀曰：忽作幻語，善於擺脫。此則曉嵐所見高於註家遠矣，餘詳下句註。綠衣倒挂扶桑暎。【公自註】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中物也。【三六】。【誥案】自註甚明，今嶺南有此倒挂子，其大也畧如拳。李註所引「桐花鳳」及李之儀「好集美人釵上」之說，皆混誤。且上句道所聞，下句道所見，詩但借作抑揚耳。強以花鳥使、倒挂子牽連爲一。今皆刪。再，此句以綠衣脫翠羽，下卽以麻姑脫美人，仍暗用趙師雄事作結。抱叢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王註】韓退之詩：洛陽窮秋厭窮獨，丁丁啄門疑啄木。【李註】《異物志》：啄木大如鵠，青黑色，人呼爲山啄木，穿木食蠹。左思詩：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麻姑過君急掃灑。【三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誥案】此句亦是「月落參橫」脫來，然落筆皆入化境，非復跡象之可尋矣。

新釀桂酒【三八】

【王註】先生有《桂酒頌》，其敘曰：《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有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翁方綱註】本集《與陸子厚牘》云：桂酒，乃仙方也。釀桂而成，盎然玉色，非人間物也。

搗香篩辣入瓶盆，【查註】《法華經》：求好藥草，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搗篩和合，與子令服。辣，同棘。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王註次公曰】淮南王門下八公，又有大山、小山之徒，當時作《招隱士》一篇云：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又云：攀桂枝兮聊淹留。【查註】小山、明月，暗用淮南叢桂及天竺月中桂子事，非泛設也。羅隱詩：會待與君開社甕，滿船載月鏡中行。【合註】《香書》：阮籍等傳論：劉、畢芳樽之友。酒材已遣門

生致，〔王註厚曰〕《周禮·天官·酒正篇》：以式法授酒材。菜把仍叨地主恩。〔王註〕杜子美《園官送菜》詩：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醕，〔合註〕王維詩：蒟醬露葵羹。沈約賦：堂流桂醕。風流可惜在蠻村。

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三九〕

〔查註〕《惠州志》：詹範，字器之，建安人。紹聖間知惠州，時兵荒之後，野多暴骨，範取而掩之，爲叢冢焉。〔合註〕先生《答徐得之書》云：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攜具來相就。已破誰能惜甑盆，頽然醉裏得全渾。欲求公瑾一困〔三〇〕米，〔王註〕《三國·吳·魯肅傳》：周瑜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誥案〕公屢託循守周文之代致米石，文之亦常以此爲饋。據此句，是時文之已來納交，故下句爲得米多釀之詞，蓋特以公瑾爲喻也，結句始答詹範。試滿莊生五石樽。三杯卯困忘家事，〔李註〕白樂天有《卯飲》詩。萬戶春濃感國恩。刺史不須要半道〔三一〕，籃輿未暇走山村。

花落復次前韻〔三二〕

〔誥案〕紀昀曰：亦自擺脫，不入蹊徑。

玉妃謫墮烟雨村，〔王註次公曰〕玉妃，指言太真妃也。〔誥案〕凡梅花詩，用玉奴、玉妃，皆不得坐實其人。如此句，太真並無謫墮烟雨村事，作者務求超脫，而註者務使之拖泥帶水，何也？其下用奔月事，自爲玉妃註解，而形容花落已

畢。凡此，皆不可以迹象求之也。先生作詩與招魂。人間草木非我對，奔月偶桂〔二二〕成幽昏。〔王註〕王充《論衡》：羿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之以奔月中。〔查註〕偶桂，謂與桂爲配也。闌香人戶尋短夢，青子綴枝留小園。披衣連夜喚客飲，雪膚滿地聊相溫。松明照坐愁不睡，井華〔二三〕人腹清而嗽。〔王註〕《本草》：井花水，令人好顏色，與諸水有異，井中平旦第一汲者。〔查註〕《詩人玉屑》云：東坡「嗽」字，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妙，第二首尤奇。先生來年〔二四〕六十化，道眼已人不二門〔二五〕。多情好事餘習氣〔二六〕，惜花未忍都無言〔二七〕。留連一物吾過矣，〔王註〕《北史·王晞傳》：盧思道謂晞曰：「昨被召已朱顏，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禮記·檀弓》：子夏曰：「吾過矣。」笑領百罰空罍樽。〔王註〕杜子美《樂遊園歌》詩：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

白水山佛迹巖〔二九〕

〔公自註〕羅浮之東麓也，在惠州東北二十里。〔李註〕顧微《廣州記》：南海增城縣白水山，有瀑布懸注百許丈，西有佛迹巖，其東湯泉出焉。〔查註〕《廣東舊志》：石鼓嶺在博羅縣北，又二十里，爲象山，其相連者爲白水山。傍有巨人迹，謂之佛迹巖。其西佛迹院。唐子西記云：巨人迹長三肘，量闊稱之，散印於巖石之上，深者二寸許。

何人守蓬萊，〔查註〕《太平寰宇記》：浮山本名蓬萊山，一峰在海中，與羅山合。夜半失左股〔三〇〕。〔王註〕次公曰：惠州浮山，據《地理志》云：自會稽來，今浮山上，猶有東方草木。又云：本一羅山，有山自蓬萊之峰浮來而合焉。《易·

明夷云：夷於左股。浮山若鵬蹲，〔王註厚曰〕陳文惠公《羅浮山圖讚序》：按本記，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二十七里，然羅山一也。浮山，即蓬萊之別島也，堯時洪水浮至，依羅而止〔二四〕，故有羅浮之號焉。忽展垂天羽。【詰案】紀昀曰：奇氣全涌，無一語不警拔。根株互連絡，崖嶠爭吞吐。神工自爐鞴，〔合註〕《玉篇》：鞴，結也。融液〔二四〕相綴補。【詰案】以上八句，開拓羅浮數百里境界，其意以爲山靈如是作用，將於此結成白水山也。猶之陣雨未至，而雲與雷動，滿天佈勢，皆題前之文。是爲第一節。至今餘隙罅，流出千斛乳。方其欲合時，天匠麾月斧。【詰案】紀昀曰：此一層，寫得更滿足，善於佈勢，工於設色。帝觴分餘瀝，〔王註〕《晉書·陸納傳》：謂桓温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查註〕劉峻《廣絕交論》：霑玉墜之餘瀝。山骨醉后土〔二四〕。峰巒尚開闔，澗谷猶呼舞。【詰案】以上八句，點明白水山，然不肯直敘，却又回繞上文而下，反覆勾勒，以見造化結此奇境不易。此乃白水山正面，是爲第二節。海風吹未凝，古佛來布武。〔王註〕《禮記·曲禮上》：堂下布武。【詰案】紀昀曰：人得天然，純於化境。查初白謂字字刻畫，句句變化，雲烟離合，不可端倪。當時汪罔氏，〔王註〕《家語》：孔子曰：「汪罔氏〔二四〕之君，守封嶠之山者，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氏。」〔次公曰〕汪罔氏，即防風氏也。投足不蓋拇。〔合註〕張華《鷦鷯賦》：投足而安易。疏：拇，足大指也。青蓮雖不見，千古落花雨。〔王註〕《楞嚴經》：即時天雨百寶蓮花，青黃赤白，間雜紛揉。雙溪匯九折，〔王註〕《禹貢》：東匯澤爲彭蠡。註：匯，回也。萬馬〔二四〕騰一鼓。奔雷濺玉雪，〔李註〕柳子厚《山水記》：泉大類鼓，雷鳴西奔。潭洞開水府。〔合註〕先生《答陳季常書》云：游白水佛迹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輾電散，未易名狀，大畧如項羽破章邯時也。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查註〕《唐子西語錄》：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

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虎著「渴」字，便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知蛟食其肉矣。【詰案】佛迹乃巖上之一物，不可與白水分馳，若亦作一節，其格即走，或突然增出，亦屬凡筆，故於上一節，用「神工」、「天匠」、「帝觴」、「后土」等字，作爲前導，於此引出佛迹，仍找足白水山也。此十二句爲第三節，其下「我來」、「戲侮」二句，乃末節之提筆，「飢蛟」、「渴虎」，是敘白水之住處，界限甚明，但以「戲侮」二字作過脈，打成一片也。如謂「潛鱗」、「我來」四句當連作一截，則前之格局皆亂，而後文亦脫，散漫不可收拾，讀者慎勿爲作者所欺。我來方醉後，濯足聊戲侮。【合註】韓退之《越裳操》：敢戲以侮。回風卷飛雹，掠面過強弩。【詰案】紀昀曰：上半如此奇恣，下半如何收束，非此兀傲之氣，撐拄不起。山靈莫惡劇，【合註】何焯曰：此亦以比黨人也。微命安足賭。【詰案】此二句，全篇歇氣，公凡長篇氣脈太緊者，皆寓此法，但其餘力又能管顧蛟虎，所以爲奇，若以「潛鱗」句至此句作一段論，即誤。此山吾欲老，慎勿厭求取。【合註】《左傳·僖公七年》：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溪流變春酒，與我相賓主。當連青竹竿，【合註】《寰宇記》：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尺圍，節長二丈，謂之龍鍾竹。《名勝志》：羅陽溪傍，產龍葱竹，一名龍公，徑七尺，圍節長一丈二尺。下灌黃精圃。【王註】杜子美《泉眼》詩：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查註】《抱朴子·仙藥篇》：黃精名兔竹，一名垂珠，服其華，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合註】末二句用杜子美《春水》詩「連筒灌小園」意。【詰案】以上十二句，自「我來」起，自敘游事，仍用白水作結，以完章法，是爲第四節。此乃本意，將佛迹搭人，隨路帶過，不作一節之確據。但此四節，特用意處處連絡，光芒四射，不露四節之痕，使人讀下，在處不可歇氣，必讀至終篇而止。此則白水之本狀，而詩亦如之也。其中段落，本是難看，詰自親至其地而後有得。

詠湯泉〔一四〕

〔公自註〕在白水山〔一四〕。〔查註〕唐子西〔湯泉記〕佛迹院中，湧出二泉，其東湯泉，其西雪如泉。二泉相去步武，而東泉熱甚，不堪觸指，以西泉解之，纔適沐浴，此物理之不可解者。〔合註〕〔斜川集〕有〔白水巖湯泉七言古詩〕。【詰案】湯泉爲沙礫所淤，今僅有數寸之水，寬約數抱，其雪如泉，久塞不可考矣。

積水〔一四〕焚大槐，〔王註〕〔莊子·雜篇〕：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蓄油災武庫。〔王註〕〔博物志〕：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驚然丞相井，〔王註〕〔異苑〕：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之即滅。其年，蜀井於魏。〔李註〕〔博物志〕：臨邛火井，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疑浣將軍布。〔合註〕〔三國·魏志註〕引〔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污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李註〕〔後漢·梁冀傳〕：帝曰：「此跋扈將軍也。」〔列子·湯問篇〕：周穆王大征西戎，獻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有火林山，山中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取其毛，績以爲布，名曰火浣布。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鬱攸火山烈〔一四〕，〔王註〕〔左傳·哀公三年〕：司鐸火，子服景伯命濟濡帷幕，鬱攸從之。〔山海經注〕：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李註〕〔魏書〕：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鬻沸湯泉注。〔王註〕〔詩·小雅·采菽〕：鬻沸檻泉。豈惟渴獸駭，坐使癡兒怖。安能長魚鼈，僅可燂狐兔〔一五〕。山中惟木客，〔合註〕〔吳越春秋〕：越王使木工千餘人入山伐木，作士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戶外時芒屨。

雖無傾城浴，幸免亡國污。〔王註次公曰〕驪山華清宮，有溫泉，卽貴妃沐浴之處。亡國，則言唐明皇也。

江 郊〔三五〕并引

惠州歸善縣治之北，〔查註〕元初郡縣志：歸善，漢博羅縣地，宋於此置歸善縣，梁屬梁化郡，隋開皇十年廢郡，以屬循州。數百步〔三五〕，抵江，少西有盤石〔三五〕小潭，可以垂釣，作《江郊》詩云〔三五〕。〔王註〕

白鶴故居圖：江郊亭臨江負山。

江郊葱曠，雲水蒨絢。碕岸斗人，〔王註次公曰〕碕，音奇，又音去倚切，曲岸也。〔合註〕左思《吳都賦》：碕岸爲之不枯。洄潭輪轉。〔王註李厚曰〕洄，溯流也。柳子厚《鉅鰲潭記》：流沫成輪。〔合註〕柳子厚詩：洄潭或動容。先生悅之，布席閒燕〔三五〕。初日下照，潛鱗俯見。意釣忘魚，樂此竿綫。〔王註〕《唐·張志和傳》：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韓退之詩：舉竿引線忽有得。優哉悠哉〔三五〕，玩物之變。〔查註〕《易·繫辭》：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詹守攜酒見過，用前韻作詩，聊復和之〔二七〕

箕踞狂歌老瓦盆，〔王註〕《莊子·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杜子美《少年行》云：莫笑田家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渾。〔王註次公曰〕羌渾，西方之戎，如《唐書》載「吐蕃、羌渾犯塞」，卽此也。燎毛燔肉，蓋其俗然也。〔李註〕杜子美《三絕句》詩：縱暴畧與羌渾同。註謂：吐谷渾，西羌種也。傳呼草市來攜客，〔合

註〕顧況詩：村邊草市橋。灑掃漁磯共置樽。〔合註〕韓退之詩：或採於蒲漁於磯。山下黃童爭看舞，〔合註〕韓退之《元和聖德》詩：黃童白叟。江干白骨已銜恩。〔公自註〕時詹方議葬暴骨。〔合註〕《古出處北門行》：白骨不覆。孤雲落日西南望，長羨歸鴉自識村。

卷三十八校勘記

〔一〕壺中九華詩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同。

〔二〕紀之 集甲、集丁、施乙作「記之」。七集續集作「識之」。

〔三〕清溪電轉失雲峰 七集續集作「我家岷蜀最高峯」；原校：一作「清溪電轉失雲峯」。《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一引袁文《甕牖閑評》：「蘇東坡《壺中九華詩》，板本首句云：我家岷蜀最高峯。然余家收得東坡親書此詩石本，首句乃云：清溪電轉失雲峯。此首句似（按，原作「以」，當作「似」）不若板本之奇，疑後來經改也。」紀校：「我家」句不貫下文。

〔四〕天池水落層層見 七集續集謂一作「石泉影落涓涓滴」。

〔五〕窗虛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七集續集作「窗明」。

〔六〕碧玲瓏 七集續集作「小玲瓏」；原校：「小」一作「碧」。

〔七〕過廬山下 集甲、集丁「下」後有「一首」二字。

〔八〕望湖亭 七集、外集題作「南康望湖亭」。七集原校：「一本云：過洞庭」。查註謂「過洞庭」訛。

- 〔九〕長湖 外集作「重湖」。
- 〔一〇〕蕭條萬象疏 七集原校：一本云「瀟湘景物疎」。類本「萬象」作「景物」。
- 〔一一〕秋風 類本、外集作「西風」。
- 〔一二〕暮靄 七集原校：「靄」一作「雨」。
- 〔一三〕山孤 七集作「孤山」，誤。
- 〔一四〕術已虛 類本作「業本虛」。外集作「業已虛」。七集原校：「術」一作「業」。
- 〔一五〕家萬里 查註：《清波雜誌》「家」作「千」。
- 〔一六〕江西一首 集丁、施乙無「一首」二字。
- 〔一七〕直欲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真欲」。
- 〔一八〕吸老龐 類本作「汲老龐」。
- 〔一九〕秧馬歌 集甲、集丁「歌」後有「一首」二字。
- 〔二〇〕曾君安止 類丙「止」下原註：「吉水人。」
- 〔二一〕出所作 施乙無「出」字。
- 〔二二〕淒淒 查註、合註：一作「萋萋」。
- 〔二三〕滑汰 集甲、集丁、施乙原註：「汰」，入聲。類甲原註：「汰」，音脫。類丙原註：「汰」，音撻。
- 〔二四〕却從 集甲、集丁、類丙「却」作「揭」。施乙作「揭來」。
- 〔二五〕蹶軼 施乙作「蹶跌」。

〔三六〕顛隄 集甲、集丁、施乙、類甲作「顛擠」。

〔三七〕牛 合註：一作「羊」。

〔三八〕浮舟 集甲、施乙作「扶舟」。集丁作「浮舟」。

〔三九〕以下四首皆虔州 傅鈞「皆虔州」三字於「以下四首」四字前。按，今所見之集丁本作「以下四首皆虔州」。參上卷「劉醜厮詩」條校記。

〔四〇〕昏城樹 類本作「昏晨樹」。何校：「昏晨樹」。

〔三一〕爲我廉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查註作「謂我廉」。

〔三二〕何以 集甲、集丁、施乙、類丙作「我以」。類甲、類乙作「乃以」。

〔三三〕耳何溜 施乙作「耳何緇」。紀校：「緇」、「溜」俱不妥。

〔三四〕鬚眉 類甲、類乙作「鬚眉」。

〔三五〕楚山 原作「楚水」。今從集甲、集丁、施乙、類本。

〔三六〕無姿 集甲、集丁、類丙作「無塵」。

〔三七〕麾手 合註作「揮手」。

〔三八〕鐘清 施乙作「鐘聲」。

〔三九〕四十七年矣 類本無「矣」字。

〔四〇〕石刻 集甲、施乙、類本作「刻石」。

〔四一〕疊壁 傅校、章校：集丁「壁」作「璧」。按，今所見集丁本缺葉。

〔四二〕淚橫斜 集甲、施乙作「涕橫斜」。

〔四三〕過大庾嶺 集甲「嶺」後有「一首」二字。傅校、章校：集丁無「一首」二字。按，今所見集丁本缺葉。

〔四四〕嶺上 施乙作「嶺外」。

〔四五〕受長生 集甲、施乙、類甲作「授長生」。

〔四六〕遂欲學陰長生 「學陰」原作「陰學」，合註亦作「陰學」，誤。今據查註校訂。

〔四七〕浮光 集甲、施乙作「浮空」。

〔四八〕再使 盧校：「再欲」。

〔四九〕月華寺 集甲、集丁「華」後有「一首」二字。

〔五〇〕採斲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採斲」，今從。原作「採斲」。

〔五一〕三火 七集作「二火」。

〔五二〕芟舍 施乙作「拔舍」。施註引《左傳》：「僖公十五年，晉大夫反首拔舍。」杜預注：「拔草舍止，壞形毀服。」

〔五三〕依榛菅 施乙作「友榛菅」。集丁「菅」作「管」，訛。

〔五四〕興廢 類本作「廢興」。

〔五五〕千鍬 類本作「千鍬」。

〔五六〕爛漫 集丁作「爛熳」。

〔五七〕南華寺 集甲「寺」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五八〕精鍊 集甲、施乙、類甲作「精鍊」。集丁作「精煉」。

〔五九〕錫端泉 類甲、類乙作「卓錫泉」。

〔六〇〕碧落洞 集甲「洞」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六一〕在英州下十五里 傅鈞「十五里」三字於「在英州下」四字前。今所見之集丁本作「在英州下十五里」。參卷三十七「劉醜廝詩」條校記。又，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六二〕果然 紀校：「果」字疑誤。

〔六三〕石門 合註：「門」一作「洞」。

〔六四〕幽龕 何校：「幽洞」。

〔六五〕泉流 集甲、集丁、施乙作「泉流」。

〔六六〕乳蓋 原作「乳滿」。今從集甲、集丁、施乙、類丙。何校：不入崖洞中，不知「蓋」字爲工。類甲、類乙作「乳節」。

〔六七〕白雲 集甲、集丁、施乙、類丙作「自雷」。類甲、類乙作「雷自」。

〔六八〕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云云 原註文文字有難通處。類丙註文較順暢，今從。

〔六九〕峽山寺 集甲、集丁「寺」後有「一首」二字。

〔七〇〕佳人 施乙作「幽人」。施註引《周易》：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七一〕王註吳越春秋……公卽挽林內之竹操其本而刺處女 「林內之竹」原作「竹林」。今據《藝文類

聚卷九十五引文改。

〔七三〕林深 七集作「林空」。

〔七三〕靈髻髻 類本作「埋髻髻」。

〔七四〕風物之美 集甲「美」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七五〕海雨 原作「梅雨」，今從集甲、集丁、施乙。施註引鄭熊《番禺雜編》：荔枝樹似嫩槐而枝葉繁鬱，嶺外東西旁海，皆產此果。

〔七六〕覓稚川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見稚川」。

〔七七〕廣州蒲澗寺 集甲「寺」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七八〕地產云云 施乙無此條自註。

〔七九〕昔日 集甲、集丁、施乙作「舊日」。

〔八〇〕山中 施乙作「寺中」。

〔八一〕信長老 類本無「信」字。集甲「老」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八二〕子美詩 集丁作「子美評」。

〔八三〕發廣州 集甲「州」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八四〕浙人 集丁「浙」字墨釘。

〔八五〕浴日亭 集甲「亭」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清同治三年重刊《廣東通志》卷二百九《金石略十》一，有此詩，註云：「行書，存。」詩後，有南宋嘉定間留筠跋，跋謂此詩「乃紹聖初元東坡先生謫惠州」。

過浴日亭所作也」。此詩石刻，乃留筠據真迹刻。

〔八六〕在南海廟前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八七〕暘谷 施乙作「湯谷」。

〔八八〕蒼涼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滄涼」。盧校：「蒼涼」。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卷四：「已覺滄涼蘇病骨。『滄』作『滄』者非。《列子·湯問》：日初出，滄滄涼涼。《周書·周祝解》（按，《周書》乃《逸周書》）：天地之間有滄熱。孔晁註：『滄』，寒。今諸本皆訛作『滄』（按，《四部叢刊》影印抱經堂本《逸周書》作『滄』）。惟《漢書·枚乘傳》：一人炊之，百人滄之。字乃從欠不誤。」按，《說文》：「滄，寒也，從欠，倉聲。」

〔八九〕鳥 合註：宋嘉定間石刻作「馬」。按，參「浴日亭」校記。

〔九〇〕游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 施乙無「一首」二字。

〔九一〕王註次公曰史記云天上白玉京云云 集成刪去此條，致「人間」句下合註「無『天上白玉京』句」無所指。今據類丙補。

〔九二〕山不甚高而夜見日甚可異也 據集甲、集丁、施乙、類本補。集甲、集丁「甚」作「此」。

〔九三〕久已 集甲、施乙、集丁作「蚤已」。

〔九四〕誰耕 集甲、集丁、施乙作「歸耕」。何校：「歸耕」。

〔九五〕唐永樂道士……道華獨得之 施乙此註文引《高道傳》，無「東坡云」字樣。「道華獨得之」，施註作「獨道華得之」。

〔九六〕唐僧契虛云云 施乙此註文引《宣室志》，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僧契虛道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爾絕三彭之仇乎？』不能對。真人曰：『慎不可留此。』契虛固問。同行棒子對曰：『彭者，三屍之姓，學仙者當先絕三屍，則神仙可得。』」

〔九七〕連空 類丙作「空連」。

〔九八〕山有鐵橋石柱人罕至者 施乙此註文，引郭之美《羅浮山記》，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羅、浮二山相接之間，有石跨之，可五十餘步，望之如橋梁。耆舊相傳，名曰鐵橋，兩際有石曰鐵柱，人罕到其處。有至者，當須天色清明，始得見之。」

〔九九〕獐 查註：別本作「吟」，訛。合註：七集本作「獐」，子由次韻詩亦作「獐」。按，集甲、集丁、施乙、類本均作「獐」或「獐」。

〔一〇〇〕羅浮山志……受青精飯之方云云三十九字 此段查註，原在「鬱儀」句下，集成係節錄。「飯」原脫，據查註補。

〔一〇一〕唐有夢書云云 施乙此註文，引《神仙傳》，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蔡少霞夢人託書《新宮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末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集甲、集丁、類本於「唐人夢書《新宮銘》者云」後，有「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轅轅」十九字（集丁「新宮」作「新官」，疑誤；「崇軒」作「崇車」）；於「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遣書碑」下，有「略曰公昔乘魚車今履瑞雲闕空仰塗綺輅輪囷」十八字。

〔一〇三〕子由一字同叔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二〇三〕十月二日初到惠州 集甲「州」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〇四〕豈知 施乙、類甲、類乙作「定知」。

〔二〇五〕寓居合江樓 集甲「樓」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〇六〕海山 查註、合註：「山」一作「上」。

〔二〇七〕葱曠 施乙作「葱臙」。

〔二〇八〕付與 類甲作「笑與」。

〔二〇九〕試筆 集甲、類本作「自笑一首」。集丁、施乙作「自笑」；施乙原校：一作「試筆」。七集續集重收

此詩，題作「試筆」。

〔二一〇〕子石 七集作「予石」。

〔二一一〕削鬣 施乙作「削髻」。施註引《漢·郊祀志》：隕石二，黑如髻。

〔二一二〕古語云摩墨如病風手 施乙「云」作「謂」。集甲、集丁、施乙、類本「摩」作「磨」。七集續集無此條

自註。查註「摩」作「磨」。

〔二一三〕萋萋 集甲、集丁、類本作「淒淒」。

〔二一四〕蛻 集甲、集丁作「覓」。

〔二一五〕閑送老 原作「閑散好」，今從外集。

〔二一六〕朝雲詩 施乙無「詩」字。

〔二一七〕鬻 原作「粥」。集甲、集丁、施乙作「鬻」，今從。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鬻」作「粥」者，俗

字也。

〔二一八〕 留不住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留不得」。

〔二一九〕 不似 施乙作「不學」。

〔二二〇〕 阿奴 施乙作「伯仁」。施註引《晉·列女周顓母李氏傳》：「字絡秀。顓父浚求爲妾，遂生顓及嵩、謨。後因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後果如其言。顓字伯仁，謨小字阿奴。」

〔二二一〕 天女 集丁「天」作「笑」。

〔二二二〕 寄虎兒 集甲「兒」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二三〕 梅花盛開 集甲「開」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二四〕 道上 集甲、集丁、施乙作「道中」。

〔二二五〕 再用前韻 集甲「韻」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二六〕 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中物也 類本爲程續註文，類丙缺「自東海來非塵埃中物也」十字。集甲、集丁、施乙、類甲、類乙「東海」作「海東」，「塵埃中」作「塵埃間」。「喙」原作「啄」，今從集甲、集丁、施乙。

〔二二七〕 掃灑 集甲、集丁作「灑掃」。

〔二二八〕 新釀桂酒 集甲「酒」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二九〕惠守詹君見和復次韻 集甲「韻」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三〇〕一困 類本作「一倉」。

〔三三一〕要半道 集甲、集丁、類丙作「邀半道」。

〔三三二〕花落復次前韻 集甲「韻」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類本無「前」字。

〔三三三〕偶桂 清施本作「偶挂」。合註：「桂」一作「挂」。施乙作「偶桂」。查註：別本作「挂」者訛。

〔三三四〕井華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井花」。

〔三三五〕來年 集甲、集丁、施乙、類甲作「年來」。

〔三三六〕不二門 集丁「二」作「三」。

〔三三七〕餘習氣 集甲、集丁、施乙作「真習氣」。

〔三三八〕都無言 集甲、集丁、施乙作「終無言」。

〔三三九〕白水山佛迹巖 集甲、集丁、類本「巖」後有「一首」二字。

〔三四〇〕左股 集丁「股」作「服」。

〔三四一〕依羅而止 「止」原作「至」，合註亦作「至」，誤。今據類丙註文校改。

〔三四二〕融液 施乙作「融冰」。

〔三四三〕后土 類本作「後土」。

〔三四四〕汪罔氏 「罔」原作「芒」，合註亦作「芒」，今據類丙註文校改。

〔三四五〕萬馬 集甲、集丁「馬」作「里」。

- 〔一四六〕詠湯泉 集甲「泉」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施乙作「白水山湯泉」。
- 〔一四七〕在白水山 施乙無此條自註。
- 〔一四八〕積水 七集作「積火」。
- 〔一四九〕火山烈 集甲、集丁、施乙作「火山裂」。
- 〔一五〇〕燭狐兔 七集作「尋狐兔」。
- 〔一五一〕江郊 集本「郊」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 〔一五二〕數百步 類本無「百」字。
- 〔一五三〕盤石 集甲、集丁、施乙作「磐石」。
- 〔一五四〕詩云 施乙無「云」字。
- 〔一五五〕閒燕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間燕」。參看卷四十五「閒燕」條校記。
- 〔一五六〕悠哉 施乙作「游哉」。
- 〔一五七〕和之 集本「之」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蘇軾詩集卷三十九

古今體詩八十二首

【誥案】起紹聖二年乙亥正月，在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至十二月作。

寄鄧道士并引〔一〕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查註〕鄧守安，字道立，時居羅浮山中。見本集〔與王敏仲尺牘〕中。山中有道者也。嘗於菴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紹聖二年正月二日〔二〕，予偶讀韋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來煮白石。〔王註〕〔抱朴子·內篇〕云：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遙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乃以酒一壺，依蘇州韻，作詩寄之〔三〕。

一杯羅浮春，〔王註次公曰〕羅浮春，先生所自造酒名也。以惠州有羅浮山，而得名云。遠餉采薇客。〔王註厚曰〕〔文選〕嵇叔夜〔幽憤〕詩：采薇山阿，散髮巖岫。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

夕。聊戲菴中人，空飛〔四〕本無迹。〔王註〕柳子厚詩：飛鳥無遺迹。

上元夜〔五〕

〔公自註〕惠州作〔六〕。

前年侍玉輦，〔王註〕韓駒曰：前年侍端門，癸酉年春也。去年中山府，甲戌年春也。今年江海上，乙亥年春也。〔查註〕《癸酉上元侍宴樓上》詩，見三十六卷。〔合註〕潘安仁《籍田賦》：天子乃御玉輦。端門萬枝燈。〔王註〕次公曰：端門，宣德門也。元夕，皇帝登端門，以宴羣臣。璧月挂罍思，珠星綴觚稜。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興。牙旗穿夜市，鐵馬響春冰。〔王註〕次公曰：中山府，定州也。牙旗，府帥之旗。鐵馬，是定州有之。〔李註〕《南部新書》云：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又先生《定州》詩云：鐵騎曉出冰河裂。二句，正指帥定武軍時事。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合註〕《芥隱筆記》：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爲海上詩。〔誥案〕原註作「海外詩」，誤，今改「海上」。但其說附會。如此類句，必欲搜尋藍本而後有作，此小兒語也。亦復舉膏火，松間〔七〕見層層。〔誥案〕紀昀曰：兩兩相形，不着一語，寄慨自深。散策桃榔林，林疎月鬢鬢。〔王註〕次公曰：桃榔木，廣南皆有之，其株徹頂，而後有葉鬢鬢覆下也。〔合註〕《嶺表錄異》：桃榔樹葉下，有鬢如羸馬尾。〔誥案〕其花實並在鬢中，凡一周而更發，則舊鬢落矣。使君置酒罷，簫鼓轉松陵。狂生來索酒〔八〕，〔公自註〕賈道人也。一舉輒數升。浩歌出門去，〔王註〕厚曰：李太白《南陵別兒童入京》詩：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我亦歸曹騰。〔合註〕韓偓詩：去帶曹騰醉，歸因困頓眠。〔誥案〕紀昀曰：委順之意，言外見之。

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才、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遊羅浮道院及棲禪精舍，過作詩，和其韻，寄邁、迨一首〔九〕

〔王註十朋曰〕棲禪寺，在惠州豐湖上。〔查註〕賴仙芝，虔州布衣，時從東坡游，見《詩話總龜》。王原，字子直，亦虔州人，號鶴田山人，見《年譜》中。〔誥案〕曇穎，乃羅浮寶積寺僧。何宗一，乃廣州何德順之弟兄行。德順之子苓之，從宗一爲道士。賴仙芝爲公言黃僕射事，有記。王原爲呂大防薦於朝，而未及用，後送子由回許，與公重遇虔州。已上並見本集。

斷橋隔勝踐〔一〇〕〔合註〕唐楊炯序：極人生之勝踐。脫屣欣小揭〔一一〕。〔王註次公曰〕揭，音去計反，言褰衣也。〔李註〕《詩註》：攝衣涉水曰揭。瘴花已繁紅，官柳猶疎細。斜川二三子，悼歎吾年逝。〔王註〕陶淵明《游斜川》詩序云：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淒涼羅浮館，風壁頽雨砌。黃冠常苦飢，〔合註〕韓退之詩：臣非黃冠師。迎客羞破袂。仙山在何許，歸鶴時墮毳。〔合註〕白樂天詩：鶴毳變玄髮。崎嶇拾松黃〔一二〕，〔王註〕《本草圖經》：松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作湯點之。欲救齒髮弊。坐令禪客笑，一夢等千歲。棲禪晚置酒，蠻果粲蕉荔。〔王註〕韓退之《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黃。齊廚釜無羹，野餉籃有蕙。嬉遊趁時節，俯仰了此世。猶當洗業障，更作臨水襪。〔王註〕應劭《風俗通》：《周禮》：春官：女巫掌歲時，以祓除釁浴。禊者，潔也。《尚書·堯典》：以股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於水上釁潔之也。

寄書陽羨兒，並語長頭弟。〔王註次公曰〕陽羨兒，言邁也，長頭弟，則言迨也。二子在常州也。迨之長頭，先生《前集》有詩，可見其實。門戶各努力，先期畢租稅。〔詰案〕紀昀曰：後四句，乍讀似不貫，細玩語意，乃言在此甚適，不必更以爲念，惟應專力支門戶辦租稅耳。

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主人林氏媪出應，白髮青裙，少寡，獨居三十年矣。感歎之餘，作詩記之。〔三〕

〔王註〕《白鶴故居圖》：嘉祐寺在歸善縣西。〔詰案〕縣西倚城皆山寺，與松風亭相近，今其址不可考矣。

縹蒂〔二〕細枝出絳房，〔王註厚曰〕杜牧之詩：醉折梨園縹蒂花。李商隱詩：晴暖感餘芳，紅苞雜絳房。〔次公曰〕綠色曰縹，淺黃色曰細，大赤色曰絳。王僧達詩：細葉未開萼。〔合註〕《說文》：縹，青白色；細，淺黃色；絳，大赤。《釋名》：縹，猶漂，漂，淺青色也。細，如桑葉初生之色也。絳，工也，染之難得色，以得色爲工也。張九齡《荔枝賦》：黛葉細枝。綠陰青子送春忙。涓涓泣露紫含笑，〔合註〕《家語》：涓涓不止。焰焰燒空紅佛桑。〔王註〕《晉安海物異名記》：佛桑，其花丹，重敷柔澤，葉如桑花，五六出，大如蜀葵。有蕊一條長如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燦，凝爲焰。朝生暮落。〔李註〕余皇日疏：佛桑出嶺南，枝葉類江南檳樹，花類中州芍藥，而輕柔過之。有深紅、深紫、淺紅數種，剪插於土卽活。〔查註〕《南方草木狀》：朱槿花，莖葉皆如桑葉，光而厚。樹高止四五尺。自二月開花，至仲冬。其花深紅色，

大如蜀葵，上綴金屑，日光所燦，疑若焰生。【誥案】佛桑，卽樅。白雲山景泰寺僧，嘗於山中見白花金邊淡紅心者一株，咤爲希有，乃移植韻山堂下。閱數年，開落既多，金紅日減，遂變爲白花矣。一日，僧至，見而訝之。誥曰：「并花不發卽槁，吾欲縱使還山，以全其天。」僧感歎不已，爲移歸故處，又數年復見之，則金紅如故矣。落日孤烟知客恨，【王註子仁曰】杜牧之詩：孤烟知客恨，遙起秦陵傍。短籬破屋爲誰香。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王註子仁曰】先生嘗書子美詩云：此詩雖不甚佳，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託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

龍尾〔二五〕石硯寄猶子遠

〔合註〕蘇籀《雙溪集》·雪堂硯賦引云：伯祖父東坡先生，琢紫金石爲硯，圭首箕製，置雪堂中，先生以遺先人，藏於家，亂後不知所在。或卽此硯，故賦中用「點黠」字，本先生詩也。【誥案】子由謫筠，惟遠一房從行，時遠在筠州。

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荷。文章工點黠〔二六〕，〔王註〕《晉書》：衛恒《四體書勢》：或黠點黠，狀似連珠，絕而不離。〔查註〕黠，音儼。《草書勢》：黠，相連也。忠義老研磨。偉節何須怒，寬饒要少和〔二七〕。〔王註〕《前漢書》：蓋寬饒自以行能清高，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寬饒，不納。竟被害。吾衰安用此〔二八〕，寄與小東坡。〔公自註〕遠爲人類予。【誥案】紀昀曰：竟不出硯字，古人詠物多如此。

惠州近城數小山〔一〕，類蜀道〔二〕。春，與進士許毅野步，會意處，飲之〔三〕且醉，作詩以記。適參寥專使欲歸，使持此以示西湖之上諸友，庶使知予未嘗一日忘湖山也。

〔合註〕《東坡題跋·書天慶觀壁》云：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夕陽飛絮亂平蕪，〔合註〕高適詩：春色亂平蕪。萬里春前一酒壺〔三〕。〔馮註〕《吳志·孫權傳註》：鄭泉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鐵化雙魚沉遠素，〔查註〕《南史·林邑國傳》：范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稚家奴。嘗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爲鐵。〔合註〕何焯亦云倒用范文事，然玩詩意，又用尺素書也。劍分二嶺隔中區。〔合註〕陸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花曾識面香仍好〔三〕，鳥不知名聲自呼。〔合註〕《能改齋漫錄》云：《北山經》：蔓聯之山，有鳥名曰交鳥，其名自呼。見《山海經》。何焯曰：二句，詩話作「花非識面常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夢想平生消未盡，〔馮註〕《世說》：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滿林烟月到西湖。

二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三〕

〔王註〕陳無己曰：子美有《槐葉冷淘》詩。〔李註〕杜子美《槐葉冷淘》詩：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

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嘗灑玉蛆。〔王註〕《水經注》：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采挹河流，醞成芳酎，懸

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杜子美《九日楊奉先會泉崔明府》詩：坐開桑落酒，來對菊花枝。〔李註〕

《霏雪錄》：河東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甚美。庾信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天。〔合註〕《唐書·百官志》：

良醞署〔三五〕，供醱醢、桑落之酒。玉蛆，即浮蛆之意。暫借垂蓮十分盞，〔王註〕白樂天詩：不似杜康神用速，十分一

盞即開眉。〔查註〕白樂天詩：酒鈎送盞推蓮子。一澆〔二六〕空腹五車書。青浮卵碗〔三七〕槐芽餅，〔王註〕子仁

曰〔槐芽餅，即敘所謂槐葉冷淘也，蓋取槐葉汁漉麪作餅，即鮮碧色也。紅點冰盤葷菜魚。〔王註〕《禮記·少儀》

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註云：聶之言腩也，先葷葉片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查註〕按，腩，直輒切。《廣

韻》：腩，細切肉也。醉飽高眠真事業，此生有味在二餘。〔王註〕《三國志》：董遇，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

云：「必當先讀百遍，其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

之餘，陰雨者晴之餘也。」

和陶歸園田居六首〔二八〕并引〔二九〕

〔施註〕東坡曾孫叔子，名峴。刻所藏真迹於泉南舶司，間與集本不同。所作類多晚歲，當是集

本有誤，今從石本。〔誥案〕峴，乃過之孫也。

三月四日，遊白水山佛迹巖，沐浴於湯泉，晞髮於懸瀑之下，浩歌而歸，肩輿却行。以與客言〔三〇〕，不覺至水北〔三一〕荔支浦上。晚日葱曨〔三二〕，竹陰蕭然，時荔子〔三三〕累累如茨實矣。

有父老年八十五〔三〕，指以告余曰〔三〕：「及是可食，公能攜酒〔三〕來遊乎？」意欣然許之。歸臥既覺，聞兒子過誦淵明《歸園田居》詩六首，乃悉次其韻〔三〕。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爲此，要當盡和其詩乃已耳〔三〕。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三〕。

其一

環州多白水，〔施註〕《文選》劉公幹《雜詩》：方塘含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施註〕《魏志》註引《邴原別傳》：嘗遊學，詣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學者師模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爲東家丘也。」原曰：「君爲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市爲不二價，農爲不爭田。〔施註〕《說苑》：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人文王之境，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人其國，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爭矣。」未見文王之身，讓其所爭，以爲閑田〔四〕。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施註〕《漢·劉向傳》：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宋·武二王傳·論》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烟。〔施註〕白樂天《題李山人詩》：廚無烟火室無妻。斗酒與隻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

其二

窮猿既投林，〔施註〕《晉·李充傳》：褚裒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疲

馬初解鞅。〔施註〕《文選》謝玄暉《京路夜發》詩：無由稅歸鞅。心空飽新得，境熟夢餘想。〔詰案〕紀昀曰：二句乃似昌黎。江鷗漸馴集〔四二〕，蜃叟已還往。南池綠錢生，〔施註〕杜子美《絕句漫興》詩：點溪荷葉疊青錢。北嶺紫筍長。提壺〔四三〕豈解飲，好語時見廣。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詰案〕紀昀曰：此種是東坡獨造。

其三

新浴覺身輕，新沐感髮稀。〔施註〕引白樂天《新沐浴感髮》詩。〔詰案〕見《楚辭·漁父吟》。風乎懸瀑下，却行詠而歸。仰觀〔四四〕江搖山，俯見月在衣。〔施註〕杜子美《泛溪》詩：衣上見新月。步從父老語，有約吾敢違。〔詰案〕紀昀曰：極平淺而有深味，神似陶公。

其四

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施註〕《史記·律書》：文帝時，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墟。〔施註〕杜子美《五盤》詩：流落隨丘墟。〔合註〕用「零落歸山丘」之意。〔詰案〕紀昀曰：質朴人古。平生不渡江，水北有幽居。手插荔支子，合抱三百株。莫言陳家紫，〔施註〕蔡君謨《荔支譜》云：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惟種荔支，尤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爲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牆入錢，得者自以爲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君謨所述閩中諸郡荔子，以陳家紫爲第一。〔查註〕蔡襄《荔支譜》：福州陳姓者，因治居第，平窠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之所致。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甘冷恐不如。君

來坐樹下，飽食攜其餘。〔施註〕《禮記·雜記下》：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歸舍遺兒子，懷抱不可虛。
有酒持飲我，不問錢有無。【誥案】此首代老人語，曉嵐眼下，不應漏過。

其五

坐倚朱藤杖，〔合註〕白樂天有《朱藤杖吟》。行歌《紫芝曲》。〔施註〕杜子美《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詩：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不逢商山翁，見此野老足。〔施註〕杜子美《絕句漫興》詩：野老牆低還是家。願同荔支社，長作雞黍局。教我同光塵，〔施註〕《後漢·張奐傳》：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月固不勝燭。〔公自註〕《莊子》云〔四〕：月固不勝火。郭象曰〔四〕：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予爲更之曰：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耶？月勝耶〔四六〕？〔合註〕《莊子·外物篇》原註作：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霜颯散氛祲，〔合註〕李太白《酬崔五郎中》詩：是時霜颯寒。《晉書·阮孚傳》：氛祲既澄。廓然似朝旭〔四七〕。

其六

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施註〕顏延年《靖節徵士誄》：淵明卒於潯陽縣柴桑里。長吟《飲酒》詩，〔施註〕淵明有《飲酒》詩二十首。頗獲一笑適。當時已放浪，朝坐夕不夕。〔施註〕《左傳·成公十二年》：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矧今長閑人，一劫展過隙。〔合註〕《隋書·經籍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誥案】此詩及原敘，乃

公惠州《和陶》諸作始於《園田居》也。王、施註本並以此六詩，系《飲酒》二十首之後，遺意猶存，其後不知何以亂也。江山互隱見，出沒爲我役。斜川追淵明，東臯友王績。〔施註〕《唐·王績傳》：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詩成竟何爲〔四八〕，六博本無益。〔施註〕《楚辭》宋玉《招魂》：篋蔽象棋，有六博些。註云：投六箸，行六棋，故謂之六博。【詰案】公之和陶，但以陶自託耳。至於其詩，極有區別。有作意倣之，與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適與陶相似者；有借韻爲詩，置陶不問者；有毫不經意，信口改一韻者。若《飲酒》、《山海經》、《擬古雜詩》，則篇幅太多，無此若干作意，勢必雜取詠古紀游諸事以足之，此雖和陶，而有與陶絕不相干者，蓋未嘗規規於學陶也。又有非和陶而意有得於陶者，如《遷居》、《所居》之類皆是。其《觀棋》一詩，則駕陶而上之，陶無此脫淨之文，亦不能一筆單行到底也。詰謂公《和陶》詩，實當一件事做，亦不當一件事做，須識此意，方許讀詩。每見詩話及前人所論，輒以此句似陶，彼句非陶，爲牢不可破之說，使陶自和其詩，亦不能逐句皆似原唱，何所見之鄙也。唐時以歐、虞、褚、薛爲佳者，正取其各有己意，如必毫髮似之，而後爲工，此卽雙鉤填廓，治木石者皆能爲之，而歐、虞、褚之所不屑也。書且如此，而況詩乎？子由作敘，以陶爲拙，公刪去之，蓋其意既以陶自託，又豈肯與之較事功論優劣哉。查註引韓駒、洪邁諸說，紛然辨陶《歸園田居》六首之是非，所見甚陋。公但用其韻，以紀游白水山事，又豈暇爲陶較得失哉，此尤非知公者也。今盡刪去之，而附論於後。

次韻正輔表兄江行見桃花〔四九〕

【詰案】查註改編與程正輔唱和諸詩，皆其臆見。今以其所編紛亂，而施註僅有目錄，原註皆缺，無從知兩家之得失，因盡棄其所編，考本集別爲排次，此其十詩之第一首也。餘詳案中，題下不再見。〔案〕總案有「之才江行，有《桃花源》之作，出以示公，爲和《江行見桃花》詩」條。總索引

本集與程正輔書云：別來三辱書，想已達韶。《桃花源》詩再蒙頒示，誦詠不能釋手。書後誥案云：此書正輔再作《桃花源》詩以寄，乃別後事。則其出初作以示公，因以索和，乃相見時事矣。查註改置於後，合註從誤。今重定爲第一首，改編，餘詳後（「詳後」各條標以「誥案」），分別列入各有關詩篇）。「查註」《齊東野語》云：老蘇與妻黨程氏，大不成，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怨隙不平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爲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爲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周旋甚至，坡唱和中，亦可槩見也。「合註」按，正輔乃公母舅程濟之子，公姊嫁之，此時提刑粵中。【誥案】此二註，原列《聞正輔表兄將至詩以迎之》一首題下，蓋查註以其詩爲第一首，而合註復從誤也。今既改列於後，應移註於前云。

曲士賦《懷沙》，草木傷莽莽。「王註」《史記》：屈平既絀，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有云：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

懷永哀兮，汨徂南土。德人無荆棘，坐失嶺嶠阻。我兄瑚璉姿，流落瘴江浦。淨眼見桃花，「王註」

《維摩經》：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紛紛墮紅雨。「王註」李賀《將進酒歌》：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蕭然

振衣袂，笑問散花女。我觀解語花，粉色如黃土。「王註」《長恨歌傳》：玄宗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

景從。上心油然，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杜子美《玉華宮》詩：美人

爲黃土，況乃粉黛假。【誥案】紀昀曰：語意灑然，不同禪偈。一言破千偈，況爾初不語。「王註次公曰」謂一言

尚可以破千偈，況如維摩之默乎。「合註」何焯曰：「不語」，用「桃李不言」及息夫人爲桃花夫人事。可憐一轉話（「吾」），

他日如何舉。「王註次公曰」禪家謂一段話爲一轉語。故復此微吟，「王註」《漢·中山靖王傳》：雍門子壹微吟，

孟嘗君爲之於邑。聊和鷗鴉櫓。〔合註〕蘇舜卿《聯句》詩：繁聲過沙頭，上下謳鴉櫓。【誥案】紀昀曰：清出和意，轉轉利便。江邊閑草木，閑客當爲主。爾來子美瘦，正坐作詩苦。袖手焚筆硯，〔王註〕陸雲《與兄機書》云：君苗能文，每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查註〕按君苗焚硯事，出《晉書·陸機傳》，而不著其姓。《困學紀聞》云：君苗姓崔。〔合註〕《陸雲集》別有《與兄平原書》云：前登城門，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此《困學紀聞》所本也。清篇真漫與〔五〕。〔查註〕杜子美《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詩：老去詩篇渾漫與。願兄〔五〕理北轅，〔王註〕《左傳·宣公十二年》：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六轡去如組。上林桃花開，水暖鴻北翥。〔合註〕曹子建《七啓》：翔爾鴻翥。【誥案】紀昀曰：結稍落應酬。考此詩乃作於釋憾之始，故有此意。但查註已顛倒亂編於後，而曉嵐能於亂編之中指出之，此是其眼力見到處也。

追錢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五〕

【誥案】本集與程正輔書云：「《桃花源》詩再蒙頒示，蒼字韻拙句，特蒙垂和，句句奇警。一字雖戲劇，亦人所不逮也。某十九日遷人行衙。」與正輔寄和蒼字及作一字韻，皆三月事，後有「三月十九日遷人行衙」句作證。是《和江行見桃花》一詩，《追錢蒼字韻》二詩，又《和一字韻》一詩，凡四篇皆當編於三月。（按，總案紹聖二年三月，有「十九日遷合江樓」條，引本集《遷居詩敘》。）孤臣南遊墮黃菅，〔王註次公曰〕孤臣，先生自謂也。字出《孟子》，而韓退之詩：孤臣昔放逐。〔合註〕黃菅即黃茅之意。君亦何事來牧蠻〔五〕。艤舟蠻戶龍岡窟，〔王註次公曰〕龍岡，惠州江之處所也。〔李註〕韓退之詩：衙時龍戶集。註：即今蠻戶也，謂採珠者。《一統志》：惠州有九龍岡，在長樂。置酒椰葉桃榔間。〔李註〕《吳都賦》：檳榔

無柯，椰葉無陰。《南方草木狀》：椰樹葉如栢欄，高五六丈，無枝條。高談已笑衰語陋，傑句尤覺清詩辱。博羅小縣僧舍古，《查註》《名勝志》：博羅縣有泊頭墟，距羅浮十五里，廣、惠二州舟楫及自陸路至者，皆於此登岸。有圓照堂。【語案】此指博羅香積寺，查註誤。我不忍去君忘還。君應回望秦與楚，《合註》秦當指之邵，楚當指之元。見前《送知泗州、楚州》詩註。夢涉漢水愁秦關。我亦坐念高安客，《王註次公曰》高安客，指言筠州。時子由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也。神遊黃蘗參洞山，《五》。【語案】公所謂黃蘗曰有全，即道全禪師。子由有《全禪師塔銘》。洞山曰有文，即克文禪師。子由有《洞山文長老語錄》及《洞山黃蘗二禪師相訪》詩，並載《樂城集》，乃子由筠州監酒時相與往還者也。王、查、合三註所引《傳燈錄》之希遷、良玠、希運，徒滋訟說。若欲爲之數祖，即又不止此三人也。今皆刪。何時曠蕩洗瑕謫，《五》。《王註次公曰》曠蕩，言赦恩也，史有云「曠蕩之澤」。與君歸駕相追攀。梨花寒食隔江路，《王註》《雲齋廣錄》：侯穆有詩名，因寒食郊行，見數少年共飲於梨花之下。穆長揖就坐，衆皆哂之。或曰能詩者飲，乃以梨花爲題。穆遂吟云：共飲梨花下，梨花插滿頭。清香來玉樹，白蟻泛金甌。妝靚青娥妒，光凝粉黛羞。年年寒食夜，吟遠不勝愁。兩山遙對雙烟鬢。歸耕不用一錢物，惟要兩脚飛屣顏。玉牀丹鏃記分我，《王註》《本草圖經》：丹砂，辰州者最勝，生深山石崖間。土人采之，穴地數十丈，始見苗，乃白石耳，謂之朱砂。辰砂生石上，若箭鏃，紫黯鐵而光明瑩徹者，真辰砂也。助我金鼎光爛斑，《王註》《大丹秘契圖》：《金鼎篇》云：金鼎者，上應天，下應地，中應人民。《查註》《雲笈七籤》造金鼎銘云：后土金鼎，生死長七，神室明三，圓五陰一，混沌徘徊，天地五里，陰陽兩頭，狀如雞子，形具莫差，黃白在裏。訣曰：金者太白之名，呼之爲鉛。

再用前韻《五》

樂天雙鬢〔五〕如霜菅，始知謝遣素與蠻。我兄綠髮蔚如故，已了夢幻齊人間。蛾眉勸酒聊爾耳，處仲太忍〔五〕茂弘屏。〔王註〕《晉書》：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王愷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二杯徑醉便歸臥，海上知復幾往還。連娟六么趁蹋鞠，〔王註次公曰〕「蹋鞠」字，出《衛青傳》，今之蹴鞠也。於六么言之，則舞有蹴鞠六么也。〔邦衡曰〕《琵琶錄》：唐崑崙彈新翻羽調綠腰。註：綠腰，卽錄要也。本自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乃以爲名，後又譌爲綠腰、六么也。杳眇三疊紫《陽關》。〔合註〕司馬相如《大人賦》：紅杳眇以眩滑兮。酒醒夢斷何所有，落花流水空青山。〔誥案〕紀昀曰：常情常語，寫來別有姿韻。忽驚鐃鼓發夜半〔六〕，明月不許幽人攀。〔王註〕李白《把酒問月》詩：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與人相隨。贈行無物惟一語，莫遣瘴霧侵雲鬢。羅浮道人一傾蓋，〔誥案〕羅浮道士，謂鄧守安也。時見程正輔於博羅，方議建惠州船橋事。欲繫白日留君顏。〔王註〕李白《惜餘春賦》：恨不得挂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白樂天詩：恨無長繩繫白日。應知我是香案吏，他年許綴蓬萊班。〔查註〕結韻前作「班」，此作「班」，義各不同，不應通用。〔誥案〕當日和韻詩，凡此類通用不論，亦有換一韻刪一韻者，今則絕無其事矣。查註乃以今律古也。

遊博羅香積寺〔六〕并引

〔王註〕《白鶴故居圖》：香積寺，在惠州南博羅縣西山下。〔查註〕《九域志》：廣南東路惠州，領縣四，博羅縣在州北四十五里。〔誥案〕公以送程正輔始至香積寺，使作水磨，其後復送正輔至寺，觀林抃所作碓磨，見之於詩，前後踪跡，確然可考。施註能以《游香積寺》詩系於《追餞》一詩之

後，尚不失送正輔之踪跡也。

寺去縣七里，三山犬牙，夾道皆美田，麥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碓磨。若築塘百步，闌而落之，可轉兩輪，舉四杵也。以屬縣令林抃，使督成之。〔王註江曰〕抃，字天和。

二年流落蛙魚鄉，〔王註〕《國語》：范蠡對王孫雄曰：「昔我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魚鼈之與處，而蛙黽之與同陸。」朝來喜見麥吐芒。東風搖波舞淨綠，初日泫露酣嬌黃。〔合註〕薛能詩：嬌黃

新嫩欲題詩。汪汪春泥已沒膝，剡剡秋穀初分秧。誰言萬里出無友，見此二美喜欲狂。〔查註〕

二美承上文，指麥禾也。三山屏擁僧舍小，一溪雷轉松陰涼。〔王註〕《白鶴故居圖》：三山者，大北山、象頭

山、白水山，皆在水南。一溪者，卽東江也，在山之北。要令水力供白磨，與相地脈增隄防〔六三〕。霏霏

落雪看收麪，隱隱疊鼓聞舂糠。散流一啜雲子白，〔王註續曰〕杜子美《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漢陂》詩：飯抄

雲子白，瓜嚼水精寒。〔次公曰〕《漢武帝外傳》：太上之藥，則有風實、雲子、金精、玉液。〔合註〕《文選》：枚乘《七發》：搏之

不解，一啜而散。炊裂十字瓊肌香。〔王註〕《晉書》：何曾性奢豪。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

不坼作十字，不食也。豈惟牢丸〔六四〕薦古味，〔誥案〕丸原本作九。〔公自註〕束皙《餅賦》云：饅頭〔六四〕薄持，起搜牢

丸。〔李註〕按束皙《餅賦》，有「饅頭薄壯起搜牢丸」之名，而先生詩用作牢九，又自註中薄壯作薄持，起搜作起搜。又《真

一酒歌》亦用起搜事，想別有所據。〔合註〕《歸田錄》：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搜、牢丸，皆莫曉爲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

夜，亦莫知何物也。陸錫熊曰：方以智《通雅》，段成式食品有籠上牢丸、湯中牢丸。徐文靖《管城碩記》：盧諶《祭法》曰：春

祠用饅頭、錫餅、髓餅、牢丸，夏秋冬亦如之。《祭法》及《餅賦》，皆有饅頭，又皆有牢丸，則牢丸非饅頭可知矣。大抵籠上

牢丸者，蒸米丸也；湯中牢丸者，煮米丸也。〔誥案〕牢有二義，《史記·平準書》：「牢盆」註：如淳曰，牢，廩食也，古人名廩

爲牢也。又《後漢·董卓傳》「搜牢」，牢，讀去聲。考撈字，亦有去聲。又，牢，漉也，卽讀平亦可通，猶言漉出者也，卽今之湯糲也。薄壯，言餅之薄者，壯，傷也，醫家以艾灸爲三壯、五壯，後乃譌作層累之通用而餅有疊砌者也。起溲，卽麵起也。《禮·內則》「糲餌粉醑」，已該米麥屑粉之食，醑，卽糝也。至公以牢丸作牢九，乃傳本之譌也。今已更正。要使真一流天漿〔六五〕。〔王註次公曰〕此言造真一酒法，用麥與米也。詩成捧腹便絕倒，書生說食真膏育。〔誥案〕紀昀曰：水磨是利民正事，縣令督成，頗爲鄭重，不得以游戲了之。後半語雖工而意則未協。其說誤甚，兩輪四杵，豈能利民，此乃爲寺僧作者，觀本詩詩敘甚明也。

戲和正輔一字韻〔六六〕

〔查註〕《蔡寬夫詩話》：聲韻之興，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王融《雙聲》詩云：園衡眩紅蔕，湖苻燁黃花。迴鶴橫淮翰，遠越合雲霞。以此求之，可見。按《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互護爲雙聲，礙礙爲疊韻。」云云。蓋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疊韻者，同音又同韻也。今所云一字韻，乃古之雙聲也。〔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人之，今改編於此。

故居劍閣隔錦官，〔馮註〕《劍閣記》：梁山之險，蜀所恃以爲外戶，大劍山與小劍山相屬。秦欲伐蜀，而道不通，乃造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將以遺蜀。蜀主負力而貪，令五丁開道，引入之。秦因架閣爲棧道，司馬錯由此伐蜀。《蜀志》：錦官城，萬里橋南，一名錦里。柑果薑蕨〔六七〕交荆菅〔六八〕。奇孤甘挂汲古綆，〔馮註〕韓退之詩：汲古

得修纒。僥覲〔六九〕敢揭鈎金竿〔七〇〕。〔合註〕句未詳，似用金雞竿事，言安希逢赦也。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蠱〔七一〕高巾冠。改更句格各審吃〔七二〕，〔馮註〕〔世說〕：頭賣秦子羽云：「此數子者，或審吃無官商。」〔管子〕：行年六十而老吃。〔史記〕：韓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姑固〔七三〕狡獪加間關。〔公自註〕王方平謂麻姑云：姑固少年，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并引〔七四〕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王註〕〔吳郡圖經續記〕云：定慧禪院，本萬歲子院，在長洲縣東，祥符中改今額。〔查註〕〔吳郡志〕：定慧寺，在萬壽院之西。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王註〕〔傳燈錄〕：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暗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有頌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查註〕〔天台國清寺碑記〕云：豐干禪師，垂迹國清寺。有一貧士，從寒巖來，曰寒山子，干稱爲寒山文殊。後，天台守訪之，與拾得道人巖穴，其穴自合。有詩頌散題山林間，寺僧集之成卷。語有璨〔七五〕、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李註〕三祖，僧璨鏡智禪師。五祖，弘忍大滿禪師。賈島初爲僧，名無本。可，卽僧可明也。舊云郊寒島瘦。吾甚嘉之，爲和八首。

其一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王註次公曰〕高祖破項羽。〔左傳〕隱公十二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卒長滕侯。鈎簾歸乳燕，〔王註李厚曰〕杜子美〔題桃樹〕詩：簾戶最宜通乳燕。〔合註〕杜子美〔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詩：鈎

簾宿驚起。穴紙出癡蠅。〔王註〕《傳燈錄》：古靈神讚禪師，其師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出得。」〔次公曰〕古靈見窗上蠅，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癡。百年鑽故紙，未見出頭時。」韓退之詩：癡如遇寒蠅。爲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真可笑，〔王註〕林子仁曰：「李太白書云：白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我是小乘僧。」〔合註〕《魏書·釋老志》：初階聖者，有三種人，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爲名。此三人惡迹已盡，但修心盪累，濟物進德。初根人爲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爲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爲大乘。

其二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王註次公曰〕此兩句羅浮山事，而以禪語言之，山有鐵橋石樓，故云「本無柱」也。又有二石樓，而延祥寺在南樓之下，相傳石樓有門可往，故云「豈有門」也。舞空五色羽，〔王註〕李厚曰：「先生在儋州，有五色雀」詩云：粲粲五色羽。是也。〔李註〕《一統志》：五色雀，出羅浮山，有貴人至，則先翔集。吠雲千歲根。〔王註〕程續曰：「千歲根，言枸杞也。枸杞千歲，其根如犬之狀。白樂天詩云：不知靈藥根成狗，怪得時聞吠夜聲。」〔李註〕《續神仙傳》：朱孺子，一日忽見二花犬，相趨人枸杞叢下，因異之，尋掘得二枸杞，根形狀如犬。〔合註〕杜子美《滕王亭子》詩：仙家犬吠白雲間。松花釀仙酒，〔王註〕《原化記》：有老人雪中訪崔豈真，獻松花酒。老人云：「花澀無味。」乃取一丸藥投之，味頓別。〔合註〕岑參詩：五粒松花酒，雙溪道士家。木客饋山飧。〔王註次公曰〕木客，廣南有之，多居水中，野人之類也。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王註次公曰〕「亦云」字，祖出《晉語》叔向曰：「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云。」

其三

羅浮高萬仞，下看〔七六〕扶桑卑。默坐朱明洞，〔王註〕《白鶴故居圖》云：朱明洞在麻姑峰之北。玉池自生肥。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記吾誰。

其四

幽人白骨〔七七〕觀，〔王註次公曰〕《楞嚴經》：優婆尼沙陀悟白骨微塵，歸於空虛，謂之白骨觀也。大士甘露滅。〔王註〕《維摩經》：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查註〕什公註《維摩經》云：梵本寂滅，甘露卽實相也。肇公曰：大覺之道，寂滅無相，至味和神，喻若甘露。根塵各清淨，〔王註〕《楞嚴經》：若復一切世間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李註〕《楞嚴經》：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心境〔七八〕兩奇絕。真源未純熟〔七九〕，〔查註〕《維摩經》：久於佛道，心已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中夜時掣〔八〇〕。 〔王註次公曰〕「已放鷹」之義。蓋鷹養而未放，則猶未知掣。已曾放之，每夜在鞵，輒有往意矣。繼所以係鷹。張華《鷦鷯賦》云：蒼鷹鷺而受繼。〔合註〕杜子美《去矣行》詩：君不見鞵上鷹，一飽卽飛掣。

其五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八一〕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全。〔王註次公曰〕凡萬物在前，我皆見之矣，則莫不備於我，可以安坐而全受之也。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起相殺〔八二〕，〔查註〕《莊子》：在宥篇：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背乎桎梏之間。又《天運篇》：天下大駭，儒墨皆起。予初本無言。

其六

閑居蓄百毒，〔王註次公曰〕百毒，百藥也。藥謂之毒，出《周禮》。〔李註〕《周禮·春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註：毒藥，五毒也。疏：藥之辛苦者。又，韓退之詩：醫師加百毒。救彼跛與盲。依山作陶穴，〔王註次公曰〕陶穴，以磚砌穴也。《詩·大雅·緜》云：陶復陶穴。〔合註〕鄭箋：陶其壤而穴之。疏：土室耳。原註則以近代築墳解之，故云。掩此暴骨橫。〔王註〕《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三軍暴骨。〔李註〕《左傳》載：宣公十二年，楚子曰：「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區區效一溉，豈能濟含生。力惡不已出，〔王註〕《禮記·禮運》：大道之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時哉非汝〔三〕爭。〔王註〕《尚書·泰誓上》：時哉弗可失。

其七

少壯欲及物〔八〕，老閑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瘴霧侵。可憐鄧道士，〔王註次公曰〕鄧道士，名守安。嘗造橋，見後《兩橋》詩敘。攝衣問呻吟。覆舟却私渡〔八〕，斷橋費千金。〔註案〕鄧守安見程正輔於博羅，始議建船橋事，今改定此八詩於正輔既去之後，乃因卓契順去在正輔之後也。及復讀此詩，乃知尚有鄧守安事可據，因取原本檢對，則施註原編本在正輔去後，並未誤，查註置於正輔未到之前，反誤矣。

其八

淨名毗耶中，〔王註〕《維摩經》僧肇註云：維摩詰，秦言淨名也。妙喜恒沙〔八五〕外。初無來往〔八六〕相，二土〔八七〕同一在。〔王註〕《維摩經》：佛言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次公曰〕「土」字當從佛書言國土之土，音徒故切。〔查註〕《維摩經》：維摩詰現神通力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摩憑，〔合註〕《燕翼貽謀錄》：先是選人不給印紙，遇任滿，給公憑，到選以考功過。往往於已給之後，時有更易，不足取信。太平興國二年，詔曰：今後州府錄曹，縣令簿尉，吏部南曹並給印紙歷子外，給公憑者罷之。一到東坡界。

贈王子直秀才〔八八〕

〔查註〕王子直，即王原也。〔誥案〕呂大防嘗薦王原於朝，據此詩，似已放歸矣。

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游。五車書已留兒讀，二頃田應爲鶴謀。〔王註次公曰〕爲鶴

謀，緣子直住鶴田山也。先生舊有本註云爾。〔合註〕《墨莊漫錄》：《松陵唱和》皮日休詩註，吳都有鶴料案。水底笙歌

蛙兩部，山中奴婢〔八九〕橘千頭。〔查註〕按《茗溪漁隱叢話》：《石林詩話》云：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

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隸橘千頭」，雖以笙歌易鼓吹，不碍其意同。至「已遣亂蛙成兩部」，則不知謂何物，亦是歇後語，蓋用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也。幅巾我欲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

江漲用過韻〔九〇〕

草木生故墟，牛羊滿空瀆。春江圍草市，夜浪浮竹屋。〔王註〕唐房千里《竹室記》云：予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椽桷，破者爲雷，削者爲障。已連漲海白，〔王註〕《南史》：浮南東界，卽大漲海。尚帶霍山綠。〔王註次公曰〕霍山，惠州江所出也。〔李註〕《一統志》：霍山在龍川縣，有三百六十峰，按東江過龍川人惠州界，故云。〔查註〕《廣東舊志》：霍山在龍川縣北一百里。《舊經》云，高七千餘丈，周迴三百六十里，峰有三百六十，可居者七十二。《遊名山記》云：秦時有霍龍者，龍川人，避亂隱此，遇真人授以金液還生丹，功成仙去。後人因以霍名山。曹松詩：七千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蘿入九天。卽指此也。坎離更休王，〔李註〕《周易·說卦》：坎爲水，離爲火。《漢書音義》：五行有王相死囚休廢，卽五行相勝之意也。魚鼈橫陵陸。得非崑崙囚，欲報陸渾魴。〔王註次公曰〕陸渾，縣名。皇甫湜爲令，有《山火》詩，韓退之和之。其詩盛陳山火之熾勢，以爲火官用事，而水官告之於帝。帝謂之曰：「此蓋時行使然，汝於申酉之月，然後可聘。」乃溺火官之邑，已而囚火官於崑崙，以報怨也。魴，敗也。〔李註〕韓退之《陸渾山火》詩：女丁婦壬傳世婚，一朝結讐奈後昆。又：月及申酉利復怨，助女五龍從九鯤，溺厥邑囚之崑崙。按此，正申上句坎離休王之意。〔合註〕《鮞》，俗作魴。《廣韻》：挫也。曹子建《求自試表》：師徒小鮞。行看北風競，〔王註〕《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來救南國蹙。〔王註〕《左傳·成公十六年》：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長驅連山燒，一掃含沙毒。〔王註厚曰〕《山海經》：大荒南有域，處水中，含沙射人，影中則成瘡。〔合註〕《山海經》云：有域山，域民之國，射域是食。註云：域，短狐也，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孤吟愍造化，何時停倚伏。〔王註〕《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當憐水旱眚，〔九二〕，不作〔九三〕舟車蓄。〔王註〕《史記》：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江流倘席卷，社酒期茅縮。〔王註次公曰〕古者以茅縮酒，如《左傳·僖公四年》：「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

連雨江漲二首〔九〕

其一

越井岡頭雲出山。〔查註〕《南越志》：天井岡下，有越王井，深百餘尺，云是趙佗所鑿。《太平寰宇記》：天井岡，在海縣北四里。吳棗《南海古迹記》：越井岡有趙佗井，一曰鮑姑井。鮑姑者，稚川之妻，善灸贅疣。唐崔偉遇姑，得越井岡茶。南漢劉襲時，改名爲玉龍泉，禁民間不得私汲。牂牁江上水如天。〔王註〕柳子厚詩：林邑東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湯。〔李註〕《後漢·西南夷傳》：楚遣將莊豪伐夜郎，軍至且蘭，檣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檣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爲牂牁。註：繫船杙也，亦作牂牁。〔查註〕《名勝志》：西江，在廣州城西北五十里，源自牂牁，合灘江，過肇慶，亦曰桂水，與滇水匯入於海，亦三江之一也。牀牀避漏幽人屋，〔王註〕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牀牀屋漏無乾處。浦浦移家〔四〕蜑子船。〔王註〕鄭谷《淮上漁者》詩：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李註〕《類書》：蜑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辨水色，知龍居，又曰龍人。〔查註〕《北史·蠻獠傳》：南方曰蠻，其流曰蜑，曰獠，曰玁。《太平寰宇記》：蜑戶生在江海，居於舟船，隨潮往來，捕魚爲業。陳師道《談叢》：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獠人。舟居，謂之蜑人。〔合註〕鄭露《赤雅》：蜑人浮家泛宅，能知龍所在，自稱龍神，籍稱龍戶。龍卷魚蝦〔五〕井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王註〕韓退之《宿曾江口》詩：犬雞俱上屋，不復走與飛。只應樓下平階水，長記先生過嶺年。

其二

急雨〔九六〕蕭蕭作晚涼，臥聞榕葉響長廊。〔王註〕柳子厚詩：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李註〕南方草木狀：榕樹，南海桂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枝條最繁，其蔭十畝。微明燈火耿殘夢，半濕簾櫳〔九七〕浥舊香。〔合註〕謝惠連詩：升月照簾櫳。高浪〔九八〕隱牀〔九九〕吹甕盎，〔王註次公曰〕隱牀，義同股牀也。杜子美大雲寺贊公房詩：鐘殘猶股牀。凡聲徹於牀榻者，皆是已。暗風驚樹擺琳琅。先生不出晴無用，留與〔一〇〇〕空塔滴夜長。〔王註〕何遜詩：曉燈闌離室，夜雨滴空塔。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一〇一〕

〔查註〕荔支譜：六七月時，色變綠。又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閩中近亦有之。東坡所云四月十一日，是特廣南火山者耳。太平寰宇記：火山直對梧州城，山上有荔支，四月先熟。以其地熱，故曰火山。核大而味酸。

南村諸楊北村盧，〔公自註〕謂楊梅、盧橘也。〔王註〕臨海異物志：楊梅，其子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又廣州記：盧橘皮厚，氣色大如柑，酸多，至夏熟，士人呼爲壺橘〔一〇二〕。〔合註〕能改齋漫錄：梁蕭惠開云：南方之珍惟荔支，楊梅、盧橘自可投諸瀋瀾。故坡詩云云。白華〔一〇三〕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烟雨裏，特與荔子〔一〇四〕爲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王註〕蔡君謨七月二十日食荔支詩：絳衣仙子過中元，別葉空枝去不還。紅紗中單白玉膚。〔王註次公曰〕中單，今之汗衫也。唐輿服志：凡祀天地之服，皆白紗中單。〔李註〕古今注：中單，襯衣也。漢高祖始改名汗衫。〔查註〕漢書·江充傳：衣紗縠禪衣。師古註：禪衣，今之朝服中禪也。演繁露：禪之

字，或爲單。古之法服、朝服，其內必有中單，正如今人背子。《事物紀原》謂：漢高與項羽戰，汗透中單，遂有汗衫之名。非也。〔合註〕白樂天《荔枝圖序》：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不知天公〔二〇五〕有意無，遣此〔二〇六〕尤物生海隅。〔王註〕《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雲山得伴松檜老，〔查註〕《梁溪漫志》：東坡《荔支》詩云：「雲山得伴松檜老」，常疑此句似泛，後見習閩廣者云，福州至於海南，凡幸上木，松檜之外，雜植荔支，取其枝葉陰覆，所以有此語。霜雪白自困檀梨〔二〇七〕麤。〔李註〕《禮記·內則》：檀梨曰鑽之。先生洗盞酌桂醕，冰盤薦此蘋虬珠。〔王註次公曰〕蘋虬，赤龍也。韓退之《柿》詩：然雲燒樹火實駢，金烏下啄蘋虬卵。似開〔二〇八〕江鯤〔二〇九〕斫玉柱〔二一〇〕，〔李註〕《臨海異物志》：玉珧柱，美如珧玉。《晉安海物異名記》：肉柱膚寸，美如珧玉，卽江瑤也。一云，江瑤卽海月。〔查註〕郭璞《江賦》：玉珧海月，土肉石華。《江鄰幾雜志》：四明海物，江鯤柱第一。介甫云，鯤字當作珧，如蛤蜊之類，韓文公所謂馬甲柱也。《能改齋漫錄》：紹聖三年，始詔福唐與明州歲貢車螯肉柱五十斤，俗謂之紅蜜丁，卽東坡所傳江鯤柱是也。更洗河豚烹腹腴。〔公自註〕予嘗謂〔二一二〕荔支，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鯤柱、河豚魚近之耳。〔王註子仁曰〕腹腴，魚腹下肥肉也。《禮記·少儀》云：冬右腴，夏右鰭。疏云：謂魚腹，冬時陽氣下在魚腹，故右腴。黃魯直謂魚腹下肥處。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蓋古風也。杜子美《設餽歌》：遍勸腹腴愧年少。〔李註〕《藝苑雌黃》：河豚，水族之奇味。《本草》：吳越人，春月甚珍貴之，尤重其腹腴，呼爲西施乳。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尊罍。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合註〕左太冲詩：夢想騁良圖。

桃榔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范淳父九疑也〔二一三〕

〔查註〕本集與張文潛尺牘云：屏居荒服，無一物爲信，有桃榔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知以此爲杖也。《宋史·黃庭堅傳》：哲宗立，召爲《神宗實錄》檢討官。紹聖初，章惇、蔡卞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山谷年譜》：章惇、蔡卞論《實錄》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黃庭堅書鐵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宋史·范祖禹傳》：元祐中，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言者論摭，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徙賓、化而卒。〔合註〕《山谷年譜》：紹聖二年正月，范公安置永州，趙公澧州，山谷黔州。蓋十二月降旨，次年正月聞命，故與本紀不同，而趙公者，卽趙彥若也。《太平寰宇記》：黔州黔中郡，今理彭水縣。〔誥案〕九疑在道州，而永州接壤，故云九疑也。

睡起風清〔二〕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杖桃榔瘦，林下尋苗蕖撥香。獨步尙逢勾漏令，遠來莫恨曲江張。〔王註次公曰〕《唐書》：張九齡，韶州曲江人。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故八司馬之竄，皆在醜地。劉禹錫有詩追恨之，今詩戒以無如劉禹錫也。〔李註〕《唐書·劉禹錫傳》：作《問大鈞》、《謫九年》等賦。又敘：「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王註次公曰〕《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有天下大名，孫策欲誅之。孔文學《與曹公書》，意欲曹公致書救之，書未至，而已誅矣。初，憲爲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曰：「魯國孔融。」憲異之，乃載歸，結爲兄弟。其二云：魯國男子，使《楊彪傳》：融謂曹操曰：「孔融，魯國男子也。」

眞一酒〔二四〕并引

〔查註〕本集寄建安徐得之眞一酒法云：嶺南不禁酒，近得一釀法，用白麪、糯米、清水三物釀成玉色，絕似王駙馬碧玉香。白麪乃上等麪，如常法起酵，作蒸餅，蒸熟後，以竹篾穿挂風中，兩月後用。每料不過五斗，每米一斗，炊熟，急水淘過，控乾，擣細白麪末三兩，拌勻入甕，使有力者以手拍實。按中爲井子，上廣下銳，於三兩末中，預留少許糝蓋醅面，候漿水滿其中，以刀割破，更炊新飯投之。每斗投三升，令人井子中，以醅蓋合，每斗入熱水兩碗，更三五日，可得好酒六升。日數隨天氣冷暖，自以意候之。若天大熱，減去麪半兩。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眞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公自註〕眞一色味，頗類予在黃州日所醞蜜酒也。〔合註〕先生蜜酒

歌：南園采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故此云又也。稻垂麥仰陰陽足，〔查註〕唐竇苹酒譜引春秋說題辭曰：爲酒，據陰乃動。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麪而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乃成。王魯齋造化論：麥受六陽之全，故就實而昂；稻分陰陽之半，則未實而俯。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人髓散無聲。人間〔二五〕眞一東坡老，與作〔二六〕青州從事名〔二七〕。

次韻程正輔遊碧落洞〔二八〕

〔誥案〕本集與程正輔云：比日履茲炎燠，暑雨不常，蒸燒可厭。曲江想少清爽否？……因柯推

官行，上問不宜。」此書作於〔紹聖二年〕六月。本集與程正輔云：「違別忽復數月，示諭碧落洞詩，却未寄貺，必封書時忘之也，竊望寄示。老弟却曾有一詩，今錄呈也。」又書云：「近指使柯推及郡中兵士，三次奉狀，一一達否？新什此篇尤有功，咄咄逼鮑謝矣。不覺起予，故和一詩，以致欽歎之意。」此二書，緊接指使藍生推官柯常賚書赴韶之後，信六月書也。公和正輔碧落洞詩，有「詩成輒寄我，絕妙陶謝并」句，與書中意合，信六月詩也。查註編四月十一日詩前，合註從誤，今定爲第五首，改編於此。

空山不難到，絕境未易名。〔王註〕白樂天《水齋》詩：絕境應難別，同心豈易求。何時謫仙人，來作鈞天聲。胸中幾雲夢，餘地多恢宏〔二九〕。〔合註〕《莊子·養生主篇》：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薛道衡《弔延法師書》：志度恢宏。長庚與北斗，錯落綴冠纓。〔王註〕曹子建《與陳琳書》云：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黃公獻紫芝，〔王註〕崔琦《四皓頌》：昔商山四皓者，蓋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闇昧，道滅德消，坑黜儒術，《詩》、《書》是焚。於是四公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按《本草》：紫芝，味甘溫保神，益精氣，久服輕身不老。赤松饋青精。〔王註〕《真誥》載：霍山有學道者鄧伯原，受服青精石飯之法。溪山久寂寞，請續《離騷經》。抱枝寒蜩〔三〇〕咽，〔合註〕李義山詩：吸風蟬抱枝。繞耳飛蚊清。謫仙撫掌笑，笑此羽皇銘。〔查註〕唐周夔，字羽皇。曾游碧落洞，作《到難篇》，公詩正用此事。〔翁方綱註〕英德縣西南十五里巖前村，羣岫環互，長溪縈紆，窮阿盡源，呀然成洞。唐元和六年，周夔羽皇撰《到難篇》，所謂「碧瀾之下，寸寸秋色」者也。按，建安李華，寶慶二年丁亥上元游碧落洞，而其詩有「十載南游繞一到，不妨重補《到難篇》」之句，是則羽皇之銘，南宋時已泐矣。我頃嘗獨遊，

自適孤雲情。君今又繼往，霧雨愁青冥。感君兄弟意，尋羊問初平。玉牀分箭鏃，不忍獨長生。詩成輒寄我，妙絕陶、謝并。〔王註〕杜子美《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詩：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孤鴻方避弋，老驥猶在坳。〔王註次公曰〕在坳，以言其閑散也。《詩·魯頌·駟》：駟駟牡馬，在坳之野。鳥獸如可羣，永寄槁木形。何山不堪隱，飲水自修齡。〔王註〕白樂天詩：我心既無苦，飲水亦可肥。〔合註〕阮籍詩：修齡適余願。

荔支歎〔三〕

【誥案】紀昀曰：貌不襲杜，而神似之，出沒開闔，純是杜法。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三〕兵火催。〔查註〕《史記》：田橫至尸鄉廐置。註云：謂置馬以傳驛也。《風俗通》：漢改郵爲置，唐時十里爲雙堠，五里爲隻堠。顛阮〔三〕仆谷〔三〕相枕藉，〔合註〕《漢書·酷吏傳》：尹賞守長安，修治獄，爲虎穴，百人爲輩，皆相枕藉死。知是荔支龍眼來。〔李註〕《交州記》：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支而小。《廣州記》：荔支大如桂樹，實如雞子，甘而多汁。飛車跨山鵲橫海，〔王註〕韓退之詩：誰能駕飛車，相從觀海外。〔龜父曰〕鵲橫海，言船也。《兵書》：海鵲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旂之狀。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王註次公曰〕上四句，以言漢和帝時，交州貢荔支。下四句，以言唐明皇時，涪州貢荔支也。【誥案】紀昀曰：精神飛舞。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王註次公曰〕以言林甫爲相，專事諂諛，無一言救其弊也。〔合註〕《唐書·李林甫傳》：以楊國忠爲御史大夫，林甫薄國忠材庸，無所畏，又以貴

妃故，善之。《國語》：重耳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無人舉觴酌伯游。〔公自註〕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羅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字伯游，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二三五〕。唐天寶中，蓋取〔二二六〕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進入。〔李註〕謝承《後漢書》：唐羌上書云：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合註〕《猗覺寮雜記》：荔支，唐天寶取之涪，元和中取之荆南。見元微之《論海味表》。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爲瘡痍。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爲上瑞〔二二七〕。〔誥案〕此二句，王本所有，他本亦有無者，紀曉嵐以爲誤增，非是。題既曰歎，自應落到此二句，且轉韻歇處，非《魏國圖》前半用一韻可比。若瘡可叶疔，其說尚可通，而疔、瘡音義全別，更以後一段合全篇論之，其前必當有二仄韻，是曉嵐全未看清楚也。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王註次公曰〕武夷山，在建州。粟粒芽，茶之極品者也。天下以建茶爲第一。〔查註〕《輿地廣記》：淳化五年，升建州崇安場爲縣，有武夷山。《太平寰宇記》：武夷山，在建陽縣北。蕭子開《建安記》云：山高五百仞，顧野王謂地仙之宅，傳云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梅堯臣《建溪新茗》詩：粟粒烹甌起，龍文御餅加。《武夷山記》：山產茶如粟粒者，初春芽茶也，品最貴。前丁後蔡相籠加。〔公自註〕大小龍茶〔二二八〕，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二二九〕。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爭新買寵各出意〔二三〇〕，今年鬪品充官茶。〔公自註〕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鬪茶，許之。〔李註〕范希文《鬪茶歌》：年年春日東南來，建溪水暖冰微開。溪邊奇花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查註〕范仲淹《鬪茶歌》：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誥案〕紀昀曰：波瀾壯闊，不嫌其露骨。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合註〕《易·頤卦疏》：離其致養之至道。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二三一〕亦進姚黃花。〔公自註〕洛陽貢花，自錢惟演始〔二三二〕。〔王註次公曰〕「忠孝家」，以言錢惟演，蓋錢王則忠

孝王也。〔厚曰〕歐陽《牡丹譜》：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查註〕《埤雅》：牡丹之名，以姓著者，姚黃、左黃、牛黃、魏華。姚黃者，出姚氏居，曰司馬坂，地屬河陽，而花傳洛陽，一歲不過數朵。錢思公嘗言人謂牡丹爲花王，今姚黃真爲王，而魏紫乃后也。〔誥案〕紀昀曰：又帶一波，更長言不足。查初白謂耳聞目見，無不倍其揮霍者，樂天諷諭諸作，不過以題還題，那得如許開拓。

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髮而寢〔二七〕

羽蟲見月爭翻翻〔二八〕，我亦散髮虛明軒。〔王註〕杜子美《夏夜歎》詩：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千梳冷快肌骨〔二九〕醒，〔查註〕賈島詩：頭髮千梳下。風露氣入霜蓬根。〔王註〕《真誥》《太極緣經》云：髮當數櫛，血液不滯，髮根常堅。〔誥案〕紀昀曰：鬱律之中，清氣吞吐，老子興到之作。起舞三人漫相屬〔三〇〕，停杯一問終無言。〔王註〕李太白詩：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曲肱薤簟有佳處，〔王註〕白樂天《寄李蘄州》詩：笛愁春盡梅花裏，簟冷秋生薤葉中。註云：蘄州出好笛，并薤葉簟。夢覺瓊樓空斷魂。〔王註〕《拾遺記》：翟乾祐與人翫月，人問：「月中何所有？」乾祐曰：「隨我手看之。」月規半圓，瓊樓玉宇滿焉。良久乃隱。〔李註〕先生有詞云：祇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亦同此意。

和子由次月中梳頭韻〔三一〕

〔王註十朋曰〕子由詩敘云：轍有白髮，近二十年矣，然止百餘莖，不增不減。虔州道人王正彥，教令拔去，以真水火養之，當不復更生。從其言，已數月，而白髮不出，更年歲不見，豈真不生邪？

子瞻兄示我《月中梳頭》詩，戲次來韻，言拔白之驗。詩曰：水上有車車自翻，懸流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綠，有客勸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人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夏畦流膏白雨翻，北窗幽人臥羲軒。風輪曉長〔一〕春筍節，露珠夜上秋禾根。〔公自註〕或謂予曰〔二〕：草木之長，常在昧明間〔三〕。早作而伺之，乃見其拔起數寸，竹筍尤甚。又夏秋之交，稻方含秀，黃昏月出，露珠起於其根，累累然〔四〕忽自騰上，若有推之者，或人於莖心〔五〕，或垂於葉端。稻乃秀實〔六〕，驗之信然。此二事與子由養生之說契，故以此爲寄。從來白髮有公道，〔王註〕杜牧《送隱者》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始信丹經非妄言。此身法報本無二，〔王註次公曰〕法報，以言法身、報身也。〔查註〕《維摩經》註：佛有三身，曰法、報、應。法、報二身，佛自受用。他年妙絕兼形魂。〔公自註〕《傳燈錄》：有形神俱妙者，乃不復有解化之事。〔查註〕太靈真人存三魂法祝，曰：太陽散暉，垂光紫青，來入我魂，照我五形。

和陶讀《山海經》〔一〕并引〔二〕

【詰案】此十三詩，其首句云：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此秋後作也。查註編下卷紹聖三年四月《遷居》詩後、六月兩橋畢工詩前，誤爲夏中之作。蓋其處有《和子由菖蒲花》詩，而《樂城集》《菖蒲花》與《和山海經》同編，查註據此，故亦以《山海經》詩置《和菖蒲花》後也。考《樂城集》題菖蒲開花，其子遠因子由生日作頌，故子由作此詩，乃二年二月之事。其後即《山海經》詩。又其下爲法舟自惠還過高安之作，考法舟三年正月，始自惠還過高安，則此詩作於三年二三月也。

查註以公之《山海經》詩編入三年五六月，是公詩未作，而子由先已和韻，可乎？且是年之冬，公與程正輔書云：和陶韻蓋有四五十首。而查註僅編三十三首，其誤審矣。今定爲二年秋後作，改編於此。

淵明〔一四六〕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一四七〕皆仙語，余讀《抱朴子》有所感，〔查註〕《晉書·葛洪傳》：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之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用其韻〔一四八〕賦之。

其一

今日天始霜，〔詰案〕此乙亥秋初作也。衆木斂以疎。幽人掩關〔一四九〕臥，明景翻空廬。開心無良友，〔合註〕《後漢書·馬援傳》：開心見誠。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邵註〕《莊子·山木篇》：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云云。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舟車。」君曰：「彼其道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吾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晝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其二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合註〕《傳咸·扇銘》：孔、顏齊軌。欲使螭蛄流，知有〔一五〇〕龜鶴年。〔施

註〕《抱朴子·論仙篇》：問者大笑曰：「古人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而吾子乃欲延蟪蛄之命，令有歷紀之壽，豈存不亦謬乎。」又按《文選》郭景純《游仙》詩：「借問蟬蜩輩，寧知龜鶴年。」辛勤破封蟄〔二三〕，苦語劇移山。〔合註〕《列子·湯問篇》：太行、王屋北山愚公，謀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率子孫卽石壘壤。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無窮匱也。」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庚信賦：非愚叟之可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施註〕《左傳·昭公三年》：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合註〕食此言，卽食其利也。非食言之解。

其三

淵明雖中壽，〔施註〕《莊子·盜跖篇》：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查註〕《晉書·陶潛傳》：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施註〕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酣歌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超然邈無儔。奇文出續息，豈復生死流。〔施註〕陶淵明臨終自爲祭文，及與儂等疏，具集中。我欲作九原，異世爲三游。

其四

子政洵奇逸〔二三〕，妙算窮陰陽。〔合註〕陶淵明《感士不遇賦》：妙算者謂述。淮南〔二三〕枕中訣，〔查註〕《抱朴子·論仙篇》：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有師授也。養鍊歲月長。豈伊臭濁中，爭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施註〕王子年《拾遺

記：劉向正月十五夜，受書天祿閣。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見向暗中誦書。老人吹杖端，烟然，因以照坐，與向說開關以前事，授以五行、洪範之文。丈人非中黃。〔施註〕抱朴子·仙藥篇曰：中黃子有服食節度。〔極言篇〕曰：黃帝適東岱而奉中黃。〔查註〕老子中經：第十一仙中，黃真人，字黃裳子，主辟穀。〔雲笈七籤〕：中黃真經者，九仙君撰，中黃真人註。〔抱朴子·地真篇〕：黃帝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按，中黃子，古之真人也。

其五

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寧知效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弓言。〔施註〕抱朴子：故太丘長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當避，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村側有大古冢，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糲之而捨去。後三年，欲收所棄女骨，其女故坐冢中。問從何得食，女言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輒不復飢，以至於今。廣定素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查註〕雲笈七籤：龜鼈等攝氣法，東向坐，仰頭不息，五息五通，以舌擦口中沫，滿三七咽。支牀竟不死，抱一無窮年。〔查註〕老子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其六

二山〔二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出長谷。〔施註〕抱朴子·微旨論：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曰：有之。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玄芝萬株，絳樹時生，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雲飄飄，玉液霏霏，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查註〕仙家沐浴身心經：沐浴內淨者，虚心無垢，外淨者，身垢盡

除，存念真一，離諸色染。何當從山火〔二五〕，〔合註〕沈佺期詩：山火類焚書。束縕分寸燭。〔合註〕「分寸燭」，借用鄰燭分光之意。

其七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合註〕先生〔怪石供〕：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從者紛如林。〔施註〕《尚書》：其土若林。其後有李寬，雞鵠非同音。〔施註〕《莊子》：庚桑楚篇：南榮楚曰：「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蠶蠋，越雞不能伏鵠卵，其德非不同也，其材固有巨小也。」口耳固多僞，識真要在心。〔施註〕《抱朴子》：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後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呪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爲李八百，而實非也。吳大疫，寬亦病死。〔查註〕《神仙傳》：李八百，蜀人也，歷世見之，時人計其年八百，因以爲號。又李阿亦蜀人，別有傳。〔詰案〕宋時有李八百猶存者，稱虎耳先生，見《津逮秘書》。《樂城集》：李八百洞，在筠州治後。凡此類事，皆不必深較也。

其八

黃花冒甘谷〔二五〕，靈根固深長。〔施註〕《抱朴子》：仙藥篇：南陽鄖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故水味爲變。谷中居民，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此菊力也。廖井〔二五〕《容丹砂》，〔查註〕按《抱朴子》：余亡祖鴻臚少卿，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紅泉湧尋常。二女戲口鼻〔二五〕，松膏以爲糧。〔施註〕《抱朴子》：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垂死，有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曰：「此是松脂耳，汝鍊服

之，可以長生不死。」羅遂長服，年百七十，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遊戲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嘗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人抱懷山去。聞此不能寐，起坐夜未央。

其九

談道鄙俗儒，〔施註〕《荀子·儒效篇》：「儻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遠自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紫文出吳宮，〔查註〕《八素經》云：「靈文鬱乎洞標，紫字煥乎瓊林。」又司馬子微《天地官府圖序》云：「瓊簡紫文，方傳代學。」丹雀本無有。〔施註〕《抱朴子·辨問篇》曰：「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遼哉〔一五〕廣桑君，〔合註〕汪廷珍云：「《太平廣記》引《神仙感遇傳》：唐韓滉廉問浙西，頗強悍自負。一日，商客李順泊船京口堰下。斫斷漂船，泊一山下，臺閣華麗，有人自簾中出，曰：『欲寓韓公一書。』因問此爲何處，答曰：『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爲真官，理於此山，韓公卽仲由也。』順還，舟行如飛，頃之，復在京口堰下。詣衙投書，韓發函，古文九字不可識。有一客龐眉古服，自言善識。韓示之，客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公異禮加敬，客出門，不知所止。韓自憶廣桑之事，以爲非遠，自是恭默謙謹，克保終始焉。獨顯三季後。〔施註〕陶淵明《贈羊長史》詩：『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

其十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謂黃門妻，至道乃近在。尸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施註〕真誥：葛洪內篇：漢期門郎程偉妻，能通神變化，煎水銀成銀。偉從受方，妻謂偉骨相不應得之，逼之不已，妻乃尸解去。抱朴子云：黃門郎。丹成〔二六〇〕亦安用，御氣本無待。〔施註〕莊子：逍遙遊篇：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其十一

鄭君故多方，元翁所親指，奇文二百篇〔二六一〕，了未出生死。〔施註〕抱朴子：余晚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先以道家訓教戒，書近百卷，稍稍示余。余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才可教也，今當以佳書相示。」久之，漸得見短書，縑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二百許卷。素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施註〕仙傳拾遺：張良葬於龍首原。赤眉之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枕，化而飛去，得素書一篇云。〔查註〕困學紀聞：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德、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道。抱朴子：至理篇引孔安國祕記曰：張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如安國之言，則良爲得仙也。又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萬法等成壞〔二六二〕，金丹差可恃。〔施註〕抱朴子：鄭君謂余曰：「雜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擇所施行，若金丹一成，此輩一切不用也。」

其十二

古強本庸妄〔二六三〕，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謁帝輕舉止。〔施註〕後漢·馮異傳：觀其言語舉止，

庸人也。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錄此庸子。〔施註〕《抱朴子·祛惑篇》：昔有古強者，食草木之方，年八十許，尚聰明，時人便謂之仙人。而強曾畧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作。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廢棄家業，走之深山中。三年飢凍辛苦，久而不堪，還家，黑瘦骨立，不復似人。其家問之，因欺家云：「吾爲老君牧龍，因與諸仙博戲，忽失此龍，以罪見謫，送我付崑崙山下芸鋤芝草，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偃佺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首請之，爲吾作力，且得放歸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云：「曾到天上，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河東。」因號曼都爲斥仙人。世多此輩，不可不詳也。

其十三

東坡信畸人，〔施註〕《莊子·大宗師篇》：畸人而侔於天。涉世真散材〔二六〕。仇池有歸路，〔公自註〕在潁州，夢至一官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而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者曰：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羅浮豈徒來。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施註〕韓退之《憶昨行》：踐蛇茹蠱不擇化，忽有飛詔從天來。任文未捕崖州熾，雖得赦宥恒愁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誥案〕《和陶讀山海經》諸作，公因讀《抱朴子》而發，此二句結到本旨。

和陶貧士七首〔二七〕并引〔二八〕

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伊邇〔二九〕，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七篇〔二八〕，以寄許

下、高安、宜興諸子姪，并令過同作。【詰案】子由有田在許，其自汝謫筠過許，命運、适因田爲食，及歸，遲、适力田已成，遂家於許，初非其本意也。遠從子由於高安，邁、迨家宜興，公與過在惠。公嘗自云，今一家作四處住也。

其一

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鳥〔二六〕飛。〔合註〕《侯鯖錄》：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鳥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鳥」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鳥，日也，往來如梭之織。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詰案】紀昀曰：意深致而氣渾成。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飢。堂堂誰有此，〔施註〕《史記·齊世家》：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堂堂，誰有此乎？」千駟良可悲。

其二

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施註〕《史記·伯夷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矣，命之衰矣。」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施註〕《漢·張良傳》：呂后令呂澤卑辭厚禮，迎此四人。顏師古曰：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甬里先生。〔合註〕《漢書》：呂后兄二人，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產，澤之子，祿，釋之之子。此二人與迎四皓事無涉。古來避世士〔二七〕，〔施註〕泉南石刻作士，集本作人。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施

註〔漢·鄒陽傳〕：晚節末路。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羞獨賢。【誥案】紀昀曰：借淵明以自託，愈說得平易，愈見身分之高。

其三

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誥案】紀昀曰：翻用其事，寄友朋莫助之慨耳。佳辰愛重九，芳菊起自尋。疎巾歎虛漉，塵爵笑空斟。忽餉二萬錢，顏生良足欽。急送〔一七二〕酒家保，勿違故人心。【施註】〔南史·陶潛傳〕：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施註】〔漢·樂布傳〕：賣傭於齊，爲酒家保。

其四

人皆有耳目，夫子曠與婁。【誥案】紀昀曰：忽拉一陪賓並說，恣逸之至。弱毫寫萬象，【施註】〔文房四譜〕：揚子雲〔答劉歆書〕云：天下上計者，雄常把三寸弱翰，四尺油素，以問其異。【合註】陶淵明詩：弱毫多所宜。水鏡無停酬。【施註】〔襄陽記〕：龐德公語先主曰：「司馬德操，人之水鏡也。」閑居惜重九，感此歲月周。端如孔北海，只有樽空憂。二子不並世〔一七三〕，【合註】〔列子·力命篇〕：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高風兩無儔。【合註】馬融〔廣成頌〕：超特達而無儔。我後〔一七三〕五百年，清夢未易求。【誥案】二子謂淵明、孔融，非離婁、師曠也。公凡題跋中，「五百年」皆泛用，與〔孟子〕不同，故與不並世無礙。

其五

芙蓉雜金菊，枝葉長闌干。遙憐退朝人，〔施註〕杜子美《晚出左掖》詩：退朝花底散。餽酒出大官〔一七四〕。〔施註〕國朝故事：九月九日，以花餽法酒賜近臣。《方言》：餽謂之餽，或謂之餽。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一七五〕餐。【詰案】紀昀曰：此句是以餐花爲苦況，非以餐花爲高致，觀下六句自見。典衣作重陽〔一七六〕，徂歲〔一七七〕慘將〔一七八〕寒。無衣粟〔一七九〕我膚，無酒嘔我顏。貧居真可歎，二事長相關。【詰案】紀昀曰：置之《陶集》，幾不可辨。

其六

老詹亦白髮，〔公自註〕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一八〇〕。相對垂霜蓬。〔合註〕李太白《怨歌行》詩：綠髮成霜蓬。賦詩殊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間，狀類渤海龔。半道要我飲，意與王弘同。【詰案】紀昀曰：隨手縮合，一一入妙。有酒我自至，不須遣龐通。門生與兒子，杖屨〔一八一〕聊相從。〔施註〕《南史》：陶潛傳：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

其七

我家六兒子，流落三四州。〔施註〕杜子美《五盤》詩：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辛苦見不識〔一八二〕，〔施註〕

《史記·吳世家》：句踐爲人能辛苦。今與農圃儔。買田帶修竹，築室依清流。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憂。坐念北歸日，此勞未易酬。我獨遺以安，鹿門有前修。【諸案】紀昀曰：亦純乎古音。

江月五首并引

〔合註〕李彭《日涉園集》有《次韻五更山吐月》詩五首，今不載。

嶺南氣候不常。吾嘗曰〔一八三〕：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予嘗〔一八四〕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查註〕《名勝志》：惠州城西，有石埭山，流泉濺沫若飛簾，其水瀉入於豐湖，卽西湖也。宋知州陳偁，創築亭館，以增勝概。林俛《豐湖集序》云：湖之潤溉田數百頃，葦藕蒲魚之利歲數萬，民之取於湖者，其施已豐，故曰豐湖。隔水有山，曰豐山，自西透迤入之湖中。有點翠洲、熙春臺、雜花島、歸雲洞諸勝。人棲禪寺，叩羅浮道院，〔翁方綱註〕棲禪寺、羅浮道院，並在豐湖之上。今編《羅浮山志》者，乃以羅浮山中之道院實此，非也。登逍遙堂，〔查註〕逍遙堂，道士何宗一所居，見本集詩題。《廣東舊志》：逍遙堂，在豐湖方華洲之上。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因其句作五首，仍以「殘夜水明樓」爲韻。

其一

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瀾。〔查註〕玉塔卽大聖塔，在豐湖上棲禪寺東南。正似西湖上，湧金門外看。

冰輪橫海闊，香霧入樓寒。停鞭且莫上，〔王註次公曰〕停鞭，以言月御也。照我一杯殘。

其二

二更山吐月，幽人方獨夜。〔王註〕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拊琴。可憐人與月，夜夜江樓下。風枝久未停〔八五〕，露草不可藉。〔王註〕白樂天詩：軒戶無扃關，岸草歇可藉。歸來掩關卧，唧唧蟲夜〔八六〕話。〔王註〕白樂天詩：秋蟲唧唧夜綿綿，況是秋陰欲雨天。

其三

三更山吐月，棲鳥亦驚起。起尋夢中游，清絕正如此。驅雲掃衆宿，俯仰迷空水。幸可飲我牛，不須違洗耳。〔王註〕《逸士傳》：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之，巢父聞之洗其耳，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牛飲其下流也。

其四

四更山吐月，皎皎爲誰明。幽人赴我約，坐待玉繩橫。〔王註〕杜子美《月》詩：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野橋多斷板，山寺有微行。今夕定何夕，〔王註〕《詩·唐風·綢繆》：今夕何夕。夢中遊化城。〔查註〕《法華經》：有一導師，以方便力於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衆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還。於是衆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安隱想。

其五

五更山吐月，窗迥室幽幽。〔王註〕韓退之詩：蟲鳴室幽幽，月吐窗炯炯。玉鈎還挂戶，〔王註〕鮑照《月》詩：始出西南樓，纖纖如玉鈎。江練却明樓。星河澹欲曉，鼓角冷知秋〔一七〕。不眠翻五詠，清切變蠻謳。〔合註〕《北史·盧思道傳》：詞意清切。〔查註〕劉辰翁云：望後月遲，或一更，或二更，愈遲愈佳，乃是實見如此。故看得杜詩別題中予嘗夜起以後，是說數夜事。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誥案】時程正輔以察災，再至惠州。

生逢堯舜仁，得作嶺海〔一八〕遊。雖懷覓然喜，〔王註〕《莊子·徐無鬼篇》：逃空虚者，聞人足音，覓然而喜，况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豈免跼墮憂。暮雨侵重腿，〔王註〕《左傳·成公六年》：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曉烟騰鬱攸。〔王註〕《左傳·哀公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朝盤見蜜唧，〔王註〕《朝野僉載》：嶺南獠人，好爲蜜唧，卽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噉噉而行，以箸挾取，咬之唧唧作聲，故曰蜜唧。夜枕聞鴝鷓。〔王註次公曰〕鴝鷓，《莊子》所謂「夜撮蚤察毫末」者，蓋怪禽也。廣南人謂之玄鈎鳥。〔李註〕《嶺表錄異》：鴝鷓，卽鴟也，乃鬼車之屬，皆夜飛晝藏，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於屋上。幾欲烹鬱屈，〔王註〕韓退之《南

食詩：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瘠。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陸龜蒙《苦熱》詩：蛇煩爭鬱屈，蟹躁實郭索。固嘗饌鈎
轉。〔王註厚曰〕鈎轉，鷓鴣也。其鳴云格磔鈎轉。故韓退之詩：鷓鴣鈎轉猿叫歇；李羣玉詩：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
轉格磔聲。〔李註〕《南越志》：鷓鴣肉白而脆，味勝雞雉。〔合註〕《嶺表錄異》：鷓鴣肉能解治葛井菌毒。《太平御覽》引
《異物志》云：鷓鴣肉肥美，宜炙，可以飲酒，爲諸膳。舌音漸獠變，面汗嘗駢羞。〔王註次公曰〕言作蠻音而慚
也，駢，蓋言面赤也。韓退之《南食》詩：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駢。賴我存黃庭，〔王註〕引《黃庭內景經》：脾神常在
守魂停。註：魂停，卽黃庭。有時仍丹丘。〔王註〕《楚辭·遠游》：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註云：因就衆仙
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目聽不任耳，〔王註〕《列子·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
而目聽。魯侯聞之，使上卿厚而致之，卑詞請問。亢倉子曰：「傳者之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踵息殆
廢喉。稍欣素月夜，遂度黃茅秋。〔查註〕《南方草木狀》：芒茅枯時，瘴疫大作，交、廣皆爾也。土人呼曰黃茅
瘴，又曰黃芒瘴。我兄清廟器，〔王註〕《唐書》：李珣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
除禮部員外郎。持節瘴海頭。蕭然三家步，〔王註次公曰〕廣南謂江之游，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出柳子厚《永
州鐵爐步志》。三家步，言其小也。橫此萬斛舟。〔王註〕《九國志》：王審知聞徐寅名，辟居幕下，寅不樂，一旦拂衣
去，曰：「丈尺之水，前坡後堰，焉能容萬斛之舟乎？」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王註次公曰〕漢吏以言正輔，楚
囚先生自謂也。惠然再過我，樂哉十日留。〔查註〕本集先生《與正輔尺牘》云：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
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誥案〕此詩乃正輔再至往迎之作，故云「惠然再過我」也。「十日」乃追敘
前至之十日，謂此時再至，仍當留十日也。查註所引書，乃前次別後作者，與再至之詩全然不合。但恨參語〔一八九〕賢，

〔王註〕《前漢·楊敞傳》：霍光遣田延年報敞以廢昌邑王事，敞汗流浹背，不知所言。其夫人從東廂出，與敞及延年參語許諾。註云：三人共言，故云參語也。忽潛九原幽。萬里倘同歸，兩鰥當對纓。〔公自註〕軾喪婦已三年矣。正輔近亦有亡嫂之戚，故云。〔誥案〕程正輔初至惠，留十日而去，在三月十九日公再遷合江樓之前。其正輔悼亡，乃秋後事。查註以此詩爲至惠第一首，改編四月十一日詩前，誤甚。時正輔尚無喪婦之事也，今定爲九月作，餘詳案中。〔案〕總案引本集與程正輔書云：閨門之戚，想已平遣，前云過重九啓行，計已在途。羅浮之游，果如約否？又引書云：聞啓行已決，未聞離五羊的日，故未往迎，且夕聞耗，即輕舟徑前也。引文後誥案：此二書，乃正輔九月再至確證。初至杜門不出，再至往迎江上，分析甚明也。強歌非真達，何必師莊周〔一九〇〕。

和陶己酉歲九月九日〔一九一〕并引〔一九二〕

十月初吉，菊〔一九三〕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己酉歲〔一九四〕九月九日》一首。胡廣〔一九五〕飲菊潭而壽，〔查註〕孟浩然詩：行至菊花潭。然《李固傳·贊》云：其視胡廣，猶糞土也。

〔合註〕《後漢·李固傳》：中常侍曹騰等說梁冀立蠡吾侯，冀然其言，重會公卿，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

今日我重九，〔施註〕東坡《雜記》云：海南氣候不常，有月即中秋，有菊即重陽。〔合註〕查本引此條作公自註，諸本所無，施本有《雜記》二字，可知非此詩自註矣，查註非也。〔誥案〕此條邵註本已作公自註，合註專指爲查註之失，亦非也。但查註得影抄本，非不知施註引《雜記》者，特遷就邵本公自註之誤，以作己編入海南之確據，此其私意顯然也。今考此詩與敘，皆惠州作，與海南氣候不類，即施註引《雜記》亦誤。誥欲改編惠州，正以自註牽混，此又甚賴合註之駁以分其勞

也。上一首「樂哉十日留」之查誤註，及此句之施誤註，均已刪去。今復存者，以此二詩甫經改定，仍以俟知者較其得失耳。餘詳案中。「案」總案云：施註引公「海南氣候不常」之說，自爲矛盾。公敍「十月初吉」，而《紀年錄》作十一月一日，《和陶己酉九日》編入乙亥，在惠州作。其十一月顯誤。公所謂以十一月望作重九者，乃海南節氣也。若廣、惠、端、韶諸郡，菊開九月之杪，盛於十月，至十一月，天陰風冷，花葉立敗，在處殭槁，驗之三十載，歲歲如此也。公既云「十月初吉」，其爲惠州作無疑。又，惠州詩，多用萬家春酒，此詩亦有之，儋州則絕不用也。……今從《紀年錄》編乙亥，從本集編十月。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餘白露乾，色映青松高。悵望南陽野，〔施註〕《文選》謝玄暉《酬王晉安》詩：悵望一途阻。古潭霏慶霄。〔施註〕盛弘之《荊州記》：菊水出穰縣，太尉胡廣患風疾，飲此水遂瘳，年八十二，薨。《漢·地理志》：南陽郡穰縣，屬荊州。《文選》謝宣遠詩云：慶霄薄汾陽。註：慶，雲也。伯始真糞土，〔查註〕《後漢書》：胡廣，字伯始。平生夏畦勞。飲此亦何益，內熱中自焦。〔施註〕《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盪之疾。」持我萬家春，〔施註〕謂嶺南萬戶酒。一酬〔一七〕五柳陶。夕英幸可掇，繼此木蘭朝。〔施註〕《楚辭》：屈原《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二八〕

稚川真長生〔一九〕，少從鄭公〔二〇〕遊。〔王註〕《晉書》：葛洪，字稚川。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孝章偶不死，免爲文學憂。〔合註〕稚川、孝章，自喻。鄭公、文學，喻正輔也。餘齡會有適〔二一〕，獨往豈相攸。〔王註次公曰〕《詩·韓奕篇》：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箋云：相，視；攸，所

也。今先生則言以興有所適而獨往矣，豈更相視其處所也。由來警露鶴，〔王註〕周處《風土記》：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葉上，滴滴有聲，卽鳴。不羨撮蚤鷓。〔王註〕《莊子·秋水篇》：鷓鷓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疏云：鷓，鷓鷓也。願加視後鞭，同駕躅空騎。〔王註〕《唐·逸史》載：陳幼霞夢爲蒼龍溪王寫《太皇真訣》，記得四句云：昔乘魚車，今履瑞雲，闕空仰途，綺絡輪囷。寧餐〔三三〕墮齒堇，〔王註次公曰〕《唐書·張果傳》：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願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更出藥傅其斷。良久，齒已生。〔李註〕《爾雅》：齧苦堇也。《本草》：一種黃花者有毒，卽芎芩也。又，烏頭苗，一名堇，有毒。勿憶齊眉羞。〔李註〕齊眉，意指鰥居也。〔合註〕此羞字作媿字解，蓋從食案著想也。否則，與堇字不對矣。〔誥案〕此句不專指鰥居，因慰其喪婦，而暗解釋憾事也。羞字亦不泥作媿解，故下云何時放還，便與同歸，詩意甚明。但正輔方從事功名，若因兩鰥而遽約同歸，似與己之被放者並論，語意不圓，故下又折出「君方」「我亦」二聯，以重申之，其意欲補入泛舟事，但解囚卽縱壑，義本重出，惟坐實漸字分淺深也。既蹈此矣，率性人「寧須」「猶勝」二聯，以自蓋其迹，更以「南」「北」疊結，遂不可知其故矣。何時遂縱壑，歸路同首丘。〔王註〕《禮記·檀弓上》：君子曰：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東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三三〕。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三四〕。〔王註〕韓退之《石鼎聯句序》：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無心逐定遠，燕頰飛虎頭。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舟。〔王註〕《史記》：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遊於江湖。我亦霑霈〔三五〕渥，漸解鍾儀囚。〔誥案〕是年九月，郊恩有責降官量移一條。此詩作於十月，已在赦中，所言乃實事。但是時章惇已有獨不赦元祐臣僚之奏，赦命並格不下，公未之知也。查註改編四月前，不但鼓盆之誤矣。王註以自儆移廉爲說固可笑，合註謂從「何

時遂縱壑」句貫下，至此聯乃預冀之詞，亦非。蓋自量移再赦，卽外州軍任便居住，故云「遂縱壑」，不可以此聯並作預冀論也。二註已刪。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留。「王註」《漢書》：高祖自擇齊三萬戶，欲以封張良。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猶勝嵇叔夜，孤憤甘長幽。「王註次公曰」韓非有《孤憤》之書，而嵇康以下獄有《幽憤》詩也。南窗可寄傲，北山早歸耄。此語君勿疑，老彭跨商周。「王註」《世本》云：彭祖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李註」《神仙傳》：彭祖壽八百，歷三代。「查註」按此詩填寫故實，多用隔句對法，兩兩排比，不覺其板重，惟先生爲之則可，他人不能學，亦不可學也。

同正輔表兄遊白水山〔三〇六〕

〔王註〕《白鶴故居圖》云：白水山，羅浮山之西，瀑布在焉。【詰案】同遊白水，乃正輔歸途之事。

偉哉造物真豪縱，〔王註〕《莊子·大宗師篇》：子來有病，子犁往問之，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攫土搏沙爲此弄。劈開〔三〇七〕翠峽走雲雷〔三〇八〕，截破奔流作潭洞。「李註」「翠峽」二句指瀑布。

【詰案】此水深流下注，約百數十丈，截爲三潭，句乃象其形也。若僅以潭名之，似未盡其狀，故云潭洞。非親到其地，不見其句之妙也。因隨化人履巨迹，〔王註次公曰〕白水巖有大足迹，世謂之佛迹。今「化人」，則借以言佛爾。得與

仙兄躡飛鞚。「王註」鮑昭詩：飛鞚越平陸。「合註」仙兄猶仙卿、仙伯之類。《仙傳拾遺》：凡八兄者，不知仙籍中何

品位也。曳杖不知巖谷深，穿雲但覺衣裘重。坐看鷲鳥救霜葉〔三〇九〕，〔王註〕韓退之詩：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知有老蛟蟠石甕。金沙玉礫粲可數，古鏡寶奩寒不動。念兄獨立與世疎，絕境

難到惟我共。永辭角上兩蠻觸，一洗胸中九雲夢。浮來山高回望失，〔王註次公曰〕浮來山，言羅浮山也。武陵路絕無人送。〔王註次公曰〕謂桃源也。筠籃擷翠爪甲香，素纒分碧〔三〇〕銀瓶凍。〔李註〕古詩·淮南王篇：金瓶素纒汲寒漿。歸路霏霏湯谷〔三一〕暗，〔王註次公曰〕或云山中有湯泉也。【詰案】湯泉在佛迹院，前詩次公已有註，何乃爲是夢夢語。新、舊王本以前後白水山詩，分山岳、游覽、古迹等類，並無一定，湯泉詩人泉石類。可見分類諸人之強作解事，註家且不能盡通其故，況讀者乎。王註諸家該上下百數十年之人，所註亦多精當，何言具體者中無其人，遺此柄於施也。野堂活活神泉湧。〔王註〕物類相感志：高密琅邪之臺上，有神泉，人或污之，則竭。〔李註〕王褒溫湯碑：甘州浴日，湯谷揚濤，地伏流黃，神泉愈疾。山有湯泉，故云。解衣浴此無垢人，身輕可試雲間鳳。【詰案】紀昀曰：筆筆奇矯。

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三三〕

祇知楚越爲天涯，不知肝膽非一家。此身如綫自縈繞，左旋〔三三〕右轉隨縲車。誤拋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褒斜。〔王註〕梁州記：萬古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白樂天詩云：塗窮平谷險，舉足劇褒斜。欲從稚川隱羅浮，先與靈運開永嘉。〔王註〕南史：謝靈運爲永嘉守，有名山水，肆意遊遨。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首參虞舜款韶石〔三四〕，次謁六祖登南華。仙山一見五色羽，〔王註次公曰〕言五色雀也，廣南有之。【詰案】公自云：見於南華寺。羅浮亦有之。雪樹兩摘南枝花。〔王註次公曰〕南枝言梅也。赤魚白蟹〔三五〕箸屢下，黃柑綠橘籩常加。〔王註〕周禮·天官：籩人掌四籩之

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糖霜不待蜀客寄，〔王註次公曰〕東蜀梓州有糖霜，而廣南亦有。〔李註〕《物產志》：糖霜出遂寧，宋時人貢。〔誥案〕廣蔗率高八九尺，若與杭產較，其高過半，但其質稍惡，亦不似杭之細膩耳。東莞石瀧鎮，在惠州孔道，此糖賈之所聚，每坊累資巨萬，彼中乃糖霜出處也。荔支莫信閩人誇。〔王註〕《荔支譜》云：廣南及梓、夔之間所出，大率早熟，其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恣傾白蜜收五稜〔三六〕，〔王註厚曰〕《南嶺錄》：隴州山中多紫石英，其大小皆五稜兩頭如箭鏃者，水飲之，煖而無毒。〔次公曰〕白蜜，以言酒也。廣南以田畝爲稜，收五稜，則所種酒稻也。〔翁方綱註〕廣東有羊桃，一曰洋桃。其樹高五六丈，花紅色，一蒂數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曰三斂，亦曰山斂，土語譌稜爲斂也。有五稜者，名五斂，以糯米水澆之則甜，名糯洋桃。粵人以爲蔬，能辟嵐瘴之毒，以白蜜漬之，持至北方，可已瘡。蘇詩「恣傾白蜜收五斂」，謂此也。〔合註〕盧文弨說亦同。考《本草》：五斂子，名五稜子，又名陽桃。李時珍註：南人呼稜爲斂。五斂子出嶺南及閩中，其味初酸，以蜜漬之，甘酢而美。據此，則羊桃之解自確也。〔誥案〕物之有廉角者爲稜，洋桃四面起脊，用刀斷之，則片片皆有五角，故曰五稜，亦名山斂。以其味酸澁，故曰斂也。作三斂卽非。粵音呼斂爲妍。誥居粵三十載，所蓄僕婢千指有餘，作官語曰洋桃，講土話曰山妍，而山帶沙音，皆一轍也。其呼稜作渾，畧帶橫王之音，不能以稜通斂也。凡所見洋桃樹結實者，高二三丈而止，王註非是。翁註、合註是矣而語多不確，故爲正之。細劇黃土栽三椏。〔公自註〕正輔分人參一苗〔三七〕，歸種韶陽。來詩本用礪字，惠州無書，不見此字所出，故且從木奉和〔三八〕。〔合註〕先生《與程正輔書》云：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爲笑，礪字輒用椏字，蓋攀例也。〔王註次公曰〕人參，生在黃土中。朱明洞裏得靈草，翩然放杖〔三九〕凌蒼霞。〔王註〕韓退之詩：攝身凌蒼霞。豈無軒車駕熟鹿，亦有鼓吹號寒蛙〔四〇〕。山人〔三一〕勸酒不用勺，石上自有樽罍窪〔三三〕。〔王註〕元次山《瘞瘳銘序》：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名山，山巔有瘞石，可以爲樽。〔查註〕《羅浮山記》：蝴蝶洞在麻姑臺

西，前爲水簾洞，其下有流杯池，相傳八仙會飲於此。徑從此路朝玉闕，〔合註〕《水經注》：金臺玉闕。千里莫遣毫釐差。〔王註〕《漢書·司馬遷傳》：《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人日夜望我歸，相迎欲到長風沙。

〔王註〕李太白《長干行》：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按《同安志》：長風沙鎮，在懷寧縣。〔查註〕《名勝志》：長沙自小孤山來安慶城，西南繞東而下池州，接無爲州界，凡百餘里，中央是長風沙鎮。豈知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王註〕《博物志》：天河與海通，有居海島者，每年見浮槎來往不失期。人異之，遂齋糧乘槎，忽至一處，望宮中多織

婦，俄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後復返，至蜀，問嚴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宿。」計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世間誰似老兄弟，篤愛不復相疵瑕。〔合註〕《韓詩外傳》：篤愛而不奪疵瑕。相攜行到水窮處，

〔王註〕王維詩：行到水窮處。〔詰案〕補點題面。庶幾一見留子嗟。千年枸杞常夜〔三三〕吠，無數草棘工藏遮。但令凡心一洗濯，神人仙藥不我遐〔三三〕。山中歸來萬想滅，豈復回顧雙雲鴉〔三三〕。

〔李註〕雙雲鴉，似指失偶事。先生前詩有兩繆之語，玩「洗凡心」及「萬想滅」二語，可見雲鴉卽所云雲鬢鴉鬢也。作飛鴉解，非。

與正輔遊香積寺〔三六〕

〔合註〕先生《與程正輔書》云：亂做得《香積》數句，附上。又，書云：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據此，則先生原唱，正輔和之，作次韻者非。

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力。茯苓無人采，千歲化琥珀〔三七〕。幽光發中夜，見者惟木客。我豈無長鏡，真贗苦難識。〔王註〕韓退之詩：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真贗。〔合

註〕《韓非子》：齊索魯讒鼎，魯以其贖往。陸機《羽扇賦》：人莫敢分其真贖。靈苗與毒草，疑似在毫髮。把玩竟不食，棄置長太息。山僧類有道，辛苦常谷汲〔三八〕。〔王註〕《漢·地理志》：魏會之地，土陜而險，山居谷汲。我慚作機舂，〔王註次公曰〕先生前有詩，勸縣令林抃作陂塘以置碓磑，故云。《傳》曰：杵舂之智，不及機舂。〔查註〕孟東野詩：機舂潺湲力。按築閘作碓磨事，見上卷《香積寺》詩引。鑿破混沌〔三九〕穴。幽尋恐不繼，書板記歲月。

答周循州〔三〇〕

〔查註〕周彥質，字文之。時爲循州守，見本集和陶詩題中。《九域志》：廣南東路循州海豐郡軍事，治龍川縣。《輿地廣記》：廣南東路循州。秦屬南海郡，隋平陳，置循州，南漢改爲禎州，而析州之北境，又立循州。按禎州，卽惠州也，循州後亦并入惠州。〔合註〕廢循州，乃明洪武二年也，見《明史》。

蔬飯藜牀破衲衣，〔王註〕《傳燈錄》：懶瓚和尚歌云：身被一破衲。藜牀，用管寧事。掃除習氣不吟詩。前生自是〔三一〕盧行者，〔王註次公曰〕盧行者，卽曹溪六祖也。後學過呼韓退之。未敢叩門求夜話，時叨送米續晨炊。〔王註〕《漢·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誥案〕周文之時以米爲饋，其下二句，皆此意也。知君清俸難多輟，〔合註〕杜荀鶴詩：月留清俸資家少。且覓黃精與療飢。〔王註安國曰〕《抱朴子·內篇》云：黃精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花勝實，服實勝根。〔續曰〕《詩·陳風·衡門》：泌之洋洋，可以療飢。〔邵註〕程續改竄毛詩《樂

飢」爲「療飢」，此最謬誤。「翁方綱註」丁杰云：按《陳風》樂飢之樂，有二音二義。《毛傳》：樂飢，可以樂道忘飢。鄭箋：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釋文》：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療，當作療。按《說文》云：療，治也，療，或療字也。《後漢書·霍譚傳》：譬猶療飢於附子。王逸《九思·疾世篇》：齧芝華兮療飢。王融《策秀才文》：療飢不期於鼎食。庾信《小園賦》：可以療飢。白居易詩：何以療夜飢。是皆與鄭箋同也。觀子湘所纂《古今韻略》，蓋未能知樂、療、療三字之通，是不讀鄭箋者也。【誥案】續註「可以療飢」卽《孟子·梁惠王下》「以遏徂莒」之類，何可勝計。西北音讀樂、落，皆力召反。《詩·小雅》：烝然罩罩，嘉賓式燕以樂。樂，叶五教反。《周南》：左右芼之，鐘鼓樂之。亦同。此當日樂音似療之證，《詩》已有之，翁註何以弗及，乃毛舉其細耶。宋以後人與宋以前人，爭經音義，皆學古不化者所爲。「服孔之昭」，本集卽作「服孔之章」，未可謂樂飢無作療飢者也。在北宋時，書皆抄本，學者各遵所授。至南宋後，達者始多，以公使庫錢爭刻經籍，然亦未能同軌，況經傳所引《詩》，已有不同，而見於《說文》諸書者，又極不類乎。《徐州》詩「美哉洋洋乎，可以療飢并洗耳」，與續註所引古本正同。

食檳榔

〔查註〕《南方草木狀》：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味苦澀，剥其皮，嚙其膚，以扶留藤及古墳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消穀。一名賓門藥錢。【誥案】此詩施編載在遺詩中，查註從邵本補編。

月照無枝林〔三三三〕，〔合註〕劉孝綽《餉檳榔》詩：別有無枝實。夜棟立萬礎。眇眇雲間扇，蔭此八月〔三三四〕暑。上有垂房子，下繞絳刺〔三三五〕禦。風欺〔三三六〕紫鳳卵，雨暗蒼龍乳。裂包一墮地，還以皮

自煮。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李註〕《南方草木狀》：檳榔出林邑，凡貴勝旅客，必先呈，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中虛畏泄氣，〔查註〕《柳子厚集》：多食檳榔，令人破氣。〔合註〕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曰：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媚嫵。誅彭勳可策，〔李註〕《本草》：檳榔，主治消穀逐水，除痰癖，殺三蟲，宣利臟腑壅滯，破胸中氣。閩廣人當果實，以祛瘴痿也。一名洗瘴丹。按，彭者，三尸之姓，彭質、彭矯、彭居也。〔合註〕誅彭，借用漢高誅彭越也。又《左傳·桓公二年》：飲至舍爵策勳，禮也。推轂〔三七〕勇宜賈。〔合註〕《古樂府》：腸中車輪轉。故借用推轂字。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錄詎用許〔三八〕。〔李註〕周成《雜字》：檳榔，果也，似螺，可食。李當之《藥錄》：檳榔，一名檳門。先生失膏梁，便腹委敗鼓。〔李註〕韓退之《進學解》：敗鼓之皮。〔合註〕此反用鼓腹意也。日啖過一粒，腸胃爲所侮。蟄雷殷臍腎〔三九〕，〔合註〕用腹如雷鳴意。藜藿腐亭午。〔合註〕亭午，喻三丹田之中宮也。書燈看膏盡，鉅漏〔四〇〕歷歷數。老眼怕少睡，竟使赤背努〔四一〕。〔合註〕《靈樞經》：目中赤痛，從內皆始。《唐語林》：薛道衡問沙彌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沙彌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釋名》：努，怒也。渴思梅林嚙，〔李註〕《世說》：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饑念黃獨舉。〔李註〕《本草拾遺》：陳藏器云：黃獨過霜雪，枯無苗，蓋蹲鴟之類。柰何農經中，收此困羈旅。牛舌不餉人，一斛肯多與。〔李註〕梁《劉孝綽集詠》有《人乞牛舌乳不付因餉檳榔》詩。《南史》：宋劉穆之貧時，從妻兄江氏乞檳榔。江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後尹丹陽，以金盤一斛誇示之。乃知見本偏，但可酬惡語。

送惠州押監〔三四三〕

〔查註〕本集《與惠州都監尺牘》云：君南來，清節幹譽，爲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益廣問學，以期遠到。觀先生期許如此，其人可知，惜逸其姓名。按《職官分紀》，御前忠佐軍頭有都監、監押之名，朝官爲都監，京官幕職者爲監押。【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一聲鳴雁〔三四三〕破江雲，萬葉〔三四四〕梧桐卷露銀。〔合註〕呂令問《金莖賦》：清夜無雲兮，銀露自圓。我自飄零足羈旅〔三四五〕，更堪秋晚送行人。

送佛面杖〔三四六〕與羅浮長老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十方三界〔三四七〕世尊面，〔馮註〕《楞伽》云：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法華經解》：世尊十號具足世出，世間之所宗主，故名世尊。〔合註〕《楞嚴經》：如一井空，空生一井，十方虛空，亦復如是。都在〔三四八〕東坡掌握中。送與羅浮德長老，攜歸萬竅總號風。

十一月九日，夜夢與人論神仙道術，因作一詩八句。既覺，頗記其語，錄呈子由弟。後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三四九〕

析塵妙質本來空〔三五〕，「公自註」夢中於此句，若了然有所得者。更積微陽一線功。照夜一燈〔三五〕長耿耿，閉門千息自濛濛。「王註」《晉書》：許邁服氣，一氣千餘息。「查註」《雲笈七籤》：凡行氣之道，當在密室，閉門安牀，瞑目閉氣，以鴻毛著鼻端，鴻毛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當以漸除之。又云：徐徐引氣出納，則元氣亦不出如胎息者，鼻中微微通氣往來，到此雖千息，亦不倦焉。養成丹竈無烟火，「查註」《維摩經》：如無烟之火。點盡人間有暈銅。「查註」《雲笈七籤》：金丹部有赤銅去暈法：取熟銅打作葉，以牛皮膠煮之如粥，以銅葉納中，以鹽封之內爐中，火之，令烟盡，極赤，出冷砧上打之，黑皮自落。「詰案」此取譬也，註實則誤。寄語山神停伎倆，不聞不見我何窮。「李註」《傳燈錄》：壽州道樹禪師得法於北宗秀，在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有一野人，常化作佛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詰案】句用杜子春事。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查註〕《宋史》：章燾，字質夫，浦城人。仕至資政殿學士，謚莊簡。陳師道《談叢》云：東坡居惠，廣守月饋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合註」《宋史》本傳：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白衣送酒舞〔三五〕淵明，「查註」《碧溪詩話》：白衣送酒舞淵明。人有疑舞字太過者，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詩：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舞字蓋有所本。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合註」何焯曰：皮日休《醉中寄魯望一壺絕句》云：醉中不得親相倚，故遣青州從事來。第三正用其語刻畫。送酒六壺，與章相泛用，青州從事來偏

熟者又別，甚矣公詩之不易讀也。化爲鳥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繞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王註厚曰：章時爲廣帥，又引後漢孔融爲北海相事。定分百榼餉春耕。王註：孔叢子：子路嗑嗑，尚飲百榼。

小圃五詠

【誥案】紀昀曰：五詩皆語質而味腴，東坡用意之作。合註：斜川集有《人參》、《枸杞》二首，雖不同韻，而亦是五古體，必同時所作。至《地黃》、《甘菊》、《薏苡》三首，惜已不傳矣。

人參

上黨天下脊，遼東真井底。王註：本草：人參在上黨及遼東。唐·李德裕傳：望成都若在井底。查註：本草別錄：人參生上黨山谷及遼東。陶弘景曰：上黨在冀州西南。次用高麗者，卽遼東。保升曰：今沁州、遼州等地，並出人參，蓋俱與太行相接也。玄泉傾海腴，李註：釋名：人參，一名海腴。白露灑天醴。靈苗此孕毓，李註：春秋運斗樞：瑤光星散而爲人參。本草：名神草。肩股或具體。王註：隋書·五行志：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合註：本草註：根如人形，有神。移根到羅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王註次公曰：宗之所自出曰祖，次祖曰禰。終祖禰，則言其不遠也。青椹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王註：本草圖經：人參初生，小者一椹兩葉，年深者生四椹各五葉，中心一莖，有花細小如粟，蕊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如大豆，生青，熟紅，白

落。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啓。上藥無炮炙，齧齧盡根柢。〔合註〕秘康《養生論》：上藥養命。《莊子》天運篇：齧齧挽裂。開心定魂魄，〔王註〕人參主安精神，定魂魄，開心益智。憂恚何足洗。〔合註〕江淹賦：牽憂恚而來逼。糜身輔吾生〔三五〕，既食首重稽〔三六〕。〔合註〕《廣韻》：稽，康禮切。

地黃

〔合註〕《寓惠集》與翟東玉書：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黃。啖老馬，皆復爲駒。吾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常致。循州興寧令歐陽叔向於縣圃中，多種此藥，君與叔向故人，可以致此意否？

地黃餉老馬〔三五〕，可使光鑑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王註〕白樂天《採地黃者》詩：凌晨荷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家門，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合註〕《猗覺寮雜記》曰：《抱朴子》云：韓子子治嘗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生三駒，百三十歲乃死。東坡《地黃》詩「吾聞樂天語」，樂天用《抱朴子》事耳。吳淑《馬賦》亦引《抱朴子》之言。《雜俎》亦云。《方言》：以甘草、地黃，啖五十歲馬，生三駒。我衰

正伏櫪，〔王註次公曰〕孝景帝詔曰：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王註〕《本草》：古稱地黃宜黃土，今不然，大宜肥壤，虛地則根大而多汁。蕃茂爭新春。沉水得穉根，〔王

註次公曰〕言以水沉而試之也。《本草》註引《日華子》云：生者以水浸驗，浮者名天黃，半浮半沉者名人黃，沉者名地黃。其沉者佳也。〔查註〕《爾雅》：芑，地黃也。羅願云：地黃以沉者爲良，芑字從下，亦趨下之義也。重湯養陳薪。〔王註次公曰〕於鼎釜水中，更以器盛水而煮，謂之重湯。投以東阿清，〔王註〕《本草》：陶隱居云：阿膠出東阿，其用皮有老少，則膠有清濁。〔查註〕《水經》：河水東逕東阿縣故城北。註云：大城北門內，有大井深六七丈，歲嘗煮膠，以貢天府，

故有阿井之名。沈括《筆談》：古說濟水伏流，東阿亦濟水所經，取井水煮膠，謂之阿膠，性趨下，清而重。陳師道《談叢》：阿井，在陽穀縣故東阿城中，惟二井甘水也，相傳秤之，比他水重耳。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王註次公曰〕崖蜜，蜂於崖石上所作之蜜，成州最出此。攷杜子美《成州》詩云：崖蜜亦易求。先生《橄欖》詩云：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亦謂此爾。〔李註〕《本草》：崖蜜生南方巖嶺間，入藥最勝。山薑發芳辛。〔王註次公曰〕山薑，木名，古方用木也。融爲寒食餠，〔李註〕《釋名》：餠之清者爲餠。〔合註〕今本《釋名》云：餠，洋也，煮米消爛，洋洋然也，飴小弱於餠，形怡怡也。《方言》：餠謂之餠。嚙作瑞露珍。〔王註〕《纂異記》：田璆、鄧詔，逢二書生，謂曰：「我有瑞露之酒，釀於百花之中。與飲，其味甘香也。」丹田自宿火，〔查註〕《本草》：地黄性膩，得砂仁竄合，和五臟之氣，歸宿丹田。渴肺還生津。〔李註〕《天寶遺事》：楊貴妃含玉嚙津以解肺渴。願餉內熱子，一洗胸中塵。〔王註〕饒曰：按《四時纂要》載地黃煎湯方云：十月，生地黃十斤，浮洗漉出一宿，後搗壓取汁。鹿角膠一大斤半，生薑半斤，絞取汁。蜜二大升，酒四升。右以文武火，煎地黃汁數沸，卽以酒研紫蘇子瀉取汁下之。又煎二十沸已來，下膠，膠盡，下酥蜜，同汁煎良久，候稠如餠，貯潔器中。

枸杞

神藥不自閼，羅生滿山澤。〔王註〕陸龜蒙《杞菊賦》：蔓延駢羅，其生實多。〔合註〕《本草別錄》：枸杞生常山平澤，及諸丘陵阪岸。日有牛羊憂，歲有野火厄。越俗不好事，過眼等茨棘。〔李註〕《詩·小雅·楚茨》：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合註〕《本草·釋名》：枸杞，一名枸棘。又註云：其莖幹高三五尺，作叢。青莢春自長，絳珠爛莫摘。〔合註〕《本草別錄》：枸杞，紫花紅實。短籬護新植，紫筍生卧節。根莖與花實，收拾無

棄物。〔王註〕〔本草〕：枸杞，冬採根，春夏採葉，秋採莖實。大將玄吾鬢〔三六〕，〔王註〕〔藥性論〕：枸杞變白，明目。小則餉我客。似聞朱明洞，中有千歲質。〔詰案〕紀昀曰：忽然跳出題外，方有變化，若首首板結，便無章法。靈厖或夜吠，〔王註〕〔詩〕：召南·野有死麕云：無使厖也吠。可見不可索。仙人倘許我，借杖扶衰疾。〔王註〕〔本草〕：枸杞久服，輕身不老。一名仙人杖。〔李註〕劉禹錫〔枸杞井〕詩：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

甘菊

〔馮註〕〔三五〕〔本草〕引范至能〔菊譜序〕，惟甘菊一種可食，仍入藥餌。〔查註〕〔本草〕引陶弘景曰：菊有二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者，爲真菊；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者，名苦蕒，非真菊也。葉相似，惟以甘苦別之。又引瑞曰：花大而香者爲甘菊。范石湖〔菊譜〕引神農書，以菊爲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多至七十餘種，惟甘菊可食。〔合註〕〔菊譜〕：甘菊條云：凡菊味極苦，惟此香味俱勝，作羹及泛茶，極有風致。

越山春始寒，霜菊晚愈好。朝來出細粟〔三六〕，稍覺芳歲老。孤根蔭長松，獨秀無衆草。〔王註次公曰〕〔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松柏之下，其草不植，而菊生其下，可謂獨秀矣。晨光雖照耀〔三七〕，〔王註〕鍾會〔菊賦〕：微風扇動，照耀垂光。又唐太宗〔殘菊〕詩：階蘭凝曙霜，岸菊照晨光。秋雨半摧倒。先生卧不出，黃葉紛可掃。無人送酒壺，空腹〔三八〕嚼珠寶。〔合註〕〔本草〕註：菊有一種，開小花，瓣下如小珠子，謂之珠子

菊，人藥亦佳。香風人牙頰，楚些發天藻。〔王註〕《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次公曰〕「天藻」字出《仙傳》。王母云：神仙之書，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今先生言辭采之好，乃天之華藻也。新萸蔚已滿，宿根寒不槁。揚揚弄芳蝶，生死何足道。頗訝昌黎翁〔三六三〕，〔合註〕《舊唐書·韓愈傳》：昌黎人。恨爾生不早。〔王註〕韓退之《秋懷》詩：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揚揚弄芳蝶，爾生還不早。〔詰案〕紀昀曰：寓慨深至。

薏苡

伏波飯薏苡，〔查註〕李石《續博物志》：薏苡，一名簞珠，收子，蒸令氣餽暴乾，接取作飯麪，主不飢。禦瘴傳神良。能除五溪毒，〔王註〕《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無溪、酉溪、辰溪。爲是蠻夷所居，故謂之五溪蠻〔三六四〕。不救讒言傷。讒言風雨過，瘴癘久亦亡。兩俱不足治，但愛草木長。〔王註〕陶淵明詩：孟夏草木長。〔詰案〕紀昀曰：忽以議論裝頭，章法又別。草木各有宜，珍產駢南荒。絳囊懸荔支，〔王註〕蔡君謨《荔枝》詩：厚葉纖枝雜絳囊，使君分寄驛人忙。雪粉剖桃榔。〔王註〕《本草》：桃榔子，其內有麪大者，至數斛，食之不飢。〔李註〕《臨海異物志》：桃榔皮中有白粉，似糯米粉及麥麪，可作餅餌。不謂蓬荜姿，中有藥與糧。春爲芡珠圓，炊作菰米香。〔王註〕次公曰：芡實如珠，今所謂雞頭也。歐陽永叔《食雞頭》詩：爭先園客採新苞，剖蚌得珠從海底。菰中有米，謂之彫胡，爲飯極香。〔李註〕崔豹《古今注》：芡，一名雁頭。《廣雅》：葍，芡，雞頭也。《本草》：薏苡米，白色如糯米，人呼爲薏珠子。春熟，炊爲飲食，氣味如麥飯乃佳。宋玉《諷賦》註：彫胡，菰米也。《廣雅》：菰蔣其米，謂之彫胡。子美拾橡栗，〔王註〕厚曰：杜子美《寓居同谷縣》詩云：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黃精誑

空腸。今吾獨何者，玉粒照座光。

雨後行菜圃〔二六五〕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詰案】紀昀曰：淳古中自出本色。平明江路濕，並岸〔二六六〕飛兩漿。天公真富有，乳膏〔二六七〕瀉黃壤。霜根一蕃滋，風葉漸俯仰。未任筐筥〔二六八〕載，已作杯盤〔二六九〕想。【詰案】紀昀曰：四句寫得生動。艱難生理窄，〔王註〕杜子美《引水》詩：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一味敢專饗。小摘飯山僧，〔王註〕杜子美《賓至》詩：自鉏稀菜甲，小摘爲親情。清安寄真賞。〔合註〕李太白《古朗月行》詩：天人清且安。【詰案】紀昀曰：生出一波，方不淺直。芥藍如菌蕈，〔李註〕《本草》註：芥心嫩莖，謂之芥藍。劉恂《嶺南異物志》：南土芥，高五六尺。陳仁玉《菌譜》：芝菌最爲上品，蕈凡九種，味極香美。《海錄碎事》：江東人呼地菌爲土菌。脆美牙頰響。〔合註〕杜子美《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詩：脆添生菜美。白菘類羔豚，〔李註〕《本草》註李時珍曰：按《埤雅》云，菘性凌冬晚凋，故曰菘，今俗謂之白菜。〔合註〕《埤雅》原文：菘性凌冬不凋，四時長見，有松之操，故其字會意。蕪菁，似菘而小。冒土出蹠掌。〔王註次公曰〕《說文》：獸足謂之蹠，通作蹠。《左傳》：宣公三年：宰夫胹熊蹠不熟。誰能視火候，〔合註〕《酉陽雜俎》：唯在火候。小竈當自養。〔合註〕《後漢書》：劉玄傳：竈下養。註引《公羊傳》：炊烹爲養。

殘臘獨出二首

〔翁方綱註〕《惠州西湖志》載此詩，題作《殘臘獨出湖上》。

其一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翁方綱註〕西新橋，舊名豐樂橋，見紹熙中通判許霽《西新橋記》。采杞逍遙堂。羅浮春欲動，雲日有清光。處處野梅開，家家臘酒香。路逢眇道士，疑是左元放。〔王註〕《神仙傳》：左慈，字元放。吳徐墮者，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有客欺慈云：「徐公不在。」慈便去。客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之，云公不在矣。公曰：「咄，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翁方綱註〕《集韻》：放，與方、舫並通。王漁洋《居易錄》：東坡詩「左元放」，「放」作平聲。〔合註〕《集韻》：放，分房切。我欲〔二七〇〕從之語，恐復化爲羊。

其二

江邊有微行〔二七一〕，〔王註〕《詩·幽風·七月》：遵彼微行。〔查註〕《毛傳》：微行，牆下徑也。孔疏：微細之徑道。詰曲背城市〔二七二〕。平湖春草〔二七三〕合，步到棲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二七四〕，食已〔二七五〕寧復事。客來豈無得，施子淨掃地〔二七六〕。風松〔二七七〕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註案】紀昀曰：此首有自如之致。

卷二十九校勘記

〔一〕寄鄧道士 集本「士」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二日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十日」。

〔三〕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集本、集丁、施乙、類甲「依」前有「仍」字，集本、集丁、類甲「之」字後有「云」字。

〔四〕空飛 盧校：「飛空」。

〔五〕上元夜 集本「夜」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六〕惠州作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無此條自註。類丁有。

〔七〕松間 類甲、類乙作「林間」。

〔八〕索酒 類甲、類乙作「唵酒」。

〔九〕王原……一首 七集「王原」作「玉原」。集甲、集丁、施乙無「一首」二字。

〔一〇〕隔勝踐 原作「尋勝踐」。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

〔一一〕小揭 施乙作「小揭」。

〔一二〕拾松黃 類本作「食松黃」。

〔一三〕記之 集本「之」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一四〕縹帶 施乙作「縹帶」。施註引杜牧之詩作「縹帶」。

〔一五〕龍尾 查註：「尾」一作「虎」，訛。

〔一六〕黼 合註：一作「黝」。

〔一七〕要少和 施乙作「愧少和」。

〔二八〕安用此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此無用」。

〔二九〕數小山 合註：一本無「數」字。

〔三〇〕蜀道 外集無「道」字。

〔三一〕飲之 外集無「之」字。

〔三二〕一酒壺 外集作「酒一壺」。

〔三三〕仍好 外集作「猶好」。

〔三四〕二月十九日攜白酒鱸魚過詹使君食槐葉冷淘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訪詹使君食槐芽（原校：

「芽」一作「葉」）冷淘」。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二月」作「三月」。集甲、集丁、類本「使君」作「史君」。集本「淘」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五〕唐書百官志良醞署 「署」原作「暑」，合註亦作「暑」，誤。今校正。

〔三六〕一澆 七集續集作「來澆」。

〔三七〕卵椀 集甲作「卵盃」，集乙、施乙作「卵盤」。

〔三八〕和陶歸園田居六首 集戊在卷一之一，施乙在卷四十一之一，施丙在卷上之一。七集「園田」作「田園」。

〔三九〕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四〇〕與客言 集戊作「與客語」。

〔四一〕至水北 施乙、施丙無「水北」二字。

〔三二〕葱隴 集戊作「葱籠」。

〔三三〕時荔子 施乙、施丙無「時」字。

〔三四〕年八十五 集戊作「八十餘」。

〔三五〕告余曰 施乙、施丙無「曰」字。

〔三六〕公能 施乙、施丙無「公」字。

〔三七〕悉次其韻 施乙、施丙「次」作「和」。

〔三八〕盡和其詩乃已耳 集戊作「盡和乃已」。

〔三九〕今書以寄妙總大士參寥子 施乙、施丙無此十字。集戊「妙總」作「妙惚」。「惚」疑誤。

〔四〇〕施註說苑云云 合註引此條施註注文，與施乙註文間有不同，文義有難明處。集成因之。今據施乙註文校訂。

〔四一〕漸馴集 施乙、施丙作「稍馴集」。

〔四二〕提壺 集戊作「復壺」。

〔四三〕仰觀 集戊作「仰見」。

〔四四〕莊子云 集戊作「莊子曰」。

〔四五〕郭象曰 集戊作「郭象註云」。

〔四六〕火勝耶月勝耶 集戊作「火勝月月勝火耶」。七集作「火勝月勝耶」。

〔四七〕霜飈散氛裊廓然似朝旭 集戊無此二句。施乙、施丙、七集有此二句。

〔四八〕竟何爲 集戊作「竟何用」。

〔四九〕次韻正輔表兄江行見桃花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正輔表兄」作「表兄程正輔」。集本、集丁「花」字後有「一首」二字。

〔五〇〕轉話 盧校：「轉語」。

〔五一〕漫與 集丁「漫」作「謾」。

〔五二〕願兄 原作「願君」。今從集本、集丁、施乙。

〔五三〕追餞正輔表兄至博羅賦詩爲別 施乙無「表兄」二字。集本、集丁「別」後有「一首」二字。

〔五四〕牧蠻 類丙作「收蠻」。查註云「收」訛。

〔五五〕洞山 合註：「洞」一作「桐」。

〔五六〕瑕謫 原作「瑕垢」。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施註引《老子》：「善言無瑕謫」。

〔五七〕再用前韻 集本「韻」字後有「賦一首」三字，集丁無。

〔五八〕雙鬢 集本、施乙作「霜鬢」。類本作「雙鬢」。集丁作「雙鬢」。

〔五九〕太忍 類丙作「大忍」。

〔六〇〕夜半 原作「半夜」。今從集本、集丁、施乙。

〔六一〕遊博羅香積寺 集本「寺」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六二〕隄防 集甲作「堤坊」。集丁作「堤防」。集乙作「隄防」。

〔六三〕牢丸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牢九」。自註中之「牢丸」亦同。刪去「豈惟牢丸薦古味」句下語。

案「惜施本闕無可考耳」八字。

〔六四〕饅頭 集本、集丁作「漫頭」。

〔六五〕天漿 集本、集丁、施乙作「仙漿」。

〔六六〕戲和正輔一字韻 外集題作「奉和程正輔表兄一字詩」。外集原註：後集五卷有正輔表兄來惠州諸詩；而石刻此詩在遊香積寺後追餞正輔前。外集詩後有東坡自跋，云：「此詩幸勿示人，人不知吾儕遊戲三昧，或以爲詬病也。」七集「正輔」作「正甫」，查註謂「甫」訛。

〔六七〕蘆蕨 外集作「僵蹶」。

〔六八〕荆菅 外集作「荆管」，疑誤。

〔六九〕覲 查註作「覲」。查註本吳批：「覲」當作「覲」。

〔七〇〕金竿 外集作「今竿」。

〔七一〕幹蠱 外集作「幹國」。

〔七二〕審吃 七集作「蹇吃」。

〔七三〕姑固 七集作「姑因」，誤。

〔七四〕并引 集乙作「并敘」。集甲、集丁作「并引」。

〔七五〕璨 集甲、集丁作「粲」。

〔七六〕下看 合註：「下」一作「不」。

〔七七〕白骨 集乙作「白玉」。

〔七八〕心境 類甲、類乙、類丁作「心鏡」。

〔七九〕純熟 施乙作「純淑」。施註引《維摩經》：「久於佛道，心已純淑。」

〔八〇〕造化 集本、集丁、施乙作「造物」。

〔八一〕起相殺 查註、合註：「起」一作「豈」。

〔八二〕非汝 查註作「汝非」。合註：一作「汝非」。

〔八三〕及物 集丁作「反物」。

〔八四〕却私渡 集甲、集丁、施乙、類本作「弔私渡」。

〔八五〕恒沙 施乙作「洄沙」。施註引《維摩詰經》：「有妙喜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洄沙世界之語。」

〔八六〕來往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往來」。

〔八七〕二土 集乙、集丁、施乙作「二士」。施註：「今二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說妙法。」

〔八八〕贈王子直秀才 集本「才」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何校：公自註：「子直住鶴田山」。

〔八九〕奴婢 施乙作「奴隸」。

〔九〇〕江漲用過韻 集本「韻」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九一〕水旱暵 集甲、集丁、施乙、類甲、類乙作「水旱氓」。集乙、類丙作「水旱氓」。查《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均無「氓」字；「氓」當爲「氓」之誤刊。

〔九二〕不作 類甲作「不依」。

〔九三〕連雨江漲二首 七集續集重收，題作「雨二首」。類本「江漲」作「漲江」。

- 〔九四〕移家 七集續集作「移舟」。
- 〔九五〕魚蝦 施乙作「魚蝦」。
- 〔九六〕急雨 七集續集作「疎雨」；原校：「疎」一作「急」。
- 〔九七〕簾櫳 集本、集丁作「簾帷」。施乙作「簾幃」。
- 〔九八〕高浪 類甲、類乙作「高卧」。
- 〔九九〕隱牀 七集續集作「殷牀」。
- 〔一〇〇〕留與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七集續集作「留向」。
- 〔一〇一〕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施乙「荔支」作「荔子」。集本「支」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 〔一〇二〕壺橘 「橘」原作「酒」，合註亦作「酒」，誤。今據類丙註文校正。
- 〔一〇三〕白華 集本、集丁、施乙作「白花」。
- 〔一〇四〕荔子 集本、集丁作「荔支」。
- 〔一〇五〕天公 集本、集丁、施乙作「天工」。
- 〔一〇六〕遣此 類甲、類乙作「遣子」。
- 〔一〇七〕檀梨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楂梨」。卷四十《丙子重九二首》其一「梨檀」，各本亦作「梨檀」。則「檀」、「楂」通。
- 〔一〇八〕似聞 原作「似聞」，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查註、合註作「似聞」，「聞」，疑誤刊。
- 〔一〇九〕江謠 集乙作「江謠」，疑誤。施乙作「江謠」。類丁作「江珧」；查註引《江鄰幾雜志》謂作「珧」是。

參句下查註。

〔二一〇〕斫玉柱 類乙作「取玉柱」。

〔二一一〕予嘗謂 集丁「嘗」作「玉」，疑誤。類乙、類丙「嘗」作「常」，類甲作「嘗」。

〔二一二〕桃榔杖寄張文潛一首……也 施乙無「一首」、「也」字。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云：「蘇季真云：

《寄張文潛桃榔杖詩》，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池邊獨曳桃榔杖，林下閑尋蕞撥苗』，『盛孝章』又誤爲『孝標』。已而悟，故盡易之，雖其家所傳，然去今所行『亡』字韻殊遠，恐傳之誤也。」

〔二一三〕風清 施乙作「清風」。

〔二一四〕真一酒 集本、七集「酒」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法書贊》卷十五有《黃魯直真一酒詩帖》，即

此詩。

〔二一五〕人間 《法書贊》作「平生」。

〔二一六〕與作 施乙作「却作」。《法書贊》作「却與」。

〔二一七〕從事名 集甲作「從事君」。

〔二一八〕次韻程正輔遊碧落洞 集本「洞」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查註作「與程正輔遊碧落洞」。合註謂舊王本題亦作「與程正輔遊碧落洞」；合註以與詩中內容不合，謂題「與」字非。按：集本、集丁、施乙、類本題皆同底本。

〔二一九〕多恢宏 集本、集丁作「方恢宏」。

〔二二〇〕寒蛸 施乙作「寒蟬」。施註引杜詩：「抱葉寒蟬靜。」

〔二二二〕荔支歎 集本「歎」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二三〕一埃 集乙、類本作「一候」，「無人」句下自註中之「一埃」亦同。

〔二二四〕顛阮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顛坑」。

〔二二五〕仆谷 章校：《鑑》作「赴谷」。

〔二二六〕漢永元中……奔騰……羅……和帝罷之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引《後漢·和帝紀》，與自註註文略同。七集「奔騰」作「奔馳」。集本、集丁、類本「羅」作「罹」。

〔二二七〕蓋取 施乙無「蓋」字。

〔二二八〕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饑寒爲上瑞 集本、集丁、施乙無此二句，類本有。

〔二二九〕大小龍茶 施乙無「大小」二字。

〔二三〇〕蔡君謨 集本、集丁、類本無「蔡」字。

〔三三一〕爭新買寵各出意 章校：《鑑》作「先取買寵稱人貢」。

〔三三二〕可憐 章校：《鑑》作「近時」。

〔三三三〕洛陽貢花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引《志林》云：「錢惟演留守洛師，始貢花，識者鄙之。」集本、集丁、類本「洛陽」作「洛下」。

〔三三四〕步月理髮而寢 集本、集丁「寢」後有「一首」二字。

〔三三五〕翾翻 施乙作「飛翾」。查註、合註：「翾」一作「翻」。合註：「翻」一作「翾」，訛。

〔三三六〕肌骨 施乙作「肌膚」。

〔一三六〕漫相屬 集丁、類本作「謾相屬」。

〔一三七〕和子由次月中梳頭韻 施乙作「和子由拔白髮」。集本、集丁收子由詩，子由詩列前，東坡詩列後，題作「和」。子由詩題，即註文之詩敘，詩敘中之「當不復」，子由詩題作「恐不復」。

〔一三八〕曉長 集本、集丁、施乙作「曉人」。

〔一三九〕謂予曰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爲予言」。

〔一四〇〕昧明間 施乙無「間」字。

〔一四一〕纍纍然 施乙無「然」字。

〔一四二〕莖心 施乙作「心莖」。

〔一四三〕秀實 施乙無「實」字。

〔一四四〕和陶讀山海經 集戊在卷二之八。施乙在卷四十二之一，施丙在卷下之一。

〔一四五〕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一四六〕淵明 七集「淵」前有「陶」字。

〔一四七〕其七 七集「七」後有「首」字。

〔一四八〕用其韻 施乙無「其」字。

〔一四九〕掩關 七集作「掩窗」。

〔一五〇〕知有 集戊作「如有」。

〔一五一〕封蟄 集戊、七集作「封執」。

- 〔二五三〕 洵奇逸 集戊、施乙、施丙作「信奇逸」。
- 〔二五三〕 淮南 集戊、七集作「淮仙」。
- 〔二五四〕 二山 七集作「三山」，查註云「三」訛。
- 〔二五五〕 山火 集戊作「火山」。
- 〔二五六〕 冒甘谷 集戊、七集作「育甘谷」，查註云「育」訛。
- 〔二五七〕 廖井 施乙、施丙作「葛井」，查註云「葛」訛。
- 〔二五八〕 口鼻 七集作「口耳」。
- 〔二五九〕 遼哉 集戊作「遼然」。
- 〔二六〇〕 丹成 七集作「金成」。
- 〔二六一〕 二百篇 集戊作「二百字」。
- 〔二六二〕 成壤 七集作「成壤」，疑誤。
- 〔二六三〕 庸妄 集戊、施乙、施丙作「妄庸」。
- 〔二六四〕 散材 集戊作「散才」。
- 〔二六五〕 和陶貧士七首 集戊在卷二之五，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十，施丙在卷上之十。
- 〔二六六〕 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 〔二六七〕 伊邇 施乙、施丙作「俯邇」。何校：「將近」。
- 〔二六八〕 貧士七篇 七集作「貧士詩七首」。

〔二六九〕織鳥 集戊、七集作「織鳥」。七集原校：「鳥」一作「烏」。

〔二七〇〕士 按，施註謂集本作「人」，見註文。集戊作「士」。

〔二七一〕急送 七集作「思送」。查註云「思」訛。

〔二七二〕並世 查註作「並時」。

〔二七三〕我後 施乙、施丙作「我復」。

〔二七四〕大官 集戊、施乙、施丙作「太官」。

〔二七五〕亦可 集戊作「言可」。

〔二七六〕重陽 施乙、施丙作「重九」；原校：石刻作「九」，集本作「陽」。集戊亦作「重九」。

〔二七七〕徂歲 施乙、施丙作「徂歲」；原校：石刻作「歲」，集本作「暑」。集戊亦作「徂歲」。

〔二七八〕慘將 施乙、施丙作「慘將」；原校：石刻作「將」，集本作「多」。集戊亦作「慘將」。

〔二七九〕衣粟 七集原校：「粟」一作「寒」。

〔二八〇〕惠州太守詹範字器之 施乙、施丙「器之」作「惠之」。集戊無「州太」、「字器之」等五字。

〔二八一〕杖履 七集作「杖履」。

〔二八二〕見不識 七集作「更不識」。

〔二八三〕嘗曰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嘗云」。

〔二八四〕予嘗 集本、集丁、施乙「予」前有「然」字。

〔二八五〕久未停 查註、合註：「久」一作「夕」。

〔一八六〕蟲夜 原作「夜蟲」。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

〔一八七〕知秋 原作「如秋」。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查註。合註作「如秋」。

〔一八八〕嶺海 合註：「海」一作「南」。

〔一八九〕參語 七集作「三語」。

〔一九〇〕師莊周 查註作「取莊周」。

〔一九一〕和陶己酉歲九月九日 集戊缺葉。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十二，施丙在卷上之十二。（按集戊編次，此詩應爲卷二之七）。

〔一九二〕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一九三〕菊 章校集戊有此詩；章校：「菊花」（按，民國翻刻集戊本無「花」字）。

〔一九四〕因次韻淵明己酉歲 施乙、施丙無「韻」、「歲」字。

〔一九五〕胡廣 七集「廣」後有「趙戒」二字（按，民國翻刻集戊本有「趙戒」二字）。

〔一九六〕白露 施乙、施丙作「白雲」。

〔一九七〕一酬 施乙、施丙、七集作「一酌」。

〔一九八〕正輔既見和復次前韻慰鼓盆勸學佛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再和」。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同底本。七集後集亦作「再和」，合註謂題從七集本，蓋從七集續集。

〔一九九〕真長生 七集續集作「信長生」；原校：「信」一作「真」。

〔二〇〇〕鄭公 七集續集作「鄭君」。

〔三〇一〕會有適 七集續集「適」作「遇」；原校：一作「適」。

〔三〇二〕寧餐 類本、七集續集作「寧飧」。

〔三〇三〕東岡松柏老西嶺橘柚秋 集本、集丁、施乙無此二句。類本、七集續集有。查註、合註：「東」一作「泉」，謬。

〔三〇四〕著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 《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一（中華書局影印本第七冊）引宋袁文《甕牖閑評》：蘇東坡詩云：（略）。若據韓文出處，乃長頸高結，下方云喉中更作楚聲。今東坡乃借下句一喉字押韻，却與誤讀《莊子》「三緘其口」破句而點者相類。然東坡高材，豈不知此，而故云耳者，以文爲戲也耶！

〔三〇五〕霑霈 施乙作「沾沛」。集甲、集丁作「霑沛」。

〔三〇六〕同正輔表兄遊白水山 集本、七集「山」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〇七〕劈開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擘開」。

〔三〇八〕雲雷 查註、合註：一作「雷霆」。

〔三〇九〕救霜葉 查註、合註：「救」一作「投」。

〔三一〇〕分碧 類甲、類乙：「碧」一作「流」。合註謂「流」誤。

〔三一〇〕湯谷 類丙作「暘谷」。

〔三一一〕次韻正輔同遊白水山 集本「山」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一二〕左旋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左回」。

〔三二四〕款韶石 類甲、類乙作「歎韶石」。

〔三二五〕赤魚白蟹 類本原校：一作「白魚赤蟹」。

〔三二六〕五稜 集本、集丁、類本原註：「稜」，去聲。

〔三二七〕人參一苗 類本無「一苗」二字。

〔三二八〕奉和 集丁作「而奉和之」。

〔三二九〕放杖 集丁作「收杖」。

〔三三〇〕號寒蛙 類甲、類乙作「浮寒蛙」。

〔三三一〕山人 集本、集丁、類本作「仙人」。

〔三三二〕樽疊 施乙作「疊樽」。

〔三三三〕常夜 施乙作「夜常」。

〔三三四〕不我遐 類甲、類乙作「不可遐」，疑誤。

〔三三五〕雲鴉 類本作「飛鴉」。

〔三三六〕與正輔遊香積寺 集本「寺」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查註、合註：一本云「次韻程正輔遊香積寺」。合註謂作「次韻」者非，見題下合註。

〔三三七〕琥珀 集本、集丁作「虎魄」。

〔三三八〕常谷汲 集本、集丁、施乙作「常谷汲」，今從。原作「嘗谷汲」。

〔三三九〕混沌 施乙作「渾沌」。

〔三三〇〕答周循州 集本、集丁「州」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三一〕自是 集本、集丁作「似是」。

〔三三二〕食檳榔 施乙題下原註：或云叔黨作。查註：「榔」一作「粮」。按，今《斜川集》無此詩。

〔三三三〕枝林 施乙作「林枝」。

〔三三四〕八月 施乙作「九月」。

〔三三五〕絳刺 外集作「鋒刺」，疑誤。

〔三三六〕風欺 外集作「風吹」。

〔三三七〕推穀 施乙作「推穀」。施註：檳榔主消穀。

〔三三八〕果錄詎用許 外集作「菓錄渠用許」。

〔三三九〕殷臍腎 外集作「隱臍腎」。

〔三四〇〕鉦漏 外集作「征漏」。

〔三四一〕赤背努 原作「赤背弩」。今從施乙、七集。盧校：「努」。紀校：當作「努」。

〔三四二〕送惠州押監 類本作「送都監北歸」。七集、查註作「送惠州監押」。外集作「送惠州都監北歸」。

〔三四三〕鳴雁 類本、外集作「鴻雁」。七集作「鳴雁」；原校：「鳴」一作「鴻」。

〔三四四〕萬葉 類本作「萬里」。合註謂「里」訛。

〔三四五〕足羈旅 類本、七集、外集「足」作「是」，合註謂「是」訛。類本「羈旅」作「羈客」。

〔三四六〕送佛面杖 類本「杖」前有「柱」字。

〔三四七〕三界 外集作「三世」。

〔三四八〕都在 類甲、類乙、外集作「長在」。

〔三四九〕足成之耳 施乙無「耳」字。

〔三五〇〕本來空 集甲、集丁、施乙、類甲作「本充空」。合註：「來」一作「空」。

〔三五二〕一燈 原作「孤燈」。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查註。

〔三五三〕舞 查註、合註：一作「侮」，訛。何校：王本「舞」作「侮」；「侮」字疑僞。

〔三五三〕漫繞 集丁作「謾繞」。

〔三五四〕肩膀 集乙作「肩肢」。

〔三五五〕吾生 類本作「吾軀」。

〔三五六〕重稽 類甲、類丙作「重啟」。

〔三五七〕餉老馬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飼老馬」。

〔三五八〕吾鬢 類甲、類乙作「吾須」。

〔三五九〕馮註 原作「王註」，合註亦作「王註」，誤，今校改。

〔三六〇〕細粟 類本作「細蕊」。

〔三六一〕照耀 原作「照曜」。集本、集丁、施乙、類本、查註皆作「照耀」，惟合註作「照曜」。今從上各本。

又類本註文亦作「照耀」。

〔三六三〕空腹 類甲、類乙作「空腸」。

〔三六三〕昌黎翁 類本作「昌黎公」。

〔三六四〕王註水經注云云 合註此條註文文意有難明處，集成因之。今據類丙註文刪訂，復王註原貌。

〔三六五〕雨後行菜圃 集本、集丁、類本無「圃」字。集本「圃」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六六〕並岸 查註「並」下原註：讀作傍，去聲。

〔三六七〕乳膏 集本、集丁、施乙作「膏乳」。

〔三六八〕筐筥 原作「筐莒」。合註作「筐筥」。其他各本作「筐筥」，今從。施註引《毛詩》：「何以盛之？維筐及筥。」「莒」疑誤刊。

〔三六九〕杯盤 集本、集丁、施乙作「杯案」。

〔三七〇〕我欲 施乙作「欲往」。

〔三七一〕有微行 集乙作「偶微行」。

〔三七二〕城市 類甲、類丁作「成市」。

〔三七三〕春草 類本作「春早」。

〔三七四〕一食 原作「一飽」。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

〔三七五〕食已 類甲作「食有」。

〔三七六〕淨掃地 類本作「靜掃地」。

〔三七七〕風松 原作「松風」。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

蘇軾詩集卷四十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誥案】起紹聖三年丙子正月，在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至四年丁丑四月作。

新年五首〔一〕

〔王註巖老曰〕按《年譜》，卽紹聖三年也。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州，卽古白鶴基，始營新居，故有「結茅來此住」之句。

其一

曉雨〔三〕暗人日〔三〕，〔王註〕《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謂之人日，以陰晴卜豐耗。杜子美《人日》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春愁連上元。水生挑菜渚，〔王註厚曰〕杜荀鶴《山中》詩：時挑野菜和根煮。〔合註〕何焯曰：挑菜乃人日事。唐子西詩：挑菜年年俗。烟濕落梅村〔四〕。小市〔五〕人歸盡〔六〕，孤舟鶴踏翻。【誥案】紀昀曰：

似武功一派語。猶堪慰寂寞，漁火亂黃昏。

其二

北渚集羣鷺，新年何所之。盡歸喬木寺，分占結巢枝。
【誥案】紀昀曰：查初白謂格律純學少陵。生物會有役，
〔王註〕江淹《雜擬》詩：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謀身〔七〕各及時〔八〕。何當禁畢弋，〔王註〕《莊子·胠篋篇》：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看引雪衣兒。
〔李註〕《天寶遺事》：楊貴妃鸚鵡，名雪衣娘，詩借用其事耳。〔查註〕此詩通首謂白鷺巢林而抱雛，初疑水鳥未必棲木。戊寅初夏閩游，過鉛山縣，城中有古樟三株，大皆合抱，白鷺千百，羣巢其顛。土人云：每歲以三月來，伏雛乃去。方知東坡不我欺也。

其三

海國空自煖，春山無限清。冰溪結瘴雨〔九〕，雪菌到江城。
【誥案】紀昀曰：亦似杜語。更待輕雷發，先催凍筍生。豐湖有藤菜，似可敵蓴羹。
〔王註厚曰〕先生嘗言豐湖有燕脂藤，味滑美，大類蓴。〔李註〕《一統志》：豐湖在惠州府城西，廣十里，有漱玉灘、點翠洲諸勝，中產藤菜。即引東坡此詩。

其四

小邑浮橋外，〔查註〕《六經釋文》：橋必有柱，浮橋以舟爲柱。《詩·大雅·大明》云：「造舟爲梁」是也。李巡註《爾雅》云：比其船而渡也。郭云：比船爲橋。青山石岸東。茶槍燒後有〔一〇〕，〔王註〕《大觀茶論》：一槍一旂爲揀芽，一

槍兩旂次之，餘爲下。〔顧渚山記〕：團黃茶，有一槍兩旂之號。〔李註〕〔茶譜〕：蕪州團黃茶，有一槍兩旂之號者。麥浪水前空。萬戶不禁酒，〔查註〕本集先生〔詩餘〕云：余近釀酒，名萬家春，蓋嶺南萬戶酒也。〔宋史·食貨志〕：權酷非便，仍舊賣麴，惟夔、達、麟、府、辰州〔二〕，汀、漳及廣南東西路不禁。三年真識翁。結茅來此住，〔王註〕戎昱詩：結茅同楚客，卜築漢江邊。歲晚有無〔三〕同。

其五

荔子幾時熟，花頭今已繁。探春先揀樹，〔查註〕〔荔支譜〕：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買夏欲論園。居士常攜客，參軍許叩門〔二〕。明年更有味，懷抱帶諸孫〔四〕。〔結案〕公時命邁指射粵中差遣，故云然也。明年，邁赴仁化令，爲例所格，遂自南龍江至惠州。

和陶詠二疏〔二五〕

二疏事漢時，迹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傅。〔施註〕〔漢·疏廣傳〕：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平恩侯許伯，白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宣帝以問廣，曰：「不宜獨親外家。」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所及。」在位五歲，父子俱移病乞骸骨。〔漢·魏相傳·贊〕曰：孝宣中興，丙、魏有聲。世途方叢擊，〔施註〕〔史記·主父偃傳〕：合從連橫，馳車擊轂。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蛻，〔施註〕〔莊子·知北遊篇〕：汝身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未蛻何所顧。已蛻則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施註〕《漢·疏廣傳》：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勸說君買田宅。廣曰：「賢而多財，損其志；愚而多財，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亡以教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我嘗游〔一六〕東海，〔施註〕《疏廣傳》：東海蘭陵人也。〔查註〕先生自杭移知密州，道出海州，有詩。海州，漢東海郡，二疏故里也。所歷若有素。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大夫，見微而知著。〔施註〕《越絕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睹始知終。」

和陶詠三良〔一七〕

〔施註〕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秦之良臣也。〔合註〕《史記·秦本紀》作子輿氏。註云：子車氏之三子。餘見前《秦穆公墓》詩註。

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施註〕《漢·司馬遷傳》：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施註〕《禮記·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一八〕「殺身固有道〔一九〕，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施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

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輿三踊而出。顧命有治亂，〔施註〕《尚書》有《顧命篇》。臣子得從違。魏顒真孝愛，三良安足希。〔施註〕《毛詩·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三〇〕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施註〕陶淵明《詠貧士》詩：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縻，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合註〕《高士傳》：黔婁先生卒，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詩人玉屑》云：東坡一篇，冠絕古今。《若溪漁隱》云：「余觀東坡《秦穆公墓》詩全與《和三良》詩意相反，蓋少年議論如此，晚年所見益高也。」【誥案】此乃有意自爲翻案，若與前論一轍，則此詩可不作矣。王應麟《困學紀聞》亦云：前輩學識，日新日進，東坡《和淵明三良》，與在鳳翔時所作，議論夔殊。其說與《叢話》同。

和陶詠荆軻〔三〕

〔施註〕《史記》：荆軻，衛人也，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誥案】以上三詩，施註和陶卷與《形》、《影》、《神釋》三詩並編《歸園田居》詩後，爲惠州作。查註據此並編本卷丙子。考王註和陶類，六詩分列。《紀年錄》以《形》、《影》、《神釋》三詩爲海外作，確有所據，今從《紀年錄》改編之外，此三詩仍二註之舊云。

秦如馬後牛，〔施註〕《晉·元帝紀》：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呂氏非復嬴。〔施註〕《史記·秦本紀》：秦之先，大費佐舜，是爲柏翳，賜姓嬴氏。《始皇本紀》：莊襄王爲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名爲政，姓趙氏。《呂不韋傳》：不韋取邯鄲

諸姬與居，知有身，子楚見而悅之，乃遂獻其姬，生子政。子楚立，是爲莊襄王，薨，太子政立爲王。天欲厚其毒，

〔施註〕《左傳·昭公四年》：「司馬侯曰：『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假手李客卿。〔施註〕

《左傳·昭公十一年》：「叔向曰：『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史記·李斯傳》：「爲秦相呂不韋舍人，因以得說秦王，拜爲客卿。卒用其計謀，竟并天下。」功成志自滿，〔施註〕《尚書·仲虺之誥》：「志自滿，九

族乃離。積惡如陵京。〔施註〕《毛詩·小雅·天保》：「如岡如陵。」又，《小雅·甫田》：「如坻如京。」鄭氏云：「京，大也。」

滅身會有時，〔施註〕《周易·繫辭下》：「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施註〕《史記·秦

始皇紀》：「崩於沙丘平臺。趙高與公子胡亥、丞相斯詐爲受遺詔沙丘，立胡亥爲太子，賜公子扶蘇死。」《文選》潘安仁《西

征賦》云：「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邵註〕謂始皇也。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詰案〕以上如千

尋峭壁破空而來，初不知其用意所在，至此忽入本位，下筆有千鈞之力。顧非萬人英。〔施註〕《史記·燕世家》：「秦

兵臨易水，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使荆軻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擊燕，燕斬丹以獻。」《淮南子》：「知過萬人謂之英。」魏、

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施註〕《史記·魏世家》：「當晉六卿之時，智氏最強，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魏

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地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胡爲棄成謀，託國此狂生。

〔施註〕《漢·酈食其傳》：「人皆謂之狂生。」荆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施註〕《史記·荆軻傳》：「燕太子丹求爲報

秦王者，問其傅鞠武。武曰：『有田光先生。』太子遂迎光。光曰：『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

卿。』光見荆軻，欲自殺以激荆軻，因自刎而死。荆軻見太子，於是尊爲上卿，使刺秦王。燕趙多奇士，〔施註〕《漢書·

江充傳》：「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施註〕《家語》：「惜哉小

也，不曰人亡弓，人得之。「合註」施註所引與今本《家語》小異。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施註」《史記·呂不韋傳》：「嫪毐事連相國，呂不韋出就國。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鴆而死。劉向《說苑》：「茅焦對秦始皇帝，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荊陽，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亡秦只三戶，「施註」《漢·項籍傳》：「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三，陸載加周營。「施註」《史記·荆軻傳》：「軻善擊筑者高漸離，秦既逐荆軻之客，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扑始皇，不中。遂誅漸離，終身不近諸侯之人。」《後漢·百官志註》云：「昔燕太子使荆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腋，高祖偃武行文，故易之以板。至今天下人，愍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

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問疾^三

「查註」黃燾不知何許人，時爲惠州推官。先生《與程正輔尺牘》云：「本州黃燾推官，實甚廉幹，郡中殊賴之，不知舉削能及之否，孤進無緣自達。」

安心守玄牝，「王註次公曰」蓋道家謂玄牝，鼻口兩竅也。「查註」《雲笈七籤》：「不死之道在於玄牝。玄，天也，天於人爲鼻。牝，地也，地於人爲口。魂者，雄也，出人人鼻，與天通，故鼻爲玄。魄者，雌也，出入於口，與地通，故口爲牝。乃是天地元氣所從往來也。閉眼覓黃庭。」「查註」《外景經》註云：「黃庭者，目也。」《雲笈七籤》：「命門下一黃庭元王，始明精字曰元陽昌，恒守我兩筭間，車軸下戶是死氣之門，黃庭元王嚴固守之，使神氣不散。問疾來三士^三，澆愁有半瓶。風松時落蕊，病鶴不梳翎。「合註」鄭顥詩：「風動鶴梳翎。樽空我歸去，山月照君醒^三。」

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三六〕

〔王註次公曰〕高要縣，端州也。〔查註〕《元和郡縣志》：高要本漢舊縣，屬蒼梧郡，隋開皇十一年置端州，割屬焉。《輿地廣記》：端州，秦屬南海郡，陳立高要郡，本朝元符三年升興慶軍節度。《九域志》：廣南東路端州高要郡軍，治高要縣。〔誥案〕峽山寺謂清遠峽飛來寺也，詩中已明言之。王註謂高要郡有高要峽，誤，已刪。

新聞妙無多，舊學閑可束。〔王註次公曰〕「束」字，猶束之高閣也。猶當隱季主〔三七〕，〔王註〕《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未遽逃梅福。空腸吐餘思，靜似蠶綴簇。寸田結初果，〔查註〕《黃庭經》：但當吸氣煉子精，寸田尺宅可治生。《胎息經》：胎從伏氣中結。註云：臍下三寸爲氣海，亦爲下丹田，修道者常伏其氣於臍下，守其神於身內，神氣相合，而生元胎，元胎既結，乃自生身。秀若〔三八〕銅生綠。〔王註〕《本草》註：生熟銅皆有青，卽是銅之精華。荆棘掃誠盡，梨棗憂不熟。高人寧鑄金，〔查註〕《抱朴子·黃白篇》：余諮於鄭君：「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遺其方也？」鄭曰：「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下士乃服玉。〔王註〕《抱朴子》：服玉當得于闐國白玉，赤松子服水玉得仙。〔李註〕《北史·李預傳》：羨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掘得大小百餘，皆光潤可玩，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經年，云有效驗。〔查註〕《抱朴子》引《玉經》云：服玉者，壽如玉。又云：服玄真者，其命不極。玄真，玉之別名也。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葱漿消之爲粉，亦可餌以爲丸，燒以爲粉。服之俱令人不死。君看嶺嶠隘，我欲巾笥〔三九〕蓄。〔合註〕《莊子·秋水篇》：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曾攀羅浮頂，亦到朱明谷。旋觀真歷塊，〔王註次公曰〕言所經歷之處，回視之真一塊爾。歸卧甘破屋。

故人老猶仕，世味薄如穀。偶從越女笑，〔王註〕韓退之詩：洪濤春天禹穴幽，越女一笑三年留。不怕蠻江浴。驚聞尺書到，喜有新詩辱。應憐五管客，〔王註厚曰〕韓退之詩：五管遍歷無賢侯，回望萬里還家羞。〔李註〕《舊唐書》：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五府節度使，名嶺南五管。曾作八州督。〔王註〕《晉書》：陶侃，字士行。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袂曰：「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次公曰〕八州都督，先生實事也。嘗守密，徙徐，又徙湖，守登，守杭，又守穎，徙揚，又守定，凡八州也。〔李註〕案先生有詩云：八州憐我往來頻。骨銷讒口鑠，〔王註〕《史記》：鄒陽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膽破獄吏酷。〔王註〕《南史》：王融矯詔立竟陵王子良，賜死。先是太學生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準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爲膽破。〔合註〕陳琳爲袁紹《與公孫瓚書》：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隴雲不易寄，江月乃可掬。〔王註〕唐于良史《春山夜月》詩：掬水月在手。遙知清遠寺，不稱空洞〔三〕腹。蹇驢步武碎，短瑟絃柱促。仰看泉落佩，俯聽石響轂。千峰瀉清駛，〔查註〕本集《峽山寺題名》云：溪水太峻，當作一闌，若夏秋水暴，爲啓閉之節，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千峰瀉清駛〕以下六句，隱寓此意。一往無回躅〔三〕。狂雷失晤語，過電不容目。〔李註〕韓退之詩：雷驚電激語難聞。〔合註〕謝靈運《電贊》：倏燦驚電過，可見不可逐。要知僧長饑，正坐山少肉。〔王註〕《傳燈錄》：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謂之曰：「老僧欲住馮山，可乎？」對云：「馮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然非和尚所住。」百丈云：「何也？」對云：「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之徒，不盈千百矣。」人間無南北，蝸角空出縮。〔合註〕韓退之《聯句》：蔓涎角出縮。仇池九十九，〔公自註〕仇池有九十九泉，余嘗夢至，有詩〔三〕。嵩少三十六。〔公自註〕子由近買田陽翟，北望嵩少〔三〕，甚近。天人同一夢，仙凡無兩錄。陋邦真可老，生理亦粗足。便回〔三〕燕天焰，長作照

海燭。〔公自註〕「燕天焰」見退之詩〔三〕。近黃魯直寄詩云：蓮花合裏一寸燭，牝馬海中燒百川。魯直蓋近有得也。〔王註〕韓退之詩：居然妄推讓，見謂燕天焰。〔李註〕《西京賦》：光焰燭天庭。〔查註〕《尹真人服元氣法》云：氣海者，水歸於海，故名氣海。既知氣海，以心守之，能下照，是心守海也。

贈曇秀

〔查註〕曇秀，卽芝上人。先生守揚州，有唱和詩。本集題跋載叔黨《送曇秀》詩云：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齒足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閑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掛星河。【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餘詳案中。〔案〕總案云：本集《與曇秀山光寺送客詩跋》云：「後五年，秀來惠州見予。」公以元祐壬申帥揚，計至紹聖乙亥，僅四年。蓋曇秀到在丙子也。……凡留十日而去。是冬復至惠度歲，時方往游隱靜，故別去也。茲改編丙子春杪，與其再至情事……脗合。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舊林〔三〕。道人偶愛山水故，縱步不知湖嶺深。空巖已禮百千相，曹溪更欲瞻遺像〔三〕。〔馮註〕《傳燈錄》：曹溪在韶州府城東南。梁時有天竺國僧自西來，泛舶曹溪口，聞異香，曰：「上流必有勝地。」尋之，遂開山立石，乃云：「百七十年，當遇無上法師，在此演法。」今六祖慧能南華寺是也。要知水味孰冷煖，始信夢時非幻妄。袖中忽出貝葉書，〔王註續曰〕佛經出自西天，以貝葉書之，流入中國。〔合註〕王褒《周經藏願文》：窮貝多之葉。《酉陽雜俎》：貝多樹葉，出摩伽佗國，西土用以寫經，長六七丈，經冬不凋。中有璧月綴星珠〔三〕。人間勝絕畧已遍，匡廬南嶺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隄冉冉橫

秋水。〔合註〕蔡邕賦：修長冉冉。誦師〔三〕佳句說南屏，瘴雲應逐秋風靡。胡爲只作十日歡〔四〕，杖策復尋歸路難。〔合註〕〔呂氏春秋〕：杖策而去。留師筍蕨不足道〔四〕，悵望荔子何時丹。

和郭功甫韻送芝道人游隱靜〔四〕

〔查註〕郭功甫是時，當亦宦游嶺外，今考〔青山集〕，無原作。〔詰案〕〔淮海集〕：隱靜在當塗。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觀音妙智力，〔馮註〕〔楞嚴經〕：得大自在力，無畏施衆生。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寧，出世獲常住。〔查註〕〔法華經·普門品〕：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合註〕竟陵王子良〔淨行法門〕云：隨緣示教。芝師訪東坡，寧辭萬里步。道義〔四〕妙相契〔四〕，十年同去住。行窮半世間，又欲浮杯渡〔四〕。〔馮註〕許渾〔送僧〕詩：杯浮野渡魚龍遠，錫響空山虎豹驚。我願焚囊鉢〔四〕，〔馮註〕〔傳燈錄〕：守清禪師，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一鉢，到處是生涯。」不作陳俗〔四〕具。會取却歸時，只是而今路。

和陶移居二首〔四〕并引〔四〕

去歲〔五〕三月，自水東嘉祐寺，遷居〔五〕合江樓。迨今年，多病鮮歡〔五〕，頗懷水東之樂〔五〕。得歸善縣後隙地數畝，父老云：此古白鶴觀〔五〕也。意欣然，欲居之，乃和此詩。

其一

昔我初來時，水東有幽宅。晨與〔三〕鴉鵲〔五〕朝，暮與牛羊夕。誰令遷近市，〔施註〕〔左傳〕昭公三年〔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日有〔三〕造請役。〔施註〕〔漢〕張湯傳〔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歌呼雜閭巷，鼓角鳴枕席。〔施註〕〔漢〕趙充國傳〔從枕席上過師。〕出門無所詣，樂事非宿昔。病瘦獨彌年，〔施註〕〔文選〕謝惠連〔詠牛女〕詩〔彌年缺相從。〕束薪與誰〔五〕析。〔施註〕〔毛詩〕齊風〔南山〕〔析薪如之何。〕

其二

洄潭轉碕岸，我作〔江郊〕詩。今爲一塵氓，此邦〔五〕乃得之。葺爲無邪齋，思我無所思。〔施註〕陶淵明〔六月中遇火〕詩〔鼓腹無所思。〕〔查註〕思無邪齋，在白鶴新居。本集〔思無邪齋銘〕云：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者乎？古觀廢已久，白鶴歸何時。我豈丁令威，千歲復還茲。〔誥案〕紀昀曰：結合有致，此種是東坡本色。江山朝福地，〔查註〕司馬承禎〔天地官府圖序〕：太上曰：「七十二福地，在大地名山之間，上帝命真人治之。」杜子美詩〔玄都壇歌〕：置身福地何蕭爽。古人不我欺〔六〕。〔施註〕韓退之詩：且於此中息，天命不我欺。

食荔支二首〔六〕并引

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查註〕《宋史》：陳堯佐，字希元，樞密使堯叟之弟。仁宗朝，參知政事，卒，諡文惠。不載其知惠州事。鄭俠《西塘集》中，有《陳文惠祠堂記》。《輿地紀勝》：咸平初，陳堯佐權知惠州，手植荔支於州堂。淳祐初，太守趙汝馭，扁曰延相堂〔三〕。〔合註〕史傳止載陳堯佐通判潮州，有《潮陽編》，《續通鑑長編》亦不載知惠州。而《一統志》：惠州名宦載陳堯佐以潮州通判權惠州。《寓惠集》亦云。【詰案】今東堂祠之如故，其傍則野吏亭址也。據至和元年十月惠守黃仲通所刊陳堯佐《野吏亭詩碑》，銜位云：太常丞知軍州事陳堯佐。又仲通跋云：故相穎川公，咸平二年以太常丞典惠陽郡。均無權州之說。堂下有公手植荔支一株，郡人謂之〔六〕將軍樹。〔查註〕蔡君謨《荔支譜》中有將軍荔支，云：是五代時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鄭熊《番禺雜編》：嘗記廣中荔支，凡二十二種，有大將軍、小將軍等名。【詰案】陳堯佐手植荔樹，已不存。今歲大熟，賞啖〔六〕之餘，下逮〔六〕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

其一

丞相祠堂下，〔王註次公曰〕借用杜子美《蜀相》詩「丞相祠堂何處尋」也。將軍大樹旁。〔王註〕《後漢·馮異傳》：諸將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炎雲駢火實，〔王註〕江淹《四時賦》：至若炎雲方起，芳樹未移。韓退之《游青龍寺》詩：然雲燒樹火實駢。瑞露酌天漿。〔王註〕韓退之《調張籍》詩：舉瓢酌天漿。爛紫垂先熟，〔合註〕《管子》：五穀之先熟也。高紅掛遠揚。〔王註〕《詩·幽風·七月》：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分甘遍鈴下，〔王註〕《後漢·周紆傳》引《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車。〔施註〕《漢·司馬遷傳》：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也到黑衣郎。〔王註次公曰〕黑衣，言猿也。《宣室志》：張長史質凶屋以居，覩黑衣人樹上擲瓦見擊，其弟射殺之，乃

猿耳。【誥案】此句用《戰國策》「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事，亦兼用《宣室志》。觀安頓上五字句法及「也到」二字，其意顯然，公往往弄此巧也。合註復引《宣室志》，無謂，已刪。

其二〔六六〕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六七〕「王註次公曰」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六八〕」之語，而韋蘇州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今借用耳。不辭〔六九〕長作嶺南人。

寄高令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據外集補編。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誥案】外集編此詩惠州作，則此爲歸善縣無疑，乃高令罷去後所作，且望其還也。程鄉令侯晉叔、博羅令林抃、龍川令馬東玉、河源令馮祖仁、興寧令歐陽叔向，均無詩，而託公以傳，獨此人爲地主，且得詩，反佚其名字，至於無考，殆亦有幸有不幸也。詩成錦繡開胸臆，論極冰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思家。田園知有兒孫委，〔馮註〕《莊子·知北游篇》：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早晚扁舟到海涯。

遷居〔七〇〕并引〔七二〕

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七三〕，至惠州，寓居〔七四〕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於嘉祐寺。二年三

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七〕，復歸於嘉祐寺。〔詰案〕以上所記遷徙月日，公皆有故，而前註皆不知，今自分別詳載之後，即如觀英吉利屋圖，條條柱礎立空，窗戶闌闌，皆穿插光亮，非比前之印板畫矣。且公爲此文，原欲後人詳求其故，否則一概畧去，但云復歸嘉祐，無不可者。而詰之立惠州案，專取此爲綱領，亦見公之用意者遠也。時方卜築白鶴峰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王註〕按〔年譜〕：先生年六十一，在惠，即古白鶴基，始營新居，至明年乃成。〔詰案〕上年郊恩，有責降官量移一條，章惇繼有獨元祐臣僚終身不徙之奏。公聞之云：不徙正坐穩處，譬如惠州秀才不第，亦須吃糙米飯過一生也。其卜居之意，實由於此。

前年家水東，〔查註〕唐子西《水東廟記》：吾始至惠州，屏居南山之下，北望西江之東，林木有燈煜然，里人曰：「此水東靈廟也。」〔詰案〕嘉祐寺，在歸善縣後，惠人以歸善爲水東，故云「前年家水東」也。今自江口入城，至縣二二里，爲水東街。查註所引非是。回首夕陽麗。去年家水西，〔詰案〕合江樓，在惠州府東江口，今則建於城上，闌人提軍麻中，疑即當日三司行衙故址也。惠人以惠州府爲水西，故云「去年家水西」也。濕面春雨細。東西兩無擇，緣盡我輒逝。今年復東徙，舊館聊一憩。已買白鶴峰，〔查註〕《名勝志》：白鶴峰在惠州城東五里，高五丈。危太朴《東坡書院記》：白鶴峰，在歸善縣北十餘步，下臨大江，遠瞰數百里，惠之勝處也。規作終老計。長江在北戶，〔王註〕杜子美《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雪浪舞吾砌〔七〕。青山滿牆頭，髮鬢〔七六〕幾雲髻。〔王註次公曰〕《古陌上桑》：頭上倭墮髻。〔施註〕《本事詩》：劉禹錫《李司空坐上賦送酒妓》詩：髮鬢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邵註〕《古樂府》：頭上阿墮髻。音義並同，謂髮美貌。〔合註〕《古今註》云：長安婦人，好爲盤桓髻，到於今，其法不絕。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雖慚《抱朴子》，金鼎陋蟬蛻。〔王註〕《抱朴子》云：按仙經云〔七〕：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

仙。又《抱朴子·內篇》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升仙。〔施註〕《晉·葛洪傳》：所著子言黃白之事，緘之金匱，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後忽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世以爲尸解得仙云。猶賢柳柳州，廟俎薦丹荔。〔施註〕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羅池者，故刺史柳侯廟也。其詞曰：荔子丹兮蕉葉黃，雜穀疏兮進侯堂。吾生本無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塵塵各有際。〔王註次公曰〕佛以世爲劫，念念成劫，言光景之速也。道以世界爲塵，塵塵有際，言物各有世界也。〔合註〕《莊子·知北游篇》：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下觀生物息，相吹等蚊蚋。〔王註〕《莊子·逍遙遊篇》：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誥案〕紀昀曰：結句太激，以通幅不露此意，又託之觀物，故不甚顯然耳。今觀此二句，乃自爲「吾生」十字註脚，蓋謂俯仰了此世者，亦不過如此也。曉嵐疑其有玩世不恭意，卽大誤矣。

和陶桃花源〔七六〕并引〔七九〕

〔誥案〕此詩，施註和陶卷置卷末，查註因編庚辰，合註從誤。據石刻，公書此詩敘，遺卓契順，後云：紹聖三年，歲在丙子，清和月，眉山蘇軾錄於惠州白鶴峯新居思無邪齋，以遺卓契順。是時，方營新居，故卽云新居耳。又其詩敘末，較各註本多九字云：故和《桃源》詩以廣其說。由是考之，有此敘卽有此詩，且尚在紹聖丙子四月前之作。今改編於此，庶有依據。

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八〇〕，水甘而芳，民居〔八一〕三十餘家〔八二〕，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

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八三〕，桃源蓋比比也歟〔八四〕。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嘗意〔八五〕天壤間〔八六〕，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予在潁州，夢至一官府，人物與俗間無異〔八七〕，而山川清遠，有足樂者。顧視堂上，榜曰仇池。覺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楊難當所保，余何爲居之。明日，以問客。客有趙令時德麟者，曰：「公何問此〔八八〕，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蓋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合註〕七集本、王本并載杜詩下六句云：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施本止載首二句，今從施本而附註於下。他日工部侍郎王欽臣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八九〕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凡聖無異居，清濁共此世。〔施註〕《傳燈錄》：馮山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心閑偶自見，念起忽已逝。〔語案〕紀昀曰：翻入一層，運意超妙，筆力亦曲折自如。欲知真一處，要使六用廢。〔邵註〕《楞嚴經》：當知是根，非一非六，汝須陀洹雖得六銷，猶未忘一。桃源信不遠，杖藜〔九〇〕可小憩。躬耕〔九一〕任地力，〔施註〕《周禮·地官》：以任地力，以均地貢。絕學抱天藝。臂雞有時鳴，〔施註〕《莊子·大宗師篇》：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尻駕無可稅。苓龜亦晨吸〔九二〕，〔合註〕《本草》註引劉宋王微《茯苓贊》云：其容龜蔡。杞狗或夜吠〔九三〕。〔施註〕《羅浮山靈異事迹記》：麻姑壇有枸杞樹，時有赤犬見於樹下，或天晴朗時，聞犬吠聲。耘樵得甘芳〔九四〕，齧齧謝炮製。子驥雖形隔，淵明已心詣。〔施註〕《陶淵明桃花源記》：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

聞之欣然親往。高山不難越，淺水何足厲。不如〔九三〕我仇池，高舉復幾歲。從來一生死，〔合註〕王羲之《蘭亭序》：固知一死生為虛誕。近又等癡慧〔九六〕。〔合註〕《法苑珠林》：以智慧故滅意癡。蒲澗安期境，〔公自註〕在廣州〔九七〕。〔施註〕《嶺表錄異》：菖蒲澗，在廣州城之東北十五里，澗中生菖蒲，多是一寸十二節，山半有菖蒲觀，跨水有玉烏閣，即安期生上昇之地。羅浮稚川界。〔施註〕《羅浮山記》：葛稚川人羅浮煉丹，弟子從之者五百餘人，置觀四所，今丹竈存焉。夢往從之遊，〔施註〕《文選》沈休文《鍾山》詩：所願從之游。神交發吾蔽。〔施註〕杜子美《過郭代公故宅》詩：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冥。桃花滿庭下，流水在戶外。〔譜案〕十字仙筆。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施註〕陶淵明《桃花源記》：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

和子由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九八〕

〔查註〕《樂城集》：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花。或云，此花壽祥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詩。

春萸秋莢兩須臾，神藥人間果有無。無鼻何由識蒼蘆，有花今始信菖蒲。〔王註次公曰〕菖蒲最難得花。《南史》：梁武帝母張皇后見之，曰：「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生武帝，衆人不見也。〔施註〕《本草》：菖蒲。陶隱居補註云：真菖蒲葉有脊，四月五月，亦作小釐花也。〔合註〕何焯曰：曾於陽山菖蒲泉中見之，花形如蛺蝶，色比茄花較淺，其心似蘭，未嘗如書所載大如掌也。芳心未飽兩蛺蝶，寒意知鳴幾螻蛄。〔施註〕《莊子》：逍遙遊篇：螻蛄不知春秋。註云：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記取明年十二節，〔王註〕《本草圖經》：菖蒲亦有一寸

十二節者。〔施註〕《羅浮山記》：宜山中，菖蒲一寸十二節。小兒休更籟霜鬚。〔王註次公曰〕以菖蒲能烏髭須，故也。〔合註〕《本草》註：菖蒲服至五年，白髮黑，落齒更生。

兩橋詩并引

惠州之東，江溪合流，有橋，多廢壞，以小舟渡。羅浮道士鄧守安，始作浮橋。以四十舟爲二十舫，鐵鎖石碇〔九〕，隨水漲落，榜曰東新橋。州西豐湖上，有長橋，屢作屢壞。棲禪院僧希固築進兩岸〔一〇〕，爲飛樓〔一一〕九間，盡用石鹽木，堅若鐵石，榜曰西新橋。皆以紹聖三年六月〔一二〕畢工，作二詩落之。

東新橋〔一〇三〕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空霓。〔王註次公曰〕羣鯨以言四十舟，霓以言橋也。〔師川曰〕杜牧《阿房宮賦》：複道橫空，不霽何虹。〔合註〕韓退之《石鼓歌》：金繩鐵索鎖紐壯。首搖翻雪江，尾插崩雲溪。機牙任信縮，〔合註〕《吳志·周紡傳》：表裏機牙。漲落隨高低。輓轡卷巨纜〔一〇四〕，青蛟挂長隄〔一〇五〕。奔舟免狂觸，脫筏防撞擠。一橋何足云，謹傳廣東西〔一〇六〕。父老有不識，喜笑爭攀躋。〔施註〕杜子美《西枝村尋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詩：攀躋倦日短，語樂寄夜永。魚龍亦驚逃，雷雹〔一〇七〕生馬蹄。嗟此病涉久，公私困留稽。姦民食此險，出沒如鳧鷖。似賣失船壺，〔王註〕《鷓冠子》：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

金。《遼齋閑覽》云：《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乃今所謂浮環者。凡渡江海，必預備浮環，以虞風濤覆溺之患。其形如環而空中，用帛爲帶，挂之項上，出兩手以案之，則浮而不溺，可以待救，至今浙人呼爲壺。如去登樓梯。〔王註〕《後漢書》：劉琦嘗與諸葛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乃共升樓，因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人吾耳，可以言未？」〔施註〕《世說》：殷浩廢後，恨簡文，曰：「上人著百尺樓上，儻梯將去。」《五代史·李崧傳》：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崧召書吏登樓，去梯，作詔書，倒用都統印，告諭諸軍。不知百年來，幾人隕沙泥。豈知濤瀾上，安若堂與閨。往來無晨夜，醉病休扶攜。使君飲我言，妙割無牛雞。不云二子勞，歎我捐腰犀。〔公自註〕二子造橋〔一〇八〕，余嘗助施犀帶。我亦壽使君，一言聽扶藜。常當修未壞，勿使後噬臍。〔施註〕《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

西新橋〔二〇九〕

昔橋本〔二〇〕千柱，挂湖〔二二〕如斷霓。〔施註〕杜牧之《弄水亭》詩：斷霓天帔垂。浮梁陷積淖，〔王註〕次公曰：「積淖，深泥也。音奴教反。」〔施註〕《漢·韋玄成傳》：天雨淖。註云：淖，泥也。〔合註〕《方言》：船舟謂之浮梁。《左傳》：成公十六年：「陷於淖。破板隨奔溪。笑看遠岸沒，坐覺孤城低。聊因三農隙，〔王註〕《左傳》：隱公五年：「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合註〕《周禮·天官》：三農生九穀。註：鄭司農云，平地、山、澤也。稍進百步隄。炎州無堅植〔二三〕，〔施註〕《楚辭》：屈原《遠遊章》：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施註〕杜子美《得廣州張判官書》詩：忽得炎州信。潦水輕推擠。千年誰在者，鐵柱羅浮西。獨有石鹽木，

白蟻不敢躋。似開銅駝峰，如鑿鐵馬蹄。岌岌類鞭石，〔王註〕《三齊畧記》：秦始皇作石橋於海上，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人鞭之，乃流血。山川非會稽。〔王註次公曰〕始皇所作石橋，在今會稽郡，石猶作赤色也。嗟我久閣筆，〔王註〕《典畧》：王粲才既高辯，每朝廷奏議，卿相皆閣筆，不敢措手。〔施註〕《唐陸贄傳》：從狩奉天，書詔日數百，他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不書紙尾鷺。〔王註次公曰〕法帖中有王氏一帖，最後大書一鷺字，相傳此帖之珍，所酬至五十餘萬云。〔施註〕韓退之《藍田縣丞廳記》：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蕭然無尺筮，欲構〔二二〕飛空梯。百夫〔二四〕下一杙，椽此百尺泥。〔公自註〕橋柱石礫之下，皆有堅木，椽人泥中丈餘，謂之頂椿。〔王註〕《爾雅·釋宮》：楸謂之杙。註云：槩也。〔施註〕《左傳·襄公十七年》：臧堅以杙扶其傷而死。《漢·廣川王去傳》：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顏師古曰：杙，槩也；椽，音竹角反。〔合註〕《毛詩》「兔置」註：丁丁，椽杙聲也。探囊賴故侯，寶錢出金閨。〔公自註〕子由之婦史，頃入內，得賜黃金錢數千〔二五〕助施。父老喜雲集，〔施註〕《漢·蒯通傳》：天下之士，雲合霧集。〔合註〕《史記·秦始皇紀》：天下雲集響應。簞壺無空攜。二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似聞百歲前，海近湖有犀。〔公自註〕橋下舊名鰐湖，蓋嘗有〔二六〕鮫鰐之類。〔查註〕《廣東舊志》：鰐作鱷。湖在惠州城西一里，小而深黑，相傳中潛鱷魚，亦名鱷穴。那知陵谷變，枯瀆生芟藜。後來勿忘今，冬涉水過躋。

擷菜〔二七〕并引

【誥案】此詩施編在遺詩中，查註據《寓惠集》補編。

吾借〔二八〕王參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二九〕過子終年飽飫〔三〇〕，夜半飲醉，無以解酒，輒擷菜煮之。味含土膏，氣飽〔三一〕風露，雖梁肉不能及〔三二〕也。人生須底物，而更貪耶？乃作四句。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詰案】粵中竹筍蘆菔皆苦辛，獨芥藍青脆可喜，公所指乃芥藍也。我與何曾〔三三〕同一飽，【詰案】晉書：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廚膳滋味過於主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飭處。不知何苦食雞豚。

悼朝雲〔三四〕并引

紹聖元年十一月，戲作《朝雲》詩〔三五〕。三年七月五日，朝雲病亡於惠州，葬之棲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予既〔三六〕銘其墓，〔查註〕本集先生誌朝雲墓云：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事先生二十有三年。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於惠州，葬於西湖之上，棲禪山寺之東南。且和前詩以自解。朝雲始不識字，晚忽學書，粗有楷法。蓋嘗從泗上比丘尼義沖〔三七〕學佛，亦畧聞大義，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施註〕先生於朝雲墓前作六如亭，蓋取經中「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之語。

【詰案】此亭乃寺僧所作也，見本集《與李端叔書》中，今亭猶存。

苗而不秀豈其天，〔施註〕苗而不秀引《論語·子罕》：又引庾信《傷心賦序》：苗而不秀，類有所悲。追悼前亡，唯覺傷心。不使童烏與我玄。〔王註〕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次公曰〕此言朝雲所

生之子幹兒，未百日而亡也。駐景恨無千歲藥，〔查註〕李商隱詩：檢與神方教駐景。贈行惟有小乘禪。〔王註〕宗密禪師有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之論。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施註〕白樂天《和微之》詩：垂老休吟花月句，恐君更結後生緣。歸卧竹根無遠近，〔王註〕子仁曰：杜子美《少年行》詩：傾銀瀉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夜燈勤禮塔中仙。〔王註〕次公曰：塔中仙，指言大聖塔也。

縱筆

〔王註〕按此詩，執政聞而怒之，再貶儋耳。〔合註〕曾季狸《艇齋詩話》：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曰：「爲報先生春睡美」，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爲安穩，故再遷也。〔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牀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誥案〕公祠有睡美處三間，在朝雲祠傍，最爲幽勝，嘗親至其地。後爲墨吏割佔人廨，惠人深憤其事。然此乃《歸善誌》所載，後有畏議知耻者至，終當復之也。道人輕打五更鐘。〔查註〕《北齊書·上洛王子元海傳》：孝昭幸晉陽，元海留典機密。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

丙子重九二首

其一

三年瘴海上，越嶠真我家。登山作重九，蠻菊秋未花。惟有黃茅浪〔三六〕，〔王註〕次公曰：言風吹黃茅

如浪，一高一下也。堆壟生坳窞〔二二九〕。〔合註〕《廣韻》：坳，地不平也。《說文》：窞，污衺下也。蠶酒藥衆毒〔二三〇〕，酸甜如梨櫨。何以侑一樽，鄰翁〔二三一〕饋蛙蛇。亦復強取醉，歡謠雜悲嗟。今年吁惡歲，僵仆如亂麻。〔王註〕《前漢·天文志》：秦以兵內兼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誥案〕朝雲以病疫卒。此會我雖健，狂風卷朝霞。〔王註次公曰〕言強健易過，如暴風吹朝霞而卷去也。〔查註〕朝霞，借以言朝雲也。〔今年吁惡歲〕以下八句，專爲朝雲而發。使我如霜月，孤光掛天涯。西湖不欲往，暮樹〔二三二〕號寒鴉。〔施註〕此句指朝雲也。朝雲葬棲禪寺，墓在西湖上。

其三

窮途不擇友，過眼如亂雲。餘子誰復數，坐閱〔二三三〕兩使君。〔查註〕詹範，字器之。方子容，字南圭。相繼爲惠州守，皆見本集。共飲去年堂，〔施註〕《晉·王戎傳》：滅公榮，則不敢不共飲。俯看秋水紋。〔王註〕《古樂府》：渡遼本自有將軍，寒風蕭蕭生水紋。此水與此人，相追兩沄沄。〔王註〕韓退之詩：波浪沄沄去。〔施註〕杜子美《空靈岸》詩：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老去各休息，造化〔二三四〕嗟長勤。〔合註〕《梁書·范雲傳》：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佳哉此令節，不惜與子分。何以娛我客，游魚在清瀆。水師三百指，〔王註〕《史記》：僮手指千。鐵網欲掩羣。獲多雖一快，買放尤可欣。此樂真不朽，明年我歸耘。

和陶乞食〔二三五〕

【誥案】此二詩（按，指此首與下首），施註和陶卷並編，查註因並編海外作。海外年荒米缺，時有匱乏之憂，甚至欲學龜息以不食，與《乞食》詩「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句不合。其《和胡曹示顧曹》詩，以長安花興比，與梅花詞同一感悼，故云「誰言此弱質，對句餘清悲」也。今定爲惠州作。

莊周昔貸粟，猶欲春脫之。魯公亦乞米，炊煮尚不辭。淵明端乞食，亦不避嗟來。〔施註〕《禮記·檀弓下》：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有餓者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嗚呼天下士，死生〔二六〕寄一杯。斗水〔二七〕何所直，遠汲苦姜詩〔二八〕。幸有餘薪米，養此老不才。至味久不壞，可爲子孫貽。

和陶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二九〕

【誥案】此詩悼朝雲也。

長春如稚女，〔查註〕按《本草》：金盞草，一名長春花，言耐久也。但金盞花色深黃。今詩云「卯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乃是紅色，當另是一種。飄飄〔一四〇〕倚輕颺。〔施註〕《文選》張平子《思玄賦》：飄遙神舉逞所欲。卯酒暈玉頰，〔施註〕白樂天《水齋》詩：卯酒善消愁。紅綃卷生衣。〔合註〕元微之詩：粉汗紅綃拭。白樂天詩：又脫生衣換熟衣。低顏香自斂，含睇意頗微。〔合註〕《楚辭·九歌》：既含睇兮又宜笑。寧當娣黃菊〔一四一〕，未肯似戎葵〔一四二〕。〔施註〕《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娣婦謂長婦爲姒。〔查註〕《爾雅翼》：蜀葵名戎葵，亦名胡葵。《夏小正》云：四月小滿後五

日，胡葵華。卽此。〔合註〕《爾雅翼》：蜀葵，亦謂之側金盞。誰言此弱質，〔施註〕杜子美《新松》詩：弱質豈自負。閱世〔二四三〕觀盛衰。頽然疑薄怒，沃盥未可揮〔二四四〕。〔施註〕《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秦，秦伯納女五人，奉匭沃盥，既而揮之。瘴雨吹蠻風〔二四五〕，凋零豈容遲。〔施註〕白樂天詩：千花百草凋零後，留向紛紛雪裏看。老人不解飲，短句餘清悲〔二四六〕。【誥案】紀昀曰：結得悽惋。

次韻子由所居六詠

〔查註〕《樂城集·寓居六詠》，第一首云：手植天隨菊，晨添苜蓿盤。叢長憐夏苦，花晚怯秋寒。素食舊所愧，長齋今未闌。殷勤拾落蕊，眼暗讀書難。第二首云：山丹炫南土，盈尺愧西京。所至曾無比，知非浪得名。未須求別種，尚欠剝繁英。行復春風度，天涯眼暫明。第三首云：鄰家三畝竹，蕭散倚東牆。誰謂非吾有，時能惠我涼。雪深聞毀折，風作任披猖。事過還依舊，相看意愈長。第四首云：弱榴生掩冉，插竹強支叉。旋疊封根石，能開著子花。扶持物遂性，綴緝我成家。故國田園少，何須恨海涯。第五首云：大雞如人立，小雞三寸長。造化均付與，危冠兩昂藏。出欄風易倒，依草枯不僵。後庭花草盛，憐汝計興亡。第六首云：西鄰分半井，十口無渴憂。歲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艱難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聞山田婦，出汲爭羣牛。自註：山中澗谷枯竭，汲者每苦牛奪其水，一人出汲，輒數人持杖護之。

堂前種山丹，〔王註〕丘濬詩：十年踪迹滯南荒，只見山丹與佛桑。錯落馬腦盤。〔王註〕《唐書》：裴行儉平都支遮匄，獲碼腦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持之，趨跌，盤碎，行儉色不少吝。杜子美《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詩：內府殷紅馬腦盤。堂後種秋菊，碎金收辟寒。〔王註〕《酉陽雜俎》：嗽金鳥出昆明國。魏明帝時，其國來獻，常吐金屑如粟，鑄之，乃爲器服。官人爭以鳥所吐金爲釵珥，謂之辟寒金，以鳥不畏寒也。官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草木如有情，慰此芳歲闌。幽人正獨樂，不知行路難。〔王註厚曰〕行路難，言悲傷世路艱難及離別之意。出吳兢《樂府解題》下卷。

其二

詩人故多感，〔王註〕《四庫》：花發憶兩京。〔王註〕杜子美《立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石榴有正色，〔王註〕《莊子·齊物論篇》：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玉樹真虛名。〔王註次公曰〕此暗使揚雄事。雄作《甘泉賦》云：翠玉樹之青葱。晉左思詆雄以爲生非其壤，虛而無證，今先生以子由庭下之花，有名玉樹者，乃借左思論揚雄玉樹之名爲虛，故云「真虛名」耳。〔施註〕按子由詩云：後庭花草盛。註云：矮雞冠，卽玉樹後庭花，故此和章及之。粲粲秋菊花，卓爲霜中英。〔施註〕陶淵明詩：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萸盤照重九，纈蕊兩鮮明。

其三

幽居有古意，義井分西牆。〔施註〕《唐文粹》有邵真《義井記》。誰云〔王註〕《三伏熱》，止須一杯涼。先生

坐忍渴，羣鷄自披猖。〔王註〕《北史·王暕傳》：齊昭帝欲以暕爲侍中。暕曰：「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施註〕韓退之《此日足可惜》詩：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衆散徐酌飲，逡巡味尤長。〔施註〕《晉·阮瞻傳》：瞻常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其四

先生飯土墻，〔王註〕《韓子》：堯舜飯土墻，啜土型。〔施註〕《史記·秦始皇紀》：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墻，啜土型。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無物與劉叉。何以娛醉客，時嗅砌下花。井水分西鄰，竹陰借東家。〔查註〕《坤雅》：種竹法，刷取東南，引根於園西北種之，久久自當滿園。語云：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蕭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王註致約曰〕先生在惠州《與廣西憲曹司勳帖》云：某惟少子隨侍，全是一行脚僧，但喫些酒肉耳。

其五

東齋手植〔一〕柏，今復幾尺長。知有桓司馬，榛茅爲遮藏。〔王註〕子仁曰《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今詩蓋用此也。所謂「知有桓司馬」者，恐柏樹遭伐，故遮護之耳。近聞南臺松，新枝出餘僵。〔合註〕先生在徐州《種松》詩云：坐待走龍蛇，清陰滿南臺。年來此懷抱，豈復〔二〕驚凡亡。

其六

新居已覆瓦，【詰案】公自謂白鶴新居，已覆瓦也。無復風雨憂。【王註】杜子美《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王註】《揚子》：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幘幘也。橙栽與籠竹，小詩亦可求。【王註次公曰】杜子美《從韋二明府處覓綿竹》詩：華軒鶴鶴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堂成》詩：橙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尚欲煩貳師，刺山【三五】出飛流。【施註】《後漢·耿恭傳》：匈奴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歎曰：「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乃整衣服，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應須鑿百尺【二五】，兩綆載一牛【二五】。【查註】先生新居白鶴峰將成，尚未鑿井，故此詩云然。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查註】《春秋繁露》云：養生之大者在受氣，間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黃山谷《題跋》云：東坡先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久又棄去。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云，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又，石刻先生自書此詩後云：丁丑七月十九日，錄示子野，向嘗論其詳矣。【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馮註】《抱朴子》：胎息者，謂以鼻口呼吸，如在胞胎中初學行氣，常令人多出少。蛟龍莫放睡，雷雨直【二五】須休。【馮註】《易·屯》：雷雨之動滿盈。要會【二五】無窮火，【馮註】《莊子·養生主

篇：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嘗觀〔一五〕不盡〔一五〕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五〕一燈留。〔馮註〕引《維摩經》無盡燈事。

贈陳守道〔一五〕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一氣混淪生復生，〔馮註〕《越絕書》：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四時而萬物備。〔查註〕《列子·天瑞篇》：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張湛註云：渾然一氣，尚未離散。有形有心卽有情。〔馮註〕《莊子·德充符篇》：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共見利欲飲食事，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馮註〕《春秋繁露》：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金氣也，其音商也。險處直在嵌巖坑。人僞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自取先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士〔一六〕松柏寒，〔查註〕《雲笈七籤》：陳少微，字子明。蓬萊真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爲腹，陽爲神兮陰爲精。〔查註〕《紅鉛火龍訣》云：陰符陽火，圓合天符，皆依刻漏運行，奪取氣候，入神鼎中，使真鉛天地之母，受此運用，而產精神。《黑鉛水虎訣》云：黑鉛者，非是常物，是玄天神水，生於天地之先，作衆物之母，上爲星辰，下爲真鉛之精，常與太陽和合，長養萬物，故我先真聖師采此陰精，誘會太陽之氣，結爲神丹。渴飲靈泉水，飢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離，〔查註〕本集《寄子由龍虎坎離說》云：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而肺生之離之物也。青龍屬東，白虎屬西，此其正也。更歷分布者，青龍建緯於酉，白虎建緯於卯，刑德並會，而龍虎歡喜，顛倒相見，以主生爲德。若龍

東虎西，定位各居，自生自旺，則二物相競，以主殺爲刑。鎖禁姤女關嬰兒。樓臺十二紅玻璃，木公金母相東西。「查註」《參同契》註云：慈母云金，金生坎水，水卽金公，水稱孝子。嚴父云木，木生砂汞，子又生孫，子繼孫踵。《西王母傳》云：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元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純鉛真汞星光輝，「查註」《參同契》：癸爲真鉛，壬爲真汞。烏升兔降無年期。「查註」《玄奧集》云：日中烏，比心中之液也。月中兔，比腎中之氣也。《金丹歌》云：若也知時能運用，金烏玉兔自西東。停顏却老只如此，哀哉世人迷不迷。

辨道歌

〔查註〕東坡晚年，留心養生之術，於龍虎鉛汞之說，不但能言，而且能行。二詩闡抉道家內外丹，殆無餘蘊，特爲參合衆說，詳加註釋，使覽者瞭然。【詰案】辨道之要訣，莫詳於本集《續養生論》，蓋專以發明此詩，其次敘井然可辨也。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北方正氣名祛邪，「查註」《參同契》：衆邪辟除，正氣常存。註云：北方坎位，乃真鉛所居之本鄉，居於此，則金木火三方之正氣，如水之朝宗。《玄奧集》：北方正氣，日月爲輪，搬水運火，晝夜無停。東郊西應歸中華。離南爲室坎爲家，「查註」《參同契》註：子居北，北乃坎之正位。午居南，南乃離之正位。先凝白雪生黃芽。「馮註」揚雄曰：或玄而萌，或黃而芽。「查註」《參同契》云：津液騰理。註云：津乃玉津，卽白雪也；液乃金液，卽黃芽也。黃河流駕紫河車，「查註」《參同契》：北方河車。註云：水多居北，搬運而南，使水自下升載竇而上如河車之運，故云河車。水

精池產紅蓮花。〔查註〕《雲笈七籤》：凡欲胎息，先丹田，次存五臟，次存心，心如紅蓮花，未開下垂。《黃庭經》：心部之宮蓮含華。註云：心藏之質，象蓮花之未開也。赤龍騰霄驚盤蛇，〔馮註〕《真訣》註：龍本坎水而出於火，虎本離火而出於水，是乃水火之相生也。《志林》：人生死自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爲腎。姤女含笑嬰兒呀。〔馮註〕《參同契》：河上姤女，得火則飛。孫思邈詩：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爲魂魄。一體渾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爐列火，烘焙翕赫。姤女氣索，嬰兒聲寂。紫色內達，赤芒外射。骨變金植，顏駐玉澤。十二樓瞰靈泉霑，〔合註〕《靈》應作「窪」。《說文》：窪，清水也。《玉篇》：深也。〔查註〕《玄奧集》：何謂十二樓？答曰：人之喉嚨管，有十二節是也。《華池玉液陰交加》。〔查註〕《玄奧集》：以投汞鉛，名曰華池紫清，曰華池正在氣海內。又，玉液口液。又云：何謂瓊漿玉液？答曰，皆神水也。子馳午前〔二六〕無停差，〔查註〕《參同契》註：子當右轉，午乃東旋。《上陽子註》云：子居五行之始，故爲一陽之首。又，《玄奧集》：在天爲日月，在人爲心腎，在時爲子午，在方爲南北。《抱朴子》云：內卦三爻法，一年之春夏，一日之子後午前。外卦三爻法，一歲之秋冬，一日之午後子前。子後進火，午後退符，其理一致。三田聚寶真生涯。〔查註〕《玄奧集》：腦爲上田，心爲中田，氣海爲下田。《悟真篇》：太一在爐宜慎守，三田寶聚應三台。龜精鳳髓填餒飢，〔查註〕《玄奧集》：龜精鳳髓、兔髓烏肝，先天地精，不過真鉛真汞交結而成。天地駭有鬼神嗟。〔查註〕陳楠《翠虛篇》：金翁玉姤奪造化，神鬼哭泣驚相喧。一丹休別內外砂，〔馮註〕《太清煉靈丹經》：丹砂外包八石，內含金精。《仙經》：道家用金色藥石於鼎，以水火煉之成丹，爲外丹。口吐濁氣，曰吐故，鼻納清氣，曰納新，爲內丹。長修久餌須升遐〔二六〕。〔合註〕《許邁本傳》：郭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腸中澄結無餘相〔二六〕，〔誥案〕馮景註引《莊子》「相梨橘柚」，非是，已刪。〔合註〕歐陽詹《棧道銘》：

澄結既定。俗骨變換顏如葩。〔查註〕《參同契》：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支，顏色悅澤好。哀哉世人爭齒牙，指僞爲真正爲哇。〔合註〕《晉書·潘尼傳》：抑淫哇。輕肥甘美形驕奢，譎詭詐妄言矜誇。遊魚在網兔在罟，一氣頓盡猶嘔啞。餘生所託誠棲槎，九原枯髀如亂麻。〔合註〕枯髀，卽枯骨之意。胡不斷衆〔二六〕如鑊鉚〔二七〕，〔馮註〕《莊子·天運篇》：兵莫憚於志，鑊鉚爲下。空與利名交撐拏〔二八〕。胡不騰踏〔二九〕如文駟，可惜貪愛相漫漶〔三〇〕。真心道意非不嘉，餐金閑暇〔三一〕非虛譁。〔馮註〕《真誥》：仰咽金漿，控景登空。〔查註〕《參同契》：金性不朽敗，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何須橫議相疵瘕〔三二〕，〔合註〕《淮南子》：病疵瘕者，捧心抑腹。柳子厚詩：唯恐長疵瘕。衆口並發鳴羣鴉。安知聚散同魚蝦，自纏如繭居如蝸。日懷嗔喜甘籠笈，〔馮註〕屈原《懷沙賦》：鳳凰在笈兮，雞雉翔舞。其去死地〔三三〕猶獵殺〔三四〕。〔馮註〕《說文》：殺，杜豕也。《左傳·定公十四年》：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豕。吾恨爾見有所遮，海波或至驚井蛙。烏輪卽晚蟾影斜，吾時俱睹超雲霞。

吳子野絕粒不睡，過作詩戲之，芝上人、陸道士皆和，予亦次

其韻〔三五〕

〔查註〕吳子野，名復古。芝上人，卽曇秀。本集《雜記》：陸道士，名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能詩，久客江南，無知之者。吳遠遊過彼，遂與俱來惠州。

聊爲不死五通仙，〔王註次公曰〕佛具六通，而神仙衆特五通而已，五通則不死，六通無死無生。〔施註〕《華嚴經》：

寶輪妙莊嚴世界，有佛名功德海光明輪，於彼時爲五通仙，現大神通，六萬諸仙，前後圍繞。終了無生一大緣。〔王註〕《傳燈錄》：慧能大師對內侍薛簡曰：「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獨鶴有聲知半夜，老蠶不食已三眠。〔王註次公曰〕韓退之文：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蓋惟三眠而老焉。憐君解比人間夢，〔公自註〕芝有夢齋，子由作銘。許我時逃〔王註〕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王註〕陶淵明詩：屢闕清醑至，何以樂當年。

白鶴峰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二首

〔王註〕先生《白鶴故居圖》：翟氏林行婆居，皆在新居之西。〔查註〕危太朴《東坡書院記》：紹聖四年三月，白鶴峰新居成。紹興初，虔寇謝達陷惠州，官舍焚蕩無遺，獨存公故居，烹羊致奠而去。〔合註〕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二年冬事也。〔誥案〕翟逢亨故居，今猶存。

其一

林行婆家初閉戶，〔王註十朋曰〕先生《與周文之帖》云：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查註〕行婆，老嫗居家事佛者之通稱。《司馬溫公集》有《張行婆傳》。〔翁方綱註〕本集《白鶴新居上梁文》：年豐米賤，林婆之酒可賒。〔合註〕「行」字作仄聲讀。《廣韻》：下孟切。翟夫子舍尚留關。〔查註〕《名勝志》：翟夫子舍，在白鶴峰側，宋邑人翟逢亨也。天性至孝，博洽羣書。東坡詩「翟夫子舍尚留關」，卽此。〔合註〕《高惠集》註：翟逢亨藏修於白鶴峰側。連娟

缺月黃昏後，〔王註〕韓退之《秋懷》詩：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施註〕漢司馬相如《上林賦》：長眉連娟。郭璞曰：連娟，言曲細。又按《楚辭》劉向《九歎》：日黃昏而長悲。縹緲新居紫翠間。〔王註〕杜子美《敬贈鄭諫議》詩：築居仙縹緲。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鋌山。〔公自註〕韓退之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柳子厚云：海上尖峰若劍鋌，秋來處處割愁腸。皆嶺南詩也〔一七五〕。〔施註〕張望詩：愁來不可割。〔查註〕《老學庵筆記》：柳子厚詩「海上」云云，東坡用之云「割愁還有劍鋌山」。或謂可言割愁腸，不可但言割愁。亡兄仲高云：晉張望詩云「愁來不可割」，此「割愁」二字出處也。中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春自往還。〔王註〕杜子美《村夜》詩：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

其二

甕間畢卓防偷酒，〔誥案〕此句仍頂林行婆。壁後匡衡不點燈。〔王註〕《西京雜記》：匡衡好讀書，家貧，無油燭，乃鑿鄰壁，映光讀書。〔誥案〕此句仍頂翟逢亨。待鑿平江百尺井，〔王註〕盧仝詩：轆轤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要分清暑〔一七六〕一壺冰。〔王註〕邁曰：先生有《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盤石，石盡乃得泉》詩一首，卽此井也。〔誥案〕是時井未鑿，兩家皆取汲於江。詩乃許兩家共汲此井，以所居皆在白鶴峰上故也。佐卿恐是歸來鶴，〔王註〕《廣德神異錄》：天寶中，玄宗獵於沙苑，有孤鶴，帝射之，鶴中箭西南而逝。益州有道觀，青城道士徐佐卿，一歲常三四至。一日，自外至，謂弟子曰：「吾行山中，爲飛矢所中。」以箭掛於壁，且曰：「後箭主到此，付之。」後明皇幸蜀，遊於觀中，識其箭，曰：「此吾沙苑所射鶴箭。」乃知是佐卿焉。〔施註〕《廣德神異記》云：觀卽明月觀。次律寧非過去僧。〔施註〕《高道傳》：房瑄與邢和璞遊廢佛堂。和璞以杖叩地，掘之，得一瓦瓶，瓶中有婁師德《與永禪師書》。和璞笑

曰：「省此乎。」瑄彷彿記前世嘗爲僧，名智永。瑄字次律。他日莫尋王粲宅，夢中來往本何曾〔二七〕。〔王註〕
《襄陽記》：王粲宅，在襄陽縣西十里萬山坡下。

和陶酬劉柴桑〔二七〕

【誥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編入《和劉柴桑》詩後，并作一題，合註分列二題，其並編則入丁丑，即初至海南作也。今考王註和陶卷，《酬劉柴桑》在前，《和劉柴桑》在後，並不連屬。又考《和劉柴桑》詩，乃儋州卜居之作，當改編戊寅。其《酬劉柴桑》詩，乃白鶴新居蒔植之作，當改編丙子。彼則經營況瘁，此則從容自得，以其境遇不同，故詩之氣質，亦絕不類也。又，《酬劉柴桑》有「窮冬出甕盎」句，與林抃送花木事相合，當作於此時也。茲爲改編。

紅蓀與紫芽，〔查註〕《太平寰宇記》：儋州風俗，占蓀芋之熟，紀天文之歲。《瓊州志》：瓊山，在縣南六十里，下有瓊山、白石二村，土石皆白如玉而潤。種蓀芋，味特美，蓀有紅、白、甜三種。孫真人《千金方》：在山者名山藥，芋即《食貨志》之蹲鴟也。遠插牆四周。〔合註〕《魏志·曹爽傳》：綺疏四周。且放幽蘭春，莫爭〔二七〕霜菊秋。〔施註〕
《楚辭·九歌》：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窮冬出甕盎，〔合註〕用歐陽永叔《汝癭》詩「偃婦垂甕盎」，以喻蓀芋之狀也。磊落勝農疇。淇上白玉延，〔公自註〕淇上出山藥，一名玉延。〔合註〕《太平御覽》引《吳氏本草》云：署豫，一名玉延。能復過此不？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

和陶歲暮作和張常侍〔二八〕并引〔二八〕

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遠遊、陸道士皆客於余〔八三〕，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八三〕，亦以無酒爲歎，乃用其韻贈二子。〔施註〕陸道士，名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始見東坡於黃，後十五年，復見於惠，紹聖四年卒，坡銘其墓。如惟忠、吳遠遊輩，於公困厄流離之中，追隨不捨，惟忠不幸而死，獨得公銘，以垂千載，是亦可謂知所託矣。

我生有天祿，〔施註〕《漢·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玄膺流玉泉。〔施註〕《黃庭經》：舌下玄膺，死生岸，出清人玄二氣，換子若得之，昇天漢。註云：玄膺，通津液之岸也，管受精符。何事陶彭澤，乏酒每形言。仙人與道士，自養豈在繁。但使荆棘除，不憂梨棗愆。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施註〕揚雄《反騷》：恐日薄於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八四〕散亡還。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米盡初不知，但怪飢鼠遷。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施註〕白樂天《與夢得飲》詩：共君一醉一陶然。〔查註〕陶潛詩：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磐石〔八五〕，石盡，乃得泉

〔王註曾曰〕井在德有鄰堂前。

海國困蒸溽，新居利高寒。〔施註〕韓退之《劉統軍墓碑》：樂其高寒。以彼陟降勞，〔王註〕柳子厚《井銘》：始，州之人，各以罌甌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早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易此寢處乾。〔王註〕《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子雅、子尾怒。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但苦江路峻，常慚汲腰酸。矻矻煩四夫，

〔王註〕白樂天詩：披沙復鑿石，矻矻無冬春。〔施註〕韓退之：《進學解》：常矻矻以窮年。礲礲斲層巒。〔施註〕李賀《杜唐兒歌》：頭玉礲礲眉刷翠。彌旬得尋丈，下有青石磐〔一八六〕。終日但迸火，何時見飛瀾。豐我粢與醪，利汝椎與鑽。山石有時盡，我意殊未闌。今朝僮僕喜，黃土復可搏。晨瓶得雪乳，暮甕停冰湍〔一八七〕。我生類如此，何適不艱難。一勺亦天賜，〔施註〕《左傳·僖公二十三年》：子犯曰：「天賜也。」曲肱有餘歡。

和陶時運四首〔一八八〕并引〔一八九〕

〔誥案〕紀昀曰：除次首「木固無蹊，瓦豈有足」二句，自露本色外，皆居然似陶，猝不易別。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峰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淵明《時運》詩〔一九〇〕云：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余發也，乃次其韻。長子邁，〔查註〕按：邁字伯達。東坡謫惠州，邁方居宜興，三年，授韶州仁化令，官至駕部員外。子符，高宗朝仕至禮部尚書。與余別三年矣，挈攜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不能無欣然。

其一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龜不吾欺，食此〔一九一〕江郊。〔施註〕《尚書·洛誥》：亦惟洛食。鮑照《別王宣義》詩：江郊靄微明。〔查註〕《坤雅》：以墨畫龜，占其食否。《洛誥》所謂「惟洛食」是也。《爾雅註》：今江東所謂左食者，以甲卜審

行頭，右庫爲右食，甲形皆爾。廢井已塞，〔施註〕柳宗元有《塞廢井文》。喬木干霄。〔施註〕《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干青雲而直上。昔人伊何，誰其裔苗。〔施註〕《史記·項羽紀》：豈其苗裔耶。

其二

下有澄潭〔一九三〕，可飲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經，瓦豈〔一九四〕有足。陶匠自至，嘯歌相樂。〔施註〕《會稽典錄》：孔融與曹公書云，珠玉無瑕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一九四〕。

其三

我視此邦，如洙如沂。〔施註〕顧野王《玉篇》：洙水出泰山，沂水出琅邪縣。《禮記·檀弓上》：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查註〕如洙、如沂，謂如在鄒魯之邦也。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一九五〕幽獨，倚門或揮。豈無親友，雲散莫追。〔施註〕《文選》王仲宣《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

其四

旦朝丁丁，〔施註〕《毛詩·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合註〕此句用韓退之詩：丁丁啄門疑啄木。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剪髮垂髻〔一九六〕，〔合註〕揚子《方言》：絡頭，或謂之髮帶。覆此瓠壺。〔施註〕《漢·張蒼傳》：肥白如瓠。《陳遵傳》：鴟夷滑稽，腹如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余。

次韻惠循二守相會〔二七〕

〔施註〕《陰字韻》四詩墨迹及惠守和篇，並藏吳興秦氏。此詩云：軾次韻南圭使君，與循州唱酬一首。循州，蓋周彥質，字文之，事見答《周循州》詩註。南圭使君，乃惠州守方子容。後題云：因見二公唱和之盛，忽破戒作此詩與文之。一閱訖，即焚之，慎勿傳也。【誥案】此四詩，乃心閑神適之作，在《惠州集》中，惟見於此時，然不可多得矣。

共惜相從一寸陰，〔王註〕《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施註〕《晉·陶侃傳》：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酒杯雖淺意殊深。且同月下三人影，莫作〔二八〕天涯萬里心。〔王註〕杜子美《遣興》詩：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東嶺近開〔二九〕松菊徑，南堂初絕斧斤音。知君善頌如張老，〔王註〕《禮記·檀弓下》：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猶望攜壺更一臨。

又次韻二守許過新居〔三〇〕

〔施註〕先生真迹云：軾啓，疊蒙寵示佳篇，仍許過顧新居，謹依韻上謝，伏望笑覽。集本作「曉窗清快」，墨迹作「明快」。後題云：一閱訖，幸毀之，切告切告。集本與後詩相連，題云：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以墨迹觀之，非也。今析題爲二，且載南圭詩一首，使託名先生集中，藉以不朽云。〔合註〕抄錄鄭羽重修施註本載方南圭詩，云：子容伏蒙端明尚書，寵示佳章，謹次原韻。詩云：東嶺

新成桃李陰，春光日日向人深。遙瞻廣廈驚凡目，自是中台運巧心。輪奐欲形張老頌，官商先聽伯牙音。料公不負南堂約，應許衰翁領客臨。

數畝蓬蒿古縣陰，曉窗〔三〇二〕明快〔三〇三〕夜堂深。〔王註〕梅聖俞詩：萬幾戰酣春晝永，五星明處夜堂深。也知卜築非真宅，〔王註〕杜子美《秋日詠懷》註：平生多病，卜築遺懷。〔仔曰〕白樂天詩：亦知官舍非真宅，且刷山櫻滿院栽。又《列子·天瑞篇》云：歸其真宅。聊欲跼蹐看此心。〔王註〕白樂天《酬錢員外》詩：煩君想我看心座，報道心空無可看。〔施註〕《大毘婆娑論》：結跏趺坐，是相圓滿。聞道攜壺問奇字，更因登木助微音〔三〇四〕。〔王註〕《禮記·檀弓篇》：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余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相娛北戶江千頃，直下都無地可臨。〔合註〕王註王簡栖《頭陀寺碑》：飛閣迤邐，下臨無地。

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三〇四〕

〔施註〕墨迹云：次韻南圭、文之二太守，同過白鶴新居之什，伏望採覽。後云：請一呈文之，便毀之，切告切告。

此生真欲老牆陰〔三〇五〕，〔施註〕劉禹錫《牆陰歌》：莫言牆陰數尺間，老盡主人如等閑。却掃都忘歲月深。拔薤已觀賢守政，〔施註〕引後漢龐參候任棠曉拔大本薤事。又《龐參傳》：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折蔬聊慰故人心。〔施註〕陶淵明《山海經》詩：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歎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風流賀監常吳

語，〔王註次公曰〕賀監，謂賀季真也。〔施註〕杜子美《遣興》詩：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憔悴鍾儀獨楚音。〔施註〕《左傳·成公九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治狀兩邦俱第一，潁川歸去肯重臨。〔王註〕劉夢得《酬柳柳州贈別》詩：重臨事異黃丞相，三黜名慚柳士師。〔施註〕《漢·黃霸傳》：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貶秩，有詔歸潁川，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合註〕「治狀」字，見《漢書·王尊傳》。

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三〇六〕

〔施註〕墨迹云：「蒙示二十一日別文之後佳句，戲用元韻，記別時事爲一笑。」後題云：「雖爲戲笑，亦告不示人也。」四詩筆札皆精絕，楮墨如新，而每詩皆丁寧切至，勿以示人，蓋公平生以文字招謗蹈禍，慮患益深，然海南之役，竟不免焉。吁，可歎哉〔三〇七〕。〔誥案〕循守臨行，謂文之已罷任，將別去也。

學語雛鶯在柳陰，〔合註〕曹松詩：學語鶯兒飛未穩。臨行呼出翠帷深。通家不隔同年面，〔公自註〕二守同年家〔三〇八〕。〔施註〕墨迹註云：文之與南圭令弟同年。得路方知異日心。〔王註〕《唐摭言》：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年盧象，俯近關宴，請假往洛下。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雕幃載妓縱觀於側，爲團司所發。沆判之，畧曰：深攬席帽，密映氈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趁著春衫游上苑，〔施註〕韓退之詩：歸騎春衫薄。要求國手教新音。〔合註〕《西陽雜俎》：一行公本不解弈，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

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則人人爲國手。」白樂天詩：詩稱國手徒爲爾。嶺梅不用催歸騎，截鞚須防舊所臨。「公自註」循守近爲韶倅「三〇九」。「施註」墨迹註云：文之嘗倅韶。「王註」《天寶遺事》：姚元崇初牧荊州，三年受代日，圍境民吏，泣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施註」《舊唐書·崔戎傳》：改華州刺史，遷兗、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靴斷鞚者。

和陶答龐參軍六首「三〇」并引「三二」

【誥案】紀昀曰：六章雖作四言，而皆有古意，不同他四言之不今不古，當由藍本在前之故。其說非是。此六章全用單行法，雖有陶之面目，却非陶之氣骨。陶命意雖極高遠，行筆無此受用，此蘇與陶之所以分也。

周循州彥質，在郡二年，書問無虛日。罷歸過惠，爲余留半月。既別，和此詩追送之「三三」。

其一

我見異人，且得異書。「施註」袁山松《漢書》：王充作《論衡》，蔡邕人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挾書從人，何適不娛。羅浮之趾，卜我新居。子非「三三」玄德，三顧我廬。

其二

旨酒荔蕉，絕甘分珍。雖云晚接，〔合註〕杜子美《寄張十二山人彭》詩：晚接道流新。數面自親。【詰案】紀昀曰：真語人情。以詰論之，此二句活畫出彥質是君子身分，或恐人不盡知，故下以「豈云無人」句叫醒也。海隅一笑，豈云無人。無酒酤我，或乞其鄰。【詰案】其鄰指林行婆家也。

其三

將行復止，眷言孜孜。苟有於中，傾倒出之。【詰案】寫來頭頭是道，手腕欲脫，雖《陶集》中，未易多得也。奕奕千言，粲焉陳詩。觴行筆落，了不容思。【合註】《禮記·投壺》：命酌曰請行觴。「筆落」見前《太虛見戲耳聾》詩註。陶淵明《孟府君傳》：請筆作答，了不容思。

其四

卯妙侍側，〔施註〕韓退之詩：捧書隨諸兄，累累角尚卯。〔查註〕卯妙，即指前章臨行所出小鬟也。兩髦丫分。〔施註〕《毛詩·鄘風·柏舟》：髮彼兩髦，實維我儀。〔合註〕《廣韻》：丫，象物開之形。歌舞壽我，永爲歡欣。曲終悽然，〔合註〕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陶淵明詩：臨路悽然。仰視浮雲。【詰案】此句接得高曠，他人筆力之所不到，故合上下句讀之，有三歎欲絕之妙。此曲此聲，何時復聞。〔合註〕杜子美《贈花卿》詩：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其五

擊鼓其鏜，〔施註〕《毛詩·邶風·擊鼓》：擊鼓其鏜，誦躍用兵。船開櫓鳴。〔合註〕杜子美《送王十六判官》詩：鳴櫓少沙頭。顧我而言，雨泣載零。〔施註〕《毛詩·小雅·小明》：涕零如雨。子卿白首，當還西京。〔施註〕《漢·蘇武傳》：字子卿。在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萬石君傳》：逮老白首。遼東萬里，亦歸管寧。〔施註〕《三國志·魏·管寧傳》：初至遼東，公孫度虛館以候之。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詰案】此首不辨是情是景，是歌是哭，須看他盡斂淋漓痛快之氣，於有意無意中，信筆而揮也。此亦單行到底，尤詩家所難。

其六

感子至意，託辭西風。吾生一塵，寓形空中。【詰案】此四句純乎化境，忽一轉而終，以至誠之道，又妙在以質直出之也。願言謙亨，君子有終。〔施註〕《周易·謙亨》：君子有終。功名在子，何異我躬。【詰案】紀昀曰：友朋之誼，君子之言。

種茶〔三四〕

松間旅生茶，〔施註〕《後漢·光武紀》：野穀旅生。註：旅，寄也。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爭交構。天公所遺棄，百歲仍穉幼。紫筍雖不長，〔王註〕陸羽《茶經》：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芹者次。又《茶譜》：袁州之界橋，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筍。孤根乃獨壽。移栽白鶴嶺，土軟春雨後。彌旬

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王註〕杜子美《曲江》詩：寄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戢戢出鳥味。〔王註厚曰〕《茶譜》：蜀州雀舌、鳥觜、麥穎，蓋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未任供春磨〔三五〕，且可資摘嗅。千團輸太官〔三六〕，〔施註〕《漢·百官表》：太官七丞，主天子飲食。〔合註〕《漢書·表》：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共養。屬官有太官七丞。註：少府以養天子，太官主膳食。百餅銜私鬪。〔王註次公曰〕南中以茶相勝，謂之鬪茶。《茶經》云：建人以鬪茶爲茗戰。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誥案〕紀昀曰：委曲真樸，說得苦樂相關。

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其一

南嶺過雲開紫翠，〔王註〕杜子美《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詩：絕壁過雲開錦繡。北江飛雨送淒涼。〔王註〕杜子美詩：宵殘雨送涼。酒醒夢回春盡日〔三七〕，〔王註〕李涉詩：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閉門隱几坐燒香。

其二

門外橘花猶的皜，牆頭荔子已爛斑。樹暗草深人靜處，卷簾敲枕卧看山。〔王註〕杜子美《悶》詩：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查註〕危太朴《惠州東坡書院記》：白鶴峰新居成，權臣聞公之安於惠，再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發惠州。自此以下，皆謫海南詩。〔誥案〕公方稍安，而後命已至，復此二章，每爲三歎。

卷四十校勘記

〔一〕新年五首 七集續集重收此五首之四、五二首，題作「儋州二首」。

〔二〕曉雨 章校：《鑑》「曉」作「小」。

〔三〕人日 類甲作「人面」，疑誤。

〔四〕梅村 集丁「村」作「花」，傅校謂誤。

〔五〕小市 章校：《鑑》作「晚市」。

〔六〕歸盡 施乙作「歸去」。

〔七〕謀身 原作「謀生」，合註作「謀生」。集本、集丁、施乙、類本、查註均作「謀身」，今從。此爲五言律，上句爲「生物會有役」，此句不應有「生」字。「生」當爲誤刊。

〔八〕各及時 章校：《鑑》「各」作「要」。

〔九〕結瘴雨 原作「紛瘴雨」。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

〔一〇〕燒後有 施乙、七集續集作「燒後出」。

〔一一〕查註：……宋史食貨志：……惟夔達麟府辰州「達」原作「建」，查註、合註亦作「建」，誤。今校正。

〔一二〕有無 集乙、七集續集作「有誰」。

〔一三〕參軍許叩門 七集續集、查註此句後有自註：「周參軍家多荔子」。合註謂除查註外「諸本俱無此自註」，蓋未詳考七集續集。

〔一四〕帶諸孫 七集續集「帶」作「鬧」；原校：一云「帶諸孫」。

〔一五〕和陶詠二疏 集戊在卷一之三，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六，施丙在卷上之六。

〔一六〕嘗游 七集作「常游」。

〔一七〕和陶詠三良 集戊在卷一之四，施乙在卷四十一之七，施丙在卷上之七。

〔一八〕施註禮記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查註所補，合註據此逕改「施註」爲「查註」，集成因之，不當。今仍標施註。

〔一九〕固有道 七集作「故有道」。

〔二〇〕纏憂 章校：《鑑》作「下生」。

〔二一〕和陶詠荆軻 集戊在卷一之五，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八，施丙在卷上之八。

〔二二〕雖不傷 集戊作「非不傷」。

〔二三〕二月八日與黃燾僧曇穎過逍遙堂何道士宗一問疾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贈何道士」。集本「疾」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集丁「燾」作「壽」。集甲、集丁「穎」作「穎」。

〔二四〕三士 七集續集作「三客」。

〔二五〕照君醒 七集續集作「伴君醒」。

〔二六〕次韻高要令劉湜峽山寺見寄 集本、集丁「寄」後有「一首」二字。類本無「令」字。施乙「峽」前有「題」字。

〔二七〕季主 七集作「季生」，疑誤。

- 〔三八〕秀若 紀校：「秀」當作「繡」。
- 〔三九〕巾笥 集丁作「中笥」。
- 〔四〇〕空洞 原作「空明」，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施註引《晉·周顛傳》：「王導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
- 〔三一〕無回躅 七集作「無回跼」。
- 〔三二〕有詩 施乙作「其處」。
- 〔三三〕嵩少 集乙作「嵩山」。
- 〔三四〕便回 施乙作「便同」。
- 〔三五〕燕天焰見退之詩 施乙無此七字。
- 〔三六〕舊林 七集作「山林」。
- 〔三七〕遺像 七集作「道像」。
- 〔三八〕綴星珠 七集作「匡星珠」。
- 〔三九〕誦師 外集作「誦詩」，疑誤。
- 〔四〇〕十日歡 類甲、類乙作「十日觀」。
- 〔四一〕留師筍蕨不足道 類本作「荻芽筍蕨不及遇」，外集作「笛竹筍蕨不及遇」。查註謂「遇」譌。
- 〔四二〕和郭功甫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外集「功甫」作「祥正」，無「韻」字，「道」作「上」。
- 〔四三〕道義 外集作「道藝」，疑誤。

〔四四〕妙相契 七集作「偶相契」。

〔四五〕浮杯渡 外集作「向杯渡」。

〔四六〕焚囊鉢 外集作「焚書囊」。

〔四七〕陳俗 外集作「塵俗」。

〔四八〕和陶移居二首 集戊在卷二之十一，施乙在卷四十一之二十，施丙在卷上之二十。參看卷四十二

「和陶和劉柴桑」條校記。查註以引「去歲三月」云云爲題；紀校：此亦誤以引爲題。

〔四九〕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五〇〕去歲 集戊「去」上有「余」字。

〔五一〕遷居 施乙、施丙無「居」字。

〔五二〕鮮歡 集戊作「寡歡」。

〔五三〕水東之樂 集戊「樂」後有「也」字。

〔五四〕此古白鶴觀 七集無「此」字。

〔五五〕晨興 查註作「晨興」。

〔五六〕鴉鵲 集戊、施乙、施丙作「烏鵲」。合註：「鴉」一作「烏」。

〔五七〕日有 集戊作「而有」。

〔五八〕與誰 集戊、七集作「誰與」。

〔五九〕此邦 集戊、施乙、施丙作「此地」。

〔六〇〕不我欺 集戊、施乙、施丙作「不吾欺」。

〔六一〕食荔支二首 此二詩之第一詩，七集續集重收，以此詩詩引爲題。

〔六二〕輿地紀勝咸平初陳堯佐權知惠州云云 查《輿地紀勝》卷九十九《惠州》，無此條；查註引書疑有誤。同上書同上卷引《閩州志》謂陳堯佐以潮州倅權守惠州（《方輿勝覽》卷三十六亦云）。查註、合註陳堯佐權惠州之說，蓋亦有據。刪去「祠故相」句下誥案「查合二註所引似未確也」十字。

〔六三〕謂之 集本、集丁無「之」字。

〔六四〕賞啖 原作「嘗啖」。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甲。查註謂「賞」訛，合註謂「賞」作玩賞解亦可。按「啖」已有嘗意，第一詩「炎雲」六句，卽寓賞之意。引文與詩句互爲發揮，作「賞」是。

〔六五〕下逮 七集續集作「下及」。

〔六六〕其二 此詩，七集續集重收，題作「惠州一絕」。

〔六七〕三百顆 類甲作「三百杖」。

〔六八〕黃柑三百顆 「黃」原作「奉」。今從類丙註文。

〔六九〕不辭 集本、集丁、類本、七集續集作「不妨」。施乙作「不詞」。

〔七〇〕遷居 集本、類本「居」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七一〕并引 集乙無此二字。

〔七二〕十月二日 施乙作「十月十二日」。

〔七三〕寓居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無「居」字。

〔七四〕二十日 類本作「十二日」。

〔七五〕吾砌 合註：「吾」一作「階」。

〔七六〕髮髻 集本、集丁、類本作「髮髻」。

〔七七〕王註抱朴子云按仙經云「按仙經云」四字原缺，據類丙補。

〔七八〕和陶桃花源 集戊在卷四之二十，施乙在卷四十二之二十一，施丙在卷下之二十一。

〔七九〕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八〇〕菊水 合註「水」前有「花」字。

〔八一〕民居 集戊、施乙、施丙作「居民」。

〔八二〕三十餘家 集戊作「一十餘家」。

〔八三〕益衰 七集、合註「益」前有「亦」字。

〔八四〕也歟 集戊無「歟」字。

〔八五〕嘗意 集戊、施乙、施丙作「常意」。

〔八六〕天壤間 七集「間」前有「之」字。

〔八七〕無異 合註：「無」一作「不」。

〔八八〕問此 七集「問」前有「爲」字。

〔八九〕嘗奉使 集戊作「常奉使」。

〔九〇〕杖藜 合註：一作「藜杖」。

- 〔九一〕躬耕 施乙、施丙作「躬耘」。
- 〔九二〕亦晨吸 集戊作「或晨吸」。
- 〔九三〕或夜吠 集戊作「忽夜吠」。合註：「或」一作「亦」。
- 〔九四〕得甘芳 集戊作「從甘芳」。
- 〔九五〕不如 七集作「不知」。
- 〔九六〕等癡慧 施乙、施丙作「算癡慧」。查註謂「算」訛。
- 〔九七〕在廣州 集戊、施乙、施丙無此條自註。七集作「在廣川」。
- 〔九八〕忽生九花 集本、集丁「花」後有「一首」二字。
- 〔九九〕石碇 集本、集丁、施乙作「石釘」。類本作「石釘」。
- 〔一〇〇〕兩岸 合註：「兩」一作「西」。
- 〔一〇一〕飛樓 集本、集丁、類本作「飛閣」。
- 〔一〇二〕六月 類乙、類丁無此二字。
- 〔一〇三〕東新橋 查註、合註：一本無此三字。
- 〔一〇四〕巨綆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巨索」。
- 〔一〇五〕挂長隄 集丁「挂」作「桂」。傳校：「桂」誤。
- 〔一〇六〕廣東西 原作「滿東西」。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
- 〔一〇七〕雷電 類本作「雷電」。

〔二〇八〕二子造橋 集本、集丁、施乙「二子」作「二士」。

〔二〇九〕西新橋 查註、合註：一本無此三字。

〔二一〇〕橋本 「本」原作「木」。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何校：「橋長」。

〔二一一〕挂湖 集丁作「桂湖」。傅校：「桂」誤。

〔二一二〕堅植 查註、合註：「植」一作「石」。

〔二一三〕欲構 原作「欲構」。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甲、類乙作「欲駕」。

〔二一四〕百夫 類丙作「百天」，疑誤。

〔二一五〕數千 集本、集丁、類甲、類丙作「數十」。施乙作「數十以」。類乙做「數千」。

〔二一六〕嘗有 施乙、類本作「常有」。

〔二一七〕擷菜 類本、外集作「煮菜」。

〔二一八〕吾借 施乙無「吾」字。

〔二一九〕吾與 施乙無「吾」字。

〔二二〇〕飽飫 原作「飽菜」。今從施乙。

〔二二一〕氣飽 類甲、類乙、外集作「氣暴」。

〔二二二〕不能及 施乙無「能」字。

〔二二三〕何曾 外集作「阿曾」。

〔二二四〕悼朝雲 集本、集丁、類本「雲」後有「詩」字。

〔二二五〕朝雲詩 類本「朝」前有「贈」字。

〔二二六〕予既 集丁作「子既」。傅校：「子」誤。

〔二二七〕義沖 類甲、類乙作「義仲」。

〔二二八〕黃茅浪 集乙作「黃茅根」。集丁「根」作「浪」。集甲殘，抄配作「黃茅根」。

〔二二九〕坳窠 集乙作「坳窠」。集甲殘，抄配同集乙。集丁同底本。

〔二三〇〕藥衆毒 集乙作「藥衆毒」。類本作「孽衆毒」。按，《康熙字典》：「藥，從米，麩藥也。俗譌以媒藥之藥與孽同，非是。」《說文》：孽，庶子也。作「孽」誤。又按，「藥」亦疑誤。

〔二三一〕鄰翁 原作「鄰家」。今從集乙、集丁、類本。集甲殘，抄配作「鄰翁」。

〔二三二〕暮樹 集乙、集丁作「墓樹」。集甲殘。紀校：「墓」字不如「暮」字；蓋前是託言，不得以質言作結。

〔二三三〕坐閱 查註、合註作「坐間」。

〔二三四〕造化 集乙、集丁、施乙、類丙作「造物」。集甲殘，抄配作「造物」。

〔二三五〕和陶乞食 集戊在卷四之十九，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十八，施丙在卷上之十八。

〔二三六〕死生 集戊作「生死」。

〔二三七〕斗水 集戊作「斗酒」。

〔二三八〕苦姜詩 集戊、七集作「愁姜詩」。

〔二三九〕和陶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集戊在卷四之十二，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十九，施丙在卷上之十九。合

註謂「曹」後一本有「韻」字。

- 〔二四〇〕飄飄 集戊、七集作「飄搖」。
- 〔二四一〕娣黃菊 集戊作「配黃菊」。施乙、施丙作「娣黃菊」；原校：「娣」一作「配」。
- 〔二四二〕姒戎葵 集戊作「似戎葵」。施乙、施丙作「姒戎葵」；原校：「姒」一作「似」。
- 〔二四三〕閱世 七集作「閱歲」。
- 〔二四四〕未可揮 集戊作「未敢揮」。
- 〔二四五〕吹蠻風 七集作「次蠻風」。
- 〔二四六〕餘清悲 集戊作「空清悲」。
- 〔二四七〕故多感 類本作「固多感」。
- 〔二四八〕誰云 集乙、集丁、施乙作「誰言」。集甲殘，抄配作「誰言」。
- 〔二四九〕手植 集乙、集丁、施乙、類本作「手種」。集甲殘，抄配作「手種」。
- 〔二五〇〕豈復 類本作「豈敢」。
- 〔二五一〕刺山 集乙作「刻山」。
- 〔二五二〕百尺 類甲、類丙作「百井」。
- 〔二五三〕一牛 施乙作「二牛」。
- 〔二五四〕雷雨直 查註、合註：石刻「直」作「却」。
- 〔二五五〕要會 查註、合註：石刻作「爲有」。
- 〔二五六〕嘗觀 外集作「當觀」。查註、合註：石刻「觀」作「資」。

〔一五七〕不盡 七集作「未盡」。

〔一五八〕惟有 查註、合註：石刻「有」作「此」。

〔一五九〕贈陳守道 七集無「贈」字。

〔一六〇〕少微處士 查註：「微」一作「爲」，「士」一作「處」，譌。

〔一六一〕午前 外集作「午行」。

〔一六二〕升遐 查註：一本「升」作「叔」，訛。

〔一六三〕無餘祖 陳漢章《蘇詩註補》：「祖，通沮，俗字作渣。《廣韻》：祖，側加切。王文誥以祖爲阻，誤。」今刪去「祖」句下誥案「祖之言阻也」五字。

〔一六四〕斷衆 七集作「割衆」。

〔一六五〕鏌鋹 外集作「鏌鋹」。

〔一六六〕撐拏 七集作「掌拏」。

〔一六七〕騰踏 七集作「讓霜」。

〔一六八〕漫漶 七集作「漫塗」。查註、合註謂「塗」訛。

〔一六九〕閑暇 七集作「閑話」。

〔一七〇〕疵痕 查註：「痕」當作「瑕」。外集作「疵瑕」。今仍從底本。

〔一七一〕死地 外集作「死蛇」。

〔一七二〕獵豸 外集作「不遐」。

〔二七三〕亦次其韻 類本無「其」字，集本、集丁「韻」後有「一首」二字。

〔二七四〕時逃 類本作「來逃」。

〔二七五〕韓退之云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云云 施乙此註文，分爲二條，分註「繫悶」、「割愁」句下，均無「東坡云」字樣。「繫悶」句下，施註引韓詩《送桂州嚴大夫》，「割愁」句下，施註引柳詩《與浩初上人詩》，餘同底本註文。集乙「山如碧玉簪」作「山爲碧玉簪」，集甲殘，抄配同集乙。集丁作「山爲碧玉簪」。

〔二七六〕清暑 查註、合註作「消暑」。合註謂查云「暑」訛。按，查註並無云「暑」訛字樣，合註殆偶誤。除查註、合註外，各本中「暑」作「署」者，有朝鮮刻活字本類本（刊刻年代，相當于明代）。按，作「署」較切，「消暑」與上句「平江」對。然「清暑」亦可通。今姑仍集本、集丁、施乙、類本及底本之舊。

〔二七七〕本何曾 施乙作「亦何曾」。

〔二七八〕和陶酬劉柴桑 集戊在卷四之十一，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十一，施丙在卷下之十一。施乙、施丙無「酬」字。參看卷四十二「和陶和劉柴桑」條校記。

〔二七九〕莫爭 集戊作「勿爭」。

〔二八〇〕和陶歲暮作和張常侍 集戊在卷二之十，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十三，施丙在卷上之十三。查註無此題，以引爲題。

〔二八一〕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一八三〕皆客於余 七集無「皆」字。

〔一八三〕和張常侍詩 七集無「詩」字。

〔一八四〕稍覺 集戊作「稍寬」。

〔一八五〕磬石 七集作「盤石」。

〔一八六〕青石磬 原作「青石盤」。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

〔一八七〕停冰湍 集本、集丁作「停冰湍」。

〔一八八〕和陶時運四首 集戊、施乙、施丙、七集不分首，爲一章。集戊在卷三之一，施乙在卷四十一之二十一，施丙在卷上之二十一。查註無此題，以引爲題。合註無「四首」二字；合註：王本有「四首」字（按，此王本指新王本，後同）。外集卷四十六《錄詩寄范純父》，錄此四詩，其一「昔人」作「昔我」，其二「可飲」作「可漱」，「嘯歌」作「笑歌」。

〔一八九〕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一九〇〕詠淵明時運詩 集戊無「時運」二字。

〔一九一〕食此 章校：《鑑》作「屈此」。

〔一九二〕澄潭 集戊作「碧潭」。施乙、施丙作「澄潭」；原校：石刻作「澄」，集本作「碧」。

〔一九三〕瓦豈 集戊作「瓦固」。

〔一九四〕施註會稽典錄云云 原註係摘引施註之文，而又未註出處。今錄施乙此註文之全文。

〔一九五〕自我 盧校：「旬我」；「旬」一作「自」。

〔一九六〕剪髮垂髻 施乙、施丙原校：石刻作「髮」，集本作「髮」。集戊作「剪髮垂髻」。七集作「剪髮垂髻」；原校：一作「剪綵垂髻」。

〔一九七〕次韻惠循二守相會 集乙「會」後有「一首」二字。集甲漫漶，尚可看出「一首」二字痕迹。集丁無。此詩，七集續集重收，爲《和方南圭寄迂周文之三首》之第一首。查註：一本題云「次韻南圭使君與循州倡酬一首」。

〔一九八〕莫作 七集續集作「聊豁」；原校：一作「莫作」。

〔一九九〕近開 七集續集作「舊開」；原校：「舊」一作「近」。

〔二〇〇〕又次韻二守許過新居 此詩與下首《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集本、集丁、類本合爲一題，題作「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二首」，此爲第一首。七集續集重收此詩，爲《和方南圭寄迂周文之三首》中之第二首。施乙「二」作「惠」。

〔二〇一〕曉窗 合註：「曉」一作「小」。

〔二〇二〕明快 集本、集丁、類本作「清快」。

〔二〇三〕更因登木助微音 類丙、七集續集「更因」作「更宜」。集丁、類本「微音」作「徽音」。七集續集「登木助微音」作「振履出商音」。

〔二〇四〕又次韻二守同訪新居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爲《和方南圭寄迂周文之三首》中之第三首。

〔二〇五〕牆陰 類甲作「潛陰」。

〔二〇六〕循守臨行出小鬟復用前韻 集本「韻」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〇七〕墨迹云蒙示二十一日別文之後云云 今據施乙註文刪訂，復施註舊觀。

〔三〇八〕二守同年家 施乙無此條自註。

〔三〇九〕循守近爲韶倅 原缺，據集本、集丁、類本補。

〔三一〇〕和陶答龐參軍六首 集戊、施乙、施丙、七集不分首，合爲一章。集戊在卷二之十三，施乙在卷四十一之九，施丙在卷上之九。查註無此題，以此詩之引「周循州」云云爲題。合註無「六首」二字。

〔三一〕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三二〕追送之 七集無「追」字。

〔三三〕子非 七集作「而非」。

〔三四〕種茶 集本、七集「茶」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五〕春磨 集乙、集丁、施乙、類本作「白磨」。

〔三六〕太官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太官」。今從。原作「大官」。

〔三七〕盡日 類甲、類乙作「日盡」。



蘇軾詩集卷四十一

古今體詩六十首

【誥案】起紹聖四年丁丑四月，自惠州貶所，再責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被命卽行，六月渡海，七月到昌化軍貶所，至十二月作。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尙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王註吳憲曰〕按《年譜》：紹聖四年丁丑，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四月，再責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卽儋州也。是歲，子由亦貶雷州。五月，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相別渡海。七月十三日，至貶所。〔查註〕《宋史·哲宗本紀》：紹聖四年閏二月甲辰，蘇軾移昌化軍安置。又，四年二月癸未，以三省言，貶蘇轍化州別駕，安置於雷州。《穎濱遺老傳》：初，以本官出知汝州，再謫知袁州，未至，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合註〕《老學菴筆記》：紹聖中，貶元祐黨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伎如

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尙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此。【誥案】是年二月，與子由同貶嶺外者，首爲呂大防，再次則梁燾也。大防何以得循？燾何以得化？閏二月，與公嶺外再貶者，范祖禹、劉安世也。祖禹何以得高？安世何以得賓？此皆章惇忍忮，故時人傳會其說。放翁不應瞶瞶至是，此條當刪，刪則後必有補之者，特駁正。〔查註〕《元和郡縣志》：梁武分合浦郡，置合州。唐貞觀八年，改雷州。《國史補》云：春夏有雷，秋冬則伏地中，謂之雷公。《投荒錄》云：以雷聲近在簷宇間，故名州。《九域志》：雷州海康郡，屬廣南西路，至瓊州四百里。《太平寰宇記》：隋永平郡，唐武德四年置藤州，開寶六年，移州於大江西岸。東至梧州二百五十里。

九疑聯綿屬衡湘，〔王註厚曰〕李太白《遠別離》云：九疑聯綿皆相似。〔薛士昭曰〕《九疑山圖記》：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有九疑山。山有九峰，一曰簫韶，二曰女英，三曰石城，四曰娥皇，五曰朱明，六曰桂林，七曰華蓋，八曰巴林，九曰石樓。周回百餘里，其形相似，見者疑之，故曰九疑。〔施註〕《史記·五帝紀》：舜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查註〕《元和郡縣志》：吳分長沙爲衡陽、湘東二郡。徐靈期《南岳記》：衡山周回八百里。《湘中記》：湘水在衡州城東，源出新安縣陽海山，至分水嶺，北流爲湘，至此又北流，入長沙界。蒼梧獨在天一方。〔施註〕《山海經》：蒼梧之淵，有九疑山，舜之所葬。疑同疑。〔王註〕杜子美《成都府》詩：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樹裏，〔王註次公曰〕李遠《晚泊潤州聞角》詩：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悲笳怨思長。落日〔二〕未落江蒼茫〔三〕。〔施註〕庾信《詠懷》詩：日晚荒城上，蒼茫餘落暉。幽人拊枕坐歎息〔四〕，〔王註〕《古樂府·白紵歌》：愁來夜遲猶歎息，撫枕思君終反側。〔施註〕《文選》劉越石《重贈盧諶》詩：中夜拊枕歎。我行忽至舜所藏。〔王註次公曰〕蒼梧郡，今梧州也。《前志》云：舜葬於此。《禮記·檀弓上》：葬也者，藏也。〔查註〕《禮記·檀弓上》：

舜葬於蒼梧之野。元郡縣志：道州延唐縣，在州東一百里，九疑山，在縣東南，舜所築也。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雲海，〔查註〕瓊州志：儋州北有淪水，西流十里爲大江，南流入海，是爲瓊海。太平寰宇記：瓊州北十五里，極大海，泛大船，使西風帆，凡三日三夜到崖門。從崖門山人小江，一日至新會縣。如無西南風，無由渡海，却回船本州石鑊水口住泊。聖恩尚許遙相望。〔王註〕文選·古詩：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施註〕杜子美至後詩：棣萼一別永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其以我爲箕子，〔王註續曰〕今之高麗，古箕子之國也。〔施註〕後漢·東夷濊國傳：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要使此意留要荒〔五〕。〔王註〕國語：蠻夷要服，戎翟荒服。〔施註〕尚書·禹貢：五百里要服。孔氏云：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禹貢：五百里荒服。孔氏云：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他年誰作輿地志〔六〕，〔施註〕南史·顧野王傳：撰輿地志三十卷，行於世。海南萬里〔七〕真吾鄉〔八〕。〔誥案〕此一路詩，所謂不見老人衰憊之氣者，諸門人已言之矣。

和陶止酒〔九〕并引〔一〇〕

丁丑歲，予謫海南，子由亦貶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痔呻吟，子由亦終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原韻，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誥案〕此絃乃子由到雷州貶所，復送至徐聞遞角場也。觀其扣足一月程限，其情顯然矣。時來與物逝，路窮非我止。與子各意行，〔施註〕劉禹錫送僧方及詩引：意行，必身隨之。同落百蠻

裏。蕭然兩別駕，各攜一穉子。子室有孟光，【誥案】時子由與史夫人及遠一房，自筠遷雷。我室【二】惟法喜。【誥案】公《贈王景純》詩云：雖無孔方兄，願有法喜妻。蓋釋氏以法喜爲妻，以慈悲爲男女也。相逢山谷間，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爲己。微疴坐杯酌【三】，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二】，隱約見津涘。【施註】《楚辭·七諫》：居處愁以隱約。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施註】《博物志》：杜康善造酒。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誥案】紀昀曰：以杳冥詭異之詞，抒雄闊奇偉之氣，而不露圭角，不使粗豪，故爲上乘。源出太白，而運以己法，不襲其貌，故能各有千古。

四州【二】環一島，【王註次公曰】四州，言瓊、崖、儋、萬也。《漢·賈捐之傳》：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查註】《元和郡縣志》：漢武帝始置珠崖、儋耳二郡，唐貞觀五年，以崖州之瓊山縣置瓊州，貞元五年，升都督府，以儋、崖、振、萬四州隸焉。《太平寰宇記》：貞觀五年，嶺南節度使李復，請加瓊、崖、振、儋、萬安五州招討遊奕使。開寶六年，割舊崖州之地隸瓊州，却改振州爲崖州。《九域志》：廣南西路瓊山郡軍事，治瓊山縣，同下州昌化軍、萬安軍、朱崖軍爲四州。《瓊州志》：黎母山，在瓊州南界，黎人居山四旁，內爲生黎，外爲熟黎。大抵四州各占島之一陲，而山極高，洞極深，生黎之巢，人迹罕至。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二】月半弓。【合註】唐太宗詩：弦虛半月弓。【誥案】

「四州環一島」者，謂五指山生黎據其中，而四州在四隅也。自瓊州，由東路至北爲萬，再北至崖，此非公所經也。自瓊州西路，至北爲儋，又極北爲崖。公但由澄邁至儋而止，故云「如度月半弓」，像其形也。登高望中原，〔王註〕阮籍《詠懷》詩：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施註〕《晉·桓溫傳》：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云云。但見積水空。〔查註〕《外紀》：東坡在儋州，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也。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誥案〕紀昀曰：「有此四句一頓挫，下半首乃折宕有力。凡古詩長篇，第一要知頓挫法。」其說似未確，今觀此詩，起四句如繪地圖，接四句如釋地理，乃合八句爲一節也。但此非曉嵐見不到，乃前註家皆不懂「月半弓」句無處藉手之故，彼不了了，卽不知此句是何牽前搭後因地，故捨上而論下，姑爲頓挫之說也。其圈此詩，自五句起，逐句累圈，至終而獨遺。起四句者，乃致疑「月半弓」句飄空無着之故，情迹顯見，尚何逃乎。眇觀大瀛海，〔邵註〕《史記·孟子傳》：騶衍謂中國名曰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坐詠談天翁。茫茫太倉中，〔六〕，一米誰雌雄。〔王註〕《莊子·秋水篇》：北海若曰：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幽懷忽破散，永嘯〔七〕來天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誥案〕以上八句，亦是一節。其前「四顧真途窮」句，已水窮山盡矣，却不肯別起頭腦，直從途窮拓出，故有「茫茫」，「一米」等句。然一路寫來，却是完行瓊、儋問題面。安知非羣仙，鈞天宴未終。〔施註〕《列子·周穆王篇》：王及化人之宮，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喜我歸有期，舉酒屬青童。〔王註次公曰〕青童，神仙青童君也。〔施註〕《壙城集仙錄》及《魏夫人傳》：夫人齋於別寢。青童來降，命青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之鐘。〔誥案〕紀昀曰：「此一層烘托得好，長篇須如此展拓，方不單薄。」所論非是。此乃失看「此生當安歸」句，故下無着落也。此節首轉出「安

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

知非羣仙「句，乃欲跌出下意之故，特於真途窮時，落「喜我歸有期」句，答還首節之「此生當安歸」也。若以頓挫烘托論，則全篇氣局皆散攤矣。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夢雲忽變色，笑電「八」亦改容。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施註」《文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清歌製妙聲。不聞蓬萊宮。【詰案】《枕榔菴銘》：蝮蛇魑魅，出怒人娛。與「夢雲」、「笑電」，同一鑪錘。蓋非極困迫無聊中，亦不輕出也。自「安知」以下，至「笑電」八句，亦爲一節。且於中一節言風，此一節言雨，點清「夢」字及戲之之意，題境已完。其後直下作結，「妙聲」句，雖爲找足羣仙諸語，實乃自爲評賞，讚歎欲絕也。紀昀曰：結處兀傲得好，一路來勢既大，非如此，收裹不住。

次前韻寄子由「二九」

我少卽多難，遭回一生中。「王註次公曰」遭回，迤蹇不進之貌。「施註」《楚辭·九章》：欲遭回以千條，恐重患而難尤。百年不易滿，「王註李厚曰」李太白《短歌行》：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滿。寸寸彎強弓。「合註」《史記註》：能引強弓官。【詰案】紀昀曰：亦極奇恣。老矣復何言，「施註」《文選》李陵《答蘇武書》：嗟乎子卿，夫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洹「三〇」尚一路，「公自註」古語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三二」。「王註援曰」《隋書·經籍志》：釋迦二月十五日，人般涅槃，亦曰泥洹。所向餘皆窮。似聞崆峒西，仇池迎此翁。「施註」《後漢·西南夷白馬氏傳》：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註：在今成州上祿縣南。「查註」《元和郡縣志》：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縣西一百里，卽黃帝謁廣成子學道之處。胡爲適南海，復駕垂天雄。「王註次公曰」李太白《鸚鵡賦》云：雄無所爭。又云：雄姿壯觀。下視九萬里，【詰案】此句從上句「復駕」生出，全是「胡爲」一轉之勢，而「胡爲」又以「似聞」跌出也。自此以下，高唱入雲，有叫闐排闥之響，聲徹九天九地矣。杜陵人蜀諸古，摹寫道中景狀，神工鬼斧，離奇光怪，至爲雄險，

然皆有迹象可尋，究屬人工。故凡才人陟歷險遠，呼喝景物，皆能貌其所爲。若此二篇，亦道中作，乃捨去應有蹊徑，自從空中發揮，純是一派天工，使人着手不得，此則非《杜集》之所有也。浩浩皆積風〔三〕。回望古合州，〔施註〕《唐·地理志》：雷州海康郡，本合州，貞觀元年更名。〔查註〕《元和郡縣志》：梁武帝分合浦郡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縣爲合州。此爲南合州。《太平寰宇記》：雷州海康郡，漢合浦之徐聞縣地，唐武德四年，復置南合州，貞觀元年改東合州，八年改雷州。東至海岸二十里，南至海一百三十里。遞角場，瓊州對岸，東南泛海入瓊，西南泛海至儋。屬此琉璃鐘。〔王註厚曰〕李賀《將進酒》：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查註〕《楞嚴經》：猶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離別〔三〕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年歸，方鏡照兩童。〔王註次公曰〕童卽瞳也。〔合註〕《漢書·項籍傳·贊》：瞳作童。〔王註丁惠安曰〕《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五臟，有病，則知病之所在。還鄉亦何有，暫假壺公龍。〔施註〕《後漢·費長房傳》：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市罷，跳入壺中。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詣翁俱入壺中。於是隨入深山。長房辭歸，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卽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長房乘杖，須臾來歸，卽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丹臺錄》：謝元一名壺公，乃費長房所見暮人空壺者。峨眉向我笑，錦水爲君容。〔王註〕《水經注》：故錦官，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錦至鮮明，濯以他江，則錦色弱矣。遂命爲錦里。天人〔三〕巧相勝，〔施註〕《史記·伍子胥傳》：申包胥謂子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獨數子工。指點昔遊處，〔王註〕杜子美《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指點虛無是征路。蒿萊生故宮。〔註案〕二詩本旨以不歸爲歸，猶言此區區形迹之累，不足以囿我也。此篇亦照前首分節，熟讀自知。

儋耳山〔三五〕

〔查註〕《後漢·明帝紀》註引楊孚《異物志》：儋耳，南方夷，生則鑱其頰，皮連耳匡，分爲數支，狀如雞腸，累累下垂至肩。《賓退錄》：漢儋耳郡，本朱崖地，在中國極南之地也。而《山海經》云：儋耳之國，在大荒北。則是極北別有一儋耳。朱崖之名，蓋晚出云。《瓊州府志》：儋州城西高麻都，有儋耳城遺址。唐平蕭銑，置儋州，始遷治城東。天寶元年，改昌化郡，宋改昌化軍，南渡後廢爲宜倫縣。《名勝志》：松林山在儋州北二十里，卽《隋·志》之藤山也，附載此詩。【誥案】此詩確爲公作，合註所引非是，已刪。施編在遺詩中，查註補編。

突兀隘空虛〔三六〕，他山總不如。〔馮註〕《詩·小雅·鶴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君看道傍石，〔合註〕《墨莊漫錄》：東坡作《儋耳山》詩「突兀隘空虛」云云。叔黨云：「石」當作者傳寫之誤。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盡是補天餘。〔馮註〕《列子·湯問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其缺。〔合註〕何焯曰：末二句自謂，亦兼指器之諸人也。

和陶還舊居〔三七〕

【誥案】公和陶詩，除已編揚州、惠州外，其海南作，復將後三年所作之十五首檢出，餘照子由詩敘截數，皆丁丑作，編入本卷。此詩查註原編類如此者，不能確分秋冬作也。

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三八〕。

痿人常念起，〔施註〕《漢·韓王信傳》：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夫我豈忘歸。〔施註〕《文選》：張平子《西京賦》：窮年忘歸。不敢夢故山，恐與墳墓悲。生世本暫寓，此身念念非。鵝城亦何有，〔查註〕鵝城，即惠州也。本集《潛珍閣銘》：蔚鵝城之南麓。公自註引舊圖經云：羅浮山北抵鵝城。是也。《名勝志》：相傳初立州時，有木鵝浮至江上，因號鵝城。偶拾〔三九〕鶴毳遺。窮魚守故沼，聚沫猶相依。大兒當門戶，〔施註〕杜子美《水檻》詩：大兒久在外，門戶無人持。〔合註〕大兒當門戶，蓋留長子邁在白鶴新居也。杜子美《負薪行》詩：男當門戶女出入。時節供丁推。〔施註〕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吳正肅言律令有丁推。推字不通少壯之意，當是丁稚。唐以高宗諱避之，損其點畫爾。夢與鄰翁言，憫默〔三〇〕憐我衰。往來〔三一〕付造物，未用相招麾。〔施註〕《史記·汲黯傳》：上曰：「汲黯何如人哉？」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夜 夢〔三二〕并引

【誥案】紀昀曰：前題太白像，即此體也。此體本之工部《大食刀歌》。觀此，益信前分二首之非。

七月十三日，至儋州。十餘日矣，〔查註〕按本集《謝表》云：四月十九日起離惠州，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澹然無一事。學道未至，靜極生愁。夜夢如此，不免以書自怡。夜夢嬉游童子如，〔施註〕《文選》：曹子建《七啓》：倚峻崖而嬉遊。父師檢責驚走書。〔王註次公曰〕走字，當如

〔前漢書〕音奏，蓋趨之之義也。〔施註〕《漢·張釋之傳》：走邯鄲道。〔合註〕韓退之《典貼男女狀》：檢責州界。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粗及〔三〕桓、莊初。怛然悸寤心不舒，〔合註〕《字典》引《增韻》：怛，驚也。起坐有如掛鈎魚。〔王註厚曰〕韓退之詩：歸舍不能食，有如魚掛鈎。我生紛紛嬰百緣，〔合註〕僧皎然詩：百緣唯有什公瓶。氣固多習獨此偏。棄書事君四十年，〔王註汪曰〕按《年譜》：先生以嘉祐二年丁酉中第，至紹聖四年丁丑貶儋耳，適四十年。仕不顧留〔四〕書繞纏。自視汝與丘孰賢，〔《易》〕韋〔三〕三絕丘猶然，〔王註〕《史記》：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北堂書抄》載：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鑽三折。如我當以犀革編。〔施註〕《左傳·莊公十二年》：衛人請南宮萬於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

和陶連雨獨飲二首〔三六〕并引〔三七〕

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三八〕，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杯，工製美妙，留以自娛。乃和淵明《連雨獨飲》〔三九〕。

其一

平生我與爾〔四〇〕，舉意輒相然〔四一〕。〔施註〕《晉·殷浩傳》：桓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豈止〔四二〕磁石針〔四三〕，雖合猶有間。〔施註〕《抱朴子》：磁石引針。此外一子由，出處同偏僂〔四四〕。〔合註〕「偏僂」，未詳所出，按下有「分飛」字，或即同「踰躓」也。晚景最可惜〔四五〕，分飛海南天。〔詒

案】紀昀曰：插得極平而極奇。糾纏〔四六〕不吾欺，寧此憂患先。〔施註〕漢賈誼《鵬賦》：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應劭曰：如糾繩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纏，素也。顧引〔四七〕一杯酒，〔施註〕晉·劉伶傳：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誰謂無往還。寄語海北人，今日爲何年。〔施註〕牛僧孺《周秦行記》：詩曰：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醉裏有獨覺，夢中無雜言。

其二

阿堵不解醉，誰歟此頽然。誤人無功鄉，掉臂嵇、阮間。飲中八仙人，與我俱得仙。淵明豈知道，醉語忽談天。偶見此物真，遂超〔四八〕天地先。〔施註〕陶淵明《獨飲》詩：故老贈予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傷忽忘天。天際去此幾，任真無所先。醉醒可還酒，此覺無所還。清風洗徂暑，連雨催豐年。牀頭伯雅君，此子可與言。〔施註〕魏文帝《典論》：劉表子好酒，爲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五升，次曰季雅，受三升。〔誥案〕紀昀曰：繳還此題，完密。

和陶示周掾祖謝〔四九〕

【誥案】合註題作：和陶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誥案】《和陶連雨夜飲》、《周掾祖謝》二詩，查註編入戊寅《送張中詩》後，合註從誤。今以丁丑諸作細校，且爲初到時作也。

游城東學舍作〔五〇〕

和陶連雨獨飲二首

和陶示周掾祖謝

聞有古學舍，竊懷淵明欣。〔施註〕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攝衣造兩塾，窺戶無一人。〔施註〕《周易·豐》：窺其戶，闐其無人。邦風方杞夷，〔合註〕《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襄公二十九年》：晉女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廟貌猶殷因。先生饌已缺，弟子散莫臻。忍飢坐談道，〔施註〕《晉·衛玠傳》：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嗟我亦晚聞。永言百世祀，未補平生勤。今此復何國，豈與陳、蔡鄰。永愧虞仲翔，絃歌滄海濱。〔施註〕《三國·吳·虞翻傳》：字仲翔。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誥案〕紀昀曰：此題殊難作收語，如此結法，遂令諷刺化爲忠厚。

糴米〔三〕

糴米買束薪，百物資之市。不緣耕樵得，飽食殊少味。〔施註〕《後漢書·周燮傳》：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肄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再拜請邦君，願受一廛地。知非笑昨夢，食力免內愧。〔王註〕《後漢書》：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春秧幾時花，夏稗忽已穢。悵焉〔三〕撫耒耜，誰復識此意。〔誥案〕紀昀曰：託意深微。

和陶勸農六首〔三〕并引〔四〕

〔查註〕《樂城後集·次韻詩敘》云：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首，哀儉耳之不耕。予居海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鰕蝦蟹，故蔬菜不毓。冬溫不雪，衣被吉貝，故

藝麻而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紉布帛，仰於四方之負販。工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爲此篇，以告其窮，庶或有勸焉。

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爲業。〔查註〕《南方草木狀》：蜜香、沉香、雞骨香、黃熟香、棧香、青桂香、馬蹄香、雞舌香，此八物，同出於一樹。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雞骨香，根爲黃熟香，幹爲棧香，細枝未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成實乃香爲雞舌香，乃珍異之木也。《瓊州志》：黎峒產木，頗類椿及樺柳，葉似橘花，白子，若檳榔大，如桑椹，土人謂之蜜香。欲取者，先斷其積年老根，經歲朽爛，而木心與枝節不壞者，卽香也。所產杭稌，不足於食。乃以藟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予既哀之，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五五〕。

其一

咨爾漢黎，均是一民。〔查註〕《瓊州志》云：五指山，在安定縣南，一云黎母山。黎人居山四旁，內爲生黎，外爲熟黎。《方輿志》：生黎各有洞主，貝布爲衣，兩幅前後爲裙，掩不至膝，椎髻額前，男文臂腿，女文身面。鄙夷不訓，夫豈其真。〔查註〕韓退之《羅池廟碑記》：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怨憤劫質，〔施註〕《後漢·順帝紀》：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尋戈相因。〔施註〕《左傳·昭公元年》：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欺謾莫訴，〔施註〕韓退之《謝自然》詩：後世恣欺謾。曲自我人。〔施註〕《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曰：「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

其二

天禍爾土，不麥不稷。民無用物，珍怪〔美〕是直〔毛〕。〔合註〕《史記·范雎傳》：寶器珍怪。播厥熏木，〔施註〕《毛詩·小雅·大田》：播厥百穀。腐餘是穡。貪夫污吏，鷹摯狼食。〔施註〕《漢·酷吏·義縱傳》：以鷹擊毛摯為治。

其三

豈無良田，靡靡平陸。〔施註〕《毛詩·大雅·縣》：周原靡靡，萑茶如飴。獸蹤交締，〔施註〕《漢·項籍傳》：過秦論：合從締交，相與為一。鳥喙〔五〕諧穆。〔合註〕《魏書·閻元明傳》：尊卑諧穆。驚麇朝射，〔施註〕《文選》沈休文詩：驚麇去不息。猛豨夜逐。〔合註〕《莊子·知北游篇》：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註：豨，大豕也。芋羹藜糜〔五〕，以飽耆宿。

其四

聽我苦言，〔施註〕《史記·蘇秦傳》：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其福永久。利爾耜耜，好爾鄰偶。斬艾蓬藿，〔施註〕《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南東其畝。〔施註〕《毛詩·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父兄搢挺，以扶游手。〔施註〕《後漢·章帝紀》：元和三年勸農詔云：務盡地力，勿令游手。

其五

天不假易，〔施註〕《左傳·桓公十三年》：「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亦不汝匱。春無遺勤，秋有厚冀〔六〇〕。雲舉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愛，袒跣何媿。〔合註〕《後漢書·杜篤傳》：「莫不袒跣稽顙。」

其六

逸諺戲侮，〔施註〕《尚書·無逸》：「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博奕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施註〕《番禺雜編》：「黎人在海南山洞中，一日熟黎，亦供州縣之役。又有生黎，所居洞深百餘里，善登木，如猿猴。」霜降稻實，千箱一軌。〔施註〕《毛詩·小雅·甫田》：「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合註〕崔鴻《十六國春秋》：「一軌九州。」大作爾社，一醉醇美。〔施註〕杜子美《遭田父泥飲》詩：「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

聞子由瘦〔六一〕

〔公自註〕儋耳至難得肉食〔六二〕。

五日一見花豬肉，〔合註〕《本草》註：「豬生嶺南者，白而肥。」又云：「花豬不可食。」十日一遇黃雞粥。土人頓頓食藜芋，〔王註〕杜子美《戲作俳諧體遣悶》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嶺表錄異：「藜藿，即芋之類也。」大者如

甌，皮紫而肉白，蒸煮食之。〔施註〕杜子美《秦州》詩：充腸多藟芋。〔查註〕《南方草木狀》：珠崖之地，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甘藟，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以充糧糗，是謂藟糧。《本草》：藟芋，一名土藟，卽山藥也。因唐代宗名預，改爲藟藥。又因宋英宗名曙，改爲山藥。薦以薰鼠燒蝙蝠。舊聞蜜唧嘗嘔吐，稍近蝦蟇緣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羜，〔王註〕《詩·小雅·伐木》：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日日烝花壓紅玉。從來此腹負將軍，〔公自註〕俗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慮也。」〔六三〕。今者固宜安脫粟。人言天下無正味，唧蛆〔六四〕未遽賢麋鹿。〔王註〕《莊子·齊物論篇》：民食芻豢，麋鹿食薦，唧且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海康別駕復何爲，〔施註〕子由時責授雷州別駕。帽寬帶落〔六五〕驚童僕〔六六〕。相看會作兩臞仙，還鄉定可騎黃鵠。〔施註〕《漢·西域傳》：烏孫公主悲愁，爲歌曰：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客俎經旬無肉，又子由勸不讀書，蕭然清坐，乃無一事

病怯腥鹹不買魚，〔王註〕白樂天詩：下飯腥鹹小白魚。爾來心腹一時虛。使君不復憐烏攫，屬國方將掘鼠餘。〔王註〕《漢書》：蘇武至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合註〕「鼠餘」字，兼用《漢書·張湯傳》「掘熏得鼠及餘肉」也。老去〔六七〕獨收人所棄，〔王註〕《史記》：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游哉〔六八〕時到物之初。從今免被孫郎笑，絳帕蒙頭讀道書。〔施註〕《江表傳》：道士瑯邪于吉，往來吳會，立精舍，讀道書，制作符以治病，人多事之。策於郡城門樓，會諸將賓客，吉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一下樓迎之。策怒，收吉。諸將連名陳乞。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

琴燒香，讀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也。」即命斬之。

和陶赴假江陵夜行〔六九〕

【誥案】合註題作：和陶辛丑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口號。

郊行步月作〔七〇〕

缺月不早出，〔施註〕杜子美《夜鑿石浦》詩：缺月殊未生。長林踏青冥。〔施註〕《文選》范蔚宗詩：感事懷長林。犬吠主人怒，〔施註〕杜牧之詩：犬吠隔溪村。愧此閭里情。【誥案】紀昀曰：十字真至。怪我夜不歸，茜袂窺柴荆〔七一〕。〔合註〕《廣韻》：茜，草名，可染絳色。雲間與地上，待我兩友生。〔合註〕二句暗用李太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意。驚鵲再三起，樹端已微明。〔施註〕李太白《贈柳圓》詩：還同月下鵲，三繞未安枝。白露淨原野，始覺丘陵平。暗蛩方夜績，〔施註〕孟東野樂府：暗蛩有虛織，短線無長縫。孤螢〔七二〕亦宵征。〔施註〕《毛詩》：幽風·東山：熠燿宵行。註：螢，火也。歸來閉戶坐，寸田且默耕。莫赴花月期，〔施註〕韓退之詩：有時醉花月，清唱高且綿。免爲詩酒縈。詩人如布穀，聒聒常自名〔七三〕。【誥案】紀昀曰：激語，妙於竟住，遂不甚露。

和陶九日閑居〔七四〕并引〔七五〕

明日重九，雨甚，展轉不能寐。起，索酒〔七六〕，和淵明一篇，醉熟〔七七〕昏然，殆不能佳也。

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四時靡不佳，樂此古所名。龍山憶孟子，栗里懷淵明。鮮鮮霜菊艷，〔施註〕韓退之《秋懷》詩：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溜溜槽牀聲。閑居知令節，樂事滿餘齡。〔施註〕韓退之《過南陽》詩：孰忍生以戚，吾其寄餘齡。登高望雲海，〔施註〕《文選》阮嗣宗《詠懷》詩：登高有所思。醉覺三山傾。長歌振履商，起舞帶索榮。〔施註〕《列子·天瑞篇》：孔子游於太山，見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坎壈〔六〕識天意〔七〕，淹留見人情。但願飽秔稌〔八〕，年年樂秋成。〔註案〕紀昀曰：收得和平而滿足。

和陶擬古九首〔八〕

〔註案〕此九首無論本家筆具在，且全非子由氣息也。合註引焦竑《外集敘》云：此九首，本子由作。又，總案云：蘇籀《雙溪集》云：《樂城集·和陶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合註因是復有子由代作此九首，而公亦代子由和九首之論，皆非是。今考公第八首「城南有荒池」，子由何從知之？第九首「黎山有幽子」，子由何從見之？若子由之「海康雜蠻蜒」一首，公可代作，而「邑中有佳士」六句，實有所指，公亦何從備知其細，此非代言所能盡也。

其一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施註〕白樂天《留李固言》詩：繫馬門前柳。庭空鳥雀散〔八〕，門閉客立久。〔註案〕公在海南，真有此種情狀，隨手拈來，皆古人所不道。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剥啄聲，驚散一杯酒。倒裳起謝客，夢覺兩愧負。坐談雜今古，不答顏愈厚。〔施註〕《毛詩·小雅·巧言》：巧言如

簧，顏之厚矣。問我何處來，我來無何有。

其二

酒盡君可起，〔施註〕韓退之《送石處士》詩：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我歌已三終。〔施註〕《說苑》：孔子遭難陳、蔡之境，歌兩柱之間，子路援干而舞，三終而出。〔查註〕《禮記·鄉飲酒》：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疏云：每一篇而一終，一歌則一吹也。由來竹林人，不數濤與戎。有酒從孟公，慎勿從揚雄。崎嶇頌沙麓，〔施註〕《漢·元后傳》：后薨，王莽詔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塵埃污西風。昔我未嘗達，今者亦安窮。窮達不到處，我在阿堵中。〔施註〕《晉·顧愷之傳》：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其三

客去室幽幽，服鳥來座隅。引吭伸兩翅，〔八三〕，太息意不舒。吾生如寄耳，何者爲吾廬〔八四〕。去此復何之，〔施註〕陶淵明《歸去來辭》：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皇皇欲何之。少安與汝居。夜中聞長嘯，月露荒榛蕪。無問亦無答，吉凶兩何如。〔查註〕《史記·賈誼》《鵬賦》：野鳥人處兮，主人將去。請問於鵬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筮。〔誥案〕紀昀曰：用得變化，更覺超妙。

其四

少年好遠遊，蕩志隘八荒。〔合註〕《漢書·陳勝項籍傳》：贊：并吞八荒之心。九夷爲藩籬，四海環我

堂。盧生與若士，何足期渺茫〔八五〕。〔施註〕《神仙傳》：若士謂盧敖曰：「吾方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不可久住。」乃竦身入雲中。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奇峰望黎母，〔施註〕《九域志》：儋州有黎母山水。〔查註〕《名勝志》：山在瓊州府定安縣南。一云，婺女星常降此山，名黎婺。一云，昔雷攝一蛇卵，在山中，生一女，有交趾蠻過海采香，因與野合，其後子孫衆多，是爲黎人之祖，故曰黎母。何異嵩與邛。〔施註〕《九域志》：西京河南府古迹，有崧山、北邙山。飛泉瀉萬仞〔八六〕，〔查註〕《瓊州志》：昌江在昌化縣城南十里，源自五指山。至侯村，分南北二派。南江西流，經赤坎村，會海潮成港。北江繞縣南流，西至泥浦，與潮相匯，徑入海。舞鶴雙低昂。〔施註〕杜子美《畫鶴》詩：低昂各有意。分汜〔八七〕未入海，〔施註〕《說文》：汜，古水流字也。膏澤彌此方〔八八〕。芋魁尙可飽，無肉亦奚傷。〔詰案〕自此以上四篇，在《文選》諸賦奪胎，脫淨《客嘲》、《賓戲》之迹。

其五

馮洗〔八九〕古烈婦，翁媪國於茲。策勳梁武後，開府隋文時。三世更險易〔九〇〕，一心無磷緇〔九一〕。錦繖〔九二〕平積亂，犀渠破餘疑。〔施註〕《北史·列女傳》：譙國夫人洗氏，世爲南越首領，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壓服諸越，海南僑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高涼太守馮寶聘以爲妻。高州刺史李遷仕反，夫人擊之，大捷。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宴然。陳永定二年，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夫人發兵拒境，詔使持節冊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一如刺史之儀。陳亡，隋文帝安撫嶺外。晉王廣遣陳主遺書，諭以歸化，以犀杖兵符爲信。夫人驗知，盡日慟哭。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王伯宣反，夫人進兵至南海，親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嶺南悉定，封譙國夫人。賜物各藏於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

此忠孝之報。〔國語〕：奉文犀之渠。註云：甲也。廟貌空復存，〔施註〕《唐文粹》于公異《破朱泚露布》：鐘簋不移，廟貌如故。〔查註〕按《北史》：洗夫人仁壽初卒，謚誠敬夫人。《名勝志》：洗夫人祠，在高州東門外。碑版漫無辭。〔施註〕《文選》謝靈運詩：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我欲作銘誌，〔施註〕《文選》顏延年詩：丘壠填邪郭，銘誌滅無文。慰此父老思。遺民不可問，僂句莫予欺。爆牲菌雞卜，〔施註〕《史記·封禪書》：令越巫立越祝祠，而以雞卜。《番禺雜編》：嶺表之人，凡小事必卜，其名雞卜、鼠卜、米卜、薯卜、牛骨卜、雞卵卜、田螺卜、篾竹卜。〔查註〕《文苑英華》張說《宋公遺愛碑》：頌曰：爆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我當一訪之。銅鼓壺盧笙，〔施註〕《廣州記》：狸獠鑄銅爲鼓。《嶺表錄異》：蠻夷之樂，有銅鼓，形如腰鼓。一頭有面鼓，面圓二尺許，用銅鑄，其身遍有蟲魚草木之狀，擊之響亮，不下鳴鼉。胡盧笙，交趾人多取無柄老瓠，剖而爲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韻清響，雅合律呂。〔查註〕裴淵《廣州記》：狸獠鑄銅鼓，以高大爲貴，面闊五尺餘，鼓腰隆起，或作海魚周回，有蝦蟆十二相對。朱輔《溪蠻叢笑》：蠻地多銅鼓，如大鐘，長筩三十六乳，重百餘斤，其文多環以甲士，中空無底。胡盧笙，潘安仁賦所云「曲沃懸匏，汶陽瓠篠」，皆笙之材也。蠻所吹蘆笙，亦匏瓠餘意，但列管六，與《說文》十三簧不同耳。歌此送迎〔九言〕詩。

其六

沉香作庭燎，〔施註〕《說文》：庭燎，大燭也。《詩》有《庭燎篇》。《禮記·郊特牲》：庭燎之百。自齊桓公始也。《文選》江文通《上人》詩：膏鑪絕沉燎。甲煎粉相和〔六言〕。〔施註〕《南史·范曄傳》：撰《和香方》，以比類朝士。其序曰：沉實易和，以自比也，甲煎淺俗，比徐湛之也。〔查註〕李高《謝臘日口脂面藥啓》：然之以桂花蘭蘇，柔之以辛夷甲煎。〔合註〕《本草》註：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蠟治成，可作口脂，蓋黏則爲脂，散則爲粉，故又曰甲煎粉。李義山詩：沉香甲煎

爲庭燎。豈若炷微火〔九三〕，紫烟嫋清歌〔九六〕。【誥案】此二句謂不必多求也。必朱、劉改置和買，抑勒多取，其害轉甚，故詩言如此。貪人無飢飽，胡椒亦求多。朱、劉兩狂子，隕墜〔九七〕如風花。本欲竭澤漁，奈此明年何。〔公自註〕朱初平、劉誼欲冠帶黎人，以取水沉耳〔九八〕。〔合註〕《續通鑑長編》：元豐三年七月，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朱初平爲瓊管體量安撫，權提舉廣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同體量安撫。又，十二月載：朱初平等言：每年省司下四州軍買香，官吏並不據時估值，沉香每兩只支錢一百三十文，科配香戶，受納者，多取斤重，又加息耗，因緣私買，不在此數，以故民多破產。海南大患，無甚於此。其廣州外國香貨及海南客旅所聚，若置場和買，未爲過也。詔從之。據此，與自註不合。〔施註〕《史記·孔子世家》：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呂氏春秋·義賞篇》：晉文公與楚人戰城濮。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矣。」

其七

雞窠養鶴髮，〔施註〕錢希白《洞微志》：太平興國中，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中詣所居。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其梁上雞窠中，有一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吾前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及與唐人游。來孫亦垂白，〔施註〕《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頗識李崖州。〔施註〕謂唐相李德裕也。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參軍。《洞微志》：李守忠見宋卿，訪及往時韋執誼、李德裕二相經由。宋卿曰：「李太尉到朱崖，雖不多時，尚時時令人北去買藥。其時某以小吏，亦三獻厨料於太尉。觀太尉方正端重，實爲名相，雖遷降南荒茅茨之下，了無介懷。」〔查註〕《唐書》：李德裕，字文饒。歷相文宗、武宗，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宣宗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參軍，明年

卒，年六十三。再逢盧與丁，〔施註〕謂盧多遜、丁謂也。盧、丁皆貶崖州司戶參軍。〔查註〕《宋史》：盧多遜，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趙普不協。會有以多遜交通秦王事聞，削官爵，一家親屬，並配流崖州。卒於流所，年五十二。又：丁謂，字公言。擢戶部，參知政事。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罷準相。既而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卽位，謂潛結內侍雷允恭，傳達中旨。誅允恭後，降謂分司西京，遂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詰案〕丁謂後以智數得歸。閱世真東流。斯人今在亡，未遽掩一丘。〔施註〕《漢·楊惲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邵註〕按公詩，反用其語，似謂李與盧、丁賢姦之不同也。盧、丁乃其本朝，故語意特深渾。〔詰案〕「再逢」四句，從「頗識」句帶串而下，此乃在「來孫」口吻中，只應如是完結也。若如子湘論詩，何苦多此一事。我師吳季子〔九〕，守節到晚周。〔施註〕《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吳屈狐庸言於趙文子曰：「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合註〕《史記·封禪書》：雖晚周亦郊焉。一見春秋末，渺焉不可求。〔合註〕何焯曰：謂延州來季子救陳事，見《左傳·哀公十年》。〔詰案〕季子救陳，年百餘齡矣。自此以上三篇，雜述舊聞。

其八

城南有荒池，瑣細誰復採。〔施註〕杜子美《太子舍人遺織成罽段》詩：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幽姿小芙蓉，〔查註〕《名勝志》：儋州城南有枕榔菴，菴前有清水池，池中荷花，四季不絕，臘月尤勝。宋知軍陳覺《清水池》詩，有「坡老未須譏瑣細，解陪梅菊到冰霜」之句。香色獨未改。欲爲中州信，〔合註〕《文選》蘇子卿詩：山海隔中州。浩蕩絕雲海。〔施註〕《文選》潘安仁《河陽》詩：洪流何浩蕩。遙知玉井蓮，落蕊不相待。攀躋及少壯，〔施註〕韓退之詩：躋攀倦日短。《文選》古詩：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已失〔二〇〕那容悔。〔詰案〕紀昀曰：此首

純是古音，置之曲江、正字之間，不可復辨。

其九

黎山有幽子〔二〇二〕，〔合註〕韓退之詩：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形槁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合註〕禮記·儒行：魯哀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儵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誥案】紀昀曰：以對照見意，感慨於言外寓之。日暮鳥獸散，〔施註〕漢·李陵傳：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家在孤雲端。問答了不通，歎息指屢彈。似言君貴人，草莽栖龍鸞。遺我古貝〔二〇三〕布，〔施註〕舊唐書·南蠻傳：婆利國有古貝草，緝其花以作布，粗者名白氈。〔番禺雜編〕：嶺南邕、容皆有古貝樹，語譌爲劫貝，其花蕊似茸絲，以線礪子績之，織爲布。〔查註〕文昌雜錄：閩嶠以南多木棉，采其花爲布，號吉貝。後讀〔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花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翻譯名義〕：劫貝，卽木棉也。〔瓊州志〕：東狹山在文昌縣東一百里，其地多田，種蒔芋給食，績紡吉貝以爲衣。海風今歲寒。【誥案】自此以上二篇，因出游而記近事也。凡此類和陶，公所謂借韻者也，如必逐首似陶，雖陶有所不能也，讀者當以此意參之。

和陶東方有一士〔二〇四〕

【誥案】此詩卽前題第九首原韻，因改系於後，餘詳案中。〔案〕已詳〔和陶擬古九首〕誥案。

瓶居本近危，甑墜知不完。夢求亡楚弓〔二〇五〕，笑解適越冠。〔合註〕莊子·逍遙遊篇：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忽然返自照〔二〇六〕，識我本來顏。歸路在脚底，殺潼失重關。屢從

淵明遊，雲山出毫端。借君無弦琴〔二〇六〕，寓我非指彈。〔查註〕《莊子·齊物論篇》：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豈惟舞獨鶴，便可攝飛鸞〔二〇七〕。還將嶺茅瘴，一洗月闕〔二〇八〕寒。〔公自註〕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遊者誰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卽淵明，淵明卽我也〔二〇九〕。

次韻子由三首

東亭

【誥案】《樂城集·東亭》詩云：十口南遷粗有歸。又《東樓》詩自註云：是歲，海無颶風。由此推之，其得屋在九月後也。

仙山佛國本同歸，世路玄關兩背馳。〔王註〕《文選》曹顏遠詩：今我惟困蒙，羣士皆背馳。〔施註〕《文選·廣絕交論》：世路險巇。王簡栖《頭陀寺碑》：玄關幽鍵，感而遂通。到處不妨閑卜築，流年自可數期頤。〔王註〕《曲禮》：百年日期頤。遙知小檻臨塵市，定有新松長棘茨。誰道茅簷劣容膝，海天風雨看紛披。〔施註〕《文選·洞簾賦》：其仁聲，則若颶風紛披容與而施惠。杜子美《九成宮》詩：紛披長松倒。

東樓

〔查註〕《名勝志》：雷州城南有蘇公樓，蘇黃門以論熙豐邪說，安置雷州。章惇下令，流人不許占官舍。郡人吳國鑑，造屋於此，以處子由。惇又以爲強奪民居，賴有僦券而止。

白髮蒼顏自照盆，董生端合是前身。〔王註次公曰〕董生，董仲舒也。獨棲高閣多辭客〔二一〇〕，爲著新

書未絕麟。〔王註次公曰〕司馬遷作《史記》，述陶唐至漢武太和年，得白麟而止，亦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子仁曰〕此一聯，意指董仲舒下帷講誦不窺園，及著《玉杯》、《繁露》書，特不泥本事耳。故首言董生是前身以引之，所謂高閣者，直指東樓也。〔施註〕《漢·揚雄傳》：校書天祿閣。漢賈誼書名《新書》。〔查註〕按此詩第二句以董仲舒比子由，第四句復云「爲著新書未絕麟」，意是時子由方著《春秋傳》而未成，故云爾。〔合註〕上句疑用韓退之詩「《春秋三傳》束高閣」句意，下句用《漢·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小醉易醒〔二二〕風力軟，安眠無夢雨聲新。長歌自調真堪笑，底處人間是所欣。〔公自註〕柳子厚詩云：高歌返故室，自調非所欣〔二二〕。

椰子冠

〔查註〕《南方草木狀》：椰樹，實大如寒瓜，外有粗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孫公談圃》：椰子本出伽盧國，其實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國所釀，多不同。《太平寰宇記》：椰子樹，如檳榔而高大，殼堪爲器，皮堪縛船。〔合註〕《嶺表錄異》：椰子樹，亦類海椶，結椰子，大如甌、杯。外皮如大腹，殼厚二三分，有圓如卵者，截開，以爲水罐子。殼中有液數合，如乳，可飲。查註附《樂城集·過姪寄椰子冠》詩。

天教日飲欲全絲，〔王註〕《前漢書》：爰盎，字絲。徙爲吳相，辭行，兄子種謂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美酒生林不待儀。〔王註次公曰〕椰子樹，似檳榔而高大。葉長，一房生三十餘子，如瓜，肉似熊白，味似胡桃，內有漿一升，清如水，甜如蜜。今

言美酒生林，指言椰子中有自然之酒，故不待饑狄也。〔施註〕《番禺雜編》：椰子中有汁二三升許，蕃人好飲，謂之椰子酒。《戰國策》：帝女令饑狄作酒而美，進之禹。自漉疎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公自註〕《前漢·高祖紀註》云：薛有作冠師〔二二〕。〔施註〕《漢·高祖紀》：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應劭曰：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規模〔二四〕簡古人爭看，〔施註〕《漢·高祖紀》：規模宏遠矣。〔合註〕韓退之《王公碑銘》：簡古而蔚。簪導輕安髮不知。〔王註〕《隋書·禮儀志》：簪導。按《釋名》云：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所以導櫟髮，使人巾幘之裏也。更著短簷高屋帽，〔王註〕《隋書·禮儀志》：宋、齊之間，帽或有白紗高屋。〔施註〕《晉·輿服志》：江左時，野人已著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合註〕《後漢·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秦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擦之，施巾連題，却覆之。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爲耳，崇其中爲屋。又《五行志》：延熹中，京師幘顏短耳長。《太平御覽》引干寶《搜神記》：橫縫其前，名之曰顏。疑古作顏字，至後代始改作簷字，如李義山詩「舊主江邊側帽簷」，《宋史·輿服志》「垂簷」之類。李廌《師友談記》：士大夫近年做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東坡何事不違時。

和陶停雲四首〔二五〕并引〔二六〕

【誥案】《樂城集·和停雲詩叙》云：「丁丑十月，海道風雨，僮、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查註云：「詩本合爲一章，今依淵明集，分爲四章。」今《樂城集》亦作一章，叙與詩矛盾，必非子由原本可知。

自立冬以來〔二七〕，風雨無虛日，海道斷絕，不得子由書。乃和淵明《停雲》詩以寄。

其一

停雲在空〔二八〕，黯其將雨。嗟我懷人，道修且阻。〔施註〕《毛詩·秦風·蒹葭》：溯洄從之，道阻且長。眷此區區，俯仰再撫。〔施註〕《莊子·在宥篇》：其疾俯仰之間，再拊四海之外。良辰過鳥，逝不我佇。〔誥案〕紀昀曰：此章頗有陶意。

其二

颶作海渾，〔施註〕《南越志》：熙安間多颶風，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嘗以六七月興，未至時三日，雞犬爲之不鳴。〔查註〕蘇叔黨《颶風賦》曰：海氛甚惡，非侵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合註〕《楚辭·離騷》：余鄉常有颶風，初來，聲勢頗惡，人家卽曰：「報起矣。」天水溟濛〔二九〕。雲屯九河，雪立三江。我不出門，寤寐北窗。念彼海康，神馳往從。〔誥案〕和陶不欲襲取皮毛，觀《停雲》自見。

其三

凜然清癯，落其驕榮。〔施註〕《韓非子·內儲說下》：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犁且曰：「君何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合註〕哀公是定公之誤。饋奠化之，廓兮忘情。萬里遲子，晨興宵征。〔施註〕《毛詩·召南·小星》：肅肅宵征。遠虎在側，〔施註〕遲、遠，子由二子也。遠，小字虎兒。以寧先生。〔誥案〕此章更妙，如必皆似首章，始謂之有陶意，則和陶皆空腔矣。曉嵐見不到此。

其四

對弈未終，摧然斧柯。〔施註〕述異記：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童子對棋。質觀之，局未終，視所執斧柯，已朽爛矣。〔合註〕摧，疑當作灌。水經注云：王質斧柯，灌然爛盡。再遊蘭亭，默數永和。〔查註〕宋姚寬云：考蘭亭之會，自王羲之、謝安四十二人，後唐大曆中，朱迪、呂謂、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址聯句，有「賞是文詞會，歡同癸丑年」之句，東坡和陶，必用此事也。〔合註〕見西溪叢語。夢幻去來，誰少誰多。彈指太息〔三〇〕，浮雲幾何。〔誥案〕紀昀曰：此章自用本色，却佳。

和陶怨詩示龐鄧〔三三〕

〔誥案〕合註題作：和陶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誥案〕此詩有「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諸句，以停雲詩叙「立冬風雨無虛日」之說合觀，則紹聖丁丑十月作也。如謂後兩年秋冬作，公已在新居，何至破敗若是哉？查註編己卯冬至前，合註從誤，今改編。當歡有餘樂，在戚亦頽然。淵明得此理，安處故有年〔三三〕。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施註〕柳子厚乞巧文：胡爲賦授，有此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我昔墮軒冕，毫釐真市廛。困來〔三三〕卧重裯〔三三〕，〔合註〕韓詩外傳：遭齊君，重裯而坐。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遷。〔施註〕文選：劉公幹贈徐幹詩：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誥案〕以上四句，乃張中修淪江驛之根，必當依停雲詩叙，改編於此，時事方合。若如查編，置城南新居之後，不但與破屋不合，并被

逐城南之根，皆拔去矣。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烟。〔施註〕杜牧之《華清宮》詩：孤烟知客恨。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誥案〕此詩反覆致意淵明，乃盡和其詩之本意也。所改子由叙一段，卽此詩本旨。

和陶雜詩十一首〔三五〕

〔誥案〕自戊寅至庚辰三年中，只有《和陶》十五首，若如查註，以此十一首編庚辰，則所餘僅四首。而此三年中所作，昭然可見者多矣，以是知此十一首，必爲丁丑作也。查註於《和陶》全未了了，又以此三年詩少，概以和陶填入轉數，合註知之，又以逐首折改，難以藉手，故不肯明言其事，但朦朧委過於查也。其全部詩中，亦有駁查甚當而不更改編者，實由和陶不能藉手之故。錢大昕稱其「查有失當爲辨正，而不易其舊以取慎者」，假也。然自此開端，而查編全部詩之當者，亦加挑駁，以不任改編之責，故其爲說也易，殊不知據駁，則詩懸宕無着，更撓亂也。誥所改定《和陶》諸詩，雖不敢自信，然年限則大畧無誤者多，其丁丑秋冬海外之作，斷不能誤，惟其中有無從辨秋冬者，姑仍查編，不敢輕動耳。

其一

斜日照孤隙，始知空有塵。微風動衆竅〔三六〕，誰信我忘身。〔施註〕白樂天《詔下》詩：不獨忘世兼忘身。一笑問兒子，與汝定何親。〔誥案〕此意從「相與有瓜葛」翻出，彼則近戲，而此則真至，故公詩無所不備矣。從我來海南〔三七〕，幽絕無四鄰。耿耿如缺月，獨與長庚晨。此道固應爾，不當怨尤人〔三八〕。

【誥案】紀昀曰：「十一首俱渾圓深厚，逼近陶公，字句偶露本色，所語形骸之外。」今觀諸詩，以海南作起結，中託述古以自寓，皆形骸之內也。讀此集，不容躐等而進，更讀十年，求之，未爲晚矣。

其二

故山不可到，飛夢隔五嶺。真游有黃庭，〔施註〕《黃庭經》註：脾中央卽黃庭之宮，曰常在。閉目寓兩景。〔施註〕《黃庭經》有《內外景》。室空無可照，火滅膏自冷。披衣起視夜，〔施註〕《文選》魏文帝《雜詩》：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徬徨。《毛詩》鄭風·女曰鷄鳴：子興視夜。海闊河漢永。【誥案】紀昀曰：情在景中。西窗半明月，散亂梧楸影。良辰不可繫，〔施註〕白樂天《浩歌行》：既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逝水無留騁〔三九〕。我苗期後枯，〔施註〕《文選》嵇叔夜《養生論》：爲稼於湯之世，溉者後枯。持此一念靜。【誥案】題曰雜詩，詩不雜也。十一首，以我字作骨，一線穿成。上首從「我忘身」句領起海南，此首道其海南之我，更深一層，進德有叙。

其三

真人有妙觀，〔施註〕《文選》江賦：考川瀆之妙觀。俗子多妄量。區區勸粒食，此豈知子房。〔施註〕《史記》：留侯學辟穀，道引輕身，呂后德留侯，乃強食之。我非徒跣相，終老懷未央。〔施註〕《漢·蕭何傳》：爲相國，下廷尉，數日赦出，何徒跣入謝。《高祖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上徙都長安。免死縛淮陰，〔施註〕《漢·韓信傳》：上令武士縛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狗功指平陽。〔施

註〕《漢·蕭何傳》：上曰：「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宜第一。」上善鄂千秋言，乃令何第一。哀哉亦何羞〔二二〇〕，世路皆羊腸。〔施註〕酈道元《水經注》：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繁委若羊腸，故取名焉。【誥案】自此以下六首，以古方今，逐首皆落我字。人多以詠古，囫圇讀過。

其四

相如偶一官，嗤鄙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傭保。著書曾幾何〔二二一〕，渴肺灰土〔二二三〕燥。〔施註〕《漢·司馬相如傳》：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後建節使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爲寵。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琴臺有遺魄，〔施註〕《九域志》：成都府古迹，有司馬相如琴臺。〔查註〕王褒《益州記》：相如宅，在笮橋北。李膺云：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南有琴臺故墟。《方輿勝覽》：琴臺，今爲金花寺，城內者非其舊也，即今之金泉鋪是矣。〔合註〕李義山詩：蜀王有遺魄。笑我歸不早。〔施註〕《古詩》：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誥案】紀昀曰：如此落下奇絕。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餘生幸無愧，〔施註〕《文選》謝靈運詩：餘生幸已多。可與〔二二三〕君平道。〔施註〕《漢·傳四十二序》云：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誥案】此首以蜀人喻我。曉嵐前後茫如，故以此首落我字爲奇絕，乃自其實未了了親供也。

其五

孟德黠老狐，姦言嗾鴻豫。〔施註〕《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嗾夫癸焉。哀哉喪亂世，梟鸞各騰翥。
〔查註〕《史記·賈生傳》：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逝者知幾人，文舉獨不去。【詰案】紀昀曰：以孔融自比。合註亦有此論。其後公《和狄威》詩自道云：才疎絕類孔文學。謂幾於見殺也。引此句，方是確證。
天方斲漢室，豈計一郗慮〔二〕。昆蟲正相齧，乃比蘭相如。〔邵註〕去聲。〔翁方綱註〕東坡詩司馬「相如」，皆作平聲，惟此詩蘭「相如」作仄。〔合註〕《廣韻》：如，又人恕切。〔施註〕《後漢·孔融傳》：字文舉。曹操忌融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奏免融官，因顯明警怨。操故書激厲融曰：「廉、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鴻豫亦稱文學，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操既積嫌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慮，字鴻豫。我知公所坐，大名難久〔三〕住。〔施註〕《史記》：越世家：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細德方險微，〔施註〕賈誼《弔屈原賦》：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豈有容公處。〔施註〕《史記》：孔子世家：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既往不可悔，庶爲來者懼。【詰案】此以孔融自慨，乃十一首之正面詩，有次叙。

其六

博大古真人，老聃、關尹喜。〔施註〕《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哉。獨立萬物表，長生乃餘事。稚川差可近，倘有接物意。〔合註〕《漢書·司馬遷傳》：以慎於接物。我頃登羅浮，物色恐相值〔二〕。徘徊朱明洞，沙水自清駛。〔施註〕杜子美《送覃二判官》詩：天寒沙水清。滿把菖蒲根，歎息復棄置。

其七

藍喬〔二〕近得道，常苦世褊迫。〔合註〕司馬相如大人賦：悲世俗之迫隘兮。韓退之詩：二雅褊迫無委蛇。
西遊王屋山，〔合註〕茅君內傳：王屋山之洞，周迴萬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不踐長安陌。〔合註〕張說詩：夢見長安陌。爾來寧復見，鳥道度太白〔二〕。昔與吳遠遊，同藏一瓢窄。潮陽隔雲海，歲晚尙見客。〔施註〕司馬長卿子虛賦：先生又見客。〔詰案〕時吳子野在桂管曹子方處。據此句，必得子野近耗，知其已在歸途，將不歸潮陽，而就近渡海矣。伐薪供養火，〔查註〕孫思邈七返丹砂法，用六一泥固濟訖，以文火漸養，燒至六七日，卽武火，一日成。如此七轉堪服。其火每轉，須減損之，不減，恐藥不住也。看作樓鳳宅。〔施註〕英州鄭總作藍喬傳：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禱羅浮山而孕。年十二，已能爲詩文，求道書讀之。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所以復返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饋焉。以黃金數斤遺母，曰：「是真氣所成。」潮州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汗吾瓜，當於水中啖爾。」自擲於河，至夜不出。吳候其邸，則已酣寢，始知喬已得道，遂與執爨。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驟風雲而上征，官中歷歷聞笙簫聲，猶長吟李太白詩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詰案〕十首皆着落我字，獨此首以見客暗落，特化實爲虛也。本集多拋花假不度金針着手，本非易事，然誥不復多讓矣。

其八

南榮晚聞道，未肯化庚桑。陶頑鑄強獷〔二〕，枉費塵與糠。〔合註〕莊子：逍遙遊篇：是其塵垢粃

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越子古成之〔二四〇〕，韓生教休糧。〔合註〕《惠州府志》：古成之，字亞爽，河源人。五季末避地增城。嘗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端拱初登第，名在十九。初調元氏尉，改知益都縣。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校書郎。張詠知益州，辟知綿州魏城縣，再令綿竹，惠政不衰。初，成之道由潭州，遇異人韓泳，邀以仙術。答曰：「親老祿仕，長生非所願也。」及登第，泳復邀之，不爲動。至是，歎曰：「今親沒，何以仕爲。」慨然賦《思羅浮》詩，未幾卒於官。韓生，當卽指韓泳也。參同得靈鑰，九鎖〔二四一〕啓伯陽。〔施註〕《神仙傳》：魏伯陽得神丹玄奧之理，微顯闡幽，著《參同契》三卷。《隱丹經》：金匱九籥，有九轉丹法。籥，所以藏書也。〔查註〕真一子有《還丹內象金鑰匙》一卷。鵝城見諸孫，〔合註〕諸孫，指言古成之之諸孫也。貧苦我爲傷。空餘焦先室，不傳元化方。〔施註〕《後漢·華佗傳》：字元化。精於方藥。曹操收付獄，殺之。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燒之。遺像似李白，一奠臨江觴。

其九

餘齡難把玩，妙解寄筆端。〔合註〕《晉·王珣傳》：提婆妙解法理。常恐抱永歎，不及丘明、遷。〔施註〕謂左丘明、司馬遷二史也。親友復勸我，放心餞華顛。虛名非我有，〔施註〕《莊子·知北游篇》：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至味知誰餐。思我無所思，安能觀諸緣。已矣復何歎，舊說《易》兩篇。〔合註〕指所著《易傳》，見子由所撰墓誌銘。〔誥案〕此首道傳經之志，下首任傳經之責，相爲表理。割一首刺介甫，則可笑，如謂與介甫爭經義，尤屬卑見，詩以大道自任，不屑與此曹較得失也。

其十

申、韓本自聖，陋古不復稽。〔施註〕《史記·申韓傳》：申不害，京人也。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巨君縱獨慾，借經作巖崖。〔施註〕《漢·王莽傳》：字巨君。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益博士員，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通知其意者，詣公車。《漢·禮樂志》：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遂令青衿子，珠璧人人懷。〔施註〕《左傳·桓公十年》：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合註〕此用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鑿齒井蛙耳，信謂天可彌。〔合註〕《後漢·馬援傳》：子陽，井底蛙耳。大道久分裂，破碎日愈離。〔施註〕《漢·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我如終不言，誰悟角與羈。〔查註〕《禮記·內則》：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疏云：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剪，一從一橫曰午。今女剪髮，留其頂上，從橫各一，相交通達，故曰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從橫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吾琴豈得已，昭氏有成虧。〔施註〕《莊子·齊物論篇》：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詰案】紀昀曰：此詩刺介甫。

其十一

我昔登胸山，〔施註〕《九域志》：海州東海郡胸山縣。〔查註〕《太平寰宇記》：大海在海州城東十五里。南，胸山縣界；北，懷仁縣界。胸山在城南二里，始皇東巡，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出日〔三〕觀滄涼〔四〕。〔施

註〕《列子·湯問篇》：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鬪。一兒曰：「日初出，天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欲濟東海縣，恨無石橋梁。今茲黎母國，何異于公鄉。〔施註〕《漢·于定國傳》：東海鄉人也。其父于公爲獄吏，決獄平，郡爲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查註〕《海州志》：孝婦冢，在鄉城。孝婦，竇氏。于公，鄉人，爲郡決曹，以爭孝婦獄，辭疾去。故居在東海城北十里，名于公浦。按，于公鄉，卽此地也。蠓浦既黏山，〔施註〕《番禺雜編》：蠓殼，卽牡蠣也。中有肉，隨其房大小，有高四五尺者，水底見之如山岸，呼爲蠓山。韓退之《初南食》詩：蠓相黏爲山。〔合註〕《本草》註：牡蠣生東海，出廣州南海者亦同。煮鹽者以泥釜，有長至一二丈者，嶄巖如山。《名勝志》亦有蠣山，其上多蠣。故先生以喻儻之蠓浦也。暑路〔四四〕亦飛霜。〔施註〕《南史》張融《海賦》：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所欣非自調〔四五〕，不怨道里長。〔語案〕收到海南作結，是公本意，故云此十一詩，皆形骸之內也。

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四六〕

〔查註〕《本草》：月季花，一名鬪雪紅，逐月開花，薔薇類也。《樂城集》有《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詩。

幽芳本長春，暫瘁如蝕月。且當〔四七〕付造物，未易料枯枿。〔施註〕《庚信》《枯樹賦》：枯枿千年。〔合註〕一作槎枿。也知宿根深，便作紫筍茁。〔合註〕子由詩有「何人縱尋斧，害意肯留枿，偶乘秋雨滋，冒土見微茁」之句，故此和詩云然。乘時出婉婉，〔施註〕《禮記·內則》：女教婉婉聽從。爲我暖栗冽〔四八〕。〔施註〕《毛詩·幽風·七月》：二之日栗冽。箋云：寒氣也。先生早貴重，廟論推英拔。〔合註〕《南史·江總傳》：神采英拔。

而今〔二四九〕城東瓜，不記召南芟。〔王註〕詩·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行於南國。陋居有遠寄，小圃無闊躡。〔誥案〕紀昀曰：查初白謂小景鍛鍊至此。還爲久處計，坐待行年匝。〔公自註〕子由明年六十。臘果綴梅枝，〔施註〕韓退之〔洛陽春〕詩：桃枝綴紅糝。春杯浮竹葉。〔王註〕庾信詩：三春竹葉酒，一曲鷓鴣絃。誰言一萌動，已覺萬木活。聊將玉蕊新，〔公自註〕世謂此玫瑰花也〔二五〇〕。插向綸巾折。〔施註〕〔世說〕：謝萬詣簡文，著白綸巾鶴氅，共談論。〔施註〕後漢·郭太傳：嘗遇雨，巾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誥案〕紀昀曰：借事相寬，善於立言。

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二五一〕并引〔二五二〕

〔誥案〕合註題作：和陶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儂人黎子雲兄弟，居城東南，躬農圃之勞。〔誥案〕詩有「城東兩黎子」句，謂子雲、子明也。若黎先覺輩，似其後卜居城南，始相識也。偶與軍使張中同訪之。居臨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爲釀錢作屋，予亦欣然同之〔二五三〕。名其屋〔二五四〕曰載酒堂，用淵明〔始春懷古田舍〕韻〔二五五〕。

其一

退居有成言，垂老竟未踐。〔施註〕杜子美〔垂老別〕詩：垂老不得安。何曾淵明歸，屢作敬通免。〔施註〕後漢·馮衍傳：字敬通。爲曲陽令，論功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帝將召見，王護等排間，由此得罪。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休閒等一味，妄想生愧覩。〔公自註〕淵明本用鍾字，今聊取其同音字〔二五六〕。

〔合註〕淵明原句云：啓塗情已緬。〔施註〕《毛詩·小雅·何人斯》：有覲面目。註：覲，面慚也。聊將自知明，〔施註〕《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稍積在家善。城東兩黎子，室邇人自遠。呼我釣其池，人魚兩忘反。〔施註〕白樂天《渭上釣》詩：況我垂釣意，人魚又兼忘。使君亦命駕，恨子林塘淺。

其二

茅茨破不補，嗟子乃爾貧。菜肥人愈瘦〔二五〕，竈閑井常勤〔二六〕。〔合註〕似言貧惟飲水而已。我欲致薄少，〔施註〕韓退之《寄盧仝》詩：時致薄少助祭祀。解衣勸坐人。〔施註〕《史記·淮陰侯傳》：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韓退之《柳子厚墓志》：率常屈其坐人。臨池作虛堂，〔合註〕梁昭明太子詩：高宇既清，虛堂復靜。雨急瓦聲新。客來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黃柑溢芳津。〔合註〕《洞冥記》：玉膚柔軟。王筠詩：拭露染芳津。借我三畝地，結茅爲子鄰。〔誥案〕此二句偶然及之，不虞來年竟卜鄰也。與張中同游，亦在無嫌疑之時。凡此皆丁丑作詩之證也。查註編此詩於《新居既成三送張中》之後，知公必不爲此語矣。鳩舌倘可學，化爲黎母民。

和陶贈羊長史〔二五〕并引〔二六〕

得鄭嘉會〔二六〕靖老〔二六〕書，〔查註〕先生《半月泉題名》：蘇軾、曹輔、劉季孫、鮑朝懋、鄭嘉會、蘇堅同游。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刻石在湖州德清縣慈相寺中，余家有搨本。詩題中所謂鄭會嘉，當即嘉會之誤，今從石刻改正。

欲於海舶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二六三》以謝鄭君。〔查註〕程鉅夫《雪樓集·跋東坡帖》云：「蘇公坐謫時，有

在都城見叔黨而障面者。及遷僑耳，鄭嘉會靖老乃能以海舶載書千餘卷爲借，亦可嘉已。公《和淵明贈羊長史》詩以謝之，千載而下，知有靖老，士烏可不自附於青雲哉。此帖言所借書，收掌如法，前輩借人書籍，愛護如此，皆盛德事。

【詰案】鄭嘉會時官惠州，凡兩借書，由海運至僑，皆廣州道士何德順爲之代致者也。然書到甚遲。並詳案中。〔案〕總案云：本集鄭靖老借書兩次，其後到者一次，不能悉考。又，元符二年，總案有「鄭嘉會舶書至」條。

我非皇甫謐，門人如摯虞。不持《二六四》兩鴟酒，肯借一車書。〔施註〕《晉·皇甫謐傳》：「自表就武帝借

書，帝送一車與之。門人摯虞等，皆爲晉名臣。〔邵註〕《韻註》：「瓶，通作鴟，盛酒器，卽鴟夷也。〔合註〕《甕牖閑評》：「瓶，酒器，古之盛酒，以遺借書者也。《唐韻》云：「瓶大者一石，小者五斗。《東皇雜錄》亦云：「借書饋酒一瓶，還書亦饋酒一瓶。

欲令海外士，觀經似鴻都。〔施註〕《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書石經。〔合註〕《靈帝

紀》：「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在光和之前。《蔡邕傳》：「自書冊於碑，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結髮事文史，俯仰六十踰。〔二六五〕。〔施註〕《漢·主父偃傳》：「結髮游學，四十

餘年。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施註〕《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遇伯樂，解而趣之，於是俯而噴，仰而鳴，以伯樂之知己也。今僕厄居之日久矣，君獨無意使僕爲君長鳴乎？」故知

根塵《二六六》在，〔施註〕《圓覺經》：「圓圓無際，故當知六根遍滿法界，六根遍滿，故當知六塵遍滿法界。未免病藥俱。念君千里足，歷塊猶踟躕。〔施註〕《楚辭·卜居》：「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杜子美《瘦馬行》：「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好學真伯業，〔施註〕《英雄記》：「袁遺，字伯業。〔查註〕《三國志》：「山陽太守袁遺，與袁術等同時起

兵。裴松之註云：遺，字伯業，紹從兄。張超常薦其包羅載籍，綜練百氏，求之今日，邈焉寡儔。魏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比肩可相如。〔施註〕《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此書久已熟，救我今荒蕪。顧慚桑榆迫，久厭詩書娛〔一六七〕。奏賦病未能，草玄老更疎。〔施註〕《漢·揚雄傳》：從上甘泉還，奏賦以風哀帝，時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猶當距楊、墨，〔施註〕《揚子》：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稍欲懲荆舒。〔施註〕《毛詩·魯頌·闕宮》：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王安石初封舒國公，後改封荆。〔誥案〕公後《與鄭嘉會書》云：只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兩借書檢閱也。此詩因借書而發，與前篇詩旨全別。紀曉嵐亦云：結指半山。合註謂荆舒指海南人，而以施註爲誤，非也。

入寺〔一六八〕

曳杖入寺門，輯杖挹〔一六九〕世尊。〔王註次公曰〕輯，音集，若言收杖於兩手間也。〔施註〕《法華經》：世尊妙相具。〔查註〕《翻譯名義》：世尊，天上人間所共尊，具此十德，名世間尊。〔合註〕《禮記·喪大記》：輯杖。註：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我是玉堂仙，謫來海南村。多生宿業盡，一氣中夜存。〔施註〕《楚辭·遠遊章》：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且隨〔一七〇〕老鴉起，飢食扶桑暾。〔王註次公曰〕食扶桑暾，道家食日法也。光圓摩尼珠，照耀玻璃盆。來從佛印可〔一七一〕，稍覺魔忙奔。〔誥案〕以上四句，謂光明透澈，無所不了也。凡學皆然，雖就佛說，不必皆佛理也。公無可與言，故就佛印可耳。閑看樹轉午，坐到鐘鳴昏。〔合註〕何焯曰：用段十六語。斂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溫。

獨覺〔二七三〕

瘴霧三年恬不怪，〔合註〕《漢書·禮樂志》：因恬而不知怪。反畏北風生體疥。〔合註〕《禮記·月令》：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癩。何焯曰：「反畏北風」，用柳河東書中語。朝來縮頸似寒鴉，焰火生薪聊一快。紅波翻屋春風起，先生默坐春風裏。浮空眼纈散雲霞，〔施註〕庾信《搗衣》詩：花鬢碎眼纈，龍子細文紅。無數心花發桃李。〔王註〕《華嚴經》：菩提心華，亦復如是。〔查註〕《圓覺經序》：心花發明。《道家元氣論》：氣運息調，榮枝葉也；性清心悅，開花也；固精留胎，結實也。倏然獨覺午窗明，〔王註次公曰〕陳後主詩：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故傍小窗明。蓋摘字用之也。欲覺猶聞醉鼾聲。〔王註〕《說文》：鼾，卧息也。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誥案〕紀昀曰：此却淺易，開唐六如等一派。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二七四〕

燈燼不挑垂暗蕊，爐灰〔二七五〕重撥尚餘薰〔二七六〕。清風欲發鴉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王註〕《野人閑話》載：杜光庭犬名曰吠雲，臨終，命以油塗足，以繒裹之，云可行萬里。閉眼此心〔二七七〕新活計，〔施註〕白樂天《吾土》詩：水竹花前謀活計。隨身孤影舊知聞。〔施註〕白樂天《老慵》詩：近來漸喜知聞斷。雷州別駕〔二七八〕應危坐，跨海清光〔二七九〕與子分〔二八〇〕。

謫居三適三首

【誥案】紀昀曰：三詩並自在流出而妙，不率易，是爲老境。

旦起理髮

安眠海自運，浩浩朝黃宮。〔王註次公曰〕「海運」字，出《莊子》：「海運則鵬徙於南溟」。黃宮「字，道家以臍下爲丹田，腦頂爲黃宮。日出露未晞，〔王註〕《詩·秦風·蒹葭》：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詩·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鬱鬱濛濛霜松。老櫛從我久，齒疎含清風。〔查註〕《詩·周頌·良耜》：其比如櫛。疏：其比如櫛齒之相次。劉熙《釋名》：梳，言其齒疎也。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施註〕盧仝詩：兩腋習習清風生。少年苦嗜睡，〔施註〕杜牧之《上李中丞書》：好酒嗜睡，其癖已固。朝謁常恩恩。爬搔未云足，〔查註〕嵇康《絕交書》：性復多蟲，爬搔無已。已困冠巾重。〔施註〕韓退之詩：我欲收斂加冠巾。何異服轅馬，沙塵滿風駿。瑠鞍響珂月，〔王註次公曰〕珂月，言珂如月，以爲馬御飾也。〔合註〕杜子美《春宿左省》詩：月傍九霄多；又：因風想玉珂。實與杻械同。解放不可期，枯柳豈易逢。〔王註次公曰〕枯柳，言馬痒磨樹也。先生嘗有詩云：何異枯楊便馬疥。〔邵註〕此云「枯柳豈易逢」，翻前詩意也。誰能書此樂，獻與腰金翁。〔八二〕。〔查註〕據《樂城集》，當作公。〔合註〕宋刊施本作翁。【誥案】紀昀曰：翁字勝公字，後首東坡押「沐猴」字，子由乃和「封侯」，當日或不盡拘，不必以彼改此也。今考《樂城集》押「未肯易三公」句，故查註改翁以就公，而曉嵐因有此說。查註主異，專以彼所見爲是，而舊所有爲非，並不顧是非阜白也。本集所見和韻，如須、鬢、杭、航、蒲、菰，皆隨意押，亦有換一韻少一韻者，

後之人欲一一強為齊之，得乎？今仍作翁字。

午窗坐睡

蒲團蟠兩膝〔二八三〕，竹几閣雙肘。此間道路熟，徑到無何有。身心兩不見，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無，何用鉤與手。神凝疑夜禪，〔施註〕《莊子·逍遙遊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其神凝。體適劇卯酒。〔施註〕白樂天《閑樂》詩：空腹三杯卯後酒，曲肱一覺醉中眠。我生有定數，祿盡空餘壽。枯楊不飛花〔二八四〕，〔王註〕《周易·大過》：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膏澤回衰朽。謂我此為覺，物至了不受〔二八五〕。

【詰案】紀昀曰：恰是坐睡。謂我今方夢，此心初不垢。非夢亦非覺，請問〔二八五〕希夷叟。〔王註次公曰〕陳圖南自號希夷先生。有衣冠子金勵謁先生，曰：「勵向遊華，欲見先生，先生睡未覺，睡亦有道乎？」先生為詩曰：常人無所重，惟睡乃為重。舉世此為息，魂離神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動。堪笑塵地中，不知夢是夢。見《翰苑名談》。

夜臥濯足

長安大雪年，〔王註〕杜子美《前苦寒》詩：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寒毛縮如蝟。〔施註〕《西京雜記》：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悉蹙縮如蝟。束薪抱衾裯。雲安市無井〔二八六〕，斗水寬百憂。〔施註〕杜子美《引水》詩：月峽瞿唐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僕奴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今我逃空谷，〔王註〕《莊子·徐無鬼篇》：逃虛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孤城嘯鶴鶴〔二八七〕。〔王註〕《傳》：鶴鶴嘯夜。得米如得珠，〔王註〕《說苑》：墨子謂滑釐曰：「今凶年，有欲與子隋侯之珠

者，又欲與子鍾粟者，得粟不得珠，得珠不得粟，子將誰擇？食菜不敢留。〔施註〕杜子美《積草嶺》詩：食薇不敢餘。況有松風聲，釜鬲鳴颼颼。〔王註〕《史記·蔡澤傳》：澤人韓、魏，遇奪釜鬲於途。註云：《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也。〔施註〕白樂天詩：棠梨葉戰風颼颼。瓦盎深及膝，時復冷暖投。明燈一爪剪，〔查註〕《莊子·德充符篇》：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快若鷹辭鞴。〔王註〕韓退之《送侯參謀》詩：今君行得所，勢若脫鞴鷹。天低瘴雲重，地薄海氣浮。土無重髓藥，〔施註〕柳子厚《栽竹》詩：適有重髓疾，蒸鬱寧所宜。〔查註〕《左傳註》：沉溺濕疾，重髓足腫。獨以薪水瘳。誰能更包裹，冠履裝沐猴。〔合註〕子由詩末句云：名身孰親疎，慎勿求封侯。與先生原作用沐猴，不同韻。

卷四十一校勘記

〔一〕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卽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寄子由」，「吾謫海南」云云，乃詩之引，「子由雷州」作「子由謫雷」。施乙無「其」字。類本無「此」字。

〔二〕落日 原作「落月」。今從施乙。

〔三〕蒼茫 類申、類乙作「茫茫」。

〔四〕歎息 合註：「歎」一作「太」。

〔五〕要荒 查註、合註：「要」一作「遐」。

〔六〕誰作輿地志 七集續集作「誰與作地志」。

〔七〕萬里 集本、集丁、施乙作「萬古」。

〔八〕吾鄉 何校：「我鄉」。

〔九〕和陶止酒 集戊在卷三之二，施乙在卷四十二之三，施丙在卷下之三。

〔一〇〕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一一〕我室 集戊作「我空」。

〔一二〕杯酌 七集作「杯勺」。何校：「杯勺」。

〔一三〕未濟 集戊作「未見」。

〔一四〕四州 類甲作「四洲」。

〔一五〕如度 集甲、集丁、施乙、類丙作「如渡」。

〔一六〕茫茫太倉中 類本作「區區魏中梁」。何校：「魏中梁」一作「太倉中」。類註引《莊子·則陽篇》：通

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又：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五：晁子止言：曾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間「茫茫太倉中」一句，乃「區區魏中梁」，不知果否？

〔一七〕永嘯 原作「詠嘯」，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查註作「咏嘯」，合註作「永嘯」。

〔一八〕笑電 七集作「笑雷」。

〔一九〕次前韻寄子由 類乙、類丙無「寄」字。集本「由」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〇〕泥洹 集本、集丁、類本作「泥丸」。類註援曰：涅槃一曰泥丸。

〔三二〕古語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引《楞嚴經》云：「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于此取泥洹；又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梵語泥洹，此云涅槃。」

〔三三〕皆積風。類甲、類乙作「徒積風」。

〔三四〕離別。類本作「別離」。

〔三五〕天人。集甲作「大人」，疑歲久漫漶脫筆。

〔三六〕儋耳山。查註、合註：「儋耳」一作「松林」。按，清講習堂抄本《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卷二十五孔武仲《題女媧山女媧廟二首》之二，亦爲此詩，參本詩集卷四十八《題女唱驛》下查註。又，清道光刊郭祥正《青山集·續集》卷三，亦有《題女媧山女媧廟二首》，詩同孔集。

〔三七〕隘空虛。外集作「溢空虛」。

〔三八〕和陶還舊居。七集作「還舊居和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合註謂此爲誤刊。按，「還舊居」爲陶詩原題，《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爲詩之小引，蓋合而爲一耳。此詩，集戊在卷四之十四，施乙在卷四十二之二，施丙在卷下之二一。

〔三九〕夢歸惠州白鶴山居作。集戊爲題下自註，「居」作「中」。施乙、施丙無「惠州」二字。查註以此九字爲題。

〔四〇〕偶拾。七集作「偶捨」。查註：「捨」訛。

〔四一〕憫默。集戊作「閔默」。合註：「默」一作「然」，清施本作「憫然」。施乙、施丙作「憫默」。

〔四二〕往來。集戊作「行來」。

〔三二〕夜夢 集本「夢」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三〕粗及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始及」。

〔三四〕不願留 集丁、類本「願」作「願」。

〔三五〕易韋 類甲作「易常」，疑誤。

〔三六〕和陶連雨獨飲二首 施乙、施丙無「二首」二字。集戊在卷四之一，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十七，施丙在卷下之十七。查註無此題，以此詩之引「吾謫海南」云云爲題。

〔三七〕并引 原無此二字。據集戊、施乙、施丙補。

〔三八〕酒器 集戊作「飲器」。

〔三九〕獨飲 集戊、施乙、施丙「飲」後有「二首」二字。

〔四〇〕我與爾 集戊、施乙、施丙作「我與我」。

〔四一〕相然 施乙、施丙作「自然」。

〔四二〕豈止 盧校：「豈知」。

〔四三〕磁石針 施乙、施丙作「磁石鐵」。

〔四四〕徧僂 施乙、施丙作「徧僂」，今從。原作「徧僂」。按，《說文》：「蹠，足不正也，或曰徧。」《集韻》：「蹠，旋行也，或作「徧」。又《詩·賓之初筵》：「屢舞僂僂。」註：「舞貌。則「徧僂」當同「蹠蹠」。

〔四五〕最可惜 集戊作「敢可惜」。

〔四六〕糾纏 集戊作「糾纏」，查註謂「纏」訛。

〔四七〕顧引 集戊作「顧影」。

〔四八〕遂超 七集作「遂趨」。

〔四九〕和陶示周掾祖謝 集戊在卷四之十三，施乙在四十一之十六，施丙在卷上之十六。

〔五〇〕游城東學舍作 集戊此六字爲題下自註。「城東」作「東城」。查註以此六字爲題。

〔五一〕糴米 集本「米」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五二〕悵焉 類本作「悵然」。

〔五三〕和陶勸農六首 集戊、施乙、施丙、七集不分首，爲一章。集戊在卷四之三，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十五，施丙在卷下之十五。查註、合註無「六首」二字。合註：王本詩分六章，題有「六首」字。

〔五四〕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五五〕海南多荒田……所產杭稔……乃以藟芋……云云 章校：《鑑》作「予以紹聖元年十月到惠州，四年五月再貶瓊州別駕，傲睨之餘，慨然有感黎蠻風俗之異，乃和淵明《勸農》詩，以告其有知者」。集戊「杭稔」作「杭杜」。集戊原註：「藟」，時謹切。

〔五六〕珍怪 集戊、施乙、施丙、七集作「怪珍」。

〔五七〕是直 集戊、施乙、施丙「直」作「植」。七集「直」作「殖」。

〔五八〕鳥喙 集戊、施乙、施丙作「鳥喙」。章校：《鑑》「喙」作「啄」。

〔五九〕藟糜 集戊、施乙、施丙作「藟糜」。

〔六〇〕厚冀 章校：《鑑》作「後冀」。

〔六一〕聞子由瘦 集本「瘦」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六二〕儋耳至難得肉食 傅鈞「得肉食」三字於「儋耳至難」四字之前。今所見之集丁本同底本。施乙無「食」字。

〔六三〕俗諺云云 施乙謂此條自註，「一說是黨進說」，非自註。

〔六四〕螂蛆 集本、集丁、類本作「卽且」。

〔六五〕帽寬帶落 查註、合註：一作「帶寬帽落」。

〔六六〕童僕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童」作「僮」。

〔六七〕老去 紀校：「去」當作「矣」。

〔六八〕游哉 原作「悠哉」。今從集本、集丁、施乙。施註引《莊子·田子方篇》：「老聃曰：吾游於物之初。」

〔六九〕和陶赴假江陵夜行 集戊在卷四之十七，施乙在卷四十二之七，施丙在卷下之七。

〔七〇〕郊行步月作 集戊此五字爲題下自註。查註以此五字爲題。

〔七一〕柴荆 合註：「柴」一作「紫」。

〔七二〕孤螢 集戊作「孤雲」。

〔七三〕自名 施乙、施丙作「自鳴」，查註、合註謂「鳴」訛。

〔七四〕和陶九日閑居 集戊在卷二之六，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十一，施丙在卷上之十一。

〔七五〕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七六〕起索酒 集戊、七集「起」後有「坐」字。

〔七七〕醉熟 集戊作「熟醉」。

〔七八〕坎珂 施乙、施丙作「坎軻」。

〔七九〕識天意 集戊作「失天意」，疑誤。

〔八〇〕杭稔 集戊作「杭社」。

〔八一〕和陶擬古九首 集戊在卷三之三，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八，施丙在卷下之八。題下誥案「此九首」云云，參照總案，文字略作變動。

〔八二〕鳥雀散 集戊作「鳥雀噪」。何校：「鳥雀喧」。

〔八三〕兩翅 集戊、施乙、施丙作「兩翮」。

〔八四〕吾廬 集戊、施乙、施丙作「我廬」。

〔八五〕渺茫 集戊作「杳茫」。

〔八六〕瀉萬仞 集戊、施乙、施丙作「寫萬仞」。

〔八七〕分汜 集戊作「分流」。

〔八八〕彌此方 集戊作「瀾此方」。

〔八九〕馮洗 集戊、施乙、施丙作「馮洗」。百衲本影元大德刊《北史·列女傳》亦作「洗」。

〔九〇〕險易 集戊作「險難」。

〔九一〕磷緇 集戊作「磷淄」。查註作「磷緇」。紀校：當作「緇」。

〔九三〕錦繖 施乙、施丙、七集作「錦傘」。

〔九四〕送迎 集戊、施乙、施丙、七集作「迎送」。

〔九五〕粉相和 集戊作「紛相和」。

〔九六〕炷微火 施乙、施丙、七集作「注微火」。

〔九七〕嫺清歌 查註、合註：「嫺」一作「嫺」。

〔九八〕隕墜 七集「墜」作「隊」。

〔九九〕以取水沉耳 施乙、施丙無「耳」字。

〔一〇〇〕季子 集戊作「季札」。

〔一〇一〕已失 施乙、施丙、七集作「已矣」。七集原校：「矣」一作「失」。

〔一〇二〕黎山有幽子 集戊此詩次「少年好遠遊」後，爲九首中之第五首。集戊「馮洗」爲第六首，「沉香」爲第七首，「雞窠」爲第八首，「城南」爲第九首。

〔一〇三〕古貝 集戊作「吉貝」。

〔一〇四〕和陶東方有一士 施乙、施丙未收此詩。集戊在卷二之四。

〔一〇五〕亡楚弓 七集作「忘楚弓」。

〔一〇六〕返自照 集戊、七集作「反自照」。

〔一〇七〕無弦琴 集戊、七集「琴」作「物」。

〔一〇八〕攝飛鸞 集戊、七集作「躡飛鸞」。

〔二〇八〕月闕 集戊作「月關」。

〔二〇九〕此東方一士……淵明卽我也 集戊無此條自註。查註在「淵明卽我也」後，尚有下列文字：「紹聖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默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既覺，寫和淵明詩示兒子過。」合註謂：「此段自註，全見東坡題跋。此詩，七集本、王本作公自註，亦止『淵明卽我也』以上數句。至『紹聖三年』以下數句，諸本俱無，惟查本有之。今考東坡題跋，標稱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後，並不云書和詩也，故末云『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乃查氏增人『和』字而併作自註，非也。且恐七集本、王本以前段數句作公自註者，亦非。」

〔二一〇〕辭客 原作「詞客」，今從集本、集丁、施乙。「辭客」，當爲辭謝賓客之意。

〔二一一〕易醒 合註：「易」一作「未」。

〔二一二〕柳子厚詩云高歌返故室自調非所欣 施乙註文引柳子厚《登蒲州石磯》，卽此二句，無「東坡云」字樣。集本、集丁「高歌」作「長歌」。

〔二一三〕前漢高祖紀註云薛有作冠師 施乙無此條自註。集本、集丁、類甲無「祖」字。

〔二一四〕規模 集本、集丁作「規摹」。

〔二一五〕和陶停雲四首 集戊、施乙、施丙、七集不分首，爲一章。集戊在卷四之四，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十四，施丙在卷下之十四。

〔二一六〕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二一七〕以來 集戊無「以」字。

〔二一八〕在空 施乙、施丙作「在東」。盧校：「在望」。

〔二一九〕溟濛 集戊作「冥濛」。

〔二二〇〕太息 集戊作「歎息」。

〔二二一〕和陶怨詩示龐鄧 集戊在卷一之六，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十，施丙在卷下之十。章校：「鑑」怨詩示龐鄧作「怨詩楚調示龐主簿及鄧治中」。集戊同「鑑」。

〔二二三〕故有年 集戊作「固有年」。

〔二二四〕困來 集戊作「歸來」。

〔二二五〕重裊 集戊作「重茵」。

〔二二六〕和陶雜詩十一首 集戊在卷三之四，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十六，施丙在卷下之十六。集戊於東坡詩後，收子由和詩，子由和詩題下自註：「時有赦書北還。」

〔二二七〕動衆竅 集戊作「渡衆竅」。

〔二二八〕海南 施乙、施丙作「南海」。

〔二二九〕怨尤人 集戊作「怨無人」。

〔二三〇〕留騁 集戊、施乙、施丙作「由騁」，查註謂「由」訛。

〔三三一〕何羞 集戊、施乙、施丙、七集作「可羞」。

〔三三二〕幾何 七集作「幾許」。

〔三三三〕灰土 集戊作「塵土」。

〔一三三〕可與 集戊作「何與」。

〔一三四〕郟慮 何校：「郟慮」。

〔一三五〕難久 集戊作「久難」。

〔一三六〕相值 集戊作「相儻」。按，「值」爲韻脚，屬置韻。「儻」分屬寒、翰、旱、霰韻，義亦不相通，疑誤刊。

〔一三七〕藍喬 施乙、施丙、七集作「藍橋」，查註謂「橋」訛。集戊作「藍喬」。

〔一三八〕度太白 集戊作「渡太白」。

〔一三九〕強獷 集戊作「強鑛」。

〔一四〇〕古成之 集戊作「古成人」。

〔一四一〕九鎖 查註、合註：「鎖」一作「鏢」，清施本作「鏢」。

〔一四二〕出日 集戊作「日出」。

〔一四三〕滄涼 何校：「蒼涼」。「滄」原作「滄」，參看卷三十八「蒼涼」條校記。

〔一四四〕暑路 集戊、施乙、施丙作「暑路」，集成引施註註文作「暑路」，今從。「路」原作「退」。

〔一四五〕自調 七集作「自罔」。

〔一四六〕次韻子由月季花再生 集本「生」字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一四七〕且當 類本作「且將」。

〔一四八〕栗冽 施乙、施丙作「栗烈」。

〔二四九〕而今 合註：「而」一作「如」。

〔二五〇〕花也 集本、集丁、類本無「也」字。

〔二五一〕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 集戊、施乙、施丙無「二首」二字。集戊在卷四之二，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十三，施丙在卷下之十三。

〔二五二〕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二五三〕同之 集戊、七集作「許之」。

〔二五四〕名其屋 原作「名其居」。各本作「名其屋」，今從。

〔二五五〕始春懷古田舍韻 集戊、施乙、施丙無「始春」二字，「韻」後有「作二首」二字。查註無「韻」字。

〔二五六〕今聊取其同音字 集戊無「聊」字。施乙、施丙無「字」字。集戊「字」作「耳」。

〔二五七〕人愈瘦 查註謂「愈」一作「亦」，訛。

〔二五八〕非常勤 施乙、施丙「常」作「亦」，合註謂「亦」訛。

〔二五九〕和陶贈羊長史 集戊在卷四之十五，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十七，施丙在卷上之十七。查註無此題，以此詩之引爲題。

〔二六〇〕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二六一〕嘉會 七集作「會嘉」。

〔二六二〕靖老 集戊作「靜老」。

〔二六三〕次其韻 集戊無「其」字。

〔二六四〕不持 七集作「不特」。

〔二六五〕六十踰 施乙、施丙作「六十餘」。何校：「餘」當是「踰」字；陶詩：「關河不可踰」。合註謂「施本訛作『餘』」，又謂「今從七集本」。按，集戊作「踰」。

〔二六六〕根塵 集戊作「根塵」。「根」疑誤刊。

〔二六七〕久厭詩書娛 集戊、七集作「豈厭詩酒娛」。施乙、施丙「詩書」作「詩酒」。

〔二六八〕人寺 集本「寺」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六九〕挹 紀校：當作「揖」。

〔二七〇〕且隨 類甲、類乙作「且隨」。類丙作「早隨」。

〔二七一〕照耀玻璃盆來從佛印可 類甲、類乙無此二句。類丙有；合註謂舊王本無此二句，非是。施乙「照耀」作「樂耀」，類丙作「照曜」。

〔二七二〕獨覺 集本、七集「覺」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二七三〕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儋耳寄子由」。集本、集丁「由」後有「一首」二字。

〔二七四〕爐灰 類本、七集續集作「香爐」。集本、集丁作「爐香」。

〔二七五〕尚餘薰 集本、集丁作「上餘薰」。

〔二七六〕此心 七集續集作「此生」。

〔二七七〕別駕 集本、集丁、類本作「別乘」。七集續集原校：「駕」一作「乘」。

〔二七八〕清光 集本、集丁、施乙作「幽光」。

〔二七九〕與子分 七集續集「分」下有自註：「子由時謫雷州別駕。」

〔二八〇〕朝黃宮 集本、七集作「潮黃宮」。集丁作「朝黃宮」。

〔二八一〕金翁 集本、集丁、類本作「金公」。查註作「金翁」。合註作「金公」，謂宋刊施本作「翁」；又謂諸本皆作「公」，今從之。紀校「『翁』字勝『公』字」云云，見註文。

〔二八二〕蟠兩膝 集本、集丁、類本作「盤兩膝」。

〔二八三〕不飛花 集乙、七集作「下飛花」。集甲、集丁作「不飛花」。

〔二八四〕了不受 施乙作「乃不受」。

〔二八五〕請問 施乙作「敢問」。

〔二八六〕市無井 集乙作「市無米」。

〔二八七〕嘯鶴鶴 類本作「笑鶴鶴」。

蘇軾詩集卷四十二

古今體詩三十六首

【誥案】起紹聖五年戊寅正月，在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六月改元符元年，至元符二年己卯十二月作。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一〕

〔公自註〕戊寅歲〔二〕。〔查註〕時張中爲儋州守。

使君〔三〕置酒莫相違，〔王註〕杜子美《曲江》詩：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施註〕《漢·東方朔傳》：上爲寶太主置酒。杜子美《陪王侍御》詩：請公臨深莫相違，回船罷酒上馬歸。守舍何妨獨掩扉。〔施註〕《史記·春申

君傳》：楚太子出關時，黃歇守舍。靜看月窗盤蜥蜴〔四〕，〔王註厚曰〕《爾雅》：蝮蝮，蜥蜴；蜥蜴，蝮蝮；守宮

也。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蝮蝮。韓退之詩：月吐窗炯炯。卧聞〔五〕風幔落伊威〔六〕。〔王註〕杜子美《西閣口號呈

元二十一》詩：風幔不依樓。〔施註〕《毛詩·幽風·東山傳》：伊威，委黍也。鄭箋：此物，家無人，惻然令人感思。〔邵註〕

《音義》：委黍，鼠婦也。或並作虫邊。燈花結盡吾猶夢，香篆消時〔七〕汝欲歸。搔首〔八〕淒涼十年事，

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

傳柑歸遺滿朝衣。〔施註〕東坡在翰林時，有上元侍飲。詩云：猶有傳柑遺細君。〔合註〕末聯因時節而念同安君也。

次韻子由浴罷〔九〕

理髮千梳淨，風晞勝湯沐。〔施註〕《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蝨相弔。閉息〔二〕萬竅通，霧散名乾浴。〔合註〕《雲笈七籤》：夜卧時，常以兩手揩摩身體，名曰乾浴。頽然語默喪，靜見天地復。〔王註〕《老子》：靜曰復命。《周易·復卦》：復其見天地之心。〔施註〕《復卦註》：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時令具薪水，漫欲濯腰腹。陶匠不可求，盆斛何由足。〔公自註〕海南無浴器，故常乾浴而已。老雞卧糞土，振羽雙暝目。〔施註〕《毛詩·豳風·七月》：六月莎雞振羽。倦馬驅風沙，〔王註次公曰〕「驅」字於字書無所見，相傳與碾同，則音泥展反也。今蓋有畫驅馬者，黃魯直集有《題伯時欲驅玉花驄馬》詩。是已。〔合註〕《廣韻》：驅，陟扇切，馬土浴也。《玉篇》：馬轉卧土中。奮鬣一噴玉。〔合註〕曹子建《七啓》：哮闕之獸，張牙奮鬣。闕，虎聲。垢淨各殊性，〔查註〕《維摩經》：垢淨爲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快愜聊自沃。〔誥案〕紀昀曰：從《莊子·鵬鷖章》化出，分明郭子玄註中語也。雲母透蜀紗，琉璃瑩蘄竹。〔王註〕王勃《春思》詩：水精却挂鴛鴦幔，雲母斜開翡翠帷。《本草》：雲母，石類也。一名雲珠，色赤；一名雲華，五色具；一名雲英，色多青；一名青液，色多白；一名雲沙，色青黃；一名磷石，色正白。陶隱居云：雲母有八種色。〔增註云〕雲母以言廚也。蘄，竹簾也。稍能夢中覺，〔施註〕李太白《與元丹丘談玄》詩：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漸使生處熟。〔王註〕《傳燈錄》：老宿有語：生疎處，常令熟熱，

熱熱處，放令生疎。《楞嚴》在牀頭，妙偈時仰讀。〔施註〕《音·王湛傳》：「兄子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返流歸照性，〔王註〕《楞嚴經》云：「源返根，六根皆照。獨立遺所矚。〔王註〕《世說》：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未知仰山禪，〔施註〕《傳燈錄》：仰山問香嚴：「近日見處如何？」香嚴曰：「去年貧無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山曰：「汝只得如來禪，未得祖師禪。」已就季主卜。〔王註〕張景陽詩：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又，李太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作》詩：懶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施註〕《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安心會自得，助長毋相督。〔合註〕子由詩：恍如仰山翁，欲就馮叟卜。猶恐墮聲聞，大願勸自督。故和詩云然。

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二〕

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王註〕次公曰：《易·復卦》：朋來无咎。爲其有四男子，故使「大壯泰臨復」。蓋一陽生則爲復，二陽生則爲臨，三陽生則爲泰，四陽生則爲大壯。開書喜見面，〔施註〕盧仝《謝孟諫議》詩：開緘宛見諫議面。未飲春生腹。〔王註〕白樂天《家醞》詩：捧疑明水從空化，飲似陽和滿腹春。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吉夢，〔施註〕《毛詩·小雅·斯干》：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礲礲峙頭玉。〔公自註〕李賀詩云：頭玉礲礲眉刷翠，杜郎生得真男子〔三〕。但令強筋骨，可以耕衍沃。〔王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四〕。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施註〕《後漢·明德馬后紀》：計之熟矣，勿有疑也。

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公自註〕吾與子由共九孫男〔二四〕矣。〔合註〕先生前有《和陶飲酒》詩云：嘒嘒六男子，復成五丈夫。蓋言六子有五孫也。據自註，乃續得四孫。子由諸孫，見於《樂城集》者，惟遲之子簡，爲直祕閣，知廣州，升直徽猷閣，直龍圖閣，知洪州；策爲軍器監丞，右朝奉郎，福建轉運判官；适之子籀，爲宜義郎，大宗正丞，將作監丞。俱見於《繫年要錄》。其适之幼子範，遜之子筠、築，無考。篔簹有內樂，〔施註〕《揚子》：篔簹之樂，顏氏德也。又曰：顏子之樂也內。軒冕無流矚。人言适似我，〔合註〕适爲子由次子，斗老疑适所生，故詩中獨指适爲言。窮達已可卜。早謀二頃田，莫待八州督。〔公自註〕吾前後典八州。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然可觀。子由有

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篇，并寄諸子姪〔一五〕

〔查註〕晁說之《嵩山集·蘇叔黨墓志》云：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元祐五年，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七年，先生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即謫英州，繼貶惠州，遷儋耳，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待先生以往來。先生還居陽羨，疾不起，叔黨遂家於潁昌。偶從湖陰，營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疾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月二月乙未。【誥案】公以八年九月帥定，九年閏四月謫英，《墓志》誤。據《斜川集》有《陪中山帥登城口號》詩。又《定州天寧寺題名》云：大帥延康陳公，邀廉訪梁公，飯素天寧，仍率其屬游企、盛侖、蘇過、王執中、趙奇、韓楫同來，孫仲舉、王昭明、劉用之皆與。癸卯九月七日，過題。癸卯即宣和五年，時過年五十二，據此文以證墓誌，則卒在題名三月之後，是時尚在中山，不知何以

卒於道也？晁說之詩筆極佳，撰文則悠謬之甚。公南遷，說之嘗迎見淮泗間，非不知其詳者也。《墓誌》既不了當，而《揮塵錄》復有道中遇賊之說，史家立傳，不能昭信，故補敘官階於卒之後，打滾過去。然宣和之時，盜賊充塞，北道商旅，已不通行，是道中之說，雖《揮塵錄》所載年限不符，而道中則符，究可疑也。今《斜川集》所載《墓誌》，與查註同，但其後截殘缺，而查註亦不載，《嵩山集》既有傳本，則訂刊《斜川集》者，何不訪補之乎？今附記於此，以俟續考。

我似老牛鞭不動，〔合註〕皮日休詩：老牛瞪不行，力弱誰能鞭。雨滑泥深四蹶重。〔王註次公曰〕蹶，古蹄字。出《漢書》「金裹蹶」。又《史記·貨殖傳》「馬蹶蹶千」也。汝如黃犢走却〔六〕來，海闊山高百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王註次公曰〕《後漢書》：荀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字慈明，穎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註引《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則八人皆以慈爲字矣。故《後漢·贊》云「二方承則，八慈繼塵」也。〔合註〕《贊》末註曰：荀淑八子，皆以慈爲字。見《荀氏家傳》。不恨居鄰無二仲。〔王註〕陶淵明《與子儼等疏》云：但恨鄰靡二仲。他年汝曹笏滿牀，〔施註〕《唐·崔琳傳》：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中夜起舞踏破甕。〔施註〕世傳小話，有一貧士家，惟一甕，夜則守之以寢。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貴，當以錢若干營田宅，若干蓄聲妓，而高車大蓋，無不備置，往來於懷，不覺歡適起舞，遂踏破甕。故今俗間指妄想狂計者，謂之甕算。會當洗眼看騰躍，〔施註〕杜子美《贈王二十四侍御契》詩：洗眼看轉薄。莫指癡腹笑空洞。譽兒雖是兩翁癡，〔施註〕《唐·王勃傳》：父福時，嘗託諸子於韓思彥。思彥曰：「武子有馬癡，君有譽兒癡，王家癡何多邪？」使勃出其文，思彥曰：「生子若是，可夸也。」積德已自三世種。豈惟萬一許生還，〔王註〕韓退之詩：豈料生還得一處，引

袖拭淚悲且慶。尚恐九十煩珍從。〔王註〕《禮記·王制》云：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六子晨耕簞瓢出，〔施註〕《揚子》：回之簞瓢，臞如之何。衆婦夜績〔一七〕燈火共。〔查註〕《漢書·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春秋古史乃家法，〔查註〕子由以司馬遷作《史記》，淺近疎略，故因遷之舊而作《古史》也。詩筆《離騷》亦時用。〔合註〕潘岳詩：虛薄乏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一八〕，糞土腐餘安足夢〔一九〕。〔誥案〕紀昀曰：語語緊健。

和陶形贈影〔二〇〕

〔誥案〕《紀年錄》：是年二月二十三日，書淵明《形》、《影》、《神》詩付過，仍和其韻。《紀年錄》所載，必確有所本，故如其編云。

天地有常運，日月無閑時。孰居無事中，作止推行之。〔施註〕《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細察我與汝，相因以成茲。忽然乘物化，〔施註〕《文選》張茂先《勵志》詩：吉士思秋，實感物化。〔查註〕《莊子·齊物論篇》：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爲物化。《古詩》：奄忽隨物化。豈與生滅期。夢時我方寂，偃然無所思〔二一〕。胡爲有哀樂，輒復隨漣沍。〔合註〕王粲詩：涕淚漣沍。我舞汝凌亂，〔施註〕李太白《月下獨酌》詩：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相應不少疑。還將醉時語，答我夢中辭。〔誥案〕紀昀曰：本是理題，遂不嫌作理語，言固各有當也。

和陶影答形〔三〕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師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絕。妍媸〔三〕本在君〔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施註〕《圓覺經》：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查註〕《莊子·秋水篇》：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耳，未用議優劣。

和陶神釋〔三〕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豈惟老變衰，念念不如故。〔查註〕《楞嚴經》：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知君非金石，安得〔三〕長託附。〔施註〕《文選·古詩》：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三〕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查註〕《楞嚴經》：無有是處。甚欲隨陶翁〔三〕，移家酒中住。〔施註〕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恨不移封向酒泉。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施註〕陶淵明《飲酒》詩：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一作「獨何炳」。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施註〕《漢·張騫傳》：多聚觀者。指日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合註〕「弄火」字，見《傳燈錄》。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寇攘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

慮。〔施註〕《周易·繫辭》：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和陶使都經錢溪〔三〕

【誥案】合註題作：和陶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誥案】此詩，查註原編戊寅新居詩前。詳味詩意，是時尚無卜居之事，故有賣車易畝之言也。今仍編戊寅春中。

遊城北謝氏廢園作〔三〕

喬木卷蒼藤，浩浩崩雲積。謝家堂前燕，對語悲宿昔〔三〕。〔施註〕劉禹錫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誥案】紀昀曰：起得警動。仰看桄榔樹，玄鶴〔三〕舞長翮。新年結荔子，主人黃壤隔。溪陰宜館我，稍省薪水役。相如賣車騎，五畝亦可易。但恐鵬鳥來，此生還蕩析。〔施註〕《尚書·盤庚》：用蕩析離居。誰能插籬槿，護此殘竹柏。〔施註〕《文選》：沈休文詩：槿籬疎復密。謝靈運詩：插槿當列壙。

海南〔三〕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攜一瓢酒，尋諸生，皆出矣。獨老符秀才在，因與飲，至醉。符蓋儂人之安貧守靜者也。

〔王註〕洪炎曰：先生《被酒獨行》詩註云：符林秀才也。〔查註〕《瀛奎律髓》云：昌黎不謫潮州，後世豈知有趙德；東坡不落海南，後世豈知有符林。按：林卽老符之名也。

老鴉銜肉紙飛灰，萬里家山安在哉！蒼耳林中太白過，〔王註〕《李太白詩集》有《尋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蒼耳中，見范置酒，摘蒼耳作》。鹿門山下德公回。〔王註〕《襄河記》：率道縣有鹿門廟，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爲鹿石山。管寧投老終歸去，〔施註〕《三國·魏·管寧傳》：避難居遼東。文帝卽位，徵還郡。註云：寧在遼東，積三十年乃歸。王式當年本不來。〔施註〕《漢·王式傳》：詔除爲博士。既至，止舍中，會諸博士共持酒食勞式。江公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云云。式恥之，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爲賢子所辱。」遂謝病免歸。記取城南〔三〕上巳日，木棉〔三〕花落刺桐開。〔王註〕《吳錄》：《地理志》，交阯定安縣有木棉樹，實如酒杯，中有棉，如蠶之絲，可作布。又《晉安海物異名記》：刺桐，其花丹，其枝幹有刺，花附幹而生，其葉如桐，其花側敷如掌，形若金鳳。〔施註〕《番禺雜編》：木棉樹，高二三丈，切類桐木，二三月間，花既謝，蕊爲綿，彼人績之爲毯，潔白如雪，溫暖無比。刺桐樹，似青桐而矮，三四月時，紅芳滿樹，禁烟時，士女競憩花陰，亦曲江之偶也。〔查註〕《南方草木狀》：刺桐，其木爲材。三月三日，布葉繁密，後有花赤色，間生葉間，旁照他物，皆朱殷然。三五房凋，則三五復發，如是者竟歲。〔合註〕《本草》：海桐，刺桐也。

去歲，與子野游逍遙堂。日欲沒，因並西山〔三〕叩羅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於西堂。今歲索居僖耳，子野復來，相見，作詩贈之

【諧案】吳子野自廣西憲曹子方處歸，遂自雷州渡海來見，乃紹聖五年戊寅春夏間事。是年六月改元元符，題云去歲，乃指四年丁丑春中也。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四年丁丑，誤。今

改編。

往歲追歡〔三七〕地，寒窗夢不成。笑談驚半夜，風雨暗長檠。〔馮註〕《黃帝內傳》：王母授帝洞霄盤雲九華燈檠。註：此燈有檠之始也。雞唱山椒曉，〔馮註〕柳子厚記：步山椒而登焉。鐘鳴霜外聲。只今〔三八〕那復〔三九〕見，仿佛似三生。

觀 棋〔四〇〕并引

予素不解棋，嘗獨游〔四一〕廬山白鶴觀。〔查註〕陳舜俞《廬山記》：廬山峯巒奇秀，巖穴深邃，林泉茂美，爲江南第一。白鶴觀復爲廬山第一。虞集《白鶴觀記》：唐開元道士劉混成故居。初，唐高宗以老子降詔天下，皆建白鶴觀。九江之觀，在德化之白鶴鄉。景隆中，遷於山陽。宋祥符中，改名承天觀，舊名古柏壇〔四二〕。《廬山紀事》：白鶴觀，在凌霄峯西南。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王註次公曰〕隅，偏坐也。《禮記·檀弓下》：童子隅坐而執燭。竟日不以爲厭也。

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棋者，〔詰案〕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東坡《觀棋》詩「誰歟棋者」，用《檀弓》文法。戶外屨二。〔施註〕《禮記·曲禮上》：戶外有二屨，言聞則人，言不聞則不入。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王註〕白樂天《池上》詩：山僧對棋坐，局上竹陰清。映竹無人見，時聞下子聲。〔合註〕《志林》云：司空表聖詩「棋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

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紋枰坐對，〔王註〕杜牧之詩：玉子紋楸一路饒。〔施註〕《北夢瑣言》：宣宗朝，日本國王
子人貢，善圍棋，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棋。王子出本國如楸玉局，冷暖玉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暖者，言
冬暖夏涼。誰究此味。空鈎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剥啄信指。〔合註〕此言敲棋之聲也。勝固
欣然，〔施註〕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誥案〕紀昀
曰：純用本色，毫不依傍古人，而未嘗不佳。

和陶和劉柴桑〔四三〕

〔誥案〕此詩乃被逐後城南卜築之作，必當改編《新居》詩前。餘詳案中。〔案〕總案紹聖五年戊
寅四月，有「公無地可居，偃息城南南污池之側桃榔林下，就地築室，僭人運甓畚土以助之」條，
有「客有王介石者，躬其勞辱」條，有「物器或不給，咸致所有，張中來觀，亦助畚鍤，事皆集」條。
又引本詩「漂流四十年」八句。

萬劫互起滅〔四四〕，百年一踟躕。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稍
理蘭桂叢，盡平狐兔墟。黃櫨〔四五〕出舊枿，〔合註〕《埤雅》：櫨似橘。《南方草木狀》：枸櫨子，亦名香櫨。《嶺
表錄異》：枸櫨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紫茗抽新畚。我本早衰人，不謂老更劬。邦君助畚鍤，〔誥
案〕邦君，謂張中也。鄰里通有無。〔誥案〕鄰里，謂符林、黎子雲諸人，皆居於城南也。竹屋從低深，山窗自
明疎。〔合註〕白樂天詩：水檻山窗次第逢。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自笑四壁空，無妻老相如。

新居〔四〕

〔施註〕東坡在儋耳，軍使張中請館於行衙，又別飾官舍爲安居計。朝廷命湖南提舉常平董必者，察訪廣西，遣使臣過海逐出之。中坐黜，死雷州監司。悉鑄秩，遂買地築室，爲屋五間。潮人王介石爲客於儋，躬泥水之役，其勞甚於家隸。故詩有「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句〔四〕。〔合註〕
《續通鑑長編》：元符二年四月，朝散大夫直秘閣權知廣南西路都鈐轄程節，降授朝奉大夫，戶部員外郎譚揆降授承議郎朝散郎，提點湖南路刑獄梁子美降授朝奉郎。先是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倫江驛，以就房店爲名，與別駕蘇軾居。察訪董必體究得實，而節等坐不覺察，故有是命。

朝陽入北林，〔王註〕《古樂府》：朝日照北林。竹樹散疎影。〔王註〕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月林散清影。短籬尋丈間，寄我無窮境。〔語案〕紀昀曰：查初白謂神似杜陵。余謂正在韋、柳間耳。舊居無一席〔四〕，逐客猶遭屏。〔施註〕子由志先生墓云：安置昌化，初儆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以爲不可，則買地築室爲屋三間。〔查註〕本集先生《與程全父尺牘》云：初至，儆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王定國《甲申雜記》云：董必察訪廣西時，子瞻在儋州，董至雷，遣一小使臣過儋，有逐出官舍之事。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王註〕陶淵明《歸去來》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數朝風雨涼，畦菊發新穎。俯仰可卒歲，何必謀二頃。

遷居之夕，聞鄰舍兒誦書，欣然而作

幽居亂蛙黽，〔施註〕《禮記·儒行》：儒有幽居而不淫。〔查註〕杜子美《漢陂西南臺》詩：世自輕驂驪，吾方雜蛙黽。生

理半人禽。 楚然已可喜，况聞絃誦音。 兒聲自圓美，〔施註〕《南史·王筠傳》：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誰家兩青衿。〔王註〕《詩》：青衿，註：青領也，學子之所服也。〔施註〕《毛詩·子衿》，刺學校廢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且欣集齊咻〔五〕，未敢笑越吟。〔施註〕王仲宣《登樓賦》：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九齡起韶石，〔王註次公曰〕《唐書》：張九齡，韶州曲江縣人。姜子家日南。〔王註〕《唐書》：姜公輔，愛州日南人。有高才，敷奏詳亮，德宗器之。〔合註〕《韻補》：南，尼心切。《詩·邶風·燕燕》：燕燕于飛，上下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陸雲《喜霽賦》：朱明自皓，凱風來南。復火正之舊司兮，黜后土於重陰。故先生亦與禽音諸韻同押也。吾道無南北，〔王註〕《傳燈錄》：第二十三祖問盧居士曰：「嶺南無佛性，若何爲得？」佛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安知不生今。海闊尚挂斗，天高欲橫參。荆榛〔五〕短牆缺，〔施註〕杜子美《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詩：鄰雞還過短牆來。燈火破屋深。〔誥案〕此言鄰舍牆缺屋破，用穴隙偷光意。引書與相和，置酒仍獨斟。〔施註〕韓退之《縣齋讀書》詩：酒熟無孤斟。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王註次公曰〕杜子美《憶鄭南坻》詩：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李太白《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詩：漢水流萬里，長作玉琴聲。〔誥案〕紀昀曰：收得空闊，若但以勉學意結，則腐矣。

宥老楮〔五〕

我牆東北隅，張王維老穀。〔王註次公曰〕張、王，並去聲。韓退之《筍》詩：得時方張王。劉禹錫《蒲萄歌》：張王日日高。〔施註〕《本草》：楮實，一名穀實。《毛詩·小雅·鶴鳴》：園有樹檀，其下維穀。〔邵註〕《後漢·班超傳》：遂雄張南道。註云：張，音丁亮反。〔查註〕《本草》：構，一名穀桑。《毛詩疏》：陸璣《詩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人謂之穀。

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樹先樗櫟大，葉等桑柘沃。流膏馬乳漲，〔查註〕《本草》：楚人呼乳爲穀，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墮子楊梅熟。〔王註〕張揖《漢書註》：楊梅，其實似穀子，而有核。〔查註〕《抱朴子》：楮實赤者，服之，令老者成少。〔合註〕《酉陽雜俎》云：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胡爲尋丈地，養此不材木。〔王註〕《莊子·山木篇》：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蹶之得輿薪，〔合註〕《左傳·襄公十九年》：孔成子曰：「是謂蹶其本。」註：蹶，猶拔也。規以種松菊。〔王註次公曰〕規，圖也。又引《東方朔傳》中語。靜言〔三〕求其用，〔施註〕《毛詩·邶風·柏舟》：靜言思之，寤辟有標。略數得五六。膚爲蔡侯紙，〔施註〕《後漢·宦者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天下咸稱蔡侯紙。〔查註〕陸璣《詩疏》云：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陶弘景曰：南人呼穀紙，亦爲楮紙。子人《桐君錄》。〔王註次公曰〕桐君有《採藥錄》說，以花蕊形色仙方，楮實正赤時，收取其子，陰乾用之。〔施註〕《唐·藝文志》有《桐君藥錄》三卷。劉禹錫《試茶》詩：桐君有《錄》那知味。黃繒練成素，〔王註次公曰〕黃繒，黃絹也，世蓋以楮實練絹矣。〔查註〕按《詩疏》：穀皮可爲布。裴淵《廣州記》：蠻夷取穀皮爲罽布，以擬氈，甚煖。黝面類作玉。〔王註次公曰〕黝，面黑色也。類，洗也。《顧命》：「洮類水」是也。世有楮實爲面藥矣。〔合註〕《本草》：楮實益顏色，又治身面石疸。灌灑蒸生菌，〔王註次公曰〕《莊子·齊物論篇》：蒸成菌。菌，眯也，世以米泔灑楮而生。〔查註〕《廣州記》：其木腐後成菌耳。味甚佳好。腐餘光吐燭。雖無傲霜節，幸免狂醒毒。〔施註〕《莊子·人間世篇》：南伯子綦游於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嗅之，使人狂醒三日而巳。孤根信微陋，生理有倚伏。投斧爲賦詩，〔合註〕《揚子》：

般投其斧。德怨聊相贖。〔施註〕左傳·成公三年：「晉知罃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誥案〕紀昀曰：頗近香山，然筆力自別。

和陶西田穫早稻〔五言〕并引〔五言〕

〔誥案〕合註題作：和陶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誥案〕此二詩（按，指此首與下首），施註和陶本並編，查註並置於《新居》詩前。今并移於後。詩中老楮猶存，以是知《宥老楮》詩，亦新居事也。

小圃栽植漸成，取淵明詩有及草木蔬穀者五篇，次其韻〔五言〕。

蓬頭三獠奴〔五言〕，誰謂愿且端。〔查註〕杜子美有《示獠奴》詩，又有《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人山斬陰木》詩。又

《信行修水筒》詩云：於斯答恭敬，足以殊殿最。此詩起二語正用此。晨興灑掃罷，飽食不自安。願治此〔五言〕圃畦，少資主游觀。〔施註〕《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游觀乎道德之域。晝功不自覺，夜氣乃潛還。早

韭欲爭春，晚菘先破寒。〔施註〕《南史·周顒傳》：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勝？」曰：

「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早知農圃樂，豈有非意干。〔誥案〕紀昀曰：常語，却

極深至。尚恨不持鋤，未免駢我顏。此心苟未降，何適不間關〔五言〕。休去復歇去〔五言〕，菜食〔六言〕

何所歎。〔施註〕《傳燈錄》：石霜和尚，有僧入室，石霜云：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

和陶下涇田舍穫〔六一〕

【誥案】合註題作：和陶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涇田舍穫。

聚糞西垣下，鑿泉東垣隈。勞辱何時休，〔合註〕《周禮·秋官》：行夫，掌行人之勞辱事焉。宴安不可懷。天公豈相喜，雨霽與意諧。黃菘〔六一〕養土膏〔六一〕，〔施註〕柳子厚《種秫》詩：土膏滋玄液。老楮生樹雞。〔合註〕《本草》：木耳名樹雞。韓退之有《答道士寄樹雞》詩。《廣菌譜》：木菌，卽木耳，亦名木堦。南楚人謂雞爲堦，樹雞曰堦，因味似也。未忍便烹煮，繞觀日百回。〔施註〕杜子美《三絕》詩：一日須來一百回。跨海得遠信，冰盤鳴玉哀。〔施註〕杜子美《乞瓷盤》詩：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茵陳點膾縷，〔施註〕杜子美《游何將軍山林》詩云：棘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簞涼。照坐如花開。一與蠶叟醉，蒼顏兩摧頽。齒根日浮動，自與梁肉乖。食菜豈不足〔六一〕，呼兒拆雞棲。〔施註〕《後漢·陳蕃傳》：諺云：車如雞棲馬如狗。杜子美有《催宗文樹雞棚》詩。

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六一〕

〔李註〕《唐本草》：芋有六種，白芋、真芋、連禪芋、紫芋，並毒少，正可煮啖之，兼肉作羹甚佳，蹲鴟之饒，蓋謂此也。【誥案】此詩施編在遺詩中。其不編海外卽謬，今論定總案中。〔案〕總案云：

此詩，查註編入海外丁丑。合註謂難確定海外者，非是。蓋是時，公所食惟芋，過真無以爲養，故變此方法也。子由每稱過孝，以訓宗族，登之史傳。孝不可見，所可見者，類如此矣。食芋飲水，《墓誌》明載昌化買地築室之後。此卽海外實錄。

香似龍涎仍皦白，〔李註〕《香譜》：龍涎於香品中最貴重，出大食國海旁，多亦不過數兩。上品曰泛水，次曰滲沙。〔合註〕《香譜》云：龍涎出大食國。其龍多蟠伏於洋中之大石，卧而吐涎，涎浮水面，土人見鳥林上，異禽翔集，衆魚游泳，爭嗜之，則及取焉。然龍涎本無香，其氣近於臊，白者如百葉，煎而膩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而光澤能發衆香，故多用之以和香焉。〔潛齋云〕其涎如膠，每兩與金等，舟人得之，則巨富矣。味如牛乳更全清。〔李註〕《維摩經》：阿難白佛言：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查註〕《涅槃經》：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酥。莫將南海〔六六〕金蠶膾，〔王註〕《大業拾遺》：松江鱸膾，肉白如雪，不腥，所謂金蠶玉膾，東南之佳味也。輕比東坡玉糝羹。

和陶戴主簿〔六七〕

【誥案】合註題作：和陶五月旦日作和戴主簿。【誥案】《和陶戴主簿》一詩，與前和《西田穫早稻》、《下溪田舍穫》二詩一轍，前則方事鋤治，此則樂其所成。而時已冬杪，故云「歲將窮」也。查註原編此卷之末，卽爲己卯，今既改定前二詩於卜居之後，此詩當改編戊寅，取其氣類相通也。海南〔六六〕無冬夏，安知歲將窮。〔施註〕《嶺表錄異》：廣南節氣，四季溫燁，當盛暑，北風而雨，便似窮秋，或嚴冬，南風而晴，却如初夏。時之寒暑，繫在陰晴，彼人謂之溫天。時時小搖落，榮悴俯仰中。上天信包荒，〔施註〕《周易·泰卦》：包荒得尚於中行。〔查註〕《易·泰卦》：九二，包荒用馮河。疏云：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

穢，受納馮河者也。佳植無由豐。鉏耨代肅殺〔六九〕，有擇非霜風。手栽蘭與菊，侑我清宴終。〔施註〕〔漢·東方朔傳〕：得清燕之閑，寬和之色。〔文選〕曹子建〔公燕〕詩：終燕不言疲。擷芳眼已明，飲酒腹尚沖。〔施註〕〔老子〕：沖氣以爲和。草去土自隕〔七〇〕，井深牆愈隆。勿笑一畝園，蟻垤齊衡、嵩。〔施註〕〔揚子〕：太山之與螳垤，河海之於行潦，非難也。

和陶游斜川〔七二〕

【誥案】查註合元符戊寅己卯詩爲此卷，而中無區別，今以此詩改列己卯之首。【誥案】此詩，戊、己二年皆可作。查註既以戊、己詩合爲一卷，而此詩不編己卯，則前後詩皆混，今改編。

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七三〕

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游。〔施註〕陶淵明〔游斜川〕詩：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誥案】紀昀曰：縮合正月五日好。春江淥未波，〔施註〕〔文選〕江文通〔別賦〕：春草碧色，春水淥波。人卧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泛泛隨鳴鷗。〔施註〕〔楚辭〕屈原〔卜居〕：泛泛若水中之鳧，隨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合註〕陶淵明詩：閑谷矯鳴鷗。中流遇洑洄〔七三〕，〔合註〕〔廣韻〕：洑，回流也；洄，逆流也。何遜詩：洑流自洄糾。捨舟步層丘。〔施註〕陶淵明〔斜川詩序〕：若夫曾城，旁無依接，獨秀中臯。〔合註〕淵明〔游斜川〕詩：緬然睇曾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施註〕〔南史·謝朓傳〕：兄朓，指朓口曰：「此中惟宜飲酒。」〔南史·袁粲傳〕：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過子詩似翁，我唱而輒酬〔七四〕。

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誥案】紀昀曰：回顧三四句，密。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爲由與求。【誥案】紀昀曰：有自然之樂，形神俱似陶公。

子由生日【七五】

〔查註〕《樂城集·次韻生日》詩云：弟兄本三人，懷抱喪其一。頽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驚。師心每獨往，可否輒自必。折足非所恨，所恨覆鼎實。上賴吾君仁，義止海濱黜。淒酸念母氏，此恨何時畢。平生賢孟博，苟生不謂吉。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淒涼百年後，事付何人筆。於今兄獨知，言之泣生日。〔合註〕老泉之稱，並不專屬之老蘇公，於此詩可證。又《石林燕語》：蘇子瞻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也。

上天不難知，好惡與我一。方其未定間，人力破陰鷲。〔王註〕《洪範》：惟天陰鷲下民。註云：鷲，定也，天不言而嘿定下民也。小忍〔七六〕待其定，報應真可必。季氏生而仁，觀過見其實。端如〔七七〕柳下惠，焉往不三黜。天有時而定，壽考未易畢。兒孫七男子，〔公自註〕子由三子四孫〔七六〕。次第皆逢吉。〔王註〕《洪範》：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遙知設羅門，獨掩懸磬室。〔施註〕《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回思十年事，無愧篋中筆。〔王註〕杜子美《客居》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但願白髮兄，〔施註〕白樂天《寄陳式》詩：年來白髮兩三莖，憶別君時髭未生。惆悵料君應滿鬢，當初是我十年兄。年年作生日。【誥案】以子由《和沉香山子賦》與「年年」句合觀，始知查編戊寅之誤，餘詳案中。〔案〕總案

云：此二詩（按，指此首及下首）及《樂城集》和韻二首，均無壽六十語。而公有「但願白髮兄，年年作生日」句，以作綿長之詞解，固未爲不可。然以《沉香山子賦》論之，此乃子由六十一所作，故云「年年」也。且子由六十，既以沉香山子壽之，并爲之賦，如再作子由生日詩，又以黃子木拄杖爲壽作詩，必無此重疊事也。施註原編戊寅、己卯，漫不可辨，查註編入戊寅，合註仍之。考《樂城集》和作，雜入雷州詩中，亦誤。今定爲己卯作，改編。

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七九〕

靈壽扶孔光，〔王註〕《前漢書》：孔光爲太師。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賜靈壽杖。【誥案】題已道盡，勿誤作對起。菊潭飲伯始。〔施註〕盛弘之《荊州記》：菊水出穰縣，芳菊被崖，水極甘香，谷中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夭。太尉胡廣患風疾，休沐南歸，常飲此水，後疾遂瘳，年八十二乃薨。廣，字伯始。雖云閑草木，豈樂蒙此恥。〔王註次公曰〕孔光、胡廣二人，皆畏儒諂諛之人，故云草木蒙恥。〔施註〕柳子厚《賀者對》：蒙恥遇僂，以待不測之誅。【誥案】紀昀曰：起得極闊遠，又極緊切。一時偶收用，千載相癡痕。〔合註〕《說文》：癡，瘕也；瘕，毆傷也。詩意言相詬病也。海南無嘉植〔八〇〕，野果名黃子。〔施註〕《番禺雜編》：黃子類：交州子橘屬也，淡黃色。【誥案】紀昀曰：直入本位，更不作轉折，只算兩兩對照，各不相屬，筆墨高絕。堅瘦多節目，〔施註〕《晉和嶠傳》：庾覲見而歎曰：「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硯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施註〕《陸賈新語》：梗、枏、豫章，仆則爲萬世之用。【誥案】曉嵐極賞下句「貴」字，殊不知皆此十字斤兩，有無限作用在內，逼出下一句也。讀者久讀，當自知之。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誥案】紀昀曰：一「貴」

字寫得「老夫」字，「先生」字，皆鄭重之極，與起處「孔、胡」筆鋒相直。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本草：枸杞，一名仙人杖〔八二〕。〔查註〕抱朴子：枸杞，一名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枸杞也。

和陶與殷晉安別〔八三〕

【誥案】張中雖罷任，屢不成行，故詩亦屢送也。此詩作於前，施編亦分列。今改編於此。

送昌化軍使張中〔八三〕。〔查註〕九域志：廣南西路昌化軍，唐儋州昌化郡，本朝熙寧六年廢爲軍，治宜倫縣。東至瓊州二百十里，西至海十里，南至崖州四百八十里。〔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四月，以新進士張中爲初等職官。註：中，開封人。又：元豐二年十一月，明州象山縣尉張中，嘗以詩遺高麗貢使，詔中衝替。三年四月庚子，張中救高麗人船有勞，落衝替。遺詩高麗事，並見事實類苑。

孤生知永棄，〔合註〕後漢書·張霸傳：太守起自孤生。末路嗟長勤。久安儋耳陋，日與雕題親。〔施註〕禮記·王制：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海國此奇士，官居我東鄰。卯酒無虛日，夜碁有達晨。小甕多自釀，一瓢時見分。〔施註〕晉·王羲之傳：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仍將對牀夢，伴我五更春。暫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八四〕。恐無再見日，笑談〔八五〕來生因。空吟清詩送，不救歸裝貧。

贈鄭清叟秀才

【誥案】鄭清叟因周文之見公海南，公稱其俊敏篤問學，卽其人也。此詩施編歸至廣州作，非是。今改編。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泥子。〔王註次公曰〕扶胥、泥子，皆經海之處也。〔查註〕《廣州志》：扶胥鎮，在州城南。泥子，未詳。〔誥案〕南海大良堡，本盜藪也，前明破黃蕭養，始以其地設順德縣。去縣數十里地，曰紫泥，與番禺石壁接壤，設紫泥司巡檢。其地水道叢雜，越扶胥爲捷徑，今之姦民偷漏洋稅者，必自石壁竄紫泥。是紫泥當作子泥，卽古之泥子。胡爲犯二怖，〔合註〕《廣韻》：怖，惶懼也。博此一笑喜。〔誥案〕此二句謂不避風濤海賊之險，以至於儻也。今正諸註之誤，定爲海南作。問君奚所欲，欲談仁義耳。我才不逮人，〔施註〕《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所有聊足已。安能相付與〔八六〕，過聽君誤矣。〔合註〕《戰國策》：過聽於張儀。霜風掃瘴毒，冬日稍清美。年來萬事足，所欠〔八七〕惟一死。〔王註續曰〕《冷齋夜話》：摩訶衍對梁世祖云：「貧道客食陛下三十年，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者，只一死耳。〔次公曰〕《三國·蜀志·宗預傳》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查註〕《北史》：陳休卜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欠一死耳，安能屈首低眉以事闍豎耶。」澹然兩無求，滑淨空裴几。〔誥案〕紀昀曰：「年來」二句，宋人詩話亦議之。然東坡特自言萬念皆空，故不立語言文字之意，非有所怨尤。論者未看上下文義耳。」其說清楚。清叟越海相見，尚何他求，亦惟仁與義而已矣。詩言我不逮人，僅足爲自了漢，如是而止，於清叟無所發明也。凡詩話截數句以論詩，註家截數句以註詩，檢其所引出處，連上下文讀之，其時地情景，多不合，原文並不如是解也。

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八八〕

其一

半醒半醉問諸黎，〔王註次公曰〕杜牧詩：半醒半醉遊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竹刺〔八九〕藤梢步步迷。但尋

牛矢〔九〇〕覓歸路，〔王註〕《韓非子》：商太宰問市南門之外，何多牛屎？家在牛欄西復西。〔王註〕李賀詩：家住錢塘東復東。〔合註〕《易林》：不出牛欄。【誥案】此儋州記事詩之絕佳者，要知公當此時，必無「令嚴鐘鼓三更月」之句也。曉嵐不取此詩，其意與不喜「鴨與豬」、「命如鷄」等句相似，皆囿於偏見，不能自廣耳。《左傳·文公十八年》：「埋之馬矢之中」，《史記·廉頗傳》：「一飯三遺矢」，凡此類，古人皆據事直書，未嘗以矢字爲穢，代之以文言也。記事詩與史傳等，當據事直書處，正復以他字替代不得。

其二

總角黎家三四〔九一〕童，口吹葱葉送迎翁。〔查註〕吹葱葉事，未詳。〔合註〕盧文弨曰：黃云，吹葱葉，卽小兒吹葱葉作聲以爲戲耳。劉克莊《宿》詩：幼吹葱葉還堪聽，老畫葫蘆却未工。莫作天涯萬里意，溪邊自有舞雩風。

其三

符老風情奈老何，〔施註〕《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風情張日。白樂天《答夢得》詩：風情雖老未全消。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施註〕白樂天《醉歌》：鏡裏朱顏看已失。杜牧之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誥案】寫來全不是土著。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公自註〕是日，復見符林秀才，言換扇之事〔九二〕。〔施註〕趙德麟《侯鯖錄》云：東坡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田間，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媪爲春夢婆。

倦夜〔九三〕

【誥案】紀昀曰：查初白謂通體俱得少陵神味。

倦枕厭長夜，小窗終未明〔九四〕。孤村一犬吠，〔王註〕《晉書》：傳咸云：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施註〕杜牧《泊桐廬》詩：笛吹孤戍月，犬吠隔溪村。殘月幾人行。衰鬢〔九五〕久已白，旅懷空自清。荒園有絡緯，〔王註〕崔豹《古今注》：促織，一名絡緯。〔查註〕《炙穀子雜錄》：莎雞，〔古今注〕一名促織，一名絡緯。虛織竟何成。〔施註〕庾信《曹美人歌》：絡緯無機織。孟東野樂府：暗蛩有虛織。【誥案】紀昀曰：結有意致，遂令通體俱有歸宿，如非此結，則成空調。

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九六〕

〔公自註〕符、吳皆坐客，其餘，皆即事實錄也。〔合註〕《斜川集》有《己卯冬至》，僖人攜具見飲，既罷，有懷惠許兄弟詩，即先生所用之韻也。今節錄一聯於詩註中。

小酒生黎法，〔王註〕《國朝會要》：今僖、厓、萬安，皆與黎爲境。其服屬州縣者，乃熟黎，其居山洞無征者，爲生黎。按地志，僖州俗呼山嶺爲黎，人居其間，號曰生黎。〔查註〕《宋史·食貨志》：廣南東西路，自春至秋，酤成卽鬻，謂之小酒。臘釀蒸鬻，候夏而出，謂之大酒。《寰宇記》：生黎釀酒，不用麴蘖，有木曰嚴樹，取其皮葉，搗後，清水浸之，以粳釀和之，香甚，能醉人。又有石榴，亦取花葉，和釀醞之，數日成，酒熟，則以竹筒吸之。乾糟瓦盎中。芳辛知有毒，滴瀝取無窮。〔合註〕沈約詩：風動露滴瀝。凍醴寒初泫，〔合註〕左太冲《魏都賦》：凍醴流澌。春醅暖更饒。〔施註〕

《毛詩註》鄭氏云：饑，滿篋貌。華夷兩樽合，醉笑一歡同。里閨我山北，《施註》《文選》謝靈運《鄴中》詩：貧居宴里閨，年少長東平。田園震澤東。《王註次公曰》震澤指言常州，先生有田在常州也。歸期那敢說，安訊不曾通。鶴鬢《七》驚全白，犀圍尚半紅。《施註》陸務觀云：故事，謫散官，雖別駕司馬，皆封賜如故，故宋尚書《在鄴時》詩云：經時不巾櫛，慵更佩金魚。先生時謫瓊州別駕，故用「犀圍尚半紅」之句，至司戶參軍，則奪封賜。故世傳寇萊公謫雷州司戶，則借錄事參軍綠袍拜命，袍短纔至膝。又：予少時見王性之曾夫人言：曾丞相謫廉州司戶，亦借其姪綠袍拜命云。愁顏解符老，《查註》符老即符林秀才。壽耳鬪吳翁。《合註》《藝文類聚》引《樊氏相法》曰：人耳困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歲。《詰案》吳翁，乃吳氏之老，無論吳子野已歸，即未歸，公亦不以諸生目之也。查註乃臆說耳，已刪。得穀鵝初飽，亡貓鼠益豐。黃薑收土芋，《合註》《本草》：土芋，一名土卵。註云：肉白皮黃，梁漢人名爲黃獨。又云：芋以薑同煮過，換水再煮，方可食之。蒼耳《九》斫霜叢。《王註》唐王實《山居要錄》云：收蒼耳法，取未經霜者。又，先生有《蒼耳帖》。《查註》本集《蒼耳錄》云：一云羊負來，《詩》謂之卷耳，疏謂之臬耳，俗謂之道人頭。海南無藥，惟此生舍下。兒瘦緣儲藥，奴肥爲種菘《九》。《合註》過原詩云：海蠻羞蚶蛤，園奴饋韭菘。頻頻非竊食，數數尚乘風。河伯《二〇〇》方夸若，《王註》《莊子·秋水篇》：河伯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靈媧自舞馮。《王註》《楚辭·遠遊篇》：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歸途陷泥淖，《施註》《左傳·成公十六年》：相違於淖。炬火燎茅蓬。膝上王文度，家傳張長公。《王註次公曰》《史記》：張釋之爲廷尉，不阿，守法。景帝時爲太子，釋之劾不下公車。後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攀，字長公。官至大夫，免，竟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陶淵明集》有贊，陳子昂、李白詩，皆及之。和詩仍醉墨，戲海亂羣鴻《二〇二》。《王註厚曰》隋智果師論王羲之書，如羣鴻戲海。施註引韋續

墨藪

和陶王撫軍座送客〔一〇三〕

【誥案】此詩有「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懸知冬夜長，不恨晨光遲」句，其張中戀戀不忍去之狀，情見乎詞矣。今定此詩爲十一月作，改編。

再送張中。

胸中有佳處，海瘴〔一〇二〕不能腓〔一〇四〕。〔施註〕《毛詩·小雅·四月》：百卉具腓。〔合註〕鄭箋：腓，病也。三年無所愧，十口今同歸。【誥案】張中到儋在公後，亦丁丑年事，以此詩證之，其去在己卯之冬也。查註與《新居》詩並編，誤。汝去莫相憐，我生本無依。相從大塊中，幾合幾分違。莫作往來相，〔施註〕《維摩經》：不使人有往來想。而生愛見悲。悠悠含山〔一〇五〕日，炯炯留清輝。懸知冬夜長，不恨〔一〇六〕晨光遲。夢中與汝〔一〇七〕別，作詩記忘遺。【誥案】紀昀曰：此首真至。

和陶答龐參軍〔一〇八〕

【誥案】以上送張中二詩，施註和陶集本並編也。細玩二詩，乃相去不遠之作，必當並編。今分列十二月者，以公有「三年無愧」之語，特滿是歲，以表其人如張中者，卒以公故廢死，雖拙於一時，而申於千古，可謂賢矣。

三送張中。

留燈坐達曉，要與影晤言〔二〇九〕。〔施註〕《毛詩·陳風·東門之池》：彼美淑姬，可與晤言。下帷對古人，何暇復窺園。使君本學武，少誦《十三篇》。〔施註〕《史記·孫武傳》：以兵法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頗能〔二一〇〕口擊賊，〔施註〕《晉·朱伺傳》：楊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唐·高祖諸子傳》：魏王巨人，對，合旨。楊國忠謂巨曰：「比來人多口打賊，君不爾乎？」戈戟亦森然。〔合註〕《晉書·裴楷傳》：常目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才智誰不如，〔施註〕《漢·匡衡傳》：材智有餘。韓退之《張署墓銘》：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功名歎無緣。獨來向我說，憤懣〔二一一〕當奚宣。〔施註〕《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一見勝百聞，〔施註〕《漢·趙充國傳》：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往塵阜蘭山。〔施註〕《漢·霍去病傳》：合短兵，塵阜蘭山下。白衣挾三矢，趁此征遼年。〔施註〕《唐·薛仁貴傳》：天子征遼，仁貴著白衣，自標顯，所向披靡。又九姓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

縱筆三首

【誥案】此三首平澹之極，却有無限作用在內，未易以情景論也。

其一〔二一二〕

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鬚〔二一三〕蕭散滿霜風。〔施註〕《文選》謝玄暉《出尚書省》詩：乘此終蕭散。小兒誤喜

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王註〕白樂天詩：霜侵殘鬢無多黑，酒伴衰顏只暫紅。〔施註〕白樂天《自詠》詩：夜鏡隱白髮，朝酒發紅顏。〔查註〕按《冷齋夜話》引山谷語云：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人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白居易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皆奪胎法也。〔誥案〕紀昀曰：歎老語如此出之，語妙天下。

其二〔二四〕

父老爭看烏角巾，〔王註〕杜子美《南鄰》詩：錦里先生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查註〕《法華經》：妙音菩薩，現種種身，處處爲衆生說是經典，或現居士身，或現宰官身。《普門品》云：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說法。溪邊古路三叉口，〔誥案〕此三首之第三句，皆於極平澹中陡然而出，而此句尤奇突，殊不知「爭看」二字已安根矣，三首皆弄此手法。獨立斜陽數過人。〔誥案〕紀昀曰：含情不盡。

其三〔二五〕

北船〔二六〕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施註〕《楚辭·遠遊章》：山蕭條而無獸。明日東家當祭〔二七〕竈，隻雞斗酒定臚吾。〔誥案〕紀昀曰：真得好。

夜燒松明火〔二八〕

〔查註〕本集《雜記》云：海南多松，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遂罷。作墨，得佳墨大

小五百丸，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詰案】此潘衡所造墨也，衡後從游曹溪，爲明老作墨。

歲暮風雨交，〔王註〕杜子美《兩過蘇端》詩：鷄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客舍悽薄寒。夜燒松明火，〔施註〕

《宋書》：顧歡好學，家貧，夕則然松節讀書。照室紅龍鸞。〔施註〕《文選》：顏延年《祭屈原文》：連類龍鸞。快焰初煌

煌，碧烟稍團團。〔施註〕《本草》：松樹皮綠衣，名艾納，合諸香燒，其烟團聚，青白可愛。幽人忽富貴，蕙帳〔二九〕

芬椒蘭。珠煤綴屋角〔三〇〕，香瀟流銅盤。〔公自註〕香瀟，松瀝也。出《本草》註〔三三〕。〔施註〕《本草》：松脂，唐

本註云：松取枝，燒其上下，承取汁，名瀟。音詣。坐看十八公，俯仰灰燼殘。齊奴朝爨蠟，〔王註〕《晉書》：

石崇小字齊奴。嘗以蠟代薪。萊公夜長歎。〔施註〕歐陽文忠公《歸田錄》：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雖寢，亦

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合註〕《歸田錄》：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相傳寇萊

公燭法。海康無此物，燭盡更未闌。〔施註〕雷州海康郡，萊公貶此地終焉。【詰案】紀昀曰：瑣屑題，寫得

大雅。

貧家淨掃地〔三三〕

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王註次公曰〕《莊子》：聞道雖晚，而以勤補拙

也。叩門有佳客，一飯相邀留。〔施註〕杜子美《解悶》詩：一飯未嘗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春炊〔三三〕勿

草草，〔施註〕杜子美《園人送瓜》詩：種此何草草。此客未易媮。〔施註〕《左傳》：襄公三十年：季武子曰：晉未可

媮也。媮，薄也。《漢·韓信傳》：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慎勿用勞薪，〔施註〕《晉·荀勗傳》：嘗在

武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事脚。舉世服其明識。感我如薰蕕。〔施註〕左傳·僖公四年：晉卜人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德人抱衡石，銖黍安可度。〔王註次公曰〕衡石者，秤也。銖黍，言一銖一黍之重也。度，藏也。又引論語：〔合註〕說文：銖，權十分黍之重也。

卷四十二校勘記

〔一〕上元夜過赴儋守召獨坐有感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儋州上元過子赴使君會」。集本、集丁「感」字後有「一首」二字。

〔二〕戊寅歲 施乙無此條自註。集本、集丁、類本有。類丁題下原註：「澹州作」。

〔三〕使君 集本、集丁、施乙「使」作「史」。

〔四〕靜看月窗盤蜥蜴 七集續集作「卧看月窗蟠蜥蜴」。集本、施乙「蜥蜴」作「蜴蜥」。施註註文引爾雅，亦作「蜴蜥」。集丁作「蜥蜴」。

〔五〕卧聞 七集續集作「靜聞」。

〔六〕伊威 集本、集丁、類本作「蜉蝣」。

〔七〕消時 類本作「殘時」。何校：「殘時」。

〔八〕搔首 七集續集作「回首」。

〔九〕次韻子由浴罷 集本「罷」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一〇〕閉息 集丁「閉」作「閑」。

- 〔二一〕借前韻賀子由生第四孫斗老 集本、集丁「老」後有「一首」二字。
- 〔二二〕李賀詩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引賀詩，題作「杜幽公之子唐兒歌詩」。
- 〔二三〕紙竹 原作「楮竹」。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
- 〔二四〕孫男 集本、集丁、類本作「男孫」。
- 〔二五〕過於海舶……并寄諸子姪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次子由詩相慶」。集本、集丁「姪」後有「一首」二字。
- 〔二六〕走却 類本、七集續集作「却走」。
- 〔二七〕夜績 七集續集作「夜緝」。
- 〔二八〕照世 類本作「昭世」。七集續集原校：「照」一作「昭」。
- 〔二九〕安足夢 類本作「何足夢」。
- 〔三〇〕和陶形贈影 集戊在卷二之一，施乙在卷四十一之三，施丙在卷上之三。
- 〔三一〕無所思 集戊作「無知思」。
- 〔三二〕和陶影答形 集戊在卷二之二，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四，施丙在卷上之四。
- 〔三三〕妍媸 施乙作「妍蚩」。合註：「媸」一作「形」。
- 〔三四〕本在君 集戊作「本自君」。
- 〔三五〕和陶神釋 集戊在卷二之三，施乙在卷四十一之五，施丙在卷上之五。
- 〔三六〕安得 集戊、施乙、施丙作「安足」。

〔三七〕莫用 合註：「用」一作「如」。

〔三八〕陶翁 集戊作「陶公」。

〔三九〕和陶使都經錢溪 集戊在卷四之十六，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六，施丙在卷下之六。查註無此題，以此詩之引「游城南謝氏廢園作」爲題。

〔四〇〕遊城北謝氏廢園作 集戊爲題下自註。「城北」，施乙、施丙作「城南」。

〔三一〕悲宿昔 施乙、施丙作「非宿昔」。

〔三二〕玄鶴 集戊作「女鶴」，疑誤。

〔三三〕海南 原作「南海」，各本作「海南」，今從。「南海」當爲誤刊。

〔三四〕城南 查註、合註：一作「南城」。

〔三五〕木綿 集本作「木縣」。集丁、類丙作「木綿」。

〔三六〕西山 外集作「山而西」。

〔三七〕追歡 外集作「追游」。

〔三八〕只今 外集作「只應」。

〔三九〕那復 查註作「無復」。

〔四〇〕觀棋 「棋」原作「碁」。集本「棋」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集甲、集丁「碁」作「碁」。本首詩統一作「棋」。

〔四一〕嘗獨游 類本無「嘗」字。

〔四二〕查註……虞集白鶴觀記云云 查註引文有衍、漏處，致文意難明，今據清宣統二年刊《廬山志》卷七所引虞集《白鶴觀記》校訂。

〔四三〕和陶和劉柴桑 集戊無此題。章校：集戊「先列淵明原詩。《和劉柴桑》一首，徑接《移居》二首，東坡和之，係合三詩成一事，後人重編，失其序也。」章校是。施乙、施丙未收此詩。七集以此詩入「續添」，爲和陶詩最後一首。查註以「和陶贈劉柴桑二首」爲題，收此詩及《和陶酬劉柴桑》。查註云：「慎案和淵明《贈劉柴桑》二首，施氏原註本止載「周」字韻一首，今從續補（按，指清施本）卷中類編于此。合註以《和陶和劉柴桑》、《和陶酬劉柴桑》爲題，分爲二首。合註謂：考百二名家所刊《陶彭澤集》，分兩題，「踏」字韻題作「和劉柴桑」，「周」字韻題作「酬劉柴桑」，並謂查氏合爲一題者非。」

〔四四〕互起滅 集戊作「玄起滅」。

〔四五〕黃櫨 集戊作「萬椽」。

〔四六〕新居 集本「居」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四七〕施註東坡在儋耳云云 此條施註原係節文，今據施乙補足。

〔四八〕無一席 類丙作「纔一席」。

〔四九〕集齊咻 集本、集丁、類本作「習齊咻」。何校：「習齊咻」。

〔五〇〕荆榛 類本作「荆棘」。何校：「荆棘」。

〔五一〕宥老楮 集本「楮」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類丙題下原註：「宥之不伐也。」疑爲註家文字。

〔五三〕靜言 集本、集丁、類本作「靖言」。何校：「靖言」。

〔五三〕和陶西田穫早稻 集戊在卷四之八，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四，施丙在卷下之四。

〔五四〕并引 據集戊補。

〔五五〕小圃栽植漸成取淵明詩有及草木蔬穀者五篇次其韻 原缺，據集戊補。按，此五篇，除《和陶西田

穫早稻》外，當爲《和陶下澗田舍穫》、《和陶戴主簿》、《和陶酬劉柴桑》、《和陶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此五篇集戊連載，皆及草木蔬穀。

〔五六〕三獠奴 集戊作「二獠奴」。

〔五七〕治此 章校：《鑑》作「此治」。

〔五八〕不間關 章校集戊「不」作「下」。今所見之集戊，「不」字漫漶。

〔五九〕歇去 集戊作「休去」。

〔六〇〕菜食 集戊作「食菜」。

〔六一〕和陶下澗田舍穫 集戊在卷四之九，施乙在卷四十二之五，施丙在卷下之五。集戊「穫」作「獲」。

〔六二〕黃菘 施乙、施丙作「黃松」。集戊「菘」作「崧」，疑爲「菘」之誤。

〔六三〕土膏 七集作「土羔」。

〔六四〕豈不足 七集原校：「足」一作「好」。

〔六五〕過子忽出……天上酥陀云云 外集以「玉糝羹」爲題，以此詩題爲引。施乙無「忽」字、「上」字。「陀」

原作「醢」。施乙、七集續集作「陀」，今從。查註、合註「陀」作「醢」。查註謂「陀」訛。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卷四：「按，《翻譯名義·齋法四食篇》修陀，此譯云白，或云須陀，此天食也。《續傳燈錄》：汾州善昭禪師『天酥陀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即休』。按，梵語無正音，又作『蘇陀』，此『酥』即『蘇』字之誤。查因仞爲食物，改『陀』爲『醢』。」按外集作「醢」，查註亦有所本。

〔六六〕南海 施乙、施丙、七集續集作「北海」。

〔六七〕和陶戴主簿 集戊在卷四之十，施乙在卷四十二之九，施丙在卷下之九。

〔六八〕海南 集戊作「日南」。

〔六九〕代肅殺 施乙、施丙「代」作「待」，查註謂「待」訛。

〔七〇〕草去土自隕 集戊作「莫去土上隕」，疑有誤。

〔七一〕和陶游斜川 集戊在卷二之九，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十四，施丙在卷上之十四。

〔七二〕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游作 集戊爲題下自註，「出游」作「出城游」。查註以此十一字爲題。

〔七三〕洑洄 施乙、施丙作「伏洄」。

〔七四〕而輒酬 集戊作「兒輒酬」。

〔七五〕子由生日 集本「日」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七六〕小忍 集本、集丁、類本作「少忍」。

〔七七〕端如 類本作「端知」，疑誤。

〔七八〕子由三子四孫 集本、集丁、類本無「子由」二字。

〔七九〕以黃子木拄杖爲子由生日之壽 集本、集丁「壽」後有「一首」二字。

〔八〇〕嘉植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佳植」。

〔八一〕本草枸杞一名仙人杖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集本、集丁、類本有此條自註。施註「一名」無「一」字。

〔八二〕和陶與殷晉安別 集戊在卷四之五，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十二，施丙在卷下之十二。

〔八三〕送昌化軍使張中 集戊、七集此七字爲題下自註，七集「中」字後尚有「罷官赴闕」四字。查註以此七字爲題。

〔八四〕風中雲 集戊作「空中雲」。

〔八五〕笑談 集戊作「笑說」。

〔八六〕安能相付與 類本「安能」作「安得」。集本、施乙、類本「付與」作「付予」。

〔八七〕所欠 集甲作「所少」。

〔八八〕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三首 此三首之第一首，七集續集重收，爲《儋耳四絕句》之第三首。施乙「遍至」作「偏至」，疑誤。

〔八九〕竹刺 七集續集作「棘刺」。

〔九〇〕牛矢 類丙作「牛豕」。

〔九一〕三四 集本、集丁、類本作「三小」。

〔九二〕復見符林秀才言換扇之事 施乙無「復」、「之」等字。集本、集丁、施乙「言」作「說」。集丁「之」字

殘，「事」作「重」。

〔九三〕倦夜 集本「夜」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九四〕倦枕厭長夜小窗終未明 章校：「鑑」作「敲枕倦長夜，小窗猶未明」。

〔九五〕衰鬢 類丙作「衰髮」。何校：「衰髮」。

〔九六〕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 合註：一本無「用過韻」三字，「至」後有「日」字。類本無「酒」字。集本「酒」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九七〕鶴鬢 類本作「鶴髮」。

〔九八〕蒼耳 合註：「蒼」一作「卷」。

〔九九〕種菘 七集作「種松」。

〔一〇〇〕河伯 合註：「伯」一作「北」。

〔一〇一〕亂羣鴻 盧校：「見羣鴻」。

〔一〇二〕和陶王撫軍座送客 集戊在卷四之六，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十八，施丙在卷下之十八。查註無此題，以「再送張中」爲題。集戊題作「和再送張中」。集戊目錄以「和」爲題，「再送張中」爲題下自註。

〔一〇三〕海瘴 合註：一作「瘴海」，訛。

〔一〇四〕不能腓 集戊作「不汝腓」。

〔一〇五〕含山 集戊作「銜山」。

〔二〇六〕不恨 原作「恨不」。今從集戊、施乙、施丙。

〔二〇七〕與汝 七集作「無與」。

〔二〇八〕和陶答龐參軍 集戊在卷四之七，施乙在卷四十二之十九，施丙在卷下之十九。集戊題作「和三送張中」。集戊目錄以「和」爲題，「三送張中」爲題下自註。查註無此題，以「三送張中」爲題。

〔二〇九〕晤言 集戊作「悟言」。

〔二一〇〕頗能 集戊作「時能」。

〔二一一〕憤懣 集戊在「憤懣」。

〔二一二〕其一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爲《儋耳四絕句》之第四首。

〔二一三〕白鬚 七集續集作「白頭」。

〔二一四〕其二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爲《儋耳四絕句》之第二首。

〔二一五〕其三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爲《儋耳四絕句》之第一首。

〔二一六〕北船 七集續集作「舶船」；原校：「舶」一作「北」。

〔二一七〕當祭 集本、集丁、類本作「知祀」。七集續集作「知祭」。

〔二一八〕夜燒松明火 集本、七集「火」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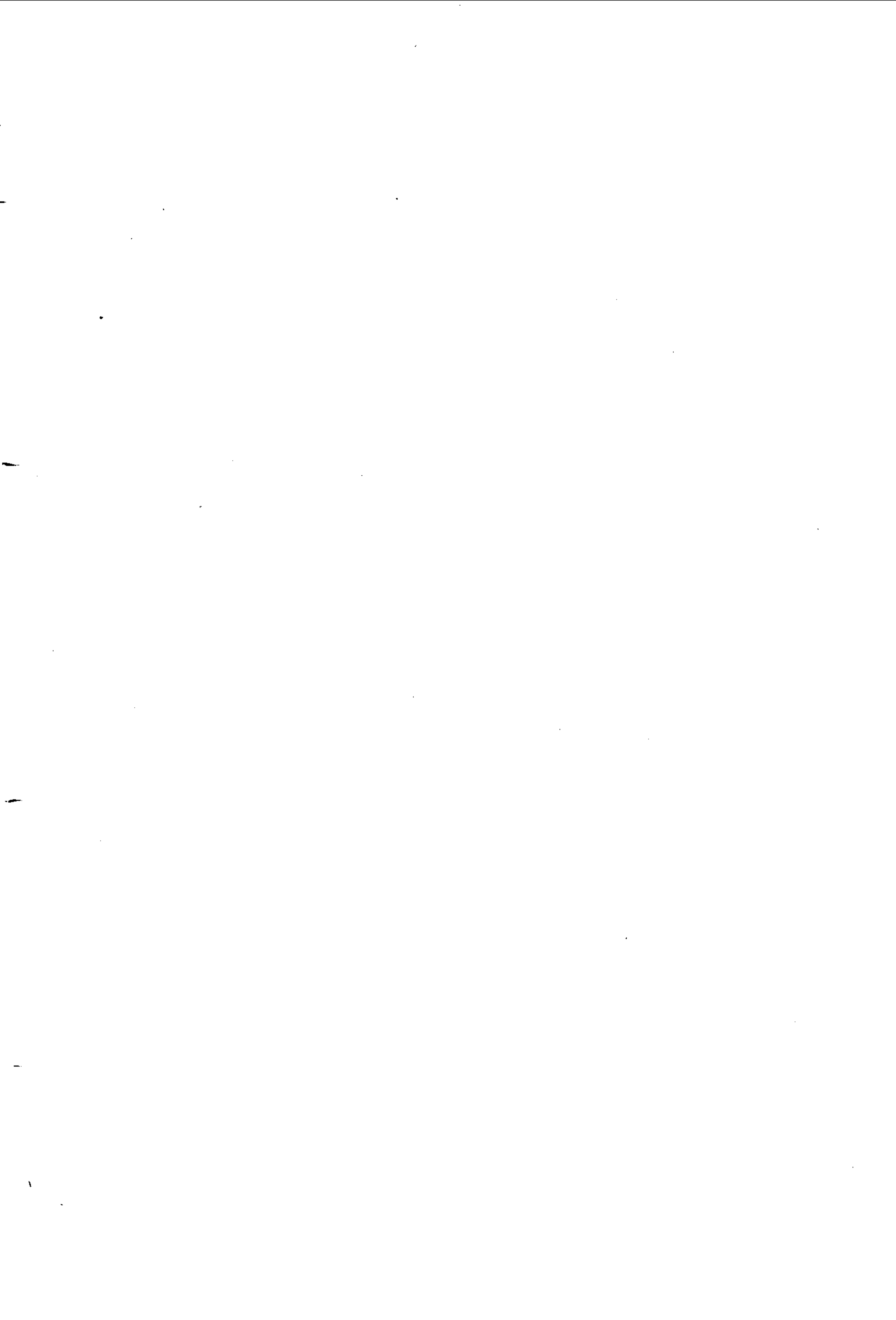
〔二一九〕蕙帳 集本、集丁作「總帳」。

〔二二〇〕屋角 集乙作「屋稍」。集甲、集丁作「屋楸」。

〔三二〕香瀟松瀝也出本草註。施乙無此條自註。集乙「也」作「出」。集本、集丁「香瀟」作「音詣」。集本、集丁此條自註在詩句「香瀟」字後。

〔三三〕貧家淨掃地。集本「地」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三〕春炊。原作「春炊」，今據集本、集丁、施乙校改。「春」當爲誤刊。



蘇軾詩集卷四十三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誥案】起元符三年庚辰正月，在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貶所，五月移廉州安置，六月渡海，七月抵廉州貶所，八月遷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安置，自廉州起發作。

庚辰歲人日作，時聞〔一〕黃河已復北流〔二〕，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二首〔三〕

〔施註〕神宗元豐四年，澶州言：河決小吳埽。詔東行河道已填淤，不可復，更不修閉。上曰：「陵谷遷變，雖神禹復出，亦不能強。」蓋水之就下者性也。哲宗元祐三年，知樞密院安燾等疏議回河東流，平章重事文忠烈、中書侍郎呂正愨，從而和之，力主其議。子由在西掖，言於右僕射呂正獻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過先帝也。元豐河決，導之北流，不因其舊修其未備，乃欲取而回之。」正獻曰：「當與公籌之。」然竟莫能奪，其役遂興。議論紛然，至於累歲。東坡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曰：「黃河勢方北流，而強之使東。」當軸者恨之。

四年八月，子由在翰林，第四疏論必非東決，有曰：「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爲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查註〕《宋史·河渠志》：元祐初，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河北諸郡皆被災，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安燾深以東流爲是，文彥博、呂大防皆主其說。蘇轍謂呂公著曰：「盍因舊而修其未備？」會范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云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時吳安持與李偉力主回河，請置修河司，從之。七年十月，以大河東流，賜吳安持三品服，李偉再任。紹聖元年，都水使王宗望上言：東北兩流，頻年紛爭不決，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使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館紀錄。至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東流遂斷絕。八月，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李偉等之罪，詔可。【誥案】公論回河事，已詳前案中。〔案〕總案元祐三年九月五日，有「邇英進讀《寶訓》，上述災沴論賞罰及修河事」條。

其一

老去仍棲隔海村，夢中時見作詩孫。〔劉須溪曰〕「四」此句爲仲虎發也。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云：在蜀，見蘇山藏公墨迹疊韻《竹》詩後題云，寄「作詩孫」符。〔合註〕蘇符，《宋史》無專傳。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建炎、紹興間，以宣教郎爲國子監丞，司農丞，知蜀州，司封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試祕書少監，爲太常少卿，起居郎，中書舍人兼翊善，試給事中。九年八月，充賀大金正旦使，旋試禮部侍郎，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以討論典禮不詳，罷。後又以左朝散郎知遂寧府，以朝奉郎復敷文閣待制知饒州，二十五年乞奉祠，乃提舉台州崇道觀，又復敷文閣直學士。二十六年十月乙亥，以新知邛州卒。可補《宋史》所畧也。至符之孫宣教郎植，並見《繫年要錄》註中，於先生爲玄孫矣。天涯已慣逢

人日〔五〕，歸路猶欣過鬼門。〔王註〕《山水志》：廣南西路容、牢二州界有鬼門關。諺曰：若度鬼門關，十去九不回。言多炎瘴也。〔施註〕《九域志》：容州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此，立碑，石龜尚在。韓退之《贈張十一》詩：念君又署南荒吏，路指鬼門幽更復。〔查註〕本集《到昌化軍謝表》云：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名勝志》：鬼門關，在鬱林州北流縣西十里，兩山相對間，闊三十步，往來交趾，皆出此關，其南尤多瘴癘。諺云：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又按，唐沈佺期詩：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三策已應思賈讓，〔詰案〕紀昀曰：此非自譽語，乃冀幸語也，故不失忠厚之旨。孤忠終未赦虞翻。〔王註〕《三國志》：虞翻性疎直，數有酒失，孫權積怒，放之交州，在南十餘年，卒。典衣剩買河源米，〔施註〕海南無秔秠。《縱筆》詩云：北船不到米如珠，此云「典衣剩買河源米」。河源縣，屬惠州，當是秔秠所產也。〔查註〕《惠州志》：南齊時，析龍川縣置河源縣，以縣東北有三河之源，故名。屈指新筍作上元。〔施註〕白樂天《嘗酒》詩：一甕香醪新插筍。〔詰案〕此詩已形北歸之兆，氣機動矣。言者，心之所發，雖公有不自知其然也。

其二

不用長愁挂月村，〔施註〕杜子美《東屯月夜》詩：月挂客愁村。檳榔生子竹生孫。〔公自註〕海南勒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施註〕鄭玄《周禮註》：孫竹，枝根之末生者。新巢語燕還窺硯，〔施註〕鄭谷《燕子》詩：閉几硯中窺水淺，落花徑裏得泥香。〔查註〕《瀛奎律髓》：海南人日，燕已來巢，亦異事。舊雨來人不到門。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隨泡影，莫認家山作本元〔六〕。〔查註〕《楞嚴經》：徒獲此心，未敢認爲本元心地。〔詰案〕紀昀曰：末亦無聊自寬之語，勿以禪悅視之。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二首〔七〕

〔王註〕《山居要錄》：天門冬酒法，醇酒一斗，六月六日麴麥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飯，天門冬煎五升米，須淘訖曬乾，取天門冬汁浸，先將酒浸麴如常法，候炊飯適寒溫，用煎和飲令相人釀之，秋夏七日，勤看，勿令熱，秋冬十日熟。〔查註〕《爾雅》：藟冬。註：門冬，一名滿冬。《抱朴子》：門冬或名顛棘，亦可作散，并有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爲百部，然自有百部草也。

其一

自撥牀頭一甕雲，〔王註〕白樂天詩：南山人舍下，酒甕在牀頭。幽人先已醉濃芬〔八〕。天門冬熟新年喜，〔王註〕《外臺祕要》有天門冬酒法：初熟，味酸，久停則香美，餘酒皆不及。〔施註〕《證類本草》引孫真人《枕中記》云：天門冬釀酒，服之，去三蟲伏屍，輕身益氣，令人不飢。麴米〔九〕春香並舍聞。〔公自註〕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蓋酒名也〔一〇〕。〔施註〕杜子美《嚴二別駕》詩：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菜圃漸疎花漠漠〔一一〕，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纈紋。

其二

載酒無人過子雲，年來家醞有奇芬。醉鄉杳杳誰同夢，〔施註〕王績《醉鄉記》：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且

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余將遷焉。睡息齁齁得自聞。〔王註〕《集韻》：齁齁，鼻息也。齁，音火侯反。〔施註〕《莊子·駢拇篇》：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合註〕王延壽《王孫賦》：鼻齁齁以敷齎。口業向詩〔三〕猶小小，〔王註〕白樂天詩：漸伏酒魔休放醉，猶殘口業未拋詩。〔施註〕白樂天《齋月靜居》詩：些些口業尚誇詩。〔合註〕司馬相如《子虛賦》：蓋特其小小者爾。眼花因酒〔三〕尚紛紛。〔王註〕先生嘗云：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點燈更試淮南語，泛溢〔二〕東風有穀紋。《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泛溢〔二〕。許慎註云：酒泛，清酒也。〔施註〕《淮南子》高誘註云：酒泛，謂米麪麴之泛者，風至而沸動。許氏註云：東風，震方也，木味酸相感故也。〔查註〕《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鄭康成註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城醪。《埤雅》引《造化權輿》云：東風，東方之氣風也。故凍非東風不能解，泛非東風不能溢。

追和戊寅歲上元〔二〕

〔王註〕先生嘗自跋云：戊寅上元在儋耳，過子夜出，余獨守舍，作《違字韻》詩。今庚辰上元，已再期矣。家在惠州白鶴峯下。過子不眷婦子從余來此。其婦亦篤孝，悵然感之，故和前篇，有「石建」、「姜龐」之句。又復悼懷同安君，末章故復有「牛衣」之句，悲君亡而喜予存也。書以示過，看余面，勿復感懷。

春鴻〔一〕社燕巧相違，〔王註〕《淮南子》：燕雁代飛。註：燕，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去。燕，秋分而北；雁，秋分而南。〔施註〕《禮記·月令》：孟春之月，鴻雁來。鄭氏云：雁自南來，將北反其居。又：仲春之月，命民社，玄鳥至。鄭氏

云：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白鶴峰頭白板扉〔一八〕。〔施註〕白樂天詩：畫扉扇白板，夜確搗黃梁。王維《田家》詩：雀乳青苔井，雞鳴白板扉。石建方欣洗滌廁，〔王註〕《前漢·石奮傳》：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長子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人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滌，身自澣洒。姜龐不解歎蟪蛄〔一九〕。〔王註〕次公曰：「不解歎蟪蛄」，則《東山》詩：蟪蛄云云，以婦人歎其夫不在而居處寂寞也。〔施註〕《毛詩註》：蟪蛄，長跖也。一龜京口嗟春夢，萬炬錢塘憶夜歸。〔合註〕先生《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詩云：「只有彌勒爲同龕」，又《與述古有美堂乘月夜歸》詩云：「萬人爭看火城還」，故此聯云然。合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王註〕《前漢書》：王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書上，果下獄死。妻子徙合浦，采珠致產數百萬。〔施註〕《漢·王章傳註》云：牛衣，編亂麻爲之，卽今俗呼爲龍具者。〔查註〕《演繁露》：龍具之制，不知何若。《食貨志》：董仲舒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則牛衣者，編草使暖以被牛體，蓋簑衣之類。〔誥案〕紀昀曰：語亦愷至。

五色雀〔二〇〕并引

〔合註〕《斜川集·和韻》詩有「與公作新年，檜襖陋桃符」句。〔誥案〕此詩乃庚辰正月所作。

海南有五色雀，常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焉。俗謂之鳳凰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反是。吾卜居儋耳城南，嘗一至庭下。今日又見之進士黎子雲及其弟威家。既去，吾舉酒祝曰〔三〕：「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乃爲賦詩。

粲粲五色羽，炎方鳳之徒。〔王註〕韓退之詩：丹穴五色羽，其名爲鳳凰。青黃縞玄服，翼衛兩紱朱。〔王註次公曰〕兩紱朱，序所謂兩紱者也。《易·困》曰：朱紱方來。此借用也。〔合註〕《汲冢周書》：輕車翼衛。仁心知閔農，常告雨霽符。我窮惟四壁，破屋無瞻烏。〔王註〕《詩·小雅·正月》：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惠然此粲者，來集竹與梧。〔施註〕《毛詩箋》：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鏘鳴如玉佩，〔王註〕《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施註〕《毛詩·鄭風·有女同車》：佩玉鏘鏘。《番禺雜編》：五色雀，一名音聲鳥，每樂作，有聲如鼓者、塤者、笛者、版者，滿山嘈囂，久而自罷。意欲相嬉娛。寂寞兩黎生，食菜真臞儒〔三〕。小圃散春物，野桃陳雪膚。〔施註〕白樂天詩：雪膚花貌參差是。舉杯得一笑，見此紅鸞雛。高情如飛仙，〔施註〕《文選》孫興公《遊天台賦》：暢超然之高情。未易握粟呼。〔施註〕《毛詩·小雅·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胡爲去復來，眷眷豈屬吾。〔施註〕白樂天《酬慕巢尚書》詩：每愧尚書情眷眷。回翔天壤間，〔施註〕《晉·王凝之妻謝氏傳》：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何必懷此都。〔王註〕賈誼《弔屈原文》：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合註〕兼用下文「鳳翔千仞」數句意。

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三首〔三〕

〔查註〕黃魯直《次韻》詩云：眼入毫端寫竹真，枝掀葉舉是精神。因知幻化出無象，問取人間老斲輪。【誥案】老斲輪，謂公也，公在惠州，尚有《題過偃松屏畫贊》。

其一

老可能爲竹寫真，〔王註次公曰〕老可，言文與可也。杜子美《姜楚公畫角鷹歌》詩：此鷹寫真在左綿。又《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薛公十一鶴，盡寫青田真。小坡今與石傳神〔三四〕。〔王註次公曰〕小坡，言過也。過，時謂小東坡。《顧愷之傳》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山僧自覺菩提長，心境都將付臥輪。〔王註〕《傳燈錄》：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六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因示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其二

散木支離得自全，交柯蚴蟻欲相纏。〔王註〕司馬相如賦：青龍蚴蟻於東廂。不須更說能鳴雁，要以空中得盡年。〔王註〕《莊子·養生主篇》：可以全生，可以盡年。〔施註〕《莊子·山木篇》：夫子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其三

倦看澀勒暗蠻村，〔王註厚曰〕澀勒，嶺南竹名。《嶺表錄異》〔三五〕：籊竹筍，其竹枝上刺，南人呼爲刺勒。亂棘孤藤束瘴根。惟有長身六君子，〔合註〕先生《題艾宣畫竹鶴》詩：誰識長身古君子。句，王、施二本註皆引杜子美

《畫鶴》詩以註「長身」二字，今此詩句，則專指竹言。猗猗〔三〕猶得似淇園。〔合註〕《前漢·溝洫志》：武帝時河決，下淇園之竹以爲榘。

安期生〔三〕并引

安期生，世知其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三〕，亡去。」〔施註〕見《漢·蒯通傳》。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爲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王註〕《抱朴子·內篇》曰：安期生者，賣藥於海邊，琅邪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始皇異之，賜之金璧。安期留書，曰：「復數千年，求我於蓬萊山。」

安期本策士，〔合註〕柳子厚《漢原廟銘》：曲逆起爲策士，輔成帝國。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不見隆準公〔三〕。〔王註〕李太白《梁父吟》：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王註次公曰〕《史記》：魯仲連，戰國時人，折新垣衍帝秦之議，罷燕將聊城之守，卒隱於東海。故今以比安期也。〔施註〕《史記·魯仲連傳》：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史記·滑稽傳》：優孟抵掌談語。難堪踞牀洗，〔王註〕《漢書》：酈食其人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寧挹〔三〕扛鼎雄。〔王註〕《漢書》：項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事既兩大繆，飄然〔三〕籟遺風。乃知經世士，〔施註〕《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出世或乘龍。〔施註〕《楚辭·王褒·九懷》：乘龍兮偃蹇，高回翔兮上臻。豈比山澤臞，忍飢啖

柏松。〔施註〕《列仙傳》：赤須子食柏實，偃佺食松實。又按《續仙傳》：大中間，有野人體生綠毛，云：「我卽姚泓也，食松柏，得長生。」縱使偶不死，正堪爲僕僮。茂陵秋風客，望祖〔三〕猶蟻蜂。〔合註〕王本作「望祖」，宋刊施本作「望祀」。〔王註次公曰〕「祖」字指言高祖也，意謂高祖尚不得見安期，而況武帝哉。〔施註〕《漢·郊祀志》：武帝望祀蓬萊之屬，幾至殊庭焉。〔查註〕《韻語陽秋》云：漢武好大喜功，黷武嗜殺，而乃齋戒求仙，畢生不倦，可謂癡絕。李頎《王母歌》云：「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觀武帝所爲，豈能鍊去三尸者乎？善哉東坡之論也。安期與羨門，乘龍安在哉。茂陵秋風客，勸爾磨一杯。帝鄉不可期，楚些招歸來。言武帝非得仙之姿也。又有《安期生》詩云：「嘗于重瞳子，不見隆準翁。」又云：「茂陵秋風客，望祖猶蟻蜂。」言安期尚不肯見高祖，而肯見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此詩前半以「不見隆準公」句爲眼，後云「望祖」，正與前相應。施補註謂「望祖」謬，當作「望祀」，改此一字，全首索然無氣色矣。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詰案〕紀昀曰：英思偉論，雄跨古今。

答海上翁〔三〕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山翁〔三〕不復〔三〕見新詩，疑是〔三〕河南石壁曦。〔合註〕似用歐陽公神清洞事，見前《送范景仁》詩註。海水豈容鯨飲盡，然犀何處覓瓊枝。〔合註〕二句似喻不可窮盡之意。

和陶郭主簿二首〔三〕并引〔三八〕

〔詰案〕《紀年錄》：是年三月，清明日聞過誦書聲，和淵明《酬郭主簿》詩。此二詩，查註原編戊

寅，合註仍之，今從《紀年錄》改編。

清明日聞過誦書，聲節〔三〕閑美。感念少時，悵焉〔四〕追懷先君官師之遺意，且念淮、德二幼孫。無以自遣，乃和淵明二篇〔五〕，隨意所寓〔六〕，無復倫次也。

其一

今日復何日，高槐布初陰。良辰非虛名，清和盈我襟。〔施註〕《文選》謝靈運《游赤石》詩：首夏猶清和。孺子卷書坐，〔施註〕《漢·張良傳》：孺子可教矣。韓退之《秋懷》詩：清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誦詩如鼓琴。却去〔三〕四十年，玉顏如汝今。〔施註〕《文選》宋玉《神女賦》：苞溫潤之玉顏。閉戶未嘗出，出爲鄰里〔四〕欽。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當年二老人，喜我作此音。淮、德人我夢，角羈未勝簪。〔施註〕《禮記·內則》：剪髮爲髻，男角女羈。註云：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孺子笑問我，君何〔五〕念之深。〔施註〕《漢·陸賈傳》：陳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曰：「何念深也。」

其二

雀鷺〔四〕含淳音，竹萌抱靜節〔五〕。〔公自註〕此兩句，先君少時詩，失其全首〔四八〕。誦我先君詩，肝肺爲澄澈。猶如〔六〕鳴鶴和，〔施註〕《周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未作獲麟絕。願因騎鯨李，追此御風列。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施註〕《漢·高祖紀》：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家書三萬卷，

獨取《服食訣》。〔查註〕道書有《服餌要訣》一卷，《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施註〕《莊子·山木篇》：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查註〕《黃庭內景經》：出日人月呼吸存。註謂：常存日月於兩目，使照一身，與日月光共合也。

司命宮楊道士息軒〔五〇〕

〔查註〕《苕溪漁隱叢話》：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坡《題息軒》詩，正此意也。《名勝志》云：朝天宮，在儋州城東南，中有息軒。亦載此詩。〔合註〕亦載外集，題首有「書」字。【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收入續探中，今改編入集。

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五二〕。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詰案】以上四句，子由持論夙昔如此，公乃用其意也。若《苕溪漁隱叢話》所載公語，其源亦出於此也。黃金幾時〔五三〕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千〔五四〕秋，速如駒〔五五〕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目送〔五六〕過海席。〔合註〕《文選》木元虛《海賦》註引劉熙《釋名》曰：隨風張幔曰帆，或以席爲之。故曰帆席也。家山歸未能〔五七〕，題詩寄屋壁〔五八〕。

贈李兕彥威〔五九〕秀才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魏王大瓢實五石，種成濩落〔弄〕將安適。可憐公子持十牛，海上三年竟何得。先生少負不羈才，〔馮註〕漢·司馬遷傳：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從軍數到單于臺。〔合註〕漢書·武帝紀：出長城北，登單于臺。天山直欲三箭取，白衣將軍何人哉。夜逢怪石曾飲羽，〔馮註〕史記·李廣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不入矣。戲中戟枝〔合註〕何足數。誓將馬革裹尸還，肯學班超苦兒女〔合註〕。封侯衛、霍知幾許，〔合註〕衛青·霍去病傳：封青爲長平侯，封去病爲冠軍侯。老矣先生困羈旅。酒酣聊復說平生，結襪猶堪〔合註〕一再鼓。棄書捐劍學萬人，〔馮註〕漢書·項籍傳：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紈袴儒冠皆誤身。〔馮註〕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窮途政似不龜手，〔馮註〕莊子·逍遙遊篇：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與世〔合註〕羞爲西子顰。如今惟有談天口，〔馮註〕史記：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雲夢胸中吞八九。世間萬事寄黃梁，〔馮註〕呂純陽集：洞賓隨雲房同憩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入夢，備極富貴寵榮，爲相數十年，忽被罪譴，籍沒家資，分散妻孥，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興浩歎，恍然夢覺，雲房炊黃梁尚未熟也。雲房笑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且與先生〔合註〕說烏有。

葛延之贈龜冠〔案〕

〔查註〕葛立方《韻語陽秋》云：東坡在儋耳時，余三從兄諱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絕海往見，留一月。坡嘗誨以作文之法，吾兄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爲獻，坡受之，而贈以詩「南海神龜三千歲」云云。今集中無此詩，余嘗見其親筆。又費補之《梁溪漫志》云：東坡在儋耳，嘗爲作《龜冠》詩送其行，葛以語胡蒼梧理。《詩話總龜》亦云然。據此，其爲先生海外作無疑。【誥案】此詩諸集不載，查註收入續探中，今改編入集。

南海神龜三千歲，〔合註〕《史記·龜策傳》：龜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兆協朋從生慶喜。〔合註〕「朋從」見《易經》。此用龜從之意。智能周物不周身，未免人鑽〔六六〕七十一。誰能用爾作小冠，峒嶼〔六七〕耳孫創其製。〔合註〕《前漢書·惠帝紀》：「耳孫」，註辨甚詳，玄孫之曾孫也。君今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二絕句

〔施註〕子野昔從李士寧縱遊京師，與藍喬同客曾魯公家甚久，故子由詩云：慣從李叟遊都市，久伴藍喬醉畫堂。蓋謂是也。【誥案】時子野以報公內遷，再渡儋耳。今已詳案中。〔案〕總案元符三年五月，有「吳復古再渡海，報公內遷，出子由循州所贈諸什以示公」條。

馬迹車輪滿四方，〔王註〕《仙傳拾遺》：周穆王少好神仙之道，欲使車轍馬迹遍於天下。〔施註〕《左傳·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若爲閉著〔六八〕小茅堂。〔合註〕子由原作云「暑雨無時水及堂」，則先生詩「著」字作「暑」亦可。又子由詩：三間澗水小茅屋。韋孟《在鄒》詩：翳茅作堂。仙心〔六九〕欲捉左元放，〔王註〕《後漢書》：左慈，字元放。曹操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却入壁中。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人走羊羣，莫知所取。癡疾〔七〇〕還同顧長康。

其二

江令蒼苔園故宅，〔施註〕江淹《青苔賦序》：余鑿山楹爲室，有苔焉。賦云：崎屈上生，斑駁下布。又云：寂兮如何，苔積網羅。謝家語燕集華堂。〔王註次公曰〕江令，江總也，爲陳中書令。謝家，謝安之族也。劉禹錫《金陵五題》其一《江令宅》云：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惟見秦淮碧。池臺竹樹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其一《烏衣巷》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先生笑說江南事，只有青山繞建康。〔施註〕《九域志》：江寧府，天禧二年爲建康軍節度。

和陶始經曲阿〔七二〕

【誥案】合註題作：和陶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此詩聞赦而作，乃和陶最後之一首也。施註乃編和陶上卷之末，殊不可解，查編庶幾近是。

虞人非其招，欲往畏簡書。〔施註〕《毛詩·小雅·出車》：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穆生責醴酒〔七三〕，先見我

不如。江左古弱國，強臣擅天衢。〔施註〕《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龍躍天衢。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疎。我生值良時〔七三〕，朱金義當紆。〔施註〕《揚子》：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天命適如此，〔施註〕陶淵明《責子》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幸收廢棄餘。獨有〔七四〕愧此翁，大名難久居。不思犧牛龜，〔施註〕《莊子·列禦寇篇》：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外物篇》：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兼取〔七五〕熊掌魚。北郊有大賚，南冠解囚拘。〔施註〕《論語·堯曰》引《尚書》：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詰案】元祐七年冬，合祭天地於圜丘，此公在禮部所定議也。哲宗親政，力反元祐，遂改祀北郊。公既極以北郊爲非，而合祭乃萬古不易之論，豈肯於詩中自反其說耶。此乃因新恩得赦，而或以赦爲幸，卽有哲宗崩之一層，在公所不忍出諸口也。詩意借郊賚爲辭，適欲用南冠，就便以北郊爲對，不必是年定有郊也。乃查註考北郊方丘之位，及徽宗朝曾布主北郊之說，而謂是年無郊祀，合註又謂查引《宋史》紀、志互異。徒滋訟說，皆刪。眷言羅浮下，白鶴返故廬。【詰案】羅浮下卽指惠州，返故廬，卽指白鶴新居也。施註引羅浮山白鶴觀並誤，已刪。

歸去來集字十首〔七六〕并引

予喜讀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其字爲十詩，令兒曹誦之，號《歸去來集字》云〔七七〕。【詰案】

此十詩非海外作，編年本亦不載，考王註惟和陶未嘗分類，而十詩已在其中，是海外編和陶時已列入之矣。查註編此，尚存公之遺意，今從之。

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將迎〔七六〕。〔合註〕《莊子·知北遊篇》：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誥案】方集字時，本借淵明以自道，及詩成，皆如代淵明語，公亦不自覺其然也。雲內〔七九〕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誥案】氣味醇茂之甚，所謂外枯而中腴者是矣。

其二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誥案】此四句，渾然無迹，深得《歸去來》意。去徑猶菊〔八〇〕，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樽壺〔八一〕。

其三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自歡〔八二〕。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言話〔八三〕審無倦，心懷良獨安。東臯清有趣，植杖日盤桓。【誥案】公謂朱康叔云：舊好誦陶潛《歸去來》，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創人也。此六首亦同時在齊安作。可見其致力於斯文者久矣。

其四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首獨傲世，委心還樂天〔八四〕。農夫〔八五〕告春事，扶老向良田。【誥案】此詩王註作第四首，邵註、查註、合註作第五首，今據石刻列於前。

其五

世事非吾事，駕言歸路〔八六〕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庭內〔八七〕菊歸酒，窗前風入琴。

【詰案】以上五句，究竟是集字之作。寓形知己老，猶未倦登臨。【詰案】此詩王註作第五首，邵註、查註、合註作第四首，今列於後。

其六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翳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老農〔八八〕人不樂〔八九〕，我獨與之游。〔合註〕《金石粹編》載東坡《集歸去來辭六首》行書石刻，一「命駕」云云，二「涉世」云

云，三「與世」云云，四「雲岫」云云，五「世事」云云，六「富貴」云云。前刻眉山軾書，後刻元豐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詰案】合註所引石刻，信公書也，晚香堂石刻小字本，其前六首次敘，與元豐大字本同，與和陶本不合。

其七

觴酒命童僕，言歸無復留。【詰案】李太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作》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真有此種風味。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乘化欲安命〔九〇〕，息交還絕游。琴書樂三徑，老矣亦何求。

其八

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詰案】信筆出之，純是淵明本色。鳥還知己倦，雲出欲何之〔九一〕。【詰案】

通幅皆佳，而此二句尤勝，置陶集中，不可辨矣，豈尚有刻劃之迹哉。人室還攜幼〔九三〕，臨流亦賦詩。春風吹獨往〔九三〕，【誥案】「獨往」，王註、外集作「獨斷」，七集、邵註、查註作「獨立」。合註以淵明原文無「斷」、「立」二字，疑爲「往」字之譌。「往」字甚當。但晚香堂石刻，其字迹信出公手，亦作「立」字，似係誤用也。不是傲親知。

其九

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征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誥案】元遺山《集陶》諸作，讀之如新脫口，然究是用陶成句，遺山能充之以氣耳。如此詩，亦若陶之成句，所以爲難。人息〔九四〕亦詩策，出游〔九五〕常酒樽。交親書已絕，雲壑自相存。

其十

寄傲疑今是〔九六〕，求榮感〔九七〕昨非。聊欣樽有酒，不恨室無衣。丘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誥案】字字轉泊，斷非集字。柯庭〔九八〕還獨晒〔九九〕，時有鳥歸飛。【誥案】晚香堂石刻，公所書小字本，十首皆全。青浦趙逢源宗遠來守高涼，過韻山堂，爲言公晚香堂帖，舊係華亭本，凡二十八卷，木版已泐，舊搨珍祕之甚，與今所傳石刻十二卷不同，此當是本諸成都《西樓帖》三十卷者，惜未能一較耳。

眞一酒歌并引

布算以步五星，不如仰觀之捷；吹律以求中聲，不如耳齊之審。【合註】徐幹《中論》：聖王之造曆

數也，原星辰之迭中布算以追之。《史記·律書》：吹律聽聲。鉛汞以爲藥，《查註》《金丹訣》：還丹交媾，不出於火水金木土，丹基在一，但辨得真鉛真汞二物，真陰真陽大道也。又云：修至藥，須用真鉛汞修丹，不悟真一之理，互說金石爲藥，又不得節符火候，還丹因何以立乎？策易以候火，《查註》《金丹訣》：夫託易象，藥不須斤，立三百八十四銖，象月兩弦，上下對望二八十六，故立一十六兩，剩少即不合爻象，節符用事也。又云：起伏法，象陽符陰符，藥物並不得逾斤，故合大衍一周，周而復始，乾坤大理，運軸大數，又合乾策二百一十六，坤策百四十四，總喻合天符行度之數。即火符自然五日一候，足當用五爻，十符。十日兩候，足當用十爻，二十符。十五日三候，足當用十五爻，三十符。終亥起子，進退加爻藏伏，時節乃合，天道參同自然，須依更漏用火，即合符不差。不如天造之真也。是故神宅空樂出虛蹶踣者以氣升《二〇〇》，孰能推是類以求天造之藥乎？於此有物，其名曰真一。《查註》《雲笈七籤》：《三元真一經》云：變氣布結，神得以靈，衆真歸一，而元功成焉。此元氣之根始也。遠遊先生《查註》遠遊即吳子野，本集有《吳子野絕粒不睡》詩。方治此道，不飲不食，而飲此酒，食此藥，居此堂。予亦竊其一二，故作《真一之歌》。其詞曰《二〇一》。

空中細莖插天芒《二〇二》，《邵註》麥熟頭昂，故芒可云插天也。此詩通首皆指麥言之。不生沮澤生陵岡。《施註》《漢·匈奴傳·遺高后書》曰：生於沮澤之中。《莊子·外物篇》：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涉閱四氣更六陽，《王註》子仁曰：麥以九月種，四月熟。涉閱四氣者，謂九月霜降、立冬，十月小雪、大雪也。更六陽者，謂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爲六陽也。此以通言麥凡經歷八月而熟耳。森然不受螟與蝗。《王註》王充《論衡》：穀之多蟲者，稟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施註》《爾雅》：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蠹，食根曰蠹，食節曰賊，四者蝗蟲類也。《廣雅》：螽，蝗也。飛

龍御月作秋涼，〔王註次公曰〕稻以八月、九月爲秋。《書·盤庚上》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也。而麥則以四月熟時爲秋。《禮記·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是也。《乾卦》：九五飛龍在天。飛龍御月，則五月也。〔子仁曰〕按《卦氣圖》：十一月復卦爲乾之初九，十二月臨卦爲乾之九二，正月泰卦爲乾之九三，二月大壯卦爲乾之九四，三月夬卦爲乾之九五，故四月爲正陽之月，乃純乾卦也。乾九五飛龍在天，則飛龍御月者，指三月也。是時麥欲秋矣，故下有「蒼波改色屯雲黃」之句。蒼波改色屯雲黃。〔王註次公曰〕麥青謂之波。柳子厚詩：麥芒際天搖青波。稍老則謂之蒼波，稍熟則又如黃雲之屯也。《列子·周穆王篇》：望之若屯雲。〔合註〕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蒼波無極。天旋雷動玉塵香，〔王註次公曰〕《論衡》云：日月五星，隨天而西，譬若蟻行磨上，則磨可以言天旋也。〔合註〕《論衡·說日篇》原文云：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王註次公曰〕《天文志》：天無雷而有聲，謂之雲磨，則磨可以言雷動也。起漉〔二〇三〕十裂照坐光。跏趺牛噉安且詳，〔王註次公曰〕噉，音昨笑反。《楞嚴經》云：有牛呌病，同吐而噉也。〔施註〕《楞嚴經》：橋梵鉢提於過去劫輕弄沙門，世世生有牛呌病。《緣覺經》：佛在祇洹，有一比丘，患牛呌病，爲長者輕笑。佛爲置數珠，令密誦呪，長者子後遇之，知其誦經，遂絕輕笑。動搖天關出瓊漿。壬公飛空丁女藏，〔王註次公曰〕《黃庭經》言：口爲天關，瓊漿以言華池之水矣。壬公言水也，丁女言火也，既出華池之水，則壬水飛而在上，丁火伏而在下矣。〔施註〕《黃庭經》：三關之中精氣微，口爲天關精神機。《楚辭》宋玉《招魂章》：華酌既陳有瓊漿。又引韓退之《陸渾火》詩：三伏遇井了不嘗。釀爲真一和而莊，三杯儼如侍君王。湛然寂照非楚狂。〔施註〕《列仙傳》：陸通者，楚狂接輿也。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終身不入無功鄉。〔查註〕按此詩大意，取道家三一還丹之訣，借題以寓言。〔空中細莖插天芒〕以下六句，言麥得四時之氣以成，故性溫和也。〔天旋雷動玉塵香〕二句，肩麥造鞠法也。〔跏趺牛噉安且詳〕

至末，雜記蒸米釀酒，及釀成後，品格香味飲之可解渴而不可醉也。通篇大指如此，但前後錯落，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耳。

汲江煎茶〔二〇四〕

活水還須活火烹〔二〇五〕，〔公自註〕唐人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二〇六〕。〔施註〕《因話錄》：活火，謂炭之焰也。〔查註〕《蟹溪詩話》：唐趙璘述《因話錄》載：其家兵部，性嗜茶，能自煎，嘗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坡有「活水還須緩火煎」，恐亦用此。施氏原註亦引此條，末云：「活火，謂炭之焰也。」自臨鈞石取深清〔二〇七〕。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二〇八〕已翻煎處脚，〔王註次公曰〕烹茶論脚者尚矣。《茶譜》：袁州之界橋，其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筍，烹之有綠脚垂下也。〔施註〕《茶錄》：凡茶，湯多茶少則脚散，湯少茶多則脚聚。松風忽作瀉時聲。枯腸未易禁三椀，坐聽荒城〔二〇九〕長短更。〔王註次公曰〕言其搗數之寡者爲短，多者爲長也。〔查註〕楊誠齋極賞此詩，謂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語案】紀昀曰：細膩而出以脫灑，細膩易於粘滯，如此脫灑爲難。

別海南黎民表

〔查註〕《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引《冷齋夜話》云：余游儋耳，及見黎民表，爲余言：東坡無日不相從，嘗從乞園蔬，出其臨別歸海北詩「我本海南民」云云。其末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漫寫此詩，以折菜錢〔二一〇〕。〔合註〕《詩話總龜》云：余游儋耳，見黎民表出東坡別海北詩，曰「我本儋

耳民」云云。又謁姜唐佐，見其母，余問：「識蘇公乎？」曰：「然。無奈好吟詩，嘗杖而至，有包燈心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余案讀之，醉墨敲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誥案】此詩王、施本不載，查註收入續採中，今改編入集。

我本海南民，【合註】海南，外集作儋耳，題作《別海北贈黎君》，疑誤。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平生生死夢，二者無劣優。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

儋耳

【馮註】《漢·地理志》：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以爲儋耳珠厓郡。【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霹靂收威暮雨開，【馮註】《甘氏星經》：霹靂在雷電南，皆北方水府之精，而嫩訾爲天門，故其神棲焉。《唐書》吳武陵與孟簡書云：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耶？公起句，暗用其意。【合註】《星經》：霹靂五星，在雲雨北，主天威，擊擊萬物。獨憑闌檻倚崔嵬。垂天雌霓雲端下，【馮註】《坤雅》：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沈約賦：雌霓連蜺。《漢書註》：蜺，讀曰齧。《說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快意雄風海上來。野老已歌豐歲語，除書欲放逐臣回。殘年飽飯東坡老，一壑能專萬事灰。【查註】按《漢書·敘傳》：漁釣於一壑，則萬物莫好其志。王介甫用其意，作詩曰：我亦暮年專一壑。陳後山詩，亦有「他日人東專一壑」之句。【合註】晉陸雲《逸民賦序》：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權，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勝於宇宙，而心恬於紛華者哉。

余來僭耳，得吠狗^{〔二二〕}，曰烏觜，甚猛而馴，隨予遷合浦，過澄邁，
泐而濟，路人皆驚，戲爲作此詩

〔合註〕《說文》：汙，浮行水上也，或從泐。《列子·說符篇》：勇於泐。

烏喙本海獒，〔王註〕援曰《爾雅·釋蟲篇》：狗四尺爲獒。幸我爲之主。食餘已瓠肥，〔王註〕《史記》：張蒼身長大，肥白如瓠。〔次公曰〕黃帝之犬名盤瓠。終不憂鼎俎。晝馴識賓客，夜悍^{〔二三〕}爲門戶。〔王註〕杜子美《重過何氏詩》：犬迎曾宿客。〔施註〕魏賈岱宗《大狗賦》：其所折伏，敬主識人，晝則無窺竊之客，夜則無姦淫之賓。知我當北還，掉尾喜欲舞。跳踉趁童僕^{〔二四〕}，吐舌喘汗雨。長橋不肯躡，徑渡^{〔二五〕}清深浦。拍浮似鵝鴨，登岸劇虓虎。盜肉亦小疵，〔王註〕《漢·蒯通傳》：里母曰：「昨莫夜，犬得肉。」鞭箠當貫汝^{〔二六〕}。再拜謝厚恩^{〔二七〕}，天不遺言語。〔施註〕引元微之《望雲騷歌》：見前和叔畫馬詩註。何當寄家書，黃耳定乃祖。

澄邁驛通潮閣二首

〔查註〕《太平寰宇記》：澄邁縣，在舊崖州西九十里，隋置縣，以邁山爲名。按《志》，縣西又有澄江，故名。《名勝志》：通潮閣，乃澄邁驛閣也。《舊志》：通潮閣，一名通明閣，在澄邁縣西。

其一

倦客愁聞歸路遙，眼明〔二七〕飛閣俯長橋。〔施註〕《文選》班孟堅《西都賦》：修除飛閣。貪看白鷺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晚潮。〔王註〕《冷齋夜話》云：余游儋耳，登望海亭，柱間有壁窠大字，曰：貪看白鳥橫秋浦，不覺青林沒暮潮。

其二

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王註〕葉思文曰：王逸《楚辭章句》曰：帝，謂天帝也，女曰巫陽。按《山海經》：開明、東巫、彭巫、陽巫，凡皆神醫也。〔施註〕《楚辭》宋玉《招魂》：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云云。杳杳天低鵲沒處〔二八〕，青山一髮是中原。〔施註〕韓退之《寄元十八》詩：乘潮簸扶胥，近岸指一髮。【註案】紀昀曰：神來之句。

洞酌亭 〔二九〕并引

瓊山郡東，〔查註〕《九域志》：廣南西路瓊州瓊山郡軍事，去東京八千五百里，西南至昌化軍四百三十里，東北至雷州五百五十里，西北至海十三里。衆泉鬢發，然皆冽而不食。丁丑歲六月，南遷過瓊，始得〔三〇〕雙泉之甘於城之東北隅，以告其人。自是汲者常滿。泉相去咫尺而異味。庚辰歲六月十七日，遷於合浦，復過之。太守承議郎陸公，求泉上之亭名與詩。名之曰洞酌，其詩曰：

洞酌彼兩泉〔三〕，挹彼注茲。〔王註〕《詩·大雅·洞酌》：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一瓶之中，有澗有溜。

〔詰案〕《水經》：溜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春秋釋例》：澗水，出臨淄縣北。〔施註〕《列子·仲尼篇》：口將爽者，先辨溜、澗。張湛曰：溜、澗水異味，既合則難別也。以澗以烹，〔合註〕《說文》：澗，漬也。《玉篇》：澗，煮也。衆喊莫齊。〔王註次公曰〕喊，音胡感切。字出《揚子》：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喊者，嘗其味也。〔合註〕狄牙，儀狄、易牙也。原註作易牙，誤，今校正。自江徂海，浩然無私。豈弟君子，江海是儀。〔詰案〕是海南品泉語。既味我泉，亦濟我詩。〔王註次公曰〕濟，音霽，飲不盡也。《儀禮疏》：濟，謂至齒嘗之。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三〕

〔查註〕《王氏交廣春秋》：朱崖儋耳，大海中極南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明無風之日，遙望朱崖州如困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周圍二千餘里，徑渡八百里。《太平寰宇記》：朱崖去雷州徐聞縣，隔一小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王註〕曹子建《善哉行》：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詰案〕海外測星與中原異，蓋天水一體，皆高於北，而南去則低也。中原不見南極，必出海始見之，而北極亦不見，以皆爲地角遮蔽故也。今自閩廣放舶南去，雖萬里甚易，而其歸則甚難，此水有上下順逆之分，正與天混一也。由此觀之，譚天文者七家，只能用渾天，而釋氏須彌四部之說，爲尤可笑矣。粵中六月下旬，至天將旦，中庭已見昂畢升高，而東望則紫參亦上。若以此較，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時，則參已早見矣。凡此類，公非精覈不下，而此句與內地不合，故詳論之。苦雨終風也解晴。〔王註次公曰〕《左傳·昭公四年》：申豐論藏冰，曰：「秋無苦雨。」又《纂要》：雨久曰苦雨。《詩》有《終風篇》。〔詰案〕紀昀曰：比也。雲

散月明誰點綴，【詰案】問章惇也。天容海色本澄清。【詰案】公自謂也。凡此種聯句，必不可傳會，典實註繁，則詩旨反爲所晦。乃王、施註紛然引載，史、文、釋語，無不人之，此非詩人之箋詩也。今盡刪。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三」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王註】「楚辭·離騷經」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詰案】紀昀曰：九死，猶曰瀕死也。茲游奇絕冠平生。【詰案】此詩，人皆知爲北歸作者。

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

〔查註〕《宋史》：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卽位，四月，蘇軾等徙內郡。傅藻《紀年錄》：庚辰五月，被命移廉州安置。《元和郡縣志》：今廉州，卽漢合浦郡理。《唐書》：貞觀八年，更越州爲廉州，以本大廉洞地。《宋朝會要》：開寶五年，移廉州治於長沙場。太平興國八年，廢州，置太平軍於海門鎮。咸平元年，復爲廉州。《舊志》：東漢費貽爲合浦守，蒞政清簡，民懷其德。合浦江山皆名廉者，以貽之故也。【詰案】淨行院，距雷州府城四十五里，自雷赴廉陸路之所經也。查註誤，已刪。

荒涼海南北，【施註】李賀《金人辭漢歌》：攜盤獨出月荒涼。佛舍如雞棲。【王註次公曰】借用朱伯厚之車，如雞棲也。忽行「三」榕林中，【王註】《嶺表錄異》：榕樹葉如冬青，秋冬不凋。跨空飛棋枰。【合註】《爾雅》：杙大者爲棋。《說文》：枰，屋櫺也。當門列碧井，【施註】《周易·井》：井冽寒泉。洗我兩足泥。高堂磨新磚，洞戶分角圭。【施註】韓退之《青龍寺》詩：刻畫圭角出崖窾。倒牀便甘寢，鼻息如虹霓。童僕「三」不肯去，我爲半日稽。晨登一葉舟，【王註】白樂天詩：波上一葉舟。醉兀十里溪。【施註】白樂天《對酒》詩：

終年醉兀兀。醒來知何處，歸路老更迷。〔施註〕杜子美《佐還山後寄》詩：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

雨夜〔三七〕宿淨行院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芒鞋不踏利名場，一葉輕舟〔三八〕寄淼茫。林下對牀聽夜雨，靜無燈火照淒涼〔三九〕。

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枝

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王註〕《本草》：陶隱居云：廣州別有龍眼，似荔枝而小。又，《廣志》：龍眼，樹葉似荔枝，蔓延緣木。〔施註〕《番禺雜編》：龍眼，子、樹、葉俱似荔枝，但子圓小，止淡黃一色，廣人多呼爲亞荔枝。〔查註〕《南方草木狀》：龍眼，樹如荔枝，但枝葉梢小，殼青黃色，肉白而帶漿。一朶五六十顆，作穗，如葡萄然。荔枝過卽龍眼熟，故謂之荔枝奴。魏文帝詔：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端如甘與橘，〔查註〕韓彥直《橘錄序》云：橘生溫郡，柑乃其別種。柑自別爲八種，橘又自別爲一十四種。未易相可否。〔查註〕按「否」字，《廣韻》載四紙者，符鄙切。載有韻者，方久切。未有人七廢者。考之他人詩亦然，不知先生何據。異哉西海濱，琪樹羅玄圃。〔王註〕《淮南子》：禹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珠樹玉樹在其西，玄圃在崑崙閭闔之中。〔施註〕《唐文粹》李華《含元殿賦》：瑤城粉野，琪樹森列。纍纍似桃李，一流膏乳。〔施註〕《嶺表錄異》：龍眼肉白帶漿，其甘如蜜。坐疑星隕空，〔王註〕《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又恐珠還浦。圖經未

嘗說，〔施註〕韓退之詩：願借圖經將人界，每逢佳處便開看。玉食遠莫數。獨使皺皮生〔二〇〕，〔邵註〕皺皮，指荔支。〔合註〕《廣韻》：皺，七倫切。《說文》：皮細起也。《本草》註：荔支殼有皺紋如羅。弄色映瑠俎。蠻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王註次公曰〕楊貴妃好荔支，歲取於涪州，以致漁陽之難，則於荔支爲污矣。〔施註〕《楊妃外傳》：嗜生荔支，南海勝於蜀者，每歲馳驛以進。〔語案〕紀昀曰：寓意作結。

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已居其中〔二三〕，一琴橫牀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僕和之云

〔施註〕東坡以元符三年，詔移廉州，四月移永州。五月始被移廉之命，六月離儋耳，七月四日至廉。三爲歐陽晦夫賦詩，晦夫又以匹紙求字，爲書《乳泉賦》及跋《梅聖俞詩稿》。以簡與晦夫云：餞行詩輒跋尾，四紙亦作數百字。軾再拜晦夫推官。又云：《乳泉賦》切勿示人，切懇切懇。賦與簡皆題爲七月十三日。晦夫，蓋文忠公之族，當是爲此州推官爾。坡在廉得永州之命，故留連幾兩月也。宿以此賦刻石淮東庾司。〔查註〕《困學紀聞》：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東坡南遷至合浦，晦夫時爲石康令，出其詩稿數十幅。事見《桂林志》。

寂寞王子猷，回船剡溪路。超遙〔二四〕戴安道，雪夕誰與度。〔施註〕《文選》顏延年《秋胡》詩：超遙行人遠。杜子美《懷鄭虔》詩：歲月誰與度。倒披王恭氅，半掩袁安戶。應調折絃琴，自和撚鬚句。〔王註次公曰〕《談苑》載盧延讓詩，其播人口者，有《寄人》詩：吟安一箇字，撚斷幾莖鬚。先生又嘗云：一夜撚鬚吟。

歐陽晦夫惠琴枕〔二〕

中郎不眠仰看屋，得此古椽圍尺竹。〔王註〕伏滔《蔡邕長笛賦序》曰：蔡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施註〕《漢·蓋寬饒傳》：在許伯坐，寬饒仰視屋而歎。輪囷濩落非笛材〔二〕，剖作袖琴〔三〕徽軫足。流傳幾處到淵明，臥枕綸巾酒新漉。《孤鸞》、《別鶴》〔一〕誰復聞，〔王註次公曰〕《孤鸞》、《別鶴》，古琴曲名。〔子仁曰〕陶淵明詩：知我故來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離《孤鸞》。〔施註〕《琴操》：《別鶴》，商陵牧子作。鼻息齁齁自成曲。〔施註〕《酉陽雜俎》：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夏以後，每寢熟，卽喉聲如鼓篋，自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卽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

琴枕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清眸作金徽，素齒爲玉軫。〔馮註〕謝惠連《自箴》：氣之清明，雙眸善識。《文選·七發》：皓齒蛾眉。《西京雜記》：趙后有寶琴曰鳳凰，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之象。嵇康《琴賦》：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合註〕梁元帝詩：金徽調玉軫。響泉竟何用，〔馮註〕陳暘《樂書·琴論》：黃帝之清角，齊桓之號鐘，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以至玉牀、響泉之類，名號之別也。金帶常苦窘。〔合註〕《文選·洛神賦註》：魏東阿王求甄逸女不遂。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或卽用此，但不切琴。又「苦窘」字未詳。〔誥案〕以琴爲枕，故曰苦窘，題無實典。

可使，詩以二句合爲琴枕也。爛斑漬珠淚，〔馮註〕《述異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出珠。又《博物志》有鮫人賣綃泣珠事。宛轉堆雲鬢。〔馮註〕《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君若安七絃，〔馮註〕《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絃。〔合註〕嵇康詩：但當體七絃。應彈卓氏引。〔馮註〕彈琴九引，一曰列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曰貞女引，四曰思歸引，五曰霹靂引，六曰走馬引，七曰筮篴引，八曰秦引，九曰楚引。《漢·司馬相如傳》：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詰案〕此二句釣渡「枕」字以爲戲，枯題之法也。

合浦愈上人，以詩名嶺外，將訪道南岳，留詩壁上云：閑伴孤雲自在飛。東坡居士過其精舍，戲和其韻

〔施註〕此詩墨迹後題：元符三年八月十日。〔查註〕《輿地廣記》：廣南西路廉州，領縣二，其一爲合浦。

孤雲出岫豈求伴，錫杖凌空自要飛。〔王註〕《傳燈錄》：鄧隱峰，擲錫空中，飛身而過。〔施註〕柳子厚《登仙山》詩：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爲問庭松尚西指，不知老奘幾時歸。〔施註〕《大唐新語》：玄奘法師，西域取經，以手摩靈巖寺松樹，曰：「吾西去，汝可西長，若吾歸，卽東向，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長數丈。一年，忽東向。弟子曰：「吾師歸矣。」乃迎之，果至，後號爲摩頂松。〔查註〕《舊唐書》：玄奘姓陳氏，偃師人。大業末出家，貞觀初，往遊西域，經百餘國，撰《西域記》十二卷，十九年，歸京師。

歐陽晦夫遺接羅琴枕，戲作此詩〔一〕謝之

攜兒過嶺今七年，晚途〔二〕更著黎衣冠。〔王註次公曰〕黎，謂生黎也。儋州之俗，呼山嶺爲黎，而人居其間，號曰生黎。見地志所載。今云黎衣冠，言生黎所服之衣冠也。〔查註〕《太平寰宇記》：海南風俗，男子則髻首插梳，帶人齒爲瓔，飾績木皮爲衣。女人以五色布爲帽，以斑布爲裙，號曰都籠。〔合註〕《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桓温晚途欲作賦。白頭穿林要藤帽，〔施註〕《番禺雜編》：生黎人用藤織裹頭，謂之麗賴子。赤脚渡水須花縵〔三〕。〔王註〕杜子美《早秋苦熱堆案煩仍》詩：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施註〕《西域記》：西域國人，首冠花縵，身衣瓔珞。不愁故人驚絕倒，〔王註〕《晉書》：衛玠，字叔寶。王澄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但使俚俗相恬安。〔合註〕《漢書·嚴安傳》：其性恬安。見君合浦如夢寐，〔施註〕杜子美《羌村》詩：相對如夢寐。挽鬚握手俱汎瀾。〔王註〕《後漢·馬援傳》：以爲當握手，歡如平生。〔施註〕《漢·息夫躬傳》：絕命辭：涕泣兮汎瀾。妻縫接羅霧縠細，兒送琴枕冰微寒。無絃且寄陶令意，倒載〔四〕猶作山公看。我懷汝陰六一老，〔施註〕歐陽《六一居士傳》：將退休於潁水之上，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藏書一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於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眉宇秀發如春巒。〔施註〕《唐·元德秀傳》：字紫芝。房瑄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文選》：左太冲《蜀都賦》：王褒暉暉而秀發。羽衣鶴氅古仙伯，岌岌兩柱〔五〕扶霜紈。〔合註〕《離騷》：高余冠之岌岌兮。沈約《謝綉啓》：霜紈雪委。至今畫像作此服，凜如退之加渥丹。〔王註〕魏泰《東軒集錄》：晏公一日見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非愈後身也？」《詩·秦風·終南》云：顏如渥丹。爾來前輩皆鬼錄，我

亦帶脫巾敝寬。作詩頗似〔二四〕六一語，往往亦帶梅翁〔二四〕酸。〔王註次公曰〕梅公聖俞也。〔施註〕東坡《題梅詩集後》云：先君與二丈游時，某與子由年甚少，公獨深知之。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其詩稿數十幅云。

留別廉守

〔查註〕傅藻《紀年錄》載廉守張左藏而逸其名，當是從武職改知州者。〔誥案〕張左藏，即仲修使君也。見本集《題清樂軒壁》。清樂軒，在廉州署內。已詳案中。〔案〕總索引本集《題廉州清樂軒》云：浮屠不二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

編萑〔二四〕以苴豬，〔王註次公曰〕編萑，綴茅也。《左傳》：或取一編菅焉。苴，塞也。《漢·賈誼傳》云：不以苴履也。墻塗以塗之。〔王註〕《禮記·內則篇》：炮取豚，若將刲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註云：謹當爲墻，聲之誤也。〔邵註〕《禮記·內則註》：將，音牂。萑，蘆葦之類。苴，裹也。謹，當爲墻，黏土也。〔合註〕《內則註》：墻塗，塗有穢草也。疏云：以此墻塗而泥塗之。小餅如嚼月，〔王註〕《言行錄》：丁晉公與楊大年拋令。大年云：有酒如線，遇針則見。晉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中有酥與飴。懸知合浦人，長誦〔二四〕東坡詩。好在真一酒，爲我醉宗資。〔合註〕先生初移廉州安置，故用以比例也。

瓶 笙〔二四〕并引

庚辰八月二十八日〔二四〕，劉幾仲餞飲東坡。中觴聞笙簫聲，杳杳若在雲霄間，抑揚往返，

粗中音節。徐而察之，則出於雙瓶，水火相得，自然吟嘯。蓋食頃乃已。坐客驚歎，得未曾有，〔施註〕《維摩經》：得未曾有。請作《瓶笙》詩記之。〔查註〕傅藻《紀年錄》：先生於庚辰七月到廉，八月

被命授舒州團練副使，移永州安置。

孤松吟風細泠泠，〔施註〕東方朔《七諫》：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獨繭長縑女媧笙。〔王註續曰〕

《神仙傳》：園客養蠶成五色，獨蠶縑之，經月不絕。〔次公曰〕《禮記》：明堂位篇云：女媧之笙簧。〔查註〕《禮記》：明堂位疏：女媧氏風姓，承庖犧制度，始作笙中篳。陋哉石鼎逢彌明，蚯蚓竅作蒼蠅聲。瓶中宮商自相賡，昭文無虧亦無成。東坡醉熟呼不醒，但云作勞吾耳鳴。〔王註〕《晉書》：載記：石勒力耕，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誥案〕紀昀曰：歷落有奇逸之致。

卷四十三校勘記

〔一〕時聞 施乙、類丙「時」作「詩」，查註謂「詩」訛。

〔二〕北流 類丙作「故流」。何校：「故流」。

〔三〕驗二首 集本、集丁、類本無「二首」二字。

〔四〕劉須溪曰 〔劉〕上原有「王註」二字，今據類丁校刪。

〔五〕逢人日 類本作「經人日」。何校：「經人日」。

〔六〕莫認家山作本元 類本「元」下自註云：「言雖寄旅於海上，不必以家山方是本元也。」合註謂此乃註家箋釋之語。集本、集丁、施乙無此註。

〔七〕庚辰歲正月十二日云云 此二首之第二首，七集續集重收，題作「嘗天門冬酒」。

〔八〕濃芬 類本作「奇芬」。合註謂「奇」訛。

〔九〕麴米 集本作「淘米」。集丁作「麴米」。「淘」疑誤。

〔一〇〕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安麴米春蓋酒名也 原缺，據集本、類本補。集本「麴」作「淘」，今從類本。

〔一一〕花漠漠 類丙作「雲漠漠」。

〔一二〕向詩 類本、七集續集作「向時」。查註謂「時」訛。

〔一三〕因酒 查註、合註：「酒」一作「醉」。

〔一四〕泛溢 七集續集「溢」作「鷓」。

〔一五〕淮南子云云 施乙無此條自註。

〔一六〕追和戊寅歲上元 集本「元」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示過」；題下原註：「并跋」。跋文與題下王註畧同，今校其異文於後：跋「在儋耳」作「余寓儋耳」，「不眷婦子」作「并婦子」，「悵然感之」作「惻然憫之」，「又復」作「而又復」，「末章」作「季章」，「故復有」作「故有」，「悲君亡而喜予存也」作「悲君之亡而喜余在此也」，「看余面勿復感懷」作「看了勿復感愴切切」。

〔一七〕春鴻 原作「寶鴻」。今從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七集續集。

〔一八〕白板扉 七集續集作「玉板扉」。

〔一九〕蟪蛄 查註作「蚺蛄」；原校：「蚺」一作「蟪」。

〔三〇〕五色雀 集本、七集「雀」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一〕祝日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祝之日」。

〔三二〕真臞儒 七集作「直臞儒」。

〔三三〕題過所畫枯木竹石三首 集本、集丁無「三首」二字。

〔三四〕小坡今與石傳神 張道《蘇亭詩話》卷二：文湖州引此句，「今」字作「解」字，「石」字作「竹」字。類本「與石」作「與竹」。何校：「與竹」。合註謂「竹」訛，非。

〔三五〕嶺表錄異 類丙「錄異」作「異錄」。本卷《自雷適廉宿於興廉村淨行院》「忽行」句下，類丙註文「錄異」亦作「異錄」。

〔三六〕猗猗 集本、集丁、類本作「依依」。施乙作「漪漪」；原校：一作「依依」。

〔三七〕安期生 集本「生」後有「一首」二字，集丁無。

〔三八〕終不肯受 類甲、類乙無「受」字。

〔三九〕隆準公 查註、合註：「公」一作「翁」。

〔四〇〕寧挹 類乙作「寧揖」。查註：「挹」疑當作「揖」。合註：「挹」、「揖」通。

〔三一〕飄然 查註：「飄」一作「漂」。清施本作「漂」，合註謂「漂」訛。施乙作「飄然」。

〔三二〕望祖 施乙作「望祀」。

〔三三〕答海上翁 外集作「答玉師」。

〔三四〕山翁 查註：「山」一作「仙」。

〔三五〕不復 外集作「不見」。

〔三六〕疑是 合註：「疑」一作「恐」。

〔三七〕和陶郭主簿二首 集戊在卷二之十，施乙在卷四十一之十五，施丙在卷上之十五。查註無此題，以此詩之引爲題。

〔三八〕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三九〕聲節 盧校：「音節」。

〔四〇〕悵焉 集戊作「悵然」。

〔四一〕二篇 集戊作「此二篇」。

〔四二〕所寓 集戊作「所遇」。

〔四三〕却去 七集作「却念」。

〔四四〕鄰里 集戊作「閭里」。

〔四五〕君何 集戊作「公何」。查註、合註：「君」一作「翁」。

〔四六〕雀鷖 施乙、施丙作「雀鷖」，疑誤。

〔四七〕靜節 施乙、施丙作「靖節」。

〔四八〕全首 集戊、施乙、施丙作「全篇」。

〔四九〕猶如 集戊作「獨爲」。七集作「猶爲」。

〔五〇〕司命宮楊道士息軒 外集「司」前有「書」字，「楊」作「陽」。

〔五一〕似兩日 外集作「是兩日」。

〔五二〕幾時 外集作「不可」。

〔五三〕三千 外集作「三十」。

〔五四〕速如駒 外集作「速於車」。合註：「如」一作「於」。

〔五五〕目送 外集作「日送」。

〔五六〕未能 外集作「未得」。查註、合註：「能」一作「成」。

〔五七〕寄屋壁 外集作「記屋壁」。

〔五八〕兕彥威 外集無「彥」字。合註：王本無「兕」字。

〔五九〕濩落 外集作「瓠落」。

〔六〇〕戟枝 外集作「戟支」。

〔六一〕肯學班超苦兒女 外集作「肯效班超若兒女」。

〔六二〕結襪猶堪 外集作「結髮曾堪」。

〔六三〕與世 外集作「舉世」。

〔六四〕與先生 外集作「共相如」。

〔六五〕葛延之贈龜冠 此詩，見《詩話總龜·後集》卷二十二用事門。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刊本「君今」作「今君」。

〔六六〕人鑽 查註、合註：《詩話總龜》「人」作「一」。

〔六七〕 岫嶺 查註：當作「勾漏」。

〔六八〕 閉著 施乙作「閑著」。查註：「著」一作「暑」，訛；合註謂可通，見註文。

〔六九〕 仙心 集本、集丁、施乙、類本作「仙心」，今從。原作「安心」。

〔七〇〕 癡疾 查註、合註：「疾」一作「絕」。

〔七一〕 和陶始經曲阿 集戊在卷四之十八，施乙在卷四十一之二十二，施丙在卷上之二十二。

〔七二〕 醴酒 集戊作「酒醴」。

〔七三〕 值良時 集戊作「信良時」。

〔七四〕 獨有 章校：《鑑》作「猶有」。

〔七五〕 兼取 集戊作「兼收」。

〔七六〕 歸去來集字十首 施乙未收。王昶《金石萃編》（以下簡稱《萃編》）卷一百二十八有此十首之前六首，《陝西金石志》卷二十二謂此六詩石刻在西安碑林。

〔七七〕 予喜讀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其字爲十詩令兒曹誦之號歸去來集字云 類本無「讀」、「其」字，無「令兒曹」以下十二字。《萃編》石刻作「予喜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字爲詩六首」。七集無此引。外集有此引。

〔七八〕 有將迎 七集作「有逢迎」，外集作「有時迎」，《萃編》石刻「有」作「自」。合註謂淵明原篇無「逢」字，則作「逢」者訛。又謂今從王本作「將」。按，類本作「有將迎」。

〔七九〕 雲內 七集作「雲外」。合註謂淵明原篇無「外」字，則作「外」者訛，今從王本、外集本作「內」。按，

類本作「雲內」。

〔八〇〕猶菊 七集作「有菊」，原校：「有」一作「猶」。

〔八一〕樽壺 七集作「罇壺」。《萃編》石刻作「觴壺」。

〔八二〕聊自歡 類本、《萃編》石刻作「聊盡歡」。

〔八三〕言話 類本、外集、《萃編》石刻作「言語」。合註謂「語」訛。

〔八四〕還樂天 《萃編》石刻作「懷樂天」。

〔八五〕農夫 合註：「夫」一作「人」。

〔八六〕歸路 類本、《萃編》石刻作「鄉路」。

〔八七〕庭內 類本、外集、《萃編》石刻作「亭內」。

〔八八〕老農 七集作「農夫」。

〔八九〕不樂 《萃編》石刻作「未樂」。

〔九〇〕欲安命 類本作「亦安命」。

〔九一〕欲何之 外集作「亦何之」。

〔九二〕還攜幼 類本、外集作「常攜幼」。

〔九三〕獨往 類本作「獨斷」。七集、查註、合註作「獨立」。合註：考淵明原篇，「斷」、「立」二字皆無，不知

先生當日所用何字，或「往」字之訛，惜無善本可考。合註又謂外集亦作「獨斷」，查明萬曆刊本外

集，作「獨斷」，「斷」或爲「斷」之訛。

〔九四〕人息 類本作「入室」。

〔九五〕出游 類丙作「少遊」，類甲缺文。合註：淵明原序有「少」字。

〔九六〕疑今是 類本、外集作「知今是」。

〔九七〕榮感 類本、外集作「勞定」。合註謂「定」訛。

〔九八〕柯庭 類丙作「庭柯」，類甲缺文。

〔九九〕獨眇 合註：「眇」一作「盼」。合註：《南史》、《文選》載淵明原篇，皆作「盼」，《陶集》、《晉書》俱作

「眇」，是「眇」、「盼」二字俱可用；至七集本、補施註本作「睡」；原篇無此字，查云訛。按，七集作「眇」。

〔一〇〇〕氣升 合註：一作「升氣」。

〔一〇一〕其詞曰 合註：一本無此三字。

〔一〇二〕插天芒 盧校：「抽天芒」。

〔一〇三〕起洩 集本、集丁、類本作「起搜」。

〔一〇四〕汲江煎茶 集本「茶」後有「一首」二字。

〔一〇五〕活水還須活火烹 類本「還須」作「仍須」。施乙「活火烹」作「活火煎」。

〔一〇六〕唐人云茶須緩火炙活火煎 原缺，據集本補。查註、合註疑非自註，蓋未見集本耳。

〔一〇七〕取深清 類丁作「汲深清」。

〔一〇八〕茶雨 原作「雪乳」。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清施本查慎行校：別本作「茶乳」，不如「雨」字更與

「煎處脚」有關會。

〔二〇九〕坐聽荒城 集本、施乙、類本作「坐數荒村」。類丁作「卧聽山城」。何校：「坐數荒村」。

〔二一〇〕查註云云 「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原作「詩話總龜」，今校改。刪去此註之後合註引《詩話總龜》「余遊儋耳」云云末「與查註所引少異」七字。註文中「具理」之「理」，據《蘇詩查註補正》補；具理，南荒人瓶罌。

〔二一一〕吠狗 合註：「吠」一作「犬」。

〔二一二〕夜悍 集乙作「夜捍」。合註謂「捍」訛。按：「捍」亦可通。

〔二一三〕童僕 集本、類本作「僮僕」。

〔二一四〕徑渡 集本作「徑度」。

〔二一五〕貫汝 七集作「貫汝」。「貫」疑誤刊。

〔二一六〕厚恩 集本、類本作「恩厚」。

〔二一七〕眼明 查註、合註：「明」一作「前」。

〔二一八〕鶻沒處 類丁原校：「鶻」一作「鴻」。

〔二一九〕洞酌亭 集本「亭」後有「詩」字。

〔二二〇〕南遷過瓊始得 集本、類本「南」前有「軾」字，類丁有「余」字。類本無「始」字。

〔二二一〕洞酌彼兩泉 章校：《鑑》無「洞」字。施乙無「彼」字。

〔二二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過海」。查註、合註：「六」一作「九」，查註謂「九」訛。

〔二二三〕轉欲 七集續集作「落轉」；原校：一作「轉欲」。

〔二四〕粗識 七集續集作「無復」；原校：一作「粗識」。

〔二五〕忽行 集本、類本作「忽此」。

〔二六〕童僕 集本、施乙、類本作「僮僕」。

〔二七〕雨夜 類乙、類丙作「夜雨」。

〔二八〕輕舟 類乙、類丙作「虛舟」。七集原校：「輕」一作「虛」。

〔二九〕淒涼 查註、合註：一作「僧房」。

〔三〇〕獨使皺皮生 合註：「使」一作「有」，「皺」一作「皺」。

〔三一〕已居其中 「已」原作「己」，今從施乙。類丙無「己」字。

〔三二〕超遙 合註：「超」一作「迢」。

〔三三〕歐陽晦夫惠琴枕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琴枕」。

〔三四〕笛材 集本、施乙、類本作「笛用」。

〔三五〕剖作袖琴 七集續集作「破作細琴」。

〔三六〕孤鸞別鶴 類本作「孤鸞別鶴」。七集續集作「驚鸞別鶴」。

〔三七〕幾時 集本、施乙作「幾年」。施註云：此詩墨迹，在玉山汪氏；集本云：「不知老矣幾時歸」，墨迹作「幾年」。

〔三八〕作此詩 類本無「此」字。

〔三九〕晚途 類本作「逸途」。查註：「晚」一作「遠」。

〔二四〇〕須花縵 類本作「愁花縵」。

〔二四一〕倒載 集甲作「倒載」。

〔二四二〕兩柱 集甲作「兩柱」。

〔二四三〕頗似 類本作「頗作」。

〔二四四〕梅翁 類本作「梅公」。

〔二四五〕編萑 集本、施乙、類本作「編萑」，查註謂「萑」訛。施註引《禮記·內則》亦作「萑」。

〔二四六〕長誦 類本作「常誦」。

〔二四七〕瓶笙 集本「笙」後有「詩」字。

〔二四八〕二十八日 類本作「二十二日」。

蘇軾詩集卷四十四

古今體詩三十五首

【誥案】起元符三年庚辰九月，自鬱林下端江，十月留廣州，十一月至瀘陽，得邸報，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專使赴永請告，遂罷行，十二月，抵韶州，至南雄道中度歲作。

次韻王鬱林

〔查註〕《輿地廣記》：鬱林州，古蠻夷之地。秦立桂林郡，開寶七年，廢黨、牢二州，入鬱林。《九域志》：廣南西路鬱林郡軍事治南流縣，西南至廉州二百里。

晚途流落不堪言，海上春泥手自翻〔一〕。漢使節空餘皓首，〔王註〕李陵《與蘇武書》：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故侯瓜在有頽垣。平生多難非天意，〔施註〕杜子美《奉送嚴公入朝》詩：四海猶多難。此去殘年盡主恩。〔施註〕《法帖》·何氏書：投老殘年，西崦已逼。【誥案】紀昀曰：五六詩人之言。誤辱使君〔三〕相拄拭，

〔查註〕《漢書》·朱博傳：爲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被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其賂，白除禁調守尉。博

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癥。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伏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耻，扞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親信之，以爲耳目。註云：扞拭，摩也。寧聞老鶴更乘軒。

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三〕

〔王註〕十朋曰：先生《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詩，卽此人。〔合註〕《金石粹編》有元祐三年九月東坡《書贈都嶠邵道士》石刻。【誥案】邵彥肅自容州從至蒼梧，始別公歸。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查註〕《雲笈七籤》：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施註〕寒山偈：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施註〕李太白《月下獨酌》詩：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嶠南瘴癘〔四〕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施註〕《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名與天壤相弊。何人不清安。牀頭有白酒，盎若白露溥。

〔王註〕《古樂府》張率《白紵歌》：秋風蕭瑟白露溥。獨醉還獨醒，〔施註〕《楚辭》屈原《漁父章》：衆人皆醉我獨醒。夜氣清漫漫。〔王註〕《史記》：鄒陽傳《應劭註》載甯戚歌曰：長夜漫漫何時旦。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查註〕《漢書·地理志》：蒼梧，越地，元封五年置十三州刺史，交州部七郡，蒼梧其一。

《名勝志》：藤江在藤縣，原出交阯，至邕州，左右江至此與繡江合，又東流至番禺人海。蘇子瞻繫舟藤城下，卽此處也。有鴉兒灘，在縣南，金環灘，在峽內。【誥案】紀昀曰：清光朗澈，無復筆墨之痕，此爲神來之筆。

徐元用使君與其子端常邀〔五〕僕與小兒〔六〕過同游東山〔七〕浮金堂，

戲作此詩

〔施註〕元用名疇。〔查註〕東坡倅杭時，疇爲仁和令，姓名載《咸淳臨安志》中。此詩起四句，正記錢塘事，而稱使君，意此時徐爲藤守也。【誥案】本集《與歐陽元老書》云：少游至藤，傷暑困卧，啓手足於江亭之上。徐守甚照管其喪。此乃徐元用卽藤守之確證也。查謂疇當作疇，誤。已更正。〔查註〕《名勝志》：東山在藤縣東一里，鐔江在縣東南。唐武德初，有宣撫使至此，艤舟游慈聖寺。以金杯挹井水，杯墮井中。汲水至乾，不見杯，得一龜，長一尺二寸。宣撫解紅勒帛，繫其腰，放之井，祝曰：「爾若有靈，當漲杯出。」及歸，至寺門，見龜踴躍塘內。次日，游乾亨寺，忽見前杯自澗流出。是夜，風浪忽起，舟中有一寶劍浮水而去，乃名其地曰鐔津，亦曰劍江。

昔與徐使君，共賞錢塘春。愛此小天竺，〔王註次公曰〕杭州佛寺，有上下兩天竺。意者今浮金堂之景稍似之，故有小之稱也。時來中聖人。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王註〕《梁書》：顧憲之爲建康令，清儉強力，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言醇清且美焉。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王註次公曰〕藤州之縣，名曰鐔津。江月夜夜好，雲山〔八〕朝朝新。〔王註〕陳後主詩：璧月夜夜好，瓊樹朝朝新。使君有令子，〔王註〕《南史》：褚淵嘗謂任昉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施註〕《北史》：高琳傳：母夢人謂曰：「必生令子。」真是石麒麟。我子乃散材，有如木輪囷。一老白接羅，兩郎烏角

巾。醉卧松下石，〔王註〕李太白《白毫子歌》詩：夜卧松下石，飢餐石中髓。扶歸江上津。浮橋半没水，揭此碧鱗鱗。〔王註次公曰〕揭，音憩。

送鮮于都曹歸蜀灌口舊居

〔王註〕《成都古今記》：秦昭王以李冰代蜀守，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於是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民思其惠，立廟在灌口山。〔查註〕《成都記》：江水出羊膊山，北連甘松，至於灌口。《永康軍志》：春耕之際，需之如金，號曰金灌口。李膺《益州記》：湔水路西七里灌口山，古所謂天彭關也。

籥盡霜鬢照碧銅，〔王註次公曰〕籥，讀如鑷，碧銅鏡也。〔合註〕《廣韻》：籥，鉗也。依然春雪在長松。〔王註次公曰〕言白鬢雖去，而白髮猶在，故言依然也。朝行犀浦催收芋，〔王註次公曰〕犀浦在郫縣。〔子輦曰〕《青城山記》云：李冰琢五石犀以壓水，一在青城，二在犀浦，一在成都市橋，一在江中。號犀浦爲沉犀浦。〔查註〕杜子美《秋日夔州詠懷》詩：紫收岷嶺芋。夜渡繩橋看伏龍。〔王註次公曰〕繩橋，在灌口，引繩架之，故云繩橋。昔李太守之子，禁龍於此，今山上有伏龍觀焉。〔養源曰〕白樂天《蠻子朝》云：泛皮船兮渡繩橋。〔施註〕杜子美《人奏行》：運糧繩橋壯士喜。〔查註〕《吳船錄》：橋之廣十二丈，繩長一百二十丈，上布竹筴，每數木，以一架挂橋於半空，大風過之，如漁人晒網，染家晾彩布之狀。又須捨輿疾步，稍從容，則震掉不可行。《方輿勝覽》：繩橋前有翠圍山。范石湖《離堆詩》序：沿江兩岸中斷，李冰鑿此，以分江水，上有伏龍觀，是冰鎖孽龍處。莫歎倦游無駟馬，要將老健敵千鐘。子雲三世惟身在，〔施註〕《漢·揚雄傳》：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爲向西南說病容。

送邵道士彥肅還都嶠

〔王註〕《洞天福地記·三十六小洞天記》：第二十都嶠山洞，周回一百八十里，名寶玄之天，在容州〔九〕。〔查註〕司馬子微《天地官府圖序》云：都嶠山洞，在容州普寧縣，仙人劉根治之。《名勝志》：都嶠山，在梧州容縣南。山有八峰，有南北二洞，南洞寬廣平坦，北洞差狹，爲星壇者八。中峰絕頂，有中宮院。

乞得紛紛擾擾身，〔合註〕《瓊牖閑評》引此句，「紛紛」作「膠膠」。結茅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欲〔一〇〕顏常好，老不求名語益真。許邁有妻還學道，〔王註〕《晉書·許邁傳》：字遠游。父母尚存，往來茅嶺之洞室。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遍遊名山焉。陶潛無酒亦從人。〔王註〕《晉書·陶潛傳》：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返。相隨十日還歸去，萬劫清游結此因。〔施註〕《傳燈錄》：船子和尚偈：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廣實志》：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書韓幹二馬

赤髯碧眼老鮮卑，〔施註〕《後漢·鮮卑傳》：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晉·明帝紀》：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王敦營壘。敦晝寢，驚起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也。」〔合註〕張說《虬髯客傳》：赤髯如虬。回策如縈獨善騎。〔翁方綱註〕《晉書》：王湛乘其兄子濟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赭〔二〕白紫騮俱絕世，〔施註〕《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乘輿赭白。李太白《紫騮馬》詩：紫騮行且嘶，雙鬣碧玉蹄。馬中湛岳〔三〕有

妍姿。〔施註〕晉·夏侯湛傳：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白樂天《上崔中丞》詩：提攜增善價，拂拭長妍姿。

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三〕

〔合註〕《斜川集》有《將至五羊先寄伯達、仲豫二兄》詩，即先生所用韻也。〔誥案〕本集《與鄭靖老書》云：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此廉州所作書也。時邁、迨方自惠移家來，迎遇於廣州，查註謂迨時在常州，誤。已刪。

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北歸為兒子，破戒堪一笑。披雲見天眼，〔查註〕《釋典》：五眼，一肉眼，二天眼，三慧眼，四法眼，五佛眼。回首失海潦。蠻唱與黎歌，餘音猶杳杳。大兒牧衆釋〔二〕，四歲守孤嶠。〔誥案〕此聯謂邁留家於惠者，凡四年也。次子病學醫〔二〕，三折乃粗曉。〔施註〕《左傳》：定公十三年，晉范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誥案〕此聯謂迨居陽羨，因病學醫也。小兒耕且養，〔王註〕《前漢·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施註〕《揚子》：古者之學耕且養。得暇為書繞。我亦困詩酒，〔施註〕杜子美《謁文公上方》詩：久遭詩酒汗，何事忝簪裾。去道愈茫渺。紛紛何時定，〔施註〕《漢·陳平傳》：天下紛紛，何時定乎。所至皆可老。莫為〔二〕柳儀曹，〔王註次公曰〕《職林》：魏有儀曹郎，唐改為禮部。《唐書·柳宗元傳》：貞元中，為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司馬。《合註》劉禹錫詩中，每稱柳儀曹。詩書教氓獠〔二〕。〔王註〕韓退之《柳子厚墓志》云：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

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又爲《羅池柳侯廟碑》云：柳侯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云。【誥案】永州愚溪上柳子厚祠，榜其門曰柳聖，而黔苗奉祀孔明，其神主曰孔明天子之位。人心愛戴，歷久弗替，至是，殆未可以理折之也。亦莫事登陟，「王註次公曰」子厚在永州，有西山而下八記，其在柳州，又有記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溪山有何好。安居與我游，閉戶淨灑掃。【誥案】紀昀曰：刻意擺脫，直而不剝。

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八〕

【誥案】此題乃孫叔靜出觀近年唱和諸什，公有所感，卽自道一詩，就便以和其唱和爲題，故詩中毫不管顧唱和一層，并不知何處唱和也。題字並無脫誤，紀氏疑題與詩不類，故云題有脫誤字，此是其周密處也。「施註」孫叔靜名翳，錢塘人，徙江都。年十五，遊太學，老蘇先生亟稱之。哲宗擢提舉廣東常平。一子娶晁无咎、黃魯直女。黨事起，家人危之，叔靜一無所顧。平生篤於行義，君子人也。微時，與蔡京善，察其人，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多而德薄，志大而行不副，若不能謹守，恐貽天下憂。」京還朝，遇諸途。京曰：「我若用，願助我。」叔靜曰：「公能以正論輔人主，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翳何爲者？」京默然。後卒如其言。仕爲太僕卿，殿中少監，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單州。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謚通靖。【誥案】公在惠州時，提舉廣東常平，乃蕭世京也。施註云：東坡居惠州，極意與周旋。其說誤。《宋史·孫翳傳》亦誤，蓋因本集《與李端叔書》有「荷叔靜諸人照管，不至失所」之語，遂譌作在惠州事也。此書作於發廣州日，叔靜追餞數十里外舟中，公和作此詩時，書猶未作也。今刪其註中謬句。查註、合註所引論，

均無謂，並刪。

病骨瘦欲折，〔施註〕杜子美《簡諸子》詩：杜陵野老骨欲折。霜髯籜更疎。喜聞新國政，〔王註次公曰〕《周禮·秋官》：刑新國，用輕典。新國，指言建中靖國時也。兼得故人書。〔王註〕杜子美《酬韋韶州見寄》詩：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施註〕杜子美《寄岑嘉州》詩：不道故人無素書。〔誥案〕此句謂孫叔靜代致李端叔書也。公後作報書，亦交叔靜遞去，合詩題考之，故人即端叔無疑也。秉燭真如夢，傾杯不敢餘。天涯老兄弟，懷抱幾時攄。〔王註〕杜子美《兩過蘇端》詩：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誥案〕紀昀曰：渾老有情，不用空調。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絕，錄示謝民師〔二六〕

〔查註〕本集有《與謝民師推官尺牘》。〔合註〕《獨醒雜誌》：東坡嶺南歸，謝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著述極多，今其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宋詩紀事》：謝舉廉字民師，新喻人。政和間，以進士知南康，受知東坡，有《藍溪集》。《斜川集》有《次韻謝民師》詩，似自儗耳。赦歸時作。參以《獨醒雜誌》，則先生錄示此詩，亦當在北歸時也。〔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據外集編人海南，誤。時謝民師方官羊城，公始遇之時也。今改編於此，餘詳案中。〔案〕總案云：時謝民師為廣州推官。又據《斜川集·次韻謝民師》詩，有「豈知雷雨來新渥，歸路江山宛如昨」句，亦廣州相遇作也。今改編於此。

吳塞蒹葭空碧海，〔合註〕劉禹錫《西塞山懷古》詩：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隋宮楊柳只金堤。〔合

註〔隋書·食貨志〕：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李義山〔隋宮〕詩：終古垂楊有暮鴉。【詰案】此二句，比小人雖得志一時，而終必身敗名裂也。春風自恨〔三〕無情水，吹得東流竟日西。【詰案】公後遇廣帥朱行中於汝陽，且以民師爲託，有班斤郢斷之譽，亦甚愛重之矣。詳玩此詩，乃患民師年少，或恐才美而不進於德，故托爲舊夢以勉之，蓋欲引之爲清流也。公自後爲詩，多有意深晦，不容探討，不可不知。

廣倅蕭大夫借前韻見贈，復和答之，二首〔三〕

〔查註〕〔龍泉舊志〕：蕭世範字器之。嘉祐癸卯進士，通判虔州、廣州，遷廣西轉運判官。其在廣州，蘇文忠公與之游，有〔酬廣倅蕭大夫〕詩。

其一

生還粗勝虞，〔查註〕先生雖遠謫，猶得生還，故曰勝虞也。虞翻事，見前〔庚辰歲人日〕詩註。早退不如疏。〔施註〕〔漢·疏廣傳〕：與兄子受，並爲太子師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俱移病乞骸骨，上皆許之。垂死初聞道，〔施註〕〔論語·里仁〕：朝聞道。〔莊子〕：晚聞大道。平生誤信書。〔王註〕柳子厚詩：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風濤驚夜半〔三〕，疾病送災餘。賴有蕭夫子，〔施註〕〔唐·蕭穎士傳〕：人稱爲蕭夫子。憂懷〔三〕得少攄。【詰案】此首自謂，下首述贈答之意，皆指蕭也。

其二

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疎。贈我皆強韻，〔施註〕《南史》：王筠爲詩，能用強韻，每公宴並作，詞必妍靡。知君得異書。〔施註〕《抱朴子》：時人疑蔡邕得異書，搜其帳中，果得王充所作《論衡》。滔滔沮叟〔三〕是，綽綽孟生餘。〔詰案〕此聯舊註引《論》、《孟》事。一笑滄溟側，應無憤可據。〔合註〕蔡邕《警師賦》：撫長笛以據憤。

周教授索枸杞，因以詩贈，錄呈廣侔蕭大夫〔三五〕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

鄴侯藏書手不觸，嗟我嗜書終日讀。短檠照字細如毛，怪底昏花〔三〕懸兩目。〔馮註〕《楞嚴經》：瞪以發勞，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合註〕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詩：怪底江山起烟霧。扶衰賴有王母杖，名字於今掛仙錄〔二七〕。荒城古塹草露寒〔三八〕，碧葉叢低紅菽粟〔三九〕。春根夏苗秋著子，〔合註〕《本草》：枸杞，冬采根，春夏采葉，秋采莖實。盡付天隨恥充腹〔三〇〕。〔馮註〕《唐書》：陸龜蒙，字魯望。居松江甫里，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所居前後皆樹杞菊，以供杯案。蘭傷桂折緣有用，爾獨何損〔三一〕丹其族。〔馮註〕揚雄《解嘲》：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贈君慎勿比薏苡，采之〔三二〕終日不盈掬。〔馮註〕《詩·小雅·采芣》：終朝采芣，不盈一掬。外澤中乾非爾儔，〔合註〕《甘澤謠》：許雲封曰：竹生末期而伐，外澤中乾，受氣不全。斂藏更借秋陽曝〔三三〕。雞壘〔三四〕桔梗一稱帝，〔查註〕《本草》：芡，一名雞壘。陶

弘景《別錄》：桔梗，名梗草，葉與薺苳相似。《莊子·徐無鬼篇》：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癩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陸佃釋云：此言貴賤更事也，當其時，所需則貴，雖用而緩則賤。莖也雖尊等臣僕。〔查註〕《本草》：莖，毒草也，乃烏頭之苗。時復論功不汝遺，異時謹事東籬菊。

跋王進叔所藏畫五首〔三〕

〔查註〕本集《跋峽中詩後》云：庚辰歲，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據此，進叔時爲嶺南監司。〔詰案〕此五首，曉嵐謂各寓託諷，其一自寓，其二刺小人，其三鄉思，其四刺小人之乘時得進，其五怨而太怒。但是時，三司常有燕集，既會，則出藏弄鑑別，因以求題。故公與叔靜屢過進叔，其所題見於集者，尚有《王太尉峽中詩刻跋》、《唐咸通湖州刺史牒跋》、《石延年詩筆跋》、《書進叔所藏琴事》諸篇，凡此皆隨手酬應之作，未必專於此五詩寓諷刺也。姑記於此，以待有識。餘詳案中。〔案〕總索引《王太尉峽中石刻跋》等文。茲不錄。

徐熙杏花

〔查註〕《事實類苑》：國初布衣江南徐熙，與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著名。後江南平，熙至京師，送圖畫院。黃妙在傅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熙以墨筆畫之，畧施丹粉，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勝己，言熙畫粗惡不入格，罷之。

江左風流王謝家，〔王註次公曰〕指言王進叔也。〔子仁曰〕《南齊書》：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

杜子美《壯遊》詩：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盡攜書畫到天涯。却因梅雨丹青暗，〔王註次公曰〕廣南有黃梅雨，最損書畫。洗出徐熙落墨花。〔施註〕《圖畫見聞志》：徐熙意出古今。徐鉉曰：落墨爲格，雜彩逼之，迹與色不相隱映也。

趙昌四季

〔王註堯祖曰〕《圖畫見聞志》：趙昌工畫花果，名推獨秀，技亦難備。

芍藥〔三〕

倚竹佳人翠袖長，天寒猶著薄羅裳。揚州近日紅千葉，〔查註〕《志林》：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以御愛紅爲第一。自是風流時世妝。〔王註次公曰〕《因話錄》：崔樞夫人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妝，而時世妝之狀，則斜紅不暈也。白樂天有詩云：時世妝，時世妝，自出城中傳四方。

躑躅

楓林翠壁楚江邊，〔王註〕宋玉《九辨》：江水湛湛兮上有楓。阮籍《詠懷》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躑躅千層不忍看。〔王註次公曰〕躑躅，山石榴也。其花深紅，蜀人號映山紅，荆楚山壁間最多。韓退之詩：躑躅紅千層。〔查註〕白樂天詩：山石榴，一名山躑躅，一名杜鵑花。開卷便知〔三〕歸路近〔三〕，劍南樵叟〔三〕爲施丹。〔王註次公曰〕趙昌自號劍南樵客〔四〕。〔施註〕范蜀公《東齋記》：趙昌自稱劍南樵人。〔誥案〕紀昀曰：此首獨用賦體，但寓

鄉心，並無別意。

寒菊

輕肌弱骨散幽葩，真是青裙兩髻丫。便有佳名配黃菊，〔施註〕韓退之《木芙蓉》詩：佳名偶自同。應緣霜後苦無花。〔查註〕白樂天詩：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更無花。

山茶

遊蜂掠盡粉絲黃，落蕊猶收蜜露香。〔合註〕梁簡文帝《南郊頌》：朝葉與蜜露共鮮。待得春風幾枝在，年來殺菽有飛霜。〔王註次公曰〕山茶開於雪中，其至春時，在者能幾，而有殺菽之霜，焉可歎矣。〔合註〕此乃寓言，因有殺菽之霜，故不能多枝留待春時，以比遭謫之人，不能再被春和也。〔誥案〕所論亦不確。

韋偃牧馬圖〔四〕

〔王註〕張彥遠《名畫記》：韋偃工畫山水、高僧、奇士、老松、異石，筆力勁健，風格高舉。〔查註〕朱景玄《名畫錄》：韋偃，京兆人。寓蜀，善畫山水、竹樹、人物，以戲筆點綴鞍馬，千變萬態，曲盡其妙，韓幹之匹也。吳若《杜詩註》：「偃」作「鷗」。《東觀餘論》：韋鷗十馬後，有元和李吉甫題字。少陵有《韋鷗畫馬》詩。

神工妙技帝所收，〔施註〕《文選》曹子建《七啓》：才人妙技，遺風越俗。江都曹、韓逝莫留。〔王註次公曰〕江

都王、曹霸、韓幹三人，皆畫馬之妙，具見於杜詩，繼則有韋偃焉。〔施註〕杜子美《曹將軍畫馬引》：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曹子建詩：羲和逝不留。人間畫馬惟韋侯，當年爲誰掃驂騑。至今霜蹄踏長楸，〔施註〕杜子美《韋偃畫馬歌》：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秃筆掃驂騑，歛見騏驎出東壁。一匹斃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查註〕曹子建詩：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文選註》：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圉人困卧沙墮頭。〔王註〕《周禮·夏官》：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沙苑茫茫蒺藜秋，〔查註〕《水經注》：洛水東逕沙阜北。《元和郡縣志》：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其地宜六畜，置沙苑監。《唐六典》：沙苑監，掌牧隴右牛馬。《太平寰宇記》：沙苑古城，在朝邑縣，南從馮翊縣東界，沿洛水南岸入朝邑界南，至渭水城，廣四十八里。《太平寰宇記》：白蒺藜，產同州沙苑。風駿〔四〕霧鬣寒颼颼。龍種尚與駑駘遊，〔施註〕杜子美《李鄠縣胡馬行》：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長稽短豆豈我羞。八鑾六轡非馬謀，〔施註〕《毛詩·烝民》：八鸞鏘鏘，我馬維駒，六轡如濡。〔合註〕《周禮·冬官記》：轉人，進則與馬謀。古來西山與東丘。〔王註續曰〕西山，伯夷也。東丘，盜跖也。《莊子·駢拇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皓案〕紀昀曰：語頗道潔，後半純是寓言。

廣州何道士衆妙堂〔四三〕

〔王註甄曰〕先生有記云：眉山道士張簡易教小學，常百人，予從之三年。謫居南海，一日夢至其處。其徒誦《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余曰：「妙一而已，容可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查註〕何道士，名德順，卽崇道大師也。《廣州志》：城西

玄妙觀，卽唐開元觀也。宋大中祥符間，改天慶觀。觀內有衆妙堂。

湛然無觀古真人，〔查註〕《傳燈錄》：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我獨觀此衆妙門。夫物芸芸各歸根，〔王註〕《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衆中〔四〕得一道乃存。道人晨起開東軒，趺坐一醉扶桑噉。〔王註〕《楚辭註》謂：日始出東方，其容噉噉，而盛貌也。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暘谷，上拂於扶桑也。餘光照我玻璃盆〔四〕，倒射窗几清而温。欲收月魄餐日魂〔四〕，我自日月誰使吞〔四〕。〔施註〕《黃庭內景經》：出日入月呼吸存。註云：日月者，陰陽之精也，左出右入，身有陰陽之氣，法象天地，出爲呼，入爲吸，呼吸之間，心乃存之。又，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呪曰：日魂珠景，照韜綠映，月魄暖芬，艷翳寒婉〔四〕。

和黃秀才鑑空閣〔四九〕

〔查註〕《洪容齋續筆》：余遊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閣枕江流，標曰鑑空，東坡詩牌揭其上，蓋當時臨賦處也。據此，鑑空閣當在廣州。〔註案〕黃秀才，卽黃明達也。餘詳案中。〔案〕總索引本詩「我登鑑空閣」四句，云：此乃使者去後，月上復人，而秀才亦出也，當在十一月初五、六日，卽公發廣州日之夜也。又云：卽以靈峰山石刻論，當爲十月二十五、六日之缺月。又云：秀才，名洞，公有與洞書。

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施註〕柳子厚《禪室》詩：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迹。挂空〔五〕如水鑑，〔施註〕《文選》謝希逸《月賦》：柔祇雪凝，圓靈水鏡。〔查註〕《容齋續筆》：月中空處水影也。寫此山河影。〔王註〕《酉陽雜俎》載佛氏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影也。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五〕。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

〔王註〕《前定錄》：袁孝叔見一老父遺書云：「但受一命，即開一幅。」後每之任，視書無差。後歸闕鄉別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墮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數日卒。其妻閱留書，猶餘半軸，乃開視之，惟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盤照中。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蟆，俗說皆可屏。〔施註〕梁庾肩吾《望月》詩：星流夜人暈，桂長欲侵輪。《史記·龜策傳》：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西陽雜俎》：舊傳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長慶中，有人八月十五夜玩月，光屬於林中如匹帛，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見《後漢·天文志》註。我遊鑑空閣，缺月正淒冷。黃子寒無衣，對月句愈警。〔合註〕司空圖詩：千載幾人搜警句。借君方諸淚，〔王註續曰〕方諸，方鑑也。古者以陽燧取明火於日，以方諸取明水於月。〔施註〕《淮南子》：陽燧見日燭而爲火，方諸見月津而爲水。一沐管城穎。誰言小叢林，〔查註〕《祖庭事苑》：梵語貧婆，此云叢林。《禪林寶訓》：衆僧所止之處。草不亂生曰叢，木不亂長曰林，言其內有規矩法度也。案，叢林即《容齋續筆》所云崇福寺也。清絕冠五嶺。〔查註〕《水經注》：湘水過零陵縣東，嶠水南出越城之嶠，即五嶺之西嶺也。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又西黃水注之，水出縣西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鍾水出桂陽南平縣部山，即部龍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馮水出臨賀郡馮乘縣，又合萌渚之水，水出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濛水東至曲江縣，西南與連水合，出南康縣涼熱山、連溪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猗覺寮雜記》：五嶺說多不同。《後漢·吳祐、劉表傳》註：西自衡山之南，東至於海，一山之限，標名有五。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衆說不同，錄以備考。〔誥案〕紀昀曰：空靈超妙，不減前藤州江上作。

題靈峰寺壁〔三〕

【誥案】靈峰山距金利山二十里，一小海子也。山當其中。其地乃三水下流，故於附近設三江司。又潮汐之所入，洪波浩渺，環繞四匝，頗稱雄觀。山有望氣樓，以郭璞得名，自公題此詩後，人因建妙高臺其上，勒石臺中，遂以靈峰爲小金山。每當落日之際，遙林遠岫，鬱然深黑，而海水變赤，滔滔滾滾，與雲霞激射，流金四散，炫耀奪目，宛若洋工油繪，最爲絕勝，因名金山落照，乃羊城八景之一也。三十年前，誥嘗於此觀落日，登臺訪遺墨，和公詩數章。其後弭櫂山下，與山翁野衲游憩寺中，或張琴而絃，醺酒爲笑，蓋不知凡幾度矣。近有寺僧過韻山堂，言山下忽亘一沙，直達彼岸。夏則四面皆海，而冬則一面爲陸，游人已能陸行至山。久則漲益高闊，將有田疇林阜之變，謀刻去之，而功用不逮，欲求方畧。因曉之曰：「浮丘山舊在海中，今何以四面皆居民闡闡？從古陵谷變易，天實爲之，殆未可以人力勝也。王遠自云海中行復揚塵，僅以付之一慨，吾與若既已見之，姑爲遠也可矣。」特載於此，以爲靈峰事實。

靈峰山上〔三〕寶陀寺〔四〕，〔查註〕《廣州志》：靈峰山，一名靈洲山，在城西六十五里，鬱水出其下。《唐志》謂南海名山靈洲，名川鬱水，以此。其上有寶陀院，妙高臺，以院中有寶陀佛，故名焉。〔翁方綱註〕「寺」，石刻作「院」，石刻在本寺中，今存者，元泰定二年重刻也，後題元符三年十月。白髮東坡又到來。前世德雲今我是，〔誥案〕此句公用題金山舊事，故下云「依稀猶記」，蓋以靈峰比金山也。「今我是」者，謂前世有德雲，而今我亦復如是，此「前世」作前古解，不作前身解，無論德雲非靈峰僧，并非金山僧也。乃查註據《名勝志》「公泊舟於此，夢前身爲德雲和尚」，而反以王註爲非；合註又謂《寓惠集》德雲乃寶陀院示寂僧。皆可笑。今寺僧於祖龕中，首列德雲，而大書其上曰：本寺堂上開山德雲老和尚之位。日則香之，臘則祭之，供奉如其平日。嘗令亟去之。僧曰：亦嘗有人言，此且明知其誤，但歷來奉祀，已

數百載，游人時有訪德雲師事迹，瞻顧而作禮者，姑聽之以徇流俗。」是亦查註之見解也。依稀猶記妙高臺。「王註次公曰」德雲比丘，居勝樂國妙峰山之上，事見《華嚴經》。今南都有妙峰亭，而子由詩云「我登妙峯亭，欲訪德雲師」，潤州金山有妙高臺，而先生詩曰「中有妙高臺，雲峰自孤起」，又曰「何須尋德雲，卽此比丘是」，則二山之亭與臺所以得名者，皆以其孤峰，遂取勝樂之妙峰名之耳。惟其得妙峰、妙高之名，故二公詩又遂用德雲爲事實耳。【誥案】紀昀曰：後二句，乃詩家掉筆語。有此一註，此詩轉成淺拙。蓋《名勝志》本因此詩而附會，註家又採之以解詩，輾轉葛藤，都無是處。又案，原引《名勝志》，已刪。

何公橋〔五〕

〔查註〕《洪容齋三筆》：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爲橋，每不過數年，輒爲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爲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記，坡作四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後集第八卷。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遊南山，步過橋上，讀詩碑。希賜曰：「真本藏於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時，坡爲賦此詩。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何復來謁。坡曰：「軾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卽命具食，拉公偕往。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並轎而行。既至，坡曰：「正堪作詩。」抵暮送與之。坡公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云云。〔合註〕《一統志》通遠橋，舊名何公橋。鄭俠《西塘集》有《和英州太守何智翁次韻馮仲禮麻江橋詩二首》，當亦指此也。【誥案】此篇本集作《何公橋銘》，故王註不載，施註以題爲《何公橋詩》，非公之

舊也。今刪去詩字。公南遷，不出應酬文字，於外必無作。《何公橋銘》事，查註既引《容齋三筆》，復編南遷道中，尤爲矛盾。今改編於此。餘詳案中。〔案〕總案云：洪說與詩意甚合，其爲北歸作，確無疑。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鵝在河。順水而行，雲馳〔去〕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鯀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合註〕《世說》：和嶠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舞於盤渦，

〔合註〕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冰折雷解。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查註〕《玉

篇》、《廣韻》，救字皆去聲，無叶平韻者。今與州字叶，不知何據。〔合註〕《詩·谷風篇》，救與求同韻。周武王《盤銘》，亦與游同韻。《甕牖閑評》引《毛詩》及武王《盤銘》，與余說同。又云：詩「救」字，可音居尤切。《淮南子》：自其異者視之，肝

膽胡越。允毅何公，甚勇於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合註〕韓退之《越裳操》：其艱其勤。將作復

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

虹，隱爲金隄。〔合註〕司馬相如《子虛賦》：嬰嫋勃窣而上乎金隄。直欄橫檻，百賈所栖。我來與公，同

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合註〕韓退之詩：爭觀雲填道。《後漢書·班超傳》：超還至于賓，王侯以下皆

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互抱超馬脚，不得行。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

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於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次韻鄭介夫二首

〔施註〕鄭介夫名俠，福清人。少爲王安石所知，秉政，問以所聞。介夫曰：「青苗、免役、保甲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安石不答。以書言之，不聽，而數使其子雱與其客論，意欲用之。介夫曰：「果欲援俠而成，取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是時，自熙寧六年秋七月不雨，至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介夫時監京師安上門，父年老，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之，誓不以生死爲恨。乃以東北流民扶攜塞道口，繪所見爲圖，上之，且曰：「願取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今臺諫默默充位，左右輔弼，貪猥近利。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翼日，命體放免行錢，察市易，發常平，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離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凡十有八事，下詔責躬，民間歡呼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霑洽，輔臣入賀。帝示以所進圖狀，且責之，安石上章求去。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美政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相與環泣於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介夫復上書指切惠卿，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又追還對獄，惠卿欲置之大辟。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哲宗立，蘇子由爲諫官，爲言介夫流放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士爲之涕泣。由是始得歸。東坡與孫覺又表言其畧曰：「今朝廷復舊官，而俠終不赴吏部，考其終始出處之大節，合於古之君子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義，若不少加優異，則恐其

浩然江湖，往而不返。」乃以爲泉州教授。元符初，再竄於英。徽宗立，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布衣糲食，屏處田野，一言一話，未嘗忘君。宣和初卒，年七十九。紹興初，贈朝奉郎，官其孫。東坡南遷，始識介夫，北歸至英，介夫在焉，和其二詩。嘉定六年賜諡曰介〔五〕。〔合註〕《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四月，鄭俠上《流民圖》，詔劾俠擅發馬遞之罪。六月，又上書，請罷王安石。又請黜呂惠卿，用馮京爲相。惠卿大怒白上，勒停編管汀州。俠既竄汀，人多憐之，或資其行。惠卿欲藉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白上曰：「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御史張琥劾奏京，詔舒亶乘驛追俠於陳州，索其橐中文字，又掠治捕送獄。僧曉容善相，出入京家，亟收繫考驗，取京門歷閱視，無俠名，獄久不決。俠素與安國同非新法，俠上書，安國索其草，俠不與。俠詣登聞檢院，丁諷延與坐啜茶，稱獎之，其逐也，王克臣遺以白金三十兩，於是臺司鞠諷等。安國初不承，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今乃效小人詆譏邪？」安國卽承。獄既具，罷京政事，俠改英州，諷等皆得罪，曉容勒歸本貫。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先註舊官與合人差遣。元符元年九月，以看詳訴理所言，追毀出身已來文字，除名勒停，依舊英州編管，永不量移。〔查註〕鄭介夫原作詩云：聞說天南受賜深，傳方施藥每揮金。看天風格樽前態，妙國胸懷枕上心。草木亦蒙銓品力，山川難載頌歌音。如今收拾知何用，衣被華夷有傅霖。其二：昔向東坡覽古文，長嗟簡策鎖風雲。那知日月歸元首，立見夔龍遇放勳。夷夏生靈真久困，聖賢膏澤有前聞。峴嶺天地期功業，妙畫奇書請暫焚。又劉後村《題坡公贈鄭介夫》詩三首云：玉座見圖歎，纍纍菜色民。如何崔白輩，只寫蔡奴真。其二：向來與相國，投分

自鍾山。不入翹材館，甘爲老抱關。其二：下吏語尤硬，投荒身轉輕。不然玉局老，肯喚作先生。

其一

一落〔天〕泥途迹愈深，〔王註〕《左傳·襄公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趙孟曰：「吾子辱在泥途久矣，武之罪也。」尺薪如桂米如金。〔王註〕《戰國策》：蘇秦謂楚王曰：「楚國之食貴如玉，薪貴如桂。」長庚到曉空陪月，太歲今年合守心。〔王註次公曰〕太歲守心，豐歲之祥也。唐權德輿有頌。《後漢·郎顛傳》：順帝時上書，其三事畧云：《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施註〕引註云：歲星守心爲重華，故年豐也。相與齧氈持漢節，何妨振履出商音。〔翁方綱註〕句兼用《漢書》鄭尚書履聲事。孤雲倦鳥空來往，〔合註〕何焯曰：暗用石燕事。自要閑飛不作霖。〔王註〕「閑飛」以言倦鳥，「不作霖」以言孤雲。〔施註〕《尚書》高宗《說命》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其二

一生憂患萃殘年，心似驚蠶未易眠。海上偶來期汗漫，葦間猶得見延緣〔天〕。良醫自要經三折，老將何妨敗兩甄。〔施註〕《晉·周訪傳》：擊賊率杜曾。使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合註〕此聯言鄭之屢遭挫折也。收取桑榆種梨棗，祝君眉壽似增川。〔王註〕《詩·七月》云：以介眉壽。又《天保》云：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合註〕第二首不同韻，竊疑唱和本皆三首，而各言其一也。

次韻韶守狄大夫見贈二首

〔查註〕《太平寰宇記》：嶺南道韶州，秦屬南海郡，三國吳置始興郡，隋開皇九年，改爲韶州，以州北八十里韶石爲名。《九域志》：廣南東路韶州，南至英州一百九十五里，東北至南安軍三百三十里。狄大夫，名咸。見本集《九成臺銘·叙》中。又後詩中有「誰知南岳老」之句，當是衡州人。

其一

華髮蕭蕭老遂良，〔公自註〕褚河南帖云：即日遂良，須髮盡白。蓋謫長沙時也〔六〇〕。一身萍挂海中央。無錢種菜爲家業，有病安心〔六一〕是藥方。才疎正類孔文舉，〔王註〕《後漢·孔融傳》云：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癡絕還同顧長康。萬里歸來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公自註〕邇英閣，在延和殿西廊下〔六二〕。〔查註〕《東京記》：崇政殿西，有邇英閣。〔合註〕末二句，指哲宗晏駕，故用「泣血」字。先生自元豐八年哲宗即位之十二月入侍延和，至元祐八年九月出知定州，中間除五六兩年不在京師外，前後統計，正七年也。

其二

森森畫戟擁朱輪，坐詠梁公覺有神。〔王註〕援曰：梁公，狄仁傑也。〔李註〕《唐書》：狄仁傑封梁國公，此借用指韶州。白傅閑游空誦句，〔公自註〕事見白樂天《吳郡詩石記》〔六三〕。〔王註〕次公曰：白樂天爲蘇州時，有《句宴詩

刻序云：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於石，傳貽將來，因以余《句宴》一章，亦附於後。誦句則誦其「森戟」、「凝香」之句也。拾遺窮老敢論親。〔公自註〕事見子美《贈狄明府詩》〔六四〕。〔王註〕杜子美《寄狄博濟》詩云：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東海莫懷疏受意，西風幸免庾公塵。爲公過嶺傳新唱，催發寒梅一信春。

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其略曰：「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空〔六五〕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蓋實夢也。昨日又夢伯固手持乳香嬰兒示予，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知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歎不已，故先寄此詩

扁舟震澤定〔六六〕何時，滿眼廬山〔六七〕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王註〕《漢書·蘇武傳》：昭帝卽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視左右而驚，召武官屬隨武還。水香知是曹溪口，〔王註〕次公曰：「此句正以言南華矣。天監元年，有婆羅門智藥者，南游至曹溪口，掬水聞香，云：『此必勝地，可建道場。』故於是有南華寺也。眼淨同看古佛衣。〔王註〕次公曰：《維摩經》云：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故先生屢用此字。如云「水洗禪心俱眼淨」，又云「眼淨不覲登伽女」是也。〔李註〕《傳燈錄》：五祖黃梅弘忍大師，以衣鉢潛付六祖，今衣猶傳寺中。古佛衣，

即指此。〔查註〕劉禹錫《曹溪第二碑》：初，達摩與佛衣俱來，得道傳付，以爲真印。至大鑑置而不傳。《翻譯名義·屈胸》：此云大細布。緝木棉花心織成，其色青黑，即達摩所傳袈裟。〔詰案〕鉢爲前明一僧父委鬼所碎，此衣至今猶存，即如來所傳之衣也。不向南華結香火，〔王註〕白樂天詩：本結菩提香火社，爲嫌煩惱電泡身。此生何處是真依。

追和沈遼贈南華詩〔六〕

〔詰案〕《宋史》：沈遼字叔達，邁之弟。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爲主簿。時方重此官，出則奉使持節，故受知於王安石。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寢拂意，日益見疎。於是坐與其長不相能，罷去。作爲文章，雄奇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唱酬相往來。元豐末卒，年五十四。其至粵踪跡不載。〔查註〕案沈遼所著《雲巢集》中有《贈別子瞻》詩。

善哉彼上人，〔馮註〕《禪宗要覽》：瓶沙王，呼佛弟子爲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了知明鏡臺。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杯〔五〕。〔馮註〕《高僧傳》：晉義熙間，僧慧遠居廬山，與劉遺民等十八賢，同修淨土，中有白蓮池，因號蓮社。〔合註〕《廬阜雜記》：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陶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莞爾〔七〇〕無心雲，胡爲出岫來。一堂安寂滅〔七二〕，〔馮註〕《隋書·經籍志》：涅槃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卒歲肩蒼苔〔七三〕。

曹溪夜觀《傳燈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七三〕}

〔查註〕《釋氏稽古畧》：吳僧道原，集釋迦世尊初祖迦葉以至東土禪宗傳嗣諸祖機緣，爲《景德傳燈錄》三十卷，真宗嘉賞，勅翰林學士楊億等刊正撰序，頒人大藏。〔誥案〕此詩施註原編在遺詩中，查註補編。

山堂^{〔七四〕}夜岑寂，燈下看《傳燈》^{〔七五〕}。不覺燈花落，茶毗^{〔七六〕}一箇僧。〔李註〕《釋典》：天竺第九祖人滅，衆以香油旃檀闍維真體。闍維，卽茶毗，焚燒也。〔合註〕九祖事見《傳燈錄》。又《傳燈錄》：釋迦牟尼人涅槃，諸弟子以香薪競茶毗之。又讚曰：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

次韻韶倅李通直二首

〔誥案〕李通直名公寅，字亮工，乃公麟之弟也。王註、查註作李惟熙，誤。

其一

一篇瀧吏可書紳，〔李註〕韓退之《瀧吏》詩，有云：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瀧吏垂首笑，官何問之愚。瓶大瓶嬰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亂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叩頭謝吏言，始慚今更羞。大指皆嘲憤之詞也。〔誥案〕瀧河，在韶州府樂昌縣，由是赴郴州度嶺，乃入楚孔道也。凡西北巨賈，必經此途，而河淺艱澁難行，舵工刁惡，土豪把關，時有爭鬪截殺之事。蓋此河，利之所聚，故姦民藉此資生者多。此自嶺南通洋之後，其弊已如此矣。公寅判韶瀧河，乃其專轄，此必有別事在，詩乃借用退之事也。莫向長沮

更問津。老去常憂伴新鬼，〔王註〕左傳·文公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歸來且喜是陳人。曾陪令尹蒼髯古，又見郎君白髮新。〔王註次公曰〕令尹，指李倬之父也。郎君，言李倬也。古人於識其父而又識其子，則謂爲郎君，如李義山與令狐綯詩，郎君官貴施行馬。回首天涯一惆悵，却登梅嶺望楓宸。〔王註次公曰〕楓宸，天子之殿廷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芸若充庭，槐楓被宸。〔查註〕史記索隱：豫章三十里，有梅嶺，當古驛道，相傳以梅將軍名。〔越絕書〕：越王子孫姓梅氏，秦併六國，越王踰零陵，往南海，越人梅銷從至臺嶺，家焉。鄉人因謂臺嶺爲梅嶺，又名大庾嶺。〔合註〕說文解字：楓木，漢宮殿中多植之，故稱楓宸。

其二

青山祇在古城隅，〔王註次公曰〕青山，指言舒州之山也。萬里歸來卜築初。會見四山朝鶴駕，〔李註〕一統志：龍眠山，在桐城縣。又，舒州有潛山，左慈修煉處。皖山，天柱山，道書稱司玄洞天。漢武帝嘗登封於此，以代南岳，或卽指此數山也。〔查註〕皖山圖序云：潛山一名皖。伯臺有四峰，曰飛來、石榴、師子、三台，在潛山縣西北二十里。唐明皇送玄洞真人李抱朴謁舒州潛山司命真君祠詩：歸期千載鶴，春至一來朝。更看三李〔七〕跨鯨魚〔七八〕。〔查註〕王明清揮塵三錄：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縉紳間，與伯時、元中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出處相若，其後仕俱不顯。欲從抱朴傳家學，〔查註〕神異錄：明皇勅玄洞先生諫議大夫李抱朴賫御額爲九天司命，塑像於舒州潛山。初至，忽殿後石壁裂，中有泥五色，卽取以竣事。按，明皇又有送玄洞真人李抱朴謁司命真君詩。應怪中郎得異書。待我丹成馭風去，〔王註〕李白詩：待吾還丹成，投迹歸此地。借君瓊珮與霞裾。〔公自註〕

僕昔爲開封幕〔七九〕，先公爲赤令，暇日相與論內外丹，且出其丹示僕。今三十年，而見君曲江，同游南華，宿山水間數日，道舊感歎，且勸我卜居於舒，故詩中皆及之。〔王註〕韓退之詩云：乞君飛霞佩，與我相頡頏。〔李註〕詩·鄭風·有女同車：珮玉瓊裾。

狄韶州煮蔓菁蘆菹羹〔八〇〕

〔李註〕唐本草：萊菹，卽蘆菹也。陶弘景別錄：蘆菹根，可食，葉不中啖。陸佃埤雅：萊菹能制麪毒，是萊牟之所服，故名。案，蔓菁、蘆菹，諸家皆作二物，惟陸璣草木蟲魚疏謂葉是蔓菁，根是蘆菹，則一物矣。〔合註〕埤雅：菘，其紫華者，謂之蘆菹，一名萊菹，所謂溫菘是也。又云：菘菜北種，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無「能制麪毒」句。惟李時珍本草云：陸佃乃言萊菹能制麪毒。〔查註〕詩·釋文草木疏：葍，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困學紀聞：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爾雅·釋草：葵蘆，菹。郭璞註云：菹，宜作菹。孫愐廣韻：秦人名蘿菹。王禎農書：秋曰蘆菹，冬曰土酥。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脚鼎，〔王註次公曰〕支，薦也，乃支牀龜之支。自煮花蔓菁。〔合註〕廣志：蕪菁有紫花者，有白花者。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誰知南岳老，解作東坡羹。〔王註次公曰〕東坡羹，先生自名其羹云耳。先生有造羹之法，且有頌，見集中。〔查註〕本集東坡羹引云：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蘿菹、若葍，揉洗去汁，下菜湯中，人生米爲糝，入少生薑，以油盪覆之其上，炊飯如常法，飯熟，羹亦爛可食。中有蘆菹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醉羶腥〔八一〕。

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八二〕

〔合註〕本集《書馮祖仁父詩後》云：河源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當即指此詩也。〔查註〕《梁溪漫志》：元豐官制，中允贊善，中舍洗馬，並階通直郎。〔誥案〕馮祖仁，時家曲江，查註編此詩英州，乃施註之誤。今改編。

老衍清篇墨未枯，〔王註續曰〕老衍，謂馮衍也。小馮新作語尤姝〔八三〕。呼兒淨洗涵星硯，爲子賡歌墮月湖。〔施註〕《尚書·益稷》：乃賡載歌。聞道牂江空抱珥〔八四〕，〔公自註〕南詔有西珥河，即古牂牁江〔八五〕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之西珥云〔八六〕。〔王註堯祖曰〕事出魯直《滸水遺文》。〔施註〕《漢·西南夷傳》：蜀枸醬，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查註〕《漢書·天文志》：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註云：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凡氣食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年來合浦自還珠。請君多釀蓮花酒，準擬王喬下履舄。

李伯時畫其弟亮工《舊隱宅圖》〔八七〕

〔查註〕《輿地紀勝》：飛霞亭，乃李公寅隱居處，其兄伯時爲作《舊宅圖》。亭在尉署後〔八八〕。

樂天早退今安有，摩詰長閑古亦無。五畝自栽池上竹，十年空看輞川圖。〔王註厚曰〕王維字摩詰。隱居輞川，自畫爲圖。〔子來曰〕《唐書·王維傳》：畫思入神，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別墅有華子岡、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泚、辛夷塢。〔查註〕《國史補》：王維立性高致，得宋之間輞川別業，山水絕勝。《雍錄》：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按《廣川畫跋》：古傳輞水如車縛頭，因以得名。王維自罷官至輞口者十年，此圖想像得之。其後維捨

此地爲浮屠居，今清源寺也。〔合註〕《圖畫見聞志》：王維於清源寺壁，畫《輞川圖》。近聞陶令開三徑，應許揚雄寄一區。【誥案】時公麟以疾告歸，而亮工勸公居龍舒，故有此聯。合前詩公自註以觀，可見李通直卽李亮工也。晚歲與君同活計，如雲鵝鴨散平湖。〔王註〕杜子美《得房公池鵝》詩：房相西亭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

書堂嶼

〔查註〕案舊《志》，書堂嶼有三：一在梧州，一在韶州曲江縣，一在仁化縣，未詳孰是？考《水經》：湘水出零陵始安縣。註云：湘、濰同源，分爲二水，南爲濰水，北則湘川。今詩云「北出湘水百餘步」，當是梧州之書堂嶼矣。〔合註〕《名勝志》：曲江、仁化俱作書堂巖，至梧州之書堂嶼，《志》不載。【誥案】梧州，乃濰江之委也，其地距湘源千餘里，公僅至梧州，焉得有湘水百步之句？曲江，亦名湘江。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編梧州，誤。今改編。

蒼山古木書堂嶼，北出湘水〔八九〕百餘步。誰爲〔九〇〕往來虧世界〔九一〕，至今人指安禪〔九二〕處。

〔馮註〕《釋典》：初禪修五法四禪，離八災患名不動地，是爲安禪。豈無驚蛇〔九三〕與飛鳥，後來那復知其趣。

不知我身今〔九四〕是否，空記名稱在常住〔九五〕。〔馮註〕《楞嚴經》：了然自知，獲本妙心，常住不滅。

卷四十四校勘記

〔一〕手自翻 類本作「不自翻」，疑誤。

〔二〕使君 原作「使臣」。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三〕藤州江上夜起對月贈邵道士 集本、施乙「江上」作「江下」。集本「士」字後有「一首」二字。

〔四〕瘴癘 集本、施乙作「瘴毒」。

〔五〕常邀 類丙作「嘗邀」。

〔六〕小兒 類本作「兒子」。

〔七〕東山 類本作「金山」，查註謂「金」訛。

〔八〕雲山 原作「山雲」。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九〕王註洞天福地記三十六小洞天記第二十都嶠山洞云云 施註無「三十六小洞天記」七字，餘同王註。《二十六小洞天記》或爲《洞天福地記》中之一篇。

〔一〇〕寡欲 集本、施乙作「寡慾」。

〔一一〕赭 查註：一作「賴」，訛。

〔一二〕湛岳 集本、施乙、類本作「岳湛」。

〔一三〕將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 施乙無「二子」二字。按，宋刻《方輿勝覽》卷三十五引此詩「蠻唱與黎歌，餘音猶杳杳」二句，繫於「寒翠亭」條下，謂「東坡留題」。

〔一四〕牧衆釋 原作「收衆釋」。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合註亦作「收衆釋」，疑誤刊。

〔一五〕學醫 查註、合註：「學」一作「藥」。

〔一六〕莫爲 集本、施乙、類本作「莫學」。

〔一七〕氓獠 類本作「蠻獠」。

〔一八〕和孫叔靜兄弟李端叔唱和 集本「唱和」後有「一首」二字。紀校：題有脫誤字。

〔一九〕得小絕錄示謝民師 七集「小絕」作「小詩」，無「謝」字。

〔二〇〕自恨 外集作「似恨」。

〔二一〕復和答之二首 集本無「二首」二字。

〔二二〕夜半 類本作「半夜」。

〔二三〕憂懷 集本、類本作「幽懷」。

〔二四〕沮叟 類本作「沮溺」。

〔二五〕錄呈廣倅蕭大夫 外集無此七字。

〔二六〕昏花 外集作「空花」。

〔二七〕仙錄 外集作「仙籙」。

〔二八〕草露寒 外集作「霜露寒」。

〔二九〕紅菽粟 外集作「綴紅菽」。

〔三〇〕恥充腹 外集作「取充腹」。

〔三一〕何損 外集作「何負」。

〔三二〕采之 外集作「采采」。

〔三三〕秋陽曝 查註、合註：「曝」一作「暴」。

〔三四〕雞壘 外集作「雞蘇」。

〔三五〕跋王進叔所藏畫五首 集本、類本題作「王進叔所藏畫跋尾五首」。施乙「進叔」作「晉叔」。

〔三六〕芍藥 此二字原爲「自是」句下自註。今從集本、施乙、類本，以此二字爲《趙昌四季》之分題，另起一行，移此。以下「躑躅」、「寒菊」、「山茶」三詩，並同。

〔三七〕便知 紀校：「知」字疑「如」字之誤。

〔三八〕路近 類乙、類丁作「客路」。類甲作「客路近」，衍「客」字或「近」字。

〔三九〕樵叟 集甲、施乙作「樵客」。

〔四〇〕趙昌自號劍南樵客 類丙此條註文無註者姓氏，或爲自註。

〔四一〕韋偃牧馬圖 集本「圖」後有「一首」二字。

〔四二〕風駿 類甲、類丙作「風踪」。類乙作「風駿」，疑誤。

〔四三〕廣州何道士衆妙堂 集本、施乙、類本無「廣州何道士」五字。集本「堂」後有「一首」二字。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同底本。

〔四四〕衆中 類甲、類乙作「衆中」，類丙作「妙中」。七集續集作「衆中」；原校：「衆」一作「妙」。

〔四五〕玻璃盆 類甲、類丙作「玻璃杯」。

〔四六〕餐日魂 七集續集作「殮日魂」。

〔四七〕誰使吞 七集續集作「誰吐吞」；原校：「吐」一作「使」。

〔四八〕施註……又上清紫虛吞日月氣法云云 合註引施註作「又上清紫虛天曰○○法咒曰日餽○○月

魄暖」。今據施乙補足。施乙與合註所引施註有出入。

〔四九〕和黃秀才鑑空閣 集本「閣」後有「一首」二字。

〔五〇〕挂空 類甲作「桂空」。查註、合註：「挂」一作「懸」。

〔五一〕與天永 合註：「永」一作「並」。

〔五二〕題靈峰寺壁 集本「壁」後有「一首」二字。此詩石刻搨本，藏北京圖書館，即翁方綱註文所言之石刻。

〔五三〕山上 類本作「山下」。

〔五四〕寶陀寺 石刻搨本「寺」作「院」。

〔五五〕何公橋 《東坡後集》卷八收此詩，題作「何公橋詩」。七集續集卷十三收此詩，題作「何公橋銘」；題下原註：「英州」。

〔五六〕雲馳 集乙、施乙作「雲駛」。

〔五七〕施註鄭介夫名俠云云 此條施註，原有殘缺，查註據《宋史》補註，合註、集成因之。今據施乙校訂，以復原貌。

〔五八〕一落 原作「一路」。各本作「一落」，今從。「路」當為誤刊。

〔五九〕延緣 集本、類本作「寅緣」。類註引《莊子》：「漁父與孔子既言而別，乃刺船而往，寅緣葦間。」

〔六〇〕褚河南帖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類甲無「褚」字，「褚」字處有「□」號。

〔六一〕安心 施乙、類本作「安身」。

〔六二〕邇英閣云云 類本爲厚註注文。

〔六三〕事見白樂天吳郡詩石記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集本、類本無「白」字。集本「記」作「敘」，類本作「序」。

〔六四〕事見子美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六五〕橫空 集本作「橫江」。

〔六六〕定 合註：一作「家」。

〔六七〕廬 合註：一作「盧」，訛。

〔六八〕追和沈遼贈南華詩 此詩不見《東坡後集》、施乙、類本；見七集續集、外集。七集續集「遼」後有「項」（又類「頃」字）字。外集「華」後有「老」字，「詩」作「韻」。

〔六九〕遠公杯 七集續集作「遠公材」。

〔七〇〕莞爾 外集作「莞彼」。

〔七一〕安寂滅 外集作「人寂滅」。

〔七二〕卒歲局蒼苔 外集作「終歲局蒼苔」；「局」，疑誤。

〔七三〕曹溪夜觀傳燈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外集題作「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偶燒一僧字，戲作」。施乙「落」作「燒」，「口」作「戲」。

〔七四〕山堂 外集作「曹溪」。

〔七五〕看傳燈 外集作「讀傳燈」。

〔七六〕茶毗 查註、合註：一作「闍維」。

〔七七〕三李 七集作「二李」。

〔七八〕跨鯨魚 集本、施乙作「控鯨魚」。

〔七九〕僕昔爲開封幕 施乙作「昔爲開封幕時」。

〔八〇〕狄韶州煮菁蘆煎羹 集本「羹」後有「一首」二字。

〔八一〕醉羶腥 原作「嗜羶腥」。今從集本、施乙。

〔八二〕題馮通直明月湖詩後 集本、七集「後」有「一首」二字。

〔八三〕小馮新作語尤姝 「姝」原作「殊」，今從集本、施乙、類本。合註謂「姝」訛。按，姝，姝麗，用以贊小馮之詩，遣辭新穎。詩貴形象，若「殊」，則無此意境。

〔八四〕抱珥 集乙作「珥珥」。

〔八五〕牂牁江 原作「牂牁江」。卷三十九[△]連雨江漲二首[△]其一作「牂牁江」，「牂牁」、「牂牁」，通。今統一作「牂牁」。又本篇「牂江」之「牂」，亦改「牂」。

〔八六〕故名之西珥云 施乙作「故名西珥」。

〔八七〕李伯時畫其弟亮工舊隱宅圖 集本、施乙、類本「亮工」作「亮功」。集乙無「隱」字。施乙無「宅」字。集本「圖」後有「一首」二字。

〔八八〕輿地紀勝云云 查註引文，與原著有出入。原著（卷四十五）云：「飛霞亭，在舒城，乃李公寅隱居之所。蘇公軾曾爲賦詩，相傳軾爲之揭名。今在尉廳。」

〔八九〕湘水 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書堂嶼》此北還至韶州所作。《方輿紀要》：書堂巖，在韶州府東南二十里，巖洞豁然，泉清而潔，爲張九齡讀書處。詩中『湘水』，當是『瀘水』之誤。」按，詩中內容，與張九齡無涉，沈說似未確。七集、外集作「湘川」。

〔九〇〕誰爲 外集作「誰云」。

〔九一〕虧世界 外集作「傾世界」。

〔九二〕安禪 外集作「安期」。

〔九三〕驚蛇 外集作「煩花」。

〔九四〕身今 外集作「今身」。

〔九五〕在常住 七集作「作常住」。

蘇軾詩集卷四十五

古今體詩四十八首

【誥案】起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正月度嶺至虔州，四月抵當塗，五月自金陵過儀真，六月歸毘陵，請老，以本官致仕，止七月作。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爲此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爲他時語錄中第一問〔二〕

〔翁方綱註〕宋廬陵曾達臣敏行《獨醒雜誌》：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折杠，求竹於龍光寺。僧惠兩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令往南華，招請未至，公遂留詩以寄之。【誥案】此題此詩，本集載在偈類，不以詩論也。王、施註並載入詩，題曰《贈龍光長老》，查註始改用原題，合註仍之，今如其舊者，用以誌度嶺踪跡耳。龍光寺，當在南安軍嶺下，故求竹作肩輿，又曰，持歸嶺北也。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三」一滴曹溪水，「王註次公曰」此詩因竹以寓禪也。【詰案】
珪首座將自南華至此開堂，故句用曹溪，述其淵源，非公此時尚在韶州也。王本次公誤註，已刪。漲起西江十八灘。
「王註次公曰」虔州西江有十八灘。「查註」《輿地紀勝》：貢水，東江也。章水，西江也，會於豫水而爲豫章水「三」。

贈嶺上老人

「合註」《宋詩紀事》引《娛書堂詩話》，題作《大庾嶺村居題壁》。「查註」《樂城集·子瞻贈嶺上
老人次韻代老人答》詩云：嶺頭盧老一爐灰，長短根莖各自栽。輕賤已消先世業，知君海上去
仍回。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翁方綱註」《獨醒雜
志》：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爲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瞻歟？」曰：「是也。」乃前
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合抱」作「夾道」。

贈嶺上梅

梅花開盡百花「四」開，過盡行人君不來。「王註」盧仝詩：鶯花爛漫君不來，及至君來花已老。不趁青梅
嘗煮酒，要看細雨熟黃梅。

余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前韻「五」

〔王註〕即前過大庾嶺詩。〔查註〕按《志》：大庾嶺之支曰南源，飛泉百丈，下有龍湫潭，深不可測。有寺曰雲封，唐名梅山院，俗名掛角寺。有六祖大鑑禪師塔，左有卓錫泉，疑即龍泉也。〔誥案〕掛角寺在嶺巔石峯南口，即張九齡開闢通道處也。其山一旁，適有缺處，即掛角寺踞其上，亦甚湫隘，無他處可更建寺也。龍泉寺鐘，即掛角寺鐘無疑，龍泉即錫杖泉，似當日猶存也。此乃絕名勝處。無論公當留攬少息，即篙工自嶺北竭蹶而上者數里，必一氣奔過石峯，至掛角寺之下歇脚，游人又當歷數十級登寺，公捨此亦無處題舊詩也。偶憶查初白詩云：梅花笛裏三關戍，錫杖泉邊六祖孟；朱彝尊竹垞詩云：自來北至無鴻雁，從此南飛有鷓鴣；杭世駿葦浦詩云：衰草亂侵蕭勃壘，陣雲遙墮尉佗宮。皆過此所題，如聞鄉音也。其人才質情性淺深，並如其詩，附記於此。

秋風〔六〕卷黃落，〔王註〕《月令》：季冬之月，草木黃落。漢武帝《秋風詞》：草木黃落兮雁南歸。朝雨洗綠淨〔七〕。〔王註〕韓退之詩：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人貪歸路好，節近中原正。下嶺〔八〕獨徐行，艱險〔九〕未敢忘。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王註〕《漢書》：叔孫通爲博士，說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云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次公曰〕此言建中靖國之初，當新天子即位，必定新禮儀也。〔李註〕按陸游序云：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末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而語緩。

過嶺二首〔一〇〕

其一

暫著南冠〔二〕不到頭，〔王註〕柳子厚《六字》詩云：一生判却歸休，爲著南冠到頭。却隨北雁與歸休。平生不作兔三窟，〔王註〕《戰國策》：馮諼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古何殊貉一丘。〔王註〕《前漢書》：楊惲曰：秦時但任小臣，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當日無人送臨賀，〔王註〕次公曰《唐書》：楊憑貶臨賀尉，姻友無往候者，獨徐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爲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於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至今有廟祀潮州。〔王註〕次公曰《韓退之責潮州》，潮人爲之立廟，先生嘗爲作記也。劍關西望七千里，〔查註〕《元和郡縣志》：小劍故城，在利州益昌縣西南五十一里，去大劍戍四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閣道。自縣西南踰小山，人大劍口，卽秦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所由路也，亦謂之石牛道。乘興真爲玉局游。〔王註〕按《天師二十四化記》：玉局在益州城南門西回百步。漢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天師與老君自鶴鳴山來息此化時，地上忽湧出玉局玉牀，方廣一丈，老君升座，重述道要，却自升天，玉局陷入地中，因成洞宮，其徑莫窮。〔查註〕《雲笈七籤》云：成都玉局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天師以爲玉局上應鬼宿，不宜開穴通氣，將不利分野，乃刻石閉之。《太平寰宇記》云：玉局壇，在成都城南柳堤玉局觀內，張道陵得道之地，其一也。

其二

七年來往我何堪，〔王註〕《年譜》：公以紹聖元年，自定州貶惠州，凡四年，再貶儋耳，明年改元元符，至三年，乃量移廉州，凡七年。又試曹溪一勺甘。夢裏似曾遷海外，醉中不覺到江南。〔王註次公曰〕江南，則虔州也。〔詰案〕真乃吉祥文字。波生濯足鳴空澗，霧繞征衣滴翠嵐。誰遣山雞忽驚起〔二二〕，半巖花雨落毵毵。〔詰案〕紀昀曰：此言機心已盡不必相猜之意，非寫景也。〔查註〕李端叔《姑溪集》：次韻東坡還自嶺南詩云：憑陵歲月固難堪，食藥多來味却甘。時雨纔聞遍中外，卧龍相繼起東南。天邊鶴駕瞻仙袂，雲裏詩箋帶海嵐。重見門生應不識，雪髯霜鬢兩毵毵。《樂城集》：和子瞻過嶺詩云：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令終返北，無心自笑欲巢南。蠻音慣習疑僞語，脾病繁纏帶嶺嵐。手挹祖師清淨水，不嫌白髮照毵毵。

留題顯聖寺〔二二〕

〔查註〕《名勝志》：浮石去南安府南康縣西三十里，形如覆鐘，水環其外，爲上游勝概，有唐顯聖院。宋建中靖國辛巳，子瞻檣舟訪元師，題院壁詩云云。《南安志》以爲南唐保大中建。

渺渺疎林集晚鴉〔二四〕，孤村烟火〔二五〕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王註〕《首楞嚴經》：阿難白佛言，世尊此寶疊華緝績成巾，雖本一體，如我思惟如來一綰得一結名，若百結成，終名百結。〔若拙曰〕江南人謂丁香爲百結。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二六〕閑試〔二七〕雨前茶。〔查註〕《名勝志》：焦溪在南康縣西三十里，源出鍋坑，至浮石，人章水。《學林新編》：火前謂寒食前，雨前謂穀雨前。祇疑〔二八〕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二九〕繞白沙〔三〇〕。

予初謫嶺南，過田氏水閣，東南一峰，豐下銳上，俚人謂之「三雞籠山」，予更名獨秀峰。今復過之，戲留一絕

〔查註〕《南安志》：南康縣治東七十步，有蘇步坊，蘇子瞻南遷經此，過田如鼇六經堂留題，因名。坊側有井深而冽，石底如盤，九竅，泉自中湧出。《志》又云：獨秀峰，在縣東南二十五里，俗名雞籠山，下有龍湫。

倚天巉絕玉浮圖〔三〕，〔王註次公曰〕李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青冥皖公山，巉絕可人意。浮屠，佛之名，而浮圖，佛氏言塔也。今先生之詩，以山比塔，當是「浮圖」字。〔李註〕韓退之詩：倚天更覺青巉巖。肯與彭郎作小姑。〔王註續曰〕《摭遺》：江南有兩山，孤迥出於江中，古傳爲二孤山。後人譌之，卽以大者爲大姑，小者爲小姑，立祠，卽以婦人之名配之。洞庭之下，有洲，風濤激之，則隱隱有聲，古傳爲猛浪磯，後之譌者，則曰彭郎磯，又以爲小姑之婿也。〔潘曰〕《同安志》：小姑山在宿松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又江州有彭浪磯，語轉爲彭郎磯，遂有小姑嫁彭郎之語。獨秀江南知有意，要三三別四三壺〔三〕。〔王註厚曰〕《左傳》：定公四年：自小別至於大別。註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也。〔李註〕《一統志》：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小別山在漢川。王子年《拾遺記》：三壺，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製，猶華山之似削成。《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圓嶠，三曰方壺。〔查註〕《燕丹子》云：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伯。《困學紀聞》云：四三墳，六五典，三二曜，六五緯。先生此詩，結句正同此解。

鬱孤臺〔三〕

〔公自註〕再過虔州，和前韻〔三〕。

吾生如寄耳，嶺海〔三〕亦閑游。贛石三百里，〔王註〕孟浩然詩：贛石三百里，沿洄千嶂間。〔國史補〕：蜀之三峽，南康之贛石，皆險絕之所。〔查註〕《虔州志》：贛州水在府城北，章貢二水會處，北流至萬安縣，其間有九灘，若上水之信豐、寧都，石磧尤險，故俗稱上下三百里贛石。寒江尺五流。楚山微有霰，〔王註次公曰〕《詩·小雅·頍弁》：先集維霰。蓋雪之微者耳。越瘴〔三〕久無秋。〔合註〕詩言天暖無涼秋氣候也，非有秋也。望斷橫雲嶠〔三〕，〔合註〕《爾雅》：山銳而高曰嶠。魂飛咤雪洲。〔王註次公曰〕橫雲嶠以言五嶺，咤雪洲以言瓊崖、儋、萬四州也。《漢書·賈捐之傳》云：儋耳、珠崖，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南越地炎瘴而無雪，有雪則以爲希咤也。曉鐘時出寺，暮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王註〕《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甘作賈胡留。祇有貂裘在，〔王註〕《史記》：蘇秦衣敝黑貂裘，出遊數歲，大困而歸。猶堪買釣舟。〔王註次公曰〕杜牧詩：終南山下拋泉洞，陽羨溪中買釣船。

虔守霍大夫、監郡許朝奉見和，復次前韻〔三〕

〔查註〕《虔州志》：霍漢英字子侔。紹聖間知虔州。〔合註〕《清波雜誌》云：淮西憲臣霍漢英奏：乞應天下蘇軾所撰碑刻，並一例除毀。詔從之。時崇寧三年也。據此，似漢英由淮西移虔，見先生赦歸，復和詩修好。真不足取矣。【誥案】崇寧二年，公下世已四年矣，合註凡似此誤駁查註

及自爲誤解者不乏，王註舛謬本集事實，尤不可勝計，誥爲刪去，不皆註明，特偶存一二條，以見非妄刪也。

大邦安靜治，小院得閑游。 賴水雨已漲，廉泉春未流。 同烹貢茗雪，一洗瘴茅秋。 秋思生尊鱠〔三〇〕，寒衣待橘洲。揚雄未有宅，〔誥案〕公是時方擬卜居龍舒，而子由又相約歸穎，正飄泊未定時也。王粲且登樓。老景〔三一〕無多日，歸心夢幾州。敢因逃酒去，〔王註〕《漢書》：劉章爲高后行酒，諸呂一人亡酒。端爲和詩留。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

贈虔州術士謝晉臣〔三二〕

屬國新從海外歸，君平且莫下簾帷。 前生恐是盧行者，〔查註〕《高僧傳》：慧能姓盧氏。往韶陽，遇劉志畧。劉有姑，恒讀《涅槃經》，能聽之，卽爲尼辨析中義，尼深歎服，號爲行者。後學過呼韓退之。死後人傳戒定慧，〔王註次公曰〕《傳燈錄》：法海禪師初見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喻。」師云：「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蓋佛氏謂戒生定，定生慧也。生時宿直斗牛箕。〔王註子仁曰〕先生蓋自謂生時與退之相似，蓋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憑君爲算行年看，〔王註次公曰〕杜詩：憑君爲算小行年。〔合註〕此張籍《贈任道人》句，非杜詩也。便數生時到死時。〔查註〕案此詩五六聯，分承三四兩句，末一句又總結五六，章法道緊。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三三〕

〔查註〕《輿地紀勝》：景德寺，劉宋建，舊名安天寺，在虔州州治東南隅。地勢夷曠，瞰覽城南山水。梵宇壯麗，以間計者二千六百，佛像萬餘。黃山谷詩：城東寶坊金碧重。卽此也。

卓然精明念不起，〔王註〕《楞嚴經》曰：妙精明心。又曰：精明靜妙。〔合註〕《漢書·刑法志》：上聖卓然。兀然灰槁照不滅。〔查註〕按，卓然精明而念不起，兀然灰槁而照不滅，二法相反，當融爲一：黃暉道人語也。〔合註〕晉劉伶

《酒德頌》：兀然而醉。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三〕非兩法。〔查註〕《楞嚴經》註：卽寂而照曰妙明，卽照而寂曰明妙，寂則三諦俱寂，明則三諦俱照。妙湛總持不動尊，〔查註〕《楞嚴經》註：妙湛，贊真諦般若德也；總持，贊俗諦解脫德也；不動，贊中諦法身德也。卽三而一，故曰妙湛；卽一而三，故曰總持；非三非一，故曰不動。默然

真人不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話〔三〕要將《周易》論。〔王註次公曰〕蓋聲發則爲語聲，止則爲默，非語者終不默，非默者終不語，此二者本不相對也。諸方人人把雷電，〔王註次公曰〕把雷電，言各擅其權也，禪家謂掣電之機是已。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三語掾。

次韻陽行先〔三六〕

〔公自註〕用鬱孤臺韻〔三七〕。〔查註〕《宋史》：陽孝本字行先，贛州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隱遯二十年，崇寧中舉八行，解褐，以直祕閣歸。

室空〔三六〕惟法喜，心定有天游。摩詰原無病〔三六〕，〔王註〕《維摩經》：維摩詰言，如我此病，非真非有。須洎

不入流。苦嫌尋直枉，坐待寸田秋。雖未麒麟閣，〔王註〕《漢書·蘇武傳》：「甘露二年，單于入朝，帝思股肱之良，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已逃鸚鵡洲。〔王註〕《玉泉子》云：「劉允章怒皮日休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鸚鵡洲在此，即黃祖沉禰衡之所也。』舉席爲之懼，日休兩涕而已。」《李註》《輿地志》：「鸚鵡洲在武昌府城南，即黃祖殺禰衡處。」酒醒風動竹，〔王註〕唐李益詩：「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夢斷月窺樓。衆謂元德秀，〔查註〕《唐書》：「元德秀，字紫芝。母亡，以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焉。』田汝成《志餘》曰：「陽行先平生不娶，東坡直造其室，嘗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其無妻也。」自稱陽道州。〔王註〕《唐書》：「陽城字亢宗，爲道州刺史。」拔葵終相魯，〔王註〕《史記》：「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辟穀會封留。」辟穀會封留。〔王註〕《前漢·張良傳》：「漢封功臣，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願封留足矣。』」良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用舍俱無礙，飄然不繫舟。

乞數珠〔四〕贈南禪湜老

〔查註〕《翻譯名義》：鉢塞莫，或曰阿唎叱迦二合，此云數珠。《木穗子經》云：「當貫木穗子一百八箇，常自隨身志，心稱南無佛陀，達摩僧伽乃過一子，具如彼經。」按，本集有《虔州崇慶院藏經記序》，湜長老創建寺，南禪即崇慶也。考《志》，亦名廉泉院。

從君覓數珠，老境仗消遣。未能〔三〕轉千佛，且從千佛轉。〔王註〕《傳燈錄》：「法達禪師誦《法華經》，及三千部，六祖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查註》《翻譯名義》：轉佛，心中化他之法，度人他心，名轉法輪。儒生推

變化，乾策數大衍。〔王註〕《易·繫辭》：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道士守玄牝，龍虎看舒卷。〔王註〕《金晶論》：夫龍虎者，金木也。金爲虎，木爲龍。虎之異名真鉛，金水也。龍之異名真汞，木火也。我老安能爲，萬劫付一喘。〔李註〕《楞嚴經》：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恒河沙劫，周遍了知，得無疑惑。默坐閱塵界，往來八十反〔四三〕。〔王註次公曰〕釋氏書有大劫、小劫。如饑饉、疾疫、刀兵增減，此皆小劫之異名。統二十增減，爲一住劫，此名中劫。又有成、壞、空劫，皆中劫也。時量各經二十增減，與住劫等。統此成、住、壞、空，計短長之量，經八十增減，名一大劫。〔合註〕《法苑珠林》：一壞、二空、三成、四住，此四時中，各分二十小劫，總爲八十小劫，始爲一大水火劫。區區我所寄，蹙縮蠶在繭。適從海上回，蓬萊又清淺。

再用數珠韻贈湜老〔四四〕

嗣宗雖不言，叔寶猶理遣。〔王註〕《晉書》：衛玠字叔寶。東坡但熟睡，一夕一展轉。南遷昔虞翻，却掃今馮衍。古佛既手提，〔王註〕《傳燈錄》：手提諸佛，直見本來面目，諸方尊宿，無能出其右。諸方皆席卷。〔李註〕《傳燈錄》：百丈禪師侍馬祖，言下省悟。次日，馬祖升座，衆纔集，百丈出卷却席，祖便下座。當年清隱老，〔查註〕本集《崇慶禪院新經藏記》畧云：吾南遷，過虔州，訪廉泉，入崇慶院，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先生又有《湜長老真贊》云：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真清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風動雷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畫清隱，可謁兩睛。〔合註〕先生又有《清隱堂

銘云：已去清隱，而老崇慶。鶴瘦龜不喘〔四〕。〔王註〕白樂天《贈王山人》詩：夜後不聞龜喘息，秋來惟長鶴精神。和我彈丸詩，百發亦百反。耆年日彫喪，但有犢角〔四〕齒。〔合註〕《西京雜記》：長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曰：「齒栗犢反能爾耶。」時來窺方丈，共笑虎毛淺。〔王註〕《爾雅·釋獸篇》：虎竊毛謂之虬貓。註云：竊，淺也。疏云：虎之淺毛者，別名虬貓。又《管子·幼官篇》註云：保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也。〔查註〕《詩·大雅·韓奕》：鞞鞞淺幘。傳：淺，虎皮淺毛也。

和猶子遲贈孫志舉

〔查註〕案，孫立節字介夫。二子，一名勳，字志康；一名勳，字志舉。見《虔州志》。〔合註〕《斜川集》中屢有《次韻孫志康》詩。【誥案】時志舉自感化來見，志康不至，似服官於外也。

軒裳大爐鞮，陶冶一世人。〔王註〕次公曰：軒，車；裳，服也。爐，所以熾火；鞮，所以扇風也。陶，所以埏土爲器；冶，所以鑄金爲器也。〔合註〕陶淵明詩：軒裳逝東崖。從橫〔四〕落模範，〔李註〕《揚子》：師者，人之模範。以木曰模，以竹曰範。誰復甘饑貧。可憐方回癡，初不疑嘉賓。〔王註〕《晉書·郝愷傳》：字方回。子超，字嘉賓。超實黨桓氏，以愷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及超死，愷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悉與愷往反密計。愷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頗念懷祖黠，嗔兒〔四〕與兵姻。〔王註〕《晉書·王述傳》：字懷祖。子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失身墮浩渺，投老無

涯垠。〔王註次公曰〕先生詩意，謂人皆樂富貴，如郗超預桓溫之謀，王坦之從桓溫之婚，皆爲趨富貴耳。而超之父，以癡而後怒其謀，坦之之父，以黠而早不從其請，然其爲惡桓溫一也，奈何二子本意在圖富貴乎！因以自言其不善謀富貴而至於流落耳。回看〔四九〕十年舊，誰似數子真。孫郎表獨立，霜戟交重闐。〔合註〕杜子美《魏將軍歌》詩：五年起家列霜戟。楊炯詩：烽火集重闐。深居不汝覲，豈問親與鄰。連枝皆秀傑，英氣推伯仁。〔李註〕《晉書·周浚傳》：三子顛、嵩、謨，顛別有傳。伯仁，顛字。〔合註〕《斜川集》有《孫志康墓銘》，云：先君知貢舉，志康擢置第六人，廷試，復居第六。先生詩中伯仁，蓋指志康也。〔詰案〕熙寧間，志康已從公於杭矣。我從海外歸，喜及崆峒春。〔王註次公曰〕崆峒，虔州，今贛州也。〔查註〕《虔州志》：崆峒山，在城南六十里，一名空山，章、貢二水夾以北馳，一郡之望也。山麓周回百里。新年得異書，西郭有逸民。〔公自註〕陽行先以《登真隱訣》見借。〔查註〕《舊唐書·經籍志》：《登真隱訣》二十五卷，陶弘景撰。小孫又過我，歡若平生親。清詩五百言，句句皆絕倫。養火雖未伏，要是丹砂銀。〔王註〕案古嵩子《丹砂行伏丹訣》：丹砂五兩，結汞爲砂子，養火七日，爲玉筍，消之爲銀。又《大銅鍊真寶經》曰：將丹砂修鍊伏火後，鼓成白銀，名之爲一返也。將白銀化出砂，令伏火鼓之，乃成黃銀，名之爲二返也。我家六男子，〔王註次公曰〕六男子，謂邁、迨、過、遲、适、遠也。朴學非時新。詩詞各璀璨，老語徒周諄。〔王註〕《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曰：「趙孟年未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願言敦宿好，〔李註〕陶淵明詩：詩書敦宿好。永與竹林均。六子豈可忘，從我屢厄陳。〔王註任曰〕《莊子·讓王篇》：孔子曰：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合註〕《漢書·儒林傳》：畏匡厄陳。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凰覽德輝〔三〕，〔王註〕賈誼《弔屈原文》：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遠引不待遣。〔合註〕馬融《長笛賦》：又象飛鴻，長轡遠引。鷓鴣戀庭宇，〔王註〕《莊子·山木篇》：鳥莫知於鷓鴣。疏云：鷓鴣，燕也。倏忽來千轉。〔合註〕《莊子·田子方篇》：千轉萬變而不窮。那將坐井蛙，〔王註〕《莊子·秋水篇》：培井之蛙，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之樂。而比談天衍。蠹魚著文字，槁死猶遭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王註〕《風俗通》：吳牛望月則喘，彼之苦於日，見月怖，亦喘之矣。《世說》：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劉孝標註云：今之水牛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東坡方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目擊，侍者應足齒。〔王註〕《淮南子》：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至於郢，見楚王。杜子美《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足繭荒山轉愁寂。最後《六蟲篇》，深寄恨語淺。〔合註〕江淹表：彌感深寄。〔查註〕題云《六蟲篇》，而詩中止及五種，豈以鳳凰爲二耶？

明日，南禪和詩不到，故重賦數珠篇以督之，二首

其一

未來不可招，已過那容遣。中間見在〔三〕心，〔王註次公曰〕此亦維摩詰所謂「過去生已滅，未來生未至，現在生無住」之意，而詩語之勢，則《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也。一一風輪轉。〔王註〕

《維摩經》云：是身無作，風力所轉。自從一生二，巧歷莫能衍。〔王註〕《莊子·齊物論篇》：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不如袖手坐，六用都懷卷。風雷〔三〕生警效，萬竅自號喘。詩人思無邪，孟子內自反。大珠分一月，細纆合兩齒。〔王註次公曰〕孟郊詩：亦知同心樂，雙齒抽作杌。此亦兩齒之義也。纍然〔三〕挂禪牀〔三〕，妙用夫豈淺。

其二

朝來取飯化，乃是維摩遣。全鋒雖未露，〔王註〕羅山示衆云：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二。《傳燈錄》：僧問大茅和尚：如何是大茅境？師云：不露鋒。僧云：爲什麼不露鋒？師云：無當者。半藏已曾轉。〔王註次公曰〕有一媪，詣趙州求轉藏經，趙州起繞禪牀。媪曰：何故只轉半藏？於是復繞一匝。說有陋裴頠，〔王註〕《晉書·裴頠傳》：頠深患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談無笑王衍。〔王註〕《晉·王衍傳》：魏正始中，何宴、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看經聊爾耳，遮眼初不卷。三咤故自醒，〔王註〕《尚書·顧命》：三宿三祭三咤。註云：至齒而不飲曰咤。一呬何由喘。〔王註次公曰〕呬，吹也，言一吹之間，未至於喘也。請歸視故櫝，靜夜珠當反。〔李註〕《韓非子》：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買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安居三十年，古衲磨山齒。〔查註〕《翻譯名義》：蟲衣，謂用野蠶絲綿作衣。東天竺有國名烏陀，粳米欲熟，葉變爲蟲，蟲則食米，人取蒸以

爲綿也。持珠尚默坐，豈是功用淺。

用前韻再和霍大夫

文字先生飲，〔公自註〕謂劉執中。〔合註〕宋史：劉彝，字執中，福州人。熙寧初言新法不便，罷知虔州。江山清獻遊。〔王註次公曰〕清獻，趙閱道也。劉、趙二公，皆知虔州。〔查註〕虔州志：趙抃，西安人。嘉祐六年，爲右司諫，極論內侍，出知虔州。按清獻集·章貢臺記畧云：予嘉祐六年夏，以言事出守虔州，始至視事，屬歲穰盜息，英僚嘉賓，間爲遊觀。集中又有虔州卽事、鬱孤臺、章貢臺諸什。典刑傳父老，樽俎繼風流。〔詰案〕此句人霍子侔。度嶺〔王〕逢梅雨，〔王註〕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黃梅雨，霑衣服皆敗。又埤雅云：今江湘二浙，四五月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柱礎皆汗，蒸鬱成雨，謂之梅雨。還家指麥秋。〔王註次公曰〕蔡邕月令章句云：百谷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也。今云「指麥秋」，則言四月末也。〔詰案〕此句兼述霍子侔將去，已於四句安根。自慚鴻雁侶，爭集稻梁洲。〔王註次公曰〕鴻雁事多使。〔稻梁〕祖出戰國策。又廣絕交論：「分雁鶩之稻梁」，而庾信詠雁詩「稻梁俱可戀，飛去復飛還」，故杜子美重簡王明府詩云「君聽鴻雁響，恐致稻梁難」，又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云「君看隨陽雁，各有稻梁謀」也。野闊橫雙練，〔王註次公曰〕雙練，言章貢二水也。謂之練者，取謝玄暉詩也。城堅聳百樓。〔王註〕後漢·公孫瓚傳云：兵法，百樓不攻。行看鳳尾詔，〔王註〕紀聞譚，晉元帝踐祚，凡諸侯箋奏，批之曰言諾，而草書若字之尾如鳳形，故謂之鳳尾詔焉。却下虎頭州。〔王註祖可曰〕松陵集皮、陸詩：君批鳳尾詔，我住虎頭巖。〔查註〕元和郡縣志：晉南康郡，宋南康國，隋改虔州。熊克中興小歷云：紹興二十三年，校書郎

董德元上言，虔州號虎頭城，非佳名也。今天下舉安，獨此郡有小警，意其名有以兆之。既廷臣議，亦謂有虔劉之議，遂改州名賴，因古縣名。按，虎頭州即虔州也。趙清獻《守虔州》詩：虎頭城裏人烟闕，馬祖巖前氣象豪。君意已吳越，我行無去留。歸途應食粥，乞米使君舟。【誥案】王註次公誤以常州爲虎頭州，須溪已正其非，邵註又辨之，至查註復詳載出處。然此數句詩意，始終未明也。蓋是時霍漢英罷虔州，將赴秦和聽後命，似尚有別故，而代者江公著，亦即到虔，特告未下耳。自「行看」句下，皆指此事，意謂當與漢英同發，故結人「使君舟」也。讀者照本案，三復自知。其諸註，分別存刪。

用前韻再和許朝奉

高門元世舊，〔合註〕沈約《彈王源文》：高門降衡。客路晚追遊。清絕聞詩語，疏通豈法流。〔王註續曰〕《前漢·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傳家有衣鉢，〔王註次公曰〕今指言其家傳之學耳。斷獄盡春秋。〔王註次公曰〕斷獄，如《漢書》雋不疑斷戾太子事是也。〔子仁曰〕《前漢·五行志》：上使呂步舒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於外，不請。邂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王註〕謝朓詩：芳洲採杜若。〔合註〕姚合詩：尋芳行不困。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王註次公曰〕梁元帝詩云：朝出屠羊縣，夕返仲宣樓。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三句，以第二句對第四句，謂之扇對，蓋出於《白氏金針》云。梅聖俞作《續金針》，引前人詩云：昔時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今此兩聯，即其格矣。〔查註〕胡仔曰：杜少陵《哭鄭少監》詩：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數貴歿潛夫。則前此已有之，不始於白氏矣。恨賦投湘水，悲歌祀柳州。何如五字律，相與一樽留。更約登塵外，〔王註次公曰〕塵外，亭名，虔州勝景也。歸時月滿舟。

〔王註〕《傳燈錄》：慧禪師唱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用前韻再和孫志舉

人衆者勝天，天定亦勝人。鄧通豈不富，〔王註〕《漢書·佞幸傳》：文帝使善相人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郭解安得貧。〔王註〕《漢書·游俠傳》：及徙豪茂陵也，郭解貧，不中訾。吏恐，不敢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驚飛賀廈燕，〔王註〕《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來賀。劉禹錫《哭王僕射》詩：歌堂忽暮哭，賀燕盡驚飛。走散人幕賓。〔王註次公曰〕《晉書》：桓溫懷不軌，郗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卧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人幕之賓矣。」醉眠中山酒，夢結〔毛〕南柯姻。寵辱能幾何，悲歡浩無垠。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王註〕《法華經》言：惟此一事實，餘餘卽非真。灑掃古玉局，香火通帝闈。〔王註次公曰〕先生自言其已得玉局之命也。我室思無邪，我堂德有鄰。〔王註次公曰〕先生蓋取《詩三百》之義以名其齋，取德不孤之義以名其堂。〔誥案〕齋、堂，並在惠州白鶴新居，手書二榜猶存，而德有鄰堂，本集不及其事，惟見此詩中。所至爲鄉里，事賢友其仁。〔王註〕韓退之詩：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仁。之子富經術，蔚如井大春。〔王註〕《後漢書》：井丹字大春。通《五經》。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蜿蟺楚南極，淑氣生此民。〔王註〕韓退之《送廖道士序》：彬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唱高和自寡，非我誰當親。譬彼嶰谷竹，剪裁待伶倫。俗學吁可鄙，紙

繒配芻銀。〔王註次公曰〕以紙爲繒，以芻爲銀，言俗學之無實。〔合註〕疑卽用紙錢意，故下云癡鬼也。聊將調癡鬼，亦復爭華新。願子事篤實，浮言掃謔諄。〔王註次公曰〕謔，音占，病而狂言曰謔，字出《素問》。窮通付造物，得喪理本均。期子如太倉，會當發陳陳。

崔文學甲攜文見過，蕭然有出塵之姿，問之，則孫介夫之甥也。

故復用前韻，賦一篇，示志舉

〔查註〕《虔州志》：孫立節，寧都人。皇祐進士。王安石行新法，欲以爲條例司，立節曰：「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不肯爲是官矣。」蘇文忠作《剛說》遺之。〔誥案〕朱子《剛說跋》謂：寧都主簿鄭載德，得公遺迹於介夫家內。故誥亦以爲寧都人。但《斜川集》孫志康墓誌載世爲虔州感化人，似由感化徙寧都也。〔合註〕崔甲字次之。見《年譜》。

象服盛簪珥，豈是邢夫人。敝衣破冠履，可憐范叔貧。君看崔員外，晚就《五》觀國賓。〔王註〕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當年頗赫赫，翁媪《五》爭爲姻。〔公自註〕見退之《贈崔員外詩》《六》。〔王註〕韓退之《寄崔立之》詩曰：連年收科第，若摘領下髭。又曰：老婦願嫁女，不約論財資。老翁不量分，累月管其兒。〔查註〕崔員外名斯立，字立之。踏蹬阻風水，〔王註次公曰〕言如巨魚欲縱，爲風水所阻，而乃踏蹬焉。杜子美《奉贈韋左丞丈》詩：踏蹬無縱鱗。橫斜挂邊垠。〔王註次公曰〕言如餘星之零落，不當天心，而挂於邊角也。青衫映白髮，今似梅子真。道存百無害，甘守吳市闔。自言總角歲，慈母爲擇鄰。邦人《六》

驚似舅，〔王註〕《宋書》：桓玄聞義軍起，大懼曰：「劉裕一世之雄。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爲無成。」矯矯惡不仁。詩文非他師，〔合註〕《漢書》云：敞傳：更名他師。註云：更以他人爲師。家法乃富春。〔合註〕《三國·吳志》：孫堅世仕吳，家於富春。此以指介夫也。豈非空同秀，〔王註次公曰〕空同，虔州山名。爲國產雋民。挺然齊魯生，近出姬姜親。〔王註次公曰〕齊魯生，依傍叔孫通。《傳》云：齊魯諸生也。〔合註〕《叔孫通傳》：徵魯諸生。無「齊」字。但考《魏牖閑評》引《揚子法言》云：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據此，則作齊魯諸生，亦可。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王註〕《晉書》：劉伶字伯倫。未嘗厝意文翰，爲著《酒德頌》一篇。清詩要鍛煉〔六三〕，乃得鉛中銀。〔王註〕《寶藏論》云：銀有一十七件，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母砂銀、黑鉛銀是。餘皆非。〔李註〕《管子》：上有鉛，下有銀。蘇頌《本草圖經》：銀在鄕中，與銅相雜，土人采得，以鉛再三煎鍊方成。又，鉛銀最難得，今時燒鍊家，每一斤鉛止得一二銖。〔合註〕此用司空圖《詩品》：「猶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溜磷」意也。自我遷嶺外，七見槐火新。〔王註次公曰〕言七見清明也，蓋清明取火於榆槐，而句法則杜甫《秋日荆南述懷》：「九鑽巴嶼火」之意。〔李註〕《周禮》：夏官註：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檀也。著書已絕筆，一默含千諄。蕢〔六三〕桴和葦籥〔六四〕，〔王註〕《禮記·明堂位》：蕢、桴、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查註〕《禮記·禮運》：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疏云：蕢讀爲岫，謂搏土岫爲桴。桴，擊鼓之物也。天節〔六五〕非人均。〔王註次公曰〕天節，自然之樂也。人均，人爲之樂也。字出《樂志》。時時自娛嬉，豈爲俗子陳。〔王註次公曰〕司馬遷書：可與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畫車二首〔六六〕

〔合註〕《蓉塘詩話》：自鎮江以東，有獨輪小車，一人挽於前，一人推於後，謂之羊頭車。書籍未見載此名者，獨張文潛《輪麥行》云：「羊頭車子毛布囊」，始見詩人用之。〔詰案〕此車，今名一把手車，江北所在皆是。至查註所謂串車者，其說支離不類。誥於衡山道中見此車，則上懸布帆，乘風而行，若三楚渡艇然，此又與江北不同也。其來累數十輪，魚貫如列陣，誥詩有「車帆匝地來」句，蓋紀實也。今附載於此，以備考。

其一

何人畫此隻輪車〔空〕，〔王註〕《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秦師於殽，匹馬隻輪無反者。〔查註〕《東京夢華錄》：獨輪車，前後二人把駕，兩旁兩人扶拐，前有驢拽，謂之串車，以不用耳子轉輪也。便是當年敲器圖。〔王註〕《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敲器焉，問守廟者：「此何器？」對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敲，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上易下難須審細，左提右挈免疎虞。〔王註〕《前漢·張耳傳》：廝養卒說燕曰：「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

其二

九衢歌舞頌王明，誰惻寒泉獨自清。〔王註〕《易·井卦》：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註〕先生《易傳》曰：渫，潔也。九三，居得其正，井潔者也。井潔而不食何哉？不中也。不中者，非邑居之所會也。故不食井，未有以不食爲戚者也，凡爲我惻者，皆行道之人耳。故象曰「行惻」，行惻者，明人之惻我而非我之自惻也。

也，是井則非弊漏之甕所容矣。故擇其所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器之潔者乎？器之潔，則王之明者也，器潔王明，則受福者，非獨在我而已。賴有千車能散福〔六八〕，化爲膏雨滿重城。【誥案】此二詩乃畫車運水入城也。

寄題〔六九〕潭州徐氏春暉亭

【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外集補編。

瞳瞳曉日上三竿，客向東風競倚欄〔七〇〕。穿竹鳥聲驚步武，〔合註〕《國語》：不過步武尺寸之間。人簷花影落杯盤。勿嫌步月〔七一〕臨玄圃，〔馮註〕《晉·陸機傳》：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一作縣圃。冷笑乘槎向海灘。勝概直應吟不盡，〔合註〕岑參詩：勝概日相與。憑君寄與畫圖看。

次韻江晦叔〔七二〕二首

〔合註〕晦叔事，見前《送江公著知吉州》題註。【誥案】江公著，時代霍漢英知虔州。已詳案中。

〔案〕總案建中靖國元年二月，有「江公著來爲守，霍漢英赴太和聽命」條。

其一

人老家何在，龍眠雨未驚。酒船回太白，稚子候淵明。〔王註〕援曰：陶淵明《歸去來辭》：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又詩：歸人望燈火，稚子候簷隙。幸與登仙郭，〔王註〕引李、郭同舟事，見前《次韻德麟見懷》詩註。同依坐

嘯成。小樓看月上，劇飲到參橫〔七三〕。〔王註〕杜子美《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詩：「城擁朝來塔，天橫醉後參。」

其二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雲時事〔七四〕改，〔王註厚曰〕《中興間氣集》杜位《哭長孫侍御》詩：「落日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孤月此心明。〔查註〕案《苕溪漁隱叢話》云：「東坡嶺外歸，其詩云『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語意高妙，如參禪悟道之人，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誥案〕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見司馬公之心。〔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又云：「坡公晚年所造深矣。」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七五〕。

次韻江晦叔兼呈器之

〔查註〕《宋史》：劉安世，魏人。少時持論有識，文彥博歎獎其堅正。登第，不就選，從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人相，薦爲祕書正字，擢右正言，進諫議大夫，目曰殿上虎。《東都事畧》：宣仁后問可爲臺諫於呂公著，以安世對，除右正言。紹聖初，落職，知南安軍，三年貶新州。初擢言路，將以親辭，其母曰：「不可以閨門之私辭君命。」及南遷，母怡然曰：「茲事固知如此。」有集二十卷。張子韶《盡言集序》云：「溫公之門多君子，一傳而得劉器之，在諫垣時，專攻王氏黨，扶持正道，亦云切矣。」《邵氏聞見後錄》：器之與東坡，元祐初同朝，至元符末，歸自嶺南，相遇於

道，始交歡。

橫空初不跨鵬鵬，但覺胡牀步步高。〔公自註〕器之言：嘗夢飛，自覺身與所坐牀〔七六〕皆起空中。一枕晝眠春有夢，扁舟夜渡海無濤。〔王註次公曰〕先生渡海北還，以三更發瓊州，晚到遞角場。歸來又見顛茶陸，〔公自註〕往在錢塘，嘗語晦叔：陸羽茶顛，君亦然〔七七〕。多病仍逢止酒陶。〔公自註〕陶淵明有《止酒》詩。器之少時飲量無敵，今不復飲矣〔七八〕。〔王註〕《元城先生語錄》云：某初到南方，有一高僧教某，南方地熱而酒性亦熱，今嶺南烟瘴之地，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某過嶺，即合家斷酒，雖遍歷水土惡弱他人必死之地，某合家十口，皆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無一患瘴者，此其效也。笑說南荒底處所，祇今榕葉下庭臯〔七九〕。〔王註次公曰〕榕葉，廣南多有之。柳惲詩：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誥案〕粵中榕樹，至虔而止，虔以南所在皆是。拱把者，不出十年，可數人合圍，其根上下糾纏，久而固結，或成榕屏，或成榕山，或成榕洞，無不可者。遇他樹，則附爲寄生，久則榕包於外，上及枝極而滅其頂，則本樹死矣。又見羅浮山巨榕，爲墮峰所壓，既倒地矣，則四面根株，即包此峰而上，復成株幹，亦有累包至數峰者，並無一定也。此物至賤，但自虔以下，即不能生，此又不可解也。

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城南鐘鼓鬪清新，端爲投荒洗瘴塵。〔查註〕《宋史·劉器之傳》：章惇用事，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總是鏡空堂上客，〔王註次公曰〕或云鏡空堂，張安道之堂也。但先生有《和聰上人》詩：一悟鏡空老，始知圓澤賢。誰爲寂照境中人。〔王註〕《楞嚴經》：湛然寂照。紅英掃地風驚曉，〔合註〕沈約《郊居賦》：抽紅英於紫蒂。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王註〕韓退

之杏花詩云：居鄰北郭古寺空，杏花兩株能白紅。明年更發應更好，道人莫忘鄰家翁。

絕句

【詰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從邵本補編，載劉壯輿是是堂詩後，誤。今移編於此。

柴桑春晚思依依，屋角鳴鳩雨欲飛。昨日已收寒食火，吹花風起却添衣。

器之〔八〇〕好談禪，不喜遊山〔八一〕，山中筍出，戲語器之可同參玉版

長老，作此詩〔八二〕

〔王註〕《冷齋夜話》云：先生邀器之食筍，味勝，問：「此何名？」東坡曰：「即玉版師，此老善說法。」器之乃悟其爲戲。坡公大笑，作偈。〔查註〕《茗溪叢話》：東坡嘗與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欣然從之。至廉泉，燒筍而食，器之覺筍味勝，問：「此何名？」曰：「名玉版。此老僧善說法要，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方悟其戲。此詩盡用禪家語形容，可謂善於游戲者也。山谷云：此老於《般若》，橫說豎說，百無剩語，非其筆端有舌乎？

叢林真百丈，〔王註〕《傳燈錄》：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法嗣有橫枝。〔公自註〕玉版，橫枝竹筍也。〔王註次公曰〕禪字謂之法嗣，而禪家旁出，謂之橫枝。《傳燈錄》：黃梅弘忍謂道信師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李註〕《前燕錄》：石季龍使人采藥上華

山，得玉版。先生詩則借以喻筍也。聊憑柏樹子，與問籀龍兒。瓦礫猶能說，〔王註次公曰〕〔莊子·知北遊篇〕：道在瓦礫。又如〔傳燈錄〕：有僧問如何是佛？文殊答云：「牆壁瓦礫亦能說法意則如清煥。」師曰：「佛說，衆生說，大地山河一時說，無有間斷也。」此君那不知。

王子直〔八三〕去歲送子由北歸，往返百舍，今又相逢贛上，戲用舊韻，作詩留別

〔李註〕先生有〔贈王子直秀才〕詩。〔誥案〕王原字子直。公前詩在惠州卷中。

米盡無人典破裘，送行萬里一鄒游。〔王註〕顏魯公〔與蔡明遠帖〕云：聞鄒游與明遠同來，欲至采石，計其不久，亦合及吾於淮泗之間，脫若未到，見之，宜傳此意。解舟又欲攜君去，〔王註〕〔晉書·張翰傳〕：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歸舍聊須與婦謀。聞道年來丹伏火，不愁老去雪蒙頭。剩買山田添鶴口，〔王註次公曰〕以王子直住鶴田山故也。〔子仁曰〕魏野〔閑居即事〕詩：成家書滿室，添口鶴生孫。廟堂新拜富民侯。〔王註〕〔漢書〕：武帝拜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

戲贈虔州慈雲寺鑑老〔八四〕

〔查註〕〔輿地紀勝〕：慈雲寺，在贛州城東南，舊名景德寺〔八五〕。〔冷齋夜話〕：東坡自海外歸，至虔上，以水涸舟不得行。時過慈雲寺浴長老明鑑，魁梧如世所畫慈恩然，叢林以道學與之，坡作

詩戲之。【詰案】此詩施編在遺詩中，查註補編。

居士無塵堪洗沐〔八六〕，「查註」〔傳燈錄〕：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道人有句借宣揚。「合註」王筠〔約法師碑文〕：顯證一乘，宣揚三慧。窗間但見蠅鑽紙，門外惟聞〔八七〕佛放光。

「查註」〔傳燈錄〕：古靈行脚遇百丈開悟，却迴本寺，受業師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靈去垢。靈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聖。」其師回首視之。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遍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挂且逢場。「查註」

〔傳燈錄〕：南泉問陸亘：「十二時中作麼生？」陸曰：「寸絲不挂。」【詰案】此句謂浴於慈雲也。却須重說圓通偈，「馮

註」〔楞嚴偈〕：根選擇圓通，人流成正覺。「查註」〔楞嚴經跋〕：陀婆羅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觸因爲上。千眼〔八八〕熏籠

是法王。「李註」〔釋典〕：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又十六開士於浴室證悟本因，於熏籠焙浴具，得大安樂〔法華經〕、

法王無上尊〔圓覺經〕。註：佛爲萬法之王，又曰空王。

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

食不足〔八九〕

「查註」石刻題云：呂夢得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手不釋卷。室如懸罄，但貯古今書帖而已，作詩以示慈雲老師。「王註」〔潘子真詩話〕：補遺〔呂倚夢得〕：維揚人。少有場屋聲。善屬對，喜收書畫。蹭蹬不偶，老始以恩補虔州瑞金簿，致仕，貧無以歸。年八十餘，惟有一女，嫁賴人，因居焉。與王禹玉有舊，元豐間，餉錢二萬，酒十壺。夢得作啓致謝，隔句中，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爲對，禹玉極歎賞之。其後東坡過虔，以詩遺之云。「查註」承事，其官階也。〔職官分

紀：寄祿文散官承事郎。【誥案】《宋史·職官志》有監承事，不皆承事郎。

揚雄老無子，〔王註次公曰〕揚雄以童烏之死，其後竟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

〔王註續曰〕龐蘊女靈照，父子皆深造禪理。〔查註〕《傳燈錄》：龐居士有女名靈照，常隨製竹漚籬，令繫之，以供朝夕。家

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筥。飢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爲蝸

蛭〔九〇〕聲，〔翁方綱註〕石刻「出爲蝸蜚吟」，刻本作「吟爲蝸蛭聲」，石刻「蜚」字旁加圈，而自註其後曰：蜚當作蝸。石刻

在《姑熟帖》。時有島、可句。〔王註次公曰〕賈島、可明二人之詩，皆清而苦。爲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

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王註〕韓退之《贈盧仝》詩：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

永和清都觀道士〔九二〕，童顏鬢髮〔九三〕，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

求此詩

〔查註〕《泰和志》：距縣東北八十里，有晉置東昌城，隋省入西昌，今之永和鎮，卽其地也。《吉

安志》：萬安縣有三鄉，曰永和、曰誠信、曰龍泉。《廬陵志》：清都觀，在吉州城南十五里儒林鄉

永和鎮。南唐保大間，有石基，號曰西臺。宋興國初，道士蕭德元結茅於臺，賜額西臺觀，治平

中，改今名。蘇軾南歸，嘗游焉，爲書清都臺三字。本集有《清都謝道士真贊》。道士姓謝字子

和。《廬陵志》載宋單暉《游清都觀記》，畧云：永和鎮距城十餘里，有觀曰清都，予愛其寬閑清曠。

詢於主觀道士謝子和，蓋肇於南唐保大間，卜相啓闢，實自子和訖工。

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羈枕〔九三〕未容〔九四〕春夢斷，清都宛在默存中。〔查註〕《列子》：周穆王篇〔九五〕：王執化人之法，騰而上者中天，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既寤，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每逢佳境攜兒去，試問行年〔九六〕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公自註〕予與劉器之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丈餘，頓石三百里〔九七〕，無一見者。至永和，器之解舟先去，予獨游清都，作此詩。

贈詩僧道通

〔查註〕《詩人玉屑》及《石林詩話》皆作惠通。〔合註〕道通、惠通俱失考。【詰案】《周益公題跋》作道通，并云是北歸所作詩。本集無可致疑。

雄豪而妙苦而腴，〔王註〕劉禹錫《答柳子厚書》云：新文吟而繹之，顧其辭甚約，而味齋然以長，端而曼，苦而腴。祇有琴聰與蜜殊。〔公自註〕錢塘僧思聰，總角善琴，後舍琴而學詩，復棄詩而學道。其詩似皎然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詩，敏捷立成，而工妙〔九八〕絕人遠甚〔九九〕。殊辟穀，常啖蜜〔一〇〇〕。語帶烟霞從古少，〔公自註〕李太白云：他人之文，如山無烟霞，春無草木〔一〇一〕。氣含蔬筍到公無〔一〇二〕。〔公自註〕謂無酸餽氣也。〔查註〕《石林詩話》：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趣，往往掇拾摹倣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體，格律尤俗，謂之酸餽氣。子瞻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云：「頗解蔬筍語否？」爲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失笑。香林乍喜聞蒼菊，古井惟愁〔一〇三〕斷轆轤。爲報韓公莫輕許，從今島、可是詩奴。〔王註次公曰〕島，賈島也。初爲浮屠，名無本。可，則可明也。韓退之《贈無本》詩而稱之，故言「莫輕許」。詩奴，則杜牧作《李賀詩集序》所謂「奴僕命騷」

之意。

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一〇四〕

〔王註〕張熙明也。〔合註〕華陽張德遠之父，見《揮塵後錄》。

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王註次公曰〕天祿、石渠，皆漢閣名，乃藏書處也，今卷吞之，則張侯所

藏爲富矣。豈惟鄴侯三萬軸，家有世南行祕書。〔王註〕《國朝雜事》：唐太宗出幸，有司請載書以從。帝曰：

「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談經義。〔合註〕何焯曰：空腹談經，言新學也。

〔語案〕自此流入南宋，皆空腹談經義者，惟元晦稱淹博，然工言理而不工言事，一涉數典，則處處縮手，且紛然錯誤矣。

未許中郎得異書，且共〔一〇五〕揚雄說奇字。〔合註〕何焯曰：說奇字，嗤《字說》也。清江縈山碧玉環，〔王

註〕劉禹錫詩：竹含天籟清商樂，水繞亭臺碧玉環。下有老龍千古閑。知君好事家有酒，化爲老人夜扣

關。留侯之孫書滿腹，〔王註〕杜子美《吾宗》詩：經書滿腹中。玉函寶方何用讀。〔王註〕次公引《酉陽雜俎》

開元中大旱，祈雨，龍化老人，求救於孫思邈事。又，〔次公曰〕或曰：張氏實有逢龍化老人之事，亦借此用之。濠梁空

復五車多，圯上從來一編〔一〇六〕足。

劉壯輿〔一〇七〕長官是是堂

〔查註〕《宋史》：劉義仲字壯輿。父恕卒七年，資治通鑑成，追錄其勞，官義仲郊廟齋郎。政和中，自汝州召爲編修官。至京師，不謁權要。未幾致仕歸廬山，一時公卿賦詩，三世濟美，尤不

易云。晁以道《嵩山集》云：劉壯與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父凝之以來，遺子孫惟圖書也。陳後山《是是堂記》畧云：劉子義仲佐鉅野，架屋以居，名曰是是之亭。其大父凝之，仕不合而去，老於廬山之下。其父道原面數人短長，不避權貴，卒窮以死，而天下歸重焉。今劉之博覽偉辨，刻身苦思，既嗣其世，向善警惡，亦不減其二父云。

閒燕〔一〇八〕言仁義，〔王註〕《國語·齊語》：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漢書·貨殖傳〕：士相與言仁誼於閒燕。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訕，是

是近乎諛。〔王註次公曰〕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此歐陽永叔《非非堂記》也。當爲感麟翁，善惡分錙銖。〔李註〕《感麟翁》二句，指仲尼作《春秋》。抑爲阮嗣宗，臧否兩含糊。〔合註〕《舊唐書·

陸贄傳》：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劉君〔一〇九〕有家學，三世道益孤。陳古以刺今，〔王註厚曰〕《詩·大車》：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紬史行天誅。〔王註次公曰〕紬，音去聲。皎如〔一一〇〕大明鏡，百陋

逢一姝。鶚立時四顧，〔合註〕李太白《贈宣城趙太守悅》詩：鶚立重飛翻。何由擾羣狐。作堂名是是，自說行坦途。〔李註〕韓退之詩：近來自說尋坦途。孜孜稱善〔一一一〕人，不善自遠徂。〔王註〕《左傳·宣公十

六年》：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願君置座右，〔王註〕後漢崔瑗有《座右銘》。此語禹所謨。〔王註次公曰〕意謂劉壯與之以是是名堂，異乎歐陽子之非非，其說乃以游乎坦途不與物齟齬而已。先生於是勉之曰，當學

禹也。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云〔二二〕

〔查註〕晁補之《雞肋集》：元符己卯九月，貶上饒，艤石鍾山寺下。僧言壺中九華奇怪，而正臣不來，余不暇往。庚辰七月，遇赦北歸，至寺下首問之，則爲當塗郭祥正以八十千取去累月矣。然東坡先生將復過此，李氏室中，巖峯森聳，殊形詭觀者尚多，公一題之，皆重於九華矣。〔翁方綱註〕《山谷集》中有《次韻》詩，其序曰：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東坡先生名曰壺中九華，并爲作詩。後八年自海外歸，過湖口，石已爲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爲笑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六日。

江邊陣馬走千峰，〔合註〕唐杜牧之《李賀詩歌集序》：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斷，〔公自註〕劉夢得以九華爲造物一尤物〔二二〕。〔查註〕劉禹錫《九華山歌》：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籍甚乎人間。真形猶在畫圖中。〔公自註〕道藏有《五岳真形圖》〔二四〕。歸來晚歲同元亮，却掃何人伴敬通。賴有銅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瓊瓏。〔公自註〕家有銅盆，貯仇池石，正綠色，有洞穴〔二五〕達背。予又嘗以怪石供佛印師，作《怪石供》一篇。

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二六〕

〔王註子仁曰〕功甫觀先生畫雪雀有感，作詩寄惠州云：平生才力信瑰奇，今在窮荒豈易歸。正

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後先生北歸，又用前韻寄詩云：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却尋雲迹帖天飛。〔查註〕郭功甫，名祥正，當塗人。

其一

早知臭腐卽神奇，海北天南總是歸。〔語案〕公真有此意，非徒見之語言文字也。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卑飛。〔王註次公曰〕蓋先生悔悟自歎之詞。

其二

可憐倦鳥不知時，空羨騎鯨得所歸。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王註〕引徐佐卿化鶴事，見前《白鶴峰新居欲成》詩註。

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二七〕

〔查註〕法芝名曇秀。唱和詩，見揚州、惠州卷中。

春來何處不歸鴻，〔王註次公曰〕建中靖國之初，皆起諸公之廢者，先生又得請歸常州，此詩蓋以興也。非復羸牛踏舊踪。〔王註次公曰〕先生舊有詩與法芝云：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故今云非復如牛也。但願老師心似月〔二八〕，〔王註次公曰〕先生與法芝又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故今再云爾。誰家甕裏不相逢。〔合註〕任註《山谷集》引《高僧傳·醋頭和尚頌》：揭起醋甕見天下，天下元來在甕中，甕中元來有天下。《五燈會元》：遵古禪師曰：

「大悲菩薩裏坐。」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查註〕先生南遷過金陵，有《贈清涼和長老》詩，在三十七卷。

過淮人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污人。但怪雲山不改色，〔王註次公曰〕此以言清涼長老也。杜子美《初月》詩「河漢不改色」，而意則以在多塵之中見之，故可怪也。豈知江月解分身。〔王註次公曰〕《傳燈錄》：僧問龍光和尚：「賓頭盧一身，爲什麼赴四天下供？」師曰：「千江共一月，萬戶盡逢春。」安心有道年顏好〔二九〕，〔合註〕方干詩：風流不合問年顏。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合註〕此則專用達摩葦渡事也。〔語案〕此句言將去金陵至儀真也，公南遷已有《過長蘆三絕》，合註非是。笑看雪浪〔三〇〕滿衣巾。

戲贈孫公素〔三一〕

〔合註〕《侯鯖錄》云：孫公素畏內，衆所共知。嘗求坡公書扇，坡題「披扇當年」一首。公素昔爲程宣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妒悍，故云。毛滂《東堂集·雙石堂記》云：韓魏公客齊安，孫賁公素爲衢州，刷土得二石峰，爲書告福建轉運判官文助安國曰：吾當以雙石名堂，君有篆名，請爲書之。又云：公頃爲陽翟，裕陵召對延和，將以爲御史。公杜門遠權勢，故不果用。又郭功甫《青山集》有《中秋泛月至歷陽訪太守孫公素》詩，中有「昔從赤縣守儀真」之句。是公素爲黃州人，曾任陽翟令，爲衢州、真州、歷陽守。歷陽，今之和州。先生此詩，當是北歸江行時途次所

贈，其爲公素在真州或歷陽，則無可考矣。【誥案】時傅質守真州，或公素在歷陽也。此詩施編在遺詩中，查註從外集編海南，毫無依據，今改編於此，仍俟詳考。

披扇〔二三〕當年〔二三〕笑溫嶠，握刀〔二四〕晚歲戰劉郎。〔王註〕〔三國志〕法正傳：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人，衷心常凜凜。不須戚戚如馮衍，便與〔三五〕時時說李陽。〔李註〕〔世說〕：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才拙而性剛，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爲之小損。

睡起，聞米元章冒熱〔二六〕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子〔二七〕

【誥案】東園在真州，廣約百畝，水木環繞，臺館四匝，可資游曠。蓋真州爲東南水會，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此乃使者施正臣以監軍廢營地改築，事詳歐陽修《東園記》中。公以五月泊舟真州，六月感疾，時猶未歸，而舟中熱甚，因憩息於此園。據《東園記》，則舟楫固可通也。《年譜》、《紀年錄》並云：五月歸常州。查註遂有東園在常州之說，皆謬甚。今考《周必大題跋》云：六月自潤還常州。何遠《春渚紀聞》載錢濟明語：六月自儀真避疾臨江。蓋公乃得疾後又旬餘，始渡江至京口也。翁方綱註引米元章《挽詞》：「季夏相值東園」之題、「六月相逢萬里歸」之詩，與誥改定甚合。《翁方綱註》米元章《寶晉英光集》：蘇東坡《挽詩序》曰：辛巳中秋，聞東坡以七月二十八日畢此世〔二八〕，季夏相值白沙東園云。《李註》《本草別錄》：麥門冬，葉如韭根，似麥而有鬚，凌冬不凋，故又名忍冬。

一枕清風直萬錢，〔合註〕此翻用李太白《襄陽行》詩「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意。又先生《與米元章書》云：「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無人肯買北窗〔二九〕眠。開心暖胃門冬飲，〔合註〕《本草》：麥門冬，主治心腹結氣胃絡脉病。知是東坡手自煎。」

夢中作寄朱行中

〔類本題下原註〕〔三〇〕舊傳先生本敘云：前一日夢作此詩寄朱行中，覺而記之，自不曉所謂，漫寫去，夢中分明用此色紙也。〔查註〕《宋史》：朱服字行中，烏程人。進士甲科。紹聖初，爲中書舍人，謫萊州，再爲廬州，徙廣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吳興備志》載：朱服所著書有《文集》十三卷、《較定六韜》六卷、《孫子》三卷、《司馬法》三卷、《吳子》一卷、《三畧》三卷。其子彧，有《蘋洲可談集》。

舜不作六器，〔王註次公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書·舜典》：修五禮五玉。註：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也。誰知貴瓊璠。〔王註次公曰〕《逸論語》註：一則理勝，一則膚勝。《春秋》書陽虎竊寶玉大弓。解者謂寶玉卽此瓊璠也。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相如起睨柱，頭壁與俱〔三一〕還。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雖微韓宣子，鄙夫亦辭環。〔王註〕《左傳·昭公十六年》：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理以斥之，何饜之有。」宣子私覲於子產，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至今不貪寶，凜然照塵寰。〔王註次公曰〕先生臨終而夢中作此詩，蓋若言其平生所存

之大節，可以意悟。〔查註〕曾端伯《百家詩選》云：東坡《寄朱行中》一篇，北歸時絕筆也。又朱弁《風月堂詩話》云：朱行中知廣州。東坡自海南歸，留廣甚久。坡還嶺北，聞行中在任，士大夫頗以廉潔少之。至毘陵《寄行中》詩「至今不貪寶，凜然昭塵寰」，其愛行中至矣。蓋不欲正言其事，故假夢中作以諷之耳。

答徑山琳長老〔三三〕

〔合註〕自第三十三卷《次韻西湖席上》詩起至此詩止，五註本、七集本皆在《東坡後集》各卷中。
〔王註堯祖曰〕案徑山長老無畏大士維琳，湖之武康人也。其常州《與東坡問疾》詩云：扁舟駕蘭陵，自援舊風日。君家有天人，雄雄維摩詰。我口吞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默相酬，露柱皆笑出。〔合註〕《宋詩紀事》：維琳，武康沈氏子，好學能詩，東坡請住徑山。宣和元年，崇右道教，詔僧爲德士，皆頂冠，師聚徒說偈而逝。毛澤民《東堂集》與琳老倡和詩甚多，卽其人也。【詰案】厲鶚《宋詩紀事》謂東坡倅杭請住徑山，誤。今刪去倅杭二字矣。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王註飛卿曰〕《年譜》：先生生於景祐三年丙子，卒於常州，乃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實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今云三萬日，舉成數耳。一日一千偈，〔王註〕《晉書》：鳩摩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查註〕《晉書》：鳩摩羅什，天竺人。年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電往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王註〕《老子》：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詰案】此二句用《思無邪齋銘》，但以疾字易去病字耳。平生笑羅什，神呪真浪出。〔王註次公曰〕《晉書》：鳩摩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此詩蓋先生示疾時，

琳老以偈與之，而和琳老者也。故用羅什將終時事。〔查註〕《紀年錄》：七月，公疾頗革，徑山老維琳來說偈，答云：平生笑羅什，神呪真浪出。二十八日，公薨，年六十六。葬汝州郊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嵩陽峩眉山。

附米黻所作挽詩五首〔三三〕

【誥案】合註所引翁方綱註米元章《寶晉英光集·蘇東坡挽詩》五首，原載《送麥門冬飲子》題下，今改列於後。

其一

方瞳正碧貌如圭，六月相逢萬里歸。口不談時經噩夢〔二四〕，心常懷蜀俟秋衣。可憐衆熱能偏捨，自是登真限莫違。書到鄉人望還舍，晉陵玄鶴〔二五〕已孤飛。梓路使者薛道祖書來云：鄉人父老，咸望公歸也。

其二

淋漓十幅草兼真，玉立如山老健身。夢裏赤猿真月紀，羅浮嘗見赤猿，後數人夢〔二六〕。輿〔二七〕前白鳳似年辰。將尋賀老船虛返，余約上計回過公。欲近要離烈可親。忍死來還天有意，免稱聖代殺文人。【誥案】一結，如元章大草，可謂力透紙背。

其三

小冠白氎步東園，元是青城欲度仙。六合著名猶似窄，八周禦魅訖〔二二八〕能旋。道如韓子頻離世，文比歐公復並年。我不銜恩畏清議，束芻難致淚潸然。〔詰案〕元章攀附甚殷，公未嘗以片言薦之，此不能無缺望也。然銜恩者，後皆廢黜以死，而元章獨附蔡京以進，公固有其道矣。

其四

平生出處不同塵，末路相知太息頻。力疾來辭如永訣，公別於真閣屋下，日待不來，竊恐真州人俱道〔二二九〕放著天下第一等人，米元章不別而去也。古書跋贊許猶新。公立秋日於其子過書中批云：謝跋在下懷〔二四〇〕。荆州既失〔二四一〕遺老，是年蘇子容、王正仲皆卒矣。〔詰案〕子容乃宰相蘇頌，正仲乃執政王存也。碧落新添幾侍宸〔二四二〕。公簡云：相知三十年，恨知公不盡。余答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二四三〕碧落之遊，異日相見乃知也。今思之，皆訣別之語。若誦《子虛》真異世，酒傭屍佞是何人。

其五

招魂聽我楚人歌，人命由天天奈何。昔感松醪聊墮睫，今看麥飲〔二四四〕發悲哦。見公送麥飲詩。長沙論直終何就，北海傷豪忤更多。曾借南窗逃蘊暑，西山松竹不堪過。南窗，乃余西山書院也〔二四五〕。〔詰案〕五詩皆切當。「韓歐」、「賈孔」二聯，尤確不可易。此元章加意作也。內惟「出處不同」句，謬。當元章墮地之歲，公已登制科，判鳳翔矣，且元章以母故敘官，却與制科較量，出處大可笑也。

卷四十五校勘記

〔一〕東坡居士云云 集本、施乙、類本題作「贈龍光長老」。集本題末有「一首」二字。施乙、類本「東坡居士」云云爲題下註文，其畧異處：施乙「東坡居士」作「舊傳先生」，「爲此山」作「作此山」；類本「東」前有「舊傳先生詩本題云」八字。

〔二〕竹中 施乙作「箇中」。

〔三〕查註輿地紀勝……會於豫水而爲豫章水 「會於豫水而爲豫章水」原作「一名豫章水」，今據《輿地紀勝》卷三十二校改。

〔四〕百花 集本、施乙作「雜花」。

〔五〕余昔過嶺云云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北歸次韻」。

〔六〕秋風 集本、施乙作「春風」。

〔七〕綠淨 七集續集作「淥淨」。

〔八〕下嶺 施乙作「下領」。

〔九〕艱險 集本、類本作「艱嶮」。七集續集作「艱難」；原校：「難」一作「嶮」。

〔一〇〕過嶺二首 此二首之第二首，七集續集重收，爲《過嶺寄子由三首》之第一首。外集亦收此二首之第二首，題作「用過嶺韻寄子由」。

〔一一〕南冠 合註謂一作「黃冠」，訛。

〔一二〕驚起 施乙作「飛起」。施註引劉禹錫《題甘露寺》詩：「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案，據此，「飛」字

似爲誤刊。

〔二二〕留題顯聖寺 集本「寺」後有「一首」二字。施乙題下原註：「石本題云：泊舟顯聖寺下，長老元公求詩，爲留一首。」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焦坑寺」。

〔二四〕晚鴉 查註、合註：「晚」一作「曉」。

〔二五〕烟火 七集續集作「燈火」；原校：「燈」一作「烟」。

〔二六〕焦坑 合註：「坑」一作「溪」。

〔二七〕閑試 七集續集作「聊試」。

〔二八〕祇疑 查註、合註：一作「不如」。

〔二九〕江村 查註、合註：「村」一作「邊」。

〔三〇〕繞白沙 集本、施乙作「繚白沙」。

〔三一〕俚人謂之 「俚人」原作「里人」，今從集本、施乙、類本。集本、類丙無「之」字。

〔三二〕浮圖 集本、施乙、類本作「浮屠」。施註引《釋氏要覽》：浮屠，梵語塔婆，此云高顯；今畧稱塔，亦云浮屠。與「倚天」句下次公註文「浮屠佛之名」云云有異。

〔三三〕要三二別四三壺 集本、施乙「四三」作「四方」。類甲、類乙作「要令人別四方壺」，合註謂訛。類丙作「要令人別四方壺」，「要今」疑爲「要令」之誤。

〔三四〕鬱孤臺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復過虔，再次前韻」。

〔三五〕再過虔州和前韻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

〔三六〕嶺海 類本、七集續集作「嶺外」。

〔三七〕越瘴 何校：「越毒」。

〔三八〕橫雲嶠 施乙原校：「橫」，石本作「行」。

〔三九〕見和復次前韻 集本、類本「和」後有「此詩」二字，施乙無「前」字。

〔四〇〕蓴鱸 施乙作「蓴膾」。

〔三一〕老景 集本、施乙、類本作「老境」。

〔三二〕贈虔州術士謝晉臣 集本、施乙「謝晉臣」作「謝君」。施乙題下原註：「謝君名晉臣。」

〔三三〕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集本「堂」後有「一首」二字。

〔三四〕照寂 集本、施乙作「寂照」。施註引《楞嚴經》云：「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

〔三五〕此話 施乙作「此語」。

〔三六〕次韻陽行先 集本題作「和陽行先一首」。施乙題作「和陽行先用鬱孤臺韻」。

〔三七〕用鬱孤臺韻 施乙無此條自註。

〔三八〕室空 施乙作「空室」。

〔三九〕原無病 集本、施乙、類本作「元無病」。

〔四〇〕雖未麒麟 查註：《虔州志》「雖未」作「未人」。集甲「麒麟」作「騏驎」。

〔四一〕乞數珠 集本「珠」後有「一首」二字。

〔四二〕未能 集本、施乙作「未敢」。

- 〔四三〕八十反 類本作「八十返」。
- 〔四四〕再用數珠韻贈湜老 集本、施乙無「再」字，「老」前有「長」字。
- 〔四五〕鶴瘦龜不喘 類甲作「龜瘦鶴不喘」，疑誤。
- 〔四六〕犢角 類甲、類乙作「獨角」。
- 〔四七〕從橫 集本、施乙作「從衡」。
- 〔四八〕嗔兒 集本、施乙、類本作「瞋兒」。
- 〔四九〕回看 施乙作「回首」。
- 〔五〇〕王註任曰「任」原作「次公」，今從類丙。合註「王註任」作「五註宋」。
- 〔五一〕覽德輝 施乙作「鑒德輝」。
- 〔五二〕見在 施乙作「現在」。類註引《金剛經》作「見在」，施註引《金剛經》作「現在」。「見」、「現」通。
- 〔五三〕風雷 類甲、類乙作「風雲」，疑誤。
- 〔五四〕纍然 類甲、類乙作「累然」。
- 〔五五〕禪牀 原作「禪林」。集本、施乙、類甲、類丙、查註作「禪牀」，今從。合註作「禪林」，不知所本。類乙作「禪庵」。
- 〔五六〕度嶺 集甲、施乙作「渡嶺」。
- 〔五七〕夢結 原作「結夢」。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 〔五八〕晚就 施乙作「晚歲」。

〔五九〕翁媪 集本、施乙作「翁媪」。

〔六〇〕見退之贈崔員外詩 施乙注文引韓退之寄崔立之詩，無「東坡云」字樣。集本「見」前有「事」字。

〔六一〕邦人 集乙作「邗人」。

〔六二〕鍛煉 施乙作「陶鍊」。集甲、類本作「淘鍊」。

〔六三〕蕢 集甲作「塊」。

〔六四〕和葦籥 合註：「和」一作「如」。

〔六五〕天節 類丙作「大節」，疑誤。

〔六六〕畫車二首 集本「車」後有「詩」字。

〔六七〕雙輪車 查註、合註：「雙」一作「騎」。

〔六八〕散福 施乙作「致福」。

〔六九〕寄題 七集無「寄」字。

〔七〇〕競倚欄 七集作「竟倚欄」。查註謂「竟」訛。

〔七一〕步月 外集作「踏月」。

〔七二〕江海叔 集乙「江」作「王」。章校：「鑑」。「江」作「王」。查註謂作「王」訛。施註云：「江海叔，名公著，桐廬人。東坡守杭，賦詩送海叔知吉州。坡以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至虔，寓豐樂禪院。太守乃霍大夫漢英。海之繼來爲守，以二月十九日交事。坡留至春晚，始與劉器之同發。詩云「幸與登仙閣，同依坐嘯成」者，謂器之、海叔也。」作「江」是。

〔七三〕到參橫 類本作「致參橫」。

〔七四〕時事 集本、類本作「世事」。

〔七五〕看橋橫 施乙作「見橋橫」。

〔七六〕所坐牀 「所」字據集本、施乙補。

〔七七〕往在錢塘云云 集本無此條自註。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引《茶錄》云：陸羽嗜茶，時人謂之茶顛。類本有此條自註。

〔七八〕陶淵明有止酒詩器之少時飲量無敵今不復飲矣 集本無此條自註。施乙自註無「陶淵明有止酒詩」二句，「飲量」作「飲酒」。

〔七九〕庭阜 集本、施乙作「亭阜」。類丙作「庭阜」，類丙註文引柳惲詩作「亭阜」。施註引柳子厚《柳州榕葉落》詩：山城雨過落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庭」、「亭」當通。

〔八〇〕器之 類本「器」上有「劉」字。

〔八一〕遊山 類本無「山」字。

〔八二〕作此詩 類本無此三字。

〔八三〕王子直 類本「直」作「立」。邵氏《王註正譌》、查註、合註謂「立」訛。施乙「剩買」句下註云：「以王子直住鶴田山故也，趙彥材以爲先生先自註云爾。」類丙「剩買」句下次公註文作「直」。「立」爲誤刊。

〔八四〕戲贈虔州慈雲寺鑑老 施乙題作「贈虔州慈雲寺鑒老浴」。外集題作「虔州慈雲寺浴罷贈鑒長

老」。類本無「戲」字。七集續集重收此詩，無「戲」字。

〔八五〕查註輿地紀勝慈雲寺云云。《輿地紀勝》未見。查註多處引《輿地紀勝》，或者出入甚大，或者不見原著。《輿地紀勝》晚出，查氏蓋轉引也。

〔八六〕堪洗沐 外集原校：「堪」一作「猶」。

〔八七〕惟聞 施乙作「誰聞」。外集作「時聞」；原校：「聞」一作「惟」。

〔八八〕千眼 類甲作「手眼」。

〔八九〕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 七集續集重收此詩，題作「呂倚夢得承事，借示古今書一軸，作詩代跋尾，倚年八十一」。集乙「承事」作「承奉」。

〔九〇〕蝸蝨 施乙作「蝸蝨」。集本作「蝸蝨」；翁方綱註謂石刻作「蝸蝨」，石刻於「蝨」旁加圈，謂當作「蝨」。按：石刻未足爲據，作「蝨」、「蝨」，誤。參卷十七「蝸蝨」條校記。卷十七《張安道見示近詩》集甲作「蝸蝨」，此作「蝸蝨」，「蝨」爲誤刊。

〔九一〕道士 集本「道」上有「謝」字。

〔九二〕鬢髮 集乙作「鬢髮」。按，《正字通》：「鬢」同「鬚」。「鬢」，誤。

〔九三〕羈枕 原作「敲枕」。今從集本、施乙、類本、查註。合註作「敲枕」，不知何本。

〔九四〕未容 合註：《名勝志》「未」作「暫」。

〔九五〕列子周穆王篇 原作《穆天子傳》，誤，今校改。

〔九六〕行年 集本、施乙作「流年」。

〔九七〕三百里 類甲、類乙作「二百里」。

〔九八〕工妙 集乙作「巧妙」。

〔九九〕遠甚 類丙無此二字。

〔一〇〇〕常啖蜜 施乙「蜜」後有「云」字。

〔一〇一〕李太白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引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郡都督馬公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

〔一〇二〕到公無 施乙作「到君無」。

〔一〇三〕惟愁 原作「惟慚」。今從集本、施乙。

〔一〇四〕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 西樓帖有此詩，題作「熙明張侯永康所居萬卷堂一首」，另行書「眉山蘇軾」，詩後有「□□□示□公并別山中諸道友，軾上」等字。

〔一〇五〕且共 原作「且與」。今從集本、施乙、西樓帖。

〔一〇六〕一編 集本、類甲、類乙、西樓帖作「一篇」。

〔一〇七〕劉壯輿 集乙作「劉壯與」，疑誤。

〔一〇八〕閒燕 集本、施乙、類本作「間燕」。查註、合註作「閒燕」。「王註」引《漢書·貨殖傳》釋「閒燕」。按，師古註：「閒讀曰閑」。又，《漢書·蔡義傳》：「願賜清閒之燕。」師古註：「燕，安息也。閒讀曰閑。」又，《漢書·蕭望之傳》亦有「願賜清閒之宴」語，師古亦註「閒讀曰閑」。又，集甲、施乙無「閒」

字，如卷三十三^{予去杭}……^{閒居}皆作「閒居」，卷三十四^{臂痛}……^{清閒}皆作「清閑」，卷三十四^{葉待制}……^{百年閒}皆作「百年間」。集甲、施乙此處之「閒」、「間」當通。參看卷二十八「閒燕」條。

〔二〇九〕劉君 施乙作「劉郎」。

〔二一〇〕皎如 原作「皎皎」。今從集本、施乙、類本。

〔二一一〕稱善 類丙作「善稱」。

〔二一二〕以自解云 類甲、類乙「云」作「也」。

〔二一三〕劉夢得以九華爲造物一尤物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註文與查註同。類本「造物」作「造化」。

〔二一四〕道藏云云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道士張素卿於青城丈人觀，畫五岳真形。

〔二一五〕洞穴 原作「洞水」。今從集甲、施乙、類本。

〔二一六〕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 集本、施乙、類本無「觀予畫雪雀有感」七字。此詩，七集續集重收，無「郭」字，餘同底本。此詩見施乙卷二十九，刪去誥案「此詩施編不載，查註據邵本補編」一條十三字。

〔二一七〕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此詩，七集續集重收，題作「舉舊詩次今韻呈曇秀」。施乙無「一首」二字。

〔二一八〕心似月 原作「真似月」。今從施乙。施註云：「寒山偈：吾心似秋月。坡舊詩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今蓋申言之也。」

〔二一九〕年顏好 類本作「年顏少」。

〔二二〇〕雪浪 集乙作「雲浪」。

〔二二一〕戲贈孫公素 類本、七集無「贈」字。

〔二二二〕披扇 合註：「披」一作「投」，訛。

〔二二三〕當年 七集作「昔年」。

〔二二四〕握刀 合註：《侯鯖錄》「握」作「挽」。

〔二二五〕便與 施乙作「但與」。合註：《侯鯖錄》「便」作「但」。

〔二二六〕冒熱 集本無此二字。

〔二二七〕飲子 集本「子」後有「一首」二字。

〔二二八〕聞東坡以七月二十八日畢此世 「以」前原有「間」字，今刪去。詳本卷〔二二三〕條校記。

〔二二九〕北窗 七集作「此窗」。

〔二三〇〕類本題下原註 原作「王註十朋曰」。類本此條註文，無註者姓氏。今改。

〔三三一〕與俱 集本、施乙作「相與」。

〔三三二〕答徑山琳長老 類本無「琳」字。

〔三三三〕附米黻所作挽詩五首 此五詩，在《湖北先正遺書》（以下簡稱《遺書》）本《寶晉英光集》卷四。詩

題作「蘇東坡輓詩五首」。詩序爲：「辛巳中秋，聞東坡以七月二十八日畢此世，季夏相值白沙東園，云：『羅浮嘗見赤猿，後數人夢。』」序文與翁方綱註所引略有異。翁註見本卷《睡起……》詩

題下。

〔一三四〕經噩夢 〇遺書〓本作「驚」。

〔一三五〕玄鶴 「玄」原作「弔」，今從〇遺書〓本。

〔一三六〕赤猿云云 〇遺書〓本無此註。

〔一三七〕與 〇遺書〓本作「興」，誤。

〔一三八〕訖 〇遺書〓本作「尚」。

〔一三九〕竊恐真州人俱道 原作「切恐真州人道」。今從〇遺書〓本。

〔一四〇〕下懷 〇遺書〓本不脫「下」字，刪去誥案「原註脫下字」云云一條十四字。

〔一四一〕幾侍宸 「宸」原作「晨」，今從〇遺書〓本。

〔一四二〕帝宸 「宸」原作「晨」。此「晨」字與上條「晨」字，翁方綱謂「疑當作「宸」」。〇遺書〓本作「宸」，今從。

〔一四三〕麥飲 〇遺書〓本作「麥飯」，此句下自註「麥飲」亦同。

〔一四四〕西山書院也 〇遺書〓本無「也」字。

蘇軾詩集卷四十六

帖子詞口號六十五首

【詰案】本集以帖子詞、樂語爲類，而口號又樂語一部內之一種也。查註、合註統作今體詩六十五首，並非，今改爲《帖子詞口號》六十五首。〔翁方綱註〕施願原本第四十卷《翰林帖子》五十四首，則端午在前，春日在後，當是舊本如此。〔合註〕七集本《帖子詞》皆列入《內制集》，春帖子在卷第五，端午帖子在卷八，均係元祐三年，未審施、願本何以端午帖子在前也？【詰案】施註原編第四十卷載《翰林帖子詞》五十四首〔一〕。邵註刪去，查註從全集探出各詞并口號十一首共爲一卷，合註仍之。但內制致語口號，皆教坊詞，後有勾合曲、勾小兒隊、隊名、問小兒隊、小兒致語、勾雜劇、放小兒隊，及勾女童隊、隊名、問女童隊、女童致語、勾雜劇、放女童隊各詞，與致語口號，合爲一部。致語口號者，乃排場之始，敘此日之樂也。口號既畢，而後勾合曲。勾者，勾出之也。既奏勾合曲，而後教坊合樂，樂畢，勾小兒隊。小兒入隊，而後演其隊名，且問其人隊之來意，故小兒又致語。蓋因問以陳此日之頌辭與前之致語，合成章法也。既訖事，始勾雜劇，雜劇出而無所不有，科諱戲謔，寓諷寓諫，皆教坊主之。及終，則放小兒隊，謂放之使還而樂終也。如或勾女童隊，則又再起，合兩部爲一部也。故凡集中所載教坊各詞，乃一部之綱領，而教坊之

般演，並不在此，惟是日之所以爲樂，而因之提唱，則系乎此也。樂語乃翰林之文，而敷奏則教坊之口，凡致語所稱「忝與賤工叨塵法部」，皆代教坊之語，非翰林自道也。其法，凡朝政缺失與情不便，皆得以達天子，故致語皆以下采民言諷諷擊壤等意爲指歸。又口號雖似七言律，而在樂府，爲《瑞鵬鳩曲》，自有聲調節奏，與詩不同。施、顧二家在南宋日，習見此種排場，故僅收帖子詞，而不敢折動口號，彼非不知口號可作近體詩也。所謂排場者，如公載明「中和化育萬壽排場」是也。查註全不解此，乃抹殺其各題之教坊詞字樣，而割截致語口號二種，若各卷之詩敘與詩一式登載，以口號爲詩，而致語爲敘，故凡讀者，皆以樂人所稱「臣等法部賤工」諸語，誤爲公之自道，不大謬哉。若《齋日致語口號》，不用隊舞雜劇，故無勾放等詞。《黃樓寒食致語口號》，乃公徐州自爲宴樂，但作此，令樂人歌之，而非教坊供奉內廷可比，故亦無勾放等詞，然亦樂人口吻，故自稱知府學士。合註指爲他人贈公之作，誤入本集，此乃全未知其原委，而自爲臆說，宜其從查誤而不知也。《趙母王氏致語口號》，則并無樂人，公但作此見意，或自爲歌之，用樂語之體段而已。以上各詞，並載帖子詞後，均謂之今體詩，殊有未協。誥不難一概編年，改列案中，自守家法，緣此卷二註分疏，頗極詳贍，如或不載，則四十五卷之註悉已匯收，而此獨遺之，是爲不終，故不欲沒其善也。今但正其題字，而教坊詞之有勾放各作者，附載口號之後，俾讀者究其全云。

春帖子詞

〔公自註〕元祐三年〔三〕。【誥案】凡此皆本集自註，查註均改作舊註，誤。今一概更正。〔合註〕七集本總題作：元祐三年春帖子詞。〔查註〕本集元日立春詩，公自註云：立春日，翰林學士供詩帖子。

皇帝閣六首〔三〕

其一

靄靄〔四〕龍旂色，〔合註〕陸雲詩：軺軒靄靄。琅琅木鐸音。〔查註〕尚書·胤征：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傳云：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所以振文教。數行寬大詔，〔查註〕後漢書：立春之日，下寬大詔，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又侯霸傳：光武徵霸拜尚書令，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四海發生心。〔查註〕爾雅：春爲青陽爲發生。王冰素問註：六氣十八候，皆青陽布發生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

其二

暘谷賓初日，〔查註〕尚書·傳：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賓，導也。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清臺告協風。〔查註〕陸雲詩：協風應律。鄭若庸類雋：協風，立春融風也。〔合註〕漢書·律曆志：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曆疎密。國語：警告有協風至。願如風有信，長與日俱中。〔合註〕用日再中之意。

其三

草木漸知春，萌芽處處新。〔查註〕《月令》：天氣和同，草木萌動。從今八千歲，合抱是靈椿。〔合註〕《列子·湯問篇》：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其四

聖主憂民未解顏，天教瑞雪報豐年。蒼龍挂闕農祥正〔五〕，〔查註〕《漢書·天文志》：東宮蒼龍，房，心。左角，理；右角，將。《中華古今注》：蒼龍闕，畫蒼龍。《漢書·天文志》：晨正房星，農事之候。韋昭註云：立春日晨中於午。〔合註〕《漢書·天文志》無此條，見《國語》「農祥晨正」句韋昭註。老稚〔六〕相呼看藉田。〔查註〕《宋史·禮志》：藉田之禮，宋初歲不常講。雍熙四年，始詳定儀注，除耕田爲先農壇，以郊後吉亥，皇帝親享先農，備三獻，行三推之禮。景德以後，因制損益，更鑿麥殿爲思文殿。

其五

昨夜東風入律新，〔查註〕《月令疏》：律中太簇，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文次相連。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太簇，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合註〕《十洲記》：月支國使者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玉關知有受降人。聖恩與解河湟〔七〕凍，共得中原草木春。〔註案〕青唐事，詳後註。

其六

翰林職在明光裏，〔查註〕張籍詩：良人執戟明光裏。行樂詩成拜舞中。〔查註〕李太白有〔宮中行樂詞〕。又杜子美〔宿昔〕詩：宮中行樂秘。不待驚開小桃杏，始知天子是天公。

太皇太后閣六首

〔查註〕〔宋史〕：宣仁聖烈高皇后，英宗成婚濮邸，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哲宗立，尊爲太皇太后。

其一

琯刻春何力，〔合註〕〔揚子〕：或問雕刻衆形者，匪天歟？〔詰案〕公用剪刻尤多。欣榮物自知。發生雖有象〔八〕，覆載本無私。

其二

小殿黃金榜，〔查註〕小殿，卽延和殿，註詳下。杜子美〔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詩：天門日射黃金榜。珠簾白玉鈎。一聲雙日蹕，〔查註〕〔宋史〕：禮志：哲宗卽位，太皇太后權同聽政。每朔、望、六參，帝御前殿，百官起居，班退，詣內東門進榜子。雙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參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帝。春色滿皇州。〔合註〕此句全用謝朓詩。

其三

仗下春朝散，宮中晝漏稀。〔查註〕《宋史》：太皇太后所居崇慶宮。〔詰案〕後哲宗以宣仁太后有立二王意，欲追廢之，時向太后方寢，聞之，不及納履，號哭而起，曰：「吾日事崇慶，曷嘗聞此語。」所指崇慶卽此。兩廂休侍御〔九〕，應下讀書幃。

其四

五日占雲十日風，〔合註〕五風十雨，詩似倒用，或係譌刊。憂勤〔二〇〕終歲爲三農。春來有喜何人見，好學神孫類祖宗。〔合註〕《宋史·哲宗本紀》：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諭王珪等曰：「皇子性莊重，從學穎悟，自皇帝服藥，手寫佛書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書字極端謹。

其五

共道十年無臘雪，且欣三白壓春田。〔詰案〕是年正月大雪，見本集奏狀。盡驅南畝扶犁手，稍發中都朽貫錢。〔查註〕按《宋史·本紀》：哲宗元祐三年春，正月，復廣惠倉。雪寒，發京西穀五十餘萬石，損其直以紓民。罷上元游幸。此首卽記此事。〔合註〕《漢書·賈捐之傳》：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其六

不獨清心能省事，應緣克己自銷兵。【註案】本集內制：元祐二年九月二日，熙河蘭會路賜种誼銀合茶藥及撫問稿設漢番將校口宣云：汝等受成元帥，問罪種羌，既俘凶渠，倍見忠力。又，告神宗永裕陵云：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頡利成擒，郵支授首。詩言克己銷兵，謂勦撫兼施也。以上皆百十餘日內，朝廷所行近事，故詩中及之，餘詳後註。傳聞塞外千君長，欲趁新年賀太平。

皇太后閣六首〔二〕

〔查註〕《宋史》：欽聖憲肅向皇后，宰相敏中曾孫也。神宗於穎邸，封安國夫人。卽位，立爲皇后，哲宗立，尊爲皇太后。

其一

寶冊瓊瑶重，〔查註〕《宋史》：尊號之冊，命大臣撰冊文及書冊寶，遣官告天地祖宗社稷。皇太后冊禮，天子稱嗣皇帝，餘概如尊號儀。新庭松桂香。雪消春未動，碧瓦麗朝陽。

其二

瑞日明天仗，仙雲擁壽山。倚欄〔三〕春晝永，〔查註〕按「倚欄」，墨迹石刻作「猗蘭」，兩存備考。〔合註〕《洞冥記》：景帝改芳蘭閣爲猗蘭殿。後，王夫人誕武帝於此殿。金母在人間。〔查註〕《西王母傳》：金母生於神洲伊川，以主陰靈之炁，理於西方，亦號王母。

其三

朝罷金鋪掩，〔合註〕司馬相如《長門賦》：擠玉戶以撼金鋪兮。人閑寶瑟塵。〔合註〕《漢書·金日磾傳》：行觸寶瑟。欲知慈儉德，書史樂青春。

其四

仙家日月本長閑，送臘迎春亦偶〔三〕然。翠管銀罌〔四〕傳故事，〔查註〕杜子美《臘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困學紀聞》云：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出老杜《臘日》詩，而註者改爲銀鈎，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之語也。金花綵勝作新年。

其五

彤史年來不絕書，〔查註〕按《唐書》，宮官有彤史二人，正六品。三朝德化婦承姑。〔查註〕《詩·大雅·大明》：續女維莘。疏傳正義曰：婦之所繼，維繼姑耳，繼姑而言維行，故知能行太任之德也。《晉書·庾皇后傳》：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宋史》：哲宗立，尊欽聖憲肅向皇后爲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處東，是瀆上下之分，不敢從。」遂以慶壽後殿爲隆祐宮居之。宮中侍女減珠翠，〔查註〕李太白《大獵賦》：六官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雪裏貧民得袴襦。〔合註〕《宋史·向皇后傳》：聞愛民崇儉之事，則喜形於色。與此二句可以相證。

其六

邊庭無事羽書稀，【詰案】元祐二年八月，岷州將種誼復洮州，執鬼章【二五】青泥吉，百官稱賀。公上「稱賀太速，論西羌夏人事宜，乞詔邊吏無進取」四劄。朝廷從之，以鬼章爲陪戎校尉。先是，熙寧中鬼章數爲邊患，神宗屢欲生致而不可得，故此云「邊庭無事羽書稀」也。閑遣詞臣進小詩。共助至尊歌喜事，【詰案】本集「內制·百寮宣答詞」云：「凶狡就俘，羌戎一震。既增吏士之氣，亦寬戍守之勞。靖寇息民，與卿等同喜。此云歌喜事者，指此。今年春日得春衣。」

皇太妃閣五首【二六】

〔查註〕《宋史》：欽成朱皇后，開封人。熙寧初入宮，生哲宗，累進德妃。哲宗立，尊爲皇太妃，時宣仁、欽聖二太后，皆居尊，故稱號未極。元祐三年，宣仁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於是興蓋伏衛冠服，悉侔皇后。

其一

葦桃【二七】猶在戶，〔查註〕《風俗通》：上古時，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於度朔山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妄爲人禍害，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今世畫神像於版上，以元日置之門戶，卽其遺意。椒柏已稱觴。〔查註〕庾信《謝正日賜酒》詩：「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

歲美風先應〔一八〕，朝回日漸長。〔查註〕《隋書·天文志》：高祖踐極，張胃元言日長之瑞。開皇十九年，袁充復奏曰：隋興以復，日景漸長。

其二

甲觀開千柱，〔查註〕《宋史》：朱皇后卽閣建殿，出入由宣德東門，百官上箋稱殿下，名所居爲聖瑞宮。〔合註〕《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飛樓擢九層〔一九〕。〔合註〕《西王母傳》：九層玄室，紫翠丹房。雪殘烏鵲喜，翔舞下觚稜。

其三

孝心日奉東朝養，〔查註〕按《漢書》：惠帝東朝長樂宮，時呂太后居長樂。後世稱太后爲東朝，其義本此。儉〔三〇〕德應師大練〔三一〕風。〔查註〕《後漢書·馬皇后紀》：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註云：大練，厚繒也。太史新年瞻瑞氣〔三二〕，四星明潤紫宮中。〔查註〕《漢書·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晉書·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星前，明潤大小，齊天臻瑞。

其四

九門挂月未催班，清禁風和玉漏閑。〔合註〕蘇味道詩：玉漏莫相催。崇慶早朝銀燭下，〔註案〕此指朱

太妃詣崇慶早朝也。〔合註〕鮑照《芙蓉賦》：輝葱河之銀燭。珮環聲在五雲間。

其五

東風弱柳萬絲垂，的皪殘梅尚一枝。繭館乍欣蠶浴後，〔查註〕《三輔黃圖》引《官闕疏》云：蠶所曰繭館。《禮記·祭義》：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疏云：近川而爲之者，取其浴蠶種便也。奉種浴於川者，言蠶將生之時，而又浴之。謀壇猶記燕來時。〔查註〕《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註云：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嫁之象也。《宋史·禮志》：高禖，仁宗詔有司築壇南郊，春分之日，以祀青帝，本《詩》「克禋以祓」之義，以禖從祀，報古爲禖之先也。政和新儀，以簡狄姜嫄從配。按：哲宗，朱太妃所出，故以玄鳥生商事比之。

夫人閣四首〔三〕

〔查註〕《宋史》：馮賢妃，東平人。初封郡君，養女林美人，得幸神宗，生燕、越二王，進婕妤。按：元祐初，二人俱在宮中，未詳孰是？〔合註〕《宋史》：仁宗苗貴妃，元祐六年薨。周貴妃，徽宗時，年九十三薨。卽神宗之武賢妃，亦大觀元年薨。則元祐初皆在宮中，查氏何以專舉馮、林二人也？【誥案】以各內制考之，此是皇太后殿夫人，信爲林婕妤也。餘賢妃、貴妃皆非是。

其一

綵勝鏤新語〔二〕，酥盤滴小詩。〔查註〕黃庭堅詩：酥滴花枝綵剪幡。〔合註〕任註《山谷集》引元絳《春帖子詞》：

幡字玲瓏玉，花房點滴酥。昇平多樂事，應許外庭知。〔合註〕賈島詩：從前禮絕外庭人。

其二

細雨曉風柔，春聲入御溝。〔查註〕春深「深」字，石刻作「聲」，當從之。〔合註〕七集本亦作「聲」。【詰案】「深」字誤刊，無論與上句不合，卽立春供帖子，亦斷不用「春深」字。已漂新荇沒，猶帶斷冰流。

其三

扶桑初日映簾昇，已覺銅瓶暖不冰。七種共挑人日菜，〔查註〕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千枝先剪上元燈。〔查註〕鄭嵎《津陽門》詩註：韓國爲千枝燈臺，高八十尺，每上元夜則然之，千光奪目，百里之內，皆可望見焉。【詰案】是年閏十二月立春，據此二句，立春在正月初八九之間也。

其四

雪消鴛瓦已流澌，風暖犀盤尚鎮帷。縹緲紫簫明月下，璧門桂影夜參差。〔查註〕杜牧詩：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按：石刻作「璧門」，正引用詩語，集本作「璧」從土者譌，今改正。〔合註〕七集本作璧。

端午帖子詞〔三五〕

〔公自註〕元祐三年〔三六〕。〔合註〕七集本總題作：元祐三年端午帖子詞。

皇帝閣六首

其一

盛德初融後，〔查註〕《月令》：孟夏之月，某日立夏，盛德在火。潛陰未姤時。〔查註〕按《易》，一陰伏五陽之下，名爲姤，夏至之卦。侍臣占易象，明兩作重離。〔查註〕《易》·離卦：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其二

采秀擷羣芳，爭儲〔三〕百藥良。〔合註〕《藝文類聚》引《夏小正》：此日蓄採衆藥，以蠲除毒氣。太醫初薦艾，〔查註〕《後漢書》：少府所屬有太醫令。《荆楚歲時記》：端午日採艾，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子由詩云：太醫爭獻天師艾。庶草驗蕃昌。〔查註〕《尚書》·洪範：五者來備，各以其紋，庶草蕃庶。疏云：須風則風來，須雨則雨來，各以次序，則衆草木蕃滋而豐茂矣。

其三

微涼生殿閣，習習滿皇都。〔查註〕按《藝苑雌黃》云：東坡詩「微涼生殿閣」，原其意，蓋欲聖君推南風之德，以及於黎庶也。唐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公權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又作《端午帖子詞》，用此意也。試問吾民愠，南風爲解無。

其四

西檻新來玉宇風，侍臣茗椀得雍容。〔查註〕宋制，侍講侍讀官，例賜酒、賜茶，本集《侍立邇英》詩，有「上樽初破早朝寒，茗椀仍沾講舌乾」之句。庭槐似識天顏喜，舞破清陰作兩龍。〔查註〕子由《人侍邇英》詩：槐龍對舞覆衣冠。自註云：邇英閣庭前有雙槐甚高，而柯葉覆地如龍蛇，講官進對其下。

其五

講餘〔六〕交翟轉迴廊，〔查註〕《宋史》：凡經筵，歲以仲春至端午，仲秋至長至，講讀官輪直。或便殿，或邇英閣，或問日，或每日，無長制。《播芳大全》載《集英殿致語》云：輦出房而雷動，扇交翟以雲開。謂雉羽扇也。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查註〕《吳聞集》：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背有盤龍。鏡匠呂輝，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後大旱，祀之得雨。白樂天《百鍊鏡》詩：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合註〕《太平廣記》引《國史補》云：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子江所鑄也。或言無百鍊者，六七十鍊則止。只將《無逸》鑑興亡。〔查註〕《播芳大全》載《集英殿致語》云：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

其六

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冰紈。〔查註〕《唐書》：太宗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朕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揚美德。」坐知四海蒙膏澤，沐浴君王德似蘭。〔查註〕《大戴禮》：浴蘭

湯兮沐華芳。〔合註〕《藝文類聚》上引《大戴禮》「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下引《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華」。查氏引《楚辭》而作《大戴禮》，當是刊刻脫誤。

太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

漸臺通翠浪，〔查註〕《史記·孝武本紀》：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註云：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所浸。暑殿轉清風。〔查註〕劉禹錫詩：奉君清暑殿。簾卷東朝散，金烏未遽中。〔合註〕《淮南子》：日中有踰鳥。註：踰，趾也，謂三足鳥。劉楨賦：上棲金烏。

其二

日永蠶收簇，〔查註〕揚雄《元后誄》：蠶於繭館，躬筐執曲，帥導羣妾，咸循蠶簇。秦處度《蠶書》：屈蠶長二尺者，自後茨之以為簇，以居繭蠶。風高麥上場。朝來藉田〔三〕令，〔查註〕《山堂考索》：藉田令，周為甸師。漢文帝始開藉田，置令丞，掌耕國廟社稷之田。東漢及魏缺，晉復置，宋元豐三年改藉田令，隸太常寺。菰黍獻時芳。〔查註〕《風土記》：午日以菰葉裹稻米為粽，以象陰陽相包裹未分散也。

其三

舞羽諸羌伏，銷兵萬彙蘇。〔合註〕曹子建《獻裘履表》：萬彙昭蘇。只應黃紙誥，便是赤靈符。〔查註〕

《抱朴子》：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王珪《端午》詩：心前笑指赤靈符。

其四

令節陳詩歲歲新，從官何以壽吾君。願儲醫國三年艾，〔合註〕《國語》：上醫醫國。不作沉湘《九辯》文。〔合註〕《文選註》：《九辯》者，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數，道之綱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其五

忠臣諒節今千歲，〔三〕忠臣指屈原。孝女孤風滿四方。〔查註〕孝女指曹娥。不復巫陽占郢夢，空餘仲御扣《河章》〔三〕。〔查註〕《晉書·夏統傳》：母病，詣洛市藥。會二月上巳，士女如雲，統並不顧。賈充怪而問之。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俗，又謂曰：「卿能作土地間曲乎？」統曰：「孝女曹娥，年甫十四，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今欲歌之。」於是足扣船，引聲喉轉，清澈慷慨，大風應至，雷電晝冥。諸人相顧曰：「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卽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

其六

長養恩深動植均，只憂貪吏尚殘民。外廷〔三〕已拜梟羹賜，〔查註〕《史記·樂書註》：五月五日爲梟羹，賜百官，以惡鳥故食之也。〔合註〕見《史記·孝武本紀》及《漢書·郊祀志》。應助吾君〔三〕去不仁。〔查註〕子由

《端午帖子詞》：百官却拜鼻羹賜，凶去方知舜有功。與詩意同。【誥案】本集《劄子》云：廣東妖賊岑探反，將官童政，賊殺平民數千，止降一差遣，溫泉誘殺平民十九人，止降監當。若不窮究，小人得志，天下之亂，可坐而待。

皇太后閣六首

其一

露簾琴書冷，〔合註〕白樂天詩：露簾色似玉。瑠盤饗餌新。〔查註〕《開元天寶遺事》：宮中端午，造粉團角黍，貯瑠盤中，以小角弓射之，中者得食。孫愐《唐韻》：饗，諸延切，厚粥也。〔合註〕《玉篇》：饗，同饗。《荀子》：酒醴饗饗。又，《集韻》：旨善切，義同。深宮猶畏日，應念暑耘人。

其二

萬歲〔三〕菖蒲酒，〔查註〕《王氏彙書評註》：端午日，以菖蒲或縷爲屑泛酒。千金琥珀杯。〔合註〕杜子美《鄭駙馬宅宴洞中》詩：春酒杯濃琥珀薄。年年行樂處，新月挂池臺。

其三

翠筒初裹楝〔三〕，〔查註〕《茗溪漁隱叢話》：「新筒裹楝明」，唐明皇《端陽》詩也。按，唐仲子陵《五絲續命賦》：楝葉結，綵絲纈。註云：五月五日祭屈原，竹筒貯米，以楝葉塞其上，綵絲縛之。先生正用此事。薺黍復纏菰。〔查註〕《禮記·曲禮下》：黍曰薺合。疏云：穀，秣者爲黍，秣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薺合也。水殿開冰鑑，〔合註〕江淹

表：職宜冰鑑。瓊漿凍玉壺。

其四

秘殿扶疎夏木深，雨餘初有一蟬吟。應將羸女乘鸞扇，〔查註〕劉禹錫詩：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蟲網遍。明年入懷袖，別是機中綫。更助南風長棘心。〔查註〕《詩·凱風疏》云：凱樂之風，從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故棘心得盛長以興。寬仁之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得少長。

其五

上林珍木暗池臺，〔查註〕《漢書·上林賦註》：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合此詩四句觀之，正用此意。蜀產吳包萬里來。不獨盤中見盧橘，時於粽裏得楊梅。〔查註〕歐陽修詩：彩索盤中結，楊梅粽裏紅。〔合註〕《墨莊漫錄》：《玉臺新詠》徐君蒨《共內人夜守歲》詩：酒中喜桃子，粽裏覓楊梅。今人未見以楊梅爲粽，東坡以角黍爲午日之饌，故借言之耳。

其六

閔楚〔三六〕遺風萬古情，沅湘〔三七〕舊俗到金明。〔查註〕《宋史》：天子歲時遊豫，首夏幸金明池，觀水嬉。翠輿黃繖何時幸，畫鷁飛鳧盡日橫。〔查註〕《淮南子》：龍舟鷁首。註云：鷁，水鳥也，畫其像著船首。王子年《拾遺

記：泛蘅蘭雲鶴之舟。或作鵝，音義同。張正見詩：黃雲迷鳥路，白雪下鳧舟。

皇太妃閣五首

其一

午景簾櫳靜，薰風草木酣。【詰案】押「酣」字從「薰」字出，可謂醍醐貫頂，力透重關。若渡海作「萬谷酣笙鐘」，則又純用空靈矣。誰知恭儉德，綵縷出親蠶。【查註】《宋史·禮志》：先蠶之禮久廢。真宗詔有司檢討故事。禮院言，《周禮》「蠶於北郊」，以純陰也，漢蠶於東郊，以春桑生也，請約附故事，築壇東郊。政和禮局請倣古制於先蠶壇側，築蠶室二十七，別構殿一區，爲親蠶之所。詔從其議，命親蠶殿以無斃爲名。

其二

雨細方梅夏，風高已麥秋。【查註】白樂天詩：洛下麥秋日，江南梅雨時。【合註】唐明皇《端午宴羣臣詩序》：喜麥秋之有登，玩梅夏之無事。應憐百花盡，綠葉暗紅榴。

其三

辟兵已佩靈符小，【查註】《裴玄新語》：五月五日，繫五采繒，謂之辟兵符。續命仍縈綵縷長。不爲祈禳得天助，【詰案】凡本集內制、青詞、朱表齋文、祝文，告於天地社稷宗廟園陵宮觀寺院者甚衆，半皆祈禳之事，而旣賜宗親勳舊宰執文武臣寮聖節開啓罷散道場口宣尤繁。蓋自有僧道以來，設官統衆，列爲編氓之一。上旣以爲禳災集福之

用，而下亦以申報恩祝國之忱，在天地間，亦屬不可少之一事。故自唐以後，已必不可廢矣。其言理學而必欲與僧道禁絕語言文字者，此惟漢儒能之。漢以後皆矚情而販假，反不若僧道之真也。本集兼及佛老，不諱祈禳，亦明知後世必不可廢也。然其中分寸甚嚴，如論大道，卽無不詆排及之矣。要令〔三〕風俗樂時康。

其四

玉盆沉李〔元〕灑清泉，〔查註〕魏文帝書：沉朱李於寒水。金鴨噓空裊細烟。〔合註〕〔香譜〕：塗金爲狻猊、麒麟、鳧鴨之狀，空其中以然香。自有梧桐障畏日，仍欣麥黍報豐年。〔查註〕〔月令〕：孟夏農乃登麥，季夏農乃登黍。

其五

良辰樂事古難同，繡繭〔四〕朱絲奉兩宮。〔查註〕〔玉燭寶典〕：端午節，文繡金縷帖畫，貢獻所尊。王珪詩：仙艾垂門綠，朱絲繞戶長。仁孝自應禳百沴，艾人桃印本無功。〔查註〕〔續漢書〕：劉昭曰，桃印本漢制，所以制惡氣。〔合註〕〔續漢書〕：禮儀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止惡氣。

夫人閣四首

其一

肅肅槐庭午，沉沉玉漏稀。〔詰案〕〔周禮〕：夏官：挈壺氏，掌漏刻之官。〔說文〕：漏，以銅壺受水刻節，晝夜百

刻，亦取漏下之意。今粵中銅壺，是元時所遺，其制度與《說文》無異。然古時有聲，而今則無之，豈未盡其法耶？皇恩樂佳節，鬪草得珠璣。〔查註〕《歲時記》：五日有鬪百草之戲。歐陽修《端午詞》：共鬪今朝勝，盈禳百草香。

其二

節物荆吳舊，嬉游禁掖閑。〔詰案〕此二句言宮禁節物，必有所謂，非專指荆楚歲時也。仙風隨畫箑，〔合註〕《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箑。〔詰案〕《世本》：武王始作箑。潘岳《秋興賦》：屏輕箑，釋纖絺。拜賜落人間。

其三

五綵綵筒秫稻香，千門結艾鬢髻張。旋開寶典尋風物，〔查註〕《隋書·經籍志》：杜臺卿《玉燭寶典》二十卷。要及靈辰共祓禳。〔合註〕揚雄《甘泉賦》：協靈辰。

其四

欲曉銅瓶下井欄，鏗鏗金殿發清寒。〔詰案〕鏗，金石聲也；鏗，金聲也。二字從「瓶」、「欄」生出，謂未曉之時，宮禁靜寂，雖金殿亦聞之，而因以發其清寒也。此從「殿角生微涼」更進一層，所謂有美而有箴，合讀下二句，其意自見。似聞人世南風熱，日上牆東問幾竿。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四〕

〔公自註〕元祐二年七月十五日。【誥案】本集樂語，有勾放各作者，統謂之教坊詞。無勾放各作者，謂之致語口號。查註刪去教坊詞字樣，又刪去致語，改作并致語，註於題下，而專以口號爲題，非也。今概以致語口號爲題，其有勾放各作者，仍載明教坊詞，庶幾不紊。〔查註〕〔汴京宮室考〕：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西有垂拱殿，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宋史〕：禮志：宴饗，凡春秋季仲聖節及國有大慶，皆大宴。其日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羣仙隊仗，宰相以下升殿進酒，各就位。酒九行，更衣賜花有差。〔宋史〕：聖節立名，自唐千秋節始，宋因之，太皇太后臨朝，亦立節。〔哲宗本紀〕：詔以太皇太后生日七月十六日，爲坤成節。【誥案】本集〔劄子〕云：上件教坊致語等文字，準令合於燕前一月進呈，是十五日，非撰文之日也，或樂奏十五日，故自註及之耳。

臣聞視履考祥，既占懷月〔四〕之夢，〔合註〕〔漢書〕：元后傳：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對時育物，必有繼天之功。方大火之西流，屬陰靈之既望。帝於是日，誕降仁人。意使斯民，咸歸壽域。共慶千秋〔四〕之遇，得生二聖之朝。式燕示慈，與民同樂。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濬哲〔四〕生知。力行禹、湯〔四〕之仁，常恐一夫之不獲；躬蹈曾、閔之孝，故得萬國之歡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契天人，德超載籍。知人則哲，蓋帝堯之所難；修己安民，雖虞舜其猶病。風雲從而萬物覩，日月照而四時行。自然動植之咸安，莫知天地之

何力。三宮交慶，羣后駿奔。寶鄰通四牡之歡，航海致重譯之贐。洞庭九奏，始識咸池之音；靈岳三呼，共獻後天之祝。【詰案】本集《乞罷秋宴劄子》云：「臣近準鈐轄教坊所關到撰秋燕致語等文字。此翰林代教坊撰詞之證也。自「臣聞」起連下之「臣等」，皆教坊般演，口中自道，故其後小兒致語，亦稱臣等，女童致語，又稱妾等，皆一轍也。卽口號亦教坊之口號，與自進詩帖子全別。查註以唐人口號皆近體詩，爲論誤矣。臣等叨居法部，輒采民言。上瀆宸聰，敢陳口號。」

三朝遺老九門前，又見承平大有年。【詰案】三朝，謂仁宗、英宗、神宗也。觀次句，卽知首提三朝之故，蓋特意推本仁宗也。文母憂勤初化俗，【詰案】此以孔子比宣仁，蓋宣仁至是簾聽三載，詩謂三年有成也，其用初化之意如此。曾孫仁孝已通天。【詰案】哲宗於仁宗爲曾孫，句承「三朝」，謂宣仁復行仁宗之政也。其後以宣仁爲諡，亦是此意。史書元祐三千牘，樂奏坤成第一篇。【詰案】是年三月，神宗大祥，徹饌除座。六月一日，文彥博等表請舉樂，不許。公批答云：「禫而不樂，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君子以爲知禮。哀既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時禫除猶缺一日也。四日，再請舉樂，不許。公批答云：「過密之制，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歲月。此則禫除之後矣。九日，再請舉樂，不許。公批答云：「卿等忠誠確然，開喻至矣，惟反求諸心而弗得，故欲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當識朕意。蓋六月猶未舉樂，至七月聖節，始舉樂。故詞云「樂奏坤成第一篇」也。此爲元祐第一樂章，既欲排簪，卽應首列，而查註亂編於後，今一概改定，并記於此。欲采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四年五月，蔡確辨所作《車蓋亭》詩，言古今詩句用海變桑田者稍多。只如近年蘇軾作《坤成節大宴》詩語，亦云「欲采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蓋祝壽之辭猶用之，何得謂之用此故事尤非佳句。先是安燾嘗語同列曰：「海變桑田事，蘇軾亦嘗用作聖節樂語。」於是確果以軾爲言，衆皆疑燾實密風之也。

【誥案】本集。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勾合曲。秋風協應，生殿閣之微涼；廣樂具陳，韻金絲而間作。欲觀鳥獸之率舞，願聞笙磬之同音。上奉宸顏，教坊合曲。勾小兒隊。朱干玉戚，本以象功，白叟黃童，皆知頌聖。盡命髡髦之侶，來陳舞勺之儀。上侑皇歡，教坊小兒入隊。隊名。願同千歲樂，長奏太平謠。問小兒隊。鎮京廣燕，方雲集於縉紳；沂水游童，忽鳧趨於庭廡。雖云小技，必有可觀。咫尺天顏，悉言汝志。小兒致語。臣聞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胙太任之德。候西風之人律，藹瑞氣之盈庭。嘉與四方，同稱萬壽。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潛哲在躬，日奉東朝之歡，率用家人之禮。以謂慈儉之化，無德而能名；保佑之功，如天之難報。惟流傳於歌舞，庶仿佛其儀刑。臣等雖在弱齡，久陶孝治，敢率垂髻之侶，共陳振萬之儀。不敢自尊，伏取進止。勾雜劇。鸞旗日轉，雉扇雲開。暫回綴兆之文，少進俳諧之技。來陳善戲，以佐歡聲。上樂天顏，雜劇來歎。放小兒隊。青衿旅進，雖末技而畢陳；黃屋天臨，知下情之無壅。既成文於綴兆，爰整袂以徘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勾女童隊。彤壺漏箭，隨雞唱以漸移；絳節綵髦，聞鳳簫而自舉。宜召散花之侶，來陳回雪之姿。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隊名。金風回翠袖，玉瑄倚清歌。問女童隊。鳳歌諧律，方資燕俎之歡；鸞羽分庭，忽集壽山之下。低鬟有待，振袂欲前。密邇天階，悉陳來意。女童致語。妾聞塗山啓夏，來玉帛於萬邦；摯仲興周，祚本枝於百世。嘉辰共樂，壯觀一新。恭惟皇帝陛下，舜孝自天，堯仁浹物。膺昊穹之成命，席累聖之詒謀。惟地勢坤，永載無疆之德；以天下養，躬持胥樂之觴，六樂在庭，百工奏技。妾等親逢盛旦，獲望嚴宸。藝雖愧於驚鴻，心已先於儀鳳。願陳舞綴，上奉天顏。未敢自尊，伏取進止。勾雜劇。風清羽蓋，日轉槐庭。欲資載笑之歡，必有應諧之妙。暫回舞綴，少進詼辭。上悅天顏，雜劇來歎。放女童隊。八音間作，既成噉繹之文；萬舞畢陳，曲盡回翔之態。望彤闈而却立，斂翠袂以言歸。再拜天墀，相將好去。【誥案】以上勾放各詞補全後皆同。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致語口號〔四六〕

〔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九月丁卯，大宴集英殿。【詰案】本集元祐三年八月二十日《魏王在殯乞罷秋宴劄子》云：臣竊意陛下篤於仁孝，必罷秋宴。據此，則信爲二年作也。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雖仰則於帝心；豈弟不回，亦俯同於衆樂。屬此九秋之候，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遊，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則必大烹〔四七〕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以爲〔四八〕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四九〕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俎。禮元侯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親覲〔五〇〕昌辰，叨塵法部。采謠言於擊壤，助矇眊之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

霜霏碧瓦尚生烟，日泛彤庭已集仙。靄靄四門多吉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菊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查註〕杜子美《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詩：晴窗檢點《白雲篇》。按詩意，蓋用漢武《秋風辭》。

【詰案】本集《集英殿秋宴教坊詞勾合曲》：西風入律，間歌秋報之詩；南籥在廷，備舉德音之器。絃匏一倡，鐘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勾小兒隊》：皇慈下逮，罄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宜進垂髻之侶，來修秉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小兒入隊。《隊名》：登歌依頌磬，下管舞成童。《問小兒隊》：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人籟工師之末。欲詳來意，宜悉奏陳。《小兒致語》：臣聞天行有信，歲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羣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穰，望天顏之玉粹。沐浴膏澤，詠歌升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

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歡心。雖擊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於下情。臣等幸以顛亂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水，久樂聖時；唱銅鞮於漢濱，空慚郢曲。願陳舞綴，少奉宸歡。未敢自專，伏候進止。《勾雜劇》：朱絃玉琯，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停逸綴。宜進諛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歎。《放小兒隊》：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庭，曲盡流風之妙。歌鐘告闕，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勾女童隊》：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鱗集，隱三疊之靈囂。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隊名》：香雲浮繡裊，花浪舞彤庭。《問女童隊》：清禁深嚴，方縉紳之雲集；仙音暉緩，忽簪珥之星陳。徐步香茵，悉陳來意。《女童致語》：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閭闔清風，理絕庶人之共。夫何仙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共慶千齡之運。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茲大有之年，申以宗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綴以須，審音而作。願俟工歌之闕，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進止。《勾雜劇》：絃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劇來歎。《放女童隊》：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鼉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我鬢佇立，斂袂却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五〕

〔公自註〕元祐二年。〔查註〕《宋史·哲宗本紀》：十二月初七日，帝生日也，避嬉祖忌辰，以次日爲興龍節。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迹；日符祚漢〔五三〕，實開受命之祥。〔合註〕《漢書·外戚傳》：景帝王皇后，男方在身時，夢日入其懷。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集於建丑之正。瑞玉旅庭，爰講比鄰之好；〔詰案〕比鄰即寶鄰，皆指契丹也。凡遇聖節，契丹必遣使。虎臣在泮，復通

西域之琛。【詰案】時于闐黑汗王來貢，詳詩註。式燕示慈，與人均福。恭惟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濬哲自天。煥乎有文，日講六經之訓；述而不作，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協德。卜年七百，方過歷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萬，玉座傳觴。誦干戈載戢之詩，作君臣相悅之樂。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五〕微生，親逢盛日〔五〕。始慶猗蘭之會，願廣〔擊壤〕之音。下采民言，上陳口號。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驚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升旦，〔合註〕《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且種蟠桃莫計春〔五〕。請吏黑山歸屬國，〔合註〕《史記·大宛傳》：西南夷請吏人朝。《山海經》：流沙西南入海，黑水之山。《漢書·霍去病傳》：因其故俗爲屬國。【詰案】此詞作於十一月，據本集，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行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登位勅書云：卿守藩西極，慕義中華，遠聞踐祚之新，來致梯山之貢。蓋其時，于闐將至也。給扶黃髮拜嚴宸。〔查註〕《南史·袁憲傳》：以功封建安縣伯，除侍中太子詹事。袁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唐書》：玄宗遣徐嶠邀張果至郡，辭還山，給扶持二人。《宋史·文彥博傳》：元祐初，司馬光薦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清都侍從〔五〕臣。

【詰案】本集《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勾合曲》：祝堯之壽，既罄於歡謠；象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旄在列，管磬同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勾小兒隊》：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韶亂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尚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隊名》：兩階陳羽箭，萬國走梯航。《問小兒隊》：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候子盈庭，必有可觀之技。未知來意，宜悉奏陳。《小兒致語》：臣聞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聖神之子孫。孚佑下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堯顙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無外；如川方至，傾萬宇以來同。恭惟皇帝陛下，齊

聖廣淵，剛健篤實。識文武之大者，體仁孝於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所以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載臨，輿情共祝。神筭授萬年之算，洛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嬉遊天街，沐浴皇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隨。未敢自專，伏取進止。勾雜劇：金奏鏗純，既度九韶之曲；霓衣合散，又陳八佾之儀。舞綴暫停，伶優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歎。放小兒隊：遊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慈之廣大。清歌既闋，疊鼓屢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勾女童隊：垂鬟在列，斂袂稍前。豈知北里之誠，敢獻南山之壽。霓旌盆集，金奏方諧。上奉威顏，兩軍女童入隊。隊名：君臣千載遇，歌舞八方同。問女童隊：摻搗屢作，旌旆前臨。顧游女之何能，造形庭而獻技。欲知來意，宜悉奏陳。女童致語：妾聞瑞駟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佳氣充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雷動，扇交翟以雲開。喜動人天，春還草木。恭惟皇帝陛下，凝神昭曠，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與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國之無窮。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設九賓之禮，樂歌四牡之章。妾等幸觀昌期，獲瞻文陛。雖乏流風之妙，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專，伏候進止。勾雜劇：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談笑雜陳，示俯同於衆樂。金絲再舉，雜劇來歎。放女童隊：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態。龍樓却望，鼙鼓屢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五〕

〔合註〕此篇，集中不標何年。考元祐四年正月，詔罷回河，而三年中范百祿諸人已皆言北流順利，河不可回，先生亦主北流之議。此篇致語，有「河行地中」句，當是三年十二月作也。【詰案】此詞作於十一月，公惟元年、二年、三年十一月，皆在翰林學士任。元年不樂，二年樂語已載，四年三月，已罷去矣。此不問而知，爲三年十一月作也。合註謂十二月作，誤。

臣聞天所眷命，生而神靈。惟三代受命之符，萃於茲日；實萬世無疆之福，延及我民。候南極之祥輝，交北鄰之瑞節。【詰案】北鄰，猶比鄰，亦指契丹也。同趨鎬燕，爭頌華封【五】。恭惟皇帝陛下，稽古溫文，乘乾剛粹。體生知而猶學，藏妙用於何言。故得六聖承休，【合註】六聖，指神宗以上六帝也。三靈眷佑。德隆星晷，齊六符而泰階平；河行地中，錫九疇而彝倫正。屬誕彌之今日，履長發之嘉祥。夙設九賓於庭，遍舞六代之樂。日無私於臨照，葵藿自傾；天有信於發生，勾萌必達。臣等濫塵【五】法部，獲造彤墀。下采民言，得三萬里之謠誦【六】；登歌壽肆，以八千歲爲春秋。不度燕音，敢進口號。

風卷雲舒合兩班，【查註】《宋史·職官志》：《唐六典》，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合一。元豐五年，中書、門下始分。元祐初，司馬光請令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曈曈瑞日映天顏。觀書已獲千秋鏡，【查註】《唐書·張九齡傳》：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以申諷諭。積德長爲萬歲山。【合註】杜牧之詩：君王謙讓泥金事，蒼翠空高萬歲山。臘雪未消三務起，【合註】《左傳·襄公四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註云：春夏秋三時之務。壬人不用五兵閑。【查註】《禮記》：五戎。註：弓矢及矛戈戟也。見《月令》。相逢父老爭相賀，却笑華胥是夢間。

【詰案】本集《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勾合曲》：笙磬同音，考中聲於神鼓；鳥獸率舞，浹和氣於敷天。上奉宸歡，教坊合曲。《勾小兒隊》：衆技旅庭，振歡聲於無外；游童頌聖，陶至化於自然。上奉皇威，教坊小兒入隊。《隊名》：壤歌皆白髮，象舞及青衿。《問小兒隊》：跳踉廣陌，初疑竹馬之遊；合散彤墀，忽變驚鴻之狀。欲知來意，宜悉敷陳。《小兒

致語。臣聞流虹啓聖，非人力所致之符；淇露均恩，與天下共享其樂。旁行海宇，外薄戎夷。咸欣載夙之辰，共獻無疆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將聖多能。天生德於予，既稟徇齊之質；人樂告以善，輔成經緯之文。法慈儉於東朝，綉詩書於西學。載臨誕日，俯答輿情。非爲靡曼之觀，庶備太平之福。臣等微生鄙亂，學樂父師。就列紛紜，雖無殊於鳥獸；赴音俯仰，亦少效於涓塵。未敢自尊，伏候進止。《勾雜劇》：樂且有儀，方君臣之相悅；張而不弛，豈文武之常行。欲佐歡聲，宜陳善謔。金絲徐韻，雜劇來歎。《放小兒隊》：末技畢陳，下情無壅。既成文於綴兆，猶斂袂以回翔。再拜天階，相將好去。《勾女童隊》：飛步壽山，起香塵於羅襪；散花御路，泛回雪於錦茵。上奉宸顏，兩軍女童入隊。《隊名》：生商來瑞馭，浴佛降羣龍。《問女童隊》：玉座天臨，雖仙凡之有隔；翠鬟雲合，豈草木之無知。密邇天階，悉陳來意。《女童致語》：妾聞千里一曲，變澄瀾於濁河；萬歲三稱，隱歡聲於靈岳。天人並應，夷夏來同。雖云北里之微，敢獻華封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睿文冠古，神智無方。同堯舜之性仁，而能濟衆；陋成康之刑措，猶待積年。共欣建丑之正，再覩興龍之會。桑田東海，傾壽舉而未乾；汗竹南山，書頌聲而無極。妾等幸緣賤藝，獲望威顏。振萬於庭，欲赴干旄之節；間歌以雅，庶諧笙磬之音。未敢自尊，伏候進止。《勾雜劇》：舞綴暫停，歌鐘少闕。必有應諧之妙，以資載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歎。《放女童隊》：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妙；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致語口號〔六一〕

〔公自註〕元祐四年。〔查註〕《汴京宮室考》：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宋史·禮志》：大朝會，以元日、五月朔、冬至，羣臣奉賀上壽，若無事不視朝，則表賀於閣門。

臣聞行夏之時，正莫加於人統；採周之舊，王方在於鎬京。惟吉月之布和，休庶工而未

作。使華遠集，鄰好交修。萃簪笏於九門，來車書於萬里。【詰案】凡遇正旦，契丹必遣使，本集

行使副口宣云：「卿等春朝畢會，鄰聘交馳，屬徂歲之沍寒，念遠勤於行李，往頒燕衍，以重使華。」舉此，可見一斑。

將興嗣歲，以樂太平。恭惟皇帝陛下，躬履至仁，誕膺眷命。法天地四時之運，民日用而不知；傳祖宗六聖之心，我無爲而自化。九德咸事，三年有成。【詰案】此指元祐元年至三年也，

故下聯用范鎮新樂。始御八音之和，以臨元日之會。人神相慶，夷夏來同。臣等忝與賤工，

得親壯觀。知輿情之願頌，顧盛德之難形。不度荒蕪，敢進口號。

九霄清蹕一聲雷，〔查註〕道書：赤霄、碧霄、青霄、玄霄、絳霄、鈐霄、紫霄、練霄、緡霄爲九霄。萬物欣榮意已

開。曉日自隨天仗出，春風不待斗杓回。行看莒葉催耕籍，〔查註〕王融《策秀才文》：將使杏花莒葉，

耕穫不愆，清剛冷風，述遵無廢。共喜椒花映壽杯。〔合註〕宋之問詩：酒近南山作壽杯。欲識太平全盛事，

振振〔三〕鵷鷺滿雲臺。

【詰案】本集《紫宸殿正旦教坊詞勾合曲》：東風應律，南籥在庭。餞臘迎春，方慶三朝之會；登歌下管，願聞九奏之和。

上悅天顏，教坊合曲。《勾小兒隊》：工師奏技，咸踴躍以在庭；釋孺聞音，亦回翔而赴節。方資共樂，豈間微情。上奉

宸歡，教坊小兒入隊。《隊名》：仙山來絳節，雲海戲羣鴻。《問小兒隊》：六樂充庭，九賓在列。何彼垂髫之侶，欲陳振袂

之能。必有來誠，少前敷奏。《小兒致語》：臣聞正月上日，萬彙所以更新；羣臣嘉賓，四方於是觀禮。雪方占於上瑞，

風已告於先春。及此良辰，設爲高會。恭惟皇帝陛下，子來九有，天覆兆民。煥乎其有文章，昭然若揭日月。安西都

護，來輸八國之琛；南極老人，出效萬年之壽。還圭璋於鄰使，受圖籍於春朝。擊石攬金，奏鈞天之廣樂；跳毬舞

索，戲平樂之都場。臣等沐浴太平，詠歌新歲。鼓舞咸韶之韻，踴揚鳥獸之間。未敢自尊，伏候進止。《勾雜劇》：以雅

以南，既畢陳於衆技；載色載笑，期有悅於威顏。舞綴暫停，優詞間作。金絲徐韻，雜劇來歎。放小兒隊，酒闌金殿，既均湛露之恩；漏減銅壺，曲盡流風之妙。望形墀而申祝，整翠袖以言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查註〕《宋史·禮志》：春秋季仲及聖節，凡有大慶，皆大宴。太平興國後，止設春宴。淳化四年，陳靖上言，宴以禮成，賓以賢序，其有拜起失節，宴饌不潔豐，並申嚴制。咸平三年，始備設春秋大宴。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次爲四圖，頒下閣門遵守，從之。故事，大宴前一日，御殿閱百戲，謂之獨看。元豐八年，范祖禹言，是日進《神宗紀》草，故罷之。元祐三年六月，罷春宴，八月罷秋宴，以魏王出殯，翰林學士蘇軾不進教坊致語故也。按，魏王，哲宗之叔，三年因喪廢宴。此詩元祐四年作，故云第四春。

臣聞人和則氣和，故王道得而四時正；今樂猶古樂，故民心悅而八音平。幸此聖朝，陶然化國。飭三農於保介，維莫之春；興五福於太平，既醉以酒。恭惟皇帝陛下，乘乾有作，出震無私。憲章六聖之典謨，斟酌百王之禮樂。天方祚於舜孝，人已誦於堯言。故得彝倫敘而水土平，北流軌道；壬人退而蠻夷服，西旅在庭。稍寬中昃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鞠蕞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語案〕范公稱《過庭錄》云：先子於河東一官員家，見東坡親墨《春宴致語》云：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主上方鞠蕞羣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下

至「寸心」止，皆同，而前四句見後「小兒致語」。臣猥以賤工，叨塵法部。幸獲望雲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揆燕才「七」，上進口號。

萬人歌舞樂芳辰，長養恩深第四春。令下風雷常有信，時來草木豈知仁。璿璣已正三階泰，〔查註〕《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註云：斗，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玉衡屬杓，魁爲璿、璣。又《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註云：秦階，三台也。又引《黃帝泰階六符經》：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玉璿初知九奏均〔六〕。〔查註〕按此，指范景仁新樂也。本集《和范景仁》詩：玉璿猶聞拒黍香。自註云：舊法以尺生律，今以黍定律，以律生尺。以《宋史》考之，范鎮請太府銅鑄律樂成，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皆往觀，乃元祐三年事。自是朝會皆用之，故先生詩云「玉璿初知九奏均」也。更欲年年同此樂，故應相繼得元臣。〔合註〕《宋史·哲宗本紀》：元祐三年四月，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末句當指此。【詰案】范鎮以元祐三年十二月上樂，樂奏三日而薨，實閏十二月一日也。此二句皆指鎮，故云相繼，謂當又有嫻於禮樂之元臣也。與呂公著之平章軍國事無涉，合註誤。

【詰案】本集《集英殿春宴教坊詞勾合曲》：太平無象，善萬物之得時；和氣致祥，喜八風之從律。大合鈞天之奏，克諧治世之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勾小兒隊》：斑白之老，既無負戴之憂；韶亂之童，亦遂嬉遊之樂。行歌道路，聯袂闕庭。仰奉宸慈，教坊小兒人隊。《隊名》：初成暮春服，來獻太平謠。《問小兒隊》：聚戲里閭，豈識九重之奧；成文綴兆，忽隨六樂之和。宜近彤墀，悉陳來意。《小兒致語》：臣聞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故飲食盡忠臣心，而遊豫爲諸侯度。方遲日之無事，矧嗣歲之有年。大啓璧門，肅陳燕豆。恭惟皇帝陛下，道隆而德備，質文而性仁。總攬羣才，蓋天受之神策；澄清庶政，故民獻以寶符。願良辰樂事之難并，宜羣臣嘉賓之並集。廣

場千步，方山立於衆工；大樂九成，固海函於雜技。臣等沐浴膏澤，詠歌昇平。幸以髣髴之微，得參舞羽之末。敢干宸聽，伏俟俞音。《勾雜劇》：臚傳已久，陛楯將更。宜資載笑之歡，少進羣優之技。緩調絲竹，雜劇來歎。《放小兒隊》：清歌屢奏，蓋曲盡於下情；妙舞載陳，示不遺於小物。既畢沛風之和，稍同沂水之歸。再拜天堦，相將好去。《勾女童隊》：燕私之樂，下待於臣工；靡曼之觀，聊同於俚俗。審音而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隊名》：瑞日明歌扇，仙飄動舞衣。《問女童隊》：工師奏技，侍衛聳觀。顧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欲知來意，宜悉敷陳。《女童致語》：妾聞聖人授民以時，王者與衆同樂。故倉庚鳴而蠶女出，游魚躍而靈沼春。蓋良辰豈易得哉，亦賢者而後樂此。伏惟皇帝陛下，溫恭允塞，緝熙光明。學無常師，文武識其大者；仁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齊泰階之六符，走重譯之萬里。天人並應，禮樂將興。豈惟塵土之賤微，敢度乾坤之廣大。萬舞九奏，雖未象於成功；間歌三終，亦庶幾於頌德。欲殫末技，少効寸誠。《勾雜劇》：風斜御柳，既窮綺麗之觀；日轉庭槐，少進詼優之戲。再調絲竹，雜劇來歎。《放女童隊》：翠袖風回，已盡折旋之妙；文茵霞卷，尚觀顧步之餘。再拜天堦，相將好去。

齋日致語口號〔六九〕

〔合註〕《宋史》：宣仁高后，元祐八年癸酉崩，年六十二。則當生於仁宗明道元年壬申。是年正月壬申朔，又坤成節在七月，爲戊申月，至元祐四年正月，又逢壬申朔。故致語云「誕彌歲月，與元日爲三申，神后降慶當年，曾孫效誠茲旦」也。此篇當是元祐四年所作。或云：七年壬申正月甲申朔，亦可以云三申。考《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十一月，詔以七年太皇太后壬申本命歲旦日齋，在京及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建道場七晝夜，似於七年更合。但玩「歲星行看兩周天」句，當自元祐四年上溯至治平四年，神宗立，尊爲皇太后，計二十三年，故云「行看」，若七年，則已過兩

周天矣，不得作將屆之詞也。再考，明道元年正月壬申朔，中間惟嘉祐三年正月又逢壬申朔，元祐四年正月三逢壬申朔，故云「甲子會逢三朔旦」，益可爲確據矣。【詰案】合註此論三申三朔甚當。其後周益公用三丁，亦從此得法也。但多引「或云」《長編》二條，不能割捨，自爲牽混。六年八月，出公於穎，七年正月，公在穎州。據本集劄子，凡教坊致語等文字，皆前一月進呈，既以七年正月論，即應作於六年十二月內，公何由撰內廷樂語，此毋庸更考也。惟四年春中，尚在翰林學士知制誥任，今定爲四年作，則三申三朔之說，不求合而自合矣。

旋復陰陽，配五支於六幹；誕彌歲月，與元日爲三申。神后降慶於當年，曾孫效誠於茲旦。不煩巧歷，自契真符〔七〇〕。道俗謹謠〔七一〕，天人協應〔七二〕。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姒，德配唐虞。上推顧託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寶慈與儉，蹈光獻〔七三〕之成規；〔合註〕宋仁宗曹后諡光獻。却狄安邦，襲武烈〔七四〕之餘慶。〔合註〕《東都事畧》：高瓊諡武烈，宣仁后爲其曾孫女。故曰襲餘慶也。三朝順履，萬壽維新。雖絳縣之老人，難窮甲子；如楚南之靈木，莫計春秋。臣賤等草茅，心傾葵藿。采民謳〔七五〕於擊壤，效樂語之陳詩。

媧皇得道自神仙〔七六〕，〔合註〕以女媧比太皇太后也。金母長生不計年〔七七〕。甲子會逢三朔日，歲星行看兩周天〔七八〕。消兵漸覺腰無犢，種德方知福有田。〔查註〕《法論》云：供父母曰恩田，供僧佛曰敬田，供疾病曰悲田，總名之曰福田。彤管何人書後會，椒花椿頌一時編。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七九〕

【誥案】熙寧九年九月九日，在密州作。合註引《紀年錄》作於熙寧八年者誤。時趙成伯尚未到密倅任也。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願祝大千〔八〇〕之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萸〔八一〕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八二〕，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居〔八三〕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材〔八四〕，上塵〔八五〕口號。

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願得唐兒舞一曲〔八六〕，〔查註〕《史記·五宗世家》：長沙定王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唐兒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莫嫌國小向長沙〔八七〕。〔合註〕《甕牖閑評》：《漢書註》云：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誥案】《漢書·禮樂志》：《唐山夫人樂》即《安世樂》，分奏《武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上句「唐兒舞一曲」，係兼用唐山事，本集似此串用，事實甚多，合讀其義自見。但取肉爛汁裏以氣勝之，並不計其雞豚狗彘也。亦不獨公，凡才大而法密，筆雋手不忙迫者，皆不肯逐句板用一事，以其平也。《甕牖閑評》謂舞乃長沙王發，非唐兒，東坡錯誤。此乃強作解事，今刪。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八八〕

【誥案】元豐元年三月，李公擇罷齊州，過徐，公大宴公擇，自謂一洗儒生酸氣，因作此詞。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况中年離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詰案】李公擇以寒食日至徐。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樂此。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爲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翁子暫還於會稽。知府學士，接好鄰邦，締交册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之辭，意勤於地主。力講【八〇】兩君之好，可無七字【九〇】之詩。欲使異時，傳爲【九二】盛事。

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詰案】本集徐州上皇帝書云：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半道已逢山簡醉，萬人爭看謫仙來。【詰案】李公擇至徐，公方出督城工，公擇爲三詩，立促公還。故答詩云：簿書鞿鼓不知春，佳句相呼賴故人。寒食德公方上冢，歸來誰主復誰賓。此聯，正道其初到情事。淮西按部威尤凜【九三】，【詰案】時公擇由齊州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置司舒州，卽今之皖江也。歷下懷仁首重回。【詰案】公是日約公擇飲，詩云：齊人愛公如子產，兒啼卧路呼不還。宋史·李常傳：齊多盜，半歲間誅七百人，奸無所匿。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查註】公擇在齊州，先生曾訪之，故有「去年留客」之句。【詰案】公以熙寧九年十二月，自密州徙河中府，十年正月，至齊州。

黃樓致語口號【九三】

【詰案】元豐元年九月九日，在徐州作。是日大合樂於黃樓，歌此詞。

百川反壑，五稼登場。初成【九四】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高高下下，既休畚鍤之勞；歲

歲年年，共睹茱萸之美。恭惟知府〔九三〕學士，民人所恃〔九六〕，憂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羨材〔九七〕，因備災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楚之淫名。〔詰案〕徐州守廡，有霸王廳，人不敢坐。公惡其淫名無實，折以蓋黃樓。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鐘殷地〔九八〕，竦萬目之觀瞻。實與徐民，長爲佳話。

一新〔九九〕柱石壯嚴闔，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燕子，〔詰案〕燕子樓，在徐州，公有登燕子樓詞。直將氣燄壓波神。〔詰案〕熙寧十年，河決澶淵，公既完城以聞。明年，神宗降勅獎諭，賜錢發粟，因改築徐城，就城門爲大樓，墾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能厭水也。山川尚遠當時國，城郭猶飄廣陌塵。〔合註〕陶淵明詩：素驥鳴廣陌。誰凭闌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王氏生日致語口號

〔詰案〕紹聖三年春中爲王子霞作。時惟子霞從公南遷，居惠三載，此因子霞生日而作。子霞是年年三十四，至七月而病沒，據致語，王氏卽子霞也。但子霞在惠，並未生子，而致語之「三山湯餅」，亦不指生子，觀口號不及生子，而以爲壽作結，信爲生日之詞矣。各註皆作王氏生子口號，本集亦作王氏生子致語口號，並誤。今改定。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事協紫銜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伏以某人女郎，蒼梧仙裔，〔詰案〕此用王妙想事。南海貢餘。〔詰案〕此用盧

眉娘事。憐謝端〔二〇〕之早孤，潛炊相助；歎張鎬之沒興，遇酒輒歡。〔合註〕《唐書·張鎬傳》：字從周，博州人。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務。采楊梅而朝飛，擘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萬里乘桴，已慕仲尼而航海；五絲繡鳳，將從老子以俱仙。東坡居士，罇俎千峰，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餅，〔詰案〕《松窗錄》：王后謂明皇曰：「不記阿忠脫紫半臂爲生日湯餅耶？」《唐書》亦載。共傾九醞之仙醪。尋香而來，苒天風之引步；此興不淺，炯江月之升樓。〔詰案〕時寓合江樓，方營白鶴新居，未成，子霞竟沒於是樓。

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筍穿階晝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查註〕《續仙傳》：孫思邈隱於太白山，學道。偶出，見牧牛童子殺小蛇，已傷出血，思邈脫身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內。後月餘出行，見一白衣少年，以馬載之，偕行如飛，到一城郭，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端正美貌，袷帽絳衣，侍從甚衆。俄頃，延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拜，曰：「此兒癡騃，爲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青蛇，即訝此何所也？潛問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留連三日，命其子取龍宮藥方三十首與先生。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歸山，深自爲異。紫簫來問玉華君。〔合註〕《雲笈七籤》：天皇上尊者，是上清真人之典禁主玉華仙女之母，故號玉華三元君也。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鑑人。〔合註〕《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黧黑而甚美，光可以鑑。註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萬戶春風爲子壽，〔詰案〕嶺南有萬家春酒。口號作於春日，故又云萬戶春風也。據此句，信爲生日之作。坐看滄海起揚塵。

卷四十六校勘記

〔一〕 誥案施註原編第四十卷載翰林帖子詞五十四首。首後有「詞缺而目錄猶存」七字。案：《翰林帖子詞》五十四首，見施乙。今刪去「詞缺」云云七字。

〔二〕 春帖子詞公自註元祐三年。閱古樓三希堂石刻收有春帖子詞十八首，題作「元祐三年春帖子詞」，題下書「翰林學士臣蘇軾進」；詩後書「二年（指元祐）十二月五日進」，後四日書以示裴維甫，空格書「軾」字，有「子瞻」印文。七集「帖子」作「貼子」。施乙題作「春日」。施乙、七集無「元祐三年」條自註。

〔三〕 皇帝閣六首。三希堂石刻收「靄靄」、「暘谷」、「草木」、「聖主」四首。

〔四〕 靄靄。施乙、三希堂石刻作「藹藹」。

〔五〕 農祥正。查註、合註：「正」一作「慶」。

〔六〕 老稚。施乙、三希堂石刻、七集作「父老」。

〔七〕 河湟。施乙作「湟河」。

〔八〕 雖有象。施乙作「須有象」。

〔九〕 侍御。施乙、七集作「侍衛」。

〔一〇〕 憂勤。七集作「憂懃」。

〔一一〕 皇太后閣六首。三希堂石刻有此六詩，無「六首」二字。

〔一二〕 倚欄。施乙、三希堂石刻作「猗蘭」。施註引《漢武故事》：「景帝王后夢日入懷，生武帝於猗蘭殿。」

紀校：宜從石刻。今仍其舊。

〔二二〕亦偶 三希堂石刻、七集作「豈亦」。

〔二四〕銀罌 施乙作「銀鈎」。施註引《晉書·索靖傳》：「草書之爲狀也，婉如銀鈎，飄若驚鸞。」三希堂石刻作「銀罌」。

〔二五〕鬼章 原作「果莊」。今復舊貌。刪去此條誥案「果莊史作鬼章，本集同，今據合註遵改」十五字。

〔二六〕皇太妃閣五首 三希堂石刻有此五詩，無「五首」二字。

〔二七〕葦桃 七集作「葦排」，疑誤。施註引《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訖，設桃梗、鬱壘、葦茭，以葦戟桃仗，賜公卿、將軍、諸侯。」

〔二八〕風先應 施乙作「風光應」。三希堂石刻作「風先應」。施註引謝玄暉詩：「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

〔二九〕擢九層 施乙作「耀九層」。三希堂石刻作「擢九層」。

〔三〇〕儉 查註：一作「健」，訛。合註：一作「建」，訛。

〔三一〕大練 查註作「太姒」。

〔三二〕瞻瑞氣 施乙、三希堂石刻作「占瑞氣」。

〔三三〕夫人閣四首 三希堂石刻有「綵勝」、「細雨」、「扶桑」三首。

〔三四〕鏤新語 七集作「縷新語」。

〔三五〕端午帖子詞 施乙題作「端午」。

〔三六〕元祐三年 施乙、七集無此條自註。

〔三七〕争儲 施乙作「深儲」。

〔三八〕講餘 七集作「講徐」。

〔三九〕藉田 原作「藉田」，《春帖子詞·皇帝閣》其五作「藉田」，今從。按「藉田」、「籍田」通。

〔四〇〕千歲 盧校：「千載」。

〔三一〕扣河章 施乙作「和河章」。

〔三二〕外廷 施乙作「外庭」。

〔三三〕吾君 施乙作「君王」。

〔三四〕萬歲 七集作「萬壽」。

〔三五〕初裏棟 施乙、七集作「初室棟」。查註、合註：別本「棟」作「練」。翁方綱《蘇詩補註》卷七：「宋袁

質甫《甕牖閑評》：東坡《端午帖子》，《藝苑》謂「棟」當作「練」。然余家收得東坡親寫此帖子墨刻，

范至能參政刊在蜀中，其「棟」字不曾改，只作此「棟」字。」

〔三六〕閔楚 施乙作「閔古」。

〔三七〕沅湘 七集作「湘沅」。

〔三八〕要令 施乙作「望隨」，七集作「要隨」。

〔三九〕沉李 查註作「浮李」，謂「疑當作『沉』」。施乙、七集均作「沉」。

〔四〇〕 繭 查註、合註：一作「縷」。

〔四一〕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七集無「致語口號」四字，另行書「教坊致語」四字。

〔四二〕 懷月 七集作「衷月」。

〔四三〕 千秋 七集作「千年」。

〔四四〕 濬哲 七集作「睿哲」。

〔四五〕 禹湯 查註、合註作「湯禹」。

〔四六〕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七集無「致語口號」四字，另行書「教坊致語」四字。

〔四七〕 大烹 七集作「大亨」。

〔四八〕 以爲 七集作「以謂」。

〔四九〕 曷 合註：查本作「無」。

〔五〇〕 親觀 七集作「幸觀」。

〔五一〕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七集無「致語口號」四字，另行書「教坊致語」四字。

〔五二〕 祚漢 七集作「胙漢」。

〔五三〕 臣猥以 「臣」原缺，七集「猥」前有「臣」字，據補。本卷《集英殿春宴教坊詞致語口號》結尾亦有

「臣猥以」云云。

〔五四〕 盛日 七集作「盛旦」。

〔五五〕 計春 七集作「討春」，疑誤。

〔五六〕侍從 合註：一作「舊侍」。

〔五七〕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七集無「致語口號」四字，另行書「教坊致語」四字。

〔五八〕華封 七集作「堯封」。

〔五九〕濫塵 七集作「歷塵」。

〔六〇〕謠誦 七集作「謠頌」。

〔六一〕紫宸殿正旦教坊詞致語口號 七集無「致語口號」四字，另行書「教坊致語」四字。

〔六二〕振振 七集作「師師」。

〔六三〕集英殿春宴教坊詞致語口號 七集無「致語口號」四字；另行書「教坊致語」四字，空格後書「中和

化育萬壽排場」八字。外集同七集。

〔六四〕元祐三年六月罷春宴八月罷秋宴 「六月」二字原脫，今訂補。

〔六五〕方祚 七集作「方胙」。

〔六六〕中昃 外集作「中吳」，疑誤。

〔六七〕蕪才 外集作「無才」。

〔六八〕九奏均 七集、外集作「九奏純」。

〔六九〕齋日致語口號 外集題作「太皇太后誕日致語」。

〔七〇〕真符 外集作「真無」。

〔七一〕謹謠 外集作「謹謳」。

〔七二〕 協應 外集作「協意」。

〔七三〕 光獻 外集作「光憲」。

〔七四〕 武烈 七集、外集作「烈武」，合註謂「烈武」訛。

〔七五〕 民謳 外集作「民謠」。

〔七六〕 神仙 外集作「成仙」。

〔七七〕 計年 七集作「記年」。

〔七八〕 兩周天 七集、外集作「百周天」。

〔七九〕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 外集題作「密倅趙成伯室人生日致語」；題下原註：「與其婦子同日，故作戲。」

〔八〇〕 願祝大千 外集作「共祝千年」。

〔八一〕 茱萸 七集作「茱菊」。外集作「萸菊」。

〔八二〕 龐公 外集作「龐翁」。

〔八三〕 叨居 外集作「叨塵」。

〔八四〕 蕪材 外集作「微才」。

〔八五〕 上塵 外集作「上陳」。

〔八六〕 願得唐兒舞一曲 外集作「但使唐兒歌一曲」。

〔八七〕 莫嫌國小向長沙 外集作「莫嫌小國問長沙」。

〔八八〕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 外集無「口號」二字。

〔八九〕力講 外集作「方講」。

〔九〇〕七字 七集、外集作「七子」。

〔九一〕傳爲 七集作「爭傳」。

〔九二〕威尤凜 外集作「威先凜」。

〔九三〕黃樓致語口號 外集題作「徐州重陽宴黃樓致語」；題下原註：「時水已退。盧校：『如此稱謂，如此頌美，斷非坡公自作。趙敞江云然。愚意代樂部致詞，似亦可爾。』」

〔九四〕初成 外集作「新成」。

〔九五〕知府 外集作「知郡」。

〔九六〕所恃 外集作「所侍」，疑誤。

〔九七〕羨材 外集作「羨財」。

〔九八〕殷地 七集、外集作「隱地」。

〔九九〕一新 外集作「一時」。

〔一〇〇〕謝端 七集作「謝瑞」。

蘇軾詩集卷四十七

補編古今體詩六十七首〔一〕

嚴顏碑〔二〕○在忠州。顏卽巴郡太守，事見〔蜀志〕張飛傳〔三〕。

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爲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碁几○。國亡君已執〔四〕，嗟子死誰爲○。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爲病悻〔五〕。

○〔合註〕王本古迹類，舊王本同。〔查註〕〔元和郡縣志〕：後漢巴東郡，唐貞觀八年改忠州。〔合註〕〔元和志〕缺，當作〔寰宇記〕。又按，〔名勝志〕：州西五十里，江中高阜，名塘土洲，有嚴顏墓碑及祠。查本附〔樂城集〕作，今不載。

○〔王註續曰〕益州牧劉璋畏曹公，遣法正迎先主，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先主將步卒數萬人益州，遂圍成都，璋出降。〔合註〕見〔蜀志〕先主傳。又按，先生有論云：孔明運劉璋，失天下義士之望，卽此詩意也。

○〔合註〕〔左傳〕：僖公十五年，有死無二。

○〔合註〕〔碁〕，同〔碁〕。

○〔合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註：「爲」，於僞反。

⊙〔王註〕三國·蜀志·張飛傳：先主人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馮註〕漢·田延年傳：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悖。」師古註：「悖」，心動也，音揆。

永安宮〔六〕⊙今夔之永安門，即宮之遺址也〔七〕。

千古陵谷變⊙，故宮安得存。徘徊問耆老〔八〕，惟有永安門。遊人雜楚蜀，車馬晚喧喧⊙。不見重樓好⊙，誰知昔日尊。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遭燔⊙。

⊙〔合註〕王本古迹類，舊王本宮殿類。〔馮註〕蜀地記：永安宮，在夔州府治東，今之府學也。先主為陸遜所敗，還至白帝，建此，即諸葛亮受遺命處。〔合註〕潛確類書所載同。又〔馮註〕杜子美詠懷古迹：崩年亦在永安宮。〔查註〕名勝志：三國志云：先主伐吳，不利，自夷陵道還，改白帝為永安郡，仍於州西七里築永安宮。〔水經〕：江水又東逕永安宮南注。劉備終於此。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人峽所無。樂史謂公孫述築者謬。〔合註〕太平寰宇記：前云：劉先主改魚復為永安，仍別置永安宮；後云：永安宮，漢末公孫述所築。或述築宮，而先主後改名永安也。又〔查註〕人蜀記：夔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為州倉。州治在宮西北。永安門，無可考，以地理揆之，當是夔之西門。

⊙〔玉註〕詩·小雅·節南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合註〕徐陵長安道詩：喧喧擁車騎。

④〔合註〕《荀子》：重樓疏堂。

⑤〔王註〕《蜀志》：先主伐吳，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陸遜大破先主軍。先主還，殂於永安宮。

⑥〔馮註〕《三國志》：法正傳：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查註〕《三國志》：章武二年，先主自巫峽至夷陵界，立數十屯。吳將陸遜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破其四十餘營。

戲作賈梁道詩〔九〕并引〔一〇〕

王凌謂賈充曰：「汝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是〔二〕觀之，梁道之忠於魏也久矣。司馬景王既執凌歸，過梁道廟〔三〕，凌大呼曰：「我亦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見凌與梁道守而殺之。二人者，可謂忠義之至，精貫於神明矣〔四〕，然梁道之靈，獨不能已其子充之姦，至使首發成濟之事，此又理之不可曉者也。故予戲作〔五〕詩云①。嵇紹似康爲有子②，郗超叛鑒是無孫③。如今更恨賈梁道〔六〕，不殺公閔殺子元④。

①〔合註〕七集本、宋刊施註本目錄、外集本題俱作「嵇紹似康」。王本詠史類，舊王本同。

②〔合註〕外集題引云：司馬宣王既執王凌而歸，過賈遠廟，大呼曰：「賈梁道，我亦大魏之忠臣也。」及宣王病，見凌與遠共守，皆殺之。遠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凌嘗謂充：「卿非賈梁道之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遠之忠於魏蓋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余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叛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

物。故亡晉者，卒充也。戲作小詩云。〔查註〕《晉書·賈充傳》：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闕。軍將敗，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養汝〔二六〕，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闕。又，慎案《三國·魏志》：王凌謂齊王不任天位，欲迎立楚王彪，遣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以白司馬宣王，宣王將中軍討凌。凌勢窮，乘船出迎，面縛水次，宣王承詔送還京師。凌至項，飲藥死。干寶《晉紀》曰：凌到項，見賈逵祠，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於魏之社稷者，唯汝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宣王有疾，夢凌、逵爲厲，遂薨。據此，則殺王凌者，乃仲達，非子元也。《困學紀聞》云：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此其證也。先生蓋譌記爲景王事，故恨梁道不殺公閔而殺子元耳。又，慎案：此詩，施氏原本不載，外集編第三卷，鳳翔時作也。〔合註〕七集本載續集，至宋刊施註本目錄，在遺詩二十九首中，編卷四十內。又，先生詩中固譌仲達爲子元，而外集題作宣王，今已補探題下。又，黃徹《蚤溪詩話》：坡詩「不殺公閔殺子元」。按《晉紀》，王、賈所殺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云云。然則宋人已先查氏而辨之矣。

③〔施註〕《晉·嵇紹傳》：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武帝，徵之。起家秘書丞。蕩陰之敗，百官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遂被害於惠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請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資治通鑑》：司馬溫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④〔施註〕《晉·郝超傳》：桓溫辟爲參軍。溫懷不軌，超爲之謀。超祖鑒，字道微，史臣稱道微忠勤。

⑤〔王註子仁曰〕公閔，賈充字。子元，司馬景王字。

嘲子由〔一七〕①

堆几盡埃簡①，攻之如蠹蟲②。誰知聖人意，不盡書籍中。曲盡絃猶在，器成機見空③④。妙哉斲輪手，堂下笑桓公⑤。

①〔查註〕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載續補下卷，止有前四句。今從外集採其全篇，編倅杭卷中。〔合註〕王本嘲謔類，七集本載續集，亦皆止前四句。舊王本缺。

②〔馮註〕嵇康《與山濤書》：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

③〔馮註〕韓退之《雜詩》：「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攻，專治也，如《考工記》攻木、攻金之類。

④〔馮註〕《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曰：「公之所讀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合註〕《莊子》註：魄，又作粕，音同。

題永叔會老堂〔一九〕①

三朝出處共雍容，歲晚交情見二公。乘興不辭〔三〕千里遠，放懷還喜一樽同②。嘉謀定國垂青史③，盛事傳家有素風④。自顧塵纓〔三〕猶未濯⑤，九霄終日羨冥鴻。

①〔查註〕慎案，施氏原本、新刻俱失載此詩，今從別本補入。〔合註〕王本題詠類，七集本載續集，外集亦載此詩。然與歐公原作，語意多複，疑非先生詩，是以舊王本、施本皆不載。又閱他本批亦載黃氏云：詩中語氣，似非公作；且題中直書永叔，蘇公亦不應有此。

①〔合註〕溫庭筠詩：放懷親蕙芷。

②〔合註〕「嘉謀」見《書經》，「定國」見《禮記》。《文選》江文通上書：並圖青史。

③〔合註〕《文選·典論》：不朽之盛事。

④〔合註〕《北山移文》：今見解蘭縛塵纓。

留題徐氏花園二首〔三三〇〕

其一

莫尋羣玉山頭路，莫看劉郎觀裏花〔三三〕。但解閉門留我住，主人休問是誰家。

①〔合註〕王本題詠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補施註本在續補遺下卷。〔查註〕慎按此二首，施氏原本不載，諸刻本所載，共三首，題云「藏春塢」。今據外集，以「莫尋羣玉山頭路」一首、「退之身外無窮事」一首係此題之下。其「朱閣前頭露井多」一首，題云「密州藏春塢」。分編兩卷，以正諸刻之訛。〔合註〕查氏所云諸刻本，當指王本、補施註本。今考七集本，三首，題亦統作「藏春塢」。又此三本，皆第一「退之」云云，第二「莫尋」云云，第三「朱閣」云云。今仍查氏二首，從外集題。「朱閣」一首，編入他集互見卷中。

其二

退之身外無窮事①，子美樽前欲盡花〔三四〕。更有多情君未識〔三五〕，不隨柳絮落人家②。

①〔合註〕退之詩，止有「莫憂世事兼身事」之句。吳蘭庭云：杜子美《絕句漫興》詩「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

杯」豈東坡誤記爲韓句耶？

○〔合註〕杜子美《曲江》詩：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

○〔合註〕用劉禹錫詩，見卷二十一《次韻答元素》詩王註。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三六〇〕

推倒垣牆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三七〕。若教從此成千里，巧歷如今也被謾〔三八〕。

○〔查註〕《咸淳臨安志》：開軒，在合澗橋西北。元祐中有李居士者居此，與東坡往還，名失考〔三九〕。慎案，此詩施氏

原本不載，外集編第四卷倅杭時作，本題下自註有「李必節推」四字，則李居士卽李必也。《咸淳志》失於詳考，今補註。〔合註〕王本仙釋類，七集本載續集，補施註本載續補遺下卷。

○〔馮註〕《莊子·齊物論篇》：巧歷不能得。

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三六〇〕。

其一

首斷故應無斷者，冰銷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三〕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

○〔合註〕王本禪悟類，舊王本戲贈類。

○〔王註〕《圓覺經》云：菩薩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滅。譬如有人自斷其首，首已斷，故無能斷者，則以礙心自滅諸礙，礙已斷滅，無滅礙者。

○〔王註〕《圓覺經》云：善男子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爲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湯消冰，無別有冰，知冰銷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傳燈錄》：譬如寒月，水結爲冰，及至暖時，冰釋爲水。

其二

有主還須〔三〕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塵○。只從半夜安心後，失却當前覺痛人○。

○〔王註續曰〕主賓對代之法，不免有物我也。

○〔王註援曰〕六祖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合註〕原註作六祖詩，所引句亦舛訛，今校正。

○〔王註〕《楞嚴經》：畢陵伽婆蹉言：毒刺傷足，舉身疼痛，覺清淨心，無痛痛覺。又〔堯卿曰〕慧可大師，父感異光照室，母因而懷妊。及長，遂名之曰光。後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大道匪遙，汝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名神光。翼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爲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師視其頂骨，如五峯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摩大士，汝之師也。」光受教，造於少室，參達摩，果傳衣得法焉。〔合註〕見《傳燈錄》。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韻一

笑〔三三〕○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三三〕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世言檢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

十韻〔三五〕。何如低唱兩三杯。世傳，陶穀學士買得黨太尉家故伎。遇雪，陶取雪水，烹團茶，謂伎曰：「黨家應不識此？」伎曰：「彼粗人安有此景，但能於銷金煖帳下，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陶默然愧其言〔三六〕。莫言〔三七〕衰髮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三八〕⑤。知道文君隔青瑣〔三九〕，梁園賦客肯言才〔四〇〕⑥。聊答來句，義取婦人而已，罪過，罪過〔四一〕。

①〔合註〕王本嘲醜類，舊王本婦女類，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成伯時爲尚書郎，倅密州。先爲眉之丹稜令，邑人稱之。通守臨淮。先生移守膠西，又佐是邦。爲人簡易疎達，表裏洞然。勤於吏職，親官事如家事。先生作《密州通判廳壁記》，稱予之。此段見施氏原註第十一卷，新刻本刪去，今補錄移註於此。又，慎按：此詩，施氏原本編遺詩三十三首卷中，今據外集移編於此。

②〔施註〕韓退之《短燈檠歌》：黃簾綠幙朱戶閉。〔合註〕參寥詩：煖屋繡簾紅地爐。

③〔施註〕《雜五行書》：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經三日，洗之乃落。它女効壽陽落梅之異，作梅花粧。

④〔合註〕鄭谷詩：登龍心在思高吟。

⑤〔施註〕《文選》曹子建《洛神賦》：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歲華紀麗》：趙飛燕舞，宛轉如流風之迴雪。《白氏六帖》亦云。

⑥〔王註續曰〕文君，司馬相如妻。青瑣，窗名。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召鄰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李註〕《世說》：韓壽美姿容。賈充女於青瑣窗中看見壽，悅之。〔合註〕姚亢宗曰：此翻用文君從戶窺意也。李註韓壽事似泥。

成伯家宴，造坐無由，輒欲效顰而酒已盡，入夜，不欲煩擾，戲作小詩，求數酌而已。

道士令嚴難繼和，僧伽帽小却空迴。隔離不喚鄰翁飲，抱甕須防吏部來。道士令，悅神樂中所謂離而復合者。杜詩云：肯與鄰翁相對飲，隔離呼取盡餘杯。

○〔合註〕王本嘲謔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

○〔合註〕句未詳。

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

坐來真箇好相宜，深注脣兒淺畫眉。須信楊家佳麗種，洛川自有浴妃池。

○〔合註〕王本貽贈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以上二詩，以題考之，亦密州作。施氏原本不載，今

從新刻續補下卷，因地移編。

○〔合註〕梁簡文帝詩：春風本自奇，楊柳最相宜。

○〔合註〕白樂天詩：烏膏注脣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又，「畫眉」字，見《漢書》。

○〔馮註〕《一統志》：楊妃池，在灌縣。妃父玄琰為蜀司戶，生妃於此。按，「洛」當作「灌」。〔查註〕《太平寰宇記》：灌

縣有楊妃池。《太真外傳》：楊玄琰為蜀州司戶，生貴妃於此。兒時嘗誤墮此池。《名勝志》引《志》云：在縣東二十里，今為丘，洪二姓之宅。

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四〕○

樂事難并真實語○，坐排用意多乖誤。興來取次〔四〕或成歡，瓦鉤却勝黃金注○。我生禍患久不擇，肯爲一時風雨阻！天公變化豈有常○，明月行看照歸路。

○〔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載續補上卷。以題考之，當是在密州作，今移編於此。

○〔合註〕用謝靈運語，見前〔次韻楊褒詩〕註（按，在卷六）。〔馮註〕王勃〔滕王閣序〕：四美具，二難并。〔金剛經〕：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李義山詩：若信貝多真實語，三生同聽一樓鐘。

○〔馮註〕〔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馮註〕〔西陽雜俎〕：天公姓張名堅，漁陽人。乘白龍，振策登天。〔合註〕句用杜子美詩意，見前〔夜泛西湖〕詩註（按，在卷七）。

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四六〕○

既聚伏波米，還數魏舒籌○。應笑蘇夫子，僥倖得湖州。

○〔合註〕王本嘲謔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據詩語，乃自徐移湖時作。今從續補下卷移編。

○〔馮註〕〔晉·魏舒傳〕：舒爲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

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統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次韻回文三首〔四七〕〇

其一

春機滿織回文〔四〕錦〇，粉淚揮殘露井桐〇。人遠寄情書字小，柳絲低日晚庭空。

〇〔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題作「再次前韻」；註云：係織錦圖上回文。補施註本載續補遺下卷，題與七集本同。〔查註〕詩格類苑謂：回文出於竇滔妻所作。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慎按：傅咸有回文反覆詩，温嶠亦有回文詩，皆在竇妻前。

〇〔合註〕徐陵樂府：春機當戶前。

〇〔合註〕李端樂府：惟餘壞粉淚。陸龜蒙詩：朱閣前頭露井多，碧梧桐下美人過。

其二

紅箋短寫空深恨〇，錦句新翻欲斷腸。風葉落殘驚夢蝶，戍邊回雁寄情郎〇。

〇〔合註〕韓翃詩：紅箋色奪風流座。

〇〔合註〕元微之詩：悵望悲回雁。韓偓詩：書中說却平生事，猶疑未滿情郎意。

其三

羞雲斂慘傷春暮〔咒〕，細縷詩成織意深。頭畔枕屏山掩恨，日昏塵暗玉窗琴〔五〇〕。

○〔合註〕梁簡文帝詩：何時玉窗裏。

附江南本織錦圖上回文原作三首〔五二〕

其一

春晚落花餘碧草①，夜涼低月半枯桐。人隨遠雁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②。

○〔合註〕王本題詠類，舊王本同，皆題作「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施本同。七集本載前集，題亦同。查氏增「附江南本」四字，今從之。〔王註次公曰〕回文詩，起於竇滔妻蘇氏，於錦上織成之。蓋順讀與倒讀皆成詩句也。第二篇「千字錦」，第三篇「回文錦」，皆用此事。蓋晉書·列女傳：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回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也。〔查註〕《百家詩話》引《茗溪漁隱叢話》。後集云：《東坡後集》有《題織錦回文》三首「春晚落花餘碧草」云云。《淮海集》載先生跋云：余少時見江南本，其後有人題詩十餘首，皆奇絕，今記其三。然則此詩非東坡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記江南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卽《叢話》前集所載回文五首是也。世以爲少游作，亦非也。又云：慎按：《經籍志》有《江南集》十卷。今其詩訛入先生集中。又和人回文五首，卽少游所記江南本詩也。施氏補註本載續補遺下卷。謹據《百家詩話》，以《再次前韻三首》爲先生作，而以《織錦圖上回文三首》附於後。其和人回文五首，則移置他集互見卷中，用正諸刻之訛。〔合註〕五首，王本載酬和類，七集本載續集，係孔毅父作，故仍列他集互見卷。至「春晚」三首，七集本在《東坡前集》，並不在《後集》中，查氏所引誤也。至此三首，究難定爲非先生

作，今仍從查氏，附列於此。

○〔施註〕杜子美《蜀相》詩：映階碧草自春色。

○〔王註〕杜子美《晚晴》：江色映疎簾。

其二

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愁繁骨，淚灑縑書恨見郎○。

○〔合註〕白樂天詩：戲團稚女呵紅手。

○〔王註〕司馬子長《報任安書》：腸一日而九回，屠則忽忽若有所忘。

○〔施註〕《後漢·蔡倫傳》曰：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

其三

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是斷絃琴○。

○〔王註〕《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其詞曰：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間，明且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嬌？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施註〕《後漢·列女蔡琰傳》引劉昭《幼童傳》：邕故斷琴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數日前，夢一僧出二鏡求詩，僧以鏡置日中，其影甚異，其一

如芭蕉，其一如蓮花，夢中與作詩〔三五〕①

君家有二鏡，光景如湛盧②。或長如芭蕉，或圓如芙蓉。飛電著子壁〔三〕③，明月入我廬。月下合三璧，日月跳明珠〔五〕。問子〔三〕是非我，我是〔五〕非文殊④。

①〔合註〕王本詠物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載續補上卷；外集編黃州卷中，今從之。

②〔馮註〕《越絕書》：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爲大劍三，小劍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

③〔合註〕用韓退之詩，見《樂全先生生日》詩註（按，在卷二十一）。

④〔馮註〕《楞嚴經》：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如第二月，誰爲是月，又誰非月，又於自心現大圓鏡。

贈人〔五七〕①

別後休論信息疎②，仙凡自古亦殊途③。蓬山路遠人難到④，霜柏威高道轉孤。舊賞未應忘楚國〔五〕，新詩聞已滿皇都。誰憐澤畔行吟者，目斷長安貌欲枯⑤。

①〔合註〕王本貽贈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據外集，編第六卷黃州時作，今從新刻續補下卷移編。

②〔馮註〕李陵《答蘇武書》：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③〔馮註〕《易·繫辭下》：殊途而同歸。

④〔馮註〕李義山詩：劉郎已恨蓬山遠，又隔蓬山一萬重。

⑤〔合註〕玩詩句，其人由官荆楚而內召入汴都者，不知所指。至外集，此詩在《李委吹笛》及《送酒與崔誠老》與《郭生遊寒溪》三詩後，不知查氏何以定編於此？（按，查註、合註此詩編《贈黃山人》後，《問大冶》……前。）

寄子由〔五九〕①

厭暑多應一向慵，銀鈎秀句益疎通。也知堆案文書滿，未暇開軒硯墨中。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柳漫搖風。吏曹不是尊賢事，誰把前言語化工？

①〔合註〕王本簡寄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先生前後寄子由詩，年月率可考。此篇，施氏原本不載，《樂城集》亦無和章。新刻本編續補下卷中。玩語意，子由是時當在高安。今依外集移編于此。〔合註〕詩意未見確在高安，且未必是先生作。今姑仍查氏所編耳。

②〔馮註〕《隋書》：楊素見柳，調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

③〔馮註〕《蜀志》：杜瓊謂譙周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題沈君琴〔六〇〕①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攜其友人沈君十二〔六〕琴之說，與高齋先生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

示予。予不識沈君，而讀其書，乃得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其〔六三〕十二琴之聲。予昔從高齋先生遊，嘗見其寶一琴，無銘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十二琴者，待其琴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八月〔六三〕。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王本詠物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題止「琴詩」二字。吳君采事迹失考，沈君名失考。高齋，趙清獻閔道也，見前〔高齋〕題註（按，在卷十九）。〔查註〕本集〔十二琴銘〕：一震林孤桐，二香林八節，三號鐘，四玉磬，五松風，六古媧簧，七南風，八歸鶴，九秋風，十漁樵，十一九州璜，十二天球。又，黃山谷亦有〔張益老十二琴銘〕，自註云：名損。而十二琴之名，多有不同，第一首題云澗泉，第八首題云舞胎仙，第九首題云秋思，第十一首題云九井璜。錄以備考。又，慎案：施氏原本不載，新刻編續補下卷，題止「琴詩」兩字。今據外集，采錄全題。又，本集〔與彥正判官尺牘〕云：古琴遂蒙輟惠，快作數曲，拂歷鏗然，試以一偈問之，云云。卽此四句也。

○〔馮註〕〔楞嚴經〕：譬如琴瑟、笙篪、琵琶，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衆生，亦復如是。又，偈云：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緣離，是則常真實。此詩宗旨，大約本此。

洗兒戲作〔六四〕

人皆養子望聰明〔六四〕，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六五〕，無災無難到公卿。

○〔合註〕王本高興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無「戲作」二字。〔查註〕慎案：此詩，施氏原本載遺詩卷中。今據外集移編。詩中有玩世疾俗之意，當是生幹兒時所作，故附於此。〔合註〕外集此詩編後知杭州卷中。洗兒事習

見。王建詩，內人爭乞洗兒錢；《東京夢華錄》，生子滿月，為洗兒會。

○〔施註〕白樂天《哭皇甫冉七》詩：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

贈江州景德長老〔六五〕○

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欄。不須天女來相試，總把空花眼裏看。

○〔合註〕王本仙釋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曾子固《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云：初，景德寺幾廢，僧智暹

不舍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為佛殿、山門、兩廊、鐘樓與戒壇，統為屋若干區，費錢二十餘萬。不知即其人否？又，慎案：施氏補註，此詩在續補下卷中，今因地附編。

半山亭〔六六〕○

登嶺勢巍巍，蓮峯太華〔六六〕齊○。凭欄紅日早，回首白雲低○。松柏月中老，猿猴物外啼。禪師吟絕後，千古指人迷。

○〔合註〕外集此詩題首有「次韻」二字，王本題詠類，舊王本亭樹類，亦同。七集本載續集。〔查註〕《六朝事迹》：

報甯禪寺，由城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金陵志》：獨龍岡，有上下二定林寺，王荆公卜居於

二定林之間，名曰半山。又，慎案：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載續補下卷，今據外集移編。〔合註〕此詩似非先生作。

○〔馮註〕《山海經》：太華山在華陰，即西岳也。石壁直上如削成，最著者曰蓮花、明星、玉女三峰。〔合註〕《山海經》

並無此文。

③〔馮註〕寇準《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時準年八十歲。

常山贈劉鋹〔七〇〕①

劉侯年少日，駿馬拊便面②。援弓雁自落〔七二〕③，不待白羽貫。

①〔合註〕王本貽贈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在續補下卷，今因地附錄於此。〔合註〕此詩，安知其非守密州時作，且外集作「常州」，查氏別無證據，但云因地附錄，非也。今姑仍其舊。

又：王昶《金石粹編》載桂林泐波巖還珠洞題名，首列清源劉鋹逢時之名字，後書宣和己亥六月十六日。未知即此人否，至此詩似不全，此其首四句耳。

②〔馮註〕《漢·張敞傳》：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註：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亦曰屏面。

③〔馮註〕「虛弦落雁」，用《戰國策》更羸事。

送范德孺〔七三〕①

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遙想慶州千嶂裏，暮雲衰草雪漫漫②。

①〔合註〕王本紀行類，舊王本同，題作「過范縣訪德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載續補下卷。今因題附錄於此。

②〔合註〕劉長卿詩：蘆花十里雪漫漫。

獲鬼章二十韻〔七三〕一

青唐有逋寇^①，白首已窮妖。竊據臨洮郡，潛通講渚橋^②。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③。堅壘千兵破，連航一炬燒。擒姦從窟穴，奏捷上烟霄。詭異人圖像，歡娛路載謠。干誅非一事^④，伐叛自先朝^⑤。取道經陵寢，前期告廟祧^⑥。西來聞幾日，面縛見今朝。二聖臨雲陛^⑦，千官溢海潮。載囚車轆轤^⑧，失主馬蕭條^⑨。橫拜如蹲犬，胡裝尚衣貂。理卿辭具服^⑩，譯長舌初調^⑪。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逢太母，寬厚戴唐堯^⑫。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臯^⑬。藁街虛授首^⑭，東市偶全腰^⑮。困獸何須殺^⑯，遺雛或可招^⑰。威聲西振夏，武節北通遼。帝道有強弱，天時或長消^⑱。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⑲。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

○〔合註〕王本慶賀類，舊王本同。七集本載續集。〔王註子仁曰〕案，先生《謝御書》詩自註云：時熙河新獲鬼章。當在元祐之初。〔馮註〕《宋史·董德傳》：王韶既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踏白城。帝命邊臣招來之。熙寧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為刺史。《阿里骨傳》：董德病革，召諸酋領至青唐，謂曰：「吾一子已死，惟阿里骨母嘗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諸酋聽命。既嗣事，遣使修貢。元祐元年，封寧塞郡公。二年，遂逼鬼章，使率衆拒。洮州羌藥密者使所部怯陵來告，阿里骨執怯陵，藥密懼，攜妻子南歸，鬼章又使其子結吼覲入寇。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之，聽招其子以自贖。元祐三年，阿里骨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鬼章死，詔焚，付其骨。〔查註〕《宋史·哲宗本紀》：元祐二年四月，鬼章子結吼覲寇洮東，八月，岷州將種誼復洮

州，執鬼章青宜結，百官稱賀。《東都事畧》：西蕃傳：遼川首領阿里骨迫鬼章，竊據洮州。鬼章者，大酋也，桀黠有智謀，數爲邊患。神宗屢詔王韶，欲生致之。至是，與夏人解仇爲援，築洮州居之。劉舜卿遣种誼破其城，生擒之，以爲陪戎校尉。〔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八月戊戌，种誼復洮州，擒鬼章。初，誼捐金帛，結鬼章部下首領兀厮敦什南，使伺賊中動息。會遣人來報，鬼章駐洮州。誼卽言其狀於游師雄，師雄納其言。經略使劉舜卿觀望。及師雄至熙州，聞夏又遣大首領鬼名阿吳往青唐計事，阿里骨囚本朝使高昇，而青唐酋長或來告董德死，阿里骨故不發喪，復殺德妻心牟，囚温溪心，國人怨之。師雄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亟具利害，上於朝。不報。已而夏國主乾順，盡召十二監軍兵，屯會州天都山西南。國母與梁乙逋等率之，對蘭州通遠軍而營，欲與鬼章連謀入寇。師雄諜知之，謂舜卿曰：「事急矣，不可復待奏稟，宜聽誼等出兵。」舜卿不得已，從之。於是遣總管姚兕部洮西，誼部洮東。是月十五日，出師。十六日，兕破六逋宗。十七日，攻講朱城。十八日晚，誼至洮州，壁青藏峽。會夜大雨，及旦，重霧晦冥。誼引兵圍城。部分甫畢，霧忽開，羌望見，以爲從天而下，亟拒守。漢兵四面攻之，士皆糜爛，呼聲動天，一鼓破之，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馘數千，獲牛羊器甲數萬計。師雄度官軍必勝，前命工爲檻車，遂縛載鬼章送闕下。又〔查註〕慎案，熙河之役，構禍始於王韶。厥後邊釁大開，終釀靖康之禍。後世以爲罪魁者，當時且以爲功之首。通章用意在結處六句，慮患防微，隱然言外，深識遠見，與《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同而風刺微矣。此時，施氏原本失載，新刻本載在續補下卷。今據歲月編錄於此。〔合註〕《續通鑑長編》載先生言：捷奏朝至，舉朝夕賀。則邊臣聞之，將驕卒惰，後無以使。願朝廷鎮之以靜，示之以不可測。云云。卽詩中結句意也。又，《宋史·哲宗本紀》：二年十一月，獻鬼章於崇政殿，先生詩必作於是時，故詳敘獻俘之事，則不當編於九月十五賜御書詩之前也。今姑仍查氏之舊。

○〔查註〕《東都事畧》：真宗朝，以西蕃喃厮囉爲遼川首領，以温逋奇爲歸化將軍。後温逋奇謀亂，喃厮囉殺之，而改蒞青唐，故當時又呼青唐羌。

③張芸叟《畫墁集·種誼墓志》：姚兕統西河軍，出講朱城。其地在洮州。「朱」與「渚」音相近，當即講渚也。

④《畫墁集·種誼墓志》云：初，王師拓土，至枹罕，始建州縣，隴氏餘種，獨董種尚存。首領鬼章誘殺知河州景思元，董種遂復其國。元祐初，鬼章與夏國相結，知岷州種誼刺得其情，聞於朝，遣游師雄就商利害。師雄議與誼合，帥臣劉舜卿從之，遣總管姚兕統熙河軍趨講朱城，誼出哥龍峽，敗賊於邦令谷，追奔至洮州。鬼章拱手就執。

⑤〔王註續曰〕仿杜子美《歸夢》：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

⑥〔查註〕《畫墁集·種誼墓志》：鬼章就執，捷報至，奏告裕陵，以鬼章檻送京師。〔合註〕《周禮·天官》：前期十日。

⑦〔合註〕謝朓詩：十載朝雲陸。

⑧〔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十月，詔鬼章易檻車，護送大理寺，劾治以聞。引見，準辟囚例押入殿，以呂公著奏，鬼章始下獄也。

⑨〔合註〕王註「失主」引杜子美詩，見上卷《再和二首》註（按，在卷二十八，集成所引者爲施註）。又〔王註〕杜子美《瘦馬行》：毛暗蕭條連霜雪。

⑩〔合註〕《宋史·職官志》：大理寺，元豐官制，行卿一人，少卿二人。

⑪〔合註〕《唐書·裴矩傳》：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

⑫〔王註〕漢東觀故事，令郡國送梟，五月五日爲梟羹，賜百官。註：以惡鳥，故食之，欲絕其類也。

⑬〔合註〕諸葛武侯《後出師表》：夏侯授首。

⑭〔王註〕《三輔錄》：長安城中有藁街。《前漢書·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懸頭藁街。《史記·晁錯傳》：衣朝衣，斬東市。〔馮註〕《檀弓》：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⑤〔馮註〕《左傳·宣公十二年》：困獸猶鬪。

⑥〔查註〕先生論鬼章事宜劄子云：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合註〕《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十一月，以鬼章入見崇政殿，詰犯邊之狀，諭以罪當誅死，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自贖。鬼章服從，釋縛。三年八月，以鬼章爲陪戎校尉。

⑦〔馮註〕《史記》：宋義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

次韻子由題《憩寂圖》後〔七六〕①

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 前世〔七五〕畫師今姓李，不妨還作輞川詩。○

○〔合註〕王本書畫類，七集本載續集，題並止「憩寂圖」三字，補施註本同，查氏從之。今從外集。舊王本缺。〔查註〕子由詩敘云：元祐三年，子瞻、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取杜子美「松根胡僧憩寂寞」四句之意，復求伯時畫此，目爲《憩寂圖》。又，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載續補下卷，今據子由詩敘，移編於此。〔合註〕查氏此條，乃先生題《憩寂圖》詩之跋，並非子由詩敘也。見《東坡題跋》中。首云：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憩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曰：東坡雖是湖州派，云云。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并附魯直跋云：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據先生跋語，可知先生畫石，而伯時畫松。

是以樂城集題云：子瞻與李公麟宣德，共畫翠石、古木、老僧，謂之《憩寂圖》，題其後。正與先生此跋相合。惟任淵《山谷集》目錄註及《山谷題跋》中標題專指為伯時畫，皆誤也。至《山谷集》次韻詩二首，第一首云：松含風雨石骨瘦，法窟寂修僧定時。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出無聲詩。第二首云：龍眠不是虎頭癩，筆妙天機可並時。蘇仙漱墨作蒼石，應解種花開此詩。查本何以止附載前一首也？又案，任淵《山谷集》目錄註曰：子由題柳仲遠所藏李伯時畫胡僧《憩寂圖》，舊有跋云：元祐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子由題，東坡與山谷皆有和章。當是出試院後作。此查氏所據以編入三年也。但《東坡外集》載此詩于《上元韓康公坐侍兒求書扇上二首》之前，而此跋亦作「元祐二年正月十二日」，則似是二年所作。又考《樂城集》子由《次韻武昌西山》詩，尚在此詩之後，則并似元年所作。任淵所註年與日皆不同，未知其何所據？竊以三書互異，不能定其必應編入三年也。今姑仍查氏之舊，而辨識於此。

○〔合註〕湖州，指文與可。見題註。

○〔合註〕用王維詩「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句，互見前《王維、吳道子畫》詩註（按，在卷三）。

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山谷〕

彼哉嵇、阮曹，終以明自膏。靖節固昭曠，歸來侶蓬蒿。新霜著疎柳，大風起江濤。東籬理黃菊，意不在芳醪。白衣挈壺至，徑醉還遊遨。悠然見南山，意與秋氣高。

○〔合註〕王本書畫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載續補上卷，今據外集

移編。

○〔合註〕《晉書·嵇康傳》：鍾會憾康，言于文帝，害之。《阮籍傳》：鍾會欲致之罪，以酣醉獲免。今先生詩並云「以明自膏」，似有誤也。

○〔馮註〕顏延年《陶徵士誄》：夫實以諫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合註〕《漢書·鄒陽傳》：獨觀乎昭曠之道也。

○〔馮註〕杜子美《復愁》：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合註〕袁宏之《蘭亭詩》：漱水流芳馨。

○〔合註〕全用陶句。

○〔馮註〕杜牧詩：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

次韻黃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八二〕

前身陶彭澤，後身韋蘇州。欲覓王右丞，還向五字求。○詩人與畫手，蘭菊芳春秋〔八三〕。又恐兩皆是，分身來人流。○

○〔合註〕王本書畫類，舊王本同。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今從新刻本續補上卷附編于此。又按，《山谷集》失去題畫原作，無從採錄。

○〔王註續〕曰陶淵明、韋應物、王維皆善五言詩。〔馮註〕《唐書》：韋應物，河南人。性高潔，工詩。貞元中，歷蘇州刺史，世稱韋蘇州。又，王維，字摩詰。官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唐詩品彙·總論》：開元、天寶間，則有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大歷、貞元間，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隨州之閑曠。

○〔王註〕《金剛經》：須陀洹名爲人流，而實無所入。〔馮註〕《楞嚴經》：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查

註〕《金剛經》註：須陀洹此翻人流，得果證者約人流，而說即入八聖道之流也。

次韻黃夷仲茶磨〔八四〕①

前人初用茗飲時②，煮之無問葉與骨。寢窮厥味白始用③，復計其初〔八五〕碾方出④。計盡功極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創物⑤。破槽折杵向牆角〔八六〕，亦其遭遇有伸屈。歲久講求知處所，佳者出自衡山窟。巴蜀石工強鑄鑿，理疎性軟良可咄。予家江陽〔八七〕遠莫致，塵土何人爲披拂。

○〔合註〕王本詠物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黃廉，字夷仲，山谷之叔。山谷集中有《叔父夷仲行狀》：元祐元年，按察成都等路茶事。二年，權發遣都大茶馬。任淵《山谷年譜》註云：夷仲，元祐初爲都大提舉成都府路權茶。三年正月，除右司郎中。以時考之，正與東坡同朝。外集載此詩，題中作「黃夷仲」，諸刻本俱訛作「董」，今改正。〔合註〕考《宋史》本傳：廉，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除司農丞，權利州路轉運判官，爲監察御史裏行，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元祐元年，召爲戶部郎中，遣使按察蜀茶，以直祕閣提舉。明年，進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爲獄，改陝西都轉運司，拜給事中，卒。又考《續通鑑長編》：元祐二年十二月，朝奉大夫直祕閣黃廉爲左司郎中。〔查註〕《茶具十二圖》：茶磨，名石轉運，出衡山者佳。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載續補上卷，今移編于此。〔合註〕此詩不似東坡。何焯蘇詩批本亦云。

○〔馮註〕《茶經》：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郭璞云：早取爲茶，晚取爲茗。《天台記》：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查註〕《茶經》：杵臼，一曰碓。惟恒用者佳。

④〔查註〕《茶經》：碾以橋木爲之，次以梨、桑、桐、柘爲之，內圓而外方，長九寸，闊一寸七分。

⑤〔馮註〕《周禮·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和錢四寄其弟蘇〔八八〇〕

老來日月似車輪⑥，此去知逢幾箇春。昨夜冰花猶作柱〔八九〕，曉來梅子已生人。

⑥〔查註〕慎按：王氏舊註，先生《和穆父》詩凡二首。今從註中探出。〔合註〕施註引別本又載一篇「老來日月似車輪」云云，與王本註并舉一首同，但皆附題註中，今從查氏編。

⑦〔合註〕用白樂天詩，見前《次韻述古過周長官》詩註（按，在卷十）。

病後醉中〔九〇〇〕

病爲兀兀安身物，酒作逢逢〔九二〕人腦聲。堪笑錢塘十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

⑧〔合註〕王本書事類，舊王本雜賦類。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今從新刻續補下卷移編。

謝曹子方惠新茶〔九三〇〕

陳植文華斗石高⑨，景宗〔九三〕詩句復稱豪。數奇不得封龍額⑩，祿仕何妨似馬曹〔九四〕。囊簡久藏〔九五〕科斗字，劍鋒新瑩鸚鵡膏〔九六〕⑪。南州山水能爲助，更有〔九七〕英辭勝《廣騷》⑫。

○〔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今據外集守杭時作，從新刻續補下卷移編。〔合註〕曹子方時為轉運判官。此詩通體無謝新茶意，初疑題必有誤。後因劉貢父《彭城集》，有《送曹輔奉議福建轉運判官》詩兩首，下一首即此詩也。據此，則非先生詩矣。今並載劉集前一首，以資考証。馳傳典州名字高，溪山更不厭勤勞。吏逢照膽新磨鏡，事似屠牛已善刀。頗說團茶如澶酪，欲將丹荔比葡萄。使君詩思過泉湧，為賦佳篇悟此曹。又此詩七句云「南州山水能為助」，而黃山谷《和曹子方雜言》詩，亦有「想對西江彭蠡湖」句，疑子方曾官江西也。

○〔馮註〕陳植，陳思王曹植也。《南史》謝靈運云：「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合註〕李義山詩：用盡陳王八斗才。家大人註，以謝語檢尋《南史》未見，引宋人《釋常談》為註。

○〔馮註〕《史記》：李廣數奇不得封侯。又，韓說封龍領侯。

○〔馮註〕李長吉詩：鸚鵡淬花白鵬尾。註：鸚鵡似鳧而小，膏中瑩刀。

○〔合註〕《漢書·揚雄傳》：作書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

此君軒〔九六〕一

雲幢烟節十洲人，犀甲檀槍百萬軍。翳蒼叢生何足道，此君真是此君君。

○〔合註〕王本題詠類，舊王本竹類。七集本載續集。

○〔合註〕包何詩：市井十洲人。

○〔合註〕杜牧之詩：白羽八扎弓，腥歷綠檀槍。

○〔合註〕張華《鸚鵡賦》：翳蒼蒙籠。

⑤〔馮註〕按「此君真是此君君」，言竹之發生，必有所以爲之主者。猶《莊子·齊物論》所云「其有真君存焉」。《莊子·天地篇》又云：「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卽此君君同意。

參寥惠楊梅〔一〇二〕①

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②。莫共金家鬪甘苦③，參寥不是老婆禪④。

①〔合註〕王本詠物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據外集，編第八卷，守杭時作也。今從新刻續補下卷改編。

②〔馮註〕《史記·魏其武安傳》：灌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③〔查註〕《咸淳臨安志》：南山近瑞峯石塢內，有一老嫗，姓金，其家楊梅甚盛，俗稱楊梅塢，所謂金婆楊梅是也。

④〔馮註〕《傳燈錄》：臨濟參大愚。愚曰：「黃蘗怎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又，普化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查註〕《傳燈錄》：雪竇云：明眼的觀看，將謂雪竇門下教你老婆禪。

秋晚客興〔一〇三〕①

草滿池塘霜送梅，疎林野色近樓臺。天圍故越侵雲盡，潮上孤城帶月回。客夢冷隨楓葉斷②，愁心低逐雁行③來。流年又喜經重九，可意黃花是處開。

①〔查註〕慎按：此詩不似先生手筆。施氏原本不載。因詩中有「天圍故越」句，或是杭州作。今從新刻續補下卷移編。〔合註〕七集本載續集。王本題載述懷類而詩缺，當是脫葉，朱從延補列失編內，蓋因舊本有題無詩而採入耳。

舊王本缺。又，此詩見《至元嘉禾志》，乃沈括作也。

○〔馮註〕唐崔信明詩：楓落吳江冷。

秋興三首〔一〇四〕①

其一

野鳥游魚信往還②，此身同寄水雲間。誰家晚吹殘紅葉，一夜歸心滿舊山。可慰摧頽仍健食，比來〔一〇五〕通脫〔一〇六〕屢酡顏③。年華豈是催人老，雙鬢無端只自斑。

○〔查註〕慎按：此三首，施氏原本不載，外集編第八卷守杭州時。今據此從續補下卷改編。〔合註〕七集本載續集。

王本題載述懷類而詩缺，當是脫葉，朱從延補列失編內，蓋因舊本有題無詩而採入也。舊王本缺。外集無「秋晚客興」一題，併作「秋興四首」。又，此三首，亦不似先生手筆。

○〔馮註〕佛遺教經：示一往還，去已無返。

○〔馮註〕《晉書》：喜通脫而憚檢束。

其二

故里依然一夢前，相攜重上釣魚船。嘗陪大幙全陳迹〔一〇七〕④，謬忝承明愧昔年⑤。報國無成空白首，退耕何處有名田〔一〇八〕⑥。黃雞白酒雲山約〔一〇九〕，此計當時已浩然⑦。

○〔合註〕「大幙」，見《周禮註》。

①〔馮註〕：班固《西都賦》：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②〔馮註〕《漢書·食貨志》：限民名田。

③〔馮註〕本《孟子》。

其三

浴鳳池邊星斗光①，宴餘香滿上書囊②。樓前③〔二〇〕夜月低韋曲④，雲裏車聲出未央⑤。去國何年雙鬢雪⑥〔二一〕，黃花重見一枝霜。傷心⑦〔二三〕無限厭厭夢⑧，長似秋宵一倍長⑨〔二四〕。

①〔朱補王註〕《晉書》：荀勗自中書監為尚書令。或有賀之者，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耶？」溫庭筠詩：池鳳已傳春水浴。〔合註〕此朱從延補王本註也。

②〔馮註〕《史記》：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③〔朱補王註〕《通志》：韋曲在樊川，唐韋安石之別業。

④〔朱補王註〕《漢書》：高祖至長安，蕭何作未央宮。〔馮註〕《漢·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

⑤〔朱補王註〕李商隱詩：秋河不動夜厭厭。

書辯才白雲堂壁〔二四〕①

不辭清曉扣松扉〔二五〕，却值支公久不歸②。山鳥不鳴天欲雪，卷簾惟見白雲飛。

①〔合註〕王本題詠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以上二首（按，指此首與《偶于龍井辯才處得歛硯甚

奇作小詩，後者在卷三十二，施氏原本不載，今從新刻續補下卷，因題類編。「白雲堂」註詳前。「合註」即見前。
《辯才老師》註也（按，在卷三十二）。但《咸淳臨安志》所載延恩衍慶寺，無白雲堂，俟再考。

①〔合註〕李太白詩：談玄乃支公。

觀湖二首〔二六〇〕

其一

乘槎遠引神仙客，萬里清風上海濤。回首不知沙界小①，飄衣猶覺色塵高②。須彌有頂低垂日，兜率無根下戴鼇③。釋梵茫然齊劫火，飛雲不覺醉陶陶④。

①〔合註〕王本游覽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馮註」題疑作「觀海」。「合註」「湖」疑「潮」字之訛。

②〔馮註〕《金剛經》：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

③〔馮註〕《楞嚴經》：阿難如汝一人，微動服衣，有微風出，又龜爲大地，細爲微塵，又若此鄰虛析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

④〔馮註〕《因本經》：須彌山半高四萬二千由旬，乃四大天王所居宮殿。須彌山頂而分四方，每方有八所，中間一所乃帝釋宮殿，梵語謂兜率天也。「馮註」《吳都賦》：臣鼇負鳳，首冠靈山。

⑤〔合註〕「陶陶」，見《詩經》。

其二

朝陽照水紅光開，玉濤銀浪相徘徊。山分宿霧儘寬遠，雲駕高風馳送來〔二七〕。昇霞彩色敲殘火〔二八〕，及物氣燄明纖埃。可憐極大不知已，浮生野馬〔二九〕悠悠哉①。

①〔馮註〕《莊子·逍遙遊篇》：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醉題信夫方丈〔三〇〕①

鶴作精神松作筋，堦庭蘭玉一時春。願君且住三千歲，長與東坡作主人。

①〔合註〕王本題詠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以上三首，施氏原本不載，據外集編第八卷，守杭時作，今從續補下卷，移編于此。〔合註〕信夫失考。

龐公〔三一〕①

襄陽龐公少檢束②，白髮不髡亦不俗。世所奔趨我獨棄，我已之餘彼不足③。鹿門有月樹下行，虎溪〔三三〕無風舟上宿。不識當時捕魚客④，但愛長康畫金粟⑤。杜口如今不復言，龐公爲人不曲局⑥。東西有人問老翁〔三三〕，爲道明燈照華屋。

①〔合註〕王本詠史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龐公》一篇，施氏原本不載，新刻載續補上卷。舊疑此詩當分兩章，自「襄陽龐公少檢束」至「爲道明燈照華屋」止，爲一首。自「五言七言正兒戲」至末，與前半語意判然，自應另作一首，而諸刻相承，未有辨之者。今閱外集第八卷，前一首題云「龐公」；後一首題云「戲書」，在外集第九卷〔三四〕。據此改正，移入守杭卷中。

②〔合註〕韓退之詩：近憐李、杜無檢束。

③〔合註〕此二句，暗用「世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意，見前《贈袁陟》詩註（按，在卷二十四）。

④〔馮註〕《桃花源記》：武陵人，捕魚為業。

⑤〔馮註〕《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於瓦棺寺北殿內，畫維摩居士。畫畢，光耀月餘。杜詩《送許八拾遺歸江寧》：

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⑥〔合註〕《詩經》·小雅·采芣：予髮曲局。傳：局，卷也。

戲書〔三五〕①

五言七言正兒戲，三行兩行〔三六〕亦偶爾。我性不飲只解醉，正如春風弄羣卉。四十年來同幻事，老去何須別愚智。古人不仕亦不滅②，我今不作亦不止③。寄語悠悠世上人，浪生浪死一埃塵④。洗墨無池筆無冢〔三七〕⑤，聊爾作戲悅我神。

①〔合註〕王本合上首作一詩，補施註本同。舊王本缺。

②〔馮註〕《唯識論》：生相謂本無今有，住相謂生位暫停，異相謂住別前後，滅相謂暫有還無。

③〔馮註〕《圓覺經》：云何四病？一者作病，二者任病，三者止病，四者滅病。〔合註〕以上「上」「去」二聲兼押。

④〔馮註〕佛經：流浪生死。

⑤〔馮註〕《豫章志》：臨川墨池，王羲之學書處，至今池水盡黑。一在金谿白水寺，乃謝靈運滌硯處也。

三萼牡丹〔三八〕①

風雨何年別，留真向此邦。至今遺恨在，巧過不成雙。

①〔合註〕：王本花木類，舊王本花類。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載續補下卷。外集編第八卷守杭時作，今據此移編。

美哉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二二九〕①

美哉水，洋洋乎，我懷先生，送之子于城隅。洋洋乎，美哉水，我送之子〔二二〇〕，至於新渡②。念彼嵩維，眷焉西顧，之子于邁，至於白馬③。白馬舊邦，其構維新，邦人流涕，畫舫之孫〔二二一〕。相其口髯，尚克似之，先生遺民，之子往字〔二二二〕④。

①〔合註〕王本送別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歌辭卷內。〔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結句「之」字止一韻，疑有缺文，無善本可對，因題編次，以俟再考。〔合註〕今已補全，詳見詩末。查本「尚克似之」句下，有公自註「先生遺民之子」六字，誤，已刪。

②〔查註〕新渡，寺名。見本集。

③〔合註〕見上詩註（按，上詩，指《送歐陽主簿赴官韋城四首》，在卷三十四）。

④〔合註〕王本旁註「先生遺民之子」六字，而無末二字，此查氏所據以爲公自註而云「之」字止一韻也。今考七集本，詩末有「遺民之子，之子往字」二句，則全詩並未缺失，特王本誤刊旁註，又有殘缺，且通首不拘用韻，以致後人誤認作註耳。詩意蓋以文忠公曾官滑州，故云先生之遺民，而其後人主簿君，又往撫字之也。今訂正補全。又考《廣韻》「似」字雖不作去聲，而《正韻》云相吏切，音寺，義同，則先生與「字」字合押一韻亦可，並不與「之」字押韻也。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二三五〕①

予昔少年日，氣蓋里閭〔二二四〕俠②。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真敝屣，脫棄何足惜〔二二五〕③。四大猶幻座④，衣冠矧外物。一朝發無上⑤，願老靈山宅〔二二六〕⑥。世事子如何〔二二七〕，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⑦，此道無兩得。故應人枯槁⑧，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二二八〕，趣捨志匪石⑨。當爲獅子吼〔二二九〕⑩，佛法無南北⑪。

①〔合註〕王本仙釋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九域志》：廣南東路潮州潮陽郡軍事治海陽縣，南至海一百七十里。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今從新刻續補上卷，因人附編於此。

②〔馮註〕《漢書·游俠傳》：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劇孟以俠顯，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

③〔翁方綱註〕元李仁卿《敬齋古今註》：「東坡詩：妻孥真敝屣，脫棄何足惜。註云：《史記·封禪書》：漢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孥如脫躡耳。案《廣韻》，「屣」、「躡」同音，所綺切，屣，不躡跟也，躡，步也，二字皆無敝義。然《史記》本用《孟子》語「舜視棄天下猶敝屣也」。說者曰：躡，草履也。」方綱案：《說文》：躡，舞履也。《廣韻》：躡，履不躡跟也。一字非全無敝義，況坡詩正用《漢書·郊祀志》顏師古註，屣，小履也。〔合註〕此詩王本無註，五註本、舊王本、施氏原本皆不載。此詩《古今註》所引註云《史記》云云，未知何本註也。

④〔馮註〕《圓覺經》：四大假合而成幻軀。〔合註〕《圓覺經》云：四大和合，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又云：幻身滅故。無原註所引句。

⑤〔馮註〕《法華經》：無上兩足尊。《楞嚴經》：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

⑥〔馮註〕《釋典》：佛國有五精舍，其一爲靈鷲山。

⑦〔馮註〕《起信論》：世間根，本味禪。出世口，無漏禪。出世間，上上禪。

⑧〔馮註〕《後漢書》：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

⑨〔馮註〕《詩·邶風·柏舟》：我心匪石。《漢書·司馬遷傳》：趣捨異路。

⑩〔馮註〕《涅槃經》：佛說偈言：獅子一吼衆獸伏，金剛一杵羣峰碎，修羅無數一輪降，世間黑暗一日破。

○〔馮註〕《傳燈錄》：梁武通天元年，達摩來自西土，爲初祖，慧可爲二祖，僧璨爲三祖，道信爲四祖，弘忍爲五祖，慧能爲六祖。自中華五祖之下，曹溪六祖爲南宗，神秀大師爲北宗。又，六祖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查註〕慎案：《傳燈錄》：達摩西來，爲禪宗初祖。遞傳至弘忍，爲五祖。自此而下，分南北二宗。南宗以慧能爲六祖，北宗以神秀爲六祖。獨孤及《三祖碑》云：能公退老於曹溪，其嗣無聞。秀公傳普寂，所謂大照禪師也。門徒萬人，升堂者六十三，其弟子遂尊普寂爲七祖。蓋其初，頓門衰而漸門盛。至唐開元末，荷澤會公出，而南宗大振。貞元十二年，定禪門宗旨，勅立荷澤爲七祖，宗門之統系乃定。

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二四〇〕①

人事千頭及萬頭，得時何喜失時憂②。只知紫綬三公貴③，不覺黃梁一夢游。適見恩綸臨定武，忽遭分職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側，休宿潯陽舊酒樓④。

○〔合註〕王本簡寄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載續補下卷，今據題移編于此。〔合註〕此詩似非先生自作，題必有誤，俟再考。

○〔馮註〕《史記》：老子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

○〔馮註〕《前漢書》：太尉金印紫綬。《後漢·輿服志》：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自青綬以上，綬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綬者，古佩璫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綬。紫綬以上，綬綬之間得施玉環鑄云。

○〔馮註〕唐白樂天，左遷九江郡司馬，送客湓浦口，作《琵琶行》云：「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結用此事。」

散郎亭〔二四二〕①

法花下有散郎亭②，老樹荒崖〔二四三〕如有情。歡戚已隨時事去，壁間只有古人名。

○〔合註〕王本題詠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補施註本在續補遺下卷。

○〔合註〕法花，疑寺名。又，《唐書·元稹傳》：穆宗問崔潭峻：「稹安在？」曰：「為南宮散郎。」先生詩，當別有所指也。

柏家渡〔二四四〕①

柏家渡西日欲落，青山上下猿鳥樂。欲因新月望吳雲，遙看北斗挂南岳〔二四四〕②。一夢惺惺四十秋③，古人不死終未休。草舍蕭條誰與語，香風吹過〔二四五〕白蘋州④。

○〔合註〕王本紀行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補施註本載續補遺上卷。

○〔馮註〕《寰宇記》：衡山，即南岳也。周八百里，上有七十二峯。其峯高峻者五，而祝融為最。〔合註〕今本缺。又

〔馮註〕《九域志》：南岳衡山，上承翼軫，鈐總萬物，故名衡山。度應斗衡，位直離宮，故曰南岳。〔合註〕此條見《名勝志》引《名山記》。

③〔馮註〕《唐韻》：惰，靖也。

④〔查註〕慎案，以上二詩（按，指此詩及《散郎亭》詩），施氏原本俱不載，據外集，載南遷卷中，今從續補上下卷移編。

清遠舟中寄耘老〔二四六〕①

小寒初度梅花嶺②，萬壑千巖背人境。清遠聊爲泛宅行③，一夢分明墮鄉井。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搖鳳凰影。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菖水〔二四七〕湄。山腰自懸蒼玉佩④，野馬不受黃金羈⑤。門前車蓋〔二四八〕獵獵走⑥，笑倚清流數鬢絲。汀洲相見春風起〔二四九〕，白蘋吹花覆菖水〔二五〇〕。萬里飄蓬未得歸〔二五一〕，目斷滄浪淚如洗。北雁南來遺素書，苦言大浸沒我廬〔二五二〕⑦。清齋十日不然鼎，曲突往往巢〔二五三〕龜魚⑧。今年玉粒賤如水，青銅〔二五四〕欲買囊已虛。人生百年如寄耳，七十朱顏能有幾〔二五五〕？有子休論賢與愚，倪生枉欲〔二五六〕帶經鋤⑨。天南看取東坡叟，可是平生廢讀書〔二五七〕。

①〔合註〕王本簡寄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馮註〕《一統志》：清遠，漢中宿地，梁於此置清遠郡，隋罷郡，置縣，屬廣州。〔查註〕慎按：賈耘老，吳興人，初無結廬潁水之事。《苕溪漁隱》謂耘老有水閣於苕溪之上。《吳興掌故集》云：賈收所居，名浮暉閣，人因稱爲浮暉老人，亦未嘗有海陵居士之稱。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載續補上

卷，今因地附編。

①〔馮註〕《南安志》：大庾嶺，其上多植梅花，又名梅嶺。

②〔合註〕山公註引張志和願為浮家泛宅事，見前《乘舟過賈收水閣》詩註（按，在卷十九）。

③〔馮註〕道經：太上玉佩金鑰。

④〔馮註〕吳筠詩：白馬黃金羈。

⑤〔合註〕李太白《永王東巡歌》：雲旗獵獵過潯陽。

⑥〔合註〕《莊子·逍遙遊篇》：大浸稽天而不溺。

⑦〔合註〕《漢書·霍光傳》：曲突徙薪亡恩澤。

⑧〔馮註〕《漢·兒寬傳》：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貨作，帶經而鋤。

惠州靈惠院，壁間畫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隱巒所作，題詩

於其下〔二五六〕①

直視無前氣吐虹②，五湖三島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揖，只見山僧不見公。

①〔合註〕王本寺觀類，題作「題惠州靈惠院」，舊王本同。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此詩題，一本云「題靈峯寺壁」。施

氏原本不載，今從新刻續補下卷，因地移編。

②〔合註〕《晉書·阮籍傳》：醉而直視。

贈包安靜先生茶二首〔二五九〕①

其一

皓色生甌面，堪稱雪見羞。東坡調詩腹，今夜〔二六〕睡應休。偶於精藍中，遇故人烹日注茶，故記之〔二六〕。

○〔合註〕王本貽贈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包安靜失考。

○〔李註〕五代，劉鄩有妾名花見羞。「雪見羞」三字本此。〔合註〕《五代史》：唐明宗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侍兒。鄩卒，明宗納之。然「雪見羞」必另有所本。

其二

建茶三十片，不審味如何。奉贈包居士，僧房戰睡魔。昨日點日注茶極佳，故以此復之〔二六〕。

○〔李註〕《茶經》：歷代貢茶，皆以建甯爲上。《國史補》：建州有先春龍焙。〔合註〕今本《國史補》無此句。

○〔查註〕慎按以上二首，施氏原本載遺詩卷中。外集以爲在惠州作，今據此移編。

過海得子由書〔二六三〕

經過廢來久，有弟忽相求。門外〔二六〕三竿日，江關一葉秋。蕭疎悲白髮，漫浪散窮愁。世事江聲外，吾生幸自休〔二六五〕。

○〔合註〕王本紀行類，舊王本同。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載續補下卷，今因題類

編于此。

○〔馮註〕《易·乾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馮註〕《戰國策》：孟嘗君不悅，曰：「先生且休矣。」〔合註〕此詩必非先生手筆。

過黎君郊居〔二六六〕

半園荒草沒佳蔬〔二七五〕，煮得占禾半是蔬。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

○〔合註〕王本居室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施氏原本不載，今從續補下卷移編於此。

和陶歸去來兮辭〔二六八〕并引〔二六九〕

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二七〇〕，蓋以無何有之鄉為家，雖在海外，未嘗不歸云爾。

歸去來兮，吾方南遷安得歸○。卧江海之瀕洞○，弔鼓角之悽悲。迹泥蟠而愈深，時電往而莫追○。懷西南之歸路，夢良是而覺非○。悟此生之何常，猶寒暑之異衣。豈襲裘而念葛，蓋得輜而喪微○。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二七二〕。俯仰還家，下車〔二七三〕闔門。藩垣〔二七四〕雖缺，堂室故存。挹吾〔二七五〕天醴，注之窪尊〔二七六〕。飲月露以洗心○，飡朝霞而眩顏○。混客主〔二七八〕而為一〔二七九〕，俾婦姑之相安○。知盜竊之何有，乃培門〔二八〇〕而折關。廓圓鏡以外照○，納萬象

而中觀③。治廢井以晨汲，滄百泉之夜還。守靜極以自作④，時爵躍而鯢桓⑤。歸去來兮，請終老於斯游。我先人之敝廬⑥，復舍此而焉求？均海南與漢北⑦，挈往來而無憂。畸人告予以一言⑧，非八卦與九疇⑨。方飢須糧，已濟無舟⑩。忽人牛之皆喪⑪，但喬木與高丘。警六用⑫之無成，自一根之返流⑬。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⑭。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⑮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⑯。謂湯稼⑰之終枯，遂不溉而不耔⑱。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⑲。賦《歸來》之清引⑳，我其後身蓋無疑。

①〔合註〕此辭，王本載和陶卷末。施氏原本載和陶卷末《桃花源》之前。七集本亦載之。補施註本獨刪去。故查氏載之，惜未採施註耳。

②〔施註〕韓退之《復志賦》：從伯氏以南遷。

③〔施註〕杜子美《奉先》詩：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

④〔施註〕王逸《荔支賦》：飛匡上下，電往景還。〔合註〕見《文選》·江賦註。又〔施註〕《宋·樂志》·白紵歌：人生世間如電過。

⑤〔施註〕《圓覺經》：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

⑥〔合註〕《廣韻》：楠，倉胡切，物不精也。《公羊傳》·莊公十年：楠者曰侵，精者曰伐。註：楠，廩也。又，《前漢·藝文志》：庶得廩楠。顏師古曰：楠，粗畧也，才戶反。

⑦〔施註〕白樂天《雙石》詩：窪尊酌未空。

⑧〔施註〕《莊子·逍遙遊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吸風而飲露。《文選》謝宣遠詩：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

⑨〔施註〕《列仙傳》：陵陽子春食朝霞，夏食沆瀣。

⑩〔施註〕《莊子》：心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瑩。

⑪〔施註〕《楞嚴經》：六根圓通，明照無二，含十方界，六大圓鏡。

⑫〔施註〕《劉禹錫·楚望賦》：萬象起滅，森來貺予。

⑬〔施註〕《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⑭〔施註〕《莊子·在宥篇》：雲將東遊，適遭鴻蒙，方將拊脾爵躍而遊。《應帝王篇》：鯀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

⑮〔施註〕《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弔。」齊侯弔諸其室。

⑯〔施註〕《莊子》：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⑰〔施註〕《揚子》：伏羲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尚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⑱〔施註〕《傅大士·金剛經頌》：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

⑲〔施註〕果州清居和尚述牧牛圖，以喻心源。第十二章：人牛俱亡，以明超詣。

⑳〔施註〕《楞嚴經》：反流全一，六用不行。

㉑〔施註〕《賈子》：翟王遣使至楚，楚王夸客，引上章華臺，三休而至其上。

㉒〔合註〕《舊唐書·明皇紀》：天寶元年，莊子號爲南華真人。

㉓〔施註〕《文選·嵇康·養生論》：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

誣也。

㉔〔合註〕沈約《梁雅樂歌》：雲籠清引。

觀大水望朝陽巖作〔一八七〕①

朝陽巖前不結廬〔一八八〕②，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泉濺濺出乳竇③，青沙白石半滄途〔一八九〕④。不到津頭二三日⑤，誰知江水漲天墟⑥。遙望橫流不敢濟，巖口正有人罾魚〔一九〇〕。

○〔合註〕王本游覽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元結《游朝陽巖記》云：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以其東向，遂以名之焉。柳宗元記云：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如袁家渴。《詩話總龜》：朝陽巖，在永州城南一里餘，下臨瀟水。元結取名，自爲歌云：朝陽巖下瀟水深，朝陽洞中寒泉清，零陵城郭夾瀟水，巖洞幽奇當郡城。施昱游記云：出永州西門，舟行二里，不及百步，至山頂，有上下二巖。上巖石厂聳植，石側一亭，曰觀瀾，過此，再歷石磴數十級，乃至下巖，大江汨汨循其前。又，慎案，《紀年錄》：先生於庚辰八月末，到廉州，作木楫下水，歷容、藤至梧，是歲復有移永州之命。先生《謝表》亦云。先自昌化貶所移廉州，又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云云。先生移永州之命，當在同年八月以後。其曾至永州與否，本集及《紀年錄》皆無可考，可據者，止有此詩，而施氏原本又不載，外集載杭州卷中，不知所據？今從新刻續補上卷移編于此，俟再考。〔合註〕先生《與李之儀書》，雖有「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孳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云云，但必是在藤、梧初發權時所寄之書，預言赴永途經如此。及至英州，又聞玉局之命，卽由庾嶺扁舟直下，實未至永。且詩有「春泉」字，時候亦不合，此詩必非先生作也。

○〔馮註〕陶淵明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合註〕梁武帝詩：石瀨鳴濺濺。

④〔合註〕班固《答賓戲》：振拔滄途。

⑤〔合註〕杜子美《春水生》詩：南市津頭有賣船。

⑥〔馮註〕《列子·湯問篇》：無底之谷，名曰歸墟。

南華老師示四韻，事忙，姑以一偈答之〔二九二〕①

惡業相纏五十年〔二九三〕②，常行八棒十三禪③。却著〔二九四〕衲衣歸玉局④，自疑身是〔二九五〕五通仙⑤。

①〔合註〕外集本題作「南華明老示四頌，事忙，只回一偈」。查本題作「投南華長老一偈」。今考先生《答南華明老書》：龍示四韻，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一大笑。云云。正與外集題合。〔查註〕本集《南華長老題名記》云：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詔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十一世矣。明公請爲題名壁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云云。案，明公亦作朗公，卽南華長老也。以年考之，庚辰除夕，先生當在韶州。又慎案，施氏原本目錄載此題，新刻本脫落，今仍舊補入。〔合註〕七集本、王本、舊王本亦缺。至施氏原本目錄，載卷四十遺詩中，查氏既仍舊補入，而又不照原本題字，今仍從宋刊本。

②〔查註〕《冷齋夜話》云：子由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有聰禪師者，亦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出迎五戒禪師。覺以語聰，聰夢亦同。俄，東坡書至，曰：吾已至奉新，且夕可相見。子由攜兩衲候於城南建山寺，坡至，坐定，以夢事語坡。坡曰：軾八九歲時，夢身與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娠，夢一僧來托宿，頤然而眇。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游高安，終於大遼。逆數之，蓋五十年，而東坡年四十九矣。又云：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視朝章者何衣？衍對曰：「是道衣。」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遺書追至南昌，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

錯脫也。後七年歸自海南，作偈答僧曰：惡業相纏卅八年。云云。

③〔施註〕《傳燈錄》：僧問閩山令含禪師，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作麼生，是你明明不會底事？」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八棒十三。」

④〔施註〕時東坡以提舉玉局觀歸自南。

⑤〔施註〕《華嚴經》：善財童子入法界品寶輪妙莊嚴世界，有佛名功德海光明輪，於彼時爲五通仙，現大神通，六萬諸仙，前後圍繞。〔合註〕《五燈會元》：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

過嶺寄子由〔一九五〕①

投章獻策謾多談，能雪冤忠死亦甘〔一九六〕。一片丹心天日〔一九七〕下，數行清淚嶺雲南。光榮歸珮呈佳瑞②，瘴癘幽居弄晚嵐〔一九八〕。從此西風庾梅謝，却迎誰與馬毳毼〔一九九〕。

①〔查註〕慎案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續補下卷載此題，凡二首。以《樂城集》考之，《山林瘴霧老難堪》云云，乃子由和詩也。今錄一首，而以子由詩附後。《樂城集》題《和子瞻過嶺》：《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甘。有命誰憐《樂城集》作令終反北，無心却《樂城集》作自笑亦《樂城集》作欲巢南。蠻音習慣疑僞語，脾病縈纏帶嶺嵐。賴有祖師清淨水，塵埃一洗落毵毵《樂城集》云：不嫌白髮照毵毵。〔合註〕王本紀行類。七集本載續集，題作「過嶺寄子由三首」。第一首「七年來往」云云〔二〇〇〕。下二首，即「投章獻策」、「山林瘴霧」云云。王本則「七年」一首另屬之「過嶺二首」，而「投章獻策」、「山林瘴霧」二首，俱作先生詩，題作「過嶺寄子由二首」，此補施註本之所本也。故註云：案過嶺有三首，其一已見前。竊疑「一片丹心」、「光榮歸珮」等句，不似先生語氣，此詩亦并非先生作。

故五註本、舊王本皆不載也。俟再詳考。又《參寥集》，亦有《次韻東坡居士過嶺》詩，中云「一老高懷默自甘」，蓋兼子由言也。

○〔馮註〕韓退之賦：觀二鳥之光榮，思一飽之無時。

夢中絕句〔三〇一〕①

楸樹高花欲插天②，暖風遲日共茫然。落英滿地君方見③，惆悵春光又一年。

○〔合註〕王本寓興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詩，施氏原本不載，今從新刻續補下卷，移編于此。〔合註〕此詩難定何年所作。

○〔查註〕《爾雅》：葉小而鼓，楸；葉大而鼓，楸。《詩眼》：楸，將夏乃繁。杜子美詩：楸樹高花媚遠天。

○〔合註〕左太沖《蜀都賦》：落英飄飄。

卷四十七校勘記

〔一〕補編古今體詩云云 本卷收卷一至卷四十五見於合註而集成未收諸詩。本卷至五十卷，採用合註注文（光緒本）；少數詩篇，施註有註文者，亦間採。按集成體例，本卷至五十卷中之「山公註」，改稱「馮註」，「榴案」改稱「合註」；合註注文「見前」云云各條，其已見集成者，少數保留，加括號加案說明，餘則刪去，其未見者，則錄出原註注文。集成未收本卷諸詩，卷一《郭綸》題下已引總案說明（以下有徵引）。本卷諸詩，間有他人之作及真偽待考之作。集成以爲，以前編集者以此等詩入集，

實屬「太濫」，因而刪去，是其「嚴潔」處。然亦有可議者。本卷諸詩確爲東坡作者，仍居大多數。集成亦以「太濫」爲辭，悉爲刪去，誠不可解。如總案卷一確認「嚴顏碑」，「永安宮」爲東坡作，而二詩竟未入集。集成又以本卷諸詩中有偈而刪去者，如見於集本、施本、類本之「戲錢道人二首」。不知集成所收之詩中，亦有多篇爲偈，如卷四十五「答徑山琳長老」等。刪彼留此，亦令人難解。茲註明每詩查註、合註所在卷次，以便讀者。又，本卷稱補編詩，補集成所未有，以別於前。

〔三〕嚴顏碑 查註在卷一，合註同。

〔三〕在忠州云云 七集無此條自註。外集只有「在忠州」三字。

〔四〕君已執 外集「執」作「報」，合註謂訛。

〔五〕爲病悻 外集「病」作「誰」，合註謂訛。

〔六〕永安宮 查註在卷一，合註同。

〔七〕今夔之永安門卽宮之遺址也 外集「夔之」作「夔州」，「宮」作「古」，疑誤。

〔八〕耆老 查註作「遺老」。

〔九〕戲作賈梁道詩 查註在卷五，合註同。施乙、七集、外集、查註題俱作「嵇紹似康」。查註：一本題

云「戲作賈梁道詩」。盧校：太不似題，宜從別本。類本作「戲作賈梁道詩」。本詩，見「東坡先生全

集」卷六十五「賈充叛魏」條：東坡謂此詩爲少時戲作。

〔一〇〕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一一〕由是 施乙、七集作「由此」。

〔一三〕執凌歸過梁道廟 施乙、七集「凌」後有「而」字。施乙「梁」前有「賈」字。

〔一四〕我亦……司馬景王病……神明矣 施乙、七集無「亦」字，「神」作「幽」。類本無「景王」二字。

〔一五〕戲作 七集「戲」前有「嘗」字，施乙、類本、七集「作」後有「小」字。

〔一六〕郗超叛鑒是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 七集「是」作「似」，外集「如」作「而」。

〔一七〕查註……公養汝 「公」後原有「等」字。施註註文引《晉書·賈充傳》無「等」字，是，今從。中華書

局排印本《晉書·賈充傳》校勘記，謂當作「公養汝等」。

〔一八〕嘲子由 查註在卷七，合註同。

〔一九〕盡書籍……見空 七集「盡書籍」作「在古書」。外集「見」作「已」。

〔二〇〕題永叔會老堂 查註在卷八，合註同。外集題作「題歐陽永叔會老堂」。

〔二一〕不辭 外集作「不知」。

〔二二〕塵纓 七集作「纓塵」。

〔二三〕留題徐氏花園二首 查註在卷九，合註同。

〔二四〕莫尋羣玉山頭路莫看劉郎觀裏花 七集「山」作「峯」，「劉郎」作「玄都」。

〔二五〕子美樽前欲盡花 七集作「子美生前有盡花」。

〔二六〕君未識 外集作「君未見」。

〔二七〕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查註在卷十，合註同。外集無「寺」字。合註：「贈」一作「僧」。

〔二八〕推倒垣牆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 外集「也不」作「有底」，「復」作「便」。

〔三六〕若教從此成千里巧歷如今也被謾 外集「里」作「萬」，七集「謾」作「漫」。

〔三九〕查註咸淳臨安志開軒云云 盧校：「咸淳志」不載。刪去合註「咸淳志」似無此條，再詳考「十字」。

〔三〇〕錢道人有詩云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戲之 此詩，集本在前集卷五，施本在卷八，查註、合註在卷十一。集成以此二詩屬偈類，刪去，見卷一「郭綸」題下所引總案。

〔三一〕若苦 合註：「若」一作「苦」。盧校：「若」一作「苦」。

〔三三〕還須 類丙作「須還」。集甲作「還須」。

〔三三〕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查註在卷十二，合註同。施乙、七集「麗人」作「姝麗」。施乙「雪」後有「詩」字。施乙「美句次韻一笑」作「謹依元韻以當一笑」，外集作「美句謹次元韻以當一笑」。《詩話總龜·前集》（明刊本）卷三十九引「玉局遺文」，錄此詩，題目文字，全同施乙。

〔三四〕誰見梅花 外集作「唯見江梅」。

〔三五〕世言檢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世傳小說，有一措大，僵死積雪下。吏來檢屍衣帶間，得片紙，乃吟雪詩三十韻，首句曰『天寒筋骨健』。」類丙此註文，在「何如」句下，無註者姓氏，或爲自註。外集「有」作「得」。《詩話總龜》「檢死」作「檢驗雪壓」。

〔三六〕世傳……故伎……陶取……此景……於銷金煖帳下……愧其言 施乙此註文，無「東坡云」字樣。施註云：「世傳陶穀學士買得黨進太尉家故妓。過定陶遇雪，取之，烹水烹團茶，語妓曰：『黨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龔人安有此景，但能於錦帳下，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陶默然愧其

言。「類丙此註文，無註者姓氏，或爲自註。類丙無「世傳」二字，無「故」字，「陶」後有「穀」字，無「景」字，「銷金」作「紅銷」，「下」作「中」，「愧」作「慚」。外集「於」作「向」。

〔三七〕莫言 施乙、類本、七集、外集作「莫嫌」。

〔三八〕與共回 施乙作「妙共回」。

〔三九〕知道文君隔青瑣 施乙「隔」作「在」。七集「瑣」作「鎖」。

〔四〇〕肯言才 施乙、七集、外集作「敢言才」。

〔四一〕聊答云云 施乙、外集無此條自註。類本、七集有。

〔四二〕成伯家宴造坐……人夜不欲煩擾戲作云云 查註在卷十二，合註同。外集「不」前有「更」字，「煩擾戲作」作「煩酒掾試作」。《詩話總龜·前集》（明刊本）卷三十九引此詩，「造坐」作「造之」；詩句中「之」僧伽作「僧御」，「不喚」作「不欲」，「翁」作「公」，「須防」作「惟防」。

〔四三〕成伯席上贈所出妓川人楊姐 查註在卷十二，合註同。外集「席上」作「坐上」。

〔四四〕奉和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查註在卷十四，合註同。外集作「和通守趙成伯大雨中會客解嘲」。

〔四五〕取次 外集作「取雪」。

〔四六〕泗州過倉中劉景文老兄戲贈一絕 查註在卷十八，合註同。外集「倉中」作「倉山」，無「老兄」二字。

〔四七〕次韻回文三首 查註在卷二十一，合註同。外集題作「回紋織錦圖三絕次舊韻」。外集題下原註：舊詩見前集十二卷。

〔四八〕回文 外集作「回紋」。

〔四九〕羞雲斂慘傷春暮 外集作「羞空臉慘傷春暮」。

〔五〇〕頭畔枕屏山掩恨日昏塵暗玉窗吟 七集「畔」作「伴」，外集「玉」作「綠」。

〔五一〕附江南本織錦圖上回文原作三首 此三詩，集本在前集卷十二。查註在卷二十一，合註同。

〔五二〕數日前夢一僧云云 查註在卷二十一，合註同。

〔五三〕著子壁 外集作「人我壁」。

〔五四〕日月跳明珠 外集作「日中跳數珠」。

〔五五〕問子 外集作「問此」。外集原註：「此」一作「子」。

〔五六〕我是 外集作「是我」。

〔五七〕贈人 查註在卷二十一，合註同。

〔五八〕忘楚國 七集作「亡楚國」。

〔五九〕寄子由 查註在卷二十一，合註同。

〔六〇〕題沈君琴 查註在卷二十一，合註同。外集以此四字爲題，以「武昌主簿」云云爲引，今從。

〔六一〕十二 查註、合註謂「二」作「士」，外集作「十一」。按，「士」爲「十一」二字合寫，疑誤。下二處，

查註、合註皆作「十二」，謂「二」作「士」，外集作「十一」。

〔六二〕乃得其義趣……如聞其「乃得其義趣」五字、「其」字，查註、合註皆缺，今據外集補。

〔六三〕元豐六年閏八月「六」原作「五」，今從外集。「八」原作「六」，據王宗稷《年譜》改。

〔六四〕洗兒戲作 查註在卷二十一，合註同。

〔六五〕人皆養子望聰明 合註：「皆」一作「家」，訛。查註「養」作「生」。

〔六六〕惟願孩兒愚且魯 施乙、查註「惟」作「但」。施乙「孩」作「此」，查註作「生」。

〔六七〕贈江州景德長老 查註在卷二十三，合註同。

〔六八〕半山亭 查註在卷二十四，合註同。類丙「半」前有「次韻」二字。

〔六九〕太華 類丙作「大半」。

〔七〇〕常山贈劉鑑 查註在卷二十六，合註同。外集「山」作「州」。

〔七一〕劉侯年少日……援弓雁自落 外集「年少」作「少年」，「援」作「搖」。

〔七二〕送范德孺 查註在卷二十六，合註同。類甲、類乙題作「過范縣訪德孺」，類丙作「過范縣訪德孫」。

外集題作「席上送范德孺」。紀校：前已有詩送范德孺矣；此詩施註不載，恐是他人之作誤入，筆墨凡近，亦不類東坡。

〔七三〕獲鬼章二十韻 查註在卷二十九，合註同。「鬼章」原改「果莊」，今復其舊。參卷四十六「鬼章」條校記。註文中專有名詞有改動者，皆復原貌。外集題下原註：「元祐二年。」

〔七四〕青唐有逋寇……干誅非一事 類本「青唐」作「青雲」，查註、合註謂作「雲」訛。外集「干」作「千」。

〔七五〕舌初調 外集作「話初調」。

〔七六〕戴唐堯 合註：「戴」一作「載」。

〔七七〕帝道有強弱天時或長消 外集「有」作「存」，「或」作「有」。

〔七八〕次韻子由題憩寂圖後 查註在卷三十，合註同。外集有引，云：「子瞻與李公麟共畫翠石、木、老

僧，謂之憩寂園。」合註謂此引爲子由原題，見題下合註。外集詩後有跋「與可嘗云」云云，合註謂見《東坡題跋》中。亦見題下合註。

〔八七〕前世 外集作「前日」。

〔八八〕題李伯時淵明東籬圖 查註在卷三十，合註同。查註、合註謂一本無「淵明」二字。

〔八九〕黃菊 七集作「黃華」。

〔九〇〕次韻黃魯直書伯時畫王摩詰 查註在卷三十，合註同。類本無「黃」字，「伯時」後有「所」字。七集無「黃」字。外集題作「次韻魯直書王摩詰畫」。

〔九一〕芳春秋 類本、外集作「方春秋」。

〔九二〕次韻黃夷仲茶磨 查註在卷三十，合註同。何校：通首不似東坡。

〔九三〕其初 外集「初」作「麓」。

〔九四〕向牆角 外集作「棄牆角」。

〔九五〕予家江陽 「陽」原作「陵」。查註：「陵」，疑當作「陽」。何校：「予家江陵」，尤非此老語。今據外集改。

〔九六〕和錢四寄其弟蘇 查註在卷三十一，合註同。此題，查註、合註原爲二首，此爲第二首。集成未收此詩（參卷三十一《和錢四寄其弟蘇》題下「王註」及「誥案」）。今收入。

〔九七〕猶作柱 合註：「作」一作「在」，譌。

〔九八〕病後醉中 查註在卷三十二，合註同。

〔九一〕逢逢 類本、七集、外集作「蓬蓬」。查註云「蓬蓬」訛。

〔九二〕謝曹子方惠新茶 查註在卷三十二，合註同。紀校：題必有訛，與詩不應。

〔九三〕景宗 七集、查註作「景公」，合註謂訛。合註：「景公」，外集作「景宗」，切曹姓也；《劉集》亦作「景

宗」，今從之。（按《劉集》，指《劉貢父集》，下同）

〔九四〕祿仕何妨似馬曹 合註：《劉集》「何」作「無」。七集「似」作「有」。

〔九五〕囊簡久藏 合註：《劉集》作「囊簡傳將」。

〔九六〕劍鋒新瑩鷲鵝膏 七集、外集、查註「劍」作「銛」。合註：《劉集》「新瑩」作「瑩出」。

〔九七〕更有 合註：《劉集》「有」作「看」。

〔九八〕此君軒 查註在卷三十二，合註同。

〔九九〕十洲 類本作「七洲」。外集「洲」作「州」。

〔一〇〇〕翳蒼叢生何足道 七集「叢」作「發」。類本、外集「道」作「數」。七集原校：「道」一作「數」。

〔一〇一〕參寥惠楊梅 查註在卷三十二，合註同。外集「梅」後有「戲贈」二字。

〔一〇二〕秋晚客興 查註在卷三十二，合註同。

〔一〇三〕雁行 七集、外集作「雁聲」。

〔一〇四〕秋興三首 查註在卷三十二，合註同。紀校：此三首亦不似東坡筆墨，東坡不如此甜熟。

〔一〇五〕比來 原作「此身」，七集、查註作「此生」。合註作「此身」，「身」疑誤刊。今從外集。

〔一〇六〕通脫 沈欽韓《蘇詩查註補正》：「脫」當作「悅」。《魏志·王粲傳》：體弱通悅。註云：通悅，簡易

也。《淮南·本經訓》註同。《晏子春秋·諫下》：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玉篇》：悅，他活切，一曰輕也。

〔二〇七〕嘗陪大幙全陳迹 外集「嘗陪」作「約賚」。七集「全」作「今」。

〔二〇八〕報國無成空白首退耕何處有名田 外集「白首」作「自道」，「有名」作「可求」。

〔二〇九〕黃雞白酒雲山約 外集作「黃雞白犢陪年少」。

〔二一〇〕樓前 外集作「簷前」。

〔二一一〕雙鬢雪 外集「雪」作「白」。

〔二一二〕傷心 外集作「傷秋」。

〔二一三〕長似秋宵一倍長 外集作「長似長江一線長」。

〔二一四〕書辯才白雲堂壁 查註在卷三十二，合註同。紀校：亦不似東坡筆墨。

〔二一五〕扣松扉 七集、外集作「叩松扉」。

〔二一六〕觀湖二首 查註在卷三十二，合註同。

〔二一七〕山分宿霧儘寬遠雲駕高風馳送來 外集「儘」作「盡」，「雲」作「帆」。

〔二一八〕敲殘火 外集作「欺殘火」。

〔二一九〕野馬 合註：「馬」一作「趣」。

〔二二〇〕醉題信夫方丈 查註在卷三十二，合註同。七集「信夫」作「信老」。

〔二二一〕龐公 查註在卷三十三，合註同。

〔二二二〕虎溪 外集作「潭上」。

〔二二三〕老翁 外集作「老夫」。

〔二二四〕今閱外集第八卷前一首題云龐公後一首題云戲書在外集第九卷「在外集第九卷」六字原缺，今訂補。

〔二二五〕戲書 查註在卷三十三，合註同。

〔二二六〕兩行 七集、外集作「五行」。

〔二二七〕筆無冢 合註：「冢」，諸本俱作「象」，查云當作「冢」；王本作「冢」，今從之。按，七集、外集俱作「冢」。

〔二二八〕三萼牡丹 查註在卷三十三，合註同。

〔二二九〕美哉一首送韋城主簿歐陽君 查註在卷三十四，合註同。

〔二三〇〕我送之子 七集無「我」字。

〔二三一〕畫舫之孫 紀校：「孫」下脫「子」字，非缺文也。參本詩註①、④。

〔二三二〕先生遺民之子往字 查註無此二句，「字」下有自註：先生遺民之子。參本詩註①、④。

〔二三三〕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查註在卷三十六，合註同。王文誥謂此詩亦見《斜川集》，見卷一《郭綸》題下所引總案卷二。按，此詩在《斜川集》卷一。

〔二三四〕里閭 《斜川集》作「閭里」。

〔二三五〕妻孥真敝屣脫棄何足惜 《斜川集》作「富貴比浮雲，妻孥真敝屣」。

〔三六〕四大猶幻座衣冠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
△斜川集無此四句。七集「幻座」作「幻塵」，「願老」作「願老」。

〔三七〕子如何 △斜川集作「如余何」。

〔三八〕生豈易 △斜川集作「生死異」。

〔三九〕獅子吼 △斜川集「獅」作「師」。

〔四〇〕被命南遷途中寄定武同僚 查註在卷三十七，合註同。紀校：必非東坡之作。

〔四一〕散郎亭 查註在卷三十八，合註同。

〔四二〕荒崖 七集、外集作「蒼崖」。

〔四三〕柏家渡 查註在卷三十八，合註同。

〔四四〕挂南岳 外集作「橫南岳」。

〔四五〕吹過 七集作「欲過」。

〔四六〕清遠舟中寄耘老 查註在卷三十八，合註同。外集「寄」後有「懷賈」二字。合註謂「耘老」二字恐有誤。按，據外集，「耘老」二字無誤。

〔四七〕茗水 原作「潁水」，今據外集改。查註引△茗溪漁隱叢話謂耘老有水閣於茗溪之上，見題下注文。查註、合註於此詩有疑，蓋未見外集此詩。本詩，外集本異文甚多，查註、合註皆未出校，爲未見外集此詩之證。

〔四八〕車蓋 外集作「車馬」。

〔一四九〕春風起 外集作「春風美」。

〔一五〇〕覆茗水 原作「散烟水」，今從外集。

〔一五一〕萬里飄蓬未得歸 外集作「匏繫蓬飄各一方」。

〔一五二〕北雁歸來遺素書苦言大浸沒我廬 外集「北」作「白」，「浸」作「津」。

〔一五三〕巢 外集作「坐」。

〔一五四〕青銅 外集作「青囊」。

〔一五五〕能有幾 外集作「真有幾」。

〔一五六〕枉欲 合註：「欲」一作「却」。七集、外集作「枉却」。

〔一五七〕天南看取東坡叟可是平生廢讀書 外集作「天南且看投荒客懶惰從教似阿舒」。

〔一五八〕惠州靈惠院……隱巒所作題詩於其下 查註在卷三十八，合註同。合註謂「巒」一作「巒」。外集

無「題詩於其下」五字。類本題作「題惠州靈惠院」。

〔一五九〕贈包安靜先生茶二首 查註在卷三十九，合註同。施乙收入卷四十遺詩中，共三首，此其第一、

第二首；其第三首「野菜」云云，查註、合註收入補編詩中，參卷四十八《送煮茶贈包安靜先生》題

下合註。查註、合註：一本無「茶」字。

〔一六〇〕今夜 施乙作「今夕」。

〔一六一〕偶於精藍中遇故人烹日注茶故記之 原作「偶謁大中精藍中，故人烹日注茶，果不虛示，故詩以

記之」，七集同。外集作「偶謁大士于精藍中，故人烹日注茶，果不虛示，故記此詩」。今從施註。

〔二六二〕昨日點日注極佳故以此復之 原作「昨日點日注極佳，點此，復云罐中餘者，可示及舟中滌神耳」，七集同。外集「復云」作「復之」。今從施註。

〔二六三〕過海得子由書 查註在卷四十一，合註同。紀校：「相求」與得書不合，「江聲」與過海不合，筆路亦頗平淺，似非東坡之作。

〔二六四〕門外 類乙、類丙、外集作「戶外」。

〔二六五〕幸自休 類乙、類丙、七集、外集作「幸且休」。

〔二六六〕過黎君郊居 查註在卷四十二，合註同。外集題作「過黎子雲新居」。

〔二六七〕佳蔬 外集作「嘉蔬」。

〔二六八〕和陶歸去來兮辭 集戊在卷四之二十一，施乙在卷四十二之二十，施丙在卷下之二十，查註、合註在卷四十三。施乙、施丙無「兮」字。

〔二六九〕并引 七集無此二字。

〔二七〇〕子瞻謫居昌化追和淵明歸去來辭 施乙、施丙無「子瞻」、「淵明」字。七集「辭」空一格。合註：一本無「辭」字。

〔二七一〕匪馳匪奔 查註作「非馳非奔」。

〔二七二〕下車 集戊、施乙、施丙作「下帷」，七集「車」缺字。合註：「車」一作「馬」。

〔二七三〕藩垣 集戊作「藩援」。

〔二七四〕挹吾 施乙、施丙、七集作「挹我」。

〔二七五〕窪尊 集戊作「窪樽」。施乙、施丙作「窪樽」。

〔二七六〕客主 施乙、施丙作「主客」。

〔二七七〕而爲一 施乙、施丙、七集作「以爲一」。

〔二七八〕培門 七集作「梧門」。

〔二七九〕漠北 施乙、施丙、七集作「漠北」。

〔二八〇〕皆喪 施乙、施丙作「俱喪」。

〔二八一〕警六用 施乙、施丙、七集作「驚六用」。

〔二八二〕自一根之返流 集戊「之」作「而」。施乙、施丙、七集「返」作「反」。

〔二八三〕望故家而求息曷中道之三休 集戊「求」作「永」。施乙、施丙、七集「之」作「而」。

〔二八四〕隨子 施乙、施丙作「隨余」。

〔二八五〕湯稼 七集作「易稼」。

〔二八六〕新詩 集戊、施乙、施丙作「清詩」。

〔二八七〕觀大水望朝陽巖作 查註在卷四十四，合註同。外集作「觀天山望朝陽巖」。▲永樂大典卷九千

七百六十三引此詩，謂爲沈遼作，詩題無「作」字，題下註：元次山所名者。

〔二八八〕朝陽巖前不結廬 外集作「前日巖前欲結廬」。▲大典同。

〔二八九〕春泉濺濺出乳竇青沙白石半灣途 ▲大典「春泉」作「春水」，「青沙」作「青山」。七集、外集「青

沙」作「青莎」。

〔一九〇〕不到津頭二三日誰知江水漲天墟遙望橫流不敢濟巖口正有人罾魚 《大典》「二三日」作「已三月」。「橫流」原作「橫杯」，今從《大典》。《大典》「正」作「已」。外集「二三月」作「三二日」。刪去合註「橫杯似用杯渡之意再考」註文一條。

〔一九一〕南華老師示四韻事忙姑以一偈答之 查註在卷四十四，合註同。

〔一九二〕惡業相纏五十年 施乙、外集作「宿業相纏四十年」。

〔一九三〕却著 施乙、外集作「今著」。

〔一九四〕自疑身是 施乙、外集作「可憐化作」。查註、合註：《苕溪漁隱叢話》作「可憐化作」。

〔一九五〕過嶺寄子由 查註在卷四十四，合註同。

〔一九六〕投章獻策謾多談能雪冤忠死亦甘 外集「章」作「書」，「忠」作「中」。

〔一九七〕天日 外集作「京日」。

〔一九八〕光榮歸珮呈佳瑞瘴癘幽居弄晚嵐 外集「珮」作「旆」，「瑞」作「氣」。七集、外集「晚」作「曉」。

〔一九九〕從此西風庾梅謝却迎誰與馬毳毳 外集「梅謝」作「樓樹」，「與馬」作「馬亂」。

〔二〇〇〕合註七集本……第一首七年來往云云 合註「云」後有「詩末註云又見後集七卷」十字。查明成化原刊本七集，無「又見後集七卷」六字。此六字，在明刊本《東坡續集》中，「七卷」作「卷七」。今刪去「詩末」云云十字。

〔二〇一〕夢中絕句 查註在卷四十五，合註同。



蘇軾詩集卷四十八

補編古今體詩一百七十五首〔一〕

〔合註〕查註云：按吳興施氏原註，前後集合三十九卷，其第四十卷則翰林帖子詞五十四首，遺詩三十一首，最後兩卷爲和陶詩，共四十二卷。新刻本增續補上下二卷，南行集錯雜其間，真贋相半。余既取南行集以冠全詩，又依外集于續補卷中，排次分編，其漫不可考者，凡十九首，無從附錄，仍置此卷首。此外一百十三首，皆慎別行搜採，彙分兩卷，各疏出處，俾覽者有考焉。今考此二卷詩，查氏刻于他集互見之前，爲卷四十七、卷四十八。但其所採，亦有互見他集，不能確定爲先生詩者，因改附全集之末，兼寓存疑之意也。又：十九首，已爲諸本所有，查氏概稱作補編詩，亦非。又，十九首中，亦尚有可編年而不編者。且既有不入編年之詩，則凡前此之不能定爲何時者，亦可歸入此卷，而又強爲附編，此皆查本之可議者。今不更立異而附識于此。又：玉帶施元長老詩，尚有第一首，見五燈會元及七集本續集佛偈中，今已採入本題註中〔三〕。其餘余所見各詩，雖未敢竟定爲先生作，亦附載補編卷末，以資考證。

戲足柳公權聯句〔三〕①并引

《宋玉對楚王》：「此獨大王之雄風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譏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有美而無箴，故爲足成其篇云〔四〕②。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五〕③，殿閣生微涼④。一爲居所移⑤，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⑥。

①〔合註〕王本嘲謔類，舊王本雜賦類。七集本載續集，題作「補唐文宗、柳公權聯句」，而詩引一段在詩後。〔查註〕此詩，施氏原本載遺詩卷中，時地莫考，難以詮次，姑仍其舊。

②〔查註〕《藝苑雌黃》云：「文宗與柳公權聯句，東坡以爲有美而無箴，因續四句。然洪駒父以爲公權已含箴規之意，雖不必續可也。」愚謂人臣忠愛其君，自當隨事納誨，以啟主心而達下情，凡作隱躍含糊之語，冀幸一悟者，皆諂諛之徒也。先生此詩，特爲此一流發，偶借公權爲質的耳。嚴氏之說，不足取也。〔合註〕王若虛《滄南詩話》載呂希哲曰：公權詩，蓋謂文宗居廣廈之下，而不知路有暍死也。洪駒父、嚴有翼皆以爲然。

③〔施註〕見《唐書》公權本傳。〔查註〕《李氏家塾廣記》云：陳輔之以爲「殿楸生餘涼」，今世所傳，只用公權舊語。故東坡《端午帖子詞》云：微涼生殿閣；又：獨咏微涼殿閣風。不聞有「殿楸餘涼」之說。

④〔施註〕《孟子·盡心上》：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

⑤〔施註〕《文選》沈休文《直學省》詩：虛館清陰滿。

送別①

鴨頭春水濃如染^①，水面桃花弄春臉^②。衰翁送客水邊行，沙櫬馬蹄烏帽點^③。昂頭問客幾時歸，客道秋風黃葉^④飛。繫馬綠楊開口笑，傍山依約見斜暉。

○〔合註〕王本送別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

○〔馮註〕白樂天詩：鴨頭新綠水，雁齒小紅橋。

○〔馮註〕唐詩：桃花笑臉紅。〔合註〕此陳子良句，「笑」一作「落」。

○〔馮註〕《通典》：上古衣毛冒皮，則帽之名所由起。故《釋名》曰：帽者，冒也。劉熙《逸雅》：帽，冒也。巾，謹也。《晉·輿服志》：成帝咸和中，制聽尚書八座三省侍郎俱著烏紗帽。陳周宏正《謝烏紗帽啟》：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烏紗；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擬其華飾。

顏 闔^①

顏闔古有道，躬耕自衣食。區區魯小邦，不足隱明德。輶車^②來我門，聘幣繼金璧。出門應使者，耕稼不謀國。但疑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者反錫命，戶庭空履迹^③。薄俗徇世榮，截趾履之適^④。所重易所輕，隋珠彈飛翼^⑤。伊人畏照影，獨往就陰息^⑥。鼎俎薦忠賢，誰能死燔炙。念彼藏衣冠，安知獲堯客^⑦。

○〔合註〕王本詠史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山谷外集》亦有《顏闔》詩，前十二句與先生詩大略同，今全錄以資考證。《顏闔無事人，躬耕自衣食。翩翩許公子，要我從事役。輶軒來在門，駟馬先拱壁。出門應使者，隴上不謀國。心知誤將命，非敢憚行役。使人返錫命，戶庭空履迹。中隨衛侯書，起作太子客。誰能明吾心，君子蓬

伯玉。竊疑此篇是山谷詩，後十句乃後來改定，換去「中隨」四句者，蓋詩筆於山谷爲近也。

①〔馮註〕《莊子·讓王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然。」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

②〔馮註〕《莊子·達生篇》：忘足履之適也。

③〔馮註〕《莊子·讓王篇》：今且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

④〔馮註〕《莊子·漁父篇》：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⑤〔馮註〕《南史·明僧紹傳》：禮徵不至。住江乘、攝山。高帝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筇籜冠。

夢 雪 ①

殘杯失春溫，破被生夜悄。開門萬山白，俯仰同一照。雖時出圭角，固自絕瑕。兒童勿驚怪，調汝得一笑。

①〔合註〕王本閑適類，舊王本夢類。七集本載續集，外集編鳳翔諸詩中。

②〔查註〕韓退之詩：南山逼冬轉清瘦，刻畫圭角出崖竅。〔合註〕韓詩押二十四緩韻，作「竅」；查註作「竅」，誤。

戲贈田辨之琴姬〔二二〕〇

流水隨絃滑，清風人指寒。坐中有狂客，莫近繡簾彈。

○〔合註〕王本嘲謔類，舊王本婦女類。七集本載續集，外集編倅杭諸詩中。〔查註〕田辨之，爵里失考。〔合註〕有《浣溪沙》詞席上贈楚守田待問小鬟，當卽此人。

○〔馮註〕《呂氏春秋》：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方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江河。」《琴歷》：曲有《風入松》、《石上流泉》。

○〔王註〕子仁曰：此暗用司馬相如琴心挑卓文君事。〔馮註〕《辨音集》：李龜年在岐王宅，聞繡簾內彈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問之，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也。二妓驚服。

書黃筌畫《翎毛花蝶圖》二首〔二三〕〇

其一

短翎長喙喜喧卑，曳練雙翔亦自奇。賴有黃鸝鬪嬛好，獨依薜石立多時。

○〔合註〕王本書畫類，舊王本同。七集本載續集。〔馮註〕《畫鑑》：五代時，黃筌與子居來並善花卉，謂之寫生。妙在傅色，不用墨筆，但以輕色染成，謂之沒骨圖。郭若虛云：「諱稱黃筌富貴，徐熙野逸。蓋筌居待詔，所寫皆禁籞珍禽、瑞鳥、奇花、怪石。又翎毛骨氣尚豐。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多狀汀花野竹，小鳥淵魚。二者皆春蘭秋菊，各擅重名。〔查註〕《皇朝事實類苑》：國初，翰林待詔黃筌，以畫著名，尤長于花竹，并二子居來居實、弟惟

亮，皆隸翰林院。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劉道醇《名畫評》：筌字叔要，蜀人。善丹青，尤好花竹翎毛。

○〔合註〕謝莊《舞馬賦》：狀吳門之曳練。

其二

綠陰青子已愁人，忍見中庭〔一〕燕麥新○。 怱悵〔二〕劉郎今白首，時來看卷覓餘春。

○〔合註〕《爾雅》：蕭，雀麥。註：即燕麥也。

寒食夜○

漏聲透人碧窗紗，人靜鞦韆影半斜○。 沉麝不燒金鴨冷○，淡雲籠月照梨花。

○〔合註〕王本時序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

○〔馮註〕漢武後庭之戲為千秋，誤作秋千。〔合註〕見唐高無際《鞦韆賦序》。

○〔馮註〕《唐本草》：麝香生中臺川谷，雍州、益州皆有之。陶隱居曰：形似麝，嘗食柏葉，及啖蛇，或於五月得者，往往有蛇皮骨。主辟邪殺鬼精。《記事珠》：金猊、寶鴨，皆焚香器。《詩餘》：金鴨晚香寒。

和寄天選〔一〕長官○

寓形宇宙間，佚我方以〔二〕老。 流光安足恃，百歲同過鳥。 頃予〔三〕繁〔四〕網羅○，文采緣自

表。自古山林人，何曾識機巧。但記寒巖翁，論心秋月皎。黃香十年舊^①，禪學^②參衆妙。虛懷養天和，肯徇奔走鬧。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桐陰滿西齋，叱吏供灑掃^④。眷予^③東南來，野飯煮芹藜^⑤。葆光^⑥既清高^⑦，令尹亦高蹈^⑧。相將古寺行，軟語頽晚照。公家有畸人，公有族人，隱嵩山^⑨。虛緣能自保^⑩。卜築嵩山陽，何當^⑪從結好。中山饒勝景^⑫，一覽未易了^⑬。何時命巾車^⑭，共陟雲外嶠。翻思^⑮筋力疲，不復追躡跳^⑯。公詩擬^⑰南山^⑱，雄拔千丈峭。形容逼天真，邂逅識其要。藩籬吾未窺^⑲，敢議窮閭奧^⑳。

○〔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簡寄類。七集本載續集。《參寥集》有《次韻陽翟尉黃天選見寄》詩，卽此篇也。據此，則非先生詩矣。查氏何又不列入他集互見卷中耶？今不更移，而考證于此。詩中「頃予嬰網羅」句，當是參寥自言還俗事，「黃香」則言天選也。王本援註謂魯直，亦非。

①〔馮註〕《金樓子》：楚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進而不能得出焉。舍乃歎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羅網也，豈可淹歲！」於是掛冠而退，時人謂之蜘蛛隱。

②〔王註〕援曰：謂魯直。〔合註〕辨見題下（按，指註○）。

③〔查註〕《後漢書》：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

④〔馮註〕《莊子·齊物論篇》：此之謂葆光。〔合註〕王僧孺《吏部郎表》：取其清尚。

⑤〔合註〕葆光、令尹，疑指二人。「高蹈」，見《左傳》。

⑥〔合註〕用杜子美詩意。

①〔馮註〕《孔叢子》註：以衣飾車也。

②〔馮註〕韓退之有《南山》詩，凡一百有二韻。

③〔馮註〕《宋玉對楚王問》：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④〔馮註〕《爾雅》：西南隅謂之奧。〔合註〕《漢書·班固傳》：究先聖之盡奧。

次韻張甥棠美晝眠①

炎歊六月〔三〕北窗涼②，更覺甘如飯稻粱。宰我糞牆譏敢避，孝先經笥諳兼忘。憂虞心謝知時〔三〕雁，安穩身同〔三〕掛角羊③。要識熙熙不爭競，華胥別是一仙鄉。

①〔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此詩亦見晁无咎集，則亦非先生詩也。查氏既以《和述志》詩列他集互見卷中，又以此詩列補編卷中，豈未詳閱晁集耶？〔查註〕慎按，先生之甥柳閑，字展如，見《黃山谷詩集》。張棠美無可考，《晁无咎集》有《和張棠美述志》詩，與先生集中互見，即其人也。

②〔馮註〕《說文》：歊，氣出貌。班固賦：吐金景兮歊浮雲。

③〔馮註〕《傳燈錄》：雪峰云：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掛角，汝向什麼處捫摸？〔查註〕《傳燈錄》：羚羊掛角，無迹可求。

陸蓮菴①

何妨紅粉唱迎仙②，來伴〔三〕山僧到處禪。陸地生花〔三〕安足怪，而今更有火中蓮③。

○〔合註〕王本寺觀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馮註〕《草木狀》：生于陸者曰旱蓮。〔查註〕按《維摩經》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陸蓮名菴，義本此。施氏補註引《草木狀》，誤矣。〔合註〕《普曜經》云：太子臨產時，陸地生青蓮華。《咸淳臨安志》：陸蓮菴。錢忠懿王時，禪師誦蓮經於水心寺。方冬，忽有蓮花七本，生于庭陞。

○〔合註〕杜子美《秋興》詩：露冷蓮房墜粉紅。

○〔查註〕《維摩經》：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永嘉禪師《證道歌》：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唐張謂《蓮花寺》詩：樓殿總隨煙焰盡，火中何處生蓮花？〔合註〕《法苑珠林》云：耶輸陀羅投火坑，於是火滅，母子俱存。火變蓮池，母處華座。

書寄韻①

已將鏡鑷^{〔三七〕}投諸地②，喜見蒼顏白髮新。歷數三朝軒冕客，色聲誰是獨完人。

○〔合註〕七集本載續集。王本題載述懷類而詩缺，當是脫葉，朱從延補列失編內，蓋因有題無詩而採人也。外集題作「偶書」，舊王本不載。

○〔查註〕此乃齊高帝事。《南史》載人《廢帝鬱林王本紀》中。

謁敦詩先生因留一絕^{〔三八〕}①

凜凜人言君似雪，我言凜凜雪如君。時人盡怪蘇司業，不解將錢與廣文。

○〔合註〕王本貽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外集在倅杭卷中。〔查註〕敦詩先生失考。

絕句二首〔三九〕①

其一

峨峨疊石立何孤，賴有蕭蕭翠竹俱。日暮無人鷗鳥散，空留野水〔四〇〕伴寒蘆。

○〔合註〕王本高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外集在倅杭卷中。〔查註〕此二首，當是題畫詩。

其二

漠漠秋高露氣清，新蒲倚石近溪生。夜來雨後西風急，靜向窗前似有聲。

春夜〔四一〕①

春宵一刻值千金〔四二〕，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聲細細③，鞦韆院落夜沉沉〔四三〕④。

○〔合註〕王本時序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詩人玉屑》云：東坡「春宵一刻值千金」云云，與王介甫

「金爐香燼漏聲殘」一首，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載續補下卷，今仍之。

○〔合註〕元微之詩：娼樓歌細細。

○〔馮註〕《天寶遺事》：宮中寒食，競立鞦韆，令宮嬪等嬉笑宴樂。明皇呼爲半仙戲。〔合註〕李太白《白紵辭》：月寒

江清夜沉沉，美人一笑千黃金。

醉睡者①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卧此石間，萬古無人知此意。

○〔合註〕王本閑適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

數日前，夢人示余一卷文字，大略若論馬〔四四〕者，用「吃蹶」①兩字，夢中甚賞之，覺而忘其餘，戲作數語足之〔四五〕②

天驥雖老，舉鞭脫逸。交馳蟻封，步中衡石。旁睨駑駘，豐肉減節。徐行方軌，動輒吃蹶。天資相絕，未易致詰③。

○〔查註〕吃蹶，未詳，俟考。

○〔合註〕王本嘲謔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以上十九首，從施註新刻續補兩卷中錄存，不拘次序。

○〔合註〕後漢書·袁安傳·論：未可致詰。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四六〕①

午夜朧朧淡月黃④，夢回猶有暗塵香⑤。縱橫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⑥。

○〔合註〕王本時序類，舊王本節序類。七集本載續集，補施註本載續補遺下卷。

絕句二首

春夜

醉睡者

數日前

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

○〔合註〕潘岳詩：朗月何朧朧。

○〔馮註〕《南部煙花記》：官人皆以沉香屑裹履中，以薄玉爲底，行則香痕印地，名曰麝香。〔合註〕此用蘇味道「暗塵隨馬去」句也。

○〔馮註〕《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爲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合註〕山公註雖引《洞冥記》，似暗本《潛確類書》，而末四字作「蓮葉捧承之狀」六字，今校正。又，查氏於先生詩，遍爲搜採補編，卽考非先生作者，亦列入他集互見卷中。乃於此詩及下題「李景元畫」、「謝宋漢傑惠墨」、「又答穗帳」、「壽陽岸下」、「春日與閑山居士小飲」各詩，爲諸本所有者，轉皆脫漏，殊不可解。今因無可列入編年，是以參酌舊本目錄，彙載於此，讀者審之。

題李景元畫〔四七〕①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②。百年寥落何人在〔只〕，只有華亭李景元。

○〔合註〕王本載書畫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補施註本載續補遺下卷。外集載召人翰林卷中，題作「召李甲畫喜鵲」。又，鄧椿《畫繼》：李甲，字景元，自號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但木柯未佳耳。坡題其《喜鵲圖》：聞說神仙郭恕先「云云」。又，《宋詩紀事》：景元善爲填詞小令，有聞于時，畫翎毛有意外之趣，米海岳嘗稱之。并附載此詩，題作「題嘉興景德寺李景元畫竹」。又，查氏於《高郵陳直躬處士畫雁》詩題下，亦註云：本集有《題李景元畫七絕》。今刊本轉不載，直是脫漏也。

○〔馮註〕《宋史·郭忠恕傳》：字恕先，河南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篆籀。坐貶，流落，不復求仕進。縱酒跡池，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冰而浴其旁，凌漸消釋，人皆異之。尤善

畫，得者藏以爲寶。太宗聞其名，召授國子監主簿。益使酒肆言，擅鬻官物，詔減死，決杖流登州。已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拊地爲穴，庶可容面，俯窺焉而卒。棄葬後累月，故人將改葬之，其體輕若蟬蛻。《史記註》：拊，手把土也。《畫鑑》：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絕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

又答瓊帳①

卧病經旬減帶圍②，清樽忘却故人期。莫嫌③〔四九〕雪裏閑瓊帳，作事猶來未合時〔五〇〕。

○〔合註〕王本詠物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續集載此詩，是以補施註本亦列入續補遺下卷。又，外集載此詩，題作「答子玉瓊帳」，次於《觀子玉郎中草書》、《送子玉至靈山》二首之間。據此，則併可入編年也。今以不能細分年月，仍列入補編卷中。

○〔馮註〕、《南史·梁昭明太子傳》：貴嬪薨，終喪不嘗菜果。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

壽陽岸下①

街東街西翠幄〔三一〕成②，池南池北綠錢生③。幽人獨來帶殘酒〔三二〕，偶聽〔三三〕黃鸝第一聲④。

○〔合註〕王本載紀行類，舊王本同，題末有「絕句」二字。七集本載續集，是以補施註本載續補遺下卷。外集載此詩於登州卷內，在《將赴文登別擇老一首》之後，《留題懷仁令占山亭二絕》之前，據此，則併可入編年也。今以不能細分年月，且先生過壽州，雖無可考訂年月，而斷非赴登州之年，是以仍列於補編卷中。又，壽陽，當指今壽州，則非山西之壽陽也。

①〔合註〕韓退之詩：街東街西誦佛經。

②〔合註〕鮑照詩：池北既少露，池南又多風。

③〔合註〕雲仙雜記：戴顓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

春日與閑山居士小飲〔五言〕①

一杯連坐兩髻棋，數片深紅入座飛。十分潑灑君休赤，且看桃花好面皮。唐人詩云：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

①〔合註〕王本載燕集類，舊王本燕飲類，題首皆無「春日」二字。外集載此詩於黃州、常州卷中，在《求監倉家爲甚酥》一首之前。七集本續集脫去題目，併入《求劉監倉家爲甚酥》，題作二首，誤也。鄭羽重修施註本亦同，而以此詩作第一首。至補施註本，查本皆失載此詩，今補探。閑山居士失考。

村醪二尊獻張平陽〔五言〕①

其一

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甕到牀頭〔五言〕。主人日飲三千客，應笑窮官送督郵。

①〔合註〕自此以下，至本卷末諸詩（按，至《過維州驛》……），舊王本皆無。〔查註〕張平陽，失考。按，萬戶春，先生在嶺南酒名，此詩疑亦南遷以後所作。又，慎按，絕句一首，律詩二首，載朱存理《鐵網珊瑚集》。元黃文獻公跋云：右東坡先生詩，凡六首，集中皆缺，不載，他日好事者或爲之補遺，尚有取也。至順元年九月二十日，後學東陽

黃潛題。卞氏《式古堂書畫彙考》云：公手書真迹，舊藏光福徐良夫教授家，後歸徐耕學。成化戊戌，吳匏菴爲題此卷，則已忘其半，止存三首矣。後十年，匏菴再觀于葑門錢氏。凡兩跋尾。又按《外紀》所載序錄云：東坡詞翰，流落人間不載本集者甚多，余從都元敬出示墨迹，題云「村醪二首獻張平陽」，其一曰「張公高躅不可到」云云，其二曰「詩如琢雪清牙頰」云云，則又以律詩一首分爲二絕句矣，恐未可據也。〔合註〕都穆《南濠詩話》亦云，見公詩真迹於友人家，凡五首。據此，則作五首絕句爲是。今姑從查氏。

其二

詩裏將軍已築壇，後來裨將欲登難。已驚老健蘇梅在，更作風流王謝看。○出定知書滿腹〔三〕，瘦生應爲語雕肝。○○灑落江山外〔六〕，留與人間激懦官。

○〔合註〕《漢書·項籍傳》：籍爲裨將。註：裨，助也。

○〔查註〕《隱居詩話》：蘇子美以奔放豪健爲志，梅堯臣亦能詩，而平淡爲工，世謂之蘇、梅。

其三 二〔五九〕

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挽肩〔六〕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六〕翁竟作何〔六〕官。

失題〔六三〕

獨鶴南飛送好音，山中橋梓共成陰。深衣偃僂如初命，卮酒從容向晚斟。城裏誰家開壽

域，堂東多士作儒林。清霜未落黃花在，笑折高枝繞鬢簪。

○〔查註〕按，元豐五年冬，公在黃州，進士李委聞公生日，作《白鶴南飛》新曲以獻。此詩疑是謫黃時所作。又按卞

氏《式古堂書畫考》載此詩云，是東坡作。今採錄。〔合註〕卞氏云：行書，長方紙本。

○〔合註〕《尚書大傳》：南山之陽，有木名橋，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名梓，梓者，子道也。梓，同梓。

題王維畫〔合註〕

摩詰本詞客，亦自名畫師。平生出入朝川上，鳥飛魚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聲活活流肝脾。行吟坐咏皆自見，飄然不作世俗辭。高情不盡落繚素，連山絕澗開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錦囊玉軸酬不貲。誰令食肉貴公子，不覺祖父驅熊羆。細氈淨几讀文史，落筆璀璨傳新詩。青山長江豈君事，一揮水墨光淋漓。○。手中五尺小橫卷，天末萬里分毫釐。謫官南出止均、穎，此心通達無不之。歸來纏裹任紈綺，○。天馬性在終難羈。人言摩詰是初世，欲從顧老癡不癡。桓公、崔公不可與，但可與我寬衰遲。桓玄嘗竊長康畫，崔圓嘗使摩詰畫壁。○。

○〔查註〕慎按，此古詩一首，載谷橋孫紹遠稽古所輯《聲畫集》中，今採錄。〔合註〕王晉卿以將門之後，能詩善畫，又

曾謫官均、穎，與詩中語意適符，此詩必為晉卿作也。晉卿事，詳見前《作書寄王晉卿》詩註（按，在卷十八）。

○〔合註〕此二句，當指晉卿所作《煙江疊嶂圖》，先生有詩，見前卷三十（按，集成同）。

○〔合註〕《後漢書·董卓傳》：以布纏裹。

④〔合註〕《圖畫見聞志》：王維、鄭虔、張通，俱囚於楊國忠舊第。崔圓召令畫數壁，後皆從寬典。

和張均題峽山①

孤舟轉巖曲②，古寺出雲均。岸迫鳥聲合，水平山影交。堂虛泉漱玉③，砌靜筍遺苞。我爲圖名利，無因此結茅。

①〔查註〕張均，失考。

②〔合註〕沈約詩：四禪隱巖曲。

③〔合註〕陸士衡詩：飛泉漱鳴玉。

題女唱驛①

攬轡金、房道②，崎嶇難具陳。浮嵐常作雨，冷氣不知春。少見寬平路③，多逢臃腫民④。欲知何處⑤遠，巫峽是西鄰。

①〔查註〕按，《水經注》云：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又逕琵琶峽。本志云：琵琶峽下女子皆善吹笛，嫁時，羣女子治具吹笛，唱竹枝詞送之。女唱驛之名，蓋本于此。〔合註〕今本《水經注》無「又逕琵琶峽」以下云云。查氏係據《名勝志》所引《經》文，然無「女唱驛名本此」句。又，《一統志》：巫山縣有琵琶峽，對蜀江之南。此鄉婦女，多曉音律，或云鍾此峽之秀所致。云云。亦無女唱驛之名。再考。又，〔查註〕慎按，以上二首，諸刻本俱不載，外集編第二卷，人《南行集》中，今補錄于此。〔合註〕清江《孔毅父集》有《題女媧山》、《女媧廟》二首。前一首，卽此詩，後一首，卽

先生《儋耳山》五言絕句也。詩中「攬轡金、房道」，當指金州、房州。考《唐書·地理志》，金州、房州，同屬山南東道採訪使。金州平利縣，有女媧山。《名勝志》：山在縣東十五里，舊有女媧祠。似孔集題近是。則此二詩，當係孔毅父作。題中「唱」字、「驛」字，當是「媧」字、「祠」字之訛耳。

○〔合註〕《史記·袁盎、晁錯傳·贊》：攬轡見重。

○〔合註〕《戰國策》：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

送虢令趙薦^①

嗟我去國久，得君如得歸。今君捨我去，從此故人稀。不惜故人稀，但恐晤語非。佳人西方^{〔七〕}子，佩服貝與璣。宛兮若處女^{〔六〕}，未始識戶扉。何必識戶扉，潛玉有光輝^②。

○〔查註〕本集第三卷，有《和虢令趙薦大雪》詩（按，集成在卷四）。以此詩起四句考之，當是蜀人而宦秦者。

○〔合註〕陶淵明《感士不遇賦序》：或潛玉於當年。

謝張太原送蒲桃^①

冷官門戶日蕭條，親舊音書半寂寥。惟有太原張縣令，年年專遣送蒲桃。

○〔查註〕張太原，名字失考。

讀《晉史》

滄海橫流血作津[○]，犬羊^{〔六九〕}角出競稱真。中原豈是無豪傑，天遣^{〔七〇〕}羣雄殺晉人。

○〔合註〕袁彥伯贊：滄海橫流。

讀《王衍傳》[○]

文非經國武非英[○]，終日虛談取盛名。至竟開門延羯寇^{〔七一〕}，始知清論誤蒼生。

○〔查註〕《晉書·王衍傳》：總角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甯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又云：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慕景放效，務高浮誕，遂成風俗焉。

○〔合註〕《文選》應休璉《百一詩》：文章不經國。

讀後魏《賀狄干傳》[○]

羊犬^{〔七二〕}爭雄宇內殘，文風猶自到長安。當時枉被詩書誤，惟有鮮卑賀狄干[○]。

○〔查註〕《北史·魏·賀狄干傳》：家本小族，世爲將。道武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爲姚興所留，遙賜爵襄武侯。及狄干至，帝見其語言衣服類中國，以爲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慎案，以上十二首（按，指《溪堂留題》、《新葺小園二首》、《與李彭年》……、《二月十六日》……、《送魏令趙薦》、《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謝張太原送蒲桃》、《讀《晉史》》、《讀《王衍傳》》及本詩，其中《溪堂留題》等七首，集成已入編年詩），諸刻本不載，外集編第三卷在鳳翔作，今採錄。

送魏令趙薦

謝張太原送蒲桃

讀晉史

讀王衍傳

讀後魏賀狄干傳

○〔合註〕《北史·賀狄干傳》：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

送司勳子才丈赴梓州^①

別日已苦迫，見日未可期。曷不惜此日，相從把酒卮。人生初甚樂，譬若枰上棋。縱橫聽汝手，聚散豈吾知。胡爲復嗟嘆^{〔七三〕}，實恨相識遲。念昔非親舊，聞名自童兒。不見常隱憂，見之百憂披。相從未云幾，別淚遽已垂。有如雲間鶴，影過落寒池。舉頭已千里，可見不可追。我本蜀諸生，能言公少時。初爲成都掾，治獄官苦卑。高才絕倫輩，邦伯忘等夷。是時最少年，白晢未有髭。風流能痛飲，敏捷好論詩。勇於韝上鷹，不啻囊中錐。去蜀曾未久，得縣復來眉。簿書紛滿前，指畫渙無疑。一年吏已服，漸能省鞭笞。二年民盡信，不復煩文移^②。三年厭閑寂，終日事桐絲。客來投其轄，醉倒不容辭。至今三十年，父老猶嗟咨。東川晚乃至，觀者塞路岐。但見東人喜，不知西人悲^③。如今又繼往，人事亦可奇^{〔七四〕}。嗟此信偶然，或云數使之。王城多高爵，要路人爭馳。公來席未暖，去不浙^{〔七五〕}晨炊。屢爲蜀人得，毋乃天見私。吾徒本學道，窮達理素推。況爲二千石，所至可樂嬉。細思爲縣日，賓友存者誰。或終卧茅屋，或去懸金龜^④。或已登鬼籍^{〔七六〕}，墓木如門楣。感時何倏忽，撫舊應涕洟。紫綬著更好，紅顏蔚不衰。權奇玉勒馬，阿那^{〔七七〕}胡琴姬。逢人可與樂，慎勿苦相思。

○〔查註〕子才，姓名失考。慎按，以上三首（按，指入館、贈蔡茂先及本詩，上二首，集成已入編年詩），諸刻本不載，外集編第四卷直史館時作，今補錄。

○〔合註〕後漢·光武帝紀：作文移。

○〔合註〕東人、西人見《詩經》。

○〔合註〕曹子建文：金龜紫綬。

送宋君用遊輦下○

暴雨漲荒溪，尺水生洪流。中有潑潑鯉，泛然方快遊。安知赤日爍，沸浪生浮漚。石密岸狹束，鱗鬣窘若囚○。一失在藻樂○，遂有轍鮒憂○。誓將泛江湖，雪此煦○沫羞。江湖與荒溪，巨細雖不侔。此流彼之派，联接詎阻修。超然奮躍去，勢若鷹離鞬○。浮沉謝羣蛙，窟穴依長洲。洗刷沮洳泥○，被服白紋裘○。誰知歲月久，湧浪生咽喉。賴爾溪中物，雖困有遠謀。不似沼沚間，四合獄萬鰓○。縱知有江湖，綿綿隔山丘。人生豈異此，窮達皆有由。吾鄉廣平君○，少與輕薄遊○。堆金等屋梁，穉稔百頃秋。朝廷羅○紅顏，夜庖炙肥牛。落魄窮書生，多以金帛收。高○貲一朝盡，里巷誰青眸。兒女號飢寒，親友寡饋調。中夜起長嘆，慷慨商聲謳。我非田農家，安能事耜耨。又非將帥種，不慣揮戈矛○。平生負壯氣，豈可遂爾休。今我中丞公○，位隆職兼優。官爵連九族，一門千驂駟。雖云富貴殊，

敢以貧賤投。姻戚苦未遠^①，我困豈我覲^②。八月秋風高，駕言動輕輶。將行來告別，求贈安敢度。嗟子窮已甚，倚伏理亦周。溪魚解如此，況子知公侯。馬壯僕正健，去去其無留^③。

①〔查註〕宋君用，失考。

②〔合註〕《史記·龜策傳》：豫且舉網，得而囚之。

③〔合註〕在藻，見《詩經》。

④〔合註〕《莊子·外物篇》：車轍中有鮒魚，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⑤〔合註〕任註《山谷集》引《東觀漢記》：柏虞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鞫命中。

⑥〔合註〕白樂天詩：洗刷去泥垢。

⑦〔合註〕補註事末。

⑧〔合註〕《史記·貨殖傳註》：鰕，雜小魚也。

⑨〔合註〕當即指宋君用。玩詩意，似先富而後貧者。

⑩〔合註〕《後漢書·馬援傳》：陷爲天下輕薄子。

⑪〔合註〕戈矛，見《書經》。

⑫〔合註〕未詳何人。

⑬〔合註〕《後漢書·鄧皇后紀》：姻戚不少。

⑭〔合註〕《毛詩傳》：覲，棄也。

⑮〔合註〕柳子厚《謫龍說》：澤州有奇女，墜地，被繖裘白紋之裏。及期，化爲白龍，徊翔登天。

咏怪石(八二〇)

家有粗險石，植之疎竹軒。人皆喜尋玩①，吾獨思棄捐。以其無所用，曉夕空嶄然②。砥礎則甲斲(八二〇)③，砥硯乃枯頑。于繳不可磨④，以碑不可鐫。凡此六用無一取，令人爭免長物觀。誰知茲石本靈怪，忽從夢中至吾前。初來若奇鬼，肩股何孱顏。漸聞硃礧聲⑤，久乃辨其言。云：「我石之精，憤子辱我欲一宣。天地之生我，族類廣且蕃⑥。子向所稱用者六，星羅電布盈溪山⑦。傷殘破碎爲世役，雖有小用烏足賢。如我之徒亦甚寡，往往掛名經史間。居海岱者充禹貢，雅與鉛松相差肩。處魏榆者白晝語，意欲警懼(八三)驕君悛⑧。或在驪山拒強秦，萬牛汗喘力莫牽⑨。或從揚州感盧老，代我問答多雄篇⑩。子今我得豈無益，震霆凜霜我不遷。雕不加文磨不瑩，子盍節槩如我堅。以是贈子豈不偉，何必責我區區焉。」吾聞石言愧且謝，醜狀歛去不可攀。駭然覺坐想其語，勉書此詩席之端。

①〔查註〕慎按，以上二首，諸刻本不載，外集編第四卷中。先生丁成國太夫人憂，居蜀時作。今採錄。〔合註〕此詩，或以先生居憂不作詩，斷爲非先生作，然安知非服闋後家居時所作耶？不可拘看也。

②〔合註〕張說詩：尋玩往遠迷。

③〔合註〕韓退之《柳子厚墓誌》：嶄然見頭角。

④〔合註〕《書·秦誓疏》：斲，斫也。甲斲，未詳。甲字，或畢字之訛。《七諫》有「羌兩足以畢斲」句。註：斲，斷也。

⑤〔合註〕《史記·楚世家》：「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傅弋繳曰落。」

⑥〔合註〕韓退之詩：「投命鬧碯礧。」《廣韻》：「碯礧，石落也。」

⑦〔合註〕《左傳·成公四年》：「非我族類。」

⑧〔合註〕班固《西都賦》：「星羅棋布。」郭璞《江賦》：「電布餘糧，星離沙境。」

⑨〔合註〕《左傳·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作事不時，怨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譎並作，莫保其信，石言，不亦宜乎？」

⑩〔合註〕《長安志》：「狼石，在臨潼縣東十里，形似龜。初，始皇之葬，遠採此石，將致之驪山，至此，不復動。石崇一丈八尺，周十八步，先生詩疑用此。」

⑪〔合註〕盧仝有《蕭宅二三子贈答》詩，序云：「蕭子才將賣揚州宅。王川子客揚州，館蕭未售之宅，與砌下二三子酬酢。其詩有《客贈石》、《石讓竹》、《石請客》、《石答竹》諸篇，共二十首。」

題西湖樓

少年過了未衰顏，正在悲歡季孟間。
細雨溟濛湖上寺，東風搖蕩酒中山。
千金用盡終須老，百計尋思不似閑。
醉裏下樓知早晚，喧喧扶路笑歌還。

題雙竹堂壁①

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②。
山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檣竿笑殺儂。

①〔查註〕雙竹堂，註見十一卷《雙竹湛師房》詩下。（按，集成亦在卷十一）

○〔合註〕蘇頌詩：仙史高坐十二重。

風水洞聞二禽○

林外一聲青竹筍，坐間半醉白頭翁。春山最好不歸去○，慚愧春禽解勸儂。

○〔查註〕風水洞，註詳第九卷《往富陽新城》詩下。（按，集成亦在卷九）

○〔合註〕用鄭谷《子規》詩。

法惠小飲以詩索周開祖所作○

立着巫娥多少時，安排雲雨待清詞。酒酣魯叟頻相憶○，曲罷周郎尚不知。海鷗無踪飛過速○，雲龍有報發來遲。從今莫人尋春會，爲欠梅花一首詩。

○〔查註〕法惠，杭州寺名。註見第九卷。（按，集成在卷九）

○〔查註〕先生倅杭時，與魯元翰、周開祖有唱和詩，所云魯叟，即元翰也。

○〔合註〕《爾雅》：鷗，負雀。註：鷗，鷗也。江東呼之爲鷗，善捉雀。《說文》：鷗，鷗鳥也。《宣室志》：海鷗善辟蛟

螭患。

次韻陳時發太博雙竹○

千年誰復繼夷齊，凜凜霜筠○此鬪奇。要識蒼龍聯蛻意○，擬容丹鳳宿凰枝。扶持有伴雪

應怕，裁剪無人風自吹。莫遣騷人說連理③，君看高節孰如雌④。

○〔查註〕陳時發，失考。

○〔合註〕竹爲籜龍，此則借用蒼龍星及抱珥虹蜺之意。

○〔合註〕《異苑》：東陽留道德家中筋竹林，忽生連理。

○〔合註〕《仇池筆記》：竹有雌雄，自根而上，一節發者爲雄，二節發者爲雌。又用《老子》守雌之意。

周夫人挽詞①

教子通經古所賢，安貧守道節尤堅。當熊遺烈傳家世②，投燭諸郎慰眼前③。不待金花書誥命④，忽驚玉樹掩新阡。凱風吹棘君休咏，我亦孤懷一泫然。

○〔查註〕周夫人，疑是周開祖之母。本卷《次韻答開祖》詩有「蒸豚未害爲純孝，狸首何妨助故人」之句，可作此題註脚。

○〔合註〕《漢書·外戚傳》：上幸虎圈鬪獸。熊佚出圈，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豈周夫人馮姓，故用此耶？

○〔合註〕用周仲智舉燭投伯仁事，切周姓也。

天聖二僧皆蜀人，不見，留二絕

其一

家山忘了脚騰騰，試作巴談却解磨。不爲遊人問鄉里，豈知身是錦城僧。

其二

方丈門開怪不迎，給孤邀供未還城。興來且作尋安道，醉後何須覓老兵。

會飲有美堂，答周開祖湖上見寄（八七〇）

杜牧端來覓紫雲，狂言驚倒石榴裙。豈知野客青筇杖（一），獨卧山僧白簟紋。且向東臯伴王績（二），未遑南越弔終軍。新詩過與佳人唱，從此應難減一分（四）。

（一）〔查註〕慎按先生和雲字韻，凡三首，前二首及開祖原作已載第九卷（按，集成亦在卷九）。此詩亦同時作也。諸刻失載，今從外集補錄。

（二）〔合註〕白樂天詩：青筇竹杖白紗巾。

（三）〔合註〕王績號東臯子。

（四）〔合註〕《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

和吳少卿絕句（一）

欲伴騷人賦百篇，歸心要及菊花前。明朝知覆誰家甌，猶有桓譚道必傳（二）。

（一）〔查註〕吳少卿，名字失考。〔合註〕《咸淳臨安志》：吳天秩，杭人。杜門著書。熙寧七年，其兄少卿，以郊恩密薦。云云。疑卽此人。

周夫人挽詞

天聖二僧皆蜀人不見留二絕

會飲有美堂

和吳少卿絕句

○〔合註〕《漢書·揚雄傳·贊》：「鉅鹿侯芭從雄受《太玄》、《法言》，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

題沈氏天隱樓①

樓上新詩二百篇，三吳處士最應賢。非夷非惠真天隱②，忘世忘身恐地仙。散盡黃金猶好客，歸來碧瓦自生烟。靈犀美璞無人識③，蔚蔚空驚草木妍④。

○〔查註〕天隱樓，失考。

○〔合註〕《揚子》：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文中子》：聖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

○〔合註〕李義山詩：心有靈犀一點通。

○〔合註〕漢樂府《上陵篇》：光澤何蔚蔚。

和人登海表亭①

譙門對聳壓危坡，覽勝無如此得多。盡見西山遮岱嶺，迴分東野隔新羅。花時千圃堆紅錦，雪晝雙城疊白波。回首毬場尤醒眼，一番風送鑑重磨。

○〔查註〕海表亭，失考。

會雙竹席上奉答開祖長官

松柏蕭蕭〔八〕滿故丘，知君懷抱尚悲秋。算來九九無多日〔一〕，唱着三三憶舊遊〔二〕。皓月徘徊應許共，清詩妙絕不容酬。梅花社燕難相並，莫爲吳娘暗淚流〔三〕。

〔一〕合註〔八〕歲時記：俗用冬至次日數及九九八十一日，多作九九詞。

〔二〕合註〔八〕唐書：童謠，打麥三三三三。

〔三〕合註〔八〕白樂天詩：醉舞吳娘袖。

次韻答開祖

淚滴秋風不爲麟，虛名何用實之賓〔一〕。烝豚未害爲純孝〔二〕，狸首何妨助故人。好喚遊湖緣路便，難邀入社爲詩頻。知君頗有東山興，喝石巖前自過春。

〔一〕合註〔八〕莊子·逍遙遊篇：名者，實之賓也。

〔二〕合註〔八〕晉·阮籍傳：性至孝，母將葬，食一烝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

北山廣智大師，回自都下，過期而歸，時率開祖、無悔同訪之，因留淥淨堂、竹鶴二絕^①

其一

淥淨堂前竹，秋期赴白雲。不知緣底事，一日可無君。

①〔查註〕廣智，失考。李行中，字無悔，註見十二卷。（按集成亦在十二卷）

其二

淥淨堂前鶴，孤棲守竹軒。胸中無限事，恨汝不能言。

欲往湖州，見孫莘老，別公輔、希元、彥遠、醇之、穆仲

秋來欲見紫髯翁，待得梅花細萼紅。記取上元燈火夜，道人猶在水晶宮。

富陽道中^①

清晨振衣起，起步方池側。徘徊俯丹楹，到影見敲仄^②。不識陶靖節，定非風塵格。遙懷謝靈運，本自林泉客。予生忽世事，不以形爲役^③。顧彼冕弁人，冕弁非予適^④。

○〔查註〕慎按，自《題西湖樓》起至此，共十八首，諸刻本皆不載，據外集編第四卷，倅杭時作也。今採錄。

○〔合註〕柳子厚《萬石亭記》：「敝仄以人。」

○〔合註〕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爲形役。」

○〔合註〕《冕弁》，見《禮記》。

贈青澁將謝承制①

吾皇有意縛單于，槌破〔八九〕銅山鑄虎符。驍將新除三十六〔九〇〕，精兵共領五千都②。周王常德須攘狄③，漢帝雄才亦尚儒④。君學本兼文武術，功名不必讀孫、吳。

○〔查註〕謝承制，名失考，當是由文階換武職者，故題云云。

○〔合註〕《漢書·李陵傳》：「陵將步卒五千人。單于曰：『此漢精兵。』」

○〔合註〕《毛詩傳》：《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

○〔合註〕《漢書·武帝記·贊》：「如武帝之雄才大略。」

過澁州驛，見蔡君謨〔九一〕題詩壁上云：「綽約新嬌生眼底，逡巡〔九二〕舊事上眉尖。春來試問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不知爲誰而作也？和一首①

長垂玉筍殘粧〔九三〕臉②，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閑愁何日盡，一分真態更難添。

○〔查註〕慎案，以上二首，諸刻本皆不載，據外集編第五卷，自密州移徐州時作，今採錄。〔翁方綱云〕按此詩，先生墨迹已見前《常潤道中寄陳述古》詩補註內（按，集成無此註，今節錄有關者於後。翁方綱云：「予得東坡墨迹云：天際烏雲含兩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居士今何在？青眼無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謁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真迹也。」「綽約」云云。又有人和云：「長垂」云云。二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今查氏刻本，據外集編人自密州移徐州時作。按，先生自密移徐，在濰州度歲，是熙寧九年丙辰之冬事，在癸丑倅杭之後三年矣。又蔡帖內「約綽新嬌」一詩，題云「題壁詩帖」。後有公題云：錢塘有美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此詩，蔡君謨真迹也。陳述古摹刻，軾在定香橋野店中觀之。又蔡帖內「天際烏雲含兩重」一詩，題云「夢詩帖」。後有公題云：此蔡君謨《夢中》詩也。真迹在濟明家，筆力道勁。元祐五年二月四日，蘇軾題後。方綱竊意墨迹既云「又有人和長垂玉筍」云云，不知誰作此題；乃云「不知爲誰而作也，和一首」，則不特和詩之出自先生作無疑，而濰州驛壁、定香橋店，亦皆不必泥于其地矣。余所藏先生墨迹，爲追憶書之，是熙寧甲寅以後數年間所書。若以濰州度歲論之，則此墨迹或即係熙寧十年丁巳所書耳。墨迹後有虞道園詩，并跋云：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函，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守居閣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爲不知何人作，其軒轅彌明之流歟？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虞集書。〔合註〕翁氏所藏墨帖，鑒古者以爲不甚真確，合之此題，作「過濰州驛見蔡君謨題詩壁上」云云，與翁氏藏帖作「僕在錢塘」云云，題壁之地不同，二者必有一謬也。

○〔合註〕白樂天《山石榴》詩：露銷粧臉淚初乾。

黃州春日雜書四絕〔九四〕

其一

楚鄉春冷早梅天，柳色波光已鬪妍。
淮上雁行皆北向，可無消息到儂邊。

其二

中州臘盡春猶淺，只有梅花最可憐。
坐遣牡丹成俗物，豐肌弱骨不成妍。

其三

清曉披衣尋杖藜，隔牆已見最繁枝。
老人無計酬清麗，夜就寒光讀楚辭。

○〔合註〕陸機《文賦》：清麗芊綿。

其四

病腹難堪七椀茶，曉窗睡起日西斜。
貧無隙地栽桃李，日日門前看賣花。

晚遊城西開善院，泛舟暮歸，二首○

其一

晚照餘喬木，前村起夕烟。
棋聲虛閣上，酒味早霜前。
遠謫何須恨，來遊不偶然。
風光類

吾土，乃是蜀江邊。

○〔查註〕開善院，失考。

其二

放船江瀨淺，城郭近連村。水檻松筠靜，市橋燈火繁。誰家掛魚網，小舫繫柴門。卜築計未定，何妨試買園。

○〔合註〕白樂天詩：小舫宜攜樂。

和人雪晴書事

消盡瓊瑤雲馭歸，餘寒猶復助風威。垂簾〔九〕漸學秋霖滴，滿地猶疑夜月輝。凍壤相和開葦戶，流澌半釋〔六〕擁苔磯。可憐烏鵲飢無食，日暮空林何所依。

○〔合註〕楊系《通天臺賦》：若瑤臺之雲馭。

○〔合註〕趙嘏詩：宅邊秋水浸苔磯。

奉酬仲閔食新麪湯餅，仍聞糴麥甚盛，因以戲之。

初見煌煌秀兩岐，俄驚落磴雪霏霏。可煩都尉熱承汗，絕勝臨淄貧易衣。尚有清才對風月，未方便腹貯書詩。知君貨殖誇長袖，滿糴千箱待一飢。

○〔查註〕仲閔，失考。

○〔合註〕《後漢書·張堪傳》：爲漁陽太守。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公爲政，樂不可支。」

○〔查註〕《三國·魏志·何宴傳註》：宴字平叔。以尚主賜爵爲列侯。《齊職儀》云：何晏以主壻拜駙馬都尉。《世說》：何平叔面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汗出，色轉皎然。

○〔查註〕《唐書》：玄宗皇后王氏，下邳人。帝爲臨淄王，聘爲妃，立爲皇后。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耶。」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

○〔合註〕《魏志註》：孔融有高名清才。

讀仲閔詩卷，因成長句

喜見西風吹麥秋，年年爲道老農憂。沾塗手足經年種[○]，薦載珠璣一倍收。壯齒君能親稼穡，異時我亦困粗糲。獨憐紫竹堂前月，清夜娟娟照客愁。

○〔合註〕《齊語》：器體塗足，以從事于田野。

送酒與崔誠老[○]

雪堂居士醉方熟，玉澗山人冷不眠。送與安州潑醅酒^{〔九〕}，從今三日是三年。

○〔查註〕崔誠老，名閑，號玉澗道人。工于琴。詳見《醉翁操序》中。按，外集，先生自書此詩，首云：夜來一笑之歡，豈可多得，今日雪堂得無少寂寞耶？往安州玉泉一酌果子，少許夜琴一弄，雖與同者，莫是木上座否？小詩漫往。云云〔一〇〕。〔合註〕外集不作自書。

與郭生遊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喜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為
 淒然。郭生言吾恨無佳詞〔二〇二〕。因為略改樂天《寒食》詩歌之，
 坐客有泣者，其詞曰

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累累春草綠。堂梨花映白楊
 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外集註：每句雜以散聲。〔合註〕《詩人玉屑》引《王直方詩話》：每句雜以散聲，則外集之註，即詩話也。〔查註〕慎
 案，白樂天《寒食野望吟》起句云：秋墟郭門外，寒食誰家哭。先生所改，止此二句。又《白楊路》，樂天詩作「白楊
 樹」，餘皆同。

戲作切語竹詩〔二〇三〕

隱約安幽奧，蕭騷雪藪西。交加工結構〔二〇三〕，茂密渺冥迷。引葉油雲遠，攢叢聚族
 齊。奔鞭迸壁背，脫籜吐天梯。烟篠散孫息，高竿拱桷枅。漏闌零露落，庭度〔二〇四〕
 獨蜩啼。掃洗修纖筍，窺看詰曲溪。玲瓏綠醞醞，邂逅盍閑攜。

○〔查註〕切語，註詳惠州卷中《和程正輔一字詩》下。（按，集成在卷三十九）
 ○〔合註〕鄭谷《竹》詩：移得蕭騷從遠寺。

③〔合註〕杜子美《春日江村》詩：種竹交加翠。

④〔合註〕《南史·徐勉傳》：桃李茂密。

⑤〔合註〕江淹《柝欄頌》：攢叢石徑。嵇康《難自然好學論》：聚族獻議。

⑥〔合註〕王逸《九思》：緣天梯兮北上。

⑦〔合註〕取竹孫之意。《水經註》：孫息尚存。

⑧〔合註〕北齊武定中童謠：百尺高竿。

⑨〔合註〕杜子美《鐵堂峽》詩：修纖無垠竹。又《晦日尋崔戡李封》：引客看掃除。

山行見月四言①

吟哦傲兀，仰晤巖月。遇〔二〇六〕巘迎崖，銀剗玉嚙。源魚唵喁，岸雁艤脆〔二〇七〕。卧玩我語，
聾牙岌業②。

①〔查註〕慎按，《黃州春日四絕》以下共十三首，諸刻本不載，據外集編第六卷，皆謫居黃州時所作，今採錄。〔合註〕
《能改齋漫錄》載此詩，題中「山行」作「江行」，詩中「邁巘」作「遇巘」，「源魚」作「龍龜」，「岸雁」作「雁鷺」。錢大昕
曰：此是三十二字，皆是疑字母，惟「邁」字不同，當是「遇」字之譌。

②〔合註〕艤脆，見《易經》。

③〔合註〕句調亦切語也。韓退之《進學解》：佶屈聾牙。張平子《西京賦》：狀巍峨以岌業。

憶黃州梅花五絕

其一

邾城山下梅花樹[○]，臘月江風好在無？
爭似姑山尋綽約，四時常見雪肌膚。

○〔查註〕《水經註》：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楚宣王滅邾，徙城于此。《太平寰宇記》：黃州東南一百三十里，臨江，與武昌相對，有古邾城。吳使陸遜攻邾城，常以三萬兵守之。晉、宋西陽國郡，齊爲齊安郡。北齊天保六年，于舊城西南面，別築小城，置衡州，至隋罷，以齊安郡置黃州。

其二

一枝價重萬瓊瑤，直恐姑山雪不如。
盡愛丹鉛競時好[○]，不如風雪養天姝。

○〔合註〕韓退之詩：丹鉛事點勘。此則言傅丹調鉛也。

其三

雖老于梅心未衰，今朝誰贈楚江枝。
旋傾尊酒臨清影，正是〔二〇八〕吳姬一笑時。

其四

不用相催已白頭，一生判却見花羞。
揚州何遜吟情苦，不枉清香與破愁。

其五

玉琢青枝蕊綴金，仙肌不怕苦寒侵。淮陽城裏娟娟月，樊口江邊耿耿參。

訪散老不遇①

君來不遇我，我到不逢君。古殿依修柏，寒花對暮雲。

①〔查註〕散老，失考。慎案，以上六首，諸刻本不載，外集編第六卷，離黃州以後未赴登州以前所作，今採錄。

和王定國

離歌添唧唧②，古曲擬行行③。不作相隨燕，空吟久住鶯④。瞢騰君上馬，寂寞我回城。明日東門外，空舟獨自橫。

②〔查註〕古樂府。木蘭詩：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

③〔查註〕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④〔合註〕當指嘲春鶯也。

試院觀伯時畫馬絕句①

竹頭搶地風不舉②，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驟③，頓風塵④，亦思歸家洗袍袴。

○〔查註〕慎案，此詩，見本集雜記中。又見《山谷集》，題云「題伯時畫頓塵馬」。姑存，俟考。〔合註〕先生題跋云：予又戲作絕句「竹頭搶地」云云，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人筆，疾取紙來寫之。

○〔合註〕《戰國策》：以頭搶地耳。

○〔合註〕頓塵馬，未詳。今北方驟馬，卧浴土中，起立時，必自抖擻，以去塵埃，當即所謂頓塵也。

出局偶書①

急景歸來早，窮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留待〔二〇〕卯君來②。

○〔查註〕慎案，外集先生自題此詩後云：今日局中出早，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數句。忽憶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書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字。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歸林下，夜雨對牀，乃爲樂耳。〔合註〕此詩王本所有，在書事類，舊王本在雜賦類。並據自題年月，應編于元祐戊辰冬卷中，查氏不入編年，何也？又，「王郎西去」一絕，查氏因補採于後，故于此詩只載末句。今依外集原文，不嫌前後複見也。

○〔王註續曰〕子由己卯生，故公呼爲卯君。

覓俞俊筆

筆工近歲說吳、俞③，李、葛虛名總不如④。雖是玉堂揮翰手，自憐白首尚抄書⑤。

○〔查註〕案，外集先生雜題云：廣陵人吳政，已亡，其子說作筆頗得家法。俞即俊也。

○〔查註〕李，亦筆工姓，其名失考。葛，宣城諸葛氏也。〔合註〕李，當即筆工李文政也。
○〔合註〕《世說》：戴安道就范宣學，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

鼠須筆〔二二〇〕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嘆，又發廷尉怒。○
磔肉飼飢〔二二一〕貓，分髻雜霜兔。
插架刀槩〔二二二〕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詰〔二二三〕，時來即所遇。
穿墉何卑微○，托此得佳譽。

○〔查註〕慎案，此詩亦載《宋文鑑》，以爲叔黨作。《斜川集》不傳，今據外集第七卷先生自登州還朝後作，姑存之。
〔合註〕此詩，《茗溪漁隱叢話》以爲叔黨作，至《永樂大典》所載《斜川集》，既無此詩，《宋文鑑》中亦不載此篇，查氏所云載《宋文鑑》以爲叔黨作，殊不可解。趙懷玉刻《斜川集》，所云亦踵查氏之誤也。

○〔合註〕《史記·李斯傳》：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後拜客卿，爲丞相。《漢書·張湯傳》：爲兒守舍。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後爲廷尉。

○〔合註〕穿墉，見《詩經》。

琴枕○

高情閑處任君彈，幽夢來時與子眠。彭澤漫知琴上趣〔二二四〕，邯鄲深得枕中仙。試尋玉軫拋

何處，閑喚香雲在那邊。平素不須煩按抑，秦娥〔二六〕自解語如絃。

○〔查註〕慎案，外集所載《琴枕》詩，本二首，其五古一首，已從施氏補註上卷移編第四十三卷中（按，集成亦在卷四十二）。此首諸刻本皆失載，今從外集探出。

○〔合註〕「那邊」二字，唐人詩習見。「那」字皆作仄聲。《廣韻》有奴可、奴箇二切音也。

○〔合註〕用白樂天《琵琶行》「小絃切切如私語」意。

書李宗晟《水簾圖》

宗晟一軸《水簾圖》，寄與南舒李大夫。未向林泉歸得去，炎天酷日且令無。

○〔李註〕夏文彥《圖繪寶鑑》：李宗晟，邠時人。工畫山水寒林。學李成破墨，取象幽奇，林麓江阜，尤為盡善，評者謂得成之似。

○〔合註〕當即指李龍眠也。

書《龍馬圖》

先皇御馬三千匹，仗下曾騎玉駱驄。金鼎丹成龍亦化，圉人空棧泣西風。

○〔查註〕慎案，自《答王定國》以下，至此八首，諸刻本俱不載，外集編第七卷自登州還朝後作，今採錄。

皎然禪師《贈吳憑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西方妙。還如瞽者望長安，長安在東向西笑。」東坡居士代答云〔二七〕

寒時便具熱時風，飢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向西笑，緣師身在長安東。

○〔合註〕外集題作「答皎然詩」，此題作詩引，侯鯖錄所載同。

燈花一首贈王十六○

金粟釵頭次第多，起看缺月帶斜河。懸知瑞草橋邊夜○，笑指燈花說老坡。

○〔查註〕慎案，以上三首，諸刻本皆不載，據外集編第八卷守杭州時作，今採錄。〔合註〕查氏所云三首者，兼《和錢四寄其弟蘇一首》而言也。但和錢詩已編三十一卷中（按，在本詩集四十七卷），不應複列補編卷內，故刪之。

○〔查註〕瑞草橋，蜀人王慶源所居。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以記異夢〔二八〕矣，

復說偈云〔二九〕○。

前夢後夢真是一，彼幻此幻〔三〇〕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生後生〔三一〕事。

○〔合註〕七集本載續集佛偈類，前有總題云：王晉卿前生圖偈。

和芝上人竹軒〔三二〕○

洞外復空中，千千萬萬同○。勞師唱竹頌〔三三〕，知是〔三四〕阿誰風。

○〔查註〕芝上人，即曇秀。〔合註〕王本題詠類，舊王本亭樹類，七集本載續集，題作「和廬山上人竹軒」。

○〔合註〕王充《論衡》：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為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為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手並為萬萬千千物乎？

戲贈秀老

拆却相公庵〔三三〕，泥却駙馬竹○。天下人總知，流入《傳燈錄》。

○〔合註〕二句義未詳。《五燈會元》：黃檗禪師有「推倒慈氏樓，折却空王殿」之語，先生句調本此。

和晁美叔老兄○

反觀皆自直，相詆竟誰諛〔三六〕。事過始堪笑，夢中今了無。珍才尚空谷，瘦馬〔三七〕正長途○。未識造物〔三八〕意，茫然同一爐○。

○〔合註〕七集本載續集，王本酬和類，舊王本酬答類，皆無「老兄」二字。〔查註〕晁美叔，公之同年。又，以上四首，外集編第九卷，守揚州時作，今據此採錄。〔合註〕以上四首，除《戲贈秀老》一首外，餘俱見七集本。

○〔王註次公曰〕珍才空谷，以况美叔在閑郡。瘦馬，自謂也〔三九〕。〔合註〕別本作公自註，誤。今據舊王本。

○〔合註〕用《莊子》語意。

暮歸

牛羊久已下〔四〇〕，寂寞掩柴扉。水鵲〔四一〕鳴城堞，飛螢上戟衣○。夜涼江海近，天闊斗牛

微。何日招舟子，寒江北渡歸。

○〔合註〕杜牧之詩：風暖戰衣翻。

待 日〔三三〕○

夢破山骨〔三〕冷，扶桑未放曉。披衣坐虛堂，缺月猶皎皎。揚泉漱寒冽，激齒冰雪繞。百體喜堅壯〔二〕，萬象覺情悄。簪履事朝謁，神魂飛宵渺。龕燈蚌珠剖，爐穗玉繩裊。浮念恍已消○，真庭諒非杳○。須臾霹靂起，赫奕射林表。高樹引涼蟬，深枝啁棲鳥。二蟲彼何爲，逐動自紛擾。悠悠天宇內，豈復論大小。覆盎舞醯雞，濃昏恣飛繞。定知達觀士，方寸常了了。世無陶靖節，此樂知者少。

○〔查註〕慎案，以上三首，諸刻本不載，據外集編第十卷，在惠州作，今採錄。〔合註〕外集有《日夕山中忽然有懷》一首，在《暮歸》、《待旦》二首之前，乃李太白詩，外集誤採，查氏仍之，故云以上三首也。今已刪，詳見卷末。

○〔合註〕王維詩：浮念不煩遣。

○〔合註〕《真誥》：周灑真庭。

約吳遠遊與姜君弼喫葷饅頭

天下風流筍餅餠○，人間濟楚葷饅頭。事須莫與謬漢喫，送與麻田吳遠遊。

○〔合註〕《廣韻》：餠，杜覽切，又徒澄切。

戲贈秀老

和晁美叔老兄

暮歸

待旦

約吳遠遊與姜君弼喫葷饅頭

除夕，訪子野食燒芋，戲作①

松風溜溜作春寒，伴我飢腸響夜闌。牛糞火中燒芋子，山人更喫懶殘殘②。

①〔查註〕慎案，以上二首，諸刻本不載，外集編第十卷，在海南作，今採錄。

②〔外集註〕山人，謂李泌也。

北歸度嶺〔二五〕寄子由

青松盈尺間香梅，盡是先生去後栽。應笑來時無一物，手攜拄杖却空回。

《鳴泉思》，思君子也。君子抱道且殆，而時弗與，民咸思之。鳴泉

故基堙圯殆盡，眉山蘇軾〔二六〕搔首踟躕，作《鳴泉思》以思之①

鳴泉鳴泉，經雲而潺湲②。拔爲〔二七〕毛骨者修竹，蒸爲雲氣者霏烟。山夔莫能隱其怪，野翟詎敢藏其奸〔二八〕。茅廬肅肅〔二九〕，昔有人焉。其高如山，其清如泉。其心金與玉，其道砥與絃③。執德沒世，落月入地，英名皎然，陽曦麗天。舊隱寂寂，新篁娟娟④。思彼君子，我心如懸〔三〇〕。谷鳥在上，巖花炫前。鳴泉鳴泉，能使我〔三一〕菀結而華顛⑤。

①〔合註〕外集題作「鳴泉思」三字，此題作詩引。〔查註〕慎案，以上二首，諸刻本不載，外集編第十卷，北歸時作，今

採錄。「合註」王本載第六卷寓興類中，查氏云「諸刻本不載」，誤也。七集本亦載續集歌詞卷中。

○「合註」唐明皇《溫泉》詩：溫泉吐潺湲。

○「合註」《後漢書·五行志》：直如絃。

○「合註」杜子美《狂夫》詩：風含翠篠娟娟淨。

○「合註」苑結，見《詩經》。

豐年有高廩詩①

頌聲歌盛日，多黍樂豐年。近見《藏高廩》，遙知熟大田。在疇紛已穫，如阜隱相連。《魯史》詳而記②，神倉賦且全③。春人洪蓄積④，祖廟享恭虔。聖后憂農切，宜哉報自天。

○「查註」慎案，此首諸刻本不載，今從外集第十卷採錄。「合註」《江鄰幾雜志》：嘉祐二年，歐陽永叔主文，省試《豐年有高廩詩》，云出《大雅》，舉子喧嘩，為御史吳中復所彈。云云。豈此詩為試作耶？

○「合註」《春秋》屢書大有年。

○「合註」《禮記·月令》：歲帝藉之，收於神倉。

○「合註」春人，見《周禮》。

萬菊軒①

一軒高為《黃花設》，富擬人間萬石君。佳本盡從方外得，異香多在月中聞。引泉北澗分

除夕訪子野食燒芋戲作

北歸度嶺寄子由

鳴泉思

豐年有高廩詩

萬菊軒

二六二九

清露，開逕南山破白雲。此意欲爲知者道，陶翁猶自未離羣。

○〔查註〕《武林梵志》：報恩寺，唐貞元間建，在萬松嶺西。內有舞鳳軒、萬菊軒、浣雲池、銅井。慎案，此詩載《咸淳臨安志》、《武林梵志》，皆以爲東坡作，今探錄。

韓幹馬〔二五〕〇

少陵翰墨無形畫，韓幹丹青不語詩。此畫此詩真已矣，人間駑騶漫爭馳。

○〔查註〕慎案，此詩見趙德麟《侯鯖錄》，今探出。

○〔合註〕《孔叢子》：駑騶同轡，伯樂爲之咨嗟。

送煮菜贈包安靜先生〔二六〕〇

野菜此出〔二五〕珍又珍，送與西鄰〔二六〕病酒人。便須起來和熱喫〔二五〕，不消〔二五〕洗面裹頭巾。

○〔合註〕此詩，見七集本，載續集，與前《贈包安靜先生五絕二首》相連。題有「三首」二字。鄭羽重修施註本，亦三首相連，同一題，作「贈包安靜先生」，必是當日茶、菜並贈，同時所作，故總一題也。外集則此首在前，五絕二首在後，各自爲題，亦相連也。查氏題依外集而未註明，併未閱校七集本，故列入補編內。今不另移前，而附記於此。

沿流館中得二絕句〔二五〕

其一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

○〔合註〕《舊唐書·韓愈傳》：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改吏部侍郎。

○〔合註〕《舊唐書·韓愈傳》：詔撰《平淮西碑》，碑辭多敘裴度事，李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也，訴碑不實，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勒石天下。《金石志》：宋時州守陳珣磨去段作，仍刻韓文。

其二

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壯士悲歌淚萬行。

○〔合註〕《唐書·李白傳》：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查註〕慎案，以上二首，見《茗溪漁隱叢話》，云：東坡自云：紹聖間，人得二詩于沿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或云：此詩，乃東坡亂海外時作，蓋自況也，不知其果然否？費昶《梁溪漫志》亦云：東坡在翰林承旨，作《上清儲祥宮碑》，哲宗親書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玉局遺文中，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云云。此詩，乃東坡自作，蓋寓意儲祥事，特避禍，故托以得之沿流館中，味其句法可知矣。〔合註〕《龐閑評》亦云：東坡奉敕撰《上清儲祥宮記》，後朝廷磨之，別命蔡元度作。退之《淮西碑》，亦是磨後使文昌再作。二事相類，東坡遂托爲此詩，蓋亦有少不平耳。至蔡京字元長，蔡卞字元度，未知何者爲確？又〔查註〕《庚溪詩話》云：後見韓无咎，云是江子我詩。今錄存俟考。〔合註〕《侯鯖錄》亦云：江鄰幾作，或云張文潛作。

夢中賦裙帶〔二五三〕①

百疊漪漪風皺〔二五三〕②，六銖絀絀雲輕③。植立〔二五三〕含風廣殿④，微聞環珮搖聲。

①〔查註〕慎案，六言一首，見《茗溪漁隱叢話》。東坡云：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雙，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云。又云：軾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命賦《太真裙帶詞》，乃前六言詩也。覺而記之，今書贈柯山潘大臨邠老。云云。本集又云：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令作宮女裙銘。云云。三說不同，因詩並錄以備考。〔合註〕七集本續集，載銘類。

②〔合註〕江淹《鏡論語》：石青紅兮百疊。《飛燕外傳》：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遣馮無方持后裙，風止，裙為之縗。他日宮姝或襲裾為縗，號留仙裙。

③〔合註〕《博異志》：六銖者，天人衣。權德輿詩：璫笏六銖衣。宋玉《高唐賦》：絀絀莘莘。註：衆多之貌。

④〔合註〕沈約詩：巖間有佚女，垂袂似含風。左思《魏都賦》：造文昌之廣殿。

王定國自彭城往南都，時子由在宋幕，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句與之①

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盡粉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

①〔查註〕《穎濱遺老傳》：張文定知睢陽，以學官見辟，從之。慎案，此詩見大全集中，先生知徐州時作，諸刻本失載，

今採錄。「合註」此詩，既見前所採外集，出局偶書，詩後，又外集另題云「王定國過彭城，留十日，因行，寄子由」，並非專見大全集也。

贈黃州官妓〔二五〕①

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宜。却似〔二五〕西川〔二五〕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二五〕①。

○〔查註〕慎案，庚溪詩話云：東坡讀齊安時，樂籍中有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譙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于飲餞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云云。又按，周昭禮清波雜志亦載此段，李宜作李琪，未詳孰是？今採錄，備考。「合註」春渚紀聞亦作李琪。又，庚溪詩話首句作「東坡居士文名久」，末句「吟詩」作「題詩」，與集本不同。又，查氏引庚溪詩話，刪去「宜語訥」數句，今爲補全，方知先生詩意有在也。

○〔合註〕李玉中云：王禹偁詩話，少陵在蜀並無一詩話着海棠，以其生母名也。

六言樂語〔二五九〕①

桃園未必無杏，銀鑲終須有鉛。荇帶豈能攔浪，藕花却解留蓮①。

○〔查註〕慎案，春渚紀聞云：蓮于揚州，得先生手畫古樂工，復作樂語「桃園未必無杏」云云。其後漢隸書「子瞻禹功同觀」，真三絕也。諸刻失載，今採錄。

○〔合註〕此仿「子夜歌」意。又，能改齋漫錄載此下一句，作「荇草豈能攔浪，藕絲不解留蓮」。

題領巾絕句〔二六〇〕①

臨池妙墨出元常②，弄玉嬌姿笑柳娘③。吟看屢曾〔二六一〕驚太傅，斷絃何必試中郎。

○〔查註〕慎案，一首見《春渚紀聞》，云：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尚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歲，以領巾乞詩，公即書絕句「臨池妙墨出元常」云云。諸刻不載，今採錄。

○〔合註〕鍾繇，字元常。

○〔合註〕《桂苑叢談》：國樂，婦人有柳青娘，一時之妙也。

書裙帶絕句〔二六一〕①

任從酒滿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綵箋。半接西湖橫綠草④，雙垂南浦拂紅蓮⑤。

○〔查註〕慎案，一首亦見《春渚紀聞》，云：嘗于陶安世家，見東坡為劉庚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任從酒滿翻香縷」云云。諸刻失載，今採錄。

○〔合註〕用白樂天詩意。

○〔合註〕庾子山詩：蓮浦落紅衣。儲光義詩：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詩取金蓮花意也。

虎跑泉〔二六三〕①

金沙泉湧雪濤香，灑作醍醐大地涼。倒浸〔二六四〕九天河影白，遙通百谷海聲長⑥。僧來汲月

歸靈石，人到尋源宿上方。更續〔一六五〕《茶經》校奇品，山瓢留待羽仙嘗。

○〔查註〕慎案，一首見《名勝志》。先生倅杭時，有《病中遊祖塔院》七言律詩。子由和詩，凡二章。先生原唱亦應有二。諸刻本止存一首。《名勝志》載此篇，在鳳翔大像寺條下，因其地亦有虎跑泉也。今採錄。

○〔合註〕《老子》：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合註〕韋應物詩：應瀉山瓢裏。

端硯詩①

披雲離北巖②，度嶺入中夏。重藉剪楚茅③，方函斲英檀。騷壇意莫逆，匠石語〇〔一六六〕多。
匪聖勞運斤，如帶防毀鈞④。礪〇〇〇〇〇〔一六七〕，觀隅整同厦。津津剖馬肝⑤，索索模羊
鮓⑥。氣逼松滋豪，烟聯雪濤姣⑦。登堂却蹢跚⑧，飲水何甜間⑨。守墨面宜黔〔一六八〕，含貞
口終啞⑩。靜惟有壽焉，玷尚可磨也。《魯史》記獲麟，晉帖題裏鮓⑪。供給到唐文，護持等
商鞅。眉形空愛纖⑫，風字仍嫌哆⑬。載觀七八評，咸本六一寫⑭。退然敢摩肩⑮，信矣俱
出跨⑯。始知尹公他，不媚王孫賈。銘詩與器傳，篆刻當碑打。嚴韻拾子遺，微才任聊且。

後註云：《端硯聯句》既成，暮歸，復拾餘韻，別賦一首，附錄卷後〔一六九〕。

○〔查註〕慎案，此一首載卞氏《式古堂書畫彙考》第十卷，云：東坡《端硯》詩卷，行草書，宋楮本小橫卷。按詩後註云云，則先生當別有《端硯聯句》，今刻本俱無，此首之真贋未可知也。姑存，備考。〔合註〕此詩，先見於汪何玉《珊瑚網》中，卞氏當卽本此。《彙考》附有至正三年二月望日吳興唐棣題跋，亦載於《珊瑚網》也。

- ①〔合註〕王融詩：蘿逕若披雲。《端溪硯譜》：北壁石，泉生其中，潤可知矣。南壁石，即泉半漫者，稍不及北壁。
- ②〔合註〕《易經》·大過：藉用白茅。
- ③〔合註〕《唐書》·柳渾傳：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鈔。
- ④〔合註〕津津字，見《莊子》。
- ⑤〔合註〕索索字，見《周易》。《說文》：𧈧，牝羊，羊生角者也。
- ⑥〔合註〕松滋言墨，雪濤言水。
- ⑦〔合註〕《廣韻》：蹢躅，跛行貌。
- ⑧〔合註〕杜子美《朝獻太清宮賦》：乞神光而紺聞。
- ⑨〔合註〕《易經》·坤：含章可貞。
- ⑩〔合註〕王羲之有《裹鮓帖》。
- ⑪〔合註〕此言硯有如眉形者，非言歛硯之眉子石也。
- ⑫〔合註〕《硯譜》有右軍風字硯。又宣和初，御府降樣造形，若風字。
- ⑬〔合註〕六一，指歐陽公，故下一聯作謙詞。
- ⑭〔合註〕退然字，見《禮記》。摩肩，疑比肩之意，非用《戰國策》也。
- ⑮〔合註〕用韓信事。

張無盡過黃州，徐君猷爲守，有四侍人，姓爲孫、姜、閻、齊，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壻家，旣暮復還，乃閻姬也，最爲徐所寵，因書絕

句二五〔一七〇〕①

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蘿尖。使君三尺毬頭帽②，須信從來只有簷③。

①〔查註〕慎案，一首，從《春渚紀聞》採出，諸刻本不載。〔合註〕張無盡，即張天覺也，有《無盡集》。《春渚紀聞》：徐黃州之子叔廣，嘗出先生醉墨一軸。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其一往婿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妻。公卽續之，爲小賦云：道得徵章鄭趙，姓稱孫姜閻齊。浴兒于玉潤之家，一變足矣；侍坐于冰清之仄，三英粲兮。既暮，而張夫人復還其一，還乃閻姬也，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云。查氏採此詩，應止標絕句二字爲題，而引此爲註，似更合體例也。

②〔合註〕未詳。

③〔合註〕以簷喻閻，亦《子夜歌》之意。

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一七二〕①

其一

南北簷楹照綠波，濯纓洗耳不須多。天空月滿宜登眺，看取青銅兩處磨〔一七三〕。

①〔查註〕《元和郡縣志》：梁南陵縣地，後廢爲冶，屬池州。《名勝志》：銅陵縣東北隅，有陳公園，園內有雙池，蘇子瞻、黃魯直常游。慎按，二首見《池陽後集》。諸刻本不載，今採錄。〔合註〕查氏所引《元和志》，後據《名勝志》之文所錄，二詩亦據《名勝志》所引之《池陽後集》也。

其二

落帆重到古銅官[○]，長是江風阻往還。要似謫仙迴舞袖，千年醉拂五松山^{〔二七三〕○}。

[○]〔查註〕《太平寰宇記》：銅官山，在銅陵縣十里，又名利國山。泉源冬夏不竭，可以浸鐵煮銅，即唐置冶處。

[○]〔查註〕《輿地紀勝》：五松山，在銅官西南。舊有松一本，五枝，翠色參天。李太白《與南陵常贊府遊五松山》詩：我來五松下，置酒窮躋攀。〔合註〕查註俱據《名勝志》所引各書之文。

咏檳榔^{〔二七四〕○}

異味誰栽向海濱，亭亭直幹亂枝分。開花樹杪翻青籜，結子苞中皺錦紋。可療飢懷香自吐，能消瘴癘暖如薰。堆盤何物堪爲偶，萸葉清新卷翠雲。

[○]〔查註〕慎案，此詩語太淺直，似非先生作，《名勝志》載之，姑採錄。

醉中題鮫綃詩^{〔二七五〕○}

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旂搖紅霧，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

[○]〔查註〕慎案，一首，諸刻不載。《苕溪漁隱叢話》引《仇池筆記》云：余一日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

王請端明。余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人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晶宮殿也。其下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不可迎視，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王佩劍，冠服而出，從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丈餘，命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云云。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廣利旁一冠簪者，謂之鰲相公，進言蘇軾不避諱忌，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嘆曰：「到處被鰲相公厮壞。」若溪漁隱曰：此事恍惚怪誕，殆類傳奇異聞所載。又其詩亦淺近，不似東坡平日語，好事者爲之，以附託其名耳。又按《仇池筆記》，相傳東坡自撰此一則，當在海外所紀。時有董必者，承好相意，遣人至儋耳，逐出官舍。所云鰲相公者，蓋指董必也。此詩聊以寓意，亦非果有其事。胡仔疑爲好事者所託，吾不謂然。

○〔合註〕用韓退之文。

○〔合註〕韓退之《南海神廟碑》：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

○〔合註〕張正見《神仙篇》：東海還馭赤虬來。《水經註》：山兩滂湃。

無題〔二六〕①

簾卷窗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敲枕牀前有月明。

○〔查註〕慎案，一首，見本集與黃師是尺牘，云：近者，幼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已決計旦夕渡江至毘陵矣。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爲賢于不掃也。有詩錄呈。云云。據此，當是度嶺以後未到常州以前作。諸刻本俱失載，今採錄。

雅安人日次舊韻二首〔二十七〕①

其一

人日滯留江上村，定知芳草怨王孫。題詩寄遠方揮翰，扶杖登高獨出門。柳色忍看成感嘆，花前歸思自飛翻。浮陽披凍雖才弄②，已覺春工漏一元③。

①〔查註〕慎案，二首諸刻不載，見宋蒲積中所選《歲時雜咏·今集》中。此詩編次《庚辰人日》二章之後。《年譜》：庚辰人日，先生在儋耳，作七律二首，五月聞赦，六月渡海北歸，明年辛巳度嶺，正月五日過南安軍。則《次韻人日》詩，當作於此時。但雅安地名無可考，恐是南安之訛，存疑，俟考。

②〔合註〕韓退之詩：靄靄野浮陽，暉暉水披凍。

③〔合註〕《漢書·董仲舒傳》：春秋謂一元之意。

其二

似聞高隱在前村，坐膝扶牀戲子孫。自賞春光攜桂酒④，喜逢晴色款柴門。屏間帶日金人活⑤，頭上迎風綵勝翻。蓬鬢扶疎吾老矣，豈能舊貌改新元⑥。

④〔合註〕《楚辭》：莫桂酒兮椒漿。

⑤〔合註〕《藝文類聚》引《荆楚歲時記》：人日剪綵為人，或縷金薄帖屏風上，或戴之，像人人新年，形容改新。

⑥〔合註〕《後漢書·律曆志》：是又新元效于今者也。

和代器之〔二七六〕①

雨過郊原一番新②，尋芳車馬踏無塵。普天冷食聞前古，蕭寺清游屬兩人。不作佳期間新曆③，頗同之間感餘春④。明年歸藉梨花上⑤，應會羣賢及四鄰。

①〔查註〕器之，即劉安世，註見前四十五卷（按，集成亦在卷四十五）。慎案，一首，見《歲時雜詠·今集》。按，先生北歸時，有《寒食與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七律一首。此詩即次前韻。豈器之不能詩，而先生代為和章耶？諸刻不載，今補錄。

②〔合註〕番字，讀去聲。獨孤及詩：舊日霜毛一番新，別時芳草兩回春。

③〔合註〕沈佺期《嶺表逢寒食》詩：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

④〔合註〕宋之問《寒食江州滿塘驛》七言詩，有「感物思歸懷故鄉」之句。又《途中寒食》五言詩，有「馬上逢寒食，愁中屬暮春」及「南溟作逐臣」之句。

⑤〔合註〕先生前有詩云：共藉梨花作寒食。

自題金山畫像①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②。

①〔查註〕慎案，《金山志》：李龍眠畫子瞻照，留金山寺，後東坡過金山，自題云云。周必大乾道庚寅《奏事錄》亦載此詩。諸本皆無，今採錄。

○〔翁方綱註〕案此贊末句「黃州、惠州、儋州」，當從石刻作「黃州、儋州、惠州」。周益公乾道庚寅《奏事錄》云：「登妙高臺烹茶，壁間有坡公畫像。初，公族成都中和院僧表祥畫公像，求贊，公題云：『目若新生之曠，心如不繫之舟。要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集中不載，蜀人傳之。

《歸來引》送王子立歸筠州〔二七九〕○

歸去來兮，世不汝求胡不歸？
湖北望之橫流兮，渺西顧之塵霏。
紛野馬之決驟兮，幸余首之未鞿。
出彭城而南驚兮，眷丘隴而增欷。
亂清淮而俯鑒兮，驚昔容之是非。
念東坡之遺老兮，輕千里而款余扉。
共雪堂之清夜兮，攬明月之餘輝。
曾〔二八〇〕雞黍之未熟兮，嘆空室之伊威〔二八一〕。
我挽袖而莫留兮，僕夫在門歌《式微》。
歸去來兮，路渺渺其何極。
將稅駕於何許兮？北江之南，南江之北。
于此有人兮，儼峩峩其豐碩。
孰居約而爾肥兮？非糠覈其何食。
久抱一而不試兮，愈溫溫而自克。
吾居世之荒浪兮，視昏昏而聽默默。
非之子莫振吾過兮，久不見恐自賊。
吾欲往而道無由兮，子何畏而不卽○。
將以彼爲玉人兮，以子爲之璞也○。

○〔合註〕七集本、王本題下七字作小註。〔查註〕慎案，王子立名適，子由之壻，以元祐四年歿于筠州，先生有詩哭之。此詞在黃州時送歸筠州作，諸刻失載，今從全集採錄。〔合註〕王本在樂府類，非失載也。又此詞亦可入編年，查氏列補編中非也。七集本載前集詞賦卷中。

○〔合註〕《詩經·鄭風·東門之墀》：子不我卽。

①〔合註〕自「于此有人」以下，言子由也。

黃泥坂詞〔一八三〕①

出臨臯而東驚兮，並叢祠而北轉。走雪堂之陂陀兮，歷黃泥之長坂。大江洶以左繚兮，渺雲濤之舒卷。草木層累而右附兮，蔚柯丘之葱蒨。余旦往而夕還兮，步徙倚而盤桓。雖信美而不可居〔一八三〕兮，苟娛余于一眇〔一八四〕。余幼好此奇服兮，襲前人之詭幻。老更變而自哂兮，悟驚俗之來患。釋寶璐而被繒絮兮②，雜市人而無辨。路悠悠其莫往來兮，守一席而窮年。時游步而遠覽兮，路窮盡而旋反。朝嬉黃泥之白雲兮，暮宿雪堂之青烟。喜魚鳥之莫余驚兮，幸樵蘇之我媿〔一八五〕。初被酒以行歌兮，忽放杖而醉偃。草爲茵而塊爲枕兮，穆華堂之清宴〔一八六〕。紛墜露之濕衣兮，升素月之團圓。感父老之呼覺兮，恐牛羊之予踐〔一八七〕③。于是蹶然而起④，起而歌曰：月明兮星稀，迎余往兮餞余歸。歲既宴〔一八八〕兮草木腓，歸來歸來兮，黃泥不可以久嬉。

①〔查註〕慎案，黃泥坂在黃州。以下數篇，諸刻本俱不收人詩類。先生《和歸去來詞》，施氏原註既附和陶卷中，此亦有韻之詞也，何獨遺之，故與《清溪詞》、《上清詞》三章，並採錄。〔合註〕王本在樂府類，非不收也。七集則載前集詞賦卷中。又，《樂城集》詩註：子瞻謫居齊安，自臨臯亭遊東坡，路過黃泥坂，作《黃泥坂詞》，即指此也。

②〔合註〕《楚辭》屈原《九章》：被明月兮佩寶璐。白樂天詩：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

③〔合註〕見《詩經》。

④〔合註〕見《禮記》。

清溪詞〔一八九〕①

大江南兮九華西，泛秋浦兮亂清溪。水渺渺兮山無蹊，路重複兮居者迷。爛青紅兮粲高低，松十里兮稻千畦。山無人兮雲朝躋〔一九〇〕，靄濛濛兮〔一九一〕淪淪淪。嘯林谷兮號水泥，走鼉鼉兮下鳧鷖。忽孤壘兮隱重堤，杳冥茫兮聞犬雞。鬱萬瓦兮鳥翼齊②，浮軒楹兮飛棋枰。雁南歸兮寒蜩嘶，弄秋水兮挹玻璃。朝市合兮雜髦鬣〔一九二〕，挾簞瓢兮佩鋤犁。鳥獸散兮相扶攜，隱驚雷兮驚長霓。望翠微兮古招提③，掛〔一九三〕木杪兮翔雲梯。若有人兮悵幽棲，石爲門兮雲爲闥。塊虛堂兮法喜妻，呼猿狙兮子鹿麋。我欲往兮奉杖藜，獨長嘯兮謝阮、嵇。

①〔查註〕慎案，清溪在池州。先生作此詞，歲月莫考。諸刻不載，今從全集採錄。〔合註〕王本在樂府類，非不載也，七集本載前集詞賦卷中。

②〔合註〕《詩經》·小雅·斯干：如鳥斯翼。

③〔合註〕《翻譯名義》：後魏太武始光二年，造伽藍，創立招提之名。

上清詞〔一九四〕以宮名名篇①。

南山之幽，雲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二九七〕。君胡爲兮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隸辰星〔二九八〕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軫兮〔二九七〕帝庭，夕弭節兮山宮。憤有妖兮虐下士〔二九八〕，精爲星兮氣爲虹。愛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瘡癘與螟蟲。嘯盲風而涕淫雨兮〔二九八〕，時又吐旱火之燼融〔二九八〕。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修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二九八〕，歛耆〔二九八〕掃滅而無踪。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岳之神公〔二九八〕，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旗纛晦靄而冥蒙。漸俯偃以旅進兮〔二九八〕，鏘劍佩之相礮。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二九八〕于四海兮，獨澹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款閭闔兮朝玉臺〔二九八〕。羣仙迎兮塞雲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勞，君良苦兮馬厓頽。閔人世兮迫隘，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兮〔二九八〕，役萬靈之喧豗。默清淨〔三〇〇〕以無爲兮，時節狩于斗魁〔三〇〇〕。詣通明而獻黜陟兮，軼〔三〇〇〕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霍兮，光下燭于九垓〔三〇〇〕。時游目以下覽兮，五岳爲豆，四溟爲杯。俯故宮之千柱兮，若毫端之集埃。來非以爲樂兮，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曾顏咫尺之不違。升祕殿以內悸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耶非耶，臣不可〔三〇〇〕得而知也。

○〔查註〕《宋史·禮志》：鑄神霄九鼎，奉安于上清寶錄宮。但不詳何神及宮在何地。諸刻失載，今從全集採錄。〔合

註王本在樂府類，並非失載也。七集本載前集詞賦卷中。又，樂城集亦有上清宮詞，題下自註云：官在太白山，同子瞻作。又，王昶金石粹編載元祐二年六月石刻薛紹彭書先生及子由此二詞。後有先生自題：嘉祐八年冬，軾佐鳳翔幕，以事○上清宮，屢謁真君，敬撰此詞，仍邀家弟轍同賦。其後二十四年，承事郎薛君紹彭為監官，請書此一篇，將刻之石。元祐二年一月廿八日記。云云。蓋神君即張守真也。

①〔合註〕禮記·月令：氛霧冥冥。

②〔合註〕詩經·大雅·雲漢：蘊隆蟲蟲。毛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

③〔合註〕集韻：憤，恨也。

④〔合註〕禮記·月令：仲秋，盲風至。註：疾風也。又，季春行秋令，天多沉陰，淫雨早降。

⑤〔合註〕爾雅·釋訓：熾，熏也。

⑥〔合註〕張鼎霹靂賦：洪涯飛霆以瀝液。曹子建與吳質書：面有逸景之速。

⑦〔合註〕易林：騎龍乘鳳，上見神公。

⑧〔合註〕左傳·昭公七年：鼎銘曰：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旅進，見國語。

⑨〔合註〕漢書·郊祀歌：游閭闔，觀玉臺。

⑩〔合註〕張衡賦：觀天皇于瓊宮。

⑪〔合註〕史記·天官書註：斗第一至第四為魁。

山坡陀行①

山坡陀兮下屬江，勢崖絕兮游波所蕩如頽牆②。松莛律兮百尺旁，拔此驚葛藟之③。上不

見日兮下可依，吾曳杖兮吾僮亦吾之書隨。藐余望兮水中泚^④，頎然而長者黃冠而羽衣。澣^③頤坦腹盤石箕坐兮^⑤，山亦有趾安不危，四無人兮可忘飢。仙人偃佺自言其居瑤之圃^⑥，一日一夜飛相往來不可數。使其開口言兮，豈惟河漢無極驚余心^⑦。默不言兮，蹇昭氏之不鼓琴。憺將山河與日月長在^⑧，若有人兮，夢中仇池我歸路。此非小有兮，噫乎何以樂此而不去。昔余遊于葛天兮，身非陶氏猶與偕。乘渺茫良未果兮，僕夫悲余馬懷^⑨。聊逍遙兮容與^⑩，晞余髮兮蘭之渚^⑪。余論世兮千載一人猶並時，余行詰曲兮欲知余者稀。峨峨洋洋余方樂兮，譬余繫舟於水，魚潛鳥舉亦不知。何必每念輒得，應余若響，坐有如此兮人子期。

○〔合註〕王本寓興類，七集本載續集歌辭卷中。查氏於歌詞諸篇皆載，而獨遺此，何也？今補入補編卷中。按詩意當是在嶺南作。

○〔合註〕杜子美《萬丈潭》詩：崖絕兩壁對。《漢書·溝洫志》：左右游波。

○〔合註〕何焯曰：此處疑有脫文，不可以句。

○〔合註〕泚，爲水名。《漢書·張耳傳》：斬餘泚水上。又，《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夾泚而軍。此當作坻，用《詩經·秦風·蒹葭》：宛在水中坻也。

○〔合註〕杜子美《江亭》詩：坦腹江亭暖。

○〔合註〕《搜神記》：偃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能飛行。司馬相如《上林賦》：偃佺之倫。《楚辭·九章》：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⑦〔合註〕《莊子·逍遙遊篇》：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⑧〔合註〕《九歌》：蹇將憺兮壽宮。此用「憺將」，再考。

⑨〔合註〕句全用《離騷》。

⑩〔合註〕句全用《九歌》。

⑪〔合註〕《九歌》：晞汝髮兮陽之阿。

醉翁操〔三〇五〕①并引

琅邪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三〇六〕會。醉翁喜之②，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

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游焉〔三〇七〕。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③，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三〇八〕，知琴者以爲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三〇九〕，翁雖爲作歌〔三一〇〕，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辭作《醉翁引》④，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曲，雖粗合均度〔三一一〕，而琴聲爲辭所繩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既捐館舍，而遵〔三一二〕亦歿久矣。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閑，特妙于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于東坡居士以補之云〔三一三〕。

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和〔三一二〕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泛聲同此〔三一五〕。醉翁嘯咏，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顛〔三一六〕，水有時而回川。思翁〔三一七〕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三一八〕。

○〔查註〕慎案，琴操亦古詩之流，此首諸刻本不載，今從全集中採錄。〔合註〕王本在樂府類，非不載也，七集本載後集，與賦頌詞銘同卷。朱存理《鐵網珊瑚》亦載之，并有元祐七年書寄本覺法真禪師跋語。又，《澠水燕談》云：東坡居士方補詞，崔閑爲弦其聲，居士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爲比丘，號本覺真禪師，居士書以與之云。

○〔合註〕《澠水燕談》：慶曆中，歐文忠謫守滁州。

○〔合註〕遵時爲太常博士，亦見《澠水燕談》。

次韻借觀《睢陽五老圖》〔三九〇〕

國老安榮心自閑，紫袍金帶舊簪冠。星騎箕箒揚糠粃，斗掌權衡表漢桓。冬有愆陽嫌薄熱，夏多沴氣畏輕寒。賴得五賢〔三〇〕清雅出，俾人敬慕肅容看。

○〔查註〕慎案，七言律詩一首，見《鐵網珊瑚》。格律句法全不類坡公作，姑據此採錄。〔合註〕《鐵網珊瑚》載錢明逸《睢陽五老圖詩序》云：今致仕官師相國杜公，燕甲睢陽。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卿、兵部沛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爲五老會，賦詩酬唱，形於繪事。云云。又載五老會詩諸篇，卽此詩所次之韻也。原詩五首，首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杜衍，八十歲；次禮部侍郎致仕王煥，九十歲；次司農卿致仕畢世長，九十四歲；次兵部郎中致仕朱貫，八十八歲；次駕部郎中馮平，八十五歲。至《次韻謝借觀五老圖》詩，自歐陽修以下共十八人，東坡與子由俱在焉。至《澠水燕談》載歐陽文忠《留守睢陽》，借其詩觀之用次韻，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而《鐵網珊瑚》作司馬溫公詩，當是《燕談》誤也。

○〔合註〕《史記·天官書註》：斗，第四權，第五衡。「漢桓」未詳。或曰：疑是「垣」字之訛。然《式古堂書考》載張商

英次韻詩，亦作「桓」，則非「桓」字之訛也。又陸雲《李少君頌》：「俯觀劉漢，仰接姜桓，亦非所用。」

③〔合註〕愆陽，見《左傳》。

④〔合註〕庾信《哀江南賦》：「沴氣朝浮。」

題金山寺回文體〔三三二〕①

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寺門松逕小，檻〔三三三〕當泉眼石波清。迢迢綠樹江天曉，靄靄紅霞晚日晴。遙望四邊〔三三三〕雲接水，碧峯千點數鷗輕。

①〔查註〕慎案，七言律詩一首，諸刻不載，今從魏慶之《詩人玉屑》第二卷採錄。

贈姜唐佐〔三三四〕①

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稷下古諸姜②。適從瓊管魚龍窟③，秀出羊城翰墨場〔三三五〕④。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三三六〕端合破天荒⑤。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三三七〕長。

①〔查註〕慎案，此詩諸刻不載，見《邵氏聞見後錄》，云：「唐荆州每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以荆州解及第，號破天荒。東坡嘗作二句贈姜唐佐，「滄海」云云，用此事也。題其後云：「待子及第，當續後句。」唐佐自廣州隨解過許昌，見穎濱時，東坡已下世，穎濱為足成其詩。云云。今補錄。〔合註〕《樂城集》已載此詩，題云「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則不應入先生集中也。

②〔合註〕《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稷下學士復盛。」

③〔合註〕嶺南有五管，故瓊州亦言瓊管也。

④〔合註〕《南部新書》：吳修爲廣州刺史，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太平寰宇記》：廣州南海縣有五羊城。

⑤〔合註〕《錦繡萬花谷》引《北夢瑣言》劉悅事，與查氏所引《聞見錄》同。

水月寺〔三三八〕①

千尺長松掛薜蘿，梯雲嶺上一聲歌。湖山深秀有何處，水月池中桂影多。

○〔查註〕慎案，一首，諸刻不載，今從《武林梵志》採錄。〔合註〕《武林梵志》云：頭陀菴，在慈雲嶺下華津洞側，本宋趙翼王園，有仙人棋臺，旁爲梯雲嶺，石磴峻絕。舊有水月寺，元末燬，有水月池、靈固石。蘇子瞻詩云云。

半月泉〔三三九〕附題名蘇軾、曹輔、劉季孫、鮑朝懋、鄭嘉會、蘇固同遊，

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①

請得一日假，來遊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

○〔查註〕慎案，一首，諸刻不載，先生遊德清縣題半月泉作也。石刻真迹，在慈相寺中，余家有搨本。按，先生自杭守召還，在元祐辛未，集中有《三月六日別南北山諸道人》詩，與《半月泉題名》相距才五日。當是還朝時便道來游，歲月鑿鑿可據。而此詩本集失載，詩與《題名》字體大小不同，迥出兩手，疑後人因《題名》而贗作此詩。蓋先生時方還朝，何云請假，以此辨之，其爲假托，未可知也。存疑，俟考。〔合註〕徐志莘跋云：泉在德清北郭外，筆勢及詩句，非他人所能仿，一日假者，乃郵程之假也。碑石雖重刻，而筆勢不失。云云。

遊何山〔三三〇〕①

今日何山是勝遊，亂峯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石礙飛泉咽復流。遍嶺煙霞迷俗客，一溪風雨送歸舟。自嗟塵土先衰老，底事孤僧亦白頭。

○〔查註〕慎案，七言律詩一首，諸刻不載。見徐獻忠《吳興掌故集》第十卷，今採錄。

自題臨文與可畫竹〔三三一〕①

石室先生清興動，落筆縱橫飛小鳳。借君妙意寫篔簹，留與詩人發吟諷。

○〔查註〕慎案，一首，見卞氏《式古堂書畫彙考》，諸刻本不載，今採錄。

寶墨亭〔三三二〕①

山陰不見〔三三三〕換鵝經，京口空傳〔三三四〕瘞鶴銘。瀟灑謫〔三三五〕仙來作郡，風流太守爲開亭。兩篇玉蕊塵初滌，四體銀鈎迹〔三三六〕尚青。我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沉冥。

○〔查註〕慎案，一首，見《京口三山志》中。劉昌《縣笥瑣探》云：寶墨亭，宋初建，以覆《瘞鶴銘》者，今廢。又蘇子美《滄浪集》亦載此，疑因姓傳訛也。諸刻失載，今補錄。

○〔合註〕《廣川書跋》：《瘞鶴銘》，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

○〔合註〕《晉書·衛恒傳》：爲《四體書勢》。

雙井白龍〔三三七〕①

巖泉未入井，蒙然冒沙石。泉嫩石爲厭，石老生罅隙。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脊。先生酌泉笑，泉秀神龍蟄。舉手玉筍插，忽去銀釘擲。大身何時布，大翮翔霹靂。誰言鵬背大，更覺宇宙窄。

○〔查註〕慎案，冷齋夜話云：南海城中有兩井，相近咫尺而異味，號雙井。井源出岩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知家此水中乎？」同游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爲東坡出，請徐待之。」俄見其脊尾如銀蛇狀。忽水瀾，有雲氣浮水面，舉首如插玉筍，乃泳而去。余至二井，太守張子修爲造菴井上，號思遠，亭名洞酌。崖有怪樹，樹枝之脇，有詩「岩泉未入井」云云。字畫如顏書，無名銜年月。此詩風格似東坡，而言「泉嫩」、「石老」，疑學者爲之也。今據此，採錄。〔合註〕既疑學者爲之，則非先生詩矣。今姑仍查氏之舊。

○〔合註〕庾信有奉教垂資紫驢馬并銀釘乘具謝啟。

瑞金東明觀〔三三八〕①

浮金最好溪南景，古木樓臺畫不成。天籟遠兼流水韻，雲璈常聽步虛聲。青鸞白鶴蟠空下，翠草玄芝匝地生。咫尺仙都隔塵世，門前車馬任縱橫。

○〔查註〕慎案，一首，見贛州舊志，今採錄。〔合註〕名勝志：瑞金縣東明觀條下云：觀內有蘇子瞻七言題詠一首，當卽指此詩也。

○〔合註〕《莊子·齊物論篇》：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合註〕《太微元清左夫人歌》：雲璈乘虛彈。

題清淮樓〔三三九〕一

觀魚惠子臺蕪沒，夢蝶莊生冢木秋。惟有清淮供四望，年年依舊背城流。

○〔查註〕慎案，一首，諸刻不載，見《錦繡萬花谷·濠州絕句》中，今採錄。

西湖絕句〔三四〇〕一

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查註〕慎案，一首，諸刻不載，見《錦繡萬花谷》，今採錄。

戲答佛印〔三四一〕一

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豬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

○〔查註〕慎案，《竹坡詩話》云：東坡喜食燒豬，佛印住金山時，每燒豬以待其來。一日，爲人竊食，東坡戲作小詩。

云云。諸刻不載，今採錄。〔合註〕《竹坡詩話》：東坡性喜嗜豬，嘗戲作《食豬肉》詩〔三四二〕：「黃州好豬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三四三〕。」此是東坡以文滑稽耳。後讀《雲仙散錄》，載黃昇日食鹿肉二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候足。乃知此老雖煮

肉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合註〕下二句，是羅隱《蜂》詩，先生借用作戲答也。

失題三首①

其一

木落沙明秋浦，雲臥〔三四〕烟淡瀟湘。曾學扁舟范蠡，五湖深處鳴榔②。

○〔查註〕慎案，六言絕句三首，諸刻不載，今從晚香堂蘇帖採錄。

○〔合註〕潘岳《西征賦》：鳴榔厲響。

其二

望斷水雲千里，橫空一抹晴嵐。不見邯鄲歸路，夢中略到江南。

其三

公子只應見畫，此中我獨知津。寫到水窮天杪，定非塵土間人。

來鶴亭〔三四五〕①

鴻漸偏宜丹鳳南，冠霞帔月影毵毵〔三四六〕②。酒酣亭上來看舞，有客新名喚作耽③。

○〔查註〕慎案，袁襲《楓窗小牖》云：王大父時，有野鶴來棲，馴狎不去，蘇子瞻有詩。云云。襲之祖名彥方。此詩集中不載，今採錄。〔合註〕據《楓窗小牖》，亭在汴城，近陳州門內，蔡河東畔。

○〔合註〕鮑照詩：冠霞登採閣。權德輿詩：月帔飄飄摘杏花。

○〔合註〕《晉書》：袁彥道，名耽。

劉顛宮苑，退老於廬山石碑菴，顛，陝西人，本進士換武，家有聲

伎〔三四七〕①

其一

山西舊將本書生②，歸老巖間未厭兵③。卧聞布水中宵起④，錯認邊風萬馬聲⑤。

○〔施註〕三詩，東坡過南康所作，諸集無傳者。浙東提舉徐子禮藏，云：其家舊有此本。所謂徐使君，即其曾王父望聖也。元豐間，以朝請大夫守南康軍云。〔查註〕考之《樂城集》，有《陪南康太守訪廬山劉顛宮苑留題三絕句》，當即其人也。〔合註〕此題，查本列於補編《村醪二尊獻張平陽》詩之前。又：皇祐甲午李清臣等草堂寺題名石刻，中有知萬年劉顛景清之姓名及字，當即此人。又：張芸叟《畫墁集·夜聞劉宮苑舟中琵琶》詩，有「却於湓浦夜深聞」之句，當已在其退老時作。張集又有《長干寺同劉宮苑浴》詩，又《柳行錄》有記與劉宮苑游清涼等寺事，則劉必曾官金陵也。又：查本此卷內，尚有據外集補採《元祐九年立春》詩，即二十七卷中《立春日小集戲李端叔》詩中「熊白來河北」兩聯，又《日夕山中忽然有懷》五古一首「久卧名山雲」云云，係李太白詩，今皆刪去。

○〔施註〕《漢·趙充國傳·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施註〕《後漢·光武紀》：在兵間，久厭武事。

④〔施註〕《廬山記》：山南山北有瀑布泉者，無慮十餘處，山南又有布水菴。
⑤〔施註〕杜子美詩：八月邊風高。

其二

彫弓掛壁耻言勳①，笑入漁樵便作羣②。五馬親來看射虎，不愁醉尉惱將軍③。時與徐使君同往。

①〔施註〕韓退之《寄崔二十六》詩：□脂遮眼卧壯士，大弨掛壁無由彎。《唐·房玄齡傳·贊》曰：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周禮·夏官》：國功曰勳。

②〔施註〕杜子美《玉臺觀》詩：便應黃髮老漁樵。

③〔施註〕《古樂府·羅敷行》：使君道旁來，五馬立踟躕。《漢·李廣傳》：屏居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及居右北平，射虎殺之。

其三

肩輿已棄躡風騅①，舊物猶存楊柳枝②。一曲清商近尤好③，五陵豪氣未全衰④。

①〔施註〕白樂天《遊玉泉》詩：肩輿半日程。《毛詩·魯頌·駟》：駟駟牡馬，有騅有駟。註云：蒼白雜色曰騅。

②〔施註〕《晉·王獻之傳》：青氈我家舊物。白樂天《不能忘情吟》云：妓有樊素，善唱《楊柳枝》詞，人多以曲名名之。樂天既老，又病風，樊素籍在經費中，將放之。

劉顛官苑退老於廬山石碑菴顛陝西人本進士換武家有聲伎

③〔施註〕晉·孟嘉傳：桓溫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

④〔施註〕杜子美承聞河北諸道節度人朝歡喜口號詩：雄豪復遣五陵知。

龍山補亡〔三三六〕并引

丙子九日，客有言龍山會，風吹孟嘉帽落，桓溫使孫盛爲文嘲之。嘉作《解嘲》，辭致超逸，四座驚嘆，恨今世不見其文。因戲爲補之〔三四九〕。

其一

征西天府〔三三〇〕①，重九令節。駕言龍山，宴凱羣哲②。壺歌雅奏，緩帶輕恰。胡爲中觴③，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駉交驚，鴛蹇先蹶④。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茁髮。惟明將軍，度量豁達〔三三一〕⑤。容此下士，顛倒冠襪。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⑥，以侑此爵。右嘲〔三三三〕。

①〔合註〕此二章，七集本載後集雜文類中，但《高惠集》列於四言古詩五首中，今採附補編詩末。

②〔合註〕晉書·孟嘉傳：字萬年，江夏鄆人。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衣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

③〔合註〕晉書·桓溫傳：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戰國策》：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 ④〔合註〕凱，同世。《廣韻》：樂也。《詩》·小雅·魚藻：飲酒樂豈。
- ⑤〔合註〕陶淵明詩：中觴縱遙情。
- ⑥〔合註〕《文選》：班叔皮《王命論》：驚蹇之乘，不聘千里之途。
- ⑦〔合註〕《史記》·高祖紀：意豁然也。服虔曰：豁，達也。《南史》·江夏文獻王義恭傳：豁達大度，漢高之德。
- ⑧〔合註〕《詩》·小序：《相鼠》，刺無禮也。

其二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①。晦明風雨②，不改其度③。平生丘壑，散髮箕裾。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④，足適忘履⑤。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⑥，佩服⑦寶璐。不纓而結⑧，不簪而附。歌詩甯擇，請飲《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殺。右解嘲⑨。

- ①〔合註〕劉禹錫《何卜賦》：姑蹈常而俟之。潘安仁《任府君畫贊》：含真履素。
- ②〔合註〕見《左傳》。
- ③〔合註〕屈原《離騷》：何不改乎此度也。
- ④〔合註〕張衡《七辨》：觀者交目，衣解忘帶。
- ⑤〔合註〕用《莊子》：「忘足履之適」意。
- ⑥〔合註〕《藝文》·《思游賦》：戴明月之高冠兮。
- ⑦〔合註〕結纓字，見《左傳》。

牡丹〔三五五〕①

小檻徘徊日自斜，只愁春盡委泥沙。丹青欲寫傾城色，世上今無楊子華。

○〔合註〕此詩見《全芳備祖》，今採錄。

○〔合註〕杜子美《花底》詩：莫作委泥沙。

○〔合註〕《歷代名畫記》：北齊楊子華，任直閣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天下號為畫聖。閻立本云：自像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論，其惟子華乎？

蓮〔三五六〕①

城中擔上賣蓮房，未抵西湖泛野航。旋折荷花剝蓮子，露為風味月為香。

○〔合註〕此詩亦見《全芳備祖》，今採錄。

○〔合註〕杜子美《南鄰》詩：野航却受兩三人。

西湖壽星院明遠堂〔三五七〕①

十年不向此凭欄，景象依然一望間。龍蜃吐雲天人水，樓臺倒影日銜山。僧於僻寺難為隱，人在扁舟未是閑。孤鶴似尋和靖宅，盤空飛去復飛還。

○〔合註〕此詩，見《武林梵志》，與卷三十二《寒碧軒》「清風肅肅搖窗扉」一首並載。其是否先生詩，未敢遽定，今姑

採錄。

○〔合註〕《夢溪筆談》：林逋隱居孤山，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

牡丹和韻〔三五八〕○

光風爲花好，奕奕弄清溫。撩理鶯情趣○，留連蝶夢魂。飲酣浮倒暈○，舞倦怯新翻。水竹傍○意〔三五九〕，明紅似故園。

○〔合註〕此詩，見汪珂玉《珊瑚網》卷六《宋名公翰墨》條中。先載此詩，後有「牡丹五言和人韻軾」八字，後又載先生

尺牘兩則，子由和《子瞻兄招子高晚飲》詩一首，皆墨迹。則此詩爲先生作無疑也。今補錄。

○〔合註〕《說文》：撩，理也。《南齊書·孔稚珪傳》：情趣相得。

○〔合註〕王建《賞白牡丹》詩：統心黃倒暈。

慈雲四景○

甘露泉○

塔下有龍潭，一泓寒且碧。不須撫兩掌，流出仙人液。

○〔合註〕《咸淳臨安志》：慈雲院在新門外，顯德年建，名慈濟。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額。理宗皇帝御書靈感道場。又，

明永樂二十二年，蕭山魏驥撰《慈雲教寺碑記》云：在武林府治東南之城隅，創自周顯德二年。元至正間，以戰守築城，去其廊廡，基址割寺左者十之二。洪武間，有延禮者，復開叢林。二十五年，歸併到寺者，寺有六，院有二，

卷有八。云云。碑末附慈雲四景絕句云：東坡居士蘇軾題。此四首，諸刻本所無，余塔孫輔元以搨本碑記贈余，今補探。至南宋時，寺在城外，元時拓城趾，是以寺在城內也。

○〔合註〕慈雲寺志：唐興元元年開井建寺，題名甘露，周顯德二年，名慈濟。

白雲居○

禪居何所有？戶牖白雲分。直待譚玄後，相隨花雨紛○。

○〔合註〕慈雲寺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主清裕修光明懺，感白鸚翔雲異瑞。

○〔合註〕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

娑羅樹

誰從五竺國，分得一枝來○。秀出重樓外，專除世上埃。

○〔合註〕舊唐書·西戎傳：天竺國，即漢之身毒國。或云，娑羅門地也。其中分爲五天竺。昔有娑羅門領徒十人，肄業於樹下。

鸚鵡院○

古院楓篁裏，寥寥隔市喧。仙禽發異響，驚起老僧禪。

○〔合註〕見上白雲居題註。

過金山寺一首①

明月妙高臺，盤渦月照開。琳宮龍久住，珠樹鶴能來。雲霧空中繞，帆檣檻外迴。無言卷石小，江左擬蓬萊。

○〔合註〕此詩見金山寺。聖祖仁皇帝御書石刻，寺僧以搨本示余。詩後題云：蘇軾過金山寺作。則必從內府所藏東坡墨迹御筆臨摹勒石者。諸集本俱不載，今附錄。

失題二首①

其一

足躡平都古洞天，此身不覺到雲間。擡眸四顧乾坤闊，日月星辰任我攀。

○〔合註〕此二首，諸本俱不載，今得之於舊碑搨中。上有「東坡留題」四字，末刻盧雖書，旁刻住持僧覺倫、覺仙、徒海印重刊。考先生有《留題仙都觀》及《仙都山鹿》詩，即平都山也。此二絕或同時所作，今附採錄。

其二

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歲月閑。午夢任隨鳩喚覺，早朝又聽鹿催班。

雪詩八首〔三六〇〕①

其一

石泉凍合竹無風，夜色〔三六〕沉沉萬境空。試向靜中閑側耳，隔窗撩亂撲春蟲。 聲

①〔合註〕《錦繡萬花谷·雪類》載，東坡以「聲色氣味富貴勢力」爲八章，仍效歐公體，不使「鹽玉鸚鵡皓鮮白素」等字。考先生《南行集》內，有《江上值雪詩效歐公體》。此八章或係同時所作，故云仍效也。但《萬花谷》所採詩家姓氏，舛誤甚多，未可全信，且詩意淺俗，不似先生手筆，故查氏不採耳。今姑附錄。又，《錦繡萬花谷·美人類》載東坡《六憶》詩，余初以詞句雖俗，不似先生所作，然亦可附錄。後閱《墨莊漫錄》，乃知爲李元膺《十憶》詩中之六章也，故不採。

其二

閑來披覽學王恭，姑射羣仙邂逅逢。只爲肌膚酷相似，繞庭無處覓行踪。 色

其三

半夜欺陵范叔袍，更兼風力助威豪。地爐火暖猶無奈，怪得山林酒價高。 氣

其四

兒童龜手握輕明，漸碾槍旗人鼎烹。擬欲爲之修《水記》，惠山泉冷釀泉清。味

其五

天工呈瑞足人心，平地今聞一尺深。此爲豐年報消息，滿田何止萬黃金。富

其六

海風吹浪去無邊，倏忽凝爲萬頃田。五月涼塵渴人肺，不知價值幾多錢。貴

其七

高下橫斜薄又濃，破窗疎戶苦相攻。莫言造物渾無意，好醜都來失舊容。勢

其八

萬石千鈞積累成，未應忽此一毫輕。寒松瘦竹元清勁，昨夜分明聞折聲。力

失題二首〔三六三〕①

其一

山行似覺鳥聲殊，漸近神仙簡寂居。門外長溪容淨足，山腰苦筍耿盤蔬。喬松定有藏

丹〔三六五〕處，大石仍存拜斗餘。弟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世授遺書。

○〔合註〕《錦繡萬花谷·宮觀類》載此二篇。前一篇「山行似覺鳥聲殊」云云，在「道人幽夢曉初還」一首之後，後一篇「浮雲有意藏山頂」云云，在「石壁高千尺」一首之後，並註云：東坡。今考前一篇是全首，後一篇似止中二聯，而皆不標題。其是否先生詩，亦未敢遽定，姑附錄。

其二

浮雲有意藏山頂，流水無聲入稻田。古木微風時起籟，諸峯落日盡藏烟。

戲答佛印偈〔三六六〕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牀。

過都昌〔三六七〕

鄱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

登廬山〔三六八〕

讀書廬山中，作郡廬山下。平湖浸山脚，雲峯對虛榭。紅葉紛欲落，白鳥時來下。猶思隱居勝，亂石驚湍瀉。

無題七絕一首①

春風寂寂夜寥寥，一望蒼苔雪影遙。何處幽香飛幾片，只宜月色帶花飄。

○〔合註〕此詩見石刻，末有元祐二年春日眉山蘇軾十字。余從錢塘趙魏處見之，未知是先生詩，抑錄他人詩？今附採於此，俟再考。

送馮判官之昌國〔二六九〕①

斬蛟將軍飛上天，十年海水生紅烟。驚濤怒浪盡壁立，樓櫓萬艘屯戰船。蘭山搖動秀山舞，小白桃花半吞吐。鷗夷不裹壯士尸，白日貔貅雄帥府。長鯨東來驅海魃，天吳九首龜六眸。鋸牙鑿齒爛如雪，屠殺小民如有仇。春雷一震海帖伏，龍變海魚安海族。魚鹽生計稍得蘇，職貢重修遠島服。判官家世忠孝門，獨松節士之奇孫。經綸手段飽周孔，豈與弓馬同等倫。晝窮經史夜兵律，麟角鳳毛多異質。直將仁義化笞榜，羞與奸賊競刀筆。吾聞判官昔佐元戎幕，三軍進退出籌度。使移輶略事刑名，坐使剽遊歸禮樂。鳳凰池，麒麟閣，酬德報功殊不薄。九天雨露聖恩深，萬里扶搖雲外廓。

○〔合註〕此詩見浙江《定海縣志》藝文中，家大人檢得之以示余。考《宋史·地理志》：昌國縣，熙寧六年析鄞縣地置。縣志爲本朝康熙乙未年知縣事江陰繆燧所修。此詩題下註：學士蘇軾，眉山人。當是據舊志採入者。但詩筆不似先生，馮判官又無考，姑附錄以俟訂正。

句

詩二句〔三三〇〕

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

○〔合註〕先生殘篇斷句，流傳甚多。如周益公跋先生與趙夢得帖云：南海上，義士曰趙夢得。方蘇文忠謫居時，肯為致中州家問，既大書如名以為贈，又題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特畏禍不欲作詩。然會茶帖云云，詩在其中矣。

續辯才詩二句〔三三一〕

天愛禪心圓且潔，故添明月伴清光。

○〔合註〕《西湖志》引《上天竺山誌》：東坡過上天竺，謁辯才，因言窗前兩松，昨為風折一枝，悵悵成一聯，未得續其後，舉以示公，云：龍枝已逐風雷變，滅却虛窗半日涼。坡續云云。

詩二句〔三三二〕

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別村。

詩二句〔三三三〕

但令有婦如康子，安問生兒比仲謀。

探梅〔三七四〕

問信風篁嶺下梅。

茶詩〔三七五〕

白雲峰下兩槍新。

詩二句〔三七六〕

東家近新富，滿地布苔錢。

詩二句〔三七七〕

千層高閣侵雲漢，雙派清流透石巖。

雨〔三七八〕

風師挾帝令，號呼肆徂征。雲師畏推逐，蓄意不敢爭。雨師曠厥官，所苟朝夕生。帝眷一夕回，早議旦暮行。翻然沛膏澤，夜半來無聲。青秧發廣畝，白水涵孤城。

句

假山〔三七九〕

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詭怪。雖然知是假，爭奈主人愛。

詩二句〔三八〇〕

叩檻出魚龍，詩成〔三八〇〕一笑粲。

題姜秀郎几間〔三八三〕○

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

○〔合註〕《冷齋夜話》載：東坡在儋耳，有黎女插茉莉，嚼檳榔。戲書姜秀郎几間。云云。

詩三句〔三八三〕

青山南，白石北，此地嗟峨人不識。

歲除題王文甫家桃符〔三八四〕

門大要容千駟人，堂深不覺百男〔三八五〕歡。

戲書王文甫家〔三八六〕

湖上秋風聚螢苑，門前春浪散花洲。

聯〔三六七〕

人言盧杞是奸邪，我覺〔三八〇〕魏公真嫵媚。

戲村校書七十買妾〔三八九〕

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者希年〔三九〇〕。

戲人〔三九二〕

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

○〔合註〕後山詩話：熙寧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云云。「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三九二〕。

〔合註〕先生詩不傳者甚多。如年譜中，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斜川集有次大人生日七言古詩一首，毘陵志：丁隲有女適一蘇，從子彭孫得甥，東坡報以詩，鄭俠西塘集中晉公堂有龜，惠陽遇東坡居士子瞻，子瞻親筆命名曰曳尾，爲詩以示晉公之類，益不可殫舉矣。又：錢塘梁同書云：張芑堂明經以宋無欺詩箋見示，余定以爲坡老無疑。前首缺題，其詩

云：結廬得法仲長統，因病求閑馬長卿。此日壺中聊取適，它年谷口尚留名。後首題云：過薦福用前韻。詩云：喚客山中去，清秋屬此辰。碧波涵日淨，紅葉隕霜新。世味老愈薄，交情久更親。種蓮開淨社，茲事付吾人。案，蘇文忠詩集中，有《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其次章首句云：薦福老懷真巧便。查註引《咸淳臨安志》：薦福寺，在鹽官縣西三十六里。又《姑溪集》有《常州薦福瑀老真贊》。未知孰是？至《東坡題跋》中，有元祐二年十二月張安道薨于南都，先生舉哀薦福禪院，則在開封，與此詩句不符矣。此詩與前一首，梁氏皆以臆斷，別無證據，余不敢採取也。

卷四十八校勘記

〔一〕補編古今體詩云云 查註、合註原各有補編詩二卷。查註四十七、四十八卷爲補編詩：四十七卷收六十四首，四十八卷收九十二首。合註刪補查註，收補編詩一百八十五首，計四十九卷七十首，五十卷一百十五首。其中：《新葺小園二首》，集成人卷三；《與李彭年同送崔岐歸二曲馬上回首》，五十卷一百十五首。《占》、《溪堂留題》，集成人卷四；《二月十六日……》、《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人館》、《贈蔡茂先》，集成人卷五；《安平泉》，集成人卷十一；《寄周安孺茶》，集成人卷二十二；《正月八日招王子高飲》，集成人卷二十七；《謝宋漢傑惠李承宴墨》，集成人卷三十；《司命宮楊道士息軒》、《葛延之贈龜冠》、《別海南黎民表》，集成人卷四十三。除此十六首，尚有詩一百六十九首，茲自合註

卷五十註文中錄出五首入正文，自合註、集成卷二十四註文中錄出一首入正文，共一百七十五首，合爲一卷。此卷中詩，個別篇確非東坡所作，少數真僞待考，今皆保留原貌，以便研究者探討；大部皆可信爲東坡作。今從查註，列此卷於他集互見詩之前。

〔二〕玉帶施元老詩尚有第一首云云。此詩，已自註文中錄入本卷。

〔三〕戲足柳公權聯句。施乙題作：補唐文宗、柳公權聯句。類本無「戲」字。查註無「聯」字。

〔四〕宋玉對楚王……柳公權小子與文宗聯句……足成其篇云。七集爲詩後自跋。施乙無「柳」字。外集「文」前有「唐」字。類本、查註無「云」字。盧校：柳誠懸端人也，坡不應輕薄若此，「小子」二字疑衍。

〔五〕自南來。施乙、七集作「從南來」。

〔六〕黃葉。七集作「落葉」。

〔七〕輶車。七集作「輶軒」。

〔八〕獲堯客。紀校：「獲」當作「逃」。

〔九〕萬山白。七集、外集作「千山白」。

〔一〇〕瑕。合註：當作「崖」。

〔一一〕兒童勿驚怪。外集作「羣兒勿驚懼」。

〔一二〕戲贈田辨之琴姬。七集「戲」作「題」，類本、外集「辨」作「辯」。

〔一三〕書……圖二首。類本「書」作「題」，無「圖」字。

〔一四〕喜喧卑 類本作「苦喧卑」。

〔一五〕中庭 類本作「東風」。

〔一六〕悵悵 類本作「惆悵」。

〔一七〕天選 類甲作「夫選」。類丙目錄作「夫選」，正文作「天選」。

〔一八〕方以 類本作「以方」。

〔一九〕頃予 類本作「須臾」。七集作「頃子」。

〔二〇〕繁 類本作「嬰」。合註：《參寥集》作「嬰」。

〔二一〕禪學 合註：《參寥集》作「學術」。

〔二二〕眷予 合註：「予」一作「子」。

〔二三〕蓼 合註：《參寥集》作「藻」。

〔二四〕葆光 合註：《參寥集》作「先生」。

〔二五〕公有族人隱嵩山 類丙爲援註，「隱」後有「于」字。

〔二六〕自保 類甲作「自葆」。

〔二七〕何當 類本作「行當」。七集原校：「何」一作「行」。

〔二八〕中山饒勝景 類本「中山」作「山中」。合註：《參寥集》「中山」作「山中」。類丙「饒」作「遠」。

〔二九〕一覽未易了 類本作「人覽亦易了」。七集「了」作「飽」。

〔三〇〕翻思 七集作「翻然」；原校：「然」一作「思」。合註：《參寥集》「思」作「愁」。

〔三〕不復追踴跳 類本「追」作「恃」。合註：《參寥集》「復」作「隨」，「踴跳」作「勇蹕」。

〔三〕六月 七集作「五月」。合註：《晁集》作「暫卧」。

〔三〕時 合註：《晁集》作「更」。

〔三〕同 合註：《晁集》作「如」。

〔三〕來伴 外集作「不礙」。

〔三〕生花 查註作「生蓮」。

〔三〕鏡鑷 七集、外集作「鏡鉢」。

〔三〕因留一絕 外集無「因」字。

〔三〕絕句二首 外集無「二首」二字。外集第二首，以「又」爲題。紀校：二首可觀，然不必定是東

坡作。

〔四〕野水 七集作「遠水」。

〔四〕春夜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春》門亦收此詩。

〔四〕值千金 七集作「直千金」。

〔四〕沉沉 《錦繡萬花谷》作「深深」。

〔四〕論馬 七集作「論馬」。

〔四〕足之 七集「之」下原註：「四言。」

〔四〕四十年前元夕與故人夜遊得此句 宋蒲積中《古今歲時雜詠》卷八有此詩。類本題作「元夕夜遊」。

絕句」。外集「句」後有「追錄之」三字。「夜」原作「從」，今從《古今歲時雜詠》，類本、七集、外集。

〔四七〕題李景元畫 宋孫紹遠《聲畫集》卷八收此詩，註明東坡作。

〔四八〕何人在 外集作「何人繼」。

〔四九〕莫嫌 外集作「莫嘲」。

〔五〇〕作事猶來未合時 外集作「作事從來不及時」。

〔五一〕翠幄 類本作「翠帷」。

〔五二〕殘酒 類本作「殘雨」。七集原校：「酒」一作「雨」。

〔五三〕偶聽 類本、外集作「聞得」。

〔五四〕春日云云 詩中「深紅」，施乙作「桃花」；「赤」，施乙、類本、七集作「訴」。「唐人詩」云云，施乙引

《本事詩》，爲註文。

〔五五〕村醪云云 見清康熙刊《式古堂書畫彙考·書》卷十、雍正刊《鐵網珊瑚·書品》卷四。

〔五六〕到牀頭 雍正刊本《鐵網珊瑚》作「列牀頭」。

〔五七〕○出定知書滿腹 查註、合註：「○」，少一字，合註：《鐵網珊瑚》作「口」，俟再考；雍正刊《鐵網珊

瑚》作「口」。雍正刊《鐵網珊瑚》「書」作「詩」。

〔五八〕○○灑落江山外 查註、合註：「○○」，少二字。查註「外」作「水」，疑誤。

〔五九〕其三 紀校：拙淺乃爾，何以嫁名于東坡？

〔六〇〕挽肩 合註：《南濠詩話》作「攬肩」。

〔六二〕白頭 康熙刊《式古堂書畫彙考》、雍正刊《鐵網珊瑚》作「白鬚」。

〔六三〕何 合註：《南濠詩話》、《書畫彙考》皆原缺，《鐵網珊瑚》亦缺，查本作「何」，不知奚據？

〔六四〕失題 此詩，見清康熙刊《式古堂書畫彙考·書》卷十。紀校：依托之作。

〔六五〕題王維畫 見《聲畫集》卷八，題作「王維畫」。

〔六六〕平路 合註：《孔集》「路」作「野」。

〔六七〕何處 合註：《孔集》「何」作「來」。

〔六八〕佳人西方 查註作「西方佳人」。

〔六九〕若處女 外集作「如處女」。

〔七〇〕犬羊 原作「干戈」，今從外集、查註。

〔七一〕天遣 外集作「天使」。

〔七二〕羯寇 原作「敵寇」，今從外集、查註。

〔七三〕羊犬 原作「外敵」，今從外集、查註。按，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於『賊』、『虜』、『犬羊』是諱的」，

遇此等字，「大抵非刪則改」，以免「引起種族思想」（以上引號中語，皆見魯迅《且介亭雜文·病後

雜談之餘》）。「犬羊」、「羯寇」及本條，刪改痕迹顯然。查註鑄於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時四庫館未

開，故得保持外集原貌。合註稍晚出，遂受其厄。

〔七四〕嗟嘆 外集作「嘆嗟」。

〔七五〕可奇 查註作「何奇」。

〔七五〕浙 外集墨釘。

〔七六〕鬼籍 外集作「鬼錄」。

〔七七〕阿那 外集作「婀娜」。

〔七八〕煦 原作「煦」，今從外集。

〔七九〕羅 外集作「羅」。

〔八〇〕高 盧校：「膏」。

〔八一〕咏怪石 按，總案卷一嘉祐四年，有「家有怪石植疏竹軒中公作詩」條，引此詩。又總案卷一嘉祐四年八月，有「宋君用辭公赴京師，作詩」條，引《送宋君用遊輦下》詩；總案謂此二詩，「外集編第
四卷丁成國太夫人憂居蜀時作」，在《南行集》之前，皆遺詩之最先者也。

〔八二〕斲 外集作「敲」。

〔八三〕警懼 外集作「傲懼」。

〔八四〕霜筠 外集作「霜篁」。

〔八五〕孰如雌 外集作「孰爲雌」。

〔八六〕誥命 外集作「命誥」。

〔八七〕會飲有美堂答周開祖湖上見寄 合註：外集有「三首」二字，并註云：「二首已刊前集」。盧校：晦
翁初疑此詩爲開祖作。

〔八八〕蕭蕭 外集作「瀟瀟」。

〔八九〕槌破 外集作「槌破」。

〔九〇〕三十六 合註：外集「六」作「七」。

〔九一〕見蔡君謨 查註、合註：一本無此四字。

〔九二〕逡巡 外集作「優柔」。

〔九三〕殘粧 外集作「粧殘」。

〔九四〕黃州春日雜書四絕 查註自此詩起，爲卷四十八，合註自此詩起，爲卷五十。合註云：此卷中惟

《出局偶書》、《和芝上人竹軒》、《和晁美叔老兄》三首，舊王本有之，餘皆無。

〔九五〕七椀茶 外集作「七盞茶」。

〔九六〕暮歸 外集無「歸」字。

〔九七〕垂簾 外集作「垂簷」。

〔九八〕半釋 合註：「釋」，查本訛作「濕」。

〔九九〕撥醅酒 外集作「撥醅酒」。

〔一〇〇〕夜來一笑之歡云云 外集另行起，或爲詩之引。

〔一〇一〕佳詞 外集作「嘉詞」。

〔一〇二〕戲作切語竹詩 查註吳批：「烟」字與後「孫」字，並疑誤，吾友周堯弓云：「烟」疑作「細」，「孫」疑作「樂」，近之。

〔一〇三〕構 原作「構」，今從外集。

〔二〇四〕庭度 外集作「庭渡」。

〔二〇五〕綠 合註：查本作「孫」，註云：此字疑訛，外集作「綠」，今從之。

〔二〇六〕遇 原作「邁」，查註吳批誤，別本作「過」。合註：能改齋漫錄作「遇」。今從。參題下合註引

「錢大昕曰」。

〔二〇七〕輓腕 外集作「軀腕」。

〔二〇八〕正是 外集作「正似」。

〔二〇九〕看馬欲驟 合註：山谷集作「忽看高馬」。

〔二一〇〕留待 合註：外集、王本作「待得」。

〔二一一〕鼠須筆 紀校：有東坡規格而邊幅少狹，其爲叔黨作無疑。

〔二一二〕飼飢 合註：一作「餒餓」。

〔二一三〕槩 合註：一作「稍」。

〔二一四〕詰 合註：一作「知」。

〔二一五〕琴上趣 查註作「聲上趣」。

〔二一六〕秦娥 「娥」原作「蛾」，今從外集。

〔二一七〕皎然云云 詩話總龜卷二引百斛文有此詩。「心是」原作「心自」，今從總龜、外集、查註。

〔二一八〕以記異夢 七集無「以」字，「異夢」作「夢異」。

〔二一九〕偈云 外集作「偈言」。

- 〔二二〇〕彼幻此幻 七集作「此幻彼幻」。
- 〔二二一〕前生後生 七集作「前身後身」。外集「後生」作「復生」；原校：「復」一作「後」。
- 〔二二二〕和芝上人竹軒 類丙作「和廬山芝上人竹軒」。
- 〔二二三〕唱竹頌 類本、七集作「向竹頌」。
- 〔二二四〕知是 類本、七集作「清是」。
- 〔二二五〕庵 盧校：「樓」。
- 〔二二六〕竟誰諛 類本、七集作「競誰諛」。
- 〔二二七〕瘦馬 類本、七集作「疲馬」。
- 〔二二八〕造物 七集作「造化」。
- 〔二二九〕珍才空谷云云 外集爲自註，在末句之後。
- 〔二三〇〕久已下 查註作「下已久」。
- 〔三三一〕水鶴 查註作「水鶴」。
- 〔三三二〕待旦 紀校：題有脫字；又：此詩非東坡不能作。
- 〔三三三〕山骨 查註作「山谷」。
- 〔三三四〕喜堅壯 查註作「善堅壯」。紀校：「善」當作「喜」。
- 〔三三五〕度嶺 外集作「渡嶺」。
- 〔三三六〕軾 合註：王本作「公」。

〔三七〕爲 合註：一本作「其」。

〔三八〕藏其妍 外集作「藏其妍」。

〔三九〕蕭蕭 合註：一本作「蕭蕭」。

〔四〇〕如懸 外集作「若懸」。

〔四一〕能使我 「能」字，據外集補。

〔四二〕近見 外集作「近是」。

〔四三〕萬菊軒 此詩，見《武林梵志》卷三。《武林梵志》「萬」上有「題」字。

〔四四〕高爲 《武林梵志》作「獨爲」。

〔四五〕韓幹馬 此詩，在《侯鯖錄》卷八。紀校：此確是東坡筆墨。

〔四六〕送煮菜贈包安靜先生 七集無「送煮菜」三字。外集「贈」作「與」。

〔四七〕此出 施乙、外集作「初生」。七集作「初出」。

〔四八〕西鄰 施乙、七集、外集作「安靜」。

〔四九〕和熱喫 施乙作「乘熱喫」。

〔五〇〕不消 外集作「不須」。

〔五一〕沿流館中得二絕句 紀校：確是東坡所託。《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上清儲祥宮碑》郎曄註引趙伯山《中外舊事》云：「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時貶東坡，毀上清碑，令蔡京別撰。詩云（略）。乃江鄰幾作，或云張文潛。」《中外舊事》「淮西」作「晉公」，「無復」作「不

復」，「萬行」作「兩行」。

〔一五三〕夢中賦裙帶 題下查註「軾倅武林日」云云，見《志林》（涵芬樓鉛印本）卷一《夢中作靴銘》條，「軾自蜀應舉」云云，見《志林》卷一《記夢賦詩》條。

〔一五三〕風皺 《志林》卷一《記夢賦詩》條作「水皺」。

〔一五四〕植立 七集作「獨立」。

〔一五五〕贈黃州官妓 此詩，見涵芬樓鉛印本《春渚紀聞》卷六。

〔一五六〕却似 《春渚紀聞》作「恰似」。

〔一五七〕西川 查註、合註：一作「城南」。

〔一五八〕吟詩 《春渚紀聞》作「留詩」。

〔一五九〕六言樂語 見《春渚紀聞》卷六。

〔一六〇〕題領巾絕句 見《春渚紀聞》卷六。

〔一六一〕屢曾 原作「要看」。今從涵芬樓鉛印本。

〔一六二〕書裙帶絕句 見《春渚紀聞》卷六。

〔一六三〕虎跑泉 此詩，王文誥據《西湖誌》謂為釋來復和東坡《病中遊祖塔院》詩。見卷十《病中遊祖塔院》題下註案。查《武林梵志》卷二，亦謂此詩為釋來復詩。查註輯補編詩，多處引《武林梵志》，而獨遺此處，殊不可解。

〔一六四〕倒浸 原作「解妒」。今從《武林梵志》。

〔二六五〕更續 《武林梵志》作「欲煮」。

〔二六六〕○ 查註、合註：少一字。合註：倪濤《六藝之一錄》作「侈」字。

〔二六七〕○○○○ 查註、合註：少四字。

〔二六八〕面宜黔 康熙刊《式古堂書畫彙考》作「面豈黔」。合註：《六藝之一錄》「宜黔」作「豈鯨」。

〔二六九〕端硯聯句云云 康熙刊《式古堂書畫彙考》另起一行，與正文文字同型。

〔二七〇〕張無盡過黃州云云 見《春渚紀聞》卷六。

〔二七一〕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 此二詩，見《永樂大典》卷一千五百六十引《蘇東坡大全集》，又見《大明統名勝志·南直隸名勝志》卷五。詩題原作「銅陵縣陳公園雙池二首」，今從《永樂大典》。

〔二七二〕南北簷楹照綠波……看取青銅兩處磨 「南北簷楹照綠波」原作「南北山光照綠蘿」，今從《永樂大典》。抄配本《大明一統名勝志》「綠蘿」亦作「綠波」。「看取青銅兩處磨」句下，《永樂大典》有註，註云：「銅陵縣治東陳陟園池，東坡題此詩。又曰：『岡陵來勢遠，幽處更依山。一片湖景內，千家市井間。』」下四句，石缺不全。少愚求之三蘇文，無。

〔二七三〕要似謫仙迴舞袖千年醉拂五松山 「要似」原作「要使」，今從《永樂大典》。抄配本《大明一統名勝志》「舞袖」作「袖舞」。「千年醉拂五松山」句下，《永樂大典》有註，註云：「山谷姪亦題云：『涪翁埋九州，留名等泰華。摩挲讀舊碑，令我淚如灑。』淳熙間，知縣林栴跋云：鄉老朱軫云，幼見壁間坡、谷翰墨尚新，以此知二先生集中，所遺極多。」此句註文與「看取」句註文，當為銅陵所在州郡地方志編者之語，少愚當為編者之一。查《輿地紀勝》卷二十二，銅陵屬池州。宋時，池州方志之

可考者，有《池陽記》、《池陽後記》、《池陽志》、《池陽郡志》、《秋浦志》、《秋浦新志》六種，今皆不傳。《永樂大典》所云引《蘇東坡大全集》，乃池州地方志之轉引。

〔二七四〕咏檳榔 此詩，見《大明一統名勝志·廣東名勝志》卷十。

〔二七五〕醉中題鮫綃詩 此詩，見《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九。明抄本曾慥《類說》引《仇池筆記》有此詩，「二氣」作「三氣」，「風雲」作「風雨」，「世界」作「天界」。

〔二七六〕無題 此詩，見七集續集卷四。

〔二七七〕雅安人日次舊韻二首 此二首，見《古今歲時雜咏》卷五。

〔二七八〕和代器之 此詩，見《古今歲時雜咏》卷十三。

〔二七九〕歸來引送王子立歸筠州 集甲、集丙、七集「引」後有「一首」二字。「送王子立歸筠州」七字，集甲、七集爲題下自註。

〔二八〇〕曾 合註：一作「憎」，訛。

〔二八一〕伊威 集甲、七集作「蚺蟻」。

〔二八二〕黃泥坂詞 集甲、集丙、七集「詞」後有「一首」二字。

〔二八三〕而不可居 集甲、七集無「而」字。

〔二八四〕一眄 原作「一盼」，今從集甲。

〔二八五〕我嫚 合註：朱氏校刊王註本作「不我嫚」；諸本俱無「不」字，今仍刪。

〔二八六〕清宴 集甲作「清晏」。

〔一八七〕子踐 集甲、集丙、七集作「子踐」。

〔一八八〕歲既宴 集甲作「歲既晏」。

〔一八九〕清溪詞 集甲、集丙、七集「詞」後有「一首」二字。此詩乃東坡應郭祥正之請而作，見《吳禮部

詩話》。

〔一九〇〕躋 合註：一作「掛」，訛。查註作「掛」。

〔一九一〕蕩濛濛兮 集甲、七集作「蕩濛濛兮」。

〔一九二〕覲 查註、合註：一作「倪」。

〔一九三〕掛 合註：一作「躋」，訛。查註作「躋」。

〔一九四〕上清詞 集甲、集丙、七集作「上清辭一首」。

〔一九五〕南山之幽雲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 集甲、七集缺，集丙有。刪去「君」下合註「此數句，諸

集本所無，今從石刻補全」一條。

〔一九六〕辰星 合註：一作「星辰」。查註作「星辰」。

〔一九七〕朝發軫兮 集甲、集丙、七集無「軫」字。

〔一九八〕若 合註：一作「若」。

〔一九九〕充塞 合註：「充」一作「允」。查註作「允塞」。

〔二〇〇〕清淨 集甲、集丙、七集作「清靜」。

〔二〇一〕軼 查註：疑應作「誅」。盧校：疑應作「誅」。合註：石刻作「軼」。

〔三〇三〕九垓 集甲、七集作「九陔」。

〔三〇三〕臣不可 合註：一本無「可」字。查註無「可」字。

〔三〇四〕澣 七集作「幹」。

〔三〇五〕醉翁操 集乙、七集「操」後有「一首」二字。此詩，集乙、七集載後集卷八，鐵網珊瑚載書品

卷四。

〔三〇六〕音 盧校：「首」。

〔三〇七〕往游焉 集乙、七集無「焉」字。

〔三〇八〕而音指華暢 合註：一本無「而」字。

〔三〇九〕而無其辭 合註：一本無「其」字。查註無「其」字。

〔三〇〇〕翁雖爲作歌 查註無「翁」字。

〔三〇一〕均度 鐵網珊瑚作「韻度」。

〔三〇二〕而遵 鐵網珊瑚無「而」字。

〔三〇三〕以補之云 鐵網珊瑚作「爲補之云」。合註：「以」作「爲」。

〔三〇四〕和 集乙、七集、查註作「知」。

〔三〇五〕泛聲同此 「泛」上原有「七集本註云」五字。集乙亦有此註。今刪去「七集本註云」五字，定爲

自註。

〔三〇六〕童顛 集乙、七集作「童巔」。 鐵網珊瑚作「重巔」。

〔三七〕思翁 〇鐵網珊瑚〇作「惟翁」。

〔三八〕三兩絃 查註作「兩三絃」。盧校：本作「三兩絃」，似拗實諧。

〔三九〕次韻借觀睢陽五老圖 此詩，在〇鐵網珊瑚〇畫品〇卷三。紀校：此僞託之最可笑者。

〔四〇〕五賢 合註：查本「賢」作「言」，訛。按，查本亦作「賢」。

〔四一〕題金山寺回文體 原題作「題金山寺」。

〔四二〕檻 合註：〇詩人玉屑〇作「巷」。

〔四三〕邊 合註：〇詩人玉屑〇作「山」。

〔四四〕贈姜唐佐 〇墨莊漫錄〇卷一有此詩，并及此詩源委。〇冷齋夜話〇卷一亦及贈詩事。

〔四五〕秀出羊城翰墨場 此句下，合註引「杜子美詩『翰墨場中老斲輪』」。按，杜集無此句；此乃南宋姜夔〇送朝天續集歸楊誠齋時在金陵〇詩首句，見〇白石道人詩集〇卷下。刪去合註「杜子美詩」云云

十一字。

〔四六〕白袍 四部叢刊三編影明鈔本〇墨莊漫錄〇卷一引此詩，原校：或作「朱崖」。〇冷齋夜話〇卷一作「朱崖」。

〔四七〕眼力 查註作「眼目」。〇墨莊漫錄〇作「眼目」。

〔四八〕水月寺 此詩，見〇武林梵志〇卷三。

〔四九〕半月泉 查註謂此詩「見談鑰〇吳興志〇」。查談鑰〇吳興志〇，未見。談鑰〇吳興志〇輯自〇永樂大典〇，四庫開館前，查註已成書，不知何以云然？刪「見談鑰吳興志」六字。

〔三三〇〕遊何山 吳興叢書本吳興掌故集無「游」字。紀校：亦全不似。

〔三三一〕自題臨文與可畫竹 此詩，見式古堂書畫彙考·畫卷十三。紀校：僞託顯然。

〔三三二〕寶墨亭 此詩，清宣統本京口三山志卷一，謂爲蘇子美作。

〔三三三〕見 合註：《滄浪集》作「是」，訛。

〔三三四〕空傳 合註：《滄浪集》作「今存」。

〔三三五〕謫 合註：《滄浪集》作「集」。

〔三三六〕迹 合註：《滄浪集》作「薛」。

〔三三七〕雙井白龍 紀校：鄙野之詞，《冷齋夜話》原稱似東坡，不云卽東坡也。

〔三三八〕瑞金東明觀 此詩，明嘉靖刊《贛州志》未見。紀校：此亦僞託府州縣志之所載，更僞妄百出，不足信矣。

〔三三九〕題清淮樓 此詩，見《錦繡萬花谷·續集》卷十。

〔三四〇〕西湖絕句 此詩，見《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三。按，此詩爲楊萬里作，見萬里《誠齋集》卷二十三，爲《晚出淨慈送林子方》之第二首。《錦繡萬花谷》誤採，合註誤收。參本卷校勘記第二五六條、蘇軾詩集增補校註第一條。

〔三四一〕戲答佛印 此詩，見宋刊《百川學海》本《竹坡詩話》卷二。

〔三四二〕食猪肉詩 七集續集卷十收入頌類，題作「猪肉頌」。文字有不同處。

〔三四三〕飽得自家君莫管 「得」原作「食」。今從宋刊《竹坡詩話》、七集續集。

〔三四四〕卧 查註：此字訛。合註：疑當作「歸」字。

〔三四五〕來鶴亭 見宛委山堂說郭·楓窗小牘卷上。

〔三四六〕冠霞帔月影氍毹 說郭本「帔月」作「披羽」。合註：「帔」一作「披」，「影」一作「羽」。

〔三四七〕劉顛官苑退老於廬山石碑菴云云 合註錄此三詩於註文中，云：鄭羽重修施註本載有先生三詩，云云；今考此三首，即樂城集卷中三絕句（按，在樂城集卷十三，題爲書廬山劉顛官苑屋壁三絕，當即題下查註所云之陪南康太守訪廬山劉顛官苑留題三絕句），疑是子由詩，而施、顧原註本收入先生遺詩卷中，然以自註觀之，或竟是先生詩而誤入樂城集中，但別無證據，仍從缺疑。按，施本可信。詩意與題意吻合，第一、第二詩言「退老」，未能忘懷「武」事，第三詩點「家有聲妓」。今自施乙本錄入正文，施乙註文，錄入正文之下。刪去合註本題下查註「慎案此題施氏原本載遺詩卷中題存而詩亡」十八字；刪去題下合註「今以有題無詩附于卷末」十字。移題下另一條合註於此：施本「宋刊本總目下卷四十，標明遺詩三十三首，而止二十五題，內如獄中寄子由、出獄次前韻、贈包安靜先生三題，各係二首詩，而題不標明。以此類推，則虛飄飄或亦本是三首，此外必尚有一題而連章者。愚意劉顛官苑詩，必係三首，雖原詩已佚，而以樂城集考之，先生當即和子由三絕句，合計恰得三十三首之數矣。因爲詳考於此。」

〔三四八〕龍山補亡 此二詩，集乙、七集收入後集卷八，題作「補龍山文二首」。

〔三四九〕丙子九日云云 集乙、七集作：「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嘆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

〔三五〇〕天府 集乙、七集作「大府」。

〔三五二〕豁達 集乙、七集作「閑達」。

〔三五三〕右嘲 集乙、七集無此二字。

〔三五三〕佩服 集乙、七集作「被服」。

〔三五四〕右解嘲 集乙、七集無此二字。

〔三五五〕牡丹 此詩，見《全芳備祖·前集》卷二。

〔三五六〕蓮 此詩，見《全芳備祖·後集》卷二。按，此為楊萬里詩，見萬里所撰《誠齋集》卷十九，為《大司

成顏幾聖率同舍招游裴園，繞孤山賞荷花，晚泊玉壺，得十絕句之七。《全芳備祖》誤收，合註誤採。參本詩集卷末《蘇軾詩集增補》校註第一條。

〔三五七〕西湖壽星院明遠堂 此詩，見《武林梵志》卷五。《武林梵志》「院」作「寺」。原題無「西湖」二字。

〔三五八〕牡丹和韻 此詩，亦見《式古堂書畫彙考·書》卷十二。

〔三五九〕○意 合註：「○」原本作「適」，疑傳寫之訛，今缺疑俟考。清康熙刊本《式古堂書畫彙考》及《適

園叢書》本《珊瑚網》「○」均作「邊」。

〔三六〇〕雪詩八首 見《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二（明嘉靖刊）。《詩話總龜》、《詩人玉屑》引玉局文有此

八詩。

〔三六一〕夜色 原作「氣色」。今從明嘉靖刊本《錦繡萬花谷》。

〔三六二〕今聞 原作「今開」。今從明嘉靖刊本《錦繡萬花谷》。「開」，疑誤刊。

〔三六三〕失題二首 此二詩，見《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十七（明嘉靖刊）。

〔三六四〕容淨足 明嘉靖刊本《錦繡萬花谷》作「容淨足」，今從。原作「容靜足」。

〔三六五〕藏丹 原作「藏舟」，今從明嘉靖刊本《錦繡萬花谷》。

〔三六六〕戲答佛印偈 此詩，合註附錄人卷二十四《以玉帶施元長老元以衲裙相報次韻二首》題下註文中，集成從之，卷同。合註引《五燈會元》謂此詩當為《以玉帶施元長老……》之第一首，皆為偈。七集續集入佛偈類，今自七集續集錄出。參本詩集《以玉帶施元長老……》題下註文。

〔三六七〕過都昌 此詩，見《失題二首》後合註註文。合註云：江西南康府都昌縣治內有詩碑一通，云云。眉山蘇軾書。或疑為先生逸詩，但相傳以為集先生字帖刻之者，故云書不云題也。集成總案卷三十八紹聖元年七月「自南康赴都昌縣留一詩」條下，錄此詩，云：衡山王泉之漢槎……云：向以差至都昌，并見《都昌誌》，《誌》稱，時公南遷，遣侍妾碧桃於縣，因為此詩。誥以其說考諸《朝雲》詩，其首句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敘云：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者隨予南遷。又考公以八月至吳城山，而以七日上惶恐灘，可謂迅速。先以六月二十五日至當塗，而行於九江、南康間者，至一月有餘，雖蘇堅送別於此，不應如是之濡滯也。此蓋改命之後，尚有經紀之事，而開閣一說，未為無因。其詩則信出於公也。今從其說，自合註註文錄入正文。題，據清同治《都昌縣志》加。清葉廷珪《鷗波餘話》亦引此詩。又，《失題二首》後之合註註文，有東坡詩殘篇輯錄（包括真偽待考殘篇），今亦按合註次第錄入正文，以「句」為總題，以各殘篇原題為分題（無題者，或據詩意加題，或以詩若干句為題），置於《送馮判官之昌國》詩後。其有關各殘篇註文，分別錄入

各殘篇之後。失題二首後之合註註文尚有數句移入第二六八條校記。其餘則仍標「合註」，置之本卷之末。

〔三六八〕登廬山 此詩，原見失題二首後之合註註文中。合註云：「錢塘趙魏云：『南康府志』載蘇文忠登廬山詩……但據『作郡』句，則非先生詩矣，今亦附採於此。」按，『輿地紀勝』卷三十『總江州詩』有此詩前四句，謂爲蘇東坡作。據此，此詩可信爲東坡作。蓋「作郡」句，亦可移之友人也。今自註文錄入正文。

〔三六九〕送馮判官之昌國 此詩，宋元『四明六志』，嘉靖『定海縣志』均未收，見康熙『定海縣志』卷八。

〔三七〇〕詩二句 見周必大『省齋文稿』卷十六。

〔三七二〕續辯才詩二句 見『上天竺山志』卷十五『紀談東坡過上天竺謁辯才』條。

〔三七三〕詩二句 合註謂：『志林』所載『酸棗』詩「葉隨」云云，而『江鄰幾雜誌』以爲蘇伯達詩，『能改齋漫錄』以爲蘇叔黨詩。按，『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一引東坡云：「兒子邁……嘗作酸棗尉，有詩『葉隨』云云。」又，『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引『復齋漫錄』，有「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云云」。邁字伯達。又按，涵芬樓鉛印本『志林』，未載此二句。『類說』本東坡所撰之『仇池筆記』林檎詩有此二句，東坡謂此二句爲邁作，詩「亦可人」。

〔三七三〕詩二句 見『猗覺寮雜記』卷上。合註謂又見『山谷集』。原缺下句，今補。

〔三七四〕探梅 見『咸淳臨安志』卷二十八『風篁嶺』條。

〔三七五〕茶詩 見『咸淳臨安志』卷五十八『茶』條。

〔三七六〕詩二句 見《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十三《室》類。

〔三七七〕詩二句 見《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十四《閣》類。

〔三七八〕兩 見《錦繡萬花谷·前集》卷一。

〔三七九〕假山 見《能改齋漫錄》卷十一，謂：「予又嘗記一《假山》詩云云，世以爲東坡所作，不知是否？」合註改「不知」爲「均未知」，失原意。

〔三八〇〕詩二句 見《能改齋漫錄》卷七。

〔三八一〕詩成 聚珍版《能改齋漫錄》作「詩取」。

〔三八二〕題姜秀郎几間 見《冷齋夜話》卷一。

〔三八三〕詩三句 見《大明一統名勝志·廣東名勝志》卷九。合註謂自《酸棗》詩以下，或爲他人作，或非全篇詩。

〔三八四〕歲除題王文甫家桃符 見《墨莊漫錄》卷八。又見外集卷六。

〔三八五〕百男 《墨莊漫錄》卷八作「少年」。

〔三八六〕戲書王文甫家 見《能改齋漫錄》卷十四。又見外集卷六。《能改齋漫錄》云：「王文甫所居，在黃之車湖，卽武子故居，宅枕大江，卽散花洲也。東坡屢過其家，戲書此。外集有註，與《漫錄》略同。」

〔三八七〕聯 見《石林詩話》卷上。又見《冷齋夜話》卷一、卷五。合註謂自《歲除》……、《戲書》……及此「本屬對話」，「今彙附卷末以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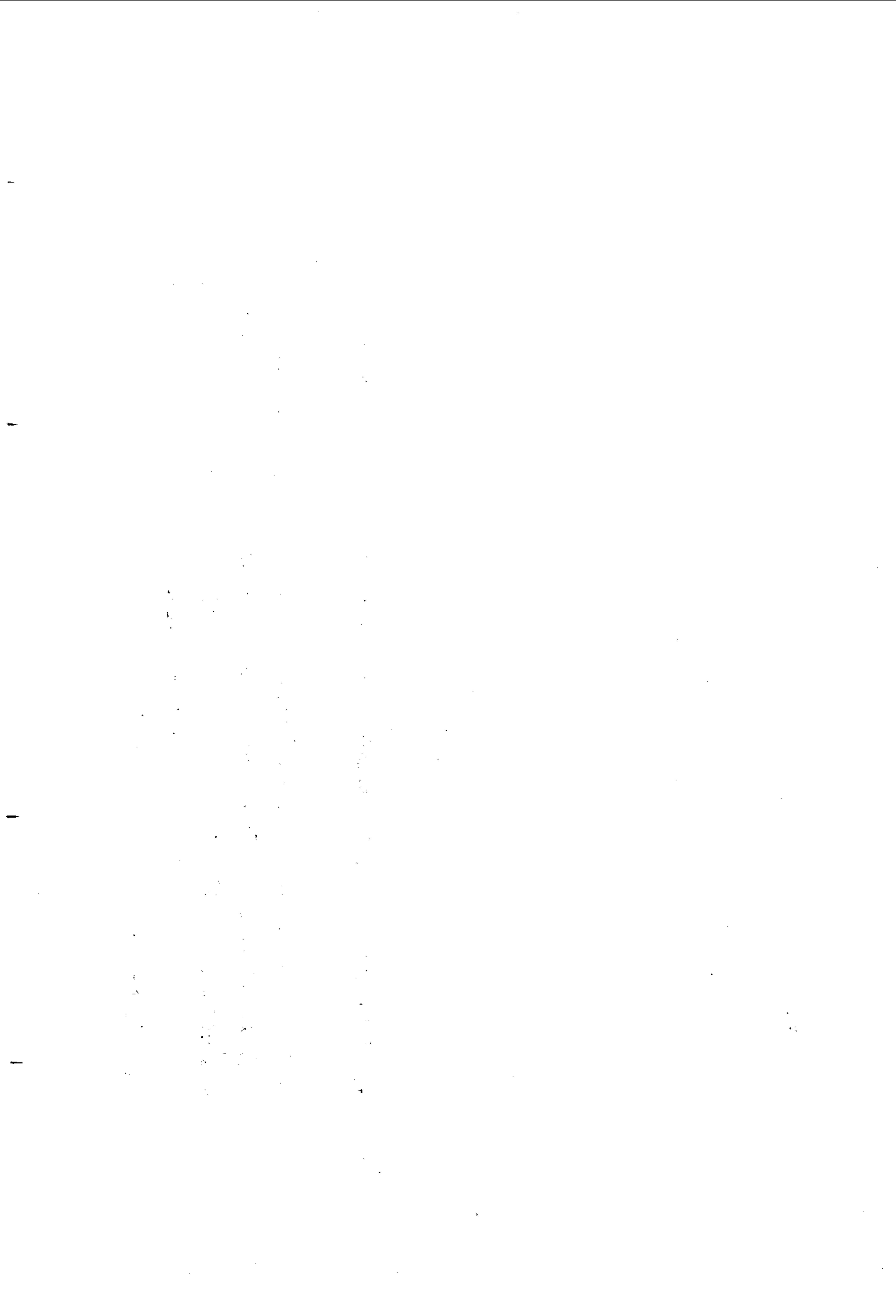
〔三八八〕我覺 《冷齋夜話》作「我見」。

〔二八九〕戲村校書七十買妾 合註謂《冷齋夜話》此詩與《侯鯖錄》老舉人妻三十生子句同，謂「涉遊戲不以備採」。此詩見《冷齋夜話》卷五，又見《侯鯖錄》卷三。今補出。

〔二九〇〕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者希年 《侯鯖錄》作「令閤方當而立歲，賢夫已近古希年」。又《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六引《侯鯖錄》，此二句作「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者希年」。

〔二九一〕戲人 合註謂此殘句出《齊東野語》，誤。合註又謂此類殘句「涉遊戲不以備採」。今自《後山詩話》採出。

〔二九二〕後山詩話云云 原作《齊東野語》云云，今校改。《後山詩話》云云，一見《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



蘇軾詩集卷四十九

他集互見古今體詩四十七首〔一〕

〔查註〕慎案，唐、宋名家詩文間有互見他集者，如《馬退山茅亭記》載《獨孤及集》，《柳州謝表》其一乃李吉甫郴州作，而皆入《子厚集》中；《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于《嘉祐集》；《蠶對織婦文》，宋元憲作也，編于《米襄陽集》；《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于《朱文公集》。如此之類，往往有之，但未有舛謬混雜幾及百篇如東坡詩之甚者也。李端叔有言，先生自嶺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蓋紹聖以後，嚴禁蘇氏之學，至淳熙初，禁乃弛，後人得公手迹，便采入公集，承譌數百年，註者與讀者，漫不加辨。凡慎所駁正，非敢一毫臆斷，悉從諸家文集、詩話一一搜抉，校對其雷同者，另編二卷。如單行之什，則註云此詩亦見某人集；其或同時唱和，則依和詩例，附載各卷本詩之後，此卷中但列題目，云此詩已載第幾卷，覽者詳之。〔合註〕此一卷詩，查氏附於全集之末，爲卷四十九、卷五十。其辨別自皆有據，但其中亦有難定爲必非先生詩者。今移於查氏補采二卷之前，蓋兼存諸本之意也。至《新城道中》第二首，《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一首，皆確係先生詩，已從七集本及施氏原本移編于前，詳見各題註。又，查氏所指《馬退山茅亭記》五條，全本於《困學紀聞》。

老翁井^①

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②。公來無踪去無迹，井面團團水生花^③。翁今與世兩何與^④，無事紛紛驚牧豎^⑤。改顏^⑥易服與世同，無使世人知有翁^⑦。

①〔合註〕王本泉石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此詩，施氏原本載遺詩卷首。又，老蘇公《嘉祐集·老翁泉銘敘》云：往歲十年，山空月明，有老人偃息泉上，就之則隱，而人于泉。因作亭其上，銘曰：山起東北，翼而南西。涓涓斯泉，全溢以瀾。斂以為井，可飲萬夫。按，梅聖俞有和詩，今不具錄。

②〔施註〕杜子美《南鄰》詩：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對柴門月色新。

③〔施註〕杜子美《贊公房》詩：兒童汲井花。

④〔施註〕《漢·陳平傳》：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後漢傳五十二·論》曰：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

⑤〔查註〕慎案，朱子《晦菴詩話》云：《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于《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遽有「嫌瘦」、「廢彈」之嘆，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用意亦遠矣。據此，則此詩與《送蜀僧去塵》二首，皆老蘇公作也。

送蜀僧去塵^①

十年讀《易》費膏火^②，盡日吟詩愁肺肝。不解丹青追世好，欲將芹芷薦君盤。誰為善相甯嫌瘦，復有^③知音可廢彈。拄杖掛經須倍道，故鄉春蕨已闌干。

○〔合註〕王本送別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君溪漁隱》引《石林詩話》云：蘇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甯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云云。今合之朱子《詩話》，斷以爲老蘇作。

○〔馮註〕韓退之《進學解》：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以窮年。

和人回文五首^①

其一

紅窗小泣低聲怨^②，永夕春寒斗帳空^③。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

○〔合註〕王本酬和類，題作「和回文五首」。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淮海後集》載此五絕句，題云：蘇子瞻記《江南集》所題詩，本不全，余嘗見之，記其五絕，今以補子瞻之遺。考之《經籍志》，有《江南集》十卷，不載作者姓名。據此，則非東坡詩，可知。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載續補下卷，今改編。〔合註〕見《清江三孔集》，題云「題織錦璇璣圖」。此五首，乃毅父所作也。

○〔合註〕白樂天詩：畫梁朽折紅窗破。

○〔合註〕《古樂府》·焦仲卿妻詩：紅羅複斗帳。

其二

同誰更倚閑窗繡，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嶺^④，恨兼^{〔七〕}愁續斷絃琴。

○〔合註〕分水嶺，見于諸書者甚夥，如《水經注》引《漢中記》：「蟠冢以東水皆東流，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蟠冢爲分水嶺之類。

其三

寒信風飄霜葉黃，冷燈殘月照空牀。看君寄憶傳文錦，字字縈愁寫斷腸。

○〔合註〕王粲《寒婦賦》：「登空牀兮下幃。」

其四

前堂畫燭夜凝淚，半夜清香荔惹裳。烟鎖竹枝寒宿鳥，水沉天色霽橫參。

○〔合註〕《楚辭》：「被薜荔兮帶女蘿。」又，「罔薜荔兮爲帷。」

其五

蛾翠斂時聞燕語，淚珠彈處見鴻歸。多情妾似風花亂，薄倖郎如露草晞。

送淡公二首

其一

燕本冰雪骨，越淡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鴻。翰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

識本不識淡，仰咏嗟無窮。清韻生物表，朗玉傾壺中^②^③。常于冷竹坐^④，相語道意沖。嵩洛興不薄^⑤，稽江事難同。明日若不來，我作黃石翁^⑥。何以兀其心^⑦，爲君學虛空^⑧。

①〔合註〕王本仙釋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孟東野集。送淡公詩共十一首，此其二。不知何以訛入蘇集？今駁正。

②〔馮註〕本、淡，二僧名。燕、越，二僧所產地也。楞嚴經：縱觀如來青蓮花眼。莊子：肌膚若冰雪。傳燈錄：慧可頂骨，如五峯秀出。〔查註〕唐書：賈島，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後舉進士。〔合註〕淡公，失考。

③〔馮註〕梁昭明文選序：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有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註：降將，謂李陵別蘇武於河梁，作五言。解頤新語：論者謂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夏歌鬱陶乎予心，詩體未備，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唐書：秦系曰：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曹植有寶刀賦。

④〔馮註〕聯響，卽聯句，始於漢武柏梁。宋孝武帝華林都亭曲水聯句，一云華林園效柏梁體。

⑤〔馮註〕長楊賦：翰林以爲主人。

⑥〔馮註〕姓譜：方雷氏之後，蓋古諸侯國。黃帝時有雷公。案，唐雷威嘗入深松中，聽風雪聲連延悠颺者，伐爲琴，世稱雷公琴。

⑦〔馮註〕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月之人懷，李安國頽唐如玉山之將崩。〔合註〕用玉壺冰意。

⑧〔馮註〕六祖問答：九年冷坐無人識。

⑨〔馮註〕神仙傳：浮丘伯，姓李，隱居嵩山。服黃精二十年。久之，道成，白日飛昇。列仙傳：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遇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晉書：庾亮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

①〔馮註〕《漢·張良傳》：老父謂良曰：「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又曰：「孺子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已。」遂去不見。《神仙傳》：黃石君者，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

②〔馮註〕陸機《文賦》：兀若枯木。《文選註》引郭象註曰：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存者耶？」

③〔馮註〕《金剛經》：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楞嚴經》：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異。

其二

坐重青草公〔二五〕○，意合〔二六〕滄海濱。渺渺獨見水，悠悠不聞〔二七〕人。鏡浪洗手淥○，剡花人心春。雖然防外觸○，眼前遠〔二八〕衣新④。行當譯文字⑤，慰此吟殷勤。

①〔馮註〕《後漢·五行志》：獻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此豈有董姓者與淡公意合耶？

②〔馮註〕《輿地志》：鑑湖，後魏太守馬臻所開。本名慶湖，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鏡湖。今在紹興城南。《述異記》：鏡湖，軒轅鑄鏡于此。

③〔馮註〕《楞嚴經》：因色有香，因香有觸。

④〔馮註〕《維摩經》：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

⑤〔馮註〕《高僧傳》：先是律藏未闡，鳩摩羅什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為晉文。又引《維摩經》：無有文字語

言，是真人不二法門。

黃州〔二九〇〕

南山一尺雪^①，雪盡山蒼然。澗谷深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②。祇樂聽山鳥，攜琴寫幽泉^③。愛之欲忘反，但苦世俗牽。歸來始覺遠，明月高峯顛。

○〔合註〕王本寓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詩亦見《歐陽公集》，題云「遊琅邪山」。琅邪在滁州之南，故稱南山。歐公時知滁州，故自稱使君。山中有泉，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每把酒欣然忘歸。時有沈遵者，以琴寫其聲，為《醉翁操》，故又云「攜琴寫幽泉」。此詩斷為歐公所作，無疑也。

○〔馮註〕《春秋·隱公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左傳》：平地尺為大雪。

○〔馮註〕《樂府》：《幽澗泉》者，山水二十四曲之一。李太白《古樂府》：拂彼白石，彈我素琴，幽澗愀兮流泉深。《金徽變化篇》：段由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有自然之聲，正合類聚。」

古風^①

精神〔三〕洞元化^①，白日昇高旻。俯仰凌倒景，龍行逸如神〔三〕^②。半道過紫府^③，弭節聊逡巡。金牀設寶几^④，璀璨明月珍。仙者二三子，眷然骨肉親。飲我霞石杯〔三〕^⑤，放杯恍如春〔三〕^⑥。遂朝玉虛上，冠劍班列真。無端拜失儀，放棄〔三〕^⑦令自新。雲霄難遽反，下土多埃

塵。淮南守天庖，嗟我復何人〔三〕〔七〕。

①〔合註〕王本寓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

②〔馮註〕《莊子·在宥篇》：「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張紫陽真人曰：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名曰三華聚頂。

③〔馮註〕《列仙傳》：陶安公，六安鑄冶師也。七月七日，乘赤龍上升。

④〔馮註〕《六帖》：銀宮金闕，紫府清都。

⑤〔馮註〕《關令尹傳》：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及天地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牀。《古樂府》：金牀玉几不能眠，下榻霜與露。《拾遺記》：瀛州南有金鸞之觀，中有寶几，覆以雲紈之素。

⑥〔馮註〕劉孝綽詩：共攜雲氣藻，同舉霞文杯。

⑦〔查註〕《慎案》：《抱朴子·祛惑篇》云：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人問其故。曼都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升天。良久，低頭視地，杳杳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及到天上，先過紫府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令當更自修積。昔淮南王劉安，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廚三年。我何人哉？」河東因號曼都爲斥仙人。云云。此詩全用此事，乃諷刺學仙之流語多荒誕，與先生《和陶山海經》「古強本庸妄」一首略同。若出東坡手，則語意重複矣。《淮海前集》第四卷亦載此詩，中間數處，微有同異，已附註本句下，并爲辨正。

無題〔三〕〔七〕

引手攀紅櫻，紅櫻落如線〔三〕。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二〕。年光與時景，頃刻互衰變〔三〕。何當血肉身，安得常強健〔三〕。人心苦執迷，富貴憂貧賤。憂色常在眉，歡容不上面。吾今頭半白，把鏡非不見。惟應花下杯，更待他人勸。

〔合註〕王本高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一篇，乃白樂天《花下對酒》二首之一也。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載續補上卷，今駁正。

〔馮註〕《論衡》：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李賀詩：炎炎紅鏡東方開。

〔馮註〕《楞嚴經》：豈惟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又日遷。念念之間，不得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

〔馮註〕《圓覺經》：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皆歸于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皆歸于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

〔馮註〕《楞嚴經》：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受輪。

〔合註〕用諸葛長民語，已見前《石淙莊》詩註（按，集成在卷九）。

〔合註〕《南史·王玄謨傳》：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答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爲戲。

〔馮註〕《南史·齊本紀》：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高帝爲相王，鎮東府。鬱林時五歲，牀前戲。高帝方令左右拔白髮，問曰：「兒言我誰耶？」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卽擲鏡鏹。

古意①

兒童〔三〕鞭笞學官府②，翁憐兒癡旁笑侮③。翁出坐曹〔三〕鞭復呵④，賢于群兒能幾何。兒曹鞭人以爲戲，公怒鞭人血流地〔三〕⑤。等爲戲劇誰復先〔六〕，我笑謂翁〔三〕兒更賢。

①〔合註〕王本高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一首，見張文潛《宛丘集》第十四卷，有感三首之一也。「兒童」，張集作「群兒」，「鞭人以爲戲」，張集作「相鞭以爲戲」。《蠻溪詩話》云：張文潛「兒曹鞭笞學官府」云云，余謂此詩亦不可不令操權者知也。《宋文鑑》選人二十一卷中，亦以爲張耒。據此三段，其爲文潛作無疑。施氏原本不載，新刻載續補上卷，今駁正。

②〔馮註〕《漢·刑法志》：薄刑用鞭笞。唐《開元名例律》：笞刑五。註：笞，用箠，自十至五十，贖銅，從一斤至五斤。賈誼《過秦論》：執敲扑以鞭笞天下。

③〔合註〕《晉書·劉毅傳》：陳平、韓信，笑侮于邑里。

④〔合註〕《漢書·薛宣傳》：坐曹治事。

⑤〔馮註〕《左傳·莊公八年》：誅屢于徒人費，勿得鞭之見血。《北史·齊本紀》：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又以馬鞭鞭楊愔，背流血浹袍。按，自古至今，以鞭笞流血爲戲劇者，莫高洋若也。題曰古意，豈亦有感于此乎？

雷州八首①

其一

白髮坐鈞黨^①，南遷瀕海州。灌園以餬口^②，身自雜蒼頭^③。籬落秋暑中，碧花蔓牽牛。誰知把鋤人，舊日東陵侯^④。

○〔合註〕王本高興類，七集本載續集。〔馮註〕《一統志》：雷州，古粵地，天文牛女分野。秦屬象郡，漢爲徐聞，梁、隋爲合州，治海康縣，唐爲雷州。

○〔馮註〕《後漢·黨錮傳》：陳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李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獄，考死。〔查註〕《宋史·秦觀傳》：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繼削秩徙郴州，編管橫州，又徙雷州。徽宗立，放還，至藤州，卒。

○〔馮註〕《漢·鄒陽傳》〔四〕：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左傳·隱公十一年》：使餬其口于四方。

○〔馮註〕《漢·鮑宣傳》：蒼頭盧兒，皆用致富。註謂：奴爲蒼頭，猶秦爲黔首也。

○〔馮註〕杜子美《兵車行》：縱有健婦把耒犁。

其二

荔子無幾何，黃甘遽如許^①。遷臣不惜日^②，恣意移寒暑^③。層巢俯雲木，信美非吾土。草芳自有時，鷓鴣^④何關汝。

○〔馮註〕《廣志》：荔枝樹，青花朱實，大如雞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酸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有百斛。《風土記》：甘橘之屬，滋味甜美，有黃者、賴者，謂之胡甘。

○〔查註〕韓退之有《此日足可惜》詩，此反其意，故云不惜日。〔合註〕《楚辭》：遠遷臣而弗思。

○〔合註〕《列子·楊朱篇》：恣意之所欲行。

其三

下居近流水，小巢依嶺岑〔三〕。終日數椽間，但聞鳥遺音。爐香入幽夢，海月明孤斟。鷓鴣一枝足。所恨非故林。

其四

培塿無松柏○，駕言此焉遊〔四〕。讀書與意會，却掃可忘憂。尺蠖以時屈，其伸亦非求〔五〕。得歸良不惡，未歸且淹留。

○〔馮註〕《左傳》：部婁無松柏。《墨子》：培塿生松柏。《說文》：培塿，小山也。

其五

粵嶺〔六〕風俗殊，有疾時勿藥〔四六〕○。束帶趨房祀○，用史巫紛若〔四七〕○。絃歌薦蘭栗〔四八〕，奴至〔四九〕洽觴酌。呻吟殊未已〔四九〕，更把雞骨灼〔五〕。

○〔馮註〕《周易·无妄》：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合註〕房祀，猶《詩》「大房」、《禮記》「東房西房」也。

○〔馮註〕《周易·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

④〔馮註〕《陳氏禮書》：其性角齒栗。

⑤〔馮註〕《漢書·郊祀志》：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自此始用。師古註：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

其六

粵女市無常，所至輒成區。一日三四遷，處處售鰕魚。青裙脚不襪，臭味猿與狙。孰云風土惡？白洲生綠珠。

○〔馮註〕《廣志》：鰕魚，類土鮒而腮紅，若虎，善食鰕。俗謂之新婦魚，一名鰕虎。

○〔馮註〕《方輿記》：博白雙角山下，梁氏女綠珠，生此。石崇為採訪使，以珠三斛易之。舊井尚存，汲飲者，產女必麗色。〔合註〕《嶺表錄異》所載與此略同。〔查註〕《能改齋漫錄》云：白州雙角山，猶存綠珠井，今有綠珠水，相傳水旁間產美麗。

其七

海康臘己酉，不論冬孟仲。殺牛搗鼓祭，城郭為傾動。雖非堯頒曆，自我先人用。苦笑荆楚人，嘉平臘雲夢。

○〔查註〕羅璧《識遺》引《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唐貞觀初，丑蜡百神，辰臘宗廟。至開元定禮，始蜡、臘同日。宋依和峴之議，二祭同用戌日。今日「臘己酉」，蓋不遵宋制也。

○〔馮註〕《荆楚歲時記》：諺云：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以逐疫。《搜神記》：宣帝時，陰子方臘日

晨炊，竈神見，子方以黃羊祀之，後遂鉅富。故後人臘日祀竈。

③〔馮註〕《後漢·陳寵傳》：曾祖父成，成、哀間爲尚書，王莽篡位，謝病不仕，猶用漢家祖臘，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④〔查註〕《禮記·月令》：孟冬〔孟〕，臘先祖五祀。疏云：臘謂田野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能改齋漫錄》云：考《史記》，秦惠王十二年，初臘；及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于是有尋仙之意。因改臘曰嘉平，則臘之名不始於秦矣。案，應劭《風俗通》引《禮傳》，夏曰嘉平。云云。以是知臘祭之名，始于三代，廢于始皇，而興于漢也。惟劭以嘉平爲夏祭，與蔡邕不同。

其八

舊時〔孟〕日南郡①，野女出成羣。此去尚應遠，東風〔孟〕已如雲②。蚩氓託絲布③，相就通殷勤。可憐秋胡子④，不遇卓文君⑤。

①〔馮註〕《後漢·郡國志》：日南郡。註：秦象郡，武帝更名，屬交州刺史所部。劉熙《逸雅》：郡，聚也，人所羣聚也。

②〔馮註〕《詩·鄭風·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③〔馮註〕《詩·衛風·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

④〔馮註〕《列女傳》：魯秋胡潔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而去，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採桑

婦美，謂曰：「力田不如逢少年，力桑不如見公卿。今我有金，願與夫人。」婦不受。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即採桑者。婦乃自投于河而死。

⑤〔查註〕慎案，右五言古詩八首，皆秦少游作也。按《淮海集》中有《雷陽書事三首》，今「越嶺風俗殊」、「舊時日南郡」，乃其二。又有《海康書事》十首，今「白髮坐鈎黨」、「荔子無幾何」、「下居近流水」、「培塿無松柏」、「粵女市無常」、「海康臘已酉」，乃其六。先生遠謫海外，不應云「南遷瀕海州」。其與子由相遇，同行至雷，僅留月餘，一患患過客，豈有灌園鋤口之事。且計先生過雷渡海，在五六月間，今詩中一則曰「籬落秋暑中」，再則曰「黃甘遽如許」，三則曰「海康臘已酉」，四則曰「東風已如雲」，細玩詩意，皆謫居此地，自夏徂秋，背冬涉春，感時記事之辭，斷斷非東坡作。考之《宋文鑑》第二十卷中所選《海康書事》五首，亦以爲秦作，無疑也。八章，施氏原本不載，新刻載續補上卷，今爲駁正。

申王畫馬圖〔五七〕①

天寶諸王愛名馬②，千金爭致華軒下③。當時不獨玉花驄④，飛電流雲絕瀟灑⑤。兩坊岐薛甯與申⑥，憑陵內廐多清新⑦。肉駿汗血盡龍種⑧，紫袍玉帶真天人⑨。驪山射獵包原隰，御前急詔穿圍人⑩。揚鞭一蹙破霜蹄⑪，萬騎如風不能及。雁飛兔走驚絃開⑫，翠華按轡從天回。五家錦繡變山谷⑬，百里烏珥遺纖埃⑭。青驪蜀棧西超忽⑮，高準濃娥散荆棘⑯。苜蓿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春蕭瑟⑰。

①〔合註〕王本書畫類，舊王本同，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若溪漁隱叢話》：此詩及《老人行》，皆非東坡所作。

故《前集》不載。又云：蔡天啟爲王荆公所知，東坡《申王畫馬圖歌》，卽天啟作，其氣格有類東坡，世因誤收入。其後姑蘇居世英家刊《東坡前、後集》，遂刪去。云云。蔡天啟，名肇。紹聖、元符中，官中書舍人。嘗守睦州。後坐元祐黨，遭斥。此詩，施氏原本不載，新刻本載續補上卷，今駁正。〔合註〕《詩人玉屑》亦引此說。

①〔王註續曰〕岐、薛、甯、申四王，皆明皇諸弟。〔查註〕案《舊唐書》：睿宗六子，其一早卒，實后生明皇，劉后生讓皇帝，憲卽甯王也。宮人柳氏生申王撝，崔孺人生岐王範，王德妃生薛王業。初出閣，列第于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宅。洪容齋謂明皇兄弟五人，岐、薛、申、甯而外，又有邠王守禮，而《舊唐書》不載。今考之，甯王、申王，兄也，岐王、薛王，弟也，與明皇而爲五，故當時目明皇爲三郎。申王薨于開元十二年，岐王薨于十四年，薛王薨于二十二年，惟甯王稍後，然亦歿于二十九年。天寶改元以後，諸王無一存者。此詩起句云「天寶諸王」，乃一時落筆之訛。又，王氏舊註謂岐、薛、申、甯皆明皇弟，不知何所據也。〔合註〕《新、舊唐書》：邠王守禮，乃章懷太子之子。

②〔馮註〕杜子美《驄馬行》：朝來少試華軒下。

③〔馮註〕《畫斷》：唐玄宗所乘，有玉花驄、照夜白。

④〔王註續曰〕唐貞觀中，骨幹貢良馬，一名發電赤，一名飛霞驄，一名流雲驄，一名奔虹赤。〔合註〕此條見《新唐書·回鶻傳》，但無「流雲驄」之名，恐是因先生詩而附會也。又，《名畫錄》：開元內廐，有浮雲之乘。

⑤〔馮註〕《唐書·宗室世系》：惠文太子範，嗣岐王珍；惠宣太子業，嗣薛王知柔。

⑥〔合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憑陵我敝邑。

⑦〔王註〕杜子美《驄馬行》：肉駿礮礮連錢動。

⑧〔合註〕杜子美《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璿》：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

⑨〔合註〕李義山詩：漢廷急詔誰先入。

①〔馮註〕杜子美《贈特進汝陽王》：霜蹄千里駿。

②〔馮註〕《古今注》：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兔，三躡景，四追電，五飛翾，六銅爵，七晨鳧。《瑞應圖》：飛兔，神馬名，日行三萬里。顏延之《馬賦》：紫燕駢衡。按「雁飛兔走」，皆指馬言。則「雁」當作「燕」。

③〔馮註〕《唐書·后妃傳》：每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

④〔馮註〕《唐書·后妃傳》：遺鈿墮鳥，瑟瑟璣琲，狼藉於道，香聞數十里。

⑤〔王註〕元稹《望雲驩歌》：玄宗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驢來入蜀。〔馮註〕原註：明皇乘青驢入蜀。〔合註〕七集本，王本皆無此註，山公本之《潛確類書》也。

⑥〔合註〕《漢書·高帝紀》：隆準。註：隆，高也。

⑦〔王註〕杜子美《哀王孫》詩：王孫善保千金軀，五陵佳氣無時無。〔查註〕班孟堅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李善註：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程大昌《雍錄》云：七帝七陵，而稱五陵者，劉良謂高、惠、景、武、昭五陵在北，其說是也。在北，在渭之北也。後世言陵邑之盛，但曰五陵，語順也。

老人行〔六三〇〕

有一老翁老無齒，處處無人問年紀。白髮如絲向下垂，一雙眸子碧如水。不裹頭，又無履〔六三〇〕，相識雖多少知己。問翁畢竟何所止？笑言只在紅塵裏。秋風獵獵行雲飛，老人此意無人會。目注雲歸心自知。黃口小兒莫相笑，老人舊日曾年少。浪迹常如不繫

舟⑤，地角天涯知自跳⑥。亦曾樂半夜，傳籌醉朱閣⑦。美人如花弄絃索，只恨尊前明月落。亦曾憂羈旅⑧，他鄉迫暮秋。故國日邊無信息，斷鴻空逐水長流。或安貧，或安富，或爵通侯封萬戶⑨。一任秋霜換鬢毛，本來面目長如故。水有蘋兮山有芝，人意雖存事已非。有時却憶經遊處，都似茫茫春夢歸。爾來尤解安貧賤，不爲公卿強陪面。皎如明月在秋潭⑩，動著依前還不見。還不見，可奈何，空使遠人增眷戀。但祇從他隨物轉，青樓黃閣長相見⑪。若相見，莫殷勤，却是翁家舊主人。

○〔合註〕王本高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歌辭卷中。〔查註〕慎案，若溪漁隱叢話：《東坡集》行於世者，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誠如所言，真偽相半。其後居世英家刊大字《前》、《後集》，最爲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謬誤絕少。如御史府諸詩，不欲傳之於世，《老人行》、《題申王畫馬圖》，非其所作，故皆無之。云云。胡仔，南宋人，其言必非無據。惟《澠水燕談錄》則云張芸叟使遼，宿幽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間者，芸叟題其後云：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案此二句，亦子由作，乃好事者附會也。後人不察，遂採題壁詩入《東坡集》，今駁正。

①〔馮註〕孔子《猗蘭操》：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國語》註：十二年歲星一周爲一紀。

②〔馮註〕韓退之詩：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③〔馮註〕《家語》：所得皆黃口小雀。〔合註〕《淮南子》：古之伐國，不殺黃口。

④〔合註〕岑參詩：浪迹東南游。

⑤〔合註〕李賀詩：飛窗複道傳籌飲，卜夜銅盤膩燭黃。

⑦〔合註〕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折圭爲爵，位爲通侯。《史記·李廣傳》：文帝曰：「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⑧〔馮註〕《漢紀》：漢世祖于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杜牧之詩：贏得青樓薄倖名。此則指娼家青樓也。《宋書·禮志》：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註：「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開，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來制也〔六七〕。

又贈老謙①

瀉湯舊得茶三味，覓句近窺〔六八〕詩一斑。清夜漫漫困披覽〔六九〕，齋腸那得許慳頑〔七〇〕。

①〔合註〕王本貽贈類，舊王本茶類，七集本載續集，題作「贈僧思誼」。外集載杭州卷中，題作「贈僧謙」。〔查註〕慎案，《能改齋漫錄》云：此詩，劉貢父所作。故改編於此。〔合註〕此詩雖見《彭城集》，但先生前《送南屏謙師》詩，有「來試點茶三味手」之句，則此詩似亦先生詩也。

送公爲游淮南①

負米萬里緣其親②，運甓無度憂其身③。讀書莫學流麥士，挾策莫比亡羊人。乃翁辛苦到白首，汝今勉強當青春〔七一〕④。昔時管、鮑以君霸，此兩士賈甯非貧。

①〔合註〕王本送別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詩亦見《雞肋集》，晁无咎作也。晁自註云：陶靖節云「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卽此意也。今據此駁正。〔合註〕《晁无咎集》有《公爲求親啟》，中云，仲孺姪孫，

吏部長男，公爲不逮於人，粗教以義。云云。則公爲當是无咎之從孫行也。

①〔馮註〕《家語》：子路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

②〔馮註〕《晉·陶侃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于齋外，暮運于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④〔合註〕《漢書·董仲舒傳》：事在強勉而已矣。

池上二首〔七三〕①

其一

小池新鑿會天雨〔七三〕，一部鼓吹從何來。有蟾正碧亂草色，時泓出沒東南隈〔七四〕。井幹跳梁亦足樂〔七五〕②，洞庭魚龍何有哉③。能歌德聲莫人月④，清池〔七六〕與爾俱忘回。

①〔合註〕王本泉石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二首，一見《黃山谷集》，又見《晁无咎集》，題云「家池雨中」。今據此駁正。

②〔馮註〕《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坎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

③〔合註〕用《莊子·黃帝張樂事》。

④〔馮註〕張衡《靈憲》：羿請無死之藥于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托身於月，是爲蟾蜍。〔合註〕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君子

在末位，不能歌德聲。

其二

不作太白夢日邊[○]，還同樂天賦池上[○]。池上新年^{〔七〕}有荷葉，細雨魚兒噉輕浪。男兒學易不應舉，幽人一友吾得尚^{〔七〕}。此池便可當長江，欲榜茅齋來蕩漾。

○〔馮註〕李太白《行路難》詩：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

○〔馮註〕白居易《池上篇》：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叟在中，白鬚飄然。云云。

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七九〕[○]

潛山隱君^{〔八〇〕}七十四[○]，紺瞳綠髮方謝事^{〔八一〕}。腹中靈液變丹砂[○]，江上幽居連福地。彭城爲我住三日^{〔八二〕}，明月滿舟^{〔八三〕}同一醉。丹書^{〔八四〕}細字口傳訣[○]，顧我沉迷真棄耳[○]。年來四十髮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訪潛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

○〔合註〕王本送別類，舊王本同，七集本載續集。〔馮註〕《一統志》：皖山與潛山，連一名。皖公山，皖伯始封地。

按，潛山，在今安慶。〔查註〕仲素姓王名景純。先生守徐州，有《贈王仲素寺丞五言古詩》一首，時子由亦在徐，此篇乃同時作。《樂城集》原題云：贈致仕王景純寺丞。是年爲熙寧丁巳，子由己卯生，故云「年來四十髮蒼蒼」。其爲子由作，無疑，今駁正。〔合註〕此詩又見劉貢父《彭城集》。

○〔馮註〕《寰宇記》：潛山，一名皖伯臺。左慈常修煉於此，上有二巖、三峰、四洞^{〔八五〕}。〔合註〕《寰宇記》：懷寧縣潛

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有三峯，一天柱山，一潛山，一皖山。左慈居潛山，有煉丹房、金丹竈，基存。無山公註所引云云。

③〔馮註〕《太清煉靈丹經》：丹砂外包八石，內含金精。

④〔馮註〕《八素經》：司命著籍，玉簡丹書，編以金縷，纏以素絲。

⑤〔合註〕《文選》丘希範書：沉迷猖獗。

⑥〔馮註〕《莊子·讓王篇》：魯君聞顏闔賢，往聘之，闔鑿坏以遁。〔合註〕此條與《莊子》所載顏闔事不符，蓋本《淮南子》也。〔馮註〕《永嘉郡志》：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廌為屋，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廌逃避竹中，不與相見。《後漢書》：孔嵩變名姓為傭。

揚州以上物寄少游①

鮮鯽經年祕醞醑②，團臍紫蟹脂填腹③。後春蓴茁活如④，先社薑芽肥勝肉⑤。鳥子⑥，累累何足道，點綴⑦，盤飧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竟留蓄⑧。且同千里寄鵝毛⑨，何用孜孜飲麋鹿⑩。

①〔合註〕王本簡寄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詩亦見《淮海集》第六卷，題云：以蓴薑法魚糟蟹寄子瞻。中間字句異同處，《淮海集》較勝。秦，高郵人。篇中以土人致土貢，語意特親切，其為秦作無疑。新刻載續補上卷，今駁正。

②〔馮註〕《本草》：鯽魚，一名鮒魚，形亦似鯉，色黑而體促，腹大而脊隆，所在池沼皆有之。孟詵《本草》：鯽是稷米所化，其魚腹上猶有米色。《埤雅》：此魚旅行，吹沫如星，以其相即，故謂之鯽，以其相附，故謂之鮒。《荊州記》：

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極甘美，與湘東鄴湖酒，年嘗獻之，世稱鄴淥酒。左思《吳都賦》：飛輕觴而酌醪淥。鄴陽《酒賦》：其品類則沙洛淥，程鄉下若，高公之清，關中白薄。

③〔馮註〕《傳臆》《蟹譜》：生于濟鄆者，其色紺紫；產于江浙者，其色青白。皮日休詩：蟹因霜重金膏溢，橘爲風多玉腦圓。

④〔馮註〕《南方草木狀》：蓴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花黃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名爲絲蓴，堪啖，味甘美。

⑤〔合註〕《本草》註：葦，秋社前後，新芽頓長如列指狀，採食，無筋，謂之子葦。

⑥〔馮註〕杜子美《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⑦〔合註〕黃山谷詩註引《復齋漫錄》云：千里寄鵝毛，物輕人意重。鄙語也。

再過泗上二首①

其一

眼明初見淮南樹，十客相逢九吳語。旅程已付夜帆風，客睡不妨背船雨。黃甘紫蟹見江海〔九〕，紅稻白魚飽兒女②。殷勤買酒謝船師〔九〕③，千里勞君勤轉櫓。

①〔合註〕王本紀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今本《宛丘集》，前一首題作「宿州道中」，後一首題作「阻風累日泊寶積山下」。

②〔馮註〕杜子美《白小》詩：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合註〕白魚，非白小，山公註所引謬。又，韋應物詩：沃野收紅稻。

①〔合註〕白樂天詩：每過船頭應問法，無妨菩薩是船師。

其二

繫舟淮北雨折軸〔九四〕，繫舟淮南風斷橋。客行有期日月疾，歲事欲晚霜雪〔九五〕驕。山根浪頭作雷吼，縮手敢試舟師篙。不用然犀照幽怪，要須拔劍斬長蛟〔九六〕。

①〔合註〕劉峻《東陽金華山棲志》：電掣雷吼。

②〔馮註〕《水經注》：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

驪山〔九七〕

君門如天深幾重〔九八〕，君王如帝坐法宮。人生難處是安穩，何為來此驪山中？複道凌雲〔九九〕接金闕，樓觀隱烟橫翠空〔一〇〇〕。林深霧暗〔一〇一〕迷八駿，朝東暮西勞六龍。六龍西幸峨眉棧，悲風使人華清院。霓裳蕭散羽衣空，麋鹿來遊猿鶴怨〔一〇二〕。我上朝元春半老，滿地落花無人〔一〇三〕掃。羯鼓樓高掛夕陽，長生殿古生青草。可憐吳楚兩醜雞，築臺未就已堪悲。長楊、五柞漢幸免，江都樓成〔一〇四〕隋自迷。由來留連多喪國〔一〇五〕，宴安酖毒因奢惑。三風十愆古所戒，不必驪山可亡國。

①〔合註〕王本古迹類，舊王本山岳類，七集本載續集。〔馮註〕《一統志》：驪山，在臨潼，溫泉所出。左肩曰東繡嶺，

右肩曰西繡嶺。〔查註〕慎案，此詩一首，亦見《宋文鑑》第十四卷，題云「驪山歌」，李廌作。皖江陳焯《宋詩選》因之。考《經籍志》，李廌有《濟南集》二十卷，今不傳，但據《宋文鑑》爲考證云。〔合註〕《濟南集》，《永樂大典》尚有之，止八卷矣。

①〔馮註〕《初學記》：閭闔，天門也。角，亦天門也。

②〔馮註〕《晉·志》：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故天子所居曰法宮。《戰國策》：蘇秦曰：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

③〔合註〕《參同契》：安穩可長生。

④〔合註〕《穆天子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蟻、飛黃、騶駼、渠黃、華騶、綠耳。

⑤〔馮註〕李太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詩：六龍西幸萬人歡。

⑥〔馮註〕《明皇雜錄》：天寶六年，更溫泉宮曰華清宮，治井爲池，環山列宮室。

⑦〔馮註〕劉禹錫詩：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

⑧〔馮註〕杜牧《華清宮》詩：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萬行。

⑨〔查註〕《雍錄》：羯鼓樓，在朝元閣東近南繚牆之外。

⑩〔馮註〕白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查註〕《長安志》：長生殿有二，其一，在都城迎仙宮內；其一，在驪山。在都城者，寢殿也；在驪山者，齋殿也。天子有事于朝元閣，即齋沐于此。

⑪〔馮註〕《醜雞》，甕中小蟲，見《莊子》。

⑫〔王註續〕曰：楚靈王築章華臺，吳王夫差築姑蘇臺。〔馮註〕《吳地記》：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爲名。〔合註〕《吳地記》又云：後，夫差復高而飾之。又，《吳越春秋》：越得神木，大夫種獻於吳，遂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是指夫差事。今案詩意，亦指夫差言也。〔馮註〕《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合

註「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註：今在華容城內。

④「王註續曰」：漢武帝建長楊、五柞宮，有千門萬戶之侈。末年，盜賊遍天下，幾至大亂。「馮註」：「三輔黃圖」：五柞宮，在盤屋。有五柞樹，枝蔭數畝。長楊宮，在盤屋，本秦舊宮，漢修飾以備行幸，有垂楊數畝，因名。

⑤「王註續曰」：隋煬帝開汴河，泛艦為江都之遊，浙人項昇進新宮圖，帝愛之，即如圖營建。既成，幸之，曰：「使真仙遊此，亦當自迷，可目之曰迷樓。」「合註」見「迷樓記」，大略同。

⑥「王註續曰」：「三風十愆」，見「書·伊訓」。

⑦「王註」：「通鑑」：唐寶曆中，敬宗欲幸驪山。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

次韻謝子高讀《淵明傳》①

枯木嵌空微黯淡，古器雖在無古絃「二〇六」。袖中正有南風手，誰能聽之誰為彈「二〇七」②。風流

豈落正始後③，甲子不數義熙前④。一山「二〇八」黃菊平生事，無酒令人意缺然⑤。

①「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詩見《山谷外集》。又《中州集》：蔡松年《銀州道

中》詩云：此時最憶涪翁語：「無酒令人意缺然。」其為山谷作無疑，今據此駁正。

②「馮註」：《史記》：誰為為之？孰令聽之？

③「馮註」：《世說》：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於是謝鯤為長史。敦謂鯤

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④〔馮註〕《南史·隱逸傳》：陶潛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
⑤〔合註〕梁元帝《上東宮啟》：顧已缺然。

滄洲亭懷古①

湘水悠悠天際來②，夾江古木抱山回③。城中人物若可數，日晏市散多蒼苔。九疑巖天古雲埋，遙想帝子龍車迴④。心衰目極何可望，九歌寂寂令人哀⑤。

①〔合註〕王本游覽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滄洲亭，無可考。外集作「蒼梧懷古」。此詩，見沈遼《雲巢集》中。《宋文鑑》詩選，亦以爲沈遼作，今據此駁正。

②〔馮註〕《長沙志》：湘江府城西，水至清澈。

③〔馮註〕《圖經》：九疑山，在甯遠，屬衡州府。王韶之《神鏡記》：九疑山半，皆植松竹，夾路有清澗，澗生黃色蓮花，香氣盈谷。又有九井，昔何侯煉丹于此，汲一井，則九井皆動。屈原《九歌》：九疑嶺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④〔馮註〕《尚書·大禹謨》：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又，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按，此因九嶷而思舜，故言「九歌寂寂」，似非屈原《九歌》也。

戲咏子舟畫兩竹兩鸚鵡①

風晴日暖搖雙竹，竹間對話雙鸚鵡②。鸚鵡之肉不可食③，人生不才果爲福④。子舟之筆利如錐⑤，千變萬化皆天機。未知筆下鸚鵡語，何似夢中蝴蝶飛⑥。

○〔合註〕王本書畫類，無「兩竹」二字。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畫繼》：黃彝，字子舟，潼川安泰人，斌老之弟。其名與字，初非彝與子舟也。山谷以其尚氣，故取二器以規之，自後折節。文與可每言畫竹不及子舟。又，慎案，此一首亦見《黃山谷集》。山谷詩中題子舟畫者甚多，此詩確係山谷格律，非蘇詩也。今駁正。

○〔馮註〕《春秋·昭公二十五年》：有鸚鵡來巢。《廣雅》：鸚鵡似鵝而有幘，兩翼有白點，剪其舌，可教以人語。《方言》：鸚鵡，一名寒卓。

○〔馮註〕杜子美《冬狩行》：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網中？

○〔馮註〕《莊子·人間世篇》：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不才為福」句，與莊同旨。

○〔馮註〕《南部新書》：柳公權有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不得出，只得却。〔查註〕白樂天《紫毫筆》詩：尖如錐兮利如刀。

○〔合註〕用《莊子》。

贈山谷子 〔二二二〕

黃童三尺世無雙，筆頭袞袞懸秋江。不憂老子難為父，平生崛起今心降。我來喜共阿戎語，應敵縱橫如急雨。生子還如孫仲謀，豚犬漫多何足數。黃家小兒名拾得，眉如長松眼如漆。只今數歲已動人，老人留眼看他日。笑君老蚌生明珠，自笑此物吾家無。君當置酒我當賀，有兒傳業更何須。

○〔合註〕王本貽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此一首，亦見陳履常《後山集》，題云「贈黃氏子小德」。按，先生本集已有《次韻魯直嘲小德詩》一首，此詩當是陳作。今據《後山集》駁正。

○〔馮註〕《晉·伏滔傳》：孝武帝嘗會于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否，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

○〔馮註〕《三國志註》引《吳曆》：曹公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馮註〕《晉·杜乂傳》：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

昭陵六馬，唐文皇戰馬也，琢石象之，立昭陵前，客有持此石本示予，爲賦之〔二九〇〕

天將剗隋亂，帝遣六龍來○。森然風雲姿，颯爽毛骨開○。飈馳不及視○，山川〔三〇〕儼莫回。長鳴視八表〔三一〕○，擾擾萬鴛駘。秦王龍鳳姿○，魯鳥〔三二〕不足摧。腰間大白羽○，中物如風雷。區區數豎子，搏〔三三〕取若提孩。手持掃天帚〔三四〕，六合如塵埃〔三五〕○。艱難濟大業，一一非常才〔三六〕。維時六驥足，績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鸞，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陵闕，古石埋蒼苔。

○〔合註〕王本書畫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元和郡縣志》：太宗昭陵，在醴泉北二十五里九畷山。

《唐會要》：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列于陵司馬北門內。又刻石爲常所乘破敵馬六匹于闕下。《長安志》：六駿之像，列于北闕。趙明誠《金石錄·昭陵六馬贊》：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爲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馬，爲贊之。皆歐陽詢八方書。慎案，《昭陵六馬圖》石刻，其一曰拳毛騮，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中三箭。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王世充時所乘，前中四箭，背一中箭。

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所乘。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平宋金剛時所乘。其五曰颯路紫燕驪，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其六曰青驪，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合註」宋游師雄《題六駿碑》石刻：白蹄烏，平薛仁果時乘，益知《唐史》誤以果爲杲。又，什伐赤平世充、建德時乘，與查氏所引石刻，微有不同。又「查註」慎案，此五言古詩一首，亦見張文潛《右史集》第八卷中。合之《茗溪叢話》及《宋文鑑》，皆以爲張耒作。今據此駁正。

○「馮註」《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爲龍。

○「馮註」杜子美《天育驃騎歌》：卓立天骨森開張。

○「合註」潘尼《釣賦》：雲往馳馳。

○「合註」魏明帝《苦寒行》：八表以肅清。

○「馮註」《唐書》·太宗本紀：生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

○「馮註」《六韜》：陷堅陣，敗強敵，用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鋼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唐書》：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

○「合註」《莊子》·在宥篇：出人六合。

○「馮註」英公徐世勣，衛公李靖也。「合註」俱見《唐書》本傳。「查註」《唐會要》：昭陵陪葬功臣，有李靖、李勣。「合註」其他陪葬功臣尚多，查氏于二李外，專舉岑、房、魏、高諸人，轉偏而不全矣。今從刪。

題盧鴻一「三石」《學士堂圖》①

昔爲太室游〔三八〕○，盧巖在東麓。直上登封壇，一夜蘭生足。徑歸不復往，巒壑空在目。安知有十志〔三九〕○，舒卷不盈幅〔四〇〕。一處一盧生，裘褐蔭喬木。方爲世外人，行止何煩〔四一〕錄。百年人篋笥，犬馬同一束。嗟余縛世累，歸未〔四二〕有茅屋。江千百畝田，清泉映修竹。尚欲逃世名〔四三〕，豈須〔四四〕上圖軸。

○〔合註〕王本書畫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馮註〕唐書：盧鴻，字顥然，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結廬嵩山，名所居廬曰甯極。開元禮徵不至。〔查註〕舊唐書·隱逸傳：盧鴻一隱于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授諫議大夫。固辭，放還山，賜草堂一所。〔困學紀聞〕云：唐舊史，鴻一蓋二名，與中岳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當以舊史爲正。周密雲烟過眼錄：楊彥德家所藏盧鴻一草堂圖一卷，乃是數百年物。李伯時曾臨一本，曾自書卷中歌一篇云：甘泉、建章空草莽，甲第紛紛誰復數。嵩岳徵君一草堂，却有畫圖傳萬古。岩巒奧勝帶烟霞，曠望幽盟空處所。微茫短幅幾臨模，便覽市朝如糞土。輞川別業王維畫，君陽山記希聲敘。胡將冰雪污巖塵，規模難勝非我侶。次則少游、仲殊、參寥繼之，皆一時聞人。慎案，此詩亦見樂城集第十五卷中，題云「盧鴻草堂圖」。蓋子由曾試舉人落第，有登嵩山諸什，故起句云然。東坡未嘗遊太室也。今駁正。

○〔馮註〕一統志：嵩山在登封，五岳之中岳也。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查註〕李參云：玄居十志者，謂草堂、樾館、玄室、翠庭、期仙、滌煩、錦淙、碧潭、倒景、桃烟。十者天地之成數，志者記述之總名，皆圖中之景也。十志今存其八，而遺草堂、樾館二紙。云云。新刻本「十志」訛作「千老」，殊不可解。〔合註〕七集本、王本皆作「千老」，故補施註本仍之。

○〔馮註〕後漢·法真傳：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爲百

世之師矣。」

李白謫仙詩〔二三四〕①

我居青空裏，君隱紅埃〔二三四〕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②。天杯飲清露③，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④。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黿頭⑤。絳宮樓闕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烟浮⑥。

①〔合註〕王本詠史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東觀餘論云：我居清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云云。黃伯思但摘此六句而不載全篇，檢太白集，乃無此詩。今據東觀餘論，改編此卷。

②〔合註〕張九齡詩：素懷豈兼適。

③〔合註〕沈佺期詩：河柳拂天杯。

④〔馮註〕唐書：上官婉兒母鄭方妊，夢巨人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五代史：趙光逢以文行知名，人謂之玉界尺。

⑤〔馮註〕紀聞談錄：有海客言：一夜見海中大黿浮出，日光照耀，天地如白晝，蓋金黿也。

⑥〔合註〕沈約詩：霞衣不待縫。

飲酒四首①

其一

我觀人間世^①，無如醉中真。虛空爲銷殞^②，況乃百憂身。惜哉^③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驟難得，日^④且致賢人^⑤。

○〔合註〕王本閑適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四首，亦秦少游謫雷州時詩，載《淮海集》第四卷中。今據此駁正。

○〔馮註〕《莊子》有《人間世篇》。

○〔馮註〕《楞嚴經》：阿難汝觀世間可作之法，誰爲不壞，然終不聞爛壞虛空。又，我此無常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銷殞。

○〔合註〕山公註引徐邈事。（按，見卷八《贈莘老七絕註》）

其二

左手持^①蟹螯，舉觴矚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憂患^②。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自傾，欲去不得問。

○〔馮註〕魏武《短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

其三

有客遠^①方來，酌我一杯^②茗。我醉方不啜，強啜忽復醒。既鑿渾沌氏，遂遠華胥境^③。操戈逐儒生^④，舉觴還酩酊。

○〔馮註〕《列子·黃帝篇》：黃帝晝寢，夢遊華胥，其國人水不渴，人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既寤，怡然自得。其後天下大治，幾若華胥矣。

○〔馮註〕《列子·周穆王篇》：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獨與居七日，而積年之病，一朝俱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曰：「曩我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其四

雷觴淡於〔四〕水○，經年不濡脣。爰有擾龍裔〔二〕〔三〕○，爲造英靈春○。英靈韻甚高，蒲萄難與鄰。他年血食汝○，當配杜康神〔一〕〔四〕○。

○〔馮註〕《莊子·山木篇》：君子之交淡如水。〔合註〕山公註作《家語》，今校正。

○〔馮註〕《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

○〔馮註〕《洛陽伽藍記》：山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于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于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如鶴之一飛千里也。〔合註〕山公註引此，因上有「擾龍裔」句也。然白墮酒與英靈春無涉，俟再考。〔查註〕《名勝志》：雷州海康縣城北五里，有英靈岡。雷種陳氏，世居于此。按，英靈春，酒名，當以此。必有劉姓者善釀，故云「爰有擾龍裔，爲造英靈春」。少游謫居此地年餘，故有「經年不濡脣」之句。

○〔合註〕《國語》：社稷之不血食。

○〔馮註〕《世本》：杜康作秫酒。晉江統《酒誥》：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曰儀狄，一曰杜康。《唐·王績傳》：聞大樂

署史焦革家善釀，復求爲大樂丞。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乃棄官去。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以焦革配。

游山呈通判承議寫寄參寥師①

煌煌世胄餘，夫子非碌碌②。由來有詩書，所以能絕俗。得官本河朔，瓜期未易促③。扁舟下南來，逸駕追鳴鶴。遇勝卽徜徉，風餐兼露宿。嗟余偶傾蓋，一笑外羈束④。杖策每過從，相攜訪山谷。東風披鮮雲⑤，繡錯出林麓⑥。松門有時盡，幽景無斷續。崖轉聞鐘聲，林疎見華屋。衡山餘落景，歸迹猶躑躅。誰云鄴下歡，往事不可復。吾曹二三子⑦，取樂亦云足⑧。願公寄新詩，一一能見錄。船頭行北歸，囊橐有美玉。塵埃京洛人，亦與洗心目。

○〔合註〕王本貽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此一首亦見《參寥子集》，題云「與曾仲錫通判同游天竺諸山」。以先生集考之，在定州時，曾爲通判，有《次韻曾仲錫承議荔支》詩。又有《送仲錫通判如京師》詩。今觀是詩云「得官本河朔，瓜期未易促，扁舟下南來，逸駕追鳴鶴」，意仲錫自離定州，未到京師，過杭與參寥子游，計東坡先生時已貶嶺南矣。此詩斷非先生作，今據《參寥集》爲駁正。

○〔馮註〕《史記·平原君傳》：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魏其武安侯傳》：太后怒曰：「此時帝在，卽碌碌。」與「碌碌」同。

○〔馮註〕《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

④〔馮註〕《家語》：孔子之剡，遭程子于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⑤〔合註〕《古子夜四時歌》：鮮雲媚朱景。

⑥〔合註〕柳子厚《茅亭記》：綺綰繡錯。

⑦〔馮註〕《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詩序》云：建安末，予時在鄴宮，朝遊夕譙，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彦，共盡之矣。

輓轡歌 〔二四六〕①

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輓轡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輓轡一轉一惆悵②。何處春風吹曉幕，江南綠水通珠閣〔二四七〕③。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花前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眠，瑤井玉繩相對曉④。

①〔合註〕王本詠物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歌詞卷中。〔查註〕慎案，唐顧況集有《悲歌四首》，「新繫青絲百尺繩」四句，其第三首也。「何處春風吹曉幕」四句，其第四首也。惟「臨春風」以下六句，未詳作者姓名，要非東坡先生詩也。今據此駁正。〔合註〕《全唐詩》內所載顧況詩《悲歌六首》，其第五句，即「臨春風」以下六句也。又三、四、五三首，別本合為一首，題作「遠思曲」，亦見《全唐詩》註，即此全篇也。

②〔馮註〕《古賦》：輓轡不絕。註：環，轉也。又：輓轡，井上汲水木，一作輓轡。〔合註〕「輓轡」句，又見《羽獵賦》。〔馮註〕《魏志》：京城內有園，患無水，傅玄先生乃作翻車，令童轉之，水自復更入，其功百倍。白樂天詩：蕭相厥初謁召平，中庭百拜百不磨。召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郭璞《井賦》：爾乃冠玉檻，整鱗錯。鼓輓轡，揮勁索。飛輕裾之續紛，手爭驚而互擲。長累透蛇以層縈兮，瑤甕龍騰而洒激。

③〔合註〕李太白《雙燕離》詩：玉樓珠閣不獨棲。

④〔馮註〕梁謝舉《凌雲臺》詩：勢高凌玉井，臨迴度金波。註：玉井，星名。按此，則瑤井、玉繩，皆指星言，故曰「相對曉」。公詩精妙典博如此。〔合註〕此非公詩，見本題註。鮑照詩：差池玉繩高，掩靄瑤井沒。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①

白鶴聲可憐②，紅鶴聲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③。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④？去自去耳，吾何駛〔二四〕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⑤？吾豈好丹而非素⑥？汝謂松死，吾無依焉〔二四九〕，吾方捨陰而坐露⑦。

①〔合註〕王本仙釋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歌詞卷中。〔查註〕慎案，此一首，見《王半山集》第三卷中，題云「白鶴吟示鍾山覺海元老」。首二句下，尚有「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二句，不知何以脫落，又復訛入先生集中，今駁正。〔合註〕李雁湖《王荆公詩註》：僧行詳，以善辯爲名，毀譽禪宗。先師普覺奄化，而覺海孤立，詳益驕傲，公逐詳而留師，作是詩焉。白鶴，譬覺海也；紅鶴，行詳也；長松，普覺也。

②〔馮註〕《相鶴經》：鶴者，陽鳥也，而遊于陰，百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潔白如雪。

③〔馮註〕《漢·汲黯傳》：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

④〔馮註〕《莊子·山木篇》：陽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我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我不知其惡也。」

⑤〔合註〕《指月錄》：厭喧求靜，是外道法。

⑥〔合註〕李雁湖《王荆公詩註》：「江淹傳：好丹而非素，論文章也。」今考本傳無此語，見江文通《雜體詩序》中。
⑦〔馮註〕《錄異記》：魏焦先，字孝然。結草廬于河間，號蝸牛廬，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袒寢雪中。

次韻張甥棠美述志①

仲子甘心織屨避萬鍾②，淵明不肯折腰爲五斗。一年鴻雁識來往，終日沐猴誰去取。知甥詩意慕兩君③④，讀書要在存心久。平生所談性命奧，長棄不憂金石朽。我今已⑤⑥習鶯子定⑦，猶復晨朝怖頭走⑧。刳心先擬謝聲名⑨⑩，不作羊鄒悲⑪⑫峴首。雲梯雨矢集無方，我已中⑬⑭灰同墨守⑮。恐甥自是禹門鱗⑯，未可潛逃人吾藪⑰。琢磨晚覺孟光賢，畏我放言時被肘⑱。甥能鋤我青門瓜⑲，正午時來休老手⑳。

①〔合註〕王本酬和類，註：名宗爽。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歌詞卷中，註同。〔查註〕慎案，此一首，亦見晁无咎《雞肋集》，題中無「張甥」二字，今據此駁正。〔合註〕晁集題中雖無「張甥」字，而詩中屢有甥字也。查氏以此詩見晁集據以駁正是矣，乃於補編卷內又採《次韻張甥棠美晝眠》一首，屬之先生，不知《晝眠》詩亦見晁集，非先生詩也。

②〔馮註〕《高士傳》：陳仲子，齊人，適楚，自織屨以易衣食。王欲以爲相，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乃謝使者。〔合註〕仲子，字子終。見劉向《於陵子序》。

③〔馮註〕《心經》註：舍利子，卽舍利弗，此云鶯子。于小乘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已得空定。

④〔馮註〕《楞嚴經》：佛告富樓，那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于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

不見面目，以爲魍魅無狀，狂走。

⑤〔合註〕《莊子·天地篇》：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⑥〔馮註〕《墨子》：公輸盤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襟爲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公輸盤攻械盡，墨子守禦有餘。

⑦〔馮註〕《華氏·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故云曝腮龍門。

⑧〔馮註〕《晉·載記》：祖約敗，降于石勒，勒使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遽逃之藪也？」

⑨〔馮註〕《說苑》：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

⑩〔合註〕《三輔黃圖》：長安城東門曰青門。廣陵人邵平，秦破爲布衣，種瓜青門外。

⑪〔馮註〕《晉·載記》：石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毆擊。至是，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查註〕按《傳燈錄》：龐居士有女曰靈照。居士將入滅，令女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後七日，士亦化去。龐婆走田中，謂子龐大曰：「汝父死矣。」龐大笑曰：「噯！」倚鋤亦脫去。詩中正用此事。補註引《晉書》：石勒與李陽事，無關涉。

卷四十九校勘記

〔一〕他集互見古今體詩云 查註卷四十九、五十收他集互見詩九十首。合註他集互見詩在卷四十七、四十八，合註以查註《次韻送張山人歸彭城》一首入卷三十二，另增十首，共九十九首。今據合註人錄。此二卷詩，除合註所增十詩外，皆見七集續集。然七集續集中，尚有二詩，可入此二卷。其

一，題爲「追憶郭功父觀余畫雪鵲，復作二韻寄之，時在惠州」；其二，題爲「復官北歸再次前韻」。此二詩，施乙卷三十九、類本卷十九皆附載。次韻郭功甫二首，題下，謂爲郭功甫作。本詩集卷四十五附於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有感二首，題下類註。其一首句爲「平生才力信瑰奇」，乃東坡友人贊東坡口吻，洵非東坡作。其二又見外集卷十，題作「再次韻郭功甫觀予畫雪雀之什」，是否爲功甫作，似尚有可議處。其二云：「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却尋雲迹（施乙「迹」作「路」）帖天飛。作東坡抒寫北歸時愉悅心情解，亦可通。蓋二詩既不見今三十卷本郭功甫所撰之《青山集》，自應倍加慎重。

〔三〕井中老翁誤年華白沙翠石公之家 外集「誤年」作「髮半」。施乙、外集「翠石」作「翠竹」，「公」作「翁」。

〔三〕公來無踪去無迹井面團團水生花 施乙、七集、外集「公」作「翁」。七集「團團」作「團圓」。外集「水生」作「生水」。

〔四〕兩何與 外集作「兩何預」。

〔五〕改顏 外集作「破顏」。

〔六〕復有 查註、合註：「復」一作「後」。

〔七〕恨兼 查註：一本作「無」，訛。

〔八〕寄憶……斷腸 合註：《孔毅父集》「憶」作「意」，此詩起「腸」字，止「寒」字。

〔九〕夜凝淚 七集「夜」作「花」。合註：《孔毅父集》「夜」作「殘」。

〔一〇〕荔惹裳 合註：一本「荔」作「烟」；《孔毅父集》作「舊」。

〔一一〕斂時 合註：《孔毅父集》「時」作「如」。

〔一二〕薄倖郎如露草晞 合註：《孔毅父集》「晞」字起，「蛾」字止。

〔一三〕送淡公二首 查註謂《孟東野集》·送淡公詩共十一首，查明弘治刊《孟東野集》，《送淡公》詩共

十二首。

〔一四〕傾壺中 合註：「傾」一作「清」。

〔一五〕坐重青草公 合註：孟詩「重」作「愛」，「公」作「上」。

〔一六〕意合 合註：孟詩「合」作「含」。

〔一七〕不聞 弘治刊《孟東野集》作「不問」。

〔一八〕眼前遠 合註：孟詩作「無奈饒」。

〔一九〕黃州 外集作「南山」，在卷八。

〔二〇〕堪醉眠 外集作「醉堪眠」。

〔二一〕精神 查註、合註：《淮海集》「神」作「思」。

〔二二〕逸如神 七集作「速如神」。查註、合註：《淮海集》「逸」作「速」。

〔二三〕霞石杯 查註、合註：《淮海集》「石」作「一」。

〔二四〕放杯恍如春 查註、合註：《淮海集》「杯恍」作「懷暖」。

〔二五〕放棄 查註、合註：《淮海集》「棄」作「斥」。

〔三六〕復何人 查註、合註：《淮海集》「復」作「實」。

〔三七〕無題 外集收此詩，「題」下有「二首」二字。第一首止「安得常強健」句。

〔三八〕如綽 查註、合註：《長慶集》作「似霰」。

〔三九〕仰首看紅日紅日走如箭 查註、合註：《長慶集》「紅」俱作「白」，「走」作「委」。

〔四〇〕年光與時景頃刻互衰變 查註、合註：《長慶集》「光」作「芳」，「互」作「猶」。

〔三一〕何當血肉身安得常強健 查註、合註：《長慶集》「何當」作「況是」，「得」作「能」。

〔三二〕富貴——憂色 查註、合註：《長慶集》「富」作「慕」，「憂」作「愁」。

〔三三〕吾今 查註、合註：《長慶集》作「況吾」。

〔三四〕惟應 查註、合註：《長慶集》作「何必」。

〔三五〕兒童 七集作「兒曹」。查註、合註：《蠻溪詩話》「童」作「曹」。合註：王本「童」作「曹」。

〔三六〕坐曹 合註：《詩話》「曹」作「衙」。

〔三七〕兒曹鞭人以爲戲公怒鞭人血流地 合註：《詩話》「鞭人」作「鞭笞」，「公」作「翁」。查註、合註：「流」一作「滿」。

〔三八〕等爲戲劇誰復先 合註：《詩話》等爲「作」一種，「復」一作「後」。

〔三九〕謂翁 七集「謂」作「爲」，合註謂「爲」訛。合註：《詩話》「翁」作「公」。

〔四〇〕漢鄒陽傳 「漢」，原作「後漢」，誤。今校改。

〔四一〕鷓鴣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鴨鴣」。

- 〔四三〕下居近流水小巢依嶺岑 查註、合註：《淮海集》「下」作「卜」，「嶺」作「嶽」。
- 〔四四〕駕言此焉遊 查註、合註：《淮海集》「此」作「出」。
- 〔四五〕尺蠖以時屈其伸亦非求 查註、合註：《淮海集》「屈」作「詘」，「伸」作「信」。
- 〔四六〕粵嶺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駱越」。
- 〔四七〕時勿藥 七集「時」作「皆」。明嘉靖刊《淮海集》亦作「皆」。
- 〔四八〕束帶趨房祀用史巫紛若 查註、合註：《淮海集》「房祀」作「祀房」，「用」作「誓」。
- 〔四九〕奴至 查註、合註：《淮海集》「至」作「主」。
- 〔五〇〕未已 合註：七集本、王本「已」作「央」。
- 〔五一〕白洲 查註、合註：《淮海集》「洲」作「州」。
- 〔五二〕鼓祭 明嘉靖刊《淮海集》作「祭鼓」。
- 〔五三〕傾動 查註、合註：《淮海集》「傾」作「沸」。
- 〔五四〕苦笑 查註：《淮海集》「苦」作「大」。
- 〔五五〕孟冬 原作「仲冬」，誤，今校改。
- 〔五六〕舊時 查註、合註：《淮海集》「時」作「傳」。
- 〔五七〕東風 查註、合註：《淮海集》「風」作「門」。
- 〔五八〕申王畫馬圖 紀校：真有東坡之意。
- 〔五九〕變山谷 類本作「遍山谷」。七集原校：「變」一作「遍」。

〔六五〕織埃 查註、合註：「織」一作「塵」。

〔六六〕西超忽 七集「西」作「兩」；原校：「兩」一作「西」。查註、合註：「超忽」一作「趨急」。

〔六一〕首蒼連天鳥自飛五陵佳氣春蕭瑟 「首蒼」一句，原作「回首追風趁日飛」；七集作「回首追風趁日飛」；原校：一作「首蒼連天鳥自飛」。今從類本。「春」原作「秋」，今從類本、七集。紀校：「春」字與「首蒼」字相合，且秋氣蕭瑟，事理之常，春蕭瑟，則喪亂之景象也。

〔六二〕老人行 紀校：此真惡札。

〔六三〕無履 外集作「不履」。

〔六四〕知自跳 外集作「自知跳」。

〔六五〕羈旅 外集「旅」作「放」。

〔六六〕秋潭 外集作「秋水」。

〔六七〕馮註……宋書禮志云云 此條註文有錯訛處，今據中華書局校點本[△]宋書[▽]校訂。

〔六八〕近窺 合註：[△]能改齋漫錄[▽]「近」作「還」。

〔六九〕披覽 類本、外集作「搜攬」。七集原校：一作「搜攬」。

〔七〇〕慳頑 類本、外集作「堅頑」。

〔七一〕乃翁辛苦到白首汝今勉強當青春 合註：[△]无咎集[▽]「首」作「髮」，「汝今」作「今汝」。七集「勉強」作「強勉」。

〔七二〕池上一首 何校：蕪蕪似山谷。

〔七三〕小池新鑿會天雨 合註：《无咎集》「新」作「初」，「會天」作「新得」。

〔七四〕時泗出沒東南隈 合註：《无咎集》「泗出」作「出汨」，「東」作「西」。

〔七五〕亦足樂 合註：《无咎集》作「百不少」。

〔七六〕清池 合註：《无咎集》作「涼夜」。

〔七七〕新年 合註：《无咎集》「新」作「今」。

〔七八〕男兒學易不應舉幽人一友吾得尚 合註：《无咎集》「男」作「教」，「學」作「讀」。七集「友」作「友」。

合註：《无咎集》「友」作「友」。

〔七九〕贈仲素寺丞致仕歸隱潛山 合註：「贈」，一本作「送」；「仕」，一本作「政」；一本無「隱」字。

〔八〇〕隱君 查註、合註：「君」一作「居」。

〔八一〕方謝事 查註：《樂城集》「方」作「始」。合註：王本、《樂城集》「方」作「初」。

〔八二〕住三日 七集作「駐三日」。

〔八三〕滿舟 查註：《樂城集》「舟」作「船」。合註：王本、《樂城集》「舟」作「船」。

〔八四〕丹書 合註：「丹」一作「青」。

〔八五〕馮註寰宇記潛山云云 「山」後原有「在潛山縣」四字。按，宋時無潛山縣之名。刪此四字。

〔八六〕祕醺醖 查註、合註：《淮海集》「祕」作「漬」。合註：「醺」一作「醺」。

〔八七〕活如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滑于」。

〔八八〕鳥子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鳥卵」。

〔八九〕點綴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鉅釘」。

〔九〇〕留著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旨著」。

〔九一〕何用孜孜飲麋鹿 七集「飲」作「飲」。合註：《淮海集》結處四句云：魚鱗蟹醢薦蓮豆，山藪溪毛例

蒙錄。輒送行庖當擊鮮，澤居備禮無麋鹿。

〔九二〕江海 合註：補施註本（按，即清施本）、查本「海」作「梅」，訛。

〔九三〕船師 查註、合註：《張文潛集》「船」作「般」；合註：王本作「般」。

〔九四〕繫舟淮北兩折軸 合註：《宛丘集》「舟」作「船」，下句同；「折」，一作「如」。

〔九五〕霜雪 合註：《宛丘集》「霜」作「霰」。

〔九六〕斬長蛟 合註：「斬」一作「斷」。

〔九七〕驪山 四部叢刊初編影宋刊《鑑》總目錄作「驪山行」，每卷分目錄作「驪山歌」。

〔九八〕幾重 查註、合註：《鑑》「幾」作「九」。

〔九九〕凌雲 查註、合註：《鑑》「凌」作「連」。

〔一〇〇〕橫翠空 查註、合註：《鑑》「空」作「紅」。

〔一〇一〕霧暗 查註、合註：《鑑》「霧」作「谷」。

〔一〇二〕猿鶴怨 合註：《鑑》作「墟市變」。

〔一〇三〕無人 查註、合註：《鑑》作「人不」。

〔一〇四〕樓成 合註：七集本「成」作「成」。按，明成化原刊本七集作「樓成」。

- 〔二〇五〕由來留連多喪國 類本「留」作「流」。合註：《鑑》「留」作「流」，「國」作「德」。
- 〔二〇六〕枯木嵌空微踏淡古器雖在無古絃 紀校：「微」當作「微」。查註「在」作「存」。
- 〔二〇七〕誰能聽之誰爲彈 七集「誰能」作「誰爲」。合註：一本「彈」作「傳」。
- 〔二〇八〕一山 查註、合註：《山谷集》「山」作「軒」。
- 〔二〇九〕抱山回 外集作「抱山隈」。
- 〔二一〇〕戲咏子舟畫兩竹兩鸚鵡 此詩，《聲畫集》卷八收，無末句。
- 〔二一一〕竹間對話雙鸚鵡 合註：《山谷集》「對」作「相」，「雙」作「兩」。
- 〔二一二〕不可食 查註、合註：《山谷集》「食」作「肴」。
- 〔二一三〕贈山谷子 外集作「贈魯直小德」。
- 〔二一四〕今心降 查註、合註：「心」一作「已」。
- 〔二一五〕漫多 七集作「漫多」。
- 〔二一六〕拾得 外集作「小德」。查註、合註：《後山集》作「小德」。
- 〔二一七〕長松眼如漆 外集「松」作「林」。合註：《後山集》「松眼」作「林目」。
- 〔二一八〕我當賀 外集作「吾當賀」。
- 〔二一九〕持此……賦之 《鑑》無「此」字，「之」作「此」。
- 〔二二〇〕山川 查註、合註：《宛丘集》「川」作「立」。
- 〔二二一〕視八表 《鑑》作「馳八表」。

〔二二二〕魯鳥 查註、合註：《宛丘集》「魯」作「魚」。

〔二二三〕搏 查註、合註：《叢話》作「縛」。《鑑》作「縛」。

〔二二四〕帚 合註：七集本缺此字。《鑑》作「箒」。

〔二二五〕如塵埃 查註、合註：《宛丘集》「如」作「無」。

〔二二六〕非常才 《鑑》作「非常材」。

〔二二七〕盧鴻一 七集無「一」字。

〔二二八〕太室游 合註：一本「游」作「花」，查云訛。七集作「太室花」。

〔二二九〕十志 七集作「千老」。合註：一本作「千老」，查云大謬。

〔二三〇〕不盈幅 七集作「不盈軸」。合註：一本「幅」作「軸」，查云與結句韻重，訛；王本作「掬」。

〔三三一〕何煩 七集作「何須」。

〔三三二〕歸未 查註、合註：《樂城集》「未」作「來」。合註：王本「未」作「來」。

〔三三三〕豈須 查註、合註：《樂城集》「須」作「復」。

〔三三四〕李白謫仙詩 紀校：非惟作東坡誤，太白亦僞托也。

〔三三五〕紅埃 七集、查註作「黃埃」。

〔三三六〕惜哉 合註：「惜」一作「悲」。

〔三三七〕日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得」。

〔三三八〕持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執」。

〔一三九〕有客遠 查註：《淮海集》「遠」作「南」。合註：《淮海集》作「客從南」。

〔一四〇〕一杯 七集作「一甌」。

〔一四一〕既鑿渾沌氏遂遠華胥境 查註、合註：《淮海集》「氏」作「竅」，「遠」作「出」。

〔一四二〕於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如」。

〔一四三〕裔 合註：一作「系」。

〔一四四〕英靈韻甚高蒲萄難與鄰……當配杜康神 查註、合註：《淮海集》「甚」作「何」，「與」作「爲」，「當」

作「應」。

〔一四五〕二三子 七集作「二三事」。

〔一四六〕轆轤歌 紀校：韋毅《才調集》作《悲歌六首》；「新繫」四句，其第五首；「何處」四句，其第六首；「臨

春風」六句，其第一首。外集無「歌」字。

〔一四七〕江南綠水通珠閣 外集作「江南綠水通朱閣」。

〔一四八〕駛 查註、合註：《半山集》作「闕」。

〔一四九〕焉 查註、合註：《半山集》作「耶」。

〔一五〇〕知甥詩意慕兩君 查註：《雞肋集》（按，即合註所稱之《无咎集》）作「甥詩意慕兩君間」。合註「間」

作「閑」，餘同查註。

〔一五一〕已 合註：《无咎集》作「頗」。

〔一五二〕謝聲名 「謝」原作「射」；合註云：「射」字誤，當從《无咎集》作「謝」。今從合註之說。查註：別本

「聲」作「殺」。合註：七集本「聲」作「殺」。按：明成化原刊本「聲」仍作「聲」。合註所見之七集本非原刊本。

〔一五三〕悲 查註、合註：《无咎集》作「悽」。

〔一五四〕中 查註、合註：《无咎集》作「心」。

蘇軾詩集卷五十

他集互見古今體詩五十二首

觀開西湖次吳左丞韻①

偉人謀議不求多②，事定紛紛自唯阿③。盡放龜魚還綠浦④，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紀，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時下浴晴⑤波⑥。

①〔合註〕王本書事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案，見《參寥子集》，題云「次韻吳丞老推官觀開西湖」。又按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載此詩於紀文條下，亦以爲道潛作。細玩詩中多稱頌之詞，斷非東坡先生作，今據此駁正。

②〔馮註〕《左傳·僖公七年》：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合註〕《魏志·鍾繇傳》：乃一代之偉人也。

③〔馮註〕《道德經》：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④〔合註〕沈約《釣竿樂府》：綠浦復回紆。

⑤〔馮註〕《漢武故事》：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此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按，天星下浴，人但以爲先生偶作驚人語耳，不知亦有出處。

戲題〔三〕巫山縣用杜子美韻①

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四〕②。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縣聞銅臭③，江陵換袂衣。丁甯巫峽雨，慎莫暗朝暉。

○〔合註〕王本嘲謔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按杜集《巫山題壁》詩所云「卧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卽此韻也。又，慎案方回《瀛奎律髓》云：山谷以紹聖二年謫黔州，元符戊寅移戎州，庚辰正月，徽宗登極，離戎州，建中靖國元年辛巳，至峽州。蓋流離跋涉八年矣，未嘗有一詩及於遷謫。此出峽詩，起句有石本作「巴俗雖親我，吳儂但憶歸」，細味，則改本自佳。任淵《山谷詩註》云：篇中有「江陵換袂衣」之句，山谷度自巫山至此，已初夏矣。云云。此詩載《山谷集》，今據以上諸說爲駁正。〔合註〕此詩，亦見先生外集。

○〔馮註〕《方言》：吳人自謂曰儂。

○〔馮註〕《後漢書》：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其子鈞曰：「論者嫌其銅臭。」〔查註〕任淵《山谷集註》：舊見山谷跋云：銅臭，乃昌黎「照壁喜見蝎」之意，蓋過巫山用銅錢也。按，巫山江上有二石，俗謂之銅錢、鐵錢堆，荆、夔自此分界。《瀛奎律髓》亦云蜀人用鐵錢，過巫山，始用銅錢。

答晁以道索書①

閱世真難記②，如公自不忘。其於書太簡〔五〕③，正以懶相妨④。

○〔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五言四句，見《陳後山集·寄晁以道》五言律詩之前半首也。其後四句云：共有還家樂，終無却老方。莫須憂潦倒，未許細商量。今據此駁正。

①〔馮註〕陸機《歎逝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合註〕此句用「卿自難記」意。

②〔馮註〕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

③〔馮註〕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性復疎懶，筋驚肉緩，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從。韓退之詩：老懶無關心，久不事鉛槧。

陳伯比和回字復次韻①

田〔六〕里馮生甯屑去②，湖海陳侯猶〔七〕肯來。詩書好在家四壁，蒲柳蕭然城一隈③。騎上下山亦疎矣④，儵從容出何爲〔八〕哉。市橋十步卽塵土，晚雨瀟瀟殊未回。

①〔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陳伯比名琦，初字元老，後改伯比。晁補之有《陳琦伯比字說》。慎按，晁補之《難肋集》有《家池雨中二首》，又《次韻陳伯比二首》，此其第一首也。晁集中與伯比往還詩牘甚多，此首與上卷《池上二首》格調自別，斷非東坡作。今駁正。

②〔合註〕江淹《恨賦》：敬通見抵，罷歸田里。

③〔合註〕《關尹子》：蕭然蔚然。

④〔合註〕《漢書·伍被傳》：騎上下山如飛。

與道源遊西莊，遇齊道人，同往草堂，爲齊書此①

桑麻已零落，藻荇復消沉〔九〕②。園宅在人境③，歲時傷我心。強穿南埭路④，遙望北山

岑〔二〕⑤。欲與〔二〕道人語，跨鞍聊一尋。

○〔合註〕王本游覽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道源姓沈，失其名，與王介甫在金陵，往還游好甚密。慎案，此五言律詩一首，見王半山集，題云「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過西庵，遂至草堂寶乘寺二首」。此其第一首也。中間三字不同。齊道人，西莊，草堂俱失考。今據王集駁正。〔合註〕李雁湖王荆公詩題註：按建康志云：寶乘寺，本齊草堂寺，周顒隱居之所，在城北十一里。西庵，疑即白雲庵。又，半山集有與道源游西莊過寶乘絕句一首。

○〔馮註〕江淹恨賦：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沉。廣雅：銷，散也。湮，沒也。

○〔馮註〕陶淵明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合註〕李義山詩：北湖南樓木漫漫。

○〔合註〕李義山詩：門對北山岑。

答子勉三首①

其一

君不登郎省②，還應上諫坡③。才高殊未識，歲晚喜〔三〕無他④。櫪馬羸難出，鄰雞凍〔三〕不歌。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⑤。

○〔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瀛奎律髓云：高荷子勉，江陵人。以五言律三十韻贊

見山谷，山谷賞之，遂知名。後知涿州，卒。詩人江西派，所著名《適適集》。《石林詩話》云：高子勉，荆南人。學杜詩，頗得句法。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既不爲時論所與，其詩亦不傳。《雪浪齋日記》載其詩，有「沙軟綠頭相並鴨，水深紅尾自跳魚」之句，亦殊有思致也。〔合註〕厲鶚《宋詩紀事》：荷自號還還先生。

②〔馮註〕《通典》：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焉。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分掌二十一局事，總國內機要，尚書惟聽受而已。〔查註〕《唐書·百官志》：隋尚書省諸司郎及承務郎各一人。武德三年，改諸司郎爲郎中，承務郎爲員外郎。《宋史·職官志》：門下省有起居郎，掌記天子言動，與起居舍人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謂之左右史。

③〔馮註〕《李氏談錄》：先公嘗言故左省雀坡頌於宗諤，因問坡義。答曰：唐諫議大夫雖在給舍之上，待諫議歲滿，方遷給事，自給事遷舍人。時有自郎署拜諫議者，驟立在給事上，朝中謂曰：饒君斗上坡去，亦須斗下坡來。蓋言其却爲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爲故事。按：「諫坡」二字，得此方明。〔查註〕《雍錄》：今世通呼諫議爲諫坡，蓋起於《因話錄》「上坡下坡」之說。坡者，含元殿前龍尾道坡陀而高者也。唐制，兩省供奉，常在入主左右侍奉宣傳，故每御含元，則宰相及兩省官於未索扇前，立欄楯之內，及扇開，便侍立於香案之前，取其先上而備供奉，其立班所以皆在坡上也。上坡下坡，卽以班列高下爲言。

④〔合註〕《說文繫傳》：它，虫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

⑤〔馮註〕陰、何謂陰鏗、何遜也。〔合註〕《傳燈錄》：百丈謂譚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云：「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杜子美《解悶》詩：頗學陰、何苦用心。

其二

驚人得佳句①，或以傲王公。處士還《四》清節，滑稽安足雄②。深沉似康樂③，簡遠到安

豐^④。一點無俗氣，相期林下風^{〔三〕}五。

○〔馮註〕皇甫湜《顧况集序》：逸歌長句，駿發蹈厲，往往多意外驚人語。杜子美《江上值水》詩：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華山記》：李太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山最高，呼吸可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耳。

○〔馮註〕屈原《卜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絮楹乎？《漢書·傳註》：師古曰，滑稽圓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合註〕《揚子法言·淵騫》〔一六〕：其滑稽之雄乎？

○〔合註〕《南史·謝靈運傳》：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

○〔馮註〕《世說》：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又，王公熟視謝尚，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查註〕《晉書》：王戎封安豐侯，善發談端，賞其要會。

○〔查註〕慎按，《黃山谷集》有《次韻答高子勉》五言律詩凡十首，「君不居郎省」云云，其第四首，「驚人得佳句」云云，其第六首也。今據此駁正。

其三

歐倩腰支柳一渦^{〔七〕}○，小梅催拍^{〔八〕}大梅歌[○]。舞餘片片^{〔九〕}梨花落^{〔三〇〕}○，爭奈當塗風物何^{〔三一〕}○。

○〔馮註〕《西京雜記》：高帝戚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

○〔馮註〕《詩餘》：六么催拍盡頻傳。〔查註〕李端叔《跋山谷二詞後》云：魯直自放廢中請當塗，幾一年，方到官，既到，七日而罷。其章句所留不多，所謂歐與梅者，皆當塗官妓也。史容《山谷詩註》亦云大小梅，皆太平州官妓。

〔合註〕《姑溪題跋》載山谷此詩，作「大梅催拍小梅歌」。

③〔馮註〕《洞冥記》：武帝宮人麗娟善歌，體弱不勝衣。常唱《迴風曲》，庭葉翻落如秋，帝嘗以衣帶繫其袂，恐其隨風而去也。

④〔查註〕《山谷年譜》：建中靖國元年，自戎州放還，辭免吏部員外郎，乞知太平州。崇寧元年壬午，領州事，九日而罷。按，當塗縣，晉成帝時始置，宋屬太平州。慎按，右七言絕，亦見《黃山谷集》，《太平州二絕句》之一也。《能改齋漫錄》云：豫章得請守當塗，七日而罷，又數日乃去。其詩云：歐倩腰支柳一渦。云云。又有《木蘭花詞》，結句云：歐舞梅歌君更酌。自批云：歐、梅，當塗二妓也。據此，則此詩爲山谷作，無疑，今援證改編。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爲一噓①

平生未省爲人忙，貧賤安閑氣味長。粗免趨時頭似葆②，稍能忍事腹如囊③。簡書見迫身今老④，尊酒聞呼首一昂⑤。欲挹⑥《三》天河聊自洗⑦，塵埃滿面鬢眉黃⑧。

①〔合註〕王本嘲譏類，舊王本缺，七集本載續集。〔查註〕亦見《樂城集》第八卷中，題云「次韻王鞏自詠」，乃客徐州時與定國唱和之作。今據此駁正。

②〔馮註〕《漢書·燕王旦傳》：頭如蓬葆。

③〔馮註〕《相經》：腹如懸囊，善蓄多藏。

④〔馮註〕《詩·小雅·出車》：畏此簡書。

⑤〔馮註〕《漢·司馬遷傳》：昂首伸眉，論列是非。〔合註〕《漢書》作「叩首」。註云：讀曰仰。《文選》亦作「仰首」。山公註誤。

和子由次王鞏韻如囊之句可爲一噓

⑥〔馮註〕杜子美《洗兵馬》詩：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⑦〔馮註〕《列仙傳》有黃眉翁。〔合註〕李義山詩：無人鬢免黃。

元祐癸酉八月二十七日，於建隆〔三〕章淨館，書贈王觀①

海上東風犯雪來，臘前先折鏡湖梅。遙思禁苑青春夜，坐待官人畫詔回。

①〔合註〕王本貽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汴宮遺迹志》：太清觀在大梁門外西北。周世宗所建。

宋太祖以建隆改元，遂更名曰建隆觀。慎案，此七言絕句一首，見《會昌一品集》中，乃李文饒懷京國詩也。《唐人

萬首絕句》載此詩，亦以為李德裕作。題中明云「書贈王觀」，則非東坡詩可知。今改正。

東園①

岑寂東園可散愁，膠膠擾擾夢神州〔三四〕①。萬竿苦竹旌旂卷，一部鳴蛙鼓吹收。雨後月前天欲冷，身閑心遠地偏幽〔三五〕②。杜門謝客恐生謗，且作人間鵬鷗游。

①〔合註〕王本游覽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此詩見《黃山谷詩集》，《次韻黃斌老晚游池亭二

首》之一也。山谷與斌老唱和甚多。集中又有《答斌老獨游東園》五言古詩六首。東園，必斌老所居，山谷嘗從之

游者也。今改正。

②〔馮註〕《莊子·天道篇》：然則膠膠擾擾乎？

③〔合註〕用陶淵明詩。

藏春塢①

朱閣前頭露井多，碧桃花^{〔三六〕}下美人過。寒泉未必能勝此^{〔三七〕}，奈有銀瓶^{〔三八〕}素綆何②。

○〔查註〕慎按，此詩亦見[△]陸龜蒙集，題云「野井」。又見[△]淮海集。今駁正。〔合註〕宋板[△]淮海集不載此詩，別有

[△]寄新息王令藏春塢[△]七律一首。至此詩，王本在題詠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俱與前[△]留題徐氏花園二首[△]，共作[△]藏春塢三首[△]，此其末首也。

○〔馮註〕李太白[△]贈別舍人弟臺卿之江南詩：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牀。

次韻參寥寄少游①

巖棲木石^{〔三九〕}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晝公心印合③，每思秦子意^{〔四〇〕}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烟④。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四一〕}離禪。

○〔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七言律一首，乃辯才法師詩。本集先生自書此詩而題其後云：辯才作詩時，年八十二矣。平生初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若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錦耳。又按[△]咸淳臨安志載辯才此詩於龍井條下，并附少游[△]參寥和詩。[△]淮海集詩題云「辯才師以詩見寄，繼聞示寂，追次其韻」云云，即此首韻，則又其一證也。今駁正。

○〔馮註〕晝公，唐詩僧皎然，姓謝，字清晝，湖州人。〔查註〕[△]高僧傳：皎然有逸才，然恥以文章名世。將入杼山，稟所著詩文火之。後人爲之稱曰：嘗之晝，能清秀。〔合註〕[△]高僧傳云：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筆硯，命

弟子黜焉。與查註所引不同。又，《傳》云：李洪爲湖守，相見，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字。

③〔查註〕《淮海集·龍井題名記》云：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過杭，東還會稽。龍井辯才法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甯，遇道人參寥。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毛髮。遂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云云。詩中「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烟」二句，正與題名相合。

贈仲勉子文①

雨昏南浦曾相對②，雪滿荊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羈馬，知君③心似後凋松。閑看書冊應多味，老傍人門想更慵④。何日晴軒觀⑤筆硯，一杯相屬更從容⑥。

①〔合註〕王本貽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亦見《山谷集》，題云「和高仲本喜相見」。按，仲本名宿，山谷過萬州，高爲太守，有《與萬州太守高宿游岑公洞，夜雨連明絕句》，亦訛入《東坡集》中。萬州，唐爲南浦郡，與此詩起句正合，其爲黃作無疑。今據此駁正。

②〔查註〕南浦註，詳本卷後「萬州」題註。

講武臺南有感①

山城九月冒朝寒②，講武③臺南路屈盤。騶子雨中乘④馬去，村童烟外倚牆看。鴉啼冢木秋風急，鷺立漁船夜水乾⑤。花似去年堪折贈，插花人去淚闌干⑥。

○〔合註〕王本題詠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馮註〕又見《黃山谷集》。〔查註〕《元和郡縣志》：晉陽有講武臺，在縣西北十五里。顯慶五年置。《宋史·太宗紀》：興平二年九月，幸講武臺大閱。未知孰是。慎案，七言律一首，亦見《黃山谷集》，中間不同者十一字。今據此考正。〔合註〕《山谷外集》題註云：元豐二年，北京作。則非晉陽之講武臺矣。首句應從《山谷集》也。

○〔查註〕《漢書·息夫躬傳》：臣瓚註云：萑蘭，泣涕闌干也。〔合註〕《吳越春秋》：越王與夫人，涕泣闌干。

移合浦郭功甫見寄〔四〇〕

君恩浩蕩似陽春，合浦何如在〔四一〕海濱。莫趁明珠〔四二〕弄明月，夜深無數〔四三〕采珠人〔四四〕。

○〔合註〕王本簡寄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甫寄詩云：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云云。據此，則此詩乃郭功甫所作。今駁正。

○〔查註〕《南越志》：珠母海，在合浦縣南。中有七珠池，珠有九品，大者名瑤珠，次走珠，又次滑珠，又次礪硯珠，又次官兩珠，又次稅珠，又次荅符珠。《菽園雜記》：蠻人采珠者，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組，別以小繩繫諸腰，沒水拾蚌，置竹籃中，振繩則舶人汲取，蠶緣大組上。不幸遇惡魚，有一錢之血浮水面，則葬魚腹中矣。

題懷素草帖〔四一〕

人人送酒不曾〔四二〕沽，終日松間挂一壺。草聖欲成狂便發〔四三〕，真堪畫作《醉僧圖》〔四四〕。

○〔合註〕王本書畫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石刻，先生自題云：「此懷素詩也，僕好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後人不加深考，遂訛以此詩編入集中耳。又按，萬首唐人絕句載此詩，亦以爲懷素作。今據此駁正。

○〔馮註〕唐書：張旭善草書，性好飲，醉後，輒以頭濡墨而書。醒而觀之，以爲若有神助。

○〔查註〕宣和書譜：御府藏懷素草帖一百餘種，內有醉僧圖詩。又，劉餗隋唐佳話：張僧繇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嘲僧。羣僧於是聚錢數十萬，買闕立本作醉道士圖，今并傳。按，卞氏式古堂書畫彙考云：李龍眠醉僧圖卷，老泉書懷素詩「人人送酒不曾沽」云云，并做其草法。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又二十年，在惠州，追

錄之以付過，二首〔四七〕①

其一

寺官官小未朝參②，紅日半窗春睡酣。爲報鄰雞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

○〔合註〕王本懷舊類，無「追」字，「二首」字。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補施註本皆同。外集題作「偶作二首」。〔查註〕慎按，何蓮春渚紀聞云：錢唐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兄子容、子開，皆稱作者。「釣艇歸時蒲葉雨」，「寺官官小未朝參」。云云。此子容詩，世傳以爲東坡先生作，非也。今以年譜考之。熙寧七年甲寅，先生年三十九，是冬自杭倅移知密州，在密度歲。有除夕答段屯田詩，起句云：龍鍾三十九，勞生已強半。何嘗在潤州過除夜耶？向疑此二絕句非先生作，不謂古人有先我言之者矣。今據此駁正。〔合註〕紀年錄：熙寧六

年除夜，宿常州城外，作詩，蓋即前卷十一中七律二篇。先生時年三十八，以奉檄賑濟常、潤飢民，在常州度歲也。除夕之詩交新年，即三十九矣。是以七律第一首，先生題跋亦云：「僕時年三十九歲，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惠州守歲，錄付過。正與此二絕句詩題可證。查氏疑此兩絕句非先生詩，遂併《除夜野宿常州》七律之題跋亦不採錄，非也。至姚巖《東廬續紀》云：「先生以奉常博士倅杭。則此詩所云『寺官官小』，蓋自謂也。惟『釣艇』二句，是春深景物，與除夕不合；然玩詩意，似指前此舟行過楚情景，故下云『長江昔日經遊地』，蓋在潤州江側，即景懷舊之意。且常州舟中，即可以云『潤州道上』，又係在嶺南追錄，安知非年遠訛記乎？此皆不必拘看也。又：《寓惠集》亦載此二詩。又外集此二首題云『偶作』。或是『僕年三十九』之題，係題跋中『行歌野哭』一首；『偶作』之題，係『寺官官小』一首。後人彼此牽混，亦未可定也。」

○〔查註〕《宋史·職官志》：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共九寺。正卿少卿而下，太常則有協律郎、奉禮郎、太祝；大理則有司直、評事。其七寺丞，皆七品；主簿皆八品。統名寺官。

其二

釣艇歸時菖葉雨，線車鳴處棟花風。○長江〔只〕昔日經遊地，盡在如今夢寐中。

○〔馮註〕《歲時記》：自小寒至穀雨，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餘蘼三候，棟花竟則立夏。〔合註〕《東華雜錄》：二十四番風信，棟花風最後。

萬州太守高公〔見〕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贈二小詩①

其一

肩輿欲到岑公洞②，正怯衝泥傍險行③。定是岑公闕清境，春江一夜雨連明。

①〔合註〕王本嘲謔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輿地廣記》：萬州，秦、漢屬巴郡。後周立安鄉、南都二郡，後改安鄉曰萬州。唐立浦州，天寶中爲南浦郡。《太平寰宇記》：山南東道萬州，舊胸臆縣地，後爲安鄉及萬川郡，貞觀八年，改爲萬州。《名勝志》：萬縣西山有岑公洞，在大江之南，高六十餘丈，深四十餘丈。《圖經》云：岑公名道願，江陵人。隋末隱此。唐宋間，封以沖妙大師虛鑒真人之號。《輿地碑目》：萬州石刻有《岑公洞記》，元和八年段文昌撰。又有黃魯直《題名》，在岑公洞下岩寺。慎按，二首見《黃山谷集》，題云「萬州太守高仲本宿約遊岑公洞，而夜雨連明，戲作」。按《山谷年譜》：建中靖國辛巳，自我州赦還，三月至峽州，作《萬州太守高仲本宿約遊岑公洞》詩。同時又有《萬州下岩二首》，任淵註云：山谷有磨崖《題名》，載高仲本置酒事，年月歷歷可考。其爲黃作無疑。今據此駁正。

②〔馮註〕《一統志》：岑公岩，在萬州大江之南。石岩盤結若華蓋，左右方池，有泉噴薄岩下，如簾，松篁藤蘿，菴蔚蒼翠，記稱神仙窟也。

③〔馮註〕杜子美《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其二

蓬窗高枕雨如繩④，恰似糟牀壓酒聲。今日岑公不能飲，吾儕猶健可頻傾〔見〕。

○〔合註〕陸龜蒙《苦雨》詩：萬瓦垂玉繩。

送柳宜歸①

折脚鎚邊煨淡粥〔三〕，曲枝桑下飲離杯〔三〕。書生不是南遷客，魑魅驚人須早回〔三〕。

○〔合註〕王本送別類，舊王本同，七集本載續集。〔馮註〕又見《黃山谷集》，題曰「長沙留別」。〔查註〕慎案，見《黃山谷外集》。青神史容註云：崇寧二年謫宜州，三年二月過洞庭，歷潭、衡、永、桂，夏至貶所，長沙即潭州也。云云。柳宜歸無可考。今據山谷詩註爲駁正。〔合註〕查氏所引史容註，與《山谷集》字句不符，今照原文改正。至查氏云「送柳宜歸」，似小誤，當是姓柳名宜而送其歸也。

○〔合註〕史容《山谷集註》：太白集中有《魯城北郭曲腰桑下送張子還嵩陽》一首。庾信詩：酒正離杯促。

○〔王註〕《左傳》：文公十八年：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馮註〕宋玉《招魂》：魂兮魂兮，南方不可以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杜子美《天末懷李白》詩：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謝都事惠米①

平生忍慾今忍貧，閉口逢人不少陳。俸薄身輕趙都事，也能作意向詩人。

○〔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亦見《陳後山集》，題云「謝憲臺趙史惠米」。第三句作「俸薄身清趙都事」。今據此駁正。

絕句三首①

其一

松_{〔五〕}柏蕭森溪水南_①，道人只作兩團庵_{〔五〕}。市區收罷豚魚稅，來與彌陀共一龕。

①〔合註〕王本寓興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

①〔查註〕《淮海集》題云：處州水南菴，即其地也。

其二

此身分付一蒲團，靜對蕭蕭竹_{〔五〕}數竿。偶為老僧煎茗粥，自攜修綆汲清泉_①。

①〔查註〕慎按，以上二首，見《淮海集》第十一卷中。蓋少游於紹聖初坐黨籍，由國史編修官出通判杭州。御史劉拯復論其增損《神宗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望風旨，伺候過失，不可得。以謁告寫佛書為罪，削職，徙郴州。此二首，正貶處州時作。故有「市區收稅」、「一龕蒲團」之句。今據此駁正。

其三

天風吹月入欄干，烏鵲無聲夜向闌_{〔五〕}。織女明星來枕上，乃_{〔五〕}知身不在人間_①。

①〔查註〕慎按，右一首，亦見《淮海集》第十一卷中。題云「四時四首贈道流」，此其第二首也。趙德麟《侯鯖錄》亦以「天風吹月入欄干」云云，乃秦少游《遊仙詞四首》之一。今據此駁正。

睡起①

柿葉滿庭紅顆秋①，薰爐沉水度春篝②③。松風夢與故人遇，自④⑤駕飛鴻跨九州④。

○〔合註〕王本開適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亦見《黃山谷外集》，今據此駁正。

○〔合註〕白樂天詩：紅顆珍珠誠可愛。

○〔合註〕李義山詩：未抵薰爐一夕間。《說文》：篝，答也，可薰衣。《廣韻》：篝，籠也。

○〔查註〕郭璞《遊仙詩》：赤松臨上游，駕鶴乘紫烟。李太白《古風》：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秋思寄子由①

黃葉⑥⑦山川知晚秋，小蟲催女獻功裘⑧。老松閱世卧雲壑，挽著蒼⑨⑩江無萬牛⑪。

○〔合註〕王本簡寄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亦見《黃山谷內集》，今駁正。

○〔查註〕《周禮》：天官。司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註云：功裘，卿大夫所服。

○〔馮註〕杜子美：萬牛回首丘山重。

侯灘①

江邊皎皎過侯灘②③，更上山腰看打盤④⑤。百歲老兒⑥⑦親擊鼓，城中憂患⑧⑨不相干。

○〔合註〕王本紀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水經》：漢水又東逕猴徑灘。註云：山多猿猴，乘危綴

飲，故灘受茲名。按，「侯」，疑當作「猴」。「合註」《名勝志》：陝西漢中府鳳縣。嘉陵江在縣北，而東之斜谷河，紫金水，西之小峪河、紅崖河，南之東溝水、野羊河，俱流注之。其為灘曰羊乳，又有猴逕。又稍遠有石門灘。「查註」慎按，見沈遼《雲集集》。按，遼字睿達。集中有《贈別子瞻》詩。兩公同時遊好，故沈詩訛入公集。今駁正。

火星巖^①

火星巖下石凌壁^{〔六〕}，閣上相忘^{〔六〕}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門前流水几前燈。

○〔合註〕王本游覽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宋盧咸《永州三巖記》：永之東南，三巖相望。火星巖，亂石怪聳，後瞰山腹。往時有黃冠師，宅其側，塑火星像，為人祈福，因名。慎案，亦見沈遼《雲集集》。今駁正。

謝惠貓兒頭筍^①

長沙一日煨籩筍^{〔六〕}，鸚鵡洲前人未知^②。走送煩公助湯餅，貓頭突兀鼠穿籩^{〔七〕}。

○〔合註〕王本酬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韓子蒼《陵陽集》云：湖南有大竹，世號貓頭。任淵《陳後

山詩註》云：潭州有貓兒頭筍。慎按，見《黃山谷集》，與本詩不同凡三字，覺黃集較勝。今據此駁正。

○〔合註〕山谷此句用黃祖事，自切姓也。

○〔合註〕符載詩：綠迸穿籩筍。

題淨因壁^①

暝倚蒲團卧〔七〕鉢囊○，半窗疎箔度微涼。蕉心不展待時雨○，葵葉爲誰傾夕〔七〕陽。

○〔合註〕王本寺觀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補施註本「壁」作「堂」。〔查註〕慎按，見《山谷內集》，《題淨因壁》二首之一也。今據此考正。

○〔查註〕《傳燈錄·雲門傳》曰：高挂鉢囊，拗折拄杖。

○〔合註〕李義山詩：芭蕉不展丁香結。

題淨因院○

門外黃塵不見山，箇〔七〕中草木亦常閑。履聲如渡薄冰過，催粥華鯨守夜闌○。

○〔查註〕慎按，合前一首，乃山谷《題淨因壁》二絕句也。新刻本分作二處，今據黃集駁正。〔合註〕王本此首在題詠類，七集本載續集，皆與上首不相連也。舊王本不載。

○〔馮註〕《東都賦》：發鯨魚，鏗華鐘。薛綜註：海島有大獸名蒲牢，蒲牢畏鯨魚，鯨魚一擊，蒲牢輒大吼。凡鐘欲令聲大，故作蒲牢於上，以所擊之者爲鯨魚之狀。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鐘。

同景文詠蓮塘○

塘上鈎簾對晚香，不知斜〔七〕日已侵牀。江妃自惜凌波鞵〔七〕，長在高荷扇影涼。

○〔合註〕王本題詠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慎按，亦見《黃山谷外集》。今駁正。

○〔馮註〕郭璞《江賦》：江妃含瀨而靡眇。註引《列仙傳》曰：江斐二女，出遊江濱，鄭交甫所挑者。曹植《洛神賦》：凌

波微步，羅襪生塵。《說文》：襪，足衣也。

竹枝詞①

自過鬼門關外天②，命同人鮓甕頭船③④。北人墮淚⑤，南人笑，青嶂無梯聞杜鵑⑥⑦⑧。

①〔合註〕王本樂府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馮註〕又見《黃山谷集》，數字小異。〔查註〕慎按，一見《黃山谷

集》，再見《秦少游集》，今據二集駁正。〔合註〕《侯鯖錄》亦作少游詩。

②〔查註〕《輿地廣記》：容州北流縣有句扇山，在縣南三十里，兩石相對，中闕三十步，俗號鬼門關。

③〔查註〕《名勝志》：人鮓甕在巫峽下，蜀江最險處。〔合註〕任註《山谷集》：人鮓甕，在歸州岸下。

④〔合註〕沈約詩：峻嶒起青嶂。

寄歐陽叔弼①②

昔葬衣冠今在否③？近來消息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

①〔合註〕王本簡寄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歐叔弼，名棐，六一居士第三子。慎按，四句乃《樂城集》

中《贈蔡州壺公觀劉道士》七言律詩後半首也。今據子由集全錄於左。詩引云：元祐八年七月，曹煥至自安陸，為

予言，過淮西，人壺公觀，觀懸壺之木老死久矣，環生孫藥無數。聞有老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非凡人也。謁之，

神氣甚清，能言語，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煥問其意，道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

工文詞，善辨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從何來耶？我與公有夙契，且齊年也。昔將去吾州，留此以別吾，服

之三十年，嘗破而補之矣，未嘗垢而澆也。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久矣。」煥聞之，愕然莫測，徐問其故，皆不答。

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游，究觀平生，固嘗疑公神仙中人，非世俗之士也。公亦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游嵩高，見辭書四大字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之洞。問同游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斐叔弼。其詩曰：思穎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詩。龍章舊有世人識，蟬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音問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留侯不見欺。云云。此事本末如此，今截去序文及前半首，令人讀之，茫然不解所謂。此種謬訛，向來註家刻本，從未有勘正者，至余始發之，覽者亦可識其苦心矣。

○〔馮註〕《史記·封禪書》：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和黃龍清老三首①

其一

萬山不隔中秋月，一雁能傳寄遠書。深密伽陀枯戰筆②，真誠〔八〕相見問何如。

○〔合註〕王本仙釋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名勝志》：黃龍山在甯州西一百八十里，上有黃龍崇恩院。唐乾甯中，晦機禪師得法于玄泉彦，嘗遇神僧，謂曰：「此去東北，遇洪即止，逢龍可住。」後住黃龍山，禪侶雲集。按《五燈會元》，同時黃龍有二清，皆晦堂法嗣。一爲靈源惟清，一爲草堂善清。《釋氏稽古畧》云：元祐六年，黃山谷丁家巖，館黃龍山，從晦堂禪師祖心遊，與草堂惟清尤篤方外契。云云。草堂乃善清，非惟清也。《稽古畧》訛。〔合註〕余所見《稽古畧》，作祖心新草堂清，不作惟清，再考。又〔查註〕慎按，三首見《黃山谷集》第二十卷。以《釋氏稽古畧》考之，確是山谷作。今據此駁正。

○〔馮註〕釋典：僧者，梵語具云僧伽，不言伽者，省文也。天台八教，頓、漸、祕密、不定、藏、通、別、圓。〔查註〕稽古畧云：祕密教者，西天此土流傳凡七世，由慧朗而下，厥嗣漸微。又云：修伽陀，譯言好去，又名修伽度，此云善逝。第一上升，永不復還，故名善逝。〔合註〕任淵《黃山谷詩註》：佛書有《解深密經》。《祖庭事苑》曰：伽陀，此云諷誦。《法書苑》：戰筆劍去。此借用。

其二

風前橄欖星宿落○，月○下桃榔羽扇開○。靜默堂中有相憶，清江或遣化人來○。

○〔馮註〕《太平廣記》：南威，橄欖也。《圖經》：感擊，俗作橄欖。生於嶺南閩廣。此木作舟楫，所經，魚皆浮。

○〔馮註〕《廣志》：桃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其顛生葉，其子作穗，其皮可作纆，得水則柔韌，皮中有屑如麪。

○〔合註〕任淵《山谷詩註》引《維摩經》化菩薩事。見前《得黃耳蕈》詩註。（按，在卷十七）

其三

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一天月色為誰好○，二老風流各○自知。

○〔馮註〕《傳燈錄》：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不解即心即佛，真是騎驢覓驢。

○〔馮註〕杜子美《宿府》：中天月色好誰看。

過土山寨○

南風日日縱篙撐，時喜北風將我行。湯餅一杯銀線亂○，萋蒿如○筍玉簪橫。

○〔合註〕王本紀行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查註〕南宋人陳克，東南防守利便云：土山寨，在上元縣東南三十里，周圍四里，高二十丈。石季龍將寇海道，蔡謨所統七千人，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又《名勝志》云：近半山寺康樂坊，太傅土山在焉。史云：謝安隱會稽東山。因築此擬之，無巖石，故曰土山。二說未詳孰是。慎按，亦見《山谷集》十九卷中。今駁正。

○〔合註〕韓偓詩：銀線千條度虛閣。

跋姜君弼課冊〔八六〕○四言〔八七〕。姜君，瓊州〔八八〕人。己卯閏九月，來從學於東坡，至僖耳。

庚辰三月，方還瓊

雲興天際，歟若車蓋。凝矚〔八九〕未瞬○，瀰漫霏霽○。驚雷出火，喬木糜碎〔九〇〕。殷地熱空，萬夫皆廢。雷綆四墜〔九一〕，日中見昧〔九二〕○。移晷而收，野無完塊○。

○〔合註〕王本送別類，舊王本同，七集本載續集。〔查註〕姜弼，字唐佐，見本集。《詩話總龜》：李德裕《文章論》云：文章當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黃夢升題兄子庠之文云：子之文章，電擊雷震，雨雹忽止，闐然泯滅。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斤，霹靂轟車。須臾霽止而四顧，山川草木，開發萌芽。東坡《題姜君弼課冊》云云，亦同。此一機括也。慎按，葛立方《韻語陽秋》云：瓊州進士姜唐佐，東坡極愛之，贈以詩曰：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及唐佐預廣州，計偕過汝陽見子由時，東坡已下世矣。子由因足成其篇云（按：此詩見卷四十八，畧）。唐佐是年省闈不利，有負錦衣之祝矣。東坡又嘗書唐佐課冊「雲興天際，歟若車蓋」云云，今亦刻集中，乃戲書劉夢得《楚望賦》中語。按，《楚望賦》全篇載《文苑英華》第一百二十七卷中。今據此駁正。

①〔合註〕劉禹錫《救沉志》：凝臚執用。

②〔合註〕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雲覆霖霖。

③〔馮註〕《易·豐卦》：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沫，心之小者。《漢·王莽傳》：地皇元年，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

之，下書曰：乃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為變。

④〔馮註〕《董子》：太平之世，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

惠崇蘆雁①六言②

惠崇烟雨蘆雁〔五〕，坐我瀟湘洞庭。欲買〔五〕扁舟歸去，故人云〔六〕是丹青。

①〔合註〕王本書畫類，舊王本不載，七集本載續集。惠崇，見前《春江晚景》題註。〔查註〕慎按，見《黃山谷集》，《題

鄭防禦畫夾五首》之一也。人《宋文鑑》第二十六卷，選詩中亦以為黃作。今據此駁正。〔合註〕《山谷集》各本皆作

鄭防，《宋文鑑》亦同，惟查氏作鄭防禦，再考。

和陶擬古九首〔九七〕①

其一

客居遠林薄，依牆種楊柳。歸期未可必，成陰定非久。邑中有佳士，忠信可與友。相逢話
禪寂，落日共杯酒。艱難本何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為薄厚。米盡〔九〕鬻衣
裳，時勞問無有。

○〔合註〕蘇籀《雙溪集》云：《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公即指子由也。籀爲子由之孫，所言當不妄。然《樂城後集》，係子由自編定者，而亦載此九首。查氏於先生集卷四十二已經採附。今刪彼而附於他集互見詩卷末，以備參考。

其二

閉門不復出，茲焉若將終。蕭然環堵間，乃復有爲戎。我師柱下史，久以雌守雄。金刀雖云利，未聞能斫風。世人欲困我，我已長安窮〔九〕。窮甚當辟穀，徐觀百年中。

其三

蕭蕭髮垂素，晡日迫西隅。道人閱我老〔一〇〕，元氣時卷舒。歲晚〔一一〕風雨交，何不完子廬。萬法滅無餘，方寸可久居。將掃道上塵，先拔庭中蕪。一淨百亦淨，物我〔一二〕皆如如。

其四

夜夢披髮翁，騎驎下大荒。獨行無與游，闐然欺我堂〔一三〕。高論何崢嶸，微言何渺茫。我徐聽其說，未離翰墨場。平生氣如虹，宜不葬北邙。少年慕遺文，奇姿揖昂揚〔一四〕。衰罷百無用，漸以圓〔一五〕斲方。隱約就所安，老退還自傷。

其五

佛法行中原，儒者恥論茲。功施冥冥中，亦何負當時。此方舊雜染，渾渾無名緇。治生守家世，坐使斯人疑。未知酒肉非，能與生死辭。熾哉吳閩間，佛事不可思。生子多穎悟，德報豈吾欺。時俾正法眼，一出照曜之。誰爲邑中豪，勤誦我此詩。

其六

憂來感人心，悒悒久未和。呼兒具濁酒，酒酣起長歌。歌罷還獨舞，黍麥力誠多。憂長酒易消，脫去如風花。不悟萬法空，子如此心何。

其七

杜門人笑我，不知有天遊。光明遍十方，咫尺陋九州。此觀一日成，袞袞通法流。竿木常自隨，何必返故丘。老聃白髮年，青牛去西周。不遇關尹喜，履迹誰能求。

其八

粗田種紫芝，有根未堪採。逡巡歲月度，太息毛髮改。晨朝玉露下，滴瀝投滄海。須芽忽

長茂，枝葉行可待。夜燒沉水香，持戒勿中悔。

其九

海康雜蠻蜚，禮俗久未完。我居久閭閻，願先化衣冠。衣冠一有恥，其下胡爲顏。東鄰有一士，讀書寄賢關。歸來奉親友，跬步行必端。慨然顧流俗，歎息未敢彈。提提烏鳶中，見此孤翔鸞。漸能衣裘褐，袒裼知惡寒〔一〇〕。

次晁无咎韻閻子常攜琴入村〔一〇七〕

士寒餓，古猶今。向來亦有子桑琴，倚楹嘯歌非寓淫。伯牙山高水深深，萬世二〔一〇八〕壘一知音。閻君七絃抱幽獨，晁子爲之〔一〇九〕梁父吟。天寒絡緯悲向〔一一〇〕壁，秋高風露聲入林。冷絲枯木拂蛛網，十指巧〔一一一〕能寫人心。○○〔一二〕擊鼓如鳴鼉，○○○○〔一三〕成螺。歲豐寒士亦把酒，滿眼釘餽梨棗多。晁家公子屢經過，笑談與世殊白科。文章落落映晁、董，詩句往往如〔一二〕陰、何。閻夫子，勿謂使人難，使琴抑怨天〔一二〕不和。明光晝開九〇肅〔一二〕，不令高才牛下歌。

○〔合註〕此詩見《黃山谷集》，非先生作。但《坡門酬唱集》載此詩，以爲東坡次韻。今附於他集互見卷末。

〔合註〕查本又有《虛飄飄》詩第二首「花飛不到地」云云，據考，是黃山谷原作，第三首「風寒吹絮浪」云云，據考，是秦少游和詩。《題織錦圖上回文》詩第一首「春晚落花餘碧草」云云，第二首「紅手青絲千字錦」云云，第三首「羞看一首回文錦」云云，據考，是江南本他人詩。《游杭州山》詩「山平村塢連」云云，據考，是子由《和子瞻自淨土寺步至功臣寺》詩。《過嶺寄子由》第二首「山林瘴霧老難堪」云云，據考，是子由《次子瞻過嶺》詩韻作，已皆附載各卷本詩之後。但查氏仍分列題目於兩卷中。今彙記卷末，俾更易考而知也〔二六〕。

卷五十校勘記

〔一〕綠浦 七集作「綠淨」。

〔二〕晴 七集作「明」。查註：疑當作「清」；合註：今從《志》。按，外集作「晴」。

〔三〕戲題 外集無「戲」字。

〔四〕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 查註：《瀛奎律髓》「深留客」作「雖親我」，「但」作「暫」。

〔五〕如公自不忘其於書太簡 合註：《後山集》「公」作「君」，「其」作「尚」。

〔六〕田 合註：王本、補施註本、查本俱作「百」，今從七集本。按，明成化原刊本七集「田」作「日」，疑爲「田」之誤。

〔七〕侯猶 合註：《雞肋集》作「卿時」。

〔八〕爲 合註：《雞肋集》作「樂」。

〔九〕桑麻已零落藻荇復消沉 查註、合註：《半山集》「麻」作「楊」。合註：「復」一作「亦」。

〔一〇〕強穿南埭路遙望北山岑 合註：「南」一作「西」。查註、合註：《半山集》「遙」作「共」。

〔一一〕與 查註、合註：《半山集》作「覓」。

〔一二〕喜 七集作「幸」。

〔一三〕凍 七集作「東」，疑誤。

〔一四〕士還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世要」。

〔一五〕風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同」。

〔一六〕揚子法言淵騫 原作「揭子」，誤，今校改，並補篇名。

〔一七〕歐倩腰支柳一渦 合註：七集本、王本作「欲舞腰身柳一窠」。查註、合註：《山谷集》「倩」作「靚」。

〔一八〕催拍 七集、查註作「摧拍」。

〔一九〕片片 查註、合註：《能改齋漫錄》作「細點」。合註：《姑溪題跋》作「細點」。

〔二〇〕落 查註：《能改齋漫錄》作「雨」。合註：《山谷集》、《能改齋漫錄》、《姑溪題跋》作「雨」。

〔二一〕爭奈當塗風物何 查註：《黃集》「爭奈」作「奈此」，《能改齋漫錄》「物」作「月」。合註：《山谷集》、

《姑溪題跋》「爭奈」作「奈此」，《山谷集》、《能改齋漫錄》、《姑溪題跋》「物」作「月」。

〔二二〕挹 查註、合註：《樂城集》作「挽」。

〔二三〕建隆 外集「隆」後有「觀拜」二字。

〔二四〕神州 查註、合註：《山谷集》「州」作「游」，合註謂訛。

〔二五〕一部鳴蛙鼓吹收……身閑心遠地偏幽 查註、合註：《山谷集》「收」作「休」，「偏」作「常」。

〔二六〕桃花 七集作「桃枝」。合註：一作「梧桐」。

〔二七〕勝此 七集作「如此」。

〔二八〕銀瓶 七集作「銀牀」。

〔二九〕石 合註：一作「食」。

〔三〇〕意 合註：《志》作「性」。

〔三一〕不 合註：一作「未」。

〔三二〕君 合註：《山谷集》作「公」。

〔三三〕閑看書冊應多味老傍人門想更慵 合註：《山谷集》「看」作「尋」，「想」作「似」。

〔三四〕觀 查註：《山谷集》作「親」。合註：一作「親」。

〔三五〕一杯相屬更從容 合註：《山谷集》「杯」作「尊」，「更」作「要」。

〔三六〕山城九月冒朝寒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月明猶在搭衣竿」。

〔三七〕講武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曉踏」。

〔三八〕乘 合註：《山谷集》作「先」。

〔三九〕鴉啼冢木秋風急鷺立漁船夜水乾 查註、合註：《山谷集》「冢」作「宰」，「夜」作「野」。

〔四〇〕移合浦郭功甫見寄 外集無「郭功甫見寄」五字。按，《鶴林玉露》卷十《詩禍》條：東坡晚年自朱

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云云。其意亦深矣。參題下查註。

〔四二〕如在 外集作「人外」。

〔四三〕莫趁明珠 外集「莫趁」作「若趁」。查註：《困學紀聞》作「莫向沙邊」。

〔四四〕無數 外集作「可數」。

〔四五〕草帖 外集作「草書」。

〔四六〕曾 合註：一本作「須」。

〔四七〕草聖欲成狂便發 原作「草聖無成狂飲發」。今從外集。查註、合註：石刻「欲」作「欲」，「便」作「便」。

〔四八〕僕年三十九……二首 七集無「二首」二字。外集作「偶作二絕」。《永樂大典》卷八百二十一引袁文《瓊牖閑評》：「釣艇歸時菖葉雨」，并「寺官官小未朝參」，此二絕首句也。蘇東坡集云：僕作此詩時，年二十九歲（按：「二」當爲「三」之訛）。至《春渚紀聞》乃云：此關子容詩，誤載在東坡集中，未知其孰是也？

〔四九〕長江 外集作「吳江」。

〔五〇〕公 合註：《山谷集》作「仲本」。

〔五一〕吾儕猶健可頻傾 查註、合註：《山谷集》「猶」作「聞」；合註：《山谷集》「可」作「且」。

〔五二〕折脚鑪邊煨淡粥 類本「邊」作「中」。查註、合註：《山谷集》「邊」作「中」，「煨」作「同」。合註：王

本「邊」作「中」。

〔五〕曲枝桑下飲離杯 合註：《山谷集》「枝」作「腰」，「飲」作「把」。

〔五〕書生不是南遷客 魍魅驚人須早回 查註、合註：《山谷集》「書生」作「知君」，「驚人」作「無情」。

〔五〕松 合註：一作「竹」。

〔五〕道人只作兩團庵 查註、合註：《淮海集》「只」作「爲」，「兩團」作「小圓」。

〔五〕竹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玉」。

〔五〕烏鵲無聲夜向闌 查註、合註：《淮海集》「夜向」作「子夜」。合註：《侯鯖錄》「闌」作「閑」，訛。

〔五〕乃 查註、合註：《淮海集》作「了」。

〔五〕柿葉滿庭紅 顛秋薰爐沉水度春篝 查註、合註：《山谷集》「滿」作「鋪」，「春」作「衣」。

〔六〕自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同」。

〔六〕葉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落」。

〔六〕蒼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滄」。

〔六〕江邊皎皎過侯灘 外集作「江流激激見侯灘」。查註、合註：《雲巢集》「邊皎皎」作「流激激」。

〔六〕更上山腰看打盤 外集作「更上山頭看打盤」。查註、合註：《雲巢集》「腰」作「頭」。

〔六〕老兒 外集作「老人」。查註、合註：《雲巢集》「兒」作「人」。

〔六〕憂患 外集作「憂樂」。查註、合註：《雲巢集》「患」作「樂」。

〔六〕凌壁 查註、合註：《雲巢集》作「峻嶒」。

〔六〕閣上相忘 查註、合註：《雲集集》作「殿閣相望」。外集「忘」作「望」。

〔六〕長沙一日煨籩笱 查註、合註：《山谷集》「日」作「月」，「籩」作「輶」。

〔七〕貓頭突兀鼠穿籬 七集「頭」作「兒」。查註、合註：《山谷集》「鼠」作「想」。

〔七〕卧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挂」。

〔七〕夕 合註：《山谷集》作「太」。

〔七〕箇 合註：《山谷集》作「此」。

〔七〕不知斜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半斜紅」。

〔七〕江妃自惜凌波鞵 查註、合註：《山谷集》「自惜」作「羞出」。合註：一本「鞵」作「步」。查註作

「步」。

〔七〕自過鬼門關外天命同人鮓甕頭船 合註：此二句，任註《山谷內集》作「命輕人鮓甕頭船，日瘦鬼門關外天」；《秦集》「自過」作「身在」，「同」作「輕」。

〔七〕墮淚 合註：《秦集》作「痛哭」。

〔七〕青嶂無梯聞杜鵑 合註：《黃集》「嶂」作「壁」，《秦集》「青嶂無梯」作「日落荒村」。七集「聞」作

「問」，查註謂「問」訛。

〔七〕寄歐陽叔弼 「陽」字據外集補。合註謂「諸本俱無陽字」，蓋未詳考外集。

〔八〕真誠 合註：《黃集》「誠」作「成」。

〔八〕月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日」。

〔八二〕靜默堂中有相憶清江或遣化人來 查註、合註：《山谷集》「靜」作「照」，「江」作「秋」。

〔八三〕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 查註、合註：《山谷集》「真」作「但」，「以」作「非」。

〔八四〕各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只」。

〔八五〕如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數」。合註：王本作「數」。

〔八六〕跋姜君弼課冊 外集「姜」後有「唐佐」二字。查註、合註：一本「君」作「公」；查註云訛。

〔八七〕四言 七集此二字在自註之末，接「方還瓊」句。查註無此二字。

〔八八〕瓊州 外集無「州」字。

〔八九〕凝矐 外集作「凝目」。

〔九〇〕糜碎 七集作「糜碎」。外集作「靡碎」。

〔九一〕雷綆四墜 外集作「懸溜綆墜」。七集原校：一作「懸溜綆墜」。查註、合註：一本作「懸溜綆鎚」。

〔九二〕見味 七集作「見沫」。

〔九三〕六言 查註無此二字。

〔九四〕蘆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歸」。

〔九五〕買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喚」。紀校：「買」字不如「喚」字之活。

〔九六〕云 查註、合註：《山谷集》作「言」。

〔九七〕和陶擬古九首 又見《樂城後集》卷二，題作「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此九詩，用四部叢刊初

編影明活字印本《樂城集》校（簡稱《樂》）。此詩之五、六、七、八、九首，《樂》爲六、七、八、九、

五首。

〔九六〕米盡 原作「未盡」。今從《樂》。

〔九九〕長安窮 《樂》作「安長窮」。

〔一〇〇〕晡日迫西隅道人閱我老 《樂》「迫」作「過」，「閱」作「愍」。

〔一〇一〕歲晚 《樂》作「歲惡」。

〔一〇二〕物我 《樂》作「我物」。

〔一〇三〕欸我堂 原作「人我堂」。今從《樂》。

〔一〇四〕揖昂揚 原作「損昂昂」。今從《樂》。

〔一〇五〕漸以圓 《樂》作「漸以圓」。

〔一〇六〕知惡寒 原作「如惡寒」，今從《樂》。

〔一〇七〕次晁无咎韻闔子常攜琴入村 此詩，見《坡門酬唱集》卷二十三。現用清宣統影印宋紹熙刊本

《坡門酬唱集》校（簡稱《酬唱集》）。

〔一〇八〕二 合註：《山谷集》作「丘」。

〔一〇九〕向 合註：《山谷集》作「四」。按，《酬唱集》作「四」。

〔一一〇〕巧 合註：《山谷集》作「乃」。

〔一一一〕〇〇 合註：《山谷集》作「村村」。

〔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 合註：《山谷集》作「豆田見角穀」。按，《酬唱集》作「〇〇〇〇角〇」。

〔二二〕如 合註：《山谷集》作「妙」。

〔二四〕天 合註：《山谷集》作「久」。

〔二五〕明光晝開九〇肅 《酬唱集》「晝」作「畫」，「〇」作「門」。合註：《山谷集》「〇」作「門」。

〔二六〕查本又有云云 《虛飄飄》第二首「花飛不到地」、第三首「風寒吹絮浪」，見七集續集卷三，本詩集附載卷三十《虛飄飄》題下。《題織錦圖上回文三首》「春晚落花餘碧草」云云，見《東坡集》（集甲本）卷十二，本詩集收入卷四十七。《游杭州山》「山平村塢連」云云，見七集續集卷一，本詩集附載卷七《和子瞻自淨土寺步至功臣寺》題下。《過嶺寄子由》第二首「山林瘴霧老難堪」云云，見七集續集卷二，本詩集附載卷四十七《過嶺寄子由》題下。

蘇軾詩集增補

輯佚詩二十九首〔一〕

和南都趙少師〔二〕

富貴功名已兩忘，望高嵩華量包湘。還家傲似蒙莊子，定策忠于漢霍光。遠訪交親情益重，共論詩酒興偏長。園亭繼日休車馬，却悔多年滯廟堂。（見《永樂大典》卷九百十八引《蘇東坡文集》）

寄汝陰少師〔三〕

得時行道善知終，猛退如公世罕逢。擲棄浮名同敝屣，保全高節似寒松。文章千古進謨誥，勳業三朝鏤鼎鍾。見說新堂頻燕會，故時賓客定相容。公嘗見約，異時穎上相尋。某亦有意乞麾，以依舊館。（同上）

秋日寄友人

柳條風煖會吟時，林下池邊屐齒移。別後過從更疎懶，暮蟬嘹亂不勝悲。（見《永樂大典》卷三千

五引^{蘇東坡集}

雷巖詩

空巖發靈籟，彷彿如風雷。只疑函寶劍，天遣六丁開。
（見永樂大典卷九千七百六十三引宋蘇東坡集）

治易洞^四

自昔遙聞太守高，明爻象象日忘勞。洞中陳迹今如掃，斯道何曾損一毛。
（見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七十四治易洞條）

次韻錢穆父還張天覺行縣詩卷^五

君如天馬玉花驄，萬里^六須臾不計功。投刃皆虛有餘地，運斤不輟自成風。如何十日敲榜外，已復千篇笑語中。只恐學禪餘此在，卓錫猶是去年窮。
（見西樓帖）

失題一首^七

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

眼爲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如今多白頭。江山萬里將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見史容
《山谷外集詩註》卷十七《寄忠玉提刑》「讀書頭愈白，見士眼終青」句下引《王立之詩話》）

絕句一首〔八〕

濛濛春雨溼邗溝，篷底安眠晝擁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將詩卷洗閑愁〔九〕。（見《輿地紀勝》卷
四十三《高郵軍》）

扇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彷彿舊松蘿。一時用捨非吾事，舉世炎時奈爾何！（見《分門纂類唐宋時
賢千家詩選》卷十七）

僧

一鉢卽生涯，隨緣度歲華。是山皆有寺，何處不爲家。笠重吳山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訪
禪室，寧憚路歧賒。（見《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卷二十二）

馬子約送茶，作六言謝之〔一〇〕

珍重繡衣直指，遠煩白絹斜封。驚破盧仝幽夢，北窗起看雲龍。（見《詩淵》第一册）

甘蔗

老境於吾漸不佳，一生拗性舊秋崖。笑人煮簀何時熟，生啗青青竹一排。（見《詩淵》第六册）

謝人送墨

墨月黳雲脫太清，海風吹上筆頭輕。瑣窗冷透芙蓉碧，定有新明到九成。（見《詩淵》第八册）

送竹香爐

枯槁形骸惟見耳，凋殘鬢髮只留鬚。平生大節堪爲底，今日灰心始見渠。（見《詩淵》第八册）

山村（二）二首

其一

野水開冰出，山雲帶雨行。白鷗乘曉泛，黃犢試春耕。地僻民風古，年豐米價平。村居自瀟灑，況有讀書聲。

其二

野老幽居處，成吾一首詩。桑枝礙行路，瓜蔓網疎籬。牧去牛將犢，人來犬護兒。生涯雖朴略，氣象自熙熙。（見《詩淵》第十一冊）

送玉面狸

北距飛狐信未通，夜來縛到藁街東。千年妖幼誰家婦，一國蒙茸無是公。丘首可憐迷故土，帝邦空用起腥風。長纓俘獻埋輪使，未問豺狼問此翁。（見《詩淵》第十六冊）

壽叔文

燁燁蒼龍宿，騰光射斗杓。嘉時鍾間氣，○契在叢霄。感會風雲際，承恩雨露朝。史才資筆削，使指載歌謠。十載霜威重，連○弊俗消。賜環歸畫省，鳴玉率英寮。典禮還咨伯，寅○合佐堯。讜言文石陛，正色紫宸朝。共說門闌喜，誰云天路遙。一龍今在沼，三鳳並儀○。道在須調鼎，謀深鄙○貂。高情真邈邈，逸氣更飄飄。仙果雖遲熟，靈椿信後凋。東山何足羨，會是躡松喬。（見《詩淵》第二十五冊）

潮中觀月〔三〕

玻璃〔三〕千頃照神州，此夕人間別是秋。地與樓臺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沉浮。一塵不向山

中住，萬象都從物外求。醉吸清華遊碧落，更于何處覓瀛洲。（見明刻《蘇文忠公膠西詩集》轉引《膠州志》，又見清乾隆刊《膠州志》卷八）

獻壽戲作〔一四〕

終須跨箇玉麒麟，方丈蓬萊走一巡。敢獻些兒長壽物，蟠桃核裏有雙仁。（見《知不足齋叢書》本

《侯鯖錄》卷八）

舒嘯亭〔一五〕

攬勝雷山舒嘯亭，諸峰秀拱透雲程。嘯傲池邊紅日伴，舒懷巖壑白雲迎。滿目縱觀天際迴〔一六〕，一腔收拾歲寒清。松花香遍銀陽地，剩把新詩壯此行。（見清同治《饒州府志》卷三、道光

《德興縣志》卷四、同治《德興縣志》卷一）

宿資福院〔一七〕

月明寫炤寺林幽，最是江湖人念頭。衣染爐烟金漏迴，茶烹石鼎玉蟾留。山星幾點躡官舍，僧院百年過客舟。封事未投聖主意，長安此夕亦多愁。（見清同治《龍泉縣志》卷十七）

金沙臺〔一八〕

雨後東風漸轉和，扣門遷客一經過。王孫采地空瑤壁，長者芳聲動薜蘿。正爾謫居懷北闕，聊同笑語說東坡。山林臺閣原無異，促席論心酌叵羅。
(見清同治《瑞州府志》卷二十二、《高安縣志》卷二十六)

題陳公園〔二九〕內有二池

春池水暖魚自樂，翠嶺竹靜鳥知還。莫言疊石小風景，捲簾看盡銅官山。
(見影印明嘉靖《銅陵縣志》卷八，又見民國鉛印清乾隆《銅陵縣志》卷十四)

題雙楠軒〔三〇〕慕容暉所居

南軒前頭兩佳木，先生撫翫常不足。尤愛薰風五月初，白銀花開光照屋。
(見清光緒《重刊宜興縣續志》卷十)

雨中邀李范菴過天竺寺作〔三一〕

其一

步來禪榻畔，涼氣逼團蒲。花雨檐前亂，茶烟竹下孤。乘閑攜畫卷，習靜對香爐。到此忽終日，浮生一事無。

獻壽戲作

舒嘯亭

宿資福院

金沙臺

題陳公園

題雙楠軒

雨中

二七八九

其二

老禪趺坐處，疎竹翠泠泠。秀色分鄰舍，清陰覆佛經。蕭蕭日暮雨，曳履繞方庭。（見清乾隆刊《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五）

安老亭詩〔三三〕

橋下幽亭近水寒，倩誰□字在楣端。市廛得此尤堪隱，老者於今只自安。飯後徐行扶竹杖，倦來穩坐倚蒲團。眼明能展鍾王帖，絕勝前人映雪看。（同上）

題王晉卿畫〔三三〕

兩峰蒼蒼暗石壁，中有百道飛來泉。人間何處有此景，便欲往買二頃田。（見《珊瑚網·名畫題跋》卷三，適園叢書本）

句

詩二句〔三四〕

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見《玉照新志》卷三）

聯〔三五〕

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見《避暑錄話》卷下）

上聯一句〔三六〕

二疏辭漢去。（見《春渚紀聞》卷七《徐氏父子俊偉》條）

上聯一句〔三七〕

衡茅稚子璠璣器。（見《玉照新志》卷一）

屬遼使者對〔三八〕

四詩風雅頌。（見《程史》卷二《東坡屬對》條）

詩二句〔三九〕

槍棋攜到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見《能改齋漫錄》卷十五《金線泉》條）

詩二句〔四〇〕

密竹不妨呈勁節，早梅何惜認殘花。（見《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

詩二句〔三二〕

秋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子細看。（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四引《高齋詩話》）

聯〔三三〕

槐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見《石林詩話》卷一）

聯〔三四〕

鳳凰來儀，嘉禾合穗。州名（外集卷六）

聯〔三五〕

愛蜀蘄舒嘉代富，新登高棣桂常芳。州名（同上）

窮措大〔三六〕

一夕雷轟薦福碑。（見《冷齋夜話》卷二《雷轟薦福碑》條）

大雨聯句〔三七〕

有客高吟擁鼻。（見《東坡先生全集》卷六十八《記里舍聯句》條）

詩二句

一爐香對紫宮起，萬點雨隨青蓋歸。（見《麴肅閑評》卷五）（參卷三十二《次韻袁公濟謝芎椒》所引合註注文）

詩四句〔三七〕

岡陵來勢遠，幽處更依山。一片湖景內，千家市井間。（見《永樂大典》卷一千五百六十引《蘇東坡大全集·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注文）

增補校註

〔一〕輯佚詩二十九首 明萬曆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首列東坡詩文集名，有《南行集》、《錢塘集》、《黃樓集》、《武功集》、《黃岡小集》、《毗陵集》等二十四種；此二十四種外，尚有見於任淵《山谷詩集註》卷十三之《東坡小集》等。今得見者，惟《東坡集》、《東坡後集》。詩之散佚當不少。後世續編者有之，補編者有之，搜潛抉隱，功不可沒。然而硤硤魚目，張冠李戴，亦往往而有。今考《永樂大典》、《詩淵》、《山谷詩集註》、《山谷外集註》、《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即《後村千家詩》）、《輿地紀勝》、《侯鯖錄》等書及西樓帖，題爲東坡所作而查註，合註未收之詩有三十六首。此三十六首，經初步甄別，刪去其確非東坡作者，得二十九首。其中仍難免有他人之作，大部則可信。爲研究者進一步探討，茲於刪去諸詩，略作說明。一、《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卷九

《牡丹》詩。詩云：「綺席偏宜畫，香霧獨占春。洛陽荆棘久，誰是惜花人。」洛陽牡丹，北宋極盛。今乃云「荆棘久」，作者蓋爲南宋人。一、《全芳備祖》後集卷二《蓮》詩五首。其一，合註收入補編詩，見本詩集卷四十八，此乃楊萬里詩，見卷四十八校勘記第二五六條。其二云：「綠玉蜂房白玉蟬，折來帶露復含烟。玻璃盆面冰漿應，醉嚼新蓮一百圓。」此詩見楊萬里《誠齋集》卷二十二，題作「食蓮子」，「蟬」作「蜂」，「烟」作「風」，「應」作「底」，「圓」作「蓬」，惟韻脚不同。其三云：「蜂不禁人採蜜忙，荷花蕊裏作蜂房。不知玉蛹甘于蜜，又被詩人嚼作霜。」此詩見《誠齋集》卷九，題亦作「食蓮子」。其四云：「山蜂愁雨損蜂兒，葉底安巢更倒垂。只有荷蜂不愁雨，蠟房仰臥萬花枝。」此詩見《誠齋集》卷三十八，題作「詠荷花中小蓮蓬」。其五云：「蜂兒來自宛溪中，兩翅雖無宛是蟲。不似荷花窠裏蜜，方成玉蛹未成蜂。」此詩見《誠齋集》卷四十，題作「蓮子」，「宛是」作「已是」，「裏」作「底」。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中有「楊誠齋體」。此體之長，在新鮮、平易，而其失在于淺，一覽無餘。此數詩有此體特點。三、《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四十八引《衡州府志》，有《遊南岳》一詩。詩云：「秋高意氣在峰頭，碧落雲開放又收。萬頃滄波澄玉鑑，一輪紅日袞金毳。眼觀西北幾千里，勢壓東南數百州。好景此時吟不盡，天生有分再來遊。」味詩末二句，作者似二遊南岳。東坡足迹，未一及南岳。不可信。四、《詩淵》第二十五册《壽呂帥》。詩中有云：「雜還衣冠後，從容幕府招。聲華愧王粲，顧盼獨郗超。」東坡未嘗爲呂某作幕，事實不合。又，《詩淵》同上册《壽陳同知》。詩中有「慨念中原猶未復」之句，顯係南宋人之作。

東坡佚詩目錄，除合註（見卷四十八卷末）所舉者外，尚有：一、《東坡紀年錄》熙寧六年紀事：「五

月」二十七日，遊風水洞，作詩。……八月……又再遊風水洞，作詩。」今前後遊風水洞詩皆不見（參卷九[△]往富陽新城……題下註案）。二、施註謂卷十五[△]次韻答邦直、子由五首，「通爲八首」，「猶逸其三」。三、施註謂子由有[△]次韻子瞻招王蓮朝請晚飲，「[△]東坡詩集[△]中已亡之矣」。見卷十六[△]芙蓉城[△]施註。

〔二〕和南都趙少師 趙少師名概，見卷八[△]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題下查註。趙概神道碑，爲東坡作。

〔三〕寄汝陰少師 汝陰少師，乃歐陽修。卷八有[△]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與本詩韻同。詳卷八和詩題下註文。

〔四〕治易洞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七十四引[△]元一統志[△]云：治易洞，在四川嘉定府九頂山後門。宋皇祐間，郡守吳祕，石上有磨厓大字云：「聖作易，晦其數，劉傳吳，識其祖。」

〔五〕次韻錢穆父還張天覺行縣詩卷 此詩見西樓帖。西樓帖共收詩三十一首。其中二首，爲杜甫[△]暮春[△]、[△]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又二十八首，已分見本詩集各卷。此一首，各刊本未見。錢穆父、張天覺與東坡屢有唱酬。穆父名覲，天覺名商英，事迹分詳卷二十六[△]次韻錢穆父[△]、卷二十九[△]次韻孔常父送張天覺河東提刑[△]題下註文。[△]三孔先生清江文集[△]卷十有孔常父（名武仲）[△]次韻天覺行縣[△]詩，云：「餘涼（原校：一作「霜」）凜凜認乘驄，分走郊圻督事功。照路官儀驚衆目，快襟詩思有清風。隋河楊柳紫天上，魏闕觚棱在夢中。朝會相逢勞行色，滑稽酬對興無窮。」與此詩韻同。

〔六〕萬里 「萬」字上原有「頃刻」二字。二字旁加圈，意爲圈去。

〔七〕失題一首 任淵《山谷詩集註》卷一《送王郎》「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句下注文亦引此詩。任註注文未提《王立之詩話》，於每二句之後，加「又曰」字樣，似爲節引。今仍從《山谷外集詩註》。又，《山谷詩集註》卷二《寄黃幾復》「想得讀書頭已白」句下，任淵引此詩頭二句爲註文。又，《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謂爲蘇、黃二人作。意者或爲二人聯句，待考。

〔八〕絕句一首 《方輿勝覽》卷四十六亦收此詩，謂爲歐陽修作。查《歐陽文忠公文集》，無此詩。作者難定，今錄於此，待考。

〔九〕閑愁 《方輿勝覽》作「窮愁」。

〔一〇〕馬子約送茶作六言謝之 《詩淵》此詩之前，爲《送南屏謙師》詩，題下註，宋蘇軾東坡詩集；次爲《新茶送簽判詩》，題下註，前人；再次爲本詩，題下註，前人。

〔二〕山村 《詩淵》此二詩之前四詩，皆爲東坡詩；第一詩題下註：宋蘇軾東坡詩集，餘皆註前人。此二詩題踵前註：前人。詩題原作「江村」，第四詩爲卷九《山村五絕》中之一首。此二詩，味詩意，亦寫山村，今改。

〔三〕潮中觀月 此詩，當作於元豐八年。

〔三〕璃波 《膠西詩集》作「璃波」，今從乾隆《膠州志》。

〔四〕獻壽戲作 《侯鯖錄》云：「東坡在黃岡，與張從惠吉老同一州。古老妻，予從姑也。遇生日，請坡夫婦飲。適有新桃，食之，見雙仁，坡戲作獻壽詩云（略）。」

〔一五〕舒嘯亭 同治《饒州府志》、道光及同治《德興縣志》均謂舒嘯亭在德興縣治東雷山巔，傍有巖，名香石巖，巖有洞，名黃龍洞，右有天池。又謂「東坡以子邁爲縣尉，曾遊其地」。當爲元豐七年適汝州時事。又，《縣志》收有題爲蘇軾所作之《董端公廟》七律一首。按，董端公乃董端忠，同治《德興縣志》卷八人忠義傳，卒於建炎間。詩非軾作，不錄。

〔一六〕天際迴 《府志》作「透」，今從《縣志》。

〔一七〕宿資福院 清同治《龍泉縣志》卷三「北資福寺」條下有云：「宋元豐間，黃大臨宰龍泉，蘇文忠枉道相訪，寓宿是院，有詩。」當卽此詩。查《縣志》卷七《秩官》，知大臨（字元明）宰龍泉，自元豐六年起。軾元豐七年量移汝州，嘗往筠州（今江西高安）別蘇轍（時轍知筠州），爲留十日。龍泉（今江西遂川）距筠不遠，其訪大臨，當在此時。又，《縣志》卷十七有題爲蘇軾所作之《龍泉宰黃元明，予友山谷兄也。枉道相訪，款洽甚密。與坐小舟遊虎潭，風景足佳，感而賦之》七古一首，首句云「幾時與君別洪州」，蘇軾足迹未及洪州，詩非軾作，不錄。

〔一八〕金沙臺 據《高安縣志》，金沙臺在「治東南二里許，漢長沙定王子拾建」（拾，見《漢書·王子侯年表第三上》，在卷三）。「王孫」句當指此。又，蘇轍亦有題《金沙臺》詩，《樂城集》未收。

〔一九〕題陳公園 此詩乃組詩，共三首。其一、其二、其三已收，題作「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其文字異處，其一「簷楹」作「山光」，其三「似」作「使」，「醉」作「翠」。乾隆《銅陵縣志》卷十一謂蘇軾「元豐間自黃州抵常，過銅官，與黃山谷會遊於陳公園」。同上書卷十四引王十朋《銅陵阻風》詩。十朋自註謂銅陵五松山，有黃庭堅《雙墨竹》詩，今亡矣。黃庭堅《山谷外集詩註》卷十四

有[△]銅官縣望五松山集句[▽]。此組詩其三亦及五松山。[△]永樂大典[▽]卷一千五百六十引蘇軾[△]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註文亦及黃庭堅。參卷四十八[△]校勘記[▽]第一七一至一七三條。

〔三〇〕題雙楠軒 [△]重刊宜興縣續志[▽]謂「暉父惟良，領州刺史，因家陽羨。暉嗜酒好吟，不務進取。所居有雙楠並植，縱橫如。蓋嘗從蘇軾遊，軾目爲雙楠居士，題其軒曰（略）」。[△]周必大[△]省齋文稿[▽]卷十九[△]書東坡宜興事[▽]引宜興主簿朱冠卿續編本縣圖經載東坡四事，其第四事爲慕容暉事，略同[△]宜興縣續志[▽]，「暉」當卽「暉」。又，[△]永樂大典[▽]卷五百三十九容字韻引[△]宜興舊志·慕容暉傳[▽]，文同周必大所引事。

〔三一〕雨中邀李范菴過天竺寺作 [△]吳越所見書畫錄[▽]編者陸時化初疑此詩[△]其二[▽]「失寫一聯」，繼又引[△]滄浪詩話[▽]，謂「有律詩止三韻者」，[△]其二[▽]爲三韻律詩無疑。

〔三二〕安老亭詩 上二詩與此詩之後，有「元祐四年九月二日蘇軾」字。「軾」後空四字，有「眉山蘇軾」字，當爲印記。蘇軾時知杭州。

〔三三〕題王晉卿畫 按，晉卿名詵，見卷二十七[△]和王晉卿[▽]引及註。

〔三四〕詩二句 按，[△]冷齋夜話[▽]卷二[△]雷轟薦福碑[▽]條引此二句，未及作者姓氏。參本校註第三十五條。

〔三五〕聯 按，「露花倒影」，乃柳永[△]破陣子[▽]語。「山抹微雲」，乃秦少游句。[△]避暑錄話[▽]謂蘇軾「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嘗不極口稱善，豈特樂府，然猶以氣格爲病，故常戲云」。

〔三六〕上聯一句 按，[△]春渚紀聞[▽]云：「東坡帥杭日，與徐璣全父坐雙檜堂。公指一檜曰（略）。璣應聲云：『大老人周來。』公爲擊節久之。」

〔三七〕上聯一句 按，此乃元祐四年蘇軾赴知杭州道中，途次毘陵作。下聯爲「翰苑仙人錦繡腸」。作者爲孫覲，字仲益，時年八歲。軾大加賞嘆。見《玉照新志》卷一、卷五。

〔二六〕屬遠使者對 按，元祐間，蘇軾館伴遠使。其國舊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遍國中無能屬者。使者請於軾，軾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見《程史》。

〔二九〕詩二句 按，《能改齋漫錄》卷十七《金線泉》條云：「《湘水燕談》云：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亭，有金線泉。……無一人題詠者。獨蘇子瞻有詩曰（畧）。」東坡元豐八年移守文登，嘗過濟南（見《東坡集》卷四十《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此詩或作於其時。

〔三〇〕詩二句 《錦繡萬花谷》前集尚有題爲東坡所作詩二句：「請天還我讀書眼，願載軒轅還鼎湖。」查此二句，乃黃庭堅詩，見《山谷詩集註》卷六《子瞻以子夏丘明見戲聊復戲答》。不錄。

〔三一〕詩二句 按，《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四引《高齋詩話》云：荆公此詩（按，指「黃昏風雨暝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二句），子瞻跋云（畧）。蓋爲菊無落英故也。荆公云：蘇子瞻讀楚詞不熟耳。予以謂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概言花衰謝之意，若「飄零滿地金」，則過矣。東坡既以落英爲非，則屈原豈亦謬誤乎！坡在海南，《謝人寄酒》詩，有云「漫繞東籬嗅落英」。又何也？又按：《藏海詩話》亦有與《高齋詩話》類似記載。又：《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同上卷引《西清詩話》謂此二句爲歐陽修所作。

〔三三〕聯 按，《石林詩話》卷一云：「前輩詩材，亦或預爲儲蓄，然非所當用，未嘗強出。余嘗從趙德麟

假陶淵明集本，蓋子瞻所閱者，時有改定字。末，手題兩聯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公真嫵媚；又，（畧）。不知偶書之耶，或將以爲用也？子瞻詩，後不見此語，則其無意於必用矣。」按，上聯乃民諺，唐時已流行，見《南部新書》；下聯當亦爲民諺。又按，東坡有「強隨舉子踏槐花，槐花還似昔年忙」之句，則已用之矣。參《蚤溪詩話》卷四。

〔三三〕聯 此聯，外集卷六題爲《戲書》。《戲書》共收三聯，一爲「葑草尚能攔浪，藕絲不解留蓮」，見卷四十八《六言樂語》合註引《能改齋漫錄》，外集當自《能改齋漫錄》錄出；二卽此聯。

〔三四〕聯 見外集卷六《戲書》第三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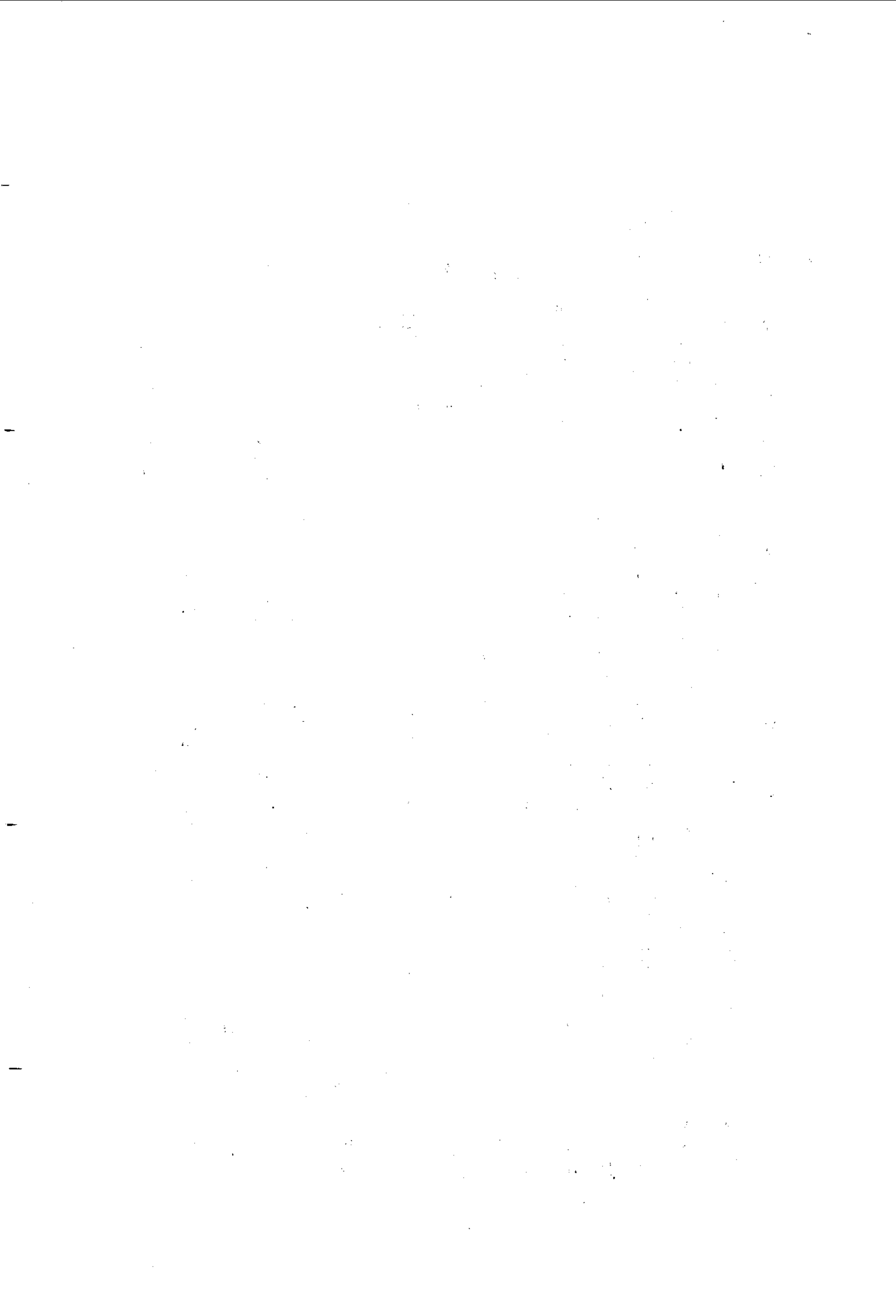
〔三五〕窮措大 按，《冷齋夜話》卷二《雷轟薦福碑》云：「范文正公鎮潘原，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公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飢者，無在某右。時盛習歐陽率更字，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爲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云云。」

〔三六〕大雨聯句 按，《東坡先生全集》卷六十八《記里舍聯句》云：「幼時，里人楊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卽云『夏雨淒涼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吃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三七〕詩四句 此四句詩，當亦爲題陳公園雙池作，參卷四十八《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

蘇軾佚句尚多。見於宋鄭元佐《新註朱淑真斷腸詩集》者有：卷一《喜晴》引「晴鳩喚取雨鳩來」，

《絕句二首》其一引「明朝特地東風惡」；卷二《春日雜書》其九引「渡頭柳色暗藏鴉」，《恨春五首》其二引「登臨思佳句」；卷三《膏雨》引「江上一犁春雨足」，《海棠》引「胭脂爲臉玉爲肌」，《柳絮》引「柳花着水浮萍生」；卷四《納涼桂堂》引「森森如竹光」，《梅蒸滋甚因懷湖上二首》其一引「與問籀龍兒」，《納涼卽事》引「香風人牙齒」，《夏雨生涼》引「黑雲催雨雨催詩」，《對月開芳樽》，《青蓮花》引「紅白蓮花相間開」；卷五《秋夜有感》引「孤燈冷焰自明滅，獨坐無人伴夜長」，《長宵》引「夜深眠斗帳」，《中秋值雨》引「疏疏梧葉冷翻階」，《風掣癡雲斷》，《七夕》引「拜月無人臉見妝」，《悶懷二首》其一引「獨坐對孤燈」，《悶懷二首》其二引「夢難成處轉悽惶」；卷六《九日》引「秋光淡薄夕陽中」；卷七《冬日梅窗書事》其三引「清香入酒杯」，其四引「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山脚有梅一株……》引「便教踏雪看梅花」，《雪夜對月賦梅》引「檀暈粧成雪月明」，《除日》引「不辭醉後屠蘇酒」，《除夜》引「春逐五更來」，《雪晴》引「夜寒應聳作詩肩」；卷八《東馬塍》引「蠶事正忙農事急」，《西樓寄情》引「窗間但見蠅鎮紙（「鎮」，疑應作「鑽」）（紙下原註：飛蠅觸窗紙，沒個出頭時）」，《夜留依綠亭》引「明朝好月到三更」；卷九《傷別》其二引「愁悶歸來種種長」，《酒醒》引「酒醒夢回春日盡」，《悶書》引「粉淚無窮似梅雨」，《寄情》引「別後寄我書滿紙，苦恨相思不相見」，《無寐》引「擁褐□眠天未明」；卷十《圓子》引「蟹眼翻波湯已作」，《浴罷》引「□□淋浴罷」，《後集》卷五《遊湖歸晚》「一池明月芰荷香」。以上據南陵徐氏影印元刊本。又，影元刊本缺葉，而見于《武林先哲遺著》本《斷腸詩集》之佚句，有卷二引「知有人家在翠微」，《滿地落花無人掃」二句。以上詩句，疑其中或有不少非東坡作者，未敢遽錄入正文，姑附見於此。



附錄一 銘 傳

樂城集墓誌銘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卽位，推恩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毘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弔於家，計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舍。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卽死，葬我嵩山下，子爲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願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

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太夫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比答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盡心其職，老吏畏服。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遍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卽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乃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人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真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宜

以玩好示人，卽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人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公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以爲得體。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一二班使臣領悍卒數千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人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滙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人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

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槪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至是不得已從其請。既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憐之，促具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畧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用。至常。以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譴侮困君實，君實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况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實賴以少安。既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

居舍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人侍延和，即改賜銀緋。二月，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府官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爲人，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時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己，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伺其坐起，過爲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之。有旨送內侍省撻而逐之，士

皆悅服。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行。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民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饋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於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於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

潮，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闌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公問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之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人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以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

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溪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於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滯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人爲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公買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穎。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穎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爲，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

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揚州。發運司舊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是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從爭道，不避仗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申敕，有司嚴整仗衛。尋遷禮部，復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故不敢何問。公取其貪污甚者，配隸遠惡，然後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衆皆畏服。然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復以賊訴其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

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公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蠻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勳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君，繼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篔、符、箕、籥、筌、籌。明年閏六月癸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

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茫然不見其涯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千載之微言，煥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秘。最後居海南，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仿佛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卽以禮葬姑，及當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樂城，西宅於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與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

出而從君，道直言忠。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問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涵，遇物則見。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或眩以疑。絕學不繼，如已斷絃。百世之後，豈無其賢。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皆遷於南，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按：本文用《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活字本《樂城集》及合註所引《墓誌銘》校過。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願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人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人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

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卽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入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彊而復之，則難爲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

爲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爲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卽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

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污吏，陛下能保

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

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人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

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人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爲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爲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兩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並媒孽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

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人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爲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爲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人侍延和，卽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

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使之東，夏人人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人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推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

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勅置獄速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飢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餠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一金塔，云祝兩官壽。軾不納，

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滯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一年間，再莅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生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

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擊黃堆，淮水順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繳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

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污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

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僮人運甓舂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人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孝宗置其文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人掌書命，出典方州。

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1

2

3

附錄二 序 跋

趙夔序

昔杜預註《春秋左傳》，顏籀註班固《漢書》，時人謂征南、祕書爲丘明、孟堅忠臣；又李善於梁、宋之間，開《文選》學，註六十卷，流傳於世，皆僕所喜而慕之者。此註東坡詩集所以作也。東坡先生讀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窺測藩籬，況堂奧乎！然僕自幼歲誦其詩文，手不暫釋，其初如涉大海，浩無津涯，孰辨淄澠涇渭，而魚龍異狀，莫識其名，既窮山海變怪，然後了然無有疑者。崇寧年間，僕年志於學，逮今三十年，一句一字，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經史子傳，僻書小說，圖經碑刻，古今詩集，本朝故事，無所不覽；又於道釋二藏經文，亦常遍觀鈔節，及詢訪耆舊老成間，其一時見聞之事，有得既已多矣。頃者赴調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游從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爲僕言之。僕既慕先生甚切，精誠感通，一日，夢先生野服乘驢若世之所畫李太白者，惠然見訪。僕方坐一室中，書史環列，起而迎見。先生顧僕，喜曰：「天下之樂，莫大於此。」了無他語。又一日，夢與先生對談，因問水仙王事，卽答以茫昧之語，殊不可曉，不知

何意也。僕於此詩分五十門，總括殆盡，凡偶用古人兩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對，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處，引一時事，一句中用兩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經僻事、釋經僻事、小說僻事、碑刻中事，州縣圖經事，錯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家句法，全類古人詩句用事有所不盡，引用一時小話不用故事而句法高勝，句法明白而用意深遠，用字或有未穩，無一字無來歷，點化古詩拙言，間用本朝名人詩句，用古人詞中佳句，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參差之語言，詩中自有奇對，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謠言，用經史註中隱事，間俗語俚諺詩意物理，此其大畧也。三十年中，殫精竭慮，僕之心力，盡於此書。今乃編寫刊行，願與學者共之。若乃事有遺誤，當俟博雅君子補而鑄之，庶俾先生之詩文與《左傳》、《漢書》、《文選》並傳無窮，而僕於杜預、顏籀、李善三子亦庶幾焉。雖然，尚有可以言者，先生之用事，不可謂無心，先生之用古人詩句，未必皆有意耳。蓋胸中之書，汪洋浩博，下筆之際，不知爲我語耶、他人之語也，觀者以意達之可也。西蜀趙夔堯卿撰。

王十朋序

昔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萬言，而

君子恨其畧。訓註之學，古今所難，自非集衆人之長，殆未易得其全體。況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而貫其妙，積而爲胸中之文，不啻如長江大河，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吟一詠之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予舊得公詩八註、十註，而事之載者十未能五，故常有窺豹之歎。近於暇日搜索諸家之釋，裒而一之，刻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光。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畧矣，而亦未敢以繁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體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春容乎通衢，張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註之意也。若夫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答盡韓公策，則又望諸後人焉。永嘉王十朋龜齡撰。

陸游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刊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概不爲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

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恐不過如此。」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事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沈下吏，綠衣有公言』，乃以待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注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功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願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亦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游序。

鄭羽 補刊施註本跋

坡詩多本，獨淮東倉司所刊，明淨端楷，爲有識所寶。羽承乏於茲，暇日偶取觀，汰其字之漫者大小七萬一千五百七十七，計一百七十九板，命工重梓。他時板浸古，漫字浸多，後之人好事，必有賢於羽者矣。景定壬戌中元，吳門鄭羽題。

宋肇 施註蘇詩序

物合於性之所近，而事常成於力之久且勤。水濕火燥，鉤曲弦直，各從其類，而要皆性之所近以相合也。物之於人不類也，是故鹿駭毛嬙，魚避驪姬。其類殊者其性殊。人之於人類已然，且邪正雜糅，若白黑冰炭之相反，非性使然耶？予自齟齬時，聞長老言蘇文忠公之爲人，心竊慕效之。及就傅，讀公傳，嚮往逾摯。嘗圖公像懸座右，而貌予侍其側。稍長，遍誦公集，然嗜有韻之言尤深。其始，筮仕得黃州倅，又幸與公同。嗚呼，豈非天哉！公詩故有吳興施氏元之註四十二卷，元之子宿推廣爲年譜，而陸放翁序之，宋嘉泰間鑄版行世，其後罕流傳。予常求之數十年，莫能得。及撫吳，又數數購求，始得此本於江南藏書家，第缺者十二卷。乃屬毗陵邵長蘅子湘訂補，且爲之芟復正譌，而佐之以吳郡顧嗣立俠君泊兒子至。其續補遺詩四百餘首，采摭施本所未備，別爲二卷，則以屬錢塘馮景山公爲之註。先

是永嘉王氏有《蘇詩註》二十二卷，行世頗久，然有三失，分類則陋，不著書名則疎，改竄舊文則妄，誠如子湘所言，加之俗本相沿，譌謬多有，茲編出，而王氏舊本可束高閣矣。凡人喜磊落者，薄蟲魚之註，矜博雅者，搜畢方誕鼠之名，二者異趣，而予於蘇詩註則非是之謂。蓋以既慕其人，則嗜其言，既嗜其言，則索其解，解必求精，精必正謬，將使世之效法公者，因解而得其言，因言以推其心，凡忠言嘉謀，豐功亮節之大端，胥於是乎識，而祈嚮不遠矣。昔賢可法，莫不皆然，獨公詩乎哉，而予特其性之近者爾。故殫精力，積歲時，完殘補缺，使施註幾亡而復顯，殆有天焉以玉其成，而亦不自知其久且勤如此也。嗚呼，迹公生平，自嘉祐登朝，歷熙寧、元豐、元祐、紹聖三十餘年間，論新法，逐羣奸，投荒錮黨，幾蹈不測，而矢其孤忠，百折不回，讀公詩自可知其人而論其世，則予又將以是註為糟醜也。康熙己卯夏五商丘宋犖序。

邵長蘅 題舊本施註蘇詩

施氏《註東坡詩》四十二卷，鏤板於宋嘉泰間，世之學者，往往知有其書，而流傳絕少。商丘公購之數年，從江南藏書家得此本，又殘缺僅存三十卷。是書卷端題吳興施氏、吳郡顧氏而不著名，而序文目錄又闕，故覽者莫得其詳也。其後得陸放翁所作《施註蘇詩序》，有云「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余序」，又云「助之以顧子景繁之該洽」。又按

《文獻·經籍考》載，司諫名元之，字德初，其註詩本末，與序合。又參考郡邑志及他書，而三君之名字，乃灼然亡疑。商丘公幸是書之存而惜其殘缺也，進門下士邵長蘅屬以訂補，爲之綴缺正譌，芟蕪省複，而所謂四十二卷者，犁然復完，可版行。聞之昌黎言，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故夫文章之士，仰面屋梁，搢擢心腎，幾幸得自表見，使有身後名耳。及觀施氏父子，萃數十年心力成是編，其用功不爲不深，而垂四百餘年，若滅若沒，其姓名亦且從狐狸獠狗吻中抉而出之，而僅僅不泯，蓋其傳之之難如是。而註蘇之割裂紕繆，如世所傳永嘉王氏本，其出施氏下遠甚，而顧得行世，豈亦有幸不幸歟？然而書之不足傳者，雖幸而見稱於人，譬之秋潦汪洋，倏歸烏有，而其必傳者，或忽於近而貴於遠，或晦於昔而大顯於今，雖經蟲齧蠹蝕之餘，而若有物焉馮之，不可磨滅。註一家詩之興廢，其微焉耳，然亦有可感者。是編出，吾知其必將焯然與東坡詩並垂久遠，無有能起而蓋之者矣。康熙己卯孟陬六日，毘陵邵長蘅題。

查慎行 補註東坡先生編年詩例略

余於蘇詩，性有篤好，向不滿於王氏註，爲之駁正瑕璣，零丁件繫，收弄篋中，積久漸成卷帙。後讀《渭南集》，乃知有施註蘇詩。舊本苦不易購，庚辰春與商丘宋山言並客輦下，忽出新刻本見貽。檢閱終卷，於鄙懷頗有未愜者，因復補輯舊聞，自忘蕪陋，將出以問世。公詩自

仁宗嘉祐己亥始見集中，所謂《南行集》也。從來編年者，或起辛丑，或起壬寅，《南行集》乃己亥庚子詩，反置續集中，殊失位置。考《宋史·藝文志》，有《南征集》一卷，當時此卷本自單行。今自《郭綸》及《初發嘉州》以下，編次一準《樂城集》。惟是先生升沉中外，時地屢易，篇什繁多，必若部居州次，一一不爽，自非朝夕從游，疇能定之。施元之、顧景繁生南渡時，去先生之世未遠，排纂尚有舛錯。如《客位假寐》一首，鳳翔所作，而人倅杭時；《次韻曹九章》一首，黃州所作，而人守湖州時。姑舉二段，以見編年之難。凡慎所辨正，必先求之本詩及手書真迹，又參以同時諸公文集，泊宋元名家詩話題跋，年經詩緯，用以審定前後。茲集舊有八註、十註，同時稍後者有唐子西、趙夔等註。乾道末，御製序刊行。紹興中有吳興沈氏註，漳州黃學臯補註，今皆不傳。傳者惟王氏、施氏兩家耳。施氏本又多殘脫，近從吳中借鈔一本，每首視新刻，或多一二行，乃知新刻復經增刪，大都掇拾王氏舊說，失施氏面目矣。今於施註原本所有而新刻所刪者，輒補錄以存其舊，漫不可辨者則缺之。若乃當代文獻，信而足徵，寧容缺畧，趙叔平、張退傅、張天覺、李誠之、徐德占、劉仲馮、劉壯興諸公，《宋史》各有傳，非泯泯無聞者。仁宗朝之制科，范景仁之新樂，王介甫之新法，种誼之禽鬼章，邢恕之構宣仁，王韶之啟邊衅，何以一無援證。元祐初年議回河，七年議郊祀，周思道等先後論榷蜀茶，詮釋亦復影響模糊，皆疎漏之大者，餘無論矣。本集詩與他集互見者，凡九十餘篇，皆施氏原本所無也。新刻本收入續補上下卷，王氏本散見於分類中，贗作極多，

要歸於別真贋、去重複、無脫漏而已。和陶詩，子由有序，自成二卷，細考之，惟《飲酒》二十章和於揚州官舍，餘悉紹聖甲戌後自惠遷儋七年中作也。歲月大畧可稽，分之各卷，以符編年之例。其間亦有未能確指年月者，則以意推之，要難遷就他所也。文字之禍，於公爲烈，始而牽連詩帳，終則禁及藏書，散軼固多，收藏不乏。今從簡編中留心搜輯，共得逸詩一百二十餘首。又唐人所謂口號，皆近體詩也，張燕公有《十五夜御前口號》，少陵《紫宸殿退朝口號》、《西閣口號》之類是也。宋人帖子詞及致語口號，猶仍其舊。施氏原註有帖子詞一卷，目錄尚存，新刻妄爲刪削，今一并采入，與逸詩釐爲三卷。補註之役，權輿於癸丑，迨己未、庚申後，往還黔、楚，每以一編自隨。己卯冬，渡淮北上，水觸舟裂，從泥沙中檢得殘本，淹浥破爛，重加綴葺。辛巳夏，自都南還，夜泊吳門，遇盜探囊，肘篋之餘，此書獨無恙也。自念頭童齒豁，半生著述，不登作者之堂，庶幾托公詩以傳後，因閉門戢影，畢力於斯，追維始事，迄今蓋三十年矣。雖蠡測管窺，何足仰佐萬一，顧視世之開局於五月，葺事於臘月，半年勒限，草促成書，淺深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康熙壬午仲春，初白菴主人查慎行識。【詰案】查註無序，今摘其例畧之要，都爲一通，存之。

翁方綱 蘇詩補註序

昔趙東山有《左傳補註》，近時惠松厓又有《左傳補註》，蓋補之爲辭，不嫌於複也。方綱幸

得詳考施、顧二家蘇詩註本，始知海寧查氏所補者，猶或有所未盡。聞前輩於山谷詩任註、半山詩李註序葉殘字，皆訪求珍錄，蓋古人一字之遺，後人皆得援據以資考證。是以凡原註所有者，擴殘拾墜，錄存於篋久矣。歙縣曹吉士從方綱訂析蘇詩疑義，日鈔一二條，遂成此帙，而方綱之管見，亦竊附一二於師友緒餘之末者，欲以益彰原註之美爾。乾隆四十七年春正月十有二日，大興翁方綱書。

馮應榴 蘇文忠詩合註自序

余弱冠以前於蘇文忠公詩，全未涉獵也。釋褐南歸，舟中畧諷誦之，亦未究心也。迨後宦途馳逐二十餘年，無暇從事研求，中間使蜀，曾一謁眉山故里，肅然起敬，而於詩仍未能深爲玩味也。丁未初夏，公退餘閑，偶取王、施、查二本之註，各披閱一過，見其體例互異，卷帙不同，無以取便讀者，爰爲合而訂之，意不過擇精要、刪複出焉耳。及尋繹再四，乃知所註各有舛訛，因援證羣書，并得諸舊註本參稽辨補，朝夕不輟者，凡七年而粗就。雖學植淺薄，萬萬不及前人，而心志之專，力所能到者，無不盡焉；所不能到者，歉然而已。先是己酉嘉平，忽夢與文忠相見，曾倩人繪《夢蘇圖》，并自爲文記之。後閱趙堯卿序，亦載作註時兩經夢蘇事。夫以堯卿之去公未遠，創始爲註，積三十年，其見夢也固宜。乃若余之摭拾舊編，了無心得者，而夢適相類，益慨然於古今人智愚雖不同，而嚮往之殷無異，則

文忠之靈昭然於七百餘載間者，隨學人所得之深淺，而皆有以啓牖之乎？若謂余之合註，足以希踪往哲，亦致默相感召，此實瞿然不敢自信者已。乾隆癸丑冬下澣，桐鄉馮應榴自序。

紀昀 蘇文忠公詩集序

余點論是集，始於丙戌之五月。初以墨筆，再閱改用朱筆，三閱又改用紫筆，交互縱橫，遞相塗乙，殆模糊不可辨識，友朋傳錄，各以意去取之。續於門人葛編修正華處，得初白先生手批本，又補寫於罅隙之中，益膠轕難別。今歲六月，自烏魯木齊歸，長晝多暇，因繕此淨本，以便省覽，蓋至是凡五閱矣。乾隆辛卯八月，河間紀昀曉嵐記。

王文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自序

夫詩之作也，所以明志而永言也。聿自義文洩闕，而天地之形聲括爲文字，其自然流露於不可知者，而音以諧焉，律以和焉，聖人但因之以垂教立極而已。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堯之詩也。舜亦以命禹，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舜之詩也。禹欽舜德廣運，而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禹之詩也。《典》、《謨》降而《誓》、《誥》作，而湯曰「時日曷喪」，武曰「我武惟揚」，湯、武之詩也。於是有聖人之德者，不皆在天子位，而周公居東室，有侮

予之歎，孔子贊《易傳》，叶餘慶之辭，是爲周公、孔子之詩，而宜播聲章、著明文言者此也。其後靈均被放，《離騷》繼作。離騷者，罹其憂也。自西伯拘美而拊琴演卦，洗心厄窮，斯實酸辛惻怛之始，而亦《宛》、《弁》、《蕩》、《板》之遺。使德非先覺，心非閔憂，則文人凌雜，雖美弗傳，雖傳奚法？故忠義者吐屬之血脈，而憂患者詞賦之波瀾，讒諂高張，何異流言四國，是皆發乎性情之正而不能止者，其世道風會之變，蓋自周而已然也。當周之世，成、康既沒，頌聲寢而怨怍交作。時有蘇公者，仕於周而爲卿士所譖，因賦《何人斯》章。《不入我門》，「云不我可」，念舊好也。《我聞其聲》，「其爲飄風」，傷祇攬也。《遑脂爾車》，「爾還而人」，終切望也。《出此三物》，「有覲面目」，窮反側也。詩雖絕之，而冀以遷善悔禍，不著其譖，故孔子取之，而子夏爲之序，曰：「蘇公刺暴公也。」詩人忠厚之旨也。詩列《小旻之什》。閱一千四百餘載，至宋，而其後嗣文忠公繼起，公之詩庶矣。然約舉其要，則亦本諸垂教立極者也。《定策天知我，膺期止一章》，堯之「曆數爾躬」也。《四海望陶冶，赤手降於菟》，舜之「股肱元首」也。《未敢書上瑞，何人折其鋒》，禹之「戒休董威」也。《根株窮脈縷，墮網不知羞》，湯之「民欲偕亡」也。《官軍取乞閭，尺書招贊普》，武之「殺伐用張」也。《獲此不貪寶，河流正東瀾》，周公之「綢繆牖戶」也。《忠義老研磨，惟我獨也正》，孔子之「履霜堅冰」也。至序所謂暴公譖蘇公者，公詩尤倍蕙焉。《閑花亦偶栽，已偃手種松》，則慨維暴而申親厚也。《車轂鳴枕中，絲聲不附木》，則逝梁陳而警愧畏也。《蕭散滿霜風，涼月今宵掛》，

則行安亟而致盱祇也。「孤生知永棄，吾道無南北」，則測鬼域而視罔極也。是皆同於《何人斯》章，亦詩人忠厚之旨也。然蘇公詩後無徵，而公之孤忠斥逐，差與靈均爲近。史遷謂《騷》自怨生，指大義遠，志潔行廉，不容自疎，而《懷沙》一篇，傷懷永哀，鬱結紆軫，終莫能釋出之，濯淖污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或滯凝焉。公正道直行，竭智盡忠，讒人間之，困憊折辱，而其詩上溯唐虞，下逮齊魯，明道德之廣崇，嫻治亂之條貫，參觀窮達之理，與靈均信一致矣。獨其生平用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及遷海上，亦皆罷去，惟肆意乎陶詠。陶家弊游走，自量必貽俗患，俯仰辭世，而公早不自覺，嬰犯世難，意甚愧之。復有《園田》、《下潁》之思，《影》、《形》、《神釋》之寄。蓋其託爲諷諫，原欲有補君國，而天性樂易，怨無自生，故能以陶自廣，全其晚節。此較聞滄浪而卒不返者，殆又各行其志，而公則矚然泥而不滓者也。其於詩道，誠大備矣。顧世無孔子，何從折衷而蔽之於一，若程伊川發妙理於儲祥，朱晦菴繼遺音於梅落，張南軒考門牡於下閉，呂伯恭證壺解於浮環，真西山懲有欲於歸來，魏華父戒負愧於司貢，亦足羽翼篇章，扶持世教，然未易賅其全也。乾隆庚寅，誥七齡矣，方從塾師章句讀，會有求貸於先君者，已而以文忠公詩文集爲報。先君舉以授誥，且詔曰：「異日汝與經史相發明也。」誥謹受而藏之，由是行役之暇，手訂是編，未嘗一日去左右，旁搜註義，凡百十餘家，詩旨會通，足與李、杜、韓集並重，爰序而刊之，用以明先君之意焉，謹序。嘉慶乙亥元日，仁和王文誥見大譔。